中華大典

文學典

宋遼金元文學分典

宋文學部三

主編：李文澤

目次

總論……一一
總集
文髓……二三
古文關鍵……二三
觀瀾文選……二四
妙絕古今……二四
文章正宗續文章正宗……二六
江西宗派詩集……二九
宋百家詩選……三〇
五家宮詞……三〇
十家宮詞……三一
二家宮詞……三一
樂府雅詞……三一
聲畫集……三二
體類
蘇門四學士蘇門六君子……三四
秦七黃九……三八
黃陳……三九
晁張……四一
元祐體……四一
陳……四一
江西詩派……四二
三洪四洪……五一
二林……五二
三僧……五二
二謝……五二
二潘……五三
南渡四大家……五四
作家……五八
潘大臨……五八
趙子櫟……六〇
趙令畤……六一
吳則禮……六四
范致虛……六五
司馬樗……六六
葛次仲……六七
張叔夜……六八
林敏功……六九
李朴……七〇
江端禮……七二
洪朋……七三
韓粹彥……七四
陳脩……七五
蘇庠……七五
晁沖之……七九
饒節……八三
蔡居厚……八六
方勺……八七
江端友……八八
江暐……九〇
蔡薿……九一
陳汝錫……九二
胡直孺……九二
寇國寶……九四
李元亮……九四
慕容彥逢……九五
周行己……九七
韓嘉彥……九八
釋慈受……九八
謝克家……九八

吳　幵……九九
任　諒……一〇一
邢居實……一〇一
陳　侁……一〇四
莊　綽……一〇四
張　閣……一〇五
楊　符……一〇六
黃葆光……一〇六
劉安節……一〇七
劉安上……一〇九
林敏修……一一一
王仲薿……一一一
李　彭……一一二
釋　誠船子和尚……一一四
王直方……一一四
曹　組……一一六
汪　革……一一八
釋祖可……一二〇
張圖南……一二一
李　錞……一二二
林　邁……一二二
江公望……一二三
許安仁……一二四
趙鼎臣……一二四
許　氏……一二五
孫　緯……一二五
釋善權……一二五
江端本……一二六
晁貫之……一二七
高　荷……一二七
劉　棠……一二九
朱　諤……一二九
許大方……一三〇
柴　援……一三〇
徐處仁……一三〇
呂好問……一三一
鮑　由……一三二
白時中……一三三
方元修……一三四
釋可遵……一三四
翁彥約……一三四
釋悟清……一三五
何頡之……一三五
劉師川……一三五
釋沖邈……一三六
趙良嗣……一三六
高茂華……一三七
徐　伸……一三七
王　銍……一三八
洪　芻……一四一
范　寥……一四四
蘇　迨……一四五
潘　兌……一四五
程　振……一四六
范　溫……一四七
唐　庚……一四八
折彥質……一五六
廖　剛……一五七
晏敦復……一五九
洪　炎……一六〇
呂頤浩……一六二
夏　倪……一六五
釋惠洪……一六六
羅從彥……一七四
尹　焞……一七八
米友仁……一八二
蘇　過……一八三
葛勝仲……一九〇
孫　近……一九四
許景衡……一九五
曾　紆……一九六
汪　莘……一九八
許　翰……一九九
蔡　佃……二〇〇
譚世勣……二〇一
謝　薖……二〇一
王　賞……二〇四
胡安國……二〇五
王　綯……二〇七
徐　清……二〇八
徐　俯……二〇九

孫　發……二一四
張繼先……二一五
王安中……二一六
翟汝文……二一一
余安行……二二四
李持正……二二五
李良臣……二二五
朱敦復……二二五
方彥蒙……二二五
何　掄……二二五
田　爲……二二六
何　薳……二二六
盧　襄……二二七
毛　友……二二七
葉夢得……二二八
楊　甲……二三八
孫　傅……二三八
章　誼……二三九
程　俱……二四〇
胡交修……二四二
蘇元老……二四四
李　光……二四四
劉　錡……二四八
劉　珏……二五〇
劉一止……二五二
李邦彥……二五四
黃次山……二五五
李　祁……二五六
左　譽……二五六
王　黼……二五七
汪　藻……二五八
秦　湛……二六九
席　益……二七〇
郭子稽……二七一
關　注……二七一
梅執禮……二七二
翁彥深……二七三
馬　擴……二七四
黃伯思……二七四
耿延禧……二七五
石　悉……二七六
富直柔……二七六
王庭珪……二七七
姜仲謙……二八四
李彌大……二八四
許　顗……二八五
秦少游女……二八六
王　寀……二八七
方允迪……二八七
何　兌……二八七
強　淵……二八八
韓　駒……二八八
政黃牛……二九五
王　蕃……二九五
林　勳……二九六
孫　偉……二九六
翁　挺……二九七
孫　覿……二九八
江　漢……二九八
季　陵……二九八
王庭秀……二九九
譚知柔……二九九
孫　覿……三〇〇
王　蘋……三〇七
李正民……三〇九
朱敦儒……三一〇
陳　克……三一四
周紫芝……三一六
王　庶……三二〇
胡　份……三二一
趙　佶宋徽宗……三二二
方　謂……三二八
侯彭老……三二八
李　璆……三二八
朱勝非……三二九
張　綱……三三〇
胡舜陟……三三三
李　綱……三三四
黃龜年……三四二
胡致隆……三四三
劉寧止……三四三

慕崇禮……三四四
釋顯萬……三四七
呂本中……三四八
張守……三五九
曾幾……三六二
李清照……三七〇
胡世將……三九四
沈晦……三九五
陳淵……三九六
李處權……三九八
郭印……四〇〇
蔡絛……四〇〇
朱弁……四〇一
王似……四〇四
朱淑眞……四〇四
蔣璨……四一六
舒清國……四一七
滕康……四一七
范季隨……四一八
葉廷珪……四一八
傅崧卿……四二〇
趙鼎……四二一
釋法具……四二六
李邴……四二六
龔況……四二九
耿仙芝……四三〇
李稙……四三〇
吳炯……四三〇
向子諲……四三一
趙子崧……四三六
劉觀……四三七
楊邦乂……四三七
顏博文……四三八
陳東……四三九
胡憲……四四四
連南夫……四四六
劉才邵……四四六
沈與求……四四八
王以寧……四五一
王雲……四五二
吳沆……四五三
張擴……四五四
李椿年……四五五
倪濤……四五六
邵溥……四五七
程瑀……四五七
王洋……四五九
吳郛……四六〇
王居正……四六一
喻汝礪……四六二
劉岑……四六三
洪皓……四六四
蔡伸……四六七
鄭剛中……四六八
高登……四七二
林季仲……四七四
傅察……四七五
李彌遜……四七七
徐林……四七九
吳敏……四八〇
何桌……四八二
錢觀復……四八三
李長民……四八三
莫將……四八四
陳與義……四八四
無名氏……五一四
吳民載……五一五
董穎……五一五
康與之……五一五
康執權……五一九
馮楫……五二〇
張澂……五二〇
胡珵……五二一
常同……五二二
秦檜……五二三
洪興祖……五二六
宋之才……五二八
王昂……五二八
崔木……五二九
徐度……五二九
何得之……五二九

陳桷……五二九
吳億……五三〇
蘇符……五三〇
計有功……五三一
陳用中……五三二
歐陽澈……五三二
蘇籀……五三五
曲端……五三六
鄧肅……五三七
梁觀國……五四〇
張元幹……五四一
張致遠……五四六
喻樗……五四七
張九成……五四七
孔傳……五五一
宋齊愈……五五一
辛次膺……五五二
李若水……五五三
李侗……五五六
王之道……五五七
徐林妹……五五九
潘良貴……五五九
楊椿……五六二
熊彥詩……五六三
張戒……五六四
周執羔……五六五
吳元美……五六六
唐煇……五六七
金安節……五六七
張邵……五六八
張嵲……五七〇
董德元……五七一
黃中……五七二
邵博……五七四
楊芾……五七五
朱松……五七六
謝伋……五八〇
張浚……五八一
朱翌……五八七
陳棣……五九〇
揚無咎……五九一
曹勛……五九二
范宗尹……五九四
胡寅……五九六
宋汝爲……五九九
周葵……六〇〇
王葆……六〇二
胡閎休……六〇三
尹穡……六〇三
廉布……六〇四
王灼……六〇五
向滈……六〇六
越娘……六〇七
曾慥……六〇七
陳之茂……六〇八
朱棣……六〇九
李衡……六〇九
毛國英……六一〇
兪處俊……六一〇
陳剛中……六一〇
王棨……六一一
孫道絢……六一二
何大圭……六一二
徐存……六一三
趙桓 宋欽宗……六一三
嚴瑀……六一四
劉子翬……六一五
馮時行……六一八
方滋……六一九
任盡言……六二一
蘇籍……六二一
胡銓……六二二
范浚……六二八
陳棠……六三〇
晁公武……六三〇
張表臣……六三一
王之望……六三二
呂廣問……六三四
李迎……六三五
岳飛……六三六
鄭樵……六三九

曾惇……六四〇
吳芾……六四一
葉黯……六四三
黃徹……六四三
程敦厚……六四五
姚寬……六四七
陳誠之……六四八
沈作喆……六四九
湯思退……六五〇
胡宏……六五一
史浩……六五三
趙構宋高宗……六五六
葛立方……六六〇
唐文若……六六四
胡淸……六六五
陳長方……六六五
方翥……六六六
李石……六六七
晁公遡……六六九
陳巖肖……六七〇
曾覿……六七一
毛幵……六七三
張敦頤……六七五
鄭子聃……六七五
黃公度……六七五
釋惟茂……六七九
汪澈……六七九
何安宅……六八〇
劉度……六八〇
吳曾……六八一
仲并……六八二
虞允文……六八三
黃世永……六八七
葉祖義……六八七
張行成……六八八
徐知常……六八八
呂願中……六八八
崔球……六八九
王十朋……六八九
衛博……六九五
李椿……六九五
林之奇……六九六
胡仔……六九七
曾協……六九八
釋昭默……七〇〇
陳俊卿……七〇〇
林光朝……七〇二
芮燁……七〇五
陳知柔……七〇六
張敦實……七〇七
劉鎭……七〇七
任繢……七〇八
李庚……七〇八
李燾……七〇九
陸維之……七一〇
袁去華……七一一
章淵……七一一
王秬……七一一
任淵……七一二
倪稱……七一二
傅自得……七一二
李奕……七一四
魏掞之……七一四
王曮……七一五
袁文……七一六
葉謙亨……七一六
葛郯……七一六
許左之……七一七
李浩……七一七
龐謙孺……七一八
龔尹……七一九
洪适……七一九
程俱……七二二
王逈……七二三
李蘩……七二四
趙逵……七二五
韓元吉……七二六
曾敏行……七二九
汪應辰……七三一
趙善括……七三四
周麟之……七三五

喻良能……七三六
鄧深……七三七
洪遵……七三八
童敏德……七三九
史堯弼……七四〇
汪大猷……七四一
陳從古……七四二
員興宗……七四三
魏杞……七四五
楊愿……七四六
龔茂良……七四七
謝諤……七四八
鄭丙……七五〇
趙彥端……七五一
芮煇……七五二
左某……七五三
曹冠……七五三
程大昌……七五四
洪邁……七五六
李呂……七六四
曾逮……七六五
李流謙……七六六
謝源……七六七
施師點……七六七
王廉清……七六八
黃鈞……七六八
甄龍友……七六九
姚述堯……七六九
耿時舉……七七〇
吳儆……七七一
陸游……七七三
姜特立……七七七
周必正……七七九
王佐……七七九
郭章……八八〇
周必大……八八一
周煇……八九〇
史伯彊……八九一
徐夢莘……八九二
徐端卿……八九二
歐陽鈇……八九二
陸淞……八九四
葛邲……八九五
郭明復……八九五
蜀娼……八九五
陸游妾……八九六
李洪……八九六
程迥……八九七
胡惠齋……八九八
吳淑姬……八九八
楊輔世……八九九
熊克……八九九
范成大……九〇一
何耕……九二三
趙昚宋孝宗……九二五
楊萬里……九三〇
尤袤……九五九
鄭伯熊……九七一
陳騤……九七三
陳居仁……九七五
高文虎……九七七
趙雄……九七八
曾季貍……九七九
石孝友……九八一
朱熹……九八三
張掄……一〇五八
林栁……一〇五九
戴敏……一〇六〇
何異……一〇六一
倪樸……一〇六二
趙子覺……一〇六四
林外……一〇六四
耿秉……一〇六五
袁樞……一〇六六
呂開……一〇六七
王琮……一〇六七
黃銖……一〇六八
劉應時……一〇七〇
沈瀛……一〇七一
鄭伯英……一〇七二
鄭聞……一〇七四

范端臣……一〇七四
蕭德藻……一〇七五
張孝祥……一〇七九
沈端節……一〇九二
張縯……一〇九四
張栻……一〇九五
陳造……一一〇九
張抑……一一一一
黃灝……一一一二
羅頌……一一一三
趙公豫……一一一四
劉德秀……一一一五
吳鎰……一一一六
楊方……一一一七
張良臣……一一一九
趙彥衛……一一二〇
崔敦禮……一一二一
王自中……一一二三
劉清之……一一二四
李處全……一一二九
薛季宣……一一三〇
許及之……一一三三
傅大詢……一一三五
釋善珍……一一三五
王質……一一三六
蔡元定……一一四〇
程洵……一一四三
丘密……一一四六
桑世昌……一一四八
王明清……一一四九
陳三聘……一一五四
徐得之……一一五五
孫逢吉……一一五六
虞儔……一一五八
周孚……一一五九
陸九齡……一一六一
唐仲友……一一六三
李舜臣……一一六七
梁安世……一一六八
林亦之……一一六九
羅願……一一七一
舒璘……一一七七
顧禧……一一八一
徐似道……一一八二
廖行之……一一八四
王信……一一八七
王炎……一一八八
陳傅良……一一九二
樓鑰……一二〇五
章甫……一二一一
舒邦佐……一二一二

總論

劉摯《論取士并乞復賢良疏》 臣伏見國朝以來取士設科，循用唐制。進士所試詩賦論策，行之百餘歲，號爲得人。熙寧初，神宗皇帝崇尚儒術，訓發義理，以新人才，謂章句破碎大道，乃罷詩賦試，試以經義。士儒一變，皆至于道。夫勸士以經，可謂知本。然古人治經，無慕乎外，故其所自得，內足以美己，而外足以爲政。今之治經以應科舉，則與古異矣。以陰陽性命爲之說，以泛濫荒誕爲之辭，專誦熙寧所頒新經、《字說》，而佐以莊、列、佛氏之書不可詰之論，爭相夸高，場屋之間，雖羣輩百千，而混用一律，主司臨之，珉玉朱紫，困于眩惑。其中雖有眞知聖人本指，該通先儒舊說，苟不合于所謂新經、《字說》之學者，一切皆在所棄之列而已。至于蹈襲他人，剽竊舊作，主司猝然亦莫可辨。蓋其無所統紀，無所檃括，非若詩賦之有聲律法度，其是非工拙，一披卷而盡得之也。詩賦命題，雜出于六經諸子、歷代史記，故重複者寡。經義之題出于所治一經，一經之中可爲題者，舉子皆能類聚，裒括其類，豫爲義說，左右逢之。纔十餘年，數牓之間，所在命題往往相犯。然則文章之體、貢舉之法，于此其敝極矣。【略】自唐以來至于今日，名臣鉅人，致君安人、功業軒天地者磊落相望，不可一二數，而皆出于詩賦，則詩賦亦何負于天下？或取以詩賦，或取以經義，無異道也。【略】臣愚欲乞試復詩賦，與經義兼用之，進士第一場試經義，第二場試詩賦，第三場試論，第四場試策。經義以觀其學，詩賦以觀其文，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材。前二場爲去留，後二場爲名次。其詩賦以觀其文，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材。前二場爲去留，後二場爲名次。其解經應于通用先儒傳注，或己之說，而禁不得引用字解及釋典，庶可以救文章之敝而適乎用，革貢舉之敝而得其人，亦使學者兼通他書，稍至博洽。

《國朝諸臣奏議》卷七九彭汝礪《論上舍當罷糊名之法奏》 今天下之士，或聚或散，而行能之實，非可以遽察，臣以謂當自庠序始。法度之行，自近及遠，故又當自太學始。考試官以行能爲差，雖未如古，蓋亦殆庶幾焉。今上舍尤所以風動四方，比他時益當謹選，而必用糊名之法，似非朝廷所以養育德義之本意也。且朝廷罷詩賦，廢制科，欲取之以實也。今如是，則但察其詞而已，何以異於以言也？論選士，學校不循科舉之常，恐必非其人也。今如是，則不肖者亦可以僥倖，何以異於科舉也？今六經之說，其明如日，雖老夫小子皆得自托於義理之學，文不足患也。所虞者，其實未應而已。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九四呂大防《呂公著神道碑》 自熙寧四年，始改科舉，罷詞賦等，用王安石經義以取士，又以釋氏之說解聖人之經。學者既不博觀群書，無修詞屬文之意，或竊誦他人已成之書，寫之以干進。由此科舉益輕，而文詞之官漸艱其選。先帝以《答高麗書》不稱旨，故當時以爲言，議者欲以詩賦代經義。公著乃于經義之外益以詩賦，而先經義以盡多士之能，又禁有司不得以老、莊之書出題，而學者不得以申、韓、佛書爲說，經義參用古今諸儒之學，不得專用王氏。

毛滂《上蘇內翰書》 熙寧間作新斯文，而丞相以經術文章爲一代之儒宗，天下始知有王氏學，灝灝乎其猶海也。其執經下座，摳衣受業者，如百川歸之海，於是百家之言，陳弊腐爛，學士大夫見必嘔而唾之。嗚呼，一旦取覆醬瓿矣。當時歷金門，上玉堂，紆青拖紫，朱丹其轂者，一出王氏之學而已。先生以爲彼眞有以知王氏乎？其心誠樂其所學而好之乎？不二十年間，天子出丞相不用也，其議論益彫落，而文亦就弊矣。主上新即位，諸公以耆舊得召，合於朝廷間，其老儒宿學，平日宛舌同聲而湮鬱不快者，一旦開其約結，順風而疾呼，應者蓋已如響，而王氏之學又將覆醬瓿矣。

《藏海詩話》 何頡嘗見陳無己，李廌嘗見東坡，二人文字所以過人。若崔德符、陳叔易，恐無師法也。

唐庚《上蔡司空書》 竊觀閣下輔政，既以經術取士，又使習律習射，而醫、算、書畫皆置博士。此其用意，豈獨遺文章乎？而自頃以來，此道幾廢，場屋之間，人自爲體，立意造語，無復法度。宜詔有司，以古文爲法。所謂古文，雖不用偶儷，而散語之中，暗有聲調，其步驟馳騁，亦皆有節奏，非但如今日苟然而已。今士大夫間亦有知此道者，而時所不尚，皆相率遁去，不能自見于世。宜稍稍收聚而進用之，使學者知所趨向。不過數年，文體自變，使後世論宋朝古文復興，自閣下始，此亦閣下之所願也。

《鐵圍山叢談》卷六 政和以還，侍從大臣多奴事諸璫而取富貴。其倡始者，首有王丞相黼事梁師成，俄則盛尹章事向忻，宋八座昇事王仍，後又有王右轄安中亦事師成。此最彰著者。宣和以降，則士大夫悉歸之內寺之門矣。黼則呼師成爲恩府先生，每父事之。安中在翰苑，凡草師成麻制，必極力作爲好

辭美句，褒頌功德，時人謂之王內相；上梁師成啓事章，則與忻捧藥而進。昇對人呼王仍爲王爺。又有劉貽者，自小官在童貫幕，始終與之盡力，後位至延康殿學士。及都邑傾覆，先索貽入金營，既兩宮將播遷，貽聞之，又知金欲用貽，遂自經死，獨能以忠節蓋前愆矣。

李正民《與祝師龍書》 宋興，巨儒碩學之流，彬彬繼出，述作之盛，布在天下。至今觀之，家誦而人習之者，歐、王、蘇、黃四家而已。前輩之文行于世者已少，況其小小者耶！自朝廷以經術取士，有司以王氏之說爲權衡，學者靡然從之。比使諸儒各出其門，則向之隱而未見者，亦已出矣。試取而讀之，亦無甚異，豈非聖人之意大略不異于此歟。又觀唐之詩人，各以所長自鳴一時，近世之士，喜廣己而造大，凡有賦咏，則長篇短韵，欲與李、杜爭衡矣，此所以不能立名于天下也。

張嵲《毛達可尚書文集序》 自熙寧、元豐以來，崇尚經術，文章以醇粹近道爲右。士子不能奉承茲意，故其弊也，失于頹靡不振，不能上下古今爲深博。好文之士頗或病之。其後有司因循故習以取士，其弊滋甚。

張九成《盡言集序》 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耻，孝友文章，爲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介甫學行，使二聖北狩，夷狄亂華。嗚呼悲乎！

《韻語陽秋》卷五 荆公以詩賦決科，而深不樂詩賦。試院中五絕，其一云：「少年操筆坐中庭，（子）〔筆〕墨文章頗自輕。聖世選才終用賦，白頭來此試諸生。」後作詳定官，復有詩云：「童子常誇作賦工，暮年羞悔有揚雄。當年賜帛倡優等，今日論才將相中。細甚客卿因筆墨，卑於《爾雅》注魚蟲。漢家故事眞當改，新詠知君勝弱翁。」熙寧四年，既預政，遂罷詩賦，專以經義取士，蓋平日之志也。元祐五年，侍御史劉摯等謂治經者專守一家，而略諸儒傳記之學，爲文者惟務訓釋，而不知聲律體要之詞，遂復用詩賦。紹聖初，以詩賦爲元祐學術，復罷之。政和中，遂著於令，士庶傳習詩賦者，杖一百。畏謹者至不敢作詩。時張芸叟有詩云：「少年辛苦校蟲魚，晚歲雕蟲蟲耻壯夫。自是諸生猶習氣，果然紫詔盡驅除。酒間李杜皆投筆，地下班揚亦引車。唯有少陵頑鈍叟，靜中吟撚白髭鬚。」蓋芸叟自謂也。

《能改齋漫錄》卷一 大觀四年四月，禮部奏擬立到歲試辭學兼茂科試格：「制依見行體式，章表依見行體式，露布如唐人破蕃賊露布之類，已上用四六。頌如韓愈《元和聖德詩》、柳宗元《平淮夷雅》之類。箴銘如揚雄《九州箴》，又如柳宗元《塗山銘》、張孟陽《劍閣銘》之類。誡諭如近體誡諭風俗或百官之類。序記依古體，亦許用四六。臨時取四題，分作兩場。內二篇以歷代史傳故事借擬爲題，餘以本朝故事或時事。並限二百字以上，箴銘限一百字以上。」奉聖旨依。

又卷一二 崇寧以來，專意王氏之學，士非三經、《字說》不用。至政和之初，公議不以爲是。蔡嶷爲翰林學士，慕容彥逢爲吏部侍郎，宇文粹中爲給事中，張琮爲起居舍人，列奏：「欲望今後時務策，並隨事參以漢、唐歷代事實爲問。」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乃稱通儒。可依所奏，今後時務策問，並參以歷代事實，庶得博習之士，不負賓興之選。」未幾，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李彥章言：「夫《詩》、《書》、《周禮》，三代之故；而史載秦、漢、隋、唐之事。學乎《詩》、《書》、《禮》者，先王之學也；習秦、漢、隋、唐之史者，流俗之學也。今近臣進思之論，不陳堯、舜之道，而建漢、唐之陋；不使士專經，而使習流俗之學，可乎？伏望罷前日之詔，使士一意于先王之學，而不流于世俗之學，天下幸甚。」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乃爲通儒。今再思之，紀事之史，士所當學，非上之所以教也。況詩賦之家，皆在乎史。今罷黜詩賦，而使士兼習，則士不得專心先王之學，流于俗好，恐非先帝以經術造士之意。可依前奏。前降指揮，更不施行。」時政和元年三月戊戌也。

陸游《江湖長翁集敘》 我宋更靖康禍變之後，高皇帝受命中興，雖艱難顛沛，文章獨不少衰，得志者司詔令垂金石，流落不偶者娛憂紓憤，發爲詩騷，視中原盛時皆略可無愧，可謂盛矣。

《容齋三筆》卷一〇 熙寧罷詩賦，元祐復之，至紹聖又罷，於是學者不復習爲應用之文。紹聖二年，始立宏詞科，除詔、誥、制、敕不試外，其章表、露布、檄書、頌、箴、銘、序、記、誡諭凡九種，以四題作兩場引試，唯進士得預，而專用國朝及時事爲題，每取不得過五人。大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增試制、誥，內二篇以歷代史故事，每歲一試，所取不得過三人。紹興三年，工部侍郎李擢又乞取兩科裁訂，別立一科，遂增爲十二體：曰制、曰誥、曰詔、曰表、

曰露布、曰檄、曰箴、曰銘、曰記、曰贊、曰頌、曰序。凡三場，試六篇，每場一古一今，而許卿大夫之任子亦就試，爲博學宏詞科，所取不得過五人。任子中選者，賜進士第。雖用唐時科目，而所試文則非也。自乙卯至於紹熙癸丑，二十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幷之三十三人，而紹熙庚戌闕不取。

又卷一四　蔡京顓國，以學校科舉箝制多士，而爲之鷹犬者，又從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之。有鮑輝卿者言：「今州縣學考試，未校文學精弱，先問時忌有無，苟語涉時忌，雖甚工不敢取。若曰：『休兵以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諸如此語，熙、豐、紹聖間，試者共用不以爲忌，今悉紬之，所宜禁止。」詔可。政和三年，臣僚又言：「比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輒爲時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堯之爲君』，『君哉舜也』，與夫『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動』，『吉凶與民同患』。以爲『哉』音與『災』同，而危亂凶悔非人樂聞，皆避。今當不諱之朝，豈宜有此？」詔禁之。以二者之言考之，知當時試文無辜而坐黜者多矣。其事載於《四朝志》。

《澗泉日記》卷中　乾道、淳熙以來，明經張栻、呂祖謙、直言胡銓、王龜齡，吏治王佐、方滋、張杓，典章洪邁、周必大，討論李燾，文詞趙彦瑞、毛幵，辯博陳亮、葉適，書法張孝詳、范成大，道學陸子靜、朱熹。

魏了翁《答羅制幹愚書》　士之擯于熙、豐，死于熙、豐，變于熙、豐者不爲少矣。一振起之，乃有如許人才，出爲世用。至宣和末年，劉元城卒，元祐氣數盡于此，而北夷內侵，此所關豈小小者？趙太社丈欲發明此段，可謂用意深遠。

《鶴林玉露》甲編卷四　昔孝宗朝，議者欲科舉取士，以論、策共爲一場，制詔表章爲一場。上欣然欲行之，而周益公等不主其說，遂不果行。

又丙編卷三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於廬陵，遂爲一代冠冕。後來者，莫能與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歐門，亦皆江西人。老蘇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嶄嶄不可尚已。至於詩，則山谷倡之，自爲一家，並不蹈古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詩，包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祕，體製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夫精到，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楊東山嘗謂余云：「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制行，作文亦然。如歐公之文，山谷之詩，皆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也。

劉克莊《謝傅侍郎舉著述啟》　暨我本朝之盛際，森然諸老之名家。六一之文唱於漢東，宛陵之詩鳴於慶曆。未幾一變，遂宗王氏之新經；厥後橫流，則出江西之宗派。正大之理破於穿鑿，渾厚之體溢爲尖新。

又《跋某人詩卷》　元祐賦律古，熙寧經義新。請君忙改藝，詩好誤終身。

《齊東野語》卷一六　詩道否泰，亦各有時。政和中，大臣有不能詩者，因建言，詩爲元祐學術，不可行。時李彦章爲中丞，承望風旨，遂上章論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張、晁、秦等，請爲科禁。何清源至修入令式，諸士庶習詩賦者杖一百。聞喜例賜詩，自何文縝後，遂易爲詔書訓戒。是歲冬，初雪，太上皇喜甚。吳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謂之口號，上和賜之。自是聖作時出，訖不能禁，而陳簡齋遂以《墨梅》詩擢置館閣焉。

何耕《送符制置被召序》　自秦丞相當國，逐蜀士如棄梗，無一人綴文右之班，望屬車之塵者。

劉將孫《王荊公詩序》　洛學盛行，而歐、蘇文如不必作，江西派接，而半山詩幾不復傳。諸老心相服各有在，而世俗剽耳附聲者，往往可嘆也。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韓駒《送宜黃宰任滿赴調》　方回評：大抵宣、政間忌蘇、黃之學，王初寮陰學東坡文，子蒼諸人皆陰學山谷詩耳。

《誠齋詩話》　本朝制誥表啓用四六，自熙、豐至今，此文愈甚。有一聯用兩處古人全語，而雅馴妥帖，如己出者。介甫《賀冊后妃表》云：「《關雎》之求淑女，無險陂私謁之心；《鷄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紹興間劉美中除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吉水丞龔尹字正子，以啓賀之云：「技巧工匠精其能，自元成之間鮮能及；號令文章煥可述，雖書史所稱何以加。」尹又上湯丞相啓云：「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天下之士，豈復賢於周公。」後二語用韓退之《上宰相書》。中書舍人張安國知撫州，自撫移蘇，謝上表云：「雖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然以小易大，是誠何心。」增「雖」、「然」二字，而兩州東西、小大，乃甚的切。王履道《賀唐秘校及第啓》云：「得知千載，上賴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事。」前二語用淵明詩「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翦去兩字。後二句，用嵇康書「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而皆倒易二字。東坡《答士人啓》云：「愧無

琴瑟旨酒，以樂我嘉賓，所喜直諒多聞，其古之益友。」此雖增損五六字，而特圓美。至翟公遜行麻制云：「古我先王，惟圖任舊人共政，咸有一德，克左右厥辟宅師。」則前二語熟，而後二語突兀矣。四六有一聯而用四處古人語者，張欽夫答一教官啓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曰仁義而已矣。」四人語乃如一人語。王履道行《余深少宰制》云：「仰惟前代，守文爲難，相我受民，非賢不乂。」其意亦貫。紹興間金人歸我河南地，洪景伯賀表云：「宣王復文武之土，可謂中興；齊人歸鄆讙之田，不失舊物。」屬聯工夫，然去一「境」字，便覺難讀。

謝伋《四六談麈》　四六施於制誥表奏文檄，本以便於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爲句。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爲對，習尚之久，至今未能全變，前輩無此體也（此起於咸平王相翰苑之作，人多傚之）。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德粹語某人文章。先生曰：「紹興間文章大抵粗，成段時文。然今日太細膩，流於委靡。」

又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也。」

葉適《謝景思集序》　崇、觀後文字敗壞，相矜以浮，肆爲險膚無據之詞，苟以蕩心意，移耳目，取貴一時，雅道盡矣。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浮溪集》六十卷。【略】四六偶儷之文，起於齊、梁，歷隋、唐之世，表章、詔誥多用之。【略】紹聖後置詞科，習者益衆，格律精嚴，一字不苟措，若浮溪尤其集大成者也。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四　國朝自熙寧之間，黃茅白葦，幾遍天下，率合虛無，名曰時學；荒唐誕怪，名曰時文。王氏作之於前，呂氏述之於後，雖當時能文之士，亦靡然丕變也。蘇子尚古學之源流，排新經之破碎，讀公之文，如駕千里之駒，而御以王良、造父之手，豪縱奮逸，而疾徐中節。人以爲是文也，雄渾瓌偉之文也，而一時化之。穿鑿之說，謹守注疏；好異之學，變爲正論。元祐文章所以一新者，非蘇子之功而誰功？故山谷之文奇而工，淮海之文直而婉，文潛之文深而靜，無咎之文潔而騷，無己之文簡而肅，數君子皆履公之庭，而其文亦粹然出正也。好訶詆人物者，謂歐陽子《醉翁亭記》未免有賦體之累，不知公之此記特戲筆耳，蓋不自以爲奇也。又謂蘇子新書麗句，未免有嘲詠之過，不知公之所諷，特陶情耳，初不害其爲文也。要之，論二公者，當以救時行道爲高，立節著名爲尚，而平居游戲之筆，適意賦詠之詞，蓋不足爲公累。吾觀歐公，方其司文衡也，痛革「天地軋，萬物茁」之病，其爲翰苑也，托諷於祓除祈祝之辭，其有裨於風教也不少。蘇公《賈燈》等疏，力論當時之弊，隱然有一唱三嘆之音，《書溫公神道碑》，首言西方之兵寡而黃河之流以復，識者以其胸中有天下之體，可以超宇宙，排海岱，其自立氣節也爲如何。噫，此歐、蘇之學所以絕唱古今也。

《泊宅編》卷九　陳去非謂予曰：「秦少游詩如刻就楮葉，陳無己詩如養成內丹。」又曰：「崔鶚能詩，或問作詩之要，答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爲善。』」

《陵陽先生室中語》　唐末人詩雖格致卑淺，然謂其非詩則不可。今人作詩雖句語軒昂，但可遠聽，其理略不可究。

《避暑錄話》卷下　政和間，大臣有不能爲詩者，因建言詩爲元祐學術，不可行。李彥章爲御史，承風旨，遂上章論陶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等，請爲科禁。故事，進士聞喜燕例賜詩以爲寵，自何丞相文縝牓後，遂不復賜，易詔書以示訓戒。何丞相伯通適修勅令，因爲科云：「諸士庶傳習詩賦，杖一百。」是歲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吳門下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謂之口號。上和賜之。自是聖作時出，訖不能禁，詩遂盛行于宣和之末，伯通無恙時，或問初設刑名將何所施，伯通無以對，曰：「非謂此詩，恐作律賦省題詩，害經術爾。」而當時實未有習之者。

《紫微詩話》　衆人方學山谷詩時，晁叔用沖之獨專學老杜，衆人求生西方，高秀實獨求生兜率。

又　江西諸人詩，如謝無逸富贍，饒德操蕭散，皆不減潘邠老大臨精苦也。然德操爲僧後，詩更高妙，殆不可及。嘗作詩勸余專意學道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頻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雙頰紅。好貸夜窗三十刻，胡牀趺坐究幡風。」

周紫芝《見王提刑書》　至元祐間，內相蘇公之兄弟與其門人四君子者

更相酬唱，自爲表裏，于是詩人躡踵相望，大抵不減唐之晚世，議者猶或以爲過焉。後生晚輩聞其風而悅之，在方冊間願見古人而不得者。

《墨莊漫錄》卷六　七言絕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頃時王荆公多喜爲之，極爲清婉，無以加焉。近人亦多佳句，其可喜者，不可槩舉。予每愛俞紫芝秀老《歲杪山中》云：「石亂雲深客到稀，鶴和殘雪在高枝。小軒日午貪濃睡，門外春風過不知。」舒亶信道《村居》云：「水遶陂田竹遶籬，榆錢落盡槿花稀。夕陽牛背無人卧，帶得寒鴉兩兩歸。」崔鶚德符《秋日即事》云：「秋草門前已沒蕃，更無人過野人家。離離疏竹時聞雨，淡淡輕煙不隔花。」又《黄州道中》云：「莫愁微雨落輕雲，十里長亭未挈巾。流水小橋山下路，馬頭無處不逢春。」劉次莊中叟《桃花》云：「桃花雨過碎紅飛，半逐溪流半染泥。何處飛來雙燕子，一時銜在畫梁西。」僧如璧德操《偶成》云：「松下柴門晝不開，只有蝴蝶雙飛來。蜜蜂兩脾大如璽，應是山前花又開。」吴可思道《病酒》云：「無聊病酒對殘春，簾幕重重更掩門。惡雨斜風花落盡，小樓人下欲黄昏。」又《春霽》云：「南國春光一半歸，杏花零落淡胭脂。新晴院宇寒猶在，曉絮欺風不肯飛。」趙士掞才孺《登天清閣》云：「夕陽低盡已西紅，百尺樓高萬里風。白髮年年何處得，只應多在倚欄中。」李忱《春晚》云：「花瘦煙羸可奈何，不關渠事鳥聲和。無人掃地驚□□，分付輕紅上碧莎。」趙鼎之子雍《春日》云：「拂牀敧枕晝初長，好夢驚回燕語忙。深竹有花人不見，直應風轉得幽香。」曾紆公衮《江樾軒書事》云：「卧聽灘聲激激流，冷風凄雨似深秋。江邊石上烏桕樹，一夜水長到梢頭。」胡直孺少汲《春日》云：「風雲吹絮柳飛花，睡起鉤簾日半斜。四海隨人雙燕子，相逢處處作生涯。」曾繹仲成《還家塗中》云：「疏林殘嶺起昏鴉，臘盡行人喜近家。江北江南春信早，傍籬穿竹見梅花。」劉無極希顔《漾花池》云：「一池春水綠如苔，水上新紅取次開。閑倚東風看魚樂，動搖花片卻驚猜。」王銍性之《山村》云：「家依溪口破殘村，身伴渡頭零落雲。更向空山拾黄葉，姓名那有世人聞。」陳與義去非《秋夜》云：「中庭淡月照三更，白露洗空河漢明。莫遣西風吹葉落，只愁無處着秋聲。」如此之類甚多，不愧前人。

孫覿《與曾端伯書》　宋興二百年，宗公巨儒，騷人墨客，專門名家，大篇短章，或膾炙士大夫之口，或淪廢于兵火，幾亡而僅存，蒐攬大略盡矣。而《詩引》所載，多者數百言，少者數十言。其人出處動靜，詞格高下，盛德之士高風絶塵，師表一世，放臣逐客，興微託遠，屬思千里，與夫山巖家刻、方言地志怪奇可喜之辭，羣嘲聚訕戲笑之談，靡不畢載。【略】白公詩所謂「辭達」，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者。蘇黄門詩已不逮。諸公北歸後，效白公體，益不逮，惟四字詩最善。張文潛晚年詩不見前作意，謂亦效白公者。荆公述潘邠老言「文潛晚喜白公詩」，信乎如所料也。東坡論陶詩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佛說蜜，中邊皆甜。若中與邊皆枯淡，亦何用？陶詩外枯而中腴，若淡而實美也。公謂徐師川晚年務造平淡中，不如少年精巧，蓋平淡不可爲，水落石出，自見涯涘，非積而至之不能到也。呂居仁作《江西宗派》，概云宗派固有次第。陳無己本學杜子美，後受知于曾南豐，自言「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非其派。靖康末呂舜圖作中憲，居仁遇師川于寶梵佛舍，極口詢罵其翁于廣座中，居仁俛首不敢出一語，故于宗派貶之于祖可，如璧之下。師川固當不平。然惠洪僞作魯直贈詩云「氣爽絶類徐師川」，師川喜以爲是，不免與惠洪爲類，此又不可曉者。《冷齋夜話》載秀老一事，某在江西時惡其狂誕無稽，坐客皆憮然。此僧中奴，固不以笞罵爲辱。【略】又見曾存之，晁無咎，廖明略諸公已推重于幼學之初，而一時名勝皆其儔匹。然後知公致力于斯文久矣。如曹元寵、米元暉殆是杜子美詩中黄四娘者耶，然元寵詩殊有可觀。若「都都平丈我」，又待入《紅窗迴》矣。聊發千里一笑。某自拜賜，凡六日讀盡所著五十九卷與《拾遺詩話》一卷，而後修書拜送使者，尚當細讀，別具記，不宣。

《觀林詩話》　贈人詩多用同姓事，如東坡《贈鄭戶曹》云：「公業有田常乏食，廣文好客竟無氈。」又《贈蔡子華》云：「莫尋唐舉問封侯，但遣麻姑爲爬背。」涪翁和東坡詩云：「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陳無己《贈何郎中》云：「已度城陰先得句，不應從俗未忘葷。」唯徐師川《贈張仁》云：「詩如雲態度，人似柳風流。」尤爲工也。又半山《與劉發》詩云：「何妨過我論奇字，亦復令公見異書。」則又用彼我兩姓事。

《五總志》　山谷老人自卑角能詩，【略】至中年以後，句律超妙入神，於詩人有開闢之功。始受知於東坡先生，而名達夷夏，遂有蘇、黄之稱。坡雖喜出我門下，然胸中似不能平也，故後之學者因生分別，師坡者萃於浙右，師谷者萃於江左。以余觀之，大似雲門盛於吴，臨濟盛於楚。雲門老婆心切，接人易與，人人自得，以爲得法，而於衆中求腳根點地者，百無二三焉。臨濟棒喝分明，勘辯極峻，雖得法者少，往往嶄然見頭角。如徐師川、余荀龍、洪玉父昆

弟、歐陽元老，皆黃門登堂入室者，實自足以名家。噫，坡、谷之道一也，特立法與嗣法者不同耳。彼吳人指楚人爲江西之流，大非公論。

《韻語陽秋卷一》 近時論詩者，皆謂偶對不切，則失之粗；太切，則失之俗。如江西詩社所作，慮失之俗也，則往往不甚對，是亦一偏之見爾。

王庭珪《跋劉伯山詩》 近時學詩者悉棄去唐五代以來詩人繩尺，謂之江西社，往往失故步者有之。魯直之詩雖間出險絕句，而法度森嚴，卒造平淡，學者咸能到。傳法者必於心地法門有見，乃可參焉。

陸游《跋雲丘詩集後》 宋興，詩僧不愧唐人，然皆因諸巨公以名天下。林和靖之于天台長吉，宋文安之于凌雲惟則，歐陽文忠公之于孤山惠勤，石曼卿之于東都秘演，蘇翰林之于西湖道潛，徐師川之于廬山祖可，蓋不可殫記。潛、可得名最重，然世亦以蘇、徐兩公許之太過爲病，餘則徒得所附托，故聞後世，非能巋然自傳也。予觀雲丘詩，平淡閑暇，蓋庶幾可以自傳者。政使不遇呂居仁、蘇養直、朱希眞、王性之、范至能，亦決不泯沒。

洪邁《眉山王公玉臺集序》 〔西蜀〕自司馬長卿倡其華腴，名薄穹壤，王子淵、揚子雲繼之，敝瀾河漢之辭，英焰彌萬丈不止也。浸尋晉唐，來者如鶩。極而至乎東坡公，前無古人，于是衆作訖熄。一時高第，張、秦、黃、晁四君子之徒，升堂親炙，各隨淺深，窺見一斑，植立門戶。

《容齋四筆》卷一四 自崇寧以來，時相不許士大夫讀史作詩，何清源至於修入令式，本意但欲崇尚經學，痛沮詩賦耳，於是庠序之間以詩爲諱。政和後稍復爲之。

《清波別志》卷上 乾道間，工部侍郎胡銓言：「隆興之初，仰承聖訓，令臣搜訪詩人，臣已物色得數人。」上曰：「可具姓名來。」後竟未知所具姓名爲誰。壽皇聖帝蓋亦知詩人之于雅頌，荐郊廟、歌勳業，有補治世風化，故詔從臣羅致，欲收其效焉。

周必大《跋撫州鄔虎詩》 臨川自晏元獻公、王文公主文盟於本朝，由是詩人項背相望。近世如謝無逸，幼槃兄弟及饒德操、汪信民，皆傑然拔出者也。南渡以來，又得寓公韓子蒼、呂居仁振而作之，四方傳爲盛事。其後儒冠則曾季貍裘父，釋氏則文惠大師惠嚴，道士則黎道華師侯，同時以詩鳴，人喜稱之。

楊萬里《讀笠澤叢書三絕》 笠澤詩名千載香，一回一讀斷人腸。晚唐異味誰同賞，近日詩人輕晚唐。

又《江西宗派詩序》 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西者何，繫之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東坡云「江瑤柱似荔子」，又云「杜詩似太史公書」，不惟當時聞者嘸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嘸然也。非嘸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嘸然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似陳後山，而況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略】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當能別之矣。

《誠齋詩話》 唐人云：「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坡云：「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盡日涼。」杜《夢李白》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山谷《簟》詩云：「落日映江波，依稀比顏色。」退之云：「如何連曉語，祇是說家鄉。」呂居仁云：「如何今夜雨，祇是滴芭蕉。」此皆用古人句律，而不用其句意，以故爲新，奪胎換骨。

《環溪詩話》卷下 或謂胸中無料不可作詩，殊不知李賀七歲作《高軒過》，不知所用何事？如唐詩《二妙集》、《衆妙集》，多不知所用何事而作。大家數如李、杜、歐、蘇、陳、黃、簡齋、放翁、誠齋，卻是用事也如空說，非初學所敢仰望。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卻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爲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

又 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況又不去學好底，卻只學去做那不好底。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嶢崎底，今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甚麼用？莫道更不好。如近時人學山谷詩，然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得那山谷不好處。

又 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廷秀又再變，遂至於此。

洪咨夔《豫章外集詩注序》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嵩高》、《烝民》之咏，不于人物之盛，而於其生。我朝列聖以人文陶天下，學問、議論、文章之士，莫盛於熙、豐、元、紹間，其生也類在於神宗朝。如詩家曰蘇、黃，曰黃、陳。蘇公生於景祐，陳公生於皇祐，而豫章生於慶曆。天地清寧，日月正明，稟於氣者全也。

葉適《徐斯遠文集序》 慶曆、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爲師，始黜唐人之

學，而江西宗派章焉。然而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淺深，材有大小。以夫汗漫廣莫，徒枵然從之而不足充其所求，曾不如脰鳴吻決，出毫芒之奇，可以運轉而無極也。

敖陶孫《詩評》 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八璉，正可施之宗廟。荊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爲功。山谷如陶弘景入官，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陳後山如九皋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千巖擇稿》七卷、《外編》三卷、《續編》四卷。【略】楊誠齋序其集曰：「近世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巖之工緻，皆余所畏也。」

魏了翁《答名山張監茶伯西書》 下諭《續詩選》，竊惟是書之作，當以銓品人物爲上，而語言之工者次之。試以來教所謂南士之目言之。如游定夫、楊中立、胡仁仲、魏元履及朱元晦、呂伯恭、張子韶、朱子發諸儒，則此以學問名世者也。洪忠宣、傅至樂，則以名節名世者也。趙元鎮、李伯紀、劉共甫諸人，則又中興宰輔之卓然者也。其餘諸公名字，則不足以進乎此，往往不過以其嘗爲宰輔，或歷顯要，故名在史冊耳，而本非以文章名也。今而概之，恐不無玉石雜揉之病。又來教所謂趙子直、丘宗卿、尤延之、梁叔子、木允之之類，雖皆可錄，然論其世則太近，未有家集之類行于世。今若徒取其傳聞者而遂刻之，則萬一得之不眞，反啓爭辯之端，適以爲文字之累耳。台意以爲如何？此外又有來教之所未及者，敢復略以所記憶備採取。尹彥明焞、馬時中申、胡邦衡銓、翟公巽汝文、李泰發光、呂居仁本中、陳去非與義、胡康侯安國、明仲寅、徐師川俯、韓子蒼駒、曾吉甫幾、曾天游開、張子功燾、李漢老邴、范元長冲、向伯恭子諲、李愿中侗、劉彥昭子翬、汪聖錫應辰、蘇養直庠、陸子靜九淵、子壽九齡，若此等類，遺逸尚多。今隨筆寫呈，不復倫次，亦宜一一搜尋，以世之先後，人品之高下次第之，乃可無憾，切乞勿罪僭越。如江西詩派二十家內，似亦可更取其顯然者以足之，如何？又未知《今詩選》斷自中興以來否，若中興以前，則名輩尤多也。匆匆，且止此，可否更在財度。

《滄浪詩話・詩辨》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略】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爲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工尤爲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爲江西宗派。

《娛書堂詩話》卷上 楊誠齋序《千巖摘稿》云：「余嘗論近世之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巖之工致，皆余之所畏者。」姜白石詩稿自序云：「尤延之先生爲余言，近世人士喜言江西，溫潤有如范至能者乎？痛快有如楊廷秀者乎？高古如蕭東夫，俊逸如陸務觀，是皆出自機杼，亶有可觀者，又奚以江西爲？」觀二公推許，想見當時騷雅之盛，建安大歷，風斯下矣。

劉克莊《中興絕句續選序》 南渡詩尤盛於東都。炎、紹初，則王履道、陳去非、汪彥章、呂居仁、韓子蒼、徐師川、曾吉甫、劉彥沖、朱新仲、希眞。乾、淳間則范至能、陸放翁、楊廷秀、蕭東夫、張安國一二十公，皆大家數。

又《茶山誠齋詩選序》 曾茶山贛人，楊誠齋吉人，皆中興大家數。比之禪學，山谷初祖也，呂、曾南北二宗也；誠齋稍後出，臨濟德山也。初祖而下，只是言句，至棒喝出，尤經健矣，故又以二家續紫微之後。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元祐後詩人迭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疏，一種則鍛鍊精而情性遠。要之，不出蘇、黃二體而已。及簡齋出，始以老杜爲師。

又 近歲詩人，雜博者堆隊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費搜索，縛律者少變化。惟放翁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南渡而後，故當爲一大宗。

林希逸《方君節詩序》 我朝諸大家，數律之精，莫如半山，有楊、劉所不及；古奧莫如宛陵，有蘇、黃所不及。中興而後，放翁、誠齋兩致意焉。然楊主於興，近李；陸主於雅，近杜。

劉壎《新編絕句序》 詩至於唐，光嶽英靈之氣，爲之匯聚，發爲風雅，殆千年一瑞世。爲律，爲絕，又爲五言絕，去唐愈遠而光景如新。歐、蘇、黃、陳諸大家，不以不古廢其篇什，品詣殆未易言。世俗士下此數百級，乃或卑之。昔人天然秀發，得獨自高。

《修辭鑒衡》卷一引《步里客談》 章叔度憲云：每下一字，俗間言語無一字無來處。此陳無己、魯直作詩法也。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陳與義《與大光同登封州小閣》 方回評：老杜詩爲唐詩之冠，黃、陳詩爲宋詩之冠，黃、陳學老杜者也。嗣黃、陳而恢張悲壯

者，陳簡齋也。流動圓活者，呂居仁也。清勁潔雅者，曾茶山也。七言律，他人皆不敢望此六公矣。

又卷一六陳與義《道中寒食二首》 方回評：予平生持所見，以老杜爲祖，老杜同時諸人皆可伯仲。宋以後山谷一也，後山二也，簡齋爲三，呂居仁爲四，曾茶山爲五。其他與茶山伯仲亦有之，此詩之正派也。餘皆傍支別流，得斯文之一體者也。【略】 馮班評：此書大例如此。若我家詩法則不然，歐、梅一也，次則坡公兄弟，次則半山，次則范、陸，不得已則四靈，所謂碔礆小人哉。如山谷出于杜，而杜以前不窺尺寸，有父無祖，何得爲正派？放翁出于山谷，卻于杜有會處，又善用山谷所長處。 許印芳評：虛谷語中兩「虛」字皆有病，所論亦皆紕繆。簡齋學杜，何得遽稱其詩？即杜工部同時人，惟王、孟、高、岑、供奉、龍標、盱眙、東川、司勳九家可相伯仲，餘子無能爲役。宋人學杜，有一祖三宗之說。祖杜而宗山谷、二陳，此說猶有見地。紫微、茶山，皆非黃、陳敵手，何得相提幷論？江西詩自是詩家一派，不能廢絕。若謂此是正派，餘皆別派，此入主出奴之見，安能服人？北宋大家有東坡，南宋大家有放翁，其本領出二陳、呂、曾之上，惟山谷可相伯仲。虛谷乃謂此五人外皆旁支別流，眞瞽談也。自來論詩，未有如虛谷之固執偏見，好爲大言以欺人者。故詳辨之，以示初學。 詩學杜而能近杜妙矣，然近而相襲猶是僞杜，惟近而非相襲，乃眞杜也。

又卷二五呂本中《張樟秀才乞詩》 方回評：自山谷續老杜之脈，凡江西派皆得爲此奇調。汪彥章與呂居仁同輩行，茶山差後，皆得傳授。茶山之嗣有陸放翁，同時尤、楊、范皆能之。

歐陽玄《羅舜美詩序》 江西詩在宋東都時宗黃太史，號江西詩派，然不皆江西人也。南渡後，楊廷秀好爲新體詩，學者亦宗之。雖楊宗少於黃，然詩亦少變。

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 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疏，或鍛鍊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

袁桷《書黃彥章詩編後》 元祐之學鳴紹興，豫章太史詩行於天下。方是時，紛立角進，漫不知統緒，謹懦者循音節，宕跌者擇險固，獨東萊呂舍人憫而憂之，定其派系，限截數百輩，無以議，而宗豫章爲江西焉。豫章之詩夫豈惟江西哉？解之者曰，詩至於是蔑有能繼者矣。數十年來，詩益廢，爲江西者嘗慷慨自許，掉鞅出門，卒遇虎象，空拳恣睢，復卻立循避不敢迎，使解者之言迄幸而中。

《藝苑卮言》卷四 魯直不足小乘，直是外道耳，已墮傍生趣中。南渡以後，陸務觀頗近蘇氏而粗，楊萬里、劉改之俱弗如也。

李堅《書正德胡刊本滄浪先生吟卷後》 夫文章與時高下，宋自北鼎南遷，國勢不競甚矣。迨于乾、淳之間，積久道洽，日趨強盛，時尤、楊、范、陸諸君子，家築騷壇，人標赤幟，鳴盛之作，駸駸乎幾還東京之舊。開禧而後，境土日蹙，故□日滋，于是聲詩之變，亦與時俱。類揚沙走石以爲奇，叫罵叱咤以爲豪，而宇宙間幾無詩矣。

《詩藪》外編卷五 〔宋詩〕諸古體尚有宗六朝處，惜不盡合，蘇、黃、陳間，故難自拔也。

又 蘇、黃初亦學唐，但失之耳。眉山學劉、白，得其輕淺而不得其流暢，又時雜以論宗，塡以故實。修水學老杜，得其拗澀而不得其沉雄，又時參以名理，發以詼諧。宋、唐體制，遂爾懸絕。

又 南渡諸人絕句，乃有一二風致者。緣才力非前宋大家比，故趨步唐人，間得音響。然識者讀之，政自了了也。

又雜編卷六 靖康之變，中原爲虜地，當時高人勝士，陷沒者不少。紹興間，關陝暫復，有於驛舍得二絕云：「鼙鼓轟轟聲徹天，中原廬井半蕭然。鶯花不管興亡事，裝點春光似去年。」（又一絕不錄）又陳郁《話腴》錄梁仲卿《遼東》一篇，史舜元《昆陽》一篇，皆歌行，史作尤悲憤可觀也。

楊一清《弘治本後山詩注序》 宋文承五季之弊，其詩綺靡刻削，出晚唐下。至歐陽永叔，始起而變之。逮蘇子美、梅聖俞起，而詩又變。黃山谷、陳後山起，而又一變。黃、陳雖號江西派，而其風骨逼近老杜，宋詩蓋至此極矣。

《帶經堂詩話》卷四 南渡氣格，下東都遠甚，唯陸務觀爲大宗。七言遜杜、韓，蘇、黃諸大家，正坐沉鬱頓挫少耳，要非餘人所及。

朱彝尊《康熙重鐫裘司直詩序》 宋自汴京南渡，學詩者多以黃魯直爲師，呂居仁集二十五人之作，目曰「江西詩派」。考其官閥門世，不盡學詩魯直之門，亦不盡江西人也。楊廷秀於詩推尤、蕭、范、陸，豫章居其一焉。繼蕭東

夫起者，姜堯章其尤也，餘子多見錄於《江湖集》。蓋終宋之世，詩集流傳于今，惟江西最盛云。

又《齋中讀書十二首》一一　吾觀趙宋來，諸家非一體。東都導其源，南渡逸其軌。紛紛流派別，往往近粗鄙。

又《明詩宗》卷三三　元豐而後，理學、風雅截然爲二，大約多祖《擊壤》，言情之作，置之勿道。

紀昀《二樗詩鈔序》　詩至少陵而詣極，然唐人自李義山外罕學杜，元結、殷璠以下選當代之詩者，亦無一家錄及杜，其故莫詳也。至於南宋，始以少陵爲一祖，而黃山谷、陳後山、陳簡齋爲三宗，於是江西體盛，而呂紫微《宗派圖》作焉。故江西者，少陵之流別也。所列二十七家，人不盡江西，詩亦不盡似杜，併不盡似黃、陳。蓋黃、陳因杜詩而孳甲新意，呂紫微諸家又沿黃、陳而極其變態，各運心思，各爲面貌，而精神則同出一源，故不立學杜之名，而別傳杜文外之意，異乎嘉、隆七子規規摹杜之形似，宏音亮節，實爲塵飯土羹也。劉知幾論史家學古，有貌同而心異，有貌異而心同，可以比例推矣。至嘉定以後，陸放翁《劍南》一集，爲宋季大宗，其學實出於曾氏，故趙庚夫《題茶山集》有曰：「新於月出初三夜，淡比湯煎第一泉。咄咄逼人門弟子，劍南已見祖燈傳。」放翁作茶山墓誌，又稱其詩宗杜甫、黃庭堅。是陸出於曾，曾出於江西之明證。特源遠流長，論者不復上溯耳。

《靜居緒言》　蘇門諸子，較江西派中諸人，是爲爾雅。具茨妙有剪裁，補之才復寬綽，文潛以實力開張。淮海雖風骨俊秀，窘于邊幅，非晁、張之敵。東坡謂「秦得吾工，張得吾易」，未免阿私。平仲之才，不第優于二孔，實堪高出一時。江西諸子中，前惟後山，後惟簡齋而已。然刻剝雕鏤之工多，深婉不迫之趣寡。韓子蒼豪情逸致，非江西流派。

《戴酒園詩話》卷一　作詩宜有氣格，不宜有氣質。宋人誤以氣質爲氣格，遂以生硬爲高，鄙俚爲樸。始于數名家作俑，至末流益甚。如王庭珪《送胡澹菴謫新州》「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立意亦佳，但上句口角浮薄，下句有悻悻之狀。又如俞秀老「夜深童子喚不醒，猛虎一聲山月高」，此豈佳事，而謂可與「爐煙消盡寒燈晦，童子開門雪滿松」，「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並驅也。至所謂折句法，尤可憎。如胡考「鸚鵡杯且酌清濁，麒麟閣懶畫丹青」，正所謂折腰之步，令人嘔噦。（黃白山評：宋詩原不必置之齒頰，如譏村婦之醜，笑貧家之儉，卻是又何足道！折腰句法，本出唐人，如「斑竹岡連山雨暗，枇杷門向楚天秋」，「木奴花映桐廬縣，青雀舟隨白鷺濤」，何嘗可厭。惟宋人學步，遂入惡道耳。）至如楊次公「八十丈虹晴卧影，一千頃玉碧無瑕」，僧顯萬「河搖星斗三更後，月掛梧桐一丈高」，摹擬處總落粗俗。又黃白石《咏雪》「願縮天人散花手，放渠奔走趁晨炊」，語既酸鄙，狀尤扭捏。即劉過《送王簡卿》「放開筆下閒風月，收拾胸中舊甲兵」，亦非雅談也。

浦起龍《宋以後詩》　哲宗元祐之間，蘇軾、黃庭堅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大抵不出乎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黃庭堅、秦觀、晁無咎、張耒）諸作以及江西宗派諸詩可見矣。

長谷真逸《農田餘話》　宋南渡後，文體破碎，詩體卑弱，惟范石湖，陸放翁爲平正，至晦菴諸子，始欲一變時習，模仿古作，故有「神頭鬼面」之論。時人漸染既久，莫之或改。

《圍爐詩話》卷五　姜堯章、范至能之溫潤，楊廷秀之痛快，蕭東夫之高古，陸務觀之俊逸，江西派不能及。

《原詩》卷四　宋人富于詩者，莫過于楊萬里，周必大，此兩人作幾無一首一句可采。陸游集佳處固多，而率意無味者更倍。由此以觀，亦安用多也？

杭世駿《沈沃田詩序》　自滄浪有「詩有別才，不關學問」之說，江西之派盛於南渡，而宋弱；永嘉四靈之派行於宋末，而宋社遂屋。然則詩非一人一家之事，識微之士，善持其弊，擔斯責者，固非空疏不悅學之徒所能任矣。

《西圃詩說》　宋詩中黃魯直不免於生強，陸務觀不免於滑易，范致能之縟且弱，楊萬里、鄭德源之鄙且俚，劉潛夫、方巨山之意無餘而言太盡，此皆不成乎鵠者也。尤而效之，是何異越人之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也。

《四友齋叢說》卷二五　南宋陳簡齋、陸放翁、楊萬里、周必大、范石湖諸人之詩，雖則尖新，太露圭角，乏渾厚之氣，然能鋪寫情景，不專事綺纖，其與但爲風雲月露之形者，大相逕庭，終在元人上。世謂元人詩過宋人，此非知言者也。

《龍性堂詩話》初集　詩貴神似，形似末也。楊廷秀作《江西宗派詩序》云：「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

不似陳後山，而況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酸鹹異和，山海異珍，而調胾之妙，出乎一手也。似與不似，求之可也，遺之亦可也。」宋人論詩，此最神解。

又續集　南宋人詩，放翁、誠齋、後村三家相當，皆以野逸勝而精彩煒然，放翁尤妙。

又　半山說詩云：「『風靜花猶落』，是靜中見動意；『鳥鳴山更幽』，是動中見靜意。」石林說詩云：「『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以『落葉』比雨聲也。『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以『微陽』比『遠燒』也。」二公之說豈無解，然余正嫌其太索解，故後人說宋無詩，惟彊解詩，是以無詩也。

《筱園詩話》卷一　紀文達公曰：【略】方虛谷謂學杜須從山谷、後山、簡齋入手，是主江西派一祖三宗之說，乃門戶迂僻之見，決不可從。王荊公謂學杜須從義山入手，卻是閱歷有得之言。然學詩者，總須鎔經鑄史，以《騷》、《選》及八代、三唐爲根柢。根柢既深，識力既確，然後學義山，而得其用筆運意之雄厚深曲，使事屬詞之精切婉麗，最爲有益。即兼涉西江，而得其生峭新異之致，亦非不佳，所謂兼收博取也。若根柢不深，則從江西入手，必墮偏鋒，致成粗獷之習。

又卷四　凡五、七律詩，最爭起處。凡起處最宜經營，貴用陡峭之筆，灑然而來，突然湧出，若天外奇峰，壁立千仞，則入手勢便緊健，氣自雄壯，格自高，意自奇，不但取調之響也。【略】宋人王半山之「春風取花去，酬我以清陰」，「客思似楊柳，春風千萬條」。陳後山之「水淨偏明眼，城荒可當山」，「晨起公私迫，昏歸鳥雀催」，「留滯常思動，艱虞卻悔來」。陳簡齋之「白菊生新紫，黃蕪失舊青」，「暖日薰楊柳，濃春醉海棠」。葛無懷之「月趁潮頭上，山隨舵尾行」。以上諸聯，或雄厚，或緊遒，或生峭，或恣逸，或高老，或沈著，或飄脫，或秀拔，佳處不一，皆高格響調，起句之極有力，最得勢者，可爲後學法式。作詩宜效此種起筆，自不患平矣。

又　南宋四大家，當時稱尤、蕭、范、陸，謂尤延之、蕭東夫、范石湖、陸放翁也。然三人皆非放翁匹，而延之尤卑。後蕭之詩失傳，乃以楊誠齋代之，改爲尤、楊、范、陸，而蕭之姓氏與詩，幾泯滅無聞。身後名之顯晦，亦有幸有不幸焉。然誠齋詩淺俗鄙滑，頹唐粗硬，純墮惡趣，眞江西派中魔魁，竟負虛名，浪傳至今，殊不可解。東夫詩雖亦染江西派習氣，而風骨稜稜，較誠齋爲雅音矣。

又　南宋人詩，如楊誠齋、尤延之、戴石屏、劉後村、曾茶山、周益公輩，皆浪得虛名，粗鄙淺率，自墮惡道，披沙揀金，百不獲一，尚不若九僧、四靈輩，雖規模狹小，力量淺薄，而秀削不俗，猶多佳句也。詩道至此，誠爲大阨。

《昭昧詹言》卷一　朱子曰：「李、杜、韓、柳，亦學《選》詩，然杜、韓變多，柳、李變少。」以朱子之言推之，蘇、黃承李、杜、韓之後，而又能變李、杜、韓故意，離而去之，所以爲自立也。自此以外，千餘年詩家，除大曆、長慶、溫、李、西崑諸小乘旁記不論，其餘名家，無不爲杜、李、韓、蘇、黃五家嗣法派者。至於漢、魏、阮、陶、謝、鮑，皆成絕響。故後世詩人只可謂之學李、杜、韓、蘇、黃而不能變，不可謂能變《選》詩也。如放翁之於坡，青邱之於太白，空同之於少陵是也。

李必恒《論詩七絕句》　唱罷西崑正始還，元豐元祐邈難攀。大觀只說歐蘇盡，精詣須知遜半山。

說郛本《雪浪齋日記》　晏叔原工小詞，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不愧六朝宮掖。荊公小詞云：「揉藍一水縈花草，寂寞小橋千嶂抱。人不到，柴門自有清風掃。」略無塵土思。山谷小詞云：「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時候。」極爲學者所稱賞。又秦湛處度嘗有小詞云：「春透水波，明寒峭，花枝瘦。」蓋法山谷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二引《王直方詩話》　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無咎、文潛，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對云：「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陳無己云：「荊公晚年詩傷工，魯直晚年詩傷奇。」余戲之曰：「子欲居工奇之間邪？」

又卷五九　苕溪漁隱曰：詞句欲全篇皆好，極爲難得。如賀方回「淡黃楊柳帶棲鴉」，秦處度「藕葉清香勝花氣」二句，寫景咏物，可謂造微入妙。若其全篇，皆不逮此矣。徐幹臣「雁足不來，馬蹄難駐，門掩一庭芳景」，「駐」字當作「去」字，語意乃佳。周美成「水亭小，浮萍破處，簷花簾影顛倒」。按杜少陵詩「燈前細雨簷花落」，美成用此「簷花」二字，全與出處意不相合。乃知用字之難矣。

又後集卷三三引李清照云　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

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叙，賀苦少典重，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

《碧鷄漫志》卷二 晁無咎、黃魯直皆學東坡，韻製得七八。黃晚年閑放於狹邪，故有少疏蕩處。後來學東坡者，葉少蘊、蒲大受亦得六七，其才力比晁、黃差劣。蘇在庭、石耆翁入東坡之門矣，短氣跼步，不能進也。趙德麟、李方叔皆東坡客，其氣味殊不近，趙婉而李俊，各有所長。晚年皆荒醉汝潁京洛間，時時出滑稽語。賀方回、周美成、晏叔原、僧仲殊各盡其才力，自成一家。賀、周語意精新，用心甚苦。毛澤民、黃載萬次之。叔原如金陵王謝子弟，秀氣勝韻，得之天然，將不可學。仲殊次之，殊之贍，晏反不逮也。張子野、秦少游俊逸精妙。少游屢困京洛，故疏蕩之風不除。陳無己所作數十首，號曰「語業」，妙處如其詩，但用意太深，有時僻澀。陳去非、徐師川、蘇養直、呂居仁、韓子蒼、朱希眞、陳子高、洪覺範，佳處亦各如其詩。王輔道、履道善作一種俊語，其失在輕浮。輔道誇捷敏，故或有不縝密。李漢老富麗而韻平平。舒信道、李元膺，思致妍密，要是波瀾小。謝無逸字字求工，不敢輒下一語，如刻削通草人，都無筋骨，要是力不足。然則獨無逸乎？曰：類多有之，此最著者爾。宗室中，明發、伯山久從汝洛名士游，下筆有逸韻，雖未能一一盡奇，比國賢、聖褒則過之。王逐客才豪，其新麗處與輕狂處皆足驚人。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處度叔侄、晁次膺、万俟雅言，皆有佳句。就中雅言又絕出。然六人者，源流從柳氏來，病於無韻。雅言初自集分兩體，曰雅詞，曰側艷，目之曰《勝萱麗藻》。後召試入官，以側艷體無賴太甚，削去之。再編成集，分五體，曰應制，曰風月脂粉，曰雪月風花，曰脂粉才情，曰雜類，周美成目之曰《大聲》。次膺亦間作側艷。田不伐才思與雅言抗行，不聞有側艷。田中行極能寫人意中事，雜以鄙俚，曲盡要妙，當在万俟雅言之右。然莊語輒不佳。【略】長短句中，作滑稽無賴語，起於至和。嘉祐之前，猶未盛也。熙、豐、元祐間，兗州張山人以詼諧獨步京師，時出一兩解。澤州孔三傳者，首創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元祐間王齊叟彥齡、政和間曹組元寵，皆能文，每出長短句，膾炙人口。彥齡以滑稽語譟河朔。組潦倒無成，作《紅窗迥》及雜曲數百解，聞者絕倒，滑稽無賴之魁也。貪緣遭遇，官至防禦使。同時有張袞臣者，組之流，亦供奉禁中，號曲子張觀察。其後祖述者益衆，嫚戲污賤，古所未有。

劉克莊《劉叔安感秋八詞跋》 長短句昉於唐，盛於本朝。余嘗評之。耆卿有教坊丁大使意態，美成頗偷古句，溫、李諸人困于捋撦，近歲放翁、稼軒一掃纖艷，不事斧鑿，高則高矣，但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

《藝苑卮言》 詞至辛稼軒而變，其源實自蘇長公，至劉改之諸公極矣。南宋如曾覿、張掄輩應別之作，志在鋪張，故多雄麗。稼軒輩撫時之作，意存感慨，故饒明爽，然而穠情致語，幾於盡矣。

《詞潔輯評》卷二晏幾道《南鄉子》評 小詞之妙，如漢魏五言詩，其風骨興象，迥乎不同。苟徒求之色澤字句間，斯末矣。然入崇、宣以後，雖情事較新，而體氣已薄，亦風氣爲之，要不可以強也。

《介存齋論詞雜著》 北宋詞多就景叙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爲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

《皺水軒詞筌》 詞家用意極淺，然愈翻愈妙。如周清眞《滿路花》後半云：「愁如春後絮，來相接。知他那裏，爭信人心切。除共天公說。不成也。還似伊無箇分別。」酷盡無聊賴之致。至陸放翁《一叢花》則云：「從今判了，十分憔悴，圖要箇人知。」其情加切矣。至孫夫人《風中柳》則更云：「別離情緒，待歸來都告。怕傷郎，又還休道。」則又進一層。然總此一意也，正如剝蕉者，轉入轉深耳。

《西圃詞說》 昔人云，塡詞小道，然魯直謂晏叔原樂府爲高唐、洛神之流，張文潛謂賀方回「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夫屈、宋，三百之苗裔，蘇、李，五言之鼻祖，而謂晏、賀之詞似之，世亦無疑二公之言爲過情者，然則塡詞非小道可知也。

又 華亭宋尚木徵璧曰：「【略】苟舉當家之詞，如柳屯田哀感頑豔，而少寄托。周清眞婉娩流美，而乏陡健。康伯可排叙整齊，而乏深邃。其外則謝無逸之能寫景，僧仲殊之能言情，程正伯之能壯采，張安國之能用意，万俟雅言之能協律，劉改之之能使氣，曾純甫之能書懷，吳夢窗之能疊字，姜白石之能琢句，蔣竹山之能作態，史邦卿之能刷色，黃花庵之能選格，亦其選也。詞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作者紛如，難以概述矣。」

《蕙庵論詞》引毛先舒曰 北宋，詞之盛也。其妙處不在豪快，而在高健；不在艷冶，而在幽咽。豪快可以氣取，艷冶可以言工；高健幽咽，則關乎神理骨性，難可強也。

《**詞學集成**》卷五　陶篁村自序云：「倚聲之作，莫盛于宋，亦莫衰于宋。嘗惜秦、黃、周、柳之才，徒以綺語柔情，競誇艷冶，從而效之者加厲焉。遂使鄭衛之音氾濫於六七百年，而雅奏幾乎絕矣。」順詒案：詞之壞，壞於秦、黃、周、柳之淫靡，非有巨識，孰敢議宋人耶？

《**詞徵**》卷五　万俟雅言、晁端禮在大晟府時，按月律進詞。曾純甫、張材甫詞亦多應制體，它如曹擇可有茶蘼應制詞，宋退翁有梅花應制詞，康伯可有元夕應制詞。與唐初沈、宋以詩誇耀者相頡頏焉。風氣之宗尚如此。

《**蕙風詞話**》卷一　余嘗謂北宋人手高眼低，其自爲詞誠會乎弗可及，其於他人詞，凡所盛稱，率非其至者，直是口惠，不甚愛惜云爾。後人習聞其說，奉爲金科玉律，絕無獨具隻眼，得其眞正佳勝者。流弊所極，不特埋沒昔賢精誼，抑且貽誤後人師法。北宋詞人聲華藉甚者，十九鉅公大僚。鉅公大僚之所賞識，至不足恃，詞其小焉者。

《**人間詞話**》　詞以境界爲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

《**人間詞話刪稿**》　詩至唐中葉以後，殆爲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詩，佳者絕少，而詞則爲其極盛時代。即詩詞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詞勝於詩遠甚。以其寫之於詩者，不若寫之於詞者之眞也。至南宋以後，詞亦爲羔雁之具，而詞亦替矣。此亦文學升降之一關鍵也。

總集

文髓

《百川書志》卷一九　《文髓》九卷，宋進士礪州周應龍標注韓、柳、歐、蘇五家文，七十四篇。

《玄賞齋書目》卷七　周應龍選《文髓》。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文髓》九卷附錄一卷二冊，宋周應龍編注，明宣德三年周岐鳳刊本。

古文關鍵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古文關鍵》二卷。【略】取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蘇洵、蘇軾、張耒之文凡六十餘篇，各標舉其命意布局之處，示學者以門徑，故謂之「關鍵」。卷首冠以總論看文、作文之法。【略】葉盛《水東日記》曰：宋儒批選文章，前有呂東萊，次則樓迂齋、周應龍，又其次則謝疊山也。朱子嘗以「拘於腔子」議東萊矣。要之，批選議論，不爲無益，亦講學之一端耳云云。然祖謙此書，實爲論文而作，不關講學，盛之所云，乃《文章正宗》之批，非此書之評也。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　《古文關鍵》二卷，呂祖謙所取韓、柳、歐、蘇、曾諸家文標抹注釋，以教初學。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呂祖謙《古文關鍵》二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古文關鍵》，一部二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古文關鍵》二冊。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古文關鍵》。

又　《古文關鍵》（大刻）。

《百川書志》卷一九　《古文關鍵》二卷，宋呂祖謙編選七大家之文，凡六十九篇，前有看文、作文之法。

《行人司重刻書目・文部二》　《古文關鍵》二本。

《萬卷堂書目》卷四　《古文關鍵》，呂祖謙。

《脈望館書目》　《古文關鍵》一本。

又　《古文關鍵》四本。

《行人司書目》　《古文關鍵》二本。

《古今書刻》卷上　楚州：《古文關鍵》。

又　南昌府：《古文關鍵》。

又　蜀府：《古文關鍵》。

《內閣藏書目錄》卷四　《古文關鍵》二冊，全。宋呂祖謙評選韓、柳、歐、蘇及曾南豐、張宛丘文，凡二卷。

《近古堂書目》卷下　呂成公《古文關鍵》。

《玄賞齋書目》卷七　《古文關鍵》。

《脈望館書目》　《古文關鍵》四本。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古文關鍵》二冊，二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呂成公《古文關鍵》。陳景雲注：「二卷。成公取韓、柳、歐、蘇、曾諸家文標抹注釋，以教初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古文關鍵》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呂祖

謙編。【略】考《宋史・藝文志》載是書作二十卷。今卷首所載看諸家文法，凡王安石、蘇轍、李廌、秦觀、晁補之諸人皆在論列，而其文無一篇錄入，似此本非其全書。然《書錄解題》所載亦祇二卷，與今本卷數相合，所稱韓、柳、歐、蘇、曾諸家，亦與今本家數相合，知全書實止於此。《宋志》荒謬，誤增一「十」字也。此本爲明嘉靖中所刊，前有鄭鳳翔序。

《**季滄葦藏書目**》宋板東萊《古文關鍵》廿卷。又一部四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三**《東萊先生古文關鍵》二卷，明刊本。宋東萊呂祖謙伯恭撰。【略】案：此宋季麻沙刊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古文關鍵》二卷，宋呂祖謙編。嘉靖中刊本。近年新刊本。《慈孝堂目》有宋板。

又《**續錄**》清康熙徐氏刊本。冠山堂本。咸、同間刊本。金華叢書本。日本文化元年刊本。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東萊先生古文關鍵》二卷，明刊本，宋林表民編。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三**《古文關鍵》二卷，明刊本。宋呂祖謙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七**《增注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二十卷，宋呂祖謙撰。宋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增注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二十卷，呂祖謙輯，蔡文子注，宋刻本，四冊。《東萊先生古文關鍵》二卷，宋呂祖謙輯，明嘉靖十一年李成刻本，四冊。《東萊先生古文關鍵》二卷，宋呂祖謙輯，明刻本，二冊。

觀瀾文選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林少穎《觀瀾文集》六十三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觀瀾文選》一部九冊，殘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觀瀾文選》九冊。

《**趙定宇書目**》宋板大字《觀瀾文集》。

《**脈望館書目**》宋板《觀瀾文集》四本。

《**季滄葦藏書目**》宋板《古文觀瀾》八卷，二本。

《**四庫未收書提要**》《觀瀾集注》三十卷，宋林之奇編，呂祖謙集注。【略】是編《宋史・藝文志》著錄六十三卷，此從宋本依樣影寫，僅及其半。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版書目**》《觀瀾集》，八卷。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東萊集注類編觀瀾文》甲集二十五卷、乙集七卷，宋林之奇編，失去丙、丁二集。《宋藝文志》載六十三卷。何夢華有影宋鈔本。舊有大小二板。《存寸堂目》有宋板丙集八卷。

又《**續錄**》清刊本，甲二十五卷，乙二十五卷，丙二十卷。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三**《東萊集注觀瀾文丙集》八卷，宋刊本。宋林之奇編，呂祖謙集注。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東萊集注類編觀瀾文集》甲集二十五卷乙集二十五卷，宋呂祖謙輯，宋刻本，十二冊。【略】存三十二卷（甲集全，乙集一至七）。《東萊集注類編觀瀾文集》丙集□卷，宋呂祖謙輯，宋刻本，二冊。【略】存八卷（一至八）。

妙絕古今

論　述

湯漢《**妙絕古今自序**》文章之精絕者，一代不數人，而一人不數篇。余自《春秋傳》至蘇、歐氏，拔其尤，得七十有九首，蓋千載之英華萃矣，時同子弟朋友吟諷之。善哉，今而後，有過予陋巷而聞軒縣者，必是編也夫。淳祐壬寅春，東澗書。

趙汝騰《**題妙絕古今**》伯紀負奇材，游諸公間，秘監柴公敬其行，西山眞公取其學，南塘趙公奇其文。昔余爲江東憲，公餘屈致館舍，論辯終日，因

得是編，皆諸老之緒言也。銖兩之必較，毫髮之不差，軼梁統之《選》而過之精矣。雖然，言之精者道之寄，六經其元氣也，學者又當亹亹，毋但求言語句讀之工而已。寶祐丁巳三月，紫霞老人題。

趙汸《題妙絕古今篇目後》 是編所錄，如鄭子產、樂毅、諸葛武侯、范文正公，類非以文詞名世者。當宋之季世，內修不立，外攘無策，生民重困，疆埸日蹙，天下所願見者，四君子而已。【略】觀是編者，惟以其文取之，可乎？【略】余嘗考宋季之事，而深悲其賢人君子不遇，以湯公是編之作猶且不見知於當時，而未白於後世如此，而況於他乎。故爲發其微意，以竢觀者。

談愷《妙絕古今序》 是編蓋宋人所選，眞西山亦稱許之，其曰「妙絕」，以文言，抑以道言也，無乃資新進末學以爲干名應試之階乎？

王廷幹《妙絕古今後序》 《妙絕古今》一書，蓋宋人所選，謂文章之精絕者，一代不數人，而一人不數篇。自《春秋》而迄歐、蘇氏，得七十有九首，蓋千載之英華萃矣。觀其所載，多《左氏》、《國語》、莊、列、荀、揚、韓、柳之詞，其體近乎古而其義切於用者，然後取之，其與後之騁虛詞而亡實用者異矣。夫吾道本中庸，而聖人無絕德，其云「妙絕古今」者，謂文章必有法程，而凡操觚染翰者，固當究心乎體要歟。宋眞西山集《文章正宗》，學者宗焉，當時亟稱此書，則在宋已爭傳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妙絕古今》四卷。【略】書中所錄，代不數人，人不數首，似不足概古今作者。故趙汸稱觀馬公詞意，若無取焉者。獨汸以宋代衰微之故，與漢出處大概推闡其旨，以爲南渡忍恥事讎，理宗容姦亂政，故取《左氏》、《國策》所載之事以昭諷勸，而幷及於漢、唐二代興亡之由，又取屈原、樂毅、韓愈《孟東野序》、歐陽修、蘇子美諸篇，有感於士之不遇，而復進之於道，以庶幾乎知所自反，其去取之間，篇篇具有深義，因作爲題後以發明之，凡一千四百餘言，而漢著書之意始明。乃知以闕略議之者，由未論乎其世矣。

著錄

趙汸《題妙絕古今篇目後》 右起《春秋傳》，止眉山蘇氏，凡七十九篇，宋故端明殿學士致仕湯文靖公漢伯紀所編。【略】吳興唐君棣宰吾邑，聞余言，既歸，訪諸好事者，則已刻梓行後，其家以板質錢於富人，故傳之者鮮，唐君從富人摹本以寄，余始得之。

《秘閣書目·文集》 《妙絕古今》二冊。

《菉竹堂書目》卷三 《妙絕古今》二冊。

《行人司書目》 《妙絕古今》四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妙絕古今》四卷，內府藏本。不著編輯者名氏。前有嘉靖乙卯南贛巡撫談愷刊書序，後有南安知府王廷幹跋，但稱爲宋人所選，而不得其本末。《宋史·藝文志》亦無此書之名。今以元趙汸《東山存藁》考之，蓋湯漢所編也。【略】是編甄輯古文，起《春秋左氏傳》，訖眉山蘇氏，凡二十一家，七十九篇。卷首原序有稱東澗書者，即漢之自題，其稱紫霞老人者，則趙汸騰所題。【略】書中間有評注，當亦出漢原本，今幷錄存之。

《季滄葦藏書目》 宋板《妙絕古今》四本。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七 《妙絕古今》一函六冊，宋湯漢撰。書不分卷，但列名目，【略】凡文七十有九首，前有自序。

《結一廬書目》卷四 《妙絕古今》四卷，湯漢編，明仿宋刊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四 《妙絕古今》四卷，明刊本。宋湯漢編。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三 《妙絕古今》四卷，明刊本。不著編輯名氏。【略】此明嘉靖中虔州重刻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妙絕古今》四卷，宋湯漢編。《天祿後目》有宋刊本。明刊大字本。《存寸堂目》有宋板，題《東澗妙絕古今文選》。

又《附錄》 嘉靖乙卯刊，有東澗自題、紫霞老人題、談愷序，王廷幹序。

又《續錄》 宋寶祐丁巳刊本。繆藝風藏明蕭氏古翰樓刊本。八千卷樓鈔本。豫章叢書本。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 《妙絕古今》四卷，宋湯漢輯，明刊本（卷四有缺葉）。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七 《東澗先生妙絕古今文選》四卷，宋湯漢輯。元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東澗先生妙絕古今文選》四卷，宋湯漢

輯，元刻本，四冊。《妙絕古今》不分卷，宋湯漢輯，明嘉靖四十二年衢州府刻本，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妙絕古今》不分卷四冊，宋湯漢編，明嘉靖間贛郡蕭氏古翰樓刊本。《妙絕古今》不分卷六冊，宋湯漢編，明翻刻嘉靖間贛郡蕭氏古翰樓刊本。

文章正宗 續文章正宗

論述

真德秀《文章正宗序》「正宗」云者，以後世文辭之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也。【略】夫士之於學，所以窮理而致用也。文雖學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輯，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其體本乎古，其指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錄。

梁椅《續文章正宗跋》《國朝文章正宗》，蓋公晚年所纂輯也。【略】郡博士倪君淵道見而悅之，乃謀諸鄭君瑞卿，裒全文刊之學宮，字字鉤校，幾無毫髮遺恨。或疑是編未脫稿，不得爲全書。椅解之曰：文以理爲準，理到則辭達。公於論理一門，最所留意，學者沈潛玩索而有得焉，則凡著其目而未錄其辭，與他名家有當錄而未既者，可概推也。

鄭圭《續文章正宗跋》嗚呼，性命文章，豈二途哉。夫文自七篇之後以鳴者，莫善於韓子《原道》等作，性命具焉，其由文之道乎。先生心周、程、張、朱之學，觀《正宗》筆削，可以概見。故其所次，論理爲先，叙事繼之，論事又繼之。夫叙事、論事而不先於理，則舍本根而事枝葉，非我朝諸儒之所謂文也。

張宇初《書文章正宗後》三光五岳之氣發而爲文，文所以載道也。文著而後道明，而必本諸氣焉，元氣行乎天地而道所以立矣。古之有德者必有言，蓋其和順積中，英華發乎外也。非道充義明，其能見於言哉！是以眞文忠公集《文章正宗》，以得源流之正者，曰正宗也。其編次之目凡四，其體本乎古，其指原乎經，否是辭雖工不錄焉。首曰辭命，次曰議論，次曰叙事，次曰詩賦，惟虞夏列國西漢及唐初之文，本於左氏，繼而可則者班馬韓柳，續以歐蘇曾王首焉。餘所不載，其立法辨制嚴矣。蓋以道德爲之基，理義爲之主，而發乎詞章者，必得性情之正，而後合乎是也。由是觀之，則雖古人之言允合者，亦幾希矣。矧後之未達乎？此而妄謂之文，欲求名家合轍者，其可得乎？然亦惟道未之著，氣未之充焉耳。夫學也，所以窮理以致用，必本乎道，養乎氣，知所養則氣充而道立，文有不工者乎？余志於文凡二十餘年，間探其要，六經而下，若漢唐諸家，盡味之，將上溯三代之言，以究與經爲之表裏者焉，所愧學力駑怠，未之博洽貫通，深所自懼。及究是編，而後明徹廓達而信之，蓋篤得之益大矣。或所適未正，所養未至，而不足預是者，亦瞭然可辨矣。嗟夫，世之鮮知此者，惟漢繪雕飾，纖碎委靡，視此不啻千里之遠，萬仞之危，孰知其行之未至，亦必由其方而後達也哉！其或知探源流之緒於菁華抹截者，求之無斁，其於文忠之餘意，孰無所得哉！且獲忝繼其末者，得不自幸歟？

《讕言長語》宋眞西山集古之詩文曰《文章正宗》，其於詩必關風教而後取。廬陵趙儀可譏之，曰：「必關風教云乎，何不取六經端坐而誦之，而必於詩。詩之妙正在艷冶跌宕。」梁石門寅辯趙之言爲非。

又　論詩文體製，《文章正宗》蔑以加矣，然諸體中亦有遺者。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文章正宗》二十卷《續集》二十卷，【略】其持論甚嚴，大意主於論理而不論文。劉克莊集有《贈鄭寧文》詩曰：「昔侍西山講讀時，頗於函丈得精微。書如逐客猶遭黜，辭取橫汾亦恐非。箏笛焉能諧雅樂，綺羅原未識深衣。嗟予老矣君方少，好向師門識指歸。」其宗旨具於是矣。然克莊《後村詩話》又曰，【略】詳其詞意，又若有所不滿於德秀者。蓋道學之儒與文章之士各明一義，固不可得而強同也。顧炎武《日知錄》亦曰：「眞希元《文章正宗》所選詩，一掃千古之陋，歸之正旨。然病其以理爲宗，不得詩人之趣。且如古詩十九首，雖非一人之作，而漢代之風略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刪者讀之，『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何異《唐風・山有樞》之篇？『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蓋亦《邶風》『雄雉于飛』之義。牽牛織女，意仿《大東》，兎絲女蘿，情同《車舝》。十九作中，無甚優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嚴爲繩削，雖矯昭明之枉，恐失《國風》之義。六代浮華固當刊落，必使徐、庾不得爲人，陳、隋不得爲代，毋乃太甚，豈非執理之過乎！」所論至爲平允，深中其失。故

德秀雖號名儒，其說亦卓然成理，而四五百年以來，自講學家以外，未有尊而用之者。豈非不近人情之事，終不能強行於天下歟。然專執其法以論文，固矯枉過直，兼存其理以救浮華冶蕩之弊，則亦未嘗無裨。藏弆之家，至今著錄，厥亦有由矣。

《柳南續筆》卷一 義門先生謂《文章正宗》只是科舉書，不但剪裁近俗，亦了未識《左》、《史》文章妙處，局於南宋議論，與韓、柳、歐、曾之學相似，而實不同。又所選《國語》、《國策》之文，愚意只應就每篇首句爲題，方爲得體，而希元必以己意另撰，大似小說標目，亦乖大雅。

紀事

劉克莊《跋文章正宗》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遺書，曰《西山讀書(說)〔記〕》、曰《諸老集略》者，綱目詳，篇帙多，其間或未脫藁。曰《文章正宗》者，最爲全書。既成，以授湯巾仲能、漢伯紀，某與焉。晚使嶺外，與常平使者李鑑汝明協力鋟梓，以淑後學。是書行，選粹而下皆可束之高閣，猶恨南中無監書，而二湯在遠，不及精校也。

《後村詩話》前集卷一 《文章正宗》初萌芽，西山先生以詩歌一門屬余編類，且約以世教民彝爲主，如仙釋、閨情、宮怨之類，皆勿取。余取漢武帝《秋風詞》，西山曰：「文中子亦以此詞爲悔心之萌，豈其然乎。」意不欲收，其嚴如此。然所謂「攜佳人兮不能忘」之語，蓋指公卿群臣之扈從者，似非爲後宮設。凡余所取而西山去之者大半，又增入陶詩甚多，如三謝之類，多不入。

著錄

真德秀《文章正宗序》 其目凡四：曰辭命、曰議論、曰叙事、曰〔詩〕賦，今凡二十餘卷云。

倪澄《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跋》 右《國朝文章正宗》，西山眞文忠公晚歲所續也。宗簿梁公親見公手澤，而錄其目，及文之經標識者。澄倚席栝山，與增教鄭君裔費袞贏，議刊書以惠後學。【略】凡三月而稿具，又四月而工畢，釐爲二十卷，僅有其目者，則虛實於末，一代之粲然略備。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 《文章正宗》二十卷，參知政事眞德秀希元撰。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文章正宗》，一部二十冊，闕。 一部十冊，殘闕。

又 《續文章正宗》，一部八冊，完全。 一部八冊，闕，塾本補。

《菉竹堂書目》卷三 《文章正宗》二十冊，《續文章正宗》八冊。

《行人司書目》 《文章正宗》二十本。

又 《續文章正宗》八本。

《世善堂藏書書目》卷下 《文章正宗》二十卷。

《南雍志經籍考》卷下 《文章正宗》二十四卷，存者一千一百二十八面，壞者六十五面。宋參知政事西山眞德秀編纂，分爲四類，曰詞命，曰議論，曰叙事，曰詩歌。

又 《續文章正宗》二十卷，存者五百二十三面，壞者二十六面。宋參知政事西山眞德秀輯本朝諸儒述作，以續《文章正宗》也。咸淳丙寅金華倪澄刊。

《萬卷堂書目》卷四 《文章正宗》三十卷，眞德秀。《續文章正宗》二十卷。

《古今書刻》卷上 南京國子監：《文章正宗》。

又 山西按察司：《文章正宗》。

又 雲南府：《文章正宗》。

又 建寧府書坊：《文章正宗》。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文章正宗》。

又 《續文章正宗》(晉府刻)。

《百川書志》卷一九 《文章正宗》二十四卷，宋眞德秀編。分辭命、議論、叙事、詩歌四類。「正宗」云者，以後世文辭之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也。

《國史經籍志》卷五 《文章正宗》三十卷，眞德秀。

又 《續文章正宗》二十卷。

《近古堂書目》卷下 眞西山《文章正宗》前集、《續集》。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 《文章正宗》二十七本。 《文章正宗》六

本。

《**脈望館書目**》《文章正宗》十二本。

《**玄賞齋書目**》**卷七**　眞西山《文章正宗》前集。

《**會稽鈕氏世學樓珍藏圖書目**》《文章正宗》二十卷，正德刊本，宋眞德秀撰。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文章正宗》十四冊，二十四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文章正宗》二十三卷，眞德秀。

《**絳雲樓書目**》**卷三**　眞西山《文章正宗》前、後、續集。陳景雲注：「三十卷。此書既成，授劉克莊，劉晚使嶺外，與常平使者李鑒叶力刻於南中。」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文章正宗》二十卷、《續集》二十卷，內府藏本。宋眞德秀編。【略】是集分辭令、議論、叙事、詩歌四類，錄《左傳》、《國語》以下至於唐末之作。【略】《續集》二十卷，皆北宋之文，闕詩歌、辭命二門，僅有叙事、議論，而末一卷議論之文又有錄無書，蓋未成之本。舊附前集以行，今亦仍幷錄焉。

《**季滄葦藏書目**》　宋板《文章正宗》十卷六本。

又　元板《文章正宗》廿四卷。

又　宋板《續文章正宗》十三卷。又一部二十卷十六本，宋板。

《**天祿琳琅書目**》**卷三**　《文章正宗》四函三十二冊，宋眞德秀撰。二十四卷，前德秀自序。

又　《續文章正宗》二函十八冊，眞德秀撰。二十卷，前宋倪澄、宋圭序。

又**卷六**　《續文章正宗》一函十冊，宋眞德秀撰。二十卷。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七**　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二函十二冊，宋眞德秀撰。書二十卷，分論理、叙事、論事三門。

又**卷一一**　《文章正宗》四函二十四冊，宋眞德秀編。書二十四卷，分四門，曰辭命三卷，曰議論十卷，曰叙事八卷，曰詩賦三卷。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文章正宗》二十卷，宋眞德秀撰。宋刊本。

又　《續文章正宗》二十卷，宋眞德秀撰。

《**平津館鑒藏記書籍**》**卷一**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目錄一卷，前當有序文，此本已失。書分辭命、議論、叙事、詩賦四類。黑口板，每葉廿行，行廿一字，旁有句讀圈點，與天祿琳琅寬行大字宋本不同。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四**　《西山先生文章正宗》二十一卷，元刊本，宋眞德秀撰。

又　《眞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卷、《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二十卷，宋眞德秀編，明刊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八**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明正德山西刊本。

《**日本訪書志**》**卷一三**　《唐荆川批點文章正宗》二十五卷，明刊本。此本不記刊行年月，望其字體，蓋即在嘉、隆間。亦無荆川序跋。

《**經籍訪古志・別集類**》《文章正宗》二十四卷，九冊，初明刊本，求古樓藏。此本蓋翻刻宋本者。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文章正宗》二十卷、《續集》二十卷，宋眞德秀編。明嘉靖甲辰孔天胤刊本。《續集》嘉靖間胡松刊本。又明末刊本。乾隆十三年楊仲興刊本。明南監板，即咸淳丙寅金華倪澄刊本，正、續全。【略】鄭柏本，宣德年刊。

又《**續錄**》《天祿目》有宋眞德秀自刊本，寬行大字。徐積餘藏宋麻沙本。【略】《續正宗》有宋刊本，十一行二十一字，又元刊本十六冊。正集有元刊二十六卷本。明嘉靖丙申刊二十四卷本，前有崔銑序。明刊前集三十卷本。明刊正二十四卷，續二十卷本。江西刊本，不佳。

《**適園藏書志**》**卷一五**　《文章正宗》二十四卷，元刊本。題本標目有「西山先生」四字，標注圈點俱存，當是元刻。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三**　《文章正宗》二十四卷，宋刊本。宋眞德秀撰。

又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元刊本。

又　《續文章正宗》二十卷，明刊本。【略】此爲南雍修補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七**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宋眞德秀撰。【略】元刊本。

又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宋眞德秀撰。殘本。【略】元刊本。【略】鈐有「乾隆御覽之寶」及「天祿繼鑑」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文章正宗》二十四卷，宋眞德秀輯，元刻本，一冊。存一卷（四）。《文章正宗》二十四卷，宋眞德秀輯，元刻本，一冊。

存一卷(七)。《文章正宗》二十四卷，宋眞德秀輯，元刻明修本，二十八冊。《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宋眞德秀輯，明初刻本，二十四冊。《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續二十卷，宋眞德秀輯，明嘉靖四十三年蔣氏家塾刻本，十八冊。《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宋眞德秀輯，明刻本，二十八冊。

又《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二十卷，宋眞德秀輯，宋刻元大德七年馮德秀重修本，一冊。【略】存二卷(十至十一)《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二十卷，宋眞德秀輯，宋刻元修本。《西山先生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二十卷，宋眞德秀輯，明刻本，八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存六卷又目錄一卷八冊，宋眞德秀編，南宋末年刊本，清汪泰基手書題記。《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四十八冊，宋眞德秀編，元刊本。《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十四冊，宋眞德秀編，明正德庚辰(十五年)馬卿山西刊本。《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二十四冊，宋眞德秀編，明覆刊正德庚辰本。《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續二十卷二十冊，宋眞德秀編，明常州李倫寫刊本。《集錄眞西山文章正宗》三十卷四十冊，宋眞德秀編，明孔天胤重編，明嘉靖二十三年孔氏浙江刊本配補嘉靖甲子山東刊本。《集錄眞西山文章正宗》三十卷四十冊，宋眞德秀編，明孔天胤重編，明嘉靖庚申范惟一浙江刊本。

又《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二十卷十冊，宋眞德秀編，宋咸淳間刊本。《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二十卷六冊，宋眞德秀編，宋咸淳間刊明弘治十七年南京國子監修補本。《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二十卷十八冊，宋眞德秀編，明刊小字本。

江西宗派詩集

楊萬里《江西宗派詩序》秘閣修撰給事程公，以一世儒先，厭直而帥江西，以政新民，以學賦政，如春而肅，如秋而燠，蓋二年如一日也。迨暇則把酒賦詩，以黼黻乎冀軫，而金玉乎落霞秋水。嘗試登滕王閣，望西山，俯章江，問雙井，今無恙乎？因喟曰：「《江西宗派圖》，呂居仁所譜，而豫章自出也。而是派之鼻祖雲仍，其詩往往放逸，非闕歟？」於是以謝幼槃之孫源所刻石本，自山谷外，凡二十有五家，彙而刻之於學官，將以興發西山章江之秀，激揚江西人物之美，鼓動騷人國風之盛。移書諗予曰：「子江西人也，非乎？序斯文者，不在子其將焉在？」予三辭不獲，則以所聞書之篇首云。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江西詩派》一百三十七卷，《續派》十三卷。自山谷而下三十五家，又曾紘、曾思父子詩。詳見詩集類。詩派之說本出于呂居仁，前輩多有異論，觀者當自得之。

陸九淵《與程帥》伏蒙寵貺《江西詩派》一部二十家。

《文獻通考》二四九《江西詩派》一百三十七卷，《續派》十三卷。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呂本中《江西宗派詩集》一百十五卷。

又曾紘《江西續宗派詩集》二卷。

《詩藪》雜編卷五《文獻通考》江西詩派至一百三十七卷，又續十三卷，富矣。世所傳，何寥寥也！

沈曾植《重刊江西詩派韓饒二集序》《江西詩派詩集》，《宋史・藝文志》著錄爲一百十五卷，《續宗派詩》二卷。《書錄解題》著錄正集一百三十七卷，續集十三卷。《文獻通考》著錄與《解題》同。據陳氏《詩派》《解題》下稱「詳詩集類」，則詩集類自林敏功《高隱集》起，至江端本《陳留集》止，所謂皆入《詩派》者，其次第當即《詩派》次第，綜其卷數，計林敏功《高隱集》七卷，林敏修《無思集》四卷，潘大臨《柯山集》二卷，謝逸《溪堂集》五卷、補遺二卷，謝邁《竹友集》七卷，李彭《日涉集》十卷，洪朋《清虛集》一卷，洪芻《老圃集》一卷，洪炎《西渡集》一卷，韓駒《陵陽集》四卷、別集二卷，高荷《還還集》二卷，徐俯《東湖集》三卷，呂本中《東萊集》二十二卷、外集二卷，晁冲之《具茨集》十卷，汪革《清溪集》一卷，饒節《倚松集》二卷，夏倪《遠游堂集》二卷，王直方《歸叟集》一卷，李錞《李希聲集》一卷，楊符《楊信祖集》一卷，江端本《陳留集》一卷，凡二十一家，九十二卷。益以別出之《山谷集》三十卷、外集十一卷、別集二卷，《後山集》六卷，外集五卷，皆明言《詩派》者，已溢出一百三十七卷之外，尚有祖可《瀑泉集》十三卷，善權《眞隱集》三卷，都計合于後村總敘二十五家之數，而卷數則爲一百六十二卷矣。《詩派》有舊本，有增刻。諸家次第，

見于宋人紀述者，各各不同。【略】北宋詩家之有《江西詩派》，猶南宋詩家之有《江湖詩集》，留存于今者，諸家卷第，種種不同，度《詩派》理亦宜然，七百年來，世間遂無流傳定帙釋茲疑竇，深可惜也。其零本單行者，如此之饒、韓二集、《晁叔用集》、《謝幼槃集》、《呂東萊詩集》，皆有慶元己未校官黃汝嘉校刊題記一行，得藉知爲《詩派》刻本，而韓、饒二集，校式不同，晁集十行二十字，與饒同；江西詩派四字在第一行，又與饒集列第二行者不同。諸本皆自宋本傳模，而差互不齊乃爾，亦足推見原本之刻非一時、成非一手矣。

宋百家詩選

論述

陸游《跋中興間氣集》二　高適字仲武。此集所謂高仲武乃別一人，名仲武，非適也。議論凡鄙，與近世《百家詩》中小序可相甲乙。

《清波雜志》卷八　近時曾公端伯亦編《皇宋百家詩選》，去取任一己之見，雖非捃摭詆訶，其間或未厭衆論。且於歐公、荆公、東坡詩皆不載，雖曰用《唐詩選》韓、杜、李不與編故事，其亦大名之下，不容有所銓擇耶？呂居仁圖江西宗派，凡二十五人。議者謂陳無己爲詩高古，使其不死，未甘爲宗派。若徐師川，則固不平列在行間。韓子蒼曰：「我自學古人。」夏均父亦耻居下列。一時品第，尚爾紛紛，矧隨好惡筆削篇章，示己鑒裁之明，豈免議論？（曾帥江陵日，叔祖爲參議官，親見亟欲《詩選》成，僅得數篇即撰小序以刊行。旋悟疏略，欲刪去而不及。）

《賓退錄》卷六　端伯觀詩，有《百家詩選》；觀詞，有《樂府雅詞》；稗官小說，則有《類說》；至於神仙之學，亦有《道樞》十鉅編。蓋矜多衒博，欲示其於書無所不讀，於學無所不能，故未免以不知爲知。《詩選》去取殊未精當，前輩多議之。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　《本朝百家詩選》一百卷。【略】編此所以續荆公之《詩選》。而識鑒不高，去取無法。爲小傳略無義類，議論亦凡鄙。陸放翁以比《中興間氣集》，謂相甲乙，非虛語也。其言歐、王、蘇、黃不入選，以擬荆公不及李、杜、韓之意。荆公前《選》實不然，余固言之矣。

陳造《題宋百家詩》　《唐百家詩》類以事，此詩類以人，比唐尤詳博。人有能不能，詩有工拙，似不可以強取之。曾公所編，不必皆以詩名，予猶惜之。至金絲宮羽之雜奏，金翠朱碧之相輝，鏗鏘煥昕，略無間斷。噫，富矣。是書二十一冊，六十一卷，蜀本也。魏提幹南伯見惠。

著錄

孫覿《與曾端伯書》　蒙馳賜《百家新選》一集，【略】某自拜賜，凡六日，讀盡所著五十九卷與《拾遺詩話》一卷。

《郡齋讀書志》卷二〇　《皇宋詩選》五十七卷。右皇朝曾慥編。慥，魯公裔孫，字贛川。帥荆渚日，選本朝自寇萊公以次至僧璉二百餘家。詩序云：「博采旁搜，拔尤取穎，悉表而出焉。」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　《本朝百家詩選》一百卷。太府卿曾慥端伯編。

《玉海》卷五九　《宋百家詩選》，曾慥。紹興中采名人詩，起寇準，終葉夢得，併記其事。凡五十卷。如歐、蘇、王、黃之詩爲世所傳者，皆不載。又：《續選》二十卷。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曾慥《百家詩選》五十卷。又《續選》二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皇宋百家詩選》一部二十九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四　《皇宋百家詩選》，二十九冊。

五家宮詞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　《五家宮詞》五卷，石晉宰相和凝、本朝學士宋

白、中大夫張公庠、直秘閣周彥質及王仲修，共五人，各百首。仲修當是王珪之子。

《近古堂書目》卷下　《五家宮詞》。

《玄賞齋書目》卷七　《五家宮詞》。

十家宮詞

《居易錄》卷一　朱檢討（彝尊）【略】所刻《十家宮詞》，爲倪檢討（粲）雁園家宋刻本。唐陝州司馬王建、蜀花蕊夫人、石晉丞相和凝、宋宣和御製、丞相王珪、珪子仲修、學士宋白、中大夫張公庠、直秘閣周彥質，又胡偉集句，凡十家。

二家宮詞

《汲古閣校刻書目・詩詞雜俎》　《二家宮詞》（宋徽宗、楊太后），四十八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九　《二家宮詞》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明毛晉編。凡宋徽宗皇帝三百首、寧宗楊皇后五十首。徽宗卷末有帝姬長公主跋，稱自建中靖國二年至宣和六年，緝熙殿所收藏御製宮詞共三百首，命左昭儀孔禎同嬪御章安愷等收輯，類而成書云云。考蔡京改公主爲帝姬，各有封號。此既云帝姬，又云長公主，非當時之制。又，「禎」字爲仁宗廟諱，當時改「文貞」爲「文正」，改魏徵爲魏證，嫌名猶避之甚嚴，豈有宮中昭儀敢以此字爲名者？此跋殆出於依託。楊后卷末有潛夫跋，不著名氏。毛晉謂不知何許人。考劉克莊字潛夫，跋稱「癸酉仲春」，爲度宗咸淳九年，時代亦合，或克莊所題耶？毛晉跋徽宗卷末，稱舊刻或二百八十首，或二百九十二首，或三百首，或三百首有奇，多混入鄙俚贋作。後從雲間得一元本，止闕二首。則其書已屢經竄亂，即所謂雲間元本，亦未必舊觀。又跋楊后卷末，稱今本止三十首，餘二十首，從未之見，乃天啓丁卯得胡應麟家秘本所載。【略】蓋此三百五十首者，皆後人裒輯得之，眞僞參半，不可盡憑，姑以流傳已久存之耳。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二家宮詞》二卷，明毛晉編。汲古閣刊本。

又《附錄》　《二家宮詞》，宋徽宗及楊太后也。

樂府雅詞

論述

朱彝尊《樂府雅詞跋》　作長短句必曰「雅詞」，蓋詞以雅爲尚。得是編，《草堂詩餘》可廢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樂府雅詞》三卷、《補遺》一卷。【略】慥自序謂涉諧謔則去之，當時艷曲謬託歐公者悉刪除之。則命曰雅詞，具有風旨，非靡靡之音可比。至於道宮、薄媚、西子詞，排遍之後有入破、虛催、袞遍、催拍、歇拍、煞袞諸名，皆他本所罕載，猶見宋人舊法，不獨九張機詞僅見於此，是又足資詞家之考證矣。

著錄

曾慥《樂府雅詞引》　予所藏名公長短句，裒合成篇，或後或先，非有銓次，多是一家，難分優劣，涉諧謔則去之，名曰《樂府雅詞》。九重傳出，以冠於篇首。諸公轉踏次之。歐公一代儒宗，風流自命，詞章窈眇，世所矜式。當時小人或作艷曲，繆爲公詞，今悉刪除。凡三十有四家，雖女流亦不廢。此外又有百餘闋，平日膾炙人口，咸不知姓名，則類於卷末，以俟詢訪，標目「拾遺」

云。紹興丙寅上元日，溫陵曾慥引。

《遂初堂書目・樂曲類》《樂府雅詞》。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樂府雅詞》三卷、《拾遺》二卷，曾慥編。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樂府雅詞》十二卷、《拾遺》二卷。

《世善堂藏書書目》卷下　《樂府雅詞》十四卷。

《脈望館書目》《樂府雅詞》四本。

朱彝尊《樂府雅詞跋》　吳興陳伯玉《書錄解題》載曾端伯所編《樂府雅詞》十二卷、《拾遺》二卷。予從藏書家遍訪之，未獲也，既而抄自上元焦氏，則僅上中下三卷及《拾遺》二卷而已。繹其自序，稱三十有四家，合三卷，詞人止有此數，信爲足本無疑。卷首冠以調笑絕句，云是九重傳出，此大晟樂之遺音矣。轉踏之義，《碧鷄漫志》所未詳，九張機詞僅見于此。【略】道宮、薄媚、西子詞排遍之後，有入破、虛催、袞遍、催拍、歇拍、煞袞，其音義不傳。《拾遺》則以調編次第。【略】得是編，《草堂詩餘》可廢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樂府雅詞》三卷、《補遺》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曾慥編。【略】是編皆輯宋人之詞，前有朱彝尊題詞，謂陳氏《書錄解題》載曾端伯《樂府雅詞》十二卷、《拾遺》二卷，此本鈔自上元焦氏，止存三卷及《拾遺》，殆非足本。然彝尊《曝書亭集》又載此書跋云「繹其自序，稱三十有四家，合三卷」，爲足本無疑。蓋此卷首所載爲彝尊初藁，集所載乃詳定之本也。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樂府雅詞》三卷、《拾遺》一卷，宋曾慥編。

秦恩復《樂府雅詞跋》　《雅詞》卷數與《直齋書錄解題》合，竹垞老人誤以《文獻通考》爲《解題》，作十二卷，其實非也。三卷計三十有四家，去取之意，未爲定論。《拾遺》所收幷及李後主、毛秘監之作，則又不止于宋人矣。唯卷首載轉踏、調笑、九張機、道宮、薄媚諸詞，爲他選所未及。而南宋以後詞人，借此書十存其五六。即藏書家亦罕入著錄。傳寫既久，舛謬滋甚，原本書字不書名，略爲注明，以資尋覓。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二〇　《樂府雅詞》三卷、《拾遺》二卷，舊鈔本，朱竹垞舊藏。宋曾慥編。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　《樂府雅詞》三卷、《拾遺》二卷，宋曾慥撰。舊鈔本（清鈔本）。

《四部叢刊書錄》　《樂府雅詞》三卷、《拾遺》二卷，二冊，上海涵芬樓藏鈔校本。宋曾慥撰。《樂府雅詞》向無傳本，嘉靖中江都秦氏以鮑氏知不足齋校本刊行。此本通體經涤飲詳校，幷加圈點，乃石研之祖本也。字句與刊本有異同處。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樂府雅詞》三卷、《拾遺》二卷，宋曾慥編。舊寫本，八行，十六字。

又　《樂府雅詞》三卷拾遺二卷，宋曾慥編。舊寫本，十行二十一字。鮑涤飲（廷博）手校，鈐有鮑氏藏印。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樂府雅詞》三卷、《拾遺》二卷，八冊，宋曾慥編，舊鈔本。

聲畫集

孫紹遠《聲畫集自序》　入廣之明年，因以所攜行前賢詩及借之同官，擇其爲畫而作者編成一集，分二十六門，爲八卷，名之曰《聲畫》，因有聲畫、無聲詩之意也。【略】淳熙丁未十月，谷橋孫紹遠稽仲序。

《遂初堂書目・總集類》《聲畫集》。

《讀書敏求記》卷四　《聲畫集》八卷，不著編者名氏，古今題畫之什，咸採聚焉。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上　《聲畫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七　《聲畫集》八卷，山東巡撫採進本。宋孫紹遠編。【略】所錄皆唐、宋人題畫之詩，凡分二十六門。【略】此本卷首有劉莘老題老子畫像詩，因誤爲莘老所輯。此本卷首有淳熙丁未十月紹遠自序，謂入廣之明年，以所攜前賢詩及借之同官，擇其爲畫而作者，編爲一集，名之曰《聲畫》，用「有聲畫無聲詩」之意也。【略】其編次頗爲瑣屑，如卷五梅爲一門，卷六花卉門中又有早梅、墨梅諸詩，殊少倫緒。然序稱畫有遠近，詩有先後，其他參差不齊甚多，故不得而次第之，則紹遠已自言之矣。其所錄如劉莘老、李廌、折中古、夏均父、徐師川、陳子高、王子思、劉叔贛、僧士珪、王履道、劉王

孟、林子來、李商老、李元應、喻迪孺、李誠之、潘邠老、崔德符【略】諸人，其集皆不傳，且有不知其名字者，頗賴是書存其一二，則非惟有資於畫，且有資於詩矣。

陸心源《聲畫集跋》《聲畫集》八卷，前有淳熙丁未十月谷橋孫紹遠稽仲自序。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聲畫集》八卷，宋孫紹遠編。曹楝亭刊本。

又《續錄》莫郘亭藏竹垞舊寫本，有漁洋借觀題語。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七《聲畫集》八卷，宋孫紹遠撰。明寫本，棉紙藍格。【略】此書日本有宋刊本。

又《聲畫集》八卷，宋孫紹遠撰。舊寫本。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聲畫集》八卷八冊，宋孫紹遠編，清康熙間本。

體類

蘇門四學士 蘇門六君子

蘇軾《答張文潛書》 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

又《答李昭玘書》 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無咎、秦觀太虛、張耒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驁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亦將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

又《答李方叔》 比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輩，意謂天不愛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立於今，必有覺於後，決不碌碌與草木同腐也。

又《答毛澤民》 世間唯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軾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特先識之耳。始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稱之，軾豈能爲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輩，亦不過如此也，而況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軾事。

又《與李昭玘》 既拜賜《雪堂》新詩，又獲觀負日軒諸詩文，耳目眩駭，不能窺其淺深矣。老病廢學已久，而此心猶在，觀足下新製，及魯直、無咎、明略等諸人唱和，於拙者便可閣筆，不復措詞。近有李廌者，陽翟人，雖狂氣未除，而筆勢瀾翻，已有漂砂走石之勢，常識之否？

黃庭堅《與秦少章書》 庭堅心醉於詩與《楚詞》，似若有得，然終在古人後。至於議論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己。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二問之。

又《與王周彥書》 往在元祐初，始與秦少游、張文潛論詩，二公初不謂然。久之，東坡先生以爲一代之詩當推魯直，而二公遂舍其舊而圖新。方其改轅易轍，如枯絃敝軫，雖成聲，而疏闊跌宕，不滿人耳。少焉，遂能使師曠忘味，鍾期改容也。

陳師道《答李端叔書》 足下謂僕之文類兩蘇，人情喜於自伸，蔽於自知，至其擬之非其倫，譽之非其情，亦知避矣。兩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少公之客也。僕自念不敢齒四士，而足下遽進僕於兩公之間，不亦汰乎！

又《寄文潛無咎少游三學士》 北來消息不眞傳，南度相忘更記年。湖海一舟須此老，蓬瀛方丈自飛仙。數臨黃卷聊遮眼，穩上青雲小着鞭。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

張耒《贈李德載二首》二 長翁波濤萬頃波，少翁巉秀千尋蘿。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舒桃李，晁論崢嶸走金玉。六公文字滿人間，君欲高飛附鴻鵠。

《泊宅編》卷九 陳去非謂予曰：「秦少游詩如刻就楮葉，陳無己詩如養成內丹。」

釋惠洪《跋三學士帖》 秦少游、張文潛、晁無咎，元祐間俱在館中，與黃魯直居四學士，而東坡方爲翰林。一時文物之盛，自漢唐以來未有也。

《冷齋夜話》卷三 少游謫雷，悽愴，有詩曰：「南土四時都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一時忘了家鄉。」魯直謫宜，殊坦夷，作詩云：「老色日上面，懽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輕紗一幅巾，短簟六尺牀。無客白日靜，有風終夕涼。」少游鍾情，故其詩酸楚；魯直學道休歇，故其詩閒暇。至於東坡南中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則英特邁往之氣，不受夢幻折困，可畏而仰哉。

葉夢得《廖明略竹林集序》 元祐初，天下所推文章，黃、張、晁、秦，號四學士。

《文獻通考》卷二三七葉夢得《張文潛柯山集序》 君與秦少游同學於翰林蘇子瞻，子瞻以爲「秦得吾工，張得吾易」。而世謂工可致，易不可致，以君爲難云。又曰：無咎雄健峻拔，筆力欲挽千鈞；文潛容衍靖深，獨若不得已于書者。二公各以所長名家。

周紫芝《見李端叔書》 自嘉祐、治平之間不三十年，而翰林蘇公主盟斯文。蘇公之門如黃魯直、秦太虛、張文潛、晁無咎與閣下，諸門人皆以道德文章冠冕後進，視韓、歐門下士未肯斂衽也。自元和以來至于五代，閱二十三帝二百餘年，而三人者始于先生弟子，傳道授業，羽翼前賢，賴以不泯。嗚呼，可謂難遇矣也已。

又《見王提刑書》 至元祐間，內相蘇公之兄弟與其門人四君子者更相酬唱，自爲表裏，于是詩人聯踵相望，大抵不減唐之晚世，議者猶或以爲過焉。後生晚輩聞其風而悅之，在方冊間願見古人而不得者。

汪藻《柯山張文潛集書後》 元祐中，兩蘇公以文倡天下，從之游者，公與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號四學士，而文潛之年爲最少。

李邴《樂靜公文集後序》 東坡罷徐守時，伯父以書抵之，坡答書歷道黃、張、晁、秦數公，且曰：「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姿，而騖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此安所歸宿哉？唯明者念有以反之。」其意蓋以彼爲不然，而勉其所至也。

《曲洧舊聞》卷五 東坡嘗語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爲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疏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予游，同升而幷黜。」

《揮麈錄》卷三 建炎末，贈黃魯直、秦少游及晁無咎、張文潛俱爲直龍圖閣。

《揮麈餘話》卷一 元祐二年，東坡先生入翰林，暇日會張、秦、晁、陳、李六君子於私第，忽有旨令撰《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口宣茶藥詔》，東坡就牘書云：「於赫神考，如日在天。」顧羣公曰：「能代下一轉語否？」各辭之，坡隨筆後書云：「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躐次必有所舍。」羣公大以聳服。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子瞻、子由門下客最知名者，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世謂之四學士。至若陳無己，文行雖高，以晚出東坡門，故不若四人之著。故陳無己作《佛指記》云「余以辭義，名次四君，而貧于一代」是也。晁無咎詩云：「黃子似淵明，城市亦復眞。陳君有道舉，化行閭井淳。張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高才更難及，淮海一髯秦。」當時以東坡爲長公，子由爲少公。陳無己《答李端叔》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少公之客也。」又《次韻黃樓詩》云：「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已。」又云：「少公作長句，班揚安可擬。」謂二蘇也。然四客各有所長，魯直長于詩辭，秦、晁長于議論。魯直與秦少章書曰：「庭堅心醉于詩與《楚辭》，似若有得。至于議論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己，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一問之。」其後張文潛《贈李德載》詩亦云：「長公波濤萬頃海，少公峭拔千尋麓。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若桃李，晁論崢嶸走珠玉。」乃知人才各有所長，雖蘇門不能兼全也。

陳仁子《後山集序》 黃峻截，秦浩蕩，晁、張深沉。游眉山門，人具一體。黼黻藻火，章施慶宇。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豫章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略】元祐中，〔庭堅〕爲校書郎。先是，秦少游、晁無咎、張文潛，皆以文學游蘇氏之門，至是同入館，世號「四學士」。魯直之詩尤奇，世又謂之「蘇、黃」云。

又 《柯山集》一百卷。【略】元祐中，蘇氏兄弟以文章倡天下，號長公、少公，其門人號「四學士」。文潛，少公客也。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二五曾慥《論蘇門四學士》 文潛與魯直、少游、無咎爲四學士，並從東坡游，名聞當世，自坡發之。文潛云「滔滔如河漢之決」，山谷云「文字江河萬古流」，世以爲知言。

《玉照新志》卷一 元祐初，修《神宗實錄》，秉筆者極天下之文人，如黃、秦、晁、張是也。故詞采燦然，高出前代。

洪邁《眉山王公玉臺集序》 〔西蜀〕自司馬長卿倡其華腴，名薄穹壤，王子淵、揚子雲繼之，黼黻河漢之辭，英焰萬丈不止也。浸尋晉唐，來者如騖。極而至乎東坡公，前無古人，于是衆作訖熄。一時高第，張、秦、黃、晁之徒，升堂親炙，各隨深淺，窺見一斑，植立門戶。

周必大《跋江權卿所藏諸家帖》 國朝兩制極天下之選，文章名世者率居此官。蘇門四子周旋館殿，垂上詞掖，乃復流落，士大夫至今以爲恨。

《東都事略》卷一一六《黃庭堅傳》 始，庭堅與秦觀、張耒、晁補之，皆游蘇軾之門，號四學士。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陳博士在坡公之門，遠不及諸公。未說如秦、黃之流，只如劉景文詩云：「四海共知霜滿鬢，重陽曾插菊花無？」陳詩無此句矣。其雜文亦自不及備論。

又 「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無己平時出行，覺有詩思，便

急歸，擁被卧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而後成，眞是「閉門覓句」。如秦少游詩甚巧，亦謂之「對客揮毫」者，想他合下得句便巧。張文潛詩只一筆寫去，重意重字皆不問，然好處亦是絕好。

魏了翁《黃太史文集序》　二蘇公以詞章擅天下，其時如黃、陳、晁、張諸賢，亦皆有聞於時，人孰不曰此詞人之傑也？是惡知蘇氏以正學直道，周旋於熙、豐、祐、聖間，雖見慍於小人，而亦不苟同於君子。蓋視世之富貴利達，曾不足以易其守者，其爲可傳，將不在茲乎？諸賢亦以是行諸世，皆坐廢棄，無所悔恨。其間如後山不予王氏，不見章（子）於邢、趙媚姬也，亦未嘗假以詞色。楮無副衣，匪煥匪安，寧死無辱，則山谷一等人也。張文潛之詩曰：「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是其爲可傳，眞在此而不在彼矣。

《鶴林玉露》甲編卷六　余謂文章要在理意深長，辭語明粹，足以傳世覺後，豈但誇多鬪速於一時哉！山谷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遊。」世傳無已每有詩興，擁被卧牀，呻吟累日，乃能成章。少遊則盃觴流行，篇詠錯出，略不經意。然少遊特流連光景之詞，而無已意高詞古，直欲追蹤《騷雅》，正自不可同年語也。

葉適《題陳壽老文集後》　元祐初，秦、晁、張各擅毫墨，待價而顯。許之者以爲古人大全賴數君復見。

《仕學規範》卷三六　陳去非謂予曰：「秦少游詩如刻楮葉，陳無己詩如養成內丹。」又曰：「凡詩人，古有柳子厚，今有陳無己而已。」又曰：「崔鷗能詩，或問作詩之要，答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爲善。』」出《泊宅編》。

《澗泉日記》卷下　少游在黃、陳之上。黃魯直意氣極高，陳後山文字才氣短，所可尚者，步驟雅潔爾。

方岳《跋陳平仲詩》　後山諸人爲一節，派家也，深山白雲，松風自寒，飄飄欲仙，芰荷衣而芙蓉裳也，而極其攀者黃山谷。

洪咨夔《謁莊提舉啟》　昔者東坡之門，卓然北斗之望。惟斯文之宗主在是，故當世之豪傑歸之。後山仕徐，嘗賦「稻苗待公秧」之句，山谷游魏，亦哦「小草有遠志」之詩。皆繇郡文學之官，自附墨客卿之列。品題一出，聲價倍增。四學士之名，等華嶽而俱重；六君子之選，與日星而並垂。此風無傳，吾道誰屬？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四　蘇子尚古學之源流，排新經之破碎，讀公之文，如駕千里之駒，而御以王良、造父之手，豪縱奮逸，而疾徐中節。人以爲是文也，雄渾瓌偉之文也，而一時化之。穿鑿之說，謹守注疏，好異之學，變爲正論。元祐文章所以一新者，非蘇子之功而誰功？故山谷之文奇而工，淮海之文直而婉，文潛之文深而靜，無咎之文潔而騷，無己之文簡而肅。數君子皆履公之庭，而其文亦粹然出正也。

林希逸《讀黃詩》　【略】兩蘇而下秦晁黃，閉門覓句陳履常。當時姓名比明月，文莫如蘇詩則黃。

《困學紀聞》卷一七　秦少游、張文潛學於東坡，東坡以爲「秦得吾工，張得吾易」。

《餘師錄・蘇籀》　張十二之文波瀾有餘，而出入整理骨格不足。秦七波瀾不及張，而出入徑健簡捷過之。要知二人後來文士之冠冕也。

《宋史》卷三三八《蘇軾傳》　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儕，未嘗以師資自予也。

又卷四四四《黃庭堅傳》　〔庭堅〕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爲「四學士」，而庭堅於文章尤長於詩，蜀、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黃」。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晁補之《次韻李柜梅花》　方回評：蘇門諸公以魯直、少游、無咎、文潛爲四學士，併陳無己、李方叔文集傳世，號六君子。文名下無虛士，讀其詩則知之。

《歸田詩話》卷中　「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山谷詩喻二人才思遲速之異也。後山詩如「壞牆得雨蝸成字，古屋無人燕作家」，寥落之狀可想。淮海詩如「翡翠側身窺綠酒，蜻蜓偷眼避紅妝」，艷冶之情可見。二人他作亦多類此。後山宿齋宮，驟寒，或送綿半臂，卻之不服，竟感疾而終。淮海謫藤州，以玉盂汲水，笑視而卒。二人於臨終屯泰不同又如此，信乎各有造物也！

李贄《書蘇文忠公外紀後》　卓吾曰：蘇長公以文字故獲罪當時，亦以文字故取信於朋友，流聲於後世，若黃、秦、晁、張皆是也。略考仁、英、神、哲之朝，其中心悅而誠服公者，蓋不止此，蓋已盡一世之傑矣，黃、秦、晁、張特其最著者也。然則爲黃、秦、晁、張者，不亦幸乎？雖其品格文章足以成立，不特長公而後著，然亦未必灼然光顯以至於斯也。

《**靜居緒言**》蘇門諸子，較江西派中諸人，是爲爾雅。具茨妙有剪裁，補之才復寬綽，文潛以實力開張。淮海雖風骨俊秀，窘于邊幅，非晁、張之敵。東坡謂「秦得吾工，張得吾易」，未免阿私。平仲之才，不第優于二孔，實堪高出一時。江西諸子中，前惟後山，後惟簡齋而已。然刻剝雕鎪之工多，深婉不迫之趣寡。韓子蒼豪情逸致，非江西流派。

錢謙益《蘇門六君子文粹序》六君子者，張耒文潛、秦觀少游、陳師道履常、晁補之無咎、黃庭堅魯直、李廌方叔也。史稱黃、張、晁、秦俱游于蘇門，天下稱爲四學士，而此益以陳、李，蓋履常元祐初以文忠薦起官，晚欲參諸弟子間，方叔少而求知，事師之勤，渠生死不間，其繫於蘇門宜也。當是時，天下之學盡趨金陵，所謂黃茅白葦斥鹵彌望者。六君子者，以雄駿出羣之才，連鑣於眉山之門，奮筆而與之爲異。而履常者，心非王氏之學，熙寧中遂絕意進取，可謂特立不懼者矣。方黨論之再熾也，自方叔外，五君子皆坐黨，履常坐越境出見，文潛坐舉哀行服，牽連貶謫。其擊排蘇門之學，可謂至矣。至於今文忠與六君子之文，如江河之行地，而依附金陵之徒，所謂黃茅白葦者，果安在哉？

《宋稗類鈔》卷五政和中，大臣有不能詩者，因進言詩爲元祐學術，不可行。時李彥章爲中丞，承望風旨，遂上章，論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黃、張、晁、秦等，請爲科禁。何清源至修入令式，諸士庶習請賦者杖一百。

《宋詩鈔・淮海集鈔序》呂居仁云：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故當時於蘇門并稱「秦、晁」。晁以氣盛，則瀕衍而新崛；秦以韻勝，則追琢而淳泓。要其體格在伯仲，而晁爲雄大矣。

《帶經堂詩話》卷四元祐文章之盛，推蘇門六君子。黃嘗自負其詩在晁、張之上，顧無咎七言佳處，頗得文忠之逸。叔用《具茨集》寥寥無多，一鱗片甲，殆高出無咎之上。議者以爲唯陸務觀能彷佛之，非過論也。

浦起龍《宋以後詩》哲宗元祐之間，蘇軾、黃庭堅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大抵不出乎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黃庭堅、秦觀、晁無咎、張耒）諸作以及江西宗派諸詩可見矣。

姚瑩《論詩絕句》更有張晁詩盡好，還如郊籍盛韓門。當時頗笑陳無己，辛苦唫成亂被溫。

田雯《論五言古詩》蘇門六君子，無不掉鞅詞場，凌躐流輩，而坡公於山谷則數效其體。前哲虛懷，往往如是。

又《芝亭集序》當宋風氣初開，都官、滄浪，自成大雅。山谷出，耳目一新，摩壘堂堂，誰復與敵？雖其時居蘇門六君子之列，而長公虛懷推激，每謂效魯直體，猶退之之於孟郊、樊宗師焉，矧其它邪？

《十駕齋養新錄》卷七黃魯直、秦少游、張文潛、晁無咎，稱蘇門四學士。宋沿唐故事，館職皆得稱學士。魯直官著作郎，秘書丞，少游官秘書省正字，文潛官著作郎，無咎官著作郎，皆館職，故有學士之稱。

《石洲詩話》卷三秦淮海思致綿麗，而氣體輕弱，非蘇、黃可比。張文潛氣骨在少游之上，而不稱着色，一着濃絢，則反帶傖氣，故知蘇詩之體大也。無咎才氣壯逸，遠出文潛少游之上，而亦不免有邊幅單窘處。

《養一齋詩話》卷五張文潛、秦少游並稱，而秦之風骨不逮張也。秦之得意句，如「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林梢一抹青如畫，知是淮流轉處山」，婉宕有姿矣。較文潛之「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更在夕陽西」，「斜日兩竿眠犢晚，春波一頃去鳧寒」，「欲指吳淞何處是，一行征雁海山頭」，「芰荷聲裏孤舟雨，臥入江南第一州」，「川明半夜雨，臥冷五更秋」，「漱井消午醉，掃花坐晚涼」，力量似遜一籌。蓋秦七自是詞曲宗工，詩未專門也。「漱井」一聯，尤爲山谷所賞，楊誠齋所謂「山谷前頭敢說詩，絕稱漱井掃花詞」是也。

徐嘉《題蘇門六君子詩文集擬顏延年五君詠體・豫章集》元祐四學士，涪翁標逸塵。瑰瑋妙當世，瘦硬彌通神。雲龍敵韓孟，天馬先秦陳。西江啓詩派，垂輝亦千春。

劉毓盤《輯校柯山詞跋》耒有雄才，于騷詞尤長。從蘇軾游，與黃庭堅、晁補之、秦觀稱「蘇門四學士」。陳師道、李廌後來，又稱「蘇門六君子」。

又《輯校月巖集跋》楊湜《古今詞話》曰：山谷、少游、無咎、文潛，從東坡游，號「蘇門四學士」。無已、方叔後來，時又號「蘇門六君子」。黃、秦、晁、陳，皆能詞。文潛深于詞，而不多作。方叔無述焉。

《蕙風詞話》卷二有宋熙、豐間，詞學稱極盛。蘇長公提倡風雅，爲一代山斗。黃山谷、秦少游、晁無咎皆長公之客也。山谷、無咎皆工倚聲，體格於長公爲近。唯少游自闢蹊徑，卓然名家。蓋其天分高，故能抽秘騁妍於尋常擩染

之外，而其所以契合長公者獨深。【略】王晦叔《碧鷄漫志》云：黃、晁二家詞皆學坡公，得其七八，而於少游獨稱其俊逸精妙，與張子野幷論，不言其學坡公，可謂知少游者矣。

秦七黃九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　苕溪漁隱曰：無己稱：「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耳，唐諸人不迨也。」無咎稱：「魯直詞不是當家語，自是着腔子唱好詩。」二公在當時品題不同如此。自今觀之，魯直詞亦有佳者，第無多首耳。少游詞雖婉美，然格力失之弱，二公之言，殊過譽也。

《觀林詩話》　陳無己跋舊詞云：【略】予他文未能及人，獨於詞，自謂不減秦七黃九。」

《**捫蝨新話**》**卷一三**　歐陽公不得不收東坡，所謂「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者，其實掩抑渠不得也。東坡亦不得不收秦少游、黃魯直輩。少游歌詩當在坡上，少游不遇東坡，當能自立，必不在人下也。

陸游《跋秦淮海書》　黃豫章、秦淮海皆學顏平原眞行。豫章晚尤自稱，淮海則退避不肯以書自名，亦各其志也。

王稱《**書舟詞序**》　至少游、魯直則兼之，故陳無己之作，自云不減秦七、黃九，是亦推尊其詞爾。余謂〔程〕正伯爲秦、黃則可，爲叔原則不可。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晁無咎詞》一卷。【略】晁嘗云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他人不能及也。然二公之詞，亦自有不同者，若晁無咎佳者，固未多遜也。

《**滹南詩話**》**卷下**　《王直方詩話》云：秦少游嘗以「眞」字題邢惇夫扇云：「月團新碾瀹花蕊，飲罷呼兒課《楚辭》。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山谷見之，乃於扇背作小草云：「黃葉委庭觀九州，小蟲催女獻功裘。金錢滿地無人費，百斛明珠薏苡秋。」少遊後見之，復云：「逼我太甚。」予謂黃詩語徒雕刻而殊無意味，蓋不及少游之作，少游所謂相逼者，非謂其詩也，惡其好勝而不讓耳。

王世貞《**詞評**》　魯直書勝詞，詞勝詩，詩勝文；少游詞勝書，書勝文，文勝詩。

張綖《**刊淮海詞跋**》　陳後山云：「今之詞手，惟有秦七、黃九。」謂淮海、山谷也。然詞尚豐潤，山谷特瘦健，似非秦比。此在諸公，非其至，多出一時之興，不自甚惜，故散落者多。其風懷綺麗者流播人口，獨見傳錄，蓋亦泰山毫芒耳。

《**皺水軒詞筌**》　少游能曼聲以合律，寫景極淒惋動人，然形容處殊無刻肌入骨之言，去韋莊、歐陽炯諸家尚隔一塵。黃九時出俚語，如「口不能言，心下快活」，可謂傖父之甚。然如「釵胃袖，雲堆臂。燈斜明媚眼，汗浹薔薇醉」，前三語猶可入畫，第四句恐顧、陸不能著筆耳。黃又有「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時候」，新俏亦非秦所能作。

《**西圃詞說**》　北宋秦少游妙矣，而尚少刻肌入骨之語，去韋莊、歐陽炯諸家，尚隔一塵。黃山谷時出俚語，未免傖父。然「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時候」，新俏亦非秦所能作。

又　小調不學花間，則當學歐、晏、秦、黃。歐、晏蘊藉，秦、黃生動，一唱三嘆，總以不盡爲佳。

《**金粟詞話**》　詞家每以秦七、黃九並稱，其實黃不及秦遠甚。猶高之視史，劉之視辛，雖名齊一時，而優劣自不可掩。

《**雨村詞話**》**卷一**　秦少游《淮海集》，首首珠璣，爲宋一代詞人之冠。今刊本多以山谷作雜之。黃九之不逮秦七，古人已有定評，豈容溷入？如《畫堂詞》【略】氣薄語弱，此山谷十六歲作也，不應雜入。

《**蕙褱論詞**》　後山以秦七、黃九並稱，其實黃非秦匹也，若以比柳，差爲得之。

《**歲寒居詞話**》　晁補之、陳後山皆謂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然山谷非淮海之比，高妙處只是著腔好詩，而硬用韻字、屬字，不典。

《**白雨齋詞話**》**卷一**　秦七、黃九，並重當時。然黃之視秦，奚啻碱砆之與美玉？詞貴纏綿，貴忠愛，貴沉鬱。黃之鄙俚者無論矣，即以其高者而論，亦不過於倔強中見姿態耳。於倔強中見姿態，以之作詩，尚未必盡合，況以之爲詞耶。

又　黃九於詞，直是門外漢。匪獨不及秦、蘇，亦去耆卿遠甚。

黃　陳

陳師道《答秦觀書》　僕於詩初無師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厭，數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藁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弈焉，弟子高師一着，僅能及之，爭先則後矣。僕之詩，豫章之詩也。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爲者也，故其詩近之，而其進則未已也。故僕常謂豫章之詩如其人，近不可親，遠不可疏，非其好莫聞其聲。而僕負戴道上，人得易之，故談者謂僕詩過於豫章。足下觀之，則僕之所有從可知矣，何以教足下？

《步里客談》卷下　古人作詩斷句，輒旁入他意，最爲警策。【略】黃魯直作《水仙花》詩，亦用此體，云：「坐對眞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至陳無己云：「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則直不類矣。

又　章叔度憲云：每下一俗間言語，無一字無來處，此陳無己、黃魯直作詩法也。

《韻語陽秋》卷二　魯直酷愛陳無己詩，而東坡亦不深許，魯直爲無己揚譽，無所不至，而無己乃謂「人言我語勝黃語」，何耶？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一　苕溪漁隱曰：無己詩云：「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山谷亦有「學詩如學道」之句。若語意俱勝，當以無己爲優。王直方議論不公，遂云：「陳三所得，豈其苗裔邪？」意謂其出於山谷，不足信也。

許尹《黃陳詩注序》　宋興二百年，文章之盛追還三代，而以詩名世者，豫章黃庭堅魯直，其後學黃而不至者後山陳師道無己。二公之詩，皆本於老杜而不爲者也。其用事深密，雜以儒佛虞初稗官之說、雋永鴻寶之書，牢籠漁獵，取諸左右，後生晚學此秘未睹者，往往苦其難知。

任淵《黃陳詩注序》　本朝山谷老人之詩盡極騷雅之變，後山從其游，將寒冰焉。故二家之詩，一字一句，有歷古人六七作者，蓋其學該通乎儒釋老莊之奧，下至於醫卜百家之說，莫不盡摘其英華以發之於詩。

舒邦佐《讀陳黃詩》　四海黃太史，百年陳後山。意深識者少，味永到尤難。夜靜參禪悅，天晴窺管斑。心知言未契，猶隔一重關。

謝堯仁《張于湖先生集序》　文章有以天才勝，有以人力勝。【略】黃山谷、陳後山專寓深遠趣味，以至唐末諸詩人，雕肝琢肺，求工於一言一字間，在於人力，固可以無恨，而概之前數公縱橫馳騁之才，則又有間矣。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擇之云：「後山詩恁地深，他資質儘高，不知如何肯去學山谷？」曰：「後山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卻無山谷許多輕浮底意思。然若論叙事，又卻不及山谷，山谷善叙事情，叙得盡，後山叙得較有疏處。若散文，則山谷大不及後山。」

又　後山、山谷好說文章，臨作文時，又氣餒了。老蘇不曾說，到下筆時，做得卻雄健。

洪咨夔《豫章外集詩注序》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嵩高》、《烝民》之咏，不于人物之盛，而於其生。我朝列聖以人文陶天下，學問、議論、文章之士，莫盛於熙、豐、元、紹間，其生也類在於神宗朝。如詩家曰蘇、黃，曰黃、陳。蘇公生於景祐，陳公生於皇祐，而豫章生於慶曆。天地清寧，日月正明，稟於氣者全也。

《江西詩派小序・後山》　後山樹立甚高，其議論不以一字假借人，然自言其詩師豫章公。或曰：「黃、陳齊名，何師之有？」余曰：射較一鏃，弈角一著，惟詩亦然。後山地位去豫章不遠，故能師之，若同時秦、晁諸人則不能爲此言矣。此惟深於詩者知之。文師南豐，詩師豫章，二師皆極天下之本色，故後山詩文高妙一世。

戴復古《論詩十絕》　文章隨世作低昂，變盡風騷到晚唐。舉世吟哦推李杜，時人不知有陳黃。

林希逸《題宋德清詩稿》　詩法如書法，臨摹恐未眞。寧爲禪散聖，莫作婢夫人。士詫門中集，君留席上珍。苦吟應不厭，會見軋黃陳。

謝枋得《與劉秀巖論詩》　凡人學詩，先將《毛詩》選精深者五十篇爲祖。【略】次選黃山谷、陳後山兩家詩各編類成一集，此二家乃本朝詩祖。【略】如此揀選編類到二千詩，詩人大家數盡在其中。

《隱居通議》卷六　少陵詩似《史記》，太白詩似《莊子》，不似而實似也。東坡詩似太白，黃、陳詩似少陵，似而又不似也。

方回《唐長孺藝圃小集序》　詩以格高爲第一。【略】予於晉獨推陶彭澤

一人格高，足方嵇、阮，唐惟陳子昂、杜子美、元次山、韓退之、柳子厚、劉夢得、韋應物，宋惟歐、梅、黃、陳、蘇長翁、張文潛，而又於其中以四人爲格之尤高者。魯直，無己上配淵明，子美爲四也。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陳與義《與大光同登封州小閣》 方回評：老杜詩爲唐詩之冠，黃、陳詩爲宋詩之冠，黃、陳學老杜者也。嗣黃、陳而恢張悲壯者，陳簡齋也。流動圓活者，呂居仁也。清勁潔雅者，曾茶山也。七言律，他人皆不敢望此六公矣。

戴表元《桐江詩集序》 紫陽方使君平生於詩無所不學，蓋於陶、謝學其紆徐，於韓、白學其條達，於黃、陳學其沈鬱。

張之翰《方虛谷以詩餞余至松江因和韻奉答》 千篇雖富自綠鬢，一字不傳空白首。前賢遙望愈莫及，中路逆行還倒走。宋稱歐蘇及黃陳，唐尊李杜與韓柳。自餘作者非不多，殆類衆星朝北斗。

《升庵詩話》卷三 王右丞詩：「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山。」孟浩然云：「重以觀魚樂，因之鼓枻歌。」雖用助語辭，而無頭巾氣。宋人黃、陳輩效之，如「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又如「命也豈終否，時乎不暫留」，豈止學步邯鄲，效顰西子？乃是醜婦生瘡，雪上再霜也。

楊一清《弘治本後山詩注序》 宋文承五季之弊，其詩綺靡刻削，出晚唐下。至歐陽永叔，始起而變之。逮蘇子美、梅聖俞起，而詩又變。黃山谷、陳後山起，而又一變。黃、陳雖號江西派，而其風骨逼近老杜，宋詩蓋至此極矣。

陳獻章《認真子詩集序》 世之能詩者，近則黃、陳，遠則李、杜，未聞舍彼而取此也。

《詩藪》內編卷三 宋黃、陳首倡杜學。然黃律詩徒得杜聲調之偏者，其語未嘗有杜也。至古選歌行，絕與杜不類，晦澀枯槁，刻意爲奇而不能奇，眞小乘禪耳，而一代尊之無上。陳五言律得杜骨，宋品絕高，他作亦皆懸遠。

又外編卷五 宋人用史語，如山谷「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源流亦本少陵，用經語，如后山「呪功先服猛，戒力得扶顚」，剪裁亦法康樂。然工拙頓自千里者，有斧鑿之功，無熔煉之妙，矜持於句格，則面目可憎；架疊於篇章，則神韻都絕。

又 昔人評郊、島非附寒澀，無所置材。余謂黃、陳學杜瘦勁，亦其材近之耳。律詩主格，尙可矍鑠自矜，歌行間涉縱橫，往往束手矣。然黃視陳覺稍勝。

又 黃、陳律詩法杜可也，至絕句亦用杜體，七言小詩，遂成突梯謔浪之資。唐人風韻，毫不復睹，又在近體下矣。

《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一 魯直五、七言古，意在收斂而時涉放逸，無己才力不逮魯直，故收斂多而放逸少。

又 李獻吉云：「黃、陳師法杜甫，今其詩傳者，不香色流動，如入神廟坐土木骸，即冠服人等，謂之人可乎？」愚按：魯直五言律惟《王文恭公輓詞》二首略得杜意，餘皆僻調，去杜絕遠。陳之勝黃，實在五言律也。

汪琬《讀宋人詩五首》 夔州句法杳難攀，再見涪翁與後山，留得紫微圖派在，更誰參透少陵關？

王原《雍正本後山先生集序》 宋人言詩祖杜少陵，論者推豫章爲宗子，而陳後山爲豫章之適。余以爲豫章特杜門之別傳爾，後山詩實勝豫章，未可徇時論軒彼輊此也。要之，宋人詩自以眉山爲第一，豫章倔強，思以清勁，超出畦徑之外，自詡宗杜，而其實不然。少陵之詩無所不有，學杜者罕能具體，義山、牧之名爲善學，亦祇得其一肢。【略】若後山之於杜，神明於矩矱之中，折旋於虛無之際，較蘇之馳騁跌宕，氣似稍遜，而格律精嚴過之。若黃之所有，無一不有，黃之所無，陳則精詣。其於少陵，以云具體，雖未敢知，然超黃匹蘇，斷斷如也。

《說詩晬語》卷下 西江派黃魯直太生，陳無己太直，皆學杜而未嚌其肴者，然神理未泱，風骨獨存。

《帶經堂詩話》卷一〇 陳無己平生皈向蘇公，而學詩於黃太史，然其論坡詞，謂如敎坊雷大使舞。又有詩云：「人言我語勝黃語，扶豎夜燎齊朝光。」其自負不在二公之下。然予反復其詩，終落鈍根，視蘇、黃遠矣。（《池北偶談》）

《石洲詩話》卷四 愚觀宋詩之枯淡者，惟梅聖俞可以當之，若后山則益無可回味處，豈得以枯淡爲辭耶？若黃詩之深之大，又豈后山詩所可比肩者？

王昶《答李憲吉書》 宋黃魯直、陳後山諸君，瘦硬通神，不免失之粗率。

《蛻巖詩話》卷五 魯直「水作夜窗風雨來」，履常「客有可人期不來」，均得唐人詩意。

《**昭昧詹言**》卷一〇　姚鼐塢先生曰：「後山云『少好詩，老而不厭，及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豫章謂『譬之弈焉，弟子高師一著，僅能及之，爭先則後之矣』。」樹按：此即「智過於師，乃堪傳法；智與師齊，減師半德」之恉。以此繩後山，眞減於黃一半也。

又　又云：「後山自謂黃出，理實勝黃，其陳言妙語，乃可稱破萬卷者，然外貌枯槁，如息夫人，絕世一笑自難。」

又　惜抱論玉溪：「矯敝滑易，用思太過，而僻晦之病又生。」竊謂後山實爾，山谷無之，然山谷矯敝滑熟，時有蓋蓋不合、枯促寡味處。

《**雨村詞話**》卷下　黃山谷七言古歌古行，如歌馬歌阮，雄深渾厚，自不可沒，與大蘇幷稱，殆以是乎？後山詩則味如嚼蠟，讀之令人氣短，如「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二句，纂集中五律起筆，竟成何語？眞謂之不解詩可也。擁被呻吟，直是枯腸無處搜耳。

《**藝概**》卷二　陳言務去，杜詩與韓文同。黃山谷、陳後山諸公學杜在此。

晁張

黃庭堅《奉和文潛贈無咎篇末多見及以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為韻》　北寺鎖齋房，塵鑰時一啓。晁張跫然來，連壁照書几。庭柏鬱葱葱，紅榴罅多子。時蒙吐佳句，幽處萬籟起。　先皇元豐末，極厭士淺論。只今舉秀孝，天未喪斯文。晁張班馬首，崔蔡不足云。當令橫筆陣，一戰靜楚氛。

葉夢得《書高居實集後》　天下名文章稱無咎、文潛，曰「晁張」。無咎雄健峻拔，筆力欲挽千鈞，文潛容衍靖深。

又《張文潛柯山集序》　元祐間，天下論文，多曰「晁張」。晁，余伯舅無咎，而張則文潛也。【略】無咎雄健峻拔，筆力欲挽千鈞。文潛容衍靖深，獨若不得已於書者。二公各以所長名家。

姚鼐《論詩絕句六十首》　更有張晁詩盡好，還如郊籍盛韓門。當時頗笑陳無己，辛苦吟成龜被溫。

元祐體

《滄浪詩話・詩體》　元祐體，蘇、黃、陳公。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　百年纔覺古風迴，元祐諸人次第來。諱學金陵猶有說，竟將何罪廢歐梅？

二陳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陳與義《渡江》　查慎行評：簡齋與後山才力相近，而烹鍊不及後山，觀其全集自見。

《荊溪林下偶談》　後山詩：「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氣象淺露，絕少含蓄。陳簡齋又模而衍之曰：「俗子令我病，紛然來座隅。賢士費懷思，不受折簡呼。」可謂短於識而拙於才者也。

《懷麓堂詩話》　陳無已詩，綽有古意，如「風帆目力短，江空歲年晚」，興致蕭然。然不能皆然也，無乃亦骨勝肉乎！陳與義「一涼恩到骨，四壁事多違」，世所傳誦，然其支離亦過矣。

《詩藪》外編卷五　二陳五言古皆學杜，所得惟粗強耳，其沉鬱雄麗處，頓自絕塵。無已復參魯直，故尤相去遠。

又　宋之學杜者，無出二陳：師道得杜骨，與義得杜肉；無已瘦而勁，去非贍而雄，后山多用杜虛字，簡齋多用杜實字。

翁方綱《七言律詩鈔凡例》　自山谷以下，後來語學杜者，率以後山、簡齋並稱。然而後山似黃，簡齋則似杜，後山近于黃而太膚淺，簡齋近于杜而全滯色相矣。

《劍谿說詩》卷下　宋之後山、簡齋五律宗杜，皆粗硬乏溫醇之氣。

江西詩派

黃庭堅《書倦鞠軒詩後》 潘邠老蚤得詩律於東坡，蓋天下奇才也。予因邠老故識二何，二何嘗從吾友陳無己學問，此其淵源深遠矣。洪氏四甥，才器不同，要之皆能獨秀於林者也。師川亦予甥也，比之武事，萬人敵也。因五甥又得潘延之之孫子眞，雖未識面，如觀虎皮，知其嘯於林而百獸伏也。夫九人者，皆可望以名世，予猶能閱世二十年，當見服周穆之箱絕塵萬里矣。

李光《與善借示魯直集而非老眼所便戲成小詩還之》 牆角年來棄短檠，捐書默坐眼方明。知君欲嗣江西派，淨几明窗付後生（近日呂居仁舍人作《江西詩派序》，以魯直爲宗主也）。

呂本中《寄商老》 先生昔據道玄峰，咳唾珠玉家爲空。只今江西二三子，可到元和六七公。雙鬢只期它日白，千花猶是去年紅。須君吸盡西江水，不假扶搖萬里風。

《詩話總龜》後集卷三一引《呂氏童蒙訓》 學退之不至，李翺、皇甫湜，然翺、湜之文足以窺測作文用力處。近世欲學詩，則莫若先考江西諸派。

《紫微詩話》 江西諸人詩，如謝無逸富贍，饒德操蕭散，皆不減潘邠老大臨精苦也。然德操爲僧後，詩更高妙，殆不可及。

范季隨《陵陽室中語》 家父嘗具飯，招公與呂十一郎中昆仲。呂郎中先至，過僕書室，取案間書讀，乃《江西宗派圖》也。呂云：「安得此書？切勿示人，乃少時戲作耳。」他日公前道此語，公曰：「居仁卻如此說。」《宗派圖》本作一卷，連書諸人姓字。後豐城邑官開石，遂如禪門宗派，高下分爲數等。初不爾也。

方豐之《絕句》 舍人早定江西派，句法須將活處參。參取陵陽正法眼，寒花乘露落毿毿。

周紫芝《謝曾使君惠丹邱集》 舊說江西一派禪，公家得法自當年。回風流雪何人似，寶鉢天衣幾世傳。後學安能窺製作，老夫猶喜奉周旋。寒窗讀罷無人語，只有燈花欲鬬妍。

《竹坡詩話》 呂舍人作《江西宗派圖》，自是雲門、臨濟始分矣。東坡寄子由云：「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則是東坡，子由爲師兄弟也。陳無己詩云：「鄉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則陳無己承嗣鞏和尚爲無疑。余嘗以此語客，爲林下一笑，無不撫掌。

曾幾《李商叟秀才求齋名于王元渤以養源名之求詩》 老杜詩家初祖，涪翁句法曹溪。尚論淵源師友，他時派列江西。

曾勛《跋黃魯直書父亞夫詩》 黃太史以詩專門，天下士大夫宗仰之。及觀其父所爲詩，則江西正脈，有自來矣。是父是子，嗚呼盛哉！

王庭珪《跋劉伯山詩》 近時學詩者悉棄去唐五代以來詩人繩尺，謂之江西社，往往失故步者有之。魯直之詩雖間出險絕句，而法度森嚴，卒造平淡，學者咸能到。傳法者必於心地法門有見，乃可參焉。

《能改齋漫錄》卷一〇 蘄州人夏均父，名倪，能詩，與呂居仁相善。既沒六年，當紹興癸丑二月一日，其子見居仁嶺南，出均父所爲詩，屬居仁序之。序言其本末尤詳。已而居仁自嶺外寄居臨川，乃紹興癸丑之夏。因取近世以詩知名者二十五人，謂皆本於山谷，圖爲江西宗派，均父其一也。然則居仁作《宗派圖》時，均父沒已六年矣。予近覽贛州所刊《百家詩選》，其序均父詩，因及宗派之次第。且云：「夏均父自言，以在下列爲恥。」殊不知均父沒已六年，不及見圖。斯言之妄，蓋可知矣。

孫覿《與曾端伯書》 呂居仁作《江西宗派》，（溉）（既）云宗派，固有次第。陳無己本學杜子美，後受知于曾南豐，自言「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非其派。靖康末，呂舜徒作中憲，居仁遇師川于寶梵佛舍，極口詬罵其翁于廣坐中，居仁俯首不敢出一語，故于宗派貶之于祖可、如璧之下。師川固當不平。然惠洪僞作魯直贈詩云：「氣爽絕類徐師川。」師川喜以爲是，不免與惠洪爲類，此又不可曉者。

《艇齋詩話》 後山論詩說換骨，東湖論詩說中的，東萊論詩說活法，子蒼論詩說飽參。入處雖不同，然其實皆一關捩，要知非悟入不可。

又 東萊作《江西宗派圖》，本無詮次，後人妄以爲有高下，非也。予嘗見東萊自言少時率意而作，不知流傳人間，甚悔其作也。然予觀其序論古今詩文，其說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其圖則眞非有詮次，若有詮次，則不應如此紊亂，兼亦有漏落，如四洪兄弟皆得山谷句法，而龜父不預，何邪？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八　苕溪漁隱曰：呂居仁近時以詩得名，自言傳衣江西。嘗作《宗派圖》，自豫章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邁、夏（傀）〔倪〕、林敏功、潘大觀、何覬、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以爲法嗣，謂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其《宗派圖序》數百言，大略云：「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至韓、柳、孟郊、張籍諸人，激昂奮厲，終不能與前作者並。元和以後至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衆體，而後學者同作並和，雖體制或異，要皆所傳者一。予故錄其名字，以遺來者。」余竊謂豫章自出機杼，別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長。若言抑揚反覆，盡兼衆體，則非也。元和至今，騷翁墨客，代不乏人，觀其英詞傑句，眞能發明古人不到處，卓然成立者甚衆。若言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又非也。所列二十五人，其間知名之士，有詩句傳於世，爲時所稱道者，止數人而已，其餘無聞焉，亦濫登其列。居仁此圖之作，選擇弗精，議論不公，余是以辨之。

又卷四九　苕溪漁隱曰：近時學詩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學少陵者也。故陳無己曰：「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少陵，故其詩近之。」今少陵之詩，後生少年不復過目，抑亦失江西之意乎！江西平日語學者爲詩旨趣，亦獨宗少陵一人而已。余爲是說，蓋欲學詩者師少陵而友江西，則兩得之矣。

楊萬里《江西宗派詩序》　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西者何？繫之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東坡云「江瑤柱似荔子」，又云「杜詩似太史公書」，不惟當時聞者嘸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嘸然也。非嘸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嘸然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似陳後山，而況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略】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當能別之矣。昔者詩人之詩，其來遙遙也。然唐云李、杜，宋言蘇、黃，將四家之外舉無其人乎？門固有伐，業固有承也。【略】今夫四家者流，蘇似李，黃似杜。李、蘇之詩，子列子之禦風也；杜、黃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神於詩者歟，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歟？嗟乎，離神與聖，李蘇李蘇乎爾，杜黃杜黃乎爾，合神與聖，李、蘇不杜、黃，杜、黃不李、蘇乎。然則詩可以易而言之哉！

又《雙桂老人詩集後序》　讀雙桂老人馮子長詩，其清麗奔絕處，已優入江西宗派。至於慘澹深長，則浸淫乎唐人矣。近世此道之盛者，莫盛於江西。然知有江西者，不知有唐人，或者左唐人以右江西。是不惟不知唐人，亦不可謂知江西者。雖然，不知唐人猶知江西，江西之道，亦復莫之知焉，是可嘆也！斯道也，下之不足以決科，上之不足以速化，而詩人顧曰「不廢江河萬古流」，其莫之知也則宜，又何嘆乎！

又《送分寧主簿羅寵材秩滿入京》　要知詩客參江西，正似禪客參曹溪。不到南華與修水，於何傳法更傳衣？吾家親黨子羅子，只今四海習鑿齒。花紅玉白幾百篇，塞破錦囊脫無底。三年簿領修水涯，夜半親傳雙井芽。定知誦向百僚上，不道長江與落霞。

《清波雜志》卷八　呂居仁圖江西宗派，凡二十五人。議者謂陳無己爲詩高古，使其不死，未甘爲宗派。若徐師川，則固不平列在行間。韓子蒼曰：「我自學古人。」夏均父亦耻居下列。一時品第，尙爾紛紛（吳虎臣《漫錄》書居仁作圖時，均父沒已六年，耻在下列爲非。煇亦見前輩云：東萊自言宗派本無銓次，後人妄謂有所高下，且悔少作。是皆黨東萊者創此說經蓋時論，非本語也）。

周必大《跋撫州鄔虙詩》　臨川自晏元獻公、王文公主文盟於本朝，由是詩人項背相望。近世如謝無逸、幼槃兄弟及饒德操、汪信民，皆傑然拔出者也。南渡以來，又得寓公韓子蒼、呂居仁振而作之，四方傳爲盛事。其後儒冠則曾季貍裘父，釋氏則文惠大師惠嚴，道士則黎道華師侯，同時以詩鳴，人喜稱之。

又《與黃格非書》　左右清才拔俗，不特江西名勝，殆國士也。貧病交攻，不能款留歸騎，愧恨深矣。柳文、端布，聊以致賮，幷得小詩云：「詩社飄零二十年，春官老子復登仙（謂曾吉甫）。豫章幸有橫枝在，好覓鸞膠續斷絃。」羈懷無奈時，或可發一笑耳。

又《跋楊廷秀贈族人復字道卿詩》　江西詩社，山谷實主夏盟，後四方人才如林，今以數計，未爲多也。

《庚溪詩話》卷下　呂居仁作《江西詩社宗派圖》，以山谷爲祖，宜其規行矩步，必踵其跡。今觀東萊詩，多渾厚平夷，時出雄偉，不見斧鑿痕。社中如謝無逸之徒亦然。正如魯國男子，善學柳下惠者也。

又　本朝詩人與唐世相亢，其所得各不同，而俱自有妙處，不必相蹈襲也。至山谷之詩，清新奇峭，頗道前人未嘗道處，自爲一家，此其妙也。至古體詩，不拘聲律，間有歇後語，亦清新奇峭之極也。然近時學其詩者，或未得其妙處，每有所作，必使聲韻拗捩，詞語艱澀，曰江西格也，此何爲哉？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今江西學者有兩種：有臨川來者，則漸染得陸子靜之學，又一種自楊、謝來者，又不好。子靜門猶有所謂「學」。不知窮年窮月做得那詩，要作何用？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廷秀，又再變遂至於此。

陸九淵《**與程帥書**》伏蒙寵貺《江西詩派》一部二十家。異時所欲尋繹而不能致者，一旦充室盈几，應接不暇。名章傑句，焜耀心目。執事之賜偉哉！【略】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爲之中興。自此以來，作者相望，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秘，體制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力精到。一時如陳、徐、韓、呂，三洪、二謝之流，翕然宗之，由是江西遂以詩社名天下。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

又《**與沈宰書**》荐領詩文，皆豪健有力，健羨健羨。某鄉有復程帥惠《江西詩派》書，曾見之否？其間頗述詩之源流，非一時之說，愚見大概如此。《國風》、《雅》、《頌》，固已本於道風之變也，亦皆發乎情，止乎禮義，此所以與後世異。若乃後世之詩，則亦有當代之英，氣稟識趣，不同凡流。故其模寫物態，陶冶情性，或清或壯，或婉或嚴，品類不一，而皆條然各成一家，不可與衆作渾亂。字句音節之間，皆有律呂，皆詩家所以自異者。【略】今若但以古詩爲師，一意於道，則後之作者又當左次矣。何時合併，以究此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江西詩派》一百三十七卷，《續派》十三卷。自黃山谷而下三十五家。又曾紘，曾思父子詩詳見詩集類。詩派之說，本出於呂居仁，前輩多有異論，觀者當自得之。

又卷二〇《后山集》六卷，《外集》五卷。【略】江西宗派之說，出於呂本中居仁。前輩固有議其不然者矣。后山雖曰見豫章之詩，盡棄其學而學焉，然其造詣平澹，眞趣自然，實豫章之所缺也。

姜夔《**白石道人詩集自序**》近過梁溪，見尤延之先生，問余詩自誰氏。余對以異時泛閱衆作，已而病其駁如也，三薰三沐師黃太史氏。居數年，一語嚮不敢吐。始大悟學即病，顧不若無所學之爲得，雖黃詩亦偃然而高閣矣。先生因爲余言：「近世人士喜宗江西。溫潤有如范致能者乎？痛快有如楊廷秀者乎？高古如蕭東夫，俊逸如陸務觀，是皆自出機軸，亶有可觀者，又奚以江西爲？」

《**江西詩派小序總序**》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內何人表顯、潘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詩存者凡二十四家。王直方詩絕少，無可采。餘二十三家，部帙稍多。今取其全篇佳者，或一聯一句可諷詠者，或對偶工者，各著於編，以便觀覽。派中如陳後山彭城人，韓子蒼陵陽人，潘邠老黃州人。夏均父、二林、蘄人，晁叔用、江子之，開封人。李商老南康人，祖可京口人，高子勉京西人。非皆江西人也。同時如曾文清，乃贛人，又與紫微公以詩往還而不入派。不知紫微去取之意云何？惜當日無人以此叩之。後來誠齋出，眞得所謂活法，所謂流轉圓美如彈丸者，恨紫微公不及見耳。派詩舊本以東萊居後山上，非也。今以繼宗派，庶幾不失紫微公初意。

《**後村詩話**》**後集卷二**　游默齋序張晉彥詩云：「近世以來學江西詩，不善其學，往往音節齟牙，意象迫切，且論議太多，失古詩吟詠性情之本意。」切中時人之病。

趙汝回《**雲泉詩序**》近世論詩，有《選》體，有唐體，唐之晚爲崑體，本朝有江西體，江西起於變崑。崑不足道也，而江西以力勝，少涵泳之旨，獨《選》體近古，然無律詩，故唐詩最著。

《**雲麓漫鈔**》**卷一四**　呂居仁作《江西詩社宗派圖》，其略云：「古文衰於漢末，先秦古書存者爲學士大夫剽竊之資，五言之妙，與《三百篇》、《離騷》爭烈可也。自李、杜之出，後莫能及。韓、柳、孟郊、張籍諸人，自出機杼，別成一家。元和之末，無足論者，衰至唐末極矣。然樂府長短句，有一唱三歎之音。至國朝，文物大備，穆伯長、尹師魯始爲古文，成於歐陽氏，歌詩至於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後學者同作並和，盡發千古之秘，亡餘蘊矣。錄其名字，曰江西宗派，其原流皆出豫章也。」宗派之祖曰山谷，其次陳師道無己、潘大臨邠老、謝逸無逸、洪朋龜父、洪芻駒父、饒節德操（乃如璧也）、祖可正平、徐俯師川、林敏修子仁、洪炎玉父、汪革信民、李錞希聲、韓駒子蒼、李彭商老、晁沖之叔用、江端本子之、楊符信祖、謝邁幼槃、夏倪均父、林敏功、潘大觀、王直方立之、善權巽中、高荷子勉，凡二十五人，居仁其一也。議者以謂陳無己爲詩高古，使其不死，未必甘爲宗派。若徐師川則固嘗不平曰：「吾乃居行間乎？」

韓子蒼云：「我自學古人。」均父又以在下爲耻。不知居仁當時果以優劣銓次，而姑記姓名，而紛紛如此，以是知執太史之筆者，戛戛乎難哉！又不知諸公之詩，其後人品藻，與居仁所見又如何也。

趙蕃《投曾秀州逢四首》 詩到江西得正宗，後來曾呂出羣雄。大陽遺履歸何處，端欲從公一破顢。

又《書紫微集》 詩家初祖杜少陵，涪翁再續江西燈。陳潘徐洪不可作，闔奧晚許東萊登。遺書散落亦已久，是編頗得十八九。景公千駟何足云，伯夷垂名端不朽。

《南宋群賢小集·前賢小集拾遺》卷三鄭天錫《江西宗派》 西江一水活春茶，寒谷青燈夜撥花。人比建安多作者，詩從元祐總名家。宮商迭奏弦邊雁，鼓吹都慚井底蛙。身在天南心太史，幾番搔首夕陽斜。

《習學紀言》卷四七 後世詩文，選集詩通爲一家，陶潛、杜甫、李白、韋應物、韓愈、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各自爲家，唐詩通爲一家，黃庭堅及江西詩通爲一家。

孫德之《跋先君畤菴詩卷後》 近世朱文公尊江西，以其去魏晉未遠。至葉文定謂句外生律，吟裏剩音，風騷之上，別出意韻，乃唐人之精。

李昴英《送連推黃端簡赴班》《端簡，山谷之後，其兄端亮，余丙戌同年也》 別我谷之盤，今誰似二難？西江詩種好，南斗劍光寒。千里依蓮重，三年食蘗安。頭班人品稱，春意暖征鞍。

《滄浪詩話·詩辨》 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略】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爲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工尤爲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爲江西宗派。

又《詩體》 江西宗派體，山谷爲之宗。

林希逸《跋趙次山雲舍小稿》 江西，詩之冀北也。【略】今江西諸吟人，又多祖陶謝矣。陶謝，詩之典刑也，不假鉛華，不待雕琢，而態度渾成，趣味閒適，一字百鍊，而無鍊之之迹，學者亦難矣。

《天台山方外志》卷一九賀允中《江東天籟序》 聞有豫章先生乎？此老句法爲江西第一祖宗，而和者始于陳後山，派而爲十二家，皆錚錚有名，自號江西詩派。

羅椅《與葛山人論詩》 屏棄江西，乃年來江西不得時，故爲人所輕姍。但就陳、黃中取數篇入于意者讀之，便知古人有不可及。文山云：「元和以後無詩。」某近報之云：「代代有詩，人人有詩。國無詩則無脈，人無詩則無性情。國有盛衰，故詩有大小；人有智愚，故詩有工拙。」

《小學紺珠》卷四《江西詩社宗派圖（二十五人）》 黃庭堅（宗派之祖），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朋，洪芻，饒節，祖可，徐俯，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觀，王直方，善權，高荷，呂本中（本中作圖）。

《深雪偶談》 梅花單題難工，尚矣，至以「梅花」二字置之五、七言中，隨其景趣，足成律，尤爲難工。不爾，不謂之得句。唐人凡數百家，本朝江西社中，不翅數十公，亦孰不寤寐斯花，附爲不朽。卒之無所容力，傳不傳可以概見矣。

趙孟堅《孫雪窗詩序》 竊怪乎今之言詩者，江西、晚唐之交相詆也。彼病此冗，此訾彼拘。胡不合杜、李、元、白、歐、王、蘇、黃諸公而幷觀？諸公衆體該具弗拘，可古則古，可律則律，可樂府雜言則樂府雜言，初未聞舉一而廢一也。今之習江西、晚唐者，謂拘一耳，究江西、晚唐亦未始拘也。

王若虛《山谷於詩每與東坡相抗門人親黨遂謂過之而今之作者亦多以爲然予嘗戲作四絕云》 駿步由來不可追，汗流餘子費奔馳。誰言直待南遷後，始是江西不幸時？

戲論誰知是至公，蝤蛑甚美恐生風。奪胎換骨何多樣，都在先生一笑中。

文章自得方爲貴，衣鉢相傳豈是眞。已覺祖師低一著，紛紛法嗣復何人？

又《文辨》 揚雄之經，宋祁之史，江西諸子之詩，皆斯文之蠹也。散文至宋人始是眞文字，詩則反是矣。

《滹南詩話》卷下 朱少章論江西詩律，以爲用崑體功夫，而造老杜渾全之地。予謂用崑體功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渾全，而至老杜之地者亦無事乎崑體功夫，蓋二者不能相兼耳。茆璞評劉夷叔長短句，謂以少陵之肉，傳東坡之骨，亦猶是也。

《中州集》卷三劉迎《題吳彥高詩集後》 片雲蹤迹任飄然，南北東西共一天。萬里山川悲故國，十年風雪老窮邊。名高驥北無全馬，詩到西江別是禪。頗憶米家書畫否，夢魂應逐過江船。

李俊民《戲嘲》 江西社裏幾詩流，咏月嘲風未肯休。得句不能當競病，

措辭那敢向《春秋》？笑翻王氏三珠樹，驚倒張家五鳳樓。帶繫雪詩三十韵，勝如騎鶴上揚州。

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眞。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

又《自題中州集後五首》　陶謝風流到百家，半山老眼淨無花。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

方回《送羅壽可序》　蘇長公踵歐陽公而起，王半山備衆體，精絕句、古五言或三謝，獨黃雙井專尚少陵，秦、晁莫窺其藩，張文潛自然有唐風，別成一宗，惟呂居仁克肖。陳後山棄所學學雙井，黃致廣大，陳極精微，天下詩人北面矣。立爲江西派之說者，銓取或不盡然，胡致堂詆之。乃後陳簡齋、曾文清爲渡江之巨擘。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陳與義《道中寒食二首》　方回評：簡齋詩即老杜詩也。予平生持所見，以老杜爲祖，老杜同時諸人皆可伯仲。宋以後山谷一也，後山二也，簡齋爲三，呂居仁爲四，曾茶山爲五，其他與茶山伯仲亦有之。此詩之正派也，餘皆傍支別派，得斯文之一體者也。

又卷二四韓駒《送宜黃宰任滿赴調》　方回評：呂居仁引韓入江西派，子蒼不悅，謂所學自有所從來。此詩非江西而何？大抵宣、政間忌蘇、黃之學，王初寮陰學東坡文，子蒼諸人皆陰學山谷詩耳。

《隱居通議》卷六　予嘗於故篋斷簡中見有評詩者曰：「李文叔云：出乎江西，則未免狂怪傲僻，而無檃括之妙；入乎江西，則又腐熟竊襲，而乏警拔之意。今本之之詩，以警拔之意，而寓之以檃括之妙，蓋已見其能去二者之病矣。其於江西之宗，殆入而能出者邪？」此說亦是用功於詩者而後能言之，然不知所謂本之者，何如人也。

又卷一〇　晚唐學杜不至，則曰詠性情、寫生態足矣。戀事實自縛，說理適自障。江西學山谷不至，則曰理路何可差，學力何可諉，寧拙毋弱，寧核毋疏。茲非一偏之論乎？古詩一變《騷》，再變《選》，三變爲唐人之詩。至宋則《騷》、《選》、唐錯出。山谷負脩能，倡古律，事寧核毋疏，意寧苦毋俗，句寧拙毋弱，一時號江西宗派。此猶佛氏之禪、醫家之單方劑也。

歐陽玄《羅舜美詩序》　江西詩在宋東都時宗黃太史，號江西詩派，然不皆江西人也。南渡後，楊廷秀好爲新體詩，學者亦宗之。雖楊宗少於黃，然詩亦少變。宋末，須溪劉會孟出於廬陵，適科目廢，士子專意學詩。會孟點校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衆翕然宗之，於是詩又一變矣。

許有壬《杜子美像》　刪後《騷》餘代有聞，集成惟許杜陵人。憑誰寄語沿流者，流到江西不是春。

袁桷《書黃彥章詩編後》　元祐之學鳴紹興，豫章太史詩行於天下。方是時，紛立角進，漫不知統緒，謹懦者循音節，宕跌者擇險固，獨東萊呂舍人憫而憂之，定其派系，限截數百輩，無以議，而宗豫章爲江西焉。豫章之詩夫豈惟江西哉？解之者曰，詩至是蔑有能繼者矣。數十年來，詩益廢，爲江西者嘗慷慨自許，掉鞅出門，卒遇虎象，空眷恣睢，復卻立循避不敢迎，使解者之言迄幸而中。

《懷麓堂詩話》　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宋，而宋人於詩無所得。所謂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眞興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卑者坐于粘皮帶骨，至于江西詩派極矣。

《震澤長語》卷下　爲文好用事，自鄒陽始。詩好用事，自庾信始，其後流爲西崑體，又爲江西派，至宋末極矣。

《詩藪》雜編卷五　呂居仁以詩得名，自言傳衣江西，嘗作《宗派圖》，自豫章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德操、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邁、夏（隗）〔倪〕、林敏功、潘大觀、何顒、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以爲法嗣，本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其《宗派圖序》數百言，大略云：「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後之言詩，皆莫能及。元和以後至國朝，歌詩之作，多依倣舊文，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衆體，而後學者同作并和，雖體制或異，要皆所使者一。予故錄其名字，以遺來者。」胡元任云，【略】右呂氏所列，皆江西涪老派也。陳師道足配享外，潘、徐、韓、謝、洪、高、晁、李、江、饒、權、何差見詩話，餘罕稱者。

黃宗羲《錢退山詩文序》　至於有宋，折衷之學始大盛，江西以汗漫廣莫爲唐，永嘉以脣吻吻哄爲唐。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黃庭堅《和答錢穆父咏猩猩毛筆》　馮舒評：江西派詩多用新事，而不得古人繩尺，冗碎疏濁，襯貼不穩，剪裁脫漏。值其乖繆，便似不解捉筆者，更不及崑體宛約細潤。

《詩學纂聞・詩集》　呂居仁推黃山谷爲詩家宗祖，而合二十五人之作爲江西詩派。此則唐以前所未有也。

朱彝尊《康熙重鐫裘司直詩集序》　宋自汴京南渡，學詩者多以黃魯直爲師，呂居仁集二十五人之作，目曰江西詩派。考其官閥門世，不盡學詩魯直之門，亦不盡江西人也。楊廷秀於詩推尤、蕭、范、陸，豫章居其一焉。繼蕭東夫起者，姜堯章其尤也，餘子多見錄於《江湖集》。蓋終宋之世，詩集流傳于今，惟江西最盛云。

宋犖《康熙重鐫竹齋集序》　江西詩派自呂居仁倡論以黃山谷爲標準，後人輒多詆訶，其實《詩派圖》中人不必皆江西，詩不必盡宗山谷也。先是，嚴滄浪論詩有元祐體，注云元祐體即江西派，如蘇東坡、劉後村、戴石屏之詩皆是也，豈惟山谷諸家哉！然則詩派何足病，病在不善學山谷諸家耳。

厲鶚《查蓮坡薦塘未定藁序》　自呂紫微作西江詩派，謝皋羽序睦州詩派，而詩於是乎有派。然猶後人瓣香所在，強爲臚列耳，在諸公當日未嘗斷斷然以派自居也。

紀昀《二樟詩鈔序》　詩至少陵而詣極，然唐人自李義山外罕學杜，元結、殷璠以下選當代之詩者，亦無一家錄及杜，其故莫詳也。至於南宋，始以少陵爲一祖，而黃山谷、陳後山、陳簡齋爲三宗，於是江西體盛，而呂紫微《宗派圖》作焉。故江西者，少陵之流別也。所列二十七家，人不盡江西，詩亦不盡似杜，併不盡似黃、陳。蓋黃、陳因杜詩而辛甲新意，呂紫微諸家又沿黃、陳而極其變態，各運心思，各爲面貌，而精神則同出一源，故不立學杜之名，而別傳杜文外之意，異乎嘉、隆七子規規摹杜之形似，宏音亮節，實爲塵飯土羹也。劉知幾論史家學古，有貌同而心異，有貌異而心同，可以比例推矣。至嘉定以後，陸放翁《劍南》一集，爲宋季大宗，其學實出於曾氏，故趙庚夫《題茶山集》有曰：「新於月出初三夜，淡比湯煎第一泉。咄咄逼人門弟子，劍南已見祖燈傳。」放翁作茶山墓誌，又稱其詩宗杜甫、黃庭堅。是陸出於曾，曾出於江西之明證。特源遠流長，論者不復上溯耳。

王士禎《冬日讀唐宋金元諸家詩偶有所感各題一絕於卷後凡七首》　一代高名孰主賓，中天坡谷兩嶙峋。瓣香只下涪翁拜，宗派江西第幾人。

《宋詩鈔・山谷詩鈔》　宋初詩承唐餘，【略】庭堅出而會萃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爲宋詩家宗祖，江西詩派皆師承之。

《帶經堂詩話》卷一七　牧仲中丞寄豫章張吏部泰來扶長所撰《江西詩派圖錄》，人各爲傳，其二十五人名氏次第，遵王伯厚《小學紺珠》定本。扶長云：胡氏《苕溪漁隱》與《山堂肆考》有何顒無高荷，又列洪朋於徐俯之後；《豫章志》有高荷，何顒，無何顗，呂本中復不在二十五人之中云。予按劉克莊後邨《江西詩派序》云：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內三人袁顒、潘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詩存者凡二十四家。王直方詩少，絕無可採云云。其次第則首山谷，次後山、韓子蒼、徐師川、潘邠老、三洪（龜父、駒父、玉父）、夏均父、二謝（無逸、幼槃）、二林（子仁、子來）、晁叔用、汪信民、李商老、三僧（如璧即饒德操，祖可，善權）、高子勉、江子之、李希聲、楊信祖、呂紫微，合山谷爲二十四人，王立之無傳，袁顒則與今本作何顗迥異。後邨、伯厚皆宋末人，不知各何據依而異同如此。張云梓於厭原山中者，《詩派》一百三十七卷，《續派》十三卷。今其書不可得而見矣。張傳頗詳博，而於後邨傳無所稱引，蓋未睹《後邨全集》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簡齋集》十六卷。【略】與義之生，視元祐諸人稍晚，故呂本中《江西宗派圖》中不列其名。然靖康以後，北宋詩人凋零殆盡，惟與義爲文章宿老，巋然獨存。其詩雖源出豫章，而天分絕高，工於變化，風格遒上，思力沈摯，能卓然自闢蹊徑。《瀛奎律髓》以杜甫爲一祖，以黃庭堅、陳師道及與義爲三宗，是固一家門戶之論，然就江西派中言之，則庭堅之下，師道之上，實高置一席無愧也。

又卷一九五　《紫微詩話》一卷。【略】〔呂本中〕其學出於黃庭堅，嘗作《江西宗派圖》，以庭堅爲祖，而以陳師道等二十四人序列于下。宋詩之分門別戶，實自是始。【略】蓋詩體始變之時，雖自出新意，未嘗不兼採衆長。自方回等一祖三宗之說興，而西崑、江西二派乃判如冰炭，不可復合。元好問《題中州集末》因有「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句，實末流相詬，有以激之。

《圍爐詩話》卷五　宋時江西宗派專主山谷，江湖詩派專主茶山。

又　呂居仁作《江西宗派圖》，自山谷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觀、何顒、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

十五人爲法嗣。其中知名之士，詩句傳世，爲人所稱道者數人。

又　永叔詩學未深，輒欲變古。魯直視永叔稍進，亦但得杜之一鱗隻爪，便欲自成一家，開淺直之門，貽誤於人。迨江西派立，胥淪以亡矣。

汪琬《讀宋人詩五首》　夔州句法杳難攀，再見涪翁與後山，留得紫微圖派在，更誰參透少陵關？　一瓣香歸玉局翁，風流羨與少陵同。平生不拾江西唾，枉被句牽入社中。

《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問：「西崑、江西二派，優劣若何？」余曰：纔說西崑、江西，便屬流弊。詩之正宗，生氣遠出，不流堅澀，神彩旁射，不落纖穠。今舍其妙處不學，而必從偏勝處著腳，勢必至流弊中流弊也。

《古歡堂集雜著》卷二　山谷詩從杜、韓脫化而出，創新闢奇，風標娟秀，陵前轢後，有一無兩。宋人尊爲西江詩派，與子美俎豆一堂，實非悠謬。

田雯《芝亭集序》　余嘗謂宋人之詩，黃山谷爲冠，其體製之變，天才筆力之奇，西江詩派世皆師承之。【略】山谷之詩力，可以移王、歐之席，而其盤空硬語，更高踞于梅、蘇之上，所謂西江詩派也。

吳景旭《言詩十絕句》四　羨此眉山禿鬢翁，愁河倒峽見神功。有時戲效江西體，萬古風騷一笑中。

王昶《吳子山香蘇山館詩序》　余惟西江之詩，其先盛於歐陽文忠公。公奉昌黎爲師法，而蘇文忠公又謂其似李太白，則其詩蓋就二家而推廣之。厥後黃魯直、楊廷秀每以偏師制勝，而後人論江西詩，不免有低昂軒輊，實非通人之論。

姚鐘《論詩絕句六十首》　昇兀天成古所無，涪翁奇氣得來孤。而今脆骨孱如此，枉覓《江西宗派圖》。

張泰來《江西詩社宗派圖序》　呂居仁作《江西詩社宗派圖》，自黃山谷而下，列陳後山等凡二十五人：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朋、洪芻、饒節、祖可、徐俯、林敏脩、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邁、夏倪、林敏功、潘大觀、王直方、善權、高荷、呂本中。此浚儀王伯厚《小學紺珠》定本也。胡氏《苕溪漁隱》與《山堂肆攷》有何顗而無高荷，且列洪朋於徐俯之後，《豫章志》有高荷、何顗而無何顗，呂本中復不在二十五人之中。恐傳鈔有誤，今並記之。

又　說者謂居仁作圖，既推山谷爲宗派之祖，二十五人皆嗣公法者。今圖中所載，或師老杜，或師儲、韋，或師二蘇，師承非一家也。詩派獨宗江西，惟江西得而有之，何以或產於揚，或產於兗，或產於豫，或產於荊梁？似風土又不得而限之矣。或謂三百五篇而後作詩者原有江西一派，自淵明已然，至山谷而衣鉢始傳，似宗派盡于二十五人也。及考紹興初，晁仲石嘗與范顧言，曾裘父同學詩于居仁。後湖居士蘇養直歌詩清腴，蓋江西之派別。坡公謂秦少章「句法本黃子」，夏均父亦稱張彥實詩出江西諸人。范元實曾從山谷學詩，山谷又有贈晁無咎詩：「執持荊山玉，要我雕琢之。」彼數子者，宗派既同，而不得與于後山之列，何也？呂公嘗譔《紫微詩話》，見諸篇什者僅八九人而止，餘悉無聞焉，抑又何也？聞公尚有《師友淵源》一書，惜未之見耳。大抵宗派一說，其來已久，實不昉自呂公也。嚴滄浪論詩體始於風雅，建安而後，體固不一。逮宋有元祐體、江西體，註云：「元祐體即江西派，乃黃山谷、蘇東坡、陳後山、劉後村、戴石屏之詩。」是諸家已開風氣之先矣。居仁因而結社，一時壇壝所及，遂有二十五人，爰作圖以記之，詎必溯其人之師承，計其地之遠近歟？觀呂公自序，有云：「同作幷和，雖體製或異，要皆所傳者一。」其厓略殆可睹矣。坡老云：「吾于詩人無所甚好，獨淵明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能及。淵明既往，諸家皆南北宗爾，摩壘老人即欲避此一席，何可得哉？」竹坡周少隱曰：「呂舍人作《宗派圖》，自此臨門，雲濟始分矣。東坡寄子由詩：『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則是東坡，子由爲師兄弟也。今謂其說始于呂公，不幾爲論世尚友者所竊笑乎？矧江西宗派不止于於詩，即古文亦有之，不獨歐陽、曾、王也，時文亦有之，不獨陳、羅、章、艾也，推之道德節義，莫不皆然。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李彭》　陳了翁問（覺）範師：「江西之詩，誰家爲最？」師答曰：「駒父戲效孟浩然，作語如王、謝家子弟，風神步趨，不能優劣。商老和之，如劉安見上帝，大言不遜，豪氣未除。獨師川有句在暮山烟雨、西洲落照之外，未暇寫也。」師之品評如是，眞可稱佛門詩史矣。

南湖花隱《江西詩社宗派圖錄跋》　張子編次《宗派圖錄》既成，客復過而問曰：「信如子言，作詩者斷以江西爲法乎？」予曰：否！否！詩派，人之性情也。性情不殊，繫乎風土，而支派或分，十五國而下槩可知矣。譬之水然，水雖一，其源流固自不同，江、淮、河、漢，皆派也。若舍派而言水，是鑿井得泉，而曰水盡在是，豈理也哉？江西之派，實祖淵明。山谷云：「淵明於詩，直

寄焉耳。」絳雲在霄，舒卷自如，寧復有派？夫無派即淵明之派也，鍾記室謂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果何所見而云然耶？宗風既祧，居仁移其俎豆於山谷，山谷易似，而淵明不易似也。嗣是作者林立，海內翕然向風，往來投贈，目不給賞，篇什之富，梓於厭原山中者，《詩派》一百三十七卷，《續派》十三卷，可謂極豫章之大觀矣。南渡以來，老成間或彫謝，又遇陵陽韓子蒼僑寓臨川，復執牛耳，一時倡和之樂，如曾裘父、錢遜叔輩，又不下十數人，四方傳爲盛事。沿流日久，耳食之徒，浸有起而訾議之者。李文山遂謂元和之後無詩。楊廷秀亦有「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自能別之」之語。矧璞璞餘子哉？朱考亭云：「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廷秀又再變。」以斯知一代之詩，未有不變者也，獨江西宗派云乎？礪谷羅畸與葛山書：「年來屏棄江西，爲人輕姍，但就陳、黃中取數篇入吾意者讀之，便知古人爲不可及。」元遺山論詩三十首有云：「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又云：「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由是觀之，善學詩者，支派雖分，性情則一，即曹、劉、鮑、謝、李、杜集中，何嘗無淵明一派？而諸家之所謂江、淮、河、漢者自在也。古來未有無派之詩，即未有無源之水。今必執江西一派，以求盡天下之詩，是鑿井得泉者也，詎復知江、淮、河、漢之源流乎？且居仁作圖，名雖爲詩，意實不專主於詩，大約如制科以詩賦取士，不過借以爲請獻之資焉耳，豈眞據詩以定人之生平哉？觀圖中首後山而終子勉，其寓意固已微矣。後人舍立身行己不論，僅舉有韻之言，稱爲宗派詩人而已。嗟乎！幾何不與呂公論世尚友之旨大相逕庭也哉？

又 紫薇作圖，其大意已見於自序。既謂之圖，則姓字自有先後，安得執此以較詩之優劣也？如正平所云：「吾乃居行間乎？」子蒼曰：「我自學古人。」均父亦以在下列爲恥。是同社已失於喁之雅矣。余意此特諸公及門各尊其師之言也。范周士曰：「呂公一日過書室，取案間書讀之，乃《江西宗派圖》也。公言：『安得此書，切勿示人，乃少時戲作耳。』」及舉此語以問陵陽先生，公語云：『居仁卻如此說。』《宗派圖》本作一卷，連書諸人姓字，後豐城邑間刻石，遂如禪門宗派高下，分爲數等，初不爾也。」細繹周士此言，不無水火，烏可信爲必然哉！且不特此也，東坡題山谷詩云「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又云「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山谷則謂：「東坡作詩，未知句法。」山谷愛陳後山詩，爲之揚譽，無所不至，後山云：「人言我語勝黃語。」又何以解也？豈文人相輕，自古已然，雖賢者不能免耶？

《覲齋詩談》卷五 黃山谷學杜之皮毛耳，截句更犖。人言江西派落坑塹，果然。

《周花櫳詩話》卷二 苕溪漁隱辨《江西宗派圖》云：呂居仁自言傳衣於江西，作《宗派圖》，自豫章而下，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韓駒、晁沖之、謝邁、王直方等共二十五人，以爲豫章法嗣。其叙大略言：「唐自李、杜、韓、柳後，作者多依仿舊文，豫章始出而力振之，盡兼衆體，後學同聲並和，體制雖殊，宗派則一。」愚謂豫章自出機杼，清新奇巧，是其所長，若言盡兼衆體，則未也。李、杜而後，代不乏人，英詞傑句，卓然成立者衆，云皆依仿舊文，抑又謬矣。呂氏所列二十五人，其間知名之士，有詩傳世者數人耳，其餘無聞。此圖之作，殊非確論。考亭有言：「後山雅健，魯直纖仄。」先廣文嘗云：「今之俎豆山谷者多矣。」二公之論，可爲知者道耳。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 詩派西江認詩祖，柯亭之笛爨中琴。八珍饜飫筋難下，海上江瑤風味深。

黃經虞《江西宗派體》 宋黃山谷、楊廷秀諸公之詩。 江西宗派專學杜、韓，實則諸公自爲體耳。

《蓮坡詩話》 宋牧仲以《江西詩派論》課士豫章，率昧於題旨。新建張扶長吏部泰來致政家居，耄年好學，撰《江西詩派圖錄》，首述呂居仁所定宗派，次總論，次小傳，次與客問答。江西派共二十五人，其次第則首山谷。漁洋《論詩絕句》：「一代高名孰主賓？中天坡谷兩嶙峋。瓣香只下涪翁拜，宗派江西第幾人？」

杭世駿《沈沃田詩序》 自滄浪有「詩有別才，不關學問」之說，江西之派盛於南渡，而宋弱；永嘉四靈之派行於宋末，而宋社遂屋。然則詩非一人一家之事，識微之士，善持其弊，擔斯責者，固非空疏不悅學之徒所能任矣。

《甌北詩鈔・七言古》卷四 廣陵濤接潯陽濤，夜夢五老來相招。趣辦芒鞋青竹杖，要我去踏廬山高。山靈此約意良厚，那禁屨及窒皇走。遊山不憚千里遙，癡興古來亦罕有。江西詩派江西人，大都少肉多骨筋。廬山亦復犯此病，青孱片片摩穹旻。要其靈秀有獨絕，雲爲海綿瀑天紳。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六 呂本中《江西詩派圖》，意在尊黃涪翁，並列陳後山於諸人中。後山與黃同在蘇門，詩格亦與涪翁不相似，乃抑之入江西派，

誕甚矣。元遺山云：「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又云：「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遺山固薄黃體而不爲，亦由此輩尊之過當，故有此論。

李樹滋《石樵詩話》卷一　異哉，呂居仁之作《江西詩派圖》也，吾不知其去取之意云何。夫居仁在宋時以詩得名，自言傳衣江西，乃自山谷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無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邁、夏倪、潘大觀、林敏功、何顒、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以爲法嗣，謂其源流出豫章也。但山谷清新奇雋，自出機杼，誠爲別出一派。而所列二十五人，陳師道雖失之直，然學本於杜，在圖中端推傑出。若何顒、潘大觀，有姓名而無詩，王直方詩絕少，又無可考。且陳師道彭城人，韓駒陵陽人，潘大臨黃州人，夏倪、二林蘄州人，晁冲之、江端本、王直方開封人，祖可京口人，高荷京西人，其不皆江西人也明矣。如不定以江西人爲例，則同時秦少游亦爲吳人，日與山谷唱和，胡不入派？如必以江西人爲例，則同時曾文清贛人，又與居仁以詩往還，胡以又不入派？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欲免後人之異議，難矣。趙雲崧咏廬山詩云：「江西詩派江西人，從來多骨少肉筋。」則其爲派，亦從可想已。

《雨村詩話》卷下　西江派詩，余素不喜，以其空硬生湊，如貧人捉襟見肘，寒酸氣太重也。然黃山谷七言古歌行，如歌馬、歌阮，雄深渾厚，自不可沒，與大蘇幷稱，殆以是乎？後山詩，則味如嚼蠟，讀之令人氣短。如「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二句，繫集中五律起筆，竟成何語？眞謂之不解詩可也。擁被呻吟，直是枯腸無處搜耳。

《藝概》卷一　半山文瘦硬通神，此是江西本色，可合黃山谷詩派觀之。

又卷二　杜詩雄健而兼虛渾，宋西江名家學杜幾於瘦硬通神，然於水深林茂之氣象則遠矣。

又　西崑體貴富實貴清，襞積非所尚也；西江體貴清實貴富，寒寂非所尚也。

又　西崑體所以未入杜陵之室者，由文滅其質也。質文不可偏勝。西江之矯西崑，浸而愈甚，宜乎復詒口實與！

又　西江名家好處在鍛煉而歸於自然。放翁本學西江者，其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平昔鍛鍊之功，可於言外想見。

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三　方虛谷《律髓》一書，頗推江西一派。馮已蒼極駁之，于黃、陳之作，塗抹幾盡。其說謂：「西江之體大略如農夫之指掌、驢夫之腳跟，本臭硬可憎也，而曰強健；老僧嫠女之床席，奇臭惱人，而曰孤高；守節老嫗之絮新婦，塾師之訓弟子，語言面目，無不可厭，而曰我正經也。山谷再起，我必遠避，否則別尋生活，永不作有韻語耳。」余謂江西一派，雖不無可議，然涪翁之作，即東坡亦極賞之，何至詆毀若是？已蒼之論，亦殊失其平矣。

劉毓盤《輯校紫薇詩餘跋》　《東萊詩集》四庫提要曰：晦庵朱氏謂其言詩欲字字響，其暮年作詩則字字多啞，何也？雖然本中專以詩名，非朱氏可比。江西之說，則門戶之私也。原圖不傳，所錄二十五人，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趙彥衛《雲麓漫鈔》、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章如《山堂肆考》、王應麟《小學紺珠》、厲鶚《宋詩紀事》微有不同。諸家不皆江西人，胡仔謂其間有詩可傳者，不過數人而已。方回《瀛奎律髓》復以杜甫爲一祖，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爲三宗以張之，不知其何所取也？

張九鐸《戲爲六絕句》　共道西江火色新，寒郊瘦島步清塵。或看牛鬼蛇神出，嗤點流傳是昔人。

張晉《倣元遺山論詩絕句六十首》　豈眞淺率不成邦，說到坡仙意早降。我愛涪翁宗杜老，人言詩派衍西江。

況澄《倣元遺山論詩三十首》　江西詩社祖涪翁，二十五人宗派同。瘦可病權清苦甚，至今畸士染餘風。

何基《舟中雜詩》　涪翁出奇坡老外，兩陳依附各名家。西江瘦澀成宗派，何必尋源到浣花。

汪士鐸《論詩文》　太華三峰戍削新，翠連關隴壓河津。涪翁合作西江祖，多事虞山撼樹人。

林壽圖《校呂紫微集效其體贈雙叔》　涪翁流派未湮滅，魚虎年深帝魯猜。吸盡西江休退轉，黃河合眼再跳來。

張之洞《過蕪湖吊袁漚簃》　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清奇是雅音。雙井半山君一手，傷哉斜日廣陵琴。

李希聖《論詩》　強將一祖配三宗，流派江西本自同。不是《觀林詩話》在，誰知山谷學坡翁。

黃小魯《楚北論詩詩》 聯交海內洪駒父，授法平生蘇子瞻。剩有奇才涪老嘆，溪山句好讀無厭。

朱應庚《論詩三十二首》 宗派西江祇自岐，乾坤清氣少人知。落星寺裏蜂房密，小雨藏山客去遲。

蔡壽臻《論詩絕句十首》七 瘦硬堪爲庸懦師，西江派啓後人知。艱深淺陋成膚鼎，八代文章讓退之。

許愈初《論詩絕句》 滄海橫流事可嗟，江西社裏太紛拏。論詩不拾蘇黃唾，始信遺山是大家。

柳棄疾《妄人謬論詩派書此折之》 詩派江西寧足道，妄持燕石詆瓊琚。平生自有千秋在，不向群兒問毀譽。

三 洪 四 洪

黃庭堅《洪氏四甥字序》 洪氏四甥，其治經皆承祖母文城君講授。文城賢智，能立洪氏門戶，如士大夫，蓋嘗以義訓甥之名曰朋、芻、炎、羽，其友爲之易名，往往不似經意，舅黃庭堅爲發其蘊而字之。江發岷山，其盈濫觴，及其至於楚國，萬物並流，非夫有本而益之者衆邪？夫士也不能自智，其靈龜好賢樂善，以深其內，則十朋之龜，何由至哉！故朋之字曰龜父。秋黃騄耳之駒，一秣千里，御良而志得，食君場苗，蹇驢同軒，其在空谷，生芻一束，不知場穀之美也。能仕能止惟其才，可仕可止惟其時，何常之有哉？故芻之字曰駒父。火炎高丘，珉石共盡，和氏之璞，王者之器，溫潤而澤，晏然於焚如之時，蓋火不炎無以知玉，事不難無以知君子，故炎之字曰玉父。鴻雲飛而野啄，去來不繆其時，非其意不自下，故其羽可用爲儀，非夫好高之士，操行潔於秋天，使貪夫清明，懦夫激昂者何足以論鴻之志哉！故羽之字曰鴻父。既字之，又告之曰：曾子曰：「未得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修士也。」二三子捨幼志然後能近老成人，力學然後切問，問學之功有加，然後樂聞過，樂聞過，然後執書冊而見古人，執柯以伐柯，古人豈眞遠哉？

又《書倦軒詩後》 洪氏四甥才氣不同，要之皆能獨秀於林者也。

謝逸《寄洪駒父兼簡潘子真徐師川》 洪家兄弟皆英妙，仲氏文章獨起予。天末何人懷李白，日邊誰子薦相如？東湖水落蛙聲窘，南浦雲橫雁影疏。莫憶歸鴻揮老淚，強裁詩句和潘徐。

《觀林詩話》 豫章諸洪作詩有外家法律，然多不見於世。舊傳龜父《游烏遮塔示師川》詩云：「華鯨喚起曲肱夢，行徑幽尋小雨乾。風吹龍沙江流斷，日下烏塔松陰寒。冰雪照人徐孺子，手提玉塵對西山。安得鴻崖入瓊藥，令我蚩出六合間。」玉父寄兄詩云：「六年作別書頻至，一月相從袂又分。船宿綠波浦邊雨，客行烏泥岡上雲。陳留風俗尙可道，襄陽耆舊空復論。鴻飛衝天雁翅短，付與燕雀聊同羣。」

《艇齋詩話》 四洪兄弟皆得山谷句法，而龜父不預，何邪？

《江西詩派小序・三洪》 三洪與徐師川皆豫章之甥。龜父警句往往前人所未道，然早卒，惜不多見。駒父詩亦工，初與龜父遊梅仙觀，有詩，卒章云：「願爲龍鱗攖，勿學蟬骨蛻。」是以直節期乃弟矣。駒父後居上坡，晚節不終，不特有愧於舅氏，亦有愧於長君也。玉父南渡後爲少蓬，聞師川召，有懷駒父詩云：「欣逢白鶴歸華表，更想黃熊出羽淵。」然師川卒不能返駒父於鯨波之外，玉父愛兄之道至矣。余讀而悲之。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西渡集》一卷。【略】洪氏兄弟四人，其母黃魯直之妹，不淑早世，所爲賦《毀璧》者也。龜父舉進士不第。其季羽鴻父坐上書元符入籍，終其身。芻、炎皆貴，而芻靖康失節貶廢。羽詩不傳。

姚勉《書洪玉父奏稿後》 江西龜、駒、玉、鴻之四洪，猶江東封、胡、羯、末之四謝也。生恨晚，不及識前賢。寶祐癸丑，幸得與徽猷公四世子孫述爲同年生，暇日出公在思陵時奏稿，某拜手讀，曰：噫！此前輩文章也。意忠實而語精簡，今之葩華其文以舉子策體爲奏對者，視此愧矣。里後學姚某謹書。

《西渡集》附《洪炎小傳》 洪炎，字玉父，豫章人。徽宗朝官中書舍人。與兄朋龜父、芻駒父、弟羽鴻父，俱以詩文名世，稱四洪。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西渡集》二卷、《補遺》一卷。【略】炎與兄朋、芻、弟羽，號曰「四洪」。皆黃庭堅之甥，受詩法於庭堅。羽元符中以上書入黨籍，不幸早卒，篇章散佚，故呂本中《江西宗派圖》中僅列芻、炎、朋三人。

《宋百家詩存》卷七《西渡集》 洪炎字玉父，豫章人，徽宗朝官中書舍

人。與兄朋龜父、芻駒父、弟羽鴻父，俱以詩文名，時稱「四洪」。潘邠老有《題洪氏蠲殼軒》詩云：「封胡羯末謝，龜駒玉鴻洪。千載望四謝，四洪天壤同。」其推許如此。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蘇轍《送龔鼎臣諫議移守青州》　方回評：周益公嘗問陸放翁以作詩之法，放翁對以宜讀蘇子由詩。蓋詩家之病忌乎對偶太過，如此則有形而無味。三洪工于四六而短于詩，殆胸中有先入者，故難化也。放翁其以此箴益公歟？

《帶經堂詩話》卷六　文惠與弟文安邊、文敏邁同登館閣，文名滿天下，號稱「三洪」。時朋、芻、炎兄弟，亦稱「三洪」，而功名爵位遠不及。

二　林

《江西詩派小序・二林》　二林詩極少，曾端伯作《高隱小傳》，云有詩文百二十卷，今所存十無一二。兄弟皆隱君子，不但以詩重。

顧景星《詠三隱》（林敏功、敏修：敏功字子仁，別字松坡，（神）〔徽〕宗賜號高隱處士，有《蒙山集》百卷，弟敏修，字子來，有《無思集》。馬端臨《經籍考》亦載之）　松坡節氣士，少小負學術。一舉偶見遺，塞門即弗出。經通井大春，名比皇甫謐。隱處非盜聲，率性不就辟。子來實愛弟，豹席共床筆。湮沒《無思》篇。零落《蒙山集》。立言既不朽，傳後豈難必。所望賢達人，名山拾遺軼。

《宋詩紀事》卷三三引《尚友錄》　〔敏功〕與弟敏修居比鄰，終老以文字相友善，敏修亦終身不舉進士，世號「二林」。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林敏功林敏脩》　敏功，字子仁，蘄春人。年十六，預鄉薦，下第歸，歎曰：「軒冕富貴，非吾願也。」杜門不出者三十年。弟敏脩，字子來。俱以詩賦相高。元符末，蔡元度薦之，累徵不起。政和中，賜號高隱處士。子仁《寄均父》詩「饒三落拓我迂疏」，饒三指德操也，子仁殆借以自況焉耳。山谷《寄立之》云：「林處士詩甚佳，碧落碑無賡本也。」二林詩文凡千餘篇，號《松坡集》。

三　僧

《江西詩派小序・三僧》　三僧中，如璧詩輕快似謝無逸，亦欠工，祖可熟讀書，詩料多，無蔬筍氣，僧中一角麟也，善權與可相上下。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善權《寄致虛兄》　方回評：江西派中三僧：倚松老人饒德操，僧號如璧，詩最高，足與呂居仁對壘。祖可正平，善權巽中，二人齊名，世稱瘦權、癩可。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祖可善權》　祖可，字正平，丹陽人，蘇伯固堅之子，養直庠之兄也。住廬山，與善權同學詩，骨氣高邁，徐師川所推。羅源陳善曰：「予與僧惠空論今之詩僧，如病可、瘦權，嫌其太清。」空云：「往在豫章，與李商老論詩及此。商老云：『可師句句是廬山景物。』意亦以太清爲病。」余謂淸非詩之病也。可師有「亂山爭夕陽」之句，善權歎其精絕。與養直唱和《眞隱》詩，如「漱壑夜泉響，掃窗春霧空」等詠，往往得意外驚妙，其刻苦洵有過人者。善權詩「渚宮禪伯唐齊己，淮甸詩豪宋惠崇」，其自負可知矣。大抵二師之於韋蘇州，性而有之，非關學也。吳虎臣云：「正平工詩，至長短句甚佳，世僅稱其詩耳。」有《東溪集》。

二　謝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三引《雪浪齋日記》　謝夷季江左知名士也，其詩云：「平生忠義寸心赤，萬里風波雙鬢斑。」其弟幼槃詩云：「覓句每從山色外，發機元自鳥聲中。」二人以布衣死。賈長江云「賢人無官死，不親者亦悲」，信哉！

陳師道《送黃生兼寄二謝》　城西兩謝俱能文，穰丞精悍吾所聞。每讀吾

詩得人意，使不能文已可人。我昔謝公門下士，早年妄作功名意。如今老寄潁河東，九泉雖深愧此公。

李彭《寄臨川諸舊兼悲二謝》 半岳摧峰憐二謝，孤墳宿草已蒙茸。自嘆蔡邕今老矣，銘言獨不愧林宗。

呂本中《題竹友集》 謝康樂詩，規模宏遠，爲一時之冠，而元暉詩清新獨出，又自有過人者。後之善言詩者，於二公蓋未敢有所優劣也。本中竊以爲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元暉，此平等之論也。紹興三年秋，自嶺外北還，過臨川，去幼槃之沒十八年矣，始盡得幼槃書於其子長訥所。伏讀累日，益知前語之不謬。雖然，幼槃與其兄無逸修身厲行，在崇甯、大觀間不爲世俗毫髮汙染，固後進者之師也。其文字之好，蓋餘事爾。

周必大《撫州登科題名記序》 名士如謝逸與其弟薖，學術淵源，砥節礪行，厭場屋而捨之肆，其孫源、曾孫樞繼預黃甲，蓋不在其身，必昌厥後，此又一鄉所當勉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竹友集》十卷。【略】呂居仁題其後曰：「逸詩似康樂，薖詩似玄暉。」

《江西詩派小序・二謝》 呂紫微評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玄暉。按康樂一字百鍊乃出冶，玄暉尤麗密。無逸輕快有餘，而欠工緻，幼槃差苦思，其合玄暉者亦少。然弟兄在政、宣間，科舉之外，有岐路可進身，韓子蒼諸人或自鬻其技，至貴顯，二謝乃老死布衣，其高節亦不可及。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五謝薖《飲酒示坐客》 方回評：臨川謝薖字幼槃，兄逸字無逸，二人俱入江西詩派。

朱彝尊《竹友集跋》 臨川謝幼槃與兄無逸並負詩名，呂居仁集江西詩派二十五人，幼槃其一也。然其詩實與涪翁別，居仁又稱其似謝宣城，亦不類也。

《帶經堂詩話》卷六 宋二謝：無逸逸、幼槃薖，皆江西詩派中人，潘邠老亦派中人也。幼槃《竹友集》云：「邠老嘗作詩云：『滿城風雨近重陽。』邠老亡後，無逸兄用此句足成四篇。今去重陽只數日，風雨不止，凄然有懷，作二絕句，念泉下二人不再作，不覺流涕覆面。」【略】邠老詩句至今藝苑流傳，爲重陽口實，而二謝同時有詩，迄無知者。因識之，續成一則詩話，亦使邠老不寂寞也。（《香祖筆記》）

《宋史翼》卷二六 逸弟薖，字幼槃，自號竹友。嘗爲漕司首薦，省闈報罷，以琴弈詩酒自娛。詩文不亞其兄，時稱「二謝」。呂本中云：「無逸似康樂，幼槃似元暉。」又云：「二謝修身勵行，在崇觀間無所汙染，不獨以文見稱。」

《宋百家詩存》卷六《竹友集》 〔謝薖〕與兄無逸並以詩文稱，時號「二謝」。呂本中嘗云：「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玄暉。」蓋未敢有所優劣也。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謝逸謝薖》 逸字無逸，臨川人，布衣而名重縉紳。【略】從弟薖，字幼槃，食貧嗜古，樂志不仕，自號竹友，以詩文媲美其兄，時稱「二謝」。居仁云：「謝康樂詩規模宏大，爲一世冠，玄暉詩清新獨出，又自有過人者。無逸似康樂，幼槃似玄暉，眞足追配古人。」山谷讀其《與老仲元》詩，大驚曰：「使在館閣，晁張流也，恨未識之耳。」一日惠洪過溪堂，見無逸所居一室，生涯如庵蘊，少君方炊，稚子宗野汲水，無逸誦書掃除，見師放帚，大笑曰：「聊復爾耳。」相與飯菽，作偈而還。朱世英聞而和之。東鄰有寧生者，年二十餘，以鏤刻佛像爲業。俄遊京師，因其役得將仕郎歸家，日華裾細馬，閭里聚觀，門弟子不懌者累月，豈非傷無逸負出世之才，年未五十，一命不沾而殞，曾寧工之不若乎？噫唏，不識天下之爲寧工者比比也。崇觀間，欲求如二謝之高風勁節，當世有幾人哉？《溪堂》、《竹友》二集，繫門人所編，長短句尤天然工妙，今詩餘所載，僅劍首一映耳。

二 潘

張耒《戲二潘》 眊矂柯山客，還家只醉眠。桂堂渾忘卻，蟬室故依然。未用臨書卷，聊須辦酒錢。所欣家有弟，鄉校首稱賢。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潘大臨潘大觀》 大臨字邠老，黃岡人，才性明敏，凡經史百家之書，無不融貫，善屬文，而尤匠心於詩。元豐中，寓齊安，得句法於坡公。次弟大觀，字仲達。俱以詞翰名家。山谷誦其五言句，覺翰墨之氣如虹，猶足貫日。

南渡四大家

楊萬里《千巖摘稿序》 余嘗論近世之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巖之工緻，皆余之所畏者。

又《謝張功父送近詩集》 十年不夢軟紅塵，惱亂閑心得我嗔。兩夜連緡約齋集，雙明再見帝城春。鶯花世界輸公等，泉石膏肓歎病身。近代風騷四詩將，非君摩壘更何人（四人：范石湖、尤梁溪、蕭千巖、陸放翁）。

又《進退格寄張功父姜堯章》 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爲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俱癡絕，不見詞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已晚，酒泉端欲乞移封。

又《二月望日遞宿南宮和尤延之右司郎署疏竹之韵》 此君見我眼猶青，笑我吟髭雪點成。憶昔與君同舍日，聽渠將雨作秋聲。夜來遞宿三更悄，葉底春寒一倍生。夢入故園數新笋，穿籬破蘚幾莖莖。

又《上巳日予與沈虞卿尤延之莫仲謙招陸務觀沈子壽小集張氏北園賞海棠務觀持酒酬花予走筆賦長句》 東風吹我入錦幄，海棠點注燕支薄。不論宜雨更宜晴，莫愁傾國與傾城。半濃半淡晚明滅，欲開未開最奇絕。只銷一線日腳紅，頃刻千株開絳雪。偉哉詩人葉苧翁，持杯酌酒澆艷叢。坐看玉頰添醉暈，爲渠醉，何須問。

又《五更過無錫縣寄懷范參政尤侍郎》 蘇州欲見石湖老，到得蘇州發更了。錫山欲見尤梁溪，過卻錫山元不知。起來靈巖在何許？回首惠山亦無處。（又）〔人〕生萬事不可期，怏然卻向常州去。

《誠齋詩話》 自隆興以來，以詩名者：林謙之、范致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略】皆有詩集傳世。

姜夔《白石道人詩集自序》 近過梁溪，見尤延之先生。【略】先生因爲余言：「近世人士喜宗江西，溫潤有如范至能乎？痛快有如楊廷秀乎？高古如蕭東夫，俊逸如陸務觀，是皆自出機軸，亶有可觀者，又奚以江西爲！」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蕭千巖機杼與誠齋同，但才慳於誠齋，而思加苦，亦一生屯蹇之驗。同時獨誠齋獎重，以配范石湖、尤遂初、陸放翁。

林希逸《跋趙次山雲舍小稿》 派家行而誠齋出。後村評中興家數，以放翁比少陵，誠齋比太白。而文公昔常病之，豈以其變化如浮雲，激射如飛流，有非繩墨規矩所可限者。然非病誠齋也，病學誠齋者也。

《中興以來絕妙好詞選》卷二 劉漫堂云：「范至能、陸務觀以東南文墨之彥，至能爲蜀帥，務觀在幕府，主賓唱酬，短章大篇，人爭傳誦之。

方回《送俞唯道序》 大概律詩當專師老杜、黃、陳、簡齋，稍寬則梅聖俞，又寬則張文潛，此皆詩之正派也。五言古陶淵明爲根柢，三謝尚不滿人意，韋、柳善學陶者也。七言古須守太白、退之、東坡規模。絕句唐人後惟一荊公，實不易之論。但不當學姚合、許渾，格卑語陋，恢拓不前。唐二孟、近世呂居仁、尤、蕭、楊、陸，但可爲助，飽讀勤作，苦思屢改，則日異而月不同矣。

又《讀張功父南湖集并序》 乾、淳以來，稱尤、楊、范、陸。而蕭千巖東夫、姜梅山邦傑、張南湖功父，亦相伯仲。梁溪之槁淡細潤，誠齋之飛動馳擲，石湖之典雅標致，放翁之豪蕩豐腴，各擅一長。【略】今且題八句以寄予心：生長勳門富貴中，粃糠將相以詩雄。端能活法參誠叟，更覺豪才類放翁。舉似今人誰肯信，元來妙處不全工。鏤金組繡同時客，合向南湖立下風。

又《曉山烏衣圻南集序》 乾、淳以來，誠齋、放翁、遂初、石湖、千巖五君子，足以躡江西、追盛唐。

又《送羅壽可詩序》 陳簡齋、曾文清爲渡江之巨擘。乾、淳以來，尤、范、楊、陸、蕭，其尤也。

又《跋遂初尤先生尚書詩》 宋中興以來，言治必曰乾、淳，言詩必曰尤、楊、范、陸。其先或曰尤、蕭，然千巖早世不顯，詩刻留湘中，傳者少。尤、楊、范、陸特擅名天下。三家全集板行，遂初先生尚書文簡公厥後□□□獨未暇及此。回謂光堯龍渡時，則有詩人陳去非、呂居仁、徐師川、韓子蒼之徒，所謂及聞正始之音者。至阜陵在宥，而四鉅公出焉，非以其渾大典正，與中原諸老並歟？誠齋時出奇峭，放翁善爲悲壯，然無一語不天成。公與石湖，冠冕佩玉，度《騷》媲《雅》，蓋皆胸中貯萬卷書，今古流動，是惟無出，出則自然。近世乃有刻削以爲新，組織以爲麗，怒罵以爲豪，譎觚以爲怪，苦澀以爲清，塵腐以爲熟者，是不可與言詩也。舉是而泝沿上下其說，則於今而夢想乾、淳之盛者，又豈止於詩而已哉。

又《跋張仲實詩》 昔尤、楊、范、陸以詩鳴于乾、淳，惟張南湖、姜梅山頡頏其間，各有集傳于世。

又《恢大山西山小稿序》 乾、淳諸人，朱文公詩第一，尤、蕭、楊、陸、范，亦老杜之派也。

又《學詩吟十首》 《離騷》謂絕響，此道傳人心。外物有鼎革，能言無古今。曹、劉與陶、謝，五柳擅正音。李、杜與韓、柳，一字直萬金。歐、蘇與黃、陳，孰淺而孰深？尤、蕭、楊、陸、范，乾淳鶴在陰。二澗可繼之，章泉亦駸駸。奈何近百載，種火灰中深。

又《晚秋雜書三十首》一 堂堂陳去非，中興以詩鳴。呂、曾兩從橐，殘月配長庚。尤、蕭、范、陸、楊，復振乾、淳聲。爾後頓寂寥，草蟲何薨薨。永嘉有四靈，詞工格乃平。上饒有二泉，旨淡骨獨清。學子孰取舍，吾非私重輕。《極玄》雖有集，豈得如淵明。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范成大《鄂州南樓》 方回評：乾淳間詩巨擘稱尤、楊、范、陸，謂遂初、誠齋、放翁及公也。 查慎行評：《誠齋集》中稱尤、蕭、范、陸爲四詩將。蕭名德藻，字東夫。詩集舊有刊本，今失傳，後遂以楊易蕭。

又楊萬里《過揚子江》 方回評：楊誠齋詩一官一集，每一集必一變，此《朝天續集》詩也。其子長孺舉似于范石湖、尤梁溪，二公以爲誠齋詩又變，而誠齋謂不自知。詩不變不進。

又卷二〇劉克莊《趙禮部和予梅詩十絕送林錄參韻雜之萬如詩中殆不可辨別諜一詩以謝》 方回評：以予觀之，梅花詩清瘦瀟洒，近年莫如尤延之，雖楊誠齋、陸放翁亦頗浮肥矣。

又陸游《梅・若耶溪頭春意怪》 方回評：近世諸人爲梅詩，一切蹈襲，殊無佳語。甚者搜奇抉隱，組織千百，去梅愈遠。（紀昀評：此論精核）放翁七言律三十餘首，其在蜀中所賦尤多，似若寓意于所愛者。詠梅當以神仙、隱逸、古賢士君子比之，不然則以自況。若專以指婦人，過矣。此所選十五首，又似苦肉多于骨，與同時尤、楊、范體格不同云。

又卷二五呂本中《張禕秀才乞詩》 方回評：自山谷續老杜之脈，凡江西派皆得爲此奇調。汪彥章與呂居仁同輩行，茶山差後，皆得傳授。茶山之嗣有陸放翁，同時尤、楊、范皆能之。

宋濂《答董秀才論詩書》 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爲益遠。

《懷麓堂詩話》 楊廷秀學李義山，更覺細碎；陸務觀學白樂天，更覺直率。概之唐調，皆有所未聞也。

李堅《書正德胡刊本滄浪先生吟卷後》 夫文章與時高下，宋自北鼎南遷，國勢不競甚矣。迨于乾、淳之間，積久道洽，日趨強盛，時尤、楊、范、陸諸君子，家築騷壇，人標赤幟，鳴盛之作，駸駸乎幾還東京之舊。

王樟《練伯上詩序》 建炎之餘，日趨於弊，尤延之之清婉，朱元晦之冲雅，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固粲然可觀者，抑去唐爲已遠。

都穆《書頤庵先生集後》 宋南渡詩人稱范至能、陸務觀、楊廷秀、尤延之爲大家，范、陸與尤皆吳產，若至能則又余之鄉先生也。當時四明劉先生良佐與至能、務觀唱酬，極蒙賞識，故務觀序先生之詩，而廷秀復爲序之，此可以觀先生矣。

《詩藪》外編卷五 南渡諸人詩尚有可觀者，如尤、楊、范、陸時近元和。

又雜編卷五 楊廷秀云：「自隆興以來，詩名世者：林謙之、范至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近時後進有張鎡、趙蕃、劉翰、黃景說、徐仰道、項安世、羣豐、姜夔、徐賀、汪經、方翥云。」右楊氏所叙南渡詩人，後惟列尤、楊、范、陸爲四大家。蕭東夫似不稱，林謙之絕無傳。今四家詩存，覺延之亦非三君敵也。

《蟫精雋》卷一五 乾、淳間又有尤、楊、范、陸四巨擘，謂之「四大家」。尤謂延之遂初，楊謂萬里廷秀，范謂成大至能，陸謂放翁務觀也。

《柳亭詩話》卷二八 史稱誠齋歷事三朝，始終一節。韓侂胄築南園屬記，楊曰：「官可棄，記不可作。」遂告歸。《渭南全集》畢竟以七律擅長，遠撮錢、劉之標，近萃蘇、黃之勝，而乃曰：「我不如誠齋。」毋乃鳴謙太甚乎？昌黎傾倒於東野，廬陵尊獎於聖俞，特以耽奇之故，不覺言之娓娓。試取楊、陸二集並觀，必有辨其爲邢尹者。

姜宸英《史蕉飲蕪城詩集序》 今世稱詩家，上者規模韓、蘇，次則撏撦楊、陸。高才橫厲，固無所不可，及拙者爲之，弊端百出，險辭單韻，動即千言，

盡充比興，不知作者有源流派別，徒相與爲聒噪而已。

朱彝尊《沈明府不羈集序》　今海內之士方以南宋楊、范、陸諸人爲師，流入纖纖滑利之習，君獨以澀體孤行其間，雖衆非之而不顧，可謂有志者也。

又《劉介于詩集序》　南渡以後，尤延之、范致能爲楊廷秀所服膺，而不入其流派，【略】斯善于詩者矣。

又《書劍南集後》　邇者詩人多舍唐學宋，予嘗嫌務觀太熟，魯直太生。生者流爲蕭東夫，熟者降爲楊廷秀。蕭不傳而楊傳，效之者何異海畔逐臭之夫邪。

《帶經堂詩話》卷九　南渡四大家爲蕭、楊、范、陸，而誠齋答堯章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則謂遂初也。

姚壎《宋詩略自序》　南渡之尤、楊、范、陸，絕類元和。

《覲齋詩談》卷五　陸劍南、范石湖皆學杜有得者，范較養勝，陸較才勝耳。

《宋詩鈔・石湖詩鈔序》　當是時，石湖與楊誠齋、陸放翁、尤遂初皆南渡之大家也。

王霖《祀放翁先生用集中眉州披風榭拜東坡遺像韵》　《詩》三百篇留性情，少陵雅頌留正聲。堂堂渭南遙接武，騷壇從此無堅城。同時尤、蕭洎范、楊，南渡百年遞崢嶸。未若我翁更超絕，秀色天半峨帽橫。

汪琬《讀宋人詩五首》　唱得吳歈迥不同，石湖別自擅宗風。楊、尤果與齊名否？如此論量恐未公。　詩印頻提教外傳，入魔入佛總超然。放翁已得眉山髓，不解誠齋學謫僊。

田雯《舟中無事偶作論詩絕句・楊萬里周必大范成大》　楊監詩多終淺俗，平園老去亦疏庸。石湖居士眞清遠，不獨摹鸞寫狀濃。

《唐宋詩醇》卷四三　宋自南渡以後，必以陸游爲冠。當時稱大家者，曰蕭、楊、范、陸，楊萬里則曰尤、蕭、范、陸。至劉克莊，乃曰：「放翁學士似杜甫。」又曰：「南渡而下，放翁故爲一大宗。」朱子《與徐賡載書》：「放翁詩，讀之爽然。近代惟見此人爲有詩人風致。」今諸家詩具在，可與游匹者誰也？

尤侗《梁谿遺稿跋》　南宋詩家首推尤、楊、范、陸，號「中興四將」，蓋比之張、韓、劉、岳云。顧其時習尚，爭學唐風，由元訖明，鮮有齒及宋詩者。洎乎昭代，然後大行。蘇、黃而下，劍南爲盛，石湖次之，誠齋雖拙于用多，亦篇什斐然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梁溪遺稿》一卷。【略】方回嘗作袁詩跋，稱中興以來，言詩必曰尤、楊、范、陸。誠齋時出奇峭，放翁善爲悲壯，公與石湖，冠冕佩玉，端莊婉雅。則袁在當時，本與楊萬里、陸游、范成大幷駕齊驅。【略】即今所存諸詩觀之，殘章斷簡，尚足與三家抗行。

又卷一六〇　《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略】〔陸〕游晚年隳節，爲韓侂胄作《南園記》，得除從官，萬里寄詩規之，有「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句，羅大經《鶴林玉露》嘗記其事。以詩品論，萬里不及游之鍛鍊工細，以人品論，則萬里倜乎遠矣。

《說詩晬語》卷下　南渡後詩，楊廷秀推尤、蕭、范、陸四家，謂尤延之袁、蕭東夫德藻、范致能成大、陸務觀游也。後去東夫，易以廷秀，稱尤、楊、范、陸，蕭幾不能舉其名氏，而詩亦散逸矣。傳其《詠梅》云：「百千年薜著枯樹，一兩點花供老枝。」又云：「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意子子而求新，而入于澀體者耶？

翁方綱《讀劍南詩四首》　苦心欲挽古風還，神往《豳風・七月》閒。一騁蕭、尤，楊並駕，誰知衣鉢在茶山。

又《讀劍南詩八首》七　廣大教化主，唐之長慶間。以較宋南渡，時會若差肩。東都蘇、黃輩，果否追杜、韓？尚餘此毅力，半壁撐江山。晚宋例晚唐，孰爭杜樊川。罪言十六衛，慷慨激肺肝。鏡湖此一老，氣欲星虹蟠。范、楊、蕭、尤侶，得無力稍孱？茶山前揚鑣，白石或後攀。俯視諸小集，江湖到月泉。未知輯南州，舍此更誰先？獨立長嘯聲，蒼然霜雪寒。

《石洲詩話》卷四　寫景事有筆酣時，此則楊、范、陸三家之所同也。

又　石湖、誠齋皆非高格，獨以同時筆墨皆極酣恣，故遂得抗顏與放翁幷稱。而誠齋較之石湖，更有敢作敢爲之色，頤指氣使，似乎無不如意，所以其名尤重。其實石湖雖只平淺，尚有近雅之處，不過體不高，神不遠耳。若誠齋以輕儇佻巧之音，作劍拔弩張之態，閱至十首以外，輒令人厭不欲觀，此眞詩家之魔障，而吳鈔鈔之獨多。「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孟子所謂「放淫息邪」，少陵所謂「別裁僞體」，其指斯乎。

又　楊、范、陸極酣肆處，正是從平熟中出耳，天固不欲使南渡復爲東都也。

又 自後山、簡齋抗懷師杜，所以未造其域者，氣力不均耳。降至范石湖、楊誠齋，而平熟之逕，同輩一律，操牛耳者則放翁也。平熟則氣力易均，故萬篇酣肆，迥非後山、簡齋可望。而又平生心力全注國是，不覺暗以杜公之心爲心，於是乎言中有物，又迥出誠齋、石湖上矣。

又 誠齋屢用轆轤進退格，實是可厭。至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爲上將，更牽白石作先鋒。」叫囂傖俚之聲，令人掩耳不欲聞。

又 少室山房《詩藪》及方萬里跋幷云「尤、楊、范、陸」，或又稱「蕭、楊、范、陸」，爲南宋四大家。誠齋答堯章詩，又云「尤、蕭、范、陸四詩翁」。

《靜居緒言》 南渡後詩一變，尤、蕭、楊、范、陸時名相埒。尤延之、蕭千巖詩不概見，諸家中當以放翁爲巨擘，其體裁正大也。誠齋頹唐自恣，不滿人意，而其天機匠心，變化非常，亦未易到。石湖似爲整煉，而才思狹窄，終遜一籌。

徐曉亭《慶談筆存》 楊誠齋詩，力求超脫，范石湖詩，力求精工，卻不道詩從至性至情流出，不求超脫而自超脫，不求精工而自精工。

《有不爲齋隨筆》庚卷 誠齋與放翁同在南宋，其詩絕不感慨國事，惟《朝天續集》中《入淮河四絕句》、《題盱眙軍東南第一山》二律，《跋丘宗卿使北詩軸》少見其意，與放翁大不侔。

《竹溪詩話》卷二 楊萬里《除夕》詩云：「春回雨點溪聲裏，人醉梅花竹影中。」佳景佳句，不愧雅人。放翁詩云：「春回柳眼梅鬚裏，愁在鞭絲帽影間。」又云：「夢破江亭山驛外，詩成鐙影雨聲中。」句亦類此。

《小匏菴詩話》卷一 陸放翁云：「喚船野渡逢迎雪，攜酒溪頭領略梅。」楊誠齋云：「鷗邊野水水邊屋，城外平林林外山。」【略】此種句法皆由獨造。

《湘綺樓說詩》卷四 韓門諸子，郊、島、仝、賀各極才思，盡詩之變，然罕能兼之。宋人雖趾弛如蘇、黃，頹放如楊、陸，未有能泥沙俱下者。

《筱園詩話》卷四 南宋四大家，當時稱尤、蕭、范、陸，謂尤延之、蕭東夫、范石湖、陸放翁也。然三人皆非放翁匹，而延之尤卑。後蕭之詩失傳，乃以楊誠齋代之，改爲尤、楊、范、陸，而蕭之姓氏與詩，幾泯滅無聞。身後名之顯晦，亦有幸有不幸焉。然誠齋詩淺俗鄙滑，頹唐粗硬，純墮惡趣，眞江西派中魔魅，竟負虛名，浪傳至今，殊不可解。東夫詩雖亦染江西派習氣，而風骨稜稜，較誠齋爲雅音矣。僅傳其咏梅花句云：「百千年薜著枯樹，一兩點花供老枝。」又云：「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又云：「懸崖雪墮驚孤鶴，壓屋雲涼眠定僧。」筆意崎崟，力求生造，在拗體中，亦斬新耳目之句，歸愚先生乃貶其意象孤孑，入於澀體，未免是丹非素之習，所見不廣。夫言豈一端，體各有當，拗律、吳體，皆以生峭奇逸爲工，本避熟求新，乃作此體，何得以常法繩之。

況澄《仿元遺山論詩三十首》一九 文采尤、蕭、范、陸同，石湖南渡振頹風。梁谿寂寞千巖冷，我獨傾心拜放翁。

潘定柱《讀楊誠齋詩集九首》 精靈別闢一山川，百尺蠶叢直到天。宦境較於坡老穩，詩名合與放翁傳。盧前未必人無目（四傑其次爲楊炯，南宋四子尤、楊、范、陸，先生恰居其次）。身後方知筆有權。聞道醉鄉邊地闊，稱臣□是酒中仙。高卧東山東復東，少陵生在亦衰翁。堪嗟弱鬢無人問，但有狂名送老窮。舌底蓮花飛玉屑，牙棱菜味享家風。獨憐奪邑千巖叟，沒齒無言肯讓功（嚮始稱尤、蕭、范、陸，自先生出，乃改稱尤、楊、范、陸云）。

郭麐《丹叔手鈔誠齋詩集竟校讎一過輒書其後即用誠齋體》 范、陸、尤、蕭張一軍，天然風骨更超群。先生肯作隨人計，後世知誰定我文。身後虛名元爾爾，鐙前落葉尚紛紛。急須掩卷開簾坐，獨月行天無片雲。

又《楊陸譚詩圖爲退庵題》 一老霜鬢據几坐，以肘憑几目視左。一老傾聽手捋髭，似搔癢處笑在頤。捋髭者烏坐者霜，誰歟爲陸誰爲楊。二老年齒略相等，亦如詩格無低昂。得非使車歸日居西湖，朝天客亦租僧廬。錦官走馬尚豪縱，江湖未免形容癯。兩篇題稿語鄭重，極言絕世詩名無。豈知傾倒亦復爾，自道我不誠齋如。其旁一童卷毛持，意或爾曰雲龍詩。烏丸玉版答縞紵，錦囊傾盡千珠璣。黃公學詩無不有，尤于二老極傾首。能參活句江西禪，愛說閒居劍南叟。瓣香乃更審厥像，坐睨神骨氣先王。倘嫌未獲接語言，屬我題詩補其上。我詩拙率不及君，安能門戶除紛紜。得君印可且快意，一笑二老還應聞。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六 楊廷秀、陸務觀詩，爲宋南渡名家，而皆壽考。【略】誠齋以開禧二年卒，年八十三，亦見《宋史》本傳。據開禧二年，歲在丙寅，則當以宣和六年甲辰生矣。而周益公《題三老圖》詩自注：「乘成兄生於乙巳，誠齋丁未。」與傳不合，當更考之。

作家

潘大臨

論述

綜論

黃庭堅《書倦殼軒詩後》　潘邠老蚤得詩律於東坡，蓋天下奇才也。予因邠老故識二何，二何嘗從吾友陳無己學問，此其淵源深遠矣。

張耒《潘大臨文集序》　予友潘大臨，字邠老，其人也。邠老故閩人，後家黃州。崇寧中，予以罪謫黃州，與邠老爲鄰。邠老少學爲人，則已不能合其鄉人，衆不悅之。邠老獨與當世知名士遊，往往屈輩行與之交。嘗舉于有司，與千百人偕進偕退，無知其才而力振之于困者。後予蒙恩去黃，居于淮陰，聞邠老客死蘄春，予爲之太息出涕。

又《讀潘郎文卷》　霜鬢我猶謫宦，猾鬚子合封侯。老拙何勞咄咄，疏慵且復悠悠。

《王直方詩話》　潘大臨字邠老，有《登漢陽江樓》詩曰：「兩屐上層樓，一目略千里。」說者以爲着屐豈可登樓。又嘗賦《潘庭芝清逸樓》詩，有云：「歸來陶隱居，拄頰西山雲。」或謂既已休官，安得手板而拄之也。洪氏倦殼軒，邠老作詩云：「封胡羯末謝，龜駒玉鴻洪。千載望四謝，四洪天壤同。」謂龜父、駒父、玉父、鴻父也。時人以爲急口令。又寄人作詩，有「思君帶移孔」之句。惟和張文潛「痛」字韻詩，頗有佳語。其云：「文章邇來氣焰低，聖經頗遭餘子弄。公歸除□□□□，荆舒之說懲應痛。」蓋王介甫始封於舒，後封於荆，故邠老云耳。邠老作詩，多犯老杜，爲之不已，老杜亦難爲存活。使老杜復生，則須共潘十廝炒。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三引《呂氏童蒙訓》　潘邠老言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爲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

《紫微詩話》　江西諸人詩，如謝無逸富贍，饒德操蕭散，皆不減潘邠老大臨精苦也。

陸游《跋潘豳老帖》　潘豳老詩妙絕世，恨不見其字，今見此卷，無復遺恨矣。癸亥五月一日，笠澤陸某書。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潘邠老有一詩一句說一事，更成甚詩。

《江西詩派小序・潘邠老》　東坡、文潛先後謫黃州，皆與邠老游。其詩自云師老杜，然有空意，無實力。余舊讀之，病其深蕪，後見夏均父讀邠老詩，亦有深蕪之病評。

袁中道《宋元詩序》　陸放翁稱潘邠老之詩，以爲妙不可及，而潘集今亦無從得睹。黃山谷集極口江陵高荷工於學杜，而志已逸其名。

謝啟昆《讀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　惱人風雨菊花辰，忽遇催租敗興人。異日相思謝蝴蝶，一觴西望楚江濱（潘大臨）。

分論

《廬山紀行》　謝薖《讀潘邠老廬山紀行詩》：杜陵骨已朽，潘子今似之。欲觀廬山作，乃類《北征》詩。是家好男子，札翰非凡兒。阿耶有新句，把筆如畫錐。此詩落吾手，三復喜可知。有才如長卿，武帝思同時。不令歌天馬，亦合賦靈芝。胡爲鬢已凋，但作愁苦辭。錦囊勿妄發，恐爲俗子嗤。

《江夏別魯直送之宜州》　《紫微詩話》：邠老送山谷貶宜州詩：「可是中州著不得，江南已遠更宜州。」山谷極稱賞之。

《哭東坡》　《紫微詩話》：潘邠老哭東坡絕句十二首，其最盛傳者：「元祐絲綸兩漢前，典刑意得龍公宣。裕陵聖德如天大，誰道微臣敢議天。」「公與文忠總遇讒，讒人有口直須緘。聲名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北斗南。」

《浯溪》　《紫微詩話》：饒德操初見潘邠老和山谷《中興碑》詩，讀至「天

下寧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歎曰：「潘十後來做詩直至此地位耶！」

《艇齋詩話》：山谷《浯谿碑》詩有史法，古今詩人不至此也。張文潛《浯谿》詩止是事持語言，今碑本並行，愈覺優劣易見。張詩比山谷，眞小巫見大巫也。潘邠老亦有《浯谿》詩，思致卻稍深遠，呂東萊甚喜此詩。予以爲邠老詩雖不敢望山谷，然當在文潛之上矣。

「滿城風雨近重陽」句　《韻語陽秋》卷二：潘云：「秋來日日是詩思，昨日捉筆得『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忽催租人至，令人意敗，輒以此一句奉寄。」亦可見思難而易敗也。《懷麓堂詩話》：「風雨」字最入詩，唐詩最妙者，曰「風雨時時龍一吟」，曰「江中風浪雨冥冥」，曰「筆落驚風雨」，他如「夜來風雨聲」，「洗天風雨幾時來」，「山雨欲來風滿樓」，「山頭日日風和雨」，「上界神仙隔風雨」，未可僂數。宋詩惟「滿城風雨近重陽」爲詩家所傳，餘不能記也。《藝苑卮言》卷四：宋詩亦有單句不成詩者，如王介甫「青山捫蝨坐，黃鳥挾書眠」，又黃魯直「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潘邠老「滿城風雨近重陽」，雖境涉小佳，大有可議，覽者當自得之。

傳記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　潘大臨字邠老，故閩人，後家黃州。少學爲人，不能合其鄉人，衆不悅之，獨與當世名士游，往往屈輩與之交。

紀事

《詩話總龜》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詩話》　癸未三月三日，徐師川、胡少汲、謝夷季、林子仁、潘邠老、吳君裕、饒次守、楊信祖、吳迪吉見過，會飲於賦歸堂，亦可爲一時之盛。潘一作詩歷數其人云：「胡子雲中白鶴，林生初發芙蓉。吳十九成雅奏，饒三百鍊奇鋒。南州復見高士，東山行起謝公。信祖眞成德祖，立之無愧行中。吳生可共南郡，老夫寧附石崇。閑雅已傾重客，說談仍得王戎。冠蓋城南高會，山陰未掃餘風。客散日銜西壁，主人不道尊空。」徐師川輩皆言此詩殊不工，又六字無人曾如此作，想爲五言亦可。遂去一字，句皆可讀，至「老夫附石崇」，坐客無不大笑。

《冷齋夜話》卷四　黃州潘大臨工詩，多佳句，然甚貧。東坡、山谷尤喜之。臨川謝無逸以書問有新作否，答書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爲俗氛所蔽翳。昨日閒卧，聞攪林風雨聲，欣然起題其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聞者笑其迂闊。

《梁谿漫志》卷七　謝無逸嘗從潘邠老求近作，邠老答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爲俗氛所蔽。昨日清卧，聞攪林風雨聲，欣然起題其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予謂邠老之興，正易敗也。阮籍爲竹林之遊，王戎後至，籍戲之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如卿輩意，復易敗耳？」此足見戎之高致。若使予聞秋聲得句，方題壁間，不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何催租人能敗邪？賈島鍊「敲」、「推」字，至衝京尹節而不知，此正得詩興之深者。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潘大臨潘大觀》　大臨，字邠老，黃岡人。才性明敏，凡經史百家之書，無不融貫，善屬文，而尤匠心于詩。元豐中，寓齊安，得句法于坡公。次弟大觀，字仲達，俱以詞翰名家。山谷誦其五言句，覺翰墨之氣如虹，猶足貫日。邠老年雖少，而風度恬適，殊有塵外之韻。山谷屢囑諸甥從之游，相與琢磨，去盡少年之色，須用薰悟之鉏，痛以治之。蚤負盛名，屢不得志于有司，山谷極口慰藉，更勉之曰：「子瞻論作文法，須熟讀《檀弓》，大是妙論。書法甚工，然少波峭，政以觀古人書少耳。可取古法帖，日陳左右，事業之餘，輒臨寫數紙，頗勝弈棋廢日。」後徐師川贈詩，謂字直千金。師智永，則進乎技矣，其工妙可知也。放翁題跋曰：「邠老詩妙絕世，恨不見其字，今見此帖，無復遺恨。」其詩如《和中興碑》、《送山谷貶宜州》、《東坡輓辭》之類，竟與「重陽」一句詩并傳。《寄贈饒德操》有「文如二稚徒懷璧」之詠，後德操爲僧，果名如璧。呂舍人以爲詩讖。至今臨汝人尚能言之。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柯山集》二卷。齊安潘大臨邠老撰。

《國史經籍志》卷五　潘大臨《柯山集》二卷。

藝文

釋道潛《贈潘邠老秀才》　去年雲夢澤南州，爲訪太史嘗淹留。東坡寒碧最佳處，恨不得子同遨遊。今年廬山深且窅，感君忽來慰枯槁。溪月巖雲亦有情，昨夜爲君感色好。飄飄綠髮方妙年，圖史滿腹皆精研。揮毫應敵風雨快，咳唾落紙珠璣圓。廣文英豪僅數千，逸羣驥子誰與肩。男兒窮通故有命，勸子未宜嗟蹭蹬。丈夫蓋棺事始定，他日雄飛鵬翮勁。草草論文未有涯，匆匆別我卻還家。秋風更約通玄府，共訪仙人卧彩霞（邠老嘗約余重會於太平觀）。

張耒《聞子瞻嶺外歸贈邠老》　今晨風日何佳哉，南極老人度嶺來。此翁身如白玉樹，已過千百大火聚。望天留之付眞主，世間毒烈計已誤。柯山潘子應鼓舞，與子異時從杖履。

賀鑄《九月十日寄潘邠老》（丁丑江夏賦。潘嘗語中秋、重九渡江見過，竟不至，因以誚之）　明月昔如許，懷人殊不來。徒歌桃葉曲，又負菊花開。尺紙緘愁去，扁舟載夢迴。它年鷄黍約，千里信悠哉。

謝逸《嘲潘邠老未娶》　潘侯平生心，初不喜婚宦。中年又喪妻，二子尚幼丱。孤燈秋夢寒，頗思美目盼。初時似不堪，既久亦習慣。斯人天機深，堅壁卻憂患。濁醪只獨斟，布衣誰補綻。豈不溉釜鬻，無人煮藜莧。買婢供使令，頗遭俗子訕。北風吹枯桑，天寒歲云晏。人生不百年，一世如夢幻。勿謂淵泉深，巨魚亦可汕。何當呼蹇修，便可買羔雁。中饋端有人，嫁娶豈難辦？爲君乞樊素，伴我老山澗。

又《亡友潘邠老有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今去重陽四日而風雨大作遂用邠老之句廣爲三絕》　滿城風雨近重陽，無奈黃花惱意香。雪浪翻天迷赤壁，令人西望憶潘郎。滿城風雨近重陽，不見修文地下郎。想得武昌門外柳，垂垂老葉半青黃。滿城風雨近重陽，安得斯人共一觴。欲問小馮今健否，雪中孤雁不成行。

謝逸《潘邠老哀詞》　予離羣而處獨兮，望古人而求友。君被褐而懷才兮，卧柯丘之林藪。賦幽懷於秋夜兮，雖愛君而不見。託筆墨以寫心兮，蓋定交其已久。歲乙酉之將盡兮，始識君于大梁。面蒼蒼而髮星星兮，何茲時之不偶。君曰無傷兮，繄吾道則然。相從於漏屋之下兮，日賦詩而飲酒。越仲春之未望兮，我乘舟而東去。君踟躕而不忍別兮，步河堤而攜手。念會合之難常兮，嗟形影之乖離。既黯然而分道兮，尚瞻焉而回首。謂別君其幾何時兮，曾書問之不通。驚凶訃之奄至兮，爲投箸而嘻嘔。予固知自古皆有死兮，誰能免夫牖下。夫何奔走於道路兮，竟死於奴隸之手。矧比年之凋喪兮，巍然皆國之楨。君雖學而未仕兮，天又奪而莫之壽。意君死而無憾兮，從諸公於九泉。奈生者惻愴兮，謂天意之莫究。維君之文兮，予謂不朽。于今之世兮，祇以覆瓿。不顯於今兮，固傳於後。嗚呼！君身槁壤兮，君名星斗！

呂本中《潘邠老嘗得詩云滿城風雨近重陽文章之妙至此極矣後託謝無逸綴成無逸詩云病思王子同傾酒愁憶潘郎共賦詩蓋為此語也王立之也作詩未數年而立之邠老墓木已拱無逸窮困江南未有定止感歎之餘輒成二絕》　漫營新句補殘章，寄與烏衣玉樹郎。他日無人識佳景，滿城風雨近重陽。　好詩政似佳風月，會賞能知已不凡。萬里潘郎舊鄉縣，半江斜日落歸帆。

趙藩《重陽近矣風雨驟至誦邠老滿城風雨近重陽句輒為一章書呈教授沅陵》　好詩不在多，自足傳不朽。池塘生春草，餘句世無取。詩家黃州潘，蘇黃逮詩友。六義極淵源，一貫相授受。秋風有奇思，簟瓢忘陋巷。奈何催租人，敗之不使就。我謂此七字，已敵三千首。政使無敗者，意盡終難又。縱令茸成章，未免加飣餖。衣錦欲尚絅，何嘗炫文繡。一洗凡馬空，浪說充天廄。重陽晴則已，雨必風在□。今茲季月來，陰雨變時候。愔愔爵羅門，寂寂鳥嗥牖。黃花冷未芳，黃葉掃復有。頗將寫吾懷，渠在那出手。併想東籬人，瞻前忽焉後。

韓淲《風雨中誦潘邠老詩》　滿城風雨近重陽，獨上吳山看大江。老眼昏花忘遠近，壯心軒豁任行藏。從來野色供吟興，是處秋光合斷腸。今古騷人乃如許，暮潮聲捲入蒼茫。

趙子櫟

《宋史》卷二四七《趙子櫟傳》　子櫟，燕懿王後五世孫。登元祐六年進士

第。靖康中汝州太守。金人再渝盟，破荊湖諸州，獨子櫟能保境土。李綱言于朝，遷寶文閣直學士，尋提舉萬壽觀。紹興七年卒。

《鶴肋編》卷中　宗室子櫟字夢授，宣和中以進韓文杜詩二譜爲本朝除從官之始，然必欲次叙作文歲月先後，頗多穿鑿。又喜吟詩，每對客使其甥諷誦，源源不已。嘗作《杜鵑》詩誇於人，謂雖李、杜思索所不至。其首句云：「杜鵑不是蜀天子，前身定是陶淵明。」聞者笑不能忍。至「夜棋三百子，曉髮一千梳。髮爲千戈白，心於社稷丹」，亦其工者。

趙令畤

論述

綜論

蘇軾《薦宗室令畤狀》　臣伏見承議郎、簽書潁州節度判官廳公事令畤，事親篤孝，內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體兼衆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

李廌《汝陰唱和集後序》　〔廌〕既而得《秋陽賦》於黃門蘇侍郎家，《趙德麟字說》於翰林范學士家，又知德麟爲從事，雖未識德麟，已知其賢。後於中書喬舍人家見《汝陰倡和》。初見德麟之文章，豐容秀發，想見其風流標裁，爲神仙中人。其後六年，廌適吳越，將道漢沔浮江而東，遇德麟於襄陽，慨然傾蓋如平生交。德麟出《汝陰倡和》，多嚮日所傳者三之二，粲然盈目，固足以使汝陰之人與夫它邦之人至汝陰者，自今時至於百世，皆懷慕想望，以爲一段佳事。【略】今先生得罪竄南海，異時門生故吏孰肯顧恤，獨吾德麟之意不替平昔，又取此詩使廌叙之，其義甚高，非俗所能爲也。

周紫芝《書安定郡王長短句後》　安定郡王具文殊無礙辨才，傳東坡居士正法眼藏，時時游戲於長短句中，妙麗清壯，無一字不可人意。今觀此數解，眞樂府中絕唱也。試使韻人勝士酒酣耳熱倚席而歌之，當復令人想見其風采。後五詩，余舊聞於故人者，併書卷尾。

《碧鷄漫志》卷二　趙德麟、李方叔皆東坡客，其氣味殊不近，趙婉而李俊，各有所長。晚年皆荒醉汝、潁、京、洛間，時時出滑稽語。

周必大《跋趙德麟書》　詞翰雖君子餘事，必淵源有自，乃可貴焉。德麟既著錄于老坡之門，子禮復順風于德麟之室，而誠父又子禮過庭之佳子弟。文獻相承，夫豈偶然？推而上之，傳道安可以無宗哉？乾道己丑五月二十四日。

劉克莊《趙崇安詩卷跋》　前代宗室嗜章句者如楚元王父子，皆從申公、白公受詩。【略】本朝全盛時，貴顯而負詩名者有德麟，近歲有南塘兄弟，詩工而命窮者有紫芝、仲白，而南塘遂爲一代騷人之宗。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一　《侯鯖錄》八卷。【略】是書採錄故事詩話，頗爲精贍。然如第五卷辨傳奇鶯鶯事，凡數十條，每條綴之以詞，未免失之冶蕩。【略】〔朱〕翌又稱令畤雖因蘇軾入黨籍，而後附內侍譚稹以進，頗違清議。此書乃稱余爲元祐黨人，牽復過陳，舉王叡《昭君怨》詩示張文潛，文潛云「此眞先生所謂篤行而剛者」云云，尤不免愧詞。然令畤所與游處皆元祐勝流，諸所記錄多尚有典型，是固不以人廢言矣。

《詞徵》卷五　趙令畤以元微之崔鶯鶯事，譜爲商調《蝶戀花》詞，但見於《侯鯖錄》。然較鄭彥能、董穎調笑，則愈下矣。

劉毓盤《輯校聊復集跋》　王直方《立之詩話》曰：東坡作《秋陽賦》以贈德麟曰：「趙王之孫，有賢公子，宅于不土之里，而咏無言之詩。」蓋令畤字也。其受知也與毛滂同。滂從蔡京進，德麟以內侍譚稹進，不滿于清議也亦同。其《侯鯖錄》八卷，《四庫提要》極許其採錄之精，獨第五卷《鶯鶯傳奇》一條綴之以詞，謂失之冶蕩。

分論

《跋李太白醉草後》　《春渚紀聞》卷七：「雖自九天分派，不與萬李同

林。步處雷驚電繞，空餘翰墨窺尋。」此趙德麟跋蓬所藏李太白醉草後，其實自謂也。

「冥冥小雨不成泥」句　《詩話總龜》卷八引《王直方詩話》：趙德麟有詩云「冥冥小雨不成泥」，參寥言冥冥之雨卻是作泥者，不若霏霏也。以道以爲然。

「卧聽簷雨作宮商」句　《觀林詩話》：予家有聽雨軒，嘗集古今人句。杜牧之云：「可惜和風夜來雨，醉中虛度打窗聲。」賈島云：「宿客不來過半夜，獨聞山雨到來時。」歐陽文忠公：「芳叢綠葉聊須種，猶得蕭蕭聽雨聲。」王荆公：「深炷爐香閉齋閣，卧聞簷雨瀉高秋。」東坡：「一聽南堂新瓦響，似聞東塢少荷香。」陳無己云：「一枕雨窗深閉閣，卧聽叢竹雨來時。」趙德麟云：「卧聽簷雨作宮商。」尤爲工也。

《蝶戀花》（欲減羅衣寒未去）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開口澹冶，鬆秀。　末路情景若近若遠，低徊不能去。

《蝶戀花》（捲絮風頭寒欲盡）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恨春日又恨黄昏，黄昏滋味更覺難嘗耳。　斜陽在目，各有其境，不必相同。一云「卻照深深院」，一云「只送平波遠」，一云「只與黄昏近」，句句沁人毛孔皆透。

《清平樂》（春風依舊）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能消幾箇黄昏，恆語之有情者，「能」字更喫緊。

《烏夜啼》（樓上縈簾弱柳）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休文「夢中不識語，何以慰相思」，反其指而用之，情思纏綿動人。　《詞綜偶評》：（「重門不鎖相思夢」二句）從休文「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化出。　《蓼園詞評》：《苕溪叢話》：趙德麟「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遶天涯」，徐師川「門外重重疊疊山，遮不斷愁來路」，二詞造語不同，其意絶相類。　沈際飛曰：休文「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反其指而用之，情思纏綿動人。又齊己詩「重門不鎖夢」。　按絮撲簾而情動，花礙月而望沉。年年心事最難處者，日落棲鴉時耳。末二句尤寫得沉摯。情到處，不覺神魂飛動矣。

「臉薄難藏淚」句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六〇引《王直方詩話》：「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窗一夜愁。」此趙德麟細君王氏所作也，德麟既鰥居，因見此篇，遂與之爲親，余以爲二十八字媒也。【略】苕溪漁隱曰：德麟小詞有「臉薄難藏淚，眉長易覺愁」之句，人多稱之，乃全用《香奩集》「桃花臉薄難藏淚，柳葉眉長易覺愁」一聯詩，但去其上四字耳。

傳記

《宋史》卷二四四《趙令畤傳》　令畤字德麟，燕懿王玄孫也。蚤以才敏聞。元祐六年，簽書潁州公事。時蘇軾爲守，愛其才，因薦于朝。宣仁太后曰：「宗室聰明者豈少哉？顧德行何如耳。」竟不許。軾被竄，令畤坐交通軾罰金。已而附内侍譚稹以進。紹興初，官至右朝請大夫。呂頤浩請以令畤主行在大宗正司，帝命易環衛官。頤浩言：「令畤讀書能文，恐不須易。」帝曰：「令畤昔事譚稹，頗違清議。」改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防禦使，權知行在大宗正事。遷洪州觀察使，襲封安定郡王。尋遷寧遠軍承宣使，同知行在大宗正事。四年薨，貧無以爲殮，帝命戶部賜銀絹，贈開府儀同三司。

紀事

作家逸事

張耒《書趙令畤字説後》　蘇公既謫嶺外，其所厚善者往往得罪，德麟亦閑廢且十年。其平生與公往還之迹，宜其深微而諱之矣，而德麟不然，寶藏其遺墨餘稿，無少棄舍，此序其甲也。予問其意，德麟慨然曰：「此文章之傳者也，不可使後人致恨于我。」予曰：「此正先生所謂篤行而剛信于爲道者與？」

趙令畤《被責三十年蒙恩召還行在方駐蹕錢塘書呈子常侍郎》　三十餘年一夢同，向來朝士盡沈空。如今白首趨行在，不是當年長樂鐘。

《山房集》卷八　趙令畤，宗室近屬，安定郡王猶子，好學有詩聲，著《侯

鯖錄》行於世。元祐六年，簽判潁上。東坡出守，愛其公姓而有文，一見待以文士，賦詩飲酒，嘗令屬和，別去懷思，形於篇詠，字之曰德麟。其後張文潛書《字說》，謂德麟與韓子蒼諸人名振一時。東坡領郡時，表上其才，明年去潁，又力薦之，至器其人爲清廟之寶。東坡既謫，德麟亦坐廢十年。紹興初，始以正郎爲宗司，方擬上除目，高宗諭宰相，謂德麟嘗事譚稹，不當齒士大夫，竟易環衛。後得宣和邸報，始知德麟事爲有實，得處右列已爲僥倖矣。按宣和年，以太尉、遂寧軍節起復稹，宣撫河東、燕山，稹辟置議幕管句凡九人，德麟時爲泗州倅，辟置蓋其一也。是役也，實攸、稹首禍，不待明智，誰不寒心！如侯益輩與之爲屬，固不足道。觀鄭望之城下之盟，猶能略與敵爭而面責郭藥師。望之以身從稹已爲可惜，況德麟號識理通文，反(面)〔而〕自汙謬迷至此，得罪於九原多矣。乃知高宗聖訓蓋指其實也。

《**復小齋賦話**》**卷上**　趙德麟名令畤，東坡作《秋陽賦》，首云：「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畤字也。坡云：「且教人別處使不得。」

作品本事

《**本事詞**》**卷上**　劉弇偉明喪愛妾，頗深騎省之悼。趙德麟戲賦《清平樂》云。

《**詞苑萃編**》**卷四引**《**古今詞話**》　元祐時宗室能詞者衆，【略】安定郡王令畤嘗夜過東坡家，飲梅花下，曾有題會眞記《鳳栖梧》云。

劉毓盤《**輯校聊復集跋**》　徐釚《詞苑叢談》謂德麟知行在大宗正事，作「欲減羅衣」《蝶戀花》詞。《樂府雅詞》、《草堂詩餘》皆錄之，題曰清明，而不言其解。得徐氏說而知其與辛棄疾題造口壁《菩薩蠻》詞同爲金人追孟后御舟不及而作也。豈泛爲之哉！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聊復集》一卷。安定郡王趙令畤德麟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聊復集》一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趙令畤《安樂集》三十卷。

趙萬里《**聊復集輯本題記**》　《聊復集》一卷，宋時有長沙書肆《百家詞》本，見《直齋書錄解題》，久佚不傳。茲于《樂府雅詞》、《花庵詞選》外，于其自撰《侯鯖錄》中輯得商調《蝶戀花》十二首，咏鶯鶯故事。與曾布《水調歌頭》咏馮燕事、董穎《道宮薄媚》咏西施事，體制相似。惟曾、董所作爲大曲，故曲外無敘事之文，德麟則置本事于曲前，以首闋起，末闋結之。觀堂先生以爲視後世戲曲之格律，幾于具體而微，其說良是。【略】厥後諸宮調體，即由此遞變而成。

《**遂初堂書目·小說類**》《侯鯖錄》。

《**讀書附志**》**卷上**　《侯鯖錄》八卷，宋趙令畤。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趙令畤《侯鯖錄》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八**　趙德麟《侯鯖錄》，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趙德麟《侯鯖錄》一冊。

《**萬卷堂書目**》**卷三**　《侯鯖錄》八卷，趙德麟。

《**百川書志**》**卷八**　《侯鯖錄》八卷，宋趙德麟著。

《**滄生堂藏書目**》**卷七**　《侯鯖錄》四卷，趙德麟，稗海大觀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侯鯖錄》六卷，宋趙德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　《侯鯖錄》八卷，內府藏本。宋趙令畤撰。

鮑以文《**校鈔本侯鯖錄跋**》　《侯鯖錄》刻於商氏《稗海》者凡八卷，此則通爲二卷，行次不甚相遠，惟首尾差有更易。間取商氏本校之，其訛誤不下七八百處。

《**郘宋樓藏書志**》**卷六三**　《侯鯖錄》二卷，盧抱經校本。宋聊復翁趙德麟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一**　《侯鯖錄》八卷，明芸川書院刊本，鮑以文舊藏。聊復翁趙德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四**　《侯鯖錄》八卷，宋趙令畤撰。知不足齋本。　稗海本。

又《**附錄**》　嘉靖甲辰本(星詒)。　余家有鮑淥飲校本，極精審(詒讓)。

又《續錄》　嘉靖甲辰芸窗書院刊。【略】　袁抱存收得明小字本，十一行，二十一字，有「鰲峰書院之記」木記。　說郛本。

《藝風藏書續記》卷八　《侯鯖錄》八卷，明芸窗書院刊本，宋趙令畤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　《侯鯖錄》八卷，宋趙令畤撰。明嘉靖二十三年芸窗書院刊本。

又　《侯鯖錄》二卷，宋趙令畤撰。明鰲峰書院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侯鯖錄》八卷，宋趙令畤撰。明嘉靖二十三年芸窗書院刻本，四冊。

藝文

李廌《青泥雪中和德麟韵》　君笑吾癡絕，吾知自不癡。遠游陪勝士，歸橐有新詩。笑覺山途近，寒因酒力遲。相從畏嘲謔，別後復懷思。

晁說之《答趙德麟見招之作》　王孫囚冠安穩無，骨清肉健今更癯。學似東山何所歉，才如北海莫言疏。幾年漢上狂歌散，今日山前幽夢餘。消息遠來知有意，碧巖卻要子來居。

吳則禮

論述

韓駒《北湖居士集序》　豫章吳則禮字子副，贈少師名中復公之初子。公博古雄贍，仕仁廟朝，居言路，直言極諫，簉閒五府，上書「文儒鐵御史」五字以褒榮之，宜其有子克紹家學。子副少習賢良科，未及設施，而被賞延。雖處富貴間，紬繹書傳，商略古今，罔有間斷。著爲文字，發爲詩文，無一點脂粉氣，自巧至拙，不少下於古人。詩人謂窮乃工，蓋流離頓挫，有不得其平者，故用心獨苦。子副當憂患之際，與夫平居無事之時，著述覓句，淡然如一，此又見其所養者厚。其間高妙不群處，不待舉似表見，觀者當識之。

李之鼎《北湖集跋》　其詩每多禪語，體格清蒼，文亦具有法度。一時酬倡皆爲當日名流，宜乎詩文爾雅，非南渡後率爾操觚者所可同日而語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北湖集》五卷。【略】則禮詩格峭拔，力求推陳出新。雖間涉於頹唐，而逸趣環生，正復不煩繩削。近體好爲生拗，筆力縱橫，愈臻遒上。雜文雖寥寥數首，而法律嚴密，具有典型。觀所作《歐陽永叔集跋》、《曾子固大般若經鈔序》，知其於古文一脈，具有淵源，宜其折矩周規，動符軌度，固非渡江以後講學支離冗漫之體所得而比幷矣。

傳記

《宋詩紀事》卷三二　則禮字子副，富川人。中復子，以父澤入仕，晚居豫章，自號北湖居士。有《北湖集》。

《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三〇　吳則禮字子副，興國州人，以父中復蔭入仕。元符元年，爲衛尉寺主簿。崇寧中，直秘閣，知虢州。三年，編管荆南。晚居江西，號北湖居士。著有《北湖集》。

著錄

韓駒《北湖居士集序》　公既卒於虢之正寢，後一年，其子坰綴緝詩文爲三十卷。公自號北湖居士，而以是行於世，因名其集，且乞叙於余。余與公厚善，又樂附名於思友之遺編，義不得辭，輒特書於卷首。宣和壬寅清明日，蜀人韓駒序。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吳則禮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北湖集》十卷、長短句一卷，直秘閣、知虢州富川吳則禮子副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吳則禮集》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吳則禮《北湖居士集》，一部二冊，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吳則禮《北湖集》三十卷。

《内閣藏書目錄》卷三　《北湖居士集》二冊，全。【略】韓駒序，凡七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北湖集》五卷，永樂大典本。宋吳則禮撰。【略】（韓）駒序稱坰所編集爲三十卷，《書錄解題》則作《北湖集》十卷、長短句一卷，世久無傳，未詳孰是。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裒輯編綴，尚得詩三百餘首，長短句二十餘首，雜文三十餘首，謹校正訛舛，釐爲五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　《北湖集》十卷，知不足齋鈔本。宋吳則禮撰。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北湖集》五卷一冊，宋吳則禮撰，清乾隆間四庫館初寫本。墨校。

范致虛

論述

李正民《范致虛知鼎州制》　爾智博而材贍，文麗而學優，守節不渝，當聞汲黯之好直，因時或異，遂見徐公之有常。協贊機衡，斯謀必告；荐臨方面，靡勞弗宜。兹趣召於遐陬，俾來朝於行在。德與年而彌劭，志雖窮而益堅。還秘殿之華資，以彰體貌；領殊庭之館御，庸便咨詢。廼慷慨以有陳，願馳驅而自效。惟荆楚之奥壤，實夷獠之與鄰，方賴老成，重煩鎮撫。杜詩在外，乃心不忘乎朝廷；申伯于蕃，王室允咨其屏翰。往祗朕命，尚遠乃猷。

孫覿《范致虛知鄧州制》　具官某高明敦大之資，辨麗博通之學，發紓賢蘊，服在邇僚。肆紬秘殿之書，益壯大邦之翰。西洛之去思尚在，咸陽之報政已成，改畀左符，往綏南土。國之俊老，義同艱難，增重一方，折衝千里。往服朕命，奚俟訓言。

綦崇禮《賁授安遠軍節度使范致〔虛〕可復舊官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制》　具官某才兼文武，學貫古今。望夙領於搢紳，名素聞於夷夏。逢時被用，雖一歲九遷而人靡間言；去國遭讒，蓋終朝三褫而已無慍色。更百爲於夷險，挺一節以周旋。顧國步之艱難，正人情之危懼。咨老成之智，思獲壯猷；訪仁人之言，冀聞長利。召從嶺表，入對省中，嘉謀既沃於朕心，寵命可稽於朝聽。其復文階之峻秩，并還秘閣之隆名。假領眞祠，式優耆哲。軍機未定，正資借箸之謀；國事有疑，更佇抵龜之決。維我舊德，豈煩訓辭？

傳記

《宋史》卷三六二《范致虛傳》　范致虛字謙叔，建州建陽人。舉進士，爲太學博士。鄒浩以言事斥，致虛坐祖送獲罪，停官。徽宗嗣位，召見，除左正言，出通判鄧州。崇寧初，以右司諫召，道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蔡京建請置講議司，引致虛爲詳定官，議不合，改兵部侍郎。自是入處華要，出典大郡者十五年。以附張商英，貶通州。政和七年，復官，入爲侍讀，修國史，尋除刑部尚書、提舉南京鴻慶宮。【略】還尚書右丞，進左丞。母喪踰年，起知東平府，改大名府。入見，時朝廷欲用師契丹，致虛言邊隙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宰相謂其懷異。致虛乞終喪，從之。免喪，知鄧州，改河南府。【略】靖康元年，召赴闕，道除知京兆府。時金人圍太原，聲震關中，致虛修戰守備甚力。朝廷命錢蓋節制陝西，除致虛陝西宣撫使。【略】高宗即位，言者論其逗撓不進，徙知鄧州。尋加觀文殿學士，復知京兆府，致虛力辭，而薦席益、李彌大、唐重自代。詔以重守京兆，致虛復知鄧州。次年，宗印領兵出武關，與致虛合。會金將銀朱兵壓境，致虛遁，宗印兵不戰走，轉運使劉汲力戰死焉。致虛坐落職，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高宗幸建康，召復資政殿學士，知鼎州。行至巴陵卒，贈銀青光祿大夫。

紀事

《歲時廣記》卷一〇引《歲時雜記》　宣和間，上元賜觀燈御筵，范左丞致

虛進≪滿庭芳慢≫一闋云。

《萍洲可談》卷一　先公在元祐背馳，與蘇轍尤不相好。公知廬州，轍門人吳儔爲州學教授，論公延鄉人方素於學舍講≪三經義≫，轍爲內應，公坐降知壽州。後在廣州與東坡邂逅，各出詩文相示。既得罪，范致虛行責詞云：「詔交軾、轍，密與唱和，媚附安、李，陰求進還。」或以轍事語范，范曰：「吾固知之，但不欲偏枯卻屬對。」范學於先公，或疑其背師，蓋國事也，范操行非希旨下石者。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七　致虛素不曉邊方兵革事，往往取獻陳者利便，按文設施，軍民與州縣不勝其擾。又撰≪散金歌≫，效子房≪散楚歌≫，使人刊板，於金人寨榜及張掛州縣，其言云：「丙午新回丁未初，金人渾似釜中魚。魚潛水底時時活，魚處梁原自喪軀。」「北人意似南方馬，赤羊金兔金自殺。若向南朝金殺金，金龍活也今秋滅。」「北人半是南朝民，食祿南朝終爲君。失意暫時辭漢主，彷徨不忍痛思親。」又嘗與運使桑景詢云：「參旗井鉞出西秦，糾合諸侯付老臣。風引旌旆趨魏闕，雪晴宇宙滅天塵。寒威等卻邊人懼，炎運方隆廟略神。已見旄頭墜天外，乞身當喜及今春。」

司馬樗

論述

《洛春謠》《歷代詩發》卷三〇：濃麗如錦絲步障，可免寒瘦之嫌，而末以南浦相形，更有無窮傷感。

《蝶戀花》(妾本錢塘江上住)《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最薄媚最優柔，「燕子」二句美妙天然，鬬字者退舍。　前段殊有鬼氣，小小生爲名倡，死爲才鬼，理或然也。　如作後段，是續詞，宜用「夢斷彩雲」「夜涼月明」字面。　《藝苑巵言》：吾愛司馬才仲「燕子啣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有天然之美，令鬬字者退舍。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詞因夢中見一女子所歌，爲足成之。上闋寫殘春風景，下闋寫涼夜情懷，皆代女子著想。琢句工妍，傳情悽惋。歐陽永叔有≪玉樓春≫詞詠妓館云：「強將離恨倚江樓，江水不能流恨去。」≪草堂詩餘≫錄司馬此詞，謂其祖六一翁詞意。

傳記

《宋詩紀事》卷三二　樗字才仲，溫公侄孫。元祐中舉賢良科，調錢塘尉。有≪夏陽集≫。

《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二　元祐六年，御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初考第五等，覆考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官河中府司理參軍。

紀事

張耒《書司馬樗事》　司馬樗，陝人，太師文正之姪也，制舉中第，調關中一幕官。行次里中，一日晝寐，恍惚間見一美婦人，衣裳甚古，入幌中，執版歌曰：「家在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年華度。燕子又將春色去，紗窗一陣黃昏雨。」歌闋而去。樗因續成一曲：「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清歌，唱徹≪黃金縷≫。望斷雲行無去處。夢回明月生春浦。」後易杭州幕官，或云其官舍下乃蘇小墓，而樗竟卒於官。

《蠛真子》卷一　同州登城縣有九龍廟，只一妃耳。土人云馮瀛王之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

《春渚紀聞》卷七　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略】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且曰：「後日相見於錢塘江上。」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爲錢塘幕官。其廨舍後，唐蘇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爲錢塘尉，爲續其詞後云，【略】不踰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水輿，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攜一麗人登舟，即前聲啫，繼而火起舟尾，狼忙走報，家已慟哭矣。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司馬才仲《夏陽集》兩卷。右，皇朝司馬槱字才仲，溫公之侄孫。元祐初，與王當輩同中賢良科，調官錢塘。喜賦宮體詩，故世傳其爲鬼物所祟而卒。

《文獻通考》卷二四四　司馬才仲《夏陽集》四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司馬（樵）〔槱〕《夏陽集》二卷。

藝文

《類說》卷一八引《江南野錄》司馬槱《哭兄》　誰教作雁破群飛，一舸南游遂不歸。乍見音容悲且喜，不知魂夢是邪非。陟岡望遠心猶在，攜幼還家意已違。淚眼重尋丘壑去，可堪猶采故山薇。

葛次仲

論述

周必大《葛亞卿廬陵詩序》　崇寧初元，詔凡置學州幷選教授二員。明年，故大司成葛公次仲以道德文章首應新書，分教于廬陵。方新法之行，吏狥時好，凡答問稍與王氏殊者，輒以異端坐之。公獨越去拘攣，寓意篇什。其美刺比興，深得詩人吟咏情性之旨，不但貫穿今古，摹寫物象而已。時著錄于學者幾千人，其承公講晝爲文詞者，皆有可觀。故顯謨閣直學士劉公才邵年甚少，才最高，公力薦進之，學日成。已而登優第，掌內外制，以歌詩名四方，清婉有唐人風。至今人皆樂道一時師弟子之美，而未知公推賢揚善之必有後也。隆興甲申，公子右朝奉大夫立象來守此邦，于是耆老搢紳雜然稱曰：「夫數窮六十，美周必復。向司成之在吾州也，亦以甲申，謂天非報施耶，何歲律之適同也？」某竊按魏劉馥爲揚州刺史，聚諸生立學校，後其子靖守廬江，詔曰：「卿父昔爲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惟公賢父子傳世濟美，事適相類。州之士人思欲明于大君，紀于策書，而不可得，又欲歌武公之《緇衣》，詠召伯之《甘棠》而不可盡，乃相與哀公舊所留古律詩，得二十七篇，告於教授林仲熊，將刻之石，而俾余爲序。夫詩固非待序而傳也，若公特立之操，好賢之心，積善之報，總總章章，某實以塵氓與聞之，隱而弗宣，非人情也，故爲推本末而題其首。

王寂《遼東行部志》　丙寅，老兵自遼陽來，得兒子欽哉安信，又附到葛次仲《集句詩》，亞卿平日喜作此，是亦文章游戲三昧者，至於事實貫串，聲律妥帖，渾然可愛，自非才學該贍，豈能自成一家如此？其《即事》云「世路山河險，樵門市井忙」，《田家》云「雀語嘉賓笑，蟬鳴織婦忙」，《僧釋子》云「有營非了義，無事乃眞筌」，《送別》云「世界多煩惱，人生足別離」，又云「寂寞憐吾道，淹留見俗情」，《晦日》云「百年莫惜幾回醉，三月惟殘一日春」，《春望》云「楊王盧駱眞何者，許史金張安在哉」，《寄史達》云「舉世盡從愁裏老，何人肯向死前休」，《秋郊寓目》云「不堪回首還回首，未合白頭今白頭」。其偶對精切多此類，東坡所謂「信手拈得俱天成」者，亞卿有焉。

傳記

葛勝仲《太中大夫大司成葛公行狀》　宣和三年正月庚子，大司成葛公寢疾革。【略】公之六世祖自廣陵徙貫江陰，故今爲常州江陰人。公諱次仲，字亞卿。【略】公與季弟舉進士聯中，調泰州海陵縣尉，移宜州宜興縣丞，未行，除吉州州學教授。遭父喪，服除，爲國信條例所檢閱官，進《北道刊誤志》，會當改秩，幷遷奉議郎。逢受寶恩，進北使，泛例遷承議、朝奉郎，除太府寺丞。遷朝散郎，提舉京西南路常平。【略】至部未閱月，果拜度支員外郎。踰年，遷戶部。逢幸省恩，遷朝請郎。【略】除辟雍司業。【略】以公兼嘉王侍講，授經資

善堂。未幾，建安、文安二郡王出閤，又兼講官，轉朝奉大夫，遷宗正少卿，賜紫衣金魚。進《宗藩慶系錄》、《仙源積慶圖》及預修玉牒，轉朝散、朝請二大夫。其後安康、濟陽、廣平三王及鎮國公出閤，皆以公爲講官，於是幷領七府訓授矣。【略】（政和八年）除公直龍圖閣，提點東太一宮，專講事。已而朝論謂不可妨公塗轍，歲中除中書舍人，遷給事中，直講如初。【略】轉中奉大夫，同修國史，陞翊善，進《哲宗寶訓》，遷中大夫，加食邑三百戶，爵丹陽縣男。除大司成，致仕，遷太中太夫。公侍王府閱七年，說經無慮數十萬言，凡典籍所載嘉言善行，日陳數千條，捃摭殆盡。【略】洎屬纊，神爽不亂。訃聞，士大夫下至閭巷，莫不痛惜之，而諸王尤極嘆悼，各致賻送以將其意。文章典雅清麗，成一家言，遺稿三十卷。少喜爲詩，自晉宋以來騷人所賦，靡不記誦，嘗爲《集句詩》三卷，盛行于時。年五十九薨。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集句詩》三卷。江陰葛次仲亞卿撰。勝仲之兄。兄弟皆爲大司成。

《**文獻通考**》卷二四五　《集句詩》三卷。

藝文

葛勝仲《祭亡兄司成文》　我辜於天，天不我喪，罰其元昆。闔門百口，有如水木，拔本塞源。來諗遷陟，書墨尚濕，訃音在門。變慶爲弔，心摧肝裂，哀號叫闔。憶赴臨汝，兄出郊寺，數載撫循。寧知三日，從容宴笑，永隔九原。人琴俱亡，風流頓盡，茲尚忍言。先公盛德，理宜有後，烜赫衍繁。兄實濟美，修仁行義，所聞必尊。靖共厥位，不肯嚬呻，封黨懷諼。帝用嘉之，擢紬史牒，瑣闥詞垣。詵詵天才，付以調護，聽其講論。文陛進對，三接奬詞，玉色康溫。謂當大用，而躓中道，孰究本元。河通道達，今啓藁殯，歸駕輀軒。追惟宦學，我鞠我誨，友愛特敦。坐繫微祿，小殮弗與，初喪弗奔。負罪至重，遺辭寄哀，聊侑一樽。

趙鼎臣《大司成葛雅卿挽詩》　兄弟同升世所難，公家伯仲盡鵷鸞。甘泉侍從雙猊坐，國子先生兩杏壇。丹旐隨舟千里哭，豐碑表墓萬人看。白頭故友空垂淚，一紙新書墨未乾。

張叔夜

論述

孫覿《延康殿學士南道總管張叔夜可資政殿學士制》　具官某高文奧學，碩大光明，偉望英姿，宏毅開濟。薦更中外，懋著賢勞。供奉兩朝，白首一節。屬王室之在難，執干戈而造朝。抗孤忠以鎮橫潰之衝，挺一身以犯犬羊之衆。可謂仁者之勇，尤高國士之風。是用擢升書殿之華，增重藩臣之寄。老謀幹國，緩帶臨戎，兼資文武之全，共注安危之寄。尚有巨用，以俟顯庸。

又《資政殿學士張叔夜簽書樞密院制》　具官某世載忠諒，學有本原。衛上之忠，狼款七世；應下之敏，勤勞百爲。屬羣寇之內侵，罄一心而盡瘁。升華書殿，未究遠猷。進貳機庭，擢司兵柄。以宏博無窮之辨，謀議廟堂之上；以剛毅特立之操，駕御將帥之臣。迪百工勵翼之心，以尊奬主威，鼓三軍惰慢之氣，以翊衛王室。服我休命，奚俟訓言。

《遺稿》　李綱《跋張秸仲樞密遺稿》一：嗟乎，士固有一死，非死之難，處死之爲難也。如公之死，得其所矣。彼忘義而偷生者，得不少有愧哉！　又《跋張秸仲樞密遺稿》二：樞密張公忠義之節著矣，臨去國日，自期必死，以書屬其家，叙平生所操守，眞所謂中有所養，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書尾猶欲托不朽於墓表，若區區於爲名者。是不然。名固士君子之所貴也，聖人以名節礪天下，故士有舍生取義不求生以害仁者也。

《岐王宮侍兒出家》　《竹坡詩話》卷一：樞密張公稚仲，喜談兵論邊事，面目極嚴冷，而作小詩有風味。岐王宮有侍兒出家爲比丘尼者，公賦詩云：

「六尺輕羅染麴塵，金蓮步穩襯紬裙。從今不入襄王夢，剪盡巫山一朵雲。」殊可喜也。

傳記

《東都事略》卷一〇八《張叔夜傳》 張叔夜字嗣仲，耆之曾孫也。以蔭調蘭州錄事參軍。【略】用薦者知襄城、陳留二縣，通判潁州，知舒、海、泰三州。召對，除庫部員外郎，開封少尹，遷右司員外郎。從弟克公爲御史中丞，論蔡京罪，京銜之，至京復相，乃捃摭其細故，貶監西安州倉草場。久之，召爲秘書少監，擢中書舍人，給事中。【略】遷禮部侍郎，以徽猷閣待制出知海州。【略】拜徽猷閣直學士，知宣州，又知濟南府。【略】以功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略】徙知鄧州。四道置帥，以叔夜爲南道都總管。【略】十一月晦，至京師，叔夜入見，具陳唐明皇避祿山之亂蓋嘗出幸，今賊鋒銳甚，願駐蹕襄陽以圖幸雍，欽宗然之。進延康殿學士，又進資政殿學士，令提舉南道兵，守禦城上，擢拜簽書樞密院事。【略】欽宗再出郊，叔夜于太學前起居，叩馬諫止，不能回，即號慟再拜，衆皆哭。【略】虜詔立異姓，叔夜乞立皇太子爲君以從民望。二酋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論如初，不少屈，遂扈從北去。道中惟時飲湯，又不食粟。至白溝，御者曰：「過河矣。」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卒，年六十三。訃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文。

《宋史》卷三五三《張叔夜傳》（存目）

藝文

王安中《祭張樞密文》 伏以河洛圖書，國之重器，慶雲景星，爲時祥瑞。比方賢哲，抑即其次。惟公聞望，高出一世。在昔孔門，其科有四：德行文學，言語政事。雖淵騫徒，鮮能大備。公其兼之，夐出倫類。神宗敎養，人材比肩。閭閻秩秩，莫非俊賢。公游太學，若麟鳳然。策名委質，綽有譽處。席據師儒，聲諧韶濩。王命肅將，澄清使路。崇覲天子，緝熙王度。鶴書蒲輪，召自公府。帝曰汝賢，視草西掖。亟登玉堂，揮大手筆。文章爾雅，渾然天質。綱轄中臺，青天白日。博聞多見，沃心造膝。帝知其忠，謂宜輔弼。進長樞廷，以贊宥密。有謀有功，威制羌戎。畀章土宇，舟車所通。秉以不懈，堂堂古風。君臣道合，千載一逢。云何不弔，我民無祿。道路咨嗟，百身何贖？昔我與公，同預政機。聞訃之來，泣涕漣洏。匍匐欲往，闔寄是縻。寓辭千里，以侑一巵。尚饗！

朱熹《旌忠愍節廟碑銘》 皇皇后帝，降衷下民。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臣之事君，策名委質。報生以死，身豈遑恤？若魚熊掌，取舍之間，是孰使之，其性則然。林林之生，孰無此性？利害劫之，或失其正。文武張公，投命重圍。擁孤弗遂，視死如歸。侃侃鄭公，遙遙孤壘。城亡與亡，其節亦偉。方時大變，衆潰如川。二公相望，砥柱屹然。慷慨臨危，一心如水。實全其天，萬世不死。招魂作主，帝有閔書。吏惰不稱，神用弗居。孰見孰聞，孰嗟孰歎，孰忝孰嘗，孰克用勸？守侯請命，奠此新宮。煌煌巨扁，合舊增崇。麗牲有碑，螭蟠龜負。我其銘之，過者必下。

林敏功

論述

《江西詩派小序・二林》 二林詩極少，曾端伯作《高隱小傳》，云有詩文百二十卷，今所存十無一二。兄弟皆隱君子，不但以詩重。

《藏一話腴》內編卷下 蘄州林敏功，字子仁，學既高明而服膺《中庸》，故發於言行，不爲險怪奇靡，守節令終，圭璧無玷，杜門不出二十年。呂居仁錄能詩者二十六人，號江西宗派，昆仲咸在選中。名達於九重，璽書嘉奬，賜號高隱處士，視朝散大夫，告詞曰：「爾好學博古，遂志山林，蕭然無爲，恬不願仕，朕所嘉尚，賁以令名。」前輩高尚之士豈如今之朝吳暮越隨馬扣門者，逐逐勢利之場以爲榮而言與行大相遼絕哉！

顧景星《詠三隱》（林敏功、敏修：敏功字子仁，別字松坡，（神）（徽）宗賜

號高隱處士，有《蒙山集》百卷。弟敏修，字子來，有《無思集》。馬端臨《經籍考》亦載之） 松坡節氣士，少小負學術。一舉偶見遺，塞門即弗出。經通井大舂，名比皇甫謐。隱處非盜聲，率性不就辟。子來實愛弟，豹席共床筆。湮沒《無思》篇，零落《蒙山集》。立言既不朽，傳後豈難必。所望賢達人，名山拾遺軼。

傳記

《宋詩紀事》卷三三 敏功字子仁，蘄舂人。以《春秋》鄉薦不第。有《高隱集》。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林敏功林敏修》 敏功，字子仁，蘄舂人。年十六，預鄉薦，下第歸，歎曰：「軒冕富貴，非吾願也。」杜門不出者三十年。弟敏修，字子來。俱以詩賦相高。元符末，蔡元度薦之，累徵不起。政和中，賜號高隱處士。子仁《寄均父》詩「饒三落拓我迂疏」，饒三指德操也，子仁殆借以自況焉耳。山谷《寄立之》云：「林處士詩甚佳，碧落碑無贋本也。」二林詩文凡千餘篇，號《松坡集》。

紀事

《紫微詩話》 宣和末，林子仁敏功寄夏均父倪詩云：「嘗憶他年接緒餘，饒三落托我迂疏。谿橋幾換風前柳，僧壁今留醉後書。」忘記下四句。饒三，德操也。

《雲莊四六餘話》 林敏功子仁，蘄舂人，杜門不出者二十年，後以郡守舉其隱德，賜號高隱處士，視朝散大夫。敏功稱疾不受告，有旨：守令率鄉黨親戚耆老親臨勸諭。敏功不得辭，謝表略曰：「自是難陪英嶺之游，奚敢妄意高尚之事？卧牛衣而待旦，寒苦之何；搔鶴髮以興懷，老其將至。」又云：「守令親臨，賓友咸集。諭臣以雨露之澤，但可均霑；戒臣以雷霆之威，不可輕忤。」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高隱集》七卷。高隱處士蘄舂林敏功子仁撰。嘗以《春秋》預鄉薦不第。有詩文百卷，號《蒙山集》，兵火後不存。

《文獻通考》卷二四四 《高隱集》七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林敏功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高隱集》七卷。

藝文

謝逸《舟中不寐奉懷齊安潘大臨蘄舂林敏功》 病夫不寐百憂集，起視斗柄東南傾。山林畏佳萬壑笑，天地黯慘孤舟橫。此身老矣幾寒暑，四海茫然誰弟兄。江西米貴斗三百，好去淮南訪友生。

李朴

論述

孫覿《秘書少監李朴除國子祭酒制》 具官某文辭辨麗，有聞于時；志行直方，不流于俗。頃坐微累，一斥十年。超自遠方，典領中秘，易實學省，僉曰汝宜。夫義理人心之所同，不必諄諄而後喻；障江河非一簣之力，莫若引而置之莊嶽之間。勉行所知，追配前哲。

汪應辰《跋李先之文》 右，李公先之文，施聖揚見示。聖揚、李季中二公皆從公游，爲某言：公介潔寡與，意所不樂者不忍正視。其爲建昌軍某縣，使

客至，公輒移病辟之。其聞公之名願見不可得者，往往先造其門。嘗赴郡宴，太守顧宮奴私語，公揖起席，守俟之良久，則公已去矣，強挽竟不就。蓋其所自立，大抵類此。季中又言：公爲西京學官，程正叔先生方里居，公一日見且請納拜，伊川曰：「何也？」公因請受教，伊川乃許。後請別，伊川曰：「子行太峻，恐不免于世，愼之。」朝廷議復元祐皇后位號，公見諫官陳瑩中曰：「此雖美事，然復之既易，異時變更不難。宜使百官集議，考正當時所以廢黜之因，庶幾可久。」瑩中明日將論之，而麻已降矣，遂不果。公曰：「瑩中非裂麻手矣。」使公當此地，君子信其必能踐言，後果有他議，而服公之識見也。卒于虔州，季中父彥時爲虔倅，白郡具奏乞褒典。守不從，彥時獨銜以聞，得贈待制。某見聖揚問所聞于季中者，聖揚曰：「舜顯與先之游從久，未嘗一言及伊川也。」慨懷前修，不可得見，詳記所聞，尚見公之仿佛云。

《**伊洛淵源錄**》**卷一四**　〔李先之〕名朴，贛上人，爲西京學官，因受學焉。《呂氏雜志》云：李先之、周恭叔皆從程先生學問，而學蘇公文詞以文之，世多譏之者。

《**乞巧**》《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李朴，字先之，章貢人。早從程伊川游，坐爲陳瑩中所薦，流落三十年。靖康初除給事中，不及拜。七夕無好律詩，以此備數。其人能踐言，不愧此詩。　馮班評：李長吉「鵲辭穿綫月一聯，非好句乎？　子厚《乞巧文》後《七夕》詩，自宜作此語。　亦好。　紀昀評：亦有意翻案，而太直、太激，非風人之旨。　五、六堆垛而成，乏興象玲瓏之妙。

傳記

《**宋史**》**卷三七七《李朴傳**》　李朴字先之，虔之興國人。登紹聖元年進士第，調臨江軍司法參軍。移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獨器許之，移虔州教授。以嘗言隆祐太后不當廢處瑤華宮事，有詔推鞫，忌者欲擠之死，使人危言動之，朴泰然無懼色。旋追官勒停，會赦，注汀州司戶。徽宗即位，翰林承旨范純禮自言待罪四十六日，不聞玉音，謂朴曰：「某事豈便於國乎？某事豈便於民乎？」朴曰：「承旨知而不言，無父風也。」純禮泣下。右司諫陳瓘薦朴，有旨召對，【略】蔡京惡朴鯁直，他執政三擬官，皆持之不下，復以爲虔州教授。又嗾言者論朴爲元祐學術，不當領師儒，罷爲肇慶府四會令。有奸民言邑東地產金寶，立額買撲，破田疇，發墟墓，厚賂乃已，朴至，請罷之。改承事郎，知臨江軍清江縣，廣東路安撫司機宜文字。欽宗在東宮聞其名，及即位，除著作郎，半歲凡五遷至國子祭酒，以疾不能至。高宗即位，除秘書監，趣召，未至而卒，年六十五。朴自爲小官，天下高其名。蔡京將彊致之，俾所厚道意，許以禁從，朴力拒不見，京怒形於色，然終不害也。中書侍郎馮熙載欲邂逅見朴，朴笑曰：「不能見蔡京，焉能邂逅馮熙載邪？」居官所至有聲。【略】朴嘗自誌其墓曰：「以天爲心，以道爲體，以時爲用，其可已矣。」蓋叙其平生云。有《章貢集》二十卷行于世。

紀事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先之〕紹聖元年進士。坐言隆祐之賢，廢二十年，蔡京欲強致之，不屈。靖康、建炎之間，半歲五遷，而病不能行以死。其教授西京國子監也，程伊川與之甚厚，然謂其太直，以洛中風波爲戒。朴笑曰：「不意此言發于先生之口。」伊川爲之改容愧謝，其風節可畏也。

著錄

朱熹《豐清敏遺事後序》　熹愚不肖，生長窮鄉，聞公之名而鄉往之久矣，獨恨未能盡得其行事之本末。前年，公之曾孫中散大夫某持節南來，亟往請焉。大夫公乃出是書，而遂以其序見屬。熹不得辭也，因次是說，以附于章貢李公跋語之後。雖於公之懿德馴行、剛毅大節無能有所發明，然使讀公之書而仰高山、行景行者知循其本而用力焉，則亦世道人材之一助，而非獨爲豐氏之私也。大夫公清苦廉直，勤事愛民，屢爲刺史，二千石，入居郎省，皆有顯聞。然多不得久於其官，蓋有公之風烈云。紹熙二年夏四月戊寅朔，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軍州事朱熹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七　《豐清敏遺事》一卷，給事中章貢李朴先之撰。記豐稷相之遺事，朱熹爲之後序。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李朴《豐清敏遺事》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九　《豐清敏遺事》一卷，宋李朴撰。朴字先之，興國人。紹聖中進士，官至國子祭酒，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編次其師禮部尚書豐稷事蹟，宋志著錄一卷，與今本同。末有紹熙二年朱子後序，並附墓誌、本傳于後。【略】朴所叙錄較史傳爲詳。書末又有稷注《孟子》三章，《幸學》詩一首及曾鞏所贈歌行，袁枏祠記，則明景泰中其十一世孫河南參政慶所搜討增入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六　《豐清敏公遺事》一卷。宋李朴編。昭文張氏有舊鈔本，存目。

又《附錄》　《豐清敏遺事》，有小萬卷樓刊本，云依明景泰六年四明豐慶刊本重刻。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章貢集》二十卷，祕書監章貢李朴先之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八　《章貢集》二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李朴集》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朴《章貢集》二十卷。

藝　文

陳淵《祭李先之祭酒文》　維建炎二年歲次戊申五月甲申朔某日某甲子，迪功郎、吉州永豐縣主簿陳淵，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李公祭酒舍人之靈。嗚呼，我宋人物之盛，章明乎咸平景德之間，而烜赫乎嘉祐治平之際。更熙寧而一變，逮元祐而復熾。乘時崛起，不可勝計。學窺孔孟之奥，文挾班揚之氣，挺松筠以抗節，決江河而建議。公於斯時，擢冠多士。參夜光明月以效珍，儷芝草鳳凰而呈瑞。俯青雲於咫尺，日千里其必至。方騁轡於修塗，俄遭讒而遠棄。嗟道大之不容，亦名高之爲累。彼小人之自絕，實天命之有制。倘定數之莫移，奚智巧之能避？自公遭迴，既歷一世。正人凜以結舌，邪說鬨其如沸。亂鹿鳴於邇言，逐龍戰於殊裔。會大人之繼明，創禍根之所自。誅姦惡之已盈，訪忠良於久廢。起德人於荒服，歲五遷而未既。接鴛鷺其有期，阻干戈之尚肆。遂移疾於中途，邈衡門而遂志。豈愛君之無已，憤孤忠之未契。致深憂之莫展，厭久生而遽逝。嗚呼哀哉！仁者宜壽，德必得位，何淫朋之煽凶，亦龐眉而競貴。謂天道之漠然，彼作善者誰恃？顧橫流之滔天，痛箕裘之未畀。庶胼胝之奏功，亘萬世而無弊。何斯道之遂衰，困長謀於不試。寧姻戚之是懷，嘆含生之失庇。它時江濱邂逅，相值舟中之語，情不予祕。憶緒誨之渠渠，悵摳衣之莫繼。繄死生之去來，豈空蒼之無抵。苟師傳之未泯，民異時其受賜。公實無憾，情鍾我輩。紛世慮以何極，集牢愁於幽意。聊緘詞以叙心，寫餘哀於一涕。

江端禮

晁說之《江子和墓誌銘》　君諱端禮，字子和，一字季恭。【略】祖諱休復，仁宗時修起居注，有重名。考諱懋相，朝散郎。子和生而沈粹，年十七游太學，爲同輩敬憚。獨裕然不肯就公試，或試則居上列。常歎曰：「是不足學也，令人慙耳。」方是時，東坡謫居黃州，子和特傾慕之，以書講學焉。子和於一世德名人，皆願從之游，聞人毫髮之善，汲汲稱道，惟恐不及，蓋自其舍人之風流爲然。子和學詩律於黃魯直，論經行於徐仲車爲尤謹。二公俱以子和爲賢。此二公者，他人或不能幷善其家法也。方舉世不爲《春秋》之學，時有六合崔子方伯直者，世莫知其爲人，子和一見而定交，曰：「此吾之所學也，願與子共之。」伯直遂因子和得名於諸公間。子和之志行遠矣。其事親孝，能色養。【略】不幸年三十有八，以紹聖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疫不起。【略】其二弟端友、端本，今俱以文行稱。二弟哀子和之遺稿爲集若干卷。子和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爲此書，不謂君先之也。」魯直則曰：「子和文辭簡理似尹師魯。」【略】乃爲之銘曰：天何爲哉嘻善士，植植方茂忽以逝，不使究極能厥世。或如好之聊嬉戲，彼頑凶很天亦畏，一既生之莫敢斃，又且富貴如其志。子和九原何所遺，漢轅陽侯百世嗣。

洪朋

論述

綜論

黃庭堅《與洪氏四甥書》 龜父所寄詩，語益老健，甚慰相期之意。然家貧，老人須養，未免就科舉，更須收拾筆墨，入規矩中，得失雖不在是，要是應科舉法也。

又《書倦殼軒詩後》 洪氏四甥才氣不同，要之皆能獨秀於林者也。

又《書舊詩與洪龜父跋其後》 龜父筆力可扛鼎，它日不無文章垂世。要須盡心於克己，不見人物臧否，全用其輝光以照本心。力學有暇，更精讀千卷書，乃可畢茲能事。

又《洪龜父清非齋銘》 是是非非，智者之別。是謂是，非謂非，直者之發。其別也以成自，其發也以成他。吝其非而不改，惟自屈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是心術也。方寸之間，與萬物爲市。掃除不潔，照用則暄。日清其非，虛室晰晰。

周紫芝《書老圃集後》 大洪昔時詩用意精深，頗加彫繪之功，蓋酷似其舅。此其所載意其多晚年之作，與昔所見殊不類。【略】毛嬙麗姬，粉白黛綠，斂衽顧視，未免時自矜持，徐娘雖老，卻衣洗粧，而眞香生色，有不可描畫之意。蓋詩至於此然後爲工爾。紹興壬申春，滑臺劉德秀借本於妙香寮，乃書以還之。

《江西詩派小序・三洪》 三洪與徐師川皆豫章之甥。龜父警句往往前人所未道，然早卒，惜不多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洪龜父集》二卷。【略】〔朋〕年僅三十八而卒，故事迹不傳，然其詩則最爲當代所推重。《豫章續志》載黃庭堅之言曰：「龜父筆力扛鼎，他日不患無文章垂世。」及其沒也，同郡黃君著哀其詩百篇爲集，庭堅在宜州，見其本，又稱爲篇篇可傳。呂本中作《江西宗派圖》，所列凡二十五人，首陳師道，次潘大臨，次謝逸，次即及朋。《紫微詩話》又盛推其《寫韻軒》詩。《王直方詩話》亦稱其「一朝獻蝸角，萬里騎鵬背」句。劉克莊《後村詩話》復稱其《游梅仙觀》詩能以直節期乃弟，且稱龜父警句往往爲前人所未道，惜不多見云云。則朋雖終於布衣，其名在宋代且居三洪上矣。

分論

《寫韻亭》 《紫微詩話》：洪龜父朋《寫韻亭》詩云：「紫極宮下春江橫，紫極宮中百尺亭。水入方州界玉局，雲映連山羅翠屏。小楷四聲餘翰墨，主人一粒盡仙靈。文簫彩鸞不復返，至今神界花冥冥。」作詩至此，殆無遺恨矣。

《梅仙觀》 《詩話總龜》前集卷九引《王直方詩話》：余嘗聞龜父前後詩，有「一朝厭蝸角，萬里騎鵬背」一聯，最爲妙絕。龜父云山谷亦嘆賞此句。《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三引《高齋詩話》：樂天詩：「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而偶對各有所長。呂吉甫云：「南北戰爭蝸兩角，古今興廢貉同丘。」山谷云：「千里追奔兩蝸角，百年得意大槐宮。」又云：「功名富貴蝸兩角，險阻艱難酒一杯。」洪龜父云：「一朝厭蝸角，萬里騎鯨背。」《詩人玉屑》卷三：五言：「一朝厭蝸角，萬里騎鵬背。」（洪龜父）

傳記

《宋史翼》卷二七 洪朋字龜父，南昌人。父民師，爲石州司法參軍，性孝，以毀卒。朋幼孤，受業於祖母文成君李氏，手不釋書，落筆成文，尤長於詩。舅黃庭堅嘗謂：「龜父筆力扛鼎，異日不患無聞。」兩貢禮部不遇，早卒，遺稿有《清非集》。

《宋詩紀事》卷三三 朋字龜父，南昌人，黃山谷之甥。舉進士不第。有《清非集》。與弟芻駒父、炎玉父、羽鴻父俱有才名，號「四洪」。

紀事

《詩話總龜》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詩話》　洪龜父有詩云：「胡生畫山水，烟雨山更好。鴻雁書遠汀，馬牛風雨草。」潘邠老愛其第二句，余愛其第三句，山谷愛其第四句，徐師川愛其第三、第四句。「遠汀」後又改爲「遠空」。余云：「向上一句，莫是公未有所得否，何衆人之不好也！」龜父大笑。

又卷九引《王直方詩話》　洪龜父有詩云：「琅玕嚴佛界，薜荔上僧垣。」山谷改云：「琅璫鳴佛屋。」以謂「薜荔」是一聲，須要一聲對，「琅璫」即一聲也。余以爲然。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清虛集》一卷，豫章洪朋龜父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洪龜父詩》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洪朋《清非詩集》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洪龜父集》二卷，永樂大典本。宋洪朋撰。【略】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有朋集一卷，久無傳本。故厲鶚作《宋詩紀事》，僅從《宋文鑑》、《聲畫集》諸書摭得遺詩數篇。即《江湖小集》所載，亦未爲完備。今採掇《永樂大典》，分體排比，釐爲上、下二卷。【略】核黃氏〔著〕所編僅一百首，今乃得一百七十八首，陳氏所載僅一卷，今乃溢爲二卷。疑《永樂大典》所據之本，別經後人輯緝，續有所增，約略大凡，其所闕諒亦無幾矣。

《菉竹堂宋藏書志》卷七九　《洪龜父集》二卷，鮑淥飲手校本。宋洪朋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　《洪龜父集》二卷，十萬卷樓鈔本。宋洪朋撰。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　《洪龜父集》二卷。宋洪朋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洪龜父集》二卷，宋洪朋撰。舊寫本。過錄鮑廷博校本，後有光緒辛卯羅榘跋并詩一首。

又　《洪龜父集》二卷，宋洪朋撰。舊寫本，長洲顧沅校。

藝文

謝逸《寄洪龜父戲效其體》　落落匡山老，晴江瑩眉宇。問道崆峒墟，枯槎泛江滸。歸歟謝遠遊，曲肱卧環堵。磅礴萬物表，動植見吞吐。曜靈旋磨蟻，四氣遽如許。咄咄千載事，俯仰變今古。安得仙人杖，頹齡爲君拄。

雜錄

《能改齋漫錄》卷一〇　洪龜父詩：「鴻雁書遠空，馬牛風寒草。」予於下句全不解。按《左氏》：「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按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尚書》稱「馬牛其風」。左氏所謂「風馬牛」，以馬牛風逸，牝牡相誘。孔穎達云：「蓋是末界之微事。言此事不相及，故以取喻不相干也。」而洪用於此，何哉？

韓粹彥

鄒浩《韓粹彥等轉官制》　中宮既正位號，以母〔儀〕天下，凡厥儀物，率從典章，迄用有成。緊爾董治，載嘉勤勩。各進一官，勉稱異恩。勿忘來效。

劉安上《徽猷閣待制知興仁府韓粹彥知定州制》　中山巨屏，控制朔陲。惟爾之先，常守茲土。其民畏威懷德，刻石勒文，於今頌之。具官某世濟厥美，克守忠勤。輟自近班，分符輔陝。閱時未久，進秩帥垣。爾其布宣教條，卧護北道，庶幾無愧於前人，以對揚朕之休命。

趙鼎臣《韓公行狀》　公諱粹彥，字師美，姓韓氏，故丞相魏忠獻王之第

五子。【略】公以治平二年生於京師興道坊之賜第。【略】四年，王上還丞相印紱，優詔加恩，以爲大理評事。王薨，神宗皇帝顧其家異甚，著令子若孫常推擇一人官于相，以護丘墓。元豐六年，公以選監相州酒稅。哲宗皇帝嗣位，賜五品服，就監相州草場，於是公方任戴冠。【略】元祐五年，除國子監主簿。【略】紹聖元年，改光祿寺主簿。【略】遷衛尉寺丞。【略】擢提舉京東路常平等事。【略】除尚書司勳員外郎。【略】崇寧元年遷吏部員外郎，升郎中。二年，以久次乞補外，得知陳州。【略】公亦罷州事，管勾崇福宮。五年有旨許自便，得管勾西京留司御使臺。【略】〔大觀元年春〕復以公爲陳州守。【略】再管勾南京鴻慶宮，賜三品服。丁崇國憂。政和元年，既除喪，拜光祿少卿。上享原廟，公攝太常卿，相祀事。【略】賜進士出身，遂拜秘書監。閱月除尚書工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二年拜徽猷閣待制，知興仁府。會中山謀帥，上雅倚重公，且累試不疑，遽擢公定州路安撫使，爲步軍都總管，兼知定武軍府事。【略】三年，復拜工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及《九域圖志》。五年，改管勾右選。【略】〔七年〕拜公龍圖閣學士，復帥定武。【略】公初受命，屬疾方稍間，會被旨趣行，觸熱疾馳不少休。【略】卒，時八年正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有四，積官至宣奉大夫，龍圖閣直學士，爵開封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略】公平居無他嗜好，獨好書，喜文章，自爲小官，即慨然論事，至白首不少倦，所論奏率施行，人蒙其利。有文集三十卷、奏議四十卷，藏于家。

陳脩

《鶴林玉露》丙編卷一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脩，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韵隔對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于幅紙，黏之殿壁。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陳脩？」吟誦此聯，凄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貲奩甚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

蘇庠

論述

綜論

釋惠洪《跋養直詩》　宣和三年三月，予遷居水西南臺寺。初六日，顥風攪林，東軒小寢。俄大雨，起步脩廊，復坐頹然昏睡，南州道崇難者持此軸來，隱几讀之，如觀飛菟頓塵，追風趁日也。然其詩詞所及，皆予故人，而予亦嘗落憒憐中，蓋方竄海外時帖也。昔曾魯公問予曰：「蘇養直聞齒少而詩老，恨未識之，子見其詩否？」予曰：「李太白詩語帶煙霞，肺腑纏錦綉。以予觀養直之詩，逮又過之。」魯公駭予此論。今數詩惜公不見，以驗前語耳。

周紫芝《書蘇養直與陳彥育帖後》　自古高人逸士隱于巖谷者蓋亦多，而文彩風流未必俱勝。後湖視富貴如浮雲，而言語文章妙絕一世，漢魏以下所未有也。此卷中數詩皆佳稿，而樂府語韵尤高，使東坡先生見之，當不但喜《清江》一曲耳。

又《後湖居士畫像贊》　秦漢以來，結廬毀轍，一二數之，不可勝說。摛章繪句，孰若先生之文？抱道懷德，孰若先生之節？隱南山之霧，而採西山之蕨，比之前人，爲兩超絕。

張元幹《跋蘇養直絕句後》　後湖醉卧已僊去，但有言句留人間。文采風流照千古，羅浮誰復遺金丹。

又《蘇養直詩帖跋尾六篇・丙卷》　亡友養直神情蕭散，儀矩雍容，自是貴公子。而識度超詣，照了世法，英妙時已甘心山澤之臞，故詞翰似其爲人，良由家世名德之後，平生履踐，追配前哲。晚乃力辭召聘，高卧不起，老於丘園。蓋此事素定於胸中，非一時矯激沽譽者。宜乎僊去，雖無羅浮金丹，其意

已在雲煙滅沒間久矣。黃眞人者那得不一引手耶？

又《蘇養直詩帖跋尾六篇・丁卷》 養直未見東坡時，出語落筆，便脫去翰墨畦逕，自有一種風味，眞所謂飄飄然凌雲之志，所以受知於東坡先生，許其爲神僊中人也。德友所藏詩詞，多是《後湖集》中所未有，要當流傳墨本，用貽好事者，吾德友終能深襲獨祕耶？如木犀詞末句「身到十洲三島，心遊萬壑千巖」，是豈軒冕所能籠絡也？平生大節如此，縱非僊去，自足以高一世。此語可爲知者道。蘆川老隱云。

又《蘇養直詩帖跋尾六篇・己卷》 養直二十三帖作一軸，筆意圓熟，詞采精明，如珠走槃，略無定勢，而璀璨奪目，光采射人。反覆尋繹，沈著痛快，誠不在楊少師之下，李西臺所不及也。德友尤宜寶惜之。此老不妄許可人，而乃拳拳如此，觀其《卜居帖》中所謂「山色雲濤四環，正當山水佳處，此段果成，異日遂爲煙波主人，公若肯入社，當分半座」，在他人殆未易得此語也。德友其能忘懷耶？頃年江左親舊說養直別業在澧陽，三兩載必一往，檢過經行佳處，所至痛飲，未嘗不與人傾倒。篙師打皷發船，張帆呼風，每若養直醉卧江上，酒爐邊鼾息如雷也。高標遠韻，當求之晉宋間，此生那復見斯人耶。蘆川老隱云。

《碧鷄漫志》卷二 陳去非、徐師川、蘇養直、呂居仁、韓子蒼、朱希眞、陳子高、洪覺範〔詞〕佳處亦各如其詩。

《鐵網珊瑚》卷四李壽臣《跋周德友所藏養直帖》 先生少不就舉，老不就徵，蓋神仙中人，非世之所能羈紲者，故語帶煙霞，嚼松風，非食煙火人所能到，此尤可寶也。見德友說，未經散亡時，其家所得詞與詩與尺牘，堆案盈箱，遷徙十亡七八，則不爲世之所見，何以寶而藏之者，又不可勝計也。

周必大《跋周德友所藏蘇養直詩帖》 後湖居士歌詩清腴，蓋江西之派別，而字畫健逸，又老坡之苗裔也。

魏了翁《跋蘇養直後湖二詩》 後湖辭召之語殆與昔人《絕交書》同意。其作爲歌詩，殆若不以世務嬰懷，此豈以潔身爲高者。士之進退去就，亦惟度德比義，行吾心之所安。

《藏一話腴》內編卷上 後湖居士蘇養直，以世賞官其子，而自徜徉三江五湖間，遇林泉勝處，輒引杯嘯咏，發見於詩者千餘篇。紹興間，名達九重，累詔不起，詩豈窮人哉。然考其爲人，簡易佚蕩，與人交傾倒無隱情，無戚疏賢愚皆知愛慕，蓋有在於詩之外者。嘗謂士大夫既抱文才流清譽，而復有德以將之，若後湖可也。

《詞品》卷三 蘇養直名伯固，與東坡爲同族，東坡集中有送伯固兄詩是也。詩有《清江曲》「屬玉雙飛水滿塘」，當時盛傳。詞亦佳，「醉眠小塢黃茅店，夢倚高城赤葉樓」，《鷓鴣天》之佳句也。

分論

《清江曲》 蘇軾《書蘇養直詩》：「屬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白蘋滿棹歸來晚，秋着蘆花一岸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兩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醒，長占煙波弄明月。」此篇若置在《太白集》中，誰復疑其非也。乃吾宗養直所作《清江曲》云。《韻語陽秋》卷三：蘇養直《清江曲》見賞於東坡，以爲與李太白無異。所謂「屬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是也。既爲前輩所賞，名已不沒。而又作《後清江曲》一篇，豈養直尚惡其少作耶？所謂「呼兒極浦下筝篫，社甕欲熟浮蛆香。」「輕蓑淅瀝鳴秋雨，日暮乘流自相語。」如此等句，《前清江曲》似未到也。《式古堂書畫匯考》卷一三《蘇後湖詩翰》陳稚跋：後湖先生以《清江曲》見賞於東坡，今觀此詩帖，蓋有得於東坡者。東坡嘗謂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嶺南之人，亦言東坡不死。後湖眞不死矣。德友久從之游，恬於仕進，其文氣老而益健，有以夫。乾道戊子冬至後二日，莆田陳稚書。《趙氏鐵網珊瑚》卷四《蘇後湖詩札帖》宋歡跋：後湖先生高風素節，照映天壤，字畫高妙，奕奕有晉人風氣。先生下世二十餘年矣，文章翰墨，散落士大夫家，獨松巒居士所得尺牘甚富。筆勢俯仰，如見其與之抵掌談笑也。歎愛之餘，且祝松巒謹藏之，有好奇如米老者，松巒得無情也邪？宋歡題。《龍性堂詩話》續集：宋人蘇養直絕句，【略】東坡喜書之，謂若置之《太白集》中，誰復疑其非。予謂二詩亦清激有態，中晚佳境，第「萬事不理」句終是宋人口角，輒混太白，恐難欺人，抑阿其所親耶？

《贈李東老》 王庭珪《跋蘇養直贈李東老詩》：蘇養直清詞麗句，爲前輩諸老先生之所稱。此詩蓋暮年所作，李東老嘗挾書冊從之游而得之。他日江西宗派後爲養直拈出一瓣香者，必子也。

《唱和眞隱》 釋惠洪《跋養直可師唱和眞隱詩》：予久不見養直，時時

想見其墮幘醉時。忽閱此詩，如行野渡春色中，雖盎盎醇醲，然終有一種清絕氣味。可上人語迅快，如漱壑夜泉響，掃窗春霧空，不類菜肚阿師語。仲伯連璧士也，而皆友吾異中。傳曰：「觀其所以游，因以知其爲人。」

「但見金華仙伯語」句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一引《復齋漫錄》：無己呼山谷爲金華仙伯，故《題李白眞》詩：「金華仙伯哦七字，好事不復千金模。」蘇養直詩亦云：「但見金華仙伯語，筆端丘壑飽經心。」

《倦尋芳》（獸環半掩）　王又華《古今詞論》：長調最忌演奏，如蘇養直「獸環半掩」，前半皆景語，至「漸迤邐更催銀箭」以下，則觸景生情，緣情布景，節節轉換，穠麗周密。譬之織錦家，有竇氏回文梭矣。

《阮郎歸》（西園風暖落花時）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似從前二首脫胎。前句好在「架飛」，後句好在「人未歸」。愁不可諱，亦不可遣，各領一奇，因思愁來無着，又非定論。《蓼園詞評》：按此乃閨怨詞耳。「架飛」句言花飛，而蝶亦無可采也。言之黯然自傷。次闋是心繫歸人也。此首意在句中，比前兩首意在句外者，自是不同。

《鷓鴣天》（梅妒晨妝）　《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反說學眉，妙。

傳記

《趙氏鐵網珊瑚》卷四曾慥《跋蘇養直詞翰》　慥頃嘗編集本朝名士《百家詩選》，仍爲傳引，載其出處。蘇養直亦與焉。庠字養直，京口人，初以病目，自號眚翁。後徙居丹陽之後湖，更號後湖病民。其父堅，字伯固，有詩名，養直少而穎發，下語輒驚人，嘗作《清江引》，東坡筆之，且曰：「此詩載《太白集》中，誰復疑其非也，乃吾宗養直所作。」平生不事科舉，安貧守道，沈酣詩酒，寄傲江湖間，雅游故人，皆一時名士，徐師川尤厚善。紹興初，薦于上，召赴行在所，丁寧敦遣，養直高卧不肯起，縉紳益欽重焉。養直事佛甚謹，深契禪說，清虛恬淡，又得養生之術。三年前盛夏追涼，方與客對棋，有衣褐者持謁云「羅浮山道人江觀湖」，未及起迎，道人直就坐，旁若無人，養直驚愕，問所從來，答曰：「羅浮黃眞人，以君不好世人之好，氣母成，令某持丹度公，可服之。」袖中出一小合藥，黃色而膏，養直遲疑間，道人曰：「此丹非金非石，乃眞氣練習成，疑即且止，俟有急服之。」出門徑去，俄頃不見。養直以丹置佛室，張與客飲，醉後食密雪和龍腦，一夕暴下而卒。所親記道人之言，亟取丹，視其堅石，磨以飲之，即蘇。自是康強異常，齒落者復生，鬚白者再黑，眼枯者更明。紹興十七年歲旦日，與家人酌別，且告辭鄰里，二日東方未明，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妻孥僅挽其衣，則已逝矣。黃眞人者，石晉時爲惠州太守，天福中棄官入羅浮山，今居水簾洞，人不得見。養直命畫工齎潔瞑想，以其意爲黃眞人像，畫畢，則宛然江道人也。識者以爲姓江，而以夏來，即黃眞人矣。以是知養直之亡，豈道家所謂尸解者乎？前此，盡哀所爲詩以屬薛林向伯恭，慥嘗見其詞翰巨軸，士大夫多作跋尾，慥亦題詩云：「元祐文章絕代無，爲盟主者眉山蘇。舊聞宗匠爲詩匠，今見東湖說後湖。寂寞香山老居士，浩蕩烟波古釣徒。瀾翻翰墨驚人眼，一段清冰在玉壺。」徐師川，號東湖居士。今覽德友所藏墨蹟數軸，因書傳引附在卷後。紹興癸酉歲初伏日，溫陵曾慥。

《京口耆舊傳》卷四《蘇庠傳》　庠字養直，丹陽人。其先泉人，丞相頌之族。庠父堅，字伯固，有詩名。文忠公蘇軾過九江，堅時爲縣主簿，多所唱和。【略】庠幼嘗一就舉中程，以犯諱黜，由是悟得失有分，安貧守道，不復事進取。堅得任子恩，庠弗受，以屬其子，沉酣詩酒，寄傲江湖間。其爲詩穎發，語出輒驚人，嘗作《清江引》，【略】蘇軾見而奇之，手書此詩，云：「使載在《太白集》中，誰復疑其非是者，乃吾家養直所作。」自此詩益豪，雅游故人，皆一時名士，東湖徐俯尤相厚善。曾慥跋其遺文云：「舊聞宗匠推詩匠，親見東湖說後湖。」蓋著其實云。紹興三年正月，俯在樞近，薦於上，令赴都堂審察，辭病不起。三月詔再下，令州縣以禮津遣，郡遣簽幕及縣令詣門，再以疾辭。詔旨督促就道，庠聞命下，即扁舟遠引，終莫能致。天下士無問識不識，皆高其節，好事者往往圖其形以相贈遺，爲之贊頌者不可勝計。有得片紙隻字者，輒藏去爲榮。庠雖棄置人間事，而見義勇爲本其天性。其子嘗以錢數百緡買鄰人之居，以庠出外未告也，庠歸而聞哭聲，問之，其子具以告，且言鄰姥將遷而哭。庠知而惻然，亟焚券，以屋歸之，不復問所酬。晚歲頗事養生之術，有道人江觀潮者贈以藥，令俟有急服之。間數歲得疾幾殆，其妻取藥磨以飲之，有頃而甦，體更康健。紹興十七年，訪舊於金壇之洮湖，醉而吐，覺所吐有異，疑藥力去矣，已而卒。曾慥序《宋百家詩》，言其歲旦與家人別，且辭鄰里，翌日東

方未明，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妻孥奔走不及，蓋傳聞之誤。

紀事

《中吳紀聞》卷五　吳江王份文孺，自號臞庵，嘗築圃於松江之側。方經始時，文孺下榻待余，延留數月，見買葑作址，計三百萬錢。圃成，極東南之勝。後湖蘇養直嘗賦詩云：「王郎臞庵摩詰詩，煙花遶舍江遶籬。石渠東觀了無夢，筆牀茶竈行相期。古人已往不可作，甫里顧有今天隨。灣頭蟹舍豈著我，請具蓑笠懸牛衣。」又爲文孺賦草堂云：「笛弄松江明月，蓑披笠澤歸雲。若話青霄快活，五侯何處如君？」

張元幹《蘇養直詩帖跋尾六篇・甲卷》　往在豫章，問句法於東湖先生徐師川。是時洪芻駒父、弟琰玉父、蘇堅伯固，子庠養直、潘淳子眞、呂本中居仁、汪藻彥章、向子諲伯恭爲同社詩酒之樂。予既冠矣，亦獲攘臂其間。大觀庚寅辛卯歲也，九人者梓木久已拱矣。獨予華髮蒼顏，羈寓西湖之上，始及識德友。一日，出示養直翰墨，凡六大軸，各索題跋。適連宵雨作春泥，良是中原禁煙天氣，篝燈擁火，追記舊遊，悄悄不能寐，乘醉爲書。且念向來社中人物之盛，予雖有愧羣公，尚幸強健云。

周麟之《跋德友兄所藏後湖帖》　頃歲先隱君見養直于鵝湖之南山谷間，以詩酒相從甚久。予時尚幼，亦熟其風度，如《游張公壇》及《醉中失冠》之作，皆有和篇。別數年，客有以《眞止軒》詩來者，亦繼其韻。予竊笑曰：「是非欲醉煙波，弄明月者烏能之？」自此不復相聞矣。舊亦有數十帖，今不知何在，而吾兄乃能寶藏如此，眞好事之尤者。先隱君嘗謂兄曰：「聞子之賢久矣，子能與養直游，賢乎哉！此吾家月旦評也。」

《清波雜志》卷六　後湖公隱居求志，高蹈一世，紹興初屢徵不起，僕輩見使者省至，竊相語曰：「官中須要秀才正身出頭。」

《鶴林玉露》甲編卷五　蘇養直之父伯固，從東坡遊，「我夢扁舟浮震澤」之詞，爲伯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滿塘」之句，亦見賞於坡，稱爲「吾家養直作此詩時，年甚少，而格律已老蒼如此」。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師川赴，養直辭。師川造朝，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弈，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須還老夫下此一着。」師川有愧色。游誠之跋養直墨蹟云：「後湖胸中本無軒冕，是以風神筆墨，皆自蕭散，非慕名隱居者比也。士生斯世，苟無功利及人，區區奔走，老死塵埃，不如學蘇養直。」

《嘉定赤城志》附錄《邵彪》　蘇庠嘗次彪韻云：「斯人活國計，不數管及簫。」又云：「惟公廊廟姿，骨相宜珥貂。」又云：「飽聞胸次有雲夢，語作驚瀾翻舌端。」

《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三一王文誥案　《南宋書》云：蘇庠字養直，丹陽人。少工詩，蘇軾見其《清江曲》，大愛之。嘗爲銘其硯，稱吾家養直。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庠辭，師川造朝，便道過庠，有愧色。朝命以禮津遣，不赴，遁太湖馬迹山。卒之先，往茅山辭諸道侶。元日會飲達旦，遽出門如馳，尋已立化。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後湖集》十卷。丹陽蘇庠養直撰。

又卷二一　《後湖詞》一卷，蘇庠養直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八　《後湖集》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蘇庠集》三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蘇庠《後湖集》十卷。

劉毓盤《輯校後湖詞跋》　伯固名堅，升庵謂伯固字養直，合父子爲一人，蓋偶失考爾。余入關後，恩藝堂中丞檄司箋表，筆墨事簡，輯《後湖詞》一卷。蠹魚生活，此亦風塵俗吏之所爲耶。

藝文

李彭《聞蘇大養直同李子充游雲居作此詩招之》　人心各如面，石交定難逢。吾觀蘇夫子，眞有古人風。自開蔣生徑，日望求羊踪。乃攜李長吉，上

我歐岌峰。羌山落君手，稍欲吞附庸。練練峰上雲，蕭蕭巖際松。想當岸綸巾，嘯傲驚歸鴻。我有浣花竹，隔林聞曙鐘。幽禽發佳響，亦足披心胸。何當小休轡，一尊聊此同。

釋惠洪《贈蘇養直》 方忻望廬山，忽見蘇養直。向來敗意事，捉手一笑失。瀾翻誦新詩，與山爭秀色。歸來對青燈，危坐口挂壁。翰林謫仙人，隱顯吁莫測。正恐騎魚去，千里作一息。

晁沖之

論述

綜論

晁說之《題沖弟詩卷》 阿沖五字來，江山千里餘。能爾麗金碧，定是勤詩書。文章與神明，動作本自俱。古人既云已，令公有規模。五世以文稱，故家誰復如？

俞汝礪《具茨晁先生詩集序》 叔用以文莊公爲曾大父，以文元公爲高祖，其家世風流，人物之美，淵渟浚深，蓄厚而發遠。自王文獻、李文正、畢文簡、趙文定四三公富有百氏九流之書，而晁氏尤瑰富閎溢，所藏至二萬卷，故其子孫焠掌勵志，錯綜而藻繢之，皆以文學顯名當世。予嘗從叔用商近朝人物，嘉言善行，朝章國典，禮文損益，靡不貫洽。由叔用之學而達諸廊廟之上，溫厚足以代言，淵博足以顧問，則以詩鳴者，豈叔用之志也哉！雖然，叔用既以油然棲志於林澗曠遠之中，遇事寫物，形於興屬，味其風規，淵雅疏亮，未嘗爲悽怨危憤激烈愁苦之音，予於是有以見叔用於晦明消長用捨得失之際，未嘗不安而樂之者也。嗚呼，所謂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非耶！秦漢以來，士有抱奇懷能，留落不遇，往往操心汙筆，有怨誹慷慨沈抑之思，氣候急刻，不能閑遠，古之詞人皆是也。【略】惟深於道者，遺於世而不怨，發於詞而不怒，君子是以知其必能有爲於世者也。嗟乎，吾於叔用，豈直以詩人命之哉！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晁氏《具茨集》三卷。右，先君子詩集也。呂本中以爲江西宗派，曾慥亦稱公早受知於陳無己。從兄以道嘗謂公宗族中最才華。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衆人方學山谷詩，晁叔用獨學老杜詩；衆人求生西方時，高秀實獨求生兜率。叔用嘗戲謂呂東萊：「我詩非不如子，只是子差熟耳。」呂戲答云：「只熟便是精妙處。」叔用大笑，以爲然也。

《江西詩派小序・晁叔用》 余讀叔用詩，見其意度沈闊，氣力寬餘，一洗詩人窮餓酸辛之態。其律詩云：「不擬伊優陪殿下，相隨於蔕過樓前。」亂離後追叙承平事，未有悲哀警策於此句者。晁氏家世貴顯，而叔用不肯於此時陪伊優之列，而甘隨於蔕之後，可謂賢矣。它作皆激烈慷慨，南渡後放翁可以繼之。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具茨集》十卷。【略】沖之在群從中亦有才華，而獨不第。紹聖以來，黨禍既作，超然獨往。

亮圃《晁具茨先生詩集注序》 先生生於南北治亂之交，而群從復罹元祐黨禍，故其發於詩歌者類多憂讒畏譏，以至疾革時取所著書，聚而焚之曰：「是不足以成吾名。」嗚呼！豈眞謂不足以成名哉？「客至勿多語，欲吐且復吞。」《送王敦素》云爾，此先生之微旨也，此先生之詩之所以可傳，傳而不貴多也。

《宋詩鈔・具茨集鈔序》 呂紫微位之江西派中，云「衆人學山谷，叔用獨專學杜詩；衆求生西方時，秀實獨求生兜率」。然又云叔用嘗戲謂「我詩非不如子，只子差熟耳」，答云「熟便是精妙處」。叔用大笑，此亦紫微多上人語耳。若其淵渟雅亮，筆有餘閑，未肯退下一格也。劉後村稱其氣度容閑，氣力寬餘，一洗詩人窮餓酸辛之態，南渡後惟放翁可以繼之。其見許如此，足爲雅鑒。

《石洲詩話》卷四 晁具茨詩高逸，漁洋極賞之，然邊幅究不能闊大。至《送一上人還滁》一詩，則無咎不能爲也。漁洋所心賞當在此，而吳鈔乃獨不取之，蓋以爲涉禪耳。

又 劉後村謂具茨詩惟放翁可以繼之，然具茨五言詩殊非陸務觀所能

彷彿。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晁沖之》 沖之字叔用，一字用道，鉅野人。授承務郎，以詩擅名。呂居仁曰：「衆人方學山谷，叔用獨專學老杜。其昆仲之所講究者素矣，所作《李廷珪墨》詩，通首雅健，即杜老無以復過。」高秀實論其脫去世俗畦畛，不讓古人。與居仁唱酬最劇。曾戲語居仁：「我詩非不如子，我作得子詩，只是子差熟耳。」居仁戲答云：「即熟便是精妙處。」叔用大笑以爲然。喜作長短句，如《臨江仙》《上林春慢》等闋，發音吐響，出人意表。有《具茨集》。

《昭昧詹言》卷一二 具茨風流韻秀，無可衣被後世處。

分論

《古樂府》 《昭昧詹言》卷一二：似指道君微行。

《田中行》 《載酒園詩話・宋・晁沖之》：叔用，無咎弟也。《田中行》一詩，饒有古趣。又「獵回漢苑秋高夜，飲罷秦臺雪作天」，「繫馬柳低當戶葉，迎人桃出隔牆花」，俱俊氣可掬。

《復以承宴墨贈之》 《紫微詩話》：晁叔用嘗作《廷珪墨》詩，脫去世俗畦畛，高秀實深稱之。

《送一上人還滁州瑯琊山》 《七言詩三昧舉隅》：具茨詩自不能居無咎之上。漁洋乃謂一鱗片甲高出無咎者，專指此一篇言之耳。《昭昧詹言》卷一二：可與放翁《壬子作》同看。

《夷門行贈寮夷仲》 《昭昧詹言》卷一二：收四句，神來氣來。

《感梅憶王立之》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叔用此詩蓋學陳後山也。其兄無斁載之見知于後山，因是亦知叔用。叔用有子曰公武，著《讀書志》者，可謂盛矣。王立之名直方，居汴南。父棫，字才元，高賢。元祐中延致名士唱和，爲蘇、黃作頓有亭。呂居仁亦以其詩入派。此詩才學後山，便有老杜遺風。馮舒評：亦清挺。陸貽典評：以後山接老杜，終身不解也。紀昀評：似平易而極深穩，斯爲老筆。許印芳評：此評的當。此種詩斷非初學所能到，虛谷之言不足信也。

《梅》（寒月清溪上）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此詩未及前篇。按集，兪汝礪因公武請爲作序，諸弟有二十弟貢之飾道，二十二弟允之息道，二十三弟豫之虞道，二十八弟夬之決道。而叔用初字用道，與說之皆從「道」字，聯表也。以道爲四兄，之道爲十二兄，又有三十三弟頌之。紀昀評：羅列諸晁，與詩無涉。

《梅》（南雪看未穩）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居仁小絕《蠟梅》詩云：「學得漢宮粧，偷傳半額黃。不將供俗鼻，愈更覺清香。」《早梅》云：「獨自不爭春，都無一點塵。忍將冰雪面，所至媚游人。」凡賦梅，盛稱其美，不若以自況而自超于物外可也。馮班評：腹聯好。紀昀評：亦不如此說定。落句不可解。

《謝胡御史寄茶兼簡深明》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六引《詩說雋永》：晁沖之叔用樂府最知名，詩少見于世。政和末，先公爲御史，朱深明爲郎官。其謝先公寄茶兼簡深明詩曰：「諫議茶猶寄，郎官迹已疏。斜封三道印，不奉一行書。會遠長安去，終臨顧渚居。大江清見底，爲問渴何如？」

《東陽山人僻居》 《昭昧詹言》卷一二：小題細景。

《和十二兄》 《歷代詩發》卷二五：三詩句句穩健，非專學工部不能如此老成。

《雪效柳子厚》 《歷代詩發》卷二五：雄放無前，眞洗窮餓酸辛之態。

《同魯山韓丞觀女靈廟前險石》 《歷代詩發》卷二五：思沉力厚，故昔人稱爲淵渟雅亮，筆有餘閑。

《都下追感往昔因成二首》 《歷代詩發》卷二五：此即傳中所謂《重過京師憶舊作無題》詩二首，爲時所傳者也。風格有似義山，絕非專學少陵之筆，然其韶秀清妍，轉易爲見美耳。

《李氏娛書齋》 《歷代詩發》卷二五：讀書有得之言，非解人不易道。

《傳言玉女》（一夜東風）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如見深閨小婦，舉止羞澀，語言柔脆，不由人不動情矣。《詞潔輯評》卷三：事眞則語妙，如末二句，固知非泛拈得來。《湘綺樓評詞》：此逢舊識倡女也，然詞語綺麗，自有情韻。

《玉蝴蝶》 《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化古爲我，風韵悠哉！「小橋」句耐。

《感皇恩》〈寒食不多時〉《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連用數韵，酌古斟今，爲詞韵之式，不爭綺語。

《感皇恩》〈蝴蝶滿西園〉《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賞豫。是其風情所寄。

《臨江仙》〈憶昔西池池上飲〉《詞綜偶評》：（「情知春去後」二句）淡語有深致，咀之無窮。

《漢宮春》〈瀟灑江梅〉《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九：又端伯所編《樂府雅詞》中，有《漢宮春・梅》詞，云是李漢老作，非也。乃晁沖之叔用作。政和間，作此詞獻蔡攸。是時朝廷方興大晟府，蔡攸攜此詞呈其父云：「今日於樂府中得一人。」京覽其詞喜之，即除大晟府丞。今載其詞曰，【略】此詞中用玉堂事，乃唐人詩云：「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枝開。兒家門戶重重閉，春色因何得入來？」或云，玉堂乃翰苑之玉堂，非也。《玉照新志》卷四：李漢老邴，少年日作《漢宮春》詞，膾炙人口，所謂「問玉堂何似，茅舍疏籬」者是也。政和間，自書省丁憂歸山東，服終造朝，舉國無與立談者。方悵悵無計，時王黼爲首相，忽遣人招至東閣，開宴延之上坐，出其家姬十數人，皆絕色也。漢老惘然莫曉。酒半，羣唱是詞以侑觴。漢老私竊自欣，大醉而歸。又數日，有館閣之命。不數年，遂入翰苑。《獨醒雜志》卷四：政和間置大晟樂府，建立長屬，時晁冲之叔用作梅詞以見蔡攸。攸持以白其父曰：「今日於樂府中得一人。」元長覽之，即除大晟丞。詞中云：「無情燕子，怕春寒常失佳期。惟有南來塞鴈，年年長見開時。」以爲燕鴈與梅不相關而挽入，故見筆力。《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一篇遠思，如食江瑤柱，別自旨人。（問玉堂何似茅舍疏籬）「玉堂」乃引用薛維翰「白玉堂前一樹梅」詩事，有云宮苑之玉堂，誤矣。《蓼園詞評》：借梅寫照，豐神蘊藉。《苕溪漁隱》云：此詞用玉堂事，乃引用薛維翰「白玉堂前一樹梅」詩事。又云：曾端伯編《樂府雅詞》，以此詞爲李漢老作，非也，乃晁叔用。按《詞綜》載此詞，引王仲言云：「漢老少日，作《漢宮春》詞，膾炙人口。所謂『問玉堂何似，茅屋疏籬』是也。政和間，自王省丁憂歸山東，舉國無與談者。方悵悵無計，時王黼爲首相，忽遣人招至東閣，開宴出家姬唱是詞侑觴。數日，遂有館閣之命。」此詞爲當時推重若此。按其風骨應爲李漢老作，恐非叔用所辦。苕溪說恐誤也。

《上林春慢》〈帽落宮花〉《續骷髏說》：都下元宵觀游之盛，前人或於歌詞中道之，而故族大家，宗藩戚里，宴賞往來，車馬駢闐，五晝夜不止。每出，必窮日盡夜漏乃始還家，往往不及小憩，雖含醒溢疲恧，亦不暇寐，皆相呼理殘妝，而速客者已在門矣。又婦女首飾至此一新，髻鬟參差，如蛾蟬蜂蝶雪柳玉梅燈毬，棗梨滿頭。其名件甚多，不知起何時，而詞客未有及之者。晁叔用作《上林春慢》云，【略】此詞雖非絕唱，然句句皆是實事，亦前人所未嘗道者，良可喜也。

傳記

《宋詩紀事》卷三三 沖之字叔用，濟北人，說之從弟。在群從中獨不第，授承務郎。紹聖以來，黨禍既作，超然獨往。有《具茨集》。

紀事

周紫芝《見王提刑書》 具茨，太使黃公客也。具茨一日問：「作詩法度向上一路如何？」山谷曰：「如獅子吼，百獸吞聲。」他日又問：「識取關捩。」具茨謂魯直接引後進，門庭頗峻，當今參者自相領解。

《墨莊漫錄》卷七 政和間，汴都平康之盛，而李師師、崔念月二妓名著一時。晁沖之叔用每會飲，多召侑席。其後十許年，再來京師，二人尚在，而聲名溢於中國，李生者門第尤峻。叔用追往昔成二詩，以示江子之。其一云：「少年使酒來京華，縱步曾游小小家。看舞霓裳羽衣曲，聽歌玉樹後庭花。門侵楊柳垂珠箔，窗對櫻桃捲碧紗。坐客半驚隨逝水，吾人星散落天涯。」其二云：「春風踏月過章華，青鳥雙邀阿母家。繫馬柳低當戶葉，迎人挑出隔牆花。鬢深釵暖雲侵臉，臂薄衫寒玉照紗。莫作一生惆悵事，鄰州不在海西涯。」靖康中，李生與同華趙元奴及築毬吹笛袁陶震武輩例籍其家，李生流落來浙中，士大夫猶邀之以聽其歌，然憔悴無復向來之態矣。

《書舊續聞》卷九 陸務觀云：《梅》詞《漢宮春》，人皆以爲李漢老作，非也。乃晁叔用贈王逐客之作。王仲甫爲翰林，權直內宿，有宮娥新得幸，仲甫

應制賦詞云：「黃金殿裏，燭影雙龍戲。勸得官家眞個醉，進酒猶呼萬歲。錦袖舞徹《涼州》，君恩與整搔頭。一夜御前宣喚，六宮多少人愁。」翌旦，宣仁太后聞之，語宰相曰：「豈有館閣儒臣，應制作狎詞邪？」既而彈章罷，然館中同僚相約祖餞，及期，無一至者，獨叔用一人而已。因作《梅》詞贈別云：「無情燕子，怕春寒輕失花期。」正謂此爾。又云：「問玉堂何似，茅舍疏籬。」指翰苑之玉堂。《苕溪漁隱叢話》卻引唐人詩，「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枝開」，謂人間之玉堂，蓋未知此作也。又「傷心故人去後，零落清詩」，今之歌者類云「冷落」，不知用杜子美酬高適詩：「自從蜀中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蓋「零」字與「泠」字同音，人但見「泠」字去一點爲「冷」字，遂云「冷落」，不知出此耳。王仲甫字明之，自號爲逐客，有《冠柳集》行於世。

著錄

俞汝礪《具茨晁先生詩集序》　予曩游都城，於晁用道爲同門生。後三十六年，識其子公武於涪陵，又二年，見之於武信。【略】一日來謁曰：「先公平生多所論著，自丙午之亂，埃滅散亡，今所存者特歌詩二百許篇。涪陵太守孫仁宅既爲鏤諸忠州酆都觀，嘗然林木之間矣，敢丐先生一言以發之。」予亟聞其語，謝曰：「願聞先君之所以含詠而獨游者。」公武於是出其家譜諜，乃知其先君名冲之，字叔用，世所謂具茨先生者也。【略】紹興十一年九月五日，陵陽俞汝礪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具茨集》十卷。

《文獻通考》卷二四五　《晁氏具茨集》三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具茨先生詩集》，一部一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晁冲之《具茨集》一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晁氏《具茨集》一冊，四卷。《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晁仲之《具茨集》一卷。

亮圃《晁具茨先生詩集注序》　右宋晁具茨先生古今詩一百六十七首，涪陵孫君壽諸梓，陵陽俞君爲之序，迄今六百年矣。【略】余向藏有繕本，愛其取材宏博，富有百家，而又惜其字多魚豕，吟詠之餘，猝難解會，因別購善本，與西亭先生讎校數過，訛者是正，疑者是闕，而加箋焉。讀者庶可藉以尋其義之所在乎。若夫詩之淵雅疏亮，容閣寬餘，前輩論之詳矣，不復贅。亮圃書於一卷一勺之間。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〇　《具茨晁先生詩集》一卷，明晁瑮重刊宋本。宋澹淵晁冲之叔用撰。卷末有「慶元己未校官黃汝嘉刊」一條。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五　《具茨先生詩集》十五卷，宋晁冲之撰，梁溪三槐堂本。

《郘亭知見宋樓藏書志》卷七七　《具茨晁先生詩集》一卷，明晁汝瑮重刊宋本。宋澹淵晁冲之叔用撰。卷末有「慶元己未校官黃汝嘉刊」一條。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晁具茨集》十五卷，宋晁冲之撰。【略】此集流傳甚少，卷首有喻〔汝礪〕序，正與《讀書志》合。得古、今體詩共一百六十七首。【略】其注不知何人所作，引書內有《一統志》及《韻會》、《韻府》等書，當爲明時人。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　《具茨晁先生詩集》一卷，晁氏寶文堂刊本。澹淵晁冲之叔用。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具茨晁先生詩集》一卷，明刊本。宋晁冲之撰。【略】此明晁瑮以宋本重刊，卷末有「慶元己未校官黃汝嘉刊」一行。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具茨集》一卷，宋晁冲之撰。明晁瑮重刊宋本。　道光十年晁氏重刊本十五卷，在晁氏叢書內。　又梁溪周氏仿宋巾箱式。　振綺堂有元刊《晁具茨集》八冊，十五卷。　天一閣目六卷。

又《附錄》　明刊巾箱本。【略】近仿明巾箱本。

又《續錄》　海山仙館叢書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具茨晁先生詩集》不分卷，宋晁冲之撰。明翻宋刊本。【略】前有紹興十一年九月五日陵陽俞汝礪序。卷首標題下有「江西詩派」四字，卷末有「慶元己未校官黃汝嘉刊」一行。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具茨晁先生詩集》一卷，宋晁冲之撰，明嘉靖三十三年晁氏寶文堂刻本，章綬銜跋，一冊。　《具茨晁先生詩集》一卷，宋晁冲之撰，清刻本，一冊。　《具茨晁先生詩集》一卷，宋晁冲之撰，清鈔本，一冊。

藝文

呂本中《本中將為海陵之行念當復與子之作別意殊憒憒偶得兩詩上呈并告送與壯輿叔用也》 老僕倦日長，羸馬困道遠。東行數日間，尚欲一再款。我能喻子意，子亦識我懶。追懷十年遊，僅得一笑筦。時能煮湯餅，更復下茗盌。晁郎復京邑，劉子蓋楚產。江山兩秀異，與子日在眼。南風動歸興，感慨毛髮短。相尋儻有日，歲月亦未晚。

又《閑居感舊偶成十絕乘興有作不復詮次》 平生親愛獨諸晁，叔也相親共寂寥。半日不來須折簡，暫時相遠定相招。（叔用）

饒節

論述

綜論

謝逈《有懷如璧道人二首》 道人詩思瀉江湍，乞食侯門鋏屢彈。蒲褐臥雲何處去，不應投老累儒冠。每憶詩人賈浪仙，投冠去學祖師禪。塵埃不染心如鏡，妙句何妨與世傳。

吳則禮《讀德操詩文》 平生饒德操，飽讀世上書。坐斷諸方舌，脊梁儂不如。去耕鄧州田，要作青鞋錢。忽然騎聖僧，吾子眞天然。胸中姑一吐，戲說無義語。端有本分椎，莫打老師鼓。

《紫微詩話》 江西諸人詩，如謝無逸富贍，饒德操蕭散，皆不減潘邠老大臨精苦也。然德操爲僧後，詩更高妙，殆不可及。嘗作詩勸余專意學道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頻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雙頰紅。好貸夜窗三十刻，胡床趺坐究幡風。」

呂本中《符離諸賢詩》 窮居日荒涼，杜門與世絕。親故日夜疏，詩書固宜缺。符離雖陋邦，賢士稍羅列。德操青雲器，議論輩前哲。外貌發英華，中心瑩冰雪。介然特立士，勁氣剛于鐵。攘臂辨是非，孰能逃區別？

《許彥周詩話》 饒德操爲僧，號倚松道人，名曰如璧。作詩有句法，苦學副其才情，不愧前輩，尤善作銘贊古文。

《墨莊漫錄》卷五 僧如璧，乃江西進士饒節次子也。少年嘗投書於曾子宣論新法非是，不合，乃祝髮更名。尤長於詩。嘗住數剎，士夫大多與之游。後改字德操。《咏梅花》一聯云：「遂教天下無雙色，來作人間第一春。」風味亦不淺。又答呂居仁寄詩云：「長憶吟時對短檠，詩成重改又雞鳴。如今老矣無心力，口誦君詩遶竹行。」居仁甚稱之。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饒德操集》一卷。【略】皇朝饒節，字德操，曾布之客也。性剛峻，晚與布論不合，因棄去，祝髮爲浮屠。在襄漢間聲望甚重云。

《艇齋詩話》 德操嘗爲予家丞相館客，甚爲丞相、內相兄弟所知。德操有高節，而又能文，其才在謝無逸諸公之上。

又 東湖於近世詩人專喜癩可，東萊專喜饒德操。

《老學庵筆記》卷二 饒德操詩爲近時僧中之冠。早有大志，既不遇，縱酒自晦，或數日不醒，醉時往往登屋危坐，浩歌慟哭，達旦乃下。又嘗醉赴汴水，適遇客舟救之獲免。

呂祖謙《書伯祖紫微翁贈青溪先生子詩後》 臨川耆舊汪、謝、饒，皆出榮陽公之門。德操既遁世不耀，無逸亦以布衣死。志節稍見於世者，獨青溪先生而已。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如璧《次韻答呂居仁》 方回評：撫州士人饒德操客從曾布，議不合，去而落髮，法名如璧，道號倚松老人。江西派中，比瘦權、癩可。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倚松老人集》二卷。【略】〔饒〕節字德操，撫州人。嘗爲曾布客，後與布書論新法不合，乃祝髮爲浮屠，更名如璧，挂錫靈隱，晚主襄陽之天寧寺。嘗作偈云：「閒攜經卷倚松立，試問客從何處來。」遂號倚松道人。集中詩大半爲僧後作。呂本中《紫微詩話》稱其蕭散似潘邠老，

陸游《老學庵筆記》亦稱爲當時詩僧第一。

分論

《佛米贊》《許彥周詩話》：〔德操〕尤善作銘贊古文，其作《佛米贊》，謂武將念佛，以米記數，得三升也。將軍念佛，難于遣詞，而曰【略】觀此，雖柳子厚曲折，不過是矣。《蓮堂詩話》卷下：德操作詩有句法，若學賦，其才不愧其輩，尤善作銘贊古文。其作《佛米贊》，謂武將念佛，以米記數，得三升也。將軍念佛，難於遣詞，乃云。

《次韻答呂居仁》《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此三、四老杜句法，晚唐人不肯下。五、六亦出于老杜，決不肯拈花貼葉，如界畫畫，如鑿砌牆也。惟韓子蒼不喜用此格，故心不甘于入派，而其詩或謂之太官樣。要之天下有公論，予亦無庸贅也。馮舒評：老杜亦何嘗放此惡氣？韓子蒼詩老到而已，不必佳，亦無此等惡態。江西惡習。馮班評：界畫畫，鑿砌牆，大不惡。紀昀評：可謂之山谷句法，不可謂之老杜句法。江西亦有佳處，然自是別派。牽引老杜，依草附木耳。子蒼不肯入派，故是絕有識力人。

《再次前韻》《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五、六即是居仁首唱五、六格。馮舒評：詩取達意，詠性情期于文理無礙，則五色五味俱悅口目矣，必曰何派便謬。猶之醫也，甘苦涼熱，期于投病活人而已，必曰此何人之派，定用何藥，定不用何味，則殺人矣。查慎行評：三、四兩「折」字，未妥。二章俱勝原唱。紀昀評：次句粗，七句亦鄙。

《偶成》《墨莊漫錄》卷六：七言絕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頃時王荊公多喜爲之，極爲清婉，無以加焉。近人亦多佳句，其可喜者不可槩舉。【略】僧如璧德操《偶成》云：「松下柴門晝不開，只有蝴蝶雙飛來。密蜂兩脾大如繭，應是山前花又開。」【略】如此之類甚多，不愧前人。

傳記

《梁谿漫志》卷九　近世儒者，絕意聲利，飄然游方之外者，有二人焉。饒節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名。曾子宣丞相禮爲上客，陳了翁諸公皆與之游，往來襄、鄧間。始亦有婚宦意，遇白崖長老，與之語，欣然有得。嘗令其僕守舍，歸，見其占對異常，怪而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鄰寺長老有道行，往請一轉語，忽爾覺悟，身心泰然，無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崖問道，八日而悟，盡發囊橐，與其僕祝髮爲浮屠。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遍參諸方。陳了翁、關子開兄弟皆以詩稱美之。至江、浙，樂靈隱山川，因挂錫焉。琳抱疾，德操躬進藥餌，既卒，盡送終之義。後主襄陽天寧。夏均父倪爲請疏，其略云：「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又云：「豈惟江左公卿，盡傾支遁；獨有襄陽耆舊，未識道安。」時稱其精當。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所爲詩文皆高邁，號《倚松集》云。

《嘉泰普燈錄》釋正受《青原下第十世（雲門八世）香嚴海印智月禪師法嗣鄧州香嚴倚松如璧禪師》　鄧州香嚴倚松如璧禪師，撫之臨川人，族饒氏，舊名節，字德操。業儒起家，自妙齡飽於學，優於才，工於搜抉，高於志節，深爲人所知。然連蹇場屋，不第。後走京師，以詩文鳴上庠，故一時名士皆與之遊。丞相曾公布聞其名，延爲上客。一日，上書陳利害，曾不納，去，之鄧，依俞公彥明。留數月，因館僕占對異常，竊怪之，謂僕曰：「汝其有以語我來。」僕徐對曰：「某向守舍，無所用心。聞鄰寺海印長老有道行，往請一轉語體究，忽爾覺悟，身心泰然，無它也。」顧僕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扣印。旬餘，忽掣鍊而悟印，印之以偈，師作書報友人呂公本中舍人，【略】於是棄婚宦，盡發囊橐市之，與僕同祝髮。僕名如琳，尊爲兄。已而偕琳遍參諸名宿，所至蒙肯可。歸結茆香嚴之鶻壁。賢士大夫初聞師圓顱，太息曰：「吾黨中失一國士，重爲四海惜。」襄守趙公岍以天寧挽師開法，衲子爭集，檀信委施無虛日。方盛而棄去。鄧帥王公仲薿請居香嚴，未幾，復棄去，道俗遮留不可，遂隱於故廬。【略】說偈曰：「剝剝剝，裏面有蟲外面啄，多少茫茫瞌睡人，頂後一推猶未覺。若不覺，更聽山僧剝剝剝。」餘語未見，惜其錄非衲子所編，今唯文集行於世。建炎三年四月旦，書偈遺衆，無疾而逝，士庶致祭不輟。五月旦，奉金身塔於白崖之下，世壽六十有五，夏臘二十有七。

光緒《江西通志》卷一七九　如璧，臨川饒氏子，初名節，字德操。博學能文。後之穀城香嚴寺聽智海說法而悟，遂落髮。陳瑩中與詩云：「舊時饒措大，今日璧頭陀。借問安心法，儒禪隔幾何？」先是，帥有詩云：「閑攜經卷倚

松立，試問客從何處來？」因號倚松道人。嘗以詩勸呂紫微曰，【略】始，德操攜僕往襄、鄧間，僕亦竊聽說法，日有開悟，遂祝髮名如琳。病死，好事者爲作舉火疏曰：「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豈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德操所著有《倚松集》。

紀事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七引《漫叟詩話》 饒節字德操，棄儒出家，後有詩寄呂居仁云：「向來相約濟時功，大似頻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售管城公。文章不奈百年老，世事能排雙頰紅。擬借夜窗三四刻，共君趺坐說幡風。」《楞嚴經》云：「譬如人以頻伽瓶貯遠空，以餉他國。」

《呂氏童蒙訓》卷下 崇寧間，饒德操節、黎介然確、汪信民革同寓宿州，論文會課，時時作詩，亦有略詆及時事者。滎陽公聞之，深不以爲然。時公疾病方愈，爲作《麥熟》、《繰絲》等曲詩，歌詠當世，以諷止饒、黎諸公。諸公得詩慚懼，遽詣公謝，且皆和公詩，如公之意，自此不復有前作矣。

《東萊呂紫微師友雜志》 饒節，字德操，謝逸，字無逸，俱臨川人，少皆有志節，相與友善。德操才高，而無逸學博，二人所爲詩文，一時稱重，不能優劣也。德操早去鄉里，至黃州從潘大臨邠老游，後游京師。元符間，客知樞密院曾布子宣家，子宣遇之極厚。上皇既踐阼，稍收用舊人，德操上子宣書，請引用蘇子瞻、黃魯直諸公，不能，即辭去。崇寧初，客宿州，從予父祖游。後往鄧州，滎陽公使之見香嚴智月師，遂悟道祝髮，更名如璧。後游江淮間，與予家數相遇，相視如骨肉也。

《紫微詩話》 饒德操作僧後，有送別外弟蔡伯世詩云：「要做仲尼眞弟子，須參達摩的兒孫。」時諸說禪者不一，故德操專及之。

又 邠老嘗寄德操、均父詩云：「文如二稚徒懷璧，武似三明卻賬弓。松檜參天西邑路，時時騎馬訪龐公。」「文如二稚」，謂德操；「武似三明」，謂均父也。後德操爲僧，名如璧，殆詩之讖也。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政和間，林靈素主張道教，建議以僧爲德士，使加冠巾，其意以釋氏爲出其下耳。臨川饒德操，時棄儒爲僧，作《德士頌》四首。其一云：「德士舊來稱進士，黃冠初不異儒冠。種種是名名是假，世人誰不被名謾。」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意取閒禪師詩曰：「閒攜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故以名菴，又以自號。陳瑩中有詩寄之曰：「舊時饒措大，今日（璧）〔壁〕頭陀。爲問安心法，禪儒較幾何？」

《曼莊漫錄》卷一〇 世畫骨觀作美人而頭顱白骨者，饒德操題其上云：「白骨纖纖巧畫眉，髑髏楚楚被羅衣。手持紈扇空相對，笑殺傍觀自不知。」

《艇齋詩話》 饒節德操，撫州人，祝髮名如璧，號倚松道人。住鄧州香嚴寺，有一僮曰詹榮，亦撫人，璧攜之以行。一日因打木魚，先悟道，作頌云：「木魚元來無肚腸，聲聲喚我出鑊湯。佛法元來無多子，王婆頭上戴丁香。」遂亦祝髮，名如珪云。璧反於其僕處有省。

又 〔德操〕晚年住香嚴。丞相之婿陳成季持節京西，德操以詩贈之云：「兩公待我以國士，是時公亦同在門。今日江頭看使節，令人淚濕漢江雲。」又寄無逸詩云：「雲山底處堪投老，文史它年不療窮。富貴可求吾亦懶，眼看餘子化王公。」其自負亦不淺矣。

《柳亭詩話》卷一八 〔饒〕節字次守，江西人，舉進士，嘗投書於曾布論新法，不合，棄去爲僧，名如璧，號德操。有集名《倚松》。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饒德操集》一卷。右皇朝饒節德操。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倚松集》二卷。臨川饒節德操撰。後爲僧，號如璧。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饒節《倚松集》十四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饒德操集》一卷。

《秘閣書目》 《饒德操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倚松老人集》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略】《宋史・藝文志》載《倚松集》十四卷，今止存鈔本二卷。末有「慶元己未校官黃汝嘉重刊」一行，蓋猶沿宋刻之舊。又今所傳本與謝薖、韓駒二集行款

相同，卷首標目下俱別題「江西詩派」四字，與他詩集不同。或即宋人所編《江西詩派集》一百三十七卷內之三種，舊本殘闕，後人析出單行歟？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七**　《倚松老人詩集》三卷，舊鈔本，宋饒節德操撰，釋超峻序。

《**抱經樓藏書志**》**卷五四**　《倚松老人詩集》三卷。吳允嘉手校本，姚氏舊藏。宋饒節德操撰。每卷末有「慶元己未校官黃汝嘉重刊」一條。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一**　《倚松老人詩集》二卷。十萬卷樓鈔本。【略】宋《藝文志》稱《倚松集》十四卷，今止二卷，大半爲僧以後所作。卷首別題「江西詩派」四字，殆從宋人編《江西詩派集》中摘出者。此爲舊鈔，藍格，版心刊有「十萬卷樓鈔本」六字。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倚松老人集》三卷，宋饒節撰。【略】四庫著錄係鈔本。許氏有舊鈔本二卷，釋超俊跋。宋牧堂有宋刊本二卷。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倚松老人詩集》二卷。影宋鈔本，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字。知不足齋進呈。

藝文

李彭《寄如璧上人》　平生剛直隱長虹，收卷波瀾說苦空。翰墨場中無李廣，苾芻園裏有支公。未應雪浪侵頭白，想見丹砂入頰紅。驟馬他年焚諫草，看君妙手試宗風。

趙鼎臣《贈如璧長老二首并序》（**某昔官太學，聞諸生饒節德操行義甚高，嘗見其詩文，奇之。後二十年，出守南陽。一日，香嚴長老璧公過余，氣貌清古，有出塵之姿，笑謂余曰：「頗憶太學時否？我，饒節也。」余喟然太息，自恨其不可及，乃作二詩寄之。香嚴山中，石上出菖蒲，葉細如絲髮，根節宛轉如龍蛇。璧所居庵，號倚松，嘗約以今秋再訪我於花洲之上。故詩招之，且以菖蒲為請**）　少游太學饒夫子，老倚清松壁上人。好與惠休爲後嗣，直疑賈島是前身。浮萍暫聚曾交臂，獨鶴孤飛遂絕塵。肯念故人今白髮，與雲出岫莫辭頻。　自爲雲山作主人，更邀麋鹿作比鄰。一齋一粥今禪伯，無姓無名古逸民。盡了委緣心似水，未捐習氣筆如神。丐師石上菖蒲節，要度人間八十春。

呂本中《寄璧上人》　出門厭交情，袖手看世故。紛紛駒過隙，忽忽豹隱霧。生平喜退縮，未到心已悟。尚餘好事人，相就討新句。雖非琢肝腎，終自費調護。君看雪霜根，豈受桃李妬。胥疏老支離，骫骳舊賓傅。何由兩行纏，遠泛一大瓠。從君乞妙語，一洗詩酒污。

又《閑居感舊偶成十絕乘興有作不復詮次》　璧老投冠去學禪，堂堂一鼓陣無前。平生老伴唯均父，馬病途窮不著鞭。（饒節德操、夏倪均父）

蔡居厚

論述

翟汝文《蔡居厚知齊州制》　齊古之建國，其民漸於洙泗，好禮而畏義，尚賢而貴老，可以德服，不可以力勝，可以靜治，不可以衆擾。昔之爲齊者，以平易近民而民歸之，以清淨爲貴而民自定。汝以循吏有聞，愷悌多愛，其師治道於相國，而追太公之遺俗，則於汝政成，不勞而治。

傳記

《宋史》卷三五六《蔡居厚傳》　蔡居厚字寬夫，熙寧御史延禧子也。延禧嘗擊呂惠卿兄弟，有直名。居厚第進士，累官吏部員外郎。大觀初，拜右正言。奏疏言：「神宗造立法度，曠古絕儗，雖符、祐之黨力起相軋，而終不能搖者，出於人心理義之所在也。陛下繼志廣聲，政事具舉，願如明詔敕有司勒爲成書，以明一代之制。」遷起居郎，進右諫議大夫。論東南兵政七弊，及言學官書局皆爲要塗，宜公選實學多聞之士，無使庸常之徒，得以幸進。【略】改戶部侍郎。言者論其在諫省時，爲宋喬年父子用，以集賢殿修撰知秦州。降羌在州者逸入京師訴事，坐失察，削職罷。蔡京再相，起知滄、陳、齊三州，加徽猷閣待

制，爲應天、河南尹。初建神霄宮，度地汙下，爲道士交訴，徙汝州。久之，知東平府。復以戶部侍郎召，未至，又以知青州。病不能赴，未幾卒。

著錄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蔡寬夫《詩史》二卷。

光緒《江西通志》卷一一二　蔡寬夫《詩史》二卷。

又卷一〇七　《蔡居厚集》十二卷。

藝文

鄒浩《次韻蔡寬夫解元暮春見懷》　九十青陽安在哉，臨風搔首謾遲回。春於我輩非無意，詩必先成爲有才。拖架餘醲香破麝，翻階芍藥大逾盃。病除更約歸愚子，浮蟻猶堪席地開。

方勺

論述

葉夢得《書方勺雲茅漫錄後》　仁聲余少時識之場屋中，博學多聞，不專爲舉子文詞，尤刻意作詩。客揚州，帥丞相蘇公子容厚禮之。喜交當世名士，遇其所合，傾家資具饌，歌呼飲酒，窮日夜，士亦以樂從之游。家坐是貧，仁聲不悔也。既老，結廬吳興西溪之上，因誦杜子美詩，至「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欣然以爲與其意會，乃名其居曰雲茅庵。平生詩文甚多，皆隨手散去，不復錄，獨取近歲所存藁，次爲《雲茅漫錄》十卷。余鎮建康，仁聲年七十六矣，間關自吳興特來見余，意氣尚不衰，曰：「吾亦安用此？尚使後來居是溪者知有吾姓名爾。」兵興以來，四方游舊零落殆盡，存者不過三四人，仁聲又居同郡，時時數往來，其可無一言？然仁聲自言嘗從方士得服氣煉形法，其貌瘠而不枯，風月勝時，好事者能數載酒往，其爲雲茅之儲，固未已也。乃書其後歸之。

洪興祖《泊宅編序》　泊宅翁學博而志剛，少時謂功名可力取，不肯與世俯仰。晚得一官，益齟齬不合，慨然嘆曰：「大丈夫不爲人則爲己，先聖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乃取浮圖、老子性命之說，參合其要，以治心養氣，反約而致柔，年老而志不衰。酒後耳熱，抵掌劇談，道古今理亂、人物成敗，使人聽之悚然忘倦。時出句律，意匠至到。扁舟苕、霅之上，侶嬋娟，弄明月，興之所至，輒悠然忘歸。使翁少而遇合，未必如歲晚所得之多也。一日，過予於桐汭，出所著《泊宅編》示予。予曰：「此翁筆端游戲三昧耳，胸中不傳之妙，盍爲我道其崖略。」翁默然無言，予因書以序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一　《泊宅編》三卷。【略】所載皆元祐迄政和間朝野舊事，於王安石、張商英輩皆有不滿之詞，蓋亦公論。至宗澤乃其鄉里，而徽宗時功名未盛，故勺頗譏其好殺，則是非未必盡允。【略】然其間遺聞軼事，摭拾甚多，亦考古者所不廢。

傳記

《宋史翼》卷三六　方勺字仁聲，金華人。潘良貴稱其超然遐舉，神情散朗，如晉宋間高士。其詩文雄深雅健，追古作者。喜交當世名士，士亦樂從之游。寓烏程泊宅村，閱金石遺文，昔張志和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此乃志和泊舟之所也，號泊宅翁。扁舟苕霅之上，興之所至，輒悠然忘歸。著《泊宅編》。徙西溪，因誦杜子美詩至「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欣然以爲與其意合，乃名其居曰雲茅庵。因東岡爲小亭，號茅墩，欲傍溪開水檻，久無資。會郡守有饋之酒五十壺，不飲，亟易之，乃克成。平生詩文甚多，隨手散去。著有《雲茅漫錄》。

《金華先民傳》卷九　（存目）

紀事

《泊宅編》卷九　思慧住道場山，予常往見之。一夕，夢謁師不見，但於禪牀上大書「一龍絕地」四字。明日入山，知師已授帖，移徑山，而不省所夢。紹興壬戌，始游徑山，首見長老覺明云：「此山本龍所居，因一禪師行腳過山下，龍化老人，與語契合，因勸師營居演化，云：『此山東天目也，吾當遷西天目，但留一穴出入，它日勿以僧供爲慮。』至今寺無寸土，而常聚千衆。」予《贈明老》詩斷章云：「三十年前曾見夢，茲游端可冠平生。」蓋謂此也。

葉夢得《戲方仁聲四絕句跋》　仁聲舊居城東泊宅村，張志和常所游也。今徙西溪作雲茅庵，因東崗爲小亭，號茅墩。欲傍溪開水檻，久無資，會郡守有饋之酒五十壺，不敢飲，亟易之，乃克成。有田數十畝，常苦下潦，余居石林，與雲茅南北正相望，故四章皆及之云。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泊宅編》十卷。方勺仁聲撰。泊宅在烏程，相傳張志和泊舟浮家泛宅之所。勺買田卜築，號泊宅翁。本嚴瀨人。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泊宅編》十卷。

胡應麟《題泊宅編後》《泊宅編》十卷，金華方勺仁聲撰。【略】，而是編以脞辭瑣錄，至于今而完袠不廢，而其間說往往有可訂史乘之所弗及者。世以隱君子亡裨于時，而小說家靡足論于著述，然乎？

《國史經籍志》卷四下　《泊宅編》十卷，方勺。

《萬卷堂書目》卷三　《泊宅編》二卷，方勺。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泊宅編》十卷，宋方勺。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一　《泊宅編》三卷。內府藏本。宋方勺撰。【略】《宋史・藝文志》載勺《泊宅編》十卷，此本僅三卷，乃商濬載入《稗海》者。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四　《泊宅編》三卷，宋方勺撰。稗海本。讀畫齋叢書本十卷。又一本，三卷，即商本，亦有數條出于十卷之外者，字句亦有異同，故顧氏合刻之。

又《附錄》　讀畫齋十卷足本。　稗海三卷。　明翻宋本十卷（星詒）。

又《續錄》　金華叢書本。　嘯園叢書本。

藝文

葉夢得《次韻方仁聲惠文編》　他年落筆坐生風，下舍諸郎敢長雄。操縵不能陪衆手，斲輪終自付良工。鏡湖漫憶歸狂客，漢上誰從過德公。會向南溪尋舊約，別開小徑共相通。

又《戲方仁聲四絕句》　戲弄扁舟泊宅村，卻尋三徑築茅墩。雲邊此意眞誰解，賸作新詩與細論。

江端友

論述

綜論

晁沖之《贈江子我子之》　江郎淮海秀，經術古同師。溫潤無前輩，清新有近詩。一丘須早計，五斗莫堅辭。獻賦修竿牘，知君定不爲。

程俱《五月納相府劄子》　宣教郎、主管杭州洞霄宮江端友，通經史，敏於文詞，清修簡易。宣和中，置補完書籍於秘書省，兼用舉人，尋即命官，時招置端友不就。靖康初，特起爲王府講書，尋遷兵部員外郎，撫諭福建、兩浙，

龍。

《江西詩派小序・江子之》〔端本〕子我弟也。子我詩多而工，舍兄而取弟，亦不可曉。豈子我自爲家，不肯入社如韓子蒼耶？

分論

《釣臺記》朱熹《書釣臺壁間何人所題後》：釣臺故有范公記文，詞義甚偉，後人不容復措手矣。中間有江子我一記，獨書作新歲月，最爲得體，而粗述其以「羊裘」題軒，「客星」命閣之意，名義亦爲高雅。今屢經火，不知此石尚存否也。

《玉延行》《能改齋漫錄》卷一一：陳留江子我端友嘗賦《玉延行》云，【略】「留守」，謂鄧氏也。其父元豐嘗位兩府，裕陵謂「趨向頗僻，賦性奸回」。了翁云：「八字咸加于鄧某，萬幾獨運于元豐。」蓋王禹玉、蔡持正取充位而已。

《九日》《後村詩話》前集卷二：江端友字子我，鄰幾之孫，靖康間以布衣召用。同時詩人賦慨北狩南渡之作多矣。子我云：「楚欲圖周鼎，湯猶繫夏臺。」又云：「比年熒惑犯南斗，何日燕人祭北門。」事的切而語回互。《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二方回評：此詩題目雖曰《九日》，而「周鼎」、「夏臺」之句，乃是忠憤，故以類入于此。子我「西池再展一月詩」最有諷諫味，朱文公亦喜之。

紀昀評：此爲徽、欽二帝發。然湯乃桀臣，比例未當，取其意可也。此亦實難措語處。「爵」、「罍」字複。無名氏（甲）評：湯與夏有君臣之義，與外寇不同，引喻失當。

《詠象》《後村詩話》前集卷二：江子我《詠象》云：「倉舒止用兒童計，亦自能知爾重輕。」蓋用王內翰元之譏玩張相齊賢之語，但含蓄而不刻露耳。

傳記

《宋史翼》卷一一　江端友字子我，開封人，休復孫也，自號七里先生。父懋相，有遺澤，以遜其兄端本。端友博學能詩，與呂居仁相唱和。隱居京城東郊封邱門外，迎養所生母以孝聞，守節自重，躬耕蔬食，素有高行。蔡京欲辟之，不能致。靖康元年，金人圍城，上書論事甚衆，而終不肯一至公卿之門。四月吳敏薦，賜同進士出身，除承務郎、諸王府贊讀。上書辨宣仁誣謗，其略曰，【略】被黜，渡江寓居桐廬之蘆茨原。建炎元年七月，召爲兵部員外郎。八月，爲閩浙撫諭使，旋改禮部。紹興二年九月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三年五月辛未，主管溫州神主，兼權太常少卿，充神主神御提點。建言太廟典禮二事，【略】事下吏、禮部、太常寺討論。三年十二月，嘗宗廟于臨安，以三公攝，奉冊惟祝文稱嗣如故。端友無妻子，四年卒於雁宕山中。

《宋詩紀事》卷三三　端友字子我，陳留人，鄰幾之孫。以元祐黨，隱居封丘門外。靖康初，吳敏薦，召見，以爲承務郎，賜進士出身，諸王宮教授。上書辯宣仁誣謗，遭黜。渡江，寓居桐廬之鸕鷀源。後爲太常少卿。有《七里先生自然菴集》。

紀事

晁說之《壽昌縣君劉氏墓誌》　夫人劉原甫侍讀家女，嫁爲江鄰幾舍人之子婦，【略】端友等一日白夫人曰：「幸見聽，敢有言。」夫人笑曰：「不欲從科舉乎？是吾素已疑之矣。且汝兄力學能文，屈于有司二十年。常爲予言，有司待士之禮薄而法益苛，愧之終其身。汝等尚少，而亦能不樂于此乎？第汝安，則吾何有？」以故端友與其弟端本俱優游于圍城數畝之田，人多高之。

《侯鯖錄》卷二　紹聖中，有人過臨江軍驛舍，題二詩，不書姓名。時貶東坡，毀上清宮碑，令蔡京別撰。詩云：「李白當年謫夜郎，中原不復漢文章。納官贖罪何人在，壯士悲歌淚兩行。」「晉公功業冠皇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乃江端友子我作。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宣和初，有鄧姓者，留守西京，以牛酥百斤遺梁師成。江子我端友作《牛酥行》。

《庚溪詩話》卷下　元祐間，有旨修上清儲祥宮成，命翰林學士蘇軾作碑紀其事。坡叙事既得體，且取道家所言與吾儒合者記之，大有補於治道。紹聖、元符間，黨禁興，遂毀碑，命翰林學士蔡京別爲之。京之文，類三舍舉子經

義程文耳！正如唐時仆韓退之《平淮西》碑，命段文昌改作。後人有詩曰：「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余於儲祥宮碑亦云。後見韓無咎元吉，云是江子我詩。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二《九日》　方回評：江鄰幾與梅聖俞多唱和，嘉祐起居舍人。子懋相生三子：端禮字子和，端友字子我，端本字子之。與呂居仁多唱和，入江西派。子我以元祐黨家居不仕，亦不娶，隱居封丘門外。靖康初少宰吳元中薦之，以爲承務郎，賜進士出身，諸王宮教授。上書辨宣仁誣謗遭黜。渡江，寓居桐廬之鷗鷺源。後爲太常少卿。趙蕃昌父得其詩于韓淲仲止，曰《七里先生自然菴集》，刊留嚴陵郡齋。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七里先生自然集》七卷。江端友子我撰。端本兄也，休復鄰幾之孫。其父懋相有遺澤，子我以遜端本。靖康初吳敏元中薦子我，召見賜出身，爲京官，後至太常少卿。

《文獻通考》卷二四五　《七里先生自然集》七卷。

藝文

晁説之《寄陳留江子我》　江家宅在嚴家瀨，亦有商聲歌半夜。不煩死魚遠吐墨，誰識天馬早流赭。嗟予久已烏角巾，愧爾當年白蓮社。唯昔灊山見老禪，枉嘆門人才下下。

又《次韻江子我見戲長句》　江家宅在多文史，兄弟論文詆我遺。長逝不來荒馬鬣，後生亦老倦車帷。契成自賣寧無詩，詩到相嘲雅見知。山水尚憐天付與，暮年漂薄向仇池。

程俱《別後有懷子我追用巾字韻作寄》　漉酒空峨五柳巾，一觴相屬念情親。玉川奴婢今猶昔，錦里田園老更貧。冰洞清泉誰共酌，風篁幽徑好尋春。開年晴暖須歸去，還向江湖覓故人（子我東去，云欲居無錫，或過錢塘，故有冰洞、風篁之句）。

張元幹《次江子我遷居韻》　平生自省宜三黜，老去何心望九遷。避地湖山聊復爾，脫身兵火想當然。浮家泛宅非無計，坎止流行本信緣。猶恐驚濤翻四海，直須化鶴作飛仙。

劉一止《祭江子我郎中文》　嗚呼子我，行如古人，而不有合於今；志如古人，而不克行於時。疾邪佞其如讎，欲捽辱而鞭笞。懷胸中之不平，用申吐於其詩。自仕言之，以處士起爲望郎，固非終否；自公言之，或以爲不遇，且仕且隱。蓋次山之齾牙漫浪，而太白之磊落嶔崎。僕始識公嚴灘之湄，接詩酒于逡巡，陪杖履以遨嬉。曾一別之幾何，乃生死之乖暌。雖無斗酒隻鷄之約，車過而不下，則何以寫吾心之悲？一觴之微，匪以爲重，亦庶幾澆公之磊磈也。公其尚聞之乎？

李光《祭江郎中子我文》　士有隱居求志而志不獲就，行義達道而道卒不伸。嗟嗟子我，實惟其人。文章氣節，邁往絕倫。傲睨公侯，心慕隱淪。跌宕文史，若將終身。我初識公，嚴瀨之濱。白髮紅頰，藜杖幅巾。抵掌笑談，豪氣如雲。憤世嫉邪，群鬻狺狺。立言雖多，意終在民。嗚呼哀哉！公之志操，凜不可奪，救護衆生，甚於饑渴。不知公者，見謂強聒。數對便朝，詞直意豁，人謂才疏，公豈迂闊！

江　暐

《獨醒雜志》卷六　江彥明，吉之永新人，喜作詩，事母極孝。母嘗有疾，彥明攜筆硯坐床下，進藥之餘，吟詩自遣，遂以詩名。嘗記其《晚春》詩云：「鬬草事空猶昨日，惜花心在又明年。」詞意婉美如此。新淦人余師郝與彥明相友善，俱有詩聲，酬唱甚多。師郝有詩云：「叫月子規喉舌冷，宿花蝴蝶夢魂香。」尤爲彥明所稱賞。彥明名暐，崇、觀間吉守嘗以八行薦於朝，不報，自號轑陽居士。師郝名處俊，登建炎龍飛乙科，不及祿而卒，人甚惜之。二人詩今多傳於江西。

《宋詩紀事》卷三七　暐字彥明，永新人。喜作詩，事母極孝。崇、觀間，吉

守以八行薦，不報。自號轑陽居士。

蔡蕆

論述

慕容彥逢《祕書省正字蔡蕆可起居舍人制》 勑具官某：聯職兩省，均曰侍臣，而載筆螭坳，茲爲親近。以爾問學詞藝，夙著譽言，奉對廣廷，嘗冠多士，議論勁正，風節可嘉。是正蘭臺，涵養益粹。不次之擢，蔽自朕志。其服命書，進陞右史。尙多後祉，往惟欽哉。

又《起居舍人蔡蕆可轉兩官制》 勑具官某：朕親御翰墨，刊定學校之政令，命官編次。既獻成書，在局之臣，宜均慶賞。惟爾學術詞采，嘗冠諸儒，論議純明，業履維稱。服在右史，與茲討論。擢進厥官，以示甄奬。往其欽佩，益懋厥修。

傳記

《宋史》卷三五四《蔡蕆傳》 蔡蕆字文饒，開封人。崇寧五年，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復用，即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纘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于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奸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不以爲疑，動搖國是，不以爲憚。願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於是擢爲第一，以所對頒天下。甫解褐，即除祕書省正字，遷起居舍人。未幾，爲中書舍人。自布衣至侍從纔九月，前所未有也。旋進給事中。一意附蔡京，叙族屬，尊爲叔父。【略】八寶赦恩，詔兩省差擇元祐黨人，情輕者出籍，蕆不肯書，言者論其不能推廣上恩，使歲久獲罪之人得以洗濯。出知和州，明年加顯謨閣待制、知杭州。始，蕆未第時，以書謁陳瓘，稱其諫疏似陸贄，剛方似狄仁傑，明道似韓愈。及對策，所持論頓異，遂欲害瓘以絕口。因其子正彙告蔡京不軌，執送京師。蕆復入爲給事中。又與宰相何執中謀，使石悈治瓘，幾不免。【略】張商英作相，常安民與之書，激使爲善。蕆弟萊剽其稿示蕆，即論之以搖商英。蕆遷翰林學士，坐妄議政事罷，提舉洞霄宮。起知建寧府。方建神霄宮，蕆先一路奏辦，下詔褒奬，召爲學士承旨、禮部尙書。嘗陰附權倖，事覺，徽宗令入對，將面詰之。踰月不奉詔，帝怒，命黜之。【略】遂貶單州團練副使，房州安置。宣和中，復龍圖閣直學士，再知杭州。爲政喜怒徇情，任刑大慘。方臘亂後，西北戍卒代歸，人得犒絹，蕆禁民與爲市，乃下其直，彊取之。卒怒，乘蕆夜飲客，縱火焚州治，須其出救，殺之。蕆知事勢洶洶，踰垣走，僅得免。詔奪職罷歸。明年，以徽猷閣待制卒。

紀事

《泊宅編》卷九 崇寧初，茅山劉混康先生赴闕。一夕，拜章畢，詔問何久，答曰：「値天門放春榜。」欲叩其所睹，乞書而密緘之，它日驗其事。明年，殿唱畢，發視，止書二草二木，乃蔡蕆、柯棐也。

《能改齋漫錄》卷一二 先是，崇寧以來，專意王氏之學，士非三經、《字說》不用。至政和之初，公議不以爲是。蔡嶷爲翰林學士，慕容彥逢爲吏部侍郎，宇文粹中爲給事中，張琒爲起居舍人，列奏：「欲望今後時務策，並隨事參以漢、唐歷代事實爲問。」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乃稱通儒。可依所奏，今後時務策問，並參以歷代事實。庶得博習之士，不負賓興之選。」未幾，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使李彥章言，【略】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乃爲通儒。今再思之，紀事之史，士所當學，非上之所以教也。況詩賦之家，皆在乎史。今罷黜詩賦，而使士兼習，則士不得專心先王之學，流于俗好，恐非先帝以經術造士之意。可依前奏。前降指揮，更不施行。」時政和元年三月戊戌也。

《宋歷科狀元錄》卷四 蔡文饒蕆帥維揚，郡庠士子李易順之不拘細行，以豪自任。蕆延致書室以教諸子，且不責以課程。已而蕆易鎮青社，攜與俱

行，人頗疑之。經歲辭歸，蘧贈遺甚厚，又惠槐簡一云：「此蘧釋褐所賜，足下不晚亦當魁天下。官職壽數，與蘧悉相埒。」後皆如其言。（《揮麈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陳汝錫《鶴溪集》十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陳汝錫集》十二卷。

陳汝錫

傳記

《永樂大典》卷三一四五引《處州志》　汝錫字師予，青田人。幼穎悟，數歲能屬文，或以其詩一聯示黃庭堅：「閑愁莫浪遣，留爲痛飲資。」黃擊節稱賞。紹聖四年，由太學進士第。邑之登第自汝錫始。崇寧間，諸路學事始置提舉，首除提舉福建學事。官至浙東安撫使。有《鶴溪集》刊于郡齋。

紀事

程俱《正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陳汝錫身為守臣不行寬恤手詔特賣授汝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制》　勅具官某：朕念凋瘵之氓，困於徵調，有年于茲矣，而貪殘之吏，又並緣爲姦。故制下郡國，思有以革而禁之，而爾之所治，近在轂下，寒暑易節矣，而漫不布宣。不虔之辜，安所逃責？姑以散秩，置之遠方，用以爲慢令之戒。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鶴溪集》十二卷。辟雍博士青田陳汝錫師予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九　《鶴溪集》十二卷。

胡直孺

論述

李光《論胡直孺劄子》　臣伏睹近除胡直孺爲工部尚書。命下之日，士論沸騰，莫不疑駭。蓋直孺素結朱勔，爲發運使，爲待制，知平江府，爲戶部侍郎，皆勔力也。臣近論朱勔，及言東南財用爲羣小侵盜，直孺其一也。老而無恥，素節凋喪，不足污八座之選。靦顏朝列，不自引退。伏望陛下斷自宸衷，重行竄黜，以爲士大夫不顧廉隅者之戒。取進止。

又《論胡直孺第二劄子》　直孺佞邪，天下所聞，與應安道、盧宗原相繼爲轉運使及發運使，欺罔朝廷，如循一軌。將上供物料及糧綱船盡充花石之供，號爲應奉，州縣帑藏爲一空。起發封樁，妄稱均糴，歲計不足，猶進羨餘。緣此進職，濫廁從班，遂知平江府。縱朱氏請求，益肆掊斂，不復知有朝廷矣。直孺素畜聲妓，每攜就朱氏園亭，與倡優雜處，啗其子姪。吳民怨憤，目爲朱家奴。勔入京師，凶焰益熾，至與宰執爭權，竊弄國柄，首引直孺爲戶部侍郎。搢紳側目，莫不駭歎。伏自陛下即位，灼見姦凶，以次流放，黨類屏息。獨直孺反被褒擢，聯八座之選。命下之日，士論沸騰，前後臣寮論列不一。伏望陛下斷自淵衷，速賜竄黜，以爲多士之戒。

汪藻《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胡直孺辭免恩命兼侍讀不允詔》　朕執古以御今，取人而爲善。居廣廈細旃之上，必洽聞殫見之儒。以卿學造古人，言垂當世。潛心載籍，雖老不衰。擢置經帷，日資啓沃。抗章祈免，豈朕意哉？所請宜不允。

程俱《通議大夫試兵部尚書兼侍讀胡直孺贈端明殿學士制》　故具官某識慮優深，才猷通敏，文知體要，學有本原。既荐歷於浩繁，亦備嘗於險阻。召

自南服，率屬中臺。鳴玉在廷，掌五兵九伐之政；簪筆入侍，讀三墳八索之書。法從之英，莫如爾舊。

孫覿《西山老人文集序》 故尚書豫章胡公，諱直孺，字少汲。少工於詩，語出驚人。魯直一日擊節嘆賞，指示進處述數十語，表而出之。今刻石在焉。然公之學不專爲詩，他文皆稱是。筆力雄贍，操紙立就。所爲賦、頌、表、啓、記、序、銘、贊之屬，蓋數萬言如行雲流水，自然成文，不見刀尺。紹興初，以刑部尚書侍講禁中，推原道德之旨，論古人成敗之迹，陳當今世務之要，議論卓然中上意。一日，上以所御白團扇書「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十字以賜，示將大用，而公一夕疾遂不起。悲夫！公沒後二十四年，公之中子、右宣教郎、通判處州樅集公詩文爲一十四卷，以書抵老友孫氏某曰：「先君與公同朝爲侍從，且厚善，願有述也。」余嘗論三巨公相繼出江右，爲世大宗師，其外有二劉、三孔、王文公之子元澤、曾南豐之弟子開與胡公，萬夫之傑。耆儒宿艾，歷宋三葉。扇出尚方，寶墨未乾。天縱筆始，宛若龍鸞。璧月煌煌，光燭蔀室。子孫視之，稽古之力。

《送春》《能改齋漫錄》卷一〇：鄭谷《送春》詩云：「三月正當三十日，風光別我苦吟身。共君一夜不須寐，未到曉鐘猶是春。」胡少汲詩云：「含酸梅子漸生仁，鶯老花飛迹已陳。一夜南風搖斗柄，明朝煙柳不關春。」信知才力之不侔也。然胡意亦本荆公詩：「欲知人世春多少，先驗東方北斗杓。」荆公詩又本於張說《守歲》詩：「愁心隨斗柄，東北望回春。」

《與劉邦直》 黃庭堅《跋胡少汲與劉邦直詩》 少汲，後生中豪士也。讀書作文，殊不塵埃，使之不倦。雖競爽者未易追也。少汲此詩，「同是行人更分首」，佳句也。「邂逅相逢意已傾」，已道了劉三十一矣。《養一齋詩話》卷五：或曰唐、宋眞有分乎？曰否。胡少汲「同是行人更分手，不堪風樹作離聲」，此即唐人語矣。胡猶宋之不甚著名者也。

《和山字韻》 《詩林廣記》後集卷一〇引《桐江詩話》：少汲宣和間在河朔作漕日，同官陳亨伯輩唱和「山」字韻，少汲最後和成，人皆嘆服。《漁隱叢話》云：「元豐間，王平甫有『海鵬未擊三千里，天馬須歸十二閑』之句，甚爲一時諸公所稱道。今少汲所云，豈非剽平甫之句，但易三字以爲己作邪？」

傳記

《宋詩紀事》卷三四 直孺字少汲，奉新人，紹聖四年進士。靖康間知南京，爲金所執，不屈，久之得歸。高宗朝，擢龍圖閣直學士，知隆興府，進兵部尚書。有《西山老人集》。

紀事

《珊瑚鈎詩話》卷二 靖康元年冬十一月，虜騎長驅薄王畿，無一障之阻。春，爲城下盟，歸渡大河，莫或邀擊。余竊料其知我無謀，審我無勇，必且再至。冬十月，作《將歸賦》，以書投胡少汲，欲求侍養。公以啓事見答曰：「伏承主簿秘書寵以華牋，副之佳什，屬詞近古，陳義甚高。橫槊賦詩，不廢軍中之樂；登高舒嘯，少賒社下之歸。祝頌之深，敷染奚既。」遂堅留在帥幕下。數日，淵聖手詔沓至，曰：「金人分兩道深入，必犯京師，卿可提所部兵，前來捍虜。」又曰：「金人分兩道深入，已渡大河，卿可將見在兵，速來赴援。」公即日出次于郊，不三四日，遇敵于杞，力戰敗績。余傷之以詩曰：「選將他年重，作師此日難。傷心閔東道，白首戴南冠。」公宿儒，戎事非長，庶幾以禮與人相終始者。

陸游《跋胡少汲小集》 少汲之兄名僧孺，字唐臣，在元祐、紹聖間亦知名士也。少汲十詩中一篇所謂「阿兄驚世才」者是也。周秀實名蔚，予亡姑之子，及與元祐前輩游，紹興十六七年猶亡恙，有文集數十卷。王性之作序，少汲倡酬最多，班班見於此集。秀實有子名曇文者，乃翁每稱其穎異。自先少師捐館，兩家相去地遠，不復相聞，每爲之惻愴于懷也。因讀少汲《小集》，併書之。慶元己未七月一日，老學菴書。

《能改齋漫錄》卷一四　胡少汲夜夢游一寺，與勒和尚、衲僧六七人共步長廊。少汲手持長鑱，劃青方石，如錐畫沙，書六句頌云：「我行世間，多動少息。暫休寶坊，萬慮入寂。明日出山，八面受敵。」勒和尚隨句微吟，旁皆太息。中有一僧云：「萬慮入寂，句法甚勝。明日出山，是將動耶？」似覺復寐，自理前頌，增「住爲主人，動轉爲客」兩語于「出山」句上，廣爲八句。

著錄

《文獻通考》卷二三八　《西山老文集》二十四卷。豫章胡直孺少汲撰。紹興中，仕至刑部尚書。

《國史經籍志》卷五　《胡直孺集》二十四卷。

藝文

李彭《胡少汲名直孺龍舒佳士清修可喜往歲見之金陵聞除侍御史因作此詩以見意》　聞君往年客淮西，及見我公無恙時。潛山皖水德星聚，天下中庸人表儀。川行節往萬事盛，我獨流寓東南涯。協洽之歲秋九月，買船適詣秦淮湄。建康城頭鷄欲曙，白下門前烏未飛。有客剝啄復剝啄，出門一見忘塵羈。戛然野鶴下孤嶼，意定吾子初無疑。高談確訒不跛倚，養此鬱鬱澗底姿。發蒙振落笑餘子，招之不來不可麾。判司卑官果難屈，脫身遂與筆楚辭。行行且止避驍馬，膽落於地非公誰？御爐煙動天顏喜，柱下雲開春日遲。側席愛民如愛子，願達民病蘇瘡痍。要使英風觸白獸，更遣直氣生青規。鄙夫養疾江漢間，有如不信吾誰欺？

李復《依韵答胡直孺》　東蒙野老工何拙，刻楮三年不成葉。迂途獨往自名愚，舉足常嫌投險捷。忽然開口向時人，機士笑驚多脫頰。半生長餓首慵回，厭見糟糠能腐脅。惟與孤雲靜往還，胎仙戲舞琴三疊。江南墨客貌雖癯，戰勝當前輕勇俠。潤身不貯世間珍，別有驪珠光滿篋。北游一見潛魄動，雙目爛爛巖光曄。新詩幾幅起秋風，使我靜觀但嚅囁。相逢便欲苦死留，恐跨飛鯨動歸鬣。

寇國寶

《石林詩話》卷中　余居吳下，一日出閶門，至小寺中，壁間有題詩一絕云：「黃葉西陂水漫流，簾旌風急滯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丘。」句意極可喜。初不書名氏，問寺僧，云吳縣寇主簿所作，今官滿去矣。歸而問之吳下士大夫，云寇名國寶，蓋與余同年，然皆莫知其能詩。余與國寶榜下未嘗往來，亦漫不省其爲人。已而數爲好事者舉此詩，乃有言國寶徐州人，久從陳無己學，始知文字淵源有所自來，亦不難辨，恨不得多見之也。

《吳郡志》卷一二　寇國寶，徐州人，從陳無己學。嘗爲吳縣主簿，賦詩爲左丞葉夢得所喜。

《宋詩紀事》卷三五　國寶字荆山，徐州人。從陳無己學。紹聖四年進士。爲吳縣主簿。

陳師道《贈國寶》　承家從昔如君少，得士于君孰我先。口擬說詩心已解，世間快馬不須鞭。

李元亮

《紫微詩話》　李光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薿同學舍。薿既貴，元亮猶蹉跎場屋。薿在金陵，以同舍故，先謁之，元亮以啓事謝之云：「跋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是也。」

《觀林詩話》　李光祿元亮，兄弟數人皆雋才。元亮作《弔項羽賦》，追古作者。世稱其詩有「可憐三萬六千日，長作東西南北人」之句，特中鼎之一臠耳。

《容齋三筆》卷三　建昌縣士人李元亮，山房公擇尚書族子也，抱材尚

氣，不以辭色假人。崇寧中在大學，蔡嶷爲學錄，元亮惡其人，不以所事前廊之禮事之。蔡擢第魁多士，元亮失意歸鄉。大觀二年冬，復詣學，道過和州。蔡解褐即超用，纔二年，至給事中，出補外，正臨此邦，元亮不肯入謁。蔡自到官，即戒津吏門卒，凡士大夫往來，無問官高卑，必飛報，雖布衣亦然。既知其來，便命駕先造所館。元亮驚喜出迎，謝曰：「所以來，顧爲門下之故。方脩贄見之禮，須明旦扣典客，不意給事先生卑躬下賤如此，前贄不可復用，當別撰一通，然後敬謁。」蔡退，元亮旋營一啓，旦而往焉，其警策曰：「定館而見長者，古所不然；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此事。」蔡摘讀嗟激，留宴連夕，贈以五十萬錢，且致書延譽於諸公間，遂登三年貢士科。元亮亦工詩，如「人閑知晝永，花落見春深」，「朝雨未休還暮雨，臘寒纔過又春寒」，皆佳句也。

《**宋詩紀事**》卷三八　元亮字光祿，建昌人，山房公擇尚書族子。大觀中，以牋啓爲蔡薿所賞，登貢士科。

慕容彥逢

論　述

翟汝文《**刑部尚書慕容彥逢緣省試知舉舉人譏訕降官叙復制**》　朕陟降在廷，進人以禮。雖國之典刑，不廢貴近，顧體貌之舊，圖惟始終。具官某直諒多聞，顯有風烈，忠以衛上，可用爲儀。坐累進舉，亦已期矣。雖用《春秋》責賢之法，終惟孔子觀過之義。其寵新命，還復舊物。朕於馭臣，不以一眚廢德，爾之事上，必思補過爲忠。

又《**朝請大夫試刑部尚書慕容彥逢麾勘制**》　惟百辟服朕載朕，省觀于歲月日時，乃其享與不享，陟降上下，俾與內外岳牧越小臣罔不咸。具官某爲我藝人，典學于古。昔司我六事，顯有丕績，用能奏功以時，惟衆時歆若，予嘉之，祚爾顯服，其寧爾心。祗勤哉，用克享乃辟。

胡交修《**慕容彥逢謚議**》　公天資穎悟人也。自初就傅，其默識強記，固已過人，閱書一再過輒不忘。既仕，益自力於學，藏書至數萬卷，退食即研精其間。自六經群史、諸子百家之學，靡不洽通。故其所蓄，雄深宏博，放爲詞章，遽然根柢理致。代言西掖，攝直北門，凡所草定，援筆立成，溫厚典雅，炳然可觀。士大夫稱之，號爲近古。豈不曰德美才修者乎？方公居諫垣則持論堅明，風望隱然；貳銓曹則籍比情，例條目以絕吏姦。守海州，則能以寬惠得民心；長秋官，則禁妄繫，正叙法，頒斷比，以恢讞奏之路，寬罪之類者，以廣上恩。才周於用，故所居底績，宜不一而已。

劉興祖《**摛文堂集序**》　〔公〕天姿秀拔，自幼篤學，之老不倦。家藏書數萬卷，手親是正，不憚寒暑。蓄中者既豐，故發諸外者汪洋大肆，浩浩乎莫之禦也。元祐間，弱冠登進士第。至紹聖初，屬設詞科，一試而首中之，雅爲蘇公所器重。誠以道德文章有默契於言意之表，宜乎聲相應氣相求也。公司鳳閣，直蠻坡，登八座，五知貢舉，天下服其文鑑之高。【略】揚歷華途，垂三十載，惜乎位不滿德，未足究其所學，而恭和聖製，敷演辭命，忠言讜論，高文大冊，每篇奏御，必蒙褒嘉，眞足以造作者之淵源，垂將來之軌範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摛文堂集》十五卷、附錄一卷。【略】彥逢才藻富贍，當紹聖初設宏詞科，實首中其選。後受知徽宗，列禁近，官侍從者十有五年，一時典冊，多出其手，今集中存者尚幾數百篇，其榮遇不爲不至。而檢核所作，希睹讜言，惟多以獻媚貢諛，熒惑主聽。如以刑部獄空及天下奏案斷絕具劄稱賀，至三四上，殊可嗤鄙。又如理會居養院、學校諸劄子，亦皆希廟堂意旨所尚，曲加文飾。呂祖謙輯《宋文鑒》，不錄彥逢一篇，其擯斥之意當由於此。特因其沒於政和七年，時事尚未潰裂，故不至附會童、蔡，以成其惡名耳。然其文章雅麗，制詞典重溫厚，尤爲得體，就文論文，固亦未可竟廢也。

傳　記

《**摛文堂集**》**附錄蔣瑎**《**慕容彥逢墓誌銘**》　政和七年夏五月，通議大夫、刑部尚書慕容公疾病，拜疏上還印綬，天子閔以職事勤公，詔以通奉大夫、刑部尚書致仕。是月壬子，薨于寢，享年五十有一。【略】公諱某，某字。【略】幼卓偉不羣，六歲喪母，哀毀如成人。默識彊記，讀書一再過輒不忘。【略】弱冠

登元祐三年進士第，調主池州銅陵簿。比少師捐館舍，公承訃號絕，哀感行路。卒喪，調主婺州金華簿，改瀛州防禦推官，知鄂(州)崇陽縣。會朝廷初設宏詞科以羅天下文學之士，公從試中之，遷淮南節度推官、趙州州學教授。【略】元符元年，改宣德郎，擢主國子監簿，遷太學博士。崇寧初元，賜對便殿，敷納明辨。【略】除秘書省校書郎。未幾，擢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燕見一再，上益才之，除左正言，遷左司諫。章數十上，【略】論議堅正，風望隱然。除起居舍人。踰月，召試制誥，擢中書舍人，預編修哲宗皇帝御集。三年春，罹嘉國夫人憂。【略】服闋，淬拜中書舍人。大觀元年春，權翰林學士。歲中除尚書兵部侍郎，數月改吏部。【略】進兼侍讀，又兼議禮武選詳議官。【略】力請補外，遂出知汝州。【略】尋加集賢殿修撰。政和元年，復以吏部侍郎召，兼侍講，幷議禮局。二年冬，擢拜刑部尚書。【略】六年，復知貢舉。公自崇寧以來，五司文衡，一時俊傑，多出其門。進兼太子賓客。【略】七年仲夏，侍祠方澤，適隆暑，禮成而退，體中覺疲勩，猶力于朝，謁告纔數日，遂不起。【略】自幼嗜學問，晚節益篤，藏書數萬卷，朝夕繙閱不去手，自經史諸子百家之言，靡不洽通，故其所蓄，渾雄深博，發爲詞章，雅麗簡古，無世俗氣，尤長於辭令，典嚴溫厚，褒貶無溢言。詔命或叢委，操筆立成，初若不經意而輕重適當，文采粲然。每一篇出，多士口傳以熟。上尤愛公文，以爲有古風。進見，往往摘訓辭之善者稱賞之。有文集二十卷、外制二十卷、內制十卷、奏議五卷、講解五卷，藏于家。【略】余與公居同鄉，進同年，仕同寮，有游從之好，有姻婭之契，知公爲詳，義不得辭也，乃爲之銘曰：棘成之裔，世雄朔鄙。魏征海邦，率義始王。國初建功，亦享王封。乃及其胄，右衛之崇。維祖維考，埋光弗耀。是生河南，盛德之報。道隆以廣，學博而奧。逢時之休，橫厲遠趠。騫于禁密，以職華要。筆舌之峻，調護之尊。豈曰不貴，公志未伸。胡弗壽考，俾秉國均。維皇是悼，喪我良臣。有蘊弗攄，亦燾後昆。謚以易名，萬世是信。篠嶺峨峨，荆水沄沄。既固既安，曰公之墳。

紀事

慕容彥逢《醴泉觀宿齋詩序》　崇寧三年正月十四日，以中書舍人扈蹕至醴泉觀，屬有公事免赴對，御試草于道院之竹軒。政和四年二月十三日被旨奏告，顧視齋館，即曩者縯綸之地也。屈指十有一年，感而成詠。

著錄

劉興祖《摛文堂集序》　平生所著，百有餘卷，因兵火盜賊之後，散失幾盡。慕容太守，爲公嫡孫，力於親舊間搜訪所藏，尚及千篇，患其先後踳駮，且命興祖訂正之。【略】輒因其文而次第之，以爲不朽之傳。公諱彥逢，字叔遇，文友其謚云。淳熙十有四年歲次丁未正月上日，從政郎、象州州學教授劉興祖謹序。

慕容綸《摛文堂集跋》　先大父少師文友公，【略】平居暇日，未嘗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內制十卷、外制二十卷、講解五卷、奏議五卷。因兵火盜賊之後，散失幾盡。綸近於親舊間搜訪，所得尚及千篇，分爲三十卷，命工鏤版，目以《文友公摛文堂集》。時淳熙十四年歲次丁未下元日，第四孫朝奉郎、權知象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綸書。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慕容彥逢集》三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慕容彥(達)〔逢〕《摛文堂集》，一部十冊，殘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慕容彥(達)〔逢〕《(璃)〔摛〕文堂集》十冊。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文友公摛文堂集》七冊，不全。【略】凡三十卷，闕目錄幷七卷至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摛文堂集》十五卷、附錄一卷，永樂大典本，宋慕容彥逢撰。【略】〔墓〕誌稱所著文集二十卷、外制二十卷、內制十卷、奏議五卷、講解五卷，藏於家。合計之，當爲六十卷。而《宋史・藝文志》載有《慕容彥逢集》三十卷，其目與誌頗不合。今按彥逢孫綸原序，稱因兵火散失，綸搜訪所得，分爲三十卷，命工鏤板，目以《摛文堂集》，則是集乃綸所重編，《宋史》據以著錄，故與墓誌互異也。【略】謹據《永樂大典》所載，分類裒輯，釐爲詩二卷、雜文十三卷，而以謚議、墓誌銘別爲一卷附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　《摛文堂集》十五卷、附錄一卷，舊鈔本。宋慕容彥逢撰。

《**木犀軒藏書書錄**》《擷文堂集》十五卷，宋慕容彥逢撰，附錄一卷，鈔本（清翰林院鈔四庫底本）。庫鈔紅格底本。【略】有翰林院印，又「古潭州袁卧雪廬收藏」白文方印。

周行己

論述

周行己《**上祭酒書**》行己敢言之。行己七歲就傅。授句讀誦五經書。十五歲學屬文，十七歲補太學諸生。是時一心學科舉文，編綴事類，剽竊語言，凡所見則問而學焉。趨而從之，十八九相與也。又二年，讀書益見古人文章浩浩如波濤，纚纚如春華，于是樂而慕之。又學爲古文，上希屈、宋，下法韓、柳，見自古文人多不拘爾，謂誠若是也，恃文爲非誚，憑文以戲謔，自謂吾徒爲神仙中人，而鄙昔之相從者，謂跼促若轅下駒，然求其問而學焉者，十或得二三爾。又二年，讀書益見道理，于是始知聖人作書遺後世，在學而行之，非以爲文也，乃知文人才士不足尚。昔吾先聖言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又況中人以下，以片言隻句之小才，以自咤于敦實之士乎。意謂學期至于孔子而已，且言曰：士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所以教學也。于是早晚思古人之修德立行，誦其詩，讀其書，日與古人居，讀其書，誦其詩，日與古人謀。言亦思古人也，行亦思古人也，于是求問而學焉者益罕矣。凡昔之交游者，今則皆謝之而不敢學焉，凡昔之所鄙者，今則皆敬之而不敢慢焉。兢兢衆人之中，惟恐一叛乎道而入于流俗之習。日學之，夜思之，未始敢舍也。有人誘之曰：「子迂也，何不爲時之趨。」行己則不敢從也。有人鄙之曰：「子矯也，何不任眞之樂。」行已則不敢已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浮沚集》八卷。【略】行己早從伊川程子游，傳其緒論，實開永嘉學派之先。集中有《上宰相書》云：「少慕存心養性之說，于周、孔、佛、老無所不求，而未嘗有意于進取。」又有《上祭酒書》云「十五學屬文，十七補太學諸生，學科舉。又二年，讀書益見道理，于是學古人之修德立行」，云云。觀所自叙，其生平學問梗概可以略見。則發爲文章，明白淳實，粹然爲儒者之言，固有由也。且行己之學，雖出程氏，而與曾鞏、黃庭堅、晁說之、秦觀、李之儀、左譽諸人皆相倡和，集中《寄魯直學士》一詩，稱「當今文伯眉陽蘇，新詞的爍垂明珠」，于蘇軾亦極傾倒，絕不立洛、蜀門戶之見。故耳濡目染，詩文亦皆嫻雅有法，尤講學家所難能矣。

傳記

《**宋史翼**》**卷二三**　周行己字恭叔，永嘉人也，學者稱爲浮沚先生。少而風儀秀整，語音如鐘，讀書十行並下。游太學時，新經之說方盛，而行己獨之西京從伊川游。持身艱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嘗作《顏子不貳過論》，曰：「過不必大，毫末萌于心而天地爲之應，悟不必久，斯須著于心而天下歸其仁。」伊川稱之曰：「是子早達。」然憂其速退。

《**宋詩紀事**》**卷三二**　行己字恭叔，永嘉人，師事程伊川。登元祐六年進士。官至秘書省正字。有《浮沚先生集》。

紀事

《**伊洛淵源錄**》**卷一四**　名行己，永嘉人。《遺書》第十七卷或云乃其所記也。祁寬記和靖語云：恭叔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嘗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和靖偶及之。伊川云：「此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又曰：「父母遺體，以偶賤倡，可乎？」上蔡謝公亦言：「恭叔不是擺脫得開，只爲立不住，便放了。」胡文定公亦云：「人須是于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甚好，後來只緣累太重。若把得定，盡長進在。」

著錄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周行己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後集》三卷，秘書省正字永嘉周行己恭叔撰。【略】集序，林越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七**　《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後集》三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周行己集》十九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周行己集》十九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浮沚集》八卷，永樂大典本。宋周行己撰。【略】振孫載《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後集》三卷，《宋史・藝文志》載《周行己集》十九卷，正合前、後兩集之數。【略】萬曆《溫州府志》又稱行己集凡三十卷，更參錯不符。【略】集久失傳，今從《永樂大典》所載，蒐羅排比，共得八卷。較之原編，十幾得五，尚足見其大凡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浮沚集》八卷。宋周行己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聚珍板本九卷。　許氏有盧校本。

又《續錄》　閩覆本。　敬鄉樓叢書本。

韓嘉彥

《**宋史**》**卷三一二《韓琦傳》**〔韓琦〕子五人：忠彥、端彥、純彥、粹彥、嘉彥。【略】嘉彥尚神宗女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終瀛海軍承宣使。

《**花草粹編**》**卷九**　韓魏公子都尉嘉彥，才質清秀，頗有豪氣。因言語間與公主參商，安置鄧州。洎春來感懷，作此詞，都下盛傳。因教池開，公主出遊教池，李師師獻此詞以侑觴，聲韻悽惋。公主問辭之所由，師師具道其意，公主因緣感疾。帝乃遣使，速召嘉彥還都。（《玉漏遲》）

釋慈受

《**中吳紀聞**》**卷六**　慈受禪師深老，靖康間住靈巖，學徒甚尊之。平生所作勸戒偈頌甚多，皆有文法，鏤板行於世。嘗自爲眞贊云：「自顧箇形骸，舉止凡而陋。只因放得下，觸事皆成就。醍醐與毒藥，萬味同一口。美惡盡銷融，是故名慈受。」孫仲益作守，時因上元，命之陞座，慈受舉似云，【略】時高峰瓚老雖相去不遠，絕不會面，因中秋賞月，書一絕寄瓚老云：「靈岫高峰咫尺間，青松長伴白雲閒。今宵共賞中秋月，莫道山家不往還。」

謝克家

論述

孫覿《謝克家除吏部侍郎制》　具官某事朕初載，以直諒聞。首斥姦諛，不憚彊禦。代言兩掖，追還正始之風；給事東臺，茂著論思之效。薦揚滋久，譽處深休。天官四銓，綱目猥幷。往貳太宰，益脩厥官。手疏盤錯之煩，力去留難之吝。時惟稱職，汝往欽哉。

汪藻《新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謝克家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以剛明之材，行精詣之學，以卓至之論，啓淵深之謀。矧嘗率先羣臣，見朕初載，有房琯之辯，宋昌之忠。茲升廟堂，相與圖治。曾未數月，決然請辭。朕雖貪夫老成之留，而閔以官職爲累。升華秘殿，庸示至恩，胡爲抗章，貶損殊甚？卿而不可，尚誰可哉？式煥爾行，毋虛朕意，所請宜不允。

李正民《謝克家兵部尚書制》　具官材度宏深，性資忠厚，殖學造古人之蘊，摛辭追作者之英。早師表於儒宮，遂翱翔於諫省。文章爾雅，入更四禁之

遊，悃愊無華，出載列城之譽。久辭著位，想見儀型。比錫對於便朝，實副懷於虛佇。宜陟中兵之長，進聯八座之崇。時屬多虞，朝方尚武。雖軍旅征伐，必資廟算之奇；而獻納論思，允賴辰猷之告。益殫忠藎，圖濟艱難。

《蔡京謫散官制》 《老學庵筆記》卷一〇：謝任伯參政在西掖草蔡太師謫散官制，大爲士大夫所稱。其數京之罪曰：「列聖詒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耕鋤略盡。」其語出於張文潛論唐明皇曰「太宗之法度，廢革略盡；貞觀之風俗，變壞無餘」也。

《憶君王》 《詞品》卷五：徽宗被虜北行，謝克家作憶君王詞云，【略】忠憤之氣，寓于聲律，宜表出之，其調即《憶王孫》也。 《詞苑萃編》卷四引《鼠璞》：謝克家作《憶君王》詞云：「依依宮柳拂宮牆，樓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來依舊忙，憶君王，月照黃昏人斷腸。」語意悲涼，眞憂君憂國之語，讀之使人垂淚。 張祥齡《詞論》：謝克家之「依依宮柳」之屬，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此固有之。但不必如張皐文膠柱鼓瑟耳。

傳記

《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五 克家自建炎四年八月除參知政事，是年正月以病求去，執政纔數月。紹興四年七月，卒于衢州。

《嘉定赤城志》卷三四《謝克家》 上蔡人，字任伯。紹聖四年中第。建炎四年參知政事，終資政殿學士。紹興初寓臨海。

紀事

《四六談麈》 先公除翰苑，以祖諱辭。有旨，銜內權不繫三字。先公以不帶三字，止同職名，不可赴院供職，又固辭。除述古制云：「玉帳談兵，已興嗟於見晚；金鑾草制，茲無恨於同時。」張達明澈行。

又 先公初見上濟州，便欲委以文翰。宋都登極，即有是除，以祖諱辭。後自臺召至建業，初入對，上云：「再以翰林學士處。」又固辭，方拜兵書。其後執政如賜藩鎮大將詔書、討賊敕書牓，猶以委之

又 靖康內降王氏封國夫人，淵聖中批：「可入【朕之乳母】四字。」先公奏云：「當於腦詞下稱【皇帝乳母某氏】。」而草制云：「蚤參慈保之嚴，謹於燥濕之視」。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上卷 《東京軼事》曰：謝克家，東京故老，年七十，以忤權相蔡元長下獄。久之得釋。徽宗北狩，克家詞云，【略】即《豆葉黃》也。

藝文

張守《祭謝參政文》 維紹興四年歲次甲寅九月丁未朔八日甲寅，具官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衢州使君、資政殿學士謝公之靈。惟公學有淵源，文有典則。性介而通，氣粹而直。出入累朝，騰譽赫奕，晚踐政地，言則裨益。造次忠厚，畏遠深刻。網羅人材，百恐遺一。引疾抗章，領麾均逸。泉南三守，綽著風績。入侍經幄，謂還丞弼。出牧三衢，曾未煖席。天乎不淑，喪我耆碩。嗚呼哀哉！某識公最晚，傾蓋如昔。同升廟堂，聯巾接帶。去國背面，星霜再易。我來于閩，相望咫尺。寒暄之間，每見情赤。趨召經從，一笑暫適。歲律僅周，訃音在驛。聲容何許，俯仰塵迹。嗚呼哀哉！貪有千指，家無四壁。惟萬金產，表表嗣嫡。公寔不亡，人用慰釋。我畏簡書，悵望徵邁。侑觴矢詞，莫寫悽惻，尚饗！

吳幵

論述

胡寅《繳吳幵逐便》 臣謹按吳幵、莫儔、徐秉哲等致身侍從，偷生惜死。

奉女眞之意，將祖宗一百六十年神器，泣涕來往，交割與叛臣張邦昌。爲邦昌之臣，行邦昌之政，施施然自肆，亦不得已也。怨在七廟，天下仇之，貸死投荒，失刑甚矣。猶萬冀一少紓公議者，謂無湔洗之理耳。今乃節次用赦，許令自便，是教人使反覆賣國，戕毀三綱，豈撥亂反正之道乎？昔者世衰道微，暴行有作，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孔子爲此大懼而作《春秋》，以俟後世有能舉行其法者。其法謂何，莫嚴於討賊矣。陛下志在《春秋》，固將見諸行事，深切著明，況當艱難之時，逆臣僭竊，反面事之者皆我臣庶，天下大變也。若不申著君臣之義，以立國政，則乾綱解紐，賊亂迹接，人欲放肆，天理淪滅，亦何所不至哉！所有吳幵逐便指揮，下臣惶恐不敢書行。

汪藻《吳幵莫儔散官安置制》　朕惟國家勵名節于百年之餘，尊士夫于衆人之上，非以周旋于閑暇，蓋將責望于艱危。苟捐軀徇國之無人，則銷難解紛之奚賴？具官某早緣推擇，進躐近班。當君親蒙犯于氛埃，至臣子盜稱于名字，茲非小變，何以生爲？乃通命令之往來，坐使等威之差僭，此而闊略，孰不可容？宜寵秩之盡鏟，以一官而置散。毋忘自省，服我寬恩。

傳記

《宋史翼》卷四〇　吳幵字正仲，汀州清流人。靖康初爲翰林學士承旨。金使王芮還，朝廷遣刑部尚書王雲偕行。少宰唐恪令幵撰議和書，幵詞有云：「若恤鄰存好，則洪恩再造；提師復至，則宗社殞亡。」識者哂其沮弱而不祥也。已而京城失守，夜二鼓，欽宗急宣召侍從官，幵詐稱得疾，僵仆，歸卧於家。及金人遣使檢視府庫，幵遽出，與翰林學士莫儔首引金使入庫中。欽宗之再詣金營也，幵與宰執何桌、曹輔等扈從，金人變議，遣幵、儔邀上皇出城，幷取后妃諸王，辭氣軒驁，上皇爲之泣下。留守孫傅匿太子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幷內侍二人殺之，紿言宦者欲竊太子投獻，都人爭之，幷傷太子。金人遲疑者五日，幵與儔督脅甚急，太子卒不免。金人議立張邦昌，令幵密諭意，自擁戴以至冊命，幵、儔朝入暮出，傳道指揮，京師人謂之捷疾鬼。邦昌即僞位，以幵權同知樞密院事，幵爲邦昌謀散遣諸路勤王兵，故赦文首及之。未幾，邦昌以呂好問言避位，請元祐太后聽政，幵不自安，辭免僞命。高宗即位，幵自陳國家禍變，不能死節，乞正典刑。疏三上，詔充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尋奪職，永州安置。紹興二年，再貶南雄州居住。初，秦檜嘗受幵薦，幵後赦還，寓家贛上，檜憐之，補幵子祖棣高郵軍使，御史中丞魏師遜奏免官。

紀事

《能改齋漫錄》卷一五　京師中太一宮道士房，有楮結子如楊梅。徽宗車駕臨觀之，曰擬梅軒。李似矩、吳正仲皆有詩。正仲詩云：「陰陰綠葉不勝垂，著子全多欲壓枝。自得君王一留顧，故應雨露亦饒滋。」其二云：「五月霏霏雨不開，若耶溪畔摘楞梅。朱丸忽向雲窗見，疑是靈根越嶺來。」其三云：「誰將蜜漬借微酸，小摘曾聞飣玉盤。爭似江南風致在，瓶紅初向綠陰看。」越州楊梅最佳，土人謂之楞梅。又北人以梅汁漬楮實，蓋以蜜，作假楊梅，故正仲後二篇皆及之。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優古堂詩話》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吳幵撰。【略】其書凡一百五十四條，多論北宋人詩，亦間及唐人。惟卷末載楊萬里一條，時代遠不相及，疑傳寫有訛，或後人有所竄亂歟？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　《優古堂詩話》一卷，舊鈔本，吳幵正仲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四　《優古堂詩話》一卷，舊鈔本，題毛幵平仲。【略】卷首尾有「檇李曹氏藏書印」、「曹溶」二朱記。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六　《優古堂詩話》一卷，舊鈔本，吳幵正仲撰。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三九　《優古堂詩話》一卷，宋吳幵撰。讀畫齋本。是書無序。末有「洪熙元年春三月林子中手錄」一行，又「太原叔子藏書記」長方印，又「徐乾學」印，又「徐駿」私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優古堂詩話》一卷。宋吳幵撰。讀畫齋叢書本。

又《續錄》 李木齋藏明洪熙元年鈔本，祇存十八葉，有黃丕烈跋。歷代詩話續編本。

任諒

孫覿《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任諒贈正奉大夫制》 爵齒之貴，天下達尊；死喪之威，義同休戚。眷予耆哲，時謂名臣，不幸云亡，惻然興歎。具官某秉義迪哲，允蹈古人。種學積文，推重當世。薦更中外，風績藹然。肆朕纂承，越在外服。謂當召用，共濟艱難。天不慭遺，哀嘆何及。飾忠之典，國有故常。庶幾有知，服我休命。

《宋史》卷三五六《任諒傳》 任諒字子諒，眉山人，徙汝陽。九歲而孤，勇欲奪母志，諒挽衣泣曰：「豈有爲人子不能養其親者乎！」母爲感動而止。諒力學自奮，年十四，即冠鄉書。登高第，調河南戶曹。以兵書謁樞密曾布，布使人邀詣閾，既見，覺不能合，徑去。布爲相，猶欲用之。諒予書，規以李德裕事，布始怒。蔣之奇、章粢在樞府，薦爲編修官，布持其奏不下，爲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士也。」擢提舉夔路學事，歷京西、河北、京東，改轉運判官。著《河北根本籍》，凡戶口之升降，官吏之增損，與一歲出納奇贏之數，披籍可見，上之朝。張商英見其書，謂爲天下部使者之最。提點京東刑獄。【略】加直祕閣，徙陝西轉運副使。【略】加徽猷閣待制，江淮發運使。蔡京破東南轉般漕運法爲直達綱，應募者率游手亡賴，盜用乾沒，漫不可核，人莫敢言。諒入對，首論之，京怒。會汴、泗大水，泗州城不沒者兩板。諒親部卒築隄，徙民就高，振以米粟。水退，人獲全，京誣以爲漂溺千計，坐削籍歸田里。執政或言：「水災守臣職，發運使何罪？」帝亦知其枉，復右文殿修撰、陝西都轉運使。尋復徽猷閣待制，進直學士。童貫更錢法，必欲鐵錢與銅錢等，物價率十減其九。詔諒與貫議，諒言爲六路害，寢其策。加龍圖閣直學士、知京兆府，徙渭州。以母憂去。宣和七年，提舉上清寶籙宮，修國史。初，朝廷將有事於燕，諒曰：「中國其有憂乎。」乃作書貽宰相曰：「今契丹之勢，其亡昭然，取之當以漸，師出不可無名。宜別立耶律氏之宗，使散爲君長，則我有存亡繼絕之義，彼有瓜分輻裂之弱，與鄰崛起之金國，勢相萬也。」至是，又言郭藥師必反。帝不聽，大臣以爲病狂，出提舉嵩山崇福宮。是冬，金人舉兵犯燕山，藥師叛降，皆如諒言。迺復起諒爲京兆，未幾，卒，年五十八。

又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任諒《史論》三卷。

又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任諒《建中治本書》一卷。

邢居實

論述

綜論

黃庭堅《書邢居實文卷》 余觀《學記》論君子之學有本末等衰，人雖不能自期壽百歲，然必不躐等，如水行川盈，科而後進耳。小學之事，雖若糜費日月，要須躬行，必曉所以致大學之精微耳。吾惇夫才性高妙，超出後生千百輩，然好大略小，初日便爲塗遠之計，則似可恨。後生可畏，當欣慕其才而鑒其失也。

又《跋所寫答小邢止字韻詩并和晁張八詩與徐師川》 邢居實字惇夫，才器甚過人，未嘗友不如己者。治經行己，未嘗一日不用其心。使之成就，可畏也。因隨州寄詩來，詩律極進，故和答之如此。後八詩頗得意者，故漫錄往。或詣潘、洪諸友讀之。

《次韻答邢惇夫》 爲山不能山，過在一簣止。渥洼騏驎兒，墮地志千里。岷江初濫觴，入楚乃無底。將升聖人堂，道固有廉陛。邢子好少年，如世有源水。方求無津涯，不作蛙井喜。兒中兀老蒼，趣造甚奇異。過閱王公門，袖中有漫刺。別來阻河山，望遠每障袂。斯文向千載，有志常寡遂。後生文楚楚，照影若孔翠。不應《太玄》章，晞價咸陽市。雨作枕簟秋，官閑省中睡。夢不到

漢東，茗椀乃爲崇。聞君肺渴減，頗復佳食寐。讀書得新功，來雁寄一字。

陳師道《送邢居實序》 始吾來京師，得邢生。於時吾不爲今學，隱約俗間，游居解散，族黨不親。生不顧計世所好惡，數從重客過下里，窮日而後去，如是者數歲。士之從吾游者，始若慕向，繼以怒辱，昔欲唾其面，而今願交，去來紛然，生固自若也。生既出游於世，師儒達人皆大父行，天下望士忘齒屈勢與之交好，譽問甚偉。元祐元年春，生從其親出守漢東。世之知生莫吾先，於其別，請以言贈。夫君子之取人原其本，其棄人待其定，故取之於始達，棄之於始衰。吾始得生，年十五六，識度氣志，已如成人，有其質也。如木之始生，玉之始斲，顧其所成就何如耳，生可不勉乎！

晁補之《書邢敦夫遺藁》 邢河陽既哭其子惇夫，以書抵山陽李端叔，云：「吾兒垂絕時，問所欲，言曰：『願得豫章黃魯直狀其行，以累高郵孫公銘之，而遺藁以屬補之爲序。』」端叔爲補之言，補之曰：昔杜牧不敢序李賀，矧吾惇夫年未二十，文章便欲追逐古人，充其志，非特爲賀者而已。然吾豈可以負惇夫將死託邪？他日見河陽公，當把臂痛哭，盡出敦夫書次第之。

《詩話總龜》前集卷四五引《王直方詩話》 邢居實字惇夫，年少豪邁，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方年十四五時，嘗作《明妃引》，末句云：「安得壯士霍嫖姚，縛取呼韓作編戶。」諸公多稱之。既卒，余收(什)〔拾〕其殘章，編成一集，號曰《呻吟》。惇夫自少便多憔悴感慨之意，其作《秋懷》云：「高歌感人心，心悲將奈何。」其作《棗陽道中》詩云：「有意問山仙，此生更來否。」已而果卒於漢東。惇夫之卒也，山谷以詩哭之云：「詩到年來更老成，江山爲助筆縱橫。眼看白骨埋黃土，何況人間父子情。」蓋謂惇夫與其父，歆向也。蔡天啓亦有詩云：「人物于今嘆渺然，孤墳宿草已生煙。日暮行人道旁會，應逢年少共談玄。」

汪藻《呻吟集序》 元祐初異人輩出，蓋本朝文物全盛之時也。邢敦夫于是時以童子游諸公間，爲蘇東坡之客，黃魯直、張文潛、秦少游、晁無咎之友，鮮于大受、陳無己、李文叔皆屈輩行與之交。雖不幸短年，而東坡以爲足以藉手見古人，魯直以爲足以不朽，無咎以爲足以追逐古人，今《呻吟集》是也。敦夫卒六十餘年，而其侄總出此書，于是敦夫之詩文盛行于時，與黃、秦、晁、張幷傳。信諸公評可爲知言。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邢敦夫《呻吟集》一卷。【略】年十四，賦《明君引》，蘇子瞻見而稱之，由是知名。未幾，和叔貶隨州，敦夫侍行，病羸嘔血。一日，有鈐下老卒驕慢，應對不遜，敦夫怒而擊之。無何卒死，和叔怒，以敦夫屬吏，以故疾日侵而夭。故黃魯直爲之挽云：「眼看白璧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蓋隱之也。集後有子瞻、魯直、無咎諸公跋。

《容齋隨筆》卷一六 王逢原以學術，邢居實以文采，有盛名于嘉祐、元豐間。然所爲詩文，多怨抑沈憤，哀傷涕泣，若辛苦憔悴，不得其平者。故皆不克壽，逢原年二十八，居實纔二十。天畀其才而嗇其壽，吁，可惜哉！

陳傅良《跋邢惇夫詩及諸公題》 以諸公之愛惇夫，與惇夫之得此於諸公，追想在昔，令人起敬。

俞德鄰《盛童子遺稿序》 余往讀邢氏子《秋風辭》，愛其雄深窈眇，神會天出，然以時考之，居實曾未冠也。天假之年，閱之以問學，磨之以世故，雖比良遷、董，兼麗卿、雲，直易易耳。稟命不融，其所成就竟如是而止，談者愍焉。猶幸而蘇、黃二老交口稱引，故其名聲遂振響於世。是則畜慧而殀，固居實之不幸；而其遇二老以昌其詩，抑又居實之大幸也。

《習學記言序目》卷四七 王令、邢居實，皆少而雄邁，有古人筋骨，略不相上下。然令逆爲憤嫉，不能容人；居實過自摧殘，不能自容。壽夭雖有命，其德之所近或有以取之也。

《宋詩紀事》卷三四引《古今合璧事類備要》 邢惇夫有文，早夭。東坡云：「敦夫自爲童，所與交皆諸公長者，百不一見，遂與草木共盡。」山谷云：「謝師復年未二十，文章不類少年語。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甚矣，敦夫似吾師復也。」且有絕句云：「詩到隨州更老成，江山爲助筆縱橫。眼看白璧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

分論

《南征賦》 蘇軾《跋邢敦夫南征賦》：邢敦夫自爲童子，所與游皆諸公長者。其志豈獨斬以文稱而已哉！一日不見，遂與草木俱盡，故魯直、無咎諸人哭之，皆過時而哀。今觀此文，亦足少慰。舊嘗見江南李泰伯自述其文曰：「天將壽我歟？所爲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吾於敦夫亦云。

黃庭堅《書邢居實南征賦後》：陽夏謝師復景回，年未二十，文章絕不

類少年書生語。余嘗序其遺藁云：「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可爲實涕。」今觀邢惇夫詩賦，筆墨山立，自爲一家，甚似吾師復也。日者閱國馬，問諸圉人，曰：「千里駒往往不及奉輿，斃於皁櫪，駑騂十百爲群，未嘗求國醫也。」聞之喟然曰：「吾惇夫亦足以不朽矣。」《復小齋賦話》卷下：宋邢居實《南征賦》，有仲宣、安仁筆意，以其生趣之足動人也。

《明妃引》　《竹莊詩話》卷一七引《王直方詩話》：惇夫年少豪邁，所與游皆一時名士。方十四五歲時，嘗作《明妃引》，末云「安得壯士霍嫖姚，縛取呼韓作編戶」，諸公多稱之。《郡齋讀書志》卷一九：年十四，賦《明君引》，蘇子瞻見而稱之，由是知名。《宋史》卷四七一《邢恕傳》：居實有異材，八歲爲《明妃引》，黃庭堅、晁補之、張耒、秦觀、陳師道皆見而愛之。

《秋風三疊寄秦少游》　《詩人玉屑》卷一三引朱熹《論楚詞》：邢居實自少有逸才，大爲蘇、黃諸公所稱許，而不幸早死。其作《秋風三疊》時，年未弱冠，然味其言，神會天出，如不經意，而無一字作今人語。同時之士，號稱前輩，名好古學者，皆莫能及。使天壽之，則其所成就，豈可量哉！《隱居通議》卷五：此三章蓋亦步驟古詩而爲之埒，頗有思致。【略】予詳此《三疊》，雖爲人所稱，終非自出機杼，超軼絕塵。《詩藪》外編卷五：荊公《寄蔡氏女》，乃頗有楚風。邢居實《秋風三疊》，雖步趨太過，而語語天成，盡謝斧鑿，自王維、顧況皆莫及也。至明而有盧柟。

傳記

晁說之《邢惇夫墓表》　邢惇夫名居實。生數歲，以奇童稱。逮年十四、五，讀書已甚博。其年十六、七，文章各擅體制。十八、九，則論議凜然，自成一家法。甫年二十，而病不起矣。國中之士，識與不識，無不嗟惜痛恨，有爲其父尚書公相持而哭于數年之後者。【略】黃魯直自吉州太和縣移德州德平鎮，過京，魯直有書稱晁以道論士三人，其書今行于世，所謂三人，則惇夫、陳無己、江子和是已。元祐之初，海內流落望實之士，中都畢集，惇夫因得翱翔，自振其才辯，而師友日盛，悉爲惇夫忘年也。【略】惇夫卒於元祐二年二月八日，尚書公謫隨州。時尚書公親問其所欲於垂絕之際，無他，唯曰：「乞黃魯直狀兒平昔，以累孫莘老銘之。有不肖之文存焉，則晁無咎宜爲序。」其後余兄無咎題惇夫《南征賦》曰：「昔杜牧不敢序李賀，矧吾惇夫年未二十，文章追配古人，充其志非肯爲賀者。雖然，豈敢自負其將死之託耶？」魯直題之曰：「嘗序江夏謝景回師復遺稿云：『方行萬里車軸折，可爲隕涕。』邢惇夫詩賦筆墨山立，甚似吾師復也。」東坡題曰：「江南李太伯自述其文曰：『天將壽我與，所爲固未足也，不然，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惇夫亦云。」【略】東坡貶英州，道符離，予見之，語及惇夫，曰：「自是國家失一文士，於邢氏何有？」【略】墓在大隈山前祖塋之旁。

《宋史》卷四七一《邢恕傳》（存目）

紀事

《竹莊詩話》卷一八引《王直方詩話》　雙井黃叔達，字知命。初自江南來，與彭城陳履常俱謁法雲禪師于城南。夜歸，過龍眠李伯時。知命衣白衫，騎驢，緣道搖頭而歌。履常負杖挾囊于後。一市大驚，以爲異人。伯時因畫爲圖，而邢敦夫長歌云云。敦夫時年未二十也。

《隱居通議》卷五　邢居實字惇夫，蘇、黃同時人也，幼負美才而早夭，人以比李長吉。嘗賦《秋風三疊》，昔嘗愛之，歲久而忘，今偶復見，謾載於此。山谷尤惜其才，嘗哀以詩曰：「詩到隨州已老成，江山爲助筆縱橫。眼看白璧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蓋惇夫歿時，其父猶存也。

著錄

晁說之《邢惇夫墓表》　惇夫有文集若干卷，名《呻吟集》。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邢敦夫《呻吟集》一卷。右皇朝邢居實字敦夫，和叔之子也。

《遂初堂書目》　邢惇夫《呻吟集》一卷。

《文獻通考》卷二三七　邢敦夫《呻吟集》一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邢居實《呻吟集》一卷。

藝文

黃庭堅《和邢惇夫秋懷十首》　邢子卧北窗，吟秋意少悰。讀書用意苦，嘔血驚乃翁。安得和扁鵲。爲浣學古胸。肺熱今好否，微涼生井桐。

又《憶邢惇夫》　詩到隨州更老成，江山爲助筆縱横。眼看白璧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

秦觀《次韵邢敦夫秋懷十首》　邢侯秋卧痾，揮毫見深衷。賡者二三子，翕然笙磬同。不爲兒女姿，頗形四方風。屬有山水念，因之絲與桐。

蔡肇《過邢惇夫墓下作》　人物于今嘆渺然，孤墳宿草已生烟。日暮行人道傍會，應逢年少共談玄。

陳佐

陳長方《先豫章公墓銘》　公諱某，字後之，福州閩縣人。【略】年十六貢禮部，再上又黜，因周游京、洛、兩河，師友賢士，交一時豪傑，將有爲斯世也。元符庚辰歲中進士第，授將仕郎、江州德安縣主簿。再調和州司戶參軍，歲滿，遷通仕郎、建康軍節度推官。丁父憂，服除，監在京河南炭場。用舉者改宣教郎，充洪州司錄事。代且至，以疾終於官，享年五十有三，實宣和三年六月八日也。葬于福州懷安縣大平山。【略】與陳公瓘友善，陳公材高，作《材論》諷之。陳公在諫省，公多所裨益，獨論造作局，論險詖私謁進退人材，論士氣盛衰繫國勢輕重，其稿偶存。陳公陰薦之，未及用而蔡京進，陳公嘗論京必亂天下，京欲併害公。會江州易守，以公名付之，守來無所得，檄公按田湖口縣，逮以旱告，即劾受成胥史失賦稅，奏上，遇二赦，京猶請特旨廢公。【略】明堂禮官王昇以釣臺江公公望之言，欲引公共事，昇之學《易》，以明象爲主，謂《易》爲象而成書，聖人所謂尚其詞尚其變尚其占，棄不取也。故其制東宮車服，皆繢雲雷，以震爲長，子爲雲雷而已。公與之言禮不合，遂罷。【略】宣和中，内府須求，權倖又因之，達官臨州，畏首畏尾，公於二事，每裁之以義，視棄去涕唾，人以蒙惠。然其官居下，故非卓然繫天下興衰治亂者。疾病卧，邑人日詗醫家。既沒，哭有失聲者。事乖人欲，則相與歎咤曰：「陳司錄在，有此耶？」天下善類無不悲悼。龜山楊公時、横塘許公景衡皆有爲國家痛惜之語，欲述治行，未果而二公沒。嗚呼，公之學以有諸己爲基，以大而化爲極，髮齒暮矣，拳拳焉不知其他，齊家事君，處人應事，一出於誠。雖委蛇曲折，往復萬變，而卒歸于是。從仕二紀，丁君子彙貞之時，又不幸不年，見於世者唯此。此天下善類所以聞之而悲也。乃若負至學憂斯世而不少貶，以覬幸於直尋，則其道固如是。銘曰：望之若斧，深之若矩。體魄降于土，莫敢易其常古。學兮知天，行兮罔愆。不施不傳，所嗇者年。石紀遺躅，人子之欲。過者必肅，孰爲無父之國。

莊綽

論述

莊綽《鷄肋編序》　昔曹孟德既平漢中，欲因討蜀而不得進，守之又難爲功，操出教唯曰「鷄肋」而已，外莫能曉。楊修獨曰：「夫鷄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阿瞞之績無見於策，而其空言，竟著於後，是豈非鷄肋之腊邪？然方其撅蘆菔、凫花而餓於牆壁之間，幸而得之，雖不及於兔肩，視牛骨爲愈矣。予之此書殆類於是，故以「鷄肋」名之。

黃彥平《高安郡門記》　潁州莊綽季裕，慈祥清謹人也。其仁心之所撫字，儒術之所緣飾，淵源所漸，逮其自出，凜凜乎中興良二千石之選已。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一　《鷄肋編》三卷。【略】季裕之父在元祐中與黃庭堅、蘇軾、米芾諸人游，季裕猶及識芾及晁補之，故學問頗有淵源，亦多識軼聞舊事。書中如不知《龍城錄》爲同時王銍所作，反據以駁《金華圖經》之

類，間失考證，然可取者多。其記遼宋誓書一條，大旨以和議爲主，亦各抒所見。季裕方浮沈郡縣，與當時朝士附合秦檜者固自有殊，統觀其書，可與後來周密《齊東野語》相埒，非《輟耕錄》諸書所及也。

傳記

《宋詩紀事》卷四〇 綽字季裕，清源人。官鄂州守。有《鷄肋編》。

紀事

《鷄肋編》卷上 李、杜，蘇、李之名尤著于世者，以歷代所稱兼文行故也。余嘗以一絕記其聞者：「大義終全顯漢廷（李固、杜喬），名標八俊接英聲（李膺、杜密）。文章萬古尤光焰（李白、杜甫），疑是天私李杜名。」居前曾是少陵師（蘇武、李陵），資歷文章亦等夷（蘇味道、李嶠）。思若湧泉名海內（蘇頲、李乂）從來蘇李擅當時。」

著錄

《秘閣書目》 莊綽《鷄肋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一 《鷄肋編》三卷。江西巡撫採進本。宋莊季裕撰。【略】此書前有自序題「紹興三年二月五日」，而所記有紹興九年事，疑書成之後，又續有所增。世無刊本，陶宗儀《說郛》僅錄其二三十條。此本較《說郛》所載約多五倍。後有至元乙卯仲春觀陳孝先跋。

《皕宋樓藏書志》卷六三 《鷄肋編》不分卷。舊鈔本，吳尺凫舊藏。宋莊綽撰。

《儀顧堂題跋》卷八 《鷄肋編》二冊，不分卷，計一百二十一葉，每頁二十二行，行二十一字。舊鈔本。前有紹興二年清源莊季裕自序。吳尺凫所手校也。有「敦夙好齋珍藏書畫印」九字朱文長印，「繡谷」二字朱文長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鷄肋編》三卷。鈔本，邵蕙西校藏。宋莊季裕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四 《鷄肋編》三卷。宋莊季裕撰。曾慥《類說》本並《說郛》所載，似皆不完。【略】胡氏琳琅秘室新刊本。

藝文

饒節《送莊季裕宣教》 莊侯目如巖下電，墮淚碑旁始相見。松間經行倚松語，袖有普賢眞行願（季裕以《行願品》作小牓，袖之，隨處散帖）。春風昨夜忽言別，楚兒恰恰耕殘雪。野人無以贈君行，山杏溪桃爲君說。

張閣

論述

劉安上《兵部尚書張閣爲翰林學士制》 北門學士，地近職親，不專潤色於訓詞，實備顧問於左右。選擇惟愼，古今所同。我得其人，載頒休命。具官某性資端亮，學術高明。文章足以代予言，謀議足以斷國論。蚤由詞禁，出殿大邦。簡在予衷，召長武部，閱時未久，譽望益隆。爰稽考於師言，宜寵還夫舊物。若夫達製作之體要，副燕閑之諮詢，惟汝之能，宜稱朕意。

傳記

《宋史》卷三五三《張閣傳》 張閣字臺卿，河陽人。第進士。崇寧初，由衛

尉主簿遷祠部員外郎，資閱淺，爲掌制者所議，蔡京主之，乃止。俄徙吏部，遷宗正少卿，起居舍人，屬疾不能朝，改顯謨閣待制，提舉崇福宮。疾愈，拜給事中、殿中丞，爲翰林學士。河北諸帥以繕城訖役，降奬詔，有中貴人爲之地，將繼此策賞。閣言：「此牧伯常職，若奬之，恐開邀功生事之路。」徽宗曰：「卿言是也。」格不下。嘗夜盛寒草制稿進，帝猶坐，賞其警敏，賜詩以爲寵。京免相，閣當制，歷數其過，詞語遒拔，人士多傳誦之。京復相，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浙部和買絹，杭獨居十三，戶有至數百匹者，閣請均之他郡。杭久闕守，閣經理有叙，去惡少年之爲人害者，州以理聞。召拜兵部尚書兼侍讀，復爲學士，上日特賜敕詔，且有意大用，未幾，卒，年四十六。閣初出守杭，思所以固寵，辭曰，乞自領花石綱事，應奉由是滋熾云。

紀事

《**夷堅丁志**》卷一〇　國朝故事，翰林學士草宰相制，或次補執政，謂之帶入。大觀三年六月八日，何清源執中登庸，四年六月八日，張無盡商英登用，皆張臺卿閣草麻，竟無遷寵。時蔡京責太子少保，張當制，詆之甚切，爲搢紳所傳誦。京銜之，會復相，即出張知杭州。明年六月八日，宴客中和堂，忽思前兩歲宿直命相，正與是日同，乃作長短句紀其事，【略】觀者美其詞而訝其卒章失意。未幾以故物召還，遽卒於官，壽止四十。臺卿河陽人。吳傅朋說。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　停官人崔穆復朝奉郎。穆，張閣子婿也。大觀間，蔡京責太子少保，閣爲翰林學士，草制詞，明著其罪，京憾之。開封尹盛章阿京意，劾穆不能事母，文致其罪。至是，穆母沈氏訴于朝，中書侍郎張慤因白其事，上曰：「抱冤者獲伸，則人心悅而天意格矣。如此等事，卿能助朕行之，豈不賢于周公彥築壇望拜之禱乎？」閣，河陽人也。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張閣文集》二十卷。

楊符

《**江西詩派小序・楊信祖**》　「吏道官官惡，田家事事賢」，唐人得意語也。

《**宋詩紀事**》卷三三　符字信祖。有詩集。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楊符**》　鷟案：楊符字信祖，未詳爵里。有詩集一卷。有「吏道官官惡，田家事事賢」之句。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楊信祖集》一卷，楊符信祖撰。未詳出處。

《**國史經籍志**》卷五　楊符《信祖集》二卷。

黃葆光

論述

王之望《**黃侍御葆光畫贊**》　儼然正色，風憲之餘。氣恬以平，循吏之徒。我詢邦人，萬口交譽。不及見公，徵諸畫圖。

《**宋史**》卷三四八《**黃葆光傳**》　葆光善論事，會文切理，不爲横議所移，時頗推重。本出鄭居中門，故極論蔡京無所顧，然其他不能不迎時好。

傳記

《**新安文獻志**》卷七七**洪邁**《**黃侍御葆光傳**》　黃侍御葆光，字元暉，黟縣人。少孤，刻意於學。年十六，居太學有聲。四試禮部不第，縣欲以應八行科，

辭不就。從使高麗，補將仕郎，以銓試優等賜進士出身，調齊州司理。【略】進秩修職郎。政和三年，召除太學博士。又以薦者賜對改秩，除校書郎。後爲左司諫，以言事忤蔡京，徙符寶郎。七年除侍御史，言常平法壞，及乞推陝西監司赴所部燕之禁，頒之諸路。【略】北方歸明人李良嗣撰《北夷錄》、《平夷書》，大臣主之，擢秘書丞。葆光論良嗣犯罪亡命，斷於免死，既妄撰平夷符書以干進，萬一語泄，致生嫌隙，又良嗣私問骨肉，消息不絕，此其心亦未易量。自祖宗至今，納疆土攜族帳來歸者，不過崇以虛名，厚以廩祿，置散地羈縻之，未聞養之華省。因列五害以防微爲戒。【略】又論崇寧後增置兼局之費有百，令蔡京裁定，京乃陽請一切廢罷，士論藉藉，上疑不可行。葆光言如禮制局詳議官七員，檢討官十有六員，制造局文武官三十餘員，豈無可裁定稱上意者？他日因雨澤愆期，奏對言：「君臣同心相濟，然後可以寅亮變理。今師臣蔡京開僭擬之路，負委任之意，啓跋扈之心。太宰鄭居中，少宰余深皆依違畏避。此所謂天氣下而地氣不應者。」章入不報。京陰中以事，移卿寺，未拜，謫昭州安置。宣和二年令自便，尋以職方員外郎召。未至，復主管江州太平觀。【略】四年，知處州。州經寇攘，前此民貲官地居者，至是豪右增直強請，葆光至，悉按治如舊。輸賦閱囚，每事經意。爲建學，請監書。閱二歲除秘閣，再任。疾將革，聞蔡京罷，喜動顏色。沒之夕，家未有繪象，索之民間得百餘本。葆光尚氣節，喜推挽後進，開口論事無所隱諱。博涉經史，又尚理趣。素惡積財，俸餘以賙親舊，爲嫁女奉喪。家無所餘，郡人斂賻五十萬，子由中卻而不受。

《東都事略》卷一〇五《黃葆光傳》（存目）

紀事

《老學庵筆記》卷一　黃元暉爲左司諫，論事忤蔡氏，謫昭潭，後復管勾江州太平觀。謝表曰：「言之未盡，悔也奚追？」

《宋史》卷三四八《黃葆光傳》　政和末，歲旱，帝以爲念。葆光上疏曰，【略】疏入不報。且欲再上章，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它事，貶知昭州立山縣。又使言官論其附會交結，泄漏密語，詔以章揭示朝堂，安置昭州。

《苕溪詩話》　麗水孫薪至豐，元祐中以明經擢第，授荊門軍教授，不赴。質性清介，絕意仕進，與黃葆光爲太學舊游。宣和六年，黃出守處州，薪不屑詣郡謁見，黃約以勸農日會于洞溪僧舍。至期，薪以扁舟來會，黃贈詩云：「勸農因到好溪頭，把酒相看憶舊游。三十年來如一夢，可憐空負釣魚舟。」

藝文

李彌遜《祭黃待制文》　嗚呼元暉，江東之秀。直秉於躬，義信於友。悟主以誠，君曰足手。牧民以悌，人曰父母。十年仕途，鵬激驥驟。一罹險艱，萬里南走。韜奇蘊能，百未一究。方觀其來，云胡不壽。嗚呼哀哉！惟我弟兄，識公最舊，學也同席，仕也聯綬。如莠如稂，日就芟耨。竹栢異心，芝蘭同臭。間闊胡越，久幸一覿。揭來新安，公則出守。尺書告歸，引我心脰。孰謂一朝，往拜公柩。蕭蕭秋原，晝響猩狖。丹旌言還，閭里驚湊。顧予友生，匍匐敢後。一子纍然，泣進號仆。酸風射眸，傾落莫收。惟公精爽，胸列百宿。死當不亡，如在左右。魂兮來些，鑒此觴豆。嗚呼哀哉！

劉安節

論述

留元剛《劉左史集序》　元祐、紹聖間，程先生講道伊洛，東南之士多從之游，而爲永嘉倡者，太學博士周公，起居郎、給事中二劉公也。【略】夷考三公之出處，時右新學，違而之他，甘心擯黜，曾是師伊川爲苟貧賤乎！阻鄒志完於講張旁出之時，挫蔡京於焰勢方張之日，不移不詘。何恃能爾？講學之功大矣。不然，以位達，以文名，前後相望也，而學者於三公則祠遺像而矜式，誦空言而則慕，亦反其本而已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劉左史集》四卷。【略】其文章亦明白質實，不失爲儒者之言。經義尤明白條暢。蓋當時太學之程式，後來八比之權輿也。

孫詒讓《刊二劉文集跋》　左史、給事並事二程，事蹟見《伊洛淵源錄》。是集所錄制誥、經義居其大半，間有不經意之作，然大率明白質實，不失爲布帛菽粟之文，以周恭叔《浮沚集》較之，蓋如驂之靳矣。

傳記

《劉左史集》卷四附錄許景衡《劉左史墓誌銘》　公諱安節，字元承。資稟不凡，方兒時已有遠度。比長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日，必至於得而後已。少與從父弟今徽猷閣待制安上相友愛，皆以文行爲士友所推稱。既冠，聯薦於鄉，同游太學，秀出諸生間，號「二劉」。一時賢士大夫皆慕與之友，而宗工名儒見其文，聞其爲人，皆嘆服。元符三年擢進士，調越州諸暨縣主簿，國子祭酒率其屬表留公太學，不報。除萊州州學教授，未行，改河東提舉學事司管勾文字。久之，同時學校者皆進顯於朝廷，獨公奔走小官，未嘗爲進取謀，議者惜之。改宣德郎，受代來歸，當天子厲精庶政之日孜孜，賢俊求之如不及，宰相以公名聞，有旨召對便殿。公言春宮宜愼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顧問甚悉，即日擢爲監察御史。數決大獄，所平反甚衆。居數月，攝殿中侍御史，士論翕然稱得人。【略】明年除太常少卿，而言者斥公在言責時無所建明，且久不寧親，責守饒州。【略】治聲流聞京師，移知宣州。去饒之日，民遮留之，泣涕不忍別，耆壽以爲州自范文正後，惟吾劉公而已。至宣十日，水大至，公分遣其屬，具舟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蓋數千人，而流民至者以萬數，公闢佛廟以處之，發廩以活之，一無失所者。【略】夏五月己亥，公得疾，精爽不昧，與家人語如平時。至乙巳卒，享年四十九。吏哭於庭，民哭於巷，雖童稚亦知感慕，而士大夫無遠近識否皆爲之嘆息。【略】公清明坦夷，雅近於道，嘗從當世先生長者問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久之，存心養性，於是有得。其氣貌溫然，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己者略不見其怒色恚辭也。【略】鄒公浩以右正言得罪，公與其所厚者數輩追路勞勉之，時朝廷震怒，痛治送行者，追逮甚急，人皆惴恐，公獨泰然如平時。既而哲宗察其無他，有詔釋之，而公亦自如也。事親能承順其意，教養諸弟，涵容周旋，有古人所難者。族居踰百口，上下愛信，雖臧獲無間言也。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天下之理有一無二，乃若異端則有間矣。」【略】其於窮理盡性之學，方進未艾，使天假之年，有爲於世，則吾未知與古名臣爲何如耳。【略】銘曰：自明而誠，大人學兮。聖門授受，其來邈兮。孰溢其源，末流涸兮。紛紛百家，益偏駁兮。後學專門，秖穿鑿兮。上下千載，嗟殘剝兮。溫溫劉公，其美璞兮。斯文有傳，與敦琢兮。始乎致知，物斯格兮。沉涵充擴，卒自得兮。衆人巧智，獨敦樸兮。衆人迫隘，獨恢廓兮。衆人利欲，獨淡泊兮。洞然無礙，油然樂兮。造膝有陳，其利博兮。御史左史，帝親擢兮。出守二州，愈民瘼兮。浩浩江河，裁一勺兮。天命在人，孰厚薄兮。氣之所鍾，有美惡兮。會元孕粹，良不數兮。幸而得之，歎冥漠兮。茫茫九原，能復作兮。我銘其藏，尚後覺兮。

紀事

《伊洛淵源錄》卷一一　或問劉子進乎，曰：「未見它有進處。」問所以不進者何，曰：「只爲未有根。」因指庭前茶蘼曰：「此花只爲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問何以見他未有進處，曰：「不道全不進，只它守得定不變，卻亦早是好手，如廉仲之徒皆忘卻了。」（見《上蔡語錄》）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劉左史集》四卷，起居郎永嘉劉安節元承撰。與從弟安上皆嘗事二程，同游太學，號「二劉」。安節元符三年進士，爲察官、左史，晚知宣州以沒。

《文獻通考》卷二三八　《劉左史集》四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劉安節文集》五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左史劉公集》，一部四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安節集》四卷。

《**内閣藏書目録**》卷三　《左史劉公文集》二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劉左史集》四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劉安節撰。【略】是集不知何人所編，前有留元剛序，標題雖稱《劉左史集》，而其文始終以周孚、劉安上與安節幷稱，謂之「三先生」，又祇言其氣節，而無一字及文集，莫之詳也。其編次頗無法，首以奏議，次以表，次以疏狀，是矣。而以功德疏入之疏狀，則爲失倫；又次以應酬諸啓冠墓銘之前，又次以祭文、青詞冠經義、論策之前，則顛倒尤甚。終以《漁樵問對》，其名與世傳邵子〔雍〕書同，核其文，亦皆相合。考晁公武《讀書志》曰：《漁樵對問》一卷，皇朝邵雍撰。【略】均不云安節所撰，不知何人編入集中。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九　《劉左史文集》四卷附録一卷，舊鈔本。宋劉安節撰。

又　張立人手鈔本。

孫詒讓《刊二劉文集跋》　右宋起居郎永嘉劉安節《元承集》四卷，其弟給事中安上《元禮集》五卷，前有留茂潛序。茂潛嘉定中知溫州，是集蓋即其所合刊也。【略】《左史集》篇卷尤少，殆皆非完帙。然陳直齋所見者，卷數已與此同，則散佚當在南宋初也。【略】是集國初時已不易得，朱竹垞展轉傳寫，始獲其全。百餘年來，流傳益尠。余家舊有文瀾閣傳鈔本，挩誤竄改，殆不可讀。丁卯秋，【略】家大人又從祥符周季貺司馬所録得吳枚菴校本《左史集》，命詒讓以家本對勘，刊補頗夥。會武昌開書局刊布經史，永康胡月樵丈實總其事，因屬爲重刻，以廣其傳。盧、吳二家鈔本，行款不甚符合，所出蓋非一本，今亦不敢專輒改定，以存宋槧之舊云。同治十二年七月，後學瑞安孫詒讓記。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　《劉左史文集》四卷附録一卷，舊鈔本，振綺堂藏書。永嘉劉安節。

《**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一三　《劉左史集》四卷，宋劉安節撰。【略】舊寫本，十行，二十字。前有留元剛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劉左史文集》五卷，宋劉安節撰，清鈔本，王士禎跋，一冊。《劉左史文集》四卷，宋劉安節撰，清乾隆四十四年吳氏古歡樓鈔本，吳翌鳳、周星詒校幷跋，一冊。《劉左史文集》四卷，宋劉安節撰，清鈔本，翁同書跋，一冊。

劉安上

藝文

《**劉左史集**》卷四附録許景衡《**祭左史文**》　公游太學，我亦諸生。我蒙召還，公在朝廷。僦舍國南，門巷相望。把酒道舊，其喜洋洋。嗟我昏蒙，惟公之畏。公不我鄙，委曲教誨。廣大精微，我駭且疑。公指其要，莫先致知。用舍行藏，我亦公告。公曰有命，豈不自好？取别阪堤，歲月如馳。公往不還，而以喪歸。大車夷涂，發軔千里。伊誰棁之，而止於此。公之道學，我實銘之。匪告於今，維後之貽。公葬荆州，千夫臨穴。而我何爲，薄祿羈紲。絮酒寓辭，以寫契素。瞻彼大江，日夜東注。

論述

翟汝文《給事中劉安上除徽猷閣待制知壽州制》　朕垂意四方，恤隱鰥寡，用勤施於遠民，咸使得職。惟厥左右近臣，審喻朕志，其能底綏有衆。具官某率履自躬，克有常德。昔爾代言，昭播告於庶邦，匪難自口，施乃政事。矧兹近服，若予邦甸。惟爾心祗辟，罔有内外，其尚豈弟擾民，永綏厥衆。

留元剛《二劉文集序》　元祐、紹聖間，程先生講道伊洛，東南之士多從之游，而爲永嘉倡者，太學博士周公、起居郎給事中二劉公也。【略】夷考三公之出處，時右新學，違而之他，甘心擯黜，曾是師伊川爲苟賤者，祖鄒志完於講張旁出之時，挫蔡京於焰勢方張之日，不移不詘，何恃能爾，講學之功大矣。不然，以位達，以文名，前後相望也。而學者於三公，則祠遺像而矜式，誦空言而則慕，亦反其本而已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劉給事集》五卷。【略】其詩醞釀未深，而格

意在中晚唐間，頗見風致。文筆亦修潔自好，無粗獷拉雜之習。蓋不惟風節足重，即文章亦不在元祐諸人後矣。

傳記

《給事集》卷五附錄薛嘉言《行狀》　公諱安上，字元禮，姓劉氏，系出彭城，世爲永嘉人。【略】與從兄舍人安節同研席，相友愛，尤專勤嗜學，講誦忘寢食。既長，俱以文行稱。公踰冠首鄉薦，復聯名游太學，並爲上舍生，迭預魁選，聲稱籍甚，號「二劉」。一時賢士慕向，爭與之交。赴省闈列試第二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丙科，解褐調杭州錢塘尉。【略】卒用薦者陞處州縉雲縣令，除登州州學教授。時舍法初行，精擇師儒，國學尤極其選，遂遷博士。學行德器尤爲後進尊仰，差考試貢士。舉院故事，考官各進策問取旨，上皇咨重公文，親筆選用。以車駕幸學恩授儒林郎，復改宣德郎。大觀九年，除提舉兩浙學事，陛辭進對，風度詳雅，論事合旨。既退，上皇顧近弼稱其蘊藉有大臣禮。屬中丞余深薦之，留爲監察御史，朝廷有所推鞫，多以屬公。【略】十一月遷殿中侍御史。【略】十二月，磨勘轉奉議郎。明年，用八寶恩轉承議郎。三月，遷侍御史，賜五品服。【略】在言路三年，凡所彈射皆汙穢不法、敗政亂俗之尤者，其不畏強禦如此。【略】三年八月，遷諫議大夫。逾月丁太碩人憂。【略】政和冬服闋，以中書舍人召。【略】二年用元圭恩轉朝奉郎。踰年除給事中，其所獻納論駁有補時政者甚多。俄請外甚力。九月除徽猷閣待制、知壽州。四年，以上舍試所差官撰號差互罷，提舉亳州明道宮。復以磨勘轉朝散郎，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五年除知婺州。【略】治婺凡三年，鎮撫惠養，百姓德之，里人過其境，詢及遺愛，則人人以手加額，至今稱頌。八年移知邢州。【略】宣和元年六月，得請提舉建州武夷山沖佑觀。九月丁太孺人徐氏憂，公以介孫承重送終，恩禮有加，鄉閭榮之。三年服闋，除知壽春府，累表辭免，不克。四年磨勘轉朝奉大夫，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二百戶。【略】六年，除知舒州。踰年請宮祠，從之，提舉南京鴻慶宮。靖康元年，覃恩轉朝請郎，加食邑二百戶。尋復朝奉大夫、朝散大夫，以疾丐致仕，轉朝請大夫。建炎二年正月終于正寢，享年六十。【略】公蚤與兄舍人從當世先生長者游，深得《中庸》、《大學》指歸，故能以其所學發爲事業，致身侍從。當巨姦朋邪，傾亂朝政，持一介孤忠，力排抵之，僅以獲免。後雖歷位禁闥，俄值斯人復進用事，勢焰赫然，度不能抗，因懇丐外補，自是十有六年，終老于外。雖仇怨銜之刻骨，欲搜抉疵釁，冀以中傷，而卒不能。【略】故識者論公平生出處，以方唐太傅白公，至其夷曠淡泊，無聲色之娛，文詞雅正，不爲纖豔浮華之語，則又未可以優劣論也。【略】公爲文典重有法，尤工五言，晚更平淡，渾然天成，無斧斤跡。有詩五百篇、制誥雜文三十卷，藏于家。

紀事

《宋元學案》卷三二　先生面奏蔡京罪狀數十，退復以疏言之，而京自若，乃再疏論之曰，【略】時大觀二年也。于是中丞石公弼、諫議大夫張克公復與先生廷劾之，京始罷相。

著錄

《劉給事集》附錄薛嘉言《劉安上行狀》　有詩五百篇，制誥、雜文三十卷藏於家。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劉給事集》五卷，給事中劉安上元禮撰。紹聖四年登第，歷臺諫、掖垣、瑣闥，以次對歷三郡而終。集中有《彈蔡京疏》。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劉安上文集》四卷。

又　《劉給事文集》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劉給事集》五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劉安上撰。【略】據薛嘉言作安上行狀，稱其有詩五百首，制誥、雜文三十卷，篇帙頗富。然焦竑《國史經籍志》載《劉安上集》實止五卷，與此本相合。蓋兵燹之餘，後人掇拾而成，非其原本矣。《宋史・藝文志》作四卷，則當由刊本舛譌，以五爲四耳。自明以來，流傳甚尠，朱彝尊自潁州劉體仁家借鈔，僅得其半，後得福州林佶鈔本，始足成之。

孫詒讓《刊二劉文集跋》 右宋起居郎永嘉劉安節《元承集》四卷，其弟給事中安上《元禮集》五卷，前有留茂潛序。茂潛嘉定中知溫州，是集蓋即其所合刊也。《給諫集》，據行狀，有詩五百篇，制誥、雜文三十卷，今所存才十之一。【略】是集國初時已不易得，朱竹垞展轉傳寫，始獲其全。百餘年來，流傳益尠。余家舊有文瀾閣傳鈔本，挩誤竄改，殆不可讀。丁卯秋，試於杭州，購得盧抱經所藏舊鈔本《給諫集》，【略】會武昌開書局刊布經史，永康胡月樵丈實總其事，因屬爲重刻，以廣其傳。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九 《劉給事集》五卷，勞季言手校本。宋永嘉劉安上著。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劉給諫文集》五卷，宋劉安上撰，清同治十二年孫衣言刻永嘉詩人祠堂叢刻本，傳增湘校幷跋，一冊。

林敏修

論述

顧景星《詠三隱》〈林敏功、敏修：敏功字子仁，別字松坡，（神）〔徽〕宗賜號高隱處士，有《蒙山集》百卷。弟敏修，字子來，有《無思集》〉 子來實賢弟，豹席共床筆。湮沒《無思》篇，零落《蒙山集》。立言既不朽，傳後豈難必。所望賢達人，名山拾遺軼。

傳記

《江西詩派小序・二林》 二林詩極少，曾端伯作《高隱小傳》云，有詩文百二十卷，今所存十無一二。兄弟皆隱君子，不但以詩重。

《宋詩紀事》卷三三 林敏修字子來，敏功弟。有《無思集》。

紀事

林敏修《竹溪詩序》 張牧之隱於竹溪，不喜與世接。客來，蔽竹窺之，或佳人韻士，則呼船載之，或自刺船與語，俗子十反不一見，怒罵相踵弗顧也。人或以少曼郎，余獨喜與古人意合，乃作《竹溪詩》。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無思集》四卷，林敏修子來撰。敏功之弟。

《文獻通考》卷二四四 《無思集》四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林敏修《無思集》四卷。

王仲嶷

張嵲《王仲嶷為該大禮赦叙左通奉大夫制》 具官某學問傳其素業，德厚殆其天資。雄深之文不施於典誥，孝謹之行徒行於里閭。曩以微文，嘗詒吏議。既會赦而一解，宜故秩之稍還。御衆以寬，朕所以廣仁恩之意；計過無憾，爾無忘復玷缺之艱。

綦崇禮《降授通議大夫充顯謨閣待制知袁州王仲嶷可先次落職放罷制》 以爾具官某出自相閥，宜知義方。久塵侍從之班，未聞報效，尚緣家世，每與使令。爲郡江西，與其弟並。屬秋師之南寇，顧城守之弗圖，力誠不支，死猶有說；乃敢顯虧臣節，頹其家聲。臨川既降，宜春繼屈。魯衛之政，若循一途。偷生之計則然，教忠之訓安在？汝雖不慚於顏氏兄弟，亦何施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其解郡章，幷收從橐，往須後命，以省前非。

《許彥周詩話》 王豐父待制，岐公丞相之子，少年詞賦登科，文章世其

家。我先伯父狀元實岐公客，僕亦獲事待制公。世所見者，表章序記應用之文耳，其詩精密，人鮮知者。如「白髮衰天癸，丹砂養地丁」，意脈貫串，尙勝三甲六丁之語，此所謂參禪中參活句也。又作《拄杖》詩云：「老境得爲丘壑伴，醉鄉還勝子孫扶。」其風味雍容如此，天下有公論，僕不敢私。

《宋詩紀事》卷三九 仲薿字豐父，丞相珪之少子。政和中守會稽，後擢待制。建炎初知袁州，金人入江西，坐失守削籍。時秦檜當國，爲其兄仲山婿，啓懇開陳，詔復元官。

李彭

論述

黃庭堅《李商老殖齋銘》 以心爲田，我耒耜之。慈祥弟友，種而茂之。忠信不貪，苗而立之。敦厚敬恭，水而穫之。師友琢磨，耔而薅之。先王遺言，又時雨之。仁義有年，左右取之。相彼寒窶，我則與之。奉以饗帝，神其吐之？

釋惠洪《跋徐洪李三士詩》 陳瑩中嘗問予南州近時人物之冠，予以師川、駒父、商老爲言，瑩中首肯之。駒父戲效孟浩然，作語如王、謝家子弟，風神步趨，不能優劣。商老和之，如劉安見上帝，大言不遜，豪氣未除。

又《跋李商老詩》 予至石門（闕）禪出商老詩偈巨軸，讀之茫然，知此道人蓋滑稽翰墨者也。又欲入社作雲庵客，試手說禪，便吞雲門、臨濟，如虎生三日，氣已食牛。衲子譁曰：「甘露滅，非錯下注腳？」

《紫微詩話》 商老詩文富贍宏博，非後生容易可到。

《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五岳珂《李商老酬答詩帖贊》 九派之洄漪，注於溟渤。寓此詩筆，煙霞之痼疾。園涉以日，紓寫盤鬱。予於西江，搜抉遺軼，備體之一。

《江西詩派小序・李商老》 公擇尙書家子弟也。東坡、山谷、文潛諸公，皆與往還。頗博覽強記，然詩體拘狹少變化。

《書史會要》卷六 李彭，字商老，【略】字有鍾、王之風，自言法右軍之贍麗，用魯公之氣骨，獵奇峭于誠懸，體韻度於凝式。

《四庫全書總書目》卷一五五 《日涉園集》十卷。【略】集中所與酬倡者，如蘇軾、張耒、劉羲仲等，皆一代勝流，故其詩具有軌度，無南宋人粗獷之態。呂居仁稱其詩文富贍宏博，非後生容易可到；劉克莊《後村詩話》亦稱其博覽強記，而獨惜其詩體拘狹少變化。今觀所作，克莊所論爲近之。然邊幅未宏，而錘鍊精研，時多警策，頗見磨淬之功，在江西派中，與謝逸、洪朋諸人足相頡頏，終非江湖末派所能及也。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李彭》 居仁言商老詩文，富贍宏博，非後生容易可到。洪覺範至石門，杲禪出商老詩偈巨軸，讀之茫然，謂此道人蓋滑稽翰墨者也。陳了翁問範師江西之詩，誰家爲最？師答曰：「駒父戲效孟浩然，作語如王謝家子弟，風神步趨，不能優劣。商老和之，如劉安見上帝，大言不遜，豪氣未除。獨師川有句在暮山烟雨、西洲落照之外，未暇寫也。」師之品評如是，眞可稱佛門詩史矣。

《石洲詩話》卷四 李商老彭之詩，後邨謂其拘狹少變化，良然。

傳記

《宋史翼》卷二六《李彭傳》 李彭，字商老，南康建昌人。祖常，《宋史》有傳。彭詩文富贍宏博，錘鍊精研，句多警。江西詩派居第九，在韓駒之次。集中多與蘇軾、黃庭堅、呂本中、陳師道、張耒、何頡、徐俯、韓駒、蘇庠、謝逈相唱和。時蘇庠居廬山，以琴書自娛，與彭齊名，時稱蘇、李。著有《日涉園集》。字有鍾、王之風，自言法右軍之贍麗，用魯公之氣骨，獵奇峭於誠懸，體韻度於凝式。灌園修水之上，筆畫一出，人爭傳寶。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李彭》 彭字商老，南康軍建昌人，尙書公擇之族姪也。家貧績學，枕藉經史，詩文能兼諸家之長，尤究心釋典。灌園脩水之上，樂志自放，而筆墨一出，人爭傳寶，以相矜誇。【略】商老嘗負墓蓋，乞書于東坡。公作大小兩軸，囑其擇而用之。且勉之曰：「德叟有子不亡矣。」坡公書，山谷跋其後云。

紀事

《**揮麈錄**》**卷四**　李定，字仲求，洪州人，晏元獻公之甥，文亦奇。欲預賽神會，而蘇子美以其任子拒之，致興大獄，梅聖俞謂「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者也。其孫即商老彭，以詩名列江西派中。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崇寧二年，有旨：應天下碑碣牓額，係東坡書撰者，並一例除毀。蓋本於淮南西路提點刑獄霍英所請。時廬山簡寂觀牓亦遭毀去，李商老爲賦云：「筆底颶風吹海波，牓懸鬱鬱照巖阿。十年呵禁煩神護，奈爾焚枌滅札何。」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日涉園集》十卷，廬山李彭商老撰。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李商老《日涉園詩》，一部三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四**　李商老《日涉園詩》一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彭《日涉園詩集》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日涉園詩集》三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日涉園集》十卷，永樂大典本。宋李彭撰。【略】其集《書錄解題》作十卷，世久無傳。今檢《永樂大典》，所載彭詩頗多，鈔撮編次，共得七百二十餘首，諸體咸備。謹校定訛謬，仍釐爲十卷，以還其舊。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八**　《日涉園集》十卷，舊鈔本。宋李彭撰。無名氏手跋曰：「樂易居士於《永樂大典》中錄出，時乾隆辛丑之秋。嘉慶二年丁巳閏六月，借喜稻堂鈔本互校，另又錄八詩於各體卷末，幷爲書後附識。雲泉居士。」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　《日涉園集》十卷，舊鈔本。宋李彭撰。

《**善本書所見錄**》**卷四**　《日涉園集》十卷，宋李彭撰。各目皆十卷。此鈔本原欲分五卷，後又分十卷，標目未清。其卷二末有題誌一行云：「乾隆乙未借劉岸淮同年纂《大典》散編，秋八月鈔，初七日校卷九（原稿五卷）。」有眉籤云：「是集乃乙未先君爲同年友劉湄岸淮所編，欲分五卷，未定，鈔此副本。而劉欲以卷多銜功，遂以五卷爲九卷，蓋即共成十卷也。」據此則爲四庫輯錄《大典》之底本。此集除《大典》外，有《仁玉澗小集》錄入者。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續錄**》　八千卷樓、莫邵亭均有鈔本。豫章叢書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日涉園集》十卷，宋李彭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二冊。《日涉園集》五卷，宋李彭撰，清乾隆四十年孔繼涵家鈔本，孔繼涵校幷跋，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日涉園集》十卷二冊，宋李彭撰，清乾隆間四庫館初寫本。朱墨合校。

藝文

《**謝逸**》**和王閑叟見贈兼簡李商老**　綠髮工詞章，白頭困州縣。老氣吞兒曹，胸中書萬卷。遺我盈把珠，璀璨輝組練。何時遊匡廬，登堂識君面。更邀謫仙人，共醉山間院。願君出樊素，可供一笑倩。

《**謝逸**》**寄李商老**　所思定何方，渺然羌山麓。別來經一年，不寄書一幅。憶在元眞館，與君同飲缸。論文久未去，夜雪打寒窗。明朝款君門，篋輿踏殘雪。尊前聽君談，意氣排凍冽。雪中兩相過，把酒俱留連。豈同剡溪去，興盡回酒船。今年走東吳，無復相邂逅。遭回行路難，歸已三月後，逢君所知人，頗嘗問君安。猶聞卧苫塊，毁棘今欒欒。君家所嬌兒，聞已去懷抱。昔我嘗見之，瑤環實娟好。我歸卧衡門，愁苦亦如君。淋雨子桑病，蔽冠原憲貧。此懷其誰語，思君何能已。寄聲勞苦君，兼問兩季子。

《**又**》**示李商老兄弟**　月夜宜披宮錦袍，定知公輩豈蓬蒿。文如脩水波瀾闊，人與廬山意氣高。伯氏最於三虎怒，凡兒何翅九牛毛。相逢徑欲倒家釀，莫厭尊前持蟹螯。

《**釋惠洪**》**至豐家市讀商老詩次韻**　楊柳護橋春欲暗，山茶出屋人未知。冒田決決走流水，小夫鏟脞翁夾籬。雪晴春巷生青草，煙濕人家營晚炊。心疑

輞川摩詰畫，目誦匡山商老詩。夜投村店想清境，蛙滿四鄰檐月移。卧看孤燈心耿耿，呼童覓紙聊記之。

呂本中《寄商老》 先生昔據道玄峰，咳唾珠玉家爲空。只今江西二三子，可到元和六七公。雙鬢只期它日白，千花猶是去年紅。須君吸盡西江水，不假扶搖萬里風。

又《寄李商老》 黄塵車馬流，金火戰殘署。西風迎潮來，密雲復無雨。江淮早已甚，映眼但塵土。田疇雜蕪穢，草樹翳洲渚。緬懷平生歡，捐棄各秦楚。千言倡胸次，到口不能吐。君非一臂舊，此意復可許。青蠅暗藩溷，有似嚇腐鼠。須君濟川手，略爲虹蜺舉。念之不能眠，清坐聽鳴櫓。

釋誠 船子和尚

《冷齋夜話》卷七 華亭船子和尚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叢林盛傳，想見其爲人。宜州倚曲音成長短句，曰：「一波纔動萬波隨，簑笠一鉤絲。金鱗正在深處，千尺也須垂。吞又吐，信還疑，上鉤遲。水寒江靜，滿目青山，載月明歸。」

王直方

論述

謝逸《和王立之見贈四首》 王子遺我詩，五言若長城。誰謂永嘉末，復聞正始聲。咄嗟千人廢，雍容一坐傾。端能勵節義，何必五鼎烹。

《郡齋讀書志》卷一三 《歸叟詩話》六卷。【略】直方自號歸叟。元祐中，蘇子瞻及其門下士以盛名居北門東觀，直方世居浚儀，有別墅在城南，殊好事，以故諸公亟會其家，由是得聞緒言餘論，因輯成此書。然其間多以己意有所抑揚，頗失是非之實。宣和末，京師書肆刻印鬻之。群從中以其多記從父詹事公話言，得之以呈，公取覽之，不懌曰：「皆非我語也。」

《上巳遊金明池》 《瀛奎律髓彙評》卷五方回評：選此詩以爲汴京昇平之盛，可夢不可見，恐亦不可夢也。嗚呼痛哉！紀昀評：何嘗非應制體？而句外自有遠神。無名氏（甲）評：北宋之盛，大抵在太宗之世，而眞、仁又次之，然何能及唐朝之半？即文章氣象，自不同耳。

《淮安園》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五方回評：此人親炙蘇、黄諸公，詩傳不多。呂居仁位之派中。細讀其詩，雖不熟，亦有格。紀昀評：「經」字似淮王自游。結局「驚」字從《北山移文》「山人去兮曉猿驚」生出，然終不成語。

傳記

晁説之《王立之墓誌銘》 今城南王立之直方，非有慕於此二人，而性義實似之也。立之仕宦似二人不及遠甚，不足爲立之道。而子漸卒時年五十歲，子野卒年四十五歲，而立之之卒又少子野四歲，是又爲二人而窮者歟！立之少知自好，樂從諸文人行遊，其聞見日博而日勵，欲自置於聞人中，其得四方朋友日益加盛，且多喜稱譽立之者，立之於朋友之善，固自一毫不掩也。立之無他嗜好，惟晝夜讀書，手自傳錄，凡大編數十。時遐荒窮海，有先生居焉，立之身不出京師，而傳彼所賦歌詩獨早且多，若與彼咫尺居而手相授也。立之於人顧豈燥濕寒暑之異哉？然非其所好，雖以勢利美官誘致之，莫肯自枉也。立之雖有先人園以居，而衣食纔自給耳。每有賓客至，則必命酒劇飲，抵談終日，無不傾盡，若其大有力而饒於用者。由是立之好事之名得於遠邇，客有遊京師而不見立之，則以爲恨已。立之嘗以假承奉郎監懷州酒稅，尋易冀州羅官，亦僅累月，投劾歸待，而不復更出矣。凡十五餘年，處城隅一小園中，而笑傲自適如一日焉。命其園中之堂曰賦歸，亭曰頓有，亦足以見其志云。一時文人多爲之作賦歸等詩。立之視朋友疾病死喪，力竭勢窮而無厭倦意。彭城陳無己卒於京師，立之賻弔，而割田十頃以周其孤，多此類者。立之得風痺，卧病踰二年，而家事日零落，賓客來相問訊者幾希。嗚呼，可不惜哉！立

之病中取其平生書籍圖畫古器，散之四方朋友無遺，則其拳拳慕義樂善獨隆如此，此事殆古人所未有也。【略】立之大觀三年三月丙寅卒，卜以四月甲午祔二夫人，葬於河南府密縣義臺鄉進節村先塋之次。立之病卧久，說之歸自關中，過其門，往問焉，形骸非平日立之，而口不能良言，或艱出一語，猶慷慨忠憤，不少憊也。且曰：「我有所作詩文，他日無咎序之，死則以道銘我。」是不可不銘，銘曰：蹈滄海深山，蹇產苦辛，以求厥志兮，孰知有高風容與。都城之士，或轄擊車塵於聲利之塗，以爲口腹之利兮，孰與壺觴不徙席而卒歲。彼不朝夕，或疵或瘝，或躓或劓兮，又孰若令名芬芳乎來裔。

紀事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九引《王直方詩話》 蠟梅，山谷初見之，作二絕，【略】緣此蠟梅盛於京師，然交游間亦有不喜之者。余嘗爲作解嘲云：「紛紛紅紫雖無韻，映帶園林正要渠。誰遺一枝香最勝，故應有客問何如。」

《紫微詩話》 王立之直方病中盡以書畫寄交舊，余亦得書畫數種。與余書云：「劉玄德生兒不象賢。」蓋譏其子不能守其圖書也。余初未與立之相識，而相與如此。夏均父嘗寄立之詩云：「書來整整復斜斜。」蓋謂其病中作字如此。

《風月堂詩話》卷下 王立之、夏均父俱以宗女夫入仕。立之讀書喜賓客，黃魯直、諸晁皆與之善，著《歸叟詩話》行於世。【略】立之晚年中風，以左手作字。均父寄詩云：「猶喜平生蟹螯手，尚能半幅寫行書。」晁以道見其詩，遂與之往還。立之名直方，爲人正稱其名，然罕有知者。

《宋詩紀事》卷三三 直方字立之，汴人，舍人棫之子，補承務郎。元祐中延致名士唱和，號歸叟。有詩話并集。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王直方》 直方字立之，南州人，舍人元才棫之子也。補承奉郎，力學汲古，家藏圖史書畫甚富。山谷極愛其文，嘗云：「立之如璚枝瑤樹，常欲在人目前。所寄《楚詞》二章，《寂齋賦》一首，並爲佳作，因名其書室曰定志齋，蓋取【我徂維求定】之意也。」山谷一日在市上見臘梅開，立之投以詩。公喜曰：「數日天氣驟煖，固宜木根有春意動者，遂爲詩人所覺，極嘆足下韻勝也。」偶病，憂其子不克負荷，盡以詩畫寄交舊。居仁初未與公相識，亦寄數種。均父作詩慰之，云「書來整整復斜斜」，蓋笑其病中作字如此，特舉山谷《雪》詩以戲之耳。立之《詩話》載洪駒父詩一首：「胡生畫山水，煙雨山更好。鴻雁書遠空，馬牛風塞草。」邠老愛第二句，余愛第三句，山谷愛第四句，師川愛第三句第四句。以是知詩特患不佳耳，既佳矣，欣賞者其妙正在不同也。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歸叟集》一卷，開封王直方立之撰。自號歸叟，年甫四十而死。

《文獻通考》卷二四五 《歸叟集》一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三 《歸叟詩話》六卷。右，皇朝王直方立之撰。

《遂初堂書目・文史類》 《歸叟詩話》。

《文獻通考》卷二四九 《歸叟詩話》六卷。

藝文

釋道潛《賦王立之奉園亭・賦歸堂》 王郎英妙年，功名固堪勉，浩然賦歸歟，持操眞可羨。

陳師道《寄答王直方》 人情校往復，屢勉終不近。新詩已經年，知子不我怨。生世餘幾何，尺箠日取寸。懷祿有遐心，從俗無遠韻。時從府中歸，數過林下飯。平生功名意，回作香火願。三年不舉觴，吻頻煙火燉。豈無兩蒼龍，霑我一雨潤。官粗詩未工，猛乞無小靳。人生如此耳，文字已其閏。是身雖臭腐，寧作青紫楦。永懷忘年友，死矣餘令聞。念子頗似之，老我何所恨。

饒節《得交行贈王立之》 世人紛紛走車轍，交情回互作冷熱。搢紳豈無鄺寄賣，山林漫有嵇康絕。我窮四方但餬口，一丘一壑志未了。得交天下能幾

人，直道如君可偕老。

謝逸《次王直方承務見寄韻》 知君才是出羣雄，憐我生涯獨轉蓬。稚子凄涼緣歲惡，鄙夫寂寞坐詩窮。百年鼎鼎風埃裏，萬事悠悠醉眼中。幸有孟光堪舉案，退居眞欲效梁鴻。

晁沖之《感梅憶王立之》 王子已仙去，梅花空自新。江山餘此物，海岱失斯人。賓客他鄉老，園林幾度春。城南載酒地，生死一沾巾。

又《過王立之故居》 餘醼架倒花仍發，薜荔牆推石亦移。此地與君凡幾醉，年年同賦臘梅詩。

曹組

論述

綜論

孫覿《與曾端伯書》 如曹元寵、米元輝，殆是子美詩中黃四娘者邪？然元寵詩殊有可觀，若「都都平丈我」，又待入《紅窗迴》矣。【略】元寵名組，嘗賦《紅窗迴》百餘篇，皆嘲謔之詞，故掩其文名。

《碧鷄漫志》卷二 元祐間王齊叟彥齡，政和間曹組元寵，皆能文，每出長短句，膾炙人口。彥齡以滑稽語譟河朔。組潦倒無成，作《紅窗迴》及雜曲數百解，聞者絕倒，滑稽無賴之魁也，夤緣遭遇，官至防禦使。

周必大《曹勳故父任武經郎閤門宣贊舍人贈太師組追封譙國公制》 故具官某才高而敏，行飭以和。逮事祐陵，贊儀上閤，閱其多祉，以遺後人。擁節在廷，奉祠賦錄。會覃御極之慶，貤爾漏泉之恩。正位公師，已云顯矣，啓封成國，尚克享之。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箕潁集》二十卷。【略】組本與兄緯有聲太學，亦能詩文而以滑稽下俚之詞行於世得名，良可惜也。謝克家任伯爲集序，其子勛跋其後，略見其出處。蓋宣和三年始登第，郊禮進《祥光賦》，有旨換武階，兼閣職，詔中書召試，仍給事殿中，未幾而卒。然集中有《謝及第啓》自序云：「蚤預諸生，竟叨右列。」則未第之前，已在西班，未知何以也。曾慥《詩選》云：「六舉不第，宣和中詔赴廷試，賜第。」《啓》中所謂「特舉孱微，許從俊造」，慥之言良是。序、跋不著其實爾。

劉毓盤《輯校箕潁集跋》 黃昇《花庵詞選》曰：組工謔詞，有寵于帝。王灼《碧鷄漫志》曰：元祐間王齊叟彥齡，政和間曹組元寵，皆能文。組作《紅窗迴》及雜曲數百解，聞者絕倒。滑稽無賴之魁也。夤緣遭遇，官至防禦使。組子勛，亦能文，嘗以家集刻板，欲蓋父之惡。近有旨下揚州，毀其板云。又曰：今之少年，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又不善歌者曰：汝宜唱曹元寵小令。其蔑之也如此。洪邁《夷堅志》曰：紹興中，曹勛使金，好事者戲作小詞曰：「單于若問君家世，說與教知，便是紅窗迴底兒。」《紅窗迴》，見小說與無名氏《宣和遺事》所錄《脫銀袍》一首，方言、市詞雜出不倫，洵俳詞之甚者！曾慥《樂府雅詞》所錄三十一首，《相思令》、《撲蝴蝶》，亦其倫也。【略】家居多暇，讀組詞，其工者初不弱于諸家也。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焉爾。

趙萬里《箕潁詞輯本題記》 《碧鷄漫志》云：政和間，曹組能文，每出長短句，膾炙人口。潦倒無成，作《紅窗迴》及雜曲數百解，聞者絕倒。滑稽無賴之魁也。又云：今少年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其貶之也如此。蓋以其專工謔詞故也。謔詞見于小說、平話者居多，當時與雅詞相對稱。

分論

《夜明曲》 《歷代詩發》卷三〇：吐詞清麗，知非風塵憔悴人。

《望月婆羅門》（漲雲暮捲）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九：苕溪漁隱曰：曹元寵本善作詞，特以《紅窗迴》戲詞盛行于世，遂掩其名，如《望月婆羅門》詞，亦豈不佳？詞云，【略】此詞病在「霜滿愁紅」之句，時太早耳。曾端伯編《雅詞》，乃以此詞爲楊如晦作，非也。

《驀山溪》（洗粧眞態）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微思遠致，愧粘題裝飾者。結句自清俊脫塵。用修泥閩音，呼「否」爲「府」，而幷爲結句落

韵，不強人意，富于才，貧于學，是偏見也。

《**如夢令**》（**門外綠陰千頃**）《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不勝情」三字，包裹前後。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上卷：「人靜，人靜，風弄一枝花影。」曹元寵《如夢令》句，因有寵於徽宗。

《**青玉案**》（**田園有計歸**）《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眞旅情，雖然旅之苦而不樂者，豈非不忍撇爾妻子侍妾耶？頑妻逆子劣妾，貧益不堪，家何如旅。

《**驀山溪**》（**竹外一枝斜**）《詞品》卷三：曹元寵梅詞：「竹外一枝斜，想佳人天寒日暮。」和東坡「竹外一枝斜更好」之句也。徽宗時禁蘇學，元寵又近幸之臣，而暗和蘇句，其所謂掩耳盜鈴者。噫，姦臣醜正惡直，徒爲勞爾。

《詞綜偶評・宋詞》：幾於合杜、蘇而一之矣。此首或以爲白石作，然玩結處數語，氣格軟弱，其非姜作可知。《夢園詞評》：沈際飛曰：「竹外一枝斜」，用東坡「竹外一枝斜更好」之句。徽宗時禁蘇學，元寵又近幸之臣，而暗用蘇句，所謂掩耳盜鈴也。奸臣醜正惡直，徒爲勞耳。　按：此詞佳處，不在「一枝斜」句。佳在前後段跳脫處，情景交融，語多雋永耳。前段梅不御「鉛華」，如佳人安于寂寞院落也。人尚不自見，況風雨「江頭」，誰知其清香乎？次闋言不獨花開冷淡，即「結子欲黃」，尚多如塵之雨。蓋伊一生，惟供人之有情者見而生愁，今我亦瘦如「東陽」，花知之乎？語語超雋，自是一篇拔俗文字。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詠梅之詞夥矣。此調佳處，在不用侔色揣稱及譬喻襯托，而純在空處提筆描寫，梅花品格之清高與賞梅者情懷之伊鬱，於上、下闋後數句見之。結句沈腰瘦盡，惟有花知，而故以問花作結，具見詞筆之生動。

《**品令**》《蕙風詞話續編》卷一：曹元寵《品令》歇拍云：「促織兒，聲響雖不大，敢教賢、睡不着。」「賢」字作「人」字用，蓋宋時方言。至今不嫌其俗，轉覺其雅。

傳記

《**宋史**》卷三七九《**曹勛傳**》　曹勛字公顯，陽翟人。父組，宣和中以閤門宣贊舍人爲睿思殿應制，以占對開敏得幸。

《**宋詩紀事**》卷四〇　組字元寵，潁昌人，緯弟，宣和三年進士。召試中書，換武階，兼閤門宣贊舍人，仍給事殿中，官止副使。有《箕潁集》。

紀事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四引**《**桐江詩話**》　潁昌曹緯彥文，弟組彥章，俱有俊才。彥文釋褐即物故，彥章多依棲中貴人門下。一日，徽廟苑中射弓，左右薦至對御，作射弓詞《點絳脣》一闋，【略】今人但知彥章善謔，不知其才，良可惜也。彥章後字元寵，兄弟幼孤，母王氏教養成就。王氏亦能詩，嘗有《雪中觀妓》詩云：「梁王宴罷下瑤臺，窄窄紅靴步雪來。恰似陽春三月暮，楊花飛處牡丹開。」

周紫芝《**書曾處州雅詞後**》　宣和四年，四海清平，朝廷無事，上皇一日置金椀於便殿，命群臣皆射，中者得之。【略】已而又命賦詞，詞先成者賜之。曹組先進，乃得椀。當時盛傳此曲，今二十年，復見於是集，感嘆久之。其詞云：「風勁秋高，暗知手力添弓面。靶分筠幹，月到天心滿。白羽流星，飛上黃金椀。胡沙雁，雲邊驚散，壓盡天山箭。」

《**宣和遺事**》**亨集**　那看燈底百姓，休問富貴貧賤，老少尊卑，盡到端門下賜御酒一盃。有教坊大使曹元寵口號一詞，喚做《脫銀袍》。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松窗錄》曰：曹元寵六舉不第，著《鐵硯篇》自勵。宣和中成進士，有寵于徽宗，曾賞其《如夢令》「風弄一枝花影」句，《點絳脣》「暮山無數，歸雁愁邊度」句。徽宗又手書《眉峰碧》以問之。

劉毓盤《**輯校箕潁集跋**》　《宋史・曹勛傳》曰：「陽翟人，父組，閤門宣贊舍人，充睿思殿應制，以占對開敏得幸。」厲鶚《宋詩紀事》曰：「組字元寵，宣和三年登進士第，召試中書。換武階，仍給事殿中。有《箕潁集》。」組少孤，母王氏，教二子皆成進士。方回《桐江詩話》錄王氏雪中觀伎詩，亦閨閣之秀也。組兄緯，字元象，有俊才。甫釋褐而卒。集皆不傳。楊愼《詞品》曰：元寵六舉不第，著《鐵硯篇》自勵。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箕穎集》二十卷，穎昌曹組元寵撰。【略】，謝克家任伯爲集序，其子勛跋其後，略見其出處。

《文獻通考》卷二三八　《箕穎集》二十卷。

汪革

論述

謝逸《送汪信民序》　吾友汪信民，可謂善學者矣。身不滿六尺，而勇足以奪三軍之帥，布衣藿食，而享之如萬鍾之祿；不出戶庭，而周知四海九州之務。其爲學無所不通，而尤長於經術。自卯與余游，以至擢進士爲天下第一，未嘗有間言。今得長沙學官，行且有日矣，乞余言爲別，因以古人之學告之，庶幾從其學者，慕古人之學，而不溺於今人之學也。

呂本中《符離諸賢詩》　窮居日荒涼，杜門與世絕。親故日夜疏，詩書固宜缺。符離雖陋邦，賢士稍羅列。【略】信民粹而和，名利誠難悅。汨沒稠人中，獨抱雲松節。偉哉二三子，實乃邦家傑。我來從之遊，內顧慚疏拙。欣然對三益，放懷歌數闋。已矣不須言，渠當爲君說。

周必大《撫州登科題名記序》　若乃汪革以奇才冠南省，陳孺因版授遜大魁，是皆傑出人上者，後生得不思齊乎？

呂祖謙《書伯祖紫微翁贈青溪先生子詩後》　臨川耆舊汪、謝、饒，皆出榮陽公之門。德操既遁世不耀，無逸亦以布衣死。志節稍見於世者，獨青溪先生而已。

《江西詩派小序・汪信民》　呂榮陽居符離，信民爲教官，從榮陽學。故紫微公尤推尊信民，其詩曰：「富貴空中業，文章木上癭。要知眞實地，幸有華嚴境。」蓋呂氏家世本喜談禪，而紫微與信民皆尚禪學。

傳記

《新安文獻志》卷七七周彥約《青溪汪先生革傳》　先生名革，字信民，臨川人。性孝友，家貧好學，三舉於鄉。紹聖四年，試禮部第一甲科，常以爲科舉壞平生志氣。分教長沙，帥張公芸叟待以異禮，從而受學。丁外艱，同寮醵金爲賻，辭不受。令家人毋持官下一物，行見其妻所置錫水壺，愀然曰：「以是污我。」投之江中。及爲宿州教授，榮陽呂公希哲見之，以比黃憲茅容，與其孫本中琢磨尤莫逆，傍溪築室，取少陵《移居》詩扁青溪堂。蔡氏當國，欲得知名士附己，以周王宮教召，不就，曰：「吾異時不欲附名姦臣傳。」復爲楚州教官，卒，年四十。生平深厚不伐，無辭色可見，稠衆中似不能言。睦親友之急，解衣推食無難色，嘗謂人能咬菜根，何事不可？其學欲明善惡，別是非。張右史耒、陳司諫瓘、游漢陽皆愛敬之。及卒，榮陽公哭之慟，且銘其墓。詩在江西派，有《青溪類稿》、《論語直解》行於世。淳熙丙申，太守趙公爲繪象於溪堂，合祠於學。

光緒《江西通志》卷一五一　汪革，字信民，臨川人。紹聖進士，分教長沙。帥張芸叟從而受學，呂希哲見之，以比黃憲茅容。蔡氏當國，欲得知名士附己，以周王宮教召，不就，曰：「吾異時不欲附名奸臣傳！」復爲楚州教官。卒年四十。所著有《青溪類藁》、《論語直解》若干卷。淳熙中祠於學。

紀事

《紫微詩話》　汪信民革嘗作詩寄謝無逸云：「問訊江南謝康樂，溪堂春木想扶疏。高談何日看揮麈，安步從來可當車。但得丹霞訪龐老，何須狗監薦相如。新年更勵於陵節，妻子同鉏五畝蔬。」饒德操節見此詩，謂信民曰：「公詩日進，而道日遠矣。」蓋用功在彼而不在此也。

又　汪信民於文無不精到，嘗代榮陽公作張先生哀詞云：「惟古制行必中庸兮，降及末世戾不通兮。首陽柱下更拙工兮。」其餘忘之矣。

《**東萊呂紫微師友雜志**》　汪革信民，少饒(節)、謝(逸)數歲，平生敬事二人如親父兄。

又　汪信民試南省第一，頗收畜時文。無逸同試被黜，問信民用此何爲，曰：「恐登科須作學官，要此用爾。」無逸曰：「前日不免爲此，爲覓官計爾，今尚復爾，是無時而已也。」信民痛自咎責，盡取所畜時文焚之。

又　汪信民初任潭州教授，張舜民芸叟作帥，厚遇信民，且勉之學。時畢漸通判州事，芸叟深薄其人。後信民教授宿州，又師事榮陽公。信民嘗言：「吾平生有意於善，張、呂二公之力也。又因張六丈薄畢魁，有激發焉。」

又　崇寧初，予家宿州，汪信民爲州教授，黎確介然初登科，依妻家孫氏居。饒德操亦客孫氏，每從予家游。三人者嘗與予及亡弟揆中由義會課，每旬作雜文一篇，四六表啓一篇，古律詩一篇。旬終會課，不如期者罰錢二百。

又　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安國康侯聞之，擊節歎賞。

又　大觀間，東萊公迎侍赴眞州船場，過楚州，汪信民爲教授，洪玉父迎其祖母文城君赴官潁州。信民、玉父與予會飲舟中甚樂。玉父戲信民云：「某是范淳夫知舉時過省，可以無愧。信民乃林希知舉時作省魁，不得不慚于某也。」別後玉父有寄予及信民四言詩。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南康有賢女浦，蓋祥符間女子，姓劉氏，夫死誓不再嫁，父兄強之，因自沈於江，浦因以取名。初號貞女，後避昭陵諱，改爲賢女。汪革信民嘗賦二絕句云：「賢女標名幾度秋，行人撫事至今愁。湘絃楚雨知何處，月冷風悲江自流。」「女子能留身後名，包羞忍恥漫公卿。可憐嗚咽灘頭水，渾似曹娥江上聲。」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青溪集》一卷。臨川汪革信民撰。呂居仁序之。

《**文獻通考**》**卷二三八**　《青溪集》十卷，《附錄》一卷。

藝文

饒節《戲汪信民教授》　汪侯思家每不寐，顚倒裳衣中夜起。豈作孺食窘僮奴，頗復打門攪鄰里。涼風蕭蕭月在庭，老夫醉著呼不醒。山童奔走奉嘉客，銅缾汲井天未明。

謝逸《寄汪信民二首》　泮水傳經志，蓬山佐著才。宦游思引去，祿養可歸來。要路眼誰白，浮雲心自灰。少年馬何駛，君馬獨虺隤。　繫纜符離日，君行殊未歸。寄書問亳社，有夢過江西。不見揮犀柄，頻驚響馬蹄。殷勤且鷄黍，多謝德公妻。

呂本中《贈汪信民》　五年客符離，端坐受貧病。從來疏出門，今乃懶成性。官多豪富郎，分明與時競。取醉不論錢，定無塵生甑。豈但相娛樂，頗復自賢聖。汪侯雖居官，笑語怯豪橫。折腰衆人後，瓊林自輝映。背後足官府，眼前謬恭敬。偷閑過草堂，遣興眯眼淨。雖非醉紅裙，清談卻差勝。秋高數能來，勿厭阻泥濘。

謝逸《懷汪信民》　長沙隔重湖，莽蒼無四壁。騷魂駕鬼車，月黑陰火赤。念彼泮宮老，官居寄禪寂。雖綰參軍綬，尚帶山林色。蕭然列仙癯，粹氣潤圭璧。坐見屈在牆，作詩弔沈溺。鄙夫不解事，勇退如六鷁。安得快哉風，吹我垂天翼。不假蜚霞佩，置身在君側。

晁說之《汪信民哀辭》　汪信民，名革，臨川人。以經義試禮部爲第一，乃默若有所遺者，且曰：「我初從科舉求祿，不願得名也。自遊學校來，聞見不謂不多，一旦捐擲，椓劓之唯其少似，乃晝夜讀書，始知尊先儒，究明大旨，不敢肆胸臆爲新奇苟異，坐誣古人。」其爲宿州教授時，申國呂元明得罪僑寓宿州，信民乃以師席處元明，若幼童之仰嚴師然，於是信民中益邃靜，所植遠矣。去而改官，得宗子學博士。信民執手板，立政事堂下，曰：「貧不能官京師，如復得分教諸生，則何敢辭。」乃出教授楚州。予久聞信民志尚而敬之，恨未得見也。想其風裁，是必魁梧丈夫，辭氣慷慨，可畏人也。前年余赴明州船場，道楚州，見信民，孱然僅能衣冠，怯於語言，禮儀則甚恭，泯泯若平生無毫

髮能者。予益多之，與論交。曰：「不敢與夫子交，革後輩也。」予復歎曰：斯人殆不可親疏耶！若使斯人得時，行其所知，是眞可畏哉！豈特文章翰墨事可期，要以特立獨行之操著於事業，如前日公卿大臣。別來逾年，信民疾不起楚州。予哭之哀，不能已念。有術士，亦臨川人！爲予言信民生平內相，且其命富大貴。予告之曰：「命所不知，內相在昔日則驗，安可施於今人。」已而果然，益可哀也。作哀辭云：一鄉有木甚茂兮，衆顚越以投息。君子忠信之異兮，覽九州而自得。遠吾鄉而之中國兮，亦謂予曰不然。余之礪刃何施兮，抱公輸之繩墨。羌古人之可樂兮，又何有乎憂傷。弗窘速以徜徉兮，涉不脛而濟無航。何吾道之終否兮，顧孔鸞而不見。雖曰壽考之欲兮，又何如死之良不然。若人何爲兮，忽舍白日之昭昭。念我平昔南北兮，曾不得與逍遙。譬彼寶玉弗珍兮，藏不襲而衢垢之。矇瞍遇如瓦礫兮，雖埋滅亦奚悲。我獨慟哭增傷兮，且何益於若人。訪遺編而尸之兮，未必自謂之珍。果誰能子之知兮，尙曰二三友朋。輸吾哀以共之兮，亦有第善厥躬。後有人以興哀兮，知我懷之不窮。

謝逈《哭汪信民二首》　竟欲游梁苑，聊甘食楚萍。談經謝紈綺，植髮愧槐庭。看鏡鬢毛改，橫空煙霧冥。誰評貞曜謚，更謁退之銘。　徐稚生何陋，袁宏輩豈如。誰知一斛水，中有百金魚。肘見貧非病，疽成憤不攄。銘旌返南國，寥落正愁予。

釋祖可

論述

釋惠洪《贈可贊》　父伯固，兄養直，父超絕，兄豪逸，家世風流稱第一。二祖名，三祖疾，名是虛，疾是實，詩成舌頭翻靡靡。

《避暑錄話》卷下　錢塘西湖，舊多好事僧，往往喜作詩，其最知名者，熙寧間有清順、可久二人。【略】近歲江西有祖可、惠洪二人，祖可詩學韋蘇州，優此數人。惠洪傳黃魯直法，亦有可喜，而不能無道潛之過。祖可病癩死。

《艇齋詩話》　東湖言癩可初作詩，取前人詩得意者手寫之，目爲顚倒篇，自後其詩大進。

又　東湖於近世詩人專喜癩可，東萊專喜饒德操。

《韻語陽秋》卷四　僧祖可，俗蘇氏，伯固之子，養直之弟也。作詩多佳句。如《懷蘭江》云「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贈端師》云「窗間一榻篆煙碧，門外四山秋葉紅」等句，皆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亦不過煙雲、草樹、山水、鷗鳥而已。而徐師川作其詩引，乃謂自建安七子、南朝二謝、唐杜甫韋應物柳宗元、本朝王荊公蘇黃妙處，皆心得神解，無乃過乎？師川作《畫虎行》末章云：「憶昔余頑少小時，先生教誦荊公詩。即今耆舊無新語，尙有廬山病可師。」不知何故愛其詩如是也。

《江西詩派小序・三僧》　三僧中，如璧詩輕快似謝無逸，亦欠工。祖可默讀書詩料多，無蔬筍氣，僧中一角麟也。善權與可相上下。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釋善權《寄致虛兄》　方回評：江西派中三僧，倚松老人饒德操，僧號如璧，詩最高，足與呂居仁對壘。祖可正平，善權巽中，二人齊名，世稱瘦權、癩可。然《瀑泉集》無一首律詩可取，五言古詩間有自然閒淡者，七言長句得山谷變體而不得其正格，雖矯古，語無韻味，殊使人厭。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上卷　沈雄曰：詞選中有方外語，無累與空疏同病。要寓意言外，一如尋常，不別立門戶，斯爲入情。仲殊、覺範、祖可尙矣。

《詞苑萃編》卷二一　宋人小詞僧徒惟二人最佳，覺範之作類山谷，仲殊之作似花間。祖可、如晦俱不及也。（《草堂詞話》）

劉毓盤《輯校後湖詞跋》　祖可詩在江西派，與善權齊名，號瘦權、癩可。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祖可《瀑泉集》十二卷。葛立方《韻語陽秋》曰祖可詩皆清新可喜。蔡絛《西清詩話》尤稱其「谷口未斜日，數峰生夕陰」之句。善權《眞隱集》亦有「亂山爭夕陽」之句。劉克莊《後村詩話》謂二僧之詩，可相上下。《四庫》于諸家集概未著錄。《歷代詞話》引《東溪詞話》曰：祖可《小重山》詞最工。吳虎臣亦曰：祖可工詩，其長短句尤佳，胡世徒稱其詩也？

《菩薩蠻》（西風簌簌低紅葉）　《能改齋漫錄》卷一七：釋可正平，工詩之外，其長短句尤佳，世徒稱其詩也。嘗見其有《菩薩蠻》兩闋，【略】。

《小重山》（誰向江頭遣恨濃）　《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曲有艷

語，有艷情，偏是無發人情語雙艷。正在阿堵。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引《詞綜》：僧祖可字正平，丹陽人，蘇伯固之子。住廬山，與陳師道、徐俯、謝逸與江西詩社。《小重山》詞意最工。《歷代詞話》卷六：其《小重山》詞最工。吳虎臣曰：「正平工詩，長短句尤佳，何世徒稱其詩也。」（《東溪詞話》）

傳記

《嘉定鎮江志》卷二〇 僧祖可，字正平，後湖蘇養直之弟。元名序，後爲僧易今名。豫章徐師川俯爲《東溪集》序《後湖集》：祖可與蘇庠同生，庠有《送行》詩云：「語別既不易，況與子同生。如何攜手好，忽作千里行。」洪覺範嘗有評云：「余久不見養直，忽得其詩，想見岸幘醉坐，如行野渡，春色盎盎，于淳穠中自有一種清絕氣味。正平如漱壑夜泉響，掃窗春霧空，不類菜腹。」阿師語兄弟眞連璧也。

《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九 釋祖可，字正平，俗蘇氏，伯固之子。江西詩社之一也。

紀事

《詩人玉屑》卷二〇引《柳溪近錄》 癩可詩云：「琴到無絃聽者希，古今唯有一鍾期。幾回擬鼓陽春曲，月滿虛堂下指遲。」晦翁嘗大書此詩，刻石於家。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瀑泉集》十二卷，僧祖可正平撰。蘇養直之弟，有惡疾，號癩可。

《文獻通考》卷二四五 《瀑泉集》十三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僧祖可詩十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釋祖可《東溪集》十二卷。

藝文

釋惠洪《贈癩可》 可師有奇骨，吐語愕衆口。秀如出盆絲，媚若春月柳。舊咏雪梅詞，便覺落渠後。抱痾亦同粲，視身一塵垢。卧看東溪雲，懸瀑激窗牖。廬山久無僧，殿閣空華構。誰知千巖勝，竟入此郎手。我癡世不要，冷落如弊帚。但意君可奪，獨能容我不？

雜錄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七 汪彥章《龍溪集》有《霜餘溪上四絕》，癩可《東溪集》亦有《霜餘溪上五絕》，內四絕，即《龍溪集》中詩，但一絕不是，所謂「故人江北江南岸」者，餘皆同之。不知竟誰作邪？四絕中其一云：「水似秋蛇巧作蟠，山如濃翠擁高鬟。清風明月元無主，乞我煙蘿茅數間。」殊清駃可愛。

張圖南

《春渚紀聞》卷七 蘧仲兄蘧，字子薦，【略】踰冠而卒。與友人張圖南伯鵬者，俱寓居餘杭，又姻家也。伯鵬亦不幸早世。伯鵬嘗與余分韻賦詩，繼有一詩，督余所作，云：「坐中病競分明久，驢上敲推兀未裁。」用事精穩，如老作者。惜乎造物者不少假之年，以觀其所止也。余嘗集二人遺句，名之曰《南金錄》，且爲之跋云：「方二人爲童子時，已有星心月脇中語，驚動老成。逮其知學，復觀其所以因材自勵期於至遠者，亦若王良、造父秣驥騄而問途，是心

豈在夫較縈策之妙於蟻封之間而已哉！不幸短命，百不一施，所可表見於後，獨此編耳。」覽者不以爲過言。

《宋詩紀事》卷四四　圖南字伯鵬，餘杭人。

李錞

論述

《王直方詩話》　陳無己曰：「石池隨處數遊魚。」余以爲不若李希聲云：「綠淨隨時看上魚。」

又　洪駒父有詩送余赴官河內，末云：「眼中人物東西盡，肺病京華故倦游。」潘邠老每誦而喜之。李希聲亦有詩送余云：「散盡平生眼中客，煖風晴日閉門居。」可以相上下也。是時紹聖改元之二月。

《艇齋詩話》　〔韓〕子蒼在館中時，同舍李希聲賦上元詩，押「丸」字韻，館中諸公皆和，獨子蒼和「丸」字尤工。

《江西詩派小序・李希聲》　〔希聲〕與徐師川、潘邠老諸人同時。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李希聲集》一卷，秘書丞李錞希聲撰。與徐師川、潘邠老同時。

《文獻通考》卷二四五　《李希聲集》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李希聲詩集》一部一冊，闕。

《秘閣書目》　《李希聲集》。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李錞詩話》一卷。

藝文

謝逸《懷李希聲》　木落野空曠，天迥江湖深。登樓眺遐荒，朔風吹壯襟。望望不能去，動我思賢心。此心何所思，思我逍遙子。掛寇卧秋齋，閱世齊慍喜。念昔造其室，微言契名理。擊考天玉球，四坐清音起。別來越三祀，洋洋猶在耳。宵長夢寐動，月明渡淮水。

林遹

論述

李正民《林遹待制知福州制》　具官材猷通敏，學術淹該。以文章成名，居多傑思；用儒雅飾吏，譽著能聲。比殫潤色之勞，願就詞廷之選。朕念南方之巨屏，荐更赤子之弄兵，溪山阻深，民俗剽悍，思得賢守，安而治之。惟爾久在里閭，身習知其情僞，嘗持使節，下亦服其教條。宜剖左符，往諭朕指。尚圖來效，庸稱朕恩。

胡銓《書林舍人逸事》　或問某：「中書舍人林公何如人也？」某應之曰：仁人也。或曰：「仁道重器，堯舜大聖猶以爲病。夫子聖人，曰吾豈敢？顏子亞聖，猶克己爲之。至於子路、冉有、公西赤皆高弟，曰不知其仁。於令尹子文、陳文子之賢，曰焉得仁。聖人重許人以仁如此，而謂林公仁乎哉？」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建炎末，臨安倉卒之變，縉紳懷祿首鼠，公獨奮然，移病引去，非克己復禮不能也。赴湯蹈火，臨白刃，武夫勇可能也。至於克己以復禮，非剛不能，故《易》曰「君子以非禮勿履」，必於《大壯》之象，以剛毅近仁，故能復禮也。克己復禮，一己之事，何與於天下，而曰天下歸仁焉，不亦誇乎？蓋方維揚播遷，繼以武林多故，如風濤然，天下寒心。自公一去，

天下翕然知尊君戴上，曾不浹辰，克剪大憝，乾清坤夷，宗廟如故。天下公議，謂是時微公倡大義，社稷幾殆。大駕移狩越，復以舍人起公。頃之以選抗節番禺，陛辭之日，上念曩節，制詔進直龍圖，所以褒寵忠蓋，於是公之大節益白。由是言之，天下歸仁焉，非僕一人之私言也。或曰：「林公一時遭變，故怵迫苟生以違難，又似非仗節死義，近於求生害仁者之爲也。」某應之曰：聞之故老，元符間正言鄒公浩以諫獲罪遷新州，朝士欲祖道，卒無一人敢者。公時爲大學諸生，毅然出餞國門之外。大學士爲公服弁膽栗而公色愉氣怡，時謂自徐晦送楊臨賀以來，至今數百年，惟李師中送唐介與公三人而已。孟子曰：「富貴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公之剛毅有守，自布衣已然，而謂一時怵迫苟生以違難者，妄也。方公之去就未決也，在廷之謀必曰與其潔己以去，無寧蒙恥以苟全，去則有蘧伯玉從近關之危，萬有一得脫蒙恥苟全，雖有從亂之污，然與世浮沉，害未及己也。二者利害甚易曉，公不顧蒙恥苟全之安，而蹈蘧伯玉近關之危，是不避殺身之害，以脫從亂之汙，則謂求生害仁者又大妄也。當是時，從亂如歸者幷肩，而撓節以圖存者皆是也，不追咎此而責公以死義，亦見其自比於反虜，爲之辭而助之亂也。某廷試時辱公鑒賞，出公門下舊矣，知公爲詳，故書以遺公之仲子塽，以備太史氏拾遺。

傳記

《**淳熙三山志**》卷二七〔林遹〕格之子，字述中，〔元符三年〕殿試第三人。提舉本路常平，歷中書舍人，以徽猷閣待制知本州。進寶文閣待制、知廣州。終大中大夫。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妙峰集》四十卷。中書舍人林遹述中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九《妙峰集》四十卷。

江公望

論述

《**論遞察**》康熙皇帝《古文評論》：熙皞之時，豈尚刻覈？文深得此義。

《**題民岳**》《石洲詩話》卷四：「春光吳地減，山色上林深」，此江公望民表《題艮嶽》句。劉後村跋云：「比之鄧肅《花石綱詩》，彼刻露而此含蓄矣。」然《栟櫚集》中《花石詩》，氣格亦自遠大，不減少陵。

傳記

《**宋史**》卷三四六《**江公望傳**》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舉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時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尚書王古用赦恩理逋欠，古多所蠲釋，挺之劾古傾天下之財以爲私惠。公望以爲天子登極大赦，將與天下更始，故一切與民，豈容古行私惠於其間，乃上疏曰，【略】內苑稍蓄珍禽奇獸，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它日入對，帝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鵰畜之久，終不肯去。」先是，帝以拄杖逐鵰，鵰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蔡王似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公望極言論救，出知淮陽軍。未幾召爲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壽州。蔡京爲政，編管南安軍。遇赦還家，卒。建炎中，與陳瓘同贈右諫議大夫。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江公望《釣臺棄稿》十四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江公望《釣臺棄稿》十四卷。

許安仁

《許彥周詩話》　季父仲山，先大夫同祖弟也。讀書精苦，作詩有源流。昔嘗上書，晚以特奏名得一官。政和間，御製宮詞三百首，嘗和進，今錄一絕於此，染指可以知鼎味也。其詞曰：「輕寒慘慘透衾羅，玉箭銅壺漏水多。常是未明供御服，夢回頻問夜如何。」時道君皇帝在睿思殿，宣進甚急，意謂得美官。翌日，臺章論列作詩害經旨，遂報罷，調南劍州順昌縣尉，後卒于揚州云。

又　季父仲山，病中夢至一處泛舟，環水皆奇峰可愛，賦詩云：「山色濃如滴，湖光平如席。風月不相識，相逢便相得。」既寤而言之，後數日卒。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許安仁尉順昌郡，廳事之後，創吏隱堂。植竹，題詩云：「斲破中庭一畝苔，主人髮白手親栽。即今誰識清眞節，須向三冬雪後來。」又云：「珍重勞君慰遠遊，繁聲疏影一堂秋。主人看即官期滿，分付風烟與子猷。」

《宋詩紀事》卷四一　安仁字仲山，襄邑人。晚以特奏名得官，調南劍州順昌尉。

趙鼎臣

論述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二引《雪浪齋日記》　「辭源江海浩奔忙，句法風騷森出入」，此趙鼎臣詩，極爲雄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竹隱畸士集》二十卷。【略】與蘇軾、王安石諸人交好，相與酬和，故所作具有門徑，能力追古人。劉克莊稱其詩，謂材氣飄逸，記問精博，警句巧對，殆天造地設，略不戛人喉舌，費人心目，推挹甚至。今克莊所摘諸句，已多佚其全篇，而即所存諸詩觀之，工巧流麗，其才實未易及，克莊之言，故非溢美。至其雜文，刻意研練，古雅可觀，亦非儉陋者所能望其項背。

《念奴嬌》（舊游何處）　《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舊遊何處」句）言極可愴，意殊不屑。（「要識當時」至「爲言憔悴如此」）以尺牘爲詞。

《夢園詞評》：　按承之，衛城人。元祐中進士。宣和中，以右文殿修撰知鄧州，召爲太府卿卒。此詞或繫出爲鄧州後作。送王長卿，因有傷今追昔之感，尚屬聚散常情。結處「甚矣吾衰」，似爲有激之言。或目擊靖康之難而有所激乎？

傳記

《宋詩紀事》卷三二　鼎臣字承之，衛城人，自號葦溪翁，元祐進士。宣和中，以右文殿修撰知鄧州，召爲太府卿。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竹隱畸士集》二十卷。【略】鼎臣字承之，衛城人，自號葦溪翁。元祐間進士，紹聖中登宏詞科。宣和中以右文殿修撰知鄧州，召爲太府卿。【略】其後嘗往來大名，眞定間，與蘇軾、王安石諸人交好，相與酬和。

紀事

趙鼎臣《送外兄張會之詩序》　外兄張大亨會之，隱於當陽之野，不出者三十年矣。聞余至鄧，以一馬二奴相訪於百花洲上，留十日而別。因賦詩以送之。

又《次韵洪琳父詩序》　中秋之夕，余病，因不飲。聞洪琳父直宿省中，亟以白酒餉焉。洪有詩見謝，而未及報也。至九日，猶不飲，因次其韵，復餉一盃爲壽。洪蔬食不茹葷，嘗約欲得余酒，當以詩取之。故見於卒章。

著錄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趙承之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竹隱畸士集》四十卷，右文殿修撰章城趙鼎臣承之撰。元祐甲科，紹聖宏詞。又自號葦溪翁。其孫綱立刊於復州，本百二十卷，刊止四十卷而代去，遂止。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趙鼎臣《竹隱畸士集》四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趙鼎臣《竹隱畸士文集》，一部八冊，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趙鼎臣《竹隱集》四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竹隱畸士文集》。【略】凡四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竹隱畸士集》二十卷，永樂大典本。宋趙鼎臣撰。【略】其集見於《宋史・藝文志》者四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云：「其孫綱立刊於復州，本百二十卷，刊至四十卷而代去，遂止。」是在當時版行者已非完本。劉克莊《後村詩話》又云，《竹隱集》十一卷，多其舊作，暮年詩無棄本。所紀卷目多寡頗不合。疑克莊所稱十一卷者，乃專指其詩而言也。【略】惜原集久經失傳，謹就《永樂大典》各韻中蒐採彙輯，勒成二十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　《竹隱畸士集》二十卷，鈔本，塘溪勞氏藏書。

許氏

《**詩話總龜**》**前集卷一九引《古今詩話》**　方勉字及甫，娶許虞部女，好學能詩。勉嘗同妻夜看《晁錯傳》，許氏有詩云：「匣劍未磨晁錯血，已聞刺客殺袁絲。到頭昧卻人心處，便是欺他天道時。痛矣一言偷害正，戮之萬段始爲宜。鄧公墳墓知何處，空對斯文有淚垂。」勉後與故人飲於市，醉犯夜禁，囚於府庭。時鄭毅夫作尹，許氏獻書援其夫，并投詩云：「明時樂事偷詩酒，帝里風光剩占春。況是白衣重得侶，不堪青旆自招人。早知玉漏催三鼓，不把金貂換百巡。大抵仁人憐氣類，不教孤客作囚身。」遂釋其夫。勉死，許氏居陋巷，教子爲學登科，賢哉！

孫緯

《**中吳紀聞**》**卷六**　孫緯字彥文，擢進士第，仕至尚書郎。爲人誠樸，好以俗下語爲詩文而多近理。秦師垣生於臘月二十五日，嘗獻壽詩云：「面臉丹如朱頂鶴，髭髯長似綠毛龜。欲知相府生辰日，此是人間祭竈時。」師垣甚喜之。公精於本朝典故，及巨室大家名系世次，無不通曉。嘗著本朝人物志，行於世。

釋善權

論述

《**西清詩話**》　權詩得之清淡。

《**江西詩派小序・三僧**》　三僧中，如璧詩輕快似謝無逸，亦欠工。祖可默讀書詩料多，無蔬筍氣，僧中一角麟也。善權與可相上下。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釋善權《寄致虛兄》**　方回評：江西派中三僧，倚松老人饒德操，僧號如璧，詩最高，足與呂居仁對壘。祖可正平，善權巽中，二人齊名，世稱瘦權、癩可。

《**寄致虛兄**》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眞隱集》律詩僅三、二首。如此詩亦出老杜，而避寇寄兄，題目甚易，無一唱三嘆之風。謂晚唐雕蟲小技不及此之大片粗抹，亦恐過矣。老杜之細潤工密，不可不參，無徒曰喝

咄，以爲豪也。觀者幸勿謂僭。　馮舒評：亦見及此耶！　紀昀評：此評雖依託老杜以陰袒澀體，然所言殊有見解。略其心而取其論，于學者不爲無益。「屢陟岡」三字太腐，結亦俗。

傳記

《**宋詩紀事**》**卷九二**　善權字巽中，靖安高氏子。人物清癯，人目爲瘦權，落魄嗜酒。詩入江西派。有《眞隱集》。

光緒《江西通志》卷一七八　善權，字巽中，靖安人，姓高。習禪定。能詩，與東溪癩可叟齊名。徐俯跋其詩軸云：「巽中下筆，豪俊崚嶒，余每誦之，輒能興起。」有《眞隱集》傳世，黃庭堅爲之序。呂居仁叙江西詩派圖二十五人，權居其一。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眞隱集》三卷，僧善權巽中撰。靖安人，落魄嗜酒。

《**文獻通考**》**卷二四五**　《眞隱集》三卷。

藝文

謝逸《贈權師》　權師純孝人，精誠動坤軸。廬墓洌寒泉，色照師眼綠。守此不動心，種彼無瑕玉。澹淨涵一德，清涼厭三伏。漱齒回餘甘，烹茶發新馥。浣衣頹面餘，灌溉蔬畦足。他年功用成，虹氣森岩谷。何時懷璧來，不必藏韞匱。摩挲壞衲中，出以示尊宿。

饒節《送善權歸豫章》　北斗以南好風土，西山爽氣吞吳楚。前輩風流固超絶，後生法像仍奇古。道人久學祖師禪，敗裙破衲今幾年。胸中秀氣磨未盡，時出新詩皆可傳。都城鼎鼎冠劍偉，弗掃權門日中市。道人香火辦寂寞，有腳不踏公侯地。古來賢俊能幾何，只今零落亦已多。一見道人氣象足，蒲團棐几生春和。我思伸眉向林莽，未暇優游取卿相。扁舟今日與君別，明朝夢落江湖上。

江端本

論述

晁冲之《贈江子我子之》　江郎淮海秀，經術古同師。溫潤無前輩，清新有近詩。一丘須早計，五斗莫堅辭。獻賦修竿牘，知君定不爲。

《江西詩派小序・江子之》　子我弟也。子我詩多而工，舍兄而取弟，亦不可曉。豈子我自爲家，不肯入社如韓子蒼耶？

紀事

《**江西詩社宗派圖録・江端本**》　端本，字□□，臨川人。宣和二年，通判溫州。（厲鶚案：江端本字子我，陳留人，鄰幾之孫。靖康中，以薦爲承務郎，賜進士出身，諸王宮教授。上書辨宣仁誣謗，遭黜。南渡，寓家桐廬之鸕鷀原。後爲太常少卿，有七里先生《自然菴集》。　鮑廷博案：劉後村《江西詩派小序》：端本字子之。子我則端友字也。厲蓋誤箋。）

《帶經堂詩話》卷一七　後邨作《江端本傳》太略，但云：「子我弟也。子我詩多而工，舍兄而取弟，亦不可曉。」張不爲端本傳，缺其字，而謂臨川人。予按晁以道《江子和端禮墓誌》云：「祖休復（即鄰幾），仁宗時修起居注，有重名；父懋相，朝散郎。」又《壽昌縣君劉氏墓誌》曰：「夫人劉原父侍讀家女，嫁爲江鄰幾舍人之子婦，男三人：長端禮，次端友、端本。端友等一日白夫人

曰：「幸見聽，敢有言。」夫人笑曰：「不欲從科舉乎？是吾素已疑之矣。且汝兄力學能文，屈於有司二十年，常爲予言有司待士之禮薄，而法益苛，愧之終其身。汝等尚少，而能不樂於此乎？汝安之，則吾何有！」故端友與弟端本遂優游于圃城數畝之田，人多高之。」又按《子和誌》云：「江氏自轑陽侯德爲陳留圉城人。」非臨川也。端友字子我，端本字子之。（《居易錄》）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陳留集》一卷，開封江端本子之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五　《陳留集》一卷。

藝文

晁冲之《寄江子之》　平生江季子，疏懶近忘吾。不啻三年別，如何一字無。燒丹岣嶁令，釀酒步兵廚。二者將安擇，功名莫浪圖。

又《留別江子之》　盡室飄零去上都，試於滫洧卜幽居。不從刺史求彭澤，敢向君王乞鏡湖。平日甚豪今潦倒，少年最樂晚崎嶇。故人鼎貴甘相絕，別後君須寄一書。

呂本中《城北別江子之》　但覺與君別，孰知歸興長。亂畦分宿雨，老木挂晨霜。未許緣詩瘦，只知如許忙。它年風雨夜，重約細商量。

晁貫之

《**紫微詩話**》　晁季一貫之嘗訪杜子師輿不遇，留詩云：「草堂不見浣谿老，折得青松度水歸。」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三　晁貫之字季一。生平無他嗜，獨見墨喜動眉字。其所製銘曰：「晁季一寄寂軒造者，不減潘、陳。」

《**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三　與呂東萊唱和。《東萊詩集》有《送晁季一罷官西歸》諸詩。

高荷

論述

綜論

黃庭堅《與李端叔書》　比得荆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筆力，使之凌厲中州，恐不減晁、張，但公不識耳。

又《跋歐陽元老詩》　此詩入淵明格律，頗雍容，使高子勉追之，或未能然。子勉作唐律五言數十韻，用事穩貼，置字有力，元老亦未能也。

又《跋高子勉詩》　高子勉作詩，以杜子美爲標準，用一事如軍中之令，置一字如關門之鍵。而充之以博學，行之以溫恭，天下士也。

又《贈高子勉四首》　文章瑞世驚人，學行刳心潤身。沅江求九肋鼈，荆州見一角麟。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無咎樂府於今第一）。高郎少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妙在和光同塵，事須鉤深入神。聽它下虎口箸，我不爲牛後人。拾遺句中有眼，彭澤意在無絃。顧我今六十老，付公以二百年。

又《再用前韻贈子勉四首》　胸中有度擇人，事上無心活身。只麼親情魚鳥，儻然圖畫麒麟。行要爭光日月，詩須皆可弦歌。著鞭莫落人後，百年風轉蓬科。句法俊逸清新，詞源廣大精神。建安才六七子，開元數兩三人。醉鄉閑處日月，鳥語花中管絃。有興勤來把酒，與君端欲忘年。

《**石林詩話**》卷中　高荷，荆南人，學杜子美作五言，頗得句法。黃魯直自戎州歸，荷以五十韻見，魯直極愛賞之，嘗和其言，有云：「張侯海內長句，晁

子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晁謂無咎也。無咎聞之，頗不平。荷晚爲童貫客，得蘭州通判以死。既不爲時論所與，其詩亦不復傳云。

《**觀林詩話**》　昔人有言，馬有三百四病，詩有三百八病，詩病多於馬病，信哉！高子勉能詩，涪翁與之詩云：「更能識詩家病，方是我眼中人。」此亦苦口也。

《**江西詩派小序・高子勉**》　〔高荷〕親見山谷，經指授，記覽多，如《麥城》詩押險韵，略無窘態。集中健語層出，紫微公乃以殿諸人，何也？可升之。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高荷《答山谷先生》**　方回評：高荷子勉，江陵人。五言律三十韻，贄見山谷。中有曰：「蜀天何處盡，巴月幾回彎。點檢金閨彥，飄零玉筍班。尚全宗廟器，猶隔鬼門關。」山谷賞之，遂知名。和山谷六言皆佳，《蠟梅》絕句尤奇。和王子予《章華碑》有云：「威強九鼎懼，喪亂一臺成。」亦可喜。後知涿州卒。詩入江西派。《芍藥》詩云：「勃興連穀雨，閏位次花王。」《春盡》詩云：「佳人鬬草百，稚子擊毬雙。」《謁馬中玉》云：「辨雖豪白馬，讒亦困青蠅。」皆可取。

《**帶經堂詩話**》**卷一七**　《石林詩話》載魯直自戎州歸荆南，高荷以五十韻見，魯直極愛賞之，有詩云：「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稍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晁謂無咎也，無咎聞之頗不平。荷有《雲臺觀》詩云：「親祠聖主鸞曾駐，善夢先生蝶不歸。」見范公稱《過庭錄》。晚得蘭州通判以死。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高荷**》　荷，字子勉，荆南人。元祐太學生，官蘭州通判。學杜子美作五言，頗得句法。山谷自戎州歸，荷以五十韻見公，有「蜀天何處盡，巴月幾回彎」之句，公愛而和之，并跋其後曰：「子勉作詩，以老杜爲標準，用一事如軍中之令，置一字如關門之鍵。而充之以博學，行之以溫恭，蓋天下士也。」《寄李端叔書》：「比得荆南一詩人，極有筆力。使之凌厲中州，恐不減晁張，恨公未識之耳！」其推服若此。奈晚爲童貫客，不爲輿論所與。自號還還先生，其詩亦不傳。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　三傑同科孰頡頏，稍加筆力望高郎。如何媚相門中客，解共黃公賦國香。（高荷）

分論

《**上黃太史**》　《石林詩話》卷中引《雪浪齋日記》：高子勉上山谷詩云：「點檢金閨彥，飄零玉筍班。尚令清廟器，猶隔鬼門關。」爲山谷所喜。又子勉詩云：「沙軟綠頭相并鴨，水深紅尾自跳魚。」怪麗之甚。《五總志》：唐末，朝中有人物號玉筍班。魯直謫涪，詩人高荷贈詩三十韻，內一聯云：「點檢金閨彥，凄涼玉筍班。」時人艷炙，以爲切對。

《**答山谷先生**》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馮舒評：如此惡詩，非江西惡派無處收拾。　紀昀評：通體粗鄙，三、四尤甚。

《**國香**》　《艇齋詩話》：高子勉《國香》詩極好，有唐人歌行筆力。

《**柳**》　《藏海詩話》：高荷子勉五言律詩，可傳後世，勝如後來諸公。《柳》詩「風驚夜來雨」，「驚」字甚奇。琴聰云：「向詩中嘗用「驚」字。」坡舉古人數「驚」字。僕云：「東風和冷驚羅幕。」子蒼云：「此「驚」字不甚好，如《柳》詩「月明搖淺瀨」等語，人豈易到？」

傳記

《**宋詩紀事**》**卷三三**　荷字子勉，荆南人，自號還還先生。元祐太學生，晚爲童貫客，得蘭州通判以終。有集。

紀事

王銍《次韻國香詩序》　表兄高子勉，南平武信王孫。學問文章，知名四海。黃太史自黔南召歸，過荆南，與爲忘年友，贈六言詩曰：「顧我今六十老，付子以二百年。」此語豈易得哉！太史沒後數年，當政和癸巳歲，與僕會都城，假日話國香事甚詳，又賦長句相示，因次其韻。凡子勉詩中不言者，僕得以言之矣。

《山谷内集詩注》卷一六《次韻高子勉十首》任淵注　高荷字子勉，江陵人。上山谷長篇警句云「蜀天何處盡，巴月幾回彎」，因此得名。後知涿州而死。自號還還先生。事見曾慥《詩選》。

《娛書堂詩話》卷上　山谷自黔中還荆南，見一女子奇美，因賦水仙花以寓意。山谷下世，女子貧不能給，其夫鬻於田氏。一日召高子勉飲，妾出侑觴，子勉請以詩中國香字名之，有云：「卻把水仙花說似，猛省西家黃學士。乃能知妾妾當時，悔不書空作黃字。」每誦此句，未達其旨，因閱李賀《唐兒歌》，而有「東家嬌娘求對值，濃笑書空作唐字」之句。

《過庭録》　高荷子勉爲陝曹張永錫幕屬，先子與同僚，嘗游華州雲臺觀。永錫有詩，用「歸」字韵，和者盈軸，子勉末作，云：「親祠堂主鸞曾駐，善夢先生蝶不歸。」又作詩云：「妄作非吾事，罷官饑爾曹。此心常去住，何日遂孤高。雁伴烏瘡脱，蠅營狗跋勞。不如張仲蔚，門外長蓬蒿。」故魯直有「三傑同科」之句。

著録

《直齋書録解題》卷二〇　《還還集》二卷，直龍圖閣江陵高荷子勉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五　《還還集》二卷。

劉棠

《優古堂詩話》　元祐中，省試《舜不窮其民論》，劉棠召美首選，其警句云：「桀紂以淫虐窮，幽以貪殘窮，厲以監謗窮，戰國以侵伐窮，秦皇以督責窮，漢武以奢侈窮，晉以夷狄窮，隋以巡幸窮，明皇以隱戶剩田窮，德宗以間架稅屋窮。」東坡見之，大加嘆賞，以其不類時文，因以「劉窮」呼之。然予以劉召美此意本孫樵耳。孫樵《與賈秀才書》云：「揚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于窮者也。」

朱諤

《慕容彦逢《朱諤除尚書右丞制》　具官某氣節剛毅，才猷靖深，道學貫於淵微，明識開於倫類。夙以文采，擢置甲科。險夷備更，趣尚堅正。曩司風憲，進長儀曹，忠讜屢聞，國是允賴。宜膺柄任，修輔朕躬。於戲，綱轄之地，庶工所瞻。其尚體朕用汝之意，使命令之出於中臺者罔有不臧，職業之隸於六官者罔有不肅。是爲克稱，尚欽念哉。

《東都事略》卷一〇三《朱諤傳》　朱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也。舉進士高第，調忠正軍推官。稍遷太常丞，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使。除給事中、御史中丞，上言：「天縱陛下，將大有爲，手詔屢下，比以十數，其惻怛願治之意，雖詩書所載堯舜三代之用心，無以尚此。然奉行之吏，或安於苟簡，或懷二三，擅置不行，則德意善政，無由下達。請分遣使者，刺舉諸道，有受令而不行及行令而不盡者，如古留令、虧令之罪，重爲譴罰，則令行而朝廷尊矣。」欽聖憲肅皇后服除，前此，徽宗以禁樂，未講朝會之禮。至是，諤言：「帝出乎震，相見乎離。離者帝與萬物交通之時。古者以仲夏視朝，其說載於《月令》。令行於唐甚備，本朝太祖建隆、太宗興國皆行之。宜敕有司，令五月會朝。」時壽星數見，諤言：「《禮記・月令》：『八月中氣日在軫，是月命有司享壽星於南郊。』願增崇其禮，以致人主萬壽之意。」進侍讀，除兵部尚書，改禮部。時議者以南郊熟牲以籩非古禮，欲易用鼎，諤曰：「周公大祭祀則大宗伯省牲籩，非古禮乎？」大觀初，爲尚書右丞，踰月卒，贈光祿大夫，謚曰忠靖。諤始以科第有時名，而附會蔡京以進。初名紱，以黨籍中有同姓名者，遂改今名云。

《宋史》卷三五一《朱諤傳》　朱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初名紱。進士第二，調忠正軍推官。崇寧初，由太常丞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給事中。以同黨籍人姓名，故改名。進御史中丞。入謝，徽宗曰：「今朝廷肅清，上下無事，宜審重以稱朕意。」對曰：「前此中執法類不知職守，言事多妄，至過天津橋，見汴堤一角墊陷，乞修葺。如許細故，何足論哉！」【略】六察官彈治稽違，近

歲察事多者輒推賞，有僥求之敝。謂乞罷賞，使各安職分，從之。俄兼侍讀，徙兵、禮、吏三部尚書。大觀元年，拜右丞，居三月卒，年四十。贈光祿大夫，謚忠靖。謂出蔡京門，善附合，不能有所建白。既死，京爲誌其墓。

《宋稗類鈔》卷二　元祐名卿朱紱，紹聖初不幸坐黨錮。崇寧間亦有朱紱者，蘇州人。初登第，欲希晉用，上疏自陳：「與姦人同姓名，恐天下後世以爲疑。」遂易名謂。蔡元長果大喜，不次擢用。

許大方

晁補之《海陵集序》　《海陵集》蓋許君大方作，亦窮而不悔者之一也。君於詩，好之篤，蓋辛苦刻篆、呻吟裘氏者有年，不幸其犖然之音與吾窮類。然君少年自已得聲譽，至他事業，行已莅官，皆方進未可量，何苦而爲是閉關絃歌、霖雨飢餓之聲，樂之而不厭如此哉？且以爲後世名乎，則孰與當身捷得權位之利？抑謂利者君不近乎，則後世之名於君亦復安有哉？是未有以此語君者也，是惑也。補之既序此意，以賢君能獨爲人之所不爲者，而非有希於世，視趨利邀合猶勝，然亦因以爲戒。君字體之，與補之故人張芸叟、張文潛、陳伯脩皆厚云。

張耒《許大方詩集序》　同塵子許君大方，吏于海陵，謂予言：「平生仕宦四方，所至輒爲詩句文篇，未嘗廢也。亦輒集爲一書，求人爲序，取以冠于篇首，今海陵之集將成矣，子其爲我序之乎？」予曰：「士方其退于燕閒寂寞之境，而有以自樂其樂者，往往英奇秀發之氣發爲文字言語，超然自放于塵垢之外，蓋有可欣者。然一行爲吏，此事便廢。敲扑喧囂，牒訴倥傯，既已變易其平生矣。風雲之觀，溷于泥塗；泉石之想，變于闤闠。俗慮日進，道心日銷。嗚呼！士之道藝不進者以此。許君以瀟灑出塵之姿，屈首徼祿于小官，又吏于僻遠，職事之外，宜其有憔悴無聊之歎，尚何暇注心于筆研文墨之間耶？然既已粲然成編矣，其中非有過人者其能爾耶？是予所以喜爲之序也。」

柴　援

《卻掃編》卷下　先公舊有小吏曰柴援，自言周室之裔，頗能詩。嘗有《寄遠》詩曰：「別時指我堂前柳，柳色青時望子來。今日柳綿吹欲盡，尚憑書去說相思。」又有《客舍》詩曰：「隻影寄空館，蕭然飢鶴姿。秋風北窗來，問我歸何時。」其佳句可喜多此類。先公屢欲官之，未及而卒，世謂詩能窮人，此尤其甚者也。

《宋詩紀事》卷四九　援嘗爲小吏，自言周室之裔，頗能詩。

徐處仁

論　述

慕容彥逢《奉議郎守殿中侍御史徐處仁可左正言制》　勅具官某：兩省諫臣，以言入侍，實朕耳目之任。非有猷有守、忠亮不回者，未易居此。爾問學之醇，操履之潔，揚歷憲屬，閱日既多。糾肅在廷，雅志可尚。用加褒進，處以近班。朕于庶言，惟是正聽。爾能言之，無慮朕之不能行也。往踐厥官，益思報稱。

又《左正言徐處仁可除給事中制》　給事殿中，典司論駁，職親且要，選授匪輕。具官某業履清優，氣節強毅。比自憲屬，延置諫垣，造膝獻言，灼見忠愫。不次之擢，蔽自朕心。具節東臺，超陞夕拜。往祇乃服，無怠建明。

李正民《徐處仁贈官制》　勅：秉鈞當軸，嘗宣力於邦家；隱卒崇終，宜疏恩於泉壤。乃眷我朝之舊弼，未膺身後之餘榮。厥有典常，式隆著位。具官忠厚廉正，靖深簡夷。學造古人之方，材周當世之務。徧儀禁路，兼嚴樂侍從

之能，屢典藩符，擅襲黃政事之美。靖康有作，寇難方滋，首擢冠於機衡，遂再安於龜鼎。總領衆職，已聞魏相之有聲；鎮撫四夷，方賴陳平之多智。懇辭魁柄，退處祠庭。遽興慘遺之悲，莫逮親臨之禮。爾孤有請，令德未忘，升特進之崇階，示褒賢之異數。庶幾英爽，尚克歆承。

傳記

《宋史》卷三七一《徐處仁傳》　徐處仁字擇之，應天府穀熟縣人。中進士甲科，爲永州東安縣令。蠻人叛，處仁入峒，開示恩信，蠻感泣，誓不復反。知濟州金鄉縣。以薦者召見，徽宗問京東歲事，處仁以旱蝗對，問：「邑有盜賊乎？」曰：「有之。」上謂處仁不欺，除宗正寺丞、太常博士。時初置算學，議所祖，或以孔子贊《易》知數。處仁言：「仲尼之道無所不備，非專門比。黃帝迎日推策，數之始也，祖黃帝爲宜。」擢監察御史，遷殿中、右正言，給事中。攝開封府，裁決如流，囚繫常空。進戶部尚書，繼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丁母憂，免喪，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徙知永興軍。童貫使陝西，欲平物價，處仁議不合，曰：「此令一傳，則商賈弗行，而積藏者弗出，名爲平價，適以增之。」轉運使阿貫意，劾其格德音，倡異論，侵辱使者。詔處仁赴闕。尋改知河陽，落職知蔡州。久之，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潁昌府。民有得罪宮掖者，雖赦不原，處仁爲奏上。童貫乘是擠之，奪職，提舉鴻慶宮。復延康殿學士、知汝州，再奉鴻慶祠，知徐州，召爲醴泉觀使。徽宗訪以天下事，【略】明日，除侍讀。進讀罷，理前語，處仁言：「昔周以冢宰制國用，於歲之杪，宜會朝廷一歲財用之數，量入爲出，節浮費，罷橫斂，百姓既足，軍儲必豐。」上稱善，詔置裕民局討論振兵裕民之法。蔡京不悅，言者謂：「今設局曰裕民，豈平日爲不裕民哉？」乃罷局，出處仁知揚州。未幾以疾奉祠歸南都。【略】處仁上《備邊禦戎十策》，進觀文殿學士，召爲寶籙宮使，特陞大學士。【略】欽宗即位，金人犯京師，處仁儲糧列備，合銳兵萬人勤王，奏乞下詔親征，以張國威。奏至，朝廷適下親征詔書，以李綱爲行營使，即移書綱，言備禦方略。金人請和而歸，處仁奏宜伏兵潛、滑，擊其半濟，必可成功。召爲中書侍郎。入見，欽宗問割三鎮，處仁言：「國不競亦陵，且定武陛下之潛藩，不當棄。」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拜太宰兼門下侍郎。【略】處仁言論，初與吳敏、李綱合，尋亦有異議。嘗與敏爭事，擲筆中敏面，鼻額爲黑。唐恪、耿南仲、聶山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言者論之，與敏俱罷，處仁以觀文殿大學士爲中太一宮使。尋知東平府，提舉崇福宮。高宗即位，起爲大名尹、北道都總管，卒于郡。

紀事

《卻掃編》卷上　初置觀文殿大學士，詔自今非嘗歷宰相不除，著爲令。宣和七年，先公自北門召爲上清寶籙宮使，忽有此授，方引故事退避，會北鄙之警，有詔復留。明年，京師解嚴，復召爲中書侍郎，遂拜相，時前告猶寄北京左藏庫，淵聖遣中使取以賜先公，復力辭，【略】上終不許，先公不得已受之，謝表略曰：「知章兩命之兼榮，足爲盛事；張說大稱之獲免，有愧前修。」蓋謂是也。

又卷中　故事：宰輔領州，至中使以事經由，必傳宣撫問。宣和間，先公守南都，地當東南水陸之衝，使傳絡繹不絕，一歲中撫問者至十數。故嘗有謝表云：「天閽夢回，必有感恩之淚；日邊人至，嘗聞念舊之言。」

呂好問

孫覿《呂好問除尚書右丞制》　具官某儒術之茂，闇然日章；信厚之資，老而彌篤。偏議甘泉法從之列，實自靖康總攬之初，從容片言，綽有回天之力。險夷一致，益肩衛上之忠。肆圖邦命之新，進總文昌之轄。倚老成于典型之重，登世臣于故國之遺。朕之股肱，諒同休戚。其念兩宮戴天之義，體予一人側席之思。倘能遣侯公而說之，必有御趙王而歸者。亶惟乃辟是佑，則于永世有辭。

程俱《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呂好問守本官致仕制》　勑：太上有立德，斯爲不朽之圖；故國有世臣，亦愼進賢之舉。惟予先正，貽

慶後昆。頃致位於燮諧，蓋兼隆於問譽。逮更變故，旋即便安，遽形告老之言，勉徇退身之志。具官某孝悌之美得於天姿，重厚之稱信於士類。比中罹於黨錮，彌克守於家規。靖康之初，首被簡拔，亟躋諫省，遂總臺綱，掌邦政於文昌，替皇猷於鈞軸。肆予繼紹，俾復疑丞，嘖有煩言，寖辭劇職。奉祠均逸，既歷於歲時；謝事言歸，不愆於雅素。覽公車之需奏，即秘殿之崇資，用以寵綏，益全終始。庶無勞於夙夜，幾永介於壽康。

《**宋史**》卷三六二《**呂好問傳**》　呂好問字舜徒，侍講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崇寧初，治黨事，好問以元祐子弟坐廢。兩監東嶽廟，司揚州儀曹。時蔡卞爲帥，欲扳附善類，待好問特異。好問以禮自持，卞不得親。及卞得政，當時據屬拔擢略盡，獨好問留滯，卞諷之曰：「子少親我，即階顯列矣。」好問笑不答。靖康元年，以薦召爲左司諫、諫議大夫，擢御史中丞。欽宗諭之曰：「卿元祐子孫，朕特用卿，令天下知朕意所嚮。」【略】好問疏蔡京過惡，乞投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厲其餘。又建白削王安石王爵，正神宗配饗，褒表江公望、張庭堅、任伯雨、龔夬等，除青苗之令，湔元符上書獲譴者，章前後疏十上，每奏對，帝雖當食，輒使畢其說。【略】金人陷眞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袁州。欽宗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既而金人薄都城，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略】帝再幸金營，好問寔從，帝既留，遣好問還，尉拊都城。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爲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公眞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爾？」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眞兵威耳。女眞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俠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旁，弛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以好問攝門下省。好問既繫銜，仍行舊職。時邦昌雖不改元，而百司文移，必去年號，獨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略】金人既行，好問趣遣使詣大元帥府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太宰位。太后自延福宮入聽政。高宗即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丞相李綱以群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矣。」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汙僞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齎白書，具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跡，非他人比。」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齎書於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提舉洞霄宮，以恩封東萊郡侯。避地，卒于桂州。

呂祖謙《**東萊公家傳**》　詔近臣豫定赦文，公請首以復元祐皇后載於赦下，屬藁未布，而敵情中變，欽宗再幸金營矣。后雖不克復，然久處外宮，名號不聞於外，以是獲安。

鮑由

論述

汪藻《**鮑吏部集序**》　欽止少從王氏學，又嘗見眉山蘇公，故其文汪洋閎肆，粹然一本于經，而筆力豪放，自見于馳騁之間，深入墨客騷人之域。于二者可謂兼之。自黃魯直、張文潛沒，欽止之詩文獨行于世，而詩尤高妙清新，每一篇出，士大夫口相傳以熟。余嘗恨未見其全書，晚得此集讀之，曰：嗟乎，欽止于斯文可謂毫髮無遺憾矣。欽止諱慎由，欽止其字也。風度凝遠如晉宋間人，談笑風生，坐者皆屈。家藏書萬餘卷，率手下雌黃，非讎得其眞不止，故當時諸公交口稱譽，且論薦之。崇寧中，天子召見者數人，上獨偉視欽止，即日除尚書郎。居無何，不合去，出爲郡守，部使者，久之方嚮用欽止，而欽止以疾廢于家矣。故士大夫莫不惜其才不克施，而見于世者特詩文而已也。

《**宋元詩選・南宋諸名公姓氏爵里**》　鮑由字欽止，處州龍泉人。舉進士，常從安石學，又親炙蘇子瞻，故其文汪洋閎肆，詩尤高妙。徽宗召對，除工部員外郎。

《**謝傳神蔡景直**》　《能改齋漫錄》卷七：東坡《贈寫眞何充》詩：「黃冠野服山家容，意欲置我山巖中。勳名將相今何限，往寫褒公與鄂公。」鮑愼由《謝傳神蔡景直》詩：「馳譽丹青有古風，筆端及我未宜蒙。雲臺麟閣遙相望，

往寫褒公與鄂公。」用東坡語，尤爲無功。

《**答潘見素**》《能改齋漫錄》卷八：鮑愼由《答潘見素》詩云：「學詩比登仙，金膏換凡骨。」蓋用陳無己《答秦少章》「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之句。

傳記

《**東都事略**》卷一一六《**鮑由傳**》鮑由字欽止，處州龍泉人也。舉進士，少從王安石學，又嘗親炙蘇軾，故其文汪洋閎肆，而詩尤高妙。徽宗召對，除工部員外郎。居無何，不合去，責監泗州轉般倉。歷河東、福建路常平，廣西、淮南轉運判官，復召爲郎。以言者罷，提點元封觀。起知明州，又知海州。復奉祠而卒，年五十六。嘗注杜詩，有文集五十卷。

《**宋史**》卷四四三《**鮑由傳**》鮑由字欽止，處州龍泉人。舉進士，嘗從王安石學，又親炙蘇軾，故其文汪洋閎肆，詩尤高妙。徽宗召對，除工部員外郎，居無何，以不合去。責監泗州轉般倉。歷河東福建路常平、廣西淮南轉運判官，復召爲郎。以言者罷，提點元封觀。起知明州，又知海州，復奉祠。卒，年五十六。嘗注杜甫詩，有文集五十卷。

紀事

《**景定建康志**》卷一〇　甲午春，與李之儀端叔、葉棫薪之、高秀實茂華同過景陽臺、九曲池、辱井、三品石，慨然成詩云：「平池九曲在，春水縈碕礪。」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夷白堂小集》二十卷，《別集》三卷。考功員外郎括蒼鮑愼由欽止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八　《夷白堂小集》二十卷，《別集》三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鮑愼由文集》五十卷。

又　《鮑欽止集》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鮑愼由《夷白堂集》二十三卷。

藝文

葛勝仲《贈鮑欽止慎由二首》　錦窠朱紱亦何榮，辭劇求閑責自輕。聊喜青葱供俯仰，未應紅腐較奇贏。久知飛鳥有眞意，誰信鳴鷄非惡聲。只恐朝端闕司隸，又將歛手避威名。　紅塵衮衮厭朝班，官寺深藏洛尾灣。識擢早驚郎位峻，招尋今見水仙閑。高標自置羲皇上，俗眼從教季孟間。倉氏一官寧久困，禁途供奉政才難。

吳則禮《簡鮑欽止》　劇談解人頤，湖海鮑工部。端能於口前，截斷第二句。瘦籐尋上方，住此鼓鐘暮。快辦呼酒尊，梅花已無數。

白時中

《**宋史**》卷三七一《**白時中傳**》　白時中字蒙亨，壽春人。登進士第，累官爲吏部侍郎。坐事，降秩知鄆州，已而復召用。政和六年，拜尚書右丞、中書門下侍郎。宣和六年，除特進、太宰兼門下，封崇國公，進慶國。始，時中嘗爲春官，詔令編類天下所奏祥瑞，其有非文字所能盡者，圖繪以進。時中進《政和瑞應記》及《贊》。及爲太宰，表賀翔鶴、霞光等事。【略】金人入攻，京城修守備，時中謂宇文粹中曰：「萬事須是涉歷，非公嘗目擊守城之事，吾輩豈知首尾邪？」欽宗即位，召大臣決策守京師，問誰可將者。李綱言：「朝廷高爵厚祿蓄養大臣，蓋將用之有事之日。時中輩雖書生，然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乎？」綱曰：「陛下儻使臣，當以死

報。」於是以綱爲右丞，充守禦使，時中尋罷爲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御史劾時中孱懦不才，詔落職。未幾，卒。

方元修

《**正月七日初見梅花**》《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桐廬處士玄英先生之後。元修少有詩名。政和初審察監大觀庫，後通判濬州。弟元若靖康右史、秘少，元矩亦典郡。詩三、四亦佳。嘗同呂居仁、趙才仲入大名幕。紀昀評：通體淺拙。

《**宋詩紀事**》卷四〇　元修字時敏，桐廬人，玄英先生之後，殿中侍御史蒙之子。政和初監大觀庫，後通判濬州。

《**宋詩紀事補遺**》卷三四　方元修字時敏，桐廬人。政和初監大觀庫。後通判濬州。幼有詩名，有元英之風。

劉一止《**祭方時敏學士文**》　嗚呼時敏，才大意廣，識高理明。文足以起當世之陋，學足以訂百氏之惑。抵掌雄辯，前無古人。其與人交，一語道合，握手論心，傾囷倒廩，金石之堅，莫能移之；非我臭味，鉅公長者，有弗顧也。嗚呼！知我時敏莫如僕，謂當羽儀朝廷，金玉王度，盡發蘊籍，措之事業。仕宦浸久，失其所途，私心怪之，然終不以吾時敏爲不遇也，意將有待。嗚呼哀哉，今則死矣，我望絕矣。

釋可遵

《**冷齋夜話**》卷六　福州僧可遵好作詩，暴所長以蓋人，叢林貌禮之而心不然。嘗題詩湯泉壁間，東坡遊廬山，偶見，爲和之。遵曰：「禪庭誰立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衆生塵垢盡，我方清泠混常流。」東坡曰：「石龍有口口無根，龍口湯泉自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寒溫。」遵自是愈自矜伐。客金陵，佛印元公自京師還，過焉。遵作詩贈之，曰：「上國歸來路幾千，渾身猶帶御爐煙。鳳凰山下敲篷咏，驚起山翁白晝眠。」元戲答曰：「打睡禪和萬萬千，夢中趨利走如煙。勸君打快修禪定，老境如鼈已再眠。」元詩雖少蘊藉，然一時快之。

《**老學庵筆記**》卷四　僧可遵者，詩本凡惡，偶以「直待衆生總無垢」之句爲東坡所賞，書一絕於壁間繼之。山中道俗隨東坡者甚衆，即日傳至圜通。遵適在焉，大自矜詡，追東坡至前塗。而塗中又傳東坡《三峽》詩，遵即對東坡自言有一絕，欲題《三峽》之後，旅次不及書，遂朗吟曰：「君能識我湯泉句，我卻愛君《三峽》詩。道得可嚥不可漱，幾多詩將豎降旗。」東坡既悔賞拔之誤，且惡其無禮，因促駕去，觀者稱快。遵方大言曰：「子瞻護短，見我詩好甚，故詬而去。」徑至栖賢，欲題所舉絕句。寺僧方礱石刻東坡詩，大詬而逐之。

翁彥約

楊時《**養浩堂記**》　行簡自少知名於時，而流落場屋而後中第，人固意其頹墮而不自振也。而其行益修，氣益完，文日益工，涖官臨政，無細大迎刃立解，此其所養，豈易量哉？吾知其才必爲世用也。

楊時《**翁行簡墓誌銘**》　公諱彥約，字行簡。其先京兆人也，唐末避地，子孫散居七閩，公之六世祖徙家建州之崇安白水鄉，故今爲崇安人。【略】公天資穎悟絕人，自幼學已能屬文，既冠，博總經傳，尤深於禮學。元豐末游上庠，聲聞籍甚，一時知名士皆慕與之交。元祐二年與國學薦，以祖母壽昌君之喪未赴。【略】公既不第，益自奮勵，術業益加進。建之舉進士者無慮五六十輩，公再舉，皆中首選，從而受業者常數十百人。元符二年，上即位，以日食下詔求言，時公與計偕，奏《格言》二十篇。【略】政和三年擢進士第，調汝州龍興尉。【略】改常州司刑曹事。公涖事精敏，郡治賴之。【略】驛召爲詳定《九域圖誌》編修官。政和七年改宣教郎，除太學博士，以與修《因革禮》，遷奉議郎。歲餘，乞補外，除提舉河北西路學事。【略】既罷使事，不復對，除權發遣黃州，轉承議郎。宣和四年夏之官，道改高郵軍。【略】歲大旱，公以禱祠疲甚，既雨，而

公得疾，【略】病浸亟，遂乞致仕，章未報，以八月丁亥卒于軍治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二。公性孝友，事親盡子道，於兄弟怡怡如也。敦睦姻族，人無間言。遇人無賢否，一以誠意，人人自以爲親厚與之同趣。【略】有文集十卷。其文精緻潤縟，得作者之體，尤長于詩，藏于家。【略】屬余銘，余於公有朋友之義，不得辭。銘曰：獵德之勤，名則隨之。名實既孚，君子之歸。潘深有源，渭流未施。百世之傳，視此銘詩。

釋悟清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七引《復齋漫錄》　前輩好稱僧悟清詩「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以爲句意皆新。然余讀後梁沈君攸《臨水》詩云「花落圓痕出，風急細流翻」，乃知「魚沒浪痕圓」之句出于此。

何頡之

論述

《道山清話》　斯舉黃州人，少年識蘇子瞻。初名頡，字頡之。後名頡之。黃庭堅魯直極推重之。嘗與斯舉簡云：「老病昏塞，不記貴字，欲奉字曰斯舉，取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但恐犯公家諱字爾。」

《容齋四筆》卷五　李太白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蓋用王逸少事也。【略】東坡雪堂既毀，紹興初黃州一道士自捐錢粟再營建，士人何頡斯舉作上梁文，其一聯云：「前身化鶴，曾陪赤壁之游；故事換鵝，無復《黃庭》之字。」乃用太白詩爲出處，可謂奇語。

傳記

《萬姓統譜》卷三四　何頡之字斯舉，黃岡人，自號檮叟。篤學善爲文。東坡先生謫居齊安，斯舉少年，因侍教誨。

《宋詩紀事》卷三〇　頡之字斯舉，黃岡人，從蘇、黃學。

紀事

《紫微詩話》　何斯舉頡嘗和余詩云：「秋水因君話河伯，接籬持酒對山公。」斯舉即無己詩所謂「黃塵投老得何郎，準擬明年共我長」者也，然斯舉與余初不相識。

《墨莊漫錄》卷九　靖康初，韓子蒼知黃州，頗訪東坡遺迹。常登赤壁，而賦所謂棲鶻之危巢者不復存，悼悵作而歸。又何頡斯舉者猶及識東坡，因次韻獻子蒼云：「兒時宗伯寄吳州，諷誦遺文至白頭。二賦人間眞吐鳳，五年江上不驚鷗。蟹常見水人猶惡，鶻有危巢孰肯留。珍重使君尋往事，西風悵望古城樓。」

《鶴林玉露》丙編卷一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爾開霽，閭里翁媼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爲補作一絕句云：「范叔綿袍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九洲四海黃綿襖，誰似在公賜與均。」

劉師川

《紫微詩話》　劉師川，莘老丞相幼子，力學有文，嘗贈舍弟詩云：「大阮平生余所愛，小阮相逢亦傾蓋。濟陰未識情更親，信手新詩落珠貝。楊氏作公

誰料理，臧孫有後誠可喜。長亭水落風雨多，無酒飲君如別何？」余時爲濟陰縣主簿，大阮謂知止也。

釋沖邈

《中吳紀聞》卷五 崑山翠微，有主僧沖邈，年八十有八，生平好爲詩，所著號《翠微集》。姚舜明侍郎嘗贈之詩云：「僧臘俗年俱老大，儒書佛教舊精勤。姑蘇一萬披緇客，四事無如彼上人。」邑宰蓋嶼，亦有《讀翠微集》詩云：「聖宋吟哦只九僧，詩成往往比陽春。翠微閣上今朝見，格老辭清又一人。」

《宋詩紀事》卷九二 沖邈，政和中崑山詩僧。有《翠微集》。

趙良嗣

論述

《上京作》 《遼詩話》周春評：詩俚俗無足觀，特粗成句耳。

傳記

《宋史》卷四七二《趙良嗣傳》 趙良嗣，本燕人馬植，世爲遼國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污而內亂，不齒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童貫與語，大奇之，載與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略】徽宗召見，問所來之因，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眞得志，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爲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遷直龍圖閣，提點萬壽觀，加右文殿修撰。宣和二年二月，使于金國，見其主阿骨打，議取燕雲。使還，進徽猷閣待制。自是將命至六七，頗能緩頰盡心，與金爭議，進龍圖閣直學士。既得燕山，又加延康殿學士，提舉上清宮，官至光祿大夫。【略】既而朝廷納張覺，良嗣爭之云：「國家新與金國盟，如此必失其歡，後不可悔。」不聽，坐奪職，削五階。靖康元年四月，御史胡舜陟論其結成邊患，敗契丹百年之好，使金寇侵陵，禍及中國，乞戮之於市。時已竄郴州，詔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即其所至梟其首，徙妻子於萬安軍。

紀事

《北遼遺事》 良嗣本燕人馬植，世爲遼國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污而不齒于人。宋政和初，童貫使遼，因與俱歸，易姓名薦諸朝，獻結金滅遼之策。宣和二年，以右文殿修撰假朝奉大夫，由登州泛海使金，援祖宗朝故事，買馬爲名，因議夾攻遼人，取燕、薊、雲、朔等舊漢州，復歸于宋。四月，與金主相見于龍崗，致議約之意，金主許之，復同入上京，看遼大內居室，相與上馬幷轡，由西偏門入，幷乘馬過五鸞、宣政等殿，遂置酒于延和樓。良嗣有詩云：「建國舊碑明月暗，興王故地野風乾。回頭笑向王公子，騎馬隨軍過五鑾。」于是定議歲輸五十萬，約宋兵自雄州趨白溝夾攻。

洪邁《夷堅乙志卷十九·黃侍御葆光傳》 北方歸明人李良嗣撰《北夷錄》、《平夷書》，大臣主之，擢秘書丞。葆光論良嗣犯罪亡命，蘄於免死，既妄撰《平夷》符書以干進，萬一語泄，致生嫌隙。又良嗣私問骨肉消息不絕，此其心亦未易量。自祖宗至今，納疆土擔族帳來歸者不過崇以虛名，厚以廩祿，置散地羈縻之，未聞養之華省。因列五害，以防微爲戒。

《程史》卷五 趙良嗣既來降，頗自言能文，間以詩篇進，益簡眷遇，至命兼官史局令，推修《國朝會要》，帝系、后妃、吉禮三類賞，良嗣實竄名參詳，與轉一秩焉，亦可占其非據矣。後既坐誅，其所自爲集凡數十卷，時人皆唾去不視，蕩燬無收拾者。余讀《北遼遺事》，見良嗣與王瓌使女眞，隨軍攻遼上京城破，有詩曰：「建國舊碑胡月暗，興王故地野風乾。回頭笑向王公子，騎馬隨

軍上五疊。」上京蓋今虜會寧，乃契丹所謂西樓者，實耶律氏之咸、鎬、豐、沛。犬羊固不足卹，而良嗣世仕其國，身踐其朝，貴爲九卿，一旦決去，視宗國顚覆殊無禾黍之悲，反吟咏以志喜，其爲人從可知也。縱有名篇，正亦不足錄，況僅止爾耶！

《**遼詩話**》引《**茅齋自敘**》　宣和四年十一月，金主見良嗣，許割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二十四縣，每歲要以所賂契丹銀絹。良嗣歸，有喜色，作詩云：「朔風吹雪下鷄山，燭暗穹廬夜色寒。聞道燕然好消息，曉來驛騎報平安。」副使馬擴和詩云：「未見燕銘勒故山，耳聞殊議骨毛寒。願君共事烹身語，易取皇家萬世安。」擴見良嗣妄生邊釁，預知金將敗盟，故和詩隱寓諷之議。

《**紫微詩話**》　高秀實茂華，人物高遠，有出塵之姿，其爲文稱是。嘗和余《高郵道中詩》，有「中途留眼占星聚，一宿披顏覺霧收」之句，便覺余詩急迫，無從容閑暇處。

高茂華

傳記

《**宋史翼**》卷二十七　高茂華字秀實，元氏人，祖化始徙祥符。茂華人物高遠，有出塵之姿，其爲文稱是。嘗和呂本中《高郵道中》詩，有「中塗留眼占星聚，一夕披顏覺霧收」之句。與曾元嗣續、關止叔沼、呂本中居仁、韓子蒼駒、顏平仲岐、饒德操節爲十友。崇寧元年，臣僚上言：「布與韓忠彥、李清臣交近爲私，結爲死黨，使其子婿吳則禮、外甥高茂華往來計議，共成元祐之黨。」崇寧三年入黨籍。五年叙復承議郎。

紀事

《**許彥周詩話**》　僕年十七歲時，先大夫爲江東漕，李端叔、高秀實皆父執也，適在金陵。二公游蔣山，僕雖年少，數從杖履之後。在定林說元微之詩，引事皆有出處，屈曲隱奧，高秀實皆能言之。僕不覺自失，因思古人讀書多，出語皆有來處，前輩亦讀書多，能知之也。

論述

葉夢得《書高居實集後》　元祐末，余與居實同舉進士試春官，數往來舅氏晁無咎家。時張文潛爲右史，二公一時後進所推尊，每得居實文，皆擊節稱賞不已。居實試別頭，文潛適主文，居實果擢第一。胡右丞完夫見其所賦《主聖臣直》，聲言于衆曰：「此豈賦耶，殆有韻陸宣公奏議爾。」時國論頗厭文弊，初復唐宏辭科，居實首中選，復爲第一，於是名稱日聞。已而坐上書排黨論，久不得調，卒邑邑不得志以死。余後不復見居實，然間有出其所爲詩文者，每見每奇。始，天下名文章稱無咎、文潛，曰「晁張」。無咎雄健峻拔，筆力欲挽千鈞，文潛容衍婧深。獨居實之文氣和而思遠，言約而理暢，超然常出事物之外，而觀者每有餘味，故人以爲似文潛。紹興己未，余守建康，居實之子紹持其遺文一編相示。兵火散亡之餘，所存蓋十一，覽之太息。追數往游，俯仰如前日事。居實之志既不得伸於生，以著後世者惟其文字，又不幸不得盡傳于後，爲可哀已，乃書其後歸之，且以嘉紹之能不墜其業也。

徐伸

《二郎神》（悶來彈鵲）　《唐宋諸賢絕妙好詞選》卷八：徐幹臣，名伸，三衢人。有《青山樂府》一卷行于世。然多雜周（邦彥）詞，惟此一曲，天下稱之。

《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悶」字意義深，鵲本喜聲，爲其無凭，故悶而彈之。（「別時淚漬」四句）詩人慣將此等無指實此說來確然。　王闓運

《湘綺樓評詞》：妙手偶得之句。

《揮麈餘話》卷二　徐幹臣伸，三衢人。政和初，以知音律爲太常典樂，出知常州。嘗自製《轉調二郎神》之詞。既成，會開封尹李孝壽來牧吳門。李以嚴治京兆，號李閻羅。道出郡下，幹臣大合樂燕勞之，喻羣娼令謳此詞，必待其問乃止。娼如戒，歌至三四。李果詢之，幹臣蹙額云：「某頃有一侍婢，色藝冠絕，前歲以亡室不容逐去。今聞在蘇州一兵官處，屢遣信欲復來，而今之主公靳之，感慨賦此。詞中所叙，多其書中語也。今焉適有天幸，公擁麾於彼，不審能爲我之地否。」李云：「此甚不難，可無慮也。」既次無錫，賓贊者請受謁次第，李云：「郡官當至楓橋。」橋距城十里而遠。翌日，艤舟其所，官吏上下望風股栗。李一閱刺字，忽大怒云：「都監在法不許出城，乃亦至此？使郡中萬一有火盜之虞，豈不殆哉！」斥都監下階，荷校送獄。又數日，取其供牘，判奏字。其家震懼求援，宛轉哀鳴致懇，李笑曰：「且還徐典樂之妾了來理會。」兵官者解其指，即日承命，然後舍之。

王銍

論述

劉一止《王銍進七朝國史列傳重加添補成書共二百一十五冊特與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朕修廢典於風塵之後，訪遺書於煨燼之餘，既累歲矣。顧中祕所得外，有愧於士大夫之家，而史氏闕文，亦或未補，朕心閔焉。爾好古博雅，自其先世，屬辭比事，度越輩流。乃者裒集累朝故實，而附益以其所聞，成書來上。有嘉其勤，序進官聯，以爲爾寵，且以爲多士之勸。

《雪尾集》卷九　宋王銍性之《雪溪集》五卷，詩不能工。獨《曉發石牛》一絕云：「匆匆車馬出清晨，日淡風微已仲春。松竹陰中山未盡，梅花林外有行人。」寫景頗工。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雪溪集》五卷。【略】銍詩格近溫、李。王士禎《居易錄》詆其詩不甚工，而獨稱其附載廬山僧可和詩一篇，似非篤論。

又卷一九五　《四六話》二卷。【略】其書皆評論宋人表啓之文。六代及唐，詞雖駢偶，而格取渾成，唐末、五代漸趨工巧，【略】宋代沿流，彌競精切。故銍之所論，亦但較勝負於一聯一字之間。至周必大等承其餘波，轉加細密。終宋之世，惟以隸事切合爲工，組織繁碎，而文格日卑，皆銍等之論導之也。然就其一時之法論之，則亦有推闡入微者。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四六話》〕所論多宋人表啓之文，但舉工巧之聯，不尚氣格與法律也。自來專論四六之書，此爲權輿。

《讀書敏求記》卷三　《默記》【略】其所載事多耳目未及，如玄宗腦骨爲玉靨髏，及肅宗之死如武乙，僅見此書。

《春近》　《宋詩精華録》卷三：語有精神。

傳記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八五　王銍字性之，汝陰人，昭素之後也。博學有才識，常同子正薦于朝，視秩史官，給扎奏御。時秦檜柄國，迕其意，遂遭擯斥。嘗居廬山，結詩社，後避地剡溪山中，日以觴詠自娛。著有《默記》、《國老談苑》、《侍兒小名録》及《雪溪集》。

《宋史翼》卷二七　王銍字性之，汝陰人，昭素之後，曾紆婿也。【略】銍嘗從歐陽修學。南渡後寓居剡中，善屬文，不樂仕進，讀書五行俱下，他人纔三四行，銍已盡一紙。記問該洽，尤長國朝故事，對客指畫誦説，數百十言，退而質之，無一語謬。紹興初，累官右承事郎，守太府丞、迪功郎、權樞密院編修官，纂集祖宗兵制。書成，四年三月賜名《樞庭備檢》。寵爲主管台州崇道觀。銍以建隆、元符信史屢更，書多重複，乃以七朝國史帝記志傳外，益以宰執、宗室世表，爲《宗室公卿百官年表》。常同爲中執法，言于朝，詔銍祠中，視史官之秩，尚方給劄奏御。至九年，以《元祐八年補録》及《七朝史》上之，詔進右宣議郎。然所修未及半，後爲秦檜所阻，不克成。九年二月，秦檜上徽宗陵名永固，銍言後周叱奴皇后陵實以爲名，當避。檜大怒，進右宣教郎，充湖南安撫使參議官，獻《祖宗八朝聖學通紀論》，遷右宣教郎。十三年獻《太玄經解

義》，賜白金三百兩。藏書數百篋，無所不備。鋌卒，秦熹手書移郡將，欲取其藏書，且許以官其子。廉清字仲信，號泣拒之，曰：「願守書以死，不願官也。」郡將以禍福誘脅之，皆不聽。熹亦不能奪。

紀事

《嘉泰會稽志》卷一九 王性之讀書，眞能五行俱下，往往它人纔三四行，性之已盡一紙。後生有投贄者，且觀且捲，俄頃即置之，以此人疑其輕薄，遂多謗毀，其實工拙皆能記也。既卒，秦熹方恃其父，氣燄熏灼，手書移郡將，欲取其所藏書，且許以官其子。長子仲信名廉清，苦學有守，號泣拒之，曰：「願守此書以死，不願官也。」郡將以禍福誘脅之，皆不聽，熹亦不能奪而止。

《宋百家詩存》卷九《雪溪集》 嘗居廬山，結詩社。後避地剡溪山中，日以觴詠自娛。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雪谿集略》八卷，汝陰王鋌性之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王性之《雪溪集》八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王性之《雪溪集》，一部二冊，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鋌《雪溪集略》八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雪溪集》二冊，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雪溪集》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王鋌撰。【略】陳振孫《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并作八卷，此本僅五卷，【略】今世所傳，已佚其三卷，非完帙矣。

《藝風藏書記》卷六 《雪溪詩》五卷附逸文、補遺，知不足齋鈔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二 《雪溪集》五卷，舊鈔本，勞季言校。宋潁人王鋌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雪溪集》五卷，鈔本。宋王鋌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雪溪詩集》五卷，宋王鋌撰。舊寫本，十行，二十字。

又 《雪溪詩集》五卷，宋王鋌撰。清東武劉氏味經書屋寫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雪溪詩》五卷，宋王鋌撰，清冰蘧閣鈔本，一冊。《雪溪詩》五卷，宋王鋌撰，清光緒三十年李盛鐸鈔本，一冊。

王鋌《四六話序》 鋌類次先子所謂詩賦法度，與前輩話言，附家集之末，又以鋌所聞於交遊間四六話事實私自記焉，其詩話、文話、賦話，各別見云。【略】宣和四年七月庚申日，汝陰王鋌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二 《四六話》一卷，王鋌性之撰。

《百川書志》卷一八 《王公四六話》二卷，宋汝陰王鋌性之撰。

《近古堂書目》卷下 王鋌《四六話》。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鋌《四六話》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四六話》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王鋌撰。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八 《王公四六話》二卷，宋刊本。宋王鋌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王公四六話》二卷，醉經樓鈔本。宋王鋌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四六話》二卷，宋王鋌撰。百川學海本。學津討原本。

又《附錄》 宋本，半葉七行，行二十字。

又《續錄》 明刊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四 《王公四六話》二卷，宋刊本。宋王鋌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四六話》二卷，宋王鋌撰。清內府寫本，紅格。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王公四六話》二卷，宋王鋌撰。宋刻百川學海本，一冊。《王公四六話》二卷，宋王鋌撰。清雲谷山堂鈔本，與《四六談麈》合一冊。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續清夜錄》一卷，王銍性之撰。

《文獻通考》卷二一六　《續清夜錄》一卷。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王銍《續清夜錄》一卷。

《遂初堂書目・小說類》　王性之《默記》。

《文淵閣書目》卷八　王性之《默記》，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王性之《默記》一冊。

《趙定宇書目》　《稗統》第三十三冊：《默記》。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默記》一卷，宋王銍。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默記》一本，王銍字性之，宋板影鈔。

《讀書敏求記》卷三　《默記》一卷，【略】此從舊本錄出，較世行類書中刻者多大半，非讎校莫知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一　《默記》三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王銍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一　《默記》三卷，舊鈔本。王銍性之。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四　《默記》三卷，宋王銍撰。知不足齋本。　學海類編本。　藝圃搜奇本。　古今說海本，不全。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九　《默記》一卷，宋王銍撰。明穴硯齋寫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默記》一卷，宋王銍撰。明穴硯齋鈔本，王芑孫跋。《默記》一卷，宋王銍撰。清乾隆四十一年胡鳳苞鈔本，陳鱣校幷跋，又錄鮑廷博、朱文藻、吳騫批校題識，一冊。

藝文

李之儀《次韵王性之見寄佳句》　文質相乘徒野史，拔山塞海終軍死。早時妄作不朽計，掇拾餘疏自綱紀。跳梁鑿缺固無有，白首何堪墮牛李。冥行觸柱猶欲前，布襪青鞋從茲始。春風曾頭問時魚，暮雨洲中吟白芷。爾來蹭蹬十二年，尚向牛角驚蠭蟻。亭亭日沒見初月，宛是角巾逢綺里。萬頃煙波渺天末，十丈霜松騰澗底。幾從窈窕泛斗槎，終愧婆娑參珮藥。晚來鵲話頗不凡，俄報翩翩航一葦。元龍豪氣不少除，樓卧超然遽思起。問途直指三峰去，盤馬樓前萬人喜。亟發健句壓欲倒，似不見容已無齒。便期脫帽灑風腴，豫宿寒春絜雲子。定應一笑非等閒，更想筆端如瀉水。

賀鑄《別王銍性之》　吾老無北里，子能詎南來。臨分即間訣，薄暮更徘徊。晚節狥微尚，方剛患多才。此生南與北，出處兩悠哉。

張元幹《喜王性之見過千金村》　春來書劄已西東，喜復相逢亂世中。萬事變更唯舌在，三年流落轉塗窮。雲收野寺侵廊水，月挂孤帆送客風。剩欲留君明日住，夜闌難得一罇同。

張嵲《王性之祭文》　嗚呼性之，一至此耶？室廬廢爲邱墟，橐金盡於賊手，名未列於王官，年不登於中壽。漂轉困窮，客死異縣，母妻兒女，瓦解冰散。校性之平日之所行，與沒世之所遭，何其舛戾乖剌耶！火炎崑崗，玉石共盡，無復善惡之責耶？不然誰使性之，至於此極也？彼爲性之親戚朋友者，豈無餘力，而不挽之共處，豈無餘資，而不賙其窮苦，而使性之卒至此者？非天也，其親戚朋友之罪歟？然而當性之阨窮之日，正盜賊塞路之秋，夷夏隔絕，咫尺萬里。彼雖有餘粟，安能裹飯於豺狼之前，雖有餘力，安能營救於鋒刃之下，雖有餘資，安能相賙於倉猝之際？然則，使性之至如此極者，其天也，非親戚朋友之罪歟！某嘗歷觀亂離以來，士卒黎庶不隕身於溝壑，則必潰體於干矛，而性之於擾攘紛亂之中，猶僅沒於牖下。顧雖失所，而未爲不得其死也，然則何必深痛乎？然世固有沓貪冒沒，飽食於衆人榮色之時，狡猾險狠，全膚於衆人肝腦塗地之際，揚揚愉愉，保其醜類者多矣，而性之生平吉德，甚孝而仁，讓夷急病，恩及路人，是宜保其家室，裕及後昆，亢彼宗族，高大閭門者也。而卒至於此，安得不深痛乎？嗚呼，悠悠人世，數十年客其間，禍福亦何能擇？方其處世，固有悲懌，及其長逝，一無得失。彼西方之聖人，每以是而大觀。性之素留心於此道，宜隨所會而超然，不必遺恨於曩遇，將其遠離於蓋纏。彼一漏之起滅，曾何利害之足言？使夫死而可喜，吾願以是而獻焉。

雜錄

《曼莊漫錄》卷二　近時傳一書曰《龍城錄》，云柳子厚所作，非也，乃王

鋐性之僞爲之。其梅花鬼事，蓋遷就東坡詩「月黑林間逢縞袂」及「月落參橫」之句耳。又作《雲僊散錄》，尤爲怪誕，殊悞後之學者。又有李歗注杜甫詩及注東坡詩事，皆鋐性之一手，殊可駭笑，有識者當自知之。

洪芻

論述

綜論

黃庭堅《答洪駒父書》二　寄詩語意老重，數過讀不能去手，繼以嘆息，少加意讀書，古人不難到也。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繩墨耳，且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爲廣澤，汪洋千里，要自發源注海耳。【略】所寄《釋權》一篇，詞筆從橫，極見日新之效，更須治經深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

又《與洪駒父》　所寄文字，更覺超邁，當是讀書益有味也。學問文章，如甥才器筆力，當求配於古人，勿以賢於流俗遂自足也。

又　所寄詩，每開卷，歎息彌日。若齋心服形之功亦至於此，老舅以爲白首之託也。如甥才秀如此，不患當路諸人不知，但勤官業，懷璧自愛耳。

又　得來書，幷寄近詩，句甚秀而氣有餘，慰喜不可言。甥風骨清潤，似吾家尊行中有文者，忽見法句如此，殆欲不孤老舅此意。君子之事親，當立身行道，揚名於後，文章直是太倉之一稊米耳。此眞實語，決不相欺。又聞頗以詩酒廢王事，此雖小疵，亦不可不勉除之。牛羊會計，古人以養其祿。老舅昔嘗亦有此過，三折肱而成醫，其說痛可信也。

又《與洪甥駒父》　駒父外甥：昨得書，見筆札已眼明，及見詩，歎息彌日，不謂便能入律如此，可謂江南澤中產此千里駒也。然望甥不以今所能者驕稱人，【略】寡怨寡言，是爲進德之階，千萬留意。

又《與洪氏四甥書》　寄詩比舊增勝，每得所寄文字，雖哀苦憔悴中，亦一開顏也。

又《與潘邠老》　駒父詩中多佳句，甚歎服也。

又《書倦般軒詩後》　洪氏四甥才氣不同，要之皆能獨秀於林者也。

謝逸《寄洪駒父戲效其體》　令尹吳楚豪，奇胸開八窗。人物秀春柳，詩句妙澄江。築室名壁陰，鑿牖延朱光。呻吟六藝學，心醉倚胡床。毛錐摘秋穎，繭紙截水蒼。渾洒有能事，著勳翰墨場。翼翼魯泮宮，國士徵無雙。行且職教事，儒風成一邦。

又《寄洪駒父兼簡潘子真徐師川》　洪家兄弟皆英妙，仲氏文章獨起予。天末何人懷李白，日邊誰子薦相如？東湖水落蛙聲窘，南浦雲橫雁影疎。莫憶歸鴻揮老淚，強裁詩句和潘徐。

李彭《題洪駒父徐師川詩後》　籍甚洪崖縣，高寒欲無敵。徐郎聘君後，挺挺百夫特。堂堂無雙公，戶外滿屨跡。虎豹雄牙須，儕流甘辟易。徐詩致平澹，反自窮艱極。周鼎無款識，賞音略岑寂。陰何不支梧，少陵頗前席。洪語自奇險，餘子傷剽賊。大似樊紹述，文字各識職。二子辨飣餖，鄙夫與下客，粢食薦鉶羹，熊蹯雜象白。殿最付公議，吾言可以默。

又《用師川題駒甫詩卷後韵》　夢中逐客幻中歸，荆楚甌閩好賦詩。誰謂涪翁呼不起，細看宅相力能追。太沖文價輕皇甫，籍也辭源怯退之。丘壑同盟從已定，莫令鬼祟作愁眉。

惠洪《跋徐洪李三士詩》　陳瑩中嘗問予南州近時人物之冠，予以師川、駒父、商老爲言，瑩中首肯之。駒父戲效孟浩然，人語如王、謝家子弟，風神步趨，不能優劣。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九引《呂氏童蒙訓》　山谷嘗謂諸洪，言作詩不必多，如三百篇足矣，某平生詩甚多，意欲止留三百篇，餘者不能認得。諸洪皆以爲然。徐師川獨笑曰：「詩豈論多少，只要道盡眼前景致耳。」山谷回顧曰：「某所說止謂諸洪作詩太多，不能精致耳。」

周紫芝《書老圃集後》　大洪昔時詩用意精深，頗加彫繪之功，蓋酷似其舅。此其所載意其多晚年之作，與昔所見殊不類。

孫覿《太子舍人洪芻除左諫議大夫制》　具官某志大而有遠略，器博而無近用。十年流落，端靖不回；挺然孤忠，白首一節。肆朕纂服，召自遠方。閱時未幾，淬更衆職，進率諫垣之屬，延登法從之聯。竚聞嘉猷，以對休命。毋悼後害，毋諱有司，毋同于流俗，毋迪上以非先王之典，以稱朕意。

《江西詩派小序・三洪》　三洪與徐師川皆豫章之甥。【略】駒父詩亦工，初與龜父游梅仙觀，龜父有詩，卒章云：「願爲龍鱗攖，勿學禪骨蛻。」是以直節期乃弟矣。駒父後居上坡，晚節不終，不特有愧于舅氏，亦有愧于長君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老圃集》二卷。【略】劉克莊《後村詩話》曰：「三洪與徐師川皆山谷之甥，龜父警句往往前人所未道，然早卒，惜不多見，駒父詩尤工。」陸游《老學菴筆記》亦極稱其《竄海島詩》「煙波不隔還鄉夢，風月猶隨過海身」句，蓋當時文士頗重之。然芻之竄也，《楓窗小牘》謂坐爲金人括財太峻，頗稱其冤。【略】其人如是，其詩本不足重輕，特其學有師承，深得豫章之格，但以文論，固不愧酷似其舅之稱。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洪芻》　才名伯仲豫章多，蛻骨其如晚節何。風月隨身煙島外，黃能無計出鯨波。

黃小魯《楚北論詩詩》　聯交海內洪駒父，授法平生蘇子瞻。剩有奇才涪老嘆，溪山句好讀無厭。

分論

《陶靖節祠記》　《艇齋詩話》：洪駒甫作《陶靖節祠堂》詩，全效荆公《謝安墩》古詩。朱熹《跋洪芻所作靖節祠記》：讀洪芻所撰《靖節祠記》，其於君臣大義，不可謂懵然無所知者。而靖康之禍，芻乃縱慾忘君，所謂悖逆穢惡有不可言者。送學榜示講堂，一日使諸生知學之道非知之艱，而行之艱也。

《送王直方赴官河内》　《詩話總龜》前集卷四三引《王直方詩話》：洪駒父有詩送余赴官河内，末云：「眼中人物東西盡，肺病京華故倦游。」潘邠老每誦而喜之。

《過李公擇尚書墓》　《詩話總龜》前集卷四三引《王直方詩話》：洪駒父有《過李公擇尚書墓》一篇，其間云：「鹿場兔逕白晝靜，稻壟松口青嶂深。」說者以爲大逼老杜。

《哭謝無逸》　《能改齋漫錄》卷三：東坡和山谷嘲小德詩，末云：「但使伯仁長，還與絡秀家。」蓋伯仁乃絡秀子耳。洪駒父《哭謝無逸》詩云：「但使添丁長，終與謝客家。」此學東坡語，尤無功。添丁，盧仝子，氣脈不相屬。

傳記

《元祐黨人傳》卷八《洪芻傳》　洪芻，字駒父。紹聖元年進士。坐元符上書邪下，降兩官，監汀州酒稅。崇寧三年入黨籍，五年叙復宣德郎。靖康中諫議大夫。汴京陷，見景王祗候人曹三馬，託余大均放出，顧作祗候人，準守自盜犯姦，罰銅二十斤，除名勒停，長流沙門島。著有《豫章方乘》、《老圃集》，及編《楚漢逸書》若干卷。

光緒《江西通志》卷一三四　洪芻字駒父。有詩名。靖康初爲諫議大夫，坐事流沙門島。嘗著《豫章方乘》、《老圃集》及編《楚漢逸書》若干卷。

紀事

洪芻《始年四十二首》　學詩未後高常侍，獻賦猶先杜拾遺。摘句搜章終底用，求田問舍悔全遲。

《獨醒雜志》卷四　江州德化縣楚城鄉，乃陶淵明所居之地，詩中所謂柴桑者。宣和初，部刺史即其地立陶淵明祠，洪芻駒甫爲之記。祠前橫小溪，溪中盤屹一石，人謂淵明醉石也。士人遇重九日，即攜酒摘菊，酹奠祠下，歲以爲常。

《老學庵筆記》卷二　洪駒父寓南島，有詩云：「關山不隔還鄉夢，風月猶隨過海身。」

《玉照新志》卷四　洪芻駒父等獄案，亦得之陸務觀云，亦是省部散失史冊所遺者。建炎元年八月十四日，尚書省送到侍御史黎確奏：「準尚書省劄子：五月十八日同奉聖旨，訪聞昨來京城圍閉，王府主第及宗室戚里之家，以至庶民，根括金銀官司周懿文、王及之、余大均、胡思、陳沖等，因緣爲姦，

隱匿財物，萬數浩瀚，及聚飲歌樂，無所不爲。士大夫負國至此，難以一律寬貸。可差黎碓、馬伸就臺根勘，具案聞奏施行。洪芻罷諫議大夫，張才卿罷刑部郎中，胡思、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陳沖並先已放罷。【略】朝散大夫洪芻，差抄札見景王府祇候人曹三馬，後囑託余大均放出，將來本家同宿，顧作祇候人。準條監守自犯姦，合流三千里私罪議減外，徒三年，追一官，罰銅二十斤，除名勒停。【略】五月十八日同奉聖旨，余大均、陳沖、洪芻情犯深重，論並當誅戮，各特貸命，除名勒停，長流沙門島，永不放還，至登州交割。張才卿責授文州別駕，雷州安置。李彝責授茂州別駕，新州安置。王及之責授隨州別駕，南恩州安置。周懿文責授隴州別駕，英州安置。胡思責授沂州別駕。連州安置。並依斷。」其後駒父渡海，有詩云：「關山不隔還家夢，風月猶隨過海身。」竟沒於島上，又由婦人焉，死甚可哀。言之醜也，不欲宣之。有子栟字仲本，亦能詩，爲徐師川婿，嘗出知永州。

《楓窗小牘》卷上 洪駒父才而傲，每讀時輩篇什，大叫云：「使人齒頰皆甘。」其人喜而問之曰：「似何物？」駒父曰：「不減樹頭霜柿。」人每赬面而去。比汴京失守，粘沒喝勾括金銀，駒父以奉命行事，日惟觴酌，幸醉中不見此時情狀，竟爲剛紀自利，峻於搜索，坐貶沙門，亦大冤也。

著錄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洪駒父《老圃集》。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洪芻《老圃集》，一部一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洪芻《老圃集》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老圃集》二卷，永樂大典本，宋洪芻撰。【略】《宋史・藝文志》載《老圃集》一卷，久佚不傳。《宋詩紀事》僅從諸地志、類書中捃摭數篇，不及百分之一。惟《永樂大典》所載尚得一百七十首，殆當時全部收入歟。以篇帙稍多，謹釐爲上下二卷，以便循覽焉。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〇 《老圃集》二卷，鮑淥飲手校本。宋洪芻撰。

沈濤《洪老圃集跋》 《宋史・藝文志》載此集僅止一卷。此本從《永樂大典》中采出，分爲上、下二卷。然宋人詩話及《合璧事類》所載駒父詩不見此集者甚多。謝枋得《祕笈新書》言駒父平生爲詩千餘篇，著《老圃》前、後集，而此僅一百七十首，則《大典》所收亦止吉光片羽耳。小亭女夫校刊是書，因綴數語於後，異日當采宋人說部中駒父逸詩，爲補遺一卷，寄小亭續刻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老圃集》二卷，十萬卷樓鈔本。宋洪芻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老圃集》二卷。宋洪芻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

又《續錄》 莫郘亭有鈔本。八千卷樓鈔三洪合集本。清傳鈔四庫全書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老圃集》上下二卷，宋洪芻撰。舊寫本，十行，二十一字。前錄《四庫提要》，是仍出于《大典》輯本也。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洪駒父詩話》一卷。

《遂初堂書目・文史類》 《洪駒父詩話》。

《國史經籍志》卷五 《洪駒父詩話》一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四 《洪駒父詩話》一卷，百川學海本。

藝文

洪朋《九日同駒父作》 已約龍沙看江浪，更從寶塔上晴空。蕭蕭雨墮茲游阻，靡靡秋殘吾道窮。不見江州竹葉酒，空餘彭澤菊花叢。去年此日尤蕭瑟，兩地相思目斷中。

洪炎《寶峰讀駒父壁間詩次其韻二首》 仲氏趣玄遠，造詣非尺尋。誰云千戈際，獲睹金玉音。七日南山霧，一鳴幽谷禽。依然拂塵壁，愁絕見予心。

又《坐上呈師川有懷駒父》 上坡諫議立清班，入奉威顏咫尺天。仲氏三山久憔悴，徵君五嶺亦迍邅。欣逢白鶴歸華表，更想黃熊出羽淵。客舍一樽雙淚落，相陪里社復何年。

李彭《望西川懷駒父》 去歲湖湘賦凜秋，聞君江國大刀頭。百年會面知幾遇，十事欲言還九休。照眼遙岑落懷袖，過眉拄杖立汀州。莫言青山淡吾慮，誰料卻能生許愁。

雜錄

周紫芝《書洪駒父香譜後》 歷陽沈諫議家，號藏書最多，今世所傳《香譜》，蓋諫議公所自集也，以謂盡得諸家所載香事矣。以今駒父所集觀之，十分未得其一二也。余頃在富川作妙香，永興郭元壽作長篇。其後貴池丞劉君穎與余凡五賡其韻，往返十篇，所用香事頗多，猶有一二事，駒父譜中不錄者，乃知世間書豈一耳目所能盡知。自昔作類書者不知幾家，何嘗有窮。頃年在武林，見丹陽陳彥育作類書，自言今三十年矣，如《荔枝》一門猶有一百二十餘事。嗚呼，博聞洽識之士固足以取重一時，然迷入黑海，蕩而不返者，亦可爲書淫傳癖之戒云。

《能改齋漫錄》卷九 《玉堂閒話》云：「南中有閣阜山，山形如閣，山色如阜，故號閣阜山。乃葛仙翁得道之所，七十二福地。」予按陶弼詩云：「葛仍天然闔閣形，陰陰不似衆山青。」洪駒父詩云：「爰有福地直斗牛，厥名閣阜形色收。」蓋以《閒話》所謂形色而言也。今屬臨江軍，爲福地之一。

范寥

《獨醒雜志》卷三 范信中名寥，爲士人時慷慨好俠，故山谷詩《寄校理范寥》有「黃犬蒼鷹伐狐兔」之句。

《梁谿漫志》卷一〇 范寥字信中，蜀人，其名字見《山谷集》。負才豪縱不羈，家始饒給，從其叔分財，一月輒盡之。落莫無聊賴，欲應科舉，人曰：「若素不習此，奈何？」范曰：「我第往。」即以成都第二名薦送。益縱酒，遂殿殺人，因亡命，改姓名曰花但石，蓋增損其姓字爲廋語。遂匿傍郡爲園丁，久之，技癢不能忍，書一詩於亭壁，主人見之愕然，曰：「若非園丁也。」贈以白金半笏遣去。乃往稱進士，謁一鉅公，忘其人。鉅公與語，奇之，延致書室教其子。范暮出，歸輒大醉，復毆其子，其家不得已，遣之。遂椎髻野服詣某州，持狀投太守翟公思，求爲書吏。翟公視其所書絕精妙，即留之。時公巽參政立屏後，翟公視事退，公巽前問曰：「適道人何爲者？」翟公告以故，公巽曰：「某觀其眸子，非常人，宜詰之。」乃召問所從來，范悉對以實。問習何經，曰治《易》、《書》。翟公出五題試之，不移時而畢，文理高妙，翟公父子大驚，敬待之。已而歸南徐，寘之郡庠，以錢百千畀州教授，俾時賙其急闕，且囑之曰：「無盡予之，彼一日費之矣。」頃之，翟公得教授者書云：「自范之留，一學之士爲之不寧。已付百千與之去，不知所之矣。」未幾，翟公捐館於南徐，忽有人以袖掩面大哭，排闥徑詣總帷，閽者不能禁，翟之人皆驚。公巽默念此必范寥，哭而出，果范也，相勞苦，留之宿。天明，則翟公几筵所陳白金器皿，蕩無子遺，訪范亦不見。時靈幃婢僕，門內外人亦甚多，皆莫測其何以能攜去而人不之見也。遂徑往廣西見山谷，相從久之。山谷下世，范乃出所攜翟氏器皿盡貨之，爲山谷辦後事。

《京口耆舊傳》卷五 范寥字信中，家丹陽，本范蜀公鎮之族。年少客遊，落魄不羈，浮湛俗間。翟參政父思之爲郡也，寥知其父子有風鑒，草衣朴角，作方外士謁庭下，願補書吏之闕。思笑遣之，汝文適從後見，亟請其父延之入，與語奇之，因留門下。其後思立朝位顯要，寥藐不相聞。思卒，汝文持喪無錫，一日有客自外，慟哭匍匐而入門下，大駭問之，則寥也。汝文德其意，館之家，遇之甚厚，汝文陳白金器數事於几筵，寥一夕哭甚哀，明日夙興，斂之而行，莫知所之。乃攜以抵宜州，謁黃公庭堅，時庭堅已病，嘗有詩云：「范侯來尋八桂路，走避俗人如脫兔。」爲寥作也。寥亦有《從庭堅城南晚望》詩，其間有云：「此邦雖在牂牁南，更遠不離天地間。人生隨處皆可樂，爲報中原祇如昨。」亦以開釋庭堅遲莫之意。未幾庭堅卒，親友皆已散去，獨寥在，爲辦棺斂，乃護其喪還，費皆出翟氏。其用意委折如此。還抵和州，知張懷素與知州吳儲及弟侔有逆謀，乃變服介左右求爲僕隸。懷素問：「頗識字否？」曰：「不識。」懷素俾夜宿書室，寥入即偃卧，未嘗一屬目。懷素滋欲試之，因責以罪，俾持狀入州，狀實訴寥者。寥即持入，謾不省所謂。素大喜焉，自是凡與儲侔密謀書問，惟寥是任。寥既盡知其事，即佯狂脫去，欲遂告變。竄於無資，知湯東野好事，往見之，具以告，東野竭力資之。既懷素伏誅，徽廟嘉其功，欲超進士第一人授文階，蔡京以寥上變之日適其在告，謂進不因己，曰：「彼素不由學校，躐授文階不可。」第授供備庫副使。暨東野以鎮江府學內舍

入對，乃授宣義郎、衛尉寺主簿。寥後累更職任，爲潁昌府兵馬鈐轄。坐不合收藏蘇軾詩文墨迹不首毀，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後遇赦叙復。紹興間嘗知邕州，兼邕管安撫，卒。寥志尚卓犖，欲以功名自見。方未遇時，權以濟義，故不徇小節。既仕，局束武弁，志不得伸。晚年遂以詩酒自放。呂本中、韓駒皆嘗與之唱酬。

李彭《次山谷答范信中韻》 范君膽勇如季路，三穴笑談空狡兔。銳頭初無儒生酸，果呼下邳換雙屨。往年風義公獨許，藥裹追攀險艱處。公隨瘴葉落瘴鄉，買舟反骨勞君去。少陵未築耒陽墳，尚喜宗文有環堵。人生萬事何所無，極目澄江鎖寒霧。

蘇過《次韻范信中》 將軍山林士，本無軒冕意。乘流亦悠悠，得坎便止止。平生劇孟徒，作詩建安似。曹劉或爭先，沈謝何足擬？人窮語益工，天或相夫子。念君綠髮初，四海一身耳。要見元魯山，萬里立自致。許君窺藩籬，竟以身後委。翩然復羈踽，便非昔隱几。功名頗見迫，終欲老雲水。豈料小卜築，一谿城市裏。從茲儻來物，不足置慍喜。用尋巢許游，無愧汝潁士。我有櫑秬田，君多櫻筍美。杖履日往來，風流豈不偉？

蘇迨

論述

蘇軾《與陳季常》 二子作詩，騷殊勝，咄咄皆有跨竈之興，想季常讀此，捧腹絕倒也。

又《贈上天竺辨才師》 我有長頭兒，角頰似犀玉。

蘇過《送仲豫兄赴官武昌叙》 仲兄少不樂仕進，親戚強之，今四十有二，始爲管庫官。又飄然遠游江湖千里之外，此其中必有遺世故而輕外物者矣。且平居里巷間，士大士以門閥相高，炫服車馬相誇，則吾兄斂衣縕袍，刓去圭角，乘款段馬，衣野人服，與方外之士雜居而無辨，此得於先君子清介廉苦之風爲多，余不及也。夫約於奉己則求於人也薄，故雖小官，恬然而往，進不希當世之用，退不謀三徑之資，則出處之間，無累於物，豈不超然自得於方寸乎？武昌與黃岡對壘，特限一大江耳。頃侍先君杖履往來於樊口甚數，今三十年，江山宛然，【略】吾曹則不然，白首折腰，當念早爲求田問舍之策，及瓜而歸，徜徉高少之下，以畢吾兄弟之樂，又奚恤元龍所笑哉！

《淮口遇風》 蘇軾《與楊康功》：某有三兒，其次者十六歲矣，頗知作詩，今日忽吟《淮口遇風》一篇，粗可觀，戲爲和之，幷以奉呈。子由過彼，可出示之，令發一笑也。 又《迨作淮口遇風戲用其韻》：有兒眞驥子，一噴群馬倒。【略】風濤借筆力，勢逐孤雲掃。何如陶家兒，繞舍覓梨棗。君看押強韻，已勝郊與島。

傳記

《宋元學案》卷九九 蘇迨，東坡中子，官承務郎。與弟過俱善爲文。

藝文

陳師道《送蘇迨》 胸中歷歷着千年，筆下源源赴百川。眞字飄揚今有種，清談絕倒古無傳。出塵悟解多爲路，隨世功名小着鞭。白首相逢恐無日，幾時筆札到林泉。

潘兒

翟汝文《兵部侍郎潘兒除吏部侍郎制》 具官某邦之司直，古之遺愛。事朕諫列，知無不言，爲國督姦，義形於色。擇於久次，升貳冢宰。推汝愛人，致於流品。推爾督姦，審於馭吏。庶幾銓綜人物，而士無失職。

《中吳紀聞》卷六　潘兌，字悅之。操履甚正，鄉人皆尊敬之。徽宗朝爲中書舍人，遷禮部侍郎。與先君子甚厚，常往來於滄浪之上，飲酒賦詩，延款竟日。悅之無子，姪民瞻，工於詩，與季父唱和成集。

《吳郡志》卷二七　潘兌字說之，吳人，崇寧三年進士。累官至中書舍人、左諫議大夫、刑禮吏部侍郎，終徽猷閣待制。路允迪爲之銘，略曰「言語文章，一本六經之醇，修身則毅然有守，終無玷缺」云。

程振

論述

孫覿《開封府程振除刑部侍郎制》　具官某碩大光明之姿，得古人之全；雄深雅健之文，鼓天下之動。早發紓于賢蘊，浸服采于禁塗。天官四銓，邦畿千里，楙著嘉績，蔚有能稱。必能禁格吏謾，發紓無告。勿緩深故之罪，勿輕縱出之謀，汝往欽哉，惟刑之恤。

魏了翁《跋端明程公振謚剛愍議》　自吾有狄難，如劉仲偃、傅公晦、張德祥、霍安國、李清卿、唐聖任及梅、陳、程、安四從臣，皆死節之著者，【略】嗚呼，王、呂始禍，章、蔡諸人成之，皆以七秩八秩之年，生都將相，沒保首領，若死者則不必皆所用者也。《詩》曰：「如彼泉流，淪胥以敗。」亦足以發千古之一嘆。

洪咨夔《程剛愍死事跋》　死生命也，處死生義也。義所當死直死耳，君子不苟免而生也，身不苟免，而生乃所以生社稷也。天寶之禍，唐以顏、李、張、許之死而生；靖康之禍，吾宋以傅、李、梅、陳、程、安諸賢之死而生，皆功在社稷者也。嗚呼，安有功在社稷如剛愍，而其後莫之錄乎？端平初元立夏後兩日，古潛洪某。

馬廷鸞《書程剛愍死節惠錄後》　死節豈易言耶？余生晚，不及從鄉先生講聞剛愍程公之烈矣。雖然，國史所書，焉可誣也？謹按國史《欽宗皇帝實錄》，靖康二年二月乙酉，大風折木，金人以金銀不足，遣人來取，提舉官以下八人受約束。戶部尚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賢、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同見金帥，金帥責以金銀不足，曰：「胡不取之于民？」四人同辭對曰：「今國破主辱，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膽不計也，于金繒何有哉？顧誠無以塞責。」金人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罪。振恐梅執禮坐之，遽前曰：「皆官長也。」金人不勝忿，以次殺之。又按國史《四朝列傳》，陳亨伯、梅執禮、程振以下六人同傳，而史臣繫之曰：「斯四人者所遭不同，至于不求生以害仁，而殺身以成仁，則同也。」建炎中興，褒表崇贈，暴其忠于天壤，宜哉！嗚呼，死節豈易言耶？國史所書，焉可誣也？剛愍之孫及拳拳以發揚先烈爲志，余爲史官，嘗盡窺金匱石室所藏，因爲表而出之。

傳記

汪藻《尚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　公諱振，字伯玉，饒州樂平人。【略】公少有軼才。未冠，求師友四方。入京師游太學，必秀出其輩類，一時名士如張商英、陳瓘、張庭堅、鄒浩悉見之迎門。崇寧三年，車駕幸孔子祠，見諸生太學，以高第補將仕郎，除和州州學教授。留爲辟雍錄，久之，遷博士。會詔近臣求人材可用者，或以公聞，召至政事堂，擢太常博士，以親老乞外，得提舉京東西路學事。秩滿，留居東州五年。【略】改京西南路提舉常平，入尚書爲膳部員外郎。逾年拜監察御史。【略】遷辟雍司業兼太子舍人，改國子。【略】遷左司員外郎，兼官如故。【略】除中書舍人。已而中書侍郎馮熙載黜知亳州，〔王〕黼怨熙載甚，欲公劾奏，且以醜言詆之，公不從。黼大怒，風言者論公有黨，謫提舉武夷山冲佑觀，時宣和三年也。明年復集賢殿修撰。丁內艱，尋除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皆力辭不拜。無幾何，太子受內禪，是爲淵聖皇帝，【略】除吏部侍郎。【略】除開封尹。【略】除尚書刑部侍郎。久之，虜邀天子幸其營，公亟白何桌思所以折敵之語告于上而卻之。桌忽宣言翌日車駕出城，群臣失色。已而敵求金不已，朝廷莫知所爲，公冒死直前，卒與禍會，實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得年五十有七。【略】公之于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學，屬文敏贍，下筆不能自休。書記翩翩，千里如對面語。見之者把玩無斁，爭

藏弆爲榮。著《義語》及詩文七十餘卷，藏于家。【略】謹叙公之平昔而繫之以銘，銘曰：惟祝融之苗裔兮，公鼻祖曰伯休。越漢唐而南徙兮，家洎川之上游。天既予公以修能兮，又重之以姱節。冠切雲而事君兮，景忠精之前哲。氛祲忽其蔽日兮，神龍蕩而失淵。衆憚殃而逭禍兮，公踽踽而直前。左欃槍而右彗孛兮，公胡獨罹此患。苟殺身而成仁兮，齊死生于夜旦。紛衆美曾不概見兮，獨令名其庶幾。偉蕩陰之節死兮，吾將從昔賢之所歸。

《宋史》卷三五七《程振傳》（存目）

范溫

論述

《紫微詩話》　表叔范元實既從山谷學詩，要字字有來處。嘗有詩云：「夷甫雌黃須倚閣，君卿唇舌要施行。」

汪藻《賜范溫等奬諭敕書》　朕惟強寇長驅，全齊不守，凡妖氛之所被，如滄海之橫流。汝志存忠誠，耻附汙逆，乃前期而避鋭，徑率衆以乘危。隔絕朝廷，荐更歲籥。偶使臻之及境，附奏牘以披誠。志節如斯，古今誰及？爰峻加于爾秩，仍遍錄于有功。其共復于予封，以卒成于汝志。

《郡齋讀書志》卷一三　《潛溪詩眼》一卷。【略】溫，祖禹之子，學詩於黃庭堅。

傳記

《宋詩紀事》卷四一　范溫字元實，祖禹之子、秦少游之婿、呂居仁之表叔。學詩于黃庭堅。有《潛溪詩眼》。

紀事

《鐵圍山叢談》卷三　范元實溫，吾所畏友，然不護細行。吾以時士議勉之，元實怒曰：「我不解今時士大夫不使人明目張膽，直道而行，率要作匿情詭行，似王莽日事沽弔，是誰倡此，豈世美事耶？」吾每首肯焉。又嘗與吾論時勢，及開元、天寶之末流，元實曰：「不然，天寶之勢土崩瓦解，異乎今日魚爛也。」時魯公亦痛悔，一日喟然而歎，數謂吾曰：「今復得陳瓘、劉器之來，意若可救藥乎？」吾語元實，元實大喜，語吾曰：「公之大人有此心，豈獨海內，乃公之福，第恐難得好湯，使多嚥不下爾。」元實亟持其書報二公，而二公是歲皆下世。元實亦爲其寵妾紅鸞所困，俄得傷寒，不數日殂，可傷哉！

又　范溫元實議論卓爾過人。當宣和初，嘗爲余言：「孫皓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勸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武帝悔之。及陳後主上隋文帝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登封書。』且一種降王，就中後主眞駑才。」

又卷四　范內翰祖禹作《唐鑑》，名重天下。坐黨錮事久之。其幼子溫，字元實，與吾善。政和初，得爲其盡力，而朝廷因還其恩數，遂官溫焉。溫實奇士也。一日，遊大相國寺，而諸貴璫蓋不辨有祖禹，獨知有《唐鑑》而已。見溫輒指目，方自相謂曰：「此《唐鑑》兒也。」又溫嘗預貴人家，會貴人有侍兒善歌秦少游長短句，坐間略不顧溫，溫亦謹，不敢吐一語。及酒酣歡洽，侍兒者始問：「此郎何人耶？」溫遽起叉手而對曰：「某乃『山抹微雲』女婿也。」聞者多絕倒。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三　《潛溪詩眼》一卷。右皇朝范溫元實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九　《潛溪詩眼》一卷。

《蜀中廣記》卷九九《著作記》　《潛齋詩眼》一卷，范溫元實著。祖禹之

子，學詩于黃山谷。潛齋，其別號云。

唐庚

論述

綜論

鄭總《唐眉山先生文集序》　眉山唐先生名庚，字子西。政和中，謫宦嶺南，予邂逅識之，往來相好也。其文實與道俱，觀其文，則其爲人不論可知。屬意遣詞，必存藥石之道，或以箴世，或以自明，體高而妙，詞嚴以精。或者以爲殆近短澀，非也。以予觀之，正如萬頃之瀾，浩然東下，崩騰曲折，盡水之變，終而覆之，才數百言爾。此其所以爲奇。天人談妙於玄珠，四老奕棋於一橘，可謂小乎！其胸中如此，使攄之世則善。然自謫而衰，連蹇以至於死，有志之士所爲哀之。韓退之謂柳子厚斥不久，窮不極，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以傳於後。使子厚所得願，爲將相於一時，以此易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略】太學之士得其文，甲乙相傳，愛而錄之。愛之多而不勝錄也，鬻書之家遂丐其本而刻焉。士方留意於時學，萬音同律，始得爲醇，他文若不適用，不足愛。乃今不然。嗟乎，文章果天下公器，子西誠豪傑之士，太學誠賢士之關哉！子西與予俱喜詞章，山川遠阻則寄語酬唱，樽酒會面則論文入微，又同好出世間法。予謂子西：「金屑雖貴，著眼成疾。文章習氣，盍痛掃除？雕琢肝腎，徒勞人耳。」子西戲答曰：「吾寧盡此生筆硯間，寂然之樂，俟來世尚未晚也。」坐客嗑然而笑。嗚呼！行成於思，業精於勤，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子西文章，博雅超詣，執神之機爲是故也。學者有意於傳，則以先生爲法。宣和四年五月一日序。

唐庚《唐眉山文集序》　予兄子西自齠齔學爲文，出言已驚人，如賦《明妃曲》、《題醉仙崖什》、《上任德翁序》之類，時年方十四五，老師匠手，見之無不褫魄落膽。及入官以來，所著愈多，至被謫南遷，其文益工。

呂榮義《眉山詩集序》　先生名庚，字子西，眉州眉山人也。紹聖中以進士中第，爲州縣官。至大觀始入爲博士。士大夫稍道其文，而世亦未盡知之。政和初謫居海表，流離困苦，蓋六年而不返，然身愈窮而文愈富也。其後歸京師，僦居於景德寺。予時與先生比舍，而日得見先生之所爲文頗多，嘗請其本以傳，而先生辭曰：「予以是得名，亦以是得謗，可一覽而足，何必句而去也。」於是不果傳焉。退復私念曰：先生之文金玉也，雖閉藏埋沒，不求聞知，然氣焰光彩，久而必見於世，蓋所謂不待官而後顯也已。昔屈原以《離騷》顯，陶潛以《歸去來辭》顯，盧仝以《茶歌》顯，顧當時達官豈無其人，而三子獨得顯於世，豈非其文乎？先生之文，予知其不久遂顯也。

陳淵《書唐子西集後》　今得蜀人唐子西詩文二百餘篇於吳少綝，反復玩味，不能釋手，眞佳作也。余觀近世文人，其議論精深，雅有前輩風流，的然可爲施於用如此公，殆無而僅有也。惜其不年，齎恨以沒，可爲太息。壬寅六月七日。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三　苕溪漁隱曰：子西詩多佳句，如「兒餧嗔郎罷，妻寒怨稿砧」，「十年駒局促，萬事燕差池」，「脫使眞能去窮鬼，自量無以致錢神」，此用事對屬精切者。又有造語極工者，如「水裁偏岸直，雲截亂山平」，「破窗燈焰走，凍硯筆鋒遲」，「手香橙熟後，髮脫草枯時」，皆清奇可愛。子西尤工對屬，佳句不可盡舉，姑言其大概如此。

袁燮《題唐子西與游公帖》　某之先君，嗜古好書，于唐子西遺編愛之尤篤，嘗手自抄成一巨帙。意者深有契于心耶？所與游公帖，不喜使君得循州，喜循州再得使君，有味其言，故游氏子孫寶藏至今。某因是以知游公之賢，且有懷于先君。故併識之。

唐文若《書先集後》　先君自幼承學於皇大父，若與蜀先諸儒異轍也。既仕矣，始紹聖訖政、宣，名益高，身日益困折。先君嘗謂所知曰：「後世有揚子雲，此復何憾。」【略】先君年二十擢第，四十南遷，五十而死，其流風甚遠，其樹立甚大，故其於文率皆懲世漫靡，多所矯拂，扶雅黜鄭，不爲苟作。當是時，如操南風之絃以游北里，雖濫吹雜然，衆寡莫敵，而平和雅淡之音厭服於人心者，且久而愈信也。今其傳，如《存舊》，如《辨同》，實熙、豐以來黨事以之，

如《議賞》，如《察言》，實崇、觀以來邊釁以之。宣和中朝京師，燕薊始事，公因作《韓忠惠公傳》斥其非，幾以身殉焉。是又豈空言哉？嗚呼！昔魯大夫臧文仲既歿，其言立，叔孫穆子曰：「是謂不朽。」始，先君攜束書度嶺，閱五年而後歸，世皆憐其窮。惟其身方擯斥且死，而其言率憂深不怨，如贊曲江、論憫俗，君子讀而哀之，亦曰是千載之表微也。先君歿後四十餘年，羅浮之人乃相與竊竊然尸祝而俎豆之，於今不忘。然則先君「子雲」之歎與叔孫「不朽」之言，所以期之後世者，復何如哉！紹興己卯歲立春日，男左朝奉大夫、權知饒州軍州事文若謹書。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唐子西集》十卷。【略】唐庚字子西，眉山人。登進士第。早受知於張天覺。天覺爲相，擢京畿提舉常平，且欲用爲諫官。天覺去位後，言者謂子西常宣言有「一網打盡」之語，貶惠州。大觀五年，會赦北歸。

周必大《跋唐子西帖》 眉山唐子西之文盛傳於世，不待贊也。史稱其論事精密，通於世務，爲宰相張天覺所知，歷宗子博士、提舉京畿常平，貶惠州數年，歸蜀而卒。有子曰文若，字立夫，一字仲懿，寬厚仁秀，文詞高雅。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唐子西諸文皆高，不獨詩也。其出稍晚，使及坡門，當不在秦、晁之下。

又 「潮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草木疑靈藥，漁樵或異人」，「花開不旋踵，草薙復齊腰」，「團扇侵時令，方書遣晝長」，「問學兼儒釋，交游半士農」，「國計中宵切，家書隔歲通」，「關河先隴遠，天地小臣孤」，「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皆唐子西惠州詩也，曲盡南州景物，略無遷謫悲酸之態。七言如「身雖蜒中誰是我，食除蛇外總隨鄉」，「驥子能吟青玉案，木蘭堪戰黑山頭」，亦甚工。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唐子西集》二十卷。【略】張商英拜相，庚作《內前行》，後坐貶惠州，歸蜀而卒。其文長於論議，所著《名治》、《存舊》、《正友》、《議賞》諸論，皆精確。

程公許《李宰和唐子西芙蓉溪詩索同賦》 子西詩律傷於嚴，掉頭沈吟春飲酣。何曾一字低處著，有似國工精手談。千古江山長媚好，水曹依舊清風掃。只慚次補較非才，更願乞靈依此老。天涯憔悴一詩窮，溪流泯泯山叢叢。事須臨登作酬賞，剩破酒榼官泥紅。

王若虛《文辨》 唐子西云：「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篇》已後便有杜子美，故學文當學司馬遷，學詩當學杜子美。」其論杜子美，吾不敢知，至謂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談何容易哉！自古文士過于遷者何限？而獨及此人乎！遷雖氣質近古，以繩準律之，殆百孔千瘡，而謂學者專當取法過矣。

《滹南詩話》卷中 《唐子西語錄》云：「古之作者初無意于造語，所謂因事陳辭。老杜《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即如人作家書乃是。」慵夫曰：子西談何容易？工部之詩工巧精深者，何可勝數，而摘其一二遂以爲訓哉！正如冷齋言樂天詩必使老嫗盡解也。夫《三百篇》中亦有如家書及老嫗能解者，而可謂其盡然乎？且子西又嘗有所論矣，曰：「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閑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故謂之詩律。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途，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舍難而趨易，文章不工，每坐此也。」又曰：「吾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未見可羞處，明日取讀，疵病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覆改正，稍稍有加。數日再讀，疵病復出，如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也。」觀此二說，又何其立法之嚴，而用心之勞邪！蓋喜爲高論而不本于中者，未有不自相矛盾也，退之曰：文無難易，唯其是耳，豈復有病哉？

《文獻通考》卷二三七 《唐子西集》十五卷。【略】 雁湖李氏曰：唐子西文采風流，人謂爲小東坡。劉夷叔曰：唐子西善學東坡，量力從事。雖少，自成一家。其詩工於屬對，緣此遂無古意，然其品在少游上。 竹溪林氏曰：唐子西學東坡者也。得其氣骨而未盡其變態之妙，間有直致處，然無一點塵俗，亦佳作也。

《吳禮部詩話》 唐子西詩文皆精確，前輩謂其早及蘇門，不在秦、晁下。以予評之，規模意度，殆是陳無己流亞也。世稱宋詩人句律流麗，必曰陳簡齋，對偶工切，必曰陸放翁。今子西所作，流布自然，用故事古語，融化深穩，前乎二公已有若人矣。《劉後村詩話》嘗舉十餘聯，考其集中，蓋不勝舉也。《春日郊外》詩：「水生看欲到垂楊。」絕句：「疑此江頭有佳句，爲君尋取卻茫茫。」簡齋有「水光忽到樹」及「忽有好詩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難尋」之句。非襲用其語，則亦暗合者與？

《文章精義》 唐子西文極莊重縝密，雖幅尺稍狹，無長江大河一瀉千里

之勢，然最利初學。

金獻民《嘉靖刊唐先生集跋》　唐子西名庚，蜀之眉山人，與二蘇相後先，以詩文鳴于宋，而位不通顯。子西嘗倅綿州，州之山水如雪峰院、富樂山、越王樓暨諸勝概，足跡所至，怡情寄興，皆有題詠，雋永清勁，至今人稱誦。如《內前行》、《梅花》、《芙蓉溪》諸詩，尤膾炙人口。誦其詩，想其人，能不興懷于數百載之上乎？況予爲州人，又寓形芙蓉溪側，剩聞其遺風者乎！

潘是仁《唐眉山詩集七卷小引》　再觀先生傳，方知於曆數、輿圖、醫藥、卜筮之書無不通按，而又闡五經之微旨，綜百家之緒言。吾聞人大抵長於經術者必短於騷雅，既窮天人之際，疑其爲詩必乏風人之致。及觀所作，有唐之音調而不拾其牙後慧，殆元、白者流。嘻，吾於先生猶河漢而不得窺其際矣。

汪亮采《雍正刊唐眉山集序》　子西自言他文無蹇澀，惟作詩累日而成，猶必改正數四。本傳言其文精密，通於世務。乃鄭寺丞序之，則以其見道之明，可匹韓、柳、呂氏，比之《離騷》、《歸去來辭》、盧仝《茶歌》。鄭氏康佐辨正，悉有據依。而子西弟庾、子文若，或溯其少作，以迄遷謫；或述其懲世而作，於時事憂深不怨。噫，此皆子西所以埋光晦迹，幾無有傳之者。幸太學之士錄以傳，乃不至散亡而泯沒也。然自古文章之士，如長沙之論治道，江都之究天人，中壘之明經術，以及馬、班、韓子之流，自分言必有用於世，卒皆不獲久立朝廟，明著政績，祗此風骨與理氣，如喬松之凌青漢，天風夜驚，萬籟皆作，使人以其聲之宏，而信其實之大焉耳。其行且傳，能盡必之人乎。向使子西於登第時即抒其所長，潤色皇猷，自當極才人遭遇；而乃由州縣歷博士，謫居嶺外，歸老蠻鄉，感揚子雲後世知我之歎，其文亦卒自沒後傳之，是文人之九命，有默定於中者，而非子西所能遁於外矣。

《帶經堂詩話》卷六　宋唐庚子西《眉山集》二十四卷：詩賦十卷，雜文十二卷，三國雜事二卷。庚自說云：「詩最難事也，吾於他文不至蹇澀，唯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始能成篇。」予錄其古今詩爲二卷。庚生三蘇之鄉，又前後與東坡貶惠州，而集中無一字及之。蓋庚起家爲張商英所薦，其貶惠州亦以商英連染，視韓子蒼異趣，宜其不爲眉山之徒歟。（《居易錄》）

又　予讀唐庚集，嘗薄其爲人，其說亦著之前卷。王弱生曰：「唐子西議論文章，皆蘇氏緒論，顧以黨禁方嚴，而子西又附張商英以進，其著作多不及蘇氏，止《題巢元修傳》及之，大致譏貶。《上蔡司空書》論當世文學之士，止言尹師魯、王深甫，其趨時也如此。然亦何救於貶謫哉！」此論亦與予言若合符節，所謂三代直道也。（《居易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唐子西集》二十四卷。【略】《書錄解題》稱其文長於議論，所著《名治》、《存舊》、《正友》、《議賞》諸論，皆精確。劉克莊《後村詩話》曰：「子西諸文皆高，不獨詩也，其出稍晚，使及坡門，當不在秦晁之下。」《文獻通考》引劉夷叔之言，亦謂其善學東坡。【略】庚於軾、轍兄弟頗有所憾，殆負其才氣，欲起而角立爭雄，非肯步趨蘇氏者。二劉所言，未詳考也。其詩刻意鍛鍊，而不失氣格。劉夷叔稱其工於屬對，緣此遂無古意（按此語見《文獻通考》）。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則稱其佳句不可勝舉。黃徹《碧溪詩話》則稱其巧於用事。三家之評，各明一義，而均得其實。至於《白鷺》詩之「諸公有意除鉤黨，甲乙推求恐到君」，詞意淺露，而《鶴林玉露》稱之；《湖上》詩之「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墮於惡趣，而《詩話類編》稱之，則舍所長而譽所短矣。

《宋詩鈔・眉山詩鈔序》　自南遷海表，詩格益進，曲盡南州景物，略無憔悴悲酸之態。劉潛夫謂其出稍晚，使及坡門，當不在秦、晁下。今觀其結束精悍，體正出奇，芒焰在簡淡之中，神韻寄聲律之外，雖云後出，固當勝爾。

《戴酒園詩話・宋・唐庚》　強幼安有《子西文錄》一卷，悉追記其遺言，就中論詩者尤多可觀。及讀子西詩，則又不能盡善。如「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警句也，後聯甚平平，至「夢中頻得句，拈得已忘筌」，益強弩矣。《雪意》「浦遠渾無鶴」，亦佳，「林疏只有松」，殊不稱。大都心手不能相如，雖才者猶同此病。

《雨村詩話》卷下　唐子西庚亦眉山人，詩多佳句，其氣骨類東坡而稍乏變幻。後亦謫惠州，人稱小東坡，亦奇事也。詩如「水裁偏岸直，雲截亂山平」，「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手香橙熟後，髮脫草枯時」，「脫使眞能去窮鬼，自量無以致錢神」，屬對俱極精切。余尤喜其「山靜似太古」一聯。

《靚齋詩談》卷五　唐庚字子西，西川人，紹聖間進士。舊於《遵生八牋》中見散文一段，甚高秀。今讀其詩，俊逸之極，在宋爲出色。

《石洲詩話》卷四　《墨莊漫錄》稱：「唐子西詩多新意，不沿襲前人語，當時有小東坡之目（同生眉山，同貶惠州）。然格力雖新，而肌理粗疏，遜于蘇、黃遠矣。」吳鈔乃謂「後出固勝」，亦矯枉過正之言也。

《**黃爛餘話**》卷三　唐子西云：「平居作詩，須收拾詩材以備用。」此學人之言。陸放翁詩有云：「詩材滿路無人取。」此詩人之言也。

分論

《**南征賦**》《唐子西文錄》：余作《南征賦》，或者稱之，然僅與曹大家輩爭衡耳。又：《南征賦》：「時廓舒而浩蕩，復收斂而凄涼。」詞雖不工，自謂曲盡南遷時情狀也。

《**憫俗**》《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八：唐庚《憫俗》：「今四方萬里之國而無恢廣弘遠之風以充之。【略】百工所造，商賈所鬻，士女所服，日益狹陋。」謂崇、觀、宣、政間也，其敝至渡江且百年猶在。淳熙中，上下皆有從窄之論，余甚憂之。邇來服用更疏闊，大冠高髻，廣袖滿領，所知所從始，豈庚所言恢廣弘遠者幸會旋復，將以充而壽之，殆天意耶！

《**李氏山園記**》《能改齋漫錄》卷一五：唐庚子西《李氏山園記》云：「枇杷、盧橘，一也。」而《上林賦》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榛，枇杷燃柿，亭柰厚朴。」則一物爲二物矣。然予觀張勃《吳錄》曰：「建安郡中有橘，冬月于樹上覆裹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尤絕美。《上林賦》云：『盧橘夏熟。』盧，黑也。蓋近是乎？」以上皆張說。然則未可以相如爲失。兼應劭亦引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

《**韓粹彥傳贊**》《泊宅編》卷一：韓忠獻公之子粹彥帥定武，或勸取幽燕者，粹彥折之曰：「國家奄有四海，寧少此一彈之土耶？」唐庚作傳贊云：「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始之者寇萊公，成之者公也。」

《**淮陰賢母墓銘**》《鶴林玉露》甲編卷六：韓信未遇時，識之者唯蕭何及淮陰漂母爾。何之英杰，固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媼，乃亦識之，異哉！故嘗謂子房狙擊祖龍，意氣過于輕銳，故圯上老人抑之。韓信俛出市胯，意氣鄰于消沮，故淮陰漂母揚之。一翁一媼，皆異人也。唐子西作《淮陰賢母墓銘》曰：「項王喑嗚，范增謀謨，信來不呼，信去不追。坐睚信逋，反噬其躬。匹婦區區，而知信乎？吁！」

《**舞馬行**》《猗覺寮雜記》卷上：唐子西作《舞馬行》云：「天寶舞馬四百蹄，彩床襯步不點泥。」誤矣。《魏志》陳思王表文帝曰：「臣于武王世得大宛紫騮馬一匹，教令習拜，今已能拜，又能行與鼓節相應。」是知馬可教以舞，不獨唐也。

《**內前行**》《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四：苕溪漁隱曰：上張天覺《內前行》云：「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宣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此語善于叙事，質而不俚。又云：「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亦不惡。向來兩翁當國年，民間斗米纔四錢。」此語善于諷誦，當而有理，皆可法也。《困學紀聞》卷一八：唐子西《內前行》云：「宅家喜得調元手。」唐時宮中謂天子爲宅家。《通鑒》：「韓建發兵圍十六宅，諸王呼曰：『宅家救兒。』」

《**栖禪暮歸**》《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四：苕溪漁隱曰：【略】《栖禪暮歸》云：「草青仍過雨，山紫更斜陽。」語意俱新矣。

《**湖上**》、《**獨游**》《墨莊漫錄》卷九：唐庚子西謫惠州時，自釀酒二種，其醇和者名養生主，其稍洌者名齊物論。子西詩多新意，不沿襲前人語。如《湖上》云：「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獨游》云：「烏攫春祠敏，鳶窺野燒癡。」《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四：苕溪漁隱曰：《湖上》云：「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略】語意俱新矣。《困學紀聞》卷一八：唐子西「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本于李誠之「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清」。

《**聞東坡貶惠州**》《後村詩話》前集卷二：集中有《聞坡貶惠州》詩云：「元氣脫形數，運動天地內。東坡未離人，豈比元氣大。天地不能容，伸舒輒有礙。低頭不能仰，閉口焉敢咳。東坡坦率老，局促應難耐。何當與道俱，逍遙天地外。」此詩甚佳，狀得出。

《**過田橫墓**》《後村詩話》前集卷二：後人取前作翻騰勘辨，有工於前作者。唐子西《過田橫墓》云：「滄溟無際何(方)〔妨〕死，卻死東都未耿光。」乃反退之祭文之意。此詩必有謂，不獨爲橫而發。

《**春日郊外**》《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此詩句句工緻，「水生看欲到垂楊」，絕奇。尾句即簡齋所謂「忽有好詩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難尋」也。馮舒評：不好。落句所謂村夫子。紀昀評：東坡「春江有佳句，我醉墜渺茫」，亦此意。工而不俗。查慎行評：東坡亦有句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淼滓。」全用此意。錢湘靈評：工細。許印芳評：玩詩末句，當是與人同游，或和人春游，題中疑有脫漏。「有」字複。三句「更宜」，意未圓足。六

句「光」字與「香」字不甚融洽，且與首句犯複，愚幷易之，「更宜」改作「近知」，「光」改「和」。

《惠州雜詩二十首》《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子西《惠州雜詩》凡二十首，佳句甚多。此二詩尤切于秋，而「山轉秋光曲」一聯尤古今絕唱。他如「身謀嗟翠羽，人事嘆榕根」，「茶隨東客到，藥附廣船歸」，「翻泥逢暗笋，汲井得飛梅」，「湖盡船頭轉，山窮屐齒迴」，「濯足樓船岸，高歌抱朴村」，「雪曾前歲有，地過此邦無」，「笋蕨春生箸，魚蝦海入盤」，「草平連別峒，雨轉入他山」，「人情雙鬢雪，天色屢頭風」，「國計中宵切，家書隔歲通」，皆雋永有味。

又五《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馮班評：第三句用韓偓。　陸貽典評：次聯從韓致堯「手香江橘嫩」變出，卻無味。　紀昀評：二首造意造語，皆鏤刻而不纖巧。五、六語淡而味深，詞質而韻雅。

又一八《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馮舒評：「漁」、「牧」、「耕釣」犯，「光」、「色」二字犯，次聯「明」、「暗」、「暝色」又犯。　紀昀評：馮氏曰「漁」、「牧」、「耕釣」犯，「光」、「色」又犯，「明」、「暗」、「暝色」又犯。不知「漁村」、「牧地」指其地，「耕釣」則指其人，語本相應，不得謂之犯。「雲」、「日」在天，「山」、「川」在地，各自爲對，亦不得謂之犯。《律髓》可議之詩甚多，此種尚不必吹索。無名氏（甲）評：樓船將軍，漢楊僕。抱朴子，晉葛洪。《載酒園詩話・宋・唐庚》：「水過漁村濕，沙寬牧地平。片雲明外暗，斜日雨邊晴。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橫。瘴鄉人自樂，耕釣得浮生。」子西極矜此詩，今觀之，中聯果佳，但作詩有疏疏密密之說，尚嫌其起處太整。《載酒園詩話》卷一：詩有名爲佳聯而上下句工力不能均敵者，如夏子喬「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陳傳道「一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唐子西「片雲明外暗，斜日雨邊晴」，皆下句勝上句。【略】黃白山評：凡兩句不能並工者，必是先得一好句，徐琢一句對之。上句妙於下句者，必下句爲韻所縛也。下句妙於上句者，下句先成，以上句湊之也。

《栖禪暮歸書所見二絕》、《惠州雜詩二十首》一八《唐子西文錄》：子美詩云：「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蓋絕唱也。余惠州詩亦云：「雨在時時黑，春歸處處青。」又云：「片雲明外暗，斜日雨邊晴。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橫。」皆閒中所得句也。

《除夕》《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唐庚，字子西，眉山人。年十七見知東坡，爲張天覺丞相牽連，謫居惠州。此詩三、四似老杜，故取之。然子西詩大率精緻。　馮舒評：起句妙，第五句套。　馮班評：學杜。　紀昀評：三、四眞切而深厚。云似老杜，信然。　查慎行評：不善學杜，必流爲此等詩。東坡黃州《寒食》詩云：「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後人讀之，尚有餘悲。三、四全是此意。詩可以怨，其君臣父子之際乎？

《人日》《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以「人日」對「天時」，雖近在目前，子細看甚工。東坡以「人日」對「鬼門」，亦佳。見此卷後。　馮班評：詩太工則傷格。專作巧對，亦是一病。　紀昀評：通體圓潤，四句尤微妙。無名氏（甲）評：蟆頤津即田令孜沉孟昭圖處。　許印芳評：專作巧對，直是大病。此等詩意境必不眞切，章法必不完善，謂之不成詩可也。或曰：然則巧對皆當屏絕乎？曰：否。事理相合，妙句天成。對仗之巧，出于自然。既非有意湊泊，前後必然融貫，高手亦常用之，何必屏絕。惟專以此作生活者，其巧對皆出于揑造，徒以青紅子午之屬取悅流俗，詩道爲之掃地，若不屏絕，何由振興風雅耶？

《九日懷舍弟》《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唐子西詩無往不工。此政和辛卯年謫居惠州時。用「單閼賈生」對「重陽陶令」，工矣。「蒼梧」、「紫菊」又工。「登高」、「引滿」，「地盡」、「天旋」之聯，又愈工。末句用「棠萸」事思弟，尤工也。　紀昀評：五句自佳，六句寫醉態，未雅。虛谷以爲愈工，非是。三、四借對法，末二句一點便住，筆墨高絕。

《驟雨》《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紀昀評：四疊字礙格，徒以衰頹見長，殊無可采。　查慎行評：「傳」字欠老，似不如「生」字佳。

《江漲》《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工不可言，「市改」、「津喧」之聯尤精選。　馮舒評：新倩。　馮班評：妙似唐人。　紀昀評：詩殊不佳，此評未是。首句俚，四句景眞而語俚，結二句自可。　查慎行評：第四生新，第六句確。

《憫雨》《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莊子・庚桑楚》第二十三：「老聃之後有庚桑楚者，北居畏壘之山。居三年，畏壘大壤。」注本又作「穰」，《廣雅》云：「豐也。」子西時謫惠州，謂庚桑楚居畏壘之山，能令豐穰。惠州人以我之故，而至于不雨以窮耶？善用事。「曾孫稼」、「少女風」、「星有好」、「雨其濛」，又用四事。如此加以斡旋爲句，而委曲妥帖，不止工而已也。尾句尤高

妙。「畏」音猥，「壘」音磊。馮班評：古人用事之法不如此，但讀即解，不煩更僕。用事無六朝、唐人規格，愈工愈新，詩調愈下。宋人惡四六氣。此晚宋惡詩。五句宋句，可厭。六句惡湊。「雨」字犯諱，中聯不得以題中字對別字。馮舒評：亦江西語，雖巧對，吾不愛。紀昀評：又是一種。偶然見之亦可，專工此種則細碎，又出崑體下。「老楚」二字生造。《載酒園詩話・宋・唐庚》：《憫雨》曰，【略】此子西謫惠州時作，故以庚桑楚居畏壘之山能令豐穰，惠州以己之故至于不雨反興。起法甚新，但篇中使事不無太多，喜其不至豫章之生硬令人難耐，兼料豐可爲枵者救饑耳。

《初到惠州》《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三方回評：大觀四年子西謫惠州，乃東坡補處。二字出釋書，釋迦佛補處，如崛闍者，給孤獨，曾是佛位之地。紀昀評：次句淺露。押韻甚巧，而巧處正是小處，故曰小巧。「廉」字與「山」何涉？先插「取足二字則「廉」字有根，此爲引韻之法。無名氏（甲）評：惠州，廣東。皇甫湜爲裴晉公作碑，每字以三縑與之。《載酒園詩話・宋・唐庚》：《初到惠州》曰：「盧橘楊梅乃爾甜，肯容遷謫到眉尖。因行採藥非無得，取足看山未害廉。辨謗若爲家一喙，著書不直字三縑。老師補處吾何敢，政謂宗風不敢謙。」末聯指東坡也。「補處」出釋典，中聯亦小有致。至《湖上》詩：「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眞文海泥犂，不意子西亦墮落其內。

《收景初貶所書》《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三紀昀評：第四句太激訐。無名氏（甲）評：陽秋，晉簡文太后諱阿春，故作「陽」。六句指褚裒。

《次景初見寄韻》《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三方回評：此皆子西貶所詩，皆工甚。任景初亦蜀人，大觀四年同子西入京師。子西貶之明年，景初亦謫江左，皆數歲未得歸。陸貽典評：此首大有唐氣，無一語直率也。紀昀評：三、四太盡情。

《憶昔行》《歷代詩發》卷二六：亭傳之廢興甚微，而小中見大，正自持論簡嚴。

《客至》《歷代詩發》卷二六：款曲平淡中饒有林泉風味。

《雙榕》《歷代詩發》卷二六：葭水伊人，不必實有所指，榕間老叟當亦借以寫懷，詩旨極其疏淡。

《送趙安道下第》《歷代詩發》卷二六：音調蕭疏，饒有古則。

《劍門道中見桃李盛開而梅花猶有存者》《歷代詩發》卷二六：借梅自喻，品題甚高。

《贈譚微之》《歷代詩發》卷二六：轉換離奇，不可方物。

《直舍夜坐》《歷代詩發》卷二六：氣清味永。

《醉眠》《墨莊漫錄》卷九：唐庚子西謫惠州時，自釀酒二種，其醇和者名養生主，其稍冽者名齊物論。子西詩多新意，不沿襲前人語。【略】《醉眠》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徐氏筆精》卷四：唐子西「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自羅景綸引之，世無不知者，但未見其全篇耳。其題乃《醉眠》也，詩云，【略】皆警句也，不獨「山靜」、「日長」兩句耳。《歷代詩發》卷二六：睡味最佳，于前後際無不寫入深微。

《張求》《宋詩精華錄》卷三：工于造句。

《白鷺》《宋詩精華錄》卷三：末句可入《世說新語》。

《芙蓉溪歌》《墨莊漫錄》卷九：唐庚子西謫惠州時，自釀酒二種，其醇和者名養生主，其稍冽者名齊物論。子西詩多新意，不沿襲前人語。【略】《芙蓉溪歌》云：「人間八月秋風嚴，芙蓉溪上春酣酣。二南變後魯叟筆，七國戰處鄒軻談。人間二月春光好，溪上芙蓉迹如掃。周家盛處伯夷枯，漢室隆時賈生老。小兒造化誰能窮，幾回枯枿還芳叢。只因人老不復少，有酒且發衰顏紅。」此興殊新奇也。

「時難將進酒」句《唐子西文錄》：《樂府解題》，熟讀大有詩材。余詩云：「時難將進酒，家遠莫登樓。」用古樂府名作對也。

傳記

《東都事略》卷一一六《唐庚傳》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也。善屬文，舉進士，稍用爲宗子博士。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亦坐貶，安置惠州。會赦復官，提舉上淸太平宮，歸蜀，道病卒，年五十一。庚爲文精密，通於世務，作《名治》、《察言》、《閔俗》、《存舊》等篇，學者稱之。有文集二十卷。

《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八唐子西名庚，眉山人。累爲學官，張天覺拜相，擢京畿提舉常平，後坐貶惠州。有詩文十卷行於世。

《宋史》卷四四三《唐庚傳》（存目）

紀事

唐庚《受代還眉》　久客念吾土，每嘆江山非。及茲受代去，亦復無家歸。仕宦幾半世，奔走遍九圍。竟無置錐土，安此容膝扉。還當僦屋居，況有囊金揮。處鄉亦何有，去國空依依。

強行父《唐子西文錄記》　先生嘗次韻行父《冬日旅舍詩》：「殘歲無多日，此身猶旅人。客情安枕少，天色舉盃頻。桂玉黃金盡，風塵白髮新。異鄉梅信遠，誰寄一枝春。」又次《留別》韻云：「白頭重踏軟紅塵，獨立鴛行覺異倫。往事已空誰叙舊，好詩乍見且嘗新。細思寂寂門羅雀，猶勝纍纍冢卧麟。力請宮祠知意否，漸謀歸老錦江濱。」蓋絕筆于是矣。集者逸之，故幷記云。

《墨莊漫錄》卷一　唐子西嘗見桃李盛開，而梅尚存數枝，因作詩。時張無盡天覺被召，乃以詩投之，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來何處無顏色。不應尚有一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當嚴冬，桃李未在交遊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少年爭春風。」無盡大加稱賞。

《風月堂詩話》卷下　張天覺庚寅年六月拜相。唐庚子西賦《內前行》，所紀皆當時實事云。【略】蔡薿見其詩，惡之，遂中以事，貶嶺外，天覺相繼亦出。子西又賦《益昌道中三月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顏色。不應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當嚴冬，桃李未在交游中。即今已自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此詩亦爲新進所忌。

《獨醒雜志》卷二　唐子西《內前行》爲張天覺作也。天覺自中書侍郎除右僕射，蔡京以少保致仕，四海歡呼，善類增氣。時彗星見而遽沒，旱甚而雨，人皆以爲天覺拜相，感召所致。上大喜，書「商霖」二字以賜之，且謂之曰：「高宗得傳說，以爲用汝作霖雨。今朕相卿，非是之謂耶？」故子西之詩具言之。

《碧溪詩話》卷一〇　坡遊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較之傴僂而作者，勞佚相絕。嘗作《秧馬歌》，叙述甚詳。唐子西至羅浮，始識此器，作詩云：「儗向明時受一廛，著鞭常恐老農先。行藏已問吾家舉，從此馳君四十年。」亦巧于用事也。

《鶴林玉露》甲編卷四　唐子西立朝，賦《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顏色。不意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是嚴冬，桃李未在交遊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執政者惡其自尊，一斥不復。後以黨禍謫羅浮，作詩云：「說與門前白鷺羣，也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鉤黨，甲乙推求恐到君。」殊有意味。又云：「鶴歸遼海悲人世，猿入巴山叫月明。唯有蠱沙今好在，往來休傍水邊行。」《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爲猿鶴，小人化爲蠱沙。詩意言君子或死或貶，唯小人得志，深畏其含沙射影也。

著錄

唐庚《唐眉山文集序》　比見京師刊行者，止載嶺外所述，又多舛謬，失眞害理，恐誤學者觀省，而不能以傳諸永久，因併取其少年時所爲文，隨卷附之，庶以廣其傳云。

呂榮義《唐眉山先生文集序》　先生死不一年，果有稟其文以來京師者，而太學之士日傳千百本而未已，然惜其所傳者止此。今始叙而藏之，庶幾他日必有得其完本者。宣和四年八月十五日序。

鄭康佐《唐眉山先生文集跋》　政和中，先君寺丞赴官潮陽，道出鵝城，謁國博唐公，一見傾蓋如平生。自是書札往來，無非論文評詩，未嘗一語以及俗事也。而道義之交，趨尚之同，先君固已序之矣。得唐公之文凡四十五首、詩賦一百八十五首。【略】康佐承乏惠陽，暇日閱《寓公集》，蓋東坡先生與唐公謫居時著述也，唐公之文凡十有二首、詩賦一百十有一首，與先君所傳頗有重複。既而進士葛彭年以所藏閩本相示，文凡五十六首、詩賦二百八十七首，較之所見稍加多矣，而篇秩殽亂，句讀舛謬，殆不可辨。未幾又得蜀本於歸善令張匪躬之家，文凡一百四十二首、詩賦三百有十首，較之閩本益加多矣，而增損甚少，可以取正。康佐以郡事倥傯，遂屬教授王維則讎校，旁援博取，凡所辨正，悉有據依，而唐公之文遂爲全篇。因其名類，勒爲三十卷，命刻板摹既，且將以傳示學者。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唐子西集》五卷（唐庚）。又《別集》三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唐子西集》十卷。右皇朝唐庚字子西，眉山人。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唐子西集》二十卷，宗學博士眉山唐庚子西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唐庚集》二十二卷。

又卷四四三《唐庚傳》有文集二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唐子西文集》，一部三冊，闕。

《百川書志》卷一五《唐子西先生集》七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唐庚集》二十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唐子西文集》七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唐子西集》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唐子西文集》。陳景雲注：十卷。

又《唐子西詩》二冊。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眉山唐先生集》二十卷，四本，綿紙影宋板舊鈔，後有陳白陽、朱子儋題字。

毛晉《影宋鈔唐子西集跋》《眉山唐先生文集》三十卷，影寫宋紹興刻本，總目第二行題曰「魯國先生唐庚著」，第三行題曰「教授王維則校」。每卷有目，題曰「眉山唐庚子西」。【略】前有宣和四年鄭總唐庚序、八年呂榮義序，後有紹興十一年鄭康佐跋，唐文若書後。以汪亮采所刻二十二卷本校之，刻本卷十《諭幽燕檄》有目無文，此本完善。卷十一《書三謝詩後》、卷四《梨氏權厝銘》有文無目。【略】子西集，《宋史》本傳、《書錄解題》皆作二十卷，《藝文志》作二十二卷，蓋幷《三國雜事》記之。《讀書志》作十卷，《文獻通考》同。據康佐《後序》，是書本有閩、蜀兩刻，而閩本多於蜀本。疑晁所據者蜀本，陳所據者閩本也。康佐始以所藏合閩、蜀兩本刊之，惠州但去重復而不加編定，故卷雖增而凌亂如此也。

又《汪刻唐子西集跋》右汪亮采刊本《唐子西集》，詩十卷、文十四卷，與影鈔宋紹興本編次卷數皆不同，與徐興公所得何給諫家二十卷本亦不合。據汪氏刊板跋，所據亦即紹興中鄭康佐刊本，但鈔本康佐《後序》云「勒爲三十卷，命刻板摹既，且將以傳示學者，使知至人有至文，而先生之文可以不朽矣，且以成吾家先君友之之義，而後世之尚友者愈無窮矣。書成矣，謹題之卷末」數語，與刻本不同。蓋徐興公所得即《宋史》著錄及直齋所見之本，非鄭康佐本。汪氏既得徐本，又得鄭康佐本，又重爲編次，以合《宋史》二十二卷之數，遂改康佐序以就之。不知《宋史・藝文志》二十二卷，幷《三國雜事》二卷計之，本傳稱有集二十卷，不連《雜事》記之，非二十二卷之外又有《雜事》二卷也，與直齋、興公作跋之本皆合。汪氏刻本分二十四卷，與康佐本固不同，與《宋史》、直齋、興公亦無一合矣。明人刻書每好妄改以就己，汪氏猶沿其餘習耳。《讀巢元修傳》後，鈔本有《諭幽燕檄》一首，殆汪氏刊板時所漏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唐子西集》二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唐庚撰。【略】此本乃明崇禎庚辰福州徐燉從何楷家鈔傳，國朝雍正乙巳，歸安汪亮采所校刊，凡詩十卷、文十二卷，文末綴以《三國雜事》二卷，共二十四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九《眉山唐先生文集》三十卷，明鈔本。宋眉山唐庚子西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唐先生文集》二十卷，雍正間婁東謝氏鈔本。宋唐庚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唐先生集》七卷，明刊本。是本但載詩賦，無雜文。

《滂喜齋宋元本書目》宋板《唐眉山集》，四本。

張元濟《四部叢刊三編本唐先生文集跋》《四庫》著錄《唐子西集》二十四卷，據雍正汪亮采刊本。按：《宋史》本傳「文集二十卷」，陳氏《直齋書錄解題》卷數同。《宋史・藝文志》曰二十二卷，《文獻通考》曰十五卷，晁氏《郡齋讀書志》曰十卷。是本乃三十卷，與汪本編次全異。卷首鄭總、呂榮義及弟庚序，均不記卷數。卷末鄭康佐跋，謂其父所序者文四十五首、詩賦一百八十有五首。嗣在惠陽閱《寓公集》，續得文十二首、詩賦一百十有一首。既又得閩本，文五十六首、詩賦二百八十七首。最後又於蜀得文一百四十二首、詩賦三百一十首。因屬教授王維則讎校，旁搜博取，因其名類，勒爲三十卷，刻板云云。總計是本文凡一百五十五首，詩賦三百十七首，又羼入《三國雜事》三十六則，篇數與康佐跋所舉不合。余友傅沅叔嘗見吳尺凫手抄本，據以校於汪亮采刊本上，爲卷二十，中缺卷九，無鄭康佐及唐文若跋。全書編次與是本略同，「桓」字注「御名」或「淵聖御名」，「構」字注「今上御名」亦同，蓋皆從宋本

出者。然何以卷數不合？以意度之，是蓋爲全集最初刊本，維則奉命讎校，僅僅綜合各本，汰其重複，並未重加編定，故諸體前後迭出，且有同屬一體雜入他卷者。吳氏抄本或爲後人整併重刊，冀與本傳卷數相合，至遺去康佐、文若二跋，則爲寫官與第九卷同時脫漏，而非必原書如是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唐先生文集》二十卷，宋唐庚撰，宋刻本，四冊。《唐先生文集》二十卷，宋唐庚撰，清鈔本，沈善經、王蔭嘉跋，一冊。《唐先生文集》二十卷，宋唐庚撰，清鈔本，張元濟跋，六冊。《唐先生集》七卷，宋唐庚撰，明嘉靖三年任佃刻本，黃丕烈、傅增湘跋，四冊。《唐眉山詩集》十卷、《文集》十四卷，宋唐庚撰，清雍正三年汪亮采南陔草堂活字印本，傅增湘校跋并錄吳焯題識，六冊。《眉山唐先生文集》三十卷，宋唐庚撰，清鈔本，六冊。

強行父《唐子西文錄記》　宣和元年，行父自錢塘罷官如京師，眉山唐先生同寓于城東景德僧舍，與同郡關注子東日從之遊，實聞所未聞，退而記其論文之語，得數紙以歸。自己亥九月十三日盡明年正月六日而別。先生北歸還朝，得請宮祠歸瀘南，道卒於鳳翔，年五十一。自己亥距今紹興八年戊午，二十年矣，舊所記，更兵火無復存者。子東書來，屬余追錄，且欲得僕自書，云：「將置之隅坐，如見師友。」衰病廢忘，十不省五六，乃爲書所記，得三十五條。【略】三月癸巳，餘杭強行父幼安記。

《**百川書志**》**卷一八**　《文錄》一卷，宋眉山唐庚撰。

《**玄賞齋書目**》**卷七**　《唐子西文錄》。

《**近古堂書目**》**卷下**　《唐子西文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七**　《唐子西文錄》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舊本題宋強行父撰，凡三十五條，皆述所聞唐庚論文之語。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唐子西文錄》一卷，宋強幼安撰。

藝文

吳則禮《懷子西》　眼邊寒策良可親，我曹齷齪詎笑人。青鞋布襪有能事，喚取子西來細論。老夫箇裏得妙解，挈挈獨提彌勒袋。他口還炊何許糜，只今且煮南徐菜。八年吳頭并楚尾，痿痿羸羸饑不死。端無一物娛此生，天公乞與毛錐子。莫嗔朱顏漸殊故，且以麤言作依處。幾時雪片似車輪，著履梅花海中去。

折彥質

論述

劉才邵《賜折彥質辭免恩命不允詔》　勅彥質：省所奏辭免知洪州，乞改除領一小壘差遣事具悉。人則贊帷幄之謀，以弼予治；出則當藩屏之任，俾安吾民。雖有內外之殊，俱膺眷倚之重。卿厚德鎮浮，宏才絕俗，聲華茂著，士論攸歸。頃副選求，清途徧歷，遂陪樞府，實預政機。茲分方面之權，忽總兵民之寄。方資共理，佇奏顯庸。胡爲抗章，乃伸懇請。雖嘉謙牧，殊非所期。其體至懷，宜安厥位。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李彌遜《折彥質知福州制》　具位某秉德粹夷，宅心剛大，閎才可以經遠，達識至於造微。武略文韜，夙擁元戎之節；朱轓皂蓋，屢專方伯之權。逮密勿於樞廷，實維持於王度。亟辭機務，久奉眞遊。眷長樂之巨藩，爲七閩之勝地。故家按堵，民知隴畝之安；腐粟積倉，官無飛輓之役。蓋不煩於卧治，其勿駐於前驅。用覽南顧之憂，行俟東歸之命。體茲明訓，克邁遠猷。

傳記

《宋詩紀事》卷四六　彥質字中古，雲中人，涇原帥可適之子。紹興間官樞密使，爲趙鼎所薦，秦檜指爲黨，謫昌化軍。後移郴州，復官。

紀事

周必大《跋折彥質祉亭詩》 承平時，長沙郡圃燕祉堂在大池中，聞甚宏麗，兵火不存。紹興三年二月，帥龍圖閣直學士折公始葺亭於舊基。明年冬移鎮桂林，留題六絕句，一時膾炙人口。

藝文

張元幹《代上折樞彥質生朝二首》 天扶王室挺生申，瑞啓中興社稷臣。樽俎折衝常自任，廟堂康濟更何人。秋風玉帳軍容肅，冷月鈴齋夜宴新。願掃妖氛開壽域，袞衣端爲轉洪鈞。 秋水爲神吉夢隨，上公冠佩儼朝儀。風雲感遇千齡會，日月依光四海知。筆陣詞鋒明藻色，龍韜豹略繫安危。頑金從此歸爐錘，歲歲門闌獻壽詩。

廖剛

論述

程俱《起居舍人廖剛權吏部侍郎制》 具官某學有師承，言無枝葉，夷考其素，行稱其名。既已擢在記言，侍朕左右，而天官右選，吏猥事繁。爾爲郎，攝貳于此屢矣。既習其治莫如爾，宜俾集選之士，各得其平，則稱朕所以懋官之意。

又《權吏部侍郎廖剛兼侍講制》 具官廖剛，淵源有自，勁挺不回，皆以時髦，深明古訓。繼金華之業，蓋無事章句誦說之繁；讀倚相之書，亦當有切磨諷議之益。其敷爾志，以沃朕心。

謝如圭《高峰先生文集序》 唯先生之文醇正之□，自方寸中流出，非務誇多而鬬靡也，非務逞奇而尚怪也，盎然得中和之氣，無所施而不可，又烏可少訾乎！【略】先生性樂清退，恬於仕進，中年於所居高峰前作遊戲宴息之所，目曰圓庵，自爲記。號高峰居士。

葛元駿《高峰先生文集序》 僕少喜操觚，從遊先生長者之門，叩績文之要領。【略】於是旁羅廣蒐，始得《了翁集》，諫議陳公瑩中之文也，又得《龜山集》，侍講楊公中立之文也。復聞順興之交谿尚書廖公，正音諧《韶》《濩》，勁氣沮金石，直與陳、楊二公分鑣爭騖。【略】先尚書以醇儒重望，致身通顯，流方急，退益勇，徜徉乎高峰之下，平日著文，無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道，鑿鑿乎五穀之可以療饑，斷斷乎藥石之可以伐病。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高峰文集》十二卷。【略】《朱子語類》論龜山門人，謂剛爲助和議，今觀其集，若漳州被召上殿，乞約束邊將諸劄，其說誠然。【略】其他奏議，指陳當時利弊，頗有可採。《答陳幾叟書》論知制誥之失，尤爲切當。至其《乞設親軍劄子》，舍大慮小，所見殊陋。又諫止高宗節序拜欽宗事，於君臣兄弟之義，亦皆未協。

《代祖父次韻酬羅君寶見贈》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廖剛字用中，南劍州順昌人。崇寧五年進士，仕至尚書。方曾大母八九十時，陳了翁爲其世綵堂詩，後達高廟乙覽。此代祖父韻，細潤。有集曰《高峰》。 紀昀評：穩愜不支。 許印芳評：「畫」音或。「無」字複。

傳記

張栻《工部尚書廖公墓誌》 公諱剛，字用中，順昌縣人。【略】自爲布衣時，嘗從其鄉人故諫議大夫陳公瓘游，又嘗從侍講楊公時問學，故其後立朝行己，具有本末。【略】初登崇寧五年進士第，歷縣主簿、州判官、錄事參軍、教授，凡五任，改秩調漳州司錄，就除國子錄，擢監察御史。【略】已而以親老引外，得知興化軍。靖康初，以右正言召，未赴，遭通奉君憂，服闋，又以工部員外郎召，以母疾辭。【略】除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未幾，召爲吏部員外郎，遷

起居舍人，以撫賊事增一秩。【略】除權吏部侍郎，兼侍講。【略】遷給事中，遭內艱，服闋，還瑣闥舊職，時紹興四年也。【略】明年遷刑部侍郎。【略】又明年，以久在朝列，力請外，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略】在郡二年，應詔上封事，乞早以建國公正皇子之號。【略】是歲以年將七十請謝事，時已降詔旨矣。詔書趣行，至闕，則有中司之拜。【略】爲時宰所擠去。自公之去，言事者類皆承望，而搢紳竄逐者相繼矣。公謝事三歲，以十三年正月壬寅沒于正寢，累官左朝奉大夫，封順昌縣開國男。【略】銘曰：廖氏之先，家於太原。唐季避難，甌閩是遷。惟閩之廖，自公而著。豈以其位，惟德之故。公之清德，壯老一節。持身立朝，冰玉之潔。人攀其華，我掇其實。躬行是尚，如漢萬石。靡慕于寵，靡撓于勢。進無隱言，退不茹愧。謝事于家，而名益崇。惟其守道，是以亢宗。有寧其宮，公則命之。溪山所環，後則宜之。奕奕其後，孔藩且昌。克念其德，以篤不忘。

《宋史》卷三七四《廖剛傳》（存目）

紀事

廖剛《舟次嚴子陵釣臺當時出舟中所作一篇依韵和之詩注》 衢守作席，諸妓分立諸客前，各唱一詞，雜然并奏，時當予前者唱《剔銀燈》，偶差妙麗，故以戲諸同事。

又《戲呈吳江令張明達詩注》 甲午夏，沿檄自潤還秀，持惠山泉與達明，書此代簡。吳江第四橋，自古傳取水處。明達得詩，因說修橋日，惟是橋下柱不得，凡兩日，後用鐵裹柱頭如錐狀，方下得定。蓋其下皆有青泥，滑而水急，當泉涌處也。是日，達明招飲于垂虹亭，因遣人取水較之。水輕，甘于惠泉。余戲達明曰：「水則勝矣，但未知令如何耳？」二人相與欣髯，盡醉而後歸。然惠泉雖味淡而體差重，以石置器中，可經歲不壞。居無幾時，朝廷有旨月進，雖爲禁泉，品之居上，豈正以其不壞耶？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廖尚書剛用中，嘗夢中作詩，其末句云：「家住五湖明月樓。」其後公薨，葬于沙縣二十五里交溪鳳山之下。其子遂建樓，以「明月」目之。張給事致遠賦詩云：「明月樓前可萬家，鳳山庵下日初斜。風流耆舊消沉盡，空睇寒江耿暮霞。」

著錄

謝如圭《高峰先生文集序》 前後所爲文，其令子昭陽使君逞因廣文之請，鏤板以傳無窮，俾予爲之序。如圭舊辱先生陶鑄，忝出門下，自顧學術淺陋，文思荒唐，恐不足以發揚盛美。辭不獲免，於是薰盥以書。乾道六年十二月日，門生左朝請郎、直秘閣、主管隆興府玉隆觀謝如圭謹序。

葛元隲《高峰先生文集序》 乃者天借之福，承乏郡文學，昕夕奉侍其令子史君，色笑之餘，遂率爾有請，願出前後製述鋟梓，以永其傳。【略】目爲《高峰先生文集》。【略】乾道七年正月日，左宣教郎、邵武軍軍學教授葛元隲謹序。

吳邦傑《修補高峰先生文集跋》 郡庠舊有高峰先生文肅廖公文集，乃公之長子以孝宗皇帝即位之八年來守茲土，因郡博士之請，鋟梓以永其傳。歲久，字多漫滅，弗堪摹印，學者惜之。後百餘年，邦傑繼叨郡寄，始至謁學，詢之書庫，則卷帙散失，已無全書。遂出家世所藏舊本校正，命工重刊，補缺板八十七紙，修漫板百有餘紙，以足成此書全帙云。咸淳辛未三月望日，邦傑百拜謹誌。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廖剛《高峰集》十七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廖氏《高峰集》，一部四冊，全。

《趙定宇書目》 《廖高峰文集》八冊。

《近古堂書目》下 宋刻《高峰先（生）廖（則）（剛）文集》。

《絳雲樓書目》卷三 宋板《高峰先生廖剛文集》八冊。

林佶《高峰先生文集跋》 此集閩中久無刻板，即此抄本，亦是百餘年前物，蠹蝕之餘，幾不可觸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高峰文集》十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廖剛撰。【略】其集久無刻本，傳寫多誤，脫字或至數行，無從校補，今亦姑從舊本錄之焉。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四 《高峰集》十二卷，舊鈔本。宋廖剛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高峰先生文集》十二卷，舊鈔本。林佶人藏書。【略】此乃康熙癸酉冬閩南林佶家藏鈔本，吉人手識云「從吳門申函吉長兄借鈔，略爲覆校」，有「鹿原林氏藏書」一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高峰文集》十二卷。宋廖剛撰。《總目》云無刊本。振綺堂有鈔本四卷。　許氏亦有鈔本四卷。

又《**續錄**》　路有鈔本。　裘杼樓目鈔本。　怡古齋鈔本十七卷。　八千卷樓有林佶人刊本。

《**上海圖書館善本書目**》《高峰先生文集》十二卷，宋廖剛撰，清蕭山陸氏三間草堂鈔本，王宗炎題記。

藝文

陳淵《**祭廖尚書文**》　維紹興十三年歲次癸亥十一月癸丑朔十七日己巳，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陳淵，謹以清酌庶饈之奠，致祭於故致政徽猷尚書廖公之靈：惟公仕至八座，名高當世，壽逾七十，祿垂後裔。凡古人之所難值者，公晏然而皆得；而世俗之所無有者，公裕然而已備。遺五福而弗居，謝塵緣而釋累。公固無憾，人亦何喟。所不足者，遭時艱難，餘蘊未既。朝廷喪其老成，後學失所依庇。此有志之士所以深悲，與夫識與不識，莫不爲之揮涕也。嗟乎！一氣無私，有種純粹。率曠世而不逢，示百年而遂逝。其窮而在下者，顧豈無人，而其達而在上者，又止於此。造物者其果有意乎，其無意乎？吾不可得而知已。昔我未冠，唯公是比，針芥相投，不約而契。跋龜山中庸之學，慕了齋浩然之氣。匪曰身謀，爲天下計。故處則管鮑之相許，出則王貢之相繼。五十年間，義均兄弟。晚歲同朝，臺諫並峙，道然而然，心同迹似。方抗志以輸忠，忽遭讒而俱廢。我既還里，後公亦至。幸家居之無遠，庶安車之易詣。曾日月之幾何，遽訃音之來謂。嗚呼哀哉！於生知死，達人細事，公了此其有餘，豈待言而後會？顧平生之交游盡矣，雖久生其何恃？歌此奠章，公歆我意。

晏敦復

論述

劉一止《**晏敦復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制**》　具官某養氣純全，執義堅固。粵從簡拔，黽勉事功。旋居封駁之司，再領銓衡之任。果敢健決，初無所私。朕允茲耆艾之謀，未覺歲時之久。抗章引疾，慨莫得留。爰陞延閣之華，仍俾左符之重。衝當孔道，股肱行朝。爾見吏民，宜敷惠澤，俾民服朕化，吏畏爾明。則爲稱職，尚勉之哉。

張綱《**晏敦復除吏部郎官制**》　爾以識度之遠，材術之優，頃蒙簡求，與吾選事。今用復爾於外，俾列舊職。爾其悉意，一從事於新書，使夫黠胥不能玩法，而寒微無留滯之歎，則予汝嘉。

又《**晏敦復除左司制**》　惟爾奮由儒學，雅以才術著稱，佐吾銓曹，事至輒辦。茲用進爾宰屬，究其設施。夫詔條叢淆，吏胥出沒，不可不察也。服我訓言，往勤厥職，使夫游刃恢恢然有餘地，則彌綸省闥之譽，何愧於古？

歐陽守道《**題晏尚書紹興奏稿**》　二公思君父、國家與其身通爲一體，隱痛至此，今去之百三十六年，仇敵亡滅無遺類矣。而某讀此二稿，猶再拜流涕曰：吾祖吾父至此，吾身、吾子、吾孫幸得爲大宋民，不更事二姓者，誰之賜也？嗚呼，讀《論語》者不思夫子「微管仲」一語乃利害之切我身也，如皆思之，則謀人國事當不自誤矣。不然者，吾猶置身何地哉？嗚呼，二公此稿，吾子吾孫尚永寶之。

傳記

《**宋史**》卷三八一《**晏敦復傳**》　晏敦復字景初，丞相殊之曾孫。少學于程

頤，頤奇之。第進士，爲御史臺檢法官。紹興初，大臣薦，召試館職，不就。特命祠部郎官，遷吏部，以守法忤呂頤浩，出知貴溪縣。會有爲敦復直其事者，改通判臨江軍，召爲吏部郎官、左司諫、權給事中，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略】權吏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渡江後，庶事草創，凡四選格法多所裁定。敦復素剛嚴，居吏部，請謁不行，銓綜平允，除給事中。【略】改知袁州，【略】復爲吏部侍郎。【略】權吏部尚書兼江淮等路經制使。故事，侍從過宰相閤，既退，宰相必送數步。敦復見〔秦〕檜未嘗送，每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尋請外，以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提舉亳州明道宮。閑居數年卒，年七十一。敦復靜默如不能言，立朝論事無所避。帝嘗謂之曰：「卿鯁峭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

紀事

《老學庵筆記》卷一　晏尚書景初作一士大夫墓誌，以示朱希眞。希眞曰：「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景初苦問之，希眞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處欠。」又問：「欠何字？」曰：「當增『不行于世』四字。」景初遂增「藏于家」三字，實用希眞意也。

洪炎

論述

黃庭堅《書倦殼軒詩後》　洪氏四甥才氣不同，要之皆能獨秀於林者也。

潘大臨《題洪氏嗛殼軒》　封胡羯末謝，龜駒玉鴻洪。千載望四謝，四洪天壤同。

張綱《洪炎轉四官制》　具官某言有壇宇，學造淵源，典刑獨紹於前人，氣節雅高於流俗。召自遠俗，實之邇聯，期造膝以輸忠，會積痾而去位。義難奪志，甫遂掛冠；天不假年，遽聞易簀。命也不淑，愴然興懷。其峻陟於義階，庶流光於泉壤。尚惟精爽，歆此恩榮。

又《洪炎轉一官致仕制》　具官某舊學淵源，老猶篤志，後生領袖，論必據經。召從江海退閑之餘，擢置言語侍從之列，方資獻納，俄爽節宣。陟次對之清班，就燕閑於眞館。露章有請，遽欲辭榮。當饋興嗟，重違雅志。俾遂山林之適，仍加爵秩之榮。祗服寵光，用介眉壽。

《雞肋編》卷中　劉光世爲浙西安撫大使，父延慶本夏州人也，參議官范正輿除直龍圖閣告詞云：「入幕之賓，以折衝尊俎爲任；從軍之樂，以決勝笑談爲功。高適受哥舒之知，石洪應重祚之辟。」蓋翰與烏皆蕃人，且譏其尊俎笑談以爲功任也。又李擢除工部侍郎詞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凡今冬官之屬，以予觀之，才二十有八，而五官各有羨數。考冢宰官府之六屬，各爲六十，而天官則六十四，地官則七十，夏官則六十七，秋官則六十六，蓋斷簡失次而然，非實散亡也。取其羨數，凡百工之事歸之冬官，其數乃周。汝尚深加考覈，分別部居，不相雜廁，則六職者均一，非特可正歷代之違，抑亦見今日辨治之精且詳也。非汝其誰任此！」皆洪炎之詞。後洪除在京宮祠，請給人從班著並依舊，而同列趙思誠繳駁，以謂士指爲不釐務中書舍人，其任代言之職，自有國以來，未有如此之謬者，遂罷爲在外宮觀。

姚勉《書洪玉父奏藁後》　江西龜、駒、玉、鴻之四洪，猶江東封胡羯末之四謝也。生恨晚，不及識前輩。寶祐癸丑，幸得與徽猷公四世子孫述爲同年生，暇日出公在思陵時奏藁，某拜手讀曰：噫，此前輩文章也，意忠實而語精簡。今之葩華其文，以舉子策體爲奏對者，視此愧矣。里後學姚某謹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西渡集》二卷，補遺一卷。【略】炎詩酷似其舅，今全集斷然獨完，殊足寶貴。

《宋百家詩存》卷七《西渡詩集》　洪炎字玉父，豫章人，徽宗朝官中書舍人，與兄朋龜父、芻駒父、弟羽鴻父俱以詩名，時稱「四洪」。【略】炎自少迄老，棲棲湖海間，然其詩蕭灑落拓，絕無羈愁凄苦之況，故是難及。

《坐上呈師川有懷駒父》　《帶經堂詩話》卷六：《坐上呈師川有懷駒父》七律所云：「欣逢白鶴歸華表，更想黃能出羽淵。」正在集中，其詩局促，去豫章殊遠。

傳記

《西渡集》附錄《洪炎小傳》 洪炎，字玉父，豫章人。徽宗朝官中書舍人。與兄朋龜父、芻駒父、弟羽鴻父俱以詩文名世，稱四洪。潘邠老有《題洪氏蠣殼軒》詩云：「封胡羯末謝，龜駒玉鴻洪。千載望四謝，四洪天壤同。」其許如此。靖康初，炎家洪城。建炎三年，避寇於龍潭，及返，室廬盡焚，故其詩有「南州一炬火，我歸無所歸」之句。嘗至楚州，因水漲舟阻，有詩云：「昔我至止，得二國士。於今幾年，隔違生死。梗泛萍飄，乃復于止。」二國士謂汪信民、呂居仁也。炎自少迄老，栖栖湖海間，然其詩瀟灑落拓，絕無羈愁淒苦之況，故是難及。

《宋史翼》卷二七 洪炎字玉父，與兄朋、弟芻、羽俱以文詞名，世號「四洪」。舉進士，爲穀城令。坐以兄弟罹元祐黨同貶竄，復知潁上譙縣，並有循政。累官著作郎、祕書少監。高宗初召爲中書舍人，時方倥傯，除目填委，炎操筆立成，訓詞典雅，同列歎服。有《西渡集》。嘗編列仙臞儒事蹟三卷，號《塵外記》。又手錄雜家小說行於世。

紀事

洪炎《再任祕書少監》 再入蘭臺逢舊史，重游東觀閱新書。家徒四壁今無屋，誰爲君王奏《子虛》。

《東萊呂紫微師友雜志》 晁以道篤於親戚故舊，及有牽聯之親，一日之雅，皆委曲敦叙，從生而化者甚衆。以道，盛文肅家外甥，洪炎玉父祖母文城君，亦盛氏甥，以道於玉父爲尊行。一日同會京師，玉父未及見以道，邂逅僧寺中，玉父謂以道曰：「公，丈行也，前此未得一見。」以道遽折之曰：「某自是公表叔，何丈行之有！」玉父再三謝之曰：「是表叔，是表叔，但某未曾敢叙致爾。」以此知游學之士，須經中原先達鈐推方能有成也。

又 大觀間，東萊公迎侍赴眞州船場，過楚州，汪信民爲教授，洪玉父迎其祖母文城君赴官潁州。信民、玉父與予會飲舟中甚樂。玉父戲信民云：「某是范淳夫知舉時過省，可以無愧。信民乃林希知舉時作省魁，不得不慚於某也。」別後玉父有寄予與信民四言詩。

《能改齋漫錄》卷一〇 元長始以「紹述」兩字劫持上下，擅權久之。知公議不可以久鬱也，宣和間，始令其子約之招致習爲元祐學者。是以楊中立、洪玉父諸人皆官于中都，又使其門下客著《西清詩話》以載蘇、黃語，亦欲爲他日張本耳。

《艇齋詩話》 洪玉父舍人有侍兒曰小九，知書，能爲洪檢閱，洪甚愛之。嘗月夜攜登滕王閣，洪賦詩云：「桃花浪打散花樓，南浦西山送客愁。爲理伊州十二疊，緩歌聲裏看洪洲。」後因兵亂失之，洪悵恨不已，又和前詩云：「西江東畔見江樓，江月江風萬斛愁。試問海潮應念我，爲將雙淚到南州。」已而洪□復尋得其人。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西渡集》一卷，中書舍人洪炎玉父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四 《西渡集》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洪炎《西渡集》，一部三冊，殘闕。

《菉竹堂書目》卷四 洪炎《西渡集》一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洪炎《西渡集》一卷。

王士禎《宋氏漫堂鈔本西渡集跋》 宋牧仲中丞自吳中鈔寄洪炎玉父《西渡集》，僅一卷。考焦氏《經籍志》，玉父《西渡集》一卷，與此本合。然編首題「卷第一」，又似不完之書，何也？【略】此本牧仲鈔之醫士陸其清家。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西渡集》二卷，《補遺》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洪炎撰。【略】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云羽集不傳，惟載朋《清非集》一卷，芻《老圃集》一卷，炎《西渡集》一卷，《史宋・藝文志》并同。【略】此本爲浙江鮑氏知不足齋所藏，惟分上下二卷，與陳氏所載少異。然《老圃集》陳氏亦稱一卷，而今日掇拾殘賸，尚非一卷所能容，則或《書錄解題》傳寫之訛，《宋志》因之，均未可知也。

《**知聖道齋讀書跋**》卷二　《西渡集》，【略】卷中《庚戌舊廬傷懷》一首，乃疊《丙午遷居》韻，而《遷居》詩反在卷末，殆亦出後人掇拾，非原編也。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一　《西渡詩集》一卷，舊鈔本。宋洪炎玉父著。

《**郘宋樓藏書志**》卷八〇　《西渡集》二卷、《補遺》一卷，鮑淥飲手校本。宋洪炎玉父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西渡詩集》二卷、《補遺》一卷，十萬卷樓鈔本。宋洪炎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西渡詩集》一卷，宋洪炎玉父撰。清宋氏漫堂寫本，板心下方有「漫堂鈔本」四字。

傅增湘《**校惜分陰齋本西渡集題識**》　昨過蕭山朱翼菴，見案頭有茲集寫本，爲宋漫堂家物，版心有「漫堂鈔本」四字，鈐「綿津山人」朱文印，遂乞一瓻之借，取此新刻爲正一通，《初至臨安》及《再任秘書監》等五詩爲此本所遺，因手寫之卷末。《再任秘書監》，補逸中有之，而刪去中二聯，易爲絕句，尤可嗤笑。《事文類聚》乃坊賈射利之書，據以補入，遂貽此笑端。益知名鈔之足貴，而從事校讎，未可掉以輕心也。癸亥十月朔，藏園居士傅增湘記。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西渡集》一卷，《補遺》一卷，宋洪炎撰，清光緒二年朱氏惜分陰齋刻本，傅增湘校幷跋，一冊。《西渡詩集》一卷，宋洪炎撰，清宋氏漫堂鈔本，傅增湘跋，一冊。《西渡詩集》一卷，宋洪炎撰，清鈔本，周叔弢校幷跋，一冊。

藝文

釋惠洪《**洪玉父赴官潁川會余金陵**》　迂疏世不要，冷落眠山寺。空山斷往還，落花自流水。平生所懷人，那料千里至。歡極看屋梁，通夕不成寐。曉從城郭來，山亦爲余喜。登門見眉髮，已覺增爽氣。洪徐皆人龍，論議例英偉。君於二老間，妙語發溫粹。胡爲下僚中，混此萬乘器。攝衣願從君，舉步懼推鄙。安知出愛忘，劇談略勢位。便欲攜與東，載我以船尾。予生分奇蹇，事事得敗意。獨於天下豪，未識已神契。天公亦見憐，以此厚我耳。西湖今古勝，前輩風流地。風月久乾沒，畫舫誰料理。行當入君手，想見飽風味。不得陪清游，起坐終夜喟。定有湖上詩，無辭遠相寄。

呂頤浩

論述

綜論

呂頤浩《**家學書懷二首**》　儒林從昔譾英猷，蚤步亨衢孰比儔？四坐俊翹環策府，一時名位冠瀛洲。九苞丹鳳標文采，五總靈龜擅智謀。東觀退朝何所似，廣文詩健欲凌秋。　窮經投老變書淫，兩鬢塵埃老欲侵。滿院好風炎日晚，一庭疏雨夜堂深。十年塵坌無高步，萬里雲霄有素心。誰謂腐儒何所用，試將肝膽報知音。

華鎮《**上揚帥呂大資書**》　恭惟知府樞密大資閣下以豪傑之才，世公輔之位。聰明高遠，道術宏博，識量深厚，鑒裁昭融，加以世德淵源，中外履歷，論之既稔，所閱且多。天下之士不幸不得見之則已，苟得見之，倘有一介，無慮遺逸。故下車之日，人人翹首抗足，想鈞目之顧盼，而自忘其鄙陋。

分論

《**次韻張全真參政退老堂**》《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五方回評：呂丞相家爲此堂，諸公各有詩，今摘選所和者，多得體之言。

《**次韻李泰叔退老堂**》《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五方回評：爲宰相退居，不下第六句，則爲何如人耶？此所以爲可選。　紀昀評：此說是。　夢想戰爭，非「清夢」矣，此字殊不貫下三字。

《**次韻蔡叔厚退老堂**》《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五方回評：此是次韻詩，

「堂」、「揚」二字俱和倒，末句又見得宰相用心。　馮班評：「貌不揚」用裴中立事。　紀昀評：三首詩格俱庸鈍，惟此首語意差好。

傳記

《宋史》卷三六二《呂頤浩傳》　呂頤浩字元直，其先樂陵人，徙齊州。中進士第。父喪家貧，躬耕以贍老幼。後爲密州司戶參軍，以李清臣薦，爲邠州教授。除宗子博士，累官，入爲太府少卿、直龍圖閣、河北轉運副使，升待制徽猷閣、都轉運使。伐燕之役，頤浩以轉輸隨种師道至白溝。既得燕山，郭藥師衆二萬、契丹軍萬餘，皆仰給縣官，詔以頤浩爲燕山府路轉運使。頤浩奏，【略】徽宗怒，命褫職貶官，而領職如故，尋復焉。進徽猷閣直學士。金人入燕，郭藥師劫頤浩與蔡靖等以降。敵退得歸，復以爲河北都轉運使，以病辭，提舉崇福宮。高宗即位，除知揚州。車駕南幸，頤浩入見，除戶部侍郎兼知揚州，進戶部尚書。【略】進吏部尚書。建炎二年，金人逼揚州，車駕南渡鎮江，召從臣問去留。頤浩叩頭願且留此，爲江北聲援。不然，敵乘勢渡江，事愈急矣。駕幸錢塘，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還屯京口。金人去揚州，改江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時苗傅、劉正彥爲逆，逼高宗避位。頤浩至江寧，奉明受改元詔赦，會監司議，皆莫敢對。【略】頤浩乃與浚及諸將約，會兵討賊。【略】頤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以手加額。朱勝非罷相，以頤浩守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車駕幸建康，聞金人復入，召諸將問移蹕之地，頤浩曰：「金人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乃以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駕至平江，聞杜充敗績，上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初，建炎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顓恣，趙鼎論其過。四年，移鼎爲翰林學士、吏部尚書。鼎辭，且攻頤浩，章十數上，頤浩求去。除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詔以頤浩倡義勤王，故從優禮焉。奉化賊蔣璉乘亂爲變，劫頤浩寘軍中，高宗以頤浩故，赦而招之。尋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知池州。【略】詔以淮南民未復業，須威望大臣措置，以頤浩兼宣撫，領壽春府、滁廬和州、無爲軍。【略】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時桑仲在襄陽，欲進取京城，乞朝廷舉兵爲聲援。頤浩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略】〔秦〕檜知頤浩不爲公論所與，多引知名士爲助，欲傾之而擅朝權。高宗乃下詔以戒朋黨，除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頤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頤浩次常州，延壽軍叛，劉光世殲其衆，又聞桑仲已死，遂不進，引疾求罷。詔還朝，以知紹興府朱勝非同都督諸軍事。頤浩既還，欲傾秦檜，乃引勝非爲助。給事中胡安國論勝非必誤大計，勝非復知紹興府，尋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諸房文字黃龜年書行。安國以失職求去，罷之。檜上章乞留安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皆以論救安國罷，程瑀、胡世將、劉一止、張燾、林待聘、樓炤亦坐論檜黨斥，臺省一空，遂罷檜相。頤浩獨秉政。【略】頤浩再秉政凡二年，高宗以水旱地震，下詔罪己求言，頤浩連章待罪。【略】侍御史辛炳、殿中常同論其罪，遂罷頤浩爲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洞霄宮，改特進、觀文殿大學士。五年，詔問宰執以戰守方略，頤浩條十事以獻，除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時郴、衡、桂陽盜起，頤浩遣人悉平之。帝在建康，除頤浩少保、浙西安撫制置大使、知臨安府、行宮留守。明堂禮成，進封成國公。八年，上將還臨安，除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頤浩引疾求去，除醴泉觀使。九年，金人歸河南地，高宗欲以頤浩往陝西，命中使召赴行在。頤浩以老病辭，且條陝西利害，謂金人無故歸地，其必有意。召趣赴闕，既至，以疾不能見，乃聽歸。未幾，卒，贈太師，封秦國公，謚忠穆。頤浩有膽略，善鞍馬弓劍，當國步艱難之際，人倚之爲重。自江東再相，胡安國以書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讎爲戒，頤浩不能用。

佚名《呂忠穆公年譜》（存目）

紀事

《鷄肋編》卷上　高宗南幸，舟方在海中，每泊近岸，執政必登舟朝謁，行

於沮洳，則躡芒鞋。呂元直時爲宰相，顧同列戲曰：「草履便將爲赤舄。」參政范覺民曰：「稻稭聊以當沙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六　庚寅，宣撫處置使張浚奏捷，且請俟過家上冢畢，順水赴行在。上曰：「賴敵自退，西蜀無虞。」呂頤浩曰：「臣深以爲憂，今強敵敗散，皆陛下聖德所致，所有張浚更取旨。」上曰：「可速其來。」【略】頤浩又遺浚書曰：「即未可去蜀，第留宣司，當爲開陳如所請。」浚不顧。

《**景定建康志**》卷四八　朝廷命公爲轉運使，公條奏燕山一路費用如此，雖窮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必無以善其後。又條奏河北燕山路危急五事，願詔三省、密院博議久長之策。朝廷怒沮壞邊事，尋奉聖旨：「呂頤浩所奏，意有包藏，情不可貸，可先次落徽猷閣待制，仍降官。如軍糧闕誤，令宣撫使枷項。仍依舊爲轉運使，兼經制燕山府、河北京東路財用。」後踰月，宣撫使王安中奉御筆處分，令公赴宣撫司出頭聽旨，供伏軍令狀。御筆云：「朕紹累聖之業，繼寧考之志，復燕雲之境土，仰承帝休，博採衆智，蔽于朕心，蓋不專廟堂之論。呂頤浩輩乃何人，敢懷姦興訛造訕，每詆恢復大政。自沈積中被罪，益桀驁不遜，無復顧藉，分明植黨，援引憸人，對衆毀謗朝廷，肆爲輕侮。唱不可守之說，以疑衆心，陳不可行之事，以困朝論。既欲動搖國是，成其姦回，又因沮抑疆事，以求罷免。爲臣如此，深駭所聞。卿可勾頤浩赴宣撫司，出示詔旨而加詰問。及聞頤浩自云已辦白金數千兩，爲海外之行。卿問頤浩不知編配之外，朝廷別有典憲否。此後應副邊防，一事一件，少有闕誤稽違，或爲國纖芥生事，當以軍法首坐頤浩，永爲臣子之戒。卿具此取索頤浩伏軍令狀以聞。」仍令以此德意自諭其黨，不得下司。公在燕山僅二年，備歷艱險，常勝軍索糧，帶甲持刃脅公，每恐不能逃禍。

《**困學紀聞**》卷一九　呂成公代其父倉部自黃州易守池州啓云：「爰考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其臨秋浦，亦齊安解組之餘。雖後先遷徙之偶同，顧今昔風流之非匹。」

著錄

呂摭《上孝宗謝表》　類編到《勤王事跡》及當時印下勤王檄書一軸，幷先臣頤浩家傳及遺事，文集共八件投進，乞降付兩浙轉運司鏤版，伏蒙聖恩，【略】親灑宸翰，特依所乞者。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呂忠穆集》十五卷，丞相濟南呂頤浩元直撰。後三卷爲《燕魏錄》，雜記古今事。卷末言金人敗盟始末甚詳。

《**文獻通考**》卷二三八　《呂忠穆集》十五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呂頤浩《忠穆文集》十五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呂頤浩文集》，一部十冊，殘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呂頤浩文集》十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呂頤浩集》二十卷。

《**脈望館書目**》　《呂忠穆公奏議》一本。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丞相呂忠穆公文集》五冊，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忠穆集》八卷，永樂大典本。宋呂頤浩撰。【略】頤浩集凡十五卷，見於陳振孫《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者幷同。舊本久佚，惟《永樂大典》頗散見其遺篇，裒而輯之，尚得文一百三十七首，詩詞五十八首，今重爲排輯，勒成八卷。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忠穆集》八卷，宋呂頤浩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二冊。

藝文

王綯《建炎丞相成國呂忠穆公退老堂》　巨力曾扶國步安，功成猶未鬢毛斑。天心正佑宋無極，人意詎容公久閒？裴令縱能娛綠野，謝公可是老東山。何當鼓櫂輕千里，款奉清談宴俎間。

胡銓《祭呂尚書文》　嗚呼天乎，何助桀爲虐，而不與堯爲善乎？姦鈇逆鼎，逞桀之驁，天胡不降之罰？忠臣義士，助堯爲善，天胡必殞其元？是爲善未必福，爲惡未必禍，爲造物之茫然。嗟嗟我公，亦可爲大不幸，此吾所以疾痛而呼天也。天乎痛哉！歲在豕韋，有盜在夏，脫周鼎之舍牛，盼長江而飲馬。繁冠養威而桀驁，旄鉞貪天而竊假。額額淮城，實襄據者，公氣沸膺，謂大不可。亟往蒞師，天子命我，是何異以麟將狼，而以一簣之區區，回狂瀾於既

瀉。機潰而發，變生肘下，氣弗壓於岱嵩，身遂膏於原野。雖引鈎斷舌，莫伸橋柱之冤，而嚼齒穿齦，益厲睢陽之罵。天乎痛哉！僕在山林，公獨我知，來赴闕下，首加品題，致康瓠蒙黃鐘之賞，而千金享補履之錐。賢人君子，方翕然恃以爲司命，而山崩海竭，將魚鳥之何依？天乎痛哉！公之幼孤，墮地纔臘，呱呱弗子，邊事方割，拂劍出門，義不還顧。凶訃每至，一旦千古。誰不碌碌保妻子，公獨不暇字其孤，誰不保寵死家簀，公獨不得全其軀。何蘭桂玉折而蕭艾榮敷，何姦回軟熟富貴壽考，而剛方正直反天厄以崎嶇？信顏跖不相勘，而蒼蒼者固不可以曉歟？天乎痛哉！嗟嗟我公，復何爲耶？行耶止耶，昧耶明耶，豈形忘生死，不忘君些？將魂魄不死，奄淮上以爲家些？豈塊然冥漠，鬱千古之憤些？將上訴天帝，泄不平之冤些？豈烜赫威靈，血食萬世些？將哀兵驅鬼以磔反寇些，豈變爲長虹以吞此鯨鯢些，將奮爲烈缺霹靂以震蕩敵人之窟穴些？不然長雄八公山，使草木皆神，破苻堅百萬之師些？幽冥茫然，聞不聞些？天乎痛哉！哭聲如疾雷破山，淚如注海而傾河。復何爲耶，復何爲耶？痛哉！

夏倪

論述

《紫微詩話》 夏均父倪文詞富贍，儕輩少及。嘗以「天寒霜雪繁，游子有所之」爲韻，作十詩留別饒德操，不愧前人作也。

《江西詩派小序・夏均父》 均父集中如擬陶、韋五言，亹亹逼眞，律詩用事琢句，超出繩墨，言近旨遠，可以諷味，蓋用功於詩，而非所謂無意於文之文也。然竦之諸孫，故其詩云：「堂堂文莊公，事業何崢嶸。」孟子曰：「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均父欲改之乎，其志亦可悲也。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夏倪》 倪字均父，蘄州人，自府曹左官祁陽監酒。文詞富贍，儕輩罕及。嘗以「天寒霜露繁，遊子有所之」爲韻作十詩，留別饒德操，曲盡羊綿之致。赴江守日，張彥實有贈行詩：「未覺朝廷疏汲黯，極知州郡要文翁。」均父朝夕諷誦之，其服官之勤可知也。詩文一集，呂紫薇爲之序。論學詩當識活法，極其明快，可補入詩話。

《萬言書》 晁說之《跋夏均父萬言書後》：或云此書未備乙夜之覽，說之不信也。吾民因斯言而厚矣。衛叔玉停山公主事，鮮有爲上及之者，偉哉！月日，天台敎主老法華泊舟睢陽題。

《請如璧主天寧疏》 《梁溪漫志》卷九：「如璧」後主襄陽天寧，夏均父倪爲請疏，其略曰：「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又云：「豈惟江左公卿，盡頃支遁；獨有襄陽耆舊，未識道安。」時稱其精當。

「坐食今添幾支遁」句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初以僧牒鹽鈔糴軍儲，夏均父詩云：「坐食今添幾支遁，煮鹽那得百弘羊。」反本之論也。

傳記

《宋詩紀事》卷三三 倪字均父，蘄州人，英公之孫。宣和中，自府曹左官祁陽監酒。有《遠游堂集》。

紀事

《東萊呂紫微師友雜志》 夏倪均父，先名倅。少能文，樂善，其妻又賢，使均父多從賢士大夫游。德操每依均父，如家也。後德操作僧，所度弟子，皆令與均父諸子聯名。

又 大觀初，趙丈仲長、晁丈以道與夏侯節夫、夏均父、汪信民同在京師，每出入多聯騎同往。

《風月堂詩話》卷下 王立之、夏均父俱以宗女夫入仕。立之讀書喜賓客，黃魯直、諸晁皆與之善，著《歸叟詩話》行於世。均父名倪，饒財，亦好學。

《能改齋漫錄》卷一七 夏倪均父，宣和庚子自府曹左遷祁陽酒官。過浯溪，登浯臺，愛其山水奇秀，自謂非中州所有，不減淵明斜川之游，且作長短

句，以《滅字木蘭花》歌之。

《**詩說隽永**》夏均父嘗言，詩之比類，直要相停。常與客泛舟，載肥妓而飲濁酒。其詩曰：「蟻浮金椀濁，妓壓畫船低。」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遠游堂集》二卷，知江州蘄春夏倪均父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五《遠游堂集》二卷。

藝文

釋如璧《**寄夏均父二首**》四海交情未有君，解衣推食見情眞。平生爛漫如一日，萬里周旋覺更親。我已山林新祝髮，君猶州縣故隨人。而今官意知何似，早晚歸來洗世塵。

釋惠洪《**招夏均父**》北山深轉青松壑，萬疊煙霏空翠堆。元亮果堪中路竢，子猷那敢棹舟回。鳥工魂夢尋公去，蟬蛻塵埃出郭來。他日荆林談笑處，行人應指兩翁臺。

張擴《**送均父作江守**》平時衮衮向諸公，投老猶推作郡公。未覺朝廷疏汲黯，極知州郡要文翁。

呂本中《**閑居感舊偶成十絕乘興有作不復詮次**》壁老投冠去學禪，堂堂一鼓陣無前。平生老伴唯均父，馬病途窮不著鞭。

雜錄

《**能改齋漫錄**》卷一〇蘄州人夏均父，名倪，能詩，與呂居仁相善。既沒六年，當紹興癸丑二月一日，其子見居仁嶺南，出均父所爲詩，屬居仁序之。序言其本末尤詳。已而居仁自嶺外寄居臨川，乃紹興癸丑之夏。因取近世以詩知名者二十五人，謂皆本於山谷，圖爲江西宗派，均父其一也。然則居仁作《宗派圖》時，均父沒已六年矣。予近覽贛州所刊《百家詩選》，其序均父詩，因及宗派之次第，且云：「夏均父自言，以在下列爲耻。」殊不知均父沒已六年，不及見圖。斯言之妄，蓋可知矣。

釋惠洪

論述

綜論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六引《**雪浪齋日記**》洪覺範詩云：「已收一雲掛龍雨，忽起千巖攔鷁風。」「掛龍」對「攔鷁」，皆方言，古今人未嘗道。又云：「麗句妙於天下白，高才俊似海東青。」又云：「文如水行川，氣如春在花。」皆奇句也。

謝逸《**林間錄序**》洪覺範得自在三昧於雲庵老人，故能游戲翰墨場中，呻吟謦咳皆成文章。每與林間勝士抵掌清談，莫非尊宿之高行、叢林之遺訓、諸佛菩薩之微旨、賢士大夫之餘論。【略】大抵文士有妙思者未必有美才，有美才者未必有妙思。惟體道之士見亡執謝，定亂兩融，心如明鏡，遇物便了，故縱口而筆，肆談而書，無遇而不貞也。然則覺範所以兼二子之美者，得非體道而然也？

《**許彥周詩話**》近時僧洪覺範頗能詩，其《題李愬畫像》云：「淮陰北面師廣武，其氣豈止吞項羽。公得李祐不肯誅，便知元濟在掌股。」此詩當與黔安并驅也。頃年僕在長沙，相從彌年。其他詩亦甚佳，如云：「含風廣殿聞棋響，度日長廊轉柳陰。」頗似文章巨公所作，殊不類衲子。又善作小詞，情思婉約，似少游。至如仲殊、參寥，雖名世，皆不能及。

《避暑錄話》卷下　近歲江西有祖可、惠洪二人，祖可詩學韋蘇州，優此數人。惠洪傳黃魯直法，亦有可喜，而不能無道潛之過。祖可病癩死。思聰宣和中棄其學爲黃冠，又從而得官。道潛、惠洪皆坐累編置。風俗之變，雖此曹亦然，如〔清〕順、〔可〕久未易得也。

《冷齋夜話》卷一〇　黃魯直使余對句曰：「呵鏡雲遮月。」對曰：「啼妝露着花。」魯直罪余于詩深刻見骨，不務含蓄。余竟不曉此論，當有知之者耳。

《五總志》　洪覺範雖以詩名，而荒唐不學，世無其比，未易一二舉也。三國宗預云：「吾年逾七十，所竊已過，所欠惟一死耳。」故東坡曰：「年來萬事足，所欠惟一死。」乃引梁僧跋陀羅爲證。又四更自寶公塔還合妙齋，疲卧松下石上，其詩云：「露眠不管牛羊踐，我是鍾山無事僧。」初不知牛羊下來爲底時節。而用於四更事中。以吾法議之，當斷不應爲從重。

《碧鷄漫志》卷二　陳去非、徐師川、蘇養直、呂居仁、韓子蒼、朱希眞、陳子高、洪覺範〔詞〕佳處亦各如其詩。

王庭珪《洪覺範畫贊》　謂公爲佛，乃工文章；謂公爲儒，乃是和尚。非儒非佛，是虛空藏。畫雖逼眞，實非眞相。作如是見，亦未離妄。水在瓶中，月在天上。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洪覺範《筠溪集》十卷。【略】少孤，能緝文。張天覺聞其名，請住峽州天寧寺，以爲今世融、肇也。【略】及天覺去位，制獄窮治其傳達言語於郭天信，竄海南島上。後北歸，建炎中卒。著書數萬言，如《林間錄》、《僧寶傳》、《冷齋夜話》之類，皆行于世。然多夸誕，人莫之信云。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七　苕溪漁隱曰：《僧寶傳》，覺範所撰也。但欲馳騁其文，往往多失事實。至于作贊，又雜以詩句，此豈史法示褒貶之意乎！【略】但其才性疑爽，見于言語文字間，若于禪門本分事，則無之也。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覺範詩如何及得參寥。

《瓮牖閒評》佚文　洪覺範有文采，作詩殊可喜，黃太史諸公皆愛之，嘗與唱和。但不讀儒書，故用事時有錯誤，爲可恨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石門文字禪》三十卷。【略】其在釋門，得法於眞淨、克文，而於士大夫，則與黨人皆厚善，誦習其文，得罪不悔。爲張商英、陳瓘、鄒浩尤盡力。其文俊偉，不類浮屠語。

《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九　釋覺範，名惠洪。許彥周稱其善作小詞，情思婉約，似秦少游云。

釋達觀《石門文字禪序》　公南海波斯，因風到岸，標榜具存，儀刑不遠。嗚呼，可以思矣。蓋禪如春也，文字則花也。春在於花，全花是春；花在於春，全春是花。而曰禪與文字有二乎哉？故德山、臨濟棒喝交馳，未嘗非文字也；清涼、天台疏經造論，未嘗非禪也。而曰禪與文字有二乎哉？逮於晚近，更相笑而更相非，嚴於水火矣。宋寂音尊者憂之，因名其所著曰《文字禪》。夫齊秦搆難，而按以周天子之命令，遂投戈卧鼓而順於大化，則文字禪之爲也。蓋此老子向春臺擷衆芳，諦知春花之際，無地寄眼，故橫心所見，橫口所言，鬬千紅萬紫於三寸枯管之下，於此把住，水泄不通。即於此放行，波瀾浩渺，乃至逗物而吟，逢緣而咏，竝入編中。夫何所謂禪與文字者夫，是之謂文字禪，而禪與文字有二乎哉！噫，此一枝花自曜曇拈後，數千餘年，擲在糞掃堆頭，而寂音再一拈似，即今流布，疏影撩人，暗香浮鼻，其誰爲破顏者。明萬歷丁酉八月望日釋達觀撰。

《詞品》卷二　宋人小詞，僧徒惟二人最佳，覺範之作類山谷，仲殊之作似花間。祖可、如晦俱不及也。

《老生常談》　宋釋惠洪詩，方於貫休，古體氣質稍粗，今體七律殊佳，在宋僧中亦好手也。古體《春去歌》云：「吳蠶睡起未成繭，肺腸已作金絲光。」大類太白。七律如「盤空路作驚蛇去，落日人如凍蟻行」，「永與世遺他日志，尚嫌山淺暮年心」，「斂目舊游眞可數，蓋棺前事尚難知」，「不知門外山花發，但覺君來笑語香」，「頎紹神情掃秋晚，瘦權詩句挾風霜」，「山好已無歸國夢，老閒猶有讀書心」，「一軒秋色侵衣重，半夜波聲拍枕來」，「枕中柔櫓驚鄉夢，門外秦淮漲夜潮」，眞能於蘇、黃外，又作一種筆墨，讀之令人神清骨爽。

《詩筏》　梅聖俞有《金針詩格》，張無盡有《律詩格》，洪覺範有《天廚禁臠》，皆論詩也。及觀三人所論，皆取古人之詩穿鑿扭捏，大傷古作者之意。三書流傳，魔魅後人，不獨可笑，抑復可恨。不知詩人托寄之語，十之二三耳，既云託寄，豈使人知？若字字穿鑿，篇篇扭捏，則是詩迹，非詩也。《三百篇》中有比、有興、有賦，盡如聖俞、無盡、覺範所言，則《三百篇》字字皆比，更無賦、興，千古而下，祇作隱語相猜，安能暢我性情，使人興觀羣怨哉！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上卷　詞選中有方外語，蕪累與空疏同病。要寓意言外，一如尋常，不別立門戶，斯爲入情。仲殊、覺範、祖可尚矣。

《**宋詩鈔・石門詩鈔序**》詩雄健振踔，爲宋僧之冠。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石門文字禪》三十卷。【略】《許顗詩話》稱其著作似文章巨工，仲殊、參寥輩皆不能及。陳振孫《書錄解題》亦謂其文俊偉，不類浮屠氏語。方回《瀛奎律髓》則頗詆諆之。平心而論，惠洪之失在於求名過急，所作《冷齋夜話》，至於假託黃庭堅詩以高自標牓，故頗爲當代所譏。又身本緇徒，而好爲綺語。《能改齋漫錄》記其《上元宿岳麓寺》詩，至有「浪子和尚」之目。要其詩邊幅雖狹，而清新有致，出入於蘇、黃之間，時時近似，在元祐、熙寧諸人後，亦挺然有以自立，固未可盡排也。集中有《寂音自序》一篇，述其生平出處甚悉，而晁公武所謂張商英聞其名，請住峽州天寧寺者，獨不之及。殆其朱崖竄謫，覺肇於斯，故諱而不書耶？蓋其牽連鉤黨，與道潛之累於蘇軾同。而商英人品非軾比，惠洪人品亦非道潛之比，特以詞藻論之，則與參寥子集均足各名一家耳。

《**載酒園詩話・宋・釋惠洪**》僧詩之妙，無如洪覺範者，此故一名家，不當以僧論也。五言古詩，不徒清氣逼人，用筆高老處，眞是如記如畫。近體詩，如《石臺夜坐》：「永與世遺他日志，尚嫌山淺暮年心。凍雲未放僧窗曉，折竹方知夜雪深。」《上元宿百丈》：「夜久雪猿啼嶽頂，夢回清月在梅花。」俱秀骨嶷然。惟帶禪和氣者不佳，固其本業耳。

《**圍爐詩話**》**卷三**　覺範謂「詩至義山爲一厄」，蓋嫌其使僻事而不察其用意之深，猶是歐、蘇氣習也。詩人大抵言過其實，如子瞻所言「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唐人秘奧盡此，自所作詩，不負其言者有幾？覺範反是，所說不逮所作。詩句無定體，情能移境，境亦能移情。

周泳行《**石門長短句輯本題記**》《碧鷄漫志》論惠洪詞，謂佳處如其詩。《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引《許彦周詩話》稱洪「善作小詞，情思婉約似秦少游。至如仲殊、參寥雖名世，皆不能及」。

分　論

《**夾山本禪師銘**》《帶經堂詩話》卷三：洪覺範作《夾山本禪師銘》云：「白塔林間，矯如飛鶴；不涉春緣，碧巖花落。」宛然坡、谷語。（《古夫于亭雜錄》）

《**題王維雪中芭蕉圖**》《逸老堂詩話》卷上：宋釋惠洪《題王維雪中芭蕉圖》，有「雪裏芭蕉失寒暑」之句，以芭蕉非雪中物。朱新仲《猗覺寮雜記》云：嶺外如曲江，多大雪中芭蕉自若，紅蕉始開花。始知前輩作畫不苟如此。想惠洪未到嶺外故也。余近閱陸安甫《叢殘錄》云：郭都督鋐在廣西親見雪中芭蕉，雪後亦不凋壞。噫！不讀天下書，未遍天下路，不可妄下雌黃，觀此益信。

《**早行**》《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四方回評：歐公詩有「夜江看斗辨西東」，此句似落第二。然五言簡，亦勝七言。《山谷集》有此詩，《甘露滅集》亦有之。谷集爲覺，恐非。查慎行評：歐句有韻。紀昀評：「谷集」句，不成語，意以山谷集中詩爲覺範之作，恐非是耳。　無大意味。

《**京師上元**》《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覺範，江西筠州人，姓彭，兩坐罪還俗，一爲張天覺丞相黜海外。有《甘露滅詩集》。此詩三、四，俗人盛傳道之。僧徒爲此語，無耻之流也，取之以博粲耳。紀昀評：三、四極俗。

《**上元宿嶽麓寺**》《能改齋漫錄》卷一一：洪覺範有《上元宿嶽麓寺》詩。蔡元度夫人王氏，荆公女也。讀至「十分春瘦緣何事，一掬鄉心未到家」，曰：「浪子和尚耳。」《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考韓子蒼《覺範墓誌》，熙寧四年辛亥生，崇寧三年甲申，山谷謫宜州，過長沙，覺範在湖西。作此詩時年三十四，前《京師上元》詩，年二十餘耳。又嘗僞作山谷贈己，其實非山谷詩也。「一掬鄉心」，胡元任詩話大譏之。然詩未嘗不佳，故取之。　紀昀評：此首略可。　以上上元七律無可采者，蓋題本難耳。

《**鞦韆**》《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此詩雖俗，而俗人尤喜道之。又出于僧徒之口，宜可棄者，而「着題」詩中所不可少也，故錄之。　馮舒評：此之謂俚。　馮班評：氣格俱下，「俗」字定評也。　此可書窮鄉下里荒壁，而次于此，可笑甚矣。　紀昀評：有何不可少？　眞俗。

《**贈尼昧上人**》《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大愚法嗣端州末山尼了然禪師，有灌溪閒和尚者來，山問：「今日離何處？」曰：「路口山。」曰：「何不蓋卻？」閒乃禮拜，問：「如何是末山？」山曰：「非男女相。」閒乃喝曰：「何不變去？」山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閒于是伏應，作園頭三載。覺範用此事。然「紅葉」之句又似侮之，末句有欲炙之色。女人出家，

終何益哉？　馮舒評：論詩說不到此，方君眞鈍漢。　馮班評：腹聯句俗，下賤。　紀昀評：鄙惡之極，不以詩論。

《**題李愬畫像**》《許彥周詩話》：近時僧洪覺範頗能詩，其《題李愬畫像》云：「淮陰北面師廣武，其氣豈止吞項羽。公得李祐不肯誅，便知元濟在掌股。」此詩當與黔安幷驅也。《石洲詩話》卷四：許彥周《詩話》云：「覺範《題李愬畫像》，當與黔安幷驅。」然其他篇，亦有氣格近山谷處。《宋詩精華錄》卷四：抵段文昌一篇碑文，不啻過之。

《**次韻天錫提舉**》《宋詩精華錄》卷四：以上數詩，何止爲宋僧之冠，直宋人所希有者也。

《**千秋歲**》（**半身屏外**）《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許彥周稱其善作小詞，情思婉約。此不盡所長，而大概可想見。

《**浪淘沙**》（**城裏久偷閑**）《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七引《冷齋夜話》：予留南昌，久而忘歸，獨行無侶，意緒蕭然。偶登秋屏閣，望西山，於是浩然有歸志，作長短句寄意。其詞曰：【略】。

《**西江月**》（**入骨風流國色**）《本事詞》卷上：僧覺範嘗賦《西江月》贈女道士云，【略】此僧亦大通脫矣。

《**青玉案**》（**凝祥宴罷聞歌吹**）《魏慶之詞話》：苕溪漁隱曰：忘情絕愛，此瞿曇氏之所訓。惠洪身爲衲子，詞句有「一枕思歸淚」及「十分春瘦」之語，豈所當然？又自載之詩話，矜衒其言，何無識之甚耶？

《**點絳唇**》（**流水泠泠**）《詞品》卷二：洪覺範詠梅《點絳唇》詞云，【略】梅詞如此清俊，亦僅有者，惜未入《草堂》之選。

傳記

《**五燈會元**》卷一七《**清涼慧洪禪師**》　瑞州清涼慧洪覺範禪師，郡之彭氏子。年十四，父母俱亡，乃依三峰靚禪師爲童子，日記數千言。覽群書殆盡，靚器之。十九，試經於東京天王寺，得度。從宣秘講《成實唯識論》。逾四年，棄謁眞淨於歸宗。淨遷石門，師隨至。淨患其深聞之弊，每舉玄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淨曰：「你說道理邪？」一日頓脫所疑，述偈曰：「雲靈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華。呵耐釣魚船上客，卻來平地撾魚鰕。」淨見爲助喜，命掌記。未久，去謁諸老，皆蒙賞音，由是名振叢林。顯謨朱公彥請開法撫州北景德，後住清涼。【略】崇寧二年，會無盡居士張公於峽之善溪。張嘗自謂得龍安悅禪師末後句，叢林畏與語，因夜話及之，曰：「可惜雲菴不知此事。」師問所以，張曰：「商英頃自金陵酒官移知豫章，過歸宗見之，欲爲點破。方叙悅末後語未卒，此老大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得信。』既見其盛怒，更不欲叙之。」師笑曰：「相公但識龍安口傳末後句，而眞藥現前不能辨也。」張大驚，起執師手曰：「老師眞有此意邪？」曰：「疑則別參。」乃取家藏雲菴頂相，展拜贊之，書以授師。其詞曰：「雲菴綱宗，能用能照。天鼓希聲，不落凡調。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其眞，覷面爲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大慧處衆曰，嘗親依之，每嘆其妙悟辯慧。建炎二年五月，示寂于同安。太尉郭公天民奏賜寶覺圓明之號。

《**宋詩紀事**》卷九二　惠洪字覺範，俗姓彭，筠州人。以醫識張天覺。大觀中入京，乞得祠部牒爲僧，又往來郭天信之門。政和間，張、郭得罪，覺範決配朱崖。有《石門文字禪》、《筠溪集》、《天廚禁臠》、《冷齋夜話》。

紀事

作家逸事

僧惠洪《御手詔委廉訪守貳監勘劍慶裕二十三日復收入禁將入獄憂無人供飯有銀一兩錢六百以付來勝甫勝甫曰此止可辦半月過此如何余默計曰有官飯耳》　出獄未兩月，單身寄孤館。別甑容搭餾，酬以滌碗盞。那知復入獄，親舊無半眼。但餘半月糧，何以供歲晏。摩娑沒柄勺，準擬喫官飯。來生空斂眉，其室亦喟嘆。叢林明白老，寰宇洪覺範。所至神物護，爾輩見不慣。我說此偈已，萬象俱稱贊。

又《予頃還自海外夏均父以襄陽別業見要使居之後六年均父謫祁陽酒

官余自長沙往謝之夜語感而作》一昨游京華，壞裘變塵土。思歸念雲山，夜夢亦成趣。故人驟登庸，時時宿西府。如鳥得所棲，倦適忘飛去。從中奇禍作，失聲驚破釜。三年王海南，放意吐佳句。歸來駭叢林，冠巾呵佛祖。突兀刺世眼，所至遭背數。夫子獨凜然，高誼照寰宇。哀憐欲收拾，奮髯排衆怒。豈惟子義世，獨有孔文舉。此恩無陳鮮，歲月有今古。揭來湘楚游，坐閱六寒暑。

《**許彦周詩話**》洪覺範在潭州水西小南臺寺，覺範作《冷齋夜話》，有曰：「詩至李義山，爲文章一厄。」僕至此蹙額無語，渠再三窮詰，僕不得已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覺範曰：「我解子意矣。」即時刪去。今印本猶存之，蓋已前傳出者。

《**圖繪寶鑒**》卷三　惠洪覺範，能畫梅竹，用自子膠畫梅于生絹扇上，燈月下宛然梅影也。筆力于枝梗極遒健。

《**秋窗隨筆**》《彦周詩話》：洪覺範在潭州水西小南臺寺作《冷齋夜話》，有曰：「詩至義山爲文章一厄。」僕至此蹙額無語，渠再三窮詰，僕不得已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覺範云：「我解子意矣。」即時刪去。余曰：玉谿筆墨照千古，豈因覺範一語減色耶？況李詩妙處何止斯二句，如《韓碑》直與昌黎《平淮西文》並峙不朽，即《石鼓歌》無以加焉。尚有《詠蟬》：「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常人能道隻字否？世徒摘其綺辭麗句而雌黃義山，不亦妄乎？謂其深學老杜，信然。

作品本事

釋惠洪《李德修以烏蘭河石見示詩序》予友李德修，少豪逸，有美才，工文章，一時輩流推之，聲稱著場屋。【略】政和七年上元前四日，過予，袖中出美石一掬，大小二十八枚，有紅青碧綠色。細視之，有旋螺紋如人指紋，以誇予曰：「吾嘗與諸將至古烏蘭大河，河中有洲鄰夏國。此石得於大河洲中，其爲我賦之。」予爲大笑曰：「君同時輩流皆踐清華，爲顯仕，躍馬食肉久矣。獨從予山中，食脫粟，玩朽石，不亦大迂闊哉？」然德修以予言爲非，作詩以還其石。

《**冷齋夜話**》卷二　予與李德修、游公義過一新貴人，留食。予三人皆以左手舉箸，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予應聲曰：「我輩自應須左轉，知君豈是背匙人。」一座大笑，噴飯滿案。

又卷三　予自幷州還故里，館延福寺，寺前有小溪，風物類斜川，予兒童時戲劇處也。嘗春深獨行溪上，作小詩曰：「小溪倚春漲，擾我釣月灣。新晴爲不平，約束晚見還。銀梭時撥刺，破碎波中山。整約背落中，一葉軟紅間。」又嘗暮寒歸見白鳥，作詩曰：「剩水殘山慘淡間，白鷗無事釣舟閒。箇中着我添圖畫，便似華亭落照灣。」魯直謂予曰：「觀君詩說煙波縹緲處，如陸忠州論國政，字字坦夷，前身非篤師沙戶種類耶？」有詩，其略曰：「吾年六十子方半，槁項螺顱度歲年。脫卻衲衣着簑笠，來佐涪翁刺釣船。」予嘗對淵材誦之，淵材曰：「此退之《贈澄觀》『我欲收斂加冠巾』換骨句也。」

又卷四　崇寧元年元日，粥罷昏睡，夢中忽作一詩。既覺，輒能記之，曰：「無賴東風試怒號，共乘一葉傲驚濤。不知兩岸人皆愕，但覺中流笑語高。」三月七日，偶與瑩中濟湘江，是日大風，當斷渡，而瑩中必欲宿道林。小舟掀舞向浪中，兩岸聚觀膽落，而瑩中笑聲愈高。予紬繹夢中詩以語瑩中，瑩中云：「此段公案，三十年後大行叢林也。」

又卷五　予自幷州還江南，過都下，上元逢符寶郎蔡子，因約相國寺。未至，有道人求詩，且曰：「覺範嘗有寒巖寺詩懷京師，曰：『上元獨宿寒巖寺，卧看青燈映薄紗。夜久雪猿啼岳頂，夢回山月上梅花。十分春瘦緣何事，一掬歸心未到家。卻憶少年行樂處，軟風香霧噴東華。』今當爲作京師上元懷山中也。」予戲爲之曰：「北游爛漫看幷山，重到皇州及上元。燈火樓臺思往事，管弦音律試新翻。期人未至情如海，穿市歸來月滿軒。卻憶寒巖曾獨宿，雪窗殘夜一聲猿。」

又卷六　余居鍾山最久，超然山水間，夢亦成趣。嘗乘佳月登上方，深入定林，夜卧松下石上。四更，自寶公塔路還合妙齋，月景虛幌，淨几兀然，童僕憨寢甫鼾。憑前檻無所見，時有流螢穿戶牖，風露浩然，松聲滿院，作詩曰：「雨過東南月亮清，意行深入碧蘿層。露眠不管牛羊踐，我是鍾山無事僧。」又曰：「未饒拄杖挑山衲，差勝袈裟裹草鞋。吹面谷風衝過虎，歸來風雨過空齋。」

又卷一〇　明年，予還自朱崖，館于高安大愚。瑩中自台州載其家來漳浦，過九江廬山，因家焉，督予兼程來。予以三日至湓城，瑩中曰：「自此可禁作詩，無益于事。」予曰：「敬奉教。然予兒時好食肉，母使持齋，予叩頭乞先

飫食肉一日，母許之。今亦當准食肉例，先吟兩詩，喜吾二人死而復生，如何？」瑩中許之。予詩曰：「雁蕩天台看得足，盡搬兒女寄蓬窗。徑來漳水謀二頃，偶愛廬山家九江。名節逼眞如醉白，生涯領略似襄龐。向來萬事都休理，且聽樓鐘一夜撞。」與公靈鷲曾聽法，遊戲人間知幾生。夏口甕中藏畫像，孤山月下認歌聲。翳消已覺華無蒂，礦盡方知珠自明。數抹夕陽殘雨外，一番飛絮滿江城。」瑩中喜而謂曰：「此詩如岐下豬肉也，雖美無多食。」後三年，予客漳水，見瑩中姪勝柔自九江來，出詩示予曰：「仁者雖逢思有常，平居愼勿示何妨。爭先世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可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予謂勝柔曰：「公癡叔詩如食鰣魚，唯恐遭骨刺耳，與岐下豬肉不可同日而語也。」

《詩話總龜》前集卷三〇引《冷齋夜話》 廬山佛手巖在絕頂，李氏有國日，行因禪師居焉。李氏詔居棲賢寺。未幾，一夕大雪，逃居舊隱。嘗煮茶延僧，起托巖扉立化。余作偈云：「前朝詔住棲賢寺，雪夜逃居巖石間。想見煮茶延客處，直緣生死不相關。」

又後集卷四四引《冷齋夜話》 余至瓊州，劉蒙叟方飲於張守之席，三鼓矣，遣急足來覓長短句，欲問叙何事，蒙叟視燭有蛾，撲之不去，曰：「爲賦此。」急足反走持紙曰：「急爲之，不然獲譴也。」余口授吏書之曰，【略】蒙叟醉笑，首肯之。

又 予謫海外，上元，椰子林中，漁火三四而已，中夜聞猿聲淒動，作詞曰：「【略】海風吹夢，嶺猿啼月，一枕思歸淚。」又有《懷京師》詩云：「十分春瘦緣何事，一掬歸心未到家。」苕溪漁隱曰：忘情絕愛，此瞿曇氏之所訓。惠洪身爲衲子，詞句有「一枕思歸淚」及「十分春瘦」之語，豈所當然？又自載之詩話，矜炫其言，何無識之甚耶？

又卷四六引《冷齋夜話》 衡州花光仁老以墨爲梅花，魯直觀之，嘆曰：「如嫩寒春曉，行孤山籬落間，但欠香耳。」余因爲賦長短句。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八引《冷齋夜話》 山谷南遷，與余會於長沙，留碧湘門一月，李子光以官舟借之，爲憎疾者腹誹，因攜十六口買小舟，余以舟迫窄爲言，山谷笑曰：「煙波萬頃，水宿小舟，與大廈千楹，醉眠一榻何所異，道人謬矣。」即解縴去。聞留衡陽作詩寫字，因作長短句寄之曰，【略】時余方還江南，山谷和其詞。

又後集卷三七引《復齋漫錄》 臨川距城南一里有觀曰魏壇，蓋魏夫人經遊之地，具諸顏魯公之碑，以故諸女眞嗣續不絕，然而守戒者鮮矣。陳虛中崇寧間守臨川，爲詩曰：「夫人在兮若冰雪，夫人去兮仙蹤滅。可惜如今學道人，羅裙帶上同心結。」洪覺範嘗作長短句贈一女眞云。

又引《冷齋夜話》 予留南昌，久而忘歸，獨行無侶，意緒蕭然。偶登秋屏閣，望西山，于是浩然有歸志，作長短句寄意。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崇勝寺後有竹千餘竿，獨一根秀出，人呼爲竹尊者。洪覺範爲賦詩云：「高節長身老不枯，平生風骨自清癯。愛君修竹爲尊者，卻笑寒松作大夫。未見同參木上座，空餘聽法石於菟。戲將秋色供齋鉢，抹月批風得飽無。」韓子蒼云：「始黃太史見之喜，因手爲書之，以故名顯。」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洪覺範《筠溪集》十卷。右皇朝僧惠洪覺範，姓喻氏，高安人。【略】著書數萬言，如《林間錄》、《僧寶傳》、《冷齋夜話》之類，皆行於世，然多夸誕，人莫之信云。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甘露集》九卷（釋惠洪）。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石門文字禪》三十卷，僧高安喻德洪覺範撰。一作惠洪。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僧惠洪《物外集》二卷。又《石門文字禪》三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釋惠洪《文字禪》三十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九 《石門文字禪》六冊三十卷，洪覺範。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僧覺範《石門文字禪》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四 《石門文字禪》三十卷，內府藏本。宋僧惠洪撰。【略】是集爲其門人覺慈所編，釋氏收入大藏支那著述中，此本即釋藏所刊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七 《石門文字禪》三十卷，明支那刊本。宋江西浮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撰，門人覺慈編錄。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　《石門文字禪》三十卷，明刊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石門文字禪》三十卷，支那本。題「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門人覺慈編」。錄有釋達觀序。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石門文字禪》三十卷，日本重刊釋藏本。宋僧惠洪撰，前有萬曆丁酉達觀序。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五　《石門文字禪》三十卷。宋釋惠洪撰。明支那刊本。

又《續錄》　釋藏刊本。　武林往哲遺著後編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石門文字禪》三十卷，宋釋德洪撰，明萬曆二十五年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刻徑山藏本，六冊。

周泳行《石門長短句輯本題記》　《石門文字禪》附詞僅《漁家傲》八首。又，《浣溪沙》兩首，則誤入詩集中。阮閱《詩話總龜》、胡仔《漁隱叢話》并自《冷齋夜話》引洪詞多闕。茲據諸書輯爲一卷，并詳疏其本事于詞後，以便讀者也。泳行識。

《通志》卷六八《藝文略六》　《冷齋夜話》十卷，僧惠洪撰。

《郡齋讀書志》卷一三　《冷齋夜話》六卷，右皇朝僧惠洪撰。多記蘇、黃事，皆依託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冷齋夜話》十卷，僧惠洪撰。所言多誕妄。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僧惠洪《冷齋夜話》十三卷。

《晁氏寶文堂書目・子雜》卷中　《冷齋夜話》。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　《冷齋夜話》六卷，僧惠洪。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　《冷齋夜話》二本。

《澹生堂藏書目》卷七　《冷齋夜話》十卷，僧惠洪，稗海大觀本。

《汲古閣校刻書目》　《津逮秘書》第八集：《冷齋夜話》十卷，一百五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〇　《冷齋夜話》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釋惠洪撰。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〇　《冷齋夜話》一函二冊，宋僧惠洪撰。【略】書十卷，凡百五十四條。紀所聞見，多論詩法。錄後有識云：「舊本訛謬，以世本堂家藏善本訂正，繡諸梓。至正癸未春新刊，三衢石林葉敦印。」長沙文氏、泰興季氏藏本。

又　《冷齋夜話》一函四冊，同上一版摹印。長沙文氏藏本，天都陳氏無考。

《皕宋樓藏書志》卷五七　《冷齋夜話》十卷，元刊本。鄭杰舊藏。

《藝風藏書記》卷二　《冷齋夜話》十卷，竹虛齋鈔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　《冷齋夜話》十卷，宋釋惠洪撰。明刊本。

又　《冷齋夜話》十卷，宋釋惠洪撰。日本五山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冷齋夜話》十卷，宋釋惠洪撰。元至正三年刻本，一冊。【略】存八卷。《冷齋夜話》十卷，宋釋惠洪撰。明萬曆商濬刻稗海本，傅增湘校跋并錄何焯批校。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四　苕溪漁隱曰：梅聖俞有《續金針詩格》，張天覺有《律詩格》，洪覺範有《禁臠》，此三書皆論詩也。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天廚禁臠》二卷（僧惠洪撰）。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二　《天廚禁臠》三卷，僧惠洪撰。

《國史經籍志》卷五　惠洪《天廚禁臠》二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天廚禁臠》三卷，洪覺範。

《玄賞齋書目》卷七　洪覺範《天廚禁臠》。

《讀書敏求記》卷四　《天廚禁臠》三卷，石門洪覺範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石門洪覺範天廚禁臠》三卷，正德刊本，蕭山十萬卷樓藏書。宋釋惠洪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石門洪覺範天廚禁臠》三卷，宋釋惠洪撰，明烏絲闌寫本。【略】原本爲天一閣所流出。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石門洪覺範天廚禁臠》三卷，宋釋洪覺範撰。明活字印本，一冊。《石門洪覺範天廚禁臠》三卷，宋釋洪覺範撰。明鈔本，一冊。

謝逸《林間錄序》　〔洪覺範〕每與林間勝士抵掌清談，莫非尊宿之高行，叢林之遺訓，諸佛菩薩之微旨，賢士大夫之餘論。每得一事，隨即錄之，垂十

年間，得三百餘事。從其游者本明上人，外若簡率，而內甚精敏，燕坐之暇，以其所錄析爲上下帙，名之曰《林間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二　《林間錄》十四卷，惠洪撰。

《**郡宋樓藏書志**》卷六五　《林間錄》二卷、《後集》一卷，明刊本。宋高安沙門惠洪集。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二　《林間錄》二卷、《後集》一卷，明萬曆刊本。高安沙門釋惠洪集。【略】《後集》一卷，乃惠洪所作贊偈銘三十一首，《漁父詞》六首，未知何人附入。末有萬曆甲申夏日馮夢禎跋，云顧邑侯務遠因包先生勸刻此錄。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四　《林間錄》二卷、《後集》一卷，宋釋惠洪撰，本明編次。有刊本

又《**附錄**》　北宋大觀有刻本，謝逸序。　明萬曆刻爲達觀摹，顧務遠刻。明刊，有馮夢禎跋。（星詒）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八　《林間錄》二卷、《後集》一卷，明刊本。宋釋惠洪撰。【略】此萬曆甲申歲達觀禪師募顧務遠刻成。

藝　文

黃庭堅《**贈惠洪**》　數面欣羊胛，論詩喜雉膏。眼橫湘水暮，雲獻楚天高。墮我玉塵尾，乞君宮錦袍。日清放舟舫，萬里渺雲濤。

謝逸《**送惠洪上人**》　直淨養兒如養羊，敗群者去羊不傷。洪師斗擻蔬筍氣，白晝穴我夫子牆。粥魚齋鼓了無礙，坐禪不廢談文章。老師頷之笑不語，壞衲百孔穿寒光。洞庭風號波浪吼，笑揖逐客談船窗。六月赤腳登大庾，黃茅瘴裏餐檳榔。天宮不合困兩鳥，洪徐接翼鳴南昌。毛群羽族不敢喘，師乃啁哳鳴其旁。欻起四明狂客念，揚瀾恨不一葦航。男兒行役良自苦，水有鮫鰐陸豺狼。何當啖芋撥牛糞，拗折拄杖挂鉢囊。

王庭珪《**同陳思忠訪洪覺範**》　尋春反向僧房卧，無乃行藏與時左。起來刮目覽新詩，花壓欄干夢初破。黃葉丹楓屬興深，吁然莫測疑楚些。惠休島可沒已久，二百年來無此作。世間何處著斯人，秀句天教出寒餓。我氣未衰詞頗弱，欲借旗鼓聊一佐。終朝巖下不逢人，苔色應嗔馬蹄涴。

雜　錄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五引**《**藝苑雌黃**》　僧惠洪《冷齋夜話》載介甫詩云：「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疏。」「多」字當作「親」，世俗傳寫之誤。洪之意蓋欲以「少」對「密」，以「疏」對「親」。予作荊南教官，與江朝宗匯者同僚，偶論及此，江云：「惠洪多妄誕，殊不曉古人詩格。此一聯以「密」字對「疏」字，以「多」字對「少」字，正交股用之，所謂蹉對法也。」

又前集卷五九　苕溪漁隱曰：曾端伯慥編《樂府雅詞》，以秋月詞《念奴嬌》爲徐師川作，梅詞《點絳唇》爲洪覺範作，皆誤也。秋月詞乃李漢老，梅詞乃孫和仲，和仲即正言諤之子也。

《**捫蝨新話**》**下集卷一**　予嘗疑山谷小詞中有和僧惠洪《西江月》一首云，【略】意其非山谷作。後人見洪載于《冷齋夜話》，遂編入山谷集中。據《夜話》載，洪與山谷往返語話甚詳，而集中不應不見，此詞亦不類山谷，眞贋作也。後讀曾公所編《皇宋百家詩選》，乃云惠洪多誕，《夜話》中數事皆妄。洪嘗詐學山谷作贈洪詩云：「韻勝不減秦少游，氣爽絕類徐師川。」師川見其體制絕似山谷，喜曰：「此眞舅氏詩也。」遂收置《豫章集》中。然予觀此詩全篇，亦不似山谷體制，以此益知其妄。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山谷集中《贈覺範》詩乃覺範自作。

《**逸老堂詩話**》**卷上**　《天廚禁臠》，洪覺範著，有琢句法中假借格。如「殘春紅藥在，終日子規啼」，以「紅」對「子」。如「住山今十載，明日又遷居」，以「十」對「遷」。朱子儋詩話謂其論詩近於穿鑿。余謂孟浩然有「庖人具鷄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老杜亦有「枸杞因吾有，鷄栖奈爾何」，以「枸」對「鷄」。韓退之云「眼昏長訝雙魚影，耳熱何辭數爵頻」，以「魚」對「爵」。皆是假借，以寓一時之興。唐人多有此格，何以穿鑿爲哉！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上卷**　《柳塘詞話》曰：《詞品》云：臨川守陳虛中，因魏壇女眞鮮守戒者，爲詩以譏之。有作《西江月》詞，嫁名於覺範云：「最好洞天春晚，黃庭卷罷清幽。凡心無計耐閑愁，試撚花枝頻嗅。」余以洪禪

師爲佛祖兒孫，豈得有此而載於《復齋漫錄》也。

羅從彥

論述

綜論

劉允濟《繳進遵堯錄狀》　臣少挾槧鉛，長遊學校。久聞羅從彥爲閩名士，制行甚高。其在徽廟朝，居鄉授徒，守道尤篤。未得平生言行之實，每識尊聞欽慕之心。昨叨聖上之誤恩，來守延平之偏壘，始知從彥實爲郡人。問其世家，寥絕難迹，咨諸故老，搜索良勤。久而見《春秋》與《詩解》之累編，中乃有《聖宋遵堯錄》之八卷，親書楷筆，自爲叙文。大抵以我國家一祖開基，列聖繼統，綱正目舉，無漢唐雜霸之未醇。君聖臣賢，若舜禹遵堯而不變。備述太宗凡邊防事機之重，盡守規模。復言仁祖承封祀宮室之餘，益加恭儉，揄揚丕憲，推本深仁。大而郊廟宮掖之嚴，次而朝廷郡國之政，或釋言以極發明之旨，或辨微以寓諷諫之識。末陳元豐間改制之因，皆自王安石作俑之過，管心鞅法，創爲功利之圖，章倡蔡隨，浸兆裔夷之侮。痛心疾首，杜門著書，在靖康丙午而已成。值金寇邊塵而莫上，八十九年孤憤之氣，鬱鬱未伸。四萬餘言。剴切之文，彬彬可撫。臣以是見從彥道術精粹，議論正平。雖然山澤之寒儒，蔚若臺閣之素宦，義由中激，言不詭隨，生同葵藿之所傾，歿與草木而俱腐。憤誠可憫，忠永難磨。

《豫章先生文集》卷一五陳協《羅從彥謚議》　若羅公從彥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初，龜山得伊洛之學，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輩流中推公一人而已。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文公熹又復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延平人，既沒之後，家無子孫，故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爲功利之圖，浸兆裔夷之侮。是其耿耿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怪之比邪？謹按謚法：道德博厚曰文，言行相應曰質。公師友淵源，洞明天理，可謂道德博厚矣，清介絕俗，著書有聞，可謂言行相應矣。請謚公爲文質云云。謹議。

又周坦《羅從彥覆謚議》　羅公從彥不求聞達於世，胸次抱負，不少槩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鬱於時，一綫之傳賴是得以僅存。觀其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著《遵堯錄》一篇，述皇朝相傳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模畫。下及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略可推矣。奉常謚公曰文質，於法爲宜。

又卷一六盛木《題羲恩祠壁》　先生之學，精一之學。先生之傳，伊洛之傳。至道無文，至學無詞，以心傳心，天地不知。先生之道，天人之師。其道光大，有俟他時。竭來瞻慕，後學得依。

馮夢得《豫章羅先生遺藁序》　豫章羅先生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上接伊川、龜山之傳，下授延平、晦庵之學，東南學者未能或之先也。余後七十歲而生，異時聞先生在羅浮山靜坐三年，所以窮極天地萬物之理。《遵堯序》錄其言，帝王行事之道著焉；《春秋》等解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焉；詩記柬牘其言，講明自得之旨深焉。屬時多故，賫志而歿，道之不行，有以也。

黃大任《豫章羅先生遺藁跋》　濂洛接洙泗之正傳，蓋漢唐數百年之所未有；考亭集濂洛之大成，所傳者龜山，所聞者豫章，所見者延平，三先生皆劍津人，一脈相傳，又他邦之所未見。龜山先生云：「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一人而已。」晦庵《祭延平文》云：「惟時豫章傳得其宗，受於前而授於後，猶水木之有本源。」天下知敬豫章先生，非一日矣。初心先生所謂「不待遺藁而後顯」，信夫！

劉將孫《豫章羅先生遺藁跋》　考亭朱氏出延平李氏，延平出豫章羅氏。

今朱氏之書滿天下，延平、豫章之遺言緒論未有聞者。將孫一來延平，適兵革之後，慨然求之耆舊間，久乃得《延平問答》，其詞語渾朴，皆當以三隅反者，且自謂不能發揮以文。又久之，得豫章家集，所傳者寥寥僅見，又非延平比。愚於是益信二先生之所以上接伊洛而下開考亭者。或曰：「其簡也若是，道烏乎傳？」余作而言曰：茲道之所以傳也。子曰「余欲無言」，又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言語之道盛，而自得之學隱矣。二先生之自得者，有不能得於言也；其所以傳朱氏者，亦不在於言也。朱氏之得於二先生者，亦有不能言者也；而朱氏之所爲言之長者，其所授者無二朱氏也，朱氏之言，不得已而言者也。而世之求道者往往必求之言也，則吾爲斯道慨然於此久矣。

揭祐民《豫章羅先生遺墨跋》 先生大節，簞瓢如顏，質問如曾，言志如蔵，雍和如仲弓，宜師友相傳，諮議相尚，魏乎冠冕，追祀千載也。間世之姿，遭時之窮，小人在位，君子在野。當王安石用事，先生知其管鍵法，使正人斥逐，舉網幾盡，先生明哲保身。時及靖康，有「也知鄰鬬非吾事」句，豈忘平昔禹稷之心哉？思不出其位，靜交聖賢，遠遡伊洛，不取於彼而詣極於此，安吾素也。著書立言，幽而光，潛而微，充前拓後，而窈冥者莫可測識。

卓說《豫章羅先生文集序》 先生上承程、楊二賢之傳，下傳李、朱二賢，爲天下正學之宗於前後相逮之時，居中爲傳統之會，斯道之寄誠重矣！澄心默性，體認天理之切，其精實已乎！潛思力行，任重詣極，知者雖鮮，而宗傳之統至先生切要精確，愈久而彌章，何程子前知之明邪？先生之志在《遵堯錄》一書，一祖三宗之謨烈，名臣十賢之公忠，衍釋之，一以發辨微之所明，□一代之大法，君天下之軌範也。《別錄》一卷，乃二賢斥小人之論，皆質諸鬼神而無疑者。《議論要語》如法律之嚴，見先生之學不徒空言。詩文皆發其自得之趣。《春秋指歸序》推明伊川之意，得聖人約脩之本□□□與首卷諸目俱亡，何學者之不幸也！觀《附錄》，儒先所稱述惟悵惋耳，即今所存而求之，必有得其傳於文辭之表者矣。

柯潛《成化本羅先生文集序》 先生清介絕俗，其學以誠篤不欺爲主，故傳於後，久而彌光。其生平所著詩文，又合乎道理之正，百世之下，讀之者可知其爲人。然則先生之所著述，世不可無，如《遵堯錄》、《議論要語》，蓋其經濟之志所寓，尤後人所當講誦而服膺者。

歐陽佑《隆慶重刊羅先生文集序》 今讀豫章之集，遵堯有《錄》，議論有《要語》，雜著有題詠，誨子姪有書文，夫皆起自身心，出於至誠，以爲心則善身，以化民則善俗，以達天下則善治，其有功於世教，豈小補云。

張伯行《正誼堂本豫章羅先生集序》 延平答朱子問學，必舉羅先生緒言相諄勉，其謹師傳以成後學如是。至朱子擴而充之，致廣大，盡精微，使孔、孟、周、程之旨融會歸一，如萬派之朝宗於大海。而先生居三傳之中，一脈淵源，的然有自，亦如河之由積石歷龍門以東注也，其承先啓後之功，豈不偉哉！先生少著述，惟《遵堯錄》、《二程語錄》及雜著、《議論要語》，學者合而觀之，可以知先生之學，即可以知周、程、朱子相承之學矣。

分論

《誨子弟文》 孫大中《羅從彥誨子弟文跋》：羅仲素先生無書不讀，深造聖經之奧旨，有志于學，無志于仕。不求人知，人自知之，遠近之士，聞風慕道，重迹而前，肩摩而袂屬也。予嘗得之《誨子弟文》，藏之以爲家寶。今鏤板以廣其傳，幸觀覽者誦其文而究其義，師其言而尊其人，爲尊長者勸焉，爲子弟者勉焉，其有補于風教豈細也哉。《傳》有之曰：「君子之言，信而有證。」其先生之謂乎。

《韋齋記》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讀此記，知考亭之學得於父師者，其源流至深遠矣。

傳記

《宋史》卷四二八《羅從彥傳》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即鬻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

楊時之婿也，嘗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奧學清節，眞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溪上，吟咏而歸，恆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略】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

吳紹宗《豫章羅先生年譜》一卷（存目）

毛念恃《豫章羅先生年譜》一卷（存目）

鍾體志《羅豫章先生年譜》一卷（存目）

紀事

《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一〇《邀月臺》詩引延平先生注　羅先生山居詩，侗記不全，今只據追思得者，錄去《邀月臺》詩云：「矮作垣牆小作臺，時邀明月寫襟懷。夜深獨有長庚伴，不許庸人取次來。」侗見先生出此詩，後兩句不甚愜人意，妄意云：「先生可改，下兩句不甚渾然。」先生剖云：「也知鄰闢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杯。」蓋作此數絕時，正靖康間也。

著錄

馮夢得《豫章羅先生遺藁序》　咸淳庚午十月既望，先生之從孫泰孫出此編示余於龍津驛舍，且求鄙言序其首。余惟先生之道德學問聞于朝，錄于太史，傳誦于天下之經生學士，固不待遺藁而顯，而此藁亦不待此叙而傳。

《直齋書錄解題》卷五　《（尊）〔遵〕堯錄》八卷，延平羅從彥仲素撰。【略】從彥當靖康初，以爲本朝之禍，起於熙、豐不遵祖宗故事，故採四朝事爲此錄，及李沆、寇準、王旦、王曾、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司馬光、程顥名輔巨儒十人言行，附於其後。末有《別錄》一卷，專載司馬光論王安石、陳瓘論蔡京奏疏，欲上之朝，不果。嘉定中，太守劉允濟得其書奏之，且爲板行。

劉將孫《豫章羅先生遺藁跋》　今朱氏之書滿天下，延平、豫章之遺言緒論未有聞者。將孫一來延平，適兵革之後，慨然求之耆舊間，久乃得《延平問答》，【略】又久之，得豫章家集，所傳者寥寥僅見，又非延平比。

揭祐民《豫章羅先生遺藁跋》　其書初也散亡滅沒於鄉里中，莫知所求。惟天不泯斯文，後死者有幸，許氏乃密購遺本於欲燔未燔之際，豫章之美采、干將之寶氣有藉而存。許源以儒學任南平教職，亟鋟諸梓，適予過揖之年，切朝聞之念，辱舉示教，讀而忘饜，知九原爲重起也。源復語予，以是書當與延平先生文集並行，遂決意藏諸書院之古犧洞，庶託永久。山高石堅，猿聲歲年，呵護之專，誰能舍旃？謹跋。

曹道振《豫章羅先生文集跋》　先生著述最多，兵火之餘，僅存什一於千百。世所共見者，郡人許源所刊《遺藁》五卷而已。道振不揆淺陋，嘗欲搜訪爲文集，其年月可考，則繫以爲年譜，久之弗就。邑人吳紹宗蓋嘗有志於是，近得其藁，乃加叙次，釐爲一十三卷，附錄三卷、外集一卷、年譜一卷，共一十八卷。先生五世孫天澤遂鋟梓以壽其傳，因識其梗概于此。若夫訂其誤而補其遺，不無望於君子也。至正三年歲在癸未二月甲子，延平沙邑曹道振謹識。

卓說《豫章羅先生文集序》　先生五世孫天澤建書院，既得請前進士曹道振纂次先生文集鋟以傳世，天澤子庭堅求序其端。仰惟道學之宗，豈膚淺所能任？以昔嘗求先生遺言而交其後人，用不敢辭而敬書之，以著朱傳之所自云。至正二十有七年龍集丁未正月庚辰朏，福建等處儒學提舉卓說序。

柯潛《成化本羅先生文集序》　邵武太守南充馮侯孜，前在延平時，慕先生之爲人，搜訪遺文，得之民間，蓋元進士曹道振所編次者。首年譜，次詩文，次附錄，次外集，凡十八卷，重加考訂，刻版以廣其傳。及來茲郡，又載以隨，惟恐或失之。【略】時成化七年春二月二十有八日，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學士、經筵官、同修國史莆田柯潛序。

謝鐸《嘉靖重刊豫章羅先生文集跋》　進士曹公編次校正，匪躬括也，邑宰張公重鋟諸梓，匪鉛槧也。慨經歲久，板失漸盡，幸書猶存。迨今弗復翻刻，愈久將併遺編而亡，鐸憂後之學者慕而求之，不可得而睹也。用捐廩金刊行，庶俾仰止前脩者有所考而私淑焉，文不在茲乎？【略】嘉靖甲寅歲仲春既望，閩沙後學謝鐸謹跋。

歐陽佑《隆慶重刊羅先生文集序》　余來董延郡庠，景慕先哲，披閱往

訓，每以舊集年久漫漶爲惜。庠生文明，爲先生遺裔，乃取舊集新之，索余言以序。余嘉其能不墜祖德也，而紀諸首。時隆慶五年春三月初十日，延平府儒學教授分宜歐陽佑序。

《**國史經籍志**》**卷五**　羅從彥《豫章集》十七卷。

《**内閣藏書目録**》**卷三**　《豫章文集》三冊，全。【略】凡十三卷，附録三卷，外集一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羅從彥《豫章集》十七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羅從彥《豫章集》。陳景雲注：十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豫章文集》十七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羅從彥撰。【略】是編爲至正三年延平進士曹道振所編。【略】此本乃明代重刻，前有成化八年張泰序，後有嘉靖甲寅謝鸞跋。

《**天禄琳琅書目後編**》**卷一一**　《豫章羅先生文集》一函二冊，宋羅從彥撰。書十七卷，經解一卷有録無書，集録九卷，雜著二卷，詩一卷，附録四卷。前有至正二十七年卓説序，曹道振撰年譜。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豫章羅先生文集》十七卷，至正乙巳刊本。

又　《豫章羅先生文集》十七卷，明成化刊本。

又　《豫章羅先生文集》十七卷，明嘉靖刊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二一**　《豫章羅先生文集》十七卷，元刊本。宋羅從彥撰。卷首經解已闕。

又　《豫章羅先生文集》十七卷，明刊本。此本乃明成化時邵武太守馮孜即曹道振本重刊，有成化七年柯潛序及卓説原序。

《**藝風藏書記**》**卷六**　《豫章羅先生文集》十七卷，明正德丁丑姜文魁刊本，有自序。

傅增湘《**明嘉靖本豫章羅先生文集跋**》　此明嘉靖刊本，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二字，黑口，四周雙闌。前序不存，首爲年譜，題「進士曹道振編次校正，後學謝鸞重校新刻」，次目録，共分十七卷。【略】按：此集爲元至正三年延平曹道振所編，雖題爲「文集」，然自《遵堯録》、《語録》外，所存者只文四首，詩二十五首耳。元本雕鐫極精湛，余辛亥歲暮見一本於滬市，目後有木記云「至正乙巳秋沙陽豫章書院刊」，【略】考丁氏《書志》，至正豫章書院刊行後，正統戊辰燬於兵燹，至成化八年沙縣知縣張泰乃圖鋟梓，以廣其傳。此本爲謝鸞校刻，則又取張氏本重翻，故其行格與元刻殊無二致。然上溯成化時又歷七十餘年，刊工之良窳相去殆不可以道里計矣。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豫章羅先生文集》十七卷，宋羅從彥撰，年譜一卷，元曹道振撰，明成化張泰刻本，李璋煜跋，四冊。《豫章羅先生文集》十七卷，宋羅從彥撰，年譜一卷，元曹道振撰，明成化馮孜刻本，四冊。《豫章羅先生文集》十七卷，宋羅從彥撰，年譜一卷，元曹道振撰，明萬曆三十九年羅應斗刻本，四冊。《豫章羅先生文集》十七卷，宋羅從彥撰，年譜一卷，元曹道振撰，明元季恭刻本，四冊。《豫章羅先生文集》十七卷，宋羅從彥撰，年譜一卷，元曹道振撰，明刻本，四冊。

藝　文

劉允濟《**祭文**》　維嘉定六年歲次癸酉十二月丁酉朔二十八日甲子，朝奉大夫、權知南劍州軍州事劉允濟，謹具清酌庶羞之奠，俾迪功郎、南劍州州學教授方大琮率諸生致祭于有宋羅仲素先生之墓：嗚呼，大道之南，鼎峙鐔津。前後相望，龜山延平。嗣源演流，實維先生。龜山之門，受業者千，潛思詣極，獨推一人。析萬理之精微，測六藝之渺深。凡厥立言，大猷是經。《遵堯》之編，上媲典墳。謂兹成憲，萬祀丕承。推先生之志，豈徒傲睨一世，索隱行怪，若沮溺之倫哉？曾不百年，莽然遺蹤。豈無他人，子孫繩繩。徒登牲牢於鄉校之從祀，顧遺松楸於空山之悲風。允濟假守此邦，素尊所聞，訊故老之往實，得兆域於將湮。固斬板之舊封，夷隧徑之欹嶔。守冢者復展祀有亭，庶期先生以妥厥靈，尚仿佛平生之微吟，邈斯月兮濯斯纓。此邦人士，近先生之居，去先生之世未遠，盍興起乎斯文。蕙肴椒漿，聊薦芯芬。

石公轍《**祭文**》　惟公稟德醇厚，問學淵源，信道之篤，衛道之堅。識與不識，咸稱其賢。士蔽於俗，祝方破圓，沉迷利祿，莫之或痊，蕪沒道義，離析聖言。心到之學，廢而不傳。公憫斯道，求覺之先。伊水之涯，太白之巔，裹糧擔簦，講貫精研。道志其妙，見此純全。詩書禮易，靡不貫穿。解釋麟經，盈積簡編。褒貶之旨，如鑑蚩妍。往遊羅浮，意氣仙仙。欲成其書，歸胡不遄。孰詰此理，彼蒼者天。嗚呼！不豐其祿而豐其德，不與其命而與其年。轗軻一生，

其志可憐。了齋之知，龜山之聯，道同志合，與公齊肩。皆達其志，何公獨捐？早慕盛德，心旌已懸。晚官延平，冀奉周旋。弛擔之初，首訪丘園。翩然南遊，日望歸船。遽以訃聞，涕淚潸然。駕駘下乘，誰縶誰鞭？問路莫指，求魚何筌。迎拜公柩，悲深痛纏。自何能穀，起于九原。謹以寓奠，情文曷宣。

高斯得《祭文》　昔在龜山，倡道南服，士遊其門，雲合霧集。顯允羅公，表表獨立，篤學力行，深思默識。飢食渴飲，道所從入。未發之中，靜觀自得，淵源所漸，以有信國。爲萬世師，立我民極。斯得無似，備使于茲，職在勸學，維政之基。舍菜之後，蘊藻是持。尊禮風勵，存乎其辭。先生如在，其昭鑒之。

尹焞

論述

劉珏《尹焞賜和靖處士告詞》　敕西京布衣尹焞：慶曆間有賢臣焉，朕不及見也，每覽國史，高其節概。爾能力學操行，以世其家，甘貧守約，不競榮利，是亦可嘉矣。用錫美名，式勸頹俗。爾其以行義教鄉里，使有矜式焉，則予惟爾嘉。可特授和靖處士。

徐秉哲《乞特加尹焞職擢奏》　臣等伏見河南布衣尹焞德備中和，學窮根本。言動惟時，皆可師法，器識宏遠，可以任大。臣等淺陋，不足以盡知，然近來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昨蒙朝廷特召，河南府津遣赴闕。伏聞命之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國器，不爲時用，未副朝廷仄席求賢之意。伏望聖慈特加職擢，以慰天下士大夫之望。

林之奇《尹和靖畫贊》　不動心於廣齊之富貴而甘乎貧賤，不屈節於疏金之威武而裕乎生死。昔嘗以魁梧奇偉意其貌，而瞻彼遺像，乃眇然一山澤之臞儒，婆娑之老子。蓋其平居暇日，居官稱職，若無以癒人者，而至于守張程之學，行孔孟之道，則古所謂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之大丈夫。亦惟此三者而已矣。不敏末學，少而仰止，再拜德容，額不敢泚。

周紫芝《和靖先生尹公真贊》　先生誦聖人之言，行聖人之道。退不以矯，進不以蹂。用能隨隱顯以何心，歷險夷而一操。彼佞人之讒讒者，又奚足以窺先生之所造也？

朱熹《尹和靖言行錄序》　若和靜尹公先生者，其學於夫子而有得於敬之云乎，何其說之約而居之安也。其門人馮氏、祁氏、呂氏記其緒言，各爲一書，熹嘗得而伏讀之。所以收放心而伐邪氣者，幾微之際，所助深矣。顧其記錄之間尚多抵牾，至於人名事跡，亦或不同。然則其於精微之意，豈得無可疑者？惜乎其不得親見先生而面質之也。書之篇首，以告同志，其亦熟玩而審取之哉。乾道癸巳孟夏初吉，新安朱熹序。

又《書和靜先生遺墨後》　和靜尹公先生遺墨一卷，皆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粘之屋壁，以自警戒者。其家緝而藏之，今陽夏趙侯刻寘臨川郡齋，摹本見寄。熹竊惟念前賢進修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而趙侯所以摹刻之意，又非取其字畫之工，以供好事者之傳玩而已。捧讀終篇，恍然自失，因敢識其後以自詔云。淳熙丙申三月丁巳，新安朱熹敬書。

程珌《書和靖先生焞奏疏後》　靖康初，公以种公師道薦不起，已而趙彬以劉豫僞命招之，於是奔走入蜀。迨紹興初，始赴行在，用范公冲之薦也。蓋公受學伊川，伊川沒，聚徒洛中者十餘年，一時縉紳想望其風采，非以虛名取也。比至闕庭，所陳一疏及與時相一書，所以扶皇綱而立人道者，萬世猶生，亦非徒出也。賢者或出或處，一於爲道而已，豈曰徒名哉？

《式古堂書畫匯考》卷一三汪憨《跋尹和靖十帖》　國朝崇重儒學，然自布衣聘召者，特爲難得。故侍講侍郎尹公，著作崇道王公，皆伊川先生高弟，又皆用布衣特召，師友輝映，縉紳榮之。維尹公致位通顯，德望表表，而王公立誠爲己，仕不求進，故知之者希。然不可以是判優劣也。今觀尹公所遺王公尺牘，一話一言，必以尊所聞、務講學相期，責善之誠如此，則王公之爲人可知已。蓋嘗以爲國家之患，常由人心之偏詖，而邪說暴行之肆，熙、豐、符、紹，所以基靖康之禍也。惟儒者則有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之功焉。紹興初年，懲創前轍，隆儒勸學，人主特有意焉。尹公以經學納誨，所以格君心者微矣。王公討論史觀，破紹聖、元符誣謗之讒慝，明宣仁泰陵慈孝之本心，其功亦不細，凡此皆正人心之偉節也。用乂厥辟，紹開中興，豈偶然哉！

《後村詩話》續集卷一　尹和靖詩，僅二三首。其《自秦入蜀道中》云：「綠陰深處竹籬遮，也有紅花映白花。卻憶故鄉卿相第，不及張三李四家。」和靖洛人，洛陽名園甲天下，一旦蕩爲劫灰，故其詩如此。又一絕云：「南枝北枝春事休，啼鶯乳燕也含愁。朝來回首頻惆悵，身過秦川最盡頭。」

又　自种放、常秩後，惟尹和靖得位最速。然一生轉徙患難，全家死虜禍，僅以身脫。南渡再召，已六十七歲，不兩年至從橐。其峻擢以力拒僞齊，亡命入蜀，不專爲程氏高弟之故。

蔡宗兗《嘉靖刊尹和靖先生文集叙》　予嘗展讀終集，見其無往而非確實之心，無言而非確實之言，百世之下，猶可想見敦篤風範，而欲重炙之也。況當世譬諸布帛菽粟，較之膏粱文繡，一時氣味采色雖或好尚固異，求其一家不可以一日缺，天下不可以一人無，人用之而人不厭，日用之而日見其可欲也，膏粱文繡果有是乎！夫知菽粟之若膏粱，知布帛之若文繡，其所見猶常見也，知菽粟之即膏粱，知布帛之即文繡，其見道也幾矣。和靖百載之下有是不惑者，其幾人乎！昔和靖嘗自道曰：「曾子以魯，焞平生得力亦惟以魯。」和靖不自欺也，而肯欺百世乎！故魯也者確實之體，而造道之器也。學者由尹子則可以入程子矣，由曾子則可以入孔子矣，由孔子則可以入天地矣。確實也者，天地之恆心，而元氣之根本也。天地非確實不立，聖賢非確實不成，萬物非確實不生，風俗非確實不正，不由確實而飾辭絢功者，皆僞學也。非天地之誠，君子不貴也，西涼與我寧貴之乎！誦斯集者，曷反以自考？

洪珠《嘉靖刊尹和靖文集後序》　先生學聖人之學者也，嘗言聖人遺經雖以講解而傳，亦以講解而陋。又曰：「學貴於力行，不貴空言。」故其用功汲汲焉以玩味涵養踐履爲實地，而持以主敬之一言，卒能獨造明誠，窮理至命，篤實光輝，久而益密。說者謂先生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其不然乎哉！朱子曰：「尹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做工夫，終做得成。」斯確論也。

王洽《天啟重刊和靖尹先生文集序》　先生之學主於躬行，而不以語言文字中求解脫，爭壁帨也明矣。朱晦翁嘗稱先生只就敬字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眞儒學問原有主腦，所遺文采閎如，而一種篤實輝光之致，隱隱提醒人。

劉宗周《天啟重刊和靖尹先生文集序》　兩程子道大而詣高，門弟子各以質之所近爲學，如上蔡、定夫、中立諸君子，皆高才敏悟，出入師說，不免或雜於禪。中立出處一節，終費解說，思叔早世，亦未見所至。惟先生獨自附於古之魯者，以一敬做成，自動靜語默推之出處去就死生之際，無不粹然一出於正，而程叔子亦遂稱之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期許之至矣！其後乾道、淳熙間，言程氏之學者多推本先生之旨，而中立不與焉。則先生之度越諸子，得統於程門信矣。遺文若干卷，其手著者爲壁帖凡數百條，其他緒言爲門人所記者曰《師說》，而其上朝廷劄子僅以明出處之概，非其至者。合之凡以發揮一敬字止耳。此一敬字亦本無多說，故著述特簡如此。及讀先生壁帖，又多舉古人成說錄以自警，亦不輕下一轉語。自有宋儒語錄以來，絕無此風味，乃知先生本無事於著述也。先生所至，闢三畏齋以居，而壁帖即其齋中物。居恆誦言之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嚴乎，此之謂傳聖人之心，以傳聖人之道也，學者幸無以著述求之。

余濂《康熙重刊龜山楊先生文集序》　和靖之爲文確實，蓋行過其言者。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和靖集》八卷。【略】考《朱子語錄》，謂焞文字有關朝廷者多門人代作。今其孰爲假手，孰爲眞筆，已不可復考，然指授點定，亦必焞所自爲。《會昌一品集序》雖李商隱作，究以鄭亞改本爲勝，正不必盡自己出也。詩不多作，然《自秦入蜀道中作》云：「南枝北枝春事休，啼鶯乳燕也含愁。朝來回首頻惆悵，身在秦川最盡頭。」亦殊有詩情，固未可概以有韻語錄目之矣。

傳記

《宋史》卷四二八《尹焞傳》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世爲洛人。【略】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焞之從師，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焞以篤行。頤既沒，焞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略】次年，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

甦，門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僞帥趙斌以禮聘焞，不從則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婿邢純，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于涪，【略】闢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沖舉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范沖奏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親遺。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頤而後行。【略】八年，除秘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略】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焞上疏曰：【略】又移書秦檜，【略】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焞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略】疏上，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焞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浚、鼎既去，秦檜當國，見焞議和疏及與檜書，已不樂，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十二年，卒。當是時，學于程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力行若焞者蓋鮮，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爲詳，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于世。

吳稽中《和靖先生墓誌銘》（存目）

劉宗周《和靖先生年譜》（存目）

紀事

朱熹《記和靜先生五事》「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蓋尹和靜語。徐丈見尹和靜，問曰：「某有意於學，而未知所以爲問。」先生曰：「此語自好。若果有此意，歸而求之有餘師。」又嘗語人曰：「放教虛閑，自然見道。」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某安敢違？」衆又問：「然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與，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先生日誦《金剛經》一卷，曰是其母所訓，不敢違也。徐丈語及蘇氏「使民戰栗」義，問曰如何，先生艴然曰：「訓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

《道命錄》卷三　先是，靖康元年秋，种師道同知樞密院事，薦先生學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先生不欲留，賜號和靜處士。戶部尚書孫傅伯野、御史中丞呂好問舜徒、戶部侍郎邵溥澤民、中書舍人胡安國康侯以爲未副求賢之意，乞特加識擢。會圍城，不果召。金陷河南，先生妻子皆死于賊。先生死而復蘇，竄朝安山谷中。劉豫潛立，命僞帥趙彬厚禮聘之。先生逃去，夜涉渭川，間道奔蜀。張忠獻爲宣撫處置使，招與相見。已而，自閬之涪，依其子婿以居。紹興四年春，趙公、張公並相。五月，范元長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講。元長奏先生「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舉以代臣，允愜公議」。有旨召赴行在。宣撫司劄下涪州，知州事李贍申宣撫司云：「尹處士雖寓本州，獨處一室，邦人莫見其面，恐非有司文移可致。乞自使司專差官一員，以禮津遣。」權宣撫副使邵溥從之。先生再辭，有旨授右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令宣撫司加禮敦遣赴行在。范侍講又奏：「乞令夔路漕臣一員往涪州敦遣，仍差撥舟船及兵士二十人，給中金五百兩爲行費。俟至荆南，令本路帥漕司敦遣。」皆從之。六年九月，先生離涪。十二月，趙公免相，元長繼罷。諫官陳公輔乞禁伊川學，張公從之。七年二月，先生至江州，以病少留。先已上七章辭說書之命，至是復引程學爲言，乞自便。張公耻之，乃顯薦先生避僞之節，且言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以禮敦遣。有旨依奏。九月，先生至國門，力辭新命，詔不允。會張公罷，趙公復相。先生猶以疾丐免。上賜金帛，命趙公存問慰勞，須病愈入見。先生又辭，凡二十狀，不允，乃受命。既對，又辭于上前，上曰：「朕渴卿久矣！」先生不得辭，遂就職，時年六十有七矣。

又卷四　先是，陳公輔請禁伊川之學，事雖行，趙忠簡再入，公輔旋亦罷。八年，趙公免，秦檜獨相，以趙公之門多善士，已深忌之，及決屈己和戎之議，而一時仁賢爭之尤力。檜大怒，遂盡斥之。蓋檜初非知道學者，始特竊其名以傾呂元直，終則沒其實以害趙忠簡，是以若是其紛紛也。和靜先生聞和議成，病中上疏，極諫以爲不可墮虜計，陛下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又以書切責檜，檜大怒。先生因力辭禮部侍郎恩命，章十上，迄不就職，乃得在外宮觀，尋得請致仕。時先生子婿程暐爲桐廬縣令，因往依之。暐則伊川先生之孫也。又有婿邢純爲浙東安撫司準備差遣，先生復往視之。遂以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卒于紹興，年七十三。

《伊洛淵源錄》卷四　先是，伊川先生謫居于涪，涪人立祠于北巖。先生

避地，偶亦居焉，至是以文告辭曰：「焞甲寅孟秋，始居涪陵，己卯孟冬，誤辱召命，繼下除書，實嗣講事，人微望輕，敢紹前躅？辭不獲命，勉赴行在。有補于世，則未有也；不辱其門則有之。今茲啓行，惟先生有以鑒之。」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尹和靖集》一卷，《附集》一卷，徽猷閣待制河南尹淳彥明撰。

《文淵閣書目》卷九 《尹和靖文集》一部二冊，全。

洪珠《嘉靖刊尹和靖文集後序》 《尹和靖集》，集先生遺文，凡八卷，總若干言。先生沒去今四百餘年，罕有能傳其學者，而麗辭詭行之徒方且樹奇命怪以立敵，則先生之道荒矣。珠故因先生祠成，乃裒拾其文集梓之祠中，庶幾登先生之堂者，讀先生之文，悟先生之道，如親見先生焉，其於越後學，未必無萬分中之一助云。嘉靖庚寅九月九日，後學莆田西涼洪珠書于越郡之清省堂。

《國史經籍志》卷五 《尹焞集》二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尹和靖集》二冊。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和靖先生文集》二冊，全。宋尹焞著，凡二卷，後有吳匏庵先生、張洪陽先生眞迹跋語。又二冊，全。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尹和靖集》二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尹焞《和靖集》二卷。

王洽《天啟重刊和靖尹先生文集序》 余承乏兩浙，汎時首隆瞻謁，叩先生徙越始末，及墳墓興廢、像教明晦，求遺文，出諸裔孫懋中，得竟讀焉。約二三十簡，又半述聖賢成語，【略】冏卿劉公宗周、廷評王公應遴皆越中理學名達，相與搜廣訂正，付梓以惠來學。

劉宗周《天啟重刊和靖尹先生文集序》 舊集刻於前太守洪西涼公，逾百年，浸失其傳。會今撫臺葱嶽王公祖行部至越，首訪先生俎豆所寄，已就圮，亟捐俸令有司新之，且重刻其遺文，以惠多士。余不敏，竊嘗嚮往先生之學，因搜得舊本，稍加詮次，付之梓人，以副王公之志，而僭引其端如此。較讎者友人廷評王君應遴。【略】時天啓歲在甲子冬月旦，山陰後學劉宗周啓東甫頓首撰。

《絳雲樓書目》卷三 《尹和靖集》。陳景雲注：一卷，附錄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和靖集》八卷，江西巡撫採進本，宋尹焞撰。【略】此集猶相傳舊笈，凡奏劄三卷，詩文三卷。其《壁帖》一卷，乃焞手書聖賢治氣養心之要，黏之屋壁以自警惕，後人錄之成帙。又《師說》一卷，則焞平日之緒論，而其門人王時敏所編也。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六 《和靖先生文集》一函二冊，宋尹淳撰。【略】書三卷。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版書目》 《尹和靖集》，存一卷。

《郘宋樓藏書志》卷八二 《和靖尹先生文集》十卷，附錄一卷，明刊本。宋尹焞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尹和靖先生文集》六卷，明刊本。怡府藏書。宋尹焞撰。

《藝風藏書記》卷六 《尹和靖先生文集》八卷，明隆慶己巳蔡國熙刊本。

《木犀軒藏書書錄》 《和靖先生文集》四卷（按：原誤署林逋撰），明刊本。首年譜，次奏劄，次雜文，次書并壁帖。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大黑口。語涉宋帝均空格，宋諱間有缺避，當從宋本翻雕者。惜序跋缺失，不可考爲何年所刻耳。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和靖尹先生文集》，宋尹焞撰，附錄一卷，明嘉靖九年洪珠刻本，三冊。《和靖尹先生文集》宋尹焞撰，附錄一卷，清刻本，四冊。

藝文

牟巘《謁尹和靖祠祝文》 先王之學，以敬終始，用能任道固節，克配其師。自吳來越，祠墳巋然，過者必肅。某叨臬茲事，未能躬拜。爰用彝典，尙鑒厥衷。

雜錄

韓元吉《書尹和靖所書東銘後》　和靖先生手書《東銘》，修水黃子餘所藏，寓九江時筆也。先生少喜字書，嘗因書碑，同舍聚觀，伊川笑謂之曰：「是固無害，第將爲人役也。」自是不復書。然暮年筆力猶健如此。其教學者必讀《東銘》，然後看《西銘》，謂從寡過而入，子餘其知之也。展玩太息。

米友仁

論述

張擴《米友仁屯田員外郎陞郎中制》　勅具官某：文昌列曹，皆以才選，叙正厥位，則有彝章。參稽數歲之勞，已埒諸郎之秩。以爾詞藝美發，風猷敏彊，頃擢屯田繕工，洊陞華於起部。有嘉揚歷，益著靖共。往祗申命之休，式究無窮之聞。

葛立方《米友仁贈官制》　具官某生自名閥，揚於要津。材久擅於劇煩，智每優於博古。辨魯宮之科斗，識蜀地之錞于。方倚盡規，俄聞易簀。宜峻升於品秩，仍俾祿其後人。諒惟英魂，歆我寵命。

魏了翁《跋米友仁帖》　米南宮大字雅逸，細書結密，皆有可法。至好爲小篆，則有不知而作者。元暉雖不逮其父，然如王、謝家子弟，自有一種風格也。

劉克莊《跋小米畫》　古畫皆着色，墨畫盛於本朝，始惟文與可、李伯時，後東坡、寶晉父子迭爲之。廉宣仲、王清叔亦著名。然元暉千幅一律，世有「無根樹」、「濛鴻雲」之嘲，可謂善謔矣。叔黨之才百倍元暉，元暉至侍從，叔黨死於小官，命也夫！

傳記

《畫繼》卷三　米友仁元章之子也。幼年山谷贈詩曰：「我有元暉古印章，印刓不忍與諸郎。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遂字元暉。元章當置畫學之初，召爲博士，便殿賜對，因上友仁《楚山清曉圖》。既退，賜御書畫各二軸。友仁宣和中爲大名少尹，天機超逸，不事繩墨，其所作山水，點滴烟雲，草草而成，而不失其天眞，其風氣肖乃翁也。每自題其畫曰「墨戲」。被遇光堯，官至工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日奉清閑之燕。方其未遇時，士大夫往往可得其筆，既貴，甚自秘重，雖親舊間亦無緣得之。衆嘲曰：「解作無根樹，能描濛鴻雲。如今供御也，不肯與閑人。」後享年八十，神明如少壯時，無疾而逝。

《京口耆舊傳》卷二《米友仁》　友仁字元暉，文詞書畫深得家法。黃魯直贈以詩，首句「我有元暉古印章」，因命以爲字。陸沈州縣數十年。紹興中，高宗留意翰墨，尤喜芾書，以芾平生篆隸眞行草書分爲十卷，刻石禁中。會有薦友仁者，浸被簡知，擢權工部侍郎、敷文閣待制，卒。

紀事

《蘭亭考》卷一〇米友仁《題定武本蘭亭詩跋》　紹興十六年歲次丙寅季春二月，懶拙翁米玄暉跋於行朝天慶觀東私居書舫之北窗。時雨霽風和，窗明几淨，投閑杜門，爲情良適。觀貞觀《脩禊序》，尤快人意也。

米友仁《陽春詞跋》　紹興戊午中春初七日，懶拙道人得守滁陽。既老則懶，遂請宮投閑，泛小舟來平江大姚村，過謙之於莊舍。【略】家女甥索書此，

柔毫悍頑，作書不成，略無可觀。是月十三日，元暉。

《趙氏鐵網珊瑚》卷一一《米元暉畫題》　僕己酉歲，避兵火于金壇，繼至新昌，隱君子蔣仲友，館僕于邨舍者七閱月，此畫非大貴人可得，亦非大富者可求。實一世之所共知。因戲作小詩于畫云：「亂山深處是烟霞，雨暗晴暉日夕佳。要識先生曾到此，故留戲筆在君家。」庚戌仲秋建炎紀歲初七日，元暉紹興乙卯初夏十九日，自溧陽來游苕州，忽見此卷於李振叔家。實予兒戲得意作也。世人知予喜畫，競欲得之，甚少有曉予所以爲畫者。非具頂門，上慧眼者，不足以識，不可以古今畫家者流求之。老境于世海中，一髮毛事，泊然無著染，每靜室僧趺，忘懷萬慮，與碧虛寥廓，同其流，蕩焚生事，折腰爲米，大非得已。此卷愼勿與人。

藝文

吳可《寄米元暉》　田廬寂寂近塘坳，仕路紛紛久絕交。多病未能從五柳，避喧端欲老三茅。白雲那忍閒歸岫，紫燕空慚漫累巢。聞道金壇有仙隱，夢回清月墮林梢。

吳則禮《贈元暉》　南宮先生晚爲郎，學語小兒說元章。屋下架屋安足數，突過鍾王妙如許。平生韻語何處有，瀾翻舊識論詩口。不落鈐錘或自憎，舉似癡兒眞敝帚。誰當料理晉馬曹，詎復酬答視愈高。憑君快寫拄板相，政應頰上加三毫。阿暉詎獨愛奇字，徑割全牛烹大截。筆墨須論顧陸間，豈止遠過楊契丹。痿癭我作老摩詰，惟子堪任來問疾。是事且置默然坐，舌端種種一時墮。

雜錄

劉宰《書明秀軒米元暉詩後》　李太白游蘄之黃梅，留詩烏牙山曰：「夜宿烏牙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句律崢嶸，超越千古，寺僧不異，委之梁間。元豐中曾阜子山宰是邑，得之驚喜，顧不能壽之石，使太白書蹟與此山俱傳，而私以遺當路，過者憾之。趙似之得米元暉《明秀軒》詩，來尉金壇，即斥俸餘，刊置軒下，亦異於曾子山矣。

《玉堂嘉話》卷三　米元暉所藏古端硯，其背刻云：「此硯色青紫而潤，下岩石也。先公得於山谷，若文室中磨李廷珪墨，試諸葛氏筆，世間眞有揚州鶴也。」後題曰「元暉」。山谷云：「虎兒筆力能扛鼎，好著元暉繼阿章。」米因以字之，亦義之、獻之例也。

劉嵩《題米元暉山水小景》　江上見青峰，亭亭三四重。雨沾金翡翠，雲擁玉芙蓉。桂嶼閑秋館，楓林隱暮鐘。蒼茫圖畫意，欲賞惜無從。

姜南《蓉意編》　按米氏襄陽人，而《宋史》以爲吳人。觀海岳撰《樂圃墓表》云：「予昔居郡，與先生游。」今觀畫跋，則米老父子皆嘗居吳，故其女嫁大姚。其實非吳產也。

鮑廷博《陽春詞跋》　元暉以墨戲繼武南宮，詞翰惜不傳於世。此卷爲其自書小詞，南宋時存金陀岳氏，錄存《寶眞齋法書贊》中，予近年始獲見之，亟爲刊訂，以補樂府之遺，尙惜竹垞先生不及收入《詞綜》耳。通介叟鮑廷博書。

蘇過

論述

綜論

蘇軾《遊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　人間有此白玉京，羅浮見日雞一鳴。南樓未必齊日觀，鬱儀自欲朝朱明。東坡之師抱朴老，眞契久已交前生。玉堂金馬久流落，寸田尺宅今誰耕？道華亦嘗啖一棗，契虛正欲仇三彭。鐵橋石柱連空橫，杖藜欲趨飛猱輕。雲溪夜逢瘖虎伏，斗壇晝出銅龍猙。小兒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黃庭。近者戲作《凌雲賦》，筆勢仿佛《離騷》經。負書從我盍歸

去？羣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卿。還須略報老同叔，贏糧萬里尋初平。

又《題過所畫枯木竹石三首》 老可能爲竹寫眞，小坡今與石傳神。山僧自覺菩提長，心境都將付卧輪。散木支離得自全，交柯蚴蟉欲相纏。不須更說能鳴雁，要以空中得盡年。倦看瀝勒暗蠻村，亂棘孤藤束瘴根。惟有長身六君子，猗猗猶得似淇園。

又《和陶郭主簿二首並引》 清明日閒過誦書，聲節閑美。感念少時，悵焉追懷先君宮師之遺意，且念淮、德二幼孫。無以自遣，乃和淵明二篇。隨意所寓，無復倫次也。今日復何日，高槐布初陰。良辰非虛名，清和盈我襟。孺子卷書坐，誦詩如鼓琴。卻去四十年，玉顏如汝今。閉戶未嘗出，出爲鄰里欽。家世事酌古，百史手自斟。當年二老人，喜我作此音。淮德入我夢，角羸未勝簪。孺子笑問我，君何念之深？

又《和陶遊斜川並引》 謫居澹無事，何異老且休。雖過靖節年，未失斜川遊。春江漲未波，人卧船自流。我本無所適，泛泛隨鳴鷗。中流遇洑洄，捨舟步層丘。有口可與飲，何必逢我儔。過子詩似翁，我唱而輒酬。未知陶彭澤，頗有此樂不？問點爾何如，不與聖同憂。問翁何所笑，不爲由與求。

又《和猶子遲贈孫志舉》 我家六男子，樸學非時新。詩詞各璀璨，老語徒周諄。願言敦宿好，永與竹林均。六子豈可忘？從我屢厄陳。

又《與陳季常》 長子邁作吏，頗有父風；二子（迨、過）作詩騷，殊勝，咄咄皆有跨竈之興。想季常讀此捧腹絕倒也。

又《與張文潛》 過甚有幹蠱之才，舉業少進，侍其父亦然。

又《與姪孫元老》 海外亦粗有書籍，六郎（過）亦不廢學，雖不解對義，然作文極峻壯有家法。

又《答劉沔都曹書》 軾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剗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

又《與李方叔》 迨、過皆不廢學，可合參几硯。

蘇轍《次韻子瞻特來高安相別先寄遲适遠卻寄邁迨過遜》 老兄騎驟日百里，據鞍作詩若翻水。忽吟春草思惠連，因之亦夢添丁子。羣兒盡長堪一笑，老馬卧餐何日起？聞兄盡室皆舊人，見面未曾惟遜耳。邁年最長二十六，已能幹父窮愁裏，豫兒揚眉稍剛勁，黨子溫純無慍喜。我兄憔悴我亦窮，門戶久長眞待爾。但令戢戢見頭角，甑倒甕空定何耻？家藏萬卷須盡讀，此外一簪無所恃。船中未用廢詩畫，閉窗莫看江山美。

《東都事略》卷九三《蘇軾列傳》 子邁、迨、過，俱善爲文。邁仕不顯。迨靖康初爲駕部員外郎。過終於通判定州，有《颶風賦》、《思子臺賦》行於世。

《寶眞齋法書贊》卷一二《二蘇文登趨閾二帖》 右，東坡、潁濱二蘇先生之子過字叔黨，遲字伯充，《文登》、《趨閾》二帖眞迹各一卷。蘇氏文章翰墨，在本朝自爲一家，如喬崧大河，崒嵂澎湃，極天宗海，有識者皆知之。至于芝蘭流馨，肖才濟微，各眞源派。自《颶風》、《思子》之外，世固未之睹也。豈名以制義，所以示日益日損之戒，得之于趨庭者，固猶有不同耶？先君生平喜藏蘇帖，而于斜川而下無傳焉。寶慶乙酉春正月，客自眉山來，有出是帖者，得之京江，合而標之，以繫其本。贊曰：文字之祥，厥有原委。父師昆弟，以及諸子。文分斜川，道分潁水。以文貴道，一家濟美。施及翰林，特游戲耳。于風味中，亦復是似。以坡爲骨，以潁爲體。蘇門之英，來者視此。

魏了翁《跋斜川帖》 斜川侍坡翁至儋耳，父子相對如霜松雪竹，堅勁不搖。而作詩結字乃爾潤麗，其襮順裏方者乎。

《臺繼》卷三 蘇過字叔黨，坡公之季子也。元祐中，公知杭州，叔黨年十九，預計偕。七年，公爲兵部尚書，任承務郎。後公謫英州，貶儋州，移廉、永二州，叔黨皆侍行。叔父欒城公每稱其孝。平生禁錮僅三十年，晚除中山倅而卒。善作怪石叢篠，咄咄逼翁。坡有《觀過所作枯木石竹三絕》，以爲「老可能爲竹寫眞，小坡解與竹傳神」者是也。晁以道志其墓亦云：「書畫之勝，亦克肖似其先人。」又時出新意，作山水，遠水多紋，依巖多屋木，皆人跡絕處，並以焦墨爲之，此出奇也。

元好問《跋蘇叔黨帖》 叔黨文筆雄贍，殊爲鳳毛。坡嘗云：「海外無以自娛，過子每作文一篇，輒喜數日。」蘇氏父子昆仲，文派若不相遠，俗子乃疑《黃樓賦》，坡亦嘗辯之。《颶風賦》亦謂非坡不能作，不然，亦當增入點竄之也。風俗薄惡如此！文賦且不論，至如叔黨此帖，其得意處豈坡代書耶？可以發一笑也。

又《跋蘇氏父子墨帖》 次公字畫，端厚而靖深，類其爲人；小坡筆意稍縱放，然終不能改家法。

又《題蘇氏寶章》詩注　長公忠義似顏平原，次公沖澹似林西湖，故字畫有不期合而合者。最後數帖，所謂蘇氏三虎，叔黨爲最怒耳。

袁桷《題小坡竹石牧牛圖》　小坡竹石，綽有父風。後倅定武，罵賊不屈以死。其風節不墜，光於前人矣。坡翁流落困苦，有「悔不長作多牛翁」之語，將買田終老於陽羨，而志迄不遂。此圖之作，無乃聆庭訓以寓初意，與江南罷秬，千里一色！久客於京塵，莊舄故鄉之思，無言而色已動。

《詩藪》雜編卷五　甲秀堂坡一帖云：「邁往宜興，迨、過隨行。迨論古今事廢興成敗，稍有可觀。過作詩，楚辭，亦不凡也。」陳無己送迨詩：「眞字飄揚今有種，清談絕倒古無傳。」過《颶風賦》、《鼠鬚筆》詩，各奇偉，可謂過得坡筆，迨得坡舌，不知邁何所得也。

文徵明《跋東坡五帖叔黨一帖》　斜川詩語字畫，妙有家法，昔人謂能亂眞乃翁。此帖非題名，固莫能辨也。

吳長元《校錄斜川集寄鮑以文》　蜒煙蠻雨獨相從，筆下波瀾嗣乃公。人誦高名瓊海外，天留遺稿玉函中（鈔自《永樂大典》）。清遊乍識匡廬面（舊時行世皆贋本），晚景還傾靖節風（叔黨晚景以淵明自況）。寄語隱湖毛處士，蘇門會策汗青功。

鮑廷博《吳麗煌寄示斜川集志喜》　湖陰水竹繼高蹤，海上文章喜亢宗。蘇氏昔元推怒虎（「蘇氏三虎，季虎大怒」，當時語也），葉公今始識眞龍。《颶風》一賦猶堪補（《颶風賦》從《宋文鑑》補錄），《小圃》三詩那更逢（惠州《小圃五詠》，僅存二首）。欣賞不忘知己共，遠煩千里手題封。

趙懷玉《刻斜川集成詩寄麗煌》　奇文一卷抵璠璵，寄遠曾勞使載驅。汗簡空期毛子晉，布金端藉趙凡夫。幾聞藝苑名三世，曾見書林牓四蘇。再拜焚香還細讀，賞音千載未應殊（放翁詩「焚香細讀《斜川集》」）。

又《校刻斜川集序》　今觀其詩文，具有家法。東坡好和陶，而叔黨有小《斜川》之作，東坡善言兵，而叔黨有《論黎事》之書。出處進退，未忘家國，使天假以年，名或不在其父下。惜乎身處末流，仕又再黜，轗軻道死，不獲措其蘊於天下，是則才人之不幸夫！

弓翊清《斜川集序》　刻蓮花之炬，賞心者愛讀鴻文；揚錦水之波，嗜古者爭傳軼事。而況貽謀忠孝，必有達人，名世子孫，豈無鉅製？零章賸句，等諸笠屐之遺；鏤雪裁風，猶是蛾眉之秀。厲公遠徙，早滯他鄉，而嶺表歸來，眷懷故國。一堂星聚，綿井里之馨香；三代雲聯，成詩歌之盛舉。此淵源以續，宜附《斜川》，浩翰無涯，益欽蘇海也。想其趨庭學步，辟咡橫經。捧研時多，人誇親炙；拓牋日久，我羨專家。拾珠玉之餘輝，揚華絕俗；聽塤篪之疊奏，奮藻驚天。極海窮邊，望遠而馳驅；煙墨清笳，曉角以思鄉。而號召宮商，固已聲叶三雍，名齊兩賦矣。而畫又寂寞，苦緒難申，蓬葆飄蕭，深情誰告？

《雨村詩話》卷下　蘇叔黨《斜川集》，書肆多以劉過贋充。余于汪鹿園家始得眞本，爲之梓行。其集中好句，秀挺工麗，疊出層見，不止如世所稱「一天如許皆明月，二客所須惟濁醪」也。

分論

《思子臺賦》　王若虛《文辨》：《思子臺賦》步驟馳騁，抑揚反覆，可謂奇作。然引扶蘇事不甚切。按始皇止以扶蘇數直諫，故使監兵于外，當時趙高輩未敢逞其姦，及帝病，亟爲書召扶蘇，而高輩矯遺詔賜死耳。責始皇不蚤定儲嗣則可，謂其信讒而殺之，非也。且秦何嘗築臺寄哀？而云「三后一律」，同名齊實乎？「幸曾孫之亡恙，或可慰夫九原」，此兩句隔斷文勢，宜去之。其言晉惠事云：「寫餘哀于江陸，發故臣之幽契。」夫江統、陸機之作誄，出于己意，而非上命。則畦逕有礙，亦當刪削。其言曹操事云「然後知鼠輩之果無」，此尤乖戾。本以愛倉舒相明，而卻似惜華佗。又云「同舐犢于晚歲，又何怨于老臞」，操問楊彪何瘦，而答以老牛舐犢，操爲改容，是豈有怨意哉！但下「疑」、「怪」等字可也。《浩然齋雅談》卷上：白傅詩云：「曾家機上聞投杼，尹氏園中見掇蜂。但恐恩情生罅隙，何人不解作江充。」小坡《思子臺賦》云：「彼楊公之愛修兮，豈減吾之蒼舒。」皆深中人情。《復小齋賦話》卷下：蘇叔黨《思子臺賦》蓋坡翁命補亡史君彥輔篇也。正使坡翁自作，未必能過。觀其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又及夷滅張湯主父偃之流，孟德楊公之事，波瀾愈闊，然去題稍遼矣。即結之曰「吾將以嗜殺爲戒也」，故於末而並書，不獨賓主分明，抑亦法律精細。

《颶風賦》　王若虛《文辨》：蘇叔黨《颶風賦》云「此颶之漸也」，少箇「風」字。又云「此颶之先驅爾」，卻多「颶」字，但云「此其先驅」足矣。風息之後，父老來唁，酒漿羅列，至于塞茅屋，補垣牆，理草木，葺軒檻，則時已久矣。

而云「已而山林寂然，水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豈可與上文相應哉！

《秇林伐山》卷二：《嶺表錄》云：「颶風之作，多在初秋，過白露，雖作不猛矣。」《南越志》：「颶母即孟婆，春夏間有暈如虹是已。」則以虹爲颶母爾。凡此風作，先一、二日片雲漫空疾飛，海人呼爲颶潮風，東廣泛海者曰犁頭雲。蘇過《颶風賦》云：「斷蜺飲江而北指，赤雲夾日以南翔。」此颶之漸也。

《颶風賦》、**《思子臺賦》**　《賦話》卷一〇引《古賦辯體》：蘇過字叔黨，以文章馳名，時號小東坡。過嶺作《颶風賦》，尤爲人膾炙。若其《思子臺賦》，則有韻之論爾。

《送曇秀》　蘇軾《書過送曇秀詩後》：「三年避地少經過，十日論詩喜琢磨。自欲灰心老南岳，猶能繭足慰東坡。來時野寺無魚鼓，去後閑門有雀羅。從此期師眞似月，斷雲時復挂星河。」僕在廣陵作詩《送曇秀》云：「老芝如雲月，炯炯時一出。」今曇秀復來惠州見余，余病，已絕不作詩。兒子過粗能搜句，時有可觀，此篇殆咄咄逼老人矣。特爲書之，以滿行橐。丁丑正月二十一日。《柳亭詩話》卷一四：蘇端明在惠，曇秀來訪，叔黨贈以詩，有云「自欲灰心老南嶽，猶能繭足慰東坡」。坡即手書全什以貽秀，并跋曰，【略】按少陵每念熊兒驥子，而二君乃無一字流傳。阮兵曹巨斧之投，得無虛譽耶？伯達、叔黨皆能以詩自鳴，雖雛鳳未必清於老鳳，而眉山家學三世淵源，可爲盛已。

《鼠鬚筆》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一：苕溪漁隱曰：蘇叔黨過賦《鼠鬚筆》云，【略】其步驟氣格，殊有父風也。

「葉隨流水歸何處」句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〇引《復齋漫錄》：張芸叟詩：「夕陽牛背無人卧，帶得寒鴉兩兩歸。」與東坡所記蘇叔黨詩「葉隨流水歸何處，牛載寒鴉過別村」下句與張相合。

《點絳唇》（新月娟娟）　《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三：此詞作時，方禁坡文，故隱其名，以傳於世。今或以爲汪彥章所作，非也。《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詩句。「靜」一作「淨」，「銜」一作「含」。「傳杯」與「如酒」相映。「亂」一作「夢」，誤。《詞苑萃編》卷四引《詞苑》：蘇叔黨名過，坡仙季子。作《點絳唇》詞，【略】合兩詞觀之，二公可謂有子。

《點絳唇》（高柳蟬嘶）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寫來不俗。

傳記

晁說之《宋故通直郎眉山蘇叔黨墓誌銘》　宋通直郎蘇過叔黨，東坡先生之季子也。母同安郡夫人王氏。元祐五年，先生知杭州，叔黨年十有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七年，先生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明年，先生出使定武，即謫知英州，繼貶惠州安置，三年，遷儋耳安置。既四年，漸徙廉州、永州居住。邈乎萬死不測之險也，獨叔黨侍先生以往來。其初爲嶺外之役，時叔黨方居母喪，有以動途人涕泣者。或曰先生南居而樂焉，非也。先生憂國愛君之心日加，循省而鬱結，則何敢樂？惟是叔黨於先生飲食服用，凡生理晝夜寒暑之所須者，一身百爲，而不知其難。翁板則兒築之，翁樵則兒薪之，翁賦詩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爲能須臾樂乎先生者也。其初至海上也，爲文一篇曰《志隱》，效於先生前，先生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先生因欲自爲《廣志隱》，以極窮通得喪之理焉。嘗命作《孔子弟子別傳》，則固有以處其子矣。當是時，叔黨之風，使蠻蜑夷獠若可以語禮義，而中瘴噬毒莫爲之疾病，雖有欲殺吾親者，亦無以措其斧斤。其傳而北也，霈然起天下父子之性，則叔黨之自處者如何哉？先生還，至永州，稍還仕版，居陽羨，不幸疾不起。叔黨兄弟得古吉地於汝州郟城縣之小峨眉山以襄事，遂家於潁昌。叔黨偶從湖陰營水竹數畝，則名之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以視終焉之志。曰：「吾未即從先大夫於地下，則生也何事爲？」泯泯浮沉里巷。或一時至京師，自得於醉醒，而爲倘佯一世之外。所遇與談，靡不傾盡。造次大笑，謔浪間節概存焉，唯有知之者知之也。且若世未嘗有小人也，孰非士君子也哉？使叔黨以其屋帤螻，桴溟渤之純孝，而一旦忠蓋於九德俊乂之朝，則先生之立言者，叔黨之功業也。惜乎不及使人有見於此，而暴疾卒於鎮陽行道中。年五十有二。時宣和五年十二月乙未。悲乎！【略】叔父欒城公每稱其孝以訓宗族，且言：「遠居海上，無他成就，此兒能文也。」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則早行於世。而書畫之勝，亦克效似先生。人稱之曰小坡。仕宦之日少，於閑居時且多艱。初監太原府稅，次知潁昌郾城縣，皆以法令罷免。晚權通判中山府，無幾何，以事如鎮陽焉。【略】其葬以七年四月辛酉，墓在先生兆之東

南。【略】銘曰：文安先生之知人，難乎其爲子也；東坡先生之事君，其爲之子者又亦不易也。《孔子弟子傳》之不成，尚何慙也。先生稱吾此兒若不娶，必得道。嗚呼，有貴乎得道者，得此道滋世也。後之人觀蘇氏世世不失令名，嶢然文墨之外也。

《宋史》卷三三八《蘇軾傳》附《蘇過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揮麈後錄》卷八　蘇過字叔黨，東坡先生季子也。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大夫以「小坡」目之。靖康中得倅眞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即其子。肯從爾輩求活草間耶！」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惜乎！世不知其節也。（趙表之云）

又　蘇叔黨以黨禁屏處潁昌，極無慘。有泗州招信士人李植元秀者。鄉風慕義，歲一過之，必遲徊以師資焉，且致饋饟甚腆，叔黨懷之。宣和末，向伯恭出爲淮漕，自京師枉道以訪叔黨，留連清宴，叔黨道李之義風，而屬其左顧之。伯恭入境，首令訪問，加禮以待。未幾，金虜南寇，高宗以元帥在河北，伯恭即命李賫金帛，往訪問行府犒師，並上表勸進，行數程而與前驅遇。已而飛龍御天，補承務郎，繇是遂被眷知。後來官職俱至列卿。（王獻臣云）

《揮麈三錄》卷二　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家者同一小轎至，傳旨宣召，亟令登車。叔黨不知所以，然不敢拒。才入，則以物障其前，惟不設頂，上以一小涼傘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修廊，披黃背子，頂青玉冠，宮女環侍，莫知其數，弗敢仰窺，始知爲崇高莫大之居。時當六月，積冰如山，噴香若煙霧，寒不可忍，俯仰之間，不可名狀。起居畢，上喻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非有他也。」叔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歎賞再三，命宮人捧賜酹酒一鍾，錫賚極渥，拜謝而下。後循廊間，登小輿而出。亦不知經從所歷何地，但歸來如夢復如癡也。（胡元功云）

《曲洧舊聞》卷五　東坡在儋耳，謂子過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爲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研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既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命至。八賦墨跡，始在梁師成家，或云入禁中矣。

《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五　李楙季常，蘇子容丞相外孫。爲予言：東坡歸自儋耳，舟次京口。子容初薨，東坡已病，遣叔黨來弔，自作飯僧文。所謂「在熙寧初，陪公文德殿下，已爲三舍人之冠；及元祐際，綴公邇英閣前，又爲五學士之首。雖凌厲高躅，不敢言同，而出處大概，無甚相愧」者。明日，季常與子容諸孫往謝之，東坡側卧，泣下不能起。

《老學庵筆記》卷六　蘇叔黨政和中至東都，見妓稱「錄事」，太息，與廉宣仲曰：「今世一切變古，唐以來舊語盡廢。此猶存唐舊，爲可喜。」前輩謂妓曰「酒糾」，蓋謂錄事也。相藍之東有錄事巷，傳以爲朱梁時名妓崔小紅所居。

《老學庵續筆記》　叔黨宣和辛丑歲，得隙地於許昌之西湖，葺爲園亭。是年叔黨甫五十，嘗曰：「陶淵明以辛丑歲遊斜川，而詩云『開歲忽五十』，是吾與淵明同甲子也。今吾得園之歲與淵明遊斜川之歲同，因以小斜川名之。」或者謂叔黨家本川人，而在元祐邪籍中，故自名「斜川」，恐不然也。

《朱子語類》卷一三〇　蘇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梁師成門下，以父事之。又有某人亦然。師成妻死，溫與過欲喪以母禮，方疑忌某人不能已，衰絰而往，則某人先衰絰在帷下矣。師成自謂東坡遺腹子，待叔黨如親兄弟，諭宅庫云：「蘇學士使一萬貫以下，不須復。」

朱彝尊《書晁以道撰蘇叔黨墓誌後》　靖康中，蘇叔黨以眞定倅赴官，次河北，爲賊所脅。叔黨語賊曰：「若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即其子。肯隨若求活草間乎？」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王明清《揮麈後錄》載之。而晁以道誌其墓，稱以暴疾卒於鎮陽。繹其文可云孝子，合而觀之不媿其父矣。攷東坡先生以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卒於常州，先生既卒，而蔡京由尚書左丞進左右僕射，蔡卞旋知樞密院事，自崇寧元年迄於四年，籍黨人榜朝堂。定上書人上中下六邪等，責逐責降而又編管，子弟不許到闕。一刻石於端禮門，再刻石於諸州，三刻石於文德殿門。帝既親書之，京復自書頒之天下。是時叔黨潛身救過之不給，寧有富貴利達之念萌於中哉？惟因梁師成自言爲東坡出子，嘗憩

於裕陵〔祐陵〕曰：「先臣何罪？禁誦其文章，滅其尺牘。」於是先生遺文手蹟始稍稍復出。叔黨之不忍顯絕師成者，此也。然黨禁初弛，後雖得入京師，借詼諧以玩世，未嘗薰染。以道所云「嘻笑謔浪，節概存焉」是已。乃毀之者，謂叔黨諂事師成，自居乾兒。夫師成既以東坡爲父，稱曰「先臣」，則必以昆弟遇叔黨。豈有業爲兄弟，而又降稱乾兒之理？此助洛攻蜀者謗之，貝錦南箕，尙論者不可不白其冤也。

周在浚《晉稗》 明仙寺有蘇斜川詩碣。前題云：「路轉花谿不踏塵，仰頭人語半天聞。到門莫記山重數，但覺衣襟有白雲。彦齡己丑三月晦題。」彦齡，不知爲何人。其字類黃涪翁。後題：「政和甲午孟冬中休後一日，蘇過叔黨彦明，自開化甘泉至明仙，時念老禪師復出世矣，因題詩壁間：暫拋塵土叩雲扉，山色空濛翠溼衣。澗水松風俱有恨，道人餅缽幾時歸？」

道光《瓊州府志》卷三二 軾謫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乙卯上元，東坡在儋耳，有老書生數人來，曰：「良辰佳景，先生能一出乎？」公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小巷，民彝雜糅，屠酤紛然，歸舍已三鼓矣。放杖而笑：「孰爲得矣？」過問：「先生何笑？」蓋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潁昌，自號斜川居士，時稱爲小坡。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

作品本事

蘇軾《思子臺賦引》 予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彦輔，眉山人。與其弟沆子凝皆奇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爲人，而舉其議論。彦輔舉賢良，不中第。子凝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早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亡之。予少時嘗見彦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覆哀切，有補于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後之君子，猶得見斯人胸懷之仿佛也。

《老學庵筆記》卷七 杭僧思聰，東坡爲作字說者。大觀、政和間，挾琴遊梁，日登中貴人之門，久之，遂還俗，爲御前使臣。方其將冠巾也，蘇叔黨因浙僧從信入都，送之詩曰：「試誦北山移，爲我招琴聰。」詩至，已無及矣。

著錄

晁說之《蘇叔黨墓誌銘》 有《斜川集》二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斜川集》十卷，通直郎蘇過叔黨撰。世號「小坡」。坐黨家不得仕進，終於通判中山府，晁以道誌墓，稱其純孝。給事中嶠，其孫也。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蘇過《斜川集》十卷。

又卷三三八《蘇軾傳》附《蘇過傳》 有《斜川集》二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蘇叔黨《斜川集》，一部五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蘇過《斜川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斜川集》十卷，江蘇蔣曾瑩家藏本。【略】其集《文獻通考》作十卷，世無傳本。王士禎《香祖筆記》稱，康熙乙酉，有書賈來益都之顏神鎮，攜蘇過叔黨《斜川集》，僅二冊，價至二百金有奇，惜未得見之，其存佚今不可知。然士禎所記，多傳聞之詞，未必確也。此集乃近時坊間所刊，其本但有邊闌，而不界每行之烏絲。此本染紙作古色，每頁補畫烏絲，而僞鐫「虞山汲古閣毛子晉圖書」一印，印於卷末，蓋欲以宋版炫俗。然考晁說之所作《蘇過墓誌》，過卒於宣和五年，此集中所稱乃嘉泰、開禧諸年號，以及周必大、姜堯章、韓侂胄諸人，過何從見之？其中所指時事，亦皆在南渡以後，尤爲乖刺。案劉過《龍洲集》中所載之詩，與此盡同。蓋作僞者因二人同名爲「過」而鈔出，冒題爲《斜川集》，刊以漁利耳。

吳長元《斜川集跋》 宋蘇叔黨先生《斜川集》，著錄於《直齋書錄解題》者凡十卷，《宋史》本傳稱二十卷。久佚其傳，無從考定。以世艷稱之，雞林黠賈，時以贋本鉤致厚價，今好事家往往有錦題綉帙，列之文房玩好間以供清賞者，皆龍洲道人劉過詩也。【略】既閱王弇州題跋，乃知以劉集充斜川，自元季已然，不自近始，因歎《廣陵散》久絕人寰矣。歲在癸巳，朝廷開館纂修《四庫全書》，特詔儒臣從《永樂大典》中搜羅遺籍。時山左周編修永年於各韻下

得先生詩文散片共若干首。緣全書《四庫全書總目》將外省所進《斜川集》贋本駁去，乃留笥不辨。繼予妹婿余編修集於孫中翰溶齋，偶見稿本，亟以告予，予驚喜過望，借歸錄副，從《宋文鑑》、《東坡全集》、《播芳大全》諸書考訂訛舛，增補闕遺，釐爲六卷。又採他書所載遺聞軼事，輯錄附焉。計其卷帙，祇原集十之二三。然數十年夢寐之書，忽於無意中得睹，吉光片羽，手鈔心誦，未匝月而畢事。語云「物聚於所好」，不信然歟！【略】乾隆壬寅二月二十九日，仁和吳長元書於南城張少蓬寓廬。

趙懷玉《校刻斜川集序》 蘇氏《斜川集》，南宋以後，流傳已寡。康熙間，有詔索之未得，故四朝詩中，祇錄一首，以存其眞。自餘贋本，大率因謝幼槃、劉改之二人名與叔黨相類，竄其集以欺世，東南士大夫，家置一編而不覺。近日蜀中有新栞《斜川集》，亦龍洲道人作也。【略】乾隆辛丑冬，集大興翁學士蘇齋，脩東坡先生生日之祀，學士手編示余曰：「此叔黨《斜川集》，從《永樂大典》錄出，可以證諸贋本之非。」乃取集中《大人生日》詩，邀同人和焉。會請急南下，未及假鈔，以爲耿耿。越六年丙午，客授桐鄉，偶語鮑君以文，則以文已先屬其友人仁和吳君麗煌錄寄。喜極欲狂，亟索校閱，有可據引者，條疏於下。雖未能復宋本舊觀，廬山面目，庶幾可睹矣。【略】是集著錄於《宋史・藝文志》爲十卷，陳氏《書錄解題》、馬氏《文獻通考》卷數皆同。《永樂大典》所錄，殘佚之餘，厘釐六卷。乾隆丁未四月付梓，中間作輟，涉冬而後蔵事。商榷讎勘，以文一人而已。乾隆五十三年，歲在戊申春正月。

法式善《斜川集補遺序》 乾隆四十七年，仁和吳君元長鈔得《斜川集》零篇於孫中翰寓齋。武進趙味辛先一年冬集大興翁學士齋，亦見此書，請急南下，未及錄稿。蓋兩家本皆採自《永樂大典》中者。吳君寄其鄉人鮑氏，屬刻行於知不足齋。【略】越廿年，太歲在戊辰，詔修唐文，善充總纂，檢《永樂大典》，偶睹《志隱篇》、《叔父所居》六首。昔吳君作跋，致憾缺略者，屬草錄歸，較趙刻復得遺詩五十三首，文十五篇。遺珠之憾，或尙弗免，就茲勒爲二卷，已自哀然，且於《直齋》十卷原數，不甚懸絕。【略】嘉慶十五年六月十四日，柏山法式善病中述。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斜川集》六卷，宋蘇過撰。案《宋史》本傳，過有《斜川集》二十卷，《藝文志》則云十卷，《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卷數與《藝文志》同。其書久已失傳，世間行本，大率因謝幼槃、劉改之二人之名與叔黨同，竄改集名，聊以欺世。據明王世貞《弇州題跋》，則知以劉集充叔黨之書，自元季已然，眞本散佚，蓋已甚久。【略】乾隆朝仁和吳長元得舊鈔殘本，復從各書纂輯詩文若干，【略】又益以《宋文鑒》、《播芳大全》所選者，合之猶可成袠，然竟未及鈔入《四庫全書》，深可惋惜。茲從舊鈔本重加繕錄，釐定詩文六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七八 《斜川集》八卷，鮑以文手鈔本。

《適園藏書志》卷一一 《斜川集》二冊，大典輯藁本。【略】此本從《永樂大典》錄出，不同僞本，源委見朱（錫庚）跋，惟趙刻不如鮑刻，鮑刻又不如此本。然文十五篇亦未錄入。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斜川集》六卷，宋蘇過撰，訂誤一卷，清吳長元撰，附錄二卷，清乾隆五十三年趙懷玉亦有生齋刻本，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斜川集》不分卷，二冊，宋蘇過撰，清周永年輯，清乾隆間濟南周氏林汲山房鈔本，朱校，近人鄧邦述手書題記。

藝文

張耒《蘇叔黨呂知止許下見訪叔黨有詩戲贈以此奉答》 三年齊安舊江山，可當中原故人面。北來塵埃逢故人，眼前卻做江山見。君似江山定不疏，能出吾言也亦無。蘇郎下筆妙無敵，呂郎與談驚未識。鳳雛驥子未宜輕，囊香各有千金璧。贈君錦綉與瓊瑤，報我琅玕金錯刀。溪毛潢汙未相棄，歲暮與君甘縕袍。

趙鼎臣《聞蘇叔黨至京客於高殿帥之館而未嘗相聞以詩戲之》 小坡不見二年餘，聞到都城信有諸？雪裏便回非興盡，魚中不寄是情疏。朱門但識將軍第，陋巷難逢長者車。別後欲知安否在，試憑青鳥問何如？

又《發潁昌留別韓次律蘇叔黨》 行邁日久遠，親舊日已疏。眼中惟牙官，從我走道途。俗狀誰使汝？漸赤由近朱。潁川多名士，古來豪俠區。歷代愧不能，叩門韓與蘇。酌我甕頭春，舞我闥中姝。清言發談笑，嘲戲頗不無。使我面輒闊，自忘官職粗。斐然欲從之，文字相與娛。我行未渠央，欲駕復躊躇。人生如寄耳，聚散安可圖！區區惜別離，此志乃非夫。臨風但相思，有使即寄書。

張問陶《樂城眉山書院》　入蜀何年事，三峨賴此行。弟兄名父子，忠孝古人情。健筆過先世，斜川喜後生。一門無俗物，眞是舉家清。

雜錄

《墨莊漫錄》卷一　東坡作《儋耳山》詩云：「突兀隘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叔黨云：「『石』當作『者』，傳寫之誤。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

《詞品》卷三　叔黨名過，東坡少子。《草堂詞》所載《點絳唇》二首「高柳鳴蟬」及「新月娟娟」，皆叔黨作也。是時方禁坡文，故隱其名。相傳之久，遂或以爲汪彥章，非也。

葛勝仲

論述

綜論

劉一止《葛勝仲磨勘轉左正奉大夫制》　具官某文學志行，表於縉紳。進退雍容，不愆禮義。奉祠均佚，亦既淹時。會課銓曹，正秩三品，優賢求舊，庸示不忘。

程俱《葛勝仲復顯謨閣待制制》　朕比以月正元日渙發大號，紹休之志，用以紀年，以敷澤于天下。凡麗于刑書，無以遠邇，一皆去累滌垢，與之更新，而況持橐屏翰，出入侍從之臣哉！具官某早以文學，奮于朝廷。嘖有煩言，久去近著，吳興之政，民亦宜之。還職西清，不失舊物。尚體恩遇，益愼厥脩。

葛勝仲《邇日詩卷承若拙編為小集見示且有詩因次韻》　驪珠魚目兩無遺，卷帙深煩爲析釐。賦詠粗疏慚短筆，賡酬刻畫賴連枝。似聞警策耽佳句，何用編摩載惡詩。敢請冠編重作序，二難文采勝延之。

孫覿《文康葛公丹陽集序》　左宣奉大夫、顯謨閣待制丹陽葛公，自髫丱以奇童名里中，年十六，隨計詣京師，連三薦至禮部，遂收其科。文節林公子中愛其文，薦試學官，公以《詩》、《書》、《禮》三經應詔。又試宏詞，皆中第一，於是名聲隱然動京師。始去州縣，更內外學官之選，校中祕書，入尚書爲郎。當是時，天子輯瑞應，蒐講彌文，報禮上下。四方以符瑞來告者不可勝數，大臣表賀，皆出公手，瑰奇英麗，獨步一時。公卿大夫交口譽之，咸謂公即日典司制命，施之朝廷，薦之郊廟，以追湯《盤》、周《誥》、商詩魯頌之作。稍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擢大司成，遂躋法從。會新宰相用事，與公有連，補郡去國，竟不復召。【略】公之子吏部侍郎立方裒公詩文爲八十卷，號《文康葛公丹陽集》。自天經地業，五材萬物變化，隱顯鉅細之要，世治亂，人賢不肖，事之得失，是非興壞之理，盡載此書。而尤善爲詩，喜怒窮泰，悲憂愉快，凌高眺迥，飲酒歡呼，雜然有觸於中，則大篇長句，援筆立成，不改定一字，非如前世之士以一能一技列於儒林者比也。

蔡宰《故左宣奉大夫顯謨閣待制贈特進葛公謚議》　先聖以文學、政事析爲二科，惇史以藝文、刑法各成一志，以見才德充備兼而有之者爲難。故特進葛公經術政體，兼而有之者也。公自髫齔，能自擇師，通經業文，嶄然有立。未冠試有司，以經義中高第，再試學官，詞科，俱爲第一。師表成均，文體始變，逮今粹然一出於正者，實公啓之。若續《因革禮》於曲臺，著《承華書》於春坊，皆稽古禮文治心修身之要。茲邃於經術者能之。試吏臨安，鋒芒已露，讞議刑辟，則直死囚之冤；欽撝款牘，則正姦吏之罪。若乃立朝大節，則見於敷陳時政，歸必削藁，力拒要人，耻以倖進；卻西城括田之役，釋青溪株連之獄。再臨吳興，治如其初。晚奉外祠，忠不忘君。主上龍飛，嘗草勸進書以授郡將，讀者感泣。茲達於政體者能之。謹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安樂撫民曰康。公以經學淵源，致位通顯，詞章一出，傳寫成誦，非道德博聞乎？練達正經，剛柔相濟，所居有績，去必見思，非安樂撫民乎？具茲二美，宜有大名，以傳不朽。伏請謚曰文康，謹議。

張頡《故左宣奉大夫顯謨閣待制贈特進葛公謚文康覆議》　文者貫道之

器，不通乎道而區區刻意於絺章繪句之間，則遇事而失其所守，臨民而不知所愛，況於權豪患難相逢於得喪之地，而能表見特立，摧其長雄，不污龍利，蓋亦鮮矣。此後世博雅之士考儒林之全節，而弔其不終，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故特進葛公，詞場藝苑，俱以文鳴，學館儒宮，號爲師表。訂曲臺之綱禮，賦郊陛之多祥。秀句奇辭，間見層出；高文大冊，追古耀今。至於奉詔治民，承流宣化。摧姦汝水，若張敞之治京兆；遺愛吳興，類朱邑之葬桐鄉。俾前世諛聞曲學而素節靡然者，亦可聞風少媿矣。傳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公足以當之。宜錫美名，以爲儒林之寵。文康之謚，僉以爲宜，請從初議。謹議。

宋曉《隆興補刊丹陽集跋》 文康葛公文章粹雅，夐絕當世，士夫仰之，儼如山斗。凡所著作，流布於人間者，孰不珍藏而喜讀之。

王信《淳熙補刊丹陽集跋》 葛文康公以文章名世，世之名能文者，舉推尊之。信簉乏綸闈，與公之孫給事郯游，從容論議，得公平生爲多。公妙齡擢上第，以三經試學官，應博學宏詞科，俱第一。徽宗幸太學，時以賦頌奏御者千餘篇，詔近臣第之，以公爲首，於是譽益重。雖然，茲公餘事爾。公爲大司成，數言時政得失，忤貴要意，褫職奉祠，處之晏如也。起知湖州，過京師，以書抵當路，勸毋北舉，其言有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事則天下危。」以今觀之，識見過人遠甚，豈特古所謂綴文之士哉！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丹陽集》四十二卷、後集四十二卷。【略】洪慶善序其文，有所謂「絕郭天信、拒朱勔、慚盛章而怒李彥」者，蓋其平生出處之略也。

毛晉《丹陽詞跋》 魯卿、常之雖不逮李氏、晏氏父子，每填一詞，輒流傳絲竹。然紹興、紹聖間，俱負海內重望，其詞亦能入雅宗。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丹陽集》二十四卷。【略】其宦績亦足以自傳，本不盡以文章重。即以文章論之，在南北宋間，亦褎然一作者也。歐陽修嘗輯建隆至治平故事，爲《太常因革禮》一百篇，勝仲官太常卿時，復手續其書爲三百卷，故於當代典制最嫻，官諭德時，嘗纂歷代太子事迹爲《承華詔嬃》，又考論諸史爲《評古篇》，故於古今成敗最悉；崇寧三年居父喪，盡閱釋氏大藏經，故所著作，往往闡明佛理。惟青詞、功德疏、教坊致語之類，沿宋人陋例，一概濫載於集中，殊乖文體。

又卷一九八 《丹陽詞》一卷。【略】勝仲與葉夢得酬唱頗多，而品格亦復相埒。

分論

《私試策問》 《程史》卷四：政和間葛文康勝仲爲大司成，又發策私試，有曰：「聖上懋建大中，克施有政，忠恕崇厚，同符昭陵，綜覈勵精，通追寧考，殆將收二柄而總攬之也。今欲嚴督責，肅逋慢，而無刻核之迹；隆牧養，流豈弟，而無姑息之過，諸生謂當如何？」其問今見《丹陽集》中。是時語忌最嚴，而無一人指疵之者，文康迄位法從，哀榮終始。

《跋與可竹》 《午風堂叢談》卷七：葛勝仲《跋與可竹》云：「造物亭毒之妙，此君能發之；此君生植之妙，與可墨君能發之；與可墨君之妙，東坡詩文能發之。」後之人士殆不必措一辭。

《跋陶淵明歸去來圖》 《午風堂叢談》卷七：葛勝仲《跋淵明歸去來圖》詩云：「小邑絃歌始數旬，迷塗才覺便歸身。欲從典午完高節，聊與無懷作外臣。」此詩方爲淵明寫眞。

《曾夢良傅惠然見存出口字詩十有七篇偶摭所遺成三篇紀謝》三 《豹隱紀談》：「身嘗靜退緣知止，心不傾斜畏好還」，葛文康詩也。人有味其言以養其志，必無意外之慮矣。

《蝶戀花》 《雨村詞話》卷三：魯卿集有《蝶戀花》，次韻張千里駒照花。今《花譜》中無此名。詞云：「紅光萬丈騰天半。」殆與木棉相似。

《浣溪紗》 《雨村詞話》卷三：丹陽葛勝仲魯卿《浣溪紗》題云：少蘊內翰同年寵速，遣妓隱簾吹笙，因成一闋。有句云：「縹緲幸聞緱嶺曲，參差猶隔夏侯衣。」夏侯衣，簾也，見《南史》。夏侯亶性儉率，晚年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令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

《點絳唇》 《詞綜偶評》：魯卿父子，門第既高，譽望亦重，特其所作不逮元獻、小山耳。

《驀山溪》 《詞苑萃編》卷二一引《詞品》：葛魯卿有《驀山溪》一曲，【略】詞不甚工而事奇，故拈出之。「卵色天」用唐詩「殘霞蹙水魚鱗浪，薄日烘雲卵色天」之句。東坡詩亦云「笑把鴟夷一尊酒，相逢卵色五湖天。」【略】花間詞「一方卵色楚南天」，注以「卵」爲「卯」，亦非。

傳記

章傑《宋左宣奉大夫顯謨閣待制致仕贈特進謚文康葛公行狀》 公諱勝仲，字魯卿。【略】年十五而學成，於經史無不精通。年十六應開封舉，中其選。年十九，丁內艱。二十二再試開封，爲第四，主文歐陽叔弼見其《封建策》，愛嘆之。紹聖三年，復預開封優選。明年試南宮，時再用經義取士，知舉文節林公希謂公邃於經旨，乃擢置高等，遂登是歲進士第。朝廷方興律學，公居學纔閱月，於法令貫通若素習，試爲第一，國子監上其程文，乞旌擢以勵衆。元符二年，調杭州右司理參軍。【略】元符三年春，公以《詩》、《書》、《禮》三經試於有司，又試宏詞二科，俱爲第一，特授河中府知錄參軍，改登仕郎。士林歆艷，見其文以爲不可及，公之華問自是彌大矣。建中靖國元年，除兗州州學教授。【略】崇寧二年，始行三舍法於天下，朝廷以太學首善之地，故除授學官非第一流人不在選，除公學正。【略】崇寧三年八月，以薦者遷文林郎。是歲天子幸太學，公奏賦數千言，時四方文儒之士上歌頌文章者以千計，徽宗皇帝命中書第其優劣，公居其首。【略】大觀元年五月，用幸學恩循承直郎，差充提舉議曆所檢討官。【略】八月，除知大宗正丞事，檢討如故。【略】二年，以皇帝受八寶恩轉奉議郎，仍加武騎尉。宗室仲琛妄議學制，公劾之，上喜公能舉職，特轉承議郎。三月，除秘書省校書郎。五月，遷尚書考功員外郎，以親嫌改禮部員外郎。【略】三年六月，磨勘轉朝奉郎，以議廟制與時論不合，責知歙州休寧縣。【略】政和元年，磨勘轉朝散郎，加雲騎尉。三年，復召爲禮部員外郎，以預議元圭，轉朝請郎，未幾遷吏部員外郎。四年，擢國子司業。【略】五年，初建太子府，以公兼太子右諭德。公每見太子，未嘗不言治心修身之要，且以仁、孝、學三言各著一論獻之，勉之使進，於是大蒙嘉納。復採春秋戰國以來歷代太子善惡成敗之迹日進數事。既久，遂成一書，號《承華詔微》云。九月磨勘轉朝請大夫。六年七月，移太府少卿。【略】〔宣和元年〕復右文殿修撰，仍改宮觀作自陳，繼除知汝州。【略】三年，復顯謨閣待制。四年四月，磨勘轉中大夫，七月轉太中大夫，徙知湖州。【略】宣和六年，移知鄧州。【略】靖康元年，以淵聖皇帝即位，覃恩轉通議大夫。【略】建炎元年，覃恩轉通奉大夫。四年復集英殿修撰，再知湖州。【略】紹興元年六月，轉左正議大夫，冬，復顯謨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略】五年加開國伯，七年加開國侯，十三年加開國公。【略】天下論知人，必以公爲稱首。其爲文汪洋雄健而復精深醇密，衆製各自有體，大抵悉極其妙，所謂有不煩繩削而自合者也。於紀事尤不苟，凡子之葬其親，非得公文識墓，則必歉然。其爲詩清麗，有句法。與賓客登臨宴賞，即席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坐者莫不驚異嗟服。【略】有文集八十卷、外集二十卷。又取諸史考證異同。發摘秘隱，褒善貶惡，皆古今名賢所未到者，別成一書，號《考古通論》，合若干卷。

周麟之《葛文康公神道碑》（存目）

《宋史》卷四四五《葛勝仲傳》（存目）

紀事

葛勝仲《涉汝詩序》 汝河在臨汝門外半里所，余屢攜客坐河橋上，觀水石搏擊爲雷霆洶湧之聲，然未泛舟也。今歲秋七月甲子，連雨三月，水暴漲數丈，渺如湖海。始招三舟，攜二子出泛，以微熱，不敢率去非昆仲。歸作是詩。

又《贈覺僧首詩序》 建初寺如覺道人，禪學高深，護戒不墮，讀書工文，尤精於三篆。有《照齋集》行於江左。爲僧首累年，即求退，在勢者檄住慧滿禪院，亦辭不就，道俗皆尊鄉之。某到官時，春秋七十有三矣，獨少重聽，而精明不衰。連枉詩文，皆清麗可喜，殆當與靈徹、浩初輩抗衡，黑衣中未易得也。因爲二詩以贈。

《賦話》卷一〇 葛勝仲入爲太學正。一日，上幸學，多獻頌，勝仲獨獻賦，上命中書第其優劣，以勝仲爲首。

著錄

孫覿《文康葛公丹陽集序》 公之子吏部侍郎立方哀公詩文爲八十卷，號《文康葛公丹陽集》。【略】覿與公同州里，視公爲前輩盛德，而與公群從游

最久，故蕃公詩文爲多。校今所藏，猶有在八十卷之外者，侍郎公方紀次《別集》，未出也。殘年投老，復睹鉅麗，如獲珙寶，三歎之餘，乃序次以爲書首。

宋曉《隆興補刊丹陽集跋》 龔者洪君出守儀眞，固嘗鏤板，以惠學者。比以兵火蹂踐，散失殆過其半。曉不忍斯文之墜，因學糧之餘，搜訪舊本，命工補闕，庶可傳之永久。【略】隆興癸未仲夏甲寅日，右朝請大夫、知眞州軍、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宋曉題。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葛文康《丹陽集》。

王信《淳熙補刊丹陽集跋》 有《丹陽集》傳於世，儀眞舊嘗鋟板，經兵火不全。姚君恪爲守，復刊之，屬余識歲月，因筆二以發幽光之緒餘，使後進得以窺前輩之學。【略】淳熙十三年七月初一日，朝奉大夫、試中書舍人兼脩玉牒官王信跋。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丹陽集》四十二卷、《後集》四十二卷，顯謨閣待制江陰葛勝仲魯卿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葛勝仲集》八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葛文康《丹陽集》，一部十四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葛文康《丹陽集》十四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葛勝仲《丹陽集》八十卷，又《後集》四十四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丹陽集》十冊，全。【略】凡八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葛文康公《丹陽集》六冊。陳景雲注：四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丹陽集》二十四卷，永樂大典本。宋葛勝仲撰。【略】初刊版於眞州，兵燹殘闕。隆興甲寅，知州事宋曉修補之，自跋其後。淳熙丙午，知州事姚恪又爲重鋟，中書舍人王信爲之跋。自明以來，傳本遂絕。今據《永樂大典》所載，以類裒輯，得文十五卷，詩七卷，詩餘一卷，又附錄行狀、謚議爲一卷，共成二十四卷。

盛宣懷《常州先哲遺書本丹陽集跋》 右《丹陽集》二十四卷，宋葛勝仲撰。【略】其文集八十卷、外集二十卷，久佚，館臣從《永樂大典》輯出，編詩文爲二十四卷。【略】此集藏書家罕見，昔年廠肆曾出孔莊谷鈔本，爲汪柳門侍郎購去。今從文瀾閣錄副，取以刊行，訛錯滿紙，校讎不易。《丹陽詞》一卷，《四庫》別收，汲古毛氏刻入《六十種詞》。今取集中詩餘一卷互校，有汲古無而本集有者三首，汲古有而本集無者十八首，字句亦有短長，乃重爲校定，而以汲古所有之詞附刊於後。《鴻慶集》中有序文一首，閣本未錄，今仍冠於集首，以符其舊。七言古詩有《次韻鄭維心游西佘山》詩，繫七言律兩首，爲改附七言律詩之後。光緒丙申中秋日，武進盛宣懷跋。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續錄》 莫郘亭有鈔本。 常州先哲遺書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丹陽集》二十四卷，宋葛勝仲撰。舊寫本，孔莊谷（繼涵）手寫目錄。

又 《丹陽集》二十四卷，宋葛勝仲撰。傳鈔永樂大典本，繆荃孫校。按：此書余藏大庫宋刊殘葉《丹（楊）陽後集》數葉。元明以來無刻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丹陽集》二十四卷，宋葛勝仲撰，清乾隆四十一年孔繼涵家鈔本，四冊。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丹陽詞》一卷，葛勝仲撰。

毛晉《丹陽詞跋》 常之《歸愚集》余梓行既久，復訂《丹陽詞》一卷，以公同好。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五集：葛勝仲《丹陽詞》二十七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丹陽詞》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葛勝仲撰。【略】此爲毛晉所刻，蓋其單行之本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丹陽詞》一卷，宋葛勝仲撰。五集。汲古閣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丹陽詞》一卷，宋葛勝仲撰。明鈔本，一冊。

藝文

劉一止《葛魯卿待制挽詩二首》 先皇隆教育，師席重朝紳。模楷歸元禮，紛綸仰大春。壯圖初未究，歸意久逾眞。丘壑平生事，何人得此身。 論議超今昔，文章適典彝。老成嗟已遠，後學欲誰師。封域南陽舊，交親北陌悲。他年門弟子，下馬識豐碑。

雜錄

盛宣懷《常州先哲遺書本丹陽集跋》　江陰葛氏，世籍廣陵，唐天祐中，避孫、楊連兵之禍，渡江南徙。宋代門祚鼎盛，五世登科第，三世掌詞命，《宋史》有傳三人，附見十人，最爲江陰望族。魯卿再守湖州，有全城功，遂卜居吳興汎金溪上，集中有《汎金溪宅上梁文》。其子立方《韻語陽秋序》云「歸休吳興汎金溪上」，是舊家江陰，徙居吳興，可見者如此。葛氏以葛洪著望稱丹陽，魯卿自署丹陽，乃宋人之舊習，集亦署曰《丹陽集》，是晉時之丹陽郡，非宋時之丹陽縣也。自陳振孫《書錄解題》誤以爲丹陽人，而《宋史》因之，遂以魯卿爲舊居丹陽，徙居吳興，似與江陰無涉者。因歷考《丹陽》、《歸愚》兩集、《韻語陽秋》，均無徙居丹陽之文。《京口耆舊傳》，嘉定、至順兩《鎮江志》，亦不載葛氏父子（《鎮江志》如陳升之、蘇頌、曾布之寓居者均載之，豈有獨遺葛氏父子之理）。《韻語陽秋》云：「余曾祖通議，楊寘榜登科，未四十致政，享年八十七，居江陰軍青陽之上湖，自號草堂逸老。」又云：「先人文康公罷官南陽，適當兵擾，復還舊業，奉伯父工部居焉，別建二老堂於宅南，眷望，由里諸山皆在目。」考由里山離江陰城九里，距青陽亦在指顧。孫鴻慶爲作序文，有曰「覲與公同州里」，亦可爲魯卿居江陰之證，若爲丹陽人，則屬鎮江府，不得謂同州里。《丹陽集》卷二十一有《里中無居寓丹陽縣》詩，五六聯云「退食井泯如就國」，原注「某見封丹陽郡」；「遙尋祖系似還鄉」，原注「葛稚川丹陽人」。觀此更可見非丹陽人矣。至近代之志，又據《宋史》鈔入，不足據也。

孫近

張綱《孫近除給事中制》　具官某負挺拔之資，富精微之學，蚤先群彥，再掇異科。秀於文詞，得宇宙中和之氣，措諸事業，究朝廷設施之宜。耻違道以干時，久淹才於外服。頃方擢備記注，遂掌絲綸，既多潤色之工，尤竭論思之助。宜進司於平奏，用益展於壯猷。簡自朕心，克協公論。惟爾代言之日，已屢聞於直聲，則夫批敕之風，諒無愧于前史。往共乃事，尚勉之哉！

孫覿《參政兄內外制序》　參政公自幼學號神童，兩著名籍於禮部，遂收其科，又舉宏詞爲第一。累踐冊府，再遷尚書郎，復入秘書爲少監，蓋仕朝廷十五年，專以文字言語爲官，常精深華妙，可薦郊廟，被之金石，而大臣莫能用。紹興初召見，獨爲上所識，遂撰右史，俄拜中書舍人，三入翰林爲學士。當是時，大慙未除，群盜相拔而起，四方多事，大駕蒙塵，凡上所以勘難定功、憂閔元元之意，一時代言之臣，惟公獨當上意。惻怛深厚，坦然著明，天下傳誦，以爲口實。既參政爲丞輔矣，朝廷有大典冊，必命公爲之，聖賢相遭，於是爲盛。某從公之子大雅得公所作內外制若干首，讀之而嘆曰：「辭達而已矣夫！人抒中心之所欲言，言有浮于其意，意有不盡於言者，辭不達也。況夫代言者道聖心難喻之情于四方萬里之遠，使人人曉然知吾君德意之所在，如咽去鯁，口腸皆通，惟公之文爲然，無虛美，無溢惡，豐而不靡，約而不昧，一代之彌文，可爲後世法。乃序而藏之。」

胡銓《戊午上高宗封事》　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矣。

《老學庵筆記》卷四　祕書新省成，徽廟臨幸，孫叔詣參政作賀表云：「蓬萊道山，一新群玉之搆；勾陳羽衛，共仰六龍之臨。」同時無能及者。

又　趙相〔鼎〕初除都督中外軍事，孫叔詣參政時爲學士，當制，請曰：「是雖王導故事，然若兼中外，則雖陛下禁衛三衙皆統之，恐權太重，非防微杜漸之意。」乃改爲都督諸路軍馬，制出，趙乃知之，頗不樂。

《宋宰輔編年錄》卷一六　〔紹興十一年〕虜之寇淮西也，參知政事孫近請召知福州張浚都督諸軍。秦檜素忌浚，聞近言，大惡之。至是，中丞何鑄言近之過。近引疾乞罷，遂除職奉祠。十二年正月，秦檜令臣僚言孫近之罪，遂落資政殿學士職。二月，秦檜令臣僚誣告孫近交結趙士撰之罪，責授左朝散官、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濠州居住。十四年，復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興化軍居住。（《遺史》）

許景衡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橫塘集》二十卷。【略】景衡雖源出洛學，而立身剛直，不與賈易諸人囂爭門戶。其文章坦白光明，粹然一出於正。在徽宗時，即極言財力匱乏，請罷花石綱運，爲王黼所中而去。及從高宗在揚州，又與黃潛善不協，借渡江之議，斥逐而死。雖阨於權倖，屢起屢躓，而終始不撓。今集中所存奏議，如論童貫誤國，辨宗澤無過，論王安石當自便，乞寬恤東南諸劄子，皆誠意懇摯，剴切詳明。其他亦多關係國家大計。雖當時不能盡用其說，而史稱既沒之後，高宗每念其遇事敢言，追思不置，亦足見其忠愛之忱，有以感孚於平素也。至其詩篇，乃吐言清拔，不露伉厲之氣。如「玉樽浮蟻一樣白，青眼與山相對橫」諸句，殊饒風調。胡仔《漁隱叢話》謂寇準詩含思凄婉，富於音情，殊不類其爲人，今景衡亦然。蓋詩本性情，義存比興，固不必定爲濂洛風雅之派，而後謂之正人也。

傳記

胡寅《資政殿學士許公墓誌銘》 公諱景衡，字少伊。其先長沙人，七世祖贊，避五季之亂，徙居溫之瑞安縣，至公遂爲名家。【略】中紹聖元年進士第。在選調久之，以廉勤守職，不爲因循苟且。【略】大觀中，大臣有知其名者，用爲勅令所刪定官。歲滿書成，遷承議郎，丞少府監。久之，乞外任，除大名少尹。未行，改通判福州。【略】宣和歲，以監察御史召，既至，除殿中侍御史。【略】燕山之役，童貫爲大帥，公力論不當用，且列其罪數十條，又疏譚稹罪大罰輕，時論韙之。【略】〔王〕黼素已惡其多言，至是大怒，陰以他事中傷，逐之。淵聖皇帝嗣位，即以左正言召，而中執法陳引親避嫌，遂改太常少卿兼太子諭德。至不閱月，召試中書舍人，賜三品服。【略】今上登極之八日，遂以給事中召，至則除御史中丞。【略】拜尚書右丞。【略】宰相以議非己出，極力排沮，公遂請去，至於再三，志益確，上不得已，以公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公罷政之明日，宰相遂下還京之詔。公以爲深憂，行至瓜州，遇疾薨，寔建炎二年五月二十日也，享年五十有七。【略】有文集三十卷。【略】予固不得辭，乃序而銘之，銘曰：顯允右丞，學有正聞。踐修厥德，勁直而溫。逢時之衰，志在濟物。言期有補，終以不絀。出入三朝，清議隆洽。遂聞大政，天子嘉納。先事而謀，措國於安。進賢是急，恤民是先。邪說盛行，徒得公重。和而不同，仁者之勇。顧思其時，如涉川水。亦未克濟，舟楫傾墜。公以讒擠，隱憂而疾。殄瘁興哀，天不可測。考行無愧，雖亡猶存。曷庸信之，其在斯文。

《宋史》卷三六三《許景衡傳》（存目）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橫塘集》三十卷，尚書右丞、瑞安許景衡少伊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許景衡《橫塘集》三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許景衡《橫塘集》，一部十冊，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許景衡《橫塘集》三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橫塘集》十冊，全。宋徽宗朝許景衡著，凡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橫塘集》二十卷，永樂大典本。宋許景衡撰。【略】《宋史・藝文志》載《橫塘集》三十卷，《書錄解題》亦同。自明以來，傳本久絕。今從《永樂大典》中採掇裒綴，以次排纂，釐爲二十卷。

孫詒讓《橫塘集跋》 忠簡所著《橫塘集》三十卷，宋時刊于台州郡齋（見陳耆卿《嘉定赤城志》）。明中葉以後散佚不傳，乾隆間始從《永樂大典》輯出，重定爲二十卷。蓋九先生遺集傳於今者，惟《浮沚集》及《左史》、《給諫集》與此集而四。周集存者不逾十卷，二劉集才四五卷，此集雖殘缺之餘，視宋本已

少三之一，然較《浮沚集》卷帙已倍之，瑋文鴻筆，大都具在。【略】重輯本珍庋祕閣，未有刊帙，藏書家展轉傳錄，訛互頗多。家大人曩從吳興陸氏寫得一本，復從祥符周氏得別本以相讎校，甄箸同異，定爲此本。光緒乙亥奉命開藩東鄂，會永康胡月樵丈領書局，遂屬擇匠刊版，以廣其傳。大典本所佚而見於他書者尚多，儻捋輯之，別爲補遺，竢他日幷刊之。【略】光緒丙子十二月，後學瑞安孫詒讓謹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橫塘集》二十卷，宋許景衡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三冊。

曾紆

論述

張守《乞錄用曾紆劄子》　臣訪聞三月二十七日諸路勤王檄至湖州，知州、通判與寄居官葉夢得、賈安宅、曾懋等議猶豫莫能決，曾紆奮然起曰：「此逆順之理甚明，夫復何疑？」促令張榜，用建炎年號，議遂定。紆又令本州枷禁苗傅取軍器人。今湖州守倅皆被賞典，而紆首明大義，理宜哀錄。兼契勘曾紆故宰相布之子，臣雖不識其人，採聽公論，皆言風力敏強，有可用處。雖少年跅弛，嘗絓吏議，閑廢已久。方今多事，人材難得之時，使爲監司守臣，必有可觀。欲望略賜旌賞，量材錄用。取進止。

李光《論曾紆等劄子》　臣伏見江西轉運曾紆、福建轉運趙岸唐績、提舉市舶張佑、提舉廣東香鹽黃昌衡，府界提舉常平陸棠，皆緣交結權倖，以躐取名位，邪佞凶狡，素無廉聲，皆不足以當一道之寄。【略】紆故相布之子，因詔事宦官進職賜帶。頃任楚州及鎮江府通判，皆以本州娼女自隨，替罷拏之而去。帷薄荒穢，父子聚麀，尤爲清議之所不容。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盡行竄斥，以正刑書，仍乞精擇廉幹修潔、素有風力之人，以充監司之選。

孫覿《曾公卷文集序》　〔公〕諱紆字公卷。年甫八歲，南豐先生授以韓吏部詩，一覽而誦，先生喜曰：「曾氏代不乏人矣。」既冠學成，文昭讀其文，大驚曰：「文才出于天分，可省學問之半。」于是吏部尚書彭公汝礪、翰林學士鄧公温伯舉試制策。未幾科廢，不果召。公時少年，以大臣子積學名教，無一點貴遊驕吝之氣。屬文辭落筆千言，指事析理，命物託論，證據古今，出入經史，俊壯豪健，如走彈丸，如建瓴水，疏暢條達，無間斷，無艱難辛苦之態。一時老師宿學，名人巨公，交口譽歎，謂公他日必以大手筆繼文肅、文昭之後。徽宗踐阼，改元建中靖國，文肅拜右丞相，悉〔昭〕〔招〕陳瓘、鄒浩、龔夬等爲臺諫官，而蔡京嘗朋邪恕，誣詆宣仁太后爲大奸慝，不去必亂天下，首斥去之。居無何，京入相，興大獄脩故怨，公父子皆抵罪，徙置湖海。終京之世二十五年，而曾氏子孫無一人仕于朝。京死，朝廷稍進公，守方州刺一路，且出爲世用矣。而京黨李光誣奏公爲眞州通〔判〕時，籍中聘一妓爲妾，知楚州時，交中貴人冒錫帶之寵。又免所居官去。久之，公移書宰相，有云：「內府兼金，何曾入夢，淮南別乘，恐是前身。」以斥光之妄，廟堂傳笑，以爲口實。公文章固自守家法，而學詩以母夫人魯國魏氏爲師，句法清麗，純去刀尺，有古詩之風。黃庭堅魯直遷宜州，道出零陵，道得公《江樾書事》二小詩，愛之，書團扇上，諸詩人莫能辨也。嗚呼，公之文足以書典冊，公之詩足以繼雅頌，而卒不遇以死。彼處從官大臣之列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始爲說以自恕者，公雖不遇於世，亦何恨哉？公中子忻奉議郎、興化軍通判，集公詩文爲十卷，詒書老友孫某爲之序。宣和初，公倅京口，攝府事，郡有西樓，公撤而新之，爲文記其成，雄詞桀句，殆與樓稱。余與坐客韓駒子蒼、張志處文舍人三讀稱歎。其《辨言章》一啓，乃與范丞相者，今皆不見于集中，則知公詩文遺落者尚多也。

陸游《書空青集後》　建中靖國元年，景靈西宮成，詔丞相曾公銘于碑，以詔萬世。碑成，天下傳誦，爲宋大典，且嘆曾公者老白首，而筆力不少衰如此。建炎後，仇家盡斥，曾公文章始行於世，而獨無此文，或謂中更喪亂，不復傳矣。淳熙七年，某得曾公子寶文公遺文於臨川，然後知其寶文公代作，蓋上距建中八十年矣。嗚呼，文章鉅麗閎偉至此，使得用於世，代王言，頌成功，施之朝廷，薦之郊廟，孰能先之？而終寶文公之世，士大夫莫知也。汪翰林平生故人，及銘其墓，惟曰「始爲家賢子弟，中爲時勝流，晚爲能吏」，是豈足以言公哉？公家世固以文章名天下，又自少時所交皆諸父客、天下偉人，出入試用，亦數十年朋舊滿朝，然世猶不盡知之如此，況山林之士老於布衣，所交不

出閭巷，其埋沒不耀，抱材器以死者，可勝數哉？

周必大《跋韓子蒼與曾公袞錢遜叔諸人倡和詩》 崇寧、大觀而後，有司取士專用王氏學，甚至欲禁讀史作詩，然執牛耳者未嘗無人。凡紹興初以詩名家，皆當日人才也。今讀韓子蒼與錢遜叔、曾公袞等臨川唱酬，略可睹矣。或疑所以然，予曰：舉子在場屋，爲學不專，爲文不力，既仕則棄其舊習，難乎新功。有志之士其操心也專，其學古也力，譬之追風籋雲之驥，要非繩墨所能馭。故子蒼諸賢往往不由科舉而進，一時如程致道、呂居仁、曾吉甫、朱希眞皆是也，其又奚疑？慶元戊午正月戊午。

又 國家數路取人，科舉之外多英才。自徽廟迄於中興，如程致道、呂居仁、曾吉甫、朱希眞，詩名籍籍，朝廷賜第顯用之。今觀曾公袞、錢遜叔、韓子蒼諸賢，又皆翰墨雄師，非有司尺度所能得也。紹興初星聚臨川，唱酬妍麗，一時傾慕。郡之名勝游氏，襲藏此卷有年數矣。慶元紀號之四年歲在戊午上巳日，周某子充敬題其末。

馬廷鸞《曾空青文集序》 余惟曾氏自密國以儒學開迹，歐陽公稱其有德有言，足以上繼點、參、元、西，淵源所漸遠矣。空青子弟起家，文章繼世，潛逃於家尊柄用之時，繾綣於諸賢流落之日，中間滅跡毀廬，相隨入黨。迨天地重開，迄能以三朝正論，暴白之世。其視當時敗國殄民爲魁爲傑者之子孫補史兕神矯誣萬世者，其賢不肖何如也？昔石林葉公以親見揚雄，美其詩以新樣，元和評其書，以三風流頌其文。近世李雁湖亦謂人惡雋異俗疵，文雅如空青公，雖不偶於時，而文采爛然垂後著世者，不能掩也。空青撫人，而葬於信。斷垣凄草，孤寄百年。太博監其州，始封崇表章之。其遺文如魯殿秦碑，見者珍惜，自可孤行於南豐、曲阜之後。斯舉也，昭前文，孝也；植遺緒，義也。今曾氏昆令季強侍郎公以忠言嘉謨，入從出藩，太博之爲邦，以道得民，朝廷深知治行，將選表矣。其文章則集芳趾美，卓然一大家數。江左諸王所謂未有七葉之中，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輒贊歎而書其後云。

《題清樾軒》 《詩林廣記》前集卷二引趙章泉云：學詩者貴乎似，論似者果可以盡言耶？少陵《春水生》二絕後，有曾空青《題清樾軒》二絕，其語意絕相類。學詩者試讀之，似耶，不似耶？是又不可以不辨也。

傳記

汪藻《右中大夫直寶文閣知衢州曾公墓誌銘》 公諱紆，字公袞，世家撫之南豐。【略】丞相文肅公布之第四子也。【略】建中靖國元年，文肅公爲二后山園陵使，用故事辟公以從事。已，左丞相韓儀公欲擢公館閣，公白文肅公，力辭，下除太僕寺主簿。【略】于是左司諫江公望累數百言薦公，不敢以宰相子爲嫌。【略】入元祐黨籍，會赦，移和州。又會赦，復承奉郎，監潭州南嶽廟。文肅公歿，執喪以孝聞。服除，調監南京河南稅，改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略】除通判鎮江府，會淮南漕渠不通，泗、楚州連數守罷，發運使陳亨伯密奏選公知楚州。【略】以功加直秘閣，與部使者論事不合，移秀州。【略】還朝，除蔡河撥發。未幾，提舉京畿常平。改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陛辭升副使。罷歸，得主管南京鴻慶宮，屏居湖州。建炎三年，苗傅、劉正彥反，呂、張二公檄諸州勤王，檄至湖州，守梁端會士大夫謀之，衆未及言，公奮然曰：「逆順明甚，出師無可疑者。」間數日，苗傅來取兵，公請端械繫使者勿令還。【略】御史中丞張守白發其忠，除直顯謨閣，且召見之。【略】明年六月，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九月移兩浙路。【略】再請宮祠，提舉亳州明道宮。甫兩月，起知撫州。【略】遂年，以鄉郡自陳，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明年九月，除司農少卿，改福建路提點刑獄。明年二月，進直寶文閣。詔齎文肅公《正論》手書赴闕，中道除知信州，尋移衢州。未之官，卒，春秋六十有三。公才高而識明，博極書史，始以通知古今，裨贊左右，爲家賢子弟，中以文章翰墨，風流蘊藉，爲時勝流，晚以精明強力，見事風生，爲國能吏。【略】公之謫永州也，黃庭堅魯直過焉，得公詩，讀而愛之，手書于扇。公叔父肇不妄許可人，嘗曰：「文章得天才，當省學問之半。吾文力學至此耳。吾家阿紆，所得超然，未易量也。」故公詩文每出，人爭誦之。又篆隸行草，沈著痛快，得古人用筆意，江南大牓豐碑，率公爲之。【略】銘曰：惟曾顯融，開迹南豐。密國之裔，以儒鼎峙。文肅獨騫，相帝初元。公雖承家，再振厥華。與時卷舒，行三紀餘。才大不酬，老于一州。植我墓檟，龜峰之下。遙望蒜山，而不東還。

紀事

作家逸事

《揮麈後錄》卷七　崇寧三年，黃太史魯直竄宜州，攜家南行，泊于零陵，獨赴貶所。是時外祖曾空青坐鉤黨，先徙是郡。太史留連逾月，極其歡洽，相予酬唱，如《江樾書事》之類是也。帥游浯溪，觀《中興碑》，太史賦詩，書姓名于詩左。外祖急止之云：「公詩文一出，即日傳播。某方爲流人，豈可出郊，公又遠徙？蔡元長當軸，豈可不過爲之防邪？」太史從之，但詩中云「亦有文士相追隨」，蓋爲外祖而設。

《宋稗類鈔》卷三　徽宗靖康初南幸，次京口，駐蹕郡治，曾空青以江南轉運使攝府事。忽宣至行宮，上引至深邃之所，問勞勤渥，命喬貴妃出，上回顧語喬曰：「申在京師每問曾三，此即是也，特令汝一識耳。」蓋空青少日喜作長短句，多流入中禁故爾。取七寶杯，令喬手擎滿酌，并以杯賜之。空青拜脫而出。空青名紆，王仲言外祖也。

作品本事

《四六談麈》　韓子蒼爲舍人，曾公袞以啓賀之，韓答曰：「舊知四六之工，彌起再三之歎。」曾爲浙漕，謝先公啓云：「蒸出芝菌，猶能爲瑞世之祥；收之桑榆，亦未歎逢時之晚。」

《韻語陽秋》卷一二　大觀中，吳興郡有邵宗益者，剖蚌將食，中有珠現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僧俗創見，遂奉以歸慈感寺。寺臨溪流。建炎間，憲使楊應誠與客傳玩之次，不覺越檻躍入水中，亟禱佛求之於煙波渺茫之中，一索而獲。噫，亦異矣！【略】曾公袞云：「不知一殼幾由旬，能納須彌不動尊。疑是吳興清霄水，直通方廣古靈源。月沉濁水圓明在，蓮出污泥實性存。隱現去來初一致，莫將虛幻點空門。」一時名公和篇甚衆，今藏慈感寺。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南游記舊》一卷。曾紆公袞撰。

又卷一八　《空青遺文》十卷。直寶文閣曾紆公卷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九　《空青遺文》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曾紆《空青集》十卷。

藝文

毛滂《書懷寄曾公袞》　宦情光景半樵漁，病情仍忘百紙書。賦就祇堪供醬瓿，齒殘未可釋鹽車。朱藍要使辭秋斷，芝菌猶當出腐餘。慚愧少翁能下士，馬曹知馬自應疏。

吳則禮《寄曾公袞》　作業定相似，懷君徒惋傷。解包眞有處，展鉢且隨方。月出淮天白，梅繁水國香。垂垂老工部，獨少贊公房。

汪莘

《新安文獻志》卷七七周彥約《青溪汪先生傳》附《汪莘傳》　弟莘，字叔野。篤學有守，喜爲歌詩。東萊諸呂氏、豫章諸洪氏競稱之，與二謝尤親厚。取昌黎語名齋，曰「歸愚」。登建炎二年丙科，歷洪州司理。帥李公回、趙公林皆禮以上客，轉分宜丞。御史李宋宣諭江西，至袁一見曰：「聞君賢德久矣。」舉清白第一。卒，年七十三。有《歸愚集》。

呂本中《贈汪莘叔野》　汪子宦不達，四海漫聲名。有弟極磊落，氣宇和而清。三冬文史足，十年書劍成。出言見瑰穎，府庫森五兵。於身則已拙，泛

如池中萍。輕肥置度外，辛苦抱遺經。乃知佳子弟，必由賢父兄。念子初來時，我方疾病嬰。相從四寒暑，所歷不可聽。昏昏醉夢裏，得君時□醒。擁爐共殘火，軟語當杯鐺。君亦不我厭，爲我雙□□。勿云軀幹小，氣吞橫海鯨。懸榻念文舉，開逕憶淵明。二子風流遠，感君兄弟情。窮通有時節，此士勿爾輕。

又《寄臨川親舊十首》 交游疇昔住臨川，博士高風世不傳。饒謝得名三十載，當時已道小汪賢。（叔野）

許翰

論述

綜論

王洋《端明殿學士左通議大夫提舉萬壽觀許翰復資政殿學士制》 具官某識高而器遠，學博而聞多。清以有容，澹乎自守，剛而不犯，意在愛君。譽已高於一時，志獨追於千古。昔靖康之初政，起宣和之舊臣，首預優除，旋登要路。遂從憲府，進陟樞庭。士心徯望其謀猷，天下想聞其風采。宜重持以自愛，何輕譽以假人。功雖勒於燕然，豈無慚德，人既殊於有道，寧免愧辭？榮名因褫於殿廬，賦祿乃從於祠宇。屢更歲月，亦既甄收。顧惟求舊之思，可緩再新之澤？殆將應於同德，宜先正其崇階。不替前恩，用旌宿望。其勿忘於奮用，尚共濟於艱難。

林季仲《跋資政與端明帖後》 古人有言曰：「死者可生，生者不愧。」故資政許公以厚德碩望入參大政，排詆異議，不得以有爲而死。今端明李公乃其平日之深相期者，方以直道事君，不肯少貶以追時好，眞無愧於九原者也。雖然，吾黨之士蓋亦自勉云。紹興丁巳六月幾望，永嘉林某題。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襄陵集》十二卷。【略】其諫种師道不當罷

分論

《陳少陽哀詞》 汪應辰《題許右丞翰作陳少陽哀辭》：尚書右丞許公之爲人，其言也訒。所著《易》、《春秋》、《論語》列傳，類皆簡要微婉。今觀《陳諫議哀詞》，指摘情僞，究極本末。詞繁而不殺，蓋忠憤所激，孟子所謂「予不得已」者歟？

《越倅潘公哀詩》 鄭剛中《跋許右丞詩》：近世家者欽慕右丞如古人，某愚坐山林而不及識。近見所爲《越倅潘公哀詩》，氣質中和，字畫端重，粹然不減親見也。此詩傳之後世，可以知右丞，而潘公之名亦因以傳矣。

傳記

《宋史》卷三六三《許翰傳》 許翰字崧老，拱州襄邑人。中元祐三年進士第。宣和七年，召爲給事中。【略】中書舍人孫傅論高麗於國無功，不宜興大役，傅坐罷，翰謂傅不當黜，時相怒，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靖康中，復以給事中召。時金人攻京師甫退，翰造闕，即日賜對，除翰林學士，尋改御史中丞。【略】擢中大夫、同知樞密院，論益不合，以病去，除延康殿學士，知亳州。坐言者落職，提舉南京鴻慶宮。高宗即位，用李綱薦，召復延康殿學士。既至，拜尚書右丞兼權門下侍郎。【略】李綱罷，翰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高宗未許。時潛善誅陳東，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東市，吾在廟堂，可乎？」求去益力，章八上，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復以言者落職。紹興元年，召復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辭不至。二月，復資政殿學士。三年五月卒，贈光祿大夫。翰通經術，正直疏，至三四上，亦深得救時要領。至南渡後，入踐政府，極論黃潛善姦邪，而力言李綱忠義可用，致爲宵小齮齕去位。生平正直之節，終始不撓，今所上章奏，具在集中，其勁氣凜然，猶可想見。【略】翰所著有《論語解》、《春秋傳》諸書，蓋頗究心於經術，故發爲文章，具有源本。惟論配享劄子一道，稱揚雄與孟子異世同功，請以配食孔子廟廷，位次孟子，其說頗爲誣謬耳。

不撓，歷事三朝，致位政府，徒以黼、攸、潛善輩薰蕕異味，橫遭口語，志卒不展。綱雖力引之，不旋踵去，翰亦斥逐而死。所著書有《論語解》、《春秋傳》。

紀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　〔建炎元年七月〕，延康殿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許翰守尚書右丞。靖康中，李綱與翰同在樞府，知其賢。至是力薦于上，謂翰外柔內剛，學行純美，謀議明決，宜在左右參決大政。上亦喜其論事，遂用之。

著錄

《讀書附志》卷下　《許右丞襄陵文集》二十二卷、詩二卷、行狀一卷，右尚書右丞許翰之文也。【略】行狀中載其章疏爲多。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襄陵文集》二十四卷，尚書右丞襄陵許翰崧老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許翰《襄陵文集》二十二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許翰《襄陵文集》，一部四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許翰《襄陵集》二十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襄陵集》十二卷，永樂大典本。宋許翰撰。【略】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襄陵集》二十四卷，其本久佚。今據《永樂大典》所載採輯編次，釐爲十二卷。其奏疏爲《永樂大典》所原闕者，則別據《歷代名臣奏議》補入。

藝文

李綱《祭許崧老文》　維紹興四年歲次甲寅二月朔辛巳，具位李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宮使、資政、通議許公崧老之靈：嗚呼！天地磅礴，河岳炳靈。篤生異人，鬱爲世英。長松老鶴，其儀形也。粹玉精金，其性情也。澄淵藻鑒，燭理明也。設準持衡，稱物平也。經緯書史，文章成也。貫通古今，議論閎也。金石鏗鏘，詩句清也。鸞鵠翔翥，字畫精也。勇於爲義，去就輕也。憂國如家，秉忠誠也。致位通顯，不自榮也。恬澹寂寞，得此生也。士一于此，垂世立名，而公兼之，以大其聲。嗚呼哀哉！《易》道陰陽，消長盛衰，《春秋》名分，褒貶是非。彌綸天地，立萬世規，先聖制作，孰大於斯？公獨潛心，抉摘杳微。解駁《三傳》，粃糠九師。發明象數，得其指歸。羲畫麟經，粲然有輝。嗚呼哀哉！漢有祿隱，時惟子雲，英才拔萃，高識邁倫，擬古著書，《法言》《太玄》。士有異論，或否或然。公獨好之，推尊其人，訓釋微辭，奧義一新。所見絕俗，豈其後身？嗚呼哀哉！我之識公，踰二十年。史館同僚，飽聞緒言。樞府槐堂，兩接官聯。引身以退，歸騎聯翩。我謫湖外，公寓江邊，邂逅相遇，廬山之樊。握手深談，達旦不眠。我謫嶺海，觸冒瘴煙。與死爲鄰，鮫鰐垂涎。尺書屢及，夫豈相憐？迨其北歸，喜見顏間。願言相從，杖履林泉。云何奄忽，朝露溘先。傷心涕零，三友之篇。嗚呼哀哉！國步艱難，賢智驅馳，梁棟之壞，哲人遽萎。藐然一老，天不慭遺。人之云亡，有識同悲。旅櫬漂泊，臨川之湄。無適非土，公其永歸。聊陳薄奠，侑以此辭。英爽不泯，庶其聽之。尚饗。

蔡佃

李彌遜《書蔡耕道學士詩後》　郭仲隱出其詩章數十，清麗超軼，有不群之思。余以是知其才，惜乎不見用于時也。

《宋史》卷三二〇《蔡襄傳》　政和初，〔蔡〕襄孫佃廷試唱名，居舉首，京侍殿上，以族孫引嫌，降爲第二，佃終身恨之。

《宋詩紀事》卷三六　佃字耕道，襄之孫、旻之子。崇寧初進士。蔡京當軸，欲羅致門下，竟不能屈。會星異上疏，責監溫州稅，後以朝請郎提點兩浙刑獄。

譚世勣

孫覿《給事中譚世勣除禮部侍郎制》 具官某爲老成人，以儒術用。代言西掖，辨麗有作者之風；給事東臺，練達通當世之務。服休茲久，考績應遷。進陟文昌，位次八座。必能據經持議，奉大典常，玩敵人于甘寢秉羽之間，制功臣于碎首擊柱之際，則上下相守而國自安。永肩一心，以稱朕命。

汪藻《譚世勣贈延康殿學士制》 具官某學貫羣書，文馳六藝。純誠自表，坐銷世俗之浮；廉靖無求，獨得古人之大。蚤預持麾之選，遍更法從之華。二聖所知，羣臣鮮及。肆履艱危之會，果專忠孝之稱。雖甄濟佯瘖，靡汙天寶之亂；而龔生遽夭，不見南陽之興。爰錫命書，升華秘殿，以聳具臣之聽，以爲信史之光。冀爾英魂，歆吾至意。

《東都事略》卷一〇九《譚世勣傳》 譚世勣字彥成，長沙人也。舉進士，教授郴州，又中詞學兼茂科，爲祕書省正字。於時蔡京得政，以其子攸提舉學館，而宦者梁師成貴幸，諂事者皆是也。獨世勣不附阿諛，六年不得遷。京罷，他宰相有惜之者，始遷司門員外郎。又三年，遷吏部員外郎。蔡京復相，逐不附己者，提點上清太平宮。復用爲郎，遷少府監，擢中書舍人。世勣以重命令、惜名器、廣言路、吝賜予、正上供、省浮費六事以獻，爲當路者所疾，罷爲徽猷閣待制、知婺州，未行復留。徽宗內禪，幸江浙，欽宗遣執政奉迎，以世勣副之，還，提舉醴泉觀，專掌龍德宮。請辨正國史謗宣仁之語，追述欽聖，復瑤華之位，大享神祖，仍用冨弼侑食，釋奠先聖不當以王安石從祀。【略】遷給事中兼侍讀。【略】改禮部侍郎。【略】虜邀車駕，世勣凡再扈從出城，遂留虜帳，徐以十害說用事者，大略言南北講解之利，詞意忠激，虜人聳聽。及邦昌僭位，令直學士院，世勣堅卧不起，邦昌知不可奪，乃已。卒，年五十四，贈端明殿學士。方王氏學盛行，世勣雅不喜，或問之，曰：「說多而屢變，無不易之論也。」識者韙之。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譚世勣文集》三十卷。又，《奏議》二十一卷、《外制》五卷、《師陶集》二卷。

謝邁

論述

綜論

呂本中《題竹友集》 謝康樂詩，規模宏遠，爲一時之冠，而元暉詩清新獨出，又自有過人者。後之善言詩者，於二公蓋未敢有所優劣也。本中竊以爲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元暉，此平昔之論也。【略】幼槃與其兄無逸修身厲行，在崇甯、大觀間不爲世俗毫髮汙染，固後進者之師也。其文字之好，蓋餘事爾。後之學者尊其行并學其文可也，學其文不究其行，則非二子立言之本志。

《東萊呂紫微師友雜志》 謝邁幼槃，無逸從弟，與予相聞甚久，而未相識。大觀間，幼槃下第歸臨川，始見之符離。嘗讀予詩，作詩所以推重甚至。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竹友集》十卷。【略】逸從弟也。呂居仁題其後曰：「逸詩似康樂，邁詩似玄暉。」

《江西詩派小序·二謝》 呂紫微評無逸詩似康樂，槃詩似玄暉。按康樂一字百鍊乃出冶，玄暉尤麗密。無逸輕快有餘，而欠工緻；幼槃差苦思，其合玄暉者亦少。然弟兄在政、宣間，科舉之外，有岐路可進身，韓子蒼諸人或自鬻其技，至貴顯，二謝乃老死布衣，其高節亦不可及。

趙蕃《讀謝幼槃集》 茗椀不能驅睡魔，漫攜詩冊向庭柯。世人祗愛高官職，孰與公家兄弟過。 自取清泉除硯垢，樹陰微息晚涼初。箇中得意誰知我，筆下忘言我羨渠。

苗昌言《謝幼槃文集題識》 臨川謝逸，字無逸，其文章學業爲縉紳推重，以其所居溪堂，稱之曰溪堂先生。弟邁幼槃，以字行。兄弟以詩鳴江西，有

文集合三十卷。

《**帶經堂詩話**》**卷六**　宋二謝，無逸逸、幼槃適，皆江西詩派中人。潘邠老亦派中人也。幼槃《竹友集》云：「邠老嘗作詩云：『滿城風雨近重陽。』邠老亡後，無逸兄用此句足成四篇。今去重陽只數日，風雨不止，凄然有懷，作二絕句。念泉下二人不再作，不覺流涕覆面。」詩云：「地下修文兩玉人，清詩傳世墨猶新。卻因風雨重陽近，獨立蒼茫淚一巾。」「阿兄溫潤玉介導，我友澹薄朱絲弦。只疑蟬蛻游人世，醉插茱萸若箇邊。」邠老詩句至今藝苑流傳，爲重陽口實，而二謝同時有詩，迄無知者，因識之，續成一則詩話，亦使邠老不寂寞也。集十卷：詩七卷，雜文三卷。文雅潔，楚楚有法度，不減其詩。（《香祖筆記》）

王士禎《**謝幼槃文集又跋**》　適臨川人，逸之弟，江西詩派二十五人之一。呂居仁稱其詩似宣城，未爲篤論，然亦清逸可喜，而涪翁沈雄豪健之氣則去之遠矣。《顏魯公祠堂》、《十八學士圖》諸長句頗工，近體如「尋山紅葉半旬雨，過我黃花三徑秋」，「揉莎蕉葉展新綠，從臾榴花開晚紅」，「瘦藤拄下萬峰頂，野鶴來歸千歲巢」，皆佳句。又絕句「靡靡江籬只喚愁，眼中何物可忘憂」，「楝花淨盡綠陰滿，纔見一枝安石榴」，甚有風致，非蘇、黃門庭中人不能道也。

朱彝尊《**竹友集跋**》　臨川謝幼槃與兄無逸幷負詩名，呂居仁集江西詩派二十五人，幼槃其一矣。然其詩實與涪翁別。居仁又稱其似謝宣城，亦不類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竹友集》十卷。【略】本中稱適詩似謝元暉，不免譽之太過。劉克莊《詩話》則謂適視逸差苦思，而合元暉者亦少。王士禎《居易錄》又謂適在江西派中，亦清逸可喜，然涪翁沈雄剛健之氣，去之尚遠。所評隋俱爲不誣。士禎又極稱其《顏魯公祠堂十八學士圖》諸長歌，及「尋山紅葉半旬雨，過我黃花三徑秋」二句，「靡靡江籬只喚愁」一詩，持論亦屬允當。至所稱「挼挲蕉葉展新綠，從臾榴花開晚紅」、「瘦藤拄下萬峰頂，老鶴來歸千歲巢」，則殊不盡適所長，蓋一時興到之言，非篤論也。

《**宋百家詩存**》**卷六**《**竹友集**》　與兄無逸幷以詩文稱，時號「二謝」。呂本中嘗云：「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元暉，蓋未敢有所優劣也。」性嚴毅，不伍於俗，在崇寧、大觀間極爲學士所推重。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竹友詞》一卷。【略】詞僅十六闋，無其兄《溪堂集》之富，然語意清麗，頗有鍛鍊之工，雖不能與兄齊名，亦不至同床各夢。

金農《**宋謝幼槃研銘**》　江西詩社多逸民，廿五人中十九人。謝家小弟才清眞，《竹友》之集七卷新。席有斯研方瓊銘，明窗虛幌無凝塵。筆花如燒開千春。

分論

《**飲酒示坐客**》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五方回評：臨川謝適字幼槃。兄逸，字無逸。二人俱入江西詩派。此學山谷，亦老杜「吳體」。三、四尤極詩之變態。馮舒評：若云「豹死何必更留皮」，文理方順。此句兼「人」字在內，則人死何緣留豹皮耶！「江西」詩，須多學乃可作。近世李、何、王、李詩法不用近代事，至有不讀漢以後書者。視坡、谷諸公，得不自失耶？馮班評：亦有氣力。次句文理不順。「留豹皮」亦可，只是天然不好。紀昀評：通體粗野，三、四尤甚。

《**初夏**》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三引《雪浪齋日記》：謝適《初夏》詩云：「挼挲蕉葉展新綠，從便榴花舒小紅。」句雖雕刻，而事甚新。苕溪漁隱曰：《江西宗派圖》中有謝適，恐須別有佳句。若只此一聯，固無甚高論也。

《**江神子**》《**破瓜年紀**》　《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懶羞嗔」，足盡。微言之緒，絕而後續。

《**醉蓬萊**》《**懷無逸兄**》　《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寂寞在豪華中，豪華在寂寞中。（碧天無漢）宋之問《明河篇》「坐見河傾漸微沒，不惜光輝讓明月」，所謂「碧天無漢」也。

《**蝶戀花**》　《蕙風詞話》卷二：竹友詞，留董之南過七夕，《蝶戀花》後段云：「君似庾郎愁幾許。萬斛愁生，更作征人去。留定征鞍君且住。人間豈有無愁處。」循環無端，含意無盡，小謝可謂善言愁。

傳記

《宋史翼》卷二六 逸弟適，字幼槃，自號竹友。嘗爲漕司首薦，省闈報罷，以琴弈詩酒自娛。詩文不亞其兄，時稱「二謝」。呂本中云：「無逸似康樂，幼槃似元暉。」又云：「二謝修身勵行，在崇觀間無所汙染，不獨以文見稱。」著有《竹友集》十卷。

紀事

謝適《隱居》 清時甘小隱，卜築在山阿。家有傳蠶室，機如凌行婆。閑看斬貓話，羞作扣牛歌。不出又三月，柴門生薜蘿。

又《晏如堂詩序》 季智伯，渠州使君大夫公之長子也。早以學問稱其家，兒不幸，壯歲失明，不克世其祿。洽聞強記，於書無所不通。尤愛淵明詩，嘗使細君誦之，至會意處，擊節不能已。舊以女家人木蘭隨其後，木蘭既辭去，常扶杖獨行，消遙自適。客至必具酒，與之商論古今，飲酣興健，仰天而歌，顧未嘗以貧病嬰其胸中也。廬山李商老命其所居曰晏如堂，且作銘，號智伯晏如先生，可謂名稱其實矣。智伯求余詩，爲賦雜言一篇。

《宋詩紀事》卷三三 《撫州府志》云：幼槃妻董氏，賢而知學，幼槃每與客論古事，有所遺忘，妻必能記之。李商老嘗來，語及五代時有沙陀將卧疾，僚佐見其錦衾，曰：「爛兮。」怒曰：「我沙陀，安得謂我爲奚？」偶忘其姓名，遣稚子問之，董氏曰：「康福也。」

著錄

苗昌言《刻二謝集跋》 臨川謝逸，字無逸，【略】弟適幼槃，以字行。兄弟以詩鳴江西，有文集合三十卷，邦之學士欲刊之，以貽永久，積數十年而未能也。粤紹興辛未，趙公朝議來守是邦，期年政成，民服其教，慨然思以儒雅飾吏事，命勒其書於學宮，以稱邦人之美意。昌言以鉛槧董茲職，於是搜訪闕遺，以相參訂，【略】得幼槃善本於其子敏行。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竹友集》十卷，臨川謝適幼槃撰。

又卷二〇 《竹友集》七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謝適集》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謝幼槃文集》，一部二冊，缺。

又卷一〇 謝幼槃《竹友詩》，一部一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謝適《竹友集》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謝幼槃文集》二冊，全。宋欽宗朝謝適著，凡十卷。

又 《竹友居士詩》，一冊。

謝肇淛《鈔謝幼槃集跋》 幼槃詩文不傳於世。此本從內府借出，時方沍寒，京師傭書甚貴，需銓旅邸，資用不贍，乃自爲鈔寫。每清霜呵凍，十指如槌，幾二十段奇事也。萬曆己酉十二月十四月辛酉，晉安謝肇淛題。

王士禎《跋竹友集》 宋謝適幼槃《竹友集》十卷：詩七卷，雜文三卷，有苗昌言、呂本中二跋。謝方伯在杭手抄本也。

朱彝尊《竹友集跋》 《書錄解題》兩載《竹友集》，一曰十卷，一曰七卷，蓋七卷者詩，而十卷者合文言之。是集流傳甚罕，謝布政在杭鈔之內府。在杭收藏宋人集頗富，近多散失，惟此係其手書，子孫界裝成冊。平湖陸編修次友典福建，庚午鄉試鈔得之。予見而令楷書生亟錄其副。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竹友集》十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謝適撰。【略】宋史・藝文志》、陳振孫《書錄解題》載適《竹友集》俱作十卷，而世所行本止四卷，又有詩無文，蓋流傳僅存，已多闕佚。此本乃明謝肇淛從內府鈔出，凡古詩四卷、律詩三卷、雜文三卷，與宋時卷數相合，蓋猶舊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 《謝幼槃文集》十卷，舊鈔本。宋謝適撰。

《經籍訪古志・別集類》 《謝幼槃文集》十卷，宋板，求古樓藏。

《日本訪書志》卷一四 《竹友集》十卷，宋槧本。

楊守敬《宋本竹友集跋》 此宋槧謝適《竹友集》十卷，鐫刻精良，紙墨朗潤，宋槧之絕佳者。《四庫全書總目》云「今所行本只四卷，又有詩無文」。其所

著錄之十卷本，乃明謝肇淛從內府鈔出。然傳鈔者仍希，故百年來著錄家仍不見適集。若宋槧原本，則自明內府外無著錄者。然則此本爲天壤間孤本已數百年，無論今日也。初爲日本向山黃村所藏，余以爲宜重刊，以廣其傳，因借得，用西法影模之。未幾，余將歸，黃村好余之刀幣古錢數十事，乃議以此原本交易之。【略】據苗昌言跋，此集得之於其子敏行，即其所編次。又稱二謝交游遍天下，既沒之後，爲之傳序哀詞祭文者甚衆，今未暇博詢而遍錄也，特取呂舍人所書，摹其眞跡於後。夫以適之文行烜赫一世，生平酬應之作當不下數十冊，此集名爲十卷，其實詩不過二百六十二首，文不過二十五首，幷其傳序哀詞祭文不載，其編次之謹嚴，可謂不誣其先。

傅增湘《校謝幼槃集跋》 宋謝適幼槃著。文淵閣著錄題《竹友集》十卷，與陳氏《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合。《四庫全書總目》言「世行本只四卷，今本乃明謝肇淛從內府鈔出，爲編修汪如藻家藏本，末有紹興壬申撫州州學教授苗昌言跋」，是四庫著錄亦從宋本出也。惟明內府本今已不可得見，諸家藏目所收多屬傳鈔，自明以來亦未有刻本。余昔年在杭州得舊鈔本，爲黃蕘圃舊藏，眉上有舊人校筆，然偶加披覽，時有訛舛，因無善本訂正，頗以爲恨。【略】昨歲涵芬樓印《續古逸叢書》，中有《幼槃文集》，借吳縣潘文勤家藏本摹影以傳。其書字畫精雅，筆意蘊藉，與浙本之方嚴、建本之峭厲者迥然不同，蓋撫州鐫工，與余所藏《方言》爲近。蓋即日本向山黃村所藏，楊惺吾在彼中得之，回國後以歸之滂喜齋者也。卷尾附楊氏手跋，述得書源委至詳。余取之校蕘圃鈔本，自丙子端午後起攜入香山雨香館中，校竟三卷，遂爾輟筆。【略】十卷之中，正訛補脫，約得四百餘字。其差誤最甚者，卷三末《竹友軒》詩十四韻乃誤入《讀莊子內篇》詩內，《貫時軒》詩後七韻乃誤入《竹友軒》詩內，《讀莊子內篇》詩後四句乃誤入《貫時軒》詩末。此三首互相羼亂，不可爬梳，若不觀宋槧，殆無由釐正矣。

《**滂喜齋藏書記**》**卷三** 宋刻《竹友集》十卷，一函三冊。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謝幼槃文集》十卷，謝適撰。【略】舊寫本，鈐有「黃丕烈印」、「蕘圃」諸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謝幼槃文集》十卷，宋謝適撰。清鈔本，謝寶樹校幷跋，朱文鈞跋，一冊。《謝幼槃文集》十卷，宋謝適撰。清鈔本，朱文鈞跋，周叔弢校幷跋，二冊。《謝幼槃文集》十卷，宋謝適撰。清鈔本，傅增湘校幷跋，四冊。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竹友詞》一卷，謝適幼槃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竹友詞》一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竹友詞》一卷，明鈔本。謝適幼槃。【略】此爲萬曆時鈔本，妍雅可玩。

藝文

謝逸《聞幼槃弟歸喜而有作》 門前楊柳未藏鴉，溪上櫻桃已著花。午夢覺來聞好語，阿連有信欲還家。

李彭《寄撫州謝幼槃》 別去鸝鶄思日寒，書來鵯鵊語林端。我懷求仲徑方掃，君向山陰興已闌。細讀清詩如艷雪，何時痛飲劇奔湍。懸知作草非賣菜，要自心期禮數寬。

又《予與謝幼槃董瞿老諸人往在臨川甚昵幼槃已在鬼錄後五年復與瞿老會宿于星渚是夕大風雨因誦蘇州誰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之句歸賦十章以寄》 憶昨謝幼槃，宜著丘壑中，論交麴糵底，愁絕連樽空。自我失此士，清夢隨歸鴻。封胡與羯末，安知無餘風。

王賞

張擴《王賞兼侍講制》 具官某以疏通之資，負該洽之學。言必詣理，豈膠章句之傳，問無不知，深懲口耳之習。宜申頒於書命，俾勸講於露門。進陪羣英，雍容在列。探至道之賾而形於議論，爾所優爲；資古訓之獲以裨予聰明，朕方虛佇。往祗厥次，益勵爾猷。

又《王賞除權禮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制》 具官某早中巍科，見推令器。襟懷冲澹，雅忘聲利之嗜；學問淹該，曲盡詞章之妙。頃從蜀道，召賓郎闈。洊

陞卿寺之聯，遂峻少常之列。朕方舉一時典冊之盛，誰其尸之，爾乃陳六經援證之詳，禮無違者。俾佐秩宗之治，仍兼論譔之華。益勵爾猷，無煩多訓。

《南宋館閣錄》卷八　王賞字望之，開封人，霍端友榜進士及第。〔紹興〕十二年以權禮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

《咸淳臨安志》卷一一　紹興十二年詔禮部討論太學養士法，仍令臨安府權於府學措置增廣，遂置祭酒、司業、博士、正錄，定養士額。十三年六月，臨安守臣王喚即岳飛宅建學成，詔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王賞爲記。今不存，賞集中亦逸。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五七洪邁《眉山王公玉臺集序》　平生涵負，渙焉彰施，遂爲眉山嫡派。而落筆成章，得於容易，且不肯自閟重，稿無留藏。少子稱著意訪索，辛勤四十年，僅逮什五。凡詩四百有六，序十，記十二，表劄五十，書若啓七十六，內制三百四十三，講義故事二十，雜著五十一，詞祝疏誄八十二，誌銘行狀四十一，幷之亡慮千八十九篇。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王賞《玉臺集》四十卷。

胡安國

論述

綜論

程俱《朝奉大夫胡安國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制》　勅：中書政本之地，掌絲綸者非特取詞藝之士而已，其論思出納，彌縫衮闕，特有待于斯焉。具官志節端亮，議論正平，揚歷禁塗，公望彌屬。自朕纘服，名節屢頒。夫持難進之守者，必無患失之心；古人與稽者，固非阿世之學。詞垣經幄，非苟以爲榮也。克稱厥官，是則事道。欽予時命，尚其懋哉。

李正民《胡安國除給事中制》　具官某以文學甲儒科，以德行著閭里，嘉言讜議，顯于朝廷。朕方康濟阽危，寤寐賢俊。宜爲朕起，復還爾聯。爾其守乃節，修乃職。舉凡詔勅有未善，除授有不當，悉論而駁正之，勿使批敕之名，獨專於前世。尚勉之哉！

胡寅《進先公文集序》　惟鄒魯之學，由秦漢隋唐莫有傳授，其間名世大儒，僅如佛家者流所謂戒律、講論之宗而已。至于言外傳心，直超佛地，則未見其人，是以聖道不絕如綫，口筆衮衮異乎身踐，其書徒存，猶無書也。逮及我宋熙寧以來，先覺傑立，上繼回、軻，天下英才心悅而誠服，然後孔氏術業浸以光顯。五經、《語》、《孟》所載，譬猶逢春之木，有本之瀾，生意流形，初非死質，成己成物，始終有序。先臣夙稟大志，聞而知之，以仁爲居，以義爲用，以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爲效。若夫記誦訓詁，辨說詞華之習，一不與焉。其宏綱大用，奧義微辭，既于筆削之書發揮底蘊。自餘因事有作，進則陳之君父，退則語于公卿，或酬酢朋遊，或訓教子弟，一言一話，猶足以證明往昔，昭迪來今。敢圖家藏，遂上御府，斯文不墜，後裔有榮。然父書精深，而臣以淺粗之言冠于篇首，君學高遠，而臣以卑近之論瀆于聽聞。茲榮也，祗所以爲愧歟。謹序。

真德秀《跋蕭定夫所藏胡文定碧泉詩卷》　碧泉詩卷財數紙爾，而胡氏父子昆弟師友手澤皆在焉。伊洛二先生之學，賴龜山楊氏傳之而南，文定得之以授五峰，五峰傳之南軒，其道益以光大。此卷諸詩雖爲泉流而作，然玩其辭意，則師友間授受之微指，有蔚然可見者，非尋常賦詠比也。蕭君其尚寶之哉！

分論

《贈雲居僧明公五首》　朱熹《跋胡文定公詩》：右胡文定公答僧五詩，公子侍郎所書以授墳僧妙觀，而妙觀之所摹刻也。儒釋之間，蓋有所謂毫釐之差者。讀之者能辨之，則庶乎知言矣。乾道乙酉十一月庚午，新安朱熹書。

《與尚書呂公帖》《兒曹輩比過》　朱熹《跋方伯謨家藏胡文定公帖》：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方生士繇出示所藏胡文定公與其外大

父尚書呂公手帖，讀之使人凜然起敬，若嚴師畏友之在其左右前後也。嗚呼！是數君子者，其可謂盡朋友之道而無所苟矣。其卓然有以自立於當年而遺風餘烈可傳於世者，豈徒然哉！三復歎息，因敬書其後，以致區區尊仰之意云。乾道壬辰十二月二十四日，新安朱熹書。

《**與劉秘閣帖**》、《**與族兄帖**》　朱熹《跋劉平甫家藏胡文定公帖》：屏山劉玶平甫藏胡文定公帖一卷，前兩紙胡公與平甫伯父祕閣君，蓋公之辭而其子祠部君筆也。時祕閣守臨川，兄侍郎公守溫陵，弟屏山先生稱疾不仕。胡公之子侍郎守桐江，兄子籍溪先生以布衣特起，典教鄉郡，書辭蓋遍及之。後一紙胡公與其族兄書，實公手筆，平甫購得之。所稱范甥者，即平甫外舅太史公也。胡公正大方嚴，動有法教。讀此者，視其所褒可以知勸，視其所戒可以知懼。平甫能葆藏之，其志亦可知矣。乾道癸巳三月乙酉，新安朱熹觀於劉氏山館之復齋，因敬書其後云。

傳記

《**宋史**》**卷四三五《胡安國傳》**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穎川靳裁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三試于禮部，中紹聖四年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職以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時發策大要崇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爲對。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爲第三。爲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爲學者。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己異，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北再鞫，卒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簿以他罪抵法，臺臣直前事，復安國元官。政和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都學事。二年，丁內艱，移江東。【略】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郎，又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略】既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諷臺諫論其稽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安國乃就職。【略】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玶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衄。吏部侍郎馮澥言玶爲綱遊說，玶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以爲「侍從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澥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脅持傾陷，非所以靖朝著」。南仲大怒，何桌從而擠之，詔與郡。桌以安國素苦足疾，而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右文殿修撰、知通州。【略】安國既去，逾旬，金人薄都城。【略】欽宗亟召安國及許景衡，詔竟不達。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安國言：「昨因繳奏，徧觸權貴，今陛下將建中興，而政事弛張，人才升黜，尚未合宜，臣若一一行其職守，必以妄發，干犯典刑。」黃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之。論入，復除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高宗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詔不至？」安國辭謝，乞以所進二十一篇者施行。其論之目曰：《定計》、《建都》、《設險》、《制國》、《卹民》、《立政》、《覈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略】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略】落職提舉仙都觀。是夕，彗出東南。右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即解相印去。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安國扶病見君，欲行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頤浩即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除舊布新之象，臺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安國辭。詔以經筵舊臣，重閔勞之，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托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略】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辭，復提舉太平觀，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詔贈四官，又降詔加賻，賜田十頃恤其孤，謚曰文定，蓋非常格也。【略】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爲府教授，良佐爲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略】安國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

胡寅《先公行狀》（存目）

紀事

劉宗周《人譜類記》卷下　胡文定公罷官荆南，僚舊餞于渚宮，呼樂戲以待，公殊不悅。楊龜山具朝膳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清坐講論，不覺日影之移。

著錄

《國史經籍志》卷五　胡安國《武夷集》十五卷。

藝文

陳淵《祭胡寶學文》　維紹興八年九月戊寅朔某日某甲子，左承事郎、守祕書丞陳淵謹以清酌庶饈之奠，致祭於故侍讀寶學文定胡公之靈：嗚呼，孟軻既沒，聖學莫繼。楊墨雖衰，異端猶熾。漢黜百家，不鋤其根。文景黃老，武宣申韓。權謀尚功，名節輕死。清虛懲之，遂來釋氏。晉促其祚，梁遽以亡。有好弗稽，復張於唐。韓公憤然，欲火其書。積習既深，弊終弗除。宋興百年，此蠹仍在。衆正彙升，羣邪冰解。訖於荆舒，謂得其要。引耽援瞿，鑿經談妙。末流滔天，正塗孔堙。帝閔其然，是興二程。天人靡間，內外兩盡。體極無始，而有感應。王氏未衰，此道已行。發其幽光，元祐之仁。大程所傳，龜山具體；小程《春秋》，公得其髓。正名定分，別嫌明微。如權在衡，錙銖不欺。自公少年，文已驚世。況有此書，密傳孔志。孔志所在，孟子擬之。其闢楊墨，《春秋》啓之。蓋曰三代，人倫必明。無父無君，周公所膺。楊墨之過，猶以其弊。佛所從來，豈容勿議。公明《春秋》，用夷則夷。是眞夷者，公其敢私。人曰祼顓，茲特其跡。舍跡論心，世儒之失。公不徒言，亦健於行。君焉父母，友焉弟兄。仁脩於家，忠施於國。箄計見效，儒者之特。公之事君，惟道是從。退不苟去，進非尚容。晚節逢辰，八年三起。突未及黔，鴻鵠千里。人願公來，帝降匪遲。執經以待，公行不歸。念昔龜山，於公爲友，相望巍然，泰山北斗。龜山云亡，世失其師。公又逝矣，人將焉依？賴有遺編，聖心所取。至言一出，異說箝口。嗟我從公，蹇駑附驥。所不鄙者，臭味相似。付囑之深，薦揚之力，厚德未酬，泉臺永隔。惟公有子，萬人之英。氣橫八極，勇冠三軍。振公餘烈，將必有日。如鵬乘風，暫茲一息。生榮死哀，身遠德尊。後有傳焉，餘何足云。緘詞寓奠，有淚如雨。公歆我誠，此酒不吐。

李光《祭胡公文》　維紹興八年歲次戊午七月庚申朔二十六日乙酉，具位李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故徽猷閣直學士給事胡公之靈：惟昔仲尼，生于衰周，志不得伸，褒善貶惡，困于獲麟。中遭禁錮，微詞久堙。晚學末師，莫睹其眞。天生碩儒，邁往絕倫。強壯潛心，白首知津。發明綱領，芟夷荆榛。我爲諸生，識公成均，道與世違，衆說日新。衡山之陽，寂寞之濱，鼓吹六籍，若將終身。晚遇聖主，堯舜是陳，入侍經筵，獻替咨詢。排斥異端，誅擊亂臣，據經守正，羣囂猖狺。一斥不復，竟至沈淪。泰山其頹，無復斯人。嗚呼哀哉！嗟我與公，跡疏心親。我出公入，有如參辰。琅然書詞，誨言諄諄。公既有子，付以斯文。死生旦暮，曾何足云。緘詞千里，寓哀一尊。嗚呼哀哉，尚饗！

王綯

論述

汪藻《新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綯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以卿有精深之學，通濟之才，出入周旋，在廷最久。茲因誠懇，亟解繁機，故加卿以秘殿之資，處卿以中都之館，留陪經幄，不使去朝。茲大臣出處之殊榮，而朕待卿之至意也。採之輿論，咸謂得宜，援例力辭，卿言徒費。所請宜不允。

李彌遜《王綯贈官制》　具官某奧學造微，閎才經世。早赴功名之會，遂

登丞轄之司。許國以忠，亦艱難險阻之備至；保身而退，知用捨行藏之有爲。朕方體大舜之同人，稽成湯之圖舊，亟聞淪謝，良用蘟傷。錫以崇階，用追賁於泉壤；祿及後嗣，將益大其門閭。尙克有知，服我休命。

《**中吳紀聞**》**卷六**　平居無他嗜好，惟讀書爲樂。其文溫潤典雅，深於理致，於死生禍福之說，尤所洞達。

傳記

張守《**資政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王公墓誌銘**》　公諱綯，字唐公，系出遼西，遷太原，又徙河南。公五世祖秦正懿王審琦事藝祖，以佐命功賜第京師，遂爲開封人。【略】崇寧五年賜上舍第，授將仕郎，和州含山尉。易襄州光化尉，除辟雍、太學錄、辟雍正，秩滿再任，遷博士。仕兩學十餘年，恬於進取。【略】擢尙書禮部員外郎。【略】〔宣和二年〕賜金紫，拜國子司業，遷秘書少監。又明年，爲廷試詳定官。【略】擢起居郎，試中書舍人。【略】遷給事中，知宣和六年貢舉。蔡京復用事，根排異己者，公畏之，上章求去，天子固留。【略】公終不自安，復力請，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靖康中蒐用耆舊，起公知壽春府。【略】再除給事中。自宋都扈蹕至維揚，遷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略】兼侍講，拜御史中丞，不務矯激，亦無所阿徇。【略】儲宮初建，以公爲資政殿學士，權太子太傅。【略】拜中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御營副使。【略】在位幾年，稍厭機務，上章求罷，遂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略】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還居會稽。未幾就除知紹興府，兼浙東路安撫使。【略】尋求奉祠，復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徙居吳門。【略】以〔紹興七年〕十月九日薨于平江府崑山之僧舍。前二日，命筆書「戊戌」字示左右，乃屬纊之日也，享年六十有四。【略】〔公〕博涉強記，議論有根據，屬文該贍，落筆有至數千言不衰，極師儒翰墨之選，人不以爲過也。【略】銘曰：王氏之先，植德儲慶。接武兩王，開國秦鄭。本支碩茂，冠冕蟬聯。篤生醇儒，有光于前。學以發身，誠以悟主。出入三朝，不茹不吐。晚始大用，翊襄政經。言必蹈義，善不近名。進退有餘，始卒無玷。鐘鼎山林，孰贏孰欠？俯仰一室，左圖右書。人或病之，公則晏如。忘筌佛乘，脫屣世故。臨絕之言，不疑不怖。卜宅苕溪，山蒼水清。勒銘弗諼，萬世之寧。

《**南宋書**》**卷六三**《**王綯傳**》（存目）

紀事

《**淳祐玉峰志**》**卷中**　王綯字唐公，秦正懿王審琦之孫。建炎己酉爲御史中丞，自建康扈從至鎮江，從容奏陳東以忠諫被誅，此其鄉里，上即命賙其家，官其子。後綯拜參知政事，以和議不合求去，御書「霖雨賢佐」一聯以賜之。綯雖爲執政，其家貧甚，每以祿不及親，自奉愈儉薄，寓東禪僧舍，蕭然一室，服食器用，無異寒士。天性仁厚，賙恤媚婭。復明於死生禍福之說。薨前二夕，書「戊戌」字示左右。及死之日，果戊戌也。其前知如此。

著錄

張守《**資政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王公墓誌銘**》　有內外制四十卷、《進讀事實》五卷、《論語解》三十卷、《孝經解》五卷、《群史編》八十卷，又掇取佛書密議號《內典略錄》一百卷，藏于家。

《**中吳紀聞**》**卷六**　公所製述，有內外制四十卷、奏議三十卷、《進讀事實》五卷、《論語解》三十卷、《孝經解》五卷、《群史編》八十卷、《內典略錄》百卷。

徐清

《**書錄**》**外篇**　蓬萊女官徐清字靜之。《後山詩話》云：（閎）里黃氏，詩作謝體，書效魯直，妍妙可喜。陳無己詩云：「蓬萊仙子補天手，筆妙詩清萬世功。肯學黃家元祐腳，信知人厄匪天窮。」

徐俯

論述

綜論

黃庭堅《與徐師川書》 所寄詩超然出塵垢之外，甚善甚善。恨君知刻意於學問，時不得從容朝夕耳。承以鄉中歲歉，寓居同安。同安美俗，里中有佳士，又四旁有禪老，皆可人。居必擇鄉，游必就士，今兩得之矣。士大夫多報吾生擇交不妄出，極副所望。詩政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經術未深，讀老杜、李白、韓退之詩不熟耳。

又《與徐師川書》 庭堅頓首：每見賢士大夫及林下得意人言師川言行之美，未嘗不歎息也。所寄詩正忙時讀數過，辭皆爾雅，意皆有所屬，規模遠大，自東坡、秦少游、陳履常之死，常恐斯文之將墜，不意復得吾甥，眞頹波之砥柱也。續當寫魏鄭公《砥柱銘》奉寄。甥能忍夏蚊之噆膚而從瑩中遊，眞曠世之奇事也。

又《書倦鞍軒詩後（洪玉父軒名）》 師川亦予甥也，比之武事，萬人敵也。

又《題所書詩卷後與徐師川》 徐師川往時寄紙數軸求予書，公私多故，未能作報。前日洪龜父攜師川上藍莊詩來，詞氣甚壯，筆力絕不類年少書生。意其行己讀書，皆當老成解事，熟讀數過，爲之喜而不寐。小舟遨兀，又箱篋中尋紙不得，輒書龜父此紙奉師川。老舅年衰才劣，不足學，師川有意日新之功，當於古人中求之耳。

《藏海詩話》 蔡天啓坐有客云：「東湖詩叫呼而壯。」蔡云：「詩貴不叫呼而壯。」此語大妙。「擘開蒼玉巖」，「椎破銅山鑄銅虎」，何故爲此語？是欲爲壯語耶？「弄風驕馬跑空去，趁兔蒼鷹掠地飛」，山谷社中人皆以爲笑。坡暮年極作語，直如此作也。

又 子蒼又云：「師川詩無惡而無凡，不知初學何等詩，致如此無塵埃也？」

謝逸《寄徐師川戲效其體》 不見徐侯久，夢繞西山陽。斯人天下士，秀拔無等雙，捉麈望青天，意氣吞八荒。平生學古功，胸次羅典章。商略造理窟，清論排風霜。弄筆有佳思，哦詩懷漫郎。恐非江湖客，黑頭待明光。不忘溫處士，羣書亦可將。

李彭《題洪駒父徐師川詩後》 籍甚洪崖縣，高寒欲無敵。徐郎聘君後，挺挺百夫特。堂堂無雙公，戶外滿屨跡。虎豹雄牙須，儕流甘辟易。徐詩致平澹，反自窮艱極。周鼎無款識，賞音略岑寂。陰何不支梧，少陵頗前席。洪語自奇險，餘子傷剽賊。大似樊紹述，文字各識職。二子辨飣餖，鄙夫與下客，粲食薦鉶羹，熊蹯雜象白。殿最付公議，吾言可以默。

惠洪《跋徐洪李三士詩》 陳瑩中嘗問予南州近時人物之冠，予以師川、駒父、商老爲言，瑩中首肯之。【略】獨師川有句，在「暮山烟雨裏，西洲落照中」，未暇寫也。

《詩話總龜》後集卷二〇引《呂氏童蒙訓》 徐師川云：爲詩文常患意不屬，或只得一句，語意便盡，欲足成一章，又惡其不相稱。師川云：但能知意不屬，則學可進矣。凡注意作詩文，或得一兩句而止，若未有其次句，即不若且休養銳，以待新意。若盡力，須要相屬。譬如力不敵而苦戰，一敗之後，意氣沮矣。

周紫芝《書老圃集後》 近時士大夫論徐師川詩甚不公，以謂稍稍放倒，而不知師川暮年得句多出自然也。毛嬙麗姬，粉白黛綠，斂衽顧視，未免時自矜持，徐娘雖老，卻衣洗粧，而眞香生色，有不可描畫之意。蓋詩至於此然後爲工爾。

又《書徐師川詩後》 金陵吳思道爲余言，頃嘗以近詩示徐公，徐公謂僕：「是豈欲擬杜少陵句法邪？」思道曰：「少陵安可擬，但不得不取法耳。」公因言余平生正坐子美見誣。思道問其故，公曰：「今人飯客，飲食中最美者無如饅頭夾子，連日食之，如嚼木札耳。」

張綱《徐俯除端明殿學士宮祠制》 具官某氣節不撓，辨論可觀，蔚有譽

于當時，期力行于素志，起從疏遠，亟聯從橐之華；度越輩流，遂陟樞庭之峻。閱時未久，被遇非常。庶觀整軍經武之謀，折遐衝于萬里；抑賴同寅協恭之助，圖大政于一堂。顧屬任之方深，曾設施之未究。奏章俄上，引疾甚堅。肆推從欲之仁，曲示優賢之禮。殊庭厚祿，祕殿隆名。匪曰朕私，用榮爾去。或出或處，諒不替于憂時；嘉謀嘉猷，尚毋忘于告后。

孫覿《與曾端伯書》 公謂徐師川晚年務造平淡，終不如少年精巧，蓋平淡不可爲，水落石出，自見涯涘，非積學之至，不能到也。呂居仁作《江西宗派》，既云宗派，固有次第。【略】靖康末，呂舜徒作中憲，居仁遇師川于寶梵佛舍，極口詢罵其翁于廣坐中，居仁俯首不敢出一語，故于宗派貶之于祖可，如璧之下，師川固當不平。然惠洪僞作魯直贈詩云「氣爽絕類徐師川」，師川喜以爲是。不免與惠洪爲類，此又不可曉者。

蘇籀《題徐師川詩卷一首》 學究村村自謂賢，西京涇渭派淪漣。古人聖處工研貫，新義阿時方洗湔。炳闊多聞包宇宙，閬寥餘韻出蹁筌。飄然徑造騷人室，老儈應加視後鞭。

《艇齋詩話》 東湖論作詩，喜對景能賦。必有是景，然後有是句；若無是景而作，即謂之脫空詩，不足貴也。

又 東湖喜言《黃庭》及《文選》詩。

又 東湖自言作詩至德興，方知前日之非。

又 後山論詩說換骨，東湖論詩說活法，子蒼論詩說飽參，入處雖不同，然其實皆一關捩，要知非悟入不可。

又 近世論詩，未有令人學《選》詩，惟東湖獨然，此所以高妙。

《碧鷄漫志》卷二 陳去非、徐師川、呂居仁、韓子蒼、朱希眞、陳子高、洪覺範〔詞〕，佳處亦各如其詩。

劉克莊《中興絕句續選》 南渡詩尤盛於東都。炎紹初，則王履道、陳去非、汪彥章、呂居仁、韓子蒼、徐師川、曾吉甫、劉彥沖、朱新仲、希眞。乾淳間則范至能、陸放翁、楊廷秀、蕭東夫、張安國一二十公，皆大家數。

《江西詩派小序・徐師川》 豫章之甥，然自爲一家，不似渭陽，高自標樹，藐視一世。同時諸人，多推下之，然集中不能皆善。舊傳豫章見師川《雙廟詩》，勉諸洪進步。今《雙廟詩》不存，則其詩零落亦多矣。師川在靖康中，朝列有改名避僞楚諱者，師川名婢曰昌奴，朝士至則呼之。以名節自任，其詩云：「直道庶幾師柳下，不應四海獨詩名。」可謂實錄。諸人所以推下之者，蓋不獨以其詩也。

《後村詩話》後集卷二 徐師川由前省郎以諫議大夫召，中書舍人程俱致道封還除目，言其與中貴人唱和，「魚須」之句爲人所傳，致道坐此去國。徐集不載「魚須」之篇，魚須出《玉藻篇》，笏也，須音班。與中貴人詩，用此二字，莫曉其義。或言師川居上饒，鄭謙者奉使經從，師川嘗與往還，歸而密薦。然思陵本喜山谷，師川其甥，又在圍城中著節，遂峻擢之。御札云：「可贈諫議大夫。如其人尚在，以此官召之。」豈一璫所能薦乎？或又言，致道本蔡氏客，後知秀州，兀朮至，棄城而遁，何暇議師川？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徐俯《戊午山間對雪》 方回評：東湖居士詩三大卷，上卷古體，中卷五言近體，下卷七言近體。以予考之，殆以山谷之甥，嘗親見之，故當世不敢有異論，在江西派中無甚奇也。惟壓卷詩數首可觀，亦人所可到。律詩絕無可選，「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若可備節序之選，而上聯乃云「方知園裏千株雪，不比山茶獨自紅」，又甚無格，亦不工。【略】又師川詩多愛句中疊字，十首八九如此，可憎可厭。

《石洲詩話》卷四 徐俯師川詩，亦清逸，在龜父、無逸之上。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 橫塘春綠滿東湖，不肯因人作步趨。風節渭陽眞不愧，閨中有婢喚昌奴。（徐俯）

分論

《李先之墓誌》 《澗泉日記》卷下：徐師川作《李先之墓誌》，書事極簡而有要。《題豫章集後》，尤佳，惜乎東湖之文未刊。

《隆祐太后哀冊文》 《四六談麈》：隆祐哀冊，徐師川撰，云：「作合泰陵，賢而不見答；制政房闈，聖而不可知。」席大光偶目眚，辭其書，遂以命趙叔問。

《題顏魯公畫像》 《容齋三筆》卷一二：予家藏《雲林繪監》冊，有顏魯公畫像，徐師川題詩曰：「公生開元間，壯及天寶亂，【略】敬書子張紳，庶幾古人半。」師川以詩鳴江西，然此篇不爲工。

《滕王閣》 《艇齋詩話》：東湖《滕王閣》詩，用老杜《玉臺觀》詩本，首云

「二日因王造，千年與客遊」，即老杜「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也。

《明皇夜遊圖》《艇齋詩話》：東湖《明皇夜遊圖》詩，宣和間作，其意蓋諷當時也。詩中云「苑風翠袖溼，宮露赭袍光」，可見其遊宴達旦也。「閨閣連闉闍，騶騎從驕驕」，可見其宮禁與外無間也。東湖嘗對予自釋其意如此。

《畫虎行為吉州假守蘇公作》《艇齋詩話》：東湖《畫虎圖》詩云：「不向南山尋李廣，卻來東海笑黃公。」黃公虎事，見李善《文選》注。

《雙廟》《紫微詩話》：饒德操酷愛徐師川俯《雙廟詩》「開元天寶間，衮衮見諸公，不聞張與許，名在臺省中」之句。樓鑰《恭題高宗賜胡直孺御札》：徐俯及洪芻兄弟皆庭堅外甥，有酷似之稱。俯題《雙廟》詩有云「向使不死賊，未必世能容」，不惟自巡、遠以來未有此論，蓋亦隱永樂之痛，庭堅亟稱之，且勉諸洪進步，非此舅安得此甥也？然卒致大用，殆亦喜劉賁之助云。

《愛日齋叢抄》卷三：徐師川題雙廟云：「向使不死賊，未必世能容。」樓大防評：「不惟自巡、遠以來未有此論，蓋隱寄永懷之痛。黃魯直亟稱之。」師川乃德占禧之子，德占以給事中計議邊事，沒於兵。

《陪李泰發登洪川南樓》《優古堂詩話》：徐師川有《陪李泰發登洪州南樓》詩云：「十年不復上南樓，直爲狂胡作遠遊。滿地江湖春入望，連天草木貢水爭流。青雲聊爾居金馬，紫氣還應射斗牛。公是主人身是客，舉觴登望得無愁。」唐劉長卿有《和樊使君登潤州城樓》詩云：「山城迢遞敞高樓，露冕吹鐃居上頭。春草連天隨北望，夕陽浮水共東流。江田漠漠全吳地，野樹蒼蒼故蔣州。王粲尚爲南郡客，別來何處更銷憂。」徐之詩絕類長卿，其間一聯，如出一手也。

《慈母溪》《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七引《呂氏童蒙訓》：徐師川言：「作詩自立意，不可蹈襲前人。」因誦其所作《慈母溪》詩，且言慈母溪與望夫山相對，望夫山詩甚多，而慈母溪古今無人題詩。末兩句云：「離鸞只說閨中事，舐犢那知母子情。」

《宮亭湖》《艇齋詩話》：東湖《宮亭湖》詩極佳，嘗自誦與予言：「沙岸委它白，雲林迤邐青。千山擁廬阜，百水會宮亭。」說得景物出，身在宮亭經行，方見其工。予謂此詩全似老杜。

《早朝》《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六引《復齋漫錄》云：《王直方詩話》記徐師川《早朝》詩，內一聯云：「黃氣遠臨天北極，紫宸住在殿中央。」以余觀之，乃全是杜子美「玉几猶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央」一聯也。《履齋示兒編》卷九：徐師川《早朝》云：「黃帝遠臨天北極，紫宸位在殿中央。」同老杜「玉几由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間。」

《贈鄭公實諶》《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六引《詩說雋永》：徐師川《贈鄭公實諶》詩云：「平生不喜劉賁策，色色人中自有人。」又云：「字得蘇黃妙，文薰班馬香。」鄭有詩集，其間與張嘉父唱酬頗多。

《偶成》《艇齋詩話》：荊公絕句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東湖晚年絕句云：「細落李花那可數，緩行芳草步因遲。」自題云：「荊公絕句妙天下，老夫此句，偶似之邪？竊取之邪？學詩者不可不辨。」予謂東湖之詩，因荊公之詩觸類而長，所謂舉一隅三隅反者也，非偶似之，亦非竊取之。《老學庵筆記》卷四：茶山先生云：徐師川擬荊公「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云：「細落李花那可數，偶行芳草步因遲。」初不解其意，久乃得之，蓋師川專師陶淵明者也。淵明之詩，皆適然寓意，而不留於物。如「悠然見南山」，東坡所以知其決非望南山也。今云「細數落花」、「緩尋芳草」，留意甚矣，故易之。又云：「荊公多用淵明語而意異，如『柴門雖設要常關，雲向無心能出岫』、『要』字、『能』字，皆非淵明本意也。」四庫本《娛書堂詩話》：徐師川《偶成》云：「茅茨雅稱疏籬見，密竹仍於碧水宜，細落李花那可數，偶行芳草步因遲。」徐自注云：王荊公暮年絕句之妙傳天下者，「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之句，老夫此詩偶似之耶？竊取之耶？善詩者，不可不辨。」予謂師川雖欲規倣荊公，終竟不及，識者當自知之。

《呂右丞輓詞》《艇齋詩話》：東湖作《呂右丞輓詞》云：「補袞家風在，名門不乏公。」「不乏公」三字，出《南史》。宋孝武以柳元景弟之子世隆爲上庸太守，謂元景曰：「卿昔爲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乏公也。」

《紅梅》《艇齋詩話》：東湖年十三，有《紅梅詩》云：「紫府與丹來換骨，東風吹酒上凝脂。」東坡見之極稱賞，自此有詩名。

《紫極宮》《艇齋詩話》：東湖《紫極宮》七言詩，自云爲七言之冠。東坡亦喜此詩。

《朝容篇》《艇齋詩話》：東湖《朝容篇》，有古樂府氣象。

《送謝無逸》《艇齋詩話》：東湖送謝無逸二詩，全似《選》詩，今集中無之。

《**與張元幹**》《艇齋詩話》：詩用人姓事，無如東湖。《與張元幹》詩云：「詩如雲態度，人似柳風流」。皆張姓事，暗用之不覺，尤爲佳也。《天祿識餘》卷九：作詩用事，要渾融無迹，使讀之而不覺，方妙。如徐師川贈張仁詩云：「詩如雲態度，人似柳風流。」用事在語中，卻只如飛鴻點雪，可以爲法也。

《**與潘邠老**》《猗覺寮雜記》卷上：魯直《與高子勉》云：「尊前八米句，窗下十年書。」徐師川《與潘邠老》云：「字直千金師智永，句稱八米繼盧郎。」齊文宣崩，文士各作挽詩十首，擇其善者用之，每人不過一二首，惟盧思道獨得八首，時人稱爲「八采盧郎」。「米」字蓋「采」字之誤也，十首中采擇八首耳。若作「米」，無義理。詩人不之考，相襲以爲「八米」，蓋言精鑿，失之甚矣。

《**聞捷**》《後村詩話》前集卷二：按師川《聞捷》云：「時時傳破虜，日日問脩門。」又云：「諸公宜努力，荆棘已千村。」【略】頗逼老杜。

《**同曾戶部吳縣尉張秀才北山僧房尋梅令客對棋**》《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第六句可人耳。紀昀評：此八字寫盡習氣。第四句亦平平。結不了了。查慎行評：後半滯氣。

《**戊午山間對雪**》《**雪中出去雪邊行**》《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獨此一雪詩可喜耳。師川以山谷「夜聽疏疏還密密」一聯爲不然，此詩前聯即其遺意也。又師川詩多愛句中疊字，十首八九如此，可憎可厭。馮班評：醜甚。查慎行評：第六不成句。紀昀評：亦無可喜。前四句殊惡。

「**平生功名心**」句　《詩話總龜》前集卷四引《王直方詩話》：徐俯字師川，忠愍公之子。有「平生功名心，夜窗短檠燈」之句，大爲山谷所賞。山谷其舅也。

「**遍地閑花草**」句　《荆溪林下偶談》：自《離騷》以草爲諷，詩人多效之者。【略】僧贊寧詩「要路花爭發，閑門草易荒」。後山詩集「牆頭霜下草，又作一番新」。徐師川詩「遍地閑花草，乘春傍路生」。意皆有所譏也。

「**詩名空復滿世間**」句　《嘉泰會稽志》卷一九：戴叔倫贈秦系詩云：「北人歸欲盡，猶自寓蕭山。閉戶不曾出，詩名滿世間。」系居蕭山，今不知其地矣。近時徐師川過上藍莊，詩云：「詩名空復滿世間，白髯蕭蕭今老矣。」用叔倫語也。

「**沙邊真見鴈**」句　《艇齋詩話》：東湖江行見鴈，出一對云：「沙邊眞見鴈」，有眞贋之意。久之，公自對「雲外醉觀星」，以「醒醉」對「眞贋」，極工。

「**此身終擬拂衣間**」句　《艇齋詩話》：東湖「此身終擬拂衣間」，出謝靈運詩：「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

「**大樹經涼颸**」句　《艇齋詩話》：東湖「大樹經涼颸」，「涼颸」二字，出謝玄暉詩「輕扇生涼颸」。

「**呂侯離筵一何綺**」句　《艇齋詩話》：東湖「呂侯離筵一何綺」，「一何綺」三字，出《選詩》，有「高談一何綺」，又「高文一何綺」。

「**芙渠漫漫疑無路**」句　《艇齋詩話》：東湖詩云：「芙渠漫漫疑無路，楊柳蕭蕭獨閉門。」荆公云：「漫漫芙渠難覓路，蕭蕭楊柳獨知門。」又唐人劉威云：「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渠無路通。」三人者同一機杼也。

「**與客登臨定自好**」句　《艇齋詩話》：荆公「別開小徑留松路，只與鄰僧作往還」。東湖化之云：「與客登臨定自好，它時無客與僧遊。」

《**鷓鴣天**》（**七澤三湘碧草連**）《艇齋詩話》：東湖晚年在德興作《漁父詞》，甚高雅。云，【略】「遊魚」似鏡中縣」，本沈雲卿詩「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遊」。上句老杜曾用，下句東湖用之。東湖嘗對予誦此詞，且云：「本雲卿之句。自擊節不已。」

《**卜算子**》（**天生百種愁**）《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少陵云：「憂端如山來，傾洞不可掇。」趙嘏云：「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春愁一倍多。」合下三絕。《填詞雜說》：徐師川「門外重重疊疊山，遮不斷，愁來路」。歐陽永叔「強將離恨倚江樓，江水不能流恨去」。古人語不相襲，又能各見所長。《夢園詞評》：按不言所愁何事，曰「千種」，曰「遮不斷」，意象壯闊，大約爲憂時而作。「綠葉」二句，似喻小人之得意。「凌波」二句，惟嘆君門之遠，《離騷》美人之悕也。意致自是高迥。

《**畫堂春**》（**落紅鋪徑**）《夢園詞評》：按一篇主意，只是時已過，而世少知己耳。說來自娟秀無匹。末二句猶爲切摯。花之香，比君子德之芳也。所以「手撚」者以此，所以「無語」而「對斜暉」者以此。既無人知，惟自愛自解而

已。語意含蓄，清氣遠出。　徐俯字師川，分寧人。由通直郎進右諫議大夫。紹興初，賜進士出身，累擢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

傳記

《宋史》卷三七二《徐俯傳》　徐俯字師川，洪州分寧人。以父禧死國事，授通直郎，累官至司門郎。靖康中，張邦昌僭位，俯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其弟昌辰避邦昌，皆改名。俯買婢名昌奴，遇客至，即呼前驅使之。建炎初，落致仕，奉祠。內侍鄭諶識俯於江西，重其詩，薦于高宗。胡直孺在經筵，汪藻在翰苑，迭薦之，遂以俯爲右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程俱言：「俯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考之古今，非陽城、种放，則未嘗不循序而進，願姑以所應者命之。昔元稹在長慶間，擢知制誥，眞不忝矣。緣其爲荆南判司，命從中出，召爲省郎，便知制誥，遂喧朝論，時謂荆南監軍崔潭峻實引之。近亦傳俯與宦寺倡酬，稱其警策，恐或者不知陛下得俯之由。」不報，俱遂罷。紹興二年，賜進士出身，兼侍讀。三年，遷翰林學士，俄擢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兼權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上流，所當先取。」帝曰：「盍就委岳飛？」參政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俯獨持不可，帝不聽。會劉光世乞入奏，鼎言：「方議出師，大將不宜離軍。」俯欲許之，鼎固爭，俯乃求去，提舉洞霄宮。九年，知信州。中丞王次翁論其不理郡事，予祠。明年，卒。俯才俊，與曾幾、呂本中游，有詩集六卷。

紀事

《師友談記》　徐禧之妻，黃魯直之堂妹也。【略】禧之沒，朝廷厚其贈典，【略】禧子有一人甚幼，曰俯，遂獨受其遺澤，至通直郎。今上即位，覃恩轉奉議郎，年才十有六歲矣。近娶呂溫卿之女，蓋呂吉甫與禧厚善故也。每讀責呂吉甫誥，至于「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樂之禍」，未嘗不泣涕也。好讀兵書，善學其舅魯直，近有詩云：「平生功名心，夜窗短檠燈。」大賞之也。

《觀林詩話》　有題金陵永慶招提壁云：余從師川問句法，師川舉近詩云：「人言春事已，我言未遽央。試向後湖去，菰葉如許長。」

《獨醒雜志》卷四　汪彥章爲豫章幕官。一日，會徐師川於南樓，問師川曰：「作詩法門當如何入？」師川答曰：「即此席間杯柈果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詩也。但以意翦裁之，馳驟約束，觸類而長，皆當如人意，切不可閉門合目，作鑿空妄實之想也。」彥章領之。逾月，復見師川曰：「自受教後，準此程度，一字亦道不成。」師川喜謂之曰：「君此後當能詩矣。」故彥章每謂人曰：「某作詩句法得之師川。」

《揮麈後錄》卷七　陳城虛中，瑩中之弟也，以名家典郡。知吉州日，徐師川通判郡事。師川恃才傲世，不肯居人下，嘗取虛中所判抹而改之，然非所長也。虛中語師川曰：「足下塗抹城之批判，雖不足道，然公所抹未當，奈何？況夫佐官妄改長官已判，於法不輕。」即呼通判廳人吏，將坐以罪。師川知己之屈也，祈原之。虛中曰：「此亦甚易，君可使城之前判如故，即便釋吏矣。」師川於是以粉筆塗去己之改字，以呈虛中。虛中遂貰之。虛中能以理服，師川不復飾非，皆可喜也。

《清波雜志》卷五　公視山谷爲外家，晚年欲自立名世，客有贊見，甚稱淵源所自，公讀之不樂，答以小啓曰：「涪翁之妙天下，君其問諸水濱；斯道之在域中，我獨知之濠上。」及觀序脩水集「造車合轍」之語，則知持此論舊矣。

《朱子語類》卷一三二　徐師川微時，嘗游廬山，遇一宦者鄭諶，與之詩曰：「平生不善劉黃策，色色門中看有人。」後入樞府，鄭時適用事，模樣似有力焉。徐在密院，時金人寇襄陽，中書集議，徐曰：「彼本盜賊所有，得失不足爲國家輕重。」時趙元鎭爲參知政事，曰：「襄陽爲金人所據，則川廣路絕，國家危矣。」徐曰：「此是樞密院事，參政不須與。」趙曰：「小小兵事，樞密自主之可也。此國家大事，政府安得不與？」即上馬而去。太上聞之，罷徐樞密。徐歸鄉，以前輩自居，恃文使氣好罵，專以飲酒爲事，不擇貧賤，皆往啖之。詩亦無甚佳者。

《宋史》卷四四五《程俱傳》　徐俯爲諫議大夫，俱繳還，以爲：「俯雖才俊氣豪，所歷尚淺。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也。【略】近聞外傳，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號爲警策。臣恐外人以此爲

疑，仰累聖德。陛下誠知俯，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不報。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徐俯**》俯字師川，分寧人，山谷之甥也。由通直郎歷右諫議大夫。紹興初，賜進士出身。英才哲發，負磊落不羣之氣，每事不肯居人下。通判吉州時，取郡長陳虛中判案，抹而改之，其他可知也。嘗作《上藍莊詩》，託龜父寄山谷。公讀數過，歎其詞氣甚莊，不類少年書生，爲之喜而不寐。後東坡、少游、後山皆歿，山谷憂斯文將墜，規模遠大，不意於師川復見之，因目爲頹波之砥柱。公在宜州，有手書日記，嗣傳入禁中，高宗篤愛之，日置御案，乃召師川擢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師川每語人曰：「東坡、山谷、瑩中三先生，余極敬畏，然其瑕疵有可笑者。東坡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赴官姑熟，聞當罷，七日符至乃行，瑩中時對日者談命，皆顛倒可笑也。」師川持議若此，可謂不阿所好矣。所著有《東湖集》。長子璧字待價，豪邁能文詞，擬上書萬言，欲投匭，極言時政，無所諱避。師川見其稿，大驚，奪而焚之。惜乎早世，使其長年，焉知非幹蠱才耶！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東湖集》三卷。樞密豫章徐俯師川撰。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一四**　《東湖居士集》。

《**秘閣書目》**《東湖集》。

藝文

晁說之《次韻師川郎中寄墨長句》　人人垂首相公前，獨子低眉古簡編。江上新吟何慷慨，世間舊恨細窮研。故知小子能封國，亦信長人解說天。寄墨虞卿著書喜，不教茶到恐妨眠。

韓駒《次韻師川見和》　使君直氣奮凌空，帳下森森已八龍。倒屣休迎王節信，同舟未許郭林宗。我無草舍容朱轂，君有詩聲抵素封。危坐正衿殊不愧，歸從短褐醉千鍾。

洪朋《送師川》　去年徐郎詩句新，今來徐郎思不羣。帝子樓前闕秋浪，秦人洞口入朝雲。忽思赤壁過吾弟，更向舒州迎細君。及此瓦盆春酒滿，燒燈夜雨重論文。

洪炎《坐下呈師川有懷駒父》　上坡諫議立清班，入奉威顏咫尺天。仲氏三山久憔悴，徵君五嶺亦迍邅。欣逢白鶴歸華表，更想黃熊出羽淵。客舍一樽雙淚落，相陪里社復何年？

李光《次韻師川見贈》　鈎樞歸雅望，邪志寢姦雄。鵬翼清秋急，豺狼當路空。經綸思妙手，談辯想英風。未厭東山卧，沈機一局中。

呂本中《徐師川挽詞三首》　江西人物勝，初未減前賢。公獨爲舉首，人誰敢比肩？時雖在廊廟，終亦返林泉。今日西州路，臨風更泫然。異日逢明主，端居不復藏。一心扶正道，極力拯頹綱。已病猶軒豁，臨哀更激昂。始知操韜處，餘事及文章。念昔從耆舊，公知我獨深。意猶如昨日，愛不減南金。撫事思前作，千時愧夙心。素琴理舊曲，無復有知音。

項安世《別周季隱東湖隱居》　君不見，東湖先生徐師川，雅歌清廟彈朱弦，又不見，于湖居士張安國，健語龍蛇雜矛戟。佳人往矣不易致，見君使我心先醉。

雜錄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九**　苕溪漁隱曰：曾端伯慥編《樂府雅詞》，以秋月詞《念奴嬌》爲徐師川作，梅詞《點絳唇》爲洪覺範作，皆誤也。秋月詞乃李漢老，梅詞乃孫和仲，和仲即正言諤之子也。

孫發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林亭長夏愛濃陰，來引茶甌一散襟。忽去卻來蜂簡簡，自啼還住鳥深深。」「山家一尺瀟湘石，掃盡雲腴齒頰清。驚破午窗箕

穎夢，轉爲風外小松聲。」豐城孫妙仲兩絕句也。孫有《謝登第啓》云：「虎士開關，徬徨丹禁；龍章在御，髣髴天光。」

又　妙仲名發，豐城人。崇寧初，尉于撫之崇仁。才一月，兇民陳平，爲族人陳遇執以爲盜。後二十日，而平之父宗應老且瞽，平乃以誣陳遇之子洵直，以爲執己爲盜時，其父爲洵直以鐵挺擊傷其首。發與覆驗官吳某（忘其名）按之，絕無迹狀。謂平雅與遇有讐，欲必誣遇之子以死。俟其屍胖脹潰爛，不可別白。後發與吳所驗時，又二十日，然後醉其弟，誚之，使斷一手，以訴于州。州大驚，不復察其事情，惟以斷手爲決有冤，于是帖宜黃簿李涇再覆。涇，流外人，專以迎合爲事，遂指閱二十日胖脹潰爛之屍爲有迹狀，以傅會之。既而獄具，發辯之不已，州稍悟。然業已不可盡變，乃變其情，得不殺。而發與吳，猶以輕罪罷官。蓋崇仁之民，前此有避刑名塞逋負而輒殘其支體者。平之姦謀既逞，而效之者益衆。始惟山谷無賴之民，至其後，市人舒琦、吏人吳昕輩，亦相繼而作。凡此非因州縣阻抑，或予奪不中，有激而後爲，祗欲取必于官司，以濟其姦耳。發因作《截臂行》，以告在位者，庶革其風。然江西之民，習俗至今猶爾也。

張繼先

論述

張宇初《三十代天師虛靖真君集序》　雖老莊氏之學墮肢體、黜聰明，凡役乎外者一切斥絕，務一返乎內，而至于垂世立教之道，亦必因言而後達且著焉。由是觀之，隨其動止而成文，不可以跡見之也，若儒之於言也，達則雄邁放逸之情肆，窮則羈愁感慨之語發者異矣。【略】三十代祖虛靖眞君以靈悟宿植遭熙洽之朝。【略】凡眞君流示世教之語，陶冶性靈之篇，又皆足以警迷啓蔽，非遊神于胚渾块圠之初，蟬脫於膠轕塵滓之表，無毫忽足以介其中者，其所造詣能若是哉？

傳記

《宋詩紀事》卷九〇　繼先字嘉聞，嗣漢三十代天師。崇寧中賜號虛靖先生。

紀事

《宋會要輯稿》崇儒六之三四　徽宗崇寧四年六月，詔信州龍虎山上清觀漢天師三十代孫張繼先特賜號虛靖先生。

《水調歌頭詞注》　師於泗州尸解，化身青城，作此付薩守堅眞人。

《宋詩紀事》卷九〇引《天師世家》　崇寧四年，召繼先建醮內廷，因密奏赤馬紅羊之兆，請修德。靖康丙午之變，其言始驗。還山，題偈然亭壁曰：「赤帝御龍行未伏，姮娥分月入深山。」人莫能測。

樓鑰《恭題徽宗賜張繼先御詩》　嘉定五年歲在壬申，郊祀慶成，中外交賀。廼季冬甲午，皇帝恭謝太一宮，臣扈駕陪班。既已竣事，知宮事高士臣、易如剛以所藏徽宗皇帝賜虛靖先生張繼先詩翰示臣，且求跋其後。竊惟漢天師道成于蜀，而教傳于龍虎山，至三十代而虛靖出，仙姿絕人，道術驚世，人謂天師復生，誠不爲過。祐陵親御詞翰，爛然如新。再拜仰瞻，盪耀凡目。勒之堅珉，以鎮名山，已爲晚矣。嗚呼，人知祐陵之崇道教，不知仁心實本乎爲民；人知虛靖之仙去，而蜀之青城猶有見之者。此詩尤不可以無傳也。

著錄

《道藏目錄》卷四　《三十代天師虛靖眞君語錄》，共二卷，內《心說》、《開壇法語》、《大道歌》幷諸歌詩詞。

王安中

論述

綜論

李邴《初寮集序略》 初寮先生太保王公，自布衣文稱天下，由東觀入掖垣，由烏府登鼇禁，皆天下第一選，司內外制者累年。其所製體大而義嚴，事覈而旨深，奇而不失正，雄而不爲夸，褒勛勞則布帶礪丹青之信，施霈宥則有雨露涵濡之澤，文治平則祥極乎鳳麟，申戒飭則誠著乎金石，嘉武節則毅乎彪虎之威，美文德則昭乎藻火之華，皆極其致，蓋與本朝三數公不相上下，而馳驟乎燕、許、常、楊之域，若不以體製拘之，駸駸乎漢氏矣。蓋公天才英邁，筆力有餘，於文於詩，皆環奇高妙，無所不能，故出爲世用者如此。自徽宗皇帝即位以來，擅制誥之美者，公一人而已，得不謂一代之奇文歟。

周紫芝《初寮集序》 徽宗皇帝在位歲久，文士詩人一時輩出，不減元和、長慶間人物。如參政翟公，待制韓公，翰林汪公，初寮先生王公，皆以文辭自顯，號爲傑出，不可跂及者，餘未易殫數也。初寮蓋文健而深，詩麗而雅，至於制詔渾厚，足以風動四方。則李公漢老以爲「當承平之世，多褒揚粉澤之詞。使傷居爾體，痛在朕躬，不得施於戰士，勿爲子孫之謀，更存輔車之勢，不得加於叛國。」嗚呼，其盡之矣！自往至今，幾三十年，諸公之墓木何止拱把，讀之使人想見當時文采風流之勝。劉夢得云：「休唱內前供奉曲，貞元朝士已無多。」是亦足以爲初寮之歎也。周紫芝撰。

《墨莊漫錄》卷九 翰苑歲供禁中立春、端午貼子，前後多矣，率多擬效舊語，故少新意，惟能道宮禁一時之事者爲妙。王履道《皇帝閣》云：「彤霞蒨霧繞觚稜，樓雪融銀滴半層。別繞擬開延福宴，夾城先試景龍燈。」《妃嬪閣》云：「玉燕翩翩入鬢雲，花風初掠縷金裙。神霄宮裏髣髴侶，來侍長生大帝君。」政和七年所進也。有《皇后閣》云：「藥笈琅函受祕文，清虛道合玉晨君。瑤臺夜靜朝眞久，金屋春寒閱籙勤。」《妃嬪閣》云：「曈曨曉日上金鋪，的皪春冰泮玉壺。繡戶綠窗塵不到，凝酥點就輞川圖。」重和二年所進也。不惟才思清麗，皆紀當時事也。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三 臣僚上言：【略】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王安中，資性姦回，善自緣飾，任數挾詐，力圖進取。始以小官附會梁師成而進，每懷罔上之心，不顧事君之節。安中以輔臣當閫外之寄，其任可謂重矣，而安中內則締交王黼，外則求合蔡攸、童貫。論奏者莫非諛說之言，稱頌者莫非祥瑞之事，至於虜情變詐，朝廷所當關防，軍民利病，朝廷所當存撫，未嘗一言及之。暨安中還朝，坐席未煖，戎寇猖獗，長驅而來，使近畿與河朔之民被劫掠者，室廬焚蕩，貲財委棄，父子骨肉，肝腦塗地，仰貽陛下宵旰之憂。皆安中等公肆誕謾，助成邊患之所致也。其罪不在梁師成、譚稹之下。而安中尚以從官領祠宮，擁厚貲，優游自便。使安中自爲計不過如此，實未厭天下公議。臣欲望陛下斷自宸衷，明正典刑，投竄遠方。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爲人臣不忠之戒。

《能改齋漫錄》卷一四 黃季岑云：王履道詩「直須刺著天公眼，便遣雷霆下取將」，「是能讀倚相三墳五典之書，且盡識建章千門萬戶之制」。又「順斗布合宮之政，分方調文鼎之神」，「金篆浮波，河伯順流而聽命；瓊科宣籙，清華止晝以臨壇」，又「鳳鞋微露綉幫相」。皆其警策也。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王履道《初寮集》十卷。【略】爲文瑰奇高妙，最長于制誥。李邴入翰林，嘗請于上，以方今詞林之式，上首尾舉安中之名。

《碧鷄漫志》卷二 王輔道、履道善作一種俊語，其失在輕浮。

周必大《初寮集序》 東坡蘇公崛起西蜀，嘉祐收以異科，治平欲蹴眞翰苑，熙寧首待以國士。及遇哲宗，遂光顯於朝。中間小人敲撼挫抑，欲殺不果者，天意也，上賜也。晚守中山，尚書左丞王公世家是邦，博學工文詞。年十六，即貢京師。後二年，坡至，奇之，公亦自謂得師也。明年，坡南遷，不能卒業。公尋登第，闢初寮精舍，日夜讀書著文。年二十有七，游五臺，爲《竹林泉賦》，以將相喻泉石，格高而意新。送某曾大父詩云：「不論與汝小一月，政自容君數百人。」專用吾宗公瑾伯仁事，致推尊年德之意，精切混成，不類少作。

時方諱言蘇學，而公已潛啓其祕鑰。久之，徽宗旁求文士，召寘館閣，給札親試，驟掌書命，由中司入北門，歷二轄。其制誥、表章、詩文，大率雅重溫潤，而時發秀傑之語。《定功》、《繼伐》等碑，《睿謨》、《曲宴》百韻詩，多出特命，上恩與天通矣。萬目睽睽，徒謂其鶴鳴九皐，而不知奪胎換骨，自有仙手，故未當以曲學指之，今前集四十卷是也。洎中興南渡，四海名勝，遷謫避地，萃於湖廣，而公婿趙奇、子辟章又家之游夏，大篇短章，更唱迭和，即已盡發平昔之所蘊，且復躬閱事物之變，益以江山之助，心與境會，意隨辭達，韻遇險而反夷，事積故而逾新，他人瞠乎其後，我乃綽有餘裕。至如桂、柳佛寺諸記，閎深辯麗，近坡暮年之作。黃、張、晁、秦既沒，系文統，接墜緒，誰出公右？豈止襲其裳，佩其環而已，今後集十卷是也。【略】蓋公內制十八卷，外制八卷，李文敏公漢老實題其首，且謂公「天才英邁，筆力有餘，於文於詩，皆瑰奇高妙，無所不能」。用是序公全書，所謂一言以蔽之者，某尚何所伸其喙？

又《跋初寮先生帖》 初寮先生未冠時，及拜東坡于中山，筆精墨妙，宜有傳授。當政，宣間禁切蘇學，一涉近似，旋坐廢錮。而先生以奪胎換骨之手，揮毫禁林，初無疑者。靖康而後，黨禁已解，玉佩瓊琚之詞，怒猊渴驥之書，盛行于東南，然後人人知其爲蘇門顏閔也。晁、張復生，其雁行先生與仲明尚公及某之大父，俱爲元符庚辰進士。故尚公之孫中庸出示此帖，敬題其後。淳熙丁酉四月既望。

《澗泉日記》卷下 李邴漢老，號雲龕居士，作《王履道內制集序》，其言，【略】且稱其與本朝三數公不相上下，又云：「若不以體製拘之，駸駸乎漢氏矣。」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王安中《觀僧舍山茶》 方回評：初寮王安中字履道，附麗匪人，入翰苑，至右丞，燕山帥，其罪彌天。所作四六，一時稱雄。當蘇學方以爲禁，而陰襲東坡步驟，世人不悟也。詩之應制者多爲未透徹，逮謫象州後，詩頓佳。【略】晚節有子知泉州迎奉。宇宙分裂而斯人卒令終云。

毛晉《初寮詞跋》 常讀周益公《序略》，極稱其詩文似坡公暮年之作，又云黃、張、秦、晁既歿，系文統、接墜緒莫出公右。尤長於制誥，李漢老嘆爲徽宗時一人。第見議於先輩，或云初爲東坡門下士，其後附蔡攸蘇，又或云受學於晁以道，其後但云晁四丈，而不稱先生。未知孰是，要未可與持正、可之輩幷列矣。其破子如《安陽好》九闋、《六花》冬詞六闋，爲時所稱，玉林不盡錄，豈亦疵其人耶？古虞毛晉記。

《詞品》卷三 王初寮，字安中，名履道，初爲東坡門下士，詩文頗得膏腴。其詞有「椽燭垂珠清夜長，遲留春筍緩催觴」之句。又「天與麟符行樂分，緩帶輕裘，雅宴催雲髻。翠霧縈紆銷篆印，箏聲恰度秋鴻陣」。爲時所稱。其後附蔡京，遂叛東坡，其人不足道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初寮集》八卷。【略】安中以詞藻擅名，而行誼甚爲紕繆。【略】然其詩文豐潤凝重，頗不類其爲人。四六諸作，尤爲雅麗。史稱徽宗嘗宴睿謨殿，安中賦百韻詩紀事，令大書殿屏，仍以副本分賜侍臣。王明清《揮麈後錄》載其詩，周煇《清波雜志》又補載其序，皆盛相推挹。張邦基《墨莊漫錄》又載其立春帖子，稱以才華清麗。其人雖至不足道，而文章富贍，要有未可盡泯者，錄而傳之，亦不以人廢言之義也。

又卷一九八 《初寮詞》一卷。【略】其爲人反覆炎涼，雖不足道，然才華富艷，亦不可掩。《花菴詞選》載其詞，如《小重山》之「椽燭垂珠清漏長，庭留青筍緩飛觴」，《蝶戀花》之「翠霧縈紆消篆印，笛聲恰度秋鴻陣」等句，皆爲當世所稱。就文論文，亦南北宋間佳手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安中爲人炎涼反覆，殊不足道，然學出蘇、晁，才華富艷，亦未可掩。餘事爲倚聲，亦清和婉轉，與老於填詞者未爲多讓。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王安中詞 初寮長於制誥，李漢老嘆爲徽宗時第一人。周益公稱其詩文「似坡公暮年之作」，又云「黃、張、秦、晁既歿，【略】莫出公右」。有《初寮詞》一卷，僅四十餘調。其中《安陽好》九調、詠花六調，爲當時所稱。

分論

《增八寶為九寶制》 《雲莊四六餘話》：徽廟以于闐玉增八寶爲九寶，其文云：「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寮草詔曰：「太極函三，通太和於一氣；乾元用九，增寶曆於萬年。」包括璽文，無一遺者。《宋稗類鈔》卷八：道君皇帝以于闐玉益八寶爲九寶，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寮草詔曰：「太極函三，運神功于八索；乾元用九，增寶曆于萬年。」「八索」、「用九」，可謂切事。

《**宣德門成賞功制**》《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五：王初寮作《宣德門成賞功制》云：「閣道穹隆，兩觀拳翔于霄漢，闕庭煥麗，十戶開闔于陰陽。」時謂工則工矣，但喚下句不來。

《**除知燕山府制**》《宋四六話》卷一：王安中尤善四六，致位政府，別無他長。除知燕山府制有曰：「高文大冊，亶居後學之宗。」又曰：「推翰墨潤色之工，爲劇繁允濟之任。」

《**余深除少宰制**》《誠齋詩話》：王履道行《余深少宰制》云：「仰帷前代，守文爲難，相我受民，非賢不乂。」其意亦貫。《容齋三筆》卷八：《除少宰余深制》曰：「蓋四方其訓，以無競維人，必三后協心，而同底于道。」時並蔡京爲三相也。

《**种師道麻制**》《誠齋詩話》：四六有作華潤語而重大者，最不可多得。【略】王履道行《种師道麻制》云：「封疆開崑崙積石之西，威譽震大漠龍荒之北。」

《**賀熙河奏捷表**》《耆舊續聞》卷六：王安中履道初任大名府元城縣簿，吉甫一見奇之，未知其有文也。會熙河奏捷，履道代爲賀表云：「方叔壯猷，顧自嗟于老矣；皐陶賡載，尚希贊于康哉。」蓋能發其微也。

《**賀唐秘校及第啟**》《誠齋詩話》：王履道《賀唐秘校及第啓》云：「得知千載，上賴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事。」前二語用淵明詩「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剪去兩字。後二句用嵇康書「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而皆倒易二字。

《**大扇對**》《寓簡》卷五：王履道作《大扇對》，頗傷粗疏。

《**天寧節宴小兒致語**》、《**正旦宴小兒致語**》、《**教坊致語**》《墨莊漫錄》卷七：凡樂語不必典雅，惟語時近俳乃妙。王履道《天寧節宴小兒致語》云：「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並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共上無疆之壽。」又《正旦宴小兒致語》云：「君子有酒多且旨，得盡群心；化國之日舒以長，對揚萬壽。」優詞樂語，前輩以爲文章餘事，然鮮能得體。王安中履道，政和六年天寧節英殿宴，作《教坊致語》，其誦聖德云：「蓋五帝其至莫臣，自致太平；凡三代受命之符，異彰殊應。」又云：「歌太平《既醉》之詩，賴一人之有慶；得久視長生之道，參萬歲以成純。」可謂妙語也。至《放小兒隊詞》云：「戢戢兩髦，已對襄城之問；翩翩群舞，卻從沂水之歸。」《放女童詞》云：「奏閬圃之雲謠，已瞻天而獻祝；曳廣寒之霓袖，將偶月以言歸。」益更工麗而切當矣。履道之掌內制，可謂稱職。《容齋三筆》卷八：王履道《大燕樂語》曰：「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壽。」

《**寶籙宮青詞**》《四六談麈》：四六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略】近世王初寮在翰苑，作《寶籙宮青詞》云：「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匪降。」時人許其裁翦。

《**青詞**》《誠齋詩話》：四六有用古人全語，而全不用其意者。《行葦》之詩云：「仁及草木，牛羊勿踐履。」此盛世之事也。又《鴟鴞》之詩云：「予未有室家，風雨所漂搖。」謂鴟鴞之巢也。王履道北人也，靖康避亂，謫在八桂，思鄉里墳墓，作《青詞》云：「萬里丘墳，草木牛羊之踐履；百年鄉社，室家風雨之飄搖。」

《**觀僧舍山茶**》《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此《山茶》詩亦全用東坡句翻出，不可不令學者知之。查慎行評：東坡着「有稜」、「少態」字，精神十倍。若此二句如泥塑呆像耳，有天淵之別。能辨此則詩學思過半矣。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睿謨殿張燈預賞元宵曲燕應制**》《石洲詩話》卷四：王履道安中，宣和七年《睿謨殿應制百韻》詩，鋪叙而已，未見作家之致，且有音節不諧處。其《題老杜畫像》一首云：「聲名乾坤破，生事歲月促。」二句頗有杜意。

《**安陽好**》《雨村詞話》卷三：王安中《初寮詞》，人甚稱其《安陽好》九闋，《六花》冬詞六闋，俱有口號。然《安陽》祇叙人物風土，而駕瓦飛甍，層見疊出，了無意味。《六花》如「雲破月來花下住」，襲張三影句，而以「下住」二字代之，眞仙凡別矣。九闋六闋，無一足採，宜乎初爲東坡門下士，其後附蔡叛蘇也。周益公稱其詩文似坡公暮年，殆無目者。

《**點絳唇**》《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四〇：王初寮有《點絳唇》一詞，送韓濟之歸襄陽云，【略】初寮用前事，以其漢上故事，然於送人之詞，似難用也。

《**失調名**》《張氏可書》：王安中從梁子美辟，置大名幕中，時有妓籍一小鬟，名冠河朔。子美因令安中作小詞以贈，末句有云，【略】安中曰：「此乃

「盃深不覺琉璃滑，貪看六幺花十八」無異也。」時人稱之。

傳記

《宋史》卷三五二《王安中傳》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陽曲人。進士及第，調瀛州司理參軍，大名縣主簿，歷祕書省著作郎。政和間，天下爭言瑞應，廷臣輒箋表賀，徽宗觀所作，稱爲奇才。他日，特出制詔三題使具草，立就，上即草後批：「可中書舍人。」未幾，自祕書少監除中書舍人，擢御史中丞。【略】有徐禋者，以增廣鼓鑄之說媚于蔡京，京奏遣禋措置東南九路銅事。【略】〔禋〕乃妄請得希世珍異與古之寶器，乞歸書藝局，京主其言，安中獨論禋欺上擾下，宜令九路監司覆之，禋竟得罪。時上方鄉神仙之事，蔡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術見，朝臣戚里寅緣關通。安中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幷言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上悚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上曰：「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爲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上爲遷安中翰林學士，又遷承旨。宣和元年，拜尚書右丞。三年，爲左丞。金人來歸燕，謀帥臣，安中請行。王黼贊於上，授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遼降將郭藥師同知府事。藥師跋扈，府事皆專行，安中不能制，第曲意奉之，故藥師愈驕。俄加檢校少保，改少師。時山後諸州俱陷，唯平州爲張覺所據。金人入燕，以覺爲臨海軍節度使。其後叛金，金人攻之，覺敗奔燕。金人來索急，安中不得已，縊殺之，函其首送金。郭藥師宣言曰：「金人欲覺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奏其言，因力求罷。藥師自是解體，金人終以是啓釁。安中以上清寶籙宮使兼侍讀召還，除檢校太保、建雄軍節度使、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靖康初，言者論其締合王黼、童貫及不幾察郭藥師叛命，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又責授朝議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住。又貶單州團練副使、象州安置。高宗即位，內徙道州，尋放自便。紹興初，復左中大夫。子辟章知泉州，迎安中往，未幾卒，年五十九。安中爲文豐潤敏拔，尤工四六之製。徽宗嘗宴睿謨殿，命安中賦詩百韻以紀其事。詩成，賞歎不已，令大書于殿屏，凡侍臣皆以副本賜之。其見重如此。有《初寮集》七十六卷傳于世。

紀事

作家逸事

《曲洧舊聞》卷七　王安中履道，中山無極人也。元符間晁以道爲無極令，時安中已登進士第，修邑子禮，用長牋見以道，自言：「平生頗有意學古，以新學竊一第，固爲親榮，而非其志也。願先生明以教我。」以道曰：「子之志美矣，然爲學之道，當愼其初，能愼其初，何患不遠到？」安中乃築室屏居絕人事，榜之曰「初寮」，又自號初寮居士。其議論淵源與所聞見，多得於以道，而作詩句法頗似山谷。以道弟之道後在北門，與之同官，尤喜稱譽之。然負才自標置，爲梁才甫所阻，不得志，乃遊京師，密結梁師成，遂年餘兩遷，爲正字。自是與晁氏兄弟絕矣。既長風憲，位丞轄，諱從晁學。王將明迫于公議，僅能用知成州，安中言出自己，始作簡招以道，相見只呼成州使君四丈，無復曩時先生之號矣。平日交遊以此莫有稱初寮者，但目爲有初居士而已。

《揮麈餘話》卷二　王履道初自大名府監倉任滿至京師，茫然無所向。會梁師成賜第初成，極天下之華麗，許士庶入觀。履道髽兩角，以小籃貯筆，就其新堂大書歌行以美之，末云「初寮道人」，擲筆而出。主隸輩見其人物偉勝，詞翰妙絕，衆目叵側。時方崇尚道教，直以爲神仙降臨，不敢呵止，亟以報師成。師成讀之大喜，即令物色延見，索其他文，益以擊節，薦之于上。不數年登禁林入政府，基于此也。（謝景思云）

《獨醉雜志》卷一〇　王履道安中初學東坡書，後仕于崇、觀、宣、政間，頗更少習。南渡以來，復還其舊，嘗見其晚年所書，眞得東坡筆法者。

作品本事

《梁谿漫志》卷七　王履道左丞安中在京師，見何人家亭上題字，筆勢灑

落，不著姓，而其名則安中也。王驚問何人所書，守者曰：「此何安中，亦河朔人也。」王以與己名同，恐人莫之辨，戲書一詩於其後云：「蜀客更名緣好尚，漢臣書姓爲同官。孟公自合名驚座，子夏尤宜便小冠。益號文章緣兩李，翊書制誥有諸韓。二元各自分南北，付與時人子細看。」終篇皆用同名事云。

《張氏可書》 王初寮安中自翰林學士承旨遷右丞，值元宵從宴宣德門，徽宗命以五門端闕爲題，令賦詩，安中即席應制曰：「斗城雲接始青天，汴水浮春放洛川。繒幟千峰連壁月，珠簾十里晃燈蓮。五門端闕初元夕，萬歷宣和第二年。盛世親逢叨四近，頒觴連日綴群賢。」上嘉之，移宴景龍門，上自調黃芽羹以賜。

《宋史》卷二二《徽宗本紀》 〔宣和六年八月〕辛丑，命王安中作《復燕雲碑》。

《本事詞》卷上 王初寮在賀州劉帥家，聽隔簾琵琶，因戲賦《臨江仙》云。

著錄

《通志》卷七〇《藝文略八》 《初寮先生後集》十卷。

又 《初寮先生內制》十八卷，《初寮先生外制》八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王履道《初寮集》十卷，《內制》十八卷、《外制》八卷。右皇朝王安中字履道，眞定人。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王初寮集》。

周必大《初寮集序》 徽宗旁求文士，召眞館閣，給札親試，驟掌書命，由中司入北門，歷二轄。【略】《定功》、《繼伐》等碑，《睿謨》、《曲宴》百韻詩，多出特命，上恩與天通矣。萬目睽睽，徒謂其鶴鳴九皋，而不知奪胎換骨，自有仙手，故未當以曲學指之，今前集四十卷是也。洎中興南渡，四海名勝，遷謫避地，萃於湖廣，而公婿趙奇、子辟章又家之游夏，大篇短章，更唱迭和，即已盡發平昔之所蘊，且復躬閱事物之變，益以江山之助，心與境會，意隨辭達，【略】今後集十卷是也。【略】蓋公內制十八卷、外制八卷，李文敏公漢老實題其首。【略】公諱安中，字履道，享年若干，後學尊之曰初寮先生，故以名集。慶元六年二月日，周必大撰。

《讀書附志》卷下 《初寮先生前集》四十卷、《後集》十卷，右王安中字履道之文也。《讀書志》止載《初寮集》十卷，希弁所藏乃周益文忠公必大序。《前集》中興以前，《後集》中興以後文也。內、外制二十六卷，則李文敏公邴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初寮集》四十卷、《後集》十卷，內、外制二十四卷。尚書左丞中山王安中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王安中集》二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王氏《初寮文集》，一部七冊，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安中《初寮集》四十卷，又《後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初寮集》八卷，永樂大典本。宋王安中撰。【略】其集見於本傳者七十六卷，晁公武《讀書志》止作十卷，趙希弁《附志》則作前集四十卷、後集十卷，又內、外制二十六卷，與史傳目次相符。自明以來，久佚不見。今從《永樂大典》採掇裒次，尚得詩文數百篇。周必大序稱安中送其曾大父詩「不能與汝小一月，政自容君數百人」句，又楊萬里《誠齋詩話》稱安中行《余深少宰制》「仰惟前代，守文爲難，相我受民，非賢不乂」句，又在象州思鄉作文，有「萬里邱墳，草木牛羊之踐履；百年鄉社，室家風雨之飄搖」等句，今俱不見於集中，是其散佚尚多。然蒐羅什一，猶可考見涯略，謹釐爲八卷，而仍以李邴、周必大、周紫芝原序三篇冠之卷首，以存其舊焉。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初寮集》八卷，宋王安中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二冊。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初寮詞》一卷，王安中撰。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四集：王安中《初寮詞》二十葉。

《述古堂書目》卷二 王安中《初寮詞》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初寮詞》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王安中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初寮詞》一卷，明鈔本。王安中履道。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初寮詞》一卷，宋王安中撰。四集。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 八千卷樓有明藍格鈔本。　汲古閣影宋精鈔本。

藝文

趙鼎臣《楊時可作十詩以寄河間詩之所及非吾儕則吾友也因悉次其韵以和之又以其所以贈我者復贈時可作還字韵》 詞源傾江河，坐覺畎澮偏。王郎清如水，腹有談天辯。閉置邱壑中，名譽當自顯。而況金其聲，行矣侍從選。

韓駒《送王左丞宣撫河北》 百里煙雲墮目中，天戈直搗大槐宮。已煩寵數褒申伯，更遣羌戎識晉公。玉帳旌旗皆喜色，鐵林鼓吹自春風。應磨萬丈燕山石，獨攬宣和第一功。

翟汝文

論述

綜論

程俱《翰林學士翟汝文兼侍讀制》 具官某器識英邁，文詞卓犖。朕既置之禁林，固以潤色論思爲職矣，又俾侍勸讀，益以自近，以廣朕之所聞。《詩》不云乎，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朕之志也，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爾尚勉之。

又《翟汝文除翰林學士承旨制》 勅：朕旁招俊彥，欲如渴饑。故有一節以趨，方興見晚之歎；三命而俯，已加晝接之恩。俾冠禁林，獨承密旨，久虛之位，今得其人。具官某才氣文詞，簡於朕聽，蕃宣獻納，譽在朝紳。再入承明之廬，蔚爲法從之長。其成朕志，亦既乃心。式敷皇極之言，與贊中興之業。

又《龍圖閣學士朝議大夫致仕翟汝文翰林學士制》 具官瑰瑋之文，藻飾王度，邁往之氣，高視士林。出則藩宣之良，入爲侍從之長。茲用舊物，還之禁塗。豈惟資潤色之功，感人心而孚朕意，庶幾有論思之賴，竭忠節以贊中興。其景行于昔賢，以欽承于休命。

周紫芝《見翟公巽書》 始閣下以學問文章，二十而決巍科，三十而登侍從，四十而挂冠於神武。其取之也易若拾芥，其棄之也輕若鴻毛，皆前人之所艱難而僅能者，閣下逡巡而爲之。此其氣必有以高天下而絕古今者，而人豈足以知之哉？閣下以其所學，而踐其所行，其忠孝之節，卓越之行，皆非人所能及。至其發而爲文也，則清而麗，婉而深，高明而不爲異，殆非近世骫骳之所能仿佛也。方其翱翔瑣闥，進掌絲綸，而議者以閣下之辭粹然，有典誥之遺風，常、楊、張、陸之徒爲不足比數。此其胸中之氣浩然於外，有不可掩者。而其身不得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者，何哉？以閣下重風節而輕勢利，高目雲漢，傲睨儔列，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也。奸佞之士，闒茸之流，惡得不忌而媒蘗之哉？頃閣下剖符清禁，坐嘯南邦，風聲氣焰，聳動千里，雍容機格，而民自治，其流風餘靜，如杜元凱、羊叔子、孔文舉、謝元暉之流，使吏曹縮手相視，而部使者之車不敢入闌其境，此豈徒然者哉，是必有其氣以蓋之也。

《中吳紀聞》卷五 翟汝文，字公巽。其先本南徐人，後徙居常熟。紹興初，爲參知政事，卒，門人謚爲忠惠先生。公文章甚古，所作制誥，皆用《尚書》體，天下至今稱之。自宣政以來，文人有聲者，唯公與葉石林、汪浮谿、孫蘭陵四人耳。孫嘗自評云：「某之視浮谿，浮谿之視石林，各少十年書。石林視忠惠亦然。」識者以爲確論。【略】公在翰苑時，禁中新創儀仗，有旨令撰文。是日辰巳間，中使送篇目至，午後亟督索進呈。數篇既立就，而文法且極高古，石林乃謂公文極難得。在西掖時，以草詞遲罰銅。又在試院議策題，以冗官爲問，一夜僅成四句，云：「太平日久，人樂仕進。可爲朝廷慶者一，可爲有司慮者二。」石林頗怪之。予切謂公之文，正不當以遲速論，當視其得意與否耳。策題雖止四句，實佳作也。

《容齋三筆》卷八 翟公巽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大賞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知越州日，以擅發常平倉米救荒降官，謝表曰：「敢效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既安劉氏，理知晁氏之危。」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翟忠惠集》三十卷。【略】汝文制誥古雅，多用

全句，氣格渾厚，近世罕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忠惠集》十卷、附錄一卷。【略】汝文好古淹博，深通篆籀，嘗從蘇軾、黃庭堅、曾鞏游，故所爲文章，尚有熙寧、元祐遺風。史稱其爲中書舍人時，外制典雅，一時稱之。蓋當北宋之季，如汪藻、孫覿皆以四六著名，惟汝文能與之頡頏。周必大序覿《鴻慶集》，稱中多誤收汝文所作，亦足見其體格之相近矣。楊萬里《誠齋詩話》引汝文《左僕射制》中「古我先王，惟圖任舊人共政，咸有一德，克左右厥辟宅師」二句，以爲用成語雅馴妥貼之式。又引《賀蔡攸除少師啓》中「朝廷無出其右，父子同升諸公」二句，以爲截斷古語，補以一字，而讀者不覺，爲巧之至。今觀其文，大都根柢深厚，措詞雄健，所謂無一字無來處者，庶幾足以當之，非南宋表啓塗飾剽掇之比。其爲作者所推，非徒然也。

分論

《**左僕射制**》《誠齋詩話》：翟公巽行麻制云：「古我先王，惟圖任舊人共政，咸有一德，克左右厥辟宅師。」則前二語熟，而後二語突兀矣。

《**童貫誥詞**》《老學庵筆記》卷四：童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本謂幼而能赴國難耳，非姓童也。翟公巽作童貫告詞云「爾祖汪錡」，誤也。或云故以戲之。

《**知越州謝表**》《鷄肋編》卷下：翟汝文公巽知越州，坐拒旨不敷買絹事削官，謝表云：「忍效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既安劉氏，定知晁氏之危。」後拜叅政，溫人宋之方作啓賀之曰：「昔鎮藩維，已念越人之瘠；今居廊廟，永圖劉氏之安。」蓋用其語也。《梁谿漫志》卷六：翟公巽參政汝文守越，以擅免民間和買縑帛四十餘萬，爲部使者所劾，貶秩。公謝表云：「欲安劉氏，無嫌晁氏之危；豈若秦人，坐視越人之瘠。」迨去郡，郡人安其政，將相率投牒借留。公知之，命取其牘以來，即書其上云：「固在京兆，姑爲五日之留，無使稽山，復用一錢之送。」其用事精當若此。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表**》《墨莊漫錄》卷七：翟公巽《謝賜對衣金帶鞍馬表》云：「顧臣非緇衣之宜，敝予又改；以臣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略】用經史全語而工。《寓簡》卷五：翟公巽《謝對衣金帶表》云：「謂臣有緇衣之宜，敝予又改；以臣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其爲越州，以擅放稅降官，謝表云：「豈若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既安劉氏，敢虞晁氏之危。」氣象渾厚，亦可喜也。

《**到郡謝上表**》《誠齋詩話》：《孟子》云：「此之謂失其本心。」《左傳》云：「吾必使汝罷於奔命。」翟公巽一年之中，移作數郡太守，《謝表》云：「憂患失其本心，筋力罷於奔命。」

《**復待制謝表**》《墨莊漫錄》卷七：翟三丈公巽，宣和末，蔡絛約之用事，外召從官七人。公巽再以瑣闥召，力辭之。未至闕，有旨落職宮祠，繼而復還待制，公作謝表，有云：「彈貢禹之冠，誠非本志；奪伯氏之邑，其又何言。」又云：「惟一與一奪之命，無有二三；而三仕三已之心，敢懷慍喜。」人多稱之。

《**賀蔡攸除少師啟**》《誠齋詩話》：四六有截斷古人語，而補以一字，如天成者。有用古人語，不易其字之形，而易其意者。《漢書》云：「在漢庭無出其右。」《論語》云：「與文子同升諸公。」而翟公巽《賀蔡攸除少師啓》云：「朝庭無出其右，父子同升諸公。」既截斷其語，而補以一字，讀者不覺其補，而又易「文子」爲「父子」。「子」之字雖同，而「文子」乃人名，「父子」非人名。此巧之至也。

《**致侯蒙啟**》《墨莊漫錄》卷七：翟公巽知密州，侯蒙元功自中書侍郎罷政歸鄉，公有啓云：「得請眞祠，歸榮故里，雖老成去國之易，而明哲保身之全。多士嘆嗟，餞韓侯之出祖；邦人慰喜，詠季子之來歸。」又云：「乘安車而過諸子，未慕昔賢；揮賜金以娛故人，用償夙志。」公平時四六多鏊牙高古，而此啓特平易，誠大手筆也。

「青女霜如失」句　《困學紀聞》卷一八：《符瑞圖》：「日二黃人守者，外國人來降。」宋景文云：「青帝回風還習習，黃人捧日故遲遲。」翟公巽云：「青女霜如失，黃人日故遲。」

傳記

孫繁《翟氏公巽埋銘》　公翟氏，名汝文，字公巽，潤之丹陽人。【略】公年

十四舉進士，試《孔子集大成論》，詞旨贍博，老儒不過也。【略】既登第，十年不仕，曰：「親老可遠乎哉！」崇寧壬午，先少師捐館，公廬墓三年。【略】干祿京師，大臣一見奇之，曰：「王佐材也。」除議禮局編修官。薦于徽宗，帝召對，謂蔡京曰：「翟某器識深遠，議論通明，可儲東觀。」拜秘書郎。【略】責監宿州稅。大觀丁亥，除著作郎。【略】明年秋遷左史。淵聖皇帝出就外傅，擇一時人物爲官僚，首命公勸講儲宮。冬詔試詞掖。【略】除顯謨閣待制，知襄州。未行，再論降直龍圖閣，知齊州。【略】未幾言章再論，落職知唐州。坐謝章自辨，言者挾忿肆攻不已，罷郡符，畀祠祿。政和壬辰秋，復職知陳州。明年春正月，詔還西掖。【略】冬十一月，除給事中。【略】明年秋除吏部侍郎，未拜，改帥合肥。踰月，移守密州。【略】淵聖皇帝即位，以東宮舊臣召直翰苑。公以時事俶擾，即日造朝。【略】時耿南仲及其子延禧以潛邸調護恩，言聽計從，堅請和戎，公言不用，請去，除顯謨閣學士，守會稽。【略】紹興初，天子駐蹕山陰，詔復以翰林學士起公，未至，除承旨兼侍讀。【略】踰月，除參知政事。【略】言官方孟卿逢〔秦〕檜意，抗章論公不合與宰相不協，因防秋欲以細故去位，詔以散官就第。【略】紹興七年冬，以郊恩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略】公藏金石刻千卷，心畫妙天下，用筆窺六朝書法之秘，盡沈着痛快遒麗勁逸之美。【略】張文潛贈公詩稱「顏筋柳骨世不聞，翟公筆力回千鈞」，蓋實錄也。【略】公以熙寧九年丙辰九月十一日戊時生，紹興辛酉八月二十九日薨於平江府常熟縣寓舍，享年六十有三。

《京口耆舊傳》卷四《翟汝文傳》（存目）

《宋史》卷三七二《翟汝文傳》（存目）

《宋史新編》卷一二八《翟汝文傳》（存目）

紀事

《韻語陽秋》卷一七　政和中，徽宗新創禁中儀儀，有旨令翰苑撰文，時翟公巽當直，其略云：「南正司天，無俾神人之雜；夏后鑄鼎，以紀山林之奸。苟非聖神，孰知情狀。」被旨，頃刻進入，人服其敏而工。

《能改齋漫錄》卷一四　葉少蘊云：翟公巽作文艱得，然得必奇也。在西掖時，以草辭遲罰銅。崇寧間，與予同在試院。逼晚，商量作策題，以冗官爲問。及曉問之，云：「一夜僅成四句，云『太平日久，人樂仕進，可爲朝廷慶者一，可爲有司慮者二』。」雖止四句，然實佳作也。

《獨醒雜志》卷一〇　秦丞相與翟參政汝文同在政府。一日，于都堂議事不合，秦據案叱翟曰：「狂生！」翟亦應聲罵曰：「濁氣！」二公大不相能。翟怒一堂吏，面奏乞究治其不法。秦欲以此逐之，遂前奏曰：「翟某擅以私意治吏事，傷國體，不可施行。」翟因力陳其故，且乞罷政。退復上疏，以爲「秦檜私植黨與，讒害善良，臣若不早乞回避，必爲睚眦中傷。」疏猶留中，而臺章遽言翟與宰相不協，因防秋託事求去。汝文遂罷政，依舊致仕。

《寓簡》卷八　翟公巽雖爲蔡京所汲引，然抗直不爲屈。初代宰相作《賀日有戴承表》，末云：「衆非后何戴，率傾就望之心；無不爾或承，永懷畏愛之德。」京讀終篇曰：「奇文也。然『無不爾或承』對『衆非后何戴』，似乎偏枯。欲以『臣不命其承』易之，亦不失『承』字而稍加親切，如何？」公巽曰：「勝矣，然業已供本。」竟不易，京亦不能奪也。未幾，又代作《天神示現表》，有云：「聖神受命，穆清告成；禹錫祖宗，在帝左右。顧予湯孫。」末云：「在天對越，乏清廟肅雍之儀；前席具言，愧宣室鬼神之問。」京曰：「國有盛事如此，公巽之文眞爲時而出也。」公巽徐曰：「疇昔不命其承，抑云過矣；今日爲時而出，厥有旨哉！」京雖惡其不遜，然尚能容之，石林常喜道之。

《雲莊四六餘話》　翟參政汝文以顯謨閣學士知越州，建炎二年秋杭州卒陳通等嬰城叛，囚守臣，殺官吏。公聞變，發兵爲援，作《擒賊露布》曰：「古者賜諸侯以弓矢，使得專征；用公侯爲腹心，欲其守衛。三軍賈勇，悉勵貔虎之師；元惡就擒，卒正鯨鯢之戮。不以賊遺君父，□□□□克敵示子孫，毋忘勳伐。」暨王淵平寇□□猶以公不能成功，降爲直學士，又以不俟報擅發常平米賑越民飢，降一官。併作謝表曰：「豈比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欲安劉氏，固知晁氏之危。」二事可謂兩盡，而《四六談麈》止載自越援杭一事，不無脫誤，追公去，越人安其政，相率投牒借留。公知之，命取牘來，即書其上曰：「固知京兆，姑爲五日之留；無使稽山，復用一錢之送。」其用事精當如此。

《畫史會要》卷三　翟汝文，字公巽，丹陽人。紹興初，參知政事。嘗自畫佛道像六十餘軸及着色《楚天春曉圖》，藏于家。

著錄

孫紫《翟氏公巽埋銘》〔其子〕耆年哀公平日著述，爲《翟氏家集》三十卷，繫除官制誥於後，欲後世考公行實，知家傳之實錄也。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翟公巽集》。

《讀書附志》卷下《忠惠先生文集》三十卷，右翟汝文字公巽之文也。【略】文乃其子耆年編次，附《忠惠先生家傳》於後。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翟忠惠集》三十卷，參政丹陽翟汝文公巽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翟汝文集》三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翟忠惠文集》，一部十一冊，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翟汝文集》三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忠惠先生集》十冊，全。宋高宗朝翟汝文著，凡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忠惠集》十卷附錄一卷，永樂大典本。宋翟汝文撰。【略】集乃其子耆年所編，見於《宋史・藝文志》者三十卷，明以來久不復傳。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掇拾排比，編爲十卷，以存其梗概。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忠惠集》十卷附錄一卷，舊鈔本。孫淵如藏書。宋翟汝文撰。

藝文

張耒《送翟公巽赴中書舍人》韓筋柳骨世不聞，翟公筆力回千鈞。十年聲名滿四海，淮陽邂逅雙朱輪。老翁空疏亦何有，察公於我意甚眞。高談亹亹雲漢上，一掃闌茸如灰塵。夜光明月不計數，坐使衰弊生精神。恨無金玉相報答，還家三嘆嗟我貧。青燈論文夜未分，曉聞門外送使君。問君舍此去安往，紫皇詔歸侍玉辰。鋒芒發硎斷犀象，好爲明主裁絲綸。論思獻納乃其職，況公之意常在民。追還三代舊風采，主以事實致此文。聖君賢相有美意，筆端與物爲陽春。

慕容彥逢《次韻答翟公巽見戲》鞘中長鋏鳴，將軍出天山。前驅七萃士，鐵衣照朱顏。萬馬飲瀚海，丸泥封玉關。何必學孫吳，功成談笑間。西顧淨無塵，仰視太白閒。歸來佐天子，坐使淳風還。

雜錄

汪應辰《跋張右丞送翟中書赴闕詩》右史張公送翟舍人詩，其間有云「稍出胸臆蘇疲民」，又改爲「吾民」，又改云「況公之意常在民」。然皆不如初語之勝，蓋右史時方在謫籍，故語言間其畏忌如此。

《墨莊漫錄》卷五翟三丈公巽，少年時侍龍圖出守會稽，嘗賦《猩猩毛筆》詩，甚奇妙。何去非次韻和之，云：「貌妍足巧語，軀惡招歔歙。賦形具人獸，寧脫荊榛居。肉嘗登俎鼎，餉餽傳甘腴。失計墮醉鄉，顛躓無與扶。柔毫傳束縛，航海歸仙癯。浴質逸少池，摛藻知章湖。殺身固有用，賦芋從衆狙。坐令宣城工，無復誇栗鬚。文房甲四寶，萬兎慙豪膚。數管友十年，閉門賦三都。之子信豪邁，嗜學每致劬。未冠游膠庠，已推經行儒。蓬山天祿閣，崢嶸凌碧虛。期子早登攝，同舍校魯魚。」公巽之詩，恨未見，有《綠毛龜》詩，皆少年所作也。

余安行

傳記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石月老人集》三十五卷。【略】安行累舉不第。其子應求，以童子登崇寧五年進士科，爲御史，歷麾節，所至迎養其父。至九十六乃終。著書號《至言》，蓋純篤之士也。

《宋詩紀事》卷三八　安行字勉仲，德興人。累舉不第，以經學稱。有《石月老人集》。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　余安行字仲勉，德興人，官至中大夫。所居有巖如月，號石月先生。所著《春秋新傳》，元符中上之，詔藏秘閣。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余氏至言》十八篇。右皇朝余安行字仲勉，鄱陽人。少受知于彭汝礪，年八十餘著此書。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石月老人集》三十五卷。朝議大夫致仕、鄱陽余安行勉仲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九　《石月老人集》三十五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余安行《石月老人集》三十五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余安行集》三十五卷。

李持正

《能改齋漫錄》卷一六　樂府有《明月逐人來》詞，李太師撰譜，李持正製詞云，【略】東坡曰：「好個皓月隨人近遠。」持正又作《人月圓令》，尤膾炙人口云，【略】近時以爲小王都尉作，非也。

李良臣

李流謙《上宰相書》　某之先人登政和五年第，其試南省也，傅崧卿爲之冠，先人在十人之列，程文例呈上。獨先人之文，徽廟親灑翰褒之，儒林以爲寵。

《南宋館閣錄》卷七　李良臣字堯俞，綿竹人，何栗榜上舍及第，治《書》。〔紹興〕七年七月除〔秘書郎〕，八年三月，爲工部員外郎。

《宋詩紀事補遺》卷四一　李良臣，綿竹人。紹興三年，左承議郎。張浚帥蜀，辟爲提點降賜庫。八年，工部員外郎、知簡州。

朱敦復

《過庭錄》　洛陽朱敦復字無悔，幷弟希眞以才豪稱。有學老子者曰劉跛子，頗有異行，時至洛看花，一日告人曰：「吾某日當死。」至期果然。與之善者，遂葬於故長壽宮南，託無悔銘其墓曰，【略】劉公有一僕曰尚志，隨劉四十年，常以畜生呼之。及劉死，人恐其有所得，士夫競叩之。尚志告曰：「何所得，但喫畜生四十年矣！」無悔因作一詞。

方彥蒙

《四六談麈》　方彥蒙《上時相啓》云：「三已無怨，雖知衆口之爍金；萬折必東，自信臣心之如水。」下句完善。

何掄

胡寅《何掄著作制》　自崇、觀而後，時政闕焉不記。朕廣攬髦士，付以制作。閱歲滋久，成書未上。使右文用武之際，來世無考，可乎？以爾殫見洽聞，

詞藻清麗。召自西蜀，入直東觀。其服訓詞之寵，肆觀良史之才。

《容齋三筆》卷八　何掄除祕書少監，未幾，以口語出守邛，謝啓曰：「雲外三山，風引舟而莫近；海濱八月，槎犯斗以空還。」

《南宋館閣錄》卷七　何掄字掄仲，青城人，何渙榜上舍及第。〔紹興〕八年八月自著作郎除〔少監〕，是月知邛州。

田為

《碧鷄漫志》卷二　田不伐才思與雅言抗行，不聞有側艷。

《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五　田不伐，工於樂府。

《宋史》卷一二九《樂志四》　〔政和末〕蔡攸方提舉大晟府，不喜佗人預樂。有士人田爲者，善琵琶，無行，攸乃奏爲大晟府典樂。

《左庵詞話》卷下　詞中屬對，亦有求工者。如田不伐「小雨分山，斷雲籠月」，「煙橫山腹，雁點秋容」。【略】皆經鍛鍊而出，然亦不可十分吃力。

劉毓盤《輯校泮嘔集跋》　王灼《碧鷄漫志》謂大晟府制撰官七，田不伐名爲，以精音律充制撰。不伐才思與雅言抗，不聞有側艷詞，時謂樂府得人云。【略】白樸《天籟集》曰：田不伐《泮嘔集》有《金鏤曲》二首。田妙于音，其平仄宜遵之。吳垧《五總志》曰：田不伐得音律三昧，能度《醉吟商》、《應聖羽》二曲，其聲清越，蓋琵琶曲也。惟不詳其何許人。【略】不伐之善琵琶，一若王維之以鼈輪袍獻也。斥其無行也亦宜。絢精于音，而不得預大晟大選。《撒金錢》必其自製曲。曹組以俳詞被寵，而帝心薄之，絢亦其倫也。二氏集皆不傳，其存者可以考宋之國樂也，烏得而少之哉！辛酉夏，江山劉毓盤校畢并識。

趙萬里《泮嘔集輯本題記》　白樸《天籟集》卷上《水龍吟》丙午秋到維揚途中一闋注云：「么前三字用仄者，見田不伐《泮嘔集》。」此《泮嘔集》三字見于載籍之始。可據以補宋志之遺。《永樂大典》卷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一「寄」字韵引《盧陳疏集》云：「晚泊采石，醉歌田不伐《黑漆弩》，因次其韵。」今檢《花庵詞選》、《陽春白雪》，搜得佚詞六首。《水龍吟》、《黑漆弩》均未見稱引，知其散佚多矣。萬里記。

《南歌子》（團玉梅梢）　《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繁媚。「扇風」二字犯重。　不須惆悵，就里悶氣，何可言！

何遠

論述

姚士麟《春渚紀聞序》　〔何〕遠父去非，曾爲東坡表薦武學教授，復爲奏充太學博士，後左調教授徐州，更請補一館職，不報。且言其筆勢雄健，得秦漢風力，不肯苟合於時，公卿莫爲推轂。則遠之撰著，亦庶乎不愧父風矣。

傳記

王洋《隱士何君墓誌銘》　富春樵隱何君名遠，字子楚，本建安人，博士正通中子也。【略】君少嗜學，盡得父書，又自以父子世名蘇氏，凡蘇公遺文，刀筆、題誌、小辨、雜說，巧發弄語，無不收誦，縱橫用之而不知。本家貧，不肯拘局以謀進取，泛泊去來，率無常棲，晚乃卜築韓青，以保先塋。所至必得名客勝士，與之定交，觴行辯發，旁採捷出，探度物象，咀其英華。【略】大抵君之德清而腴，詩勁而和，比之物倫，松竹類也。古今談者官松而君竹，舉無異辭，即君之名，其可辭乎？爲是而稱隱君子，可也。紹興乙丑十一月十三日，以疾卒于樵居，【略】享年六十有九。【略】初，博士爲徐州學官，君尚少，得黃預、魏衍淵源，同升陳先生無己堂，透引句律，其後學成，所與以文雅相引重者甚衆。【略】銘曰：幹堅而折命，舒而掣道，柔而缺食，寂而詩發。噫，來之人兮，勿傷其蔭樾。

《宋詩紀事》卷四四　遠字子遠，號韓青老農，去非之子，東都遺老，入南

渡尙存。著《春渚紀聞》。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春渚紀聞》十卷。浦城何薆撰。自號寒靑老農。

《**文獻通考**》卷二一七　《春渚紀聞》十卷。

《**宋史**》卷二〇五《**藝文志四**》　何薆《春渚紀聞》十三卷。

《**趙定宇書目**》《稗海》續編：《春渚紀聞》一本，鈔。

《**汲古閣校刻書目**》《春渚紀聞》十卷，一百七十四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春渚紀聞》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宋何薆撰。【略】其書分雜記五卷、東坡事實一卷、詩詞事略一卷、雜書琴事附墨說一卷、記研一卷、記丹藥一卷。明陳繼儒秘笈所刊僅前五卷，乃姚士粦得于沈虎臣者。後毛晉得舊本，補其脫遺，始爲完書，即此本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三　《春渚紀聞》十卷，宋何薆撰。此書雜記荒誕，品格甚低。津逮秘書本。浦城遺書本。秘笈本，不全。學津討原本。

又《**續錄**》　宋刊本，九行，十八字。　民國七年上海涵芬樓鉛印本。

盧襄

論述

《**窗外梅花**》《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三衢盧襄字贊元。詩見曾慥《百家選》，句律盡健。南渡前侍從。　紀昀評：「豆稭灰」本非雅字，如此用來更不妥。三、四淺拙，五、六猥鄙，結二句亦笨。通首無一可取。盧谷以爲句律盡健，不可曉。

《**和田南仲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起句、尾句類崑體。馮舒評：不類。觀此，知盧谷全不曉崑體。　紀昀評：崑體之不佳者。　起太堆垛而無味，中四句俗弱，結亦習徑。

《**贈鼓琴者**》《庚溪詩話》卷下：盧贊元襄，宣和末、靖康間，爲吏部侍郎，詩篇極多。向嘗得其數十篇，皆清拔可喜。後因兵火失之。尙記其《贈鼓琴者》曰：「試將鍾子山水意，一洗退之冰炭腸。」恨失其全篇。

「**眼饞正得看山飽**」句　《藏海詩話》：又盧襄詩：「眼饞正得看山飽，梅瘦聊須著雨肥。」善用「飽」、「肥」二字。　評：上聯不害爲佳詩，下二語直村學中捉對耳，蓋先下「饞」、「瘦」字，便似有意求奇，不似上聯自然合拍也。

傳記

《**宋詩紀事**》卷三八　襄，三衢人，舊名天驥，字駿元。徽宗朝，避天字改名襄，字贊元。大觀元年進士。政和六年，以朝散郎出爲浙東提刑，捕盜入剡。靖康間拜吏部侍郎，推冊張邦昌。建炎初，安置衡州。

毛友

論述

翌汝文《毛友方劭除監察御史制》　朕大明賞罰，具訓於有位，欲羣工祗迪法令，既黜其文具而不以實者矣。中執法之屬，所以爲朕督制庶尤者也。爾等文字論議，推於薦紳。其往新命，謹視官邪，無縱詭隨，朕將觀爾於是。

張嵲《毛邃可尚書文集序》　公爲布衣時，其聲蓋已藉藉塞宇宙矣。自是登科，典文詞，奏技于高門之地，所以取知人主，專以詞章議論爲政，觀其衆

製森然，恣睢橫放，若略不經意，成于俄傾者。譬由河出崑崙，經孟門砥柱之險，奔巖附壑，潰薄漂逝。及其放于巨野，眇莽瀠漫，衝風遇物，自成漪漣，然後悠遠長懷，莫可捍禦，眞文場之傑傀也。【略】紹興乙丑，僕被命典州，適公之故里，其子幵盡以公平生所作文相示，且請序以冠其首。辭避不獲，竊論其所爲文如此。

《**謝人惠酒啟**》《能改齋漫錄》卷一〇：文之所以貴對偶者，爲出于自然，非假于牽強也。《潘子眞詩話》記王禹玉元豐間以錢二萬酒十壺餉呂夢得。夢得作啓謝之，有所謂「白水眞人，青州從事」，禹玉歎賞之爲切題。後毛達可有《謝人惠酒啓》云：「食窮三歲，曾無白水之眞人；出錢百壺，安得青州之從事。」此用夢得語，尤爲無功。非特出于剽竊，又且白水眞人爲虛設也。

傳記

《**宋史翼**》**卷二〇** 毛友字達可，西安人。少游太學，與郡人馮熙載、盧襄號三俊。擢進士第。崇寧間守鎭江，方臘已殘睦、歙，監司猶不以實聞，友奏言之。朱勔怒其張皇，友遂監觀。其謝表曰：「兩郡生靈已罹非命，一道使者猶謂無他。」陳瓘聞之，以書譽於親舊曰：「蔽遮江淮，阻遏賊勢，斯人有助也。」

《**宋詩紀事**》**卷三八** 友，初名友龍，字達可，三衢人，大觀元年進士。政和間，由翰林學士、禮部尙書出守鄉郡。有《爛柯集》。

紀事

《**獨醒雜志**》**卷一** 蔡元長嘗論薦毛友龍，召對，上問曰：「龍者君之象，卿何得而友之？」友龍不能對，遂不稱旨。退語元長，元長曰：「是不難對，何不曰『堯舜在上，臣願與夔龍爲友』。」他日再薦之，復召對，上問大晟樂，友龍曰：「訛。」上不諭其何謂也。已而元長入見，上以問答語之，對曰：「江南人喚和爲訛，友龍謂大晟樂主和爾。」上頷之，友龍乃得美除。

《**梅磵詩話**》**卷上** 毛友龍達可未第時，其內子寄以詩云：「剔燭親封錦字書，擬憑歸鴈寄天隅。經年未報干秦策，不識如今舌在無。」達可三衢人，後去龍字，止名友。政和間，由禮部出守鄉郡，有《爛柯集》行於世。

著錄

《**宋史**》**卷二〇七**《**藝文志六**》毛友《左傳類對賦》六卷。

又卷二〇八《**藝文志七**》《毛友文集》四十卷。

葉夢得

論述

綜論

汪藻《**知杭州葉夢得復舊職制**》具官某蚤以時才，揚于禁路。粹矣朝廷之表，巍然人物之英。治必有聲，能使所居之官大，動皆中節，故每不勞而功成。比緣蛇豕之妖，未正鯨鯢之戮，篁竹深阻，谿山繹騷。迺攄掌上之奇，盡服潢中之衆。惟三仕三已，莫明令尹之心；故七縱七擒，微見武侯之略。宜還寵數，用示眷懷。尙加厲于壯猷，庶永綏于遐俗。

張守《**賜資政殿學士葉夢得辭免知洪州恩命不允詔**》勅夢得：省所奏劄子，辭免知洪州恩命事具悉。朕惟才能之士可與有爲，而或失之輕；道德之士可與有守，而或失之緩。乃選於衆，兼用所長。卿學問深博，而道德足以鎭浮；識慮精明，而才能足以辦劇。眷南昌之都會，寔行闕之藩維。輟吾重臣，殿此南服。惟鎭浮而不擾，乃能綏靖兵民；惟辦劇而不勞，乃能鎭服姦暴。允穆清議，寧煩固辭，式遄其行，無替朕命。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又《葉夢得除尚書左丞制》 具官某精微之學兼明乎古今，強敏之材不擇乎劇易。兩直蠻禁，蔚爲詞宗。再領版曹，實藉心計，論思獻納，宏益居多。朕方深共政之圖，宜正頻虛之位。據發底蘊，革弊扶衰，以助朕有爲，是所望於爾也。其體眷懷，無廢朕命。

又《回賀知揚州葉待制啟》 伏惟某官識慮敏明，才猷秀傑。學問由於世濟，風績讴於民謠。自結重旒之知，浸膺持棨之選。鑠金之口，歎嘷訾之交興；匪石之心，歷險夷而不貳。比者扞窺乘之強敵，撫彫瘵之餘民，恩威並行，聲實兼茂。宜還從列，以慰公言。歸敵境之侵疆，更賴折衝之略；致行朝之奠枕，益隆夾輔之勳。屬弭駕之云初，拜飛緘之遽及。未皇賀喜，先辱謙光，欣感之誠，敷宣罔既。

周紫芝《葉夢得贈官制》 具官某蚤飛雋譽，亟踐顯途。有詞華以掞王庭，有經術以飾吏事。曩陪朕於經綸之始，見勤勞之備宣；逮致仕於疲曳之餘，復探討之稱篤。何頃罹於艱棘，乃遂底於淪亡。緬想儀形，徒有茂陵之藁；顧瞻郡國，第深子產之思。茲匪厚於恩微，曷以昭於慇飾。用即建旄之舊，俾偕亞保之儀。緊爾有靈，尚其克享。

《碧鷄漫志》卷二 晁無咎、黃魯直皆學東坡，【略】後來學東坡者，葉少蘊、蒲大受亦得六七，其才力比晁、黃差劣。

關注《題石林詞》 右丞葉公以經術文章爲世宗儒，翰墨之餘，作爲歌調，亦妙天下。元符中，予兄聖功爲鎮江掾，公爲丹徒尉，得其小詞爲多。是時妙齡氣豪，未能忘懷也。味其詞，婉麗綽有溫、李之風，晚歲落其華而實之，能於簡淡時出雄傑，合處不減靖節、東坡之妙，豈近世樂府之流哉！陳德昭始得之，喜甚，出以示余。揮汗而書，不知暑氣之去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公詞之能慰人心蓋如此。紹興十七年七月九日東廡關注書。

《清波雜志》卷三 石林爲蔡京客，故《避暑錄》所書政、宣間事，尊京曰「魯公」，凡及蔡氏，每委曲回互，而於元祐斥司馬溫公名，何也？建炎、紹興初，仕宦者供家狀，有「不繫蔡京、王黼等親黨」一項。「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石林其矯一時之弊耶？

《澗泉日記》卷下 葉少蘊文字有起伏曲折，惜其行爲士人所貶爾。

《野客叢書》附錄 石林凡看文字，採兩字以上對句，舉子用作賦，入仕用作四六，顯達用作制誥。兩字議論，舉子用作論策，入仕用作長書，顯達用作劄子。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葉夢得《送厭婿侍郎北使》 方回評：石林葉夢得少蘊，以妙年出蔡京之門。靖康初守南京，當罷廢，胡文定公安國以其才，奏謂不當因蔡氏而棄之，實有文學，詩似半山。然《石林詩話》專主半山而陰抑蘇、黃，非正論也。南渡後，位執政，帥金陵，卜居霅川，福壽全備。

《詞品》卷四 葉少蘊名夢得，號石林居士。妙齡秀發，有文章盛名。《石林詞》一卷，傳于世。《賀新郎》「睡起流鶯語」，《虞美人》「落花已作風前舞」，皆其詞之入選者也。中秋宴客《念奴嬌》末句云「廣寒宮殿，爲余聊借瓊林」，英英獨照者。

毛晉《石林詞跋》 少蘊自號石林居士，晚年居卞山下，奇石森列，藏書數萬卷，嘯咏自娛。所撰詩文甚富，有《建康集》、《審是集》、《燕語》，後人合編《石林總集》百卷行世。外《石林詞》一卷，與蘇、柳幷傳，綽有林下風，不作柔語殢人，眞詞家逸品也。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花庵詞客曰：少蘊妙齡有文名，早受知於蔡京。擢第，後終崇信軍節度使。時以詞章品隲自命，有《石林集》。關注曰：公以文章經術爲大儒，歌詞妙天下。元符中尚爲丹徒尉，得其小詞爲多，是時妙齡豪氣未除。晚歲落其華而實之，能於簡淡處時出雄傑，不減靖節、東坡云。

《帶經堂詩話》卷九 石林，晁氏之甥，及與無咎、張文潛遊，爲詩文筆力雄厚，猶有蘇門遺風，非南渡以下諸人可望。（《居易錄》）

又附錄《書尾文》 葉石林學有師承，筆力雄邁，猶有東京盛時風氣，非南渡諸人所及。案《經籍志》，《石林集》百卷，今所傳止《建康集》八卷，餘率湮沒，幸《避暑錄話》、《燕語》、《放言》、《玉磵》等書猶存說部中。豈一人之身，其著書傳不傳亦各有數耶？石林之學尤邃于《春秋》，觀集中《答王從一教授》二書可見。

姜宸英《書石林詩話》 古人語不可輕駁。葉石林云：「劉子儀、楊大年皆喜唐彥謙詩，以其用意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亦不以楊、劉爲過。如彥謙題漢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坏。』雖是著題，然語皆歇後，『一坏』事無兩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劍乎？蘇子瞻詩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拘六鈞』，亦與此同病。『六

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劍字，此理甚易知也。」其語甚辨，然予按《漢書・高祖本紀》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劍也。」下韓安國所云，三尺亦用，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劍，劍字後人所加耳。此語及註甚明，是歇後語，班固已然，而石林止憑《史記》，從夢中彈駁古人，不慮子瞻、魯直胡盧地下耶？即石林論詩亦未嘗，其賞王荊公晚年詩律精嚴，不見有牽率排比處，而所舉王詩「含風鴨綠鱗鱗細，美日鵝黃裊裊垂」，鴨綠指水，鵝黃指柳，題見水柳字可耳，不然鴨綠、鵝黃竟是何物，反不如三尺、一坏之猶自然也。且鵝黃古人亦以比酒，與三尺律、三尺喙何異？然云提三尺自是劍，不聞三尺喙、三尺律可提也。若「捐三尺」則未妥。

《宋詩鈔・建康集鈔序》　建康是時值用兵，契闊鋒鏑之中，而吟詠蕭散，故是詩人之致。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略】夢得爲蔡京門客，章惇姻家。當過江以後，公論大明，不敢復噓紹述之焰，而所著詩話，尚尊熙寧而抑元祐，往往於言外見之。方回《瀛奎律髓》於其《送嚴婿北使》一詩論之頗詳。然夢得本晁氏之甥，猶及見張耒諸人，耳擩目染，終有典型。故文章高雅，猶存北宋之遺風。南渡以後，與陳與義可以肩隨，尤、楊、范、陸諸人皆莫能及，固未可以其紹聖餘黨，遂掩其詞藻也。

又卷一九八　《石林詞》一卷。【略】卷首有關注序，稱其兄聖功元符中爲鎮江掾，夢得爲丹徒尉，得其小詞爲多。味其詞，婉麗有溫、李之風。晚歲落其華而實之，能於簡淡時出雄傑，合處不減靖節、東坡云云。考倚聲一道，去古詩頗遠，集中亦惟《念奴嬌・故山漸近》一首雜用陶潛之語，不得謂之似陶，注所擬殊爲不類。至於「雲峰橫起」一首，全仿蘇軾「大江東去」，并即參用其韻。又《鷓鴣天・一曲青山》後闋，且直用軾詩語足成，是以舊刻頗有與東坡詞彼此混入者。則注謂夢得近於蘇軾，其說不誣。夢得著《石林詩話》，主持王安石之學，而陰抑蘇、黃，頗乖正論，乃其爲詞，則又挹蘇軾之餘波。所謂是非之心，有終不可澌滅者耶！

《養一齋詩話》卷七　葉石林《詩話》頗多可采，其最誤人者，好取荊公詩句以教人，而實皆庸下。如「新霜浦漵綿綿白，薄晚林巒往往青」，「自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祝擾庚桑」，皆絕無深趣者。「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平治險穢非無力，潤澤焦枯是有才」，石林亦以爲非其至者。至晚年乃盡深婉不迫之趣，而石林所取晚年作，亦不過「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名譽子眞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等語。「含風」二句，余前已議之。若「谷口」、「壺頭」巧對，又豈詩家所尚哉！石林爲蔡元長黨，宜誦說荊公不置耳。

《歷代詩話考索》　葉石林謂禪家有三種語，老杜詩亦然。如「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爲函蓋乾坤語；「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爲隨波逐浪語；「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爲截斷衆流語。余謂杜詩誠有此三種，如葉云云，未免強作解人。

《蒿庵論詞》　葉少蘊主持王學，所著《石林詩話》，陰抑蘇黃，而其詞顧挹蘇氏之餘波，豈此道與所問學，固多歧出邪？

《石洲詩話》卷四　葉石林詩，深厚清雋，不失元祐諸賢矩矱。證以《避暑錄話》，平生出處翛然，集中點次景物亦如之。然方虛谷《瀛奎律髓》有「黨蔡尊舒，陰抑蘇、黃」之論，甚矣知人論世之不易也！

張履《道光重刻石林居士建康集序》　公詩文筆力之雄厚，《書》、《春秋》學之深邃，爲前人所推許，其他論著亦多有可采，而余覽是集，尤深歎公之才略爲不可及也。蓋公當高宗南渡，兩帥建康，經戎馬蹂躪之餘，死傷載道，府寺民廬鞠爲榛莽。公內盡休養之道，外竭備禦之方，兼綜財賦給諸軍，饋餽不乏，俾得悉力於戰，而又於其間繕葺講堂，刊購經史，以作興文教。其事功卓卓如此，而世之論者以公曾依附蔡京爲病。夫自古小人在位，往往援引英流，推轂時彥，藉收物望而便己私，才人稍不自謹，即爲所牽致，如柳子厚之於伾、叔文是已。據公本傳，在徽宗朝，用京薦召對，而建言有體。大觀初，京再相，凡法度之已罷者復行，公上言其不可，又規京以童貫宣撫陝西，亦頗持正。至附京之實，乃互見於他人傳中。是公蚤歲立身誠爲可議，而其後請卹太學生陳東、歐陽澈，卒以辭帥蜀，忤秦檜意致仕，未嘗無晚盡之心。況才略之過人，平生所歷州鎮皆有能聲，故雖嘗罷斥，胡文定公以其蔡、穎、南京之政薦之於朝，謂不當以宿累廢。其見取於當世名賢，夫豈偶然哉？

陸心源《重刊石林奏議敘》　今夫學問、經濟，美名也，而人之才苦不能兼。競事功者每陋於文辭，精考古者或昏于從政，漢、晉以後，往往而然矣。左丞以積學著稱，《宋史》傳之《文苑》，宜若政事非所長者。今讀其奏議，設施規畫，綱舉目張，乃知著書立說，非僅空言，夫豈尋章摘句、妄矜獨得者所可同

日語哉！

分論

《謝賜曆日表》《墨莊漫錄》卷七：葉少蘊《謝賜曆日表》云：「豈特千歲之日，可坐而致；將使百畝之田，勿奪其時。」【略】用經史全語而工。

《石林谷草堂上梁文》《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〇：苕溪漁隱曰：東坡作《惠州白鶴新居上梁文》，敘幽居之趣，蓋以文爲戲，自此老啓之也。其後葉少蘊作《石林谷草堂上梁文》，孫仲益作《西徐上梁文》，皆效其體格，然不能無優劣矣。余亦嘗效之，有云：「春風雨足，耕隴首之曉雲；秋日鱸肥，釣波心之寒月。」

《送嚴婿侍郎北使》《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此詩「楛矢石砮」、「竪閫析木」一聯佳，取之。秦檜之和，雖萬世之下，知其非是。後四句含糊說過，無一毫忠義感慨之意，則猶是黨蔡尊舒，紹述之徒常態也。馮班評：此詩何足選？紀昀評：「楛矢」一聯亦無佳處。末數語確。

《送樸歸卞山并示僧宗蓍為余守西巖三首》《歷代詩發》卷二六：公有吟咏蕭散之稱，于此已見。

《懷西山》《歷代詩發》卷二六：風調奕奕，此道老成人。

《蔡子因相過留逾月》《歷代詩發》卷二六：語氣悲壯，更極纏綿。

《蓼園作草堂新成》《歷代詩發》卷二六：疏快自如，煩襟似豁。

《望九華》《宋詩精華錄》卷四：寫得逼肖，江中望九華，頗似嘉州望峨眉也。

《賀新郎》（睡起流鶯語）《拙軒詞話》：葉石林「睡起流鶯語」詞，平日得意之作也，名振一時，雖游女亦知愛重。帥潁日，其侶乞詞，石林書此詞贈之。後人亦取「金鏤」二字名詞。雖然豪逸而迫近人情，纖麗而搖動閨思。

《中興詞話》：石林葉少蘊「睡起流鶯語」詞，人人能道之，集中未有勝此者，蓋得意之作也。《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吹盡殘花」二句）殘花吹盡，垂楊自舞，蔑不傷情「枉」字。一意一機，自語自話，草木花鳥字面迭來不見實，受知于蔡元長，宜也。《蓼園詞評》：夢得理學名臣，晚年致政家居而作。此詞自有所指，可細玩之。《文選》：「裁爲合歡扇，團圓似明月。」《龍城錄》：「八月望日，明皇遊月宮，見素娥千餘人，皆皓衣，乘白鸞。」李太白詩：「離恨滿滄波。」柳子厚詩：「春風無限瀟湘意，欲採蘋花不自由。」採蘋花，即《離騷》擷芳草之意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殘花」二句喻無限離懷，只堪獨喻。下闋「樓前」五句，寫臨江望遠之神，寄情綿遠，筆復空靈。詞有以眞氣爲尚者，如明鏡中不著塵沙一點也。

《念奴嬌》（洞庭波冷）《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長笛」句妙，若蘇、黃、韓、李用笛事，幾于活板。下詞大意不差，但換韵換字，豈以《念奴嬌》本仄調耶？然《憶秦娥》調仄而孫夫人獨平；《柳梢青》調平，而賀方回獨仄。調無相似者，平仄皆不妨耳。「破」字、「過」字換韵誤。《蓼園詞評》：此詞想爲致仕後作也。不過借月寫懷耳。前闋寫其在京時啓沃之意。如長笛之破層陰。「洶湧」五句，寫其披肝瀝膽耳。下闋寫其分散後，無復從前光景矣，然猶心不忘君，想嫦娥應知此心也。所謂時出雄傑者與。《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勝游佳伴，人生能有幾回？明知佳會難尋，而事後追思，尚有餘戀，此詞能曲曲道出。「猶有向來心」，宜爲嫦娥所笑也。結句更托想在瓊樓玉宇，心爲形役，但有神游，如莊子之以神爲馬，則天空海闊，任我翱翔耳。此調在宋人詞中，多用仄韵。《石林詞》一卷中，《念奴嬌》凡三調，用平韵者二調。

《醉蓬萊》（問東風何事）《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起頭何許精力。大凡離情入王右丞詩，右丞等矣。（末句）瀟灑。

《八聲甘州》（又新正過了）《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好啓口。（「憑看取」三句）幽眼。

《菩薩蠻》（平波不盡蒹葭遠）《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前身王摩詰。

《虞美人》（落花已作風前舞）《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下場頭話偏自生情生姿，擷播妙耳。舊于「多情」點句，非旨。

《鷓鴣天》（一曲青山映小池）《雨村詞話》卷三：葉夢得少蘊《鷓鴣天》詞，【略】自注：「梁范堅常謂欣成惜敗者物之情，秋爲萬物成功之時，宋玉作《悲秋》，非是，乃作《美秋賦》云。」「秋堪美」三字如此不輕下，然何後三句全

用東坡詩，只少「荷盡已無擎雨蓋」句耳，如此作詞，太容易也。

《**水調歌頭**》（**霜降碧天靜**）《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石林居士著書百卷，藏書萬卷，其詞與蘇、柳幷傳，不作柔殢婦人語。此詞上闋起、結句咸有峭勁之致。下闋清氣往來，十句如一句寫出，自謂「豪氣安在」，其實字裏行間，仍是百尺樓頭氣概也。

《**念奴嬌**》（**雲峰橫起**）《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起句寫江上所見，從雲峰著想，筆勢亦如雲峰突兀。「回潮」二句，波長天闊，思接渾茫。「綠鬢」數句，觀河面皺，雖屬恆情，而筆勢俊爽。下闋追慨孫郎，「落日」、「雲屯」二句，英詞壯采，頗似東坡。此調本和東坡韵也。

傳記

《**宋史**》**卷四四五**《**葉夢得傳**》葉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嗜學蚤成，多識前言往行，談論亹亹不窮。紹聖四年，登進士第，調丹徒尉。徽宗朝，自婺州教授召爲議禮武選編修官。用蔡京薦，召對，【略】上異其言，特遷祠部郎官。【略】〔大觀〕二年，累遷翰林學士，極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且乞身先衆人補郡。【略】三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汝州，尋落職，提舉洞霄宮。政和五年，起知蔡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移帥潁昌府。【略】時旁郡糾民輸錢就糴京師，怨聲載道，獨潁昌賴夢得得免。李彥括公田，以黠吏告訐，籍郟城、舞陽隱田數千頃，民詣府訴者八百戶。夢得上其事，捕吏按治之，郡人大悅。〔楊〕戩、彥交怒，尋提舉南京鴻慶宮，自是或廢或起。逮高宗駐蹕揚州，遷翰林學士兼侍讀，除戶部尚書。【略】既而帝駐蹕杭州，遷尚書左丞。【略】門下侍郎顏岐、知杭州康允之皆嫉夢得，又與宰相朱勝非議論不協，會州民有上書訟夢得過失者，上以夢得深曉財賦，乃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專一提領戶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辭不拜，歸湖州。紹興初，起爲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略】八年，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又奏防江措畫八事。【略】詔加觀文殿學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略】上章請老，特遷一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拜崇信軍節度使致仕。十八年，卒湖州，贈檢校少保。

葉廷琯《石林先生兩鎮建康紀年略》一卷（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石林詩話**》**卷中** 余大觀間館伴高麗人，【略】故事，使人到闕，不過月許日即遣發。余館伴時，上欲留觀殿試放榜及上巳，遂幾七十日。使者頗修謹祥雅，余撫之既厚，每相感。餞行，自占雲館而別。其副韓繳如，馬上忽使人持一大玉帶贈余，云此實故物，其家世傳以爲寶，今以爲獻。且於笏上自書一詩云：「泣涕汍瀾欲別離，此生無復再來期。謾將寶玉陳深意，莫忘思人見物時。」余以高麗使故事無解挽例，力辭之。

《**夷堅丁志**》**卷一二** 葉少蘊左丞初登第，調潤州丹徒尉，郡守器重之，俾檢察徵稅之出入。務亭在西津上，葉嘗以休日往，與監官並闌干立，望江中有彩舫，傑亭而南，滿載皆婦女，嬉笑自若，謂爲貴富家人，方趨避之，舫已泊岸。十許輩袨服而登，徑詣亭上，問小史曰：「葉學士安在？幸爲入白。」葉不得已，出見之，皆再拜致詞曰：「學士雋聲滿江表，妾輩乃眞州妓也，常願一侍尊俎，愜平生心，而身隸樂籍。儀眞過客如雲，無時不開宴，望頃刻之適不可得。今日太守私忌，郡官皆不會集，故相約絕江此來，殆天與其幸也。」葉慰謝，命之坐。同官謀取酒與飲，則又起言：「不度鄙賤，輒草具殽醞自隨，敢以一杯爲公壽，願得公妙語持歸，誇示准人，爲無窮光榮，志願足矣。」顧從奴挈榼而上，饌品皆精潔。迭起歌舞。酒數行，其魁捧花牋以請。葉命筆立成，不加點竄，即今所傳《賀新郎》詞，卒章蓋紀實也。此詞膾炙人口，配坡公「乳燕」「華屋」之作。而葉公自以爲非其絕唱，人亦罕知其事云。葉晦叔說。

《**清波雜志**》**卷七** 葉少蘊云：「某五十後不生子，六十後不蓋屋，七十後不作官。」然晚年以子舍之多，不免犯六十之戒，屋成而公死矣。二事得於洪慶善。

《**程史**》**卷四** 童貫以左璫幸大觀間，緣開邊功，建武康節鉞，公言弗與，

而莫敢攖也。其三年二月，將行復洮州賞，石林葉少蘊在北門，微聞當遂爲使相，懼當視草，不能自免，出語沮之。蔡元長頗愧於衆論，丁酉鎖院，乃自檢校司空奉寧節度進司徒，易鎮、洮而已，少蘊黽勉奉詔。制出告廷，鄭華原素不樂少蘊，摘語貫曰：「葉內翰欺公，至託王言以寓微風。」貫問其故，華原曰：「首詞有云：『眷言將命之臣，宜懋旌勞之典。』凡今內侍省差一小中官降香，則當曰將命，修一處寺觀，造數件服用，轉官則曰旌勞。公以兩府故事爲宣威，麻辭乃爾，是以黃門輩待公也。又其末云：『若古有訓，位事惟能，德因敵以威懷，于以制四夷之命，賞視功而輕重，是將明八柄之權，』《尚書·周官》分明上面有『建官惟賢』一句不使，卻使下一句，謂公非賢爾，『視功輕重』之語，亦以公之功止於如此，不足直醜賞也。」貫初垂涎儀同，已大失望，聞之赧面，徑揖起歸，質諸館賓，俾字字解釋而已。聽之，其言頗符，則大怒，泣訴于祐陵，納告榻上，竟不受。其年五月戊午，遂以龍學出少蘊汝州，繼又落職，領洞霄祠。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石林總集》一百卷。【略】紹聖四年進士。崇、觀間驟貴顯，三十一歲掌外制，次年遂入翰林。中廢，至建炎乃執政，然財數日而罷。平生所歷州鎮，皆有能聲。胡文定安國嘗以其蔡、潁、南京之政薦于朝，謂不當以宿累廢。晚兩帥金陵，當兀朮臨江，移三山，平群寇，其功不可沒也。秦檜秉政，欲令帥蜀，辭不行，忤檜意，以崇慶節度使致仕。其居在卞山，奇石森列，藏書數萬卷。既沒，守者不謹，屋與書俱燼于火。

《野客叢書》附錄 石林作文必有格，昭慈上僊，石林入郡中制服，館於州北空相寺，方致思作《慰表》間，門人有見之者。方坐，復有謁者至，石林出迎接。案上有一編書，題云《文格十七》。啓之，乃唐人《慰表》十三篇，皆當時相類者。

作品本事

葉夢得《鷓鴣天詞題記》 東坡嘗有詩云：「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此非吳人無以知其爲佳也。予居有小池種荷，移菊十本於池側。每秋晚，常喜誦此句，因少增損，以《鷓鴣天》歌之。

《韻語陽秋》卷一二 大觀中，吳興郡有邵宗益者，剖蚌將食，中有珠現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僧俗創見，遂奉以歸慈感寺。寺臨溪流。建炎間，憲使楊應誠與客傳玩之次，不覺越檻躍入水中，亟禱佛求之於烟波渺茫之中，一索而獲。噫，亦異矣！葉少蘊有詩云：「九淵幽怪舞垂涎，游戲那知我獨尊。應迹不辭從異類，藏身何意戀窮源。歸來自說龍宮化，久住方驚鷲嶺存。此話須逢老摩詰，圓通無礙本無門。」【略】一時名公和篇甚衆，今藏慈感寺。

著錄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葉石林《集略》。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石林總集》一百卷、年譜一卷，尚書左丞吳郡葉夢得少蘊撰。

又 《石林審是集》八卷，其門人盛光祖子紹所錄，亦已入《總集》。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葉夢得《石林集》一百卷。又《奏議》十五卷、《建康集》八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葉夢得《石林集》一百卷。

葉銘《建康集跋》 右先大卿手編《建康集》八卷，乃大父左丞紹興八年再鎮建康時所作詩文也。別有《總集》百卷，昨已刊於吳興里舍。姪凱任總司酒官，來索此本，欲置諸郡庠，並以年譜一卷授之，庶廣其傳云。嘉泰癸亥重陽日，鬳謹題。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石林建康集》十卷，皆帥建康時詩文。其初以所莅官各爲一集，後其家編次，總而合之，此集其一也。

《文淵閣書目》卷九 葉夢得《建康集》，一部一冊，闕。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續收》 葉石林《建康集》二冊，八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石林居士建康集》一冊，全。

葉萬《鈔建康集跋》 國史書目載石林公文集一百卷，虞山桑思玄藏書目曾有之。思玄去今百有餘年，已不可得。此從毛子晉家借抄，子晉得於建康

焦氏，焦乃猗園後人也。【略】二十代孫萬又名樹蓮謹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福建巡撫採進本。宋葉夢得撰。

陸心源《葉萬抄本建康集跋》　《建康集》八卷，舊抄本，每頁十六行，每行二十字。「廓」字注「御名」，「桓」字注「欽宗廟諱」，「惇」字注「光宗廟諱」，蓋從寧宗時刊本影寫者。末有二十代孫萬又名樹蓮跋。【略】葉林宗傳此本，蓋從毛子晉借錄，子晉則得之金陵焦弱侯後人者。中間朱筆校補數十字，皆林宗筆也。卷三《書李朔告後》、《書唐李氏告後》、《蘇秦論》、《范增論》、《養生論》上中下七篇仍缺，當求葉調生藏本補全之。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〇　《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舊鈔本，葉石君舊藏。

葉德輝《刊建康集跋》　足本《絳雲樓書目・補遺》載有先祖石林公全集百卷，年譜一卷，爲世間孤本。《四庫全書》已不著錄，蓋亡佚久矣。此《建康集》八卷，相傳亦只抄本，多從吾家石君先生抄本傳錄。近時藏書家如陸心源皕宋樓所藏，即石君先生抄本，瞿鏞鐵琴銅劍樓所藏，則從石君先生抄本過錄之本。因此上考乾、嘉以前藏書家簿錄，黃丕烈《士禮居題跋記》所載爲吳枚庵抄本，家調笙先生據刻者，爲雍正庚戌二十二世孫啓祥抄本，及杭州汪小米遠孫、元和朱述之緒曾二家藏本，前皆有嘉泰癸亥公之孫籀跋，蓋同一祖本也。【略】此本爲黃虞稷千頃堂所藏，卷首有「海鶴道人」四字白文印。

張履《道光重刻石林居士建康集序》　宋葉石林《建康集》八卷，舊刻已亡，藏書家僅有傳鈔之本，中亦間有殘闕。茲其裔孫廷琯重加校勘，并附入所輯《紀年略》一卷、逸文若干首而付諸梓，屬余爲之序。

葉廷琯《道光重刊石林居士建康集跋》　《建康集》宋刻本，琯求之三十年不能得，僅得舊鈔嘉泰癸亥刻本，後有雍正庚戌冬二十二世孫分湖啓祥跋，亦云刻本曾未之見，於廷方姪處得此本，脫誤不可卒讀，假歸細加補訂，闕其必不能通者，錄而藏之。今讀之，脫文誤字仍復不少。蓋當時未獲善本校正。且廷琯所得者疑出後人傳鈔，并非啓祥校錄原本。嗣借得寶山李穆卿丈所藏舊鈔本讎校一過，訂訛補脫十得四五。又從杭州汪氏振綺堂乞借一本覆校，更得十數處，其必不能通者仍闕而不改。至第三卷內有目無文，原佚六篇，竟無從復見矣。【略】校勘既竟，因采《褒忠廟記》及《楊公祭文》（此文亦首尾不全，僅有中間二段）爲是集補遺（此外更搜得公佚詩文十餘首，以非兩鎮時作，故不闌入，擬別輯爲《石林逸稿》）。又以籀跋稱舊有年譜，并輯《兩鎮紀年略》一卷，附於集後。宋本雖不可見，讀者於此或亦可得其大略耳。【略】道光癸卯孟春，裔孫廷琯謹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依宋鈔校本。吳枚菴、黃蕘圃藏書。

《藝風藏書記》卷六　《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舊鈔本，版口有「毛氏正本」四字。趙素門（輯寧）以朱筆校。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宋葉夢得撰，明末鈔本，明毛晉校，清季振宜跋，一冊。《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宋葉夢得撰，清初鈔本，清金錫爵跋，一冊。《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宋葉夢得撰，清鈔本，清孔廣栻錄王士禎跋，一冊。《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宋葉夢得撰，清鈔本，清邵恩多、季錫疇校，四冊。《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補遺一卷，宋葉夢得撰。《石林先生兩鎮建康紀年略》一卷，清葉廷琯撰，清咸豐六年葉運鵬刻本，章鈺錄鄧邦述校跋，二冊。《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宋葉夢得撰，清宣統三年葉德輝刻觀古堂叢書本，傅增湘校并跋，二冊。

葉夢得《志愧集序》　進對以來，奏稿藏於家者若干篇，不忍盡棄，乃序次爲十卷，目之曰《志愧集》。夫天下豈無大安危，生民豈無大休戚，矧戎狄亂華，中原分裂，上方櫛（木）沐（沐）風雨，旰食圖功，而身遭不世之主，橫被非常之知，所言僅如此而已。心非木石，安得不愧？姑自識之，留以遺子孫，庶後世悼其意之不終，或有感勵奮發，慨然少能著見者，猶足雪其無功之恥，而償其未報之恩也。

《遂初堂書目・章奏類》　《葉石林奏議》。

葉箋《石林奏議跋》　〔奏議〕《總集》不載，往往見者爲之興歎。因錄木天台郡□，□廣其傳。開禧丙寅六月既望，姪孫朝奉大夫、改差權知台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箋謹書。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二　葉夢得《石林奏議》十五卷，葉夢得撰。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　《石林奏議》十五卷。

顧廣圻《百宋一廛賦》　「賑石林之《奏議》，鬱剝落而生芒。」黃丕烈注：

「葉夢得《石林奏議》十五卷，每半葉十行，每行廿字。每卷次行題【模編】二字，後有跋，末署『開禧丙寅六月既望，姪孫朝奉大夫、改差權知台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箋謹書』。此書，陳直齋著於錄。近《汲古閣秘本目》載影宋精鈔，此較勝之矣。居士頗惜其紙板有剝落處也。」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版書目》《石林奏議》，十五卷。

陸心源《宋槧石林奏議跋》《石林奏議》十五卷，題曰「模編」，宋刊本，每頁二十行，行二十五字，後有姪孫箋跋，即《百宋一廛賦》中所謂「賑石林之《奏議》，鬱剝落而生芒」者也。【略】《建康總集》一百卷，宋時曾板行。是編爲《總集》所不載，慶元中姪孫箋刊之台州郡齋，語詳箋跋。

又《重刊石林奏議敘》《石林奏議》十五卷，宋尚書左丞葉石林之所著也。【略】先曾自編其奏議爲《志愧集》而自序之，見《文獻通考》，今佚。此則其第三子模所編也。開禧中從孫箋知台州，始版行之。《宋史・藝文志》、陳直齋《書錄解題》、明《文淵閣書目》著于錄，其後葉氏菉竹堂、陳氏世善堂、毛氏汲古閣皆有其書。入國朝，流傳漸罕。乾隆中開四庫館，未經采進。至黃氏《百宋一廛賦》出，世乃知孤本之僅存。轉輾而爲仁和胡心耘所得，亂後歸于鄉先輩吳平齋太守，余以文衡山石湖卷易得之。【略】左丞著書二十五種，今存十一種。《奏議》自開禧至今未聞重刊。潘伯寅宮保從余借閱，慫恿雕行，遂摹寫而付之梓。

葉廷琯《影寫宋刊本石林奏議跋》此十五卷者爲第三子模所編刊，當在福州歸老以後，即因《志愧集》增輯而成。雖南渡以前奏議概未採入，然半生偉略英謨已燦然俱備，且有足補史事之遺者，洵爲考古者不可少之書也。雲曙閣藏此數年，欲重梓而無力，近聞胡君心耘搜刻祕笈，遂介余以歸之。胡君欣然錄副，流布四方，以此原本藏諸名山。蓋自開禧鋟板至今，閱七百餘年，若存若亡而復傳于是，亦公之精神蘊結，默有呵護其間。【略】咸豐五年乙卯春仲，裔孫廷琯謹識。

傅增湘《校汲古閣影宋本石林奏議跋》宋刊本《石林奏議》十五卷，葥宋樓陸氏舊藏，余昨歲東游，於靜嘉堂文庫中見之，有李中麓印，卷中爛版字多缺失，然自明以來，傳世秖有此本也。汲古閣毛氏曾借李氏宋本影寫一帙，精妙絕倫，不僅下眞迹一等，即《秘本書目》中所載「影宋版，精鈔，四本價十二兩」者是也。光、宣之交，南估載影宋本入都門，【略】近有友人指名索取，以千金成議。余從文友堂假得，留置案頭者三日，因取陸氏翻刊本對勘一過。影宋本有而刊本無者，凡增補三百三十字；刊本有而影宋本無者，凡一千六十四字。同一宋本也，毛氏影鈔本出焉，陸氏翻刊本亦出焉，而其差異乃達千百字之多，殊不可以理解。將謂毛氏影寫時偶有漏略乎，然不應至三百餘字之多；然謂宋本流傳日久，其糜爛之處益甚乎，則宋本固明明尚存，未曾更加浥損也。然則刊本多於影本之千餘字，果何從得之乎？且自汲古閣以迄今日，固未聞別有宋本可以參互比較也。反覆推尋，未明厥故，異時倘重渡扶桑，當攜此校本入高輪邸中，子細讎斠，庶幾一決此疑乎。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四《石林奏議》十五卷，宋葉夢得撰。宋刊本。【略】鈐有「李開先印」、「吳平齋讀書記」及陸心源各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石林奏議》十五卷，宋葉夢得撰。清光緒十一年陸心源葥宋樓影宋刻本，傅增湘校幷跋，四冊。《石林奏議》十五卷，宋葉夢得撰。清鈔本，葉廷琯跋，四冊。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石林詞》一卷，葉夢得少蘊撰。

又《注琴趣外篇》三卷，江陰曹鴻注葉石林詞。

毛晉《石林詞跋》所撰詩文甚富，有《建康集》、《審是集》、《燕語》，後人合編《石林總集》百卷行世外，《石林詞》一卷，與蘇、柳幷傳。

《汲古閣校刻書目》《宋名家詞》第二集：葉夢得《石林詞》三十九葉。

《述古堂書目》卷二《葉石林詞》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石林詞》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葉夢得撰。

《葥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九《石林詞》一卷，毛季斧手校本。宋吳郡葉夢得少蘊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石林詞》一卷，宋葉夢得撰。二集。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持靜齋藏舊鈔本。樹花庵補校舊鈔本。陸敕先、毛斧季手校本。顧氏藝海樓鈔本。戴竹友舊鈔本。承恩堂刊本。葉廷琯刊本，乃用戈順卿校毛氏原本及戴藏舊鈔本。石林遺書本。婁縣裔孫光復刊本。觀古堂校刊本。戀花盦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石林詞》一卷、補遺一卷，宋葉夢得撰。清葉廷琯校錄清道光二十九年葉氏楙華盦刻本，朱祖謀校，一冊。《石林詞》一卷，宋葉夢得撰。清光緒十四年汪□刻六十名家詞本，朱祖謀校，一冊。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二　《石林詩話》一卷，葉夢得撰。

《百川書志》卷一八　《石林詩話》一卷，葉夢得著。

《趙定宇書目》《稗統》第一百九十六冊：《石林詩話》。

《脈望館書目》《石林詩話》一本。

《玄賞齋書目》卷七　《葉石林詩話》。

《國史經籍志》卷五　《葉正則詩話》二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四　《石林詩話》二卷，百川學海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石林詩話》三卷，宋葉夢得。

毛晉《石林詩話跋》　今春從吳興賈人購得詩話十卷，《石林》其一也，腐蝕幾半，亟爲之補遺正訛。

《汲古閣校刻書目》《津逮秘書》第五集：《石林詩話》，五十二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石林詩話》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葉夢得撰。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石林詩話》三卷，宋葉夢得撰。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一八　《石林詩話》三卷，宋刊本。宋葉夢得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四　《葉先生詩話》三卷，影鈔元本。題「石林葉夢得少蘊述，古迂陳仁子同甫校正」。此從仁子刻本影寫，甚精。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石林詩話》一卷，宋葉夢得撰。百川學海本。津逮祕書本。歷代詩話本三卷。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葉先生詩話》三卷，宋葉夢得撰。元陳仁子刻本，一冊。

葉夢得《石林燕語序》　宣和五年，余既卜別館於卞山之石林谷，【略】故人親戚時時相過，周旋嵁巖之下，無與爲娛，縱談所及，多故實舊聞，或古今嘉言善行，皆少日所傳於長老名流，及出入中朝，身所踐更者，下至田夫野老之言，與夫滑稽諧謔之辭，時以抵掌一笑。窮谷無事，偶遇筆札，隨輒書之。【略】因令棟裒集爲十卷，以《石林燕語》名之。其言先後本無倫次，不復更整齊。

《遂初堂書目・小說類》　《石林燕語》。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石林燕語》十卷，葉夢得少蘊撰。宣和五年所作也。

又　《玉澗雜書》十卷，葉夢得撰。考其中所記，亦當在宣和時所作。玉澗者，石林山居澗水名也。

《文獻通考》卷二一七　《石林燕語》十卷。

又　《玉澗雜書》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六《史附》　《石林燕語》，一部一冊，闕。

《晁氏寶文堂書目・子雜》卷中　《石林燕語》（二，舊刻）。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上　《石林燕語》十卷，葉夢得。

《趙定宇書目》　《稗統》第四十五冊：《石林燕語》。

《百川書志》卷八　《石林燕語》十卷，宋葉夢得著。

《內閣藏書目錄》卷八　《石林燕語》一冊，不全。宋葉夢得著。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　《石林燕語》二本。

《玄賞齋書目》卷六　《石林燕語》。

《滄生堂藏書目》卷七　《石林燕語》十卷，正稗海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石林燕語》十卷，《考異》一卷，永樂大典本。宋葉夢得撰。【略】夢得之書，宋槧罕覯，前明有大字刊本，摹印亦稀。世行毛晉《津逮祕書》所載，脫誤頗多，而商維濬《稗海》所載，踳駁尤甚。今併參驗諸本，以《永樂大典》所載詳爲勘校，訂訛補闕，以歸完善。凡所釐正，各附案語於下方，用正俗刻之訛。

《結一廬書目》卷三　《石林燕語》十卷，宋葉夢得譔，明初刊本。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五七　《石林燕語》十卷，明刊本，汲古閣舊藏。宋葉夢得撰，子棟、桯、模編。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九　《石林燕語》十卷，明正德刊本，汪季青藏書。子棟、桯、模編。

《藝風藏書記》卷二　《石林燕語》十卷，明正德元年監察御史楊武刊於大梁，後有跋，提行空格皆依舊式，蓋源出自宋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　《石林燕語》十卷，明正德楊武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石林燕語》十卷，宋葉夢得撰，宇文紹奕考異，清鈔本，六冊。

葉夢得《巖下放言序》　予挂冠以來，口固未嘗及世務，然交親往來，兒輩環繞，耳目所及，何能自苦至於不言，亦任之耳。時時或自紀錄，因目之曰《巖下放言》云。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巖下放言》一卷，葉夢得撰。休致後所作。

《晁氏寶文堂書目・子雜》卷中　《巖下放言》。

《玄賞齋書目》卷六　《巖下放言》。

《滄生堂藏書目》卷七　《巖下放言》三卷，葉夢得著，說鈔本，餘苑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巖下放言》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宋葉夢得撰。

《遂初堂書目・小說類》《石林避暑錄》。

《讀書附志》卷上　《避暑錄》十五卷，宋葉夢得。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避暑錄話》二卷，葉夢得紹興五年所作。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葉夢得《石林避暑錄》二卷。

《文淵閣書目》卷八　葉少蘊《避暑錄》，一部二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葉少蘊《避暑錄》一冊。

《百川書志》卷八　《乙卯避暑錄》一卷，宋葉夢得少蘊紹興五年所作，《文獻通考》尚闕一卷。

《玄賞齋書目》卷六　《避暑錄話》。

《滄生堂藏書目》卷七　《避暑錄話》二卷，正稗海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避暑錄話》十卷，宋葉夢得。

徐燉《避暑錄話跋》　此亦建安楊氏鈔本也，與《春秋繁露》、《野客叢書》一式繕寫。

《汲古閣校刻書目》　《津逮秘書》第十五集：《避暑錄話》二卷，一百九十九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避暑錄話》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葉夢得撰。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五七　《乙卯避暑錄話》二卷，影寫宋刊本。宋葉夢得少蘊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九　《避暑錄話》四卷，明刊本，孫潛夫校本。宋葉夢得少蘊著。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　《乙卯避暑錄話》二卷，宋葉夢得撰。明弘治三年寫本。

又　《石林避暑錄話》四卷，宋葉夢得撰。明萬曆嘉禾項德棻宛委堂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避暑錄話》二卷，宋葉夢得撰。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祕書本，李鴻裔校并跋，四冊。

《文淵閣書目》卷八　葉少蘊《東軒雜錄》，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葉少蘊《東軒雜錄》一冊。

藝文

晁沖之《和寄葉甥少蘊內翰見招》　翰林赫奕今如此，莫道人惟舊雨來。龐老終身遠州府，劉郎何面向春臺。園宜杏子非時結，溪閣梅花過日開。兩地聲聞無百里，相望一覆手中杯。

程俱《次韻葉翰林見寄》　雅望清班亦醉翁，暫令槐閣曳鈴空。更評它日歸賢守，畫諾何人稱治中。便合追鋒來就日，已知投刃有成風。貽詩千里兼金意，俎豆常憐斷尾雄。　相望千古一涪翁，還向江湖四壁空。病目自甘桃李後，野麋難着鳳麟中。未成下澤還鄉里，且寄窮閭蔽雨風。舉世知音常契闊，悲歌沉抑爲誰雄。

又《寄謝葉翰林見招》 風流刺史從英游，況復西湖菡萏秋。授簡豈堪陪兔苑，舉鞭聊欲醉荊州。白雪詞章勝遠游，胸中清鑒有陽秋。玉堂正要如椽筆，肯使經年借一州。

劉一止《少保左丞葉公挽詩二首》 四紀聲華舊，三朝道義尊。微言眞自樂，博識更誰論。翰墨餘千載，哀榮付九原。松杉倚幢節，愁絕暮煙昏。文章千古事，富貴百世身。幷世今餘幾，如公孰擬倫。軒裳清夢破，丘壑此心親。嘆息韋編旨，無從舉似人。

雜錄

《清波雜志》卷二 煇頃於池陽一士大夫處，見紙上橫卷《山陰圖》，乃葉石林家本，人物止三寸許，已再三臨寫，神韻尚爾不凡，況龍眠眞筆耶？前有序、贊，各八句，詞翰皆出石林。

《行都紀事》 楊誠齋名萬里，字廷秀，爲監司時，循歷至一郡，郡守盛禮以宴之，而適初夏。有官妓歌葉少蘊《賀新郎》以送酒，其中有「萬里雲帆何時到」，誠齋遽云：「萬里昨日到。」太守大慚，即監繫官妓。

《蓮子居詞話》卷三 《儼山外集・豫章漫抄》云：宋有兩葉夢得，俱號石林。吳縣石林，字少蘊，官至宰執，工詞，有《琴趣外編》。貴溪石林，南渡朝進士，官至秘書丞，知撫州。今《性理大全》所引石林葉氏次眞西山後者，非少蘊也。

楊甲

《宋百家詩存》卷六《棣華館小集》 楊甲字鼎卿，重慶昌州人。大觀時遊京師，頗有聲望。嘗仕於蜀，旋以事去官，寓居靈泉山中，故其詩有「微官也謫居」之句。《棣華館小集》一卷，多遊覽弔古之作。其詩夭嬌脫俗，孤光冷艷，不著色相。如《遊長松寺》云：「青山有驕色，斯客不能句。」《宿安靜觀》云：「石泉瀉幽潔，意寂不肯喧。」俱不食人間煙火語也。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楊甲棣華館小集》 宦味經年亦澹如，詩情冷豔比芙蕖。靈泉山下逢寒食，可笑微官也謫居。

李之鼎《棣華館小集跋》 讀此集冷豔逋峭，詩境甚高。

彭元瑞《六十家名賢小集跋》 陳起芸居於臨安府大街睦親坊，設陳解元書鋪，收刻海內詩人小集，雖數什亦名一家，命曰《江湖集》，蓋一時舉場游客炫名之資，幷名公貴人小卷，間及北宋所遺，皆登梨棗，本無一定家數卷數。【略】近錢唐吳尺凫彙爲六十四家，盡汰北宋人，定名《南宋群賢小集》，作躍自詡完善。予所藏有二本，此本購自馬氏叢書樓，較吳集少七家（許棐、樂雷發、劉過、林同孝、姜夔、周文璞、僧紹嵩），多楊甲、陶弼、何耕三家，蓋北宋人也。

孫傅

論述

翟汝文《孫傅試中宏詞除正字制》 朕博求天下之俊髦，程其器能，唯恐失之。詔有司悉舉藝文，以爾充賦。朕既得爾於語言，復欲見之行事，試之冊府，以觀踐履。夫言之不可以已也，唯君子然後能文質相稱，而華實不渝。爾往欽哉。

孫覿《兵部尚書孫傅除尚書右丞制》 具官某洪毅直方，聰明敏博。學問邃以經術，告自得之淵深，功名見夫緒餘，行所知之光大。事其初載，蔚爲名臣。延登八座之從，進陟五兵之任。師尹之望嚴嚴，具維石之瞻；王臣之公蹇蹇，厲匪躬之節。是用擢升右轄，進貳中臺。朕欲解弦而更張，固非濟水之能食。畏與在位，同協厥中。往既一心，服我休命。

又《尚書右丞孫傅除同知樞密院制》 具官某弘毅而任重，廣博而有文。夷險一心，踐更衆職。危言直論，固嘗折遠方無厭之求；繕甲治兵，又欲刷四

鄰交侵之恥。願疆埸安危之未決，而羌人叛服之無常。蔽自僉言，延登右職。載疇雅望，進貳本兵。庶幾盡行平日之言，可以坐厭未形之難。力行所學，以底丕平。

傳記

《宋史》卷三五三《孫傅傳》　孫傅字伯野，海州人。登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爲秘書省正字、校書郎、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略】遷秘書少監，至中書舍人。宣和末，高麗入貢，使者所過，調夫治舟，騷然煩費，傅言，【略】宰相謂其所論同蘇軾，奏貶蘄州安置。【略】靖康元年，召爲給事中，進兵部尚書，【略】十一月，拜尚書右丞，俄改同知樞密院。【略】二年正月，欽宗詣金帥營，以傅輔太子留守，仍兼少傅。帝兼旬不返，傅屢貽書請之。及廢立檄至，傅大慟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爾，苟立異姓，吾當死之。」金人來索太上、帝后、諸王、妃主，傅留太子不遣，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宦者二人殺之，幷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略】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而從太子出。至南薰門，范瓊力止之，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傅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死從。」是夕，宿門下。明日，金人召之去。明年二月，死於朔廷。紹興中，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定。

《東都事略》卷一〇八《孫傅傳》（存目）

紀事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六引《詩說隽永》　孫伯野，宣和間爲中書舍人，論〔高〕麗人入貢，所過騷動，貶散官，居于蘄州。許崧老時爲給事中，乃封駁曰：「孫〔傅〕〔傅〕山東野人，乞從末減。」楊時可時爲省郎，以詩送孫曰：「清議豈徒光四戶，直聲應已到三韓。黃門有手能批敕，太學無人爲舉幡。」《四六談麈》云：「孫伯野論〔高〕麗人騷擾，中批云：『至乃用蘇軾語，全無顧忌。』孫表云：『不知言語之合前人，但見裔夷之負中國。』」

章誼

《宋史》卷三七九《章誼傳》　章誼字宜叟，建州浦城人。登崇寧四年進士第，補懷州司法參軍，歷漳、台二州教授，杭州通判。【略】帝幸臨安，苗、劉爲變，帝御樓，宰臣百執事咸在，人心恟恟。帝問群臣曰：「今日之事何如？」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輒曰：「乞問三軍。」誼越班斥之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邪？」希孟卻立屏息，帝嘉之。事定，竄希孟吉陽軍，誼遷二秩，擢倉部員外郎。奉使二浙，貿易祠牒以濟軍用，以稽遲罷。未幾，召爲駕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使。【略】詔問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策，誼對曰：「去姦貪殘虐之吏，則民可保；用循良廉平之吏，則盜可弭；敵寇未遏，以未得折衝禦侮之臣；財賦未裕，以未得掌財心計之臣。凡此四者，任人不任法，則政治可得而治矣。」【略】紹興二年，除大理卿。宰相奏知平江府，帝曰：「誼儒者，賴其奏讞平恕，使民不冤，勿令補外。」尋除權吏部侍郎。【略】改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勅令。【略】遷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略】四年，金遣李永壽、王翊來，求還劉豫之俘及西北人在東南者，又欲畫江以益劉豫。時議難之，欲遣大臣爲報使，參政席益以母老辭，薦誼爲代，加誼龍圖閣學士，充軍前奉表通問使，給事中孫近副之。誼至雲中，與粘罕、兀室論事，不少屈。【略】還，至南京，劉豫留之，以計得歸，帝嘉勞之，擢刑部尚書。【略】五年，以疾請郡，除龍圖閣學士、知溫州。【略】六年，移守平江。【略】七年，帝還臨安，以誼爲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未幾，提舉亳州明道宮。代還，八年卒，年六十一，謚忠恪。誼寬厚長者，【略】立朝論事，奏疏無慮數十百篇，皆經國濟時之策。

《讀書附志》卷下　《忠恪章公文集》二十卷。右，章忠恪公誼之文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　庚午，孫傅復爲狀遺金人，乞「軫恤趙氏，存全社稷，許國主歸國，降號稱藩，或立監國太子，以從人望，或選立趙氏近屬，使本國生靈有主，中外安帖，以全大國弔伐之義。傅等今在南薰門拜泣俟命。」遂率百官父老集門下號泣數刻。吏部尚書王時雍獨不預。

【略】集乃陳季習序。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章誼《奏議》二卷。又，文集二十卷。

程俱

論述

綜論

葉夢得《北山小集序》　紹聖末，余官丹徒，信安程致道爲吳江尉，有持其文示余者，心固愛之，願請交，未能也。政和間，余自翰苑罷領宮祠，居吳下，致道亦以上書論政事與時異，籍不得調，寓家於吳，始相遇，則其學問風節，卓然有不獨見於其文者。即爲移書當路，論以言求士，孰不幸因此自表見，其趣各不同，若概論其過，一斥不復錄，天下士幾何，可以是盡棄之乎，併上其文數十篇。宰相見而驚曰：「今之韓退之也！」亟召見政事堂。會有間之者，復得閑秩，然宰相知之未已也。宣和初，復召入館，稍遷爲郎，議者翕然，始恨得之晚。自是二十年間，卒登侍從，爲天子掌制命，文章擅一時。【略】今觀其文精確深遠，議論皆本仁義，而經緯錯綜之際，則左丘明、班孟堅之用意也。至於詩章，兼得唐中葉以前名士衆體。

又《北山律式序》　人皆知致道之文，而不知其詩，即知其詩，亦僅知其古風，而不知其律詩之妙。及門鄭晦，繫致道同里人，初學韵語，予謂其何舍近而求遠也。因選錄致道近體詩二卷，名曰《北山律式》。

鄭作肅《北山小集後序》　紹興甲子歲，先生卒，其子請公如約，公從之，僅述誌叙，未及銘詩而薨。然其藁今傳於世也，其略曰：「其爲文辭在司馬遷、班固之間，進則掌天子命書，退猶將付以太史氏之筆，蓋有不可誣者焉。」議者謂公之誌文，實踐平生然諾，不虛美以諛墓中人，有以取信於學士大夫也。作肅昔爲南徐學官時，偶先生卜居在焉，一日裁書問文於先生，先生翌日答書凡數百言，其要曰：「昔之作者，自六經、百氏之書，世傳之史，方外之書，無不讀。非惟讀之而已，取舍是非，了然於心。其粲然者，我之文也，而資焉者，六經、百氏、載籍之傳，而吾自得者也，然而莫見其迹也。」嗚呼！先生論文淵源如此，則謂其文辭在司馬遷、班固之間，未爲過也。頃又嘗見大參毗陵張公，言先生嘗爲毗陵筦庫，因見鄒忠公，公與語連日，奇之，謂人曰：「程致道，所謂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者也。」忠公德名甚重，不輕許可，則其所取又有出文辭之外者矣。門人中吳鄭作肅序。

《澗泉日記》卷下　程致道之文太快。

《宋詩鈔・北山小集鈔序》　爲文典雅閎奥。詩則取塗韋、柳，以闕陶、謝，蕭散古澹，有忘言自足之趣，標致之最高者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北山小集》四十卷。【略】俱天性伉直，其在掖垣，多所糾正，如《高宗幸秀州賜對劄子》極言賞罰施置之當合人心，《論武功大夫蘇易轉橫行劄子》極言朝廷之當愛重官職。又徐俯與中人唱和，驟轉諫議大夫，俱亦繳還錄黃，頗著氣節。今諸劄俱在集中，其抗論不阿之狀，讀之猶可以想見。至制誥諸作，尤所擅場，史稱其典雅閎奥，殆無愧色。詩則取逕韋、柳，以上闕陶、謝，蕭散古澹，亦頗有自得之趣。其《九日》一首，毛奇齡選唐人七律，至誤以爲高適之作，足知其音情之近古矣。

邵淵耀《張蓉鏡抄本北山小集跋》　北山程公以文學氣節著於東都、南渡之間，史稱其制誥典雅閎奥，而其所論諫繳駁，見諸集中者，尤徵亮直之概。詩效韋、柳，抑餘事矣。

錢大昕《跋北山小集》　北山詩文有風骨，在南宋可稱錚錚佼佼者。

王昶《舟中無事偶作論詩絕句・程俱沈與求陳去非》　故事麟臺擅舊聞，小雲林亦具清芬。參知才思能多少，幸有梅花契道君。

分論

《謝除正字表》　《鷄肋編》卷下：程俱致道，以外氏蔭入官，少有文稱，車駕在錢塘，不試而除正字。其謝表有云，【略】蓋自唐以來，纔十數人，亦可謂榮矣！然自是率多不試，人反以爲濫也。

《**與李樞密論事書**》《〔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用意深長，不爲一切權宜之說。

《**過紅梅閣**》《庚溪詩話》卷下：毗陵薦福寺紅梅閣，士大夫多留題，惟程給事致道俱嘗有詩，其略曰：「春風如醇酒，著物物不知。居然此枝後，迨此白日遲。春風日浩蕩，醉色迴冰肌。所恨培雪根，向來歲寒枝。差池弄芳晚，坐令顏色移。顏色固嫵媚，清香無故時。」意新妙，又存規戒，不苟作也。

《**順縣游靈巖**》《歷代詩發》卷二七：語亦近人，而氣味正自高妙。

《**張公洞**》《歷代詩發》卷二七：首尾中間俱以夢爲經緯，故雖弘肆成篇，而章法正自遒飭。

《**豁然閣**》《歷代詩發》卷二七：幽微古淡，標致極高。

《**戲贈江仲嘉司兵**》《歷代詩發》卷二七：高華秀逸之篇。

《**九日獨坐**》《歷代詩發》卷二七：高適九日詩，縱使登高秖斷腸，不如獨坐空搔首」。

傳記

程瑀《**程公俱行狀**》公諱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略】〔父卒，〕公時方年九歲，哭泣哀毀，見者咨嘆。【略】外祖尚書鄧公左丞潤甫深奇之。後其家人緣左丞意奏補公假承務郎。紹聖四年，授蘇州吳江縣主簿。【略】任滿，辟差舒州太湖茶場。以上書論時政罷歸，時執政者方力持紹述之說以售其私，凡持正論者斥以爲邪，雖被擯廢，人更以爲榮焉。大觀初，監常州市易務，八寶恩遷通仕郎。政和元年，改宣德郎，差知泗州臨淮縣事。三年，召赴審察，以前上書報罷。尋主管兗州岱嶽觀。七年，差通判延安府。以侍親非便，辭，改通判鎮江府。俄除編修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八年，兼道史檢討。宣和二年，轉承議郎，賜五品服。明年，除將作監丞。時論謂公以儒術世其家，今藝學績文，士鮮出其右。近臣亦推公長於撰著，於是以聞，徽宗即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賜上舍出身。三年，除禮部員外郎。駕幸秘書省，特旨召觀書閣下，因賜御筆書畫，遷朝奉郎。五年，丁母憂。七年，復除禮部員外郎。以病告老，不俟報而歸，坐謫歲餘。今上登極，轉朝請郎。建炎三年，復爲著作佐郎，再遷禮部員外郎，除太常少卿。卧家力辭，章四上，遂以直秘閣知秀州。【略】紹興改元，始置秘書省，即以公爲秘書少監。九月，除中書舍人，仍兼侍講。二年，罷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四年，差知漳州，以病辭，改提舉台州崇道觀。五年，復集英殿修撰。【略】〔朝廷〕謂公雅精史學，持心平實，欲使免朝參，坐局充職，其意甚厚，而公以疾力辭，乃差提舉亳州明道宮。【略】十四年六月，疾稍侵，乞致仕，轉左中奉大夫。壬辰，卒於寢，享年六十有七。【略】公天資端方誠直，言動不妄，思慮精切，志趣高遠，加以該洽深邃之學，典雅宏奥之文。自其幼年未仕，人推爲有父風，稍任州縣，即能遇事引義慷慨，論列利害。及緣上書坐譴，湮阨連年，饑寒轉迫，氣益堅剛，而自信愈篤，學業大成，偉然有公輔之望。

《**宋史**》卷四四五《**程俱傳**》（存目）

紀事

程俱《**麟臺故事後序**》〔紹興元年〕三月甲辰，詔以朝請郎、直秘閣臣程俱試秘書少監。臣愚無似，初以編修《國朝會要》檢閱官寓館下，又再佐著作。今茲修廢官以舉令典，又以人乏，首被久虛之選，踧踖懼不稱。

又《**數詩述懷**》一生共悠悠，今者曷不樂？二十起東山，誤爲微官縛。三年瞬眸耳，郵傳那久托。四壁自蕭然，青編束高閣。五更霜鐘動，起視星錯落。六律聿其周，忽忽更歲籥。《七哀》哦幽韻，感念驚獨鶴。八極豈不廣，衰懷了無托。九原嘆多賢，死者那可作？十里望煙村，天隨去寥廓。

又《**望九華詩序**》船發大雲倉五十里許，顧江南衆山，中有數峰。奇爽特異，一見即知其爲九華。問篙人，果然，因知褚季野於廣坐中識孟萬年，正應如此。作詩一首。

著錄

葉夢得《**北山小集序**》嘗哀次平生所爲文，欲屬余爲序，會兵興不果。後遇火，焚棄殆盡。稍復訪集，尚得十四五，而益以近所著，爲四十卷。

《北山小集》卷四〇附程瑀《程公俱行狀》　公平生著述不可勝紀，已抱病猶不輟。然憂深慮危，時時芟削焚棄，今所存者，《北山小集》四十卷、《麟臺故事》五卷、《默說》三卷，餘無傳焉。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北山小集》四十卷，中書舍人信安程俱致道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程俱集》三十四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程俱《北山集》四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北山集》八冊。宋紹聖間信安程俱著，葉夢得序，凡四十卷，闕十九至二十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北山小集》四十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程俱撰。【略】是集凡詩十一卷、賦及雜文二十九卷。【略】其集傳世頗稀，此本乃石門吳之振得於泰興季振宜家，蓋猶從宋槧鈔存，故鮮所闕佚。

黃丕烈《宋本北山小集跋》　書友胡益謙持《北山小集》示余，欲一決其宋本與否，余開卷指示紙背曰：「此書宋刻宋印，子不知宋本，獨不見其紙爲宋時冊子乎？」胡公深以余不欺，遂議交易，余許其每冊一金，卒以物主居奇，倍價易得，復以二金酬之。【略】近時《浙江採集遺書總錄》載有知不足齋藏影宋槧寫本，吳之振識云：「此冊昔年爲季滄葦侍御所贈，侍御從絳雲樓宋刊本影寫者。」是宋本係東澗舊藏。今本首冊有健菴圖章，而彭城無所記識，豈眞絳雲餘燼耶？余不能辨其是一是二也。

錢大昕《宋本北山小集跋》　黃孝廉堯圃買得宋槧本《北山小集》四十卷，皆用故紙印刷，驗其紙背，皆乾道六年官司簿帳，【略】意此集版刻於吳興官廨也。

張金吾《張蓉鏡抄本北山小集跋》　宋槧本《北山小集》四十卷，吳縣黃氏士禮居舊藏，轉入汪氏藝芸書舍。金吾從之影寫一分，芙川此本，又從金吾藏本傳錄者。

邵淵耀《張蓉鏡抄本北山小集跋》　北山程公以文學氣節著於東都、南渡之間，【略】集四十卷，著錄祕閣，當即鮑氏影宋寫本。芙川此本，乃士禮居舊藏宋槧，雖經一再傳抄，而典型尚在，猶可想見風軌，固不必以絳雲故物爲梓里之遺而珍之也。道光丁亥歲嘉平月，邵淵耀記。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〇　《北山小集》四十卷，影寫宋刊本。宋信安程俱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北山小集》四十卷，舊鈔本。宋程俱撰。

《藝風藏書記》卷六　《北山小集》四十卷，舊鈔本，從宋刊本影寫。

張元濟《四部叢刊續編影印北山小集跋》　江安傅沅叔同年得此書於上海，藏余家者浹月。余請於沅叔，攝影備印，存之有年矣。月霄先生跋力斥藏書家愛護舊籍，祕不示人之謬，復深望後人之廣爲傳布。閘北之變，幸未被燼，今印成行世，可以慰先生於九原矣。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北山小集》四十卷，宋程俱撰，清吳之振跋，十五冊。《北山小集》四十卷，宋程俱撰，清道光五年袁氏貞節堂鈔本，十六冊。《北山小集》四十卷，宋程俱撰，清道光七年張蓉鏡家鈔本，清張金吾、邵淵耀、方若蘅、柳瀛跋，十二冊。《北山小集》八卷，宋程俱撰，明施介夫輯，附錄一卷，明鈔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北山小集》存四卷一冊，宋程俱撰，宋乾道淳熙間刊公牘紙印本。存卷二十四至二十七。

胡交修

論　述

劉一止《胡交修除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制》　具官某器周而用博，學茂而辭雄。早以重名，遍儀要路。粵自禁林之近，旋居常伯之尊，守道不回，孤忠自信。朕慨念典刑之老，乂安湖海之游，爰錫贊書，併還舊物。總司戎之政令，兼視草之雍容。事絕前聞，茲從近比，庶幾一舉而美具焉。頗、牧在於禁中，燕、許擅其手筆。惟爾得位，惟朕有臣，豈不休哉？

綦崇禮《賜左朝奉大夫試尚書刑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胡交修辭免兼侍讀恩命不允詔》　勅交修：省所奏辭免兼侍讀恩命事具悉。朕講道藝於干戈之隙，訪鴻碩於政事之餘，庶博所聞，以輔不逮。卿精深之學，直諒之資，時之撰。

醇儒，古之益友。頃從禁掖，嘗侍經帷，有嘉篤實之誠，每竭紛綸之辨。既復論思之近列，屬虛進讀之常員。惟舊是圖，在今爲稱。往懋盡規之義，勿煩避寵之辭。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張擴《知台州胡交修守端明殿學士左朝散大夫致仕制》 具官某早有能名，屢膺器使。偉哉濟時之論，蔚然華國之文，稱重儒林，遍儀禁路。頃以北門之舊，載陞常伯之崇。既倦直於承明，乃分符於臨海。遽觀剡牘，遂欲乞身，用不盡其才，朕深起慨然之歎；官以華其老，汝預有終焉之榮。益慎節宣，永綏壽考。

《**代謝賜御製御書夏祭神應記表**》《玉海》卷二〇三：胡交修《代謝賜御製御書夏祭神應記表》曰：「聖謨煥發，紀休應于柔祇；宸翰昭垂，霈龐恩于邇服。」第二人便說御書不甚分明。

傳記

孫覿《胡公行狀》 胡公諱交修，字已棘，常州晉陵人。【略】公舉崇寧二年進士，中乙科，授泰州軍事推官。坐小法，與守將皆免，調高郵州司士曹，復以親嫌避去。試詞學兼茂科，時資政殿學士翟汝文以給事中同知貢舉，讀公文，以爲勝己，擢第一，編修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公文章宏達有氣，不喜琢雕爲奇，詞達而事稱，無長語。自舉進士至禮部，試詞學，皆一上中之，不再試。政和六年，改宣教郎，遷太常博士、都官員外郎。徙祠部。靖康初，宰相徐處仁當國，除吏先久次者，而公回翔省寺八年矣。擢右司員外郎。俄拜起居舍人、起居郎。昭慈垂簾聽政，除右文殿修撰、知潮州。今上即極，召試中書舍人，辭不拜，改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建炎三年，復以中書舍人召還，詔守臣敦遣就道，進給事中、直學士院，兼侍講。【略】請宮祠，除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是歲紹興二年也。三年，復召爲給事中，進刑部侍郎、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并刑部尚書。【略】八年，以親老乞去，章四上，除寶文閣學士、知信州。【略】改提舉江州太平觀。【略】九年六月，召歸，除兵部尚書，權翰林學士兼侍讀。【略】十年冬，復請補郡，除端明殿學士、知台州。領州終數月，遂感疾不起，實十二年正月丁未也。【略】享年六十五。公兩除詞掖，三侍經幄，再入翰林爲學士，經術通明，誦說有法，詔令簡嚴，天下誦之。昭慈棄宮寢，近臣側進挽歌詞，上讀公詩，稱善。嘗以所御白團扇書「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班）」之句以賜。【略】父祖子孫，皆以文章翰墨爲邦國之華，公悉裒聚紀次爲書，號《四世絲綸集》，以侈一門感遇之榮，近世所未有也。

《**宋史**》**卷三七八《胡交修傳》**（存目）

藝文

綦崇禮《祭知台州胡端明文》 惟公抱負純誠，蹈履吉德。寬裕有容，柔惠且直。太傅中庸，征東清白。稟乎天資，匪由外飾。晉陵門閥，實冠南國。名卿巨儒，相望赫奕。公又繼之，爲世矜式。荐取詞科，飛騰俊域。乃登侍從，周旋帝側。代言西臺，給事左掖。三入禁林，再位常伯。羽儀朝廷，光華典冊。露門勸講，從容啓迪。陳善納忠，豈專紬繹。崔琳仲舒，事該今昔。懷素無量，時推博碩。濟時戡難，繄公之力。帝亦知之，靡施不克。顧瞻鈞衡，將有顯陟。公厭承明，懇求閒適。屈臨海邦，於焉偃息。版輿就養，公志則懌。靜治期年，民安盜息。外淹一州，人望未斁。謂當遄歸，奮庸熙績。暴疾乘之，朝不及夕。老成云亡，有識所惜。嗚呼哀哉！某等頃接清班，聯行並植。道同志合，淡然莫逆。間闊幾時，再見顏色。車騎臨存，迎門倒屣。抵掌笑談，洞見肝膈。更唱迭和，盈於翰墨。俯仰之間，遂成陳迹。思正遲暮退居，視公匪敵。猥承泛愛，歡如舊識。杯酒流行，屢陪燕席。謦欬如在，音容遽隔。嗚呼哀哉！昔公之來，朱幡畫戟。稚耋懽呼，光動阡陌。今公之歸，丹旐素羃。徒御凄涼，奄就窀穸。禍福無常，變故叵測。謂仁者壽，天理何嗇？公薄世榮，晚耽禪寂。死生之理，固已自得。我輩懷賢，寧免傷惻。寓辭奠觴，寄哀何極？尚饗。

張守《祭胡尚書文》 維紹興十二年歲在壬戌四月甲子朔七日庚午，具官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端明殿學士、台州使君胡公同年兄之靈：嗚呼，昔在崇寧，射策紫宸，同里同年，十有六人。閱歲四十，生存無幾，公與孫公，暨余而止。遇主登朝，名位略同，白髮蒼顏，頹然三翁。相期歸田，幅巾杖屨，三老往來，以慰遲暮。孫公居溫，尋復南遷，尚佇公歸，庶幾踐言。天乎不淑，遽喪耆碩，奪我益友，弔影自失。嗚呼哀哉！惟公淹貫之學，典冊之文，

忠厚孝友，表儀人倫。老於從臣，未究業蘊。承明厭直，把麾近屏。時余守越，將母經過，置酒淹留，抵掌笑歌。我尋西歸，音問絡繹。書墨未乾，訃音何亟？嗚呼哀哉！我雖少公，久矣病衰。公能衛生，宜極期頤。我衰而存，公壯而逝。幻影此身，寧久於世。別我逾年，斿旐遄歸。余心之哀，公知不知。有酒盈樽，肴羞庶品。寧如平生，大嚼痛飲。弗龜告吉，歸窆有時。侑觴以詞，寧寫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蘇元老

論述

《揮麈餘話》卷二 蘇在廷元老，東坡先生之從孫，自幼即卓然，東坡許之。元符末入太學，東坡已渡海，每與其書，委曲詳盡。宣和中歷館職、郎曹、奉常，言者論其宗元祐學術，罷爲宮觀，而謝表乃云：「念昔黨人，偶同高祖。」士大夫頗少之。

傳記

《東都事略》卷一一六《蘇元老傳》 蘇元老字在廷，軾從孫也。幼孤力學，善屬文。軾謫居海上，數以書往來，軾善其爲學有功。其季叔祖轍頗愛獎之。黃庭堅亦見而奇之，曰：「此蘇氏之秀也。」舉進士，調廣都簿，徙漢州教授，除西京國子博士，通判彭州。政和間，宰相喜開邊，西南帥臣多招誘近界諸夷納土，分置郡縣以爲功，致茂州蠻叛，帥司遽下令招降，元老歎曰：「威不足以服，則恩不足以懷。」乃移書成都帥周燾，言：「今夔陝兵大集，先以夔兵誘其前，陝兵從其後，不十日賊必破。彼降而我受焉，則威懷之道得。今不討賊，既招而還必復叛，不免重用兵乃定。」燾不從，以此得罪，朝廷再命帥，決策討賊，勢蹙乃降，邊事以寧，如元老策。除國子博士，歷祕書省正字，將作少監、比部考功員外郎、軍器監、司農衛尉太常少卿。言者謂元老蘇軾從孫，且曰元祐邪說，不宜位朝廷，罷爲提點明道宮。元老歎曰：「昔顏子附驥尾而名顯，元老以家世學術坐累，豈不榮哉？」未幾而卒，年四十七。元老外和柔，中實勁厲，中官梁師成欲見之，先使人求其文，元老弗與，士君子稱之。有詩文行于世。

《宋史》卷三三九《蘇元老傳》（存目）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九峰集》四十卷。太常少卿蘇元老在廷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七 《九峰集》四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蘇元老文集》三十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蘇元老《九峰集》四十卷。

李光

論述

綜論

劉一止《知洪州李光除吏部尚書制》 朕憂勤在御，當饋興嗟，思得耆艾骨鯁、謀國不貳之臣，獻納論思，以裨予治，以表庶工，俾四方萬里之遠，聳聞而跂慕，知朝廷之尊，不待告令而民自化焉，顧不偉哉！具官某師古聖賢，執義堅固，志節之厲，凜如秋霜。被遇累朝，始終惟一，出入中外，險夷屢更。朕

熟察其所言，又詳試之以事，蓋有日矣。是用召從藩屏，還長天官。激濁揚清，惟爾之舊，謀猷告后，益罄厥忠。使朕知人之明，不愧於古。爾則與有無窮之聞。

綦崇禮《朝奉郎知宣州李光治效顯著可除直龍圖閣制》 勅具官某：朕注意良翰，分憂近邦。有社有民，既著理平之績，懋官懋賞，可忘旌勸之規？以爾早見吏能，嘗持臺憲，識朝廷之德意，習郡邑之民情。蠲省煩苛，自得人心之悅；張明紀律，亟觀郡政之修。藹然治聲，達于予聽。進直龍圖之秘，用增符竹之華。

胡銓《跋李泰發參政詩集》 此林氏所集參相李公詩文也，編次甚精。予蒙恩北歸，行瓊山道中，日讀不廢手。或疑其間用字有未妥，及用事有可疑者，蓋人不曾觀書，不知來歷耳。如《賓燕堂》云「風颭圓荷翻翠蓋」，用「颭」字，蓋出柳子厚詩「驚風亂颭荷渠水」。《夜飲》云「酒薄猶堪緩客愁」，用「緩」字，蓋出杜詩「急觴爲緩憂心擣」。《感春》云「一壑風烟如可擅」，用「擅」字，出莊生云「擅一壑之水」。《符氏莊》云「野花隨處供幽香」，「供」多讀平，不知《二疏傳》「供張」讀爲去聲。《野趣亭》云「幽居渺雲莊」，蓋用老杜「巨壑渺雲莊」之句。《玻璃碗》云「自有隨身老瓦盆」，蓋用老杜「田家老瓦盆」事。《江橋》云「風捲斷雲飛玉馬」，蓋唐太宗有玉花馬，杜云「先帝天馬玉花驄」，故云「玉馬」，又云「水搖明月走金蛇」，多疑「金蛇」似俗，蓋不見坡老有「電光一掣紫金蛇」之語。此類甚多。方行役疲勞，不能一一指摘，聊拈出一二，庶後生不妄下雌黃耳。其送予遷吉陽詩云「夢裏分明見黎姆，生前定合到朱崖」。予初貶新興，一日忽夢黎姆，後十年乃遷朱崖，故云然，蓋海南有黎姆山也。唐末有「朱耶赤子」之語，朱耶即朱崖也。紹興丙子中秋後五日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莊簡集》十八卷。【略】就其存於今者觀之，波瀾意度，亦約略可睹矣。考光本傳，光值國步阽危之時，忠憤激發，所措置悉有成緒。又以爭論和議爲權相所排，垂老投荒，其節概凜然，宜不可犯。而其詩乃志諧音雅，婉麗多姿，大抵皆託興深長，不獨張溍《雲谷雜記》、趙與虤《娛書堂詩話》所舉《雙雁》一詩、《道中》一詩、《藤州安置贈樞密使臣》一詩爲清絕可愛。至所上奏議，如論守禦大計，勸車駕親征，戒約煩苛，裁減營繕諸劄子，尤剴切指陳，有裨國是。論梁師成、燕瑛等疏疾惡如風，俱可想見其豐采。迨過嶺以後，與胡銓往還，簡札甚夥，乃皆醇實和平，絕無幽憂牢落之意，其所養抑又可知矣。

王鵬運《南宋四名臣詞跋》 嗟乎，茲四公者，夫豈非所謂魁壘閎廓儒者其人耶？其身繫乎長消安危，其人又繫乎用與不用。用之而不終用之也，于是則悲天運，憫人窮，當變風雲時，自托乎小雅之才，而詞作焉。其思若怨悱而情彌哀，顧號幽明，剖通精誠，又不欲以爲名也，于是則摧剛藏棱，蔽遏掩抑，所爲整頓締造之意，而送之以馨香芬芳之言，與激昂怨慕不能自殊之音聲，蓋至今使人讀焉而悲，繹焉而慨伉，眞洞然大人也！故其詞深微渾雄而情獨多。鵬運竊嘗持此情以盱衡今古之詞人，如四公者亦出而唱嘆于其間，則必非閨襜屑越小可者所得之倫擬。

李慈銘《南宋四名臣詞序》 四公者，居南北宋之間，未嘗以詞名。所爲文章，忠義奮發，振厲一世，而其立論皆和平中正，字字近情。與朋友言，尤往復三嘆，不勝其氣下而詞斂。間爲長短句，皆曲折如志，務盡其所欲言。即至尊俎從容，流連光景，若恐其思之不永而歡之不極，豈非所謂至人者，其氣與天地自然流行，無所往而不稱其物者乎？四公中，得全居士之詞最爲艷發，似晏元獻。三公多近東坡，而尤與後來朱子爲似。雖處厄窮患難，而浩然自得，無一怨尤不平之語，則非東坡所及焉。

分論

《與陸宰書》 《老學庵筆記》卷八：紹興十六七年，李莊簡公在藤州，以書寄先君，有曰：「某人汲汲求少艾，求而得之，自謂得計。今成一聚枯骨，世尊出來，也救他不得。」「一聚枯骨」，出《神僊傳・老子篇》。「某人」者，前執政，留守金陵，暴得疾卒，故云。

《與曹粹中帖》 樓鑰《跋李莊簡公與其婿曹純老帖》：韓文公潮州表，柳河東囚山，劉賓客謫九年，文愈奇而氣愈下。盛哉，本朝諸公，如忠宣之德度，元城之勁節，東坡先生英特之氣，行乎患難，高掩前人。莊簡公流竄瀕死，重以愛子之戚，尤所難堪。家書中言議振發，略不少貶，其氣何如哉？三誦以還，慕仰不已。純老姓曹氏，諱粹中，吾鄉之善士，有詩傳行于世，眞冰玉也。

《與傅樵風帖》 樓鑰《跋李莊簡公與傅樵風帖》：公誓以死守，礪志如此，故將士用命，賊遯而城全，郡人至今祠事之。觀所與傅公手帖，則所聞益

信。二公里人，忠義相勉，風節凜然，皆可畏而仰哉！　黃震《跋李莊簡帖》：建炎四年五月，戚方乘虜難爲寇，莊簡李公誓以死守宣城，壯矣。然國之大事，豈繫一宣城哉？方是時，其行在所相席久虛，御史不薦人望而請決以渺茫之夢卜。公聞之慨然，城圍甫解，亟走書屬傅子駿力爭，則事已無及。向使公不在宣而在朝，李伯紀當執大柄，中原吾青氈矣。事機一失，偏安至今，非公千古遺恨夫？

《越州雙雁道中》、《予得罪南遷朝廷樞密院準備差遣張君伴送凡八十日予嘉其勤於其行也作詩送之》　《雲谷雜紀》卷四：李莊簡公光作詩極清絕可愛，予嘗見其《越州雙鴈道中》一絕云：「晚潮落盡水涓涓，柳老秧齊過禁烟。十里人家鷄犬靜，竹扉斜掩護蠶眠。」後在政府與秦檜議不合，爲中司所擊，命下送藤州安置，差樞密院使臣伴送。公戲贈之云：「日日孤村對落暉，瘴烟深處忍分離。追攀重見蔡明遠，贖罪難逢郭子儀。南渡每憂鳶共墮，北轅應許鴈相隨。馬蹄慣踏關山路，他日重來又送誰。」亦婉而有深意。《載酒園詩話》：李光在政府，與秦檜議論不合，安置藤州，差密院使臣伴送。既還，贈詩曰，【略】此篇惟末句強弩，中聯亦嗚咽可誦，但意氣不如。

《登桐川三峰樓》　黃震《跋李參政三峰樓詩》：右，莊簡李公《登桐川三峰樓》詩，至今傳四方爲美談，如見桐川圖畫，而邦之人亦以之矜喜自負，如獲九鼎大呂，咳然獨視，爲邦社之珍，是豈徒文墨之妙而能爾哉！【略】況公之來此邦，實自宣城殄劇寇賊，方雕戈凱回，咫尺行京，山川效靈，日月增耀。于斯時也，淋浪妙墨，絢采流輝，固國家休運之關，而三軍喜氣之發也。雖被之弦歌，登之金匱，侈爲我朝盛事，疇不謂宜，而又豈惟增重此邦哉！

《與寧遠令劉文舉》　胡銓《跋李泰發參政與寧遠令劉文舉詩》：參政李公以劉寧遠比孔北海，以其字同也。嘗觀隋唐間人之名字，有云日磾者，蓋慕金氏之爲人；有云長卿者，蓋慕司馬之爲人；有云曼倩者，蓋慕方朔之爲人；有云賓王者，蓋慕馬周之爲人。考其行事，雖若不甚相似，而其志節凜然，已自不凡。古人評三國名臣，謂孔北海爲龍，此豈可及哉？而李公以寧遠方之，或謂過論。予竊以爲不然。孔子有云「儗人必於其倫」，寧遠視北海，其所成立，似非其倫，然其學皆本於堯舜周孔之道，其倫一也。況孔北海平生疏率天放，史臣謂其意廣才疏也，非才疏也，天性然也。劉寧遠之爲人，迭宕文史，浮沉杯酒間，類通脫者。至於持廉勤，以義將其氣，遇事輒發，敢與官長抗衡，時時遭官長罵，毅然不屈，則其疏率殊類北海。倘得時得位，其所設施固未可知。而其坐上嘗滿，尊中不空，端未肯讓北海也。

傳記

《宋史》卷三六三《李光傳》　李光字泰發，越州上虞人。童稚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鶴，其興吾門乎？」【略】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開化令，有政聲，召赴都堂審察，時宰不悅，處以監當。改秩，知平江府常熟縣。朱勔父沖倚勢暴橫，光械治其家僮，沖怒，風部使者移令平江，光不爲屈。改京東西學事司管勾文字。劉安世居南京，光以師禮見之，安世告以所聞于溫公者曰：「學當自無妄中入。」光欣然領會。除太常博士，遷司封，首論士大夫諛佞成風，至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說，以杜塞言路，又言怨嗟之氣，結爲妖沴。王黼惡之，令部注桂州陽朔縣。【略】除司勳員外郎，遷符寶郎。【略】欽宗受禪，擢右司諫。上皇東幸，儉人間兩宮，光請集議奉迎典禮。【略】遷侍御史。【略】高宗即位，擢秘書少監，除知江州，未幾擢侍御史，皆以道梗不赴。建炎三年，車駕自臨安移蹕建康，除知宣州。【略】除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紹興元年正月，除知洪州，固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除知婺州，甫至郡，擢吏部侍郎。光奏疏極論朋黨之害。【略】上欲移蹕臨安，被旨節制臨安府見屯諸軍，兼戶部侍郎，督營繕事。光經營撙節，不擾而辦。【略】擢吏部尚書。【略】秦檜既罷，呂頤浩、朱勝非并相，光議論素與不合，言者指光爲檜黨，落職奉祠。尋復寶文閣待制、知湖州，除顯謨閣直學士，移守平江，除禮部尚書。【略】除端明殿學士，守台州，俄改溫州。【略】除江西安撫、知洪州兼制置大使，擢吏部尚書，踰月，除參知政事。【略】〔秦〕檜議徹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徹，檜惡之。檜以親黨鄭億年爲資政殿學士，光於榻前面折之，又與檜語難上前，【略】檜大怒，明日，光丐去，【略】章九上，乃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十一年冬，中丞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越四年，移瓊州。居瓊州八年，仲子孟堅坐陸升之誣以私撰國史，獄成，呂愿中又告光與胡銓詩賦倡和，譏

訕朝政，移昌化軍。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踰八十，筆力精健。又三年，始以郊恩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至江州而卒。孝宗即位，復資政殿學士，賜謚莊簡。

紀事

作家逸事

李光《送孟博二首》 我少事遠游，出門如野鶴。藩籬脫鷄群，乘風縱寥廓。一往四十年，平地起山嶽。世緣眞夢幻，電過不可捉。南來幾萬里，顧笑恍如昨。昔如雲釋幡，今若龜脫殼。揭來容江上，風物喜淳樸。豈無鄉土戀，浮念起即覺。汝歸暫歡顏，所念路悠邈。朝行避煙瘴，夜宿傍城郭。臕誇魚米賤，勿說風土惡。頓送與笑迎，但可付一噱。

陸游《跋李莊簡公家書》 李丈參政罷政歸鄉里，時某年二十矣。時時來訪先君，劇談終日，每言秦氏，必曰咸陽，憤切慨慷，形于辭色。一日平旦來，共飯，謂先君曰：「聞趙相過嶺，悲憂出涕。僕不然，謫命下，青鞋布襪行矣。豈能作兒女態耶？」方言此時，目如炬，聲如鐘，其英偉剛毅之氣，使人興起。後四十年，偶讀公家書，雖徙海表，氣不少衰。丁寧訓戒之語，皆足垂範百世，猶想見其道青鞋布襪時也。

樓鑰《跋李壯簡公與傅樵風帖》 建炎四年，金陵潰卒四散。三月，戚方既殘廣德，五月遂圍宣州，鋒不可當。參政莊簡李公時爲太守，無兵可恃，亟設方略招潰卒于郊野，厚待之以爲用。戚與其副竝馬近城，指畫攻具，公以一書傅矢射副馬前，大略言戚乃凶寇，天誅必加，汝爲將家，何至附賊。二人相顧曰：「此間我也。」攻稍緩，始得爲備，詔遣統制巨師古、劉晏率兵救之。晏戰死，第三帖所言巨、劉爲此也。嘗巡城，親以鐵扇障面，而賊箭正中之，危機屢矣。舊曾問于老校退卒，而得其詳。經略潘公其婿也，嘗言公當危時，寘匕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取匕首，則我必死，汝輩亦俱自戕，無落賊手。」一日危甚，果遣人至，一家慟哭，既而報少寬矣。公誓以死守，勵志如此，故將士用命，賊遯而城全，郡人至今祠事之。

作品本事

李光《寄內詩序》 予學道無力，每世慮紛擾，輒竟夕不寐，間因士友相過，悠然數酌，即投床酣寢，始覺此物乃有大功，故入冬以來，無夕不飲。僕兵往來，流傳稍過，妻孥輩遂以書相戒。以此詩寄之。

又《記夢詩序》 瓊州作。姜山靜凝寺，在姚、虞二邑之間，去予所居纔十里。頃歲閑居，每攜子弟或與賓客同游，輒留山間。今嗣闇黎繼通律師講席，學徒常滿，夜坐秉燭翻貝葉，率至三鼓，予因遣家僕回致嗣書。八月二十三夜，夢至其處，往年氣象了然在目，枕上成「潺」字韻一聯，興所見也，覺而足成之，書以寄嗣，知予宿緣或在此山也。

又《悼亡子詩序》 紹興辛酉得罪南遷，長子孟博從行，明年孟醇更戍以歸。乙丑再貶海外，復來視予。踰年感微疾，遂不起，實丁卯孟冬二十三日午未初。是日天氣澄霽，里巷咸睹祥雲起於屋隅，中有水墨形了然，冉冉升舉。道俗駭異，因成此章以寫予悲。

《揮麈餘話》卷二 靖康中，蔡元長父子既敗，言者攻之，發其奸惡，不遺餘力，蓋其門下士如楊中立、孫仲益之類是也。李泰發光時爲侍御史，獨不露章，且勸勿爲太甚，坐是責監汀州酒稅。謝表云：「當垂涕止關弓之射，人以爲狂，然臨危多下石之徒，臣則不敢。」士大夫多稱之。

《老學庵筆記》卷一 李莊簡公泰發奉祠還里，居于新河。先君築小亭曰千巖亭，盡見南山。公來必終日，嘗賦詩曰：「家山好處尋難遍，日月當門只卧龍。欲盡南山巖壑勝，須來亭上少從容。」每言及時事，往往憤切興歎。

《賓退錄》卷六 李莊簡南遷，其子孟博卒于瓊州。先是數月，孟博夢至一所，海山空闊，樓觀特起。雲霄間有軒，榜曰空明，先世諸父，環坐其中，指一席曰：「留以待汝。」遂寤。臨終，雲氣起于寢，冠服宛然，自雲中冉冉升舉，瓊人悉見之。孟博苦學有文，紹興五年進士第三人及第。莊簡有詩悼之云：「脫屣塵寰委蛻蟬，眞形渺渺駕非煙。丹臺路杳無歸日，白玉樓成不待年。宴坐我方依古佛，空行汝去作飛仙。恩深父子情難割，淚滴千行到九泉。」

《輿地紀勝》卷一二五 〔昌化軍〕城南池在東坡所居之側，有賓燕堂者

是也，其池屢開雙蓮。轉物老人詩云：「枯木摧殘色境空，西風獨占水芙蓉。瑤池飲散紅妝鬧，洛浦人歸翠蓋重。日影透簾香掩冉，月華侵坐客從容。閒花瑣細能長久，免被移栽太華峰。」「瑣細」，蓋使東坡「瑣細誰復探」之意。

著錄

胡銓《跋李泰發參政詩集》　此林氏所集參相李公詩文也，編次甚精。予蒙恩北歸，行瓊山道中，日讀不廢手。或疑其間用字有未妥，及用事有可疑者，蓋人不曾觀書，不知來歷耳。【略】紹興丙子中秋後五日跋。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李光《前》、《後集》三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李莊簡全集》，一部八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李莊簡公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莊簡集》二十六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李莊簡公集》八冊，全。【略】凡二十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莊簡集》十八卷，永樂大典本，宋李光撰。【略】其集目載於《紹興正論》者四十卷，載於《宋史・藝文志》者前、後集三十卷，載於焦竑《國史經籍志》者二十六卷，錯互不合。錢溥《秘閣書目》、葉盛《菉竹堂書目》俱載有《莊簡集》八冊，是明初尚存。其後散佚，原目多寡，遂無可考證。今從《永樂大典》中掇採編次，其詩四百二十五首、詞十三首、雜文二百六十五首，釐爲十八卷。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莊簡集》十八卷，宋李光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四冊。

藝文

呂頤浩《次李泰發韵》　東郊半隱繞群峰，門外涓涓一水通。再歲依棲忻有幸，十年遭際嘆無功。閑心不厭耕南畝，清夢猶思殄北戎。看去中原恢復後，麒麟圖畫首膺公。

程俱《寄開化令李光四首》　李侯諸生秀，峨冠論玄虛。安知俗吏事，小試已可書。厲心究人瘼，要使安田廬。慨然有奇趣，耿耿非世儒。乃知百里間，亦足寄所攄。誰嘗索幽隱，置彼九達衢。　山間古梅林，有鵲集其端。不飛亦不鳴，彈射莫敢干。下窺群雀雛，啄穎剖其肝。欣然舐兩爪，意得良自安。飛來多凡鳥，助此凶且殘。安知萬山曲，亦復鳴梧鸞。相咻固不可，見嚇技亦殫。衆鳥既有恃，相期在歲寒。

曾幾《聞李泰發參政得旨自便將歸以詩迓之》　苦遭前政墮危機，二十餘年詠式微。天上謫仙皆欲殺，海濱大老竟來歸。故園松菊猶存否，舊日人民果是非？最小郎君今弱冠，別時聞道不勝衣。

又《挽李泰發參政三首》　公昔遭前政，忠精不少衰。立談廷爭地，上疏里居時。意氣南山在，名聲北斗垂。心知不亡者，送往得無悲。　漢室推元禮，唐家得衛公。龍門傾後輩，鯨海伏孤忠。守護多神物，旋歸一老翁。如何九江路，萬事併成空。　道義曾無間，因依遂有連。旋聞新雨露，亟返舊林泉。父老門庭下，兒孫几杖前。不令成此段，泣涕問蒼天。

劉錡

論述

許景衡《劉錡除閤門宣贊舍人制》　勅具官某：贊儀上閤，武選之要職也。朕所愼擇，今得其人。以爾錡名將之子，能守家法。乃者賜對便朝，敷奏詳明。俾踐厥次，是爲優寵。益思自勉，以稱簡求。

周必大《太尉劉錡守本官致仕制》　勅：濟京口之流，正資遠略；卧壺頭之病，遽釋中權。念匈奴未滅之秋，豈飛將告歸之日？既瀕于殆，莫得而留。具官某性根忠義之門，學造詩書之府。蘇辛父子，名著山西；信布爪牙，功高淮北。久困排根而幽屏，晚繇拔擢以遄歸。衆競論功，爾則異武。人之正誰能辭富，爾惟固君子之窮。逮宣閫外之威，旋迪師中之吉。屬聞移疾，勉使奉祠。

念已逼于膏肓，顧何施于藥石？眷焉推轂，曾未終倚注之懷，許以垂車，庶少遂退休之志。

又《劉錡上遺表贈開府儀同三司制》 勅：岑彭亡而公孫平，諸葛死而仲達走。雖成功有命，不及見于生前；而餘烈在人，可徐觀于身後。肆頒愍典，用振幽光。故具官某結髮而控西陲，彫纓而號良將。智謀輕戰士之勇，謙退蹈儒生之風。穎尾出奇，基二十年之盟好；皂林力戰，挫數十萬之賊鋒。會美疚之有加，曾殊勛之未究。奄終厥命，實惻我心。進聯三事之儀，庸作九原之賁。噫，自古皆有死，恨爾志之莫伸；與賊不俱生，尚孤忠之可諒。緬惟英爽，歆此哀榮。

歐陽守道《清溪劉武忠公詩集序》 百年來中原故家家長沙者頗多，予雅好四方之文獻。比雖幽居南嶽之麓，而美人勝士不鄙諺予者亦相踵至。坐甫定，則必敬問其先世，想喬木之所在，動黍離之遐思。往往酬接未竟，繼以悲歎。嗟夫，予心猶然，則夫僑寓者子孫之心，豈相遠耶？寓瀏陽縣有曰劉兩府者，謂紹興功臣武忠公也。公秦州人，其元孫坦示予以神道碑與公《清溪詩集》。神道碑洪景盧撰。予三十年前既讀章茂獻所作公傳矣，碑傳詳略小異而大槩予所知也，惟其詩集則見昉今日。蓋公之生，不幸姦檜用事，才志抑不及展。順昌之戰，勳名甚盛，然在公猶毫末爾，後遂韜晦，自全詩酒間。功臣至此，亦大可悲矣。集中有《讀郭汾陽傳》四絕者，可見其情也。餘二百餘首，或愛其幽淡閑雅，有塵外趣，回叱咤雲雷之勇，爲吟弄風月之歸，如出二人。以予觀之，此蓋公平生兵法也。決機兩陳之間，力不敵則寧使敵易我。在順昌時，使人以太平邊帥子誑敵者，乃公取勝之第一籌也，後來不幸遂當以此施之於檜。我之氣吞讎敵，不可使烏珠知之，亦不可使檜知之。烏珠知則敵堅，檜知則身危，兩當愚之而後可。檜方喜其易與，曾不知正墮術中也。此英雄所以高人數等歟。檜與國宰，乃使元功宿將以烏珠待己，國事至此，尚何言哉？百年之後，予乃讀此集而歎欷。公乎有靈，勿謂世無識此心者。

曹彦約《中興四將贊》 臣之妻父國子祭酒蕭之敏爲臣言：劉錡順昌之捷，不在殺金平、和尚原下。晚歲守荆州，聞其名者爭先睹之。錡褒衣博帶，自言老當退矣。聖眷念功，尚令分閫。其挾有勳勞之意，形見顏面，識者知其志氣有限，不可以復用兵。其後握兵京口，往來江淮間，輕進易退，卒致瓜洲之衄。失其本心，非疾病而後亂也？

傳記

《宋史》卷三六六《劉錡傳》 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瀘川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略】宣和間，用高俅薦，特授閤門祗候。高宗即位，錄仲武後，錡得召見，奇之，特授閤門宣贊舍人，差知岷州，爲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張浚宣撫陝西，一見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略使兼知渭州。浚合五路師潰于富平，【略】錡貶秩知綿州兼沿邊安撫。紹興三年，復官爲宣撫司統制。金人攻拔和尚原，乃分守陝、蜀之地。會使者自蜀歸，以錡名聞。召還，除帶御器械，尋爲江東路副總管。六年，權提舉宿衛親軍。【略】七年，帥合肥。八年，戍京口。九年，擢果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十年，金人歸三京，充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所部八字軍纔三萬七千人，將發，益殿司三千人，皆攜其孥，將駐于泗，家留順昌。【略】五月，抵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略】（順昌之役）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略】錡以逸待勞，以故輒勝。【略】捷聞，帝喜甚，授錡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沿淮制置使。【略】七月，命爲淮北宣撫判官，副楊沂中，破敵兵於太康縣。未幾，秦檜請令沂中還師鎮江，錡還太平州，岳飛以兵赴行在，出師之謀寢矣。十一年，兀朮復簽兩河兵，謀再舉。【略】金人攻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抵廬州，與張俊、楊沂中會。而敵已大入，錡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略】俊、沂中還朝，每言岳飛不赴援，而錡戰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宣撫判官，命知荆南府。岳飛奏留錡掌兵，不許，詔以武泰之節提舉江州太平觀。錡鎮荆南凡六年，軍民安之。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閑，乃命知潭州，加太尉，復帥荆南府。【略】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六十萬，自將南來，彌望數十里不斷如銀壁，中外大震。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諸路逐路軍馬。八月，錡引兵屯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嘆息。【略】錡病，求解兵柄，【略】詔錡專防江，錡遂還鎮江。【略】都督府參贊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與金人戰。允文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

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召詣闕，提舉萬壽觀，錡假都亭驛居之。金之聘使將至，留守湯思退除館以待，遣黃衣諭錡徙居別試院。錡疑〔劉〕汜累己，常懼有後命。三十二年閏二月，錡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賜其家銀三百兩、帛三百匹。後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

《東都事略》卷一〇四《劉錡傳》（存目）

《南渡十將傳》卷一《劉錡傳》（存目）

劉珏

論述

汪藻《給事中劉珏吏部侍郎制》 具官某性識疏通，天資雅亮。守其當守，必求至理之歸；言所難言，良得近臣之體。比居瑣闥之任，屢閱棘封之陳。孰副予求，莫如汝器。往佐爾官之長，深求厥弊之源。嗚呼，惟仁能恤滯淹，惟明能察僥冒，惟勤能濟事劇，惟正能檢吏欺。茲爾優爲，勉之而已。

李正民《劉珏權知三省樞密院制》 具官某性資忠厚，識度詳明。行已過乎古人，言有補于當世。遍更兩省，殫獻可替否之忠；進總三銓，著激濁揚清之譽。朕惟江表之寄，實均廊廟之權。思得老成，共釐邦采。矧踐揚乎臺閣，仍久習于憲章。特陞秘殿之華，俾視政塗之寵。

綦崇禮《資政殿學士朝散大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劉珏可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制》 具官某等，各以時名，揚於禁路。偶承人乏，進視柄司，俾陪侍從之行，冀副艱難之託。既同責任，罔克寅恭。或狠愎而無遠謀，或煩碎而失大體。兩執所短，交詆其非。弗思備禦之圖，旋致奔逃之禍。敵兵既逼，軍伍皆離。慈闈寧免於驚惶，宮掖半遭於劫辱，衣冠頓僕，黎庶傷殘。謀實爾乖，咎將誰執？覽彼臺臣之奏，勞予旰食之憂。其鐫秘殿之華資，尚假眞祠之優祿。往加循省，毋重悔尤。

傳記

《宋史》卷三七八《劉珏傳》 劉珏字希范，湖州長興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初游太學，以書遺中書舍人鄒浩曰，【略】浩得書愧謝之。宣和四年，擢監察御史，坐言事知舒州，留爲尚書主客員外郎。【略】除中書舍人，陳十開端之

紀事

《四朝名臣言行別錄》卷一〇《劉錡》 有虜使館都亭驛，與其副飲酒，其副不肯飲，詗之曰：「酒中安得有劉四廂，何不飲？」有使虜者，見其廄卒怒詈馬之不食草者，亦云。蓋其威名素著於南北云。

《宋元學案》卷一〇〇 〔呂頤浩〕丁母憂，歸葬，哀毀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劉錡遺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

藝文

周必大《劉信叔太尉挽詞二首》 今代詩書帥，收功百戰餘。人誰不開府，公獨帶除書。死後家無甔，生前客有車。輕財幷待士，此意古何如？ 不謂擒胡月，妖星犯將營。伊吾空有志，渭上不成耕。衆議磨圭玷，他年聽鼓聲。何妨築高冢，爲象順昌城。

雜錄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有人過昭陵題絕句云：「桑麻不擾歲豐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那忍說，西風吹淚過昭陵。」有人說是劉信叔詩也。（廣）

戒。【略】(李)綱改宮祠，吏部侍郎馮澥言珏持兩端，爲綱游說，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元年，復召爲中書舍人。【略】遷給事中。【略】遷吏部侍郎，同修國史，【略】已而金人果乘虛大入，帝亟如臨安，以珏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俄復爲吏部侍郎。以久雨詔求言，珏疏論消天變、收人心數事，詞極激切。【略】遷吏部尚書。隆祐太后奉神主如江西，詔珏爲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略】金人攻吉州，分兵追太后，舟至太和縣，衛兵皆潰，珏奉太后退保虔州。監察御史張延壽論珏罪，珏亦上書自劾，踰嶺俟命，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延壽論不已，責授秘書少監，貶衡州。紹興元年，許自便。明年，以朝散大夫分司西京。卒于梧州，年五十五。

紀事

《揮麈三錄》卷一 鄒志全既以元符抗疏徙新州，繼又遭溫益、鍾正甫之困辱，禍患憂畏，瀕於死所。建中靖國之初召還，自流人不及五年遂代言西掖。傷弓之後，噤不出一語。吳興劉希范時爲太學生，以書責之，陳義甚高，云，【略】志全繇是復進讜論。【略】希范名珏，後登第，浸登華要。建炎初，拜同知三省、樞密院，竟以勁節聞於時，爲中興之名臣。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四 《兩漢蒙求》十卷，樞密吳興劉珏希范撰。紹聖中所序。

又卷二二 《若溪奏議》一卷，資政長城劉(班)、(珏)希范撰。嘗以同知三省樞密院扈從隆祐南幸。

《宋史》卷三七八《劉珏傳》 有《吳興集》二十卷、《集議》五卷、《兩漢蒙求》十卷。

又卷二〇七《藝文志六》 劉珏《兩漢蒙求》十卷。

又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劉珏奏議》一卷。

藝文

葛勝仲《祭劉尚書文》 魂兮歸來，汨徂南土越五期些。怵惕而愁約，魂一日而九升些。怵惕不寐，精搏搏而渙潀些，殞命海浦，不生反於土門些。魂兮歸來，南荒已久留不可復止些。下潦上霧，炎海萬里些。厭火之民，猛火出其口些。蛇山鱷水，王虺騫些。魂兮歸來，無上天些。一夫九首，甘人而投之深淵些。九閽杳深，巫咸不可叫些。魂兮歸來，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屈，逐人駓駓些。北鄙三府，寒靈不可入些。魂兮歸來，入王畿些。天恩洋普，反禰栖些。蒽宇藥房，乃故居些。閭童社叟，來安安些。魂兮歸來，反家庭些。仲氏叔氏，歸黃英而主祭些。繩繩三息，徒跣泣血，護全柩些。家人稚孺，昔餬口四方，今合歸於家些。魂兮歸來，公既有此內美，重之以修能些。畦留夷與揭車，雜申椒些。雖鬱邑而侘傺，終令名之不磨些。人生一世，若大夢些。禍福壽夭，皆幽運之所繫些。簣中牖下，均一死些，魂兮歸來，跂足以俟些。后皇神明，揭天日些。尺一屬下，昭厚誣些。丹筆之籍，寬三宥些。行有雨露，洗沉冤些。魂兮歸來，歆此嘉旨些。菰梁鼎臑，和致芳些。楚酪吳酸，恣所嘗些。公之仲婦，我中女些。大恩不報，負公於幽明些。繫宮湖海，阻循題而哀號些。攬淚承睫，聊寓哀以文些。

劉一止《祭族兄希范資政文》 惟公孕川嶽之神姿，懷金玉之英華。問學紛以鈎貫，辭采蔚其緯經。行神茂以篤實，論感激而深明。唾掌以取富貴，俯首而拾功名。御王良而足驊騮，既決驟而長鳴，方安轡以徐驅，寄萬里於修齡。曷歲月之不淹，卒憂患其與幷。自他人視之，公則遇矣，若自公視，如龍泉太阿，手持而不試，曾未足以快其生平。斯民之望也，庶幾乎爲霖雨以終惠，何遽騎箕尾自比乎列星？

沈與求《祭劉資政文》 嗚呼！古風弗還，士有異轍。氣吞九州，或略于細行，心畏四鄰，或虧于大節。公所自期，則無玷缺。太山喬松，礧磈巉巀。萬木歲寒，獨傲霜雪。公在布衣，聲滿橋門。諍臣之篇，蔚有名言。仕而克踐，惟恐有聞。人所甚難，公處不煩。絳帳幨帷，出入師儒。豸冠峨峨，屹立天衢。曰婉孌者，匪予之徒。迄自奉常，遂躋禁途。惟是靖康，國勢岌岌。邊遽日奔，敵

來益急。肉食者鄙，私忿角立。公抗論之，去位而泣。眞人御極，還公于朝。貳卿常伯，恩榮孔昭。公發忠言，不替夙宵。南昌之禍，匪公之招。天子有命，一洗公冤，意將復公，以掖至尊。炎方瘴毒，死生乖分。喪來自南，莫返忠魂。嗚呼哀哉！惟昔文正，搢紳之師。公實希之，極力以追。立朝之節，此心庶幾。強恕求仕，化及惸嫠。我從公游，垂二十年。公一見我，推挽後先。我豈忘公，平生之言。百年莫贖，尚可忍論。何以奠之，生芻一束，侑以斯文，失聲痛哭。嗚呼哀哉，尚饗！

劉一止

論述

綜論

劉一止《自作眞贊》 枯木寒巖，形影相依。祿食而臞，孰與遯肥。四十九年，我知其非。已往不諫，來者庶幾。

又《自贊》 居閑無所樂，從仕無所愧。忽作此兩言，自省過去事。害性多矣晚乃安，苦心至矣晚乃甘。咄，我無初終得喪兮，又何乘除於其間。

程俱《除監察御史制》〔紹興元年十月〕 勅奉議郎、秘書省校書郎劉某：御史臺屬皆朕耳目之官也。自元豐肇新官制，於是尚書諸曹分隸六察，雖非言責之地，然尚書萬機〔之〕本，天下之事，無不總焉。而御史得以糾六曹之愆違，則其任亦不輕矣。以爾問學之美，推於流輩，才術之施，宜無不可。選自讎校，維持朝綱。尚體懋思，以祗厥職。可特授依前官守監察御史。

蘇符《除中書舍人制》〔紹興九年正月〕 左朝奉郎、守起居郎劉某，文字雍容，老於儒學，議論博雅，達於古今。迴翔中外之聯，稔熟聲光之美。用演綸告，足爲國華。且侍臣職在於論思，而中書基本於政事。彌縫庶績，協贊治功，斯有賴於圖回，況匪專於潤色。其推素尚，以副簡知。可特授依前官試中書舍人。

李誼《除兼侍講制》〔紹興九年二月〕 左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劉某，以忠厚之性，純一之德，而輔之以廣大精微之學。儒林藝苑，兼出搢紳。自登詞掖，實代予言，溫厚爾雅，比儷西京，朕甚嘉之。朕永念古今治亂之端，思得直諒多聞之益，朝夕幃幄，以備顧問。疇咨在位，莫如老成，肆以是命爾。夫啓乃心沃朕心，爾之職也。其勉之哉！可特授依前官試中書舍人兼侍講，賜如故。

周麟之《除敷文閣待制制》〔紹興二十二年十月〕 劉某學而筮仕，老不廢文。雖久服於林丘，實舊聯於簪橐。脫冠謝朝列，方自樂於餘年；摛藻淡天庭，猶未忘於夙習。比覽奏篇之善，益知歸美之誠。此盛德之事，其何足以當之？庶一代之文，有可傳於來者。爰升次對，用賁褒章。尚保令名，以光晚節。可特授依前官充敷文閣待制致仕，賜如故。

楊邦弼《贈四官朝散大夫制》〔紹興三十一年三月〕 故敷文閣直學士、左朝奉郎、長興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致仕劉某，慈祥毓性，文藝名家。綸闈嘉潤色之工，瑣闥賴論思之益。去朝雖久，屢陞延閣之華；知分甚明，早遂安車之適。奄從淪謝，良用恒傷。爰峻陟于文階，用追榮於幽穸。諒惟冥漠，亦克有知。可特贈左朝散大夫，餘如故。

《宋史》卷三七八《劉一止傳》 一止冲澹寡欲，嘗誨其子曰：「吾平生通塞，聽於自然，唯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博學無不通，爲文不事纖刻，制誥坦明有體。書詔一日數十輒辦。嘗言：「訓誥者，賞善罰惡詞也，豈過情溢美，怒鄰罵坐之爲哉？」其草顏魯公孫特命官制甚偉，帝嘆賞，爲手書之。詩自成家，呂本中、陳與義讀之，曰：「語不自人間來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苕溪集》五十五卷。【略】其沒也，韓元吉爲作行狀，稱其文章推本經術，出入韓、柳，不效世俗纖巧刻琢，雖演迤宏博，而關鍵嚴備。其爲詩寓意高遠，自成一家，呂本中、陳與義讀之曰：「語不自人間來也。」是其著作亦盛爲當代所推矣。

《宋百家詩存》卷八《苕溪集》 一止爲人冲澹寡欲，每言生平通塞，聽于自然，惟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博學無不通，爲文不事纖刻，制誥坦明有體。嘗草顏魯公孫特命官制，甚偉，高宗嘆賞，爲手書之。其詩能自成家，呂

本中、陳與義讀之，曰：「語不自人間來也。」其驚服如此。

分論

《拱州道中》《宋詩精華錄》卷三：視伊川之面斥哲宗，頗相逕庭。

《喜遷鶯》（曉光催角）《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嘗爲《曉行詞》，盛傳於京師，號劉曉行。《詞潔輯評》卷五：前半曉行，景色在目，雖不及竹山之工，正是雅詞。《詞綜偶評》：「宿鳥」以下七句，字字眞切，覺曉行情景，宛在目前，宜當時以此得名。近代唯秀水先生「塞孤」一闋，足與方駕耳。

傳記

韓元吉《敷文閣直學士左朝奉郎致仕劉公行狀》公諱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曾大父而降，世以儒學名家。【略】宣和三年，始獲奏名禮部，唱第廷中，少年朋從多以貴顯，至公名莫不舉笏相慶，公視之泊如也。得監秀州都酒務，人皆言公宜在文字之職，公不卑其官，事以辦給。長吏知公名，未始以常僚待之也。秩滿，爲越州州學教授，時翟汝文知州事，間出所爲文屬公定其藁，至以詫客曰：「頗曾見人物如此乎？」公既代去，避地于姚江，傅崧卿來攝政，書禮致公，即勸傅公起義〔師〕以赴國家之難，至稱劉琨、祖逖同寢之事，語甚激烈，傅公感慨流涕。會李參政邴得祠過郡，見公，留語終日，密薦公人物議論宜在朝廷，蓋不使公知。建炎四年得用爲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紹興改元，召試館職，因對策極言當世之故，【略】上覽之稱善，且諭近臣：「劉某所對剴切，知治道。」欲驟用公，而執政者不懌也。除祕書省校書郎，攷試兩浙類試進士。【略】是年冬，遷監察御史，即上疏論君子小人用否之辨。【略】明年秋，遷起居郎，【略】公既荷上知，其在臺察，已刺口論事，至是因面對，極陳堂吏宦臣之蠹，執政植私黨無憂國心。翌日遂罷爲主管台州崇道觀，寓德清僧舍，杜門卻掃，自放于山水，而詩文益清健。閱二年，召爲尚書祠部員外郎，奉神主于溫州。未行，改權發遣袁州，又改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加直顯謨閣。【略】秩滿，除權發遣常州。未赴，召入祕書爲少監。既賜對，上曰：「知卿久外，無爲卿言者也。」公頓首稱謝。居兩月，復爲起居郎，遂遷中書舍人兼侍講，賜服三品，時九年正月也。【略】九月，遷給事中，仍兼侍講。【略】居瑣闥僅百許日，繳奏未已，用事者始忌公，因誣公薦士失實，又罷爲提舉江州太平觀。久之，除祕閣修撰。十五年冬，除敷文閣待制，議者希用事意，謂公辭免有譏誚，遂中格，併奪修撰。二十三年，上疏請老，始復祕閣修撰致仕。九月，再除敷文閣待制。二十五年，用事者死，上更庶政，即起公赴行在。【略】遂進公敷文閣直學士致仕以歸。紹興三十年十二月初四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八十有三。明年正月丁酉葬于烏城縣澄靜鄉趙村後塢山之原，官至左朝奉郎，爵至長興縣開國伯，食邑至八百戶。【略】公少敏悟，七歲能屬文。既長，博極羣書，至星曆方技佛老之說，莫不窮折要眇。爲文章推本經術，出入韓、柳，不效世俗纖巧刻琢，雖演迤宏博而關鍵嚴備。【略】其爲制誥，明白有體，麗而不佻。雖書詞填委，一日數十，倚馬輒辦。嘗曰：「人君訓告，賞善罰惡辭也，豈過情溢美怒鄰罵坐之爲哉？」故公在詞掖數月，人爭傳頌。顏魯公孫特命官，公當制偉甚，上歎賞不已，至手書之。其爲詩高處陵轢鮑謝，下者猶足奴視溫李，然清深簡易，自成一家。呂舍人本中、陳參政與義，皆號能詩，得公詩驚曰：「此語不自人間來也。」石林葉公夢得與公平生交，其論當世人物，以公爲第一流。至公詩亦曰：「世久無此作矣。」【略】公文章之餘，筆法甚工，而樂府亦盡其妙，京師市人鬻者紙爲之貴。【略】年逾八十，抽思作文，不減少日。臨終之秋，豫戒其家，疾既革，無一語謬，蓋達于性命如此。

《宋史》卷三七八《劉一止傳》（存目）

著錄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劉行簡集》。

《澗泉日記》卷中　先公出入其門，爲作《行狀》，號《苕溪先生集》，刊行於世。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非有齋類稿》五十卷，給事中吳興劉一止行簡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劉一止《苕溪集》五十五卷。

又《劉一止集》五十卷。

又卷三七八《劉一止傳》 有《類稿》五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劉行簡《苕溪集》，一部十二冊，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一止《類稿》五十卷。

又 劉行簡《苕溪集》五十五卷。

《内閣藏書目録》卷三 《苕溪集》十冊，全。【略】凡五十五卷。又十一冊，全。

《江陰李氏得月樓書目摘録》 《苕溪集》五十五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劉行簡《苕溪集》。陳景雲注：五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苕溪集》五十五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劉一止撰。【略】行狀及《宋史》本傳皆稱《非有齋類稿》五十卷，《書録解題》亦同。此本前有曝書亭印記，蓋朱彝尊家舊鈔，題曰《苕溪集》，不知何人所改。又詩文共五十三卷，末附行狀一卷，誥詞一卷，凡五十五卷，卷數亦非其舊，或後人掇拾遺篇，增附其後，因而更名歟。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一 《苕溪集》五十五卷，目録三卷，舊鈔本，張月霄舊藏。宋劉一止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苕溪集》五十五卷，精鈔本。宋劉一止撰。

朱祖謀《刊苕溪集跋》 右宋劉行簡先生《苕溪集》五十五卷，錢塘丁氏善本書室藏舊鈔本，謂本於曝書亭者也。卷端雪廠逸叟識語，稱爲元任胡先生著，斯末之審，又稱是編乃石氏鈔藏，爲目五十五卷，闕文二卷。考《宋史》本傳及韓元吉《行狀》，稱其有《類稿》五十卷藏於家。陳氏《書録解題》、馬氏《經籍考》并載行簡《非有齋類稿》五十卷。今稱《苕溪集》，且多五卷。雜著一卷，乃行簡捐館後子礿編入；行狀、告詞二卷，爲後人附益。然仍溢出二卷。元吉子洮《澗泉日記》謂行簡文詞號《苕溪先生集》，則又出陳氏、馬氏前，且與行狀不合，惜無從甄辨也。丁氏書歸金陵圖書館。今年春，乞繆小珊前輩宛轉録致之，亟謀之沈杏墅郎中耀勛，捐貲付梓人。全目以帙繁未刊，刊其文闕者於諸卷中。校字者章怡田明經震福、劉翰怡郎中承幹也。宣統庚戌冬十月，朱祖謀跋於無著盦。

傅增湘《苕溪集校本跋》 宋劉行簡《苕溪集》五十五卷，宣統壬戌朱古微侍郎校定，以付沈杏墅耀勛授梓者也。其書鈔自錢唐丁氏善本書室，原本則出於曝書亭。然其中第七卷缺詩二十一題三十三首，第十六卷書七首，第十七卷表十四首，則悉已缺佚。余自宋刊《百家名賢文粹》中補《見諫垣書》、《見國信侍郎書》、《寄中丞書》三首，頗用自喜。頃得見舊鈔本，爲璜川吳氏所藏，十行二十字，卷中提行、空格率遵舊式，因取以校讀一過，其十七、十八兩卷書、表各篇燦然具存，爰囑内姪凌渭清手寫補入。其第七卷中《親征》詩尚存半首，亦寫附焉。此外，各卷佚文訛字，亦悉有點定，凡六百八十九字。

《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一四 《苕溪集》五十五卷，宋劉一止撰。明寫本十行，十八字，烏絲闌，版心下方有「擁萬樓精鈔」五字，鈔手極舊。

又 《苕溪集》五十五卷，宋劉一止撰。舊寫本，十行，二十字。卷中於宋諱皆注明，是從宋刻鈔出者。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苕溪集》五十五卷，宋劉一止撰，清宣統三年沈耀勳刻本，傅增湘校補并跋，四冊。《苕溪集》五十五卷目録二卷，宋劉一止撰，清擁萬堂鈔本，五冊。

《直齋書録解題》卷二一 《劉行簡詞》一卷，劉一止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劉行簡詞》一卷。

李邦彦

翟汝文《李邦彦吏部員外郎制》 古之掌選者銓叙九流，而以人物爲己任，進退能否，而失職者無間言。夫能上下相信不疑，非以其人故歟？汝昔爲選首，久莅東觀，察其所養，豈弟不回。太宰之屬，將以是觀。汝必能於法律之外，有所甄别，如古之君子所以爲政者。

《宋史》卷三五二《李邦彦傳》 李邦彦字士美，懷州人。【略】邦彦喜從進士游，河東府舉人入京者，必道懷訪邦彦。【略】入補太學生，大觀二年，上舍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試符寶郎。邦彦俊爽，美風姿，爲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爲詞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言者劾其游縱無檢，罷符寶郎，復爲校書郎。俄以吏部員外郎領

議禮局。出知河陽，召爲起居郎。邦彥善事中人，爭薦譽之，累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宣和三年，拜尚書右丞。五年，轉左丞。【略】明年，拜少宰。無所建明，唯阿順趨諂充位而已，都人目爲「浪子宰相」。徽宗內禪，命爲龍德宮使，升太宰。知衆議不與，外患日偪，抗疏乞宮祠。金人既薄都城，李綱、种師道罷，邦彥堅主割地之議，太學生陳東數百人伏宣德門上書，言邦彥及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爲社稷之賊，請斥之。邦彥退朝，群指而大詬，且欲毆之，邦彥疾趨得免。乃以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充太一宮使。不旬日，吳敏爲請，復起爲太宰，人皆駭愕，言者交論之。出知鄧州，遂請持餘服，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初，以主和誤國，責建武軍節度副使，潯州安置。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五引《紀實》　李邦彥爲都人所憤怨，纔出門，爭呼毆擊，將殺之，馬逸偶脫，百姓獨得其履。因乘婦人小輿，垂黃裙轎簾上，密匿於啓聖院，以丐罷待命，得去始敢出。

《夷堅丙志》卷一三　宣和中，艮嶽之觀游極其偉麗，既有絳霄樓、華宵殿諸離宮矣，其東偏接景龍門，巨竹千箇，蔽虧翠密。京師他苑囿亦罕比。宮嬪出入其間，如仙宸帝所。徽宗命建樓以臨之，既成而未有名，夢金紫人言曰：「艮嶽新樓宜名爲倚翠，取唐杜甫詩所謂『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竹』之句也。」夢中問汝何人，對曰：「臣乃太平宰相。」寤而異之。明旦，翰林學士李邦彥入對，奏事畢，偶問曰：「近於苑中立小樓，下有脩竹，當以何爲名？」邦彥了不經思，即以「倚翠」對。上驚喜，謂與夢協。時邦彥眷注已深，有意大用，自是數日間拜尚書右丞，遂爲次相。

黃次山

論述

謝諤《三餘集序》　余江西自歐陽公挈領文事，而後來者襟披袂攘，同底於斯道。元祐前固亭亭可數，其芳韻到紹興又卓卓一振。僕指輩行，在洪則西山胡少汲，流江黃季岑，屹立相望。少汲登八座，入經筵，貴矣；季岑上星躔不偶，則分守符，持使節，隨所遇行其學。余少時聞知江鄉事，得嘗鼎。其《臨江廳記》久則厭飫，其湖南諸篇蓋窺其法：文由王臨川之簡而造昌黎氏之理，詩溯山谷之流而指少陵氏之源。由是無乎不之，而竟合於古。余此論辨者欲奪不可。淳熙丁未，季岑之第三子、新武當使君牧之攜《三餘集》走行都，余驚睹如舊相識，連夜秉燭，文則大聲疾讀，詩則細哦長吟，回思昔所持論果不異，此固有理，匪億則屢中也。武當云求爲之序，余既有昔之論，則雖欲食言，正自不能，乃錄以寄之，不知武當以余言爲有以副其切切於手澤，可以慰其孝心否？然三餘之子若孫登科者滿門，家法益張，此集有繼無盡，又爲可占。

湯思皦《刊三餘集跋》　《三餘》詩文，【略】大抵根據理要，而其味悠然以長，或以文非韓退之，詩非杜子美，有所不道，可謂知之深者。廼鋟諸板，用廣其傳，庶彰著述旨意云。

傳記

危素《黃次山傳》　黃次山字季岑，直龍圖閣庭堅之族子。宣和元年，試國學第一，時方申禁元祐黨人，以庭堅在黨籍，故降次山第四。歷信陽州學教授、池州司理參軍，召爲太學錄。臺臣猶以黨人學術論罷，久之黨禁解，復其官。靖康初遷博士，坐與李綱厚善，謫監虢州銅場。建炎二年，擢尚書員外郎。未幾撫御京東西路，所至召父老具言祖宗德澤及主上所以惠養元元之意，聞者感泣。使還，乞外補，遂知筠州。又乞監當以歸。丁內艱，終喪，復吏部郎官。入對，力陳日食之咎，又進校旗大閱之法，且曰：「甲兵不多非國之災，貨財不積非國之貧，願操術立志何時耳。願陛下親賢遠佞，貴公滅私，若忿欲不萌，則聽斷自審，臨機必果，料敵必明。」帝嘉其言。會金兵大至，淮西告捷，次山言第功行賞，勸沮所繫，因條上三策，乞解六將軍逗留者之節鉞，授偏裨立功者。朝廷既罷劉光世兵柄，命呂祉代之，次山言光世固可罷，祉明銳開爽，雖若可用，然統師御衆非其所長，不省。無何，其言卒驗。靖康以來，號爲宗程顥兄弟□□□不□深明其旨，轉爲迂怪。紹興初，諫官極論其弊，有旨戒飭學者。次山時兼權禮部郎官，與侍郎董棻爭之於朝，事雖直而謗議起矣。出提點

荆湖南路刑獄。居數月，以言罷，主管亳州明道宮。乃自豐城徙居撫州，益肆力於學，凡九年，起知邵州。未上，以疾致仕，卒。初，同舍生章畸若以女妻次山者，及舉進士，貴人欲妻之，卒娶畸女。贊曰：程瑀之論次山，有言李廣賈誼才，抱義取知人主，尚不克展其長，使績效暴白，則夫所謂一世英豪而死於草萊者，豈止一王義方哉！悲夫！

紀事

《貴耳集》卷中　馬子方作守令，幕下黄次山作啓與廟堂，不入意，自改云：「買臣自知其將貴，當乙巳之歲，淵明已賦其歸來。固不敢自比于古人，欲以此折衷于夫子。」黄大服。

著錄

湯思曠《刊三餘集跋》　《三餘》詩文流誦士大夫間有年矣，恨未多見。幸會此來，訪其家藏，獲觀全帙，【略】乃鋟諸板，用廣其傳，庶彰著述旨意云。丙午仲冬望日，縉雲湯思謙題。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黄季岑《三餘集》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黄次山《三餘集》，一部二冊，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黄次山《三餘集》十卷。

《内閣藏書目錄》卷三　《三餘集》二冊，全。宋知邵州豐城黄次山著，凡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三餘集》四卷。永樂大典本。案：《三餘集》世無傳本。惟散見《永樂大典》中，然各韻所載，題爲黄次岑者計七十餘篇，題爲黄次山者計五篇，已自相牴牾。集中有《見山堂記》一首，篇末自署豫章黄次岑，又别載謝（鍔）〔諤〕所撰《三餘集序》，則曰流江黄季岑，更互相舛迕。【略】今據《永樂大典》所存，編爲賦、詩二卷，雜文二卷，存其文，併以存其人焉。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三餘集》四卷，舊鈔本。唐棲朱氏藏書。宋黄彦平撰。

李之鼎《宋人集本三餘集跋》　此本爲唐棲朱氏結一廬所藏，後歸丁氏八千卷樓，有翰林院印，編中幷有改定行款之處，確爲四庫蒐輯《永樂大典》底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三餘集》四卷，宋黄彦平撰。

李祁

《唐宋諸賢絕妙好詞選》卷七　李蕭遠，名祁，少有詩名。官至尚書郎。宣和間責監漢陽酒稅。

《宋史》卷三四四《王覿傳》　〔王〕俊義與李祁友善。首建正論於宣和間，當是時諸公卿稍知分别善惡邪正，兩人力也。祁字蕭遠，亦知名士，官不顯。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漢陽郎官湖春日》四絕句，其一：「兩山收雨暗平沙，遮斷溪梅隔水花。留得煙林作圖畫，依稀松隥有人家。」其二：「空山玉蕊照瓊瑰，到處尋花共往回。欲識春風最奇處，試來同看雨中梅。」其三：「朦朧花影月黄昏，著意春風入酒痕。知是江梅喜佳客，倒垂花蕊照清樽。」其四：「十日春陰到水亭，水亭楊柳一時青。梅花過盡桃花惡，乞取山樊入净瓶。」尚書郎李祁蕭遠謫漢陽酒稅時所作也。

左譽

《玉照新志》卷四　左與言，天台之名士大夫也。其孫哀其樂章，求爲序其後云：政、宣之際，文物鼎盛，異才坌出。天台左君與言，委羽之詩裔，飽經史而下筆有神，名重一時，學者之所敬仰。策名之後，籍甚宦途，屢彰美效，藹聞薦紳，著書立言，自托不朽。平日行事，蓋見之國子虞仲容所述誌碑詳矣。

吟咏詩句，清新嫵麗，而樂府之詞調高韻勝，好事者尤所爭先快睹。豪右左戚，尊席一笑，增氣忘倦。承平之日，錢塘幕府樂籍有名姝張足女名濃者，色藝妙天下。君頗顧之，如「無所事，盈盈秋水，淡淡春山」，與「一段離愁堪畫處，橫風斜雨搖衰柳」，及「堆雲翦水，滴粉搓酥」，皆爲濃而作。當時都人有「曉風殘月柳三變，滴粉搓酥左與言」之對。其風流人物可以想像。俶擾之後，濃委身於立勳大將家，易姓章，遂疏封大國。紹興中，君因覓官行闕，暇日訪西湖兩山間，忽逢車輿甚盛，中睹一麗人，褒簾顧君而嘆曰：「如今若把菱花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視之乃濃也。君醒然悟入，即拂衣東渡，一意空門，不復以名利關心，老禪宿德莫不降伏皈依。此殆與夫僧史所載樓子和尚公案若合一契。君之孫文本編次遺詞若干首，名曰《筠翁長短句》，欲以刻行，求余爲序。筠翁，君之自號，與言其字，字蓋析其名云。余既識之，服膺三歎，併爲書此一段奇事。

《嘉定赤城志》卷三三〔大觀三年賈安宅榜進士〕左譽，臨海人，字與言。終湖州通判。

《宋詩紀事》卷三八　譽字與言，天台人。大觀三年進士，仕終湖州通判。

王黼

傳記

《東都事略》卷一〇六《王黼傳》　王黼字將明，開封祥符人也。爲人有口辨，才疏儻而寡學術，極智巧便佞。舉進士，調相州司理參軍。宰相何執中薦之，除祕書郎，進符寶郎，遷左司諫。張商英爲相，寖失徽宗意，徽宗召蔡京於錢塘，遣中使賜以玉環。黼揣知徽宗之意，數條奏京政事，且劾商英去位，京復相，頗得其助己也。擢爲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御史中丞。自校書郎至是不兩歲俄兼侍讀，入翰林爲學士。鄭居中與京不合，而數薦其才，京以黼爲叛己，甚怒，徙爲戶部尚書，將以財用不給爲黼罪。【略】還爲翰林學士。黼本名甫，徽宗更爲黼。進承旨，丁父憂，閱五月起爲宣和殿學士，提舉上清寶籙宮。【略】復爲翰林學士承旨。政和八年除尚書左丞，遷中書侍郎。宣和二年拜少宰，由通議大夫超八官爲特進，自國朝以來命相未有也。蔡京既致仕，黼於是悉反其所爲，奏罷方田，汰堂吏，毀辟雍及豎算學，減橫行、遙郡奉入之半，併會要六典等局，諸路茶鹽鈔法不復比較，上戶科配一切蠲之，當時聲稱翕然。而黼既得位，乘高勢而爲邪，多蓄子女玉帛以自奉。【略】遂以少保爲太宰，稍襲京故迹，專以燕享爲事。【略】睦州寇方臘起，提點刑獄張苑言於朝，黼方鋪張太平，惡聞有外寇，不以實告上，而責苑張皇生事，賊遂不可制，至陷破六州，朝廷遣師討之，又數月乃定。黼以功進位少傅，又拜少師。遼人李良嗣不得志於其國，亡來歸我，言遼可取，若能遣使結女眞，與共圖之，則石晉所割燕雲之地可復也。徽宗以問大臣，鄭居中、鄧洵武皆以爲不可，獨黼是其計，以身任之。【略】已而童貫伐燕無功，厚賂女眞，得其空城，并所得支郡，即率百寮詣文德殿稱賀，徽宗解玉帶賜之，拜太傅，封楚國公。【略】徽宗待遇日隆，恩數異於他相，名其居閣爲「得賢治定」，爲書載賡堂、寵光亭以下凡七榜。【略】梁師成與黼連牆，穿便門往來，黼以父事之，每折簡必稱爲恩府先生。徽宗過之，始悟其交結狀，由是黼眷稍息，乃拔白時中、李邦彥共政，以分其權。六年，以太傅致仕，而猶領應奉司。欽宗即位，貶爲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籍其家。開封尹聶山與黼有宿怨，黼至雍丘之輔固村，爲盜所殺，山取其首以獻。

《宋史》卷四七〇《王黼傳》（存目）

紀事

《泊宅編》卷六　宣和七年，駕幸龍德宮，太宰王黼獻詩，有「巧將千嶂遮晴日，借得三眠作翠帷」之句。識者曰：「黼將不復見君矣。」

《秀水閒居錄》　童貫、蔡攸收復燕山，奏至，宰相王黼率百官稱賀，表中多得意語，云：「陛峻明堂，既揭平朔之號；軒藏石鼓，仍題復古之名。承九清之命，而整神霄陰相之族，建三辰之旗，而向太一下臨之方。」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一引《秀水閑居錄》　王黼作相，初賜第相國寺東，

又賜第城西竹竿巷，窮極華侈，壘奇石爲山，高十餘丈。便坐二十餘處，種種不同，如螺鈿閣子，即梁柱、門窗、什器皆螺鈿也。琴光、漆花、欒木、雕花、鑲玉之類，悉如此。第之西號西村，以巧石作山徑，詰屈往返，數百步間，以竹籬茅舍爲村落之狀。都城相第乃有村名，識者以爲不祥。黼侍妾甚衆，有官封者十八人：八夫人，十宜人。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一　〔黼〕爲何丞相執中所喜，遂歷書局、館職。政和初爲司諫，蔡京薦之，遷諫議大夫。黼既驟遷，遂背執中，疏其惡二十事與京，而執中不知也，每稱道黼不已。一日，省中俟其來見，則又及黼，而京曰：「少師何主黼若是，黼定何如人，可保乎？」執中方談其美，京即於座後出一卷書使讀之，乃黼擊執中疏也。執中大愕，始變色曰：「畜生乃爾若是。」繇是執中乃謝絕黼。

又　黼又同蔡攸每罷朝出省，時時乘宮中小輿，召入禁中爲談笑，或塗抹粉墨作優戲，多道市井淫言媟語，以媚惑上聽。時因謔浪中以譖人，輒無不中。黼方恃奧自若，至賄賂公行於朝野，自通判以上皆有定價。中外大喧，上雖微聞，然不之信。【略】厥後將逼冬郊，而垂欲相之，會上內禪，百寮入賀，上下咸有喜色，而黼面獨若死灰。未幾誅死矣。且黼士人也，又以才學受知君相，則其富貴可立致，乃由徑苟得一時之味，因甘之流而不返。夫既以非道而進，後必以非道而終，決矣！是徒累國家亂天下如此，可爲世戒也。

《清波雜志》卷二　王黼一日在相國寺行香，見蔡京以太師、魯國公揭牓，小立其下，深有羨慕之色。親厚者乘間叩之，黼曰：「無他，不謂元長有許大官職！」其人因言：「太宰若能承當一大事，元長官職不難致。」黼識其意，乃身任伐燕之責，後亦致位太傅，楚國公。

又卷六　頃得一小說，書王黼奉勅撰《明節和文貴妃墓誌》，云：「妃齒瑩潔如水晶，緣常餌絳丹而然。」又云：「六宮稱之曰韵。」蓋時以婦人有標致者爲韵。

《庚溪詩話》卷下　王黼罷相，復職知鎮江。靖康初，以翰林學士召，其謝表有曰：「喜照壁間而見蝎，乍離楓下而聞鐘。」蓋「照壁喜見蝎」，此退之詩句也。「離楓下聞鐘」，事偶不記。後數年，因閱劉禹錫《自武陵例召赴京》。詩曰：「雲雨湘江赴卧龍，武陵樵客屢僊踪。十年楚水楓林下，今日乍聞長樂鐘。」蓋用禹錫詩語也。

《宋稗類鈔》卷一　王將明黼父行可，初知臨泉，時將明爲編修官，行可問異人王老志他日官所至，書「太平宰相」四字遺之，即以墨塗抹其字。故韓子蒼獻將明生日詩一絕句云：「百里青雲發軔時，驊騮絕足看奔馳。太平宰相何人識，唯有巫咸得預知。」蓋謂此也。

汪藻

論述

綜論

劉一止《汪藻修史成書陞顯謨閣學士制》　具官某學貫九淵之邃，才絕千人之英。昔膺使令，服在近密。崇論宏議，有補於時，大冊高文，悉出其手。悼念兩朝之故實，曾無一字之遺餘。出自爾心，不煩朕訓。緝文辭於斷簡，問黜陟於故家。遠近異同，靡差歲月，品彙條貫，燦若日星。搜羅旁逮於測幽，誦意不忘於寤寐。左思作賦，既殫十稔之勤；馬遷成書，自立一家之法。此其（闕）深用歎嘉，就陞延閣之華，申錫贊書之寵。豈惟今日，見國體之增光，抑使異時，并爾名而不朽。服我休命，益勵厥修。

程俱《翰林學士汪藻龍圖閣直學士與郡制》　具官某簡亮通博，早以言揚，學問文詞，推于時雋。肆朕纘服，推自奉常，綸綍是司，出入五載。閔勞侍從之務，輟嚴助于承明；欲詳政事之宜，試蕭生于馮翊。寵以河圖之直，仍聯學士之班。往奮爾庸，副茲睠佇。

李正民《汪藻給事中制》　具官某襟度粹夷，性資端亮。夙蘊貫穿淹該之學，發爲經奇瑰麗之文。薦長贊書，動無滯思。簡嚴而蔚仲殊，最得于古風；純厚而明元稹，遂變于時體。雖稱辦事，尤謂賢勞。宜進陟于瑣闈，俾更直于蘭禁。

汪藻《答吳知錄書》 藻少時，蓋嘗疲精於科舉之文，顧隨人後者，非吾之所學也。頗欲求所以自得者於文見之，而年爲世故所分，徒有其志耳。既得罪屏居，則又欲捐書焚硯，不復爲文。嗚呼！過屠門而未嘗得肉也，何以屬屬足下之所嗜哉？來命祇辱，歲晚漸寒，千萬爲斯文自重。不宣。

孫覿《浮溪集序》 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知徽州汪公，自崇寧初起太學諸生，策高第，校三館祕書，尚符璽，再遷尚書郎，立柱下爲右史，遂贊書命，入翰林爲學士。蓋仕朝廷三十年，專以文學議論居儒官從臣之列。【略】公平生無所嗜好，至讀古聖賢之書，屬爲辭章，如咯土豸，嗜昌歜，爲一病。寤寐千載，心慕手追，貫穿百氏，網羅舊聞，推原天地道德之旨，古今理亂興廢得失之迹，而意有所適者，必寓之於此。登高望遠，屬思千里，凡耳目之所接，雜然觸于中而發於詠歎者，必寓之于此。崎嶇兵亂，潛深伏隩，悲歌慷慨，酣醉無聊，而不平有動于心者，亦必寓之于此。伎與道俱，習與空會，文從字順，體質渾然，不見刻畫。如金鐘大鏞，扣之輒應，愈扣而愈無窮，何其盛也！公在館閣時，方以文章爲公卿大臣所推重，每一篇出，余獨指其妙處，公亦喜爲余出也。後十五年，公以儒先宿學當大典冊，秉太史筆，爲天子視草，始大發於文，深醇雅健，追配古作，學士大夫傳誦，自海隅萬里之遠，莫不家有其書。所謂常、楊、燕、許諸人，皆莫及也。公詩自少作已有能名，及是與年俱老，興微托遠，得詩人之本意，覽者當自知之。

又《汪公藻墓誌銘》 當是時，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新安汪公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一時詔令往往多出公手。凡上所以指授諸將，戒勵戰士，訓飭在位，哀閔元元之意，具載誥命之文。開示赤心，明白洞達，不出戶窺牖，而天威咫尺，坐照萬里。學士大夫傳誦，以比陸宣公。【略】抵罪斥居永州，積十二年，更四赦不得還。【略】年益高，文益奇，詩益工，華妙精深，與柳儀曹相望於數百載後，文章格力與之相上下，何其盛也！

《容齋三筆》卷八 汪彥章作《靖康冊康王文》曰：「漢家之厄十世，宣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爲中書舍人，試潭州進士，何烈卷子內稱「臣及聖問」，不舉覺，坐罷職，謝表曰：「謂子路使門人爲臣，雖誠悖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初亦何心？」又曰：「書馬者與尾而五，常負譴憂；網禽而去面之三，永銜生賜。」宋齊愈坐於金虜立諸臣狀中輒書「張邦昌」字，送御史臺，責詞曰：「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邦。」又曰：「眭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責張邦昌詞曰：「雖天奪其衷，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匱可乎？」知徽州，其鄉郡也，謝啓曰：「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

《讀書附志》 《浮溪先生文集》六十卷。【略】藻工于儷語，所爲制詞，人多傳誦。

《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五 右，紹興翰林學士龍溪先生汪公藻，字彥章，《譽望》、《求賢》、《薦書》三帖眞迹一卷。中興嗣命之臣，公爲稱首。墨所傳，與文章稱，其可尚也已。予家九江，道如行京，屢出黟、歙間，知公故家所在。訪求公帖。慶元己未歲八月，得之文溪士人汪氏。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浮溪集》六十卷。【略】四六偶儷之文。【略】紹聖後置詞科，習者益衆，格律精嚴，一字不苟措，若浮溪尤其集大成者。

《雲莊四六餘話》 表章自叙以兩「臣」字對說，由東坡至浮溪多用之。然須審度君臣之間情義厚薄及姓名眷顧於君前如何，乃爲合宜。【略】汪謝徽州云：「謂臣不改歲寒，故起之散地；察臣素推月旦，故付之本州。」爲陸藻謝給事中云：「知臣椎鈍無它，故長奉賢王之學；憫臣踐揚滋久，故亟陞法從之班。」爲汪樞密謝子自虜中歸，不令入城，降詔奬諭，謝表曰：「知臣齒髮已凋，常恐鄧攸之無後；憐臣肺腑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凡此所言，皆可自表於君前者。【略】近年後生假情作文，不識事體，至有碌碌常流，乍得一壘，亦輒云知臣、察臣，眞可笑也。

又 靖康末，浮溪代羣臣《勸進表》曰：「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伸程嬰存趙之忠。幸率土相從而歸啓，且諸侯不輟以事周。受圖高邑之壇，趣駕未央之宮。時方多故，幸少留黃屋之心；臣既無功，願自謹清宮之職。」又表曰：「整襄城之駕，而早戒脩途；除高邑之壇，而亟臨大寶。力圖後效，如成王《小毖》之詩；光復丕基，邁文帝大橫之光。」又表曰：「雖以位爲樂，非堯舜之本心；然其命維新，蓋周邦之舊物。」《登極表》曰：「必國步艱難，始天地出非常之主；及治功宏濟，乃子孫承罔極之休。取炎精用事之月，即藝祖興王之邦。有三千同德之臣，共扶鴻業；用七百卜年之數，重立丕基。」中興之初，文章與時俱高如此。

又 《建炎德音》有曰：「眷我中原，漢祚必期於再復；而迫於彊敵，商人幾至於五遷。」又曰：「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

已。」可謂說盡當時事情，此浮溪筆也。或謂徽廟時留虜庭，不可謂八世祖宗。後行《馬忠河北經制使制》曰：「田野三時之務，所至一空；祖宗七世之遺，厥存無幾。」此以爲七世乃爲穩審。《紹興改元德音》曰：「聖人受命以宅中，莫大邦圖之繼；王者體元而居正，盍新年紀之頒。」又曰：「小雅盡廢，宣王嗣服於宗周；炎正中微，光武系隆於有漢。」詞壯而事切。靖康二年《皇太后告天下手書》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又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或謂帝王受命，不當以重耳爲比，殊不知太后誥命用此，卻似無礙，情眞事切，足以深感人心。

又　浮溪行《韓蘄王制》曰：「迎敵鼓行，靡待前茅之偵；擒囚歸報，遂成獨柳之誅。」又制曰：「跪推轂而遣將軍，守境既騰於戎捷；歌《出車》而勞還率，疇庸敢廢於邦彝。」「縱精兵於數路，若珠走盤；擠醜虜於長江，如杵投臼。」行《東京留守杜充樞密制》曰：「仲尼既用，齊人悉反於侵疆；隨會來歸，晉國永無於羣盜。」《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扈從太母往洪州制》曰：「朝長樂之宮，以日承於溫凊；分周公之陝，其身任於安危。」《賜王綯爲從弟投拜金人自劾不允詔》曰：「昔羊舌坐誅，靡連叔向；王敦稔惡，猶赦茂宏。蓋古者君臣相與於腹心之間，未嘗以兄弟輒投於形迹之地。」《賜興國軍知通將佐獎諭敕書》曰：「燕地盡降，惟平原之能守；齊城既下，恃即墨以復興。」

又　浮溪《代嘉王謝及第表》曰：「鵬激天潢之浪，驚還帝苑之春。昔慚假寵於分茅，今喜成名於拾芥。既與在廷之多士，同值文興；將令就傅之百男，悉從隗始。」《代汪樞密謝子自虜中歸不令入城降詔獎諭表》曰：「防之百計，難逃虎穴之深；逮此經年，寧有鴈書之信。言念一人之孝，尚違二聖之歡。潁谷及親，鄭伯方思於大隧；廬陵在遠，王綝敢顧於眉州。雖復鍾情，忍令會面。知臣鬒髮已凋，常恐鄧攸之無後；憐臣肺腑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西伯在商，輒妄希於閎夭；太公留楚，誓博訪於侯生。」《洪州□□□樞密御書褒賢閣碑到州錫宴表》曰：「恩加屏翰，寵及私庭。倬然雲漢之昭回，臨此江湖之都會。凡嬰官守，均被宴慈。竊喜分符之地，親臨衣錦之鄉。既頒寶墨以垂後，復衍恩波而及餘。見者皆肅，如瞻咫尺之天威；施之無窮，當有護持之神物。」《代薛昂回授二子轉官表》曰：「於狐突教忠之言，雖知粗勉；若醯榮稽古之賜，彼豈宜蒙。中懷舐犢之私，能無扑蹈；外弭維鵜之刺，獨有糜捐。」《代賀斬夔離不表》曰：「爰驅烏合之師，力抗鷹揚之旅。乃煩四棱之出，不遣隻輪之歸。既首戮於鯨鯢，乃悉除於蜂蠆。征而不戰，聊麾荆柄之幡；梟以示懲，永震藁街之邸。」《代明州趙守到任謝表》曰：「島夷修好，護星使之行艫；玉食薦新，修鮭珍之貢篚。」蓋高麗使命必往來于明。後《自明移守鎮江謝表》曰：「二千里之鄉關，通波不隔；十八年之官守，舊俗猶存。」趙之所居，共此長江，而十八年嘗宦京口。《賀收復杭州表》曰：「河有防而蟻爲之決，稼太盛則螟生其間。唯茲嘯聚之徒，蓋以承平之久，敢搖蜂蠆之毒，盜弄雀蒲之兵。折箠一笞，投戈四潰。戎旃所向，舉江山歸指顧之閒；帥藩復完，他郡縣可談笑而得。」《江西提舉司謝曆日表》曰：「璣衡之政，既與拜於恩書；絃誦以時，敢暫忘於德意。」《謝進書轉官表》曰：「□□□之後而無錄，雖幸踵成；問祈招之詩而不知，固多脫略。穆王御駿以來歸，已孤此望；孔子感麟而有作，尚見其人。」《謝進書賜茶藥表》曰：「遭漢家百六之災，漫無載籍；取武成二三之策，烏足全書？分北苑之上腴，用濡燥吻；乞西山之靈劑，使制頹齡。」又謝表曰：「多識漢事，徒竊慕於蔡邕；續成《晉書》，（誰）〔唯〕見推於陳壽。」問周穆王之詩，庶無慚於子革；上段太尉之事，當更採於宗元。」後知徽州，乃其鄉郡，《謝封新安郡侯表》曰：「久客還家，方憩南飛之鵲；通侯授印，忽成左顧之龜。」宋人拼辭以得封，望胡及此；漢將銀黃而夸里，榮乃過之。」《到任謝宰相啓》曰：「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賀移蹕臨安表》曰：「用《虞書》東狩之禮，示魏闕西歸之期。始游襄野，卒然雖假於問塗；旋駐岐山，從者有如於歸市。」《賀移蹕建康表》曰：「江山地險，將定厥居。輿衛天行，先巡所守。會公侯方岳之下，覽形勢帝王之州。」《賀復幸浙西表》曰：「日觀襁負而至者，已得其心；時從馬上而治之，不常厥邑。」《賀太后還朝表》曰：「方歎唐朝廈下建中之詔，忽聞漢殿一新長樂之儀。十載中天，瞻鬱鬱葱葱之氣；一朝廣內，賦融融洩洩之詩。」「融」、「洩」可謂的事，但「鬱」、「葱」說漢陵□□□

幾生於甲胄，一朝釀賞，貂蟬果出於兜鍪。」

《**耆舊續聞**》**卷六**　南渡內外制，多出汪內翰彥章之手，膾炙人口。同時有孫仲益、韓子蒼、程致道、張燾、朱新仲、徐師川、劉無言，後有三洪兄弟。【略】汪浮溪《王綯復官制》曰：「聖人之心，如權衡之公，法無私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衛侯醇謹，初豈有於他腸；顏子庶幾，尚何憂於貳過。」《賜王綯爲從弟投拜金人自劾不允詔》曰：「昔羊舌坐誅，靡連叔向；王敦稔惡，猶赦茂宏。蓋古者君臣相與於腹心之間，未嘗以兄弟輒投於形迹之地。」《代嘉王謝及第表》：「鵬擊天潢之浪，鶯遷帝苑之春。昔慙假寵於分茅，今喜成名於拾芥。」《知徽州鄉郡謝封新安郡侯表》：「久客還家，方憩南飛之鵲；通侯授印，忽成左顧之龜。宋人拼澼以得封，望敢及此；漢將銀黃而誇里，榮乃過之。」《賀收復杭州表》：「河有防而蟻爲之決，稼大盛則螟生其間。唯茲嘯聚之徒，蓋以承平之久，敢搖蜂蠆之毒，盜弄萑苻之兵。折箠一笞，投戈四潰。戎旆所向，舉江山歸指顧之中；帥藩復完，他郡縣可談笑而得。」靖康末，《代羣臣勸進表》：「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伸程嬰存趙之衷。幸率土相從而歸啓，且諸侯不輟以事周。」又表：「整襄城之駕而早戒脩塗，除高邑之壇而亟臨大寶，力圖後效，如成王《小毖》之詩；光復丕基，邁文帝大橫之兆。」靖康二年，《皇太后手詔》：「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又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

《**野客叢書**》**附錄**　李漢老云：「汪彥章、孫仲益四六各得一體，汪善鋪叙，孫善點綴。」

《**黃氏日鈔**》**卷六六**　浮溪之文，明徹高爽，歐、蘇之外，邈焉寡儔。艱難扈從之際，敷陳指斥，尤多痛快，殆有烈丈夫之氣。至其行責詞則痛詆李綱，草麻制則力褒秦檜，平居議論則鄙經學而尊詞章。詞章陋習，滅沒人才，一至此甚。不然，公之成就，豈止如今日所見而已哉。

《**宋史**》**卷四四五《汪藻傳》**　藻通顯三十年，無屋廬以居。博極羣書，老不釋卷，尤喜讀《春秋左氏傳》及《西漢書》。工儷語，多著述，所爲制詞，人多傳誦。

《**新安文獻志**》**卷一引吳草廬云**　代言之臣，南渡迄於季年，惟顯謨汪公最優。多難之秋，德音所被，聞者悽憤，何其感人之深哉！蓋其製作得體，不但言語之工而已。

馬金《**浮溪文粹後序**》　惟宋南渡多難之秋，浮溪初拜掖垣，掌內制，大典冊多出其手。當時德音所被，讀者悽憤興感，以比陸敬輿。信乎中興之功，非特將士宣力，詔令亦有助焉。後坐言者指爲京、黨黨，一斥不復用，大肆力於文翰，一世推重，以繼柳儀曹。傳《宋史》者列之「文苑」，續《言行錄》者列之「名臣」。由是而觀，浮溪不但爲一時詞臣冠冕，抑亦名臣儔匹哉！孫仲益、黃東發、吳草廬、陳定宇諸君評品其文，或謂四六格律精嚴，一字不苟錯；或謂深淳雅健，追配古作，常、楊、燕、許諸人莫及；或謂明徹高爽，歐、蘇之後，邈然寡儔；或謂製作得體，不但言語之工。予讀之，信然。史稱南渡文氣不及東都，如浮溪之文，可以此概論哉？【略】浮溪《與吳知錄書》所重在文，而排伊洛之學；誌汪伯彥墓謂乘輿南渡，咎不由之，而許以中興之功，可謂予奪失當。其《賀中丞啓》有云：「厚德鎮浮，英材經遠，老成尚有於典刑，天下想聞其風采。」及草落職行詞，用驩兜、少正卯爲比。盛稱於執政之初，痛詆於嚴譴之日，何若是背馳哉？噫！予固謂就其全集諸體中觀之，是編可謂「粹」也已，此名集者之微意。若夫氣節行實，與其志之所存，學之所到，則未暇竟其說，而亦非末學所敢輕議也，況有東發之定論，具載於《日抄》者可參考也哉。

周瑛《**浮溪文粹跋**》　自左氏而下，脩詞之士曷可云計也？然自其卓然名世，不詭於載藉之風，如漢之揚、劉，唐之韓、李，宋之歐、王、蘇、曾，殆寥寥然也，不其難哉！不其難哉！迨宋之南，作者益衆，而文益日衰。蓋黜實以浮，彫朴以新，滅裂於體要，槩栝於形似，而文也弊矣。獨浮溪之文雄深古雅，法而不肆，辯而不誣，婉而不峻，灝灝乎泛濫於百家，出入於經義，而大放於詞，郁如也。即其所至，若將掩一世而上薄焉，亦幾乎一家之言矣。於乎盛哉！是時浮溪以翰林學士入掌內制，凡朝之大詔令、大典冊多出其手，同進者咸莫能與，而建炎一制，天下莫不諷誦流涕，中興光啓，亦與有勞焉，視陸相奉天之詔，未足多矣。夫文者，道之華，德之枝也。史稱浮溪嘗客秦、蔡，竟以是敗，弗克大顯於時。則是集也行實之不副，亦藝焉爾矣。晦翁論渡江之文以羅鄂州爲首，於浮溪未及焉。余考其集，末之能辨也，翁之意將不在是耶？賜進士出身、廬州府知府、前刑科都給事中周瑛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浮溪集》三十六卷。【略】藻學問博贍，爲南渡後詞臣冠冕。【略】統觀所作，大抵以儷語爲最工。其代言之文，如《隆裕太

后手書》、《建炎德音》諸篇，皆明白洞達，曲當情事，詔令所被，無不凄憤激發，天下傳誦，以比陸贄。說者謂其著作得體，足以感動人心，實爲詞令之極則。其他文亦多深醇雅健，追配古人。其詩則得於徐俯，俯得之其舅黃庭堅（見《獨醒雜志》），尤具有淵源。孫覿作藻墓誌，以大手筆推之，殆非溢美。惟楊萬里《誠齋詩話》紀藻與李綱不叶，其草綱罷相制詞，至比之驩兜、少正卯，頗爲清議所譏。是又名節心術之事，與文章之工拙別爲一論者矣。

又　《浮溪文粹》十五卷。【略】如洪邁所稱《元祐太后手書》中「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數語，又《宋齊愈責詞》中「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邦」數語，皆當時所謂四六名篇，膾炙人口者。

《宋詩鈔・浮溪集鈔序》　在晉陵時，徐俯、洪炎、洪芻自負其所屈，見藻詩於僧壁，嗟曰：「我輩人也。」詣舍上謁而去。藻嘆曰：「撚鬚琢句，騷人墨客不平之鳴耳，烏足尚哉。」詩高華有骨，興寄深遠。

《石洲詩話》卷四　汪浮溪詩，深厚麗密，非南渡諸人可及。

分　論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老學庵筆記》卷四：汪彥章草赦書，叙軍興征斂，其詞云：「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最爲精當，人以比陸宣公《興元赦書》。然議者謂自太祖至哲宗方七世，若並道君數之，又不應曰「祖宗」，彥章亦悔之。

《元祐太后告天下手書》　《誠齋詩話》：靖康二聖北狩，皇屬畢遷，中原無主，惟高宗皇帝在外獨免，隆祐太后以書勸進，有云：「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獨在；漢家之阨十世，宜光武之中興。」此汪彥章詞也。《新安文獻志》卷一引陳定宇曰：龍溪汪公爲中興以來詞臣冠冕，其四六典雅溫厚。此篇「光武」、「重耳」一聯，尤膾炙人口。《無用閑談》：汪彥章作《冊康王文》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天下讀之，戚然起朝覲謳歌之心，曰：「吾君之子也。」文字之能動人如此。【略】夫汪以一言而收天下之心，洪以一言而觸天下之望，亦可以窺人情世變矣。《隱窟雜志》：汪內相勸主上聽政表云：「漢家之厄十世，惟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念重耳之獨在。」蓋佳語也。或曰：「若移上句爲下句，則善不可加矣。」《（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典飭中特有新藻。

《福國公主下降高世榮制》　《雲莊四六餘話》：柔福帝姬自北虜潛歸，授福國公主，下降高世榮，浮溪行制曰：「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江左復興，益壽宜充於禁臠。」引用故事，莫切於此。《浩然齋雅談》卷上：建炎末，柔福帝姬自北歸，朝廷封爲福國長公主，下降駙馬都尉高世榮。汪浮溪當制云：「趙城方急，魯元嘗用於車馳；江左復興，益壽宜充於禁臠。」可謂善用事。

《權邦彥復舊職知江州兼制置使制》　《雲莊四六餘話》：權邦彥舉室爲北虜所擒，邦彥僅以身免。後復舊職，知江州兼制置使。浮溪行制曰：「遇敵而致黽陵之奔，孟明有罪；毀家而紓楚國之難，令尹爲忠。我有藩臣，嘗隳城守。已正簡書之坐，當還符竹之分。具官某頃典大州，適當彊虜。既盡逾年之抗，遂遭全室之留。雖徐庶思親，可勝方寸之亂；而眞卿委郡，不廢朝廷之歸。在國法以靡容，於人情而可憫。付兵民之重寄，專江漢之上游。盡復爾班，式遄其往。毋愴家庭之禍，當思王室之艱。」終篇無一語非其實事。

《大金通和使傅雯轉五官制》、《修職郎王倫改朝奉郎充大金通問使制》　《雲莊四六餘話》：建炎初募使虜庭者，多以選人授顯秩，借從官以□□□□布衣充選者。浮溪行制曰：「雖山濤□□□□，而季布得聲於梁楚。漢使絕域，必求茂材異行之人；唐聘諸蕃，亦用經術通明之士。」如文王有獫狁之難，始於憂勤，仍博望至月氏而還，得其要領。朕方俯同晉國，命魏絳以和戎；汝其遠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皆膾炙人口。

《徽猷閣待制邢煥換授正任觀察使制》　《雲莊四六餘話》：邢煥以次對換授觀察使，浮溪行制曰：「假戎班之峻秩，勉爲朕還；庶戚里之貴游，悉從卿始。」又曰：「惟周家《十月》之詩，首譏皇父；豈漢將雲臺之選，可及伏波。」

《賀進築隆兌二州及城寨表》　《墨莊漫錄》卷七：汪彥章《賀進築隆兌二州及城寨表》云：「我陵我阿，不以山谿之險；有民有社，在吾邦域之中。」皆用經史全語而工者。

《爲張邦昌雪罪表》　《丹鉛餘錄》卷六：宋汪彥章爲張邦昌雪罪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本爲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其顛倒是非、助

佑奸逆，與姚璹對武后正相類。其能免斧鉞之誅於君之論哉？

《宣州謝上表》《容齋四筆》卷一四：劉禹錫《聽舊宮人穆氏唱歌》一詩云：「曾陪織女度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劉在貞元任郎官、御史，後二紀方再入朝，故有是語。汪藻始采用之，其《宣州謝上表》云：「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見；數貞元之朝士，今已無多。」汪在宣和間爲館職符寶郎，是時，紹興十三、四年中，其用事可謂精確。

《撫州謝上表》《能改齋漫錄》卷一四：顏魯公自撫州刺史移湖州刺史。汪彥章藻紹興初自湖州移撫州，謝上表云：「惟臨汝之故都，有魯公之遺跡。時當大曆，來自吳興。雖賢愚比擬之非倫，然明聖選除之相似。奉明主十行之詔，願布寬條；想英賢百世之風，更思高節。」語意條暢，亦奇矣。第「來自吳興」小疵也。

《瓊林宴頒冰謝表》《墨莊漫錄》卷一〇：汪彥章四六之工，自少年即妙。崇寧三年，霍端友榜瓊林苑宴謝頒冰，彥章作謝表，有云：「使嗽潤而吮清，得除煩而滌穢。順時致養，俯同豳雅之春開；愛命知榮，固異衛人之夕飲。」又云：「深防履薄之危，不昧至堅之漸。子孫傳誦，記御林金碗之香；生死不忘，動宮井玉壺之潔。」

《罷職謝表》《容齋三筆》卷八：爲中書舍人，試潭州進士，何烈卷子內稱「臣及聖問」，不舉覺，坐罷職，謝表曰：「謂子路使門人爲臣，雖誠諍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初亦何心？」又曰：「書馬者與尾而五，常負譴憂；網禽而去面之三，永銜生賜。」

《賀神降萬壽山表》《誠齋詩話》：四六有作流麗語者，亦須典而不浮。東坡《謝知杭州啓》云：【略】汪彥章《賀神降萬歲山表》云：「恍若銀山，金成宮闕；浩如玉海，虹貫山川。」此皆典切而不浮。孫仲益亦多此等語，至橘林，則浮靡而不典矣。

《代程伯起謝賜出等牙簡表》《四六談麈》：靖康間，京兆尹程伯起《謝賜出等牙簡表》云：「看山拄頰，敢爲晉士之清狂；上馬設囊，豈有唐賢之風度。」汪彥章詞也。《雲莊四六餘話》：程伯起《謝賜牙簡表》曰：「看山拄頰，敢爲晉士之清狂；上馬設囊，豈有唐賢之風度。」此浮溪文也，謝景思已筆之《談麈》。然末聯亦勝，曰：「入趨表著，知文竹之非珍；傳示子孫，庶甘棠之不朽。」

《賀秦熺狀元及第啟》《寓簡》卷八：秦熺狀元及第，汪彥章以啓賀會之，有云：「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蓋東閣郎君之未有。」本意求對之工，非有意薄之也，而熺父子怒以爲輕己。彥章自此得罪，羈置湖湘，至終身不得還近地。語言之速咎，蓋有無心而致之者，可畏也哉。《能改齋漫錄》卷一四：秦益公子伯陽，以狀元登第，【略】汪彥章啓云：「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乃東閣郎君之未有。」或以爲有刺譏，用是得謗，然汪意未必然也。作文忌切題，切題則有嫌。

《殖齋記》釋居簡《跋汪龍溪彥章殖齋記》：吾取諸老跋周氏《殖齋記》一語云：殖之時義大矣哉！惜哉，龍溪寓以耕也，遂以其子聯翩擢第，爲殖之效。回也好學，其志恐不及此。此漢儒所謂經明則取青紫如拾地芥，安得殆？庶作於九原，與之論夫學。壬辰閏月二十夜漏下數十刻，北磵某書於殖齋諸孫季舒景魏甫家。

《石頭驛記》《能改齋漫錄》卷九：韓退之有《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詩，故今洪州石頭驛，皆以爲證。大觀三年，汪藻彥章爲江西提學，作《石頭驛記》云，【略】然則石頭之名，汪彥章徇流俗之失，竟以爲洪喬投書之地，失之矣。

《汪及之種德堂記》《能改齋漫錄》卷一〇：內翰汪彥章爲《汪及之種德堂記》云：「昔王祥，王覽，當東漢之末，兄弟隱居者三十餘年，以孝友著名于世。及晉而子孫極蕃以大，更六朝迄隋、唐數百年，譜牒不能傳而後已。故諺曰：『淮水竭，王氏滅。』淮水固無可竭之理，而王氏至今有人也。」予按，《南史·王悅之贊》曰：「昔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觀夫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惟晉祿之所傳乎？及于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知識之所謀乎？然則陳亡之年，淮水實竭。而汪氏以爲淮水實無可竭之理，何耶？豈汪氏偶忘之歟？兼「淮流竭，王氏滅」之語，郭璞之辭，本載《晉書》，亦非俗諺也。

《題止戈堂二首》《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三引《桐江詩話》：程進道，紹興初帥閩中，殄滅諸寇，以武庫爲止戈堂。一時諸公題詠甚多，汪彥章二詩最爲絕唱。

《旅次》《游宦紀聞》卷三：龍溪先生汪公藻，字彥章，吾郡之德興人，幼年已負文名。作詩云：「一春略無十日晴，處處谿雲將雨行。野田春水碧於鏡，人影渡傍鷗不驚。桃花嫣然出籬笑，似開未開最有情。茅茨烟暝客衣濕，破夢午鶯啼一聲。」此篇一出，便爲詩社諸公所稱。晚年牢落，莫究所學。

《吳傅朋以王逸少遺意作游絲之書古今所無恨未之見也爲賦此詩》《容齋三筆》卷二：吳傅朋游絲書，賦詩者以百數，汪彥章五言數十句，多用翰墨故事，固已超拔，而劉子翬彥沖古風一篇，蓋爲絕唱。【略】予少時見二公所作，殊敬愛之，至今五十年尚能記憶。

《次韻向君受感秋二首》《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五方回評：翰林汪公彥章長于四六，中興第一，存詩不多。此效吳體。紀昀評：順筆直走，亦落落有致。詩用虛字最難工，故論者以爲厲禁。然江西拗體間入虛字，卻不妨其格，本如是也。就詩論詩，言各有當。末有落落自喜之意。許印芳評：拗體用虛字，老杜已然，不獨江西，詳見杜集。「向」字複。「盛」音成。《歷代詩發》卷二六：氣韻最佳。

《靈惠公廟》《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八方回評：浮溪先生藻，字彥章，中興詞臣之最。浮溪者，婺源地名，先生故居，以名其集。末句用昌黎《徐偃王碑》事，意婉。他本改「記邈綿」三字爲「萬古傳」，徒張大而無味，浮溪欲與作碑而自夸乎？元和九年徐氏放爲刺史，而汪浮溪謂亦汪王之後，故用此事。韓文公爲刺史，徐放作《偃王廟記》，其辭曰：「秦傑以顯，徐由邈綿。」徐偃王名誕，廟在衢州西安縣南七十里靈山下，韓愈撰廟碑。馮舒評：非佳事，亦不成語。事有切而不可用者，宋有多憒憒。馮班評：「偃王遺種」豈可用乎？不知徽州人是后倉之後耶？「遺種」二字豈可亂用！紀昀評：謂張大無味，是。謂浮溪欲與作碑，則非。「遺種」，浮溪自謂。「韓碑」，謂乞文于人。

《己酉亂後寄常州使君姪四首》一《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二馮班評：尚有子美之意，不在文字也。查慎行評：南渡初，少見此種詩。余所見《浮溪集》，此四首止存第一首。紀昀評：四首入之杜集不辨。起二句斡旋得體。無名氏（甲）評：此擬老杜于形模聲響之間，亦稍得其彷彿。至于神情骨氣，終不似眞。

又二《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二查慎行評：結句老杜成語。紀昀評：三、四言有志復仇，立國亦易，南渡即其小驗也。末乃惜其不能即已成之緒而大之，詩人之旨如是。五句言其力可爲，六句言遺民不忘宋，方忍苦以待中興。

又三《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二馮舒評：己酉年情景，第四句寫出。馮班評：此首佳。紀昀評：兒女不知愁，則知愁者在言外矣。此從杜「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化出，對面落筆法也。許印芳評：「未」字複。

又四《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二方回評：此建炎三年己酉冬，兀朮入吳，航海避亂之後也。靖康中在圍城中者，呂居仁、徐師川、汪彥章皆詩人也。居仁多有痛憤之詩。師川以邦昌之名名其婢，而詩無所見。彥章至此，乃有亂後詩。豈當時諸人，或言之太過，恐忤時相而刪之乎？後秦檜既相，賣國求和，則士大夫噤不能發一辭矣。此等詩皆本老杜，亦惟老杜多有此等詩。庚信猶賦《哀江南》，皆知此意。紀昀評：三、四警切。

《石舟嘆》《黃氏日鈔》卷六六：以宣和五年常州苦旱，乃竭支港之水通載石之舟而作也。

《桃源行》《黃氏日鈔》卷六六：似亦因當時求仙而作。《歷代詩發》卷二六：前秦後漢，都與桃源對，非漫然牽綴也，諷刺可謂最深。

《書寧川驛壁》、《醉別李侍郎》《載酒園詩話・汪藻》：《書寧川驛壁》曰：「過眼空花一餉休，坐狂猶得佐名州。雖遭瀧吏嗤韓子，卻喜溪神識柳侯。盡日野田行罷耜，有時雲嶠聽鉤輈。會將新濯滄浪足，踏遍千巖萬壑秋。」此詩意氣高曠，一往俊逸，亦有大蘇彷彿。又《醉別李侍郎》曰「雙槳又乘清夜去，一樽聊發少年狂」，亦洒落可喜。

《賦翁養源瑞松》《甕牖閑評》卷五：汪彥章《松》詩云：「絕勝分封五丈夫。」疑「丈」字乃「大」字。前輩和事亦有錯誤處，五大夫蓋秦官也。《黃氏日鈔》卷六六：「五大夫」者，秦爵名，非五人也。用「分封」字未安。

《陪諸公游惠山》《甕牖閑評》佚文：杜工部《題岳陽樓》詩，其間二句云：「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至矣哉，詩之極也！而汪彥章《陪諸公游惠山》詩乃云：「魏基首梁宋，爽氣接吳楚。」亦佳作，但不免蹈工部之塵也。

「野田無雨出龜兆」句《邵氏聞見後錄》卷一七：黃魯直詩云：「山椒欲雨好雲氣，湖面迎風生水紋。」汪彥章用其體云：「野田無雨出龜兆，湖水得風生穀紋。」昔宋景文問晏元獻：「劉夢得『瀼西春水縠紋生』，『生』字當作何義？」元獻云：「作生於縠紋意，不合當作生熟之生。」景文歎服，以爲妙

語。今彥章以「生」對「出」，則作生長之生矣。豈不聞元獻之說邪？

《小重山》《月下潮生紅蓼汀》　《蓼園詞評》：沈際飛曰：梧桐雨有恨，獨聽者恨「不同聽」，趣味尤篤。　按：前闋不過寫閨中寂寞耳。次闋始入懷人，末句妙在「梧桐」字。

《點絳唇》《新月娟娟》　《能改齋漫錄》卷一六：汪彥章在翰苑，屢致言者，嘗作《點絳唇》，【略】或問曰：「歸夢濃於酒，何以在曉鴉啼後？」公曰：「無奈這一隊畜生聒噪何！」《蓼園詞評》：按此首寫在外栖栖不得意，思家之作耳。「霜天」無酒，落漠可知，寫來卻蘊藉。《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彥章出守泉州，移知宣城，內不自得，乃作此詞。或問彥章詞中「亂鴉」句命意何在，答曰：「奈此群小何？」《能改齋漫錄》云：「有改【亂鴉】爲【晚鴉】，【歸思】爲【歸夢】者，全乖本旨矣。」

傳記

孫覿《宋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汪公藻墓誌銘》公諱藻，字彥章，姓汪氏，饒州德興縣人。【略】公自童幼已卓越有大志，學舉子業既成，得《春秋左傳》、《西漢書》，讀而好之，銳意欲與之並。年甫冠，徒步游太學，有司第其文，屢出諸生上，中崇寧二年進士乙科。瓊林錫宴，酒半，上方賜冰，狀元霍公端友屬公表謝，授紙筆立就如素習，一坐驚嘆。調婺州觀察推官。就除宣州州學教授。【略】改江南西路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代還，至京師，會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和進，喜事者集錄爲一大卷。公適見之，擬和一章，屬詞用韻，句法清新，出衆作之右，即日傳布，諸公喜而稱之。除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改宣教郎。遭陳國夫人之喪，免喪，除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符寶郎。是歲政和四年也。故相王黼頃與公爲太學同舍，不相中，比當國，黜公通判宣州。州將俗吏，公益不樂，上書請宮祠，得提點江州太平觀。寓家晉陵凡八年，終黼之世不用，累轉朝奉郎。公博學強記，自六經百家太史氏之籍、先儒箋疏傳注之書、兵家族譜、方言地志、星經歷法、佛老之衆說，與夫萬里海外蠻夷異域荒怪之序錄，靡不記覽。山陰賀鑄方回知名士也，亦寓晉陵，聚書萬餘卷，公日從之游，多得所未見者。凡伏臘衣食所須，盡以供筆札而錄藏之。其詞章明於道德，達於世務，指事析理，引物託諭，馳騁古今，貫穿經傳，該備衆體，蓋數十萬言，自成一家。公在江西，徐俯師川、洪炎、洪芻有能詩聲，自負無所屈，一日，師川見公詩於僧壁，嘆嗟曰：「此我輩人也。」率二洪詣舍上謁，既去，公曰：「騷人墨客撚須琢句以鳴其不平爾，烏足尚已？」至是數年，卒以大手筆稱天下。金華勸講，石室紬書，典冊施之朝廷，樂歌薦之郊廟，鴻文碩學，暴耀一世，人知其名，家有其書。而詩律高妙，興寄深遠，亦非近世詩人之所能及。淵聖登極，召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旋改禮部，進太常少卿，起居舍人。今上踐祚，轉朝請郎。召爲中書舍人，賜三品服。【略】寵公爲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復召爲中書舍人，擢給事中、兵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公草高麗答詔，上顧輔臣，稱公得代言之體。久之，麗人謝表至，上復稱公，眞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搢紳榮之。累轉朝議大夫。【略】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略】移知撫州，歲餘罷爲提舉江州太平觀。會翰林侍讀學士范沖疏言：「日曆者國之大典，比詔汪某纂集，更涉歲月，稍見功緒，書未成而中止。積久散逸，後人益難措手矣。今方就閒，可降詔令依舊纂集，裨三朝文物著在方冊，非小補也。」於是有旨復命公，許辟官屬二員，賜史館修撰餐錢，辭不受。書成，凡八百冊，上之，上遣使賜茶藥，進官二等，加中大夫，除顯謨閣學士，知徽州。公前後典六州，先惠愛，重名教，有古循吏之迹。【略】轉左大中大夫。十二年知泉州。【略】移知宣州，閱月改鎮江府。鎮江自經建炎之亂，歲輸上供米率不如數，轉運使按視，計倉粟之在官者尚負數萬，盡扃鑰而去，軍食不繼，【略】輒以便宜開發，老守重得罪不敢辭，會言者讒公而罷，論奏不已，落職永州居住。更七八年，感風痺乞致仕，不許，竟卒於永州寓舍，實二十四年六月癸未也，享年七十六。【略】始，公在太學與王黼有纖芥，後黼入相，嫌恨不除，竟坐廢斥，而言者指公爲黼黨，黜居永州，累赦不宥，卒厄於窮裔以死。雖然，朝愠暮喜，乍賢乍佞，初若一闋然，曾未轉盼，如潦水之歸壑，而高文大冊垂世傳後，與古作者並列於圖書之府。聖主親攬，追錄故侯，復還舊物，得喪相除，孰與公多？公之文有《浮谿集》六十卷行於世，《後集》若干卷，《裔夷謀夏錄》二卷，《青唐錄》三卷，《古今雅俗字》四十四篇。公尤工大小篆，得李斯、陽冰用筆意。【略】銘曰：赫赫我宋，崇雅右文。藩飾萬物，如歲之春。治具炳然，監于

二代。儒先曾曾，光明碩大。偉與汪公，德配先民。學窺聖域，文媲皇墳。芸省(儲)[儲]書，螭坳珥筆。論經石渠，坐五十席。代言西掖，視草北扉。渙發大號，雷動風馳。持橐剖符，出使入侍。今之名臣，古之循吏。風流儒雅，慈惠之師。六州之氓，途詠而思。誰私黨讎，乃讒乃逐。投畀荒裔，一斥不復。斗野之南，光氣燭天。埋藏不沒，至寶在焉。擾擾萬生，趨死一軌。百鍊之英，有化無死。巍巍昂昂，命世之儒。流傳海內，公有遺書。銘公于石，石磨可磷。公名不磨，爲萬世準。

《宋史》卷四四五《汪藻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獨醒雜志》卷四　汪彥章爲豫章幕官，一日會徐師川於南樓，問師川曰：「作詩法門，當如何入？」師川答曰：「即此席間杯柈果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詩也。君但以意剪裁之，馳驟約束，觸類而長，皆當如人意。切不可閉門合目，作鑿空妄實之想也。」彥章領之，逾月復見師川曰：「自受教後，准此程度，一字亦道不成。」師川喜謂之曰：「君此後當能詩矣。」故彥章每謂人曰：「某作詩句法，得之師川。」

《誠齋詩話》　李綱罷相被謫，汪彥章行詞云：「朋黨罔上，有虞必去于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乎正卯。」又云：「專殺尚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爲一時羣小之宗。」客有問彥章者，曰：「內翰頃有啓賀伯紀拜相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頌公冤，亟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與今謫詞抑何反也？」彥章曰：「某此啓自直一翰林學士，渠不用我，故以後詞報之。」客又曰：「詞有云『乃傾家積，陰與賊通』，若行此言何從？」答曰：「某何從知得？但見渠兒子自虜中歸。」汪彥章初除北門，有小官賀以啓云：「當年翰苑，曾聞學士之葫蘆；今日玉堂，又見司空之蘿蔔。」自以爲奇。有問之者，葫蘆事得非用太祖皇帝嘲內翰陶穀，所謂年年依樣畫葫蘆者乎，曰：「然。」又問蘿蔔何出，曰：「昔司空圖在翰苑，嘗作《蘿蔔》詩。」聞者絕倒。

《四朝名臣言行別錄》卷七《汪藻》　大瑞梁師成用事，小人朋附，目爲隱相。武人吳可者，師成許以能詩，至出入卧內。公罷符寶，可過公，致師成意曰：「聞名久矣，幸不鄙過我，禁從可拱而俟。」公謝不往，客曰：「吾曹望隱相之門如在天上，召而不往，何也？」公曰：「若使我與可輩爲伍耶？」

《宋史》卷四四五《汪藻傳》　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皆賡進，惟藻和篇，衆莫能及。時胡伸亦以文名，人爲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伸汪藻。」尋除九域圖志所編修官。

馬金《浮溪文粹後序》　伸在太學與汪藻齊名，時人語曰：「江南二寶，胡伸汪藻。」邁亦與浮溪同朝，高廟深器之，書御屏曰：「文章汪藻，政事程邁。」其幷爲當時所重若此。

作品本事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四引《痛定錄》　前此，上在青城齋宮無聊，何棠奏宜賦詩以遣興，乃以孫覿、汪藻應制。上詩用「時」字韵，藻詩云：「敵帳夢回驚日處，都城心切望雲時。」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　癸酉，權尚書左僕射張邦昌率在京百官上表勸進，太常少卿兼權起居舍人汪藻爲表文曰：「二帝出郊，既蒙塵而未返；九祕乏祀，將攝祼以爲名」，「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幾程嬰存趙之忠。」王不許。

又　先是，侍御史胡舜陟上疏，請后降詔諸路，使知中國有主，康王即位有日，以破亂臣賊子之心。呂好問言：「今日布告之書，當令明白易曉，不必須詞臣。」遂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書，御封付御史臺看詳，然後行下。

又卷一〇　戊子，銀青光祿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李綱鄂州居住。時殿中侍御史張浚等論綱罪狀未已，浚言，【略】故有是命。中書舍人汪藻草制曰：「朋奸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於正卯。」言者又奏：承議郎、知無錫縣郗漸嘗郊勞綱，且與之燕。漸坐除名。漸，臨清人也。

又卷三二　丙申，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

使呂頤浩罷。先是，趙鼎復辭吏部尚書之命，且攻頤浩之過，章十數上。頤浩乃求去。上宣還之。前一日，頤浩入見畢，面東而立，不預進呈。上諭王綯等曰：「頤浩功臣，兼無誤國大罪，與李綱、黃潛善不同，朕當眷遇，始終不替。」是夕，遂召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草制，罷頤浩。制略曰：「占吏員而有虧銓法，專兵柄而幾廢樞庭。下吳門之詔，則慮失于先時；請浙右之行，則力違於衆論。」

又卷三六 初，朝散郎、知蘄州甄采以得柔福帝姬聞於朝。采會爲淮西都巡檢使劉文舜所破，乃脫身從韓世清，衛送帝姬赴行在。時上猶在溫、台，先遣入內侍省押班馮益、宗婦吳心兒往越州驗視，乃取入宮，封福國長公主。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汪藻草制，有曰：「彭城方急，魯元當困於南馳；江左復興，益壽宜充於禁臠。」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九 苕溪漁隱曰：汪彥章舟行汴中，見岸傍畫舫有映簾而觀者，止見其額，有詞云，【略】寄《醉落魄》。

又後集卷二九 新安龍尾石，性皆潤澤，色俱蒼黑，縝密可以敵玉，滑膩而能起墨，以之爲研，故世所珍也。石雖多種，惟羅紋者、眉子者、刷絲者最佳。【略】汪彥章詩云：「冰甃吐繭抽銀忽，仙女鳴機號月窟。雲綃裂斷擲殘繻，淪入空山作尤物。中書君老不任事，蛛網陶泓空俗骨。故令玉質傲松腴，萬縷秋毫聊出沒。」此刷絲石也。

《能改齋漫錄》卷一四 李丞相靖康初以主兵失利，既罷，而京師父老與太學士子，伏闕下撾鼓乞用。欽宗遣內侍宣諭已用綱，尚未退，暨召綱入，仍令綱面諭遣之，方退。汪彥章有啓賀之云：「士訟公冤，競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蓋用故事，以配今事。汪嘗舉以謂予：「作四六要當如此。」

又 汪彥章視中書舍人韓公駒子蒼，前輩也。紹興初，韓寄寓臨川，汪來守郡，通啓曰：「承作者百年之師友，爲斯文一代之統盟。」別簡云：「僕知有公，而公不知有僕。藻老矣，願焚筆硯，以從公游。」

《鶴林玉露》乙編卷五 靖康之亂，柔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爲柔福，自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顰蹙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汪（龍）〔浮〕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江左既興，益壽宜充於禁臠。」

《宋四六話》卷一二 錢塘關景仁子開爲稅官，爲其下告訐，郡守械之獄。子開弟子東徑往會稽，告急於兵部侍郎汪彥章，汪爲馳書屬杭守，事遂釋。子開具啓謝汪，未達而死，子東爲致之汪，汪書其後曰：「解晏子之驂，昔嘗伸於賢者；挂徐君之劍，今有感於斯文。」

《潁川語小》卷下 思陵在維揚，雨中見扈從臣僚奔走泥淖甚苦，至杭州，令悉用肩輿。汪浮溪撰謝表云：「臣勞于下，宜無俟駕之行；君恤其私，至許肩輿之便。」又云：「懷塞翁折臂之憂，從漢相小車之佚。」朝士之得用轎，自此始。

《宋元學案》卷一 先生以李忠定公姻亞被斥，汪藻行制，謂：「汝本茶山駔儈之徒」，論者非之。

著錄

孫覿《汪公墓誌銘》 公之文有《浮溪集》六十卷行於世，後集若干卷。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汪彥章集》十卷。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汪彥章集》。

又 汪端明《內制》。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浮溪集》六十卷，翰林學士婺源汪藻彥章撰。

《讀書附志》卷下 《浮溪先生文集》六十卷、《猥稿外集》一卷、《龍溪先生文集》六十卷，右汪藻字彥章之文也。《讀書志》止載《汪彥章集》十卷，希弁所藏《浮溪》、《龍溪》兩本，卷秩皆六十卷。【略】集乃孫覿序。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汪藻集》六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汪浮溪文集》，一部十冊，殘闕。

又 《汪浮溪文集》，一部十冊。

馬金《浮溪文粹後序》 右《浮溪文粹》十五卷，首載勅制表奏，次及記序碑傳詩跋等類，凡八十五篇，宋顯謨閣學士汪藻彥章所作。彥章婺源人，卜居陽羨，仍以故居浮溪爲號。平生著述甚富，尤長於四六，行于世者有《浮溪集》

六十卷，詩文計千餘首。又有《三朝日曆》、《靑唐錄》、《裔夷謀夏錄》、《金人背盟錄》、《古今雅俗字》若干卷。洪武初，同郡趙子常跋《羅鄂州小集》，固已嘆惜浮溪之文再更變故，失傳者多，況今去之百四十餘年，豈易致哉？《文粹》疑子常所未見，不知詮擇者氏名，批點亦甚精當，蓋就其全集諸體中觀之，可謂「粹」也已。弘治甲子春，予過南京，會吳寧菴翰學于玉亭，飯餘道及浮溪遺墓在其鄉，出是編寫本見視，曰：「久欲板行之，未有託也。」予諾之，攜歸郡中，政餘躬自校勘踰月，間有疑誤處，不欲輒改，俟得善本是正之。爰命舒城諸生陳九德繕寫，適檢書庫有餘梓，因刻焉，再閱月而工始竟。【略】原本附錄仲益所撰《浮溪墓銘》，鄂州所撰《陶令祠堂記》，幷程閣學邁、胡司業伸二傳。鄂州於浮溪爲鄉晚進，意者《文粹》乃所編定，子孫誤以其手藁續抄于卷末耶？《祠記》已載小集中，茲不重錄，二傳則本集所遺，存之以俟好事者增入。

《國史經籍志》卷五　汪藻《浮溪集》六十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浮溪文粹》十五卷。

《脈望館書目》　《浮溪文粹》二本。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浮溪先生文集》二冊，不全。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浮溪文粹》二冊，十五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汪藻《浮溪文粹》十五卷。

《緯雲樓書目》卷三　汪藻《浮溪文粹》。陳景雲注：六十卷，孫覿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浮溪集》三十六卷，永樂大典本。宋汪藻撰。【略】其集見於晁公武《讀書志》者僅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始載有《浮溪集》六十卷，而趙希弁《讀書後志》又增《猥稿外集》一卷、《龍溪文集》六十卷，共一百二十一卷。《宋史・藝文志》幷著於錄。然趙汸跋羅願小集，謂浮溪之文，再更變故，失傳頗多。則明初已非完帙，其後遂亡佚不存。後有胡堯臣者，別得《浮溪文粹》十五卷，刊行於世，而其原集終不復可見。今檢勘《永樂大典》所載，視《文粹》所收，不啻倍蓰。雖未必盡符原數，而什可得其六七。【略】謹採掇編次，依類分排，其有《永樂大典》所失載者，即以《文粹》參校補正，考辨異同，釐爲三十六卷。

又　《浮溪文粹》十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汪藻撰，明胡堯臣刊。【略】所載僅詩文八十五篇，未能盡窺全豹。

陸心源《浮溪集跋》　《浮溪集》六十卷、《龍溪集》六十卷，久佚不傳，乾隆中館臣始從《永樂大典》輯出，釐爲三十六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浮溪文粹》十五卷，明嘉靖刊本，明徐興公藏書。

又　《浮溪文粹》十五卷，明萬曆重修本，璜川吳氏藏書。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浮溪集》三十六卷。【略】聚珍板本三十二卷。　許氏有盧校本。　有明刊本，罕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浮溪文粹》十五卷，宋汪藻撰，附錄一卷，明正德元年馬金刻本，黃丕烈、韓應陛跋，一冊。　《浮溪文粹》十五卷，宋汪藻撰，附錄一卷，明嘉靖三十四年錢芹刻本，四冊。　《浮溪遺集》十五卷，宋汪藻撰，附錄一卷，清康熙七年汪士漢居仁堂刻本，傅增湘校幷跋，四冊。

藝文

洪芻《呈彥章》　塞翁失馬吾何有，濠上觀魚每自慚。探袖空漫彌衡刺，叩門僅就阿戎談。但思濁酒同元亮，底用淸談學仲堪？回首世間皆苦累，蟻封蝸角戰方酣。

釋惠洪《南昌重會汪彥章》　彥章退然才中人，譏訶唾笑皆奇偉。看君落筆挾風雷，渙然成文風行水。坐令前輩作九原，子固精神老坡氣。儒生寒酸不上眼，此郎要是天下士。嗟予生計等飛鳥，翩翩吳頭復楚尾。去年興發看京華，笑傲淸狂人背指。君獨折簡坐致我，迎門歡笑自挈履。舊聞牛鳴馬不仰，女逐臭夫那有理。今年黃花南浦岸，忽然見君失聲喜。僧房借榻營夜語，燈火照人如夢寐。懷中卿相且袖手，翰墨風流聊戲耳。行看上書苫塊中，凜凜范公只君是。

曾幾《汪彥章內翰除守臨川以詩賀之》　臨川內史詔除誰，里巷傳聞報客知。金馬門深曾草制，水精宮冷近題詩。行看畫省旌旗入，定把書麟筆扎隨。若訪毗耶舊居士，無人問疾鬢成絲。

張擴《留別汪彥章符寶》　蚤歲相親翰墨場，不堪遲暮屢參商。無錢可辦一日醉，有目漫同千里光。聞道新詩多格律，曾從尊前細斟量。江南舊隱鄰鷄犬，何日靑燈更對床。

《游宦紀聞》卷三　龍溪先生汪公藻，字彥章，吾郡之德興人，幼年已負文名。【略】晚年牢落，莫究所學。朱叔止題其墓云：「名高從昔毀相隨，未免羣兒著力擠。一日狼心萌偃月，十年豹霧隱愚溪。不逢華旦開昌運，終抱沈埋返故棲。已矣九原寧可作，蕭蕭古木亂蟬嘶。」亦爲諸公所稱。叔止名輒，舍人新仲之姪也。

雜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〇　辛未，廣東經略使汪伯彥始受命。時虔寇謝寶以衆數千攻博羅縣，伯彥遣官兵募土豪與戰，各有勝負。寶乞就招，士民言遠人不識戰守，願從賊請，以安人情。伯彥以便宜授寶承信郎，賊遂散。（注：熊克《小曆》曰：「詔伯彥知廣州，未拜，會盜數萬侵廣東，圍城邑，郡人相率請伯彥討賊，伯彥乃出領帥事。既而賊亦遁去。」）此蓋汪藻撰伯彥墓碑之詞，非其實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七　汪彥章《龍溪集》有《霜餘溪上四絕》，癩可《東溪集》亦有《霜餘溪上五絕》，內四絕即《龍溪集》中詩，但一絕不是，所謂「故人江北江南岸」者，餘皆同之，不知竟誰作邪？

《雲麓漫鈔》卷八　《汪彥章集》有《題陳文惠公逸事後》云：「文惠陳公之相仁祖，每內批夜下，不過十刻。一日夜分，有御封至，公不啓封，來日袖進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奸人附會，請正母儀，非出陛下本意也。』仁祖首肯曰：『姑置之。』貴妃即進冊溫成皇后也。當時墓碑不敢書，公之曾孫袞錄以示人。」按李氏《長編》辨此事云：「文惠公以景祐四年拜相，寶元元年三月罷。溫成以康定元年十月自侍御選才人，距文惠罷相凡三年餘。當時已被寵幸，不應諛臣便有正位中宮之請。汪所見袞說非事實也。」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堯山堂外紀》曰：汪字彥章，自作玩鷗亭於愚溪口。有詞一卷，附《浮溪文粹》。時禁蘇黃之學，《斜川集》有混入彥章詞者。汪詞自有《點絳唇》「永夜厭厭」、《醉落魄》「小舟簾隔」詞，乃其所著。

《鰥水軒詞箋》　「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好箇霜天，閑卻傳杯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如酒。」花庵以爲蘇過叔黨作，注曰：「此時方禁坡文，故隱其名，以傳于世。或以爲汪彥章所作，非也。」按：稗史稱彥章在京師時賦此。紹興中知徽州，仍令席間歌之。坐客有挾怨者，亟納檜相，指爲新製以譏檜，檜怒，諷言者遷之于永。觀此說，則又繫汪作無疑。此亦事之聚訟而不能決者也。

秦湛

論述

許綸《秦湛修道史制》　朕緬懷高眞，風槩可考，詔修信史，傳載厥遺。必擢國華，俾贊編削。以爾文學英博，克自發聞，秩之以官，服在茲選。寵渥之異，士類所矜。其往欽承，以副褒勵。

《卜算子》（春透水波明）　《雪浪齋日記》：又秦湛處度嘗有小詞云：「春透水波明，寒峭花枝瘦。」蓋法山谷也。《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山谷詞「春未透花枝瘦」，極爲學者稱賞，秦蓋法此。「人在否」，以「宛在水中央」悟出。《詞苑萃編》卷四引《詞苑》云：秦處度名湛者，少游子也，亦作《卜算子》詞。【略】合兩詞觀之，二公可謂有子。《蓼園詞評》：四和，香也。按懷人之作，自饒清微澹遠之致。自是俊才，可藥纖濃惡俗之病。

《謁金門》（鴛鴦浦）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欲載愁，愁又無着，意緒紆迴惝怳。《蓼園詞評》　按似亦爲憂時而作。言浦漲春江，正擬鴛鴦戲暖。誰知數聲柔櫓，忽又碧樹生秋。乃舟子欲載愁歸去，而無處非愁，將從何處載將歸去乎？託意深微矣。《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隔岸」二句寫水鄉風物，有閑愁之致。結句雖言「愁無着處」，而其上句「寒食」七字，即其愁來之處。蓋以寒食之芳時，江村之行客，芳草之感人，凡思鄉、懷友、傷春、羈泊之情，一時并集，觸景紛來，轉覺愁無着處。平子工愁，不是過也。

「藕葉清香勝花氣」句　《能改齋漫錄》卷八：胡仔《苕溪詩話》以詞句欲

全篇皆好極爲難得，【略】秦處度「藕葉清香勝花氣」二句，寫景咏物，可謂造微入妙。

傳記

《宋詩紀事》卷四三　湛字處度，少游子。

《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三　秦湛，觀子。少好學，善著色山水。官宣教郎。

藝文

李彭《懷秦處度》　淮海紫髯叟，長吟獨倚風。稍將芸辟蠹，應罷手書空。拄策舊寒澗，含毫餘老松。觀雲每悵望，苦念小安豐。

又《懷秦處度復用山谷韵》　秦髯昨首長沙路，捨舟來甘餘霜兔。翻憶淮山鷄黍秋，二十年來穿幾屨。衣如懸鶉氣栩栩，足垢頭脂藏妙處。欲買桑柘閭里歇，卻乘舴艋江湖去。似尋劍客脱塵埃，北走南游未安睹。去年籬菊今又黄，安得同賞嘆香霧？

席益

論述

程俱《席益差知溫州制》　具官學藝之敏稱于朝廷，疏通之才適于權變。薦委重寄，未之或辭，勿輕小邦，猶足觀政。昔吾丘任連城之守，而名不稱于在前；嚴助去承明之廬，則職已違于侍從。惟爾之遇，于古有光。尚懋乃功，以答休寵。

李彌遜《席益起復知成都府制》　具官某宏規經世，邁德降民，謀猷罄於弼諧，威惠優於綏撫。自總臨於全蜀，遂控制於強胡。遽纏陟屺之悲，願解剖符之務。念腰絰金革之事，既見於古人；而坐籌帷幄之功，允資於碩望。其釋居廬之慕，仍還制閫之權。豈朕待遇臣鄰，乃欲奪人之孝；惟爾悦安社稷，必先許國之誠。尚克移忠，庶幾達節。

綦崇禮《賜新除參知政事席益辭免恩命不允詔》　勅席益：省所劄子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朕以神州猶梗，天步未夷。併力合謀，方聖哲共勞於馳騖；興衰撥亂，豈眇冲獨濟於艱難。肆求眞才，同翊大政。頃得卿於遠外，已屬意於今兹。遭謗去朝，謫官經歲。迨還侍從，彌見周旋。進列六卿，既稔隆於物望；入陪四輔，宜參執於事樞。覽君臣遇合之言，察心體相同之誼。卿其盡道，朕則知人。尚恢復古之圖，勿徇好謙之節。所請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傳記

《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五　益自〔紹興〕三年二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二月罷，執政一年。七月，以端明殿學士知潭州。於是樞密院王璽已充制置使，遂命益爲湖南制置大使兼知潭州。十二月，張浚奏以樞密副都承旨馬擴爲沿江制置使，軍于鎮江府，且令湖南制置大使席益撥統制官崔邦弼等軍赴擴。益不從，詔落其職。五年十月，除端明殿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宋史》卷三四七《席旦傳》　子益，字大光。紹興初，參知政事。

紀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七　初，上以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席益草赦文誇大，惡之。會益草呂頤浩復相制，有曰：「朕中興聖緒，兼創業守文之難。」上尤不喜，乃出益爲顯謨閣待制，知溫州。

郭子稚

《**韻語陽秋**》卷一八　（郭子）〔郭子稚〕學作小詩，嘗賦《梅花》云：「玉屑裝龍腦，雲衣覆麝臍。何堪夜來雪，香色兩凄迷。」《留友人詩》云：「良友間何闊，春事遽如許。勞君下鷗沙，一葉擊春渚。昨夢墜前世，再見欣欲舞。聊呼花底盃，酒面點紅雨。狂歌謝貫珠，清論雜揮麈。驪駒未可歌，妙句須君吐。」觀此數語，似粗知詩家畦徑，學之不已必佳，但恐其中墮爾。

關注

論述

張擴《**關注除太學正制**》　勅具官某：朕偃革修文，恢復庠序，肆求髦彥，糾正諸生。以爾學約詞華，見稱流輩。必能爲朕講求舊典，作新斯文。使士如平時，則汝職舉矣。

《**南窗紀談**》　錢塘關注字子東，家世爲文雅稱，喜爲詩，有唐人之風。嘗賦《松聲》一篇云：「夢破松聲枕上聞，睡魔夜半戰吟魂。初疑秋雨連江岸，乍覺寒潮上海門。招引好風來古寺，追隨月色下前村。晚行欲問聲來處，鬱鬱蒼波漫不分。」

傳記

《**咸淳臨安志**》卷六七　關注字子東，世爲錢塘人。登紹興五年進士第。嘗教授湖州。與胡瑗之孫滌裒瑗遺書，得《易解》、《中庸義》，藏之學官。又錄瑗言行爲一帙，汪藻爲之序，稱注之意在于美風俗，新人材。官至太學博士，卒。注自號香巖居士。有《關博士集》二十卷。

《**宋史翼**》卷二四　關注字子東，世爲錢塘人。紹興五年進士，調湖州教授。與胡瑗之孫滌裒瑗遺書，得《易解》、《中庸義》藏之學官。又輯胡先生言行錄，汪藻爲之序，稱注之意在於美風俗、新人才。瑗奧學精義見於著書，蒐索編次，罔有遺逸，則注力也。注嗜學若渴，行己誨人，以先哲爲師。官至太學博士，卒。自號香巖居士，有《關博士集》二十卷。

紀事

《**唐子西文錄**》　關子東一日寓辟雍，朔風大作，因得句云：「夜長何時旦？苦寒不成寐。」以問先生云：「夜長對苦寒，詩律雖有剉對，亦似不穩。」先生云：「正要如此。一似藥中要存性也。」

《**墨莊漫錄**》卷四　宣和二年，睦寇方臘起幫源，浙西震恐，士大夫相與奔竄。關注子東在錢塘，避地攜家於無錫之梁溪。明年，臘就擒，離散之家，悉還桑梓。子東以貧甚，未能歸，及僑寓於毗陵郡崇安寺古柏院中。一日，忽夢臨水有軒，主人延客，可年五十，儀觀甚偉，玄衣而美鬚髯。揖坐，使兩女子以銅盃酌酒，謂子東曰：「自來歌曲新聲，先奏天曹，然後散落人間。他日東南休兵，有樂府曰《太平樂》，汝先聽其聲。」遂使兩女子舞，主人抵掌而爲之節。已而恍然而覺，猶能記其五拍。子東因詩記云「玄衣仙子從雙鬟，緩節長歌一解顏。滿引銅盃效鯨吸，低回紅袖作弓彎。舞留月殿春風冷，樂奏鈞天曉夢還。行聽新聲《太平樂》，先傳五拍到人間。」後四年，子東始歸杭州，而先廬已焚于兵火，因寄家菩提寺。復夢前美髯者，腰一長笛，手披書冊，舉以示子東。紙白如玉，小朱闌界，間行似譜，有其聲而無其詞，笑謂子東曰：「將有待也。往時在梁溪，曾按《太平樂》，尚能記其聲否乎？」子東因爲之歌。美髯者援腰間笛，復作一弄，亦能記其聲，蓋是重頭小令。已而遂覺。其後又夢至一處，榜曰「廣寒宮」，宮門夾兩池，水瑩淨無波，地無纖草，仰視鬼峨，若洞府然，門鑰不啓。或有告之者曰：「但曳鈴索，呼月姊，則門開矣。」子東從其言，試曳鈴

索，果有應者。乃引入至堂宇，見二仙子，皆眉目疏秀，端莊靚麗，冠青瑤冠，衣彩霞衣，似錦非錦，似綉非綉。因問引者曰：「此謂誰？」曰：「月姊也。」及引子東升堂，皆再拜。月姊因問：「往時梁溪，曾令雙鬟歌舞，傳《太平樂》，尚能記否？又遣紫髯翁傳吹新聲，亦能記否？」子東曰：「悉記之。」因爲歌之。月姊喜見顏面，復出一紙，書以示子東曰：「亦新詞也。」姊歌之，其聲宛轉似樂府《昆明池》。子東因欲強記之，姊有難色。顧視手下紙，化爲碧，字皆滅迹矣。因揖而退，乃覺，時已夜闌矣。獨記其一句云，「深誠杳隔無疑」，亦不知爲何等語也。前後三夢，後多忘其聲，惟紫髯翁笛聲尚在，乃倚其聲而爲之詞，名曰《桂華明》。子東嘗自爲予言之。

《**春渚紀聞**》**卷七**　「鐘聲互起東西寺，燈火遙分遠近村。」此余友關子東西湖夜歸所作。非身到西湖，不知此語形容之妙也。關氏詩律，精深妍妙，世守家法。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關博士集》二十卷，太學博士錢塘關注子東撰。紹興五年進士。嘗爲湖州教授，自號香巖居士。

《**文獻通考**》**卷二三九**　《關博士集》二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關注集》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關注集》二十卷。

梅執禮

論述

許翰《中書舍人梅執禮神霄宮進書轉一官制》　朕定摹神霄，宏賁珍館，著爲憲令，祗若神休。鬱彼琅書，陳于几閣。某官才高文富，學優識明。頃在宰司，實與次之，逮茲奏御，不廢疇庸。往服明恩，益圖遠業。

傳記

《**宋史**》**卷三五七《梅執禮傳》**　梅執禮字和勝，婺州浦江人。第進士，調常山尉未赴，以薦爲敕令刪定官、武學博士。【略】歷軍器、鴻臚丞，比部員外郎。【略】改度支、吏部，進國子司業兼資善堂翊善，遷左司員外郎，擢中書舍人、給事中。【略】遷禮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嘗置酒其第，夸示園池妓妾之盛，有驕色。執禮曰：「公爲宰相，當與天下同憂樂。今方臠流毒吳地，瘡痍未息，是豈歌舞宴樂時乎？」退之又戒之以詩，黼愧怒，會孟奭原廟後至，以顯謨閣待制知蘄州，又奪職。明年，徙滁州，復集英殿修撰。【略】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爲翰林學士，道除吏部尚書，旋改戶部。【略】金人圍京都，執禮勸帝親征，而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出避，用事者沮之。洎失守，金人質天子，邀金帛以數百千萬計，【略】執禮與同列陳知質、程振、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以軍法結罪，儻窒其求。」【略】酋怒，呼四人責之，【略】執禮等猶爲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撾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也。【略】初，車駕再出，執禮與宗室子昉、諸將吳革等謀集兵奪萬勝門，夜擣金帥帳，迎二帝以歸。而王時雍、徐秉哲使范瓊泄其謀，故不克。死時年四十九。高宗即位，詔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議者以爲薄，復加資政殿學士。

《**東都事略**》**卷一〇九《梅執禮傳》**（存目）

紀事

《**敬鄉錄**》　梅執禮未冠時家極貧，而親老無以爲養。大雪中以詩謁邑宰云：「有令可干難閉戶，無人堪訪懶移舟。」

《**庚溪詩話**》**卷下**　梅和勝執禮，宣和初爲給事中，與時相王甫論事不

合，改禮部侍郎，遂黜守蔪。復落職，責守滁。王甫罷相，復職知鎮江。靖康初以翰林學士召，其謝表有曰：「喜照壁間而見蝎，乍離楓下而聞鐘。」蓋「照壁喜見蝎」，此韓退之詩句也。「離楓下聞鐘」，事隔不記，後數年，因閱劉禹錫《自武陵例召趣京》詩曰：「雲雨湘江起卧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日乍聞長樂鐘。」蓋用禹錫詩語也。和勝浦江人，方未冠時，家極貧而親老，無以爲養。大雪中，以詩謁邑宰云：「有令可干難閉戶，無人堪訪懶移舟。」邑令延之，令訓其子弟。方應舉未捷，有詩自遣云：「天之未喪斯文也，吾亦何爲不豫哉！」後蔡薿榜登科，終於戶部尚書，死于靖康之難。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梅文安集》十五卷，戶部尚書梅執禮和勝撰。【略】文安者，所封開國縣也。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梅文安集》十五卷。【略】執禮死於靖康之禍，人固哀其不幸，而不知吳革、趙子昉之謀，執禮實主之。事既泄，范瓊殺革，徐秉哲以子昉遺金，金知執禮預謀，以根括金銀爲罪，問誰爲長官，意在執禮也。安扶恐其坐之，進曰：「皆長官也。」遂俱死。

《**文獻通考**》卷二三八　《梅文安集》十五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梅執禮集》十五卷。

翁彥深

翟汝文《**秘書丞翁彥深除禮部郎官制**》　朕承命古帝，制器考禮。粤尊彝犧象，改作匹休，三王乃祠，后土肇位。方澤接於古帝，迄用享神人，交驩以安汝，我司籍克守典禮。惟昔魯史，《易》象，《春秋》，俾周禮不斁是賴，汝繇外史，即命於茲，其能慥於瑚簋？

又《**九域志編修官翁彥深除秘書丞制**》　詩書去世古遠，錯亂弗完，然有志之士，至收漆書脫簡於魯壁汲冢之餘，其所存微矣。朕建冊府，裒三代之遺文，齊諧所記，稗官所錄，靡不畢集。使學者益觀所未見，以廣育材，不亦華乎？命爾典籍，無忘所職。

胡寅《**右朝奉大夫集英殿修撰翁公神道碑**》　公諱彥深，字養源，世居建州崇安縣之白水。【略】初補太廟齋郎。紹聖元年進士第出身，福州侯官主簿，攝閩清令，爲濠州鍾離令，詳定《九域志》所編修官，秘書丞、禮金部員外郎，提點淮東、湖南、京西路刑獄，尚書右司員外郎，秘書少監、國子祭酒、秘書監，除集英殿修撰，知濟南府，提舉南京鴻慶宮，知婺州、亳州，皆未赴。入爲太常少卿，復以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則公所歷任也。由選調改宣德郎，遷至右中奉大夫，則公所歷官也。生於熙寧己未十一月之甲午，終於紹興辛酉五月之戊申，則公所享之年也。【略】公之文質而麗，體製多倣古作者，凡十五卷。又有《皇宋昭姓錄》十五卷、《忠義列傳》二卷、《唐史評》一卷、《鍾離子自叙》一卷，公嘗宰鍾離，故因以爲號。其著述之最刻意者莫如《春秋》學，蓋纂特進公之遺業，而源流自安定先生以來，成書十二卷，有卓絕之論百餘條。嘗有客以荆國王文公圖像示公求爲贊者，公筆之曰：「壯長圖書癖，老大禪寂癌。枉教黃閣開，竟把蒼生誤。」雖纔二十言，而王氏之平生亦概舉矣。惟公學術有本，取舍素定，不必進亦不必退，扁舟短棹，夷猶於橫流之世，泛而不溺，既老且窮，所履益固。【略】寅既得公言行之詳而屬比之如此，又繫之以詩曰：士名一善，其中或偶。言純行懿，惟學斯有。學亦多門，各趨所安。孰泝其派，而窮其源。元豐作人，迪以新說，元祐之教，祖訓是式。渾渾翁公，亶其覺而，何去何從，善則吾師。潛思麟經，多所自得。發於云爲，正靜溫直。以其不競，因不見庸，以或泥之，德名乃崇。散逸之餘，哀載遂少。於稽厥心，亦既皎皎。白水之原，千古之藏。賚其後人，寔繁且昌。

又《**祭外大舅翁殿撰**》　伏以合姓所先，爰係宗祊之主，悼亡滋久，莫尸蘋藻之羞。載擇宜家，審諧名裔。仰師資於庠序，瞻賢範於省臺。視先公爲道義之交，潛大業同《春秋》之志。通津一棹，夷猶誰見其疾徐，虛室萬籤，造詣孰窺其涯涘。夙以年家之子，進脩父執之恭。喜溢眉間，意冥語外。每幸攝齊而侍坐，未遑挾策而請疑。白玉精金，歎疵瑕之絕指；太羹元酒，知典則之尚存。回首八年，驚心一夢。有齊孫季，爰契我嫡，龜筮既同，川途弗礙。自始謀而迄事，咸率禮以無違。粤從靖節之廬，來訪子雲之宅。柏堂春靜，空餘隔葉

之音，蕙帳宵蘭，尚感鳴皋之怨。光塵雖杳，愴悼曷忘？願惟鍾愛之有歸，欽想英靈之如在。謹率新婦某，具清酌庶羞之奠，陳於墓前，以故外大姑恭人余氏配。尚享。

劉子翬《祭翁殿撰文》 堂堂老成，國之龜玉。進則光朝，退斯美俗。天其靳耶，奪之何速。嗚呼哀哉！維公之質，嶽重海匯。學窮古書，道通聖門。本朝取士，科張甲乙。偉人巨公，皆此途出。公亦欣然，飛聲騰實。賢俊之關，圖書之囿。孰游其間，惟德之懋。公亦欣然，來爲領袖。懷紱承流，乘軺光遠。時以外移，爲仕之蹇。公亦欣然，屢膺臨遣，惕色三已，榮累九遷。浮雲卷舒，何往不安？公亦欣然，老於祠官。惟公行藏，曰有義命。物智時機，無心而應。蕊笈探玄，麟經纂聖。得意忘年，怡然處順。惟我小子，與公同鄉。交舊年契，奕葉有光。晚獲從公，素心始償。見必我留，宴笑坐旁。公雖病矣，神氣內強。袖手不言，色惠滿堂。大化密移，遠遊不復。壽格睟容，閟於一木。楚些徒招，秦詩莫贖。設醴陳殽，文以相之，誠可達幽，公其亮之。

馬　擴

胡寅《馬擴轉一官制》 比命相臣，督護戎旅，凡厥將屬，咸著勞能。具官韜略從橫，曉暢軍事，朕勤於外，績用甚昭。加進官聯，用爲衆勸。其祗新命，益務遠猷。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一 擴獻書於〔吳〕敏，請提軍親至道州，入〔曹〕成軍中，撫定分撥，選強壯以隸五軍，進兵長沙，制服馬友，正、二月中可以就緒；不然，失此機會，不惟湖湘重困，且師老財殫，無以善後矣。敏弗聽。後數日，擴爲詩獻敏曰：「未敢此時非趙括，已愁他日類田豐。」遂辭職徑歸融州。敏遣騎追之，弗及。成聞擴去，又數日，敏祠命亦至，成遂復爲亂。

《遼詩話》引《茅齋自敘》 宣和四年十一月，金主見良嗣，許割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二十四縣，每歲要以所賂契丹銀絹。良嗣歸，有喜色，作詩云：「朔風吹雪下鷄山，燭暗穹廬夜色寒。聞道燕然好消息，曉來驛騎報平安。」副使馬擴和詩云：「未見燕銘勒故山，耳聞殊議骨毛寒。願君共事烹身語，易取皇家萬世安。」擴見良嗣妄生邊釁，預知金將敗盟，故和詩隱寓諷之議。

《宋詩紀事》卷四〇 擴字子充，中嘉王榜武舉。宣和四年，與趙良嗣使金，議割燕山，特除武翼大夫、忠州刺使，兼閤門宣贊舍人。紹興初，爲湖南宣撫司參議官。有《茅齋自敘》。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五〇王次翁《聞馬擴參議棄官》 徙薪曲突論無憑，太尉山中混偶耕。頭額爛焦曾未錄，參謀業已享專城。近來出處事何如，先輩風流掃地無。忽有子充驚末俗，一言未契便長驅。

黃伯思

論　述

翟汝文《張勸黃伯思翁彥深周穎蔡經國朱戴蔡竑蔣寧祖進書轉官制》 朕承列聖傳序，惟天全付有邦。陟禹之迹，至于河源。使吏治賦，爰及出日。乃詔儒臣，稽考職方氏之志，增益廣輪之數。爾等咸以博識，推廣舊聞。豈無寵命，答爾勞哉？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東觀餘論》二卷。【略】好古博雅，喜神仙家言。自號雲林子，別字霄賓。

傳　記

李綱《故秘書省秘書郎黃公墓誌銘》 公諱伯思，字長睿父，姓黃氏。【略】公天資警敏，風度夷粹，幼不好弄，惟喜讀書，日誦千餘言。【略】年甫冠，入太學，與宿儒寒俊校藝，累占上游，優與薦送，遂過南省。屬哲廟升遐，天子諒陰不言，詔罷廷試，公名在行間，不得擩其素蘊。【略】時朝廷方以宏詞取

士，公將應其科，肄業不輟，人皆謂公決中高選，屬會稽公薨，以毀得羸疾，竟不遂所志。士論惜之。初公未第前，以銓試高等調磁州司法參軍，久不之任，至是改通州司戶。丁內艱，不赴，服除，授河南府戶曹參軍。公平居篤志文史，視世務邈然不以經意。其掾洛陽也，衆謂會府劇曹，難於稱職，而公應接事物，游刃有餘，不勞而辦。【略】秩滿，當受代，故資政殿學士鄧公洵武實司留鑰，惜公之去，辟知右軍巡院。【略】益留者又二年，朝廷有知公者，除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兼六典檢閱文字。改京秩，尋差充監護崇恩太后園陵使司掌管牋表。以修書恩陞朝列，擢秘書省校書郎，未幾遷秘書郎。既入館，縱觀冊府藏書，雅愜所好。耽玩至忘寢食。在館踰再考，丁奉議公憂，【略】釋服至京師，清癯骨立，而嗜學不倦，蓋如昔也。復除著作，不數月，疾竟不起，實政和二年二月二十有六日也。【略】其所學汪洋浩博，上自六經，下至諸子百家歷代史氏之書，天官地理律歷卜筮之說，無不精詣。又好古文奇字，官洛下，得名公卿家所畜商周鐘鼎彝器款識，研究字畫體製，悉能了達，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略】文辭雅健，格高而思深，歌思俊逸清新，追古作者，蓋公之學問慕揚子雲，文章慕柳子厚，詩篇慕李太白。此自其平日所稱道也。有文集五十卷，藏于家。公尤精小學，凡字書討論備盡。本朝淳化中博求古法書，命待詔王著緒正諸帖。公病其乖僞龐雜，作《刊誤》二卷。【略】嗚呼，昔之所謂好古博雅君子，與夫直諒多聞之益友者，非公其誰當之？【略】銘曰：天地和氣，清微淑靈。山川炳煥，草木敷榮。公稟其秀，應時以生。岐嶷之姿，見自幼齡。風神凝遠，玉粹冰清。溫良端恪，祖訓是承。孔翠之祥，乃以文鳴。含英咀華，休有俊聲。來游賢關，令譽騰躍。遂登儒科，糜此好爵。筮仕之初，于西邑洛。簿書粗辦，寓意寥廓。發聞惟馨，高步館閣。縱觀群書，得其所樂。貫穿古今，見聞日博。沈酣耽玩，心醉于學。根深華茂，其辭如雲。文章典雅，詩句清新。人皆窘束，我獨瀹淪。追古作者，超類軼群。夏鼎周鼓，鍾鎛彝尊，雲雷刻畫，繚以繆文。銘章款識，研究本根。洞視千古，別其贋眞。下逮小學，訂正精明。字畫之妙，晚臻老成。有正有隸，有草有行。鸞翔鵠峙，嶽立淵渟。兼資衆妙，以大其名。身反不昌，遽速殞零。蘭摧桂折，鳳去梁傾。莫詰其由，歸于杳冥。白玉樓成，上帝有詔。往司文翰，脫屣塵淖。世間夢幻，孰非顚倒。壽夭升沈，竟亦何校？京口之藏，既安宅兆。十有七年，星流電掃。子孫方興，天有顯報。追作銘詩，萬世之告。

《宋史》卷四四三《黃伯思傳》（存目）

紀事

《宋史》卷四四三《黃伯思傳》　伯思體弱，如不勝衣，風韻灑落，飄飄有凌雲志。自幼警敏，不好弄，日誦書千餘言，每聽〔黃〕履講經史，退與他兒言，無遺誤者。嘗夢孔雀集于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

《書史會要》卷六　黃伯思字長睿，別字霄賓，號雲林子，邵武人，官至秘書郎。天資警敏，長於考古，正行草隸書皆精切。初仿歐、虞，後乃規模鍾、王。筆勢簡遠，有魏晉風氣，尤精小學，凡字書討論備盡。（劉）〔葉〕夢得云：「長睿好古，善隸、楷法，能得古人用筆意。」

藝文

王庭珪《次韻黃伯思求其祖夢升墓銘跋》　妙句高文滿錦囊，坐驚蓬甕忽生光。君家人物代不乏，文彩風流想未忘。千載運中逢太史，諸王殿下識黃香。江西多士傳心印，又出宗支一派長。

耿延禧

綦崇禮《賜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耿延禧乞除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勅延禧：省所奏乞除在外宮觀差遣事具悉。陟降多士，懷思舊人。方霸府初開，曾艱難之共濟；暨皇家再造，率疏斥而莫留。有慨予心，實勤乃眷。起於瘴海，流離之後，付以便邦，偃息之優。式資愷悌之風，已報循良之政。遽茲引疾，還欲就閑。雖持橐居中，未克在補過拾遺之列；而析符於外，姑欲圖承流宣化之功。勿復有陳，勉共乃事。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孫覿《中書舍人耿延禧除龍圖閣直學士制》　具官某疏亮雄博，清明冲淳。典學足以擅多聞，英辭足以鼓羣動。潛宮之舊，義同艱難。往馳一介之書，脩復兩朝之好。惟孝子慈親之義，豈不遲遲去父母之邦；而丈夫許國之忠，初無刺刺顧婢子之語。擢自詞垣之邃，進升內閣之華。幹予心膂之憂，靖予干戈之難。勿忘勵翼，嗣有寵章。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　元帥府以檄書諭四方。自京都受圍，不通朝命，參議官耿延禧、高世則建請布檄諸路，以定人心。王然之，命延禧面草檄以行。

《賓退錄》卷一　此耿延禧所作《靈素傳》也。靈素本末，世不知其全，故著之，不敢增易一字。今溫州天慶宮有題銜云：大中大夫、沖和殿侍宸、金門羽客、通眞達靈元妙先生、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管轄、提舉通眞宮林靈素。

《宋四六話》卷一一　王念二聖久被圍閉，涕泗懷憂，乃命官徑祀嶽廟，祈禱國祚無疆之福，命耿延禧撰青詞云。

石　悉

論　述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橘林集》十六卷、《後集》十五卷。【略】崇寧壬午以同進士出身中詞科。其文雕琢怪奇，殊乏蘊藉。壓卷策問，言王金陵配饗先聖事，謂其「以百聖芻豢甘四海口，以六經河漢洗四海心，以九達夷路破四海迷，以萬金良藥起四海病」。讀之不覺大笑。其人與文皆不足道也。

《外州天寧節錫宴致語》　《墨莊漫錄》卷七：樂語中有俳諧之言一兩聯，則伶人于進趨誦咏之間，尤覺可觀而警絕，如石懋敏若《外州天寧節錫宴》云：「飛碧篆之爐煙，薰爲和風，動紅鱗之酒面，起作風波」。

《歲除》　《觀林詩話》：董慶夫云：石懋敏若頃在都下除夜作詩，云：「索米長安久倦游，寂無盃盎洗牢愁。歲除借問除何事，除盡朱顏與黑頭。」人以爲有昔人減盡風情之識，明年果卒。懋有《橘林集》行於世，可讀者，皆汪彥章詩也。

《詠雪》　《藝苑雌黃》：吟詩喜作豪句，須不畔於理方善。如東坡觀崔白《驟雨圖》云，【略】此語豪而甚工。石敏若《橘林文》中詠雪有「燕南雪花大於掌，冰柱懸簷一千丈」之語，豪則豪矣，然安得爾高屋？

傳　記

《宋詩紀事》卷三五　悉字敏若，蕪湖人，元符三年進士。宣和元年，中辭科，仕止密州教授。有《橘林集》。

著　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橘林集》十六卷、《後集》十五卷，密州教授石悉敏若撰。【略】集僅二冊，而卷數如此，麻沙坊本往往皆然。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石悉《橘林集》十六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石悉《橘林集》二十卷。

富直柔

論　述

程俱《富直柔罷同知樞密院事依前中大夫差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制》　具官頃以識拔，用之朝廷，庶幾魏鄭之孫，復振臧僖之後。亟賁言路，頗當朕心。曾無幾時，致位如此。而乃授意諫省，結交匪人，無憂國奉公之思，有狥私植

黨之累。彈章來上，深用憮然。需奏屢陳，辭榮甚確，諒難安于政地，姑就列于殊庭。加膝墜淵，朕之所戒；盡忠補過，爾尚省循。

汪藻《新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惟慶曆宗臣，馳單車入不測之敵，以片言成萬世之功，相吾三宗，如古伊呂。朕慨然懷其人而不及見也。以卿高明渾厚，德頗似之，故擢之衆人之中，付以臺諫之職。果能從容議論，動中事幾，乃躋宥密之庭，將賴維持之力。庶使紀綱一振，威令四馳。坐臻宗社之安，復見君臣之盛，豈不濟卿奕世之美，而成朕知人之明乎？陳義固辭，良非所望。所請宜不允。

張擴《知泉州富直柔落資政殿學士制》 具官某早被簡知，寖登嚴近，備更夷險，多歷歲時。比從祠館之淹，再畀侯藩之重。宜祗朕寶慈之訓，以成而共理之良。乃於重囚，曾不關意。意繇玩習養成於平日，致紛紜莫救於臨時。傳聞之初，疑駭相半。雖從坐本焉非首，情或可矜；然死者遂不復生，咎將誰執？其鐫秘殿之職，以申司寇之刑。服我寬恩，無忘內省。

傳記

《宋史》卷三七五《富直柔傳》 富直柔字季申，宰相弼之孫也。以父任補官。少敏悟，有才名。靖康初，晁說之奇其文，薦于朝，召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建炎二年，召近臣舉所知，禮部侍郎張浚以直柔應。詔授著作佐郎，尋除禮部員外郎，起居舍人，遷右諫議大夫。范致虛自謫籍中召入，直柔力言致虛不當復用，出知鼎州。還給事中。【略】四年遷御史中丞。直柔請罷右司侯延慶，而以蘇遲代之。上曰：「臺諫以拾遺補過爲職，不當薦某人爲某官。」於是延慶改禮部員外郎，而遲爲太常少卿。十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略】除同知樞密院事。侍御史沈與求論直柔附會辛道宗、永宗兄弟得進，并論其所薦右司諫韓璜。先是，直柔嘗短呂頤浩於上前，頤浩與秦檜皆忌之。由是二人俱罷，璜責監潭州酒稅，而直柔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六年，丁所生母憂，起復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辭不赴。起知衢州。以失入死罪。落職奉祠。尋復端明殿學士。徜徉山澤，放意吟咏，與蘇遲、葉夢得諸人游，以壽終于家。

紀事

《韻語陽秋》卷一八 先文康公知汝州日，段寶臣爲教官，富季申爲魯山主簿，而陳去非以太學錄持服來寓。先公語人曰：「是三子者，非凡偶近器也。」是時，富在外邑，則以職事處之於城中，列三人者薦於朝，以爲可用，仍以去非《墨梅詩》激進。於是去非除太學博士，季申除京西漕屬，寶臣亦相繼褒擢。【略】及三人者俱貴，先公喜曰：「吾未嘗讀玉管之書，亦未嘗究金書之義，而能逆知其必大者，獨以其所爲知之耳。汝輩勉其在我者，在人者不問可也。」先公晚年寓居湖州之寶溪，季申既罷樞筦，亦挈家來寓，一觴一詠，必與之俱。季申嘗有十絕，其一云：「青衫短簿汝陽天，鶚牘當時誤薦賢。承乏西樞了無補，還依丈席聽韋編。」其二云：「洛陳花骨巧裁詩，曾把《梅》篇薦玉墀。(不)(未)說他年調鼎事，只今身已鳳凰池。」其三云：「陳君談論席生風，段子文詞氣吐虹。參朮膜胰皆入篋，知人誰過葛仙翁。」餘七篇不錄。陳君名恬，字叔易，有高節，貧甚。先公命公庫以酒肉薪米日給之。嘗謝以詩云：「不是故人供祿米，初非縣令給豬肝。養賢禮厚隆三篋，拜賜恩深艷一簞。」建炎初，召赴行在，直秘閣。

王庭珪

論述

綜論

胡銓《盧溪先生文集序》 盧溪先生以明經中科，而患不達，落落與時

左。凡憂悲愉佚，窘窮喜怒，思慕怨恨，無聊不平，有感于懷，必于詩文發之。紹興壬戌秋，銓坐不肯與醜虜和議，且乞斬主議大臣二人，銓爵削竄嶺表，先生送行詩有云「名高北斗星辰上，身落南州瘴癘間」，人爭傳誦。至達權臣耳，奏下江西帥司鞫治，久之，竄辰州，時紹興己巳秋七月壬午也。先生貶八年，會權臣薨，得旨自便，先生思益苦，語益工，蓋如杜子美到夔府後詩，韓退之潮陽歸後文也。人得其片言隻字，寶藏十襲，雖玉府所謂珠盤玉敦，未足爲珍。由是觀之，以文章比珠玉，未足過論。

《盧溪集》附錄《王庭珪除國子監主簿誥詞》　朕饑渴求賢，惟恐不及，一介之善，罔有遐遺，矧吾黃髮之良而朕樂詢者乎。爾粹然耆儒，凜有直節。頃以言語文字，抵忤權臣，流落排根，殆踰二紀。召對便殿，敷奏詳華。京秩峻遷，姑示褒寵。尚展平生之學，益思補報之忠。可特授左承奉郎、國子監主簿。隆興元年八月十四日。

又《除直敷文閣誥詞》　勑：古之所謂老者，不稱其齒而稱其德也。齒德俱高，誰敢不敬？以爾少而力學，長而有聞。今茲年九十餘，而智識未衰，行義益固，錫對便坐，富有嘉言，庶幾古之所謂老者。綴內閣之清班，賦眞祠之腆祿，朕之所以敬老者至矣。往服華寵，益綏壽康。可特授依前左承奉郎、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謝諤《盧溪先生文集序》　盧溪先生王公民瞻，江鄉大手，以詩文馳聲者蓋六七十年。其少時志尚已高，視功業如拾芥。既齟齬，則發而見諸紙上，皎如日星，鏗如金玉，芳如芝蘭，浩如江河，自然有一種奇趣。他人之所勉強，而公則信手拈來，渾然天成。公亦非有心於此，是乃所謂激於中而發於外者。其詩之多於文，非此長而彼短也。【略】書銘記序諸篇，嚴厲有法，而《上皇帝書》并《盜賊》兩論，其經綸宏傑，不減陸贄、杜牧，豈徒文而已哉！

又《跋王盧溪手簡》　彭君夢協出示盧溪先生舊帖，末後語諸甥就學必有事業，意蓋可知。今觀夢協氣宇不凡，論議合理，文筆藻麗，志在青雲，當不負老先生之觀矣。紹熙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太平興國散史桂山謝諤書。

周必大《跋王民瞻詩》　人年八九十，語必諄諄。雖衛武公未免蹈此，懿戒最詳于二《雅》是也。盧溪丈人至矣，而詩益清壯簡古，如揮魯陽之戈，日可再中其壽，豈易量耶？安復隨高坐出示此篇，知予非續貂手，苦求跋語爲題其後，使攜歸爲丈人賀。乾道丁亥正月二十二日。

又《盧溪先生王民瞻真贊》　嘲弄萬象，雕琢天和。不見詩人，未老鬢皤。先生九十，乃爾顏酡。窮則追澤畔之吟，達則和沛中之歌。人徒見其善者，吾獨喻之井無波。蓋風波而文成，非月鍛而日(俄)〔哦〕，雖以此千二百歲可也。彼造物者，其如予何？戊子八月一日。

楊萬里《盧溪先生文集序》　紹興八年，故資政殿學士胡公以言事忤時相黜，又四年，謫嶺表。盧溪先生以詩送其行，有「癡兒不了公家事」之句，小人飛語告之，時相怒，除名流夜郎，時先生年七十矣。于是先生詩名，一日滿天下，里之士愛先生者謂詩之禍從古昭昭也，先生不戒，又欣然犯之，適以濟權臣之威，成小人之名，此先生之禍也，亦先生之過也。或曰：先生何過哉？先生言直而詩工耳。言不直，詩不工，世無傳也。世有傳矣，不見媚于明，必見媚于幽，故庭草隨意之詩、空梁燕泥之詩、飛燕昭陽之詩、不才多病之詩，言非直也，詩工而已耳，詩工而言非直猶且小者逐，大者死，況先生之詩工而言直耶？先生何過哉！濟權臣之威，亦稔其惡；先生成小人之名，未若小人成先生之名。先生何過哉！未幾，時相殂，先生得歸。又未幾，上踐阼，初召除國子監簿，再召除直敷文閣。年踰九十，耳目聰明，賦詩作文，不見老人摧頹之氣。朝廷想聞其風采，天下傳誦其詩，禍先生者，何知其非福先生者乎？嗟乎！天人之理，其紊也或勝之，其定也或正之。不觀其定，而觀其紊，則古之聖賢厄于小人者皆過也，獨先生之過也乎？【略】少嘗見曹子方傳詩法，蓋其詩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于雄剛渾大云。清江劉清之子澄評先生之文，謂盧陵自六一之後，惟先生可繼。聞者韙焉。

又《楸溪集後序》　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略】中更群小崇姦絀正，目爲僻學，禁而錮之，蓋斯文至此而一厄也。惟我廬陵有瀘溪之王，楸溪之劉，兩先生身作金城，以郛此道。自王公游太學，劉公繼至，獨犯大禁，挾六一、坡、谷之書以入，晝則庋藏，夜則繙閱。每伺同舍生息燭酣寢，必起坐吹燈縱觀三書，迨暇或哦詩歌，或續古文，每一篇出，流布輦轂，膾炙薦紳，紙價爲高。嗟乎！若兩先生，當妖禽群啾而發紫鸞之鳴，折揚騶歌而奏清廟之瑟，鵷冠妖服之競麗而覩黃收純衣之製，其有大勳勞於斯文，其偉乎哉！

又《跋王盧溪手簡》　盧溪先生以詩取老檜之(闕)二沈共意出力擠先生，以榮元勳，竟何成耶？先生料其不三年必有大咎，未幾果若其言，又四年檜亦殪。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嘉泰壬戌人日後五日，門人楊萬里敬書

帖尾而歸之其宅相彭夢協云。

《四朝名臣言行別錄》卷一〇《王庭珪》 〔公〕形骸土木，儼然不可犯，雖市井無賴子見公亦斂衽，聞人善若己出。有爲不善者畏公之知，必慙惕自悔。公學極高明，尤工詩，遷謫既久，語益奇。書有楷法，自成一家。平生治氣養心，翛然有高舉意。

李東《跋王盧溪手簡》 盧溪王先生天下之士也，晚而後遇。雖不顯用於時，然持正不屈，聞者猶能興起於數十年之後。比得安成劉君伯深所編文集，觀其詞采議論，已足以知其胸中之所存。彭君夢協於公爲外孫，家藏有墨蹟，觀其詞采議論，已足以知其胸中之所存。彭君夢協於公爲外孫，家藏有墨蹟，乃貶夜郎時往來書問，言語鄭重，字畫端正，可以爲法矣。至其自處，謂如東坡先生在黃州時，又謂處此泰然，無毫髮可慮之事，則又知其所守之定，雖困沮無聊而不變也。慶元己未冬十月望日，盧陵簿領李東子賢書。

楊長孺《跋王盧溪手簡》 歲在乙酉秋八月二十五日，大志彭君名靖字安國，來訪余，示以盧溪先生王公家書十紙：與曾祖親家諱安衡字仲平者三、與其祖諱飛字凌雲者六、與其祖母女百八娘者一，皆先生謫居辰州時帖也。其辭有云：「朱守那城西安福寺見借，舍宇明快，度夏極涼。寄猿皮一番，與天民知命云，【略】兩先生言動殆晉人所謂將無同者耶。想嘉人爲之太息，敬書其後而歸之于安國。朝奉大夫、直華文閣楊長孺書。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三《送胡邦衡之新州貶所二首》 方回評：王盧溪先生諱庭珪，字民瞻，盧陵人。政和八年登第，調茶陵丞，以上官不合，去隱盧溪者五十年。紹興八年戊午十一月，編修胡公銓，字邦衡，以和議奏封事乞斬王倫、秦檜、孫近黜，十一年謫新州，盧溪作是詩送之。同邑人歐陽炎識遣其里人匡求告詩謗訕，送虎獄（送）〔根〕勘。盧溪引咎追官，送辰州編管，時年七十矣。檜殂得歸。孝廟立，召除國子監簿，再召除直敷文閣，時年九十餘。有《盧溪詩集》傳于世，楊誠齋作序（「盧」一作「瀘」）。胡公謂于民瞻初未識面，胡再謫朱厓，檜殂，紹興二十六年移衡州，又久之，始得自便。孝廟立，召用至從官資政殿學士。張魏公謂秦檜之專權，只成就得胡邦衡一人。如盧溪隱節固高，因此詩得罪，大名愈著。夫人不可以爲不善，造物者未嘗肯泯沒之。又以見夫正人義士之不幸，乃國家之不幸，生靈之大不幸也。選此詩識中國之所以衰也。

張寰《嘉靖重刻盧溪先生文集後序》 先生廬陵人，以進士釋褐爲縣僚。其詩文著于中朝，奇偉峻拔，自成一家言。用直道忤時，久次不進，其文愈超詣而名益著。當是時，廬陵諸賢若丞相益國周公輩皆後出，而推遜其作，至謂可繼歐陽文忠公。

鄧鍬《嘉靖重刻盧溪先生文集後序》 宋自宣、政以後，小人嗣起擅國，而國事日入于敝。其波流所漸，使士或棄恆檢而爲附和，以是政理習俗不復如往時之盛，至於文詞，亦寖失其舊，渾厚散而尖新出，雅正喪而侈靡競，識者病之。先生當其時，才稟絕出，於學無所不窺，其氣剛而志正，又嘗及接前輩，慨然以氣節文章自命。自爲下僚，數言時事利病得失，其說有行與否，而其氣直遂以昌，形之於詞，故可考焉。中間胡忠簡以言事竄嶺外，先生以詩贈行，其語顯刺孽檜，檜啣之，竄之于五溪。比檜死，乃得歸。異時名聲發聞，一日召見，賜坐殿中，溫語慰藉，然卒不能用也。蓋其與世齟齬，履險處窮，節苦而思深，故得致力于文詞。或謂先生之詩高亢清圓，名章秀句最稱于世，文若不逮。今觀集中諸文，體雖稍變，其詞致皆雄渾雅健，要之多該物理，悉事會，不爲空言者。至爲雜文，則奇麗邃博，各極其趣，殆有元祐之風焉。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王民瞻送胡銓遠謫，有云：「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亦貶辰州。其留別《感皇恩》云：「醉中暫住，離歌幾許。聽不能終淚如雨。無情江水，斷送扁舟何處。」其感舊《點絳唇》云：「白髮相逢，猶唱當時曲。」皆可歌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盧溪集》五十卷。【略】胡銓謫嶺南時，庭珪以詩送之，有「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須爲天下奇」語，後坐是流嶺南。【略】讀其所作，矯然伉厲之氣時流露於筆墨間。劉澄評其文，在廬陵可繼歐陽修。後楊萬里嘗從之游，亦謂其詩出自少陵、昌黎，大要主於雄剛渾大。雖推挹之詞未免涉於溢量，要亦得其近似矣。

《宋詩鈔・盧溪集鈔序》 門人楊廷秀序其詩，謂得傳於曹子方，出自少陵，而主於雄剛渾大。此第言其崖岸爾。若遣思屬辭，未離窠坎，使眞氣蒙翳於篇句間，亦未免於詩家疵癘也。

《歷代詞話》卷七 王盧溪先生知時事阽危，無宦游意，學道著書，若將終身焉。胡忠簡嘗答以詩曰：「萬卷不移顏氏樂，一生無愧伯夷班。」可想見其人矣。壽皇之代，與朱晦庵同以詩人薦，敦召再三，踰年始至。壽皇一見契

合，優詔奬之曰：「粹然純儒，凜有直節。」命直敷文閣，得(年)九十有三。其詩詞格力雅健，興寄高遠，不知其齒之宿也。（《宋名臣言行錄》）

分論

《盜賊論》 胡寅《跋王盧溪盜賊論》：王民瞻(常)(嘗)以《盜賊論》獻江西大帥李相公，盡得盜賊根柢蹊隧，大帥欲用其言，而以宮祠去矣，時紹興七年也。二十二年，虔兵逐刺史，閉城以叛，平時帶刀執撾立刺史庭下者，果響應也。雖朝廷遣兵掃滅俱盡，而諸將爭上功狀，使當時用其策而禍消於冥冥之中，則民瞻之言亦無以取錄，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歎息久之。余自嶺南歸，聞其事，遂取《盜賊論》題其後。

《題宣和殿御筆鵲圖》 韓子蒼《跋王盧溪題宣和御畫詩》：自古正人端士，一飯未嘗忘君，又況形於歌詠贊美聖德之大者。今觀王某所作《宣和殿御筆鵲圖詩》，甚於痛哭。觀圖足見憂國愛君之切深至於此爾。陵陽韓駒書。

《送胡邦衡之新州貶所二首》 周必大《跋王民瞻送胡邦衡南遷詩》：有澹菴壓嵩岱、排淮泗之舉，然後可以發瀘溪穿天心、透月窟之詩，不如是不稱二絕。《載酒園詩話》卷一：作詩宜有氣格，不宜有氣質。宋人誤以氣質爲氣格，遂以生硬爲高，鄙俚爲樸。【略】如王庭珪《送胡澹菴謫新州》「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立意亦佳，但上句口角浮薄，下句有悻悻之狀。《石洲詩話》卷四：胡邦衡謫新州，王盧溪獨作詩送行，盧溪以此得名。其詩亦多剝襲杜句，想爾時諸賢所得如此，尚不及後來李、何輩之雄力耶？《歷代詩發》卷二八：盧溪以此詩觸柄臣之怒，致竄夜郎，雖語欠《三百篇》渾厚，而正詞直氣亦足自例命千秋。

《送胡邦衡之新州貶所二首》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三紀昀評：微傷蹇直，而其詞自壯。查慎行評：起句犯昌黎。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三馮班評：方君大好氣節！二詩極似羅江東。紀昀評：語未免太粗、太激。前首已足，此首可省。

《題石人峰》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王民瞻《題石人峰》云：「偉岸稜稜似立朝，巍峨冠劍想風標。可憐有貌無肝膽，何用昂然近紫霄。」其託諷與退之《石鼎》之作何異。

《次韻張子春賦瑤林春色》 《歷代詩發》卷二八：風情宕往，篇法亦自紆回。

《入辰州界道中用頔子韻》 《歷代詩發》卷二八：陰境可以入畫。

《春晚同石子文游歐陽參軍園問其主人已物故獨一老婦開門亭檻幽雅醁醽方盛開因嘆二千卜居鄰巷相去數十步而未嘗一到作詩紀之》 《歷代詩發》卷二八：運筆輕婉，當是錢劉一派。

《次韻蓋中郎率郭郎中休官》 《歷代詩發》卷二八：清和秀健，淡然以遠。

《禱雨有應》 《履齋示兒編》卷一〇：《苕溪叢話》曰：「聖俞云：『南嶺禽過北嶺叫，高田水入低田流。』魯直曰：『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卻喚雨鳩歸。』詩意皆相類，然魯直造語又工，優於聖俞。」余謂盧溪先生(云)(王)民瞻《禱雨有應》云：「東嶺雲遮西嶺黑，高田水與低田通。」石湖居士范至能《塾江縣》云：「舊雨已招新雨至，高田水入下田鳴。」雖皆沿襲二公，語意相屬，又過之。直與荊公云「北澗欲通南澗水，南山正遶北山雲」，樂天《題天竺寺》云「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之句無間然矣。合六詩觀之，唯「招」之一字爲尤長。

傳記

胡銓《監簿敷文王公墓誌銘》 乾道八年歲在壬辰三月己丑，瀘溪先生王公卒。公諱庭珪，字民瞻。其先太原人，八世祖該，厭唐末亂，徙居廬陵郡西六十里曰河山。【略】元祐戊辰，皇考復徙居邑之南。【略】公爲兒時，凜然有立，年十二三，潛心大業，寒暑不擁爐揮箑。既冠，通經史百家。崇寧癸未，三舍法行，公一試即爲選首。【略】政和戊午登進士第，調衡州茶陵縣丞。民俗樸陋，擇秀民眞之學，士咸被服其化。三年間應書者增至數百人。【略】宣和末，公見禍根已萌，葺草堂，退居瀘溪之上，時年未四十，棄官卻掃，教授鄉里，執經登堂者肩摩，人不稱其官，曰瀘溪先生。【略】初，江西盜猖獗，公著論二篇，言招安之害。李丞相帥隆興，欲行其言，會罷去。後帥參政張公守，遂以遺逸

薦公。先是，劉公大中、李公宗相繼宣諭，各遣其屬，訪以時政民瘼，公極言以對，二公服膺。公居草堂，未嘗入州府。右史王公洋出守廬陵，遣官賫書幣至山中招，且虛其堂諏以政事，繼率其僚屬延詣學宮，升堂講道，使諸生有所矜式。一時士大夫哦詩紀其盛。自是郡數以禮請，不出。公雖在畎畝，懷憂世心。紹興戊午，某以狂瞽忤時相。壬戌秋謫嶺表，士皆結舌，公獨作詩送某行，有「癡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之句，詔江西帥沈昭遠鞫治以聞，除名竄夜郎。公至貶所，人迎勞，以先睹爲快，執經踵門者屨滿。時中州刺史馬羽攝守，日夕就見，尊以師禮，公謂羽曰：「公方爲時用，而加禮罪人，恐與時左。」羽曰：「某聞先生之名舊矣，若以此獲罪，有榮耀焉。」且遣其子從學，遂登進士第。公自夜郎歸，年紀八十，讀書觀蠅頭字，率夜分始就枕。上即位之初，召對，極言時政，詔云：「粹然耆儒，凜有直節，頃以言語文字牴牾權臣，流落排根，殆踰二紀。」召對便殿，敷奏詳剴，改左承奉郎，除國子監主簿。論事與時相不合，乞去，主管台州崇道觀，令所在州常加存問。乾道庚寅再被召，固辭免。詔郡將給輿椸趣遣，仍具引道日申中台。明冬始到闕，引對，免拜賜坐問勞，令少留。公以老乞還，詔云：「王某年九十餘而智識未衰，行義益固，賜對便坐，嘗有嘉言。」除直敷文閣，領祠，仍賜香茗繒綵。士羨其榮。公少從鄉先生學《易》，晚益悟於言意之表，漢上先生朱公震、巽林居士向公子諲過公草堂，講論經旨，嘗至夜漏，盡皆歎服。文定胡公安國過公家，亦歎且云公有經濟大略，文章特其餘事耳，爲作《易解序引》，公未嘗輕示人，欲獻之公車。【略】公學極高明，尤工詩，書有楷法，自成一家。【略】有《瀘溪集》五十卷、《易解》二十卷、《六經講義》十卷、《論語講義》五卷、《語錄》五卷、《雜志》五卷、《滄海遺珠》二卷、《方外書》十卷、《校字》一卷、《鳳停山叢錄》一卷。【略】

隆興甲申，某備員侍讀，於榻前論人物及公，云：「王某雖老，宰相才也。」蓋用狄梁公薦張柬之語，上不以爲過。逮庚寅冬，某應詔舉詩人，再以公爲舉首，且奏云：「周必大深知其人。」必大端人也。上雅記前語，肯首久之，然上之知公深矣。【略】銘曰：才大而剛，志直以方，百世之豪。鋤強扶弱，蒐獮民瘼，小試牛刀。皐比當路，猶其勢距，雪虐風饕。禮經葛式，封止四尺，德與山高。

周必大《直敷文閣王公行狀》（存目）

《南宋書》卷六三《王庭珪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王庭珪《謫辰州》　得失眞何事，文章妙入場。隱身三十載，汗簡幾千張。名落江湖外，氣干斗牛傍。吾衰任飄泊，朝夕渡沅湘。

《獨醒雜志》卷八　胡邦衡自福唐貶新州，王民瞻以詩送之，有曰：「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又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民瞻，安福人，名庭珪，登科，嘗爲茶陵縣丞，累年不調，居鄉里，以詩名家。二詩既傳，或以爲訕，由是亦坐謫辰州。【略】其後邦衡還朝，嘗以詩人薦民瞻，凡再召見，初除國子監簿，後除直敷文閣，終於家。

《四朝名臣言行別錄》卷一〇《王庭珪》　胡忠簡以忠言忤時相，謫嶺表，親交無敢通問，公獨以詩送之曰，【略】忠簡賡之曰：「巖耕名已振京關，未信終身袖手閑。萬卷不移顏氏樂，一生無媿伯夷班。致君自許唐虞上，待我誰能季孟間。兩社年來欠元老，蒼生拭目望公還。」「士氣從來弱不支，逢時言行欲俱危。不因湖外三年謫，安得江南一段奇。非我獨清緣世濁，此心誰識只天知。萬牛回首須公起，大廈將顚要力持。」後數年，時相得公詩，惡之，保命帥臣鞫其謗訕，坐流辰州。

又　壽皇即位，有薦公者，一見悟合，詔略曰：「粹然耆儒，凜有直節，頃以言語文字〔牴〕牾權臣，流落排〔恨〕〔根〕，殆踰二紀。」召對便殿，敷奏詳華，遂除監簿。公以年高力求歸。以道誼化鄉間，無貴賤賢愚，一接以誠。平生工詩，至是格力雄健，興寄高遠，讀者不知與齒之宿也。心畫端莊，自其天性，人貴珍之。

又　公之再召也，周益公適對禁中，坐定，上問：「胡銓薦詩人朱熹、王庭珪，卿識之乎？」益公奏公年德文章，在今未易多得，且登第五十三年矣。上曰：「官卑何故？」益公曰：「斯人早忤上官，晚復流竄，官簿所以不進。陛下若哀窮悼屈，厚加品秩，賜之章服，足以勸善。」上曰：「俟其至議之。」

《歸田詩話》卷中　王瀘溪送胡忠簡謫嶺表二詩，有「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之句，秦檜見而大惡之，以謗訕流辰州。二詩人皆傳誦，忠簡和韻，少有見者。詩云：「巖耕名已振京關，未信終身袖手閒。萬卷不移顏氏樂，一生無愧伯夷班。致君自許唐虞上，待我誰能季孟間。宗社年來欠元老，蒼生拭目看來還。」「士氣年來弱不支，逢時言行欲俱危。不因湖外三年謫，安得江南一段奇。非我獨清緣世濁，此心誰識只天知。萬牛回首須公起，大廈將顛要力持。」清峭警拔，與前詩相稱。瀘溪在辰州，人爭迎以爲師。孝宗更化，許自便。光宗即位，忠簡薦之，召對便殿，除直敷文閣，年已九十餘矣。忽報小人敗績，於是滿堂歡叫，獻酬紛錯，終夕酣暢以爲樂。蓋小人既衰，吾道必盛，且以卜二君明春光大之兆。歐陽巨明作序以紀餞筵之盛。瀘溪老人賦詩以贈行。

作品本事

王庭珪《與向宣卿直閣書》　往年衡陽山中執別時，方被竄蠻荒，李林甫爲國怪祥，無復生還之望，自舊歲蒙恩還鄉，實出萬死一生之中。每欲渡湘水一見顏色，而久客乍歸，百事牽制。前日遽辱使車壓境，枉道見訪，喜不自勝，衰蹇之人何以當此厚義？懷感之餘，瞻望悵然，輒復成二詩，聊申謝意。蓋千里命駕稀闊之事，不可不以詩記之，且留爲異日佳話，亦可少警薄俗耳。

又《瀘陵行詩序》　瀘陵別駕謝公，前年初下車，適蕭、富二盜作亂，州人震恐。別駕提兵不閱月，兩巨寇縛致麾下，境內遂安。今當還朝，州人懷之。瀘溪王某爲作《瀘陵行》以慰其懷思之意，錄以爲別。

又《題宣和御畫詩跋》　徽宗皇帝臨御日久，海內無事，唯不忘翰墨之娛，見者知其爲御畫也。臣既獲仰觀，俯卷太息，思宣、政間當國家太平極治之時，景物宛然，不覺流涕，乃再拜稽首而賦是詩。紹興丙寅三月望日，小臣王庭珪謹題。

又《贈康元章詩序》　西昌康元章自言：頃從防禦使劉紹先軍屯瀘陵日，楊惊凶焰方熾，間道走九江，謁大丞相朱公，陳誅討之計。蓋惊本猾賊，藏奸宿亂，日欲舊，獨憚紹先，縮頸不敢搖。賴丞相果發兵捕惊，盡擒馘之。未幾，丞相與紹先皆罷去。元章亦歸耕隴上，今欲裹糧奔行在，而有羈餓之厄。爲作詩以壯其氣，亦庶幾故人有哀之者。

又《題秀光亭壁餞劉世臣劉仲美詩序》　余遭小人之謗，諸友嘗憤惋切齒，欲起而攻之。會劉世臣、劉仲美當赴省試，諸生設祖道於秀光亭，酒既行，

著錄

周必大《王公庭珪行狀》　所著書有《瀘溪集》五十卷。

謝諤《瀘溪先生文集序》　儒林於詩久以厭飫，而文乃未廣。有友劉江伯深，慨然編集，詩也文也，相與並行于世，然後公之所以無窮者不遺矣。【略】伯深欲余爲序，余喜伯深之識而不可默也，書而冠其篇首。淳熙丁未臘月甲申，朝奉郎、試右諫議大夫謝諤書。

楊萬里《瀘溪先生文集序》　先生之孫澹及曾孫澂，及其門人劉江，銓次先生之詩文凡五十卷，將刻棗以傳，而太守朱公子淵復刻其詩于郡齋。澹屬萬里序之。萬里嘗侍先生之杖履，聞先生之誨言者，欲辭，敢哉！淳熙戊申九月晦日，門人朝奉大夫、新知筠州軍州事楊萬里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瀘溪集》七卷，直敷文閣廬陵王庭珪民瞻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王庭珪《瀘溪集》十卷。

張褒《嘉靖重刻瀘溪先生文集後序》　有集五十卷，刻于東岡劉氏，荐丁喪亂，世無傳焉。逮元，作者輩起，無能舉先生之業者，則其文之晦而將亡可知已。我明文教日隆，學者往往知有先生之名，尊尚其述作。故吏部侍郎葉文莊公雅好先生，宦迹所至，嘗訪其集，遂獲劉氏刻本，錄而藏之。寰嘗觀公著述，數有及瀘溪者，知其家有是集，因借得之，間以示常孰縣令梁君，梁君許爲刻之以傳。丙戌孟夏，會我都憲靜齋先生陳公出撫南畿，使節過吳中，謁見

之餘，公賜燕談，因以是集請益。公曰：「盧溪文不傳久矣，茲乃卷帙完萃，靡有遺逸，是學者所欲觀，不可以不刻。」於是遂付梁侯刻之。以是歲五月入梓，八月以訖工告。【略】刻既成，梁侯屬予書集刻之始末。寡不敏，敢著先生之集所以行世，以告于讀斯文者。梁侯名英，字邦彥，癸未進士，其爲邑多美政，此特其一節云。嘉靖五年八月，崑山張寶謹序。

鄧畊《嘉靖重刻盧溪先生文集後序》 畊嘗見先生之作于別錄，愛之，訪其集，久不獲。乙酉秋，濮陽守張君允清于故少宰葉文莊公家得錄本二帙，所謂五十卷者皆在，嘗以示常熟邑令開封梁侯，侯方議刻以傳。明年丙戌夏，御史大夫靜齋先生穎川公以夙望撫南服，嘗蒞崑邑，君以集呈。公謂斯文不可亡也，遂以刻事下常熟，於是梁侯蒞事惟謹，以集屬畊校勘。畊辭弗任命，顧錄本出于筆吏，多謬誤，畊於其可正者正之，刓闕者仍闕以俟，其題具而文亡者，倣先儒校《韓集》例別具于卷後，則王氏之集於是再行。【略】嘉靖五年八月，常熟鄧畊謹序。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庭珪《盧溪集》五十卷。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王瀘溪集》十本，宋板影鈔。

《絳雲樓書目》卷三 王庭珪《瀘溪集》。陳景雲注：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盧溪集》五十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宋王庭珪撰。【略】凡古近體詩二十五卷，雜文二十五卷，其脫稿不全者，亦附於卷末。

《郘亭宋樓藏書志》卷八二 《盧溪先生文集》三十卷，明刊本。宋左承奉郎、直敷文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王庭珪民瞻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盧溪先生文集》五十卷，明嘉靖五年刊本。曹巢南藏書。

又 《盧溪先生文集》五十卷，謝氏鈔本。袁又愷、陳仲魚藏書。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盧溪先生文集》五十卷，明刊本。

《適園藏書志》卷一一 《盧溪集》五十卷，舊鈔本。【略】朱子清校籤甚多，大約擬付刊刻而未果者。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盧溪先生文集》五十卷，宋王庭珪撰，明嘉靖五年梁英刊本。

又 《盧溪先生文集》二十卷，宋王庭珪撰，明寫本。【略】卷一標題下有「門人劉江編集」，「文林郎知江華縣事郡人蕭舉校正」，「中順大夫知永州府事宗孫爵重刊」三行。有乾道壬辰胡銓序，淳熙丁未謝諤序，序後有「吉州東崗劉宅梅溪書院繕本」一行。【略】按：嘉靖本五十卷，四庫著錄同，此本獨作二十卷，細審篇第，大體不異，惟逐卷歸併耳。余取嘉靖本對校，別有跋語著其異同焉。考卷一及卷□有校正重刊銜名兩行，當是明代重刊，然改正嘉靖本誤脫至夥，則所從出亦舊本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盧溪先生文集》五十卷，宋王庭珪撰，明嘉靖五年梁英刻本，四冊。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盧溪詞》一卷，王庭珪民瞻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盧溪詞》一卷。

趙萬里《盧溪詞輯本題記》 王庭珪《盧溪詞》，世無刊本，今所傳嘉靖本《盧溪集》不收。平生所見有吳訥《四朝名賢詞》本及毛斧季校《紫芝漫鈔》本。茲據毛本以校吳本，并旁搜《花庵詞選》、《歷代詩餘》、《欽定詞譜》諸書，參訂如下。康熙間，朱彝尊、沈辰垣等尚及見之。同、光以後，王、朱諸氏校刊叢書均未列入，蓋隱晦者非一日矣。萬里記。

藝文

劉才邵《次韻王民瞻》 野外蕭條供給稀，愧煩車馬顧柴扉。正憐習懶成癡鈍，欲使乘時試奮飛。高義杉松度冰雪，好詩星斗轉璿璣。如公亦豈宜深隱，早晚光芒動少微。

雜錄

《石洲詩話》卷四 王荊公題惠崇畫，屢用「道人三昧力」之語。初以爲只摹寫其畫筆之精耳，及見王盧溪題崇畫詩自注云：「往年見趙德之說惠崇嘗自言：『我畫中年後有悟入處，豈非慧力中所得之圓熟故耶？』今觀此短軸，

定非少年時筆也。」此可取以證荊公之詩，雖贊畫之語，亦有所據而云也。

姜仲謙

李正民《姜仲謙起復湖北轉運使制》　爾風力強明，材猷敏濟，荐更使指，咸以能聞。比以甚衰，乃辭王事。朕惟荆湖之沃壤，實連江海之上游。控扼輸將，于今爲重。宜起倚廬之戚，往持漕運之權。其既乃心，叛圖厥事。

《己酉中秋任才仲陳去非會飲岳陽樓上酒半酣高談大笑行草間出誠一時俊游也為賦之》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五方回評：姜仲謙，淄州人。《陳簡齋集》有此題。三人眞奇會也。松庵者，光彦之號，故尾句云。　紀昀評：氣象雄邁，足稱此題。　結亦別致。

《思杜亭》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五方回評：第三句最佳。　紀昀評：第四句從背面託出弔古感時，兩邊俱到。「野客于今」四字有無窮之味，得此對句，三句益佳，虛谷不一論及。蓋虛谷只愛字句之尖新，其思表纖旨，文外曲致，皆所不講也。　規格意思，全是溫飛卿《過陳琳墓》詩。三、四事本爛熟，惟切故警。「野客」非泛以湊對，蓋即「霸才無主始憐君」意。

《宋詩紀事》卷四四　光彦字仲謙，號松庵，淄州人。

李彌大

論　述

程俱《李彌大尚書吏部侍郎主管左選制》　具官學問該通，器質渾厚。自艱難而多故，每慷慨以奮忠。均逸殊庭，荐更歲律。盍共思于丕濟，庶益展于嘉猷。俾貳天官，以贊邦治。苟吏屬知戢姦而遠罪，則爾爲無負于簡求，若官曹皆宜力而赴功，則朕亦何憂于不理。欽予時命，尚其懋哉！

又《吏部侍郎李彌大戶部尚書制》　具官某靜以有爲，寬而克濟，屢更要近，綽著風猷。凡此在廷之臣，莫先持橐之舊。進班常伯，如古司徒。倘無爽於阜通，且周知於盈縮。國用既足，邦本以寧。惟爾之休，亦朕之志。

李彌遜《跋王才元少師所收尚書兄墨迹》　少師公曾與先兄尚書同朝，後二十年，僕始識公于長樂，見其所收先兄尚書遺墨，雖斷簡隻字具在。又出古律詩，燦然盈軸，語意精到，林下士句月煅煉有不能及。其所與唱酬，皆一時詩家名流也。

《洞庭山》　《吳都文粹》卷四李彌大《洞庭山》鄭虎臣跋：昔白樂天爲姑蘇太守，游洞庭山，題詩翠峰寺，有「笙歌畫舟」之句。紹興壬子，李彌大守平江。越月而張片帆來游洞庭，首訪翠峰，追懷古昔，擬樂天體，聊繼其韵。時異事別，各遂所適之樂云耳。

傳　記

《宋史》卷三八二《李彌遜傳》附　彌大字似矩，登崇寧三年進士第。以大臣薦召對，除校書郎，遷監察御史。假太常少卿充契丹賀正旦使。時傳聞燕民欲歸漢，徽宗使彌大覘之。使還，奏所聞，【略】遷起居郎，試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童貫宣撫永興，走馬承受白鍔恃貫不報師期，朝廷止從薄責。彌大繳奏，以爲邊報不至，非朝廷福。鍔坐除名，彌大亦出知光州，移知鄂州。召爲給事中兼校正御前文籍詳定官，拜禮部侍郎。金人大舉入侵，李綱定城守之策，命彌大爲參議，與綱不合，罷。未幾，除刑部尚書。【略】除彌大河東宣撫副使。【略】宣撫罷，命彌大知陝州。【略】檄彌大充諸道計議，行至方城，道阻，乃率衆赴大元帥府。建炎元年，除知淮寧府，到郡未幾，杜用等夜叛，彌大縋城出，賊散乃還，坐貶秩。尋召爲吏部侍郎。帝如杭州，命權紹興府，試戶部尚書兼侍讀。呂頤浩視師，以彌大爲參謀官。【略】忤旨，出知平江府。中丞沈與求劾彌大謀間君臣，妄自尊大，奪職歸。起知靜江府，奏廣西邊防利害。入爲工部尚書，未幾罷去。廣西提刑韓璜劾其在靜江日斷強盜死罪，引絞入斬，貶兩秩。紹興十年卒，年六十一。

紀事

《吳郡志》卷三三《郭外寺》李彌大《無礙泉詩序》 水月寺東，入小青塢，至縹緲峰。下有泉，泓澄瑩澈，冬夏不涸，酌之甘冽，異於他泉，而未名。紹興二年七月九日，無礙居士李似矩、靜養居士胡茂老飲而樂之。靜養以無礙名泉，主僧願平爲煮泉烹水月芽。爲賦詩云：「甌研水月先春焙，鼎煮雲林無礙泉。將謂蘇州能太守，老僧還解覓詩篇。」

藝文

張守《李似矩尚書挽詞二首》 元禮清門有四龍，雲孫遠跨舊家風。持荷入侍聲名早，仗鉞宣威節制雄。晚歲獨拋塵鞅外，高懷聊記藥爐中。堂堂玉樹埋黃壤，何事凌煙欠此公。只今耆舊幾晨星，又失三朝一老成。許國忠規關社稷，絕塵奇表照簪纓。祇應鼎裏金丹就，無復廷中革履聲。才大故難供世用，空餘拱木翳佳城。

胡寅《祭李待制似矩文》 惟公生稟異才，夙存遠志。佩鈎繩而帶規矩，推四重於士林；窺戶牖而考淵源，會九流於皇極。譽髦昭代，振羽高衢。持橐從行，言必忠嘉之告；宣威作屏，治稱師帥之良。踐更內外而公望愈隆，經歷艱難而誠心益著。柄臣不能以非道屈致，天子嘗欲以大政倚毗。軒冕俛來，豈隨人而俯仰；山林獨往，聊卒歲以優游。濯纓紱於滄浪，結茅茨於紫翠。縶馬閬風之苑，騎鯨渤澥之波，厭雞蟲得失于階除，付鵬鷃逍遙于宇宙。方欲拉喬松而玩倒景，友期羨而游太清，屬聞讎敵之詭盟，深慮覆車之併轡。拜章極論，寧曰身謀，納祿告歸，庶幾王改。清議終期于巖石，耆年俄迫于逝川。縉紳歌不慼以興悲，邦國歎云亡而增瘁。永惟先子，早揖俊遊，道不逢時，嘗草歸田之賦；義深引重，俾彈掛壁之冠。逮茲臬楔之凡材，亦借丹青之妙手。雖薦賢舉類，公心自比於上臣；而被遇辱知，我意實同於國士。載念寢苫之日，方來侑奠之詞。歲月未幾，老成繼往。憫餘生而獨在，展新兆以無緣，愴懷倍切於尋常，哀誄莫陳於彷彿。英魂未泯，旨酒來歆。

許顗

論述

許顗《彥周詩話序》 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若含譏諷，著過惡，誚紕繆，皆所不取。僕少孤苦而嗜書，家有魏晉文章及唐詩人集，僅三百家。又數得奉教，聞前輩長者之餘論。今書籍散落，舊學廢忘，其能記憶者，因筆識之，不忍棄也。嗟乎，僕豈足言哉！人之于詩，嗜好去取，未始同也，強人使同己則不可，以己所見以俟後之人，烏乎而不可哉！建炎戊申六月初吉日，襄邑許顗序。

《許彥周詩話》 杜牧之作《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謂赤壁不能縱火，爲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也。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彥周詩話》一卷。【略】顗議論多有根柢，品題亦具有別裁。其謂韓愈、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語，不敢議，亦不敢從。又謂論道當嚴，取人當恕。俱卓然有識。惟譏杜牧《赤壁》詩爲不說社稷存亡，惟說二喬，不知大喬孫策婦、小喬周瑜婦，二人入魏，即吳亡可知，此詩人不欲質言，變其詞耳。顗遽詆爲秀才不知好惡，殊失牧意。又以適怨清和解李商隱《錦瑟》詩，亦穿鑿太甚。【略】然論其大致，瑕少瑜多，在宋人詩話之中猶善本也。

《詩筏》 杜牧之作《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許彥周曰，【略】彥周此語，足供揮麈一噱，但於作詩之旨，尚未夢見。牧之此詩，蓋嘲赤壁之功出於僥倖，若非天與東風之便，則周郎不能縱火，城亡家破，二喬且將爲俘，安能據有江東哉？牧

之詩意，即彥周伯業不成意，卻隱然不露，令彥周輩一班淺人讀之，只從怕捉二喬上猜去，所以爲妙。詩家只忌直叙，若竟將彥周所謂社稷存亡、生靈塗炭、孫氏霸業不成等意在詩中道破，抑何淺而無味也！

《**戴酒園詩話**》**卷一**　小杜《赤壁》詩，古今膾炙，漁隱獨稱其好異。至許彥周則痛詆之，謂「孫氏霸業，係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余意詩人之言，何可拘泥至此，若必執此相責，則汨羅之沉，其係心宗國何若！

傳記

《**宋詩紀事**》**卷四三**　顗字彥周。建炎中襄邑人。有詩話。

紀事

《**許彥周詩話**》　宣和己亥，僕在洪州，宿城北鄭和叔家。夜夢行大路中，寒沙沒足，其旁皆田苗丘隴。一婦人皂衣素裳行田間，曰：「此中無沙易行。」僕從之，不能登，婦人援僕手登焉。月明如晝，彌望皆野田麥苗。婦人求詩，引僕藉草坐。有矮磚臺一，上有紙筆，僕題詩四句云：「閒花亂草春春有，秋鴻社燕年年歸。青天露下麥苗溼，古道月寒人迹稀。」拍筆磚上有聲，驚覺宛然記憶。是歲大病，後亦無他故。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二**　《許彥周詩話》一卷，襄邑許顗撰。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四**　《許彥周詩話》一卷，續稗海本，百川學海本。

《**百川書志**》**卷一八**　《許彥周詩話》一卷，宋襄邑許顗彥周撰。

《**近古堂書目**》**卷下**　《許彥周詩話》。

《**脈望館書目**》　《許彥周詩話》一本。

《**趙定宇書目**》　《稗統》第一百九十六冊：《彥周詩話》。

《**國史經籍志**》**卷五**　《許彥周詩話》二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許彥周詩話》一卷，宋許顗。

《**汲古閣校刻書目**》　《津逮秘書》第五集：《彥周詩話》，四十一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彥周詩話》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許顗撰。顗襄邑人，彥周其字也。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彥周詩話》一卷，宋許顗撰。

《**菉竹堂藏書志**》**卷一一八**　《許彥周詩話》一卷，宋刊本。宋許顗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彥周詩話》一卷，宋許顗撰。百川學海本。　稗海本。　津逮祕書本。　明刊本。　歷代詩話本。

藝文

釋德洪《送彥周》　虞卿脫魏齊，捐意與俱去。公卿一破甑，掉臂不復顧。蕭何追韓信，棄車遂徒走。貪賢如攫金，不見市人聚。會合意傾寫，掩書想風度。彥周雖綠髮，風味映前古。高論傾座人，能破萬毀譽。獨立傲世波，屹然如砥柱。令人每見之，不敢發鄙語。推墮吾法中，偃蹇揖佛祖。死生人所怖，玩之於掌股。此生幾離別，此別覺酸楚。夜寒衆峰高，獨看霜月吐。明日解歸舟，西風白蘋浦。君去我獨留，蒼芒煙水暮。

秦少游女

《**蠛精雜**》**卷一六**　宋靖康間，有女子爲金人所俘，自稱秦學士女。道中題詩云：「眼前雖有還鄉路，馬上曾無放我情。」讀者悽然。曾裘父爲作《秦女行》云：「妾家家世居淮海，淮海文名喧宇內。自從貶死古藤州，門戶凋零三十載。可憐生長深閨裏，耳濡目染知文字。亦嘗強學謝娘詩，女子未嫌稱博

士。年長來來逢世亂，黃頭鮮卑兵入漢。妾身亦復墮兵間，往事不堪回首看。一身漂蕩逐羌兒，被驅不異犬與鷄。奔馳萬里向沙漠，天長地久無還期。北風瀟瀟易水寒，雪花滿地經燕山。千盃魯酒愁中醉，一曲琵琶淚裏彈。吞聲飲恨從誰訴，偶然信口題詩句。眼前有路可還鄉，馬上魂迷不知處。詩成吟罷更茫然，豈意漢地能流傳。當時情緒亦可念，至今聞者爲悲酸。憶昔中郎有女子，亦陷虜中垂一紀。暮年多幸逢阿瞞，厚幣贖之歸故里。惜哉此女不得如，終竟老死留窮廬。空餘詩話傳悽惻，不減胡笳十八拍。」故宋無有詩云：「郎罷藤陰老淚潸，黃金誰贖蔡姬還。看來山抹微雲恨，直送蛾眉出漢關。」蓋閩人呼父爲郎罷，「山抹微雲」，少游《滿庭芳》詞中語也。

王寀

《**宋史**》**卷三二八**《**王寀傳**》〔王〕寀字輔道，好學，工詞章。登第，至校書郎。忽若有所睹，遂感心疾，唯好延道流談丹砂、神仙事。得鄭州書生，託左道，自言天神可祈而下，下則聲容與人接，因習行其術，纔能什七八，須兩人共爲乃驗。外間譁傳，浸淫徹禁庭。徽宗方崇道教，侍晨林靈素自度技不如，願與之游，拒弗許。戶部尚書劉昺，寀外兄也，久以爭進絕還往。神降寀家，使因昺以達，寀言其故，神曰：「第往與之言，汝某年月日在蔡京後堂談某事，有之否？」昺驚駭汗洽，不能對，蓋所言皆陰中傷人者。乃言之帝，即召。寀風儀既高，又善談論，應對合上指，帝大喜，約某日即內殿致天神。靈素求與共事，又弗許。或謂靈素，但勿令鄭書生偕，寀當立敗。【略】及是日，寀與書生至東華門，靈素戒闔卒獨聽寀入。帝齋潔敬待，越三夕無所聞。乃下寀大理，獄成，棄市，昺竄瓊州。

《**風月堂詩話**》**卷下**　劉伯壽，洛陽九老中一老也。築室嵩山下，每登高頂回，則于竣極中院援筆記歲月，捐館之年題云：「予今年若干歲，登頂凡七十四次矣，精力雖疲，而心猶未足也。」王輔道學士與其孫宜義郎字元靜游嵩，至中院，作一絕句示宜義君。

《**夷堅三志**》**己卷八**　曹道沖售詩京都，隨所命題即就，群不逞欲苦之，乃求《浪花》詩絕句，仍以「紅」字爲韵。曹謝曰：「非吾所能爲，唯南薰門外菊坡王輔（導）〔道〕學士能之耳，他人俱不可也。」不逞曰：「我固知其名久矣，但彼在館閣，吾儕小人，豈容輒詣？」曹曰：「試齎佳紙筆往拜求之，必可得。」于是相率修謁，下拜有請。王欣然捉筆，一揮而成。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南陔集》一卷。

方允迪

《**玉照新志**》**卷五**　靖康丙午，何文縝相，敵騎初退，時議欲率文武百僚拜乞聖節上壽，文縝命吏部郎中方允迪元若爲三表。纔上，即允所請，後二表不復用，文縝與允迪大稱嘆賞不已。且云：「恨不果用，然當誦佳句於百僚之上也。」今列於後。

劉一止《**方秘監允迪挽詩三首**》　聲名三紀在中州，身到蓬山最上游。篤行豈惟今代少，摛辭仍向古人求。獨嗟宣室催歸晚，不料漳濱卧疾留。慷慨嚴尤三策在，暮年誰識子心憂。同舍西雍四十春，亂離君我兩身存。寧惟交道全金石，罕見人間此弟昆。雅志澤民終莫遂，微言憂國豈堪論？鸝鶯渡口千峰合，悽斷西風淚睫昏。

何兌

《**伊洛淵源錄**》**卷一二**　先君紹興初作此文，攜以呈故丞相李公。李公許以達朝廷，未及而薨。紹興癸酉，倅辰陽，忽見邸報，宰相秦檜自陳其靖康之功，謂他人無預焉。先君遂以此文繳申尚書省。大激檜怒，送荆南詔獄，令自引虛，獄辭皆出吏手，先君不得預焉。奏上，又以情重法輕，特削官，貶眞陽。未幾檜死，蒙恩東歸，繼復舊物，而病不起矣。（馬伸《逸事狀》）

《**宋史**》**卷四五五**《**馬伸傳**》　有何兌者，昭武人，受學於伸。伸沒，兌嘗輯

其事狀。紹興中，爲辰州通判，睹郵報，秦檜自陳其存趙之功，謂他人莫預。兌徑取所輯事狀達尚書省，檜大怒，下兌荆南詔獄，獄辭皆出吏手，兌坐削官竄眞陽。檜死始放還，復其官，尋卒。

強�till

《梁溪漫志》卷一〇　紹興初，予妻之祖強公叔章通守敽爲臨安錄事參軍，時予祖母之弟陳公宗卿侍郎之淵爲府學教授，適學帑被盜，邏者夜搜溝中，而所盜金在焉。府學生黃其姓者立於傍，遂錄送府，繫之獄。生自辨數，然蹤跡頗疑似。強公與府司戶毛季中謀曰：「行之則汙辱士類，爲學校羞矣。」因引滕公作賦故事，言于府，乞俾之試。府主張公如瑩尚書澄許之，俾詣都廳試，以「取傷廉」爲題。生倉皇不成文，強公潛代爲之，其一聯云：「門人竊履，何傷孟子之賢；同舍誣金，始見直生之量。」張公見之喜，即於賦後判云：「黃某盜金，情狀頗著；曹官試賦，文理稍佳。免送所司，押歸本學，聊從五等，薄示諸生。」遂以付學，陳公亦陰縱之。以此見前輩之盛德，持心皆近厚也。

韓駒

論述

綜論

蘇轍《題韓駒秀才詩卷》　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獨到希。我讀君詩笑無語，恍然重見儲光羲。

釋道潛《讀子蒼詩卷二首》　蜀國奇男子，能文到古人。淳源稽大雅，妙曲和陽春。節物驚搖落，僧坊斷四鄰。看君新著述，時與短檠親。大冊雄文未許窺，百篇先讀海陵詩。疲驚伏櫪空驤首，飛兔流星作麼追。

《藏海詩話》　子蒼云：絕句如小家事，句中著大家事不得，若山谷蟹詩用「與虎爭」及「支解」字，此家事大，不當入詩中。如「虎爭」詩語亦怒張，乏風流蘊藉之氣。

又　師川云作詩要當無首無尾，山谷亦云，子蒼不然此說。

又　東湖云：「春燈無復上，暮雨不能晴。」昌黎云：「廉纖晚雨不能晴。」子蒼云暮不如晚。昌黎云：「青蛙聖得知。」汪彥章云：「燈花聖得知。」子蒼云：蛙不聖，所以言聖，便覺有味；燈花本靈，能預知事，輒言聖得知，殊少意味。

釋惠洪《跋韓子蒼帖後》　蘇東坡伯仲文章之妙，無媿相如、子雲，而其見道之大全，則揚、馬瞠若乎後。子蒼文字師法蘇氏，西蜀後來之駿也。讀其問照公向上一路，後照公未見酬語，予爲代之曰：不辭向汝道，只恐撞見劉幽求，大帽壓耳手提油。子蒼他日見之，定是無語。

汪藻《知撫州回韓駒待制啟》　恭惟宮使待制學洞古今，名垂宇宙。風流自命，欣如晦之得君；談笑多聞，恨平津之未相。承作者百年之師友，爲斯文一代之統盟。何幸餘生，獲陪勝會。載酒而問奇字，將每過于揚雄；登樓而賦銷憂，願少留于王粲。徂歲無幾，端居有休，願遵六氣以保調，用慰四方之傾慕。

周紫芝《書陵陽集後》　國家承平日久，朝廷無事，人主以翰墨文字爲樂，當時文士操筆和墨，摹寫太平紛然。如韓子蒼題何太宰御賜畫喜鵲詩，有「想得雪殘鳩鵲觀，一雙飛上萬年枝」之句，不動斤斧，有太平無事之象，以此知粉飾治具者，固不可以無其人也。

蘇籀《欒城遺言》　公曰：「李方叔（廌）文似唐蕭，所以可喜，韓駒詩似儲光羲。」

胡寅《韓駒轉一官致仕制》　逢時取位，亦既蒙榮；抱疾引年，所宜從欲。具官早以詞藝，躋于禁嚴，附麗匪人，飯蔬奚怨，中更赦宥，不汝瑕疵。復班綴于西清，俾優游于眞館，庶幾善後，以獲令終。茲陳告老之章，更軫遺簪之念。進官一等，式寵其歸。往復思綸，尚綏壽嘏。

劉子翬《讀韓子蒼呂居仁近詩》　詩人零落歎才難，二妙風流壓建安。已見詞鋒推晉楚，定應臭味等芝蘭。鴻軒意氣慚交呂，鳳躍聲華敢望韓。咫尺煙塵不相見，他時惆悵隔金蠻。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韓子蒼集》三卷。【略】政和初，詣闕上書，特命以官，累擢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王甫嘗命子蒼詠其家藏《太乙眞人圖》詩，盛傳一世。宣和間，獨以能詩稱云。

《艇齋詩話》　韓子蒼少以詩見蘇黃門，黃門贈詩云：「我讀君詩默無語，恍然重見儲光羲。」人問黃門何以比儲光羲，黃門云：「見其行鍼布綫似之。」

又　後山論詩說換骨，東湖論詩說中的，東萊論詩說活法，子蒼論詩說飽參，入處雖不同，然其實皆一關捩，要知非悟入不可。

又　人問韓子蒼詩法，「子」蒼舉唐人詩：「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予嘗用子蒼之言遍觀古人作詩規模，全在此矣。

《碧鷄漫志》卷二　陳去非、徐師川、呂居仁、韓子蒼、朱希眞、陳子高、洪覺範「詞」，佳處亦各如其詩。

陸游《跋陵陽先生詩草》　右，陵陽先生韓子蒼詩草一卷，得之其孫籍。先生詩擅天下，然反覆涂乙，又歷疏語所從來，其嚴如此，可以爲後輩法矣。予聞先生詩成，既以予人，久或累月，遠或千里，復追取更定，無毫髮恨乃止。則此草亦未必皆定本也。

王十朋《陳郎中公說贈韓子蒼集》　唐宋詩人六七作，李杜韓柳歐蘇黃。近來江西立宗派，妙句更推韓子蒼。非坡非谷自一家，鼎中一臠曾已嘗。丈人珍重贈全集，開卷爛然光焰長。詩如此公固足貴，賜者仁出尤難忘。兼金白璧不足道，願寶茲集爲家藏。鯫生幸脫場屋累，老境欲入詩門牆。古詩三百未能學，句法且學今陵陽。

周必大《題山谷與韓子蒼帖》　士大夫少負軼材，其詩章固已超絕，然須經前輩品題，乃自信不疑。正如參禪，雖有所得，猶藉宗師之印可耳。陵陽先生早以詩鳴，蘇黃門一見，比之儲光羲。與徐東湖遊，遂受知於山谷，晚年或置之江西詩社，乃曰：「我自學古人。」豈所謂魯一變至於道耶？

又《跋曾公袞錢遜叔韓子蒼諸公唱和詩》　國家數路取人，科舉之外多英才，自徽廟迄於中興，如程致道、呂居仁、曾吉甫、朱希眞，詩名藉藉，朝廷賜第顯用之。今觀曾公袞、錢遜叔、韓子蒼諸賢，又皆翰墨雄師，非有司尺度所能得也。紹興初，星聚臨川，唱酬妍麗，一時傾慕。

《敖器之詩評》　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陵陽集》五十卷。【略】自幼能詩，黃太史稱其超軼絕塵，蘇文定以比儲光羲。游太學，不第。政和初獻書，召試，賜出身，後入西掖，坐蘇氏鄉黨曲學罷。

牟巘《跋韓子蒼帖》　韓公字子蒼，【略】嘗與陳子齋游，集中壓卷是也。以詩名天下，呂居仁欲邀入江西社，然其詩自成一家。有《陵陽集》行於世。

劉克莊《中興絕句續選》　南渡詩尤盛於東都，炎、紹初，則王履道、陳去非、汪彥章、呂居仁、韓子蒼、徐師川、曾吉甫、劉彥冲、朱新仲、希眞；乾、淳間，則范至能、陸放翁、楊廷秀、蕭東夫、張安國一二十公，皆大家數。

又《江西詩派小序・韓子蒼》　子蒼，蜀人。學出蘇氏，與豫章不相接，呂公強之入派，子蒼殊不樂。其詩有磨淬剪截之功，終身改竄不已。有已寫寄人數年，而追取更易一兩字者，故所作少而善。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上卷　《藝苑雌黃》：宣政間忌蘇、黃之學，而又暗用之。王初寮陰用東坡，韓子蒼陰學山谷。

《不下帶編》卷一　韓子蒼工詩，磨淬剪裁之功，終身改竄不已。有已寫寄人數年而追取更易一兩字者，故所作雖少而善。駒嘗曰：「詩文當得人印可，乃不自疑。」所以前輩汲汲於求知也。

《宋詩鈔・陵陽詩鈔》　嘗在許下從蘇轍學，稱其詩似儲光羲，遂名於時。【略】詩有磨淬剪截之功，不吝改竄，有寄人數年復追取更定一二字者。故其集不多，而密栗以幽，意味老淡，直欲別作一家。紫微引之入江西派，駒不樂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陵陽集》四卷。【略】駒學原出蘇氏，呂本中作《江西宗派圖》，列駒其中，駒頗不樂。然駒詩磨淬翦截，亦頗涉豫章之格，其不願寄王氏門下，亦猶陳師道之瓣香南豐，不忘所自耳，非必其宗旨之迥別也。陸游跋其詩草，謂反覆塗乙，又歷疏語所從來。詩成，既以與人，久或累月，遠或千里，復追取更定，無毫髮憾乃止，亦可謂苦吟者矣。晁公武《讀書志》謂王黼嘗命駒題其家藏《太乙眞人圖》，盛傳一時，今其詩具在集中，有「玉堂學士今劉向」之句，推許甚至。劉克莊謂子蒼諸人自鬻其技至貴顯，蓋

指此類。其亦陸游《南園記》之比乎。要其文章不可掩也。

《石洲詩話》卷四　韓子蒼詩，平勻中自有神味，目之曰江西派，宜其不樂（《游赤壁》七律，直到杜、蘇分際）。

分論

《答曾公兗啟》《四六談麈》：韓子蒼爲舍人，曾公兗以啓賀之，韓答云：「舊知四六之工，彌起再三之嘆。」

《書崔豹古今註後》《雲谷雜記》卷二：韓子蒼《書崔豹古今注》云：「崔豹，後魏間人也，當干戈搶攘時，能自見于翰墨，雖小道亦足觀。士生無事時，圓冠方履，飽食嬉戲，亦足愧矣。」予按，劉孝標《世說》注云：「晉史官名崔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是則非漢末魏初人。蓋子蒼初不得其詳，以意度其爲是時人，故不免于誤。

《草堂和尚善清真贊》《能改齋漫錄》卷八：韓子蒼作《草堂和尚善清眞贊》云「蓬鬆頭，卓削耳，一生說法牙無水」，云云。蓋用東坡《題王靄如來出山相》云：「頭鬅鬙，耳卓削。適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萬象間，外道天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等正覺。」東坡集不載此文。

《題李伯時畫昭君圖詩》《詩話總龜後集》卷四一引《復齋漫錄》：韓子蒼《題昭君圖》詩：「寄語雙鬟負薪女，灸面謹勿輕離家。」余考《唐逸士傳》云：「昭君〔村〕至今生女必灸其面。」白樂天詩：「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瘢痕。」乃知灸面之事，樂天已先道之也。《詩林廣記》後集卷八引《苕溪漁隱叢話》：李伯時畫背面宮女，子蒼題此詩其上，乃用東坡《續麗人行》中語意，然不及坡之偉麗也。

《題王內翰家李伯時畫太一姑射圖二首》《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三：苕溪漁隱曰：李伯時畫太一眞人，卧一大蓮葉中，手執書卷仰讀，蕭然有物外思。韓子蒼有詩題其上，【略】子蒼此詩，語意妙絕，眞能詠盡此畫也。《艇齋詩話》：韓子蒼《太一眞人歌》云「脱巾露頂風颼颼」，「脱巾露頂」四字，出李白詩「脱巾挂石壁，露頂灑松風」。

《題湖南清絕圖》《誠齋詩話》：韓子倉《衡岳圖》：「故人來自天柱峰，手提石廩與祝融。兩山陂陀幾百里，安得置之行李中？」此亦是用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

《題采菊圖》《娛書堂詩話》卷上：韓子蒼《題淵明採菊圖》詩：「九日東籬採菊英，白衣遙見眼能明。向令自有杯中物，一段風流可得成。」曾文清公《訪戴圖》詩：「小艇相從本不期，剡中雪月並明時。不因興盡回船去，那得山陰一段奇。」兩詩意同，同爲佳作。

《題蕃騎圖》《艇齋詩話》：韓子蒼《番馬圖》詩「揚鞭愼勿向南馳」，「向南馳」三字出《李廣傳》。

《留別館中諸公》《艇齋詩話》：韓子蒼詩：「塵緣吾未斷，不是薄蓬萊。」「薄蓬萊」三字，蓋柳子厚《謫龍說》：「吾薄蓬萊羞昆侖。」

《和李上舍冬日書事》《詩林廣記》後集卷八引《復齋漫錄》：子蒼《和李上舍冬日》詩：「日暮擁階黃葉深」之句，最爲世所推賞。故李彭商老有建除體贈子蒼云：「滿朝以詩名，何獨遺大雅？平生黃葉句，摸索便知價。」蓋子蒼是時自館職斥宰分寧時也。《墨莊漫錄》卷一：韓駒子蒼詩云：「倦鵲繞枝翻凍影，征鴻摩月墮孤苦。」誠佳句也，但太工矣。《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方回評：三、四極工。五、六，前輩有此語，但鍛得又佳耳。紀昀評：風格亦遒。許印芳評：「藉」音借，從卅。此詩字字錘鍊，可藥油滑率易之病。虛谷評亦允當。《載酒園詩話・宋・韓駒》：此子蒼《冬日》詩也。前半寫景，後半言懷，詞氣似隨句而降，漸就衰颯，然恬讓之致可掬。嗚呼！獨不可向伏櫪者言耳。《養一齋詩話》卷五：韓子蒼：「倦鵲繞枝翻凍影，飛鴻摩月墮孤音。」兪秀老：「有時俗事不稱意，無限江山都上心。」純是筋骨，然皆語盡意中，唐人不肯爲者。

《十絕爲亞卿作》　徐俯《跋韓子蒼代葛亞卿詩》：夏木陰陰欲放船，黃鸝啼了落花天。十詩盡說人間事，付與風流葛稚川。《養一齋詩話》卷五：韓子蒼《代葛亞卿作》云：「君住江濱起畫樓，妾居海角送潮頭。潮中有妾相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略】此十數絕句，與唐人聲情氣息不隔累黍，何故遺之？且無論唐、宋，即以詩論，亦明珠美玉，千人皆見，近在眼前，而嚴氏置若無睹，故操選枋爲至難也。

又五　《艇齋詩話》：韓子蒼：「樓中有妾相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用唐人孫叔向《溫泉》詩「雖然水是無情物，流到宮前咽不流」。其詩見顧陶《唐

詩類選》。《金華瀛洲集》作王建詩，非也。

又八、九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四：苕溪漁隱曰：余以《陵陽集》閱之，子蒼《十絕爲葛亞卿作》，皆別離之詞，必亞卿與妓別，子蒼代賦此詩。其詩云：「妾願爲雲逐畫檣，君言十日看歸航。」以此可知也。又云：「初合雙鬟觸事羞，離筵酌酒強回頭。縱言眼軟偏饒淚，莫道心癡不解愁。」亦佳句也。徐師川跋云，【略】。

《謝人寄茶筅子》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四：苕溪漁隱曰：子蒼《謝人寄茶筅子》詩云：「看君眉宇眞龍種，尤解橫身戰雪濤。」盧駿元亦有此詩，云：「到底此君高韻在，清風兩腋爲渠生。」皆善賦詠者，然盧優於韓。張侃《跋揀詞》：韓子蒼《茶筅子》絕句：「藿藿千霄百尺高，晚年何事困鉛刀。看君眉宇眞龍種，尤解橫身戰雪濤。」此從竹之初生，及作筅子，以至點瀹，四句中包括得盡。此其所以高妙。

《夜泊寧陵》 《艇齋詩話》：韓子蒼《泛汴》詩云「汴水日馳三百里」，末章卻云「水色天光共蔚藍」。汴水黃濁，安得蔚藍也？東湖詩云：「晝暖坐迎日，夜寒眠見星。」說者謂能盡泛汴之景。《詩人玉屑》卷六引《小園解後錄》：此韓子蒼詩也。人問詩法於呂公居仁，居仁令參此詩以爲法。後之學詩者，熟讀此二篇，思過半矣。《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五方回評：「扁舟東下更開帆」，此是詩家合當下的句，只一句中有進步，猶云「同是行人更分首」也。五、六亦工。許印芳評：此評確。東坡七律最長于此，子蒼此詩大似東坡。起法尤峭健，非斬盡枝葉者不能如此落筆。紀昀評：純以氣勝。無名氏（甲）評：寧陵，在汴京。「帆」押通韻。《載酒園詩話・宋・韓駒》：《夜泊寧陵》曰，【略】宋人極稱此詩，然亦閑于情致，而減于氣格。但此種詩雖不高，尚無惡氣，如乘款段馬，下澤車，固無將伯之患。曾、韓之流，則本無千里之步，惟善蹄齧耳。《圍爐詩話》卷五：呂居仁舉此詩爲學者法，然非唐人詩，以是死句故也。《蠹尾集》卷九《跋陵陽集》：韓子蒼詩爲諸家詩話所取者，如「汴水日馳三百里」，「落日同騎款段游」，二首最佳。頃借《陵陽集》，急披讀之，燭跋，卷亦盡，佳處乃無過此。或曰子蒼不樂居江西宗派中，云我自學古人。未必然也，涪翁正法眼藏，渠易夢見？

《次韻李希聲館中上元直宿》 《艇齋詩話》：子蒼在館中時，同舍李希聲賦《上元》詩，押「丸」字韻，館中諸公皆和，獨子蒼和「丸」字尤工，云：「坐看星橋開鐵鎖，卧聞雷鼓落銅丸。」事見《前漢・史丹傳》諫元帝節音律事。

《即席送呂居仁》 《艇齋詩話》：韓子蒼作《送呂東萊赴召》詩，甚得意，東萊止稱一句「厭見西江殺氣纏」，云是詩語。

《送宜黃宰任滿赴調》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呂居仁引韓入江西派，子蒼不悅，謂所學自有從來。此詩非江西而何？大抵宜、政間忌蘇、黃之學，王初寮陰學東坡文，子蒼諸人皆陰學山谷詩耳。馮舒評：《陵陽集》實不學山谷。馮班評：餒甚。紀昀評：未見必是江西。結太粗率。

《錢遜叔見示小詩次韻》 《老學庵筆記》卷九：韓子蒼《和錢遜叔》詩云：「叩門忽送銅山句，知是賦詩人姓錢。」蓋唐詩人錢起賦詩以姓爲韻，有「銅山許鑄錢」之句。

《撫州邂逅彦正提刑道舊感嘆輒書長句奉呈》 《艇齋詩話》：韓子蒼詩：「憶昨昭文並直廬，與君三歲侍皇居。花開輦路春迎駕，日曬蓬山曉曝書。學士南來尚巖穴，神州北望已丘墟。忽逢漢節滄江上，握手西風淚滿裾。」全用韋蘇州詩爲之。蘇州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上赤墀。花開漢苑經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近臣零落今猶在，仙駕飄颻不可期。此日相逢非舊日，一林成喜又成悲。」

《絕句》 《優古堂詩話》：韓子蒼作絕句：「天長候鴈作行遠，沙晚浴鳧相對眠。松醪朝醉復暮醉，江月上弦仍下弦。」陸龜蒙《別墅懷歸》云：「題詩朝憶復暮憶，見月上弦還下弦。」韓所出也。

《代妓送葛亞卿》 《優古堂詩話》：《陳輔之詩話》記荊公喜王建《宮詞》：「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韓子蒼反其意而作詩送葛亞卿云：「劉郎底事去匆匆，花有深情只暫紅。弱質未應貪結子，細思須恨五更風。」

《王咸平生日》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四引《詩說雋永》：王咸平繭爲校書郎日，嘗夢龍降其室，故子蒼作咸平生日詩云：「昔年親擢校書郎，夜夢蒼龍繞屋梁。異事那知今日應，六龍深駐載賡堂。」又云：「已向叢霄侍玉宸，竭來端爲付經綸。不須更說人間事，曾是仙中第一人。」王和固陵御製詩云：「君王猶記赭加卿。」即其事也。

《頃年侍立集英殿見周表卿唱名第二客居臨川表卿爲宜黃丞歲滿訪別

以詩送之》《能改齋漫錄》卷一一：韓子蒼紹興初寄居臨川，周表卿時爲宜黃丞。歲滿，公以詩送之云：「往時束帶侍明光，曾看揮毫對御牀。只道驊騮已騰踏，不知鵷鷺尚摧藏。官居四合峰巒綠，驛路千林橘柚黃。莫戀鄉關留不去，漢廷今重甲科郎。」其後改「峰巒綠」爲「峰巒雨」，「橘柚黃」爲「橘柚霜」，改「莫戀鄉關留不去」作「莫爲艱難歸故里」，益見其工。【略】其末云「漢廷今重甲科郎」，意韓自言也。其後讀後漢孔融《汝潁優劣論》曰：「汝南袁公著爲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潁川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授命直言者也。」乃知韓詩不苟如此。

《臣桌以御畫鵲示臣某讀再拜稽首賦詩》《能改齋漫錄》卷一七：韓子蒼題御畫鵲扇詩云：「君王妙畫出神機，弱羽爭巢並語時。天上飛來兩鳩鵲，一雙飛上萬年枝。」蓋用馮延巳樂府也：「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幃。建章鐘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春態淺，來雙燕，紅日初長一綫。嚴妝催罷囀黃鸝，飛上萬年枝。」乃《鶴冲天》也。

《故資政忠惠韓公輓詞》《後村詩話》前集卷二：宣、靖之禍，自滅遼取燕始。韓子蒼《挽中山韓帥》云：「金絮盟猶在，灰釘事已新。」語妙而意婉，上句指韓，下句指童、蔡，作詩法當如此。

《贈童子》《艇齋詩話》：韓子蒼贈童子舉人詩云：「十八重來詣太常。」盡用《西漢・儒林傳序》。

《送張右司》《能改齋漫錄》卷八：韓子蒼送張右司詩云：「遙知此別常乖隔，莫惜書來訪死生。」或者謂用柳子厚《與王參元書》云：「因人南來，致書問死生。」非也。蓋本出梁王僧孺《送商何兩記室》詩：「儻有還書便，一言訪死生。」

《送王悦》《能改齋漫錄》卷八：韓子蒼送王悦詩末章云：「虛作西清老從臣，知爾才華不能舉。」王摩詰送邱爲云：「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臣。」

《泰興縣道中》《老學庵筆記》卷七：歐陽公謫夷陵時詩云：「江上孤峰蔽綠蘿，縣樓終日對嵯峨。」蓋夷陵縣治下臨峽江，名綠蘿溪。自此上泝即上牢、下牢關，皆山水清絕處。孤峰者即甘泉寺。山有孝女泉及祠，在萬竹間，亦幽邃可喜。峽人歲時遊觀頗盛，予入蜀往來皆過之。韓子蒼舍人《泰興縣道中》詩云：「縣郭連青竹，人家蔽綠蘿。」似因歐公之句而失之，此詩蓋子蒼少作，故不審云。

《念奴嬌》、《昭君怨》《詞品》卷三：韓駒，字子蒼，蜀之仙井人，今井研縣也。其中秋《念奴嬌》「海天向晚」一首，亞於東坡之作。《草堂》已選。雪詞《昭君怨》云：「昨日樵村漁浦，今日瓊川銀渚。山色捲簾看，老峰巒。錦帳美人貪睡，不覺天花剪水。驚問是楊花，是蘆花？」

《念奴嬌》（海天向晚）《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憨靜。類山谷矣。（「珠斗」三句）轉寫秋光，人不會得。《夢園詞評》：按此詞總是憂君憂國之念，觸題而發耳。題是詠月，開首從秋字寫起，漸入到月。因就月說到姮娥之幽獨，即是蘇東坡「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之意。借以比君勢之孤也。次闋，就望月之人獨立無偶，以見己之獨立少同心也。結處「此情誰會」，不過嘆想得同志之人耳。比興深切，含而不露，斯爲情景交融者。凡寫景而不寓情，則意盡言中，便少佳致。

傳記

《宋史》卷四四五《韓駒傳》　韓駒，字子蒼，仙井監人。少有文稱。政和初，以獻頌補假將仕郎。召試舍人院，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尋坐爲蘇氏學，謫監華州蒲城縣市易務。知洪州分寧縣，召爲著作郎，校正御前文籍。駒言國家祠事，歲一百十有八，用樂者六十有二，舊撰樂章，辭多牴牾。於是詔三館士分撰親祠明堂、圓壇、方澤等樂曲五十餘章，多駒所作。宣和五年，除祕書少監，六年，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入謝，上曰：「近年爲制誥者，所褒必溢美，所貶必溢惡，豈王言之體。且《盤》《誥》具在，寧若是乎？」駒對：「若止作制誥，則粗知文墨者皆可爲，先帝置兩省，豈止使行文書而已。」上曰：「給事實掌封駁。」駒奏：「舍人亦許繳還詞頭。」上曰：「自今朝廷有事可論者，一切繳來。」尋兼權直學士院。制詞簡重，爲時所推。未幾，復坐鄉黨曲學，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高宗即位，知江州。紹興五年，卒於撫州，進一官致仕，贈中奉大夫，與遺澤三人。駒嘗在許下從蘇轍學，評其詩似儲光羲。其後由宦者以進用，頗爲識者所薄云。

《宋史新編》卷一七一《韓駒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韓駒《出宰分寧別舊同舍五首》 陽山昔御史，夷陵前校書。坐法竄未久，遇赦罪已除。故時同舍郎，半直承明廬。獨奔江西縣，道里三千餘。皇明燭幽隱，倘復哀臣愚。念當脫江瘴，與子聯朝裾。

又《贈鄒醫》 我窮羈旅古汴溝，有婦抱病柴門幽，巫醫百請不頷頭。卒然邀君爲停輈，決去沉痾如決疣。自言不取千金酬，只求一詩當琳璆。高風絕藝兩罕儔，我才不迨前人羞。祝君尚壯勉勿休，自致名譽傾公侯。

《珊瑚鉤詩話》卷二 盧秉侍郎嘗爲江南郡掾，於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糶黃粱置酒罇。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王荊公見而稱之，立薦於朝，不數年，登貳卿。近時韓駒待制、董耘尚書以詩文見知貴近，聞于天子，自諸生三四年至法從。嗚呼！士有片文隻字而遭遇如此者！

《墨莊漫錄》卷九 靖康初，韓子蒼知黃州，頗訪東坡遺迹。常登赤壁，而賦所謂棲鶻之危巢者不復存矣，悼悵作詩而歸。

又卷一〇 韓子蒼與曾公袞、吳思道戲作冷語，子蒼云：「石崖蔽天雪塞空，萬仞險壑號悲風。讖緯不御當玄冬，霜寒墜落冰谿中。斲冰直侵河伯宮，未若冷語清心胸。」公袞曰：「萬山雲雪陰霾空，千林霧霰水搖風。凍河徹底連三冬，嘉平曉獵崤函中。十二律呂相與宮，安得此候疏煩胸。」思道云：「□□□□□□□，□□□□□□□，□□□□凍如冬，露下紫微花影中。長哦白雪明光宮，衆泉湧此萬卷胸。」此格起於晉人之危語也。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四 苕溪漁隱曰：汪彥章自吳興移守臨川，曾吉甫以詩送之云：「白玉堂中曾草詔，水精宮裏近題詩。」先以示子蒼，子蒼爲改兩字：「白玉堂深曾草詔，水精宮冷近題詩。」迥然與前不侔，蓋句中有眼也。

《玉照新志》卷三 韓子蒼駒，本蜀人。父爲峽州夷陵令，老矣，有一妾，子蒼不能奉之，父怒，逐出。內侍賈祥者先坐罪竄是郡，駒父事祥甚謹，祥不能忘。子蒼于父逐之後，走京師，祥已收召大用事。子蒼困甚，倦游，漫往投之。祥不知得罪於其父也，獻其所業。偶祐陵忽問遷謫中有何人才，祥即出子蒼詩文以進，首篇「太乙眞人蓮葉」之句，上一覽奇之，即批出，賜進士及第，除秘書省正字，不數年，遂掌外制。

《能改齋漫錄》卷一四 汪彥章視中書舍人韓公駒子蒼前輩也。紹興初，韓寄寓臨川，汪來守郡，通啓曰：「承作者百年之師友，爲斯文一代之統盟。」別簡云：「僕知有公，而公不知有僕。藻老矣，願焚筆硯，以從公遊。」蓋前輩相敬慕如此。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韓駒》 駒，字子蒼，蜀之淸井監人，父爲峽州夷陵令，與內侍賈祥爲莫逆交。政和中，裕陵問祥遷謫時有何人材，祥即出子蒼詩文以進。首篇有「太乙眞人」之句，上覽奇之，即批出賜進士第，除秘書省正字。不數年遂掌外制，讀祀明堂圜壇方澤樂曲。早歲以詩擅天下，蘇黃門一見，比之儲光羲，王平甫稱爲官樣文章，坡公題其詩卷云：「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到者稀。我讀君詩笑無語，恍然再見儲光羲。」二蘇所見，何其不謀而合也。子蒼每詩成，輒反覆塗乙，又歷疏語所從來，至既以予人，久或累月，遠或千里，復追取更定，無毫髮恨，迺止。爲徐師川友，遂受知於山谷。周益公題《山谷與子蒼帖》曰：「士大夫少負軼才，其詩章固已超絕，然須經前輩題品，乃自信不疑。如參禪雖有所得，猶藉宗師之印可耳。子蒼嘗言：我自學古人，庶乎於山谷近之矣。」後僑居臨汝，從者益衆，酬唱之樂，不減元祐諸公。《大歇菴》詩，師川所作，子蒼手錄之，愛才賞音，即此足覘一斑。諸孫曰藉，能守家學。《陵陽詩草》，迺手授放翁者，刻之撫郡。《語錄》一卷，范季隨周士所編。周士云：「子蒼所作不止此，當更訪之。」癭翁敍器之《詩評》，自魏武而下凡二十九人，子蒼與後山、紫薇與焉，亦足徵宗派一時之盛矣。

作品本事

《許彥周詩話》 宣和之初，何桌文縝丞相爲中書舍人，道君皇帝以御畫雙鵲賜之，諸公多賦詩。韓駒子蒼待制時爲校書郎，賦詩二章。

韓駒《得濟橘亭詩序》　朝奉郎張公得其先父遺碑，以附家集。從諸公索詩，予爲作此。

又《蜀張氏賜書詩序》　故國子直講臣無競，嘉祐中召入集英殿，仁宗皇帝賜以御書。宣和三年，無競孫臣興嗣屬著作郎臣某爲詩以紀之。

又《題采菊圖詩序》　往在京口，爲曾公卷題采菊圖：「九日東籬采落英，白衣遙見眼能明。向令自有杯中物，一段風流可得成。」蔡天啓屢哦此詩，以爲善。然余嘗謂古人寄懷於物而無所好，然後爲達。況淵明之眞，其於黃花，直寓意耳。至言飲酒適意，亦非淵明極致。向使無酒，但悠然見南山，其樂多矣。遇酒輒醉，醉醒之後，豈知有江州太守哉！當以此論淵明。復作二首。

《四六談麈》　伋在建鄴時，華藏寺一老沙彌法光試經得度，屬韓子蒼作《化錢疏》，座間索筆，草云：「法光身本仕族，志慕佛乘。依華藏以出家，誦《楞嚴》而得度。敢言四事，尚乏三光。本來一物也無，政須行乞；它日寸絲不掛，用此酬恩。」

《墨莊漫錄》卷六　故事，西京每歲貢牡丹花，例以一百枝及南庫酒賜館職。韓子蒼去國後，嘗有詩云：「憶將南庫官供酒，共賞西京敕賜花。白髮思春醉復醒，豈知流落在天涯。」

《夷堅丙志》卷一九　王荊公居金陵半山，臨安薛昂秀才來謁，與弈棋，約負者作梅花詩一章。公先輸一絕句，已而薛敗，不能如約，公口占代之。薛後登第貴顯，爲門下侍郎，至祀公於家，言話動作率以爲法，每著和御製詩亦用《字說》。韓子蒼爲著作郎，改王智興詩譏之云：「三十年前一乞兒，荊公曾爲替梅詩。如今輸了無人替，莫向金陵更下棋。」薛泣訴於榻前，韓坐罷知分寧縣。

《耆舊續聞》卷二　宣和間，重華葆眞宮燒燈都下，癸卯，上元館職約集，而蔡老攜家以來，珠翠闐溢，僮僕雜行，諸名士幾遭排斥。已而步過池北，游人縱觀，時少逢韓駒子蒼詠小詩曰：「玉作芙蓉院院明，博山香度小崢嶸。誰言水北無人到，亦有槃珊勃窣行。」

《梁谿漫志》卷七　叙州，本戎州也。老杜戎州詩云：「重碧傾春酒，輕紅擘荔枝。」今叙州公醞，遂名以「重碧」。東坡在齊安，有「春江綠漲蒲萄醅」之句，靖康初元，韓子蒼舍人駒作守，有旨添賜郡釀，因名其庫曰「蒲萄醅」，仍有詩云：「孤臣政術不堪論，尚得君王賜酒尊。父老異時傳盛事，蒲萄醅熟記初元。」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韓子蒼集》三卷。右皇朝韓駒字子蒼，仙井人。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韓子蒼《陵陽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陵陽集》五十卷，中書舍人仙井韓駒子蒼撰。

又卷二〇　《陵陽集》四卷、《別集》二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韓駒《陵陽集》十五卷。又《別集》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韓駒《陵陽集》五十卷。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陵陽先生集》四卷二本，韓駒字子蒼，竹紙舊鈔。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陵陽集》四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韓駒撰。

《平津館鑒藏記書籍》卷三《舊影寫本》　《陵陽先生詩》四卷，舊鈔本，葉林宗舊藏。宋中書舍人韓駒子蒼撰。

又　《陵陽先生詩》四卷，舊鈔本，曹倦圃舊藏。宋中書舍人韓駒子蒼撰。

又卷九二　《陵陽先生集》二十四卷，舊鈔本。宋牟巘獻之撰，男應復編。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陵陽先生詩》四卷，舊鈔本，吳璜川、汪魚亭藏書。中書舍人韓駒子蒼。

《藝風藏書記》卷六　《陵陽集》四卷，舊鈔本。有「檇李曹氏」朱文長方印、「曹溶」朱文、「鉏菜翁」朱文兩方印，「安樂堂藏書記」、「明善堂珍藏書畫印記」兩朱文長方印，「宣城李氏」、「瞿硎石室圖書印記」朱文長印。

又　《陵陽先生詩》四卷，歸安鮑氏藏本。《四庫》所收，即鮑氏所進，此蓋底本也。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陵陽先生集》二十四卷，舊鈔本。宋牟

嵇撰，男應復編幷序。世無刻本，是編舊藏海寧楊氏。

又《陵陽先生集》四卷，舊鈔本。宋韓駒撰。【略】此從王氏池北書庫藏本傳錄。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陵陽先生詩》四卷，宋韓駒撰。舊寫本，九行十八字，首卷次行有「江西詩派」四字，遇宋帝空格。

又　《陵陽先生詩集》四卷，宋韓駒撰。舊寫本，九行十八字，首卷次行有「江西詩派」四字。勞巽卿（權）手校。

又　《陵陽先生詩集》四卷，宋韓駒撰。舊寫本，十行，二十二字。卷中有朱筆校過，是黃丕烈筆。

藝　文

趙鼎臣《**贈韓子蒼遷居**（**駒著作**）》　南鄰歌舞北鄰呼，藏室仙人肯卜居？著撰初無千斛米，般移空有五車書。烏來屋上看殊好，燕集梁間喜有餘。莫把先生輕相料，錦囊猶自可專車。

吳則禮《**簡子蒼**》　底時待詔辭公車，疇昔胸中著異書。端媿騎鯨老正字，會尋覓句舊題輿。春殘詎有花經眼，夢罷試教鶯喚雛。徑欲追隨說情話，即今猶奈酒尊無。

曾幾《**撫州呈韓子蒼待制**》　一時翰墨頗橫流，誰以斯文坐鎮浮。後學不虛稱吏部，此生曾是識荊州。相逢未改舊青眼，自笑無成今白頭。聞道少林新得髓，離言語處許參不？

又《**挽韓子蒼待制**》　佩聲曾到鳳凰池，不盡胸中五色絲。三黜本因元祐學，一飛今在中興時。忽驚地下修文去，太息門邊問字誰。猶恐泉臺有新作，郊原小雨欲催詩。

張綱《**與韓子蒼別久忽邂逅於臨川遭時亂離道舊感歎子蒼有詩見贈次韻奉二首**》　三顧當年尚草廬，南陽誰識臥龍居？舍人自是出世佛，學子猶呼行秘書。視草似聞虛翰苑，追鋒看即近郊墟。論思好爲蒼生計，莫學辛毗謾引裾。　隨緣到處是吾廬，風雨飄飄敢定居。異縣逢君如隔世，七年怪我苦無書。平生出處皆陳迹，太半交游已故墟。愁絕不知尊酒盡，醉歸兒女笑牽裾。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四**　《詩說雋永》云：「子蒼和人詩云：『窮如老鼠穿牛角，拙似鮎魚上竹竿。』苕溪漁隱曰：余蹭蹬銓選四十載，拙固有之，貧亦宜然。每以子蒼自況，屢哦此一聯，眞余著題詩也。以《陵陽集》遍尋，無之。因足成一章云：『執戟老人雙鬢斑，陸沉三世不遷官。窮如老鼠穿牛角，拙似鮎魚上竹竿。豈有葡萄博名郡，空餘苜蓿上朝盤。榮華氣象無絲許，正坐平生骨相寒。』」

政黃牛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七**　苕溪漁隱曰：予嘗愛政黃牛《山中偈》云：「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惟有白鷺鷥，見我長來此。」造語平易，不加雕斲，而清勝之景，閑適之意，宛然在吾目中矣。

王　藾

黃庭堅《**與王觀復書**》　所送新詩，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

又　所寄詩多佳句，猶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觀杜子美到夔州後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無斧鑿痕，乃爲佳耳。

又《**跋書柳子厚詩**》　予友生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格已超俗，但未能從容中玉珮之音，左準繩、右規矩爾。意者讀書未破萬卷，觀古人之文章，未能盡得其規摹，及所總覽籠絡，但知玩其山龍黼黻成章耶？故手書柳子厚詩數篇遺之。

林勳

張擴《林勳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制》　以爾勳論議精明，深達治本。以爾利用風力彊敏，灼知民情。用申錫于綸言，俾分持于使節。朕方篤近舉遠，一視同仁，毋謂遐荒，如在庭戶。往祗厥職，尚務交修。

《宋史》卷四二二《林勳傳》　林勳，賀州人。政和五年進士，爲廣州教授。建炎三年八月，獻《本政書》十三篇，言，【略】其說甚備。書奏，以勳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勳又獻《比校書》二篇，大略謂，【略】朱熹甚愛其書。東陽陳亮曰：「勳爲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可謂勤矣。世之爲井地之學者，孰有加於勳者乎？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成順致利，則民不駭而可以善其後矣。」

《鶴林玉露》乙編卷一　林勳，賀州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嘗進《本政書》，欲漸復三代井田之法。大略謂，【略】其書大略如此。朱文公、張宣公皆喜其說，謂其有志復古。然今時欲行經界，尚以爲難，況均田乎？

孫偉

胡宏《題孫判監奏稿》　余友孫蒙正會文南山，示余以其先人奏稿。嗚呼，此上蔡先生所謂「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者也，存是心而不失，識可優于天下。是特寶是故紙陳墨歟？固將推是心負荷先業，光而大之也。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正孺勉之哉！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〇孫偉《小臣孤憤野錄總序》　政和中，邊臣導遼人李良嗣、李善慶歸於京師。宣和初，女眞執遼主疆吏來告，詔以大中侍童貫爲河北、河東宣撫使，經略北鄙，蔡攸輔行。四年十月，遼蕭后稱藩於我。時女眞滅遼，遂稱金國，十月入幽州。貫欲以爲己功，而廢格手詔。十一月，我師入幽州，制詔升幽州建燕山府。後二年，女眞陷忻、代州、太原府，遂渡盟津，犯京師。明年三月七日，金人劫立僞楚。是年夏四月一日，太上皇帝、靖康皇帝北狩。五月一日，上即位於南京。九月，遂幸揚州。某待罪江上，得太學生丁特起所著《孤臣泣血錄》，又從諫官袁彥範得《痛定錄》、《武廣嘗膽錄》已，復有人致李綱《傳信錄》及《太學擇術齋記》、《史略》者，荒誕參錯，而使疑者滋惑之。大抵不能悉著奸臣蔽主誤朝之實，使忠義者日夜痛心疾首，大懼歲月寖遠，是非混淆，并恐後世不免以爲訕也。某老矣，不能從志士仁人復不共戴天之讎，刷四海九洲之恥，區區孤憤，無所控愬，乃取諸人所錄，以日繫月，編而次之。其事則因於舊，其辭則紀以實。記事非敢私爲之，以俟他日太史網羅放失云耳。題曰《小臣孤憤野錄》云。

《宋元學案》卷二〇　孫偉，字奇甫，江陵人。少負奇氣。初爲靜州幕官，劉元城再謫夷陵，先生自靜求沿檄至峽求見，元城待之無甚異也。先生請曰：「偉以求見先生而來，非沿檄也。」元城問所以願見之意，對曰：「生長南方，竊聞司馬溫公北方賢大夫之冠，先生受業溫公，是以求見。非敢言從學，但願就先生求五日飯，尋一宿處，聽先生五日話。」元城嘉之，因與共飯五日，與之言溫公所以傳習者。【略】先生本用世才，以爭和議不勝，不復求用，官終判監。晚游衡山，與胡文定公父子游，論學甚契。手批《留侯》、《諸葛武侯》二傳，字極大，朝夕披視一過，太息。篋中惟《論語》一部。所著有奏議數卷。胡五峰跋之曰：是上蔡所云「不爲一身之謀，而爲天下之慮」者。

胡寅《祭孫判監奇父》　惟公敏健之才可以躋膴仕，該洽之識可以備訊究。雄詞本乎騷誦，逸學窮乎篆籀。所交愼篤，非仁而不與；所守勁介，非義而不受。是謂縉紳之老成，非特荊州之耆舊也。中歲念亂，孤憤心疚，支末雖廢，精神自富。流離困躓，以逮皓首，懷不忘於故丘，志尚切於戎醜。每臨長風，對觴酒，壯氣激烈以彌厲，吐壺已缺而重扣。蓋猶足以乞言問政，欲見則就賜之几杖，加以籩豆，不使老至長饑，捉衿而肘見，突冷於永晝也。嗚呼哀哉！我先君早嘉英秀，及觀爲政，晚意逾厚。俾自拔於瘴鄉，來卜鄰于衡岫。人事好乖，斯願莫副，獨予兄弟，乃幸參候。聞前言與往行，常發蒙而啓覆。雖大藥之乏資，在德人則宜壽。忽不瞻而幾日，俄斂藏於一柩。方公病革，陰陽交寇，了不怛化，出語無謬。有固窮之義訓，遺諸子以筆授。卷釣絲於七澤，眇孤風於遐宙。讀先生之自傳，與斯文之奠侑。庶漱石之高情，克紹乎簡冊之光；而斷

蛇之陰德，燕翼於雲來之後也。

翁挺

論述

楊時《題翁士特文編》　翁君士特示余詩文一編，辭義精奧，有古作者風氣，而古風辭氣尤工，皆非常流可到也，三復欽歎。然予嘗考古聖賢爲學之方，【略】漢之諸儒若賈誼、相如、司馬遷輩，用力亦勤矣。自書契以來，簡冊所存，下至陰陽星曆、山經地志、蟲魚草木，殊名詭號，該洽無一或遺者，其文宏妙，殆百後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者，終莫之與也，性資英邁，絕人遠甚。【略】如士特之才，要當以聖賢爲師，入其門，窺其室家之好，內外進矣，然後爲至。此予之所以望士特者，區區漢儒不足學也。

李綱《五峰居士文集序》　故尚書考功員外郎翁君諱挺，字士特，建之崇安人。天才秀發，器業夙成，年未成童，已知聲律，能賦詩，有驚人語。及長，該極羣書，貫穿今古，落筆即數千言。既而遊行四方，渡浙江，寓淮楚，窺衡湘，觀光上都，宦遊趙魏之邦，盡友其豪俊，以故爲文雄深雅健，淵源浩博，能備衆體，而尤長于詩。其五言、七言屬對律切，風清調深，其古風歌行，渾厚簡淡，凌厲奮發，絕去筆墨畦徑間，追古作者。信乎，天下之奇才也！方是時，朝廷以經術造士，士皆趨時好以取世資，而君緩步闊視於其間，獨有能詩聲。如內翰毛公友，一時名人多稱道之。然君早遊國庠，屢冠多士，聲華籍甚，而名不題於雁塔。晚登仕版，對揚文陛，受知人主，而位不過于星郎。觸時相怒，竄逐流離，得病以死，而年僅踰於知命。身之窮，近世鮮有與君比者。平生所作數千百篇，悲歡感慨，一寓于詩以發之，奇辭秀句，膾炙人口。詩之昌，近世亦鮮與君比者。身不窮則詩不昌，物莫兩大，豈不信然？自經兵火盜賊之後，散失者十之六七。嗣子穎之收拾編類於煨燼亡逸之餘，得古賦若干、古律詩若干、雜文若干，釐爲若干卷，號《五峰居士集》。以余與君爲外兄弟，卯角同硯席，情相好也，遺人致書，求爲之序。余嘗觀唐李賀號爲俊人，《高軒過》之作在其稚年，韓愈、皇甫湜皆愛重之，歌詩之妙獨步一時。以父諱之故，不得舉進士，坎軻以終，年未壯室。平時負古錦囊以出，得句輒投其中，暮歸足成，不知凡幾何篇。仇嫉之者盡委糞壤，今行于世纔數十首。則賀不特其身之窮，而詩亦窮也。君雖不幸，其年其位其詩文之所存，過李賀遠矣。然賀詩得杜牧序而名益彰，余雖欲序君集，憂患衰疾，文思凋落，不能如牧之揄揚稱述，曲盡其情態，以取重于世，誠有愧焉耳。方命朋舊之愛慕君者求君之殘編斷簡於四方，繼成卷帙，使珠玉之珍不零落，蘭菊之芳垂無窮，庶幾以此答君相與之意云。

孫覿《翁挺少府監丞制》　尚方置監，天下之高選。昔源乾曜一見中上意，遂命此官。選用之艱，蓋自前世。爾文辭辨麗，譽喧一時。召對之初，工言治道，列職尚方之屬，將有試焉。勉思古人，追配前烈。

《摸魚兒》　《詞徵》卷五：翁五峰《摸魚兒》：「嘆江左夷吾，隆中諸葛，談笑已塵土。」【略】皆所謂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者。《蕙風詞話》卷二：翁五峰《摸魚兒》歇拍云：「沙津少駐。舉目送飛鴻，幅巾老子，樓上正凝佇。」東坡送子由詩：「時見烏帽出復沒。」是由送客者望見行人，極寫臨歧眷戀之狀。五峰詞乃由行人望見送者，客子消魂，故人惜別，用筆兩面俱到。

傳記

《宋詩紀事》卷四〇　〔翁〕挺字士特，崇安人，彥約子。政和中，以季父彥國恩補官，調宜章尉。朝臣交薦，改授少府監，終尚書考功員外郎。號五峰居士，有集。

藝文

《宋詩紀事》卷九二釋法具《送翁士特》　朝入羊腸暮鹿頭，十三官驛是荆州。具車秣馬曉將發，寒燭燒殘語未休。

李綱《祭翁士特郎中文》　維紹興三年歲次癸丑三月丙辰朔二十二日丁丑，具位李綱謹具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考功郎中士特翁兄之靈。嗚呼士特，何遽然也？文追古人，識超當世，而蹭蹬場屋，蹉跎仕塗者，豈非天邪？大器晚成，壽考是宜，爲杞爲樟，如璋如圭。云何不淑，而止斯耶？武夷之山，盤礴坤倪，獨鍾秀氣，抉摘杳微，玉佩瓊琚，以昌其詩。所以垂不朽者，其在茲邪？惟我與兄，爲外昆弟，卯角相從，情均同氣。我鈍而魯，兄敏而慧，每策駑蹇，以追騏驥。我忝近司，兄止郎位，茫茫大鈞，孰能問以此意邪？喪亂以來，親朋凋喪，平生故人，半爲新鬼。衰病憂患之餘，亦豈能久於此世邪？罷帥言還，邇兄故栖。撫棺視窆，事與願違。聊陳薄奠，侑以此辭。英爽如在，庶幾能聽之邪！尚饗。

孫觌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九　苕溪漁隱曰：孫觌，字濟師。嘗作落梅詞，甚佳：「一聲羌管吹嗚咽，玉溪半夜梅翻雪。江月正茫茫，斷橋流水香。含章春欲暮，落日千山雨。一點着枝酸，吳姬先齒寒。」

《菩薩蠻》《詞綜偶評》：「含章」句，暗用壽陽公主事。

江漢

《鐵圍山叢談》卷二　政和初，有江漢朝宗者，亦有聲。獻魯公詞曰，【略】時兩學盛謳，播諸海內。魯公喜，爲將上進呈，命之以官，爲大晟府製撰，使遇祥瑞，時時作爲歌曲焉。

《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四　江朝宗名漢，朝宗字也，常山人。博學多文，尤長歌行。倅密州時，秦檜爲郡博士，掌牋表，朝宗每指摘竄定。後至行在，高宗欲用之，適檜爲相，以祠祿遣歸。

程俱《戲示江協律漢》　酸寒北山尉，憔悴孔州守。枯魚同處陸，濡沫賴詩酒。當時年尚壯，意氣亦何有？祇今雙鬢華，十載一回首。仕初君似遇，游倦吾已醜。邂逅記昔游，空嗟漢南柳。

季陵

論述

李正民《季陵復待制知溫州制》　具官文辭典麗，經術深醇。早奮勵於材猷，久踐更於臺閣。守官柱史，夙推載筆之辭；書命掖垣，深得代言之體。眷永嘉之支郡，實負海之名邦。時屬多虞，允爲寄重。宜還次對之秩，往奉藩宣之行。爾其扞禦侵凌，消弭盜賊。俾爾四封之內，自臻比屋之安。尚悉乃心，圖稱朕命。

張守《季陵除中書舍人制》　具官某學博而貫於古，才敏而宜於今。文詞之工，士論推美。郎曹宰屬，洊更劇煩；奉常螭坳，載歷華近。茲疇人望，俾代予言。庶幾播告之修，不匿厥指。撫循疲民，而父老惜須臾之死；鼓舞流俗，而武夫懷感激之心。則於當今，乃爲稱職。

袁說友《白雲先生集序》　某頃守臨安，老兵宿吏猶能記其父祖時事，則指凡官府曰，此紹興季待制所建置者。某旋貳地官，因閱故牘，則又見減免下戶役錢之法，則曰此季待制建議也。某晚學而企瞻前修，顧何幸，乃獲踵英躅於六十載之後，今又再拜三復先生之文，是將以仕學，使學者咸有取則焉。造物之惠某者亦悉矣。故嘗論士大夫之學，非欲以誇辭藻，釣名譽，干祿爵，取富貴，以自華其身，必取於有用也。汲黯用於直，蕭望之用於傅，魏徵用於諫，劉蕡用於對，此眞士大夫之學也。先生受高廟深知，既從甘泉，方論諫十數上，朝奏暮黜，略不少貶焉，而卒以壽一時之脈。此學也，非文也。某撫卷太息，爲之竦然。

傳記

綦崇禮《宋故朝散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季公墓誌銘》 公諱陵，字延仲，處州龍泉人。【略】擢政和二年上舍第，調池州司法參軍，改廬州學教授。秩滿，改潁昌府學教授。兩郡士愛服，譽公如一，以選爲辟雍直學。辟雍罷，除太學正，以稱職聞，就遷博士，而官長挾私忿，不欲公就職，以公論學術異同譖之執政，罷知廬州舒城縣。未行，執政悟其枉，除太常寺主簿，不赴。靖康元年，由尚書郎遷尚書比部員外郎。上即位，扈從揚州，連進右司員外郎、太常少卿。【略】〔建炎三年〕遷起居郎，甫浹日拜中書舍人。【略】自引去，除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尋又奪職，居數月，復除待制，知臨安府。六月，召還西掖，遷尚書戶部侍郎。【略】紹興元年，就加右文殿修撰。明年，又復徽猷閣待制。三年，除知廣州兼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略】五年秋，以請提舉江州太平觀，而公已屬疾。未及去郡，以九月甲申卒於所寓之僧舍，享年五十有五。【略】公博學，敏於文辭，簡潔俊健，如其爲人，典行外制，得王言體，有文集十卷，藏於家。【略】銘曰：季本姬姓胄兩出，在魯曰友吳曰札。子孫藩布各枝葉，均爲季氏異南北。公家龍泉實甌越，於吳爲近失其牒。名字延陵蓋其別，要以前人厲志節。官登禁省非不達，以言觸罪及三黜。侍從獻納吾所職，雖時弗諧論可屈？去臨南海任方伯，惠利其人著名迹。仁而不壽理莫詰，泫然嘆息此遺直。令妻孝子克自力，百舍扶喪返先域。鑱其大節詔徼岌，我銘不諛無愧色。

《宋史》卷三七七《季陵傳》（存目）

王庭秀

張守《薦王庭秀等劄子》 今具下項：朝請郎、前知筠州王庭秀，趣操高明，議論純正。頃在言路，多所建明。以疾求郡，得知筠州。到官未幾，馬進攻城，失守得罪，宜加拔拭，錄用所長。

《升庵集》卷四七《磨衲集》 《磨衲集》，王庭秀作於紹興壬子。考其論議，以鄭俠爲妄言，陳東爲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孫爲謬賞，以蘇、黃文章爲末藝，擬程子之學於墨，以《易傳》爲謝楊刪潤成書，詆趙張二相尤力。蓋自紹聖以來，憸奸茂惡，蚓結蛇蟠，家以荊舒爲師，人以章、蔡爲賢，邪說詖行，沈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禍，蕭艾不薅，枝蔓益甚，人心不正，其害烈於洪水猛獸，信矣。王庭秀者，亦何幸逃少正卯之誅耶。

《揮麈後錄》卷九 王庭秀字穎彥，四明人。靖康初，以李泰發薦爲臺屬。高宗即位，擢登言路。著書號《閱世錄》。

《宋史》卷三九九《王庭秀傳》 庭秀字穎彥，慈溪人。與黃庭堅、楊時游，其爲學旁搜遠紹，不苟趣時好，造詣深遠，操植堅正，發爲文辭，俊邁宏遠。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歷官州縣。侍御史李光薦爲御史臺檢法官。宣和、靖康時，進言皆發于忠義。御史中丞言：「僞楚時庶官中如虞奭、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爲臣而歸，願褒擢之。」拜監察御史。【略】遷殿中侍御史。論黃潛善賣官售寵，罷之。既與鄭瑴力爭降封高宗事，未幾出知瑞州。【略】召爲吏部郎，改左司。【略】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與宰相議多不合，不自安，引疾求去。詔直秘閣、主管崇道觀而歸。

譚知柔

劉一止《譚知柔除大理少卿制》 勅具官某：朕哀矜庶獄，明審用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爾宜知之熟矣，其亦識朕遷序勸功之意乎！爾中外踐更，智識通敏。俾貳廷尉，益究厥能。傳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朕之訓言，於是乎在。

《京口耆舊傳》卷八 譚知柔字勝仲，金壇人，擢政和八年進士第，授宣州太平丞，攝令久，有能聲。秩滿，調泰州興化令。巫以術惑民，知柔發其妖妄，屏絕之，人服其明。知江州德安縣、衡州茶陵縣。德安賑饑有方，民德之。茶陵秩滿將去矣，值盜劉竇王起黃岡，據險守要，官軍不能下，有薦知柔善可

代者，奉旨往說，仍以兵從。知柔曰：「事不辭難，事君之義也。」聞命即行，既至，度賊愚無知，且其勢方張，未可以空言說，乃與裨校密謀乘機掩襲，寇遂就擒。以功改秩，會邵州境內武谿洞賊常出沒爲害，當路奏辟通判邵州軍州事。賊聞其來，相語曰：「譚茶陵來矣。」即散去。有旨召赴闕，除宗正丞，兼權禮部郎官。尋除刑部郎官，大理少卿。後除左司郎中，未下，改授秘書少監。以疾卒，葬縣西強塘之原。生平喜爲詩，尤長於絕句，如「晚醉攜笻過竹村，數家殘雪擁籬根。風前有恨梅千點，沙上無人月一痕。低昂綠樹春驕我，偃蹇青山氣壓人。遠山故作低眉恨，好鳥能爲緩頰聲」，多爲人稱誦，號《華陽居士集》。

孫覿

論述

綜論

汪藻《新除中書舍人孫覿可待制與郡制》　具官某早膺掄擢，寖服禁嚴。文章爲後學之宗，論議得近臣之體。中緣排斥，久已照知。方賈誼見思，欲召還于宣室；而仲舒厭事，頗不樂于京師。宜升延閣之班，再付專城之寄。其攄所蘊，以拯吾民。佇觀千里椿休，入奉三年之計。

李光《論孫覿劄子》　臣伏見前知臨安府孫覿在任，贓汙不法，遠近播傳。諸司懼其一旦復用，則爲己害，不敢按發。覿之爲人，朝廷所知，前後臣僚論列，罪大惡稔。至辱詈君父，甚於仇讎，有臣子所不忍聞者。陛下貸而不誅，又使復典郡寄，於覿恩高厚矣。乃不悛革，益肆無賴。到任之初，以軍期爲名，拘九邑縣令在府，勒令出錢，共四萬伍千餘緡，名曰助軍，不附文歷。又將親信使臣毛汝能辟爲都監，文林郎毛珪權錢塘縣令，令二人提領本府應干倉場庫務，偷盜轉易，不可稽考。郡中官僚相顧側目，至有「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之語。臨安府捉獲酤賣私酒百姓，其家富厚，覿令珪受錢一千貫，更不解送所司。至帖下本縣，直行放免。又遣所親姓董人乞覓過新城縣百姓唐邦臣等錢一千伍百貫，皆有跡狀。除代之後，將犒賞金銀錢物與都吏專知官等分受。比至得替，其公庫供帳之物，並不發還。及將空名度牒官告等移易妄用，收附不明。監司往來，厚加結納。每到發送饋，謂之合食，日事燕遊，每會不下百餘千，以此上下相蒙，無緣顯露。伏望聖慈奮發乾剛，出自睿斷，送大理寺，或差臺官一員，就府置司體究。候贓證分明，捕逮送獄，依法斷遣，以警具僚。

張守《孫覿除戶部尚書制》　具官某學問醇深，言奇而適於用；智慮英敏，遭變而知其權。才無不宜，用然後見。當乘輿一旦南渡之後，而行闕百須並起之時，斡旋盈虛，指顧辦給。效見已試，亟陞八座之崇；國恃以彊，佇富九年之積。周冢宰制國用，蓋垂量入爲出之規；唐宰相兼度支，乃貽肅下媚上之誚。其體慈儉之意，益圖均節之方。爾所優爲，寧俟多訓。

又《謝孫仲益察院借示詩卷》　客游跨兩春，胸次飽塵滓。無人抉河漢，爲我一浣洗。故人富清製，放筆如翻水。此間渺無津，滂沛到筆底。長鬚遣大軸，光彩照窗几。我時食對案，驚喜失筯匕。風雅間何闊，稍復聞正始。滌除塵想滅，肝肺挹清泚。早年上金閨，氣劘諸彥壘。風斤運無勞，四座羞血指。駸駸跨驍馬，奔輪不容柅。負大難爲力，得坎聊復止。熙辰崇盛典，潤色待東里。風雲吐憤鬱，事業振奇偉。餘暇賦天台，金聲追祖禰。

《容齋三筆》卷八　孫仲益試詞科日，《代高麗國王謝賜燕樂表》曰：「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又曰：「蕩蕩乎無能名，雖莫見宮牆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聞管籥之音。」自中書舍人知和州，既壓境，見任者拒不納，以啓答郡僚曰：「雖文書銜衲，大人不以爲疑；然君命在門，將軍爲之不受。」鄰郡不發上供錢米，受旨推究，爲平亭其事，鄰守馳啓來謝，答之曰：「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

周必大《鴻慶居士集序》　公生於元豐辛酉，當大觀、政和間，士惟王氏《三經義》、《字說》是習，而公博學篤志如韓退之，謂禮部所試可無學而能者。第進士，冠詞科，筆勢翩翩，高出流輩。將及知命，靖康俶擾，爲執法，爲詞臣，旋由瑣闥歷吏、戶長貳，連守大邦，其章疏、制誥、表奏，往往如陸敬輿，明辯駿發，每一篇出，世爭傳誦。紹興而後，遭值口語，斥居象郡。久之，歸隱太湖上，捨蠻蜑而狎鷗鷺，去茅葦而友松菊。於是繙北堂萬卷之鈔，袖明光起草之

手，默觀物化，吟詠情性，煙波萬頃納之胸次，風雲變態日接于前，如是二紀，所得不可勝計，毋怪乎筆端之衮衮也。天門劃開，訴章上達，論撰次對，璽書繼下。年雖耋老，親爲謝表，至於宰執、侍從、臺諫，則人致一啓，各出新意，其用事屬辭，少壯所不逮。又後十載，當孝宗朝，嘗命編類蔡京、王黼等事實，上之史官。此與伏生年九十餘，詔太常往受《尚書》何異，是豈可以他人老少常理論也哉！【略】憶乾道丁亥遇公陽羨，公八十有七矣，論文之餘，語及前朝舊事，健論滔滔，如洪河東注，緒言纚纚，如聚繭繅絲，屢更僕不能休，然後知公非特文鋒不可當，而老如趙充國，猶善爲兵也。兹幸挂名集端，因具列之。

孫介宗《鴻慶居士集跋》 先君以明經擢儒科，繼舉宏詞，爲第一，遭時遇主，超越常調，經歷清華。當宣、政間，國家無事，錢穀甲兵之間，不至廟堂朝廷之上，朝夕所修明者，皆禮樂文章，潤色太平之具，一時詞臣居視草代言之職者，不輕其選。先君自學省由中祕兩登西掖，再直北門，皆以文字言語爲官，常一言之出，學士大夫爭相傳誦。至於游戲翰墨，作爲詩章，形諸簡牘，與夫其他雜製，雖片言隻字，必求精當，故得之者併與書畫愛之，而鐫諸石。

蔡建侯《李學士新注孫尚書內簡尺牘序》 言，心聲也，書，心畫也。有是心，斯有是言，有是言，斯有是書。【略】夫苟心不能聲之於言，而言不能畫之於書，亦何取於鱗番口幅之爲禮也哉！富春故侯孫公觀獨造是三昧，凡其片紙隻字之遺落人間者，無不寶之以爲矜式，蓋其於書也無所不覽，故其爲聲畫也貫穿史傳，義精理明，有非後世所謂鱗番口幅者比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略】覿之怙惡不悛，當時已人人鄙之矣。然覿所爲詩文頗工，尤長於四六，與汪藻、洪邁、周必大聲價相埒。必大爲作集序，稱其名章雋句，晚而愈精。亦所謂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也，流傳藝苑已數百年，今亦姑錄存之，而具列其穢迹于右，一以節取其詞華，一以見立身一敗，詬辱千秋，清詞麗句，轉有求其磨滅而不得者，亦足爲文士之炯戒焉。

浦起龍《乾隆本宋孫仲益內簡尺牘叙》 宋尚書晉陵孫覿仲益，生值國故，更事徽、欽、高、孝四朝，爲文章容與詳贍，淹賅衆體。於時廬陵、南豐、眉山諸老相繼徂謝，仲益趾其後，號作家。

《石洲詩話》卷四 孫仲益五歲屬對，爲東坡所賞。其詩思筆亦自清峻，但多生剝前人字句，則亦不能開拓無前也。

盛宣懷《常州先哲遺書本鴻慶居士集跋》 仲益在當時爲衆人所譏，屢起屢蹶，《宋史》不爲立傳，岳珂《桯史》、趙與時《賓退錄》均痛詆之。《四庫》雖收其書，《提要》亦極貶斥其人，賢否久已論定，無庸置辨。惟仲益生值國故，更事徽、欽、高、孝四朝，爲文章容與詳贍，淹賅衆體，於時廬陵、南豐、眉山諸老相繼徂謝，仲益趾其後，最號作家。

傅增湘《校元本孫尚書內簡尺牘跋》 仲益人品不足道，然身經亂離，南渡後文人最爲耆壽，聞見賅洽。其《孫尚書大全集》至七十卷之多，余以抄本校正其半，其中頗足以供考證。至其簡尺，文字華敷，要亦居坡、谷之次，故校而存之，俾後之求毘陵文獻者有所取資焉。

分論

《代高麗謝賜燕樂表》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鴻慶集》四十二卷。【略】《代高麗謝賜燕樂表》，膾炙人口。

《求退表》 王若虛《文辨》：孫覿《求退表》有云：「聽貞元供奉之曲，朝士無多，見天寶時世之妝，外人應笑。新豐翁右臂已折，杜陵叟左耳又聾。」夫臣子陳情于君父，自當以誠實懇惻爲主，而文用四六，既已非矣，而又使事如此，豈其體哉！宋自過江後，文弊甚矣！

《與曾端伯書》 《賓退錄》卷六：曾端伯慥以所編《百家詩選》遺孫仲益，仲益復書云，【略】仲益此書，發明甚多。今人遺以書籍，安肯即讀，雖讀，亦必不能留意如此。前輩之風，何可多得！

《與詹及甫書》 《履齋示兒編》卷一三：〔《左傳》〕文公十八年：「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杜曰：「貪財爲饕，貪食爲餮。」故孫仲益覿《與詹及甫書》曰：「晉侯被兵之後，復用吏饕。」謂吏之貪財者也。

《答子章啟》 《墨莊漫錄》卷四：孫覿仲益尚書，四六清新，用事切當。宣和中，與家兄子章同爲兵部，未幾，子章出知無爲軍，仲益繼遷言官，亦出知和州。時淮南漕兪賙以無爲歲額上供米後時，委知州取勘無爲當職官吏，仲益得檄，漫不省也，置而不問，亦不移文，已而米亦辦。子章德仲益，以啓謝之，仲益答之，有云：「苞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

人頗稱賞，以爲精切也。

《**謝復官啟**》《雲莊四六餘話》：何棗文縝《謝召還表》曰：「兩曾參之是非，浮言猶在；一王尊之賢佞，更世乃明。」孫仲益《謝復官啓》曰：「兩曾參之或是或非，一王尊而乍賢乍佞。」語簡益工。

《**宋故武功大夫李公墓誌銘**》《程史》卷六：孫仲益覿《鴻慶集》，大半銘誌，一時文名猶猶起，四方爭輦金帛請，日至不暇給。今集中多云云，蓋諛墓之常，不足咤。獨有武功大夫李公碑列其間，乃儼然一瑞耳。亟稱其高風絕識，自以不獲見之爲大恨，言必稱公，殊不怍於宋用臣之論謚也。其銘曰：「靖共一德，歷踐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搖。」亦太侈云。余在故府時，有同朝士爲某人作行狀，言者摘其事，以爲士大夫之不忍受，即日罷去。事頗相類，仲益蓋幸而不及於議也。

《**宋故翰林學士莫公墓誌銘**》、《**通義郡王諱公墓誌銘**》《賓退錄》卷一〇：莫儔靖康末所爲，雖三尺童子亦恨不誅之，而孫仲益尚書誌其墓，顧謂「靖康之變，臺諫爭請和戎，皆斥廢不用。而二三狂生，抗首大言，乘險徼幸，試之一擲，卒至誤國。高宗狩維揚，移蹕臨安，國步阽危，至此極矣。而進取之士，終以和戎爲諱，此翰林莫公所以投閑置散，至于老死不用。」斯言也，不幾于欺天乎！及作《韓忠武誌》，則又以岳武穆爲跋扈，而與范瓊同稱，善惡復混淆矣。岳之禍，承權臣風旨而誣以不臣者，万俟忠靖、羅彥濟汝楫也。洪文惠誌羅墓不書此事，正得稱美不稱惡之義。而仲益誌万俟則顯書之，何哉？

《**和州送交代**》《墨莊漫錄》卷七：樂語中有俳諧之言一兩聯，則伶人於進趨誦詠之間，尤覺可觀而警絕。【略】孫仲益《和州送交代》云：「渭城朝雨，寄別恨於垂楊；南浦春波，眇愁心於碧草。」皆爲人所膾炙也。

《**山居上梁文**》《鶴林玉露》丙編卷六：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捫虱自如；拄九節之笻，送鴻而去。」奇語也。《午風堂叢談》卷六：青詞致語及上梁文，宋人集中多載之，率皆俳俚之語，所應刪汰。中如孫仲益《山居上梁文》：「老蟾駕月，上千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捫蝨自如；拄九節之笻，送鴻而去。」亦自傑語。

《**寄題莫懴仲山居**》《歷代詩發》卷二六：蒼古逼人鬚髮。

《**崇仁縣**》《歷代詩發》卷二六：起極雄壯，收極悲涼，總由用筆變換，故而姿態橫生。

《**三山寺二首**》《歷代詩發》卷二六：古淡自如。

《**宿善法寺再賦二首**》《歷代詩發》卷二六：練句在不疏不密之間，自是非作家矩矱。

《**龍隱巖**》《歷代詩發》卷二六：精悍遒緊，無綻可尋。

《**焦山吸江亭**》《宋詩精華錄》卷三：覿五歲爲東坡所器，而邃見焦山改觀如此。

傳記

《**宋詩紀事**》**卷三八**　覿字仲益，晉陵人。大觀三年進士。政和四年中詞科。高宗朝，仕至戶部尚書，提舉鴻慶宮。有《鴻慶集》。

紀事

作家逸事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四引呂本中《痛定錄》**　前此，上在青城齋宮無聊，何棗奏宜賦詩以遣興，乃以孫覿、汪藻應制，上詩用「時」字韻，覿詩曰：「噬臍有愧平燕日，嘗膽無忘在莒時。」藻詩曰：「虜帳夢回驚日處，都城心切望雲時。」有以此達賊帥酋，見「在莒」之句，又斥其爲虜帳，因摭此爲名，遂遲留車駕。

《**玉照新志**》**卷一**　元祐三年，東坡先生自翰苑出牧錢塘，道繇毗陵之洛社。時孫仲益之父教村童於野市茅簷之下，仲益方七八歲，立於岸側，東坡望見，奇之，呼來前與語，果不凡。詢其所學，方爲七字對矣，與之題云：「衡茅稚子璠璵器。」仲益隨聲應之云：「翰苑仙人錦繡腸。」大加賞嘆，贈之以縑

酒，囑其父善視之。後來果爲斯文之主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　是日，淵聖皇帝將還宮，而金帥宗維未得見，欲先得表，乃命中書舍人晉陵孫覿秉筆，而何桌輩潤色之。此表《實錄》不書。案孫覿紹興末有書與朱倬云：「淵聖幸青城，金人索表，翰林學士吳幵、莫儔皆稱病，淵聖召覿面諭曰：『朕歸心如飛，煩卿草一表，不予辭。』時覿承乏西掖，奏曰：『雖非臣職事，君父在難，不敢辭。』表去，卻回，要說南朝劫寨覆我軍，結伊都滅我國，遂如其說，叙二事，以爲大臣誤國，致北朝興兵如此。又卻回，令作四六體來。於是宰相何桌、刑部侍郎程振、起居郎胡交修與覿四人同撰，而覿下筆。表至，淵聖詣端誠殿，尼瑪哈設飲別，是日大駕還內。」建炎初，上駐蹕維揚，言官馬伸論覿草表之罪，上曰：「大臣誤國至此，教他怎奈何？」

朱熹《記孫覿事》　靖康之難，欽宗幸虜營。虜人欲得某文，欽宗不得已，爲詔從臣孫覿爲之，陰冀覿不奉詔，得以爲解。而覿不復辭，一揮立就，過爲貶損，以媚虜人，而詞甚精麗，如宿成者。虜人大喜，至以大宗城鹵獲婦餉之，覿亦不辭。其後每語人曰：「人不勝天久矣。古今禍亂，莫非天之所爲，而一時之士欲以人力勝之，是以多敗事而少成功，而身以不免焉。孟子所謂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者，蓋謂此也。」或戲之曰：「然則子之在虜營也，順天爲已甚矣。其壽而康也宜哉？」覿慙無以應，聞者快之。乙巳八月二十三日，與劉晦伯語，錄記此事，因書以識云。

作品本事

《**三朝北盟會編**》卷七一　中書舍人孫覿《辭免待制奏狀》云：「三十日，臣等侍輦幸青城，羣臣多以無馬不及往，出門，遇鐵衣數百，各持一戟來，道以衛至掖門宰執位。越日，淵聖面諭臣作稱藩一表，臣以非本職，固辭。何桌曰：『更召執政，待制同議。』羣臣莫肯對，桌曰：『君父在患難而不顧，諸君忍出於此耶？』淵聖變色，臣頓首奉詔，草表以往，不合，虜使別持一紙書來，大率言海上請盟，以至交惡，亹亹數百言，請以此意作表。臣就用本語，稍加檃括以應之。又不合，復令別用四六，引事實爲之。淵聖諭臣曰：『朕欲亟歸爾，卿勿計空言可也。』桌亦不作，遂自操筆爲之。時有起居郎胡交修在傍知狀然，使者五反而後定。」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二　〔紹興元年二月〕辛巳，禮部尚書兼侍讀秦檜參知政事。龍圖閣待制孫覿時知臨安府，以啓賀檜，有曰：「盡室航海，復還中州，四方傳聞，感涕交下。漢蘇武節旄盡落，止得屬國；唐杜甫麻鞋入見，乃拜拾遺。未有如公，獨參大政。」檜以爲譏己，始大怒之。

《**揮麈後錄**》卷一一　孫仲益每爲人作墓碑，得潤筆甚富，所以家益豐。有爲晉陵主簿者，父死，欲仲益作誌銘，先遣人達意于孫云：「文成，縑帛良粟，各當以千濡毫也。」仲益忻然落筆，且溢美之。既刻就，遂寒前盟，以紙筆龍涎建茗代其數，且作啓以謝之。仲益極不堪，即以駢儷之詞報之，略云：「米五斗而作傳，絹千匹以成碑。古或有之，今未見也。立道旁碣，雖無愧詞，諛墓中人，遂成虛語。」

《**能改齋漫錄**》卷一四　靖康元年，殿中侍御史孫仲益覿以論事不合罷，出知和州，填見闕。和州已遣接人到臨淮，遂捨舟由陸行三百里，至滁之全椒，而交代趙子釚乃移文及書，說韓駒子蒼雖替渠赴闕，而子蒼已除召不來，今所受見闕敕，蓋朝廷契勘之誤，實礙條制，又別無敕劄可以遵守。孫既見卻，遂留寓待報，嘗作一《謝郡官小啓》云：「固有文書銜袖，大人不以爲疑；無何君命至門，將軍爲之不受。」又云：「謙光下燭，屈高論以借秦；興盡欲還，已退飛而過宋。」蓋述前意也。

《**咸淳臨安志**》卷五六　臨安縣學在縣西一百步，咸平三年建。後徙于縣城南。紹興十六年，令王傳重建，孫尚書覿爲記。

著錄

周必大《鴻慶居士集序》　歿既一世，其子興國太守介宗以書謂必大曰：「先君文稿，中更兵燼，存者無幾，而閩、蜀所刻，復雜翟忠惠之文，大懼不足傳信。今定爲四十二卷，其未備者方裒次《外集》，爲我序之。」

孫介宗《鴻慶居士集跋》　由是裒集成編，僅得四十二卷，先君自號曰《鴻慶居士集》。今閩中有鏤版者，多訛舛。介宗不肖之孤，假守富川，吏退之餘，復加訂正，刊於郡齋，敬當百拜乞叙於一代鴻儒，爲不朽之傳云。慶元己

末季秋上澣，男朝請郎、權發遣興國軍事介宗謹書。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鴻慶集》四十二卷，戶部尚書晉陵孫覿仲益撰。【略】嘗提舉鴻慶宮，故以名集。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孫覿《鴻慶集》四十二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孫氏《鴻慶集》，一部十冊，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孫覿集》四十二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鴻慶居士集》十冊，四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孫覿撰。

《**天祿琳琅書目**》卷一〇　《鴻慶居士文集》一函十二冊，宋孫覿著，十四卷，前宋周必大序。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二　《鴻慶居士文集》四十二卷，舊鈔本，吳尺凫舊藏。宋晉陵孫覿仲益撰。

陸心源《鴻慶居士集跋》　《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題曰「宋晉陵孫覿仲益」，舊鈔本。前有周必大序。覿集先有閩、蜀兩刻，中間雜以翟汝文文。慶元中，其子興國守介宗始編爲是集。以大全集互校，此本所無者，其文九百餘首，詩八十五首，翟忠惠之文或在其中，今不可考矣。此本有而大全本無者，詩五首，挽詞六首，表四首，啓三首，記七首，外制三首，劄子兩首，昏書兩首，序四首，題跋十四首，贊一首，墓誌十一首。此本爲介宗所定，必不羼入他人著述，何以反有爲大全集所無者？不可解也。序首有「繡谷熏習」四字朱文方印，「吳焯」白文長印。「尺凫」朱文方印，蓋杭州吳尺凫繡谷亭藏書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鴻慶居士文集》四十二卷，舊鈔本。

又　《孫尚書文集》七十卷，舊鈔本，王麓臺藏書。【略】從文恪藏本傳錄。

盛宣懷《常州先哲遺書本鴻慶居士集跋》　右《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宋孫覿撰。【略】今流傳有二本，一即此本，慶元中其子介宗所編，周益公序，《四庫》以此著錄；一《孫尚書大全集》七十卷，首冠「宋」字，《儀顧堂題跋》定爲宋以後人編，而是集所無者書四首、啓三十九首、詩八十五首、表二十一首、狀三首、外制兩首、記二首、序三首、賀啓三首、帖七百六十二首、跋語二首、頌一首、題跋二十四首、墓誌三首、挽詞四首、表詞一首、疏九首，篇數溢出三分之一。然周序已言先有閩、蜀兩刻，中間雜以翟忠惠文，然難於抉擇，今別爲《補遺》附刻於後。【略】光緒丙申立冬日，武進盛宣懷跋。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宋孫覿撰。路有鈔本《孫尚書大全集》七十卷。振綺堂有鈔本四十二卷。又一部七十卷。

又《**續錄**》　宋閩本。宋蜀本。周必大序云：閩、蜀所刊多雜翟忠惠文。【略】文友堂見明嘉靖刊十四卷本，甚精美。張金吾有清順治九年五月鈔七十卷本。　清初鈔十四卷本。　八千卷樓有鈔本。　常州遺書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鴻慶居士文集》十四卷，宋孫覿撰。明嘉靖刊本。

又　《鴻慶居士文集》四十二卷，宋孫覿撰。明寫本，棉紙藍格，十一行，二十字，版心有「山泉書舍」四字。前有周必大序。

傅增湘《明鈔鴻慶居士文集跋》　孫仲益文集世傳有二本，一爲四十二卷本，乃其子介宗所編，一爲七十卷本，題《南蘭陵孫尚書大全集》，其文字約增三之一，陸存齋謂爲宋以後人所編，然中頗雜以翟忠惠文，難以辨擇，不若是本之足據也。此明寫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棉紙，藍格，格心有「山泉書舍」四字，卷帙整齊，紙幅寬展，字蹟亦明爽悅目。前周益公序，後介宗跋，皆摹寫大字，半葉七行，行十四字，是從宋板仿寫之證。【略】此集近時有盛氏《常州先哲遺書》刻本，余曾得汪魚亭、勞平甫二家藏鈔本殘冊，以校盛刻，多所訂正，并補完缺佚之文。今取此山泉書舍本證之，其卷三十四中《王岡墓誌銘》闕文一葉仍付闕如，不及余校本之善，然卷二十首有《賀張參政啓》，又爲今本所缺，其他勝異之處亦多，要不失爲善本也。辛巳十一月廿九日，藏園。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鴻慶居士文集》十四卷，宋孫覿撰，明刻本，十二冊。《鴻慶居士文集》四十二卷，宋孫覿撰，清光緒二十二年盛宣懷刻常州先哲遺書本，傅增湘校并跋，四冊。《鴻慶居士文集》四十二卷，宋孫覿撰，清呂氏講習堂呂無咎鈔本，六冊。

《**讀書附志**》卷下　《孫尚書大全集》五十七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孫尚書大全集》，一部四冊，闕。

《**鐵圍藏書題識**》卷八　《孫尚書大全文集》三十三卷，宋本。

又　《孫尚書大全文集》殘本三十三卷，影寫宋刊本。此殘宋刻本《孫尚

書大全文集》，僅存三十三卷，即趙希弁《讀書附志》所云《孫尚書大全集》五十七卷本也。外間傳布頗少，余借諸周丈香嚴處，用舊紙委門僕張泰影摹，兩匝月而竣事，藏諸讀未見書齋，居然影宋鈔本矣。雖不及毛鈔之精，而一時好事之所爲，以視汲古閣中入門僮僕盡鈔書者，其風致何多讓焉。嘉慶甲子六月八日，蕘翁黃丕烈。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一 《南蘭陵孫尚書大全文集》七十卷，明初鈔本，王文恪公藏書。宋孫覿撰。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二 《南蘭陵孫尚書大全集》七十卷，舊鈔本，馬笏齋舊藏。宋孫覿撰。

又 《孫尚書大全文集》殘本三十三卷，影寫宋刊本。宋孫覿撰。

陸心源《孫尚書大全集跋》 《宋南蘭陵孫尚書大全文集》七十卷，宋鴻慶居士孫覿字仲益撰，明《文淵閣書目》始著於錄。【略】以《四庫》所收《鴻慶居士集》互校，此本有而《鴻慶集》無者書四首、啓三十九首、詩八十五首、表二十一首、狀三首、外制兩首、記二首、序三首、賀啓三首、帖六百七十二首、跋語二首、頌一首、題跋二十四首、墓誌三首、挽詞四首、青詞一首、疏九首。此本無而《鴻慶集》有者亦數十首。《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慶元中其子介宗所編。此本不著編輯姓氏，首冠「宋」字，當爲宋以後人，不應反有漏落。意者覿人品汚下，介宗所編當時已不甚行，輯《大全》者不得見其全乎。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南蘭陵孫尚書大全文集》七十卷，舊鈔本。宋孫覿撰。【略】此與《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本不同。舊爲震澤王氏鈔本，後歸葉石君（萬）、周漪塘（錫瓚）、張月霄（金吾）諸家。卷中以朱筆依《鴻慶集》校補者，石君筆也。

傅增湘《孫尚書大全集跋》 其文集傳世者名《鴻慶居士集》，凡四十二卷，爲其子介宗所編，文淵閣著錄者是也。此本七十卷，則爲宋以後人所輯，與四十二卷本有不同。以兩本校之，此本有而《鴻慶集》所無者，詩八十五首、各體文及簡帖等八百八十三首，然《鴻慶集》所有而此本失載者，詩文共有六十二首，其參差錯出之故殊難索解。昔人謂其中雜翟忠惠之文，難於抉擇，故盛氏輯《常州先哲遺書》仍取《鴻慶集》刊入，而採此本溢出之文別爲《補遺》，附刻於後。然余曾得《大全集》殘冊，以校常州遺書本，則可以補正文字之奪訛者殆不可勝計。是此本雖不免雜糅，而當時采輯多見閩蜀舊刻，其源甚古，宜可以幷存而不廢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孫尚書大全文集》五十七卷，宋孫覿撰。宋刻本，黃丕烈跋，張祥河題款，四冊。【略】存三十二卷。《南蘭陵孫尚書大全文集》七十五卷，宋孫覿撰。明鈔本，清葉萬校補幷跋，錢大昕跋，二十四冊。

蔡建侯《李學士新注孫尚書內簡尺牘序》 其門人李公祖堯得公之遺帖獨富，嘗類而箋之，且欲刊之書肆，以便覽者。其用心亦勤且公矣。【略】慶元三祀閏餘之月，梅山蔡建侯行甫謹序。

《文淵閣書目》卷九 《孫尚書尺牘》，一部三冊，闕。

錢溥《成化本內簡尺牘序》 其門人李學士祖堯已編刻傳世，久而版佚。其十世孫徵士封工部主事玘寶藏之，授其子仁，今任都御史，巡撫西蜀，始復刻之以傳。

《百川書志》卷一八 《內翰尺牘》十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孫尚書內簡尺牘》，宋孫仲益。

葉萬《孫尚書內簡尺牘校宋本跋》 《孫尚書大全集》，繫王文恪公鈔藏本，中有差謬脫落，時無善本全校，將《鴻慶居士集》參校一次，其所補入，皆其集中文也。因性拙懶於鈔謄，故所錄皆草草云。順治九年五月初六日，葉石君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內簡尺牘編注》十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宋孫覿撰，其門人李祖堯編，併爲之注。覿所撰《鴻慶集》，自三十七卷至五十卷皆書帖，然參校此本，時有不同。【略】蓋祖堯據手稿編之，故時有出入。

浦起龍《乾隆本宋孫仲益內簡尺牘敘》 梅里蔡氏子弟，風尚好古。屬者初篁理故帙，憫斯牘之傳不廣，又病夫淺人者詭言，門人夾注淆漏，乃與諸大阮體乾、登復，用謙謀手釐而版行之。於是用謙起爲約，剋日從事，而吳門張蔭嘉以社會來集，與勞焉。刊正裒補，捷鈔接校，首尾纔五十日，注本定。諸子辱與予習，每稿冊成，趣以眎予。予憚其敦促勤，而樂其周審，驚歎其脫手何敏也。

《百宋一廛書錄》 《孫尚書內簡尺牘》十卷，校宋本。【略】余向藏《孫尚書內簡尺牘》，係成化刊本，趙靈均取元刻本校過，後爲葉石君收藏，可稱善

本矣。最後得此宋本於郡故家，無刊書年月，於分類之目末葉有「蔡氏家塾校正」六字，合諸葉本鈔補序文有云「慶元三祀閏餘之月，梅山蔡建侯行甫謹序」云云，未知即此蔡氏否也。葉本校語云「元英宗天曆庚午刻本分十六卷」，而宋本分卷卻合，然遇宋諱皆闕筆，則非即英宗時本可知。安知元翻宋本分卷不仍其舊耶？余嘗取以覆校，實有勝於葉本處，可知宋刻定勝元刻也。

《**鐵圍藏書題記**》**卷八**　《孫尚書內簡尺牘》十卷，校宋本。此校宋本《內簡尺牘》，趙凡夫藏書，後歸洞庭葉石君，予於海鹽家椒升外得之。

顧廣圻《百宋一廛賦》「梅山校正之《尺牘》。」黃丕烈注：《李學士新注孫尚書內簡尺牘》，十六卷。每半葉十二行，每行大廿字，小廿五字。無序文及刊刻年月，目後有「蔡氏家塾校正」六字。予向有趙靈均用元天曆庚午本所校之明刻，其首有鈔補序一通，云「慶元三祀閏餘之月，梅山蔡建侯行父謹序」。以之相證，即此本之序，而今失去耳。元本蓋從之出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孫尚書內簡尺牘編注》十卷，明嘉靖刊本。【略】《尺牘》雖宋有專刻，然晁、陳諸志未見專錄。成化辛丑，仲益十一世孫蜀撫仁刻於雲間，錢尚書溥序；嘉靖丁巳，建陽守顧名儒重刻，自爲跋；萬曆庚辰淮陽學政李時成又刻於姚江，葉逢春序。此本爲顧刻，而仍冠錢序於首。

盛宣懷《常州先哲遺書本內簡尺牘跋》　右《內簡尺牘》十卷，宋孫覿撰。案仲益生平文字，其子介宗所編者爲《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後人又編爲《孫尚書大全集》七十卷。此《尺牘》十卷，四百十八篇，門人李祖堯編次，而自爲之注。《鴻慶集》未載尺牘，《大全集》載尺牘八百三十四篇，與此同者僅有廿六篇。同時掇拾，各有短長，正宜互存，以成全璧。不特文筆清雋，爲宋中葉大家，而當時朋舊，亦藉可考見梗概矣。此書有宋刻本，分十卷，標題曰《李學士新注孫尚書內簡尺牘》，方牌子云「蔡氏家塾校正」，銜名首行「左朝奉郎充龍圖閣待制孫覿仲益撰」，次行「門人李祖堯編注」，無序。目有元天歷庚午刻本，分十六卷，宋慶元三祀梅山蔡建侯行甫序，有成化辛丑仲益十一世孫蜀撫仁刻本，標題云《孫尚書內簡尺牘》，錢溥序，有嘉靖丁巳建陽守顧名（德）〔儒〕刻本，自爲跋，有萬曆庚辰淮陽學政李時成刻本，姚江葉逢春序。三刻皆十卷。國朝乾隆丁卯，無錫蔡龍孫、蔡焯病舊注簡漏，廣搜群籍，爲之增訂。補苴罅漏，頗有功於是書，今刊附《鴻慶集》之後，仲益之文字幾全備矣。宋慶元三祀梅山蔡建侯序，今本所無，從元刻本錄出，以冠其首。光緒丁酉二月春分日，武進盛宣懷跋。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內簡尺牘編注》十卷，宋孫覿撰，其門人李祖堯編并注。乾隆十二年刊本。明刊凡有三本。黃丕烈有宋刊本十六卷，十二行，行大二十字，小二十五字。

又《續錄》　翁斐夫藏宋刊本，乃清宮流出者，有「天祿繼鑑」印。袁抱存藏宋刊十六卷本，行款與黃本同。有覃溪、荷屋及陳伯陽跋語。明成化辛丑裔孫仁廣西刊本。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孫尚書內簡尺牘編注》十卷，明刊本，門人李祖堯注。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李學士新註孫尚書內簡尺牘》十六卷，校宋本。

傅增湘《校元本孫尚書內簡尺牘跋》　昔年在南中得元刊《孫尚書內簡尺牘》十六卷，有郭蘭石、吳荷屋跋語，已歸之袁抱存公子，匆匆不及留校，今不知流轉何所矣。嗣於廠肆獲元刊殘本題「新刊李學士新注孫尚書內簡尺牘」，存五卷，十二行二十二字，細黑口，左右雙闌。適四明李氏亦有殘本五卷，假得一閱，則卷數巧合，收藏印記宛然，有延津劍合之美，李君遂持以相贈。蓋與袁本分卷不同而篇數則不異也。首夏事鮮，因取舊藏嘉靖本逐卷細勘，則明刻之脫誤不勝枚舉。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李學士新註孫尚書內簡尺牘》十六卷，宋孫覿撰，李祖堯注，元刊本。題「左朝奉郎充龍圖閣待制孫覿仲益撰」，「門人李祖堯編注」。【略】目錄每卷上有黑蓋子。有陳道復、翁方綱、吳榮光跋。

又　《孫尚書內簡尺牘編注》十卷，宋孫覿撰，李祖堯注。明刊本，九行十九字，版心記刊工姓名。有成化十七年錢溥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新刊李學士新註孫尚書內簡尺牘》十卷，宋孫覿撰，李祖堯註，元刻本，四冊。《新刊李學士新註孫尚書內簡尺牘》十卷，宋孫覿撰，李祖堯註，元刻本，傅增湘跋，四冊。《孫尚書內簡尺牘編註》十卷，宋孫覿撰，李祖堯註，明嘉靖三十六年顧名儒刻本，何煌校補，六冊。《孫尚書內簡尺牘編註》十卷，宋孫覿撰，李祖堯註，明萬曆刻本，六冊。

《孫尚書內簡尺牘編註》十卷，宋孫覿撰，李祖堯註，明刻本，傳增湘校幷跋，六冊。《宋孫仲益內簡尺牘編註》十卷，宋李祖堯註，清光緒二十二年盛宣懷刻常州先哲遺書本，傅增湘校補幷跋。

藝文

程俱《天寧潛老以山中春莫三詩投鴻慶尚書末章見及次韵答之》 當年白尚書，居士衆稱首。魔軍坐調伏，消散如拉朽。何如丹陽侯，法鼓開聽牖。方當與天游，豈復爲物囿（尚書比閱藏經，深入佛海）？

雜錄

周必大《鴻慶居士集序》 近歲吏部侍郎葛公立方作《韻語陽秋》，載東坡自海南歸，公方髫齔，坡命對「衡門稺子璠璵器」，公應聲云「翰苑仙人錦繡腸」，坡歎曰：「眞璠璵也！」以公早慧，固應有此。然坡北歸實靖國辛巳，公已二十一，得非元豐乙丑自便還常，公纔五歲時乎？所記訛耳。鄉人既戶傳，亦不得而略也。

王蘋

論述

盧鉞《著作王先生文集序》 先生從學程門，以王安石尚經義而廢《春秋》，守所學不就科舉，晚遭四七之際，卒以道鳴，而吾鄉粹學之傳又有人焉。【略】先生之心惟求自得於己，不希名於世，文豈足以論先生哉！且其獨抱遺經，毅然不舍所學以從彼，退然肥遯，若將終身，假設不際熙朝，則韞玉藏珠，閟其光而不輝耀。平生未嘗著書，若非章憲、楊邦弼之徒追慕微言，則理學精密，來者亦何從而窺之哉！

《王著作集》卷一《王蘋特授左宣義郎敕詞》 敕左承奉郎、新差權通判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王蘋：紹聖元符之間，姦人得志，首陳紹述之說，以脅持上下，次爲廢立之議，以誣謗宣仁，傷泰陵孝治之風，失神祖勵精之意。凡是群邪之舉措，皆非當日之本心，貽患至今，餘風未殄。載觀舊史，實駭予聞。爰命儒臣，復加筆削，以爾蘋親見大儒，得其要妙，維此一代之典，遂爲不刊之書。增秩之榮，厥有故實。尚思奮勵，朕不爾遺。可特授左宣義郎，差遣如故。

又《獎諭王蘋敕詞》（紹興九年十月） 敕王蘋：汝咸以儒學，擢在道山。比贊相臣，纂修鉅典，凡筆削之去取，兼載不遺；核朱墨之異同，咸得其當。按指事寔錄之法，彰辨是與非之明，備一代之成書，詔萬世而垂憲。首嘉事領之績，可忘紬繹之勞？恭覽奏篇，歎美無斁，故茲奬諭，想宜知悉。

袁蒙頃《王著作遺稿跋》 今觀著作王先生奏篇遺稿，僅存十餘，他文不過數則，讀之皆溫醇平寔，沈潛蘊藉，藹然有餘味，眞得程氏之傳矣。楊龜山每言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胡文定亦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二公非輕於許與者，知先生蓋深矣。予故表而出之，以識先生師友淵源之學。寶祐四年歲次丙辰重陽前三日，資中袁蒙頃書。

章憲《王蘋遺像跋》 按《宋史》，著作王先生生於南服，奮然北遊，得聞《大學》之說於伊川之門。屬高宗南渡，拜官於戎事倥傯之秋，而所以獻納於君者，拳拳以正心誠意及分別君子小人爲言。雖當時仕不甚顯，弗克表見於世，然其所學者大而不少枉以徇人，亦於此可見矣。拜瞻遺像，凜然起敬，因識於後。

汪愨《王著作遺稿跋》 著作先生早登河南之門，學聚問辨得所就正，充廣涵養，其德粹然。高宗皇帝中興，趙忠簡公相，懲荆舒而主伊洛，於是河南之門如尹公、朱公輩人相繼召用，而先生以布衣特召。首論親征之舉，民情欣悅，得民心則格天心，三王之治也。又論帝王之學，將措諸事業，非從事章句之末而已。及舉《小雅》宣王諸詩，以爲內脩政事者乃所以外攘夷狄，謂正心誠意而辨其君子小人，人主之先務也。凡此皆其師門所素講，深造義理之蘊，

可學而抵績者也。思陵一見，以爲起草茅而議論如素宦，則其踐履純熟，足以動寤人主者，又可見矣。遺言逸事絕無僅有，而玩其議論，想其辭氣，雍容切當，自有奕奕照映簡編者，則其學豈章句言語而已哉！門人記先生貌肅而氣和，言簡而義明，望之可敬，即之可慕，可謂不阿矣。

朱子昌《王著作遺稿跋》 南渡以來，回洛學之春，二三君子力也。著作先生爲後凋之松，寔最其間。今睹遺稿，醇寔雅度，如弁冕秉珪於廟堂之上，使人一見歛衽而敬心生焉。以蕪辭述盛德，則奚其敢？咸淳十年甲戌，永嘉後學朱子昌敬書。

王敬方《王著作像贊》 冲乎其融，慤乎其恭。杏壇化雨，程門春風。

傳記

《王著作集》卷五章憲《著作王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自其考徙平江。先生資稟清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儒者，及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蓋其理達而義精故也。然不邀名當世，世罕知之。今天子急賢圖治，搜揚巖穴，俊乂彙征。知府事孫公祐列先生學行於朝，召見，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先生於是冀得行其道以所學，【略】未幾兼史館校勘，屬刊修《裕陵實錄》，書奏，改左承奉郎，遷著作佐郎。丐外補，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族子坐法，一時觀望，文致以罪。久之，還故官，復主管崇道觀。引年致仕，官至左朝奉郎。壽七十有二，紹興二十三年五月戊午疾終於里第。【略】嗟乎，先生所試止於是，故見之行事不大彰徹，道學淵微不得暴之天下。然一時名儒推與論薦，亦可概見。楊文靖公時程門先進，嘗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中書舍人朱公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公安國、徽猷閣待制尹公焞皆舉以自代。胡公論薦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是二三公蓋有心照莫逆之道存焉。先生淳一不雜，故得之深，不事表襮，故所養厚。貌肅而氣和，言簡而義明，故望之可欽，即之可愛慕。其接物意誠而感通，其治事從容而中理，其從政必盡其職，其涖民必極其惠，豈非所謂時措之宜者耶？【略】若先生之所受學，遠有端緒，質之孔孟無愧也。其學要以深造自得，敏於躬行。其序自正心誠意以至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要本於格物致知，自盡己之性，以至盡人物之性，極於參天地贊化育，要本於至誠不息，達於禮樂，則可以窮神知化，擇乎中庸，則可以開物成務。【略】銘曰：聖人跡熄經僅存，章句傳註極絲棼。衰微絕塞道之眞，剽剝鬬儷攻於文。卓哉夫子闡聖門，學得其承道乃尊。不雜不溺醇乎醇，相時行義覺斯民。胡神嗇此畀窮屯，我述墓文琢斯珉。諗茲源委垂無垠，聞而知者存乎人。

《中吳紀聞》卷四《王蘋傳》（存目）

著錄

《王著作集》卷八盧鉞《王著作集序》 福清邑庠舊有先生文集，而吳學獨無有，非一大欠缺歟！曩王公遂守此邦，始祠先生於學，訪其後曰思文者，俾奉嘗歲。時思文將以福清墨本刊於吳學，囑鉞序之。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王著作集》四卷，著作佐郎、福清王蘋信伯撰。

祝允明《弘治重刊王著作文集序》 吳郡王氏祖唐水部府君榮，至今聘君觀爲十九世，實惟聞孫。力振先澤，間取典籍之存者，彙整刻之，於是著作之集亦復行世。著作者，水部之九世孫，聘君之十一世祖也。其集自寶祐中曾孫貢補進士思文取福清邑庠墨本刊於吳學，迄今傳者甚鮮。觀因其舊，復取像贊之屬附之，第爲八卷，授允明請序其成。【略】弘治三年，里中後學祝允明謹序。

徐源《正德翻刻本王著作集序》 平生所受制勅若干道，及閑居與尹焞諸儒誨諍經旨，今爲世孫惟顯翻刻於梓，使鄉之後學皆得而觀之，知先生之爲人坦然，君子窮達一致如此。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蘋集》四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著作王先生集》八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四冊，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王著作集》八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王蘋撰。【略】陳氏著錄作四卷，寶祐中其曾孫思文刊於吳學，盧鉞爲序。此本爲

明弘治中蘋十一世孫觀所編。一卷爲《傳道支派圖》，二卷爲劄子、雜文十餘篇，三卷以下爲像贊、題跋及門人私志、語錄之類。較陳氏所記，卷數遽增一倍，然遺文不過一卷，餘皆附錄，實則亡佚四分之三。蓋捃拾殘賸而成，已非舊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宋著作王先生文集》八卷，舊鈔本。十一世孫觀編。

李之鼎《宋人集本王著作集跋》　此集爲信伯所自著者僅一卷耳，餘皆附錄也。宋刊祇四卷，見陳氏書目。明裔孫王觀續刊，蒐輯墓誌、祭文、立祠文牘，幷附《與尹和靖講易》、《震澤紀善錄》，續增四卷。附錄詩文悉皆宋人所作，即公牘亦可考見當時程式也。此本迻錄丁氏善本書室者，庋架近十年。今春攜滬，假蔣孟萍君所藏汪閬源、陸純齋兩家抄本互相校讎，始臻完善。時壬戌孟夏，南城李之鼎書。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續錄》　宋寶祐中曾孫思文刊本。明弘治中十一世孫觀編刊本。　八千卷樓有鈔本二種。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宋著作王先生文集》八卷，宋王蘋撰，清趙氏小山堂鈔本，一冊。

藝文

吳寬《王著作像贊》　鄉先生著作王公小像，其十一世從孫觀奉以示寬，瞻拜之餘，謹爲之贊曰：嗟乎先生，負笈而求道，已爲北學之言游；獻策以救時，又爲南游之陸贄。故當誣史垂作，雖執筆而預脩，然使新學尚行，終抱經而不試。才可用而有爲，行獨持而無愧，是宜祭於其社，以慰鄉邦之思，豈特私於其家，以爲子孫之庇也哉！

王鏊《王蘋像贊》　程學之傳，孰得其親？載之而南，龜山是因。著作及門，視楊則後，德器之成，乃參其舊。著作閩產而家於吳，淵源一脈，鄉邦所模。遺像儼然，如挹先哲座上之風，門前之雪。

章憲《著作王先生祭文》　維紹興二十三年歲次癸酉，八月戊午朔，初十日丁卯，門人章憲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告於著作王先生之靈曰：嗚呼，聖人既歿，六經雖備，學失其傳。泯泯千歲，有倬河南，興起廢墜。世方驚疑，青衿還視，不驚不疑，髦士雲萃。猗歟先生，清明淵懿，乃泳於深，乃躋於邃，不雜不溺，乃得其粹。私淑諸人，河南是繼。滔滔者學，孰窮涯涘，孰致中和，孰合外內，孰脫章句，見之行事。學得其源，究觀其委，如立之評，以評斯市。不惑多歧，卒習於是，哲人云亡，斯學墜地。先生非隱，亦非玩世。相時行可，庶幾得志，志舉斯道，匪曰膴仕。斯命也夫，身屯道否。念昔從游，東阡西里。從先生者，陳子兄弟，同升諸堂，亦有吾季。二十年間，流落殆既。晚及師門，弔影掩袂。奚爲於今，師亦長逝？嗚呼哀哉！自我不見，於今三祀。馳書未復，訃音遄至。呼天不弔，慟哭於位。溫溫郁郁，墮此窈冥。諄諄循循，不聞其聲。陳此奠觴，輔車其行。終天之恨，併此以傾。尚饗。

又《著作王先生挽詩》　伊洛流風在，邱軻道德尊。遺經啓幽眇，後學有淵源。鑽仰知由戶，衰遲阻及門。三年思睟面，一旦絕微言。行義時逢可，澤民事卻睽。斯文猶有寄，俗學豈終迷。不復符三鼎，空聞見白雞。誅茆方構李，卜葬已苕溪。西觀才黔突，題輿卻佐州。濟時卑管晏，齎志在《春秋》。曖曖孤雲沒，沈沈厚夜幽。升堂聞禮樂，終覺愧程仇。

又楊邦弼《著作王先生挽詩》　伊洛親聞道，淵微賴發揚。東吳賢望重，西觀舊書藏。吾黨將安放，斯文豈遂亡？堂堂寧復見，門士慟新岡。梁木俄摧壞，吁嗟喪大賢。典刑看子肖，道學付誰傳。一代風流盡，千年物論先。師言猶在耳，身敢墜周旋？

李正民

論述

汪藻《新除禮部侍郎李正民辭免恩命改授一閑慢職局不允詔》　卿辯博多聞，剛明不撓，踐揚滋久，譽望益隆。眷惟千古之彌文，宜付一時之俊彥。故從劇部，移寘清曹。朕擇地以處卿，可謂優矣；卿抗章而辭朕，何其過哉！

又《新除吏部侍郎李正民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文章爾雅，直諒多聞。獻納之餘，敏于從政。乃擢天官之貳，俾專銓綜之權。命出惟行，毋煩遜避。所請宜不允。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大隱集》十卷。【略】中多中書制誥之作，溫潤流麗，頗近浮溪。其詩亦妍秀可誦，在南渡初猶不失爲雅音焉。

傳記

《宋詩紀事》卷三八 正民字方叔，揚州人，定之孫。政和二年進士。高宗朝，歷官中書舍人、徽猷閣待制。流寓海鹽。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李正民《大隱文集》三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李正民《大隱文集》，一部五冊，全。

《内閣藏書目録》卷三 《大隱先生集》五冊，全。宋孝宗朝待制李正民著，凡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大隱集》十卷，永樂大典本。宋李正民撰。【略】其集見於《宋史・藝文志》者三十卷，傳本久佚。【略】今據《永樂大典》所載，掇拾編次，釐爲文六卷、詩四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大隱集》十卷，舊鈔本，邵二雲藏書。宋李正民撰。【略】〔邵〕在館時所鈔也。

《藝風藏書記》卷六 《大隱居士集》二卷，鮑氏知不足齋鈔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卷一六 《大隱集》十卷，宋李正民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録出。

又《續録》 八千卷樓有鈔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大隱集》十卷，宋李正民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二冊。

朱敦儒

論述

綜論

劉一止《朱敦儒除祕書郎制》 朕自艱難以來，首開冊府，以收衆俊，庶幾人才足用，比隆於古。爾老於文學，器度不浮。丞郎位高，實治省事，簡求其稱，僉曰汝宜。尚勵爾修，以須採擢。

《碧鷄漫志》卷二 陳去非、徐師川、蘇養直、呂居仁、韓子蒼、朱希眞、陳子高、洪覺範，〔詞〕佳處亦各如其詩。

陸游《跋朱希真所書雜鈔》 朱先生與諸賢當建炎間，裔夷南牧，郡盜四起，時猶相與講學如此。吾輩生平世安居鄉里，乃欲飽而嬉。可乎？

周必大《跋汪季路所藏朱希真帖》 朱希眞避亂南渡，流落嶺海江浙間。【略】秦丞相擢其子爲敕局刪定官，希眞間來就養。是時東閤郎君慕其詩名，欲從之游，爲修廢官，留爲鴻臚少卿。希眞愛子而畏禍，不能引去。未幾，秦薨，例遭論罷。出處固有可疑，然亦可憫也。今觀其字如其詩，其詩如其人，後世不待識面而當知爲伊洛勝流矣。

《二老堂詩話》 朱敦儒字希眞，洛陽人，紹聖諫官勃之孫。靖康亂離避地，自江西走二廣。紹興二年，詔廣西宣諭明橐訪求山林不仕賢者，橐薦希眞「深達治體，有經世之才，靜退無競，安於賤貧」。嘗三召不起，特補迪功郎，後賜出身。歷官職郎官，出爲浙東提刑，致仕居嘉禾，詩詞獨步一世。秦丞相晚用其子某爲刪定官，欲令希眞教秦伯陽作詩，遂落致仕，除鴻臚寺少卿，蓋久廢之官也。或作詩云：「少室山人久挂冠，不知何事到長安。如今縱插梅花醉，未必王侯著眼看。」蓋希眞舊嘗有《鷓鴣天》云：「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

懶慢帶疏狂。曾批給露支風勅，累奏留雲借月章。詩萬首，醉千場，幾曾著眼看侯王。玉樓金闕慵歸去，且插梅花醉洛陽。」最膾炙人口，故以此譏之。淳熙間，沅州教授湯巖起刊《詩海遺珠》，所書甚略，而云：「蜀人武橫詩也。」未幾，秦丞相薨，希眞亦遭臺評，高宗曰：「此人朕用棗薦，以隱逸命官，置在館閣，豈有始恬退而晚奔競耶？」其實希眞老愛其子，而畏避竄逐，不敢不起，識者憐之。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朱希眞七言如「幾許少年春欲夏，一番夢事綠催紅」，「過時不語鶯解事，怕客深藏魚見機」，「人間萬事老無味，天下四時秋最愁」，五言如「翦茆編鶴屋，篩米聚鷄糧」，「鐙昏鼠窺研，雨急犬穿籬」，皆警策不蹈襲。

《**至元嘉禾志**》**卷一三**　以詞章擅名，天資曠遠，有神仙風致。高宗南渡初寓此，嘗爲《樵歌》。

《**詞品**》**卷四**　朱希眞，名敦儒，博物洽聞，東都名士也。天資曠遠，有神仙風致。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樵歌》三卷。【略】案花庵詞客稱：「敦儒，東都名士，天資曠逸，有神仙風致。《〔江西〕〔西江〕月》二首，可以警世之役役于非望之福者。」是編《〔江西〕〔西江〕月》凡八，即指第五、第六二首而言。又張正夫稱敦儒月詞「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輪明月」，詞意絕奇，似不食煙火人語。是作今載集中。餘皆音律諧緩，情至文生，宜其獨步一時也。

許巨楨《**樵歌跋**》　自來樂府多綺靡，鮮有作世外人語者，惟宋秘書朱希眞先生，天資曠達，有神仙風致。

《**詞徵**》**卷五**　朱希眞詞品高潔，妍思幽窅，殆類儲光羲詩體，讀其詞，可想見其人。然希眞守節不終，首鼠兩端，貽譏國史，視魏了翁、徐仲車諸人，相距遠矣。

王鵬運《**樵歌跋**》　希眞詞于名理禪機，均有悟入，而憂時念亂，忠憤之致，觸感而生，擬之于詩，前似白樂天，後似陸務觀。至晚節依違，史家亦與務觀同慨。然《南園》一記，尙論者多爲原心，希眞則尠有論及之者，豈文人言行，固未易相符耶？抑自待過高，不能諧俗，名與謗俱也？去年小山入都，倚聲相唱酬，戲援蜀人武橫誚希眞詩所謂「如今便插梅花醉，未必王侯著眼看」者，以爲笑謔，幷致深慨。校此卷竟，更不禁爲之憮然矣。光緒庚子春日，臨桂王鵬運識。

又《**樵歌拾遺跋**》　希眞詞清雋諧婉，猶是北宋風度。

繆荃孫《**樵歌跋**》　工詩及樂府，婉麗清暢。【略】《四朝聞見錄》：「希眞有詞名，以隱德著。思陵必欲見之，累詔始至。上面授以鴻臚卿。希眞下殿拜訖，請致仕。上改容而許之。」《二老堂詩話》：「希眞詩詞，獨步一世。居嘉禾，秦丞相欲令希眞教秦伯陽作詩，遂除鴻臚。蜀人武橫作詩云：『少室山人久挂冠，不知何事上長安？如今縱插梅花醉，未必王侯著眼看。』希眞舊有《鷓鴣天》詞，故以此譏之。」《能改齋漫錄》：「希眞流落嶺外，九日作《沙塞子》詞，不減唐人語。」《竹坡詩話》：「頃歲朝廷多事，郡縣不頒歷。希眞避地廣中，作《小盡行》。」《澄懷錄》：「陸放翁云：希眞居嘉禾，與朋儕詣之。笛聲自煙波間起，頃之，棹小舟而至，則與俱歸。室中懸琴、築、阮咸之類。檐間有珍禽，俱目所未睹。籃缶貯果實、脯醢，客至，挑取以奉客。」《靜志居詩話》：「城南放鶴洲，南渡初，禮部郎中朱敦儒營之以爲墅，洲名其所題，雖不見地志，觀《樵歌》一編，多在吾鄉所作，此說近是。」《花庵詞選》：「希眞東都名士，天資曠逸，有神仙風致。《西江月》二首，可以警世之役役于非望之福者。」《貴耳錄》：「希眞風月詞有『插天楊柳，被何人推出，一輪明月』，自是豪放。梅詞：『橫枝消瘦一如無，但空裏疏花數點。』語意奇絕，如不食煙火者。」

分　論

《**東方智士說**》　《賓退錄》卷六：寓言以貽訓誡，若柳子厚《三戒》、《鞭賈》之類，頗似以文爲戲，然亦不無補于世道。吾閱近世文集，得二文焉。朱希眞敦儒《東方智士說》，蕭東夫德藻《吳五百》是也，朱之文曰，【略】蕭之文曰，【略】朱尤屬意高遠。世之人不能窮理盡性，以至于聖賢之樂地，而區區馳逐末務以終其身者，皆東方智士之流也。余亦懼夫流而至于此也，讀之悚然，爲之汗下。

《**畫龜贊**》　《浩然齋雅談》卷上：林子善家藏崔慤畫龜甚佳，朱希眞作贊曰：「骨爲裘褐，氣爲餱餱，孰令汝壽？惟蟲知天。他日君波蓮葉上，不知誰見小如錢。」

《**夜熱坐寺庭**》、《**病虎過酒樓**》　陸游《跋嚴壑小集》：朱希眞《夜熱坐寺庭》五字一篇及《病虎過酒樓》二古詩，皆出同時諸人上。

《**小盡行**》　《竹坡詩話》卷三：頃歲朝廷多事，郡縣不頒曆，所至晦朔不同。朱希眞避地廣中，作《小盡行》一詩云：「藤州三月作小盡，梧州三月作大盡。哀哉官曆今不頒，憶昔昇平淚成陣。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爲秋花作春。但恨未能與世隔，時聞喪亂空傷神。」與夫「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無間然矣。　《甕牖閑評》佚文：朱希眞避地廣中，作《小盡行》云「藤州三月作小盡，梧州三月作大盡。哀哉官曆今不頒，憶昔生平淚成陳」云云。此詩前押兩「盡」字，殆類杜子美「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與夫「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也。

《**西江月**》《**世事短如春夢**》　《中興詞話》：朱希眞有《西江月》，【略】辭雖淺近，意甚深遠，可以警世之役役於非望之福者，非止曠達而已。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一詞一意，是病熱中清涼散，毋忽其淺率。

《**念奴嬌**》《**插天翠柳**》　《貴耳集》卷上：朱希眞南渡以詞得名，月詞有「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輪明月」之句，自是豪放。　《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朱希眞《念奴嬌》詞「插天翠柳」至「搖臺銀闕」亦已佳，段段洗盡凡心，至「休向人說」收拾得無意味，幷前寔索然。「冷浸佳人」「素秋千頃」等語，能繪其明。　又卷四沈際飛評：開奇口，吳儂乃謂不成話。

《**念奴嬌**》《**別離情緒**》　《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不憐惜則爲妬爲悍，假憐惜又爲娼家圈套矣。難言哉！難言哉！廝守追歡，牽係隔別，萬種殷勤，一番愛護，眞亦偶遇不容尋也。天放生，以不得眞心爲大幸，抑情之語，忍言之乎？　《蓼園詞評》：按希眞，洛陽人。以薦起，賜進士出身，爲秘書省正字，兼兵部郎官。遷兩浙東路提點刑獄。上書乞休，居嘉湖。詞品清超，此作尤爲峭拔。此必爲乞休後作。開首五句，言別京中友，途中冷淡情懷。「桃李」五句，不過言己心跡疏放冷淡。次闋起處，言所以疏放冷淡之故，總是「酒」與「花意薄」耳。「此情誰識」，見無人知此心者。末說「文君」，說「受他憐惜」，隱見妻能知愛惜我，而世少愛惜我者矣。妙在語意含蓄。　《湘綺樓評詞》：此情可配易安，須再嫁，非元配。

《**鷓鴣天**》《**檢盡曆頭冬又殘**》、《**念奴嬌**》《**別離情緒**》　《皺水軒詞筌》：朱希眞《鷓鴣天》云：「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花醉夢間。」咸謂朱素心之士。然其《念奴嬌》末云「料得文君，重簾不捲，且等閑消息。不如歸去，受他眞箇憐惜。」如此風情，周、柳定當把臂。此亦子瞻鸚鵡禪五通氣毬，皋陶所不能平反也，而語則妙矣。　《蓼園詞評》：看「拖條」、「竹杖」二語，似隨處行樂之意。細玩首二句，冬殘耐寒，居然是生當晚季之憂。所云行樂，亦出于無聊耳。下一闋所云痴頑者此也。觀末二句，只完自己身世，即與梅花同夢矣。非好逸也，自有難於言者在。正妙在含蓄。

《**好事近**》《**搖首出紅塵**》　《白雨齋詞話》卷一：朱希眞「春雨細如塵」一闋，饒有古意。至《漁父》五篇，雖爲皋文所賞，然譬彼清流之中，雜以微塵。如四章結句「有何人留得」、五章結句「有何人相識」，一經道破，轉嫌痕迹，不如並刪去爲妙。余最愛其次章結句云：「昨夜一江風雨，都不曾聽得。」此中有眞樂，未許俗人問津。又三章結句云：「經過子陵灘半，得梅花消息。」靜中生動，妙合天機，亦先生晚遇之兆。　《飲冰室評詞》乙卷：五詞飄飄有出塵想，讀之令人意境脩遠。

《**念奴嬌**》《**見梅驚笑**》　《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見梅梅問，筆意雲垂海立。　淡然獨往，不與蜂蝶爲伍，君子哉！　《蓼園詞評》：希眞急流勇退，人品自爾清高。觀「受了多少淒涼風月」句，或有不能見用，不得已而託于求退者乎？且讀至「和羹心在」，可以知其志矣。希眞作梅詞最多，以其性之所近也。此作尤奇矯無匹。起處作問答語，便自超雋異常。次闋起處，亦自高雅。「豈是無情」一折，意更周密。結語黯然。

《**一絡索**》《**憤被好花留住**》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柔款，即後主煬帝推重。

《**相見歡**》《**秋風又到人間**》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閑曠。

《**相見歡**》《**東風吹盡江梅**》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長」字意順。可與言「逝者如斯」義。

《**點絳唇**》《**春雨春風**》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晉韻。

《**卜算子**》《**碧瓦小紅樓**》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水如雲，鴉成點，畫家宗門。

《**桃源憶故人**》《**雨斜風橫香成陣**》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不知何因，又無可問，故爲春恨韵腳添致。陳君美云：「鍊句不如鍊韵。」

《浪淘沙》（**風約雨橫江**）《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簡當。（開愁展恨翦思量）七字創語。說「休問」正要問，故佳。

《**鵲橋仙**》（**溪清水淺**）《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清態得。在咏梅諸作中未免居殿。

《**西江月**》（**日日深杯酒滿**）《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喚醒古今人。

《**滿路花**》（**簾烘淚雨乾**）《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不是寒宵短，是兩情濃。觀極來悲，想多成恨，怒罵皆眞，何嫌俚也？唐人云「易術無價寶，難得有心人」，于此益信。

《**孤鸞**》（**天然標格**）《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佳處在筆筆蚤梅。全類玉燭新梅花詞，後類劉方叔「重聞塞管何害，待到和羹，才明底蘊」句。「莫待單于吹老，便須折取歸來」，「寄驛人遙，和羹心在，誰爲攀折」，順反之殊。《蓼園詞評》：按汪叔耕曰：希眞詞多塵外之想。雖雜以微塵，而其清氣自不可沒。黃叔暘曰：希眞，東都名士，詞章擅名。天資曠遠，有神仙風致。觀此詞後闋，幽思綿渺，一往而深，無一習見語擾其筆端，清雋處可奪梅魂矣。

《**絳都春**》（**寒陰漸曉**）《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此等詞華似良金出冶，鍛煉精神，良璧出漠，追琢溫意油然。一云少味，非。

《**秋霽**》（**壬戌之秋**）《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山谷醉翁亭詞一體，伸縮損益間較露自己面目。

傳記

《**宋史**》**卷四四五《朱敦儒傳**》朱敦儒字希眞，河南人。父勃，紹聖諫官。敦儒志行高潔，雖爲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中，召至京師，將處以學官，敦儒辭曰：「麋鹿之性，自樂閑曠，爵祿非所願也。」固辭還山。高宗即位，詔舉草澤才德之士，預選者命中書策試，授以官。於是淮西部使者言敦儒有文武才，召之，敦儒又辭。避亂客南雄州，張浚奏赴軍前計議，弗起。紹興二年，宣諭使明橐言敦儒深達治體，有經世才，廷臣亦多稱其靖退。詔以爲右迪功郎，下肇慶府敦遣詣行在，敦儒不肯受詔。其故人勸之曰：「今天子側席幽士，翼宣中興，謙定召於蜀，蘇庠召於浙，張自牧召於長蘆，莫不聲流天京，風動郡國，君何爲棲茅茹藿，白首巖谷乎！」敦儒始幡然而起。既至，命對便殿，論議明暢。上悅，賜進士出身，爲祕書省正字。俄兼兵部郎官，遷兩浙東路提點刑獄。會右諫議大夫汪勃劾敦儒專立異論，與李光交通。高宗曰：「爵祿所以厲世，如其可與，則文臣便至侍從，武臣便至節鉞，如其不可，雖一命亦不容輕授。」敦儒遂罷。十九年，上疏請歸，許之。敦儒素工詩及樂府，婉麗清暢。時秦檜當國，喜奬用騷人墨客以文太平，檜子熺亦好詩，於是先用敦儒子爲刪定官，復除敦儒鴻臚少卿。檜死，敦儒亦廢。談者謂敦儒老懷舐犢之愛，而畏避竄逐，故其節不終云。

紀事

《**甕牖閑評**》**卷五** 朱希眞好作怪字，往往人多笑之。其小詞有云：「輕紅寫遍鴛鴦帶，濃綠爭傾翡翠卮。」其怪字似不宜寫在鴛鴦帶上，則爭傾翡翠卮，恐未必然也。一日偶於江陰侯守坐上及之，坐客無不大笑。

陸游《**達觀堂詩序**》朝請郎致仕吳公景先少嘗從洛川先生朱公希眞問道，朱公爲名所居堂曰達觀，手書以遺之，且賦詩一章，屬之曰：「子爲人深靜簡遠，不富貴必壽考，故吾以此事相期。」景先出仕五十年，不求速化，不治生產，位僅至二千石，晚爲東諸侯客，遂引年以歸。距八十不遠，望其容貌不腴不瘠，視聽步趍，如五六十人。非得朱公密傳親付，殆不能爾。朱公之逝甚異，世以爲與尹先覺、謙天授、蘇養眞俱解化僊去，則吾景先亦其流亞歟？

《**後村詩話**》《**後集卷二**》朱希眞舊有詞云：「詩萬首，醉千場，幾曾著眼看侯王。玉京有路終須去，且插梅花住洛陽。」後召用，好事者改云：「如今縱把梅花插，未必王侯著意看。」【略】凡人晚出皆誤，右軍至於誓墓，僅能自全。

《**畫史會要**》**卷三** 朱敦儒字希眞，少從陳東野學。嘗賦古鏡云：「試將天下照，萬象總分明。」東野奇之。紹興間，官至浙東憲。秦檜當國，有攜希眞畫山水謁檜，檜薦于上，頗被眷遇。與米元暉對御輒畫，而希眞耻以畫名，輒退避不居，常語人曰：「吾非善畫者，所畫多出錢端回之手。」其實非也。

《柳亭詩話》卷一四　朱希眞居嘉禾，陸務觀嘗詣之，聞笛聲起自煙波間。從者曰：「此先生吹笛聲也。」頃之，棹小舟而至，則與俱歸其家，以果實嗽客，咏詩曰：「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夫不是仙。家在洛陽一裏住，卧吹銅笛過伊川。」詳見《會心編》。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樵歌》一卷，朱敦儒希眞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朱敦儒《陳淵集》二十六卷。又，詞三卷。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樵歌》三卷，宋朱敦儒撰。【略】此依毛晉汲古閣舊鈔過錄。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六　《樵歌》三卷，鈔本，從照曠閣藏本傳錄。宋朱敦儒希眞撰。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一九　《樵歌》三卷，舊鈔本。宋朱敦儒希眞撰。

朱孝臧《樵歌跋》　朱希眞《樵歌》，《直齋書錄解題》作一卷，其本不傳。《鞏經室外集》「《樵歌》三卷」，錄自汲古閣舊鈔，《愛日精廬》、《鐵琴銅劍樓》、《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并有其目，與直齋所云一卷，同異殆不可考。《詞譜・采桑子》注云「調見朱希眞《太平樵唱》」，豈《樵歌》之異名耶？近有梅里許氏、臨桂王氏兩刊本，王刊爲吳枚庵鈔校，稽錄致詳，足資參斠。往年於家冀良案頭見吾鄉范白舫〔錡〕藏鈔一帙，與吳鈔舉注「一作云云」十九脗合，疑此本枚庵先亦寓目，惜皆未著所出。今據范本，兼校吳本，其許本之顯屬訛誤者，不復贅及。他日倘獲直齋一卷本勘之，尤足快已。《詞綜》亦稱《樵歌》三卷，而所選《念奴嬌》「別離情緒」一闋，爲此本及吳、許二本所不載，又不可解也。甲寅四月先立夏三日，朱孝臧跋。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毛氏有宋詞百家。【略】《樵歌》，宋朱敦儒。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樵歌》三卷，宋朱希眞敦儒撰。舊寫本。

又　《樵歌》三卷，宋朱敦儒撰。清鈔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樵歌》三卷，一冊，宋朱敦儒撰，清瞿氏鐵琴銅劍樓紅格鈔本。

藝文

呂頤浩《次韵朱通判敦儒韵》　腐儒奮跡自耕耘，冒玷台衡力不任。版築作霖乖素願，山雲出岫本無心。衰遲向老開三徑，豪邁平時惜寸陰。蚤伏詩名壓元白，細看佳句用工深。

呂本中《寄朱希真》　幕下諸侯老，微言衆不聽。祇應有餘論，時復注前經。郡古疏往還，官閑任醉醒。主人鵝可換，更爲寫《黄庭》。

王庭珪《再和一篇兼寄朱希真》　主簿四海士，先生千載人。羈游厭旗鼓，談笑出風塵。高卧屢違旨，榮名忽中身。清詩何絶妙，廬臼識餘辛。

陳克

論述

綜論

翟汝文《光祿寺丞陳克致仕制》　汝以疾自引致官，爲臣之義有去就終始之節。朕惟壯而委質，老而謝事，可不有加秩，以榮其歸哉？祇服新命，益隆德齒。

《碧鷄漫志》卷二　陳去非、徐師川、蘇養直、呂居仁、韓子蒼、朱希眞、陳子高、洪覺範，〔詞〕佳處亦各如其詩。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詞格頗高麗，晏、周之流亞也。

《詞苑萃編》卷四引盧申之　子高《菩薩蠻》云：「幾處簸錢聲，綠窗春

夢輕。」《謁金門》云：「檀炷繞窗燈背壁，畫檐殘雨滴。」殊覺其香倩。

《**介存齋論詞雜著**》子高不甚有重名，然格韻絕高，昔人謂晏、周之流亞。晏氏父子，俱非其敵。以方美成，則又擬不於倫，其溫、韋高弟乎。比溫則薄，比韋則悍，故當出入二氏之（門）〔間〕。

《**白雨齋詞話**》**卷一** 陳子高詞婉雅閒麗，暗合溫、韋之旨。晁無咎、毛澤民、万俟雅言等，遠不逮也。

趙萬里《赤城詞輯本題記》王灼《碧鷄漫志》稱：陳子高詞，佳處如其詩。《直齋書錄解題》歌詞類亦云：「子高詞格頗高，晏、周之流亞。」

分論

《**詠寧王進史圖**》《誠齋詩話》：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左氏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忠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此《詩》與《春秋》紀事之妙也。【略】近世陳克詠李伯時畫《寧王進史圖》云：「汗簡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納壽王妃。」是得謂爲微、爲晦、爲婉、爲不污穢乎！《梁溪漫志》卷七：陳子高觀《寧王進史圖》，作詩云：「汗簡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納壽王妃。」世稱其工，然太露筋骨矣。

《**贈別**》《許彥周詩話》：陳克子高作《贈別詩》云：「淚眼生憎好天色，離觴偏觸病心情。」雖韓渥溫庭筠，未嘗措意至此。

《**病起**》《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一：苕溪漁隱曰：樂天《次楞伽寺》詩云：「照水姿容雖已老，上山筋力未全衰。」陳子高《病起》詩云：「照水姿容非復我，上樓腰腳不如人。」時稱爲佳句，殊不知乃體樂天詩也。

《**題趙次張所藏賊頭子二首**》**一** 《猗覺寮雜記》卷上：陳子高云：「我亦快飲月氏頭。」《史記》：「匈奴破月氏，以其頭爲飲器。」《春秋後語》：「智伯圍趙襄子，智伯大敗，漆其頭爲飲器。」

「**鳥聲妨客夢**」**句** 《西溪叢語》卷上：陳克子高詩云：「鳥聲妨客夢，花片攪春心。」句甚佳。唐杜審言詩云：「啼鳥驚殘夢，飛花攪獨愁。」下句爲工也。子美詩云「樹攪離思花冥冥」，亦有所自矣。

《**菩薩蠻**》（**赤闌橋盡香街直**）《復堂詞話》：本義山詩，最善學杜。

《**謁金門**》（**花滿院**）《耆舊續聞》卷二：余謂後輩作詞，無非前人已道底句，特善能轉換爾。【略】近日陳子高作《謁金門》云：「春滿院，飛去飛來雙燕。紅雨入簾寒，不捲小屏山六扇。」乃《花間集》和凝詞：「拂水雙飛來去燕，曲檻小屏山六扇。」《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頗悉王通叟「夢魂先到家，兩夢才成一夢」。

《**謁金門**》（**愁脈脈**）《蓼園詞評》：按「落花到地聽無聲」，怨矣。曰「飛不得」，其怨更深。首闋言事多阻隔，次闋言少吹噓之力，總是爲身世而感也。

《**菩薩蠻**》（**綠蕪牆遶青苔院**）《飲冰室評詞》乙卷：亡友陳通父最賞此語。

傳記

《**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八** 陳子高名克，天台人。呂安老帥建康，辟爲參議。有《赤城詞》一卷。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三六** 陳克字子高，臨海人。紹興中敕令所刪定官，自號赤城居士，僑居金陵。有《天台集》。

《**咸淳毗陵志**》**卷一八** 陳克字子高，天台人，有詩名。紹興中爲敕令所刪定官。自號赤城居士，寓居義興之潼渚。

紀事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七七** 《遺史》曰：陳（充）〔克〕字子高，有詩名，欣然應其辟。葉夢得與（充）〔克〕厚，勸止之，不從，夢得曰：「呂安老非馭將之才，子高詩人善文章，非國士也。淮西諸軍方互有紛紛之論，是行也危矣哉？」亦不聽命，夢得贈以詩曰：「解談孫破虜，那厭庾征西。」克留其家，以單騎從軍。後酈瓊之變，終於不免。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毛友達可內翰守鎮江，時賀方回以過客留寓。一日，陳克繼至，同會於郡樓。即席克賦詩，所謂「徘徊臨北顧，慷慨俯東流」是也。毛稱賞曰：「雖杜子美不是過矣。」翌日，賀求去，毛留之，且訝去亟。賀

曰：「一郡豈容有兩箇杜子美？」二公相與大笑。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天台集》十卷、《外集》四卷、《長短句》三卷附，臨海陳克子高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陳克《天台詩》十卷。

朱緒曾《陳子高詩集序》　子高有《天台集》、《赤城詞》，皆不傳。海昌蔣君生沐，博學好古，錄所藏《宋人小集》見贈，其詩多見《聲畫集》，故僅有題畫之作。余向輯建康耆舊詩，頗有可補者，因復錄以贈蔣君。蔣君刻《別下齋叢書》，得彙入以備一種，庶幾誦子高詩者，千載下知國士之風焉。道光戊申二月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赤城詞》一卷，陳克子高撰。

王國維《跋赤城詞》　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歌詞類：《赤城詞》一卷，陳克子高撰。而詩集類又有子高《天台集》十卷、《外集》四卷、《長短句》三卷。是子高詞在宋末已有二本矣。今二本皆佚。此本從曾慥《樂府雅詞》抄出，亦傳世蒲江、東澤之流亞也。宣統改元三月，過錄樊榭老人手鈔宋元四家詞本。

趙萬里《赤城詞輯本題記》　顧其集久佚。宋世有長沙書肆《百家詞》本。《永樂大典》「寄」字韵引陳子高詞《鷓鴣天》一首，爲他書所未見，知明初尚有傳本。茲據宋、明以來選集及《咸淳毗陵志》、《永樂大典》諸書輯爲一書，以視歸安朱氏所據林無垢校補舊鈔本則加詳矣。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赤城詞》一卷，宋陳克撰。朱祖謀鈔本。

藝文

葉夢得《陳子高移官浙東戲寄》　幕府陳琳老，官身戀故溪。解談孫破虜，那厭庾征西。未擬煩刀筆，聊應謝鼓鼙。登臨如得句，小字與親題。

李洪《殘春雨夜讀陳子高詩用其韻》　春事忽已闌，年華何駛急。客子困窮年，卧若蛇蚹蟄。泥深沒屐齒，市橋燈熠熠。殘缸玉蟲綴，簷雨泫如泣。歸期儻有徵，緩我百憂集。余生本畸人，三年楚囚縶。經商逐毫末，索米慰畿邑。君門深九重，無籍豈敢入？涸轍望斗升，然桂炊玉粒。妻孥寄田廬，誅茅冬未葺。揭來幾弦晦，漏屋想沾濕。但喜一犁足，寧瓚起餔餟。耕耨貴及時，歸與具簑笠。

雜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天台集》十卷、《外集》四卷、《長短句》三卷。【略】李庚子長跋其後云：刪定，鄉人也。少時侍運判公貽序，宦學四方。曾慥《詩選》叙爲金陵人，蓋失其實。今考集中首末多在建康，且嘗就試焉，當是僑寓也。《詩選》又言不事科舉，以呂安老薦入幕府得官。按集有《聞榜》二絕，則嘗應舉矣。又有甲午歲所作詩，云三十四，則其生當在元豐辛酉，得官入幕蓋已老矣。

周紫芝

論述

綜論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自序》　昔余爲童子，未冠，入鄉校，方學科舉文。文成，掌教者善之，于是長者稍從而稱其能焉。余曰：「是足以得名，不足以名

世也。」乃喜誦前人之文與其詩，往往爲之廢業，而前日之稱其能者，悉哈之不齒也。一日，先君戲爲客言：「是子肩有詩骨，在法當窮，而又好詩，窮固必矣。」自是好之不衰，如人飲酒，日甚一日，然卒亦不能工也。中年取少時所作而誦之，悉皆棄去，可嘔也，老來取中年所作而誦之，則又皆棄去，可笑也。今老矣，而竟不能加，安知他人誦之不嘔且笑耶？

又《竹坡自贊》 叔夜之懶，次山之漫。持此涉世，毀譽相半。馬耳東風，何勞喜惋。笑領尊拳，不揩唾面。是謂竹坡，掣猱老漢。

又《書自作長短句後》 余少年時間作長短句，殊不能工，常戲自評之，以謂視古今諸家樂府，蓋貌兄弟而年父子也。

又《書自作小詞後》 李公擇暮年學草書，東坡見之，言李十八草書似鸚鵡能言，不過數句耳。後數年，趙德麟復見之，問吾書何如？德麟笑曰：「可作秦吉了矣。」僕頃歲嘗作《中秋詞》，後三十年，夜飲花下，作《木芙蕖詞》。二詞之作，日月幾一世，而語之工拙，相去幾何，豈非前一詞似鸚鵡，後一詞可作秦吉了耶？河朔郭元壽以此詞復求僕書其後，偶記坡語，聊作一笑。

孫兢《竹坡詞序》 竹坡先生少慕張右史而師之，稍長從李姑溪游，與之上下其議論，於是盡得前輩作文關紐。其大者固已掀揭漢唐，凌厲騷雅，燁然名一世矣，至其嬉笑之餘，溢爲樂章，則清麗宛曲，當□□，是豈苦心刻意而爲之者哉？昔□□先生蔡伯評近世之詞，謂蘇東坡辭勝乎情，柳耆卿情勝乎辭，辭情兼稱者，惟秦少游而已。世以爲善評。雖然，耆卿不足道也，使伯世見此詞，當必有以處之矣。

唐文若《太倉稊米集序》 始余來東南，聞士大夫誦宰掾周公少隱詩文，每擊節賞嘆，以謂清新偉麗，自成一家，非眞有悟解，不能名一世，獨恨不見其全。逮守九江之明年，歲次甲申冬至後三日，今吏部侍郎陳君季陵經從，集庾樓上，出公《太倉稊米集》七十卷，命余爲序。是時敵再犯淮，沿江郡多故，欲讀未暇。乾道改元乙酉春，和議成，邊城撤備，民訟少，得餘力觀書。一日，卧愛日堂，取公古律詩、記、銘、書、序、雜著數十百篇，細讀而哦之，竊駭古人關鍵難名之妙，公盡驅入筆端。蓋前輩文采專以格致爲高，垂世不朽，端不偶然。噫，此豈可與新學小生口舌辨哉！然王震序曾南豐之文，謝克家序陳後山之詩，或謂巨題，晚進不當爲。若余則于天下無所畏，讀余序乃知當爲不當爲，自有定論，而公詩文雖不待序而必傳無疑也。

陳天麟《太倉稊米集序》 宣人之爲詩，蓋祖梅聖俞。聖俞以詩鳴慶曆、嘉祐間，歐、范、尹、蘇諸鉅公皆推尊之。後百餘年，又得竹坡先生繼其聲。【略】竹坡于書無所不讀，發而爲文章，不讓古作者。其詩清麗典雅，雖梅聖俞當避路，在山谷、後山派中亦爲小宗矣，彼郭功父輩執鞭請事可也。官晚而名不達，自興國守罷居九江，貧不能歸宣城，而江山之勝，蓋爲晚助云。

方回《讀太倉稊米集跋》 周紫芝字少隱，宣城人，及見南渡前諸老，紹興中仕至右司、知興國軍。自號竹坡，其集曰《太倉稊米集》。嘗謂作詩先嚴格律，然後及句法，得此語於張文潛、李端叔。又謂郭功父徒竊虛稱，在詩家最無法度。予謂此言皆是。集中甚多佳篇，五言如「日日湖邊鷺，頻來我不嗔。故山無百里，客舍遂三春。紅落含桃過，青垂小杏青。光陰花委地，飄泊燕依人。」其格律句法可覘也。又：「幅巾霑雨過，拄杖看雲移」，「長鬚吸水去，小艇得魚回」，「冠欹從自落，門設未嘗扃」，「附壟田成陛，傾崖水作簾」，「木杪收殘照，雲間得數星」，「雲破千峰出，秋隨一雨生」，「幽蟲近床語，黃葉到階飛」，「好句貧猶得，衰容醉亦丹」，皆清新可喜。但秦檜生日詩及序，當乾道乙酉，唐文若爲序不刪去，何也？少隱嘗有七言排體一聯云：「設客元無琴裏曲，供官尚有篋中詩。」其說謂古今語未嘗無對，琴家能說俗耳者爲設客曲。頃時有作送太守詩者，問之，其人曰：「此供官詩，不足觀。」於是以「設客曲」對「供官詩」。秦檜當國，勢焰薰灼，自非胡澹庵之徒，寧免作供官詩爲壽，刪之可也。【略】少隱紹興元年避地山中，不能盡挈群書，唯有柳子厚、劉夢得、杜牧之、黃魯直、杜子美、張文潛、陳無己、陳去非八家詩，抄爲《詩八珍》，以謂皆適有之，非擇而取。予謂豈適然，學詩者不可不會此意，取柳不取韓，取黃不取蘇，取杜不取李，有深意也。

毛晉《竹坡詞跋》 紫芝嘗評王次卿詩云：「如江平風霽，微波不興，而洶湧之勢，澎湃之聲，固已隱然在其中。」其詞約略似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太倉稊米集》七十卷。【略】集中有《時宰生日》樂府四首，又《時宰生日》樂府三首，又《時宰生日》樂府七首，又《時宰生日》詩三十絕句，又《時宰生日》五言古詩六首，皆爲秦檜而作。《秦少保生日》七言古詩二首，《秦觀文生日》七言排律三十韻，皆爲秦熺而作。又《大宋中興頌》一篇，亦歸美於檜，稱爲元臣良弼，與張嵲《紹興復古頌》用意相類，殊爲老而無耻，貽玷汗青。【略】然其詩在南宋之初特爲傑出，無豫章生硬之弊，亦

無江湖末派酸餡之習。方回作是集跋，述紫芝之言曰：「作詩先嚴格律，然後及句法。得此語於張文潛、李端叔。」觀於是論，及證以紫芝詩話所徵引，知其學問淵源，實出元祐，故於張耒、柯山、龍門、右史、譙郡先生諸集汲汲搜羅，如恐不及。【略】略其人品，取其詞采可矣。

又卷一九八　《竹坡詞》三卷。【略】紫芝填詞，本從晏幾道入，晚乃刊除穠麗，自爲一格。〔孫〕兢序稱其少師張耒，稍長師李之儀者，乃是詩文之淵源，非詞之淵源也。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引高郵孫兢序　竹坡樂章，清麗婉曲，非苦心刻意爲之。

《蕙庵論詞》　周少隱自言少喜小晏，時有似其體製者，晚年歌之，不甚如人意。今觀其所指之三篇，在《竹坡集》中，誠非極詣。若以爲有類小山，則殊未盡然。蓋少隱誤認幾道爲清倩一派，比其晚作，自覺未逮。不知北宋大家，每從空際盤旋，故無椎鑿之迹。至竹坡，無住諸君子出，漸於字句間凝鍊求工，而昔賢疏宕之致微矣。此亦南北宋之關鍵也。

《蓬齋詩話》　紫芝字少隱，讀書陵陽山，姿骨殊異。父覺，目之曰：「是子骨相當貴，然肩聳而好吟，其終窮乎？」後宦果不顯。有《竹坡詩話》行世。秦檜嘗愛其詩云：「秋聲歸草木，寒色上衣裘。」今《郡志》作「到衣裘」，止更一字，風韻迥別。

分論

《南柯子》（蟬薄輕梳鬢）　《雨村詞話》卷三：竹坡周紫芝《南柯子》自序云：「方錢唐出侍兒，范謝州要予作此詞。」云，【略】玉東西，酒也，本黃山谷「佳人斗南北，美酒玉東西」。今人謂物件曰東西，玉狀酒色也。

《生查子》（花落紅窗暖）　《詞綜偶評》：麗句。

傳記

《宋史翼》卷二七《周紫芝傳》　周紫芝字少隱，號竹坡，宣城人。家貧苦，學得詩法于張文潛、李端叔，清麗典雅，在山谷、後山派中爲小宗。建炎初貢京師，應詔上書，言，【略】紹興十二年，始以廷對第三釋褐。十五年五月設六部架閣官，紫芝以迪功郎掌禮兵兩部。十七年十二月，以承奉郎爲樞密院編修官，旋進右宣教郎兼實錄院編修官。嘗和御製詩「已通灌玉親祠事，更有何人敢造猷」，秦檜怒其諷己。二十一年閏四月知興國軍，政崇簡靜，終日焚香課詩而事不廢。秩滿乞祠，寓居九江之廬山以終。著有《竹坡詩話》一卷、《太倉稊米集》七十卷傳于世。

紀事

周紫芝《見李端叔書》　某不幸，生世不早，不得望見諸君子，未嘗不自歎恨。元祐之末，張右史守宛陵，於某爲鄉郡，是時年方十餘歲，騃不解事，不得以童子見，然已知誦其詩而樂聞其言矣。又十五年，而黃太史守當塗，與吾邦壤地相接。某家甚貧，方竭力以奉親，欲裹糧以趨之，而公輒罷去，不得一拜於其庭。又數年，則閣下相繼而來，實家於此。雖未得奉几杖於周旋之間，而翰墨歌詞，流風遺韻，固已得於交遊中爲不少矣。如是者又二三年，而始得望見閣下之門，猶未敢自以得聞教於席下，於是敢卜一見於今日也。重念某受質不悟，涉道甚淺，平生自誓，欲以作詩綴文自娛，想像古人語言妙天下，則心欣然慕之，獨恨其力不能到耳。不識閣下其有意於三沐而三薰之，以抉其盲而起其病乎？

又《書趙介叔雷莊詩後》　維揚人趙介叔頃與余相別於宛陵，今十年矣。是時東南羣盜蜂起，殊有重別之意。余作長短句贈別，云：「玉溪秋月浸寒波，忍持酒重聽離歌。不堪對，綠陰飛閣。月下羞娥，夜深驚鵲，轉南柯。慘別意，無奈愁何。他年事，不須重問，轉更愁多。」使傳杯者歌之，坐客爲之悽然。後介叔留九華，其家自泉南乘舟而下，道遇亂兵，舉族皆歿，前調遂爲語讖。紹興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客有錄介叔《雷莊小詩》以示余者，語極悲楚，讀之使人酸鼻，而其詩又工，皆可錄也。

《竹坡詩話》卷三　杜子美《北征》詩云：「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可謂窮矣。及賦《韋偃畫古松詩》，則云：「我有一匹

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綉段。已令拂拭光零亂，請君放筆爲直幹。」子美乃有餘絹作畫材，何也？余嘗戲作小詩，用少陵事云：「百尺寒松老幹枯，韋郎筆妙古今無。何如莫掃鵝溪絹，留取天吳紫鳳圖。」使少陵尚無恙，當爲我一捧腹也。

《梁谿漫志》卷九 劉高尚者，濱州安定人，家世爲農。生九歲不茹葷，後稍稍不語，問以事，則書而對。其語初若不可曉，已而輒驗。家人爲築別室以居，久之，言皆響應，遠近以爲神。聲聞京師，徽宗三使往聘之，辭疾不奉詔。宣和間，賜號高尚處士，而建觀以居，其徒因以其號名之。靖康之擾，棣人白其守，使迎高尚，守具安車邀之，不至。一日，棄濱而來，濱人大恐。後二日，濱州兵叛，屠其城。高尚至棣，棣人喜，守爲掃郵傳，供帳以舍之。高尚見之，笑去，乃即城隅治舍水傍。濱人或持金帛，攜家室以就其廬者，人往往笑之。既而敵騎大至，城且陷，人之死於兵者以萬數，而火不及其居，就之者果賴以免。敵人見高尚，皆下馬羅拜，不敢入其里。高尚嘗有言曰：「世之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問文章殺天下後世。」識者尊爲名言，鏤板以傳。竹坡周少隱既爲之傳，又推廣其言，而爲之說。

著錄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自序》 小兒曹未嘗學文，不識詩病，誤以爲好，而掇拾其遺，得若干卷，錄而藏之，問名于余。余告之曰：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爲尊也。使有補于世教，猶殆庶幾，不然，徒費紙札耳，不足錄。昔者山谷先生書告其甥曰：文章直是太倉一稊米耳。【略】後數年而集亡，當于東家醬瓿上而求之，其必有得矣。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周少隱《稊米集》。

陳公紹《重修太倉稊米集跋》 《稊米集》，宣城周左司少隱之詩文也。公之所作，裒聚成集，既沒而未傳。乾道丙戌，其鄉人殿撰陳公天麟帥襄陽，始鋟諸木，然校勘之不精，刻畫之舛錯，凡三百八十有五，而爲字千餘。淳熙辛丑春，公紹赴襄陽學官任，道過九江，見左司之仲子疇，得其家藏善本。比至，重加是正，命工修整，庶幾觀者靡有疑。時淳熙癸卯孟夏中澣，謹誌。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太倉稊米集》七十卷，樞密編修、宣城周紫芝少隱撰。自號竹坡居士。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七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一部十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周（蘇之）〔紫芝〕《太倉稊米集》十五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周紫芝集》七十卷。

《脈望館書目》 周少隱《太倉稊米集》八本。

又 《周右司集》二本。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太倉稊米集》十五冊，全。【略】凡七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宋板周紫芝《太倉稊米集》。陳景雲注：七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太倉稊米集》七十卷，編修朱筠家藏本。宋周紫芝撰。【略】是集樂府、詩四十三卷，文二十七卷。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一 《太倉稊米集》七十卷，舊鈔本。宋周紫芝撰。格闌外有「浣香居鈔本」五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太倉稊米集》七十卷，舊鈔影宋本。右宋宣城周紫芝少隱撰。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 《太倉稊米集》七十卷，影宋鈔本。劉疏雨舊藏。宋周紫芝撰。

《木犀軒藏書書目》 《太倉稊米集》七十卷，宋周紫芝撰。清鈔本，徐時棟跋，有鈔補。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太倉稊米集》七十卷，宋周紫芝撰。清鈔本，四冊，【略】存四十卷。

周棐《竹坡詞跋》 先父長短句一百四十八闋。先是，潯陽書肆開行，訛舛甚多，未及修正。適鄉人經由渭宣城搜尋，此未得其半，遂以金受板束下，未幾好事者輻輳訪求，粥書者利其得，又復開成，然比宣城本爲善，蓋棐親校讎也。去歲武林復得二章，今繼於《憶王孫》之後。先父一時交游如李端叔、翟公巽、呂居仁、汪彥章、元不伐莫不推重，平生著述綴集成七十卷，槧板襄陽。黃州開《楚辭贅說》、《詩話》二集，尚有《尺牘》、《大閑錄》、《勝游錄》、《羣玉雜嚼》藏於家，以俟君子廣其傳云。乾道九年閏正月十五日，男棐拜書。

孫兢《竹坡詞序》　凡一百四十八詞，釐爲三卷。乾道二年上元日，高郵孫兢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竹坡詞》一卷，周紫芝撰。

毛晉《竹坡詞跋》　余昔鐫《竹坡老人詩話》，恨未見其全集【略】。茲集長短句凡三卷，末有子荣跋，綴二闋于絕筆之後。但《減字木蘭花》誤作《木蘭花令》，今釐正。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六集：周紫芝《竹坡詞》三卷，五十五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竹坡詞》三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周紫芝撰。【略】《書錄解題》載《竹坡詞》一卷，此本作三卷。考卷首高郵孫兢序，稱離爲三卷，則《通考》一卷乃三卷之誤。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竹坡詞》三卷，宋周紫芝撰。六集。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　清初仿宋本。　知不足齋刊本。　舊鈔三卷本。

《遂初堂書目・文史類》　《周少隱詩話》。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周紫芝《竹坡詩話》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竹坡詩話》，一部一冊，闕。

《百川書志》卷一八　《竹坡詩話》一卷，宋定成郡公周少隱撰。

《脈望館書目》　《竹坡老人詩話》一本。

《趙定宇書目》　《稗統》第一百九十六冊：《竹坡詩話》。

《國史經籍志》卷五　《周少隱詩話》三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四　《竹坡詩話》一卷，百川學海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竹坡老人詩話》一卷，宋周少隱。

《汲古閣校刻書目》　津逮秘書第五集：《竹坡詩話》，三十四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竹坡詩話》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周紫芝撰。【略】周必大《二老堂詩話》辨金鎖甲一條，稱「紫芝詩話百篇」，此本惟存八十條，又《山海經詩》一條，稱「竹坡詩話第一卷」，則必有第二卷矣。此本惟存一卷，蓋殘闕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八　《竹坡老人詩話》三卷，宋刊本。宋周紫芝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竹坡詩話》一卷，宋周紫芝撰。百川學海本。　津逮祕書本。　歷代詩話本。

雜錄

《二老堂詩話》　紫芝云：「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採。」此高力士詩也。魯直作《食筍詩》云「尚想高將軍，五溪無人採」是也。張文潛作《薺羹詩》乃云：「論斤上國何曾飽，旅食江城日至前。嘗慕藜羹最清好，固應加糁愧吾緣。」則是高將軍所作乃薺詩耳，非筍詩也。二公同時，而用事不同如此，不知其故。余按二詩各因筍、薺而借用作斤賣之句，初非用事不同，紫芝何其拘也。

王庶

論述

劉一止《樞密副使左通議大夫王庶除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制》　具官王某，氣稟直方，學兼文武。夙負敢爲之略，獨高應變之方。草木知其威名，夷狄問其年狀。朕念兵民之大計，求縉紳之實能，召自遠方，俾還近列。旋授樞機之柄，方須帷幄之籌。何引疾之甚堅，屢抗章而莫止。眷湖湘襟帶之地，連東南形勢之區，疲甿未蘇，鄰盜僅息。是用開元戎之巨屏，錫秘殿之隆名，勉爲朕行，徒得君重。勿謂長沙之地狹，不足回旋，當思隴右之風流，尚在慷慨。服我明命，佇觀壯猷。

《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五劉一止《王庶落職宮祠制》　大言惑衆，小智飾姦。既陳立異之辭，旋有壞成之意。儻謂和戎之非策，則雖執義以何慚；乃因

知己之莫留，始欲脫身而邀譽。第務死黨，寧知有君？

李彌遜《知荊南府王庶復徽猷閣直學士制》 具官某才猷敏濟，氣節剛方。洞明韜略而本之詩書，妙達權謀而由於法度。肆疇嘉績，作鎮鉅藩。迨茲報政之優，備著宣勞之效。流庸自占，仁風浹於遺黎；桴鼓不驚，威名儻於鄰敵。允資控制，以寬顧憂，載陞延閣之華，用益帥旄之重。雖爾舊物，惟予茂恩。勉圖終功，嗣有休命。

朱熹《跋王樞密贈祁居之詩》 王公素剛毅，有大節。方廷爭和議時，視秦檜無如也，而能屈體下賢，出於誠意如此，是可尚已。祁公以布衣諸生抗彊相、折悍吏，卒全窮交。非其所養之厚，所守之堅，何以及此！三復此卷，爲之太息而書其後云。淳熙己亥臘月壬辰，新安朱熹謹書。

傳記

《宋史》卷三七二《王庶傳》 王庶字子尚，慶陽人。崇寧五年舉進士第，改秩，知涇州保定縣。以种師道薦，通判懷德軍。【略】以庶爲陝西運判兼制置解鹽事。疆事益棘，欽宗欲幸襄、鄧，先命席益爲京西安撫使，益求庶自副。高宗即位，除直龍圖閣、鄜延經略使兼知延安府。累立戰功，進集英殿修撰，陞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略】會詔庶守京兆，庶先以失律自劾得罷，丁內艱。【略】紹興五年，起復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略】〔張〕浚言于朝，陞徽猷閣直學士。有讒於浚者，徙庶知成都，改嘉州。明年，浚劾庶輕率傾險，落職奉祠。尋起知遂寧，固避得請。六年，除湖北安撫使、知鄂州。趨闕，上因燕見，【略】復顯謨閣待制，知荊南府、湖北經略安撫使，又復直學士。七年十月，以兵部侍郎召。明年春，入對，【略】即日遷本部尚書。閱月，拜樞密副使。議者乞遣重臣行邊，遂命庶措置江淮邊防。【略】當是時秦檜再相，以和戎爲事。金使烏陵思謀至，詔趣庶還。庶力詆和議，乞誅金使，其言甚切。金又遣張通古來許割地，還梓宮，歸太后，【略】凡七疏乞免官，乃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劾庶本趙鼎所薦，欺君罔上。庶罷歸，至九江，被命奪職，徙家居焉。十三年，御史胡汝明論庶譏訕朝政，責衡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至貶所卒。孝宗思庶言，追復其官，謚敏節。

紀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 洛索既得長安，即鼓行而西，進陷鳳翔府，隴右大震。夏人諜知關、陝無備，遂以宥州監軍司檄至延安府，自言大金以鄜延割隸本國，須當理索，若敢違拒，當發兵誅討。鄜延經略使王庶口占檄詞報曰：「金人初犯，本朝嘗以金肅、河清畀爾，今誰守之？國家以奸臣貪得，不恤鄰好，一至於此。貪利之臣，何國蔑有？豈意夏國躬蹈覆轍，比聞金人欲自涇、原徑擣興、靈，方竊爲之寒心，不圖尚欲乘人之急。幕府雖士卒單寡，然類皆節制之師，左枝右梧，尚堪一戰。果能辦此，何用多言？」徑檄興中府。因遣諜間其用事臣李遇，夏人竟不出。

又卷一六 會主客員外郎、陝西撫諭使謝亮西入關，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夏國爲患，至小而緩，金人爲患，至大而迫。方敵兵挫銳於熙河，奔北於本路，子女玉帛，不知紀極，占據同、華，畏暑休兵。閣下能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漕臣應給糧餉，爭先並進，雖未能洗雪前恥，亦可以驅逐渡河，全秦奠枕，徐圖恢復。夏人秋稼未登，饑餓疲困，何暇興兵？庶可保其無他。」亮不聽，遂自環慶入西夏。夏國主乾順已稱制，倨見之。亮留夏國幾月，乃與約和罷兵，更用均敵禮，乾順許之。亮歸，夏人隨之以兵，掩取定邊軍。

《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五 王庶安置在道州，以疾卒。諸子扶護歸江州，親舊迎見之。其子之奇、之荀撫柩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讎必報。」親舊皆掩其口，仍高聲以混其語。庶嘗自號當叟，或問其意如何，庶曰「吾之所爲，皆合其宜，不敢失當，故號爲當叟」云。

胡份

李光《靖州通判胡公墓誌銘》 公諱份，字兼美。姓胡氏。其先自建康家

廬陵。【略】公事後母已以孝聞，早就外傅，能肄宵雅之三。長學章句，司業李公朴時蒞講席，門甚高，獨與其進藝，屢占高等。不喜時文，文一出己，無剽竊。每郡試，輒伏場屋，標望籍。舍法行，貢璧水，繼入上庠，閱一星，學益進。年三十八釋褐，授臨江軍刑曹。明習三尺法，多所平反。【略】以妣憂去官，服闋，遷掾袁州兵曹。建炎初，官制行，改司法，繼改辭曹，攝郡幕。【略】上即位，覃恩晉從政郎。罷歸，久之，除衡州教授，而宣教公捐館，免喪且數年，無仕進意，或謂恩未暨親，乃詣闕，除教授澧州。【略】一歲，諸司章交薦，改左宣教郎。【略】尋除通守靖州，轉奉議郎。【略】還鄉，轉左朝奉郎，請老，童顏秀眉，偶感疾而終，實辛未正月辛丑也，享年七十。【略】公爲文長於持論，在郡庠太學時，屢中第一，士爭膾炙。工爲詩，得風雅體。有《書解》三十卷、文集五十卷藏於家。【略】銘曰：襮順裏方，氣剛以閎，蓋德之光。爬癢櫛垢，弱強植稚，吏帖民良。父父子子，家巷術理，刑于鄉邦。穀我後嗣，玄石昭美，千稔之藏。

趙佶 宋徽宗

論述

綜論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九三汪伯彥《跋徽宗皇帝御書草聖詩》 恭覽熙陵親札古詩，凡五十有二章，章或五言，或七言，幾千字。乾文義畫，倬然飛動，若龍翔鳳翥。詩之大槩，如曰「似彼造化力，由茲方寸中」，有以見其以大宗師出而應帝王業也；如曰「巷有千家月，人無萬里心」，有以見當時戢戈偃武之意也。千變萬態，其指處如風雅頌焉。雖曰古什，而其溫柔之教，實出於當時文治天下之心，形之於書而託之於古什也如此。

趙構《徽廟御集序》 □□□□□室則泣，天性慈惠，克廣一祖六宗之仁心，何勤如焉，何君比焉？故發爲訓詞則溫厚之言也，推爲典誥則丁寧之誨也，以至指麾邊機，險度利害，英謀德意，修省戒懼，無不情文周密，動千百言。賦詠歌詩，垂裕後昆者，盈於策牘。內禪之後，時有篇章，縱肆筆之，書造神化。

《能改齋漫錄》卷一六 徽宗天才甚高，于詩文外，尤工長短句。

《畫繼》卷一 徽宗皇帝天縱將聖，藝極於神。即位未幾，因公宰奉清閒之宴，顧謂之曰：「朕萬幾餘暇，別無他好，惟好畫耳。」故秘府之藏，充牣塡溢，百倍先朝。又取古今名人所畫，上自曹弗興，下至黃居宷，集爲一百秩，列十四門，總一千五百件，名之曰《宣和睿覽集》。蓋前世圖籍未有如是之盛者也。於是聖鑒周悉，筆墨天成，妙體衆形，兼備六法，獨於翎毛尤爲注意，多以生漆點睛，隱然豆許，高出紙素，幾欲活動，衆史莫能也。

《宋史》卷二二《徽宗本紀贊》 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獷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游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爲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佳兵勤遠，稔禍速亂。他日國破身辱，遂與石晉重貴同科，豈得諉諸數哉！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猶告武王以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況宣、政之爲宋，承熙、豐、紹聖稔喪之餘，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爲戒。

《圖繪寶鑒》卷三 徽宗萬幾之暇，惟好書畫，興學校藝，如取士法。丹青卷軸，具天縱之妙，有晉唐風韻。尤善墨花石，作墨竹，緊細不分，濃淡一色。焦墨聚密，微露白道，自成一家，不蹈襲古人軌轍。尤注意花鳥，點睛多用黑漆，隱然豆許，高出縑素，幾欲活動。畫後押字用「天水」及「宣和」、「政和」小璽志，或用瓢印蟲魚篆文。

胡祇遹《跋徽宗畫淵明夏居圖》 政和天子喜多能，書畫文詩要得名。民恤兵驕豈無事，卻從閑適慕淵明。細詠淵明孟夏詩，此身與物共熙熙。熙春閣上清風起，正是征人渴死時。

燕南芝庵《唱論》 帝王之知音律者五人：唐玄宗、後唐莊宗、南唐李後主、宋徽宗、金章宗。

《詩藪》外編卷五 徽宗宮詞佳者，如：「嬌雲溶漾作春晴，綉轂清風出

鳳城。樓上紅粧爭笑語，隔簾遙聽賣花聲。」「小雨輕飛濕燕泥，萬花零落柳垂堤。紫清宮闕人稀到，廊上雙雙孔雀栖。」「小桃初破未全香，清晝金胥漏已長。臨罷《黃庭》無一事，日移花影上迴廊。」「秦娥從小學宮韶，卻愛仙音逸韻飄。應慕鳳臺仙史伴，夜闌時按白牙簫。」「銷金花朵遍輕羅，剪作春衣賜下多。鬬薄只貪腰似柳，夜深無奈峭寒何。」皆可觀。

張寧《宋徽宗詩畫跋》 徽宗優於翰墨，其所畫多山林物致，與此卷類，詩亦殊有荒閑衰謝之思，豈心畫所形，遂成詩畫讖哉！人君一日萬機，而能游心文藝，過於聲色淫巧遠矣，第不如明良之歌、山龍之繪爲更重大耳。此所以爲元主所誚也。

唐文鳳《奉題徽宗十八鶴圖》 仙姿何事擬登瀛，不戒乘軒百感生。千古青城空月色，可憐無復九皐鳴。

愛新覺羅弘曆《宋徽宗》 多能無不精，君道失之深。親邪如弗勝，去正曾莫諗。黨禍過漢唐，賢臣都在禁。銳意文太平，天神欺已甚。艮嶽綱花石，紅蕖依碧沁。是皆足亂國，那更開邊禍。童貫明攻遼，馬政暗通金。既復背金盟，南侵流血浸。北宋匪亡欽，致亡徽合任。

分論

《宣和罪己詔》 《四六談麈》：宣和末罪己詔，如「天變遣見而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乃用陸宣公語宇文叔通詞也。

《與和詵札》 劉克莊《跋徽宗宸翰三》：臣恭惟祐陵天縱多能，詞翰爲帝中第一。此三御筆皆付和詵處分邊事。時女眞已數犯契丹，故宸翰云爾。詵雖武人，猶能持南北誓好，師出無名之論。奈何黼主謀於內，貫專征於外，雖種師道之意亦銳。詵以偏郡守臣，爭之不勝。及血白溝之衂，師道遁歸，詵生違貫節度貶責矣。議者追恨燕山之役，至今未已。以御筆觀之，一小小劫掠，即問有何釁端？二未得，遣問三，體探戎生，住坐上意，曷嘗一日忘敵國外患哉？黼、貫罔上誤國之罪，上通於天矣。

《賜沈晦》 樓鑰《恭題徽宗賜沈晦御詩》：宣和六年，御試策問，非舉子所能條對，惟胥山沈公晦以軼羣之才，精通象數，借箸籌之，一揮數千萬言，炳如也。祐陵喜于得人，聞喜宴以御詩寵之，雲章昭回，具在金花箋上，至今如新，勢欲飛動。是時以貢士人衆，特添省額一百人，廷試士子至八百有五人，文物盛一時。沈氏其世世寶之，使後來者猶得以想見承平氣象。胥山遭時多艱，不得躋時于舜、禹之前，能捐軀盡瘁于干戈擾攘中，而去就出處，卒保名節。裒然舉首，可謂不負徽皇知人之哲矣。

《賜張繼先》 樓鑰《恭題徽宗賜張繼先御詩》：嘉定五年歲在壬申，郊祀慶成，中外交賀。廼季冬甲午，皇帝恭謝太一宮，臣扈駕陪班。既已竣事，知宮事高士臣易如剛以所藏徽宗皇帝賜虛靖先生張繼先詩翰示臣，且求跋其後。竊惟漢天師道成于蜀，而教傳于龍虎山，至三十代而虛靖出，仙姿絕人，道術驚世，人謂天師復生，誠不爲過。祐陵親御詞翰，爛然如新。再拜仰瞻，盪耀凡目。勒之堅珉，以鎮名山，已爲晚矣。嗚呼，人知祐陵之崇道敎，不知仁心實本乎爲民，人知虛靖之仙去，而蜀之青城猶有見之者。此詩尤不可以無傳也。

《詠荔枝賜王安中》 《歸田詩話》卷中：徽宗於禁苑植荔支，結實，以賜燕帥王安中。御製詩云：「葆和殿下荔支丹，文武衣冠被百蠻。思與近臣同此味，紅塵飛鞚過燕山。」蓋用樊川「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支來」句意。竟成語讖。

《北狩旅中作》 《詩藪》外編卷五：《說郛》載宣和帝一絕云：「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天南無雁飛。」此蓋北狩時旅中作也，意殊可悲。又欽宗：「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當時父子情況如此，豈止令人酸鼻？《紇干山雀》詩，時或以爲昭宗。

《題燕山僧寺》 《鷄肋編》卷中：有人自虜中逃歸，云過燕山道間僧寺，有上皇書絕句云：「九葉鴻基一旦休，猖狂不聽直臣謀。甘心萬里爲降虜，故國悲涼玉殿秋。」天下聞而傷之。使尚在位，豈止祭曲江而已乎？申屠剛謂「未至豫言，固當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者是矣。杜牧謂「後人哀之」，可不鑒哉？

《哲宗皇帝挽詩》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九引《藝苑雌黃》：前輩論詩，有奪胎換骨之說，信有之也。杜陵《謁玄元廟》，其一聯云：「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蓋紀吳道子廟中所畫者。徽宗嘗制哲廟挽詩，用此意作一聯云：「北極聯龍袞，西風拆雁行。」亦以「雁行」對「龍袞」，然語意中的，其親切

過於本詩。不謂之奪胎可乎？不然徒用前人之語，殊不足貴。

《詠連株》《墨莊漫錄》卷四：政和初，閩中貢連株者，移植禁中，次年結實，不減土出。道君御製詩云：「玉液乍凝仙掌露，絳紗初脫水晶丸。」蓋體物之工矣。時群臣皆應制焉。

《過三河》《讕言長語》：作詩文等忌頭上安頭，所謂「關門閉戶掩柴扉，半夜三更子時候。」又宋徽宗因至三河，吟曰：「半醒半醉當半夜，三更三點過三河。」

《燕山亭》（裁翦冰綃）《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猿鳴三聲，征鳥踟躕，寒雲不飛。徽宗前身是玉堂天子，不聽玉皇說法，謫降人間，水火葬之，一生做夢，知乎否？《皺水軒詞筌》：南唐主《浪淘沙》曰：「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至宣和帝燕山亭則曰：「無據，和夢也，有時做不成。」其情更慘矣。嗚呼，此猶「麥秀」之後有《黍離》也。《飲冰室評詞》乙卷：昔人言宋徽宗爲李後主後身，此詞感均頑豔，亦不減「簾外雨潺潺」諸作。

《醉落魄》（無言哽咽）《張氏可書》：徽宗預賞景龍門追悼明節詞曰，【略】暨北狩，人謂末句有讖。

《月上海棠》《雲麓漫鈔》卷四：徽廟既內禪，尋幸淮浙，嘗作小詞，名《月上海棠》，末句云：「孟婆，且與我做些方便，吹箇船兒倒轉。」而隆祐保祐之功，蓋讖於此。諺語謂風爲孟婆，非也。《說郛》卷五七引《雪舟脞語》：徽宗亦工長短句。方北狩在虜中，猶作小詞云：「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吹箇船兒倒轉。」《丹鉛續錄》卷一二：宋徽宗在北廷，《清明日》詩曰：「茸母初生認禁烟，無家對景倍凄然。帝城春色誰爲主，遙指鄉關涕淚連。」又戲作小詞云：「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吹個船兒倒轉。」茸母、孟婆正是的對。

傳記

《宋史》卷一九至卷二二《徽宗本紀》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諱佶，神宗第十一子也。【略】元豐五年十月丁巳，生於宮中。明年正月賜名，十月授鎮寧軍節度使，封寧國公。哲宗即位，封遂寧郡王。紹聖三年，以平江、鎮江軍節度使封端王，出就傅。五年，加司空，改昭德，彰信軍節度。元符三年正月己卯，哲宗崩，皇太后垂簾，哭謂宰臣曰：「家國不幸，大行皇帝無子，天下事須早定。」章惇厲聲對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皇太后曰：「神宗諸子，申王長而有目疾，次則端王當立。」【略】乃召端王入，即皇帝位，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略】二月己亥，始聽政。【略】〔五月〕乙丑詔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辛卯，還司馬光等致仕遺表恩。【略】〔冬十月〕己未，詔禁曲學偏見，妄意改作以害國事者。【略】〔十一月〕己丑，置《春秋》博士。【略】〔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辛未，出御製南郊親祀樂章。【略】〔崇寧元年九月〕乙未，詔中書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爲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丁酉，治臣僚議復元祐皇后及謀廢元符皇后者罪。【略】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彥博等、侍從蘇軾等、餘官秦觀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書刻石端禮門。庚子，以元符末上書人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爲正等，悉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餘人爲邪等，降責有差。【略】〔崇寧二年四月〕乙亥，詔毀刊行《唐鑒》并三蘇、秦、黃等文集。【略】奪王珪贈謚。追毀程頤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略】〔七月〕辛亥，罷《春秋》博士。【略】〔八月〕甲戌，詔天下興學貢士，建外學于國南。【略】〔九月〕令天下監司長吏廳各立元祐姦黨碑。【略】冬十一月庚辰，以元祐學術政事聚徒傳授者，委監司察舉，必罰無赦。【略】〔崇寧四年〕五月戊申，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略】〔政和元年九月〕鄭允中、童貫使遼，以李良嗣來，良嗣獻取燕之策，詔賜姓趙。【略】〔三年十一月〕乙酉，以天神降，詔告在位，作《天眞降臨示現記》。【略】〔重和元年八月〕辛酉，詔班御注《道德經》。【略】〔九月〕丁酉，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爲紀志，賜名《道史》。【略】〔宣和四年十月〕遣趙良嗣報聘于金國。己卯，遼將郭藥師等以涿、易二州來降。【略】〔十二月〕辛卯，金人入燕，蕭氏出奔。壬辰，使來獻捷。【略】〔六年〕冬十月庚午，詔：有收藏習用蘇、黃之文者，并令焚毀，犯者以大不恭論。【略】〔七年十二月〕乙巳，童貫自太原遁歸京師。己酉，中山奏金人斡離不、粘罕分兩道入攻。郭藥師以燕山叛，北邊諸郡皆陷。【略】庚申，詔內禪，皇太子即皇帝位。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居于龍德宮。【略】靖康元年正月己巳，詣亳州太清宮，行恭謝禮，遂幸鎮江府。四月己亥，還京師。明年二月丁卯，金人脅帝北行。紹興五年四月甲子，崩于五國城，年五十有四。七

年九月甲子，凶問至江南，遙上尊謚曰聖文仁德顯孝皇帝，廟號徽宗。

紀事

作家逸事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一一引**《**北狩行錄**》〔太上〕雖在蒙塵，不忘教子以義方之訓，每下程課，諸王問安，必留之坐而賜食，或賦詩屬對。有兩聯，今附於左。太上曰：「落花滿地春光晚。」故鄆王楷對曰：「芳草連雲暮色深。」餘皆類此。

《**揮麈餘話**》**卷一** 明清頃於蔡微處得觀祐陵與蔡元長賡歌一軸，皆眞迹也，今錄於後：己亥十一月十三日，南郊祭天，齋宮即事，賜太師：「報本精禋自國南，先期清廟宿齋嚴。層霄初擴同雲霽，暖吹俄回海日暹。十萬軍容冰作陳，九街鸞瓦玉爲簷。肅雍顯相同元老，行慶均釐四海霑。」太師臣京恭和，【略】徽，元長之孫，自云當其父祖富貴鼎盛時，悉貯於隆儒亨會閣，此百分之一二焉。國禍家艱之後，散落人間，不知其幾也。

《**老學庵筆記**》**卷二** 徽宗嘗乘輕舟泛曲江，有宮嬪持寶扇乞書者，上攬筆亟作草書一聯云：「渚蓮參法駕，沙鳥犯鈎陳。」俄復取筆涂去「犯鈎陳」三字，曰：「此非佳語。」此聯實李商隱《陳宮》詩，亦不祥也。

《**桯史**》**卷八** 徽祖將內禪，既下哀痛之詔，以告宇內，改過不吝，發于至誠。前一夕，即玉虛殿常奉眞馭之所，百拜密請，祈以身壽社稷。夜漏五鼓，焚詞其間，嬪嬙巨璫，但聞謁禱聲，而莫知其所以然。明日，遂御玉華閣，召宰執，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又一日，欽宗遂即位，實宣和七年十一月辛酉也。明年正月己巳，赤白囊至，徽祖夜出通津門，以如亳社。斡離不既退師，龍德行宮在京口，織人乘間有劍南自奉之疑，奉表亟請歸京師。駕至睢陽，李忠定綱奉詔迎謁，見于幄殿。既辭，遂出所焚詞藁，俾宣示宰執百官，忠定家有藏本焉。其辭曰：【略】按蔡絛《國史後補》載徽祖教門尊號爲「玉京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寶至眞玉宸明皇大道君」，與此不同，意歸美之稱，不欲以自名耳。

《**賓退錄**》**卷二** 新淦祥符觀道士何得一，宣和間遊京師，遇方士陶光國，愛其人物秀整，語之曰：「當爲辦一事，姑亟歸！」無幾何，徽宗夢人曰：「天上神僊鄭化基，地下神僊何得一。」明日，命閱祠部帳，得諸新淦籍中，化基其師也。遽命召。時得一方次郢州，守貳禮請以往。既對，上大悅，賜號冲妙大師，主龍德太一宮。旋授丹林郎，制曰：【略】時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也。未幾中原亂，得一亦歸故里，坎壈以死。得一庸人，無他異，僥倖至此。光國不知何許人。

《**宋稗類鈔**》**卷二** 徽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有方士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輿，但形勢稍下。儻少增高之，則皇嗣繁衍矣。上遂命培其岡阜，使稍加於舊，而果有多男之應。自後海內乂安，朝廷無事，上頗留意苑囿。政和間，遂即其地大興工役。築山號壽山艮嶽。命宦者梁師成專董其事。時有朱勔者，取浙中珍異花木竹石以進，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所費動以億萬計。調民搜巖剔藪，幽隱不置。一花一木，曾經黃封，護視稍不謹，則加之以罪。斫山輦石，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以出之，至名曰神運。舟楫相繼，日夜不絕。廣濟四指揮，盡以充挽士，猶不給。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進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者。大率靈壁太湖諸石，二浙奇竹異花，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異木之屬，皆越海渡江，鑿城郭而至。後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獨許朱勔及蔡攸入貢。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技藝，凡六載而成，亦呼爲萬歲山。奇花美木，珍禽異獸，莫不畢集。飛樓傑觀，雄偉瑰麗，極於此矣。越十年，金人攻城。大雪盈尺，詔令民任便斫伐爲薪。是日百姓奔往，無慮十萬人。臺榭宮室，悉皆拆毀，官不能禁也。

作品本事

王安中《**進和聖製元夕詩序**》 臣伏蒙宣示御製《觀燈詩》，仍許和進。臣竊聞都城父老皆曰：元夕之盛，未有如今歲者。蓋道化昭昭，四海屢豐，比自立春，嘉澤霑浹，和風應律，河流通駛，況復闕庭神麗，端樓鼎新，五門張燈，實始於此。臣敢采民謠，仰賡聖韵，塵瀆睿覽。

又《**進和御製幸太學秘書省詩序**》 臣恭睹陛下臨幸秘書省，觀列聖神

筆及三代鼎彝、二王行草、異書名畫。幷以萬幾餘暇所書千文十體與夫寫物賦形之妙，分賚群臣。移蹕賢闕，款謁宣聖，次御經幄，俯聽講說，親紆天步，臨觀齋廡。右文崇儒之盛，千載一遇，九州四海，聞風呼舞。今蒙宣示御製詩，仍許輔臣進和。臣謹控竭蕪陋，仰賡聖作。

《揮麈後錄》卷二　〔艮岳〕，宣和壬寅歲始告成，御製爲記。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大觀三年四月壬子，尚書省甘露降。御筆以中臺布政之所，天意昭格，致此嘉祥，因成四韻，以記其實，賜執政而下，云：「政成天地不相違，瑞應中臺贊萬幾。夜浥垂珠濡綠葉，朝凝潤玉弄清輝。仙盆雲表秋難比，豐草霄零日未晞。本自君臣俱會合，更嘉報上美能歸。」

又卷一二　徽宗嘗作詩句，命蔡少保居安賜元長云：「相公公相子。」元長遽對以進曰：「人主主人翁。」徽宗又因宴近臣，製詩語云：「北斗七星三四點。」唯曹希蘊能對之云：「南山萬壽十千年。」

又卷一六　宣和己巳冬，幸亳州途次，御製《臨江仙》云，【略】。

《老學庵筆記》卷三　宣和中，保和殿下種荔枝成實，徽廟手摘以賜燕帥王安中，且賜以詩曰：「保和殿下荔枝丹，文武衣冠被百蠻。思與廷臣同此味，紅塵飛鞚過燕山。」

《容齋四筆》卷二　大觀初年，京師以元夕張燈開宴。時再復湟、鄯，徽宗賦詩賜群臣，其頷聯云：「午夜笙歌連海嶠，春風燈火過湟中。」席上和者皆莫及。開封尹宋喬年不能詩，密走介求援於其客周子雍，得句云：「風生閶闔春來早，月到蓬萊夜未中。」爲時輩所稱。

《清波別誌》卷中　宣和御製《文宣贊》也，蓋因宰臣王黼奏請而從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　初，二帝既徙中京，御史中丞秦檜實從。既而聞上中興，上皇欲作書貽左副元帥宗維，與約和議，大略言：「唐太宗復突厥，而沙陀救唐；冒頓單于縱高帝於白登，而呼韓賴漢；近世耶律德光絕滅石氏，而中原灰燼，數十年終爲他人所有。其度量豈不相遠哉？近聞嗣子之中，有爲人之所推戴者，蓋祖宗德澤之在人，至深至厚，未易忘也。若左右欲法唐太宗、冒頓單于，受興滅繼絕之名，享歲幣玉帛之好，當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諭嗣子以大計，使子子孫孫，永奉職貢，豈不爲萬世之利？」上皇草書已，諭駙馬都尉深州防禦使蔡㑹曰：「爲我示秦檜，更潤色之。」檜讀書嗚咽，即厚遺本路都統，達於宗維。宗維有慚色。㑹，京子也。

《裎史》卷九　既而金人寒盟，藥師首叛，粘罕遂犯太原。肅愍以宣諭使事歸奏，徽祖見之，嘆曰：「王黼不用卿封殖契丹以爲藩籬之議，是以有此。」是日，遂詔於榻前草詔罪己，大革弊政，其略曰：「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上天震怒而朕不悟。」令下，人心大悅。識者以比陸贄感泣山東之詔云。

《歲時廣記》卷一〇引《東京夢華錄》　正月十五日，駕詣上清宮，至晚還內，御製《勝勝慢》詞。

又引《歲時雜記》　御製同韻賜范左丞。序云：「上元，賜公師宰執觀燈御筵，遵故事也。卿初獲御坐，以《滿庭芳》詞來上，因俯同其韻以賜。」

《朝野遺記》　徽廟在韓州，會賡傳書至。一小使始至，見上登屋，自正芟舍，急下顧笑曰：「堯舜茅茨不翦。」方取械賅。又有感懷小詞，末云：「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裏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有時不做。」眞似後主「別時容易見時難」聲調也。後顯仁歸鑾云：「此爲絕筆。」

《楓窗小牘》卷上　壽山艮岳，在汴城東北隅，徽宗所築。初名鳳凰山，後改壽山。艮岳周圍十餘里。【略】既成，帝自爲《艮岳記》，以爲山在國之艮位，故名艮岳。

《藏一話腴》內編卷下　徽廟一日幸來夫人閣，就灑翰于小白團，已書七言十四字，而天思稍倦，顧在側瑾曰：「汝有能吟之客，可令續之。」因薦鄰里太學生，既宣入內侍省，恭讀宸製，不知指意，乞爲取旨，或續句呈，或就書扇左。上曰：「朝來不喜餐，必惡阻也。當以此爲詞，以續于扇。」詩成，上大悅，會將試士，命于來奏名徑使造庭，賜以第焉。上御詩曰：「選飯來時不喜餐，御廚空費八珍盤。」生續曰：「人間有味都嘗遍，只許江梅一點酸。」

《孔氏祖庭廣記》卷三　宣和四年，詔修太學宣聖殿，賜御製書贊云，【略】命刻石於太學，昭示無窮。

《宋元通鑒》卷五七　〔李綱等議假皇太子以位號〕，帝意遂決，是夕，帝即玉虛殿常奉眞馭之所，具詞密禱，其詞曰，【略】辛酉，宰臣奏事，帝留李邦彥，語敏，綱所言，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因下詔禪位于太子。

《蠹精雋》卷二　宋葉坦齋《寶筆衡》載：「宣和元年秋，道德院奏金芝生，駕幸觀。因幸蔡京家鳴鑾堂，置酒。時蔡京有詩，徽宗即席賜和曰：『道德方今喜迭興，萬邦從化本天成。定知金帝來爲主，不待春風便發生。』」其後女

眞入中原，以宣和七年冬至京師，十一月二十五日城破。時太史預借立春。

《**漁洋詩話**》卷上　《三朝北盟會編》載：徽宗北狩至定武，金人高會擊毬，請帝賦詩，曰：「錦裘駿馬曉棚分，一點星馳百騎奔。奪得頭籌須正過，休令綽撥入斜門。」《揮麈餘話》載：道君《祲祀禮成再賜太師暹字韻詩》云：「歸問雪中誰詠絮，冥搜花底自巡簷。」佳句也。

著錄

趙構《徽廟御集序》　自升靈太微，部佚不全。顧惟菲德，早膺慈訓，夙夜思勉，不敢怠忽。爰命攸司，凡御府所藏，省寺所掌，刻於金石者裒集之，秘於人間者賞取之，編摹類纂，悉有次第。成書來上，得一百卷。

《讀書附志》卷下　《宣和御製詩》一卷。右，徽宗皇帝賜張忠文公叔夜之詩也，凡二十有八篇云。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徽宗御製崇觀宸奎集》一卷。

又　《宮詞》一卷。

毛晉《跋宋徽宗宮詞》　五岳山人止選一百六十七首，坊刻或二百八十一首，或二百九十二首，或三百首，或三百首有奇，多混入鄙俚贋作，以取數多。既從雲間得一元本，止缺二首，而時本雜詩十去其半，然風格已遜三家矣。

《百川書志》卷一五　徽宗《宮詞詩集》三卷。緝熙殿所收御製七言絕句，積二十二年，得三百首，皆詠宮掖之事，樂昇平之句也。

曹元忠《輯宋徽宗詞跋》　光緒庚子歲，余假館顧氏怡園，嘗輯宋徽宗詞，而以《書畫大觀錄》所載高宗御制序附其後。或據《甫田集》跋此序語，稱後有故吏龍舒胡珵跋，云集藏敷文閣。而史云：紹興二十四年九月己巳，宰臣進呈《徽宗皇帝御集》凡百卷，上自序之，權奉安于天章閣。豈當時敷文未成爲疑？【略】則是紹興十年已建敷文閣，并置學士等官，斷無二十四年進呈《徽宗御集》時，閣猶未成，尚待奉安天章之理。殆史誤已。獨惜宋世君臣，但知建閣設官，典司掌守，并無刊本流傳。卒令國亡，集亦散佚。無論閎篇鉅制也，即此慢詞小唱，至今見聞所及，隨事蒐羅，亦只存十一于千百。轉不若崇寧大晟府諸臣，如周邦彥、晁端禮輩，其所撰樂章，閱七八百年猶在人口也，則感慨繫之矣。

藝文

韓駒《臣桌以御畫鵲示臣某謹再拜稽首賦詩》　君王妙畫出神機，弱翅爭巢并語時。想見春風鳩鵲觀，一雙飛占萬年枝。　舍人簪筆上蓬山，輦路春風從駕還。天上飛來兩烏鵲，爲傳喜色到人間。

葉夢得《徽宗皇帝挽歌詞五首》　制作三王舊，憂勤一紀餘。豈惟成禮樂，眞欲混車書。黼扆猶丹陛，飄輪忽紫虛。帝鄉歸路穩，無復顧樓居。　帝業承瓜瓞，天倫映棣華。千年垂接統，四海自爲家。畢郢終何恨，蒼梧邈已賒。廟壖驚指顧，行路泣悲笳。　脫屣初無戀，遺弓故不忘。金盤徒自聳，玉椀且深藏。付託歸眞主，經營有舊章。柏城森渭水，空愧寢中郎。　卜宅軒臺近，因山禹穴深。綴衣驚在匣，黃屋本非心。海闊青雲隔，天高白日沉。秋風無馬迹，惆悵屬車音。　浴殿陪書詔，甘泉忝侍臣。虛傳游帝所，不復從時巡。效死終何日，餘生漫此身。攀髯如已矣，揮涕灑江濱。

曹勛《祭告徽考文》　維紹興十二年歲次壬戌三月初一日，攀附孤臣曹某謹稽首泣血，祭告於大宋徽宗太上皇帝：臣頃屬歲在丁未，自燕山被密旨，令朝謁嗣聖。當時於重圍中泣血辭去，凡所行授，一一上達。道路隔絕，無從復命，玉音在耳，恍未十年。遽聞駕已棄天下。攀附賤臣，尤極摧殞，慙大恩之不報，痛崩問之鼎臨。既不終羙里之奉，又不得穿壙而死。皇天冤哉，此怨罔極！今日奉事嗣聖，講好金國，水陸萬里，趨造上京。密邇陵寢，無從拜伏，引領神御，肝心糜潰。敢冀上皇，陰相其爲，俾梓宮母后及事關宗廟者率獲所請。天下幸甚。臣又有鄙意，敢以奏陳：昔太子申生謂夷吾無禮，猶訴之天帝，終斃於韓。及唐李德裕貶死海南，見夢於令狐綯，求歸骨於洛，綯曰：「衛公精爽可畏。」猶得歸葬。彼二臣者是何草芥，上可以訴天，次可以動人，悉如所禱。恭惟上皇八聖繼承，爲一代英主，慈惠四海廿六年，無故播遷，海寓所痛，蒼梧不返。想在天之靈，豈不能以胸中鬱抑，少如二子，上訴穹昊，使靈駕及宗族免困異地，得保血食，入於太廟哉？豈宜以前日陰山之約，遂甘陷辱，

爲沙漠寒苦之魂。若乘臣之來，略施威通，或令金國要人形於夢寐，或乖厲時事，使畏懼知罪，俾強敵革心，梓宮可歸，太后可還，聖嗣有衣冠之奉，孝思無北望之哀。凡在溥率，永有依向。臣受命感切，爲國家舊臣，故爾哀懇，不間幽冥之分。伏惟少略寬慈，大宣靈響，如前所奏，當不甚難。愚誠之迫，恭惟聖鑒。謹奏。

張擴《挽徽宗皇帝詞五首》　甚盛帝王德，不言天地功。皇圖永光泰，聖作紹元豐。化被要荒外，民躋富壽中。如椽誰秉筆，炳炳昭無窮。　制作躋堯禹，規摹陋漢唐。方丘排異議，晟府煥新章。睦睦民歸厚，臨雍國有光。奎文連五閣，輪奐儼深藏。

《京劇劇目初探》二〇一《徽欽二帝》　徽宗（趙佶）、欽宗（趙桓）納遼邦律大石部將郭藥師，與金主爲敵。金兵入侵，徽宗沈溺聲色，虔信道教，使道士郭京演六甲神兵，罷李綱而用童貫、張邦昌。金將粘罕陷汴梁，虜二帝，囚之五國城，使青衣行酒，侍郎李若水罵金殉節。

雜錄

《蛾齋詩話》　壽山艮岳在汴城東北隅，徽宗所築，周圍十餘里，窮極侈麗。宣和五年，朱勔取太湖大石，廣高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拆牐，數月乃至。會初得燕山之地，賜號敷慶神運石。旁植兩檜，一夭矯者，名朝日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卧雲伏龍之檜，皆玉牌金字書之。徽宗御題云：「拔翠琪樹林，雙檜植靈囿。上梢蟠木枝，下拂龍鬚茂。撐拏天半分，連卷虹南負。爲棟復爲梁，夾輔我皇構。」嗟乎！檜以和議作相，不能恢復中原，已兆於「半分」、「南負」，而一結更見高廟御名，皆前定也。

方　諤

《詩話總龜》前集卷五引《翰府名談》　方諤有上廣州太守詩曰：「鰐去惡溪韓吏部，珠還合浦孟嘗君。」雖善用故事，議者未許。贈邑令詩云：「琴彈永日得古意，印鎖經秋生蘚痕。」句雖佳，但印上不是生蘚處。不若「雨後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意清句雅，又見令之教化仁愛，民樂於豐年之耕耨，且無盜賊之警，不見治術之迹。

侯彭老

《清波雜志》卷一二　政和三年，溫陵呂榮義著《兩學雜記》，凡七十二條，所書皆太學辟雍事也。內一條：侯彭老，長沙人，建中靖國以太學生上書得罪，詔歸本貫，綴小詞別同舍，【略】雖曰小挫，而意氣安閒如此。輝頃得於故老，此詞既傳，各齋俱厚贍其行，亦傳入禁中，即降旨令改正屬，同獲譴者不一乃格。後緜鄉貢竟登甲科。

李　瑮

翟汝文《承務郎李瑮中上舍賜第除辟雍錄制》　汝食舊德，有列于朝，能策名學校，以藝自奮，其可與衆齒乎？申固命秩，以爲汝寵。

《宋史》卷三七七《李瑮傳》　李瑮字西美，汴人。登政和進士第，調陳州教授，入爲國子博士，出知房州。時榷既榷官茶，復彊民輸舊額，貧無所出，被繫者數百人，瑮至，即日盡釋之。【略】宣和三年，廷議將取燕，【略】上疏切諫，【略】疏奏不省。及燕既平，責監英州清溪鎮。明年赦還爲郎，尋試中書舍人。建言元祐名臣子孫，久被廢錮，宜少寬之。宦官譚稹出師河北，以無功廢，將復進用，瑮不肯書行。會山東盜起，州縣不能制，至河北無見糧，軍士洶洶，瑮條奏十事，忤大臣意，罷。紹興四年，以集英殿修撰知吉州。【略】累遷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成都舊城多毀圮，瑮至，首命修築，俄水大至，民賴以安。【略】治蜀之政多可紀。有《清溪集》二十卷。

朱勝非

論述

秦崇禮《宣奉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朱勝非可除觀文殿學士充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制》 具官某敦大而剛明，深沈而和裕。鎮臺情之疑畏，屹如鼎鼐之安；裁庶事之糾紛，判若蓍龜之決。頃罹變故，實賴彌綸，馴暴虎而卒無所傷，扶神器而終能返正。逮從去位，旋坐黜官。雖身遠於朝廷，亮心存於王室。惟邊塵之未靖，念國步之方艱。非時舊人，孰任吾事？是用寵班秘殿，往總行師，撫江湖三道之遙，臨荆鄂上游之鎮。庶資宿望，式控中原。昔謝安起東山之游，以蒼生之所係；而裴度委北門之寄，由朔寇之未寧。尚勤綏御之方，克副憂勞之托。維吾元老，豈煩訓辭。

又《除朱勝非特授依前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加食邑實封制》 觀文殿學士、左宣奉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義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七百戶朱勝非，閎深而端亮，敦大而疏通。陳平之智有餘，如晦之才能斷。從予初載，蚤宣力於要津；嘉乃一心，遂奮庸於宰路。駭巨姦之竊發，睨神器而莫搖，獨倚精忠，陰摧元惡。馴豺狼之暴而事無遺策，卒銷沮於兇謀；翊簾帷之平而人靡間言，旋復還於明辟。成功不處，巧語俄興。嗟去位之累年，殆謗書之盈篋。朕追原曩事，彌想話言。惟當軸者三旬，豈遠猷之能究；爰賜環而屢命，趣舊德以來歸。再覩儀形，益新啓沃。雖從容經幄，期入奉於諮詢；而密勿嚴廊，盍同寅於康濟。乃還升於右揆，仍兼秉於中樞。增衍封租，併隆寵渥。以慰具瞻之素，以彰注意之誠。於戲！謝安未起而心已係於蒼生，蓋大臣之重輕在望；裴度既還而威復行於河朔，則朝廷之得失以人。顧予共政之賢，時乃同功之舊，庶幾茲美，無愧前聞。其戮力於我家，俾有辭於永世。可特授依前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封如故。

李正民《朱勝非觀文殿學士知洪州制》 具官德宇靖深，材猷博敏。懿文足以華國，讜論足以濟時。徧歷禁途，荐更政府，適屬省方之日，進躋次輔之聯。遽解繁機，易臨近郡。朕惟君臣相與之際，既諒乃誠，而進退曲全之間，重違所請。眷鍾陵之都會，實江表之上游。緊我宗工，鎮茲南服，乃申前命，庸便爾私。噫，廊廟期年，克保初終之節；湖山千里，允資綏撫之方。勿有遐心，竚聞報政。

《清波雜志》卷五 霅川朱魯公丞相，著《秀水閒居錄》，一編之內，於南渡諸公行事，貶駁殆無全人。其公論耶，私意耶？必有能辨之者。

傳記

《宋史》卷三六二《朱勝非傳》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崇寧二年，上舍登第。靖康元年，爲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金人攻城，勝非逃去。會韓世忠部將楊進破敵，勝非復還視事。逾年，詣濟州謂康王，言南京爲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王即位南京。建炎改元，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時方草創，勝非憑敗鼓草制，辭氣嚴重如平時。【略】二年，除尚書右丞。【略】遷中書侍郎。三年，上自鎮江南幸，留勝非經理。未幾，命爲控扼使，已而拜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故事，命相進三官，勝非特遷五官。會王淵簽書樞密院事兼御營司都統制，內侍復用事恣橫，諸將不悅。於是苗傅、劉正彥與其徒王鈞甫、馬柔吉、王世修謀，誣淵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淵，分捕中官，皆殺之，擁兵至行宮門外。勝非趨樓上，詰專殺之由。上親御樓撫諭，傅、正彥語頗不遜，勝非乃從皇太后出諭旨。傅等請高宗避位，太后抱皇子聽政，太后不可。【略】於是太后垂簾，高宗退居顯忠寺，號睿聖宮。【略】四月朔，勝非率百官詣睿聖宮，親掖上乘馬還宮。【略】上既復辟，勝非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乃乞罷政。【略】御史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不報。授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尋除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紹興元年，馬進陷江州，侍御史沈與求論九江之陷，由勝非赴鎮太緩。降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二年，呂頤浩薦兼侍讀，又薦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給事中胡安國、侍御史江躋交章論罷之。頤浩力引其入，再

除兼侍讀，尋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母憂去，起復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卷。【略】會久雨，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一事。魏矼亦劾其罪，遂罷。五年，應詔言戰守四事，起知湖州，引疾歸。勝非與秦檜有隙，檜得政，勝非廢居八年，卒，謚忠靖。勝非，張邦昌友婿也。始，邦昌僭位，勝非嘗械其使，及金人過江，勝非請尊禮邦昌，錄其後以謝敵。苗、劉之變，保護聖躬，功居多。既去，力薦張浚。然李綱罷，勝非受黃潛善風旨草制，極言其狂妄。再相，忌趙鼎，鼎宣撫川、陝，欲重使名以制吳玠，勝非曰：「元樞出使，豈論此耶？」蓋因事出鼎而輕其權。人以此少之。及著《閑居錄》，亦多其私說云。

紀事

《容齋四筆》卷一五　政和末，老蔡以太師魯國公總治三省，年已過七十，與少宰王黼爭權相傾。朱藏一在館閣，和同舍秋夜省宿詩云：「老火未甘退，稚金方力征。炎涼分勝負，頃刻變陰晴。」兩人門下互興譖言，以爲嘲謗。其後黼獨相，館職多遷擢，朱居官如故，而和人菊花詩云：「紛紛桃李春，過眼成枯萎。晚榮方耐久，造物豈吾欺。」或又譖於黼以爲怨憤。是時，士論指三館爲鬧藍。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三　《紺珠集》十三卷，右皇朝朱勝非編百家小說成此書。舊說張燕公有紺珠，見之則能記事不忘，故以爲名。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紺珠集》十二卷，朱勝非鈔諸家傳記、小說，視曾慥《類說》爲略。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紺珠集》十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三　《紺珠集》十三卷，內府藏本。不著編輯者名氏。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三　《紺珠集》十三卷。不著編輯者名氏，或題宋朱勝非者，誤也。明天順庚辰刊本。

《遂初堂書目・小說類》　朱丞相《秀水閒居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秀水閒居錄》三卷，丞相汝南朱勝非藏一撰。寓居宜興時作。秀水者，袁州水名也。

《文獻通考》卷二一七　《秀水閒居錄》三卷。

張綱

論述

周麟之《張綱除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制》　具官某持身安和，立德敦大。學皆本乎六藝，疏通知遠而深於書，文自成乎一家，左右逢原而造於道。早魁俊造之選，徧歷清華之塗。服兩禁論思之勞，久參聯於簪橐；行二疏止足之計，嘗息駕於林丘。屬當更化之初，惟務招賢之廣，特起壽傷，以尊公朝。昔投佩而去甘泉，已高風之可仰；及鳴騶而出幽谷，斯衆望之咸歸。擢自從班，入陪機政，以妙用彌縫之密，知期年協贊之多。俄淪貢於奏章，至力辭於著位，溫言加勞，雅志莫回。既俯徇於懇祈，仍曲加於眷禮。是用通籍祕殿，剖符近藩。尚冀聞《君陳》之嘉猷，入告于內；亦徒得汲黯之重望，卧治斯民。示予有志於貪賢，想爾未忘於報國。儻能共理，何異在廷。

又《張綱特轉一官致仕制》　具官某才高一代，望貫三朝。學得其宗，蓋若總龜之聚；器全於樸，自同彝器之陳。早持橐於在廷，既脫冠而居里。爾則曰宦成名立，將嘯詠於窮年；朕以其齒載行尊，可諮詢於大政。復自田野，致登廟堂。既分共理之符，旋上丐歸之牘。亮由衷之懇惻，申從欲之褒榮。廣德垂安車，宜子孫之永耀；君章還舊宇，想蘭菊之叢生。往祗寵光，尚保眉壽。

張綱《自贊寫真》二　投閑歲久，聖恩圖舊。載錫身章，在帝左右。骨相多

屯，何以癒人？陳力就列，勿爲具臣。

張堅《華陽集跋》 先君性嗜學，壯歲讀書，至忘寢膳。自肄業上庠以至官中都，著述無虛日，任館職最久，與一時名公賡和尤富。【略】迨戎馬息，驚魂猶未定，而秦丞相當國，士大夫以文墨賈奇禍，斥逐流放，踵相躡于道。先君念太夫人年益高，無兼侍，秦又挾微憾疑不附己，常恐一旦貽親憂，遂絕意辭翰。嘗爲大理卿譚公哀辭，有「士應知己用，人豈法家流」之句，既出，好事者口語籍籍，幾爲所醞釀，因此愈自晦，屏去筆硯二十餘年。或諉以文字之職，一切力辭。遇勝日，袖手危坐，命子孫讀古人佳製，以寄幽賞。秦相卒，先君蒙光堯壽聖皇帝擢登政府，旋再辭祿以歸，時年已七十六。閑居又八年而即世。晚景多病，頗近藥石，雖時時歌詠太平，然精勤刻苦，不能如疇昔矣。

洪邁《華陽老人文集序》 邁首得其書，伏讀之，大抵制詞嚴而縟，表疏卷卷主敬，雖莫齒退休，未嘗以一篇倩人代作。而講筵故事十九章，剴切明白。如論仁宗得君人之道，舜不窮其民，光武開心見誠，唐太宗察上封者之奸，憲宗御下有術，文宗不能正陳夷行唯阿之罪，皆反覆致志，因事納忠，非若等輩區區備課程而已。

周必大《張彥正文集後序》 有德之人其辭雅，有才之人其辭麗。兼是二者，多貴而壽。蓋以德輔才，天之所助，而人之所重也。丹陽章簡張公秉懿好德，所蘊者厚。自其少年，才名傑出英俊之上，窮經必貫于道，造行弗踰于矩，發爲文章，實而不野，華而不浮。在西掖所下制書，最號得體。其論思獻納，皆達于理而切于事。尤喜篇詠，格律有唐人風，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而已。歷事三朝，功名富貴曾無間言，有以也夫！

張釜《華陽集跋》 先大父平時刻意辭章，老且勿倦。不幸厄於建炎兵火，而殘編斷簡得之煨燼之餘，又不幸沮於秦丞相以深文箝天下舌，而片言隻字莫敢出諸口。比及秦亡，而大父已告老，然遇佳時勝賞，猶時時技癢，發於吟咏，故身後哀積之文，僅如是而止。

于文熙《萬曆新刻華陽集序》 予致政而田，適與其裔孫光裕者游，偶出殘編斷簡於蠹餘以示，余讀之，歎曰：偉哉，吾鄉之先哲有是哉！孝義著於鄉邦，勳烈赫於廊廟，代言西掖則典雅麗則，允黼黻乎皇猷；正色立朝則斥奸遠佞，直爭光於日月。雖佐業偏隅，而身係社稷之安危，關君德之休戚者數十餘年，君臣協志，壽祿永綏，此其文章、政事、節概、勳猷，蓋庶幾韓、范、富、歐之儔。公嘗自書曰：「以直道行己，以正色立朝，以靜退高天下。」人皆以爲不負所言，是誠擁方茅之秀，匯五湖之精，挺生一時，而殊絕百代者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華陽集》四十卷。【略】綱健於爲文，每一落紙，都人輒傳播。遭建炎兵毀，什不存一，值檜柄國，懼爲所忌，絕意著述。【略】詩文典雅麗則，講筵所進故事，因事納忠，亦皆剴切。至南宋之初，盡革紹述之弊，凡元祐諸臣之後，無不甄錄，轉相標榜，頗滋僞冒，綱乃復有剳子，論黨籍推恩太濫，尤可謂卓然特立，毫無門戶之見者矣。

《宋百家詩存》卷八《華陽集》 綱歷事四朝，正直自持，多所建白。《華陽集》四十卷，其子堅所編，章奏居多。詩僅二百餘首，格調清迥，觸處寓忠愛之意，不得以尋常詞藻例之。

傳記

洪咨夔《故資政殿學士左通議大夫丹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致仕贈左光祿大夫張公行狀》 公諱綱，字彥正，姓張氏。【略】年二十始入縣庠，居無何試藝優長，升補泮宮。【略】大觀四年，褒然爲舉首，貢入辟雍，繼升太學。【略】政和三年試內舍第一。明年以優等較定試上舍，主文尚書張克公見公程文，稱嘆不已，謂邃於經術，遂復擢爲第一。是年四月七日，天子御崇政殿，賜上舍及第，釋褐授從事郎。玉音宣諭：「張綱係三中首選，可特除太學官。」【略】五年，除國子正。【略】六年八月，除辟雍博士。【略】七年磨勘轉宣教郎，明年竟爲蔡〔京〕氏所擠，韓駒、張忞輩凡與公厚善者二十一人俱在遣中，得主管成都府玉局觀以歸。宣和二年五月，依元豐法罷宮觀，八月磨勘轉奉議郎。三年閏五月，再除秘書省校書郎，兼修國朝會要。明年兼校正御前文字。上方崇儒重道，博彙群書，公洞貫九流，多識奇字，校正天祿，是正魯魚，功實多焉。【略】十二月，除著作佐郎。五年八月，入尚書省爲屯田員外郎。【略】靖康元年三月，遇欽宗皇帝登寶位，覃恩轉朝散郎。【略】建炎元年，遇太上皇帝登寶位，覃恩轉朝請郎。駕幸維揚，降旨召公赴行在所，公以二親垂老力辭，遂再除兩浙提點刑獄公事。四年七月，復除司勳員外郎。【略】紹興元年，磨勘轉朝奉大夫。二年，改除江東提刑。【略】以左司召公入對，極論天

下之事，上擊節稱賞，有大用之意。【略】三年正月，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二月，除起居舍人。【略】五月，除中書舍人。公文思敏贍，凡得詞頭，即時具草，未嘗稽留。方多事時，書命填委，公灑翰泉涌，事辭俱稱，玉音稱奬，謂比年詞臣鮮能及之。【略】四年正月，兼詳定一司勅令。尋除給事中。【略】解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朝野無不惜其去。五年二月，除徽猷閣待制，再任於江州太平觀。【略】九年九月，外除，十月差提舉亳州明道宮。十一年四月，轉左朝散大夫。公自轉正郎，以朝廷多故，十載不叙年勞，自是有司始檢舉焉。十二年至十四年，凡兩請奉祠，皆提舉亳州明道宮。【略】二十三年，公生七十年矣，遂引年辭祿。十二月，得請轉中奉大夫，依前徽猷閣待制致仕。【略】二十五年十月，〔秦〕檜死，太上皇帝躬覽萬機，圖任舊人共政，不閱月召公落致仕赴行在所。【略】秦檜當軸二十年，士大夫不登其門者幾人，唯公七任宮祠，退藏密深，未嘗以一毫干之，而檜亦不少假借。【略】十二月，兼給事中。二十六年，兼侍講。【略】除公中大夫，參知政事。【略】二十七年九月，公謂家人曰：「吾貳政已期年，衰疾豈可久妨賢路？宜出裝，吾乞歸矣。」【略】除公資政殿學士，知婺州。【略】明年三月，命下，依前資政殿學士轉左中大夫致仕。即日東歸，資束無浙東一物。【略】乾道二年正月，感微疾，疾良已，甲午之夕，【略】遂薨於正寢。【略】享年八十有四。

《宋史》卷三九〇《張綱傳》（存目）

著錄

張堅《華陽集跋》　堅不孝，遭大罰，號慕之餘，裒集遺文，以類編次，僅得外制二百二十二、表疏九十八、奏劄六十八、故事十九、講義十九、啓八十四、雜文七十六、古律詩二百三十九、樂府三十四，釐爲四十卷，以先君自號華陽老人，目之曰《華陽集》。集中有宣、政、靖康間所作詩文數十篇，皆掇拾於殘編斷簡之末，或親舊口所傳誦，十不存一二。唯《尚書解》三十卷，乃先君爲學官日所作講義訓諸生者，閩士集而成書，別本刊行。【略】乾道三年九月朔，孤子堅泣血書。

洪邁《華陽老人文集序》　《華陽集》四十卷，故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章簡張公所著也。【略】薨之明年，嗣子戶部郎中堅蒐拾論次，合八百五十九篇，將刊鏤垂世，未克而沒。後二十三年，嗣孫池州使君釜乃出捐家貲，板置郡學。【略】紹熙二年三月十六日序。

張釜《刻華陽集跋》　先大父平時刻意辭章，老且弗倦。【略】故身後裒集之文，僅如是而止。先叔寶文久欲鋟之木，而志弗遂。釜假守秋浦之明年，郡事稍閒，因取所編，復加訂正，以成先叔之志云。紹熙改元冬十二月，孫朝奉大夫、權知池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釜謹書。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張章簡《華陽集》四十卷，參政金壇張綱彥正撰。【略】自號華陽老人。華陽者，茅山也。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綱《華陽集》四十卷。

于文熙《萬曆新刻華陽集序》　不幸重罹兵燹，著作之屬煨燼者已十之八，而嗣是子孫衰謝，賢哲無傳，僅有諸編之未槧者，數百年來冥冥罔攸表章，此豈一邑之漏典，實國史之遺文哉！【略】故緝而梓之，以播之鄉邦，傳之四海，使百世而下知吾鄉有立德立功立言不朽之士，而興起者無艾也。【略】明萬曆丁酉，同邑後學于文熙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華陽集》四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張綱撰。【略】遭建炎兵毀，什不存一，值檜柄國，懼爲所忌，絕意著述。然嗣子堅搜輯散佚，尚得八百餘篇，至孫釜始刊版置郡學。以其自號華陽老人，即以名集，洪邁爲之序。凡文三十三卷，詩五卷，詞一卷，後附行狀一卷。

《郘亭宋樓藏書志》卷八一　《華陽集》四十卷，明刊本。宋張綱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華陽集》四十卷，舊鈔本。題「宋張綱彥正氏著」。【略】此猶從宋本傳錄。

趙萬里《四部叢刊三編影印華陽集跋》　張章簡《華陽集》四十卷，紹熙間嘗刊版於秋浦郡齋，洪景盧爲之序。原本世久無傳。此本乃萬曆丁酉金壇于文熙覆刻本，平闕之式甚古，遇宋諱輒注「御名」云云，當從宋槧出也。以校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優劣自見。庫本因囿於清高宗諭旨，既刪卷三十青詞全卷，又慮卷數與原書不合，遂割裂卷二十九《賀方敷文冬啓》以下至《回王運使啓》五文以補青詞之闕，然幷其前《賀都統劉太尉到任啓》、《賀趙直閣年啓》、《賀都統劉太尉年啓》三文亦全刪，殊難索解，此其一。此本闕葉十六（卷三第三、第四葉，卷六第三、第四葉，卷十七第八葉，卷二十四第五、第六葉，

卷二十六第四葉，卷三十第九葉，卷三十二第三、第四葉，卷三十四第五、第六葉，卷三十八第九葉，卷四十第十九、第二十葉），庫本亦闕十三（卷三、卷十七俱不闕，餘卷闕番相同），惟庫本必於闕處巧爲彌縫，一若其本未闕者，此其二。【略】此本世極罕見，莫友芝、邵位西書目中俱未著錄。嘗於廠肆見海源閣舊藏殘帙，得補此本闕葉凡七。近從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借校影宋鈔本，又補得闕葉七番。尚闕兩葉（卷二十六第四葉，卷三十八第九葉），諸本俱脫，今無由校補矣。海寧趙萬里。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華陽集》四十卷，宋張綱撰，明萬曆二十五年于文熙刻本，吳允嘉跋，四冊。《華陽集》四十卷，宋張綱撰，明萬曆二十五年于文熙刻本，鄭振鐸跋，五冊。

胡舜陟

論述

孫覿《殿中侍御史胡舜陟除侍御史制》 朕惟朝廷一時治亂之機，實在人主聽言得失之際。蓋仁人之利一言而已，則大儒之效百世可知。有事于斯，當識朕意。具官某溫文而毅，直諒不回，責難罄臣子之恭，陳義見儒者之勇。進由三院，擢自臺端，治忽所關，寄任尤重。汝其安義肆志，無憚權強，俾人主無爲而日尊，天下聞風而興起。時惟稱職，汝往欽哉！

又《中書舍〔人〕後省論胡舜陟不合令分析狀》 今月日本省送到侍御史胡舜陟奏乞遷都，奉聖旨令舜陟分析。臣伏見舜陟實有區區愛君憂國之誠心，而辭不達，不足以感動聖聽。臣詳味其言，推原其用意，蓋謀臣議士先見之明，爲宗廟社稷萬全之計。不可不察也。

汪藻《胡舜陟徽猷閣待制淮西制置使制》 具官某邃通經術，明識事機。頃在朝廷，袞袞盡致君之益；洎居方面，惓惓懷憂國之忠。比閱奏陳，備知祈向。願禔躬于卒乘，以同獎于朝廷。是用升甘泉法從之班，付淮右陳屯之事。用昭殊遇，佇展壯猷。尚觀儒者之折衝，勿使武夫之專美。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三 苕溪漁隱曰：先君平日尤喜作詩，手校老杜集，所正舛誤甚多。句法暮年深得其意味。嘗泛歙溪，用老杜詩「青惜峰巒過」爲韻，作五詩。

《泛歙溪五首》 《石洲詩話》卷四：苕溪漁隱所舉其尊人汝明（舜陟，號三山老人）《泛歙溪五首》，謂句法深得老杜意味。然中間如「舟疑天上坐」，則亦孫仲益《鴻慶集》之類也。豈後人則不可，而前人轉可乎？但其氣味究竟與何、李不同，所以後人不復議之。

《詠古》 胡寅《跋胡待制詠古詩》：宗兄汝明，有志當世，不以材能自高，又尚論古之人形於詠歌，觀其所否，可以知其所不爲；味其所與，可以見其所景行。非特評史，蓋言志也。如不用則已，用則吾知其無率意而行，揚己矜衆之事，于昔人建立，必有所到矣。三復欽仰，題其卷末。

傳記

羅願《胡待制舜陟傳》 胡待制舜陟字汝明，績溪人。自幼端重，登大觀三年上舍第，調山陰簿，歷會州、秀州教授，改宣教郎，爲睦親宅宗子博士。繇御史臺檢法官遷監察御史。丁母憂，免喪，遷故職。【略】〔靖康初〕進殿中侍御史，俄監秋試進士，或謂宰相吳敏，方時多事，正藉臺評，何故令胡殿中入試院，敏曰：「且教汝明閉口一月。」拜侍御史，面賜緋魚，又賜文犀帶。王雲使北還，欲假名號車服，恭進以求和，舜陟言，【略】章下三省，宰執怒，擬下遷光祿，上不許。【略】衆議進金帛求和，舜陟奉詔督索，以言抗之，被鞭瀕死。僞楚立，病中貽以書，勸速歸政元祐皇后，又請后留勤王兵邀還二聖，其詞甚切，仍乞降詔迎立康王。於是太上即位于南京，以瘡痏乞去，除秘閣修撰、知廬州。【略】再遷官，加集英殿修撰。【略】除徽猷閣待制、淮西制置使。【略】會杜充以宰相宣撫淮南，而制置司罷，徙舜陟提領水軍沿江措置使。俄知建康府兼措置水軍使。充猶未去，以殺人爲威，至遣將擅入公帑取經制錢，舜陟爭之不得，自劾，改兩浙宣撫司。【略】俄提舉江州太平觀，擢知臨安府。【略】未幾丁父憂，紹興初詔奪服，乘驛赴行在，以故職宣諭京淮湖北。與時相議不合，

謝歸。二年起復，知江州，兼沿江安撫使。【略】已而還待制職，爲廬、壽等州安撫使。【略】徙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略】尋奉祠歸，後二年，又起知靜江府。【略】舜陟卒時年六十一，州人爲罷市，醵金致祭，飾西山故生祠，歲時享之。

《宋史》卷三七八《胡舜陟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能改齋漫錄》卷一四　靖康元年四月，顏岐賜出身，除中書舍人，殿中侍御史胡舜陟指岐之非云：「其草《晁說之中書舍人》辭云『知世掌美，又潤色于絲綸』，用杜甫詩『欲知世掌絲綸美』之句，今曰『知世掌美』，成何等語耶？《除孫傅侍讀》云『朕念元子，出就外傅。從學之始，左右前後，羽翼既多，宜得知孔氏正道者以表率之』，此東宮辭也。傅已罷東宮官矣，勸讀而爲此語，豈非昏繆之甚？郡守，承流宣化也。《懷安雷安國再任》乃云『宣流河內，張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除錢伯言知眞定》乃云『增籌幄之勝』，至若《除程瑀正言》曰『送麗使金，士望甚休』，《許景衡兼太子諭德》曰『日靜身安』，《李旦除屯田員外郎》曰『稍遷應宿之郎，增耀起工之部』，《王雲出守》曰『昔自瑣闥之拜，肅持金國之書』。其辭不典如此。」奉聖旨，岐罷中書舍人。

《四朝名臣言行別錄》卷五　公帥廣西，與呂源有隙。呂奏公贓汙僭擬，又以書抵秦檜，言公非笑朝政。檜素惡公，入其說，奏遣理丞袁柟、燕仰之往推劾之。居兩旬，辭不服而死。公再守靜江，有惠愛，人聞其死，皆爲之哭。丐者亦斂數十錢致祭。既而其家訴冤，再遣官究實，言舜陟受金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於是柟等皆送吏部。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秦相當國，桂帥胡舜陟謂古縣乃秦父舊治，諷縣立祠。令高登彥先也，爲太學生時屢上書，與陳東齊名。既登第，考試潮州，以試題策問忤秦相者，至是以爲不可祠。舜陟怒，借他事劾上，興獄逮捕，彥先母死舟中，而彥先航海投匭上書，乞納官葬母。秦素蓄憾，下彥先靜江獄。比至，舜陟爲漕呂源發買馬事，先下吏死。時人皆哀舜陟之非辜，而不知有天道焉。舜陟諂秦而死，彥先忤秦而生，亦可爲士大夫謬用其心者之戒。

作品本事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三　苕溪漁隱曰：政和間，先君赴調京師，館於景德寺，夜步月庭中，指月爲對云：「圓少缺多天上月。」同赴調者應聲戲云：「員多缺少部中官。」字雖假借，不甚親切，亦一時之實事。彼時尚爾，而況今乎！

《宋詩紀事》卷三八引《苕溪漁隱叢話》　菊以黃爲正，此朱遜之之語，東坡印可，作詩贈之，有「識眞似淵明」之句。余頃歲居泗上，假館官舍，小圃中有一亭，牓曰秋香，環植以黃菊，別無他物，必好事者原東坡之意而作之也，先君題詩云云。

李綱

論述

綜論

劉一止《賜李綱辭免知潭州不允詔》　卿氣節之高，議論之偉，以身殉國，略見於前。其自視宜在考父汾陽之間，抑朕以是望卿。湖湘帥藩，徒得召重，而封章再至，退托不能，似未亮于至懷，亦少違於素志。茲朕所以惑也。卿其深體訓言，亟祗厥服，無使始終之義，有愧前聞，則朕亦與有知人之稱，豈不韙哉！所請宜不允。

汪藻《李綱落職鄂州居住制》　具官某空疏而不學，凶愎而寡謀，志輕天

下而自謂無人，權震朝廷而不知有上。靡顧國家之大計，但營市井之虛名。專殺尙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狂喜佞，爲一時羣小之宗。比再被于延登，朕頗懷于虛佇，而果于修怨，姦以事君。庇己姻親，至擅刊夫詔令；括民財力，曾罔恤于基圖。念存體貌之恩，姑解鈞衡之任。雖居遠外，猶極優崇，謂上印以投閑，能闔門而訟過。乃傾家積，陰與賊通，伊舉措之非常，於聽聞而實駭。宜鐫寵秩，移竄偏州。昔漢棄京房，罪本繇于不道；唐誅元載，惡蓋在于罔悛。往革乃心，勿忘予戒。

沈與求《賜李綱詔》 朕昨總戎車，前臨敵壘。洎潛師之引遁，勞戍役以言還。惕若眇躬，懼茲多難，幸求善後之計，敢蹈護前之非。博訪舊臣，屢形深詔。卿首陳三策，適投卻敵之機；繼上六條，大闡興邦之略。意拳拳而曲折，言凜凜而高明。有發予衷，如對卿語。此乃卿精忠許國，誠節表時。雖在燕閒之中，不忘開濟之事，肆披夙蘊，因致良規。省閱再三，嘉嘆不已。至若議和避地之失，練兵積粟之方，將議改圖，共期底績。臨朝願治，顧策慮之是資；當饋思賢，念話言之可想。宜從疾置，時告嘉猷，終藉經綸之才，助成勘定之烈。故茲親筆，以示至懷。

程俱《李綱除觀文殿學士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制》 具官某器質英邁，才猷敏明，忠誠足以動衆心，剛果足以任大事。向繇人望，首置宰司，去國累年，公議攸屬。晉軍謀帥，莫居郤穀之先；周室任賢，有若召公之翰。俾專閫制，往布恩言。仍躋秘殿之華，式爲南服之伯。顧位均分陝，矧繫國步之方艱；庶功比平淮，無使古人而專美。惟予舊弼，無待費辭。

鄧肅《論責李綱劄子》 陛下初登九五之位，召李綱于貶所，而任之以鈞衡，其待之非不專，而禮之非不厚。然李綱學雖正而術疎，謀雖深而機淺，固不足以上副眷注之誠矣。惟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直以身殉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嚴甚。」此臣所以竊有疑也。既非臺章，又非諫疏，不知遣詞者亦何所據而言之。臣若觀望，豈復敢言？臣愛君，其敢默默乎？且兩河百姓雖願效死，而五月之間，略無統領，民心茫然，將無所適從矣。及李綱措置，不一月間，民兵稍集。今綱既去，兩河之民將如何哉？僞楚之臣，罪當萬死，前日紛紛，皆在朝廷。李綱先乞逐逆臣張邦昌，然後叛黨稍能正罪。今綱既去，則叛臣將如何哉？叛臣在朝廷，政事乖矣，兩河無兵，則夷狄驕矣。李綱于此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長也。昔者宣王所以爲中興之主者，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陛下聖德過于周宣，所以修政事而攘夷狄者，豈可後哉？李綱一日之長，亦惟陛下采之。

范浚《寄上李丞相書》 閣下貴隆槐鼎，爲元功宿德，文章言語，與事相侔，實今宗師。握牘秉管者，亦得以仰窺標的，益其鑽礪之工，以收名於文籙。是閣下與一時士大夫，皆無愧乎前修也。後世且曰，吾宋復有閣下爲士所依歸，蓋韓、富、歐陽、司馬、二蘇之續，不其要歟。

陳俊卿《李忠定公奏議序》 國朝祖宗以仁覆天下，而不備武事，然垂二百年，更強敵之變者三，皆得人以任其事。景德契丹之變，寇萊公任之；康定元昊之變，范文正公、韓忠獻公任之；靖康金敵之禍，比是二者尤鉅，而丞相隴西李公亦慨然以身當其變。【略】李公近與予耳目接，私以不得其文爲恨。淳熙丙申，予帥三山，其子秀之裒集其文以示予，求序以冠其端，蓋表章奏劄至八十卷。予讀之而歎曰：詳哉，其言之也！世之有其學者常患乎無其才，有其才者常患乎無其節。三者備矣，然使其辭之不達，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言之不文，則不足以永後世之傳。是以君子貴其全也。公學本于經，才見于用，節著于論水災、贊禪議之日，是其章較，蓋天下之所共知焉。予竊怪方敵騎闖城之際，在廷之臣爭爲講解遷避之說，公孑然孤忠，殆未易以口舌爭，卒能感悟萬乘爲堅守之策，以何道而致然？及觀公之奏議，明白條暢，反覆曲折，其叙成敗利害，灼然如在目前，宜乎感動明主之聽而亟從之也。使公之謀盡用，則敵騎必無再下之禍，而其勛業可以絕寇萊、韓、范矣。惜乎其奪于讒而不之竟也。光孝中興，因天下之望而首相公，十議所陳，規摹宏遠矣。劉麟之役，公雖在外，且畫三策六條以獻。王倫之使，公復憤慨抗疏以爭之，與時論不合，不顧也。嗚呼，其可謂忠也矣！然則公之勛業雖不克大就，然其所奮立陳述，足以暴于後世，況又其言之文哉！

朱熹《丞相李公奏議後序》 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爲言。公獨知其必有夷狄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以去，而間不七年，虜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嶽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卻彊虜。然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

爭爲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爲不然，而數慨然深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間蠭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修政事、攘夷狄爲己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纔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彊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爲非策，懇扣反覆，以終其身。蓋既薨而諸子集其平生奏草，得凡八十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彫飾而變化開闔，卓犖奇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顧之間。

《**四朝名臣言行別錄**》**卷一**　〔朱熹〕又作《祠堂記》，略曰：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爲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公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禍，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黃登《**刊梁溪文集跋**》　登自能綴文時，嘗恭讀國史，已知有丞相忠定公之勛烈。又嘗于碑刻間誦公元寧上方詩，適足以見其憂國之憤，數數不忘。自此詩之外，他文蓋未之及見。官晝錦之鄉，即事未數月，史君以公文集鋟諸板，且命登董其事，因得盡觀其所爲文，大抵英風義氣，隨遇輒發。其建議切而當，其表奏實而忠。制誥之文宏而溫，諷諭之辭婉而辨。賦如擬騷，有正潔耿介之義；詩如《和陶》，得冲澹高遠之風。至其感時託興，使人有慷慨涕滂之意。箴銘序贊，體製雅健，莫不悉有典則。中興文人固不爲少，要知公之氣槩，益不可揜。若乃相業光明，持論正大，靖康以來一人而已，而文直公之餘事。

《**宗忠簡集**》**卷八熊人霖跋**《**建炎進退志**》　宋高宗得稱中興也，宗、李二公柱石哉。二公天資剛茂，學力靜深，其了達承當，非凡所見，故皆能應大變，定大難，處大疑，人以爲烈風猛雨迅霆之交施，而二公意思安閑，指措不差黍累。昔韓魏公未嘗以膽許人，范文正公獨以天下爲己任。夫任所果者膽也，膽所定者識也，識所淵者學也。讀二公集，則二公之所養可知矣。【略】余拜手長讀，信二公之出處，天實爲之，而喜二集之並出于時。足以堅任士之骨也。韓、范、宗、李將無同。【略】古人聲氣之投，豈曰借交引重哉！有君臣而後有朋友，聖賢之所以立倫也。

葉適《**李丞相綱益忠定議**》　議曰：公自起居郎極論都城水災，斥爲監當，而抗直之聲震於天下矣。及斡里雅布來寇，在廷茫然，將從乘輿以出。獨公請與執政辨詰，遂奪其議，力守京師，虜以退卻。然其留割三鎮詔書，擊女眞之歸，而募兵以防其再至，皆爲同列所排，不果用也。高宗中興，首命公自輔，於是張邦昌以僭逆誅矣。先是，河北河東錄堅守者，建遣張所、傅亮往援接之；乞幸襄鄧，以係人心，而無走東南，使周望、傅雩通問二聖，而無踵和約。時中原尚未潰也。公方除京、襄亂政，漸復祖宗舊法，奏請施行數十事，多中機要。使稍得歲年之須，則兩河不遂陷，而虜不敢復鼓行入內地矣，而讎恥因可報也。不幸又七十五日而罷去，迄其後常疏外坎壈，雖僅免顛沛，而曾不少得其意焉。自是禍難百出，而南北竟以分裂。此爲國家惜者，所以哀公之心，而深悲其相之不終。士至有未嘗識公面，而坐論救公以死，彼豈有所顧望附託而然哉？蓋公之賢，自當時市井負販，莫不喜爲之道說。然而謗公者亦衆矣。其尤甚者，罪公特以計取顯位而已，京師之禍，公實使之。嗚呼！當是之時，所謂謀國者豈有他道哉，避走而乞和，譽賊虜而卑中國爾。以避走乞和譽賊虜卑中國之人而議公之得失，故其自許爲謀詳慮密，而謂公爲略而疏，自以爲鎮重能消弭，而謂公爲輕銳而喜事。其恬視君父之仇，畏死持祿，甘爲世所賤侮，而以公之能尊君，以身狥國，爲人望所屬者，謂爲朋黨，要結以自營，故主和者非致寇，而守京師者爲失策矣。則公之負謗於時，固亦其理之所宜得也，何足辨哉！顧獨有可恨者。夫是非毀譽之相蒙布，必至於久而後論定。是從古已然者也。公之歿五十載矣，世之論公者，卒亦未有以大異於前日也，何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考公之行事而深察其志，使要其功烈之所成就，則豈有媿於孔子之所稱者哉？悲夫！謹按謚法，慮國忘家曰忠，安民大慮曰定，請以忠定爲公謚。謹議。

劉克莊《**李忠定手抄詩跋**》　忠定公手書自作詩，得一二篇已足貴。此二冊凡八十篇，皆建炎策免後避地入閩所作。雄詞勁氣，有橫絕九州、揮斥六合之意。卷中如許右丞《三友》詩所謂吳、李、孫者，元中丞相也，伯野樞密也，忠定也。忠定和許詩云：「我生值艱虞，慘淡風霾昏。挽翁共出力，一廓扶桑暾。

此志竟蕭條，相顧聲爲吞。」時孫臯從北狩，吳南遷，忠定與許公皆去國。凡欲獎王室不肯與虜戴天之人稍凋落，北向之志寖衰，保安之勢遂成。誦忠定「此志蕭條」之句，可以流涕痛哭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梁溪集》一百八十卷，附錄六卷。【略】綱人品經濟，炳然史冊，固不待言。即以其詩文而言，亦雄深雅健，磊落光明，非尋常文士所及。徒以喜談佛理，故南宋諸儒不肯稱之。然如顏眞卿精忠勁節，與日月爭光，固不能以書《西京多寶塔碑》，作《撫州麻姑壇記》，遂減其文章之價也。集中有補宋璟《梅花賦》，自序謂璟賦已佚，擬而作之，其文甚明。元劉壎《隱居通議》所載璟賦二篇，皆屬僞本。明田藝衡《留青日札》乃稱得元鮮于樞手書璟賦，急傳錄之，樞之眞蹟旋毀。核其文句，大抵點竄綱賦，十同七八，其爲依託顯然。然亦見綱之賦格，置於唐人之中，可以亂眞矣。

《戴酒園詩話・宋・李綱》 「聞說飛蝗起自淮，勢如風雨渡江來。吾家歲事何須慮，只恐人言不是災。」此伯紀謫沙陽監稅時聞家信作也，惓惓憂國若此，此眞賢宰相之言。如《記舊夢》、《汎舟循惠間山水清絕》、《次韻李似宗小圃》之作非不佳，然不足爲公重。

王昶《舟中無事偶作論詩絕句・李綱》 梁溪忠義本無雙（李忠定《梁溪集》），發憤諸篇金石撞（宗忠簡公《詩乘》）。可恨詩家無頌述，轉將宗派說西江。

《藝概》卷一 李忠定奏疏，論事指畫明豁，其天資似更出陸宣公上。然觀其《書檄志》云：「一應書檄之作，皆當以陸宣公爲法。」則知得於宣公者深矣。

李慈銘《南宋四名臣詞序》 四公者，居南北宋之間，未嘗以詞名。所爲文章，忠義奮發，振厲一世，而其立論皆和平中正，字字近情。與朋友言，尤往復三嘆，不勝其氣下而詞斂。間爲長短句，皆曲折如志，務盡其所欲言。即至尊俎從容，流連光景，若恐其思之不永而歡之不極，豈非所謂至人者，其氣與天地自然流行，無所往而不稱其物者乎？四公中，得全居士之詞最爲艷發，似晏元獻。三公多近東坡，而尤與後來朱子爲似。雖處厄窮患難，而浩然自得，無一怨尤不平之語，則非東坡所及焉。

王鵬運《南宋四名臣詞跋》 嗟乎，茲四公者，夫豈非所謂魁壘閎廓儒者其人耶？其身繫乎長消安危，其人又繫乎用與不用，用之而不終用之也，于是則悲天運，憫人窮，當變風雲時，自托乎小雅之才，而詞作焉。其思若怨悱而情彌哀，顧號幽明，剖通精誠，又不欲以爲名也，于是則摧剛藏棱，蔽遏掩抑，所爲整頓締造之意，而送之以馨香芬芳之言，與激昂怨慕不能自殊之音聲，蓋至今使人讀焉而悲，繹焉而慨伉，眞洞然大人也！故其詞深微渾雄而情獨多。鵬運竊嘗持此情以盱衡今古之詞人，如四公者亦出而唱嘆于其間，則必非閨襜屑越小可者所得之倦托。

分論

《濁醪有妙理賦》 《賦話》卷五：宋李綱《濁醪有妙理賦》，次東坡韻云：「醇德可美，頌瓢觚于劉子；醉鄉不遠，記風土于無功。」又云：「霞散冰肌，謝僊人之石髓；潮紅玉頰，殊北苑之雲腴。」可與原唱競爽，而豪蕩之氣，微不逮矣。通篇次韻到底，創見於忠定此篇。

《折檻旌直臣賦》 《賦話》卷五：宋李綱《折檻旌直臣賦》，其出落云：「辱師傅之貴，雖曰敢言；干雷霆之威，自應可斬。而天子能恕，將軍敢爭。因免冠以致悟，乃飾檻以爲旌。」以韻語叙事，曲折匠心，無一毫遺漏，中云：「逐命駕去，不爲辭宣而少留，趨和藥來，更助蕭公之引決。惟直情以徑行，故太剛而必折。」尤爲開合動宕，神明于規矩之中。按忠定律賦專仿坡公，兼有通篇次韻者，此殆青出於藍矣。

《荔枝賦》 《復小齋賦話》卷下：李忠定《荔枝賦》卒章云：「衛懿不可以好鶴，而幽人得之適所以增其逸；阮籍之徒得全於酒，而羲和湎淫乃廢時而亂日。」似用坡公《放鶴亭記》。

《三黜賦》 《復小齋賦話》卷下：李忠定公《三黜賦》純是借題發揮。余嘗取放翁跋李莊簡公語「目如炬聲如鐘，其英偉剛毅之氣，使人興起」，謂此賦足以當之。

《答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當日時勢已自難挽，特文字疏暢可觀。

《湖海集序》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和平溫厚，風人之餘韻也。

《顏魯公眞贊》 李光《跋李丞相所作顏魯公眞贊》：予因郡圃忠義堂繪

顏魯公像，龕置其上，軍事判官東陽鄭剛中記其本末詳矣。江西安撫大使李丞相復寄示眞贊，其詞宏偉簡嚴，英風大節，落落相望。蓋將友其人於千載，眞無愧矣。嗚呼！士固重其死，不幸生於危亂之間，遭時變故，將靡然而從之，不有特立獨行之士爲士表標率，則偸生苟免、媚賊稱臣者，何所憚乎？後之登斯堂，覽公遺像，誦江西之文，庶知予區區之意。

《**贈鄧成材判官**》　鄧肅《跋李丞相贈鄧成材判官詩》　建炎三年十一月，金寇破洪，傳檄下建昌，當時無敢誰何者。判官鄧柞獨不可，曰：「寧死耳，忍負吾君父乎！」拂袖而去，誓不降辱。南奔閩山，斥還僕御，脫身萬死，而臣子之節立矣。大丞相李公聞而壯之，因鄧有詩，遂次其韵，既贊其所已至，又勉其所當爲，鏘金戛玉，鏗然廊廟之音。蓋道德之妙，形于言詠，非止以句法高天下耳。鄧子之學，其光矣乎！宣和間，鄧曾以諸生從公游于沙陽，得其議論之餘，遂能所立如此。今公相期益厚，又非前日比，他時設施當如何哉？

《**過海**》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李伯紀丞相《過海》絕句云：「假使黑風漂蕩去，不妨乘興訪蓬萊。」與坡公「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之句，殆相伯仲，異乎李文饒、盧多遜窮愁無聊之作矣。

《**簡寂觀陸靜修故居**》　《歷代詩發》卷三〇：遙想而存之，有斯妙句。

《**贈青原僧師珪**》　周必大《跋李伯紀青原詩》：李伯紀丞相宣和中爲左史，坐論京師水災斥去，已負直聲。靖康戒嚴，定計城守，雖不能解河東之圍，然一時名望甚重。高宗即位，首用爲相，惜乎輔政日淺，規恢不竟。其後歷帥江湖，厥有成效。淳熙末諸子皆不在，其姪申之進《家集》、《奏議》，請謚于朝。孝宗似未悉其人，余爲歷陳本末，聖諭云：「張浚比與天監在上一言盡之。」有司請以忠定易其名，制曰可。今登仕郎曾佐出紹興初贈青原主僧師珪長篇，觀其志趣亦壯矣。同游向伯恭、朱子發、張恭甫仕未甚顯，已而俱爲名侍從。坐間議論，必纚纚可聽，豈止翰墨之勝乎？

《**答李提刑帳綠亭**》　唐文鳳《跋李忠定公遺墨》：右，故相宋李忠定公答李提刑《帳綠亭》詩，【略】其云「蒼官儼成列，青史立欲僵」，雖公托興松竹，而諭安非所志，「故開新帳綠，克媲舊槃香」，又不以貴賤得喪貳其心，亦可知矣。【略】讀公之詩，求公之心，忠義猶凜凜，不待讀《樂毅傳》、賈誼策而後掩卷太息也。其稱提刑院判者，宋制諸路提點刑獄公事以朝臣充，而六院判皆得轉對，故例爲察官之選。即詩而觀，則其人才故非泛泛者，卒章翱翔將壇之意，所以擬之，亦所以自慨也。

傳記

李綸《李忠定公年譜》　〔建中靖國〕三年甲申，公年二十二，補國學監生第一。方先衛公之入上庠也，名在第一，而公繼之，每試必上列。後公之叔弟經補入國子監，亦以魁選，時人榮之。【略】〔大觀〕二年戊子，公年二十六。附試國學貢士，復首選。屬聞期親之喪，友人貽書，謂：「道路之傳蓋不的，勉試春官，以慰親望。」公不可。調將仕郎、眞州司法參軍。【略】〔政和〕二年壬辰，公年三十。中莫儔榜乙科，臚傳之日，上顧問再三，特旨升甲，改合入官，與學官差遣。授承務郎、相州教授，以親庭遠，易鎮江。【略】四年甲午，公年三十二，召赴闕，三省審察院，除行國子正。十二月，對便殿，除尚書考功員外郎。【略】〔五年〕除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略】未幾，以論內侍建節及宰相任用堂候官入朝，以笏擊其下，凡三事，罷言職，授尚書比部員外郎。【略】〔宣和〕元年己亥，公年三十七，同知貢舉。六月，京城之西大水渺漫如江湖，漕運不通，畿甸之間悉罹其患，無敢言其災異者，公上章論列，降一官，監稅。再上章論六事，再降一官，與遠小監當，授承務郎，監南劍州沙縣稅。【略】是年有《留別諸弟》等詩。道江南，入閩境，遂游武夷，乘小舟泛九曲，留山中，賦詩幾五十篇，又廣其意而爲之賦。【略】〔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淵聖皇帝受內禪，公上封事。二十八日，召對，二十九日，除通直郎、兵部侍郎。再對，進《禦寇用兵劄子》。【略】〔靖康元年〕正月三日，門下侍郎吳公敏爲行營副使，公爲參謀官。四日，面除中大夫、尚書右丞。是日宰執有奉鑾輿出狩之議，公乞對，力爭，故有是命。既又俾留守東京，公再求對，上乃許留。五日，除親征行營使。【略】〔二月〕三日，罷公右丞，行營使，以蔡左丞懋代焉。种〔師道〕亦罷宣撫。公得止兵詔，即振旅以入城，聞罷命，乃退處浴室待罪。【略】五日，太學生陳東與諸生千餘人詣闕上書，明公與种不當罷。軍民聞之，不期而集者數十萬人。上遣中使召公，公固辭不敢行，宣召者絡驛而至。既入對，即復尚書右丞、

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十日，金人退師。十四日，除知樞密院事，封開國伯。【略】五月十九日，除河北東路宣撫使，辭免凡八上，上出《裴度傳》以賜。二十三日受命。【略】進次懷州，日肄習車戰，候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之兵悉罷之。公兩上疏力爭，不報。而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防使至幹當公事、都統制等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公乃力上章乞罷。【略】公前後乞罷表劄十餘上，上許令赴闕。九月初，交宣撫職事與折公彥質。十八日，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公具劄子乞覈實宣撫司見在軍兵財物。既而言者果謂公專主戰議，喪師廢財，著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再責寧江。【略】〔建炎元年〕公次長沙，聞有淵聖皇帝召命，復元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即率湖南義旅以進，時四月八日也。【略】五月初，次繁昌，傳元帥府檄，方審都城不守，二聖播遷，號慟幾絕。次太平州，睹上登寶位赦書，即上書論時事。次寶應，聞降麻告廷除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開國侯。【略】八月五日，還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公未拜，適有沮張所而罷傅亮者，公爭之不得，乃入表劄乞去。【略】章三上，降麻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略】〔十月〕言者謂〔公〕遺弟迎賊，傾家貲犒設，坐此落職，鄂州居住。公在相位纔七十有五日，既罷之後，招撫、經制司皆廢，車駕遂東巡，兩河郡縣皆陷於賊。【略】二年戊申，公年四十六，在鄂州。十月，以謫降官不許同在一州，移澧州。會有上書訟公之冤者，言者復有論列。十一月，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移萬安軍安置。【略】〔三年十一月〕次瓊州，三日而德音放還，任便居住。【略】〔紹興元年〕三月，除提舉杭州洞霄宮。九月復資政殿大學士。【略】〔二年〕二月八日，除觀文殿學士，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湖南路兵馬鈐轄。【略】〔五年〕二月，復觀文殿大學士。【略】十月六日，除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略】〔七年〕十一月，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聞除端明殿學士李光爲代，公貽書具言措置次第。公在江西，有《制置江右錄》二十卷，有《贈羅偉政奉議》至《次韵徐顯謨中冬教閱》詩及題跋十數篇。【略】〔九年〕二月，除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凡三上章，力以疾辭。四月十三日，依舊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略】十年庚申，公年五十八。正月十一日，中使徐珣傳宣撫問。十五日，公薨。

《李公行狀》（存目）

《李忠定公輔政本末》一卷（存目）

《宋史》卷三五八《李綱傳》（存目）

楊希閔《李忠定公年譜》（存目）

紀事

《四朝名臣言行別錄》卷一 淵聖召公對延和殿，迎謂曰：「卿頃論水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嘗爲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公叙謝。

著錄

李綸《李綱行狀》 著《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略】又著《論語詳說》十卷，所以發明聖賢之意甚備，而文章、歌詩、奏議凡百有餘卷。其在政府、帥閫，紀一時之事，則有《靖康傳信錄》、《奉迎錄》、《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制誥表奏集》、《宣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錄》。

《遂初堂書目·章奏類》《李伯紀奏議》。

陳俊卿《李忠定公奏議序》 淳熙丙申，予帥三山，其子秀之裒集其文以示予，求序以冠其端，蓋表章奏劄至八十卷。

章穎《刊李忠定公奏議跋》 公之孫大有，欲刊此書久矣。是書前後序文，諸老先生所述爲詳，穎獨善公之有後，而是書得以傳于世，故爲之書其刊行之歲月。嘉定元年十月望日，朝議大夫、集英殿修撰、知泉州軍州事南郡章穎謹書。

李大有《刊忠定公奏議跋》 大有謹按先大父《家傳》，末云：「【略】晚年于《易》尤有所得，著《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其言微妙，頗取卦變互體爲說，動有所稽，異于今世君子之所辨繹。又著《論語詳說》十卷，所以發明聖賢之意，甚厚而備。文章、歌詩、奏議百有餘篇。其在政府、帥府紀一時之事，則有《靖康傳信》、《奉迎》二錄、《時政記》、《進退志》、《制誥表劄集》、《宣

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錄》，嗚呼，亦富矣哉！」此叔祖南昌通守所述也。今《易傳》、《論語說》卷帙仍舊，而文集合政路帥府所紀，爲篇百有七十，内以《傳信錄》、《時政記》、《進退志》附益。表劄奏議凡八十卷，是爲今書，蓋其後諸人所離合譔次也，得之先子。大父生平有作，皆楷筆屬稿，書問亦然，則後人裒集，當無遺逸。顧蔓謝距今七十載，獨子孫寶藏，外無傳者。它文或有可諉，此書則實與國史相表裏，其可不廣諸世以圖不朽哉！淳熙末年，先子嘗繕寫投進，併高宗爲大元帥時所賜大父手書墨本。孝宗嘉奬，亟命宣索宸翰眞跡。既奏御，命有司定錫今謚，中間史院取索，亦嘗錄上，然廣内所儲，不到人間也。先子方隱居，每恨無方板行大父遺文，而于此書尤切。大有欽承遺旨，【略】充員嗣幙，適帑藏空匱，兩膚使先後極盟鳩工鋟木。太守今春官章公、尚書郎趙德甫，皆助以費，而尚書章公又幸爲之跋，以垂信增重于天下。經營涉歲，工始告成，久閟而傳，非偶然也。【略】嘉定二年歲次乙未夏五月既望日，孫修職郎、差充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大有謹書。

鄒應龍《書李忠定公奏議後》　逮守溫陵，公之孫提幹大有出示所刊丞相三朝表劄奏議凡八十卷，又《總錄》一卷，及《陳少陽盡忠錄》、《如是居士靖康感事詩》，于是得盡訊公之文，及見公之行事，望洋而歎，大喜過望。若夫人以立言爲不朽，以有後爲不死。公之文既得其子裒而集之，又得其孫鏤而傳之，將使天下之人家有其書，眞足以不死且不朽矣。然武陽者，乃公之父母邦也，聞提幹將以其書之板歸于三山，其何以慰鄉人之思？不然，他日當告于鄉郡守之好事者，取其書重鋟木焉，并續其家藏文集附益之，庶使吾黨之後進有以稽其典型云。嘉定三年九月朔，朝請大夫、充寶文閣待制、知泉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事鄒應龍謹書。

《趙定宇書目》《李忠定公奏議》十本。

《百川書志》卷一八《李忠定公奏議》六十九卷。

《内閣藏書目錄》卷五《李忠定公奏議》十冊，全。【略】凡六十八卷，附錄八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二《李忠定公詔制》七卷。

又《李忠定公奏議》十冊，六十九卷。

姜注《刊梁溪文集跋》　邵武乃公之故鄉，郡齋已刊奏議，獨文集尚缺，無以副邦人景行之思。注假守繡里，涖事之餘，屢加搜訪，了不可得。會丞相之孫制機與其族孫國錄示以全帙，注盥手薰誦，至于再三。顧雖不肖，亦知興起，鳩工刻梓，屬泮師董其事，凡三月而後成。于以傳示將來，啓迪後學，注亦得以記名編末，與有榮耀。嘉定歲次庚辰冬十有二月，朝議大夫、權知邵武軍兼管内勸農事、賜緋魚袋姜注謹書。

黃登《刊梁溪文集跋》　是集刊于秋之九月，成于冬之十二月。其爲冊三十有三，爲卷一百八十。【略】嘉定癸酉年某月某日，謹跋。

趙以夫《刊補梁溪文集跋》　武陽舊有集，辛卯春閏，郡遭火燬，官書散落殆盡。明年之春，予被簡命來此，首訪公集，缺五百板。又明年，境内稍安，即刊補之。【略】壬辰日南至，長榮趙以夫書。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梁溪集》一百二十卷，丞相忠定公（昭）〔邵〕武李綱伯紀撰。【略】「梁溪」名集者，修撰葬錫山，忠定嘗廬墓云。

《讀書附志》卷下　《梁溪先生文集》一百七十卷，右李忠定公綱之文也。【略】奏議中欽宗批答爲多。集有陳俊卿序、朱文公後序。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李綱文集》十八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綱《梁溪集》一百八十卷。

《内閣藏書目錄》卷三　《梁溪先生文集》三十六冊，不全。宋李綱著，凡一百八十卷，闕五十六至六十一、一百四至一百八、一百三十三至三十七、一百四十九至五十四卷，外附年譜、行狀二冊。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梁溪集》一百二十八卷。

左光先《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序》　先令邵之綏安，公所自出也，得快讀《奏議》八十卷，以未睹《大全》爲憾。太學李生嗣玄是其族裔，博洽類陳東。尊公官長安時，曾于御府購得全本，先受而縱觀之。【略】三山周公祖深然余議，急謀刑憲黎公同然，先得慨捐俸授梓，且弁其首。昔之斷簡殘編，今戶誦矣。【略】時大明崇禎己卯五月五日，福建邵武府建寧縣知縣、皖桐後學左光先謹序。

《絳雲樓書目》卷三　李忠定公《梁溪集》十冊。陳景雲注：十五卷。

李枚《宋本梁溪文集跋》　枚年甫三十，供奉内廷，時與名公巨卿及海内藏書諸名儒訪《梁溪文集》，音耗竟無所聞也。又越二十餘年，至雍正己酉，下榻於衍聖公第之九如堂，見其牙簽玉軸充棟盈車，詢之守者，知《梁溪文集》

爲舊族高陽相公持去。高陽諱爵，聖祖時甌卜者也。又越十餘年，枚抑鬱無聊，歷游幕府，過上谷所屬之地，道經高陽府第，半屬荒基，徐叩之，而是集猶在，乃求其發篋拜觀，實爲宋代鐫板。鴻文偉義，捧讀難竟，因以歷歲所餘館穀傾囊與之，而是集始得返趙。【略】乾隆六年歲在辛酉四月望日，二十六世孫枚謹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梁溪集》一百八十卷、附錄六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李綱撰。【略】是集首載宋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陳俊卿序，謂綱少子秀之哀集其表章奏劄八十卷，而詩文不與焉。晁公武《讀書志》則作一百五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則作一百二十卷，蓋後人續以詩文合編，互有分併，已非復秀之之舊本。此本賦四卷、詩二十八卷、雜文一百三十八卷，而以《靖康傳信錄》三卷、《建炎進退志》四卷、《建炎時政記》三卷俱編入集中，又以年譜、行狀之類六卷附焉，與晁、陳二家所錄均爲不合，又非宋本之舊矣。

黃丕烈《跋宋刻殘本梁溪集》 李綱《梁溪集》一百八十卷，《述古堂書目》載其名。全集世不多有，何論宋刻？惟此宋刻殘本，始十三，終一百六十三，當是一百八十卷之舊而闕，存三十八卷者。先是，遭俗子割補卷第，取卷中文字有數目者每卷塡改，鈐以圖記，掩蓋其痕。余悉按舊鈔本更正，而以數目字還其原處。有失去者，仍以素紙空其格，可謂愼之至矣。此書購自東城故家，價止數金，今茲裝池，復用二十金，惟恐後人以殘闕視之，而不甚寶貴。裝成之日，著其顚末如此。嘉慶甲子六月二十日，堯翁黃丕烈識。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版書目》 《梁溪文集》，存十三、十四、四十一之五十二、六十二之七十、九十一之九十八、百四十八、百五十三、百五十四、百六十一之百六十三。

陳徵之《道光本梁溪全集跋》 第公之遺集流傳甚罕，邵武家祠選刻，亦非完帙。余自弱冠游宦四方，舟車所至，未嘗不留心尋覓。茲一百八十六卷全集，今夏得之平湖友人錢姓，乃當時進呈眞本。顧自宋至今七百餘年，全書尚未鋟梓，異日得以校刊行世，豈非厚幸也夫！道光十有四年五月二日，同里後學陳徵之盥手謹跋於秀州官署之愛日堂。

《郘宋樓藏書志》卷八〇 《梁溪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附錄六卷，舊鈔本。宋李綱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梁溪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附錄六卷，舊鈔本。宋李綱撰。【略】是從寧宗後刻本鈔出者。

《滂喜齋藏書記》卷三 宋刻殘本《梁溪集》三十五卷（一函二十冊），宋李忠定公撰。原本一百八十卷，此本存者卷十三、十四，卷四十一至五十二，卷六十二至七十，卷九十一至九十五，卷九十七，卷一百，卷百四十三，卷百四十八，卷百六十一至百六十三，凡三十五卷。黃蕘翁跋以爲三十八卷，誤也（按：該本黃氏收得時，已殘破不堪，據其《書錄》，其中八卷遭剜改移易卷第，只能依版心字迹推之。黃、潘二氏著錄卷數不同，蓋以此）。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清朗悅目，與監本《算經》同一精妙。卷端有「錫山安國寶藏」朱記，「安國」即刻《初學記》者，所謂安民泰是也。竺塢文氏、汲古閣毛氏皆有藏印。乾隆間，有嘉定李枚者，忠定二十六世孫也，其家舊藏是集，兵燹散失，訪之數十年，得於高陽相國家。其後入郡中黃氏、汪氏，又由沈韻初家歸於滂喜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梁溪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宋李綱撰，附錄六卷，清刻本，傅增湘校幷跋，四十冊。《梁溪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宋李綱撰，附錄三卷，清鈔本，季錫疇校幷跋，三十二冊。《宋李忠定公奏議選》十五卷，《文集選》二十九卷，首四卷，宋李綱撰，明左光先、李春熙等輯，明刻本，六冊。

藝文

李綱《梁谿眞贊》 是爲梁谿，了無差別。行年之化，三十有八。返觀其前，膚腴色悅。從是以往，蒼顏華髮。本來面目，不生不滅。游戲仕塗，天付之拙。順天而行，一無敢設。獨知其天，寧有他訣？萬里清風，一輪明月。有來問者，默然無說。

張元幹《李丞相綱生朝三首》 炎景生賢佐，三朝火王時。德威雖敵畏，忠蓋只天知。安國驚何久，收功會有期。他年調鼎地，黃髮屬公師。

戡亂登廊廟，群公數靖康。一身輕去就，百口恃安強。天意非難見，人情漫自涼。殷勤酌周斗，翼鑠更鷹揚。

希世推英偉，行藏孰是非。橫流曾砥柱，袖手且深衣。槐影搖黃閣，星躔煥紫微。山林愚已老，衮綉看公歸。

李光《挽李忠定綱》　忠言直節動華夷，肯爲投閑便歇機。南國忽聞梁木折，中原猶望衮衣歸。平生學術唯心得，晚節功名與願違。老病無因執哀紼，翔風空有淚霑衣。

呂本中《李丞相挽詩三首》　舊學邈難繼，相期從少年。初看驥伏櫪，遽作鶴衝天。烈節平生志，高名萬代傳。如何事不濟，此老下黃泉。兄弟俱英妙，聲名萃一門。論才無不可，於道獨爲尊。未定千年策，終嫌萬丈渾。天乎乃如此，不使拯乾坤。事業懷蕭相，胸襟識謝安。流風有餘烈，志士只長嘆。淮海他年竭，冰霜此夜寒。向來交友淚，南望不曾乾。

李彌遜《祭李伯紀丞相文》　嗚呼哀哉！天生忠良，必有所付。公仕於朝，逢國多故。奮身百僚，易人所難。入告之謀，轉危爲安。既登鈞衡，遂總兵柄。老師宿將，俯首聽命。金人叩關，衆曰去之。彼都人士，微公則夷。建炎龍飛，公位冢臣。誅鋤逆徒，王道以尊。視彼寇讎，弗與共戴。義在必報，一置成敗。嗚呼公乎！有國有君，以身衛之。有社有民，以身任之。有兵有戎，以身令之。姦回憸佞，退而抑之。忠鯁端毅之士，則爬羅剔抉，進而激之。道之將行，國之將興，天其或者，佑此老成。胡不慭遺，上爲列星？棟折榱崩，何以支傾？義士忠臣，心摧涕零。武夫悍卒，拊髀失聲。噫公視僕，總角之交。久而益親，貴而不驕。五十年間，若出一朝。向來見公，濁酒我澆。願言卜鄰，同老漁樵。它年北歸，有些可招。哀哀我心，鬢白爲彫。雖然公之生也，不有其身。至大之氣，塞乎宇宙。不倚之節，信乎鬼神。令問廣譽，極榮於儒者。獨行特立，追美於古人。其遊乎世，如長翮大翼，乘風奮迅，不可得而親至。其死也不病不恫，不恐不怖，屈伸臂頃，奔逸而絕塵。夫死生知不足以累公，則僕尚奚悲乎？而緘詞千里，寫此一慟者，公之云亡。有國有君，孰與衛之？有社有民，孰與任之？有兵有戎，孰與令之？姦回憸佞，孰與抑之？而忠鯁端毅之士，孰與激之耶？嗚呼哀哉！

黃彥平《祭梁谿文》　炎運有赫，九陽之厄。帝賚我公，振其顛踣。宣和初歲，王城赤水。載筆直前，開陳陰沴。流離艱棘，不挫愈勵。歸班奉常，嫚書倏至。定策中禁，贊佐天子。震動朝廷，旁觀病悸。大明生東，人有適從。效死不去，挫其姦兇。二帝重歡，兩河亦還。羣情中媢，墮我太原。公身南遷，國亦大去。帝出商丘，眷予作輔。請都南陽，稍睨朔方。有志不就，舍之則藏。乘桴而浮，賜環而返。生覿咫顏，臣死不憾。長沙豫章，虎旗牙璋。從容辭受，萬夫之望。國步未夷，敵情難測。期公百年，安宋社稷。如何旻天，曾不慭遺。股肱或虧，邦國殄瘁。公無間然，我有餘痛。匪哭其私，爲天下慟。

《京劇劇目初探》二〇五《李綱滾釘》　張邦昌矯詔召岳飛入都，反誣其私離汛地，入宮行刺，問斬。李綱持章諫救，張預設釘板阻之。李綱不顧，滾釘保諫，岳免死入獄。牛皐、施全方據太行山，聞報，兵圍金陵。李綱奏保岳飛出撫牛皐，又證實係張誣害，加以貶斥（見《說岳全傳》第二十五回）。

雜錄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六引《詩說雋永》　李伯紀爲行營使，時王仲時、張仲宗俱爲屬。王頎長，張短小，白事相隨。一館職同在幕下，戲云：「啓行營，大鷄昂然來，小鷄竦而待。」

《揮麈三錄》卷三　許志仁龍舒之秀士，能詩善謔。早爲李伯紀之門賓，伯紀捐館，諸子延緇徒爲佛事，羣僧請懺悔之詞于許，廼取汪彥章昔所行謫詞中數語以授之。僧徒高唱云：「朋邪罔上罪消滅，欺世盜名罪消滅。」如此者不一，諸子憤怒，詢其所繇，知出于志仁，詬責而逐之。

鄒應龍《書李忠定公奏議後》　余里中有巖曰瑞光，去縣十許里。予七八歲時嘗侍先大父游焉。巖中有丞相讀書堂，大父指示諸孫曰：「鄉人李丞相嘗讀書于此。」因言丞相未達時，巖主僧號丹霞能前知，一日忽書四句云：「青著立，米去皮。邪時節，儘先輝。」初莫曉其意，後丞相貴顯，登政府，方悟前一句蓋謂靖康年號也。

《雲麓漫鈔》卷一四　紹興初，盛傳《蘇武令》詞（塞上風高漁陽秋），【略】云李丞相綱作，未知是否。

黃龜年

張綱《黃龜年除中書舍人制》　具官某問學淹該，才猷敏博。務明國家之

體，深達事物之情。往在艱難，得於扈從，寖膺顯仕，蔚有休稱。正奉常禮樂之司，肅御史風憲之地。彌綸宰屬，踐更史官。嘉其發於辭章，雅有合乎法度，宜登鳳閣，分掌綸言。夫惟操筆成文，自得中和之氣。庶幾扶杖往聽，思見德化之成。尚其勉旃，以副予望。

李正民《黃龜年除倉部員外郎制》 爾早以選擢，嘗贊銓衡。材智之優，宜膺任使。載加召對，敷奏可觀。司庾民曹，是爲劇任。往修厥職，嗣有褒升。

《宋史》卷三八一《黃龜年傳》 黃龜年字德邵，福州永福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洺州司理參軍，累官河北西路提舉學（士）〔事〕。呂頤浩見而奇之，入爲太常博士。靖康元年，除吏部員外郎，拜監察御史，尋除尚書左司員外郎、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充修政局檢討官。【略】時頤浩再相，植黨傾秦檜，引朱勝非奉京祠兼侍讀，恐中書舍人胡安國持錄黃不下，特命龜年書行，議者譏其侵官。遷殿中侍御史，會邊報王倫來歸，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上書，【略】章凡三上，遂褫檜職。【略】除太常少卿，累遷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兼給事中。侍御史常同言龜年陰結大臣，致身要地，又交結諸將，趣操不正，罷歸。司諫詹大方希檜意劾龜年附麗匪人，搢紳不齒，落職，本貫居住。卒，六十三。龜年微時，永福簿李朝旌奇之，許妻以女。龜年既登第，而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別娶，龜年正色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遂娶之。

《四朝名臣言行別錄》卷六 〔公〕未第時貧甚，自處湛如，應鄉舉引保，有考官某人，初爲縣尉，見公大奇之，私自語曰：「安得此郎出我門下？」既而公與薦，尉喜，願妻以女。後公登第歸，尉已捐館，妻孥輿櫬相遇於道，公哭之慟。慨然質屋，使人導意，請遂初約。尉妻辭曰：「往事尚忍言哉！無祿，縣尉清貧，死無私積。吾攜百指，扶護西歸，衣裝斥賣殆盡，懼不能達，那可議先輩婚？先輩第黃甲，當結好鼎族。吾且行矣，善爲我辭。」公垂涕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夫人不念死者言，乃作世俗夷虜語。有遂吾志，秋毫自齎，不敢聞命。」遂定婚邂逅間，分攜慟哭而別。

《宋四六話》卷一一 太傅吳元美創嶽宮三清殿，寓公咸在，吳以題梁遜龜年黃公，公乃解手帕濡墨大書云：「風馬雲龍，儼百神勾陳之位；金枝玉葉，拱萬齡宸極之尊。」詞語鏘潤，書法高古。吳初見公，略不經意，復疑濡筆染墨非法，既而雙美，始大喜心服，歸語子姪，因曰：「此公不特詞翰可敬，其才出人數等。」

胡致隆

《蘆蒲筆記》卷一〇 臨江詩人胡藏之，蓋彥明之子。彥明與山谷進士同年，故藏之以詩取知於山谷。嘗侍燕席，以柈中果子分題賦詩，藏之得藕云：「平生冰雪姿，七星羅心胸。豈無有絲毫，上裨天子聰。而不自薦達，胡爲乎泥中。沈疴政無賴，安得君從容。其子亦可憐，風味如乃翁。」藏之亦有《瘞鶴銘》詩云：「當年誰爲裹玄黃，潮打孤城草木荒。華表竟無新信息，斷碑空有碎文章。雲埋紫蓋峰何在，烟鎖青田道正長。遙想華亭披道氅，夜隨明月過錢塘。」藏之名致隆，自號瀟灘居士，無子，故遺稿不傳。

《宋詩紀事》卷四二 致隆字藏之，臨江人，自號蕭灘居士。父彥明，與山谷進士同年，故藏之以詩取知于山谷。無子，遺稿不傳。

劉寧止

《宋史》卷三七八《劉寧止傳》 寧止字無虞，登宣和進士甲科，除太學錄、校書郎。建炎初爲浙西安撫大使司參議，改兩浙轉運判官。苗傅、劉正彥之變，寧止自毗陵馳詣京口、金陵，見呂頤浩、劉光世，勉以忠義，退而具軍須以佐勤王。除左司郎官，辭。帝復位，除右司郎官、給事中。梁揚祖爲發運使，寧止再疏論駁。以添差江、淮、荊湖制置發運副使扈從隆祐太后幸江西，尋爲兩浙轉運副使。錄勤王功，直龍圖閣，進秘閣修撰，主管崇道觀，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進右文殿修撰。寧止言：「京口控扼大江，爲浙西門戶，請分常州、江陰軍及崑山、常熟二縣隸本司，庶防秋時沿江號令歸一，可以固守。」權戶部侍郎，總領三宣撫司錢糧。張浚都督諸軍，以爲行府屬。除吏部侍郎，進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升顯謨閣，提舉太平觀，卒。

寧止有文名，慷慨喜論事。當艱難時，上疏言闕失，指切隱微，多人所難言。乞禁王安石《日錄》，復賢良方正科，用司馬光十科薦士法，倣唐制宰執論事以諫官侍立，皆其顯顯者。勤王之舉，呂頤浩紀其有轉輸之勞。寧止與一止、岑皆群從昆弟，帝嘗稱寧止忠、一止清、岑敏云。有《教忠堂類稿》十卷。

綦崇禮

論述

綜論

呂頤浩《賀知越州綦內翰啟》　伏以某官量澄玉海，學富金籯，蔚爲學者之師，夙擅儒林之秀。玉堂金馬，久煩摛藻之才；皂蓋朱幡，暫會承流之寄。載惟雅望，播在群僉。誦銅梁劍閣之辭，蓋一時之奇作；惟鳳閣鸞臺之詔，誠萬目之具瞻。

程俱《綦崇禮磨勘授奉議郎依前徽猷閣直學士制》　具官某學識深敏，溢于文詞，入掌絲綸，出宣政化，年則淹矣，勞亦有焉。雖云序進之常，是謂寵綏之數。服我休命，益奮乃庸。

李正民《綦崇禮除中書舍人制》　宣教郎、試起居郎綦某，學富本天，文兼體要。既殫洽于聞見，亦明習于憲章。省戶握蘭，恬而自適；螭蚴載筆，動而必書。比給札于尚方，俾試言于右省。落筆而觀者如堵，共驚倚馬之才；終篇而紙價頓高，深得演綸之體。肆揚成命，進陟從班。時方屬于艱難，朕急圖于賢俊。修飾潤色，允資播告之辭；獻納論思，更佇盡規之益。往祗朕訓，無怠厥修。

沈與求《賜新除翰林學士知制誥綦崇禮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學窮本原，文備體要。代予述作，亦既有年。再隸職于卿曹，復兼官于辭禁，演綸滋久，摛藻益工。報淮南之書，卿其視草而遺矣；下山東之詔，民將扶杖而聽之。肆加即拜之恩，示予親擢之意。奚爲遜避，猶徇故常，宜副僉諧之言，往就久虛之次。

楊萬里《北海先生文集序》　〔先生〕記覽極其博，辭章極其麗，而正君定國、扶世立教根於自然。其進言也曰畏天，曰愛民，曰法祖宗，曰務學，曰從諫，曰進賢退不肖，其說經也探聖賢之本指，別訓詁之是非，取正而舍奇，尚通而惡鑿，以今準古，據舊鑒新，皆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何其多取哉！鴻筆麗藻，冠於一時，有功中興，獨當上意，如威鳳祥麟，斯亦偉矣！而自放泉石，深入仙城，回縈之中，雖萬鍾千駟不與易也。一觴一詠，興寄事外，雖不多賦，顧其閑雅淡泊，弗雕而工，豈營度悲鳴者所能幾耶！

史浩《故內相北海綦公之侄孫更生奉遺像求贊》　堂堂綦公，人中之龍。獨步一世，鬱爲文宗。遂令學者，霧集雲從。凡百君子，式是德容。

樓鑰《北海先生文集序》　南渡之行，公在帝側，實代王言，詔旨所至，讀者感動，諸將奔走承命，如陸宣公之在奉天也。尋入翰苑，當羽檄旁午，詔書填委之會，而播告之修，不匿厥旨。呂宗穆以首相開督府，訓辭尤爲宏偉，有曰：「盡長江表裏之封，悉歸經略；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其能布宣威靈，張大國體類此。蓋公篤意經術，博覽強記，以直道自任，才高而氣剛，平時爲文不爲岸異之言，而氣格渾然天成，故一旦當書詔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非規規然取青媲白以爲工者比也。

《四朝名臣言行別錄》卷七　公平居不爲崖岸嶄絕之行，廉儉寡欲，獨覃思於學問文章，白首不倦。彊記默識，繇唐虞三代以暨國朝之隆，君臣事迹，先後數千載，如指諸掌，視唐常楊爲不足道。上每曰：「綦公之文有體，眞學士也。」

又　趙思誠祭之曰：「公妙齡秀發，聰敏過人。辭章之妙，追〔作古〕〔古作〕者。博習詩書六藝之文，旁通諸子百家之編，下逮傳記小說，靡不該貫。弈棋音律，悉皆洞曉。酒酣氣振，議論風生，長歌慷慨，旁若無人。眞一時之英也。」誠爲確論。中年頓挫場屋，晚方登第，一主縣簿，即踐華要。當官直氣敢言，多面折人，無所忌避。雖始終以文翰際遇，而朝廷有大議論，上必咨訪，故內外憚之如臺諫然。初拜掖垣，即兼內職，後兩領天官亦如之。在玉堂前後五載，上屢欲大用，爲權臣中沮不果。建炎間駐蹕靡定，詔令多不時下，公受命

立成，上每嘉奬曰：「綦某詞知體，語言輕重得宜，無可點檢者。」時議以爲中興之功，非特將士宣力然，詔令亦有助焉。

《嘉泰會稽志》卷一九　綦內相崇禮自會稽奉祠去，謝表曰：「雜宮錦於漁蓑，敢忘君賜；話玉堂於茅舍，更覺身榮。」秩滿再奉祠，又表謝曰：「欲掛衣冠，尚低回於末路；未先犬馬，儻邂逅於初心。」皆傑作也。

《宋史》卷三七八《綦崇禮傳》　崇禮妙齡秀發，聰敏絕人，不爲崖岸斬絕之行。廉儉寡欲，獨覃心辭章，洞曉音律，酒酣氣振，長歌慷慨，議論風生，亦一時之英也。中年頓剉場屋，晚方登第，以縣主簿驟升華要，極潤色論思之選。端方亮直，不憚強禦。秦檜罷政，崇禮草詞，顯著其惡，無所隱，檜深憾之。及再相，矯詔下台州就崇禮家索其稿，自于帝前納之，且將修怨。會崇禮已沒，故身後所得恩澤，其家畏懼不敢陳，士大夫亦無敢爲其任保。樓鑰嘗叙其文，以爲氣格渾然天成，一旦當書命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北海集》四十六卷、附錄三卷。【略】今檢《永樂大典》載崇禮詩文頗多，中惟制誥最富，表啓之類次之，散體古文較少，而詩什尤寥寥無幾，蓋其平生以駢體擅長故也。【略】史稱崇禮妙齡秀發，聰明絕人，覃心辭章，極潤色論思之選。再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詔命數百篇，文簡意明，不私美，不寄怨，深得代言之體。今觀是集所載內外諸制，大約明白曉暢，切中事情，頗與《浮溪集》體格相近。如《呂頤浩開督府制詞》，則樓鑰賞其宏偉；《王仲嶷落職制詞》，則王應麟取其精切；《鄒浩追復待制制詞》，則《宋史》採入本傳，以爲能推朝廷所以褒恤遺直之意；其草《秦檜罷政制》，則直著其惡，致檜再相後奏索其藁，幾蹈危禍。史所云，蓋非溢美矣。陸游《老學菴筆記》稱，崇禮《謝宮祠表》云：「雜宮錦於漁蓑，敢忘君賜；話玉堂於茅舍，更覺身榮。」時嘆其工。又有一表云：「欲挂衣冠，尚低回於末路；未先犬馬，儻邂逅於初心。」尤佳云云。

分論

《呂頤浩開督府制》　《玉海》卷二二二：北海督府訓詞，尤爲宏偉，有曰：「盡長江表裏之封，悉歸經略；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揮。」

《吳玠授檢校少師兩鎮節度使制》　呂頤浩《與綦叔厚書》：公在詞掖翰苑累年，文章妙天下。昨吳玠制辭入，作數聯，造語警拔。竊原雅意，以謂既失秦川之利，則銅梁劍閣不敢恃險以爲難取，而擊退賊兵也。長安驛舍榜曰秦川驛，咸陽縣北門額曰咸秦驛。《四六談麈》：綦叔厚草《蜀將制》曰：「已失秦川之險，敢言蜀道之難？」辛炳爲中司，遽作彈文曰「川未失也」，綦自辨其語，上曰：「朕知之矣，卿所言者，我能往，寇亦能往。」《玉海》卷二〇一：綦北海草吳玠制曰：「陸海神皋，既失秦川之利；銅梁劍閣，敢言蜀道之難？」辛炳奏：「玠方屏翰四川，乃云『既失秦川之利』，乞改正，毋使遠方大將重以爲忌。」遂改「秦川」爲「秦中」。

《謝宮祠表》　《老學庵筆記》卷四：綦翰林叔厚《謝宮祠表》云：「雜宮錦於漁蓑，敢忘君賜；話玉堂于茆舍，更覺身榮。」時嘆其工。又有一表云：「欲挂衣冠，尚低回于末路；未先犬馬，儻邂逅於初心。」尤佳。

《進枸杞賀表》　《貴耳集》卷上：綦內翰崇禮在太學前廊，裕陵有進枸杞，根如犬大。作賀表，學官令前廊撰述。皆不下筆，綦欣然當之。其用一句「靈根夜吠」，舉學皆服。用東坡詩云：「靈龜或夜吠。」又出白樂天《枸杞》詩，因此後登玉堂。

傳記

《宋史》卷三七八《綦崇禮傳》　綦崇禮字叔厚，高密人。後徙濰之北海。【略】崇禮幼穎邁，十歲能作邑人墓銘。【略】初入太學，諸生溺於王氏新說，少能詞藝者。徽宗幸太學，崇禮出二表，祭酒與同列大稱其工。登重和元年上舍第，調淄縣主簿，爲太學正，遷博士，改宣教郎、秘書省正字，除工部員外郎，尋爲起居郎、攝給事中。召試政事堂，爲制誥三篇，不淹晷而就，辭翰奇偉。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進用之速，近世所未有。高宗猶以爲得之晚。車駕如平江，有旨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崇禮當行詞，推帝所以褒恤遺直之意，有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顧身，去國再遷於嶺徼。羣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奸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列推重。除試尚書吏部侍郎，時從官惟崇禮與汪藻。尋兼直學

士院，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略】徙知明州，召爲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略】移兵部侍郎，仍進直學士院。【略】九月，御筆除翰林學士。自靖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略】進兼侍讀兼史館修撰。【略】再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詔命數百篇，文簡意明，不私美，不寄怨，深得代言之體。以寶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略】期年，上印綬，退居台州。卒，年六十，贈左朝議大夫。

紀事

作家逸事

《四朝名臣言行別錄》卷七　幼而穎邁，不好嬉弄，讀書學文，月開日益，儔輩莫敢望。甫十歲能作銘，以志邑人之藏，屬辭比事，音節皆中律呂。父見而大驚，顧謂皇妣曰：「吾門自高祖以來，劬躬積善之報，其在斯乎。」

又　秦檜罷政，公草詞頭著其惡，無所回隱，檜深憾焉。及爲太師，怙權張甚，必修怨焉，而公已歿矣。然身後所得恩澤，其家畏懼不敢陳，士大夫亦無敢爲之保任。閱十年矣，猶稱詔下台州取壬子八月所賜御筆，衆論嗟愕。檜死，朋憸盡逐，識者慨公之不及見也。

作品本事

綦崇禮《跋道鄉先生帖》　建炎三年秋九月，行平江府，有旨，故毗陵鄒公追復龍圖閣待制。某以西掖舍人當草制書，推上所以褒恤遺直之意，其詞略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惜身，去國再遷於嶺徼。群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姦諛亦死，知朽骨之尚寒。」同省方叔舍人見之，曰：「比史房詞頭，皆常常除目不足騁辭。今君爲鄒草制，良可喜也。」及錄黃，余偶在告，而李獨直，誤書己名行下。余戲謂之曰：「君固欲掛名鄒公之制乎，但恐潤色非工，反爲名累耳。」李笑曰：「人當知出君手，如其不知，吾遂并得掠美幸矣。」

《四六談麈》　紹興曲赦福建，本翟公巽爲承旨當制，翟入參，綦叔厚直院當制；遂用其文，其曰「朕臨朝不怡，視古太息」者是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七　甲寅，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秦檜罷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檜與左僕射呂頤浩不諧，頤浩既引朱勝非還朝，復自內批，令日赴都堂議事，位知樞密院事上，欲以逼秦檜。會邊報王倫來歸，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因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植黨專權，漸不可長。檜即上章辭位。上未許。前一日，頤浩與參知政事權邦彥留身上前，復言檜之短。上乃招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綦崇禮入對，出檜所獻二策，大略欲以河北人還京，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上謂崇禮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又檜言『臣爲相數月，可使聳動天下』，今無聞。」崇禮請御筆付院，上即索紙書付崇禮。崇禮退，未至院而麻制已成。翌日，制責檜曰：「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念方委聽之專，更責寅恭之效。而乃憑恃其黨，排擯所憎，豈實汝心，殆爲衆誤。顧竊弄於威柄，慮或長於奸朋。」檜既免，上乃諭朝廷終不復用，仍榜朝堂。

《玉海》卷二〇三　攻媿樓公曰：順州得枸杞宿根於土中，綦北海屬聯曰：「蠹根夜吠，美異質於千年；驛騎朝馳，薦聖人之萬壽。眷荒裔沉藏之久，實王師恢復之初。物豈無知，時如有待。」表既進，天子爲之改容。

《宋四六話》卷二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以功進檢校少師、兩鎮節度使，公當制，有曰：「陸海神皋，既失秦川之利；銅梁劍閣，敢言蜀道之難？」言者謂秦雖淪陷而川未嘗失也，指以爲病。上知其非，公猶援唐故事，自謂失職，力引疾求去，遂除知紹興。

著錄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綦叔厚《內外制》。

樓鑰《北海集序》　公之從孫煥集公文爲五十六卷，藏於家。【略】贅倅丹丘，始見家集，益聞出處之詳。晚而投閒，有更生者，亦公之從孫，【略】曰今之知北海先生者蓋寡，遺文將遂版行，願爲之序。【略】屬更憂患，既免喪，而後

敢爲下筆。

《**讀書附志**》**卷下**　《北海先生文集》六十卷，右綦崇禮字叔厚之文也。【略】楊萬里、樓鑰爲文集序，行狀、墓誌附于後。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綦北海集》六十卷，翰林學士北海綦崇禮叔厚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綦崇禮《北海集》六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綦崇禮《北海文集》，一部七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綦崇禮集》六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北海集》四十六卷、附錄三卷，永樂大典本，宋綦崇禮撰。【略】《藝文志》、《書錄解題》俱載崇禮《北海集》六十卷，世久失傳。【略】集中間有原注，稱崇禮爲「先祖」，則當時所據，猶其家刻之舊本矣。【略】謹分體排訂，釐爲三十六卷。又《兵籌類要》一書，乃其在翰苑時所撰進，皆援據兵法，參以史事，各加論斷。雖紙上空談，未必遽切實用，而採摭尚爲博洽，今亦編爲十卷，次之於後。其歷官除授告詞及呂頤浩書啓、李邴祭文、秦檜乞追取御筆詞頭劄子，原本皆載入集中，今並仍其舊，而益以《宋史》本傳、《氏族言行錄》諸條，別爲附錄三卷，繫諸集末，以備考核焉。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六**　《北海集》四十六卷、附錄三卷，宋綦崇禮撰。【略】凡詩文三十六卷，【略】後十卷爲兵籌類要，皆援據兵法，系以論斷。其附錄三卷，則告敕傳誌之屬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北海集》四十六卷、附錄三卷，宋綦崇禮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路有鈔本。

又《續錄》　莫郘亭、八千卷樓均有鈔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北海集》四十六卷，宋綦崇禮撰，附錄三卷，清乾隆翰林院鈔本，五冊。

藝文

呂頤浩《次綦叔厚韵》　佐時勳業愧先賢，迹退丹丘已二年。買得石田東郭外，蓋成茅屋北山前。長林遠水相縈帶，翠岫奇峰更接連。多謝朋游念衰颯，寄題佳句已成編。

陳與義《贈漳州守綦叔厚》　過盡蠻荒興復新，漳州畫戟擁詩人。十年去國九行旅，萬里逢公一欠伸。王粲登樓還感慨，紀瞻赴召欲逡巡。繩床相對有今日，賸醉齋中軟腳春。

王之望《祭綦內翰文》　古今所難，莫如文詞；文詞之中，體重而施遠者，又莫難乎書命之爲。使世當承平，優游翰墨，則中人可以任職。及乎艱難之際，呼吸變故，而發爲號令，以宣道上意，則皆欲切中於事機。如三鎮詔書，使姦雄不敢顧望；奉天赦令，雖武夫悍卒亦流涕而嗟咨。是皆係成敗，關盛衰，非高世之材不能善也。故代王言者，尤難乎多事之時。國家南渡之初，傾側擾攘，而文德廣被，與武功而並馳。當是時也，公以高文大筆，振英聲於翰苑者，凡歷幾年於茲。其深厚爾雅，渾渾噩噩，以鼓動乎一世者，固無愧乎兩漢之奇。而隱順體勢，參揣輕重，錙銖必較，曾一字之莫移。制詔之出，海內傳誦，人皆以爲得體。雖呫呫然好動其喙者，亦莫得而瑕疵。至今北扉東閣之間，天下稱以爲眞學士者，皆曰非我公而其誰？其學問之富，上探六經之淵奧，旁獵子史之浩博，而近尤熟於國朝一代之儀。凡典章故實與夫前輩出處之際，上下數百載間，若指諸掌而無遺。此皆搢紳士大夫所共推服。至於嘉謀碩畫，密陳於中禁，而係天下之安危治亂者，則人不可得而周知。盛德偉望，上方倚以爲相，而民之無祿，忽一卧而長辭。世失名臣，文喪哲匠，所以識與不識，皆興殄瘁之悲。矧惟小子，出入門下，從容受教，蓋一紀以摳衣。公不以爲不肖，慰薦誘掖，矜憐撫翼之意，蒙最厚於等夷。訃音忽聞，驚涕失聲，而糜於斗食，不得伸一慟於靈帷，饋奠之微，遠寓千里，以致一哀而已。若乃感念舊德，而懷想儀刑，則不知其何日而忘之也？

釋顯萬

《**戴酒園詩話**》**卷一**　作詩宜有氣格，不宜有氣質。宋人誤以氣質爲氣格，遂以生硬爲高，鄙俚爲樸。始于數名家作俑，至末流益甚。【略】至如楊次公「八十丈虹晴卧影，一千頃玉碧無瑕」，僧顯萬「河搖星斗三更後，月掛梧桐

一丈高」，摹擬處總落粗俗。

《送炭與湘山西堂惠然師》《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顯萬字致一，浯溪人，嘗參呂居仁。《浯溪集》洪景盧爲序。此詩借送炭說事理，凡禪機必險絕，然亦不爲不佳也，附僧類中。馮舒評：亦「江西」語耳。馮班評：江西體之近雅者。陰、何卻被乃僧火葬。紀昀評：極爲不佳。附僧類亦無理。凡涉禪機，何嘗盡入僧類？起句太粗直。此卷最長，中惟數首好耳。查慎行評：「寒灰影裏撥陰何」，東坡句也。

呂本中

論述

綜論

張綱《呂本中除祠部郎官制》朕方舉羣策，以收中興之功，顧天下士有一善可取，猶將簡拔任用，而況已試之材，爲朕所知者乎？以爾富於藝文，能嗣家世，考其事業，譽在郎曹。今典祠缺員，肆以命爾。夫冰廳素號無事，固有餘力，足以講論古今。往其勉之，以待上用。

李彌遜《呂本中中書舍人制》具官某襲芳名胄，濟以多聞，粲然泉湧之文，粹矣玉溫之質，侍嚴香案，議禮曲臺，人物之優，允符僉論。其輟九卿之列，來聯四戶之班。夫事固有一言之非，而駟馬弗及，一日之失，而終身爲憂。於號令出納之微，繫社稷安危之重。其體茲訓，知無不言，毋使政事之行，人得以議，而朝廷有渙汗之譏，所以望於爾者。

又《呂本中太常少卿制》爾操履之正，克正其家；問學之醇，不悖於道，發爲詞章，炳然其華。頃由柱史，遽起丘園之興，眞祠均逸，亦既踰年。今予命爾以秩宗之事。昔魯不棄禮而齊親之，治亂一軌，百世可循。益尊所聞，追還邃古之風，以成予治。朕之所以望爾，顧豈鐘鼓玉帛云乎哉！

謝逸《讀呂居仁詩》吾宗宣城守，詩壓顏鮑輩。其間警拔句，江練與霞綺。居仁相家子，斂退若寒士。學道期日損，哦詩亦能事。自言得活法，尚恐宣城未。今晨開草堂，草帙亂無次。探囊得君詩，疾讀過三四。淺詩如蜜甜，中邊本無二。好詩初無奇，把玩久彌麗。有如菴摩勒，苦盡得甘味。徐侯南州傑，論文極根柢。讀君詩卷終，曰此有餘地。期君高無上，一一謝以平視。要當掣鯨魚，豈但看翡翠。

劉子翬《讀韓子蒼呂居仁近詩》詩人零落歎才難，二妙風流壓建安。已見詞鋒推晉楚，定應臭味等芝蘭。鴻軒意氣慚交呂，鳳躍聲華敢望韓。咫尺煙塵不相見，他時惆悵隔金鑾。

李彭《觀呂居仁詩》西風鏖暑功夫深，老火由來欺稚金。蠻花缺月午夢短，伐鼓正爾開遙岑。忽看僧珍五字句，妙想實與神明聚。清如明月東澗水，壯如玄豹南山霧。抑揚頓挫百態隨，鷙鳥欲舉風迫之。莫言持此黃初詩，直恐竟亦不能奇。老懷凜凜受霜氣，想見此郎冰雪姿。鄙夫好詩如好色，嫣然一笑可傾國。擊節歌之侑歡伯，杯中安得著此客。此客不肯緁塵羈，況復世網如蛛絲。秋空橫河鵰鶚上，不許蜂蝶同所歸。漢家太尉死宗社，大鳥泣墳天所借。謝傅未吐活國謀，齎恨懷奇赴泉下。僧珍向來期此人，頹波砥柱妙入神。要當疊些湘水濱，喚起猶足張吾軍。

呂本中《送山伯良佐東歸以務道期息塗為韻》吾詩如清風，去留不可期。灑然或一來，不繫凡子知。兩郎從我游，豈但窺藩籬？山房光焰在，實藉衆木枝。斯言可三復，如我清風詩。

《紫微詩話》曾元嗣續政和間嘗作《十友》詩，蓋謂顏平仲岐、關止叔沼、饒德操節、高秀實茂華、韓子蒼駒及余諸人，共十人也。其稱予詩云：「呂家三相盛天朝，流澤於今有鳳毛。世業中微誰料理，卻收才具入風騷。」

《東萊呂紫微師友雜志》政和初，無逸至京師省試，嘗寄予書，極相推重，以爲當今之世主海內文盟者，惟吾弟一人而已，又語外弟趙才仲云：「以居仁詩似老杜、山谷，非也。杜詩自是杜詩，黃詩自是黃詩，居仁詩自是居仁詩也。」

曾幾《東萊先生詩集跋》東萊呂公居仁以詩名一世，使山谷老人在，其推稱宜不在陳無己下。【略】竊自伏念與公皆生于元豐甲子，又相與有連，雅

相好也。紹興辛亥，幾避地柳州，公在桂林，是時年皆未五十，公之詩固已獨步海內。幾亦妄意學作詩，公一日寄近詩來，幾次其韻，因作書請問句律。公察我至誠，教我甚至，且曰：「和章固佳，本中猶竊以爲少新意。」又曰「詩卷熟讀，治擇工夫已勝，而波瀾尚未闊。欲波瀾之闊，須令規模宏放，以涵養吾氣而後可。規模既大，波瀾自闊，少加治擇，功已倍于古矣。」幾受而書諸紳。今三十有六年，顧視少作，多可愧悔。既老且病，無復新功，而公之墓木拱矣，觀遺文爲之絕歎。

張九成《橫浦心傳錄》卷上　嘗見呂居仁論詩，每句中須有一兩字響，響字乃妙指，如「身輕一鳥過」，「飛燕受風斜」，「過」字、「受」字，皆一句中響字也。某平生不能作詩，每讀樂天詩，便自意明，但不費力處便佳耳。嘗舉以告居仁，居仁云：「不費力極難，用意到者自知。」

《艇齋詩話》　前人詩用「重」字有三：「雨壓梨花烟重」、「雪壓梅花香重」、「殘月落花烟重」，皆有思致。呂東萊尤喜「雪壓梅花香重」。

又　後山論詩說換骨，東湖論詩說中的，東萊論詩說活法，子蒼論詩說飽參。入處雖不同，然其實皆一關捩，要知非悟入不可。

又　東萊論詩，嘗引孫子「始如處女，終如脫兔」之論，亦甚有意味，學詩者不可不知此理。

又　東萊作《江西宗派圖》，本無詮次，後人妄以爲有高下，非也。予嘗見東萊自言少時率意而作，不知流傳人間，甚悔其作也。然予觀其序論古今詩文，其說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其圖則眞非有詮次，若有詮次，則不應如此紊亂。兼亦有漏落，如四洪兄弟皆得山谷句法，而龜父不預，何邪？

又　東萊晚年長短句尤渾然天成，不減唐花間之作。如一詞云：「柳色過疏籬，花又離披，舊時心緒沒人知。記得一年寒食下，獨自歸時，歸後卻尋伊。月上嫌遲，十分斟酒不推辭。將爲老來渾忘卻，因甚沾衣。」又一詞其間云：「可惜一春多病，等閒過了酴釄。」又一詞其間云：「對人不是惜姚黃，實是舊時心緒老難忘。」皆精絕，非尋常詞人所能作也。

又　呂東萊圍城中詩皆似老杜，韓子蒼最愛「乾坤德甚大，盜賊爾猶存」之句。

王□《野老紀聞》　余嘗論作詩文，若不得其道，則千詩一詩，千句一句，自少壯至老熟，猶且暮也。居仁之於詩，每一見一變，至於今駸駸乎其未已，此豈偶然哉。山谷云：「詩意無窮，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能盡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碧鷄漫志》卷二　陳去非、徐師川、呂居仁、韓子蒼、朱希眞、陳子高、洪覺範〔詞〕，佳處亦各如其詩。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三　苕溪漁隱曰：呂居仁詩清馱可愛。如：「樹移午影重簾靜，門閉春風十日閑。」「往事高低半枕夢，故人南北數行書。」「殘雨入簾收薄暑，破窗留月縷微明。」【略】居仁有絕句云：「胡虜安知鼎重輕，指蹤元自漢公卿。襄陽耆舊惟龐老，受禪碑中無姓名。」此詩有謂而作，可以意逆也。

又後集卷六　苕溪漁隱曰：東坡《九日》詩云：「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愁。」又詞云：「萬事到頭終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呂居仁詩云：「尚惜故人輕作別，亂山深處過重陽。」又詞云：「短籬殘菊一枝黃，已是亂山深處過重陽。」皆兩用之。詩意脈絡貫穿，並優於詞。但居仁以殘菊於重陽言之，此一字爲病。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〇　范冲奏：「本中文章典雅，長于史學，習學有淵源，敏于爲政，恬退之節，人所難能，以其不求聞達，故世罕有知者。」

《庚溪詩話》卷下　呂居仁作《江西詩社宗派圖》，以山谷爲祖，宜其規行矩步，必踵其跡。今觀東萊詩，多渾厚平夷，時出雄偉，不見斧鑿痕。社中如謝無逸之徒亦然。正如魯國男子，善學柳下惠者也。

陸游《東萊詩集序》　宋興，諸儒相望，有出漢唐之上者。迨建炎、紹興間，承喪亂之餘，學術文辭，猶不愧前輩。如故紫薇舍人東萊呂公者，又其傑出者也。公自少時既承家學，心體而身履之幾三十年。仕愈躓，學愈進，因以其暇，盡交天下名士。其講習探討，磨礱浸灌，不極其源不止。故其詩文汪洋閎肆，兼備衆體，間出新意，愈奇而愈渾厚，震耀耳目，而不失高古，一時學士宗焉。晚節稍用於時。在西掖，嘗兼直內廷，草趙丞相鼎制，力排和戎之議，忤秦丞相檜。丞相自草《日曆》，載公制辭以爲罪，而天下益推公之正。【略】游自童子時讀公詩文，願學焉。稍長，未能遠游，而公捐館舍。晚見曾文清公，文清謂某：「君之詩，淵源殆自呂紫薇，恨不一識面。」游於是尤以爲恨。

《**老學庵筆記**》**卷八**　唐人詩中有曰「無題」者，率杯酒狎邪之語，以其不可指言，故謂之無題，非眞無題也。近歲呂居仁、陳去非亦有曰「無題」者，乃與唐人不類，或眞無其題，或有所避，其實失於不深考耳。

《**誠齋詩話**》　退之云：「如何連夜語，祇是說家鄉。」呂居仁云：「如何今夜雨，祇是滴芭蕉。」此皆用古人句律，而不用其句意，以故爲新，奪胎換骨。

周必大《**跋呂居仁帖**》　紫薇舍人呂十一丈在政和初春秋鼎盛，且方崇尚王氏學，以蘇、黃爲異端，而手書立身爲學作文之法乃如此，其師友淵源固有所自，而特立獨行之操，誰能及之？近世謂以詩名家，是殆見其善者機耶。

朱熹《**答呂伯恭書**》　向見正獻公家傳，語及蘇氏，直以浮薄談目之。而舍人丈所著《童蒙訓》，則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爲法。嘗竊歎息，以爲若正獻、榮陽，可謂能惠人者，而獨恨於舍人丈之微旨有所未喻也。然則老兄今日之論，未論其它，至於家學，亦可謂蔽於近而違於遠矣。更願思之，以求至當之歸，不可自悞而復悞人也。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杜子美晚年詩都不可曉。呂居仁嘗言：詩字字要響。其晚年詩都啞了，不知是如何以爲好否。

岳珂《**呂居仁瞻仰收召二帖跋**》　中原文獻之傳，如呂氏一門，道德文章，世載厥嫩，固難乎析薪之責也。公在南渡後，巋然靈光，尊王賤霸之一語，著於王言。天下凜然，始知有大義，其正人心，扶世教，功不淺矣。所謂負荷復何議哉！

趙蕃《**書紫微集**》　詩家初祖杜少陵，涪翁再續江西燈。陳潘徐洪不可作，闔奧晚許東萊登。遺書散落亦已久，是編頗得十八九。景公千駟何足云，伯夷垂名端不朽。

《**敖器之詩評**》　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

《**澗泉日記**》**卷中**　呂本中字居仁，正獻之後，原明侍講之孫。評論詩文，必歸醇雅。葬信州德源山，號東萊先生。嘗作經筵、詞掖，誥命尤有典則。

又卷下　渡江南來，晁詹事以道、呂舍人居仁，議論文章，字字皆是中原諸老一二百年醞釀相傳而得者，不可不諷味。

《**雲麓漫鈔**》**卷一四**　呂居仁作《江西詩社宗派圖》，【略】凡二十五人，居仁其一也。議者以謂陳無己爲詩高古，使其不死，未必甘爲宗派，若徐師川則固嘗不平，曰：「吾乃居仁間乎？」韓子蒼云：「我自學古人。」均父又以在下爲恥。不知居仁當時果以優劣銓次而姑記姓名，而紛紛如此。

《**江西詩派小序・呂紫微**》　紫微公作《夏均父集序》云：「學詩當識活法。所謂活法者，規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背於規矩也。是道也，蓋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則可以與語活法矣。謝玄暉有言：『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此眞活法也。近世惟豫章黃公首變前作之弊，而後學者知所趣向，畢精盡知，左規右矩，庶幾至於變化不測。然予區區淺末之論，皆漢魏以來有意於文者之法，而非無意於文者之法也。子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今之爲詩者，讀之果可以使人興起其爲善之心乎？果可以使人興觀羣怨乎？果可以使人知事父事君而能識鳥獸草木之名之理乎？爲之而不能使人如是，則如勿作。吾友夏均父賢而有文章，其於詩蓋得所謂規矩備具，而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者。後更多從先生長者游，聞聖人之所以言詩者，而得其要妙。所謂無意於文之文，而非有意於文之文也。」余嘗以爲此序天下之至言也，然均父所作，似未能然，往往紫微父自道耳。所引謝宣城「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之語，余以宣城詩考之，如錦工機錦，玉人琢玉，極天下巧妙，窮巧極妙，然後能流轉圓美。近時學者，往往誤認彈丸之喻，而趨於易，故放翁詩云：「彈丸之論方誤人。」又朱文公云：「紫微論詩，欲字字響，其晚年詩多啞了。」然則欲知紫微詩者，以《均父集序》觀之，則知彈丸之語，非主於易。又以文公之語驗之，則所謂字字響者，果不可以退惰矣！

《**荊溪林下偶談**》　東萊早年文章在詞科中最號傑然者，然藻繢排比之態，要亦消磨未盡，中年方就平實。惜其不作而遂無年耳。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呂本中**《**孟明田舍**》　方回評：簡齋詩高峭，呂紫微詩圓活。然必曲折有意，如「雪消池館初晴後，人倚闌干欲暮時」，「荒城日短溪山靜，野寺人稀鶴鸛鳴」，皆所謂「清水出芙蓉」也。

又卷二五《**張樟秀才乞詩**》　方回評：自山谷續老杜之脈，凡江西派皆得爲此奇調。汪彥章與呂居仁同輩行，茶山差後，皆得傳授。茶山之嗣有陸放翁，同時尤、楊、范皆能之。乃後始盛行晚唐，而高致絕焉。

《**豫章詩話**》**卷一**　江西詩派當以陶彭澤爲祖，呂居仁作詩派宗黃山谷，

此就宋一時詩家言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東萊詩集》二十卷。【略】敖陶孫《詩評》稱其詩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頗爲近似。苕溪胡仔《漁隱叢話》稱其「樹移午影重簾靜，門閉春風十日閑」、「往事高低半枕夢，故人南北數行書」、「殘雨入簾收薄暑，破窗留月鏤微明」諸句，殊不盡其所長。《朱子語錄》乃稱本中論詩欲字字響，而暮年詩多啞。然朱子以詩爲餘事，而本中以詩爲專門，吟詠一道，所造自有淺深，未必遂爲定論也。

又卷一九五　《紫微詩話》一卷。【略】其學出於黃庭堅，嘗作《江西宗派圖》，以庭堅爲祖，而以陳師道等二十四人序列於下。宋詩之分門別戶，實自是始。然本中雖得法於豫章，【略】實不專於一家。又極稱李商隱《重過聖女祠》詩「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一聯，及《嫦娥》詩「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二句，亦不主於一格。蓋詩體始變之時，雖自出新意，未嘗不兼採衆長。自方回等一祖三宗之說興，而西崑、江西二派，乃判如冰炭，不可復合。元好問《題中州集末》因有「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句，實末流相詬，有以激之。觀於是書，知其初之不盡然也。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呂本中》　本中，字居仁，壽春人，遷寓洛陽，復徙婺州，申公之孫，舜徒少監之子，成公之祖也。宣和中爲樞密院編脩，紹興初特賜進士，累官侍講，中書省號紫薇省，故稱紫薇舍人。家學淵源，有中原文獻之目。性清約，唯以著述爲己任，生平因詩以窮，耽禪而病。清癯若不勝衣，一室蕭然，凝塵滿榻，裕如也。嘗序《詩社宗派圖》，謂：「詩有活法，若靈均自得，忽然有入，然後惟意所出，萬變不窮。」楊誠齋又從而序之，亦以學者屬文，當優游厭飫，以悟活法。孫穀祥《野老逸聞》云：「作詩文若不得其道，則千詩一詩，千句一句，自少壯至老熟，猶且暮也。居仁之于詩，每一見一變，至于今駸駸乎其未已，此豈偶然哉！以是知詩有活法，不知研求，徒講究奪胎換骨者末矣。」《九經堂詩》，蓋公與昭德尊老諸公師友講習漸漬所得。陸放翁稱其雄筆大論，凜乎其可敬畏。周益公跋曰：「呂十一丈在政和初，春秋鼎盛，且方崇尚王氏學，以蘇黃爲異端，而手書立身爲學作文之法乃如此。其師友淵源，固有所自，而特立獨行之操，誰能及之。近世謂以詩名家，是殆見其善者幾耳。」曾元嗣贈公詩：「呂家三相盛天朝，流澤于今有鳳毛。世業中微誰料理？卻收才具入風騷。」洵定論哉。靖康之役，太學生汪若海作《麟書》一卷，恢詭譎怪，不減長卿《大人賦》。居仁謂其意實有在，漢武帝蓋未之知也，東叟之爲《麟書》，蓋得法於此，予固知之矣，老臣憂國之言，遂使東叟圍城上書，忠義激發之氣，千載如見。公所作《宋論》四十篇，審時度勢，洞若觀火。《官箴》三十二則，皆身體力行之言，服官者宜各書一通於座右。他如《春秋解》、《童蒙訓》、《軒渠錄》等書，皆傳布於世。乾道元年，平江守沈公雅刻《紫薇集》二十卷。

《戴酒園詩話・宋・呂本中》　呂居仁詩亦清致，惜多輕率。如「柳州開元寺夏雨」詩：「風雨慘慘似晚秋，鴉歸門掩伴僧幽。雲深不見千巖秀，水漲初聞萬壑流。鐘喚夢回空悵望，人傳書至竟沉浮。虎頭燕頷非吾相，莫羨班超拜列侯。」《西歸舟中懷通泰諸君》曰：「一雙一隻路旁堠，乍有乍無天際星。亂葉入船侵敗衲，疾風吹水擁枯萍。山林何謝誰方駕，詩語曹劉可乞靈？酒盌茶甌俱不厭，爲公醉倒爲公醒。」不無秀句，卒付頹然，韻度雖饒，終有緩骨孱筋之恨，亦大似其國事也。此種皆韓子蒼流弊。

劉毓盤《輯校紫薇詩餘跋》　《東萊詩集》，《四庫提要》曰：晦庵朱氏謂其言詩欲字字響，其暮年作詩則字多啞，何也？雖然，本中專以詩名，非朱氏可比。江西之說，則門戶之私也。原圖不傳，所錄二十五人，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趙彥衛《雲麓漫鈔》、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章如《山堂肆考》、王應麟《小學紺珠》、厲鶚《宋詩紀事》微有不同。諸家不皆江西人，胡仔謂其間有詩可傳者，不過數人而已。方回《瀛奎律髓》復以杜甫爲一祖，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爲三宗以張之，不知其何所取也？

分論

《官箴》　《困學紀聞》卷一八：「忍過事堪喜」，杜牧之《遣興》詩也。呂居仁《官箴》引此，誤以爲少陵。「俗言忍事敵災星」，司空表聖詩也。

《暮步至江上》　《艇齋詩話》：東湖喜呂東萊「樹陰不礙帆影過，雨氣卻隨潮信來」。東湖見予誦東萊詩云：「傳聞胡虜三年旱，勢合河山一戰收。」云：「何不道不戰收？」

《雪盡》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三、四佳。　馮舒評：五、六太寬。　馮班評：肺病正宜戒酒。　紀昀評：亦是習語，「少」、「稀」二字合

掌，不得云佳。

《春日即事二首》二　《橫浦日新錄》：《春日即事》云：「雪消池館初春後，人倚欄干未暮時。」此自可入畫。人之情意，物之容態，二句盡之。《詩家直說》卷四：呂居仁《春日即事》：「雪消池館初春後，人倚欄干欲暮時。」或云清景入畫，人之情意，物之容態，二意盡之。予觀此作，宛然一美人圖也。

《寄豐公道友》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江西詩，晚唐家甚惡之。然粗則有之，無一點俗也。晚唐家吟不著，卑而又俗，淺而又陋，無江西之骨之律。且如此詩五、六，晚唐決不夢見。「扇子」、「杏花」，物對物也。「頭角」、「白紅」，各自爲對。此種故作楂牙，亦是俗處。　粗野太甚。

《用寄豐上人韻寄范元實趙才仲及從叔知止》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居仁和此韻凡六首。「酒如震澤三江綠，詩似芙蕖五月紅」，「雙鬢共期他日白，千花猶是去年紅」，「銀杯久持浮大白，桃花且着舒小紅」，皆脫灑圓活。　紀昀評：次句費解，四句「公」字究不妥。

《明妃》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四〇：苕溪漁隱曰：古今詞人作明妃辭曲多矣，意皆一律。惟呂居仁獨不蹈襲，其詩云，【略】《浩然齋雅談》卷中：呂紫微《明妃曲》：「人生在相合，不論胡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君看輕薄兒，何殊胡地人。」其意固佳，然不脫王半山「人生失意無南北」之窠臼也。

《廣陵道中寒食日》二　《艇齋詩話》：呂東萊「粥香餳白是今年」，「粥香餳白」四字，本李義山《寒食》詩，云：「粥香餳白杏花天」。

《游北李園三絕》一　《艇齋詩話》：呂東萊詩云：「非關秋後多霜露，自是芙蓉不耐寒。」蓋用寒山拾得「芙蓉不耐寒」五字。

《張樟秀才乞詩》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五馮舒評：詩之妙豈在拗字？陸貽典評：次句不通，餘亦少味。　紀昀評：此體杜亦偶爲之，不專以此爲高致，此論太僻。

《雨後至江上有懷諸子》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紀昀評：三、四不佳，後半自好。　查慎行評：用成語須切貼，三、四不佳。

《雨後至城外》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紀昀評：呂公難得此深穩之作。　三、四清遠，七、八沈着，此居仁最雅潔之作。　許印芳評：「人」字複。　虛谷原選此詩重出，故紀批有二條。　無名氏（甲）評：鹿門，司馬徽、龐德公隱處，而伏龍、鳳雛于此著見，所謂人間是非也。

《海陵雜興》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方回評：此詩在泰州爲小官時作，爲仕宦送迎無味，非其所樂，故首句有「不如意」、「生白鬚」之語，自是名言。然應接塵俗，已無餘韻，又不敢以窮途爲厭也，意極婉曲。「魚婢」、「木奴」一聯工，而「尊」字尤好。　馮班評：「尊」字很生。　馮班評：破題好。　末二句，既無致書者，東行又是何人？　紀昀評：三句似解不解，江西語病。《載酒園詩話》卷一：呂居仁《海陵雜興》曰：「土俗尊魚婢，生涯欠木奴。」當時以爲佳對。余因思岑參《北庭》詩「鴈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可謂天生巧合，盛唐人卻不以此標榜。

《西歸舟中懷通泰諸君》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四方回評：起句十四字乃早行詩，次一聯言景物而工，又一聯言情況而不勝其高矣。詩格崢嶸，非晚學所可及也。　馮舒評：何、謝何以加「山林」字？　紀昀評：殊不見高。似老而粗，江西派之不佳者。　後聯突接，究少頭緒。　查慎行評：「路旁堠，一雙復一隻。」乃白香山古詩。　許印芳評：「路旁堠」，乃昌黎古詩，非香山也。

《夜坐》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五紀昀評：瘦硬而渾老，江西詩之最佳者。　許印芳評：「向人」意不醒豁，「人」字又複上句，故易作「關心」。「量」，平聲。「差」音疵。

《宜章元日》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鷄日」、「雁臣」之句甚工。北夷曾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國之熱，號曰「雁臣」。　紀昀評：此元魏事，宜注明。　「鷄日」、「雁臣」，非即「堯時韭」、「禹餘糧」乎？虛谷譏彼之太工，而于此又許其工，蓋以呂爲江西詩派，故隱忍牽就耳。門戶之弊如此！　後四句淺直。

《苦雨》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紀昀評：三、四可觀，七、八不成語。

《柳州開元寺夏雨》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萬壑流」，刊本誤作「留」，予爲改定。「人傳書至竟沉浮」句，絕佳。末句乃是避地嶺外，聞將

相驟貴者，亦老杜秦蜀、湖湘之意也。居仁在江西派中，最爲流動而不滯者，故其詩多活。馮班評：第七句江西字樣。紀昀評：五、六深至，不似江西派語。查愼行評：第六句題外見作意。

《探梅呈汪信民》《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拈出細朵無涴處，亦新。末句活動。紀昀評：韓詩以「縞帶」、「銀杯」咏雪，乃因車蹤馬跡而肖其形。今竟以「縞帶」、「銀杯」爲雪，謬甚。三、四雜湊，且不接起二句。無名氏(甲)評：韓文公《雪》詩：「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

《謝滕尉送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三、四亦活。紀昀評：語殊無味，亦黨附之詞。次句「懶慵」二字，字複。「不滿容」笨。

《江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尋梅則竹輿可矣，尋春則可百花驢也。此語極新。居仁詩專主乎活。曾茶山與之同年，生于元豐七年甲子，過江時各年未五十。居仁先有詩名，茶山倡和求印可，而居仁教以詩法，故茶山以傳陸放翁，其說曰：「最忌參死句。」今人看居仁詩，多不領會。蓋專以工求，則不得其門而入也。以活求，則此梅詩亦可參矣。紀昀評：「最忌參死句」，此說最是，但其詩不足副此言。凡庸之筆，兼有疵累。以爲活句，是所未喻。第三句「能作惡」三字不雅，六句太纖。

《孟明田舍》《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如此二詩，末句卻議論深復，非輕易放過者。馮班評：「兒時愛吾廬」，此句佳矣，然何以服許用晦？紀昀評：此亦清遒。起韻「驢」字何不竟用「車」字，想南方不乘車耳。許印芳評：第二句「悲歡」本作「高低」，與「事」字不融洽，故易之，易作「往事悲歡半枕夢」。

《送常子正赴召二首》一《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紀昀評：三、四切中當時之弊。

又二《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常子正諱同。二詩俱有少陵風骨。馮班評：似是而非。江西惡語，太露。紀昀評：三句太質，後四句自好。

《竹夫人》《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短檠」、「團扇」一聯，乃天生自然之對。馮舒評：惡套。頷聯可。紀昀評：比興頗淺，尚無江西粗野之狀。

《分韻賦古松得青字》《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三、四佳。第六句絕妙。紀昀評：亦僻。三句「力」字不妥。

《餘醾》《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高架」、「長條」一聯有譏諷。紀昀評：寓意顯然，措語殊淺。後半又不承此意，章法亦疏。「香」、「馥」二字複。

《次韻張守餘醾》《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十萬青條」、「三千粉面」，佳句也。第一句和張守，故且如此引起，比前一詩又不同。馮班評：惡句。馮舒評：宋氣逼人。紀昀評：不好處在「十萬」、「三千」，粧點無味。又「青條」用賦，「粉面」用比，尤不合格。末數語評得是。後半淺弱之甚。

《荔子》《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馮班評：落句湊韻。陸貽典評：末句撒。紀昀評：後四句凡猥。

《龍眼》《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生荔枝、龍眼之美，果中無比。東坡以「江瑤柱」、「河魨魚」比荔枝矣，龍眼之于荔枝，猶芍藥之于牡丹也。「啄咂雖微奈美何」，妙。「香剖蜜脾知韻勝」，下二字亦佳。紀昀評：次句粗鄙，四句「爲生多」三字不妥，六句淺拙至極，末句趁韻。

《還韓城》《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二方回評：三首取一。「乾坤」、「盜賊」一聯，生逼老杜。馮舒評：直抄。第四句直寫杜。查愼行評：第四老杜成句。紀昀評：三、四全用老杜。如此逼杜，亦大易事。風格老重。次句「萬」字是，言訛傳共至耳。無名氏(甲)評：江西派原以工部爲名，而適遭(建)(靖)康、建炎之世，與天寶、至德相似，則忠義激發，形諸篇什者，非工部而誰師？惜乎氣質不純，擬議未化，瑕瑜并見，離合相參，絕少完作，難與日月爭光。故中興事業亦不能上紹唐家，良可慨也。

《丁未二月上句日》《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二方回評：此靖康二年丁未事，五月改建炎。馮班評：當此時候，不嫌其詞之直矣。紀昀評：題原有得說，詩故不失風格。

《兵亂後雜詩五首》一《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二方回評：元注云：近聞河北布衣范仔起義師。紀昀評：五首全摹老杜，形模亦略似之，而神采終不及也。三、四好，結太率易。此欲爲老杜而失之者。

又二《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二紀昀評：次句笨拙，五、六太質。

又三《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二方回評：《左傳》：「室如懸罄。」「如」訓而，謂室而將空也。後人誤以爲似罄之空，非是。觀此對，則得本意矣。紀

昀評：後四句太盡。

又四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二馮舒評：第三、四可贈荆溪。　馮班評：「汝」字未曾下根。

又五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二方回評：《東萊外集》凡二十九首，取其五。他如：「水水但爭渡，城城各點兵」、「牛亡春奪種，馬死盡徒行」、「風雨無由障，牛羊自入廬」、「簷楹鏃可拾，草木血猶腥」、「六龍時鼇禹，百雉日孤危」、「報國寧無策，全軀各有詞」，皆佳句也。老杜後始有此。　查慎行評：五、六本柴桑，微換數字耳。　紀昀評：「全軀各有詞」，五字深痛，繪盡小人情狀。

《西池》　《紫微詩話》：東萊公元祐中《西池》詩云：「遊人初避熱，多傍柳陰行。」崇寧中閒居符離，嘗步至村寺，作詩贈僧云：「柳外陰中檐鐸鳴，老僧拄杖出門行。自言老病難看讀，只坐蒲團到五更。」

《送宋子華通判長沙》　《吳氏詩話》卷上：東萊先生《送宋子華通判長沙》詩云：「木脫獻群峰，雲生失前浦。」蓋用荆公「暮林搖落獻群峰」、「木落岡巒因自獻」，少陵「歸雲擁樹失山村」之語。

《木芙蓉》　《艇齋詩話》：東萊《木芙蓉》絕句云：「小池南畔木芙蓉，雨後霜前著意紅。猶勝無言舊桃李，一生開落任東風。」極雍容，含不盡之意，蓋絕句之法也。荆公詠木芙蓉云：「還似美人初睡起，強臨青鏡欲妝慵。」覺得味短，不及遠矣。

《貞女峽》　《艇齋詩話》：呂東萊《貞女峽》詩云：「不是畏江險，愧此貞女名。」徐東湖云：「不合云自愧貞女，亦甚有意。」

《貓》　《艇齋詩話》：呂東萊嘗有《貓》詩甚佳，云：「伴我閒中氣味長，竹輿游歷徧諸方。火邊每與人爭席，睡起偏嫌犬近牀。能與兒童較幾許，賢於臧獲便相忘。他生尚肯相從否，要奉香爐混水囊。」曲盡貓之情態。

《海陵病中》　《能改齋漫錄》卷七：《藏經》中有《俱舍論》，載頌曰：「欲往前路無資糧，來往中間無所止。」東萊先生呂居仁臨終詩云：「病知前路資糧少，老覺平生事業非。」蓋用前語。

《即事》　《艇齋詩話》：東萊「晚菘蚤韭老不厭，夜鯉晨兔多見疏」。「夜鯉晨兔」，出《說苑》魏文侯事。

《懷京師》　《艇齋詩話》：呂東萊「漢家宗廟有神靈，寄語胡兒莫狂蕩」。「漢家宗廟有神靈」，《西漢》全語，見《王莽傳》元后云。

《贈范信中》　《老學庵筆記》卷四：呂居仁詩云「蠟燼堆盤酒過花」，世以爲新。司馬溫公有五字云：「煙曲香尋篆，杯深酒過花。」居仁蓋取之也。

《晁公詩九經堂》　陸游《跋呂舍人九經堂詩》：呂公《九經堂》詩，蓋自少時與昭德尊老諸公，師友淵源，講習漸漬所得，又爲其子孫而發，故雄筆大論如此。嗚呼，凜乎其可敬畏也哉！

《晚步至江上》　《艇齋詩話》：呂東萊詩「風聲入樹翻歸鳥，月影浮江倒客帆」，此篇年十六時作。作此詩嘗嘔血，自此遂得羸疾終其身，其始作詩如是之苦也。

《用前韻寄商老》　《艇齋詩話》：呂東萊詩「可到元和六七公」，「六七公」三字，出《賈誼傳》。韓退之《李干墓誌》云「以藥敗者六七公」，退之亦本《賈誼傳》也。

《余避地逾嶺寄書宜章孫氏賊去盡失之感嘆有作》　《艇齋詩話》：東萊詩云「布帆此去應無恙」，用李白詩「布帆無恙挂秋風」，李蓋用《世說》顧長康語。

《滕王閣》　林之奇《記聞上》：呂紫微未二十歲時，有《滕王閣》詩，其兩句云：「小艇原從天上來，白雲自向盃中落。」前輩作者已服其精當矣。此虞夢符之說也。余記得舊聞諸呂逢吉言，舍人少時有詩云：「春盡茅簷低着燕，日高田水故飛鷗。」蘇黃門見之曰：「此人他日當以詩名天下。」

《雙廟》　《愛日齋叢抄》卷三：呂居仁亦有《雙廟》詩云：「念公不量勢力微，本自不辱國士知。大廈又非一木支，何必如此感慨爲。往昔開元全盛時，公胡不念魴魚歸。亦不往弔湘江纍，死後聲名何足奇。」其論稍異，識者當別會意。

《贈僧》　《能改齋漫錄》卷七：呂居仁《贈僧》詩云：「莫言衲子籃無底，盛得山南骨董歸。」《廣燈錄》：「契魂禪師上堂，僧問：『古言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蓋取此也。

《符離行》　《愛日齋叢抄》卷四：呂居仁《符離行》：「【略】君不見圖經所記又可哀，此州自古無賢才。」人謂即少陵《最能行》也。　少陵詩云：「【略】此鄉之人氣量窄，誤競南風疏北客。若道土無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呂詩貶之殆甚，少陵猶若隱惜也。

《采桑子》（恨君不似江樓月）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上卷：若呂居仁之「恨君不似江樓月，南北東西，南北東西，只有相隨無別離」，是承上接下，偶然戲爲之耳。

《踏莎行》（雪似梅花）　《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足息紛拏之口。筆意倪迂。

《浪淘沙》（柳塘新漲）　《御選歷代詩餘》卷一一七引《嘯翁詞評》：呂居仁有咏柳花詞云，【略】蓋《清平樂》也。居仁直忤柄臣，深居講道，而小詞乃工穩清潤至此。

《減字木蘭花》（去年今夜）　《詞綜偶評》：淡語自佳。

《滿江紅》（東里先生家何在）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一：苕溪漁隱曰：《摸魚兒》一詞，晁無咎所作也，《滿江紅》一詞，呂居仁所作也。余性樂閒退，一丘一壑，蓋將老焉。二詞能具道阿堵中事，每一歌之，未嘗不擊節也。《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天下第一清，供幾人知道。結句盡現成，能俱道阿堵中事。《蓼園詞評》：寫村居樂趣，骨秀神清，玲玲高韻，由其天機勝也。朗吟一過，覺陶淵明《歸去來詞》後，有此傑作。

傳記

《宋史》卷三七六《呂本中傳》　呂本中字居仁，元祐宰相公著之曾孫、好問之子。幼而敏悟，公著奇愛之。公著薨，宣仁太后及哲宗臨奠，諸童稚立庭下，宣仁獨進本中，摩其頭曰：「孝於親，忠於君，兒勉焉。」祖希哲師程頤，本中聞見習熟。少長，從楊時、游酢、尹焞遊，三家或有疑異，未嘗苟同。以公著遺表恩，授承務郎。紹聖間，黨事起，公著追貶，本中坐焉。元符中，主濟陰簿、秦州士曹掾，辟大名府帥司幹官。宣和六年，除樞密院編修官。靖康改元，遷職方員外郎，以父嫌奉祠。丁父憂，服除，召爲祠部員外郎，以疾告去。再直秘閣，主管崇道觀。紹興六年，召赴行在，特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略】七年，上幸建康，本中奏曰：「當今之計，必先爲恢復事業，求人才，卹民隱，講明法度，詳審刑政，開直言之路，俾人人得以盡情。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使江南先有不可動之勢，伺彼有釁，一舉可克。【略】」內侍鄭諶落致仕，得兵官。本中言：「陛下進臨江澨，將以有爲，今賢士大夫未能顯用，巖穴幽隱未能招致，乃起諶以統兵之任，何邪？」命遂寢。引疾乞祠，直龍圖閣、知台州，不就，主管太平觀。召爲太常少卿。八年二月，遷中書舍人。三月，兼侍講。六月，兼權直學士院。金使通和，有司議行人之供，本中言：「使人之來，正當示以儉約，客館芻粟若務充悅，適啓戎心。且成敗大計，初不在此，在吾治政得失、兵財強弱，願詔有司令無乏可也。」初，本中與秦檜同爲郎，相得甚歡。檜既相，私有引用，本中封還除目，檜勉其書行，卒不從。趙鼎素主元祐之學，謂本中公著後，又范冲所薦，故深相知。會《哲宗實錄》成，鼎遷僕射，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以去非。」檜大怒，言于上曰：「本中受鼎風旨，伺和議不成，爲脫身之計。」風御史蕭振劾罷之。提舉太平觀，卒。學者稱爲東萊先生，賜謚文清。有詩二十卷，得黃庭堅、陳師道句法，《春秋解》一十卷、《童蒙訓》三卷、《師友淵源錄》五卷，行于世。

紀事

作家逸事

《陵陽先生室中語》　家父嘗具飯，招公與呂十一郎中昆仲。呂郎中先至，過僕書室，取案間書讀，乃《江西宗派圖》也。呂云：「安得此書？切勿示人，乃少時戲作耳。」他日公前道此語，公曰：「居仁卻如此說。《宗派圖》本作一卷，連書諸人姓字。後豐城邑官開石，遂如禪門宗派，高下分爲數等。初不爾也。」

呂祖謙《題伯祖紫微翁與曾信道手簡後》　先君子嘗誨某曰：「吾家全盛時，與江西諸賢特厚。文靖公與晏公戮力王室，正獻公靜默自守，名實加於上下，蓋自歐陽公發之。平生交友如王荊公、劉侍讀、曾舍人，屈指不滿十，雖中間以國論與荊公異同，元豐末守廣陵、鍾山，猶有書來，甚惓惓。且有絕江

款郡齋之約會。公召歸乃止。已而自講筵還政路，遂相元祐，二劉、三孔、曾子開、黃魯直諸公皆公所甄叙也。侍講於荆公乃通家子弟。李泰伯入汴，亦嘗講繹焉。紹聖後始與李君行游，晚節居黨籍。右丞以筦庫之祿養親，雖門可設爵羅，然四方有志之士多不遠千里從公。謝無逸、(王)(汪)信民、饒德操自臨川至，奉几杖侍左右如子姪。退見右丞，亦卑抑嚴事，不敢用鈞敵之禮。舍人以長孫應接賓客，三君一見折輩行，爲忘年交。談賞篇什，聞於天下。是時吾家筐篚瑣碎，童僕能言諸名勝，無不諳悉。南渡以來，此事便廢。紹興初，寇賊稍定，舍人與諸父相扶攜出桂嶺，愒(闕)死生，慨然太息，乃收聚故人子弟(闕)與吾兄弟共學，親指畫，孳孳不怠，既又作詩勉之。今集中《寄臨川聚諸生數詩》是也。自秦氏專國，風俗日益隘狹，吾几案間無江西書札久矣。蓋江西人物之盛衰，觀人文者將於此乎攷。而吾家江西士大夫之疏密，亦門戶興替之一驗也。」言畢，復蹙然久之。某再拜識之不敢志。

《鶴肋編》卷上　「金虜焉知鼎輕重，指踪原是漢公卿。襄陽只有龐居士，受禪碑中無姓名。」人云呂本中居仁詩也。而其父好問在圍城中預請立張邦昌之人，遂爲僞楚門下侍郎。有無名子大書此絕于常山縣驛，云「呂本中罵厥頑之作」云。

《宋元學案》卷二六　呂紫微曰：(游)定夫後更學禪，大觀間某以書問之云：「儒道以爲順此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則可以至于聖人。佛道去此，則何以至于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學，後又從諸禪遊，鄉二者之論必無滯閡，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答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致。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定夫言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而其所以破物者，自不以爲然也。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呂本中，字東萊，紹興中進士，除右史，多論國事得失，見宋《綱目》。常集江西宗派詩。其所詠「春盡茅簷低着燕，日高田水故飛鷗」，見《紫微集》。杜伯高、仲高出其門，爲集《東萊詞》。

劉毓盤《輯校紫薇詩餘跋》　《宋史》本傳曰：本中字居仁，金華人。宰相公著曾孫，尚書右丞好問子。少以恩授承務郎。哲宗元符間，辟大名府帥司幹官。徽宗宣和六年，除樞密院編修。欽宗靖康改元，遷職方司員外郎，再直秘閣。高宗紹興六年，召試，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人。七年，以直龍圖閣知台州，入爲太常少卿。八年，兼侍講，權直學士院。以忤秦檜，風御史蕭振劾之，出爲提舉太平觀事。卒，謚文清。有《春秋集解》十卷，詩二十卷，《童蒙訓》三卷，《師友淵源錄》五卷。子祖謙見《儒林傳》。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以本中爲祖謙伯祖，與本傳不合。不若《宋史》之可據也。南渡初，言事者多主用兵，本中則曰：「邦本未強，而輕于啓釁，非策也。」初與秦檜同爲郎，相得甚。檜既相，私有所引用，輒封還之，以是積不能。會草趙鼎制有曰：「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以去非。」檜大怒，責其受鼎風旨，伺和議不成，爲脫身計也。遂罷。可謂清矣。

作品本事

《能改齋漫錄》卷一五　東萊先生呂居仁作《蜜蜂賦》，【略】蓋東萊不察，凡今宣州所出蜂子，非蜜蜂也，乃山間火蜂，其色紅黑，其長徑寸，其大如之。人之被螫，則偏身腫痛，有至死者。其爲窠多在地窖中，取之者先以火塞穴口，熏死其類，然後取其子之未翼者乾之，以致遠方。故元豐中，中書舍人張誥《謝潛溪蔡聖俞蜂兒詩》略云：「溪上潛山山百尺，山人斫木燒山畬。燒畬延火入蜂穴，蜂子渾白如衝牙」云。蜂子，今所在山野有之，但不如宣州多耳。

《艇齋詩話》　呂東萊在講筵，光堯索其詩，東萊寫一卷，其首以《贈歐陽處士及大倫與三曾二范講學》詩四首。三曾謂予兄弟，二范即范顧言叔侄也。

《清波雜志》卷八　從叔知和隨侍官九江，嘗以詩見呂東萊居仁，後以書請教，答云：「廬阜咫尺，讀書少休，必到山中，所與游者誰也？古人觀名山大川，以廣其志意而成其德，方謂善游。太史公之文，百氏所宗，亦其所歷山川有以增發之也。惜其所用止在文字間，若使志於遠者大者，雖近，逐游、夏可也。」又爲作《求諸己齋》詩，見集中。

汪應辰《題呂文靖公事狀》　右《呂文靖公事狀》，公之孫中書舍人本中所論次也。文靖相仁宗，得君之專，行政之久，他人莫敢望焉。而其輔贊彌縫，精微曲折，史冊有不能盡者，此事狀所爲作也。晉人謂宰相所職繫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凡所謀議于上前者不足道也。方仁宗臨御，仁厚之德，清淨之政，民到于今受其賜。賢人君子布滿中外，累朝賴以爲用。號令文章，煥然一新。綱紀法度皆可以持循而勿失，四夷和平，百姓富實，教化孚洽，風俗

純厚，宰相之事業，蓋亦不言而喻矣。然世之言伊尹、百里奚者，孟子特明其不然，則是書之作蓋亦有不得已焉爾。

周必大《題品紫薇與晁仲石詩》 晁氏一姓文獻相續，殆無它楊，號本朝盛族。仲石諱公慶，紹興初與范顧言、曾裘父同學詩於呂紫薇，故得是詩。乾道元年，平江守沈公雅刻《紫薇集》二十卷，以歲月爲先後，此篇在末卷中，蓋暮年所作也。

樓鑰《趙鈐轄墓表》 趙侯死節九江，三子相從於難，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殆有東晉卞氏之風。劉公嘗任從班，丞相沆之孫也，爲之墓碑甚詳。東萊紫呂微公有文章重名，又爲之墓表，足以傳不朽矣。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呂居仁集》十卷。右皇朝呂本中字居仁，好問右丞之長子。【略】少學山谷爲詩，嘗作《江西宗派圖》行於世。

曾幾《東萊先生詩集跋》 儀眞沈公宗師，名卿之子，少卓犖有奇志，方黨禁未解時，不顧流俗，專與元祐故家厚，公尤知之，往來酬唱最多。沈公之子公雅，以通家子弟從公游，公稱之甚。乾道初元，幾就養吳郡，時公雅自尚書郎擢守是邦，暇日裒集公詩，略無遺者，次第歲月，爲二十通，鋟板置之郡齋。蓋公之知沈氏父子也深，故公雅編次之也備。幾亦受知于公者也，公雅用是屬幾題其後。【略】乾道二年四月六日，贛川曾幾題。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呂居仁集》。

又《章奏類》 《呂居仁奏議》。

陸游《東萊詩集序》 公平生所爲詩既已孤行於世，嗣孫祖平又盡裒他文，凡若干首，爲若干卷，而屬游爲序。【略】慶元二年九月既望。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東萊集》二十卷、《外集》二卷，中書舍人呂本中居仁撰。希哲之孫，好問之子，而祖謙之伯祖也。撰《江西詩派》者，後人亦以其詩入派中。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呂本中詩》二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呂東萊詩集》，一部六冊，闕。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東萊詩集》二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呂本中撰。【略】此集有慶元二年陸游序，乾道二年曾幾後序。《文獻通考》別載有《集外詩》二卷，此本無之，蓋已散佚。又陸游序稱嗣孫祖平悉裒集他文爲若干卷，今此本有詩無文，【略】其他文則泯沒久矣。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二 《東萊先生詩集》二十卷，精鈔本。宋呂本中居仁撰。

又 《東萊先生詩集》二十卷，東洋影寫宋刊本。宋呂本中居仁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東萊先生詩集》二十卷，舊鈔本，馬衍齋藏書。呂本中居仁。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東萊詩集》二十卷，宋呂本中撰。宋刊本，版匡高六寸二分，寬四寸九分，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前有乾道二年曾幾序。按：此本結體方嚴，當爲杭州刊本。

又 《東萊先生詩集》二十卷、《外集》三卷，宋呂本中撰。存卷十八至二十，《外集》三卷，計六卷。宋慶元五年黃汝嘉刻江西詩派本。【略】《外集》目後有「慶元己未黃汝嘉增刊」一行，標題下有「江西詩派」四字。

又 《東萊先生詩集》二十卷，題《紫微集》，宋呂本中撰。明寫本，【略】明何良俊、清秦恩復復舊藏。

傅增湘《宋江西詩派本東萊先生詩集三卷外集三卷書後》 呂居仁詩集，近代藏書家目錄皆係舊鈔，《四庫全書》著錄，所據者亦馬裕泰所進鈔本，蓋宋刊絕少流傳，元明以後亦無覆刻。邵氏批注《簡明目》，言有明刊，余未之見，其言羌無故實，恐係誤記也。【略】日本內閣文庫藏有乾道刊本二十卷，余庚午歲東游，曾獲拜觀。時方陳書中庭，以新法攝影，詢之掌庫，知方允張君菊生之請，將以副本寄涵芬樓，俾傳播於中土者也。近者此本已由四部叢刊續編中印行，海內學者咸拭目驚歎，欣出意表，謂此驚人祕籍，何圖於海外獲之。不知呂詩宋刊，吾國固未嘗斷種，且十數年前已爲鄙人所收，儲之雙鑑樓中。其詩集雖已畸殘，而《外集》三卷，自直齋著錄以後，數百年來已亡佚，不可復覩。似此孤行天壤之祕本，蕘翁所稱爲奇中之奇、寶中之寶者，殆足當之。論其珍異，宜與東瀛官庫本齊趨並駕，或且駸駸欲度驊騮前矣。茲犒述梗概於左，以告當世。《東萊先生詩集》，宋慶元刊本，存第十八、十九、二十，凡三卷，又《外集》三卷。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方記字

數若干，下方記刊工姓名。【略】詩集於上魚尾下標「東萊集十八」等字，《外集》標「東萊外」等字。每卷首行書名下空四格題「江西詩派」四字。詩集後有乾道二年四月六日贛川曾幾題二葉，題前下注「增刊」二字。《外集》前有目錄四葉，目後題「慶元己未校官黃汝嘉增刊」一行。刻工精整，字仿顏平原體，結搆方嚴，而氣息渾厚，似是江西所刻。【略】按內閣文庫藏本，據曾幾題跋，知爲乾道二年沈公雅刻於吳門郡齋者，故於「愼」字下注「御名」。余本爲慶元己未黃汝嘉刻，後於沈本三十四年，避諱已至「敦」字，而「愼」字亦僅缺末筆矣。舉殘存三卷與沈本對勘，詩題次第相同，篇中小注亦合，文字絕少差異，知黃氏即依沈本重梓，未嘗以意變更也。再與咸豐己未呂儁孫新刻相校，差訛之處甚夥，小注咸刪落無存，三卷之中，補正至一百六十餘字。其尤足詫怪者，則第十全卷與沈本無一首相符，而檢余本核之，正爲《外集》之首卷。且新刻於此卷缺字空行，彌望盈幅，取校宋刻，幸皆綴完，凡所補正，殆近二百言。羼雜凌亂，至斯而極，殊不可解。余以私意測之，此集年代曠遠，展轉迻寫，此卷適亡，幸其時《外集》尚存，無知市估遂移取首卷以彌其闕，不知其作詩歲月與前後卷迥不相接，識者一展卷而疑其罅漏，然非親睹宋刊，又焉能破其作僞之迹耶！考陳氏《直齋書錄解題》載《東萊詩集》二十卷、《外集》二卷，今目錄宛然具存，知「二」字實爲「三」字之訛。然自陳氏誤錄於先，馬氏《經籍考》遂承訛於後，世人竟莫知其非者。至《宋史・藝文志》則祇存詩集二十卷，而不著《外集》，蓋其時已久湮逸矣。夫以五六百年不傳之書，一旦復出於世，已足謚爲曠代之珍，況既可以糾正舊目一字之差訛，復可以證明傳本全卷之臆造，其寶貴之值，又不徒以版刻之古、傳世之稀矣。

張元濟《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東萊詩集跋》　宋呂本中《東萊詩集》二十卷，乾道初元沈公雅守吳郡日裒集鋟板，曾幾爲之序。是集宋本久佚，近代藏目皆舊鈔本，攙入慶元二年陸游文集序，蓋後來傳鈔所附益，非原刊所舊有也。戊辰秋，偕中華學藝社社友鄭君心南同渡東瀛，得見此本於內閣文庫，前有曾幾序及總目，無陸序。既從求借攝景歸，檢涵芬樓舊藏陳仲魚鈔本互校，陳本無總目，卷十全卷，其詩皆與宋本不合。【略】陳氏爲清代知名藏家，所傳之本略一檢校，謬誤已若是之甚，他之傳本（邵位西《四庫標注・附錄》載有陽湖呂氏刻本，未見，度亦出於傳鈔本），可知矣。傅沅叔語余，近得宋刻《東萊外集》三卷，此之卷十即爲其三卷之一，不知何以淆亂致此？非見宋刻，非見《外集》，何由知其誤處？書之必貴宋刻，豈好事哉！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東萊先生詩集》二十卷、《外集》三卷，宋呂本中撰，宋慶元五年黃汝嘉刻江西詩派本，二冊。【略】存六卷（十八至二十，《外集》全）。《東萊先生詩集》二十卷，宋呂本中撰，清初呂留良家鈔本，傅增湘、張宗祥校并跋，四冊。《東萊詩集》二十卷，宋呂本中撰，清咸豐九年呂儁孫刻本，傅增湘校并跋，二冊。《紫微集》二十卷，宋呂本中撰，清鈔本，二冊。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東萊《紫微詩話》，一部一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呂東萊詩話》一卷。

《脈望館書目》　呂東萊《紫薇詩話》一本。

《趙定宇書目》　《稗統》第一百九十六冊：《東萊詩話》。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四　《呂東萊詩話》一卷，百川學海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呂東萊詩話》一卷。

《汲古閣校刻書目》　《津逮秘書》第五集：《紫薇詩話》，二十四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紫微詩話》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呂本中撰。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紫微詩話》一卷，宋呂本中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紫微詩話》一卷，宋呂本中撰。百川學海本。　津逮祕書本。　明刊本。　歷代詩話本。

《讀書附志》卷上　《東萊呂紫微雜說》一卷、《師友雜志》一卷、《詩話》一卷。右，呂本中字居仁之說也。

《菉竹堂書目》卷三　《東萊雜說》一冊。

又　《東萊閫範》三冊。

又　《東萊家範》一冊。

又　《東萊卧遊錄》一冊。

《百川書志》卷九　《卧遊錄》一卷，宋東萊呂居仁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紫微雜說》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舊本題宋呂祖謙撰，【略】當爲呂本中所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　《紫微雜說》一卷、《師友雜志》一卷，宋呂本中撰。明穴硯齋寫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紫微雜說》一卷、《師友雜志》一卷，宋呂本中撰。明穴硯齋刻本，王芑孫跋，一冊。

藝文

饒節《**次韻答呂居仁**》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頻伽飽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磨雙頰紅。好貸夜窗三十刻，胡床趺坐究幡風。

韓駒《**即席送呂居仁**》一樽相屬兩華顛，落日臨分更泫然。蹀躞鳴珂君得路，伶俜散策我歸田。近聞南國生涯盡，厭見西江殺氣纏。欲買扁舟吳越去，看山看水樂餘年。

張擴《**汴中追寄呂居仁學士**》頻年如隔生，相見各潦倒。不聞語呫呫，但怪別草草。故人俄老矣，零落秋葉掃。往者蘇韓輩，人品豈不好。時危頗賴渠，惋憤塵一窖。五湖在何許，狼藉付鷗鳥。春風掠湖尾，尊絲日夜老。我行望吳越，尚及身檢校。請分十頃餘，遲子洗鞾帽。

曾幾《**讀呂居仁舊詩有懷其人作詩寄之**》學詩如參禪，愼勿參死句，縱橫無不可，乃在歡喜處。又如學仙子，辛苦終不遇，忽然毛骨換，政用口訣故。居仁說活法，大意欲人悟，常言古作者，一一從此路。豈惟如是說，實亦造佳處。其圓如金彈，所向若脫兔。風吹春空雲，頃刻多態度。鏘然奏琴筑，間以八珍具。人誰無口耳，寧不起欣慕。一編落吾手，貪讀不能去。嘗疑君胸中，食飲但風露。經年闕親近，方寸滿塵務。足音何時來，招喚亦云屢。賤子當爲君，移家七閩住。

陳與義《**次韻謝呂居仁寓賀州**》別君不覺歲時荒，豈意相從魑魅鄉。篋裏詩書總零落，天涯形貌各昂藏。江南今歲無胡虜，嶺表窮冬有雪霜。儻可卜鄰吾欲往，草茅爲蓋竹爲梁。

劉子翬《**呂居仁挽詞三首**》粹美元功畀，風流相國傳。有文光聖道，無物累心淵。侃侃常春氣，堂堂忽逝川，東萊一點秀，冥漠楚山邊。　皓首猶貪學，謙虛德益豐。潛神無朕際，悟物不言中。雖處持荷貴，常安捽茹窮。笑談驚委蛻，儒事有英雄。　江左欣初見，傾輸便豁然。挽留嘗一粥，契闊已三年。老去無新得，書來每自鞭。幽明雖永絕，凜若在吾前。

汪應辰《**輓呂舍人二首**》連蹇成遺老，纔聞直禁林。是非終不屈，進退了無心。萬事邯鄲夢，千秋正始音。心知公不朽，實涕自難禁。　接物初無間，微言獨得聞。相期深造道，不爲細論文。自有高山仰，誰知半路分。新阡疑可望，目斷只愁雲。

張九成《**祭呂居仁舍人**》嗚呼！聖學不傳，何啻千載。吟哦風月，組繡文字。轉相祖述，謂此極致。正心修身，不復掛齒。孰如我公，師友淵源。文以宣之，詩以詠之。天下之士，誦公之文，服公之詩者多矣，而得公之意者，蓋未見其一二也。若乃勸講露門，直筆太史，代言西掖，視草北門，即公之忠正恭儉，躬行履歷，至死不亂者，粲之於英華，而注之於筆削爾。我之識公最晚，而公之知我最深。同處於朝，而不相往來；同好此學，而未嘗談論。神交默契，不欺不愧，其亦庶幾焉。嗚呼！萬事已矣，夫復何言！觴酒豆肉，千里寓哀，惟英靈其享之。

張守

論述

汪藻《**御史中丞張守禮部侍郎制**》具官某材兼世用，學到古人。文章行遠而日新，議論處中而時當。自予識擢，多所建明。顧久陟憲臺，勞杜後抨彈之事；宜擢居宗伯，付淹中綿藉之文。勿以司存，而忘忠告。

程俱《**張守知紹興府制**》具官某文學之優見于行事，端亮之美宜於本朝。鄉由密宥之司，進陪機政之重。既謀猷之畢告，蓋艱險之共嘗。不以名器而假人，固亦靖共而在位。自閔勞於夙夜，既聿除於歲時。繄望實之具高，於藩輔乎何有，起于均逸，命以守符。其蘇凋瘵之餘，少寬宵旰之急。坐嘯晝諾，

雖殊平治之時，緩帶輕裘，聊爲方面之重。益恢志業，用副倚毗。

李正民《張守翰林學士制》　具官性資餚亮，材術周通。奧學貫乎九流，高文兼於衆體。訓詞溫厚，允資西掖潤色之工；議論堅明，更顯南司糾彈之峻。薛宣舉措之當理，眞卿繩治如平時。比懇解于憲綱，乃力祈於外補。朕惟爾久居臺閣，宜在朝廷，俾參宗伯之官，將典行臺之政。載念北門之邃，夙傳內相之稱，謦咳時巡，文書雲委。方用兵如至德，式求深謀密議之咨詢；必下詔若奉天，可使悍夫武卒之感涕。力行爾學，庸稱朕恩。

晁機《故資政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張公謚議》　故資政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張公，經世正君之學，淵源周孔。自少策勳翰墨之場，繆轕三光，手織五雲，踐揚冰清，亦既極文章禮樂之選。上方愒日太平，責成輔佐。公雍容暇豫，以應天下之變，事物之幾，藏於眇綿，衆人甘寢於細娛，而公獨出千慮之表，前知如蓍與蔡。曰治軍旅，選將帥，嚴守禦，搜人才，專意政之大者，凡細微不急之務，悉付都司六曹，俾廟堂惟防秋是圖。曰處宮室，享膳羞，服輕煖，對嬪御，以及視朝臨人之際，必思二聖母后。謂淮西兵政不可改，謂荆蜀駐蹕爲非宜。撫諭京城，而料敵必入寇。初破淮南，以命帥非其人。所以盡忠竭節於干戈俶擾之際，惻怛懇到，用能輔成龍德，遂濟登茲。非有道德人，所爲能若是乎？博士晁機得其議，則閱讀銘志，證以所聞，考按謚法，且以文謚。吏輯官于寺者以議白其長，合辭爲然，不可易也。然公以忠信誠實，親結主知，寬洪之量，不見涯涘。當言者論斥時相，上以章付公，倚公相矣，公極力爭辯，上稱嘆其賢，且以近世不相傾奪者爲無幾。蓋公惟務靖國，協和羣辟，幷包翕受，尺寸不棄。雖時相意所不快者，公悉調護，潛爲銷弭，上每有不盡用之歎。閱十五年，王淮時在諫垣，上指似宰輔，以形貌肖公，嗟賞莫及，後亦以語阜陵，淮卒正鼎席。夫能使人主追記遐想於既沒之後，眷眷不忘，顧何修而臻此耶？搢紳相傳爲美談。公未老即退就閒逸，視中興之佐，前後幾公？功名盛矣，鮮克全備，獨公優游里居，身名俱泰，生而望尊，沒而禮崇，平生無一毫之玷，可謂善終如始者矣。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寬樂令終曰靖。今加靖以儷文，尤爲當。衆從機爲議，機曰：「文且靖，議之盡也，其敢有異。」遂謚文靖。謹議。

鍾必萬《故資政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張公謚覆議》　維公學問淵源，文足垂後，孜孜論建，合古便今，可不謂之道德博聞乎？安於命義，正色立朝，推廣上心，始終一節，可不謂之寬樂令終乎？跡其乞增臺諫以廣耳目，所以明君道之公；論時宰宜專意大政遠謀，所以明政體之要；念二聖之未復，請於居處飲食之際莫不致思，所以明天下之大義。應天當以實，則謂不可徒恃罪己之詔；言路所當廣，則謂宜加褒擢切至之書。方時相之見斥於言者也，蓋倚公相矣，力爭，以爲國步未安，一月而再論相，何以繫天下之望？其識量宏遠，徇公忘私，類如此。至於夙夜寅恭，協和群辟，唯靖國是務。善類之進，當路有不快意者，公悉力調護之。歸休里門，身名俱泰。歷數公之言行，而揆之以李(沆)、呂(夷簡)二公行事之迹，豈非異世而同符者乎？大抵易名之典，貴得其實，告于當時而莫不服，垂諸後世而不敢議。以公平生大節炳炳若此，攷之碑誌，質之僉論，太常議是。謹議。

周麟之《跋張參政墨跡》　毗陵公筆法妙絕一世，今子弟皆刻意文藝，嶷然有諸父風。子年蓋升其堂，嚌其胾者也。知寶此帖，必知所以繼之。

又《跋張參政兄弟唱和詩》　余頃游毗陵公之門，聞其論詩詳矣，而公之詩恨不多見。晚年作《四老堂》詩，句格超詣，高壓唐律。今觀此數篇，雖游戲皆造乎妙，三復歎仰不已。

周必大《張文靖公文集序》　德之盛者必有言，言之文則行也遠。【略】若參知政事毘陵文靖張公殆有德之言，行遠之文也。初以經明行修發爲詞章，連中科第，馳聲四方。在高宗時爲名御史，掌內外制，遂踐二府。上以端人正士目之，大詔令多出其手，陳善閉邪拔賢引類功不少矣。再貳國鈞，垂登宰席，方且逡巡退避，或入侍經筵，或出典大藩，雖權臣專國，勳業不容盡究，而文集五十卷，奏議二十五卷，盛行於時。今公之孫戶部尚書抑學世其家，數請爲序。某固嘗考公之德，誦公之文，知其學術本原乎皋、伊，謀猷遇合於虞、商，蓋中興人物之冠冕也。敬題卷首，以補任昉文章緣起之未備云。公諱守，字子固，一字全眞。出處事業，則有故相張忠獻公誌銘在。嘉泰二年九月。

蔡戡《跋張大資政奏議》　公仁人也，其言仁而不肆，切而不迫，當於事情，達於國體，而不離於道德，賈誼、陸贄之學未能遠過。聞之當時，公在人主前論議反覆，曲折著明，心平氣定，期以寤移上聽而後已，故其知無不言，言無不從，嗚呼盛哉！

盧文弨《書〔毘〕陵集後》　其所論奏，皆切於事情。【略】集中詩風格蒼老，源於少陵，使事亦復精切。其絕句有云：「元非食肉封侯相，合抱遺經老

玉川。」此則若爲余贈者然。歲壬寅正月二十有七日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毗陵集》十五卷。【略】史稱守家貧好學，過目不忘，故所爲文具有體幹，而論列國家大事，是非利害，如指諸掌，卓有經世之才，尤非儒生泥古者所可及。本傳載其建白諸事，【略】無不揣切時勢，動合機宜。其大旨在經營淮北，以規復中原，而不欲爲畫江自守之計。雖其時宋弱金強，未必盡能恢復，要其所言，不可不謂非一時之正論也。至其薦汪伯彥、秦檜，頗乏知人之明，則瑕瑜不掩，亦不必曲爲之諱矣。

傳記

《**宋史**》**卷三七五**《**張守傳**》 張守字子固，常州晉陵人。家貧無書，從人假借，過目輒不忘。登崇寧元年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除詳定《九域圖志》編修官。以省員罷，改宣德郎，擢爲監察御史。丁內艱去。建炎元年冬，召還，改官，賜五品服。上在維揚，粘罕將自東平歷泗、淮以窺行在，宰臣汪伯彥、黃潛善以爲李成餘黨不足畏，上召百官各言所見。葉夢得請上南巡，阻江爲守，張俊亦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守獨抗疏，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又別疏言金人犯淮甸之路有四，宜擇四路帥守繕兵儲粟以捍禦之。疏再上，又請詔大臣惟以選將治兵爲急，凡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二相滋不悅，遂建議遣守撫諭京城，守聞命即就道。三年正月，還，奏金人必來，願早爲之圖，上惻然。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金人果渡淮。上幸臨安，遷御史中丞。苗、劉既平，詔赦百官，表奏皆守與李邴分爲之。【略】除禮部侍郎。【略】遷翰林學士，知制誥。九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扈從由海道至永嘉，回至會稽。四年五月，除參知政事。守嘗薦汪伯彥，沈與求劾其短，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未幾，知紹興府。尋以內祠兼侍讀，守力辭，改知福州。【略】守在鎮四年，撫綏彫瘵，且請于朝，蠲除福州所貸常平緡錢十五萬。累請去郡，以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還，甫兩月，復引病丐去，知平江府，力丐祠以歸。六年十二月，召見，即日除參知政事，明日兼權樞密院事。【略】〔張〕浚謫永州，守亦引咎請去，弗許。【略】〔八年正月〕守力求去，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婺州，尋改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使。【略】後徙知紹興府。【略】建康謀帥，上曰：「建康重地，用大臣有德望者，惟張守可。」至鎮數月薨。

紀事

《**雲莊四六餘話**》 建炎四年駐蹕越州，明年改元紹興，遂陞府號。後移蹕臨安，命資政殿學士張守知府事，謝表曰：「肇新府號，久駐蹕聲。履勾踐之故棲，厲嘗膽枕戈之志；想神禹之遺跡，服卑宮菲食之勞。」又《謝賜行宮充府治表》曰：「六蜚回御，想清蹕之餘音；一札疏恩，復黃堂之舊觀。家在樓臺，眞羨詩人之勝；戟森兵衛，稍知州將之尊。廣廈千間，已免震凌之患；土階三尺，尚存簡素之風。」言上於宮室無所增葺也。

著錄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張全眞集》。

又《張全眞奏議》。

周必大《**張文靖公文集序**》 文集五十卷、奏議二十五卷，盛行於時。

蔡戡《**跋張大資政奏議**》 右，故大資政張公全眞奏議二十五卷。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毘陵集》五十卷，參政文靖毘陵張守全眞撰。

又卷二二 《毘陵公奏議》二十五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張守集》五十卷，又《奏議》二十五卷，又十八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張子固《毘陵文集》，一部五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全〔眞〕《毘陵集》五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毘陵公集》三冊，不全。【略】凡五十卷，闕一至十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毘陵集》十五卷，永樂大典本，宋張守撰。【略】所著《毘陵集》，見於陳振孫《書錄解題》者五十卷。其本久佚，故遺文世不概見，僅《前賢小集拾遺》中載其詩一首而已。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蒐輯

編綴，約尚存十之三四。謹校訂排次，釐爲一十五卷，而以婁機等所作謚議文二篇附之於後。

盧文弨《書毘陵集後》　《毘陵集》五十卷，宋紹興中參政常州張守子固撰。今其全集不傳，此十六卷，乃從《永樂大典》中鈔出者。

陸心源《毘陵集跋》　張守《毘陵集》五十卷，原本久佚，乾隆中館臣始從《永樂大典》輯出，釐爲十六卷。愚案《毘陵集》遺文尚有出十六卷外者，如【略】凡三十餘首，見《五百家播芳大全》，而本集所無也。

曾幾

論述

綜論

胡寅《謝曾漕吉甫啟》　某官能宅道心，務尊德性。文章足以鼓吹六藝，業履足以冠冕諸儒。其共煩使之久淹，彌嘆冲襟之不競。眷茲一道，均仰惠綏。

陸游《跋曾文清公詩稿》　河南文清公早以學術文章擅大名，爲一世龍門，顧未嘗輕許可，某獨辱知，無與比者，士之相知蓋如此。方西漢時，專門名家之師至千餘人，然能自見於後世者寡矣。揚子惟一侯芭，至今誦之，故識者謂千人不爲多，一人不爲少，某何足與乎？

趙蕃《途中閱曾運使所貺文清集得四絕句寄之》　舊鈔題作《茶山集》，每恨不多看易窮。全編敢意落吾手，何自得之從長公。兩賢堂下千竿竹，蕭散風流故昔時。何妨乞我一灑掃，不用文移只付詩。桃源梅嶺幾成游，天欲昌詩不自由。一代如公纔得此，五溪著我更何尤。

林之奇《記聞下》　曾吉甫曾託某問呂紫微，其詩如何？紫微曰：「吉甫詩學山谷，大抵只是於浮標上理會，無甚旨趣。」（子通云）

趙庚夫《讀曾文清公集》　茶山八十二癯仙，千首新詩手自編。吟到瘴煙因避寇，貴登從秦只棲禪。新如月出初三夜，澹比湯煎第一泉。咄咄逼人門弟子，劍南已見祖燈傳。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曾文清集》十五卷。【略】本朝曾氏三望：最初溫陵宣靖公公亮明仲，次南豐舍人鞏子固兄弟，然其祖致堯起家，又在溫陵之先矣，其後則幾之族也。自贛徙河南，與其兄楙叔夏、開天游皆嘗貳春官。楙至尚書，開沮和議得罪，幷有名於世。又有長兄弼爲湖北提舉學事，渡江溺死。幾以其遺澤補官，銓試第一，賜上舍出身。清江三孔之甥也。紹興初，幾已老，始擢用。乾道中，年八十三以死。號茶山先生。其子逢、逮皆顯於時。

劉克莊《中興絕句續選序》　南渡詩尤盛於東都。炎、紹初，則王履道、陳去非、汪彥章、呂居仁、韓子蒼、徐師川、曾吉甫、劉彥沖、朱新仲、希眞。乾、淳間則范至能、陸放翁、楊廷秀、蕭東夫、張安國二二十公，皆大家數。

又《茶山誠齋詩選序》　曾茶山贛人，楊誠齋吉人，皆中興大家數。比之禪學，山谷初祖也，呂、曾南北二宗也，誠齋稍後出，臨濟德山也。初祖而下，止是言句，至棒喝出，尤經健矣，故又以二家續紫微之後。

《環溪詩話》卷下　且如詠物詩，本非初學可及，而莫難於梅、竹、雪。【略】如竹詩，山谷云：「程嬰杵臼立孤難，伯夷叔齊採薇瘦。」茶山詩云：「平日文章初虎豹，上梢頭角忽龍蛇。」

《詩人玉屑》卷一九引《玉林詩話》　陸放翁詩本于茶山，故趙仲白題曾文清公詩集云：「清於月出初三夜，淡似湯烹第一泉。咄咄逼人門弟子，劍南已見一燈傳。」「劍南」謂放翁也。然茶山之學，亦出於韓子蒼，三家句律大概相似，至放翁則加豪矣。

又引《中興詩話補遺》　唐人詩，喜以兩句道一事，曾茶山詩中，多用此體。如「又從江北路，重到竹西亭」，「若無三日雨，那復一年秋」，「似知重九日，故放兩三花」，「次第繙經集，呼兒理在亡」，「又得清新句，如聞聲咳音」，「如何萬家縣，不見一枝梅」。此格亦甚省力也。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曾幾《長至日述懷兼寄十七兄》　方回評：讀茶山詩如冠冕佩玉，有司馬立朝之意，用江西格參老杜法，而未嘗粗做大賣。陸放翁出其門，而其詩自在中唐、晚唐之間，不主江西，間或用一二格，富也豪

也對偶也哀感也，皆茶山之所無，而茶山要爲獨高，未可及也。紀昀評：茶山詩純是粗作大賣，放翁詩固不甚高，然以茶山爲高，則純是江西門戶之見。

《宋史》卷三八二《曾幾傳》 早從舅氏孔文仲、武仲講學。初佐應天，時諫官劉安世亡恙，黨禁方厲，無敢窺其門者，幾獨從之談經論事，與之合。避地衡嶽，又從胡安國游，其學益粹。爲文純正雅健，詩又工。

王棹《跋曾茶山帖》 茶山先生曾文清公名幾，字吉父，贛人也。父準，贈少師，娶清江孔毅父女，故公之學得於外家爲多。大觀初，以蔭入仕，銓試第一，用故事賜進士出身。仕至禮部侍郎，卒謚文清。【略】初，紹興間倉部之伯父中書舍人文清公本中，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歸南，寓信之廣教寺，而公亦繼來，遂相與定交焉。後公退老于越，而中書則定居于婺，寺僧因作祠祀二公，曰兩文清祠。南澗先生韓尚書無咎記之。夫以兩公氣誼相孚於一時，而姻連克紹於累世，殆非偶然。成公之道德，忠公之節行，所以師表乎天下後世者，雖有得於家庭傳習之懿，抑外氏之澤覆冒而漸被之者，有自來哉！

《詩藪》內編卷二 黃、陳、曾、呂，名師老杜，實越前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茶山集》八卷。【略】陸游爲作《墓誌》，云：「公治經學道之餘，發於文章，而詩尤工，以杜甫、黃庭堅爲宗。」魏慶之《詩人玉屑》則云：「茶山之學出於韓子蒼。」其說小異。然韓駒雖蘇氏之徒，而名列江西詩派中，其格法實近於黃。殊塗同歸，實亦一而已矣。後幾之學傳於陸游，加以研練，面目略殊，遂爲南渡之大宗。【略】幾之一飯不忘君，殆與杜甫之忠愛等，故發之文章，具有根柢，不當僅以詩人目之，求諸字句間矣。

《戴酒園詩話》卷一 詩家宗派雖有淵源，然推遷既多，往往兒孫不符鼻祖。【略】宋陸務觀本於曾茶山，茶山生硬粗鄙，務觀逸韻翩翩，此鸛巢之出鸞鳳也。

又《宋・曾幾》 茶山天性粗劣，又復崇尚豫章，粗鄙矯揉，備得諸公之惡境而描摹之，以爲道在是矣，故盈卷皆啅噪之音。其集中惟《癸未八月十四日至十六夜月色皆佳》一篇可觀，如「明時諒費銀河洗，缺處應須玉斧修」，警句也。（黃白山評：此聯似西崑。）《雪》詩「一夜紙窗明似月」，亦不雕琢而工。至「多年布被冷如冰」，又不可耐矣。一瞽登壇，群盲振鐸，自後論詩者日多，害詩者日甚，至江湖詩出，而《卿雲》、《擊壤》以來數十年之正業，至此遂淪長夜。

《圖爐詩話》卷五 宋時江西宗派專主山谷，江湖詩派專主曾茶山。

翁方綱《七言律詩鈔凡例》 南宋諸家，格高韻遠，可上接香山，下開放翁者，其惟茶山乎？方綱在史館鈔茶山七律一卷以歸，時時諷誦，蓋其精詣，政恐放翁有不能到者，不特當日師友之誼屢形於寤嘆也。

《石洲詩話》卷四 《詩人玉屑》云：「陸放翁詩本於茶山，茶山本於韓子蒼，三家句律大概相同，至放翁則加豪矣。」然茶山詩較放翁渾成自然，固不可及。

《養一齋詩話》卷九 「工部百世祖，涪翁一燈傳」，「老杜詩家初祖，涪翁句法曹溪。尚論淵源師友，他時派衍江西」，皆曾茶山詩也。夫祖工部可也，竟以涪翁爲杜之法嗣可乎？此自茶山之見耳。茶山五言，時有清迥之格，如「卷書坐東軒，有竹甚魁偉。清風過其中，戛戛鳴不已。寫之以素琴，音節淡如水。不惜爲人彈，臨流須洗耳」，「叢蘆受風低，積潦得霜淺。沙勻洲渚淨，水澹鳧鴨遠。禪扉掩晝夜，短紙開秋晚。欲問此間詩，半山呼不返」。趙仲白所謂「清於月白初三夜，淡似湯烹第一泉」，當指此種言之。他作則多筆率氣羸，雖嘗受法於韓子蒼，在江西宗派中，然與涪翁之崛崒，已絕不似，況老杜哉！所以得盛名者，或由劍南爲其高足耳。評者謂其「全集風骨高騫，蘊含深遠，居涪翁、劍南間，未爲蜂腰」，非篤論也。

《雪橋詩話》卷六引朱蘭圃《校茶山集四首》 前有陵陽後劍南，中間句法許誰參？已將北望神州意，收拾傳燈老一庵。 居仁圖譜江西社，遠自元和學楚騷。玉柱蛤蜂非異味，釀來清絕本滔滔。 得髓機關不可傳，松風鶴夢故翛然。後來學杜諸君子，跬步臨摹絕可憐。

分論

《題意大師房》 《愛日齋叢鈔》卷三：呂文靖《題天花寺》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窗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閑能有幾人來。」曾文清《題意大師房》云：「頭白高僧心已灰，石菖蒲長水蕉開。莊嚴茗事爐烟起，不用關防俗子來。」兩詩韻同意亦合。視荊公「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氣象廣窄可見。

《謝路憲送蟹》 《娛書堂詩話》卷上：曾文清《謝路憲送蟹》詩：「從來

嘆嘗內黃侯，風味樽前第一流。只合蹣跚赴湯鼎，不須辛苦上糟丘。」「內黃侯」三字甚新。

《汪彥章內輸除守臨川以詩賀之》《藏海詩話》：曾吉父詩云：「金馬門深曾草制，水精宮冷近題詩。」「深」、「冷」二字不間道，若言「金馬門中」，「水精宮裏」，則間了「中」、「裏」二字也。此詩全篇無病，大勝《與疏山》詩。

《食蜂兒有感》《後村詩話》續集卷一：屏山《子魚》詩云：「虐戲等刳孕，淫刑眞戮孥。」茶山《食蜂兒》云：「奪食已非義，焚巢眞不仁。殺身緣底罪，作俑定何人。」二詩可戒暴殄天物者。

《十月一日》《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方回評：三、四切題，是十月一日詩，不可改用。且試看他第七句如何下。紀昀評：第七句亦殊平平，何驚異乃爾？起二句太堆垛，五、六尤獷。

《長至日述懷兼寄十七兄》《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重陽又一陽」，已新異矣，用死灰寒日事穿入自家身上事來，尤爲新也。「厭」字、「空」字、「強」字、「略」字皆詩眼。

《壬戌歲除作明朝六十歲矣》《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茶山清名滿世，年且六十，猶曰「問學只如船逆風」，後生可不勉諸！紀昀評：三、四是宋人習氣，不必苦詆，亦不必效。五、六不失爲高唱，不似他作之粗拙。《宋詩精華錄》卷三：第三句妙喻，第七句不可解。

《歲盡》《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茶山詩學山谷，往往逼眞。此又在壬戌後數十年。紀昀評：次句非雅調。「鼎」字有出而不妥。山谷別有眞本領，茶山則一味生硬。

《寒食只句日間風雨不已》《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紀昀評：五、六平易近人，何嘗不佳，何必定作楂梏之態。「替幽禪」三字不佳。無名氏（甲）評：五、六亦佳。許印芳評：五、六沈着。紀批云末三字不佳，愚謂上四字亦偏枯，因全易之：「閉門只愛擁書眠。」

《仲夏細雨》《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三、四已工。第六句「愜」字當屢鍛改，乃得此字。紀昀評：此字微妙，此評亦得其甘苦。反結「細」字。

《憫雨》《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馮舒評：淡老。紀昀評：語不必深，而纏綿篤至。

《郡中吟懷玉山應眞請雨未沾足》《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千倉」、「一尺」對偶工。此乃熟讀杜詩，用其句，換一二字，聲響便不同也。馮班評：起句抄杜，可鄙。末句即前詩結語意。紀昀評：此種議論，深悞後生。盜句換字，即爲善學老杜乎？此便不免傖氣。查慎行評：起二句亦杜詩口滑。

《苦雨》《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二首取一。前聯細密有味。馮舒評：「暗」如何亂更？紀昀評：亦是常語。查慎行評：「暗」字當作「譽」字，方接「亂疏更」，語意細密。

《晚雨》《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三、四新，尾句有變態。紀昀評：三句鄙。四句上二字與下三字不相融洽。尾句即簡齋「蛛絲閃夕霽」二句意，而說來警切過之。

《夕雨》《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陸貽典評：第四句不如聖俞「飛雨帶龍腥」深厚。紀昀評：五、六率易，結太廓落。查慎行評：前詩「飛雨帶龍腥」，「飛」字、「帶」字意味無窮。此云「雨氣挾龍腥」便呆，豈此雨眞有龍氣息耶？

《秋雨排悶十韻》《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圈點語，皆工。（案：方回于「衣潤香偏着，書蒸蠹欲生」，「溝溢池魚出」，「藥釀時須焙」，「未憂荒楚菊，直恐敗吳秔」諸句均加圈，「壞簷聞瓦墮，漲水見堤平」，「夜永燈相守」諸句均加點）紀昀評：「未憂」二句詞意正大，從老杜「不愁巴道路，恐濕漢旌旗」化出，而不見奪胎之迹，此爲精于效古。虛谷置此不論，足徵所見之卑陋。此詩今載放翁集中，作茶山恐誤。許印芳評：作曾茶山詩，誤。「溝溢」六句，犯平頭病，不可學。

《雨二首》二《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紀昀評：三句拙，四句好，五、六太易，七、八雖常意而愈于空結。

《雨夜》《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起句健，後四句又豪放。紀昀評：五、六所謂錦城夢也。

《乙卯歲江南大旱七月六日臨川得雨奉呈仲高侍御》《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元注：「時屢禁屠宰。」乙卯，紹興五年也，茶山五十二歲。甲子生。紀昀評：三句笨，五句亦笨，結句打油。

《自七月二十五日大雨三日秋苗以蘇喜雨有作》《瀛奎律髓彙評》卷一

七方回評：三、四已佳。五、六又下得「應」字、「最」字，有精神。馮舒評：腹聯流便。馮班評：第二句好。查慎行評：三、四俱用杜詩作對。紀昀評：精神飽滿，一結尤完足酣暢。

《謝人送壑源絕品云九重所賜也》《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八方回評：元注：「別甑炊香飯，供養于此人」，禪家語也。」詩格清峭。紀昀評：五句拙鄙。結入習逕，措語尤鄙。

《迪姪屢餉新茶》二《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八紀昀評：首句拙。「差」字作「差以含桃」之「差」。「遂策勳」三字腐。

《述姪餉日鑄茶》《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八方回評：茶山詩，觀其格已高人一頭地。觀其用字着語句，殆鍛鍊不一時也。「日鑄」以對「風爐」，「湯鼎」以對「茶甌」，「南柯」以對「北焙」，「分少」以對「食新」，此本老杜「賞應歌杕杜」，喜收京軍捷可用也，忽着下一句曰「歸及薦櫻桃」，本非切對而化爲佳對，後之詩人皆祖之。馮舒評：大率方君以崛強拗硬爲格高，其實獨夫臭耳。馮班評：方君專取巧對，何以服崑體？紀昀評：推許太過，純是標榜之習。方云「切對而化爲佳對」，卻是。三句太率，六句太雜湊，七句拙陋。查慎行評：六句拙。無名氏（甲）評：日鑄，山名，在紹興。

《吳傅朋送惠山泉兩瓶并所書石刻》《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八紀昀評：敷衍無味。第四句湊。

《逮子得龍團勝雪茶兩胯以歸予其直萬錢云》《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八方回評：茶山嗜茶。茶詩無一篇不清峭，有奇骨。馮班評：未見深峭。紀昀評：所選六首，無一首可觀。拙鄙粗疏，備諸惡道，未審何以入選？

《李相公餉建溪新茗奉寄》《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八方回評：茶以碾而白爲上品。「摘處佳人指甲黃，碾時童子眉毛綠」，末極茶之妙也。此第三句得之矣。馮班評：總之不好。紀昀評：此卷馮云總欠佳，信然。惟東坡一首差可。五、六拙甚。

《郡中禁私釀嚴甚戲作》《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九方回評：此吳體，三、四絕佳。紀昀評：三、四常語，未見絕佳。頹唐之甚，五、六尤粗。陸貽典評：五、六惡句。無名氏（甲）評：顧憲之爲建康令，清儉強力。時人飲酒清美，輒以比之，遂呼爲「顧建康」焉。王無功有《醉鄉記》。

《避寇遷居郭內風雨凄然鄭顧道餉酒》《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九方回評：「碧落」、「青州」之句，本于東坡。

《家釀紅酒美甚戲作》《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九方回評：此詩三、四不甚入律。然終篇發明紅酒之妙，前此未有。當時時玩味之，乃老杜吳體、山谷詩法也。紀昀評：風骨矯矯，卻無獷態。如此何嫌于茶山！許印芳評：「不」字複。四句「遣」字未免呆笨，故易之，作「顧」字。

《嶺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此茶山將詣桂林時詩，有二絕連此詩後，云「桂林梅花盛開，有懷信守程伯禹」。故知之。紀昀評：自然高雅。無一字切梅，而神味恰似，覺他花不足以當之。許印芳評：凡詠物詩太切則粘滯，不切則浮泛。傳神寫意在離合間，方是高手。此詩雖未造極，已得不切而切之妙矣。

《高郵無梅求之于揚帥鄧直閣》《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二詩俱淺率。

《鄧帥寄梅併山堂酒》《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此晚年使淮南詩。但觀其句律，何乃瘦健鏗鏘至此！雖平正中有奇古也。紀昀評：推許太過。查慎行評：氣格超妙。

《返魂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此非梅花也，乃製香者，合諸香，令氣味如梅花，號之曰返魂梅。予選詩無「燒香類」。蓋香癖，詩人有之，而律詩少也。茶山此詩可謂善游戲矣，不惟切于題，而亦句律森然聳峭。陸貽典評：用殷七七開花事。紀昀評：前四句小巧，後半拙俚。五句言不待招魂，語意尤不分曉。虛谷極力推尊，不爲定論。

《諸人見和再次韻》《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此只是燒香似梅花香。詩中四句善形容。「前邨雪裏」、「橫斜」、「映窗」等語，挽而歸之于所聞之香，既雅潔，又標致。紀昀評：此亦未佳，然尚不惡。四句與六句只是一意。查慎行評：勝前作。三、四用事脫化。中四句不着迹，故佳。

《瓶中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此詩吳體也，可謂神情蕭散。紀昀評：此有別趣。許印芳評：陶泓，硯也。毛穎，筆也。蓋以襯題中瓶字。「果安用」語欠圓到，故爲易作「助幽興」。

《雪後梅花盛開折置燈下》《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靜好」二字佳，「園林一雪倍清新」尤爲佳句。紀昀評：此詩三、四佳，虛谷所評亦允。「燈下」二字竟脫，然作折枝梅看自佳。許印芳評：此詩三、四絕佳。

前後亦有病。次句「未上」，于上下文不甚融貫，易爲「已報」，五句「已無」易作「愧無」，六句「不用」，出語太直、太板，易作「叵耐」，七句「迨此暇時當舉酒」，用經語太腐，亦太呆鈍，易作「燈下相逢宜痛飲」。又紀批云：「通篇脫卻燈下意，然作折枝梅看，自佳。」曉嵐雖爲之寬解，究竟「燈下」二字不能照應，亦須點出，方合詩法。有此數病，故爲易之。

《喻子才提舉招昌源觀梅倦不克往蘇仁仲有詩次韻》《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元注：「離渚梅花亦盛。昌源、離渚，皆越上地名。」紀昀評：後半牽綴無味。

《雪中登王正中書閣》《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馮班評：第三、四宋對。紀昀評：語皆凡近，只「烹茗」句有致。三句俗艷，八句「清集」字湊，且費解。九、十關合王姓，亦小樣，十四句不甚可解。

《次韻雪中》《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亦用袁安、子猷事，但詩律穩熟可法。紀昀評：用得有意便不妨，只調太平耳。

《雪作》《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此可爲南渡雪詩之冠。紀昀評：淺語，卻極自然。熟語，卻不陳腐。此爲老境。不甚作意，比蘇、黃諸作卻自然。許印芳評：首句借韻。

《十二月六日大雪》《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格律整峭。每讀茶山詩，無不滿意處，更無絲毫偏枯頹塌。此詩「花」、「絮」二字更改去，尤佳。紀昀評：如此惡詩，而推尊乃爾，純是門戶之見，無與于詩。末論是。五、六有意而不雅，作雨中亦得。

《上元日大雪》《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詩先看格高而意又到語又工爲上，意到語工而格不高次之，無格無意又無語下矣。此詩全是格，而語意亦峭。馮舒評：方君每以字句之硬厲者爲格高，殊非詩旨。詩家第一件亦不在格，且亦本無格。紀昀評：論詩甚是，論此詩卻非。讀《律髓》者，當知其依附標格之私心，庶不致誤。語皆庸鈍，次句尤野。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一《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二紀昀評：此首終是野調。

又二《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二紀昀評：此首乃老健，音節亦瀏亮。許印芳評：「玉柱」，江瑤柱也。

《癸未八月十四日至十六夜月色皆佳》《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二方回評：隆興元年癸未，茶山年八十。紀昀評：純以氣勝，意境亦闊。許印芳評：前半老而健，故無頹唐之病。淺人學之，則有率易之病、空滑之病、俚俗之病。好詩亦有不可妄學者，此類是也。五、六亦是熟料，一再襲用，便成臭腐。結意沈着，妙在從容不迫，舉重若輕，此最宜學。

《送曾宏父守天台》《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三、四于台州切。紀昀評：三、四俗格，後半自可。

《送呂倉部治先守齊安》《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呂倉部大器字治先，茶山之婿，是生東萊先生呂成公。「黃堂」、「赤壁」、「深念」、「過防」四句皆佳。馮舒評：此杜家莊僕。馮班評：次聯是政成後語，豈是送語？腹聯方是送。紀昀評：此殊粗野。查慎行評：「深念」用《史記》。

《適越留別朱新仲》《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三、四整雅。紀昀評：此又頹唐。

《張子公召飲靈感院》《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五方回評：茶山曾公學山谷詩，有「案上黃詩屢絕編」之句。此直生逼山谷，然亦所謂老杜吳體也。此體不獨用之八句律，用爲絕句尤佳，山谷《荊江亭病起》十絕是也。茶山有一絕云：「自公退食入僧定，心與香字俱寒灰。小兒了不解人意，正用此時持事來。」深有三昧。馮班評：亦好。紀昀評：杜已先有吳體絕句，不始山谷。此首較雅。陸貽典評：落句直抄山谷《落星寺》結，然卻妙。無名氏（乙）評：「芙蕖」，即「荷」也。一詩中幷見，何耶？

《南山除夜》《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五方回評：合入「時序」詩中，以其爲拗字吳體，近追山谷，上擬老杜，故列諸此。紀昀評：五、六、七句幷粗野。

《種竹》《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曾文清公名幾，字吉甫，號茶山，學山谷詩得三昧。此詩用「餘子不足數」以對「何可一日無此君」，乃眞竹詩，蓋斡旋變化之妙。「風來當一笑」，曲盡竹態。「雪壓要相扶」，亦奇句也。尾句「鄙木奴」事，用得尤佳。公三子，逢、迅、逮，世其學。父子自相酬和，公再和有「直不要人扶」，勁健特甚。而用兩「奴」字韻，皆不苟。一曰「傍舍連高柳，何堪與作奴」，一曰「只欠江梅樹，君應婿玉奴」。又謂竹可爲梅之婿，超異神俊，不可復加矣。公之婿，東萊呂成公之父大器也；門人，陸放翁也。馮舒評：俱宋人鬼窟活計。馮班評：七句不穩，結句湊。紀昀評：虛谷云：「公之

婿，東萊呂成公之父大器也；門人，陸放翁也。」牽引支蔓，總是門戶之見。

渭川千畝竹與千戶侯等，用來不錯，馮抹之未是。　玲瓏脫灑。　查慎行評：五句「笑」疑當作「嘯」，東坡有「風來竹自嘯」之句。　許印芳評：「來」字複。

《所種竹鞭盛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茶山此詩蓋善學山谷《猩猩毛筆》詩者，所謂脫胎換骨也。蘇節、祖鞭本無關于竹事，而以題觀之，妙甚。「夜卵」事本何關于食筍，亦妙之又妙者也。　馮舒評：脫胎換骨者，偷勢也。若撏撦吞剝，一鈍賊耳。　凡所謂翻案法、脫胎法、換骨法，皆宋人夢中譫語。留一句于胸中，三生不能知詩。「持」、「着」二字如何下？　馮班評：此江西用事新樣也。　三、四得山谷法，然黃實切而妙，茶山「蘇老」、「祖生」便迂遠不相涉也。　次聯山谷語，俗惡。　紀昀評：殊不善學。　此則粗野太甚，用事亦黏皮帶骨。

《乞筆》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謂市上僅有羊毫筆，而無兔毫佳筆。「藏三穴」、「拔一毛」，亦得山谷「拔毛濟世謝楊朱」之遺意。　間架整，骨格峭。　馮班評：惡道。　紀昀評：山谷「拔毛」句從猩猩一邊說，此乃就所乞之人一邊說，似欲拔其人之毛，殆成笑柄，安得云山谷遺意耶？　五、六纖而且拙。

《巖桂》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五言律着題詩絕少佳者。除梅花專作一類外，如牡丹、芍藥、蓮花、菊花，亦無五言律好者。木犀之名曰巖桂，非古之所謂桂，其香特盛于晚秋，詩人所尚。此詩「濃薰」二字善模寫，故取之。　紀昀評：以二字而取一詩，亦非別裁之道。　四句「木犀」字拆用不妥，「表表」二字尤凡鄙。　陸貽典評：第四尤惡。

《榴花》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杏與橙于榴花何關？然善于斡旋，不妨招二客立議論也。尾句用昌黎絕句，有味。　馮舒評：榴花開時，杏落已久，亦何不說桃、李耶？「瓌橙」何物？若橙黃橘紅之橙，則實在秋後，不相及也。　馮班評：橙實時尚有榴花，但牽扯，不爲佳耳。「瓌橙」二字亦太生。　紀昀評：是有此法，然此卻襯得無味。　三、四作意而愈形其拙。

《螢火》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此當與老杜《螢火》詩表裏并觀，皆所以譏刺小人。而「當風方自表」一句最佳，「帶雨忽成微」亦妙。其瘦健若勝老杜云。　紀昀評：謂杜詩有所刺，余不謂然。謂瘦健勝老杜，余亦不謂然。　第四句即老杜「卻亂上前星宿稀」意。然杜詩「亂」字活，此改「添」字則滯相。「多無理」者，言不可以理解耳。措語稍拙，遂不達意。結寓感慨。　查慎行評：語語從杜詩掩襲而出，何云勝杜？三、四亦用杜七言縮成五言。

《蛺蝶》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自然輕快，近楊誠齋。尾句尤好。　馮班評：正病其粗重。　馮舒評：只是太輕飄。　「一雙」句佳句也，對語拙，上句亦失色。蝶不止黃、白二色，便是漏逗。　紀昀評：四句「或」字本活，馮氏謂蝶不止黃、白二色，譏其漏逗，未免索瘢。　如咏花多稱紅、紫，花豈止紅、紫二色？　似太快。然此題易成俗艷，此詩清瘦。結本腐語，好在「自愧」字，在蛺蝶意中說，便是借寓無成之感，非莊論物當有用意，味便深。　李光垣評：四句、五句「能」字重。　許印芳評：三、四句調近俗，不可學。「不」、「能」、「自」三字複。

《福帥張淵道荔子》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茶山本題《石室送碧琳腴淵道送荔枝適至遂以薦酒》。詩格峭峻。茶山又有六言《荔子》詩云：「紅皺解羅襦處，清香開玉肌時。」又云：「蕉子定成噲伍，梅花應愧盧前。」又云：「金谷危樓魂斷，白州舊井名傳。」又有七言云：「猩血染羅欣入手，冰肌飲露欲濡唇。」皆佳。　馮舒評：「冰肌飲露」，則知「無汗」二字不妥。「涼無汗」三字亦不足形容荔枝。　紀昀評：五、六略可。

《曾宏父分餉洞庭柑》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茶山自注：「東坡柑詩云：『一雙羅帕未分珍，林下先嘗愧逐臣。』以對『王子敬帖三百顆』，可謂精切。」此乃太湖洞庭山柑，非溫柑、台柑、福柑、羅浮柑，正韋蘇州所指者。　馮舒評：句似可喜，然柑之酸者，非佳品也。　紀昀評：「似」字不可解，恐誤。「夢成」二字無着。　五、六粗野。

《荔子》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馮舒評：全是不食荔枝語。荔枝何嘗白，白何足以盡之？　紀昀評：此便高雅，在此卷諸詩中如鶴立鷄羣。　四句「在」字滯相。　許印芳評：此詩五、六絕佳，原本前後有病，愚爲易之。首句原本云：「異方風物鬢成斑。」上四字與下三字氣脈隔斷，不成句法。四句「瑩」字，原本「在」字，紀批云：「『在』字滯相。」七、八原本云：「似是看來都不近，寄聲龍目儘追攀。」湊句趁韻，粗率太甚，易之則爲完璧矣。　首句易作「腐儒憂世鬢成斑」，七、八易作「尤物舊曾供一笑，馬嵬回首望驪山」。　查慎行評：三用「羅襟既解，微聞香澤」，四用「姑射仙人，肌膚若雪」。　烹煉入化。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東坡《蜜荔枝》律詩「刑」字韻太

險，惟古詩佳。此雖晚出，內多用東坡事，似亦精神。　馮舒評：「肯隨妃子紅塵驛」，未嘗不肯。　紀昀評：好用當代事，乃宋人一大病。　起手頹唐不成語，三、四似牡丹。

《食筍》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此君」二字爲竹事。「有子」及「無魚」，事雖非竹，而善于引用。　馮舒評：「丁寧下番須留取」，下番如何成得竹？　馮班評：下番筍沒用了。茶山殊不體物。　紀昀評：「竹事」二字生。五、六點化甚妙。末二句與「常有子」意不貫，既欲常食，不得言「下番」勿取矣。馮氏但譏下番筍不能成竹，茶山此語未體物，猶未深中其病。措語亦太頹唐，遂爲全篇之累。

《聞寇至初去柳州》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二方回評：此篇雖未見忠憤之意，遼亡金熾，盜賊充斥，自中原破，至于嶺表，非士大夫之罪乎？當任其咎者，讀之而思可也。　馮班評：此正詩人有關係處，較杜荀鶴如何？　起句宋。中四句非經亂不知。七句是宋。　馮舒評：妙得光景。　紀昀評：二句趁韻，三、四眞而太俚，後半自好。

《李泰發參政得旨自便將歸以詩迓之》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三方回評：元注謂孫婿文授。　秦檜謫三大賢于海外，趙丞相鼎、李參政光、胡編修銓，又書其姓名于格天閣下，必欲殺之。趙先歿，李、胡皆生還。此詩第二句悲愴，三、四切題。　馮班評：二、三用事不妥，落句漫漶之極。「海濱大老」豈可用？李參政其歸金人乎？　落句似說他兒子，若說孫婿便不切。　紀昀評：首句笨。三句用杜句生硬，不及四句之自然。後半只閒閒感慨，筆墨卻高。

《次韻王元勃問予齒脫》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四方回評：此當與陳簡齋《目疾》、范石湖《耳鳴》詩參綜以觀，格律相似，善用事亦相似，但貯胸無奇書，落筆無活法，則不能耳。誰謂江西詩可輕視乎？　馮舒評：用書如此，必不如西崑。　馮班評：劣甚。第六句不通。　紀昀評：此便傖氣。虛谷以擬簡齋，門戶之論耳。三句「作祟」二字不雅。　查慎行評：後半跳不出韓吏部圈子。

《題訪戴圖》　《宋詩精華錄》卷三：晉人行徑，寧矯情翻案，決不肯人云亦云。

《發宜興》　《宋詩精華錄》卷三：茶山詩長處，有手揮目送之樂，如此詩第三聯是也。

傳記

陸游《曾文清公墓誌銘》　公諱幾，字吉甫。其先贛人，徙河南之河南縣。【略】未冠，從兄官鄆州，補試州學爲第一，教授孫勰亦贛人，異時讀生程試意不滿，輒曰：「吾江西人屬文不爾。」諸生初未諭。及是持公所試文，矜語諸生曰：「吾江西人之文也。」乃皆大服。已而入太學，屢中高等，聲籍甚。會兄弼提舉京西南路學事，按部溺死，無後，特恩補公將仕郎。公以太夫人命不敢辭，試吏部銓，中優等，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兼欽慈皇后宅教授。遷辟雍博士，兼編修道史檢閱官。【略】改宣義郎，入祕書爲校書郎。道士林靈素以方術得幸，尊寵用事，作符書號神霄籙。自公卿以下羣造其廬拜受，獨故相李綱、故給事中傅崧卿及公俱移疾不行，出爲應天少尹。【略】丁內艱，服除，主管南外宗室財用。靖康初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略】改提舉荆湖北路茶鹽公事。【略】以疾乞閒，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起爲福建路轉運判官，未赴，改廣南西路。【略】徙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改兩浙西路。故太師秦檜用事，與虜和，士大夫議其不可者輒斥，公兄爲禮部侍郎，爭尤力，首斥，而公亦罷。時秦氏專國柄未久，猶憚天下議，復除公廣南西路轉運副使，以慰士心，徙荆湖南路。【略】主管台州崇道觀，起提舉湖北茶鹽，未赴，改廣西轉運判官。公雖益左遷，然於進退從容自若，人莫能窺其涯。復主管崇道觀，寓上饒七年，讀書賦詩，蓋將終焉。紹興二十五年檜卒，太上皇帝當宁慨然，盡斥其子孫嫺黨，而收用耆舊與一時名士。十一月，起公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老矣而精明不少衰，去大猾吏張鎬，一路稱快。明年知台州。【略】踰年召赴行在所，力以疾辭，除直祕閣，歸故官。復召，既對，太上皇帝勞問甚渥，曰：「閒卿名久矣。」公因論士氣不振既久，陛下興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牽裾還笏若賈直沽名者，願皆優容獎激之。時太上懲秦氏專政之後，開言路，獎孤直，應詔論事者衆，公懼或有以激訐獲戾者，先事反覆極論以開廣上意。太上大悅，除祕書少監。【略】擢尚書禮部侍郎。【略】〔二十七年〕乃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洪州玉隆觀。又三歲，除敷文閣待制。【略】隆興二年，公上章謝事，遷

左通議大夫致仕。【略】乾道二年五月戊辰，卒於平江府逮之官舍，享年八十三，爵至河南縣開國伯，食邑至七伯戶。【略】公貫通六經，尤長於《易》、《論語》。夙興，正衣冠讀《論語》一篇，迨老不廢。【略】公治經學道之餘，發於文章，雅正純粹，而詩尤工，以杜甫、黃庭堅爲宗，推而上之，繇黃初、建安以極於《離騷》、《雅》、《頌》，虞夏之際。初與端明殿學士徐俯、中書舍人韓駒、呂本中游，諸公繼沒，公巋然獨存，道學既爲儒者宗，而詩益高，遂擅天下。有文集三十卷、《易釋象》五卷，他論著未詮次者尚數十卷。【略】銘曰：聖人既沒，道裂千歲。士誦遺經，用鮮弗戾。孰如文清，得於絕傳。耄期躬行，知我者天。秉禮蹈義，篤敬以終。病不惰窳，大學之功。仕豈不逢，施則未究。刻銘於丘，維以詔後。

《宋史》卷三八二《曾幾傳》（存目）

紀事

王明清《曾吉父答啟》 曾文清吉父，孔毅父之甥也。早從學於毅父。文清以蔭入仕，大觀初以銓試合格五百人爲魁，用故事賜進士出身。紹興中，明清以啓贄見云：「傳經外氏，早侍仲尼之閑居；提筆文場，曾龍平津之爲首。」文清讀之喜曰：「可謂著題矣。」後與明清詩云：「吾宗擇婿得義之，令子傳家又絕奇。甥舅從來多酷似，弟兄如此信難爲。」徐敦立覽之笑云：「此乃用前日之啓爲體修報耳。」

《梅磵詩話》卷中 紹興末，曾茶山卜居于越，得禹跡寺東偏空舍十許間居之，手種竹盈庭，日讀書賦詩其中。公平生清約，不營尺寸之產，所至寓僧舍，蕭然不蔽風雨。公詩有曰：「手自栽培千箇竹，身常枕藉一床書。」蓋寓居時所賦也。

著錄

陸游《曾文清公（幾）墓誌銘》 有文集三十卷。

《後村詩話》續集卷四 茶山詩十五卷，九百一十篇者是也。續刊後集亦十五卷，然中間多泛應漫興者。前輩所作猶自刪其半，今人乃並存而不削，欲其行世，難矣。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曾文清集》十五卷，禮部侍郎章貢曾幾吉父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曾幾集》十五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曾文清詩集》，一部五冊，殘闕。

《菉竹堂書目》卷四 《曾文清詩集》五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曾文清詩集》十二卷。

《江陰李氏得月樓書目摘錄》 《曾幾詩》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茶山集》八卷，永樂大典本，宋曾幾撰。【略】墓誌稱有文集三十卷，【略】文集則《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均作十五卷，是當時已佚其半。自明以來，幷十五卷亦佚，僅僅散見各書，偶存一二。茲從《永樂大典》搜採編輯，勒爲八卷，凡得古今體五百五十八首，雖不足盡幾之長，然較劉克莊《後村詩話》所記九百一十篇之數，所佚者不過三百五十二篇耳。

藝文

葛勝仲《茶山解嘲》 衆萬之生，於世暫寓。一僨一興，孰知其故。退黜奚戚，進升奚慕。豈以通塞，故改常度。有如我翁，昔嘗掀髯。戴纚垂纓，去天尺五。今屏山城，亦皆時數。左右佩劍，疇可笑侮。翁具退省，前言大誤。用與不用，智力何預。幸同此邦，邂逅承晤。結爲金蘭，安此貧素。

呂本中《次韻曾吉父見寄新句》 詞源久矣多歧路，句法相傳共一家。良賈深藏宜有待，大圭可寶在無瑕。長江渺渺看秋注，孤鶩悠悠伴落霞。盛欲寄書商榷此，嶺南不見雁行斜。

王洋《慶吉父七十作詩叙事》 里有仁賢慶壽祺，不辭沽酒典春衣。年高且作尋常看，身健須跨七十稀。頰火欲燒雙鬢白，心閑時笑昔年非。誰誇八座天人貴，丞相星垣動紫微。

陸游《別曾學士》 兒時聞公名，謂在千載前。稍長誦公文，雜之韓杜編。夜輒夢見公，皎若月在天。起坐三嘆息，欲見仁繇緣。忽聞高軒過，歡喜忘食眠。袖書拜轅下，此意私自憐。道若九達衢，小智妄鑿穿。所願瞻德容，頑固或少痊。公不謂狂疏，屈體與周旋。騎氣動原隰，霜日明山川。匏繫不得從，瞻望抱悁悁。畫石或十日，刻楮有三年。賤貧未即死，聞道期華顛。他時得公心，敢不知所傳。

張孝祥《將如會稽寄曾吉甫》 起居一代文章老，闕寄音書恰二年。詩債未還緣懶拙，宦游如此竟危顛。會稽舊有探書穴，賀監應尋載酒船。我欲從公留十日，問公乞句手親編。

韓元吉《祭曾吉甫待制文》 南渡衣冠，流離搶攘。有赫一門，兄弟相望。德誼之美，政事之良。玉節虎符，八座丞郎。公實其季，發爲文章。粲然一時，珪璧琳琅。曾未試之，白玉之堂。徒昌于詩，韶韵鏘鏘。瓊弁珠纓，貂褕綉裳。儼呂軼徐，追陳媲黃。從衡蹈厲，世莫敢當。而公之學，肆其汪洋。執德不回，用心允剛。本于六經，蹈乎大方。中嬰險巇，澹然則藏。晚生有逢，乘風而翔。孰又甚之，俾脫其箱。公雖在遠，告猷益臧。道山曲臺，典型有光。謂公百年，其壽而康。豈不見矣，我涕用滂。嗚呼哀哉！我初拜公，靈山之陽。繼見于台，從容豆觴。我來過蘇，公病在床。如寮十年，義何敢忘。公今將葬，禹穴之岡。孰爲邦國，老成而亡。嗟嗟後生，莫知我傷。

陸游《追懷曾文清公呈趙教授近嘗示詩》 憶在茶山聽說詩，親從夜半得玄機。常憂老死無人付，不料窮荒見此奇。律令合時方帖妥，工夫深處卻平夷。人間可恨知多少，不及同君叩老師。

又《書李商叟秀才所藏曾文清詩卷後》 隴蜀歸來兩鬢絲，茶山已作隔生期。西風落葉秋蕭瑟，淚灑行間讀舊詩。

呂祖謙《代倉部祭曾文清公文》 嗚呼，遽丘壑之殞者，身清而命未必厚，鴻鼎彝之勳者，命厚而身未必清。判兩途而分騭，猶參商與渭涇。昔香山之退傅，遺簪組而沈冥。澹酬風而酢月，陶至樂於林坰。蹇降命之多奇，屢哭觴於頹齡。若汾陽之元老，庇九族以咸寧。驅緦縗而掃迹，紛角羈而忘名。極二紀之豪華，醉世味而未醒。蓋挹其至清，則厚福不得而多取；居其至厚，則清趣不可以力爭。惟丈人之所享，合內外而俱亨。還紫囊而卻蒲輪，頹然天放者，既專物外之樂，道板輿而奉鳩杖，歡然色養者，又擅區中之榮。等之香山，則無其慘戚；權之汾陽，則未嘗滿盈。全古人之未全，曠千載其難幷。乘至全而反眞，夫何憾於泉扃？然而墜一世之師表，奪四朝之典型，涸洙泗之淵源，絕風騷之統盟。朋槩人與墨客，胥竇涕而失聲。眇孤生之孱陋，夙受室於門庭。輩子侄以拊育，迨衰髮之星星。歸印綬以盡哀，迫科法之見繩，傳壺觴而往酹，淚隨河而東傾。

趙蕃《觀曾文清詩刻》 我訪茶山公已仙，向人惟有竹蒼然。摩挲欲問當時事，竹不能言風爲傳。

李清照

論述

綜論

《碧鷄漫志》卷二 易安居士，京東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趙明誠德甫之妻。自少年便有詩名，才力華贍，逼近前輩，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婦人，當推詞采第一。趙死，再嫁某氏，訟而離之，晚節流蕩無歸。作長短句，能曲折盡人意，輕巧尖新，姿態百出，閭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自古搢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忌也。【略】今之士大夫學曹組諸人鄙穢歌詞，則爲艷麗如陳之女學士、狎客，爲纖艷不逞淫言媟語如元、白，爲側詞艷曲如溫飛卿，皆不敢也。其風至閨房婦女，夸張筆墨，無所羞畏，殆不可使李戡見也。

《萍洲可談》卷中 本朝婦女之有文者，李易安爲首稱。易安名清照，元祐名人李格非之女。詩之典贍，無愧於古之作者。詞尤婉麗，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見其比。所著有文集十二卷、《漱玉集》一卷。然不終晚節，流落以死。天獨厚其才而嗇其遇，惜哉。

《**風月堂詩話**》**卷上**　趙明誠妻，李格非女也。善屬文，於詩尤工，士大夫稱之。如「詩情如夜鵲，三遶未能安」，「少陵也自可憐人，更待來年試春草」之句，頗膾炙人口。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四〇引**《**詩說雋永**》　今代婦人能詩者，前有曾夫人魏，後有易安李。李在趙氏時，建炎初，從秘閣守建康，作詩云：「南來尚怯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又云：「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李易安集》十二卷。【略】幼有才藻名。先嫁趙誠之，其舅正夫相徽宗朝，李氏嘗獻詩曰：「炙手可熱心可寒。」然無檢操，後適張汝舟，不終晚節，流落江湖間以卒。

陸游《**夫人孫氏墓誌銘**》　夫人幼有淑質，故趙建康明誠之配李氏，以文辭名家，欲以其學傳夫人。時夫人始十餘歲，謝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也。」

《**雲麓漫抄**》**卷一四**　李氏自號易安居士，趙明誠德夫之室，李文叔女。有才思，文章落紙，人爭傳之。小詞多膾炙人口，已版行於世。他文少有見者。

楊維楨《**書氏雪齋弦歌集序**》　女子誦書屬文者，史稱東漢曹大家氏。近代易安、淑眞之流，宣徽詞翰，一詩一簡，類有動於人。然出於小聽挾慧，拘於氣習之陋，而未適乎情性之正，比大家氏之才之行，足以師表六宮，一時文學而光父兄者，不得幷議矣。

元淮《**讀李易安文**》　綠肥紅瘦有新詞，畫扇文窗遣興時。象管鼠鬚書草帖，就中幾字勝羲之。

《**七修類稿**》**卷一七**　趙明誠字德甫，清獻公中子也。著《金石錄》一千卷。其妻李易安，又文婦中傑出者，亦能博古窮奇，文詞清婉，有《漱玉集》行世。諸書皆曰與夫同志，故相親相愛之極。予觀其序《金石錄》後，誠然也。但不知何爲有再醮張汝舟一事。

萬曆《**章丘縣志**》**卷二八**　清照才情更麗，尤工於詞。嘗有《詠史》詩，【略】意見聲調，絕響一代，班妤、左嬪、蔡文姬之流也。嫁趙丞相挺之男明誠，自號易安居士。

王士祿《**宮閨氏籍藝文考略**》　《神釋堂脞語》云：易安落筆即奇工。《打馬》一賦尤稱神品，不獨下語精麗也。如此人自是天授，湖州乃爲「簾卷西風」損卻三日眠食，豈不癡絕。又云：班、馬作史，往往於瑣屑處極意摹寫，故文字有精神色態。易安《金石錄後序》中間數處頗得此意。至蕭繹江陵隱沒一段，文人癖好圖書，過於家國性命，尤極濃至。洪容齋《夷堅》所載，乃悉爲節去，遂覺減色，粗具始末而已。《打馬圖序》堯、舜、桀、紂擲豆起蠅一段，議論亦極佳，寫得尤歷落警至可喜。女子乃有此妙筆。易安動以千萬世自期，以彼其才，想亦自信必傳耳。昔人謂鷄林宰相以百金購香山詩一篇，眞贋輒能辨。文至易安，到眼自不同，如此語不虛也。乃其集十三卷，目見於史，而今所傳不數篇，能毋珠玉銷沈之嘆哉。又善畫，莫廷韓曾買得易安墨竹一幅。

《**寒夜錄**》**卷下**　李易安詩餘，膾炙千秋，當在《金荃》、《蘭畹》之上。古文如《金石錄後序》，自是大家舉止，絕不作閨閣妮妮語。《打馬圖序》亦復磊落不凡。獨其詩歌無傳。僅見《和張文潛浯溪中興碑》二篇，【略】二詩奇氣橫溢，嘗鼎一臠，已知爲駝峰、麟脯矣。古文、詩歌、小詞並擅勝場，雖秦、黃輩猶難之，稱古今才婦第一，不虛也。

《**帶經堂詩話**》**卷一五**　世傳李易安詩：「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葉石林《避暑錄話》云。子瞻于四學士中最善少游，常戲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李蓋襲蘇語。

又卷二一　宋閨秀李清照，號易安居士，吾郡人。詞家大宗，其集名《漱玉》，而詩不槩見。兄西樵昔撰《然脂集》，採摭最博，止得其詩二句云：「少陵也是可憐人，更待明年試春草。」此外了不可得。陳士業《寒夜錄》乃載其和張文潛《浯溪碑歌》詩二篇，未言出于何書，予撰《浯溪考》，因錄入之。【略】右二詩未爲佳作，然出婦人手亦不易，矧易安之逸篇乎！

《**黃爛餘話**》**卷八**　李易安有句云：「詩情如夜鵲，三遶未能安。」晁无咎稱之，見朱弁《風月堂詩話》。按，二句新色照人，卻能抉出詩人神髓，而得之女子，尤奇。

魏仲恭《**斷腸詩集序**》　嘗聞摛藻麗句，固非女子之事。間有天姿秀發，性靈鍾慧，出言吐句，有奇男子之所不如，雖欲掩其名，不可得耳。如蜀之花蕊夫人，近時之李易安，尤顯著名者，各有宮詞、樂府行於世。然所謂膾炙者可一二數，豈能皆佳也。

伍崇曜《**打馬圖經跋**》　右《打馬圖經》一卷，宋李清照撰。按：清照，濟南人，號易安居士，禮部郎格非之女。湖州守趙明誠妻也。《苕溪漁隱叢話》稱其再適張汝舟，反目，有啓上綦處厚，具載《雲麓漫鈔》。李心傳《建炎以來繫

年要錄》載其搆訟事尤祥。毛子晉刊其詞集，備載其軼事而不錄此段，蓋諱之也。易安爲詞家一大宗。張端義《貴耳錄》稱其閨閣有此詞筆，殆爲閒氣。然《雲麓漫鈔》又錄其上樞密韓公、工部尚書胡公兩詩並序。《詩說雋永》又稱其從祕閣守建康，作詩云：「南來尚怯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又云：「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則固工於詩矣。《四六談麈》又記其《祭趙湖州文》「白日正中，嘆龐公之機捷，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云云。《宋稗類鈔》又記其《賀人學生啓》「玉刻雙璋，錦挑對褓」云云。則又工於儷體文矣。又《四朝詩集》：閨秀韓玉父，秦人，家於杭，李易安教以詩。又《太平清話》：莫廷韓云：「向曾置李易安墨竹一幅。」亦奇女子矣。而《老學庵筆記》又稱：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語，易安以詩嘲之，曰：「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宋稗類鈔》又稱：「明誠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必戴笠披蓑，循城遠覽，以尋詩爲事。」亦風流放誕人矣。打馬戲今不傳。周櫟園《書影》稱「予友虎林陸驤武近刻李易安之譜於閩，以犀象蜜蠟爲馬，盛行。近淮上人頗好此戲」云云。而今實未見，殆失傳矣。此爲亡友黃石溪明經手寫本。序稱撰於紹興四年，固《貴耳錄》所稱南渡來常懷京洛舊事，晚年賦詞，有「於今憔悴，風鬟霧鬢」時也。時咸豐辛亥春盡日，南海伍崇曜跋。

《歷朝名媛詩詞》卷七　清照詩不甚佳，而善於詞，雋雅可誦。即如《春殘》絕句「薔薇風細一簾香」，甚工致，卻是詞語也。

沈彩《論婦人詩絕句四十九首》二一　易安彩筆擅詞章，詩格寥寥僅數行。依舊《浣溪沙》裏句，薔薇風細一簾香。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六〇　苕溪漁隱曰：近時婦人能文詞，如李易安，頗多佳句。小詞云：「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綠肥紅瘦」，此語甚新。又《九日》詞云：「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此語亦婦人所難到也。

又後集卷三三　苕溪漁隱曰：易安歷評諸公歌詞，皆摘其短，無一免者。此論未公，吾不憑也。其意蓋自謂能擅其長，以樂府名家者。退之詩云：「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正爲此輩發也。

《渚山堂詞話》卷二　古婦人之能詞章者，如李易安、孫夫人輩，皆有集行世。淑眞繼其後，所謂代不乏賢。

《香臺集》卷下　趙明誠，清獻公之子。妻李氏，能文辭，號易安居士。有樂府詞三卷，名《漱玉集》。明誠卒，易安再適非類，既而反目，有啓事與綦處厚學士：「猥以桑榆之暮景，配茲駔儈之下才。」見者笑之。然其詞頗多佳句，《如夢令》云「應是綠肥紅瘦」，語甚新。又《九日》詞「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亦婦人所難到也。「清獻名家厄運乖，羞將晚景對非才。西風簾捲黃花瘦，誰與賡歌共一杯。」

《詞品》卷二　宋人中填詞，李易安亦稱冠絕。使在衣冠，當與秦七、黃九爭雄，不獨雄於閨閣也。其詞名《漱玉集》，尋之未得。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吳淑姬《惜分飛》　沈際飛評：姬有詞一卷，名《陽春白雪》，佳處敵李易安，惜無知者。

陳文述《題漱玉集》　《漱玉》新詞入大家，衛嬛風貌亦芳華。桐蔭閒話芝芙夢，第一消魂是鬥茶。解賦凌雲擅別裁，連錢玉鐙競龍媒。一篇《打馬》流傳遍，如此嬋娟是異才。玉堂爭似紅閨好，柏帳金環寫早春。解製貴妃春帖子，翰林例有捉刀人。歸來堂上燦銀缸，紗幔傳經小影幢。愁絕紅樓詩弟子，一篷寒雨過盱江。（女士韓玉父受詩法於清照，見《四朝詩集》）。

《蟬精雋》卷一四　趙明誠妻李氏，號易安居士，詩詞尤獨步，縉紳咸推重之。其「綠肥紅瘦」之句，及「人與黃花俱瘦」之語，傳播古今。又「寵柳嬌花」之言，爲詞話所賞識。晦菴朱子云：「今時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詠史詩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以是方之，淑眞似不及也。然易安晚年失節汝舟，而爲其所薄，至與綦處厚手劄言：「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駔儈之下才。」

《藝苑卮言》　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詞之正宗也。

又　李易安「此情無計可消除，方下眉頭，又上心頭」，可謂憔悴支離矣。秦少游「安排腸斷到黃昏，甫能炙得燈兒了，雨打梨花深閉門」，則一二時無間矣。此非深於閨恨者不能也。易安又有「寵柳嬌花寒食近，種種惱人天氣」，「寵柳嬌花」，新麗之甚。

《古今詞統》　徐士俊評：趙明誠夢得「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草拔」十二字，卜其爲詞女之夫，既而果娶易安，定情金石。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

瘦」等句，即暗中摸索，亦解人憐。此眞能統一代之詞人者矣。

《金粟詞話》 李易安「被冷香消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皆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詞意並工，閨情絕調。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卷下 李易安「被冷香消清夢覺，不許愁人不起」，又「於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楊用修以其尋常語度入音律，殊爲自然。但「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又「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正詞家所謂以易爲險，以故爲新者，易安先得之矣。

《填詞雜說》 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極是當行本色。予少時和唐宋詞三百闋，獨不敢次「尋尋覓覓」一篇，恐爲婦人所笑。

《遺志齋詞衷》 序《衍波詞》者，唐祖命云：「極哀艷之深情，窮倩盼之逸趣，其旖旎而穠麗者，則景、煜、清照之遺也。其芊綿而俊爽者，則淮海、屯田之匹也。」

《花草蒙拾》 宋南渡後，梅溪、白石、竹屋、夢窗諸子，極妍盡態，反有秦、李未到者。雖神韻天然處或減，要自令人有觀止之歎。

又 張南湖論詞派有二：一曰婉約，一曰豪放。僕謂婉約以易安爲宗，豪放惟幼安稱首，皆吾濟南人，難乎爲繼矣。

《歷朝名媛詩詞》卷一一 易安以詞擅長，揮灑俊逸，亦能琢鍊。最愛其「草綠階前，暮天雁斷」，極似唐人。其《聲聲慢》一闋，張正夫稱爲公孫大娘舞劍器手，以其連下十四疊字也。此卻不是難處，因調名《聲聲慢》而刻意播弄之耳。其佳處，後又下「點點滴滴」疊四字，與前照映有法，不是草草落句。玩其筆力，本自矯拔，詞家少有，庶幾蘇、辛之亞。

《西圃詞說》 華亭宋尚木征璧曰：吾於宋詞得七人焉，曰永叔秀逸，子瞻放誕，少游清華，子野娟潔，方回鮮清，小山聰俊，易安妍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漱玉詞》一卷。【略】清照工詩文，尤以詞擅名。【略】清照以一婦人，而詞格乃抗軼周、柳。張端義《貴耳集》極推其元宵詞《永遇樂》、秋詞《聲聲慢》，以爲閨閣有此文筆，殆爲閒氣，良非虛美。雖篇帙無多，固不能不寶而存之，爲詞家一大宗矣。

《雨村詞話》卷三 易安在宋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黃九之下。詞無一首不工，其鍊處可奪夢窗之席，其麗處眞參片玉之班。蓋不徒俯視巾幗，直欲壓倒鬚眉。

《古今詞辨》引江昱《論易安詞》 漱玉便娟態有餘，趙家芝草夢非虛。最憐九日銷魂句，吟瘦郎君總不如。

又引馮煦《論易安詞》 金石遺文迴出塵，一編《漱玉》亦清新。玉簫聲斷人何處，合與南唐作替人。

王僧保《古今詞辨・論詞絕句》 易安才調美無倫，百代才人拜後塵。比似禪宗參實意，文殊女子定中身。

端木埰《四印齋重刊漱玉詞序》 蛾眉見疾，謠諑謂以善淫；驥足策雲，駑駘誣其覆駕。有宋以降，無稽競鳴。燈籠織錦，潞國蒙譏，屏角簸錢，歐公受謗。青蠅玷璧，赤舌燒天。越在偏安，益煽騰說。禮法如朱子，而有帷薄穢污之聞；忠勇如岳王，而有受詔逗留之譖。矧茲閨闥，詎免讒言？易安以筆飛鸞鳳之才，際紫色蛙聲之會，將杭作汴，剩水殘山，公卿容頭而過身，世事跋胡疐尾。而乃鏘洋文史，跌宕詞華，頌舜歷之靈長，仰堯天之巍蕩，思渡淮水，而寤志殲佛狸。風塵懷京洛之思，已增時忌；金帛止翰林之賜，益怒朝紳。宜乎飛短流長，變白爲黑，誣義方之閨彥，爲潦倒之夫娘。壺可爲臺，有類鹿馬之指；啓將作訟，何殊薏珠之冤。此文士之所拊心，貞媛之所扼腕者也。

《聽秋聲館詞話》卷八 宋時詞學盛行，然夫婦均有詞傳，僅曾布、方喬、陸游、易祓、戴復古五家。【略】他如趙明誠妻李易安盛以詞名，而明誠詞無傳。

《詞學集成》卷一 比詞於詩，原可以初盛中晚論，而不可以時代後先分。如南唐二主似唐之初，秦、柳之瑣屑，周、張之纖靡，已近於晚。北宋惟李易安差強人意。

《越縵堂讀書記》卷八 余於詞非當家，所作者眞詩餘耳，然於此中頗有微悟。蓋必若近若遠，忽去忽來，如蛺蝶穿花，深深款款。又須於無情無緒中，令人十步九迴，如佛言食蜜，中邊皆甜。古來得此旨者，南唐二主、六一、安陸、淮海、小山及李易安《漱玉詞》耳。

查惜《題李清照》 閒氣鍾閨秀，偏輸一段情。雨疏風驟後，曾憶趙明誠。

王鵬運《漱玉詞跋》 易安晚節，世多訾議，甚至目其詞爲不祥。得理初作，發潛闡幽，幷是集亦爲增重。獨是聞見無多，搜羅恐尚未備。然即此五十首中，假托污蔑之作，亦已屢見。昔端伯錄六一翁詞，凡屬僞造者，皆從刊削，爲六一存眞。此則金沙雜揉，使人自得于披揀之下。固理初之心，亦猶之端伯

之心云。

又《四印齋詞選序》　夫握蘭金荃，本源騷辯，元、明以降，餘音漸漓。緣情依性，詠嘆長言，厥擅勝場，斷推南宋。清茗烟月，故國河山，名士風流，王孫涕淚。白石、白雲又其至也。至於柳絮才人，司言兆夢，雖在巾幗，諒爲大家。何來謗書，玷及清節。理初論著，我心實獲，殿以易安，意蓋有在。

《賭棋山莊詞話》卷三　若夫學士「微雲」，郎中「三影」，尚書「紅杏」之篇，處士「春草」之什，柳屯田「曉風殘月」，文潔而體清，李易安「落日」、「暮雲」，慮周而藻密。綜述性靈，敷寫氣象，蓋駸駸乎大雅之林矣。

又卷七　御卜又謂：詞體如美人含嬌掩媚，秋波微轉，正視之一態，旁觀之又一態，近窺之一態，遠窺之又一態。數語頗俊，然此亦謂溫、李、晏、秦耳，若蘇、辛、劉、蔣，則如素娥之視虙妃，尚嫌臨波作態。

樊增祥《題李易安遺像》　易安生於北而歿於南。此圖閱八百餘年，復由濟南而入於吳。倘亦艷魄有靈，不忘江南烟水故耶？易安才高學贍，好詆訶人，遂爲忌者誣謗。幸得盧雅雨、俞理初輩爲之昭雪。其所爲古詩，放翁、遺山且猶不逮，誠齋、石湖以下勿論矣。寒夜無俚，爲製長句，以雪其冤，且伸夙昔論斷之意云爾。樊山樊增祥識。　趙侯一枕芝芙夢，難得鴛衾詞女共。金堂茶事見恩彌，錦帕梅詞覺情重。亭亭玉立傾城姝，文采風流蓋世無。自信眞心貫金石，浪言晚節失桑榆。父爲元祐黨人最，母是祥符狀元裔（母王氏，拱辰女孫）。外氏親傳懿恪衣，小時熟讀《名園記》。歸來堂裏小鴛鴦，翁佐崇寧政事堂。郎典春衣攜果餌，妾囓珠翠市琳琅。古今無此閨房艷，攜手成歡分手念。無錢悵憶牡丹圖，惜別悲吟紅藕簟。乘輿北狩太倉皇，猶保餘生守建康。烟水吳興教管領，圖書東武半存亡。此時間道趨行在，六月池陽具鞍轡。目光如虎射船窗，不作世間兒女態。秋雁銜來病裏書，深憂疮作誤苓胡。江路蘭橈三百里，舊思錦帳卅年餘（易安以十八歸明誠，四十七而寡）。旅中相見憂還怖，瘡痏既綿傷二豎。當年顧影比黃花，今日招魂埋玉樹。從此流移歷數州，縹緗彝鼎付沈浮。故知富貴能風雅，無福雙棲到白頭。紹興壬子臨安寓，已了玉壺蜚語事。一篇《後序》二千言，霧鬢風鬟五十二。序文詳密媲歐蘇，語語靡蕪念故夫。隻雁何心隨駔儈，求鳳誰見用官書？才高衆忌人情薄，蛾眉從古多謠諑。歐陽且有盜甥疑，第五猶蒙筹翁惡。眼波電閃無餘子，謗議由人亦由己。積怨龍頭張九成，僞投魚素慕崇禮。知命衰年宰相家，肯同商婦抱琵琶。憔悴已同金綫柳，荒唐誰信《碧雲暇》。姿才俊逸由天授，太白東坡比高秀。憶隨夫婿守金陵，已是思陵南渡後。騎出江天白鳳凰，雪中戴笠金釵溜。歸倒奚囊索報章，西風吟得蕭郎瘦。晚年僑寄金華城，明燭搖窗博乃興。玉軸三千俱掃地，海堂重五尚投瓊（見《打馬圖經》）。曹藍謝絮猶難匹，萬古閨襜推第一（余之夙論如此）。松年、肖胄兩篇詩，南宋以來無此筆。妙繪猶傳墨竹圖，綺詞欲奪金荃席。龍輔粧樓枉費才，鷗波柔翰慚無力。今見芙蓉出鏡中，姑山冰雪擬清容。孤孱八百年來淚，重灑蒼梧夕照紅。

許玉瑑《校補斷腸詞序》　宋代閨秀，淑眞、易安並稱雋才。而《漱玉》一編，既得盧抱孫諸君辨誣於先，又得幼霞同年重刊於後。《斷腸詞》則曙星孤懸，缺月空皎。【略】誠與《漱玉詞》都爲一編，流傳藝苑，則二女同居，翔華表之鶴，百尺並峙，嚙出谷之鶯。紅顏不老，青塚常留。

《左庵詞話》卷上　李易安《漱玉詞》，匪特閨閣無此清才，即求之詞家能手亦罕。《聲聲慢》云：「尋尋覓覓【略】」連用十餘迭字，此格爲清照所創，難得妥帖，毫不牽強。又如：「寵柳嬌花寒食近，種種惱人天氣。」又如：「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又如：「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語意清新，的是詞家吐屬。

又卷下　易安詞「窗外芭蕉窗裏人，分明葉上心頭滴」句，久膾炙人口。或又云：「人自有愁眠未得，不關窗外種芭蕉。」已是翻卻舊案。或又云：「愁多禁得雨瀟瀟，況又窗前窗後密種芭蕉」，是則翻而又翻矣。或更云：「斫盡芭蕉吹盡雨，看他還有愁如許。」執此類推，人果善用心思，自有翻空不窮之意。

又　作詞須用詞眼，如【略】李易安之「綠肥紅瘦」、「寵柳嬌花」【略】皆是。

《蘭閨瑣談》　弇州云：「溫飛卿詞曰《金荃》，唐人詞有集曰《蘭畹》，蓋取其香而弱也。然則雄壯者固次之矣。」此弇州妙語。自明季，國初諸公，瓣香《花間》者，人人意中擬似一境，而莫可名之者。公以「香」、「弱」二字攝之，可謂善於侔色揣稱者矣。《皺水》勝諦，大都演此。余少時亦醉心此境者。當其沈酣，至妄謂《午夢》風神，遠在易安以上。又且謂易安倜儻有丈夫氣，乃閨閣中之蘇、辛，非秦、柳也。

又　易安跌宕昭彰，氣調極類少游，刻摯且兼山谷。篇章惜少，不過窺豹

一斑。閨房之秀，固文士之豪也。才鋒大露，被謗殆亦因此。自明以來，墮情者醉其芬馨，飛想者賞其神駿。易安有靈，後者當許爲知己。漁洋稱易安、幼安爲濟南二安，難乎爲繼。易安爲婉約主，幼安爲豪放主。此論非明代諸公所及。

薛紹徽《李清照朱叔真論》 嗟夫，息嬀有同穴之稱，乃謂桃花不語，遼后著《回心》之什，竟蒙片月奇寃。謠諑興則蛾眉見疾，譸張幻而蠅壁易污。長舌厲階，實文人之好事，聖讒殄行，致淑媛以厚誣。黑白既淆，貞淫莫辨，竟使深閨扼腕。抱讀遺編，願敎彤管揚輝，昭爲信史。趙宋詞女，李朱名家，《漱玉》則居臨柳絮，《斷腸》則家在桃村。市古寺之殘碑，品茶對酌，賀東軒之移學，舉案同心。槧鉛逐逐，隨宦青萊，絲管紛紛，勝遊吳楚。迨及殘山半壁，薄衾五更，阿婆白髮，已過大衍之年，怨女歸寧，莫寄傷心之淚。奚至桑榆晚景，更易初心，花市元宵，徘徊密約乎？大抵玉壺頒金之案，已肇妒才，花枝連理之詩，難言幽恨。露華桂子，招衆口以鑠金，細雨斜風，憶前歡而入夢。負盛名以致謗，因清怨而生疑。於是妄改綦崇禮之謝啓，雜竄《廬陵集》之豔詞。李心傳《要錄》，病在疏訛，楊升庵品詞，失於稽考。西蜀去浙數千里，傳聞不免異辭，有明後宋三百年，持論未曾檢點。且也張汝舟歷官清要，奚言駔儈下才？王唐佐傳述始終，誤作市井民婦。當君臣播越之時，安事文書催再醮，彼夫婦乖離而後，何必詞賦約幽期。實際可徵，疑團自破。所惜者，妄增舉數，姓氏偶同，爲主東君，爵里俱逸。胡元任《叢話》，變俗諺爲丹青，魏仲恭《序言》，伏耳食爲口實。好惡支離，是非顛倒耳。然原心定論，據事探幽，編集雖零落不完，詩詞尚昭彰若揭。贈韓胡二使者，嫠婦猶稱，宴謝魏兩夫人，貴遊可數。寒窗敗几，已醒曉夢疏鐘，鷗鷺鴛鴦，似嘆小星奪月。願過淮水，猶存愛國之忱，仰望白雲，時起思親之念。忠孝已根其天性，綱常必熟於懷來。安敢別抱琵琶，偷貽芍藥，花殊旌節，樹異女貞哉？推原其故，或出有因。衣冠王導，斥將杭作汴之非，早晚平津，有稱夫爲人之異。姦黠者轉羞成怒，輕薄者飛短流長。胡惠齋摘文之忌，不知道高毀來，《生查子》大曲所傳，遂致移花接木。磽磽易缺，哆哆能張，毒生蠆尾，影射蜮沙。謗孀閨於身後，語涉無根，疑靜女於生前，寃幾不白。豈弗悖歟？吁可怪已。

《歲寒居詞話》 南北宋之際，有趙明誠妻李清照所作《漱玉詞》，抗軼周、柳。張端義《貴耳》錄元宵詞《永遇樂》、《聲聲慢》，以爲閨閣有此文筆，良非虛語。

《白雨齋詞話》卷二 李易安詞，獨闢門徑，居然可觀。其源自從淮海、大晟來，而鑄語則多生造。婦人有此，可謂奇矣。

又 朱晦庵謂：「宋代婦人能文者，惟魏夫人及李易安二人而已。」魏夫人詞筆頗有操邁處，雖非易安之敵，然亦未易才也。

又 朱淑眞詞，才力不逮易安，然規模唐五代，不失分寸。

又卷五 閨秀工爲詞者，前則李易安，後則徐湘蘋。明末葉小鸞較勝於朱淑眞，可謂李、徐之亞。

又卷六 兩宋詞家，各有獨至處，流派雖分，本原則一。惟方外之葛長庚，閨中之李易安，別於周、秦、姜、史、蘇、辛外，獨樹一幟，而亦無害其爲佳，可謂難矣。然畢竟不及諸賢之深厚，終是托根淺也。

又 葛長庚詞，脫盡方外氣。李易安詞，卻未能脫盡閨閣氣。然以兩家較之，仍是易安爲勝。

又 宋閨秀詞，自以易安爲冠。朱子以魏夫人與之並稱，魏夫人祇堪出朱淑眞之右，去易安尚遠。

又 詞人好作精艷語，如左與言之「滴粉搓酥」，姜白石之「柳怯雲鬆」，李易安之「綠肥紅瘦」、「寵柳嬌花」等類，造句雖工，然非大雅。

又卷八 詞有表裏俱佳，文質適中者，【略】詞中之上乘也。有質過於文者，【略】亦詞中之上乘也。有文過於質者，李後主【略】李易安【略】詞中之次乘也。

《詞壇叢話》 李易安詞，風神氣格，冠絕一時，直欲與白石老仙相鼓吹。婦人能詞者，代有其人，未有如易安之空絕前後者。

又 朱淑眞詞，風致之佳，情詞之妙，眞可亞於易安。宋婦人能詩詞者不少，易安爲冠，次則朱淑眞，次則魏夫人也。

《雲韶集》卷一〇 易安格律絕高，不獨爲婦人之冠，幾欲與竹屋、梅溪分庭抗禮。

又 易安詞騷情詩意，高者入方回之室，次亦不減叔原、耆卿。兩宋婦人能詞者不少，無出其右矣。

《論詞隨筆》 詞之蘊藉，宜學少游、美成，然不可入於淫靡。綿婉宜學耆卿、易安，然不可失於纖巧。

劉毓盤《輯校冲虛詞跋》　宋閨秀能詞者，必數李易安，再醮之誣，兪正燮《癸巳類稿》辨之已詳，可不具論。若孫夫人之守節撫孤，又非易安所及。【略】己未秋，江山劉毓盤校畢并識。

《蕙風詞話》卷二　梅宛陵詩：「不上樓來今幾日，滿城多少柳絲黃。」晁氏《客語》記歐公云：「非聖兪不能到。」按李易安詞：「幾日不來樓上望，粉紅香白已爭妍。」由此脫胎，卻自是詞筆。

又卷四　李易安時代猶稍後於淑眞。即以詞格論，淑眞清空婉約，純乎北宋，易安筆情近濃至，意境較沈博，下開南宋風氣，非所詣不相若，則時會爲之也。

況周頤《漱玉詞箋》　玉梅詞隱云：《漱玉詞》屢用疊字，「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最爲奇創。又「庭院深深深幾許」，又「更按殘蕊，更撚餘香，更得些時」，又「此情此恨，此際擬托行雲，問東君」，又「舊時天氣舊時衣，只有情懷不似舊家時」，疊法各異，每疊必佳，皆是天籟肆口而成，非作意爲之也。歐陽文忠《蝶戀花》「庭院深深」一闋，柔情迴腸，寄艷醉魄。非文忠不能作，非易安不許愛。

沙曾達《分類古今名媛吟草・易安詞女》　趙家擇婦鳳求凰，詞女能文夢應祥。草拔芝芙天作合，乃翁字義費推詳。

《柯亭詞論》　納蘭小令，豐神迥絕，學後主未能至，清麗芊綿似易安而已。

分論

《打馬賦》　《賦話》卷五：宋李易安《打馬賦》云：「遶牀大叫，五木皆盧，瀝酒一呼，六子盡赤。平生不負，遂成劍閣之師，別墅未輸，已破淮、淝之賊。」意氣豪邁，殊不類巾幗中人語。《古今女史》卷一趙如源評：文人三昧，雖游戲亦具大神通。　李漢章《題李易安打馬圖》　予幼讀《打馬賦》，愛其文，知易安居士不獨詩餘一道冠絕千古，且信晦翁之言非過許也。長遊齊魯，獲睹其圖，益廣所未見。然予性暗於博，不解爭先之術，第喜其措詞典雅，立意名雋，洵閨房之雅製，小道之巨觀，寓錦心繡口於遊戲之中，致足樂也。若夫生際亂離，去國懷土，天涯遲暮，感慨無聊，既隨事以行文，亦因文以見志，又足悲矣。暇日檢點完篇，手錄一過，貽諸好事，庶有見作者之心焉。

《賀人孿生啟》　《宋四六話》卷九：李易安《賀人孿生啓》中有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楷之侶。既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褓。」註云：「任文二子孿生，德卿生於午，道卿生於未。張伯楷、仲楷兄弟形狀無二。白汲兄弟，母不能辨，以五彩繩一繫於臂，一繫於足。」

《打馬圖序》　《古今女史》卷三朱錫虹評：爲博家作祖，亦不免爲蕩子作阮塹。　胡玉縉《打馬圖經跋》：《打馬圖經》一卷，宋李清照撰。清照號易安居士，有《漱玉詞》，《四庫》已著錄。是書記打馬之戲，有圖，有例，有論。論皆駢語，頗工雅。前有紹興四年自序及《打馬賦》一篇。序稱【略】據此則打馬雖舊法，而是書則清照創新意爲之矣。

《金石錄後序》　《容齋四筆》卷五：〔趙明誠〕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與之同志，趙沒後，愍悼舊物之不存，乃作後序，極道遭罹變故本末。今龍舒郡庫刻其書，而此序不見取，比獲見元稿於王順伯，因爲撮述大概云，【略】時紹興四年也，易安年五十二矣，自叙如此。予讀其文而悲之，爲識於是書。《直齋書錄解題》卷八：明誠，宰相挺之子。其妻易安居士李氏作後序，頗可觀。《說郛》卷四六《瑞桂堂暇錄》：易安居士李氏，趙丞相挺之之子諱明誠字德夫之內子也。才高學博，近代鮮倫，其詩詞行於世甚多。嘗見其爲乃夫作《金石錄後序》，使人嘆息。比見世間萬事，眞如夢幻泡影而歸於一空而已。《清河書畫舫》申集引《才婦錄》：易安居士能書，能畫，又能詞，而又長於文藻。迄今學士每讀《金石錄序》，頗令精神開爽。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大奇，大奇。《讕言長語》卷下：李易安，趙丞相挺之之子趙德夫之內也。序德夫《金石錄》謂：「王播、元載之禍，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輿、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名雖不同，其惑一也。」又謂：「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裂書畫，楊廣江都傾覆，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之所嗜，生死不能忘之歟？」又謂：「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夫女子微也，有識如此，丈夫獨無所見哉。　《古今文致》卷三祝允明評：有此文才，有此智識，亦閨閣之傑也。　又唐寅評：有《漱玉集》三卷行於世，佳句甚多。茲《金石錄序》，乃其一斑耳。　《滂喜齋藏書記》卷一引朱大韶《宋本金石錄題跋》：易安此序，委曲有情致，殊不似婦女口中語，文固可愛。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右李氏夫婦雅尚，具見篇中。【略】李於文稍愧雅馴，第其好

而能專，專而能博，博而能讀，殆有過於歐、蘇兩公所謂者。因頗採摭其語，著於篇。胡應麟曰：夫書好而弗力，猶亡好也，故錄廬陵《集古序》。夫書聚而弗讀，猶亡聚也，故錄眉山《藏書記》。夫書好而聚，聚而必散，勢也。曲士諱之，達人齊之，益愈見聚者之弗可亡讀也，故錄易安《金石志》終焉。《古今女史》卷三蕭良有評：敘次詳曲，光景可睹，存亡之感，更悽然言外。又朱爾繡評：聚散無常，盈虛有數。達見者於富貴福澤，亦當作如是觀。毛晉《漱玉詞跋》：末載《金石錄後序》，略見易安居士文妙，非止雄於一代才媛，直洗南渡後諸儒腐氣，上返魏、晉矣。《絳雲樓書目》卷四《金石類》陳景雲注：其文淋漓曲折，筆力不減乃翁。「中郎有女堪傳業」，文叔之謂耶。《日知錄》卷二一：讀李易安題《金石錄》，引王涯、元載之事，以爲有聚有散，乃理之常，人亡人得，又胡足道，未嘗不歎其言之達。《越縵堂讀書記》卷九：閱趙明誠《金石錄》，其首有李易安《後序》一篇，叙致錯綜，筆墨疏秀，蕭然出町畦之外。予向愛誦之，謂宋以後閨閣之文，此爲觀止。趙氏援碑刻以正史傳，考據精愼，遠出歐陽文忠《集古錄》之上。於唐代事尤多訂《新》、《舊》唐兩書之失。當時新史方行，而德夫屢斥其謬誤，悉心釐正，務得其平。於《舊書》亦無所偏徇，眞善讀書者也。

《祭趙湖州文》《四六談麈》：趙令人李，號易安，其祭湖州文曰：「白日正中，嘆龐翁之機捷；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婦人四六之工者。《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四〇：《四六談麈》云：祭文，唐人多用四六，韓退之亦然。故李易安《祭趙湖州文》云：【略】婦人四六之工者。《蓉塘詩話》卷八：宋趙明誠內子李易安居士，有才致，能詩文，晦庵亦稱之。其《祭湖州文》曰，【略】。

《咏史》《朱子語類》卷一四〇：本朝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略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云云。「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藝苑卮言》卷四：「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易安此語雖涉議論，是佳境，出宋人表。〔楊〕用修故峻其掊擊，不無矯枉之過。萬曆《章邱縣志》卷二八董復亨評：意見聲調，絕響一代。《柳亭詩話》卷二九：朱紫陽云：【略】愚按，易安在宋，自是閨房勝流，然以殷周比莽，殊覺不倫。況「桑榆」一札，未免被人點檢耶。若魏夫人《詠虞美人草》，方見英雄氣概。

《浯溪中興頌詩和張文潛》《清波雜志》卷八：以婦人而廁衆作，非深有思致者能之乎。《寒夜錄》卷下：二詩奇氣橫溢，嘗鼎一臠，已知爲駝峰、麟脯矣。《香祖筆記》卷五：宋閨秀李清照，號易安居士，吾郡人，詞家大宗。其集名《漱玉》，而詩不概見。兄西樵昔撰《然脂集》，采摭最博，止得其詩二句云：「少陵也是可憐人，更等明年試春草。」此外了不可得。陳士業《寒夜錄》乃載其《和張文潛浯溪碑》歌詩二篇，未言出於何書。予撰《浯溪考》，因錄入之。【略】二詩未爲佳作，然出婦人手亦不易，矧易安之逸篇乎。

《曉夢》《名媛詩歸》卷一八鍾惺評：妙善居質，積實充美，如《游仙》妙作，欽其秀度，賞其玄致。（曉夢隨疏鐘）「隨疏鐘」，寫得魂夢不定。（秋風正無賴）「無賴」，無所依倚也。說秋風妙。「正」字正掩映下句。（意妙語亦佳）冲淡明遠，如有如無，隨口叙引，聲如朗玉。（活火分新茶）「分」字澄映。（何必歸故鄉）矜達語，非故忘情也。說曉夢隱忽非常。（念念猶咨嗟）懷情未了，轉輾思情，確有此種景象。《古今女史詩集》卷三趙世杰評：筆意亦欲仙。

《感懷》《名媛詩歸》卷一八鍾惺評：直以數人作叙語，眼力筆力俱能自見。（「寒窗」二句）深思幽廣，忽不知其至此。（「作詩」二句）古秀不可笑。《古今女史詩集》卷三趙世杰評：喜生事，說盡俗緣纏，眼高一世。

《端午帖子詞・皇帝閣》《名媛詩歸》卷一八鍾惺評：莊重，亦雅倩。（多是上書囊）敦樸可風。

《端午帖子詞・夫人閣》《名媛詩歸》卷一八鍾惺評：疏快。（喜入萬年觴）「喜入」字好。

《夏日絕句》《名媛詩歸》卷一八鍾惺評：嶔崎歷落，出人想外，殊不屑爲兒女語。（死亦爲鬼雄）「鬼雄」字挺勁。（至今思項羽）「思」字胸中不平。

《分得知字韻》《名媛詩歸》卷一八鍾惺評：說得昌黎扯淡，心眼甚高。（學詩」二句）「緘口不求知」從「三十年」來，忍力是人所難。（「誰遣」二句）「誰遣」二字，有聲應自然之妙。

《題八咏樓》《名媛詩歸》卷一八鍾惺評：藏氣深渾，涵意雅正，感慨中眞有一段不平。（江山留與後人愁）「與」、「愁」，情詞深至。《古今女史詩集》卷六趙世杰評：氣象宏敞。

《春殘》《名媛詩歸》卷一八鍾惺評：（梁燕語多終日在）說燕最有情。

《歷朝名媛詩詞》卷七陸昶評：清照詩不甚佳，而善於詞，雋雅可誦。即如《春殘》絕句「薔薇風細一簾香」，甚工緻，卻是詞語也。

《上樞密韓公工部尚書胡公》《宋詩精華錄》卷四：雄渾悲壯，雖起杜韓爲之，無以過也。古今婦女，文姬外無第二人。然文姬所遇，悲憤哀痛，千古無兩，私情公誼，又自不同矣。易安尚有《浯溪碑》七古二首，詩筆雄俊，而議論不免宋人意見，未錄。易安詩句，多譏刺時事，故恨之者造言污衊，無所不至矣。

《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六〇：「綠肥紅瘦」，此語甚新。《藏一話腴》內篇卷下：李易安工造語，故《如夢令》「綠肥紅瘦」之句，天下稱之。余愛趙彥若《剪綵花》詩云：「花隨紅意發，葉就綠情新。」「綠情」、「紅意」，似尤勝於李云。《草堂詩餘》卷一楊愼評：此詞較周詞更婉媚。《堯山堂外紀》卷五四：李易安又有《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略】」當時文士莫不擊節稱賞，未有能道之者。《詞的》卷一：易安，我之知己也。今世少解人，自當遠與易安作朋。《草堂詩餘雋》卷二李攀龍評：語新意雋，更有豐情。寫出婦人聲口，可與朱淑眞幷擅詞華。《草堂詩餘別錄》張綖評：韓偓詩云：「昨夜三更雨，今朝一陳寒。海棠花在否，側卧捲簾看。」此詞蓋用其語點綴，結句尤爲委曲精工，含蓄無窮之意焉，可謂女流之藻思者矣。《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知否」二字疊得可味。「綠肥紅瘦」創獲自婦人，大奇。《古今詞統》卷四卓人月評：《花間集》云：此詞安頓二疊語最難。「知否、知否」，口氣宛然。若他「人靜、人靜」、「無寐、無寐」，便不渾成。《花草蒙拾》：「綠肥紅瘦」、「寵柳嬌花」，人工天巧，可稱絕唱。《詞林紀事》卷一九引查愼行評：可與唐莊宗《如夢》疊字爭勝。《蓼園詞選》黃氏評：按，一問極有情，答以「依舊」，答得極澹，跌出「知否」二句來。而「綠肥紅瘦」，無限悽婉，卻又妙在含蓄。短幅中藏無數曲折，自是聖於詞者。《玉棲述雅》：李易安《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晁次膺《清平樂》：「莫把珠簾垂下，妨他雙燕歸來。」並膾炙人口之句。《雲韶集》卷一〇：只數語中層次曲折有味。世徒稱其「綠肥紅瘦」一語。

《永遇樂》（落日鎔金）《貴耳集》卷上：易安居士李氏，趙明誠之妻。《金石錄》亦筆削其間。南渡以來，常懷京洛舊事。晚年賦《元宵・永遇樂》詞云「落日鎔金，暮雲合璧，已自工緻。至于「染柳煙輕，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氣象更好。後疊云：「於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皆以尋常語度入音律。鍊句精巧則易，平淡入調者難。劉辰翁《永遇樂》幷序：余方痛海上元夕之習，鄧中甫適和易安詞至，遂以其事弔之。《詞源・節序》：昔人詠節序，不惟不多，付之歌喉者類是率俗，不過爲應時納祜之聲耳。【略】至如李易安《永遇樂》云：「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此詞亦自不惡，而以俚詞歌於坐花醉月之際，似乎擊缶韶外，良可歎也。《詞品》卷二：辛稼軒詞「泛菊杯深，吹梅角暖」，蓋用易安「染柳烟輕，吹梅笛怨」也。然稼軒改數字更工，不妨襲用，不然，豈盜狐裘手邪？《賭棋山莊詞話》卷三：李易安落日暮雲，慮周而藻密。

《聲聲慢》（尋尋覓覓）《貴耳集》卷上：易安居士李氏【略】秋詞《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此乃公孫大娘舞劍手。本朝非無能文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疊字者，用《文選》諸賦格。後疊又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又使疊字，俱無斧鑿痕。更有一奇字云：「守定窗兒，獨自怎生得黑。」「黑」字不許第二人押。婦人中有此文筆，殆間氣也。《鶴林玉露》乙編卷六：近時李易安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詞品》卷二：《聲聲慢》一詞，最爲婉妙。【略】山谷所謂以故爲新，以俗爲雅者，易安先得之矣。《詞的》卷四：連用十四疊字，後又四疊字，情景婉絕，眞是絕唱。後人效顰，便覺不妥。鈔本《花草新編》卷四吳承恩評：易安此詞首起十四疊字，超然筆墨蹊徑之外。豈特閨幃，士林中不多見也。《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聲聲慢》首下十四個疊字，乃公孫大娘舞劍手。宋朝能詞之士秦七、黃九輩未嘗有下十四個疊字者。蓋用《文選》諸賦格。「黑」字更不許第二人押。「點點滴滴」四疊字，又無斧跡。易安間氣所生，不獨雄於閨閣也。《詞菁》卷一陸雲龍評：連下疊字無跡，能手。「黑」字妙絕。《古今詞論》引毛稚黃《詞論》：晚唐詩人好用疊字語，義山尤甚，殊不見佳。【略】李清照《聲聲慢・秋詞》起法，似本於此，乃有出藍之奇。蓋此等語，自宜於填詞家耳。又：《秦樓月》，仄韻調也，孫夫人以平聲作之。《聲聲慢》，平韻調也，李易安以仄聲作之。豈二調原皆可平可仄，抑二婦故欲見別逞奇，實非法邪？然此二詞，乃更

俱稱絕唱者，又何也？《詞律》卷一〇萬樹評：從來此體皆收易安所作，蓋此逸逸之氣，如生龍活虎，非描塑可擬。其用字奇橫而不妨音律，故卓絕千古。人若不及其才而故學其筆，則未免類狗矣。觀其用上聲、入聲，如「慘」字、「戚」字、「蓋」字、「點」字、「滴」字等，原可作平，故能諧協，非可泛用仄字而以去聲填入也。其前結「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於「心」字豆句，然於上五下四者，原不拗，所謂此九字一氣貫下也。後段第二、三句「憔悴損，如今有誰怜摘」，句法亦然。如高詞應以「最得意」爲豆，然作者於「輸他」住句，亦不妨也。今恐人曰易安詞高難學，故錄竹屋此篇。（杜文瀾云：按，李易安此調起三句云【略】連疊七字，故萬氏謂用字奇橫，「非描塑可擬」。）《七頌堂詞繹》：柳七最尖穎，時有俳狎，故子瞻以是呵少游。若山谷亦不免，如「我不合太攪就」類，下此則蒜酪體也。惟易安居士「最難將息，怎一箇愁字了得」，深妙穩雅，不落蒜酪，亦不落絕句，眞此道當行第一人也。《詞苑叢談》卷一：首句連下十四個疊字，眞似「大珠小珠落玉盤」也。孫致彌《詞鵠・凡例》：須戒重疊，字面前後相犯，雖絕妙好詞，畢竟不妥，萬不得已用之。如李易安《聲聲慢》，疊用三「怎」字，雖曰讀者全然不覺，究竟敲打出來，終成白璧微瑕，況未能盡如易安之善運用，愼之是也。周濟《宋四家詞選序論》：李易安之「淒淒慘慘戚戚」，三疊韻、六雙聲，是鍛鍊出來，非偶然拈得也。《兩般秋雨庵隨筆》卷二：李易安詞【略】連下十四疊句，則出奇制勝，匪夷所思矣。《晚香室詞錄》卷七周之琦評：其「尋尋覓覓」一首，《鶴林玉露》及《貴耳集》皆盛稱之，惟海鹽許蒿廬謂其頗帶傖氣，可謂知言。《詞綜偶評・補錄宋詞》：此詞頗帶傖氣，而昔人極口稱之，殆不可解。《冷廬雜識》卷五：連疊七字，昔人稱其造語新警。其源蓋出於《爾雅・釋訓篇》，篇中自「明明」至「秩秩」，疊字凡一百四十四，「殷殷惸惸」一段連疊十字，此千古創格，亦絕世奇文也。

又卷六：喬夢符效之，作《天淨沙》詞云：「鶯鶯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眞眞事事。風風韻韻，嬌嬌嫩嫩，停停當當人人。」疊字又增其半，然不若李之自然妥帖。大抵前人傑出之作，後人學之，鮮有能並美者。《雙硯齋詞話》：清照爲趙德甫室，樂府擅場，一時無二。《聲聲慢》一闋，純作變徵之音，發端連用十四疊字，直是前無古人。後闋云：「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押「黑」字尤爲險絕。閨襜得此，可號才難。乃或稱其所夫既喪，不能矢《柏舟》之節。夫以青裙白髮之嫠婦，而猥以讕語相加，洵所謂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然其《鳳皇臺上憶吹簫》諸作，繁香側艷，終以不工豪翰爲佳。昔涪翁作綺語，乃爲法秀所訶。此在男子，猶當戒之，況婦人乎。《問花樓詞話》：疊字之法最古，義山尤喜用之。然如菊詩：「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黃。」轉成笑柄。宋人中，易安居士善用此法。其《聲聲慢》一詞，頓挫淒絕。詞曰：「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又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二闋共十餘個疊字，而氣機流動，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可爲詞家疊字之法。《白雨齋詞話》卷二：易安《聲聲慢》一闋，連下十四疊字，張正夫歎爲公孫大娘舞劍手。且謂本朝非無能詞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疊字者。然此不過奇筆耳，並非高調。張氏賞之，所見亦淺。又「寵柳嬌花」之句，黃叔暘歎爲前此未有能道之者。此語殊病纖巧，黃氏賞之，亦謬。宋人論詞，且多左道，何怪後世紛紛哉。

又卷五：余最愛雙卿《摸魚兒》云【略】用雙字至二十餘疊，亦可謂廣大神通矣。易安見之，亦當避席。

又卷七：「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易安雋句也（並非高調）。「鶯鶯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眞眞。事事風風韻韻，嬌嬌嫩嫩（四字尤不堪），停停當當人人」，喬夢符效之，醜態百出矣。然如雙卿《鳳凰臺上憶吹簫》一闋，疊至四五十字，而運以變化，不見痕迹。長袖善舞，誰謂今人不逮古人。

又：易安《聲聲慢》詞，張正夫云：「此乃公孫大娘舞劍手。本朝非無能詞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疊字者。後疊又云：『到黃昏點點滴滴。』又使疊字，俱無斧鑿痕。『怎生得黑』，『黑』字不許第二人押。婦人有此詞筆，殆閒氣也。」此論甚陋。十四疊字，不過造語奇雋耳。詞境深淺，殊不在此。執是以論詞，不免魔障。《雲韶集》卷一〇：疊字體，後人效之者甚多，且有增至二十餘疊者。才氣雖佳，終著痕迹，視易安風格遠矣。「黑」字警。後幅一片神行，愈唱愈妙。《詞則・大雅集》卷四：造句甚奇，並非高調。後人效顰，疊字又增其半，醜態百出矣。後半愈唱愈妙，結句亦峭甚。《詞徵》卷五：李易安《聲聲慢》詞，起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句法奇創。喬夢符《天淨沙》曾倣其體。又葛常之「裊裊水芝紅」詞，句皆疊字，如唐人之《宛轉曲》。世謂其源出「青青河畔草」一詩。然屈原《九章・悲回風》及《無量壽經》「行行相值」六語，又爲葛詞之祖。《左庵詞話》卷上：樊樹老人詞有云：「寂寂寥寥，朝朝暮暮，吟得梅花俱惱。」用迭字是從李易安詞脫胎，然亦自諧。《湘綺樓詞選》王闓運評：亦是女郎語。諸家賞其七疊，亦以初見故新，效之則可嘔。「黑」韻卻新，

再添何字。《藝蘅館詞選》乙卷梁啓超評：此詞最得咽字訣，清眞不及也。《柯亭詞論》：疊字句法，創自易安。以《聲聲慢》係疊字調名，故當時涉筆成趣。一起連疊十四字，後人以爲絕唱。究之非塡詞正軌，易流於纖巧一路，只可讓弄才女子偶一爲之。王湘綺云：「諸家賞其七疊，亦以初見故新，效之則可嘔。」誠然。否則兩宋不少名家，後竟無繼聲者，豈才均不若易安乎，其故可思矣。

《念奴嬌》（蕭條庭院）《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一〇黃昇評：前輩嘗稱易安「綠肥紅瘦」爲佳句。余謂此篇「寵柳嬌花」之句，亦甚奇俊，前此未有能道之者。《草堂詩餘》卷四楊愼評：情景兼至，名媛中自是第一。「被冷香消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二語絕似六朝。《詞品》卷一：塡詞雖於文爲末，而非自《選》詩、樂府來，亦不能入妙。李易安詞「清露晨流」、「新桐初引」，乃全用《世說》語。女流有此，在男子亦秦、周之流也。《草堂詩餘雋》卷一李攀龍評：心事有萬千，豈征鴻可寄？「新夢」，不知夢何事。心事託之新夢，言有寄而情無方，玩之自有意味。《弇州山人詞評》：「寵柳嬌花」，新麗之甚。《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眞聲也。不效顰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應情而發，能通於人。有首尾。「寵柳嬌花」又是易安奇句，後人竊其影，似猶驚目。《詞菁》卷二陸雲龍評：（不許愁人不起）苦境，亦實境。《古今女史》卷一二趙世杰評：媚中帶老。《詩歸》卷四：李易安春情：「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用《世說》全句，渾妙。嘗論詞貴開宕，不欲沾滯，忽悲忽喜，乍遠乍近，斯爲妙耳。如遊樂詞，微須著愁思，方不癡肥。李《春情》詞本閨怨，結云「多少遊春意」，「更看今日晴未」，忽爾拓開，不但不爲題束，併不爲本意所苦，直如行雲舒卷自如，人不覺耳。《詞綜偶評・宋詞》：此詞造語固爲奇俊，然未免有句無章。舊人不加評駁，殆以其婦人而恕之耶。孫致彌《詞鵠・凡例》：詞要清空，忌質實。朱竹垞太史云：字面要生新，須化去陳腐，鍊俗爲雅，如蔣竹山《霜天曉角》折花詞、李易安「被冷香消」之類是也。《蓼園詞選》黃氏評：只寫心緒落寞，遇寒食更難遣耳。陡然而起，便爾深邃。至前闋云「重門須閉」，次闋云「不許」、「不起」，一開一合，情各戛戛生新。起處雨，結句晴，局法渾成。《雲韶集》卷一〇：世稱易安「綠肥紅瘦」爲佳句。黃叔暘謂：「『寵柳嬌花』語亦甚奇俊，前此未有能道之者。」結亦合拍。《詞徵》卷五：李易安《百字令》詞用《世說》，亭然以奇，別出機杼。《論詞隨筆》：用成語，貴渾成脫化，如出諸己。【略】李易安「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用《世說新語》，更覺自然。

《武陵春》（風住塵香花已盡）《水東日記》卷二一：李易安《武陵春》詞，【略】玩其辭意，其作於序《金石錄》之後歟？抑再適張汝舟之後歟？文叔不幸有此女，德夫不幸有此婦。其語言文字誠所謂不祥之具，遺譏千古者歟。《草堂詩餘》卷一楊愼評：秦處度《謁金門》詞云「載取暮愁歸去」，「愁來無著處」，從此翻出。《草堂詩餘雋》卷二李攀龍評：末語先淚，此怨莫能載矣。景物尚如舊，人情不似初。言之於邑，不覺淚下。《草堂詩餘別錄》張綖評：此詞「物是人非事事休」，正詠其事。水東葉文莊謂：「李公不幸有此女，趙公不幸有此婦。」詞固不足錄也。結句稍可誦。朱淑眞「可憐禁載許多愁」祖之，豈女輩相傳心法耶。《便讀草堂詩餘》卷三董其昌評：物是人非，睹物寧不傷感。《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與「載取暮愁歸去」相反，與「遮不斷愁來路」、「流不到楚江東」相似，分幟詞壇，孰辨雄雌。《詞菁》卷一陸雲龍評：愁如海。《蓮子居詞話》卷二：易安《武陵春》，其作於祭湖州以後歟。悲深婉篤，猶令人感伉儷之重。葉文莊乃謂「語言文字，誠所謂不祥之具，遺譏千古者矣」，不察之論也。南康謝蘇潭方伯（啓昆）《詠史》詩云：「風鬟尚怯胥江冷，雨泣應含杞婦悲。回首靜治堂舊事，翻茶校帖最相思。」措語得詩人忠厚之致。《白雨齋詞話》卷二：易安《武陵春》後半闋云：「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又淒婉，又勁直。觀此益信易安無再適張汝舟事。即風人豈不爾思，畏人之多言意也。投綦公一啓，後人僞撰以誣易安耳。

《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簟秋）《草堂詩餘》後集卷下注：此詞頗盡離別之意，當爲拈出。《草堂詩餘》卷三楊愼評：離情欲淚。讀此始知高則誠、關漢卿諸人又是效顰。又鍾人傑評：此調低回宛折，蘭香玉潤，即六朝才子，恐不能擬。《弇州山人詞評》：「此情無計可消除，方下眉頭，又上心頭。」可謂憔悴支離矣。《詞的》卷三：香弱脆溜，自是正宗。《草堂詩餘雋》卷五李攀龍評：多情不隨雁字去，空教一種上眉頭。惟錦書、雁字不得將情傳去，所以一種相思，眉頭心頭，在在難消。《清河書畫舫》申集：易安詞稿一紙，乃清秘閣故物也。筆勢清眞可愛。此詞《漱玉集》中亦載，所謂離別曲者耶。卷尾略無題識，僅有點定兩字耳。《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時本落

「西」字，作七字句，非調。是元人樂府妙句，關、鄭、白馬諸君固效顰耳。《草堂詩餘評林》卷二李廷機評：此詞頗盡離別之情，語意超逸，令人醒目。《花草蒙拾》：兪仲茅小詞云：「輪到相思沒處辭，眉間露一絲。」視易安「纔上眉頭，卻上心頭」，可謂此兒善盜。然易安亦從范希文「都來此事，眉間心頭，無計相迴避」語脫胎，李特工耳。《詞綜偶評・宋詞》：希文「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語脫胎，李特工耳。《兩般秋雨庵隨筆》卷三：易安《一翦梅》詞起句「紅藕香殘玉簟秋」七字，便有吞梅嚼雪，不食人間煙火氣象，其實尋常不經意語也。《白雨齋詞話》卷二：易安佳句，如《一翦梅》起七字云：「紅藕香殘玉簟秋。」精秀特絕，眞不食人間煙火者。《雲韶集》卷一〇：起七字秀絕，眞不食人間煙火者。梁紹壬謂「只起七字已是他人不能到」。結更淒絕。況周頤《漱玉詞箋》：玉梅詞隱云：易安精研宮律，所作何至出韻。周美成倚聲傳家，爲南北宋關鍵，其《一翦梅》第四句均不用韻，詎皆出韻耶？竊謂《一翦梅》調當以第四句不用韻一體爲最早，晚近作者，好爲靡靡之音，徒事和暢，乃添入此葉耳。

《醉花陰》（薄霧濃雲愁永晝）　《草堂詩餘》卷一楊愼評：（末二句）淒語，怨而不怒。《詞品》卷一：中山王《文木賦》「奔雷屯雲，薄霧濃霧」，皆形容木之文理也。杜詩「屯雲對古城」，實用其語。李易安《九日》詞「薄霧濃雰愁永晝」，今俗本改「雰」作「雲」。《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中山王《文木賦》「薄霧濃雰」，形容木之文理也。用修云「易安本此」，不必。康詞「比梅花瘦幾分」，一婉一直，並時爭衡。《詞的》卷一：但知傳誦結語，不知妙處全在「莫道不消魂」。《弇州山人詞評》：詞內「人瘦也、比梅花、瘦幾分」，又「天還知道、和天也瘦」，又「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三「瘦」字俱妙。《詩辨坻》卷四引柴虎臣云：語情則「紅雨飛愁」、「黃花比瘦」，可謂雅暢。《花草蒙拾》：「薄霧濃雲」，新都引中山王《文木賦》「薄霧濃雰」以折「雲」字之非。楊博奧，每失穿鑿。【略】此「雰」字辨證獨妙。孫致彌《詞鵠・凡例》：「酒」字疑是短韻。蓋後段換頭，各體原多有不同，且第二句又一「有」字領起。作者須味其意，於「酒」字讀斷，「後」字再斷，作折腰句亦無不可。審音者幸留意焉。《自怡軒詞選》卷二許寶善評：幽細凄清，聲情雙絕。《晚香室詞錄》卷七：《醉花蔭》簾捲西風」，爲易安傳作，其實尋常語耳。《詞綜偶評・宋詞》：結句亦從「人與綠楊俱瘦」脫出，但語意較工妙耳。《論詞隨筆》：詞之用字，務在精擇，腐者、啞者、笨者、弱者、粗俗者、生硬者、詞中所未經見者，皆不可用，而叶韻字尤宜留意。古人名句，末字必清雋響亮，如「人比黃花瘦」之「瘦」字，「紅杏枝頭春意鬧」之「鬧」字，皆是。然有同此字而用之善不善，則存乎其人之意與筆。又：寫景貴淡遠有神，勿墮而奇險。言情貴蘊藉有致，勿浸而淫褻。「曉風殘月」、「衰草微雲」，寫景之善者也。「紅雨飛愁」、「黃花比瘦」，言情之善者也。《雲韶集》卷一〇：無一字不秀雅。深情苦調，元人詞曲往往宗之。《湘綺樓詞選》王闓運評：此語若非出女子自寫照，則無意致。「比」字各本皆作「似」，類書引反不誤。《珠花簃詞話》：中山王《文木賦》：「奔電屯雲，薄霧濃雰。」易安《醉花陰》首句用此，俗本改「雰」爲「雲」，陋甚。升庵楊氏嘗辨之，且即付之歌喉，「雲」字殊不入律，不如「雰」字起調，可爲知音道耳。

《鷓鴣天》（枝上流鶯和淚聞）　《草堂詩餘》卷二楊愼評：無限含愁，說不得。《詞的》卷二：「梨花」句與《憶王孫》同。才如少游，豈亦自襲耶？抑愛而不覺其重耶？《草堂詩餘雋》卷一李攀龍評：新痕間舊痕，一字一血。結兩句有言外無限深意。形容閨中愁怨，如少婦自吐肝膽語。《草堂詩餘別錄》張綖評：後段三句似佳，結語尤曲折有味。若嫌曲細，詞與詩體不同，正欲其精工。《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安排腸斷」三句，十二時中無間矣。深於閨怨者。末用李詞，古人愛句，不嫌相襲。《蓼園詞選》孤臣思婦，同難爲情。「雨打梨花」句，含蓄得妙，超詣也。《論詞隨筆》：詞雖濃麗而乏趣味者，以其但知作情景兩分語，不知作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語耳。「雨打梨花深閉門」、「落紅萬點愁如海」，皆情景雙繪，故稱好句，而趣味無窮。

《怨王孫》（帝里春晚）　《草堂詩餘》卷二楊愼評：至情。《草堂詩餘雋》卷二李攀龍評：以「多情」接「恨綿綿」，何組織之工。此詞可以「王孫不歸兮，春草萋萋兮」參看。《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賀詞「多情多感」，猶少此「難拚捨」三字。元人樂府率以「也」字叶成妙句，殆祖此。《花草蒙拾》：「皎月」、「梨花」本是平平，得一「浸」字，妙絕千古。與「月明如水浸宮殿」同工。《蓼園詞評》東君，司春之神。沈際飛曰：連篇四換韻，有兔起鶻落之致。《歷朝名媛詩詞》卷一陸昶評：最愛其「草綠階前，暮天雁斷」，極似唐人。

《青玉案》（一年春事都來幾）　《草堂詩餘》卷三楊愼評：離思黯然。道

學人亦作此情語。《草堂詩餘雋》卷二李攀龍評：暮春易過，思情轉□盡情懷。春深景物繁華，最能動人情思。歐陽公□足之乎。《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問向前，猶有幾多春？三之一。」「有箇人憔悴。」下文都在此句生出。煞落。《蓼園詞選》按，此詞不過有不得已心事，託而思歸耳。「一年」二句，言年光已去也。「綠暗」四句言時芳非不可玩，而自己心緒憔悴也。所以憔悴，以不見家山桃李，苦欲思歸耳。大意如此。但永叔亦非迫於思歸者，亦有所不得已者在耶，當於言外領之。

《鳳凰臺上憶吹簫》（香冷金猊）《草堂詩餘》卷四楊慎評：「欲說還休」與「怕傷郎，又還休道」同意。《詞的》卷四：出自然，無一字不佳。《草堂詩餘雋》卷二李攀龍評：非病酒，不悲秋，都爲苦別瘦。水無情於人，人卻有情於水。寫出一種臨別心神，而新瘦新愁，眞如秦女樓頭，聲聲有和鳴之奏。《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懶說出，妙。瘦爲甚的，尤妙。「千萬遍」，痛甚。轉轉折折，忤合萬狀。清風朗月陡化爲楚雨巫雲，阿閣洞房立變成離亭別墅，至文也。《草堂詩餘評林》卷三李廷機評：宛轉見離情別意，思致巧成。《詞菁》卷二陸雲龍評：滿楮情至語，豈是口頭禪。《風韻情詞》卷五竹溪主人評：雨洗梨花，淚痕有在，風吹柳絮，愁思成團，易安此詞頗似之。《倚聲前集》初編卷一六王士禛《鳳凰臺上憶吹簫》評：清照原闋，獨此作有元曲意。阮亭此和，不但與古人合縫無痕，殆戛戛上之。清照而在，當悲暮年頹唐矣。《雲韶集》卷一〇：此種筆墨，不減耆卿、叔原，而清俊疏朗過之。「新來瘦」三語，婉轉曲折，煞是妙絕。筆致絕佳，餘韻尤勝。

《點絳唇》（寂寞深閨）《詞的》卷一：易安往矣，不可復得，每作詞時，爲酬一杯酒。《續選草堂詩餘》卷上錢允治評：草滿長途，情人不歸，空攪寸腸耳。《詞菁》卷一陸雲龍評：淚盡箇中。《雲韶集》卷一〇：情詞並勝，神韻悠然。

《怨王孫》（夢斷漏悄）《詞的》卷二：此詞少平，然終無傖父氣。《草堂詩餘雋》卷二李攀龍評：風掃殘紅，何等空寂。一結無限情恨，猶有意味。寫情寫意，俱形容春暮時光，詞意俱到。《便讀草堂詩餘》卷三董其昌評：此詞形容春暮，語意俱到。《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通篇四換韻，有兔起鶻落之致。「春又去」，接遞妙。《草堂詩餘評林》卷一李廷機評：形容春暮，詞情俱到。以風掃殘紅，妙在此句。

《點絳唇》（蹴罷秋千）《詞的》卷二：《崔徽傳奇》中「儘人調戲」句意本此。《續選草堂詩餘》卷上錢允治評：曲盡情悰。《古今詩餘醉》卷一二潘遊龍評：「和羞走」下，如畫。《皺水軒詞筌》：無名氏「見客人來，襪剗金釵溜。和羞走，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直用「見客入來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門」二語演之耳。語雖工，終智在人後。《左庵詞話》卷下：李易安詞「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略】皆酷肖小兒女情態。

《浪淘沙》（簾外五更風）《續選草堂詩餘》卷上錢允治評：此詞極與後主相似。《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吹夢」奇，幻想異妄。《古今詞統》卷七卓人月評：雁傳書事化得新奇。《白雨齋詞話》卷二：易安《賣花聲》云，【略】淒艷不忍卒讀，其爲德父作乎？《雲韶集》卷一〇：情詞淒絕，多少血淚。況周頤《漱玉詞箋》：玉梅詞隱云：前《孤雁兒》云：「吹簫人去玉樓空，腸斷與誰同倚，一枝折得，人間天上，沒箇人堪寄。」此闋云：「畫樓重上與誰同，記得玉釵斜撥火，寶篆成空。」皆悼亡詞也。其清才也如彼，其深情也如此。玉臺晚節之誣，忍令斯人任受耶？

《浪淘沙》（素約小腰身）《花草粹編》卷五引《古今詞話》：「約」字清妙，遠勝「束」字。《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不奈」、「嬌嗔」，的確。描就一個嬌娃。

《浣溪沙》（小院閒窗春色深）《草堂詩餘雋》卷一李攀龍評：分明是閨中愁，宮中怨情景。少婦深情，卻被周君（邦彥）淺淺勘破。《便讀草堂詩餘》卷一董其昌評：寫出閨婦心情，在此數語。《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雅練。「欲謝」、「難禁」，淡語中致語。《詞綜偶評・宋詞》：此詞大旨，只是慨春色已去耳，玩第三句及結句自明。「新筍已成堂下竹，落花都入燕巢泥」，眼前景物，自成佳聯。

《浣溪沙》（髻子傷春慵更梳）《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話頭好。淵然。《介存齋論詞雜著》：閨秀詞惟清照最優，究苦無骨，存一篇尤清出者。《雲韶集》卷一〇：（淡雲來往月疏疏）清麗之句。《復堂詞話》：易安居士獨此篇有唐調，選家爐冶，遂標此奇。

《浣溪沙》（繡面芙蓉一笑開）《古今女史》卷一二趙世杰評：摹寫嬌態，曲盡如畫。《古今詞統》卷四卓人月評：朱淑眞云：「嬌癡不怕人猜」，便太縱矣。《皺水軒詞筌》：詞雖以險麗爲工，實不及本色語之妙。如李易

安「眼波纔動被人猜」，蕭淑蘭「去也不教知，怕人留戀伊」，【略】觀此種句，覺「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安排一個字，費許大氣力。《西圃詞說》：詞中本色語，如李易安「眼波纔動被人猜」，【略】觀此種句，即可悟詞中之眞色生香。《蓮子居詞話》卷二：易安「眼波纔動被人猜」，矜持得妙。淑眞「嬌癡不怕人猜」，放誕得妙。均善於言情。《塡詞雜說》：「眼波纔動被人猜」，【略】傳神阿堵，已無剩美。四印齋本《漱玉詞》注：此尤不類，明明是淑眞「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詞意。蓋既汚淑眞，又汚易安也。

《蝶戀花》（暖雨晴風初破凍）《古今詞統》卷九卓人月評：此媛手不愁無香韻。近言遠，小言至。《皺水軒詞筌》：寫景之工者，如【略】李易安「獨抱濃愁無好夢，夜闌猶剪燈花弄」，劉潛夫「貪與蕭郎眉語，不知舞錯伊州」，皆入神之句。

《臨江仙》（庭院深深深幾許）四印齋本《漱玉詞》注：此首亦疑有僞，似借前《臨江仙》調，模擬爲之者。況周頤《漱玉詞箋》：第一闋，朱竹垞云：「庭院深深」一闋，載馮延巳《陽春錄》，刻作歐九，誤也。玉梅詞隱云：據《漱玉詞》，則是《陽春錄》誤載也。易安宋人，性復強記，嘗與明誠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卷某葉某行，以是否決勝負，爲飲茶先後，何至於當代名作向所酷愛者，記述有誤？竹垞云云，未免負此佳證。

《采桑子》（晚來一陣風兼雨）四印齋本《漱玉詞》注：此闋詞意膚淺，不類易安手筆。

《漁家傲》（天接雲濤連曉霧）《藝蘅館詞選》乙卷梁啓超評：此絕似蘇、辛派，不類《漱玉集》中語。

《多麗》（小樓寒）《珠花簃詞話》：李易安《多麗》詠白菊，前段用貴妃、孫壽、韓掾、徐娘、屈平、陶令若干人物，後段雪清玉瘦，漢皋紈扇，朗月清風，濃烟暗雨許多字面，卻不嫌堆垛，賴有清氣流行耳。「縱愛惜，不知從此，留得幾多時」三句最佳，所謂傳神阿堵，一筆凌空，通篇俱活。歇拍不妨更用「澤畔東籬」字。昔人評《花間》鏤金錯繡而無痕迹，余於此闋亦云。

《菩薩蠻》（風柔日薄春猶早）況周頤《漱玉詞箋》：俞仲茅云：趙忠簡《滿江紅》「欲待忘憂除是酒」，與易安「忘了除非醉」意同。下句「奈酒行有盡愁無極」，微嫌說盡，豈如「沈水卧時燒，香消酒未消」，亦宕開，亦束住，何等醞藉。易安自是專家，忠簡不以詞重云爾。

《行香子》（草際鳴蛩）況周頤《漱玉詞箋》：《問蘧廬隨筆》云：辛稼軒「三山作」：「放霎時陰，霎時雨，霎時晴。」脫胎易安語也。

《小重山》（春到長門春草青）況周頤《漱玉詞箋》：《問蘧廬隨筆》云：荆公《桂枝香》作名世，張東澤用易安「疏簾淡月」語塡一闋，即改《桂枝香》爲《疏簾淡月》。

傳記

《癸巳類稿・易安居士事輯》易安居士李清照，宋濟南人。父格非，母王狀元拱辰孫女，皆工文章（《宋史・文苑傳》）。居歷城城西南之柳絮泉上（《古懽堂集》）有《柳絮泉訪李易安故宅》詩。據《齊乘》，柳絮泉在金線泉東）。易安幼有才藻。元符二年，年十八，適太學生諸城趙明誠。明誠父挺之，時爲吏部侍郎。格非爲禮部員外郎（俱《宋史》）。明誠幼夢誦一書曰：「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草拔。」挺之曰：「此離合字，詞女之夫也。」結褵未久，明誠出遊，易安意殊不忍別，書《一翦梅》詞於錦帕送之曰：「紅藕香殘玉簟秋【略】」（《瑯嬛記》，《草堂詩餘》俱如此。《詩餘圖譜》前段「秋」字句，「輕解羅裳」作一句，「月滿」下有「西」字）易安有小令云：「昨夜風疏雨驟，濃睡不消殘酒。【略】」（《苕溪漁隱叢話》）《壺中天慢》云：「寵柳嬌花寒食近，種種惱人天氣。」（黃叔暘評）其秋詞《聲聲慢》云：「守定窗兒，獨自怎生得黑。」「黑」字眞不許第二人押也。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寂寂。」一下十四疊字。後又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貴耳集》）云是晚年作，非也）又嘗以重陽《醉花陰》詞函致明誠，明誠思勝之，一切謝客，廢寢忘食者三日夜，得五十餘闋，雜易安作以示友人陸德夫，德夫玩誦再三，曰：「有三句乃絕佳。」明誠詰之。曰：「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政易安作也。易安之論曰：【略】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詞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黃魯直出，始能知之。而晏苦無鋪叙，賀苦少典重，秦少游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以上皆《漁隱叢話》）易安譏彈前輩，既中其病（《老學庵筆

記》），而詞日益工。李、趙宦族，然素貧儉，每朔望，明誠太學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夫妻相對展玩咀嚼，嘗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二年，明誠出仕宦，挺之爲宰相，居政府。親舊在館閣者，多有亡詩逸史，汲冢魯壁所未見之書，盡力傳寫。或古今名人書畫，三代奇器，質衣物市之。崇寧時，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出，卷還之，夫婦相對惋悵者數日（《金石錄後序》）。挺之在徽宗時，易安進詩曰：「炙手可熱心可寒。」挺之排元祐黨人甚力，格非以黨籍罷，易安上詩挺之曰：「何況人間父子情。」讀者哀之（《郡齋讀書志》）。嘗和張文潛《浯溪中興頌碑》詩【略】（《清波雜志》、《寒夜錄》）。「春齊長安作斤賣」乃高力士詩）。易安自少年兼有詩名，才力華贍，逼近前輩（《碧雞漫志》）。傳誦者「詩情如夜鵲，三繞未能安」，「少陵也是可憐人，更待明年試春草」（《風月堂詩話》）。世又傳「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以爲佳境（朱子《游藝論》引評）。又《春殘》詩云：「春殘何事苦思鄉，病裏梳頭恨髮長，梁燕語多終日在，薔薇風細一簾香。」（《彤管遺篇》）明誠後屏居鄉里十年，衣食有餘，及起知青、萊二州，皆政簡，日事鉛槧。易安與共校勘，作《金石錄》，考證精鑿，多足正史書之失。每獲一書，即校勘整集籤題。得書畫彝鼎，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爲率。所藏紙札精緻，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易安性強記，每飯罷，與明誠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幾卷幾葉幾行，以中否決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往往大笑，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其收藏既富，歸來堂起書庫大櫥，簿甲乙，置書冊。當講讀，即請鑰上簿關出卷帙，或少損汙，必懲責揩完塗改。又置副本便繙討，書史百家，字不刓本不誤謬者，常兼三四本，皆精絕。家傳《周易》、《左氏春秋》，兩家文籍尤備，几案羅列枕藉，意會心謀，目注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靖康二年春（《金石錄後序》作建炎丁未，是年五月始爲建炎，今正之），明誠奔母喪於金陵（《金石錄後序》作建康，其名建炎三年始改，今從其初），半棄所藏。其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火其書十餘屋。建炎二年，明誠起復，知江寧府（以上皆《金石錄後序》。《後序》亦作建康，蓋追稱之，今改）。易安自南渡以後，常懷京洛舊事，元宵賦《永遇樂》詞曰：「落日鎔金，暮雲合璧。」又曰：「染柳煙輕，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後疊曰：「於今憔悴，風鬟霜鬢，怕向花間重去。」（《貴耳集》）在江寧日，每值天大雪，即頂笠披蓑，循城遠覽，得句必邀賡和，明誠每苦之（《清波雜志》）。三年，明誠罷，將家於贛水（《金石錄後序》）。四月，高宗如江寧，五月，改爲建康府（《宋史・紀》。《後序》云，至行在，又言葬事，故依史實其地）。詔明誠知湖州。明誠赴行在，感暑疰發，易安自明誠赴召時，暫住池陽，得病信，解纜急東下，至建康，病已危。八月，明誠卒（《金石錄後序》）。易安爲文祭之，有曰：「白日正中，歎龐公之機敏；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四六談麈》）祭文唐人俱用駢體，官祭文亦不用韻也。閏八月，高宗如臨安（《宋史・紀》）。易安既葬明誠，乃遣送書籍於洪州。易安欲往洪。初，學士張飛卿者，於明誠至行在時，以玉壺示明誠，語久之，仍攜壺去。時建康置防秋安撫使，擾攘之際，或疑其饋璧北朝也。言者列以上聞，或言趙、張皆當置獄。易安方大病，僅存喘息，欲往洪不能，聞玉壺事，大懼（《金石錄後序》）。十一月，盡以其家所有，赴越州行在投進，而高宗已奔明州（《宋史》、《金石錄後序》）。時中書舍人綦崇禮左右之（《宋史》）。按《雲麓漫鈔》云：徽猷閣直學士沈該《翰苑題名壁記》云：「綦崇禮，建炎四年五月以吏部侍郎兼權直院，十月，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則學士在明年十月。且啓云「內翰承旨」，故從《宋史》本傳稱中書舍人），事解，清照以與綦舊親情，作啓謝之曰：「清照素習義方，粗明詩禮，近因疾病，欲至膏肓。牛蟻不分，灰釘已具。豈期末事，乃得上聞。取自宸衷，付之廷尉。」序欲投進家器曰：「抵雀損金，利當安往？將頭碎璧，失固可知。實自繆愚，分知獄市。」序綦爲解釋曰：「內翰承旨，搢紳望族，冠蓋清流，日下無雙，人間第一。奉天收復，本緣陸贄之詞，淮蔡底平，共傳昌黎之筆。哀憐無告，義同解驂（越石父事），戴感洪恩，事眞出己（知罄事）。故茲白首，得免丹書。」序頌金事無形跡曰：「雖南山之竹，豈能窮多口之談；惟智者之言，可以止無根之謗。」（據《雲麓漫鈔》綦字叔（一作存）厚，高密人也（《宋史》）。十二月，金人破洪州，易安所寄輜重盡失，遂往台州，依其弟敕局刪定官李迒，泛海由章安輾轉至越州，四年，放散百官，遂偕迒至衢（《金石錄後序》）。時綦崇禮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翰苑題名壁記》、《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紹興元年，易安之越。二年，之杭，年五十有一矣。作《金石錄後序》【略】自序遭離變故本末甚悉（《容齋四筆》）。【略】三年，行都端午，易安親聯有爲內夫人者，代進帖子，《皇帝閣》曰：「日月堯天大，璇璣舜歷長，側聞行殿帳，多集上書囊。」《皇后閣》曰：「意帖初宜夏，金駒已過蠶，至尊千萬壽，行見百斯男。」（意帖用上官昭容事）《夫人閣》曰：「三宮催解棕，團箭綵絲

榮，便面天題字，歌頭御賜名。」（團箭用唐開元內宮小角弓射棕事）於是翰林止金帛之賜（《浩然齋雅談》），咸以爲由易安也。時直翰林者秦楚材忌之。五月，命簽（應作僉，押也。諸書皆從竹）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字似夫）、工部尚書胡松年（字茂老，海州懷仁人。二人以七月行），充奉表通問使、副使，使金，通兩宮也（劉時舉《續通鑑》）。又案《宋朝事實》其事在七月。其後八年十二月，韓又使金）。易安上韓詩曰，【略】上胡詩曰，【略】其序云：「以上二公，亦欲以俟採詩者。」（《雲麓漫鈔》）易安又有句云：「南來猶怯吳江冷，北狩應知易水寒。」又云：「南渡衣冠思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漁隱叢話》，《詩說雋永》）忠憤激發，意悲語明，所非刺者衆。又爲詩誚應舉進士曰：「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老學庵筆記》）九成，紹興二年進士）應舉者服其工對，傳誦而惡之。其《感懷》詩曰：「寒窗敗几無書史，公路生平竟至此，青州從事孔方兄，終日紛紛喜生事。作詩謝絕聊閉門，虛室香生有佳思。靜中吾乃見眞吾，烏有先生子虛子。」（《彤管遺編》。此詩上、去兩押，所謂詩止分平、側）四年，避亂西上，過嚴子陵釣臺，有「巨艦因利，扁舟爲名」之歎（《打馬圖》，《釣臺集》。或以其二十字韻語爲惡詩，蓋口占聊成之，非詩也，不復錄）。至金華卜居焉（《打馬圖》）。有《曉夢》詩【略】（《彤管遺編》）。詩秀朗有仙骨也。又作《打馬圖》，【略】其《打馬賦》曰【略】（本書）。時易安年五十三矣。居金華，有《武陵春》詞曰：「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略】流寓有故鄉之思（《水東日記》）云：玩其詞意，作於序《金石錄》之後），其事非閨闈文筆自記者莫能知。或曰依弟迈，老於金華。後人集其所著爲文七卷，詞六卷，行於世（《宋史・藝文志》）。其《金石錄後序》稿在王厚之順伯家，洪邁見之，爲述其大概（《容齋四筆》）。朱文公言：本朝婦人能文章者，曾相布妻魏，及李易安二人而已（《詞綜》）。後有人於閩漠口鋪見女子韓玉父題壁詩序：幼在錢塘，師事易安（《彤管遺編》）。易安能詩、詞、文、四六，又能畫。明人陳查良藏有易安畫《琵琶行》圖（宋濂《學士集》），莫廷韓買得易安畫墨竹一幅（《太平清話》）。張居正在政府日，見部吏鍾姓浙音者，問曰：「汝會稽人耶？」曰：「然。」居正色變久之。吏曰：「新自湖廣遷往耳。」然卒黜之（《玉茗瑣談》。文忠蓋以鍾復皓故。時不悉其意，以爲乖暴）。而其時無學者不堪易安譏誚，改易安與綦學士啓，以張飛卿爲張汝舟，以玉壺爲玉臺，謂官文書使易安嫁汝舟，後結訟，又詔離之，有文案（詳趙彥衛《雲麓漫鈔》、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宋方擾離，不糾言妖也。述曰：《宋史・李格非傳》云：女清照，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挺之之子明誠，自號易安居士，無他說也。《藝文志》有易安詞六卷，《通考・經籍考》引《直齋書錄解題》止《漱玉集》一卷。《解題》云：別本分五卷，詞今存。《書錄》：《打馬賦》一卷，《解題》云：用二十馬，今世打馬，大約與擲蒱相類。《藝文志》言文集七卷，明焦竑《國史經籍志》云十二卷，則並詞五卷，惜其文未見。《瑯嬛記》，《四六談麈》，《宋文粹拾遺》並載易安《賀綦生啓》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楷之似；既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褓。」注言：「任文二子綦生，德卿生於午，道卿生於未。張伯楷、仲楷兄弟相似，形狀無二。白伋兄弟，母不能辨，以五色采繩一繫於臂，一繫於足。其用事明當如此。」讀《雲麓漫鈔》所載《謝綦崇禮啓》，文筆劣下，中雜有佳語，定是竄改本。又夫婦訐訟，必自證之，啓何以云無根之謗。余素惡易安改嫁張汝舟之說，雅雨堂刻《金石錄序》，以情度易安不當有此事。及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采鄙惡小說，比其事爲文案，尤惡之。後讀《齊東野語》論韓忠繆事云：「李心傳在蜀，去天萬里，輕信記載，疏舛固宜。」又謝枋得集亦言《繫年要錄》爲辛棄疾造韓侂胄壽詞。則所言易安文案、謝啓事可知。是非天下之公，非望易安以不嫁也。不甘小人言語，使才人下配駔儈，故以年分考之。凡詩文見類部、小說、詩話者，考合排次，至紹興四年，易安年五十三。又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三日，綦崇禮婿陽夏謝伋寓家台州，自序《四六談麈》，時易安年已六十，伋稱爲趙令人李，若崇禮爲處張汝舟婚事，伋其親婿，不容不知。又下至淳祐元年，時及百年。張端義作《貴耳集》，亦稱易安居士，趙明誠妻。易安爲蔡，行跡章章可據。趙彥衛、胡仔、李心傳等，不明是非，至後人貌爲正論。《碧雞漫志》謂易安詞於婦人中爲最無顧藉，《水東日記》謂易安詞爲不祥之具，此何異謂直不疑盜嫂亂倫，狄仁傑謀反當誅滅也？且《啓》言：「牛蟻不分，灰釘已具。弟既可欺，持官文書來輒信；身幾欲死，非玉鏡架亦安知。呻吟未定，強以同歸。猥以桑榆之末景，配茲駔儈之下才。」易安，老命婦也，何以改嫁復與官告？又言：「視聽才分，實難共處，惟求脫去，決欲殺之，遂肆欺凌，日加毆擊。豈期末事，乃得上聞，取自宸衷，付之廷尉。」是又閨房鄙論，竟達闕廷，帝察隱私，詔之離異。夫南渡倉皇，海山奔竄，乃舟車戎馬相接之時，爲一駔儈之婦，從容再降玉音，宋之不君，未應若此。審視《金石錄後序》，始知頌金事白，綦有

湔洗之力，小人改易安謝啓，以飛卿玉壺爲汝舟玉臺，用輕薄之詞，作善謔之報，而不悟牽連君父，誣謗廟堂，則小人之不善於立言也。劉時舉《續通鑑》云：「紹興四年八月，趙鼎疏言：『草澤行伍，求張浚不遂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四朝聞見錄》有劾朱文公閨闈中穢事疏及朱謝罪表，蓋其時風氣如此。《齊東野語》又云：黃尚書由妻胡夫人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易安。嘗指摘趙師巽放生池文誤，惠齋已卒，趙爲臨安府，誘其逃婢證惠齋前與棋客鄭日新通，遂黥配日新，而尚書以帷薄不修罷。按《白獺髓》云：師巽初居吳郡及尹天府日，延喬木爲門客，喬教師巽子希蒼制古禮器，於家釋菜，黃尚書欲發遣之，師巽乃毀器而逐喬。是師巽與由以黥配門客相報，又值惠齋有摘文之事，乃並誣惠齋，其事與易安同。夫小人何足深責，吾獨惜易安與惠齋以美秀之才，好論文以中人忌也。易安《打馬圖》言：「使兒輩圖之。」合之《上胡尚書詩》，蓋易安無所出，兒輩乃格非子孫，故其事散落。今於詞之經批隙及好事傳述者亦輯之，於事實有益，可備好古明理者觀覽。其僅見《漱玉集》者，此不載也。

紀事

作家逸事

李清照《打馬圖序》　夫博者無他，爭先術耳，故專者能之。予性專博，凡所謂博者，皆耽之，晝夜每忘寢食。但平生隨多寡，未嘗不進者何？精而已。自南渡來，流離遷徙，盡散博具，故罕爲之，然實未嘗忘於胸中也。今年冬十月朔，聞淮上警報，江浙之人，自東走西，自南走北，居山林者謀入城市，居城市者謀入山林，傍午絡繹，莫卜所之。易安居士亦自臨安溯流，涉嚴灘之險，抵金華，卜居陳氏第。乍釋舟楫而見軒窗，意頗適然。更長燭明，奈此良夜何。於是乎博奕之事講矣。【略】余獨愛依經馬，因取其賞罰互度，每事作數語，隨事附見，使兒輩圖之。不獨施之博徒，實足貽諸好事。使千萬世後，知命辭打馬始自易安居士也。時紹興四年十一月二十有四日易安室序。

又《金石錄後序》　余建中辛巳始歸趙氏，時先君作禮部員外郎，丞相時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學作學生。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二年，出仕宦，便有飯疏衣練，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之志，日就月將，漸益堆積。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館閣，多有亡詩逸史，魯壁汲冢所未見之書，遂力傳寫，浸覺有味，不能自已。後或見古今名人書畫，三代奇器，亦復脫衣市易。嘗記崇寧間，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當時雖貴家子弟，求二十萬錢，豈易得耶？留信宿，計無所出而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後屏居鄉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餘，連守兩郡，竭其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同共勘校，整集簽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爲率。故能紙札精致，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收書既成，歸來堂起書庫大櫥，簿甲乙，置書冊。如要講讀，即請鑰上簿關出。卷帙或少損污，必懲責揩塗完整，固不復向之坦夷也。是欲求適意，而反取慘慄。余性不耐，始謀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無明珠翡翠之飾，室無塗金刺繡之具，遇書史百家，字不訛闕，本不訛謬者，輒市之，儲作副本。自來家傳《周易》、《左氏傳》，故兩家者流，文字最備。於是几案羅列，枕席枕籍，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至靖康丙午歲，侯守淄川，聞金寇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爲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尋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棄去，尚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檣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鎖書冊什物，用屋十餘間，期明年春再具舟載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謂十餘屋者已化爲煨燼矣。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復知建康府。己酉三月罷，具舟上蕪湖，入姑熟，將卜居贛水上。夏五月，至池陽，被旨知湖州，過闕上殿，遂駐家池陽，獨赴詔。六月十三日，始負擔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爛爛，光射人，望舟中告別。余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戟手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去輜重，次衣服，次書冊卷軸，次古器。所謂宗器者，可自抱負，與身俱存亡，勿亡失也。」遂馳

馬去。塗中奔馳，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痞。七月末，書報卧病。余驚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痞，或熱，必服寒藥，疾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此胡、黃芩藥，瘧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倉皇不忍問後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筆作詩，絕筆而終，殊無分香賣履之意。葬畢，顧四維，無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宮，又傳江當禁渡。時猶有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裀褥可待百客，他長物稱是。余又大病，僅存喘息，事勢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從衛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寇陷洪州，遂盡委棄，所謂連檣渡江之書，又散爲雲烟矣，獨餘少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漢唐石刻副本十卷軸，三代鼎彝十餘事，南唐寫本書數篋，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內者，巋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又虜勢叵測，有弟迓任敕局刪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之嵊出陸，又棄衣被，走黃巖，雇舟入海，奔行朝，時駐蹕章安。從御舟海道之溫，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紹興辛亥春三月，復赴越。壬子，赴杭。先，侯疾亟時，有張飛卿學士攜玉壺過示侯，便攜去。其實珉也。不知何人傳道，遂妄言有頒金之語，或傳亦有密論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盡將家中所有銅器等物，欲赴外廷投進。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並寫本書寄嵊縣。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去，聞盡入故李將軍家。所謂巋然獨存者，無慮十去五六矣。惟有書畫硯墨可五七簏，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手自開闔。在會稽，卜居土民鍾氏舍，忽一夕穴壁負五簏去矣。余悲慟不已，重立賞收贖。後二日，鄰人鍾復皓出十八軸求賞。故知其盜不遠矣，萬計求之，其餘遂牢不可出。今知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所謂巋然獨存者，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殘零，不能部秩書冊，三數種手書帖，猶愛惜如護頭目，何愚也耶。今日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靜治堂，裝裱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爲一帙。每日晚吏散，輒校勘二卷，題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卷耳。今手澤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昔蕭繹江陵陷歿，不惜國亡而毀裂書畫。楊廣江都傾覆，不悲身死而取圖書。豈人之性之所著，生死不能忘歟？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猶斤斤愛惜，不肯留在人間耶？何得之難而失之易也！嗚呼，余自少陸機作賦之二年，至過遽瑗知非之兩歲，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爲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紹興五年玄黓涒月朔甲寅日，易安室題。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六〇 易安再適張汝舟，未幾反目，有啓事與綦處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駔儈之下材。」傳者無不笑之。

《老學庵筆記》卷二 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李氏嘲之曰：「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

《清波雜志》卷八 浯溪《中興頌碑》，自唐至今，題詠實繁。零陵近雖刊行，止薈粹已入石者，曾未暇廣搜而博訪也。趙明誠待制妻易安李夫人，嘗和張文潛長篇二。以婦人而廁衆作，非深有思致者能之乎。【略】頃見易安族人，言明誠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頂笠披蓑，循城遠覽以爲詩，得句必邀其夫賡和，明誠每苦之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八 右承務郎監諸軍審計司張汝舟屬吏，以汝舟妻李氏訟其妄增舉數入官也。其後有司當汝舟私罪徒，詔除名，柳州編管。李氏，格非女，能爲歌詞，自號易安居士。

作品本事

《雞肋編》卷中 靖康初，罷舒王王安石配享宣聖，復置《春秋》博士，又禁銷金。時皇弟肅王使虜，爲其拘留未歸。种師道欲擊虜，而議和既定，縱其去，遂不講防禦之備。太學輕薄子爲之語曰：「不救肅王廢舒王，不禦大金禁銷金，不議防秋治《春秋》。」其後，金人連年以深秋弓勁馬肥入寇，薄暑乃歸。遠至湖湘，二浙，兵戈擾攘，所在未嘗有樂土也。自是越人至秋亦隱山間，逾春乃出。人又以《千字文》爲戲曰：「彼則寒來暑往，我乃秋收冬藏。」時趙明誠妻李氏清照亦作詩以詆士大夫云：「南渡衣冠欠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又云：「南遊尚覺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後世皆當爲口實矣。

《浩然齋雅談》卷上 李易安紹興癸亥在行都，有親聯爲內命婦者，因端午進帖子。《皇帝閣》曰：「日月堯天大，璿璣舜歷長。側聞行殿帳，多集上書囊。」《皇后閣》曰：「意帖初宜夏，金駒已過矗。至尊千萬壽，行見百斯男。」《夫人閣》曰：「三宮催解粽，妝罷未天明。便面天題字，歌頭御賜名。」時秦楚材在翰林，惡之，止賜金帛而罷。意帖用上官昭容事。

《瑯嬛記》卷上引《文粹拾遺》 李易安《賀人孿生啓》中有云：「無午未

二時之分，有伯仲兩楷之侶。既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褓。」注曰：「任文二子孿生，德卿生於午，道卿生於未。張伯楷、仲楷兄弟，形狀無二。白汲兄弟，母不能辨，以五綵繩繫於臂，一繫於足。」

又卷中　易安以重陽《醉花陰》詞函致明誠，明誠嘆賞，自愧弗逮，務欲勝之。一切謝客，忘食忘寢者三日夜，得五十闋，雜易安作，以示友人陸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絕佳。」明誠詰之，曰：「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正易安作也。

又　趙明誠幼時，其父將爲擇婦。明誠晝寢，夢誦一書，覺來惟憶三句云：「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草拔。」以告其父。其父爲解曰：「汝待得能文詞婦也。『言與司合』是『詞』字，『安上已脫』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非謂汝爲詞女之夫乎？」後李翁以女妻之，即易安也，果有文章。易安結縭未久，明誠即負笈遠遊，易安殊不忍別，覓錦帕書《一剪梅》詞以送之。

《歷代詞話》卷二引《古今詞統》　《如夢令》，小石調曲。有傳自莊宗者，有傳自呂仙者。莊宗於宮中掘得石刻，名曰古記，復取調中二字爲名，曰「如夢令」。所謂「如夢，如夢，殘月落花重」是也。不知先曾有一闋云：「嘗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興盡欲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行鷗鷺。」（案，此爲李清照詞）傳是呂仙之曲。別刻又云無名氏作，非呂仙也。張宗端寓以新詞，曰「比梅」。近撰以莊宗「曾宴桃源深洞」，又名曰「宴桃源」。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李易安集》十二卷。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漱玉集》一卷，易安居士李氏清照撰。【略】別本分五卷。

《花菴詞選》　《漱玉詞》三卷。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漱玉集》一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易安居士文集》七卷（宋李格非女撰）。

又　《易安詞》六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易安集》十二卷。

《脈望館書目》　《李易安詞》一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漱玉詞》一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宋李清照撰。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漱玉詞》一卷，宋李清照撰。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九　《漱玉詞》一卷，勞巽卿手校本。宋李易安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漱玉詞》一卷，舊鈔本，宋李清照。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漱玉詞》一卷，宋李清照撰。汲古閣刊本，係《詩詞雜俎》本。

又《附錄》　毛氏與朱淑眞詞同刊，名《二妙集》。

又《續錄》　山左人詞集本一卷，附補遺、附錄各一卷。勞巽卿手校本。奚虛白鈔二卷本，與四印本異同甚多。西泠詞萃本。　四印齋刊本。

《章邱縣志》附刊本。　道光庚子泉唐女史汪玢刊本。　光緒二十六年廣益書局石印，與《斷腸詞》合刊本。　石印《漱玉詞箋》本。　冷雪盦鉛印《漱玉詞存》二卷本。

王鵬運《漱玉詞跋》　右易安居士《漱玉詞》一卷。按此詞雖見于《宋史・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世已久無傳本。古虞毛氏刻之《詩詞雜俎》中者，僅詞十七首。《四庫》所收，即是本也。此刻以宋曾端伯《樂府雅詞》所錄二十三首爲主，復旁搜宋人選本、說部，又得三十七首，都爲一集，而以兪理初孝廉《易安居士事輯》附焉。

趙萬里《漱玉詞輯本題記》　《漱玉詞》舊本分卷多寡頗不一，《直齋書錄解題》作一卷，《花庵詞選》作三卷，《宋史・藝文志》作六卷。然元以後無一存者。今所見虞山毛氏《詩詞雜俎》本，臨桂王氏四印齋本，俱非宋世之舊。毛本自云據洪武三年鈔本入錄。然如《浣溪沙》，繡面芙蓉一笑開」一闋，雖又引見《古今詞統》、《草堂詩餘續集》諸書，顧詞意儇薄，不似女子作，與易安他詞尤不類，疑所云非實。其本後錄入《四庫全書》，光緒間臨桂王氏校刻宋元人詞，始以《樂府雅詞》所載二十三首爲主，旁搜宋明選本、說部，又得二十七首，都爲一集，視毛本加詳。然眞贋雜出，亦與毛本若。且于《古今詞統》、《歷代詩餘》所引亦深信不疑，又不注所出，讀之令人如墜五里霧中。歲在己巳，余草《兩宋樂府考》，因繙《漱玉詞》，遇有他書引李詞者，輒條舉所出，校其異同，

始稍稍知毛、王二本俱不足取，而王本所載，亦未爲備也。爰于暇日，詳加斠正，錄爲定本。凡前人誤收諸作，悉入附錄，雖不敢謂一無舛誤，然視毛、王二本，似較勝一籌矣。萬里記。

藝文

劉辰翁《永遇樂》并序 余自乙亥上元誦李易安《永遇樂》，爲之涕下。今三年矣，每聞此詞，輒不自堪，遂依其聲，又託之易安自喻，雖辭情不及，而悲苦過之。 璧月初晴，黛雲遠澹，春事誰主。禁苑嬌寒，湖堤倦暖，前度遽如許。香塵暗陌，華燈明晝，長是懶攜手去。誰知道，斷煙禁夜，滿城似愁風雨。宣和舊日，臨安南渡，芳景猶自如故。緗帙流離，風鬟三五，能賦詞最苦。江南無路，鄜州今夜，此苦又誰知否。空相對，殘釭無寐，滿村社鼓。

吳寬《易安居士畫像題辭》 金石姻緣翰墨芬，文簫夫婦盡能文。西風庭院秋如水，人比黃花瘦幾分。

宋濂《題李易安所書琵琶行後》 樂天謫居江州，聞商婦琵琶，抆泪悲嘆，可謂不善處患難矣。然其詞之傳，讀者猶愴然，況聞其事者乎？李易安圖而書之，其意蓋有所寓，而永嘉陳傅良題識，其言則有可異者。余戲作一詩，正之於禮義，亦古詩人之遺音歟。其辭曰：佳人薄命紛無數，豈獨潯陽老商婦。青衫司馬太多情，一曲琵琶淚如雨。此身已失將怨誰，世間哀樂常相隨。易安寫此別有意，字字似訴中心悲。永嘉陳侯好奇士，夢裏謬爲兒女語。花顏國色草上塵，朽骨何堪污唇齒。生男當如魯男子，生女當如夏侯女。千年穢蹟吾欲洗，安得潯陽半江水。

李澄中《易安居士畫像題辭》 小窗簾捲早涼初，幸傍詞人舊里居。吟到黃花人瘦句，買絲爭繡女相如。

趙鈞彤《濟南秋夜與楊果亭小飲感賦九絕句》三 兩盞三杯敵暮寒，從教《漱玉》播騷壇。紅顏不嫁英雄死，我賦招魂哭易安。

王文璐《西江作論古五首》二 歐陽集裏《生查子》，辯定幽閨朱淑眞。更憶桑榆配駔儈，多應屈煞女才人。（德州盧氏力辯李易安改嫁之誣。）

民國《續修歷城縣志》卷一六任宏遠《柳絮泉李易安故宅》 爲尋詞女舍，卻向柳泉行，秋雨黃花瘦，春流漱玉聲。收藏驚浩劫，漂泊感生平。往昔風流在，猶傳樂府名。

李廷榮《易安居士故里詩》 閨秀鍾靈處，停車落日時。溪光留寶鏡，山色想蛾眉。九日黃花語，千秋幼婦辭。自隨兵舫去，誰更續江蘺。

孫原湘《聲聲慢》 易安居士千古絕調，當是德父亡後，無聊淒怨之作。玩其祭夫文云：「白日正中，嘆龐公之機捷；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此正所謂悲深也，豈有墓處厚書云云。偶與改七香言之，七香仿詞意作圖，予塡此解，爲居士一雪前謗，願普天下有心人同聲和之。 何須訴出，滿紙淒風，如聞欲語又咽。夢已無蹤，還似夢中尋覓。心頭幾許舊事，盡托與玉階殘葉。雨外雁，雁邊雲，併作一天秋黑。 我讀秋聲愁絕。千古恨，除非見伊親說。畫不能言，卻勝未曾省識。黃花尚憐瘦影，抱寒香共守寂寂。縱自怨，怎肯負霜後晚節。

王初桐《濟南竹枝詞》 簾捲西風重九時，銷魂第一李娘詞。不須更唱《聲聲慢》，說與紅牙陳盼兒。（趙明誠妻李清照《重陽・醉花陰》詞「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李祉《陳盼兒傳》：盼兒執牙板歌「尋尋覓覓」一句，上曰：「愁悶之詞，非所宜聽。」蓋即李清照《漱玉集》中《聲聲慢》也。）

周樂題李易安遺像》 曲眉雲髻屏鉛華，《漱玉詞》高自一家。幾閱滄桑遺像在，果然人瘦似黃花。 金石搜羅未覺疲，香焚燕寢伴吟詩。披簑頂笠裝尤好，風雪循城覓句時。 重叙遺編感故侯，艱難歷盡幾經秋。淒涼柳絮泉邊老，漫妒才人老不休。

《憩園詞話》卷四 秦瀛如觀察緗業【略】《高陽臺・張荔門山人取易安居士醉花陰詞意圖其小像於扇屬題》云：「碎玉無聲，凌波有影，分明靜治堂中。識盡淒涼，紗廚寶枕都空。黃花依舊如人瘦，悄無言，秋上眉峰。問緣何，鬬茗熏香，一例疏慵。 新詞自向烏闌譜，紀錄成《金石》，夫婦同功。散後雲煙，怕聽雨滴梧桐。風簽霜鬢添憔悴，怎琴心、老去偏工。莫憑他，野史荒唐，試認驚鴻。」

徐宗浩《題李易安看竹圖小像》 余覽其詞，悲其遇，爲重書影印，索俞滌煩撫《看竹圖》小照冠於卷首，並錄諸題於後。發潛闡幽，庶幾無憾。漫綴一絕，用志欣快。 高節凌雲自一時，嬋娟已有歲寒姿（借東坡句）。霜竿特立誰能撼，寄語西風莫浪吹。

姚鵬圖《題李易安酴醾春去圖》　漱玉新詞蓋代無，西風簾卷憶明湖。如何不寫黃花瘦，題作酴醾春去圖。　春去春來七百年，濟南故宅尚依然。近來花落無人管，斜日城西金綫泉。

卜綬章《題李易安酴醾春去圖》　周柳風情一代知，畫屏寫豔折花枝。酴醾如雪春如海，愁唱玲瓏《漱玉詞》。　春風畫筆豔生波，病酒悲秋百感多。顏色時光共流轉，滄桑萬劫拜維摩。

廖炳奎《柳絮泉詩二首》　龍潭西去趵泉東，錦繡才人住此中。過眼雲烟《金石錄》，年年惱恨是春風。　不將牙慧拾前人，譜出新詞字字新。一盞寒泉分柳絮，瓣香合供藕花神。

喬嶽《題李易安小像畫軸》　柳絮泉邊書滿樓，滄桑人物近千秋。莫將道韞誇同調，此是南朝女鄴侯。　兵火亂離金石殘，隨身卷軸壓征鞍。箇人不稱黃金屋，畫同縹緗堆裏看。

韓崇《寶鐵齋詩錄》　蔣大令因培燕園，爲李易安故宅，賦此柬贈一首。眉柳依然黛色橫，林泉今又屬元卿。東籬對客黃花瘦，南阮看人青眼明。金石已隨塵世散，梧桐猶作雨風聲。寓公自有淵源在，池上重題漱玉名。

王守恂《題李易安畫像》　一代文宗作女師，更從絹本得風姿。巖巖正氣朱元晦，未見吹求有貶詞。　五十孀幃已白頭，愴懷家國不勝愁。我朝自有盧敫後，千載浮言早罷休。

《題李易安看竹圖》　律協宮商說詞伯，錄存金石作文豪。我今解得丹青意，欲表清風立節高。

四印齋所刻《漱玉詞》題詞　李樹屏《浣溪沙》：卅一年華絕世姿，那堪垂老感流離，風懷爭似舊家時。　題句空留偕隱字，錦書愁寄送行詞，個人心事菊花知。　李葆恂：小別明湖近十年，濟南名士各風煙（明湖四客王午橋、徐慕雲，皆去濟南矣）。鵲華山色應無恙，誰吊詞人柳絮泉。　夫婿翩翩著作殊，三千金石自編摹。閨中別有消閑法，玉管新翻《打馬圖》。　白璧青蠅讒語疑，誰將史筆著冤詞。敫君《事輯》王郎刻，應感芳魂地下知（半塘新刊《漱玉詞》，附理初《事輯》於後）。　小影茶蘼劫火紅（往見易安「茶蘼春去」小影於葉丈湘雲處，今爲六丁取去矣），畫圖重見寫春風。裙邊袖角新題遍，若個詞華《漱玉》工。　王志修：金石編排脫稿初，歸來堂上賦閑居（歸來堂舊址，乾隆中，同邑李氏改名易安園，今亦荒蕪矣）。若論舊譜翻新調，夫婿才華恐不如（用鄉先輩漁村先生韻）。　衣冠南渡已無家，鍾鼎圖書載幾車？畢竟不須疑晚節，西風人自比黃花。　詞客爭傳《漱玉詞》《半塘老人新刊《漱玉詞》》。

故鄉眞恨我生遲，摩挲奇石題名在（石高五尺，玲瓏透豁，上有「雲巢」二隸書。其下小摩崖刻：「辛卯九月，德父、易安同記。」現置敝居仍園竹中），應記花前寫照時。　鄭孝胥：南渡遺塵流人伍，老去才名誰比數。歌詞憤激一世無，小朝廷人眞愧汝。畫圖省識舊詞女，比似黃花瘦幾許？趙侯贊之署德父，政和四年歲甲午。戎馬未窺想安處，歸來堂中正媚嫵。金石圖書翻記取，生小聰明喜自賭，暮年作序戒好古，訴述亂離備悽苦。何來《雲麓》與《苕溪》，不識紹興老命婦，《建炎要錄》尤莽鹵，理初編輯年可譜。行迹章章儼對簿，半塘老人刻樂府。殷勤佚篇手搜補，摹圖徵題更誌語。表微事較好奇愈，茶蘼雲巢今何所？惟有流傳《漱玉詞》，從此風霜照眉宇。

劉清韻《南歌子・觀李易安小像》　一代詞人冠，三生慧業編。吞雲嚼雪思清妍，恰怪柔情幽緒太纏綿。　霧縠輕籠體，長蛾淡掃煙。紅塵無計挽神仙，幸有丹青留住影蹁躚。

雜錄

《徐氏筆精》卷七　李易安，趙明誠之妻也。《漁隱叢話》云：「趙無嗣，李又更嫁非類。」且云：「其啓曰：『猥以桑榆之晚景，配此駔儈之下材。』」殊謬妄不足信。蓋易安自撰《金石錄後序》言「明誠兩爲郡守，建炎己酉八月十八日疾卒」，曾云：「余自少陸機作賦之二年，至過蘧瑗知非之兩歲，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其多也。」作序在紹興二年，李五十有二，老矣。清獻公之婦，郡守之妻，必無更嫁之理。今各書所載《金石錄序》皆非全文，惟余家所藏舊本序語全載。更嫁之說，不知起於何人，太誣賢媛也。《容齋隨筆》及《筆叢》、《古文品外錄》俱非全文。

盧見曾《重刊金石錄序》　德夫之室李清照，字易安，婦人之能文者。相傳以爲德夫之歿，易安更嫁，至有「桑榆晚景」、「駔儈下材」之言，貽世譏笑。余以是書所作跋語考之，而知其決無是也。德夫歿時，易安年四十六矣。遭時多難，具有蹤蹟。又六年，始爲是書作跋，是時年已五十有二。匪夏姬之三少，

等季隗之就木，以如是之年而猶嫁，嫁而猶望其才地之美、和好之情亦如德夫昔日，至大失所望而後悔，悔之又不肯飲恨自悼，輒諜諜然形諸簡牘。此常人所不肯爲，而謂易安之明達爲之乎？觀其淒經喪亂，猶復愛惜一二不全卷軸，如護頭目，如見故人，其惓惓德夫，不忘若是，安有一旦忍相背負之理。此子輿氏所謂好事者爲之，或造謗如《碧雲騢》之類，其又可信乎？易安父李文叔，即撰《洛陽名園記》者。文叔之妻，王拱辰之女，亦善文。其家世若此，尤不應爾。余因刊是書，而並爲正之，毋令後千載下，易安猶蒙惡聲也。

陳文述《題查伯葵撰李易安論後》 李清照再適之說，向竊疑之。宋人雖不諱再嫁，然考序《金石錄》時，年已五十有餘。《雲麓漫鈔》所載《投綦處厚啓》，殆好事者爲之。蓋宋人小說，往往污蔑賢者，如《四朝聞見錄》之於朱子，《東軒筆錄》之於歐公，比比皆是。嘗欲製一文以雪其誣，苦未得暇，今讀伯葵所作，可謂先得我心。

《問花樓詞話》 趙明誠妻易安居士，黃尚書妻惠齋居士，皆以過人才藻蒙污。易安文詞，具在其全集中，《雅雨堂金石錄序》曾爲之辨。近世俞君理初，就易安全集考證年月，引據舊聞，力爲昭雪。易安獲謗之由，始白於世。【略】先廣文云：南渡風氣，每藉端閨闥，陷人於罪，流傳至今，耳食者引爲故實，可慨之尤甚者也。

沈濤《瑟榭叢談》卷下 次雲出所藏元人李易安小像索題，余爲賦二絕句云：「《漱玉》聲疑響珮環，春殘幽恨苦相關。傷心柳絮泉頭水，種出蘼蕪綠遍山。」「月上新詞最斷腸，纏綿兒女意堪傷。不應人比黃花瘦，卻道全無晚節香。」嘗謂朱淑眞《菊花》詩「寧可抱香枝上老，不隨黃葉舞秋風」，實鄭所南《自題畫菊》「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二語所本。志節皦然，即此可見。《斷腸》一集，特以兒女纏綿寫其幽怨。「月上柳梢」詞見《歐陽公集》，明人選本嫁名淑眞，致蒙不潔之名，亟應昭雪。易安何等女子，況未亡時年已垂暮，汝舟之適，亦恐近誣。又《老學庵筆記》：「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李氏嘲之曰：『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放翁不曰「張汝舟妻」，而曰「趙明誠妻」，可見易安無改適之事。

符兆綸《明湖藕神祠移祀李易安居士記》 湖側舊有屋一楹，曰藕神祠，不知所祀何神。神像久毀。同人以湖山佳麗，主持宜得其人，因以易安居士代之。居士，濟南人，姓李氏，名清照，別號易安居士。宋文叔先生愛女，而諸城趙明誠之嘉偶也，其始終本末前人已別爲列傳。生平著述甚富，填詞若干卷，尤膾炙人口，非當日蘇、秦諸公所及，後來詞人沾污不少，固宜其俎豆不祧矣。世之少之者，獨以其晚年改適一節，此事自關倫紀，而居士生平大端所係，予不可無辨。居士以文叔爲父，得力於庭訓居多。而所適趙明誠，又以才人爲顯宦。其夫婦相篤，風雅相深，固宜超出尋常萬萬。惟刻燭裁箋，拈花索句，無愁不媚，脫口生香，放誕風流，宜若不自檢束，而不知居士乃才而深於情者也。情之深者，不能無所鍾，而必不妄有所鍾，妄鍾其情，非情也，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以其深於情，而即疑其薄於行，將世之口談周孔之書，躬履夷齊之行者，其生平宜斷斷無他，而所爲往往非人意計所及，又何說邪？抑當時范希文、辛稼軒、歐陽永叔諸人，以芬芳惻怛之懷，作爲纏綿倩麗之詞，而卒不失其爲正人君子，此尤章章也。明誠以建炎二年重起出山，三年召知湖州，於行在所病劇。居士聞信倉皇往視，至則明誠已卒。乃泣血磨墨，自爲文祭之。其後輾轉避難，所攜古器物半皆失去。便恐喪亡都盡，因取明誠在日所同著《金石錄》，序而藏之。自述流離，備極淒慘，至今讀之，尤覺怦怦。其去明誠之沒蓋已六年，年且五十有二矣。夫人當家國瑣尾之秋，艱難備嘗之際，睹物懷人，憂來不絕。又春秋代謝，行且就木，而猶欲依倚村夫，重調琴瑟，此尋常閨閣所不爲，而謂居士之才而爲之乎？且再適一事，亦非確有證據，不過就居士所書白樂天《琵琶行》中「老大嫁作商人婦」之語，遂疑其重過別船，江湖流落。此事前明宋文恪已爲辨之，不知此乃才人偶爾寄興。今有人焉，手錄鄭衛詩一冊，以資吟諷，見者遂謂其有桑間濮上之行，如之何其可也。嗟呼，風俗寖薄，人事難齊，古今來易節改行者，屈指良亦不少。即始宋祚鼎革，僉名降表，首列則謝道清，彼固一女子也。而絕世才華如趙王孫，隱忍偷活，亦復易仕他姓，尤甚太息。遭逢不幸，自立良難，丈夫且然，於弱女子何。有惟就居士之生平揆之，斷知其不出於是，萬一有之，吾不能不爲之惜。顧其香艷之才，沈博絕麗之學，何能不愛而慕之乎。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 《漱玉》、《斷腸》二詞，獨有千古，而一以「桑榆晚景」一書致誚，一以「柳梢月上」一詞貽譏。後人力辨易安無此事，淑眞無此詞，此不過爲才人開脫。其實改嫁本非聖賢所禁，《生查子》一闋亦未見定是淫奔之詞。此與歐公簸錢一事，今古嘵嘵辨論，殊可不必。不若竹垞翁之直截痛快曰：「吾寧不食兩廡豚，不刪風懷二百韻也。」

《**蓮子居詞話》卷二**　妃子沼吳，重歸少伯。美人亡息，再醮荊王。簡帙工訛，殊難理遣。世傳易安居士再適張汝舟，卒至對簿，有與綦處厚啓云云，爲時訕笑。今以《金石錄後序》考之，易安之歸德甫，在建中辛巳，時年一十有八。後二年癸未，德甫出仕宦。越二十三年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其明年建炎丁未，奔母喪。又明年戊申，德甫起復知建康府。又明年己酉春，罷職。夏，被旨知湖州。秋，德甫遂病不起。時易安年四十有六矣。越五年，紹興甲寅，作《金石錄後序》，時年五十有一。其明年乙卯，有上韓胡二公詩，猶自稱閨閣嫠婦，時年五十有二。豈有就木之齡已過，隳城之淚方深，顧爲此不得已之爲，如漢文姬故事。意必當時嫉元祐君子者，攻之不已，而及其後。而文叔之女多才，尤適供謠諑之喙。致使世家帷簿，百世而下，蒙詬抱誣，可慨也已。又《與綦處厚啓》云云，宋人說部多載其事，大抵彼此衍襲，未可盡信。《宋史》李文叔傳附見易安居士，不著此語。而容齋去德甫未遠，其載於《四筆》中，無微詞也。其失節之婦，子朱子又何以稱乎？反覆推之，易安當不其然。

陸心源《癸巳類稿易安事輯書後》　李易安改嫁，千古厚誣。歙人俞理初爲《易安事輯》以辨之，詳矣，備矣。惟張汝舟崇寧五年進士，毘陵人，見《咸淳毘陵志》。欽宗時，知紹興府，見《會稽志》。建炎三年，以朝奉郎直祕閣，知明州。十二月，召爲中書門下檢正諸房文字。四年，兼管安撫使。復以直顯謨閣知明州，見《四明圖經》。五月，上過明州，歷奉儉簡，遷一官。六月乞祠，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元年三月，往池州措置軍務，尋爲監諸軍審計司。二年九月，以妻李氏訟其妄增舉數入官，有司當汝舟私罪，徒，詔除名，柳州編管，見《建炎以來要錄》。則汝舟既確有其人，以李氏訟編管，亦確有其事。理初僅以怨家改啓，證易安無改嫁事，幾若汝舟亦屬子虛，不足以釋千古之疑，而折服李心傳之心。愚按：汝舟即飛卿之名，妻字上當奪趙明誠三字耳。高宗性好古玩，與徽宗同，汝舟必以進奉得官，因進奉而徵及玉壺，因玉壺之失而有獻璧北朝之誣，因獻璧北朝之誣，而易安有妄增舉數之報。復不然，妄增舉數，與妻何害？既不應興訟，朝廷亦豈爲準理耶？惟李氏被獻璧北朝之誣，人人代抱不平，故李氏一控，而汝舟即奪職編管。汝舟無可洩憤，改其謝啓，誣爲改嫁，認爲伊妻。其啓即汝舟所改，非別有怨家也。請列五證以明之：汝舟先官祕閣直學士，復官顯謨直學士，故曰飛卿學士。其證一也。頌金之謗，崇禮爲之左右得解，事在建炎三年，是時崇禮官中書舍人，故曰內翰承旨。汝舟之貶，事在紹興二年，則崇禮已爲侍郎、翰林學士，當曰學士侍郎，不得曰內翰承旨矣。其證二也。若《要錄》原本無趙明誠三字，注文既叙明李格非女矣，何不叙趙明誠妻改嫁汝舟乎？其證三也。男女婚嫁，世間常事，朝廷不須問，官吏豈有文書。啓云：弟既可欺，持官文書來即信。當指蜚語上聞，置獄而言。改嫁不必由官，有何官文書之有？其證四也。獻璧北朝，可稱不根之言。若改嫁確有其事，何得云不根之言？其證五也。心傳誤據傳聞之辭，未免疏謬，若謂採鄙惡小說，比附文案，豈張汝舟亦無其人乎？必不然矣。

《越縵堂讀書記》乙集　陸氏心源《儀顧堂題跋》十六卷，其中可取者甚多。其《書癸巳類稿易安事輯後》，【略】殊臆決不近理。案《嘉泰會稽志》載：宣和五年，張汝舟以降授宣教郎直祕閣，知越州。越爲望郡，是汝舟在徽宗時已通顯。《乾道四明圖經》載：建炎四年，張汝舟以直顯謨閣知明州，兼管內安撫使，數月即罷，《圖經》載：是年汝舟之前，已有劉洪道、向子恣二人。汝舟之後，爲吳懋，以建炎四年八月到任。是汝舟在州不過一、二月。《繫年要錄》載：紹興二年九月，汝舟除名時官止右承奉郎，則仕宦頗極沈滯，安見其以進奉得官？高宗頗好書畫，未聞其好器玩。易安《金石錄後序》言：聞張飛卿玉壺事發，在建炎三年九、十月間，時明誠甫於八月卒，高宗方爲金人所迫，流離奔竄，即甚荒閣之主，尚安得留心玩好，令人以進奉博官。汝舟之名，與飛卿之字，亦不相配合。且序言「飛卿所示玉壺，實珉也，旋復攜去」，則壺並不在德甫所，安得妄告朝廷，徵之趙氏？且《要錄》言：時建康置防秋安撫使，擾攘之際，或疑其饋璧北朝，言者列以上聞。或言：趙、張皆當置獄。是明謂言官所發，飛卿方有對獄之懼，豈有自發而自誣之理？易安《後序》亦謂：何人傳道，妄言頌金。是並無怨飛卿之事，安得謂人人代抱不平，易安故訟其妄增舉數以爲報復。至謂其啓即汝舟所改，尤非情理。汝舟以進士歷官已顯，豈肯自謂駔儈下才，及視聽才分，實難共處。且人即無良，豈有冒認嫠婦以爲己妻。趙、李皆名人貴家，易安婦人之傑，海內衆著，又將誰欺？雖喪心下愚，亦不至此。《要錄》大書「右承奉郎、監諸軍審計司張汝舟屬吏，以汝舟妻李氏訟其妄增舉數入官也。」其文甚明，安得謂妻上脫「趙明誠」三字？陸氏謂：妄增舉數，何與妻事，朝廷亦豈爲準理？則閨房之內，事有難言，增舉入官，欺罔朝廷，安得置之不理？此等事惟家人得知之，故發即得實。若它人之婦，何從知之。惟易安必無再嫁之事，理初排比歲月，證之甚明。今即《要錄》所載

此一節，覈其年月，更可瞭然。易安《金石錄後序》，自題紹興二年玄黓歲壯月甲寅朔，易安室題。《要錄》繫訟增舉事於紹興二年九月戊午朔，相去一月，豈有三十日內，忽在趙氏爲嫠婦，忽在張氏訟其夫，此不待辨者也。又易安於紹興三年五月上使金工部尚書胡松年詩，有「嫠家祖父生齊魯」之句，則易安以老寡婦終，已無疑義。《要錄》又載：紹興二年八月丙辰（是二十九日。是月戊子朔，《後序》題甲寅朔，蓋筆誤。甲寅是二十七日，或是戊子朔甲寅，脫戊子二字。又朔甲寅誤倒，古人題月日，多有此例。易安好古，觀其用歲陽紀歲，月名紀月可知），直祕閣、主管江州太平觀趙思誠守起居郎。思誠，明誠兄也，則是時趙氏尚盛，尤不容有此事。《要錄》又載：建炎三年閏八月，和安大夫開州團練使致仕王繼先，嘗以黃金三百兩，從故祕閣修撰趙明誠家市古器，兵部尚書謝克家言：恐疏遠聞之，有累盛德，欲望寢罷。上批令三省取問繼先，則所云徵及玉壺，傳聞置獄，當在此時。王繼先本姦黠小人，時方得倖，必有恫喝趙氏之事。而綦崇禮爲左右之，得白，故易安作啓以謝，至張汝舟妻李氏，或本易安一家，與夫不咸，訟訐離異，當時忌易安之才如學士秦楚材者（秦檜之兄，名梓），及被易安誚刺如張九成等者，因將此事移之易安（張九成爲紹興二年進士第一人，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易安因有桂子飄香張九成之譏，亦足證其嫠居無事。若方與後夫爭訟仳離，豈尚有此暇力弄狡獪乎）。或汝舟之妻，亦嫻文字，作文自述被夫欺凌毆擊之事，其訟妄增舉數時，亦必牽及閨門乖忤，自求離絕。及置獄根勘得實，並遂其請，後人因適皆李姓，遂牽合之，李微之亦不察而誤采之。俗語不實，流爲丹青，遂以漱玉之清才，古今罕儷，且爲文叔之女，德甫之妻，橫被惡名，致爲千載宵人口實。余故申而辨之，補兪氏之闕，正陸氏之誤，可爲不易之定論矣。況周儀按：易安如有改嫁之事，當在建炎三年明誠卒後，紹興二年汝舟編管以前。今據兪、陸二家所引，建炎三年七月，易安至建康，八月，明誠卒，四年，易安往台州，之越州，十二月，至衢州，紹興元年，復之越，二年，之杭。汝舟，建炎三年知明州，四年，復知明州，六月，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元年，往池州措置軍務，尋爲監諸軍審計司。二年九月，以增舉入官，除名編管。此四年中，兩人蹤跡判然，何得有嫁娶之事？舊說寃謬，不辨而明矣。因校越縵跋尾，書此以廣年未備。

王培荀《鄉園憶舊》卷二　盧雅雨先生《重刊金石錄叙》謂李易安作《金石錄跋》，時年已五十有二，必無更嫁之事，殆造謗如《碧雲暇》之類。宛平女史黃友琴，喜易安數百年覆盆昭雪，賦詩云：「李氏本清門，趙亦大族裔。淹通敵儒冠，文采蔑儕類。詎踰就木年，而違泛舟誓。金爲口所鑠，葵竟足不衛。卓哉都轉公，一語抉蒙翳。披雲始見天，湔雪洵快事。詞憐《漱玉》新，圖愛《打馬》慧。曠代有知己，九原當破涕。」按，易安不再嫁，前人已辨之，觀此詩益知盧公高識，非私於鄉人也。

端木埰《四印齋重刊漱玉詞序》　聖朝章志貞教，發潛闡幽。掃撼樹之蚍蜉，蕩含沙之虺蜮。凡在占華濡毫之彥，咸以彰善闡惡爲心，是以黝山兪理初先生著《癸巳類稿》，既爲昭雪于前，吾鄉金偉軍先生主戊申詞壇，復用參稽于後。皆援志乘，尚論古人，事有據依，語殊鑿空。吾友幼霞閣讀，家擅學林，人游藝圃。汲華劉井，擢秀謝庭。偶繙《漱玉》之詞，深恫爍金之謬。將刊專集，藉雪厚誣。以僕同心，屬爲弁首。嗚呼，察詞于差，論古貴識，三至讒亟，終啓投杼之疑；十香詞淫，竟種焚椒之禍。所期哲士，力掃妄言。如吾子之用心，恨古人之不見。苕華琢玉，允光淑女之名；漆室鉅幽，齊下貞姬之拜。光緒七年正月，古黎陽端木埰子疇序。

《賭棋山莊詞話》卷七　興公謂易安未嘗改嫁。以爲易安作《金石錄後序》在紹興二年，年五十有二，老矣。清獻公之婦（清獻應爲清憲，王阮亭《分甘餘話》曰：「閒中今古錄》論李易安晚節改適云，翁則清獻，爲時名臣。又引《瞿佑詩話》：「清獻名家厄運乖，羞將晚景對非才」云云。以挺之爲抃，謬矣。蓋以閱道謚清獻，而挺之謚清憲，故致此舛訛耳），郡守之妻，必無更嫁之理。持論精審，足爲賢媛洗寃。國朝諸老，如竹垞、西堂輩，悉衍其說。

《鷗波餘話》卷一　《頤道堂外集》有《題查伯葵撰李易安論後》絕句，序云：「李清照再適之說，向竊疑之。宋人雖不諱再嫁，然考易安作《金石錄後序》，時年已五十餘。《雲麓漫鈔》所載《投綦處厚啓》，殆好事者爲之。嘗欲製一文以雪其誣，苦未得暇，今讀伯葵所作，可謂先得我心矣。」詩云：「談娘善訴語何誣，卓女琴心事本無。賴有琵琶查八十，清商一曲慰羅敷。」但今所傳查梅史撰《篤谷集》並無《李易安論》，詩中亦無一字辨及易安者，不知何故。考乾隆中，盧雅雨都轉嘗作《金石錄序》，已爲易安辨寃。查君殆慮以蹈襲見譏，因此自刪所作。近見皖中兪理初孝廉《癸巳類稿》有《易安居士事輯》一篇，亦力辨其再嫁之事，徵引詳博，似過盧序。微嫌文太冗。茲節采其大略附此。【略】一篇名論，足洗漱玉沉寃。雖使查君出手，應亦不過如是，即雲翁亦

不爲虛賦題詞矣。

《**詞壇叢話**》　易安名清照，格非之女，嫁趙明誠。趙彦衛《雲麓漫鈔》謂易安再適張汝舟。《漁磯漫鈔》中，又作張汝舟，諸家皆沿其說。又僞撰易安投內翰綦公崇禮啓云，【略】。《漁磯漫鈔》中謂易安再適張汝舟，竟至對簿，啓在臨安時作。案，易安並無再適事，啓乃好事者僞作無疑。考《金石錄》語，辨之於後。

又　德州盧雅雨轉運使作《金石錄序》，力辨李易安再適之誣。【略】盧氏此辨，可謂精當。好古者愼勿隨波逐流，重誣古人也。余因錄易安詞，而附論之於此。

蕭道管《**彙集易安居士詩文詞敘**》　昔人有云：自遜、抗、機、雲之死，天地清靈之氣，不鍾於男而鍾於女，此譬言也。其實自牝雞無晨之說起，雄飛雌伏，本有偏重之勢。故即文章一事，婦女者流，寥寥天壤。一有其人，譽之者遂爲過情之言，詆之者反爲負俗之累。譽與詆，皆由於少所見而多所詫而已。易安再適之說，根於恃才凌物，忌者造言。爲之辨者，若盧雅雨之《金石錄序》，兪理初之《癸巳類稿》，吳子津之《蓮子居詞話》，亦詳且盡矣。然實有不煩言解者。世傳再適事，據所竄《上綦崇禮啓》耳。而中有內翰承旨之稱。按沈該《翰苑題名壁記》，建炎四年，崇禮除徽猷閣直學士，且出知漳州。而《金石錄後序》乃作於紹興二年。又明年《上胡韓二公詩》猶稱嫠婦，則其他尚何足與辨。夫易安五十三歲以前所作詩文，俱有年月事蹟可考，忌之者何不即其後之無可考者而誣之耶？殆所謂天奪之魄耶？易安所作，非尋常婦人女子批風抹月者所能。歸來堂之鬥茶，建康城上之披蓑戴笠，亦酸寒之樂事也。不幸而寡，又值天下大亂，奔遁靡有寧居，殆爲造物所忌使然耶？抑悲與樂之相尋，固消長之理有必然者耶？余向者嘗謂人生子嗣，一身憂樂不係乎是。而怪世之愚婦人，有子則不問賢愚美惡，愛惜有逾身命，無則終身大恨，凡百如意，不足以解憂，直若空生一世者。今觀易安之被誣，且詩文詞零落殆盡，論者以爲皆無子嗣之故。然則向之所謂愚婦人者，固不愚耶？抑子嗣之不肖者，亦雖有不必可恃耶？易安文字雖零落，而散見者猶復有此，故都爲一集，叙而存之。

胡世將

論　述

程俱《**吏部員外郎胡世將除監察御史制**》　以爾問學之美，推于流輩，才術之敏，見于已試。召對便殿，敷奏可觀。維持朝綱，肆以命爾。其祗厥職，尚有寵嘉。

李彌遜《**胡世將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知成都府制**》　具官某望重一時，才兼數器。文章可以華國，直節可以端朝。南土承流，咸歌召杜之政；北門視草，屢陳頗牧之謨。需作鎮於坤維，用借賢於禁路。樞廷寓直，寵以久虛；帥閫頒符，擢之不次。五十城之重寄，兆已見於夢刀；六千里之畏塗，諒無難於叱馭。力除宿弊，留愛遠民。昔文翁化行於禮樂之間，張詠政成於兵革之後。尚追前美，以茂遠圖。

張綱《**胡世將除禮部侍郎制**》　具官某風猷靜淵，器質通敏。蚤發揮于事業，浸揚歷于禁嚴。炳若詞章，深得代言之體；粹於議論，屢殫造膝之忠。畀方面以宣勞，總中權而兼制。化行里俗，荒疇漸復於春耕；令肅兵屯，外戶不聞於夜閉。方渴論思之助，宜還表著之聯。往副六卿，遂典三禮。夫出維周翰，既已臻賣刀買犢之風；則入備漢儀，豈復憂拔劍擊柱之事。勉勵夙夜，用副簡求。

胡寅《**胡世將兵部侍郎制**》　具官才氣敏達，輔以藝文。由持橐之近聯，當維藩之重寄，具有聲實，孚于師言。兹用召還，爲小司寇。今四郊多壘，姦宄竊發。爾其思明邦禁，詰暴亂之道，祗佐戎辟，勿以有司自處。尚克欽哉。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胡承公集》十卷，《資古紹志集》十卷。【略】早受知晁無咎。建炎南渡，嘗直學士院，終於資政殿學士、川陝宣撫使。爲文敏贍溫雅，掌書命頗有能聲。喜聚金石刻，效歐公《集古錄》爲《資古紹志集》，序云以成其先人之志，故以「紹志」目其書。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胡忠獻集》六十卷。【略】金人敗盟，繼吳玠之後，經畫守禦，以迄和議再成。分疆未定，死於河池。世將好古博雅，有《資古紹志錄》，仿《集古錄》，跋尾亦見集中。

傳記

《**宋史**》卷三七〇《**胡世將傳**》　胡世將字承公，常州晉陵人，宿之曾孫。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范汝爲寇閩，以世將爲監察御史、福建路撫諭使。【略】遷尚書右司員外郎，又遷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兼修政局。坐言者落職奉祠。未幾，除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入爲禮部侍郎，改刑部。出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使。【略】除兵部侍郎，復知鎮江府。未幾，召爲給事中兼侍講，直學士院，復遷兵部侍郎。尋以樞密直學士出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略】紹興九年，〔吳〕玠卒，以世將爲寶文閣學士，宣撫川陝。時關陝初復，朝廷分軍移屯熙、秦、鄜延諸道。明年夏，金人陷同州，入長安，諸路皆震。【略】不數日，〔吳〕璘捷于石壁及扶風，金人逡巡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詔除端明殿學士。十一年秋，朝廷復用兵。會母喪，命起復，遂復隴州，破岐下諸屯，又取華、虢，兵威稍振。未幾，瘍發於首。除資政殿學士致仕，恩數視簽書樞密院事。卒，年五十八。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胡承公集》十卷、《資古紹志集》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胡忠獻集》六十卷。端明殿學士晉陵胡世將承公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八　《胡承公集》十卷、《資古紹志集》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胡世將集》十五卷。　又，《忠獻胡公集》六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胡世將集》六十卷。

藝文

鄭剛中《祭胡宣撫文》　惟公高文大筆，時所推重。凡燦然朝廷之上者，皆公之華藻。收爲韜略，出護諸將，則三軍持循，咸父母公而相保。嗚呼哀哉！此一時英特之士，兼資文武之才，乃上所貴重以爲寶者也。歲在壬戌，見公河池，野鶴丹砂，不足以比氣象顏色之好也。季春之初，背云有瘍，曾不兼旬，人也哭不愁遺之老。嗚呼哀或！泰山之裂，當兆於夢，曷不治之於其早也？總帳之間，泣者呱呱，阿郎可憐而幼女僅離於抱。我緣使事，在天一涯，涕目持觴，痛宵載之臨道。嗚呼哀哉！扁舟東下，萬事已矣。其留於此者，數載戰守之名，其載以歸者，《資古紹志》未成之稿也。嗚呼哀哉，尚享！

沈晦

論述

蔡崇禮《朝奉郎充集英殿修撰知婺州沈晦可除徽猷閣待制制》　具官某頃由西掖，出殿方州。屬暴敵之猖狂，正鄰邦之擾攘。躬在守臣之責，力圖禦敵之方。事不辭難，克狥國家之急；鋒無敢犯，遂寬民社之憂。宜有寵光，以爲旌勸。其升華於禁職，俾增重於守符。尚懋爾庸，嗣有褒典。

張擴《沈晦降左朝散大夫制》　具官某頃帥長沙，實臨孔道。屬他郡姦贓之惡，抵海南流竄之刑，行賄遁逃，政當所部，爾任按察，若罔聞知。失職瘝官，咎將誰執？姑從貶秩，用示薄懲。往祗寬恩，尚務循省。

袁燮《跋宣和六年御製賜沈晦》　沈公晦萬言正對爲天下第一，既而致身侍從，直道進退，蔚爲名臣。其曾孫臨川法曹燧示臣以聞喜宴所賜御詩。既見當時寵光之盛矣，而復以乃祖奏議一巨編，俾臣觀之，忠鯁深切，皆足以感

格君心，興起世道。臣益知徽祖所以簡拔眞才，蓋不專取象術之學。嗚呼偉哉！

傳記

《宋史》卷三七八《沈晦傳》 沈晦字元用，錢塘人，翰林學士沈遘孫。宣和間進士廷對第一，除校書郎，遷著作佐郎。金人攻汴京，借給事中，從肅王樞出質斡離不軍。【略】京城陷，邦昌僞立，請金人歸馮澥等，晦因得還，眞爲給事中。高宗即位，【略】除集英殿修撰、知信州。帝如揚州，將召爲中書舍人，侍御史張守論晦爲布衣時事，【略】不果召，知明州，移處州。帝如會稽，移守婺州。【略】進徽猷閣待制。以言者論晦妄用便宜指揮行事，降集英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復徽猷閣待制、知宣州，移知建康府。甫踰月，以御史常同論罷。紹興四年，起知鎭江府、兩浙西路安撫使。【略】劉麟入寇，世忠拒于揚州，晦乞促張俊兵爲世忠援，趙鼎稱晦議論激昂，【略】然晦不爲世忠所樂，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起爲廣西經略兼知靜江府。【略】進徽猷閣直學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改潭州，提舉太平興國宮，卒。晦膽氣過人，不能盡循法度，貧時尤甚，故累致人言。然其當官才具，亦不可掩云。

紀事

《能改齋漫錄》卷一四 沈晦元用，宣和間以代筆獲罪。既脫籍，遂中首選。時主司問《易》數，元用素留意，遂中第一人。有啓謝主文孫仲益，孫答云：「偶一時困刀筆於吏前，不崇朝動聲名於天下。雖萬人吾往矣，非特掉三寸之舌，於十九人之中，借前箸以籌之。故能知一日之差，在八百年之後。」謂此也。劉方明昉謂予云：「宣和辛丑歲，當廷試，是時已備《易》數爲問。偶方臘爲亂，議者謂當求直言，徽宗因封祕問題，以待後舉。梁師成得之，以授沈，故沈有素備。」

《宋歷科狀元錄》卷四 〔沈〕晦赴省，至天長道中，夢身騎大鵬搏風而上，因作《大鵬賦》以記其事，已而果魁天下。

又 晦未赴殿試時，偶見古物擔上有舊書一小本，取視之乃曆書也，以十餘金易以歸，且觀之終篇。未幾，廷試策問曆數，晦未始經意，殊覺惘然，因追思所見曆書以對，不復遺忘。策成，與大問悉契，自謂神助，喜不自勝。已而唱名，果擢第一，豈偶然哉？（《投轄錄》）

陳淵

論述

劉一止《陳淵陳確除監察御史制》 勅具官某：御史列職，皆耳目之官，非胸腹有治具，足以廣朕聰明者，弗以授也。爾淵論議堅正，學有家法；爾確執義退默，蓄養邃深。朕得於所聞審矣。文昌六屬，政事出焉。糾其稽違慢命者，以告於上而賞罰之，爾之職也。尙其勉之。

《詩話總龜》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詩話》 田承君云：歐陽公晚年最喜陳知默詩，至云修方且欲學之。陳詩不多見，承君但見其兩聯云「平地風煙橫白鳥，半山雲木卷蒼藤」，「雲埋山麓藏秋雨，葉脫林梢帶晚風」。

沈度《默堂先生文集序》 陳公知默以剛明果毅之姿，得師友源流之正。自其少也親炙了翁，而翁器之，謂能任重而致遠。及其後見龜山先生，師事執經，不憚寒暑。其始遺之以書，致篤信好學之義與孳孳爲善之說，及夫伊尹之所覺、周公之所思、孔子之所貫、顏子之所樂，而質諸龜山。自是服勤三紀，漸摩道德之場，明致知格物之理，究窮六經，考其至當之歸。其著述微辭奧義，窮幽探賾，使斯文之不墜，爲世模楷，豈區區漢唐之士以多文自富，務爲辭章，以驚眩末俗所可比儗哉？故平居踐履，立朝進退，莫不以是，無慙古人之大節，果以是垂後而名世。不幸遭擯斥于時宰，不大施于用，而齎志以沒，學者至今悲之。余昔從公受業左右幾二十年，嘗以存誠齋銘示諸學者，謂萬物皆備于我，非自外得，反求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合內外，同物我，無分

於天人。且成己乃所以成物，學者有進於斯，則何患不造古人之域？

楊萬里《默堂先生文集序》 默堂先生，楊氏之高弟也，且親焉。吾聞其人矣，吾仰其風矣，未見其書也。問諸〔陳〕瓘，則有文集若干卷。就求而觀之，其詞質而達，其意坦而遠，其氣暢而幽。至於立朝廷，當言責，正君心，排權臣，蹇蹇不折也，是豈今之所謂文哉？蓋道學之充乎其中而溢乎其外，形乎其躬而聲乎其言者歟！

袁說友《跋默堂先生帖》 今觀默堂先生帖，其論王氏之學，憂深思遠，而獨要其終，一歸於國家治亂之所繫，極而至於華戎之變。【略】而先生亦曰：「誰實兆之。」天下之患，其極故如此也。先生方輕一身如鴻毛，嫉權臣如犬彘，國論未定，死且弗卹，故讜言一發而身已斥去。然至今數十載，其憑藉扶持，生民陰受其賜而不可窮者，淵源所漸，其及人之遠又如此。余三復此帖，終日不能釋手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默堂集》二十卷。【略】淵爲楊時弟子，傳程氏之學，故上殿劄子首闢王安石。又如詆秦檜，糾莫將、鄭億年，論宰執不職，皆侃侃不阿。其他議論時政，亦多切實。爲詩不甚雕琢，然時露眞趣，異乎宋儒之以詩談理者。惟與翁子靜論陶淵明，以不知義責之，未免講學諸人好爲高論之錮習。又力崇洛學，而於陳瓘之事佛獨津津推獎，亦未免牽於私情，不爲至公耳。

《宋百家詩存》卷一〇《默堂集》 兒時動止不凡，瓘器之，謂能任重致遠者。後從龜山楊時傳二程之學，矻矻不倦，漸摩道德，究窮六經，得師友淵源之正。

《曉登嚴陵釣臺》 《載酒園詩話・宋・陳淵》：幾叟詩又勝簡齋，《曉登嚴陵釣臺》曰：「溪山有底好？適契貧士欲。敢論生不侯，但喜夢非僕。攜笻縱朝步，初日穿林麓。西風扶兩腋，一舉千里鵠。」意氣不凡，下語亦甚新警。

傳記

《宋史》卷三七六《陳淵傳》 陳淵字知默，南劍州沙縣人也。紹興五年，給事中廖剛、中書舍人胡寅朱震、權戶部侍郎張致遠言：「淵乃瓘之諸孫，有文有學，自瓘在時，器重特甚，垂老流落，負材未試。」充樞密院編修官。會李綱以前宰相爲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辟爲制置司機宜文字。七年，詔侍從舉直言極諫之士，胡安國以淵應，召對，改官，賜進士出身。九年，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略】鄭億年復資政殿學士、奉朝請，召見于內殿。淵言：「億年故相居中之子，雖爲從官，而有從賊之醜，乞寢其職名。」不報。億年，右僕射秦檜之親黨也，由是檜怒之。除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以祖名辭。改宗正少卿，以何鑄論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五年，卒。

紀事

陳淵《跋定交篇後》 始余見敬思於荊州，傾蓋如故，經月而復別。時敬思遊京師，余適有感焉，爲此文欲以寄之，因循未果，蓋崇寧三年也。其後敬思亦請昏於楊氏。又四年，復會於餘杭之官舍，日侍先生之側，益以親狎，志同而道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則向之所期於敬思亦既得之矣，此文遂不出。大觀二年春，偶于故藁中見之，因語及焉。敬思聞而欲之，謂余曰：「吾二人之相得，今非昔也。則此文宜若無用矣。然以爲無所用而棄之，不若錄以相遺，庶以識吾二人者之初心爲不偶然也。」因忘其語言之不工，不辭而授之。

《南宋館閣錄》卷七 陳淵字幾叟，劍浦人。〔紹興〕八年八月以爭臣瓘侄孫賜進士出身。

《宋元學案》卷三八 先生幼穎悟異常兒，得聞家學。十有八歲，首領鄉薦，名聲藉甚，顧慊然以所學不在是。聞楊文靖得伊洛之傳，上書執弟子禮，以伊尹之所覺、周公之所思、孔子之所貫，顏子之所樂請益焉。文靖得書，以爲深識聖賢旨趣，遂以子妻之。

著錄

沈度《默堂先生文集序》 余服膺高堅，因得其遺文五百一十四篇，釐爲二十二卷，序而刊之，廣諸同志。【略】紹興十七年三月日，門人沈度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默堂集》二十二卷，宗正少卿延平陳淵知默撰。

《文淵閣書目》卷九　《陳默堂文集》，一部八冊，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陳淵《默堂集》二十二卷。

《内閣藏書目錄》卷三　《默堂先生文集》八冊，全。宋紹興間陳淵著，凡二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默堂集》二十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陳淵撰。【略】(淵)嘗牓所居之室曰默堂，其門人沈度編次詩文，因以名集。凡文十二卷，詩十卷。【略】《宋史・藝文志》載淵集二十六卷，詞三卷，此本止二十二卷，未知爲傳寫脱佚，或《宋史》字誤。又別本十二卷，題曰《存誠齋集》，蓋淵嘗以《存誠齋銘》示學者，故後人以名其集。有文無詩，第一卷末較此本少啓三篇，第九卷末較此本少書二篇，字亦多訛闕，未若此本之完善也。

《結一廬書目》卷四　《默堂先生文集》二十二卷，宋陳淵譔，明小草齋影宋鈔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默堂先生文集》二十二卷，影宋鈔本。曹倦圃、朱竹垞藏書。門人沈度編。

趙萬里《四部叢刊三編影印默堂先生文集跋》　右《默堂先生文集》二十二卷，宋陳淵撰。【略】《直齋書錄解題》載淵集卷數與此本合。《宋史・藝文志》則稱二十六卷、詞三卷。此本有詩無詞，《宋志》所載，蓋別本也。此本首葉有「影寫崑山徐氏傳是樓所藏宋槧本」一行，知從舊本傳錄。卷二十二第十葉因原本字跡糢糊，故脱去《楊補之所藏了齋書佛語》一文，共三十七行。檢《四庫全書》所錄鮑士恭家進呈本亦闕，然庫本幷第九葉《書蕭茂德楚詞後》及第十二葉《書了齋筆供養發願文》亦闕而不載，則尤在此本下矣。此本有「東郡楊氏宋存書室珍藏」、「東郡楊紹和字彦合藏書之印」、「彦合珍存」諸印，知是海源閣故物。繭紙精寫，乃康、乾間人手跡，彌可珍也。

藝文

胡寅《祭陳少卿幾叟》　人生孰不有知兮，惟無學之足患。束帶秉笏，孰不慕君兮，能行義之爲難。昔先覺曰龜山丈人兮，實伊洛之回、騫。公服膺其左右兮，由綠髮而華顛。有諫大夫了翁兮，匪躬蹈難而不變。謂公爲吾賢孫兮，付志業之未宣。公受資既遠絕於人兮，天又玉之以百艱。偉發身於英妙兮，落組麗而雄健。中優柔以饜飫兮，求精粹而窮研。探圖奥發其秘兮，坦坦道而是踐。後來者雜沓横出兮，邁五十矣而青綸。沉伏百寮之下兮，突晝冷而蔬飯。羞折腰於五斗兮，亦何冀乎九遷。凜大冬萬木慄以標兮，獨長松鬱乎蒼翠。倘匠石欲成廈屋兮，無寧棄而弗挺。遂觀珍於玉海兮，遂佐御史而執憲，遂進預七人之列兮，遂掌禮樂而司存。皇清問訪古道兮，又前席於講幄之筵。公以所受於師者兮，單厥心而薦聞。以所承於家者兮，祗乃事而辯論。何忽然而去國兮，曾坐席之未溫。主施厚庸酬答兮，道不可枉以求安。知我者相期於國士兮，胡敢衆人而報恩。耿薄雲之乎太空兮，輕塵棲裊裊乎弱管。據鐘鼎豈不有命兮，還食薇於故山。強哉矯不變塞兮，亦得正而斃焉。予先君子器愛兮，逮晚歲而益敦。既論獻於冕旒兮，復重之以婚姻。公歸兮邈無緣一訣兮，寫繢綷陳以斯盤。想危坐抵掌而快談兮，難庶幾於復見。生晝明死夜悄兮，達者未怛而興嘆。惟善人之云亡兮，悵此道之何寄？既清芳颺於罔極兮，紛身外其又奚言？

李處權

論述

綜論

李處權《崧庵集序》　處權未冠，始學詩於先君，一日謂處權曰：「《三百篇》詩之祖也，六義存焉。至《六月》序篇，卒之以《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詩之道豈小補哉？小子識之。」處權再拜，服膺而退。既冠歸洛，則又

學詩於鄉先生段處厚約，亦一日謂處權曰：「昌黎公作《薦士》詩，序詩之高下得失，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學者當於此求，外此非吾所知也。」處權敬佩書紳，于今不忘。處權固陋，既不敢墜先君之訓，又不敢負段丈之教，雖羈旅鞍馬，疾病呻吟，拳拳之思終在是也。昔人所謂「目瞑知深搜，吻動覺苦思」與夫鉤章棘句，月鍛季鍊者，自謂有焉。【略】平生之力盡於此矣。不自知其不可也。異時陽翟陳叔易恬嘗語孫正夫端曰：「恬歸自岷峨，行六千里，復見中州知舊，其氣不衰文益進者李巽伯而已。」汪內相藻彥章、程紫微俱致道，皆極力推稱，口之不置。故一時名流勝士，翕然相與。衢守張巨山嶸嘗遺處權書云：「近朱希眞報巽伯，寄示《夢歸》古賦，文采不減兩漢，字畫遠追晉宋，當今第一流也。公有此客，顧不佳哉？」處權繇是稍得自信，而其志益確，不知老之已至，身世皆寓於其中，而未始語人，亦難與世俗道也。暇日拾掇次第，粗成編綴，名之曰《崧庵集》。後日有能敦義愛，半夜走緘書，俾作者序而傳之耶。或謂玄尚白，用覆醬瓿耶，則不敢知也。

李處全《崧庵集序》 崧庵兄世父仲子也，人物高秀，山立玉舉。世父愛之，早付以衣鉢。在政、宣時與陳叔易、朱希眞皆以詩名。中更兵火奔迸，遇物託興，亦未嘗一日廢。紹興甲子而後，齒益高，家益貧，用心益苦，句法益老，始與少作不類。然暮年頗艱出，故不多見。噫，詩果能窮人，抑窮而後工耶？審如是，則詩固人所忌也。【略】兄嘗自叙作詩本末，獨幸偶存，較之今所亡則甚夥，而先後亦失次矣。異時復有得焉，當爲別集。處全行年五十，而學益落，雖嘔出肺肝，望古人地位終不能到，一燈弗焰，愧負識別，慨然雪涕，書所欲言，不文其辭也。淳熙六年歲在己亥八月望日，弟處全謹題。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崧菴集》六卷。【略】處權承其世學，標新領異，別出以清雋之思，於詩道頗爲深造。處全序稱其「齒益高，心益苦，句法益老，與少作不類」，是其覃思吟咏，老而彌工。雖原帙散佚，東京與南渡以後所作，互相糅雜，不復能以年歲辨析，而總其大概，五言清脫瀏亮，略似張耒；七言爽健伉浪，可擬陳與義。在當時實一作手。

分論

《送二十兄還鎮江》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〇馮班評：笋過于母，有何不應？及人之松只是新松耳。紀昀評：第三句拙。純是自道胸懷，題中忽開新境，語亦清遒。

傳記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〇《送二十兄還鎮江》 方回評：李處權字巽伯，洛陽人，邯鄲公淑之後。有《崧庵集》。宣和間與陳叔易、朱希眞以詩名。南渡後嘗領三衢。

《宋詩紀事》卷四一 處權字巽伯，洛陽人，邯鄲公淑曾孫。宣和間，與陳叔易、朱希眞以詩名。南渡後，嘗領三衢。有《崧菴集》。

著錄

李處權《崧庵集序》 五十年間，作古賦五，古詩三百，律詩一千二百，雜文二百，長短句一百，平生之力，盡於此矣，不自知其不可也。【略】暇日拾掇次第，粗成編綴，名之曰《崧庵集》。

李處全《崧庵集序》 紹興己巳，余與兄合幷於武林者逾月，將行，飲餞浙江上，臨分哽愴不忍別，且道家世斯文之屬。後六年，兄歿於荆州，蓋不獲再見矣。諸子流落湖外，遺編斷藁，多爲喜吟詠者持去，心常慊焉。陳君安民惠伯調官中都，因過余溧陽，暇日語長沙佳士有劉氏伯仲，廬陵人，自其先世喜與賢士大夫游，兄建炎末避地客其家，其調護甚至。舊所藏詩文頗多，或者久假而不歸，每恨不獲鋟版，與吾人共之。因裒輯少日所記與十數年來摭拾得之於親舊間者四百餘篇，寄惠伯使歸諸劉氏，以滿其好事樂善之意。【略】異時復有得焉，當爲別集。【略】淳熙六年歲在己亥八月望日，弟處全謹題。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李崧庵詩集》，一部三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處權《崧庵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崧庵集》六卷，永樂大典本，宋李處權撰。【略】其集諸家亦不著錄。【略】今其集傳本已絕，獨《永樂大典》中有之，且尋

檢各韻，處權自序及其從弟處全原序、邵驥原跋，一一具在。【略】謹採掇排比，以體區別，釐爲六卷，仍以原序跋分繫前後，俾將來有以考見焉。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續錄》《崧庵集》六卷。【略】莫郡亭、八千卷樓均有鈔本。

藝文

呂本中《簡李巽伯》愛酒舊無敵，能詩新有聲。荒城時過我，長句屢尋盟。厭病時招客，因行不計程。祇應有餘暇，未肯賦《閑情》。

郭印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雲溪集》十二卷。【略】觀所作《養生歌》及《讀易》諸詩，蓋有得於導引之術者。其交游最密爲曾慥、計有功等，皆一時博雅之士，則印亦勝流矣。【略】其詩才地稍弱，未能自出機杼，而清詞雋語，瓣香實在眉山。以視宋末嘈雜之音，固爲猶有典型矣。

傳記

《宋詩紀事》卷三九　印，成都人。政和中進士。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　郭（邗）〔印〕，蜀人，父絳，以至孝有聲鄉里。先生貢上庠，中第，官終部刺史。秦相檜與先生有庠序舊，絕弗與通。歷相三郡，家食十八年。晚號亦樂居士。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郭印《雲溪集》，一部六冊，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郭印《雲溪集》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雲溪集》十二卷，永樂大典本，宋郭印撰。印詩數百篇，散見《永樂大典》各韻中，皆題曰《雲溪集》，而《宋史・藝文志》及諸家書目均未著錄。【略】今據《永樂大典》所載，分體編輯，釐爲十二卷。

蔡絛

論述

《梁谿漫志》卷八　蔡絛姦人，助其父爲惡者也，特以在兄弟間粗親翰墨，且嘗上書論諫，故在當時稍竊名。著書甚多，大抵以姦言文其父子之過，此固不足怪。至《談叢》所載其家佞幸濫賞，可醜可羞之事，反皆大書特書以爲榮。此乃竄南荒時所作，至是猶不悟，眞小人而無忌憚者哉！

《訴神文》　汪應辰《題蔡絛訴神文》：崇觀以後，世之大體雖可見，而其詳不得聞矣。觀此文，絛出官纔一年遭所生母喪，除喪則入館，明年爲侍從，蓋僅二十許歲爾。嗚呼，亦異哉！及其流落困危，聲寃籲天，所謂不德余以騶壯，姑尤余以速老耶？

紀事

《能改齋漫錄》卷一二　宣和五年十月乙丑，臣寮言：「徽猷閣待制蔡絛

私撰文一編，目爲《西清詩話》，其論議專以蘇軾、黃庭堅爲本。」奉聖旨，蔡條特落職勒停。

《獨醒雜志》卷二　蔡條約之，好學知趨向。爲徽猷閣待制時，作《西清詩話》一編，多載元祐諸公詩詞。未幾，臣寮論列，以爲條所撰私文，專以蘇軾、黃庭堅爲本，有誤天下學術，遂落職勒停。

著錄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　苕溪漁隱曰：《西清詩話》，蔡百衲條所撰也，已嘗行於世矣。

《獨醒雜志》卷二　條爲徽猷閣待制時，作《西清詩話》一編，多載元祐諸公詩詞。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二　《西清詩話》三卷，題無爲子撰，或曰蔡條使其客爲之也。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蔡條《西清詩話》三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西清詩話》一卷，蔡條。

《萬卷堂書目·雜文類》　《西清詩話》一卷。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西清詩話》三卷二本，無爲子撰，綿紙精鈔。

《讀書敏求記》卷四　《西清詩話》三卷，題無爲子撰。

《季滄葦藏書目》　《西清詩話》一本，鈔。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西清詩話》三卷二冊，宋無爲子撰，舊鈔本。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鐵圍山叢談》五卷，蔡條撰。謫鬱林博白時所作。

《趙定宇書目》　《稗統》第三十三冊：《鐵圍山叢談》。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鐵圍山叢談》五卷，宋蔡（十）〔條〕。

《讀書敏求記》卷三　《鐵圍山叢談》六卷。蔡條《鐵圍山叢談》，類書中刊行者止十之二，此則嘉靖庚戌雁里草堂舊寫本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一　《鐵圍山叢談》六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蔡條撰。【略】《文獻通考》作五卷，此本實六卷，或《通考》爲傳寫之誤歟。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鐵圍山談叢》六卷，宋蔡條撰。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元版書目》　《鐵圍山叢談》，雁生草堂本，述古堂藏，六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六三　《鐵圍山叢談》六卷，舊鈔本。宋蔡條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七　《鐵圍山叢談》六卷，舊鈔本，題百衲居士蔡條。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四　《鐵圍山叢談》六卷，宋蔡條撰。知不足齋本。學海類編本。淡生堂餘苑本。嘉靖庚戌雁里草堂鈔本，足，鮑氏據以付刊。

又《續錄》　舊鈔本。說庫本。古今說海本。

《藝風藏書續記》卷八　《鐵圍山叢談》，舊鈔本。蔡條撰，吳尺鳧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鐵圍山叢談》六卷，宋蔡條撰。清乾隆嘉靖間鮑廷博刻知不足齋叢書本，傅增湘校幷跋，二冊。《鐵圍山叢談》六卷，宋蔡條撰。清雍正五年徐應占鈔本，季錫疇校幷跋。一冊。

朱弁

論述

朱弁《風月堂詩話序》　予在東里，于所居之東、小園之西，有堂三楹。壁間多皇朝以來諸名卿畫像，而文籍中多與左、司馬、班、韓、歐、蘇數公相對。以其地無松竹，且去山水甚遠，而三徑閑寂，庭宇虛敞，凡過我門而滿我座者，唯風與月耳。故斯堂也，以風月得名。又予心空洞無城府，見人雖昧平生，必出肺腑相示，以此語言多觸忌諱而招悔吝。每客至，必戒之曰：「是間止可談風月，捨此不談而泛及時事，請醻吾大白。」厥後山淵反覆，兵火肆虐，堂于

茲時均被赭垣之酷，風月雖存，賓客安往？予復以使事羈絆漯河，閱歷星紀，追思曩游風月之談，十僅省四五，乃纂次爲二卷，號《風月堂詩話》，歸詒之孫。異時幅巾林下，摩挲泉石時取觀之，則湊洧風月猶在吾目中也。

《宋史》卷三七三《朱弁傳》　弁爲文慕陸宣公，援據精博，曲盡事理。詩學李義山，詞氣雍容，不蹈其險怪奇澀之弊。

《詩藪》雜編卷六　朱弁少章，世知其節行而不知其能詩，詩亦罕傳，惟元好問所選，諸體略備。蓋弁羈虜中歷歲，詩皆中州所作，元取以鄭重其集耳。五言律多整峭，忠義之氣愊鬱篇章，匪直中州諸子，即南渡不數見。其句如「已負秦庭哭，終期漢節回」，「霜清穫稻日，風急授衣天」，「朔晦中原隔，風煙上巳疑」，「山藏千疊秀，雲結四垂陰」，「黃雲縈晚塞，白露下秋空」，「輪仄初經漢，光分半隱城」，「不知垂老眼，何日睹龍顏」，「誰知度江夢，日夜繞行宮」，皆可取，惜諸體非所長也。「嘆馬角之不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弁《祭徽宗文》也，用修誤爲洪忠宣。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六　《曲洧舊聞》十卷，【略】書中多述北宋遺事，足資史家考證。

傳記

《宋史》卷三七三《朱弁傳》　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略】既冠，入太學，晁說之見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略】靖康之亂，家碎于賊，弁南歸。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詔補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爲通問副使。至雲中，見粘罕，邀說甚切，粘罕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略】〔紹興二年，王〕倫將歸，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詬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乃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訣後使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爾！」乃具酒食，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于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金人知其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略】十三年，和議成，弁得歸。【略】秦檜惡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秘閣。有司校其考十七年，應遷數官，檜沮之，僅轉奉議郎。十四年卒。

《中州集》卷一〇《朱奉使弁》　（存目）

《宋詩紀事》卷四三　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建炎初，授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副王倫使金通問，被拘凡十九年。紹興十三年，始與洪皓、張邵南歸，易宣教郎，直秘閣，主管佑神觀，卒。有《聘游集》、《轎軒唱和集》、《曲洧舊聞》、《風月堂詩話》行世。

紀事

作家逸事

《中州集》卷一〇朱弁《**李任道編錄濟陽公文章與僕酬製合為一集且以雲館二星名之僕何人乃使與公抗衡獨不慮公是非者紛紜於異日乎因作詩題于集後俾知吾心者不吾過也庚申六月丙辰江東朱弁書**》　絕域山川飽所經，客蓬歲晚任飄零。詞源未得窺三峽，使節何容比二星。蘿蔦施松慚弱質，蓂葭倚玉怪殊形。齊名李杜吾安敢，千載公言有汗青。

又《有感》　容貌與年改，鬢毛隨意斑。雁邊雲度塞，鳥外日銜山。仗節功奚在，捐軀志未閑。不知垂老眼，何日睹龍顏。

《**皇朝名臣言行續錄》卷五**　公以使事未報，憂憤得目疾，其抑鬱愁嘆無慘不平之氣，一於詩發之，號《聘游集》。

《**雲莊四六餘話**》　朱弁字少張，晁以道一見喜之，歸以從女。弁以啓謝之云：「事大夫之賢者，以其兄子妻之。」六蜚在維揚，授閤門宣贊舍人，副王

倫出疆，拘在虜庭，因王歸賓，表于上云：「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飛雪窖；攀龍髯而莫上，淚灑冰天。」上覽之感愴，留匈奴十九年，紹興壬戌始與洪忠宣、張待制俱南歸，易文資。文公乃其族，既卒，爲作行狀，尤忠簡作誌銘，葬于西湖之上。

作品本事

《曲洧舊聞》卷一 晁以道嘗爲余言，本朝人物之盛，自國初至昭陵時，幷從江南來。【略】慶曆間，人材彬彬，號稱衆多，不減武宣者，蓋諸公實有力焉，然皆出于大江之南，信知山川之氣，蜿蜒磅礴，眞能爲國英俊也。余嘗因賦《澄心堂紙》記其事，以告後來之秀。

又卷四 歐公作《花品》，目所經者，纔二十四種。【略】其中姚黃尤驚人眼目，花頭面廣一尺，其芬香比舊特異，禁中號一尺黃。予在南平城，作《謝范祖平朝散惠花》詩云：「平生所愛曾莫倦，天遣花王慰吾願。姚黃三月開洛陽，曾觀一尺春風面。」蓋記此事也。祖平字淮夫，忠文公之諸孫，以雄倅致仕，居許下被俘，惠予花時六十一歲矣。

《宋稗類鈔》卷三 建炎初，朱弁孝章，以兩宮通問使爲金人所拘，亦作徽廟哀辭，其序曰：「臣等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異域殊鄉，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嘆馬角之未生，魂銷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王倫自金還，得其辭，帝讀之爲灑涕。官其子三人。

著錄

《宋史》卷三七三《朱弁傳》 有《聘游集》四十二卷、《書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骫骳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

洪适《轄軒唱和集序》 右《轄軒唱和集》三卷，紹興六月庚戌，先君及張公邵、朱公弁自燕還，途中相唱酬者。中興以來，出疆者幾三十輩，或留或亡，得生渡盧溝而南有三人而已。初，朔庭因赦宥，許使者歸其鄉，諸公懲久縶，幸稍南，率占籍淮北，唯先君與二公以實告。既約和，於是淮以南者乃得歸。八月戊戌先君至，辛丑張公至，乙巳朱公至。九月乙卯，先君以徽猷閣直學士入翰林，是月甲子，出爲鄉州。後四年南遷。八年薨。又三年賜謚忠宣。張公以修撰秘閣主佑神觀，是年出居明州，後六年待制敷文閣，六年爲池州，明年卒。朱公以直秘閣亦主佑神觀，明年卒。先君字光弼，饒州人。張公字才彥，和州人。朱公字少章，徽州人。

月觀道人《風月堂詩話跋》 右《風月堂詩話》二卷，得之於永城人朱伯玉家，斷爛脫誤，蓋北方所傳本也。【略】故爲鈔之楮中，而識於篇末如此。咸淳壬申嘉平月交年節，月觀道人誌。

《玄賞齋書目》卷七 朱少章《風月堂詩話》。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四 《風月堂詩話》一冊二卷，朱弁，廣秘笈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風月堂詩話》一卷，宋朱弁。

《讀書敏求記》卷四 《風月堂詩話》三卷，宋朱弁少章著。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風月堂詩話》二卷，內府藏本。宋朱弁撰。

《結一廬書目》卷四 《風月堂詩話》二卷，舊鈔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風月堂詩話》二卷，宋朱弁撰。廣祕笈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風月堂詩話》三卷，宋朱弁撰，明寫本，棉紙藍格。

《遂初堂書目·小說類》 《曲洧舊聞》。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曲洧舊聞》一卷、《雜書》一卷、《骫骳說》一卷，直秘閣新安朱弁少章撰。【略】《骫骳說》者，以續晁無咎《詞話》。

《文淵閣書目》卷八 朱弁《曲洧舊聞》，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朱弁《曲洧舊聞》一冊。

《趙定宇書目》 《稗統》第三十六冊：《曲洧舊聞》。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曲洧舊聞》十卷三本，朱弁字少張。舊鈔。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曲洧舊聞》十卷，浙江汪汝璵家藏本。

《藝風藏書續記》卷二 《曲洧舊聞》十卷，影宋寫本。宋朱弁撰。【略】後

有「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本」一行。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六**　《曲洧舊聞》十卷，舊鈔本。宋朱弁撰。【略】此本凡涉宋帝皆提行，蓋依宋刻也。前有萬曆乙巳八月丙午孫鑛記。

又　《曲洧舊聞》十卷，明刊本。此嘉靖間義興沈氏刻本，板心有「楚山書屋」四字。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　《曲洧舊聞》十卷，宋朱弁撰。明嘉靖三十四年沈敕楚山書屋刊本。

又　《曲洧舊聞》十卷，宋朱弁撰。清汪汝瑮刊本，甚精。據跋以舊鈔本校刊。前有清高宗題詩。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曲洧舊聞》十卷，宋朱弁撰。明嘉靖三十四年沈敕楚山書屋刻本，邵恩多跋，二冊。《曲洧舊聞》十卷，宋朱弁撰。明純白齋刻本，四冊。

藝文

朱熹《祭叔祖奉使直閣文》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月戊子朔二十日丁未，從孫具位熹敢昭告于故五十六叔祖父奉使直閣府君、故五十六叔祖母恭人王氏之墓：惟昔鼻祖，德潛弗升。施及後人，克濟其美。公仗漢節，立哭虜庭。白首來歸，無所汙涅。而熹先子，亦翔天朝。適以此時，遭讒去國。死生契闊，遂以終天。今四十年，熹復來此。無所肖似，寵秩橫加。能薄幸多，仰愧前烈。恭惟明詔，全節是褒。照弟煢然，亦霑祿仕。瞻望封闕，來拜公祠。惟公不亡，歆此誠意。尚饗！

王似

張綱《王似除資政殿學士川陝宣撫使制》　具官某直方而不撓，篤實而有容。雅高拯溺之材，遡大川而必濟；見謂剸煩之手，投利刃以皆虛。屬此艱難之時，備更中外之任。純誠彌篤，丕績具昭，簡在深衷，可膺重寄。顧西南之外屏，壯形勝於本朝，師徒久勞，疆埸多事。雖戎律已勤於妙算，而軍容未正於中權。載詢僉言，肆時改命，陟隆名于秘殿，總大柄于師干。是爲圖任之公，勉赴功名之會。予欲尊主威而強國，爾則撫御於全師；予欲禦外侮以息民，爾則布宣於威令。祇服明訓，益勵遠猷。

綦崇禮《徽猷閣待制通議大夫知慶陽府王似可差知成都府制》　具官某贍智通方，周才濟物。垂紳鳴玉，久聯侍從之班；分閫析符，屢典藩宣之寄。頃更方面，實莅慶陽。羌戎綏服其風聲，吏士畏安其教令。念威邊乘塞，雖資方叔之壯猷；而化俗使民，更籍文翁之善政。其易夢刀之任，勿辭叱馭之勤。勉爾令圖，寬予憂顧。

《浩然齋雅談》卷上　王似《賀太常丞兼翰林權直》一聯云：「白也無敵，雅宜翰林供奉之才；赤爾何如，暫習宗廟會同之事。」

又　〔王似〕又《賀司業除翰苑》云：「國子先生，晨入太學；翰林學士，夜對禁中。」

朱淑真

論述

綜論

魏仲恭《斷腸詩集序》　比往武陵，見旅邸中好事者，往往傳誦朱淑真詞。每竊聽之，清新婉麗，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豈泛泛者所能及，未嘗不一唱而三歎也。早歲不幸，父母失審，不能擇伉儷，乃嫁爲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鬱不得志，故詩中多有憂愁怨恨之語。每臨風對月，觸目傷懷，皆寓於詩，以寫其胸中不平之氣，竟無知音，悒悒抱恨而終。自古佳人多命薄，豈止顏色

如花命如葉耶！觀其詩，想其人，風韻如此，乃下配一庸夫，固負此生矣。其死也，不能葬骨於地下，如青冢之可弔，幷其詩爲父母一火焚之，今所傳者，百不一存，是重不幸也。嗚呼冤哉！

孫壽齋《斷腸詩集後序》 有如朱淑眞，稟嘲風詠月之才，負「陽春白雪」之句，凡觸物而思，因時而感，形諸歌詠，見於詞章，頃刻立就。一唱三歎，聽之者多，和之者少，可謂出群之標格矣。夫何耦非其佳，而匹非其良，使人有齊人之譏，而形「非匹」之誚者，深爲可惜。非惟斯人之懷不可遏，誦此篇章，于愚亦不能自默矣。

《太平清話》卷三 孟淑卿，蘇州人，訓導澄之女。工詩，號荊山居士。嘗論朱淑眞詩曰：「作詩貴脫胎化質，僧詩無香火氣乃佳，鉛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

楊維楨《書氏雪齋絃歌集序》 女子誦書屬文者，史稱東漢曹大家氏。近代易安、淑眞之流，宣徽詞翰，一詩一簡，類有動于人，然出于小聽挾慧，拘于氣習之陋，而未適乎情性之正。比大家氏之才之行，足以師表六宮，一時文學而光父兄者，不得並議矣。

潘是仁《宋元百家詩本斷腸集引》 朱淑眞者，宋之女郎，生而穎慧，稍長喜近楮研，曹大家、謝道蘊流亞也。惜其藁砧非匹，含思念情，悒悒不遂。使爾雎鳩相叶，如徐淑、秦嘉也者，互爲愛慕，其唱和奚啻倍蓰？即不然，當時得遇善誘之吉士，臨邛卓氏，無俟新寡，斷腸詩化作消魂句矣，如紅顏薄命何！吾於淑眞，不能無遺憾云。潘是仁識。

杜瓊《題朱淑真梅竹圖》 《梅竹圖》幷題，爲女子朱淑眞之蹟。觀其筆意詞語皆清婉，似非女人之所爲也。夫以朱氏乃宋代能文之女子，誠閨中之秀，女流之傑者也。惜乎恃其才贍，擬古人閨怨數篇，難免哀傷嗟悼之意。不幸流落人間，遂爲好事者命其集曰《斷腸詩》，又謂其下嫁庸夫，非其佳配而然。不亦冤乎哉！嗚呼！人之一念，不以自防，則身後之禍，遂致如此。

《西湖遊覽志餘》卷一六 朱淑眞者，錢塘人。【略】其夫村惡，簾篠戚施，種種可厭。淑眞鬱鬱不得志，作詩多憂愁怨恨之思，時牽情于才子，竟無知者，悒悒抱恚而死。【略】其詩云：「靜看飛蠅觸曉窗，宿酲未醒倦梳妝。強調朱粉西樓上，愁裏春山畫不長。」又云：「門前春水碧於天，坐上詩人逸似仙。彩鳳一雙雲外落，吹簫歸去又無緣。」又云：「鷗鷺鴛鴦作一池，須知羽翼不相宜。東君不與花爲主，何似休生連理枝。」又題《圓子》云：「輕圓絕勝雞頭肉，滑膩偏宜蟹眼湯。縱有風流無處說，已輸湯餅試何郎。」蓋謂其夫之不才，匹配非偶也。【略】淑眞同時有魏夫人，亦能詩。嘗置酒以邀淑眞，命小鬟隊舞，因索詩，以「飛雪滿羣山」爲韻。淑眞醉中援筆賦五絕云：「管絃催上錦裀時，體態輕盈祇欲飛。若使明皇當日見，阿蠻無計誑楊妃。」又云：「香茵穩襯半鉤月，往來凌波雲影滅。絃催拍緊促將遍，兩袖翩然作回雪。」「柳腰不被春拘管，鳳轉鸞回霞袖緩。舞徹伊州力不禁，筵前撲簌花飛滿。」又云：「占斷京華第一春，清歌妙舞實超羣。只愁到曉人星散，化作巫山一段雲。」又云：「燭花影裏粉姿閑，一點愁侵兩點山。不怕帶他飛燕妬，無絃逐拍省弓彎。」不惟詞旨艷麗，而舞態之妙，亦可想見也。

《名媛詩歸》卷一九 朱淑眞，浙人也。文章出艷，才色清麗，實閨門之罕。因匹偶之非倫，勿遂素志，賦《斷腸集》十卷，以自解鬱鬱不樂之恨。臨安王唐佐爲傳，以述其始末。吳中大夫集其詩二百餘篇，宛陵魏仲泰爲之序。

鄒琥《彤管遺編》後集 淑眞姓朱，浙人也。文章幽怨，才色清麗，實閨門之罕。因匹偶之非，忽遂素志，嘗賦斷腸哀怨之詩，以自解鬱鬱不樂之恨。

處囊齋主人輯《詩女史纂》 朱淑眞，錢塘人，幼警慧，工詩書，風流蘊藉。早歲不幸，父母不能擇伉儷，乃嫁爲市井妻。其夫村惡，簾篠戚施，種種可厭。淑眞抑鬱不得志，作詩多憂怨之思，以寫其不平之憤，時牽情于才子，竟無知音，悒悒抱恚而死。其《清晝》詩云：「竹搖清影罩幽窗，兩兩時禽噪夕陽。謝卻海棠飛盡絮，困人天氣日初長。」

《蟬精雋》卷一四 宋朱淑眞，錢塘民家女也，能詩詞，偶非其類，而悒悒不得志，往往形諸語言文字間。【略】所著有《斷腸集》十卷，傳於世。王唐佐爲之傳。後村劉克莊嘗選其詩，若「竹搖清影罩紗窗，兩兩時禽噪夕陽。謝卻海棠飛盡絮，困人天氣日初長」之句，爲世膾炙。嘗賦詠史詩云：「筆頭去取萬千端，後世由他恣意瞞。王伯謨分心與跡，到成功處一般難。」非婦人可造。當時趙明誠妻李氏，號易安居士，詩詞尤獨步，縉紳咸推重之。【略】以是方之，淑眞似不及也。然易安晚年失節汝舟，而爲其所薄，至與咎處厚。手劄言：「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駔儈之下才。」而淑眞怨形流蕩，至云：「欲將一卷傷心淚，寄與南樓薄倖人。」雖有才致，全德寡矣。

王士禄《宮閨氏籍藝文考略》 《玉鏡陽秋》云：「唐宋以還，閨媛篇什流

傳之多，無過淑眞者。然筆墨狼藉，苦不易讀，枳棘之芟，菁華且翳，世本濫收，亦奚以爲也？」故僕于唐宋以還閨媛詩，刪錄之嚴，亦無過淑眞者。詞自宋人語，即不盡工者，亦多可存。

《渚山堂詞話》卷二　聞之前輩，朱淑眞才色冠一時，然所適非偶，故形之篇章，往往多怨恨之詞，世因題其稿曰《斷腸集》。大抵佳人命薄，自古而然，斷腸獨斯人哉！古婦人之能詞章者，如李易安、孫夫人輩，皆有集行世，淑眞繼其後，所謂代不乏人。【略】咏雪《念奴嬌》云：「斜倚東風，渾漫漫，頃刻也須盈尺。」已盡雪之態度。繼云：「擔閣梁吟，寂寥楚舞，空有獅兒隻。」復道盡雪字，又覺蘊藉也。咏梅云：「濕雲不渡溪橋冷，嫩寒初破霜風影。溪下水聲長，一枝和月香。」別閨云：「拂拂風前度暗香，月色侵花冷。」梨花云：「粉淚共宿雨闌珊，清夢與寒雲寂寞。」凡皆清楚流麗，有才士所不到，而彼顧優然道之，是安可易其爲婦人語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斷腸集》二卷。【略】淑眞錢塘女子，自號幽棲居士，嫁爲市井民妻，不得志以沒。【略】其詩淺弱，不脫閨閣之習，世以淪落哀之，故得傳於後。

朱惟公《校點本朱淑真斷腸詩詞序》　宋朱淑眞，海寧人，居寶康巷。《西湖游覽志》云：「在湧金門內，如意橋北。」或曰錢塘下里人，世居桃村。幼警慧，善讀書，文章幽艷，曉音律，工繪事。《杜東原集》有朱淑眞《梅竹圖題跋》，《沈石田集》有《題淑眞畫竹詩》。其家有東西園、西樓、水閣、桂堂、依綠亭諸勝。父官浙西，嗜古玩。夫姓失考。《賀人移學東軒》、《送人赴試禮部》二詩，似贈外之作。其後官江南，淑眞從宦，常往來吳、越、荊、楚間。舊云「下嫁市井庸夫」，說殊悠謬，不足信。以意揣之，其夫殆一俗吏，或恆遠宦于外，淑眞未必皆從，容有賓滔陽臺之事，未可知也。故《恨春》云：「春光正好多風雨，恩愛方深奈別離。」《初夏》云：「待封一掬傷心淚，寄與南樓薄倖人。」《惜春》云：「願教青帝長作主，莫遣紛紛點翠苔。」皆爲此發。它作多思親感舊之什，語頗悽怨，意各有指。歿後，宛陵魏端禮輯其詩詞，名曰《斷腸集》，非淑眞自題也。然集中詩句用「斷腸」二字，竟有數處之多。如《恨春》云：「梨花細雨黃昏後，不是愁人也斷腸。」《秋夜有感》云：「哭損雙眸斷盡腸，怕黃昏後到昏黃。」《長宵》云：「魂飛何處臨風笛，腸斷誰家搗夜砧？」《悶懷》云：「針綫懶拈腸自斷，梧桐葉葉剪風刀。」又云：「芭蕉葉上梧桐雨，點點聲聲有斷腸。」《中秋聞笛》云：「自是斷腸聽不得，非干吹出斷腸聲。」《九日》云：「去年九日愁何限，重上心來益斷腸。」《傷別》云：「逢春觸處須縈恨，對景無時不斷腸。」《謁金門》云：「滿院落花簾不捲，斷腸芳草遠。」以此爲名，誰曰不宜？

《詞壇叢話》　朱淑眞詞，風致之佳，情詞之妙，眞不亞於易安。宋婦人能詩詞者不少，易安爲冠，次則朱淑眞，次則魏夫人也。

《白雨齋詞話》卷二　朱淑眞詞，才力不逮易安，然規模唐五代，不失分寸。如「年年玉鏡臺」及「春已半」等篇，殊不讓和凝、李珣輩。惟骨韻不高，可稱小品。

《蕙風詞話》卷四　李易安時代猶稍後于淑眞，即以詞格論，淑眞清空婉約，純乎北宋。易安筆情近濃至，意境較沈博，下開南宋風氣，非所詣不相若，則時會爲之也。

分論

《立春前一日》　《名媛詩歸》卷二〇：「如綫」，人能言之。「著春工」，梨雨蘭風，并同一致，媚絕幽絕。

《立春古律》　《名媛詩歸》卷一九：（停杯不飲待春來）「待」字情深。（「生菜」二句）上句幽事，下句媚事，合寫作聯，質文俱奧。（管入新年百事諧）俗句。

《絕句二首》一　《名媛詩歸》卷二〇：（作惡東風特地寒）酒力不勝，卻罵東風作惡，女人情態，大約如此。　自攜孤緒，轉使助愁。

又二　《名媛詩歸》卷二〇：（新春不換舊情懷）語甚菲。　《古今女史》：「新春」句，詞簡情多。

《春霽》　《名媛詩歸》卷一九（淡薄輕寒雨後天）妙在寫雨後輕霽輕陰光景。（「弄晴」兩句）「於中」字新，轉「分外」則板而腐。（年年來到梨花月）「來到」字好。　《古今女史》：別是鮮妍，不似尋常癡膩。

《新春》　《名媛詩歸》卷一九：（樓臺影裏蕩春風）「影裏蕩」，甚遠，甚媚。（草色乍翻新樣綠）貼「草」字微甚。（「鶯唇」二句）圓聲欲接，輕影同移，覺新春景事，湛然入懷。（聊把新詩記風景）「記風景」，文人粧點韻事如此。末句何以遂敗？

《晴和》《名媛詩歸》卷一九：（苔徑無風蝶自由）「自由」二字，寫出栩栩殷勤、輕颺薄媚之態。（芳草寒餘綠漸稠）寒餘黏着芳草上，靜氣通微。（寂寂珠簾歸燕未）問歸燕可憐。（子規啼處一春愁）卻是一春愁，憂思之理，宛轉難明。《古今女史》：《草堂》、《詞品》唾餘可鑄。

《春陰古律二首》一《名媛詩歸》卷一九：（芳意被它寒約住）用意深摯，忽然宛動。《古今女史》：一結妙絕，詞人擬和不得，方知其佳。

又二《名媛詩歸》卷一九：（情懷常是被春欺）「被春欺」，說情懷可笑。（一陣輕寒微雨時）澹散而幽。《古今女史》：此首末二句，雖淡而味自長。又云：二詠皆佳，前工後脫。

《又絕句》《名媛詩歸》卷一九：（從教天氣作春陰）幽恨極矣，故以嬌橫語鎮之。

《問春古律》《名媛詩歸》卷一九：（桃李無言祇惱人）出口穎秀。（粉淚洗乾清瘦面）瘦面用「清」字妙。《古今女史》：末二句口頭語，一轉跌間，無限幽恨。

《傷春》《名媛詩歸》卷一九：（無聊酒獨親）著「無聊」二字，泫然欲淚。

《春日感懷》《名媛詩歸》卷一九：（傷春二月中）不說傷春，已覺意動而情紛。（「惜花」二句）用「嫌」字、「怯」字，細碎，然二句中只承上「二月中」三字耳。（那堪蝶夢空）「蝶夢空」不甚雅。

《中春書事》《名媛詩歸》卷一九：（風弄花香作瑞煙）香作煙不必言矣。花着輕風，敧依歷亂，其間風花相接處，正可想出「煙」字意在，惜「瑞」字，殊少韻耳。

《又絕句》《名媛詩歸》卷一九：其琢句亦極香奩之秀。

《春日即事》《名媛詩歸》卷一九：「漁船隔岸歌」，無「靜聽」二字更好。

《春詞二首》一《名媛詩歸》卷一九：「屋嗔」二字，思理馳驟，獨見奇奧。「初夢斷」幽秀沉密。（數朵柔纖小杏花）句細而幽。（祇慚辜負好年華）辜負年華，不作怨語，着「自慚」二字更深。《古今女史》：此詩中兩聯，疏雋不可言。

又二《名媛詩歸》卷二〇：（「故園」句）「夢魂同」，說得「懷」字深。

《約遊春不去二首》一《名媛詩歸》卷二〇（「去戶欲行」二句）幽憂之思，不堪共對。

又二《名媛詩歸》卷二〇：（「少年意思懶能酬」二句）幽恨之極，直欲自廢，此處殊不堪言。

《喜晴》《名媛詩歸》卷二〇：（「柳眼窺春淺放青」）「淺放青」字染閑情。

《春日雜書十首》一《名媛詩歸》卷二〇：（春來春去幾經過）「幾經過」，排宕得妙。（不似今年恨最多）「不是」不可作「不似」，此甚有別。（照人清夜欲如何）「欲如何」，問得怨苦。《古今女史》：末句若問語，深怨。

又二《名媛詩歸》卷二〇：（「嫩草破煙」二句）用意琢句亦自秀。《古今女史》：秀色可餐。

又三《名媛詩歸》卷二〇：（「蜂蝶自知新得意」二句）寫出蜂蝶得意情狀，象物能細。《古今女史》：末一句，喜不入感傷惡徑。

又四《名媛詩歸》卷二〇：（柳垂新綠膩煙光）柳色如見。（紫燕惺鬆語畫梁）「惺鬆」二字，盡紫燕神情意態。（日移花影上窗香）已輕動矣，妙在「上窗香」三字，掩映聲光，悠然微會。《古今女史》：結出一「香」字，便較「月移花影上欄杆」句，更微更妙。

又五《名媛詩歸》卷二〇：（捲簾月挂一鉤斜）「捲簾」字有情。（凝情羞對海棠花）「凝情」不敢對，卻不能不對也。「羞」字是無可奈何之詞。

又六《名媛詩歸》卷二〇：（不爲容易見芳菲）直得妙。《古今女史》：末句有「姑酌金罍」之意。

又七《古今女史》：起句韻色俱佳，「篩」字新奇的確。

又八《名媛詩歸》卷二〇：（一年好處清明近）「近」字微動。（翠深紅淺似關愁）「似」字自猜自疑，有幽怨不足之意。

又九《名媛詩歸》卷二〇：「柳色新」、「似藏鴉」，揣摩得妙。《古今女史》：（似欲藏鴉柳色新）意幽景妙。

又一〇《名媛詩歸》卷二〇：（惜花翻作爲花羞）「惜」字、「羞」字，皆無倫序，總是愁緒所觸，無端自生。（「呢喃飛過雙雙燕」二句）想出雙雙燕有嗔意，妙得情會，傷心極矣。微緒靈心，澄涵愁恨，躊躇難盡。

《晚春會東園》《名媛詩歸》卷一九：（舉杯和淚送春歸），寫得慘然。

（「鷓鴣有意留殘景」二句）「有意」、「無情」，遂成套語。

《晚春有感》《名媛詩歸》卷二〇：（卻扇羞花春已空）「卻」字、「羞」字、「春已空」字，着得微妙。只須用字作意，自不落廓落一派。（春不歸來夢不通）「春不歸來」，斬截得可傷。《古今女史》：末二句作飄蕩之態，含情甚長。

《暮春三首》一《名媛詩歸》卷一九：（落花飛絮便相關）輕動。（「綠槐高柳」二句）結得澹宕。

又二《名媛詩歸》卷一九：（碧沼荷錢小葉圓）「小葉」字，妙甚。（眼前芍藥恣連顛）芍藥上着「眼前」二字，便不膚淺。（穀雨初晴四月天）氣候爽朗。《古今女史》：「清明」二句，畫長人困，適其時也。

又三《名媛詩歸》卷一九：「鶯先覺」，「蝶未知」，聲影徘徊。

《恨春五首》一《名媛詩歸》卷一九：（槐嫩風高麥秀寒）甚鬆秀。

又二《名媛詩歸》卷一九：（「春光正好須風雨」二句）于恩情中說出怨恨，時序與人事一般說便深。（淚眼謝他花繳抱）「繳抱」字奇奧。（「鶯鶯燕燕休相笑」二句）恨語，狠語。

又三《名媛詩歸》卷一九：（暗把後期隨處記）「隨處記」，心想細而冷。《古今女史》：「閑將清恨倩詩嘲」，一語獨造。

又四《名媛詩歸》卷一九：（鶯梭柳綫織春愁）句雖纖尚不傷格，若上句則醜態盡矣。（紅葉成詩想到秋）詩成想到秋，傷心中語。

又五《名媛詩歸》卷一九（柳色陰陰暗畫牆）「暗畫牆」，脈脈自恨。《古今女史》：起語趣甚。

《春夜》《名媛詩歸》卷二〇：（杜鵑聲裏祇顰眉）「祇」字自安，而猶不可耐。《古今女史》：秀甚。

《元夜三首》一《名媛詩歸》卷一九：（窗上梅花瘦影橫）語句雖平，稍不俗。

又二《名媛詩歸》卷一九：寫筆駢麗，殊乏風姿，則木強；紺碧無益也。

《元夜遇雨》《名媛詩歸》卷二〇：（「危樓十二」二句）不必深思，卻使傷情。

《雨中寓懷》《名媛詩歸》卷二〇：（慳澀春光不放寬）「慳澀」二字絕奇，似作較量語。（「萬紫千紅」二句）只輕削壓不定耳。

《夜雨二首》一《名媛詩歸》卷二〇：（我將好況供陪夢）「供陪夢」，則況之無聊可知矣。卻說自將好況，其幽憂不足處，只堪自知。（只恐燈花不耐寒）燈花猶不耐寒，人獨何以耐寒也？意在言外。

又二《名媛詩歸》卷二〇：（明朝春在雨中看）可傷。（寧無花解怨生寒）花解怨，怨復能生寒，疊意甚深。

《青雨》《名媛詩歸》卷一九：題中着一「青」字，便難措手，不當問其工拙也。

《阻雨》《名媛詩歸》卷二〇：（「慳風澀雨」句）怨詈得妙。語氣森爽，直亦有致。

《清晝》《名媛詩歸》卷二〇：語有微至，隨意寫來自妙，所謂氣通而神肖也。《古今女史》：氣骨幽閑。《嘾精雋》：後村劉克莊嘗選其詩，若「竹搖清影」等句，爲世膾炙。

《惜花》《名媛詩歸》卷一九：（「客到且堪供客眼」二句）一句中用疊見字，欲巧則入狐氣。

《移花》《名媛詩歸》卷一九：（且與幽人充近侍）只說出「移」字耳。

《小桃葉去偶生數花》《名媛詩歸》卷二〇：題意有詩，落筆則無詩矣。

《窗西桃花盛開》《名媛詩歸》卷二〇：（蛺蝶無情更不來）說蛺蝶不顧桃花，正妙在無情。

《杏花》《名媛詩歸》卷二〇：總是此意，便無味極矣。

《梨花》《名媛詩歸》卷一九：（薄薄香羅蹙蕊勻）漸思入微遠。（靚粧長與月爲鄰）月與鄰連影，殊不孤寂。《古今女史》：（「冷豔未饒」二句）詠梨絕唱，奇妙在不沾滯。

《海棠》《名媛詩歸》卷一九：（未赴春風二月期）「期」字用得生，自然，有「未赴」二字領出之。（不吟西蜀杜陵詩）用杜陵事，輕而正。（「桃羞艷冶」句），說物理各有情緒，無意中妙想深思，卻不可得。（「燕子欲歸」二句）結語只如此澹宕，便不易得。

《茶蘼》《名媛詩歸》卷一九：（「白玉體輕蟾魄瑩」二句）輕勻穩倩。《古今女史》：起得奇秀，映帶更巧，六朝工艷。

《偶得牡丹數本移植窗外將有著花意二首》一《名媛詩歸》卷二〇：（擁培圍護怕因循）護惜之甚，只在「怕因循」三字上見。（正爲牆陰好作春）

意亦姣然。

《瑞香》《名媛詩歸》卷一九：（彈壓芳菲入醉鄉）奧氣古質，卻以幽淡領之。

《柳》《名媛詩歸》卷二〇：（絆烟留霧市橋東）「市橋東」三字着詠柳，便覺牽情無奈。

《柳絮》《名媛詩歸》卷一九：（「花邊嬌軟黏蜂翅」二句）掩題讀此十四字，亦知爲柳絮矣。《古今女史》：（「繚繞晴空似雪飛」二句）咏物詩那得如此切貼。（「成團作陣愁春去」二句）又翻「無計留春住」一案。

《聞子規有感》《名媛詩歸》卷一九：（等閑一醉失芳菲）「等閑」字、「失」字，惆悵不堪。（欹枕夜深無夢到）「無夢到」，亦爲慨惜，無聊特盛。《古今女史》：離愁索莫況，淋淋滿紙。

《端午》《名媛詩歸》卷二〇：語氣太板，殊無生氣。

《苦熱聞田夫語有感》《名媛詩歸》卷一九：（「農憂田畝死禾麥」二句）田家楚痛，淒然在目。（「日長饑渴」至「抬頭向天哭」六句）寫盡農夫心力。（「寄語豪家輕薄兒」二句）問得妙。女子着眼，偏在民間疾苦，眼目自好。

《梅蒸滋甚因懷湖上二首》二《名媛詩歸》卷二〇：（雲暗湖光雨四垂）「暗」字、「垂」字，妙于說雨。（有甚心情更賦詩）如此詩儘可省。

《夏雨生涼三首》二《古今女史》：（雨催涼意詩催雨）翻得新奧。

《喜雨》《名媛詩歸》卷一九：喜雨詩若出女子口中，不過衣袂生涼，紗廚湘簟等語盡之矣。卻寫農夫喜雨一段實情，局理高渾，非他可及也。

《夏夜》《名媛詩歸》卷二〇：（月邊風細竹陰陰）景地自佳。

《新荷》《名媛詩歸》卷二〇：頗似采蓮歌，以其氣易近也。

《青蓮花》《名媛詩歸》卷一九：（顧影有情欺水荇）「顧影」二語，皆有思理，此句更深于上句。

《水栀子》《名媛詩歸》卷二〇：（一痕春寄小峰巒）如「一痕春寄」，不得不取之。筆甚粗率，尚能着此四字，非不能工也，只不欲用思耳。

《秋夜二首》一《名媛詩歸》卷二〇：（「鋪床涼滿」二句）又一轉，淺而閑。《古今女史》：桐月詠秋，久屬常徑。「缺處明」三字，他人不能道。

《月夜》《名媛詩歸》卷二〇：（月上樓頭天似洗）「天似洗」，曠然眼界。（愁人別是一般情）翻淺露。《古今女史》：果然清沁詩脾。

《長宵》《名媛詩歸》卷二〇：此皆沿襲語，下筆仍是颯然。

《七夕》《名媛詩歸》卷二〇：嘲笑天孫，無理無倫。擬議悲怨，興情徒切。

《中秋》《名媛詩歸》卷一九：（不易到中秋）「不易到」，甚有惜意。（「欲賞今宵月」二句）「欲賞」、「須登」，趁口字可憎。（露濃梧影淡）「淡」字着「影」字下，遠。

《中秋值雨》《名媛詩歸》卷一九：（樓高勞望眼）悵望極目，情思迷離。（天暝隔吟懷）「吟懷」套語，可刪。

《悶懷二首》一《名媛詩歸》卷二〇：（梧桐葉葉剪風刀）腸斷處，全在末句寫出。

又二《名媛詩歸》卷二〇：（「秋雨沉沉」二句）秋思逼人，更兼夜雨，其淒涼處不言可知。《古今女史》：（點點聲聲有斷腸）着一「有」，便生爽。

《湖上閑望二首》一《名媛詩歸》卷二〇：（敗荷枯葦動秋聲）「動」字生感。（喚起詩懷酒興清）接句太敗。

《中秋聞笛》《名媛詩歸》卷二〇：（自是斷腸聽不得）「聽不得」，不必叙次詳明，而感事懷人，語音激宕，徘徊不已。《古今女史》：耳聽目明舌亦辣。

《九日》《名媛詩歸》卷一九：（征鴻有陣全無信）有序，黯黯依人，傷情處，更在「全無信」上。《古今女史》：對景忽入心事，趣處，亦其憤處。

《寓懷二首》二《名媛詩歸》卷一九：閑適，似山居偶作。

《除夜》《名媛詩歸》卷一九：（換年添歲莫相催）「莫相催」三字，驚顧悚然。平平語氣，籠得寬轉。

《湖上小集》《名媛詩歸》卷一九：（坐上詩人逸似仙）太醜。上句何等有意，忽入此等可笑語，恨之。《古今女史》：落落不羣。

《下湖即事》《名媛詩歸》卷二〇：（邃館清寒柳曳風）「柳曳風」，飄揚之甚。

《書窗即事二首》一《名媛詩歸》卷一九：（多情是蜂蝶）「是」字蒙上「花落」、「春歸」字，語意苦，落落自見。《古今女史》：情思如畫。

又二《名媛詩歸》卷一九：（買不住春風）「買不住」，妙甚。飄宕處妙在帶憨氣，稚氣。

《夜留依緣亭二首》一　《名媛詩歸》卷二〇：（水鳥棲煙夜不喧）「棲煙」說水鳥，若有一段寄托。　結句無味，則全詩俱損，故詩家振響之法，不可不知。

又二　《名媛詩歸》卷二〇：（庭虛池印一方月）「一方月」，明遠。

《閑步》　《名媛詩歸》卷二〇：乍得好涼宜散步）「得」字、「宜」字疏冷。（朦朧新月弄疏明）「疏明」特說出「映」字，麗而靜，空而遠，清光徘徊。

《燈花》　《名媛詩歸》卷一九：（何妨好客致清貧）結語殊無雅度。《古今女史》：「蘭釭」二句，是一佳謎。

《書王庵道姑壁》　《名媛詩歸》卷一九：（半簷疏玉響泠泠）光景幽疏。

《東馬塍》　《名媛詩歸》卷二〇：（蠶事正忙農事急）叙風土，率意已見。

《墨梅》　《名媛詩歸》卷一九：（「若箇龍眠手」二句）太着色相。

《傷別二首》一　《名媛詩歸》卷一九：（苦羞雙燕影穿簾）觸物增緒，正有其情。　《古今女史》：（「鑒鏡驚容」四句）無限淒其，滿腔悲憤。

《愁懷二首》一　《名媛詩歸》卷二〇：（須知羽翼不相宜）氣樸而直。況周頤《證璧集》：大似諷夫納姬之作。近有才婦諷夫納姬詩云：「荷葉與荷花，紅綠兩相配。鴛鴦自有羣，鷗鷺莫入隊。」政與此詩闇合。

《舊愁二首》一　《名媛詩歸》卷二〇：（「啼鳥一聲」二句）依舊從驚夢說來，正是愁懷不可耐處。

《寄情》　《名媛詩歸》卷二〇：苦苦尋思，如遠如近，胸中總無定主。《古今女史》：室邇人遐之歎。

《掬水月在手》　《名媛詩歸》卷二〇：（分明掌上見嫦娥）俗而無味。擬題甚佳，惜詩太不稱耳。《古今女史》：（「不知李謫仙」二句）用事不爲事用。

《弄花香滿衣》　《名媛詩歸》卷二〇：亦平平語耳，較前作差勝，則其語氣稍逸也。　《古今女史》：（不禁蜂蝶繞人飛）馥馥有氣。

《會魏夫人席上命小鬟妙舞曲終求詩于予以飛雪滿群山為韻作五絕・飛字韻》　《名媛詩歸》卷一九：（管弦催上錦裀時）「催上」兩字，是命小鬟隊舞事。（體段輕盈祇欲飛）「祇」字亦澹宕。　詩語帶嘲，語氣妙。

又《雪字韻》　《名媛詩歸》卷二〇：（香茵穩襯半鉤月）「穩襯」，只形出「舞」字，妙在能轉。（弦催緊拍促將遍）「促將遍」，看得靈細。（兩袖翻然做迴雪）「兩袖」字，光景好。

又《滿字韻》　《名媛詩歸》卷二〇：（柳腰不被春拘管）「不被春拘管」，說柳腰嬌橫。（鳳轉鸞回霞袖緩）「緩」字敏秀。（「舞徹伊州力不禁」二句）情興酣恣，淋漓奔放。

又《群字韻》　《名媛詩歸》卷二〇：餘情自領。

又《山字韻》　《名媛詩歸》卷二〇：（燭花影裏粉姿閑）「閑」字，從歌舞中看出微領。（一點愁侵兩點山）「一點」、「兩點」，分疏得妙。（不怕帶他飛芳妒）「帶他」，拖逗得妙。（無言相逐省弓彎）情態俱出。

《讀史》　《蟫精雋》：朱淑眞嘗賦《詠史》詩云，【略】非婦人所造。當時趙明誠妻李氏，號易安居士，詩詞尤獨步，縉紳咸推重之。【略】有《詠史》詩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士子所能。以是方之，淑眞似不及也。

《圓子》　《名媛詩歸》卷二〇：筆氣不能斂藏，則直而無含蓄，此類是也。

《自責二首》一　《古今女史》：可方《女訓》。

又二　《古今女史》：（悶無消遣只看詩）誠有之，被淑眞摘出。

《弔林和靖二首》一　《名媛詩歸》卷二〇：（西湖風月爲誰清）「爲誰清」三字，儼然風月無主。（當時寂寞冰霜下）「寂寞冰霜」，着一「下」字，如爲冰霜所覆，清泠蕭澹，如嘗見之。

《答求譜》　《名媛詩歸》卷二〇：（「雨好解開」二句）興語已帶傷感。（春釀釅處多傷感）答得淒然。

《得家嫂書》　《名媛詩歸》卷一九：（「一尺溪藤」二句）句翻得新，「健」字氣甚老。

《早春喜晴即事》　《名媛詩歸》卷一九：（薰薰和氣動園林）「動園林」，便古渾。　（「詩書遣興」二句）少作意。

《春晴》　《名媛詩歸》卷一九：（深院雕梁巢燕返）「返」字穩重。（花塢樓臺酒旆懸）好景事。

《春日行》　《名媛詩歸》卷一九：（不寒不暖雨新霽）看他筆端之妙，只在「雨新霽」三字上。（「岸柳依依微烟籠」二句）閑緩偶然，得入想際。（東君造化一何工）寫得萬物忻暢意出，正是春工妙處。《古今女史》：（「多少閑

花」二句）「開遍山花不識名」，與此同意。

《**春遊西園**》《名媛詩歸》卷一九：（「蝶疑莊叟夢」二句）意太粗率，下句便不妨。（「徘徊月影下」二句）寫春遊，徘徊眷戀，如畫。

《**春日亭上觀魚**》《古今女史》：（「非無欲透龍門志」二句）意志凌霄漢。

《**春晝偶成**》《名媛詩歸》卷二〇：慨嘆語，說得宛曲。

《**春日雜興**》《名媛詩歸》卷一九：（光泛幽香蘭可紉）「蘭紉」，說出「光泛」，妙絕。

《**立春日粧成宜春花**》《名媛詩歸》卷二〇：（卻笑尚爲兒女態）偏是才色女子，兒女態難忘。（寶刀剪綵強爲春）自笑嬌癡。

《古今女史》：（寶刀剪綵強爲春）「強爲春」，情事寥落，說來孤咽。

《**春曉雜興**》《名媛詩歸》卷二〇：（紗窗偷眼天將曉）「偷眼」字，餘魂猶滯，夢中聽中，迷離景況。《古今女史》：是善于字中著眼。

《**寒食詠懷**》《名媛詩歸》卷二〇：（絲管紛紛逐勝游）「紛紛逐」，似妬似恨，不能盡說。（春向眼前無限好」二句）深情之人偏從熱鬧場中自牽愁緒，可謂孤情自遠。《證璧集》：「懷土」，當是于歸後作。

《**春燕**》《名媛詩歸》卷二〇：（「偏是社來還社去」二句）思理偶然如此，氣反樸。此首頗覺渾雅，不但不率，格調自厚。

《**暮春有感**》《名媛詩歸》卷一九：（靜聞春水鬧鳴蛙）「靜聞」二字，着「春水」上妙，不必說出鳴蛙矣。（故人何處草空碧）「草空碧」，深于領會。（撩亂寸心天一涯）「天一涯」，有悵嘆難忘意。

《**暑月獨眠**》《名媛詩歸》卷二〇：（解卻紅裙小簟涼）「解卻」句，情甚酣。

《**夏夜乘涼**》《名媛詩歸》卷二〇：「誰能會」，已說明情緒矣，又着「夜已深」一句，低徊自問，情更難明。

《**夏枕自詠**》《名媛詩歸》卷一九：（鬟綠攢眉小）「鬟綠攢眉」故小，看得細。

《**遊湖歸晚**》《名媛詩歸》卷一九：（「歸禽翻竹露」二句）秀而轉，自然有聲響。（葉倚風中靜）「倚」字神妙。氣清貴在能潤，景細貴在能幽，兼之則骨高而力厚矣。

《**秋日晚望**》《名媛詩歸》卷一九：（一字新鴻度）「一字」影出新鴻耳，妙句。

《**秋日行**》《名媛詩歸》卷一九：（杳杳高穹片水清）「片水清」，深冷。（淒淒空曠雨初晴）寒氣蒼然。（愁蓮簌簌啼殘露）鬱浮蒙密，涵詠悲淒。《古今女史》：（「愁蓮簌簌」句）又虛又實，妙。

《**秋日偶題**》《名媛詩歸》卷二〇：（愁思不知秋浩蕩）「不知秋」，是愁緒縈懷，忘卻節序也。比悲秋意更深一層。（一鞭秋興繞天涯）逸興何以遂「繞天涯」？是愁思無端，強爲歡笑，茫然不知何極也。無聊中多有此語。

《**新秋**》《名媛詩歸》卷二〇：（一夜涼風動扇愁）「扇愁」，新，新。

《**初秋雨晴**》《名媛詩歸》卷二〇：（浮雲盡逐黃昏去）何處想出「逐」字、「去」字。《古今女史》：讀此如服清涼散。

《**中秋夜不見月**》《名媛詩歸》卷二〇：氣太傲岸，筆意須得斂入穩細，不然則枯直無味如此。

《**中秋玩月**》《名媛詩歸》卷一九：（「獨占秋光盛」二句）如此語，無可入詩。

《**湖上詠月**》《名媛詩歸》卷一九：（湖上聞吟步明月）「步明月」，幽心恍忽。《古今女史》：（「水光月色環相連」二句）詩中畫。

《**秋夜感懷**》《名媛詩歸》卷一九：（鳥宿傍回塘）「傍」字，即「鳥宿池邊樹」意，不說「樹」字更深。（木落桐應瘦）「桐應瘦」，奇想。妙在「應」字，揣度得妙。

《**小閣秋日詠雨**》《名媛詩歸》卷一九：（潤烟生硯底）「潤」字、「烟」字妙。（「涼氣入堂中」六句）說來大雅，颯颯有秋氣。

《**秋日得書**》《名媛詩歸》卷一九：（秋風本無意）本無意，不甚關情，卻難自遣。（共月傷千里）排宕極深，愁怨不敢名言。

《**初冬書懷**》《名媛詩歸》卷一九：（荷枯菊已荒）只此蕭索，下太荒澀，便無雅淵之氣矣。

《**長宵**》《名媛詩歸》卷一九：（鴛幃夢展轉）「夢展轉」，縹緲鴛幃之外。憔悴之況，只堪自知，而情尤不可禁。《古今女史》：（霜月照人悄）眞情。

《**探梅**》《名媛詩歸》卷二〇：（問人蕭灑似誰麼）「問人」二字，行徑好。

《**冬夜不寐**》《名媛詩歸》卷二〇：（推枕鴛幃不奈寒）使性語氣自妙。

《古今女史》：孤另。

《**觀雪偶成**》《名媛詩歸》卷二〇：詠絮撒鹽，已是套事，又復如此用去，卻又添出「羹梅」二字。寒儉不必言，陋甚。《古今女史》：語足克蓋全篇。

《**除夜**》《名媛詩歸》卷一九：只如近人作除夜詩，靈慧人胸中，安得有此腐字？

《**海棠**》《名媛詩歸》卷二〇：（「少陵漫道」二句）差能免俗。

《**芍藥**》《名媛詩歸》卷二〇：（「到底只留」二句）樸雅。《古今女史》：入事有規諷，不稚。

《**牡丹**》《古今女史》：（「莫把傾城比顏色」二句）爲牡丹增價幾倍。

《**薔薇花**》《名媛詩歸》卷二〇：差似東坡詩。

《**芙蓉**》《名媛詩歸》卷二〇：（始覺芙蓉植在旁）「始覺」二字，情緒不倫。

《**櫻桃**》《名媛詩歸》卷二〇：結語擬托鄭重。

《**梅花二首**》一《名媛詩歸》卷一九：詩中用事，須在有意無意之間，略無痕迹，使情餘于事爲妙。若事餘于情，則音響之外，索之無味，所謂徵實而轉減者，此類是也。

《**詠直竹**》《古今女史》：語莊而勁。

《**荷花**》《名媛詩歸》卷一九：（幾見當時步步人）氣太繁重。

《**乞蘭**》《古今女史》：（「珍重故人」二句）說得加意稱題。

《**賀人移學東軒**》《名媛詩歸》卷一九：（鴻鵠羽儀當養就）「養就」在學上說，深。《證璧集》：此似贈外之作。

《**送人赴試禮部**》《名媛詩歸》卷一九：（一飛當自卜衝天）帶俗。《古今女史》：勉勵語，工典乃爾。

《**題斗野亭**》《名媛詩歸》卷一九：（留題有鉅公）山人惡句。

《**舟行即事七首**》一《名媛詩歸》卷二〇：（天闊波平遠又低）「遠又低」，于舟行望中得之。（山色水光隨地改）途次中對景賦詩，偶得佳句，輒思與良友共訂，亦是能詩人常事。

又三《名媛詩歸》卷二〇：寥落中引起離緒，感時觸事，皆不能爲懷。

又四《名媛詩歸》卷二〇：（滿江流水萬重波）萬重波與幽恨何關，卻增感觸，旅人實有此理。

又五《名媛詩歸》卷二〇：（對景如何可遣懷）「如何可」，幽思難盡。

又六《名媛詩歸》卷二〇：（扁舟今又度蕭湘）「今又」二字，說蹤跡無定，不覺慨然。

《**代謝人見惠墨竹**》《名媛詩歸》卷一九：（勁節直日長目前）有品。（「不必林間訪七賢」二句）每以徵實見短。（「豈使閩本」四句）借賓形主，詩家固有此法，不若如此氣力淺薄。（「珍藏欲默」二句）皆湊語。此詩大敗不成語，氣稍逸。《古今女史》：（「紛紛桃李」四句）鋪叙不華不蔓。（「詩窮紙滿」二句）收較含蓄。

《**惜春**》《名媛詩歸》卷一九：（妒花風雨便相催）「便相催」，飄忽零落，不勝慨惜。《古今女史》：階花留春，傷春已甚。

《**三月三日**》《名媛詩歸》卷二〇：末二語，使人徘徊不盡。

《**清明遊飲少湖莊**》《名媛詩歸》卷二〇：（人散酒闌春已去）「春已去」，惜之甚。

《**黃花**》《名媛詩歸》卷二〇：（寧可抱香枝上老）「抱香」二字，說得有蘊藉。詠物詩，寄情遒上，自有身分。沈濤《瑟榭叢談》：淑眞《菊花》詩：「寧可抱香枝上老，不隨黃葉舞秋風」。實鄭所南自題畫菊「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二語所本，志節皦然。

《**落花**》、《**節景**》《宋藝圃集》卷二二：淑眞詩世有刊本，惟有此二篇佳耳。余曾盡翻之也。

《**生查子**》（**年年玉鏡臺**）《古今女史》：曲盡無聊之況，是至情，是至語。

《**生查子**》（**去年元夜時**）《詞品》卷二：朱淑眞《生查子・元夕》，詞則佳矣，豈良人家婦所宜道邪？毛晉《斷腸詞跋》：先輩拈出《元夕》詩詞，以爲白璧微瑕，惜哉！《古今詞統》：元曲之稱絕者，不過得此法。

《**謁金門**》（**春已半**）**觸目此情無限**）《詞則・大雅集》：淒婉，得五代人神髓。

《**減字木蘭花**》（**獨行獨坐**）《蓮子居詞話》卷四：朱淑眞詞「無奈春寒著摸人」。「著摸」二字，孔平仲、彭汝礪詩皆用之。

《清平樂》（惱烟撩露）　《草堂詩餘》別集沈際飛評：《地驅樂歌》：「枕郎左臂，隨郎轉側。摩挲郎鬚，羞郎顏色。」《詩歸》謂其千情萬態，可作風流中經史注疏，「和衣傾倒」，謂不可訓。迂哉！　《古今女史》：姿態橫生。《蓮子居詞話》卷二　易安「眼波纔動被人猜」，矜持得妙，淑眞「嬌癡不怕人猜」，放誕得妙。均善于言情。

《蝶戀花》（樓外垂楊千萬縷）　《草堂詩餘》續集沈際飛評：滿懷妙趣，成片裏出，體物無間之言。《詞綜偶評》：「莫也愁人意」，「意」字借叶。「把酒送春春不語」二句，與「庭院深深」作後結，「妾本錢塘」作前結相似。《左庵詞話》卷上：朱淑眞詞《蝶戀花》云，情致纏綿，筆底毫無沈悶。

《蝶戀花》（濕雲不渡溪橋冷）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玄慧，不犯梅事，超。「人」、「花」二句傷神。

《念奴嬌》（鵝毛細翦）　《渚山堂詞話》卷二：《念奴嬌》云：「斜倚東風渾漫漫，頃刻也須盈尺。」已盡雪之態度。繼云：「擔閣梁吟，寂寥楚舞，空有獅兒隻。」復道盡「雪」字，又覺醞藉也。

《阿那曲》（夢回酒醒春愁怯）　《名媛詩歸》卷一九：「夢回酒醒」，春愁正怯，餘魂澹宕，形思乍屬。實有此種景況，妙領得微。「薄衾」句「無奈」，有幽奧之氣繚繞之。　《古今詞統》：坡詞：「角聲吹落梅花月。」不期而合。

傳記

田藝蘅《紀略》　淑眞，浙中海寧人，文公姪女也。文章幽艷，才色娟麗，閨閣所罕覩者。因匹偶非倫，弗遂素志，賦《斷腸集》十卷以自解。臨安王唐佐爲傳以述其始末。吳中士大夫集其詩二百餘篇，宛陵魏仲恭爲之序。（按淑眞實錢塘人，以爲海寧者謬。宋海寧爲鹽官縣，而海寧則休寧縣也。文公姪女之說，尤屬荒誕不經。高儒《百川書志》與此小異，志謂《斷腸集》十卷、《後集》八卷，而諸家皆不云有《後集》八卷，然此集已有二百餘首矣。冤床記。）

又《詩女史》　朱淑眞，錢塘人，幼警慧，工詩書，風流蘊藉。父母不能擇配，嫁市井兒，村惡鄙陰，淑眞抑鬱不得志。作詩多憂怨之思，時牽情于才子，卒悒悒抱恨而死。父母復據佛法，並其生平著作荼毘之，今所傳者僅十一耳。

臨安王唐佐立傳，宛陵魏端禮輯之曰《斷腸集》，序曰「清新宛麗，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云。

紀事

朱淑真《雜題詩序》　幼年聞說有一人鬻文于京師辟雍之前，多士遂令作一絕句，以「掬水月在手」爲題。客不思而書云：「無事江頭弄碧波，分明掌上見姮娥。」諸公遂止之，獻金以賙其行。予喜此二句，恨不見全篇，因暇，謾吟續之。然翰墨文章之能，非婦人女子之事，性之所好，情之所鍾，不覺自鳴爾。幷成「弄花香滿衣」一絕于後。

《詩話類編》　朱淑眞同時有魏夫人者，曾子宣內子也，亦能詩。嘗置酒邀淑眞，命小鬟隊舞。因索詩，以「飛雪滿羣山」爲韻，淑眞醉中拔筆賦五絕云。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引《女紅志餘》　錢塘朱淑眞自以所適非偶，詞多幽怨。每到春時下幃趺坐，人詢之，則云：「我不忍見春光也。」宛陵魏端禮爲輯其詞曰《斷腸集》。

著錄

魏仲恭《斷腸詩集序》　今所傳者，百不一存，是重不幸也。嗚呼冤哉！予是以歎息之不足，援筆而書之，聊以慰其芳魂於九泉寂寞之濱，未爲不遇也。如其叙述始末，自有臨安王唐佐爲之傳，姑書其大概爲別引云，乃名其詩爲《斷腸集》。【略】淳熙壬寅二月望日，醉□居士宛陵魏仲恭端禮書。

鄺璠《彤管遺編》後集　臨安王唐佐爲傳以述其始末。吳中士大夫集其詩二百餘篇，宛陵魏仲恭爲之序，予摘其尤者，得數十首，以著之于編。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朱淑眞詩集》，一部一冊，闕。

《百川書志》卷一五　《斷腸詩》十卷。女子朱淑眞撰，錢唐鄭元佐註。

《脈望館書目》　《朱淑眞詩》四本。

《絳雲樓書目》卷三　朱淑眞《斷腸》前、後集四冊。陳景雲注：十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斷腸集》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朱淑眞撰。

黃丕烈《元刻本新注斷腸詩集跋》　松江友人沈綺雲欲刻唐宋婦人詩四種爲一集，最後謀及《斷腸詩集》。所得如金轡庭、鮑淥飲、吳槎客三家本，皆傳抄本而非刻本，意不欲梓，爲其非古本也。嘉禾友人戴松門爲余言，平湖錢夢廬藏有元刻，苦難借出，遂錄副見示。識爲鄭元佐注本，前集十卷，後集僅四卷，第二葉止，蓋與《百川書志》所載本同，而逸後集之半矣。惜缺序文并卷一前之兩葉半，通卷亦有缺文，故沈梓僅有唐之魚、薛、宋之楊后，朱淑眞詩仍缺如也。今春海寧陳仲魚過訪，談及是書，云硤石蔣君夢華，亦有元刊注本，許爲我借出助勘。頃果以書畀余，竭一二日力，手校一過，乃知此與錢本同出一原，此稍有所修補，故誤字特多。間有一二字，此較勝於彼者，未知傳寫錯謬，抑錢本原誤，未見刻本，未敢臆斷也。然錢本缺失，時賴此補全，此爲勝於錢本之處；而此係補修之本，非特少後集，即前集卷中，時有脫葉闕文，硬以煞尾卷數終之，此爲謬妄，非錢本又不足以正其誤也。【略】此書係寒中故物，未經後人點汚，不敢代爲校改，唯識之卷尾餘紙。【略】嘉慶十七年歲在壬申秋九月重陽前三日，黃丕烈書於求古居。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五　《斷腸集》十卷、後集四卷，舊鈔本，鮑淥飲手校。宋朱淑眞著。

丁丙《西泠三閨秀集本斷腸詩集跋》　宋朱淑眞《斷腸詞》，著錄于文淵閣，毛晉刊于汲古閣。其詩集二卷，四庫則列之附存，田藝蘅撰傳略於前。獨錢塘鄭元佐注《斷腸詩集》十卷，後集七卷，刻本向未之見。《天一閣書目》載刊本八卷，卷數不合，當非此帙。劫後得羅鏡泉廣文手鈔精本，惜有缺頁缺文，無從校補。久之，于潘是仁刊本得增詩三首，馬氏小玲瓏山館寫本增詩一首，王氏振綺堂、蔣氏別下齋舊鈔本增詩八首。雖中有四首可補羅本之闕，惟有詩無注，仍難合璧，特附梓於後云。【略】光緒丁酉，丁丙識。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新注朱淑眞斷腸詩集》九卷、《後集》七卷，精鈔本，羅鏡泉藏書，錢塘鄭元佐注。

徐乃昌《影印元刻本斷腸詩集跋》　影印元槧本《朱淑眞斷腸詩注》前集十卷，後集八卷。是書天一閣舊藏，爲海內孤本。昔黃蕘圃爲沈綺園刻《唐宋婦人集》，未得此書復刻，引爲憾事。今以元刻影印，中間誤字及損蝕處，悉仍原本，不敢任意改補，以致失眞，識者諒之。

繆荃孫《新注斷腸詩集跋》　此書元刊本前歸道古樓馬氏，後歸硤石蔣氏，陳仲魚、黃蕘圃皆經眼，蕘圃并爲之跋，推許甚至。卷五題下標陰文「前集」二字，他卷所無。卷六止二葉，「彈指西風壓衆芳」首句下即以前集之六煞尾，不知詩未全也，此則蕘圃所謂謬妄者。第一卷詩第一葉，以序接首篇詩之後，則裝手之誤，當改正。書不易見，鬯威世講其寶之。丙午九月，繆荃孫識。

張元濟《新注斷腸詩集跋》　此書爲江陰何秋輦同年所藏。秋輦逝後，其子鬯威亦相繼下世，其家不能守，盡舉所有歸於涵芬樓。諸家所藏，都屬抄本，此爲元人舊刻，古色古香，至堪珍重。友人徐君積餘藏有《後集》，版刻相同，葉號亦復銜接，假此景印，俾成全璧，藉竟沈、黃二君之志，甚可喜也。于其歸還之日，書此識之。丙寅秋日，海鹽張元濟。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斷腸集註》十卷、《後集》一卷，舊鈔本。宋朱淑眞撰，錢塘鄭元佐注。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斷腸全集》二卷，宋朱淑眞撰，清鈔本，黃丕烈校補并跋，一冊。《斷腸詩集》八卷、《後集》八卷，宋朱淑眞撰，清同治六年劉履芬鈔本，劉履芬校并跋。《新注朱淑眞斷腸詩集》八卷、《後集》八卷，宋朱淑眞撰，鄭元佐注，明初刻遞修本，二冊。《新注朱淑眞斷腸詩集》前集十卷，宋朱淑眞撰，鄭元佐注，明刻遞修本，黃丕烈、繆荃孫、張元濟跋，吳昌綬題款，一冊。《新注朱淑眞斷腸詩集》八卷、《後集》八卷，宋朱淑眞撰，鄭元佐注，清汪氏藝芸書舍鈔本，徐康跋，一冊。

《玄賞齋書目》卷七　朱淑眞《斷腸詞》。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朱淑眞《斷腸詞》一卷。

毛晉《斷腸詞跋》　淑眞詩集，膾炙海內久矣。其詩餘僅見二闋于《草堂集》，又見一闋于十大曲中，何落落如晨星也。既獲《斷腸詞》一卷，凡十有六調，幸睹全豹矣。

《述古堂書目》卷二　朱淑眞《斷腸詞》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斷腸詞》一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宋朱淑眞撰。【略】此本爲毛晉汲古閣所刊。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斷腸詞》一卷，宋朱淑眞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斷腸詞》一卷，舊鈔本。宋朱氏淑眞。

許玉瑑《校補本斷腸詞序》 己丑四月，春闈被放，十上既窮，益無聊賴。適夔笙舍人以校補汲古閣未刊本宋朱淑眞《斷腸詞》一卷刊成，屬爲之序。【略】是本出自毛抄，著錄甚富。兵燹以後，散在市廛，展轉爲常熟翁大農年丈所得。去冬假歸案頭，將乞幼霞補刊一二，以存其舊。夔笙乃欣賞不輟，眠餐幷忘，檢得此詞，特任剞劂。依其篇第，存《玉臺》之遺，廣其搜羅，補《白華》之逸。此難得者二也。《斷腸詞》就《紀略》所著，原爲十卷，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僅存一卷。片玉易碎，單行良難。夔笙與幼霞居同里閈，近復合幷。誠與《漱玉詞》都爲一編，流傳藝苑。

況周儀《刊斷腸詞跋》 右校補汲古閣未刻本朱淑眞《斷腸詞》一卷。【略】此本得自吳縣許鶴巢（玉瑑）前輩，與《雜俎》本互有異同，訂誤補遺，得詞三十一闋，鈔付手民。書成，與四印齋《漱玉詞》合爲一集，亦詞林快事云。光緒己丑端陽，臨桂況周儀夔生識於都門寓齋。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斷腸詞》一卷，宋朱淑眞撰。此本由掇拾而成，其元夜《生查子》一首，本歐陽修作，在《廬陵集》一百三十一卷中，編錄者妄行採入。汲古閣刊本，係詩詞雜俎本。

又《續錄》 西泠詞萃本。四印齋刊本。武林先哲遺書全集本，有《斷腸詩集》十卷、《續集》八卷。光緒十五年況周儀第一生修梅花館校刊本。光緒二十六年廣益書局石印，與《漱玉詞》合刊。李氏木犀軒鈔本，新增朱淑眞《斷腸詞》一卷。崑山胡慕椿輯補本。

藝文

顏希源《詠朱淑眞》 良宵人去掩蓬門，照眼燈花總斷魂。寂寞寒窗眠不得，柳梢掛月自黃昏。（《百美新詠》）

又 密約黃昏試晚粧，已拼身付野鴛鴦。身名不愛詩名愛，集得新編號《斷腸》。

趙棻儀《詠朱淑眞》 吹花弄粉慣傷春，冰雪聰明迥絕塵。不用《斷腸》嗟薄命，賞音曾有魏夫人。（《南宋宮闈雜詠》）

周曰灝《詠朱淑眞》 蘭閨擅清才，秀慧由夙賦。拈韻成妙辭，倚聲傳麗句。白璧苟無疵，彤管足流譽。奈何柳梢月，化作桑間露。極目送春歸，猶托隨風絮。難繫是春情，劇惜爲情誤。

李光炘《訪朱淑眞墓不得湖上遇雨愁然感懷遂吊以詩仍用人字》 楊柳猶思朱淑眞，臨風對月總含顰。紅顏枉說能傾國，青塚依然誤託身。斜日樓臺空夕照，斷腸詩句太傷神。黃昏此日瀟瀟雨，想見當年淚眼人。

陳文述《寶康巷懷朱淑眞》 小巷紅低近夕陽，舊家蘿屋問斜廊。簪花錦上機絲冷，《漱玉詞》邊茗椀涼。楊柳夜煙魂待月，酴釄春夢影留香。才人誤嫁眞淒絕，不解吟詩亦斷腸。

雜錄

《池北偶談》 所傳女郎朱淑眞「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生查子》詞，見《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三十一卷，不知何以訛爲朱氏之作。世遂因此詞，疑淑眞欠婦德，紀載不可不愼也！

《湖壖雜記》 順治辛卯，有雲間客扶乩於片石居，有女仙降，一士以休咎問，乩書曰：「非余所知。」士問：「仙來何處？」書曰：「兒家原住古錢塘，曾有詩編號《斷腸》。」問仙爲何氏。書曰：「猶傳小字在詞場。」或不知《斷腸集》誰氏作也，見曰「兒家」，意其女序也，曰：「仙得非蘇小小乎？」書曰：「漫把若蘭方淑女。」或曰：「然則李易安乎？」書曰：「須知清照異貞娘，朱顏說與任君詳。」士方悟爲朱淑眞。故隨問隨答，即成《如夢令》一闋。隨又拜祝，再求珠玉。乩又書曰：「轉眼已無桃李，又見荼蘼綻蕊。偶爾話三生，不覺日移階晷。去矣，去矣，歎惜春光似水。」乩遂不動。或疑客之所爲，知之者謂客只知扶乩，非知文者。

《賭棋山莊詞話》卷一二 朱淑眞以《生查子》一詞，傳者疑其失德。然《池北偶談》曰：是詞見《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三十一卷，然則非朱氏之作明矣。淑眞又有《采桑子》，皆集唐宋女郎詩句，見《花草粹編》，此尤集句之雅談歟（按：淑眞所集，校以四十四字體，上下兩結句後皆多一五字句，凡五十四

字。考之諸家譜律，俱不載《采桑子》有此體，且「黃」「來」同押，尤爲可疑，當博詢知者）。而《湖壖雜記》載一事，頗屬異聞，今錄之。

朱惟公《校點本朱淑真斷腸詩詞序》　《生查子》一闋，《樂府雅詞》、《花草粹編》并作歐陽永叔撰，亦見本集，世辨已詳，無庸複贅。《元宵》七律一首，升菴《詞品》以爲與元夕《生查子》詞意相合，其行可知云云。甚矣，升菴之不學也！【略】以予觀之，淑眞此篇，祇云「但願」、「不妨」，俱是恍惚假設之詞，并無可摘，豈得遽爲罪案，厚誣古人？因欲以辭求之，則《黃花》云：「寧可抱香枝上老，不隨黃葉舞秋風。」又云「勁直忠臣節，孤高列女心。四時同一色，霜雪不能侵」等作，何并忘卻不一讀耶？《春晝偶成》云：「卻嗟流水琴中意，難向人間取次彈。」作者蓋早恨流俗之難與言，知音之不易得，古今同歎，又何言乎！趙棻儀女士《南宋宮閨雜詠》云：「吹花弄粉慣傷春，冰雪聰明迥絕塵。不用《斷腸》嗟薄命，賞音曾有魏夫人。」按魏夫人，曾布之室，布，鞏弟。淑眞生遇魏夫人，歿有魏端禮，二魏有緣，亦一奇事，生死有知，可以無憾。故仲恭序云：「聊以慰其芳魂于九泉寂寞之濱，未爲不遇也。」彼楊愼、毛晉輩，未善讀書，不值一哂，何足論此？

《歲寒居詞話》　又海寧朱淑貞，乃文公族姪女，有《斷腸詞》，亦清婉作。傳乃因誤入歐陽永叔《生查子》一首「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云云，遂誣以桑濮之行，指爲白璧微瑕。此詞今尚見《六一集》中，奈何以寃淑眞。宋兩女才人著作所傳，乃均造謗以誣之，遂爲千載口食。而心地欹斜者，則不信辨白之據，喜聞污衊之言，尤不知是何心肝矣。

《憲風詞話》卷四　朱淑眞詞，自來選家列之南宋，謂是文公姪女，或且以爲元人，其誤甚矣。淑眞與曾布妻魏氏爲詞友。曾布貴盛（丁）〔于〕元祐以後，崇寧以前，以大觀元年卒。淑眞爲布妻之友，則是北宋人無疑。李易安時代，猶稍後於淑眞。

蔣璨

周嶧之《蔣璨除敷文閣待制制》　具官某儒胄之懿，藝兼於人，乘軺效官，閱歷二紀。頃固嘗領轉輸於近甸，典浩穰於行都。游刃之餘，老而彌壯。顧蘇臺吾股肱郡，方倚汝以治之。燕衛森凝，事能趣辦，吏最之賞，夫豈汝遺？由秘殿纂修之聯，陟西清次對之選。茲爲異數，益懋而承。

孫覿《宋故右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贈正議大夫蔣公墓誌銘》　公諱璨，字宣卿。【略】公生十三歲而孤，鞠於世父魏公，誦習群書，操筆爲章句，已卓越不凡。魏公喜而賦詩曰「渥洼之駒必汗血，青雲之幹飽霜雪」，器重蓋如此。奏補假承務郎。崇寧五年，調將仕郎、婺州蘭溪縣主簿。秩滿，監泰州海安倉。升通仕郎、開封府酸棗縣主簿。遷文林郎，改宣義郎，監京東抽稅竹木場。轉宣教郎，編修道史局檢閱官。丁令人憂，憂除，除都水監丞。轉通直郎，提舉江南西路常平。四遷右朝郎，知撫州。【略】上書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未幾召見，擢尚書比部員外郎、知通州，轉右朝奉大夫。【略】就除淮南東西路茶鹽，進直秘閣、淮南東路轉運判官。又直徽猷閣，陞副使。逾年直寶文閣，知揚州。【略】轉中奉大夫、直龍圖閣、知臨安府。【略】改兩浙轉運副使，俄徙江西。【略】移淮南路兼提點刑獄。居數月，知鎮江府。【略】請祠，得台州崇道觀，賜服三品，轉右中大夫。凡四任宮祠十二年。【略】魏公耆儒宿學，所爲文章精深典麗，一時士大夫傳誦，而公于群從中獨能傳其學。尤工於詩，清醇雅奧，聲比字屬，皆中律呂，凡悲愉欣戚，行歌坐嘯，不平有動於心，皆于詩見之。【略】趙令畤家藏東坡遺文，中有公數詩，不能辨也。權貴人死，詔起公爲淮南轉運副使。明年召歸，除集賢殿修撰，知平江府。進敷文閣待制，右大中大夫。【略】降右中大夫，提舉洪州玉隆觀。明年復右大中大夫。【略】以二十九年四月己亥卒。【略】自朝廷表奏疏議箋記、部使者書檄之文，與夫朋友族姻寒溫之問，一不以屬記室，皆自手出。客至命酒，即席賦長短句，畀歌者持杯勸侑，巧麗清新，不襲蹈前人一言一語。【略】公善書，得古人用筆意，大者徑尺，細者如蠅頭，怪奇偉麗，獨步一時。【略】有詩文三十卷，藏于家。享年七十五。【略】銘曰：蔣侯開號，自函亭始。奕世蟬連，祖孫代起。或仕或已，維桑敬止。千載相安，不去其里。於赫太尉，發迹幼仕。歷宋二葉，持橐入侍。魏公繼出，文武兼備。碩大光明，噌吰卓偉。繄公挺生，前人是似。屈首受書，不俟僮俳。落筆千言，四座驚靡。于時魏公，熟視而喜。喜而賦詩，吾道東矣。一幹昂霄，可拱而俟。剖符一州，曰古循吏，發粟賑饑，如哺其子。按節十城，曰古膚使，布宣上恩，澤及枯朊。閣省之華，殿廬之秘。父祖百年，三貴并峙。公材經綸，

猶未盡試。天不憖遺，俯仰一世。君山之陽，碧雲之址。曰此佳城，山蟠水委。公所自卜，順以卒齒。有銘昭之，以配信史。

《**書史會要**》**卷六**　蔣粲字宣卿，紹興間戶部侍郎、敷文閣待制。善行書，亦長于大字，皆有韵度，得古人用筆意，大者徑尺，小者如蠅頭，怪奇偉麗，獨步一時。議者以粲書圓媚愼密，然少蕭散。

舒清國

張綱《舒清國除起居郎制》　昔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大法昭然，垂訓後世。朕方日昃御朝，思濟洪業。若時言動，愼於幾微。遴簡時髦，畀職記注，庶乎紀事得實，如古作者。惟爾操行純潔，秀于士林。問學淵深，蔚有文藻，讎書中秘，議禮南宮。閱時滋多，發聞彌著。茲用命爾，進直螭坳。凡舉必書，是爲善志。官守勿失，嗣有寵褒。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四**　丁卯，張浚落職奉祠。時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舒清國當草浚制，奏言：「臣竊讀臣僚論浚跋扈不臣之迹，實臣子所不忍聞。今陛下寬恩，雖罷其樞柄，而祕殿高班，豈宜冒處？」故有是命。始浚之在蜀也，嘗以秦川館爲學舍，以待陝西、河東失職來歸之士，給衣食養之。又新復州郡乞鑄印，浚以便宜先給，而後聞於上。故清國所草謫詞，有曰：「假便宜行事之勢，忘人臣無將之嫌。肖內閣以招賢，擬尚方而刻印。」殿中侍御史常同時方論清國行詞疏謬。翌日，清國亦罷爲直龍圖閣，主管台州崇道觀。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六**　陸逸中德先，宣和間再爲中執法，嘗彈蔡絛。范丞相建炎間答其啓云：「久居言路，評彈多權貴之臣；屢掌文衡，登拔皆純正之士。」范射策，陸曾謂其不純正。舒起居清國之詞也。

《**南宋館閣錄**》**卷八**　舒清國字（闕），三衢人，嘉王榜上舍及第。紹興二年七月除「校書郎」，十二月爲禮部員外郎。

《**宋詩紀事補遺**》**卷三六**　舒清國字伯原，西安人，重和五年進士。建炎初，累官太常少卿、權中書舍人。以直龍圖閣奉祠，終于知道州。

滕康

論述

李正民《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制》　具官材堪大受，學富多聞，厚德足以鎮浮，懿文足以華國。徧歷禁路，殫獻可替否之忠；入贊樞廷，有厭難折衝之略。比分江表之寄，共持廊廟之權。念久服于股肱，實備昭于悃愊。載隆柄任，允出朕懷。奉東朝之尊，宜益嚴于羽衛；總行臺之政，當躬治于文書。時乃之休，寬予憂顧。

汪藻《資政殿學士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從大母往洪州制》　具官某剛明而沈邃，敦實而裕和。謀謨爲至治之基，議論得大臣之體。延登未久，已聞魏相之有聲；委任雖艱，所賴姚崇之知變。茲屬阽危之會，尤須倚重之才。孰副予求，莫如汝器。是用輟從四近之列，遣率百司之行。朝長樂之宮，以日承于溫清；分周公之陝，其身任于安危。稍戢干戈，即還廊廟。

綦崇禮《資政殿學士朝請大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滕康可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制》　具官某等各以時名，揚於禁路。偶承人乏，進視柄司。俾陪侍從之行，冀副艱難之託。既同責任，罔克寅恭，或狠愎而無遠謀，或煩碎而失大體。兩執所短，交詆其非。弗思備禦之圖，旋致奔逃之禍。敵兵既逼，軍伍皆離，慈闈寧免於驚惶，宮掖半遭於劫辱，衣冠頓仆，黎庶傷殘。謀實爾乖，咎將誰執？覽彼臺臣之奏，勞予旰食之憂。其鐫秘殿之華資，尚假眞祠之優祿。往加循省，毋重悔尤。

傳記

汪藻《滕子濟墓誌銘》　公諱康，字子濟，應天府宋城人。年十六補太學

生，俊邁絕人，諸老生皆屈輩行與交。既冠，擢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通州司理參軍。秩滿，陞晉州觀察推官。試學官，中之，除興元府府學教授。首冠詞學兼茂科，入秘書省爲正字。公以軼材進，滯儒館三年有餘，人爲公不滿，公處之裕如。久之，遷著作佐郎，尚書工部員外郎。入對，敷奏詳明，徽宗喜曰：「頃得卿詞學程文甚敏。」蓋有意用公，而不爲當路所右。歲餘，裁移禮部。又數年爲國子司業。連丁內、外艱，服除，而靖康二年金人至京師。時上開元帥府於濟州，即以檄召公，有「詞學精贍，明習憲章」之語。公至濟州，率先羣臣勸進，請築壇如高邑故事，乃除公太常少卿，相登極禮儀，其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出公筆。詞旨激揚，聞者無不感動流涕。尋擢起居舍人，權給事中，進起居郎，兼討論祖宗法度所檢討官，試中書舍人。【略】會有布衣試後省者不合體式，而公以文理優長取之，諫官李處遯迎合論奏，遂除公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衆論爲之不平。未幾，車駕幸平江，再除中書舍人。【略】除左諫議大夫。公在諫省旬日，封章屢上，上稱其知大體，遂有意登用，擢翰林學士，面奬再三。【略】翌日，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略】諫官袁植請誅黃潛善、汪伯彥，公言：「儻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上首肯久之，即批出罷植諫職。翌日見上曰：「昨日觀罷袁植之命，有『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可戒』，大哉王言也。太祖以來未嘗戮一大臣，國祚綿長，過於兩漢者此也。」上大悅。【略】詔恭請太后奉神主之江表，以參知政事李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公爲資政殿學士，同之從衛以行。邴辭疾，則又命公權知，劉珏爲貳，賜公親筆手詔，凡百四十六言，極褒嘉之辭。【略】公從衛至洪州，劉光世統大軍爲屏翰，光世不能守，金人渡江，乃退保虔州。殿中侍御史張延壽不知曲折，極口詆公，于是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延壽言之不已，又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未期年許自便。其年九月復左朝請大夫，依前宮祠。紹興二年九月某甲子薨于江西，春秋四十有八。【略】有文集二十卷、《翰墨叢記》五卷、《韶武遺音》三卷。【略】銘曰：自古明盛，繇臣納忠。靡懷不陳，無壅不通。在貞觀世，賢哉魏公。封章敢言，日沃帝聰。政否斯替，卒成治功。至誠愛君，夫孰與同？公興其後，獨紹乃風。造膝袞袞，略無隱衷。言聽諫行，帝旌匪躬。遂參兵柄，頗牧禁中。折衝銷萌，應變不窮。國以興起，宛如鎬豐。上方疇咨，分陝忽東。天胡中奪，年未及翁。邦國殄瘁，籌帷一空。應期而來，神復返崧。琢詞于阡，用赫厥終。

《宋史》卷三七五《滕康傳》（存目）

紀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 五月庚寅朔，兵馬大元帥康王即皇帝位於南京，改元建炎。初議年號，黃潛善定爲炎興。耿南仲曰：「此蜀年號也。」衆皆服，遂爲建炎。議即位儀，耿延禧以爲必築壇告天，王然之，乃命有司築壇於應天治門之左，命王府記室參軍勝康作冊告天，撰文肆赦。赦文詆斥圍城士大夫，有憤怒意，王命延禧改定。其叙張邦昌事，但云：「仍抑臣僚，俾僭位號」而已，又云：「圍城士大夫一切不問。」遂以南仲爲禮儀使，而延禧讀冊文。

范季隨

《宋詩紀事》卷四二 季隨學詩于韓子蒼，有《陵陽室中語》。

《江西詩社宗派圖録・韓駒》《語録》一卷，范季隨周士所編。周士云：「子蒼所作不止此，當更訪之。」

葉廷珪

論述

張擴《葉庭珪除太常寺丞陳履除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某等：奉常禮樂之司，大理人命所繫，寺事甚重。以爾庭珪，操履靖共，好學忘倦，以爾履材資

敏劭，爲政有方。往祗厥官，宜思自勵。朕既得因能之要，而爾等亦有事君之休。

傅自得《海錄碎事後序》 予幼學爲詩，嘗從先生長者質問爲詩之利病。或告之曰：「詩當博當專，能專能博，未有不造其妙者也。」【略】若今泉州太守、前兵部郎中翠巖葉侯嗣忠，其可謂兼之者乎！予嘗得見侯所謂《海錄》者，凡十數大冊，皆親書蠅頭細字惟謹，蓋無慮十餘萬事，大抵詩材也。侯因自言：游宦四十餘年，未嘗一日不作詩，食以飴口，怠以爲枕，無非此書之力爲多。其博與專乃如此，以是其詩老而益工。如《題琴泉軒》云「不是妙音生妙指，只緣流水似流泉」，《無名木》云「人休清樾摩挲認，鳥泊高枝睥睨看」。置于唐人詩集中，殆不能辨。至其《和錢起江行百詩》，用事精當，寓意清高，與起詩甚類，士大夫間多傳錄之。故吏部員外郎朱侯喬年與予雅游厚善，喬年有能詩聲，議論高甚，少許可，顧常喜稱侯詩。暨侯來守泉南，而予實客寓此郡，聲聞預熟，既見，歡如平生。雖月率不過一二還往，然見輒論詩，無他談。凡一歲間，相與更酬迭唱甚樂。間一日，侯誦所作《郡舍羅漢堂》詩示予，其斷章言：「幾多雁鶩行間吏，衙退頻來禮釋迦。」予曰：「韋蘇州詩云：『今朝郡齋閑，欲問楞伽字』，某每讀至此，未嘗不廢卷太息，想像應物之風流醞籍而有以知蘇臺當時之無事也。泉爲劇郡，侯能鎮之以靜而不擾，使吏輩優游如此，抑亦可以見大府辦治而侯之風度矣。」侯忻然以予爲會心之友。未幾，予來佐臨漳郡事，侯送之以詩，有「戍兵數有流星遞，元白詩筒幸寄奬」之句，予益知侯專于詩，未嘗頃刻忘也。雖然，使侯平昔不能博極群書，撮其機要，廣錄而儲用之，雖能專此，吾恐發而爲詩，事不足以副才，枯而不腴，華而不實，未必能如是之工也。然則所謂《海錄》者，可謂之小補云乎哉！

傳記

《宋史翼》卷二七 葉庭珪字嗣忠，福建甌寧人，政和五年進士。除武邑丞，時方興燕山之役，廷珪資餉饋運不失，轉知德興縣。張邦昌僞詔至，不拜。後知福清縣，民困鬻鹽，廷珪請增鹽錢，又採煮鹽利害作圖及書，州縣遵用之。紹興中，召爲太常寺丞，遷兵部郎中。十五年轉對，【略】議論與秦檜忤。十八年秋，以左朝請大夫知泉州，鎮靜不擾，後移漳州。奉祠歸。廷珪童時知嗜書，宦游四十餘年，未嘗一日釋卷，食以飴口，怠以爲枕，雖老而不衰。每聞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嘗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手抄之，名曰《海錄》：其文多成片段者曰《海錄雜事》，其細碎如竹頭木屑者爲《海錄碎事》，其未知故事所出者曰《海錄未見事》，其事物興造之原曰《海錄事始》，其詩人佳句爲前輩稱道者曰《海錄警句圖》，其有事迹著見作詩之由者爲《海錄本事詩》。其詩老而益工，未嘗一日不作。用事精當，寓意清高，置于唐人詩集中幾不能辨。吏部郎宋喬年喜稱其詩，河陽傅自得寓泉州，與之往還，見輒論詩。名重當時，陳俊卿、黃祖舜、鄭丙皆出其門。有《海錄碎事》。

《宋詩紀事》卷三九 廷珪字嗣忠，崇安人。政和五年進士。知德興縣。中興，召爲太常丞。與秦檜不合，出知泉州。篤學淳雅，名重當時。葉顒、陳俊卿、黃祖舜、鄭丙皆出其門。有《海錄碎事》。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四 《海錄碎事》三十三卷，知泉州建安葉廷珪撰。

《宋史》卷二〇七《藝文志六》 葉庭珪《海錄碎事》二十三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海錄碎事》二十二卷。宋葉廷珪。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五 《海錄碎事》二十二卷。內府藏本。宋葉廷珪撰。【略】《閩書》稱廷珪性喜讀書，每聞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讀，讀即無不終卷。常恨無資，不能盡寫，因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手鈔之，名曰《海錄》。既知泉州，公餘無事，因取類之。爲門七十五，爲卷二十有二，事多新奇，未經前人引用。即指此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〇 《海錄碎事》二十二卷，明刊本，宋泉州太守葉廷珪集著。【略】萬曆戊戌，河南僉憲沛國劉鳳撰序并校刻。

《郘宋樓藏書志》卷五九 《海錄碎事》二十二卷，明刊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四 《海錄碎事》二十二卷。宋葉廷珪撰。明嘉靖間劉鳳校刊本。許氏有舊鈔校本。

又《續錄》 明萬曆戊戌沛劉應廣刊本。明鈔本。日本文化刊本。

傅崧卿

論述

程俱《直龍圖閣前知婺州傅崧卿除祕書少監制》 勑具官：承平之初，肇建三館。凡文學論思之選，鮮不出於其間。官制既行，歸之祕省，爲之貳者，未嘗輕以畀人。以爾賓貢春聞，蔚爲俊造之首，周旋朝宁，雅有端諒之稱。進思多憂國之言，出使有愛民之志。召自近郡，對於宴閒。俾侍蘭臺，益懋遠業。時惟邇簡，其往欽哉。

蔡崇禮《朝奉郎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傅崧卿可除直龍圖閣知越州制》 以爾富有藝文，通知世務，輟自機衡之地，往從金革之勞。扞牧圉以臨戎，既心存於王室；即鄉邦而爲政，庶身習於民情。其陞延閣之華，以侈繡衣之寵。煙塵甫熄，益脩禦敵之宜；郡邑新殘，務致安民之惠。勉赴功名之會，永爲閭里之榮。

陸游《傅給事外制集序》 國家自崇寧來，大臣專權，政事號令不合天下心，卒以致亂。然積治已久，文風不衰，故人材彬彬，進士高第及以文辭進於朝者，亦多稱得人。祖宗之澤猶在，黨籍諸家，爲時論所貶者，其文又自爲一體，精深雅健，追還唐元和之盛。及高皇帝中興，雖披荆棘立朝廷，中朝人物悉會於行在。雖中原未平，而詔令有承平風，識者知社稷方永太平未艾也。故給事傅公以是時典西省文書，得名尤盛。公天資忠義絕人，自東夷寇逆滔天，建炎中大駕南渡，虜吞噬不遺力，幾犯屬車之塵。公眇然書生，位未通顯，獨涕泗感激，請提孤軍，橫遏虜衝衛乘輿，論功埒諸大將。及駐蹕會稽，公遂爲浙東帥，始隱然有大臣望，雖擯斥不容，而士論愈歸。及在東省，御史力詆去之，然猶知公爲一代大儒。蓋公論不可揜如此。公遺文百餘卷，嗣孫稡貧甚，手自鈔錄以傳後世，未能竟，乃先綴外制數百篇，屬某爲序。公之文固天下所願見而取法，某未成童時，公過先少師，每獲出拜侍立，被公教誨，距今七十餘年，幸猶後死，得論序公文，亦幸矣。某聞文以氣爲主，出處無媿，氣乃不撓，韓柳之不敵，世所知也。公自政和訖紹興，閱世變多矣，白首一節，不少屈於權貴，不附時論以苟登用，每言虜言畔臣，必憤然扼腕裂眥，有不與俱生之意。士大夫稍有退縮者，輒正色責之若讎，一時士氣爲之振起。今觀其制告之詞，可槩見也。

又《跋傅給事竹友詩稿》 王逸少寫經換鵝，給事傅公籠鵝換竹，二者皆山陰勝絕事。然換鵝事人皆能道之，換竹事未甚著，鄉人以爲恨，獨某曰：是不足怪也。逸少志在物外，不肯輕爲世用，故換鵝事易。給事方南渡之初，忠義大節，爲一時稱首，雖困於讒誣，用之不盡，然至今聞其風者可立衰懦，則換竹事固應不傳，蓋所見於世者大也。給事遺文百卷，今藏祕閣，某領策府時見之。嘉定元年七月庚申，陸某謹識。

又《跋傅給事帖》 紹興初，某甫成童，親見當時士大夫相與言及國事，或裂眥嚼齒，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殺身翊戴王室，雖醜裔方張，視之蔑如也，卒能使虜消沮退縮，自遣行人請盟。會秦丞相檜用事，掠以爲功，變恢復爲和戎，非復諸公初意矣。志士仁人抱憤入地者，可勝數哉！今觀傅給事與呂尚書遺帖，死者可作，吾誰與歸？

袁燮《跋傅給事帖》 楊應誠之難信甚易知也。以高皇之聰明，寧不知此？二聖越在沙漠，朝夕思念，不勝痛切。凡有獻策者，無所不納，庶幾乎萬一耳，此聖人之心也。給事傅公亦豈不知應誠之爲非，然與之長書，反復激切，幸其一悟，爲國家計不得不然，其忠臣之心歟。夫心者源也，高宗紹開中興，傅公爲名侍從，皆源于是。觀此卷者盍以是思之？

傳記

《宋史翼》卷二七 傅崧卿字子駿，山陰人。省試第一，擢甲科，除辟雍正。改婺州州學教授，遷國子正，充校正御前文籍。以憂去職，服除，召爲考功員外郎兼太子舍人。方士林靈素得幸，造符書號神霄錄，自三公輔臣以下皆從靈素師授，崧卿與曾幾獨不行，被譖，出爲鄂州蒲圻縣丞。高宗初，除知太平州，數日罷。久之，召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略】虜渡江，上自越將

幸四明，崧卿殿對，願得乘障盡死力，以爲浙東及衢信州防邊使。明年罷防邊使，除直龍圖閣、知越州。上自永嘉還越，供億用度，崧卿乞悉從蠲減，雖中旨有不便輒執奏，皆賜可。改知婺州，召拜祕書監，兼權戶部侍郎，尋除宣諭淮南東路。左僕射呂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崧卿以徽猷閣待制充參謀官。頤浩還行在，以崧卿管都督事，尋權知建康府。有言使淮南日奏事失實，降秩，提舉洪州玉隆觀。頤浩安撫荆湖，更辟參謀官，詔復集英殿修撰，固辭不拜，久之召爲中書舍人。【略】進給事中，兼史館。御史常同論其懷姦如王安石，罷歸。崧卿謂鄉人曰：「王公名世大儒，言者以僕比之，但有媿耳。」怡然不少動。崧卿自國家多事，常慷慨欲以功名自見，與客言及國事，輒憤詫或至流涕，覽鏡見齒髮衰，皓歎曰：「吾遂無以報國家而死乎？」在上前，論議尤感激。未及大用而卒，時人惜之。有《樵風溪堂集》六十卷、《奏議》十五卷、《西掖制誥》三卷，又作《夏小正傳》最行於世。

紀事

《曲洧舊聞》卷九 予在館中時，盛暑中，傅崧卿給事以冰餽同舍，其簡云：「蓬萊道山，群仙所游，清異人境，不風自涼。火雲騰空，莫之能炎。餉以冰雪，是謂附益。」讀者莫解。或曰：「此靈棋經耶？」一坐大笑，而不知淵源亦有自也。

李衍《竹譜》卷八 墨竹：傅給事崧卿題越州戒珠寺竹堂詩，有云：「色帶墨痕迷舊沼，響隨鐘韻下層樓。」注云：「山中有墨竹，下有墨池，父老相傳皆云逸少遺迹。今寺在蕺山，即王右軍故宅。雖有墨池，而堂已廢，墨竹亦未之見也。」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傅崧卿集》六十卷。　又《奏議》二卷、《制誥》三卷。

趙鼎

論述

汪藻《左司諫趙鼎殿中侍御史制》 法吏以糾官邪，諫官以箴主失。二塗雖異，委任則均。以爾亮直端方，其言有物，伏蒲未久，厥譽四聞。姑借爾才，重吾憲府。爾其勿憚大吏，知無不言；勿謂當從容議論之餘，而不樂抨彈之事也。

李彌遜《趙鼎觀文殿大學士太一宮使兼侍講制》 具官某惇大而惠和，深醇而直諒。閎才經體，周萬務以通明；奧學逢原，貫九流而博極。節不渝於夷險，身每繫於安危。頃與政機，旋登揆路。新美百度，熙帝載以奮庸；張皇六師，暢天威而震疊。靖江淮之俶擾，致華夏之底寧。雖玄齡善謀，必資如晦之斷；惟張仲處內，遂收吉甫之功。相須而成，同歸于正。志恢土宇，方陳闢國之謨；力避鈞衡，遽受擁旄之寄。深鬱具瞻之望，每馳側席之思。其即鋒車，來遊琳館。冠清班於禁殿，侍閒燕於經帷。益尊所聞，以輔台德。詠周王之頌，緝熙將極于光明；服商相之言，終始敢忘于遜敏？尚勤入告，式副虛懷。

李正民《趙鼎除御史中丞制》 具官操行直方，志氣剛大，既潔身而無黨，每論事而不回。自總雜端，風節甚峻。屬中司之虛位，顧橫榻之久專。宜進長於南臺，俾澄肅於在列。眞卿之當至德，繩治不異於平時；孔緯之在鳳翔，造朝獨先于百辟。勿以擾攘而廢厥職，思于艱難而盡其忠。往體訓言，期予于治。

張綱《趙鼎加官制》 具官某才周而識明，器遠而用博。忠嘉自奮，屢陳經世之謀；謇諤有聞，獨著立朝之節。一自登於樞輔，再分領於帥權，坐申廟勝之威，益峻嚴瞻之望。肆加嚴召，入贊於機衡；正賴明謨，用寬於宵旰。念縟儀之既舉，宜慶賜之惟均。亟命有司，式敷異數。俾增封於爵號，併申衍於爰田。夫尊賢顯功，所以錫便蕃之寵；而憂邊思職，尚宜圖康濟之方。祗服訓言，

以稱朕意。

周必大《忠正德文集序》　高宗中興，用宰相十五人，曰忠，曰正，曰德，曰文，兼而有之者其惟趙公元鎮乎？此非私言，高宗大書賜公云爾。方建炎三年，車駕巡幸江浙，內外多故，公初爲尚書郎，上已用其言罷王安石配享。俄被簡擢，歲中歷司諫、殿中侍御史，遂爲中丞，上語范宗尹云：「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蓋祖宗初除言官即置簿，載所言事目，考多寡當否，已行即朱銷其下，外庭未必知也。先是，政和以後爵賞日輕，公請惜名器，抑僥倖。諸將恃功恣橫，劉光世部將王德至殺韓世忠之將陳彥章，而世忠亦躬率部曲，攘金陵守連南夫府廨。公攝德鞫於臺中，累疏乞正世忠罪，悍將稍知畏。內侍馮益挾舊恩詬張俊，公極論其橫，卒斥逐之。遂以中正，進登西府，坐沮辛企宗節鉞補外。暨入相，明元祐臣僚非辜，薦任申先、張燾、范冲、朱震、王居正等布列清近，一洗章惇、蔡京、王黼輕用侍從之弊。金震合淝，決策親征，江淮庶定，復還臨安，皆身任安危，慮無遺策。蓋公解梁人，氣節端方，學術純正，筆力又過於人，凡處分軍國機務，多其視草，然後御劄付外。惟德與文，又孰加此？當是時，邪正洞分，紀綱大振，國勢日尊，指期恢復。適恩平郡王出閤，封拜與孝宗一等，公請稍示降殺，同僚讒間遂行。罷政之後，繼以南遷，言者每指公不主和議，而公平居未嘗有一偏之說也。高宗更化，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孝宗繼志，賜謚忠簡，又贈太傅，追封豐國公，侑食高宗廟廷。【略】〔唐李〕德裕自分司東都貶潮州司馬，公奉祠四明，以散官安置於潮；德裕明年貶朱崖司戶而卒，公亦移置其地薨焉，得年俱六十三，始終相類復如此，豈後身歟？始公謫潮，潮人敬愛不忘。天道好還，〔其孫〕謙今來守此土，追懷祖烈，將刻遺稿，附昌黎文以傳。【略】屬某題辭。某按國朝故事，眷待故相，多賜嘉名揭碑首，或二字或倍之。公之生也，幸拜宸奎，褒稱四美，某已敷衍於前矣，盍就以名集，昭示萬世，視碑額庶有光焉。謹曰：「諾哉。」是爲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忠正德文集》十卷。【略】史稱其爲文渾然天成，凡軍國機事，多其視草。【略】鼎南渡名臣，屹然重望，氣節學術，彪炳史書，本不以詞藻爭短長，而出其緒餘，無忝作者，蓋有物之言，有不待雕章繪句而工者。觀於是集，可以見一斑矣。

《詞苑萃編》卷五　趙鼎中興名相，而詞章婉媚，不減花間。其《點絳唇》云：「夢回鴛帳餘香軟。更無人問，一枕江南恨。」《醉桃源》云：「青春不與花爲主，花正開時春暮。祇有一尊芳醑，留得青春住。」較花間更饒情思。（《古今詞話》）

謝福謙《光緒重刊忠正德文集序》　今所傳者，即四庫本也，爲鄉先輩吳傑所刊。【略】福謙偶於家藏書篋中檢得，披而讀之，誠史所謂渾然天成者，自成爲一家言矣。福謙嘗謂文章視世風轉移，忠簡公之學問氣節，具有本原，故其發爲文章，渾穆雄深，有東都歐、蘇之遺風。自秦檜相而忠簡公貶死，世風日降。自是厥後，理學興而文章碎，宗五子之學者，至以語錄解經，士大夫從風而靡，相與尚俚俗而輕爾雅，求其如忠簡公之不假雕飾、卓爾成家者，則寂寥無聞焉。然則忠簡公之用舍，固國脈之所關，而其聞章，尤世風之所關也。雖單辭片什，猶將樂爲傳之，況裒然成集耶！

劉毓盤《輯校解林樂章跋》　南渡後，宗室能詞者，以趙鼎《得全詞》最著。

王鵬運《南宋四名臣詞跋》　嗟乎，茲四公者，夫豈非所謂魁壘閎廓儒者其人耶？其身繫乎長消安危，其人又繫乎用與不用。用之而不終用之也，于是則悲天運，憫人窮，當變風雲時，自托乎小雅之才，而詞作焉。其思若怨悱而情彌哀，顧號幽明，剖通精誠，又不欲以爲名也，于是則摧剛藏棱，蔽遏掩抑，所爲整頓締造之意，而送之以馨香芬芳之言，與激昂怨慕不能自殊之音聲，蓋至今使人讀焉而悲，繹焉而慨伉，眞洞然大人也！故其詞深微渾雄而情獨多。鵬運竊嘗持此情以肝衡今古之詞人，如四公者亦出而唱嘆于其間，則必非閨襜屑越小可者所得之傴托。

李慈銘《南宋四名臣詞序》　四公者，居南北宋之間，未嘗以詞名。所爲文章，忠義奮發，振厲一世，而其立論皆和平中正，字字近情。與朋友言，尤往復三嘆，不勝其氣下而詞斂。間爲長短句，皆曲折如志，務盡其所欲言。即至尊俎從容，流連光景，若恐其思之不永而歡之不極，豈非所謂至人者，其氣與天地自然流行，無所往而不稱其物者乎？四公中，得全居士之詞最爲艷發，似晏元獻。三公多近東坡，而尤與後來朱子爲似。雖處厄窮患難，而浩然自得，無一怨尤不平之語，則非東坡所及焉。

《滿江紅》《慘結秋陰》　《蓼園詞評》：忠簡公此詞，當與「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二語同其不朽。

傳記

趙鼎《自誌筆錄》 余四歲而孤，太夫人樊氏躬自訓導。二十一歲鄉里首薦，明年登進士第，崇寧五年也。初調鳳州兩當尉，次任岷州長道尉。以勞改京秩，調同州戶曹，次任河中府河東縣丞。丁秦國太夫人樊氏憂，服闋，調河南府洛陽縣。靖康元年，除開封府士曹，尋改右判官，累遷朝請郎，賜緋魚袋。丁未秋，沿檄南渡，寓居杭州，遷朝請大夫，祠差主管洞霄宮。己酉春，遷居衢州。二月，車駕渡江，駐蹕錢塘，是月被召。四月至行在所，除司勳員外郎。五月，從駕還建康，對於普寧寺行宮。六月，除左司諫。七月，改殿中侍御史。八月，從駕平江。九月，除侍御史，從駕越州。十二月，至明州，除御史中丞。明年庚戌三月，復還紹興。五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月，引疾奉祠，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寓居衢州常山縣黃崗山永平寺。壬子十月，除知平江府，道改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節制廬壽軍馬。癸丑，移江西安撫大使，知洪州，節制蘄黃軍馬，兼制置大使。甲寅二月，召赴闕奏事。三月除太中大夫、參知政事。八月，除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使，尋改都督川陝荊襄軍馬。九月，充明堂大禮使。是月末除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十月，扈從親征，駐平江。乙卯正月，扈從還臨安。二月，遷左僕射，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監修國史。丙辰九月，扈從駐平江。十二月，引疾除觀文殿大學士，充浙東安撫制置大使，知紹興府。丁巳八月，除萬壽觀使，兼侍讀。九月，授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監修國史。戊午九月，《哲宗實錄》書成，授特進。十月引疾，除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充浙東安撫大使，知紹興府。十二月，請祠，除醴泉觀使，任便居住。己未二月，除知泉州。四月，落檢校官、節度使，依舊特進。庚申五月請祠，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六月，至明州慈溪縣。七月，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甲子十月，移吉陽軍。乙丑二月一日，渡海，二十五日至吉陽軍。丙寅十一月得疾。丁卯八月十二日，終於貶所，壽六十三。得全居士趙元鎮自誌。

《宋史》卷三六〇《趙鼎傳》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通經史百家之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爲河南洛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爲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何庸議？」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即位，除權戶部員外郎。知樞密院張浚薦之，除司勳郎官。【略】擢右司諫，又遷殿中侍御史。【略】遷侍御使。【略】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己，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略】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詔鼎復爲中丞，謂鼎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見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張俊往援之。俊不行，山陽遂陷。【略】鼎以楚州之失，上章丐去。會辛企宗除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忤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尋改知建康，又移知洪州。【略】召拜參知政事。【略】除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鼎辭以非才。【略】改鼎都督川、陝諸軍事。【略】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略】五年，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略】〔朱〕勝非去位，鼎以宰相監修二史，是非各得其正。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鼎，又以御書《尚書》一帙賜之，【略】鼎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略】〔七年〕以萬壽觀使兼侍讀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略】鼎嘗關和議，與檜意不合，及鼎以爭璩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鼎，【略】乃以忠武節度使出知紹興府，尋加檢校少傅，改奉國軍節度使。檜率執政往餞其行，鼎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略】始，浚薦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爲言。然檜機穽深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丐祠，檜惡其逼己，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僞命，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論鼎治郡廢弛，命提舉洞霄宮。鼎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翁又論其嘗受僞命，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官居興化軍。論者猶不已，移漳州，又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屬潮守放編置人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令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

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孝宗即位，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祔廟，以鼎配享廟庭，擢用其孫十有二人。鼎爲文渾然天成，凡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全集》，行於世。論中興賢相，以鼎爲稱首云。

紀事

作家逸事

周必大《跋趙忠簡公答魏侍郎矼手書》　故吏部侍郎魏公邦達天資鯁挺，忠憤自信。方趙忠簡公再遷海島，萬里通問，情誼彌篤，觀此答書概可見矣。忠簡既薨，歸窆衢之常山縣。郡守知中外士大夫平時多書疏往來，至是必爭持酒漿會葬，意可爲奇貨以媚時宰。密諭邑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爲名，馳往掩取。蒙之許諾，守猶疑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略入廨，書片紙，自後出迎趙氏子，告之故，趣盡焚篋中書及屏棄弓刀之屬。比蒙之挾吏卒至，一無所得，守大怒，劾于朝。時宰疑其已甚，徙蒙之尉蘭溪使避守。是時，士氣未泯，唁問遷客，議論時事，決非一族，微蒙之以身扞蔽，則根株牽連，當起大獄。魏公且爲罪首，非仁乎？蒙之初被委，苟能避免，便足取名，然懼小人代尸其任，則于善類奚益？故詭詞以承之，陰謀以洩之，忠簡之家賴以紓禍，非智乎？

《老學庵筆記》卷四　趙相初除都督中外軍事，孫叔詣參政時爲學士，當制，請曰：「是雖王導故事，然若兼中外，則雖陛下禁衛三衙皆統之，恐權太重，非防微杜漸之意。」乃改爲都督諸路軍馬，制出，趙乃知之，頗不樂。

《曹閩證誤》卷四　趙鼎起於白屋，有鄙樸之狀。一旦得志，驟爲驕侈，以臨安相府爲不可居，別建大堂，環植花竹。坐側置四大爐，日焚香數十斤，使香煙四合，謂之香雲。（出朱勝非《秀水閒居錄》）

朱熹《跋趙忠簡公帖》　趙公初謫潮州時，哭其季子而行。既行，又喪長子。熹家有呂紫微與先君手書，言之猶云：「不知此老力量能堪之否？」此帖云「今年在貶所而渭亡適半歲」，則是猶在潮，未過海也。衢守章傑實紹聖故相諸孫，雅怨趙公，故藉此以發其私忿。秦檜知其不專爲己而借力以逞憾也，故不直之。不惟翁尉事解，傑亦遂廢不用，蓋不爲疑其已甚也。翁又胡侍郎妻兄，胡亦草制罪狀章惇者，其家持此事訴冤，乃得移蘭溪。予與翁亦親舊，知之尤詳，因記於此，以補跋語之未盡云。慶元丙辰二月十三日，晦翁題。

又《再跋趙忠簡公帖》　趙公爲相時，高宗因覽元符諫官任伯雨章疏論章惇、蔡卞嘗乞追廢宣仁聖烈皇后事，赫然震怒，召直學士院胡寅草詔，手書以付三省，削奪惇、卞官爵，禁錮親戚子孫。其詞有「誰無母慈，何忍至此」之語，天下快之。趙公猶以行遣太重，奏爲申理，乞免錮其親戚。高廟手詔褒其仁恕，頗爲未減。今宸翰猶藏趙氏，或爲刻石以傳於世矣。然章氏子孫不知也，但見趙公力主元祐，因謂此事皆出其意而深怨之，世亦鮮知其曲折者。因復并記於此云。

《四朝名臣言行別錄》卷四　〔趙〕汾護喪歸葬於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與公有簡牘往來，至是又攜酒會葬，意可爲奇貨，乃遣兵官下縣，同縣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爲名，馳往掩取。復疑蒙之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趣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一無所得，公之家賴以紓禍。

又　鼎上重修《哲宗實錄》，以書成，加特進，呂本中草制，有曰：「謂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謂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而去非。惟爾一心，與予同德。」檜以爲破和議，深恨之。

又　公自泉州罷歸紹興，上書言時政，檜忌公復用，乃令中丞王次翁論公近聞邊報，喜見眉間，幸時有警，規圖復用，直抵近輔，略不避嫌，門下黨與，往來臨安，鼓惑衆聽。又論公在靖康末結王時雍，薦之張邦昌，遂受僞命，爲京畿憲，退而語人，有「親奉玉音」之語。又嚮以元樞都督荆襄，未幾拜相，而乾沒官錢十七萬緡。章三上，責散官，興化軍居住。諫議何鑄論公罪重罰輕，移漳州，次翁又彈擊不已，責置潮州。

《宋史》卷三八七《汪應辰傳》　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爲文祭之曰：「惟公兩登上宰，皆直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爲死生之別。事已定於

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借三兵以歸。道出衢州，章傑爲守，希檜意，指應辰爲阿附，爲死黨，符移訊鞫，徧搜行橐，求祭文不可得。時胡寅遺檜書，謂此事不足竟，事乃寢。

作品本事

《昨非庵日纂》卷一 趙鼎在朝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及移吉陽軍，有謝上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七 丙寅，賜劉光世銀帛二萬兩匹，爲渡江賞軍之費。先是，光世麾下有言光世將提兵過江，而幕客沮之，其意遂緩。簽書樞密院事趙鼎聞之，以書抵光世曰：「參謀諸公，久在幕府，必能稗贊聰明，共享富貴。固不可輕舉妄動，重貽朝廷之憂；亦安忍坐視不救，滋長賊勢，留無窮之患？」上聞之曰：「諭諸將當如此。」

《容齋續筆》卷一 紹興中趙忠簡公亦謫朱崖，士大夫畏秦氏如虎，無一人敢輒寄聲，張淵道爲廣西帥，屢遣兵校持書及藥石、酒麵爲饋。公嘗答書云：「鼎之爲己爲人，一至於此。」其述酸寒苦厄之狀，略與衛公同。既而亦終於彼，手札今尚存於張氏。

《宋元學案》卷一〇 丞相趙忠簡公少嘗從先生遊，追贈祕閣修撰，又表其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于崇寧。」世以三語足盡其出處。

又卷四四 〔鼎〕在吉陽三年，門人故吏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命本軍月具存亡申。先生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不食而死。

著錄

《遂初堂書目・章奏類》《趙忠簡奏議》。

周必大《忠正德文集序》 始公謫潮，潮人敬愛不忘。天道好還，〔其孫〕謐今來守此土，追懷祖烈，將刻遺稿，附昌黎文以傳。凡擬詔百有十，雜著八，古律詩四百餘首，奏疏表劄各二百餘篇，號《得全居士集》，而以樂府四十爲別集，屬某題辭。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忠正德文集》十卷，丞相聞喜趙鼎元鎮撰。

又卷二〇 《得全居士集》三卷，趙鼎元鎮撰。全集號《忠正德文》，其曾孫璧別刊其詩，附以樂府。

又卷二一 《得全詞》一卷，趙忠簡鼎元鎮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趙鼎《得全居士集》二卷。又《忠正德文集》十卷。

又 《得全居士詞》一卷，不知名。

《文淵閣書目》卷九 趙元鎮《忠正德文集》，一部六冊，全。

《趙定宇書目》 宋板大字《忠正德〔文〕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趙鼎集》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趙鼎《忠正德文集》五冊。陳景雲注：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忠正德文集》十卷，永樂大典本，宋趙鼎撰。【略】高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之，因以名集。史稱其爲文渾然天成，凡軍國機事，多其視草，有奏疏、詩文二百餘篇。《紹興正論》、陳振孫《書錄解題》皆作十卷。今久佚不傳，謹就《永樂大典》散見各條，案時事先後，分類裒綴，得奏議六十四篇，駢體十四篇，古今體詩二百七十四首，詩餘二十五首，筆錄七篇，又據《歷代名臣奏議》增補十二篇，仍釐爲十卷。計所存者尙二百九十六篇，與《宋史》所稱二百餘篇不符。疑其集本三百餘篇，傳刻《宋史》者或偶誤〔三〕字爲〔二〕字歟。

吳傑《道光刊忠正德文集跋》 趙忠簡《忠正德文集》十卷，見陳振孫《書錄解題》，由元迄明，書已散佚。國朝右文稽古，欽定《四庫全書》，爰命詞臣於《永樂大典》中搜輯忠簡遺文，重爲編次，而十卷之書，頓還舊觀。所以表章廢墜者，誠超越前古矣。其書珍貯閣中，余恐遠方學者未能盡睹，因爲付梓，以廣其傳。【略】道光十一年二月既望，會稽吳傑謹跋。

謝福謙《光緒重刊忠正德文集序》 所著文二百餘篇，曰《得全集》行世，見諸史傳，而《紹興正論》、陳振孫《書錄解題》皆作十卷。其書久佚無傳，本朝

修四庫書，修書諸臣於《永樂大典》中裒綴成書，得二百九十六篇，分類相次，釐爲十卷，曰《忠正德文集》。雖卷數與《正論》、《書錄》相符，然非當時之舊矣。今所傳者，即四庫本也，爲鄉先輩吳傑所刊。兵燹之後，板既廢毀，書亦無多，藏書之家鮮有存者。福謙偶於家藏書篋中檢得，披而讀之，誠史所謂渾然天成者，自成爲一家言矣。【略】故重爲鋟板，公諸同好，以廣其傳。適友人魯君東川遺以善本，命子鳳書司校讎焉。工既竣，爰爲之序。光緒二年歲在丙子六月下澣，山陰後學謝福謙謹題。

藝文

胡銓《哭趙公鼎》　以身去國故求死，抗疏犯顏今獨艱。閣下特書三姓在，海南惟見兩翁還。一抔孤塚寄瓊島，千古高名屹太山。天地只因慳一老，中原何日復三關。

汪應辰《祭趙忠簡公文》　維公兩登上宰，俱值阽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爲生死之別。莫非命也，豈有他哉？事既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僅脫鯨波之險，獲至於斯，孰謂馬鬣之封，未知所向？昔任昉無遺酒之彥，而劉峻廣絕交之書。吁嗟此風，何獨今日！念嘗游于幕府，忍自比於路人。奠以告哀，言不盡意。

釋法具

《容齋三筆》卷一二　吳僧法具，字圓復，有能詩聲，予乃紀之於《夷堅志》中，殊爲不類。比於福州僧智恢處，見其詩藁一紙，字體效王荊公。其《送僧》一篇云：「灘聲嘈嘈雜雨聲，舍北舍南春水平。拄杖穿花出門去，五湖風浪白鷗輕。」《送翁士特》云：「朝入羊腸暮鹿頭，十三官驛是荊州。具車秣馬曉將發，寒燭燒殘語未休。」《竹軒》云：「老竹排簷誰手種，山日未斜寒翠重。六月散髮葉底眠，冷雨斜風頻入夢。冬雕峰木雪縞廬，落眼青青卻笑渠。花時吹笋排林上，吳州還見《竹溪圖》。」《和子蒼三馬圖》云：「從來畫馬稱神妙，至今只說江都王。將軍曹霸實季仲，沙苑丞相猶諸郎。龍眠居士善畫馬，獨與二子遙相望。兩馬駢立眞騏驎，一馬脫去仍騰驤。浣花老人今已亡，嗚呼三馬誰平章。飽知畫肉亦畫骨，妙處不減黃無雙。」又一篇云：「燒燈過了客思家，獨立衡門數暝鴉。燕子未歸梅落盡，小窗明月屬梨花。」皆可咀嚼也。

《宋詩紀事》卷九二　法具字圓復，吳興僧，後寂于毗陵馬跡山。有《化菴湖海集》。

李邴

論述

綜論

汪藻《資政殿學士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從大母往洪州制》　具官某剛明而沈邃，敦實而裕和。謀謨爲至治之基，議論得大臣之體。延登未久，已聞魏相之有聲；委任雖艱，所賴姚崇之知變。茲屬陖危之會，尤須倚重之才。孰副予求，莫如汝器。是用輟從四近之列，遣率百司之行。朝長樂之宮，以日承于溫清；分周公之陝，其身任于安危。稍戢干戈，即還廊廟。

張守《賜新除翰林院學士李邴辭免恩命不允詔》　勅李邴：省所奏辭免恩命具悉。朕惟纘承大統，雖有事於戎昭；鼓動多方，亦莫先於文告。簡求雋老，寓直禁林。卿學探本原，文參經緯。發揮七制，曩聞黃絹之詞；流落兩朝，宜復青氈之舊。仍訏論思之益，豈專潤色之工。成命既頒，公言胥穆。寧煩沖挹，亟體眷懷，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王洋《端明殿學士左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邴復資政殿學士誥》　勅具官某：從容而能斷，剛毅而用和。自奮材名，屢更華貫，旋司政柄，備罄

忠勤。惜未濟於艱難，遽請從於優佚。嘗因旁累，遂坐鐫除。念君臣通宥過之仁，而兄弟無相及之義。固知王導，初不與大將軍之謀；何待祁奚，乃能免羊舌氏之難。已陞華於祕殿，復進叙於崇階。蓋朕之待臣，初匪有疑；則臣之報君，亦宜自盡。往肅祈於明命，其益勵於嘉猷。惟予蓋臣，勿煩多訓。

朱熹《雲龕李公文集序》 蓋自我宋之興，百有餘年，累聖相承，專以文治，而其盛極於崇、觀、政、宣之間。一時學士大夫執簡秉筆，爭以文字相高。其所以歌詠泰平、藻飾治具者，雜然並出，如金石互奏，宮徵相宣，未有能優劣之者。而李公以傑出之材雍容其間，發大詔令，草大牋奏，富贍雄特，精能華妙，愈出而愈無窮，直將關衆俊之口而奪之氣，斯已奇矣。然使公之所立獨恃此而無其實，或徒規規然務爲小廉曲謹以投世俗之耳目，而其大者無稱焉，則亦何足以名於一世而垂無窮哉？而公扈蹕臨安，適遭己酉三月五日之變，當是之時，一旦猝然事出非意，羣公愕眙不知所以爲策。公獨挺身赴難，神采毅然，逆折兇渠，喻以大義。退而陰贊宰府，爲所以離貳逆黨，尊復明辟之計者甚悉。是以平賊之功雖由外濟，而高宗皇帝察公之忠，首擢以爲尚書左丞，而又賜之手札，至有「萬衆動色，具臣靦顏」之語。嗚呼！天地之間，理義之實，孰有大於君臣之際者？而公於是乃能竭其股肱之力以有成功，是其所立，豈獨以其文而已哉？然公功成不居，退而老於江海之上，杜門終日，絕口不道前事。雖所以告其子弟者，亦常欿然退託，如有不足之意。是以世之君子鮮或知之，其所可考而必信者，獨賴聖謨神翰炳若日星，是以天下之公論至於久而後定耳。以是觀之，則世之獨以文字知公者，豈非淺哉！

分論

《小重山》（誰勸東風）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風風雅雅，下字亦自不凡。預爲留春計，如點綴。《蓼園詞評》：沈際飛曰：風風雅雅，下字亦自不凡。不過寫臘月立春，而天氣尚寒耳。寒逼梅不能開，似惱之也。而綵燕則已上鬢矣。次闋「紅羅」句，着想新鮮，妙在「先」字。

《女冠子》（帝城三五） 《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成何話。（「這一雙」二句）疏狂，好。

《念奴嬌》（素光練靜） 《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中有類人語，奈何？（碧寒生銀粟）眞寒。（滿庭風碎梧竹）眞清。（「叫雲」句）用崔魯《華清宮》詩：「銀河漾月輝，樓礙天邊織女機，叫雲清似水，滿天霜逐一聲飛。」或云笛名，非也。又李詩「胡床紫玉笛，卻坐青雲叫」。《蓼園詞評》：苕溪漁隱云：李漢老此詞，有「滿天霜曉，叫雲吹斷橫玉」之句，乃用崔魯《華清宮》詩，「銀河漾漾月輝輝，樓礙天邊織女機。橫玉叫雲清似水，滿空霜逐一聲飛。」或云「叫雲」乃笛名，非也。後闋以仙翁自比，言今日誰念我，從前有人共樂，而此時孤獨，惟與月對影而三，能不痛飲以洗離愁乎？飲至夜將闌，而神魂飄越，翩然歸去，如仙人之騎黃鵠而吹笛也。想亦思其故鄉之作。氣體清高，詞旨又極伉爽。

《漢宮春》（瀟灑江梅） 《詞綜偶評》：圓美流轉，何減美成。（「東風也不愛惜」六句）三層俱用旁寫。（問玉堂何似茅舍疏籬）舊人詩句：「白玉堂前一樹梅。」《左庵詞話》：李邴《漢宮春・咏梅》，下闋云：「清淺小溪如練，【略】」此詞爲人所忌，仕途遂至蹭蹬。甚矣，筆墨失檢，乃易賈禍。《白雨齋詞話》卷六：宋李漢老（謚文敏），有「問玉堂何似茅舍疏籬」之句，一時膾炙人口。然此語亦似雅而俗。

《木蘭花》（沈吟不語） 《詞綜偶評》：（「沉吟不語晴窗畔」二句）將寫。（「雲情散亂未成篇」二句）正面。（「重重說盡情和怨」二句）已寫。（「暫時得近玉纖纖」二句）餘意。秀水詠金指環云：「愛他金小，曾近玉纖纖。」亦似從此脫出。

傳記

周必大《資政殿學士中大夫參知政事贈太師李文敏公邴神道碑》 公諱邴，字漢老。【略】爲濟州鉅野縣人。幼警敏，喜讀書，弱冠能文。【略】崇寧五年登進士第。授將仕郎、德州平原尉，上官待以異禮。秩滿，升從政郎、濮州鄄城丞。外艱，服除，執政知其名，用爲編修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宣和初，以儒林郎特除秘書省校書郎，改宣教郎。二年十月，擢尚書禮部員外郎。時中外奏祥瑞無虛日，公草賀表，筆不停綴，精確典麗。三年夏進起居舍人，是冬以通直郎試中書舍人，賜服金紫。五年七月遷給事中。閱月，權直學士院。陳橋顯

烈宮成，特命公撰文刻石。明年八月，入翰林爲學士，徽宗曰：「內外制得卿，稱職矣。」高麗入貢，選充館伴，【略】詔賦紀事詩，公垂館客，夜草百韵以進，上大喜，遣中使持示〔高〕麗人。【略】蔡京再領三省，言路觀望，適公作大宴樂語，盛稱鎮圭爲罪，黜提舉南京鴻慶宮。七年冬，除徽猷閣待制，知越州。【略】落職，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高宗初年，復右文殿修撰，踰年召爲兵部侍郎，再直學士院。三年二月壬戌，車駕南渡至杭州，三月癸未，苗傅、劉正彥反，【略】太后垂簾旬餘，〔朱〕勝非遂奏變故以來，從官能助朝廷者惟李邴、鄭穀，協心於內，誦言於外，乃除公翰林學士。【略】義師起，公與權直學士院張守分撰請復辟表及批答。丙午，勝非白太后，除公與穀并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四月戊申，上御朝，明日遷公尚書左丞，自朝散郎例轉中大夫。【略】乙卯大赦，其文云：「斷鼇立極，開辟功成，取日授龍，神明御正。」亦公所草，四方誦之。駕幸江寧，六月，依祖宗舊制，合三省官，改參知政事。尋以防秋，分六宮百司奉太后如洪州，命公爲資政殿學士，權知行臺三省樞密院事。公與相臣呂忠穆公議論不協，臺諫有向背意，公聞之，固辭，八月，仍本職提舉洞霄宮。【略】閱月，起知平江府。視事三日，復從請祠。兄鄴帥越失守，連坐落職。明年復端明。紹興元年大禮，還舊職。十六年五月甲午，以疾薨於泉州居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二。【略】公天資高明，積學深至，早歷清要，號稱文士，猝遇國難，大節凜然，爲廊廟之器。【略】銘曰：齊魯之間，儒學之淵。道閉賢隱，祥麟出焉。由漢迄唐，士多名世。公生盛朝，亦拔乎萃。其來儀儀，資適逢時。以文華國，天子所知。變起弗圖，公奮烈烈。面折群凶，我勇彼懾。籌幄既咨，義旗既麾，中外協力，乾清坤夷。倬彼宸章，粲若星日。告於萬邦，丕顯公蹟。上方用公，公曰歸與。成功者天，寵則難居。燕處超然，道則深造。窮理盡性，庶其允蹈。生有自來，逝也名垂。刻詩道周，言何敢欺？

《宋史》卷三七五《李邴傳》（存目）

紀事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二　《封氏記年》曰：金國二太子斡離不攻破薊州，至玉田縣下寨，會朝廷遣吏部郎中傅察等迓使，脅之使降，數以朝廷擅納叛亡，招收戶口，首違誓盟。我輩奉詔興師問罪，爾若歸明，當有大官賞汝；不然，粉骨矣。副使蔣璪等羅拜，察獨不屈，云：「察世受國恩，焉敢違悖。遠銜詔旨，接伴來使，非見貴國主，豈可屈膝。況察與太子皆王人也。若欲察拜，是太子僭逆不道。」既不拜，乃見殺。李邴爲公墓誌。

《揮麈後錄》卷一一　李漢老與秦會之《賀進維垣啓》云：「推赤心於腹中，君既同於光武；有大勳於天下，相自比於姬公。」秦答之云：「君既同於光武，仰歸美報上之誠；相自比於姬公，其敢犯貪天之戒。」漢老得之，皇恐者累月。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六　李漢老坐其兄會稽失守落職，《謝表》云：「包胥不食而哭秦，素心猶在；李陵得當而報漢，後效難期。」

《誠齋詩話》　建炎苗、劉之禍，未幾復辟。《赦書》云：「斷鰲而立四極，既成開闢之勳；取日而投五龍，復正神明之御。」此李漢老詞也。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李漢老建炎末自簽樞遷右轄，未幾遷知院，前後二三月而罷。因爲《梅》詩以託意云：「綿霜歷雪忽開遲，風笛無情抵死吹。鼎實未成心尚苦，不甘桃李傍疏籬。」

又卷一四　秦益公子伯陽，以狀元登第，李漢老啓賀云：「一經教子，益欽丞相之賢；累月答兒，更起鄰翁之羨。」秦喜，諭其子。

又卷一七　寶文閣直學士連南夫鵬舉罷守泉南，李右丞邴漢老送之以詞，寄《玉蝴蝶》。

《耆舊續聞》卷一〇　文肅《賀除太師啓》云：「推赤誠於腹中，君既同於光武；有大勳於天下，相自比於姬公。」秦以爲譏己，答啓云：「君既同於光武，仰歸美報上之誠；相自比於姬公，其敢犯貪天之戒？」文肅得之，不能不恐，然亦終不加害也。

《清波別志》卷一　政和三年，南京鴻慶宮道士孟若蒙言：本宮每遇正月初四日，爲創業之日，修設醮，乞置節名。詔以「開基」爲名。【略】從京畿運判曾讜之請，仍詔李邴撰記，時大觀元年也。

《四朝名臣言行別錄》卷一　張浚等義師起，公與權直院張守分撰請復辟表及批答。上御朝，明日賜公親札，略曰：「卿毅然正詞，氣折兇醜，萬衆動色，具臣靦顏。」公謝表亦云：「謀寢淮南，雖慙素望；殄擊朱泚，實厲壯心。詰責兇渠，激揚禁衛。迨成復辟，實與祕謨，蓋出孤忠，豈徼後福？」當時稱爲實

錄。

著錄

周必大《資政殿學士中大夫參知政事贈太師李文敏公邴神道碑》 所著《草堂》前、後集一百卷，行於世。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雲龕草堂後集》二十六卷。參政鉅野李邴漢老撰。【略】周益公作《神道碑》言《前》、《後集》一百卷。今惟《後集》，蓋皆南渡後所作也。朱文公爲之序。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李邴《草堂後集》二十六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邴《雲龕草堂集》二十六卷。

周泳先《雲龕草堂詞輯本題記》 《碧鷄漫志》論李漢老詞，稱其富麗而韵平平。漢老詞今散見諸選本者凡八首。《陽春白雪》洪皓《江城梅花引》題云「使北時和李漢老」。與花庵《唐宋詞選》王觀「多年江上見寒梅」闋同韵，但各選本均未有題此闋爲漢老作者，是漢老詞當爲另一首。《直齋書錄解題》著錄《雲龕草堂後集》二十六卷，并云：「執政周益公作神道碑，言《前》、《後集》一百卷，今惟《後集》，蓋皆南渡後所作。」今并《後集》均未有傳本，亦無從考知其詞集曾否編入集中也？泳先記。

藝文

趙鼎臣《李漢老邴見過不及見以詩謝之》 埋沒簿領中，氣結不得吐。官柳欲飛花，春事遽如許。騎馬出東城，意若鴻鵠舉。獨行雖少味，自足寬靡盬。歸來兒女曹，怪事說觀縷。有客適過翁，身騎五色羽。自非翻瀛洲，恐是翔紫府。雲來久躊躇，鶴去迷處所。我老俗吏中，人物誰比數。賴獨有故人，慰藉能偃俯。一臂乃失之，遇事眞齟齬。朝來益癡絕，物色徧庭宇。尙尋履迹餘，用意毋乃魯。

張守《李漢老參政寄和文字韻詩次韻謝之》 高誼天涯日講聞，欲趣函丈畏深文。佳言阻聽霏霏屑，秀句欣披藹藹雲。鴛序略同慙晚遇，蠻坡並直記宵分。中朝多少登龍客，應擬沙堤御李君。

龔況

《中吳紀聞》卷五 季父詩格清古，如《詠劉伶》云：「逃名以酒轉名高，醉裏張髯罵二豪。日月已爲吾戶牖，何妨東海作醇醪。」《九日》云：「家家高會錦模糊，誰信貧家菊也無。多謝東鄰送醅至，旋於籬畔覓茱萸。」「自古誰無九日詩，詩成須道菊花枝。直饒無菊何妨醉，野蓼村葵總是題。」《遊天峰寺》云：「杖藜高踏半山雲，不見此山知幾春。異時人物凋零盡，只有青山似故人。」《午歇惠安寺》云：「寒食都來數日閒，顏卿家帖到今傳。此公剛鯁無情煞，到得春時也自憐。」《送唐大監》云：「東門相別又相逢，轉覺衰頹一老翁。子約重來我方去，滿庭黃葉正秋風。」《古樂府》云：「妖嬈破瓜女，爭上秋千架。香飄石榴裙，影落薔薇下。牆外見鴛鴦，雙雙春水塘。歸來情脈脈，無緒理殘粧。」其他如「貪山借船賞，嗜酒典琴沽」；「閑多卷滿新題句，懶極牀堆未荅書」；「客疎閑吠犬，庖匱割啼鷄」；「得句怕難續，避人長轉多」；「山色秋難老，池光夜不昏」，此類甚多。

又 季父諱況，字濬之。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再遷入館。在館八年，學術文章俱不在人下，時同列知名者，惟季父與蘇元老在庭爾，當時號爲「龔蘇」。葉石林俊聲籍甚，嘗爲文字交。其他所與酬唱者，如洪玉父、朱新仲、王豐父、張敏叔，亦皆一時名士。用先都官中隱故事，自號「起隱子」。有文集三十卷，曰《起隱集》。終祠部員外郎、朝議大夫。

又 魏憲字令則，與其弟志俱有聲太學，號熙、豐人才。徽廟朝，爲東臺御史，入侍經幄，論思獻納爲多。又代言西掖，得溫厚雅正之體。遷吏部侍郎。久之，除顯謨閣學士、知明州。建炎初，召赴行在，季父禮部送之以詩云：「炎祚無疆越萬齡，如何夷鹵尙憑陵。中興事業須王導，撥亂韜鈐要孔明。劇盜已分齊鉞定，端星行指泰階平。呼韓朝渭非難事，好繼當時丙魏聲。」

《吳郡志》卷二五《人物》 龔況字濬之，崇寧五年進士。入館，以學術文

章與蘇過在朝俱知名，時號「二蘇」。用宗元中隱故事，自號起隱子。終祠部員外郎。有《起隱集》三十卷。

耿仙芝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四引《迂叟詩話》　大名進士耿仙芝以詩著。其一聯云：「淺水短蕪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爲人所稱。

李　植

胡銓《李元直文集序》　太府少卿李公好古博雅，涉五經，尤長於《詩》，凡一文一贊一頌率於《詩》取之，信手拈出，渾然天成。乾道乙酉，提點刑獄江西，丙戌冬出其編以示余，且屬爲序。獵纓把玩，終日不能去手。如《郊祀慶成頌》，典則弘深，奄有二《雅》三《頌》之美，豈止兼《國風》、《小雅》而已哉！僕固願挂名集端以托不腐，其又奚辭？竊嘗考集句之所來，近代如毅父之《五侯鯖》見稱於坡老，王寅之《十八拍》見取於山谷，皆謂擬半山老人而作。某獨以爲不然，《三雍宮》詩有云：「習習祥風，祈祈甘雨」，此即集句之始也。然前哲或有鴻鵠偶家鷄之誚，或有絳駝鷄豚拍之譏，得非以其擇焉而不精與？然則公之集也精矣，可書也已。公諱植，字元直。

《宋史》卷三七九《李植傳》　李植字元直，泗州臨淮人。【略】從父中行客蘇軾門，太史晁無咎見之曰：「此國士也。」以女妻焉。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諲轉運京畿，【略】有以植薦，遂借補迪功郎，使督四百艘，總押犒師銀百萬，糧百萬石，【略】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璧，豈特軍餉而已。」承制授承直郎，留之幕府。植三上表勸進，【略】三降手札奬諭。植感激知遇，言無不盡，爲汪伯彥、黃潛善所忌。高宗既即位，爲東南發運司幹辦公事，尋以奉議郎知潭州湘陰。【略】丞相張浚督師江上，知植才，薦爲朝奉郎，鄂州通判。【略】浚以破賊功上於朝，轉朝奉大夫、通判荆南府。秩滿，除尚書戶部員外郎。時秦檜當國，凡帥府舊屬率皆屏黜，浚亦去國，植即乞祠奉親，寓居長沙之醴陵十有九年，杜門不仕。檜死，【略】除戶部郎中。植始入見，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以母老，每辭，願便養，除知桂陽軍。【略】服闋，參政錢端禮薦差知瓊州。【略】改知徽州。【略】轉朝請大夫、直秘閣，改知鎮江府，遷江淮荆湘都大都點坑冶鑄錢公事。踰年，金人敗盟，朝廷將大舉，以植漕運有才略，授直敷文閣、京西河北路計度轉運使。植措畫有方，廷議倚重。乾道元年，遷提刑江西。二年，直寶文閣、江南東路轉運使兼知建康軍府兼本路安撫使，主管行宮留守司事。植上書極言江防十策。【略】疏上，帝嘉其言，以太府卿召赴闕，有疾不克上道，遂以中奉大夫、寶文閣學士致仕，還湘。時胡安國父子家南嶽下，劉錡家湘潭，相與往還講論，言及國事，必憂形于色，始終以和議爲恨。年七十有六而卒。有文集十卷，題曰《臨淮集》，盧陵胡銓爲之序。謚忠襄。

吳　炯

《五總志》　余昔在晉，與蘇叔黨自太原之河外避暴水于中道。時行李隔絕，而腹中枵然，詢諸驛吏，唯有波稜與米爾，即取以爲糜。余有詩戲叔黨曰：「誰知吾子波稜粥，壓倒東坡玉糝羹。」叔黨和云：「肉食紛紛故多鄙，吾寧且食小人羹。」叔黨墓木握矣，而余方艱棘異縣，誰與共此樂者。

又　葡萄酒自古稱奇，本朝平河東，其釀法始入中都。余昔在太原，嘗飲此醞，有詩云：「孟佗愛官入骨髓，爲官蹙眉曾未開。快遣葡萄百斛酒，換取梁州刺史來。」歸以示蔡天啓。天啓答云：「幷州在昔葡萄酒，賦咏于今定幾人。誰記當時味外事，要令吳子語超群。」天啓以推挽後進爲己任，今死矣，諷詠斯文，嗟嘆無斁。

《宋詩紀事補遺》卷四二　吳炯，永興人，中復之孫、則禮之子。紹興十三年樞密院編修官，提舉兩浙茶鹽。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五總志》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吳炯撰。【略】其書皆紀所聞見雜事，間亦考證舊說，取龜五總，靈而知事之語，名之曰「五總志」。其論詩推重黃庭堅，以爲于詩人有開闢之功，蓋亦江西流派。【略】于北宋瑣事，紀錄甚詳，猶有足資參證者。

陸心源《五總志跋》　《五總志》一卷，吳坰撰。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〇上　《五總志》一卷，宋吳坰撰。知不足齋本。藝海珠塵本。

向子諲

論述

綜論

汪藻《向子諲落職與郡制》　汝戚里子，朝廷以六路之權付汝，任不輕矣，謂能夙宵，力圖報稱。而肆爲虛誕，行不顧言，私擁衆而多耗邦財，擅補官而不繇王命。姑鐫寵秩，畀以一州。雖汝辯足以欺衆，亦豈能掩至公之論哉！

劉一止《向子諲轉一官致仕制》　具官某修潔博習，甚敏而文，勵行砥名，自殊肺腑。閱歷多故，勤勞百爲。頃辭法從之班，出領輔藩之重。浩然請老，去不待年。結社香山，豈特棲心於澹泊；角巾東路，殆將卒歲以優游。賢哉大夫，自此遠矣。進官一等，用寵其行。服我訓辭，益綏壽祉。

胡寅《向子諲落致仕知江州制》　以爾秉節立義，術略疏通，總六路之權，當大邦之寄。屢履變故，不懷二心。夷貊知名，姦回破膽。自以危行，告老而歸。聞精力之尚強，正艱難之所賴。爲朕復起，往守九江，必有忠謀，以寬憂顧。能益光于世業，斯無忝于訓言。

又《應詔薦監司郡守奏狀》　右朝請大夫、直龍圖閣向子諲。頃任發運使，值張邦昌僭竊，僞命下東南者，子諲一切截送所司拘繫，申元帥府。饋給東南勤王之師數十萬，不激怒生變者，子諲之力爲多。後守潭州，值前政姑息，所遣戍兵作亂。子諲夜半登陴，發兵擒捕，逮曉遂定，誅其亂首，卒分遣之。到官未半年，敵騎乘百勝之威，自江西來潭州，欲指顧受降，子諲率勵兵民，盡力守城，累日而後破。子諲又守子城，誓不屈膝。及火攻迫近，兵民不忍，相與扶掖上馬力戰，決圍而出。城雖不守，而二百年涵養，兵民無一人投拜者，節義昭然不可掩也。再守潭州，孔彥舟、馬友、李宏、曹成百萬之衆，相繼盤據，子諲以數百饑卒，與曹成相持衡州累月。而邦昌之黨方據要路，不遣援師，遂致劫執。比入賊中，正色詬罵，賊卒不敢害。其才氣忠節，大槩如此，正是今日可用之人。雖其少年恃氣陵傲，而其晚節更練淹詳。所以帥廣未幾，政聲翕然，至公有去思。委可充帥守之選。

又《向薌林酒邊後序》　薌林居士步趨蘇堂，而嚌其戴者也，觀其退江北所作于後，而進江南所作于前，以枯木之心，幻出葩華，酌玄酒之尊，棄置醇味，非染而不色，安能及此？余得其全集于公之外孫汶上劉子荀，反覆厭飫，復以歸之，因題其後。公宏才偉績，精忠大節，在人耳目，國史載之矣。後之人味其平生，而聽其餘韻，亦猶讀《梅花賦》而未知宋廣平歟？

李彌遜《向子諲徽猷閣待制兩浙都轉運使制》　具官某士林之秀，戚苑之英。風采足以戢姦，才猷足以濟劇。總飛輓轉輸之事，於艱難險阻之中，穀不勝食，民不加賦。心計之善，獨高一時。是用增重使權，升華次對。稽之公論，非朕爾私。予欲足食足兵，吏皆奉法，民不告病，何術以至此？爾將命于外，而居論思之職，皆得以言之，無負朕選任之意焉。

周麟之《徽猷閣直學士向子諲贈四官制》　具官明強多識，淹博有文。儀于禁塗，亞六卿之重位；懿彼戚畹，邁四姓之顯人。退不待年，勇於謝事。雖故林之息駕，仍延閣之舊班。自樂餘齡，焉問桑榆之迫；奄歸厚夜，徒傷蘭菊之存。惟命秩之蠲陞，示寵光之追賁。爽靈如在，異數其欽。

張元幹《薌林居士贊》　雍熙相國之胄，憲肅母后之家。視富貴如浮雲，棄軒冕猶弊屣。良由天資拔俗，雅志好賢。臨事必欲出奇，爲善常恐不及。所謂胸中邱壑，皮裏陽秋。雖自英妙時，固已沉著痛快矣。雖曰守節仗義，而遠迹危機，雖曰正色立朝，而獨往勇決。殆將明哲以保身，優游以卒歲者與？若夫袖手旁觀，傲睨一世，福祿未艾，俟命方來，則予謹在下風也。識者見之，亦

必有取于斯語。

陸游《跋鄮林帖》　先少師使淮南，實與鄮林向公爲代，鄮林作雍熙堂於廨中，堂之前有井泉，甘寒宜茶。洪駒父聞之，寄詩云：「何如喚取陸鴻漸，石鼎風爐來試茶。」詩與除代堂帖同日到，鄮林大以爲異，手書報先少師。今尚在也。伏觀公移文奏牘稿，大節貫金石然。諸公所書已可傳世，贅書之，亦屋下架屋耳，而某家世所傳，足補鄮林逸事者，則不可不書以遺後人。嘉泰二年五月十日，陸某謹書。

周必大《大元帥康王與向子諲咨目及御筆等跋》　臣竊惟靖康大變，地裂天傾，泥塵已蒙，鄗壇未設，餘分閏位，人懷向背。惟世臣向子諲首符所部，拘僞楚之族，數遣行人及仲子濬詣大元帥府議軍國事，領兵戡難，見褒璽書，謹伸嚴備，復勤親札。此權發運副使時也。胡行鬼速，漢箭無神，金城湯池，所在宵潰，江湖諸郡送款相望，子諲獨鳩叛餘之兵，嬰十里之城八日，然後失守。汪藻撰《撫恤官吏軍民勅書》有曰：「明于義分，屬此艱危，巧說百端，堅持一意，力爲巷戰，奮以忘軀。」此還長沙時也。御書「鄮林」、「泛宅」，古文《孝經》、臨《蘭亭序》，拜賜不一，此爲浙漕時也。國步已安，春秋猶盛，禁途輔郡，倚注方濃，上書請老，留之不可。特頒詔諭，遠比漢疏，侍從挂冠，鮮有是禮，此守平江時也。向非忠誠慷慨，心在王家，始終不渝，安能致上眷如此？雖疾風草勁，向日葵傾。聖鑒昭昭，屢形奬飭，然責賢必備，求全或毀，時當多故，傳聞異辭。其孫士虎懼後人猶致惑也，敬裒奎畫，刊之樂石。謂臣昔以太史牛馬走逮事高皇，俾書下方，或可傳信。恭惟一字爲褒，榮於袞服，衆言淆亂，折諸聖人。今觀天文，議論定矣。慶元六年二月旦，具位臣周某謹書。

樓鑰《鄮林居士文集序》　鄮林居士向公，寔文簡公五世孫也。重珪疊組，生長富貴，而抗志不羣，卓然自立，所交多天下名士。方全盛時，居官守職，固已不畏強禦，聲績著聞。靖康元、二間，爲江淮制置發運使，一聞僞楚之變，即移文合肥，拘留其家屬，以折其姦心，聞者韙之。高宗初開元帥幕府，以羽檄起四方之兵，未有應者，公募士人李稹，首齎金幣，以濟艱難之用。上章勸進，切中事機，上深嘉之，承制補稹以官。公之功名及受不世之知，實始于此。及帥長沙，金兵猝至，堅守奮擊，外救阻絕，力不足而城破，猶保牙城巷戰以拒敵。兵退，盡所以撫摩之力，楚人至今德之。尋改鄂州，行次衡陽，曹成、李宏賊衆十萬，將肆侵敓，公肩輿入曹成賊壘，曉以大義，不敢爲暴，遂獲鍾相，降楊正表。上眷愈渥，擢之戶篦，入從出藩，竭其忠力，幾至大用。媢嫉者衆，而公雅志退休，抗疏面陳，不一而足。卜居臨江，古木無藝，多植巖桂，又素慕香山，自號曰鄮林，有船曰汎宅，高宗親御翰墨，書四大字及企疏堂以寵其歸。公家東望閣皂，山連玉笥，靚深如隱君子居，壁皆畫以山水木石，門皆裝以古刻，靈龜老鶴馴擾其間。自著五十詩以形容景物，亦多和篇。嘗云淵明生于興寧之乙丑，歸以義熙之乙巳，年四十有一。余生于元豐之乙丑，歸以紹興之壬子，有《述懷》詩云：「我與淵明同甲子，歸休已恨七年遲。」又言香山得洛陽履道坊常侍舊宅，鄮林得臨江五柳坊楊遵道光祿別墅，有詩云：「莫問清江與洛陽，山林總是一般香。兩家地占西南勝，可是前人例姓楊。」又《題樂天眞》云：「香山與鄮林，相去幾百祀。丘壑有深情，市朝多見忌。杭州總看山，蘇州俱漫仕。才名固不同，出處略相似。」《上梁文》云：「坊名五柳，仰陶令之高風；洲號百花，乃東坡之遺事。」其尚友前賢類此，標致可知矣。士夫往來者必造見，又素喜客，相與觴詠其下。蓋自建炎初元罷六路漕，明年歸臨江，紹興八年起知平江，力辭不克。次年三月復歸，自是不出，優游十五年，以壽終焉。勤勞著于中外，名節全其終始，雖有異論，亦皆厭服，無可議者。諸子又能世其家，不待平泉之記草木，數十年來，幽致儼然。復裒一時名公書尺，刻爲《鄮林帖》，公之忠孝大槩愈著，而世之持論者大定矣。公之曾孫公起爲湖廣總屬，分司九江，受知于使君袁和叔燮，介以求序，且言已刊公之家傳、行狀、志銘爲一編，又刊《拘僞楚檄》稿及諸賢跋語，他日又將刊家集行于世。鑰生晚，雖不及拜公牀下，生長外家，外祖汪公少師與公同朝相好，曾爲汪氏友恭堂生雲閣賦詩，先太師岐公初丞崑山，及趨事于吳門，最蒙眷與，故多見公之藻翰，熟聞高風。今又盡得公之詩文雜著，如「斷碑風雨碎文章」等句，皆素所膾炙，今乃知爲公之詩。公爲《徐東湖詩集後序》有云：「始爲詩以數百計，一見師川，快說詩病，盡焚其藁。」則知公之少作尤多，其所存者止此耳。章表奏議，明白直亮，可舉而行，兼備體制，而又能出入內典，此蓋由前朝涵養之久，文簡典刑之存，非曲學之士所易及也。鑰庸陋不佞，何敢預品題之末，姑誦所聞如此。猶記九歲時，仲舅尚書公尉江山，乙丑登乙科，以書爲謝，公答書親題其外云「書上明州鎖元先輩汪」，下書「鄮林居士」，此亦近時之所未聞也。公諱子諲，字伯恭，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累贈至少師云。

朱熹《向鄮林文集後序》　逮公之仕，則已當靖康、建炎之際，而國家之

變故艱危於是極矣。觀其絕僭叛之音郵而縻其家族，宣霸府之號令而暢其威靈，以至擁羸卒、守孤城以抗彊虜百勝之鋒，遏羣盜橫流之勢，身皆危於九死，而志不可奪。及紹興初，大臣始決忘讎辱國之計，則又慨然上疏，再三指言其失，無所回避。至於疾病且死，而猶勸上以深念創業之艱難，不可遽以小康而遂忘大計也。此其平生始終大節，豈不凜乎！其有子房、元亮之心哉！然二子當時皆不得位，而爲之於不可爲之後，是以大義雖明而不及有益於人之國。若公，乃幸猶得股肱之力以依日月之光，宗社再安，與有勞烈。較其所就，則於二子又有光焉。是以中年乞身，以自放於江湖之上，而學士大夫靡然咸服其高。一觴一詠，悠然若無意於工拙，而其清夷閑曠之姿，魁奇跌宕之氣，雖世之刻意於詩者，不能有以過也。嗚呼，是豈徒以其絕俗離世之難，發興吐詞之工而然哉！蓋必有其本矣。

《四朝名臣言行別錄》卷一一 公天姿超邁，讀書務觀古人大節，不專守章句。志大氣剛，見義必爲，置死生於度外。識慮深遠，洞見物情，劇劇治煩，迎刃而解，興利除害，不計目前。爲政雖嚴，而它心忠恕，神觀爽邁，超出羣衆。議論英發，忠誠動人，莅官臨政，聲震一方，望之隱然。

方岳《秋崖集》卷二〇《跋向子諲帖》 臣觀徽國文公朱熹序向子諲之文，以爲抗強敵百勝之鋒，遏四海橫流之勢，未嘗不慨然思見其人而不可得也。

毛晉《宋六十名家詞·酒邊詞跋》 伯恭相家子，欽聖憲肅皇后從姪也。性極孝友，置義莊贍宗族貧者。其立朝忠節，胡安國、張九成輩極嘉與之。晚忤秦檜意，乃致仕，卜築清江楊邊道故第，竹木池館，占一鄉之勝。又繞屋手植岩桂，顏其堂曰蘐林，自詠云：「須知道，天教尤物，相伴老江鄉。」又《絕筆》云：「眞香妙質，不耐世間風與日。」豈米顚所謂「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蘐林亦庶幾耶？湖南毛晉識。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樂府紀聞》曰：臨江向伯恭，宋之外戚也，立朝忠節，胡安國、張九成輩極嘉與之。忤檜相意，致仕家居，自號蘐林居士。作《滿庭芳》自慶云：「須知道，天教尤物，相伴老江鄉。」作《減字木蘭花》絕筆云「眞香妙質，不耐世間風與日。」《酒邊詞》四卷。

《靈芬館詞話》卷二 宋之詞人向子諲、史邦卿，皆成家者。然史以附韓侂胄爲士論所賤，向以貴臣戚里，卓然方格，忤檜而歸，其人品相去遠矣。《酒邊詞》二卷，其中贈妓之作最多，其名如小桃、小蘭、輕輕、賀全眞、陳宋鄰、趙總憐、王稱心，不一而足，所謂承平王孫故態者耶。

《本事詞》卷下 向子諲伯恭，自號蘐林居士，故都貴戚，工於樂章。有《酒邊詞》，自分爲江南新詞、江北舊詞。文采風流，恆多顧曲之贈。

分論

《拘張邦昌家屬檄》 樓鑰《跋向蘐林拘僞楚檄稿》 博陸侯既立宣帝，威權益重，而嚴延年劾其無人臣禮。事雖不行，朝廷肅然敬憚之。使博陸雖有驕慢之心，亦足以奪其氣。僞楚虛有其表，中實謬懦，豈敢望博陸之萬一？建君主龍天之議，則其人可知。向公一聞奇變，即檄合肥拘其家。想其方在惶擾憂恐中，聞此寧復敢桀耶？封府庫，以臣名，奉昭慈垂簾，而上璽綬于高宗，雖出一時諸公之議，而此舉實中其機。此豈淺丈夫所能及哉？ 魏了翁《跋向侍郎子諲拘張邦昌家屬檄稿》：靖康末，吳幵、莫儔、王時雍、徐秉哲以僞楚叛圍城中。士大夫負國賣降者，行若狗彘，固不足深數。而其論奏之詳，死節之著，凡有功于反正者班班史冊，及今檄稿諸賢叙述爲詳，不用贅贊。老檜陳議甚偉，亦顯然在人耳目。又謂出于馬時中、吳亨仁之手，則人未可以盡沒其是也。惟是此外如時中于檜陷虜後，排日以復辟事申邦昌（逸事狀不書排日），徐師川掛冠以去，至以昌奴其婢。虹縣尉徐端益不拜僞赦堂吏，張思聰亦首建反正之議，皆能以一節自著者，則往往史所未載，人不能盡詳，因以著檄稿之末以見。自昔雖極敝大壞，所謂天彝人紀則未嘗一日間斷也。

《鷓鴣天》（紫禁烟花一萬重） 《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唐人應制詩多不工，表在鋪張巨麗也。宋人元夕除夜詞亦然。元人以才情屬曲，以氣概屬詞，故曲盛而詞亡。忽得末二句清邁。

《虞美人》（去年不到瑤花底） 《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蝶夢」三句）情物相觸而莫分。（「花知」二句）近不落凡。（末句）不怕眉峰載不起耶？ 《蕙風詞話》卷二：向伯恭《虞美人》過拍云：「人憐貧病不堪憂，誰識此心如月正涵秋。」宋人詞中，此等語未易多覯。

《阮郎歸》（江南江北雪漫漫） 《蒿庵論詞》：《酒邊詞》，紹興乙卯大雪行鄱陽道中《阮郎歸》一闋，爲二帝在北作也。眷戀舊君，與鹿虔扆之「金鎖重門」，謝克家之「依依宮柳」，同一辭旨怨亂，不知壽皇見之，亦有慨於心否，宜

爲賊檜所嫉也。終是愛君，獨一「瓊樓玉宇」之蘇軾哉？彼以詞貽宕不可爲者，殆第見屯田、山谷諸作，而未見此耳。

《鷓鴣天》《幾處鞦韆懶未收》《皺水軒詞筌》：向伯恭詠鞦韆曰：「霞衣輕舉疑奔月，寶髻傾攲若墜樓。」追琢工緻，絕似楊、劉詩體。宋詞多佳，而詩不逮者，亦其力有所分也。

《浣溪沙》《花想儀容柳想腰》《雨村詞話》卷一：太白詞有「雲想衣裳花想容」，已成絕唱。韋莊效之，「金似衣裳玉似身」，尚堪入目。而向子諲「花想容儀柳想腰」之句，毫無生色，徒生厭憎。此皆李赤之于李白，黃樂地之于白樂天，杜荀鴨之于杜荀鶴，無賴之類所爲也。

《梅花引》《花如頰梅如葉》《白雨齋詞話》卷七：此調頗不易工，古今合作，僅此一首，蓋轉韻太多，眞氣必減，且轉韻處必須另換一意，方能步步引人入勝，作者多爲調所窘。此作層層入妙，如轉丸珠，又如七寶樓臺，不容拆碎。

《點絳唇》《綠水池塘》《雨村詞話》卷二：向子諲詞：「正當呆坐，紐鼻須還我。」「呆」字始見此詞。

傳記

汪應辰《徽猷閣直學士右大中大夫向公墓誌銘》　公諱子諲，字伯恭，世爲開封人，丞相文簡公之五世孫，欽聖憲肅皇后之再從侄也。【略】公生而秀異，自幼凜然如成人，敏悟強識，迥絕流輩。元符三年以后復辟推恩，補假承奉郎。明年后崩，又以遺恩遷雄州防禦推官，監濱州鹽酒稅。東南建帥府幕屬，自朝廷選除公鎮南軍節度推官。【略】改宣議郎，監儀鸞司。公耻與閹寺共事，乞歸吏部，改眞州司錄事，權知開封府咸平縣。【略】除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司主管文字。【略】召對，除淮南轉運判官。【略】金人逼京師，淵聖即位，召公，將以使軍前，公曰：「李鄴已屈膝于金人，乞先定相見之禮，乃可往。」或謂公不能屈，恐誤事，乃已。除京畿轉運判官。【略】除右司員外郎、詳議戶房檢討官。執政者不咸，公度不能容其間，引嫌不就，乃以直秘閣爲京畿轉運副使，且詔公相度漕計。【略】乃以爲直龍圖閣，兼淮南荆湖制置發運副使。【略】張邦昌僭位，邦昌遣人持書至廬州，問其家安否，公檄郡拘縻其家人。又遣人以僞詔詣公止兵，公以聞大元帥府。復遣子澹請于大元帥，宜處分軍國事，來勤王憤怒之兵，帥諸將北渡河，出敵不意襲之，救二帝危急。【略】元帥至南都即帝位，欲留公自近，公以二親在東南，乞補外，乃復以爲發運副使。【略】知襄慶府，丁開府憂，明年奪喪，知潭州，力辭不獲命。【略】其冬，敵騎自鄧城南渡，掠武昌，入江西，州縣皆望風降，還抵長沙境，【略】公以忠義自奮，無一降者。敵退，公上章以失守自劾，詔奪職罷免。未幾，朝廷治州縣之投降者，公之忠節始白，賜詔奬諭，復還職任。【略】公復乞持餘服，從之，服除，知廣州。【略】未幾，以御史有言罷去，公遂乞致仕，繼丁永國憂，服除，一時善類交章論薦，詔落致仕，知江州，又改江東轉運使。【略】與〔劉〕光世不協，求去，詔移兩浙路。初公卜居臨江，名曰薌林，至是入覲，上親書「薌林」字賜之，進徽猷閣待制，爲都轉運使，戶部侍郎。【略】一日進對，上顧問移時，閣門以當進膳，欲奏而未敢，有攝起居郎者遽出位彈奏，公退即待罪，又乞致仕，【略】除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略】自是歸隱十有五年，積俸錢三百萬，悉捐入郡學，爲養士藏書之費。【略】元成劉安世曾謂公必有立于世，文定胡公安國謂公氣節忠鯁，心向國家，尊戴君父，狥公忘私，正今日扶持三綱之人也。由今觀之，二公之言益信。銘曰：顔跖之分，曰義與利。孰驅斯人，學乃爲利。舉世靡靡，偸安苟活。不有君子，豈能自拔？公以英姿，輔之正論。惟義所在，他無足問。方時多艱，馳騖其中。如水萬折，必歸于東。年五十餘，謝事而歸。惟介于石，故能見幾。知之固難，行亦匪易。若公始終，蓋可無愧。我爲此詩，以示來裔。後有攷者，尚論其世。

胡宏《向侍郎行狀》（存目）

胡銓《向公墓表》（存目）

《宋史》卷三七七《向子諲傳》（存目）

紀事

向子諲《水龍吟詞序》　甲子季冬丁亥，冒雪與晁叔異、劉子駒兄弟，皆北客，同上雪臺，登連輝觀。梁使君遺酒，仍與北梨，俱醉薌林堂上，相與聯句

云：「西北通無路，東南偶共期。穿林行鳥路，踏雪唯鵝梨。」吳大年方病起，不能同此樂。得大年《水龍吟》詞，過之。夜歸，月色如晝，亦賦一首。

又《西江月詞序》（五柳坊中煙綠） 政和間，余卜築宛丘，手植衆籟，自號籟林居士。建炎初，解六路漕事，中原俶擾，故廬不得返。卜居清江之五柳坊。紹興癸丑，罷帥南海，即棄官不仕。乙卯，起以九江郡，復轉漕江東，入爲戶部侍郎。辭榮避謗，出守姑蘇。到郡少日，請又力焉，詔可，且賜舟曰「泛宅」，送之以歸。己未暮春，復還舊隱。時仲舅李公休亦辭春陵守致仕，喜賦是詞。

《四朝名臣言行別錄》卷一一 公生而秀異，五歲誦書，日記數百言。七歲通書數。十三能幹蠱，開府嚴重，公率羣弟承訓，專意《詩》、《書》，宗族以爲法。憲肅聞而悅之。

著錄

胡寅《題酒邊詞》 余得其全集於公之外孫汶上劉荀子卿，反復厭飫，復以歸之，因題其後。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酒邊集》一卷，戶部侍郎向子諲伯恭撰。自號籟林。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酒邊集》一卷。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二集：向子諲《酒邊詞》六十一葉。

《述古堂書目》卷二 向子諲《酒邊詞》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酒邊詞》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宋向子諲撰。【略】《書錄解題》載子諲詞有《酒邊集》一卷，《樂府紀聞》則稱四卷，此本毛晉所刊，分爲二卷，上卷曰《江南新詞》，下卷曰《江北舊詞》，題下多自注甲子，《新詞》所注皆紹興中作，《舊詞》所注則政和、宣和中作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九 《酒邊詞》一卷，陸敕先、毛斧季手校本。宋籟林向子諲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酒邊詞》一卷，明鈔本，汪魚亭藏書。籟林向子諲伯恭。【略】此明鈔一卷，似在毛刻之前。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酒邊詞》二卷，宋向子諲撰。二集。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 宋刊本二卷。八千卷樓有明鈔本。陸敕先、毛斧季手校本。李木齋藏余秋室鈔《酒邊琴外詞》一卷。民國武進董氏誦芬室覆宋本。吳氏雙照樓覆宋本一卷。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酒邊詞》一卷，宋向子諲撰。清初毛氏汲古閣影宋鈔本，一冊。《酒邊詞》二卷，宋向子諲撰。清光緒十四年汪□刻六十名家詞本，章鈺校，一冊。

藝文

廖剛《次韻向伯恭發句同游西宮見寄》 久客倦塵鞅，薄游憐寶宮。論文欣得甫，載酒愧非雄。遠岫入青眼，長江來好風。詩成故超絕，千里看花驄。

孫覿《籟林銘》 兩浙轉運使、右朝請大夫、秘閣修撰向子諲，博極羣書，尚友千載。治一室，植種香草環之，而讀《離騷》經其中，自號籟林居士。建炎末，崎嶇兵亂，轉徙江漢間。年四十餘，上書謝事，徘徊玉笥之下、塗水之湄，登高擇勝，築室居焉。藝蘭九畹，芝採三秀，千葩萬卉，羅生堂戶，蓋眞得所謂籟林者。則欣然笑曰：孫興公賦《遂初》，韓吏部賦《復志》，皆謂此耶？紹興五年，詔起爲江東轉運使。明年徙兩浙，召見奏事，勞賜甚寵，因從容自言終老籟林之意，上嘉歎良久，親書「籟林」二大字。盛哉未曾有也！子諲侈上之賜，移書屬孫某爲之銘。銘曰：肝膽一如，薰蕕殊臭。鼻識妄聞，六鑿交鬬。蜘蛆甘帶，蜣螂轉圜。嗜痂腊鼠，逐臭則然。一國之香，人所服媚。君子好修，紉之爲佩。手援紫藟，棹芙蓉旂。蕙肴蘭籍，飲芳食菲。芳菲滿室，薦香在堂。葵傾草靡，偃風就日。帝閽九重，就播厥芬。神交夢蘭，甘餘獻芹。扁榜峨峨，來從天上。璧月珠星，窺臨蕙帳。天命不諂，惟德之符，車過必式，於公之閭。

又《次韻向伯恭侍郎致政歸臨江》 六龍暴鬻海生塵，霖雨方資命世材。此去謝公須強起，誰令陶令賦歸來。追懷玉笥三年別，指點籟林一笑開。大舸橫江日千里，憑誰倒曳九牛回。

張擴《賦向伯恭籟林》 矯矯子平裔，聲名晚益高。歸休卜僊隱，題品妙

宸毫。小徑荒松菊，空庭長艾蒿。閉門便午枕，餘事九牛毛。

李光《為向伯恭題》 向公天下士，慷慨有祖風。亦復對行殿，密議裨天聰。君臣意氣合，每進嘗從容。飄飄青雲志，顧肯貪天功。榮塗拂衣歸，安坐鄉林中。作堂榜企疏，進退聊比踪。父老非故鄉，何必囊金空。俗軌競奔馳，世路方尚同。善爲子孫謀，但務田園豐。偉哉此二子，遐舉希冥鴻。富貴如浮雲，聲名壓岱嵩。千載繼者誰，我友向伯恭。

張守《伯恭侍郎自吳門謝事有詩和者無慮百餘人矣且命屬和不可辭次韻》 滄江洗盡眼中埃，飽看江山句更裁。風引前旌如挽去，山迎歸棹欲飛來。捐軀許國憂心在，袖手還家笑口開。應念龍鍾豫章守，沉迷簿領日回回。

曾幾《挽向伯恭侍郎三首》 忠義雲霄逼，聲名日月懸。劇談風滿坐，傑作氣無前。詩酒今彭澤，山林昔輞川。不隨秋露盡，家集燦成編。用舍行藏事，如公世所難。誰能奉香火，直作掛衣冠。國論言猶在，宸毫墨未乾。一生無限好，留與後人看。昔在兒童歲，曾陪竹馬游。鄉林叨共席，泛宅幸同舟。忽忽三年別，堂堂萬事休。孤風亭下夢，猶記曩時不。

趙子崧

論述

王洋《趙子崧復集英殿修撰制》 勅具官某：爾質行之美，著乎夙聞，術業之優，見于已試。自登要路，益顯令猷。河間大雅之風，本由天性，東平爲善之樂，蓋自安行。往遭寇攘，有失綏御，一從貶黜，遂歷歲時。其躋秘閣之榮，仍即眞祠之奉。

《碧鷄漫志》卷二 宗室中，明發、伯山久從汝洛名士游，下筆有逸韻，雖未能一一盡奇，比國賢、聖褒則過之。

周必大《跋趙子崧詩集後》 靖康之難，近畿諸郡皆陷，獨端明公以宗室祭酒堅守淮寧，首尾半年。迄收趙肇保境之功，又能詆訶閹位，糾合齊盟。鄙邑築壇，遂參佐命。不幸不爲媚嫉者所容，復使出鎮京口，名曰因任所長，實欲陷之死地。未幾狂寇暴至，無城可守，無兵可禦，猶與其下力戰重傷，然後退保江岸，上章待罪。媚者計得，坐貶龔州。昔唐天寶之亂，河朔盡陷，獨顏魯公固守平原。及至德改元，不能當史思明、尹子奇之鋒，乃棄郡渡河。惟公始末大率類此，魯公進官，公則遠徙，人謀不臧，一至是耶？賴德壽皇帝深察非辜，尋復朝散大夫，示將復用，而公遽即世矣，豈非命與？淳熙戊戌秋，公之孫師聽示公詩文及遺墨，因爲略辨當時之事，以告著作氏。

史浩《跋趙宗正詩》 曩讀公詩，歎其雄深幽遠，有魏晉間一種風味，殆非後世詩流。晚從公之孫樂善遊，出公所爲行狀，自言嗜詩，齊宋而下弗好，於是益知前者非過論也。

《雷梧州墓誌銘》 胡銓《跋雷梧州墓刻》：某自新興遷吉陽，道茂名，雷侯出其先君子梧州墓刻，蓋端明趙公伯山之文。中叙御史馬伸嘗評公爲愛民吏，予雖不及識梧州，而知伯山與馬御史之爲人。伯山在建炎間以詩鳴，而馬公嘗以直言被譴。二公皆一時望，而稱道梧州若此，不問可知其爲人。

《從賀詩》 史浩《跋趙伯山從賀詩》：此詩蓋作於宣和間，故都全盛氣象與夫一時風流人物之勝，猶可想也。

傳記

《宋史》卷二四七《趙子崧傳》 子崧字伯山，燕懿王後五世孫。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宣和間官至宗正少卿，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淮寧府。汴京失守，起兵勤王，道阻未得進。聞張邦昌僭位，以書白康王，宜遣師邀金人河上，迎請兩宮，問罪僭逆，若議渡江，恐誤大計。遂與知穎昌府何志同等盟，傳檄中外。【略】檄止諸路勿受邦昌僞赦，移書責邦昌。【略】康王即位，子崧請放諸路常平積欠錢，【略】因建三屯之議。【略】除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兩浙路兵馬鈐轄。【略】初，昌陵復土，司天監苗昌裔謂人曰：「太祖後當再有天下。」子崧習聞其說，靖康末起兵，檄文頗涉不遜。子崧與御營統制辛道宗有隙，道宗求得其文，上之。詔御史往案其獄，情得，帝震怒，不欲暴其罪，坐以前擅棄城，降單州團練副使，謫居南雄州。紹興二年赦復集英殿修撰，而子崧已卒于貶所。

劉　觀

劉一止《劉觀知盧州制》　具官某文有古風，學通今事。頃委六遒之貳，乃更兩禁之嚴。氣節凜然，聲華籍甚。我圖守帥，僉曰汝宜。惟爾習於土風，知民利疾。布宣惠澤，綏靖邊隅。行乎勉之，勿墮乃力。

汪藻《中書舍人劉觀給事中制》　具官某秉直諒之心，懋精深之學。貫穿今古，飾以詞章之華，辨明是非，凜然風節之勁。比司詔命，蔚有能稱。宜升文石之班，遂正黃扉之秩。惟忠臣事上，知無不言；惟君子居官，要爲可紀。勿令批敕之譽，減于代言之時。

《四六談麈》　靖康間劉觀中遠作《百官賀徽廟還京表》云：「漢殿上皇，本是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揖遜之君。」何栗文縝時爲中書侍郎，索筆塗之，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擁籍卻行，陋未央之過禮；執鞚前引，笑靈武之曲恭。」

楊邦乂

論　述

周必大《跋楊忠襄與鄉人羅鍔詩帖》　右忠襄楊公與友人羅鍔士廉詩帖各二。羅之姪孫泌寶藏之。予聞楊司業告諸生曰：「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方政和中，二公同游太學，每以是相勉。不幸士廉年纔三十一，死親之喪，鄉人推爲孝子。名士胡份兼美實爲之銘。厥後忠襄遂死于忠，國史書之，萬世仰之。平生取友如此，眞賢矣哉！紹熙庚戌二月一日。

《皇朝名臣言行錄》卷七　《贈直秘閣告詞》略曰「懦夫每生，名不稱於沒世；烈士砥節，死有重於泰山。以爾稟質剛方，值時艱厄。介胄之士望風而速奔，城郭之臣蒙恥以求活。爾能明事君之義，抗死職之忠。誓不屈於番酋，寧自甘於血刃。口不絕罵，言不忍聞，綽有張御史之風，無愧顏常山之節」云云。

又　東山楊長孺贊公畫像曰：面若嚴霜，目如電光，身作長江。乾坤翳翳，衣冠毅毅，鈇鉞易易。棟撓鼎欹，無虎無貔，有軾有泥。垂天貫日，惟忠惟一，青竹鴻筆。犬羊雖粗，知大丈夫，此可革乎？人誰無死，國爾斯偉，何千億祀！

傳　記

游九言《楊忠襄墓道碑》　建炎己酉，金虜寇江，駐軍采石。先是，車駕幸越，杜充以宰相總諸道兵鎮江左，前執政李棁供饋事，顯謨待制陳邦光守建康。充懦不能戰，以軍六萬人列江岸，乃閉壁莫敢出，虜牒知，遂渡江，我師自潰，充與麾下數千降虜北去。虜入建康，棁先降，邦光欲棄城，度不能遁，亦降。通判楊公邦乂獨不從，大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授其僕曰：「持此以見志，吾死矣。」棁、邦光慚謝，猶強擁公上馬，即野次俱見虜酋四太子者，命之拜，公叱曰：「我不降，何拜？」虜莫敢迫，縱歸。明日遣其將張太師諭公，授以舊官，公以首觸階陛求死，虜大驚，止之，徐曰：「公所守固高，然勢已去矣，第歸審思之。」明日復來，公亟移書其酋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利動者，幸速殺我。」又明日，四太子觴二降人於堂上，樂作，召公立庭下，公注視棁、邦光曰：「天子以若捍城，賊至不能抗，又不守節，更與共燕樂，尙有面見我乎？」虜取幅紙，書死、活二字，謂曰：「無多言，即欲死，書死字下。」則顧旁吏有簪筆者，躍起奪而書曰死，於是虜皆動色，又使引去。明日，再以見，公遙望四太子，遂大罵：「若夷狄而圖中原，天寧久假汝？行磔萬段，尙安得污我？」虜怒，使人疾擊，梃交下，公罵不絕口，見殺，剖腹取其心。明年虜去，州以事上聞，詔贈直秘閣，官其子二人。即死旁爲墓立廟，賜謚忠襄。【略】公吉州人，政和乙未進士。後六十九年，建州游某爲吏金陵，再拜墓道，嗟嘆而爲辭曰：山雲起兮陰陰，木嘯風兮蕭森。（骨）〔冒〕荒榛兮頹隧，野鳥怨兮清音。噫丙午兮燕安，謁縉紳兮多盤。繫苞桑兮弗戒，渝舊好兮開

邊。彝生兮召戎，瀕大地兮塵蒙。粲承平兮百載，莽夷門兮廟宮。我踰邠兮梁山，蛇洊食兮江干。擁貔貅兮首鼠，紛雅拜兮後先。獨立兮慨陳，人自靖兮此身。寧爲鬼兮趙氏，肯涅緇兮虜廷？肴醯食兮苟哺，弗自知兮貌頹。握玉麟兮拜犬豕，曾莫嗅兮羶腥。豈曰余兮獨死，汝尸坐兮偷生。振英聲兮階下，氣振動兮清寧。凜名義兮身世，九鼎重兮一羽。輕翳翳兮幽藏，頹陽照兮山荒。髮毛齒爪兮一世同腐，廟貌圭袞兮千古之光。春秋兮代謝，勿替兮烝嘗。

《宋史》卷四四七《楊邦乂傳》　楊邦乂字晞稷，吉州吉水人。博通古今，以舍選登進士第，遭時多艱，每以節義自許。歷婺源尉，蘄、廬、建康三郡教授，改秩知溧陽縣。【略】建炎三年，金人至江上，高宗如浙西，【略】金人濟江，鼓行逼城。時李棁以戶部尚書董軍餉，陳邦光以顯謨閣直學士守建康，皆具降狀，逆之十里亭。金帥完顏宗弼既入城，棁、邦光率官屬迎拜，惟邦乂不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宗弼不能屈。翼日，遣人說邦乂，許以舊官，邦乂以首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速殺我！」翼日，宗弼等與棁、邦光宴堂上，立邦乂于庭，邦乂叱棁、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敵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乂曰：「若無多云，欲死趣書【死】字。」邦乂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然未敢害也。已而宗弼再引邦乂，邦乂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女眞圖中原，天寧久假汝，行磔汝萬段，安得污我！」宗弼大怒，殺之，剖取其心，年四十四。事聞，贈直秘閣，賜田三頃，官爲斂葬，即其地賜廟褒忠，謚忠襄，官其四子。

楊萬里《忠襄楊公行狀》（存目）

紀事

《皇朝名臣言行錄》卷七　松溪先生李天麟言：公未第時處郡庠，足未嘗涉茶坊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暇日邀之往娼館，紿以爲己之親戚，公淳實，信之不疑。坐定，娼艷粧而出，公愕然趨而歸，閉戶號泣，解其衣冠悉焚之。其後果能立節奇偉。誠齋曰：正是如此，大凡立身行己，須是立腳之初便確乎不可拔，到後來習得定，死生禍福都不能奪。

藝文

葉夢得《褒忠廟碑歌》　天生裔夷，以限四極。有不能虔，乃嚙上國。既殄我民，爾則逆天。惡稔而誅，天胡捨旃。在昔肅氏，厥篚弨矢。不我來庭，敢干我紀。揭揭楊侯，梗其喉牙。萬夫一軀，莫我敢加。誰謂爾狂，我憑我抑。誰謂爾殘，我唾我斥。天子曰嘻，惟我有臣。曷不贖之，人百其身。屹屹崇岡，侯安于域。桷樀旅楹，侯有廟食。惟皇上帝，命侯來歸。顧瞻山川，申我王威。侯食而康，旗纛旖旖。百靈齊發，從侯北指。侯車轟轟，于我故疆。覆其穴巢，何有虎狼？告功帝閽，帝笑爲喜。四方其平，侯祀百世。曷慕匪忠，曷畏匪死。簡于帝衷，惟忠弗畏。明明天子，與帝一心。是播是崇，是顯自今。有流滔滔，貫于南邦。我詩孔昭，配此大江。

又《改葬祭文》　嗟夫，不死子糾，孔子不病管仲之仁；而餓死首陽之下，則稱伯夷叔齊，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天下不以死爲難，而以得其死爲不易。嗟夫！君之節壯矣。方虜之毒是邦也，聞以十萬衆而屈者矣，未聞以一身之微而能抗之者也云云。君棄其生，不顧其家，既棄其家，不顧其身，尚何有此既腐之骴哉！惟天子正大義于天下，揭而示之，曰吾有臣如此，而後之人聞君之風而畏者，亦曰此吾大夫楊君之藏也，則天子之寵與君之節，將與茲山並存而不泯也。

顏博文

《誠齋詩話》　張邦昌既僭竄謫，謝高宗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蓋欲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其黨顏博文之詞也。邦昌初立時，博文首上賀表云：「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其反覆如此。

《野老記聞》　靖康末，金人立張邦昌，顏博文作赦書云「無德者亡，知謳歌之已去；當仁不讓，信歷數之有歸」等語，無非吠堯之辭，聞者駭愕。及以大

寶歸，上表云：「孔子從佛肹之召，意在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誑楚。」

陳東

論述

綜論

宋高宗《賜田詔》 朕建炎即位之初，昧於治體，聽用非人，將布衣陳東竄於極典。朕甚痛之。雖已贈承事郎幷與有服親迪功郎一名，誠未足以稱朕悔枉之意，可特贈朝奉郎、秘閣修撰，仍更與兩資恩澤。如無兒男，許女夫承受，仍於所居州軍撥賜官田一十頃。

《追贈陳東朝奉郎秘閣修撰詔》 敕故贈承事郎陳東等：嗚呼，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以謂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己嬰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爾澈，其始將有意於爲忠臣乎，繇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爲良臣也。雖然，爾籍不得已，不失爲忠臣，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嘆，而不能自已也。通階美食，豈足爲恩，以塞予衷，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享朕茲意。

吳敏《乞用陳東劄子》（靖康元年四月初二日） 臣伏見太學生陳東遭遇聖明忠義，上用賢之。請陛下虛己盡下，或即聽其言，剛克沉潛，或久乃施用。東之勸奬，今始其時。臣愚欲望聖慈錄東忠誠，遂加官使，諷厲在位。取進止。

陳輔《乞用陳東劄子》 臣竊惟陛下臨御之初，詔求直言，而太學諸生皆上封事。陛下不倦聽覽，又從而官之，如張炳、雷觀是也。雖古者聽納之君，如堯、舜、禹、湯不能過也，然諸生切有疑焉。以謂陳東之書遠勝雷觀，陛下不官東而官此二人，非惟諸生不平，炳與觀恩亦厚矣。臣竊思之，陛下必謂陳東不當伏闕上書，以致百姓紛亂。夫東固未嘗與百姓期也，李綱之罷，忠義感奮，恐其言不能上聞，故率諸生伏闕諍之，不謂是日百姓亦來。臣詢及諸生，皆曰方邦彥退朝，百姓皆斥罵，東與諸生力遏之。繼而百姓誼譁，東皇恐憂懼，面若死灰，遽欲退而百姓遮擁，東出不得。然則，東豈有率百姓爲亂哉？東非學問淹談，喜論天下事，亦少忠義奮發之士也。陛下善用之於朝，必能爲議者。臣謂東書深詆李邦彥，而大臣有蔽邦彥者，不欲陛下官之，如是則陛下欲以公議用人，大臣以私意阻之也，安能免人之言哉？臣願陛下不惜一官，以勸盡忠之士，以慰太學諸生之心，實天下幸甚。

洪擬《乞召用陳東劄子》（建炎元年五月二十日己酉） 臣伏見前太學生陳東風度曠夷，文采贍蔚。自其少時，已屬名節。其心事犖犖，與時輩不同。十年太學，倦游空乏，專務趍人之急，朋游往往附之。頃遭中變，慷慨論事，修引大體，前後數萬言，明白切至。其後東所言略施行，朝廷命以官，陳東義甚高，懇辭弗受，士論偉器。今退伏窮巷，寂水奉親，俛首鄉舉，澹然不撓，未易以榮辱軒輊也。察其素所蓄積，必能抗義率志，以徇國家之急。臣與之同里術，爲忘年交，知之最詳。恭被詔旨令薦士，所不敢隱默，輒以充賦。取進止。

陳東《自贊》 生本假借，誰識其眞？丹青所寫，非吾精神。天地使我，與物爲春。終當有歸，高閣麒麟。

王之棪《伏讀諫議奏稿有作》 孤忠浮動墨淋浪，字字珠璣照乘光。應有鬼神職呵護，未多故笏是甘棠。

高登《陳少陽贈官》 憶昔靖康初，厄運會中微。嚴禁弛邊備，長驅來健兒。堂堂搗京闕，百萬呼鼓鼙。天地爲改色，日月晴晦迷。當宁猶未悟，聰明遭蔽欺。六賊久盤結，如山屹莫移。故人陳夫子，忠(闕)根資，拊髀惜機會，禍端良在茲。吾儕沐厚澤，顧危合扶持。不聞王蠋賢，絕脰由布衣。書成數千言，揮翰捷如飛。明朝伏闕下，儒冠翕相隨。种李奪兵權，憤痛社稷危。抱書再詣闕，慟哭聲猶悲。天意難遽回，人心(闕)離。時雍恣凶暴，縱兵欲屠之。馬前森利刃，此時命垂絲。要領兩不顧，相視情怡怡。虎口僅獲脫，好爵安能縻。俄起故鄉情，各歸天一涯。壯哉歐陽生，捨生誠所宜。聖主圖興復，忠誠蒙詠咨。宸心頃自責，疏節錄其遺。君乎死不亡，泉壤增光輝。魂氣鍾慶雲，體魄蒸靈芝。言言英烈在，昭昭星斗垂。蘭死則留芳，豹死則留皮。男兒倘得死，其死甘如飴。君死逾生榮，我生歎奚爲。九原如可作，微君誰與歸？

劉宰《少陽先生贊》 陳公以布衣叩閽，恨不手鋤奸佞。今雖死，垂紳正

笏，生氣凜凜。奸佞者盍少避，終不滅段太尉無恙時。

李大有《盡忠錄序》　大有昔侍先祖，道及秘撰事云：秘撰所上建炎三書，其一乃夙興說論天下大計，餘兩書乞留先祖而黜汪、黃，詞皆坦明，惟最後指陳二人奸惡殊激切。二人大怒，且得以罪先祖，必欲置之死地，然高宗初不以爲忤也。時歐陽澈亦上書及乘輿頗過，時二人遂同以進，摘其語激上意，高宗亦欲薄其罪。汪、黃復動以危言，遂俱即東市，因謫先祖海外。今觀高宗聖訓，有曰「聽用匪人，至今痛恨之」，有曰「始罪東出於倉卒」，聖意可見也。歐陽書藁不傳于世，而大有家藏少陽事迹，莫知何人編次，意有深旨，悉從其朝止，易其書二字曰《盡忠錄》，蓋掇取賜金制詔中語，固重以詞旨聖語三條揭諸篇首，鋟木以廣其傳。秘撰之與先祖，未嘗識面，至爲之死，是書不出，九泉不瞑矣。《聖政》所記馬衛尉者，先祖嘗與吳少宰書，別紙論張所，首論江夏兄弟之奸，繼而汪、黃選部，少陽論二人以譎，必誤中興，遂致極法。次李春部成章，因張遇事言激上，二人亦竄逐。布衣魏佑連上六書，亦不得其死。秋，馬伸疏十五事攻之，謫山東監齋，不知今存亡也。先祖意謂必能見殺。按《東齋先生語錄》曰：馬(仲)〔伸〕論汪、黃，逐之，賊虜方張不可守。或謂中途刺殺之，則衛尉死於二人之毒手亡疑也。當興復草昧之初，朝廷未尊，言及兩朝相，馬、魏二公皆默然被害，人無知其冤者，則秘撰之死，天子旋即悔痛，累詔褒贈，至今聞者爲之慨慕興起，可謂死且不朽，視二公其幸多矣。大有將以是書求引跋於當世立言君子，故述名書之義與秘撰所得其死者，姑採摭云。嘉定改元十月朔日。

魏了翁《陳少陽文集序》　平居不與榮祿，緩急不當事任，而數陳大計，連拄巨姦，之死弗移，如陳、歐二賢，則又人所難能者焉。

楊邁《跋奏議》　右，修撰陳公少陽奏議一卷。方宣和、靖康間，權奸扇禍，國勢危如綴旒，無敢正言排之者。公攻詆六賊，凜凜有生氣。迨建炎中興，公以直言召，則又首排柄用之臣不足當大事，身膏東市。於戲痛哉！公潤人也，祠堂於學而遺藁弗著，非闕典歟？廼取奏議手帖刊之于學宮，且以高宗皇帝贈卹之詔冠之篇首，于以明公之死非本聖心，皆誤國用事者私意云。嘉定庚午七月初吉。

孟忠厚《跋遺帖》　嗚呼！不愛一命，不食寸祿，(亡)〔忘〕身之危，爲國之災，以天下言，爲天下死，古難其人也。嗚呼，天啓少陽之口，初有意於中興，故不啓吾君之心，使留少陽一寸之命。夏有龍逢，商有比干，千歲之上，九泉之下，且少陽與之攜手而遊矣。嗚呼，少陽之死爲可悲也，亦可榮也！少陽死也，吾亡無日矣。

潘棗征《跋遺藁》　於戲！公卿大夫寧欺君賣國而不忍失富貴，布衣痛哭言事，乃殺其身不悔，不亦異乎？雖然，身可殺，名不可滅。諫議之死將百年，殘篇斷簡，好事者攘取之不翅若珠玉，其與富貴而殞，爲天下後世所羞道，罅穢有間矣。陳氏尚何憾？嘉定壬午正月二十二日。

桂如浣《跋陳修撰遺稿》　建炎間，二奸佞之謫也，天下咸服光堯聖斷。糾劾二十事，雖出于臺臣，實修撰公發之也。不幸公之言不盡發於當時，有以爲興復之本。因公之孫出示《遺稿》，重爲之感慨。

徐畋《跋遺稿》　讀諫議叩閽遺稿，過於秋霜烈日遠甚，觀者致其愛慕之辭，人心天理，豈有求而得此？嗟夫，方二臣爲奸利時，邪氣乘陽，莫之敢指。公逆折其萌，俾不能縱，以至九殞無悔，其爲宗社之大計，匪但立言而已。不然，原其既燎矣，溺寒灰而爭快之，此墨氏之所以病仁也，不可無辨。

章琰《跋遺稿》　諫議之言，諫議之所以死也，亦諫議之所以不死也。雖然，諫議之幸也，而天下之不幸也。不然，中原萬里，安得今日之禍？嘻其甚矣，可以掩卷矣。

汪濟之《跋遺稿》　「世間萬事俱塵迹，留取聲名久遠看」，每誦此言，輒歎世事淺薄，志士仁人久不復見。及觀諫議陳公遺藁，前後名卿題其右者幾成牛腰，然後知一時之屈，乃萬世之伸。嗟夫，大丈夫遭時遇主，慷慨取言，若歐陽諸賢，皆分內事。獨布衣窮約，當國步艱難日，詆斥權奸，之死靡憾，流芳簡冊，聞者作興，千載能幾人哉？予因端明之詩，於諫議公事至有感云。

朱文炳《跋遺稿》　諫議陳公以忠言冒斧鉞，千載而下，望其英彩，直與日月爭光。嗚呼，中興之初，得如公主廟堂，居閫闑，則必誓死城郭，誓死封疆，中原不足定也，乾坤豈至中斷哉？彼汪、黃輩氣息奄奄，如婢子然，且方惡公議己，以能殺公自賀。嗚呼，公爲君父死爾，爲社稷死爾，二子烏能死生之乎？雖然，議汪黃如譏犬彘、誅糞土無益也，愚於張公浚有不懌者焉。當時君子命脈獨不在張公乎？擊李綱一誤也，俱汪、黃柄國而弗爭，二誤也，殺陳、歐二公而弗救，三誤也。《春秋》不責齊晉，張公如可作，試以愚問之。寶祐戊午九月。

黃震《陳少陽諫稿跋》 伯夷叩馬之諫，諫雖不偶，而首陽高風，千古大閑。范孟博慨然澄清猶易事。惟甘戮如飴，別家人恬若平時，最不可強。今觀少陽稿及其《臨死帖》，當與伯夷同功，與孟博同傳。

程應鳳《跋陳少陽遺稿》 「山嶽遭埋沒，乾坤若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修撰公詠雪之章也。儻儉壬方張，邪黨將盛，公以諍之不少怒，豈惟書哉！此公之所以死也。雖然，死非難，得死爲難。彼汪、黃獨不死也？夕權朝菌，終歸臭腐。公如柏菊，久有餘馨，其得死也與。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少陽集》十卷。【略】東以諸生憤切時事，摘發權奸，冒萬死以冀一悟，其氣節自不可及。然於時國步方危，而煽動十餘萬人，震驚庭陛，至於擊壞院鼓，臠割中使，迹類亂民，亦乖大體。南宋末太學之橫，至於驅逐宰輔，莫可裁制，其胚胎實兆於此。【略】第以志在匡時，言皆中理，所掊擊者皆人不敢觸之巨奸，所指陳者事後亦一一皆驗，是其事緣憂國，不出求名。故南宋以來儒者以忠義予之，而遺文亦至今傳述焉，蓋略迹而原其心也。

李振綱《道光本陳修撰集跋》 竊見其文，論事不苟，忠義之氣流溢毫楮間，在宋人中不愧作者，原不僅以人傳也。

分論

《上高宗皇帝第三書》 劉宰《跋建炎第三書》：此蓋建炎第三書，公所以坐於殺者，其辭旨鯁亮，字畫遒勁，使見者駭嘆。豈少固愛重，不以示人，抑神實衛之，使留以爲家寶耶？ 樓昉之《跋建炎第三書》：使此鯁論用於建炎靖康中興之初，則車駕駐蹕不偏倚於錢塘，使此鯁論徹于英主忠臣規恢之際，則修撰孫枝不固窮於京口。齊人有言曰：「雖有茲基，不如待時。」今可矣，盍行乎？ 羅愚《跋陳少陽遺稿》：布衣言事激切如此，彼汪、黃輩何所置愧哉！紹定癸巳九月望日敬觀。 李大同《跋建炎第三書》：建炎之初，人心不欲車駕一日離中原，雖金陵形勝之地，決以爲不可往。其後乃舍金陵而都于杭，因循今百餘年。金亡於韃，而中原將復於我，識者顧以得中原爲疑慮，時勢之初終若此。因讀諫議書藁，俯仰懷舊，益重下泉之慨歎云。 印應雷《跋第三書》：讀陳脩譔奏議，聾瞽者知其死且不朽矣。應雷今觀《建炎第三書藁》，開卷如百神森列，尊敬不暇，尚何敢贊一辭？ 趙時寶《跋第三書》：劉陶抗章，六館增氣，未免有「臣悲天下，天下悲臣」之言。陳公之此奏，忠肝激烈，輿櫬自隨，何壯哉！公於宣和間詆斥奸京孽黼輩，有中人所不能堪者。彼猶吞聲躑躅，不敢擠之死地。汪、黃何物，乃爲京、黼之所不敢爲而爲之，投之豺虎，吾知不食其肉。雖然，公之死得與龍逢、比干含笑於地下，義士何悲焉？悲夫公之言不售，中原數千百萬生齒，一朝淪於胡鬼。嗚呼痛哉！

《家書》 陳南《跋家書後》：先兄少陽宣和、靖康間爲太學生，當虜騎深入，國家危急之時，上書闕下論天下事，天子嘉其忠，命之以官，既辭不受，謁告而歸。建炎元年夏四月，今上即位之十日，以布衣召至行在所，未得見，又三上書。當時用事大臣，私涉嫌疑，力請誅殛，遂陷大禍。方收之日，自知不免，略無憂色，對所追吏更衣進食，索紙作書，以遺其家，區處家事，纖悉備盡，字畫如平時，無一筆舛誤。【略】謹用刊之于石，垂示子孫，庶幾見者知忠義之士志氣素定，視死如歸，臨難之際，神色不亂如此云。

傳記

《宋史》卷四五五《陳東傳》 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早有雋聲，俶儻負氣，不戚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爲己累，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略】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師，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謫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略】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舁登聞鼓撾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欑而磔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撫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既歸，復預鄉薦。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

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二。【略】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東、澈承事郎。東無子，官有服親一人。【略】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賜帑錢五百。紹興四年，幷加朝奉郎、秘閣修撰，官其後二人，賜田十頃。

陳南《陳少陽行狀》（存目）

紀事

陳東《家書》　東〔建炎元年〕八月十四日到南京，十五日入門，十六日具狀申尚書省，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書，十九日又上書，二十五日又上書。當日晚忽有應天府吏人來追取東，必是得罪，恐死生未可知。然東已處之定矣。竊恐死後家中不知仔細，老兒煩惱，今特寫此紙報，要知東不以他故而死也。

《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二引《中興遺史》　陳東疏奏，未及施行，會姚平仲之敗，繼有歐擊宦官、太學生伏闕事。再貶師成循州安置，未行，師成知不免，遂自殺。

《清波雜志》卷五　陳東字少陽，太學生，所上封事，主李伯紀丞相，力詆汪、黃。建炎元年，死於應天府。被逮之際，作《遺書》寄其家，區處後事甚悉。死生之變亦大矣，神識殊不亂。其帖今在其外孫括蒼潘景夔家。頃年許右丞翰爲作哀辭，具著本末。

《梅磵詩話》卷上　陳東少陽，京口人。宣和靖康間，爲太學生，上書攻詆六賊，天子嘉其忠，命之以官，弗受。建炎中興，以直言召至行在所，未得見。又三上書，首排柄國之臣，謂不足共大事。汪伯彥、黃潛善怒之，力請誅殛，遂身膏東市。後天子感悟，追贈京秩。紹興四年，再贈朝奉郎、秘閣修撰，仍官其子弟，錫之土田，以恤其家。東少負氣節，有憤世嫉邪之志。在太學時，嘗因大雪與同舍生飲初筮齋，酒酣約聯句爲樂，公獨爲古詩一篇，曰：「飛廉強攪朔風起，朔雪隨風灑中土。雪花著地不肯消，萬億蒼生受寒苦。天公剛被陰雲遮，世人凍死如亂麻。人間愁嘆之聲不忍聽，誰肯採掇傳說聞達太上家。地上賤臣無言責，私憂過去如杞國。遏雲直欲上天門，首爲蒼生訟風伯。天公儻信臣言憐世間，開陽闔陰不作難。便驅飛廉囚下酆都獄，急使飛雪作水流潺潺。東方出日還照燿，坐令和氣生人寰。」又爲律詩三十韻，有「山岳遭埋沒，乾坤著蔽蒙。已成堆積勢，還費掃除功」之句，皆有深意。被收之日，視死如歸。則東之志操，在此詩見之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六　〔靖康元年二月〕庚子，太學諸生陳東等上書於宣德門，言【略】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衆莫肯去，撾壞登聞鼓，喧呼動地。帝恐生變，乃命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讒而磔之，並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麾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始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促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諾而散。明日，詔誅士民殺內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爲祭酒，復遣聶昌宣諭，然後定。

著錄

李大有《盡忠錄序》　大有家藏《少陽事迹》，莫知何人編次，意有深旨，悉從其舊，止易其書二字曰《盡忠錄》，蓋掇取賜金制詔中語，固重以詞旨。聖語三條揭諸篇首，鋟木以廣其傳。【略】嘉定改元十月朔日。

魏了翁《陳少陽文集序》　余嘗與李忠定之孫大有爲友，得其家所刊陳公少陽文集，梓類既詳，今又得三山孫君遇正鳳所輯，又加詳焉。【略】君遇夙號多聞，加以游淮楚，客京口，嘗訪陳公家里，得其言行甚悉。既爲之譜系，併

以思陵前後詔旨，臣寮奏陳，前輩題識，與范傳、李記，列諸篇帙，非惟著國家育材之功，抑以彰祖宗悔過之美意。集凡若干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陳東奏議》一卷。

楊一清《正德本盡忠錄序》 少陽姓陳氏，名東，少陽其字，潤之丹陽人。高宗追念其忠，贈秘閣修撰。近丹陽太學生孫育得所謂《盡忠錄》者，質之鄉進士陳君沂，屬編次焉，乃請於丹陽令申君理刻以傳。錄曰「盡忠」，蓋因宋丞相綱之孫大有所序舊名，用高宗賜錢詔中語也。育緘書京師，請予序。【略】正德十年夏四月朔日。

陳沂《跋正德本盡忠錄》 右少陽公之論諫凡七書，還命一書，答論薦者二書，就逮時慰家人一書，詩稿二十有七章。公之弟南有所譔行狀，友人李猷有《贖屍記》，省臺有上論薦及死事劄子凡七，欽宗御批一，思陵諭命凡八，哀挽題識凡四十有九，《宋史傳》一。編次首之以圖像狀傳者，重人之思也；前後論諫而間以勑劄者，序其年也；後雜詠於哀挽題識者，見公之餘事也。曰《盡忠錄》者，用其舊也。昔丞相綱之孫大有序《盡忠錄》，而獨存其序，恐即是物也，遂以名篇板行者，縣令申君爲民之勸也，太學孫思和爲鄉人之榮也。【略】正德乙亥後四月晦，後學鄞陳沂魯南記。

孫育《跋正德本盡忠錄》 初得建炎第三書草，即刻之石，以不見其全爲恨。今得此本，卒成初志。因託編於陳魯南氏，圖梓行以傳。【略】正德乙亥秋九月丁未，後學孫育謹記。

《內閣藏書目錄》卷五 《陳修撰奏議》一冊，全。

《近古堂書目》卷上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少陽集》十卷，編修朱筠家藏本，宋陳東撰。【略】元大德中始有刻本《盡忠錄》，凡八卷，編次頗嫌錯雜。續刊於國朝康熙中者曰《少陽文集》，凡十卷，前五卷皆東遺文，後五卷則本傳、行狀及他書論贊也。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五 《陳少陽先生盡忠錄》一函二冊。明陳沂增輯。【略】爲書八卷。

李振綱《道光本陳修撰集跋》 宋贈秘閣修撰陳公文集十卷，列國朝《四庫書目》，民間藏書家寶之，不多見也。丹陽爲公□里，(振)綱以道光庚寅秉鐸來此，敬謁公崇祠，悉其子□□甚盛，訪其遺集不可得。【略】已而聞劉君時庵向藏有鈔本，亟取讀之，【略】爰謀爲重刊。其後裔陳氏在學諸生若燦、若灝、若錫等，亦皆志切顯揚，捐貲得百餘金，邑侯江右呂君及諸寅好與邑紳士復附益之，以今年八月設局於學舍，四閱月而告成。爲文四卷，詩一卷，附錄五卷。嗣復得東氏校本，乃更加參訂，訛舛者正之，闕遺者補之。工竣，謹綴數語，以誌顛末於後。【略】道光十八年歲次戊戌嘉平既望。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二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十卷，明刊本。宋丹陽陳東少陽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盡忠錄》十卷，明鈔本，吳文定藏書。宋丹陽陳東少陽。

《藝風藏書記》卷六 《宋太學生陳東盡忠錄》八卷，影鈔明天啓丁卯朱國盛本。

傅增湘《明天啟刊本陳少陽先生文集跋》 此宋丹陽陳東集也，宋嘉定時有李大有刊本，名曰《盡忠集》，蓋取褒詔中二字以表之也。元大德間復有版刻，今皆不可見。明正德刻本有楊一清序，言丹陽孫育得《盡忠集》，屬陳沂爲之編次，計本集五卷，附錄五卷。第其書亦罕覯，惟彭文勤曾見季滄葦有藏本。其後正德版燬，至天啓時育之孫雲翼又屬其甥賀懋忠刻之，即此本是也。版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行間加圈點，詩文後兼有雲翼按語，前錄魏了翁序，後有賀懋忠跋，卷前尚有天啓五年雲翼序，而此本失之矣。至道光戊戌，李振綱重刻於邑庠，改題爲《陳修撰集》，中經洪楊之役，版刻不存。光緒十六年，丹陽知縣劉德麟又重校付梓，仍復名《少陽集》，前後二刻編卷悉遵此本，但次第偶有更易耳。庚辰六月十日，藏園。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十卷，宋陳東撰，明天啓五年賀懋忠刻本，傅增湘跋，四冊。《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十卷，宋陳東撰，明天啓七年朱國盛刻本，四冊。

藝文

許翰《陳少陽哀詞》 建炎元年八月，翰蒙恩召至睢陽，再俾與政。是時李綱、黃潛善、汪伯彥、張慤在樞府。翰察之，綱必爲諸人所危，自度不可以

留，辭位甚切，章方累上，而綱得罪，翰因獨留祈去，力陳綱之忠義英發，方今非綱無可與共建中興之業者，廢綱而留臣，徒無益也。上未納而持之故，伯彥、愨相繼留爲上位。及綱罷相，翰獨綴班列奏事，一夕見潛善獨留甚久。翌日，上顧潛善曰：「夕二人已處之矣。」因泛言歐陽澈書論朕宮禁寵樂，惡有此事？陳東書必欲留李綱，歸曲朝廷。翰茫然，初不知其端也。既罷，行問潛善：「上所處者何人？」曰：「即指後陳東、歐陽澈也。」「處之如何，豈已逐之耶？」曰：「斬之矣。」翰驚失色，潛善乃曰：「今日方將論救，已不及矣。」因究其書何以不下政府，曰：「獨下潛善，故不得相視。」是伯彥、愨皆不復問其本末，蓋所與聞者也。伯彥等但稱歎上威神睿斷，而潛善至堂見應天府尹孟庾白事，獨詰何以不關政府而遽斬東等，微示慍色。蓋潛善前留本定此議，惡專其惡，故反推而遠之也。翰歸謂所親曰：「吾與陳東皆爭綱者，豈有一人斬首都市，一人安跡廟堂者哉？上不早聽使去，諸人將復澈、東處我矣。」乃辭以同列，事不預聞，章上，卒罷去。然世多疑此二人者言太切直，嬰鱗犯上，故深禍之。紹興三年，始見東書於湖湘。一書論李綱之用傅亮、張所，未有過失，不當謫去，而方爲伯彥、潛善所排詆。二書請上大明誅賞。前日諸將提兵顧望，不救都城，非大元帥心。宜正其罪，下親征之詔，揚勵威武，期還兩宮，保據中原，無爲渡江之計，金陵之計猶栢人也，不可不思。三書言李綱謫去，則朝廷必不能行前書所陳，因深論汪、黃之奸，必敗國事，願速去之，至屬上躬優游不迫也。則知東所以死，坐咈大臣，非天子意。潛善等蓋慮天子謂其以詆己故誅東，因歐陽澈書攻及上躬，而併殺之，以蓋其私，且謂是皆讒誣，均不足信。於戲，其可謂周於謀己而輕殺士矣。渡江之後，天子感悟，下詔褒贈追錄二人之忠。各令官其子而厚撫其家。

李綱《恭被詔書褒贈陳公忠義痛感有作》　哀痛綸言洒帝章，賜金贈秩喜非常。無心聖主如天地，着意奸臣極虎狼。忠血他年應化碧，英魂今日已生光。先生憤懣誠昭雪，九死南阡豈自傷。　屢將餗論叨楓宸，不爲承恩始愛君。誰使崔寧論盧杞，恨無慶忌救朱雲。死生一決心應了，忠義千年筆有芬。一芥草茅言世務，從公無復見劉蕡。　祖宗德澤在斯民，常帶精忠不乏人。魏闕獻書開帝聽，甌函諍事觸龍鱗。血沾斧鉞雖因我，心在宗祧獨許身。宿草已深難以慟，臨風空有淚沾巾。　平昔初無半面交，危言幾辯蓋寬饒。幽冥我已慚良友，忠憤誰能念本朝。故國遙看雲杳杳，新阡何處草蕭蕭。撫孤未遂山濤志，誰繼《離騷》付大招。

陳才卿《哭祕撰陳公鄉先生》　封章一讀齒牙寒，始信相如處世難。夷狄尚能知姓字，兒童猶復爲辛酸。滿朝臣子應知戒，後世奸臣不自安。猶有英靈凜如在，休沉塵跡夜漫漫。

文天祥《題塔詞》　少陽一疏剪群奸，袖手歸來風月閒。誤國小人猶發縱，叩閽諸子尚延關。是非自在通千古，利害安能立兩間。暇日西湖乘畫舫，好將樽酒酹孤山。

沈德潛《陳少陽祠》　宋代園陵草木荒，儒生祠宇獨靈長。堂階日落松杉冷，奉疏霜寒史冊光。肉食自來輕社稷，草茅終古係興亡。知公地下多遺恨，南渡君臣負李綱。

胡憲

傳記

周必大《籍溪胡先生憲墓表》　先生姓胡氏，名憲，字原仲，崇安人。紹興庚辰與某同爲秘書正字。原仲年長過倍，予敬而親之。原仲尤相愛，每同舍退，往往留竟日。原仲自言少從其從叔文定公傳《論語》學，時時爲予誦說，以爲入道之要也。明年，原仲上書論事求去，天子待之良厚，縉紳皆榮其歸。官長玉山汪公聖錫合館職七人置酒道山堂，以「先生早賦歸去來」之句分韻餞別。又明年，而原仲沒，今蓋一世矣。【略】天啓聖朝，世與道興，上而元臣大老，信此道以覺斯民，下而老師宿儒，進此道以覺後覺，然後人知聖賢事業本非空言，間有操持或謬，趨向或僻者，相與辭而闢之，縱未能盡得周孔之傳，其視歷代從事末流失其指歸者，固已不同。乖離千歲，庶幾復合，茲非師友淵源之效與？方其盛時，伊川程公正叔之門從學者衆，上蔡謝良佐顯道最爲高弟，以其所得授之文定公康侯，而涪陵譙定夫授《易》學於程氏者，原仲既傳其家學，復往問《易》於譙。譙謂其學有不可以言傳，特爲原仲稍發其端。原仲

因誦所聞，譙弗許曰：「心爲物潰，則不能有所見，惟學及乃可明耳。」原仲退而求之，久乃有得，喟然歎曰：「所謂學者，克己功夫也。」由是自信不疑，篤志力行，以至於老。中間可仕則仕，必行其道，可止則止，必致其義。近而一鄉，遠而四方，皆師尊之。於是元晦以先大夫命事原仲如父，既盡得其言行之美，而又曰進焉，今遂爲世儒宗，豈無所自而然哉？

紀事

《皇朝名臣言行外錄》卷一一 紹興己卯，公由司直改正字，將就職，晦翁送行，有詩曰：「執我仇仇詎我知，謾將行止驗天機。猿驚鶴怨因何事，只恐先生袖手歸。」其後又寄詩曰：「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峨豸角冠（時劉珙自秘書丞除察官）。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甕牖前頭列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五峰見之曰：「其言有體而無用。」因別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青山出雲雨太虛，洗盡塵埃山更好。」似爲籍溪解嘲。

又 先生教諸生於工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黏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

藝文

林之奇《祭胡丈先生文》 嗚呼，皓皓者易汙，嶢嶢者難全。古之君子，學未至乎優入聖域，而輕用其身以游乎世，則於斯二者必流於一偏。如冉求之聚斂於魯，則汙其皓皓之地；如子路之結纓于衛，則喪其嶢嶢之天。箄計見效，均於亡羊，而其所失多矣，曾不若泗之濱汶之上，緼袍養志，簞瓢樂內之淵騫。惟夫子然後免於斯二者之患，故自謂吾乃涅而不緇之白，磨而不磷之堅。蓋夫子之所可及者，初不在於泣麟歎鳳厄窮之際。惟至於環轍歷聘，而一無所貶，然後知其決非群弟子得以方駕而比肩。惟先生之樂，世之知者徒見其守約持正，安貧樂道之一節，則以爲處士之皆爾，徵君之舉然。蓋全家食粥，而不肯形乞米之帖，終日杜門，而未嘗賦貧士之篇。食每至於併日，突或幾於無煙，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不以改吾曳縱之樂。既成春服，雩風沂浴，未嘗一動鼓瑟之絃。以是爲先生之所難者，猶曰淺之爲丈夫也，曾不知先生始末之全。德不難於立而難於權，惟先生之晚節，副眞主之詳延。操王佐之學，以應不世之遇，凡直言正論之爲時而發者，莫非洞明當世之利病，深究治道之後先。使斯言之或用，固可以上焉補袞職之闕，下焉使民瘼之痊，是豈肯虛糜太倉之粟，浪爲策府之儈。言之未用，則奉身而亟退，非吾固欲隱情惜己，專美獨善，以戀松菊於三徑，老風月於一川。乃出處之一致，匪窮約之獨賢。論至於是，然後知先生果不負譙居士之學，而自得文定公之正傳。彼世之管窺蠡測而莫究堅白之全體者，徒有見於上下之飛躍，其何以察至理之魚鳶？嗟歸歟之幾何，甫家食之踰年，豈惟主眷之未愜，抑亦士望之獨專？何耕莘釣渭之望已矣，而山頹梁壞之恨繼焉。曾期頤之莫究，遽一疾之弗痊，夢斷兩楹之奠，光謝少微之躔。蓋斯民之不幸，而吾道之未泰，如可贖兮，何惜乎此身之百千？嗟乎，學如先生，行如先生，知所以立，又知所以權。如先生之卒於厄窮以死，又孰能究之於冥漠，問厥理於大圓？顧如某之不肖，蓋嘗奉諼誨以周旋，惟冀牆與朽木，每重費於彫鐫，匪若瞠乎其後，常如瞻之在前。屬沉疴之重痼，致蹤跡之回邅。雖隔函丈之摳趨，尚辱書問之見憐。方且致高山之仰，俄然嗟逝水之遄。痛微言之淪絕，懼素志之忘愆。聞會葬之有期，屬官守之縈牽。邈臨風之一奠，恍有淚之如泉。

朱熹《祭籍溪胡先生文》 嗚呼哀哉！惟公之生，氣溫質良。弱冠而學，有志四方。發軔蓬蒿，至于臨漳。學承于家，行著于鄉。乃獻王府，乃游膠庠。中退而休，客彼洛陽。有隱其居，維蜀之莊。公乃束脩，踵門升堂。一語妙契，發乎天光。浩然東歸，衡泌洋洋。我簡我瓢，我糟我糠。或漁于溪，或圃于崗。水鯉鮮腴，藥穎豐長。以是爲養，胡考寧康。以是爲樂，消搖相羊。我心悠悠，歲月于荒。華髮斑衣，名聞帝旁。弓旌鼎來，聘幣是將。義不去親，欲隱彌彰。乃降命書，乃賜冠裳。乃命典教，于梓于桑。學徒莘莘，儼立成行。聲欬未聞，眉睫不揚。式訛厥心，炳其文章。作人之功，于今靡忘。中秘之官，典冊是藏。公晚而居，群儒所望。陳謨帝前，震聲廟廊。人曰先生，允仁且剛。旋反舊廬，既壽且臧。云胡不淑，奄忽而亡？嗚呼哀哉！惟我先君，志行文潔。有不吾儕，一顧不屑。而於我公，所愛無斁。豈面而朋？所趣同轍。纊息之言，屬以

其孤。公亦見哀，不鄙其愚。卜兆使藏，卜鄰使居。擇術使由，求田使餔。我壯而頑，學無所至。悔尤已多，視公則愧。公不謂然，欲終誨之。其言諄諄，夫豈予欺？南風之薰，草堂晝寂。方侍公言，遽問公疾。公啓手足，我不及知。遣使饋藥，公猶見之。謂我當來，命延以入。我趨適至，則已無及。袒跣而入，哭于寢門。淵冰之戒，竟莫得聞。嗚呼哀哉！惟昔治命，三公是託。屏山傾頹，草堂冥漠。幸公獨存，爛若晨星。今亦往矣，誰復儀刑？嗚呼哀哉！人生百年，誰則不死？公有令名，亦既壽祉。全而生之，全而歸之。公實奚憾？後人之思。嗚呼哀哉！尚饗。

連南夫

張綱《連南夫知泉州制》　具官某文學政事，高于一時，爲吾從臣，公論翕然歸重。朕嘗考汝江左三州之政，其施設不同，而民皆有愜志。茲用命汝，往臨于泉者。汲黯爲東海太守，以大治聞，後遷淮陽，居郡如其故治。汝尚勉之，其爲朕移所以守三州者施于泉人，勿使驕惰，則予一人汝嘉。

李正民《連南夫知饒州制》　具官風猷凝粹，學術深醇。早擢殊科，遂躋儒館。逮專對于絕域，旋聯華于從班。出守淮郡，閭里有安居之適；奉迎戎輅，儲峙無告乏之憂。載念爾勞，易臨便郡。朕惟黃霸之治，稱于潁川；公綽之材，優于趙魏。往祗休命，益究爾能。

韓元吉《連南夫墓碑》　宣和五年，故寶文閣學士連公諱南夫，以秘書省校書郎假太常少卿，賀女眞。【略】來年正月，會金使李靖來告太祖之喪，朝廷遂除公接送伴，改命爲祭奠弔慰使。【略】歸即爲上言，虜好不可保也。【略】虜有輕視中國心，不一二年，將不遺餘力而來矣。徽宗皇帝聞公言大駭，盡以所論付樞密院、宣撫司，而(蔡)攸、(童)貫之徒皆切齒也。始，公道遷秘書郎。既還，遷起居舍人。七年三月，遂拜中書舍人。言者觀望大臣，詆公爲不職，除右文殿修撰，知慶源府。【略】是歲十二月，虜果率衆逼京師，欽宗皇帝講和敕下，即論敵情十患，願因諸道之兵未遣，亟擊之。靖康二年，除待制徽猷閣。【略】二聖北狩，或言僞楚赦且至，公密伺于境上曰：「有竊赦者，當斬之。」【略】遣人馳臘書勸進。建炎登極，詔公再任。【略】明年，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江寧府。未踰月，大駕駐江寧，即府治爲行宮，公竭力營繕，無一弗備。【略】乞外祠，命知桂州，又改饒州。【略】以疾得請臨安府洞霄宮。未幾起知信州。始詔守臣具民間利病或邊防五事，公應詔論十一事，且指赦令倚閣二稅爲非。【略】移泉州。【略】在泉二年，提舉江州太平觀。【略】起公經略安撫廣東，進寶文閣學士，兼措置虔閩盜賊。【略】宰相以成功自居，指公爲異論之人，言事者奉其意，以公在廣日用講和濡恩放杜充之子自便爲非，由是落寶文閣學士。紹興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福州寓舍，春秋五十有八。【略】公字鵬舉，年二十四進士上舍，釋褐授潁州司理參軍，移鼎州教授。省罷，調澧陽尉。丁內艱，調襄邑主簿，遂爲校書郎。徽宗一見奇之，僅踰年，擢之侍從。【略】公于論思靡不盡，而不爲拘攣齷齪之論，才略縱橫，僅見于誅鋤寇盜，綏靖一方，曾未得究其所施，誠可哀者。【略】有奏議三十篇，文集二十卷。銘曰：文武之分，肇豈自古？治功則文，戡定斯武。嗟世誦說，乃以爲文。侮至患生，孰濟我民？偉矣連公，處士之孫。以文決科，勇且有仁。公初奉使，請誅邊臣。不懼不驚，天子聖明。禍亂方興，刻意武事。矢謀于朝，用則不既。禦戎鄱津，殄寇海濱。笑談之間，有勞有勳。政令恩威，英明愷悌。烝嘗于民，才則我忌。以和爲功，吾其可同？成敗奚言，第輸我忠。惟公之忠，匪顧其利。孰能昭之，賁志沒地。懷安之原，稷下之山。罔愧于先，後其有傳。

《宋史》卷四七三《秦檜傳》　九年，金人歸河南、陝西故地，【略】徐俯守上饒，連南夫帥廣東，岳飛宣撫淮西，皆因賀表寓諷。【略】南夫曰：「不信亦信，其然豈然？雖虞舜之十二州，皆歸王化，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

劉才邵

論　述

劉一止《劉才邵除秘書丞李百藥秘書郎制》　勅具官某：冊府士之冀

北，追風汗血之駿在焉，識者朝暮而取之，無留良也。爾等召自外服，問以所知，論議切至，有當朕意。丞郎之職，其選甚高。往勵爾修，以俟識拔。

周必大《楙溪集序》 古者造士四術，教子於過庭，皆以詩爲首。本朝蘇氏自編東坡前、後集，亦先列詩篇，其所從來遠矣。今楙溪居士劉公，殆有得於斯歟。予少時聞公賦詠一出，輒手抄而口誦之。味《清江引》，則欲進乎技而凝於神也；歌《出塞行》，則如視旗影而聆鼓聲也；讀《大堤典》，則又如望歸舟，對斜月而聽情人思婦之語切切也。其他摹寫物象，美今懷古，登臨比興，酬贈祖餞，皆凌厲乎先賢，度越乎流輩。蓋得於天者氣和而心平，勉於己者學富而功深，故於所謂至難者既優爲之，則其制誥有體，議論有源，銘誌能叙事，偈頌多達理，固餘事也。藻飾王度，冠冕諸儒，領袖鄉黨，有以也夫！

楊萬里《楙溪集後序》 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略】中更群小崇姦絀正，目爲僻學，禁而錮之，蓋斯文至此而一厄也。惟我廬陵有瀘溪之王，楙溪之劉，兩先生身作金城，以郛此道。自王公游太學，劉公繼至，獨犯大禁，挾六一、坡、谷之書以入，晝則庋藏，夜則繙閱。每伺同舍生息燭酣寢，必起坐吹燈縱觀三書，迨暇或哦詩歌，或續古文，每一篇出，流布輦轂，膾炙薦紳，紙價爲高。嗟乎！若兩先生，當妖禽群啾而發紫鸞之鳴，折楊騶歌而奏清廟之瑟，鷸冠妖服之競麗而覩黃收純衣之製，其有大勳勞於斯文，其偉乎哉！予生十有七年，始得進拜瀘溪而師焉，而問焉。其所以告予者，太學犯禁之說也。後十年，又得進拜楙溪而師焉，而問焉。其所以告予者，亦太學犯禁之說也。今兩先生遠矣，予亦老而歸休矣。楙溪之曾孫千齡，一日訪予於南溪之上，出其祖之書曰《楙溪集》者示予，請書其後。予披而讀之，見丞相益國周公序其篇首。凡楙溪拔新領異之詩，登峰造極之文，既攄張發揮不遺餘矣，予尚何言哉？獨書兩先生所以告予者于篇末，俾後學者有聞焉。【略】吾州之兩先生，獨首犯時之大禁，力學衆人之所不敢學，所謂豪傑特立之士者，不在斯人歟！不在斯人歟！

《誠齋詩話》 廬陵村落地名何山，有金地寺，壁間有廬陵丞某人留題云：「今朝憩息來金地，何日翱翔到木天。」觀者歎其的對。後美中再入館職唱和云：「見說木天猶突兀，暫時金地亦清閒。」是時南渡之後，駐蹕臨安，百司官寺未立，暫寓一僧舍爲秘書省，而汴京本省猶未毀。美中此聯，朝士嘆其親切。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楙溪居士集》十二卷。【略】其詩源出蘇氏，故才氣頗爲縱橫。其雜文亦多馴雅，而制誥諸作，尤有體裁。其他所紀朝廷典故，與《宋史》往往異同，【略】皆可據以訂訛補闕。惟所行秦檜制詞，語多溢量，至稱其「道義接丘軻之傳，勳名眞伊呂之佐」，尤爲謬妄。史稱其於權臣用事之時，能雍容遜避以保名節，頗著微詞，其指此類歟。是則白璧之瑕矣。

《楊忠襄公祭文》 《誠齋詩話》：李彌遜知吉州，於州學立楊忠襄公祠堂，請劉尚書美中作祭文，首句云：「陰虹吐氣，暫翳圜景。斗於星中，孤光耿耿。洪河潰溢，滔天橫騖。屹然中流，觀此砥柱。」又云：「今人中之龍，那肯屈節於犬羊。」又云：「欲贖忠襄，人百其身。」彌遜嘆服不已，不知其用太學生姚孝寧《祭李清卿文》，首句云：「皇穹將傾，天柱必折。大帝欲仆，泰嶽必蹶。」又云：「公人中龍，肯臣犬豕？」又云：「賊據牀上，天子在下。公抱帝躬，嚼齒大罵。公於是時，皆裂髮立。乾坤晝昏，鬼神夜泣。」又云：「欲贖清卿，人百其身。百人何多，一世猶輕。」又云：「吾將提長劍而登泰華，抉浮云而問蒼天。雖泣盡而繼之以血，安得吾清卿之復然。」蓋清卿之父，避亂至廬陵，嘗館於美中之家，故美中得此文。

傳記

《宋史》卷四二二《劉才邵傳》 劉才邵字美中，吉州廬陵人。其上世鶚，太宗召見，未及用而卒。【略】才邵以大觀二年上舍釋褐，爲贛、汝二州教授，復爲湖北提舉學事管幹文字。宣和二年，中宏詞科，遷司農寺丞。靖康元年，遷校書郎。高宗即位，以親老歸侍，居閑十年。御史中丞廖剛薦之，召見，遷秘書丞，歷駕部員外郎，遷吏部員外郎，典侍右選事。【略】遷軍器監，既而遷起居舍人，未幾爲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帝稱其能文，時宰忌之，出知漳州。即城東開渠十有四，爲牐與斗門以瀦匯決，溉田數千畝，民甚德之。兩奉祠。紹興二十五年，召拜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尋權吏部尚書。以疾請祠，加顯謨閣直學士。卒，贈通奉大夫。才邵氣和貌恭，方權臣用事之時，雍容遜避，以保名節。所著《楙溪居士集》行世。

紀事

《**獨醒雜志**》**卷八**　劉尚書美中嘗夜夢與一方士談禪，往復辨論宗乘中事甚詳。美中因問之曰：「仙家亦談佛耶？」方士曰：「仙佛雖二，理豈有二哉？」美中既寤，頗異其事，遂紀之以詩云，【略】美中以爲詩中皆紀其問答之語。

《**南宋館閣錄**》**卷七**　劉才邵字子美，廬陵人，賈安宅榜上舍及第，治《易》。〔紹興〕九年五月除〔秘書丞〕。十年二月爲駕部員外郎。

著錄

周必大《樝溪集序》　其孫承議郎恪類公集爲二十二卷，授其子國學生千齡，至是以序爲請，故爲追述見聞而題其端。【略】嘉泰元年二月旦日，周必大撰。

楊萬里《樝溪集後序》　樝溪之曾孫千齡，一日訪予於南溪之上，出其祖之書曰《樝溪集》者示予，請書其後。予披而讀之，見丞相益國周公序其篇首。

《**文淵閣書目**》**卷九**　劉才邵《杉溪居士集》，一部三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劉才邵《杉溪居士集》三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才邵《杉溪集》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樝溪居士集》十二卷，永樂大典本，宋劉才邵撰。【略】據周必大序，原本蓋二十二卷。又自明以來，傳本甚稀。厲鶚《宋詩紀事》從詩話補遺中錄其《夜度娘歌》一首，今檢勘原集，乃《相思曲》中之四句，誤作全詩，知舊本久亡，故無從而考正矣。謹就《永樂大典》所載，裒輯編次，釐爲詩三卷，內外制四卷，雜文五卷。其間如必大原序所舉《清江引》、《大堤曲》諸詩，皆不復存，然約略卷帙，似尚得十之六七。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樝溪居士集》十二卷，舊鈔本。宋劉才邵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樝溪居士集》十二卷。宋劉才邵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路有鈔本。

又《續錄》　莫邵亭有鈔本。

雜錄

《**獨醒雜志**》　宣和中，太白見，甚高。尚書劉公才邵時在中秘，見而嘆曰：「是兵象也，國家其有外患乎？」因與僚友同觀，憂形顏色。未幾，敵犯畿甸。後周芑秀實來倅廬陵，贈詩云：「劉郎校書天祿閣，太白下觀光昭灼。心知漢祀厄中天，夜半瞻星涕零落。」

沈與求

論述

綜論

劉一止《知樞密院事沈公行狀》　於文無所不能，晚歲益工，尤善爲詩，引類托興，有作者風氣。凡人以爲難者，公熟視落筆，便造壺奧。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三十卷藏於家。

程俱《侍御史沈與求御史中丞制》　具官某學識精敏，性質端方。簡自朕心，周歷三院。比從郡寄，再陟臺端。不吐剛而茹柔，每閑邪而陳善。謀猷所及，啓沃滋多。進長霜臺，益觀遠業。當使羣工庶尹，知風憲之尊，君子小人，適消長之分。時爾之賴，往其懋哉。

綦崇禮《賜新除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沈與求辭免恩命乞除一在外宮觀不

允詔》 卿歷更言路，進長憲臺。糾彈不避於貴權，建明有補於當世，賢勞滋久，宜在褒陞。顧自元豐而來，御史中執法蓋以天官常伯、北門學士爲美遷。惟卿材識疏通，辭章贍蔚，政事文學之選，見謂兼長。並命兩官，以爲優寵。退閒之請，非朕所望。往體眷意，勿復牢辭，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翟汝文《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除知樞密院事制》 具官某學洞古今，才優經濟。周旋萬事，有蓍龜先見之明；夷險一心，挺風雨不渝之操。任國柱石，作朕股肱。比從眞館之游，起參右府之寄。宵夙夜之密命，翼翼秉心；贊帷幄之深謀，孜孜盡節。方重安危之倚，式昭翊亮之忠。匪進陟於鴻樞，其曷副於公論？朕將祗承天命，以戡定禍亂。所賴制勝樽俎，以輝耀威靈，益修我戎，企是機會。儻三軍五兵之用，可以懷徠；彼九州四海之人，何憂弗格。副予至意，厲爾壯猷。

李彥穎《沈忠敏公龜谿集序》 紹興三年，由吏部尚書奉祠歸里門，伯氏桐廬丞彥衡字元規，自公在憲府，實客館下，與其諸子游，雅相好也。時彥穎年十有五，學於伯氏，早暮見公來館舍，相對無雜語，論文說詩，亹亹不倦。尤喜論體製格律源流所自，不務苟作。【略】公英邁絕人，早以翰墨知名，歷三院御史，中執法，排姦擊邪，風采峻厲。觀所作《中丞謝表》，有曰「本之以忠厚愛物之誠，加之以正直事君之道」，故嘗爲之言曰：「此御史箴也。」或謂公在臺中論議少恕，是何足以識公之用心！視草禁林，得代言體。親征詔書，凡四方聽聞之者，莫不感動流涕，庶幾乎奉天之作，此特私愛味之，故云爾。初，衣冠南渡，一時能言之士衆矣。當其時儕流之所推稱，學者之所宗仰如公者，屈指幾人，而後來或未之詳也。傳世行遠，其始自今，公爲不亡矣。

張叔椿《龜溪集後叙》 叔椿少時聞龜谿先生以文鳴當世。及長，從搢紳賢士遊，又聞以直道結主知，以盛名諧人望。由是歷霜臺，冠常伯，兼翰苑，兩總天官，進參機務，再秉事樞，崇論紘議，鴻文大冊，天下傳而誦之，謂常、楊、燕、許復出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龜溪集》十二卷。【略】史稱與求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其言切直，今所存僅十之三四，類多深中時弊。【略】至其制誥諸篇，典雅春容，亦具有唐人軌度，又不徒以奏議見長矣。

《宋詩鈔·龜溪集鈔》 其詩喜論體製格律源流所自，不貴苟作。

王昶《舟中無事偶作論詩絕句·程俱沈與求陳去非》 故事麟臺擅舊聞，小雲林亦具清芬。參知才思能多少，幸有梅花契道君。

分論

《次韻曾守懷玲瓏山》 《歷代詩發》卷二六：練篇練句練字，無一不臻穩當而後安。公詩喜論體格源流，固知非貴苟作者也。

《舟過荻塘》 《歷代詩發》卷二六：秀韻天然。

《董栶大有詩紀吳江豁然閣舊游索僕繼和》 《歷代詩發》卷二六：工整卻饒幽趣。

《過吳江豁然閣》、《於潛道中》 《載酒園詩話·宋·沈與求》：沈和仲，宣、政遺人也，故其詩尚多清氣。如《過吳江豁然閣》：「濛濛小雨麥秋天，江上人家欲暮煙。行客未能忘勝處，繫船相伴白鷗眠。」《於潛道中》曰：「首路潛溪驛，雞聲欲曙天。籃輿衝宿霧，棧閣寄層巔。高下林端屋，縱橫石罅田。野泉隨處有，草木盡蒼然。」二詩殆可入畫。

傳記

劉一止《知樞密院事沈公行狀》 公諱與求，字必先，世爲吳興德清人。【略】及政和五年進士第，授濮陽縣學教授，以道遠不便親養，改常州州學教授。任滿，授秀州司兵曹事兼推勘公事。【略】再歲，丁母夫人憂，服闋，除太學錄。靖康改元，至京師，遷儒林郎，除太學博士。建炎初，車駕幸廣陵，公始赴官，同薦改通直郎。會罷太學，除通判明州，改兩浙路提舉市舶。未赴，御史薦公，對便殿，除監察御史，上疏論執政過失，遷兵部員外郎，【略】更除殿中侍御史，被旨鞫獄江外。公還，趨行在所奏事，尋扈從至會稽，而虜寇尚留江左，公首陳追襲之計，不果用。【略】尋除侍御史。【略】尋除直龍圖閣、知台州。待次累月，上思公，有旨召還，再除侍御史。【略】明年春車駕幸臨安，遷御史中丞。時軍儲窘乏，公極陳屯田利害，爲《古今集議》二卷上之，上用其言，始定營田之議。【略】公在言路首尾四年，凡所論列，不避權要，頗忤時宰意，至是改除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未幾，除龍圖閣學士、荆湖南路安

撫使，兼知潭州。公以疾乞置閑散，改除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除知鎮江府，兼兩浙西路安撫使。【略】秋八月，仍復以吏部尚書召，尋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九月，除參知政事。【略】再歲，乞奉祠，除資政殿學士、知明州。疏再上，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略】車駕幸平江，明年春以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除同知樞密院事，從駕至建康，遷知樞密院事。【略】僅閱累月，得小疾，一夕薨，實紹興八年六月甲子也。【略】公自被遇簡知，歷御史三院，於內外事知無不言，前後論列凡四百奏，其間如收攬主權，愛惜名器，斥逐邪佞，親近正人，未嘗不反覆言之。至于糾宮邪，劾贓吏，將帥得失，政事是非與州縣抑配擾民，獄訟過差，監司郡守選除不當，軍興以來進戰退守之策，積穀訓兵之要，不可概舉。

《宋史》卷三七二《沈與求傳》（存目）

著錄

張叔椿《龜溪集後叙》　淳熙紀號之三祀，參政姚公以天子大臣來守泉，越數月，政清訟簡，出龜谿所爲文十二卷，命叔椿爲之讎正。玩味不能釋手，留月餘始克歸其書，又俾爲之叙。竊喜附名不朽，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

李彦穎《沈忠敏公龜谿集序》　紹熙辛亥，公之孫詵爲浙漕，始能裒輯類次，爲十二卷，將以板行於世，蓋其家所存止是矣。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沈與求《龜溪集》。

《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八　《龜溪集》十二卷，知樞密院忠敏吳興沈與求必先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沈與求《龜溪集》十二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沈與求《龜溪集》，一部五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沈與求《龜溪集》五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沈與求《龜溪集》十二卷。

《内閣藏書目録》卷三　沈忠敏公《龜溪集》五冊，全。【略】凡十二卷。又四冊，全。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沈與求《龜溪集》十二卷。

沈子木《萬曆刊沈忠敏公龜谿集叙》　忠敏公者，吳興武源之龜溪里人也。舊有《龜谿集》鐫行，觀文殿李公詮次顛末，詳哉其言之矣。顧時代遞遷，簡帙淪失，幾不獲睹。偶得善本，披玩再三，因之動繹思焉。【略】緣受之梓而爲摭捃一言，要之公自足不朽云。萬曆庚子歲秋八月之吉，十六代裔孫子木汝南父書于金陵奉常之觀省堂。

《絳雲樓書目》卷三　沈文敏公《龜溪集》。陳景雲注：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龜溪集》十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宋沈與求撰。【略】是集爲紹熙中其孫（説）〔詵〕所刊，前有觀文殿大學士李彦穎、湖州教授張叔椿二序。

查岐昌《龜溪集跋》　近見《湖州府志》稱沈集五十卷，未知何據。

《藝風藏書記》卷六　《沈忠敏公龜溪集》十二卷，明萬曆庚子十六世孫子木重刊紹熙本。有子木序，提行空格悉依舊第。

劉承幹《吳興叢書本龜谿集跋》　《龜谿集》十二卷，宋沈忠敏公與求撰。【略】此集忠敏薨後，淳熙四年參政姚公出龜谿詩文十二卷，命湖州教授張叔椿爲之序。集中「愼」字作「今上御名」，「搆」字作「光堯嫌名」，可知爲淳熙初年所編定，至紹熙中其孫詵刻之。有觀文殿大學士李彦穎序，言公之孫詵裒輯類次十二卷，以此集成於詵手，與叔椿序不合。其實編自姚公，刻自沈詵，不必再疑。宋本不可見，影寫本尚有流傳者。明萬歷庚子，十六世孫子木所刊一無改易，猶是宋人舊第，亦稱善本。今得蔣香笙太守藏書鈔本，而以明本覆核，刊而傳之，并宋劉苕溪先生所撰行狀附之，以存吳興先哲舊集之一云。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二一　《沈忠敏公龜溪集》十二卷，明刊本。宋沈與求撰。【略】其孫詵嘗刊於紹熙中，明萬曆庚子，十六世孫子木依之重刻。

張元濟《四部叢刊續編本龜溪集跋》　蓋生平著述散落殆盡，其孫詵所裒輯僅此而已。【略】是爲明萬曆刊本，遇「完」字注「欽廟諱」，「構」、「遘」、「慤」等字注「光堯御名」，「嬪名」，「愼」字注「御名」，「瑋」字注「御舊諱」，其涉及宋帝詞句均提行、空格，此爲宋刻原式，蓋猶從淳熙刊本出也。吾友劉翰怡以舊鈔本梓行，曾據明本覆核，校訂精詳，而几塵風葉，間或不免。【略】今以校記附後，庶讀者有所參考焉。海鹽張元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沈忠敏公龜溪集》十二卷，宋沈與求撰，

明萬曆二十八年沈子木刻本，季錫疇校幷跋，四冊。《沈忠敏公龜溪集》十二卷，宋沈與求撰，清初鈔本，三冊。

王以寧

論述

孫覿《王以寧送吏部制》 具官某：風俗之衰，士大夫懷謾以事其上，懲勸已行而爲奸不止，如以寧者不可以無罰也。爾以一介小吏，超躐位等，專刺舉之任，亦可以止矣。而浮誕益肆，沸于衆聞。聊從附下之罰，使小人者知所畏焉。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王周士詞》一卷。【略】以凝詞句法精壯。如和虞彥恭寄錢遜升《驀山溪》一闋，重午登霞樓《滿庭芳》一闋，艤舟洪江步下《浣溪沙》一闋，絕無南宋浮艷虛薄之習。其他作亦多類是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以寧詞句法雄壯，如和虞彥恭寄錢遜升《驀山溪》一闋，重午登霞樓《滿庭芳》一闋，絕無南宋浮艷虛薄之習。其他作亦多類是也。

王國維《跋王周士詞》 以凝詞法精壯，如和虞彥恭寄錢遜升《驀山溪》一闋，重午登霜樓《滿庭芳》一闋，艤舟洪江步下《浣溪沙》一闋，絕無南宋浮艷虛薄之習，其他作亦多類是也。

傳記

《宋詩紀事補遺》卷四二 以寧字周士，湘潭人。由太學生仕鼎澧帥幕。靖康初，徵天下兵，以寧走鼎州，乞師解太原圍。建炎中，以宣撫司參謀制置襄、鄧。有詞一卷。

紀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九 壬寅，輔臣奏事。先是，王以寧以私書遺張浚，桑仲得而上之。上因言以寧黨其所知，范宗尹曰：「以寧本李綱所薦。」上曰：「二聖朝黨與之大者惟蔡京，次即綱也。如張浚，一心爲國，極不可得。但所用一二狂生爲累，若責去之，乃所以保全浚也。」

《墨莊漫錄》卷八 木犀花，江浙多有之，清芬溫鬱，餘花所不及也。【略】王以寧周士《道中聞九里香花》詩云：「不見江梅三百日，聲斷紫簫愁夢長。何許綠裙紅帔客，禦風來獻返魂香。」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王周士詞》一卷，長沙王以寧周士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王周士詞》一卷。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王周士詞》一卷，宋王以凝撰。【略】是編依毛晉汲古閣書鈔過錄，凡三十一首。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王周士詞》一卷，明鈔本，長沙王以寧周士。【略】是編依毛晉汲古閣舊鈔過錄，凡三十一首。【略】此明鈔本，似在汲古閣之前，楮墨精古，雅可愛玩。

王國維《跋王周士詞》 《王周士詞》一卷，宋王以凝撰。

藝文

曾幾《王周士顯謨自閩中歸溈山舊隱道經臨川惠然先辱且出示呂居仁送行詩有見及語因次其韻》 此生寡偶固其宜，何況身從老得衰。門外設羅誰一顧，道旁傾蓋子相知。斷金已定交游事，伐木仍傳故舊詩。聞說溈山堪避

世，卜鄰他日更無疑。

王雲

論述

李光《論王雲等劄子》　臣近嘗論列同簽書樞密院事宇文虛中、給事中王雲，身爲士大夫，職列侍從，朋附童貫，贊助開邊，使兵連禍結。及敵騎內寇，朝廷憂危，將命募兵，逗撓不進。前後臣寮交章，定虛中、雲罪與王蕃等。蕃已責授散官安置，議者猶謂輕典。獨此二人赦而不誅，已駭物論，今乃反置近列，居密勿獻納之地。急則用計而脫禍，緩則詭辭而冒榮，專爲身謀，無復人臣之節。兼近年以來，士大夫交結宦官，寖以成俗。虛中爲翰林學士，雲爲中書舍人，皆朝廷華選，貫皆倚爲腹心，每用兵行師，皆有「將帶前去」之語，靦顏就道，曾無愧恥。陛下初即大位，拔用人材，宜以禮義廉恥風厲士類。若不痛加懲革，則後來者更相倣傚，廉恥之道愈喪，而禮義之俗浸隳矣。夫人君養士之廉耻，所以重其國士之有廉恥，亦所以重朝廷。唐李鄘恥爲吐突承璀所引，卒辭相位，史氏書之以爲美談。今虛中輩姦貪趨利，庸近凡鄙，交結近習，迹狀明白，辱國甚矣。伏望檢臣前奏，付外施行，早賜罷黜，以厭公論。不勝幸甚。

《四六談麈》　王雲子飛，早以文受知於豫章。宣和當外制，其謝表云：「洶鯨波之再涉，偶遂生還；恍芸省之暫游，旋從外補。」王嘗隨奉使高麗，作書狀官也。又云：「敢期文陛之一登，所望脩門之重入。」

傳記

《東都事略》卷一〇九《王雲傳》　王雲字子飛，澤州人也，舉進士。嘗使高麗，譔《雞林志》以進，擢知淮陽軍。後爲校書郎，出知簡州，爲陝西轉運副使，除兵部員外郎。還起居舍人，不閱月還中書舍人。欽宗即位，還給事中。斡離不犯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以和，虜騎既退，遣雲使于軍前。雲自燕山還，傳道斡離不之意，以爲黏罕得朝廷所與余睹蠟書，堅云中國不可信，欲敗和約。執政以爲不然，罷爲徽猷閣待制，知唐州。金人陷太原，始召雲再使，還刑部尚書，許以三鎮稅賦之數。雲遣使臣至自眞定，報金人已講和，不復議割三鎮，止須五輅及上尊號。又遣從吏李裕回，稱虜人索禮物，須康王來乃可成，欽宗以康王使斡離不軍。尚書左丞王寓副之。寓辭行，欽宗怒，貶新州，而以知樞密院馮澥代寓。已而雲從吏二人馳至，言曰：「中使押輅至長垣，今已卻回，前後奉使官皆回矣。」少頃雲等來見康王，雲曰：「當日謂和議成，大王方可行。」澥曰：「如此，則李裕之言妄矣。」因奏雲誕妄誤國。雲乃言事勢中變，虜欲得三鎮而止，不然進兵取汴都，中外大駭。康王復還，澥亦罷政。【略】欽宗用雲計，遂以康王使斡離不軍，雲以資政殿學士副之，耿延禧、高世則爲參議官。【略】康王次磁州。先是，雲奉使歸過磁，相勸二郡爲清野計，二郡從之，撤近城民舍，令運粟入城，磁人以是怨雲。宗澤爲宗正少卿，嘗論列宰相非其人，宜撫使副提兵不進，幷劾雲使虜張皇賊勢，迫脅人主。雲至京師，欽宗示以澤章，雲憾之。及澤守磁，康王至，澤出迎謁，雲因責澤曰：「公前日見劾，何也？」澤曰：「如公固不足劾，大抵張皇虜勢者，天下所共疾，何獨我哉？」康王謁嘉應侯廟，雲在後，百姓遮道諫曰：「大王不可北去，肅王已爲人所誤矣。」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眞姦回也。」康王祠神畢出廟門，百姓已蟻聚鼓譟，雲最後出，馬不及跨，遂見殺。康王復南還相州，未幾金人再犯京師。建炎中興，贈雲觀文殿學士。

《宋史》卷三七五《王雲傳》　（存目）

紀事

黃庭堅《跋匹紙》　建中靖國元年十月戊子，荆州之沙市舟中，久雨初霽，開北軒以受涼。王子飛兄弟來過，適有田氏嘉醞，問子飛，子均皆不能酒，而子予自贊曰：「能因濯余古銅瓢，滿酌飲之。」曰：「飲此則爲子書匹紙。」

子予請盡之。既而一舉覆瓢示余，因爲落筆不倦。是日子予雖醉，而狂語皆無流俗之談，亦可以觀其不凡也。

吳沆

論述

《環溪詩話》卷上　環溪嘗以所作質於宗老（宗老乃環溪從兄，諱江，字朝宗，有《宗老堂集》），宗老云：「五言詩、七言詩俱有關竅，不可不知。」環溪問故，宗老云：「五言詩要第三字實，七言詩要第五字實。若合此，雖平淡亦佳；不合此，雖巧亦無巧矣。如吾弟詩『燕忙將入夏，蠶暖正眠春』，『水痕纔破臘，雲黯似知春』，不是不巧，只是第三字不合虛了。比『雲黯天如近，雨餘山似春』，便不干事。」環溪深服其言，因遍指他詩，無不驗者。

又卷下　環溪又云：予作啓事中，嘗有素王黃帝、小鳥太白、竹馬木牛之對，見賞于朋儕，然用事太切，則未免與前人相犯，亦是一病，不可不知。

權鍇《環溪文集序》　余少讀《能改齋漫錄》等書，而知有臨川吳虎臣之名。隆興改元，同年有二吳，曰澥，曰鎰，皆虎臣之族。虎臣名曾，嘗分嚴陵之符，澥字德深，終太學錄，鎰字仲權，終湖南轉運判官。三人者皆博學多識，而善屬文。晚歲投閒四明里中，有醴陵宰吳君琮來，一見知其佳士，與之接，從容于杯酒間，亦是族也。既別去，始得《環溪》之文一編，玩味不置，又知醴陵乃其叔子，分教澧陽時所刊，恨不及面與之商榷。既老還朝，有名大禮者，見余自言，奉其祖《環溪大全集》八卷，併以江右諸臺請賜謚事聞于朝。錢丞相嘗知撫州，熟知其名，既以遺才爲惜，欲于科目之外收巖穴之遺，而下之有司，久未及報。再見，泣以請曰：「大父著書滿家，貧不能盡刻，先醴陵又齎志以歿，藐然孤孫，以其言行大略，求伸于身後，而事有未成，幾無以歸告兩世丘壟。」謂余于吳氏素有事契，求一序以傳。余曰：《環溪》不待序而傳也。篤志好古，盡孝事親，固已師表鄉閭，名聞京師。工部尚書何公異稱之云：「《易》璇璣》明天理自然，終歸之人事幾微之應；《本制論》期斷檄王度，若以身周旋從事于禮制樂作之末。」虎臣云：「《通言》簡不及陋，侈不及冗，事順而意宏，辭嚴而理婉。」仲權吏部云：「宋文人之文，唐詩人之詩，而漢經生學士之學也。其書《通言》云者，《法言》中說類也。」醴陵亦云：「學通五經，尤長于《易》，《禮》，旁通于百家，而游藝于文。」觀此四者，可以知其平生矣。深于《易》，故三十而著《璇璣圖論》；深于《禮》，故又二年而著《周禮本制圖論》、《六官析微論》，皆傳于世。《通言》最所注意，名言善誘，實惠後學。其曰：「不爲言之言，言立不朽。」又曰：「孔孟之書，無難讀之文，無難明之字。」此不易之論也。而《通言》未免于爲言，間亦有難讀者。嗚呼，其學早成而進修不自已，使天假之年，且將有不爲言之言，而壽止同于韓昌黎，爲可歎也。

何異《環溪詩話序》　今見環溪居士，早見寓公名士，共汲汲於問句，晚歲幅巾燕處，亦諄諄於立議論。夫文章實爲天下之公器，顧豈以一己之厭飫充足而驕人也哉！予猶及從居士而口傳心授矣，大抵皆不出於瞭上文度之編次。熟復再四，歲月廑然。雖然，此特其緒餘土苴而可以窺見者。予每慕居士身兼百行，無瑕可指，心醉羣經，無問不知，蓋涵養培植也厚，故其發越著見也遠。源流不匱，本末具舉。譬如食蜜，中邊皆甜，夫豈容把筆旋學者耶？然則後生覓句，勿區區焉從事於末流，當斂衽起敬於居士，先修其本焉可也。慶元庚申九月十七日，中大夫、禮部侍郎、遷工部尚書、封臨川郡開國侯月湖何異敬書。

傳記

謝諤《環溪居士文通先生行實》　居士姓吳名沆，字德遠，撫州崇仁人。幼孤，事母孝，博通經學。紹（興）〔聖〕丙寅，與弟澥各獻所著書於朝，下國子監，誤抵廟諱，沉罷歸，弟澥得免。（澥）〔沆〕後又進《周禮本制圖論》，下禮部，徽廟欲建明堂，議者以輦路不得由中而罷。【略】賦《草廬依舊指南陽》之句以歸，遂居環溪，號無莫居士。紹興間朝廷舉不求聞達者，郡縣皆請以居士應詔。奏上，將行而居士卒，年五十有七。著《易》、《論語》發微、《老子解》、《環溪詩話》等集，數十萬言。陸象山嘗曰：「觀其文可知其人。」復齋云：「文與行

當幷傳不朽。」謚環溪居士，文通先生，郡縣學皆祠之。

《宋史翼》卷三六　吳沆字德遠，崇仁人。幼孤，事母孝。博通經史。政和間，與弟澥各獻書于朝，不用，歸隱環溪，號無莫居士。紹興中舉不求聞達者，郡以沆應詔。所著《易》、《論語》發微、《老子解》、《環溪集》、《環溪詩話》。

紀事

《環溪詩話》卷上　嘗記余在襄陽時，欲作四十韵詩咏岳陽風物，而首與尾同，賓與主類，無復純一，稿屢成而輒毀。既讀杜詩未半年間，會丞相張公過臨川，急欲求見，則一夕而成百韵。前爲此困，而後此不復知其困矣。百韵初投張公，再謁，顧謂環溪曰：「夜來三復百韵，筆力有餘，可謂善賞人也。」不旋踵而百韵之名播於五邑矣。

又卷中　環溪詩極繁夥，人爭求之，然得之者所賞各不同。張令最有詩稱，初與環溪未相識，見其題壁有「木落清無影，荷枯澹有香」之句，深愛之。他日，與環溪相遇，云：「公豈非『木落清無影，荷枯澹有香』吳德遠乎？」因握手相得甚歡。是夕，環溪於坐間贈詩，有云「行杯波動金蓮側，翦燼燈飄寶蠟殘」之句，張令以爲有富貴氣象，緣此欲盡得環溪詩。伯兄乃選歌行古調一冊與之。未幾，張令到邑中，附前詩來還，略無一語。既坐定，見几間有詩囊，試閱一篇，乃《友人作室山居往訪有贈》，第一聯云：「西風横吹雨腳斷，秋雲輕籠日花明。」便仰而哦之，再稱佳句，以爲似李長吉。又看《謝友人贈詩》云：「君少作奇字，瘦硬得柳骨（友人精於字）。墨淨翦水勻，勢健拗鐵屈。」即大聲而誦之曰：「好句。」至「新詩更鐫磨，勁絕與字匹。老蛟寒卧波，壯士怒抉石。翻盆勢動搖，詩與字俱力」，即大呼云：「吳德遠坐處窄也，著這詩不得。」又誦《晚歸》詩，至「樵歌催日晚，村樂見年豐」，至「雁陳横衝霧，酒軍酣戰風」，即連呼：「好健語。」又誦《（文）〔聞〕徽廟升遐十八韵》，至「羽衛連荆棘，衣冠雜虎狼。煙沈堯雁斷，天闊水雲黄」，即云：「詩之精神見於此矣。」又誦至「風悲雲動色，天慘日無光」，即曰：「此詩甚似杜牧《華清宮詞》，後當有知者。」看徹，即掩卷撫案曰：「公有許多好詩，都不將與我看，卻將那箇詩來。」伯兄聞之頗慚，環溪但仰視而笑，知好惡之無定也。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二　《環溪詩話》一卷，臨川吳沆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九　《環溪詩話》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吳環溪詩話》一部一冊。闕。

徐燉《環溪詩話跋》　余訪崔徽仲大令至撫之崇仁，崇仁在宋多名賢，著作俱軼弗傳，【略】考縣志有《吳環溪詩話》三卷，遍求弗得，偶吳生大紘相過，托之尋覓，乃于環溪裔孫處借得一冊，乃嘉靖初年刻版，字頗漫渙，板久弗存，而孫支亦僅留此本，不絕如綫。余披讀之，賞其拈出，多有佳句，足備詩家譚麈。遂令侍史繕録，因爲校讎魚魯。【略】天啓丁卯花朝，三山徐惟起興公識于大華藏寺之方丈。

《千頃堂書目》卷三二　吳沆《環溪詩話》三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環溪詩話》一卷，舊鈔本。塘樓朱氏藏書。

張擴

論述

王洋《張擴致仕復敷文閣待制制》　具官某才資雅健，德性粹溫。頃擢自於郡麾，亟躋榮於郎省。演綸詞掖，時稱潤色之工；持橐從班，日罄論思之益。方即眞祠之秩，偶聞美疢之嬰。勉徇情於奉身，用陞華於次對。往祗邦渙，增耀家居。

《紫微詩話》　夏均父稱張彥實詩出江西諸人。彥實《送均父作江守詩》云：「平時衮衮向諸公，投老猶推作郡公。未覺朝廷疏汲黯，極知州郡要文翁。」均父每諷誦之。

《艇齋詩話》張擴彥實舍人，近時人，亦有詩名。有詩寄夏均父云：「未覺朝廷疏汲黯，極知州郡要文翁。」甚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東窗集》十六卷。【略】其爲中書舍人時所作制詞尤夥，大抵溫麗綿密，與汪藻可以聯驅。【略】其爲秦檜追贈祖父及万俟卨兼侍讀諸制，極詞諛頌，紕謬殊深。考王明清《揮麈餘話》稱擴爲著作郎，其兄秘書少監楚材新婚，約觀梅西湖，擴賦詩有「折歸忍負金蕉葉，笑插新臨玉鏡臺」之句，秦檜見之，大稱賞曰：「旦夕當以文字官相處。」遷擢左史，再遷而掌外制。是擴本因檜得進，故假草制以貢媚，其爲人殊不足道。然擴所交游如朱翌、曾慥、呂本中、徐俯，皆一代勝流，切劘有助，故詞采清麗，斐然可觀，亦未可盡沒也。

傳記

《南宋館閣錄》卷七　張擴字彥實，鄱陽人。蔡薿榜進士及第，治《禮記》。〔紹興〕八年十月除「著作佐郎」。九年五月爲禮部員外郎。

《宋詩紀事》卷三七　擴字彥實，一字子微，鄱陽人。崇寧中進士。南渡，歷中書舍人。有《東窗集》。

紀事

《揮麈餘話》卷二　張彥實擴，番陽人，子公參政大父行，有《東窗集》行于世。自知廣德軍秩滿造朝，除著作郎。秦會之當軸，其兄楚材爲秘書少監，約彥實觀梅于西湖。楚材有詩，彥實次其韻云，【略】時楚材再婚，故及玉鏡臺事。會之見之，大稱賞，曰：「旦夕當以文字官相處。」遷擢左史，再遷而掌外制。楊原仲幷居西掖，代言多彥實與之潤色。初亦無他，彥實偶戲成《二毫筆》絕句云：「包羞曾借虎皮蒙，筆陣仍推兔毫鋒。未用吹毛強分別，即今同受管城封。」原仲以爲誚己，大怒，訴于會之，詆言路彈之。彥實以本官罷爲宮祠，謝表云：「雖造化之有生有殺，本亦何心；然臣下之或賞或刑，咸其自取。」屏居數年，求休致。先除次對，帥南昌。雖生不及拜命，而身後盡得侍從恩數。

《中吳紀聞》卷六　顧禧字景繁，居光福山中。【略】景繁雖受世賞，不樂爲仕，閉戶讀書自娛，自號漫莊，又號癡絕。嘗注杜工部詩，其他著述甚富。所與交者，皆一時名士。鄱陽張紫微彥實擴，以詩聞天下，景繁結爲一社，與之唱酬。今張集有《送顧景繁暫歸浙西》詩云，【略】又他詩稱譽景繁不一，如云：「顧侯風味更嚴苦，家貧闕辦三韭菹。龜腸撐突五千卷，底用會稡箋蟲魚。」又云：「虎頭文字逼前輩，袞袞劘蒙分尺素。天閑老驥日千里，何用鹽車追蹇步。」景繁隱居五十年，享高壽而終。

著錄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張彥實《東窗詩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東窗集》四十卷，中書舍人鄱陽張〔廣〕〔擴〕彥實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張彥實《東窗集》四十卷。又《詩》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擴《東窗集》四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東窗集》十六卷，永樂大典本。宋張擴撰。【略】《宋志》載擴《東窗集》四十卷，又《詩》十卷，而陳振孫《書錄解題》不著於錄，則在宋末已不甚傳，故元明以來談藝者罕相稱引。惟《永樂大典》尚多錄其詩文，其爲中書舍人時所作制詞尤夥，大抵溫麗綿密，與汪藻可以聯驅。謹採掇編輯，釐爲一十六卷。

李椿年

《劉才邵〈李椿年等復官制〉》　勅具官李椿年等：朕以賞罰之二柄，法慘舒於四時，本貴相資，豈嫌迭用？爾等並膺識擢，臨按列城。頃麗微文，聊從

降秩。曾朔晦之無幾，見職業之交修。方嘉補過之功，難拘已行之命。其令還舊，用示勸能。

張擴《李椿年除直顯謨閣兩浙路轉運副使制》　以爾儒學登科，文藝蓋衆，深疾虛名之無補，欲資實用以濟時。戡吏愛民，始於治縣；抑彊扶弱，久而益堅。朕念艱難以來，財用最急，將漕之職，尤愼其人。矧惟二浙之富饒，實乃東南之根本。肆以命汝，人皆謂宜。輟從宰掾之聯，寵以西清之直，往貳使事，宜究乃心。古人所謂斂弗及民而用度足者，不於汝責而誰責也？

周必大《題宜春李椿年詩卷》　始予自湖南歸江西，以紹興甲寅正月三日過宜春，得郡人李椿年詩書各一通，知其種學績文非一日也。屬客衆，且余亟行，不及款。冬十一月十有三日，李君復盡寫詠古詩三百篇，攜以相訪，蓋平時玩味經史，遇古人窮達利害、成敗得失有會於心者，各爲數韻以記之。議論折衷，往往出人意表，彼胡曾絕句未足道也。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　李椿年字仲永，鄱陽人，嘗直學士〔院〕，號逍遙公，胡澹庵之故人也。潛心《易》學，衛道甚嚴，一旦夢王弼而有得，遂成一家之書，與歐陽子之意默契。其門人府庠校正雲巖吳說之攝其樞要，冠于篇首云。

倪濤

傳記

《東都事略》卷一一六《倪濤傳》　倪濤字巨濟，廣德軍人也。博學能文，有操履。舉進士，擢太常博士，遷校書郎、著作郎。賜對，除司勳員外郎，遷左司員外郎。朝廷議有事燕雲，大臣爭先決策爲固位計，濤獨曰：「景德以來，虜守約不敢犯邊，盟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平，士不習戰，軍儲又屈，毋輕議以貽後患。」宰相怒曰：「左司敢沮軍事耶？」罷監朝城縣酒稅，再謫茶陵造船場。卒，年三十九。有詩文號《雲陵集》。

《宋史》卷四四四《倪濤傳》（存目）

紀事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萬松亭在關山。始，麻城縣令張毅植萬松于道，用以庇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東坡元豐二年謫居黃州，過而賦詩云：「十年栽種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縣令若同倉庾氏，亭松應長子孫枝。天公不赦斧斤厄，野火解憐冰雪姿。爲問幾株能合抱，殷勤記取角弓詩。」崇寧以還，坡文既禁，故詩碑不復見。而過往題詠者，多不勝紀。番陽倪左司濤傷之以詩云：「舊韻無儀字，蒼髯有恨聲。」此之謂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玉溪集》二十二卷。【略】濤，大觀三年進士。燕山之役，誦言其非，以沮軍罷，謫衡州茶陵以死，年三十九。呂居仁誌其墓。

《畫繼》卷四　倪濤字巨濟，宣和間爲都司。一日訪其友，戲畫三蠅壁間，自題云：「何人刻獼猴，老眼覷荆棘。不如丹青手，快意風雨疾。我窮坐詩豪，九鼎扛筆力。偶然一點污，著紙生羽翼。千言走蚍蜉，寧爲寸紙逼。還當寫君詩，什襲同藏幂。」今李文正之孫有所畫蜥蜴蝀蟾甚佳。

《圖繪寶鑒》卷三　倪濤字巨濟，宣和間爲都司。善畫墨戲草蟲。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玉溪集》二十二卷，左司員外郎永嘉倪濤巨濟撰。【略】曾吉父爲作集序。

《文獻通考》卷二三八　《玉谿集》二十二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倪濤《玉溪集》二十二卷。

又卷四四四《倪濤傳》　有《雲陽集》傳于世。

《國史經籍志》卷五　倪濤《玉溪集》二十二卷。

邵溥

論述

張綱《邵溥復徽猷閣待制制》 具官某奮以時望，儀于本朝。早承三接之榮，亟貳六卿之職。一從吏議，久去周行，亦既省循，宜見閣略。霈雷雨而作解，已疏南浴之恩；近日月而依光，用復西清之列。爾其益圖遠業，務蓋前愆。庶晚節之可觀，佇中興而來助。

汪藻《邵溥落職京東小郡制》 臣子事君，當守險夷之一節，國家多難，豈容顧避之兩端。具官某服在近途，久更器使。昨抗章而請覲，既優詔以俯從。聞有出疆之行，乃爲擇地之計。懷諼如此，爲爾悵然。其亟解于近班，用出臨于小郡。茲爲寬宥，勿廢省循。

王洋《邵溥復秘閣修撰誥》 爾文學之富，爲時老成。政事之優，見於已試。自登禁從，名重本朝。屬時艱虞，未究施設。嘗下鋒車之召，益勤仄席之思。即將邁於遠猷，盍稍還於舊物。升華芸閣，寄佚眞祠。雖在遠而弗忘，宜體恩而圖報。

傳記

《宋史翼》卷一〇 邵溥字澤民，洛陽人，堯夫孫、伯溫子也。宣和七年累官禮部員外郎，借太常少卿，充送伴金國使。靖康元年，爲戶部侍郎。僞楚時權戶部尚書。建炎元年五月，兼京城副留守，擬遣使金軍祈請二帝，溥辭，乃黜知單州。旋罷爲朝奉郎，提舉亳州明道觀。四年正月，再責汝州團練副使，陝州安置。紹興元年三月，復朝請郎、祕閣修撰。三年二月，復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四年四月，充廬南浴邊安撫使、知廬州，旋參議都督府軍事。五年三月，兼權川陝宣撫副使，置司綿州，一應軍期錢糧事與吳玠通行主管。時寓居犍爲縣，故就用之。十月，詔溥同提舉買馬官趙開措置，即永康軍威、茂州置場，以茶博馬，俟就緒日起綱赴行在。溥因言探報慕容洧常有窺伺疊宕州侵犯川蜀之意，雖未委虛實，不可不過爲隄備。議遂寢。六年正月，試尚書禮部侍郎，仍兼參議軍事，旋除川陝宣撫使幹辦公事。四月起爲都督府幹辦公事。七年二月，充徽猷閣待制、知衡州。溥乞外宮觀，尋改眉州。七月，上其父伯溫所著《辨誣》三卷。八年正月，召赴行在，上謂趙鼎曰：「朕於知名士大夫皆欲識之，獨未識溥，故召。」既溥以疾不至，乃除提舉江州太平觀。居犍爲，十八年卒。

著錄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邵氏集》二十卷，右皇朝邵溥字澤民。

《文獻通考》卷二三八 《邵氏集》二十卷。

程瑀

論述

程俱《江東提刑程瑀太常少卿制》 勑具官某：漢高初定天下，得叔孫通而知人主之尊；有唐始復兩京，而亟以顏眞卿爲禮儀使。然則典章所在，禮樂是司。雖草創艱難之時，未可以後也。以爾名冠儒科，學耽古訓，器質端厚，議論正平。陟之奉常，僉以爲允。《書》不云乎：「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爾其勉之，以稱朕意。

又《太常少卿程瑀給事中制》 具官某抗志厲節，自其少時，行己立朝，信於士類。固嘗以忠實充諫列，以學業贊成均矣。朕方招延端士，使萃于朝，

故召諸外臺，幾以自近。亟從禮樂之選，眞之平奏之司。益殫厥心，以裨予治。

張擴《程瑀除兵部侍郎兼侍讀制》　具官某器識渾厚，執節剛方，行兼忠孝之純，學探聖賢之奧。繩愆諫省，早推補袞之功；平奏東臺，夙藹回天之舉。踐揚滋久，望實益孚。比走召於遠方，亟對揚於便殿。十年去國，恍驚華髮之多；一節事君，終念赤心之在。往祗舊服，益勵乃猷。渴聞啓沃之言，佇爾清閒之燕。

又《程瑀兼資善堂翊善制》　具官某內剛而懷君子之仁，辭寡而具吉人之德。任牧養之寄，則風俗爲之純厚；居獻納之地，則朝廷賴以尊榮。進陪資善之游，實藉老成之助。爾其夙夜匪懈，輔以多聞。庶幾易直子諒，油然而生動容，周旋咸中於禮。是爲稱職，予則汝嘉。

傳記

胡銓《龍圖閣學士廣平郡侯程公墓誌銘》　公諱瑀，字伯宇，系出高陽，【略】公在齠稚，志氣不群，少長續文，諸老先生斂衽敬服。公慨然抱命世想，益自潛心經術，冬不爐，夏不扇，歌聲若出金石，人比之范希文云。崇寧三舍法行，貢入鬻序，由上舍擢天下第一。徽宗皇帝開設學校，文治焜然，公於是時挾藝與四海英髦爭長雄，每試得雋，聲聞籍甚。【略】釋褐授承事郎、太學博士，時政和六年也。宣和元年轉宣教郎，二年授提舉京兆府等路學事。【略】除秘書省校書郎，四年轉奉議郎。丁臧氏父母憂，服除，除尚書兵部員外郎，轉承議郎。七年高麗使回，充送伴使。【略】借給事中，奉使河東。【略】將行，會欽宗皇帝登極，【略】有旨假公戶部侍郎、河東路幹當公事。【略】將至中山，虜命一軍與公俱，既至城下，諸帥已先得朝廷密諭，俾勿割地，城守甚嚴，虜使王汭來至城下遙語，復不能下，遂與俱至燕山而還，時靖康元年四月也。【略】登極覃恩，轉朝奉郎。【略】除右正言。【略】忤旨，越數日，除屯田郎官。又數日，有旨與遠小監當，遂添差監漳州鹽稅。公居言責五十有四日而罷。光堯太上皇帝即位，除司封員外郎。明年，轉朝散大夫，遷光祿少卿。第進士廷策，改國子司業。聞淑人感末疾，乞外祠，主管亳州明道宮。紹興元年召赴行在所，入對，【略】太上方欲擢用公，而任事之臣議論不合，乃力乞外補，遂除直秘閣、提點江東刑獄，踰年除太常少卿。入覲進言，【略】即日拜給事中，賜三品服。【略】頃之，兼侍講。【略】公既居瑣闥，以章奏自任，抗論無所阿避。會除李邦彥簽書樞密院，公論邦彥五罪，凡三疏，不報，委以次官書牘行下，公乃乞罷所職，除兵部侍郎，不拜，抗章言，【略】遂除龍圖閣待制，知信州。【略】復除給事中。【略】爲臺章論罷，提舉亳州明道宮。【略】四年，復徽猷閣待制，知撫州。【略】以二親懷歸故里，乞祠，章再上，得提舉江州太平觀。六年，丁太淑人憂，明年，丁宣奉公憂。服除，轉朝議大夫，以前職名知嚴州。未行，改知宣州。【略】十二年春，召赴行在，【略】拜兵部侍郎兼侍讀，賜爵開國男。【略】未幾，轉中奉大夫，試兵部尚書兼侍讀翊善。上眷禮雖厚，公與端揆議論背馳，乃力乞奉祠，遂除龍圖閣學士、知信州。【略】或云陸升之訐前參知政事李公光私撰野史，其子孟堅見知，棘寺承柄臣風旨，鍛鍊論報，謂公不合與李公通書問寄衣帛，降授朝議大夫。三十二年正月，以疾致其事，授左中奉大夫。辛亥薨，年六十有六。【略】公識趣超詣，下筆析理，妙處不傳。肄業成均，試《不自見論》，明大智觀遠近，故大司成馮公謂非深於《楞嚴》者不能進此。至論、記、策，則曰詞致大似碑碣。自少至長，未嘗一日釋卷，夜分乃寐，博極群書，故其文閎深雅健，粹然自成一家。既沒，其纂述有《論語說》四卷、《論語集解》十卷、《周禮儀》十卷、《尚書說》一卷、《諫垣論疏》《奏議》各四卷、《黃門忠嘉》《經筵講讀》《三朝對語》各五卷、《資善堂口義》二卷、《飽山集》六十卷、《野叟談古》《兩漢索隱》《唐傳摘奇》《詩話》《雜志》各一編。【略】公酷嗜《論語》，研精覃思，隨所見疏于冊。練塘洪先生興祖蚤以是書從公難疑辯惑者二十年，得公所說，即爲序冠其編首。【略】公亡，其書盛行。尚書郎魏安行將漕京西，鋟板流傳。或以示檜，檜顧門下士曰：「伯寓著書相謗，後世信其言爲是，而議我爲何人？洪、魏何至作叙鋟板耶？」乃令言者論洪、魏，褫官南謫，臺符下京西搜書與板焚毀。【略】公被疾踰月，勢革，晨起，草遺奏以畀門下士故吏部侍郎余時行，言俾上之。【略】已而與客對雪奕棋，誦莊子《逍遙》，賦絕句，其末章云：「爐煙一炷明窗下，讀盡南華第一篇。」蓋絕筆也。【略】銘曰：氣大以剛，塞乎天淵，孟軻浩然。正諧韶濩，勁沮金石，退之渾然。折檻攖鱗，旋乾轉坤，諫草凜然。由我者吾，不我者天，全名爛然。有子有孫，益熾而昌，蓋繩繩然。鑽石堋辭，與公不磨，公論曰然。

《宋史》卷三八一《程瑀傳》（存目）

紀事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饒之浮梁縣有讖語云：「青山圓，出狀元。」邑人程瑀尚書在上庠，累爲優等，而尚未登第。嘗寄詩與鄉人云：「試問青山圓也未，不應久負壯圖心。」明年，公試上舍，爲第一人。

藝文

曾幾《挽程伯禹尚書三首》 誠明猶博學，直諒更多聞。休父中興傑，宣王上聖君。精忠自金石，感會合風雲。不謂生芻奠，今來下馬墳。

壁水三千士，文闈第一人。煌煌持紫橐，亹亹逼鴻鈞。得郡還辭劇，居家更乞身。期頤如可料，愁絕上元春。

昔在宣和日，雍容接俊游。橫經臨璧沼，提槩上瀛州。去德俄千里，依仁復兩州。豈知垂老別，華屋落山丘。

王洋《祭程伯禹龍圖文》 嗚呼，天生哲人，爲後學師。公稟于天，實允蹈之。名冠多士，位升進途。三十六載，道泰形朐。眷惟前哲，歐王蘇公。六十六年，咸以令終。公之反眞，亦極如此。豈其名儒，先後同軌？惟我於公，實聯姻婭。津亭一別，音容永謝。不能越境，白馬素巾。寓哀一奠，有媿古人。

王洋

論述

王庭珪《跋王元勃鳳林橋詩》 右史王元勃平生爲文章，力去陳言，迥異常境，非醞釀而成者，詩篇蓋其餘事，然亦未嘗苟作。《鳳林橋》詩尤典雅，發於忠厚，其叙安福令韓君朝美之爲橋，而見廉平簡易愛民之意，有足以激拂當世者。夫前世良吏，史或逸其行事，而班班見之名士之詩者尚多有之，韓君之政，後世或有攷於此歟。

周必大《東牟集序》 東牟王公之文，吾能言之。以六經爲美材，以子史爲英華，旁取騷人墨客之辭潤澤之，猶以爲未也，挾之以剛大之氣，行之乎忠信之塗。仕可屈，身不可屈；食可餒，道不可餒。如是者積有年，浩浩乎胸中，滔滔乎筆端矣。賦大禮則麗而法，傳死節則贍而勁，銘記則高古粹美，奏議則切直忠厚。至於感今懷昔，登高望遠，憂思愉佚，摹寫戲笑，一皆寓之於詩。【略】公之於學，可謂不苟矣。官太學時，實代秦丞相，而直道正辭，亦擯弗用。晚守鄱陽，洪忠宣適獲罪於秦，無敢過其居者，公獨修舍蓋故事，坐是罷郡。方勢利之門大開，既不闖焉，又從而倆之，其氣何如哉？故因論文章淵源，而以二事實之，庶幾來者有考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東牟集》十四卷。【略】其詩極意鏤刻，往往兀奡自喜，頗不爲邊幅所拘。文章以溫雅見長，所撰內外制詞，尤有典則。蓋洋生當北宋之季，猶及睹前輩典型，故其所作雖未能上追古人，而蟬蛻於流俗之中，則翛然遠矣。

傳記

《南宋館閣錄》卷八 王洋字元渤，山陽人，沈晦榜進士及第。〔紹興〕二年正月除〔校書郎〕，五月爲吏部員外郎。

《宋史翼》卷二七 王洋字元渤，山陽人。宣和六年進士。紹興元年，以修職郎召試館職。六月，除秘書省正字。二年正月，除校書郎，五月，除吏部員外郎，尋守起居舍人。二年十月，詔羣臣條缺失，洋請官五代九國子孫，上以洋姑應詔旨，言無可取，降一官。旋坐草方閻、張綱改官制詞溢美，罷爲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一年，起知邵武軍，奏言，【略】旋移知吉州，下車首以禮幣邀王庭珪，虛正堂延訪政事，即學宮聽講經，一時士大夫多爲歌詩以紀其盛。移饒州，洪忠宣爲秦檜所忌，無敢過其居者，洋獨修舍蓋故事。適通判州事李勤與洋積不相能，訐忠宣有欺世處語，洋與聞之，坐是，十五年罷爲直

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寓居信州上繞之南池，有荷花水木之勝，因號王南池，闢宴坐一室，號半僧寮，與呂本中、曾幾相唱和。善詩，著有文集三十卷。紹興二十三年卒。

《宋詩紀事》卷四〇　洋字元渤，山陽人，御史資深子。以省試第二名中宣和六年甲科。官博士，歷典三郡，晚守鄱陽。洪忠宣以使金歸，人無敢過其居，洋獨候舍，坐免去。有《東牟集》。

紀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八　庚辰，端明殿學士許翰，馮澥、宇文粹中並復資政殿學士，以赦叙也。起居舍人王洋草粹中詞，極其稱美，洋坐免官，而粹中之命亦格。

《容齋三筆》卷六　江州琵琶亭，下臨江津，國朝以來，往來者多題詠，其工者輒爲人所傳。【略】吾州餘干縣東干越亭有琵琶洲在下，唐劉長卿、張祜輩皆留題。紹興中，王洋元勃一絕句云：「塞外烽烟能記否，天涯淪落自心知。眼中風物參差是，只欠江州司馬詩。」眞佳句也！

《澗泉日記》卷中　王洋字元渤，官中書舍人。在信州城居，前有荷花水木之趣，因號王南池。闢宴坐一室，號半僧寮。清貧，衣服窶甚。與呂舍人、曾侍郎厚。善詩篇，嘗得其爲李彭作《養源齋記》，讀之。

著錄

周必大《東牟集序》　大篇短章，充溢箱篋。嗣子昌祖懼夫散軼而無傳也，釐爲三十卷，屬某爲之序。【略】淳熙元年十月一日。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王洋《東牟集》二十九卷。

《菉竹堂書目》卷三　王氏《東牟文集》五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洋《東牟集》二十九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東牟先生文集》五冊，全。宋高宗朝王洋著，周必大序。又五冊，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東牟集》十四卷，永樂大典本，宋王洋撰。【略】集爲其子昌祖所編，《宋史・藝文志》列其目爲二十九卷，而必大原序實作三十卷，則《宋史》爲誤。自明以來，世罕傳本，選錄宋詩者多未之及，獨《永樂大典》各韻中散見頗多。謹採掇編訂，得古今體詩七百首，雜文三百五十餘首，【略】今姑就其尚存者分類排纂，析爲十四卷，以著其概。其周必大序，亦仍冠之於首焉。

藝文

劉一止《次韵寄懷王元渤舍人一首》　倦飛鸞省戢修翎，乞與雲山作卧屏。醉裏書床堆束筍，夢餘楸局見稀星。君心儻似當時赤，吾髮應無耐久青。老手尚堪驅使在，會持歸檄到溪亭。

王庭珪《游青原呈王元勃舍人周秀實監丞》　異時黃魯直，嘗賦《青原》詩。至今青原山，名與星斗垂。自從有宇宙，孰能消磨之。昨日從大旆，上讀前人碑。欲學下一語，自覺落筆遲。我等如滿輩，後世誰復知。治君千載人，治中同一時。兩公俱大手，妙語仍崛奇。得句未肯吐，神物慳護持。光艷出月脅，當留照巖扉。

曾幾《挽王元渤舍人二首》　早得文章譽，仍高政事科。珠璣隨咳唾，襦袴起謳歌。老去貧逾甚，歸來病更多。善人今已矣，施報果如何。

觴詠陪眞率，言談見坦夷。凄涼今日事，牢落暮年悲。有淚看詩卷，無情對酒巵。哀哉王子敬，吾黨一何衰。

吳郛

《瑩雪叢說》卷一　吳叔經先生代人上黃耕叟太夫人壽，乃三月十四日生也，其詩曰：「天邊將滿一輪月，世上還鍾百歲人。」有一識者，議論「將滿

一輪」之句，若是十三日亦使得，不若則云「猶欠一分」，便見得直是十四日也。

又卷二　曩者吳叔經郛在湖南漕試，以本經詩義取解魁。次名陳尹賦《文帝前席賈生》，破題云：「文帝好問，賈生力陳，忘其勢之前席，重所言之過人。」叔經先生改「勢」字作「分」，陳大欽服。內有打花格云：「金蓮燭煥，煌煌漢天子之儀；玉漏聲沈，纚纚洛陽人之語。」試官已喜此一聯。

王居正

論述

張綱《王居正除太常少卿制》　惟爾少以美才，輔之篤學。頃由簡拔，入侍於螭坳，欲究設施，旋分於符竹。踐更既久，中外具宜。顧茲列卿，亦爾舊物。其往爲朕討論前代之制作，緒正今日之缺遺。使夫聲名文物之華，燦然復舉。庶幾朝覲會同之節，將有可觀。朕志所期，申命惟允。

張嵲《王居正為臣寮上言天資凶悖學術迂疏好文姦言以欺世俗落職依舊宮觀制》　勅某：迂疏自任，惡戾爲資，依倚權臣，公肆豪奪。暴妄其耦，不以仁恩，驕縱恣睢，好行凶德。顧造行之若此，豈清議之可逃？尚矜重劾之加，姑俾寬科之麗。其鐫華於延閣，仍受稟於眞祠。祗服明恩，無忘念咎。

胡寅《王居正降授待制宮祠制》　具官召從退閒，寖被任使。入則周旋臺省，獻納論思；出則畀付郡章，承流宣化。自初遇合，厥有休聲。逮毀謗之相摩，亦慷慨而自信。茲焉請外，曾未淹時。屢閱彈章，頗疏舊失，有無于此，汝實自知。少黜近班，尚仍次對，往分祠祿，深務省循。夫止謗莫若自修，惟責躬可以遠怨。名浮于實，如雨集而澹盈；行顧其言，則鶴鳴而子和。丁寧以訓，善後是圖。

《圖繪寶鑒》卷三　王居正，拙之子，學丹青，有父風，善畫士女。師周昉，得其閑冶之態，然精密有餘而氣韻不足。

傳記

呂祖謙《故左朝散郎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江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致仕贈左通議大夫王公行狀》　公諱居正，字剛中。【略】公生十六年而孤，太夫人春秋高，一以家事倚公，辦而嗜學益力，兼晝夜不息，嶄然見頭角，去游太學，太學諸公聞聲爭交歡。【略】留落不耦餘十年，【略】奏名猶在第二，賜上舍出身，是歲宣和三年也。解褐未幾，服太夫人喪，【略】免喪，調饒州安仁縣丞，荊南府府學教授。大名、鎮江兩帥交牒，辟公教授府學，皆無所就。【略】改承奉郎、太常博士。紹興元年，除禮部員外郎。【略】間一歲，進太常少卿，兼修政局參議官，起居郎。上方鄉規諫，公次前世聽納事爲《集諫》十五卷，以開廣上意。詔以時務徧訪群臣，公獻疏數千言，【略】疏奏，議者許其剴切。以右文殿修撰知婺州。【略】轉運使移州共御爐炭，下其式，膚理非若胡桃、鶉鴿不中程，公報之曰：「炭之期限則諾，彼民以炭自業者率居深山窮谷中，安知所謂胡桃文、鶉鴿色耶？上方躬簡儉以新改風俗，臣下顧以浮侈敗之，不可。」佗日還朝，從容爲上誦其語，上曰：「朕服御膳羞未嘗問精粗，況附火取溫暖而已，豈較炭之文色耶？」【略】徙知饒州。未至郡，以太常少卿召發，半道除起居舍人。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略】遷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略】車駕之親征也，公實扈從。次平江，羽檄狎至，樞臣或進退保計，上曰：「如王某必不肯爲。」【略】連拜章請郡，上不得已，除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略】改命知台州，言者以危語中公，【略】至郡未幾，提舉江州太平觀，屏居拓蒼者三年，上念公未嘗置。【略】中書舍人劉大中侍上論制誥，上曰：「如王某，極得詞臣體。」【略】起知溫州。始秦丞相之參知政事也，甚善公，間而論天下事，意銳甚。既爲相，所言皆不讎，公疾其詭，言於上，【略】秦丞相慚怒，前好蓋盡矣。及是秦丞相專國，公自知不爲所容，在溫半年，亟以目疾請祠。歸陽羨，避謗深居，時事一不掛口。【略】雖公閽門托疾，猶奪徽猷閣待制。公等視榮辱，晏如也。紹興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以疾終於里第，享年六十有五。【略】公氣節高亮，儀觀豐碩，聲音滿堂。其學根極六藝，深醇宏肆，以崇是闢非爲己任。自其少年，已不爲王氏說所傾動，慨然欲黜其不臧，以覺世

迷，於是稽參舊義，鉤索聖蘊，摧新學詖淫邪遁之辭，迎筆披靡，雖老於王氏學者，莫能自解。

紀事

《四朝名臣言行錄》卷八　公幼嗜學，晝夜不息，嶄然見頭角，出游太學，諸生聞聲爭交驩。初熙寧中，王荊公以新經頒天下，其後章、蔡更用事，槩以王氏說律天下士，盡名老師宿儒之餘論緒言爲曲學，學輒擯斥。當是時，內外校官非《三經義》、《字說》不登几案。他書雖世通行者或不能舉其篇帙。公勉以親命屈意場屋，心能獨非之，未嘗肯作新進士語。流落不偶餘十年，黨友鐫說公盍少自貶，公歎曰：「此天窮我，非人窮也，一第自有時，心之是非可改耶？」

著錄

呂祖謙《故左朝散郎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江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致仕贈左通議大夫王公行狀》　〔公〕爲《毛詩辨學》二十卷、《尚書辨學》十三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略】他所著書有《春秋本義》十二卷、《論語感發》十卷、《孟子疑難》十四卷、文集十卷、《西垣集》五卷、《兵民條例》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竹西集》十卷、《西垣集》五卷。兵部侍郎維揚王居正剛中撰。宣和三年進士。紹興初，入詞掖。《西垣集》者，制草及繳章也。其篇目，凡繳章皆云「封還詞頭」，蓋其子孫編次者之失也，除授則有詞頭，政刑庶事，何詞頭之有？

《文獻通考》卷二三九　《竹西集》十卷、《西垣集》五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王居正《竹西文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居正《竹西集》十卷。

喻汝礪

論述

李彌遜《喻汝礪夔州路提刑制》　爾早擅文聲，夙推能譽。惠愛之政，及於所臨，必能推恩猺狌之間，俾無冤民，以稱朕哀矜之意焉。夔峽之俗，爾所習知，按茲祥刑，欽哉勿忽！

《桯史》卷一四　喻〔汝礪〕，三峒人。靖康初爲祠部外郎。僞楚之僭，集議祕省，簪弁恠慴，喻獨捫其膝曰：「此豈易屈者哉！」即日掛冠去。於是以捫膝自號，有集十四卷。它詩文嶮怪挺絕皆稱是，劉後溪光祖實序之焉。

《文獻通考》卷二三八　《捫膝先生文集》。【略】後溪劉氏序略曰：靖康之難，虜議立僞楚以絕民望，先生捫其膝曰：「此膝豈可屈哉！」即日挂冠神武門，遂自號捫膝居士，由是名重海內。先生之於學不古不好，於文不古不嗜，於事不古不慊，故其於名節不古不止也。既沒六十三年，而文集始出。嗚呼，此豈如時花候禽，可悅一時耳目之比？宜其愈久而愈難泯也。蓋先生之文，一字不肯苟於下筆，每篇率能馳騁上下，濤起阜涌，力有餘而氣不竭。辭既工，於理與事，又欲明白而深切，其得無傳乎？

傳記

《宋詩紀事》卷三九　汝礪字迪孺，蜀之仁壽人。第進士。靖康中，官祠部員外郎。金人議立僞楚，汝礪不爲屈，遂歸隱于邛山之陽，自號捫膝先生。有《捫膝集》。

《宋史翼》卷八　喻汝礪字迪孺，四川隆州人。崇寧五年廷試對策切直，有司以謗訕聞，徽宗命以學究出身，歷知閬中縣。【略】靖康初，累官祠部員外

郎，朝廷議割三鎮，汝礪言不可。張邦昌僭立，捫其膝曰：「不能爲賊屈。」遂掛冠去，自號捫膝居士。建炎元年六月，自京師入見，復命爲郎，因論遷都利害，【略】上命赴都堂與李綱語，綱大奇之。以母老乞歸省，遂除四川撫諭官，且令督輸四川漕計。【略】會宰相黃潛善以汝礪附李綱不遷都之論，惡之，乃以汝礪干求差遣營私自便爲言，二年三月，乃勒停。紹興元年，張浚承制，以爲知果州。五年十月，除右朝奉大夫、知普州。【略】九年八月，旋以左朝奉大夫提點夔州路刑獄公事。以勾龍如淵薦，召對，【略】除駕部員外郎。【略】汝礪本勾龍如淵所薦，又與李光相知，光罷，汝礪不自安，因求去。十年正月，以直秘閣知遂寧府。【略】改除潼川府路轉運副使。汝礪至官，以表謝上，略曰：「顧臣何如，立節有素。方延和廷議，既不能割地以賂戎，暨僞楚滔天，又不忍聯名而賣國。」時人稱之。【略】何鑄劾汝礪爲門僧報怨，興起大獄，十一年七月，罷爲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三年四月卒。著有《捫膝集》。

紀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 尚書祠部員外郎、四川撫諭喻汝礪勒停。初，汝礪奉詔剗刷四川歲羨，欲盡取常平所儲錢。徽猷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原，轉運判官趙開，靳博文，提點刑獄公事邵伯溫皆持不可。汝礪曰：「常平錢者，朝廷五六十年之儲蓄也。今朝廷多故，天子狩於淮甸，而二三大夫持必不移，沮格詔旨，此謂之忠乎？」乃作檄以諭之，其略曰：「明皇狩蜀，宮室峻壯；德宗幸梁，儲偫豐備。安有六軍在行，淹薄風露，取諸外府，以饟軍食，而謂吾人忍有不令之詞乎？」又曰：「今人主威柄，移於帥臣之頑鳳；朝廷號令，奪於監司之狂率。」法原等怒，共奏汝礪騷擾生事。汝礪亦奏剗刷歲計外得錢七百三十餘萬緡，又欲增川秤一銖與法秤合。會宰相黃潛善以汝礪附李綱不遷都之論，惡之，乃以汝礪「干求差遣，營私自便」爲言，而有此命。

《程史》卷一四 瞿唐灩澦，天下至嶮，每春夏漲潦，砂磧巨石如屋者，皆一夕隨波去。獨諸葛武侯八陣圖，巋然歷千古獨存，識者謂其有神護。紹興中，蜀士有喻汝礪者，持憲節來治於夔。趣召過郡，與夔帥宴江上，謂是圖源委風后，表而詩之，自爲序曰：「夔帥任子野，以人日置酒江瀕觀武侯八陣圖，諸公皆云八陣自武侯始，捫膝先生獨謂不然，乃作古風示之，庶幾諸公知八陣之所由起。」其詩云，【略】。

《宋詩紀事》卷三九引《困學紀聞》 後魏葛榮陷冀州，賈景興稱疾不拜，每捫其膝曰：「吾不負汝。」僞楚之僭，喻汝礪捫其膝曰：「此豈易屈哉！」以捫膝自號，蓋本此。

著錄

《文獻通考》卷二三八 《捫膝先生文集》。尚書郎三嵎喻汝礪撰。

《蜀中廣記》卷九九《著作記》 喻汝礪《捫膝先生文集》四十卷。

劉岑

論述

張綱《劉岑除刑部侍郎制》 具官某性資敏明，而輔以博古之學；辨論詳雅，而發爲華國之文。夙譽譽於儒林，亟躋榮於要路。彌綸省闥，肅振綱維，揚歷清班，蔚高領袖。察其更事之久，必能議法以情。簡自朕心，宜掌邦禁，往攝貳卿之事，進聯法從之班。爾其端一意以持平，審四方之奏讞。民之多辟，忍橫被於非辜；法無二門，尚參決以古義。用迪咸中之慶，庶追止辟之風。

李彌遜《劉岑知鎮江府制》 具官某早茂英聲，發於文采，夙推能譽，見於事功。尤高杖節之風，獨妙流錢之算，輟從禁路，出殿侯邦。朕方按轡秣陵，倚比郡爲輔車之勢，益兵除器，以戒不虞。詢于在庭，肆以命爾。其思預防之策，益嚴馭衆之方，力衛王室，以安吾民。勿云用武，而忘綏懷之政。斯朕所以命爾之意。

周必大《跋劉季高與溧陽筆工顧綱帖》 杼山老人筆精墨妙，獨步斯世。

而顧綱之藝，數見褒稱，東坡詩中李文政也。乾道三年八月辛酉。

傳記

《南宋館閣錄》卷七　劉岑字季高，吳興人，沈晦榜進士出身。〔紹興〕三年八月除「秘書少監」。四年二月爲權刑部侍郎。

《景定建康志》卷四九　劉岑字季高，本吳興人，後遷居溧陽。天姿英偉，學問該貫，忠誠許國，寬宏愛士，有古君子之風。文章雄贍，字畫遒勁。登第，累擢至著作郎。再使虜，通判興國軍，除湖北運判，辟川陝隨軍轉運使。除金部郎，累遷權戶侍。後出知太平州、池州，移鎮江府。除刑部侍郎，遷戶部侍郎，知信州。責單州團練副使，全州安置。在全五年，移建昌軍居住。又歷九年，紹興乙亥冬自便，復官奉祠，起知泰州，移揚州，溫州，除戶部侍郎。車駕親征，除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奉祠告老，除徽猷閣直學士。乾道三年卒，年八十一。

紀事

《宋稗類鈔》卷六　紹興末，謝景思守括蒼，司馬季思佐之，皆名伋。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郡事皆如律令也。」聞者絕倒。

洪皓

論述

汪藻《洪皓大金通問使降兩官制》　見危致命，兹行有望于使臣；擇利營私，厥趨何殊于市道。具官某粤從冗調，擢聘殊鄰。有禮樂之光華，既膺顯秩；無幾微之報稱，自詭成功。夫何跋履之未遐，遽以艱難而爲解。鐫官二等，姑示薄懲。尚體含容，無忘惕厲。

劉才邵《洪皓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直學士制》　具官洪皓宅心粹夷，植德純厚，夙蘊造微之學，兼懷通務之才。頃屬多艱，選求北使，請行奮毛遂之勇，歷年幾子卿之多。間關百爲，確守一節，忠信爲國以自衛，險阻備嘗而不渝。屬鄰好之既通，擁星軺而歸覲。爰加褒數，用奬忠勤。越從次對之華，進陟西清之峻，奉真祠於琳館，預視草於金坡。有功見知，既已隆於眷意；無德不報，其勿怠於告猷。深惟直諒之懷，佇俟論思之益。

真德秀《跋賜洪皓冬服手詔》　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爲典屬國，賜錢三百萬，田宅副焉。公之節亡媿蘇武，而高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庭，其褒表忠義皆可爲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檜相。武之見抑，不過不爲公卿爾；而公方違陰山之北，復貶瘴嶺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爲甚，而偃月之罪，又浮於博陸也。嗚呼！思陵雲漢之章，忠宣霜日之節，將與萬古相爲亡窮，而權臣氣燄冰解燼滅久矣。

《皇朝名臣言行續錄》卷五趙汝騰《建忠賈日月祠堂記》　忠宣在虜十五年，甚於蘇中郎之十九年也。武終始節旄不敢忘漢，公於朝廷乃能奏中興之報於永祐，修燕地之覿於顯仁，又數以虜事聞於中國，此武之所不能及也。武得歸，李陵送之河梁，賦詠以羨之。公歸，虜猶以七騎追之，幸已至淮舟中矣。是間關之甚，不尤難於武乎？武歸，僅得典屬國，公歸，亦僅得翰林權直。武不過不爲霍將軍所知耳，公乃大爲秦檜所擠陷魚肉，蓋公帛書至榻前，率譽胡公銓封事，張公浚名望，檜甚不悅。及歸朝，又數言張丞相不休，檜愈不悅，遂出領鄉郡。其後坐宦者向鍔言公宜在相位，檜怒甚，遂竄公於英州，竟客死身沒，而謗始白。其坎壈視武轉甚，然直氣又加於武矣。

《宋史》卷三七三《洪皓傳論》　孔子云：「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當建炎、紹興之際，凡使金者，如探虎口，能全節而歸，若朱弁、張邵、洪皓其庶幾乎，望之不足議也。皓留北十五年，忠節尤著，高宗謂蘇武不能過，誠哉！然竟以忤秦檜謫死，悲夫！其子适、遵、邁相繼登詞科，文名滿天下，适位極台輔，而邁文學尤高，立朝議論最多，所謂忠義之報，詎不信夫！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鄱陽集》四卷。【略】皓大節凜然，照映今

古。雖不必以文章爲重，然其子适、邁、遵承藉家學，幷掇詞科，著述紛紛，蜚聲一代，淵源有自，皓實開之。

《梅花引》《歷代詞話》卷七：洪皓爲通問使，途間作《梅花引》，【略】終以忤秦檜謫官，則《梅花引》何減廣平《梅花賦》乎？

傳記

《宋史》卷三七三《洪皓傳》　洪皓字光弼。番陽人。少有奇節，慷慨有經略四方志。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辭。宣和中，爲秀州司錄。【略】建炎三年五月，帝將如金陵，皓上書，【略】時議遣使金國，〔張〕浚又薦皓於呂頤浩，召與語，大悅。皓方居父喪，頤浩解衣巾，俾易墨衰絰入對，【略】帝悅，遷皓五官，擢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爲大金通問使，龔璹副之。【略】時淮南盜賊踵起，李成甫就招，即命知泗州驅縻之，乃命皓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成以所部衛皓至南京。【略】皓至太原，留幾一年，金遇使人禮日薄。及至雲中，粘罕迫二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鼠狗間，願就鼎鑊無悔。」粘罕怒，將殺之，旁一酋嗜曰：「此眞忠臣也。」目止劍士，爲之跪請，得流遞冷山。【略】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距金主所都僅百里，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八子。或二年不給食，盛夏衣粗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麵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略】和議將成，悟室問所議十事，皓條析甚至。【略】兀朮殺悟室，黨類株連者數千人，獨皓與異論幾死，故得免。方二帝遷居五國城，皓在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粟、麵獻，二帝始知帝即位。皓聞祐陵訃，北嚮泣血，旦夕臨，誶日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舊臣讀之皆揮涕。紹興十年，因諜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帝。【略】十一年，又求得太后書，遣李微持歸。【略】初，皓至燕，宇文虛中已受金官，獻六朝御容、徽宗御書，因薦皓。金主聞其名，欲以爲翰林直學士，力辭之。皓有逃歸意，乃請于參政韓昉，乞於眞定或大名以自養。昉怒，始易皓官爲中京副留守，再降爲留司判官。趣行屢矣，皓乞不就職，昉竟不能屈。金法，雖未易官而曾經任使者，永不可歸，昉遂令皓校雲中進士試，蓋欲以計墮皓也，皓復以疾辭。未幾，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在遣中。金人懼爲患，猶遣人追之，七騎及淮，而皓已登舟。十二年七月，見于內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略】皓自建炎己酉出使，至是還，留北中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唯皓、邵、弁得生還。【略】皓既對，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略】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鐘、大呂乃可。」八月，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家屬，詔歸之，皓曰，【略】檜大怒，又因言室撚寄聲，檜怒益甚，【略】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劾皓不省母，出知饒州。明年大水，中官白鍔宣言：「變理乖盭，洪尚書名聞天下，胡不用？」檜聞之愈怒，繫鍔大理獄，尋流嶺表。諫官詹大方遂論皓與鍔爲刎頸交，更相稱譽，罷皓提舉江州太平觀。【略】尋居母喪，他言者猶謂皓睥睨釣衡。終喪，除饒州通判。李勤又附檜誣皓作欺世飛語，責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州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略】皓雖久在北廷，不堪其苦，然爲金人所敬，所著詩文，爭鈔誦求鋟梓。既歸，後使者至，必問皓爲何官，居何地。性急義，當艱危中不少變。【略】皓博學強記，有文集五十卷及《帝王通要》、《姓氏指南》、《松漠紀聞》、《金國文具錄》等書。

彭澤、洪鑒《洪忠宣公年譜》一卷　（存目）

洪汝奎《洪忠宣公年譜》一卷　（存目）

紀事

《容齋三筆》卷八　徽宗以紹興乙卯歲升遐。時忠宣公奉使未反命，滯留冷山，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況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饋於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漫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縶惟歐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北人讀之亦墮淚，爭相傳誦。其後梓宮南還，公已徙燕，率故臣之不忘國恩

者，出迎於城北，搏膺大慟，虜俗最重忠義，不以爲罪也。

《**容齋五筆**》**卷三**　先忠宣公好讀書，北困松漠十五年，南謫嶺表九年，重之以風淫末疾，而翻閱書策，早暮不置，尤熟於杜詩。初歸國到闕，命邁作謝賜物一劄子，竄定兩句云：「已爲死別，偶遂生還。」謂邁曰：「此雖不必泥出處，然有所本更佳。東坡海外表云：『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杜老《羌村》詩云：『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正用其語。」在鄉邦日，招兩使者會集，出所將宣和殿書畫舊物示之。提刑洪慶善作詩曰：「願公十襲勿浪出，六丁取將飛辟歷。」「辟歷」二字如古文，不從「雨」。公和之曰：「萬里懷歸爲公出，往事宣和空歷歷。」邁請其意，曰：「亦出杜詩『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目前』也。」紹興丁巳，所在始歌《江梅引》詞，不知爲誰人所作，己未、庚申年北庭亦傳之。至於壬戌，公在燕，赴張總侍御家宴，侍妾歌之，感其「念此情，家萬里」之句，愴然曰：「此詞殆爲我作。」既歸不寐，遂用韻賦四闋。時在囚拘中，無書可檢，但有《初學記》、韓、杜、蘇、白樂天集，所引用句語，一一有來處。北方不識梅花，士人罕有知梅事者，故皆注所出。其一《憶江梅》云，【略】其二《訪寒梅》云，【略】其三《憐落梅》云，【略】第四篇失其稿。每首有一「笑」字，北人謂之「四笑《江梅引》」，爭傳寫焉。

《**皇朝名臣言行續錄**》**卷五**　虜法，曾被任使者永不可歸。欲以計墮公，令校雲中進士試。使者監上道，公日損食，陽爲疾狀。既至，謂院官曰：「今取士以詩賦，吾故學經耳。」曰：「豈不能出語策士乎？」考官孫九鼎者，有太學舊，爲以疾聞，得回燕。虜議遣奉使人各還其鄉，因赦及之，它使者幸稍徙，多占淮北，無敢言淮以南者。公實以饒州聞。張邵、朱弁亦自言和州、徽州人。既議和，還淮以南使者，故公三人在遣中。用事者多曰：「此等人若放了，幾時更有？今不留，後必爲我患。」

又　公見秦檜，肆言無所避，彌三日不休，曰：「張丞相虜所尊憚，乃不得用。錢塘暫蹕，而景靈太廟土木之工，示無中原耶？」檜謂公長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要當如黃鐘大呂乃可。」閱九日，直學士院。

又　公天性強記，書無所不讀，雖食不釋卷。稗官小說亦暗誦數千言。宣、政間，《春秋》之學絕，獨窮遺經，貫穿三傳。在冷山，摘褒貶微旨作詩千篇，北人抄傳誦習，欲刻板於燕，公弗許。

著錄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五二洪皓《春秋紀詠序》**　是則《春秋》衆說，學者患其繁也。僕幼好此書，深求其意。孜孜講肄，□竊譬於賢關，錄錄攝承，久徒勞於仕路。耽於坐隱，困於賓談，學殖荒蕪，詞源骫骳。念熙寧、政和之際，斯文具存，逮靖康、建炎之間，茲科復設。時雖用武，主實右文。增置絳帳之員，振發青衿之志。尚慮聖經深秘，傳訓異同，注惑專門，疏迷捷徑，諸家解釋，橫議紛紜，嘗欲刪其繁辭，繹以成說。俄鍾厄運，荐遭問凶，殘喘苟延，宿心遂負。遂出疆以結好，尋屬盟寒，復除館以縶留，患踰內熱。蹣跚度日，荏苒終星。學習譊譊，徒騷心而揚耳；書空咄咄，思漫古以傷今。倏過始衰之年，方耻無聞之畏，召茲魂魄，收厥桑榆，景行前人，日哦古記。經必究其褒貶，未免闕疑；傳須考其依違，寧忘糾謬？注疏闊略，經史旁通，僅成千篇，皆以四句。恨典籍之甚少，慚聞見之無多，聊啓規瑱之端，莫明筆削之意。言關美刺，庶率循於舊章；體乏風騷，應見嗤於流俗。蓋貴耳賤目，常人之情；而尊古卑今，學者之病。說詩聞禮，謂高第之啓予；觀史修經，期後世之知我。將聖尚爾，蠢愚謂何？玄經之苦揚雄，劉子駿初亦致誚；詩史之窮杜甫，王昌齡輒敢求疵。雖不自量，遑恤爾謗。姑欲貽於佩韘，何庸示於縉紳！

《**賓退錄**》**卷二**　洪忠宣著《春秋紀詠》三十卷，凡六百餘篇。

洪适《鄱陽集跋》　先君以建炎己酉出疆，時年四十有二矣。平生著書多，悉留檇李，庚戌之春厄於兵燼，無一存者。紹興癸亥還朝，入直玉堂，不旬日領鄉郡去。明年而遭祖母之喪，服除，未幾有嶺表之謫，杜門避謗，不敢復爲文章，謫九年而即世。故手澤之藏於家者，唯北方所作詩文數百篇。謹彙而叙之，以爲十卷，刻諸新安郡。末彙次者，猶有《春秋紀詠》千篇云。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鄱陽集》十卷，徽猷閣直學士鄱陽洪皓光弼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洪皓集》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洪皓《鄱陽集》，一部二冊，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洪皓《鄱陽集》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洪忠宣公《鄱陽集》二冊。陳景雲注：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鄱陽集》四卷，永樂大典本，宋洪皓撰。【略】其詩世無傳本，傳稱皓有文集五十卷，而《書錄解題》作十卷。考皓子适《盤洲集》中載有皓集跋語一篇，稱裒其在北方詩文爲十卷，刻之新安郡，則《宋史》誤矣。其集久不傳。今從《永樂大典》所載，裒輯編次，共爲四卷，凡其始奉使時，塗次所經，及遷居冷山，以及歸國後南竄之作，有年月可考者，悉以年月排比。或年月不可考而確知其爲奉使後作、歸國後作、南遷後作者，亦皆以類相從，其不知作於何時者，則別綴於後，而以适跋語附焉。

《**楹書隅錄續編**》卷四　元鈔本《鄱陽集》四卷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鄱陽集》四卷二冊，宋洪皓撰，清乾隆間寫四庫全書本。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洪皓《松漠紀聞》二卷。

《**文淵閣書目**》卷六　《松漠紀聞》一部一冊，闕。

《**晁氏寶文堂書目・子雜**》卷中　《松漠紀聞》（嘉興刻）。

《**徐氏家藏書目**》卷二　《松漠紀聞》二卷，宋（沈）〔洪〕忠宣。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一　《松漠紀聞》一卷、《續》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宋洪皓撰。

《**結一廬書目**》卷二　《松漠紀聞》一卷、《續》一卷，宋洪皓譔，明初刊本。

蔡伸

論述

蔡戡《大父行狀》　〔公〕議論文章有家法，不肯追逐時好，兄弟相繼蜚聲太學，多中異等，時號「三蔡」。【略】字畫遒勁，得端明用筆意，喜爲詩詞，通音律。遇酒慷慨，浩歌長嘯，時以自娛。

毛晉《友古詞跋》　伸道，莆田人，別號友古居士，忠惠公之孫也。其居距城不及五里，舍宇矮欲壓頭，猶是伊祖舊物。劉後村過而咏之曰「廟院蜂房居」，想羨其同居古風與？但據忠惠公《荔子譜》云玉堂紅一種佳絕，正產其地，伸道從無一語咏之，何耶？其和向伯恭木犀諸闋，亦遜《酒邊》三舍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友古詞》一卷。【略】伸詞固遜子諶，而才致筆力，亦略相伯仲。

《**蒿庵論詞**》　蔡伸道與向伯恭嘗同官彭城漕屬，故屢有酬贈之作。毛氏謂其遜《酒邊》三舍，殊非篤論。攷其所作，不獨《菩薩蠻》「花冠鼓翼」一首，雅近南唐。即《驀山溪》之「孤城莫角」、《點絳唇》之「水繞孤城」諸調，與《蘇武慢》之前半，亦幾幾入清眞之室，恐子諶且望而卻步，豈惟伯仲間耶？至以厥祖忠惠譜荔支，而怪其集中無一語及玉堂紅者，是猶責工部之不咏海棠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友古居士詞》一卷【略】，伸官彭城時，與向子諶相唱和，詞筆亦頗近之。

傳記

周必大《中大夫贈特進蔡公神道碑》　〔公〕諱伸字伸道。三歲而孤，鞠於文氏，稍長，與待制從龍圖受業，名聲日昭，時號「三蔡」。釋褐將仕郎、辟雍正，出爲京東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入太學，辟雍，皆爲博士。銓法改宣德郎，調濰州北海縣，徙江淮發運司幹當公事，通判徐州。【略】會金人陷汴都，康王開大元帥府，公上謁軍門，遂留幕下。王即位，巡淮甸及南渡，公皆從行，爲頓遞官，數被嘉命。爲張循王神武右軍參贊。【略】改通判眞州。【略】擢知滁州。【略】至滁幾年，秦丞相當國，知公與舊相趙忠簡公、副樞王敏節公厚，罷郡，主管台州崇道觀。紹興九年，金人歸我河南，起知徐州，公受命亟行。金尋渝盟，改知德安府，又改知和州。再求祠以歸，久之，爲浙東安撫使司參謀官。秩滿，復提舉崇道觀。公負文武器略，善騎射，力挽二石弓，見謂時才，而事機不契，退居常州，浮湛里閭，四奉外祠，末始以窮達介意。喜爲歌詩，字畫得家法。性通音律，每與賓客酒，慷慨浩歌長嘯。【略】二十六年十月庚寅，以疾卒，

【略】享年六十有九。【略】乃爲銘曰：天之於人，報有可必。凡後之昌，繇身之詘。惟忠惠公，當用而抑。肆其嗣孫，競爽鼎立。季也允文，而又武力。曾是國器，胡寧家食？遺子若孫，酋取豐積。勿替引之，永世無斁。

蔡戡《大父行狀》（存目）

紀事

《歷代詩話》卷六　宣和壬寅，蔡伸道與向伯恭爲大漕屬官。向有詞云「憑書續斷腸」，蔡因感而作《南鄉子》云，【略】。（《古今詞話》）

《本事詞》卷上　蔡伸友古，宣和間奉檄燕山，道經莫閭，州守宴之籌邊閣。名妓有陳文者侑席。明年歸，則陳已脫籍入道矣。請於崔守，強致之，風度閑雅，愈勝初見。因賦《小重山》云，【略】又倅常時，有秦中妓來隸籍，舉止端嚴，有如木偶象，皆目之爲佛，因戲贈《踏莎行》云。

又　友古有侍兒，色藝冠群。孫仲益見之，題作第一流。友古謝以《采桑子》云。

《賭棋山莊詞話》卷四　蔡伸，仙游人，字仲道，襄孫。政和五年進士，歷倅徐、楚、饒、眞四州，自號友古居士，有《友古詞》。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友古詞》一卷，左中大夫莆田蔡伸伸道撰。自號友古居士，君謨之孫。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四集：蔡伸《友古詞》五十七葉。

《述古堂書目》卷二　《友古居士詞》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友古詞》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蔡伸撰。【略】毛晉刊本，頗多疎舛。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友古居士詞》一卷，明鈔本。莆田蔡伸伸道。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友古詞》一卷，宋蔡伸撰。四集。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　八千卷樓有明鈔本。　陸敕先校本。　黃丕烈校本。

《木犀軒題記及書錄》　《友古居士詞》一卷，宋蔡伸撰，舊鈔本（清初鈔本（毛扆據錢曾鈔本校））。莆田蔡伸仲道撰，黑格鈔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友古居士詞》一卷，宋莆田蔡伸伸道撰。清寫本，毛扆據錢曾鈔本校。

鄭剛中

論述

綜論

劉才邵《鄭剛中轉官制》　具官某性資高明，智慮深遠，譽望益著，踐揚愈光。龔疇文武之資，往付封疆之任，屹若鼎器，鎮于坤維。載觀會課之書，具應攸司之格。用增階秩，乃作爵封。申衍爰田，併推寵數。其承朕訓，益究乃心。

張擴《鄭剛中復左朝散郎制》　具官某早膺器使，服在邇聯。入則才華蔚爲臺省之望，出則威重遂專川陝之雄。頃絓微文，閱時既久。屬茲寬大之澤，宜從牽叙之科。朕命甚休，爾惟自勵。

鄭良嗣《北山集序》　若乃甲子戊辰之間數載，先君方經理西南，公餘撰述亦富，而攜藁之桂陽，以橫逆故亡矣。良嗣纔能省記一二，以附于中集之後。繼此或訪尋有得，當爲別集以補其闕。先君之序初集也，其末云：「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藁，老懶，雜置篋中。他日有能爲收拾者否。」嗚呼，頃所亡失乃爾，是豈逆知其然耶？不肖孤無以塞責，徒悒悒抱恨，而重惟先君一生

無他嗜好，惟簡編硯墨，未始以居艱治劇而輟，蓋所樂者在是也。少之時業科舉，其所爲文學者爭誦讀之，而雅不自喜，故弗見於集。三集之外，有《周易窺餘》十五卷，晚年精力殆畢於此書。又有《經史專音》、《左氏九六編》及其他雜著，皆可傳於世。

又《與何秘監書》 伏念先君子幼學壯行，惟古是訓，晚出經世，績用炳然。紹興中被命守蜀，更六寒暑，而卒以尊君愛民，竭思盡瘁，爲權臣所嫉忌，備諸險苦，謫死嶺表。天下識與不識，無不爲痛。後雖久已昭雪，而未得大賢名筆作爲文章，以傳遠而信後，則公論徒湓於千萬人之口無益也。

朱熹《跋鄭宣撫帖》 賢士大夫不容於邪枉，以放於竄逐流離之禍，雖其平生至親篤友，亦或背而去之，甚者安視其狼狽困辱，而莫之卹也。當此之時，乃有常日未嘗一通聲問之人，獨能奮然不顧一時權臣之威虐，崎嶇反側，以致其擁護扶持之力而不少懈，彼豈故爲詭激之行以驚世取名哉？特以秉彝好德之良心，憤世疾邪之壯志，獨有得於天分之多，而又能不爲私情邪念之所回奪，是以於此自有不能已耳。嘗記頃年侍坐於端殿尚書汪公，見其於當世之士有能此者，每極稱歎，以爲難能，初蓋未能不以爲疑。逮此晚歲，更事既多，然後知其言之有味而識其有補於世教之深也。偶觀南豐魯衡父所藏宣撫鄭公與其先君教授公手帖，竊獨重有感焉，因書其後而歸之，以爲世之君子宜有讀之而泚其顙者云。

王柏《跋紹興五公帖》 北山鄭公筆逸情眞，雖剸繁劇而有餘才。【略】即此五公之賢，推中興人物之盛，惜不得盡有其手筆也。

方回《讀鄭北山集跋》 葉水心謂中興成功業者不數人，而亨仲與焉，然後以無罪死煙瘴。文簡古，詩峭健。在封州詩尤佳，如「出巢燕老榴花落，抱樹猿啼荔子丹」，「盡角樓前皆閣外，虛棚竹上是人家」，「荔枝受暑色方好，茉莉背風香更幽」，「四鄰酒熟人常笑，萬木秋深葉不枯」，一句如「芭蕉葉底稻田黃」，「小窗欹枕夢春耕」，「最愛縈迴水自由」，「雨餘燕向花間出」，皆奇麗。五言如「花少蜂蝶瘦」，兩用之，想自謂得意，又如「棋低無對手」，絕妙。蓋嘗與陳簡齋同舍，其薰陶有自也。

柳貫《跋鄭宣撫手簡》 蓋公當秦檜主和柄國之日，雖未嘗過爲崖異以取憎疾，亦未嘗翕訛爲同，以自陷於其黨中。然則檜之所以抑公至死而不悔者，正所以伸公於天下後世者也。翰墨之存，誼烈昭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君子所履，小人所視」，予蓋三復是詩而有感焉。

王文龍《康熙刻宋鄭忠愍公文集序》 大抵人臣委身事主，利祿身名咸勿恤，職固宜然。獨公忠愛之忱貫始終，歷夷險，勿二勿斁。如集中所載奏疏條議，詳明剴切，居然賈、陸之儔。間及詩賦書問，酬應抒懷，凡處而山林，出而寅恭，遇難災隱身調護，遭竄斥任運恬安，千載下讀其詞者，有聲有淚，宛與相對於簾几瑟瑟、風雨蕭颯之天。蓋其性眞，其情至，而又原本經術，演迤沈瀠，故其亮節洪音，足以儲三精而貫五緯，而細及蟲魚花卉，川阜土物，咸能曲寫畢肖乃爾也。

張士紘《康熙刻北山文集序》 文章著述，歷百世而不磨者，雖代屬數更，必不湮沒。然而遇合顯晦，蓋亦有數存乎其間焉。吾婺鄭忠愍公清介耿直，不阿權奸，功存西蜀，爲宋名臣，公固顯於一時矣。獨是其生平好讀書，喜著述，有《周易窺餘》、《經史專音》、《左氏九六編》諸集，歷歲既久，屢遭兵燹，篇帙無存，而斯文爲之一晦。幸有《北山集》存焉。是集也，體多奏疏書策，氣幷韓、柳、歐、蘇，斯亦不可磨滅者矣。無如時遇不值，知音者希，僅藏之名山耳。

嚴正《康熙刻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序》 披卷朗吟，其經濟緒餘，溢于詞表者，凜凜見浩然正氣矣。夫宣撫之勳業，著於在朝在蜀者，《宋史》稱之，乘志載之，而抒寫情性，發爲文章者，遙遙五百年，猶足動賢豪之慕，而珍異如商、周法物，文豈不以人重耶？

曹定遠《康熙刻宋資政鄭忠愍公文集小引》 古來名世，不廢文章，然文章所發，本諸躬行實踐者貴耳。吾邑先達鄭忠愍公者，孤寒窮約，歷備諸艱。及壯而筮仕，遂以所學見諸行。其立朝也正氣不阿，其宣撫也經略有法，其居職也盡匪躬之節，其蒙難也懷明聖之心。顧雖觸忤權奸，竄逐以歿，益見不媿所學。跡其生平，著述甚富，所存者無幾，而《北山》一集，則尤其精氣所萃者也。今讀其文，忠義愾爽之氣盡露毫端，即旁及琴書花石，弔奠贈答之章，悉皆忠君愛國餘意。故其鴻文不著，煥然與日月同光，巍乎與山嶽俱峻耳。

乾隆皇帝《御製題鄭剛中北山集》 公論千秋不可誣，進因秦檜是邪途。左遷究以權奸迕，七疏曾於正史無。弗核始終將韙彼，難逃衡鑒用吟吾。雖云幹蠱由其子，作僞心勞實拙乎（史稱剛中由秦檜以進，故於和議不敢有違。及使陝西，棄和尚原與金，後又宣撫專擅，忤檜，竄謫以死。是其人依附權奸梯

榮倖進，本無足取。今《四庫全書》所錄剛中《北山集》，有《諫和議》四疏，及《議和不屈》一疏，又救曾開、胡銓二疏，既與正史不合。又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蒐括章奏事實無遺，而不及此七疏。蓋剛中集乃其子良嗣所編，耻其父附秦檜，因僞撰諫和議等疏，以蓋前愆。此雖良嗣之幹蠱乎，而千秋公論邪正難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北山集》三十卷。【略】至其詩文，則出於南北宋間，猶及見前輩典型。方回作是集跋，稱其文簡古，詩峭健，在封州詩尤佳。其品題則頗不謬云。

分論

《**封州寄良嗣書**》　曹定遠《跋鄭剛中封州寄良嗣書》：熟讀公書，未嘗不扼腕流涕，謂忠良困抑，竟至此也。而公處流離顛沛中，猶且小心愼密，總無怨悱之念形于毫端，蓋其固窮不變，原非罪累所得而拘者也。

《**復潘公簡**》　柳貫《跋潘默成鄭北山二先生帖》：中書舍人潘公，宣、政始用，而以言議一忤於宣、政，紹興幷召，而以直道終忤於紹興。風節嶢然，繫乎天下之望矣。晚歲退休里居，與資政宣撫鄭公以名誼相尚，爲忘年交。鄭公帥蜀數年，受誣秦氏，卒斥死南荒，而潘公已不復見。然則二公之所以自靖自獻於剛毅直諒而不回者，豈不足以增吾鄉邑之重哉！此卷二帖，前一帖是潘公居里時答友所作，後一帖則鄭公在益昌時，潘公嘗貽書問候，此其復簡。所謂記念拊存，欽佩不忘者，其相輔以仁，相勉以義，必非世俗浮夸溢譽之常言，前輩交情眞切懇至，尚可以爲覽古者之一鑒。《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而況翰墨猶存，典刑未泯，予其無歆豔乎？

《**祭吳忠烈廟文**》　王柏《書鄭北山祭吳忠烈廟文》：以書生馭宿將，危事也，豈虛言足以服其心哉！每讀北山鄭公吳廟之誄，使人躍如凜乎，壯哉戒，豈能竦然於稱贊之中乎？嗚呼，子房妙于機策士也，孔明精於才自用也，惟裴晉公謂處置得宜者近之。後一百三十年，里下士王某傷今思古，爲之長太息，書於崖碑之後。

《**梅花三絕句**》　王柏《跋鄭北山梅花三絕句》：詩言志，志者事之符也。北山公賦《梅花三絕》，豈非平生之筮辭乎？券臺之上，宜植十數根，林立于翁仲之間，使公生氣常伸於嚴冬大雪之中，勝於豐珉前後之刻多矣。

《**寒意**》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方回評：北山鄭剛中字亨仲，婺女人。南渡前探花，後至四川宣撫，有方略，秦檜忌之，謫歿封州。《冬日》詩起句最佳。「風勁」即知其爲「霜時」，而實不結霜。予生于是邦，先君以廣西經幹被誣劾，卒于是邦，亦有詩而泯于火，家集不傳。今選鄭公之詩于斯，所以寄予懷而紓無窮之悲也。《北山集》佳句甚多，予已別爲之跋。陳簡齋嘗同窗云。

紀昀評：通篇皆不草草，無宋人粗獷之習。　起句未佳，三、四幽淡有味。

許印芳評：「不」字複。

傳記

《**宋史**》**卷三七〇**《**鄭剛中傳**》　鄭剛中，字亨仲，婺州金華人。登進士甲科，累官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剛中由秦檜薦于朝，檜主和議，剛中不敢言，移宗正少卿，請去，不許，改秘書少監。金歸侵疆，檜遣剛中爲宣諭司參謀官，及還，除禮部侍郎。復遣剛中爲川陝宣諭使，諭諸將罷兵，尋充陝西分畫地界使。【略】繼除川陝宣撫副使。【略】剛中治蜀，頗有方略。【略】秦檜怒剛中在蜀專擅，令侍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爲之，不隸宣撫司。不棄牒宣撫司，剛中怒，由是有隙。不棄頗求剛中陰事言於檜，檜陽召不棄歸，因召剛中。剛中語人曰：「孤危之迹，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遂罷，責桂陽軍居住；再責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再徙封州，卒。

《**資政殿學士鄭公墓誌銘**》（存目）

鄭良嗣《**宣撫資政殿學士鄭公年表**》（存目）

紀事

《**老學庵筆記**》**卷二**　蜀人任子淵好謔，鄭宣撫剛中自蜀召歸，其實秦會之欲害之。鄉公治蜀有惠政，人猶覬其復來，數日乃聞秦氏之指，人人太息。

衆中或曰：「鄭不來矣。」子淵對曰：「秦少恩哉。」人稱其敢言。

《**蘆浦筆記**》卷一〇　安仁縣雲錦驛後山顚有絕覽亭。鄭剛中亭仲過而刻詩柱上，云：「目力所臨皆在下，亭名絕覽未爲叨。大來心地當如此，此外應知更有高。」

《**南宋館閣錄**》卷七　鄭剛中字亨仲，東陽人，張九成榜進士及第，治詩賦。〔紹興〕九年二月除〔秘書少監〕，十一月除禮部侍郎。

張仲文《**白獺髓**》　鄭剛中之鎭蜀也，眷奴曰閻王，所居曰富春坊。忽民間遺火，鄭公出鎭，於火明中獲一旗，上有詩，乃借東坡《海棠》詩爲之，云：「火星飛上富春坊，天恣風流此夜狂。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公一見曰：「必□山公子也。」楊曼倩《古今詞話》中亦有一詞。

著錄

鄭剛中《**北山集自序**》　《北山初集》，即余所謂《笑腹編》也。余以紹興乙卯至甲子歲所錄文字，自號《北山中集》，《笑腹編》則宣和辛丑至乙卯歲中所錄者，因號《初集》。若辛丑以前見於紙筆者，皆爲盜所火，不復能記憶矣。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藁，老懶雜置篋中，他日有能爲余收拾者否？所未能知也。紹興甲子十月日序。

鄭良嗣《**刊北山文集跋**》　《北山》初、中二集，先君所自名，且手所分類也。蓋錄宣和辛丑至紹興甲子歲所作之文，良嗣因以第其卷，不敢有變易。《後集》則遷簀中號《蔡藁》者，良嗣放初、中而編次之，自戊辰至甲戌歲無遺焉。總三集，爲三十卷，凡一千二百一十四篇。仍以年譜冠于篇首，庶幾覽者按譜玩辭，得以見出處之大致。若乃甲子、戊辰之間數載，先君方經理西南，公餘撰述亦富，而攜藁之桂陽，以橫逆故亡失，良嗣才能省記一二，以附于中集之後。繼此或訪尋有得，當爲《別集》以補其闕。【略】三集之外，有《周易窺餘》十五卷，晚年精力殆畢於此書。又有《經史專音》、《左氏九六編》及其他雜著，皆可傳于世。今刊行自三集始。乾道癸巳夏朔旦，男良嗣拜手謹識。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北山集》三十卷，端明殿學士金華鄭剛中亨仲撰。紹興二年進士亞魁，受知秦相，擢使川、陝。後忤意，貶死封州。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鄭剛中文集》八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鄭剛中《北山集》，一部三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鄭剛中《北山集》十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鄭剛中《北山集》三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北山集》一冊，全。宋高宗朝鄭剛中著，凡二卷。

王文龍《**康熙刻宋鄭忠愍公文集序**》　迄今五百數十載矣，公裔孫輩藏弆遺編，與姻友曹君，共謀殺青，以傳不朽。【略】是集也，吾師膠西夫子董其成。時文龍讀書函丈之傍，爰得卒業是編，因藉是以伸仰止之私衷云爾。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九日，定陽後學王文龍沐手拜題。

張士紘《**康熙刻北山文集序**》　歲在甲戌，邑侯趙公省耕於郊，經其故里，登其堂，禮其像，遂詢其後裔，而《北山集》出焉。公讀之而慨然曰：「予於史冊知公之氣節政事久矣，今觀是集而益知公之文章著述，固百世不能磨者。盍付梨棗，以公諸世乎？」維時其裔孫世成、弘能、弘升，皆承教唯唯，然猶慮篇帙繁多，艱於資費。藉曹子定遠姻契，雅慕先賢，遂忻然任梓費之半，而是集遂成。【略】康熙三十四年歲在乙亥仲秋朔旦，後學張士紘薰沐拜題。

余士薦《**康熙刊鄭忠愍公北山文集序**》　公生平富於學，所著有《周易窺餘》、《經史專音》，因世故滄桑，殘缺莫稽。惟《北山》一集，其裔孫弘能猶得全璧而什襲焉，予友曹子定遠每爲之揚抶，且扼腕不置，意將請之當事鉅公，壽梓以行世，蓋有志而未逮也。幸遇邑侯趙公宰淞茲土，【略】搜訪遺集，弘能遂出篋中所有以進，即《北山集》也。我侯把玩久之，乃欣欣嘆賞曰：「【略】文獻之遺，而乃聽其若存若亡，亦後學之責也。」遂令定遠董厥事。凡亥豕魯魚，俱經訂正，我侯更爲裁定，以觀成焉。定遠、弘能，慨然捐橐，畀諸剞氏，自春徂秋，始告成功，而茲集煥然一新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北山集》三十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鄭剛中撰。【略】是集一名《腹笑編》，凡初集十二卷，中集八卷，後集十卷。【略】此本題初集、二集、三集，而相連編爲三十卷，蓋康熙乙亥其里人曹定遠重刻所改，非其舊也。

胡鳳丹《**金華叢書本北山集序**》　其《初集》十二卷，《中集》八卷，皆公自定；《後集》十卷，公子良嗣所編。公有自序，已載諸集中。是編其里人曹定遠重刻於康熙間，首序者膠西趙泰牲也。

高登

論述

朱熹《乞褒錄高東溪忠義狀》　臣伏見本漳州人，故迪功郎高登，資稟忠義，氣節孤高。少游太學，值靖康之禍，與陳東詣闕上書，力陳六賊之罪，且言金人不可和狀。至紹興間廷對，力陳闕失，無所顧避，覆試官忌其直，舉爲下州文學，高宗皇帝嘉其忠而收之。調靜江府古縣令，是時秦檜當國，帥臣胡舜陟以其父嘗宰是邑，欲爲立祠以悅其意，而登獨持不可，舜陟欲以危法中之，召致獄官驗問訊掠，訖無罪狀可書。後爲潮州試官，又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閩浙水沴之所由，檜聞益怒，以爲陰附趙鼎，削官徙容州以死。檜沒之後，諸以口語爲檜所陷者，高宗皇帝深察其冤，巨細存亡，無不甄錄。而登以遠下人士，獨無爲言之者。至乾道間，近臣梁克家等始援紹興二十六年赦書以請，而有司拘文，廢格不下。近歲守臣傅伯壽又嘗具奏如前，然今亦已踰年，未奉進止，是使登以抱恨終身垂五十年，而姓名猶在罪籍，未蒙昭洗。雖其孤忠自信，獨立不懼，精爽凜然，必不以此爲悔，而在聖朝伸冤雪枉、勸善懲惡之意，則議者猶竊恨焉。臣幸得蒙恩假守其鄉，目睹茲事，若又緘默，不能具以上聞，則雖萬被誅戮，不足償罪，是以敢冒言之。伏惟陛下御極以來，虛心克己，容納盡言。竊揆聖志，如登之忠直，宜在矜奬。欲望特發德音，復其官秩，略加褒錄，以慰九泉，且使天下之欲爲忠義者知有所勸，誠非小補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東溪集》附《東溪集序》　東溪高氏奮自南服，值宋中造，金人難作，國如累卵，始以太學生上書言國事，觸諱忌，冒斧鉞，頻頻懇懇不休，忠肝義膽，已畢露於未仕之先矣。既任職居官，時時與長上爭可否，不爲苟從。典學、慮囚、賑荒，所在流惠澤，民攀轍願留不可得，豈苟食人祿者哉！六篇時藝，簡在帝心，一忤權璫，遂沉卑仕。始以不祠秦父受捃摭，中以羞見權臣被搏執，卒以譏詆失官。蓋在南宋，始終以秦檜壞事，東溪始終與秦爲仇敵，雖屢經摧折，顛沛流離，曾不肯稍強顏于秦以安其身。志士仁人，忠在國家，恨不能斷賊臣頭以甘心，曾一身利害之恤耶？舜陟取媚太師，覬躋通顯，迄災弗逮人而自及，天道昭昭，庸非永鑒。夫子忠義出諸肺腑，殆不以隱顯死生易志慮。君子曰：「無爲而爲善。」觀其謫居授徒，家事一不介意，拳拳焉唯國之恤。臨卒所言，猶不忘天下，其生平概可知矣。所著有《東溪集》行世。予讀其傳，見其爲人，心竊慕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東溪集》二卷、附錄一卷。【略】讀其遺篇，尚想見忠義之槩，即如《命子名字說》云：「痛念王室陵遲，思扶持而一振之，左右匡拂，以守鴻業。此志未遂，命汝曰扶，曰持，曰振，曰拂，其勉效兩全之節。」蓋其忠君愛國之心，每飯不忘如此。朱子謂能使人聞風興起，良不虛云。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東溪詞》一卷，【略】詞筆頗傷質樸。

《時議》　高登《時議六篇序》：臣聞不樂因循而憚改作，然後可與有爲；不喜軟熟而忌切直，然後可與盡忠。故古人之事君也，量而後入。仰惟陛下鼎新庶政，謙受讜言，宵旰皇皇，惟恐宿弊之未盡除，而下情之未上達。此微臣得以竭其愚而不知其他也。臣觀政治之大，方今最急者不過曰賢才未用、國計未足、兆庶未寧。賢才未用，有蔽主者焉。二府多充位之臣，盈廷多罔上之議是也。作《蔽主》上、下篇。國計未足，有蠹國者焉，太倉耗冗食之兵，良田贍游手之民是也。作《蠹國》上、下篇。兆庶未寧，有害民者焉。冗官起貪殘之念，募役長殘賊之奸是也。作《害民》上、下篇。論蔽主期以悟主，論蠹國期以益國，論害民期以安民，惟陛下不以人廢言，非獨微臣之幸，寔社稷天下之幸也。

《行香子》（瘴氣如雲）　《蕙風詞話》卷一：東溪子《行香子》云，【略】蓋編管容州時作，極寫流離困瘁狀態，足令數百年後讀者爲之酸鼻。

傳記

《宋史》卷三九九《高登傳》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少孤力學，持身以法度。宣和間，爲太學生。金人犯京師，登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廷臣復建和議，奪种師道、李綱兵柄，登與東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王時雍

縱兵欲盡殲之，登與十人屹立不動。欽宗即位，擢吳敏、張邦昌爲相，敏又雪前相李邦彥無辜，乞加恩禮起復之。登上書，【略】于是凡五上書，皆不報。【略】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曰：「君在，可乎？」與林邁等請隨駕，隸聶山帳中，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師，敏遂諷學官起羅織，屏斥還鄉。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避，有司惡其直，授富川主簿。憲董弅聞其名，檄讞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略】歸至廣，會新興大饑，帥連南夫檄發廩振濟，復爲糜于野以食之，願貧者聽，所全活萬計。【略】召赴都堂審察，遂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帝覽而善之，下六議中書。桑檜惡其譏己，不復以聞。授靜江府古縣令，道湖州，守汪藻館之。藻留與修《徽宗實錄》，固辭。【略】帥胡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實生太師于此，盍祠祀之？」登曰：「檜爲相亡狀，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撚秦琥事，移荔浦丞康寧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創檜祠而自爲記，且誣以專殺之罪，詔送靜江府獄。舜陟遣健卒捕登，屬登母死舟中，藁葬水次，航海詣闕上書，求納官贖罪，帝閔之。【略】既而中書奏故事無納官贖罪，仍送靜江獄。登歸葬其母，訖事詣獄，而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卒昭白。廣漕鄭鬲、趙不棄辟攝歸善令，遂差考試，摘經史中要語命題，策閩、浙水災所致之由。郡守李仲文即馳以達檜，檜聞震怒，坐以前事，取旨編管容州。漳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省符示登，登讀畢，即投大作上馬，大作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大作愕然。【略】登謫居，授徒以給，家事一不介意，惟聞朝廷所行事小失，則顰蹙不樂，大失則慟哭隨之。臨卒，所言皆天下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疏其事以聞。何萬守漳，言諸朝，追復迪功郎。後五十年，朱熹爲守，奏乞褒錄，贈承務郎。【略】其學以愼獨爲本，所著《家論》、《忠辨》等篇，有《東溪集》行世。

紀事

《東溪高先生言行錄》 紹興八年，赴都堂審察，遂上皇帝書及《時議》六篇并序，上覽之，索《六議》送中書。檜怒其議己，不復以聞，授靜江府古縣令。

又 時胡舜陟帥靜江，謂公曰：「古縣，秦太師之父舊治，太師生焉，宜立祠。」公曰：「檜爲相無狀，不可立。」胡拂然曰：「汝欲爲好人耶？」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秦相當國，桂帥胡舜陟謂古縣乃秦父舊治，諷縣立祠。令高登彥先也，爲太學生時，屢上書，與陳東齊名。既登第，考試潮州，以試題策問忤秦相者，至是以爲不可祠。舜陟怒，借他事劾上，興獄逮捕，彥先母死舟中，而彥先航海投匭上書，乞納官葬母。秦素蓄憾，下彥先靜江獄。比至，舜陟爲漕呂源發買馬事，先下吏死。人皆哀舜陟之非辜，而不知有天道焉。舜陟諂秦而死，彥先忤秦而生，亦可爲士大夫謬用其心者之戒。彥先《端午》詩云：「無邪煩艾子，有慍賴桐孫。」用字琢對，深於五言者。

《宋元學案》卷四一 屬疾，自作埋銘，召所與游及諸生訣別，正坐拱手，奮髯張目而卒。

著錄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高彥先《東溪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東溪集》十二卷，迪功郎漳浦高登彥先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九 《東溪集》二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高登《東溪集》十二卷。

林希元《嘉靖本東溪集序》 所著有《東溪集》行世。余讀其傳，見其爲人，心竊慕焉。往得其集於留都，思刻之其鄉，以語漳節推黃子以方，曰：「我責也。」取歸刻之。以方得失不動心，在官必行其志，如其人。斯集之刻，詎偶然也歟哉！【略】嘉靖丙戌孟冬朔日，病夫茂貞林希元書。

《國史經籍志》卷五 高登《東溪集》十二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東溪子集》一冊，全。

《會稽鈕氏世學樓珍藏圖書目》 《東溪集》二卷，正統刊本。

《絳雲樓書目》卷三 高登《東溪集》四冊。陳景雲注：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東溪集》二卷，附錄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高登撰。【略】《文獻通考》作二十卷，《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俱云十二卷。此本爲明林希元所編，僅分上下二卷。書疏、論議、辨說等作共二十篇，詩三十一首，贊五首，箴銘二十六首，詞十二首，啓二首。末有附錄一卷，則朱子褒錄奏狀、祠堂記兩篇，及《言行錄》十條。史稱所上《時議》六篇，

僅存其序，所上五書，已亡其一。又《言行錄》載「紹興元年上駐蹕臨安，公以十事投時相」者，集中亦無之，蓋已全非其舊。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二　《東溪先生集》二卷、附錄一卷，明刊本，孫淵如舊藏。宋高登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高東溪先生文集》二卷、附錄一卷，舊鈔本，朱竹垞藏書。

又卷四〇　《東溪詞》一卷，汲古閣鈔本，高登彥先。此冊板心有「汲古閣」三字，蓋毛晉嘗擬續刻《六十家詞》，當寫而未梓之帙，後跋亦未綴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續錄》　明嘉靖五年漳州節推黃直刊本。《乾坤正氣集》本。正誼堂本。張金吾有舊鈔本。八千卷樓有鈔本。又鈔六卷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東溪先生集》二卷，宋高登撰。清咸豐二年十月刊本，【略】刊刻甚精。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高東溪先生文集》二卷，宋高登撰，附錄一卷，清初鈔本，二冊。《高東溪先生文集》二卷，宋高登撰，附錄一卷，清鈔本，李文藻跋，羅有高校，一冊。《高東溪先生文集》二卷，宋高登撰，附錄一卷，清鈔本，葉志詵題款，一冊。

藝文

高登《自寫真贊》　面兮鐵冷，髭兮虬卷。性兮火烈，心兮石堅。有誓兮平虜，無望兮凌烟。爾頭甚方，爾口甚利。以此處世，不易不易。

朱熹《謁高東溪祠文》　惟先生剛方之操，鯁切之言，一視險夷，之死不變。蓋所謂一世之偉人，非獨一鄉之善士也。熹敬仰高風，爲日既久，又幸嘗得執筆，編列祠事。而今日之來，獲拜堂下，則於隱忍回互之譏，若有愧焉。炷香酌酒，斂衽陳詞。伏惟先生之靈有以鑒之！謹告。

又《又謁高東溪祠文》　謹以釋奠之明日，致祭于東溪先生高公。惟公志節堅高，議論英發，不容何病，之死弗渝。顧我顓蒙，舊勞嚮往，肇茲明薦，庶激懦貪。謹告。

林季仲

論述

李彌遜《林季仲檢正諸房公事制》　爾學足以飭身，智足以周事。翩翔顯路，聲聞藹然，有意斯民，力求自試。朕舉能任官，用分命爾，列屬樞機之地。其益殫乃心，以佐而長，使朝廷之上，事無不理，時汝之職。我有好爵，恭俟朕命。

胡寅《林季仲吏部右選制》　銓曹右選，于今多事。滌除宿弊，非明不能燭，鈐制姦吏，非斷不可行。司列大夫，其選匪易。以爾學知原本，行有持循，爲郎文昌，才望甚美。因能叙進，以究所長。祗服訓言，往修厥職。

張嵲《林季仲元繫左朝奉郎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自陳宮觀除直龍圖閣主管洪州玉隆觀所犯因臣寮上言巧於身謀探伺言章之出未及進呈之間先為詭計幸免罪去事落職依舊宮祠該遇大禮赦復直祕閣制》　勅：朕施配天之澤，以一洗於庶辜，憫負罪之臣，用稍還於故秩。爾早承簡拔，薦抵尤違。既更歲月之淹，亦既思愆之久。其從蕩宥，以示甄收。欽服予恩，毋忘爾戒。

《庚溪詩話》卷下　林懿成季仲，嘗爲太常少卿，永嘉人，頗喜爲詩。嘗與會稽虞仲琳少崔相好，虞頗通性理之學，林以詩送其行曰：「男兒何苦弊羣書，學到根原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別，與君元不隔江湖。」又嘗爲婺守，題赤松山黃初平祠云：「路轉溪回草木香，有人荷笠山之陽，定知我是金華守，笑道牧民如牧羊。」又云：「羽杖霓旌去不還，空餘匊水落人間，至今山下無枯旱，便是田家九轉丹。」詩語佳而意新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竹軒雜著》六卷。【略】是季仲在紹興中實負清流重望，故集中劄子雖所存無幾，而多力持正論，深切時弊之言。其趙鼎南遷以後，所與簡牘數篇，無不反覆慰藉，詞意諄摯，交道之篤，尤可概見。又

《庚溪詩話》稱季仲「頗喜爲詩，語佳而意新」。今觀所作，雖邊幅稍狹，已近江湖一派，而筆力挺拔，其清雋亦可喜也。

傳記

《**南宋館閣錄**》**卷七**　林季仲字懿成，永嘉人，何渙榜上舍出身，治《周禮》。〔紹興〕四年六月除〔秘書郎〕。五年閏二月爲祠部員外郎。

《**宋史翼**》**卷一〇**　林季仲字懿成，永嘉人。宣和進士，調婺州司兵參軍，遷仁和令。建炎初，杭卒亂，躬率弓手土兵捍截有功，改宣教郎。罷爲左承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四年，高宗幸永嘉，以趙鼎薦除秘書郎。五年，除祠部員外郎。【略】旋改尚書司勳員外郎。五年六月，試太常少卿。七年，以母老乞補外，除直龍圖閣知泉州。以趙鼎再相，召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略】八年二月，御史常同劾之，罷爲直龍圖閣，主管洪州玉隆觀。既而同又請黜季仲職名，以戒作僞之士，坐奪職。戊午，復左朝奉郎、知婺州。尋改處州，復以直秘閣奉祠，遂不復赴。

著錄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竹軒雜著》。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竹軒雜著》十五卷。太常少卿永嘉林季仲懿成撰。以趙元鎮薦入朝，奏疏沮和議得罪。

《**國史經籍志**》**卷五**　林季仲《竹軒雜著》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竹軒雜著》六卷，永樂大典本，宋林季仲撰。【略】集本十五卷，世久失傳，論宋代人物者或不能知其姓氏。今從《永樂大典》中搜輯編綴，釐爲詩（一）〔二〕卷、文四卷，用存其概。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竹軒雜著》六卷，舊鈔本，宋林季仲撰。

《**木犀軒藏書書錄**》《竹軒雜著》六卷，宋林季仲撰，四庫鈔本。庫鈔紅格底本，前有翰林院印，中有夾紙錄《四庫提要》，爲孫澄之所書。

傅察

論述

周必大《忠肅集序》　惟公文務體要，辭約而理盡，甚類獻簡。詩尤溫純該貫，間次韻，愈多而愈工。惜乎享年才三十有七，名宦未達，高文大冊，無自而發，其淵源則可考矣。

《**宋史**》**卷四四六《傅察傳**》　爲文溫麗有典裁。平居恂恂然，無喜慍色，遇事若無所可否，非其意，卒然不可犯。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忠肅集》三卷。【略】周必大序稱「文務體要，詞約而理盡，詩尤溫純該貫，間作次韻，愈多而愈工」。史亦稱其文溫麗有體裁。今觀其詩，古體學韓不成，近體亦乏深致。文則皆表啓儷偶之詞，不出當時應酬之格。而請東封，頌西封，以及青詞、疏文、祝文、尤宣、政間道敎盛行，隨俗所作，皆不足爲典要。必大所云，蓋曲徇其孫之請，而史又沿必大之文。然察使不辱命，抗節隕身，人品可傳，則文章亦重。必大所序，在談藝爲曲筆，以名敎論之，雖謂之直道可矣。

傳記

《**東都事略**》**卷一一一《傅察傳**》　傅察字公晦，孟州濟原人也。【略】察爲人端重有特操，舉進士，蔡京欲妻以子，察力拒之。爲青州司法參軍，歷永平淄川丞。久之，除太常博士，遷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接伴金使。時金人已渝盟，察至燕山，聞斡離不入寇，或勸其毋遽行，察曰：「銜命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行至境上，遇斡離不領兵至，金人曰：「見太子當拜。」察曰：「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禮見，何拜爲？」斡離不怒曰：「汝主失信，吾興

師南向，海上之盟不可恃也。」察曰：「皇帝與金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望，何謂失信？太子干盟而動，意何所爲乎？」虜左右促使拜，白刃如林，察曰：「死則死耳，豈有俱人臣而輒拜者。」或抑捽使伏地，察植立，衣冠顛頓終不屈。斡離不怒曰：「爾乃不拜我耶？」麾令去，察知不免，謂其下曰：「虜脅我以拜，我義不辱，我死必矣。我父母老，素鍾念我，聞之必大戚。若等得脫，幸記我言，以告吾親，知我死國，少解其無窮之悲也。」左右盡泣。既次燕山，遂見殺，年三十七。聞者哀之。贈徽猷閣待制。

《傅忠肅集》附錄晁公休《傳公行狀》（存目）

《宋史》卷四四六《傅察傳》（存目）

紀事

《皇朝名臣言行續錄》卷三　公未廷試，蔡京輔政，賣弄威權，脅制中外，且陽示含容，誘以附己，堅欲以女妻公，遣其子與術士數輩踵至視公，又託其姻強公相見。公不從，識者謂公年少有器識，未易量也。後公爲清獻婿，京銜之。

又　公生而秀穎，異於他兒。十歲不戲弄，誦書問學，晨夕不懈。

又　公忠孝得於天資，刻意好學，自少至壯，未嘗一日廢。初遊場屋，同舍或出入飲博。客至，公獨在，初未爲異，後至每如此，人方歎其脩謹。

《宋詩紀事》卷三九　察字公晦，孟州濟源人，堯俞從孫。舉進士，歷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使金，見斡離不不拜，死之。贈徽猷閣待制，謚忠肅。有集。

著錄

周必大《忠肅集序》　其諸子皆以問學才猷，翱翔仕途。至孫伯壽，文采益高，方以直煥章閣按刑畿部，興念前烈，既編定獻簡公《草堂集》，又哀公遺稿成三卷，將傳布四方，屬必大序其首。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傅察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傅忠肅集》三卷，待制濟源傅察公晦撰。堯俞從孫也。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傅察集》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傅察《忠肅集》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忠肅集》三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傅察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八　《傅忠肅公文集》三卷，舊鈔本，吳石倉校藏。

又　《傅忠肅公文集》三卷，味書屋精鈔本。

傅以禮《舊寫本傅忠肅文集跋》　此本乃同治癸酉楊雪滄觀察所贈，藏之垂二十年矣。嗣從陸存齋（心源）觀察、丁松存（丙）明府假得吳兔床、吳州來兩家舊鈔暨一藍格寫本，遂合家藏本，命子眉姪詳列異同，標著脫衍，又經魏稼孫大令反覆互勘，是正良多。光緒庚辰冬夏躬自讎對，另繕清本，幷以歷代著錄、書目及墓誌、像圖增列卷首。今春重加審定，成《校勘記》一卷附後。是本舊闕數翻，且有楮墨渝敝者，已爲補綴完好，並通體校正。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〇　《傅忠肅公文集》三卷，舊鈔本。宋傅察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三　《傅忠肅公集》三卷，宋傅察撰，明末山陰祁氏澹生堂寫本，十一行二十字。宋諱小字旁注，提行空格，一循舊式。此北京圖書館藏書，余嘗以校光緒傅以禮刊本，改正凡三百四十餘字。

又　《傅忠肅公文集》三卷，宋傅察撰，舊寫本，十行二十字。前周必大序，後晁公休撰行狀。鈐有「翰林院」大官印，又「乾隆三十八年四月兩淮鹽政李質送到馬裕家藏傅察《忠肅公集》一部，計書一本」朱文大記。

傅增湘《校澹生堂鈔本傅忠肅集跋》　《傅忠肅公文集》三卷，刻於慶元乙卯，元、明以來遂無覆本。光緒壬辰，大興傅以禮節子始據舊鈔本校刻於福州，附校勘記一卷，繕寫工整，鐫刻精雅，當世奉爲善本。余頻年南北所覯寫本，不下六七，未曾著手比勘，蓋節子於此書致力甚勤，信其必無舛失也。日前獲見京館藏澹生堂寫本，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字，宋諱小字旁注，提行空格，一循古式。訝其當有佳異，因對讀一過，乃知新刻訛謬殆不可勝計，全書改訂之字凡三百又四十。尤異者，卷上《次晁之道韻》後有《再次韻》一首，新

刻自「妙意寓醪酎」句下即接下首「政使譽日新」云云，於是前首脫後四聯，後首脫前六聯，而兩首竟合爲一矣。《尉治吏隱亭》詩本係三首，新刻脫去第三首，於是題目遂改「三」字爲「二」矣。《代閻彥昇謝轉官表》，表文佚去，而下接《沈和仲謝降官表》（此題亦脫失），於是失去一文一題，而文與題不相應矣。卷中《賀提學察院啓》「圭璋」下脫「挺器。淵源奧學，黜惠子之五車；博極洽聞，陋張侯之三篋」二十（二）字，皆賴此本補正。昔節子宦游八閩，勤求古籍，號爲淹博。又獲交周季貺、陸剛甫諸人，互相通假。故刊是集時，得見者有丁松生之吳州來本、陸剛甫之吳兔床本、楊雪滄之明鈔殘本，更益以何竹巖之傳校本，藍格舊鈔本，凡合五本，精校付雕。主其事者爲魏稼孫，鉤稽彙勘，旁及群書，宜乎審愼精詳矣。及觀此帙，則脫漏之文連章累幅，烏焉帝虎，彌望皆是。可知風庭掃葉，自古難言。而鯫生晚出，更值文籍淪喪之秋，轉得名鈔異本，爲前人拾遺補闕之助，亦私足自幸矣。丙寅嘉平十二日，藏園雪窗書。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傳忠肅公文集》三卷，宋傅察撰，首一卷，校勘記一卷，清傅以禮撰，清光緒十八年傅以禮演愼齋刻本，傅增湘校補幷跋，三冊。《傅忠肅公文集》三卷，宋傅察撰，清鈔本，三冊。

李彌遜

論述

綜論

劉一止《李彌遜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制》具官某氣邃識明，行義甚修，被遇先朝，踐更試用。朕召從外服，置在近班。西掖代言，多潤色論思之益；地官分職，有阜財足國之方。引疾執章，遽求補郡，辭情懇到，挽留莫獲。眷是漳浦，有魚鹽之饒，民裕而安，于今爲烈。爰錫左符之命，仍升延閣之華。朕輟侍從之良，俾之均佚，其自爲計若疏，而于遠民則厚矣。體茲至訓，益懋爾猷。

劉才邵《跋李似之諸公題陽炳文園亭詩後》山川之氣象，園林之景趣，因人而發揚，顧何以異此？炳文氣調不凡，知所慕尚，致力于斯園久矣。而英辭妙墨，發揚之致，今乃得之。來者試寓目焉，當見雲烟改容，竹檜增翠，水石花草，無佛鬱不遇之態。然後知斯言之不妄。古人謂詩得江山助，語似未工。由今觀之，江山助詩乎？高流勝士，其必有以處之矣。彭城劉某書。

李彌遜《筠莊真隱自贊》其行己也方，其居心也廓。泛然遊世，應而不酢。是子政宜置之丘壑。

朱熹《跋李侍郎武夷詩》觀妙東楹李公侍郎遺墨，語意清婉，字畫端勁，每至其下，輒諷玩不能去。然歲久剝裂，又適當施供張處，後十數年，當不復可讀矣。別爲摹刻授道士，使陷置壁間，庶幾來者得以想見前輩風度。李公諱彌遜，時以力詆和議出守臨漳云。慶元乙卯正月甲寅，朱熹書。

樓鑰《筠谿集序》政和間，以南宮舍人使契丹，擢左史，用訐直貶。宣和末，知冀州，獨能堅壁以抗虜暴。靖康漕江東，平叛卒之變。入紹興，爲饒、吉二州七年，復立左螭，尋掌書命。雄深之文，瓣藻王度，四方傳誦之。論事封駁，皆人所難，又以力闢和議，益與時忤。遷戶篚，丐外補。去國之際，猶拳拳以立國待夷狄之大計爲言，竟請祠以歸。隱福之連江西山凡十六年，不復有仕宦意。哦詩自娛，筆力愈偉。居閑憂世，著《議古》數十篇，雖汎論古事，而皆關於當世利病，深切著明，有范太史《唐鑑》之遺風。乃心王室，惜乎用之之不盡也。

李珏《筠溪集跋》大父發藻儒林，即以文鳴，其所居官蓬省、蘭臺、史職、詞垣，皆著作之事。前後隱居數十年間，寒窗窮檐，青燈華髮，手不釋卷，閎博浩渺，所發益肆。煙林雪嶠，幅巾杖履，趣深理到，追軼風騷，意寄高遠。經淵史藪，據古鑒今，亂階治蹟，貫穿敷陳，忠誠洞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筠溪集》二十四卷。【略】是集首有樓鑰序，稱其歸隱西山十六年，不復有仕宦意，詠詩自娛，筆力愈偉。《朱子語錄》稱李彌遜亦一好前輩，又嘗跋其《宿觀妙堂》詩後，亦傾倒甚至。蓋其人其文，俱卓然足以自立者也。

又卷一九八《筠溪樂府》一卷。【略】其長調多學蘇軾，與柳、周纖穠別

爲一派，而力稍不足以舉之，不及軾之操縱自如。短調則不乏秀韻矣。中多與李綱、富(知)〔直〕柔、葉夢得、張元幹唱和之作。【略】自《虞美人》以下十二首，皆祝壽之詞，顏頊通用，一無可取。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筠溪樂府》一卷，【略】其長調多學蘇文忠，渾灝雄健，力矯纖穠，小令亦不乏秀韻，惟末載壽詞十餘闋爲可刪耳。

分論

《**花心動**》《**水館風亭**》　《詞綜偶評》：前段只寫初秋情景，換頭以下，略點入牛女事，最善避俗。

《**聲聲慢**》《**龍涎染就**》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下卷：《柳塘詞話》曰：詞之粗莽者，李似之咏桂「勝如茉莉，賽若荼蘼」。《皺水軒詞筌》：李似之咏木犀云：「勝如茉莉，賽得荼蘼。」豈不可笑？

傳記

《**筠谿李公家傳**》　公諱彌遜，字似之。【略】八代祖澄仕爲溫州永嘉令，遂遷於閩，居福州連江縣。【略】公弱冠擢上舍，冠多士。【略】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歷單州司戶。丁少師府君憂，除喪調鄆州陽穀簿。政和四年二月，除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十二月引見上殿，改授承奉郎，遷秘書省校書郎，充編修六典檢閱文字。六年七月，出爲提舉河東路學事，未赴，九月，授尚書禮部員外郎。七年正月，守尚書司封員外郎。十一月試明堂頒事。八年四月擢爲起居郎。時姦黨用事，以上封事剴切，八月貶知雅州廬山縣。九月，改奉嵩山祠，斥廢隱居凡八年。宣和七年十二月知冀州。【略】靖康元年七月召對，爲衛尉少卿，有旨冀州防禦有勞，進秩二等。九月，以論奏有忤，與郡，十一月差知筠州。【略】(二年)四月，準大元帥府劄子，除公江東路轉運判官，就領郡事。【略】建炎元年六月，除職，改充淮南路轉運副使，訓詞褒諭。【略】七月遭魯國太夫人艱，解官。建炎四年服除，四月奉太平觀祠。紹興二年三月祠滿知饒州。三年三月乞崇道觀祠。五年召對便殿，【略】再除郡，進寶文閣，知吉州。【略】七年五月，召爲尚書左司員外郎，八月除起居郎。【略】九月試中書舍人。【略】八年二月，試戶部侍郎。【略】時秦檜再相，惟公與吏部侍郎晏公敦復有憂色，八月公上疏乞外甚力，詔不允。【略】九年春，公凡再上疏懇歸田里，以徽猷閣直學士知筠州，改知漳州。【略】十年請祠，歸隱連江西山，榜其別業曰筠莊，自號筠溪眞隱。時權臣誅除異己者，忠臣賢士相望落南。公日戒家人治裝束擔，以俟嶺海之命。【略】(十二年)十一月，言者論在宰執則趙鼎、王庶，在侍從則曾開、李某，是四人者同心併力，或因求對，或緣上章，必欲力沮和議，於是公與曾公開幷落職。公處之裕如，初無幾微忿懟之意，晚歲著詩有曰「十年去國心常赤」，可見公惓惓憂國之志。公去國十五年，不通時宰，不請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爵，終其身焉。二十三年二月三日，公終於寓居蕭先寺。【略】三十一年，朝廷知公忠節，詔追復敷文閣待制，其制詞云：「人臣守堅正之論，陳於王前；朝廷有優渥之恩，公於身後。」公學問純正，操行端方，爲人術易，與人無忤，處大事臨大節，不爲利回威怵，凜然有不可犯之色。【略】公之治臨漳，考亭先生朱公熹後至爲郡，爲文祭公曰：「紹興之初，公在邇列。力闢和議，見忌權臣。出守此邦，治行亦著。竟以讒口，去郡卧家。人懷其忠，建此遺烈。」【略】胡忠簡之貶也，人雖高其節，皆憚權臣，莫敢與通，公獨至其家，爲之經紀其行，且書十事以贈。

《**宋史**》**卷三八二**《**李彌遜傳**》（存目）

紀事

李彌遜《**跋筠溪圖後**》　李子倘游，歸自秣陵，至連江曰：「吾祖之舊隱也。」遂家焉。得湖陰依山之地百畝，可佃可漁，因以築室。念衛公之平泉、愿之盤谷、伯時之山莊，皆吾宗故事，乃誅茅茨而籬落畔種竹萬竿，結廬其間。客有過曰：「非也，爲富之道先求田，田之不治而營巢，可乎？」予應之曰：「富如可求，執鞭可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柳子厚依愚溪，東坡依觀，皆將終身焉。予何人也，請從其後。」落成飲客，以「此中有眞意」爲韻，賦以侑觴，得「意」字，詩曰，【略】客慚而退，因圖之以俟知者云。

又《**跋予與馮濟川侍郎書**》　紹興庚申，予守臨漳，置此書于馮濟川，濟

川以授智平長樂。後六年，在福唐，平復以示予。昔殷洪喬不爲置書郵，悉投之江。今此書數年間往來萬里，若有羽翼然，事有可笑乃爾耶！

著錄

樓鑰《筠谿集序》 二孫以鑰游從之厚，出公遺文二十四卷求序。鑰晚進，何足以測識前輩所蘊。以平日慕向之誠，幸託名於不腐，敢謹書之。公諱彌遜，字似之。

《筠溪李公家傳》 公遺稿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雜文六卷。

李珏《筠溪集跋》 大父捐館之日，先君尚幼，遺墨散失。旋傳錄于親友家，所輯文稿，僅有二十四卷，其間脫誤居多。先君辛勤裒萃，粗成全書，將傳于後，力所未逮。珏繆承墜緒，始克鋟梓。大參攻媿先生既光寵先世，親染序文，冠于篇端矣。【略】嘉定辛未孟夏既望，孫朝請大夫、直寶謨閣、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珏謹書。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筠溪集》二十四卷，戶部侍郎連江李彌遜似之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李彌遜《筠溪集》二十四卷。

又卷三八二《李彌遜傳》 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李彌遜《竹溪文集》，一部十一冊，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彌遜《筠溪集》二十四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竹溪先生集》十二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筠溪集》二十四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李彌遜撰。【略】舊本原題《筠溪集》，【略】此本題曰「竹溪集」，考諸家著錄，皆無此名，知爲傳寫之誤，今仍改題曰《筠溪集》，以復其舊焉。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一 《筠溪文集》二十四卷，舊鈔本。宋連江李彌遜似之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竹溪先生文集》二十四卷，舊鈔本。李鹿山藏書。宋李彌遜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筠溪樂府》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宋李彌遜撰。【略】此編舊本附綴《筠溪集》末。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筠溪樂府》一卷，舊鈔本，連江李彌遜似之著。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筠溪樂府》一卷，宋李彌遜撰。路有鈔本。舊本附《筠溪集》末。朱修伯曰：知不足齋刊。

又《續錄》 八千卷樓有舊鈔本，凡八十一首。明藍格鈔本。趙輯寧鈔校本。四印齋刊宋元三十一家詞本。

藝文

張元幹《筠溪居士跳出隨順境界把住放行自在神通縱橫妙用已是摸索不著妙現老子猶貶句中眼可謂善知識用心謹次嚴韻上呈》 珍重筠谿舊主人，我知明水是前身。如何一念初無過，便有多生未了因。止酒裙襦成厭雜，逃禪槌拂要比鄰。雲居嫡子重拈出，流布諸方此話新。

徐林

論述

周麟之《徐林除權戶部侍郎制》 具官某敏健兼人，精明博物。以儒選而有適時之用，以經通而得富國之方。昔同琬琰之就煨塵，重嗟中廢；今若驊騮之開道路，益見老成。與其跼遠用於他司，孰若試實才於劇部。宜頒新命，俾易貳卿。大夫不能貧，在乎彊本而節用；惟國無妄費，則不傷財而害民。朕方深信於仁賢，汝尚均齊於調度。益思善後，務究嘉猷。

又《徐林除刑部侍郎制》　具官某器資敏辨，識慮精明。少陪三館之游，既時親乎求見；晚踐九卿之次，嘗中廢於非辜。念遠業之素優，宜公朝之復用。就司府計，出領軍儲。暨茲歸覲之初，嘉爾奏陳之悉，宜延登於禁路，遂入佐於秋官。庶幾忠信慈惠之師，復陳於臬事；將使頗類放紛之弊，盡變於文風。往哉惟欽，服我攸訓。

李彌遜《跋徐稚山所作智道者傳》　智道者以大悲願能行難行，憫諸衆生墮於苦海，欲以慈力援之，其所遊行何止五十三城，所功德乃至美數所不能及。稚山居士作偈稱讚爲說，方使波羅密至善惡俱泯，罪性皆空，功德又（遇）〔過〕是人比丘百千億倍。僕識居士於秣陵將三十年，平時慕其厚識英俊，以爲勝己。不見纔數寒暑，爾其性理超詣乃如此也。呂子明云「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其善言哉！

傳記

《吳郡志》卷二七《人物》　徐林字稚山，宣和三年進士。少有特操，從母之夫王黼柄國用事，獨不肯附麗，寧坎壈卑官。紹興初，上書言事，召對改官，累遷太府少卿，出爲江西轉運副使。劾秦丞相檜親黨，坐是以沮經界法貶興化軍。十三年更化，復入爲刑部、戶部侍郎，論國用太廣，宜撙節之。隆興初爲吏部侍郎，復論符離之役爲非計，遂以敷文閣直學士奉祠。知平江府，力辭，旋乞致仕。再以給事中召，辭疾不起，遷龍圖閣學士。卒年八十餘，葬靈巖山之西。世稱賢侍從，以林爲首。少居吳縣硯石山下，自號硯山居士。

紀事

周必大《跋與徐林書》　紹興末，龍圖閣直學士徐公稚山以舊德再還從班，宅在銀槍寨中。予以左吏兼行詞掖，居暗門城下，相去百餘步，而東偏書室，適隔一牆。公忘年下交，屢欲開便門相過從，予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由路，如禮法何？」公笑而止。公既沒，予挽之云「昔者陪簪筆，比鄰銳鑿垣」，蓋謂是也。後二十年壬寅冬，公之孫武康尉雲紀錄予中間答公書以相示，覽之悵然。

《中吳紀聞》卷一　慧聚寺有毘沙門天王像，形模如生，乃唐楊惠之所作。惠之初學畫，見吳道子藝甚高，遂更爲塑工，亦能名天下。徐稚山侍郎以此像得塑中三昧，嘗記其事。謂其傍二侍女尤佳，且戒後人不可妄加塗飾。近爲一俗工修治，遂失初意。

藝文

周必大《徐稚山林龍學挽詞二首》　有美傳清雅，無心問介通。僉言宜僕射，累疏避司空。身後疏巾歛，生前濁酒中。吳鈎無路挂，灑淚寄西風。　昔者陪簪筆，比鄰記鑿垣。十年何間闊，一見欲無言。哭鯉何多難，葬嬴眞少恩。天乎如可恃，門戶看諸孫。

吳敏

論述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六《吳敏除門下侍郎制》　朝散大夫、試給事中、兼侍讀吳敏，毓德和醇，受才奇崛。識慮高明，卓爾蓍龜之見；器質靖重，凜然柱石之資。再踐瑣闈，屢值辭苑，論事有回天之力，視草有華國之文。預大議於禁中，功歸社稷；裁明詔於筆下，意愛士民。有茲不世之逢，蓋亦爲時而出。宜亟躋於近列，以允協於僉言。處東臺管轄之司，參四輔鈞衡之任。噫，陳堯舜之孝悌，是爲風化之先；合皐契之忠嘉，更竚訏謨之告。肩一心以佐王室，熙庶績以亮天工。往即欽承，奚竢多訓？可特授中大夫、守門下侍郎。

又卷五一《吳敏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制》　通議大夫、少宰兼中書侍

郎吳敏，性識靜深，器資閎遠，高文足以華國，餬論足以濟時。頃上皇臨朝，遍列從臣之選，逮眇躬踐阼，首登揆路之崇。藉爾孤忠，輔予大業。方寇攘之未靖，顧宗社之可虞，有厝火積薪之危，有垂髮九淵之懼。爾乃玩歲而愒月，莫知排難而解紛，持首鼠之兩端，乏鉛刀之一割。稽違使指，潛失事機，致公議之騰喧，亟刻章而瀝懇，宜解鼎司之重任，就升祕殿之隆名。

汪藻《復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吳敏乞辭免恩命不允詔》 以卿宇量恢宏，材猷英發。蚤參帷幄之論，具有搢紳之瞻。乃遣使軺，特頒詔檢，庶此遐方之弊，隱然賢弼之臨，引手以摩，知生之樂。胡遽形于遜避，殊未體于眷懷。念方急于淮陽，徒得君重；當俯同于去病，無以家爲。勉疾而驅，欽承朕命。所請宜不允，限指揮到日，疾速前去之任。

《耆舊續聞》卷五 吳丞相元中諭燕山父老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養之休；忠義百年，繫父老訓誨之力。」徽廟極稱賞之。又宣和末爲徽廟《罪己詔》云：「重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狥國家一日之急。」識者韙之。又《謝右揆表》云：「上聖中興，方擁風雲之會；下臣孤進，忽叨夢卜之求。」又云：「徙唐堯於汾水之陽，駭莫驚於思慮；贊黃帝於涿鹿之野，恨未暢於聲威。」詞人多美之。

又 元中居儀眞時，《復職奉祠謝表》云：「流年往矣，漸知蘧瑗之非；此道茫然，未願漆雕之仕。」人皆傳誦。王達可自翰苑出知鎭江，吳元中與之詩云：「醉中擲筆金鑾殿，睡起鳴笳鐵甕城。」可謂壯語。

《謝門下侍郎表》 《野老記聞》：宣和乙巳，上皇內禪，吳敏元中建議。及《謝門下侍郎表》云：「上皇倦勤，授皇圖於元子；微臣攝直，適視草於禁中。初無一言，以贊大議。」君子與其不伐。

《中橋見聞錄》 《梁谿漫志》卷六：吳元中丞相敏，宣和間著《中橋見聞錄》，記當時事，不敢斥言，大抵多爲廋語。其稱「安」者謂蔡攸，蓋攸字居安；「實」者謂童貫，「木」者謂林靈素，或朱勔也。他皆類是。

傳記

《宋史》卷三五二《吳敏傳》 吳敏字元中，眞州人。大觀二年，辟雍私試首選。蔡京喜其文，欲妻以女，敏辭。因擢浙東學事司幹官，爲祕書省校書郎，京薦之充館職。中書侍郎劉正夫以敏未嘗過省，不可，京乃請御筆特召上殿，除右司郎官。御筆自此始，違者以大不恭論，繇是權倖爭請御筆，而繳駁之任廢矣。升中書舍人、同修國史，改給事中。敏爲蔡京所引，鄭居中方秉政，敏數言其失，居中銜之。坐駁盜當死者，罷爲右文殿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久之，復爲給事中、權直學士院兼侍講。徽宗將內禪，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對。宰臣執政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上蹙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戶部尚書李梲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爲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爲言，梲遂罷行。皇太子除開封尹，上去意益決，敏因奏對得請，遂薦李綱。綱嘗語敏以上宜傳位，如唐天寶故事，故薦之，冀上或有所問也。明日，宰臣奏事，徽宗獨留李邦彥，語敏所對。命除門下侍郎，輔太子。敏駭曰：「臣既畫計，當從陛下巡幸。陛下且傳位，而臣受不次之擢，臣曷敢？」上曰：「不意卿乃爾敢言。」於是命敏草傳位詔。欽宗既立，上皇出居龍德宮，敏與蔡攸同爲龍德宮副使，遷知樞密院事，拜少宰。敏主和議，與太宰徐處仁議不合，紛爭上前。御史中丞李回劾之，與處仁俱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頃之，言者論其茁蔡京父子，出知揚州，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建炎初，移柳州。俄用范宗尹薦，起知潭州，敏辭免，丐宮祠，乃提舉洞霄宮。紹興元年，復觀文殿大學士，爲廣西、湖南宣撫使，卒于官。

紀事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一引《靖康遺錄》 符檄紛紛，處仁不能決，又與吳敏不協。每朝罷議事，互相詆訾。未幾，吳敏於東府見處仁，處仁方秉筆據案，敏既坐，有所咨啓，語漸相侵。處仁忿然以筆擲之，正中敏面額，脣鼻皆黑，同坐者引去。明日，吳敏奏其事，而御史亦相繼彈劾，不踰月罷。敏以年少，多不習事，胥吏將文牒至，有所呈覆，吳敏不能裁遣，但云依舊例可也。是時軍期緊急，遽如星火，敏不留意，方具劄子乞令學者添治《春秋》，又因司業楊時上言王安石《三經新義》邪說，聲譽學者，致蔡京、王黼因緣爲姦，以誤上皇，皆

安石啓之也。又謂安石不當繼十哲，宜依鄭康成，畫壁從祀。上從其言，下太學如敏所請。時人有十不管之語。

《老學庵筆記》卷四　吳元中丞相在辟雍，試經義五篇，盡用《字說》，援據精博，蔡京爲進呈，特免省赴廷試，以爲學《字說》之勸。及作相，上章乞復《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擇之時爲左相，語人曰：「吳相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不解，釋之曰：「逆取而順守。」元中甚不能平。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吳丞相元中十歲時，遊寺賦詩云：「古木霜根重，殘僧雪頂深。棟梁元剝落，香火半消沉。」在眞州時，贈吳正仲詩云：「先生古人風，文字祖西漢。不令萬錢食，亦合五花判。」

又卷一四　建炎初，有詔諭河北云：「桑麻千里，蓋祖宗涵養之恩；忠義百年，亦父老教訓之素。」蓋吳元中辭也。

何栗

論述

《罷職謝上表》《四六談麈》：何文縝以曲學罷正字，其謝章云：「師友淵源，妄遙探於千載；文章戶牖，期自立於一家。獨簡聖知，何名曲學。」

《謝召還表》《四六談麈》：文縝以四六知名，其謝召還表云：「兩曾參之是非，浮言猶在；一王尊之賢佞，更世乃明。」

傳記

《東都事略》卷一〇八《何栗傳》　何栗字文縝，仙井監人也。舉進士第一，除校書郎，尋提舉京畿學事。召爲主客員外郎、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兼侍講。言事者論栗宗蘇氏，謂軾爲鄉黨曲學，出之。未幾，除徽猷閣待制、知遂寧府，留爲御史中丞，論王黼姦邪，及其黨胡松年、盧益六人皆罷之，黼既解政，栗亦罷爲提舉崇福宮。起知泰州。欽宗即位，復爲御史中丞，閱日入翰林爲學士，擢拜尚書右丞，遷中書侍郎。時議割三鎮未決，會王雲自眞定表言，虜以不即割地卻禮物，曰若二十日使不至，再犯闕矣。於是集文武百寮議於延和殿，梅執禮、孫傅、呂好問、秦檜等三十六人言不可與，自范宗尹以下七十人皆欲與之。【略】栗持之甚堅，【略】欽宗然其言。【略】方虜之再入寇也，栗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陛辭，留提舉醴泉觀，未幾遂領開封尹。栗建請以康王爲兵馬大元帥，統諸路兵安集河北。除門下侍郎。翌日，唐恪罷相，改太宰、少宰復爲左、右僕射，拜栗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京師失守，朝廷徇虜意，遣曹輔往河北召康王，栗請欽宗於輔衣襟厝辭書詔以傳密旨。未幾，金人遣使致書，欲欽宗再幸其軍，議加金主徽號。虜遣高尚書者持書來，高尚書奏：「陛下不必親出，姑爲書，或遣親王大臣以行可也。」欽宗亦不欲出郊，而栗獨以謂必須出，欽宗信之，栗白欽宗，請以孫傅爲太子少傅、謝克家爲太子賓客，輔太子監國。時栗自以折衝有術，對虜使歌曰：「細雨共斜風，作輕寒。」左右及虜使皆失笑。明日，欽宗幸虜營，栗從以出，遂留不遣。已而議立異姓，金人曰：「唯何栗、李若水不得與議。」栗在虜中，不食而死，年三十九。

《宋史》卷三五三《何栗傳》（存目）

紀事

《碧鷄漫志》卷二　何文縝在館閣時，飲一貴人家。侍兒惠柔者解帕子爲贈，約牡丹開再集。何甚屬意，歸作《虞美人》曲，曲中隱其名。【略】何書此曲與趙詠道，自言其張本云。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八　《靖康錄》曰：時虜邀親王宰臣議和，何栗留之不遣。栗書生，好誇大暗機會，唯取謀於兄棠，棠亦碌碌，無過人之謀。栗日於都堂飲醇酒，談笑自若，時一復謳柳詞。聞所要浩瀚，栗方大酣，搖首曰：「便饒你漫天索價，待我略地酬伊。」聞者大驚。

又卷七一　《朝野僉合》曰：何栗初主議不割地，既而守城事敗，自謂宗社將危，後聞金人講和，反傾意信之。從車駕見二酋，割兩河地，申降於虜，可

謂主辱臣死之時也。棗歸都堂，曾無愧色，見執政但喜講和而已，與作會，飲酒食肉，談笑終日。自古大臣愚昧無耻未有若此之甚者。

又卷八七 〔棗〕在虜營題絕句云：「念念通前劫，依依返舊魂。人生會有死，遺恨滿乾坤。」少問詩於韓子蒼。同在掖垣，相與商榷，文章日進，識者謂其才藻宜在兩禁。恨柄用之太早，況當變故之際也。兄棠，字文植，弟棨，字文度。皆好學能詩，以才知名。後秦檜自虜中來，言棗死矣。

樓鑰《跋范丞相江西唱和詩卷》 高平公相業之詳，見于王大參瞻叔所作行狀。公之第四子孝隆棟實爲鑰妻之姑之夫，獲聞公平生尤著。初赴廷試，京師人已傳惟襄陽一范、吳興一劉直言，時方佞諛成風，人已想望風采。暨臚傳，盡甲科不見二公姓名。李丞相士美以考官侍立，出班奏知，徽宗亟令索此二卷進讀，嘉歎再三，遂俱賓第二甲首。公既得官，時何公相文縝方爲內相，往別之，何公曰：「如公等人物，豈應墮州縣中？」公年始逾冠，對曰：「偶叨名第，且欲歸山中讀書，未暇求進也。」何公尤加歎賞，贈以詩曰：「漢廷初唱乙科時，陛楯何知亦歎咨。天子方將前席問，將軍焉用免冠爲。高風已側諛臣目，異日應伸壯士眉。更向山中讀書去，功名如此不嫌遲。」然公竟自此橫翔，三十一歲爲高宗朝名相。茲得敬觀詩篇遺墨，敢識舊聞于後。

《仕學規範》卷三五 靖康間，劉觀中遠作《百官賀徽廟還京表》云：「漢殿上皇，本是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揖遜之君。」何棗文縝時爲中書侍郎，索筆塗之，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擁篲卻行，陋未央之過禮；執鞚前引，笑靈武之曲恭。」（出《四六談麈》）

《宋歷科狀元錄》卷四 何棗爲狀元，潘良貴次之，皆年少美貌，而第三人郭孝友貌頗古怪。唱名日，呵出御街，觀者戲曰：「狀元何郎，榜眼潘郎，第三人眞郭郎也。」

錢觀復

劉一止《宋故左朝散郎賜緋魚袋錢君墓誌銘》 君諱觀復，字知原，平江常熟人，於吳越王爲疏屬。【略】由郡學升辟雍。政和九年以行（葬）〔藏〕兩優釋褐，賜上舍及第，授將仕郎，調越州諸暨縣主簿。已而用釋褐第三名特恩，改授從事郎、溫州府學教授。【略】歲終，以敎悉溢額，循文林郎。【略】調湖州司戶曹事。【略】同郡富人朱姓勔名者以附麗得官，驟至通顯，其力足以福禍人，內外搢紳咸畏之，以君登巍科，爲時聞人，願以女歸君，君不答。同舍謂君盍俯就之，當得美仕，爲親榮。君曰：「吁，是何言與？吾雖貧，持菽水奉親，親樂也。有如假托非類以進，豈吾親意也哉？」【略】至是報罷，莫測其由，或曰：「此朱氏力也。」久之，調楚州司戶曹事。到官七月，丁朝議公喪。【略】服除，調衢州軍事判官。【略】以勞循儒林郎。秩滿，再除衢州州學教授。未赴，丁繼母恭人范氏憂，服除，改左通直郎，除國子監丞，尋改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滿歲，相繼除太常丞、秘書郎、戶部員外郎。君仕州縣久，諳練庶事，居省、戶若素習，吏不敢欺，聲名赫然，意且用矣。俄以言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前後八年，起知廣德軍。【略】君在郡，憂勞成疾，比滿秩歸增劇，以紹興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終於家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五。【略】奉祠累年，意泊如也，惟老學不衰，無頃刻廢書，或探內典，究死生性命之說，自號正靜居士，且名其所居之堂以諭諸子。【略】君邃于經，溢於文辭，尤喜爲詩，有文集十五卷，《論語解》二十卷，藏於家。【略】銘曰：君少之時，敏而文，勵且勤，以發厥身。仕更閱，志剛決，以昌其業。任不過尚書郎，官不登上大夫，有蘊未輸，孰使然與？命也。吁！

《南宋館閣錄》卷七 錢觀復字知元，姑蘇人。何棗榜上舍及第，治《易》。〔紹興〕八年三月除〔校書郎〕，六月爲戶部員外郎。

李長民

論述

汪藻《李長民秘書省正字制》 朕懲夫艱危之時，見士大夫無可使者，欲廣儲英俊，時出而用之。以爾種學績文，聲華藉甚。圖書之府，本以養材，往游

其間，觀汝遠器。

綦崇禮《薦察官劄子》　左宣教郎、通判漳州李長民，有文采學問，嘗中詞科。議論疏通，清介有守。

傳記

《南宋館閣錄》卷七　李長民字元叔，廣陵人，宣和元年博學宏詞。〔建炎〕二年除〔正字〕，三年五月監南嶽廟。

《宋詩紀事》卷四〇　長民，揚州人，正民之弟。南渡，寓家海鹽。

《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二　李長民，台州守景淵之子。宣和元年舉博學宏詞，秘書省正字。紹興元年以左宣義郎知漳州，歷任兩浙撫諭使。

紀事

《揮麈餘話》卷一　宣和中，李元叔長民獻《廣汴都賦》，上亦甚喜，除祕書省正字。元叔，定之孫也。

《玉照新志》卷二　明清《揮麈餘錄》載李元叔上《廣汴都賦》於祐陵，由此進用。近得全篇於其從孫申父直柔，今盡列於後，【略】元叔名長民，元豐內相定之孫。其後建炎中爲監察御史，以名字典州，終江西提點刑獄公事。有子澥，文亦工。

莫將

張擴《莫將復左朝奉郎制》　勅具官某：服在近班，居多令譽。議論甚偉，善專對于四方，聲猷益孚，遂升華於八座。

又《莫將磨勘轉左朝散郎制》　具官某識造幾微，學通今古。議論辯博，每高專對之能，容止詳華，式壯周行之觀。頃自冬官之貳，擢升常伯之聯。嘉乃靖共，載稽閱閱。用申頒於明命，俾序進於文階。雖有司存，爲恩則寵。

李彌遜《乞罷莫將送伴使狀》　將輕儇不端，素無所守，揣摩迎合，僥倖一時，意爲身謀，不恤社稷之計。而使將與賓客言，深恐將遂非文過，奸諛不悛，觀望反覆，陰搖敵情，上負陛下聖孝愛親之念。況將越次而遷，已咈公議，遽委使節，俯示曲全。爲將計則善矣，非國家之福也。伏望陛下更加聖慮，罷將送伴使。

《碧鷄漫志》卷二　《水調歌頭》：「瑤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無數，花上有黃鸝。」世傳爲魯直于建炎初見石耆翁，言此莫少虛作也。莫此詞本始，耆翁能道其詳。予嘗見莫《浣溪沙》曲：「寶釧綢裙上玉梯，雲重應恨翠樓低。愁同芳草兩萋萋。」又云：「歸夢悠颺見未眞。綉衾恰有暗香薰。五更分得楚臺春。」造語頗工，晚年心醉富貴，不復事文筆。

陳與義

論述

綜論

《泊宅編》卷九　陳去非謂予曰：「秦少游詩如刻就楮葉，陳無己詩如養成內丹。」又曰：「凡詩人，古有柳子厚，今有陳無己而已。」又曰：「崔鷗能詩，或問作詩之要，答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爲善。】」

綦崇禮《賜新除吏部侍郎陳與義辭免恩命不允詔》　敕與義：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選部舊爲劇曹，自南渡以來，典籍散亡，姦弊百出。或者當用文學之吏治之，庶幾能勝，則又大不然。夫銓綜之地，多士所趨，而專以吏道繩焉，其肯退聽？昔人蓋有簡要清通之目，非吾儒學之臣，其素節雅望足以

領袖後進者，顧未易以厭服士心而見推平允也。朕今擢卿於詞掖，而行之選事，豈苟然者。亟祗厥官，毋留成命。

又《賜左奉議郎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陳與義乞除一在外宮觀不允詔》 卿以碩學懿文，宏材贍智，來從孤遠，越置近嚴。綸閣摛辭，識王言之體；天官典選，得士譽之公。

又《賜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陳與義乞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朕惟銓衡人物，必有清通之才，勸講經帷，必有鴻博之學，發揮帝制，必有典雅之文，夫然後稱。卿以時望，登於從班，兼茲三長，獲爲朕用。矧其辭章爲後來之冠，議論合當世之宜，求之在庭，幾見其比。人才難得，國步猶難，顧如卿者，可因引疾而聽其去哉？

又《賜新除禮部侍郎陳與義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以經術之深，既資勸講，辭華之贍，兼俾代言。而總任銓曹，日嬰繁務，惟精明之立斷，在剸撥而有餘，然而必將責吏事之能，則非所以用儒臣之意。貳卿之列，掌禮是優，品秩雖同，劇閒則異。方訂裁容典，固有賴於剡經，則潤色絲綸，蓋無妨於視草。欲賢勞之少佚，極清選以良宜。初匪超踰，奚煩遜避。

李光《回湖州交代陳侍郎與義啟》 伏惟某官學貫百家，身兼數器。文章爾雅，追還兩漢之風，道德淵深，根極中庸之學。早踐揚於華實，浸騰踔於英躔。當聖哲馳騖之時，實雋乂功名之會。輟自承宣之地，暫司封駁之聯。金馬玉堂，即還舊物，黃扉紫闥，遂聽新除。

張擴《賀陳參政知湖州啟》 恭惟某官浩氣直養，純誠內融。廣大精微，如親授孔、顏之學；雄深雅健，初不多崔、蔡之文。早懷經濟之才，出佐艱難之運，徧儀禁路，參贊國鈞。學而後臣，伊尹專格天之美；用之無敵，仲尼致侵疆之歸。暫辭繁機，出膺外閫，以龜鑑廟堂之餘論，復糠粃州縣之疲民。嘗屑意於區區，已得名於赫赫。凡樂職中和之化，皆大儒調一之功。

張嵲《贈陳符寶去非》 大雅久不作，此風日蕭條。紛紛世上兒，啁啾亂鳴蜩。唯公妙句法，字字陵風騷。如鼓清廟絃，聽者無淫溺。癯瘦藏具美，和平蓄餘豪。思若理自寄，志深言益高。顧我吟風苦，知公心力勞。世無杜陵老，誰知何水曹。柳韋儻可作，論詩應定交。

《卻掃編》卷中 陳參政去非少學詩於崔鶚德符，嘗請問作詩之要。崔曰：「凡作詩，工拙所未論，大要忌俗而已。天下書雖不可不讀，然愼不可有意於用事。」去非亦嘗語人，言本朝詩人之詩，有愼不可讀者，有不可不讀者。愼不可讀者梅聖俞，不可不讀者陳無己也。

《歲寒堂詩話》卷上 乙卯冬，陳去非初見余詩曰：「奇語甚多，只欠建安六朝詩耳。」余以爲然。及後見去非詩全集，求似六朝者尚不可得，況建安乎？詞不逮意，後世所患。

又 「獨坐燒香靜室中，雨聲初罷鳥聲空。瓦溝柏子時時落，知有寒天木杪風」，此絕句非余得意者，而陳去非獨稱誦不已。張巨山出去非詩卷，戒獨愛其《征牟書事》一首云「神仙非異人，由來本英雄」、「蒼山雨中高，綠草溪上豐」者，而去非亦不自以爲奇也。

《庚溪詩話》卷下 陳簡齋去非詩名夙著，而其弟某詩亦可喜。見張林甫舉其《夏日晚望》一聯云：「前山猶細雨，高樹已斜陽。」恨不見其全篇。

《中吳紀聞》卷六 徐稚山侍郎有妹能詩，大不類婦人女子所爲。其筆墨畦逕，多出於杜子美，而清平沖澹，蕭然出俗，自成一家。平生所爲賦尤工。有一文士嘗評之云：「近世陳去非、呂居仁皆以詩自名，未能遠過也。」有詩集傳於世。

葛勝仲《陳去非詩集序》 世言詩能窮人。唐李太白號謫仙，然以樂府忤妃子，卒阨窮不振。劉夢得坐種桃句，黜刺連州。白樂天坐《新井》篇，黜佐溢浦。孟浩然、賈浪仙輩俱有能詩聲，然以詩忤明皇、宣宗，終坎壈州縣。故言詩能窮人者，取是爲左驗。予謂詩非惟不能窮人，且能達人。今夫窮閭挾策之士，生右文世，病碌碌無以自表見爾，使其能以詞藝達細氓之視，而被華衮之褒，則塗轍之升，一歲九遷不爲銳，孰謂詩人例當窮哉。參知政事西洛陳公諱與義，少踔厲不羣，篇籍之在世者無不讀，既讀輒記不忘。政和三年以上舍解褐，分教輔郡，益沉酣書傳，大肆於詩文。天分既高，用心亦苦，務一洗舊常畦逕，意不拔俗，語不驚人，不輕出也。宣和中，徽宗皇帝見其所賦《墨梅》詩，善之，亟命召對，有見晚之嗟。遂登冊府，擢掌符璽，向進用矣。會兵興搶攘，避地湘廣，泛洞庭，上九疑，羅浮，雖流離困阨，而能以山川秀傑之氣益昌其詩，故晚年賦咏尤工。搢紳士庶爭傳誦，而旗亭傳舍摘句題寫殆遍，號稱新體。今天子夢想名士，以臺郎召還，以詩文被簡注，遍掌內外翰，無幾何，遂以器業預政。所謂詩能達人，公殆其一也。彼有旌「殿閣微涼」之句而親題禁苑，賞「春城飛花」之句而擢守宣城者，誠么麼不足道。

又《跋陳去非右丞畫山水》　觀此筆，所謂「積雪帶餘暉」、「青峰出山後」、「夕嵐飛鳥還」等語如在目中，信其詩畫同出於天機也。談者謂右丞詩合《國風》，畫山水楊子華之聖，信然。

《碧鷄漫志》卷二　王荆公長短句不多，【略】陳去非、徐師川、蘇養直、呂居仁、韓子蒼、朱希真、陳子高、洪覺範，〔詞〕佳處亦各如其詩。

《韻語陽秋》卷二　陳去非嘗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蟾蜍影裏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之類者是也，故造語皆工，得句皆奇。但韻格不高，故不能參少陵逸步。後之學詩者，儻或能取唐人語而掇入少陵繩墨步驟中，此速肖之術也。余嘗以此語似葉少蘊，少蘊云：「李益詩云：『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沈亞之詩云：『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憐宵。』皆佳句也。鄭谷掇取而用之，乃云：『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眞可與李、沈作僕奴。由是論之，作詩者興致先自高遠，則去非之言可用。儻不然，便與鄭都官無異。」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三　陳去非詩，平淡有工。如「疏疏一簾雨，淡淡滿枝花」，「官裏簿書何日了，樓頭風雨見秋來」，「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

《容齋四筆》卷七　杜詩所用「受」、「覺」二字皆絕奇。【略】用之雖多，然每字命意不同，又雜於千五百篇中，學者讀之，惟見其新工也。若陳簡齋亦好用此二字，未免頻複者，蓋只在數百篇內，所以見其多。如「未受風作惡」，「不受珠璣絡」，「不受折簡呼」【略】「居夷更覺中原好」，「便覺杯觴耐薄寒」，「牆頭花定覺風闌」。可謂多矣，蓋喜用其字，自不知下筆所著也。

傅自得《韋齋集序》　文章之工拙繫乎人，時命之通塞存乎天。天人之適相合也爲甚難，是以古今負文章之名者，未必得貴仕，而都公卿之位者，又未必以文章顯也。【略】予少時學詩，嘗以作詩之要叩公，【略】公因爲予舉簡齋「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及韋蘇州「諸生時列坐，共愛風滿林」之句，且言古之詩人貴衝口直致，蓋與彭澤「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同一關捩。三人者出處窮達雖不同，誦此詩則可見其人之蕭散清遠，此殆太史公所謂難與俗人言者。予時心開神會，自是始知爲詩之趣。

《老學庵筆記》卷八　唐人詩中有曰無題者，率杯酒狎邪之語，以其不可指言，故謂之「無題」，非眞無題也。近歲呂居仁、陳去非亦有曰「無題」者，乃與唐人不類，或眞無其題，或有所避，其實失於不深考耳。

周必大《跋陳晞顏從古和簡齋陳去非詩》　淳熙五年正月丁巳，天寒甚，獨直玉堂，快讀同年陳晞顏和簡齋詩五百一十餘首，已愧王摩詰不能致孟浩然之伴直，當如裴垍他日對草古甫制耳。

又《跋陳簡齋法帖奏稿》　陳公字畫清簡，類其詩文。紹興初初步中朝，特承善誨，知人則哲，玆可睹其緒餘。

楊萬里《跋陳簡齋奏章》　詩宗已上少陵壇，筆法仍抽逸少關。眞蹟總歸天上去，獨留奏章在人間。

又《陳晞顏和簡齋詩集序》　古之詩，倡必有賡，意焉而已矣，韻焉而已矣，非古也，自唐人元、白始也，然猶加少也。至吾宋蘇、黃，倡一而十賡焉，然猶加少也。至於舉古人之全書而盡賡焉，如東坡之和陶是也，然猶加少也，蓋淵明之詩纔百餘篇爾。至有舉前人數百篇之詩而盡賡焉，如吾友敦復先生陳晞顏之於簡齋者，不既富矣乎。【略】今是詩也，韻聽乎簡齋而詞出乎晞顏，辭出乎晞顏而韻若未始聽乎簡齋者，不以其爭險故歟？使晞顏不與簡齋競於險以搴其奇，此其心必有所鬱於中而不快，而其辭必有所淳於蘊而不決也。然晞顏與簡齋爭言語之險以出其奇則韙矣，抑猶在癡黠之間乎。

又《胡銓行狀》　上在講筵，謂公曰：「【略】詩人如張耒、陳師道者，誰歟？」對曰：「太上時，如陳與義、呂本中，皆宗師道者。」

朱熹《跋陳簡齋帖》　簡齋陳公手寫所爲詩一卷以遺寶文劉公。劉公嗣子觀文公愛之，屬廣漢張敬夫爲題其籤。予嘗借得之，欲摹而刻之江東道院，竟以不能得善工而罷。間獨展玩，不得去手。蓋嘆其詞翰之絕倫，又嘆劉公父子與敬夫之不可復見也。俯仰太息，因書其末以歸之劉氏云。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一日作百首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林」，「暖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他是什麼句法？

樓鑰《簡齋詩箋敘》　參政簡齋陳公，少在洛下，已稱詩俊。南渡以後，身履百罹而詩益高，遂以名天下。雄詞傑句，爭先傳誦。至用事深隱處，讀者撫卷茫然，不暇究索。曉江胡君穉仲孺，約居力學，日進不已。得此詩，酷好之。隨事標注，遂以成編。吏部蘇公訓直愛其書，屬余爲叙，因得細觀之。貫穿百

家，出入釋老，旁取曲引，能發簡齋之秘，用意亦勤矣。

又《跋朱巖壑鶴賦及送閭丘使君》 承平時，洛中有八俊：陳簡齋詩俊，巖壑詞俊，富季申文俊，皆一時奇才也。

《捫蝨新話》卷四 客有誦陳去非《墨梅》詩於予者，且曰：「信古人未曾道此。」予摘其一，曰：「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只是緇塵染素衣。」世以簡齋詩爲新體，豈此類乎？」客曰：「然。」予曰：「此東坡句法也。坡《梅花》絕句云：『月地雲階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荊棘，誰信幽香是返魂。』簡齋亦善奪胎耳。」簡齋又有《臘梅》詩曰：「奕奕金仙面，排行立曉晴。慇懃夜來雪，少住作珠纓。」亦此法也。

胡穉《簡齋詩箋敘》 詩者，性情之谿也，有所感發，則軼入之，不可遏也。其正始之源，出於《風》、《騷》，達於陶、謝，放於孟、王，流於韋、柳，而集於今簡齋陳公。故公之詩，勢如川流，滔滔汩汩，靡然東注，非激石而旋，束峽而逸，則靜正平易之態常自若也。特其用意深隱，不露鱗角，凡採摭諸史百子以資筆端者，莫不如自其己出。是以人惟見其沖融滉瀁，深博無涯涘而已矣。若夫蝯蛇蜿蜒之怪，交舞於後先，有不能徧識也。余因暇日，網斷義，擿所得，踰十八九，乃編紀歲月而悉箋之，將使覽者目擊心諭，可撫而玩焉。而或人笑之曰：「古今作者衆多，子獨疲精神，盡鉛槧，唯簡齋是好，不其惑歟！」余應之曰：高涯之瀑，窮谷之湍，非清且美矣，其源深而流長，或未有如江漢者，則宜以公爲正。況其憂國愛民之意，又與少陵無間，自坡、谷以降，誰能企之？余故竊嗜焉。若謂探賾索隱，曾不能發明聖經之萬一。顧乃用力於此，徒費光陰，則余所自笑而深悔，不待人言而後知也。夫羊棗之好，雖曾晳之所獨，不當以律天下之人。然天下之人，豈得無好羊棗者？姑留以示同志而已，君無誚云。

袁說友《簡齋》 故參知政事陳公嘗寓郡圃，號曰簡齋，今舊址尚存。「胸中元自有江山，故向巴丘見一斑。明月清風收拾盡，簡齋詩遂滿人間。」

蕭立之《題東皈陳上舍吟稿二首》 君家詩有簡齋翁，南渡流離語更工。好繼翁詩致華要，《墨梅》題入御屏風。

劉克莊《病後訪梅九絕句》 一言半句致魁壘，前有沂公後簡齋。自是君詩無警策，梅花窮殺幾人來。

又《跋楊補之詞畫》 詞畫既妙，而行書姿媚精絕，可與陳簡齋相伯仲。

又《跋花光梅》 此卷就和靖八詩，各摘二字，爲梅傳神，爲和靖箋詩，花光得意之作也。末有鄭尚明跋，甚佳。余亦有梅癖者，然善畫不如花光，補之，工詞翰不如和靖、簡齋，未知此跋視鄭老何如耳。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元祐後，詩人迭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疏，一種則煅煉精而情性遠，要之不出蘇、黃二體而已。及簡齋出，始以老杜爲師，《墨梅》之類，尚是少作。建炎以後，避地湖嶠，行路萬里，詩益奇壯。《元日》云：「後飲屠蘇驚已老，長乘舴艋竟安歸。」《除夕》云：「多事鬢毛隨節換，盡情鐙火向人明。」《記宣靖事》云：「東南鬼火成何事，終待胡鋒作諍臣。」（謂方臘不能爲患，直待粘、斡耳）《岳陽樓》云：「登臨吳蜀橫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時。」又云：「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謫今五年。」《聞德音》云：「自古安危關政事，隨時憂喜到漁樵。」五言云：「泊舟華容縣，湖水終夜明。淒然不能寐，左右菰蒲聲。窮途事多違，勝處心亦驚。三更螢火鬧，萬里天河橫。腐儒憂平世，況復值甲兵。終然無寸策，白髮滿頭生。」造次不忘憂愛，以簡潔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故當在諸家之上。

又後集卷二 《陳簡齋墓誌》，張巨山筆也，稱：「公詩體物寓興，清邃超特，紆餘閎肆，高舉橫絕，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又云：「公外王父存誠子善行草書，世俗莫知。公初規模其外家法，晚益變體出新意，片紙數字，得者藏去。」乃知簡齋筆法本存誠子。巨山，簡齋表姪也。

又續集卷二 薛能云：「詩深不敢論。」鄭谷云：「暮年詩力在，新句更幽微。」詩至於深微，極玄絕妙矣，然二子皆不能踐此言。唐人惟韋、柳，本朝惟崔德符、陳簡齋能之。

又卷四 放翁長短句，【略】其激昂感慨者，稼軒不能過，飄逸高妙者，與陳簡齋、朱希真相頡頏。

《滄浪詩話・詩體》 以人而論，則有蘇、李體，【略】邵康節體，陳簡齋體（陳去非與義也，亦江西之派而小異），楊誠齋體。

《荊溪林下偶談》卷三 簡齋之詩晚而工，如「木落太湖白，梅開南紀明」，「慷慨賦詩還自恨，徘徊舒嘯卻生哀」，「山林有約吾當去，天地無情子亦饑」，「樓頭客子杪秋後，日落君山元氣中」，「世亂不妨松偃蹇，村空更覺水潺湲」，皆佳句。又有《晚晴獨步》及《題董宗禹園先志亭》等古詩，亦皆佳。

《鶴林玉露》甲編卷六 自陳、黃之後，詩人無逾陳簡齋。其詩繇簡古而

發穠纖。值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有一飯不忘君之意。如「涼風又落宮南木，老鴈孤鳴漢北洲」，「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謫今五年」，「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近得會稽消息不，稍傳荆渚路歧寬」，「東南鬼火成何事，終藉胡鋒作爭臣」，「龍沙此日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皆可味也。

《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一　陳去非名與義，自號簡齋居士，以詩文被簡注於高宗皇帝，入參大政。有《無住詞》一卷。詞雖不多，語意超絕，識者謂其可摩坡仙之壘也。

劉辰翁《簡齋詩箋序》　余嘗謂晉人語言使壹用爲詩，皆當掩出古今，無它，眞故也。世間用事之妙，韓淮陰所謂是在兵法。諸君未知之者，豈可以馬尾而數，蟲魚而注哉。後山自謂黃出，理實勝黃。其陳言妙語，乃可稱破萬卷者，然外示枯槁，又如息夫人，絕世一笑自難。惟陳簡齋以後山體用後山，望之蒼然，而光景明麗，肌骨勻稱。古稱陶公用兵得法外意。以簡齋視陳、黃，節制亮無不及。則後山比簡齋，刻削尙似，矜持未盡去也。此詩之至也。吾執鞭古人，豈敢叛去，獨爲簡齋放言？或問：宋詩簡齋至矣，畢竟比坡公何如？曰：詩道如花，論高品則色不如香，論逼眞則香不如色。

晦齋《簡齋詩集引》　詩至老杜極矣，東坡蘇公、山谷黃公奮乎數世之下，復出力振之，而詩之正統不墜。然東坡賦才也大，故解縱繩墨之外，而用之不窮。山谷措意也深，故游泳口味之餘，而索之益遠。大抵同出老杜，而自成一家，如李廣、程不識之治軍，龍伯高、杜季良之行己，不可一概詰也。近世詩家知尊杜矣，至學蘇者乃指黃爲強，而附黃者亦謂蘇爲肆，要必識蘇、黃之所不爲，然後可以涉老杜之涯涘。此簡齋陳公之說云耳，予游吳興得之。乃知公所學如此，故能獨步一代。頃邑士有欲刻公詩者，因出前聞，爲冠集首，庶學者知公淵源所自，且以折近世黨同伐異之說云。公名與義，字去非，初賦《墨梅》，受知徽考，入校中祕書，遂掌帝制，後參紹興大政。簡齋，其自謂也。

《陳與義集・無住詞十八首》附無名氏增注　無住者，湖州青墩鎭僧舍之庵名也。公紹興間奉祠寓居焉。卷中詩詞皆可考，而詞亦多其時所作，故以題集。《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元好問《新軒樂府引》　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爲之。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眞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略】自今觀之，東坡聖處，非有意於文字之爲工，不得不然之爲工也。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詠情性，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

戴表元《白廷玉詩序》　廷玉詩甚似渡江陳去非，而嘗諱言去非。

方回《送俞唯道序》　友人羅裳相與鈔誦少陵、後山律詩，似未有所得。別看陳簡齋詩，始有入門。於是改調，通老杜、黃、陳、簡齋玩索。【略】大概律詩當專老杜、黃、陳、簡齋，稍寬則梅聖俞、又寬則張文潛，此皆詩之正派也。

又《讀劉章稊誌》　劉章《稊誌》疑《陳簡齋集》二詩爲非簡齋所作，其一：「敲門俗子令我病，面有三寸康衢埃。風鬟雪鬢君驅去，蓬戶那無酒一杯。」其一：「寧食三斗塵，有手不揖無詩人。」予謂此二詩怒詈誠太露，然詩人每惡俗人。山谷云：「德人泉下夢，俗物眼中埃。」下一句不已甚乎？劉許詩不當者甚多。

又《跋仇仁近詩》　周伯弼詩法，分頷聯、頸聯、四實、四虛、前後虛實，此不過情景之分。如陳簡齋「官裏簿書何日了，樓頭風雨見秋來」，「是非衮衮書生老，歲月匆匆燕子回」，乃是一聯而一情一景，伯弼所不能道。老杜云：「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藓蘿。」山谷云：「霜髭雪髮共看鏡，萸糝菊英同送秋。」後山云：「老形已具臂膝痛，春事無多櫻筍來。」此一脈自老杜以來，知而能用者，惟三數公，豈掣鯨碧海與翡翠蘭苕故不同耶？

又《讀太倉稊米集跋》　少隱紹興元年避地山中，不能盡挈群書，唯有柳子厚、劉夢得、杜牧之、黃魯直、杜子美、張文潛、陳無己、陳去非八家詩，鈔爲《詩八珍》。以爲皆適有之，非擇而取，予謂此豈適然？學詩者不可不會此意。取柳不取韓，取黃不取蘇，取杜不取李，有深意也。

又《吳尚賢詩評》　老杜、陳簡齋詩，兩句景即兩句情，兩句麗即兩句淡。「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此一聯也。「轉添愁伴客，更覺老隨人」，即如此續下聯。簡齋又有一句景對一句情者，妙不可言。下聯如或用故事，或他出議論，不情不景，其格無窮。

又《劉元渾詩評》　黃、陳二老詩，各成一家，未有能及之者。然論老筆名手，黃、陳之外，江西派中多有作者，呂居仁、陳簡齋其尤也。

又《晚秋雜書三十首》一　堂堂陳去非，中興以詩鳴。呂、曾兩從棗，殘月配長庚。尤蕭范陸楊，復振乾淳聲。爾後頓寂寥，草蟲何薨薨。

又《讀張功父南湖集并序》　詩至於老杜而集大成。【略】《春榮》詩云：「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野老不勝悲。」《送僧》詩云：「念我能書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此等詩不麗不工，瘦硬枯勁，一斡萬鈞。惟山谷、後山、簡齋得此活法，又各以其數萬卷之心胸氣力，鼓舞跳盪。初學晚生不深於詩而驟讀之，則不見奧妙，不知雋永，乃獨喜許丁卯體，作偶儷嫵媚態。予平生不然之，而江湖友朋未易以口舌爭也。

又《過李景安論詩為作長句》　三百年來工五七，追雅媲騷誰第一。獨聞彭城陳正字，向來得法金華伯。終古不朽語言在，以詩教人人不識。善學少陵而不爲，殆如孟子不言《易》。世人往往談神僊，便欲插翅登青天。邀尋道士學服餌，朝呼暮吸夜煉煎。換骨一語未曾悟，未辨《黃庭》修內丹。俗流無骨但有肉，蝦蟆敢競驪龍光。姚合許渾精儷偶，青必對紅花對柳。兒童倣之易不難，形則肖矣神何有。求之雕刻繪畫間，鵠乃類鶩虎勝狗。由陳入黃據杜壇，當知掬水月在手。後生可畏嘗聞之，君友何人師者誰。雙井白門浣花派，實字用正虛用奇。《鬱輪袍》曲異箏笛，貌姑射姿無粉脂。梯危磴絕不可近，尚有簡齋橫一枝。

又《七十翁吟五言古體十首》　後山與簡齋，僅年四十九。詩少句句佳，天地同不朽。

又《學詩吟十首》　承天寺一碑，宜州萬里走。後山與簡齋，各年四十九。李、杜俱有厄，郊、島終不偶。今人作好詩，曾不鑒前否。

又《詩思十首》　萬古陶兼杜，誰堪配饗之。赦還儋耳海，謫死瘴城宜。無己玉堂凍，去非榕嶺馳。更添韓與柳，欲築八賢祠。

又《西齋秋感二十首》　吾所學詩伯，近世惟二陳。稍換後山骨，後寫簡□□。□□足活法，亦復窺天珍。

又《孟衡湖詩集序》　聚奎以來，崑體盛行，而歐、梅革之。爰及黃、陳，始宗老杜，而議者署爲江西派。過江而後，呂居仁、陳去非、曾吉父，皆黃、陳出也。

又《送羅壽可詩序》　陳簡齋、曾文清爲渡江之巨擘。

又《柳州教授王北山詩序》　陳後山年四十九，其文集謝克家爲序。陳簡齋年四十九，其詩集葛勝仲爲序。二公年不壽而文壽，不待序而後稱也。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陳與義《渡江》　查慎行評：簡齋與後山才力相近，而烹煉不及後山，觀其全集自見。

又卷一〇王安石《欲歸》　方回評：雁湖注謂簡齋「紅綠扶春上遠林」亦似此佳。　許印芳評：詩不學杜，必不能高。而善學者，百無一二。唐之義山，宋之半山、山谷、後山、簡齋，此五家者眞善學杜者也。後人欲入浣花翁之門，須從此五家問津。

又卷一一陳師道《夏日即事》　方回評：以「花絮」對「歡娛」，此等句法本老杜，而簡齋尤深得之。

又卷一六梅堯臣《依韻和李舍人旅中寒食感事》　方回評：聖俞詩不爭格高，而在乎語熟意到，此乃「吳體」。第一句六字仄聲，第二句五字平聲，愈覺其健。「梨花」、「客子」一聯，深勁有味。惟陳簡齋妙得其法焉。

又卷二三陳與義《山中》　方回評：參政簡齋陳公，名與義，字去非，洛陽人。自黃、陳紹老杜之後，惟去非與呂居仁亦登老杜之壇。居仁主活法，而去非格調高勝，舉一世莫之能及。初以《墨梅》詩見知于徽廟，「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大爲高廟所賞。欲學老杜，非參簡齋不可。　紀昀評：評簡齋確，惟以呂居仁並稱，則究嫌非偶。江西亦有一種套子，其俗較丁卯更甚，亦不可不知。

又卷二四梅堯臣《送徐君章秘丞知梁山軍》　方回評：宋人詩善學盛唐而或過之，當以梅聖俞爲第一。善學老杜而才格特高，則當屬之山谷、後山、簡齋。

又陳與義《送熊博士赴瑞安令》　方回評：簡齋詩氣勢渾雄，規模廣大。老杜之後，有黃、陳，又有簡齋，又其次則呂居仁之活動，曾吉甫之清峭，凡五人焉。

又卷二六陳與義《清明》　方回評：嗚呼，古今詩人當以老杜、山谷、後山、簡齋四家爲一祖三宗，餘可預配饗者有數焉。　馮班評：山谷著他看門，後山著他掃地，簡齋姑用捧茶。看門者雖入其家門戶，然實門外漢。主人行住坐卧頗亦知之，而堂奧中事實則茫然也。掃地者，塵垢多也。捧茶頗近人，童子事耳，然頗得主人意。茶山、昌父則又從閽人問主人起居者，未必不是，實則不是也。　嗚呼，此專論七言律。　無名氏（乙）評：三家固自佳，遽定爲一祖三宗，亦方氏一家說也。

又卷二九陳與義《次韻謝呂居仁》　方回評：讀諸家詩，忽到後山、簡

齋，猶捨培塿而瞻太華，不勝高聳，自是一種風調。　馮舒評：閱諸家詩，忽到後山，猶去德士、美女而就面目生獰之傖父，或頭童齒豁之老人，自是一種獨夫臭。　馮班評：猶去華堂而入廁屋。後山尚可，簡齋可恨。　紀昀評：簡齋詩誠峭健。此三首殊無可取，不稱此評。

又卷四四劉克莊《髮脫》　方回評：白樂天、陳簡齋之目，張文潛、曾茶山之齒，范石湖之耳，加以後村髮禿詩，可發一笑。然後村詩不及諸公。

陳杰《武岡向權叔家有陳魏祠堂合祀簡齋鶴山惟兩公世異事殊實難牽合諸公既極推引復徵予言》　簡齋以詩冠兩都，鶴山以文擅江東。茲溪僻在萬山底，遼絕安能來兩公。或撞天關忤九虎，或走窮海隨六龍。畏途遇車一笑粲，遠謫信杖雙音跫。誰其主者林下叟（句指陳簡齋），又誰嗣之大雅翁（句指魏鶴山）。詩題田家足渾朴（見陳詩），帖送石刻何春容（魏送學記）。百年向氏兩奇遇，千載江山眞發矇。到今窗戶有佳色，尚想林壑生清風。恭惟人物一代幾，伊洛既竭岷峨空。艱虞各行天下半，名數況復參樞崇。高吟大冊照寰宇，如此過化良亦匆。泥上指爪東西鴻，精神如水行地中。偶然流落亦安計，牽合推引驚盲聾。二公德業吾豈敢，淺陋最識詩文工。平生此兩大家數，秤較力量能無同。創聞合祀適有契，一瓣聊借歌詞通。

《永樂大典》卷三一四七許有壬《題陳璧家藏簡齋墓誌後》　靖康板蕩，思陵踽踽東南，中原士大夫有能自拔以從其君，於間關流離之際，丁急賢之會，收錄宜如何？然用之而未至者人也，得之而復失者天也。簡齋陳公既參大政，尋以疾辭，遂至不起，用世之學，不究其施，豈非天乎。君子於此，有以見勝國之不能復有中土也。世知其詩之工，而不知其心之苦，若「向來萬里意，今在一窗間」之句，予每三復而悲之。《墓誌》有不能盡者焉。

仇遠《讀陳去非集》　簡齋吟集是吾師，句法能參杜拾遺。宇宙無人同叫嘯，公卿自古嘆流離。窮途劫劫誰憐汝，遺恨茫茫不在詩。莫道《墨梅》曾遇主，黃花一絕更堪悲。

牟巘《唐月心詩序》　昔李誠公以詩送質肅公，蓋用進退韻，世傳爲落韻詩者殆非。質肅語特高古，「千古去國一身在」，此詩爲失對耳。故陳簡齋亦欲學詩者以唐詩掇入少陵步驟繩墨中，大抵句律是尚。師善以質肅之孫，參簡齋之語，千古一月，當印此心。

程鉅夫《嚴元德詩序》　自劉會孟盡發古今詩人之秘，江西詩爲之一變。今三十年矣，而師昌谷、簡齋最盛，餘習時有存者。無他，李變眩，觀者莫敢議，陳清俊，覽者無不悅，此學者急於人知之弊也。變眩、清俊，固非二子之本，亦非會孟教人之意也，因其所長，各有取焉。

吳澄《聶文儼詩序》　學詩者若有適也，必於其道，則未至而可至，不以其道，則愈至而愈不至。清江聶文儼詩，不俗不腐，蓋望參政陳公之門而適之以其道者。

又《謎季巖詩序》　丁酉冬，見謎季巖詩，詠物工而用事切，謂曰：「詩誠佳，然吟詩必此詩，或非詩人所尚爾。」壬寅春又見之，則體格與昔大異，問曰：「近讀何詩？」曰：「簡齋。」余曰：「得之矣。」乃題而歸其篇。

又《何敏則詩序》　近代參政簡齋陳公，比之陶、韋，更新更巧。

又《黃養浩詩序》　世所選諸家詩，每令人手披口誦不忍釋，及閱其全集，則又不然，雖李、杜大家，亦不篇篇可人意，於以見詩之不易爲也。獨近代簡齋陳參政集無可揀擇，蓋自選之，而凡不可者不復存也。樂安黃養浩有詩一帙，不滿五十題，亦必自選，而不以多爲貴也。意態聲響，宛然參政公之彷彿。作詩如是，可謂不苟作者矣。

又《董震翁詩序》　宋參政簡齋陳公於詩超然悟入，吾嘗窺其際，蓋簡齋古體自東坡氏，近體自後山氏，而神化之妙，簡齋自簡齋也。近世往往尊其詩，得其門者或寡矣。

又《陳景和詩序》　陳氏自昔多大詩人。伯玉甫，唐家第一，卓然爲李、杜所師。宋履常、去非，傑出於半山、坡、谷之後，極深極巧，妙絕一世，不可及矣。

徐明善《西洲詩集序》　余嘗論詩自漢魏以降，【略】又降而唐晚，束字五七，而雕飾無遺巧，於是「楊柳依依」之遺聲乃復盡散，而《雅》幾乎絕。賴唐杜氏、韓氏詩行世不泯。宋黃山谷、陳簡齋、曾茶山振微引墜，式克至於今日。

《吳禮部詩話》　世稱宋詩人句律流麗，必曰陳簡齋，對偶工切，必曰陸放翁。今子西所作，流布自然，用故事古語，融化深穩，前乎二公已有若人矣。《劉後村詩話》嘗舉十餘聯，考其集中，蓋不勝舉也。《春日郊外》詩「水生看欲到垂楊」，絕句：「疑此江頭有佳句，爲君尋取卻茫茫。」簡齋有「水光忽到樹」及「忽有好詩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難尋」之句，非襲用其語，則亦暗合者與？

又　柳柳州云：「微風一披拂，林影久參差。」陳簡齋云：「微波喜搖人，

小立待其定。」語有所自而意不同。

仇遠《讀陳去非九日詩》 憶得甲辰重九日，宣和遺恨幾番秋。蔣陵依舊西風在，一度黃花一度愁。

鄧顯鶴《古杉倡和詩序》 宋南渡之際，陳簡齋先生以避亂來湖、湘，寓吾郡久，今《簡齋詩鈔》可歷按也。其《將至杉木鋪望野人居》及《別杉木》詩所云「數株蒼檜遮官道，一樹桃花暎草廬」者，即今之黑田鋪，土人所稱乾杉樹是也。【略】擬作石欄圍之，構亭其上，榜以「古杉木鋪」，而別作一祠爲「簡齋草堂」，大書兩詩，刻於貞珉。【略】自來詩人多漫浪湖、湘間，如少陵、退之、柳州及劉夢得、王龍標輩，皆託跡沅、澧、郴、湘、衡、永間，絕無有至吾郡者，有之自簡齋始。而邦之人無能稱道，方志且誤入名宦，俗子又競爲鄙俚詩詞以附會之。集中名作，如《貞牟》、《羅江》、《遠軒》之類，不一而足，皆吾郡掌故，絕不之及。【略】謹按，簡齋先生詩以老杜爲宗，避亂湖嶠，間關萬里，流離乞食，造次不忘憂愛，亦與少陵同。其《清明》詩云：「書生投老王官谷，壯士偷生漂母家。」蓋明明以少陵自處。《傷春》詩云：「廟堂無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聞戰馬，豈知窮海看飛龍。孤臣霜髮三千丈，每歲烟花一萬重。稍喜長沙向延閣，疲兵敢犯犬羊鋒。」欲不謂之少陵，不得也。少陵詩至夔州而始盛，簡齋詩至湖嶠而益昌。今湘潭人士取子美「岸花飛送客」句，作「岸花詩社」，又於盤石浦構少陵草堂，與退之之祠郴，柳州之祠永，夢得之祀朗，龍標之祀沅同。況簡齋寓吾郡最久，紫陽洞壁間，溪影山光，流風未沫，而所謂杉木鋪者，巋然尚存。祠之與少陵草堂並垂天壤，光我湖嶽，亦邦人君子好古之心所不容已於中者也。既作歌以張其事，二三君子倡和成帙，命兒琮錄爲一冊，鋟木，並附黔陽《三長物齋長語》於後。

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 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疏，或鍛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爲流俗之所移易。

鄭善夫《葉古厓集序》 杜詩渾涵淵澄，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略】世之學者，劬情畢生，往往只得其一肢半體，杜亦難哉。山谷最近而較少思，後山散文過山谷遠，而氣力弗逮，簡齋蠲而少春融。宋詩人學杜無過三子者乃爾，其他可論耶。

戴用《洪武刊本雙峰猥稿題辭》 文章麗比黃山谷，詩句清如陳簡齋。遠矣雙溪溪上月，一輪皎皎照天階。

《升庵詩話》卷四 孫位畫水，張南本畫火，吳道玄畫，楊繪塑，陳簡齋詩，辛稼軒詞，同能不如獨勝也。

《詞品》卷四 陳去非，蜀之青神人，陳季常之孫也。徙居河南。宋南渡後又居建康。詩爲高宗所眷注，而詞亦佳。語意超絕，筆力排奡，識者謂其可摩坡仙之壘，非溢美云。《草堂》詞惟載「憶昔午橋」一首。其《閩中漁家傲》云【略】。又《虞美人》云：「吟詩日日待東風，及至桃花開後卻匆匆。」又《點絳唇》云：「愁無那，短歌誰和，風動梨花朵。」又《南柯子》云：「闌干三面看晴空，背插浮圖千尺冷煙中。」皆絕似坡仙語。

李開先《閒居集序》 辭西原詩能逼唐，後會馬西玄於濠梁，曰：「古來詩人，惟一陳簡齋。」

《詩藪》外編卷五 二陳五言古皆學杜，所得惟粗強耳。其沈鬱雄麗處，頓自絕塵。無己復參魯直，故尤相去遠。大抵宋諸君子以險瘦生澀爲杜，此一代認題差處，所謂七聖皆迷也。工部詩盡得古今體勢，其中何所不有，而僅僅若此耶？

又 陳去非短歌學杜，間得數語耳，無完篇。

又 宋之學杜者，無出二陳：師道得杜骨，與義得杜肉，無己瘦而勁，去非贍而雄，後山多用杜虛字，簡齋多用杜實字。

又 宋之爲律者，吾得二人：梅堯臣之五言，淡而濃，平而遠；陳去非之七言，渾而麗，壯而和。梅多得右丞意，陳多得工部句。

又 南渡諸人詩，尚有可觀者，如尤、楊、范、陸，時近元和；永嘉四靈，不失晚季。至陳去非宏壯，在杜陵廊廡，謝皋羽奇奧，得長吉風流，尤足稱賞。以其才則遠不如王、蘇、黃、陳。

又 宋之學陳子昂者，朱元晦。學杜者，王介甫、蘇子美、黃魯直、陳無己、陳去非、楊廷秀，【略】總之不離宋人面目。

又 「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登臨吳蜀橫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時」、「四野凍雲隨地合，九河清浪著天流」、「天開雲霧東南碧，日射波濤上下紅」，此雄麗冠裳，得杜調者也。

又 「多事鬢毛隨節換，盡情燈火向人明」、「蕭條寒巷荒三徑，突兀晴空

聳二樓」、「九日清尊欺白髮，十年爲客負黃花」、「四壁一身長客夢，百憂雙鬢更春風」、「五年天地無窮事，萬里江湖見在身」，此瘦勁沉深，得杜意者也。然調近者不失唐風，意近者遂成宋格，得失判矣。

又　去非句如「湖平天盡落，峽斷海橫通」、「搖楫天平渡，迎人樹欲來」、「風斷黃龍府，雲移白鷺洲」、「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林」、「一時花帶淚，萬里客憑闌」，皆宏麗沉雄得杜體，且多得杜字法。

又　無己「梅柳春猶淺，關山月自明」，去非「春生殘雪夜，酒盡落梅時」，卻自然有唐味，然不多得。

又　陳去非諸絕，雖亦多本老杜，而不爲已甚。悲壯感慨，時有可觀處。

又雜編卷五　大抵南宋古體當推朱元晦，近體無出陳去非。

《少室山房類稿》卷一一八　梅聖俞之學唐，陳去非之學杜，皆錚錚躍出，庸詎可以宋概耶？

《四友齋叢說》卷二五　南宋陳簡齋、陸放翁、楊萬里、周必大、范石湖諸人之詩，雖則尖新太露圭角，乏渾厚之氣，然能鋪寫情景，不專事綺纖，其與但爲風雲月露之形者，大相徑庭，終在元人上。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引復初氏《簡齋詞跋》　簡齋去非詞，尤古雅頓挫，闋闋可咏，字字可愛。人言簡齋善冥搜靜覓，頗得佳句，信哉。

《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三《陳簡齋詩蹟》石川跋　史稱簡齋河目海口，大耳聳峙，其出處氣節，翰墨文章，爲中興大臣之冠。蓋匪直詩名出後山之右已耳。雨舟寶峴樓，蓄名賢遺墨甚富，此固其甲乙品云，元嗣漢齡，其永寶之。

潘是仁《陳簡齋先生詩小引》　公諱與義，字去非，洛陽人也。官居參政。初以《墨梅》詩見知徽廟。如「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又大爲高廟所賞。劉辰翁稱公詩「以後山體用後山，望之蒼然，而光景明麗，肌骨勻稱，似陶公兵，得法外意。」則公之詩有定評矣。它日，人又問比坡公何如，則又曰：「詩道如花，論高品則色不如香，論逼眞則香不如色。」味此一語，不惟得簡齋面目，且爲坡公寫照矣。

毛晉《無住詞跋》　陳與義字去非，其先蜀人，東坡所傳陳希亮公弼者，其曾祖也。後爲汝州葉縣人，每自稱洛陽陳某，又別號簡齋。少年賦《墨梅》詩，受知於徽宗，遂入中秘。建炎中掌帝制，參紹興大政，以詩名世。劉後村軒輊元祐後詩人不出蘇、黃二體，惟陳簡齋以老杜爲師。建炎以後避地湖嶠，行路萬里，詩益奇壯。或問劉須溪：宋詩簡齋至矣，畢竟比坡公何如？須溪曰：「詩論如花，論高品則色不如香，論逼眞則香不如色。」雖黃俱在，予于其詞亦云。

安世鳳《墨林快事》卷七　余有宋刻《陳簡齋集》，是公自書上木者，醇古豐圓，出自《黃庭》。余寶之，時以爲玩，因熟公詩，即朋知以宋詩爲余戒，如不聞也。以證文先生停雲館收者，眞行各擅，而情思如一。詩則又集中最合作者。余因以稔寄木之可以長久，遂與入石者等壽。其實，宋詩亦未爲惡道。即如此「雲間落日淡，山下東風寒」，又「生身後聖哲，隨俗了悲歡」，又「微陰拱衆木，靜夜聞孤泉」，又「殘渾度平野，列岫圍青春」，已膾炙藝林，況於集之大全，恨不及請益，以竟公蘊也。

（日本）江宗白《須溪評點簡齋詩集跋》　宋詩之刊行於國朝者，蘇、黃二家而已，其他至如後山、簡齋，今之學者或未嘗稱其名者。余謂簡齋之詩可謂至，未必出蘇、黃之下矣。劉後村曰：「元祐後詩人迭起，至簡齋始以老杜爲師，第其品格，當在諸家之上。」善哉言乎。

吳之振《簡齋詩鈔序》　少學詩於崔德符，問作詩之要，崔曰：「工拙所未論，大要忌俗而已。」嘗賦《墨梅》，受知徽宗，遂登冊府。高宗尤喜其「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之句。天分既高，用心亦苦，意不拔俗，語不驚人，不輕出也。晚年益工，旗亭傳舍摘句題寫殆遍，號稱新體。體物寓興，清邃紆徐，高舉橫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劉後村謂「元祐後詩人迭起，不出蘇、黃二體，及簡齋始以老杜爲師。建炎間，避地湖嶠，行萬里路，詩益奇壯。造次不忘憂愛。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諸家之上。」劉須溪序其詩，亦謂較勝黃、陳，比東坡，云如論花，「高品則色不如香，逼眞則香不如色」，其推尊如此。簡齋自言曰：「詩至老杜極矣，蘇、黃復振之，而正統不墜。東坡賦才大，故解縱繩墨之外而用之不窮，山谷措意深，故游泳玩味之餘而索之益遠。要必識蘇、黃之所不爲，然後可以涉老杜之涯涘。」味此足以定其品格矣。

《戴酒園詩話・宋・陳與義》　選南渡後詩，務取短中之長，有以一聯收者，以一句錄者，必求首尾溫麗，幾無詩矣。陳簡齋詩以趣勝，不知正其著魔處，然其俊氣自不可掩。如《雨晴》詩：「牆頭語鵲衣猶濕，樓外殘雷氣未平。」《以事走郊外示友》：「黃塵滿面人猶去，紅葉無言秋又歸。」《觀江漲》：「疊

浪併翻孤日去，兩津橫捲半天流。」俱可觀。《送熊博士赴瑞安令》一作尤佳：「衣冠衮衮相逢處，草木蕭蕭未變時。聚散同驚一枕夢，悲懽各誦十年詩。山林有約吾當去，天地無情子亦飢。笑領銅章非失計，歲寒心事欲深期。」雖格調不足言，頗爲入情也。

吳喬《答萬季埜詩問》 唐人作詩，自述己意，不必求人知之，亦不在人人說好。宋人皆欲人人知我意，明人必欲人人說好，故不相入。然宋詩亦非一種，如梅聖俞卻有古詩意，陳去非得少陵實落處。

《圍爐詩話》卷三 陳去非云：「唐人苦吟，故造語奇且工，但韻格不高。倘能取唐人詩而綴入少陵繩墨中，速肖之術也。」詩必先意，次局，次語，去非之說倒矣。

又卷四 問曰：「先生誅斥僞杜詩，瞎盛唐，何不自爲眞者乎？」答曰：非子美之人，不敢爲子美之詩。七百年來，唯范希文、王伯安匠心出筆，有子美氣分。陳去非能作杜句，而人非其人，詩無關也。

《帶經堂詩話》卷一 宋、明以來詩人學杜子美者多矣，予謂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氣，魯直得杜意，獻吉得杜體，鄭繼之得杜骨。它如李義山、陳無己、陸務觀、袁海叟輩又其次也，陳簡齋最下。《後村詩話》謂簡齋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其品格在諸家之上，何也？

又卷二 徐敦立記陳去非語：「本朝之詩，愼不可讀者，梅聖俞也；不可不讀者，陳無己也。」此意殊不可解。去非之學杜，亦予所未解也。（《香祖筆記》）

紀昀《後山集序鈔》 考江西詩派以山谷、後山、簡齋配享工部，謂之一祖三宗。而左袒西崑者則掊擊抉擇，身無完膚，至今呶呶相詬厲。

《漫堂說詩》 南渡後，陸游學杜、蘇，號爲大宗。又有范成大、尤袤、陳與義、劉克莊諸人，大概杜、蘇之支分派別也。

姚壎《宋詩略序》 若王介甫之峭厲，蘇子美之超橫，陳去非之宏壯，陳無己之雄肆，【略】俱宗仰浣花草堂，或得其神髓，或得其皮骨，而原本未嘗不同。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陳與義》 居士尋詩墨未乾，杏花消息雨聲寒。誰言詩到蘇、黃盡，萬里南征眼界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簡齋集》十六卷。【略】與義之生，視元祐諸人稍晚，故呂本中《江西宗派圖》中不列其名。然靖康以後，北宋詩人凋零殆盡，惟與義爲文章宿老，巋然獨存。其詩雖源出豫章，而天分絕高，工於變化，風格遒上，思力沈摯，能卓然自闢蹊徑。《瀛奎律髓》以杜甫爲一祖，以黃庭堅、陳師道及與義爲三宗，是固一家門戶之論。然就江西派中言之，則庭堅之下，師道之上，實高置一席無愧也。初，與義嘗作《墨梅》詩，見知於徽宗。其後，又以「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句爲高宗所賞，遂馴至執政，在南渡詩人之中最爲顯達。然皆非其傑構。至於湖南流落之餘，汴京板蕩以後，感時撫事，慷慨激越，寄託遙深，乃往往突過古人。故劉克莊《後村詩話》謂其「造次不忘憂愛，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諸家之上」。其表姪張嵲爲作墓誌云：「公詩體物寓興，清邃超特，紆餘閎肆，高舉橫厲。」亦可謂善於形容。至以陶、謝、韋、柳擬之，則殊爲不類，不及克莊所論爲得其眞矣。

又 《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略】夢得爲蔡京門客，章惇姻家，【略】文章高雅，猶存北宋之遺風。南渡以後，陳與義可以肩隨。

又卷一九八 《無住詞》一卷。【略】與義詩師杜甫，當時稱陳、黃之後無逾之者。其詞不多，且無長調，而語意超絕。黃昇《花菴詞選》稱其「可摩坡仙之壘」。至於《虞美人》之「及至桃花開後，卻匆匆」，《臨江仙》之「杏花疎影裏，吹笛到天明」等句，胡仔《漁隱叢話》亦稱其清婉奇麗。蓋當時絕重其詞也。此本爲毛晉所刊，僅十八闋。而吐言天拔，不作柳七黃九嫵之態，亦無蔬筍之氣，殆於首首可傳，不能以篇帙之少而廢之。方回《瀛奎律髓》稱杜甫爲一祖，而以黃庭堅、陳師道及與義爲三宗。如以詞論，則師道爲勉強學步，庭堅爲利鈍互陳，皆迥非與義之敵矣。開卷《法駕導引》三闋，與義已自注其詞爲擬作，而諸家選本尚有稱爲赤城韓夫人所製，列之仙鬼類中者，證以本集，亦足訂小說之誣焉。

《劍谿說詩》卷下 宋之後山、簡齋五律宗杜，語皆粗硬，乏溫醇之氣。

王昶《舟中無事偶作論詩絕句·程俱沈與求陳去非》 故事麟臺擅舊聞，小雲林亦具清芬。參知才思能多少，幸有梅花契道君。

邵堂論詩六十首》三〇 南渡詩人陳與義，撫時感事少陵同。町畦別鑿鼯鼠徑，不入荒榛蔓草中。（陳簡齋）

《覲齋詩談》卷五 陳與義簡齋詩，差強人意，蓋學杜而得其雅緻者。

《寒廬詩話》　紫陽方虛谷回《桐江集》論宋詩源流甚詳，【略】陳簡齋（與義）、曾文清（幾）爲渡江之巨擘。【略】虛谷之論宋詩詳矣，然其大旨則祖江西而祧晚唐。善乎定遠先生之論曰：「西崑之流敝，使人厭讀麗詞。江西以麤勁反之，流敝至不成文章矣。四靈以清苦爲詩，一洗黃、陳之惡氣象，獰面目，然間架太狹，學問太淺，更不如黃、陳有力也。」

《龍性堂詩話續集》　朱子云：「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這般詩一日作百首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林』，『暖日薰楊柳，濃春醉海棠』，他是甚麼句法？」此語最說得好，學詩者宜味。

翁方綱《書空同集後十六首》七　二陳本出江西派（簡齋、後山），格調何曾肯襲唐。杜句後來拈二二，濫觴未甚尚無妨。

又《七言律詩鈔・凡例》　自山谷以下，後來語學杜者，率以後山、簡齋並稱。然而後山似黃，簡齋則似杜。後山近於黃而太膚淺，簡齋近於杜而全滯色相矣。雖云較後來之空同蒼老有骨，而其假冒則一也。

《石洲詩話》卷四　自後山、簡齋抗懷師杜，所以未造其域者，氣力不均耳。降至范石湖、楊誠齋，而平熟之逕，同輩一律，操牛耳者，則放翁也。平熟則氣力易均，故萬篇酣肆，迥非後山、簡齋可望。

又　「平生老赤腳，每見生怒嗔」，「張子霜後鷹，眉骨非凡曹」，「覺來迹便掃，韓公眞躁人」，「顧用憂懷抱，乾雲進酒杯」，「片雲無思極，我知丈人眞」，「清池不受暑」，「惜無陶謝手，日動春浮木」，以上諸句，《簡齋集》中似此類者尚多，不可一一枚述。大約彷彿後山之學杜，而氣韻又不逮。蓋同一未得杜神，而後山尚有朴氣，簡齋則不免有傖氣矣。若以此爲杜嗣，則不若直舉李空同之堂堂旗鼓，明目張膽，上接指麾，何必瞞人哉。

又　陳止齋詩，吳鈔稱其「得少陵一體」。然氣力單窘，尚在後山、簡齋之下。

又卷五　傅與礪歌行之學杜，自後山、簡齋不及也。然尚恨未能出脫變化，此亦邊幅之隘，難以相強者也。

朱庭珍《論詩四十九首》一〇　老杜門庭孰問津，後山高邁簡齋新。效顰一例東施拙，得力還當讓二陳。

王守恂《讀簡齋詩》　去實存文成土木，將諧作雅類優俳。吸來李、杜、蘇、黃髓，老去焚香拜簡齋。

沈金藻《舟中讀近代諸先生詩各題一絕》　盤空腕底走蛟螭，石破天驚筆一枝。絕代霸才成絕調，犢山文字簡齋詩。（袁隨園先生）

《靜居緒言》　蘇門諸子，較江西派中諸人，是爲爾雅。【略】江西諸子中，前惟後山，後惟簡齋而已。然刻剝雕鏤之工多，深婉不迫之趣寡。

《筱園詩話》卷四　凡五七律詩，最爭起處。凡起處最宜經營，貴用陡峭之筆，灑然而來，突然湧出，若天外奇峰，壁立千仞，則入手勢便緊健，氣自雄壯，格自高，意自奇，不但取調之響也。【略】陳簡齋之「白菊生新紫，黃蕪失舊青」，「暖日薰楊柳，濃春醉海棠」。葛無懷之「月趁潮頭上，山隨舵尾行」。以上諸聯，或雄厚，或緊遒，或生峭，或姿逸，或高老，或沈著，或飄脫，或秀拔，佳處不一，皆高格響調，起句之極有力，最得勢者，可爲後學法式。作詩宜效此種起筆，自不患平矣。

《左庵詞話》卷上　陳去非詞：「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略】皆佳。

胡薇元《歲寒居詞話》　陳與義簡齋《無住詞》才十八首，而首首可傳。簡齋詩師杜少陵，與山谷、後山爲三宗。其詞吐言天拔，無蔬筍氣。然山谷詞利鈍互見，後山則勉強學步，迥非與義之敵。

黃統《邵亭詩草序》　昔人以子美爲一祖，以山谷、後山、簡齋爲三宗，謂子美不可學，學子美宜徑二陳、涪翁而泝上之。【略】品詩者謂杜聖、李仙，是子美詩孔子也，昌黎當詩孟子，唐義山、宋山谷、二陳，其詩之孫卿、子雲乎？

張佩綸《澗于日記》《光緒壬辰三月二十六日》　簡齋當南渡時，仕至參知政事，不爲不達，非下吏沈淪者比。乃閱其傳中，趙鼎主用兵，上主議和，與義言：「若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萬一無成，則用兵必不免。」於君相之間，調停兩可，初無剴切深透之論。雖旋即引疾，然其所蘊蓄，亦頗可睹矣。文人論事，全無實用，而徒於詩中作慷慨激越之音，終爲浮聲空響耳。徽宗以《墨梅》詩賞之，高宗後以「客子光陰書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二語激賞，以至執政，又以見其用人之輕。此何時，而以詩拔人耶？至二劉所論，後村以爲簡齋以老杜爲師，造次不忘憂愛，須溪以爲較勝黃、陳，比東坡，云如論花，高品則色不如香，逼眞則香不如色。吳鈔取之，尤屬井蛙之見。晦齋序述與義論詩之旨，云「學蘇者指黃爲強，附黃者指蘇爲肆，必識蘇、黃之所不爲，然後可以涉老杜之涯涘」，然簡齋亦未能自行其言也。

《閒卷有益齋讀書志》卷五　《知稼翁集》。【略】集中詩居大半，洪容齋舉其「迢迢別浦帆雙去，漠漠平蕪天四垂。雨意欲晴山鳥樂，寒聲初到井梧知」，以爲謫仙、少陵以還，大曆十才子尚能窺其藩否，其推挹稍過。然五七言律詩趨步唐音，不爲江西生硬之體。如「列岸奔馳紛羽檄，聖朝哀痛下芝泥。盟寒關隴無來使，春晚江淮有戰鼙」、「傷心廢宅枌榆老，滿目寒塘菡萏秋。馬鬣未平餘葬地，蛾眉不見但妝樓」、「萬里窮途雙白髮，一尊濁酒對黃花。頻年奔走哀王粲，落日登臨憶孟嘉」等語，與陳去非格調相近。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一　簡齋之詩，風格遒上，思力沈摯，於南渡詩人中實能自樹一幟。且生當北宋之季，汴京板蕩，臨安播遷，感時撫事，寄託遙深。仲孺以宋人注宋詩，時代既近，聞見較確，故是注鈎稽事實，皆能得作者本意，絕無浮塵掠影之談。而集中所與酬贈諸人，亦一一考其始末，洵爲讀《簡齋集》者所不可廢。

馮煦《蔣刻本增廣箋註簡齋詩集序》　抑又思之，《提要》云：「《瀛奎律髓》以杜甫爲一祖，以黃庭堅、陳師道及與義爲三宗。雖一家門戶之論，然就江西派中言之，庭堅之後，師道之前，實高置一席無媿也。」其於簡齋推崇甚至。近世作者，鑒於中晚之末失，往往祧唐祖宋，於回所稱三宗者，奉爲泰斗，爭相攀附，蓋其一種蕭寥逋峭之致，譬之繚磵邃壑，絕遠塵壒，既非若七寶樓臺，拆下不成片段，又非若繩樞甕牖，貌樸古而實寒陋，無惑乎世之踵武而趨也。蘇厂儻以予所校胡箋本授之劂氏，今之治詩者，必且日手一編，先睹爲快，蘇厂或亦欣然資益於世邪。

《蕙庵論詞》　北宋大家每從空際盤旋，故無椎鑿之迹。至竹坡、無住諸君子出，漸於字句間凝鍊求工，而昔賢疏宕之致微矣。此亦南、北宋之關鍵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簡齋詞以《虞美人》、《臨江仙》二闋得名，餘亦清空婉麗，在南宋亦稱矯矯。

《石遺室詩話》卷一　簡齋、止齋、滄浪、四靈、王、孟、韋、柳、賈島、姚合之變化也。

又卷二三　詩貴風骨，然亦要有色澤，但非尋常脂粉耳，亦要人雕刻，但非尋常斧鑿耳。有花卉之色澤，有山水之色澤，有彝鼎圖書種種之色澤。【略】陳簡齋自別於蘇、黃之外，在花卉中爲山茶、蠟梅、山礬。

蔣國榜《刻胡注陳簡齋集跋》　國榜初學爲詩，何敢妄執唐宋之界，亦以漢魏絕未易攀躋，下窺三唐，一若杜、韓，以至蘇、黃、二陳，雖面貌各異，精神相續，竊謂稱詩道性情述雅頌者，所不可不熟讀深思。簡齋思力彌摯，工於變化，不若漁洋「鈍根」之誚後山，故私嗜尤深。彼固守西江，自見其陋，而一祖三宗之說既立，又覺未遽易也。往居湖上，與俞舢庵先生鄰。先生藏有王伯沆寫贈汲古閣本《簡齋詩》，假讀不忍釋手。得此益自喜，惜不得起舢翁於地下共讀爲快，翁固瓣香簡齋者也。

李之鼎《簡齋外集跋》　陳去非在南渡後詩文嫻雅，卓犖不群。惜全集已佚，所存者祇館臣輯自《永樂大典》，刊於聚珍版叢書中僅存十六卷本耳。

分論

《覺心畫山水賦》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賦自清麗，變態收拾儘可。第從說山答笑，從笑入夢，夢入畫，畫復入笑，笑者是禪，則夢者非矣。只此首尾，已似衡決。持畫疾去，客主兩失之。

《玉延賦》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句得賦體，有嫩有癡，蓋以典型勝滑稽。

《放魚賦》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轉換婉折，不多不少，懇款濃厚，蓋無一語不實，故貴。

《朱勝非起復制》　《鷄肋編》卷二：紹興三年七月，朱勝非以右僕射丁母憂，未卒哭，降起復制，吏部侍郎權直學士院陳與義文也。以「茲宅大憂」四字，令翰林學士綦崇禮貼改爲「方服私艱」，陳待罪而放。議者謂麻制中有「於戲，邦勢若此，【略】亦在於攸終。」同列惡其言，故以「宅憂」疵之。《四六談麈》：陳去非草故相義陽公起復制云：「眷予次輔，方宅大憂。」有以「宅憂」爲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爲語忌。《梁谿漫志》卷五：古今人作詩話多矣，近世謝景思伋作《四六談麈》，王性之銍作《四六話》，甚新而奇，前未嘗有此。然《談麈》載：「陳去非草義陽朱丞相起復制云：『眷予次輔，方宅大憂。』有以『宅憂』爲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爲語忌。」【略】按，景思記此二事皆誤。「宅憂」二字，乃有旨令葬處厚貼麻，去非曾待罪，非令其自貼改也。【略】景思記當時所見，偶爾差

舛，恐誤作史者采取，故爲是正之。

《**簡易帖**》《寶眞齋法書贊》卷二三：公以詩翰宗於一時，而致位丞弼，直躬事上，終始無闕，如公者亦可以爲名臣矣。嘉泰甲子，予來行都，遇公之孫某於湖上，從容幾月，而得此帖。又二十載，乃標而贊之。贊曰：眼底中興日月，手中健筆虹霓。造化功成秋兔，先生原有新詩。

《**與夫人帖**》楊萬里《又跋簡齋與夫人帖》：帖云：平江尙留兩月，書中說錢盡，再遣四尊。家在錢塘身在蘇，屢屢消息近來疏。極知薪水無錢買，且遣長鬚送乘壺。

《**三進帖**》陳造《跋簡齋二帖》：夜光一百八十七（簡齋三進劄，共一百八十七字），有底六丁忘下收。密勿端知紫皇側，鎭攘猶計子孫謀。

《**秋夜**》《墨莊漫錄》卷六：七言絕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頃時王荊公多喜爲之，極爲清婉，無以加焉。近人亦多佳句，其可喜者不可概舉。【略】陳與義去非《秋夜》云：「中庭淡月照三更，白露洗空河漢明。莫遣西風吹葉落，只愁無處着秋聲。」如此之類甚多，不愧前人。

《**賓園醉中前後五絕句**》二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二引《復齋漫錄》云：鄭谷《蜀中海棠》詩二首，前一云：「穠艷最宜新着雨，妖嬈全在欲開時。」一云：「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爲發揚。」故錢希白《海棠》詩云：「子美無情甚，郎官着意頻。」歐公以鄭詩爲格卑。近世陳去非常用鄭意賦海棠云：「海棠默默要詩催，日暮紫綿無數開。欲識此花奇絕處，明朝有雨試重來。」雖本鄭意，使覺才力相去不侔矣。《深雪偶談》：余謂去非格力，猶去鄭詩未遠，豈如吳融：「雪綻霞鋪錦水頭，占春顏色最風流。若教更近天街種，馬上應逢醉五侯。」唐人雖從事苦吟，題賦此花，要須放些風措，不近寒乞。坡公詩：「東風裊裊泛崇光，香霧空濛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銀燭照紅妝。」不爲事使，居然可愛。《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客子」二句）極是恨意。

又三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無不恨恨。

又四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每有狂意。

又五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寫得耿耿。

《**山中**》《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四：去非舊有詩云：「風流丘壑眞吾事，籌策廟堂非所知。」其後登政府，無所建明，卒如其言。《陳與義集》卷二三附無名氏增注：此詩正言似反，以寄恨意。苕溪之評，是以成敗論，非知人者，非知詩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此乃不欲赴召之詩。「風流」、「籌策」二聯，《苕溪詩話》似乎未會此意。後學宜細味此等詩與許丁卯高下如何。馮舒評：只是薄，味短。紀昀評：江西亦有一種套子，其俗較丁卯更甚，亦不可不知。起二句未佳。後六句風格自健，但無意味耳。

《**初識茶花**》《能改齋漫錄》卷八　陳去非《茶花》詩後兩句云：「青裙白面初相識，十月茶花滿路開。」蓋用白樂天《江岸梨花》詩意：「梨花有思緣和葉，一樹江頭惱殺君。最似霜閨少年婦，白妝素面碧紗裙。」

《**對酒**》《能改齋漫錄》卷八：近時稱陳去非詩「案上簿書何日了，樓頭風月又秋來」之句，或者曰：「此東坡『官事無窮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耳。」予以爲本唐人羅鄴《僕射陂晚望》詩：「身事未知何日了，馬蹄惟覺到秋忙。」《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六方回評：此詩中兩聯俱用變體，各以一句說情，一句說景，奇矣。坡詞有云：「官事何時畢？風雨處，無多日。」即前聯意也。後聯即與前詩「世事紛紛」、「春陰漠漠」一聯用意亦同，是爲變體。學許渾詩者能之乎？此非深透老杜、山谷、後山三關，不能也。查慎行評：東坡「官事無窮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獨非變體而簡齋所取裁者乎？紀昀評：不必定說到此。結不雅。許印芳評：末句謂醉後酣眠，而措語近俗。此評甚是。愚謂簡齋好用「袞袞」字，亦是習氣。此詩第五句「袞袞」字與「是非」二不甚融洽，亦劣句也。「書」字複。

《**衡岳道中**》《能改齋漫錄》卷八：陳去非《衡岳道中》詩：「客子山行不覺風，龍吟虎嘯滿山松。綸巾一幅無人識，勝業門前聽午鐘。」按，唐黃巢既敗，爲僧，投張全義，舍於南禪寺。有寫眞絹本，巢題詩其上云：「猶憶當年草上飛，鐵衣脫盡掛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依闌干看落暉。」去非詩意同。

《**和張規臣水墨梅五絕**》《獨醒雜志》卷四：花光仁老作墨花，陳去非與義題五絕句，其一云：「含章簷下春風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皐。」徽廟見而善之，召對擢用。畫因詩重，人遂爲此畫。紹興初，花光寺僧來居清江慧力寺，士人楊補之、譚逢原與之往來，遂得其傳也。《艇齋詩話》：墨梅詩甚多，如陳去非「雖然變白能爲黑，桃李依然是僕奴。」其詞蓋幾乎罵矣。惟聞人武子一詩云：「瑤姬佇立緣何事，直到煙昏月

墮時。」形容得宛轉，甚佳。《容齋續筆》卷八：陳簡齋《墨梅》絕句一篇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只恨緇塵染素衣。」語意皆妙絕。晉陸機《爲顧榮贈婦》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齊謝元暉《酬王晉安》詩云：「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正用此也。《朱子語類》卷一四〇：高宗最愛簡齋「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又問坐間云：「簡齋墨梅詩，何者最勝？」或以「皋」字一韻一首對，先生曰：「不如『相逢京洛渾依舊，惟恨緇塵染素衣。』」《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第二首）此世道人物變態之感也。末七字宛轉三折，收拾曲盡。（第三首）俗之所喜。（第四首）猶涉比幷。《瀅南詩話》卷下：予嘗病近世《墨梅》二詩以爲過。及觀《宋詩選》陳去非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衹有緇塵染素衣。」曾元象云：「憶昔神遊姑射山，夢中栩栩片時還。冰膚不許尋常見，故隱輕雲薄霧間。」乃知此弊有自來矣。《瀛奎律髓彙評》卷一《渡江》何焯評：簡齋詩名頗重，《容齋四筆》載其以《墨梅》詩召見，擢置館閣，自此仕至參政。然《墨梅》二絕乃惡詩也。《梅磵詩話》卷上：陸士衡爲《顧彥先贈婦》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謝玄暉《酬王晉安》詩云：「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予觀陳簡齋《和張規臣墨梅》詩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還依舊，惟恨緇塵滿素衣。」結用陸、謝語，道得著。《逸老堂詩話》卷上：劉後村詠《落梅》詩，有「東君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譏者箋其詩以示柄臣，由是閒廢十載。後村有《病後訪梅》十絕句，其一云：「夢得因桃卻左遷，長源爲柳忤當權。幸然不識桃幷李，也被梅花累十年。」人謂簡齋題墨梅而致魁台，後村詠落梅而罹廢黜。噫，詩之幸與不幸，有如此夫。《石洲詩話》卷四：簡齋以《墨梅》詩擢置館閣，然唯「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皐」句有生韻，餘亦不盡佳也。「京洛緇塵」尚有神致，「陳玄」則傖氣矣。《宋詩精華錄》卷三：末二首有神無迹。

《無題》《增廣箋注簡齋詩集》卷一七胡穉評：此詩意爲王氏、程氏發也。宣和五、六年間，先生與內翰綦公叔厚俱爲太學博士，道合志一，力救文弊，黜三舍偶儷體，去王氏之論，而尊用程氏。稍索理致，爲一時之法。參政周公葵，時爲諸生，專取先生之文以爲準的，士類歸之。後人唯知渡江後趙元振尊尚程氏，殊不知陳、綦二公實有以唱之也。《朱子語類》卷一四〇：劉叔通屢舉簡齋「六經在天如日月，萬事隨時更故新。江南丞相浮雲懷，洛下先生宰木春」，前謂荊公，後謂伊川。先生曰：「此詩固好，然也須與他分一箇是非始得。天下之理，那有兩箇都是？必有一箇非。」《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其時其人，可以意會。末二語盡難言之感，南渡之中興以此。

《休日早起》《芥隱筆記》：陳去非嘗語先君云：「吾平生得意十字云：『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先君故效之，作《感興》詩云：「夜半微雨濕，凌晨春草長。」謂頗正云：「吾十字似有味。」後讀《河嶽英靈集》，閻防詩：「荒庭人何許，老樹半空腹。」殷璠謂「皎然可佳」。殆亦有所祖云。《陳與義集》卷一二附無名氏增注：招隱居士龔相聖任嘗學詩於公，公以「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十字書扇贈之，且屢語之曰：「此吾平生得意句，子宜飽參。」居士之子宗簿養正云。《歷代詩發》卷二六：練語新雋，故能矯矯出塵。《黃嫜餘話》卷六：「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此陳簡齋得意句也。《六硯齋筆記》稱簡齋手寫詩卷，有句云：「夢裏不知涼是雨，醒來微濕在荷花。」書法高朗，詩句幽蒨可喜。按，此兩句正不如前語之自然。

《蠟梅》《野客叢書》卷二三：簡齋《蠟梅》詩曰：「黃羅爲廣袂，絳帳作中單。」既言「帳」又言「中單」，似覺意重。僕觀東坡詩曰：「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恐簡齋用東坡意，絳紗作中單，而傳寫誤以爲「絳帳」耳。《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楊萬里《蠟梅》方回評：山谷、後山、簡齋三鉅公，但爲五言小絕句。而東坡倡，後山和，亦有七言長篇。簡齋又有「智瓊額黃且勿誇」之句，大率不過言黃、言香而已。

《陰雨》《寶眞齋法書贊》卷二三：右簡齋先生《陰雨》詩帖眞迹一卷。按先生集，題篇爲《陰雨》，今書則無之。蓋惟以寓草聖也。舊與帖同卷，既別詩文，亦別而彙之。贊曰：世謂北客，惟暑之畏，亦何至是？先生之詩，殆他有所謂。新亭之泣，如王導輩，亦何嘗喝死於吳地，蓋惟以其舉目有山河之異耳。予侍先君子，每見言及河朔舊事，未嘗不潸然隕涕。嗚呼，先生之作此詩，其亦以是耶？予家江南者三世矣，歲月易易，後生者當不復記。傳此帖以示，庶毋忘斯意。

《感事》《後村詩話》前集卷二：陳簡齋《感事》云：「風斷黃龍府，雲移白鷺洲。菊花紛四野，作意爲誰秋。」頗逼老杜。

《同范直愚單履游浯溪》《荊溪林下偶談》卷二：讀中興頌詩，前後非一，惟黃魯直、潘大臨皆可爲世主規鑒。若張文潛之作，雖無之可也。陳去非

篇末云：「小儒五載憂國淚，杖藜今日溪水側。欲搜奇句謝兩公，風作浪涌空心惻。」蓋當建炎亂離奔走之際，猶庶幾少陵不忘君之意耳。

《**聞王道濟陷虜**》《後村詩話》前集卷二：士大夫當亂離時，有幸有不幸者，簡齋云：「浮世身難料，危途計易非。」東萊云：「後死翻爲累，偸生未有期。」誦之皆可悲慨。《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愈讀愈恨，諸集所無。《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二方回評：三、四善用事，五、六有無窮之痛焉。馮舒評：後山如此儘佳。馮班評：如此用事，可謂清楚。紀昀評：五、六乃良友相期以正之意，非痛詞也。此亦似杜。六句千古。許印芳評：「不」字複。

《**書懷示友十首**》一《荆溪林下偶談》卷一：後山詩：「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氣象淺露，絕少含蓄。陳簡齋又模而衍之曰：「俗子令我病，紛然來座隅。賢士費懷思，不受折簡呼。」可謂短於識而拙於才者也。

又三《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皆以反覆自笑自言，情至理盡。

又四《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此兩人間，轉換出沒，警悟奇特。

又五《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借用高處有陳元龍余子碌碌之氣。

又七《陳與義集》卷三胡穉評：先生此詩大意，以仲舒之策，緩而不切，而賈誼之書，揆之世用，皆當其實，故有是作。然考之史傳以驗其事迹，殆未易指一事爲證據。竊意先生作此詩之時，正當北虜背盟，嘆當時玩細虞而不圖大患，有感於中，故思賈生痛哭流涕之書。而仲舒厚利質子之議，班固譏其未合當時，有「漏於是矣」之語，故寄興於此。不然，董、賈之書，未易以是爲優劣也。《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何其能言，與人意合，正是具眼。

又八《竹坡詩話》卷三：揚子雲好著書，固已見誚于當世，後之議者紛紛，往往詞費而意殊不盡。惟陳去非一詩，有譏有評，而不出四十字：「揚雄平生書，肝腎間琱鐫。晚于玄有得，始悔賦《甘泉》。使雄早大悟，亦何事于玄。賴有一言善，《酒箴》眞可傳。」後之議雄者，雖累千萬言，必未能出諸此。《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每用短句，七擒七縱，讀之犁然。

又九《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節制高古，理不在多。

《**冬至二首**》《娛書堂詩話》卷下：陶弘景隱居華山，梁高祖問曰：「山中何所有？」弘景以詩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陳簡齋嘗倣之云：「石爐深炷火，撩亂一榻書。只可自怡悅，不堪寄張扶。」《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末二句）忽得二語，動興。

《**春日二首**》一《愛日齋叢抄》卷三：陳去非云：「忽有好詩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難尋。」【略】靜中置心，眞與見聞無毫膜隔礙，始得此妙。《宋詩精華錄》卷三：已開誠齋先路。

《**感事**》《詩林廣記》後集卷八引劉後村云：簡齋此詩，頗逼老杜。

《**題池亭**》《詩林廣記》後集卷八引《詩說雋永》：京師葆眞宮垂楊映照，有山林之趣。去非將罷尚府璽日，題其池亭云，蓋有深意寓也。

《**劉大資挽詩**》《詩林廣記》後集卷八：靖康三年，北壁守禦官劉大資鈐，金虜欲用爲樞密，不肯受。是夕，自書片紙家信，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予所以死也。」付指揮使陳瓘、劉玠，乘間入城，歸報諸子。闔戶，以衣條自縊而死。

《**重陽**》《詩林廣記》後集卷八蔡正孫評：簡齋此詩悲慨之情溢於言外，有老杜風。此後村所以謂其「造次不忘憂愛」也。《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涼風」二句）可感。《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六方回評：「菊花」對「頭髮」，即老杜「蓬鬢」、「菊花」一聯定例。馮舒評：有何定例？紀昀評：「定」字固甚。「頭髮」二字不雅，此避「黃花」、「白髮」耳。無名氏（乙）評：次聯粗樸，卻妍細。

《**次韻周教授秋懷**》《詩林廣記》後集卷八引《玉林詩話》：「天機衮衮山新瘦，世事悠悠日自斜」之句，直合在蘇、黃之右。釋普聞《詩論》：詩家云：「煉字莫如煉句，煉句莫如得格，格高本乎琢句，句高則格勝矣。天下之詩莫出于二句，一曰意句，二曰境句。境句則易琢，意句難製。境句人皆得之，獨意（句）不得其妙者，蓋不知其旨也。」【略】陳去非詩云：「一官不辨作生涯，幾見秋風捲岸沙。」境也，着「幾見」二字，便成意句。愚亦嘗法之，《送求僧行者》云：「山林夜雨厭孤寂，春風幾番沙草碧。衣盂無計若爲傳，負春空墜腰間石」云云。《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格高。紀昀評：惟「天機衮衮」四字惡，餘誠如虛谷之評。陸貽典評：「天機」句不成語。許印芳評：「不」字複。

《**春曉**》《詩林廣記》後集卷八引《小園解後錄》：簡齋此詩，觀其末後兩句，則詩之爲詩，豈可以作意爲之邪？

《**雨**》劉辰翁《劉孚齋詩序》：使皆如「青歸柳葉，紅入桃花」，上下語脈

無甚慘黯，即與村學堂對屬何異。【略】簡齋識此，故云：「一涼恩到骨，四壁事多違。」此今人所爲偏枯失對者，安知妙意政在阿堵中。《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一涼恩到骨）反語。《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簡齋五言律爲雨而作者，選十九首。詩律精妙，上追老杜，仰高鑽堅。世之斯文自命者，皆當在下風。後山之後，有此一人耳。馮班評：吾寧簡齋。馮舒評：第五亦宋句。查慎行評：詩學杜，中又自出手眼，言淺而意深。集中登選者甚多，無出此上者矣。紀昀評：「穩」字不佳，三、四妙在即離之間，「恩」字似新而俚。《懷麓堂詩話》：陳與義「一涼恩到骨，四壁事多違」，世所傳誦，然其支離亦過矣。

《題牧牛圖》《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信筆落此。

《題唐希雅畫寒江圖》《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雖卷中物色，首尾政自有識，生枝作節。

《雜書示陳國佐胡元茂四首》一《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因物寄興，拈出可人，反覆慨恨，極所難言，自遣類俳。

又二《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無聊悟笑，情境畢具，又在「清晨聞叩門」上。

《北風》《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本是新意，亦犯古語。

《題畫兔》《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末句）勝前畫鼈全首。

《登天清寺塔》《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觸目戲言，無倫無理，得之迭宕。

《浴室觀雨以催詩走群龍為韻得走字》《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嚴整故好，脫嚴整又好。

《夏至日與太學同舍會葆真二首》一《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少少許，不可極。

又二《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古今朝士自道，所不能及。

《秋試院將出書所寓窗》《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末句）有省。此與「安排句法已難尋」，皆自得於文字語言之外。

《次韻何文縝題顏持約畫水墨梅花二首》二《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比舊作更化。毛晉《烘堂詞跋》：昔陳去非見顏持約畫梅，題詩云【略】。一時賞識家謂詩中有畫。若烘堂，可謂詞中有畫矣。

《寄題充州孫大夫絕塵亭二首》一《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興趣自然。

又二《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極是達意。

《初夏游八關寺》《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甚無緊要，甚未易得。《陳與義集》卷一三附無名氏增注：「扶鞍不得上，新月水中生。」中齋云：此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諸生時列坐，共愛風滿林」意。

《晚步》《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看似偶然。《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紀昀評：別有淡遠之意。許印芳評：三、四雋妙。

《八關僧房遇雨》《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太逼柳州。

《次南陽》《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何其慷慨能言，每讀墮淚。

《鄧州西軒書事十首》五《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不忍言，不忍言。《陳與義集》卷一五附無名氏增注：《後村詩話》：「東南鬼火成何事，終待胡鋒作爭臣。」謂方臘不能爲患，直待粘罕耳。中齋云：按此指宣和政失民怨，方臘起浙，未足以儆戒，直待敵國外患以爲法家拂士耳。今按《國史》：宣和二年十一月，睦州方臘反，明年四月討平之。七年十二月，金人入寇，乃行內禪。

又六《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多見世事，存之彷彿。《陳與義集》卷一五附無名氏增注引中齋云：此言小人相傾致亂者已誅，而靖康將相又不相能，不念國家之急也。

又七《陳與義集》卷一五附無名氏增注引中齋云：漢人謂夷狄相攻，中國之利。宣和夾攻之策既失之，今又結契丹餘黨，何見事之遲也。曹公亦云：劉備有智而遲。

又九《陳與義集》卷一五附無名氏增注引中齋云：此謂范公當盛時憂西北，乞城京師，皆憂深思遠之謀也。

《晚步順陽門外》《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寫得徹頭徹尾。

《縱步至董氏園三首》三《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借」字用得奇傑。

《香林四首》一《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非向林氏耶？

《登城樓》《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末有無轉身處，人自未悟。

《與季申信道自光化入鄧書事四首》一《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善

用古語，自出新意。

又二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語語好。

《述懷》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俯仰且是。

《有感再賦》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直須寫至此，不忍下筆。

《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虜至奔入南山十五日抵回谷張家》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久謂」二句）恨恨無涯，又勝子厚《白髮》，每見潸然。（「我非」二句）情語自別。（亦復顰其眉）隔世誦此，如對當日避世，常有此不能言。（末句）轉換餘情，殆不忍讀，欣悲多態，尚覺《北征》爲煩。《陳與義集》卷一七附無名氏增注：按《年譜》，建炎二年正月，自鄧州往房州，遇虜奔入南山，抵回谷，與孫信道、夏致宏、張巨山會於山中，有唱酬詩。至春末出山。至青溪，有《石壁》詩。中齋云：此詩盡艱苦歷落之態，雜悲喜憂畏之懷，玩物適意語，時見於奔走倉促中，杜《北征》、柳《南磵》，蓋兼之。

《正月十六日夜二絕》二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又似笛詩。

《獨立》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末句）最是情鍾此語。

《雨晴徐步》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似可漸近晉人，酷欲復勝《南磵》，亦不可得，然已逼。

《同信道晚登古原》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甚似，甚似。

《詠青溪石壁》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賢於壯士擲天外之誕。

《同左通老用陶潛還舊居韻》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自然之然，不忍言好。

《登岳陽樓二首》一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洞庭」四句）情景融至，尚屬細嫩。《陳與義集》卷一九附無名氏增注引中齋云：第五、六句用老杜「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體。《瀛奎律髓彙評》卷一方回評：簡齋《登岳陽樓》凡三詩，又有《巴丘書事》一詩，皆悲壯激烈，如：「晚木聲酣洞庭野，晴天影抱岳陽樓。四年風露侵游子，十月江湖吐亂洲。」又如：「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謫今五年。」近逼山谷，遠詣老杜。今全取此首，乃建炎中避地時詩也。馮舒評：第二句不接，無着落。馮班評：起句好。第二句瑣碎，氣勢不接。紀昀評：尚未涉粗點。「簾旌不動」，乃樓上閨寂之景。馮氏以爲上下不接，非是。意境宏深，眞逼老杜。陸貽典評：《登岳陽樓》佳篇甚多，紫陽選此首以備一體可也。若云合作，吾未之見。許印芳評：首句借對。首句用古調，唐人每有此格。五、六乃折腰句，意味深厚。虛谷批語中所引皆警句，此篇則通體警策，句句可加密圈。曉嵐但密圈後四句，未免苛刻。《石洲詩話》卷四：後村舉簡齋「登臨吳蜀橫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時」，此其《岳陽樓》句也。又「樓頭客子杪秋後，日落君山元氣中」二語，亦不愧學杜。《宋詩精華錄》卷三：江水濁黃，湖水清碧，第四句七字寫盡五、六學杜而得其骨者。

又二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日落君山元氣中）須要一語如此。（「北望」二句）好。《陳與義集》卷一九附無名氏增注：《博物志》：洞庭君山。堯二女居之，曰湘君、湘夫人。又《荆州圖經》：湘君所游，故曰君山。《楚辭・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詩意用此。

《晚步湖邊》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收縱纏綿，類勝前人。

《再登岳陽樓感慨賦詩》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寫得至此氣盡語達，乃不復可加。

《粹翁用奇父韻賦九日與義同賦兼呈奇父》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常以短語述無限，跌宕可思。

《留別天寧永慶乾明金鑾四老》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別語皆淺淺，自不可堪。

《以玉剛卯為向伯恭生朝》　《陳與義集》卷二三附無名氏增注：建炎三年長沙作。【略】今按，公此詩句字一如剛卯之銘，蓋效其體云。中齋云：《老子》：「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蓋本此意。

《再別》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平生」二句）向有封疆之慙，兩語跋涉古人有理，正是名言。《陳與義集》卷二三附無名氏增注：「公爲九州督」句，晉桓玄補義興，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世說》：世論溫太眞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張巡睢陽之守，許遠自以材不及巡，授之柄而處其下，巡受不辭。今案「第」字、「下」字本此。中齋云：此二句以成功靖亂望之。

《游道林嶽麓》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不受安危侵）并用後山語，而句意彌高。（末句）謖然餘情，不廢願望。

《遣遁》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負恃不淺。

費。

《跋任才仲畫兩首》二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造意脫灑，語更不

《登海山樓》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不著亂字，更是慨然。

《題江參山水橫軸畫俞秀才所藏二首》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等閑兩絕，跌宕。

《櫻桃》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相發揮」屢見，亦不爲佳。

《九月八日戲作兩絕示妻子》二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語甚不長。

《寄德升大光》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共談」二句）優柔悃疑，甚可諷味，與前「舊喜讀書今懶讀」之詩同意。《陳與義集》卷二六附無名氏增注：按，集中有《三月二十日寄李德升席大光新有召命》，故此詩有「遙瞻黃鵠九霄東」之語。《後漢・陳蕃傳》「尺一選舉」，注謂版長一尺，以寫詔書也。《後村詩話》：李義山答令狐補闕云：「人生有通塞，公等繫安危。」於升沉得喪之際，婉而成章。簡齋南渡初被召，簡齋同時召客云：「共談太極非無意，能繫蒼生本不同。」則氣象益開闊矣。《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馮舒評：做的不妨，選的不是。馮班評：「東」字趁韻。紀昀評：看似率易，而筆力極爲雄闊。

《六言二首》一　《陳與義集》卷六附無名氏增注：「莫賦澗松鬱鬱」，詩意謂不必羨彼之高位，而有沈下僚之歎。「但吟陂麥青青」，謂當辭官歸耕耳。斷章取義，於發冢無與。下云「教兒書甯戚經」，猶陂麥意也。

《讀次十七叔去鄭詩韻二章以寄家叔一章以自詠》三　《陳與義集》卷七附無名氏增注引中齋云：荆公：「無人說與劉玄德，問舍求田計最高。」此用其意。

《早起》　《陳與義集》卷一四附無名氏增注引中齋云：「群公」二句，即曹劌鄉人所謂肉食者謀之，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之意，可謂怒而不易。

《海棠》　《陳與義集》卷一五附無名氏增注引中齋云：海棠既開則色淡。近世劉後村詞云：「東風日暮無聊賴，吹得臙脂成粉。」蓋用公意盡發之耳。

《題董宗禹園先志亭宗禹之父早失母萬方求得之此其晚節色養之地也》　《陳與義集》卷一六附無名氏增注：中齋云：此默用歐公《許子春南園記》。今按記云：「予見許氏孝悌著於三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竹樹，睹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形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愈篤，則不獨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駢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於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嗚呼！事患不爲與，夫豈而止爾，唯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

《與王子煥席大光同游廖園》　《陳與義集》卷二四附無名氏增注引中齋云：用「僬立」字新。

《雷雨行》　《陳與義集》卷二五附無名氏增注：「禹巡會稽不到海，未省駕船觀民風」二句有諷意，謂高宗南奔泛海，不能勵志中原也。故下用張猛同高共事，皆有所指而言。後篇《傷春》「豈知窮海看飛龍」亦「禹巡會稽不到海」之意。按《國史》，建炎三年冬，高宗自明州航海。四年春，舟次台州，夏，復次明州，又次越州。而公此詩乃四年五月作也。

《觀雨》　《陳與義集》卷二六附無名氏增注：杜子美《太清宮賦》「四海之水皆立」，坡詩「天外黑風吹海立」，此云「海壓竹枝」，正用其字以爲奇耳。《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紀昀評：前六句猶是常語，結二句自見身分。許印芳評：結語用老杜「床頭屋漏無乾處」及《洗兵馬》詩意。大處落墨，固見作家身分。中四句筆力雄健，五、六尤新。曉嵐以爲常語，何其刻也？　首聯叫起後文，次聯承上「陰」字，寫雨來是從寬處寫。三聯承上「晴」字，寫雨止，是從窄處寫。而第五句跟四句「千林」來。第六句跟三句「後嶺」來，此兩聯寫雨十分酣足。尾聯恰好結出洗兵，而「屋漏」句應起處坐軒。「洗兵」句應起處「不解耕」，言意不在灌田，而有洗兵也。「羣龍」二字收三、四句，連五、六句包在內。前三聯歸宿在結句中，滴水不漏。全詩法脈大概如此，其餘鍊字、鍊句、鍊氣、鍊筆，又當別論。凡名家好詩，處處藏機法，字字有着落。學者細心尋繹，自能領悟。舉一詩而他詩可以隅反矣。「山」字、「不」字、「龍」字俱複。

《宋詩精華錄》卷三：與石湖《龍津橋》作，貌異心同。

《題向伯恭過峽圖二首》一　《陳與義集》卷二六附無名氏增注：嘉州峨眉山，普賢示現處也。有光相寺在山頂，時時雨後雲霧四起，佛光現焉，大如圓鏡，四圍青黃紅綠之色，光明洞徹，毫髮畢照。而觀者但見自己形貌，不見

他人，謂之攝身光。范石湖帥蜀，嘗記其事。按，過峽乃入蜀之路，佛光疑用此。中齋云：佛光疑用退之見大顛語。

《梅花二首》一　《陳與義集》卷二八附無名氏增注：第一句自謂，第二句謂梅。此詩與後卷《月桂》詩「人間跌宕簡齋老，天下風流月桂花」意同。

《瓶中梅》　《陳與義集》卷二八附無名氏增注：「曾爲庾嶺客，本是洛陽人。」蓋公借梅以自況也。

《夙興》　《陳與義集》卷二九附無名氏增注：按《國史》，建炎三年，金人陷杭、越等州。詩中「夢覺生荆棘」謂此。準泉亭在錢塘飛來峰下。

《渡江》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方回評：此謂渡浙江也。簡齋紹興初避地廣南，赴召由閩入越。行在時寓會稽，過錢塘。簡齋，洛陽人，詩逼老杜，于渡浙江所題如此，可謂亦壯矣哉。　馮舒評：第四句是好句，然亦何必是「江」？「立」字欠自然。到落句應結出「楚客生哀」意。第七句硬駁。　馮班評：至結尾不見「生哀」意，何也？　紀昀評：頗見風格。　末言雖屬偏安，然形勝如是，天下事尚可爲，而惜當時之無能爲也。馮氏譏其與「自生哀」意不合，失其旨矣。　陸貽典評：一起脫。中四句用意妙絕。所見者東南半壁，不堪回望中原矣。末句反言之，而愈不勝其哀也。　查慎行評：簡齋與後山才力相近，而烹煉不及後山，觀其全集自見。　結語微含諷意。　無名氏（乙）評：有深致。

《與大光同登封州小閣》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陸貽典評：五、六有含蓄。　紀昀評：格不甚高，讀之只似近人詩，三句、八句亦太露，江西習氣。

《秋日客思》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共得何侯力」，以指新進。「新抄陸氏方」，以憐遷客。漢何武、唐陸贄傳可考。此詩家用事之妙。五、六尤佳。　馮舒評：第二聯上下不著。　紀昀評：此簡齋南渡時避亂襄、漢時所作，借用陸氏集方以形容多病耳，虛谷坐實遷客，上下文遂不相接，宜爲馮氏之所譏。　五、六深微。　無名氏（甲）評：陸贄貶忠州，集古醫方爲書，以避讒謗。　許印芳評：第六句「來」與「到」意複，「來」可易作「深」。

《次韻家叔》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自是一種高格英風。　紀昀評：馮氏抹「支郎」二字，可謂千慮一失矣。此非僻事也。（按：馮班在「只應又被支郎笑」句「支郎」二字旁加抹。）　無名氏（甲）評：以「肴」代「酒」，但求叶聲，未妥。

《次韻樂文卿故園》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方回評：此詩似新春冬末之作。　馮班評：宋氣。　紀昀評：純是新春之作，不宜入之「冬日」。　絕有筆力。　三、四江西調，然新而不野。　許印芳評：三、四每句三層，用意在「長」字、「更」字。虛谷詩眼之說，施之此詩卻當，而又不講，何也？　《宋詩精華錄》卷三：五、六濡染大筆，百讀不厭。

《十月》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方回評：簡齋詩獨是格高，可及子美。　馮舒評：只將幾個字拗了平仄，便道可及子美，冤哉。　馮班評：子美高處豈在此？　紀昀評：簡齋風骨高出宋人之上，此評是。　五、六便嫌習氣太重。　許印芳評：「不」字複。首句借韻。　全詩蒼老，眞似少陵。五、六雖是習氣，然尚不惡。末句淡語而意極沈着，故曉嵐密圈之。前半平調，上下相粘。五、六變爲「吳體」。七、八平調作收，與五、六相粘，卻與前半不粘，在律體中另是一格。　「許」，如許也。「徑」，直也，遂也。

《除夜》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海內春還滿」，此一句壯甚。　紀昀評：此句有偏安之感，非壯語也。　四句沉着有味，六句偏枯。　許印芳評：此句用意在「滿」字，曉嵐得其旨矣。　六句對法活變，惟意境稍狹，措語稍滯，故偏枯耳。　「不」字複。　何焯評：崔塗《除夕》詩佳甚。何棄之不錄，而乃多選宋人詩也？

《道中寒食二首》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紀昀評：此詩逼近後山。馮抹「食更寒」三字，七言中老杜「佳辰強飯食猶寒」句又不敢抹，此全以人之唐、宋爲詩之工拙。　五、六用蒲萄酒換涼州事。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簡齋詩即老杜詩也。【略】孫眞人《千金方》三十六卷，每一卷藏一仙方。予所選唐、宋詩「節序」五言律凡五十首，藏仙方于其中不知幾也，卷卷有之，在人自求。　馮舒評：此詩之惡派也，在老杜亦堯、舜之朱、均耳。　甚好。後山猶可，黃則千里。　紀昀評：後四句意境筆路皆佳。綽有工部神味，而又非相襲。　許印芳評：虛谷語中兩「皆」字皆有病，所論亦皆紕繆。【略】五、六是折腰句，情景交融，意味深厚。惟「有」字與三句複，三句「歲月」字，又與前章三句複，亦是微瑕。

《除夜》（城中爆竹已殘更）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馮舒評：落句好。　紀昀評：氣機生動，語亦清老，結有神致。　末二句閒淡有味。　許印芳評：「明」字複。「吹」，去聲。「量」，平聲。　律詩爲排偶所拘，最易板滯。欲

求生動，貴用抑揚頓挫之筆。此詩中四句可以爲法。凡高手律詩亦多用此法，學者細心體會，當自知之。

《元日》《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此紹興元年辛亥元日也。紀昀評：簡齋詩格，高于宋人。措語亦修整而不甜，結句稍弱。許印芳評：六句對法變化，次句亦然，蓋首句是賦，次句是比也。

《連雨書事》一《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紀昀評：「穩送」二字究不佳，六句從工部「鐘鼓報新晴」意對面化出，「年年」二字不接五、六。

又二《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紀昀評：起二句太猙獰。四句勝三句。後四句悲壯。五句「貪」字不穩，而此聯句法亦複起二句。

又三《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馮舒評：下言秋，「貂裘」句覺太冷些。紀昀評：起句費解。五、六句有寄託。惜末句說破，較少味，渾之則更佳。馮氏譏「貂裘」太早，然此不過借言客況耳，不必如此泥。

又四《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當是宣和庚子時。紀昀評：起四句沉着，結亦切實，亦闊遠。許印芳評：起二句新而不纖，且有寄託，故佳。

《試院書懷》《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雖止一句說雨，然雨與花作一串，以入「雨類」。《漁隱叢話》盛稱此聯。紀昀評：因一句及雨，便入「雨類」，恐當入者不止此矣。通體清老，結亦有味。《宋詩精華錄》卷三：樊榭五律，最高者亦學此種。

《雨》（沙岸殘春雨）《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紀昀評：深穩而清切，簡齋完美之篇。

《春雨》《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紀昀評：三、四不減隨州「柳色孤城裏，鶯聲細雨中」句。結有閒致。若再承感慨說下，便入窠臼。

《雨》（忽忽忘年老）《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紀昀評：詩亦閒淡有味。惟結處別化一意，與前六句不甚兜結。

《岸幘》《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紀昀評：此有杜意。五、六有味。許印芳評：「時」字複。

《雨》（雲起谷全暗）《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紀昀評：語不必奇，而清迥無甜熟之味。許印芳評：「晴」字複。

《雨》（霏霏三日雨）《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紀昀評：三句笨而滯。寒不可說「浩蕩」，結亦落套。

《細雨》《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紀昀評：亦近杜。許印芳評：此詩非詠細雨，蓋詩成之後，拈詩中「細雨」二字爲題耳。

《晚晴野望》《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所圈句法，詩家高處。（按：方回在「兵甲無歸日，江湖送老身」二句旁加密圈。）馮舒評：此亦不減唐人。紀昀評：此首入之杜集，殆不可辨。「兵甲」二句誠爲高唱。結意沉摯。許印芳評：三、四與老杜七律「返照入江」一聯相犯，曉嵐偶失檢點，句皆作圈。獨于五句不作圈，蓋此句太空，且有滯相也。「歸」字複。

《道中》《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馮舒評：眞不減《原上新居》。紀昀評：夷猶有致。許印芳評：製題非法，說見卷一孟襄陽詩題下。尾聯襲用王半山「高下數家村」句，然亦不害其爲佳。

《雨》（雲物淡清曉）《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紀昀評：四句鄙。「發」字稍稚。

《雨思》《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紀昀評：亦閒雅。

《雨中》《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紀昀評：此首近杜。意境深闊。妙是自運本色，不似古人。許印芳評：評語精妙。「古」字複。

《夜雨》《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馮班評：起結不相應。紀昀評：風格自好。詩固不必句句抱題，然如此五、六，亦太脫。棋局外添一層，更爲迂遠。第七句笨。

《雨晴》《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馮舒評：寧取簡齋。紀昀評：三、四眼前景，而寫來新警。許印芳評：「盡」字複。眼前眞景，道來便佳，然須古人未道者方可謂之新。取徑新矣，又須看措語如何。措語不工，終不警策。「新警」二字，未易言也。

《雨中對酒庭下海棠經雨不謝》《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馮舒評：第四句不好。馮班評：第四句厭。紀昀評：意境深闊。題外「燕子」對題內「海棠」，不覺添出，用筆靈妙。此南渡後詩，故有「天翻地覆」四字。許印芳評：旁及「燕子」，而措語撇得開，只算請一陪客，故不覺其添出。「禁」，平聲，耐也。首句借韻。

《立春雨》《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紀昀評：亦有姿致，然非高作。「絲樣斜」三字欠雅。

《觀江漲》《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江非雨不漲，故附于此。馮班評：無謂。紀昀評：如此推求，應附者多矣。雄闊稱題。許印芳評：中四句全寓宋家南渡之感，六句喻清流失所，結語緊跟此句說。凡結聯固要收拾通篇，尤宜緊跟五、六句來，或單跟第六句來。如此則氣脈聯貫，神不外散。此是律詩定法，初學宜知之。

《醉中》《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九方回評：此以「醉中」爲題耳。三、四絕妙，餘意感慨深矣。紀昀評：首聯十四字一篇之意。妙于作起，若作對句，便不及。趙熙評：起妙。

《對酒》《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九方回評：簡齋詩譽得自是別。紀昀評：簡齋風骨高秀，實勝宋代諸公。此評卻非阿好。三、四有託寓。許印芳評：此評確。詩乃折腰句法，而筋骨不露，最善學杜。簡齋外有「新詩滿眼」一首，亦同此題。「思」，去聲。

《年華》《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馮舒評：此篇不應入此類。紀昀評：此首及下首只宜入「春日類」，不應入「雪類」。三句精詣，對亦可。許印芳評：五、六亦洗鍊而出，莫作等閒語看。「不」字複。《歷代詩發》卷二六：玩結句則客亦不負年華矣，然妙在說得一半。

《金潭道中》《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陳簡齋無專題雪詩，此二首一云「春生殘雪外」，一云「後嶺雪槎牙」，皆於雪如畫，佳句也。且詩律絕高，特取諸此，以備玩味。紀昀評：必欲備人備題，即不免牽強湊合矣，《律髓》之蕪雜，蓋亦由此。後四句雄深圓足。末句「送」字較「望」字有味。許印芳評：五、六即老杜「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意。結句卻是自出心裁，神味勝于五、六。此詩若無此結句，亦不出色矣。

《招張仲宗》《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簡齋無專題雪律詩。五言選取二，七言選取一，皆以一句及雪取之，如畫圖見雪也。此「空庭喬木無時事」一句尤奇，人所不能道者，比「小齋焚香無是非」更高。紀昀評：此是江西粗調，不似簡齋他作。「幽子」二字生。

《放慵》《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此公氣魄尤大。起句十字，朱文公擊節，謂「薰」字、「醉」字下得妙。又何必專事晚唐？馮舒評：此亦未見勝晚唐。想方公之意，畢竟是疏梅、瘦竹爲雅淡有味，一說楊柳、海棠便謂濃麗，豈不可笑。查慎行評：「薰」、「醉」二字固妙，然非「暖」字、「濃」字，則此二字亦不得力。紀昀評：二字誠佳，然以詆晚唐則不然，此正晚唐字法也。許印芳評：駁語的當。

《題東家壁》《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三、四極天下之工，亦止言景耳。五、六遜「時棟」于天上羣公，而以江邊閒客自許。氣岸高峻，骨格開張。殆天授，非人力，然亦力學則可及矣。紀昀評：「時棟」字出《文選》，然字太古奧，入律不宜，馮氏抹之是也。許印芳評：《文選》字句固多古奧，「時棟」則人人能解，何爲古奧，而且云「太」耶？古奧之字，不宜入律，此論甚當。謂此二字不宜入律，則謬矣。馮氏吹毛求疵，而曉嵐即作應聲蟲，可怪也。此詩因過東家飲酒而作，首句點「東家」，次句言置酒，三、四言景。新而不纖，鍊而不碎。且句法渾成，故不礙其氣格之高。五、六言情，上開下合，筆法變化。「物華」二字，又收拾三、四，法最精密。其措詞囫圇，不露圭角，而身分自見，所以爲妙。七句應「置酒」，八句應「東家」，結出作詩題壁之意。「棲鴉」，言不工書法，字形如鴉也。然言塗鴉，則分明此句嫌混嫌晦，故曉嵐不着圈。

《別伯恭》《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此長沙帥向子諲，字伯恭。此詩絕似老杜。紀昀評：後四句言己已衰朽，不得報國，惟以立功望故人耳。四句連讀，方見其意。許印芳評：評是。

《再別》《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溫嶠、張巡之說，當觀時義。殷有三仁，或死或不死，自靖自獻而已。查慎行評：向子諲，宋室懿親，此詩似指韓平原，候考。紀昀評：此陰解出郭迎降之事。六句未醒豁。

《送客出城西》《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五、六一聯絕妙，「分」字、「寄」字奇。紀昀評：簡齋風骨自不同。六句警絕，前人未道。以「分」字、「寄」字取之，淺矣。許印芳評：「那」，平聲。次聯與首聯不粘。首句借韻。

《送熊博士赴瑞安令》《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紀昀評：語語沉着。

《懷天經智老因以訪之》《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六方回評：以「客子」對「杏花」，以「雨聲」對「詩卷」。一我一物，一情一景，變化至此，乃老杜「即今蓬鬢改，但愧菊花開」，賈島「身事豈能遂，蘭花又已開」，翻窠換臼，至簡齋而益奇也。後山「老形已具臂膝痛，春事無多櫻笋來」一聯，極其酸苦，而此聯有富貴閒雅之味。後山窮，簡齋達，亦可覘云。馮舒評：第二句，睡時不向西。此老尚不厭。紀昀評：次句言睡起出門，正見苕溪東流耳。馮氏以睡時不向西詆之，太苛。《歸田詩話》卷中：陳簡齋詩云：「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

消息雨聲中。」陸放翁詩云：「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皆佳句也，惜全篇不稱。《歷代詩發》卷二六：三、四見賞於宋高宗，蓋清思秀句出於自然，正如琦樹瓊花，故應動九重之盼也。《石遺室詩話》卷一四：「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詩中皆有人在，則景而帶情者矣。《宋詩精華錄》卷三：視放翁之「杏花」，氣運倜乎遠矣。

《寓居劉倉廨中晚步過鄭倉臺上》《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六方回評：以「世事」對「春陰」，以「人老」對「絮飛」，一句情，一句景，與前「客子」、「杏花」之句，律令無異。但如此下兩句，後面難措手。簡齋胸次卻會變化斡旋，全不覺難。此變體之極也。馮班評：村態。不好在「三」字、「七」字。紀昀評：三、四兩句意境深微，勝「客子」、「光陰」二句。馮云「七字」二字村態，不好。許印芳評：馮氏此言，亦是吹毛求疵，不足爲據。無名氏(乙)評：次聯佳句縈人懷。

《陪粹翁舉酒于君子亭亭下海棠方開》《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六方回評：此詩中四句皆變，兩句說己，兩句說花，而錯綜用之。意謂花自好，人自愁耳。亦其才能驅駕，豈若瑣瑣鐫砌者之詩哉。馮班評：陳詩首首妙，句句佳，看他是何氣象？何等格局？如見太白、仲連，不敢論鄙事矣。紀昀評：次聯從杜詩「風吹客衣日杲杲，樹覺離思花冥冥」化出，卻無痕迹。三、四兩句又勝「世事紛紛」一聯。「無態度」三字不雅，未熨貼。許印芳評：此評是。愚謂第二句與前《秋日客思》詩重複，亦是一病。「人」字複。無名氏(乙)評：此論極合。

《清明》《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六方回評：三、四變體，又頗新異。馮舒評：「偷生」句，史只言進食，不曾說到「漂母家」。子美有此漏逗否？馮班評：「偷生」句全不妥，不惟「家」字也。陸貽典評：「家」字湊。許印芳評：律詩前半用疊筆者，詞語不爲犯複。此詩非用疊筆，而首句清明與三句犯複，太失檢點，學者戒之。詩家變體，非一端可盡。虛谷詩學，只于字句上用工夫，故所選《律髓》一書，專取字句。其講變體，但取對法活變，又但取虛實相對之一法。全卷選詩二十九首，批詞二千餘言，凡言一輕一重，一物一我，一景一情，不出虛實二字。此二字不能盡律體之變，并不能悉對法之變。學者欲窮其變，取古大家諸名篇熟讀深思，又取列代名家諸名篇參觀互勘，庶幾悉其變態耳。《養一齋詩話》卷五：宋絕句尤不似唐，然王漁洋《池北偶談》專錄宋七絕之似唐者數十首，何嘗不可與唐人匹。予又從近人嚴長明用晦所選千首宋人絕句中反覆揀擇，得其似唐者百數十首，承漁洋之風旨，廣漁洋所未備，世之於唐、宋分左右袒者，喙亦可以息矣。【略】而宋人絕句之佳者，仍未盡於是也，如【略】陳簡齋《清明》云【略】。此十數絕句，與唐人聲情氣息不隔累黍，何故遺之？且無論唐宋，即以詩論，亦明珠美玉，千人皆見，近在眼前，而嚴氏置若無睹，故操選枋爲至難也。

《舟行遣興》《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九紀昀評：八句皆對，用宗楚客格，雖無深致，而不失樸老。「昭鷁」二字雜。

《度嶺》《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九方回評：「欲生雲」，用老杜《假山》詩也。馮班評：次句好。紀昀評：此首最淺俗，不似簡齋之筆。首句笨，結稍可。

《次韻謝呂居仁》《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九馮舒評：落筆便宋。紀昀評：簡齋詩誠峭健。此三首殊無可取，不稱此評。「荒」字欠妥。查慎行評：窮冬雪霜，在嶺表則爲異事，亦所以寓遷謫之感。

《感事》《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二方回評：「危」、「故」二字最佳。「黃龍府」謂二帝北狩，「白鷺洲」謂高廟在金陵。馮班評：好。紀昀評：此詩眞有杜意，乃氣味似，非面貌似也。第八句「底」字繆鄙。許印芳評：此說是。評似杜處的當，惟斥「底」字非是。蓋「底」字作「何」字解，句意自不錯，何得云繆？此字詩家常用，「底事」、「底物」、「底須」之類，不一而足，亦不得謂之爲鄙。惟此句與上句意複，未免合掌耳。無名氏(甲)評：此詩亦有少陵遺意，而筋節神情不甚融亮，此其病也。

《次韻尹潛感懷》《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二方回評：周尹潛詩亦學老杜。此詩壯哉，乃思陵即位之五年，紹興元年也。馮班評：「白」字若作「羽」字更勝。紀昀評：次句縮一「乎」字，宋人有此句法。五、六警動。

《傷春》《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二方回評：謂潭州向伯恭。馮舒評：學杜，故下句多露。但杜尚有不盡之致。馮班評：此亦未工，宋人多不會用古語。紀昀評：此首眞有杜意。「白髮三千丈」，太白詩；「煙花一萬重」，少陵句，配得恰好。無名氏(甲)評：漢文時匈奴入寇，烽火通于甘泉。

《過孔雀灘贈周靜之》《瀛奎律髓彙評》卷三四紀昀評：簡齋詩畢竟大雅。「勤」字入眞韻，唐人部分如是，宋韻乃入文韻。

《**江行野宿寄大光**》《瀛奎律髓彙評》卷三四紀昀評：四句太不對，五、六江西習氣，結不妥。

《**贈漳州守蔡叔厚**》《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紀昀評：「一欠伸」三字不妥。

《**眼疾**》《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四方回評：此詩八句而用七事，謂詩不在用事者，殆胸中無書耳。「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此《世說》殷仲堪參軍所作危語。仲堪眇一目，適忤之。「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此方干令以嘲李主簿范。甯武子患目痛，求方于張湛，湛戲謂此方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早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灰，下以氣筵。今刊本全誤作「損續」，非也。白眼、阿堵、送飛鴻，三事非僻。那律事出《楞嚴經》，無目可以證道。其要妙在用虛字以斡實事，不可不細味也。馮舒評：「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又杜撰一聯。未見嘴唇開褲，已對過矣。都是江西惡派亂談。參軍危語如此，未嘗云參軍自騎也。馮班評：方君不解用事，此言卻有會。太塡砌，如此何得薄崑體耶？「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不得直云參軍騎瞎馬也。江西派承崑體之後，用事多假借扭合，往往不可通。西崑學三十六體用事，出沒皆本古法。黃、陳多杜撰，所以不及。紀昀評：「其要妙在用虛字以斡實事，不可不細味也。」此二句精當。純是宋調，又自一種，然不甚傷雅，格韻較宋人高故也。

《**春晚**》《詩藪》外編卷五：南渡諸人絕句，乃有一二風致者。緣才力非前宋大家比，故趨步唐人，間得音響。然識者讀之，政自了了也。【略】陳去非：「舍南舍北草萋萋，原上行人路欲迷。已是春寒仍禁火，棟花風急子規啼。」【略】右諸絕皆宋人近似者，然率中、晚唐語耳。

《**巴丘書事**》《詩藪》外編卷五：周尹潛：「斗柄闌干洞庭野，角聲淒斷岳陽城。」陳去非：「晚木聲酣洞庭野，晴天影抱岳陽樓。」二君同時，二聯語甚相類，皆得杜聲響，未易優劣。

《**重九**》《詩藪》外編卷五：王維「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岑參「遙憐故園菊，應傍戰場開」，皆佳句也。去非《重九》二絕七言云：「龍沙北望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五言云：「菊花紛四野，作意爲誰秋？」雖用前人之意，而不襲其語，殊自蒼然。

《**雨過**》《六研齋筆記》卷一：甲午十二月十有七日，過項公定，出觀書畫卷二十餘函，內有宋陳簡齋詩卷，書法高朗頎秀似李北海，而清栗踰之。有句云：「夢裏不知涼是雨，醒來微濕在荷花。」殊幽蒨可喜。

《**城上晚思**》《帶經堂詩話》卷九：偶爲朱錫鬯太史（彝尊）舉宋人絕句可追蹤唐賢者，得數十首，聊記於此。【略】「獨凭危堞望蒼梧，落日君山似畫圖。無數柳花飛滿岸，晚風吹過洞庭湖。」（陳去非與義簡齋《城上晚思》）

《**次韻謝文曠主簿見寄兼示劉宣教**》《歷代詩發》卷二六：來詩有十年之約。

《**寄若拙兼呈二十家叔**》《歷代詩發》卷二六：興趣灑灑然從十指迸出。

《**送王周士赴發運司屬官**》《歷代詩發》卷二六：粗豪之氣迸露行間，要以雄渾代尖巧，非一味跅弛者也。

《**蒙知府寵示秋日郡圃佳製遂侍杖履逍遙林水間輒次韻四篇上潰臺覽**》《歷代詩發》卷二六：四詩不亢不卑，與善事上官獻諛不絕口者，眞有雅俗之分。

《**題小室**》《歷代詩發》卷二六：結句妙有比興。

《**和孫升之**》《歷代詩發》卷二六：見之故有「一星窺妙文」之句。

《**夏日集葆真池上以綠陰生晝靜賦詩得靜字**》《歷代詩發》卷二六：精細入微，含毫渺然之作。《石洲詩話》卷四：簡齋《葆眞宮避暑》詩，一時推爲擅場，人皆傳寫。然「清池不受暑」，「夜半嘯烟艇」，起結亦本杜句也。中間固自脫然。簡齋自言曰：「詩至老杜極矣，蘇、黃復振之，而正統不墜。東坡賦才大，故解縱繩墨之外，而用之不窮。山谷措意深，故游泳玩味之餘，而索之益遠。要必識蘇、黃之所不爲，然後可以涉老杜之涯涘。」《養一齋詩話》卷九：洪容齋考訂他書極詳，於唐、宋詩證據亦核，獨其所錄同時人詩，不盡得風旨。【略】如陳簡齋《池上避暑》詩，【略】詞意新峭可喜，雖西江風格，而能藥俗，錄之可也。若其《水墨梅》詩，【略】猝乍聞之，幾不省爲何題，而亦喜而錄之，此殆由宋詩習氣蒸染至深耳。《宋詩精華錄》卷三：宋人罕學韋柳者，有之，以簡齋爲最。樊榭五古，專祈嚮此種。

《**玉堂儻直**》《有不爲齋隨筆》丁卷：憨山《觀楞伽記》云：「昔達摩授二祖，以此爲心印，自五祖教人讀《金剛經》，則此經束之高閣，知之者希矣。」陳簡齋《玉堂儻直》詩云，【略】以憨山之語證之，方明此詩之意，蓋言此經惟

秘館有之，歸田去則難求誦矣。

《定風波》（九日登臨有故常）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四：《九日》詞云：「九日登臨有故常，隨晴隨雨一傳觴。」用退之《淮西碑》「欲事故常」之語。

《臨江仙》（憶昔午橋橋上飲）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四：《憶洛中舊游》詞云：「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是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疏影裏，吹笛至天明。」此數語奇麗。《簡齋集》後載數詞，惟此詞爲優。《詞源》卷下：詞之難於令曲，如詩之難於絕句，不過十數句，一句一字閒不得。末句最當留意，有有餘不盡之意始佳。【略】至若陳簡齋「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之句，眞是自然而然。大抵前輩不留意於此，有一兩曲膾炙人口，餘多鄰乎率易。《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詞情俱盡，俯仰如新。《陳與義集》附無名氏增注：太原元裕之自叙樂府云：「山谷《漁父》詞『青箬笠前無限事，綠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及陳去非《臨江仙》二闋，詩家謂之言外句，含咀之久，不傳之妙，隱然眉睫間，惟具眼者乃能賞之。」所載公詞，「多是」作「都是」，「二十餘年如一夢」作「三十年來成一夢」，「小閣看新晴」作「高閣賞新晴」。《詞品》卷一：南渡後，有題聞笛《玉樓春》詞於杭京者，其詞云：「玉樓十二春寒側，樓角暮寒吹玉笛。天津橋上舊曾聽，三十六宮秋草碧。　昭華人去無消息，江上青山空晚色。一聲落盡短亭花，無數行人歸未得。」其詞悲感悽惻，在陳去非「憶昔午橋」之上，而不知名。《草堂詩餘》卷三楊愼評：語意超，筆力排奡，可摩坡仙之壘。（長溝流月去無聲）巧句。結語以東坡九日詞「酒闌不必看茱萸，俯仰人間古今」同意。《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意思超越，腕力排奡，可摩坡仙之壘。「流月無聲」，巧語也。「吹笛天明」，爽語也，「漁唱三更」，冷語也。功業則歉，文章自優。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下卷：「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陳與義《臨江仙》句，眞正自然而然，語意超絕，可摩坡仙之壘。　又《詞評》上卷引《柳塘詞話》：去非佳句，「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吟詩日日待春風，及至桃花開後卻匆匆」。胡元任、張叔夏俱評其自然而然者。《歷代詞話》卷七：張叔夏云：去非《臨江仙》二闋，眞是自然而然。其詞【略】清婉奇麗，集中惟此最優（胡仔）。《詞潔輯評》卷二：與陳去非「杏花疏影裡，吹笛到天明」，並數百年來絕作，使人不復敢以《花間》眉目限之。《詞綜偶評》：神到之作，無容拾襲，漁隱稱爲清婉奇麗，玉田稱爲自然而然，不虛也。　《蓼園詞選》：按「長溝流月」，即「月湧大江流」之意。言自去滔滔，而興會不歇。首一闋是憶舊，至第二闋則感懷也。《藝概》卷四：詞之好處，有在句中者，有在句之前後際者。陳去非【略】《臨江仙》：「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此因仰承「憶昔」，俯注「一夢」，故此二句不覺豪酣，轉成悵悒，所謂好在句外者也。儻謂現在如此，則騃甚矣。《白雨齋詞話》卷一：陳簡齋《無住詞》，未臻高境。惟《臨江仙》云，【略】筆意超曠，逼近大蘇。《詞則・大雅集》卷二：自然流出，若不關人力者。筆意逼近大蘇。《詞徵》卷五：《詞苑叢談》云：【略】「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壯語也，「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爽語也，其詞在濃與淡之間耳。徐氏所引「杏花」、「疏影」二句，蓋陳去非詞，非子瞻所作。

《虞美人》（扁舟三日秋塘路）　《甕牖閑評》卷七：夫蓮花在諸花中亦甚奇特，前輩賦咏之者甚多，許彥周《詩話》云：「世間花卉無逾蓮花者，蓋諸花皆藉暄風暖日，惟蓮花得意於水月。」可謂紀其實矣。而陳去非乃獨以繁花目之，其詞有云：「今年何以報君恩，一路繁花相送到青墩。」使蓮花有知，寧不稱屈耶。

《清平樂》（黃衫相倚）　張侃《跋揀詞》：桂有兩種，陳去非參政《清平樂》詞云：「楚人未識孤妍，《離騷》遺恨千年。」蓋楚人知有椒桂耳。

《虞美人》（十年花底承朝露）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讀之宛然當日之痛。

《憶秦娥》（魚龍舞）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上闋）隱約濃淡。（下闋）調意各稱。

《臨江仙》（高詠楚詞酬午日）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婉娩綸至，詩人之詞也。　又無名氏增注：「試澆橋下水」，蓋反獨醒意，以弔靈均也。

《虞美人》（張帆欲去仍搔首）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明朝」三句）不犯坡翁句否？　《藝概》卷四：詞之好處，有在句中者，有在句之前後際者。陳去非《虞美人》：「吟詩日日待春風，及至桃花開後卻匆匆。」此好在句中者也。

《漁家傲》（今日山頭雲欲舉）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上闋）妙語迴非邪淫綺語之比。

《法駕導引》三首　《白雨齋詞話》卷七：陳與義擬《法駕導引》三章，亦稱佳搆。【略】以清虛之筆，寫闊大之景，語帶仙氣，洗脫凡艷殆盡。朱孝臧《石湖詞跋》：宋劉昌詩《蘆蒲筆記》載《白玉樓賦》，道君皇帝親灑宸翰於圖後。石湖跋有《法駕導引》、《步虛詞》六章，原跋云：「自《玉階》及《紅雲法駕》之後，以至《六小樓》，意趣超絕，形容高妙，必夢游帝所者彷彿得之，非世間俗史意匠可到。晴窗淨几，盡卷展玩，怳然便覺身在九霄三景之上。《簡齋集》有水府《法駕導引曲》，乃倚其體作《步虛詞》六章，羽人有不俗者使歌之，風清月明之下，雖未得仙，亦足以豪矣。」

傳記

張嵲《陳公資政墓誌銘》　陳氏本居京兆，亡其世系所出，後遷眉之青（城）〔神〕。【略】公諱與義，字去非，自其太王父歷官中朝，始又遷洛，故今爲洛人。公資卓偉，自爲兒童時，已能作文辭，致名譽，流輩斂衽，莫敢與抗矣。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文林郎、開德府教授，除辟雍錄。丁內艱，服除，爲太學博士，著作佐郎，司勳員外郎，擢符寶郎，謫監陳留酒。始公爲學官，居館下，辭章一出，名動京師，諸貴要人爭客之。時爲宰相者橫甚，強欲知公，不且得禍，公爲其薦達。宰相敗，用是得罪。既王室始騷，丁外艱，避地襄、漢，轉徙湖、湘間，踰嶺嶠。久之，召爲兵部員外郎。以紹興元年夏至行在所，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兼掌內制，天下以爲任職。拜吏部侍郎，以病劇辭，改禮部。後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召爲給事中，駁議詳雅。又以病告，爲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被召，會宰相適不樂公者，復用爲中書舍人。服以朝，且以狀言，有詔不許。既謝，上諭曰：「朕當自以卿爲內相。」九月，駕幸平江。十一月，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明年正月，爲參知政事，三月，從幸建康，是歲紹興七年也。明年春，扈蹕還臨安，以疾請去，凡五請而後許，以資政殿學士特轉太中大夫，知湖州。陛辭，上勞問甚渥，且云：「姑遂雅志，行復用卿矣。」於是公疾益侵，遂請閒，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是年冬，疾大甚，十一月某甲子，薨於烏墩之僧舍，年四十九。訃聞，贈某官，令有司給葬事，以某年月日葬某所。公清愼靖一，與人語，唯恐傷之，遇有可否，必微示端倪，終不正言極議。然容狀儼恪，不妄笑言。世皆知其以文字擅聲當世，而其謀略議慮，自過絕於人。參大政日淺，每思用道德以輔朝廷之闕失，張施措置，務於尊主威而振綱紀，調娛補察甚衆。平居與人接，謙下甚，然內剛不可犯。【略】公尤邃於詩，體物寓興，清邃超特，紆餘閎肆，高舉橫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公之外王父，鄧公之季子也，自號存誠子，善行草書，高祝一世，其書過清，世俗莫知。公初規模其外家法，晚益變體，出新意，姿態橫出，片紙數字，得之者咸藏弆之。【略】予既辭謝不得，則爲取其世系行事而論次之，以爲之銘。其辭曰：陳氏之先，蜀眉青神。本自秦徙，世系莫存。奉常起家，家始以大。官非甚達，顯融於代。歷官在東，更宅於洛。父子傳師，相繼有作。蓄德固本，以厚厥垂。是生哲人，爲世表儀。以文擅聲，以德致位。考其始終，無所恨愧。持身清愼，體不勝衣。摧折悍剛，不借色辭。薦士於朝，退不出口。一時慕想，士衆奔走。歷官聞政，惟上是擢。毗輔王猷，號令允鑠。來軫方遒，未晡而稅。云亡之傷，實深其類。位雖不窮，惟德有耀。勒銘墓碑，來世是詔。

胡穉《簡齋先生年譜》（存目）

《宋史》卷四四五《陳與義傳》（存目）

紀事

《韻語陽秋》卷一八　先文康公知汝州日，段寶臣爲教官，富季申爲魯山主簿，而陳去非以太學錄持服來寓。先公語人曰：「是三子者，非凡偶近器也。」是時，富在外邑，則以職事處之於城中，列三人者薦於朝，以爲可用，仍以去非《墨梅》詩繳進。於是去非除太學博士，季申除京西漕屬，寶臣亦相繼褒擢。【略】季申嘗有十絕，其一云：「青衫短簿汝陽天，鶚膻當時誤薦賢。承乏西樞了無補，還依丈席聽韋編。」其二云：「洛陳花骨巧裁詩，曾把《梅》篇薦玉墀。未說它年調鼎事，只今身已鳳凰池。」其三云：「陳君談論席生風，段子文詞氣吐虹。參朮膠胰皆入篋，知人誰過葛仙翁。」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陳參政《簡齋集》二十卷。右皇朝陳與義，字去非，汝州葉縣人。中進士第。宣和中，徽宗見其所賦《墨梅》詩，喜之，遂登冊府。建炎中，掌內外制，拜參知政事以卒。晚年詩尤工。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三**　去非《墨梅》絕句云，【略】後徽廟召對，稱賞此句，自此知名，仕宦亦寖顯。陳無己作《王平甫文集後序》云：「則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故葛魯卿於去非《簡齋集叙》遂用此語，蓋爲是也。

《碧雞漫志》**卷二**　向伯恭用《滿庭芳》曲賦木犀。約陳去非、朱希真、蘇養直同賦，「月窟蟠根，雲巖分種」者是也。然三人皆用《清平樂》和之。去非云：「黃衫相倚，翠葆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影山腰水尾。　楚人未識孤妍，《離騷》遺恨千年。無住菴中新事，一枝喚起幽禪。」希眞云：「人間花少，菊小芙蓉老。冷淡仙人偏得道，買定西風一笑。　前身元是江梅，黃姑點破冰肌。只有暗香猶在，飽參清似南枝。」養直云：「斷崖流水，香度青林底。元配騷人蘭與芷，不數春風桃李。　淮南叢桂小山，詩翁合得躋攀。身到十洲三島，心游萬壑千巖。」後伯恭再賦木犀，亦寄《清平樂》，贈韓璜叔夏云：「吳頭楚尾，踏破芒鞋底。萬壑千巖秋色裏，不奈惱人風味。　如今老我鄉林，世間百不關心。獨喜愛香韓壽，能來同醉花陰。」韓和云：「秋光如水，釀作鵝黃蟻。散入千巖佳樹裏，惟許脩門人醉。輕鈿重上風鬟，不禁月冷霜寒。步障深沈歸去，依然愁滿江山。」初，劉原父亦以《清平樂》賦木犀云：「小山叢桂，最有留人意。拂葉攀花無限思，溼濃香滿袂。別來過了秋光，翠簾昨夜新霜。多少月宮閒地，姮娥借與微芳。」同一花一曲，賦者六人，必有第其高下者。

《庚溪詩話》**卷下**　蔡天任載，乃天啓之弟也，頗亦工詩，晚年筆力窺陶謝之藩籬。無錫錢伸仲紳，退居漆塘，有園亭之勝，一時知名士大夫，如陳去非、葛勝仲、江彥章、孫仲益諸人，皆爲之賦詩。唯天任詩，語簡而意遠。【略】諸公服其韻勝也。

《容齋四筆》**卷一四**　自崇寧以來，時相不許士大夫讀史作詩，何清源至於修入令式，本意但欲崇尚經學，痛沮詩賦耳，於是庠序之間以詩爲諱。政和後稍復爲之，而陳去非遂以《墨梅》絕句擢置館閣。嘗以夏日偕五同舍集葆眞宮池上避暑，取「綠陰生晝靜」分韻賦詩，陳得「靜」字。其詞曰，【略】詩成，出示坐上，皆詫爲擅場。朱新仲時親見之，云京師無人不傳寫也。

《娛書堂詩話》**卷下**　太宗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遺子食經羹藜含糗之說，上因問食品何物最珍，對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醯汁爲美，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痛飲，夜半吻燥，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甕盎，引缶連沃。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廚，鸞脯鳳臛，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紀之，而未暇也。」上笑而然之。陳簡齋《食蘆》詩云：「冰壺先生當立傳，木奴魚婢何足錄？」陸務觀亦云：「髯鬚主簿方用事，冰壺先生來解圍。」「魚婢」字出《古今注》，江東謂青魚爲婢。

《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五牟**《簡齋記》　人之有宗族，猶水之有源委，木之有根幹，其所從來遠矣。【略】惟陳氏本京人，繼遷蜀之青神，太常公徙雒陽。長子忱，京東轉運使。靖康中，運使子慈州司士參軍揮，避地蒲之猗氏，遂家焉。簡齋則太常次子恂之孫也。靖康南來，紹興間參知政事，以疾請去，除資政殿學士知湖州，歸老烏墩之精舍。既歿，遂窆於歸安縣廣德鄉上強里之巖山。南北隔絕，二百五十餘年，兩房子孫簪纓不絕，但不復相聞。區宇混一以來，參軍之五世孫損齋公來爲浙東廉訪使，參政之五世孫垕訪損齋浙東，叙兄弟焉。離而復合，夫豈偶然。然損齋慨念水木本源，自浙東謁告來霅，拜簡齋之墓。漢人以過家上冢爲榮，公之此行，蓋爲得之。俾予識其顛末，將刻石列之冢祠。予與簡齋之先俱蜀人，今寓于霅，竊慕公尊祖敬宗之義，不敢以固陋云。

《輿地紀勝》**卷六七**　〔張〕石溍字會川，光化人，博通古今，其詩淡泊，時出偉麗。仕既不遭，晚歲自晦於田里。累官至朝散郎。有《滄浪集》十卷，陳與義去非爲作集引。子嵲，字巨山。陳去非少學詩於會川，巨山復問詩於去非。既登科，以文學受知當路，終敷文閣待制。嘗上《中興復古詩》。

《**齊東野語**》**卷六**　糜先生，吳之老儒也。【略】時吳中孚名惟信，號菊潭。客吳，能詩，善絕句，糜極稱之，以爲不可及。一日，遇諸塗，扣以近作，吳因朗誦《傷春》絕句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閑將心事卜金錢。梨花瘦盡東風嬾，商略平生到杜鵑。」糜老至屈膝拜之曰：「子眞謫仙人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不少置矣。」蓋前輩服善若此。陳簡齋嘗語人以作詩之要云：「天下書雖不可不讀，然愼不可有意於用事。」正謂此也。今人或以用事多爲博贍，誤矣。

著錄

葛勝仲《陳去非詩集序》　紹興壬戌，毘陵周公葵自杜史牧吳興郡，剸裁

豐暇，取公詩離爲若干卷，委僚屬校讎，而命工刻版，且見屬爲序。

《郡齋讀書志》卷一九　陳參政《簡齋集》二十卷。右皇朝陳與義，字去非，汝州葉縣人。【略】周葵得其家所藏五百餘篇刊行之，號《簡齋集》。

又《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陳簡齋《內外制》。

又《陳簡齋集》。

又《岳陽紀詠》。

朱熹《答巢仲至書》　向說簡齋詩有合改定處，如能爲之料理，幸爲印一本來。只用粗紙，庶得就冊塗改，附回改正，易爲力。

又　簡齋詩已領，但得閩本就校，卻刊脩覆校尤易爲力。且夕稍暇，或取此間所有者塗改寄呈也。

胡穉《簡齋詩箋題識》　余因暇日，綱斷義擿，所得踰十八九，乃編紀歲月而悉箋之，將使覽者目擊心諭，可撫而玩焉。【略】紹熙改元臘月上澣，竹坡胡穉仲孺識。

樓鑰《簡齋詩箋敘》　少陵、東坡二詩至多，彥材以一力兼注之，故雖盡平生之工，而猶有所遺。胡君用心既專，數年之間，朝夕從事。而簡齋之作，不過六百篇，故注釋精詳，幾無餘蘊。視彥材之作，力不及而實過之云。紹熙壬子正月吉日，四明樓鑰大防叙。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簡齋集》十卷，參政洛陽陳與義去非撰。

《陳與義集》卷二六《次周漕示族人韻附無名氏增注　按，武岡本有《拾遺》一卷，《次周漕示族人韻》及《咏水車》、《山居》、《拜詔》、《別諸周》，凡七首。古汴姜桐跋云：「建炎庚戌，公因避地挈來紫陽周氏甥館之所作也。」合附於此。

《文獻通考》卷二三八　陳參政《簡齋集》二十卷。

晦齋《簡齋詩集引》　頃邑士有欲刻公詩者，因出前聞，爲冠集首，庶學者知公淵源所自，且以折近世黨同伐異之說云。【略】玄黓敦牂中秋，晦齋書。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陳與義詩》十卷，又《岳陽紀詠》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陳簡齋詩集》，一部三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四　《陳簡齋詩集》三冊。

《百川書志》卷一五　《簡齋詩集》十三卷，《外集》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陳與義《簡齋集》二十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簡齋集》十五卷。

（朝鮮）柳希春《須溪評點簡齋詩集跋》　《陳簡齋集》未能盛行於東方，有志學詩者恨之。歲癸卯，宋相麟壽出按湖南，多刊書冊，而是集亦預焉。縣前宰柳侯泗掌其事，未畢而任滿去，今年五月功乃訖。【略】嘉靖二十三年甲辰五月上澣，承議郎，行茂長縣監柳希春謹跋。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陳簡齋詩集》三冊，十五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陳與義《簡齋集》十五卷。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簡齋詩集》四本，高麗紙，宋板。

又　《陳簡齋詩集》十五卷四本，陳與義字去非，舊鈔。

《絳雲樓書目》卷三　《陳簡齋詩集》。陳景雲注：「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簡齋集》十六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陳與義撰。【略】是集第一卷爲賦及雜文九篇，第十六卷爲詩餘十八首，中十四卷皆古今體詩。

黃丕烈《增廣箋註簡齋詩集元刻本跋》　余向收得高麗板《簡齋詩集箋註》本，因借香嚴書屋藏本勘之，無一合者，蓋彼所藏乃胡仲孺《增廣箋註簡齋詩集箋》本也。渠本缺第三十卷《無住詞》以下，而目錄尚全，可考其顛末，其書實係元版。然傳是樓宋版書目有云「《簡齋詩集》九卷三本（胡穉），宋版」，方疑別是一刻。何獨云九卷？或傳是樓所儲非今本也。今秋，我友吳春生攜一殘本來，卻止九卷而三本裝者，且首冊右墨箋簽頭，云「《胡註簡齋先生詩》（宋刊殘本）」。卷中雖無徐氏備記，然向來藏書家以此爲宋本，有明徵矣。又安知九卷者，亦即前日所載者乎？遂假香嚴本補其闕失，仍舊裝冊數而裝之，其九卷已下，擬別錄以足之云。乙丑冬十月十七日，堯翁識於百宋一廛。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增廣箋注簡齋詩集》三十卷、《無住詞》一卷，宋陳與義撰，胡穉箋。《簡齋集》十六卷，《四庫全書》已著錄，此本作三十卷，末附詞一卷，蓋穉作注時去雜文，每卷復釐爲二卷。首有樓鑰序併穉自序，又穉所編與義年譜及《續添詩箋正誤》。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元版書目》　《陳簡齋詩集》，三十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簡齋詩集》十五卷附集外詩一卷，舊鈔本，千頃堂藏書。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一　《增廣箋注簡齋詩集》三十卷附《無住詞》一

卷，宋刊本。宋竹坡胡穉仲孺箋。

《結一廬書目》卷四 《簡齋詩集》十六卷，宋陳與義譔，元刊本，朱笥河藏書。

陸心源《宋麻沙本陳簡齋詩注跋》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十五卷，前有劉辰翁序，卷一賦，卷二至十三詩，卷十四雜著，卷十五《無住詞》。年譜散入詩題之下，《續添正誤》散入每卷之後。與張月霄（金吾）所著錄、阮文達（元）所進呈之三十卷本分卷不同，編次亦異，或即辰翁所合併歟。注爲胡穉作，又有增注，以黑質白章別之，不知出自何人，今不可考。有「汲古閣」、「稽瑞樓」、「方氏若衡」、「曾觀貽典」、「姚婉貞」、「芙初女史」諸印。目錄後有文文肅題字，卷六後有張丑題字。蓋經毛子晉、陸敕先、陳子準、方芙初諸家收藏者。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〇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十五卷，元刊本，稽瑞樓舊藏。宋陳與義撰，胡穉箋。

又 《簡齋詩集》十五卷，明初刊本。宋陳與義撰。

《曝書雜記》卷下 《箋注簡齋詩集》，余向有宋版不全本十餘卷，今亦散去。【略】（朱）述之鈔文瀾閣宋元人集，已得十之七八，他所購藏甚富。甚尤愛賞者，宋刻胡穉《增廣箋注簡齋詩集》三十卷，《無住詞》一卷，年譜一卷，又《續添正誤》四葉。雖半屬影宋鈔，亦極精審。【略】此注爲四庫所未改，《愛日精廬藏書志》及儀徵相國《經進書目》皆有之，亦未詳竹坡先生事迹也。余擬助述之編纂所藏書目，未踰年，述之調任嘉興，遂不果。後其書載歸金陵，已付劫灰矣，可爲痛恨。

馮煦《蔣刻本增廣箋註簡齋詩集序》 《簡齋詩集》三十卷，南宋胡穉仲孺所箋。凡「匡」、「桓」字皆缺筆，確爲紹熙所刊。舊藏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蘇厂影鈔者也。己未夏四月，蘇厂出以示予，予乃假劉君翰怡所藏舊鈔本爲獨山莫子偲先生手校者取以對勘。人事牽率，作輒不恆，至今年正月，始得卒業。莫校本亦鈔自瞿氏，與此本略同，偲老所訂正者十得三四，予補偲老所不及又得十之六七，其中有所疑不及檢原引之書，或原引之書爲插架所無者尚十之二三，乃歎年衰學落，而校書之不易也。然視原刻，已有上下床之別矣。徐君隨庵復有舊鈔本《簡齋外集》一卷，亦曾藏瞿氏者，蘇厂又影鈔附於胡箋本後。瞿氏原跋，云凡古今體詩五十二首，文三首，皆胡箋本所無。予案外集內《海棠》一首，已見胡箋本卷十五《問安危》一首，《欲入州不果》一首，并見胡箋本卷二十四，惟《欲入州不果》題作《山中》耳。其字體視胡箋本爲精，而無箋註，殆胡箋本既出後而搜得者邪？且兩本板心相近，惟胡箋本葉二十行，行十八字，外集葉十八行，行十七字，爲小異耳。校既竟，復取四庫十六卷本一曰武英殿本校之。四庫本雖分體，然其排比之次與胡箋本初無差池，且合《外集》而一之，故《外》之詩皆附於各體之末。疑館臣校上，曾見胡箋本與《外集》也。其雜文中《書堂石室銘》一首，七絕中《偶成》至《別諸州》七首，均爲胡箋本及《外集》所無。亦有胡箋本有而四庫本無者，如卷十七《送大光赴石城》一首，卷二十六《傷春》一首，《次韻謝邢九思》一首是也。四庫本與胡箋本間有異文，亦多臆改之字【略】。蘇厂儻以予所校胡箋本授之劂氏，今之治詩者，必且日手一編，先睹爲快，蘇厂或亦欣然資益於世邪！庚申上元，七十八叟馮煦。

蔣國榜《刻胡注陳簡齋集跋》 宋本胡注《簡齋詩集》，向藏常熟罟里瞿氏鐵琴銅劍樓。予初謀諸審言師，乃浼徐隨庵丈商之瞿氏，復敦丁秉翁督寫宮影之。蒿盦先生八十高年，欣然爲假劉君翰怡藏莫郘亭校本密爲推勘，書眉冊尾，細書精嚴，試校原書，直上下床之別矣。隨庵丈復以所藏瞿氏元鈔本外集一卷，影以見惠。間攷張嵲《紫微集》中有《簡齋墓誌》，當丐陳君仁先從文淵閣寫寄，遂謀付諸劂氏。此集四庫未著錄，阮文達始以進呈，余見之《愛日精廬藏書志》。《皕宋樓藏書志》作十五卷，係元刊本，又一部則明初刊本，近已流海外矣。王君雪岑錄有楊惺吾先生藏東瀛刊劉辰翁評本。【略】又聞吾鄉朱述之先生藏有宋刊《簡齋集》，錢警石《曝書雜記》所云「雖半屬影宋抄，亦極精審」者，此本不知尚在人間否？今此集刊布，允足增前賢，廣被後學矣。庚申中秋八月，蔣國榜謹識。

《經籍訪古志·別集類》 《陳簡齋詩注》十五卷，朝鮮板，求古樓藏。

李之鼎《簡齋外集跋》 陳去非在南渡後詩文婉雅，卓犖不群。惜全集已佚，所存者祇館臣輯自《永樂大典》、刊於聚珍版叢書中僅存十六卷本耳。《外集》尤世少傳本。此爲影元鈔本，從南陵徐積餘觀察迻錄者。卷首有元（延）祐七年二月雲麓書齋題識云：「《簡齋外集》，罕見其本。錢塘王心田以余愛之，持以見贈。」審是則元以前已如星鳳矣。所存雖不多，尚係宋編之舊，吉光片羽，允爲後人所宜珍護者爾。戊午花朝後，振唐識。

沈曾植《影元本簡齋詩集跋》　舊鈔《簡齋集》十五卷，第一卷賦，第二至十三詩，十四《無住詞》，十五《外集》。前有劉辰翁序。卷中闕文壞字皆摹存，《無住詞》題書在上，調書在下。蓋影鈔元本，僅存舊式者。雖經批抹，故是佳本，不可忽也。此集四庫著錄本以五七言古律分卷，而宋刻胡穉箋注本編年，據第五卷《冬至》詩，「不須行年紀，異代尋吾詩」，則簡齋自定本係編年。宋人詩集，編年者多。其以五七言分編者，大都出明人之手。四庫本已經羼亂，賴此舊鈔，猶存簡齋本來面目耳。壬子孟冬之月，遜齋記於上海租界麥根路寓樓。

又　《簡齋集》，《直齋書錄解題》、史志皆作十卷，《文獻通考》作陳參政《簡齋集》二十卷。頗疑《文獻通考》所據是周葵刊本，書題卷數，即周本書題卷數也。胡箋本不錄《外集》詩，瞿氏《書目》錄舊鈔單行本《外集》一卷，有元延祐七年錢良有（疑良佑）題語云：「簡齋《外集》，罕見其本。錢塘王心田以余愛之，持以見贈」云云。證以《文獻通考》周葵得其詩五百餘首刊之之說，檢今集中詩數，適得五百八十餘首。若益以《外集》之詩，則六百餘首矣。以此知胡本無《外集》，周本亦無《外集》，集中詩是簡齋自訂，《外集》詩則後人拾遺。蛛絲馬跡，猶可尋踪。四庫本分體合編，則無可研覈矣。是又此鈔本可貴一事也。次日又書。

又　今日校朝鮮本《詩注》，得周葵刻詩釐爲十卷之說，果與愚之臆測相合，爲之一快。《墨林快事》：「宋刻《陳簡齋集》，是公自書上木，醇古豐圓，出自黃庭。」然則周葵所刻，非但爲公自訂本，且爲自書本也。

（日本）江宗白《須溪評點簡齋集跋》　嘗得是集，手寫自珍，遂欲鋟梓，廣其傳於不朽矣。於是以付剞劂氏，且欲便童蒙，加以和訓。恐未無差訛，請讀者訂焉。甲申冬十月，江宗白謹跋。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增廣箋注簡齋詩集》三十卷，《無住詞》一卷，宋刊本。題「竹坡胡穉仲孺箋」，有自序、四明樓鑰序、仲孺撰《簡齋年譜》，又《續添詩箋正誤》。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注每行字數同。書成紹熙初元，距簡齋在時僅越五十年，故所箋出處，時事及朋友酬答甚詳。【略】其詩按年編次，與今官刻本分體者不同，又不載外集詩文，官本則併入矣。字句互異處，足以訂正官本者甚多。

又　《簡齋外集》一卷，舊鈔本。此本凡古今體詩五十二首，文三首，皆箋本所無。詩多次韻之作，風格亦稍遜，可知宋時原分二集。今官刻本十六卷，有劉辰翁序，殆出後人所併，非原第矣。書有舊序，【略】此序他本所無。卷首有題記：「《簡齋外集》，罕見其本，錢塘王心田以余愛之，持以見贈。延祐七年。」【略】下鈐白文方印曰「錢氏翼之」。

《木犀軒藏書錄》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十五卷，宋陳與義撰，劉辰翁評點，日本刊本（日本重刻明嘉靖朝鮮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前有劉辰翁序。末有嘉靖二十三年（一五五四）承議郎行茂長縣監柳希春跋，嘉善大夫、全羅道觀察使宋麟壽等銜名十二行，又甲申十月江宗白跋。蓋朝鮮覆刻元本，日本又從韓本重刻也。有「靈蘭室圖書記」朱文長方印。

《木犀軒藏書題記》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十四卷，《無住詞》一卷，宋陳與義撰，劉辰翁評點，日本重刻明嘉靖朝鮮本。此日本翻刻朝鮮本《簡齋詩集》，昔年購之東京市上，亦未以爲珍異也。頃得八千卷樓鈔本，姑取比較，十三卷以前，兩本編次皆同。至丁本十四卷係《無住詞》，十五卷係《外集》，凡詩六十餘首，文六篇（此本十四卷《玉剛卯》等三篇亦在內）。而字句之間，則瞿氏《書目》所列宋刊胡穉箋注本佳處，此本與之悉合，丁氏本誤與官刻不相上下也。則此須溪評點本源出宋刊本無疑，且箋注雖不全，所存者胡注必不少。瞿氏所藏乃宋槧孤本，得此亦彷彿虎賁中郎也。乙卯夏至後七日，盛鐸記。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增廣箋注簡齋詩集》三十卷，《無住詞》一卷，《胡學士續添簡齋詩箋正誤》一卷，《簡齋先生年譜》一卷，宋陳與義撰，胡穉註，存卷一至九，餘影寫補完。元刊本，【略】有黃丕烈跋七首。

又　《增廣箋注簡齋詩集》三十卷，宋陳與義撰，胡穉註，元刊本。

又　《須溪先生評點簡齋詩集》十五卷，宋陳與義撰，日本翻朝鮮古刻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增廣箋注簡齋詩集》三十卷、《無住詞》一卷，宋陳與義撰，胡穉注。《胡學士續添簡齋詩箋正誤》一卷、《簡齋先生年譜》一卷，宋胡穉撰。元刻本（《無住詞》配清影元鈔本），六冊。　又：《增廣箋注簡齋詩集》三十卷、《無住詞》一卷，宋陳與義撰，胡穉注。《胡學士續添簡齋詩箋正誤》一卷，《簡齋先生年譜》一卷，宋胡穉撰。元刻本（卷十至三十，《詩箋正誤》配嘉慶十一年黃氏士禮居影元鈔本，《無住詞》配清嘉慶十三年胡氏

夢華館影元鈔本），清黃丕烈、趙宗建校并跋，八冊。《簡齋詩外集》一卷，宋陳與義撰，元鈔本，清錢翼之、鮑毓東跋，一冊。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簡齋詞》一卷，陳與義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簡齋詞》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簡齋詞》，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四　《簡齋詞》一冊。

《**百川書志**》卷一八　《無住詞》一卷，宋簡齋陳與義去非著，凡十八闋。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六集：陳與義《無住詞》八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無住詞》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陳與義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簡齋詞》一卷，明鈔本，鮑以文校藏。河南陳與義去非。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四　《簡齋詞》一卷，舊鈔本。宋陳與義撰。此亦出文氏鈔本，蕭飛濤所錄。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無住詞》一卷，宋陳與義撰。六集。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　蕭飛濤鈔本。　彊村叢書本。

吳昌綬《無住詞跋》　右《無住詞》一卷，在竹坡胡仲孺（穉）箋《簡齋集》後，影宋鈔本，鮑淥飲以明刻毛校互勘。原本字句與汲古六十一家詞刊本略同，此云毛校轉多違異，疑出斧季之手。如《法駕導引》「玉舟」改「玉尊」，《虞美人》「只吟詩」改「不吟詩」，「此州」改「此間」；《浣溪沙》「起舞」改「起寫」；《臨江仙》「起三更」改「兩三聲」，未詳所據，仍從原本爲是。其明本增出數字，汲古亦闕，今并據補。胡箋殊未詳備，又意在注詩，多云見某卷，惟「超然堂」注一條，足證本事。宋人注宋詞，獨此僅存，所當珍惜。授經大理假惲學士藏本見示，重勘一過，寫寄滬尹先生審正。戊申五月，仁和吳昌綬記。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簡齋詞》一卷，宋陳與義撰。舊寫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簡齋詞》一卷，宋陳與義撰。清康熙五十四年蕭江聲鈔本，蕭江聲跋，季錫疇校。

藝文

葛勝仲《呈去非》　嗣宗曠達早相逢，更喜林間識仲容。林尊集中陪唱和，幽棲谷畔許過從。雲飛隴首高情遠，楓落吳江好句重。梁棟他年知有用，齋前楚楚一株松。

呂本中《賀州聞席大光陳去非諸公將至作詩迎之》　五年避地走窮荒，嶺海江湖半是鄉。歡喜聞君俱趣召，衰頹如我合深藏。曉寒已靜千山瘴，宿霧先吞萬瓦霜。日日江頭望行李，幾回驅馬度浮梁。

《宋詩紀事》卷四四姜光彥《己酉中秋任才仲陳去非會飲岳陽樓上酒半酣高談大笑行草間出誠一時俊遊也為賦之》　岳陽樓高幾千尺，俯視洞庭方酒酣。萬頃波光天上下，兩山秋色月東南。興來鸞鵠隨行草，夜永魚龍駭笑談。我欲煩公釣鼇手，盡移雲水到松菴。

朱翌《賀陳內翰去非三首》　聞道催宣召，傳呼入翰林。堂高初上玉，帶重更垂金。煩悉周公誥，丁寧葛亮心。調元知有日，天意向君深。　夢獲生花筆，祥開視草儒。奉天專仰陸，元祐只傳蘇。蓮影光分燭，絲紋細結絇。禁中頗牧在，夙夜贊神謨。　夜到甘泉捷，光搖建曉魁。唐家方再造，漢德已重開。太史書雲後，羣公賀雪回。十行寬大詔，早晚出銀臺。

張嵲《將至臨安途中偶成呈表叔陳給事去非》　末契託外親，夙昔承顧盼。鄧鄙聽論詩，房陵共遭亂。蒼黃南山路，大雪將沒骭。事定訪田家，山花已如霰。燃薪代燈燭，新詩仰華絢。雨餘登近嶺，春晴集兩澗。彷彿紙坊山，泉石眼中見。形影一東西，音聲阻河縣。駑駘自拘攣，鴻鵠謝羈絆。俄瞻九天上，更覺斯文煥。鄙賤集霧深，十年兩遭難。稠重荷顧存，凡庸辱推薦。窮途感一飯，況此膺深眷。門牆行欲近，仰止極昏旦。餘生不自意，復得親談宴。存沒割中腸，申章淚滂濺。

又《陳參政挽詩三首》　今古雖同盡，存亡惕遽分。人誰助爲善，天不右斯文。莫遂三年築，空悲四尺墳。音塵竟何所，俯仰歎蒿焄。　脫屣違人代，振容即路歧。名流祠洗馬，白旐痛元規。一代風流盡，千年翰墨垂。傷心墓前水，故作夜深悲。　徒知天可恃，豈謂病終侵！遽使儀刑意，翻成殄瘁心。開

阡賢子力，卜遠外姻臨。墓木看初種，俄悲已茂林。

又《祭陳參政去非文》 維紹興九年四月朔二十日，表姪左奉議郎、新差權發遣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張嵲，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歿故參政大資陳公之靈。惟晉東渡，始披荆棘。衣冠踵來，異士亦出。王庾賀顧，同贊王室。我宋用人，亦雜南北。維南多士，櫛比周行。北客凋零，曉星相望。憧憧衆士，競爽是期。豈繫國棟，而遽奪之。昔漢倚相，惟壺泊韓。韓躓于外，壺不待年。顯顯惟公，異世而然。嗚呼哀哉。洛陽街居，冠蓋是集。公起故家，超世特立。甲科既射，遂以文鳴。詩章一出，紙貴都城。諸公游士，讓實推名。未幾遭亂，轉徙江湖。間關海嶠，來覲清都。旋躋掖垣，贊爲名命。號令宣明，文章雅正。天官宗伯，迭貳其司。銓材考禮，有譽無疵。作鎮來歸，黄闥是居。封還付外，兩誼庶孚。屬疾自言，外祠均佚。有命來朝，復居辭掖。人謂公屈，公則怡然。命出自中，北扉遂遷。一時詔令，溫純炳蔚。淮瀆德音，父老歎息。天子曰俞，貳我政機。挺然孤立，無所附依。同不爲比，異不近名。王臣之節，物望所傾。扈蹕而東，乞身甫力。近藩是殿，復去以疾。神明雖壯，沉痾内攻。中冬辛亥，罹此閔凶。嗚呼哀哉。惟公之德，清愼靖端。色莊以和，不妄笑言。高識絕世，洞照今古。閎博精深，議論證據。文章雅麗，不蹈前躅。賈馬曹劉，是配是續。風神峻深，況若塵外。不假矜莊，自然高邁。薦寵後進，不遺餘力。摘奇掇英，如自己出。羣士慕想，競拽其裾。主盟吾道，期繼歐蘇。忽焉及此，士皆楷模。失聲相弔，有淚沾濡。嗚呼哀哉。嵲粤從早歲，謬忝公知。親惟外叔，義實師資。飲食教誨，其施不資。厚德莫報，寧以我悲。臨穴長慟，何痛如之。

袁說友《簡齋》〈故參知政事陳公嘗寓郡圃，號曰簡齋，今舊址尚存〉 胸中元自有江山，故向巴丘見一斑。明月清風收拾盡，簡齋詩遂滿人間。

王義山《題武岡向敏衡無加莊》 恭惟陳簡齋，與鶴山魏公，堂堂二先生，後學之所宗。遺跡所到處，百世猶高風。武岡有向氏，乃祖家詩禮，簡齋曾來訪，鶴山亦踵至。二先生來時，草木亦光賁。主人踧踖迎，出門見大賓。大帶束深衣，整容而肅襟。揖客坐上座，樽酒與細論。向氏家本儒，若無黄金籯，惟有無加莊，留以遺子孫。此莊不在田，非謂三百困，莊者敬之謂，爲學之入門。乃祖燕後人，有書便不貧。能令二先生，肯來共斯文。向來吾南昌，隱者蘇雲卿。魏公令地主，而來訪一民。匹夫道義重，王侯失其尊。古人不傲士，此風今猶存。

雜錄

張侃《跋揀詞》 桂有兩種，陳去非參政《清平樂》詞云：「楚人未識孤妍，《離騷》遺恨萬年。」蓋楚人知有椒桂耳。

畢沅《經訓堂帖》引危素《跋簡齋文翰》 右宋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陳公去非文翰一卷。按宣和六年，公以司勳員外郎謫監陳留南鎮酒稅。越三年，金人犯汴京，公丁外艱，自是奔走無寧歲。此卷云五月二日，蓋建炎三年。孫奇父諱偉，自號七澤先生。向伯恭諱子諲，自號薌林居士，文簡公之元孫，任戶部侍郎，挂冠而去，公以玉剛卯爲壽者也。向公祭奇父之文有曰：「器重公輔，學蘊經綸。胡不百年，致主澤民。」則奇父之爲人蓋可知已。孫信道諱確，建炎初作京西運司屬官，僅改京秩而死。征牟，集中「征」作「貞」。公至征牟，則四年事也。公當承平時，以文章遇知人主。曾未數年，遭世離亂，倉皇轉徙，故筆札之傳於世者甚少。此爲寶文閣直學士劉公彦修書，而張宣公標題其上。朱文公跋云：觀文公者，樞密忠肅公也。是年，張公即世，故其詞益悲。慈溪徐政敏道得此於京師，珍襲篋笥。朱氏以不得善工摹刻爲恨，敏道異日南還，求徐仁作、胡淵於里中，皆稱善工，可以畢朱氏之志云。

趙萬里《校輯宋金元人詞跋》 康與之《順庵樂府》附錄《菩薩蠻》「南軒面對芙蓉浦」一闋，見《歷代詩餘》。他書無引作康詞者，實出陳與義《無住詞》。

無名氏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六引《高齋詩話》 鄭可簡以貢茶進用，累官職至右文殿修撰、福建路轉運使。其侄千里，於山谷間得朱草，可簡令其子待問進之，因此得官。好事者作詩云：「父貴因茶白，兒榮爲草朱。」而千里以從父奪朱草以予子，譊譊不已。待問得官而歸，盛集爲慶，親姻畢集，衆皆贊喜。

可簡云：「一門僥倖。」其侄遽云：「千里埋冤。」衆皆以爲的對。

吳民載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四引《漫叟詩話》 吳民載嘗和予詩，有一聯云：「條風着野方翻月，高樹移陰又麥秋。」嘗記前輩詩云：「麥秋晨氣潤，槐夏午陰清。」此二聯未易優劣。

董穎

論述

《能改齋漫錄》卷八 洪景盧《夷堅乙志》記董穎詩：「雲壑釀成千嶂雨，風蘋吹老一川秋。」上句蓋襲陳知默詩耳。陳云：「雲埋山麓藏秋雨，葉脫林梢帶晚風。」

傳記

《夷堅乙志》卷一六 饒州德興縣士人董穎，字仲達，平生作詩成癖，每屬思時，寢食盡廢，詩成，必遍以示人。嘗有警語云：「雲壑釀成千嶂雨，風蘋吹老一汀秋。」蒙韓子蒼激賞。徐師川爲改「汀」字爲「川」，汪彥章曰：「此一字大有利害。」目其文曰《霜傑集》，且製叙以表出之。然其窮至骨，他日入郡，爲人作秦丞相生日詩，窮思過當，遂得狂疾，走出，欲投江水。或爲遣人呼其子，買舟載以歸，歸數日而死。家貧子弱，葬不以禮，亦無錢能作佛事。歷十餘日，宗人董應夢者夢見之，曰：「穎死後，以家貧之故，不蒙佛力，尚未脫地獄苦。吾兄儻施宗誼，微爲作齋七，以資冥路，併刻《霜傑集》傳于世，則瞑目九泉，別當報德矣。」應夢如其請，先飯僧作齋，又夢來謝曰：「荷兄追拔，已得解脫，《霜傑》願終惠也。」以詩一章爲謝，記其一句曰：「日斜人度鬼門關。」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五 董穎字仲達，德興人。從汪彥章、徐師川游，著有《霜傑集》三十卷。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霜傑集》三十卷。德興董穎仲達撰。紹興初人，從汪彥章、徐師川游，彥章爲作序。

《文獻通考》卷二三九 《霜傑集》三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董穎集》三十卷。

康與之

論述

綜論

《花庵詞選》續集卷一 〔康伯可〕字與之，號順庵，渡江初有聲樂府，受知秦申王，王薦于太上皇帝，以文詞待詔金馬門。凡中興粉飾治具及慈寧歸養、兩宮歡集，必假伯可之歌詠，故應制之詞爲多。【略】汝陰王性之一代名士，嘗稱伯可樂章非近代能及，今有晏叔原，亦不得獨擅，蓋知言云。

周南《康伯可傳論》 當秦氏之末年，道路以目相視，而杯酒失意者，輒

肆其忿恨以起大獄。原其端，則自康伯可肇之也。嗚呼，若伯可者，又可勝誅哉！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順庵樂府》五卷。【略】與之受知於〔常〕子正，一朝背之，士論不齒。周南仲嘗爲作傳，道其實如此。世所傳康伯可詞鄙褻之甚，此集頗多佳語。陶定安世爲之序，王性之、蘇養直皆稱之，而其人不自愛如此，不足道也。

《鶴林玉露》乙編卷四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略】時宰相汪、黃輩不能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益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擢爲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爲歌詞，諛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比柳耆卿輩矣。檜死，伯可亦貶五羊。

《詞源・雜論》　康、柳詞亦自批風抹月中來，風月二字，在我發揮，二公則爲風月所使耳。

《樂府指迷》　康伯可、柳耆卿音律甚協，句法亦多有好處，然未免有鄙俗語。

《書史會要》卷六　康與之，字伯〔升〕〔可〕，號頤菴，洪州人。南渡初，以文辭待詔金馬門。學字於陳恬，有書傳於世。

趙文《吳山房樂府序》　渡江後，康伯可未離宣和間一種風氣，君子以是知宋之不能復中原也。

《艇水軒詞筌》　長調推秦、柳、周、康爲勍律，然康惟《滿庭芳》冬景一詞，可稱禁臠，餘多應酬鋪叙，非芳旨也。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引花庵詞客　建炎中，康伯可上《中興十策》。渡江初，有聲樂府，受知秦申王，待詔金門。凡粉飾治具，及慈寧歸養，兩宮歡集，必假其應制。有《順庵樂府》。

《雨村詞話》卷二　詞至南宋而極，然詞人之無行亦至南宋而極，而南宋之無行至康與之尤極。與之有聲樂府，受知秦檜，檜生日，獻《喜遷鶯》詞，中有「總道是文章孔孟，勳庸周召」，顯爲媚竈，不顧非笑，可謂喪心病狂。人即諂諛，何語不可貢媚，未有敢于褻孔、孟、周、召者，無耻至此，留爲百世唾罵。乃黃〔昇〕〔昇〕花庵詞客取爲壓卷，且有「此詞雖佳」等小跋，亦可爲花庵咏「相鼠」之什矣。

《西輔詞說》　華亭宋尚木徵璧曰：【略】康伯可排叙整齊，而乏深邃。

《白雨齋詞話》卷六　伯可以詞受知於高宗，當其上《中興十策》時，何減於賈長沙之洞若觀火。後以諂檜得進（有今皇御極，視公宰相爲腹心之對），富貴熱中，頓改其素。苟攸、苟彧之事操，晦於始而明於終，猶可恕也。伯可之諂檜，明於始而晦於終，不可恕也。然其詞哀感頑艷，儘有佳者。陳質齋云：「伯可詞鄙褻之甚。」（此語論其人則可，論其詞則未盡然也。）此不足以服其心。至王性之云：「伯可樂章，令晏叔原不得獨擅。」此又等於瞽者辨黑白矣。

《詞徵》卷五　詞人中惟康伯可遭際最奇，高宗駐蹕維揚，伯可上《中興十策》，洞悉利弊，是范文正、晏元獻一輩人物。洎繆相專柄，伯可廁十客之列，附會干進，孝宗奉養上皇，伯可應制爲豔詞，諂諛乞進，是柳耆卿、曾純甫一輩人物。士大夫一朝改行，身名敗裂，不可復救。程子曰「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其若人乎。

劉毓盤《輯校順庵樂府跋》　葉申薌《閩詞鈔》曰：「與之初名執權，字伯可，福寧人。以樂府受高宗知，歷官侍郎。有《順庵樂府》五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與之父倬，詭誕不檢，事見王明清《揮麈錄》。與之又甚焉，嘗挾吳下妓趙芷以遁。與蘇師德有隙，遂興蘇玭之獄，玭，常同之婿也。與之受知于同，一朝背之，士論不齒。周南仲爲作傳，道其實如此。羅大經《鶴林玉露》曰：與之在維揚，名聲甚著，及依附秦檜，諛艷粉飾，以比柳永輩矣。岳珂《桯史》錄其題宣和畫扇曰：「玉輦宸游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陽中。」黃昇《花庵詞選》曰：與之渡江初，以樂府見秦申王，王薦于太上皇帝，命待詔金馬門。凡中興粉飾治具及慈寧歸養，兩宮歡集，必假其歌咏，故應制之作爲多。【略】王性之稱其詞非近世所及，蓋知言也。其上元應制《瑞鶴仙》詞，太上皇帝極賞其「風柔夜暖」以下數語，賜金甚厚。惟丞相生日《喜遷鶯》詞雖佳，惜皆媚竈之語，蓋爲檜相作耳。沈義父《樂府指迷》曰：「順庵詞如柳耆卿，音律甚協，未免時有俗語。」王性之謂其長安懷古《訴衷情》詞，居然不俗，晏叔原不能專美于前矣。王世貞《四部稿》尤許其江城《梅花引》詞，與李清照「醉花陰」詞同妙。《四庫提要》曰：「此詞爲程垓作，各本題爲康詞者，誤也。故不錄。」蔣捷《女冠子》詞曰：「綠鬢鄰女，倚窗猶唱，夕陽西下。」蓋即順庵《寶鼎現》詞也。龔明之《中吳紀聞》曰：「此詞爲范周作。」是又一說也。順庵，其人不足道，其詞則一代作手。

分論

《題慧力寺松風亭》《獨醒雜志》卷六：康伯可（予）〔與〕之《題慧力寺松風亭》六言云：「天涯芳草蓋綠，路旁柳絮爭飛。啼鳥一聲春晚，落花滿地人歸。」予嘗以語王德升，德升曰：「造語固佳，尚有病。如芳草、柳絮、未經點化，啼鳥一聲、落花滿地。幾乎犯重。不如各更一字，作煙草、風絮、幽鳥、殘花，則一詩無可議者。」

《瑞鶴仙》（瑞烟浮禁苑）《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一：按此詞進入，太上皇帝極稱賞「風柔夜暖」以下至於末章，賜金甚厚。《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冰輪桂花滿溢」爲句，然必以「滿」字叶以「溢」字，帶在下。體面好，不見本事。（「喜皇都舊日風光」二句）高宗都杭，伯可思汴，故爲欽宗賞。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下卷：《梅墩詞話》曰：康伯可上元應制詞，【略】壽皇喜此數句，甚念東京故事，賜賚無算。此正弇州所評，以進奉故，未免淺俗取妍也。

《風入松》（一宵風雨送春歸）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下卷：康伯可第二句「綠暗紅稀」，只四字句，其細情密致，勝人十倍。

《長相思》（南高峰北高峰）《詞品》卷三：康伯可西湖《長相思》詞云，【略】蓋效和靖「吳山青」之調也，二詞可謂敵手。《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效君復調，不相遜。「春來」句虛語，有骨力。

《江神子》（南溪二月雨初晴）《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通朗，相遇怡然。

《金菊對芙蓉》《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艷發。淺急在曲下，人亦不盡黜。

《寶鼎現》（夕陽西下）《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詞不忌用字，然疊寶珠、金銀、麈幢、輪騎等，避寒酸而墮補綴，資本人一時羔雁爾，千秋謂何。《詞徵》卷一：康伯可製《寶鼎現》詞，傳誦海內。【略】以一闋之工，形諸齒頰，蓋玉以和氏寶，飲以中泠貴矣。

《女冠子》（火雲初布）《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去年」二句）：小秀。《填詞雜說・康伯可女冠子》：草堂靜坐，林月漸高，忽憶伯可《女冠子》詞云：「去年今夜，扇兒扇我，情人何處。」心不能堪，但覺竹聲螢焰，俱助淒涼也。

《喜遷鶯》（秋寒初勁）《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圓潤。

《瑞鶴仙》（薄寒羅袖怯）《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雪煖酥凝）神肖。不勝躊躇崩擗之意。

《大聖樂》（千朵奇峰）《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文人之頰。「安得東君長爲主，把朱顏綠鬢一時留住」，俗子讀之回頭矣。

《喜遷鶯》（臘殘春早）《花庵詞選》續集卷一：此詞雖佳，惟皆媚竈之語，蓋爲檜相作耳。《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媚竈語那得佳，佳也不足齒。羞人。秦檜篆刻鼎彝，作今人去思德政碑樣子。

《漢宮春》（雲海沉沉）《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應付生活。《霓裳羽衣》，中秋曲也，用之上元，未妥。

《滿庭芳》（霜幕風簾）《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雖不如癡亞仙廢書剔目，煞強似腐德耀舉案齊眉。粗服亂頭都好。《皺水軒詞筌》：詞宜於艷冶，亦不可流於穢褻。吾極喜康與之《滿庭芳》寒夜一闋，眞所謂樂而不淫。且雖填辭小技，亦兼詞令議論敘事三者之妙。首云：「霜幕風簾，閑齋小戶，素蟾初上雕籠。」寫其節序景物也。繼云：「玉杯醽醁，還與可人同。古鼎沈煙篆細，玉笋破，橙橘香濃。梳妝懶，脂輕粉薄，約略澹眉峰。」則陳設之濟楚，殽核之精良，與夫手爪顏色，一一如見矣。換頭云：「清新歌幾許，低隨慢唱，語笑相供。道文書針綫，今夜休攻。莫厭蘭膏更繼，明朝又，紛冗匆匆。」則不惟以色藝見長，宛然慧心女子，小窗中喁喁口角。末云：「酩酊也，冠兒未卸，先把被兒烘。」一段溫存旖旎之致，咄咄逼人。觀此形容節次，必非狹斜曲里中人，又非望宋窺韓者之事，正希眞所云眞箇憐惜也。但受其憐惜者，亦難消受耳。

《滿江紅》（惱殺行人）《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開異口。唐詩「蝴蝶夢中，杜鵑枝上」。「顚倒朦朧」四字迥然如創。兩「正」字可商。末二語新脆。《蓼園詞評》：雖惱殺行人，人亦憐之。言既不用，或遠舉可也，乃又以諛言取悅幸進，後終於擯斥。「杜鵑不如歸去」之言，何不凜于幾先，徒貽後悔，則亦何益？

《江城梅花引》（娟娟霜月冷侵門）《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

「黃昏」二字，一篇主腦。兩「半」字，悽惋不勝。兩個「睡也」深于欲睡不睡之況。人瘦、花瘦，漫費商量，試命清喉霜夜，歌之不自知，其涕之何以也？

《歷代詞話》卷七：康伯可「人瘦也，比梅花，瘦幾分」，與李清照「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同妙。（王世貞）《蓼園詞評》：此作或其在坐貶時乎，詞自凄清，但亦少骨力也。

《醜奴兒令》（馮夷剪破澄溪練）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起句超。「楊花獨處春」，「楊柳」并用，是「關門閉戶掩柴扉」也。月破黃昏，與此「夜」字義重複。《蓼園詞評》：花庵詞客云：順庵作此詞，促養直赴雪夜溪堂之約。第一闋是詠雪夜。第二闋起句，點明「夜」字，是承上。以下俱促養直赴約之意。「山陰」是用徽之訪戴安道事。

《憶秦娥》（春寂寞）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一篇煞語，不復有餘，亦奇。

《浪淘沙》（愛損遠山眉）　《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廝合湊。

《浪淘沙》（愁撚斷釵金）　《草堂詩餘》正集卷一沈際飛評：不知去處，猶記去路，紙上有嘆息聲。

《訴衷情令》（阿房廢址）　《詞苑萃編》卷五引王性之云：：康與之長安懷古《訴衷情》云，【略】如此等詞，居然不俗，今有晏叔原，亦不得獨擅。

《曲游春》　《拙軒詞話・康辛二公詞》：康伯可《曲游春》詞，頭句云：「臉薄難藏淚，恨柳風不與，吹斷行色。」惜別之意已盡。辛幼安《摸魚兒》詞頭句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之意亦盡。二公才調絕人，不被腔律拘縛。至「但掩袖，轉面啼紅，無言應得」與「閑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其惜別惜春之意，愈無窮。頃見范元卿《杜詩說》載《上韋左丞》一詩，假如大宅第，自廳而堂，自堂而房，悉依次第，便不成文章。前二詞不止如范所云，而末後餘意愈出愈有，不可以小伎而忽焉。

傳記

周南《康伯可傳》　康與之，字伯可，家宛丘，與常子正相鄰，又相好也。【略】晁以道四丈方閒居，伯可嘗往學焉。又嘗從潤上丈人游，潤上陽翟陳（怙）〔恬〕叔易也。兩公名行尊，所謂中朝之遺民。伯可操几杖，侍談麈，固嘗親聞正始之音一二矣。尤強記，熟誦左氏，千言不遺一字，子正絕愛之。是時天子方粉飾太平，【略】宛丘距都門不數舍，午夜燈火相望，伯可馳騎信宿往返，狃於承平年少之習。其後兵火飄轉，方相與求生於草莽之中而溺於舊染，至於中傷善類，興蘇玭之獄，卒爲名論所廢。【略】初，伯可監杭州太和樓酒，盜庫錢飾翠羽爲妓金盼履，坐免官，落魄無所與歸。會子正自中司出守吳興，伯可固通家子弟也，又嘗偕行入廣，遂奉夫人氏以往。子正創檢察御書，月賦緡錢三萬，伯可輒隨手盡，不及甘旨供也。其後子正將去郡，探取數月，輦致其夫人氏所，伯可心不樂也，則去而之姑蘇，依周彥恭。【略】〔彥恭〕解帶換衣，待之如骨肉。然伯可又挾秦氏子弟爲重，請得出樂妓趙芷籍攜去，彥恭未有以顯拒之也。倅蘇仁仲嘗監奏邸兼官密院計議，與胡澹庵有同寮之契。【略】蘇彥恭迫伯可請不已，因相與謀之。仁仲丹陽魏公孫子正女婿也，頗能道子正愛賞伯可語。謂是舉也且爲伯可終身累，果愛之，則如勿與。仁仲非特難一妓也，實愛惜伯可，然不知伯可已攜妓而之松江矣。彥恭尋亦悔，因追還之，具道貳車相愛語。伯可溺一婦人不得，則無聊，因惆悵失緒，日夜求所以逞憾於仁仲者，未得也。未幾，子正卒於海鹽，遂誣彥恭賄子正錢二百萬，且囑仁仲爲文以祭，有「奸人在位，公棄而死」之語。當路震怒，立命中丞兪堯弼劾彥恭鐫職，且罷其郡丞，命提舉浙西茶鹽事王珏鞫之，於是仁仲與其子玭之獄起。【略】其後當柄者死，諸嘗告密興羅織之獄者次第論罪，伯可仕於閩，過其帥李如岡座，責命至，如岡固匿之，且問前事，猶謾辭以對，如岡叱起之。後還三衢。或云竟取芷爲儷云。伯可初以小詞行世，號康伯可，故不著其名。

《南宋書》卷六三《康與之傳》　康與之字伯可。高宗駐維揚，與之上《中興十策》。【略】宰相汪、黃不能聽用，人皆屈之。厥後秦檜當國，擢爲臺郎。慈寧歸養，兩宮燕樂，與之專應制，爲歌詞謏艷粉飾，聲名掃地。人比之柳耆卿、周美成云。檜死，與之亦貶，尋卒。

紀事

汪應辰《御史常公墓誌銘》　初，公與康與之并鄰居，與之以里中子弟謁

公于湖，以養母爲請，公創一檢察御書之員，月賜緡錢三萬，俾奉甘旨，與之乃不以爲養，公聞之愀然，因探取數月，徑致其母。與之怏怏去而之平江，求一妓女于知府事周三畏，而通判蘇師德，公亞婿也，知公絕與之，止而勿與。與之望公及二君，乃告于〔秦〕檜曰：「常某死，三畏屬師德爲文祭之，有曰：『姦臣在位，公棄而死。』」檜爲之震怒，命中丞俞堯弼劾三畏，鐫職，命提舉浙西茶鹽公事王珏鞫師德與其子玭于獄。且遣吏卒夜圍公家，似若捕囚辟，公夫人及〔常〕裕等惴息待罪，迄無之，僅脫虎口。然檜猶切齒，將俟祫等干祿，因以羅織。裕等終檜之世不敢調。

《**二老堂詩話**》　慶元丙辰重九，風雨中，七兄約登高于神岡西，喜，因記康與之在高宗時謔詞云：「重陽日，四面雨垂垂。戲馬臺前泥拍肚，龍山路上水平臍，淹浸到東籬。茱萸胖，黃菊濕蘸蘸。落帽孟嘉尋箬笠，漉巾陶令買蓑衣，都道不如歸。」爲之一笑。與之自語人云：「末句或傳『兩個一身泥』，非也。」

《**桯史**》**卷四**　康與之在高皇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璫狎。適睿思殿有徽祖御畫扇，繪事特爲卓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羹牆之悲。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紿璫入取殺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絕于上，曰：「玉輦宸游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有頃出，見之大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伺間扣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但一慟而已。

《**貴耳集**》**卷下**　慈寧殿賞牡丹，時椒房受冊，三殿極歡。上洞達音律，自製曲，賜名《舞楊花》。停觴命小臣賦詞，俾貴人歌以侑，玉卮爲壽，左右皆呼萬歲。詞云，【略】此詞載康與之樂府，或與之應制擬作也。

《**堯山堂外紀**》**卷八五**　建炎中，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名振一時。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檜求進，擢爲臺郎。檜生日，伯可壽以《喜遷鶯》詞云。

又　康伯可與蘇養直有溪堂之約，雪夜作《采桑子》詞促之。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下卷　蔣一葵曰：康伯可從駕時，重陽遇雨，口占《望江南》，有云：「戲馬臺前泥拍肚，龍山會上水平臍，直浸到東籬。落帽孟嘉尋箬笠，拂衣陶令覓蓑衣。兩個一身泥。」高宗大笑，問之，伯可對云：「此蒜酪體也。」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順庵樂府》五卷，康與之伯可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順庵樂府》五卷。

雜錄

趙萬里《校輯宋金元人詞跋》　康與之《順庵樂府》附錄《菩薩蠻》「南軒面對芙蓉浦」一闋，見《歷代詩餘》。他書無引作康詞者，實出陳與義《無住詞》，此其二。

又《順庵樂府輯本題記》　明鈔本《說郛》引康與之《昨夢錄》注云：與之字叔聞，號退軒老人。既字叔聞，又字伯可，不應同是一人。《四庫提要》混爲一談，非是。萬里記。

康執權

周麟之《康執權落致仕知泉州制》　具官某材全肅乂，學造精微。早魁上舍之羣英，晚作西清之故老。宣勞兩禁，歷更吾道之艱難；謝事十年，猶想是翁之矍鑠。朕固不忘於黃髮，爾寧無意於蒼生。宜趣駕於安車，姑就頤於燕寢。昔散金娛老，欲終廣、受之高；今分虎牧民，佇上龔、黃之最。往攄素蘊，益懋來勤。

又《康執權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在外宮觀制》　某奮由兩學，仕歷三朝。齒宿意新，未厭韋編之讀；宦成名立，早勞荷橐之歸。迨公道之復開，惟舊人之圖任。雖云已老，尚可解蘭縛塵纓，孰謂無能，方將剖竹守滄海。念彼既慾之力，分予共理之憂。使其鞅掌於簿書之間，孰若優游乎泉石之外？茲爲得

計，可以全生。內閣崇名，爰就加於峻直，眞臺寵祿，亦足助於常珍。往祇渙恩，尙保眉壽。

《**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三**　〔執權〕字平仲，開封人，上舍釋褐。靖康末國子祭酒、鴻臚卿。高宗立，召爲起居郎。建炎初，當宗開封制云：「想望夷門，未泯匆匆之佳氣；顧瞻淮甸，安能鬱鬱而久居。」累官給事中，試中書舍人，權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吏部侍郎，顯謨閣學士，奉祠。十八年請老，詔進一官致仕。二十七年落致仕，知泉州，尋以年老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四六談麈**》　康平仲執權在揚州時，舉對制以示伋云：「想望夷門，未泯葱葱之佳氣；顧瞻淮甸，安能鬱鬱而久居？」

《**宋詩紀事**》**卷四八引《庚溪詩話**》　永嘉籍妓中有山姓者，頗慧麗，康時命之侑尊。一日，妓之父以事繫縣，當坐罪，妓涕泣，歷求救于士大夫。康憫之，戲爲一絕云云。明日妓詣縣投狀，乞代父罪，且連此詩于狀前，邑宰笑而釋之。

馮楫

劉一止《馮楫兼侍講制》　以爾具官某行誼高潔，不替家風，論議淵源，率有師祖。錫以贊書之寵，俾參帷幄之榮。惟爾敷繹所聞，見之問辯，庶幾三道之要，有開朕心，豈不韙哉？

李彌遜《跋予與馮濟川侍郎書後》　紹興庚申，予守臨漳，置此書於友人馮濟川。濟川以授智平長樂。後六年在福唐，平復以示予。昔殷洪喬不爲置書郵，悉投之江。今此書數年間往來萬里，若有羽翼，然事有可笑乃爾耶。

又《跋濟川侍郎贈平老詩後》　濟川方弱冠時，不學自悟，始求證於昭覺勤。今七十餘，精進不退，可謂聞而能脩行解一如者。論其詩可知其人矣。

《**南宋館閣錄**》**卷八**　馮楫字濟川，廣漢人，嘉王榜進士出身。〔建炎〕元年十月除〔秘書省正字〕。三年五月爲司勳員外郎。

張澂

論述

張守《張澂除尙書右丞制》　具官某學造古人之全，才周當世之用。赤心事上，有孜孜奉國之公；正色立朝，有蹇蹇匪躬之節。曩由詞掖，擢長憲臺，進藥石之良規，發蓍龜之先見。南渡之事，卿嘗預言，庸臣蒙蔽，以及於難。中夜悼念，流涕何追？今方易柱改弦，鼎新百度，揆之清議，蔽於朕心，進轄文昌，參決大政。朕蓋有愧於初而圖功於後也。益罄遠猷，以濟大業。朕意所屬，爾其欽哉！

周必大《題張右丞如瑩奏疏》　澹巖張公以文章才略被遇高宗，越即位之三年，自蜀拜尙書右丞，適値苗、劉反逆，豫政兩月而去。平生奏議號爲通達國體。當紹興五年春，虜兵初遁，高宗用趙忠簡公奏，詔宰執條具善後之計。公上疏五六千言，援古證今，事事皆有規畫。

又《跋張如瑩歸去來辭》　永嘉陳開祖紹興二年登第，張公子韶雅重之，仕至廣德太守。行誼表於一鄉，廉靖著於仕途。其倅豫章，戶部尙書張公如瑩以慶遠軍節度使來爲連帥，素以翰墨馳聲，位望既崇，益自珍貴，人欲其尺牘不可得，獨爲開祖書《歸去來詞》於畫卷，且推美其古雅。今五十年，而開祖之子求仁請予爲之跋。求仁三爲劇邑，以名字再典郡。予嘗同僚，知其端諒通達，蓋名父子也。

傳記

《**宋詩紀事**》**卷四二**　澹字達明，舒州人。靖康初官監察御史。建炎南渡，至尙書右丞，寓居臨川。有《澹巖集》。

紀事

《宋宰輔編年錄》卷一四〔建炎三年〕張澂罷尚書右丞。【略】苗傅、劉正彥作亂，及今上反正，宰臣朱勝非與一時執政俱罷。其後二凶伏誅，有詔〔顏〕岐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宮，又詔曰：「澂方二凶在朝，朋附之迹久而著明，可落職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衡州居住。」

胡珵

論述

葛勝仲《跋胡德輝珵詩卷》一官三語掾，驅車大河北。飯澀羹亦稀，哦詩寫胸臆。作者非難到，已自入闖域。郵筒遠相餉，我豈今衡尺。粗能擷隴雲，亦不誤雌霓。千里得行記，了了所見歷。士材有如此，磊落固易識。寄語直指公，勿作寒蟬默。

楊萬里《胡德輝蒼梧集序》予始至郡署，即登所謂多稼亭者，視其榜三大字，皆漢隸，蓋太史胡公德輝之書也。予於是知德輝工於書。後因求州之碑板，首得《子城記》，亦隸其書，古其辭，整牙恢奇，書之初則戛戛，已而瀏瀏，亦德輝作也。予於是知德輝深於文，退而求其文，期年而後得《蒼梧集》於法曹掾高君。誦之，又得其爲人於潤州別駕錢侯之望。蓋德輝自少入太學，以藝文登進士第，嘗學經術於龜山楊先生，學名節於元城劉先生。其仕也，嘗因陳少陽上書而德輝視其草，投畀蒼梧。既得東歸，召用，嘗爲郎。又以參政李公泰發之客，見惡於秦丞相，坐廢，飢寒困窮以死。予於是又知德輝之賢。夫士固有終身學之，不能一日行之者，豈德輝之謂哉？屢躓而屢不悔，其可敬也夫，其可歎也夫！然吾猶有爲德輝歎者。君子必有所立，有立矣不必有遇，有遇矣不必有傳。其有遇者天也，其有傳非天也，人也。天者可置，人者可恃。雖然，古之人其立者泯然，其傳者卓然，未之有也。其立者卓然，其傳者泯然，蓋有之也。則所謂人者，其又可恃乎？若德輝所立，其不卓然矣哉！而其歿距今幾年，予欲求其文，訪其遺事，期年而後得之。其不可恃也如此，此予所以爲德輝而歎也。

傳記

《咸淳毗陵志》卷一七《胡珵傳》胡珵字德輝，晉陵人。登宣和三年第。後受業于元城先生，暨歸，先生曰：「子聰明，能護以至道，當成令器。」珵遂以平日親承問答退而筆之，名《道護錄》，自爲之序。陳東上書攻六賊，言者以珵嘗潤色其書，（闕文）攝他官，與李綱同舟東下，貶梧州，人號蒼梧太守。紹興初召試玉堂，尋復元官，兼史館校勘。先是，奸人得志，舊史蕪穢，上命珵筆削，貽執政，怒，出守晉陵。

《宋史翼》卷一一胡珵字德輝，毗陵人也。詩文墨隸皆精好，學于楊時，尋以時命學于元城劉安世。入太學成進士。南渡初，李綱爲相，珵其幕中。汪、黃基之，以陳東之上書也，珵視其草，竄蒼梧。已而東歸，趙鼎入相，召直翰林兼史館校勘，與張嶲入書局。未幾，鼎去國，張浚以爲元祐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遂擢何掄仲、李似表爲史官，欲有改定，珵、嶲不可，遂皆求去。鼎再相，召二人，書成。講和之役，珵同館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六人合疏爭之，其稿出於珵，【略】秦檜大怒，然是時和議尚未定，公議尚張，但出之知嚴州而已。已而李光去國，遂以珵爲其黨罷之。飢寒窮困而死，所著有《蒼梧集》。

紀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癸卯，樞密院編修官胡珵以駕久不歸，爲書上右副元帥宗維，略曰：「優禮我寡君，則康王懷恩；惠卹我都城，則河北慕

義。」書凡千餘言。珦，晉陵人也。

《梁谿漫志》卷四　東坡北歸，至儀眞，得暑疾，止於毗陵顧塘橋孫氏之館，氣寖上逆，不能卧。時晉陵邑大夫陸元光獲侍疾卧內，輟所御嬾版以獻。縱橫三尺，偃植以受背，公殊以爲便，竟據是版而終。後陸君之子以屬蒼梧胡德輝爲之銘，曰：「參沒易簀，由殯結纓。斃而得正，匪死實生。堂堂東坡，斯文棟梁。以正就木，猶不忍僵。昔我邑長，君先大夫。侍聞夢奠，啓手舉扶。木君戚施，匪屏匪几。詒萬子孫，無曰不祥之器。」

藝文

李光《和胡德暉增明軒詩》　窗間列岫鬱嵯峨，一寸遙岑已是多。跨海空青疊寒玉，浮天濃綠艷修蛾。漫傳五嶽歸圖畫，坐想千年見巖歌。從此閉門閒覓句，直將世事付依阿。

常同

論述

張綱《常同除起居郎制》　惟爾諒直多聞，深達世務。頃自遠服，擢居憲臺，屢殫排擊之公，坐致奸邪之戢。是爲試可，克協朕心。茲用俾爾進直殿坳，記予言動。且朕即位，於今八年，繫日之書缺焉未備，方選儒學之士，緒正逸典，若時記注，寔與纂修。爾其勉舉厥官，以謹書法，庶使筆削之善，有以副朕責成之意。

李彌遜《常同御史中丞制》　具官某直諒之風，承家不替；方嚴之操，臨事不回。佐邦禮於秩宗，代予言於詞掖。踐履之素，趨尚益堅，茲密侍於燕閑，既灼知其忠讜。載稽朝論，擢掌臺綱。夫事有當爲而難責速成之效，才有可用而耻投求合之機。於進退可否之間，實治亂安危之繫，罔違於道，以酌厥中。推汝所知，助予圖治。

蔡崇禮《薦察官劄子》　左奉議郎、權知柳州常同，元祐言官安民之子。安民首擊蔡京者，與陳瓘、鄒浩、龔夬等齊名。而其子孫如同，學識操履最有家法。

《四六談麈》　常子正同作先公《再致政詞》云：「熟本朝之故事，迨聞正始之風；迎代邸而清宮，獨奉渭橋之謁。」屬對似少偏。

傳記

汪應辰《御史中丞常公墓誌銘》　〔公〕諱同，字子正。生而豐下，穎悟不群。【略】七歲侍光祿公謫滁，滁多山水，名公卿詩賦記文題刻殆遍，公一過輒能默誦。【略】十二歲，光祿授以六經之學，再三覆講，無一字誤，尤長于《周禮》六典圖，其儀物驗諸制度不差。一日，光祿公詔之曰：「吾老矣，汝其務求師乎，吾同年有元城劉先生、同里有宛丘張先生，當世偉人也。汝欲學義理，當師元城；學文章，當師宛丘。」于是公兩師之，二先生高以評目。政和八年，賜上舍及第。靖康初，上以大元帥置東南道總管司，差充專管機宜文字。建炎二年，扈蹕南渡，除知大宗正丞，泝職廣右。四年，召赴行在。紹興二年知柳州，又再召。三年入見，首奏今日之患，宰相之權太重，將帥之任太專，凡六事，累千百言，請更革以強國勢。除殿中侍御史，纔十閱月，彈擊八十人，其間宰相執政四、侍從十六、郎官寺監官十三、監司帥守二十六、庶官十五、大將六，臺綱大振，中外肅然。四年，除起居郎、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略】忤時宰意，以集英殿修撰知衢州。五年，請祠，以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六年，除禮部侍郎。七年，除御史中丞，奏疏凡五十上，所論皆小人。【略】八年，秦檜向子諲請與金和，潘良貴請戰，公慮敵詐和，獨請善備，且奏曰：「檜自金歸，受其大帥所傳密諭，陰爲金地，願陛下察其姦。【略】」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湖州。【略】九年促召，不就，請祠，得提舉江州太平觀。貧無立錐地，又徙秀之海鹽，精舍居焉。歷祠祿三任，至十三年，凡三召，又不就。檜嘗遣其客謂公曰：「人望所繫，莫如公，願幡然一出，勿持前論，當以參知政事處公。」公語

其客曰：「前日之不附是，今日之附非也。吾寧老死丘園，豈忍上負天子，下負所學耶？」檜益憾。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以疾薨于海鹽之寓舍，享年六十。【略】公晚年自號虛閒居士，有古律詩、表啓詞疏、外制劄狀、書序題跋、傳記碑銘二十卷，名曰《虛閒集》，奏議十卷、《烏臺日記》三卷、《多閑錄》一卷。公自六經而下，凡子史百氏、天文地理、陰陽律呂、兵法字書，無不通達。雖多事之秋，筆不停綴，今藏書數千卷，大半手澤也。又嘗親校柳文，創刻于柳，校蘇子由《古史》及編宛丘張先生集，併刻于衢，以淑後學。【略】初，公與康與之幷鄰居，與之以里中子弟謁公于湖，以養母爲請，公創一檢察御書之員，月賜緡錢三萬，俾奉甘旨，與之乃不以爲養，公聞之愀然，因探取數月，徑致其母，與之怏怏去而之平江，求一妓女于知府事周三畏，而通判蘇師德，公亞婿也，知公絕與之，止而勿與。與之望公及二君，乃告于檜曰：「常某死，三畏屬師德爲文祭之，有曰：『姦臣在位，公棄而死。』」檜爲之震怒，命中丞俞堯弼劾三畏，鐫職，命提舉浙西茶鹽公事王珏鞫師德與其子玭于獄。且遣吏卒夜圍公家，似若捕囚辟，公夫人及裕等惴息待罪，迄無之，僅脫虎口。然檜猶切齒，將俟裕等干祿，因以羅織。裕等終檜之世不敢調。【略】銘曰：常氏鴻儒，代有顯人。粵黃洎唐，二相秉鈞。委質皇朝，再世御史。皇極之扶，是父是子。元祐分察，斥惇與京。紹興執法，斥檜姦朋。人不敢言，而忠而讜。嶽嶽枋臣，竟誣以黨。惟明天子，鑒父子忠，其亡斯閔，其存斯容。乂子乂孫，盛德之驗。人懷死羞，公罔遺憾。太湖之滸，長山之顏。山高水深，安靈其間。凡百君子，仰止嘉則。刻詩于碑，備太史擇。

秦檜

論述

孫覿《監察御史秦檜除左司諫制》 爾頃由省戶，擢任風憲，力陳治道，分別忠邪。進不求當世之名，退不畔平生之學。延登諫省，蔽自朕心。佇聞正大之言，共濟艱難之業。

又《右司諫秦檜除御史中丞制》 具官某學知古人之大方，智通當世之要務。遍更言選，以直諒聞，憤世疾邪，無所回撓。召從諫省，進長憲臺，度越稠人，不次而用。宜體任官之意，益肩衛上之忠，知美才有待于久成，勿廢壞于一眚之微，知刻核足以生不肖，勿窮極于已甚之地。服我休命，奚俟訓言？

綦崇禮《除秦檜特授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依前通奉大夫食邑食實封如故任便居住制》 御筆：檜作執政日，范宗尹爲相，凡有未盡善事，未嘗與宗尹爭議，每事私言於朕。宗尹既罷去，則曰：「若用臣爲相，有聳動天下事。」既而獻二策，一則與南北士大夫通致家信，一則糾率山東、河北散羣之人願歸鄉土者差官管押前去。此何理哉？近除權邦彥、朱勝非，皆面從而稱善，退而與其黨力攻之，可謂大臣歟？左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提舉修政局、江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四百戶、食實封八百戶秦檜，蚤矜志行，歷蹈艱危。謂其盡節以事君，可膺大用；嘉乃脫身而歸國，實慰羣情。擢置嚴廊，俾參柄任。自初豫政，疑若獻忠，從其長則未嘗爭議於當然，私於朕則每獨指言其不可。遂令代相，倚以爲邦，務推勿貳之誠，庶盡欲行之志。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念方委聽之專，更責寅恭之效。而乃憑恃其黨，排根所憎。進用臣鄰，率面從而稱善；稽留命令，輒陰詘以交攻。豈實汝心，殆爲衆誤。顧竊干於威柄，慮或長於姦萌。方悉屏除，尚圖改事，遽辭機政，屢卻封章，詔諭莫回，留挽難強。爰陞華於秘殿，仍賦祿於殊庭，以示優容，以昭眷遇。於戲！予奪在我，豈云去朋黨之難；始終待卿，斯無負君臣之誼。往膺渙渥，勿替令猷。

周南《秦檜降爵易謚敕》 具官秦某在政和間爲中執法，方軍前之抗議，其言幾類於程嬰；及塞上之還歸，此節何如於蘇武？惟我高廟，過夏少康，排衆論而授宰衡，如中流之遇維楫，謂其間關萬里，或能爲國報仇。豈期首尾兩端，反欲與寇爲地。既潛交於境外，卒墮敵之術中。兵於五材，誰能去之，首弛邊疆之備；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仇。洎姦計之弗行，幸國威之再振。羣后以師畢會，三將之捷日聞，黃河以南，已聞盡爲晉土，鴻溝未割，何患不歸太公？乃復貪天之功，亟爲削地之策，密布私黨，陰遣誓書，造飛謗以翦爪牙，忠臣爲之解體，還降王而就葅醢，行路至今興哀。神州自此陸沉，外侮

因之坐大。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朕遹追累聖之遺訓，褒表上流之故侯，憫其灑泣以從戎，至於脫幘而就死，爲之封菁茅而崇血食，庶幾激義槩而鼓芳風。嗟道濟之見收，罪成汝手；使武安而尚在，戮及其身。況士氣久鬱而未張，公論迫尤而弗置。雖保首領以入地下，奈何怨毒之於人深。昔晉幸免於賈充，禮官請爲改謚；唐逋誅於林甫，天下快其削官。其追極品之殊榮，更奪易名之美謚，以昭宿惡，以激懦夫。噫，鼠以近器而猶忌投，豈不念渡江之舊；誰興厲階而今爲梗，其少伸誤國之刑。蓋獲戾於在天祖宗之靈，故假手於今日論議之及，尚復漏泉之澤，勿忘結草之圖。

《宋宰輔編年録》卷一六　〔秦〕檜自紹興八年三月拜右僕射，十一年六月加左僕射，十二年九月加太師。至是年十月卒，獨相十八年。【略】丁酉，上諭執政曰：「秦檜力贊和議，天下安寧，自中興以來，百度廢而復備，皆其輔相之力，誠有功于國。」傷惻久之。

《題范文正公書伯夷頌後》　《宋詩紀事》卷三九引《鐵網珊瑚》郭隗跋：片紙三百年，承平碩輔，姓字皦皦如日月，見之束衽盤辟。若檜，似道亦盈其間，使人指畫唾罵。然則士不以夷、齊自淑，其不爲文正公罪人者幾希。

傳記

《宋史》卷四七三《秦檜傳》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補密州教授。繼中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學正。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遣使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略】除職方員外郎。【略】拜殿中侍御史，遷左司諫。王雲、李若水見金二酋，歸言金堅欲得地，不然進兵取汴京。十一月，集百官議于延和殿，范宗尹等七十人請與之，檜等三十六人持不可。未幾，除御史中丞。【略】金人尋取檜詣軍前。三月，金人立邦昌爲僞楚。邦昌遣金書請還孫傅、張叔夜及檜，不許。初，二帝北遷，檜與傅、叔夜、何桌、司馬朴從至燕山，又徙韓州。上皇聞康王即位，作書貽粘罕，與約和議，俾檜潤色之。【略】建炎四年十月甲辰，檜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丙午，檜入見。丁未，拜禮部尚書，賜以銀帛。【略】紹興元年二月，除參知政事。【略】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略】黃龜年始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至比檜爲莽、卓。〔二年〕八月，檜罷，乃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前一日，上召直學士院綦崇禮入對，示以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又言『爲相數月，可聳動天下』，今無聞。」崇禮即以上意載訓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略】五年，金主既死，撻懶主議，卒成其和。二月。復資政殿學士，仍舊宮祠。六月，除觀文殿學士，知溫州。六年七月，改知紹興府。尋除醴泉觀使兼侍讀，充行宮留守，并權赴尚書、樞密院參決庶事。【略】九月，〔張〕浚求去，帝問：「誰可代卿？」浚不對，帝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其闇。」【略】八年三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略】十月，宰執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群臣預。」帝曰：「朕獨委卿。」【略】〔趙〕鼎力求去位，以少傅出知紹興府。【略】鼎既去，檜獨專國，決意議和，中朝賢士，以議論不合，相繼而去。【略】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天下，於是上下洶洶，檜謬爲解救，卒械送銓貶昭州。陳剛中以啓賀銓，檜大怒，送剛中吏部，差知贛州安遠縣。【略】中書舍人勾龍如淵抗言於檜曰：「邪說橫起，胡不擇臺官擊去之。」檜遂奏如淵爲御史中丞，首劾銓。【略】〔十一年〕六月，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慶國公。《徽宗實錄》成，遷少保，加封冀國公。【略】〔十二年〕九月，加太師，進封魏國公。十月，進封秦、魏兩國公。【略】十七年，改封檜益國公。【略】十九年，帝命繪檜像，自爲贊。【略】二十年正月，檜趨朝，殿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磔于市。自是每出，列五十兵持長鋌以自衛。【略】趙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爲汪召錫所告。御史徐嘉又論趙鼎子汾與令衿飲別厚賮，必有姦謀，詔送大理，拘令衿南外宗正司。【略】檜卒，年六十六。後贈申王，謚忠獻。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忘讎斁倫。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耻者，率爲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爲功。其矯誣也，無罪可狀，不過曰謗訕，曰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略】檜陰險如崖穽，深阻竟叵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擠之。李光嘗與檜爭論，言頗侵檜，檜不答。及光言畢，檜徐曰：「李光無人臣禮。」帝始怒之。凡陷忠良，率用此術。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而又

喜諛佞，不避形迹。【略】開禧二年四月，追奪王爵，改謚謬醜。

紀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　癸酉，王時雍行留守事，揭榜通衢云：「金人許推擇趙氏賢者。」集百官祕書省共議。既至，即閉省門，環以兵，令范瓊以舉邦昌事說諭軍民，皆唯唯而退。有太學生對曰：「某等所見，意殆不然。」瓊慮軍民視效，即抗聲折之。時雍恐百官不肯書，乃先自書以率之，百官亦隨以書。於是文武數百人以大卷相授，若州縣胥吏書卯歷者，略無留滯，不終朝而畢。其間亦有飲泣悲吁而不敢出辭者。【略】監察御史馬伸言於衆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可坐視不吐一辭？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中丞秦檜以爲然。即具單狀曰，【略】檜爲議狀已，即稱疾守本官職致仕。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編卷四　景鐘，紹興十六年秋七月鑄，鐘高九尺，天子親祠上帝則用之，以皇祐黍尺爲準，於是上命太師秦檜銘之曰：「德純懿兮舜文繼，躋壽域兮孰內外？荐上帝兮偉茲器，聲氣應兮用久視，貽子孫兮彌萬世。」鐘成，冬十月，上御射殿觀之，時以雅樂多闕，命給事中段拂等補造。是日撞景鐘，奏新樂正，刺史以上皆與觀焉。

《揮麈後錄》卷一一　秦會之爲相，高宗忽問：「陳桷好士人，今何在，可惜閑卻，當與一差遣？」會之乃繆以元承爲對，云：「今從韓世忠辟爲宣司參議官。」元承、季任適同姓名，上笑云：「非也，好士人豈肯從軍耶？」因此遂召用。

又　魏道弼良臣與秦會之有鄉曲共學之舊，秦既得志，引登禁路。道弼恃其久要，一日啓于秦曰：「某昨夕不寐，偶思量得一事。非晚郊祀，如遷客之久在遐方者，可因赦內徙，以召和氣。」秦曰：「足下今作何官？」道弼云：「備員吏部侍郎。」秦復曰：「且管了銓曹職事，不須胡思亂量。」翌日降旨，魏良臣與郡，出守池州，已而罷去。世言秦有度量，恐未必然也。

《揮麈三錄》卷三　政和末，秦會之自金陵往參成均，行次當塗境上，值大雨水衝橋斷，不能前進。虛中居民開短窗延一士子教其子弟，士子於書室窗中窺見秦徒步執蓋，立風雨中，淋漓悽然，甚憐之，呼入，令小歇。至晚雨不止，白其主人，推食挽留而共榻。翌日晴霽，送之登途，秦大以感激。秦既自叙其詳，復詢士之姓名，云曹筠庭堅也。秦登第，即宦顯，絕不相聞久之。曹建炎初以太學生隨大駕南幸，至維揚，免省策名，後爲台州知錄，老不任事，太守張俛對移爲黃巖主簿，無慘之甚。時秦專權久矣，曹一夕偶省悟其前此一飯之恩，因謀諸婦。婦吳越錢族，晚事曹，頗解事，謂曰：「審爾，何不漫愬之。」筠因便介姑作詩，以致祈懇，末句云：「浩浩秦淮千萬頃，好將餘浪到灘頭。」其淺陋不工如此。秦一覽慨然興念，以刪定官召之。尋改官入臺，遂進南床。高宗惡之，親批逐出，秦猶以爲集英殿修撰知衢州。未幾坤維闕帥，即擢次對，制閫全蜀，到官之後，弛廢不治，遂致孝忠之變。秦竟庇護之，奉祠而歸，秦沒始奪其職云。

《老學庵筆記》卷二　秦會之以孫女嫁郭知運，自答聘書曰：「某人東第華宗，南宮妙選。乃肯不卑於作贅，何辭可拒于盟言。」其夫人欲去「作贅」字，曰：「太惡模樣。」秦公曰：「必如此乃束縛得定。」聞者笑之。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光堯賜御書秦益公「一德格天之閣」牌，一時縉紳獻詩以賀。惟孫仲隱一聯，爲秦所賞云：「名向阿衡篇裏得，書從復古殿中來。」生日，四方賀詩尤多，嘗取其三聯云：「朝回不入歌姬院，夜半猶看寒士文」，「友邦爭問年今幾，天子恨無官可酬」，「建業三公今始有，靖康一節古來無」，蓋取其親切耳。蜀人李善詩：「無窮基有無窮聞，第一人爲第一官。」其後言者以爲過，有旨禁之，仍著令。

《清波別誌》卷三　秦會之忠獻公自著文字，惟尚簡古，自云效王荊公體。謝車駕幸第，家人輩各拜恩數表，首云：「注目帝車，方望雲而盤辟；移居僊境，容砥鼎以飛昇。」「中謝」後云：「婦子孫息，同荷優恩，官封服章，躐登常極。」末云：「臣敢不治外自內，訓子及孫，共肩忠孝之心，永享國家之福。」

《桯史》卷一二　秦檜擅權久，大誅殺以脅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汾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矣，檜時已病，坐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而汙，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後搖手曰：「勿勞太師。」檜猶自力，竟仆于几，遂伏枕數日而卒。獄事大解，諸公僅得全。

《鶴林玉露》甲編卷五　秦檜少遊太學，博記工文，善幹鄙事，同舍號爲秦長腳。每出遊飲，必委之辦集。既登第，又中詞科。靖康初，爲御史中丞。金

人陷京師，議立張邦昌。檜陳議狀，大略謂：【略】虜雖不從，心嘉其忠，與之俱歸。檜天資狡險，始陳此議，特激於一朝之諒。既至虜廷，情態遂變，諂事撻辣，傾心爲之用。兀朮用事，侵擾江淮，韓世忠邀之於黃天蕩，幾爲我擒。一夕鑿河，始得遁去。再寇西蜀，又爲吳玠敗之於和尚原，至自髡其鬚髮而遁。知南軍日強，懼不能當，乃陰與檜約，縱之南歸，使主和議。檜至行都，紿言殺虜之監己者，奔舟得脫。見高宗，首進「南自南，北自北」之說，時上頗厭兵，入其言。會諸將稍恣肆，各以其姓爲軍號，曰張家軍，韓家軍。檜乘間密奏，以爲諸軍但知有將軍，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慮。上爲之動，遂決意和戎，而檜專執國命矣。方虜之以七事邀我也，有毋易首相之說，正爲檜設。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撻辣郎君致意。」檜大恨之。厥後金人徙汴，其臣張師顏者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間我，以就和好。於是檜之奸賊不臣，其迹始彰彰矣。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啓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於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檜大喜，超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蛾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益喜，即與改秩。蓋其胸中有慊，故特喜此諛媚語，以爲掩覆之計，眞猾夏之賊也。

《宋稗類鈔》卷一〇　秦檜當國，有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僞，繳原書管押其回。檜見之，即假其官資。或問其故，曰：「有膽敢假檜書，此必非常人。若不以一官束之，則鋌而走險矣。」

藝文

韓駒《上太師公相生辰詩十首》　交歡鄰國獨推誠，不顧流言斷必行。直欲生靈躋壽域，聊將干舞解平城。坐扶國祚齊箕翼，立挽天河洗甲兵。和議一成夷夏福，蒼生擊壤詠昇平。　勤勞王室見周公，報賜宜膺曲阜封。兆見維秦符佐命，祥開有魏慶疇庸。申加井賦思方洽，倍衍圭腴賞正濃。一德君臣千載遇，九州四海仰雲龍。

楊萬里《宿牧牛亭秦太師墳庵》　函關見有一穰侯，瀛館寧無再帝丘。天極八重心未死，台星三點坼方休。只看壁後新亭策，恐作栘中屬國羞。今日牛羊上丘壟，不知丞相更嗔不？

朱熹《除秦檜祠移文》　竊見故相秦檜歸自虜庭，久專國柄，內忍事讎之恥，外張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銷沮人心忠義剛直之氣，以喜怒爲進退，崇獎天下佞諛偷惰之風。究其設心，何止誤國！岳侯既死於棘寺，魏公復竄於嶺隅。連逮趙汾之獄，蓋將掩衆正而盡誅；徘徊漢鼎之旁，已聞圖九錫而來獻。天不誅檜，誰其弱秦？今中外之有識，猶皆憤惋而不平，而朝廷於其家，亦且擯絕而不用。況永嘉號禮義之地，學校實風化之源，尙使有祠，無乃未講。雖捐田以示濡沫，恐出市恩，然設像以厠英賢，何以爲訓？

雜錄

《夷堅丙志》卷一六　紹興二十五年春，秦丞相在位。其子熺謁告來建康焚黃，因游茅山華陽觀，題詩曰：「家山福地古云魁，一日三峰秀氣回。會散寶珠何處去，碧巖南洞白雲堆。」時宋爲建康守，即日鐫諸板，揭於梁間。到晚，秦往觀之，見牌側隱約有白字，命舉梯就視，則和章也。曰：「富貴而驕是罪魁，朱顏綠鬢幾時回？榮華富貴三春夢，顏色馨香一土堆。」讀之大不懌。方秦氏權震天下，是行也，郡縣迎候趨走唯恐不至，無由有人敢譏切之如此者。窮詰其所自，了不可得，宋與道流皆懼，不知所爲。是歲冬，秦亡。

洪興祖

論述

周麟之《洪興祖特贈直敷文閣制》　爾閎辯洽聞，淹貫今古。頃在庠序，業精于勤。凡先朝之睿文，無不手自纂綴。汔以奏篇之備，遂新廣內之儲。朕嘗頒賞于朝，而爾獨以文致抵罪，齎志以沒，時論冤之。爾子有陳，朕所深惻。

追加寓直之命，實豈不稱哉？尙其有知，服此休寵。

傳記

《宋史》卷四三三《洪興祖傳》 洪興祖字慶善，鎭江丹陽人。少讀《禮》至《中庸》，頓悟性命之理，績文日進。登政和上舍第，爲湖州士曹，改宣教郎。高宗時在揚州，庶事草創，選人改秩軍頭司引見，自興祖始。召試，授秘書省正字，後爲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心，納謀策，安民情，壯國威。又論國家再造，一宜以藝祖爲法。紹興四年，蘇、湖地震，興祖時爲駕部郎官，應詔上疏，具言朝廷紀綱之失，爲時宰所惡，主管太平觀。起知廣德軍。【略】一新學舍，因定從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丘明而下二十有六人。擢提點江東刑獄，知眞州。州當兵衝，瘡痍未瘳，興祖始至，請復一年租，從之。【略】徙知饒州，先夢持六刀，覺曰：「三刀爲益，今倍之，其饒乎？」已而果然。是時秦檜當國，諫官多檜門下，爭彈劾以媚檜，興祖坐嘗作故龍圖閣學士程瑀《論語解序》，語涉怨望，編管昭州。卒，年六十有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興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老莊本旨》、《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于世。

《京口耆舊傳》卷四 興祖字慶善，政和八年擢進士第，賜上舍出身，主陳州商水簿。試中教官，除汾州教授。改越州，未赴，攝太學博士。丐便親，除湖州司士曹。用薦者改秩，就除州學教授。俄拜太常博士，丁父憂，服除，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遷著作郎，尙書駕部員外郎。半歲三遷，人以爲榮。會地震求言，以所言切直，與（洪）擬俱罷，丐祠，除知廣德軍。【略】秩滿奉祠，除江東提刑。罷任久之，猶坐涇縣魔寇竊發鐫二秩，知饒州，以母憂不赴。知眞州。【略】秩滿，再知饒州。【略】丐祠得請，民欲其留，列治狀以叩外臺者日數千人，外臺以聞，詔令復任。未幾，昭州之命下。初紹興十七年，秦檜當國，興祖見之私第，坐間論乾、坤二卦，至坤上六：「陰疑於陽，必戰。」興祖謂陰終不可勝陽，猶臣終不可勝君，嫌於無陽惡夫干正者。檜以爲譏己，大怒，謂興祖曰：「前輩自有成說，今後不須著書。」聞者知其必重得罪，而興祖自視無愧，處之恬然。後知眞州，因程瑀解《論語》，求興祖爲序，【略】後七年，京西運判魏安行鏤版，檜見之，疑瑀、興祖借周孔議己，令王珉上言，【略】檜以珉論興祖不力，令董德元再論，【略】送刑部定法，緣法無所坐，故刑部長貳韓仲通等直擬編管韶州。至韶半年卒。興祖經學明甚，議者謂其早以此名譽，晚以此賈奇禍。更化之後，其子上書訟冤，始加卹典。

紀事

陸游《跋洪慶善帖》 某兒童時以先少師之命，獲給掃灑丹陽先生之門，退與子威講學，則兄弟如也。每見子威言洪成季慶善學行，然皆不及識。今獲觀慶善遺墨，亦足少慰。衰病廢學，負師友之訓，如媿何！嘉泰二年五月丁卯，陸某謹題。

《清波雜誌》卷九 「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仕者若守此戒，則不辱不殆，可全始終進退之節」。頃見洪慶善書此語於座屏，然晚年有南荒之謫，蓋亦昧於勇退。士大夫能明哲保身以全始終者寡矣。

藝文

張守《洪慶善提刑罷官過建康惠詩和答》 若人儒林秀，俊聲自孩提。振鬣日千里，衆眼驚月題。盍登要路津，獻納蘇黔黎。聊乘使者車，枳棘非鸞棲。戢翼下吳會，客路秋風凄。彌帆江之濱，歸夢先苕谿。寄傲水南北，忘懷玉東西。況乃味禪悅，已知昔途迷。坐笑老婆禪，杖拂勞提撕。祇應浩然氣，中宵吐虹霓。功名儻來遇，未免雲衢躋。秖今寵辱際，淵澄看旋鯢。龍鍾秣陵守，短髮那勝篦。邂逅見亹亹，野鶴羞凡鷄。言句謝筌筏，未易窮端倪。歸來見詹尹，寧復問突梯。

張綱《洪慶善輓詞二首》 畫省眞郎選，朱幡老郡侯。名歸時論重，行向古人求。嗜學千鷄跖，修文五鳳樓。秋風忽驚夢，懷舊涕交流。忝戚鄉閭舊，論交道義深。窮搜千古意，樂易一生心。遺謗身雖貶，全名死不沉。君恩爲昭雪，歸岌得家林。

雜錄

《能改齋漫錄》卷五　洪郎中慶善與祖《跋天隱子》云：「吳筠嘗作《明眞辨僞》、《輔正除邪》、《辨方正惑》三論，詆釋氏以尊道家之說。使筠而知道，則此書不作矣。司馬子微得天隱子之學，其著《坐忘論》云：『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不依一物，而心常住。有事無事，常若無心，此謂眞定。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謂眞慧。慧而不用，心與道冥。行而久之，自然得道。』其所造如此，豈復較同異于名字之間邪？」以上皆洪說。予按，《洞玄靈寶定觀經》：「天尊告左玄眞人云：『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不依一法，而心常住。』又云：『惟能入定，慧發遲速，則不由人。勿令定中，急急求慧。急則傷性，性傷則無慧。若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名眞慧。慧而不用，實智若愚。益資定慧，雙美無極。』又云：『唯令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基。舊業日消，新業不造。無所罣礙，迴脫塵籠。行而久之，自然得道。』」乃知《坐忘論》取此，洪豈偶忘此邪？

宋之才

論述

胡寅《徐度李誼宋之才孫雄飛除館職制》　若古有訓，大亨養賢。將開拓丕基，永圖康濟，必搜羅羣彥，以俟選掄。爾等行義潔修，文詞敏妙，試言來上，陳誼甚高。俾接武于英躔，共讎書于秘府。惟志趣遠大，不萌富貴之心，則涵養博深，必著事功之美。淑愼爾止，明聽朕言。

周麟之《宋之才除知衢州制》　具官某學醇行方，聲中其實，潔己蒞政，風猷可觀。頃嘗爲成均之師，貳宗伯之事。迨分符于閩粵，俄引疾而丐閑。今其有瘳，可以共理。三衢劇郡，物夥俗繁，政中和而化乃成，治清淨而民自定。往勤宣布，益懋汝能。

傳記

薛季宣《宋侍郎行狀》　公諱之才，字庭佐，溫州平陽人。【略】政和八年，公第進士，調貴州主簿，改教授京兆府學。耻自衒爲干謁，知己者少，積十八年不遷，故右丞忠簡許公力推挽之，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踰年，改京秩。時講戰議未決，黨論紛起，公截然中立，亡所附麗。又五閱歲，稍遷校書郎，歷考功員外郎，國子司業，權吏部侍郎。爲大金生辰使，歸報，太上皇帝喜曰：「宋某姓名稱矣。」亟將晉用，屬公以冢子及夫人氏之喪，固求閒佚，加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略】起知泉州，州人便安其廉簡。【略】移知衢州，不拜，因得以宮觀歸。不五年間，四乞骸骨。紹興三十一年，遂以朝奉大夫致仕。今上登極，覃恩轉朝散大夫。乾道二年七月戊辰，以疾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七。【略】有自次文五十卷，曰《雲海弊帚》。雲海，公之居士號也。家有《雲海後集》、《三餘錄》、《詞林》合若干卷。

《宋詩紀事》卷三九　之才字廷佐，瑞安人。政和八年，上舍出身。高宗朝，爲考功員外郎。

王昂

《宋歷科狀元錄》卷四　王昂江都人，字叔興，以文章稱於時，舉進士第一，時年二十九。除秘書省校書郎。高宗時除起居舍人、秘書少監。

又　三月癸巳，令嘉王楷赴廷對，有司以嘉王第一，帝以親王爲嫌，不欲楷先多士，遂以第二王昂易之。

又　昂榜下擇婿，作催粧詞云：「喜氣滿門闌，光動綺羅香陌。行紫微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須脂粉污天眞，嫌怕太紅白。留取黛眉淺處，共畫章臺春

色。」（《山房隨筆》）

崔木

《醉翁談錄》壬集卷二　王上舍勉仲，邀崔木遊春出郊，特呼角妓張賽賽侑尊。王上舍並令賽賽請崔木賦詞，崔木即賦《最高樓》，【略】詞畢，賽賽歌之，聲音嘹亮，腔調不失。王上舍大喜，賞賽賽甚厚。後賽賽薦崔木於黃太守女舜英，舜英要崔木作一詩或詞，崔木即以紅羅一幅，寫詞一首，以付賽賽。詞名《虞美人》，【略】舜英即以黃絹和詞云：「一從骨肉相拋了，受了多多少！溪山風月屬何人？到此思量，因甚不關情。而今雖道王孫貴，有事憑誰濟？自從今夜得媒言，相見佳期無謂、隔關山。」崔木見詞，即令術者擇日，往黃舜英之家就親。

徐度

傳記

《南宋館閣錄》卷八　徐度字敦立，睢陽人，特賜進士出身，治《春秋》。〔紹興〕八年四月除〔校書郎〕，是月除都官員外郎。

《宋元學案》卷二七　徐度，字惇立，睢陽人，太宰處仁子也。太宰在政府，晚嚮不終，先生獨刻意爲學。嘗問和靖曰：「某有意于學，而未知所以爲問。」和靖曰：「果有此意，歸而求之，有餘師。」又嘗以蘇氏「戰栗」之說爲問，和靖怫然曰：「訓經而欲新奇，則亦何所不至矣？」先生官至吏部侍郎，寓居吳興之弁山，嘗與汪文定公諫上光堯尊號，長于典故之學。

論述

胡寅《徐度李誼宋之才孫雄飛除館職制》　若古有訓，大亨養賢。將開拓丕基，永圖康濟，必搜羅羣彥，以俟選掄。爾等行義潔修，文詞敏妙，試言來上，陳誼甚高。俾接武于英髦，共讎書于秘府。惟志趣遠大，不萌富貴之心，則涵養博深，必著事功之美。淑愼爾止，明聽朕言。

周麟之《徐度除江東運判制》　爾之在滁也，勞農勸穡，拊摩創夷，里閭晏然，民狎于野，可謂治矣。今付之以一路之寄，使推所以自治者而治人，則列城向風，靡然胥效，庸有不治者乎？往其勤功，勿怠而守。

周必大《賀徐漕度除江東啟》　詞章爲學者之宗，德業繫國人之望。

何得之

《墨莊漫錄》卷七　樂語中有俳諧之言一兩聯，則伶人於進趨誦詠之間，尤覺可觀而警絕。【略】何安州得之《外州上元》云：「五雲縹緲，出危嶠於靈鼇；九陌熒煌，下繁星於陸海。暗塵隨馬，素月流天，如熙熙登春臺，舉欣欣有喜色。」【略】皆爲人所膾炙也。

陳栩

論述

張綱《陳栩除起居舍人制》　惟爾文學之富，蚤掇殊科，克勵才猷，以蒙器使。自歷中秘，陟郎曹，蓋二紀於茲，一時輩流，咸見拔用，廼獨退然，不以

屑意。朕方嘉其有守，而譽言日聞。是用付爾史筆，俾聯法從之班，以職記注之事。夫華要之選，非獨爲爾寵也，欲使縉紳明識朕意，知所趣向焉。益勉厥修，無負眷奬。

胡寅《陳桷直龍圖閣知泉州制》　爾學修而行潔，志靜而慮周。臺省踐揚，恬然自守。惟此爲政，必有可觀者矣。寓直延閣，善撫吾民，治最上聞，褒典奚吝？

傳記

《宋史》卷三七七《陳桷傳》　陳桷字季壬，溫州平陽人。以上舍貢辟雍。政和二年，廷對第三，授文林郎，冀州兵曹參軍，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宣和七年，提點福建路刑獄。【略】建炎四年五月，復除福建路提刑，尋以疾乞祠，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三年，召爲金部員外郎，升郎中。時言事者率毛舉細務，略大利害，桷上言，【略】除太常少卿。又陳攻守二策，在於得人心，修軍政。五年，除直龍圖閣、知泉州。明年，改兩浙西路提刑。【略】八年，遷福建路轉運副使。十年，復召爲太常少卿。【略】十一年，除權禮部侍郎，賜三品服。普安郡王出閤，奉詔與吏部、太常寺討論典故。桷等議以國本未立，宜厚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閤禮例》上之，或以爲太重，詔以不詳具典故，專任己意，懷姦附麗，與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郎官方雲翼丁仲寧、太常屬王普蘇籍并罷。尋以桷提舉江州太平觀。十五年，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略】以疾乞祠，除秘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十四年，改知廣州，充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未至而卒，年六十四。桷寬洪蘊籍，以誠接物，而恬於榮利。【略】晚由奉常少卿擢權小宗伯，復以議禮不阿忤意，遽罷，其節有足稱。自號無相居士，有文集十六卷。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陳桷文集》十六卷。

吳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溪園集》十卷，蘄春吳億大年撰。其父擇仁爲尚書。億仕至靜江倅，居餘干，有溪園佳勝。世傳其「樓雪初銷」詞，爲建康帥晁謙之作。

《文獻通考》卷二三九　《溪園集》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吳億《溪園自怡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吳億《溪園集》十卷。

《宋詩紀事》卷五六　億字大年，蘄春人。仕至靜江倅。有《溪園集》。

蘇符

論述

劉一止《中書舍人蘇符磨勘轉官制》　具官某砥名勵節，見於身修；種學績文，自其家法。召從孤外，擢貳周行。領中秘之英游，訂曲臺之茂典。旋躋禁路，命演綸言。豈特爾雅深厚之辭，增光乎國體；抑亦稽古禮文之事，有益於前聞。至於會課三遷，進官一列，報雖由於積日，寵實自於知勞。益懋乃猷，以觀來效。

又《蘇符除給事中制》　具官某學窮壺奧，業茂經綸。躬古人品行之醇，有先世流風之似。頃從識拔，備見猷爲。旋陞法從之崇，遂掌綸言之重。文章體裁，累漢家深厚之辭；論議規模，畀鄭國討論之事。載稽人望，有簡朕心。是用峻陟瑣闥，亟頒名命。爾其深維事任，益罄忠規。遠追批勅之風，勿墮回天之力。尚觀來效，有溢前聞。

又《蘇符禮部侍郎制》 具官某學有家法，行如古人，迴翔禁省之嚴，備聲討論之益。李揆第一，豈惟推重於中朝；張鷟無雙，頗亦見詢於異域。春官之貳，名實具宜。爾其引義據經，斟酌損益，使一代之典，復出於搶攘之餘，則朕復古之功，於是乎在。可不勉哉！

周麟之《敷文閣直學士致仕蘇符贈官制》 具官某擅雕龍之文，蘊凌雲之氣，善繼厥祖，不隕其聲。方延閣升班，所冀得朝夕論思之益；而便藩圖任，庶幾聞中和宣布之詩。忽焉挂神武之冠，茲又奏茂陵之札。典刑垂盡，不復見於老成；議論具存，猶可想其風烈。增秩四等，用光九原。惟英識之未淪，尚寵章之斯服。

紀事

《蘇亭詩話》卷二 符爲邁之子，尤秀慧，東坡儋州《庚辰歲人日詩》：「夢中時見作詩孫。」陸務觀云：「在蜀見蘇山藏公墨蹟，疊韻竹後題云：『寄作詩孫符，即字仲虎者也。』

又 東坡諸孫符，字仲虎，邁之子。《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建炎紹興間，以宣教郎爲國子監丞、司農丞，知蜀州，司封員外郎兼資善堂贊讀，試秘書少監，爲太常少卿、起居郎、中書舍人兼翊善，試給事中。九年八月充賀大金正旦使，旋試禮部侍郎，權禮部尚書兼侍讀，以討論典禮不詳罷。後又以左朝散郎知遂寧府，以朝散郎復敷文閣待制，知饒州。二十五年，乞奉祠，乃提舉台州崇道觀，又復敷文閣直學士。二十六年十月乙亥，以新知邛州卒。

又卷五 《梁溪漫志》卷二云：「北門、西掖之除，儒者之榮事也。其有不由科第但以文章進者，世尤指以爲榮。紹興初，任世初申先、蘇仲虎符，皆賜出身，爲中書舍人。」又第八卷云：「紹興間，韓蘄王一日至湖上，遙望蘇仲虎尚書宴客，蘄王徑造其席，喜甚，醉歸，翌日折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書以贈，蘇公緘藏之，親題其上云：『二闋三紙，勿亂動。』淳熙丁未，蘇公之子壽父山丞太府，以示蘄王長子莊敏公。」按：此二則可補入《庚辰歲人日詩》「夢中時見作詩孫」句下注。

藝文

蘇籀《奠亡兄尚書龍學文》 維紹興二十六年十有二月戊戌朔初六日癸卯，弟持服蘇籀與簡、策，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兄閣學尚書仲虎之靈：嗚呼，肇基二祖，穎川有蘇。希古孫陳，宣哲世模。步趨陪從，探討詩書。咨倣閼里，吟咏而雩。郯郯松楸，墳籍衣盂。簡編櫝傳，吾道豈誣？公弱敦敏，耽玩經旨。康成王弼，風雅篆繫，《語》《孟》《檀弓》，發微究體。斟酌心精，應用詞綺。炯然獨識，灑落清製。緇袍顏巷，淹此國器。偉歟東坡，百代之師。公其元孫，家學在茲。舉朝注之，賈嘉子思。眞主龍翔，育材馬棧。廟廷評衡，兪音首柬。橫經資善，注記黃省。舒華發藻，不隕先範。忠告之求，宜居給諫；超據西垣，代天筆舌。綸言雅奧，封章密勿。第七屬車，甘泉世職。請間論事，燕閒玉色。兼官彌近，臺閣跬陟。命實迍邅，三返岷峨。天涯地角，水陸奔波。牧守鄉邦，程路邈遐。排抑根卻，奉祠婆娑。惠洽鰥孤，薦多寒遠。推食解衣，周給衍衍。待人孔熾，自處疏淡。克家之珍，佐時之彥。籀等無堪，友愛豈弟。採其偏長，矜其不至。解手脩門，尺書相繼。竟不一面，襟抱曷既？訃來西南，宗屬殄瘁。陟岡靡瞻，揮涕雨淚。秩大常伯，七旬何懟？正一誠明，安有淪墜？下從高曾，即罗濟美。斲刻鄉枌，德音不昧。念夙飫飲，擊踣奠酹。嗚呼哀哉，尚饗！

計有功

論述

張子立《明嘉靖本唐詩紀事序》 有功自謂周索遺墨，流閱金石，垂老而始成書，載者千一百人，可謂窮搜，良極苦心。

王思任《汲古閣本唐詩紀事題辭》 宋臨邛計有功，宦車生耳，勝游已遍，自謂老矣無所用心，取唐詩姓氏一千一百五十餘家，臚列其人，悉傳其事，使後之讀詩者，恍然如見三百年中之鬚眉美惡，此亦唐詩之軒鏡禹圖矣。

胡震亨《論唐詩紀事》 計氏此書，雖詩與事跡評論并載，似乎詩話之流，然所重在錄詩，故當是編輯家一巨撰，收採之博，考據之詳，有功于唐詩不細。外如王棨、莊南傑、季善夷、李咸用諸人，并有詩集，李康成、殷璠、芮挺章、高仲武之工品藻，而李、芮亦自有詩，并皆遺漏。又如李元操之爲隋李孝貞字，漫附開元中；僧隱丘《琪樹》詩之爲《丹陽集》中蔡隱丘詩，誤去蔡字作僧，晉釋帛道猷詩誤作曇翼，列僧中皆是正。亦其編錄浩繁，故偶爾失檢，不足爲疵也。（《唐音癸籤》卷三一）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唐詩紀事》八十一卷。【略】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略】有功，安仁人，張浚從舅也。」又考郭印《雲溪集》，有《和計敏夫留題雲溪》詩曰：「知君絕學謝芸編，語默行藏不礙禪。親到雲溪重說偈，天開地闢見純全。」則敏夫爲南渡時人。詳印詩意，蓋耽味禪悅之士，而是集乃留心風雅，採摭繁富，于唐一代詩人，或錄名篇，或紀本事，兼詳其世系爵里，凡一千一百五十家，唐人詩集不傳于世者，多賴是書以存。其某篇爲某集所取者，如《極玄集》、《主客圖》之類，亦一一詳註。今姚合之書猶存，張爲之書，獨藉此編以見梗概。猶可考其孰爲主，孰爲客，孰爲及門，孰爲升堂，孰爲入室，則其輯錄之功，亦不可沒也。惟其中多委巷之談，如謂李白微時曾爲縣吏，併載其牽牛之譴，溺女之篇，俳諧猥瑣，依託顯然，則是榛楛之勿翦耳。

紀事

陸心源《唐詩紀事跋》 愚案，有功臨邛人，祖用章，《東都事略》附《范雍傳》。父良輔，慶曆進士，見《眉州志》。有功，宣和三年進士，自號灌園居士，見宋刊《二百家播芳大全》目錄。紹興六年累官左承議郎，充行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十一月，張浚遣來奏事，後二日，加直秘閣，遣還。七年，獻所著《晉鑒》。高宗曰：「朕乙夜觀之，且爲艱難之戒。」又問《春秋》防微之漸，對曰：「婦笑于齊，六卿分晉，此書之所爲作也。」上首肯。隨以母老求去。升直徽猷閣，提點潼川府刑獄公事，張浚引親嫌力辭，疏累上，詔仍舊職。二十八年，知眉州。逾年，移利州路轉運判官。明年，移嘉州。見《繫年要錄》。

陳用中

《竹坡詩話》卷一 紹興初，有退相寓永嘉，獨陳用中彥才雖鄰不謁。及再相，有薦之者，止就部注邑連江，戲作小詩云：「命賤安能比鉅公，偶然年月與時同。只因日上爭些子，笑向連江作釣翁。」蓋其所生年月時適與時宰同，但日差異耳。

《宋詩紀事》卷四四 用中字彥才，永嘉人。

歐陽澈

論述

王居正《陳東歐陽澈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制》 嗚呼！聞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以謂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己嬰禍誅，君陷昏惡。嗚呼，爾東爾澈，其殆將有意於爲良臣乎！由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爲良臣也。雖爾等不得已，不失爲忠，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於茲，一食三嘆而不能自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其有知，享朕茲意。

吳泓《歐陽修撰飄然集序》 予爲兒時，聞德明歐陽公日記數千言，落筆便有可觀，雖坐客十輩，隨事泛應，捷若發機，意其胸奇氣逸，必有異於人者。比於其弟國平家得其遺文一編，大抵咳唾揮斥之餘，十百不存一二，讀之飄

然，皆有不群之思。迹其盛氣憤薈，如萬鈞強弩，引滿向敵，雖未能保其必中，勢必一發而後已。稽諸前人，抑太白之流乎！白遇明皇、妃子之間，逸氣少舒，故得以文配杜，而爲一代詞人。公遭靖康橫決之變，忘身拯溺，不暇規行，故得以忠配陳，而爲中朝義士，皆不世才也。至所存緩急之殊，宜所造淺深之異趣，以此易彼，後世必有能辨之者。

胡衍《歐陽修撰集序》 崇、觀、政、宣以來，直氣衰絕，馴至靖康，而陳、歐二君奮焉而興。今觀其策，所願行者皆天下之共欲也，所願去者皆天下之共惡也，夫然後知直氣之在天地間故未始衰且絕也。其幸而祥風慶雲充塞宇宙，其不幸而嚴霜凍雹摧拉草木，抑亦偶其所逢，而於元氣之初果何尤哉？二君之生，雖罹酷濫於誤國之奸臣，二君之死，旋被褒榮於悔過之聖主，名節凜凜，又將與天地相爲終始矣。陳君言論風旨，調攝當時，傳於故府，足以不朽；歐陽君慷慨激烈，孤讜豪邁，而其遺文獨未概見。余來佐郡，實君之鄉，【略】刻而布之，俾與陳君並駕齊驅，以不辜中興偕命之詔。蓋聞南都之禍，陳君從容區處，泰若平日，人或以爲二君優劣之辨。嗟夫！陳君處六館，知朝廷之政詳，故其言雖深切而皆中時務，伏闕紛紜，分死久矣。歐陽君僻在江右，起於疏賤，不勝忠憤，故其言尤峭直，而容有未審，忽攖斧鉞，不能歸葬，尚忍以優劣議哉！昔張、許固守睢陽，以蔽江淮，厥功茂矣，兩家子弟猶不相知，由今觀之，巡信忠矣，遠將不得爲忠臣乎？論二君者蓋有質於斯？時嘉定甲申歲重午日會稽胡衍序。

危和《儒學二賢祠堂記》 和竊惟修撰以布衣之賤，非官守於朝，而憤世疾邪，之死靡憾；居士學成道存，宜以用世，而韜光不耀，自全其有。死生大矣，貴賤殊矣，而不足爲之變，何爲其然哉？安而生不若忠而死，有所虧而貴不若無所虧而賤。方其引頸就戮，老身厄窮，他人處之誠若未易，由今以觀，汪、黃之惡，人謂斯何，而修撰被國寵榮，立節萬世，同時輩行仕宦者，豈無顯官，類多名隨身盡，而環溪之學往往與河汾幷傳，疇得疇失，必有能辨之者。【略】從而繫之詞曰：巴山兮青青，巴水兮泠泠。鍾爲偉人兮，一世之英。出以死節兮處以道鳴，無祿於國兮無列於庭。有關於宗社之安危兮，有係於斯文之重輕。身雖卑布兮，名踰公卿。爲行不同兮，同歸於伯夷之清。廉頑立懦兮，聞者爲興。社而稷尸而祝兮，猶未足以既邑人之誠。巖巖宮兮有覺其楹，乃正厥位兮乃妥厥靈。苦節春秋兮祀事孔明，蕙蘭桂椒兮芯芬其馨。齊高嵩華兮爭光日星，千秋萬歲兮尚其典刑。

楊士奇《題宋歐陽修撰告身後》 宋陳東、歐陽澈皆以忠言見殺高宗朝，後高宗悔之，此誥其褒恤之命也。蓋初爲小人所蔽，追悔之詞雖切無及，然覆轍尚可以戒。後而無幾，胡銓、韓綸言和議，何兌言馬伸存趙之功，梁勛言金兵必至宜有備，皆遠竄，雖不死，死等耳，惡睹其克戒也哉！嗚呼！爲國之患莫大于殺忠言，爲臣之禍莫慘于以忠言見殺。此誥至今三百九十年矣。雖傳之千載，不能使人讀之不興慟也。

吳道南《歐陽修撰集序》 公豐神秀持，志宇軒昂，蓋自弱冠之時固已博極羣書，隱然負匡時之志。宋室不綱，遵時養晦，屬金人大舉，應詔上書，州將爲選有力者肩三巨軸以往，直赴行在。且欲口伐金人，請以子女爲質，亡論所上三十餘事，皆井井石畫，即如下親征之詔，末且擅動，陽與之和，陰掩其不備，此雖良、平智計無能踰此。奈其中多忤權姦黃潛善，竟以禍中，遂與陳少陽東同日棄市。【略】意當時公之正氣，作山河而壯本朝，游魂爲變，亦必返于天庭，告于上帝。不然，以高宗之昏柔，其始也孰奪其鑒，其終也又孰牖其衷哉！

王克羲《永樂重刻歐陽修撰集序》 公平生所作詩詞曰《飄然集》，冲澹俊逸，抑揚頓挫，有唐人氣味，非留連光景者也。

唐光祖《永樂本歐陽修撰集跋》 宋當南渡之後，君政萎薾不振，權臣擅命，不可救藥，亦何所利？乃能奮不顧身，直氣噴薄，以布衣犯顏無隱，連上三書，皆中時君之切病，使當時能舉行之，中原其有不克復乎？觀徽、欽之時，未始不以和議誤國，高宗又蹈前車之覆轍。其書曰：「以臣之計，先遣一介使與金賊講和，後乃發精兵躡其後以掩其不備，此萬全策。」只此一語，雖至愚之人亦當猛省，非義之所激，其能然乎？高宗乃不能寤，惜哉！

傳記

鄧名世《歐陽澈墓表》 君字德明，【略】生於丁丑，死於丁未，享年三十一。【略】君尚氣，大言慷慨不少屈，而憂國閔時，出於天性。靖康初，應制條弊政五十餘事，事數百言，爲三巨軸，廐置卒，謝不能舉，州將爲選力士荷擔以

行。會敵大入，要盟城下而去，君聞，輒語人曰：「我能口伐金人，強於百萬之師，願殺身以安社稷。有如上不見信，請質二子一女於朝，身使敵國，御親王以歸。」鄉人每笑其狂，止之不可，乃徒步間關走行在所。上即位南都，遂伏闕上封奏，極詆用事大臣。時上初臨御，痛兩宮蒙塵，未甚親決庶政，中外封奏或委大臣裁處。大臣惡其言，以他事誣奏，誅之，蓋建炎元年八月二十日也。君既誅，天下不以爲是，上深察其冤，再加贈恤，且正誤君者罪，人謂君身雖不幸而歿享殊榮，蓋前古未有。【略】乃繫之以辭曰：疇昔邊塵暗大梁，兩宮蠻輅征龍荒。大明出海升扶桑，秋氛蓬勃猶飛揚。賤臣懷憤輕死亡，吁號伏闕陳封章。要拯天步恢皇綱，耻同污俗隨低昂。云胡奸佞加斧戕，不容曳組朝明光。九重追悼深不忘，溫詔丁寧頒十行。天子罪己如禹湯，便藩異禮褒忠良。論撰華衮資官郎，賜田任子榮其鄉。龍源佳城新君堂，儒官命服爰歸藏。巴川泚泚山蒼蒼，上恩山高兼水長。貽爾子孫後其昌，昔聞闞氏今歐陽。

《宋史》卷四五五《歐陽澈傳》（存目）

著錄

吳沆《歐陽修撰飄然集序》　予姑取其文之近似而可喜，得古律詩、詞、書、語八十有七，次而編之，名曰《飄然集》，觀者得此亦足想公爲人矣。

胡衍《歐陽修撰集序》　余來佐郡，實君之鄉，得其靖康所上三書及詩文百餘首，輯爲一編，釐爲六卷，刻而布之，俾與陳君幷駕齊驅，以不辜中興偕命之詔。【略】時嘉定甲申歲重午日，會稽胡衍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歐陽修撰集》六卷，崇仁布衣贈秘閣修撰歐陽澈德明撰。澈死時年三十一。環溪吳沆裒其詩爲《飄然集》三卷，而會稽胡衍晉遠取其所上三書，併刻之臨川倅廨。

《宋史》卷四五五《歐陽澈傳》　澈所著《飄然集》六卷，會稽胡衍既刻之。

王克義《永樂重刻歐陽修撰集序》　公平生所作詩詞曰《飄然集》，【略】十世孫永康丞齊錄公前後奏議，次繼《飄然集》，分爲六卷，重鋟諸梓，以廣其傳，可謂不忘厥祖矣。【略】時永樂十五年歲在丁酉夏六月朔，賜進士出身、文林郎、撫州府崇仁縣知縣古瓊王克義書。

唐光祖《永樂本歐陽修撰集後跋》　歐侯賓直好義，政事經學足配前人，又能脩其緒餘，紹其聲光，恐其集之亡軼，永樂四年丙戌夏四月，會朝廷方訪求遺書，即伏闕自陳家有顯祖遺文，馳傳還家取進，編入《永樂大典》。今復命工鋟木流行于世。書編爲三卷，詩文事蹟爲四卷，當時陳東所同上之書亦爲掇拾，無所失墜，幷取附爲一卷，合爲八卷。其所用心亦世之所罕也，三嘆之餘，董識于後。永樂丙申八月望，金華唐光祖跋。

吳溥《永樂本歐陽修撰集後序》　歐陽君三上高宗書及所著詩詞八十七首，會稽胡衍及邑儒吳沆嘗爲之序。當元末之亂，舊刻既燬于兵，今其十世孫齊復手自謄寫，鋟梓以傳，間屬予識其末。【略】其詩詞亦皆飄逸可愛，故以《飄然集》名之。洪熙元年五月端陽日，承德郎、國子監司業同邑吳溥再拜書于金陵官舍。

《文淵閣書目》卷九　歐陽澈《飄然集》，一部四冊，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歐陽澈集》六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歐陽修撰集》七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歐陽澈《飄然集》四冊，全。【略】內《萬言書》三冊，詩一冊。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歐陽澈《飄然集》六卷。

吳道南《萬曆重刊歐陽修撰集序》　胡公衍爲公刻《飄然》之集，周公必大爲公紀遺事，范公應鈐爲祠公于學中。則雖有亡，而有不亡者存。故去之三百餘年，有十世孫曰齊者，以貢薦大廷，手寫其《萬言書》上之于文皇帝之朝。今有念世孫曰鉞者，與其子仕獨力成公之集。【略】屬刻成，仕以弁端敦請。【略】時皇明萬曆四十二年甲寅歲正月，同邑後學吳道南拜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歐陽修撰集》七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歐陽澈撰。【略】萬曆甲寅，澈二十世孫鉞再新其版，吳道南爲序。此本即從鉞刻傳寫，而闕第八卷陳東之書。

《郘亭知見宋樓藏書志》卷八二　《歐陽先生飄然集》七卷，舊鈔本，宋西耆歐陽徹德明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歐陽修撰集》八卷，舊鈔本。

胡思敬《豫章叢書本飄然集跋》　崇仁歐陽德明所著書，以宋吳沆編輯《飄然集》爲最古，後人幷其伏闕所上三書合而刻之，始題爲《歐陽修撰集》，

即今四庫所著錄者是也。華君瀾石與修撰生同里閈，去年予赴江南，諄諄以此集相屬。予以伏闕三書經涇縣潘氏收入《乾坤正氣集》，久已通行，唯詩詞世不多見，因影抄丁氏八千卷樓本，歸付手民。雖卷帙與吳輯相符，而詩缺五言，文只一駢一散，疑非修撰眞面。然言以人重，片縑寸楮，彌足珍矣。丙辰春二月，新昌胡思敬跋。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歐陽修撰集》七卷，宋歐陽澈撰。明萬曆甲寅刊本。 永樂丁亥刊本，名《飄然集》，八卷。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飄然集》三卷，宋歐陽澈撰。舊寫本，十一行二十六字。前有環溪吳沆序。卷中所載，即上欽宗三書也。【略】吳允嘉批校。

又 《歐陽修撰集》七卷，宋歐陽澈撰。舊寫本，十行，二十字。語涉宋帝提行空格，猶存舊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歐陽修撰集》七卷，宋歐陽澈撰，清鈔本，二冊。《歐陽先生飄然集》七卷，宋歐陽澈撰，清鈔本，一冊。【略】存三卷。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歐陽修撰集》八卷四冊，宋歐陽澈撰，明歐陽齊編，明洪熙元年刊鈔補本，朱校。

藝文

韓昕《招魂歸葬祭文》 惟靈憤世捐軀，疾邪隕己，士之所存，可謂難矣。唯公愛君，忠義亹亹，以言獲罪，寧惜其死，殺身成仁。光照前軌，榮及後昆，名揚遐邇。魂兮來歸，哀動閭里。薄奠將誠，魂其歆止。

李庚《立祠學宮祭文》 惟公身處草茅，心馳魏闕。靖康、建炎間以書生應詔伏闕，條陳弊政，復上書詆時宰。才達未議，竟以賈憎，賫志以殞，人咸痛之。太上皇惜其不幸，於是有通階美職，以誥命之，而錫之土田，官其子孫。公雖云亡，何其榮也。(其)〔某〕假守臨汝，迺繪公於學宮，以奉精忠，以贊英烈，以風後世，以勸來者。拜瞻遺像，凜焉如生，矧有遺文，號曰《飄然》，拱手讀之，想見表裏。肅將菲儀，展我心敬。

雜錄

《**宋史**》**卷四五五《歐陽澈傳**》 許翰在政府，罷朝，問潛善處分何人，曰：「斬陳東、歐陽澈耳。」翰驚失色，因究其書何以不下政府，曰：「獨下潛善，故不得以相視。」遂力求罷，爲東、澈著哀詞。澈所著《飄然集》六卷，會稽胡衍既刻之，豐城范應鈐爲立祠學中。

曾棨《跋宋高宗贈歐陽澈官誥詞後》 宋高宗殺陳東、歐陽澈，後方追悔，贈二人者以官。此歐陽澈告辭，觀其引咎自責，有恨不已之意，雖於事無及，而於任情飾過肆而暴戾，略無悔悟之心者，相去遠矣。後之覽者又烏得不爲一慨乎！宣德戊申秋永豐曾棨識。

蘇籀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雙溪集》十五卷。【略】籀以蘇轍之孫、蘇遲之子，尚有此一集傳世，爲能不墮其家風。獨是軾、轍之爲偉人，不僅以文章爲重，其立身本末，俱不愧古賢。籀此集中乃有上秦檜二書，及庚申年擬上宰相書，皆極言和金之利，所以歸美於檜者無所不至，不免迎合干進之心。又雜著中別有《進取策》一篇，復力言攻劉豫以圖金，前後議論自相矛盾，蓋皆揣摩時好以進說。小人反覆，有愧於乃祖實多。【略】特其詩文雄快疏暢，以詞華而論，終爲尚有典型，固亦未可遽廢焉。

《**蘇亭詩話**》**卷二** 子由孫籀，适之子也，撰《欒城遺言》，抑東坡以尊子由，又再上秦檜書，獻諛干進，殊隳家聲矣。

伍崇曜《刊雙溪集跋》 是書《四庫提要》已著錄，譏其上秦檜二書及庚

申年擬上宰相書極言和金之利，所以歸美於檜者無所不至，固深中其失。【略】明德之後，必有達人，而欲其克繩祖武，風節、文章兩無所愧，亦甚難矣。

籀又嘗賦《南園》詩云：「花驄油壁隱輕雷，消卻冰山不復來。墳土未乾爲餕鬼，園花雖好爲誰開。」厲樊榭等《南宋雜事詩注》引之，今載集中。殆暮年之作，閱歷已深，亦知冰山之不足恃歟。

傳記

《宋詩紀事》卷五〇　籀字仲滋，轍之孫、遲之子。官至監丞。南渡，居婺州。有《雙溪集》。

《宋史翼》卷四　〔蘇遲〕長子籀，字仲滋，爲适後。以祖蔭官陝州儀曹掾。任子諒薦八漕幕。登朝爲太府監丞、將作監丞。補外，參議夔府，遠不能赴，改會稽。請祠歸，卒，累官朝請大夫，贈大中大夫。少以文學見知晁以道、張嘉父、洪玉父諸人，然自處方嚴不苟合，故仕止於此。喜論事，多著述，有《雙溪集》十五卷、《潁濱遺言》一卷。

著錄

蘇詡《雙溪集後跋》　先公監丞，欒城公長孫也，在潁濱親炙教誨十五餘年。建炎初南渡，侍伯祖侍郎居婺州近三十載，裒其平昔所述古律論撰爲十五卷，目曰《雙溪集》，并所記《欒城公遺言》一卷，因鏤板於筠之公帑，庶幾廣其傳焉。淳熙六年中秋日，男朝奉大夫、權知筠州軍州事詡謹誌。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蘇籀《雙溪集》。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蘇籀《雙溪集》十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眉山蘇仲滋文集》，一部六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眉山《蘇仲滋文集》六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蘇籀《雙溪集》十五卷。

《内閣藏書目錄》卷三　《眉山蘇仲滋文集》六冊，全。【略】凡十五卷，一名《雙溪集》。

《緣雲樓書目》卷三　蘇籀《雙溪集》。陳景雲注：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雙溪集》十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蘇籀撰。

《結一廬書目》卷四　《雙溪文集》十五卷附《欒城遺言》一卷，宋蘇籀譔，明鈔本，千頃堂藏書。

伍崇曜《刊雙溪集跋》　右《雙溪集》十五卷，宋蘇籀撰。【略】宋人舊帙流傳日少，舊藏鈔本，特付梓人。原附《欒城遺言》一卷，《提要》本另著錄，謹仍之，以當躬聆謦欬云。咸豐辛亥清明後五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雙溪集》十五卷，明鈔本，一冊。【略】存九卷（一至九）。

曲端

論述

張守《賜威武大將軍曲端詔》　惟卿姿稟沈毅，世篤忠勳。久提貔虎之師，式著疆埸之略。比覽行臺之近奏，益知分閫之賢勞，已建殊名，俾護諸將，旁兼制於五路，外折衝於二邊。用彰推轂之誠，復峻廉車之秩。寵嘉特異，眷倚可知。庶圖展盡於猷爲，豈復致疑於讒間。朕念隆上都而觀萬國，孰踰關陝之雄，得猛士以守四方，遠相韓彭之烈。其體朕志，無愧前修。

綦崇禮《右武大夫吉州團練使涇原路經略安撫使知渭州曲端可除遙郡防禦使制》　具官某材空冀北，氣稟山西。謀合孫吳，進退中事機之會；名追程李，恩威得軍律之宜。自歷艱難，荐膺任使，衆許摧鋒之勇，屢聞卻敵之功。遂擁高牙，往臨方面，爰進兵防之重，式增閫寄之雄。慨念疆陲，比多凋敝。撫循里俗，實資守土之良；綏附羌夷，宜講和戎之利。務農積粟，蕃馬練兵，共守衛於中原，其削平於外寇。副予所望，時乃之休。

傳記

《宋史》卷三六九《曲端傳》　曲端字正甫，鎮戎人。【略】端三歲，授三班借職。警敏知書，善屬文，長於兵略。歷秦鳳路隊將、涇原路通安寨兵馬監押，權涇原路第三將。【略】〔建炎二年〕六月，以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王庶爲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遂授端吉州團練使，充節制司都統制。【略】三年九月，遷康州防禦使、涇原路經略安撫使。【略】朝廷聞端欲斬王庶，疑有叛意，以御營司提舉召端，端疑不行。議者喧言端反，端無以自明。會張浚宣撫川、陝，入辭，以百口明端不反。浚自收攬英傑，以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端爲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知渭州。【略】端既與浚異，浚積前疑，竟以彭原事罷端兵柄，與祠，再責海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略】叙端左武大夫，興州居住。紹興元年正月，叙正任榮州刺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徙閬州。於是浚自興州移司閬州，欲復用端。〔吳〕玠與端有憾，言曲端再起，必不利於張公，王庶又從而間之，浚入其說，亦畏端難制。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卻來江上泛漁舟。」庶告浚，謂其指斥乘輿，於是送端恭州獄。【略】既至，〔康〕隨令獄吏縶維之，糊其口，熾之以火。端乾渴求飲，予之酒，九竅流血而死，年四十一。陝西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悵，有叛去者。浚尋得罪，追復端宣州觀察使，謚壯愍。端有將略，使展盡其才，要未可量。然剛愎，恃才凌物，此其所以取禍云。

紀事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四七　〔張〕浚既失全陝，退保蜀中，復欲用端，〔王〕庶曰：「不可。富平之戰，宣撫與曲端有勝負之約。今日宣撫以何面見曲端？若曲端得志，雖宣撫亦敢斬之，不可用也。」吳玠亦懼端之嚴明，恐其復用，乃書「曲端謀反」四字於手心。玠侍浚立，舉手以示浚，然不言也。浚雖有殺端之意而未有罪。庶等曰：「曲端嘗作詩題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卻來江上泛漁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萬州羈管，復令恭州取勘。康隨先在鳳翔府，曾遭端決背一百，有切骨恨。浚以康隨爲提點刑獄公事，端聞之曰：「吾其死也。」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嘗日馳四百里，惜之過於子息。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逮。既至，隨命獄吏縶之維之，糊其口，熾之以火，端乾渴而死。遠近士民聞端之死，無不悵怏，有數日食不能下者。不旬日鐵象亦斃。

《鶴林玉露》丙編卷一　曲端在陝西，甚有威望。張魏公宣撫，首擢用之。【略】後以端恃功驕恣廢不用，又懼其得士心，竟殺之。自端之死，衆心稍離。【略】端亦知書，嘗作詩云：「破碎山河不足論，幾時重到渭南村。」昔人詩：「欲挂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此事也。

《齊東野語》卷一五　〔張〕浚尋得罪，詔追復端宣州觀察使。制曰：「頃失意於權臣，卒下獄而遣死，恩莫追於三宥，人將贖以百身。」其後金歸河南之日，又詔謚端壯愍。制曰：「屬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興言及此，流涕何追。」

又　端爲涇原都統日，有叔爲偏將，戰敗誅之。既乃發喪，祭之以文曰：「嗚呼，斬副將者，涇原統制也；祭叔者，姪曲端也。尚饗！」一軍畏服。

《書史會要》卷六　曲端，字平甫，鎮戎人。官至宣州觀察使，謚莊閔。端本武士，而知書，善屬文。長於兵略，作字奇偉。

鄧肅

論述

李綱《瑞芝贊》　宣和二年仲夏之初，有芝生于沙陽鄧肅志宏家，大小凡十有二，色狀異常，俯者仰者，叢者特者，紫者如楮，黃者如金，輪囷煒煌，眞瑞物也。【略】今志宏居喪如禮而又能銳意文辭，期于有成，以顯其親，則是芝之生，豈孝誠所感，而文字之祥耶？梁谿李某爲名其軒曰瑞芝，使藏芝其間，

後日有所考焉，且爲之贊云：太虛磅礴，鍾此和氣。慶門其昌，而產斯瑞。厥瑞維何，靈芝煌煌。孝誠所致，文字之祥。有開必先，其應以類。力學顯親，孰孝于是。勉修遠業，自奮于時。匪我云然，芝實告之。

張夔《栟櫚居士集跋》　正言先生當政、宣間，方妙齡，天才豪邁，卓然自拔於流俗中，廣博經傳，馳騁古今，落筆數千言，固已氣吞場屋，碌碌視餘子矣。至於行有餘力，發爲風騷雜著之文，談笑頃刻間，輒出驚人語，傳之者莫不一唱而三歎。繼而魁貢於賢關，感慨時變，引義慷慨，首進罷花石箴諫之詩，忠寤冕旒，公卿爲之動色。果自布衣召擢置言路，憤世嫉邪，排擊僭僞叛逆之黨，凡時事人所難言者，公悉力陳。今以遺稿觀之，其剛直嬰鱗之氣，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自非所學所養淵源澄深，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者，奚至是哉！

段震午《重刊栟櫚文集跋》　栟櫚與了齋皆沙陽人，生相先後，大節相頡頏，直言勁氣，皆足以褫奸邪之魄，故天下無賢不肖皆稱爲直臣。今觀其文，如《尊堯集》與《花石詩》，均爲敢言而愛君，擊章、黎、安石疏與彈耿、范叛臣章，均爲憤世而嫉邪。雖流離困斥，夷瀕不偶，而忠義之氣無一日少衰。嗚呼忠矣，惜其言之不售也。使了齋擊逐京、卞之言獲售於崇、觀之初，則姦臣屏斥，必無北狩之踉蹌；使栟櫚留相李綱之論不棄於建炎之日，則正論尚存，必不止南渡之局促。忠如二子，竟不能安其身於朝廷，豈非天乎？至今郡邑之士率好直尚氣，蓋其典刑猶有存者。

林孜《正德刊栟櫚先生文集序》　節義人之大閑，文章人之才藝，二者皆士之不可缺者也。然有節義而無文章，不失爲君子；徒文章而無節義，其餘不足觀。能備是二者，則百世之下邑里增光，後學仰式，人人思慕誦習，不忘其人，豈易得哉！足以當之者，惟我栟櫚鄧先生乎。先生丁宋中葉，其憂君憫世之心，拳拳發於章奏之間，忠義之節昭於史冊，先正已有定論，不待贅矣。其緒餘肆爲詩文，辭嚴義正，類其爲人，至今讀之，毛髮森竦，神情奮激，視彼軟靡諛佞家，眞不啻若糞壤爾，其可令湮沒無傳乎！

胡瓊《正德刊栟櫚先生文集序》　先生生當諸賢倡明道學之際，趨向甚正，由是立朝行己，無愧古人，若其諷花石，留李忠定，劾臣僞楚者，其風節凜凜可想也。方其在位，盡瘁王事，若無意於詩文者，而所作又以宏大見稱，蓋其養之有素，故無施不可耳。《語》曰：「有德者必有言。」其是之謂歟！

羅珊《重刊栟櫚文集跋》　栟櫚鄧先生，有宋之大儒，爲名諫官，誠一代之人豪也。予嘗觀《宋史》，至先生事高宗爲左正言，時忠邪幷列于朝，先生獨奮然累疏以擯奸佞，天下賴之以安。則其忠義之激切，有以得其大略矣，第未獲睹其全文，每以爲恨。幸而叨祿永邑，鄉進士林思舜會間道及先生文集，舊梓昔已厄于燼，今幸猶有筆之者，因得而觀之玩之。見其文醇義正，自爲機軸，實於世教深所裨益，而謂先生在鄉賢中當與楊、羅、李、朱幷稱，而文章固無忝焉。蓋均爲後世師範，亦均之與天地相爲悠久焉耳。

楊士奇《栟櫚集跋》　《栟櫚集》者，閩沙縣鄧肅志宏所著。肅有傳在《宋史》。初爲太學生，進《花石》詩諷徽宗被斥。高宗即位，擢左正言，數言國家大計，又被斥。觀其詩文，可以想見其人。吾家二冊，得諸肅邑人今吏科給事中陳山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栟櫚集》十六卷。【略】王明清《揮麈後錄》稱，宣和壬寅良岳成，徽宗御製記，李質、曹組各獻賦，獨太學生鄧肅上十詩，備述花石之事，其末句云：「但願君王安萬姓，圃中何日不春風。」詔屏逐之。【略】當張邦昌之僭立也，肅間行奔赴南京，其擢右正言即在是時，大節與杜甫略相似。其《靖康迎駕行》、《後迎駕行》等篇，亦頗近甫奉先諸作。在南北宋間，可謂篤勵名節之士。

《雙硯齋詞話》　先正言公在宋宣和間爲太學生，以詩諫花石綱，直聲震都下。靖康之變，思陵南渡。公間關詣行在所，拜左正言，屢陳時政。與執政牾，乃罷歸。棲遲吳縣洞庭西山之明月灣，遂家焉。歿後葬倚里，至今子孫蕃衍。曾孫小子廷楨，于嘉慶癸亥之春，渡湖謁祠廟，松楸故無恙也。著《栟櫚集》廿八卷，樂府附焉。乾隆間采入四庫。公爲詞不涉綺語，如《長相思》云，【略】《生查子》後闋云：「孤館得村醪，一醉空離緒。酒醒卻無人，簾外三更雨。」正如藍水遠來，玉山高並，讀者可以知公出處之節概矣。

傳記

《宋史》卷三七五《鄧肅傳》　鄧肅字志宏，南劍沙縣人。少警敏能文，美風儀，善談論。李綱見而奇之，相倡和，爲忘年交。【略】入太學，所與游皆天下

名士。時東南貢花石綱，肅作詩十一章，言守令搜求擾民，用事者見之，屏出學。欽宗嗣位，召對便殿，補承務郎，授鴻臚寺簿。金人犯闕，肅被命詣敵營，留五十日而還。張邦昌僭位，肅義不屈，奔赴南京，擢左正言。【略】肅在諫垣，遇事感激，不三月凡抗二十疏，言皆切至，上多採納。會李綱罷，肅奏曰：「綱學雖正而術疏，謀雖深而機淺，固不足以副聖意。惟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眞以身徇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此臣所以有疑也。【略】」執政怒，送肅吏部，罷歸居家。紹興二年，避寇福唐，以疾卒。

紀事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九引**《**復齋漫錄**》　鄧肅謂余言：宣和五年初復九州，天下共慶，而識者憂之也。都門盛唱小詞曰：「喜則喜，得入手。愁則愁，不長久。忻則忻，我兩個廝守。怕則怕，人來破鬬。」雖三尺之童皆歌之，不知何謂也。七年，九州復陷，豈非不長久邪？郭藥師契丹之帥也，我用以守疆，啓敵國禍者郭耳，非破鬬之驗邪？

《**中吳紀聞**》**卷六**　初，酋之進花石也，聚於京師艮嶽之上。以移根自遠，爲風日所殘，植之未久，即槁瘁，時時欲一易之，故花綱旁午於道。一日內晏，諢人因以諷之。有持梅花而出者，諢人指以問其徒曰：「此何物也？」應之曰：「芭蕉。」有持松檜而出者，復設問，亦以「芭蕉」答之。如是者數四，遂批其頰曰：「此某花，此某木，何爲俱謂之芭蕉？」應之曰：「我但見巴巴地討來，都焦了。」天顏亦爲之少破。太學生鄧肅，有《進花石》詩，大寓規諫之意，至今傳於世。

著錄

《**栟櫚先生文集**》**附錄鄧柞**《**栟櫚先生墓表**》　有文二十五卷，號《栟櫚居士集》。

陳沃《**栟櫚居士集跋**》　公之甥饒君好學重義，切慮歲時浸邈，盛名雖顯而遺文或至於泯滅，乃搜尋裒集，命工刊板，以永其傳。此亦士大夫所幸得而見也。【略】乾道己丑中秋，右從政郎、前永州東安縣令陳沃題。

張夔《**栟櫚居士集跋**》　栟櫚舊有集，散逸頗多。今宅相饒君好古，悉取家藏繕本鋟板遠傳，與學者共，其志尚尤足嘉者。雞弟志中又素敦羽翼之愛，不鄙固陋，囑以題跋。【略】乾道庚寅二月既望，鄉末左承議郎、新監行在左藏南庫、賜緋魚袋張夔謹題。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鄧（奭）〔肅〕《栟櫚集》。

《**揮麈後錄**》**卷二**　〔鄧肅〕有文集，號《栟櫚遺文》，三十卷，詩印集中。

段震午《**重刊栟櫚文集跋**》　震午試邑於茲，誦其詩，讀其書，恨不得與之執鞭。忠肅公先從祀於孔夫子之門，栟櫚公文炳於世，而後從祀。今因肖其像，與忠肅公齊美，取其文重鋟諸梓，以致高山景行之思云耳。淳祐甲辰，廣漢段震午跋。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鄧肅《栟櫚集》二十六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鄧肅《栟櫚文集》，一部二冊，殘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鄧肅《栟櫚文集》二冊。

林孜《**正德刊栟櫚先生文集序**》　舊刻在沙陽，兵火之後，久已泯逸。孜自幼景慕其節義，思得其文以服誦之，遍訪諸士夫家，或得其前帙，或得其後帙，又字多磨滅，欲復鋟諸梓以傳永遠，力不能副，久歉於懷。近方搜求全備，遂命書人繕寫，親自校正，分例定式，庶幾足爲善本，以俟刊工有日矣。適縣尹南海羅侯廷佩蒞任敝邑，雅重儒術，尤尚節概，首以古之忠烈義士下詢，孜舉先生以對，侯慨然曰：「鄉有先賢，曷表崇之，以爲學者勵？」即欲新基址立祠以祀之，遂索其文集，命工刊刻，於是人人獲睹其文，欽而仰之矣。

胡瓊《**正德刊栟櫚先生文集序**》　《栟櫚文集》者，集宋正言鄧先生之文也。【略】乾道、淳祐中斯集已一再刊矣。顧其版世遠莫存，鄉進士永安林君思舜得其冊於故老家，既爲定次，而邑大夫南海羅君廷佩請續梓之，思舜且來徵序。【略】時正德己卯季夏望，郡後學胡瓊序。

《**趙定宇書目**》　鄧志宏《栟櫚集》二本。

《**萬卷堂書目**》**卷四**　《栟櫚集》二十五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鄧肅《栟櫚集》二十五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續收**》　《栟櫚先生集》四冊，二十五卷。

《脈望館書目》鄧志宏《枏櫋集》二本。

《内閣藏書目錄》卷三　《枏櫋先生文集》二冊，全。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鄧肅《枏櫋集》二十五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鄧肅《枏櫋集》。陳景雲注：遺文三十卷。

鄧四教《弘治重修枏櫋文集跋》　邑侯羅君廷佩諱珊者，尊重先賢，命刊是集表崇之，以爲學者勵。【略】夫祖之事業文章可法可傳若此，爲裔孫者忍俾沒而弗揚，聽其舊板朦蛀舛訛，不思新諸木，以翼前光也哉？【略】乙酉，南陽十八代孫邑庠生四教盥沐謹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枏櫋集》十六卷，福建巡撫採進本，宋鄧肅撰。【略】今本僅詩一卷、詞一卷、文十四卷，與三十卷之數不符，殆散佚不完，又經後人重編歟。

黃丕烈《正德本枏櫋集跋》　《述古堂書目》云：鄧肅《枏櫋集》二十五卷，猶是足本，近時傳本則爲十六卷。夫古書失傳，即此可見。是書出郡故家某姓，初攜來時，破損殊不耐觀，命工稍爲整理，藏之。己巳春三月，復翁記。

《郘宋樓藏書志》卷八一　《枏櫋先生文集》二十五卷，明刊本，季滄葦舊藏。

《結一廬書目》卷四　《枏櫋先生文集》二十五卷，元刊本，宋鄧肅譔，樊榭山房藏書。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五　《枏櫋集》二十五卷，宋鄧肅撰，萬竹園本，道光癸未二十一世孫廷禎校刊。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枏櫋先生文集》二十五卷，明正德刊本，厲樊榭藏書。

又　《枏櫋先生文集》二十五卷，明鈔本，祁氏澹生堂藏書。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續錄》　元刊二十五卷本。　明刊十六卷本。　路小洲、張月霄、八千卷樓均有鈔二十五卷本。　道光五年重刊正德本。

《藝風藏書記》卷六　《枏櫋先生文集》十二卷，明十八代孫四教、四維重校刊本。世行本多十六卷，此獨十二卷，編次獨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枏櫋先生文集》二十五卷，宋鄧肅撰，明正德十四年羅珊刻本，黃丕烈跋，二冊。　《枏櫋先生文集》十二卷，宋鄧肅撰，附錄一卷，明萬曆鄧崇純刻本，二冊，【略】存八卷（一至七，附錄）。　《枏櫋先生文集》十二卷，宋鄧肅撰，明萬曆鄧崇純刻弘光元年鄧四教、鄧四維重修本，六冊。

藝　文

張元幹《諸公祭鄧正言文》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五月庚申朔三十日己丑，友人宇文師瑗、張世才、王時、張宇、林楊休、王傳、蘇籀、余良弼、黃豐、洪柈、朱松、馮至游、吳叔虎、朱倓、李議之、張元幹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正言鄧子志宏之靈：嗚呼哀哉！吾志宏負卓越不羈之才，騁縱橫無窮之辯。夫豈不能揣摩捭闔，以巧速化？抑豈不能趨趄囁嚅，以容悅苟賤？雅欲正色而立朝，率由直道而事君。始也風刺，名重諸生，幾中奇禍。坐爲諫臣，耻賣友以自售，寧甘心而守貧。故其放斥流離，一寓意於盃酒，悲歌慷慨，時託興於詩文，澆胸中塊壘不平之氣，同世間陸沉未遇之人。是身雖訕，此道則信。或竊笑以技窮，固多相期乎器遠。水莫改於萬折，金益堅於百鍊。議論人主之前，周旋天下之變，皆吾子所優爲，忽蓋棺而不見。嗚呼哀哉！子有老母，病久未痊，夕不解衣，藥必手煎，積憂成病，反喪盛年。母乃哭子，彼蒼者天。想英姿兮如在，聆妙語兮闃然。邈楚些之不招兮，諒蛻去而爲飛仙。誰撫諸孤，養其華顛？心折涕隕，尚復忍言？嗚呼哀哉，尚饗！

梁觀國

胡寅《進士梁君墓誌銘》　觀國君名，其字賓卿。本隴右人，五季南徙，遂爲番禺人。賓卿始業儒，挺挺屹屹，如孤松立石。凡再預州薦，輒報聞罷，年益壯長，退而取經書熟復誦之，浩然嘆曰：「嗟夫，聖賢垂教，乃使人嘩於口吻，誕於紙筆，小而干澤，大而迷國，此荆舒公用以盲瞶天下者，可守而弗變耶？」哀所作科舉文，畀諸火，勵志求道，沉浸醲郁，殊途百慮，一歸於正。

【略】嘗謂學而畔道，皆由異端惑之，乃力排老、佛二氏，窮其指歸，摘其蠹禍，若言若行若事，必折以正理，食息語默未嘗忘也。爲奏疏兩通，各萬言，走私僮謁諸天子，願屏絕二氏，勿俾無父無君之術侵紊人紀。【略】其文豪勁該辯，或勸或戒，率不苟作。予用是信人生不繫方所，但賦受不與邪氣值，則襟懷定自拔倫。【略】賓卿得年五十九，死之時十六年四月八日也。【略】其遺文存者有《歸正集》二十卷，《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編正《喪禮》十五卷，以革用道士僧者，《壺教》十五卷，付其女弟，爲女師訓閭巷童女以守禮法，勿徇俗溺也。【略】銘曰：扶正有要，絕惡有機。非造道者，伊孰能之？昔在昌黎，逮乎六一，皇極是扶，老佛是斥。其言雖長，彼徒自昌。滔滔橫流，塊土莫當。豈不可當，必兩君子。一言折之，利心怖死，利誘人貪，死脅人疑。千經萬論，卒歸於私。君子教行，雲披日耀。操以驗彼，情無遁照。邪火雖熾，邪焰已消。亦且鼓鐘，莫榮其彫。卓哉梁生，生在遐域。無師可親，探諸方冊。得匪朋來，聞而知與？否則安能，篤信弗渝。大布之衣，藜羹糗饘。其中沛然，孰爲卿相？厄窮已矣，雖莫之嗟。士而死道，君何歉耶？越山峨峨，下莫潮汐。與君令名，俱久無極。

張元幹

論述

綜論

張元幹《自贊》 爾形侏儒，而行容與。所守者獨出處之大節，所歷者皆風波之畏塗。彼其或取者在是，爲之不悅者有諸。使其佩玉劍履，定非廊廟之具；野服杖屨，庶幾山澤之臞乎。

又《庚申自贊》 一且謂吾仕耶，毀冠裂冕，與世闊疏；一且謂吾隱耶，垂手入鄽，與人爲徒。愧姓名之未能變，何形容之猶可圖。頗欲治貨殖兮，方陶朱公不足；聊復啖杞菊兮，視天隨生有餘。行年五十矣，雖髭髮粗黑，然田廬皆無。陶陶兀兀，遇飲輒醉，著枕即寐。一念不生，萬事不理。至於酒醒夢覺，則又大笑而起，摩腹叩齒。孰不睥睨曰，此老眞甚愚。

又《甲戌自贊》 蘆川老居士，今春六十四。勇退急流中，畢竟只這是。胡爲元命年，輒下廷尉吏。業風何見吹，逆境忽現示。儻非造物慈，孰貸小人戾。故山念欲歸，夙債尚留滯。骨肉頗相忘，眠食初未廢。心存自在天，腳踏安樂地。歡喜待衆生，寃親平一切。騰騰兀兀行，默默玄玄意。翛然岸幅巾，聊寫形神氣。認取主人翁，莫問似不似。咄。

《蘆川歸來集》卷一〇《宣政間名賢題跋·陳瓘題跋》 爲士而能尊其祖，爲子而能幹父之蠱，此可久之習也。辭采燦然，足以有譽于世矣。宣和庚子，陳瓘書于廬山之南。

又《蘇庠題跋》 仲宗隆于慈孝，蓋天性然也。苟其本立矣，則積而爲事業，發而爲詞章，豈復有二道哉？有德者必有言，其仲宗之謂乎？宣和六年四月九日，趙郡蘇庠書。

又《楊時題跋》 仲宗諸父皆特進，公繼室林夫人之子，俱非劉氏出也。其子孫聲容蓋未嘗相接，觀公付委陳氏之意，所以望其子孫，其責亦輕矣。仲宗得其手澤，乃訪尋于丘荒蓁莽之間，割牲釃酒，以致其誠意。又爲文刻石以表識之。其于尊祖追遠之義盡矣。吾將見其流風所被，使鄉邦民德歸厚，必自茲始也。宣和甲辰四月辛亥，龜山楊時書。

又《李光題跋》 仲宗平昔負絕俗之文，今又見高世之行，羣公贈言足以不朽矣。顧予何足以進之，強爲題跋云。宣和乙巳中秋後二日，山陰李光。

又《洪炎題跋》 掃除先遠之丘墓，掇拾祖宗之手澤，眞子孫職也。而又能以文字翰墨發明之，仲宗之於是舉也，於是爲得矣。退之稱歐陽詹慈孝最隆，其爲文章善自稱道，吾於仲宗亦云。宣和二年二月廿七日，豫章洪炎駒父書。

又《李綱題跋》 予曩與安道少卿遊，聞仲宗有聲庠序間藉甚，恨未之識。今年春，仲宗還自閩中，訪予梁谿之濱，聽其言鯁亮而可喜，誦其文清新而不羣，予灑然異之。然未敢以是知仲宗者，士之難知久矣，富於文而實未必稱，敏于言而行未必副，曷敢輕許人哉？別未幾，仲宗復貽書勤勤，以其大父

手澤諸公所跋示予，且求一言。夫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推是心以往，所以稱其文而副其言者率如是，古人不難到也。在仲宗勉之而已。宣和甲辰孟夏晦，李綱伯紀書。

又《劉路題跋》 文章可以感人，非有本者不能也。仲宗去親庭適數千里外，見于行事皆忠厚悃愊，與世之游子異矣。故其自叙，使人讀之慨然增丘壠之念。宣和壬寅，劉路書。

又歐陽懋《張仲宗文跋》 余崇寧間與安道少卿同仕于鄴，公餘把酒，以詩相屬。時仲宗年未及冠，往來屏間，亦與坐客賡唱，初若不經意，而辭藻可觀，莫不駭其敏悟。安道既入朝，其後數年，余亦歸自河朔，再會于京師，仲宗事業日進。又數年復見之，則已卓然爲成材矣。蓋其天資夙成，素有以過人也。至於竭力松楸，克勤祀享，篤于禮義孝愛之道，所謂文質彬彬者歟，此又可嘉也。于是乎書，廬陵歐陽懋。

又《王銍題跋》 銍與仲宗游且十五六年，得其治性修身求師尚友之道，有軼於羣公所稱者。若夫懷念祖德，俾發聞於人，特其盛德之一爾。宣和七年二月丙午，汝陰王銍書。

又《呂本中題跋》 世之人處父子兄弟間，有厚有薄。其有厚者非眞能孝友也，施報不一，意慮爲變，出於有激云爾。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惟無所薄者爲能有厚也。觀仲宗之所立，則古人之意得矣。宣和五年六月二日，呂本中書。

又《張棫題跋》 余頃未交仲宗，先伯氏景方趣使交焉，然此時但見仲宗詩文蔚然可愛，固已恨得交之晚。乃今復以懿行見信于當世賢士大夫，則余曩日之所以愛仲宗者殆誤矣，孰謂先伯氏平生取友止于文詞間哉？因是又使人追念賢兄而流涕也，譙郡張棫書。

又《李易題跋》 陳晉之夢得其六世外祖鄭氏故塋於荒榛野蔓間，歲既踰百，烝嘗弗墜。殿撰張公深道作詩以紀異，有云：「莫言伯道無兒嗣，看取千秋祀事存。」兩公皆閩之君子也。今殿撰公之猶子元幹仲宗所立復如此，諸老先生又從而嘉歎之，誠可以風薄俗云。李易謹題，紹興二年人日。

又《葉份題跋》 紹興癸亥仲春晦，仲宗出此軸相示，并得熟讀諸公跋語，所以贊美仲宗尊祖篤親之意既詳且盡，不可以有加矣，復何言哉？歎仰之餘，因書其後，延平葉份。

又《朱松題跋》 仲宗孝愛忠厚之意見于筆墨之間，蓋不獨文字妙當世也。表章仲宗尊祖之義者，其人往往余所欣慕，亦足以見仲宗所與游多天下長者也。新安朱松，紹興壬戌十月七日觀于連江玉泉寺上方。

又《王浚明題跋》 永福張仲宗國士也，忠厚足以勸薄俗，義風可以勵浮淺，至于純孝錫類，追遠奉先，出於天性生資，又何疑焉？逝者果有知乎，蓋不可考，然車過三步，腹痛勿怪，豈獨爲一時戲笑之言邪？睢陽王浚明書。

曾噩《蘆川歸來集序》 蘆川老隱之爲文也，蓋得江西師友之傳，其氣之所養，實與孟（軻）、韓（愈）同一本也。自其爲太學生也，嘗哀其亡友唐懃生詩帖軸而藏之，則公之氣槩固已蜚揚於學校中矣。及其仕於朝也，又以幽巖尊祖一節直述其忠厚悃愊之誠，公之孝友性成，皆是氣之所形見也。宣和諸公或言其所作殊有老成之風，無復少年書生之氣，或言其平昔絕俗之文，今又見高世之行。是猶未睹其全集也。公以強仕之年，遂掛冠之請，茲蓋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所養者大，所言者眞，表裏相符，聲實相應，夫豈嘲風咏月者所可同日語？宜乎近世名公勉其孫以文集行於世，欲以見公之大節也。即公之文，驗公之行，其作也古，其傳也宜。

蔡戡《蘆川歸來詞序》 少監張公早歲問道於了齋先生，學詩於東湖居士，凡所遊從皆名公勝流。年未強仕，掛神武冠，徜徉泉石，浮湛詩酒，又喜作長短句。其憂國愛君之心，憤世嫉邪之氣，間寓於歌詠。紹興議和，今端明胡公銓上書請劍，欲斬議者，得罪權臣，竄謫嶺海。平生親黨避嫌畏禍，唯恐去之不速。公作長短句送之，微而顯，哀而不傷，深得《三百篇》諷刺之義，非若後世靡麗之詞，狎邪之語，適足勸淫，不可以訓。公博覽群書，尤好韓集、杜詩，手之不釋，故文詞雅健，氣格豪邁，有唐人風。

張廣《蘆川歸來詞序》 叔祖蘆川老人張公仲宗諱元幹，以文章學問馳譽宣、政間，官將作大匠，志尚林壑，方少壯時，挂冠謝事。靖康之元上《卻敵書》，見了翁談世事於廬山之上，了翁曰：「猶有李伯紀在，子撻而交之。」公敬受教，從之游，激昂奮發，作爲歌詞，有「人間鼻息鳴鼉鼓，遺恨琵琶舊語」之句，此志耿耿，殊非苟竊祿養、阿附時好者之比。

毛晉《蘆川詞跋》 仲宗別號蘆川居士，三山人。平生忠義自矢，不屑與奸佞同朝，飄然挂冠。紹興辛酉，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被謫，作《賀新郎》一闋送之，坐是與作詩王民瞻同除名。茲集以此詞壓卷，其旨微矣。人稱其長於悲

憤，及讀《花庵》、《草堂》所選，又極嫵秀之致，直堪與《片玉》、《白石》并垂不朽。凡用字多有出處，如「灑窗間，惟稷雪」云云，見《毛詩疏》：「稷雪散也，形如米粒，能穿窗透瓦。」今本改作「霰雪」。又如「薄劣東風，夭斜飛絮」云云，見白香山詩「錢塘蘇小小，人道最夭斜」，自注「夭」音歪，是刻改作「顚斜」，便無韻味。姑記之以爲妄改古人字句之戒云。古虞毛晉識。

《詞品》卷三 張仲宗，三山人，以送胡澹庵及寄李綱詞得罪，忠義流也。其詞最工，《草堂詩餘》選其「春水連天」及「卷珠箔」二首，膾炙人口。他如「簾旌翠波颯，窗影殘紅一綫」及「溪邊雪靄藏雲樹，小艇風斜沙嘴路」，皆秀句也。詞中多以「否」呼爲「府」，與「主、舞」字同押，蓋閩音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蘆川歸來集》十卷，附錄一卷。【略】元幹及識蘇軾，見所作《蘇黃門帖跋》。又從陳瓘游頗久，見所作《了翁文集序》。其結詩社同唱和者，則洪芻、洪炎、蘇堅、蘇庠、潘淳、呂本中、汪藻、向子諲，見所作《蘇養直詩帖跋》。而江端友、王銍諸人皆有贈答之作，劉安世、游酢、楊時、李綱、朱松諸人皆爲題《幽巖尊祖錄》。故其學尊元祐而詆熙寧，詩文亦皆有淵源。【略】元幹詩格頗遒，雜文多禪家疏文、道家青詞，【略】然其題跋諸篇，則具有蘇、黃遺意，蓋耳目漸染之故也。

又卷一九八 《蘆川詞》一卷。【略】紹興八年十一月，待制胡銓謫新州，元幹作《賀新郎》詞以送，坐是除名。又李綱疏諫和議，亦在是年十一月，綱斯時已提舉洞霄宮，元幹又有寄詞一闋。今觀此集，即以此二闋壓卷，蓋有深意。其詞慷慨悲涼，數百年後，尙想其抑塞磊落之氣。然其他作，則多清麗婉轉，與秦觀、周邦彥可以肩隨。毛晉跋曰：「人稱其長於悲憤，及讀《花菴》、《草堂》所選，又極嫵秀之致。」可謂知言。至稱其「灑窗間，惟稷雪」句，引《毛詩疏》爲證，謂用字多有出處，則其說似是而實非。詞曲以本色爲最難，不尙新僻之字，亦不尙典重之字。「稷雪」二字，拈以入詞，究爲別格，未可以之立制也。

《宋詩鈔·蘆川歸來集鈔序》 詩止近體六、七二卷，清新而有法度，蔚然出塵。觀其序王承可詩云「初從徐東湖指授句法」，知淵源有自也。

《蒿庵論詞》 蘆川居士以《賀新郎》一詞，送胡澹庵謫新州，致忤賊檜，坐是除名。與楊補之之屢徵不起，黃師憲之一官遠徙，同一高節。然其集中壽詞實繁，而所壽之人，則或書或不書，其《瑞鶴仙》一闋，首云「倚格天峻閣」，疑即壽檜者。蓋檜有一德格天閣也，意居士始亦與檜周旋，至穢德彰聞，乃存詞而削其名邪。

分論

《送江子我歸嚴陵》 《歷代詩發》卷二六：清言如綺。

《賀新郎》（夢繞神州路） 周必大《跋張仲宗送胡邦衡詞》：長樂張元幹字仲宗，在政和、宣和間已有能樂府聲。今傳於世號《蘆川集》，凡百六十篇，而以《賀新郎》二篇爲首，其前遺李伯紀丞相，其後即此詞。送客貶新州，而以《賀新郎》爲題，其意若曰失位不足弔，得名爲可賀也。《詞品》卷三：張仲宗送胡澹庵赴貶所《賀新郎》一闋，【略】秦檜知之，亦與作詩王庭珪同貶責。此詞雖不工，亦當傳，況工緻悲憤如此。宜表出之。《詞綜偶評》：仲宗坐送胡邦衡及寄李伯紀詞除名，其品節可知矣。《雨村詞話》卷三：元幹字仲宗，平生忠義，見于「夢遶神州路」一詞。紹興辛酉，胡澹庵邦衡上書乞斬秦檜被謫，仲宗作《賀新郎》一闋送之，坐是與作詩王民瞻除名。今其詞列卷首，其人可知矣。詞云，【略】此大異康與之之「文章孔孟」也。《藝概》卷四：詞莫要於有關係。張元幹仲宗因胡邦衡謫新州，作《賀新郎》送之，坐是除名，然身雖黜而義不可沒也。張孝祥安國於建康留守席上賦《六州歌頭》，致感重臣罷席。然則詞之興觀羣怨，豈下於詩哉！

《蘭陵王》（捲珠箔） 《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東風妒花惡」二句）靈機。「催梳掠」三字妙。詞分三段，意通一貫，末句勢振，曰「暫忘」，究何能忘之？「除是向醉裏」時刻作前事，「除夢魂裏」既多一字，況夢魂可忘，何以爲思。

《臨江仙》（驚喚屏山驚睡起） 《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態甚。遲媚溫悴，有含辭未吐、氣若芳蘭之意。《詞綜偶評》：（日高猶倦妝梳）以上俱是追憶。

《踏莎行》（芳草平沙） 《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唐李端詩：「青楓綠草將愁去，遠入吳雲暝不迷。」詞反用之，虛淡高婉。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下卷：徐士俊曰：張仲宗《踏莎行》云：「醉來扶上木蘭舟，將愁

不去將人去。」引用李端詩「青楓綠草將愁去，遠入吳雲暝不還」，此反用之爲勝。

《漁家傲》（釣笠披雲青嶂繞）《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灑然無塵，仲宗四十後即挂冠，繼以胡澹庵貶，作詞送之，忤秦檜得罪，標致若此，宜其能道玄眞子神情。

《漁家傲》（樓外天寒山欲暮）、《漁家傲》（寒日西郊湖畔路）《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兩「住」句清新。

《憶王孫》（輕羅團扇）《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美人圖。是得之溫飛卿「鬢雲欲度香腮雪」句。

《滿江紅》（春水連天）《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風雨欲來。認向來沙觜，妙得旅情。「剗」字好，「人如剗」句好。

《石州慢》（寒水依痕）《蓼園詞評》：此亦天涯落漠，望遠思家之作耳。但題曰感舊，詞有「天涯舊恨」句，或亦思舊友而作也。仲宗於紹興中，坐送胡銓及李綱詞除名，是其憂國之心，不肯附秦檜之和議可知矣。際國事孔棘之時，因思同心之友，遠謫異域，此心之所以耿耿也。起首六語，是望天意之回。寒枝競發，是望謫者復用也。「天涯舊恨」至黃昏節，是目望中原又恐不明也。想東風消雪，是遠念同心者，應亦瘦損也。負枕前雲雨，是借夫婦以喻朋友也。因送友而除名，不得已而託思家，意亦苦矣。

《樓上曲》（樓外夕陽明遠水）《白雨齋詞話》卷七：張元幹《樓上曲》云，【略】意味深長，音調古雅，艷體中陽春白雪也。

《滿江紅》（春水迷天桃花浪）《蓼園詞評》：寫旅況凄迷，憶家之作，想亦憂世者寄懷也。前闋言浪生風惡，夏雲遮風，隱然有念亂之意，芳洲杜若，有賢人歸隱之象。帆帶雨落，有自傷飄泊意。「寒猶在」六句，不過寫繁憂獨省意。「寒食」二句，見時已逝。末二句，懸想家中，念己不過不得已欲歸隱之意。情有難以顯言者，隱約言之，自抒懷抱耳。仲宗，長樂人。紹興中，坐送胡銓及寄李綱詞除名，有《歸來集・蘆川詞》一卷。此必被黜後作也。

《春光好》（吳綾窄藕絲重）《詞綜偶評》：此詞頗佳，其末句云「憶弓弓」，蓋賦美人纖趾也。

《滿江紅》（蝶粉蜂黃都退卻）《野客叢書》卷二四：《草堂詩餘》載張仲宗《滿江紅》詞：「蝶粉蜂黃都退卻」。注：「蝶粉蜂黃，唐人宮妝。」僕觀李商隱詩有曰：「何處拂胸資蝶粉，幾時涂額藉蜂黃。」知《詩餘》所注爲不妄。唐《花間集》卻無此語，或者謂蝶交則粉落，蜂交則黃落。

傳記

《宋詩紀事》卷四五　元幹字仲宗，長樂人，向伯恭之甥。紹興中，坐送胡邦衡詞，得罪除名。有《蘆川歸來集》。

《宋史翼》卷七　張元幹字仲宗，長樂人，自號蘆川居士。在政、宣間以樂府擅名。〔胡〕銓貶新州，元幹作《賀新郎》一闋送之，詞極悲憤，坐是除名。

紀事

張元幹《怨王孫詞序》　紹興乙丑春二月既望，李文中置酒溪閣。日暮雨過，盡得雲煙變態，如對營丘着色山。坐客有歌《怨王孫》者，請予賦其情抱。葉子謙爲作三弄，吹雲裂石，旁若無人，永福前此所未見也。老子於此，興復不淺。

又《天仙子詞序》　三月十二日，奉同蘇子陪富丈訪筠翁于舊居，遂爲杏花留飲。歡甚，命賦長短句，乃得《天仙子》。寫呈諸公，末章并發一笑。

《揮麈後錄》卷一〇　紹興戊午，秦會之再入相，遣王正道爲計議使，以修和盟。十一月，樞密院編修官胡銓邦衡上書曰，【略】疏入，責爲昭州監倉，而改送吏部，與合入差遣，注福州簽判，蓋上初無深怒之意也。至壬戌歲，慈寧歸養，秦諷臺臣論其前言弗效，詔除名勒停，送新州編管。張仲宗元幹，寓居三山，以長短句送其行云。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四　苕溪漁隱曰：余宣和間居泗上，於王周士處見張仲宗詩一卷，因借錄之。後三十年，於錢唐與仲宗同館穀，初方識之。余因戲謂仲宗曰：「三十年前已識公於詩卷中。」仲宗請余舉其詩，渠皆不能記，殆如隔世，反從余求之。【略】仲宗有《香林九詠》，其間《雍熙堂》詩云：「鼎彝勳業推元老，文采風流及後昆。家世從來耐官職，百年猶見典刑

存。」《麥秋亭》詩云：「東坡喜雨事如此，吾舅名亭思不群。不問兩歧何許秀，且看十頃卷黃雲。」皆可喜也。

又後集卷三九　苕溪漁隱曰：張仲宗有《漁家傲》一詞云：「釣笠披雲青嶂繞，綠蓑雨細春江渺。【略】」余往歲在錢塘，與仲宗從游甚久，仲宗手寫此詞相示，云舊所作也。其詞第二句，元是「撅頭雨細春江渺」，余謂仲宗曰：「撅頭雖是船名，今以雨襯之，語晦而病。」因爲改作「綠蓑雨細」。仲宗笑以爲然。

《中興詞話・張仲宗》　紹興戊午之秋，樞密院編修官胡銓邦衡上書乞斬秦檜，得罪，貶昭州監當。後四年，慈寧歸養，秦諷臺臣，論其前言弗效，除名，送新州編管。三山張仲宗以詞送其行云，【略】又數年，秦始聞此詞，仲宗掛冠已久，以它事追赴大理削籍焉。事見《揮麈後錄》。二公雖見抑於一時，而流芳百世，視秦檜猶蘇合香之於蜣螂丸也。

著錄

曾噩《蘆川歸來集序》　噩，里人也，敬慕三張之聲價久矣。館寓家塾，復得斂衽以受教於公之文集，凡哀集書啓、古詩、律詩、贊序等作共十五卷。《幽巖尊祖錄》一卷，附于其後。樂府二卷，見于別集。於是乎有考焉。

張欽臣《蘆川歸來集跋》　今南安倅清臣家兄襄丞吳江，得黃文昌書三高詞刻石垂虹。欽臣假令武攸，得胡忠簡子提刑公示及《賀新郎》二詞眞蹟，諸賢見之，叙述稱嘉，謹已模本成帙。欽臣承乏潛川，併以家集鋟梓，信臣弟待次京局，實司之。

《文淵閣書目》卷九　張元幹《蘆川歸來集》，一部八冊，闕。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蘆川歸來集》十卷，附錄一卷，永樂大典本，宋張元幹撰。【略】其集今有鈔本，稱嘉定己卯其孫欽臣所鋟。【略】亦似後人所竄亂，非其原本。及考《永樂大典》所載，則所佚諸篇，釐然具在。今裒集成帙，與鈔本互相勘校，刪其重複，補其殘闕，定爲十卷。【略】鈔本末有《幽巖尊祖錄》一卷，乃記其爲祖母外家置祭田事，附以同時諸人題跋，中多元祐名臣之筆，亦仍其舊第，併附錄焉。

又卷一七四《別集類存目一》　別本《蘆川歸來集》六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張元幹撰。是集已於《永樂大典》中裒輯成編，別著於錄。此本凡詩二卷、雜文三卷，末附《幽巖尊祖事實》一卷。詩僅有近體，又編次無緒，【略】蓋殘闕掇拾之本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蘆川歸來集》十卷，舊鈔本。宋張元幹撰。

又　《蘆川歸來集》六卷，舊鈔本，汪魚亭藏書。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蘆川歸來集》十六卷，宋張元幹撰，清鈔本，二冊。【略】存六卷（六至七、十二至十四、十六）。

蔡戡《蘆川歸來詞序》　公之子靖裒公長短句篇，屬余爲序。某晚出，恨不及見前輩，然誦公詩文久矣，竊喜載名于右，因請以送別之詞冠諸篇首，庶幾後之人嘗鼎一臠，知公此詞不爲無補於世，又豈與柳、晏輩爭衡哉！

張廣《蘆川歸來詞序》　逮紹興末，忤時相意，語及譏刺者悉搜去，掇拾其餘，得二百餘首，先叔提舉鋟木於家。廣追念先志之不可不述，因得私識其略。尚有文集數百篇，姑俟作者併爲之序云。紹熙甲寅，姪孫朝議大夫端溪張廣謹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蘆川詞》一卷，三山張元幹仲宗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蘆川詞》一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張元幹《蘆川詞》二卷。

《趙定宇書目》　張元幹、戴復古詞一本。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四集：張元幹《蘆川詞》六十五葉。

《述古堂書目》卷二　張元幹《蘆川詞》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蘆川詞》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張元幹撰。【略】《宋史・藝文志》載其詞二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則作一卷，與此本合。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蘆川詞》一卷，明鈔本，三山張元幹仲宗。【略】鈔出於汲古閣刊刻之先。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蘆川詞》一卷，宋張元幹撰。四集。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　宋刊本，海鹽張氏藏。　宋刊二卷本，板心有「功甫」二字。

述古堂藏宋刊一卷本。丁禹生藏明人影宋鈔本。黃丕烈以宋本校，幷跋，凡上下二卷。八千卷樓有明鈔本一卷。繆藝風有明吳文定公鈔二卷本。應氏刊本。四印齋刊本。雙照樓影刊宋金元明詞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四**　《蘆川詞》二卷，宋刊本。舊不題名，亦無序跋。【略】卷末有黃蕘圃跋。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蘆川詞》二卷，宋張元幹撰。宋刊本。【略】白皮紙印，紙背爲宋時冊籍。【略】有黃丕烈跋二則。（常熟瞿氏藏書）

又　《蘆川詞》二卷，宋張元幹撰。明吳匏菴（寬）手鈔（見《讀書敏求記》）。上卷四十五番，下卷四十七番。影寫宋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蘆川詞》二卷，宋張元幹撰。宋刻本，黃丕烈跋，二冊。《蘆川詞》二卷，宋張元幹撰。明影宋鈔本，何焯、繆荃孫跋，黃丕烈校跋題詩，幷倩人影宋鈔補，五冊。

藝文

呂本中《**寄張仲宗**》　聞道張夫子，今年已定居。偶緣荔子債，遂絕故人書。歲月足可惜，溪山莫負渠。他年得相近，不必問庖廚。

李彌遜《永遇樂》（用前韻呈張仲宗、蘇粹中）　五十勞生，紫髯霜換，白日駒過。閉戶推愁，緣崖避俗，壁角團蒲坐。提壺人至，竹根同卧，醉帽儘從敧墮。夢驚回，滿身疏影，露滴月斜雲破。　無人自酌，有邀皆去，我笑兩翁多可。忍凍吟詩，典衣沽酒，二子應嗤我。兩忘一笑，調同今古，誰道郢歌無和。後之人，猶今視昔，有能繼麼。

雜錄

黃丕烈《蘆川詞跋》　余于姜白石詞中，知同時有張功甫其人，喜甚，謂即是仲宗別一字。既又于《陽春白雪》中得功甫詞二調，一繫《鷓鴣天》，一繫《八聲甘州》。然檢其詞句，與此詞中所載無合者，是又不得以仲宗、功甫比而同之矣，且《陽春白雪》亦選張仲宗詞，似不應一稱功甫，一稱仲宗。事之無可發明者，有如此種是已。

張致遠

胡寅《張致遠戶部侍郎制》　具官持心近厚，經德不回，數總利權，獨推善計。輟從選部，往佐司農，必使下不病民，上能裕國。頭會箕斂，罔貽今昔之譏；食足兵強，一灑乾坤之憤。是爲稱職，可不勉哉！

周必大《跋趙霈張致遠魏矼奏劄》　右紹興四年十二月臺雜魏公邦達、副端張公子猷、拾遺趙公公和同時議論疏一通，具稿者魏公也。欲上而改貳秘書，張公實代之。後四十七年，魏公之子欽承以示東里周某。敬題其後。淳熙庚子三月十三日。

《**宋史**》**卷三七六**《**張致遠傳**》　張致遠字子猷，南劍州沙縣人。宣和三年中進士第。宰相范宗尹薦其才，召對，擢爲樞密院計議官。建寇范汝爲已降，猶懷反側，【略】詔參知政事孟庾爲福州宣撫使，討賊，韓世忠副之，辟致遠爲隨軍機宜文字。賊平，除兩浙轉運判官，改廣東轉運判官。【略】紹興四年，以監察御史召。未至，除殿中侍御史。時江西帥胡世將請增和買絹折納錢，致遠上疏言：「折納絹錢本欲寬民力，而比舊增半，是欲乘民之急而厚其斂也。」從之。金人與劉豫分道入寇，宰相趙鼎勸高宗親征，朝士尚以爲疑，白鼎審處。致遠入對，獨贊其決，遷侍御史。【略】五年，除戶部侍郎，進吏部侍郎，尋復爲戶部侍郎，【略】除給事中。尋以母老丐外，以顯謨閣待制知台州。朝廷以海寇鄭廣未平，改知福州。六年八月，廣等降，致遠選留四百人，置營城外，餘遣還業。復遣廣討平他郡諸盜，數月悉平。八年正月，再召爲給事中。出知廣州，尋以顯謨閣待制致仕。十七年卒，年五十八。致遠鯁亮有學識，歷臺省、侍從，言論風旨皆卓然可觀。

《宋詩紀事》卷四〇　《能改齋漫錄》：廖尚書剛用中，嘗夢中作詩，其末句云：「家住五湖明月樓。」其後公薨，葬於沙縣二十五里交溪鳳山之下。其子遂建樓，以「明月」目之。張給事致遠賦詩。

喻樗

周必大《跋喻子材樗帖》 喻公子材邃於經學，敏於詞藝，紹興初館閣多俊傑，視題名可考也。乾道壬辰，予自小宗伯奉祠，過無錫，子材老矣，用兩夫肩輿迎勞於途，議論纚纚，使人聽之忘倦。其謂自天子至庶人，皆有朋友，三代而上，每措之父子兄弟之間，後世此道殊廢。予至今紳書之。

《宋史》卷四三三《喻樗傳》 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初，兪藥仕梁，位至安州刺史，武帝賜姓喻，後徙嚴，樗其十六世孫也。少慕伊、洛之學，中建炎三年進士第，爲人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樞筦，居常山，樗往謁，因諷之曰：「公之事上，當使啓沃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爲上客。鼎都督川陝，荆襄，辟樗爲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樗見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若使其爲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命下之日，府庫軍旅錢穀皆得專之。宣撫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曰：「諾。」於是入奏曰：「今沿江經畫大計略定，非得大臣相應援不可。如張浚人才，陛下終棄之乎？」帝曰：「朕用之。」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於是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鼎薦，授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初，金既退師，鼎、浚相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樗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樗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便，秦檜既主和，言者希旨，劾樗與九成謗訕。樗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檜死，復起爲大宗正丞，轉工部員外郎，出知蘄州。孝宗即位，用爲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七年，卒。

張九成

論述

張嵲《張九成爲臣寮上言落職依舊知邵州制》 朕務推大德，加厚庶工。雖愆過之已彰，尚優容而未替，既國言之不置，豈朕念之敢私？以爾早首俊科，旋參法從。義當報國，而出處乃視於權臣；名爲好修，而趨操務欺於愚俗。日緣邊警，妄肆違言，陰遣朋徒，鼓惑羣聽。既非公義，奚逭寬科？其鐫論撰之華，尚俾民社之寄。往圖循省，毋重悔尤。

周必大《跋張子韶與陳朝彥序詞》 張公子韶以布衣奉大對，氣節凜然。既登近班，不改厥度。久窴庾嶺之陰，所養益厚，蓋剛者也。其告同年富沙陳朝彥，及引楊中立溫柔寬厚之教，以煉金爲喻。朝彥剛正，抑可知已。學者讀蘇文忠公《剛說》，於此不能無疑。予謂二者皆是也。舜命夔教胄子曰「剛而無虐」，皋陶告禹曰「剛而塞」，《洪範》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蓋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彼無禮不可治民，如子玉者，不學其蔽也狂，如六言者，壹之而不沒，如陽處父者，或虐或塞，或不知克之過也。子韶所戒，其在茲與？若蘇氏則明言剛者必仁，夫人至于仁，剛不勝用矣，不仁必害物，焉得剛？予故曰二者皆是也。朝彥諱廷傑，紹興癸酉自南康宰辟廣西經略司幹官，子韶時在南安，以序及長短句送之。乾道丙戌，朝彥嘗除司農丞，未上而卒。

陳傅良《跋陳求仁所藏張無垢帖》 世未有言無垢先生善作字者，而筆勢如此，令人起敬。嗚呼，豈但字畫哉？余嘗聞呂伯恭父云：某從無垢學最久，見知愛最深，至今亡矣，念無以報，獨時時戒學者，無徒誦世所行《論語解》，以爲無垢之學盡在是也。始余與伯恭父有爲言之也，今見求仁先大夫與往還書，說《論語》事甚悉。蓋《雍也》以前，無垢已恨早出，餘所著未嘗示人。無垢無多著書，而《論語解》要非成書，學者但尊信之，以此窺見無垢，宜伯恭

云爾也，則世之知無垢者何如哉？【略】無垢永嘉之政，初非赫然有聲也，而敏事若此，則世之不知無垢者不但其問學也。無垢擯斥流落，道不爲世用以死，其不爲人知者何可勝道？余因求仁先大夫說《論語》事，且有助於永嘉之政，故併著之。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張子韶文字，沛然猶有氣，開口見心，索性說出，使人皆知。

岳珂《**張忠文奉告晴快二帖跋**》　先生道德風誼，文章氣節，卓爲南渡冠冕。接中朝諸老之脈派，開後學典型之宗。富貴不淫，流落無悔，正誼自信。全名爛然，炎興而來，一人而已。

焦竑《**書萬曆吳刊本張橫浦先生集**》　自晚宋紬二氏之虛寂，而聖人無聲無臭之密旨因以不傳，於是文之爲訓故詞章，修之爲名檢氣節，雖華實不同，其無當於道一也。橫浦先生少受學於龜山，以未發之中爲宗，於聖人之密旨業升其堂而入室矣。其著述甚夥，發明載籍之韞奧甚晰。晚宋詆爲禪者之經，而擯之不得與訓故家幷行。語云：「至言不出，俗言勝也。」豈不然哉！

黃汝亨《**萬曆重刊橫浦先生文集序**》　余嘗妄論宋之儒者務明理而不盡明心，能研心而不能任事，能明能任，橫浦庶幾兼之，而不竟其用，其精義微言，幸是集存焉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橫浦集》二十卷。【略】九成少師楊時，於程門爲再傳弟子，後從僧宗杲問道，其學乃全入於禪。朱子作《雜學辨》，所駁正者凡四家，九成實居其一，見於《語錄》者掊擊尤力。比其沒也，猶謂「可惜將了許多鶻兀道理到地下去」，蓋身後猶憾之不置。《宋史》本傳亦稱其早與學佛者游，故議論多偏。然其立身自有本末，其廷試對策，極陳恢復大計，規戒高宗安於和議之非，又指陳時弊，言皆痛切，於閹宦干政，尤反覆申明。其在當時，可稱讜論。劉安世喜言禪，蘇軾喜言禪，李綱亦喜言禪，言禪不可以立訓，要不以是掩其大節也。陸游《老學庵筆記》，謂九成對策有「桂子飄香」語，李易安作「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之句以嘲之。更掎摭瑣屑，不足爲九成病矣。

《**宋詩鈔・橫浦詩鈔序**》　于經學頗多訓解，然習于異學，故議論多偏。詩亦多禪悅空悟習氣。

《**洪忠宣祭文**》　《容齋隨筆》卷一五：先公自嶺外徙宜春，沒於保昌，道出南安，時猶未聞檜相之死。張子韶先生來致祭，其文但云：「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於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其情旨哀愴，乃過於詞，前人未有此格也。《清波別誌》卷二：洪忠宣光弼北歸，沒於中塗，輿櫬度嶺至南安，張子韶無垢往致奠，時尚未聞秦丞相死，祭文第云，【略】格固新奇，情亦傷愴。或謂無垢亦嘗占辭，凡竄易數四，終以積畏，亦恐反爲洪氏累，不敢出，頗類竟達空函。若前知秦死，其免肆言力詆乎？《螢雪叢說》卷一：洪忠宣公自嶺外徙宜春，沒於保昌，張子韶致祭。其文但云：「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於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景廬深美其情哀愴，乃過於詞。二者體製，大概相類。要之詞意渾合，言語脫俗，此誠倉卒之所難也。

《**和施彥執懷姚進道協先覺韻**》　《歷代詩發》卷二六：放眼遠觀，可媲漆園《齊物》。

傳記

《**宋史**》卷三七四《**張九成傳**》　張九成字子韶，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游京師，從楊時學。【略】紹興二年，上將策進士，詔考官，直言者置高等。九成對策略曰：【略】擢置首選。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中興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爲得喪回屈，不能爲也。」授鎮東軍簽判，吏不能欺。民冒鬻禁，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宗臣曰：「此事左相封來。」九成曰：「主上屢下恤刑之詔，公不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宗臣怒，九成即投檄歸。從學者日衆，出其門者多爲聞人。趙鼎薦于朝，遂以太常博士召。既至，改著作佐郎，遷著作郎，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於刑。陛下以省刑爲急，而理官不以恤刑爲念。欲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召除宗正少卿、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兼權刑部侍郎。法寺以大辟成案上，九成閱始末得其情，因請覆實，囚果誣服者。朝論欲以平反爲賞，九成曰：「職在詳刑，可邀賞乎？」辭之。金人議和，九成謂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因言十事，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既罷，秦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

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上問以和議，九成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因在經筵言西漢災異事，檜甚惡之，謫守邵州。既至，倉庫虛乏，僚屬請督酒租宿負、苗絹未輸者，九成曰：「縱未能惠民，其敢困民耶？」是歲，賦入更先他時。中丞何鑄言其矯僞欺俗，傾附趙鼎，落職。丁父憂，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自古朋黨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宮觀。」先是，徑山僧宗杲善談禪理，從游者衆，九成時往來其間。檜恐其議己，令司諫詹大方論其與宗杲謗訕朝政，謫居南安軍。在南安十四年，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久雙趺隱然。廣帥致贐金，九成曰：「吾何敢苟取。」悉歸之。檜死，起知溫州。戶部遣吏督軍糧，民苦之，九成移書痛陳其弊，戶部持之，九成即丐祠歸。數月，病卒。九成研思經學，多有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其議論多偏。寶慶初，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忠。

紀事

《中吳紀聞》卷五 崑山周煥卿與張子韶侍郎爲布衣交，相與之意極厚。煥卿有母喪，貧不能舉，及有妹未嫁。子韶自貶所專介賫錢銀供其費，書詞懇惻，讀之令人竦然生敬。前輩恤朋友之難，每每如此，范忠宣之於石曼卿，蘇文忠之於李方叔，皆同此一念也。今錄其書於後，以警薄俗云。

又卷六 程詠之宰崑山，其政中和，有古循吏風。嘗修治縣庠，張無垢爲作記。欲鐫之石。或謂無垢托此以諷朝士，尋即已之。今《橫浦集》亦不載，因附見于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二 甲寅，上策試諸路類試奏名進士於講殿。上謂輔臣曰：「朕此舉將以作成人才，爲異日之用。若其言鯁亮切直，他日必端方不回之士。自崇寧以來，惡人敢言，士氣不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因手詔諭考官：「直言者置之高第，凡諂佞者居下列。」鹽官進士張九成《對策》曰，【略】上感其言，擢九成第一，餘杭凌景夏次之。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言：「景夏之詞實勝九成。」欲以景夏爲第一。上曰：「九成對策，文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置首選，誰謂不然？」

《獨醒雜志》卷六 張子韶廷對時，欲寫至「豎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等語，諸璫在殿下者來竊窺之。子韶捲卷正色謂曰：「方欲言諸君，幸勿觀也。」皆慚恚而退。子韶又論劉豫事云：「彼劉豫者何爲者耶？素無勳德，殊乏聲稱，天下徒見其背叛君親，委身夷狄耳。黠讎經營，有同兒戲，何足慮哉！」間牒得之，傳以示豫，豫大不平。會其左右出其文，令牓於汴京通衢，召刺客欲刺子韶。或人以告，子韶未嘗爲之動。其事達上聽，他日子韶陛對，上語之曰：「劉豫牓卿廷策，謀以致害，非卿有守，豈能獨立不懼乎！」褒嘉久之。

《老學庵筆記》卷二 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李氏嘲之曰：「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

《清波別志》卷三 薦舉之法日弊，座主類不識門生面，第徇權貴所欲予者，舉詞槩以「才猷敏劭，吏事疏通」書剡牘。史魏公分教永嘉日，張無垢爲守，一日，語次謂史曰：「某未嘗輕薦士，今以浼公可乎？」詞曰：「識超幾先，經傳語外。」且云杼思三日，方得此八語。士夫聞之，皆曰：「若此方可名知己。」史初尉餘姚，嘗卻帥曹泳之薦，當其怙勢，誰敢爲此舉？宜其無垢以國士待之。

又卷九 張無垢貶南安，凡十有四年，寓處僧舍，未嘗出門戶。其一話一言，舉足爲法，警悟後學宏矣。其甥于恕裒集《語錄》十二卷，既已刊行。其間《論語絕句》，讀者疑焉。蓋公自有《語解》，亦何假此發明奧義？嘗叩公門人郎曄，曄云：「此非公之文也，《語錄》亦有附會者。」

《四朝名臣言行別錄》上卷九 〔公廷對〕策言僞豫，比之狐狸鴟鴞，或傳以示豫，豫不勝忿，榜之康莊，手劍以屬刺客。衆爲寒心，公曰：「欺天罔人，惡積禍稔，殆自斃矣。」後因陛對，上語之曰：「逆豫榜卿廷策，謀以致害，非卿有守，豈能獨立不懼？」故制詞有「逆賊聞風而悚懼」之語。

又 公歸海昌，簪笈雲集，公遜辭不獲，乃與言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營，即經綸天下之業；一身之所履，即綏定國家之事。耳目乃禮樂之原，其可弗正；夢寐乃居處之驗，其可弗思？諸君亦深求而自得之，以無愧所學。」

又 九成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可與宮觀，此人最是結交趙鼎之深者。自古朋黨惟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既而詹大方言：「頃者鼓唱浮

言，九成實爲之首。徑山僧宗杲和之，今已遠竄，爲首者豈可置而不問？望罷九成宮觀，投之遠方，以爲傾邪者之戒。」落職，編置南安軍。公與徑山主僧宗杲爲莫逆交，時緇流之赴宗杲者二千餘衆。徑山雖巨剎，至無所容，宗杲更敞千僧閣以居之。而公往來其間，檜恐其議己，於是言者論公與宗杲謗訕朝政。

又　公謫居十四年，談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蹟依然。公題于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書就明，于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因自號橫浦居士。

著錄

于有成《橫浦先生文集序》　先生著述，天下罔有闕遺，獨簡帖字畫得者稀少。【略】寺僧源上人有藏先生簡帖十餘紙，即命工刊之。既而故家皆出所藏以獻，悉刻之不遺。

《文淵閣書目》卷九　張九成《橫浦文集》，一部五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張九成《橫浦文集》。

焦竑《書萬曆吳刊本張橫浦先生集》　余家藏先生集二十卷、《心傳錄》三卷、《日新》一卷，家傳一卷，新安吳康虞氏謂大有裨於學者，爲手校而梓行於世。尚有《學》、《庸》、《語》、《孟》、《孝經》、《尚書》傳，軼而不存，余僅得《語》、《孟》三數卷，雖殘膏剩馥，鑿鑿乎截疑網之寶劍，抉盲目之金鎞也。【略】萬曆甲寅穀日，焦竑書。

黃汝亨《萬曆重刊橫浦先生文集序》　是集吳康虞氏刻之南中，焦先生爲序，而海昌令方君以橫浦家在海昌，景行其哲，重刻之。方君之曾大父太常公與陽明子、莊渠子講論問學，作《治心要語》，而方君能刻是集，亦足占其家風矣。萬曆乙卯仲春日，武林黃汝亨書。

方士騏《萬曆重刊橫浦先生文集跋》　會先生有《心傳錄》，則刻自海昌，播宇內，乃先生精義奧言，在《橫浦集》中者強半，集播自南中，而海昌無梓焉。范則冠而蟬有緌，此亦蒞茲土者之責矣。士騏不佞，乃購善本，欲付梓人，復得黃貞父先生序述橫浦之緐。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九成《橫浦集》二十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張橫浦集》五冊，二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張九成《橫浦集》。陳景雲注：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橫浦集》二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張九成撰。【略】是集乃其門人郎昱所編，凡賦、詩四卷，雜文十六卷。【略】原本附刻《心傳》、《日新》二錄，本皆各自爲書，今以已存目於子部，故并從刪削，不更複出焉。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七　《橫浦先生文集》二函十二冊，宋張九成撰。【略】書二十卷，其門人郎晦之所編。【略】崑山僧氏藏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三　《橫浦集》二十卷，明刊本。宋張九成撰，門人郎曄編。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橫浦先生文集》二十卷，明刊配吳石倉鈔本。門人郎曄編，後學吳惟明校梓。

張元濟《影刊橫浦文集跋》　先文忠公道德文章照耀千古，生平著述，其見於《宋史・藝文志》及他書者凡二十餘種，余家所有者僅《橫浦文集》二十卷，端居誦習，幸免數典忘祖之咎。是書刊於明萬曆乙卯，卷端黃汝亨序謂是海昌令方士騏覆新安吳康虞本。顧中有殘缺，且字多訛舛，思得吳氏萬曆甲寅原刻。蒐訪有年，果得之，集後且附《橫浦心傳》三卷、《橫浦日新》一卷，又施德操《孟子發題》一卷。卷葉俱完，與方本行款悉同。遍檢藏家書目，大都不載，間有著錄，亦與此同，蓋世間傳本此爲碩果矣。余近又收得明抄本《無垢張狀元心傳錄》，以校吳刻，字句多有異同，且析爲十二卷，卷九《題自謝遜志學說後》爲于憲所編，此爲吳刻所不載。次行結銜爲「皇朝太師崇國文忠公」，是必自宋本出。先後爲錢叔寶父子、沈辨之、朱卧庵、黃蕘圃諸家所藏，朱氏復加點校，頗多是正，惜只存此一種。當時文集是否併刻，殆無可考，度必散佚久矣。豈惟宋槧，即有明兩本距今三百餘年，亦寥落如辰星，吾鄉錢警石求之至二十年，僅得其一。設不急謀傳布，數十年後恐將絕跡於天壤。緬懷祖德，能無悚懼？【略】因取吳刻并校勘若干條，以付景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橫浦先生文集》二十卷，宋張九成撰；《家傳》一卷，宋張榕撰，【略】宋刻本，十二冊。　《重刊橫浦先生文集》二十卷、《心傳錄》三卷、《日新》一卷，宋張九成撰，《家傳》一卷，宋張榕撰，【略】明萬曆四十三年方士騏刻本，十冊。

藝文

史浩《祭無垢先生張公侍郎文》 惟公學承正宗，文肩前輩。卓行珠玉，淨無瑕纇。射策廣庭，英俊如蝟。公以萬言，奮當大對。臚唱褒然，名喧海內。持橐從班，表率在位。退食私室，門多旌旆。一世人龍，孰不愛畏？晚守永嘉，吏課推最。不施刑威，專用教誨。力叙彝倫，俾俗純粹。某掌郡庠，時適相值。傾蓋忘年，雅同聲氣。乃以旦日，衣冠畢萃。端笏趨隅，薦牘見遺。公云舉詞，深有旨味。識超機先，意傳經外。惟此八字，三宵不寐。思而得之，實錄無愧。佩服華衮，銘在心志。子婿宰邑，拜公墓隧。命掃松楸，常加葺治。報以峻事，老懷良慰。幽潛重光，山明水媚。九原可作，嗚呼茲地。惟公生有盛德，沒爲神類。與造物游，間須一至。千里寓奠，酒醪牲餼。追念知己，臨風墮淚。

《錢塘先賢傳贊·宋太師崇國張文忠公》 公字子韶，諱九成，鹽官人。生有異質，危坐讀書，若與神明爲伍。紹興二年，廷試對策，上及兩宮，忠憤激烈，高宗讀之感動垂涕，親擢爲第一。屢遷，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進講「日有食之」，曰：「人君之德與日同光，及邪心四起，非意已萌，女子蕩心，權臣執柄，則惡氣積稔，上見於天。」秦檜不樂，以祕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落職，南安軍居住。在南安歷十有四年，檜卒始放還。公居橫浦久，自號橫浦居士。有《尚書》、《中庸》、《大學》、《孝經》、《語》、《孟說》，理宗踐阼，改元寶慶，以公有中興明道之功，首加褒典，御筆特贈太師，追封崇國公，謚文忠。贊曰：關洛正傳，表微繼絕。道扶中興，十義昭揭。讒波稽天，何傷日月。揚光于今，益暢忠烈。

孔傳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六引《復齋漫錄》 東魯孔傳，字聖傳，先聖之裔，而中丞道輔之孫也。爲人博學多聞，取唐以來至于吾宋詩、頌、銘、贊、奇編奧錄，窮力討論，纖芥不遺，撮其樞要，區分彙聚，有益于世者，續唐白居易《六帖》，謂之《六帖新書》。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 孔傳原名若古，字世文，道輔孫，博極群書，尤精《易》學，操行介潔，不爲利誘勢怵。宋建炎中，隨宗子端友南渡，居于衢。紹興二年知邠州，鋤強扶貧，民咸畏服，移知陝州。以平鼎澧寇進秩，改撫州。會建昌卒鬨，先生單車馳至，諭以禍福，一軍帖然。進讀《白氏六帖》、《文樞要記》，書送祕書省。晚號杉溪，有《杉溪集》及《孔子編年》、《東京雜記》等書。官至中散大夫，年七十五，卒。

宋齊愈

論述

綜論

孫覿《著作郎宋齊愈除監察御史制》 爾聞望之美，發自妙年，儒術之優，見于已試。召對便殿，占奏詳華。斷自聖心，擢爲御史，維持邦憲，糾逖官邪。俾小大之臣，宿業向方，無敗度犯禮，以干于正，是所望焉。

又《宋齊愈起居郎制》 具官某：朕紹膺時萬之休，會逢陽久之厄。臨朝願治，當饋思賢，稽合庶賢，登用正士，賓諸坐右，其永無愆。爾以藝文，冠冒多士，語妙天下，氣蓋諸公。靖康之初，遍遊清貫。紬書中秘，列屬憲臺，譽宣一時，想見風采。擢升柱史，共奉殿坳，君舉必書，勿悼後害。

汪藻《宋齊愈罷諫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制》 具官某蒙國厚恩，爲時顯宦，方氛祲結蕭牆之內，至強敵謀闖位之人。事既非常，坐皆失色。所幸探符之未獲，奈何援筆以遽書，遺毒至今，造端自汝。睚眦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其解諫垣之職，以須廷尉之平。邦有常刑，朕安敢

赦？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諫議宋文淵齊愈《宮詞》云：「禁城春水碧溶溶，流出桃花萬片紅。葉上細看無一字，始知無女怨春風。」《睢陽道中》云：「竹溪咽絕雨纔通。無數深紅間淺紅。山店落英春寂寂，青旗吹盡柳花風。」向來松檜喜無恙，坐久復聞南澗鐘。隱隱修廊人語絕，四山滴瀝雪鳴風。」

分論

《宮詞》《娛書堂詩話》卷四：諫議宋文淵齊愈《宮詞》云：「禁城春水碧溶溶，流出桃花萬千紅。葉上細看無一字，始知無女怨春風。」較唐人所作，又出一頭地也。

《眼兒媚》《罪罪疏影轉征鴻》《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八：固陵召對曰：「卿文章新奇，可作梅詞進呈，須是不經人道語。」齊愈立進此詞，天語稱善。次日諭近臣曰：「宋齊愈梅詞，非惟不經人道，又且自開花說至結子黃熟，并天氣言之，可謂盡之矣。」《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具全梅，奇。落梅不蕭颯，愈高貴，退翁曠觀。《詞綜偶評》：可謂珠玭字字圓矣。

傳記

《唐宋諸賢絕妙好詞選》卷八　宋退翁，名齊愈，宣和間爲太學官。

《宋詩紀事》卷四二　齊愈字文淵。靖康初官諫議大夫。建炎初，以推舉僞楚論死。

紀事

《容齋三筆》卷八　宋齊愈坐于金虜立諸臣狀中，輒書「張邦昌」字，送御史臺，責詞曰：「義重于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于喪邦。」又曰：「眭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慈焉安忍。」

《宋史》卷二四《高宗本紀》〔建炎元年七月〕甲辰，以右諫議大夫宋齊愈嘗金人謀立異姓，書張邦昌姓名，斬于都市。

雜錄

《玉照新志》卷四《宋齊愈退翁獄斷案》（存目）

辛次膺

論述

周麟之《辛次膺除給事中制》　具官某業履粹夷，器資端亮。昔焚諫草，論事有爭臣之風；晚卧隱廬，持身得君子之守。尚想心存乎魏闕，亦知名震于京師。爲爾特招，副予虛佇。屈從近郡之師帥，來作清朝之羽儀。雖春官見已試之才，未攄素蘊；而夕瑣乃久虛之席，其遂延登。惟故事之有塗歸，惟前人之有批勅，往振斯職，用殫爾心。

又《辛次膺差知泉州制》　具官某贍智達材，施於有政。輔之以廉隅而志不詘，持之以學問而論不阿。頃自隱廬，召還禁路，進退之際，不欺于心。今起之於閒館之居，授爾以專城之寄。念彼閩粵，泉爲大州，獄市浩繁，正須善治。芟棠以辨民訟，酌水以澄吏姦。爾皆優爲，朕不多告。

韓元吉《跋辛企李得孫詩》　辛公以直道勁節，意忤時相，閑廢退藏者十有餘年。既得一孫，賦詩自慰，優游平淡，氣恬而意新，有德之言也。然晚預大政，名德昭垂，以享高壽。今其孫頎然出而世其家矣，天之祐善，顧可量耶？

魏了翁《跋辛簡穆公與秦檜爭和議奏稿》　和戎之說，未有不怠我而長寇者。耿、秦諸公以來，牽襲是誤而不爲修攘之慮，始於患失，終以亂邦。予因憤此久矣。紹定四年蒙恩西歸，舟至夔門，會韃戎外侵，臺樞內潰，辛君俱出

示先簡穆奏稿，因識其後。

傳記

《宋史》卷三八三《辛次膺傳》　辛次膺字起季。萊州人。幼孤，從母依外氏王聖美於丹徒。俊慧力學，日誦千言。甫冠，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官爲單父丞。值山東亂，舉室南渡，屬閩寇范汝爲陷建州，宰相呂頤浩以次膺宰浦城，遏賊衝。【略】用參政孟庾薦，召對，奏用人貴於務實，施令在於必行，遷駕部。【略】遷吏部郎、湖北運判，中途召還，見高宗于建康行宮，首言救世之弊，上稱善，勅以所奏榜朝堂，擢右正言。【略】求去，除直秘閣、湖南提刑。【略】次膺罷，奉祠。秦檜以其負重名，欲先移書，當稍收用，次膺笑而不答。閱十六年，貧益甚，亡毫髮求於人。檜死，起知婺州，三日被召，至國門，以足疾求去，加秘閣修撰，還郡。再召見，【略】擢權給事中。【略】御史中丞湯鵬舉劾次膺假權報怨，除待制、宮觀。起知泉州，移福建帥。丁母憂，乞納祿。孝宗即位。手詔趣召。既至，【略】是日除御史中丞。【略】隆興改元三月，同知樞密院事。符離之師捷奏日聞，次膺手疏千言，乞持重。未幾，軍果潰。及見，上顏色不樂，奏言：「師潰而歸，張浚彈壓必無他，此上天大儆戒於陛下。」上嘆其先見。拜參知政事，以疾力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除侍史，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嘗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臣不引避，人其謂何？」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略】乾道六年閏五月卒，年七十九。次膺孝友清介，立朝謇諤。仕宦五十年，無絲毫挂吏議。爲政貴清靜，先德化，所至人稱其不煩。善屬文，尤工於詩。

紀事

《四朝名臣言行別錄》下卷六　時秦檜任樞密，叙復王仲薿官。公劾仲薿知袁州投拜，罪在不赦。仲薿檜之妻叔也。又劾知撫州王曄請佃官田不輸賦，且其父仲山先知本州，屈膝虜人，曄繼其後，何面以見吏民？曄，檜之妻兄也。章不降出。再奏曰：「臣奏仲薿、曄，得旨追寢除命，是皆檜力營救，陛下曲從其欲，紀綱不恤，何以示四方？」

又　虜復陷三京，公力丐罷，得祠，再終更，不復請。會星變恩沛，復得祠祿。時秦檜擅權，士大夫希進畏禍，奏計獻諛，檜以公負天下重名，屢寄聲欲公移書，當稍收用，公笑而不答。

又　公不邇聲色，與夫人敬待如賓。光堯每稱其清修。【略】雖燕適，容必莊，坐必正，語必誠。慕晁文元、司馬文正之爲人，以禮自防。善別嫌疑，雖僕妾不冠不見。鄱陽守程邁遺果實白金奩，公受果返金，邁遺白簡，公廉益著。雖崎嶇離亂，貧不自聊，一豆羹不妄受。主上面諭：「卿廉聲著聞，士大夫皆言在閩中不受俸祿。」公奏：「臣爲貧而仕，豈有辭俸之理，但不當受者不敢受。」太上曰：「使人人似卿，天下何患不太平耶？」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辛次膺《奏議》二十卷。　又，《牋表》十卷。

李若水

論述

李若水《書懷》　戎馬南來久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微。功名誤我等雲過，歲月驚人還雪飛。每事恐貽千古笑，此生甘與衆人違。艱難重繫君親念，血淚斑斑滿客衣。

《忠愍集》附錄《建炎賜謚誥詞》　敕：朕灼觀古昔，歷考忠賢。凡見危致命之秋，多仗節死難之士；世無倉猝擾攘之變，人有偷懦委靡之心。苟貪其

生，鮮蹈於義。誰與忘軀而殉國，我其錄德以褒功。故朝奉郎、試吏部侍郎、賜紫金魚袋、贈觀文殿學士李若水，出入敵營，始終漢節，威武不屈，意氣自如。嗟志節之靡它，宜旌嘉之首及。載稽謚典，式究僉言。危身奉上謂之忠，佐國逢難謂之愍。於昭大節，以示寵光，慰爾九原之忱，爲吾百辟之勸。可特賜謚忠愍，餘如故。

又《建炎贈官誥詞》 敕：節義士之大閑，能忘身而殉國，爵祿國之砥石，宜懋賞以報功。肆加卹典之崇，越進彝章之限。故朝奉郎、吏部侍郎、賜紫金魚袋李若水，操履端重，學植粹醇。儒館掄才，早膺選任；從班入侍，旋被采求。屬鄰敵之內侵，數授辭而出使。勤勞靡憚，誠慤勿欺。念國難之非常，駭敵情之不測，二聖遭北遷之阨，大統有中絕之危。奮不顧身，義形於色。仁必有勇，知處死之非難，慾焉得剛，信苟生之可愧。忠義之節，無與比倫。達於朕聞，爲之涕泣。是用寵以輔臣之異數，躐陞秘殿之隆名，賻物具儀，賞延及子。昔段秀實笏擊朱泚，顏杲卿面折祿山，簡冊有光，精爽如在。維爾英烈，追配古人。魂其有知，服我休命，可特贈觀文殿學士，餘如故。

李浚《書忠愍集後》 靖康禍變，敵騎長驅，四郊多壘，猛不可當，所在望風土崩瓦解。欽宗皇帝擢先公於庶官，兩持使者節入尼瑪哈軍，誓欲捐軀以濟艱危。青城之死，素定於胸中，非一時不得已而爲之者。於戲，人誰不死，先公之死酷矣。頤已解，舌已斷，猶奮罵噴血，終至於身首異處。當此之時，天地爲之變色，日月爲之無光，戰士爲之嗟惋，敵帥爲之羞畏。先公已死，適我大父母皆耄年，故事迹中略其所以死，重貽二老人之深憂也。獨柩歸費守樞爲先公文集序，今鋟木於蜀中，能不沒其實，得以取信。至乾道中諸父淪亡，因於祕稿中又得其遺事，始盡事之本末。淳熙歲月侵尋，世不得而知之，他日當列諸朝，祈補史之闕文。先公雖死，謂之不死可也。孤浚、淳泣血書。

趙希齊《忠愍集序》 忠愍李公死於靖康之變，英烈皎然，千古不泯。今讀公之遺文，則知公之忠肝義膽，每每發於篇詠，而見於書疏。一旦蹈白刃而不懼者，蓋其平日之志如此。故嘗論之，以爲忠愍公之文章如顏魯公之字畫，剛方勁正，不折不沮之氣，開卷凜然，雖使不知其事者見之，亦足以知其爲忠臣義士。噫，古人已矣，孰謂語言翰墨不可以見士之節操也哉？慶元戊午六月朔旦，文林郎、安慶軍節度推官趙希齊謹書。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李忠愍集》十二卷。【略】詩文雖不多，而詩有風度，文有氣概，足以知其所存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忠愍集》三卷。【略】其詩具有風度，而不失氣格，其文亦光明磊落，肖其爲人。

乾隆皇帝《御題李若水忠愍集》 主和誤國罪奚辭，即使弗和禍亦隨（或謂若水初亦頗主和議，卒能慷慨殉節，足以自贖。夫以和議爲非，自屬正論。第彼時宋勢日弱，金勢日強，求和固適以自趣其亡。即不請和，亦未必能禦敵而幸免於禍，非有識者未易見及此耳）。慷慨捐軀誠可尚，詩文成集合敎垂。浩然之氣塞天際，不幸而生革命時。全彼忠還申己義，事非得已慘何爲。

傳記

《東都事略》卷一一一《李若水傳》 李若水字清卿，洺州曲周人也。擢上舍第，爲元城尉。調平陽府司錄，濟南府敎授，除太學博士。蔡京復當國，老而耄，事一出于子條，少宰李邦彥欲謝病去，若水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去就之義當決之于上前，詎可奄奄以病退哉？」靖康初爲太常博士。金人犯京師，欽宗割三鎮以和。既而入賦以贖三鎮，以若水爲之使，除著作佐郎。若水見黏罕于太原，黏罕遣王汭與偕來。十一月還朝，間二日虜騎南牧，遣馮澥使于虜，若水副之。至中牟，會守河兵亂，相驚以虜至，左右駭顧，謀取間道去，若水謂澥曰：「戍卒宵潰，公不可效之，若水死不避也。」遂由故道行，日一奏京師，言虜寇且至，宜選將練兵，褒有功，勸戰士，脩城郭，飭守備，以待其來，和議必不可諧也。至懷州，遇金人館伴劉思、蕭慶，言已遣使京師，請以河爲界。因隨其軍行至京之西境，而聞耿南仲、聶昌出使割地界矣。黏罕至京城外，獨遣澥同慶入城，請與皇帝相見議盟誓，不從。又請與道君相見，亦不從，但許宰相親王出。後數日，遣兩執政、兩宗室分使虜軍，黏罕自冒矢石，督攻甚急。城陷，虜召若水，若水出見之，二酋曰：「令何相公來計事，不則縱兵城中矣。」遂入見欽宗，時獨何栗、孫傅、梅執禮、秦檜幷宦者數人在左右，若水具傳虜人語，乃遣栗行。明日，又命濟王及陳過庭偕往。栗還，言二帥請與道君相見，欽宗曰：「朕當自往耳，豈可使道君皇帝蒙塵哉？」明日，欽宗幸虜營，留三日而還。擢禮部尚書，若水力辭，乃改吏部侍郎，兼權開封尹。二

年，虜遣使以書來，言曰：「農務方興，將歸矣。徽號事當面議，請皇帝出郊。」遂以明日出，若水扈從。既而虜遣蕭太師者易御服，若水忿怒，持欽宗而泣曰：「陛下不可易服。」虜命數人曳以去，復大呼曰：「吾君華夏眞主，狗輩敢無禮耶！」虜擊之幾死，遂掖至青城門廡下。蕭太師者數來勸勉曰：「事已耳，終無可奈何，曷若順從國相之意乎？」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略】又旬日，黏罕召若水議立異姓，若水曰：「道君皇帝爲生靈計，罪己內禪，主上仁孝恭儉，未有過失，豈可輕議廢立？」黏罕曰：「趙皇失信，安得爲無過？」若水曰：「若以失信爲過，則女乃失信之尤者。」乃歷數其過，曰：「女伐人之國，不務全安生民，徒掠金帛子女以自豐，肆爲封豕長蛇，黷貨無厭。女眞一劇賊。」罵不已，黏罕令曰：「擁之去。」反顧罵益甚，至郊壇側，謂其下謝寧曰：「我爲國死職耳，併累若等也。」監軍曰：「吾爲公釋此人使歸，公能從我乎？」若水復罵不已，遂見殺，年三十五。建炎初詔褒其死節，贈觀文殿學士，謚曰忠愍。若水臨死，爲歌詩一首，其卒章曰：「矯首問天兮天卒不言，忠臣效死兮亦何愆。」人聞而悲之。若水初名若冰，欽宗賜以今名。

《**忠愍集**》附錄《**李忠愍傳**》（存目）

《**宋史**》卷四四六《**李若水傳**》（存目）

紀事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五　國相曰：「使副們何處人氏，在鄉里時以何爲生？」〔李〕若水曰：「某乃洺州人。」履曰：「某乃汴都人。」若水曰：「某等在鄉井時皆以讀書爲活。」國相謂履曰：「副使既知書，何故作右官？」履曰：「讀書無成，乃因武弁。」國相舉詩一聯「近來漸覺家風好，兒讀書聲女織聲」，若水曰：「敢問國相元帥仙里，台眷安在？」國相顰眉曰：「祖鄉在瀋州，骨肉昨因契丹征遼東時皆被害，近方得一小女子。」履曰：「以此見兵革豈是好事？」履又曰：「陶淵明所謂『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國相目屬履久之。

《**獨醒雜志**》卷八　李忠愍公若水爲大名府元城縣尉日，有村民持書一封，公得書讀竟，即火之，詰其人何所從來，對曰：「夜夢金甲將軍告某曰：『汝來日往縣西，逢著鐵冠道士，索取關大王書，下與李縣尉。』既而如夢中所見，故不敢隱。」公以其事涉詭怪，遂縱其人弗治，因作絕句記之曰：「金甲將軍傳好夢，鐵冠道士寄新書。我與雲長隔異代，翻疑此事太空虛。」公初以書付火之時，母妻子弟驚訝，求觀弗獲，獨見其末曰「靖康禍有端，公卒踐之」之語。其後二聖北狩，公抗節金營，將死而口不絕罵，則知天生忠義，爲神物者已預知其先矣。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代馬南來久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微。功名誤我等雲過，歲月驚人還雪飛。每事恐貽千古笑，此身甘與衆人違。艱難重有君親念，血淚斑斑滿客衣。」李清卿所作也。清卿既死，因葬，得此詩于衣襟。

《**梅磵詩話**》卷上　忠愍李公若水，字清卿，洛州人。靖康間爲吏部侍郎，扈從欽宗至金人軍營，抗節不屈而死。余嘗見其集中有《都下言懷》詩一聯云：「報主有心葵向日，致身無路手捫天。」又有七言八句云：「胡馬南來久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危。功名誤我等雲過，歲月驚人還雪飛。每事恐遺千古笑，此生甘與衆人違。艱難猶有君親念，血淚斑斑滿客衣。」觀其平日言志之作，氣節可知矣。

《**宋四六話**》卷八　嘗以啓上李邦彥，其末云：「顧積靈之云久，宜致理之尤難。首建裁損，而國用未豐；痛罷科徭，而民力猶困。邊陲初定，當求守禦之方；敵勢稍衰，可弛防閑之策。權貴抑之而益橫，仕流濫矣而莫澄。凡茲十數之大功，未睹軒昂之成效。政宜解榻以待士，置驛以招賢，博採寸長，用裨遠見。」未幾果如所料。

著錄

《**李忠愍集跋**》　秭歸費守樞爲先公文集序，今鋟木於蜀中，能不沒其實，得以取信。至乾道中，諸父淪亡，因於祕稿中又得其遺事，始盡事之本末。淳熙歲月侵尋，世不得而知之，他日當列諸朝，祈補史之闕文，先公雖死，謂之不死可也。孤浚、淳泣血書。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李忠愍集》十二卷，吏部侍郎臨洺李若水清卿撰。後二卷爲附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李若水集》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若水集》十二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李若水《忠愍公集》一冊。陳景雲注：十卷，附錄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五　《忠愍集》三卷，永樂大典本，宋李若水撰。【略】《宋史・藝文志》作十卷，考《書錄解題》稱後二卷爲附錄其死節時事，《宋志》蓋但舉其詩文，其實一也。【略】今原集不傳，茲就《永樂大典》中所散見者掇拾編次，釐爲三卷，以建炎時誥詞三道附錄於後。

藝文

仲并《祭李尚書文》　維建炎元年歲次丁未戊子朔二十日丁未，江都仲某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故兵部侍郎、贈觀文殿學士之靈。嗚呼哀哉！士有一善聞於鄉閭，而能自殊於流俗，則雖萬世之下，猶或誦之。況乎當大事而忠亮可觀，臨生死而志氣不移，使遐陬僻壤，知中國之有臣，而天下之識與不識，莫不感涕而嗟咨。後世固將聞是風而興起，而某也幸此生之同時。嗚呼哀哉！甲辰之夏，始得公之姓名文字，觀其吐辭抗論，豪健瑰奇，雍容正道，排斥他歧，固已私自欣忭，知夫去聖雖遠，而斯文之未衰。及天子命公典教太學，則又舉手而爲多士賀，知後學之有師。雖博聞強識，謂當模範於學者，而偉材碩德，固宜登廊廟而爲天子之倚毗。乙巳之冬，外寇猖獗，禍興邊陲。上皇內禪，而得聖子，登崇元凱，放黜窮奇。有志之士，交口相賀，謂宗社自是永固，而強寇可以鞭笞。丙午之秋，公自儒官，出使邊庭，天下又知忠義之可仗，而狂童之易治。奈何斯民寡佑，而國勢至於中微。赫赫中國，累聖重熙，巍巍堯舜，蹇蹇皐夔。蕞爾小邦，再抵京闕，而堂堂百雉之城，遽及夫顛危。嗚呼痛哉！敵人嗜利無厭，苟可以肆其強暴者，夫何懼而不爲？在廷之臣，相顧駭愕，坐視依違者，固何足道，而或歸命異姓，又自以爲權宜，禮義廉耻之風，掃地盡矣，而遠方之視中國，將有秦無人之疑。非公叱悍悖而奪之氣，視死如歸，則夫萬世之下，孰知中國有眞主，而時之不幸，以及於斯。公之歿矣，明主嗣興，天命未改，斯民謳歌而樂推，海內傾心以望太平者，實指日以期。首加卹典，褒崇大節，追榮秘殿而賻贈有加者，蓋幸公之或知。嗚呼哀哉！公有尊主之心，而位不及於公相；公有濟時之志，而福未及於黔黎。炯炯忠烈，諤諤端方，而遽逢此百罹，歿爲明神，以遂剛毅敢爲之氣，以陰相我宋之中興者，非公而誰？今歲之九月，公之喪始至江都，而某也竊伏淮濱，蓋嘗聞風而瞻，思惟盛德之事，卓絕奇偉，而顧自忘其駑蹇，庶十駕之可追，百身莫贖，徒有感於私心，罔知涕淚之漣洏。式奉清酌，寫哀以辭，公其舉觴而鑒茲。嗚呼哀哉，尚饗！

《宋詩紀事》卷四二引《靖康小雅》　靖康之難，死節之士，公爲第一。弔之詩曰：「烈烈李公，實備全德。義動幽冥，氣貫金石。扈蹕虜營，爰定忠烈。杞人之憂，廢立大厄。公挺不顧，二酋面斥。勇甚雷霆，天地動色。命輕鴻毛，名高斗極。燎原之火，不變藍璧。滔天之溺，砥柱獨立。死得其所，震耀方冊。」

李侗

論述

翟汝文《文林郎李侗除國子正制》　汝由俊造選，往蒞師席。夫教者使人取法於己，若用法率人，末矣。其以道藝，使人有所矜式，勿俾曰夫子未出於正也，欽哉！

《皇朝名臣言行外錄》卷一一　韋齋朱松謂先生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

傳記

朱熹《延平先生李公行狀》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略】既冠，游鄉校有聲稱。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游受業，或頗

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于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游受學，州郡士子有以矜式焉。晚以二子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先生不得已爲一行。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昭武，過其門弟子故人于武夷潭溪之上，徜徉而歸。會閩帥玉山汪公以書禮車乘來迎，蓋將相與講所疑焉，先生因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于府治之館舍，是年七十有一，隆興元年十月十有五日也。【略】熹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

張伯行《延平李先生年譜》一卷（存目）

毛念恃《延平李先生年譜》一卷（存目）

紀事

《宋元通鑑》卷八 延平李侗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略曰，【略】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天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爲延平先生。

藝文

朱熹《祭延平李先生文》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猗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唯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祕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混員，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摳衣，發其蔽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爲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爲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歿，孰云非天！熹也小生，卯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闇闇侃侃，歛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熹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嚴，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泪落懸泉。何意斯言，而訣終天！病不舉扶，歿不飯含。奔赴後人，死有餘憾。儀刑永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贊。不亡者存，鑒此誠意！

又《又祭延平李先生文》 山頹梁壞，歲月不留。即遠有期，親賓畢會。柳車既飭，薤露懷悲。生榮死哀，孰不摧慕？熹等久依教育，義重恩深。學未傳心，言徒在耳。載瞻總紼，彌切痛傷。築室三年，莫酬夙志。舉觴一慟，永訣終天。嗚呼哀哉！

王之道

論述

張嵲《為王之道降官命詞繳奏狀》 臣竊見近有王之道者妄有薦引，乞除元帥，奉聖旨特降一官，依衝替人例。臣初不詳知本末，既已書牘行下，而聞之士大夫之論，言之道恣睢妄行，全無忌憚，既輒薦舉大臣，復擬制詞併上，小人狂率，一至於此，不可不論也。竊惟朝廷雖招來言者，以達下情，然不

過使之論時政之得失與民之病利，至於進賢退不肖之任，此人主之權也，小臣乃敢知之！若不痛加懲艾，深恐傷損威重，啓納侮之路，他時有甚於此者。臣伏見漢元帝時，華陰守丞嘉請以朱雲爲御史大夫，元帝下其議，匡衡以爲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卒抵嘉罪。今之道所薦，臣雖不知其何人，恐未必及雲，而之道之嫚肆，則有甚於嘉。乃徒當以貶降之科，臣恐無以塞小人之姦也。伏望特賜睿斷，將王之道別賜行遣，藉使未欲付之司獄，使伏罪辜，伏乞盡奪見所有官，編置遠方，以懲不恪。所有錄黃，臣未敢讀行下，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相山集**》卷三〇《**加贈少師王之道敕**》　大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廬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三百戶王藺故父任朝奉大夫、贈太子太師之道：學博而文贍，材全而識明。蚤收儒科，寖階膴仕。兩持使節，風采猶存。孰遏長塗，位不配德，克生賢佐，始大爾門。進亞公師，爰頒命綍。官品增峻，用詔無窮。可特贈少師。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相山集》三十卷。【略】其所論九不可和之說，慷慨激烈，足與胡銓《封事》相匹，氣節尤不可及。其他論事諸劄子，亦多明白曉暢，可以見諸施行。韻語雖非所長，而抒寫性情，具有眞朴之致。蓋有體有用之言，固不徒以文章工拙論矣。

《**蒙城早行**》《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四方回評：相山居士王之道，字彥猷，無爲軍人，宣和六年進士。建炎中保山寨，攝鄉郡，尋以議和忤檜。晚起漕湖南。子蕭、蘭。此詩三、四新異。早行詩難得佳者。蒙城在應天府，乃汴河西上入京路也。　紀昀評：後六句不佳，結尤□□。

傳記

《**相山集**》卷三〇附尤袤《**贈故太師王公神道碑**》　公幼穎悟，八歲通一經。弱冠貢辟雍，與兄之義、弟之深同登宣和六年進士第，搢紳榮之，榜其所居堂曰「三桂」。時太平久，用事者開邊隙，公知必亂，對策極言，考官惡其直，寘之下列。靖康初，調和州歷陽丞。【略】攝令烏江。【略】以循資丐罷，奉二親還鄉，率族黨保胡避山，使其弟之深守之，公以兵法部其丁壯，轉戰於外，且誘鄉民運粟於山，能致一石者與其半。【略】時所在盜賊蠭起，殺人如麻，獨在胡避者皆得免。未幾丁母憂，鎮撫使趙霖以便宜起公攝鄉郡，公拊摩瘡痍，招集流冗，境內帖然。【略】霖以公守胡避功聞於朝，改承奉郎，就差充鎮撫司參謀官。【略】丁父憂，服除，通判滁州。時方議和，公移書吏部魏公矼、諫議曾公統，言辱國非便，又上疏陳敵有可勝者五，且繳所與二公書，大忤宰相秦檜意，責監南雄州溪塘鎮鹽稅。會赦不果行，異議者率得重譴，公遂絕意仕進，卜居相山之下，自號相山居士，以詩酒自娛，凡二十年。檜死，起知信陽軍。【略】除湖南轉運判官。郴寇李金竊發，諸司蒙蔽不以聞。公至攝帥事，乞兵於朝，賊偶歸巢穴，憲遽奏賊就招撫，朝廷信之，追還所遣兵，人情憂懼。公檄憲：「賊若果降，當詣郴公參，若自去自來，後必爲患。」檄未至郴而賊作，憲懼罪，即報當路，以賊之再發檄於「公參」之一語，言者不察，劾公，罷。已而朝廷知其非，憲與二郡守俱鐫責，公前枉盡白，而竟不復出矣，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公爲人質直剛勁，尚風節【略】壯歲入仕，遭時多故，慨然欲以功名自奮，數上書陳利害，忠義激烈，聽者竦然。又以策干丞相趙公鼎、張公浚、呂公頤浩、參政李公光，蓋以數人可與共功業者。其在歷陽，料杜充之必敗，和州之必變，皆如其言。【略】以乾道五年六月朔日終於家。【略】有文集三十卷，藏於家。嗚呼，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學，考其始終大節可以知公之心，觀其子孫繁衍盛大，又可證天之報施爲不誣也。【略】銘曰：著姓維王，出自太原。唐季避亂，派分河南。自河徂淮，累世乃顯。視彼淮水，知其源遠。烈烈太師，以文起家。與其伯仲，聯登雋科。粵自少年，志出人上。議論偉然，風節豪壯。始仕邑佐，逢時棘艱。父母之邦，毀于寇殘。鳩集遺黎，依險自保。耰鋤棘矜，以抗羣盜。盜環四境，莫嬰其鋒。稚耋數萬，寄命于公。誰謂書生，有謀有勇。云誰厄之，弗究其用？活人之功，上帝所知。不耀其躬，而後之貽。是生樞臣，爲國碩輔。維垣一品，以賁其墓。長岡之原，公墓在焉。植碑勒銘，垂千萬年。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相山集》二十六卷，朝奉大夫濡須王之道彥邁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九　《相山集》二十六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王之道《相山居士文集》二十五卷，又《相山長短句》二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王之道《相山文集》，一部十一冊，殘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之道《相山集》二十六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相山文集》十冊，全。【略】凡二十五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相山居士文集》五冊。陳景雲注：二十六卷，王之道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相山集》三十卷，永樂大典本，宋王之道撰。【略】《宋史・藝文志》作二十五卷，《書錄解題》作二十六卷，《寶祐濡須志》及《濡須續志》俱作四十卷，尤袤碑文作三十卷，彼此乖互不合，今原集既亡，無可復證。然袤碑乃據其子家狀所書，似當得其實也。【略】謹就《永樂大典》各韻中蒐輯編次，仍可得三十卷。疑明初纂修諸臣重其爲人，全部收入，故雖偶有脫遺，而仍去原數不遠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相山集》三十卷，宋王之道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四冊。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相山詞》一卷，王之道彥猷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相山居士詞》一卷，明鈔本，梅禹金藏書。王之道彥猷。【略】閣本《相山集》三十卷，錄自《永樂大典》，已失原編次第。此詞一卷，出自明鈔，灼爲舊帙。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相山居士詞》一卷，宋王之道撰。清鈔本，勞權校幷跋，周叔弢校，與《演山先生詞》合一冊。　《相山居士詞》一卷，宋王之道撰。清光緒吳氏雙照樓鈔本，吳昌綬校，一冊。

徐林妹

《**中吳紀聞**》卷六《**徐氏安人詩**》　徐稚山侍郎有妹能詩，大不類婦人女子所爲。其筆墨畦逕，多出於杜子美，而清平沖澹，蕭然出俗，自成一家。平生所爲賦尤工。有一文士嘗評之云：「近世陳去非、呂居仁皆以詩自名，未能遠過也。」有詩集傳於世。

潘良貴

論述

綜論

程俱《應詔薦士狀》　朝散郎、尚書考功員外郎潘良貴，性質剛方，輔以學識，投閑累歲，涵養益深。議論正平，有志許國。

又《吏部員外郎潘良貴左司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極政事之選，必於賢哲之科；求正固之才，故非文俗之吏。尚書喉舌之地，而宰士糾錄之司，苟非其人，莫稱是任。以爾性質剛方，輔以學識。踐歷之久，聲稱藹然。勉處中和，益揚爾職。

胡寅《潘良貴秘書少監制》　以爾志剛而氣勁，行肅而言端。久矣踐揚，夙高風望，澹然安靜，莫掩旦評。簡在朕心，召還秘府。領袖群彥，雖多圖史之娛；談論古先，當有箴規之益。往復訓命，嗣承寵光。

朱熹《默成文集序》　嘗誦君子《三戒》之言，深以在得之規痛自儆飭，至於造次之間，一言一行，凡所以接朋友教子弟，亦未嘗不以孝弟忠敬、節儉正直、防微謹獨之意爲本。其讀書磨鏡之喻，切中學者之病，當世蓋多傳之。而所論汲長孺、蓋寬饒之爲人，尤足以見其志之所存已。嗚呼，若公之清明直諒，確然亡慾，其眞可謂剛毅而近仁矣。

王柏《跋默成十一帖》　此十一帖獨首帖爲少年之字，餘皆縱逸豪健而不踰軌則，宜伯舉余君之贊美嘆重也，伯舉亦以善書稱，故能參其筆意云。

又《跋默成十八帖》　右默成十八帖，多南渡搶攘之時，禍亂交拏，人不安厥居，氣象益可想也。先生之出處大略，興致所寄，莫不灑然。至於奉親之歡，與人之厚，辭受之嚴，操守之固，亦可概見。此卷所得不既富矣乎？雖多非晚年老筆，眞如鳳雛翔于丹山，雖未千仞，終不肯輕下云。

又《跋默成詩卷》　默成此詩，筆豪氣逸，歸宿有味，非特一時題咏而已，此所以爲可敬也。不幸幾毀于簾箔間，若有神護，再還舊觀。仲志之子若川知所寶愛，不輕於授予，亦不敢輕於得，遂與李花詩重加裝褙，以壽其傳。

柳貫《跋潘默成鄭北山二先生帖》　中書舍人潘公，宣、政始用，而以言議一忤於宣、政，紹興幷召，而以直道終忤於紹興。風節嶢然，繫乎天下之望矣。晚歲退休里居，與賚政宣撫鄭公以名誼相尚，爲忘年交。鄭公帥蜀數年，受誣秦氏，卒斥死南荒，而潘公已不復見。然則二公之所以自靖自獻於剛毅直諒而不回者，豈不足以增吾鄉邑之重哉？此卷二帖，前一帖是潘公居里時答友所作，後一帖則鄭公在益昌時潘公嘗貽書問候，此其復簡。所謂「記念拊存，欽佩不忘」者，其相輔以仁，相勉以義，必非世俗浮夸溢譽之常言。前輩交情眞切懇至，尚可以爲攬古者之一鑑。《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而況翰墨猶存，典刑未泯，予其無欷鑑乎？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潘良貴《雪中偶成》　方回評：潘良貴，字子賤。詩傳者不多。風格老練，而繳句皆高古悲愴。味其旨，仁人之言也。《用朱教授韻》：「架上殘書猶可讀，瓶中儲粟不堪舂。」《用姪德久韻》：「尚餘披樹雪，已有浴溪禽。」皆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默成文集》八卷。【略】良貴學術醇正，侃直不阿，首論何棗等之不可爲相，又與黃潛善、呂頤浩相忤，又面劾向子諲，屢坐屏斥，而所守不移。故朱子亦稱其剛毅近仁。其論治體劄子等篇，悱惻沉痛，足以感人，尤足以覘其節概。

分論

《矯齋記》　宋濂《題默成居士矯齋記後》：右《矯齋記》一首，默成先生潘公爲同宗伯益作。【略】伯益名好謙，實復州史君宗回之子，性嗜文史，恂恂而馴飭，歷官自麗水尉至通判紹興府以終。【略】今觀先生以「矯」名其齋，則其志之所存，蓋可見矣。

《磨鏡帖》　《鶴林玉露》乙編卷五：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爲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爲名言。

《梅花》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花獨新」三字費解。三句「不受采」三字，食古不化。「江西」詩多有此病。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中書舍人潘子賤名良貴，一字義榮，金華人，號默成居士。宣和初博士，建炎初司諫，紹興初都司左史，屢以忤時相去。爲西掖，叱向子恭奏事無益不切，坐去。又惡秦檜，遂不起。朱文公序其集。時字德久，其兄子也。　紀昀評：二首野氣太重。　此首三、四俚陋。「客」字有典，「人」字無典。

《雪中偶成》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查慎行評：第五句景是而句未工。　紀昀評：二詩氣格有後山、簡齋之意。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紀昀評：「勞來」之「來」不讀平。五、六雖淡語，而兩句連讀，雪後之景宛然。結亦感慨而不逼。　許印芳評：後章和前章韻，章首承前章尾句來，章法清老。次句爲韻所牽，原本云「邦侯善勞來」，用經語也。凡經語用入古詩多合格，用入律詩多腐氣。此句腐氣太重。故爲易作「邦侯鎮撫來」。又紀批云「勞來之來，不讀平」，一句而犯兩病，故爲改之。凡古人好詩有敗闕處改之，不能者固無如何，若可改正，使成完璧，雖蒙譏議，斥爲僭妄，愚所不辭耳。

傳記

《宋史》卷三七六《潘良貴傳》　潘良貴字子賤，婺州金華人。以上舍釋褐爲辟雍博士，遷秘書郎。時宰相蔡京與其子攸方以爵祿鉤知名士，良貴屹然特立，親故數爲京致願交意，良貴正色謝絕。除主客郎中，尋提舉淮南東路常平。靖康元年，召還，賜對，欽宗問誰可秉鈞軸者，良貴極言：【略】語徹于外，當國者指爲狂率，黜監信州汭口排岸。高宗即位，召爲左司諫。【略】黃潛善、汪伯彥惡其言，改除工部。良貴以不得其言，求去，主管明道宮。越數年，除提

點荆湖南路刑獄，主管江州太平觀，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爲也。」【略】即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知嚴州。到官兩月，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起爲中書舍人。會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語言煩褻，良貴故善子諲，是日攝起居，立殿上，徑至榻前厲聲曰：「子諲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略】高宗色變，閤門併彈之，於是二人俱待罪，有旨良貴放罪，子諲無罪可待。良貴求去，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起知明州。期年，除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既歸，不出者十年。李光得罪，良貴坐嘗與通書，降三官。卒，年五十七。良貴剛介清苦，壯老一節。爲博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良貴曰：「從臣除授合辭免，今求之於宰相，辭之於君父，良貴不敢爲也。」其諫疏多焚稿，僅存雜著十五卷，新安朱熹爲之序。

紀事

《**庚溪詩話**》**卷下**　潘子賤待制良貴以清德直節，退居鄉閭近二十年，所居弊屋數間，略無生事，然自得其樂。平昔無所好，談禪之外，亦喜爲詩。嚴肖之先君光祿，靖康間爲京城守司屬官。嘗以守禦策獻之朝，而議者沮之，京城失守，督將士與虜戰，遂以身徇國。及歸葬日，公爲挽詩曰：「醜虜登城日，中華將士奔。人皆趨北闕，君獨死南門。秘計無人用，英聲有史存。秋原悲淚落，桂酒與招魂。」嚴肖每一讀之，痛貫心膂。時爲挽詩者數十人，唯公詩事核而言簡也。又一日從容侍公坐，公出所作詩文一帙相示，今唯記其《詠梅》詩一聯云：「九畹蕙蘭爲上客，千山桃李盡庸人。」句意清高，多類此，其他不能盡記也。

《**四朝名臣言行錄**》**卷八**　宣和初公爲博士，不肯託昏富貴之家，而獨嘗論斥大臣蒙蔽之姦。及爲館職，又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又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因論時宰何棄、唐恪不可用，恐誤國事，以是謫去。曾不旋踵而其言果驗。

《**鶴林玉露**》**乙編卷五**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崇觀間爲館職，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力論時宰何棄、唐恪誤國。未幾，言皆驗。建炎初，召爲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法以正邦典，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奸邪之狀，大爲汪、黃所忌。書奏三日，左遷而去，復召爲右史。從臣向子諲奏事，高宗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子賤舉笏近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叱之使下。左右皆膽落，由是又去國。晚年力量尤凝定，秦檜勢正炎炎，冷處一角，笑傲泉石。作《三戒說》，深以在得之規，痛自警勵。秦雖令人致語，亦不答。

《**宋詩紀事**》**卷三九引**《**上庠錄**》　政和丙申殿試，何棄爲狀元，潘良貴次之，皆年少有豐貌，而第三郭孝友頗古怪。唱名日，呵出御街，觀者皆曰：「狀元眞何郎，榜眼眞潘郎，第三人眞郭郎也。」

著錄

朱熹《**默成文集序**》　其條奏章藁有補於時，可爲後法者，又以公自焚削而不復存，平生之言頗可見者，獨有賦詠筆札之餘數十百篇而已。後之君子蓋將由此以論公之世，其可使之沒沒無傳而遂已乎？公之兄子今廣州使君時謂熹，盍序其書而傳之？熹不敢當，而亦不得辭也，於是三復其書，而掇其梗槩附於書首，以告觀者。【略】集凡十有五卷。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默成居士集》十五卷，中書舍人潘良貴子賤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潘良貴集》十五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潘氏《默成文集》，一部四冊，全。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默成先生集》四冊，全。宋哲宗朝金華潘良貴著，凡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默成文集》八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宋潘良貴撰。【略】其集見於史者十五卷，久佚不傳。此本乃康熙中其裔孫所刊，僅文二十首、詩二十七首、詞一首，皆掇拾於散亡之餘，粗存梗概。【略】惟是篇頁寥寥，而強分卷帙，未免有意求多。又一卷、二卷皆載本傳及年譜、誥敕等文，至三卷乃及其著作，雖用宋敏求編《李白集》之例，而喧奪太甚，究爲編次

無法。至潘時乃良佐之子，於良貴爲猶子，而亦附其傳誌於末編，尤爲不倫。今姑仍舊本錄之，而附糾其叢脞如右。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潘默成公文集》八卷，宋潘良貴撰，清曹定遠輯，清康熙三十六年黃珍刻本（四庫底本），一冊。

雜錄

《老學庵筆記》卷一　潘子賤《題蔡奴傳神》云：「嘉祐中，風塵中人亦如此。嗚呼盈哉！」然蔡實元豐間人也。仇氏初在民間，生子爲浮屠，曰了元，所謂佛印禪師也。已而爲廣陵人國子博士李問妾，生定，出嫁郜氏，生蔡奴。故京師人謂蔡奴爲郜六。

楊椿

論述

周麟之《楊椿兼侍講制》　具官某早以粹文，傑出乎萬人之上。通經博古，籍甚英聲。今由蓬山，進位持橐。夫以投戈息馬之時而任武部，以崇化厲賢之地而兼師儒，勸講經帷，無以易汝。爾其探索六義之旨，發明《三百篇》之辭，以助成溫柔敦厚之教。朕所望也，爾惟懋哉！

又《楊椿除給事中制》　具官某蘊識端亮，持身直溫，故郡多賢，繼西蜀之諸老；先朝取士，冠南宮之萬人。自再歷於英聯，亦久儀於禁路，雖武部掌七兵之事，能濟以文；而經帷陳六義之辭，必歸於正。籍此論思之力，揚于封駁之司。惟朝廷治亂之端，在命令罷行之際，知體者志其大，善謀者圖于初。往能愼思，庶有忠益。

程文海《跋靜恭楊文安公庭傑遺事》　昔余季父西渠翁繇淮南幕府歸省，嘗手文一篇，愛賞不置，曰：「此同僚見山楊公之作。」時余尚少，未能省也。及余與蜀人唐靜卿同直翰苑，言眉山楊氏經學文章之盛爲詳。蓋靜卿楊所自出。獨余以生晚，不逮前輩風流爲恨，則思識其子孫焉。今年歸自京師，幼清來相勞苦，視其篋，有見山公之子燹翁所述文安公遺事，與王文公遺妾事大類，然一出眞實，無毫髮矯亢意，或又過之。《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此君子愼獨之學也，楊氏之世宦宜哉！見山距文安六世，位亦通顯矣，而無緡錢鍾粟遺其子，其所以遺之者蓋有以也。

《戒諭諸將銘》　楊愼《楊文安公戒諭諸將銘》：諸將讀之，無不感奮，當時謂可與陸宣公奉天一詔同。朱子取二句入《孟子》註，則此文膾炙當代久矣。楊公名椿，省元，眉山人。

傳記

《名臣碑傳琬琰集》中卷三三陳良祐《楊文安公椿墓誌銘》　公諱椿，字元老。【略】甫冠，與少傅俱貢京師，爲文根于理致，不習王氏之學。宣和六年，以太學上舍生較藝南宮，徽宗留意學校，作成人才，多士雲集，試于有司者萬七千人，而公爲第一。【略】初調嚴道尉，改邠州教授，辟潼川府節度推官。歷隨軍轉運司主管文字、成都府路常平司幹辦公事。紹興八年，用宰相趙公鼎薦，召赴行在，【略】除校書郎。逾年，趙公去位，秦公檜當國，或語公盍往歸之，公不爲屈，遷屯田員外郎。以母老請外，除潼川路轉運判官。【略】十四年，除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略】秩滿，除夔州路提點刑獄，主四川類試，爲文以諭進士，悉除去常所用禁令，內外肅然。【略】丁婺國憂，服除，爲荆湖北路提點刑獄。【略】會秦公薨，朝廷蒐舉賢俊，凡厄於秦氏者率以次收召，上問大臣曰：「楊椿今安在？」其以爲秘書少監。二十六年入對，【略】明年除權兵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侍講。【略】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略】除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一日，鎖學士院嚴甚，外廷無知者。及召公對，上諭以封今皇帝建王旨意，公再拜賀，退草制曰：「昭令德以示子孫，朕無（志）〔忘〕於斯義，蕃王室以和兄弟，爾思配於前人。」明日麻出，中外歡傳。【略】三十一年，拜中大夫、參知政事。【略】車駕勞師，公扈從至建康，【略】三十二年，駕還臨安，公慷

然曰：「吾起書生，致位兩地，復何求乎？」即日抗章乞解機務，諭留不從，除資政殿學士，提點臨安府洞霄宮。言者乃摭他事論公，改端明殿學士。行至鄂渚，今上即位，除知潼川府。【略】明年，得請洞霄，解印還里，復上章納祿。踰年不報，忽嬰微恙，泊然而薨，實乾道三年正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三。【略】有文集五十卷，藏於家。【略】銘曰：天祐我宋，岷峨降靈。是生文安，人中之英。文安之德，柔惠且直。允文允武，以定王國。公來自荊，王立在庭。不畏強禦，有猷必陳。凡大典冊，公載其筆。黼黻王度，討論潤色。羯彼狂虜，蓄謀敗盟。公畫奇策，敵無遁情。遂與國政，同寅曾公。夙夜不懈，足兵□戎。□□□，整我師旅。公贊徂征，以立于武。乃遣戍役，鎮彼荊鄂，乃建大將，盡護全蜀。狂虜孔熾，我師震驚。公授成算，上心載寧。飛檄馳詔，張吾三軍。折箠欲渡，弗戢自焚。帝巡金陵，公左右之。召彼元老，自公啓之。我瞻中原，淮濱既同。公拜稽首，天子之功。人亦有言，名遂身退。天道尚爾，矧敢弗畏。惟公懋德，亶其有常。輔導于帝，爲國維綱。公方在朝，上皇所毗。公既還蜀，天子之思。彭山之阿，有墳峨峨。勒碑于隧，德音不磨。

紀事

《宋宰輔編年錄》卷一六〔紹興三十一年〕虜主亮欲渝盟。先是，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楊椿言於陳康伯曰：「逆虜敗盟，其兆已見，今不先事爲備，悔將何及？」因與康伯策所以防虜之術有四：令兩淮諸將分畫地界，使自爲守，一也；措置民社，密爲寓兵之計，二也；淮東劉寶，將驕卒少，不可專用，三也；沿江諸郡，增壁積糧，以爲歸宿之地，四也。康伯條上其計，上嘉納之。

藝文

晁公遡《祭楊參政文》 惟公之鄉，世蓋有人，仕則光顯，文則成名。其文爲誰，文安先生。聲其仁義，偕二子鳴。其仕伊何，曰孫文懿。垂紳于朝，中立不倚。致其爲臣，歸老閭里。專以德化，與鄉人齒。降及中微，逮公復興。文則子山，煜煜其英。公則貴矣，與壽作朋。子山既亡，瘞于九原。謂公壽考，曾不百年。遂令此邦，氣象就萎。鬱彼喬木，忽焉變衰。我昔守邦，屢登公門。聞公實傾，聲吐復呑。遺隸以往，于義弗敦。我今過之，敬奠一樽。

熊彥詩

論述

周麟之《熊彥詩除京西運判制》 以爾儒學吏治，號爲兼通，才刃恢然，見於江夏。洗手奉職，規模一新，剔其類紛，補弊苴漏。郡事既飭，民情亦紓。宜改命於臺使，觀風於鄰部。爾當戒疆埸之吏勿生事，諭師帥之官勿擾民。惟招徠逋亡，惟存問疾苦。斯乃計最，往其懋功。

《寓簡》卷五 汪伯彥罷相，呂元直當國，汪自辯殺陳少陽事，呂令熊彥詩報啓云：「方一男子之上書，衆知無罪；而諸大夫曰可殺，公獨何心？」方金人踰淮而南，有御命出境者，執政爲報書云：「念寇至君孰與守，敢幸偷安；而兵交使在其間，幾能釋怨。」如此類可喜者不可概舉，但全篇體格或不稱是耳。

傳記

《南宋館閣錄》卷七 熊彥詩，字叔雅，鄱陽人。沈晦榜進士及第，治《書》。〔紹興〕五年二月除〔著作佐郎〕，三月提舉浙東茶鹽。

《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三 熊彥詩，江西安仁人，宣和六年進士。潛心力學，文鳴一時，學者稱曲肱先生。紹興初，以左奉議郎知瑞安縣。三年夏四月，以浙東宣諭朱異薦其政績，詔進一官。四年九月，以宣議郎守秘書丞。彥詩坐王時雍久廢，至是趙鼎引用之。五年二月，除秘書省著作佐郎，閏月兼都

督府機宜文字，旋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六年正月爲尚書工部員外郎，五月移祠部。七年五月，以左朝奉大夫除知永州。侍御史石公揆論彦詩乃王時雍愛婿，今自京官二年而爲正郎，以至典司祠曹，機宜都督府，極其要選。不知朝廷何以愛其才，獨不念圍城之事乎？遂罷。二十五年，以左朝請大夫知鄂州。累官至銀青光祿大夫。

紀事

《獨醒雜志》卷三　往有從官典藩，數與賊戰不利。既召還，一日於朝路中戲同列曰：「衣冠佩玉而旋，舍人給事。」蓋其人欲溲溺，而時適兼二職耳。未及對，熊叔雅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安撫尚書。」聞者以爲善對，而被誚者不堪。

《誠齋詩話》　汪伯彦，黃潛善爲相時，太學之士陳東以上書誅，既而高宗深悔之，贈東諫議大夫，而罷汪、黃二相。後趙鼎爲相，汪、黃有啓謝廟堂。鄱陽熊彦時叔雅爲趙客，代趙答之云：「一男子之上書，彼將焉罪？諸大夫曰可殺，公亦何心！」

張戒

論述

胡寅《張戒國子丞制》　爾召自遐方，敷奏便朝，志意克修，說辭亦贍。既寵以京秩，且俾丞于胄子之宮。爾其謹守舊規，勿使墜失，益進所學，期于有成，稱予奬掖之意。

李彌遜《張戒兵部郎官制》　爾器識深閎，操履純固。頃繇儒館，出領使華。中臺武部之屬，姑試之事，以觀汝能。其勵乃躬，率乃職，稱朕所以選任之意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歲寒堂詩話》二卷。【略】是書通論古今詩人，由宋蘇軾、黃庭堅上溯漢魏風騷，分爲五等，大旨尊李、杜而推陶、阮，始明言志之義，而終之以無邪之旨，可謂不詭於正者。其論唐諸臣詠楊太眞事，皆爲無禮，獨杜甫立言爲得體，尤足維世教而正人心，又專論杜甫詩三十餘條，亦多宋人詩話所未及。

張宗泰《跋張戒歲寒堂詩話》　其論詩于三國推陳思王，晉代推陶靖節，唐則推太白、昌黎，而于杜子美則尤所深嘉樂道，贊揚不容口。戒名不甚著，詩亦不多見，而其持論乃遠出諸家評詩者之上，惟于白香山似有意排抑之。

《養一齋詩話》卷一　吾於宋人詩話，嚴羽之外，祇服張戒《歲寒堂詩話》爲中的。其論：「建安、陶、阮以前，詩專以言志；潘、陸以後，詩專以詠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專意詠物，雕鐫刻鏤之工日以增，而詩人之本旨掃地盡矣。」又云：「詩含不盡之意，用事押韻何足道！蘇、黃用事押韻之工至矣，究其實，乃詩人中一害。」偉哉論乎，前此所未有也！然其言亦時有小疵，如謂「韻有不可及者，子建是也」，此已不甚確。又謂「劉夢得有高韻」，吾更不解所云。然則詩話不易爲也。

傳記

《南宋館閣錄》　張戒字定夫，絳郡人，沈晦榜進士出身，治《書》。（紹興）五年十二月除（秘書郎）。七年七月，提舉福建茶鹽。

《南宋書》卷九《張戒傳》　張戒字定復，解州人，仕監察御史。嘗言：「靖康以來主議之臣，皆有膏肓不可治之病。主戰則諱和，主和則諱戰。至於守備，則不復講，專持一家之說，大誤國事。夫守備一日不可弛，即和議成猶不可，況未成乎？」上曰：「不如此，焉得有靖康之禍？」朝議方遣王倫迎請梓宮，戒曰：「和議務先知戰守，使眞宗無撻覽之捷，仁宗非慶曆之盛，雖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哉？」又論詔諭江南事曰：「江南，太祖待李氏之禮也，曾不得爲孫權乎。金果欲和，則當以議和之名來，而何詔諭之有？」趙鼎罷相，戒疏言：「大臣進退，國家安危所繫，不知鼎負陛下何事，與同列紛爭者

何語，不敢自安者何意？陛下即位十二年，命相凡九人，使後來者皆大過人，雖去鼎可也。但斥逐異己而遷除附己者，徒爲紛紛，則與鼎何異？緩急之際，將復用之，則陛下後悔也。祖宗朝宰執罷政，多留京師，非特示恩，亦以備顧問。近時無敢留行在者，末俗可嘆。」中旨以戒附下罔上，斥遣外。戒後居建昌卒。

紀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七 〔紹興五年三月〕戒，正平人，以趙鼎薦得召對，上謂鼎曰：「戒禮貌生疏，未必曾大段歷任。」鼎曰：「自登第十餘年，只曾作縣令。」上曰：「論事頗有理，然爲文未成就。」鼎曰：「如其爲人大剛拙。」上曰：「人才和柔者多，剛直者最難得。」乃以戒爲國子監丞。

《中興小紀》卷二二 初，上因論館閣人材，以秘書郎張戒好資質，而未更事，可令作一任後召用之。至是，戒請外補，遂除提舉福建市舶。參知政事陳與義曰：「陛下惜人材，除外任以養成之，聖意甚美。」上曰：「中書省可記籍，他日卻召用。」

又卷二五 〔右諫議大夫羅汝楫〕言：「前殿中侍御史張戒最與鼎厚，引居言路。凡鼎之風旨，奉承不暇，故助鼎以沮和議。鼎罷相，戒失所賴，復請留之。既被黜，則往依岳飛于江夏，其趨操可知。」庚戌，詔停戒官。

《羅湖野錄》卷一 廬山羅漢小南禪師，汀州張氏子，州南金泉院乃其故居。【略】名重諸方，學者翕然歸之。時有居士張戒，雅意參道。一日南問曰：「如何？」張曰：「不會。」南復詰之不已，張忽領旨，遽以頌對曰：「天不戴兮地不知，誰言南北與東西？身眠大海須彌枕，石笋抽條也大奇。」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歲寒堂詩話》，一部一冊，闕。

《玄賞齋書目》卷七 張戒《歲寒堂詩話》。

《讀書敏求記》卷四 《歲寒堂詩話》一卷，宋絳郡張戒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歲寒堂詩話》二卷，永樂大典本。宋張戒撰。【略】考《說郛》及《學海類編》載此書，均止寥寥三四頁。此本爲《永樂大典》所載，猶屬完帙。然有二條，此本遺去，而見於《學海類編》者，今據以增入，庶爲全璧。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歲寒堂詩話》二卷，宋張戒撰。

陸心源《歲寒堂詩話跋》 《歲寒堂詩話》，宋張戒撰。原本已亡，今本二卷，乃從《永樂大典》錄出者。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歲寒堂詩話》二卷，宋張戒撰。錢曾《讀書敏求記》載有其名，然世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錄出。聚珍板本。學海類編本，不全。

又《續錄》 閩覆本。杭縮本。學海本，才五葉。歷代詩話續編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歲寒堂詩話》一卷，宋張戒撰。清咸豐九年韓應陛鈔本，韓應陛跋，一冊。

周執羔

論述

張擴《王揚英周執羔除吏部郎官制》 今朕得二士於圖書之府，使贊銓衡，其庶幾乎！如揚英詞采菁華，所蘊者富；如執羔操履端靖，所存者誠。同升著作之庭，不私褒貶之實。往論人物，宜爾爲優。其圖流品之清，以繼前賢之躅。

周麟之《周執羔復秘閣修撰改差知池州制》 以爾儒學之懿，長於治民，羽儀中朝，嘗列從橐。起自閒退，分予左符，轍環四川，綿歷三郡。茲既以便親之請，改命而言旋，寵之以石渠讌次之名，優之以枌社鄰邦之寄。亟承褒渥，益盡乃心。

陸游《跋周侍郎奏稿》 某生於宣和末，未能言，而先少師以畿右轉輸饟軍留澤潞，家寓滎陽。及先君坐御史徐秉哲論罷，南來壽春，復自淮徂江，間關兵間，歸山陰舊廬，則某少長矣。一時賢公卿與先君遊者，每言及高廟盜環之寇、乾陵斧栢之憂，未嘗不相與流涕哀慟，雖設食率不下咽。引去，先君歸亦不復食也。伏讀侍郎周公論事牓子，猶想見當時忠臣烈士憂憤感激之餘風。於虖！建炎、紹興間國勢危蹙如此，而內平群盜，外捍強虜，卒能披草莽立社稷者，諸賢之力爲多。某故具載之，以勵士大夫。儻人人知所勉，則北平燕趙，西復關輔，實度內事也。開禧丁卯歲正月丁亥，故史官陸某謹書。

又《跋周侍郎尊姊妹帖》 方建炎多故，群盜如林，士大夫家罹禍，有盡室不知在亡者。觀周公所書，可爲流涕。六七十年來，在仕在野，皆安其生，養老者，字幼者，藏死者，可不知所自耶？尚勉思所以報。開禧三年正月丁亥，山陰陸某書。

傳記

《宋史》卷三八八《周執羔傳》 周執羔字表卿，信州弋陽人。宣和六年舉進士，廷試，徽宗擢爲第二。授湖州司士曹事，俄除太學博士。建炎初，乘輿南渡，自京師奔詣揚州，不及，遂從隆祐太后于江西，還覲會稽。尋以繼母劉疾，乞歸就養，調撫州宜黃縣丞。【略】紹興五年，改秩，通判湖州。丁母憂，服闋，通判平江府。召爲將作監丞。明年春，遷太常丞。【略】累擢右司員外郎。八月，擢權禮部侍郎，充賀金生辰使。【略】使還，兼權吏部侍郎。【略】忤〔秦〕檜，御史劾罷之。又六年，起知眉州，徙閬州，又改夔州，兼夔路安撫使。【略】三十年，知饒州，尋除敷文閣待制。乾道初，守婺州，召還，提舉佑神觀兼侍講，首進二說。以爲王道在正心誠意，立國在節用愛人。二年四月，復爲禮部侍郎。【略】拜本部尚書，升侍讀，固辭，不許。【略】充安恭皇后哀宮按行使，日與閹人接，卒事未嘗交一談，閹亦服其長者，不怨也。拜疏求去，【略】除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略】明年三月，告老，【略】命卻其章。閏月，復申前請，上度不可奪，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賜茶藥御書，恩禮尤渥。【略】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執羔有雅度，立朝無朋比。治郡廉恕，有循吏風。手不釋卷，尤通于《易》。

紀事

《獨醒雜志》卷九 宣和甲辰，廷試進士，以氣數爲問。周表卿執羔素通此學，對策極該博，自謂當魁多士。或告之沈元用從貂璫假籌布算而後答問，表卿驚曰：「果爾，吾當小遜之矣。然亦不在他人下也。」翌日臚唱，元用居第一，表卿次之。

吳元美

《淳熙三山志》卷二八 字仲實，永福人。宣和二年貢首，五年國子監元。紹興中歷太常寺簿，出爲本路機宜。以忤時相貶容州，卒。後五年，楊椿、洪遵等爲言于朝，特旨官其子。

《容齋三筆》卷四 秦氏顓國得志，益厲刑辟，以箝制士大夫，一言語之過差，一文詞之可議，必起大獄，竄之嶺海。於是惡子之無俚者，恃告訐以進。趙超然以「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責汀州，吳仲寶以《夏二子傳》流容州，張淵道以《張和公生日詩》幾責柳而幸脫，皆是也。

《宋史》卷四七三《秦檜傳》 鄭瑋告其鄉人福建安撫司機宜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家有潛光亭、商隱堂，以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故檜尤惡之。

《宋史翼》卷一二 吳元美字仲實，福建長樂人。宣和六年進士。紹興八年左從事郎，充湖州府學教授，能以胡翼之教訓迪。常同知湖州，薦于朝。除太常寺主簿。元美出入李光門下，相與謀議。十一月，諫議大夫汪勃劾奏，以左承事郎出爲主管福建安撫使機宜文字。元美嘗作《夏二子傳》，【略】夏二子謂蠅蚊也。其鄉人進士鄭煒得之，持以告本路提點刑獄公事、權福州孫汝翼。汝翼惡之，抵煒罪，煒怒，走行在訴元美譏毀大臣。紹興二十年，秦檜下其章。

元美家有潛光亭、商隱堂，煒上檜啓：「有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實無意於事秦。」他皆類此。二十年九月乙酉，法寺言元美因與李光交結，言事補外，心懷怨望，遂造《二子傳》，指斥國家及譏毀大臣，以快私忿，法當死。上特宥之，除名，容州編管。卒於貶所。二十六年復元官左奉議郎。三十年八月，侍郎楊椿（年）等八人言元美操履端方，學問深博，得罪故相已死，乞錄，詔特與一子下州文學。

唐　煇

張綱《唐煇除右史制》　爾秉心直諒，迪德惠和，學靡空言，慮無遺策。頃自臺屬，擢備諫員，讜議日聞，風節彌勁。茲用稽之士論，俾直殿坳。昔遂良由諫大夫知起居事，善惡必記，以戒太宗不爲非法；而魏謇自補闕爲右史，文宗猶以朝廷闕失責其論奏。此朕所以命爾之意，爾宜勉焉，無愧古人，以永發譽。

又《唐煇除諫議大夫制》　具官某德蘊純明，器凝端粹。率義不爽，蹈古人之規；遇事敢爲，見仁者之勇。數任言責，咸有能稱。入直螭坳，旋升綸閣。雖詞章每多於潤色，而鯁亮不廢於論思。有嘉造膝之忠，曾是伏蒲之舊。粵從回禁，還冠七人。昔柳公權論事不阿，風采可尚，遂由內史，屈居是官。朕稽前言，亦以命爾。往服乃事，思勉厥勤。陳古誼以啓迪朕心，酌民言而規正國論，期補大化，勿崇虛名。

《**容齋四筆**》**卷六**　竇叔向所用柰花事，出《晉史》，云成帝時，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已而杜皇后崩，其言遂驗。紹興五年，寧德皇后訃音從北庭來，知徽州唐煇使休寧尉陳之茂撰疏文，有語云：「十年罹難，終弗返于蒼梧；萬國銜冤，徒盡簪于白柰。」是時，正從徽廟蒙塵，其對偶精確如此。

《**淳祐玉峰志**》**卷中**　唐煇字子明，吳郡人，寓居崑山，以文章名於時。登政和進士第，仕至禮部侍郎。

金安節

論　述

李彌遜《金安節殿中侍御史制》　以爾剛毅不回，靜重有守，前席之陳，深動予聽，是用寘之監理之任。閱時未久，擢陞副端，不幾乎不試而用乎？夫朕之所待爾者如此，其思所以勉之。惟直道可以事上，惟厲行可以律人。俾庶政無闕，而百工知儆，則予汝嘉。

洪适《賜金安節辭免吏部尚書兼侍讀不允詔》　以卿篤實剛方，颺聲中外。再儀禁路，迨今累年，碩畫嘉謨，據公守正。瑣闥之望，如烏臺時，松柏後凋，在廷寡二。小天典選，見謂清平。申命于茲，作我常伯，露門進讀，班列益尊。奚爲執謙，尚格成渙。所請宜不允。

又《賜金安節辭免敷文閣學士不允詔》　卿道不詭隨，言皆至。當烏臺諤諤，寧抑厭而退藏；青瑣昂昂，實剛方之素蘊。良金既已百鍊，喬木聳其千尋。忽輕禁橐之榮，遂起安車之興。念羽儀之遒賴，況筋力之未衰。屢攬忱封，勉從雅志。雖無人乎子思之側，長者不留；抑使親聞伯夷之風，頑夫不變。用躋內閣之職，俾對昕朝而歸。優任子之常科，盡貪賢之異禮。尚勞沖挹，曷副眷私？

周必大《跋金給事彥亨文集》　某幼學之年，已聞黟歙金公彥亨爲名御史，論擊權強無所避。紹興戊午春，以母憂去朝服闋，秦丞相抑而弗用，凡二十年。當己卯歲，高宗以宗正少卿召還，歷禮部侍郎、給事中。壬午六月，壽皇初即位，眷待良厚。是秋某以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同在後省，見公直諒多聞，年高而德劭，每與從官嘆其不可及。吏部徐侍郎度因爲某言：政和宣和後生少讀史，一日沈狀元晦以博學至京師，東南士子翕然從之，來者滿門，聞舉古事，莫不竦聽，惟公在下坐，數搖其首。鄉人問故，則云：「其事非也。」退而考按信然，蓋公于史傳皆能默記，叩之往往成誦。迄今不以史書自隨，其學問可

知矣。此某聞而知之者也。若夫事上不欺，聞義則徙，則某所親見，又有可紀者，宜表而出之。

《**陳丞相墓誌銘**》　楊萬里《跋金公所作陳公墓誌銘》：後三十六年，得金公之文稿於其孫筐，首篇蓋公所作文恭陳公墓誌銘也。讀之終篇，蓋自歐陽公碑王文正之後，才見此耳，蓋二相之文相爲頡頏云。　眞德秀《金尚書撰陳丞相誌銘藁》：觀平園、誠齋二公所書，見當時從臣同心體國，小有闕失，不惜盡言。又以見一時耆艾魁壘之士峨冠委佩，畢萃朝廷，如二老歸周、四皓在漢也。此皆阜陵初政，而氣象如此，二十八年之治，蓋可占矣。遐想盛事，爲之三歎。

傳記

《**宋史**》**卷三八六《金安節傳**》　金安節字彦亨，歙州休寧人。資穎悟，日記千言，博洽經史，尤精於《易》。宣和六年，繇太學擢進士第，調洪州新建縣主簿。紹興初，范宗尹引爲刪定官。【略】除司農丞，又遷殿中侍御史。【略】秦檜兄梓知台州，安節劾其附麗梁師成，梓遂罷，檜銜之。未幾丁母憂去，遂不出。檜死，起知嚴州，除浙西提刑，入爲大理卿。【略】遷宗正少卿，爲金使施宜生賀正，安節館伴。屬顯仁皇后喪，服黑帶，宜生曰：「使人以賀禮來，迓使安得服黑帶？」安節辭難再四，宜生屈服。遷禮部侍郎。明年，再充送伴使。【略】遷禮部侍郎。將祠明堂，時已聞欽宗升遐，安節言：「宮廟行禮，皆當以大臣攝事。」從之。遷侍講，給事中。殿院杜莘老論張去爲補外，安節言：「不可因內侍而去言官。」上遂留莘老。金主亮犯淮，從幸建康。亮死，安節陳進取、招納、備守三策，而以備守爲進取、招納之本。【略】孝宗嗣位，給廷臣筆札陳當世事，【略】上嘗對大臣稱其誠實。【略】潛邸舊人李珂擢編修官，安節又奏罷之，上諭之曰：「朕知卿孤立無黨。」張浚聞之，語人曰：「金給事眞金石人也。」拜兵部侍郎。金將僕散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論和議，乃畫定四事，詔群臣議，【略】已而請祠，得請。中書舍人胡銓繳奏，【略】上遂留之。踰年，權吏部尚書兼侍讀，自是力請謝事，詔以敷文閣學士致仕。【略】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遺表聞，贈通奉大夫，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少保。【略】薦晁公武、龔茂良可臺諫，皆稱職，二人弗知也。與秦檜忤，不出者十八年。及再起，論事終不屈，人以此服之。有文集三十卷、奏議表疏、《周易解》。

張邵

論述

《**皇朝名臣言行續錄**》**卷五**　公天資勁偉，遇事慷慨，酒酣耳熱，悲歌憤激，常以功名自許。方車駕留江上，強虜逆臣連兵入寇，公冒險出使，人皆危之。及被囚拘，略無悔懼，賦詩作文，考詳史傳，著述動盈編帙。歸獻所聞，納忠于朝，將有施爲以償素志。既不遂，歎曰：「身在異域，視死如歸，爲國事也。今士大夫有告言連坐之風，一或抵罪，家破名滅，竟亦何裨？」悉取舊藁焚之，惟晝夜潛心經典，學道日以有得，無田廬未嘗過而問焉。高宗更化，方且進用，而公無意斯世矣。

《**浩然齋雅談**》**卷上**　張孝祥之父少師與洪忠宣久陷金國，其後獲歸，而終身爲秦檜之所抑。近世陳容公儲跋其墓碑云：「流離區脫，視死如飴，君子有性焉，不謂命也。絕漠來歸，忠不見錄，君子有命焉，不謂性也。」暨檜殞金亡，忠宣、少師二公如生，故曰知性與命，則知天矣。

傳記

《**宋史**》**卷三七三《張邵傳**》　張邵字才彦，烏江人，登宣和三年上舍第。建炎元年，爲衢州司刑曹事，會詔求直言，邵上疏，【略】三年，金人南侵，詔求可至軍前者，邵慨然請行，轉五官，直龍圖閣，假禮部尚書，充通問使，武臣楊憲副之，即日就道。至濉州，接伴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邵爲臣子，所不忍聽，請止樂。」至于三四，聞者泣下。翌日，見左監軍撻攬，命邵拜，邵

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人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啓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僞楚僭立，群盜蠭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厭宋德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攬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于祚山砦。明年，又送邵于劉豫，使用之。邵見劉豫，長揖而已，又呼爲「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于獄，楊憲遂降。豫知邵不屈，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後又作書，爲金言：「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守者密以告，金取其書去，益北徙之會寧府，距燕三千里。金嘗大赦，許宋使者自便還鄉，人人多占籍淮北，冀幸稍南。惟邵與洪皓、朱弁言家在江南。十三年，和議成，及皓、弁南歸。【略】升秘閣修撰，主管佑神觀。左司諫詹大方論其奉使無成，改台州崇道觀。移書時相，勸其迎請欽宗與諸王后妃。十九年，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知池州，再奉祠卒，年六十一。累贈少師。邵負氣，遇事慷慨，常以功名自許，出使囚徙，屢瀕於死。其在會寧，金人多從之學。喜誦佛書，雖異域不廢。初，使金時，遇秦檜於濰州。及歸，上書言檜忠節，議者以是少之。後弟祁下大理獄，將株連邵，會檜死得免。有文集十卷。

周必大《張公邵神道碑》（存目）

紀事

《宋詩紀事》卷四〇引《待制張公行實》 公在會寧，士多從之授書。生徒斷木，書于其上，捧誦既過，削去復書，中圓如瓠，而首尾尖，目之曰「木橄欖」，蓋其俗兒童誦習率以此。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 《鞬軒集》一卷。鄱陽洪皓、歷陽張邵、新安朱弁使金得歸，道間唱酬。邵爲之序。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鞬軒唱和集》三卷。洪皓、張邵、朱弁所集。

藝文

張孝祥《代諸父祭伯父文》 維紹興二十六年歲次丙子十月己巳朔初六日甲戌，弟具位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先兄宮使待制張公之靈。嗚呼哀哉！我家故微，我祖則振。何以振之，曰德與仁。逮我先君，其艱其勤。益揚厥光，而卒不信。我觀于鄉，莫我之貧。人孰我怨，而咸我親。化貪以廉，易澆以醇。巍巍陰功，與天理幷。鍾美于公，克宏厥因。先君是師，少則有稱，游于黨庠，頎然鳳麟。踔厲風發，超逸絕塵。徒步入關，蜚聲成鈞。擢第以歸，謂當親榮，陟岵告凶，銜哀茹辛。終喪筮仕，浙河之濱。攜我諸季，奉先夫人。則孝則慈，仰事俯循。家徒壁立，穆然春溫。羯胡亂華，京關纏氛。慟哭仰天，上書扣閽。狡童通誅，樞臣提軍，以公參籌，亟奏厥勳。帝庸寵嘉，召見紫宸。公矢其謀，慷慨自陳。忠憤激發，肝膽輪囷。主辱臣死，臣敢愛身？願張皇威，于彼殊鄰。宗伯之長，異數式敦。黃金九環，車朱兩輪。我出我疆，虎狼繽紛。驅脅使從，九死是瀕。公曰我死，本朝則尊。唾罵逆豫，汝亡無辰。義動醜虜，野心亦馴。顧視介者，既降而髡。公欲斬之，懼而宵奔。虜縶維公，犬羊與羣。沙漠雪積，煙雲塵昏。一節起居，面黧膚皸。饑腸齧氈，凍衣結鶉。懷闕傾日，思親望雲。引脰南鄉，淚乾聲吞。生還何時，十五秋春。天子憐公，番番良臣。我圖爾功，其贊國鈞。柄臣忌公，公歌《小旻》。外祠延閣，淹留海濱。母子白首，綵衣更新。世賞之渥，燕及弟昆。風木不停，艱疚荐臻。三年廬墓，羸然哀煢。終老抱疾，齋廚無葷。姦慝既屏，公道乃申。一麾池陽，起膺帝綸。布政未月，恩惠浹淪。條疏節披，剔蠹理棼。引疾遽還，莫諭所云。嗚呼哀哉！小留歸裝，桐川之陰。忽與諸公，告訣周諄，曰悟大命，傾于浹旬。乃作治命，累數千言，書之簡編，摽列縷分。必以我喪，歸葬四明。徧告朋友，及郡守丞。又移我書，如前之陳。我之得書，震懼以驚。此豈戲耶，抑有其徵？遽往侍公，何疾之嬰？飲酒賦詩，歡如平生。惟是後前，棺槨衣衾。我苦謂公，棄此弗貞。公笑

不答，促我以行。六月乙未，公之初生。嚮昔之夜，既沐而薰。顧謂諸孤，汝眠勿興。寢以衣冠，寂無聞聲。旦起視公，則公既薨。體柔色敷，蟬蛻之輕。嗚呼哀哉！使以訃行，于杭于昇。我與季聞，糜肝沸心。奔走會喪，籲天不聞。念我先兄，大我宗祊。我輩宦學，須公以成。胥保胥訓，先子是承。有德未報，去騎箕星。二叔安鄂，欲來弗能。手足同體，翦焉摧傾。嗚呼哀哉！我公之生，松貞蘭芬。金石其剛，冰鑑之清。終始大節，紀在汗青。尚須鴻儒，墓隧其銘。嗚呼哀哉！公之文章，如漢兩京。渾渾其全，鑿鑿其精。揮毫落筆，龍蛇矯騰。一斗百篇，紙價爲增。敬用纂輯，畀之雲仍。嗚呼哀哉！我取遺訓，一一作程。廼茲諸孤，婚嫁敎令。我輩任責，其敢弗欽？有渝此言，豈無鬼神？嗚呼哀哉！寤寐之期，卜此歲零。小留于郊，其居則寧。諸孤在傍，以妥厥靈。逝者不留，三虞是臨。帝有密章，貴于幽扃。匪作斯文，惟以薦誠。尚饗！

張嵲

論述

胡寅《張嵲秘書省正字制》　爾賜對便朝，策文制苑，辭藻溫潤，議論正平。擢置書林，俾益涵養。夫有志于世者，立德立功，是謂不朽。若夫詞章末技，非予所以望于多士也。爾其勉哉！

朱熹《答鞏仲至》　張巨山乃學魏晉六朝之作，非宗江西者。其詩閑澹高遠，恐亦未可謂不深於詩者也。坡公病李杜而推韋柳，蓋亦自悔其平時之作而未能自拔者，其言似亦有味，不審明者視之，以爲如何也。

又《跋張巨山帖》　近世之爲詞章字畫者，爭出新奇，以役世俗之耳目，求其蕭散澹然絕塵如張公者，殆絕無而僅有也。劉兄親承指畫，妙得其趣。然公晚以事業著，故其細者人無得而稱焉。敬夫雅以道學自任，而游戲翰墨乃能爲之題識如此，豈亦有賞於斯乎？

《後村詩話》後集卷二　《陳簡齋墓誌》，張巨山筆也，稱：「公詩體物寓興，清邃超特，紆餘閎肆，高舉橫絕，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又云：「公外王父存誠子善行草書，世俗莫知。公初規模其外家法，晚益變體出新意，片紙數字，得者藏去。」乃知簡齋筆法本存誠子。巨山，簡齋表姪也。其《夷陵》詩云：「吳蜀相持地，江山眞險固。昔聞焚夷陵，今茲但遺堵。山遠欲連天，江寬疑浸樹。左顧渚宮塗，右眺襄陽路。野迥無居人，荒村但豺虎。依依念鄉井，愴愴悲墳墓。月淡江風寒，雲深楚山暮。佇立小踟躕，蒼蒼歸鳥去。」《初夏》云：「孟夏忽已至，雨餘草木荒。俯澗有驚泉，仰林無遺芳。山中歲事晚，是日農始忙。布穀鳴遠林，田家競農桑。故園今何爲，黯黯心獨傷。」《防江》云：「虜去田事始，夜來春雨勻。向時偶耕者，十無三四人。努力勿轉徙，赦語如陽春。」又云：「大漢與吳越，天南天北頭。虜猶涉吾地，飲馬長淮流。飲馬尚猶可，莫使學操舟。」詞語高簡，意味幽遠，此類不可殫舉，眞南渡巨擘。《與簡齋》五言云：「紛紛世上兒，啾啁亂鳴蜩。惟公妙句法，字字陵風騷。癯瘦藏具美，和平蓄餘豪。顧我吟風苦，知公心力勞。柳韋儻可作，論詩應定交。」他人莫不自夸大，惟巨山能踐其言。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紫微集》三十六卷。【略】嵲爲陳與義之表姪，少時嘗從受學，故劉克莊《後村詩話》謂其詩句法與簡齋相似，而於五言古詩，尤極賞其語意高簡，意味深遠。又克莊所摘七言絕句，如「故園墳樹想青葱」諸篇，尤能以標格見長。而集中似此類者尚多。大抵絕句清和婉約，較勝與義；其他雖未能遽相方駕，而氣體高朗，頗足以自名一家。至古文典雅沈實，亦尚有北宋諸家矩矱。所上奏議，如論和戰守、論攻取等篇，史皆採入本傳，於當時事勢，尤條析詳明。惟《紹興復古》詩一章貢諛秦檜，深玷生平。

《宋百家詩存》卷六《紫薇集》　詩二十卷，得陳黃句法。陸放翁謂其汪洋閎肆，間出新意，愈奇而愈渾淳，一時學者宗焉。

傳記

《宋史》卷四四五《張嵲傳》　張嵲字巨山，襄陽人。宣和三年，上舍選中第，調唐州方城尉，改房州司刑曹。劉子羽薦于川、陝宣撫使張浚，辟利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母病去官。【略】〔紹興五年〕召試，除秘書省正字。【略】七

年，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再遷著作郎。【略】既而何掄以刊改《神宗實錄》得罪，語連嶰，出爲福建路轉運判官。【略】九年，除司勳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金人叛盟，上命兩省、卿監、郎曹各草檄以進，獨取嶰所進者，播之四方。十年，擢中書舍人，升實錄院同修撰。【略】未幾，右正言万俟卨論嶰爲侍從日薦引非才，以酬私恩，邊報始至，托疾家居，由是罷去。頃之，起知衢州，除敷文閣待制。爲政頗尚嚴酷，歲滿，得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時方修好息兵，朝廷講稽古禮文之事，嶰作《中興復古》詩以進。上將召用，會疽發背卒，年五十。

紀事

《**二老堂詩話**》紹興十年六月一日甲辰，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監修國史秦檜劄子奏：「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臣昨見金國撻懶，有講和割地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既而兀朮戕其叔撻懶，監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弔民伐罪之計。今兀朮變和議果矣。臣請爲陛下先至江上，諭諸路帥，同力招討。陛下相次勞軍，如漢高祖以馬上定天下，不寧厥居，爲社稷宗廟決策於今日。臣言如不可行，即乞罷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臣無任懇切之至。」有旨依奏。右張嶰代作，嶰原任司勳員外郎，五月除起居舍人，八月除中書舍人。當時朝士，大書法慧寺門云：「商湯爲太甲，孔聖作周任。」蓋誤以伊尹告太甲爲相湯，而《論語》載孔子道周任之言，今直以爲孔聖也。

《**桯史**》**卷一**　王阮者，德安人，仕至撫州守，嘗從張紫微學詩。紫微罷荆州，侍總得翁以歸，偕之遊廬山。暇日，出詩卷相與商榷，自謂有得。山南有萬杉寺，本仁皇所建，奎章在焉。紫微大書二章，其一曰：「老榦參天一萬株，廬山佳處著浮圖。祇因買斷山中景，破費神龍百斛珠。」其二曰：「莊田本是昭陵賜，更著官船載御書。今日山僧無飯吃，卻催官欠意何如。」阮得此詩，獨憮然不滿意，曰：「先生氣吞虹蜺，今獨少卑之，何也？」紫微不復言，送之江津。別去纔兩句，而得湖陰之訃矣。紫微蓋於此絕筆。

著錄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張巨山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張巨山集》三十卷，中書舍人光化張嶰巨山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張嶰《紫微集》三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張紫微文集》，一部十二冊，全。

又卷一〇　《張紫微集》，一部三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張紫薇文集》十二冊。

又卷四　《張紫薇集》三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紫微集》三十六卷，永樂大典本，宋張嶰撰。【略】《宋史・藝文志》載《紫微集》三十卷，《書錄解題》則作《張巨山集》，亦三十卷。自明以來，久無傳本。今據《永樂大典》所錄，裒輯排比，諸體咸備，當已勘所闕遺。以其篇帙較富，析爲三十六卷，仍依《宋史》題作《紫微集》，復其舊目焉。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紫微集》三十六卷，宋張嶰撰，乾隆翰林院鈔本，六冊。

董德元

論述

周必大《跋董體仁帖》　今讀參政董公紹興末與曾彥及、蕭長才帖，雖視前賢交際之禮尚稍隨時，其與數十年來足恭不情者，相去已千萬里矣。彥及名德廣，長才名甲。

傳記

《南宋館閣錄》卷八　董德元字體仁，廬陵人，王佐榜進士出身，治詩賦。〔紹興〕二十一年八月除〔校書郎〕。二十四年二月爲監察御史。

《宋詩紀事》卷四七　德元字體仁，永豐人。少魁鄉舉，累試禮部不第。就特奏名，補文學。初任寧遠簿，復預漕司薦。紹興戊辰，試禮部合格，遂爲第一。秦檜援引，至參知政事。檜死，以言章罷歸廬陵。

紀事

《宋宰輔編年錄》卷一六　德元，字體仁，吉州人，登第七年而執政。初，該免舉特奏名，赴廷試，以文學除官還鄉里，後赴轉運司請解、省、殿試，考中第一人，蓋前所未有也。德元有官及第作狀元，用爲參知政事，則秦熺爲觀文殿學士不爲過矣。此秦檜之用心也。（《遺史》）

《獨醒雜志》卷六　永豐董體仁德元，少年魁鄉舉，士林中亦知名。後累試禮部不第，流落困躓，竟就特奏名，補文學。初任道州寧遠簿，尚待次。其生徒富家劉氏子邀與俱試漕司，復預薦試禮部合格，廷對遂爲天下第一。遣書報其家人，有詩云：「御筆題封墨未乾，君恩重許拜金鑾。故鄉若問登科事，便是當初老榜官。」廬陵之俗，謂特奏名爲老榜。初，體仁既預漕舉，謁一達官，干東上之費，達官語坐客，有「老榜」之語。體仁頗不能平，故其詩及之。時紹興戊辰，體仁年五十三矣。秦丞相當國，雅器重之，援引登朝，不十年，參知政事。秦相死，體仁以言章罷歸於廬陵。

又卷一〇　董體仁參政少時鄉舉對策，其篇首曰：「聖人序卦，噬嗑之後繼之以賁，習坎之後繼之以離。噬嗑者，有物爲間之象也；習坎者，乘時履險之象也。爲我之險者，不可以不除。既已去矣，用文之時也。故賁之彖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爲我之險者，不可以不除，既已除矣，用明之時也。故離之彖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其說云云。後遂爲舉首。晚年就乙丑特奏名，廷試復用其說。策入四等，補文學出官。繼獲漕舉，復試禮部合格，廷試仍以此說爲對。時聖策以漢光武爲問，體仁申其說曰：「光武取諸新室，則去間除險之時也。又恢一代之規模，則觀文重明之時也。」遂爲天下第一。

《夷堅三志》巳卷七　董參政舉場不利，作《柳梢青》云。

黃中

論述

周麟之《黃中除國子司業制》　爾學問淵粹，端莊有常。曩魁俊科，屈處第二。綴英游於館閣之上，人莫得而親疎。自遷郎闈，久攝成均之貳，善誘不倦，成模可觀。今命即眞，是爲因任。爾能明義訓之學，如穎達勸忠孝之道，如陽城使諸生業精行成，爾則與有無窮之聞。

周必大《賜左朝議大夫黃中辭免除顯謨閣學士在外宮觀恩命不允詔》　朕以卿有次公之溫良，叔度之深遠。直諒多聞，昔爲益者之三友；爵齒有德，今號天下之達尊。故起之既老，幾以自近，而卿深惟止足之義，重於朝請之勞，數上書求去，朕不得而留也。文謨峻職，眞祠厚祿，不如是無以旌朱邸之舊，遂赤松之遊。常格云乎哉，所請宜不允。

又《黃簡肅公中奏議序》　端明殿學士簡肅黃公負正心誠意之學，初奉廷對，後爲王邸教官。晚領儒宮，貳祕書，歷工、禮、兵部長貳，兼給事中，見於職守，發爲議論，終不叛所學。其出使也，金欲渝盟，他人曰否，公則先事言之。其議禮也，他人未免從權，公獨據經守正。當路或不悅，而高廟深知之，擢眞侍從。尤爲孝宗眷禮。故事，近臣去國，除職縱高，鮮有過舊班者。公以權尚書奉祠，乃加直學士以寵之。得謝之後，遣使持親札訪天下利害、朝政闕失，進職秘殿，加賜金繒。公亦有犯無隱，畢陳所蘊。易簀之際，猶手疏大事以聞，事君不欺，蓋優爲之。既葬，朱待制熹誌公出處甚詳。嗣子湖北提點刑獄瀚復俾某序公奏議。念昔接武禁塗，目擊正論。暨登二府，恭聞孝宗評普安舊

僚，謂公莊重誠寔，語不輕發，當暑未嘗揮扇，其恭如此。他日枚舉二三名臣，又以公爲首。併追書之，以補家傳。嘉泰四年正月。

又《跋黃通老尚書奏稿》 邵武簡肅黃公淳熙庚子年八十有五，易簀之際，自草《遺奏》一通。事之至大，莫如故疆陵寢之未歸；事之難言，莫如進退人才之未善。公皆極力披陳，幾於千字，援古證今，無一辭淆亂，平生學力茲可見矣。

葉適《黃端明謚簡肅議》 故兵部尚書、端明殿學士黃公之狀言：公儼然莊重，坐立有常，處不傾側跛倚，語默有常節，不戲言苟笑。人以爲拘縶而不能頃刻安者，公獨泰然以終其身。雖在燕私，未嘗須臾變也。及再得謝，年七十餘矣，益謹敬不頹墮。後生來見者，禮對如大賓，教語必以孝弟忠信。至其薨也，蓋八十有五，而所以自持其躬者如一日。其仕當秦檜死後，賀虜生辰，還言虜必徙居汴以迫我，宜早自計。時前使還者不敢言，宰相怒公，公不爲動。自是三四年，每進見未嘗不論邊事。虜果以欽宗來訃，出不遜語，公獨請即發喪，決用兵策，使使臣督諸軍。及虜在江旁，朝臣爭挈家逃匿，公家人亦且暮請，公曰：「天子在是，若等安適耶？」比虜退，家在城中者，公與陳丞相康伯而已。虜後請修好，且責臣禮，與新得四郡。或謂實利不可干，虛名不足惜也，公獨曰：「土疆一彼一此耳，名定百世不易也。議者非是。」王之望約和，公又論之。天申節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公言《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欽宗實未葬，樂不當作也。爭之力，事得暫寢。范成大使虜，祈請山陵，公又言置欽宗梓宮而不問，無以盡人心。且使夷狄窺我矣。公之立朝始末議論如此。夫俊豪跌宕，脫略於繩檢之外者，豈非其自喜，以爲偉人名士之所爲哉！其循守卑論，棄忘大讎，與夫臨大計當大事不敢堅決，有退後之懦，無率先之勇，而以他小善自賢者，尚多有之。然則，公之於治身也，可謂能謹其小；而於事君也，可謂能識其大矣。狀又言公爲普安教授時，不與內知龍大淵坐，爲國子司業時，不奏武成王廟芝草。宰相率達官書佛經，刻六和塔，公謝不能。其孝友篤至，夫婦相敬如賓，與人交恭而敬，淡而久，收死卹孤賑貧繼絕。蓋公既已識事君之大節，則雖其小者宜不失乎斤然之守，而於治身之謹誠細微，無不盡焉，則推而達之，固所以合乎人倫之大義也，豈非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而非偶然幸致者乎？謹按謚法，壹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公之治身謹言動，無毫芠率以恭，斯壹德不懈矣；公之事君排和議，無難易必以勇，斯執心決斷矣。請謚曰簡肅，於易公名爲宜。謹議。

傳記

朱熹《端明殿學士黃公墓誌銘》 公姓黃氏，諱中，字通老。【略】踰冠入太學，會京城失守，僞楚僭位號，公即日出居于外。【略】丞相潛善公族祖父，雅器重公，薦諸朝，詔補修職郎、御營使司幹辦公事。紹興五年舉進士，對策廷中，極論孝弟之意，冀以感動聖心。天子果異其言，擢置上第，名次舉首。授左文林郎、保寧軍節度推官。改宣義郎、主管南外敦宗院。代還，秦丞相檜方用事，察公意不附己，差通判建州事。罹外艱，服除，復差通判紹興府。【略】檜已死，公道稍開，上記公姓名，乃召以爲秘書省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佐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遷司封員外郎，兼權國子司業。【略】紹興二十八年，充賀金國生辰使。與賀正使、秘書少監沈介相先後。明年公還，獨言虜作治汴宮，役夫萬計，此必欲徙居以見迫，不可不早自爲計。【略】右相湯思退怒甚，至以語侵公，公不爲動，已乃除沈吏部侍郎，而徙公秘書少監以抑之。【略】踰月，權中書舍人。【略】尋差同知三十年貢舉，權工部侍郎。【略】明年，兼侍講，又兼吏、兵部侍郎。【略】遷權禮部侍郎。入謝，因論淮西將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諸軍。既而殿帥楊存中以御營使行，公又率同列論存中不可遣狀甚力。【略】今天子受禪登極，【略】明年，兼國子祭酒。【略】俄兼給事中。【略】明年，乾道改元，公年適七十，即移文所居邵武軍，引年告老。除集英殿修撰致仕，進敷文閣待制。【略】五年，因御講筵，【略】召公赴闕，辭謝不獲，明年乃起。【略】公以老成宿望，直道正言，去國七年，至是復來。【略】以爲兵部尚書，兼侍讀。【略】公前以不得其言而被讒以去，其復來也，將有以卒行其志，而上意鄉公亦益厚，至是不能卒歲，又以言不盡用，浩然有歸志。【略】公遂從容乞身以歸，詞旨堅確，上不能奪，乃除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入謝且辭，上意殊眷眷，內出犀帶香茗爲賜。既歸，再疏告老，遂以龍圖閣學士致仕。【略】七年八月庚寅，竟以疾薨于家之正寢。【略】公天性莊重，終日儼然，未嘗傾側跛倚，語默有常節，未嘗戲言苟笑。它人視之若有所拘縶而不能頃刻安者，公獨泰然以終其身。【略】其銘曰：天下國家，孰匪當務。曷爲

斯本？身則其處。事物之理，指數其窮。曷其大者？維孝與忠。我觀黃公，天畀淳則。植本自躬，有大其識。儼其若思，履衡蹈從。盛德之表，見于聲容。烝烝于家，懇懇于國。敬終厚遠，靡有遺貸。根深末茂，綱舉目隨。行滿當世，言爲寶龜。出入兩朝，初終一意。酬酢佑神，表裏一致。因而不究，君子惜之。勒銘幽宮，維以質之。

紀事

《宋元學案》卷六一　嘗與朱子往復論學，欲實地用功，不徒託之空言而已。學禁方嚴，先生校藝漕闈，發策云：「平居不以利祿入人心，培植涵養，如木有根，水有源，用之則回既倒之狂瀾，不用則唱和寂寞之濱，亦足名世，任此責者誰與？」朱子見之，嘆曰：「近年此等議論，令人嘆服。」

藝文

朱熹《祭黃尚書文》　大道既隱，淳風日弊。氣鍾于人，鮮克全粹。習而益遠，輕肆苟偷。言如可重，考行則差。猗歟我公，受材特異。不假修爲，嘿與道契。端莊靜一，終日欽欽。不動而敬，神保是臨。賓于王庭，昌言大對。庸弗順隨，久斥于外。晚歸獻納，正笏垂紳。時而後發，一言萬鈞。閨門省曹，侃侃禁闥。權佞顧之，心摧氣奪。孝慈榔嚎，未返北征。引經抗疏，罷宴請行。帝嘉其忠，衆服其勇。咸惜公行，係國輕重。公嘗老矣，茲復告歸。祖帳東門，觀者歔欷。公在故鄉，恂恂翼翼。士夫高仰，遠邇承式。帝曰懷哉，舊學之賢。乃詢乃訪，加璧以先。公拜曰都，此帝之德。盡言不隱，是乃臣職。公年雖高，不杖不扶。謂當復起，駟馬安車。一病踰年，竟以喪告。疏有遺忠，當宁震悼。嗚呼哀哉！熹以晚學，獲游公門。望公容貌，鄙寬薄敦。惟其躁輕，弗克持久。公不鄙焉，撫接加厚。去歲之春，入拜公堂。公時已病，志氣則彊。正冠肅容，不異平日。端拱立談，教告諄悉。豈謂此別，遂隔死生。聞訃欲往，竹符是縈。寫哀陳辭，漬綿走酹。想像德容，恍若瞻對。顧惟嫩惰，不克其躬。永言疇昔，以此負公！

又《又祭黃尚書文》　己亥之春，拜公床下。嘗辱面命，先德是銘。自惟晚生，弗克堪此。懇辭未獲，而公永歸。官守拘牽，莫遑弔哭。寓觴一奠，無所復辭。於是彊顏，勉爲叙次。卑鄙進越，既懼且慚。今奉以來，昧冒陳薦。永惟疇昔，慨想音容。德盛禮恭，不以病懈。任重道遠，何愧昔人。今茲云亡，寧復可見？殄瘁之痛，豈以其私。惟其榛蕪，卒無以稱。公靈不昧，尚鑒厥衷！

邵博

論述

陸游《跋邵公濟詩》　先子入蜀時，與邵子文遇於長安，同游興慶池，有詩倡酬，相得歡甚。夜讀公濟詩，超然高逸，恨未嘗得講世舊與文盟也。乾道元年五月十八日，笠澤漁隱陸某書。

陳造《題邵太史西山集》　邵公濟博，康節孫，子文之子，溥弟也。其文章贍縝峻整，傑出南渡後。晁以道嘗曰：「恨六一、東坡不見子。」以道名重一時，非多可者。設二文忠果見之，其必置之蘇子美、毛法曹之間乎？其於熙、豐、元祐用事臣，涇渭去取，正色書之，曾無依違，使人增氣盛德。後所立偉然，天報之也。

《詞品》卷三　邵博詩「老灘聲殷地，平浪勢粘天」，【略】「粘」字極工，且有出處。若作「連天」，是小兒語也。

傳記

《南宋館閣錄》卷八　邵博字公濟，河南人。〔紹興〕八年十月因上殿賜同進士出身。是年十月除「校書郎」。九年五月知泉州。

《**宋史翼**》卷一〇　〔邵〕溥弟博，字公濟。屢官右朝奉大夫，主管襄慶府仙源縣太極境，居犍爲。紹興八年十月，以趙鼎薦召對，上諭曰：「知卿能文，大臣亦都言卿能文者。」明日，顧二相曰：「邵博不止剳子好，語言皆能成文。」乃詔：「博祖父雍道德學術，爲萬世師，父伯溫經明行潔。博趣操文詞不忝祖父，賜同進士出身。」時博病新起，上又命近臣往問，賜以金嬰神丹。九年三月，除祕書校書郎，兼實錄院檢討官。上屬意史官，顧博甚寵，賞賜御府法書、黃金器皿、錦綺珍劑，而言者論其過。五月，出知果州。旋以左朝散大夫知眉州。先是，直徽猷閣程敦厚廢還里居，專以持郡縣短長通賕謝爲業，及博爲守，貌禮之，而凡以事來輒不答，敦厚銜之。會直徽猷閣、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吳坰從襄陽來，多以襄人自隨，分屬郡取俸，博獨不予。敦厚知坰怒，乃爲匿名書，訐博過惡及其帷簿等數十事，遣人持置成都客舍。坰得之大喜，劾于朝，詔罷博，令成都府究其事。前是，坰已捕博，送成都府司理獄，提點刑獄公事周綰知其冤，亟詣獄疏決，博乃得出，閱實其事，但得以酒餽遊客及用官紙劄過數等事。獄上，博坐降三官。二十八年，降授左朝散郎，卒于犍爲縣。

著錄

陳造《**題邵太史西山集**》　此書板在蜀。予丞房陵，制置常伯袁公惠五書，此其一。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邵博文集》五十七卷。

邵博《**聞見後錄自序**》　先人蚤接昔之君子，著其《聞見》，於篇甚嚴。博不肖，外繼有得，在前例爲合，間後出他記，不避也。【略】但曰《聞見後錄》云。紹興二十七年三月一日丙寅，河南邵博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聞見後錄》二十卷，邵某撰。

《**文獻通考**》卷二一七　《聞見後錄》二十卷。

《**玄賞齋書目**》卷二　《邵氏聞見後錄》。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　《邵氏聞見錄》十四本。

《**近古堂書目**》卷上　《邵氏聞見後錄》。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邵氏聞見後錄》三十卷，邵博。綿紙舊鈔。

《**汲古閣校刻書目**》　《津逮秘書》第十五集：《邵氏聞見後錄》三十卷，三百三十五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一　《聞見後錄》三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宋邵博撰。【略】是編蓋續其父書，故曰《後錄》。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一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三十卷，明汲古閣鈔本，黃蕘圃校，張紹仁藏。宋邵博著。

夏敬觀《**宋元人說部書本聞見後錄跋**》　右《聞見後錄》三十卷，宋邵博撰。【略】涵芬樓舊藏何小山校本，據毛氏《津逮秘書》所刊，校以錢遵王述古堂鈔本。【略】此本悉依何本排印，凡據錢本改正之字，不復注明。其從葉本及一本改正錢本之字，則仍以錢本作某，注於字下。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四　《聞見後錄》三十卷，宋邵博撰。津逮祕書本。　學津討原本。　淡生堂餘苑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二十卷，宋邵博撰。清鈔本，黃丕烈校幷跋，沈欽韓校注幷跋，一冊。

楊芾

周必大《**題楊文卿芾詩卷**》　吉水楊公詩句典實，可以觀學問之富，字畫清壯，可以知氣節之高。仕不止於其身，必利其嗣人。今秘書監廷秀其子也，辭章壓搢紳，忠鯁重朝廷。零陵主簿長孺其孫也，如花之正芳，如驥之方驤。《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

胡銓《**楊君文卿墓誌銘**》　公諱芾，字文卿。【略】至〔楊〕輅仕南唐，徙廬陵焉。【略】公尤邃《易》學，自舍法行，三抵有司，不逢則隱吉水之南溪，號南溪居士云。家無田，授徒以養，暇則教子。【略】紹興甲戌，萬里策進士第，調贛州司掾，【略】每過庭必曰：「儉則不貪。」【略】〔隆興二年〕八月四日早作，掩以坐，嘿而游。嗚呼，其告之矣，享年六十有九。【略】銘曰：嗟嗟若人，遘迍鄉校。訓其子不貪也則廉，負米危身以養也則孝。夫孝廉士之卓行，而世無鴻方

之舉，得不謂上失其教。噫，非此其身，視其子知爲善之效。鎸石堋辭，俾來者有考。

朱松

論述

綜論

李彌遜《朱松校書郎制》　朕寤寐求賢，思得天下之士，未見君子，猶恐失之。爾學行有聞，達于予聽，便朝賜對，敷納可嘉。肆頒命秩之榮，分職書林之祕。麒麟天祿，爾所舊游。勉副簡求，益務涵養。

鄧肅《跋朱喬年所跋王安石字》　朱喬年學道于西洛，學文于元祐，而能喜荆舒之文與其書如此，殆所謂惡而知其善者歟？

朱松《上趙丞相劄》　某自兒童，知喜文藝。年及冠，去場屋，未嘗一日而捨筆硯也。流落僻左，中原賢士大夫之所不至，徒景慕古人而無師友之益。落筆纚纚自喜，心知去道益遠，未始以爲是也。行年二十七八，聞河南二程先生之餘論，皆聖賢未發之奥，始捐舊習，祓除其心，以從事于致知誠意之學。雖未能窺其藩籬，然自是所爲文，視十年之前，無十之三四。甲寅之秋，身罹大難，荼毒流離，自分必死，而又盡室饑寒之憂，朝不謀夕，事之可以分其思慮者，未易以一言盡也。于是視十年之前，無十之一二。蓋今箱篋之間偶免于覆瓿者，皆少作可愧無用之辭。去夏蒙朝廷收召，寄家建州之浦城。乏資僕之費，僅能襆被以來，書史不能攜一字，而況少作可愧無用之辭乎？相公稍寬旬月之譴，已走僕喻妻孥，使掇拾草稿以來，當繕寫以塵燕几。儻矜其陷溺于蹇淺篆刻之日久，悔而學道，未有聞也，而收教之，相公樂育人才之意，孚于天下，豪傑之士將有聞風而興起者矣。

又《上謝參政書》　某少而貧苦，束髮入鄉校，從鄉先生游學，爲世俗所謂科舉之文者，藐然兒童爾。又方汲汲進取，校得失于毫釐間，然獨喜誦古人文章，每竊取其書玩之，矻矻而不知厭，鄉先生呵而楚之，不爲改也。于是時固已厭薄其學，以爲無所用于世而無足盡心也。既冠，試禮部，始得謝去場屋。中更憂患，端居無事，復取六經、諸史與夫近世宗公大儒之文，反覆研覈，盡廢人事，夜以繼日者餘十年，其于古今文章關鍵之闔開，淵源之淳淺，波瀾之變態，固已得其一二矣。

又《上趙漕書》　某少賤貧，進不能操十百之金，貿易取貲，以長雄一鄉，退不能求百畝之田，於長山大谷之中，躬耕以爲養。反顧其家，四壁蕭然，溝壑之憂，近在朝夕，途窮勢迫，計無所出。乃始挾書操筆，學爲世俗所謂舉子場屋之文者，其言決裂繁碎，支離曼衍，而不宿於道，無用而可笑，不待詳說可知也。既冠，試禮部，始得脱去。當是時，年少豪銳之氣，方俯一世而眇萬物，向非有禮義法律羈束於其後先，必且追隨一時之俠，揮金使酒，馳騁而嘯呼，以自快其意而後已。惟其不得騁，故斂其使氣以玩世者，而一寓於詩。

尤袤《玉瀾集跋》　先生有兄曰韋齋，白首郎潛，不究大用，人以爲恨。其詩凌厲高古，有建安七子之風。韋齋之子南康使君，今又以道學倡。其詩源遠而流長，信矣哉！

陳傅良《煥章閣待制侍講朱熹明堂恩贈父制》　具官某故父具官某，少而英發，晚益深造。渡江諸老，多其師友。嘗歷郎闈，秉史筆，力詆和議，緒正謗史，蓋官雖薄而志在於天下後世也。位不稱德，識者恨之。屬予肇禋，有嚴美報。則爾有賢子，勸講路門，可無褒典，以慰罔極之懷乎？追錫崇階，用賁泉壤。非以爲生，亦德之稱。

傅自得《韋齋集序》　文章之工拙繫乎人，時命之通塞存乎天。天人之適相合也爲甚難，是以古今負文章之名者，未必得貴仕，而都公卿之位者，又未必以文章顯也。故吏部員外郎韋齋先生朱公，建炎、紹興間詩聲滿天下，一時名公鉅卿交口稱薦，詞人墨客傳寫諷誦如不及。予少時學詩，嘗以作詩之要叩公，公不以輩晚遇我，而許從游。間宿于閩部憲臺從事官舍之東軒，夜對榻語，蟬聯不休，比晨起則積雨初霽，西風凄然。公因爲予舉簡齋「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及韋蘇州「諸生時列坐，共愛風滿林」之句，且言古之詩人貴衝口直致，蓋與彭澤「把」「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同一關捩。三人者出處

窮達雖不同，誦此詩則可見其人之蕭散清遠，此殆太史公所謂難與俗人言者。予時心開神會，自是始知爲詩之趣。別去，未幾而公下世。予既爲詩以哭公，因求其遺編伏而讀之，愛其詩高遠而幽潔，其文溫婉而典裁，至表疏書奏，又皆中於理而切事情，乃喟然嘆曰：「公之於詩文，可謂至矣！今世能言之士非不多也，然淺則及俚，華則少寔，是無他，徒從事於末，而不知其本之過也。」公幼小喜讀書綴文，冠而擢第，未嘗一日捨筆硯。年二十七八，聞河南二程先生之遺論，皆先賢未發之奧，始捐舊習，朝夕從事於其間，既久而所得益深，故發於詩文，自然臻此，非有意於求其工也。使其得通顯於朝廷，施諸潤色而見於事業，必有大過絕人者。不幸位不媿德，雖兩入東觀，三爲尚書郎，卒不得以其所長發紓，又不得年而歿。天人之難合也如此，可不太息也哉！

《**皇朝名臣言行外錄**》**卷一一**　公生有俊才，自爲兒童時出語已驚人。少長遊學校，爲舉子文，即清新洒落，無當時卑弱陳腐氣。及去場屋，始放意爲詩文。其詩初亦不事雕飾，而天然秀發，格力閑暇，超然有出塵之態。遠近傳誦，至聞京師，一時前輩以詩鳴者往往未識其面，而已交口譽之。其文汪洋放肆，不見涯涘，如川之方至，而奔騰蹙沓，渾浩流轉，頃刻萬變，不可名狀，人少能及。

劉性《**至元刊韋齋集序**》　竊窺韋齋篤志於伊洛之學，其視游、楊、羅、李，孰敢議其先後，若文詞字畫，又於荊公、蘇、黃，皆取法焉。豈不以學之大有，既推源探本而極其端矣，至于曲藝小伎，亦莫不各有理而盡其心焉。不專一門，而惟是之從也。

孫承恩《**古像贊·朱韋齋松**》　早力文詞，方駕韓歐。晚窺聖學，宗師程周。知言之微，知德之奧。成子大儒，克任斯道。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韋齋集》十二卷。【略】前有傳自得序，稱其詩高遠而幽潔，其文溫婉而典裁，至表奏書疏，又皆中理而切事情。雖友朋推許之詞，然松早友李侗，晚折秦檜，其學識本殊於俗，故其發爲文章，氣格高逸，翛然自異，即不藉朱子以爲子，其集亦足以自傳自得，所云頗爲近實，非後來門戶之私，以張栻而尊張浚者比也。

《**戴洒園詩話·宋·劉子翬朱松**》　建炎、紹興諸公，吾最喜劉屏山、朱韋齋兩先生詩。韋齋《謁吳公路許借論衡復留一日》曰：「幽獨不自得，駕言款齋廬。慇懃主人意，投轄恐回車。世途早已涉，此去將焉如？惟憂酒錢盡，使我詩腸枯。會合曾幾何，可復自爲疏！更當留一夕，帳中搜異書。」《送金確然歸弋陽》曰：「昔我雲溪居，送子雲溪濱。重來問何時，笑指溪上雲。一別四周星，坐此世故紛。衰顏兩非昔，華髮粲可耘。我纏風樹哀，終日無一忻。子乃水菽憂，南北奔走勤。對床語未終，別意如絲棼。歸夢尚隨子，何當嘆離羣。」讀此二詩，長厚之氣藹然可掬。又《咏芍藥》云：「已分春光冉冉過，奇葩好去奈愁何！誰令玉頰紅成點，如意痕輕琥珀多。」豐神一何婉媚也！

分論

《**上李丞相書**》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正言無隱，深中南宋時弊。

《**送程復亨序**》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有切偲而無繾綣，贈言如此，古義可風。

《**新筍**》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六：苕溪漁隱曰：《詩選》云：朱喬年絕句：「春風吹起籜龍兒，戢戢滿山人未知。急喚蒼頭斸烟雨，明朝吹作碧參差。」蓋前人有詠筍詩云：「急忙且吃莫踟躕，一夜南風變成竹。」喬年點化，乃爾精巧。余觀魯直已先有此句，《從斌老乞苦筍》云：「煩君更致蒼玉來，明日風雨皆成竹。」前詩幷蹈襲魯直也。

《**送志宏西上**》　《歷代詩發》卷二七：攬思天外，別有襟期。

《**十一月十九日與仲猷大年綽中美中飲于南臺**》　《歷代詩發》卷二七：語有豪宕之氣，短篇正自扶疏。

傳記

周必大《**朱公神道碑**》　公諱松，字喬年，世家婺源。【略】公生以紹聖四年，兒時出語驚人。未冠力學，繇郡庠貢京師，文體清新，耻於蹈襲。政和八年上舍登第，以迪功郎調建州政和尉。丁父憂，服除，再調南劍州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鎮。詩名聞四方，他文渾涵流轉，惟意所適，然謂於道爲遠，益取經子

史傳，考其興衰治亂，欲應時合變，見之事業。又因師友浦城蕭顗子莊、劍浦羅從彥仲素，而得龜山楊文靖公河洛學問之要，拳拳服膺，每疑卞急害道，取佩韋之說名齋自警。在尤溪，聞靖康北狩，大慟幾絕，自是奔走卑冗，假祿養親，無仕進意。紹興初，監察御史胡世將撫諭入閩，公袖書告之，【略】世將奇其才，歸薦于朝。會前執政謝公克家守泉南，亦露章薦公學問，不宜滯管庫，遂召試館職。策問中興難易，公乞順人心、任賢才、正綱紀，累數千言，辨論精博，高宗嘉賞，除秘書省正字。四年二月，進左從政郎。趙忠簡公以元樞都督諸路軍馬，約公入幕，公以親疾辭。尋丁母憂，七年服闋，上已進都金陵。九月，再召對，【略】特改左宣教郎，除校書郎。【略】八年三月，遷著作佐郎。御史中丞常同薦公可任大事，四月復賜對，【略】擢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刊修蔡卞所改《哲宗實錄》，公用力爲多。歷司勳及吏部員外郎，史職如故。實錄成，遷左奉議郎，磨勘轉承議郎。趙忠簡公罷相，秦忠獻公當國，決意講和，公與史官胡珵、凌景夏、常明、范如圭合奏。【略】秦方惡公異議，參知政事李莊簡公又力援公。屬金使再至，許歸河南地，公請用漢制，命廷臣雜議。又言二三大將握重兵，將有尾大之患，請復武舉，儲將帥，選驍勇，補周衛，擇守帥，壯藩維，興太學，明大倫，以倡節義。規模大率類此，秦滋不樂，諷言者論公懷異自賢，出知饒州，十年春也。未上，請主管台州崇道觀。和議俄變，秦蒼黃不知所措，有郎官代作自解之奏曰：「伊尹告成湯，德無常師，主善爲師。臣前贊議和，今請北伐，是皆主善爲師。如其不濟，則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當遵孔聖之訓。」秦大喜，擢郎官爲右史，而不暇問所引皆誤也。是時秘書省寓法慧寺，大書于門云：「周任爲孔聖，太甲作成湯。」秦大怒，疑出於館職，相繼汰去而引用其黨，公遂不可出矣。祠滿再任，命下而卒，十三年三月辛亥也，享年四十有七。【略】其將終也，手書與所善胡憲原仲、劉勉之致中、劉子翬彥冲，屬其子熹，使往受業，其後遂以奧學高文，推重當世。【略】公平生所爲文有《韋齋集》十二卷行於世，《外集》十卷藏于家。吏部侍郎徐度自言少多與前輩游，迨識公及張戒定夫，始得爲文之法，欲爲公集序，未及成而文士傳自得實爲之，謂公詩高潔幽遠，其文溫婉典裁，非溢美也。【略】銘曰：信道惟人，窮理以書。合而一之，乃曰通儒。表表朱公，邁往于初。師友淵源，名實允孚。蘭臺史觀，卿材是儲。有昌其言，有宏厥模。人雖我抑，豈無後圖。高皇更化，羣賢畢趨。公則逝矣，齎志弗紓。幸哉有子，播穫菑畬。追爵黃散，肇營新墟。揭以銘章，永鎮龜趺。

朱熹《皇考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朱府君遷墓記》 先府君諱松，字喬年，姓朱氏，徽州婺源人。【略】府君生於紹聖四年閏二月戊申，性至孝，有高志大節，落筆語輒驚人。政和八年，以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縣尉。承事公卒，貧不能歸，因葬其邑，而遊官往來閩中。始從龜山楊氏門人爲《大學》、《中庸》之學，調南劍州尤溪縣尉，監泉州石井鎮稅，循左從政郎。紹興四年召試，除祕書省正字。丁內艱，服除召對，改宣教郎，除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皆領史職如故。以史勞轉奉議郎，以年勞轉承議郎。丞相趙忠簡公、張忠獻公皆深知府君，未及用而去，秦檜以是忌之。而府君又方率同列極論和戎不便，檜益怒，出府君知饒州。未赴請閒，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以十三年三月辛亥卒于建州城南之寓舍，年四十有七。所爲文有《韋齋集》十二卷。

朱熹《皇考朱公行狀》（存目）

《宋史》卷四二九《朱松傳》（存目）

紀事

朱熹《跋先吏部留題延福院詩》 先君吏部詩，以宣和辛丑留題政和延福院壁，至今紹熙庚戌，適七十年矣。孤熹來自崇安，裴回其下，流涕仰觀，慮其益久而或圮也。里人謝君東卿、陳君克請爲模刻，以傳永久，熹因竊記其後云。二月二十日敬書。

又《書先吏部與淨悟書後》 先君子少日喜與物外高人往還，而於淨悟師爲尤厚，後嘗爲記尊勝佛殿，今刻石具在，可考也。淨悟，建陽後山人，晚自尊勝退居南山雲際院，一室翛然，禪定之餘，禮佛以百萬計。年過八十，目光炯然，非常僧也。常爲余道富文忠、趙清獻學佛事，其言收斂確實，無近世衲僧大言欺世之病，以是知先君子之厚之，非苟然也。古田林生蒙正持此卷來，捧玩手澤，不勝悲感，因爲略記其本末云。慶元己未六月既望，雲谷朱熹謹書。

又《書先吏部韋齋記銘并劉范二公帖後》 恭惟先君子名齋之意不唯自

警，乃其所以垂裕後人者，蓋亦至深至厚而無以加。而熹踐脩不謹，陷身危辱。今病且死，大懼無以奉慈顏於地下，故敢收輯遺文，藏之家廟，以示子孫，使永永奉承，不至失墜，庶幾得以少伸省愆念咎之萬一。其《橫渠西銘》寔外舅草堂劉先生所授，首尾有先生手筆二十字。造字祝辭，病翁劉先生所作，及祕閣范公手帖，今皆以附于後。三公皆先君子執友，其所以教熹者，今皆不能有以副也。慶元己未五月丙申，孤熹敬書。

著錄

朱熹《皇考朱公行狀》 所爲文有《韋齋集》十二卷行於世，《外集》十卷藏於家。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朱喬年《韋齋集》。

傅自得《韋齋集序》 公之嗣子今南康太守熹能紹公之訓，早踐世科，而益篤志於伊洛之學。【略】一旦走介二千里，書抵予曰：「熹先人遺文，江西遂將刊行，而未有序引冠篇首。先友盡矣，不孤之惠，誠有望於門下，敢以爲請。」予覽書悚然，追思東軒之集，恍如隔世。【略】淳熙七年夏四月既望，河陽傅自得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韋齋小集》十二卷，吏部員外郎新安朱松喬年撰。

又卷二〇 《韋齋小集》一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朱松《韋齋集》十二卷，又《小集》一卷。

劉性《至元刊韋齋集序》 《韋齋集》十二卷，宋吏部員外郎新安朱公喬年之詩文也，河內傅安道爲之序，云公嗣子南康太守刻諸江西。性江西人也，而未始見之，蓋其板本亡矣。旌德新學告成之明年，性遺校官袁祥求書新安，時吳郡干文傳守婺源，廬陵曹汝舟爲之賓佐，性因寓書婺源曰：「朱文公之書在天下，所謂家傳而人誦之矣，獨《韋齋集》四方罕見。婺源，文公故里也，必有藏此書者，其爲我購求之。」汝舟以書來報曰：「干侯之治婺源也，文公故宅與其先墓之爲豪右所奪者，侯皆取而歸諸朱氏矣，仍俾遠孫之居建安曰勳者來掌祠事。勳以《韋齋集》爲侯獻，侯聞子之求書也，亟以相授，子其有以廣侯之意乎？」性受書歎曰：「侯以州政最江東，至于修復朱子祠宇墳墓，則非俗吏之所能爲者，而爲之者，惟侯能也。而又不鄙我旌德之人士，幸惠茲文，性不佞，敢不承命？」乃爲繕寫，刻之學宮。

《**文淵閣書目**》**卷九** 《韋齋朱先生集》，一部六冊，全。

又卷一〇 《朱韋齋集》，一部三冊，完全。

又卷四 《朱韋齋集》三冊。

鄺璠《弘治刊韋齋集跋》 予承乏吳邑，嘗手錄《韋齋先生集》若干卷，而訛闕無所于考。比倅新安，謁文公于紫陽書院。紫陽，韋齋舊遊地也，因舉其故，通守睢陽陳侯性之乃出是編，與其弟《玉瀾集》一集，爰正所錄本幷刻之。【略】弘治癸亥春二月既望，任丘鄺璠謹題。

《**百川書志**》**卷一二** 《朱韋齋小集》五卷。

又卷一五 《朱韋齋詩集》六卷、附錄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朱松《韋齋小集》十二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朱韋齋集》十二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韋齋集》幷《玉瀾集》六冊，全。又詩集三冊，全。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朱韋齋先生集》二冊，十二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韋齋先生集》，附《玉瀾集》。陳景雲注：《韋齋小集》十二卷，又《玉瀾集》一卷，韋齋弟逢年撰。

朱昌辰《康熙刊韋齋集跋》 先儒獻靖公《韋齋集》十二卷，暨先逢年公《玉瀾集》一卷，一刻於淳熙辛丑，再刻於至元丁丑，三刻於弘治癸亥。板藏闕里先祠，歲久漫滅，於世罕行，而世亦罕有購得者。康熙庚寅正月，昌辰求得舊本，急訂魯魚，付之剞劂，而記年月於後。二十世孫昌辰謹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韋齋集》十二卷，附《玉瀾集》一卷，內府藏本，宋朱松撰。【略】朱子作行狀，稱有《韋齋集》十二卷、《外集》十卷、《外集》今已久佚。是集初刻於淳熙，再刻於至元，又刻於弘治，傳本亦稀。康熙庚寅，其裔孫昌辰，又校錄重刊，是爲今本。核其卷數，與行狀所言相合，蓋猶舊帙也。【略】後附朱樑《玉瀾集》一卷，【略】其集原別本自行，故《書錄解題》與松集各自著錄。明弘治丙辰，任邱鄺璠得其本於睢陽陳性之，因附刻松集之後，昌辰此刻亦仍之。

《**結一廬書目**》**卷四** 《韋齋集》十二卷，附《玉瀾集》一卷，宋朱松譔，《玉

瀾集》，其弟樑譔。元至元刊本。

《愛日精廬藏書續志》卷四　《韋齋集》十二卷，附《玉瀾集》一卷，明弘治刊本，宋新安朱松喬年撰。《玉瀾集》，新安朱樑逢年撰。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一　《韋齋集》十二卷，附《玉瀾集》一卷，元刊本。宋新安朱松喬年撰。《玉瀾集》，新安朱樑逢年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韋齋集》十二卷、《玉瀾集》一卷，明弘治刊本。紅藥山房藏書。

又　《韋齋集》十二卷，《玉瀾集》一卷，精鈔本，怡府藏書。

《適園藏書志》卷一一　《韋齋集》十二卷，附《玉瀾集》一卷，元刊本。【略】此本前有淳熙傅自得序，後附《玉瀾集》，推爲宋本，不知宋刻各自單行。前人云明任丘鄺璠始附入《韋齋集》，丁氏《善本書目》言不始於鄺璠，至元本即附之，與《萬卷樓讀書志》合。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韋齋集》十二卷，宋朱松撰，附《玉瀾集》一卷，朱樑撰，明刊本。陸心源氏原題元刊，十行二十字。按：此乃明弘治刊本，余所見非一帙矣。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韋齋集》十二卷，宋朱松撰。【略】明弘治十六年鄺璠刻本，二冊。《韋齋集》十二卷，宋朱松撰，【略】明鈔本，六冊。《韋齋集》十二卷首一卷，宋朱松撰，【略】清雍正六年朱玉刻本，傅增湘校并跋，六冊。

藝文

張嶧《祭朱喬年文》　維子學有本原，文臻雅奧。立意造行，古人是蹈。蓬山幷處，豈無他人。講論文字，頗余心親。中臺爲郎，情好逾睦。妬者忌之，屢睨其目。一斥而去，意輕語離。不遠閩粵，謂有後期。遊道日狹，所知無幾。持以自寬，恃有之子。問學所得，議論之疑。惟期子面，一傾倒之。子誰不若，遂止於斯。往得子書，季冬之晦。報書未行，子訃已至。遺言友朋，不過一二。琅琅哀音，以託其嗣。雖微子命，我敢不義？惟子之情，固計久遠。少遼緩之，斯言可踐。平生之語，未或泯忘。風流頓盡，曷惟其常。濡絮千里，寓此一巵。悠悠之情，孰知我悲？

雜錄

朱熹《跋大父承事府君行狀》　右，先大父贈承事郎府君行狀，先君太史吏部贈通議大夫君所撰也。當時既以請銘於政和主簿盧君點，未及礱石而羣盜蠭起，文書散逸，於今僅存半稿，不可復刻矣。熹竊惟念吾家自歙入閩，而府君始葬於此，不可使後之子孫不知其時世歲月，與其所以積德垂慶開祐後人之深意，敬立石表，刻狀下方，立于墓左。先世墳廬在婺源者及祖妣孺人以下別葬所左亦具刻于碑陰，使來者有考焉。盧君字師予，老儒，博學清謹，有馴行。定宅者，弋陽金生，字確然，亦廉節士，頗通方外之學，姓字皆見先集云。慶元五年十有二月甲子，孝孫具位熹謹記。

《聽秋聲館詞話》卷七　朱子父韋齋公松，尉尤溪時，醉宿鄭氏閣《蝶戀花》云，【略】見《南溪書院志》。《詞綜》及《補遺》均未錄。尤溪爲朱子降生所，後人即其地建祠，宋理宗賜額南溪書院。

謝伋

論述

綦崇禮《賜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謝克家辭免新除男伋工部郎官恩命不允詔》　勅克家：省所劄子奏辭免新除男伋工部郎官恩命事具悉。朕以伋學蚤傳家，允爲令器，仕能舉職，嘗攝名〔郎〕〔郡〕。乃由司屬之聯，俾正列星之位。是惟才選，宜以序升。甫嘉濟美之賢，遽覽辭榮之請。念前載敎忠之誼，固將勉其事君；稽昔人舉善之公，猶靡嫌於稱子。矧卿久離政地，方領閑官，而伋特出朕知，匪由卿故。初無他議，何用謙辭？所請宜不

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張孝祥《謝伋徐康降官制》 部刺史檢吏姦，職也。汝屬縣令亡狀，致吾御史以爲言。汝失職，已命汝自列，庶或懲後。不務引過，更肆誕謾，誰爲若謀。謬戾如此，鐫官一列，尚服寬恩。

葉適《謝景思集序》 崇、觀後文字散壞，相矜以浮，肆於險膚無據之辭，苟以蕩心意，移耳目，取貴一時，雅道盡矣。謝公尚童子，脫卯髦，游太學，俊筆涌出，排詆老蒼，而不能受俗學熏染，自漢魏根柢、齊梁波流，上溯經訓，旁涉傳記，門樞戶鑰，庭旅陛列，撥棄組繡，考擊金石，洗削纖巧，完補大樸。其《藥園小畫記》，蓋謝靈運《山居》之約，言志潔而稱物芳，無憂憤不堪之情也。

傳記

《嘉定赤城志》卷三四 謝伋字景思，參知政事克家之子。官至太常少卿，知處州。紹興初侍父寓黃巖。自號藥寮居士。有文集，葉侍郎適爲之序。

《宋詩紀事》卷四四 伋字景思，上蔡人，參政克家之子。官至太常少卿。紹興初，侍父寓居黃巖，自號藥寮居士。有《藥寮叢稿》。

紀事

謝伋《四六談麈》 叔祖逍遙公初不入黨籍，朱震子發內相以初廢錮，乞依黨籍例，命一子官。伋代作謝啓云：「念昔先人，親逢命世。升堂傳道，實有淵源；刻石刊章，偶逃部黨。上元豐太常之第，奉建中宣室之咨。忤彼權臣，斥從常調。」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藥寮叢稿》二十卷。太常少卿上蔡謝伋景思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九 《藥寮叢稿》二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謝伋《藥寮叢稿》二十卷。

謝伋《四六談麈序》 予自少時，聽長老持論多矣，憂患以後，悉皆遺忘。山居歷年，飽食終日，因後生之問，可記者輒錄之，以資講學之一事。如古今五七字話，題爲《四六談麈》云。他時有得，當附益諸。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三日，陽夏謝伋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二 《四六談麈》一卷。

《近古堂書目》卷下 《四六談麈》。

《百川書志》卷一八 《四六談麈》一卷。宋□陽謝伋景思撰。

《徐氏家藏書目》卷九 《四六談麈》一卷，宋謝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四六談麈》一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四 《四六談麈》一卷，鈔本，宋謝伋撰。百川學海本僅題靈石山藥寮，不著撰人。此本出自叢書堂舊鈔，有伋自序一篇，與《直齋書錄》合。

張浚

論述

綜論

史浩《除張浚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制》 具官某自明克誠，允文且武。事親之孝，實上通於神明；許國之忠，可兼貫於日月。蚤登庸於次輔，克左右於中興。一德格天，四海奠枕。殊方震懼，

聞姓字以膽寒，多士歸依，想容儀而心悅。即其效之若此，知夫中之所存。廼因勤勞，旋請閒退。久徜徉於泉石，靡事浮沈；茲表重於江淮，果煩經略。太上皇惟深眷注，予一人敢後褒崇？絺冕篆車，峻陞亞傅；繡裳黻衮，改胙大邦。增使節以寵元戎，總兵符而護諸將。尚仍書殿之貴，以壯轅門之權。進衍戶封，倍敦井賦。以究經綸之蘊，以終恢復之圖。於戲，誦宣王任賢使能之詩，朕喜得將明之助；鑒光武略地屠城之戒，公宜以安集爲先。勉期戢於干戈，佇歸安於槐鼎。伊惟耆哲，奚俟訓詞？

張守《張浚除禮部尚書制》　具官某高明而重厚，剛毅而裕和。博敏之學足以濟時，清修之節足以勵世。論事則嶷鱗而不懼，治劇則游刃而有餘。曩由臺端，擢貳宗伯。因時綿縣，咸適所宜，以至贊軍畫以居中，總戎旃而殿後。智勇之略，尤簡朕心。長茲春官，亶穆羣聽，然豈特用爾以禮文之事而已哉？論思獻納，以助朕有爲，蓋所望於爾也。往祗厥官，無替朕命。

張嵲《張浚爲前宰相該遇明堂大禮赦恩合行檢舉叙復奉聖旨復觀文殿大學士制》　具官某道貫古今，學該流略，計安天下而厲其志，心在王室而有其功。誠慤不移，陳義有大臣之節；危難自任，許國有古人之風。勳庸少迓於初心，意氣已吞於讎敵。雖孔明街亭之敗，以三等而自貶；而仲華龍章之褫，無二色之可闕。逮起奉於東藩，賴綏安於南紀。既民人甚便其政，故績狀稔聞於朝。爰因惠澤之敷，俾冠侍班之寵。噫，翰藩強固，所以增廉陛之安榮；職秩優隆，既已均弼諧之體貌。尚無內外之間，共須平定之期。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七九《張浚罷尚書右僕射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制》　具官張浚，頃嘗奮身，事朕初載，入勤王室，位冠樞機。出捍疆陲，謀專帷幄，乃疇宿望，俾踐台司。期左右於一人，庶贊襄於萬務。屬者式遏戎寇，經理淮壖，番休禦侮之師，更戍乘邊之將。而乃撫馭失當，委付非才，軍心乖離，卒伍亡叛。郵傳沓至，駭聞怨怒之情；封奏踵來，請正失謀之罪。然念始終之分，察其平昔之懷。許上印章，退休眞館，錫名秘殿，庸示眷私。於戲，枸邑遺兵，鄧禹致威權之損；街亭違律，武侯何貶抑之深？尚繼前修，勉圖來效。

汪應辰《跋張魏公詩》　魏公以天下爲己任，舉世莫助，齎志未已。此詩其將終二十日前所作，雖閑遠平淡，若將與世相忘，而拳拳之志，見於言意之表者，終不可掩也。所謂任重道遠者歟！

周必大《跋嚴汝翼所藏張丞相詩》　詩律清遠，有樂道憂世之心，筆法妍楷，無震矜怠惰之容。觀此則忠獻公氣象略可想矣。

洪适《賜張浚辭免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恩命不允詔》　朕以卿連年督軍，殫耗心志，復調台鼎，坐不煖席，跋履江淮之間，風纚露沐，亦已勞矣。方趣來歸，而抗章再三，欲追赤松之游。詔旨雖頒，顧不得而留也。躋榮亞師，蓋非常典。齋鉞之拜，在儒者則以少爲貴。始終眷遇，所以寵卿之歸，抑無負矣。全閩之寄，慰彼去思，又何以辭爲？

《四朝名臣言行別錄》卷三引朱熹評　張公才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子亦皆知之。

又　或問文公趙、張優劣，曰：若論理會朝政，進退人材，趙又較縝密無疏失；若論擔當大事，竭力向前，則趙不如張。雖是竭力向前，只是他才短，慮事疏處多。他盡其才，方照管得，若才有些且不到處，便弄出事來，便是難。趙公也是不諳軍旅之務，所以不敢擔當。萬一虜人來到面前，無以應之，不若退避耳。

崔敦禮《張魏公像贊》　堂堂魏公，千古之英。名震天下，如雷如霆。世之以成敗論人物者，咸曰公開總戎之府，提百萬之兵，左圖右畫，規模則宏而迄無成，謂公之實不稱厥聲。抑不知忠許國而有爲，躬任重而不驚。凜凜乎清中原吞強敵之氣，歷九死而不變，其孰知公之忠精？嗚呼公乎，人安知公之然哉！蓋公之所能者人也，於時則有所不能。此余所以覽遺像而撫膺。乾道二年重午後一日。

朱文炳《跋陳東遺稿》　諫議陳公以忠言冒斧鉞，千載而下，望其英彩，直與日月爭光。【略】彼汪、黃輩氣息奄奄，如婢子然，且方惡公議己，以能殺公自賀。嗚呼，公爲君父死爾，爲社稷死爾，二子烏能死生之乎？雖然，議汪、黃如譏犬彘，誅糞土無益也，愚於張公浚有不懌者焉。當時君子命脈獨不在張公乎？擊李綱一誤也，俱汪、黃柄國而弗爭，二誤也；殺陳、歐二公而弗救，三誤也。《春秋》不責齊晉，張公如可作，試以愚問之。

魏了翁《跋張魏公帖》一　公平生凡五謫，而居永者三：紹興七年自祠官謫永，一也；二十年自連移永，二也；二十六年以母憂還蜀，猶不爲時論所容，自蜀還永，三也。此帖所謂零陵之行，以詞翰及事實效之，蓋七年九月以後也。方被讒放逐之餘，而感恩思過，無纖毫忿懟困躓之意，且爲從母賻喪誌

葬期，有以慰其母心。昔人謂仁義人其言藹如也，非公之謂與？後九十二年，蜀國同郡人費誼屬魏某識其後，於是書于靖州客舍。

又二　上帖所謂「留意聖賢之學，愛養精神，使清明在身，自然讀書有見處，以之正身正家，而事業從此興矣」，此數語蓋公推所以淑其身者而淑諸人也。有能服行無斁，雖等而至於爲聖爲賢，豈外是乎？

又三　公自紹興十六年因天申節繳進《無逸篇》，遂有連山之役，至二十年移永。二十五年秦檜卒，而後公有出殿豫章之命，則太夫人尋亦不待養矣。此數帖正在連山時，崎嶇險側，有人所不堪，而即其自處，則從容自得，藹然有孝敬忠信之意。蓋《白駒》、《考槃》人也。嗚呼，所謂讀《易》者誦說訓故云乎哉！

田雯《讀張浚傳》　南宋虞張可並陳，魏公才望倍嶙峋。紫陽評論無虛謬，也爲南軒一輩人。

分論

《與劉御史帖》　汪應辰《題張魏公折樞密與劉御史帖》：平蠻之功，御史初不自言。非立功之難，不有其功之難也。御史既沒，而其子汲汲然思所以推明父之志者，蓋父子之間，生死之際，雖或默或語，其趨一也。

《答宋待制書》　周必大《跋張忠獻公答宋待制手書》：右張忠獻公紹興九年秋起鎮長樂，答徽猷閣待制宋公景晉手書一幅，不過數十字，而公私曲折、故舊情意備焉。

《與外舅帖》　周必大《跋張忠獻公與外舅帖》：張忠獻公忠君憂國，勸學爲善之心，造次顛沛，未嘗少忘，凡見於手書者皆是也。近世浮辭繆敬，盈于尺牘，觀此得不見賢思齊乎？茲八幅者外舅御史王公彥光，紹興庚辰守公鄉郡及移瀘帥答書也。德人士風之褒，期待甚厚，蓋聞名于過平江之日，知非溢美。外舅李子嘉寶藏之有年，今傳其子紹祥，而屬某題其後。

《與胡邦衡帖》　周必大《跋張德遠與胡邦衡帖》：右，張忠獻公與胡忠簡公帖，或在廟堂，或居遷謫，或罹憂患，無不勸人以學，潛心於天，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今《忠簡公家集》亦有與忠獻九帖往往相應。長孫槐守邕管，宜併刻之。　楊萬里《跋張魏公答忠簡胡公書十二紙》：此帖十二紙，皆紫巖先生魏國忠獻張公答澹庵先生忠簡胡公手書也。紹興季年，紫巖謫居於永，澹庵謫居於衡，二先生皆六十矣，此書還往，無一語不相勉以天人之學，無一念不相憂以國家之患也。萬里時丞零陵，一日併得二師。今犬馬之齒七十有六，夙夜懼此身將爲小人之歸。復見此帖，再拜三讀，二先生忽焉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與劉氏帖》　朱熹《跋張魏公與劉氏帖》：張忠獻公平生心事無一念不在君親，而其學又以虛靜誠一、求之於天爲本，故其與人言亦未嘗不依於此。今觀其所與寶學劉公屏山先生、共父樞密書帖詩文，亦可見矣。劉公從公川陝，幷心國事，故公於其兄弟父子之間眷眷如此，亦豈苟然者哉？

《與謝參政帖》　朱熹《書張魏公與謝參政帖》：熹伏讀丞相張忠獻公所與參政上蔡謝公手書，是時張公已建大功，登右府矣，而其執禮之恭如此，且又欿然自以爲未始學者，而有受教之願焉，甚盛德也。謝公外孫甄述祖出以見示，三復之餘，歎仰不足，謹錄一通藏之巾篋，而敬書其後以歸之。慶元丙辰二月甲寅，具位朱熹謹記。　《又跋》：此張魏公所與謝參政書也，凡三幅，前幅稱「判府參政丈丈鈞座」，後又一書內一幅云：「某以未被受告命，不果具細階拜書，伏幸照察。」，其恭如此。

《與李忠肅書》　魏了翁《跋張忠獻呂忠穆與李忠肅書》：明受之變，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援也，守將奚爲？復辟之後，張、呂、李、鄭諸賢以次受上賞，蓋人臣所當爲，人主所當報，各適其分焉耳。而或者猶不免著書以詆平江之功，惟文肅於呂、張二公，情誼始終無少猜間。嗚呼，其深明於事君交友之分者乎！不寧惟是，張忠獻以李忠定殺諫臣，攻之至再，隆祐汎舟之役，公與呂忠穆亦異論，迨其間遏之後、死喪之際，考於是帖，則懷人憂世，固未嘗有纖介之嫌。信知周比和同之別，特毛髮耳，而公私誼利，縣隔霄壤。嗚呼其嚴乎！前史臣魏某謹書。

《與張忠簡帖》　魏了翁《跋張忠獻公所與張忠簡闡三帖》：張忠獻公再相，首薦張忠簡及虞忠肅、陳正獻、王文忠、汪端明，皆可備執政，劉忠肅、胡忠簡諸公可備風憲，然大抵皆紹興末年所與同志叶謀者也。自戊午和戎，胡忠簡以言語得罪，十有八年之間，竄逐者相望，而能於此時誦言虜不可和者，如張忠獻之三十餘疏，如張忠簡累千百言，則尤難其人。然則二公蓋又同爲人所難能也。功之成不成，天實爲之，而著明大義，炳若日星，使爲人子爲人

臣者莫不曉然知其分之所當止，茲其有功，又惡可以淺近計哉！此帖蓋隆興癸未督府所書，時六十有七，距卒之日纔一年耳。嗚呼，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者，眞可敬仰也。

《與趙君帖》 樓鑰《跋趙君靖所藏張紫巖帖》：丞相魏國忠獻公名遂身退，又在閒廢憂患中，與友婿趙君家問悼亡方切，而憂國愛君之言炯然，自以爲中心未嘗須臾寧。時紹興辛巳，邊事方擾，故公尤以爲憂。忠肝義膽，不徒因事而後見也。

《不欺室銘》 汪應辰《題張魏公爲王詹事作不欺室銘》：凡人緣飾于外，何所不可？至于死生之際，氣不亂志不變，此決非智巧果敢所能強爲也。丞相魏國公將啓手足，爲龜齡侍御作《不欺室銘》，詞氣凜然，如曾子之戰戰兢兢也，學道之功，豈偶然哉？

《釣臺》 汪應辰《跋張魏公釣臺詩》：忠獻魏國公純孝精忠，貫通日月，充塞天地，既以身任天下之重，至于可以去而去，宜亦與世相忘矣。然而惓惓之義，其根于心者，豈能已哉？此詩蓋公辭相位過嚴子陵釣臺所作，玩味其意趣于言語之表，想象其風采于翰墨之餘，庶幾得公之心焉。

「群凶用事人心去」句 《四朝名臣言行別錄》卷三引朱熹跋：舉大義以清中原，此公平生心事也。觀於此詩，可見其寢食之不忘，然竟不得遂其志，可勝嘆哉！

傳記

楊萬里《張魏公傳》 張浚字德遠，漢之綿竹人。【略】浚四歲而孤，母計守志鞠養。【略】甫冠入太學，中政和八年進士第，調山南府士曹參軍、恭州司錄。靖康改元，召除太常寺主簿。張邦昌僭竊，浚逃太學中，洎聞高宗即位南京，星馳赴焉，除樞密院編修官、虞部員外郎，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略】拂宰相意，請補外，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未行，擢禮部侍郎。【略】除御營使司參贊軍事。【略】行幸錢塘，留朱勝非晉門禦敵，以浚同節制平江府秀州江陰軍軍馬。【略】三月五日，苗傅、劉正彥作亂，脅立皇子，奉隆祐皇太后垂簾同聽政，高宗乃退處睿聖宮，改元明受。赦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傅等以檄來，浚慟哭，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謀起兵討賊。【略】四月三日進次臨平，傅正彥逆黨屯距不得前，〔韓〕世忠等搏戰，大破之，正彥脫身遁，是夕除浚知樞密院事。【略】浚亦以中興之功當自關陝始，慨然請行，詔以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略】〔紹興元年〕八月烏珠復合兵來寇，九月親攻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邀擊，復大破之，烏珠僅以身免，祝髮而遁，制加通奉大夫，尋拜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略】在關陝三年，以新集之軍，當方張之虜，早夜訓輯，【略】呂頤浩、朱勝非不悅浚，日毀之，詔浚赴行在所，浚力乞外補，高宗弗之許。四年二月，浚至，御史中丞辛炳率同列劾浚，誣以危語。六月，以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居福州。【略】是歲九月，劉豫之子麟果引金大兵由數路入寇，【略】參知政事趙鼎請幸平江及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既入見，復除知樞密院事。【略】五年二月，除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而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同志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以正原本。【略】召對便殿，問所宜爲，浚既面奏復條例以進，號《中興備覽》凡四十有一篇，高宗嘉嘆，置之坐隅。【略】〔酈〕瓊等舉軍叛，執殺呂祉，以歸劉豫，浚引咎求去位，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略】臺諫交章詆浚，旋落職，以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西京，居永州。【略】九年二月，以赦復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除資政殿大學士，起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大使。時秦檜得政，始決和虜之議，金遣使來，以招諭爲名，浚前後五上疏爭之。【略】十一年十一月，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略】十六年，彗出西方，浚上疏力論時事。浚又以天申節手書《無逸篇》以進爲賀。秦檜大怒，令臺諫交章論浚，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連州。二十年九月，徙永州。【略】檜死，高宗始親庶務，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略】三十一年春，命浚自便，浚歸至潭州，奉欽宗諱號，慟不食。又聞虜有嫚書，不勝痛憤，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略】〔三十二年〕四月，命浚經理兩淮，仍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池州江陰軍屯駐軍馬。【略】隆興元年正月，制除樞密院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池州江陰軍屯駐軍馬。【略】十二月，制拜浚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思退爲左僕射。上親書《聖主得賢臣頌》以賜。【略】二年三月，始議以四月進幸建康，【略】思退初不與聞，大駭力爭，與其黨密謀陷浚計。俄詔浚行視江淮。自浚受任督府，且將三年，講論軍務，不遑寢食。【略】思退乃令王之望盛毀守

備，以爲不可恃，又令尹穡論罷督府宣力屬官馮方，又論浚費國用不貲。【略】浚留平江，上章乞致仕者八，上察知其誠，欲全其去，四月制除浚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略】改除醴泉觀使，行次餘干，以家事付兩子曰：「吾嘗相國家，不能恢復中原，盡雪我祖宗之恥，即死，不當歸葬先人墓，葬我衡山足矣。」八月二十二日，寢疾，後七日，呼子栻等於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且命作奏乞致仕而薨。【略】浚之學一本天地，尤深於《易》、《春秋》、《論語》、《孟子》。奏議務坦明，不爲虛辭，口占成文，不易一字。有《紹興奏議》、《隆興奏議》各十卷，《論語解》四卷，《易解》幷《雜說》共十卷，藏於家。

朱熹《張魏公行狀》（存目）

《宋史》卷三六一《張浚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六四 馬擴在融州僊溪也，張浚都督陝右，不遠萬里，遣人持書幣招之，書中專以同濟國事爲言，且曰：「上之待公不輕，雖緣讒毀，終必保全。公荷聖恩如此，可不圖報乎？」馬以劉子羽昔年在眞定有隙，今在宣撫幕，不往，復書謝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一 先是，苗傅等以省劄趣浚行，浚戒湯東野、趙哲各密具奏，稱：「金人未盡退，及靳賽之衆窺伺平江，若張浚朝就道，夕敗事。」浚亦奏：「今張俊人馬乍回平江，人情震聾，若臣不少留彈壓，恐致敗事。」浚欲奏請上復辟，張俊、辛永宗、趙哲共議，恐傅等自疑罪大不容，別生奸謀，請以計款之。浚用其策，自遞發奏狀，並以其副申尚書省，乞率文武百官力賜祈請。又以手書遺傅、正彥，言：「太母垂簾，皇帝嗣位，固天下所願。向所慮者，宦官無知，時撓庶政，今悉戮其無狀者，最快人望。惟睿聖退避一事，若不力請，俾聖意必回，與太母分憂同患，中興之業，未易可圖。二公忠義之著，有如白日，若不身任其事，人其謂何？浚愚拙，死生出處，當與二公同之。」

《游宦紀聞》卷三 先是，高宗南渡，急賢如飢渴。時張公浚爲相，馳書函金幣，且移書屬豫章漕及帥，曰：「余鄉人蘇雲卿者，管、樂流亞，遯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所能屈，幸親造其廬，爲我必致之。」漕、帥密諭物色，彼人曰：「此有灌園蘇翁者，無雲卿也。」漕、帥即相與變服爲游客，入其圃，翁運鋤不顧。二客前揖與語，翁良久問客何從來，乃延入室。土銼竹几，輝光溢然，地無纖塵，案上留《西漢書》一冊。二客神融意消，恍若自失，默計曰：「此爲蘇雲卿也必矣。」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接。客遂扣曰：「翁僊里何地？」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識之。」客遂泛問張公世系材品，翁歷歷陳叙，且曰：「不知張今何官？」蓋其初不料張公使其訪己而欲致之也。二客遂笑謂翁曰：「某等備乏漕、帥，實非游者。張公今秉相權，令某等造廬，以禮致公，共濟大業。」出書函金幣於其案上。翁色遽變，喉中隱隱有聲，似怨張公暴己者。至是，始知翁廣漢人雲卿是已。然終不知雲卿其字耶？抑名耶？

《四朝名臣言行別錄》卷三 上親書御製《中和堂》詩賜浚曰：「願同越勾踐，焦思先吾身。」其卒章曰：「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

又 上嘗召對便殿，問所宜爲，且命以所聞見置策來上。浚承命條列以進，號《中興備覽》，凡四十一篇，莫不備具。上深嘉歎，置之座隅。

又 公念檜欺君誤國，使災異數見，彗出西方，欲力論時事，以悟上意。又念太夫人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能堪。太夫人覺公形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雍公咸紹聖初舉制科策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至再三，公意遂決。【略】檜見之大怒，命臺諫論公，章四五上，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

又 公在連作《四德銘》以示其人，曰：「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連人相與鐫之於石，家傳人誦焉。公去國至是幾二十年，退然若無能者，而天下士大夫無賢不肖皆傾心，健將悍卒見之者必咨嗟歎息，下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每使者至虜，必問公今安在。

朱熹《書偽詔後》 熹聞之長老，建炎南渡之初，車駕已幸錢塘，而留張忠獻公於平江，以爲後鎮。時故兵部侍郎湯公實爲守將，一日，聞有赦令當至，心獨疑之，亟走以白張公。公曰：「姑遣吏屬知書解事者馳往發視，有故

則緩驛騎之行而先取以歸，則事可議矣。」湯公然之，則遣州學教授某官往視而歸，乃明受僞詔也。則又以告曰：「是則其可宣乎？」張公曰：「不然，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觖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又何忠之能輸哉？」湯公曰：「然則宜柰何？」張公曰：「今便發庫錢以示行賞之意，乃屏僞赦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即捐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常時郊賚故事，則可矣。」湯公行之，於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熹常恨世徒知張公復辟之功爲大，而於湯公相與謀議曲折所助之深則少有能言之者。今讀其家傳，又得其焚僞詔事，而以前所聞者參之，亦足以見公之處此素定，不可誣矣。茲事尤偉，而行狀墓誌及其他記錄皆略不書，何哉？

《程史》卷一二　秦檜擅權久，大誅殺以脅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汾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諸族。【略】忠獻是時居永，亦微聞當路意，汾既繫，昕夕不自安，且念爲太夫人憂，不敢明言。忽外間報中都有人至，亟出視，一男子喘卧簷下，殆不能言。方吉凶叵測，衆環睨縮頸，忠獻素堅定，於是亦色動。有頃，掖之坐，稍灌以湯餌而甦，猶未出語，亶數指腰間，索之，得片紙。蓋故吏聞檜訃，走介星馳，至近郊，益奔程欲速，是以顛蹙，頃刻之間，堂序懽聲如雷。

《金史》卷八七《僕散忠義傳》　忠義將行，陛辭，上諭之曰：「彼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既至南京，簡閱士卒，分屯要害，戒諸將嚴守備。使左副元帥志寧移牒宋樞密使張浚，其略曰：「可還所侵本朝內地，各守自來畫定疆界，凡事一依皇統以來舊約，帥府亦當解嚴。如必欲抗衡，請會兵相見。」宋宣撫使張浚復書志寧曰：「疆埸之一彼一此，兵家之或勝或負，何常之有？當置勿道。謹遣官僚，敬造麾下議之。」

《宋元學案》卷四四　既去，猶上疏論尹穡奸邪誤國。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不能恢復雪恥，即死，不當葬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

作品本事

周必大《題張魏公與彪升道帖》　右，魏國忠獻張公遺帛升道十四帖，其半親表也。升道諱升之，南渡寓盱江。寶文閣學士劉弘道資深見而奇之，薦于魏公，自是爲公客。公居潭、連，音問不絕，凡國太晚年之起居、欽夫早歲之學識，皆于辭翰中及之。最後謂人事無窮，與天地相終始，欲其撥置以全精神，期之者至矣。今公季子龍閣尚書開鎮豫章，希父兄之勛業，升道之孫子毅攜公手澤，往候榮戟，因爲記其本末。

又《跋張魏公與彭子從書》　尚書郎彭公子從，德厚如璞玉，歲寒如喬松。紹興癸酉守零陵郡，故相張忠獻公謫居在焉，竭誠盡禮，不以燥濕改其度。已而按刑交廣，總賦沔鄂，當時士大夫皆謂用未極也。今觀忠獻帖，其賢可知。若子若孫，得守家法，雖由積善使然，亦忠獻相勉爲學擇師友之助也。

《二老堂詩話》　元豐己未，東坡坐作詩謗訕，追赴御史獄。當時所供詩案，今已印行，所謂《烏臺詩案》是也。靖康丁未歲，臺吏隨駕挈眞案至維揚。張全眞參政時爲中丞，南渡取而藏之。後張丞相德遠爲全眞作墓誌，諸子以其半遺德遠充潤筆，其半猶存全眞家。

《程史》卷一〇　張紫巖謫居十五年，憂國耿耿，不替昕夕。適權奸新斃，時宰恃虜好而不固圉，紫巖方居母喪，上疏論事，朝廷以爲狂，復詔居零陵。一日，慨然作几間丸墨並常支笻竹杖二銘以寓意。墨之銘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因以昭昭，斯爲瀟湘之寶，予將與之歸老。」而逍遥杖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顛不扶，則焉用彼。」或錄以示當路，大怒，以爲諷己，將奏之，會病卒，不果。它日，陳正獻俊卿爲孝皇誦之，摘其一銘，書於御杖焉。

《齊東野語》卷八　高宗視師金陵，張魏公爲守，楊和王領殿前司。有卒夜出，與兵馬都監喧競，卒訴之，公判云：「都監夜巡，職也，禁兵酉點後不許出營，法也。牒宿衛司照條行。」楊不得已斬之。又嘗詣學，士子有投牒者，視之，則爭博也。即判云：「士子爭財於學校，教化不明，太守罪也。當職先罰俸半月。牒學照規行。」教官大窘，引去。

《宋元學案》卷三九　先生于佛、老之學，能究其所以然。後從張魏公問行己之大方，魏公手書所爲《敬說》以授之，先生守之終身。

藝文

呂頤浩《送張德遠直撫川陝二首》　維揚傾蓋意相投，國事當時已共憂。

鐵馬勤王曾幷轡，戎衣護聖每同舟。山西氣概終須在，塞北煙塵漫不收。宗社有靈天悔禍，尚期一戰掃邊愁。子房雲裔擅英名，位冠樞庭獨本兵。每憤中原淪半壁，擬將孤劍斬長鯨。漢中險阻眞堪據，關內安危繫此行。勉力功名扶帝業，臨風何用愴離情。

馮時行《見張魏公二首》 危機易蹈退難安，進退如公地最寬。憂國憂家雙鬢白，通天通地一心丹。久虛海宇蒼生望，專結庭幃綵綬歡。終始哀榮情罔極，誰云忠孝兩全難。四海于今望治安，當頭退避也應難。是非歷歷開新聽，變化紛紛入靜觀。孰把後圖歌寤枕，再將前事倚危欄。重拈今古看奇特，幸記塵冠久不彈。

王十朋《祭張魏公文》 惟公學造誠明，才全文武。忠孝根於天性，節操貫乎歲寒。社稷之功最高，親曾取日；君父之讎未復，誓不共天。二十年見斥權臣，五百歲重逢聖主。回紇服汾陽威德，兒童知司馬姓名。意者天必相之，嗟乎命何止此。方渡江而擊楫，遽樂聖以銜杯。宜室興思，蒼生望起。雖曰閉門絕粒，不忘憂國愛君。中山功未及成，讒謗之書盈篋；武侯死有遺恨，英雄之淚滿襟。一老不遺，百身莫贖。某濫比假守，驚聞訃音。忍觀絕筆之銘，媿阻臨棺之奠。嗟吾道之窮已甚，非斯人之慟而誰？

汪應辰《祭張魏公文》 嗚呼，輔相之業，必曰格天。嗟後世之籍籍，角巧力以爲賢。將導迎于善氣，必有與天爲一者焉。於維我公，體道之眞。聖有謨訓，力行以身。念慮精一，不已其純。雖在閨室，如見大賓。移所以事親者事上，推所以愛己者愛人。任重道遠，白首日新。武夫悍卒，兒童婦女，聞公之名者，如仰日星；望公之貌者，如見父母。之人之德，發揚普詡，綏之斯來，其孰能禦？然而變故百出，艱難倍嘗。拯神器于既傾，遏大敵于方張。既顚危之獲濟，亦進退之靡常。志雖馳于幽燕，跡乃滯于湖湘。二十年餘，再秉樞鈞。百未施其一二，復異說之紛綸。蓋公之所能者天，其所不能者人。自古所嗟，今復奚云？方晏適于林泉，謂永綏于壽考，胡不憖遺，喪此元老？應辰自昔出入公門，期式瞻于儀表，以畢願于斯文。孰謂此來，言無復聞？既念其私，復哀彼民。徒反袂而長號，淚淋浪而沾巾。嗚呼哀哉！

劉過《挽張魏公》 背水未成韓信陣，明星已隕武侯軍。平生一點不平氣，化作祝融峰上雲。

朱熹《祭張魏公墓文》 惟公功存社稷，澤在生民。上比列星，多歷年所。英靈陟降，千古如存。曰有遺丘，乃寄茲土。熹夙深宗慕，亦誤知憐。茲幸分符，獲參奉守。瞻言螭首，饋奠莫親。寓此一觴，諒蒙昭鑒。

朱翌

論述

綜論

洪适《敷文閣待制朱翌左朝議大夫制》 具官某學問淹該，詞章典贍。右坳書事，馬遷有良史之材；西掖出綸，蘇頲爲代言之最。論思皆本仁義，吐茹不以剛柔。厄彼讒波，久於炎嶠。晚逢更化，連命承流。撫字不諱其勞，循良無媿於古。雖奉祠而養氣，蓋遷秩之應條。其服明綸，以暢榮問。

周必大《朱新仲舍人文集序》 藝之至者不兩能，故唐之詩人或略於文，兼之者杜牧之乎。苦心爲詩，自其所長，至於議論切當世之務，制誥得王言之體，賦序碑記未嘗苟作，予每讀其書而愛之，恨不與之同時。孰知後世揚子雲，乃在吾先友中。先友謂誰？敷文閣待制桐鄉朱公也。公世文儒，年二十二登政和進士第。是時人諱言詩，公獨沉涵六義，思繼作者。南渡以來，登館閣，掌書命，文章浸顯於朝。中忤時宰，謫居曲江十有四年。昌其詩，放厥辭，蓋斥久窮極，益自刻苦於山水間時也。迨北歸，則詩益老，文益奇，遂以名家。【略】予謂公於牧之似之者三：耽嗜佳句，不工不已，豈惟詩哉，它文稱是，一也。仕皆至中書舍人，職皆嘗歷史官，以文華國，儒者榮之，二也。牧之出典黃、睦、池、湖四州，公亦守睦、宣、蘇等郡，俱有惠政，臨終各自誌其墓，三也。過之者亦三：公事高宗，玉音屢獎其文，擢眞從班，坐是被讒而去；牧之爵位皆宰相，進擬不聞親結主知，一也。公壽七十一，牧之五十而已，二也。公之子若孫俱傳其家學，牧之之嗣雖丞郎，素業無聞焉，三也。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前輩記朱新仲舍人「天氣未佳宜且住，風濤如此亦安歸」之聯，取其自然，不煩斲削。然新仲此等句尚多，如《招郭侯飲》云：「此時老子興不淺，旦日將軍幸早臨。」如：「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罍。」凡引用前人語，皆蟠屈排奡，使之妥帖。他句如「滿地落花春病酒，一簾明月夜登樓」、「相親多謝風標子，可款豈無瀟灑侯」、「何從可覓秋消息，忽有先鋒到白蘋」，如「水篆行科斗，林妝畫蟆眉」，若不經思，而俱出人意表。《讀杜詩》云：「縱之逼論劍，收之入《檀弓》。」尤前人所未發也。

又續集卷四　《濯山集》多不經人道語，此公讀書多，氣老筆遒，《題顏魯公像》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惟一人。朝衣視坎趨前死，羽服行山即此身。」《與客晚集》云：「足下一來同晚步，先生小住大村春。」《春晴》云：「四野綠迴春補闕，亂山塵淨雨修容。」《嬾軒》云：「經年不濯子春足，半月才梳叔夜頭。」《止酒》云：「縉紳處士議所以，將軍貴人須畢之。」《月夜》云：「琉璃虛空甚圓滿，紫磨山川更新鑄。」《梅花》絕句云：「姑射山頭冰雪仙，人間一見便豐年。卻應羞死琴臺女，不得乃翁分一錢。」《荷珠》云：「客來切勿令觀此，意苡猶能困伏波。」如大槐、小草，木偶、芻靈，朝采、夜光，立豹、蹲鴟，口代、手談，木上座、麵先生，千金子、萬玉妃，童欺我老，農報余春，下巖研、正焙茶，皆的對。

《隱居通議》卷一七　朱新仲舍人翌自號省事老人，初仕汴京，南渡又仕於杭都，文采聲華，傾動一時。嘗得其別集觀之，有所作《范文正公畫像贊》甚佳，今錄於此，【略】《杜子美畫像贊》曰，【略】《蓮葉硯銘》雖不及前二贊之妙，然亦奇健。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濯山集》三卷。【略】翌父載上，嘗從蘇軾、黃庭堅游。翌承其家學，而才力又頗富健，故所著作有元祐遺風。集中五七言古體皆極跌宕縱橫，近體亦偉麗伉健。喜以成語屬對，率妥帖自然。陳鵠《耆舊續聞》、劉克莊《後村詩話》、王應麟《困學紀聞》皆採其佳句，盛相推挹。蓋其筆力排奡，實足睥睨一時，與南渡後平易嘽緩之音、率率潦倒之習，迥乎不同。周必大序以杜牧擬之，非溢美也。

《石洲詩話》卷四　朱新仲翌「此時老子興不淺，旦日將軍幸早臨」，「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罍」，固是成語，然「黃金」尚露墨痕。若其《題顏魯公畫像》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惟一人。朝衣視坎趨前死，羽服行山即此身。」則自出手眼，實爲奇特。

分　論

《自誌墓銘》　陸游《跋朱新仲舍人自作墓誌》：秦丞相擅國十九年，而朱公竄嶠南者十有四年，僅免僵仆於炎瘴中耳。以此胸中浩然無愧。將終，自識其墓，辭氣山立。向使公諂附以苟富貴，至莫年世事一變，方憂愧內積，惟恐聞人道其平日事，其能慨然奮筆自叙如此乎？慶元六年秋社日，笠澤陸某謹書。　周必大《跋朱新仲自誌墓》：唐杜牧之以詞章名，仕至中書舍人，嘗典數郡。將終，自誌其墓。近世同鄉朱公一與之同，但壽過牧之耳。異哉！淳熙己未二月六日，舟過豫章，公之子輔出示此軸，敬題其後。

《春日留客致語》　《雲莊四六餘話》：朱新仲少仕王彥詔幕下，有代作《春日留客致語》云：「寒食止數日閒，才晴又雨，牡丹蓋數十種，欲折又芳。」皆魯公帖與《牡丹譜》中全語也。

《記昔行》　《容齋隨筆》卷一六：予頃修《靖康實錄》，竊痛一時之禍，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數十萬，曾不能北向發一矢獲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斃。虎旅雲屯，不聞有如蜀、燕、晉之憤哭者。近讀朱新仲詩集，有《記昔行》一篇，正叙此時事。其中云：「老种憤死不得戰，汝霖疽發何由痊。」乃知忠義之士，世未嘗無之，特時運使然耳。

《示同會》　《瀛奎律髓彙評》卷八方回評：朱仲新善詩，而所傳不多。此首第四句言春分，以上一句喚動，而知其春分也。合二句詠之甚齊，當上四下三截斷看。　馮舒評：三、四句宋甚。　紀昀評：首句韻太借。　三、四宋調。

《題元英舊隱》　《後村詩話》續集卷一：朱新仲《題元英舊隱》云：「五季浪拍天，不覆漢翁船。」語意甚新，不犯前人。

《送行》　《耆舊續聞》卷一：呂伯恭先生嘗言：【略】蘇（仁仲）言：南渡之初，朱新仲寓居嚴陵，時汪彥章南遷，便道過新仲，朱《送行》詩云：「天氣未侍宜且住，風波如此欲安之。」蓋用顏魯公帖及謝安事，語意渾成，全不覺用事。

《朝中措》（玉臺金盞對炎光）　《容齋四筆》卷一三：中書舍人新仲翌，其次子也，有家學。【略】其詠五月菊詞云，【略】淵明於五六月高卧北窗之下，

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用此事於五月菊，詩家嘆其精切云。《詞綜偶評》：（舊日東籬陶令北窗正卧羲皇）天然巧合。

《**點絳唇**》（**流水泠泠**）《歷代詞話》卷七：朱新仲南渡後待制填詞，嘗雪中至西湖看梅，作《點絳唇》詞云，【略】西湖詠梅者多矣，而不爲琱琢，自然大雅，首推此詞。（《詞苑》）

傳記

《**寶慶四明志**》**卷八**　朱翌字新仲。政和八年賜同上舍出身，歷官至中書舍人。南渡以來，建太學，載韓厥於祀典，皆翌發之。《徽宗皇帝實錄》翌所纂也。在朝敢言，嘗論奏信夷狄太堅，待虜使太厚，排衆論太切，姑息諸將太深，待大臣太嚴，立志太弱。忤權臣意，一斥十四年。起知嚴州、寧國、平江府，撙節浮費，積緡錢四十萬於平江。高宗皇帝視師江上，後守獻之，有詔嘉奬。自祠宮起知太平、潭、泉三州，皆不赴。年七十，乾道三年卒，累贈少師。翌世家安慶府懷寧縣，晚卜居於鄞。有《灊山文集》四十卷。

《**宋史翼**》**卷二七**　朱翌字新仲，鄞縣人，自號灊山居士，漢桐鄉嗇夫邑之後。世家安慶之懷甯，晚卜居於鄞。【略】政和八年，年二十三，以太學生賜第。初任溧水主簿，爲江甯王彦昭幕官。高宗南渡，爲祕書監屬，建太學，載韓厥於祀典，皆翌發之。預修《徽宗實錄》，時范沖領史局，翌以文詞進，刪潤功居多，高宗屢奬之。歷官中書舍人，文采聲華傾動一時。在朝敢言事，嘗奏論信夷狄太堅，待虜使太厚，排衆論太切，姑息諸將太深，待大臣太嚴，立志太弱。秦檜相，逐趙鼎，翌以鼎黨貶韶州。斥久窮極，益自刻苦，倡明理學，粤東化之。在韶十九年，名山勝景遊覽殆遍，詩益老，文益奇，遂以名家。起知嚴州、甯國、平江三郡。當初起時，朝廷憫其饑寒，計貶所衣俸悉與之。其在平江，撙節浮費，積緡錢四十萬。尋奉祠歸，高宗視師江上，後守獻翌積錢，有詔嘉奬。起知太平、潭、泉三州，皆不赴。家居，食指甚繁，往往炊烟不繼，性又好賓客，因作信天緣堂以寄意，爲文記之示子孫。【略】翌飽諳世故，晚歲見道，號省事老人。乾道三年卒，年七十一。將終，自識其墓。官至敷文閣待制，累贈少師。子輅類翌遺稿，周必大序之，論其詩如杜牧之，而出處亦相類云。

紀事

《**耆舊續聞**》**卷一**　待制公十八歲時，嘗作樂府云，【略】朱希眞訪司農公不值，於几案間見此詞，驚賞不已，遂書於扇而去，初不知何人作也。一日，洪覺範見之，叩其所從得，朱具以告。二人因同往謁司農公，問之。公亦愕然。客退，從容詢及待制公。公始不敢對，既而以實告。司農公責之曰：「兒曹讀書，正當留意經史間，何用作此等語邪？」然其心實喜之，以爲此兒他日必以文名於世。

著錄

周必大《**朱新仲舍人文集序**》　其子輅等類公遺稿，凡四十有四卷，將刻而傳之，屬予爲序。【略】慶元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具位周某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灊山集》三卷，中書舍人龍舒朱翌新仲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朱翌集》四十五卷。又《詩》三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朱翌《灊山集》，一部三冊，完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朱翌《灊山集》二卷。

《**内閣藏書目錄**》**卷三**　《灊山集》一冊，不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灊山集》三卷，永樂大典本，宋朱翌撰。【略】其集目見於諸書者，《宋史·藝文志》作四十五卷，詩三卷，陳氏《書錄解題》作三卷，焦氏《經籍志》作二卷，而周必大《平園集》又云其子輅等類公遺稿凡四十四卷，卷目彼此互異。蓋必大所言，即《宋志》之四十五卷，乃其文集，所云三卷者，則專指詩集。《經籍志》所載亦其詩集，而又訛三卷爲二卷也。今文集已不可見，詩集亦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所收，篇什尚多，謹裒而集之，釐爲三卷，以還其原目。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鄞川志》五卷，中書舍人龍舒朱翌新仲撰。

《**文獻通考**》卷二一七　《鄞川志》五卷。

《**遂初堂書目・小說類**》《朱新仲雜志》。

《**文淵閣書目**》卷八　朱翌《猗覺寮雜記》，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朱翌《猗覺寮雜記》一冊。

《**玄賞齋書目**》卷六　《猗覺寮雜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八　《猗覺寮雜記》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朱翌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八　《猗覺寮雜記》二卷，舊鈔本。宋朱翌撰。【略】此舊鈔本，在四庫館以前。

《**適園藏書志**》卷八　《猗覺寮雜記》二卷，舊鈔本。宋朱翌新仲撰。【略】是鈔在知不足齋本之前矣。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猗覺寮雜記》二卷，宋朱翌撰。舊鈔本（明鈔本，吳焯跋、周星詒據知不足齋叢書本校幷跋）。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　《猗覺寮雜記》上下卷，宋朱翌撰。明晉江謝肇淛小草齋寫本，棉紙墨格。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猗覺寮雜記》二卷，宋朱翌撰。清鈔本（四庫底本），一冊。《猗覺寮雜記》二卷，宋朱翌撰。清乾隆四十一年吳氏古歡樓鈔本，吳翌鳳校跋幷錄吳焯題識，一冊。

藝文

劉才邵《**次韻朱新仲省宿十首**》新詩神物護，在處謹誰何。讀罷清風來，簾旌搖翠波。最憐超詣處，高標鬱嵯峨。欲學空有心，恐似龜茲羸。紅塵倦奔馳，流汗緣衣縷。深堂儘岑寂，寢卧殊得所。春去能幾時，還復見徂暑。悠悠天壤間，俯仰成今古。夕陽淡遙岑，晚煙橫萬井。清風入修竹，眞契不待請。無人共杯杓，何許發嘲哂。空餘江梅興，蒼波千萬頃。

曾幾《**適越留別朱新仲**》扁舟綠漲漕渠時，解釋離懷政用詩。管鮑交朋無變態，朱陳嫁娶有佳期。長洲茂苑著身久，秦望鏡湖行腳宜。二浙中間纔一水，短書莫使寄來遲。

雜錄

《**容齋四筆**》卷一三　中書舍人新仲翌，其次子也，有家學，十八歲時，戲作小詞，所謂「流水泠泠，斷橋斜路梅枝亞」者。朱希眞見而書諸扇，今人遂以爲希眞所作。又有摺疊扇詞云：「宮紗蜂趕梅，寶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雲母輕，裊裊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公親書稿固存，亦因張安國書扇，而載於《于湖集》中。

陳棣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蒙隱集》二卷。【略】《括蒼彙紀》載：汝錫嘗有「閑愁莫浪遣，留爲痛飲資」句，爲黃庭堅所賞，則其家學淵源，亦從元祐而來。棣詩乃於南渡之初，已先導宋季江湖之派。蓋其足迹游歷不過數郡，無名山大川以豁蕩心胸，所與唱和者不過同官丞簿數人，相與怨老嗟卑，又鮮耆宿碩儒以開拓學識。其詩邊幅稍狹，比興稍淺，固勢使之然。然統各體而觀之，雖乏鴻篇，實殊僞體，大都平易近情，不失風旨，較以生硬晦澀爲奇偉，以鄙俚蕪雜爲眞切者，其品固有間矣。

傳記

《**萬姓統譜**》卷一八　〔陳汝錫〕子棣，以父任，終通判潭州。著《蒙隱集》，

刊于宜春。

《**宋詩紀事補遺**》**卷五八**　陳棣字鄂父，汝錫之子。以任官至通判潭州。著有《蒙隱集》。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蒙隱集》二卷。永樂大典本。宋陳棣撰。【略】原集之佚已久，其卷帙多少，不可復考。【略】謹從《永樂大典》所載，按體區分，釐爲上、下二卷，以略存梗概焉。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蒙隱集》二卷，舊鈔本。宋陳棣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蒙隱集》二卷，宋陳棣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

又《**續錄**》　八千卷樓有傳鈔閣本。　舊鈔本。　清傳鈔四庫全書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蒙隱集》二卷，宋陳棣撰，清乾隆五十六年鮑廷博鈔本，鮑廷博校幷跋，一冊。

揚無咎

論述

綜論

《**趙氏鐵網珊瑚**》**卷一一柯敬仲跋**《**揚補之墨梅圖**》　補之詞翰，稱妙一代。此卷尤佳。其《柳梢青》四詞，可以想像當時風致。勉強續貂，以貽好事。丹丘柯九思，書于雲容閣。至正元年冬十有一月日南至也。

《**石渠寶笈**》**卷一四**《**楊補之雪梅一卷**》**高士奇記**　楊補之世家清江，所居蕭洲有梅樹，大如數間屋，蒼皮斑蘚，繁花如簇。補之日臨畫之，大得其趣。間以進之道君，道君曰：村梅耳。因自署奉勅村梅，更作疏枝冷蕊，清意逼人，而道君北轅，不及見矣。南渡後，宮中張其梅壁間，蜂蝶集其上，始驚怪，求補之，而補之已物故。癸酉嘉平二日，天氣甚暖，書於簡靜齋，江村高士奇。

又張伯雨跋　面目冰霜，逃禪正派，只讓花光怪底。徐卿爲渠描貌，縈損柔腸，有誰步履長廊？更折竹聲中吹，細香酒半醒，時雪晴寒，夜月上西窗。張伯雨題補之墨梅，寄《柳梢青》。康熙癸酉四月十日，江村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逃禪詞》一卷。【略】宋揚无咎撰。无咎字補之，自號逃禪老人，清江人。【略】高宗時秦檜擅權，无咎恥于依附，遂屢徵不起，其人品甚高。所畫墨梅，歷代寶重，遂以技藝掩其文章。然詞格殊工，在南宋之初，不忝作者。

分論

《**明月棹孤舟**》（**寶髻雙垂煙縷縷**）　《歷代詞話》卷七引《古今詞話》：揚補之有贈妓周三五詞，【略】補之在高宗朝累徵不起，自號清夷長者，而詞之艷如此。

《**天下樂**》（**雪後雨兒雨後雪**）　《雨村詞話》卷一：揚無咎《天下樂》詞前段云：「雪後雨兒雨後雪。鎖日價、長不歇。今番爲客忒太切。和天地也來廝虐。」「價」字「忒」字，「廝虐」字，皆曲中借用俗語，不可入詞。廝虐，即脾虐之類。

《**蝶戀花**》（**端正纖柔如玉削**）　《詞綜偶評》：讀此詞前闋結句，知鞍盃之戲，非始于楊廉夫也。

《**玉抱肚**》（**同行同坐**）　《左庵詞話》卷下：《玉抱肚》調，作者不多見。揚無咎詞云，【略】語多俚質似曲，詞家不可爲式。　《詞徵》卷一：揚補之《玉抱肚》詞云：「這眉頭強展依前鎖，這淚珠強收依前墮。」此類實爲曲家導源，在詞則乖風雅矣。

《**齊天樂**》（**後堂芳樹陰陰見**）　《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畫梅始於五代，皆著色而儷以禽鳥。至逃禪翁始以水墨作花，遂雅逸出群，世稱江西

墨梅。至今片紙皆金，爲畫苑秘寶。遺詞一卷，選家多未登錄。此詞和清眞，意境略似，其綿麗工鍊，則頗似夢窗。思陵聞其名，欲見之，竟不可得，其品節甚高也。

傳記

《圖繪寶鑒》卷四　揚補之字無咎，號逃禪老人，南昌人也。祖漢子雲，其書從「扌」，不從「木」。高宗朝以不直秦檜，累徵不起。又自號清夷長者。水墨人物學李伯時，梅竹松石水仙，筆法清淡閑野，爲世一絕。

紀事

《本事詞》卷下　呂倩倩，名姬也，善音樂。揚補之初於鄧端友席上見之，贈以《垂絲釣》云，【略】後又聞歌，贈以《夜行船》云，【略】又聞笛，贈以《解蹀躞》云。

《詞徵》卷五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東坡句也。趙祖文畫西湖圖，名曰《總相宜》。揚補之有《水龍吟》詞紀之。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逃禪集》一卷，清江楊无咎補之撰。

毛晉《逃禪詞跋》　其詩文亦不多見，向有《補之詞》行世，或謂是晁補之，謬矣，無論字句之舛訛、章次之顛倒，即調名如《一斛珠》誤作《品令》，《相見歡》誤作《烏夜啼》之類，亦不可條舉，今悉一一釐正。但散花庵詞客一無選錄，豈謂其多獻壽之章，無麗情之句耶？《草堂集》止載「癡牛騃女」一調，又逸其名，後人妄注毛東堂，可恨。坊本無據，反令人疑香奩之或凝或偓云。古虞毛晉識。

雜錄

《雨村詞話》卷三　揚無咎字補之，清江人，晁無咎亦字補之，濟北人，俱以詞名。揚名《逃禪集》，晁名《琴趣外篇》，而《花庵》于二補之俱不採入，只《草堂》載「癡男騃女」一詞，又逸其名，妄注毛東堂。可慨也！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五集：楊無咎《逃禪詞》六十一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逃禪詞》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揚无咎撰。【略】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无咎《逃禪詞》一卷，與今本合。毛晉跋稱「或誤以爲晁補之詞」，則晁无咎亦字補之，二人名字俱同，故傳寫誤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逃禪詞》一卷，明鈔本。清江楊無咎補之。【略】此猶明鈔舊帙，未失眞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逃禪詞》一卷，宋揚无咎撰。五集。汲古閣刊本。

曹勛

論述

張擴《曹勛除容州觀察使充奉使大金國報謝副使制》　具官某早通文藝，詳練朝儀。事不辭難，言皆詣理。比奉軍前之聘，有嘉復命之詞。載因爾能，往將朕指。宜有渙渥，以示寵嘉。其擢正於廉車，用增華於使節。益思自勵，期稱茂恩。

崔敦詩《曹勛除開府制》　具官曹勛宅心和裕，稟質粹溫。中正以通，動悉由於防範；優游而法，居自守於宮庭。始終歷事於四朝，夷險備更於百致。還觀操履，靡見瑕疵。嘉乃謙虛，嘗遂垂車之逸；倚其親信，莫從遺俗之高。起

司夕櫟之嚴，密告辰猷之益，周旋匪解，誰問無違，顯有休庸，具孚雅望。朕眷懷夙昔，慨念忠勞。誦《行葦》之詩，庶幾有翼；考正元之士，今已無多。方資宿衛之勤，尚喜儀刑之近。豈無優禮，式表殊私。是用涓以剛辰，發茲茂冊。皇皇衮繡，晉參揆路之崇；奕奕旌旄，仍領戎旃之重。陪敦采邑，申衍圭畱，並協朕衷，是循國典。既隆予寄，亦奬爾修。於戲，泰階六符，已超躋於朝位；周廬千列，諒增壯於軍容。臨寵而懼，則名乃休；處高而卑，則福斯永。祗承明訓，勉迪令圖。可特授開府儀同三司，依前昭信軍節度使，提舉皇城司，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封如故。主者施行。

樓鑰《曹忠靖公松隱集序》 鑰于公三子俱識於宦游中，仲子工部相與有連，【略】集公之文，俾鑰序之，且曰：先公早入太學，負時名。中更險艱，晚遂安逸。其於六藝百家，無一日輟吟而停披也。詩文至多，略備衆體。紹興、乾道間，出入兩宮，奉清燕之閑，最承寵眷，謙謹已甚，無毫髮之玷，一時筆墨，類多出其手。【略】公之詩文，其來有原，其發不苟。慷慨論事，有古烈士之氣；雍容適意，有隱君子之風，又未易以一端盡也。

曹耜《松隱集後序》 靖康之難，隨徽皇北狩，被密旨遣還，其詳見高宗所賜奎畫中。遭權奸斥逐，坎壈欹崎，垂二十年。守官溫陵，奉丘夫人甘旨。艱窘中作《荔子》、《棋局傳》及古樂府等文，受知郡帥謝大參任伯，禮遇優厚。晚際高宗、壽皇眷寵，嘗懷止足，未及年而休致。雅愛天台山水神秀，因卜居焉。作山居詩幾二百篇，吟詠情性，陶寫風景，深得晉靖節旨趣。【略】自少而壯，壯而老，處貧賤患難富貴，未嘗一日不留神筆硯間。

洪益中《松隱集序》 予在邑庠時，聞先師今趙府長史木菴趙先生常云，吾鄉宋太師譙國忠靖公《松隱文集》，蓋嘗觀之，心切嘉敬。其文藻華麗，炳炳琅琅，昭如日星，豈珠玉錦繡之可比倫。矧其忠貞懿行，表表於青史間，又烏可企而及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松隱文集》三十九卷。【略】其詩文多可以考見時事，詞采亦雅贍可觀。惟《上呂頤浩書》欲結劉豫以圖金，則其計太疏，非惟於理不可，即於勢亦必不行矣。洪邁《夷堅志》謂勛父元龍，昔以「紅窗迥曲」著名。今觀集中諸詩，如「獨不見楊花曲」之類，語多綺麗，時有小詞香艷之遺，似乎尚沿其家學。然如《乾道聖德頌》之類，亦未嘗不肅穆典重，具有古音。蓋亦如《淮海》一集，諸體並具，不可全謂之詩如詞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勛詞筆工麗，集中多應制之作，雍容華貴，迥（墨）〔異〕歌館狎褻之態，不僅來往北庭忠節可取也。

傳記

《宋史》卷三七九《曹勛傳》 曹勛字公顯，陽翟人。父組，宣和中以閤門宣贊舍人爲睿思殿應制，以占對開敏得幸。勛用恩補承信郎，特命赴進士廷試，賜甲科，爲武吏如故。靖康初，爲閤門宣贊舍人，勾當龍德宮，除武義大夫。從徽宗北遷，過河十餘日，謂勛曰：「不知中原之民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書領中曰：「可便即眞，來救父母。」并持韋賢妃、邢夫人信，命勛間行詣王。又諭勛：「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爲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勛自燕山遁歸。建炎元年七月，至南京，以御衣所書進入。高宗泣以示輔臣。勛建議募死士航海入金國東京，奉徽宗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于外，凡九年不得遷秩。紹興五年，除江西兵馬副都監，勛以遠次爲請，改浙東，言者論其不閑武藝，專事請求，竟奪新命。十一年，兀朮遣使議和，授勛成州團練使，副劉光遠報之。及淮，遇兀朮，遣還，言當遣尊官右職持節而來，蓋欲亟和也。勛還，遷忠州防禦使。金使蕭毅等來，命勛爲接伴使。未幾，落階官爲容州觀察使，充金國報謝副使，召入內殿，帝灑泣，諭以懇請親族之意。及見金主，正使何鑄伏地不能言，勛反覆開諭，金主首肯許還梓宮及太后。勛歸，金遣高居安等衛送太后至臨安，命勛充接伴使。遷保信軍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二十九年，拜昭信軍節度使，副王綸爲稱謝使。時金主亮已定侵淮計，勛與綸還，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人譏其妄。孝宗朝加太尉，提舉皇城司，開府儀同三司。淳熙元年卒，贈少保。

紀事

曹勛《跋功德寺賜額石刻》 臣故鄉本潁昌府，自國初至今，業儒學，取

科第皆早世。雖居汴，自先臣以上累世墳壟皆在潁昌。惟母妻及亡弟葬於此山。歲時永懷，松楸久闕展省。今得哀祭於一堂之上，魂魄有歸，誠泉下之幸。謹以勅書，刻諸堅珉，庶永久相傳，子孫不失祭享。上以昭聖代之光寵，次以僥幽明之冥助。

《**西湖遊覽志**》**卷二四**　六和塔，在月輪峰傍，宋開寶三年，智覺禪師建。【略】宣和中，毀于方臘之亂。紹興二十二年，僧智曇募緣重建，七級而止。塔中有湯思退等彙寫佛說《二十四章》，李伯時石刻觀音像。【略】宋紹興間，塔成，曹勛記，略云。

《**詞苑萃編**》**卷二二**　紹興中，曹勛（功）〔公〕顯使金國，好事者戲作小詞，其後闋云：「單于若問君家世，說與教知，便是《紅窗迥》底兒。」謂（功）〔公〕顯之父元寵，昔以此曲著名也。（《詞苑》）

《**復小齋賦話**》**卷下**　宋曹太尉勛《迎鑾七賦》，當日太尉奉詔迎顯仁韋太后作也。后居慈甯殿，公力請祠，居天台山，繪圖作賦傳於家。題雖分爲七，實一篇耳。公之子姓世居海鹽，保有此卷半千餘年勿失。

著錄

曹耜《**松隱集後序**》　惟是先君遺藁，罔敢失墜，會萃十餘年，釐成四十卷。藁帙雖多，不敢漏言溫室中事，惟應制詩詞，敢編出一二，且欲概見禁籞中興氣象云。紹熙元年四月中瀚日，男朝議大夫、尚書工部郎中耜泣血謹題。

樓鑰《**曹忠靖公松隱集序**》　鑰于公三子俱識於宦游中，仲子工部相與有連，事契尤厚。公薨十七年矣，集公之文，俾鑰序之。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曹勛《松隱集》四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曹忠靖《松隱文集》，一部九冊，全。

洪益中《**松隱集序**》　其十世孫曰參者，自幼情交，因詣訪焉，得請而拜觀之。集計六冊，通四十卷，字字精明，無少脫落，洵能躬閟藏之，不啻如拱璧，而亦不輕示於人，故宛然若新。【略】時大明正統五年歲次庚申春三月朔旦，大理寺正玉湖洪益中序。

《**菉竹堂書目**》**卷三**　曹忠靖《松隱文集》九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曹忠靖《松隱集》四十卷。

《**内閣藏書目録**》**卷三**　曹忠靖公《松隱文集》九冊，全。又六冊，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松隱文集》三十九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曹勛撰。【略】是集前載正統中大理寺正洪益中序，稱爲勛十世孫參所藏，【略】蓋止有家藏鈔本，從未鋟版也。其中第十四卷已全佚，樓鑰《攻媿集》載有《松隱集序》，亦闕不載。又脫篇落句，不一而足，則亦蠹蝕斷爛之餘，轉相傳寫，幸而僅存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松隱文集》四十卷，舊鈔本。宋曹勛撰。【略】四庫》所收者已闕第十四一卷，此亦鈔本，獨不闕也。

又卷四〇　《松隱詞》三卷，舊鈔本。曹勛。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松隱文集》四十卷，宋曹勛撰，清鈔本，八冊。

范宗尹

論述

李正民《**范宗尹除參知政事制**》　具官某清明而博達，簡重而粹夷，奧學貫于本元，沈謀周于事物。惟衆口易譖之日，當諸儒射策之辰，首發讜言，力扶頹俗。逮寇難之遽作，以直諒而見思。擢置憲臺，遂躋諫省。比召從於外服，旋進長於中司。慷慨濟時之心，密勿安邦之率，屢觀獻納，灼見忠嘉。宜峻陟於文階，俾參陪於政路。天下之勢如置器，必審處於安危；邦家之基在得賢，每因人而輕重。往服朕命，其遠乃猷。

張守《**范宗尹除中書舍人制**》　具官某學該綜而能文，氣剛方而有守。發宣和之冊，具聞謇諤之言；立靖康之朝，尤著論思之益。茲久淹於湖海，諒彌富於經綸。乃復賜環，俾從掌制。蓋將求藥言於季輔，問古事於仲舒，不特取詞命之有補於世而已也。尚勉之哉！

張綱《**范宗尹除資政殿大學士知溫州制**》 具官某高明而有謀，敏博而能斷。亟際風雲之會，蚤膺夢卜之求。若涉大川，嘗歷艱難而求濟；克勤小物，每嘉弼亮以輸忠。自違機柄之煩，久即詞庭之逸。步赦去相不悔，既譽處之彌休；申伯以作爾庸，尚藩宣之是賴。眷廼永嘉之地，寔當海道之衝。下酌民言，正資撫御。徒得君重，少寬外憂。其升秘殿之華，往對分符之寵。夫股肱舊德，固宜一體以宣勞；而膏澤下流，豈待期年而報政。勉服休命，克副眷懷。

周必大《**跋范丞相覺民謝罷政表稿**》 庚戌夏五月，高宗行在會稽，高平公自參知政事拜右相，年三十有一。明年改元紹興。秋七月，坐討論事罷政奉祠，故謝章中有「惜名器，裁苟得」之語。汪翰林革制，猶引「敬王如孟子，選衆舉皐陶」，可知其無他矣。本朝唯王溥初相時年三十二，然其除拜乃在周朝，非公比也。未強而薨，不及再用，迄展經綸之蘊，惜哉！

又《**題范覺民與諸人唱和詩**》 耿伯順、韓子蒼、范元長、李西美、李得升、謝任伯，宣和以來文人才士也。高平公或同侍從于靖康之朝，嘗引類于南渡之後。觀此詩軸，唱妍酬麗，三嘆而有遺音矣。慶元元年十月二十八日，前進士周某題。

傳記

《**宋史**》**卷三六二**《**范宗尹傳**》 范宗尹字覺民，襄陽鄧城人。少篤學，工文辭。宣和三年，上舍登第。累遷侍御史、右諫議大夫。王雲使北還，言金人必欲得三鎮，宗尹請棄之以紓禍，言者非之，宗尹罷歸。張邦昌僭位，復其職，遣同路允迪詣康王勸進。建炎元年，李綱拜右僕射，宗尹論其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不報，出知舒州。言者論宗尹嘗污僞命，責置鄂州。既召爲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呂頤浩罷相，宗尹攝其位。時諸盜據有州縣，朝廷力不能制，宗尹言，【略】授宗尹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時年三十。近世宰相年少，未有如宗尹者。【略】紹興元年二月辛巳，日有黑子。宗尹以輔政無狀請免，上不許。【略】沈與求奏其罪狀，落職，未幾，命知溫州。退居天台，卒，年三十七。宗尹有才智，當北敵肆行之衝，毅然自任，建議分鎮，以是得相位，【略】及爲政多私，屢爲議者所詆云。

紀事

樓鑰《**跋范丞相江西唱和詩卷**》 高平公相業之詳，見于王大參瞻叔所作行狀。公之第四子孝隆棟實爲鑰妻之姑之夫，獲聞公平生尤著。初赴廷試，京師人已傳惟襄陽一范、吳興一劉直言，時方佞諛成風，人已想望風采。暨臚傳，盡甲科不見二公姓名。李丞相士美以考官侍立，出班奏知，徽宗亟令索此二卷進讀，嘉歎再三，遂俱賓第二甲首。公既得官，時何公相文縝方爲內相，往別之，何公曰：「如公等人物，豈應墮州縣中？」公年始逾冠，對曰：「偶叨名第，且欲歸山中讀書，未暇求進也。」何公尤加歎賞，贈以詩曰：「漢廷初唱乙科時，陛楯何知亦歎咨。天子方將前席問，將軍焉用免冠爲。高風已側諛臣目，異日應伸壯士眉。更向山中讀書去，功名如此不嫌遲。」然公竟自此橫翔，三十一歲爲高宗朝名相。茲得敬觀詩篇遺墨，敢識舊聞于後。

《**詞苑萃編**》**卷二二** 紹興初，范覺民爲相，以自崇寧以來，創立法度，例有泛賞，建議討論，又行下吏部參酌追奪，有至奪十五官者。雖公論當然，而失職者胥造謗，浮議蜂起。無名子因改坡語云：「清要無因，舉選艱辛，繫書錢須要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嘆旅中愁，心中悶，部中身。雖抱文章，苦苦推尋。更休說，誰假誰眞。不如歸去，作個齊民。免一回來，一回討，一回論。」大字書寫貼於牆上，邏者得以聞。朝論慮或搖人心，罷討論之舉。范公用是爲臺諫所攻。（《容齋隨筆》）

藝文

張守《**祭范丞相文**》 維紹興六年歲在丙辰十二月甲午朔三日丙申，具官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丞相高平范公之靈。建炎庚戌，敵人南渡，將士辟易，遠邇震怖，六飛在行，進退失據。公猶執法，入秉機務。予忝西樞，始與公遇。同遭艱危，晨惕夕慮。並扈東巡，鯨波上泝。明年回鑾，東越是駐。乾坤瘡痍，海湖氛霧，潰卒狂盜，長驅並騖。王師單弱，邦儲窘窶。公時入

相，無喜有懼。曰茲孔艱，辭不敢固。予亦洊陞，政事竊與。公曰國勢，如病沉痼，駛藥下咽，立致顧仆。凡所施置，勿亟勿遽，補罅塞漏，生息保聚。拊摩饑羸，洗剔緇蠹，遠姦近偷，以次討捕。愛惜名器，均節財賦。詳愼精敏，宏廓平恕，雍容啓沃，不吐不茹。慨念曩朝，姦諛塞路。爵賞猥濫，衣冠垢汙。爰舉舊章，繩以尺度。畫一始頒，貪昏並怒。翻然奉身，有赫其譽。予亦踰月，復以病去。公居于溫，脫屣世故，島嶼雲水，日尋杖屨，若將終焉，儕友鷗驚。予帥甌粵，懷紱南赴。邂逅一笑，置酒脩具。送于水濱，意色疑沮，解手背面，數枉尺素。後公守溫，上意益注，謂公還朝，共掖天步。我歸里門，奄忽聞訃，朝飡未終，驚失匕箸。盛德青春，遽先朝露，而我病瘁，迫此頹暮，益悲身世，孰匪暫寓？惟公之升，腰褭飛兔，凌厲煙霄，良樂莫御。曾不期歲，正位台輔。天故生之，必有所付，不少假年，茫昧孰喻？嗚呼哀哉！某抱疴里門，南北異處，奠不臨棺，送不及墓，同朝之契，生死慙負。琢詞寓哀，莫寫情愫。尚饗！

綦崇禮《祭范丞相文》　維紹興六年歲次丙辰九月丙寅朔十七日壬午，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提舉江州太平觀郭仲荀，檢校少傅、瀘州軍節度使、充中太一宮使錢忱，寶文閣學士、左承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觀綦某，右中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盧知源，隨州觀察使、前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思正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丞相觀文殿學士高平范公之靈。嗚呼，天生異人，意其甚艱，待用於世，決非偶然。既鍾傑材，而俾相國，盍假之年，以究多績。寒鄉下里，乃克生公，器度不凡，自其兒童。妙齡射策，名震四海。壯歲登庸，儀形一代。亦既用矣，若有以爲。天乎難諶，而止於斯。嗚呼，靖康之元，公任諫諍，犯顏無諱，冀回上聽。今皇識之，曰此愛君，求於艱難，延秉國鈞。面命詞臣，玉色怡豫。汝善制草，予得賢輔。公懷感激，自盡不疑，僉謀是用，舊典是稽。運物無心，無偏無黨。合其異同，一此刑賞。遇才則進，見可則行，百工任職，萬事得平。虜侵淮濆，謂我避虜，公伐其謀，不戰自北。寇犯江澨，豺狼縱橫，指授大將，妖氛載清。禍亂稍夷，人心小定。鎮安中外，邦基克正。逮公去位，以迄於今。皇綱不墜，前功可尋。盛年壯烈，一跌未復，庶幾公歸，胡奪之速？嗚呼，天台赤城，公所留居。寄情丘壑，爭席樵漁。間守永嘉，及期去職。如還故鄉，對客歡適。豈期小疾，奄至膏肓，中台遽折，一鑑遂亡。龍華蘭若，山水奇秀，公所甚愛，藍輿時和。公性超悟，臨終不迷。誰謂寵穹，乃此其歸。挹公雅量，懷公厚德。邇驚遠疑，孰不嗟戚？矧百姻族，庇廕其誰？傷感途巷，執紼纍纍。凡我文武，夙被鈞播。列奠過車，涕泗交墮。尚饗！

胡寅

論述

綜論

張綱《胡寅除起居郎制》　以爾學博而文，才敏以達。有志當世，發聞自初。嘗妙簡於公朝，繼入躋於清貫。論議不屈，氣節可嘉。茲用擢於州符，付之史筆。時惟舊物，用觀已試之能；往服新恩，尚勉方來之效。

王洋《胡寅轉一官致仕制》　具官某經術淹該，識度凝遠。君子之仕行其義，早服禁途；公家之利無不爲，備宣忠力。出紆郡紱，亟佚祠庭。遽因疾以引年，重憫勞而徇請。爰增厥秩，用寵其歸。顧疎廣祖行，雖不及都門之盛；方祁奚告老，尚無忘嗣職之賢。往專精神，益介壽考。

胡銓《跋胡明仲侍郎帖》　某伏讀明仲侍郎所叙年家父權郡劉公布衣時言事得罪，未嘗不三復流涕也。《春秋》傳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嘗考魯史，三桓子孫惟臧孫至盛，至文仲、武仲益大以熾，其有後信矣。公方抗疏時，奮不顧身，豈顧有後與否。予觀其二子與某同年登第，皆嶄然露頭角，有仕途聲，殆不愧臧氏，以是知懷祿怙寵、口箝而不開者，其無後必矣。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章穎《斐然集序》　皇宋作興，文治燦然，百餘年間，賢人君子所以推明乎是者，固已昭昭乎心目之間。遏人欲之橫流，彰天理於既泯，士生斯時，抑何幸也！兵革紛紜，天下學者渙散而莫之統一，文定胡先生始以《春秋》鳴，而其子致堂繼之，見於辭章，著於賦詠，陳於論諫，莫非極治亂之幾，謹名分

之辨，黜邪而與正，尊王而賤伯。明義利之分，辨枉直之實，取而誦之，鑿鑿乎五穀之可以療饑，斷斷乎藥石之可以治疾。由其言以推其行事，即其文以究其用心，使其功化得盡顯於時，則撥亂而反之正，三光明於上，民物育於下，猶反掌也。世方交競於利祿之途，角勝負於得失之際，滔滔馳騖，不可救止。古之聖賢所以孳孳焉者，固已與之背馳矣。此愚之所以中夜而起，抱書而嘆也。三山鄭君肇之持節湖湘，得是文於致堂之猶子大時，遂取而刊之木。夫致堂之爲是文，夫豈知後世有揚子雲哉？蓋其露蘊奧而寓諸言，發憤懣而形諸書，有不得已焉者。鄭君之好尚，亦豈爲文章之美哉？天理之明，人心之正，是書其標的也。

魏了翁《斐然集序》 建炎再造，首以記注召還，極陳三詔之不同，論七事六條之利害，娓娓數萬言。如必罷和議，必用君子，必退小人，必明賞罰，必固本支，必建藩輔，必擇守令，必討盜賊。大抵監耿、李、汪、黃誤國之不可再，引誼劘上，往往有敵己以下所不能堪者。高皇帝雖聽奉祠，而簡注不忘。既狩錢塘，申命記注，首論四維不張，惟刑是從。利在尼雅滿，則欲釋怨以悅其心；利在劉豫，則欲友邦以通其好。文定亟稱其得敷奏體。張公以右相視師，嘗議遣使，公辯遏懇至，謂堂堂天朝，相率而爲敵國之陪臣。蓋視胡公邦衡後日之疏，有過之。尋貳春卿，兼掌書命，如追廢王安石配享孔廟，追謫章、蔡誣謗宣仁后，及褒表諫臣等事，高文大筆，大抵皆公發之。

《文章精義》 胡致堂文字就事論理，理盡而辭止，而氣極不衰。雖不必調弄文法，自然見有不可及處。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斐然集》三十卷。【略】寅父子兄弟皆篤信程氏之學，寅尤以氣節著。【略】靖康元年，金人議立張邦昌，寅方爲司門員外郎，與張浚、趙鼎均不肯署議狀。邦昌立，遂棄官逃。建炎三年，爲起居郎，時詔議移蹕之所，上萬言書力爭。【略】紹興四年，爲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往雲中，又抗疏力諫，其文今亦載第十卷中，幷明白剴切。樓鑰序所謂「引誼以劘上，往往有敵以上所難堪者」，殆非虛語。【略】集中十二卷至十四卷所載內外諸制，竝秉正不阿，史稱所撰諸制詞，多誥誠語，亦不誣。至寅之進用本以張浚，後論兵與浚相左，遂乞郡以去。其父安國與秦檜爲契交，檜當國日，眷眷欲相援引，寅兄弟三人幷力拒不入其黨，寅更忤之，至流竄，其立身亦具有始末者。其文亦何可廢也？

分論

《上皇帝萬言書》 《崇古文訣》卷三三：貫穿百代之興亡，曉暢當今之時勢，氣完力壯，論正詞確，當爲中興以來奏疏第一。 《鶴林玉露》丙編卷三：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亶亶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又曰：「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左袒而爲劉氏，人咸樂於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徯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白，亦占地步。【略】今二聖蒙塵遠狩無還期，高宗不得已而即位，今又出於元祐皇后之命，與唐肅宗天淵不同，似亦可以無說。然胡致堂《萬言書》首論此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收復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帥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此舉措失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須一反前失，亟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諂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今義不戴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軍。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影從。凡所欲爲，孰不如志？」致堂此論，明白正大，惜其說之不行也。然唐肅宗即位，何嘗有一人敢言其非？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能受之，已爲盛德事矣。中興以來，致堂、澹庵二書，關繫最大。

《上高宗封事》 《崇古文訣》卷三五：論正詞嚴，義形于色。晦翁謂可與日月爭光，信哉。

《論遣使劄子》 《崇古文訣》卷三四：根本經誼，曉暢事情，毅然有不可奪之色。

《再論遣使劄子》 《崇古文訣》卷三四：說利害明切，卻是就理上見得如此。

《**留侯論**》《齊東野語》卷一：胡明仲論留侯則云：「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不問則不言，有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不難也。」評者曰：「漢業存亡在俯仰間，而留侯於此每從容焉。諸侯失固陵之期，始分信、越之地，複道見沙中之聚，始言雍齒之侯。善言子房矣。」此論全用荊公詩：「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圖雍齒封。」此則史論用詩也。

《**叙古千文**》朱熹《跋叙古千文》：右《叙古千文》，故禮部侍郎胡公明仲所作。其叙事立言，昭示法戒，實有《春秋》經世之志。至於發明大統，開示正塗，則又於卒章深致意焉。新學小童朝夕諷之而問其義，亦足以養正於蒙矣。

《**潭州譙門記**》《崇古文訣》卷三四：詞嚴義正，可謂雄偉不弱者矣。

《**和趙宣二首**》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紀昀評：三、四作意跳脫，而仍不免于庸沓。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致堂先生大手筆。《讀史管見》、《崇正辨》之餘，成此詩耳。馮班評：結趁韻。紀昀評：不必如此支蔓，二書何預于此詩？此首特佳，道學詩之不涉道學者。

傳記

《**宋史》卷四三五《胡寅傳**》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游辟雍，中宣和進士甲科。靖康初，以御史中丞何栗薦，召除秘書省校書郎。楊時爲祭酒，寅從之受學。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僞立，寅棄官歸，言者劾其離次，降一官。建炎三年，高宗幸金陵，樞密使張浚薦爲駕部郎官，尋擢起居郎。金人南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略】疏入，宰相呂頤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二年五月，詔內外官各言省費、裕國、彊兵、息民之策，寅以十事應詔，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姦慝。疏上不報。尋命知永州。紹興四年十二月，復召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議遣使入雲中，寅上疏，【略】高宗嘉納，云：「胡寅論使事，詞旨剴切，深得獻納論思之體。」召至都堂諭旨，仍降詔奬諭。既而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爲兵家機權，竟反前旨。寅復奏疏言：「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修德，息兵訓民，以圖北向。儻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寅既與浚異，遂乞便郡就養。始，寅上言：「近年書命多出詞臣好惡之私，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詞，未免玩人喪德之失，乞命詞臣以飾情相悅，含怒相訾爲戒。」故寅所撰詞多誥誡，於是忌嫉者衆。朝廷辨宣仁聖烈之誣，行遣章惇、蔡卞，皆宰臣面授上旨，令寅撰進。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辭。改集英殿修撰，復以待制改知嚴州，又改知永州。徽宗皇帝、寧德皇后訃至，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寅上疏言：「禮，讎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丁父憂，免喪，時秦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俄乞致仕，遂歸衡州。檜既忌寅，雖告老猶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落職。右正言章复劾寅不持本生母服不孝，諫通鄰好不忠，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尋復其官。紹興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九。寅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大節，及檜擅國，寅遂與之絕。新州謫命下，即日就道。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皆行于世。其爲文根著義理，有《斐然集》三十卷。

紀事

《**四朝名臣言行録》卷八**　秦檜知公致仕之貧，因其往建州省覲世母，遺以白金。公報書曰：「願公修政任賢，勿替初志，尊王攘狄，以開後功。」檜以爲譏己，始怒之。公嘗游嶽麓寺，大書壁間云：「是何南海之鰐魚，來作長沙之鵬鳥。」於是帥臣劉正方欲捃摭張浚諸人之罪。劉旦知潭州，潮陽人也，亦大怒，復訟公于檜。侍御史曹筠即奏公兄弟阿附趙鼎，私相朋比。公尋以李光

通書，特落職名。

又　章廈奏公：「天姿凶勃，敢爲不義。寅非安國之子，不肯爲親母持服，此其不孝之大罪也。寅初傅會李綱，後又從趙鼎，建明不通鄰國之問，其視兩宮播遷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後來梓宮既還，皇太后獲就孝養，寅乃陰結異意之人，作爲記文，以爲今日仕進之人將赤族，而不悟此其不忠之大罪也。」遂有新州之命。

又　朱文公曰：公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丕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抵牾處。有好誦佛書者，致堂因集史傳中虜人姓名揭之一處，其人果收去念誦，此眞戲也。

著錄

章穎《斐然集序》　三山鄭君肇之持節湖湘，得是文於致堂之猶子大時，遂取而刊之木。【略】天理之明，人心之正，是書其標的也。嘉定三年八月望日，南郡章穎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致堂斐然集》三十卷，禮部侍郎胡寅明仲撰。

魏了翁《斐然集序》　長沙吳德夫間爲予言：「胡仲剛氏學業行誼爲世楷則，出一編書名《斐然集》以授予，曰：『其爲我廣諸蜀。』予識之弗忘。後守廣漢，將以刻諸梓，未遑然也。厥二十又七年，予歸自南，旋起家渡瀘，叙州馮侯邦佐已刊之，求一言冠篇。【略】因馮侯之請，摘其關於世教者著於篇。端平元年九月戊申，鶴山魏了翁序。

《文獻通考》卷二三八　《致堂斐然集》三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胡寅《斐然集》三十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胡致堂集》三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胡致堂斐然集》，一部十冊，殘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胡致堂斐然集》十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胡寅《斐然集》三十卷。

《内閣藏書目錄》卷三　《斐然集》九冊，不全。【略】凡三十卷，闕十一至十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斐然集》三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胡寅撰。【略】是集端平元年馮邦佐刻於蜀，樓鑰序之，嘉定三年鄭肇之又刻於湘中，章穎序之。《宋史》本傳作三十卷，與此本相合，蓋猶從宋槧繕錄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斐然集》三十卷，舊鈔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三十卷，宋胡寅撰，舊鈔本，十一行二十二字，綠格，闌外有「經鉏堂重錄」五字，蓋倪氏傳鈔本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三十卷，宋胡寅撰，清經鉏堂鈔本，十六冊。

藝文

呂本中《送胡明仲知永州》　君行西游浮沅湘，洞庭岳麓天一方。岳前老人望君久，歲晚不嫌歸路長。晴天萬里去鴻鵠，韞玉未售猶深藏。遠行固是君素願，多蓄奇謀羞自獻。後生紛紛了目前，大策定非凡所見。簿書汩沒渠自忙，道里崎嶇我不倦。百州東下例無澗，要君嶷然如斷山。

宋汝爲

論述

朱熹《跋宋君忠嘉集》　莊周有言，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古今以爲名言。然以予論之，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莫非天賦之本然，民彝之固有，彼乃獨以父子爲自然，而謂君臣之相屬特出於事勢之不得已，夫豈然哉？今讀東海宋君之事，觀其出

身以報國家之讎，履鋒鏑，蹈危難，濱九死而不悔，及其一旦棄妻子去，以兆左衽之禍，則窮困極矣。而變易姓名，猶不能忘於國家興復之念，夫豈有所不得已而強爲之哉？於此觀之，則君臣之義如吾所論，無可疑者，而莊生爲我無君、禽獸食人之邪說，亦可以不辨而自明矣。抑觀諸人所記宋君本末，猶可以想見其魁奇磊落之氣。至於挂劍之章，語尤悲壯，則每讀之，未嘗不流涕太息也。

傳記

《宋史》卷三九九《宋汝爲傳》　宋汝爲字師禹，豐縣人。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闔門遇害。汝爲思報國家及父兄之讎，建炎三年，金人再至，謁部使者陳邊事，遣對行在。高宗嘉納，特補修武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使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相呂頤浩因致書豫。汝爲行次壽春，遇完顏宗弼軍，不克與時亮會，獨馳入其壁，將上國書。宗弼盛怒，劫而縛之，欲加侵辱。汝爲一無懼色，曰：「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辭，死未晚。」宗弼顧汝爲不屈，遂解縛延之曰：「此山東忠義之士也。」命往見豫，汝爲曰：「願伏劍爲南朝鬼，豈忍背主不忠于所事。」力拒不行，乃至京師，瀕死者數四。豫僭號，汝爲持頤浩書與之，開陳禍福，勉以忠義，使歸朝廷。豫悚而立曰：「使人！使人！使豫自新南歸，人誰直我，獨不見張邦昌之事乎？業已至此，夫復何言。」即拘留汝爲。然以汝爲儒士，乃授通直郎、同知曹州以誘之，固辭。遂連結先陷于北者凌唐佐、李互、李儔爲腹心，以機密歸報朝廷。唐佐等所遣僧及卒爲邏者所獲，汝爲所遣王現、邵邦光善達，朝廷皆官之。紹興十三年，汝爲亡歸，作《恢復方略》獻于朝，且曰：「今和好雖定，計必背盟，不可遽弛。」時秦檜當國，置不復問。獨禮部尚書蘇符憐之，爲言于朝，換宣教郎，添差通判處州。高宗憶其忠，特轉通直郎。【略】久之，有告汝爲于金人以蠟書言其機事者，大索不獲，尋知南歸。檜將械送金人，汝爲變姓名爲趙復，徒步入蜀。汝爲身長七尺，疏眉秀目，望之如神仙。楊企道者，遇之溪上，企道曰：「必奇士也。」款留之，見其議論英發，洞貫古今，靖康間離亂事歷歷言之，企道益驚，遂下交，假僧舍居之。檜死，汝爲曰：「朝廷除此巨蠹，中原恢復有日矣。」企道勸其理前事，汝爲慨然太息曰：「吾結髮讀書，奮身一出，志在爲國復讎，收還土宇，頗爲諸公所知。命繆數奇，軋于權臣，今老矣，新進貴人，無知我者。」【略】汝爲俶儻尚氣節，博物洽聞，飲酒至斗餘，未嘗見其醉，或歌或哭，涕淚俱下。其客蜀也，史載之、邵博、宇文亮臣、李燾相得甚歡，趙沂、王京魯、關民先、楊宗、惠疇經紀其喪事。三十二年，其妻錢莫知汝爲死，詣登聞鼓院以狀進，詔索之不得。隆興二年，其子南強以汝爲之死哀愬于朝，參知政事虞允文，錢端禮以聞，特官一子。有《忠嘉集》行世。

《宋詩紀事補遺》卷四五　初名宋汝爲，字師禹，東海豐邑人。永康別駕呂頤浩使之致書劉豫，謀劫豫歸朝。蠟彈事泄，逃歸，以右奉議郎通判處州。虜人久捕不獲，會有知汝爲已南遁者，秦檜爲相講和，以姓名來求遣。汝爲知行必不免，一夕遁去，雖家人無知者。一子南強數歲，與妻錢氏皆爲有司所拘。汝爲變姓名爲趙復，字逸老，入青城山。前實錄院檢討官邵博識而憐之。青城令楊喬爲營庵於市金院之旁。多往來於犍爲、盧山二郡。李燾爲盧山郡從事，多與之游。紹興二十七年卒于青城縣開先觀，年六十。汝爲未病，以後事托其友人監永康茶稅王槐孫。槐孫爲葬之青城山中。後金人叛盟，朝廷求汝爲，已死。乾道元年，推恩官其子南強。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宋汝爲《忠嘉集》一卷，又《後集》一卷。

周葵

論述

劉一止《周葵殿中侍御史制》　爾頃以文行，爲朕識擢。既居御史，知無

不言，言皆有益。比其去也，朕心思焉。茲用詔除，復畀言路。上有仳政，朕所樂聞；吏之多奸，惟爾勿貸。但朕以治己之道治人，君子進爲，小人退聽，天下蒙福。其庶幾乎可。

洪适《賜周葵辭免資政殿學士不允詔》 卿望傾後學，屢上要津，遵道而行，不合則去。晚陟政地，熟聞嘉謨。所賴贊襄，以格上治，而賦歸甚勇，指疾錮辭。挽之再三，不得而強。規殿美職，厥有彝章。成命已頒，勿勞謙避。

傳記

周必大《資政殿大學士毗陵侯贈太保周簡惠公神道碑》 公諱葵，字立義，常州宜興縣人。【略】公少力學，自鄉校移籍京師兩學，傳誦其文。宣和六年廷試，以曆數爲問，公既詳對，又爲說。【略】考官嗟賞，擢眞甲科，調廣德軍司刑曹事。靖康覃恩，循修職郎，用舉主陞文林郎，知徽州軍事推官。車駕移蹕臨安，諸軍交馳境上，守死倅易，公與判官攝行郡事，隨機應變，千里帖然。【略】薦章交上，改通直郎、臨安府府學教授。未赴，吏部侍郎陳與義密薦公，遂召試館職，【略】除監察御史，紹興五年也。尋充省試參詳官。【略】徙司農少卿，四求去皆不允。兩召至都堂諭旨，二相云：「以言求去，非朝廷美事。」公曰：「某離言路半年，自以親老家貧請外耳。」乃除直秘閣，知信州。屢展戍期。【略】改河南提點刑獄公事，以遠求易浙西，又避本貫，易江東。四歲四易地。【略】八年冬，和議已定，公復被召，論爲國若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則久，不然，三者在人不在我矣。九年二月，除太常少卿，五月再爲殿中。【略】有詔侍從兩省薦西北人才，公同給事中劉一止薦呂廣問。廣問參政李光客也，擬試館職，秦(檜)不可，謁告不入，言者論罷李，併謂公受其風指，黜主管洪州玉隆觀。十年郊恩，復直秘閣。十二年春，起知湖州。十三年正月，移平江府，復以郊恩賜服緋魚。【略】十四年二月，落職主管台州崇道觀。屏居鄉閭，二親益老，家益貧，憂患連年不能堪，公獨安之。二十五年十二月，復舊職，知紹興府。二十六年正月，過闕，除權尚書禮部侍郎，賜服紫章服，兼國子祭酒，又兼權給事中。言路忌之，三月出知信州，太學生列狀留公，不報。居數月，罷郡。二十八年，起知撫州，引道疾作，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十月，直龍圖閣，知太平州。【略】三十年八月，進集英殿修撰，尋移婺州，加敷文閣待制。【略】三十二年七月，除兵部侍郎。【略】九月，首命公兼侍講，積官左朝散大夫。隆興元年，同知貢舉。戶部闕官，兼權侍郎。【略】以左中大夫參知政事。【略】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略】乾道三年，起知泉州。明年復請祠。六年，告老章五上，加大學士致仕。閒適累年，不以世故縈心，惟究極死之說。淳熙改元正月十二日，薨於里第，享年七十有七。【略】作《聖傳詩》二十篇行於世，文集三十卷、奏議五卷。晚自號惟心居士。【略】銘曰：惟幾惟康，古倚良弼。耳目股肱，衛上則一。降及後世，其職乃析。越在臺諫，箴規排擊。進居廊廟，將順輔翼。前之責人，今以自責。躬或不逮，言孰底績？惟簡惠公，端諒篤實。和戰何常，隨時應敵。其在我者，自治吾國。時雖不同，論則無易。或從或違，有始有卒。皇心褒嘉，士論厭塞。我作銘詩，追紀賢德。一言蔽之，主聖臣直。

藝文

韓元吉《祭周資政文》 淳熙元年歲次甲午六月丙辰朔二十三日戊寅，門生朝散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婺州軍州事韓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致政大資參政先生周公之靈。惟公勁直之氣聞于時，溫恭之色見于面。校書天祿，蚤歷塊而不羣，執法殿中，遂干霄而直上。方簪筆而入侍，竟剖符而出藩。初無忤于龍鱗，上聖之知甚寵；中僅脫于虎口，權臣之怒已深。流落十年，崎嶇一節。運逢更化，起閭里以來歸，志則盡忠，入朝廷而見疾。將焉往而不黜，曾何病于弗容？精金百鍊而益剛，長河九折而逾駛。天子初覽于庶政，驛書所召者四人。嘉其敢言，趣以論事。蓋士方競于謀利，公獨指爲不然；時方急于用兵，公獨詆爲未可。致宸衷之簡在，由誠意之盡輸。果從武部之班，亟上政塗之峻。竊欲自治，以扶未危，邊鋒不戰而浸消，廟論弗咸而旋定。進退不迫，馳張可觀，稍均琳館之燕閒，猶課海邦之治行。蓋未替殷肱之眷，乃時以筋力爲辭。公雖倦而卧家，士猶倚以輔國。掛軒車而不出，睨簪裳其若遺，久安泉石之遊，猶冀松喬之壽。老成遽失，殄瘁興嗟。某頃以頑疎，夙承顧遇。祝官曹于幕府，即荷品題；列掾屬于中臺，實資陶冶。慨一違于牆仞，恍九

換于歲鑱。逮紆郡紱而來，未致尺書之敬。撫甘棠之舊憩，正爾馳懷，動宿草之新悲，何期隕涕。雖素車白馬之已後，豈斗酒隻鷄之敢忘？情見乎詞，公其亮此。嗚呼哀哉！

王葆

葛立方《王葆除司封郎官制》　晉之執秩，齊之主爵，蓋今日之封曹也。事省而選高，非一時英偉之士，朕不輕屬焉。以爾德盛而牧謙，記博而守約，性樂易而強於爲政，可謂賢矣。封曹之選，爾嘗攝承，肆命爲眞，毋忘報塞。

周必大《左朝請大夫王公葆墓誌銘》（代閣直學士張震）　公諱葆，彥光字也，吳郡崑山人。【略】弱冠以通經能文稱，由學校貢太學，每試常右諸生。登宣和六年進士第，調通州海門尉，未上，改處州麗水主簿。【略】用薦舉陞秩而去。紹興改元，天子思廣言路，講求賢良等科，公慨然上疏，陳十弊，皆切中時病。其末以儲嗣爲言，執政讀而奇之，欲試以事，會詔侍從舉劇令，得常之宜興。【略】秩滿，部使者交薦，而郡守雅不樂，風宗室子嘗爲公所絕者，使索公有榜通衢來告者，至掠治郡邑胥，條公過失，卒無所得而止，改宣教郎。朝廷將用公于邊，公以親老辭，乃調臨安府仁和丞，改江陰軍教授。丁中散憂，服闋，通判揚州，入監登聞檢院。遷宗正寺主簿，轉本寺丞，賜緋衣銀魚，擢司封員外郎，兼玉牒所檢官。【略】竟以憂去，三年杜門讀《喪禮》，人不見其面。免喪，以舊官召兼權考功。【略】俄兼國子司業，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略】上章請外，得知廣德軍。【略】纔解守符，旋起知漢州，撫綏善良，鋤治姦猾，境內大治。【略】天子聞而嘉，爲南隆守，就升部而刺史，而擢公瀘南安撫使，知瀘州。【略】踰年，以疾求歸，徙池州。遂拜廷尉貳，道改浙東提點刑獄，時隆興元年春也。【略】仇家因飛謀造謗，會公疾，得請，遂主管台州崇道觀。初，宜興民懷公不已，公亦樂其溪山，乃卜居焉。乾道三年，公年七十矣，以六月告老。是月十九日，卒于正寢。【略】留意經學，而尤邃于《春秋》。嘗讀《孟子》「彼善於此」之句，悟聖人作經深旨，【略】用心三十年，乃成《集傳》十五卷，去取是非，不措一毫私意於其間。【略】銘曰：我觀萬物，皆備于書。古之用才，有不在儒。懷以功利，假以朱愚。人自妄耳，匪書之辜。有美王公，秀出三吳。學耻空言，志儒之初。事君不欺，臨政不迂。忠純是遵，仁義是趨。用罔盡才，而譽有餘。平生所得，《春秋》賞誅。書成而歿，公不爲殂。銘以昭之，尚後之乎。

《中吳紀聞》卷六　王葆字彥光，擢宣和甲辰第。崑山自郟正夫登第後，有孫積中，積中後六十載無有繼之者。彥光擢第時，吳昉博士適爲邑宰，有致語云：「振六十載之頹風，賈三千人之餘勇。」紀其實也。紹興改元，天子廣開言路，講求賢良等科。彥光時主麗水簿，慨然上疏陳十弊，皆切中時病，其末以儲嗣爲請，語尤切直。至謂：「仁宗時，中外無事，海宇晏然，而范鎮等爲國遠慮，其所納忠，急急在此。況當今日，國步多艱，人心易動，強虜未靖，群盜陸梁，天下之勢，危若綴旒，而甲觀之崇，未聞流慶，中外惴恐，此爲甚急。臣願陛下爲宗社無疆之計，廣求宗室之中仁明孝友、時論所歸者，歷試諸事，以係人心。」執政讀而奇之。彥光素爲秦益公器重。和議既定，梓宮及太后皆還。彥光時主宗正寺簿，上書於益公，僅三百字，大意謂：自古宰相功業之盛，無如伊尹、周公，究其終始之言，伊尹過周公遠矣。方其相成湯，輔太甲，其功無與比。當是時，遂思復政於君，而啓其告歸之意，今「咸有一德」之書是也。周公則不然，夾輔成王，坐致太平之功，此時可以告老矣，而卒不之魯，故其後有四國流言之禍。今欲爲伊尹乎，欲爲周公乎？惟閣下所擇。益公得書頗喜。久之，除司封郎。彥光既丁內艱，服闋，再居舊職。一日，益公語彥光曰：「檜待告老如何？」彥光曰：「此事不當問之於某。」益公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之。嘗記紹興八年，某爲右相時，公以書勸某去位，保全功名，今何故不言？」彥光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與讎，擇其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益公默然。俄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益公薨，出知廣德，移漢州，又移瀘州，終浙東提刑。彥光居鄉，教誘後進，終日論文不倦，其所成就甚衆。所學最長於《春秋》，有《春秋集傳》十五卷，《春秋備論》兩卷。【略】參政范公嘗作公挽詩云：「喻蜀三年戍，還吳萬里船。雲歸雙節後，雪白短檠前。百世《春秋傳》，一丘陽羨田。浮生如此了，何必更凌煙？」「日者悲離索，公乎又杳冥。門人辨韓集，子舍得韋經。此去念築室，空來聞過庭。路遙人不見，千古泣松銘。」彥光鑒裁甚精，李樂庵爲布衣時，流落兵火之餘，一見以爲佳士，妻以女弟。今參政周公初第時，愛其博洽，即納之爲婿。二公尋

即榮遇，而又學術氣節，聳動當世人，於是服其知人。至於從其學者，亦能第其甲科之先後，無不一如所期。至今言其事者，莫不稱歎，以爲不可及。

周必大《祭外舅王察院文》 維乾道六年歲次庚寅閏五月庚辰朔二十六日乙巳，壻具位周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外舅提刑察院王公之塋。嗚呼，公有通經博古之學，而不盡施於事業；有撥繁濟劇之才，而不盡見於施爲。官雖遷而人猶悼其屈，年雖高而志未向乎衰。此中外所共悉，非親黨得而私也。惟鄙不肖，爲公所知。二十年間，有合有離。往聞公抱病溪之上，蓋嘗冒彭蠡之險，涉長江之危。曾是四旬之緩，悽然隔世之悲。雖徘徊之累月，迄差池於葬期，念佳城之一閉，倏芳歲之三馳。粤自江而徂浙，忘雨沐而風吹。逮弭權於故居，懷握手於平時，何英姿之凜凜，乃封土之纍纍。跪陳詞而薦酒，莽無言而寄思。嗚呼哀哉，尚饗！

胡閎休

《宋史》卷三六八《胡閎休傳》 胡宏休字良弼，開封人。宣和初，入太學。時方諱兵，閎休著《兵書》二卷。靖康初，創知兵科，閎休應試，中優等，補承信郎。金人圍城，閎休分地而守。二帝詣金營，閎休欲結義士劫之，何棗禁止之。二帝北遷，范瓊散勤王師，閎休曰：「勤王師可進不可退。」檄令隨軍而無靖康年號，閎休得之泣下，懷檄而走，從辛道宗勤王。南渡，以忠義進兩官。湖湘盜起，或曰招之便，或曰討之便，閎休作《致寇》、《禦寇》兩篇，言天地之氣，先春後秋，招之不伏則討之。於是以岳飛爲招討使，飛辟閎休爲主管機宜文字。以誅鍾子儀功，進成忠郎。飛被誣死，閎休發憤杜門，佯疾十年，卒。有《勤王忠義集》藏于家。

《南宋書》卷一五《胡閎休傳》 胡閎休開封人。宣和初入太學，時方諱兵，閎休著《兵書》二卷。靖康初創知兵科，閎休試中優等。二帝詣金營，閎休欲結義士劫之，何棗禁止。二帝北遷，范瓊散勤王師，檄不用靖康年號。閎休得之泣下，懷檄而走，從辛道宗勤王南渡，以忠義進兩官。岳飛辟閎休主管機宜文字。飛被誣死，閎休發憤杜門，佯疾十年，卒。

尹穡

論述

洪适《尹穡右諫議大夫制》 具官某操絜冰霜，識侔蓍蔡。蚤陟小坡之列，浸高橫榻之班。殿上青蒲，獲補闕拾遺之益；人中屈軼，擅觸邪指佞之聲。以仁義而竭誠，不沽激以干譽。從容接晝，慷慨憂時。說必可行，事皆有據。積此臺端之望，峻其庭諍之權。人主亦有逆鱗，孰云難犯；忠臣謂之骨鯁，無戒太剛。益勉清埃，以伸正道。

韓元吉《送尹少稷序》 今年秋，友人尹少稷召而至於京。方少稷之未來也，公卿交薦之，部使者顯言之，以爲宜在本朝者也。及其來也，侍從之賢則就見之，百執事之良爭識之，退而咸曰：「少稷之論信可聽，其才信可庸也。」御史聞之，揚於廷曰：「尹某之直諒也，其可儲之以備臺諫之選矣。」翰林西掖諸公又有誦其詩於衆者曰：「少稷之文蓋如此也。」已而陛獻其言，天子以語大臣：「是蓋東州佳士，何以處之？」無幾何，少稷得用爲樞密院編修官。少稷既拜命，退而言歸，語其所厚者曰：「吾不選于吏者三十年矣，吾才無取也。有田在懷玉之下，可耕而食也。與其詘吾志而狥時，孰若安於命以全我也。」少稷既去，不知者色然異之，曰：「編摩士之高選，蓋有欲而不得者也。且其次僅旬日，少稷不屑，何哉？」其知者亦悵然望之，曰：「甚矣，吾道之難行也。得一人于此焉可喜，失一人于此焉可惋。少稷不少忍，吾黨之士孤矣。」嗚呼，以少稷之賢，公卿挽于前，部使者推于後，從官、御史、詞臣、百執事之良左右而掖之。天子動色稱善，自一命之微，有列于右府，士之得此足以爲其身榮，而少稷如逃負避喧，蹀躞焉行而不止，眞明於去就者哉！然予聞之，自金主之死，大河南北之民，望旌旗而思宋，漢中之兵雖張，而兩淮之備未飭，以戰則無功，以和則受辱，此君相之謀蚤夜而不釋者也。朝廷不用士，則已如用也，果無以還吾少稷哉！少稷異時肯而復來，尚足以慰夫吾黨之士也。

《後村詩話》續集卷三　尹少稷詩，若澹泊而有義味，其《庸醫行》云，【略】似諷當時主和戰者。《聞逆亮入寇》律詩云：「本來饑飽非同鼎，安得浮沈自一舟。」又云：「異日是非憂史謬，終身寒餓羨錢愚。」詞不迫切而意獨至矣。少稷及接呂居仁，曾吉甫議論，在山中讀書二十年，名理極重。晚爲大坡，因符離之敗攻張魏公父子以附和議，遂爲公議所貶，甚可惜也。

《鶴林玉露》丙編卷一　尹穡字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諸公薦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少稷言行有法，又通世務，時論翕然歸重。嘗論減年賞典，當與實歷對使，孝宗用其說，至今行之。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爲士大夫之戒。

《聞偽齊入寇》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劉屏山《題李忠愍集》云：「二帝蒙塵方幸虜，六臣奉璽更朝梁。」叙當時事，忠憤悲壯。尹少稷《聞僞齊入寇》云：「酬功不惜賞千布，送死惟堪縛一驢。」足與前句相上下。

傳記

《宋史》卷三七二《尹穡傳》　尹穡字少稷。建炎中興，自北歸南。紹興三十二年，與陸游同爲樞密院編修官。權知院史浩，同知王祖舜薦其博學有文，召對稱旨，二人並賜進士出身。孝宗獎用西北之士，隆興元年除穡監察御史，尋除右正言。二年五月，除殿中侍御史。歷遷諫議大夫，未幾而罷。初符離師潰，湯思退復相，金帥移書索地，詔侍從臺諫集議。穡時爲監察御史，以爲國家事力未備，宜與敵和，惟增歲幣，勿棄四州，勿請陵寢，則和議可成。【略】張浚極言其不可，穡爲右正言，懼和議弗就，因劾浚跋扈，未幾罷政。【略】敵勢浸張，遠近震動，都督、同都督相繼辭行。上書者攻和議之失，且言：「穡專附大臣爲鷹犬，如張浚忠誠爲國，天下共知，穡不顧公議，妄肆詆誹，凡大臣不悅者皆逐之，相與表裏，以成姦謀，皆可斬。」上雖怒言者，而一時主議之臣與穡皆相繼廢黜。

紀事

《老學庵筆記》卷五　尹少稷強記，日能誦麻沙版本書厚一寸。嘗於呂居仁舍人坐上記曆日，酒一行記兩月，不差一字。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先朝上元，駕御端門，示與民同樂之意而已。宣和間鐙尤盛，至於騎年連月，警蹕夜出。尹少稷《靖康元夕》詩云：「景龍只是當時路，不見金錢打著人。」劉屏山亦云：「淒涼但有雲頭月，曾照當時步輦歸。」皆記向來期門之事。

又　趙忠簡當國，以近臣薦，起處士劉致中，至則趙去秦代之矣。劉報罷歸，尹少稷柬之云：「徒然五侍從，不辨一書生。」

《桂故》卷五　尹穡者，字少稷。嘗侍其父于桂宮廨，故有《僊李銘》、《僊蹟記》，皆在栖霞洞中。龍隱亦有尹溫叔所題字，云「子穡侍遊」。溫叔即其父。

藝文

呂本中《送尹少稷賢良還懷玉山》　青松在庭檻，乃受衆目憐。念彼歲寒枝，肯爭桃李妍。不如卧澗壑，歲久霜雪前。尹侯東州英，炯若珠在淵。避地走南荒，因循留瘴煙。歸來懷玉山，草草屋數椽。深居絕萬慮，讀書欲忘年。偶出到城市，頗厭塵囂煎。搜腸出妙語，贈我以長篇。行潦被注挹，朽木煩彫鐫。紛紛車馬間，孰能知子賢。別歸值短晷，肯復更流連。我老百事廢，鈍馬難加鞭。清霜粲屋瓦，白雲常在天。悵望子所居，欲去無夤緣。

廉布

《圖繪寶鑒》卷四　廉布字宣仲，山陽人，自號射澤老農。畫山水尤工，枯

木、叢竹、奇石、松柏，本學東坡，青出于藍。官武學博士。以張邦昌婿，負才不得用。

《**宋詩紀事補遺**》**卷三七**　廉布字宣仲，宣和太學博士。紹興九年左從政郎、新授處州錄事參軍。張邦昌婿。

《**百川書志**》**卷八**　《清尊錄》一卷，宋廉宣仲布撰，或謂陸務觀所作，非也。二公同時，後人因誤指耳。

王灼

論述

王灼《**碧鷄漫志序**》　乙丑冬，予客寄成都之碧鷄坊妙勝院，自夏涉秋，與王和先、張齊望所居甚近，皆有聲妓，日置酒相樂，予亦往來兩家不厭也。嘗作詩云：「王家二瓊芙蕖妖，張家阿倩海棠魄。露香亭前古秋光，紅雲島邊弄春色。滿城錢癡買娉婷，風捲畫樓絲竹聲。誰似兩家喜看客，新翻歌舞勸飛觥。君不見東州鈍漢髮半縞，日日醉踏碧鷄三井道。」予每飲歸，不敢徑卧，客舍無與語，因旁緣是日歌曲，出所聞見，仍考歷世習俗，追思平時論說，信筆以記，積百十紙，混羣書中，不自收拾。今秋開篋偶得之，殘脫逸散，僅存十七，因次比增廣成五卷，目曰《碧鷄漫志》。顧將老矣，方悔少年之非，游心淡泊，成此亦安用，但一時醉墨，未忍焚棄耳。己巳三月既望，覃思齋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碧鷄漫志》一卷。【略】是編評述曲調源流，【略】灼作是編就其傳授分明可以考見者，核其名義，正其宮調，以著倚聲所自始，其餘晚出雜曲，則不暇一一詳也。

《**歲寒居詞話・碧鷄漫志**》　《碧鷄漫志》，宋王灼撰。是編上自古初，至唐、宋聲韻遞變之由，次列涼州、伊州、霓裳羽衣曲、甘州、渭州、六么、西湖、楊柳枝、喝馱子、蘭陵王、虞美人、安公子、水調歌、萬歲樂、河滿子二十八調，一一溯其緣起沿革。《三百篇》餘音，變爲樂府歌辭，及唐中晚，詞亦萌芽，而歌詩之法絕，詞乃大盛，然猶播爲管絃。灼乃核其名義，正其宮調，以著倚聲之所自始。迨金院本既出，歌詞之法亦亡，明以來遂變爲文章之事，而非律呂之事矣。

《**蓮子居詞話**》**卷三**　宋王晦叔灼贈妓盧姓《清平樂》曲：「盧家白玉爲堂，于飛多少鴛鴦。縱使東牆隔斷，莫愁應念王昌。」用盧家莫愁，恰好以王昌自寓，信屬巧合。

傳記

《**宋詩紀事**》**卷四四**　灼字晦叔，遂寧人。嘗佐總幕。有《頤堂先生集》。

紀事

《**容齋五筆**》**卷六**　靖康夷虜之禍，忠義之士，死於守城，而得書史傳者，如汾州之張克戩、隆德之張確、懷之霍安國、代之史抗、建寧寨之楊震、振武之朱昭是已。唯建炎以來，士之得其死者蓋不少。茲讀王灼所作《李彦僊傳》，雖嘗具表上進，然慮實錄、正史未曾采用，謹識於此。

著錄

《**讀書附志**》**卷下**　《頤堂先生文集》五十九卷、《碧雞漫志》一卷、長短句一卷、祭文一卷，右王灼晦叔之文也。灼，遂寧人，嘗佐總幕，故趙公爲之序。《漫志》可以見樂府之源委。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王灼《頤(室)(堂)文集》五十七卷。

《**近古堂書目**》**下**　王灼《頤堂集》。

《**絳雲樓書目**》**卷三**　王灼《頤堂集》。

《**讀書敏求記**》**卷四**　王灼《頤堂集》五卷。

丁丙《宋本頤堂先生文集跋》 明柯維騏《宋史新編・藝文志》載王灼《頤堂集》五十七卷。《絳雲樓書目》雖列其名，不著卷數。《讀書敏求記》則曰五卷，王灼字晦叔，號頤堂，遂寧人，隱居不仕，所著有《頤堂集》、《碧雞（雜）漫（浸）志》、《糖霜譜》。未嘗記及書之源流，其失傳久矣。此本亦五卷，豈即遵王舊物耶？光緒丙戌，猶子立誠下第南旋，得於袁淑六後人處，歸而呈之，先兄歎爲未見。今兄歿已三載，余適病起，展誦斯編，不勝對床風雨之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頤堂先生文集》五卷，宋乾道刊本，姪傳編。【略】此本卷一爲古賦，卷二、卷三、卷四爲古詩，卷五爲近體詩。卷後有「乾道壬辰六月王撫幹宅謹記」一條。每葉二十行，行十八字，版心記「頤堂幾」。書刻圓湛，洵宋刻之上駟。考柯維騏《宋史新編・藝文志》載《頤堂集》五十七卷。此書前爲古詩三卷，而近體詩止一卷，殆什中之一耳。厲氏鶚《宋詩紀事》云灼嘗佐總幕府，選詩不出此卷，或即遵王之所藏者。有「城南王氏傳家之寶」、「王氏圖書」、「王璉印」、「公遠圖書」。明時王璉凡三人，一爲長山人，師事宋濂，史館編修，一爲丹陽人，永樂辛丑進士，一爲宣德間監察御史，究不知何屬也。灼，《四川省志》、《遂寧縣志》皆無傳，《成都文類》止載《近古堂記》一篇，《詞綜》有詞數闋。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頤堂先生文集》五卷，影宋寫本，宋王（頤）（灼）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頤堂詞》一卷，宋王灼撰。明藍格寫本，十一行二十二字。題頤堂詞見此者六十五解，今取其尤，得以上二十一解。（天一閣佚出書）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碧鷄漫志》一卷，宋王灼。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 《碧鷄漫志》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宋王灼撰。

《讀書敏求記》卷三 《碧鷄漫志》五卷，詞類。王灼晦叔。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碧鷄漫志》三卷，宋王灼撰，明鈔本，一冊。《碧鷄漫志》五卷，宋王灼撰，明鈔本，錢曾校并跋，二冊。《碧鷄漫志》五卷，宋王灼撰，清乾隆嘉靖間鮑廷博刻知不足齋叢書本，傅增湘校并跋，一冊。

雜錄

《蓮子居詞話》卷一 詩餘名義緣起，始見宋王灼《碧雞漫志》。至明楊慎《丹鉛錄》，都穆《南濠詩話》，毛先舒《填詞名解》，因而附益之。今知不足齋叢書所刻《碧雞漫志》，頗有舛誤，疑非善本。

向滈

論述

王庭珪《書向豐之詩軸後》 向豐之自幼能作詩，句律便不凡，叔父宣卿愛之，每遣從余遊。余竄夜郎日，道出伊山，宣卿駭愕，與豐之出三十里下馬，流涕而別。後二十年，見此詩軸於劉夢得家，夢得與豐之雅故，尤能誦其詩，聽之喜且悲。惜其早亡，時人知豐之者尚稀，使之少延，當更奇麗而名顯於世矣。

《詞品》卷五 向豐之，號樂齋，有《如夢令》一詞云：「誰伴明窗獨坐，我和影兒兩個。燈盡欲眠時，影也把人拋躲。無那，無那，好個凄惶的我。」詞似俚而意深，亦佳作也。

鮑以文《樂齋詞跋》 豐之詞傳本未廣，亦頗清婉，雖未能與秦、柳抗衡，要不失爲第二流也。

傳記

《宋詩紀事》卷四六 滈字豐之。紹興間爲萍鄉令。有《樂齋詞》。

紀事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第三八條　向豐之，宋后之裔也，才調絕高，貧窘則甚。有「人情甚似吳江冷，世路眞如蜀道難」之句，誠齋楊少監奇之。一日，婦翁惡其窮，奪其妻以嫁別人，豐之聽其去，作一《卜算子》小詞在其篋中，後和云：「三歲學生兒，四歲嬌癡女。說著行人也自愁，你自思量取。」聞之令人鼻酸。後其妻見其詞，毅然而歸，與之偕老，亦可謂義婦歟！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樂齋詞》一卷，向滈豐之撰。

《郡宋樓藏書志》卷一二〇　《樂齋詞》一卷，舊鈔本。宋河內向鎬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樂齋詞》一卷，明鈔本，鮑以文藏書。河內向鎬豐之。

藝文

王庭珪《送向豐之》　君家梁苑妙人物，羯末封胡咸勃窣。子今二十能綴文，詩如陣馬敢馳突。此去荊湖道路長，要吟秋水動三湘。歸時蕉葉應黃落，剩拾騷人春草香。

越娘

《綠窗新話》卷上引《麗情集》　陳敏夫隨兄任廣州參軍，其兄素無妻室，專寵一妾，名越娘，美貌能詩。兄在任不祿，敏夫與越娘搬擧還家。歸次洪都，越娘吟詩一聯曰：「悠悠江水漲帆渡，疊疊雲山緩轡行。」命敏夫和之。敏夫應聲曰：「今夜不知何處宿，清風明月最關情。」微寓相挑之意。越娘見詩，微笑。是夜宿雙溪驛，月明如晝，越娘開樽，同敏夫飲，唱酬歡洽。問敏夫：「今夜何處睡？」答曰：「廊下圖得看月。」各有餘情。夜向深，敏夫聞廊下有履聲，乃潛起看，見越娘搖手令低聲，迎進相抱曰：「今日被君詩句惹動春心。」遂就寢。越娘乃吟詞云。（《西江月》）

曾慥

論述

李彌遜《曾慥湖北兼京西路運副制》　爾蚤以材猷，見推士類。久司計漕，績用有聞。其進官聯，兼荊襄轉輸之任。俾惟新之俗，民不告病；既老之師，士不阻饑。時爲汝職，尙其勉之。

周麟之《曾慥知廬州制》　以爾學廣器裕，優於牧民。自荊易夔，卓見才刃。深帷制閫之舊，久矣詞庭之閒，老而撥煩，尙有餘地。矧是肥水，豈勞剸裁？爾惠下則流移復而戶口增，爾敦本則耕稼興而田野治。勉集斯效，竚觀厥成。

曾慥《樂府雅詞序》　予所藏名公長短句，裒合成篇，或後或先，非有詮次，多是一家，難分優劣，涉諧謔則去之，名曰《樂府雅詞》。九重傳出，以冠於篇首，諸公轉踏次之。歐公一代儒宗，風流自命，詞章幼眇，世所矜式。當時小人或作艷曲，繆爲公詞，今悉刪除。凡三十有四家，雖女流亦不廢。此外又有百餘闋，平日膾炙人口，咸不知姓名，則類於卷末以俟詢訪，標目《拾遺》云。紹興丙寅上元日，溫陵曾慥引。

《賓退錄》卷六　端伯觀詩，有《百家詩選》，觀詞，有《樂府雅詞》，稗官小說，則有《類說》，至于神仙之學，亦有《道樞》十巨編。蓋矜多衒博，欲示其于

書無所不讀，于學無所不能，故未免以不知爲知。詩選去取未精當，前輩多議之。仲益所稱南豐《兵間》、《論交》、《黃金》、《顏楊》諸篇及蘇黃門四字詩，無一在選中者，而反錄「都都平丈我」之句。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問曾慥所編《百家詩》，曰：「只是他所見如此。他要無不會，詩詞文章字畫外，更編《道書》八十卷。又別有一書甚少，名《八段錦》，看了便眞以爲是神仙不死底人。」

《**歷代詞話**》**卷七**　曾慥、曾惇，故相之孫，皆以詞章擅名，而端伯編《樂府雅詞》尤有功詞學。（《古今詞話》）

傳記

《**宋詩紀事**》**卷四八**　慥字端伯，晉江人，孝寬曾孫，丞相懷之從兄。官尚書郎、直寶文閣，奉祠閑居銀峰。集《百家》、《類說》凡六百二十餘種。自號至游居士。

著錄

《**百川書志**》**卷八**　《高齋漫錄》一卷，未詳著人，止十六事。

《**趙定宇書目**》《稗統》第三十四冊：《高齋漫錄》。

《**滄生堂藏書目**》**卷七**　《高齋漫錄》一卷，曾慥，說海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高齋漫錄》一卷，宋曾慥。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一**　《高齋漫錄》一卷，永樂大典本。宋曾慥撰。【略】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二卷，世勘流傳。近時曹溶嘗採入《學海類編》，而祇存五頁，蓋自他書鈔撮而成，姑以備數，遺漏宏多。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捃摭裒輯，視溶所收多逾什之三四。其或溶本有之，而《永樂大典》失載者，亦參校補入，略用時代銓次，合爲一卷。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高齋漫錄》一卷，宋曾慥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四**　《高齋漫錄》一卷，宋曾慥撰。原本殘缺，今從《永樂大典》校補。墨海金壺本。　守山閣刊本。　古今說海本。藝圃搜奇本。　學海類編本，不全。

又《**續錄**》　說庫本。

《**郡齋讀書志**》**卷一三**　《類說》五十六卷，右皇朝曾慥編。

《**遂初堂書目・小說類**》　《類說》。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類說》五十卷，太府卿溫陵曾慥端伯撰。所編傳記、小說，古今凡二百六十餘種。

又**卷一二**　《集仙傳》十二卷，曾慥撰。自岑道願而下一百六十二人。

《**文獻通考**》**卷二一七**　《類說》五十六卷。

藝文

呂本中《**病中曾端伯見訪**》　不見倉曹十五年，江城相遇各華顛。何時更踐鄰居約，判斷諸方五味禪。浮生擾擾亂初定，久病昏昏閑始便。欲問小童尋大隗，勝子猛將畫凌煙。

陳之茂

《**容齋四筆**》**卷六**　紹興五年，寧德皇后訃音從北庭來，知徽州唐煇使休寧尉陳之茂撰疏文，有語云：「十年罹難，終弗返於蒼梧，萬國銜冤，徒盡簪於白柰。」是時，正從徽廟蒙塵，其對偶精確如此。

《**咸淳毗陵志**》**卷一七**　陳之茂字卓卿，無錫人，喬九世孫也。入大學，與張公九成同登第，之茂廷對忤時相，以雜犯黜之，九成舉第一。叩頭殿階曰：「臣之學不如陳之茂，臣不當奬。之茂能言人所不敢言，宜奬不宜黜。」高宗覽對竦然，曰：「忠言也。」賜同進士出身，調休寧尉。以經學爲諸儒倡，張魏公薦于朝，仕至吏部尚書。

《永樂大典》卷三一五〇引《無錫志》　宋陳之茂字卓卿，無錫人。宣和初入太學。紹興二年與張九成同登進士第，廷對忤權臣，黜之，九成叩頭殿廷曰：「臣之學不如之茂，臣不當得。之茂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宜奬不宜黜。」上鑒對悚然，曰：「忠言也。」賜之茂同進士出身，調休寧尉。樞密王倫推其賢，召見，除秘書郎，累遷至知平江府。以督相魏公舉，陞直顯謨閣、知建康、隆興兩府。丞相洪公復薦，召對，擢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直學士院，終。之茂稟性剛果，立志英特，議論宏遠，深識治體。壽皇初，銳意天下，默察方正特立之士，期致事功，每深器待，將倚大用。及其沒，縉紳惜之。爲詩清勁，畫尤有法。弟之淵，字宗卿，習《左氏春秋》，與兄之茂同入太學，時號「二陳」。

朱槔

論述

尤袤《玉瀾集跋》　英偉豪傑之士，生必有所自來，故其亡也，決不泯泯與草木俱腐。觀玉瀾先生之集，顧不異哉！夫得則喜，失則悲，有所不平則怨刺，此詩人之情也。惟深于道者不然，無入而不自得，先生近之。先生少有軼才，自負其長，不肯隨俗俯仰，厄窮蹇踣，有人所難堪，而其節愈厲，其氣益高。其詩閑暇，略不見悲傷憔悴之態，其視富貴利達眞粃糠土苴爾。《春風》一篇，雍容廣大，有聖門舞雩氣象。《感事》三篇，慨然見經世之志。自作挽歌詞，齊得喪，一死生，直欲友淵明于千載。至所謂「自我識興廢，于天無怨尤」，非深于道者，能如是乎？嗚呼！以先生之才，使其作于聲詩，薦之郊廟，發其所蘊，措諸事業，何愧古人。百不一售，使後世所以知公者，獨此數十詩而已，悲夫！

《宋詩鈔・玉瀾集鈔序》　其詩閑暇，略不見悲傷憔悴之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韋齋集》十二卷，附《玉瀾集》一卷。【略】後有尤袤跋，極稱其《春風》一篇、《即事》三首。然槔詩實不及松，袤所稱亦未爲盡允。

傳記

《宋詩紀事》卷三九　槔字逢年，韋齋之弟。有《玉瀾集》。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九　朱森，世居歙之黃墩。【略】生三子：長松，季槔，負軼才，不肯俯仰于世。有詩高遠近，道號《玉瀾集》。

著錄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朱逢年《玉瀾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玉瀾集》一卷，朱槔逢年撰。韋齋之弟，晦庵之叔父也。嘗夢爲玉瀾堂之游，甚異，有詩紀之。

《百川書志》卷一五　《玉瀾集》一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朱槔《玉瀾集》一卷。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韋齋集》十二卷，附《玉瀾集》一卷。【略】明弘治刊本。　康熙中朱昌辰刊本。

又《續錄》　宋淳熙中刊本。　元至元中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玉瀾集》一卷，宋朱槔撰，【略】明弘治十六年鄺璠刻本。　《玉瀾集》一卷，宋朱槔撰，【略】明鈔本。　《玉瀾集》一卷，宋朱槔撰，【略】清雍正六年朱玉刻本，傅增湘校并跋。

李衡

《淳祐玉峰志》卷中　李衡字彥平，本江都人，避地居崑山。登紹興進士第，爲溧陽宰，以德化民，四年無犯罪者。剡章交上，召對，陳便民十餘事。除

知溫州，未行，擢監察御史。出知婺州，召拜司封郎官，遷樞密院檢詳。俄引年挂冠，築庵圓明村，自號樂庵。年餘落致仕，除侍御史，同知貢舉。因上疏論張說不當居樞筦，遷起居郎，不就。知台州，又不就，復上請老之章。時莊治作《四賢》詩以美之，四賢者周必大、莫濟、王希呂及衡也。衡道學精明，且樂於教人。初自淮南來，吳萬頃先祖實相從遊，同居崑山縣，授以《莊子》一卷。寓樂庵時，朝夕講說，和寒山《拾得》詩一冊，行書整整，皆達理悟性之語。蓋衡絕欲清修，自中年後惟一蒼頭給事，故年幾八十，視聽不衰，而理性益明。一夕作手書數十紙，遍別親友，且戒其子毋得隨俗作佛事。有《樂庵語錄》一集行於世。和寒山《拾得》詩，萬頃今藏於家。

《宋史》卷三九〇《李衡傳》　李衡字彥平，江都人。【略】衡幼善博誦，爲文操筆立就。登進士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敲扑迎合，投劾于府，拂衣而歸。後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民莫不敬。【略】因任歷四年，獄戶未嘗繫一重囚。【略】師汪澈，轉運使韓元吉等列上治狀，詔進一秩，尋召入爲監察御史。歷司封郎中、樞密院檢詳，出知溫、婺、台三州，惟婺嘗泣其治。加直秘閣，而衡引年乞身，懇懇不休，上累卻其奏，除秘閣修撰致仕。上思其樸忠，旋召，落致仕，除侍御史，以老固辭，不獲命。差同知貢舉。會外戚張說以節度使掌兵柄，衡力疏其事，謂不當以母后肺腑爲人擇官，廷爭移時，改除起居郎。衡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章五上，請老愈力，上知不可奪，仍以秘撰致仕。時給事中莫濟不書勅，翰林周必大不草制，右正言王希呂亦與衡相繼論奏，同時去國，士爲《四賢》詩以紀之。衡後定居崑山，結茅別墅，杖履徜徉，左右唯二蒼頭，聚書踰萬卷，號樂庵。卒，年七十九。

《永樂大典》卷一〇四二二《樂菴先生遺事》（存目）

毛國英

《詩人玉屑》卷一〇　毛國英，澤民之從子也，以詩自鳴。嘗經岳侯駐兵之地，江禁方嚴，國英投詩云：「鐵鎖沈沈截碧江，風旗獵獵駐危檣。禹門縱使高千尺，放過蛟龍也不妨。」侯曰：「詩人也。」委舟以渡之。

俞處俊

《獨醒雜志》卷六　新淦人俞師郝與彥明相友善，俱有詩聲，酬唱甚多。師郝有詩云：「叫月子規喉舌冷，宿花蝴蝶夢魂香。」尤爲彥明所稱賞。彥明名暐，崇、觀間吉守嘗以八行薦於朝，不報，自號轑陽居士。師郝名處俊，登建炎龍飛乙科，不及祿而卒，人甚惜之。二人詩今多傳於江西。

又　俞師郝嘗因重九日賦長短句云：「殘蟬斷隔，政西風蕭索。夕陽流水，落木無邊，幽眺處，雲擁登山屐齒，歲月如馳，古今同夢，惟有悲歡異。綠尊空對，故人相望千里，追念淮海當年，五雲行殿，咫尺天顏喜。清曉臚傳仙仗，裹衣染玉龍香細。今日天涯，黃花零亂，滿眼重陽淚。艱難多病，小陵無奈秋思。」詞既出，邑人爭歌之。或曰：「詞固佳，然其言太酸辛，何故？」師郝明年竟卒。其登科時在維揚，以重九日唱名，故詞及之。

《宋詩紀事》卷四三　處俊字師郝，新淦人。登建炎龍飛乙科，未及仕而卒。

陳剛中

論述

綜論

程俱《陳剛中特與改合入官制》　勅具官某：朕時巡以來，疏遠之士上

書論事者爲不少矣。凡所以躬訪問捐爵祿者，庶以來天下之忠言至計而已。而爾之所陳，類有可采，召對便殿，敷納益明。方詳攷而後行之，無言不酬，朕豈愛于一官也？祗我休命，益思遠圖。

分論

《陽關詞》《北窗炙輠》：陽關詞，古今和者不知幾人。彥柔偶作一絕句云：「客舍休悲柳色新，東西南北一般春。若知四海皆兄弟，何處相逢非故人。」自古悲愁怨懟之思，一掃而盡，陽關詞至此當止矣。彥柔姓陳，名剛中，英傑俊偉人也。後以江陰簽判與子韶諸公同貶，知虔州安遠縣，卒。

《博浪沙》《寒廳詩話》：章碣《焚書坑》詩：「竹帛煙消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陳剛中《博浪沙》詩：「一擊車中膽氣豪，祖龍社稷已驚搖。如何十二金人外，猶有民間鐵未消。」同一意也，而不覺其蹈襲，可悟脫換之妙。

傳記

《宋詩紀事》卷四三 剛中字彥柔，閩清人，祥道從子。建炎二年進士。紹興間，任太府丞，應詔上封事。胡銓貶韶州，剛中作啓事賀之，忤秦檜，謫定遠縣，卒。

《宋史翼》卷七 陳剛中字彥柔，長樂人，登建炎二年進士。紹興初詣闕上書，論民力凋瘵，國用匱乏，而冗食之官衆，不急之務繁，民之脂膏日以乾涸，邦之財賦日以蠹耗，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願罷冗食去虛文，以裕國用。高宗嘉納，下所陳令三省措置。尋監登聞鼓院，應詔上封事論恢復。會朝議與金人通和，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以上疏乞斬秦檜王倫，貶新州安置，剛中以啓送行，有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曰：「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爲小朝廷之謀。知無不言，願請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檜大憾之，送吏部，差知贛州安遠縣。贛有十二邑，安遠濱嶺南，瘴癘特甚。已而剛中果死，無子，其妻削髮爲尼，天下悲之。

紀事

周必大《跋陳剛中石材廟詩》 陳剛中字彥柔，胡忠簡公同年進士。其貶安遠宰也，予適在贛，識之。豐肌便腹，骨不勝肉，而安遠荒僻，瘴癘特甚，汲水置器中，須臾墨色，以故仕者多死。士大夫固憂公不能生還，未幾果然。其後湘中有著《紹興正論》者，公姓在焉，且云其妻無所歸，削髮爲尼，未知信否。謂公以辛酉歲貶則悞矣，當以庚申爲正。

《鶴林玉露》甲編卷三 胡澹庵乞斬秦檜得貶，盧溪先生王廷珪，字民瞻，以詩送之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亦貶辰陽。太府寺丞陳剛中，字彥柔，以啓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爲小朝廷之謀。知無不言，願請尙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亦貶安遠宰。【略】寺丞竟死安遠，無子，其妻削髮爲尼。【略】吉州吉水縣江濱有石材廟。隆祐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虜至矣。」太后驚寤，即命發舟詣章貢，虜果躡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剛應侯。寺丞南行，題詩廟柱云：「疏爵新剛應，論功舊石材。能形文母夢，還訝佞人來。海市爲誰出，衡雲豈自開。乞靈如見告，逐客幾時回。」卒不如其願，悲夫！

王棠

王炎《南窗雜著序》 先大夫平生詩文遺稿題曰《南窗雜著》。諸孤不天，先大夫捐館舍于今四十有五年。其不肖孤用先大夫之學，僥倖登科，處則鬻文以補伏臘之不給，出則隨牒轉徙，糊其口於四方，歲月侵尋，許久而遺文未及編次。追念先大夫事祖母太夫人極愛敬，問起居，視飲食，日日皆有常節。

有疾不離左右，藥必嘗而後進，承顏養志唯謹。執喪苫次，三年不飲酒不茹葷，不入私室。事兄嫂致恭且順，行之以禮，終其身無違言。教兄子以詩書，不啻如己子，間有違之者，泰然如常時，未始含怒。燕居，與太宜人相敬如賓，未嘗見其疾言遽色。臧獲有恩意，畜產二字不出諸口。隱德奧行如此，可以追配古人。某不肖，既不能發揚幽光，而遺文在篋，手澤如新，又不能編次成書，跼天蹐地，何所逃罪？曩自臨湘解官歸里中，攜遺稿如分寧，及臨江解官，入中都，歸故里，遺稿留分寧，寓居遠不可即致，儻更失於會粹，大懼湮沒無傳，無以見先大夫於泉下。乃訪於親舊，得其副墨所傳者，輯爲一編，分數十卷。蓋所佚者三分之二，尙俟他日取分帙所藏本足之。

孫道絢

傳記

《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一〇　孫夫人，名道絢，號冲虛居士，黃穀臣之母。

紀事

《游宦紀聞》卷八　黃公紬字子厚，富沙浦城人。【略】黃之母筆力甚高。世南嘗見黃親錄詞稿，今載於此云：先妣冲虛居士，少聰明穎異絕於人，於書史無所不讀，一過輒成誦。年三十，先君捐棄，即抱貞節以自終。平生作爲文章詩詞甚富，晚遭回祿，毀燬無餘。此詞數篇，皆膾炙在人者，因訪求得之。【略】其一《滴滴金》云，【略】其二序云：「力修寶學賢表宴胡明仲侍郎，遣歌姬來乞詞，作《醉蓬萊》令歌之。」【略】其三《菩薩蠻》闌干六曲，【略】其四序云：「葛氏侄女子告歸，作《少年游》送之。」【略】其五序云：「季溫老友歸樵陽，人來問書，因以爲寄。」【略】其六《醉思仙》云。

何大圭

論述

《庚溪詩話》卷下　何晉之大圭，廣德人，早年有俊聲，宣政間爲館職。但其人拓弛不羈，不能自重，仕宦晚亦不偶。其詠殊有可喜者，常記其一詩曰：「茅屋松窗小隱家，茶煙漠漠水斜斜。簷間乳燕未成語，庭下石榴爭放花。賴有詩書銷白日，倦隨車馬走黃沙。林泉舊約好徑去，風雨滿江乘釣車。」又嘗

論述

《清平樂》（悠悠颺颺）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雪之形聲，盈耳盈目。

《宮詞》（翠擘紅蕉）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音節幽亮。

《憶秦娥》（花深深）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似後面還有許多意思、景物在，妙，妙！

《燭影搖紅》（乳燕穿簾）　《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寒成陣，較雲成陣，紅成陣靈些。宋賦。「別久」二語，輕疑暗惜，隨接下句，疑終不勝其惜也，妙妙！

《南鄉子》（曉日壓重檐）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可謂看朱成碧，形神顛倒矣，閨中往往歷之，而誰能寫之。

《風中柳》（銷減芳容）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說出了躊躇千欲，語不語之際，眞個一體相關。　又恨又愛，何物利名役人至此，酸心酸鼻。鏡中人兼男女而言之，義更完。

記其一聯云：「蜂垂倒世界，蚊聚小雷霆。」又嘗爲姓韓貴人作樂語，乃以唐吏部漢將軍爲對，亦有巧思。

《詞品》卷一　何晉之《小重山》詞云，【略】臨邛高耻庵云：「玉船風動酒鱗紅」之句，譬如雲錦月鉤，造化之巧，非人琢也。此等句在天地間有限。

《蕙風詞話》卷二　何揩之《小重山》「玉船風動酒鱗紅」之句，見稱於時。此特麗句云爾。臨邛高耻庵云：「譬如雲錦月鉤，造化之巧，非人琢也。此等句在天壤間有限。」似乎獎許太過。余喜其換頭「車馬去匆匆。路隨芳草遠」十字，其淡入情，其麗在神。

傳記

《宋詩紀事》卷三九　大圭字晉之，廣德人。政和八年嘉王榜進士。仕爲秘書省著作郎。

紀事

《歲時廣記》卷三一引《本事詩》　李丞相伯起退居三山，寓居東報國寺，門下多文士從游。中秋夜宴，座上命何大圭賦《水調歌頭》云。

徐存

袁甫《徐逸平集序》　學有淵源，人有傳授，逸平徐公自言其學得於蕭先生。蕭先生得于龜山楊先生，蓋出於伊洛之學者也。觀逸平所著書，淵源傳授，槩可知矣，而余所深敬逸平者，非徒以其言也，以行足以副其言也。《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夫言辭豈君子所貴哉？枝葉之盛，本根之衰，平日躬行，果無愧怍，發而爲言，斯足貴矣。逸平信其素學，恬然不以仕進爲意，行孚於鄉，咸師尊之。五峰胡公一時之傑，往復書辭，亦以先生稱，則其行卓矣，豈徒言而已哉？余既爲逸平書其墓，江山王令哀其遺藁，又以序見屬，余遂得寓目焉。《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其逸平之謂乎？

又《跋徐逸平詩帖》　此邦尊事清獻趙公，既祠于學矣。歲時郡守帥僚屬展拜其墓，所以勵節行，厚風俗也。方將推廣斯意，益求前輩師友淵源所自。如徐逸平之師楊龜山者，表而出之。今得見逸平與其高弟鄭吏部詩篇，斂衽三復，良用感歎。吏部之孫洋儻有志焉，盡搜逸平遺書來，當與學者共之，是余之志也。

朱熹《跋徐誠叟贈楊伯起詩》　熹年十八九時，得拜徐公先生於清湖之上，便蒙告以克己歸仁、知言養氣之說。時蓋未達其言，久而後知其爲不易之論也。來南康，得楊君伯起於衆人中，意其淵源之有自也。一日出此卷示熹，三復恍然，思復見先生而不可得，掩卷太息久之。淳熙庚子四月辛亥，新安朱熹書。

《宋元學案》卷二五　徐存字誠叟，江山人。隱居教授，學者稱爲逸平先生，從學者千餘人。所著有《五經講義》。林艾軒、朱子皆敬之。江山向無宿儒，其學統自正介先生周穎受之胡安定，而先生繼之。

趙桓 宋欽宗

論述

李綱《淵聖皇帝東宮賜詹事李詩御書跋尾》　淵聖皇帝毓德東宮，十有一年，仁孝恭儉，敷聞四方，平居無所嗜好。惟以文翰自娛，未嘗暇逸，觀所書《道德經》、少陵詩與太子詹事李詩帖，其玩意篇籍，尊禮師傅，謙光日新之德，可謂盛矣。使當承平，爲繼體守文之主，周之成康、漢之文景，何以遠過？惜乎炎運中微，金人孔熾，嗣大寶於國步艱難之中，謀夫不臧，卒蒙大難。此

忠臣義士所以夙夜痛心而泣血也。歲在丙辰，臣蒙恩來帥豫章，僚屬許忻出前數書相示，翰墨之如新，想威顏之在望，悵日月之易逝，悼鑾輿之未還，感憤激切，不知所云。紹興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具位臣李綱謹跋。

樓鑰《恭題欽宗御畫十八學士圖》　嗚呼，欽宗游戲翰墨而爲此，固爲萬世法。由今觀之，豈不爲臣子萬世之痛哉？抑聞後世人君能用材者無如太宗，然許敬宗乃得預，議者謂如摘瓜手耳，取之既多，其中不容無濫。此又足爲世戒。故併載之。

《宋史》卷二三《欽宗本紀贊》　帝在東宮，不見失德。及其踐祚，聲技音樂一無所好。靖康初政，能正王黼、朱勔等罪而竄殛之，故金人聞帝內禪，將有卷甲北旆之意矣。惜其亂勢已成，不可救藥。君臣相視，又不能同力協謀，以濟斯難，惴惴然講和之不暇。卒致父子淪胥，社稷蕪茀。帝至於是，蓋亦巽懦而不知義者歟！享國日淺，而受禍至深，考其所自，眞可悼也夫！眞可悼也夫！

傳記

《宋史》卷二三《欽宗本紀》　欽宗恭文順德仁孝皇帝，諱桓，徽宗皇帝長子。【略】元符三年四月己酉，生于坤寧殿。初名亶，封韓國公，明年六月進封京兆郡王。【略】大觀二年正月，進封定王。政和元年三月，講學于資善堂。三年正月，加太保。四年二月癸酉，冠于文德殿。五年二月乙巳，立爲皇太子，大赦天下。【略】宣和七年十二月戊午，除開封牧。庚申，徽宗詔皇太子嗣位，自稱曰道君皇帝，趣太子入禁中，被以御服。泣涕固辭，因得疾。又固辭，不許。辛酉，即皇帝位，御垂拱殿見群臣。【略】靖康元年春正月丁卯朔，受群臣朝賀，退詣龍德宮，賀道君皇帝，詔中外臣庶實封言得失。【略】帝欲親征，以李綱爲留守，以李梲爲副。給事中王寓諫親征，罷之。【略】二月丁酉朔，命都統制姚平仲將兵夜襲金人軍，不克而奔。戊戌，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金人復來議和。【略】太學諸生陳東等及都民數萬人伏闕上書，請復用李綱及种師道，【略】乃復綱右丞，充京城防禦使。壬寅，追封范仲淹魏國公，贈司馬光太師、張商英太保，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詔誅士民殺內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廢苑囿宮觀可以與民者。【略】〔夏四月〕己未，復以詩賦取士，禁用《莊》、《老》及王安石《字說》。壬戌詔親擢臺諫官，宰執勿得薦舉，著爲令。追政和以來道官、處士、先生封贈奏補等勅書。【略】秋七月乙丑朔，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宋昭政和中上書諫攻遼，貶連州，庚午，詔赴都堂。乙亥，安置蔡京于儋州，攸，雷州，童貫，吉陽軍。【略】〔十一月〕丙子，金人渡河，折彥質兵盡潰，提刑許高兵潰于洛口。【略】乙酉，斡離不軍至城下，遣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爲邏兵所獲。【略】〔閏十一月〕丙辰，妖人郭京用六甲法，盡令守禦人下城，大啓宣化門出攻金人，兵大敗。京託言下城作法，引餘兵遁去。金兵登城，衆皆披靡。【略】辛酉，帝如青城。【略】〔二年春二月〕丁卯，金人要上皇如青城，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王孫名，盡取入軍中。【略】三月辛卯朔，帝在青城。丁酉，金人立張邦昌爲楚帝。庚子，金人索取宗室，開封尹徐秉哲令民結保，勿藏匿。丁巳，金人脅上皇北行。夏四月庚申朔，大風吹石折木，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歸。【略】辛酉，北風大起，苦寒。五月庚寅朔，康王即位于南京，遙上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紹興三十一年五月辛卯，帝崩問至。七月己丑，上尊謚曰恭文順德仁孝皇帝，廟號欽宗。

紀事

《宣和遺事》利集　是夕，宿一林下，時月未明，有番首吹笛，其聲嗚咽特甚。太上口占一詞曰：「玉京曾憶舊繁華，萬里帝王家。瓊林玉殿，朝喧絃管，暮列琵琶。花城人去今蕭索，春夢遶胡沙。家山何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太上謂帝曰：「汝能賡之乎？」帝乃繼韵云。

《張氏可書》　淵聖皇帝幸沙漠，作《西江月》之曲，書賜一衛士。

嚴瑤

朱熹《跋溪上翁集》　須江嚴伯奮來訪，出其先君子溪上翁遺文三巨編，

後有當世諸賢題識甚詳。熹於翁爲同年生，前此未獲相識。今讀其文汪洋放肆，究極事情，而無艱難辛苦之態。至於四六五七言，則尤兄延之題品發明又已曲盡其妙。其《夢中》一詩，置之張司業、李少尹集中，殆無以辨，信亦近世之佳作也。伯奮求序，適予大病眩瞀，不能致思，爲題其後如此而歸之。淳熙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新安朱熹書。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 嚴瑊字元瑜，小名敏僧，小字慧師。年四十，七月初九日生。外氏毛。偏侍下第六十二。兄弟三人。曾祖拱，故不仕。祖師強，故不仕。父中，故左宣教郎。本貫衢州江山縣感化鄉新恩里，父爲戶。

劉子翬

論述

綜論

胡憲《屏山集序》 彥冲天資卓異，而屬意高深，於書無所不讀。語不妄發，與人交淡而耐久，初無所假借。鄉人子弟來見，必與之款曲，告以孝弟忠信之道，而勉其學業。由是薰而爲善士者多矣。世俗日益偷薄，面相諛說，則惟予與汝而已，轉背則相非毀，甚則相爲仇敵。朋友之道，不幾於喪乎！念死者之不可作也，因感激爲之書。如彥冲之文，豈假予言而後傳哉？

朱熹《屏山先生文集跋》 熹以門牆灑埽之舊，幸獲與討論焉。竊以爲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發蒙蔽而銷鄙吝之萌者，尤覽者所宜盡心也。因書其後，以告後之君子云。乾道癸巳七月庚戌，門人朱某謹書。

又《跋劉子勉行狀》 余自爲童子時，得見大夫公於病翁先生之側，聞其自誦所爲程試之文，意氣偉然，音節華暢，已知敬愛其人。後因葬親於公之鄉，始得從公遊好款密，見公居家居鄉言行之詳。及聞其所以施於官政者，表裏殫盡，莫非忠厚信實、慈惠恭儉之意，於是始益心服其爲人。及公之沒，其諸子示以此書，蓋將使志其墓。會余方有幽憂之疾，不遑序次。然三復其文而參以平生所聞見，蓋無一詞之非實也。顧念歲月逾邁，後生之及見前輩者日加少而俗愈媮也，爲之太息而識其後云。新安朱熹書。

《池北偶談》卷一七 劉屏山子翬，朱文公師也。其《屏山集》詩，往往多禪語。如《牧牛頌》云：「軟草豐苗任滿前，蒼然觳觫卧寒烟。直饒牧得渾純熟，痛處還應著一鞭。」《徑山寄道服》云：「遠信殷勤到草庵，卻慚衰病豈能堪？聊將佛日三端布，爲造青州一領衫。粲粲休夸綺與紈，紉蘭製芰亦良難。此袍遍滿三千界，要與寒兒共解顏。」此類是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屏山集》二十卷。【略】集中談理之文，辨析明快，曲折盡意，無南宋人語錄之習。論事之文洞悉時勢，亦無迂闊之見。如《聖傳論》、《維民論》及論時事劄子諸篇，皆明體達用之作，非坐談三代、惟騖虛名者比。古詩風格高秀，不襲陳因。惟七言近體，宗派頗雜江西。蓋子翬嘗與呂本中游，故格律時復似之也。王士禎《池北偶談》曰：「屏山諸詩，往往多禪語。如《牧牛頌》云：『直饒牧得渾純熟，痛處還應著一鞭。』《徑山寄道服》云：『聊將佛日三端布，爲造青州一領衫。』又云：『此袍遍滿三千界，要與寒兒共解顏。』此類是也。」又述子翬之言曰「吾少官莆田，以疾病時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比歸讀儒書，乃見吾道之大」云云，是子翬之學初從禪入，當時原不自諱，故見於吟詠者如此云。

《宋詩鈔·屏山集鈔序》 詩與曾茶山、韓子蒼、呂居仁相往還，故所詣殊高。五言幽淡卓鍊，及陶、謝之勝，而無康樂繁縟細澀之態。則以其用經，學不同，所得之理異也。

《石洲詩話》卷四 劉屏山《汴京紀事》諸作，精妙非常。此與鄧柈櫚《花石綱》詩，皆有關一代事迹，非僅嘲評花月之作也。宋人七絕，自以此種爲精詣。阮亭先生所舉四十首，蓋借作印證，欲學者超入唐人耳。

分論

《曾子論》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以「敬」字立論，是聖賢徹

始徹終之學。

《**吳傅朋游絲書歌**》《容齋三筆》卷二：吳傅朋游絲書，賦詩者以百數，【略】劉子翬彥冲古風一篇，蓋爲絕唱，其辭云，【略】此章尤爲馳騁痛快，且卒章含譏諷，正中傅朋之癖。

《**題李忠愍集**》《後村詩話》前集卷二：劉屏山《題李忠愍集》云：「二帝蒙塵方幸虜，六臣奉璽更朝梁。」叙當時事，忠憤悲壯。尹少稷《聞僞齊入寇》云：「酬功不惜賞千布，送死惟堪縛一驢。」足與前句相上下。

《**汴京紀事**》《後村詩話》前集卷二：汴都角妓郜六、李師師，多見前輩雜記。郜即蔡奴也。元豐中，命待詔崔白圖其貌入禁中。師師著名宣和間，入掖廷。頃見鄭左司子敬，云汪端明家有《李師師傳》，欲借鈔不果。劉屏山詩云：「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縷衣檀板無顏色，一曲當年動帝王。」亦前人感慨杜秋娘梨園弟子之類。

《**聞箏**》朱熹《跋病翁先生詩》：此病翁先生少時所作《聞箏》詩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高古而音節華暢，一時輩流少能及之。逮其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家，則已稍變此體矣。然余嘗以爲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之者須循序而漸進。如學詩則且當以此等爲法，庶幾不失古人本分體製。向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然變亦大是難事，果然變而不失其正，而縱横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卻似反不若守古本舊法以終其身之爲穩也。

《**輓李伯紀丞相**》《後村詩話》後集卷二：屏山《輓李伯紀丞相》云：「引裾堯浸縮，斷鞅虞氛消。」指論水災、守汴京二事，語簡而盡。六言云：「鼎食鼎烹謀拙，山北山南興長。片夢彭殤壽夭，一杯楚漢興亡。」有不可勝言之妙。

《**明妃**》《後村詩話》後集卷二：詠明妃者多矣，劉屏山云：「羞貌丹青鬬麗顏，爲君一笑靜天山。西京自有麒麟閣，畫向功臣衛霍間。」語意不與前人相犯。

《**涼月**》《歷代詩發》卷二六：幽深淡逸，宛然陶謝之遺。

《**阻風**》《歷代詩發》卷二六：古色蒼深，力追正始。

《**同汪亞夫行夫望番江**》《歷代詩發》卷二六：體氣深沉，絕無輕佻浮囂之習。

《**九月三日宿胥口始聞雁**》《歷代詩發》卷二六：物比興，哀感動人。

《**秋意**》《歷代詩發》卷二六：蒼堅委宛，情文并美。

《**劉綦道獵**》《宋詩精華錄》卷三：末二句奇横。

傳記

朱熹《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建之劉氏至忠顯公始大，公以節死于靖康之難，而歸葬其鄉崇安縣拱辰山之南。今其墓西二十有五步少南有丘焉，則先生之所藏也。先生忠顯公之季子，諱子翬，而彥冲其字也。【略】先生少負奇才，未冠遊太學，聲譽出等夷。以父任補承務郎，辟眞定幕府。旋屬禍亂，忠顯公薨京師，先生痛憤家國非常之變，執喪過禮，哭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事，秩滿以最聞。詔還，蒞故官。先生始以哀毀致羸疾，至是自以不復堪吏責，遂丐閒局，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以歸。世家屏山下、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石之勝，於是俯仰其間，盡棄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詠歌焉以自適。間數日，輒一走拱辰墓下，瞻望裴回，涕泗嗚咽，累日而後返。【略】與胡、劉二先生爲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他所與遊亦皆海内知名士，靡不歎服深遠，自以爲不及，而先生之心未嘗少自足，雖聞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從容咨叩，必竭而後已。至族黨後生來問學者，則亦隨其器質告語成就，終日無倦色。如是者蓋十有七年。四爲崇道祠官，累階左承議郎，享年四十有七，以紹興十七年十有二月丙申卒。始得疾甚微，即入詣家廟，泣別母夫人前，徧以書告訣素所與往來者，召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中外孤遺人人爲計久遠昏官舍業之，既已，則日與學者論說脩身求道之要，作訓戒數百言，彈琴賦詩，澹然如平日。熹時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弟，先生欣然告之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子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悦之，以爲道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墜。於是嘗作《復齋銘》、《聖傳論》以見吾志，然吾忘吾言久矣，今乃相爲言之。汝尚勉哉！」熹頓首受教。居兩日而先生沒。所著書詩合爲文集二十卷。【略】銘曰：神心惚

恍，經緯萬方。孰握其機，而挈其綱？嗟惟先生，立德之本。既覺而存，復則不遠。亦曰于仕，我止我行。亦生而死，我安且寧。拱辰西南，有銘斯碣。嘉我後人，仰止遺烈。

《宋史》卷四三四《劉子翬傳》（存目）

紀事

《皇朝名臣言行外錄》卷一一〔朱熹〕問：「《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以爲非見得眞實，不能出此語。屏山乃以爲聖孤道絕，後學何如？」笑曰：「屏山只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

又〔朱熹〕又問：「如《十論》之作，於夫子全以死生爲言，似以此爲大事了。」久之，乃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騰出來說許多話耳。」

《宋元學案》卷四三 呂公〔居仁〕乃與同列曾公天游、李公似之、張公子猷三數人者，共列其行誼志業，以聞于朝，特詔詣闕。將行，屏山先生爲作《招劍》之文以祝之，其卒之亂曰：「寶劍徠，奉君王。撫四裔，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其所望于先生者如此！

著錄

胡憲《屏山集序》 其嗣子玶始編次其遺文，得古賦、古律詩、記銘、章奏、議論二十卷，目曰《屏山集》，屬予爲序。【略】紹興二十年六月朔，籍溪胡憲序。

朱熹《屏山先生文集跋》 《屏山先生文集》二十卷，先生嗣子玶所編次已定，可繕寫。先生啓手足時，玶年甚幼，以故先生遺文多所散逸。後十餘年，始復訪求，以補家書之闕，則皆傳寫失眞，同異參錯，而不可讀矣。於是反覆讎訂，又十餘年，然後此二十卷者始克成書，無大訛謬。熹以門牆灑埽之舊，幸獲與討論焉。【略】乾道癸巳七月庚戌，門人朱某謹書。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屏山集》二十卷，通判興化軍崇安劉子翬彥冲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劉子翬《屏山集》二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劉屏山文集》，一部四冊，全。

劉澤《正德本屏山集跋》 右先祖《屏山先生文集》二十卷，蓋幸而存者，其漫失者亦已多矣。其門人朱夫子嘗加訂正，而不得全睹爲憾。後之人因續附入一二。其眞得先生手稿附之誠是也，間有語意不類者，亦概不考而混入焉。雖曰奏胡笳於律呂之側，音韻自別，然觀者不細玩詳辨，未有不爲所惑。甚病之，而未有據也。近得舊本，遂謀諸匠氏，鋟之於梨，俾疑者以辨，訛者以正，廣者以明，庶乎不失朱夫子訂正之初心，我先祖崇正黜邪之實學。正德七年壬申冬十月朔日，十二世孫澤拜書。

《國史經籍志》卷五 劉子翬《屏山集》二十卷。

《脈望館書目》《劉屏山文集》四本。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劉屏山先生文集》四冊，全。

《近古堂書目》下 宋刻《屏山文集》。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劉屏山先生文集》四冊，二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劉子翬《屏山集》。陳景雲注：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屏山集》二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劉子翬撰。【略】此集乃其嗣子〔坪〕〔玶〕所編，而朱子爲之序。

《天祿琳琅書目》卷六《元版集部》 《屏山集》二函十二冊，宋劉子翬著，二十卷。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一《元版集部》 《屏山集》一函八冊，宋劉子翬撰。【略】書二十卷，前有紹興三十年胡憲序，次朱熹《屏山集跋》，《遺帖跋》及墓表。

又 《屏山集》一函四冊，篇目同上，小字另刻。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屏山集》二十卷，明初刊本。汪季青藏書。宋文靖劉子翬著。

《郘亭知見宋元書目》 《屏山集》二十卷，明刊本，宋文靖公劉子翬著。

《藝風藏書記》卷六 《屏山集》二十卷，明弘治刊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屏山集》二十卷，宋劉子翬撰。明正德七年

刊本，十行十九字，黑口，四周雙闌。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屏山集》二十卷，宋劉子翬撰，明正德七年劉澤刻本，二冊。《屏山集》二十卷，宋劉子翬撰，明末鈔本，葉萬校，翁同書跋。二冊。《屏山全集》二十卷，宋劉子翬撰，清道光十八年李廷鈺秋柯草堂刻本，傅增湘校幷跋，六冊。

馮時行

論述

朱熹《**跋張敬夫與馮公帖**》此張敬夫與縉雲馮當可書也。味其詞意，知其一時家庭之間定省從容，未嘗食息不在中原之復，令人感慨不已。馮公獨不及識，然嘗見故端殿汪公甚推重之。近得其文集讀之，論議偉然。而所論人主正心親賢爲所謂建極者，明禹箕之傳，破諸儒之陋，乃適與鄙意合，尤恨不得一見其面目而聽其話言也。慶元丁巳七月二十五日，新安朱熹事于建安坤峽之野店。

張俞《**嘉靖本縉雲先生文集序**》先生居里社時，嘗築室縉雲山中，授徒講學，所爲詩文五十五卷，肆口所成，咸攄發素蘊，而止乎禮義。其典雅中曠、愿欵幽玄之思，憂時憫俗，不激不隨之體，使人諷而讀之，有超世出塵之想，不問可知其爲高古博雅君子矣。視世之浮言諂語、剽襲俳諧、艱深險怪以自文其淺近之識者，惡可同年語耶？

李蘭《**嘉靖刊縉雲先生文集跋**》嘉靖癸巳，兩厓先生按蜀倡道，訪古今遺文而表章之。鄉袞劉培菴因示以《縉雲文集》，典雅簡明，而非剽竊突髓以爲文。【略】嗚呼！直言忤奸，明道翊教，則先生之隱德陰功衣被海內後世，蓋有不專於斯集之文者。所謂德發爲善，著爲功，君子之道幾矣，烏可以無傳乎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縉雲文集》四卷。【略】時行，《宋史》無傳。《四川通志》稱其與曾開、朱松等共斥和議，忤秦檜坐貶。今讀其詩文，忠義之氣隱然可見。

傳記

《**宋史翼**》**卷一〇**　馮時行字當可，四川壁山縣人，宣和六年進士。居縣北縉雲山中，因別號縉雲。建炎中調奉節尉。紹興中官江原丞。五年，川陝撫諭楊愿薦其才行，詔赴都堂審察，旋擢左奉議郎、知丹稜縣。八年召對，時行言，【略】乃命進秩，擢知萬州。州有舞陽侯廟，時行至，以嚮從高祖入關，萬州非嚮所至，必夷鬼所假託，撤其祠。十一年，轉運判官李炯聞萬州有積錢，思僞爲羨財，獻於朝以固寵，風時行取之，持不可，炯怒。時招置飛虎軍五百人，自衛跋扈，令取勘，錄事參軍譚俁當治其事，謂人曰：「三巴嘗憐無賢守，今萬幸得賢守，反擠之，何以見長老子弟？」卒不肯傳改爲，炯爲提刑何麒劾罷，時行以不附和議爲秦檜所惡，亦勒停。自是坐廢者十八年，檜死，二十七年起知蓬州。王珪復論招軍事，到任七月而罷。二十九年，以王剛中薦知黎州。【略】三十一年，金人敗盟，上記其名，召赴行在，至建康，以疾不能進，乃上疏，【略】疏奏，改知彭州，旋擢左朝請大夫，提點成都府路刑獄。經劃邊事，井井有條。【略】隆興元年卒于任，民立祠祀之。時行傳譙定之《易》，著有《易論》二卷。【略】其文議論偉然，朱子稱之，以不得一見爲恨。著有《縉雲文集》四十五卷。

《**宋詩紀事**》**卷五二**　時行字當可，巴縣人。紹興中官奉禮郎，以斥和議坐廢。隆興初，提點成都刑獄。有《縉雲集》。

紀事

馮時行《**梅林分韻詩序**》紹興庚辰十二月既望，縉雲馮時行從諸舊凡十有五人，攜酒具出西梅林。林本王建梅苑，樹老且大，可庇一畝。中間風雨剝裂仆地上，屈盤如龍，孫枝叢生直上，尤怪古者。凡三四酒行也，以「舊時愛

酒陶彭澤，今作梅花樹下僧一爲韻，分題賦詩。客既占韻，立者倚樹，行者環繞，仰者承癗，頻者拾英，吟態不一，皆可圖畫。【略】詩成，次第不以長少，以所得韻之先後聯成軸。客十有五，韻止十四，呂義父別以「詩」字爲韻。【略】十五人者，成都楊仲約、施子一、呂周輔、義父、智父、澤父、宇文德濟、呂獻夫、杜少廖、房仕成、楊舜舉，綿竹楊無雙，潼川于伯水，正法寶印老，縉雲馮當可。

《蜀中名勝記》卷一二 《眉州志》云：大明寺，近東館鎮，隋建。有九樓十八殿，屋廈三千，井亦四十八眼，基迹猶存。又有燭壁寺，在東館鄉，宋紹興建。有東館書院，紹興初，眉州學者甚多，州學不能容，東館鄉士大夫呂尹圻，仿古鄉校，創爲學廟，春秋釋奠，以鄉士大夫居家者主之。丹棱令馮時行爲之記。

又卷一三 江中又有龍脊灘，形如游龍。歲人日，邑人游于上，以鷄子卜歲豐凶。古謠云：「龍床如拭，濟舟必吉。龍床仿佛，濟舟必沒。」宋馮時行《龍脊灘留題》云。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馮時行《縉雲集》四十三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馮時行《縉雲文集》，一部九冊，殘闕。

李調《嘉靖刊縉雲先生文集跋》 嘉靖癸巳，兩厓先生按蜀倡道，訪古今遺文而表章之。鄉裔劉培菴因示以《縉雲文集》，【略】惜乎散逸未傳耳。調上之，乃下學諭翟子表、周子魯編輯，得其精且粹者詩若干章，文、雜著若干篇，屬奇梓之，不彌月而告成。

《蜀中廣記》卷九九《著作記》 馮時行《縉雲集》四十三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縉雲集》四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縉雲先生集》四冊，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縉雲文集》四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馮時行撰。【略】《宋志》載其文集本五十五卷，歲久散佚。明嘉靖中，重慶推官李調始訪得舊鈔殘本，編爲四卷授梓。此本即從調所刻傳寫者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三 《縉雲先生文集》四卷附錄一卷，舊鈔本，璜川吳氏舊藏。宋馮時行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縉雲先生文集》四卷，宋馮時行撰，附錄一卷，清趙氏小山堂鈔本，一冊。

藝文

《縉雲文集》附錄憲家駒《古城馮侯廟碑》 侯恭南人，明果敢斷，足以當大事。文尤高古，人不敢斥其字，目爲縉雲先生。紹興初宰通義之丹棱，以政最召行在所。時權臣柄朝撓節，徇女眞之和，侯斥其非是，對天子言剴切。出守萬州，部使者迎附權臣，侯退居里社幾十年。權臣死，復出爲州，守蓬、黎及天彭，遂持節以死。侯所在政卓異多去思，民必祠之。夫考風俗，著其嫩惡，太守事也。是故爲之記而繫之以聲詩，使邦民歌以妥侯靈。詩曰：潔罇罍兮酒洌清，籩豆靜嘉兮肥腍其牲。坎坎擊鼓兮，式和且平。攜持父子兮進侯庭，維廟孔嚴兮有覺其楹。寢簟孔安兮維侯是寧，維侯相民兮式臨爾誠。雨我田兮澹澹其盈，欲暘而暘兮犂犢肆耕。厲鬼驅左兮風不暴盲，維侯是安兮侯無遽征。

方滋

論述

洪适《方滋權刑部侍郎制》 具官某縕沈深之識，擅盤錯之能。使節州麾，殆艱難之歷試；民風吏蠹，無纖介之可欺。輿議皆稱其賢，三紀久勞于外，宜持紫橐，遂貳秋官。夫法令譬猶江河，蓋易避難犯之義；若文書盈於几閣，有奇請它比之奸。已扃鐍乎兩端，唯科條於三尺。其推朕意，毋忽獄疑。竽而

稱職之休，成我知人之哲。

張擴《知秀州方滋除直秘閣制》　爾夙負通材，能濟劇務。與我共理，惟爾之能。比大集於舟師，頗宣勞於匠事。其下璽書之渥，俾從藏室之游。毋墜能聲，嗣膺明陟。

周必大《敷文閣直學士右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方滋差知紹興府制》　具官某敦厚閎達，惠和通敏。名字典郡，越三十年，官閩廣江湖，五爲方伯，踐歷休顯，疇出其右。是用命汝，尹茲東郊，假斧鉞，釐組綬。嗚呼念哉，提封七州，人則胥效。爾撫民孰敢不仁，爾訓兵孰敢不精？勉圖治功，勿使嚴助之問久不聞也。

傳記

韓元吉《方公墓誌銘》　方公諱滋，字務德。【略】以遺恩起家迪功郎、江南東路茶鹽司幹辦公事，改浙東。故參知政事張守知紹興府，辟爲觀察判官，委以裁決，一府盡傾。【略】朱丞相勝非繼爲帥，益知之，歸即薦可用，就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除樞密院計議官。侍從五人又薦之，賜對便殿，獻籌合上意，改宣教郎，辟行宮留守司準備差遣。進陳十事，復除計議官。【略】以親嫌請外，除提舉江南東路鹽茶事。【略】紹興九年，以言者罷，主管台州崇道觀。明年知秀州。【略】除直秘閣，以言者落職，復得崇道觀，知楚州。【略】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復直秘閣，知靜江府。【略】進直敷文閣、知廣州。【略】三十一年，除京西轉運副使。時邊事日聞，公見宰執，言備邊計，不能用，復聞祠。明年冬，知廬州。【略】移知鎮江府。【略】乾道改元，除兩浙轉運副使。【略】權刑部侍郎。【略】假戶部尚書，充賀金國正旦使。公襟度坦夷，吐論平正，虜人有所指諭，公應答無留詞，虜亦用是推重。【略】試戶部侍郎，未幾罷，俄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康府。【略】拜吏部侍郎，假吏部尚書，館伴金國賀生辰使。加敷文閣直學士，知荆南。【略】移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八年知紹興府。【略】徙知平江府。【略】至郡數日，疾果甚，進敷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八月丁丑十二日，公竟奄然逝矣。【略】蓋公爲惇厚長者，該洽舊典，論事知本末，貫穿古今，務有用之學，不爲虛文。【略】文集奏議二十卷，藏于家。【略】銘曰：若古有言，黃髮是詢。更于萬事，繫老成人。猗與方公，諫達疏通。恢乎有容，退然在中。仕于四方，使節州麾。有仁有威，有猷有爲。衆方疾驅，我安而徐。衆擯弗睨，我收而視。其在藩宣，幾半天下。政平而良，號公長者。其在朝廷，翩然羽儀。才無不宜，號公吏師。凡士之爲，得一可喜。公實兼之，其譽則偉。木之就繩，金之在甄。既曲且直，能方而圓。公躓屢伸，公藏屢試。雖有知者，莫得而器。晚遇上聖，謂公其歸。一疾不瘳，天子用嘻。七十之齡，古亦云壽。惟德不亡，益昌厥後。

紀事

陳長方《送方務德序》　紹興辛酉歲，方侯守禾興，禾興於今爲輔郡，事十倍平日。余嘗過侯公庭，聞爾清陰散地，便坐斷未決獄凡三數輩，余每歎侯之材絕人。未幾從祿江東，聞侯移守邊郡，書問少不繼。每遇淮上來人，必詢侯安否，多爲余言侯治山陽，益務惠愛，以安靜撫綏之，訟訴辨理，有不持牒徑造庭下。侯爲之別白教戒，如與家人語，民愛之如父母也。今天子又移侯使廣右，乃吾君不忘遠而愼擇部刺史之意。他時侯之事業益顯白如廣平召還，吾君用之，豈但如今日哉？因書以爲送序。然五嶺之南，風物小異，寒暄溫凊，一日或具四時，唯順氣令節宣之，則不生疾。所祝在此爾。曾公吉甫間遂聯事，其樂詎有涯耶？二十三州生齒數十百萬，得二公撫摩之，可爲二十三州賀也。

《清波雜志》卷八　方務德侍郎帥紹興，赴召，士人姚某以書投誠，其略曰：「某流落江湖二十年，兄弟異立，未能成家，重以場屋蹉跌，遂失身於倡館馬慧，歲月滋久，根深蒂結，生育男女，於義有不可負者，兼渠孑然一身，無所依倚，處性不能自立，萬一有叛此盟，終身廢棄，存亡或未可保。不於侍郎還朝之日，得遂脫身從良，他日必困此門戶中，不惟無以釋兒女之恨，而某亦從此銷縮。區區欲望矜憐，使魚鳶之屬，川泳雲飛，侍郎之德大矣。敢不下拜！」方書其後云：「姚某解元，文詞英麗，早以俊稱，杯酒留連，遂致於忘反。露由衷之懇，不愧多言，遂成家之名，何愛一妓？韓公之於戎昱，既徇所求；奇章之望牧之，更宜自愛。」能從其請，可見寬厚之德，且引事切當。韓滉

鎮潤州，戎昱典屬郡，暱一妓，或言於韓，韓取，戎不敢留，臨別作小詞曰：「好是春風湖上亭，柳絲藤蔓繫離情。黃鸝久住渾相戀，欲別頻啼三兩聲。」韓聞即歸之。蓋用此事。

任盡言

論述

楊萬里《眉山任公小醜集序》 予再拜而三讀之，蓋其五七邃於追古，其四六閎於騁步，其千百長於論事。大抵其文孤峭而有風稜，雄健而有英骨，忠慨而有毅氣，蓋將與有唐之貞元和、本朝之慶曆元祐諸公，競轡而先路，非近世陳陳相因，累累隨行之作也。或謂以公之賢且文而不遇，惜也有三病焉：其賦性病太剛，其立朝病太直，作文病太奇。是公之三病也。然此三病者，他人病其一，猶足以高一時而名後世，況於三乎！公今病其三，坐此以不遇，固也。然使公於斯三病者去其一，而其名滅去其二，而其德衰去其三，而其傳泯，則是去三病而得三病也。公諱盡言，字元受，忠敏公諱伯雨之孫、待制公諱象先之子。至清叟，家學不替，今四世云。慶元庚申，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獻陵疏文》 《識餘》卷一：獻陵嗣位未幾而有狄禍，躬蹈大難，以紓京邑之酷，天下歸其仁。炎興中天，八駿忘返。高景山初以訃聞，朝野縞素，皆有攀龍髯泣烏號之痛。任元受時爲下僚，率中原縉紳爲位佛宮，以致哀焉，作疏文二篇以叙其志。文澹意眞，讀者灑涕。

《賀湯鵬舉除侍御史啟》 《桯史》卷一三：秦檜秉權寢久，植黨締交，牢不可破。高皇淵嘿雷聲，首更大化，懲言路壅蔽之弊，召湯元樞鵬舉於外，執法殿中，繼遷侍御史。時有選人任盡言者，居下僚，好慷慨論事，聞其除，亟以啓賀之曰，【略】湯得之喜，袖以白上，天顏爲回，故一時公議大明，奸諛膽落，盡言其助也。

傳記

《宋史翼》卷二八 任盡言字元受，右正言伯雨之孫。與兄質言同登紹興二年進士第。居下僚，好慷慨論事。秦檜死，朝廷懲言路壅塞之弊，召湯鵬舉於外爲臺官，盡言投啓賀之，有「每愧朱雲之請劍，未聞林甫之斷棺」云云。鵬舉袖以白上，上意頗回，始黜檜姻黨，釋趙鼎子汾及李孟堅、王之奇等自便，公道大彰，盡言之力也。通判平江，除京西運判，改淮東提舉。欽廟上升，盡言率搢紳爲位佛宮，哭臨疏文二通，讀者感泣。啓與疏岳珂皆載之《桯史》，謂其義不忘君，直不蔽姦，忠信之至，惜不究其用云。著《小醜集》。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小醜集》十二卷、《續集》三卷。直秘閣眉山任盡言元受撰。元符諫官伯雨之孫，紹興從臣申先之子。乙卯甲科，仕爲太常寺主簿，終於閩憲。

《文獻通考》卷二三九 《小醜集》十二卷、《續集》三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任盡言集》十五卷。

《蜀中廣記》卷九九《著作記》 任盡言《小醜集》十二卷。

蘇籀

史堯弼《與邛守蘇季文》 東坡先生妙道絕學，久矣不聞于世也。而緒餘委于文章政事，言論風旨者，又誰似之？伏惟知府太博丈慨然收之晚季，全提祖印，復盟斯道，一世士蒙賴甚厚。分符小試，開府未幾，而異效卓然。抑黃豫章所謂海涵地負，聲實相當，內外稱職，今復在茲乎？竊惟知府太博丈嚮

來道學鼎盛，若將與惠、荀輩相期滄州之外，此特見于善者機耶？風聲流聞，不獨眉山增重，而某亦被輝映多矣。

《宋史翼》卷四　〔蘇〕峴叔籍，紹興中累官右承事郎。十年爲太常寺主簿。十二年正月罷。二十五年，以右朝散郎爲湖南提刑。

《蘇亭詩話》卷二　東坡諸孫：籍，過之次子，紹興十年八月，右承事郎，爲太常主簿，十二年二月，以討論禮不詳罷，二十五年以右朝散郎爲荆湖南路提點刑獄。

胡銓

論述

綜論

鄭剛中《申救胡銓疏》　臣竊聞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論使事，其言狂悖，力詆大臣。聖恩寬容，聞止除名，送昭州編置，可謂父母之矣。然臣區區尚欲一言者，非謂銓無罪也。臣獨以陛下南渡以來，未嘗拘顧忌諱，逐一言者，豈不以時方艱難，事功未濟，與其罪狂夫而容有後悔，曷若並包並受，以來天下之言。故內懷一概者，雖伸吭感激，怨咨天地，陛下率聽而納之。如是者有年矣。今也，豈不能容胡銓以增盛德之光乎？重念銓一介書生，坐無思慮，但聞衆論洶洶，不知使事曲折，原其用意，亦爲愛君。銓本貫吉州，奉老母于此，銓竄遠去，母將疇依？陛下方孝友格天，欲成和議，若置銓於聖度之內，使其子母相保，不至狼狽，誠莫大之恩也。臣不勝禱祈之至，冒犯天威，罪當萬死。

楊萬里《胡忠簡先生文集序》　先生之文，肖其爲人。其議論閎以挺，其序記古以則，其代言典而嚴，其書事約而悉。其爲詩，蓋自抵斥時宰，謫置嶺海，愁狖酸骨，飢蛟血牙，風呻雨嘯，濤譎波詭，有非人間之所堪耐者，宜養於心，而反昌於詩，視李、杜夜郎、夔府之音，益加恢奇云。至於騷辭，涵範巉岌，鈚劇刻屈，抉天之幽，洩神之秘，槁瘦而不瘁，惆愀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論也，靈均以來，一人而已。夫是數者，得其一猶足以行於今而傳於後，況萃其百乎？何其盛也！【略】萬里嘗學於先生者。先生之言曰：「道六經而文未必六經者有之矣，道不六經而文必六經者無之。」先生之文，其所自出，蓋淵矣哉，而萬里何足以知之！

又《跋林黃中書忠簡胡公遺事》　林侍郎黃中一字寬大，其所書《澹庵先生遺事》，當萬里作行狀時所未聞者，豈特某所未聞，其子孫亦所未聞也。是時王之望、尹穡得志，其威能陷張魏公，而不能不折於先生之一詰，其辯能奬敵勢以脅其上，而不能不沮於先生之一答，不謂大丈夫乎？

又《跋忠簡胡公先生諫草》　澹庵先生之孫揆寄示先生諫草，凡十一行，卒章云「臣不忍見虜兵入門」等語，其痛次骨。萬里讀至此，不覺涕泗之沱若也。蓋當是時，和戰未定之時也，國是數定而屢搖，國勢將怯而復壯。仲尼曰：「民到於今受其賜。」

周必大《賜左承議郎權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胡銓辭免除工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如卿堅強蕭括，輔之文學，忠言奇論，老而不衰。再儀周行，侃然從近臣之後，朕每嚮焉。就正貳卿，蓋優宿望。卿其益勵壯志，自同古人，副朕所以眷待之意，尚何辭之有？

又《跋胡邦衡奏劄稿》　歲在戊申，高宗策士淮海。胡忠簡以年二十有七，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公首答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鋒鏑間，外亂內訌，而策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於民。」又謂宰相非晏殊、樞參非杜衍、韓琦、范仲淹。既批逆鱗，復侵當軸，聖主獨察其忠，擢置魏科。是時直聲已著縉紳間。後十年，當紹興戊午，以密院編脩官上書乞斬宰執，時年三十七，直聲遂震於夷夏。尚有可諉，曰年剛氣壯也。已而竄逐嶺海，去死一髮。隆興初然後還朝，攝貳夏官，年已六十餘，議論益少卑之？今覽奏劄殘稿，忠憤峻厲，視戊申、戊午反有加焉。其孫知邕州槻將刻石傳遠，見屬一言。夫人之生也，有血氣，有浩然之氣。少而剛，老而衰，血氣也，衆人以之。秉懿好德，養之以直，塞乎天地，老少如一，浩然之氣也，忠簡公以之。嘉泰二年四月。

《胡澹庵先生文集》卷首《歷代名賢評論》　張忠獻公浚曰：秦太師專柄

二十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又 朱子曰：澹庵奏疏爲中興第一，可與日月爭光矣。

又 謝氏疊山曰：胡澹庵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其文，想見其人，眞三代以上人物。

又 張氏時泰曰：胡公之疏忠誠貫金石，節義凌冰霜。有臣如此，而不能行其言之一二，則知高宗以中興自期者乃虛文耳。

齊召南《乾隆本澹菴集叙》 廬陵胡忠簡公以樞密院編修官抗疏請斬秦檜等三人，謫監廣州鹽倉，尋編管新州、吉陽，流離轉徙，幾瀕於死者殆二十年。孝宗時稍復遷擢，以資政殿學士致仕。至今童兒孺子，皆知誦其疏而壯其爲人。公生平大節，不獨以此一疏。孝宗時請都建康，災異求直言，指時政闕失，金人求成，公力言使不可遣，金將以地及人來降，公力言後患當慮：皆諤諤昌言，有關國計。至論和有十可弔，不和有十可賀，尤言人所不能言，而後世知誦其疏者或寡。豈不以持論於紹興之世，奸檜主和之日，觸雷霆而攖龍鱗爲尤難乎哉！方奸檜以和愚高宗也，金遣使偕王倫來，名詔諭江南，宋之臣若向子諲、曾開、張燾、晏敦復、方廷實、胡珵、許忻、王庶等皆力言其不可，而公疏最著，同時即有鋟於木者，仇敵如金人至購之不惜千金。諸人所言，或計較利害，或矜惜國體，要未有拔本塞源，直請斬檜以謝天下，如公之烈者也。公之言曰：「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此膝一屈，不可復伸！」至矣哉！

符乘龍《乾隆本胡忠簡公文集序》 余少時讀忠簡胡公《上高宗封事》，以忠君愛國之心，發淋漓激切之旨，眞足泣風雨而驚鬼神。既欽公之志可與日月爭光，而又嘆公之文殊多耳目未經也。及觀元脫脫丞相所編《宋史》列傳內，幷載上孝宗之書，有可吊者十，可賀者十，一篇之中，較戊午封事更慷慨激昂，至老彌篤。惜乎脫脫編史止及封事兩篇，外此不能多載，爲慨慕者久之。【略】余念數十年慕公之文不得概見，一旦遇之，曠昔之願，實喜出望外矣。展卷之餘，覺無體不備，無美不著。其上君之策書奏議也，痛哭流涕似賈太傅，刻摯纏綿似諸葛武侯，愷切詳明似陸宣公。其局簡而嚴，其辭麗以則，公之制誥是也。其斷制精確，剖晰微茫，公之論疏辯說是也。其序傳跋記又異矣，時而縱橫恣肆，時而蕭疏雅淡，格非其一。至若雜著小品，怪怪奇奇，則又與蘇公海外文不相上下。夫以公之嚴氣正性，而亦有《檀弓》之風趣，曼倩之詼諧，流溢於語言文字中，正如宋廣平鐵石心腸，作《梅花賦》又嬝娜動人。文心之不可測，殊使人呼天搶地，旋且色舞眉飛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澹菴文集》六卷。【略】銓師蕭楚，明於《春秋》，故集中嘉言讜論，多本《春秋》義例，於南渡大政，多所補救。【略】羅大經《鶴林玉露》曰：胡澹菴十年貶海外，北歸，飲於湘潭胡氏園，題詩曰：「君恩許歸此一醉，旁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後朱文公見之，題詩曰「十年浮海一身輕，歸見梨渦卻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云云。今本不載此詩，殆後人因朱子此語，諱而刪之。然銓孤忠勁節，照映千秋，乃以偶遇歌筵，不能作陳烈踰牆之遁，遂坐以自誤平生，其操之爲已蹙矣。平心而論，是固不足以爲銓病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銓以不附和議上疏，遠謫南方，忠義大節，欽仰百世。詞其餘事，筆頗清婉，絕不傷於剛直。

分論

《戊午上高宗封事》 周必大跋《胡忠簡公論和議稿》：紹興戊午，胡忠簡公三十有七，以樞密院編脩官上書論和議，此其稿也。時長子方生，未幾南遷，公知後禍叵測，惟從姪昌齡字長彥賢而可托，故以稿屬之。今五十餘年矣。昔顏魯公與魚朝恩論坐位帖稿摹本，已數百載，人爭傳寶，公之所論，豈止坐位，而其心畫端勁，實法魯公，自當並傳于百世。

《李承之論語解序》 朱熹《跋胡澹菴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爲不負所學，斯言之要，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正爲講明聖賢之訓，以爲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章析句爲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李君承之來自廬陵，出示澹菴先生胡公所爲作《論語解序》，歛衽三復，如奉音旨。敢竊推其餘意，以附卷尾。李君幸以愚言思之，則庶乎知先生所以推揚期待之意矣。

《胡從周寺丞墓誌》 周必大《題胡邦衡侍郎撰胡從周寺丞誌文》：金昆玉友，無復二難，鴻筆瑰辭，有華三絕。緡篋中之遺蹟，附宰上之豐碑。解白墮之嘲，倏焉隔世；圓朱褒之夢，恍若平生。偉詩禮之傳芳，森兒孫其競爽。尚襲藏于手澤，期光紹于寶章（白墮、朱褒皆一時實事）。

《楊君文卿墓誌銘》　楊萬里《謝胡侍郎作先人墓銘啓》：昔昌黎獨擅碑版之任，未免劉叉之譏；東坡不作銘誌之辭，乃爲陳慥之傳。豈要人賣文之生活，而四士無點璧之埃塵。並韓之文而去其貪，踐蘇之戒而兼其妙，是惟具美，實在我公。

《趙龍學子瀕墓銘》　《賓退錄》卷四：班孟堅作《揚雄傳》，獨載所爲文，歷官行事顧列于贊中，他傳皆不然。韓退之作《劉統軍碑》，惟書門人故吏之言，而世系事實，悉具于銘詞，正用此體。近世惟胡忠簡作《趙龍學子瀕墓銘》亦然，誌特書世系葬日而已。

《和王君行簡》　周必大《跋胡忠簡公和王行簡詩》：予嘗評胡忠簡公詩有不可及者三：用事博而精，下語豪而華，一也。士子投獻必用韵酬答，雖百韵亦然，蓋愈多而愈工，二也。此篇和王君行簡，年七十五，長歌小楷，與四五十人無異，三也。行簡世家臨川，志大而贍於文，久從公遊，其人亦可知矣。

《和李承之》　朱熹《跋胡澹菴和李承之詩》：蜀人李君承之見過山間，示詩一編，詞源奔放而句律謹嚴，讀之令人嘆賞不厭。間出澹菴先生胡公和章一卷，皆其手筆，又知君詩之勝，已爲名流知重如此也。因復自念頃歲嘗得一見先生於臨安，其後遂叨薦寵，而不知所以得之，或者以爲先生嘗見其詩而喜之也。顧今衰落，惠許不酬，而李君辯博縱横，究知西南利病，蓋不但深於詩者，亦復流落艱難，疲於道路，豈先生所許以爲可與言詩者例如此耶？慨念先生不可復見，因太息爲書其後云。

《抵賈愁村》　《梅磵詩話》卷上：東坡過皇恐灘，有「山憶喜歡勞遠夢，灘名皇恐泣孤臣」之句。蜀中有喜歡山，坡公借此以對。胡澹菴南遷，行臨皐道中，《抵賈愁村》詩：「北望長思聞喜縣，南來怕入賈愁村。」（漢武元鼎六年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楊廷秀《過瘦牛嶺》詩云「平生豈願乘肥馬，臨老須教過瘦牛」。二公效坡體，對俱的。

《和學官》　樓鑰《跋胡澹菴和學官八詩》：今見學省八詩，蓋攝祭酒時也。前輩固多唱酬，未聞大篇而人人報之，愈出而愈奇。最後樊武諭，以其右科魁選，再登進士第，先生首言舞陽，次及魁紀，皆樊氏之先，一武一文，益見其工。是時年逾六十，思若湧泉，筆力愈勁，英特之氣，至今凜然。周益公爲隧碑，言先生刻意詩騷，後生投贄，率次韻以酬，多至百韻數十篇。然則此八詩，尤先生之細也。

傳記

楊萬里《胡公行狀》　公胡氏，諱銓，字邦衡。其先金陵人，五季避地廬陵。【略】年二十八太學試，文淨不加點，博士驚異。建炎二年，屬太上皇策士於維揚，初擢公第一，有媢其直者，竟第五。授文林郎、撫州軍事判官。【略】轉承直郎，權吉州軍事判官。【略】紹興五年，忠獻魏國張公浚都督諸路兵，辟公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略】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賜對便殿，公論持勝及納諫及虔寇及營田事，【略】改通直郎、樞密院編修官。七年十一月，宰相秦檜決策暨金人平，王倫誘致金使以僞詔來，責禮卑甚，中外洶洶，公獨奏封事，【略】書奏，除名編管昭州。【略】檜迫公議，亦僞爲救公者，謫監廣州都鹽倉，改簽書威武軍判官事。【略】十二年，御史中丞羅汝楫彈公，以奉議郎除名，謫新州。同郡王庭珪以詩贈行，有「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之句，爲歐陽識所告，王坐貶辰州。新州太守張棣告公訕上，再謫吉陽軍。【略】二十六年，檜卒，公量移衡州。三十一年正月，公與忠獻公皆命自便。時忠獻謫零陵，公自衡造焉，館於讀易堂，忠獻從容謂公曰：「秦太師顓柄二十年，成就邦衡一人耳。」今上即位，首復公官，除知饒州，召至行在，即日賜對，【略】除吏部郎，遷秘書少監，又遷起居郎。【略】兼侍講及國史院編修官。【略】兼國子祭酒。【略】宰相湯思退、參政王之望等堅主和議，遂罷張魏公兵柄，公又力爭之，於是大臣皆不悦，遂除措置浙西淮東海道，奉詔旨趣行。【略】除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加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入見，言郡邑害民之大者三事，【略】除在京宮觀兼侍講。【略】除權工部侍郎，以修史書成，轉承議郎。【略】公力乞致仕，除寶文閣待制，與外祠。既出都門，有旨復留，改佑神觀兼侍讀。【略】復奉議郎，除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制有「身蹈東海，獨仲連不欲帝秦；名重太山，微相如何以強趙」之語。【略】淳熙六年十一月，召赴行在所，公辭焉，復力乞致仕，不許，公遂引疾，轉朝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遂稱篤，且極陳時病五事，上察公志不可奪，乃加資政殿學士致仕。明年夏五月，疾革。庚辰薨，不及家事，惟命諸子，

口授遺表，有「死爲厲鬼以殺賊」之語。奏聞，特贈通議大夫，年七十有九。【略】其爲文章，駿奔軋忽，翾紛膠轕，隱帙奇字，旁掘遠搪。初讀之者口呿語難，徐綜其緯，理順脈屬，似肆實莊，若險實夷，韓碑柳騷，媲高儷美，中興以來，作者寡二。【略】公有《澹庵文集》一百卷、《周易拾遺》十卷、《書解》四卷、《春秋集善》三十卷、《周官解》十二卷、《禮記解》三十卷、《經筵二禮講義》一卷、《奏議》三卷、《學禮編》三卷、《詩話》一卷、《活國本草》三卷。

周必大《胡忠簡公神道碑》（存目）

《宋史》卷三七四《胡銓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獨醒雜志》卷六　羅欽若、李東尹與胡邦衡同在學舍，甚相得。他日同就試，欽若見邦衡試卷，問曰：「此欲何爲？」邦衡曰：「覓官也。」欽若因撫邦衡背，指示卷中一諱字，謂曰：「與汝一官。」邦衡改之，是牓遂中選。故邦衡有啓謝欽若，具述與一官之語。胡公既爲侍從，東尹亦仕至中大夫，欽若止正郎，嘗謂余曰：「頃在學舍，偶乏僕供庖，同舍不免自執烹飪。邦衡能操刀，東尹能和麵，某無能，但然火而已。今之官職小大，已定於此。」

《四朝名臣言行別錄》卷一三　公爲起居郎，直前奏事云：「臣罪廢二十六年。陛下登極，首蒙召除，曾未浹旬，又擢左史。」上曰：「卿被罪訐時，可謂無辜。朕自知卿與王十朋。」銓曰：「臣與十朋不同。陛下潛邸之舊，且其材可用。」上曰：「潛邸亦有不當用者，如十朋非朕之私，其人實可用也。近日除臺諫官，外議如何？」銓曰：「外人鼓舞，謂陛下得人。」上曰：「卿與十朋皆朕親擢也。」

又　公之上書也，都人喧騰，數日不定。上語檜曰：「朕本無黃屋心，今橫議若此。據朕本心，惟應養母耳。」於是檜等乃擬昭州編管。時公妾孕臨月，遂寓湖上僧舍，欲少遲行，而臨安已遣人械送貶所。范如圭、方疇同見晏敦復，爲公求援，敦復即往見守臣張澄，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朝言事官被謫，開封府必不如是。」澄愧謝曰：「即追還矣。」

又　公之行也，監登聞鼓院陳剛中以啓送之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檜大恨之，亦貶安遠令死焉。

又　公爲福州判官，諫議羅汝楫論其文過飾非，用惑羣聽，除名編置新州。公往新州，其鄉人王庭珪者，棄官養志幾二十年，至是以詩送公，有云：「癡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爲天下奇。」又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邑大夫歐陽識使人訐之，除名編隸辰州。

又　公徙吉陽軍。先是，檜於一德格天閣下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公時猶在新州，廣帥王鈇問知新州張棣曰：「胡銓何故未過海？」銓賦詞云：「欲駕巾車歸去，有豺狼當轍。」棣即奏公不自省循，語言不遜，公然怨望朝廷，於是送海南編管。命下，棣選使臣游崇部送，封小項筒過海，公徒步赴貶，人皆憐之。至雷州，守臣王趯廉得崇以私茗自隨，械送獄，且厚餉公。是時諸道望風，捃摭流人以爲奇貨，惟趯能與流人調護，海上無薪粲百物，趯輒津置之。其後卒以此得罪。

《鶴林玉露》甲編卷六　胡澹菴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二十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又丙編卷五　胡忠簡乞斬秦檜之書，既具藁矣，遲疑未上。以示所親厚，其人畏懦，力止之曰：「公有老母，詎可爲此？」以其藁寸裂之，忠簡愈疑。有書吏楊其姓者，請間曰：「編修此書，外間已籍籍傳誦，廟堂計亦知之矣。今書上亦得罪，不上亦得罪。書上而得罪，其去光華。不上而得罪，其去曖昧。且其禍恐甚於不上也。」忠簡大悟，亟繕寫投進，乘夜潛詣逆旅，託其所親厚以老親妻子。其後□詞，猶以謄藁四傳爲其罪。且曰：「倘有心於爲國，自合輸忠，惟詭道以取名，故茲惑衆。」乃知天下事，不可不密，不可不斷，此吏眞忠簡之忠臣，其識見如此，士大夫不如者多矣。

《宋史》卷三七四《胡銓傳》　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

南」爲名，中外洶洶。銓抗疏言曰，【略】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告中外。給舍、臺諫及朝廷多救之者。檜迫於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

《宋元學案》卷三六　〔方疇〕通判武岡，太守宋若樸希宰相意，言先生與胡忠簡公爲姻家，以深文貶零陵。忠簡自嶺外貽之書曰：「君取《易》困卦詳玩而深索之，則得所以處困之道矣！」先生于是名其所居曰困齋，其讀《易》也謂之「困交」，其自稱曰困叟。張魏公雅重之。

又《胡銓祕閣問答》　隆興元年五月三日晚，胡銓侍上於內殿之祕閣，蒙賜金鳳牋，就所御玉管筆并龍腦墨、鳳咮研，又賜以花藤席。命銓視草畢，喚內侍司廚滿頭花備酒。上御玉荷杯，銓用金鴨杯，令潘妃唱《賀新郎》，蘭香執玉荷杯，上自注酒賜銓曰：「《賀新郎》者，朕自賀得卿也。酌以玉荷杯者，示朕飲食與卿同器也。」銓再拜謝。《賀新郎》詞中有所謂「相見了又重午」。上曰：「今重午不數日矣。」詞中又有「湘江舊俗」之句，上曰：「卿流落海島二十餘年，得不爲屈原之葬魚腹者，皆天地祖宗之靈，留卿以輔朕也。」銓流涕，上亦黯然。俄而遷坐，進八寶羹，洗盞更酌。上命潘妃執玉荷杯唱《萬年歡》，此詞乃仁廟所製。上飲訖，親唱一曲，名《喜遷鶯》。且謂銓曰：「朕每在宮中，不妄作歌，祇侍太上宴時，有旨令唱，始作之。今夕與卿相會，朕意甚歡，故作此樂卿耳。」又曰：「昨朕苦嗽，故聲音稍澀，卿勿嫌。」銓奏曰：「太上退閒，陛下御宇，正當勉力恢復，然此孝養亦宜時有。」上曰：「卿眞忠臣也，漢之汲黯，唐之魏徵，亦不過是。」上又問銓在海南時所作詩文，銓一一奏對。時漏已四下，上又凭闌四望。頃之天竺鐘聲已動，御苑已鴉噪矣。（澹庵老人《玉音問答》）

作品本事

《獨醒雜志》卷八　邦衡在新州，偶有「萬古嗟無盡，千生笑有窮」之句，新守亦訐其詩，云「無盡」指宰相，蓋張天覺自號無盡居士，「有窮」則古所謂「有窮后羿」也，于是再謫儋耳。

《鶴林玉露》乙編卷六　胡澹菴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於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旁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卻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

《藏一話腴》內編卷上　澹庵胡先生謫新州，築室城南，名小桃源而圖之，且題詩其上云：「閑愛鶴立木，靜嫌僧敲門。是非花莫笑，黑白手能言。心遠闊塵境，路幽迷水村。逢人不須說，自喚小桃源。」或者謂寓避秦之意。然又作小西湖于所居之側，亦寓不忘君之意乎？

又卷下　澹庵胡先生于福州簽廳分扇，得一扇，畫古木間一人騎驢向西南行。初見似無思致，及有新州之命，方知畫爲先兆。先生書一絕于陰云：「誰向生綃白團扇，畫將騎客據征鞍。南遷萬里知前定，壁上崖州莫怕看。」

《歷代詞話》卷七　王盧溪先生知時事阽危，無宦游意，學道著書，若將終身焉。胡忠簡嘗答以詩曰：「萬卷不移顏氏樂，一生無愧伯夷班。」可想見其人矣。（《宋名臣言行錄》）

著錄

楊萬里《胡忠簡先生文集序》　先生既歿後二十年，其子澥與其族孫秘，裒集先生之詩文若干，目曰《澹菴文集》，欲刻板以傳，貧未能也。之官中都，舟過池陽，太守蔡侯必勝相見，因問家集，慨然請其書刻之，命郡文學周南、董振之、學錄何巨源校讎之。未就，而蔡侯移官山陽，雷侯孝友、顏侯棫踵成之。【略】慶元五年己未八月廿八日，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學士致仕門人楊萬里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澹菴集》七十八卷，端明殿學士忠簡廬陵胡銓邦衡撰。

又卷二二　《胡忠簡奏議》四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胡銓《澹菴集》七十卷。

又卷三七四《胡銓傳》　有《澹菴集》一百卷行於世。

《文淵閣書目》卷九　《胡澹菴文集》，一部二十冊，全。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澹菴先生文集》二十冊，全。宋胡銓著，凡七十一卷。又二十冊，全。

又卷五　《胡忠簡公奏議》三冊，全。公名銓，其孫通判鄂州槐編次，凡六卷。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澹菴胡先生文集》三十卷，八本，胡銓，竹紙舊鈔。

齊召南《乾隆本澹菴集敘》　公所作《澹菴集》百卷，後多散佚。今公孫侍御靜園、巡檢亮采、文學龍篆、騎屋、元長、睿文、映奎，裒其遺文，得三十二卷，率族人梓以行世，屬召南爲序。【略】時乾隆十一年歲次丙寅黃鐘月，召試博學鴻詞、翰林院檢討加二級、後學天台齊召南拜撰。

符乘龍《乾隆本胡忠簡公文集序》　公嗣孫郡廩漳來謁，且命其從姪廷棟學業於余，因詢及公遺文，云散佚已久，有族弟鍾蘭遊東粵，得一抄本於家靜園先生處。僉議先人手澤不忍埋沒，屬予校閱之。【略】閱畢，得文三十餘卷付梓。按公去今數百餘年，幾經兵燹，安知不僅存什一於千百耶？若夫海嶺所著《五經訓解》，卷帙甚繁，俟將來再圖剞劂以行世。【略】時皇清乾隆二十一年歲次丙子孟冬月穀旦，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吉安府儒學教授宜川後學符乘龍斯萬氏謹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澹菴文集》六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胡銓撰。【略】本傳稱銓集凡百卷，今所存者僅文五卷、詩一卷，蓋得之散佚之餘。然《書錄解題》載銓集七十八卷，《宋志》載銓集七十卷，則在當時已非百卷之舊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胡澹菴先生文集》六卷，舊鈔本。振綺堂汪氏校藏。宋胡銓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澹菴胡先生文集》二十五卷，宋胡銓撰，清寫本。鈐有「三怡堂珍藏」、「張亨豐印」、「雲程氏檢校印」、「祁氏藏書」諸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胡澹菴先生文集》三十二卷，宋胡銓撰，清乾隆二十二年練月樓刻本，傅增湘校補幷跋，八冊。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澹庵詞》一卷，汲古閣鈔本。宋胡銓。【略】此冊爲毛氏舊鈔，又得曹種水朱筆校正，與公之忠義合之雙美，洵足輝映百世矣。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九　《澹菴長短句》一卷，汲古閣影宋本。宋廬陵胡銓邦衡撰。

《木犀軒題記及書錄》　《澹齋詞》一卷，舊鈔本〔清鈔本〕，宋胡銓撰。

藝文

王庭珪《胡邦衡移衡州用坐客段廷直韻》　朱崖萬里海爲鄉，百鍊不屈剛爲腸。復出光芒動星斗，定隨雷雨起江湘。歸期正待春回雁，賀客爭持酒滿觴。笑說開元丞相宅，凄涼偃月上標堂。

又《胡邦衡北歸先寄詩二首次韻迎之》　無何眞是本來鄉，莫遣閑愁犯肺腸。會見棟梁扶大廈，不將文字弔沈湘。揮毫未辯銀爲管，沽酒奚須玉作觴。雙竹端能作奇瑞，衡人宜護竹間堂。當年大冊撼天扉，聖主今呼逐客歸。應是風雲乘此會，便令鵾鶚著行飛。久埋劍氣衝星氣，暫裂荷衣換錦衣。穩上丹墀踏龍尾，九霞光裏望晨輝。

雜錄

胡升公《澹庵集題識》　按揭文安謂先公封事原稿出於范公濬所爲。公懼其得罪，有南遷之禍，貽累厥母，而代上之。袁、曾二先生彼此各有闡繹，善矣而未盡也。竊公當排詆時，現有生母曾氏在堂，如疏出范公手，公念范母，范獨不念公母乎？抑公憂范母，曷爲而不憂己母乎？夫忠孝不能兩全，苟狥國，奚恤家？爲古人割裾，豈不知母氏劬勞，而迫於世事艱難，義有不容內顧耳。且范公既有疏稿，其志皎如青天白日，寧肯中止而避禍？如果以母故而聽公言，是忘君也，是累友也。公果以其母改而代奏之，是忘親也，是不欲全友以令名也。在昔有宋南渡，正國家擾攘之際，言之不已而更長言之可也。厥後范公何無一語論列可否耶？文安之說，竊不敢妄議，而君親大義，要歸於正，豈容一毫矯激爲者？抑嘗攷公自對策以迄遺表，凜凜正氣，與奏疏同一手筆。文章根於性命，殆不可假竊。惟楊文貞考核爲得其實。讀古者於此當更另具一鉅眼云。十七世孫升公謹識。

范浚

論述

陳巖肖《香溪集序》　吾之先友香溪先生，以養氣爲本，而立言不朽者與！先生居香溪之上，自少至老，篤學而贍於文，探道而不以世故嬰其慮。【略】先生貌充體胖，神宇泰然。其言經術，如親得聖人而授其旨；其論古成敗事，如目擊而身履之。已而出示所爲文，則辯博而峻整，正與向所言論者相表裏。終日與之坐，而無一語及世間事。此非志於道而全其氣者，能若是乎？

吳師道《香溪先生文集後序》　子朱子集註《孟子》，全載范浚《心箴》，由是天下莫不聞其名，且與天壤俱敝也。浚字茂明，婺之蘭溪人，因其里居，稱香溪先生，祠于學宮舊矣。某幼即訪其文集，不可得。嘗讀默成潘公《與范賢良書》，而知其交；讀徐忠壯《徽言傳》，而知其所取；又得前輩誦傳《姑蘇臺賦》、《雜興》諸詩，滋欲見其餘。公其學多本于經，貫穿精覈，諸文皆嶄絕矯健，鑿鑿明整，卓然名家。鄉先正有集，蓋自先生始也。

《徐氏筆精》卷四　宋香溪范浚南渡後隱居不仕，詩有奇思。《春融融》云，【略】世人所知者《心箴》而已，不知浚之深於詩也。

章懋《題重刊香溪先生文集後》　進士唐君尚虞之治蘭溪也，用儒飭吏，善于其職，克協上下，聲稱翕然。乃于庶政之餘，閱地志，訪遺書，禮鄉賢，將以興廢舉墜，隆化美俗。于是香溪先生范公之後曰永昌者，出其家藏之集二十有二卷，蓋先生從子右史蒙齋之所類也。唐君讀而歎曰：「先生之文，世知誦習者《心箴》而已，他蓋罕有知者。今觀其言，如以恥爲入道之端，以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皆超然自得于學者，極有警發，不獨《心箴》爲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從誰學」之語，而先輩謂其得于孟子者爲多。若先生者，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哉！」

《金華徵獻略》卷四　其學原本六經，貫穿精覈。所爲文，斬絕矯健，鑿鑿明整，卓然名家。浚嘗自言末學本無承傳，但師心謀道，見古人自得之意，不爲世俗趨慕。居常危坐一室，敗帷故器，人所不堪，而神宇泰然。經日相對，無一語及世間事。其言經術，如親得聖人而授受其旨。其論古人成敗事，如目擊而身履之。其文辭博而峻整，深入理地，湛然自得，成一家之言。而朱子獨取《心箴》一篇，登之《孟子集注》。其他文之可以羽翼經傳者甚多。其《心箴》曰，【略】其《耻說》曰，【略】其《悔說》曰，【略】潛其源者自浚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香溪集》二十二卷。【略】（浚）紹興中舉賢良方正。以秦檜柄政，辭不赴。然浚雖不仕，實非無意於當世者。其《書曹參傳後》，則隱戒熙寧之變法；其補《翟方進傳》，則深愧靖康之事讎；其《讀周禮》一篇，亦爲王安石發；而《進策》五卷，於當時世務尤言之鑿鑿，非迂儒不達時變者也。其《詩論》戒穿鑿，似爲鄭樵而言。《易論》鄙象數，亦似爲陳摶而設，於經術頗爲有功。《春秋論》欲廢三傳，則猶祖孫復之餘習，頗爲乖迂。然盧仝所注，儒者罕傳，浚論尚載其數條，亦足資異聞。其辯孟母無三遷事、黃帝無阪泉事、周穆王無西至崑崙事，雖頗失之固，然皆於理無害。其詩凡三卷，近體流易，猶守元祐舊格，不涉江西宗派。古體頗遒，亦非語錄爲詩之比，有足稱焉。

胡鳳丹《永嘉叢書本香溪集序》　先生當紹興中，嘗舉賢良方正，以秦檜枋政，堅卧不起，高風介節，堪師百世，文字之傳，抑其末矣。然即以文字論，峻潔肅穆，靡不抉經之心，窺道之奧，粹然一出於正。其詞皆足以輔世翼教，初非徒徉山水、流連光景者所能髣髴於萬一。則既以欽其品之高，而又未嘗不歎其學之邃也。

《悔說》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悔乃進德之機，立說最爲沈快。

《狂泉》　《歷代詩發》卷二六：瞶者以不瞶爲瞶，諧語可發軒渠。

傳記

《香溪集》附朱熹《范浚小傳》　范浚字茂明，婺之蘭谿人。隱居香溪，世號香溪先生。初不知從何學，其學甚正。近世言浙學者多尚事功，浚獨有志聖

賢之心學，無少外慕，屢辭徵辟不就，所著文辭多本諸經，而參諸子史。其考《易》、《書》、《春秋》皆有傳注，以發前儒之所未發。於時家居授徒，至數百人。吾鄉亦有從其游者。熹嘗屢造其門而不獲見。近始得學行之詳於先友呂伯恭，庸述小傳以聞四方學者。

又童品《香溪先生傳》 先生姓范氏，名浚，字茂明，婺之蘭溪人。世居香溪，學者因稱之曰香溪先生。【略】先生天資高邁，自少嗜學，篤志求道。年十八作嘆早亡詩二十韵，《姑蘇臺》及《述嚴》等賦，詞古意高，膾炙人口。二十一作《淮陰先生說李孝逸辭》，當時李叔易嘗稱其辯。自是益研窮六經、諸子百家，歷代國史，辨博峻整，出人意表。兄弟多居膴仕，而先生絕無仕進意，讀書之餘，時綴文辭，與兄弟子侄輩或游山玩水，弄月吟風，長篇短歌，追踪古作，互相唱和，以舒情懷。【略】高宗紹興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當時名公卿若樞密富公等，咸以先生應詔，先生力辭，又不忍遺世遠引，嘗撰策略二十餘篇，皆當時經國之切務，然以秦檜當國，終不屑以干時。

著錄

陳巖肖《香溪集序》 一日，先生猶子元卿過余，曰：「叔父平昔爲文至多，今不欲秘於家，而出與世共之，力有未辦，則先刻其詩賦、論議、雜著爲二十二卷行於時。子嘗與叔父厚，願叙以冠其首。」【略】紹興三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同郡陳巖肖叙。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范浚《香溪文集》二十二卷。

吳師道《香溪先生文集後序》 至順辛未，始得先生文七卷于親友應氏家，蓋其首編也。陳公巖肖序稱從子端臣右史所纂，凡二十二卷，則逸者尚多。一日，先生族孫俊來言，家藏缺自一至五卷，惜其無從補也。于是忻然畀之，足以成編。烏乎！百年之閟，一朝而顯，兩家之藏，不期而合，抑亦有數存其間耶？今右史裔孫元璹念殘集之復完，懼泯沒之薦至，首刊數卷，將率其族人之力而終之，不私其美，又以右史《蒙齋集》未及刊，則以其與香溪唱酬諸詩先附見焉，俾予序其事。

章懋《題重刊香溪先生文集後》 進士唐君尚虞之治蘭溪也，用儒飭吏，善于其職，克協上下，聲稱翕然。乃于涖政之餘，閱地志，訪遺書，禮鄉賢，將以興廢舉墜，隆化美俗。于是香溪先生范公之後曰永昌者，出其家藏之集二十有二卷，蓋先生從子右史蒙齋之所類也。唐君讀而歎曰，【略】爰命鋟梓，以惠學者，而俾懋識諸其末。【略】屠維大淵獻之歲季秋九日，里後學章懋拜手謹題。

《趙定宇書目》卷五 《香溪集》三本。

《國史經籍志》卷五 范浚《香溪集》二十二卷。

《脈望館書目》 《香溪集》三本。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香溪先生集》四冊，二十二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范浚《香溪集》二十二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范浚《香溪集》。陳景雲注：二十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香溪集》二十二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范浚撰。【略】集爲其門人高（栴）〔旃〕所編，其侄端臣刊之，前有紹興三十一年陳巖肖序，後有元吳師道跋。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一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二十二卷，元刊本。宋范浚撰，門人高旃編。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版書目》 《范香溪集》，二十二卷。

又《元版書目》 《范香溪集》，二十二卷。

《結一廬書目》卷四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二十二卷，元刊本。宋范浚譔，季滄葦藏書。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二十二卷，元至順刊本。季滄葦、汪閬源藏書。門人高旃編。

胡鳳丹《永嘉叢書本香溪集序》 特先生集世不多覯，自仁山金氏時已云「范集近亡」。矧復歷載數百，兵火摧殘，風霜剝蝕，久而彌湮，安從搜訪？同鄉孫琴西方伯藏有鈔本，假以校讎，亟付梓人。其中脫簡，仍從蓋闕。然則網羅放佚，先生之靈或亦鑒厥苦衷哉！【略】光緒元年秋九月，永康胡鳳丹月樵甫序於鄂垣之糧道署中。

《藝風藏書記》卷六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二十二卷，元至順壬申刊本，有吳師道序，內已有明人補葉矣。

《適園藏書志》卷一二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二十二卷，明刊本。宋范

浚撰。【略】此明萬曆丁亥蘭溪令唐尚虞刻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二十二卷，元刊本。宋范浚撰。【略】舊爲席氏藏書。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二十二卷，宋范浚撰。明刊本，十二行，二十二字。黑口，四周單闌。題門人高旃編。

又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二十二卷，宋范浚撰。明刊本，十二行，二十二字，黑口，左右雙闌。【略】本書首行標題「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卷第一」，大字占雙行，題上有黑蓋子，每卷尾標題亦同。次題「門人高旃編」，次篇目，接連本文。「敬」、「竟」、「鏡」字皆缺末筆。

姜殿揚《四部叢刊續編影印萬曆本香溪集跋》　集爲其姪蒙齋所輯，初刻於紹興辛巳，陳巖肖爲之序；再刻於元至順壬申，吳師道爲之序。吳序謂得斷簡七卷，與其族孫俊家藏殘本合，裔孫元璹率族人共梓之，皆家刻也。此萬曆重開弘治蘭谿令唐尚虞刻本，有同邑章懋序，童品撰《香溪范先生傳》。【略】胡應麟序不言刻者爲誰。余嘗別見乾隆四年印本，板刻若一，已有「裔孫某校梓」名氏一行，此尚無之，疑書亦家刻，其板自明入清，世守未失，此其明時初印也。後附蒙齋、楊溪兩遺文，皆先生猶子，爲四庫本所無。《蒙齋遺文》爲至順本增入，見師道序。此多《楊溪遺文》，又明代新附矣。明時自《御註心箴》頒布天下，是集之傳寖廣，惟所見他元明本，板印無一清朗。書貴家刻，此類是也。卷十五《節費篇》闕文三段，前明傳本已然，無從校補矣。吳縣姜殿揚。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二十二卷，宋范浚撰，明成化十五年唐韶刻遞修本，四冊。《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二十二卷，宋范浚撰，【略】清乾隆七年范文煥刻本，四冊。

陳棠

陸游《滄齋居士詩序》　紹興間，秦丞相檜用事，動以語言罪士大夫，士氣抑而不伸，大抵竊寓於詩，亦多不免。若滄齋居士陳公德召者，故與秦公有學校舊，自揣必不合，因不復與相聞。退以文章自娛，詩尤中律呂，不怨不怒，而憤世疾邪之氣，凜然不少回撓，其不坐此得禍，亦僅脫爾。

《**南宋館閣錄**》**卷七**　陳棠字德召，毗陵人，張九成榜進士及第，治《春秋》。〔紹興〕三十二年除「秘書少監」，十二月致仕。

《**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三**　陳棠，餘姚人，左迪功郎、台州州學教授。宣和間爲台州工曹參軍。左緯贈詩有「教悌人皆勸，平反獄屢空」之句。累官臨海、黃巖二令。紹興四年，以左承事郎知台州，有政譽。官至吏部侍郎。

晁公武

論述

周必大《賜敷文閣直學士降授左朝請大夫晁公武辭免知揚州恩命乞除在外宮觀不允詔》　卿昔任言責，廣朕聽明，旋陟民曹，參予侍從。渡瀘鎮益，又乞外庸。萬里召歸，固當留以自近。會江浙擇牧，思得郤縠詩書之帥，羊祜威信之守。茲爲重寄，今以付卿。謂宜疾驅，以寬憂顧。數上祠請，非予所知。

洪适《晁公武侍御史制》　爾貫穿古今，通達治體。久勞于外，事無不歷。入朝三接，滿歲九遷。諫紙臺評，飽問輒論，憂時謀國，具見公忠。禁路乘驄，孰曰不可。善善惡惡，益期盡言。副我虛懷，以休廣譽。

《**文獻通考**》**卷二三八**　《昭德晁公文集》六十卷。【略】後溪劉氏序略曰：【略】昭德晁公蓋能言當時理亂興喪之由，而明乎得失之迹；道往事，誦遺風，而又能達之乎文辭以傳者也。其經事之多，嘗艱之久，而學日益強，文日益力，猶以爲未足。其《答進士劉興宗書》曰：「僕少時貫穿群書，出入百氏，旁逮釋老恢詭之學，一再終星，其勤亦至矣，亡得焉，反而求之六藝，似於道有見也。乃願師董仲舒，心奇賈生而病其雜也。」則公之學可睹矣。

《郡學祠堂蘇軾塑像記》　《清波雜志》卷三：乾道末，晁強伯子健至毘陵，祠蘇東坡於學宮，其叔少尹子止爲之記，其間言坡之葬也，少公銘其墓，

皆非實錄，甚者以賞罰不明罪元祐，以改免役法懷元豐，指溫公才智不足，而謂公斥逐出其遺意，稱蔡確謗讟可赦，而謂公進用由其選擢，章惇之賊害忠良，而云公與之友善，林希之誣詆善類，而云公嘗汲引之。子止所書如此。少公之語，誌文在，可考也，其然其不然乎？

張表臣

論述

張守《題張表臣詩卷後》 古之文士多托事寄言，以發其意趣，騁其辭華，乃或夸而失實。張公子詞采遒茂，師友淵源，其來遠矣。東坡追和淵明詩而發于夢寐，樂令所謂因也耶，其非寓言可知。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珊瑚鉤詩話》三卷。【略】其書雖以詩話爲名，而多及他文，間涉雜事，不盡論詩之語，又好自載其詩，務表所長，器量亦殊淺狹。【略】然表臣生當北宋之末，猶及與陳師道游，與晁說之尤相善，故其論詩，往往得元祐諸人之餘緒，在宋人詩話之中，固與惠洪《冷齋夜話》在伯仲之間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表臣〕生前猶及與陳師道、晁補之遊，傳其緒論，具有根柢。【略】書中多述雜文瑣事，不盡論詩之語。

傳記

《宋詩紀事》卷四六 表臣字正民。右承議郎，通判常州。與晁以道游。紹興中，爲司農丞。有《珊瑚鉤詩話》。

紀事

《珊瑚鉤詩話》卷一 睢陽雙廟，俗謂之五侯廟。雙廟者，爲張、許忠烈而始建廟也，五侯者，南、雷、賈與同功，皆受封爵，亦作其像于廊廡耳。【略】余

傳記

《南宋館閣錄》卷八 晁公武字子止，濟南人。〔紹興〕二年二月以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

《宋詩紀事》卷四八 公武字子止，鉅野人，沖之之子。秦檜辟爲四川總領財賦司幹辦公事。乾道中，以敷文閣直學士爲臨安府少尹。有《郡齋讀書志》、《昭德文集》。

紀事

《梁溪漫志》卷四 東坡自黃移汝，上書乞居常，【略】晚自儋耳北還，崎嶇萬里，徑歸蘭陵以歿。蓋出處窮達，三十年間，未嘗一日忘吾州者。而郡無祠宇奠謁之所，邦人以爲闕文。乾道壬辰太守晁彊伯子健來，始築祠於郡學之西，塑東坡像其中，又於士夫家廣摹畫像，或朝服，或野服，列於壁間。而晁侍郎公武爲之記，其略曰，【略】記成，彊伯刻石爲二碑，一置之郡齋，一置之陽羨洞靈觀，用杜元凱之法，蓋欲俱傳不朽。其措意甚美，然東坡公之名節，固自萬世不磨矣。

著錄

《文獻通考》卷二三八 《昭德晁公文集》六十卷。侍郎晁公武子止撰。

《國史經籍志》卷五 《晁公武文集》六十卷。

官宋城，題詩云：「張許昭鴻烈，南雷賈共靈。無瑕雙白璧，有曜五華星。懷哲音容在，傷時涕淚零。向來丹鳳闕，猶帶犬羊腥。」蓋當是時，金人始去城下之役，故云耳。又絕句云：「漁陽突騎滿關東，百戰孤城破賊鋒。唐室興亡繫公等，九原可作更誰從？」自以爲無愧前人。

又卷二　靖康元年冬十一月，虜騎長驅薄王畿，無一障之阻。春，爲城下盟，歸渡大河，莫或邀擊。余竊料其知我無謀，審我無勇，必且再至。冬十月，作《將歸賦》，以書投胡少汲，欲求侍養。公以啓事見答曰：「伏承主簿秘書寵以華牋，副之佳什，屬詞近古，陳義甚高。橫槊賦詩，不廢軍中之樂；登高舒嘯，少賒社下之歸。祝頌之空，敷染奚既。」遂堅留在帥幕下。數日，淵聖手詔沓至，曰：「金人分兩道深入，必犯京師，卿可提所部兵，前來捍虜。」又曰：「金人分兩道深入，已渡大河，卿可將見在兵，速來赴援。」公即日出次于郊，不三四日，遇敵于杞，力戰敗績。余傷之以詩曰：「選將他年重，作師此日難。傷心閔東道，白首戴南冠。」公宿儒，戎事非長，庶幾以禮與人相終始者。

又　予摯家過吳江，有詞云：「垂虹亭下扁舟住，松江煙雨長橋暮。《白紵》聽吳歌，佳人淚臉波。勸傾金鏊落，莫作思家惡。綠鴨與鱸魚，如何可寄書？」有士人覽之曰：「不聞鴨解附書，云何言鴨？」余不答。信乎柳子厚云「作之難，知之又難」。雌霓之賞爲少也。

又　李衛公鎮南徐，甘露寺僧有戒行，公贈以方竹杖，出大宛國，蓋公之所寶也。及公再來，問杖無恙否，僧欣然曰：「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予近在鎮江攝帥幕，暇日與同僚遊甘露寺，偶題近作小詞於壁間云，【略】其僧頑俗且瞶，愀然謂同官曰：「方泥得一堵好壁，可惜寫了。」予知之，戲曰：「近日和尚耳明否？」曰：「背聽如舊。」予曰：「恐賢眼目亦自來不認得物事。壁間之題，漫圬墁之，便是甘露寺祖風也。」聞者大笑。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珊瑚鉤詩話》，一部一冊，闕。

《百川書志》卷一八　《珊瑚鉤詩話》一卷，宋張表臣撰。

《近古堂書目》卷下　張表臣《珊瑚鉤詩話》。

《玄賞齋書目》卷七　《珊瑚鉤詩話》。

《趙定宇書目》　《稗統》第一百九十六冊：《珊瑚鉤詩話》。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珊瑚鉤詩話》三卷，宋張表臣。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表臣《珊瑚鉤詩話》三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四　《珊瑚鉤詩話》三卷，張表臣，百川學海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珊瑚鉤詩話》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張表臣撰。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珊瑚鉤詩話》三卷，宋張表臣撰。

陸心源《珊瑚鉤詩話跋》　《珊瑚鉤詩話》二卷，題曰「朝請郎通判常州軍州事賜緋魚袋張表臣撰」，宋刊本，明松江朱文石大韶舊藏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八　《珊瑚鉤詩話》三卷，宋刊本。宋右承議郎、通判常州軍州事、主管學事、賜緋魚袋張表臣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珊瑚鉤詩話》三卷，舊鈔本。宋槧本題曰「朝請郎、通判常州軍州事、賜緋魚袋張表臣撰」，此從之影鈔。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珊瑚鉤詩話》二卷，宋張表臣撰。百川學海本。　明刊本。　歷代詩話本，三卷。

王之望

論述

洪适《賜參知政事王之望辭免督視江淮軍馬乞致仕不允詔》　卿習知邊瑣，智略縱橫。揆策運籌，吾見剛者；鈞軸之拜，所恃有爲。今禦侮捍衝，機不容髮，非揖遜救焚，從容拯溺之時。以卿憂國之忠，吞敵之氣，必能執言，不復避事。視師之命，舍卿而誰？勿淹引道之期，何俟清邊之効。

又《賜王之望再辭免參知政事不允斷來章批答》　以卿通達治體，文武憲邦，事不避難，精于遠慮。必能同德合謀，興今復古，無愧於《烝民》、《車攻》

之詩。茲用決之朕心，峻登政路，非以私卿一己之榮也。卿當體朕責成之意，夙夜孳孳，同寅和衷，發舒賢緝，以振可大之業。屢章不已，非所望焉。

又《王之望封襄陽縣子制》 具官某忠規致主，壯志絕人。闚紫闥而攀台階，榮躋六太；穆天綵而經國體，密贊萬幾。緬惟涓選之辰，實參改卜之議。偶休閒館，莫相明禋。茲疏穀壁之封，乃荒菜食之邑。噫，百神咸秩，已格嘉虞之休；萬福來同，敢懷專鄉之意。更綏吉履，益對恩煇。

周必大《王參政文集序》 公學根於經，故有淵源；文適於用，故無枝葉。奏劄甚多，皆可行之言；內制雖少，得坦明之體。酷嗜吟咏，詞贍而理到。嘗游大峨，賦長韻，與客賡和至六七篇，下語如珠之走盤，用韻如射之破的。其他著述，大率近是。世論文章事業，公實兼之，豈與夫一偏一曲之士校短量長而已！

樓鑰《跋王少保行述》（參政敏肅公父） 士夫以重名致大位，雖才業足以自奮，要其先必有所自來，而積善累功之人，亦往往取必于後。參政一代偉人，恨生晚不及見，得此書于公之仲子，始知自無怨公以還，世有隱德，遂爲名臣大家。天之報施，端不偶然。後來者又堅肯堂之志，湯湯淮流，寧有既耶？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漢濱集》十六卷。【略】之望當秦檜柄國時，落落不合，人咸稱其有守，其歷官亦頗著政績。惟在隆興時力主和議，與湯思退相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爲得計，而極沮張浚恢復之謀。【略】其斟酌時勢以立言，與史浩意頗相近，亦不可謂之不知時務。特其朋比小人，附和權倖，與浩之出于老成忠藎者不同。【略】至其詩文，則皆疏暢明達，猶有北宋遺矩，諸劄子亦多足以考見時事，與正史相參，未可遽廢。

《中興頌》 《石洲詩話》卷四：王瞻叔之望《中興頌》一詩，亦非高作，而其論頗有理。至云「次山之文可也簡」，亦平允之論也。次山詩亦然。

傳記

《宋史》卷三七二《王之望傳》 王之望字瞻叔，襄陽穀城人，後寓居台州。父綱，登元符進士第，至通判徽州而卒。之望初以蔭補，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教授處州，入爲太學錄，遷博士。久之，出知荆門軍，提舉湖南茶鹽，改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尋改成都府路計度轉運副使，提舉四川茶馬。朝臣薦其才，召赴行在，除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金人渝盟，軍書旁午，調度百出，之望區畫無遺事。第括民貲劑未稅者。搜抉隱匿，得錢爲緡四百六十八萬，衆咸怨之。後陞太府卿。孝宗即位，除戶部侍郎，充川陝宣諭使。【略】隆興初，右諫議大夫王大寶疏之望罪，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未幾，權戶部侍郎、江淮都督府參贊軍事。之望雅不欲戰，因奏：「【略】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有旨留中，俄兼直學士院。湯思退力主息兵，奏除之望吏部侍郎、通問使。【略】既而視師江上。金復犯邊，遂上和、戰二策，且言措置守禦之備，疏奏未達，拜參知政事。既入，俄兼同知樞密院事。敵兵交至，濠、楚守將或棄城遁。上命湯思退督江、淮師，未行，復令之望督視，改同都督。力辭不行，會太學諸生上書，上怒，欲加罪，之望救解之。遂以參知政事勞師江、淮。之望先嘗貽書敵帥，【略】敵皆聽許，講解而罷。上聞敵師退，令督府擇利擊之，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抃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罷，爲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天台。乾道元年，起知福州、福建路安撫使。捕海賊王大老，捷聞，加資政殿學士，移知溫州，尋復罷。六年冬，卒。之望有文藝幹略。當秦檜時，落落不合，或謂其有守。紹興末年，力附和議，與思退相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爲得計，地割而敵勢益張，之望迄以此廢焉。

紀事

《裎史》卷一〇 紹興壬午春，南北既交兵，蜀宣撫使吳璘謀取雍，使大將姚仲攻大散關，不下。仲久于軍，妄謂軍士不用命，實賞給之薄，故功且弗成。王參預之望時總軍賦，仲之幕屬曰朱紱，嘗登門焉，以書抵之曰，【略】王讀之大駭，乃答書曰，【略】紱得書，頗自慚悔，仲亦大恐。閏月癸酉，率諸軍肉薄而登，遂克之。余嘗從蜀士大夫得其書，謂今世言功者，多約取而豐責，先事賞償，如宿逋然，神州未復，端坐此耳。王之盡理，仲之補過，紱之服義，要

皆可書，故剟取其詳而傳之。

著錄

周必大《王參政文集序》　其季子鉛通敏好學，念公遺文刻于蜀者訛舛特甚，手加編校，定爲《漢濱集》六十卷。謂某之先大父與公先正爲同年進士，以序見屬。【略】慶元六年四月日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漢濱集》六十卷，參政襄陽王之望瞻叔撰。周益公爲集序。

《文淵閣書目》卷九　王之望《漢濱文集》，一部十三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王之望《漢濱文集》十三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之望《漢濱集》六十卷。

《内閣藏書目錄》卷三　《漢濱先生文集》十三冊，全。【略】凡六十卷，有周必大序。

《絳雲樓書目》卷三　《漢濱集》八冊。陳景雲注：六十卷，王之望撰，周益公作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漢濱集》十六卷，永樂大典本，宋王之望撰。【略】錢溥《秘閣書目》載有之望《漢濱集》，而佚其冊數。焦竑《經籍志》作六十卷。然趙希弁、陳振孫兩家俱未著錄，則宋代已罕傳本，後遂散佚不存。今從《永樂大典》中採摭裒綴，所存什之三四而已。【略】謹釐爲十六卷，著之於錄。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漢濱集》十六卷。宋王之望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路有鈔本。

又《續錄》　莫郘亭有鈔本。　湖北叢書本。　湖北先正遺書本。

藝文

樓鑰《祭王參政之望》（代曾吏部）　惟公負卓犖不羣之才，養剛大不屈之氣，富閎深自得之學，奮經綸四海之志。出其緒餘，十不一二。蓋文章直欲追兩都之風，而政事已足絕俗而驚世矣。正色立朝，官曰諫議。明白賢佞，公非公是。振舉綱紀，使君子有所恃，而小人有所畏。督師淮埧，長城千里。雅歌投壺，坐卻敵騎。進參政機，人謂且相，而翩然去之，高蹈赤城，視富貴如脫屣。東坡先生稱張文定公曰，上不求合于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于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以公爲首者，豈公之謂耶？某登公之門，俯仰二紀，假守海邦，猥繼英軌。欲一拜公于床下，而公已屬疾，欲見不遂。巍巍巨公，何恙不已，人之所以期公者未艾也。而泰山其頹，千丈松崩，聞者爲之流涕。嗚呼，吏民方相與泣于甘棠之下，亟遣薄奠，以寓千里去思之意。尚當力追公于步趨之餘，庶乎不爲九京之媿也。

呂廣問

論述

劉一止《舉呂廣問徐康狀》　左宣教郎呂廣問文行粹美，論議高明。胸有所存，實有治具。流寓歲久，守道安貧，鮮見其比者。嘗蒙朝廷召試館職，不報，尋出補外。前後歷任，職業甚修。

洪适《呂廣問敷文閣待制在京宮觀兼侍講制》　具官某言有壇宇，性守宮庭，能習是而勝非，故閎中而肆外。董狐古之良史，嘗立赤墀；伯夷汝作秩宗，遂闕紫闥。懷章而去，趍節復來，陟西清次對之班，修金華絕出之業。國之治亂與臧否，惟前言往行之師，學有緝熙于光明，賴博物洽聞之益。往祗茂渥，益振榮名。

朱熹《跋呂仁甫諸公帖》　靖康之亂，中原塗炭，衣冠人物萃於東南。呂公廣問仁父來主婺源簿，而奉其兄和問節夫以俱。又有維揚羅公靖仲共、竦叔共亦來客焉，於是李氏父子得從之游，而滕戶曹愷南夫亦受其學。觀於此卷，可見一時問學源流之盛矣。然惟仁父晚歲宦達，其他諸公多沒不顯，滕尤

以儁才蚤逝，鄉人至今嗟惜之。而李丈參仲獨以老壽終，爲後進所高仰，雖亦不得施其所有於當世，而諸公者乃反賴之以傳。其所著《滕君傳簿廳記》可考也。

傳記

韓元吉《左大中大夫充龍圖閣待制致仕贈左正奉大夫呂公墓誌銘》 公諱廣問，字仁甫。自少雋拔能文，年二十即貢太學，登宣和七年進士第，授宣州士曹掾。改司理參軍，治獄以情，未始徇上官意，調徽州婺源縣主簿。權邦彥安撫江東，辟爲幹辦公事。權公拜樞密，李光繼至，又辟公書寫機宜文字。召試館職，辭不就，得宣州學教授。用薦者改宣教郎。李公帥江西，再辟主管機宜文字。會其入參大政，詔薦西北人材，乃首以公應詔，給事中劉一止輩交薦之，宰相專且愎，指以爲黨，公與薦者皆罷去。【略】公屏居黃山之隅，怡然若無意于世者。以流寓恩監西京中嶽廟。從吏部選，知江州德安縣。【略】添差通判筠州，又通判虔州。及用事者死，舊人稍稍復用，公始召爲禮部員外郎，而言者嘗有舊怨，又詆公禮部侍郎周葵黨也，復俱罷。明年，除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移浙西路。【略】遷本路提點刑獄，兼權湖州，直秘閣、兩浙路轉運副使。【略】除右司員外郎，假某官充接伴金國賀生辰使。時金人且叛盟，使者入見，無恭順禮，公曰：「是求釁端，不足計，願增邊備待之。」【略】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拜起居郎。【略】御批除公侍御史，以宰相陳康伯有姻聯，避不就，遂除禮部侍郎。凡內禪典禮前未有者，多所訂正，且密議先建儲宮以示四方之信。上踐祚，疏十有二事以獻，其言深切，皆留中不出。兼同修國史。請外，除集英殿修撰，知池州，以病移徽州。【略】臨終處其家事如平時，手疏邊防利害爲遺奏，有曰：「遠斥導諛之言，力行責實之政，結人心以固本，養民力以待時。」皆公雅志也。享年七十有三。【略】銘曰：世之誣賢，以黨斥兮。空而去之，易爲力兮。其不可去，聖不惑兮。既去復還，奸則熄兮。不有君子，其能國兮？猗嗟呂公，蘊厥德兮。不玷不缺，如圭璧兮。致柔與和，中則直兮。人皆曰賢，識不識兮。誰其舉之，抑又踣兮。出入事君，盡其職兮。有言必信，義不慝兮。以筮以決，如龜策兮。俾以重任，宜柱石兮。視彼儉壬，孰失得兮？黃山之隅，聚族百兮。孝友中庸，善斯積兮。兄從弟從，永此域兮。

紀事

《雞肋編》卷下 廖剛爲中丞，建議令兩入制舉士拔擢超用。時李光自江西帥作參政，有機宜呂廣問，欲加引用。廖與給事中劉一止、中書舍人周葵遂通薦之。李又求於秦相，欲置之館。雖已許之，久而未上。乃以呂賀其執政啓以示秦，其中有云：「屈己以講和，而和未決；傾國以養兵，而兵愈驕。」丞相固已不樂，至「四方屬意，固異於前後碌碌無聞之人，百辟承風，尤在於朝夕赫赫有爲之際。」秦意愈怒，訖不與之，至爭辯於上前。李由是罷，廖與周、劉亦被逐。及其門人，又成一黨。

李迎

周必大《朝奉大夫致仕李君迎墓表》 其族弟諱迎，字彥將。行安節和，恬於進取，予尤重之。【略】欽宗登極，秘閣爲兩浙轉運副使，君以捧表恩補將仕郎，調婺州都稅院。【略】循從事郎。故相趙忠簡公稅鎮豫章，辟知靖安縣。又從金陵行宮留守爲準備差遣，歷溫州軍事推官。【略】舉員應格，改右宣教郎，知臨安府錢塘縣。【略】漕怒君，捃摭無所得。【略】劾君失政，坐是罷。起知湖州歸安縣。外艱不起，知婺州金華縣，提轄行在雜買務雜賣場。郊恩，賜銀緋。求外補，充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再爲提點鑄錢司主管文字。乾道初代還，【略】通判臨安府。朝市浩攘，非所好也，乞易主明州。浙東總管曾覿以代邸恩，數薦進人材，其門如市，知君京洛故家，屈意願交。尋召還，人謂必有裹言，君適秩滿，即袖牒從太守乞保明奉祠，竟主管台州崇道觀，歸寓湖州新事鎮蕭寺中，手抄聖賢治心養性之要，時時賦詩自樂，成百篇。舊藏畫像惟肖，淳熙元年六月，自題贊百餘言，其略云：「三仕三已，因緣而止。一丘一

壑，倦游而歸。耳目鼻口，畫史或得其仿佛。至於超然物外，彼亦安知其端倪也耶？」俄遇微疾，沐浴端坐而逝，是歲九月丁未也，弔者始悟自贊之意云。享年七十有二。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濟溪老人遺稿》一卷。通判明州李迎彥將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李迎《遺稿》一卷。

岳飛

論述

綜論

程珌《太師鄂王岳飛改謚忠穆制》　昔在高皇，中興炎祚，如呂丞相勘實著於勤王，如岳鄂王烈尤高於衛國。蓋禦戎復辟，耀爲社稷之臣，而秉事握樞，感受腹心之寄。夫既稽功之無間，豈容論德之或殊？頃焉異議之莫齊，今也師言之允穆，同一辭而作謚，垂萬世以爲公。故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贈太師，追封鄂王，謚武穆岳飛，賦河朔之雄姿，熟左氏之兵法。遁烏珠於中宵之急，拔劉豫於一鼓之餘。西京之地既還，河南之境寖復。惟其張馬步蔣山俘馘之摯，故能定業於江南；使其合晉絳澤潞豪傑之謀，豈復遺患于今日。雖以忠而許國，屢形於天語之褒嘉；奈畏虜而急和，深沮於權臣之私意。此身卒至於莫保，天下至今以爲冤。朕獲纘丕圖，敢忘宿憤，方將壯薄海之義氣，可不伸當日之忠魂？爰易嘉稱，用彰實美。鄙姦夫之遺臭，不崇朝而肉寒；偉烈士之英風，將千秋而髮豎。果孰得而孰失，抑可勸而可懲。今有名孫，久司兵饟，得非忠義之報，足驗天人之符。噫，遺廟峨峨，雖或游神於古鄂；英靈凜凜，豈能忘意於中原？

岳珂《家集序》　臣竊惟先臣飛刻意於學，涉獵經史，尤喜《春秋左氏傳》與孫、吳之書，不爲章句，不事華靡，直欲致之實用。故其將兵以報君父之讎爲的，以達奇正之權爲弓，以奮決勝之勇爲矢，奠而後發，發無不中。自束髮從戎，未嘗一敗者，其中心之蘊，謀略之所施，往往見於表奏題跋，吟詠之間，隨筆敷露。如《出師》一奏，《謝赦》一表，天下之士至今傳誦，以未見全文爲恨。

《**金陀續編**》卷三〇杜莘老《乞昭雪奏劄》　臣竊見往者秦檜擅權，力主和議，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使不得伸。是以胡銓直臣也，以上書激切，檜遂貶之遠方，二十餘年不用。岳飛良將也，以決意用兵，檜又致極法，家屬盡徙嶺表。至今人言其冤，往往爲之出涕。臣願陛下思咸感之義，霈渙號之恩，召還胡銓，亟賜擢用。昭雪岳飛，錄其子孫，以激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在廷之臣必黽勉而盡忠，沿邊之將必踴躍而效命。臣鄰盡忠於內，將士效命於外，以此破敵，何敵不摧？以此建功，何功不立？誠帝王鼓動天下之至權也。

《**宋史**》卷三六五《**岳飛傳論**》　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眞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嗔目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上卷　《話腴》曰：武穆收復河南，罷兵表云：「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暫圖安而解倒懸，猶之可也；欲遠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故作《小重山》云：「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指主和議者。又作《滿江紅》，忠憤可見。其不欲等閑白了少年頭，可以明其心事。

《春酒堂詩話》　岳忠武詩詞極佳，蓋緣性情過人故也。然人但傳其《送北伐》并「潭水」、「松風」之句與《滿江紅》調耳，所遺必多。憶癸卯春，於張子漸家見忠武眞蹟，用筆有法。書《過滁山作》，結云：「好水好山看未足，馬蹄催趁月明歸。」署名一字。詩旨含蓄無限，惜忘前二句。

《白雨齋詞話》卷六　岳少保、韓蘄王、文信國俱能爲詞，而少保爲稍勝。然此皆詞以人傳，并非有獨到處也。淺見者遽嘆爲工絕，殊可不必。

分論

《**賀和議成表**》《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飛功業偉矣，不必以集著也。世所傳誦其《賀和議成》一表，當亦是幕客所爲，而意則出于岳也。

《**寄浮圖慧海**》《歷代詩發》卷三〇：武穆之詩即武穆之志也，而乃金牌召返，尅敵無成，令人敬頌遺編，惟有淚滿襟耳。

《**題龍居寺**》、《**題池州翠光亭**》《柳亭詩話》卷一五：岳忠武《題湖南龍居寺》詩：「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宛是唐人佳句，不止緊峭動人。又《題池州翠光亭》曰「輕陰弄晴日，秀色隱空山」，皆作家語。

《**滿江紅**》（**怒髮衝冠**）《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膽量意見文章悉無今古。有此願力，是大聖賢，大菩薩。

《**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鳴**）《詞苑萃編》卷五：岳侯，忠孝人也。其《小重山》詞，悲涼悱惻之至。（《古今詞話》）

傳記

《**宋史**》**卷三六五《岳飛傳**》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略】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冢，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徇國死義乎？」【略】康王至相，飛因劉浩見，命招賊吉倩，倩以衆三百八十人降，補承信郎。【略】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康王即位，飛上書數千言，【略】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借補修武郎，充中軍統領。【略】范宗尹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飛可用，遷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略】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略】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略】（二年）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李）成。【略】（三年）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略】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略】襄漢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荆襄，不許。【略】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略】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崇信軍節度使，荆湖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略】（六年）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略】（七年）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酈瓊兵隸飛，詔諭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又手疏言，【略】帝答曰：「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略】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唾手燕雲，復讎報國」之語。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略】（十年）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略】方指日渡河，而檀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略】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略】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己，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上，飛固請還兵柄。【略】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卨劾飛，又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略】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略】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卨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略】荆湖平，募民營田，又爲屯田，歲省漕運之半，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後，獨指操爲奸賊而鄙之，尤檜所惡也。【略】好賢

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岳珂《金陀粹編》（存目）

《宋南渡十將傳》（存目）

張應登《岳忠武王年表》一卷（存目）

黃邦寧《岳忠武王年譜》一卷《遺事》一卷（存目）

梁玉繩《岳忠武王年譜》一卷（存目）

紀事

《四朝名臣言行別錄》卷八　天資敏悟強記，書傳尤好《左氏春秋傳》及《孫吳兵法》。家貧，拾薪爲燭，爲文初不經意，人誦則辯是非析義理若精思者。

又　和議成，公上表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詞而益幣者進，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

《柳亭詩話》卷一六　岳鄂王將兵過池州，登翠微亭，有詩曰：「經年塵土滿征衣，特地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未足，馬蹄催趁月明歸。」韓蘄王既解兵柄，建翠微亭於湖上，蓋傷忠武而隱寓其意也。

《渚山堂詞話》卷一　岳武穆駐師鄂州，紀律嚴明，路不拾遺，秋毫無犯，軍民胥樂，古名將莫能加也。有邵公序者，薄游江湘，道其管內，因作《滿庭芳》贈之云，【略】《鄂王遺事》云：此詞句句緣實，非尋常諛詞也。

著錄

岳珂《家集序》　先父臣霖蓋嘗搜訪舊聞，參稽同異，或得於故吏之所錄，或傳於遺藁之所存，或備於堂劄之文移，或紀於稗官之直筆，掇拾未備，嘗以命臣，俾終其志。臣謹彙次，凡三萬六千一百七十四言，釐爲十卷，闕其卷尾，以竢附益。曰表、曰跋、曰奏議、曰公牘、曰檄、曰詞、曰題記，其目有八，而奏議、公牘復皆析而三。【略】嘉泰三年冬十有一月乙丑朔，承務郎、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岳珂謹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岳武穆集》十卷，樞密副使鄴郡岳飛鵬舉撰。

《國史經籍志》卷五　岳飛《忠武集》十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岳武穆集》一冊，三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岳忠武集》。陳景雲注：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岳武穆遺文》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岳飛撰。【略】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岳武穆集》十卷，今已不傳。此遺文一卷，乃明徐階所編，凡上書一篇，劄十六篇，奏二篇，狀二篇，表一篇，檄一篇，跋一篇，盟文一篇，題識三篇，詩四篇，詞二篇。

《持靜齋藏書紀要》卷上　《金陀粹編》二十八卷，《續編》三十卷，宋岳珂撰。《岳忠武王文集》十卷，珂悉載《粹編》中，爲卷之十至十九。《四庫》錄忠武遺文僅一卷，爲明徐階所編，謂十卷本已不傳，檢核是編，固完善無恙也。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三　《岳忠武王集》十卷，其孫珂編，刊入《金陀粹編》中，題《岳王家集》，完整無缺。後人欲刊岳集，直據鈔出付梓可也。直齋所錄，蓋即其當時鈔出別刊者耳。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岳少保忠武王集》一卷，明刊本。鳴野山房藏書。宋湯陰岳飛撰，明華亭陳繼儒輯，門人單恂訂。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續錄》　岳鄂王文集十卷，其孫珂編，眞迹藏蕭山魯氏。【略】十卷本今尚存。乾坤正氣集本。弘治間刊六卷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岳飛集》五卷，宋岳飛撰，明徐階輯，明嘉靖十五年焦煜刻本，五冊。

藝文

劉過《六州歌頭・題岳鄂王廟》　中興諸將，誰是萬人英？身草莽，人雖死，氣填膺，尚如生。年少起河朔，弓兩石，劍三尺，定襄漢，開虢洛，洗洞庭。北望帝京，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過舊時營壘，荊鄂有遺民，憶故將軍，淚如

傾。說當年事，知恨苦，不奉詔，僞耶眞？臣有罪，陛下聖，可鑒臨，一片心。萬古分茅土，終不到，舊姦臣。人世夜，白日照，忽開明。衰佩冕圭百拜，九泉下，榮感君恩。看年年三月，滿地野花春，鹵簿迎神。

《金陀續編》卷三〇李璮《祭岳鄂王文并序》 嘉定甲申八月十一日，重修岳武穆鄂王祠廟告成，寶謨閣待制、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事李璮，謹用三牲，恪修祀事，禮容克舉，樂舞備具，文武寮屬暨軍旅將士，上下莫不咸在。璮乃爲文以祭。其詞曰：嗚呼，靖炎之交，事奚忍言？強虜馮陵，天噎日昏。王起草萊，奮戈中原，誓夷華夏，亟解倒懸。英略不世，勁氣軒軒，智絕一代，勇兼百賁。實天所授，以拯黎元。張宗二豪，載掖載援，國士見遇，視猶弟昆。王益感厲，攄心瀝肝，志意胎合，忠義永存。南薰大鑪，血牒於門，天聲一振，威讋塞垣。翌華渡江，王亦南轅。羣盜圜起，嘯徒孔繁。分據淮沔，蟻結蜂屯，義旗所指，獸駭雲奔。包舉襄鄧，席卷洛宛，洶湧之勢，如擊鵬鯤。湖寇負固，錯列雄蹲，刻日翦除，殲其殫黿，波澄洞庭，塵清湘沅。三軍承風，肅肅嘽嘽，師行所至，車整馬閒。嚴令一布，曾莫敢干，市不改肆，里無逸豚。鄙穎再克，銳氣如翰，遺民倒來，踵至壺飧。按行都邑，展禮陵園，功喪垂成，智士嗟憤。存心宗國，用意本根，囊封至論，密扣帝閽。嫌疑豈恤，忠藎畢殫。勳勞始終，光紀旂幡。讒夫鴟張，電驚譁喧，鑿空傅致，巧舌翻翻。王亦弗屈，卒抱沉冤。海內扼腕，聲隨氣吞。大明昇天，景耀有煒，盡燭險幽，光賁英魂。嗚呼，將勇維常，知義者難，將材衆建，尙德者尊。王兼二長，蘊識不煩。用不盡能，時運有關。征伐之利，著謙之坤。王少挺特，志非蓄樊，藐視同輩，有如蝨蠻。豐公一箴，佩服靡諼。居如儒紳，以禮自藩。身歿名垂，澤流後昆。發潛增耀，厥有聞孫。璮於王美，宿所討論。誅姦既死，有舌莫捫。來臨沙羨，繆紆上恩，考尋舊規，攬涕潺湲。顧視王祠，敗屋頹垣，惕然于衷，義奚敢安？乃命更葺，亢司有官，奐然一新，邦人改觀。庸示後勸，且愧前諼。日(闕)衣冠，祀事孔虔，餘威在顏。乃蠲牲拴，乃薦蘋蘩，蠲其戾止，歆此一樽。

熊大本《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八卷 (存目)

鄒元標編《岳武穆王精忠傳》六卷六八回 (存目)

錢彩《說岳全傳》二〇卷八〇回 (存目)

《風波亭》(石派書)四〇卷 (存目)

《如是觀傳奇》三〇齣 (存目)

祁彪佳《遠山堂劇品・雅品・救精忠》 祁彪佳：閱《宋史》，每恨武穆不得生。乃今欲生之乎？有此詞，而檜、卨死，武穆竟生矣。

鄭樵

論述

汪應辰《薦鄭樵狀》 伏見福州寄居鄭樵，自少篤學，無他嗜好，年踰七十，稱道不倦。所著《六書本義》明古人制字之意，皆有證援，疑者闕之，不爲彊說，足以辨近世儒者私意穿鑿之失。又有《詩傳》，其攷究精密，多先儒所未悟，推測經旨，簡易明白。伏望聖慈令福州取索，繕寫投進，庶幾一經聖鑒，必有取焉，亦足以慰其記事纂言之勤。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夾漈遺稿》三卷。【略】其詩不甚修飾，而蕭散無俗韻。其文滉漾恣肆，多類唐李觀、孫樵、劉蛻，在宋人爲別調。其《獻皇帝書》，自譽甚至。《上宰相書》、《上方禮部書》，益放言縱論，排斥古人，秦漢來著述之家，無一書能當其意。至投宇文樞密、江給事二書，置學問而誇抱負，益傲睨萬狀，不可一世。其量殊嫌淺狹。然南北宋間記誦之富，考證之勤，實未有過於樵者。其高自位置，亦非盡無因也。觀於是集，其學問之始末，夫亦可以概見矣。

李調元《鄭夾漈遺集跋》 莆田鄭樵字漁仲，爲宋名儒，其著作與程、朱諸人相輝映。予得其詩文遺稿各一卷，發抒性靈，素位自示，藹然吾道之言。及其獻書陳詞，綢中肆外，概然以文章經濟爲己任，讀之令草茅增長氣色，所謂言大而非誇者與。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樵自著書目一卷，《圖書志》一卷，其子歸翁述樵遺事幷著目錄爲《夾漈家傳》一卷。余恨未盡讀之，然其略已見於《獻皇帝書》及《寄方禮部書》內，方當遍覩之以窺其全也。

《通志總序》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網千載而成文，綜百家以立說，閱覽博物，此其一助也。

傳記

《宋史》卷四三六《鄭樵傳》　鄭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好著書，不爲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浚而下皆器之。初爲經旨，禮樂、文字、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祕府。樵歸益厲所學，從者二百餘人。以侍講王綸、賀允中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爲史之非。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以御史葉義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歸抄所著《通志》。書成，入爲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請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國秩序，因求入祕書省繙閱書籍。未幾，又坐言者寢其事。金人之犯邊也，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後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進，會病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漈先生。樵好爲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抵博學而寡要。平生甘枯淡，樂施與，獨切切於仕進，識者以是少之。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夾漈遺稿》三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鄭樵撰。【略】樵銳於著述，嘗上書自陳，稱所作已成者凡四十一種，未成者八種，當時頗以博洽著，而未嘗以文章名。其集自陳振孫《書錄解題》以下亦皆不著錄。此本前後無序跋，不知何人所編。上卷古近體詩五十六首，中卷記一篇，論一篇，書二篇，下卷書三篇。

乾隆《興化府莆田縣志》卷三三　（鄭樵）《溪西文集》五十卷。

《晁宋樓藏書志》卷八四　《夾漈遺稿》三卷，張立人手鈔本。宋鄭樵漁仲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夾漈遺稿》三卷，舊鈔本。鄭樵漁仲。【略】是集向無著錄，前後亦無序跋，或爲元、明人所編輯。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夾漈遺稿》三卷，宋鄭樵撰，清初鈔本，三冊。《夾漈遺稿》三卷，宋鄭樵撰，清鈔本，鮑廷博校并跋，一冊。《夾漈遺稿》不分卷，宋鄭樵撰，清鈔本，鮑廷博校，二冊。

藝文

曹勛《祭鄭編修漁仲父》　維紹興三十二年歲次壬午三月丁酉朔十一日丁未，具位曹某謹以梵唄蔬食，三奠致祭於近故編修鄭公之靈。惟公博學醇德，名冠閩川。早持文柄，鄉社曰賢。士薦於上，白衣登天。一言悟主，得君爲專。請還舊隱，撮史成編。開卷百世，褒貶粲然。鳳騰鷲舉，圭方璧圓。咸謂茲書，《通鑑》後先。成書議奏，病忽弗痊。如何不弔，壽止中年。志豈暇展，官未及遷。遽爾長夜，非鬼必仙。朋友嗟惜，孰不涕漣？嗚呼漁仲，魂安所纏。酹我沽酎，夙好靡愆。撫棺增慨，英物歸焉。嗚呼哀哉！孺子肖君，秀發玉淵。官必及嗣，雅志可宣。尚饗。

曾惇

論述

謝伋《曾使君新詞序》　臨海使君南豐曾侯惇，字紘父。以故相孫知臺閣，工爲文辭。年踰二十，當全盛時官中都，諸公貴人一口稱薦，王邸戚里，名勝豪傑，莫不願交。紘父亦善與人交，言笑靨靡，各適其意，名聲一日滿京師。酒酣耳熱，遺簪墮珥之前，滑稽放肆之詞播在樂府，下至流傳平康諸曲皆習歌之，以是樂府尤著。蓋識其小者，輕千金，重然諾，夸承平公子之豪，而見其大者，英妙卓絕，可繼門戶鐘鼎之盛。此紘父異時之作也。伋政和末肄業太學，同舍生多能語此。後十四年，紘丞大府，伋丞大宗正，相遇行在所，叙中外

契。明年同出尚書省，見其文詞日益多而樂府傳者少。時中外多故，雖官曹會休，友室無私恩意，皇暇乎朋友燕集之事哉！及十三年，歲在丙寅，紘父來守臨海，四方無事，屢豐穰，不鄙夷其民，教以禮樂，老者安而少者懷矣。于是以少日之所自樂而與斯民共樂之，變嘆息愁恨之音爲樂職中和之作。合樂府五十一轉而上聞，則安靜平易，無煩苛迫急，辦治于談笑之間，殆將于此乎！政小而地遠，則高下抑揚，曲折變化，人情物態，莫不周知，雖異世識其人矣。

《歷代詞話》卷七 曾慥、曾惇，故相之孫，皆以詞章擅名，而端伯編《樂府雅詞》尤有功詞學。（《古今詞話》）

《浣溪沙》（無數春山展畫屏） 《蕙風詞話》卷二：曾宏父《浣溪沙》云：「紫禁正須紅藥句，清江莫與白鷗盟。」尋常稱美語，出以雅令之筆，閱之便不生厭。此酬贈詞之別開生面者。

傳記

《南宋書》卷六三 惇字紘父，丞相孫，亦以詞名。

《宋詩紀事》卷四六 惇字宏父，紆之子。紹興中守台州、黃州。有詩集。

紀事

《能改齋漫錄》卷一一 紹興壬戌，朝廷既罷三大將，息兵議和。曾郎中惇時守黃州，獻《書事》十絕句于秦益公。秦繳進于上，上喜，與陞擢差遣，任滿，除台州。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曾紘父詩詞》一卷。知台州曾紘父撰。紆之子也，皆在台時所作。

《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一 名惇，以故相之孫，工文辭，播在樂府，平康皆習歌之。有詞一卷，謝景思爲序。

周泳先《曾使君新詞輯本題記》 《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曾紘父詩詞》一卷，知台州曾惇紘父撰。紆之子也，皆在台時所作。」花庵《中興詞選》云：「以故相孫工文辭，播在樂府，平康皆習歌之。有詞一卷，謝景思爲序。」《詞綜·發凡》曾經選輯詞目中，亦著《曾惇詞》一卷。而所選惇詞僅《點絳唇》一首，不見宋以來諸選本，知此書竹垞或尚見及。今于《詞綜》、《中興詞選》外，又于《全芳備祖》得二闋，更于林表民《赤城集》搜得謝伋原序，輯爲一卷，殊快意事。泳先記。

藝文

韓駒《送曾宏父》 見子京江尚少年，大梁重見已翩翩。頃來更覺文章進，他日寧容老病先？梅谷舊題幽谷引，橘陂新和渼陂篇。常慚散吏空稱賞，不敢吹噓上九天。乃翁名見豫章詩，學術傳家有大兒。四海共推文賦早，三年應訝省郎遲。生逢側席求賢日，即是摩霄聳壑時。若到朝廷問衰朽，爲言藏縮畏人知。

吳芾

論述

汪應辰《敷文閣直學士知太平州吳芾辭免徽猷閣直學士知隆興府恩命乞檢會前奏除一宮觀差遣不允詔》 卿夙蘊儒學，力持正論，而踐揚中外，更閱繁劇。寮郤立解，芒刃不鈍，非特以經術潤飾吏事而已。屬江西之謀帥，舉閫外而付卿。夫以才難如此，而卿乃欲退自暇佚，其可乎哉？所請宜不允。

洪适《吳芾徽猷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制》　具官某材見實用，學非空言。頃違表著之班，叠佩藩宣之寄。發擿隱伏，雖銖兩之姦皆知；撫字困窮，無尺寸之膚不愛。復入文部，一清武銓。會天府之闕人，稽輿言而出命。顧覆車之當戒，期奠枕而相安。前有趙而後三王，遺風可想；昔無襦而今五綺，惠露是宜。用副選掄，益思幹治。

周必大《湖山集序》　才氣可以任事，而以學術本之，未有不爲名臣者也。龍圖閣直學士天台吳康肅公以進士起家，受知高廟，爰及孝宗。在內爲御史，歷吏、戶、禮、刑少常伯，給事中，又嘗典治內史；在外則五爲帥守，處劇繁以平易，其才氣何待言。至于履正奉公，仁民愛物，如嗜飲食，發爲詩文，身簪紱而心丘壑，此則學術之力也。【略】予與公同朝，久知公熟，公雖志在功名，而議論專以恤民爲主，復躬行之，自非才氣、學術兩皆有餘，何以臻此？當乾道庚寅公帥豫章，胡忠簡公邦衡以泉守，予以閩憲，俱入奏事，過焉，燕集款甚。將別，各爲二詞以送，備載集中。自是力請奉祠，繼以挂冠，享林下之樂者十有六年。其詩詞益多，意遠而辭達，使人讀之，蕭然有出塵之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湖山集》十卷。【略】〔芾〕非徒以文藝擅長者，然其詩才甚富，往往瀾翻泉湧，出奇無窮，雖間或失之流易，要異乎粗率頹唐。如挽元帥宗澤諸篇，尤排奡縱橫，自成一格。據集中自述，芾生甲申歲，當崇寧三年，建炎初尚未及三十，而筆力已挺健如此。其後退閑者十有餘年，年幾八十，乃漸趨平淡，《和陶》諸詩，當作於其時，亦殊見閑適清曠之致。集中有《寄朱元晦》一詩曰：「夫子於此道，妙處固已臻。尚欲傳後學，使聞所不聞。顧我景慕久，願見亦良勤。」是其末年亦頗欲附託於講學。然其詩吐屬高雅，究非有韻語錄之比也。【略】史稱芾爲文豪健俊整，是其雜著亦必可觀，惜《永樂大典》中已經闕佚。

傳記

朱熹《龍圖閣直學士吳公神道碑》　公諱芾，字明可，世爲仙居人。【略】登紹興二年進士第，始爲溫州樂清尉。【略】更調平江府錄事參軍，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遷秘書省正字。始，公與秦丞相檜有舊，至是秦已顓政事，士夫趨附者衆，公處其間，獨退然如未嘗相識者，公坐旅進寒溫而已。秦固已疑之，會四川宣撫使鄭公剛中薦公自代，其狀謂公雖適效一官，而高遠之度常若超邁。秦見之愈不樂，【略】諷言者論罷之。差通判處州事，歷佐婺州、紹興府。檜死，乃得知處州。未行，丁外艱，服除，知常州，又改處州。【略】踰歲，以憂去。未終喪，而諫官何溥薦公材中御史，薦有召命，免喪入對，即除監察御史。【略】未幾，除殿中侍御史。會兩淮戰不利，人情惴恐，廷臣爭陳退避之計，公獨奮然請對，【略】在職纔半年，用事者惡之，以公有會計名，亟白使權戶部侍郎，實以解言職。【略】俄以集英殿修撰知婺州。【略】居無何，詔以公治郡有異等之效，改知紹興府，充兩浙路安撫使。【略】除權刑部侍郎，召對，【略】遷給事中。【略】不踰月，改吏部侍郎。會臨安守坐不能詰盜免，詔以公爲敷文閣直學士、知府事，充兩浙西路安撫使。【略】權豪仄目，而執政亦不悅，託以使虜，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爲副，公曰：「是可與言行事者耶？」語聞，得罷不行，而下遷禮部侍郎。公力求去，乃以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略】居再歲，起知太平州。【略】二年，進徽猷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充江南西路安撫使。【略】自當塗及是，凡三上章乞閑，不允，三和陶公《歸來》之章以見意。至是遂以納祿爲請，乃復得太平祠宮以歸，實乾道之六年也。【略】建炎初，宗澤留守東都，天下倚以爲重。一日，士女傾都南下，皆行哭失聲，言宗公死矣。公時未仕，客臨安，聞之嗚咽流涕，終夕不寐，爲詩哭之，語甚悲壯。即日傳播，郵亭傳舍處處題寫，讀者至爲感泣。【略】中間立朝，多骫骳不偶，又不肯少貶以求合，始浩然有歸志矣。【略】乃作休休之堂而賦詩焉，自謂有七宜休者。連上章告老，不得謝，及年七十有一，請愈力，乃得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略】自少至老，手未嘗釋卷，屬文不事雕刻而豪健峻整，指意明白。爲詩平淡慕樂天，而渾厚莊栗，又自類其爲人。有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和陶詩》三卷、《當塗小集》、《湖山遺老傳》一卷藏於家。【略】銘曰：士孰不材，病氣與節。方春爭華，未凍先折。有偉豪吳，一世之傑。睨彼權相，弗媚而藹。始雖偃蹇，竟偶明哲。彼疵我仁，大論橫發。乃贊征謀，乃輟還轍。言雖弗用，時仰壯烈。中去朝行，偃息名都。賦平役義，惠達信孚。越城之南，曰活萬夫。思樂鏡水，有龜有魚。天邑嚴嚴，貴強屏氣。張旃以行，孰俾吾貳？公顧曰嘻，是足與治。于廟于藩，始適吾意。始溪油油，惠澤春流。鍾陵有莠，則廩其秋。我湖空明，我竹修修。我倦而歸，其樂休休。大耋之年，從容委蛻。

循始訖終，俯仰奚愧？中奧之原，有窒其隧。我銘不刊，以篤來裔。

《宋史》卷三八七《吳芾傳》（存目）

著錄

周必大《湖山集序》 其子嘉興太守洪裒公遺文，號《湖山集》二十五卷，長短句三卷，《別集》一卷，《奏議》八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吳芾《湖山集》四十三卷。又《別集》一卷，《和陶詩》三卷，附錄三卷，《當塗小集》八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吳芾《湖山文集》，一部十一冊，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吳芾《湖山集》四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湖山集》十一冊，不全。宋高宗朝吳康肅公芾著，凡四十三卷，又《和陶詩》三卷，附錄三卷。內闕三十九至四十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湖山集》十卷，永樂大典本，宋吳芾撰。【略】周必大集有芾《湖山集序》，稱集二十五卷，長短句三卷，《別集》一卷，《奏議》八卷。而《宋史・藝文志》則稱《湖山集》四十三卷，又《別集》一卷，《和陶詩》三卷，附錄三卷，《當塗小集》八卷。《本傳》又稱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所載卷目，殊牴牾不合，原本亡佚，無從核定。今據《永樂大典》散見各韻者採輯編訂，釐爲十卷，以《和陶詩》併入，而仍取必大原序冠之。史稱芾爲文豪健俊整，是其雜著亦必可觀。惜《永樂大典》中已經闕佚，僅得表一首、序一首，附之末卷，以略存其概云。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湖山集》十卷。宋吳芾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

葉黯

《容齋三筆》卷九 亡友葉黯晦叔，嘗除敕令所刪定官。紹興十九年，爲福建帥屬，予嘗因春補諸生，白於府主，邀與同考校，鎖宿貢院兩旬。予作長句云：「沈沈廣廈清如水，市聲人聲不到耳。一閑十日豈天賜？慚愧紛紛白袍子。相逢更得金玉人，久矣眼中無此士。連牀夜語不成寐，往往鷄聲忽驚起。是中差樂眞難名，昔者相過安得此？但憐時節不相謀，正墮清明寒食裏。梨花已空海棠謝，外間物色知餘幾。只恐雨風摧折之，負此一春吾過矣。謝公尋山飽閑暇，應笑腐儒黏故紙。錦囊得句應已多，萬一相思頻寄似。」時謝景思爲參議官，故卒章簡之。晦叔和篇云：「文章萬言抵杯水，世上虛名徒爾耳。我常自笑一生癡，那更將癡笑群子。大屋沈沈餘百年，到今所閱知幾士？看渠得失自偶然，其間悲喜從何起？君聞我言亦大笑，爲說萬事總如此（缺兩句）。急須了卻公家事，門外不知春有幾（缺三句）。飛雨時聞打窗紙。他年萬一復相從，未必從容今日似。」其語意超新，惜不能盡憶。又嘗云：「五十六言，大抵多引韻起，若以側句入，尤峻健。如老杜『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是也。然此猶是作對，若以散句起又佳。如『苦憶荆州醉司馬，謫官樽俎定常開』是也。」故予自福倅滿歸，晦叔以二詩送別，正用此體。一章云：「一門伯仲知誰似？四海文章正數君。何事與予如舊識，由來於世兩相聞。閑官各喜光陰賸，勝地空多物色分。忽復翩然從此去，便應變化上青雲。」二章云：「此地相從驚歲晚，登臨況是客歸時。卻將襟抱向誰可？正爾艱難惟子知。情到中年工作惡，別於生世易爲悲。梅花盡醉清江上，黯澹西風凍雨垂。」可謂奇作。然相別不兩年即下世，每誦味其語，輒爲悽然。因刻所作《容齋記》，嘗識於末。

黃徹

論述

黃徹《碧溪詩話自序》 予遊宦湖外十餘年，竟以拙直忤權勢，投印南歸。自寓興化之碧溪，閉門卻掃，無復功名意，不與衣冠交往者五年矣。平居

無事，得以文章爲娛。時閱古今詩集，以自遣適。故凡心聲所底，有誠於君親，厚於兄弟朋友，嗟念於黎元休戚，及近諷諫而輔名教者，與予平日舊遊所經歷者，輒妄意鋪鑿，疏之窗壁間。未幾鈔錄成帙，而以《碧溪詩話》名之。至於嘲風雪弄草木而無與於比興者，皆略之。嗚呼！士之有志於爲善，而數奇不偶，終不能略展素蘊者，其胸中憤怨不平之氣，無所舒吐，未嘗不形於篇詠，見於著述者也。此《說難》、《孤憤》、《離騷》、《國語》所由作也。予賦性介潔，嫉惡如讎，不忍浮沈上下，甘老林泉，實其本心，何所怨哉！故詩話之集，皆因前人之語而折衷之，不敢私自有作焉。

陳俊卿《碧溪詩話序》　頃予暇日摳衣於鄉先生黃公之門，公出所爲《詩話》十卷，謂予曰：「吾生平嗜詩，頗有佳句傳在人口。今老矣，不復自作，時取古人詩卷，聊以自娛。因筆論其當否，且疏用事之隱晦者以備遺忘。日往月來，不覺成編，君其與我評焉。」予退伏而讀之，皆前輩論議所未到。若嘲烟雲、媚草木等語，率略而不取。惟是含風雅而中律度，有補於時，有輔於名教者，如璆琳琅玕，森然在目，得詩人之關鍵，窺作者之閫奧，詳而正，諷而不刻，使人心開目明，玩味不能去手，斯可謂難得也已。公少負才，取名第，宰劇邑，藉甚，有能聲。一旦與當路軒輊不得，棄官而歸，優遊里閈。其中浩然，未嘗戚戚於外物，而其用志不衰如此。嗚呼！觀其取與，可以知其能詩。觀其議論，可以知其爲人。降歎之餘，末及請益，而予赴館職。後數載，公亦云亡。因循十年，未暇追述。今閱舊集，不勝挂劍之情，因以鄙詞題其首。公諱徹字常明。乾道四年九月二十七日，陳俊卿序。

黃廓《碧溪詩話跋》　先君子平生以直道行己，動與物忤，志不獲騁，終老林下，遺文頗富，未克流于世而遭炤之火，獨《詩話》十卷僅存。大丞相陳公，妙年以文章先多士，爲天子名宰，望重德隆，不輕許可，載覽遺藁，歎惜不遇，慨然以盛文序於首。正聲勁氣，端莊典雅，遂使積年曖昧，一旦光明，相與傳久，可謂立言而不朽者。次年七月甲子廓敬書於後，以示子孫，無忘盛德焉。

黃永存《碧溪詩話跋》　詩話雜說行於世者多矣，往往徒資笑談之樂，鮮有益於後學。若《碧溪詩話》，議論去取，一出於正，眞所謂有補於名教者。其詳已具大丞相陳公之叙。永存與先生宗裔同出光之固始，乃敢鋟木以廣其傳。乾道己丑孟冬吉日，右朝奉郎、權知蘄州軍州事黃永存謹識。

聶棠《碧溪詩話跋》　歲在壬子，予守沅，蒞政之暇，遍觀學宮所有書籍，一見《碧溪詩話》，與其他所集旨趣不同，蓋黃令君所援引諸家之詩，悉指少陵爲歸宿地，雖于去取間默寓其不得時以行志之憤。然議論皆本于愛君憂國，事親敬長，一掃騷人絺章繪名之習，其于名教，豈小補哉！孔子曰：「詩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碧溪其有見于此乎。

朱彝尊《跋碧溪詩話》　編中持論多本少陵，自言官辰沅逾年，顧志州郡官師者不載姓氏，集亦失傳。其送弟詩句云：「就舍勿令人避席，過江莫與馬同船。」語淺情眞，不失風雅之旨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碧溪詩話》十卷。【略】其論詩大抵以風教爲本，不尚雕華。然徹本工詩，故能不失風人之旨，非務以語錄爲宗，使比興之義都絕者也。

盧文弨《碧溪詩話跋》　此書議論純正，凡艷冶之辭，概不插齒牙間。其評品李、杜優劣，後人莫能易也。至子美之「廣廈」與樂天之「大裘」，其意一也，其詞則有工拙，何必以窮達校其難易急緩與作者之先後以爲高下哉？義山詩：「卻羨卞和刖雙足，一生無復沒階趨。」此有激之言，何嘗如新豐老翁折其臂之出於實事者哉，乃譏其爲子春之罪人，毋乃太迂。謂子美玩弄嚴武，藐視禮法，亦但襲前人之言，於少陵詩未嘗熟復也。

張宗泰《碧溪詩話跋》　《碧溪詩話》十卷。其書摘錄前人詩一句或一聯，專以論辨爲主。又意在於厚人倫，維風俗，故不取風雲月露之詞，持論亦甚正。然以守正之過，至拘執不得詩人之意者，亦往往有之。

《葉橅詩話》甲集　宋人詩話，宗韓祖杜，令人生厭。黃徹《碧溪詩話》尊工部而抑太白，更爲囈語。至謂心術事業，可施廊廟，以李、杜齊名爲忝竊，則全無心肝矣。要之，少陵自是一代大家，然何至字字皆經，語語皆史。如引「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乾元元年春，萬姓始安宅」，「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以爲史筆森嚴，人不易及。如此論詩，幾於無詩。

《養一齋詩話》卷一〇　宋人詩話，予向以嚴羽、張戒、姜夔爲佳，然皆就詩論詩，若黃徹之《碧溪詩話》更能知詩外有事在，尤可敬也。其書論杜詩者十居其七，頗有發明。【略】徹之識議，過人遠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碧溪詩話》十卷。【略】徹論詩本於風教，不尚雕華。

傳記

黃燾《碧溪詩話跋》 左史楊公邦弼誌先祖之墓，其略曰：公登宣和甲辰第，授辰州辰溪縣丞，就升令，在任五年，以才譽稱。辟差沅州軍事判官，攝倅事。郎將汪長源與傜酋有隙，酋鼓衆數萬，聲言渡江乘城，人心恟懼。公奮不顧身，入其巢穴，曉以禍福，悉愧懾謝罪。一州賴以全。繼權麻陽縣，遭巨寇曹成之擾，公率羣傜于敵，禽其將，賊衆宵遁。尋辟鄂之嘉魚令，下車未幾，流移還集。復權岳之平江。甫半歲，帥漕交辟，處之賓幕。平江士民千餘人，詣都督行府乞還任，丞相張公浚止其事，有詔即眞。時湖賊楊么抄掠數郡，遏絕水道。官軍屯岳陽，而縣距州數舍，地險，艱於轉餉。公慮糧食不繼，預設巨艦，令民輸租其中，得米千餘斛，乘風而前。賊引數十艘尾逐。會官軍至，隻舟不得返，因降其衆，官軍得以仰哺，賊壘遂平。秩且滿，有權貴寄產于縣境爲民患者，公按以三尺，乃爲排根。自以植節不善諧俗，遂委官而歸，無復功名意。丞相張公以人物爲己任，每欲推之要津。及帥閩，招致幕下數月，竟不肯留。丞相見其確守退志，乃謂人曰：「如黃令之才，使稍宦達，何所不至，今恬于名位，甘老林泉，故平生抱負弗克施，良可惜也。」公學問優于人，志度閎深，調護不虞，不動聲氣，遇倉卒，州縣嘗倚以爲重。居官，所至人愛，所去見思。一時使者多朝廷大吏，察治狀無以易公，爭相辟置。故其風績迭見于湖北表裏如此。

《宋詩紀事》卷四七 徹字常明，莆田人。紹興十五年進士。官辰州。有《碧溪詩話》。

著錄

《遂初堂書目・文史類》 黃(徹)〔徹〕《詩話》。

黃燾《碧溪詩話跋》 先祖嘗著《詩話》十卷，發揮杜少陵奧不得施用之處。鄉兗正獻陳公爲之叙引。學者從誦習之。比刊于蘄春，先君復刊于家塾，所傳廣矣。燾不肖，分教潭、湯，適在先祖遊宦之地，詎可無此書乎？因稍正其訛舛，刊之學宮，且以出處之大方，識于卷末，庶觀者有所考焉。嘉泰三年癸亥正月朔旦，孫從政郎、沅州學教授燾謹書。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二 《碧溪詩話》十卷，莆田黃徹常明撰。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黃徹《碧溪詩話》十卷。

《玄賞齋書目》卷七 黃常明《碧溪詩話》。

《國史經籍志》卷五 黃徹《碧溪詩話》十卷。

《讀書敏求記》卷四 《碧溪詩話》十卷，黃徹常明著。【略】嘉泰三年癸亥，其孫燾題於後而刊行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碧溪詩話》十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朱彝尊《跋碧溪詩話》 《碧溪詩話》十卷，宋黃徹常明撰。《書錄解題》謂是莆田人，而《八閩通志》則云邵武人，舉紹興十五年進士。殆家本莆田而占籍邵武者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碧溪詩話》十卷，盧抱經校聚珍本。宋黃徹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碧溪詩話》十卷，宋黃徹撰。聚珍板本。知不足齋本。學海類編本。

又《續錄》 宋嘉泰癸亥刊本。學海本七十二葉。閩覆聚珍本。七子詩話本。清鈔本。歷代詩話續編本。

程敦厚

論述

張擴《程敦厚兼侍講制》 以爾博通羣書，推重多士。智識敏悟，見聖賢之門牆；詞章瓌奇，超筆墨之畦徑。比自南宮之選，擢陞柱史之華。閱日尚新，厥聞彌著，是用進陪俊乂，勸講金華。其陳有補之言，勿負平生之蘊。

又《程敦厚除起居舍人制》　勅具官某：以爾天資高明，詞采英發。瀛州學士，獵四庫之菁華；南宮舍人，妙一時之章奏。宜膺遴選，入籍近班。往思載筆之公，以盡守官之義。

周麟之《程敦厚除直徽猷閣制》　以爾心精辭綺，學廣聞多。頃參鷺羽之行，嘗典蟫坳之記。言語妙乎天下，智略湊于朕前。自違載筆之司，益富掞庭之藻，奏篇來上，雅致可觀。爰陞內閣之華，用作名儒之寵。勉思端操，茂服渙恩。

《誠齋詩話》　循王張俊妾封夫人，中書舍人程子山行詞，以「異姓王」對「如夫人」，朝士稱之。

傳記

《宋詩紀事》卷四六　敦厚字子山，眉山人。紹興間，官中書舍人。附檜坐謫。

紀事

《二老堂雜志》卷二　紹興十二年，太母還宮，百僚班賀，上曰：「朕自東朝之歸，方知南面之樂。」故權中書舍人程敦厚行太母侄女韋氏十娘封郡夫人制云：「朕自東朝之歸，方知南面之樂。宜時懿戚，同上體用。」蓋全用上語也。

《誠齋詩話》　投人詩文，有語忌者，不可不知。【略】程子山自中書舍人謫爲贛州安遠令，士子上生日詩，用嶽降事，子山曰：「降做縣令了，更去甚處？」

《寓簡》卷八　程子山紹興初爲史官，以狂躁得罪，歸蜀，遷靖州，表謝曰：「爲其自作弗靖，故使謫居此邦。」人以能自狀也。

《宋詩紀事》卷四六引《朝野遺記》　程子山爲中舍時，秦檜善之。一日呼入內閣，坐候終日。獨案上有紫陵縹一冊，書《聖人以日星爲紀賦》，末有類貢進士學生秦塤呈，文采艷麗。子山兀坐靜觀，幾成誦。及晚竟不出，子山叵測也。又數日，差知貢舉，乃大悟，以此命題，乃孫果首選。

藝文

李流讓《挽程子山侍講》　我昔先君子，爲公義林引。論儒摘寡要，太史固坐井。期公非苟知，力行福黎蠢。蟫蚴千載逢，鳳池一跬近。獨妍當衆媸，隱憂觸群慍。頗覺游梁倦，終成弔湘恨。聲名出寒餓，圭組憎薄命。綸言表厄陳，哀札囊束筍。傳家侈榮渥，尚足破孤憤。腸折《八哀詩》，涕墮《五君詠》。長歌餞公歸，木脫西風勁。

史堯弼《寶文閣學士開國郡公程文哀詞并引》　紹興二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寶文閣學士、通議開國程公年八十有三以沒。公宣和初爲侍從，持節察數道，作鎮大藩，晚爵徹侯。就里第，諸子吏二千石，通守方郡；諸孫曾元數十人皆宦學，歲生朝朔望上壽，赫然一時，踰四十年。老而益康寧，聰明如少日。今達官貴人在天下，聲位出公右固不乏，至福祿壽善具美，子孫蕃熾昌大，必稱公，皆以爲莫及。常考驗公所謂得報於天如此者。數聞長老言，公平生帥邊，未常殺人，軍法當死，必爲道地生全之，徒流亦未滅以論。然所至設方略，張紀律，人不敢犯，邊以安。常推是心，凡治獄必恕，理民財凡厚取以刻不爲。夫天地之心惟生物爲事，人誠合於是，天之豐其報，其理不信然耶？今人帥邊治軍，率忍於殺，謂不如是威不立；治獄務鍛鍊人，法惟恐不極，斂以急刻，刮民膏髓殆盡猶不慊。以是故不得盡其年，以長有其富貴，子孫不旋踵不振，不知幾何人。報章章如是，世曾不以戒，何哉？東坡翁常著外祖逸事，實公四世祖，以直盜蘆菔根者冤，寧免官去，已而壽九十，其子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三人。其爲德源流，所從來已遠。至公益推是心施用，程氏之世益大，不以是故耶？公生世滿足何憾，吾特哀夫德人長者之於世寡也，故表而出之，爲世鑒戒而繫以詞六章，章各五句。其詞曰：有燁其存，延閣其崇，徹侯其尊，子孫後前，金印纍兮。或駕以出，里人以觀，指以謂人，曰是壽善，耀吾里兮。有靈其亡，昔惟華顛，燕笑林下，几杖晉樽，今委蛇兮。里人告言，曾是華屋，忽焉丘山，里無斯人，悲莫禦兮。相其哀榮，夷考乃行，維是不

忍，不黷于殺，天則報兮。咨爾後來，懋乃厚德，無或于薄，以侈公祿，永厥世兮。

姚寬

論述

葉適《題姚令威西溪集》 初，完顏亮來寇，舉朝上下無不喪膽，直云：「虜百萬，何可當，惟有退走爾！」獨姚公令威抗論沮止，謂今八月歲入翼，明年七月入軫，又其行在巳，巳者，東南屏蔽也。又推算太一熒惑所次，皆虜必滅之兆。未幾，亮果自斃，江淮復安。余嘗嘆國不可無智士，不智於人，當智於天。方是時，姚公策我能必勝者，智於天也。公著書二百卷，古今同異無不該括，豈獨智於天哉？惜其盛壯，不預采錄。晚始召對殿中，忽感風眩而死，悲夫！余不及識公，而與其子僅從偃同僚。從孫鎔以公《西溪集》、《叢語》遺余，其古樂府流麗，哀思頗雜，近體詩長短皆絕去尖巧，乃全造古律，蓋加於作者一等矣。至以《易》「肥遯」爲「飛遁」，引注《說文》「不若是忿」，以辯孟子「不若是恝」，尤非余寡見淺聞所能到也。夫欲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盡攷詳天下之事物，而後不謬。余既不學，又不得見如公者而師之，徒掩卷追想於百年之外爾。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姚字令威，其居擅西溪之勝，號西溪。亦以名詞。其閨詞云：「酒面撲春風，淚眼零秋雨。」秋思云：「採菱渡口日將沉，飛鴻樓上人空立。」足以見其概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八 《西溪叢話》二卷。【略】其書多考證典籍之異同。

《生查子》（郎如陌上塵） 《詞潔輯評》卷一：《生查子》，以渾成爲工。

《憶王孫》（銕銕楊柳綠初低） 《詞綜偶評》：（「樓上情人聽馬嘶」三句）與飛卿「送君聞馬嘶」，各有其妙，正可參看。

《踏莎行》（蘋葉煙深） 《詞綜偶評》：（采菱渡口日將沉）已上是即景。（飛鴻樓上人空立）已下是遙想。（「夢魂歸去不留踪」二句）兩層一齊收拾。

傳記

《寶慶會稽續志》卷五 姚寬字令威，嵊縣人。以父舜明任補官，少有令望，筮仕之始，一時名流爭禮致之。呂頤浩、李光帥江東，皆招置幕中。傅崧卿繼至，以主管機宜文字辟之，辭不就，崧卿移書交舊，有愧恨之語。秦檜執政，以舊怨抑而不用，寬亦不屈己求進。後以賀允中、徐林、張孝祥等薦，入監進奏院、六部門，權尚書戶部員外郎，兼權金、倉、工部、屯田郎、樞密院編修官。寬博學強記，於天文推算尤精，完顏亮入寇，中外皆以爲憂，具云：「虜百萬，何可當，惟有退保爾。」寬獨抗論沮止，且上書執政，言今八月歲入翼，明年七月入軫，又其行在巳，巳者東南屏蔽也。昔越得歲而吳伐越，吳卒以亡，晉得歲而苻堅伐晉，堅隨以滅。今狂虜背盟犯歲，滅亡指日可待。又推太一熒惑所次，皆賊必滅之兆。未幾亮果自斃。從上幸金陵，以其言驗，令除郎。召對，上首問歲星之詳，寬敷奏移晷，復論當世要務，奏未畢疾作，仆於榻前。上面諭，令優假將理，俟愈復入對。後一日卒，上甚念之，特官其一子，且用其弟憲於朝。寬詞章之外頗工於篆隸及工技之事，【略】所著有《西溪集》十卷，注司馬遷《史記》一百三十卷，補注《戰國策》卅一卷，《五行祕記》一卷，《西溪叢語》一卷，《玉璽書》一卷，注《韓文公集》未畢，尚數卷。寬每語人曰：「古稱圖、書，豈可偏廢？」故其注《史記》、《戰國策》，辭有所不盡，必畫而爲圖。於文最得於詩，葉適云：「寬古樂府流麗，哀思頗雜，近體詩絕去尖巧，乃全造古律，加於作者一等矣。」爲當世推重如此。卒年五十八。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西溪居士集》五卷。

又卷二一　《西溪樂府》一卷。

《文獻通考》卷二四五　《西溪居士集》五卷。

《遂初堂書目・小說類》　姚令威《叢話》。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姚氏殘語》一卷，剡姚寬令威撰。又名《西溪叢話》，已板行。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姚寬《西溪叢話》二卷。

《文淵閣書目》卷八　姚寬《西溪叢話》，一部二冊，闕。

《晁氏寶文堂書目・子雜》卷中　《西溪叢話》。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　《西溪叢話》一本。

《萬卷堂書目》卷三　《西溪叢話》二卷，姚寬。

《百川書志》卷八　《西溪叢話》二卷，宋西溪姚寬令威著。

《趙定宇書目》　《西溪叢話》一本。

又　《稗統》第三十六冊：《西溪叢語》。

《滄生堂藏書目》卷七　《西溪叢語》二冊，二卷，姚寬，續稗海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西溪叢語》二卷，姚寬。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西溪叢話》二本，姚寬，精鈔。

《汲古閣校刻書目》　《津逮秘書》第八集：《西溪叢話》二卷，一百二十六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八　《西溪叢語》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姚寬撰。

《郘宋樓藏書志》卷五六　《西溪叢語》二卷，鵜鳴館刊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八　《西溪叢話》二卷，明刊本，吳尺鳧藏書。宋郟川姚寬撰。

《藝風藏書記》卷二　《西溪叢語》二卷，明鵜鳴館刻本，嘉靖戊申包錫山俞汝成序，士禮居藏書。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　《西溪叢語》二卷，宋姚寬撰。明嘉靖二十七年戊申俞憲　鵜鳴館刊本。

又　《西溪叢語》二卷，宋姚寬撰。明野竹齋寫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西溪叢語》二卷，宋姚寬撰。明嘉靖二十七年俞憲　鵜鳴館刻本，吳翌鳳錄何煌校跋，張紹仁校幷跋，黃丕烈跋，二冊。《西溪叢語》二卷，宋姚寬撰。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祕書本，黃丕烈校幷跋，四冊。

陳誠之

論述

張擴《陳誠之除秘書省正字制》　以爾文藝英華，學問該洽。大廷賜對，方嘉爾能。頃披請事之章，欲遂挂冠之樂。用增爾秩，庶榮其歸。尚勤藥石之功，以厚壽祺之報。

周麟之《陳誠之除知樞密院事制》　具官某風度凝遠，器資靖深。當大廷發策之初，首講明於長算；在禁路服勞之久，每涵養於壯猷。顯然進退之間，綽有中和之度。時方更化，再持橐以還朝；事不辭難，三抗旌而出使。遂自禁林之邃，入陪機筦之崇。按疆外之清夷，協幄中之愼密。當同寅而心不貳，處獨任而才有餘。爰稽衆論之公，式畀元樞之命。噫，仲尼有文事武備，蓋此道之本同；子房無智名勇功，宜斯人之是繼。往祗予訓，益盡乃心。

周必大《題陳誠之遠明樓記》　陳君誠之示《遠明樓記》而請曰：「宜秋宜春，山谷、誠齋已各言之。起居飲食與四時之景，接賢兄之論則然。丐公補其說。」予曰：「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如此，則四時備矣。」誠之曰：「樓覆以瓦，似非所宜。」予曰：「六月捲簾，森映山之銀竹；彤雲垂野，從玉帶以萬妃。憑闌送目，宜乎不宜？」誠之謝曰：「宜哉！」

傳記

《南宋館閣錄》卷七　陳誠之字自明，長樂人。進士及第，治詩賦。〔紹

興〕十五年正月除〔秘書郎〕，四月爲祠部員外郎。

《宋歷科狀元錄》卷五　陳誠之字自明，閩縣人。紹興十二年，秦檜子熺、館客何溥赴南省皆爲第一，檜以熺爲嫌，故以誠之爲首，以其策專主和議也。仕至知樞密院事，終端明殿學士。

藝文

林之奇《祭陳樞密文》　子期甫逝，伯牙絕絃。厥初默契，豈其偶然？意氣所傾，匪假因緣。雖始目擊，妙意已傳。賤子疇昔，里巷伏跧。公所賞識，卓然獨先。云此美璞，衆方棄捐。追之琢之，出其純全。聲名一旦，徑達辰前。遂階試用，躐升羣賢。道山蓬萊，研窮簡篇。擢貳宗盟，光持使權。中外揚歷，初終嬗憐。俾其萬折，不替卷卷。抱疾里居，亦既累年。日從公遊，綠野平泉。望公登庸，附翼騰搴。晚末幾何，一意陶甄。胡爲信昔，川谷遽遷。人與栞亡，哭對几筵。山頹梁壞，柱石摧巔。一慟之餘，此情莫宣。不腆殽核，列薦豆籩。慨想平昔，有淚潺湲。

沈作喆

論述

《寓簡》卷五　前輩謂今古文章無不可作對者。如以「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對「長爲農夫，以沒世矣」，以「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對「億載萬年，爲父爲母」。予《試宏詞表》有云「有文事有武備，與神爲謀，無智名無勇功，唯聖時克」，此四六集句，眞可以爲戲笑。

又卷八　秦會之既主和議，大帥皆罷兵權，賜田宅。予爲岳侯作謝表，有云：「功狀蔑聞，敢遂良田之請；謗書狎至，猶存息壤之盟。」會之讀不樂。

傳記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沈作喆〕丞相該之侄。紹興五年進士，改官爲江西運管。嘗爲《悲扇工》詩，忤魏良臣，陷以深文，奪三官，不得志以卒。

《宋詩紀事》卷四四　作喆字明遠，吳興人，丞相該之侄。紹興五年進士。嘗爲江右漕屬。作《哀扇工歌》，忤洪帥魏良臣道弼，據深文劾之，奪三官。有《寓山集》。

紀事

《賓退錄》卷九　與時謂〔韋〕應物行事散軼，唐史失不立傳，故諸家之說未能會于一。近世沈明遠作喆始隱括《應物集》及他書爲傳，甚詳。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寓山集》三卷。吳興沈作喆明遠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五　《寓山集》三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八　沈氏《寓簡》，一部一冊，闕。

《萬卷堂書目》卷三　《寓簡》十卷，沈作喆。

《近古堂書目》卷上　宋刻《寓簡》。

《玄賞齋書目》卷五　沈作喆《寓簡》。

又卷六　宋刻《寓簡》。

《述古堂書目》卷三　沈作喆《寓簡》十卷二本，宋板。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寓簡》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沈作喆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九　《寓簡》十卷，明鈔本，天一閣藏書。寓山沈作喆明遠纂。【略】鮑廷博已刊此書於知不足齋叢書中，此爲甬上范氏劫中散出，白紙藍格，猶明人鈔本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五七　《寓簡》十卷，舊鈔本。宋寓山沈作喆明遠纂。板心有「小草齋鈔本」五字。

《**藝風藏書記**》卷二　《寓簡》十卷，舊鈔本，吳長元藏書，收藏有翰林院官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六　《寓簡》十卷，舊鈔本。題寓山沈作喆明遠纂。【略】此本舊爲晉安謝氏藏書，板心有「小草齋鈔本」五字。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　《寓簡》十卷，宋沈作喆撰。明正德間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寓簡》十卷，宋沈作喆撰。明刊本，李放跋，二冊。《寓簡》十卷，宋沈作喆撰。明謝氏小草齋鈔本，顧若霖校幷跋，一冊。《寓簡》十卷，宋沈作喆撰。清乾隆四十年鮑廷博刻知不足齋叢書本，傅增湘校幷跋，二冊。

藝文

韓元吉《**送沈明遠序**》　天子方新政事，當位者不敢蹈其故常。今年春，吾明遠始用爲江西轉運之屬，賢士大夫則又曰：「以明遠之學且甚文與其才之可用也，豈特一部使者之屬哉？乃自師儒而遷，豈丞相以猶子之嫌，故推而遠之也？雖然，使明遠不以丞相之故，少貳於承明著作之地，其誰曰不宜？然而特以是屈焉。」吾是以賀使者之屬得人，將自茲始也。大官厚祿固非君子之慕也，非君子亦不能有也。自麓而躋於巘，自涯而涉其流，其必有漸乎哉？若是則明遠之所蓄與士之所期，信不可以遲速計也。既相與言，因爲之序以送之，且歌以繫之，歌曰：鼓桂棧兮汎蘭舟，乘春風兮放中流，雨漫漫兮雲油油。江之南兮千里，山有廬阜兮津有彭蠡。其蔽筠蒲兮其鱠魴鯉，其荼孔甘兮其酎則旨。奉親之壽兮可以至，喜玉策兮金繩，漆書埃壒兮斯文。未登桂宮兮宣室，千雲委路兮工師未即。嗟搖落兮春菲，彼功名兮各自有時。時倏往兮易失，期子於高墉兮愈庶以永日。

湯思退

論述

綜論

葛立方《**湯思退除起居舍人兼直學士院制**》　以爾識慮靖夷，材資英敏。藹多文之譽，早中異科；讀未見之書，久儀秘府。植此淵源之蘊，發爲瀾翻之文。爰即師言，俾兼華貫。右史以記動爲任，朕方□一己之修，王言以尚要爲工，爾其聳四方之聽。

洪适《**賜湯思退辭免觀文殿大學士不允詔**》　卿再相積年，忠勞備至。塞氛孔熾，尚賴畫策出奇之助。悠然而去，朕甚惜之。規殿美名，所以增衮衣之光，亦卿之舊物也。過形沖牘，豈諒朕懷？

分論

《**楊政除太尉制**》《容齋三筆》卷八：楊政除太尉，湯岐公草制曰：「遠覽漢京，傳楊氏者四世；近稽唐室，書系表者七人。」謂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爲太尉。李德裕辭太尉云：「國朝重惜此官，二百年間纔七人。」其用事精確如此。

《**顯仁皇后挽詩**》《履齋示兒編》卷一〇：「周益公曰：『若徽廟挽詞，猶難命意，亦難措辭。獨是湯丞相進之思退一聯云：「虞姬從梧野，啓母祔箕山。」最紀其實。蓋用舜事以狀徽宗巡狩不返意，及梓宮歸葬會稽，又用禹事以形容之。皆婉而有直體，此眞得詩人三昧。

傳記

《宋史》卷三七一《湯思退傳》　湯思退字進之，處州人。紹興十五年，以右從政郎授建州政和縣令，試博學宏詞科，除秘書省正字。自是登郎曹，貳中秘，秉史筆。二十五年，繇禮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參大政。【略】二十六年，除知樞密院事。明年，拜尚書右僕射，又二年，進左僕射。明年，侍御史陳俊卿論其「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遂罷，以觀文殿大學士奉祠。隆興元年，符離師潰，召思退復相。諫議大夫王大寶上章論之，不報。金帥紇石烈志寧遺書三省、樞密院，索海、泗、唐、鄧四郡。思退欲與和，遣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賢加樞密院計議、編修官，持報書以往。【略】上猶欲止割海、泗，思退遽奏以吏部侍郎王之望爲通問使，知閤門事龍大淵副之，將割四州。張浚在揚州聞之，遣其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上怒，會侍御史周操論仲賢不應擅許四郡，下大理究問，召浚赴行在。十二月，拜思退左僕射，浚右僕射。二年浚以金未可與和，請上幸建康，圖進兵，【略】竄仲賢郴州，思退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上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恐，陰謀去浚，【略】浚力乞罷政，許之。上命思退作書，許金四郡。【略】既而金專事殺戮，上意中悔，思退復密令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上聞有敵兵，命建康都統王彥等禦之，仍命思退督江淮軍，辭不行。【略】言者極論思退急和徹備之罪，遂罷相，尋責居永州。於是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王之望、尹穡等姦邪誤國，招致敵人，請斬之。思退憂悸死。

紀事

《老學庵筆記》卷三　湯岐公自行宮留守出爲會稽，朝士以詩送行甚衆。周子充在館中，亦有詩而亡之。岐公以書再求曰：「頃蒙贈言，乃爲或者藏去。」子充極愛其遺辭之婉。

《桯史》卷一　湯岐公思退相高宗，紹興三十一年，以煩言罷。洪文安遵在翰苑當直，例作平語，諫官隨而擊之，以祠去。孝宗朝再相，隆興二年復罷。文安之兄文惠适適視草焉，又作平語，侍御史晁公武亦擊之，文惠請外，上曰：「公武言卿黨思退，朕謂平詞出朕意。」固卻其章，仍徙戶侍矣。蓋其相兩朝，再罷相，乃累洪氏二兄弟，先後若出一轍，可笑如此。岐公中詞科時，與文敏邁實同年云。

《宋詩紀事》卷四七引《湖海新聞》　宋高宗一日坐寢殿，湯丞相思退侍立。上曰：「卿家處州，有何異迹？」思退曰：「臣鄉有石僧，題詠云云。」遂大稱旨。本無此詩，徹夜遣人歸，刻石石僧之旁。

胡宏

論述

張栻《五峰集序》　惟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紓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問答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爲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又，惟先生粤自早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於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辭氣議論之間，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如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淳熙三年元日，門人張栻序。

陳亮《胡仁仲遺文序》　聞之諸公長者，以爲五峰實傳文定之學。比得其傳文觀之，見其辯析精微，力扶正道，惓惓斯世，如有隱憂，發憤至於忘食，而出處之義終不苟，可爲自盡於仁者矣。其教學者以求仁，終篇之中未嘗不致意焉。推其文以學者共之，因文以達其意，庶幾五峰之志未泯也。

吳儆《題五峰先生知言卷末》　右，五峰先生《知言》一書，傳於世實甚

久。凡後學之自伊洛者皆知敬信服行，如洙泗之有孔氏，而吾鄉學者或未見焉。某受此書於南軒先生，謹諉諸同志汪伯虞鋟木以廣其傳。異時吾黨之士，有文詞者、有學問者、有才有智而可與立事者、有剛正不撓恬退有守溫厚而寡過者，皆知以此道爲終身根本之地，如蕭何之守關中、寇恂之守河內，則庶幾乎知所稅駕。不然，吾懼其終身之無所歸也。

真德秀《胡子知言稿跋》　孟子以知詖淫邪遁爲知言，胡子之書以是名者，所以辨異端之言與吾聖人異也。楊、墨之害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故《知言》一書於諸子百家之邪說，辭而闢之，極其詳焉，蓋以繼孟子也。學者誠能深味其指，則於吾道之正且大、異端之偏而小，若辨白黑，若數一二矣。

許有壬《元刊本五峰文集後序》　先生資質純粹，根乎天性，講貫精密，得之家傳。於六經則沈潛反覆，取道之源，於百家則參考互訂，必是之歸。其涵養見於《知言》一書，而性命道德之微無不貫，其設施著於《皇王大紀》，而禮樂政刑之用無不該。議論慷慨，輝光宣著，千載之下，猶想見其風采。至於發言爲詩，抒言爲文，皆修齊治平之實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五峰集》五卷。【略】所上高宗封事，剴切詳盡，《宋史》已採入本傳。其《易外傳》皆以史證經，《論語指南》乃取黃祖舜、沈大廉二家之說折衷之，《釋疑孟》則辨司馬光《疑孟》之誤，議論俱極醇。又有《與秦檜》一書，自乞爲嶽麓書院山長，蓋檜與宏父安國交契最深，故力汲引之，宏能蕭然自遠，蟬蛻於權利之外。其書詞婉而意嚴，視其師楊時委曲以就蔡京者，可謂青出於藍而冰寒於水矣。

《桃源行》　《容齋三筆》卷一〇：近時胡宏仁仲一詩，屈折有奇味，大略云：「靖節先生絕世人，奈何記僞不考眞。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爲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寰海離風塵。」其說得之矣。

《祭祀郊社》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論禮以義起，黜向來穿鑿附會之說，而獨歸於彝典。

傳記

《宋史》卷四三五《胡宏傳》　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略】高閎爲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曰：「【略】今閣下目睹忘讎滅理，北面敵國以苟宴安之事，猶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爲之詞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寧作書止叙契好而已。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政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

紀事

朱熹《跋胡五峰詩》　右，衡山胡子詩也。初，紹興庚辰，熹卧病山間，親友仕於朝者以書見招，熹戲以兩詩代書報之曰：「先生去上芸香閣（時溪先生除正字，赴館供職），閣老新峨多角冠（劉貢父自秘書丞除察官）。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一章）「甕牖前頭列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鄭，萬古青山只麼青。」（二章）或傳以語胡子，子謂其學者張欽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爲是詩以箴警之，庶其聞之而有發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熹始見欽夫而後獲聞之，恨不及見胡子而卒請其目也。因叙其本末而書之于策，以無忘胡子之意云。

《宋元通鑒》卷七五　三月己巳，太學孔子廟成，司業高閎表請臨視，帝從之，遂視太學。止輦於聖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敦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高閎講《易・泰卦》。胡宏見其表，移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劫制於強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之大讎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大辱爲大恩。閣下目睹忘讎滅理，北面敵國，而苟晏安之事，猶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下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從而爲之詞，欺罔孰甚

焉？」宏，安國子也。

《宋元學案》卷四一　毛以謨，字舜舉，衡山人也。受業衡麓先生之門，嘗爲題其齋曰不息，而五峰爲之記。

著錄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胡五峰詩》。

張栻《五峰集序》　五峰胡先生遺書有《知言》一編，栻既序而傳之同志矣。近歲，先生季子大時復裒輯先生所爲詩文之屬凡五卷以示栻。【略】淳熙三年元日，門人張栻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五峰集》五卷。右承務郎胡宏仁仲撰。【略】別本不分卷。

許有壬《元刊本五峰文集後序》　《五峰胡先生文集》凡五卷，南軒張先生序之矣。益陽劉用孚將刻諸家塾，且徵余題其端。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胡宏集》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胡五峰文集》，一部五冊，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胡宏《五峰集》五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五峰胡先生文集》四冊。【略】門人張栻序，凡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五峰集》五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胡宏撰。【略】案陳振孫《書錄解題》，其集凡有二本，一本五卷，一本不分卷。此本題其季子大時所編，門人張栻爲之叙。凡詩一百六首爲一卷，書七十八首爲一卷，雜文四十四首爲一卷，《皇王大紀》論八十餘條爲一卷，經義三種爲一卷，蓋即所謂五卷之本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三　《五峰胡先生文集》五卷，舊鈔本。陳韜菴舊藏。宋胡宏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五峰胡先生文集》五卷，舊鈔本。宋胡宏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五峰胡先生文集》三卷，清鈔本，一冊。《五峰胡先生文集》五卷，清陸香圃三間草堂鈔本，陸心源校幷跋，三冊。

藝文

劉煇《祭胡五峰文》　故五峰先生胡公之墓。昔者洙泗之門，高弟甚衆，獨曾子傳之子思，而子思傳之孟子，爲得其眞。自餘源遠末分，散爲異端，其亦多矣。某嘗竊謂子思之功在聖門爲最盛，蓋上能大其師學，而下能授之英賢，卒昌斯文，孰與之匹？維兩程氏講道河南，曰謝與楊，得其要旨。文定早歲，俱從之游，既誠其身，復以教子。惟公之生，氣稟特殊，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優游自得，抱道以終。爰畀其徒，曰子張子，斯文有託，誰之力焉？仰視子思，庶幾無媿。某以晚學，緬懷遺風，敬遣官僚，往致一奠。尚惟嘿相，於道有聞。尚饗。

史浩

論述

周夔之《唐堯封史浩并除太學博士制》　以爾浩績文甚力，舊服賢關，是能兼二者之長，可以課諸生之習。夫經爲至治之法，賦亦古詩之流。通經者欲中道而從容，能賦者貴體物而瀏亮。士之器識，於此可觀。往其究心，訓迪勿倦。

周必大《史浩辭免特授右丞相進封魏國公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詔》　今卿有復貫蹈中之學，有致君澤民之心。定契於談經之初，奮庸於受禪之始。久安於外，比趣其歸，鼎席方虛，肆加圖任。卿其推往歲未攄之蘊，勵老臣益壯之猷。使朕收論相之功，而卿極經邦之效。庶追前烈，輯寧我家。遜避之言，蓋可略也。所辭宜不允。

樓鑰《六老圖序》　惟史氏世有隱德。八行先生又以奧學絕識，不言而躬行，既不得顯用于世，福慶流演，是生我公。其在朝廷，專務以道德佐人主，規恢宏大，不求近功，絕口不道開邊事。其在郡國，愛民如子，涵養教化，惟恐傷之。待人接物，謙下已甚，好賢樂善，收選寒俊，荐進若不及。位極人臣，退然如老書生。源已深而日濬之，本已厚而日培之，閨門習成忠厚，無一人爲剋核事者。史氏之興，殆未艾也，何止今茲乎？人有爲一善而責報于天，躬不自厚而欲徼無妄之福者，可以媿矣。然則，疏吾鄉風化之原，助聖朝孝治之盛，不在茲圖乎？

真德秀《跋史太師與通奉帖》　史氏在周爲太史佚之，言論與周、召幷傳，在漢西都爲戚里，左將軍丹伏莆諫爭，有功元成間。迨我宋中興，而太師忠定越王出，有太史之言論與將軍之功，而忠厚所積則過之矣。方其柄國時，護公道如命脈，惜人材如體膚。在廷諸賢持議間有不同，而包涵容養，亡秋毫忿疾意。異時復還宰路，所薦進者皆海内第一流，不以同異爲用舍。淳熙初入見天子，以寬大開廣上心，其言尤反覆篤至。平生行事，大抵根本此意，故能爲國祈命，身與家亦與蒙其休，故參政樓公序《六老圖》，謂其閨門習成忠厚，無一人爲刻核事者。福祿之盛，豈偶然哉？

全祖望《鄭峰真隱漫錄題詞》　今讀忠定之集，其資善堂諸文字，所以啓沃孝宗於潛藩也。其兩府文字，則即吹噓諸老不遺餘力也。其歸田以後文字，所以優游林下，舉行鄉飲酒禮，建置義田者也。中興宰輔如忠定者，蓋亦完人也已。其詩文春容大雅，有承平之餘風，所謂廟堂鐘呂之音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鄭峰眞隱漫錄》五十卷。【略】浩事孝宗於潛邸，隆興、淳熙中兩爲宰揆，沒後至配享廟庭，其推轂善類，寬厚不爭，亦頗爲世所稱許。當孝宗任張浚，銳意用兵，浩獨以爲不然，遂以論劾罷去。元代史臣作浩傳贊，亦頗詆其不能贊襄恢復之謀。今考集中如《論山東未可用兵》、《論歸正人》、《論未可北伐》、《回奏條具弊事》諸劄子，皆極言李顯忠、邵宏淵之輕脱寡謀，不宜輕舉，而欲練士卒，積資糧，以蓄力於十年之後。既而淮西奔潰，其言竟驗，不可爲非老成謀國之見。雖厥後再秉國政，亦未能收富強之效，以自踐其言，而量力知難，其初說固有未可深議者。

吴梅《鄭峰真隱大曲跋》　《鄭峰大曲》二卷，有歌詞，有樂語，且諸曲之下各載歌演之狀，尤爲歐、蘇、鄭、董諸子所未及。宋人大曲之詳，無有過於此者矣。彊村先生，詞家之南董也，比年校刻宋元諸詞，不脛而遍天下。近得此曲，謂足以盡詞之變也，爲刊而傳之。夫詞之與曲，犁然爲二，及究其變遷蟬蛻之迹，輒不能得其端倪。今讀此曲，則江出濫觴，河出崑崙，源流遞嬗之所自，昭若發矇。錫惠來學，豈有既哉！乙卯季夏，長洲吴梅跋。

傳記

《宋史》卷三九六《史浩傳》　史浩字直翁，明州鄞縣人。紹興十四年登進士第，調紹興餘姚縣尉，歷溫州教授，郡守張九成器之。秩滿，除太學正，升國子博士，【略】除秘書省校書郎兼二王府教授。三十年，普安郡王爲皇子，進封建王，除浩權建王府教授。【略】三十一年，遷宗正少卿。會金主亮犯邊，下詔親征，時兩淮失守，廷臣爭陳退避計，建王抗疏請率師爲前驅，浩爲王力言：「太子不可將兵，以晉申生、唐肅宗靈武之事爲戒。」王大感悟，立俾浩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方怒，覽奏意頓釋，知奏出於浩，語大臣曰：「眞王府官也。」【略】三十二年，上還臨安，立建王爲皇太子，浩除起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孝宗受禪，遂以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張浚欲宣撫江淮，將圖恢復，浩與之異議，欲城瓜洲，采石。【略】除參知政事。【略】薦樞密院編修官陸游、尹穡，召對，幷賜出身。隆興元年，拜尚書右僕射，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祿其子孫，悉從之。【略】張浚請入覲，乞即日降詔幸建康，上以問浩，浩陳三說不可，退，又以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略】御史王十朋論之，出知紹興。先是，浩因城瓜洲，白遣太府丞史正志往視之，正志與浚論辯，十朋亦疏史正志朋比，併及浩，遂與祠。自是不召者十三年。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持母喪歸，服闋，知福州。【略】（淳熙初）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五年，復爲右丞相。【略】尋求去，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略】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晚治第鄞之西湖上，建閣奉兩朝賜書，又作堂，上爲書「明良慶會」名其閣，「舊學」名其堂。光宗御極，進太師。紹熙五年薨。年八十九，封會稽郡王。寧宗登極，賜謚文惠，御書「純誠厚德元老之碑」賜焉。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謚忠定，配享孝宗廟庭。

紀事

《齊東野語》卷二　尋復論辯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取之。」〔史〕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爲內應。」浩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金猶有法制維持之，未可以遽取也。今不思，將貽後悔。」又上疏力諫。

《宋四六話》卷二　史浩既素主棄地，及拜相，亟行之，且親爲詔，有曰：「棄鷄肋之無多，免狼心之未已。」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鄮峰眞隱漫錄》五十卷，丞相文惠公四明史浩直翁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九　《鄮峰眞隱漫錄》五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史浩《眞隱漫錄》五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樓叔韞《鄮峰漫錄》一部，十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樓叔韞《鄮峰漫錄》十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史浩《鄮峰漫錄》五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史浩《鄮峰眞隱漫錄》三冊。陳景雲注：五十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鄮峰眞隱漫錄》五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宋史浩撰。【略】其集見於陳振孫《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者皆五十卷，此本卷數幷合，而目錄別爲三卷。首題「門人周鑄編」，則猶宋時刊行舊式也。【略】集凡詩五卷，雜文三十九卷，詞曲四卷，末二卷爲《童丱須知》，分三十章，所言皆治家修身之道，而諧以韻語，乃錄之家塾以訓子孫者。

《藝風藏書記》卷六　《鄮峰眞隱漫錄》五十卷，鈔本極舊，內有塗乙，是修《四庫》書時館臣手筆，惜官印在首冊，已失去矣。缺後五卷。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鄮峰眞隱漫錄》五十卷。宋史浩撰，其門人周鑄編。路有鈔本。　乾隆丙申史氏裔孫重刊《忠定王集》五十卷。

又《續錄》　八千卷樓有鈔本。

朱孝臧《鄮峰真隱大曲詞曲跋》　《鄮峰眞隱大曲》二卷、《詞曲》二卷，史氏裔孫傳寫，四庫《鄮峰眞隱漫錄》本，乃天一閣范氏所進呈者。范氏藏底本，今歸繆氏藝風堂，去年臘月借校一過，卷中率信筆芟薙，殆寫進時出於妄人之手。《詞曲》亦多竄改字句，鄙刻正與符合，始知經進本亦未足盡據也。直翁本不爲倚聲嫥家，落腔失韻，增減文字，往往而有，改之者以其不諧於律也，勇違不知蓋闕之義，遂蹈削足適履之失，塗飾眞面，迷誤方來。今一一臚舉，得百四十餘條，記注如右。其原誤脫者，亦頗類及，俾後之讀是編者有所鉤考焉。丁巳二月，朱孝臧跋。

藝文

孫應時《祭史太師文》　嗚呼，仕莫顯乎宰相，學莫尊於帝師，福莫大乎長久，壽莫隆乎耄期。紛人生之多欲，視眈眈焉朵頤。聽予奪於司命，孰千一其庶幾。偉冲氣之生公，振天壤而登茲。早奮庸於隆興，復圖任分淳熙。帝曰台之甘盤，眷有加而無衰。循孤棘以遍歷，極上公之盛儀。懿綠野之歸老，時安車兮來思。馳玉府之好賜，使冠蓋其相追。積貴寵於三紀，榮名流乎四夷。森謝庭之芝蘭，間郄桂之相輝。領晨寢之問安，印綬繽其陸離。炯精神之照人，齒編貝兮彫眉。奏歌舞兮申旦，方左書而右詩。閱春秋之九十，乃蟬蛻而騎箕。嗚呼盛哉！此豈惟近世之所未見，蓋自古大臣故老終始之際，求如公者幾希。豈天命之偶然，功與德焉當之。公之功德，有問答之所不能究。當試言其大者，固足以曉天下之疑。當重華之初潛，公朝夕而進規。及內禪之定計，靡纖微而不咨。妙調護於無形，成兩宮之孝慈。迄盛事之光明，軼宇宙兮一時。皇指心而嘉勞，曰功德之在斯。嗚呼，夫使高宗倦勤二十六年之久，而無一日之不樂，則天地國家之報公者至此，而誰曰不宜。至於仁民愛物之惻惻，推賢薦士之孜孜，消物我與恩怨，篤親故而不遺。量海納以無滿，謙卑遜

以布衣。彼平心以深考，亦何公之敢訾？藐不肖之賤窮，晚見公於既歸。雖辱盼以國士，匪懷恩於己私。役萬里以遄返，來哭公之殯帷。感君臣之際會，覽今昔以悽悲。盡斯言之不忍，內激烈於肝脾。羞鷄酒以一酹，諒英靈兮我知。

趙構 宋高宗

論述

綜論

曹勛《恭題太上皇帝賜真草宸翰》 恭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早以神武，撫寧寰區，恢淵默而宅衷，擴易簡而敷化，體元抱一，將聖多能。考八法之楷模，略爲典則，該二王之秀勁，冠以風神。高攬前蹤，擅場百代。暇日伏蒙聖恩念臣羈紲之舊，特以眞草御書爲賜。捧拜睿藻，仰奉堯文，豈應雲漢之章，俯降蓬茅之室。謹摹宸翰，刻於翠珉，用爲子孫之傳，期答崇深之貺。

楊萬里《光堯太上皇帝謚議》 謹按謚法，窮神知化曰聖，一民無爲曰神，克定禍亂曰武，修行來遠曰文，禮文法度曰章，繼志述事曰孝。夫自天生德，聰明仁儉，不曰聖乎？內嬗聖子，獨觀昭曠，不曰神乎？赫聲濯靈，風揮日舒，不曰武乎？投戈舞干，裔夷用賓，不曰文乎？刺經作制，興滯舉偏，不曰章乎？宗廟再安，祀宋配天，不曰孝乎？昔堯帝之德，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煥乎文章，堯之章也，親睦九族，堯之孝也。惟我太上，異時尊號，于堯有光，厥今易名，備堯六德，勤崇垂鴻，金聲玉振，於是爲稱。若夫高者天德之稱也，致崇極之謂也。《詩》曰「莫高匪天」，又曰「謂天蓋高」。惟高之一字，乃盡天德，惟天下之至聖，乃配乎天德。於赫太上，其道高乎九皇，其巧高乎六典，其壽高乎三五。六經之傳，豈惟堯而已矣，非天德其孰能之？太上光堯皇帝尊謚，宜天錫之，曰聖神武文章孝皇帝，廟曰高宗。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鄭興裔《跋高宗皇帝賜世父手札》 高宗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當干戈擾攘之餘，訪求法書名畫，不遺餘力。萬幾之暇，展玩摹搨不少怠。蓋睿好之篤，不憚勞廢，故四方爭以奉上，無虛日。繼又于北方榷場購遺失之物，故紹興間御府所藏圖書，不亞于宣、政時。

樓鑰《恭題高宗賜胡直孺御札》 高宗皇帝垂精翰墨，始爲黃庭堅書，今《戒石銘》之類是也。僞齊尚存，故臣鄭億年輩密奏豫方使人習庭堅體，恐緩急與御筆相亂，遂改米芾字，皆奪其眞。嘗覩寫《詩》，自《周南》至《商頌》全袠，上有帝筆印記。天縱多能，人固莫及，聖度恢然，其視使臣下爲拙筆書者霄壤矣。

《宋史》卷三二《高宗本紀贊》 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以之撥亂反正則非其才也。況時危勢逼，兵弱財匱，而事之難處又有甚於數君者乎？君子於此，蓋亦有憫高宗之心，而重傷其所遭之不幸也。然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爲者。顧乃播遷窮僻，重以苗、劉群盜之亂，權宜立國，確乎艱哉！其始惑於汪、黃，其終制於姦檜，恬墮猥懦，坐失事機。甚而趙鼎、張浚相繼竄斥，岳飛父子竟死於大功垂成之秋。一時有志之士，爲之扼腕切齒。帝方偸安忍恥，匿怨忘親，卒不免於來世之誚，悲夫！

胡直《題宋高宗所臨蘭亭帖後》 余曩藏宋高宗題小李將軍畫二，得是帖點畫無不合，知爲高宗字無疑。嗟嗟高宗何時也，固乃忘情仰瞻而殫精洒翰，棄忠武中原之烈，而耽右軍梓澤之風，卒之身辱國殫，禍貽中夏，至爲慘毒，可不爲大哀乎？是故藝成而下，物玩而喪，匪獨人主，君子取游焉可也。

《歷代詩話》卷七 光堯當內修外攘之際，尤以文德服遠，至於宸章睿藻，日星昭垂者非一。紹興二十八年，將郊祀，有司以太常樂章篇序失次，文義弗協，請遵眞宗、仁宗朝故事，親製祭享樂章。詔從之。自郊社、宗（朝）〔廟〕等共十有四章，肆筆而成，睿思雅正，宸文典贍，所謂大哉王言也。至於一時閒適寓景而作，則有《漁父詞》十五章，又清新簡遠，備騷雅之體。（廖瑩中《江行雜錄》）

《庚子銷夏記》卷一《宋高宗皇帝御書毛詩馬和之補圖》 宋思陵極重經學，而尤留心於《詩》，每手寫一章，輒令馬和之補圖。

分論

《罷上壽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語亦悽惋。

《幸學手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整練有餘，視北宋諸詔文，又一格調矣。

《禁加耗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眞實辭，不假文飾。

《徽宗御集序》文徵明《跋宋高宗御製徽宗御集序》：高宗翰墨尤號名家，此文既典雅，而翰札尤精，然胡袁題識皆微致不滿之意，誠以帝王之學自有所重也。

《賜吳玠札》魏了翁《跋高宗賜吳玠招納關陝流亡御札》：嘉定十一年春王正月，虜出我不意，分道入寇。沿邊降附之民嘗爲疆吏所遏，至是致忿于我，反爲虜資，據險因糧，王師數戰不利。伏讀思陵宸翰，有以仰窺深識遠馭之萬分。謹拜手稽首，書于下方，爲萬世鑒。

《原道辨》史浩《回奏宣示御製原道辨》：臣今月十六日蚤刻直殿，甘昺傳奉聖旨宣示御製《原道辨》一篇。【略】然自唐以來，言道者非不多，獨陛下指其失如數黑白，如辨一二，昭昭然使人知其非者，則陛下聖學可謂日造於高明矣。若夫融會釋、老，使之歸於儒宗，則以五戒出於聖人之仁、義、禮、智、信，三寶亦出於聖人之溫、良、恭、儉、讓。是釋老畢在聖人度內，不可別而爲三，一出於聖人《大學》之道也。陛下末章乃欲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是本欲融會而自生分別也。蓋《大學》之道，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可以修心，可以養生，可以治世，無所處而不當矣。又何假釋老之說耶？陛下此文一出，當與六經並馳於萬世，須占得十分道理，不可使後世之士議陛下，復如陛下之議韓愈也。

《行幸錢塘》《詩藪》外編卷五：高宗《行幸錢塘》五言古，宏壯和平，大有魏、晉遺意。今併錄於此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王者本無外，駕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稽山，懷哉大禹勤。」又石刻一聯「秋深溝見底，雨過碧連空」，亦佳。

《金山》《詩藪》外編卷五：光堯題《金山》一絕云：「屹然天立鎮中流，彈壓東南二百州。狂虜來臨須破膽，何勞平地戰貔貅！」殊不類其人。

《漁父詞》《水涵微雨湛虛明》沈雄《古今詞話・詞話》上卷：《東皐雜錄》曰：徽宗《探春令》：「杏花吐香猶淺，又還是，春將半。記去年，對著東風，曾許不負鶯花願。」高宗《漁父詞》：「水涵微雨湛虛明，小笠輕蓑未要晴。」一深於情景，一善於意態，即操觚專家不過如是。

傳記

《宋史》卷二四至三二《高宗本紀》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諱構，字德基，徽宗第九子。【略】大觀元年五月乙巳，生東京之大內，赤光照室。八月丁丑，賜名，授定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蜀國公。二年正月庚申，封廣平郡王。宣和三年十二月壬子，進封康王。資性朗悟，博學強記，讀書日誦千餘言。【略】靖康元年春正月，金人犯京師，軍于城西北，遣使入城，邀親王、宰臣議和軍中。【略】〔欽宗〕命少宰張邦昌爲計議使，與帝俱。金帥斡離不留之軍中旬日，帝意氣閒暇。二月，會京畿宣撫司都統制姚平仲夜襲金人砦不克，金人見責，邦昌恐懼涕泣，帝不爲動。斡離不異之，更請肅王。【略】建炎元年春正月癸巳，帝至東平。【略】二月庚辰，發東平。癸未，次濟州。時帥府官軍及群盜來歸者號百萬人，分屯濟、濮諸州府。【略】〔四月〕癸未至應天府。【略】五月庚寅朔，帝登壇受命，禮畢慟哭，遙謝二帝，即位于府治。改元建炎，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略】〔建炎二年五月〕丙戌，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立詩賦、經義分試法。【略】〔紹興元年二月〕辛巳，以秦檜參知政事。【略】〔三年〕秋七月己未，復置博學宏詞科，初許任子就試。【略】〔八年〕十一月辛亥，以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直諫斥和議，除名，昭州編管。壬子，改差監廣州都鹽倉。十二月甲寅，以趙鼎爲醴泉觀使。【略】〔十四年〕冬十月甲午，從右正言何若言請，戒內外師儒之官，黜伊川程氏之學。【略】〔十九年〕九月戊申，命繪秦檜像，仍作贊賜之。【略】〔二十三年七月〕戊戌，從秦檜所請，命台州取綦崇禮草檜罷相制所受墨敕。【略】〔二十四年〕十

二月丙戌，以故龍圖閣學士程瑀有《論語講解》，秦檜疑其譏己，知饒州洪興祖嘗爲序，京西轉運副使魏安行鏤板，至是命毀之，興祖昭州、安行欽州編管，瑀子孫亦論罪。【略】〔二十五年五月〕癸丑，以前知泉州宗室令衿譏訕秦檜，遂坐交結罪人，汀州居住。【略】〔十月丙申，秦〕檜薨。丁酉，檜姻黨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曹泳停官，新州安置。朱敦儒、薛仲邕、王彥傅、杜思旦皆罷。命有司具上執政、侍從官居外任及主宮觀與在謫籍者職位、姓名。【略】十一月乙巳朔，追封檜申王，謚忠獻，賜神道碑，額爲「決策元功，精忠全德」。【略】十二月甲戌朔，詔曰：「臺諫風憲之地，比用非其人，黨於大臣，濟其喜怒，殊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毋合黨締交，敗亂成法。當謹茲戒，毋自貽咎。」詔張浚、折彥質、万俟卨、段拂聽自便。量移李光郴州安置。【略】甲申，召孟忠厚奉朝請，命胡寅、張九成等二十八人并令自便，仍復其官。【略】〔二十六年〕冬十月己巳朔，詔許秦檜在位之日，無辜被罪者自陳釐正。【略】〔三十二年六月〕丙子，詔皇太子即皇帝位。帝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后。孝宗即位，累上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太上皇帝。淳熙十四年十月乙亥，崩于德壽殿，年八十一，謚曰聖神武文憲孝皇帝，廟號高宗。

紀事

作家逸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　初，有傳金人以郭藥師爲樞密使，留兵萬五千以衛邦昌者。王憂之，乃遺宗澤、趙子崧等書，諭以受賊付託之人，義當征誅，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澤復書略曰：「自古人臣，豈有復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況邦昌改元肆赦，又挾孟氏以令天下，欲散諸路勤王之兵，其篡亂蹤跡，無可疑者。自古奸臣初未嘗不謙遜，而中藏禍心，況惡狀彰著如此？今二聖二后，諸王皇族，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早正天位，興復社稷，以傳萬世，不可遲疑，牽於不斷。惟大王圖之。」

又　初，〔李〕綱既召還，連謫寧江軍節度副使，夔州安置，城欲破，始復職，領開封府。綱行至長沙，聞命，遂自長沙與龍圖閣學士、湖南安撫使郭三益偕，率本路兵入援。三益，嘉興人也。玉聞綱來，承制盡復綱故官，且貽書曰：「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想投袂而起，以副蒼生之望。」即命〔劉〕默持書訪綱焉。

又　是日，蔣師愈等至濟州，邦昌又遣韋賢妃弟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勾當軍頭引見司淵及邦昌甥直祕閣吳何，持書遺王稱臣，具言：「封府庫以待大王，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邦昌所以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也。」先是，邦昌遣謝克家持寶來，或者謂邦昌自爲楚，則齎大宋寶來，彼蓋無用者耳。既而聞邦昌迎太母等恭順狀，王始不信。召吳何而賜之酒，錫賚甚渥。乃遣成忠郎黃永錫持書答邦昌，略曰：「今奉來教，備陳終始，有伊尹之志，達周公之權，然後知所期之不繆。」又曰：「九廟之不毀，生靈之獲全，相公之功，已不愧於伊、周矣。」

又卷五九　甲午，御筆：「起居舍人〔汪〕〔王〕洋面奏不急之務，可降一官。」初，詔群臣條闕失，而洋面奏，請官五代九國子孫。上諭輔臣曰：「朕虛己求言，務濟時病，如敵國外患，及朝廷闕失，可言者非一。洋姑應詔旨，豈朕所望？諸國在五季時割據，類皆盜賊，洋欲封其後，是獎賊也。洋言無取，與降一官，若後來獻言之人，有補治道，朕當旌賞。」

又卷八一　初，上聞敵騎渡淮，再以札賜世忠，略曰：「今敵氣正銳，又皆小舟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浙西，趨行朝，無數舍之遠，朕甚憂之。建康諸渡，舊爲敵衝，萬一透漏，存亡所繫。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世忠讀詔感泣，遂進屯揚州。

《齊東野語》卷一〇　莊簡吳秦王益，以元舅之尊，德壽特親愛之，入宮，每用家人禮。【略】一日，王竹冠練衣，芒鞵笻杖，獨攜一童，縱行三竺、靈隱山中，濯足冷泉磐石之上，遊人望之，儼如神仙，遂爲邏者聞奏。次日，德壽以小詩召之曰：「趁此一軒風月好，橘香酒熟待君來。」令小璫持賜，王遂亟往。光堯迎見，笑謂曰：「夜來冷泉之遊，樂乎？」王恍然頓首謝。光堯曰：「朕宮中亦有此景，卿欲見之否？」蓋疊石覓泉，像飛來香林之勝。架堂其上曰冷泉。中揭一畫，乃圖莊簡野服濯足於石上，且御製一贊云：「富貴不驕，戚畹稱

賢。掃除膏粱，放曠林泉。滄浪濯足，風度蕭然。國之元舅，人中神仙。」於是盡醉而罷，因以賜之，亦可謂戚畹之至榮矣。

《藝苑卮言》 高宗在德壽宮游樂景園，偶步入一酒肆，見素屏有俞國寶書《風入松》一詞，嗟賞之。誦至「明日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鈿」，曰：「未免酸氣。」改「明日重扶殘醉」，乃即日予釋褐。【略】「重扶殘醉」勝初語數倍，乃見二主具眼。

《宋稗類鈔》卷一 高宗好養鵝鴿，躬自收放，有士人題詩曰：「鵝鴿飛騰遶帝都，暮收朝放費工夫。何如養箇南來雁，沙漠能傳二帝書。」高宗聞之，召見士人，即補以官。

作品本事

胡寅《跋高宗御筆》 建炎三年夏四月，上移蹕建康，臣蒙賜對，爲尚書郎，未幾擢司記註。是時上銳思致理，招徠賢俊。臣父安國以給事瑣闥，再被嚴召，六降敦促之命，申以使人。復因臣奏事坐旁，開借玉色，問及臣父造朝之期，宸翰寵頒，備形德意。而臣父抱疴寖久，艱于入覲。臣繼荷聖恩，曲從所請，退食祠館，俾就色養。仰惟急賢願治，多士傾心，孝愛之風，形於四海，豈臣父子獨受隆賜？謹以雲漢之章，寫之琬琰。

《鶴林玉露》乙編卷二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淦田爲子孫計，今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爲喜，故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克且無擾」四字，可謂要言。

《乾道臨安志》卷二 中和堂，在舊治。又有清風亭，在堂之偏，望海樓，在堂北。建炎三年四月壬戌，光堯太上皇帝，來登斯堂，遠矚稽山，思夏后之功，俯瞰濤江，懷子胥之烈，御製古詩一首：「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王者本無外，駕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稽山，懷哉夏禹勤。神功既盛大，後世蒙其仁。願同越勾踐，焦思先吾身。艱難務遵養，聖賢有屈伸。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蠡臣。」又御書謂：「斯堂偉特之觀，無愧上都。薰風南來，我意雖快，願與庶人共之。」後改爲偉觀堂。

《咸淳臨安志》卷一 紹興二十八年十一月，內出御製親札《損齋記》石本賜群臣，諭宰執曰：「朕宮中嘗闢一室，名爲損齋，屏去聲色玩好，置經史古書其中，朝夕燕坐，亦嘗作記以自警。」

《清波別志》卷一 煇亦竊聞建炎巡幸至東南，御詩有「登堂望稽山，懷哉夏禹勤」之句，賜守臣康允之。迨淳熙右丞相周必大作思陵挽詩云：「向來懷夏禹，今祔越山青。」

又卷二 紹興幸學，亦製贊曰：「大哉宣聖，斯文在兹。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在《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譽。維時載雍，戢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宇聿崇。」其後又親製《七十二子贊》，崇儒右文，神藻高妙，尊前烈而章欽崇之實云。

《浩然齋雅談》卷上 德壽宮于吳中得一蟠松，虬枝矢矯，清蔭數畝，思陵嘗御製贊云：「天錫瑞木，得自嶔岑。枝蟠數萬，幹不倍尋。怒騰龍勢，靜奏琴音。凌寒鬱茂，當暑陰森。封以賁壤，邇以碧潯。越千萬年，以慰我心。」

《西湖游覽志餘》卷三 光堯雅愛湖山之勝，恐數蹕煩民，鑿大池宮內，引水注之，疊石爲山，象飛來峰，有堂名冷泉。孝宗嘗賦詩云，【略】光堯跋曰：「吾兒自幼岐嶷，進德修業，如雲升川增，一日千里。吾比就寬閒之地，疊石爲山，引湖爲泉，作小亭于其旁，用爲娛老之具，且俾吾兒萬幾之暇，時來遊豫。父子杯酒相屬，挹山光而聽泉流，濯喧埃而發清興，恍若徜徉乎靈隱、天竺之間，其樂可勝紀哉！吾兒乃肆筆成章，形容盡美，雖吟咏之作，帝王之餘事，然造語用意，高出百世之上，非巨儒積力，可窺其粗，亦有以見天縱之多能。覽之欣然，老眼爲之增明矣。」

又卷一四 望僊橋之東，宋有德壽宮、蔣院使花園。紹興十五年四月，秦檜建第落成。【略】檜死，高宗將倦勤，乃即第築新宮，名德壽。紹興三十二年，禪位於孝宗，遷居之。以朝禁爲南內，以此宮爲北內，鑿池引水，疊石爲山，象飛來峰，建冷泉亭，規制宏麗，詳見《偏安佚豫志》中。【略】當高宗時，得盤松一本於聚景園中，移值宮苑，奇秀絕倫，高宗嘗自爲贊曰：「天錫瑞木，得自嶔岑。枝蟠數萬，幹不倍尋。怒騰雲勢，靜奏琴音。凌寒鬱茂，當暑陰森。封以賁壤，邇以碧潯，越千萬年，以慰我心。」

《詞苑萃編》卷四引《筆下紀事》 德壽宮劉妃，臨安人，入宮爲紅霞帔，後拜貴妃。又有小劉妃者，以紫霞帔轉宜春郡夫人，進婕妤，復封婉儀。皆有

寵。宮中號妃爲大劉孃子，婉儀爲小劉孃子。婉儀入宮時年尚幼，德壽賜以詞云。

《歷代詞話》卷七　慈寧殿賞牡丹，時椒房受冊，三殿極歡。高宗洞達音律，自製曲，賜名《舞楊花》，停觴命小臣賦詞，令內人歌之，以玉巵侑酒爲壽，【略】左右皆呼萬歲。

藝文

周必大《高宗謚冊文》　恭惟大行太上皇帝有聰明之質，而輔之以稽古，有文思之美，而將之以允恭。茂實英聲，挺出朱邸。靖康之際，皇輿播遷，首提義旅，入衛王室。旋承父兄即眞之詔，勉融軍民推載之誠。受命商丘，適符藝祖。側身脩行，撥亂反正。強虜外熾，六師剪之，羣盜內訌，四征殲之。遂使宗社再安，華戎一視。此則堯之有成功也。紹興而後，內治日修。東鞬請貢，卻而弗受；北狄講好，爲親許之。祐陵弓劍，歸自萬里，慈寧鼎馭，就養九重。事有至難，以誠而濟。然後立九廟以致孝享，躬三推以勸農耕。睦九族，戢干戈，省刑罰，薄稅斂，措斯民於仁壽，致萬邦之協和。此則堯之光宅天下也。制作禮樂，開設學校，三歲見帝者十有二，而神示罔不格。大比取士者十有一，而賢雋無或遺。日聽治朝，則羣公卿士服神明之斷；每臨講殿，則老師宿儒駭折衷之言。萬幾餘暇，尤精八法，六經諸子，紬書幾徧。翰墨有志，該括古今，專門名家，自謂弗及。此又堯之煥乎文章也。臨御三紀，未嘗倦勤，黃屋非心，乃遜於位。別宮燕處，耽玩至道，四受徽號之冊，八歸大禮之胙，歲時誕節，威儀交舉，二十六年殆如一日。臣民有創見之嘆，罕于有歆羨之辭。漢之櫟陽、唐之大安，歲月何淺，制度何陋？蓋自堯迄今三千五百有餘載，始終一揆，未聞若斯之至者也。夫惟中興之烈如彼，內禪之盛如此，是宜儒生文士陳篇奏頌，前後以千萬計，下至匹夫匹婦，若髦若倪，亦知歌詠盛德於康衢之中。書之史冊，垂之億世，蓋有不可勝紀者矣。臣以菲質，夙奉慈訓，覆燾以君父之德，付畀以神器之重。方將養志於有截，承顏乎無窮，遽聆殂落之誥，難勝喪考之痛。三年制服，固已恪行，七月告期，敢違舊典？博稽僉論，請命郊丘，人謀天同，仰對景燦。謹遣具官臣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謚曰聖神武文憲孝皇帝，廟號高宗。伏惟新陟之靈，在帝左右。垂顧廟祏，序於祖宗。於萬斯年，永祚家國。嗚呼哀哉！

《京劇劇目初探》二〇二《泥馬渡康王》　康王趙構留質金營，兀朮認爲養子。宋代州總管崔孝亦流落金營，以醫馬爲名，赴五國城見徽、欽二帝，以血詔暗付趙構，并借射鳥使趙構逃回中原。兀朮聞報追趕，大江阻路，泥馬渡趙構過江，即位于南京。（見《說岳全傳》第十九、二十兩回）

葛立方

論述

綜論

周麟之《葛立方除吏部侍郎制》　具官某學世其家，器優於用。早儲喬松之令望，嘗歷握蘭之顯曹。昨去周行，久紓僊望。迨關至公之路，盡收遺野之賢。召以名郎，登于宰士。糾違省闥，實多詳整之稱；結好鄰邦，不負光華之遣。肆圖嘉績，亟寘從班。爾能使法行而無阻格之私，吏畏而絕姦欺之弊，斯乃稱職，往其懋功。

陳傅良《朝議大夫致仕贈太師許國公葛立方封越國公制》　具官某故父具官某，襟度粹然，聲華籍甚。文未脫藁，往往誦之。一時英游，莫敢輩行。紹興之季，歸爲從臣，蓋其行藏，皆可蹤跡。用而不盡，士論惜焉。宜集善聲，發于賢嗣。凡所著見，孰非典刑？爰侈舊封，建邦於越，以厚孝忠之報，以伸追遠之懷。

《常郡八邑藝文志》卷五芮煇《歸愚集序》　如吏部侍郎葛公之家學者，亦鮮哉！葛氏自通議起家，清孝繼之，而官猶未達也。文康公始以文章大厥聲，爲天子近臣于鋪張太平之時。至吏部，又以文章掌制于南渡中興之後。吏

部之子正言邪，今復以文接踵臺閣，言論風旨，爲時人聞。蓋葛氏之家學，通議、清孝培其本，文康發其華，吏部擷其英，而正言又將以潤色而振耀之者也。其資深力久哉！煇與先兄祭酒同爲紹興十八年進士，吏部先生實參掌文衡，今煇復與正言同朝，一日出示吏部文集，謂之《歸愚》，且謂煇曰：「子爲序之。」煇于吏部爲門下士，其敢以不敏辭？嘗謂古之爲文者本于學，今之爲文者，空文而已。文乎文乎，豈辭藻之謂乎？學乎學乎，豈章句之謂乎？實大聲宏，夫豈偶然？吏部之文，務去陳言，而不露斧鑿痕，自出機杼，而不襲他人後。行字著語，皆有來處，非讀書博者，不見其工。至其閎肆馳騁，而不失程度，紆餘清麗，而歸于雅正，又不可以一體觀也。蓋葛氏之文，至此而自成一家矣。此師友淵源所自，而吏部又從而增殖之也。然則空文而已，不本之學，安得至此哉！吏部立朝大節，終始無瑕，雖未盡見于設施，是不負所學者。嗚呼，豐其所積，而嗇其所享，不可以理詰也。移忠委質，益大其門，其在後之有人乎！豈徒其文而已！煇已老矣，尚及見之。

葛立方《韻語陽秋自序》 懶眞子既上宜春之印，歸休於吳興，泛金溪，上我先人之敝廬，歸愚識夷塗，游宦泯捷徑，湛然胸次，不挂一絲。而多生習氣，尚牽蠹簡，雖不能如毛萇、鄭康成泥蟲魚之注，又不能如虞卿、李德裕著窮愁之書。未諳王氏之青箱，懶問董生之朱墨，獨喜讀古今人韻語，披咏紬繹，每畢景忘倦。凡詩人句義當否，若論人物行事，高下是非，輒私斷臆處而歸之正。若背理傷道者，皆爲說以示勸戒。書成，號《韻語陽秋》。昔晉人褚裒爲皮裏陽秋，言口絕臧否，而心存涇渭。余之爲是也，其深愧於斯人哉！若孫盛、檀道鸞、鄧粲各有《晉陽秋》，是皆不畏人禍天刑，率意而作，如昌黎公所云者也。余也非惟不敢，亦不暇。隆興甲申中元，丹陽葛立方書。

徐林《韻語陽秋序》 今欲求風雅之正，探本而遺末，讀常之之書，庶乎進於是哉。常之傳家學，故其源深；貫羣書，故其論辯；稟秀質，故其詞華。既嘗登禁掖代王言矣，天不使之從容從官之內，賦《雲漢》、《常武》以贊中興，頌《清廟》、《思文》以揚先烈，流落江湖之上，而見於遺文者如此，此有識所屢嘆，非余獨爲之深惜也。

沈洵《韻語陽秋序》 吏部侍郎葛公博極羣書，以文章名一世，暇日嘗著《韻語陽秋》廿卷，自漢魏以來，詩人篇詠，咸參稽抉摘，以品藻其是非，不以名取人，亦不以人廢言，質事揆理，而惟當之爲貴。至於有益名教，若悖理傷道者，則反覆評論，折衷取予，以示勸戒。振六義於古詩既亡之後，發奧賾於靈均未睹之先，又豈若世之評詩者，徒揣其句語之工拙，格律之高下，而屑屑於月露風雲、花木蟲魚形狀之間而已哉！公既歿，或請其書鏤板以傳世，輒掇其大旨，書於篇末，使覽者得詳焉。

毛晉《歸愚詞跋》 其膾炙人口者莫如《韻語陽秋》二十卷，前有小引，以晉人褚裒自況，託故人徐林爲之序，未果而卒，後於夢中索之。豈文人平生得力處，至死未能自已耶？其自題草廬曰：「歸愚識夷塗，游宦泯捷徑。」故文集與詩餘俱名「歸愚」。第集中如《雨中花》、《眼兒媚》諸調，俱不合譜，未敢妄爲更定云。古虞毛晉記。

《歷代詩話考索》 又常之詳論唐宋諸公精通禪理，并謂歐陽公不奉佛，因感夢遂信奉云云。直同寐語。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韻語陽秋》二十卷。【略】是編雜評諸家之詩，不甚論句格工拙，而多論意旨之是非，故曰「陽秋」，用晉人語也。【略】大旨持論嚴正，其精確之處，未可盡沒也。

又卷一九八 《歸愚詞》一卷。【略】宋人之中，父子以填詞名家者，爲晏殊晏幾道，後則立方與其父勝仲爲最著。其詞多平實鋪叙，少清新宛轉之思，然大致不失宋人規格。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韻語陽秋》【略】自漢迄宋，凡篇詠之傳者，輒爲研覈其是非工拙，而人品之高下，時事隆污，亦間附焉，不特爲辭句評也。

《宋百家詩存》卷一〇《歸愚集》 天資高邁，博覽諸子百家言，詩文信筆申寫，不加持擇。

盛宣懷《常州先哲遺書本歸愚集跋》 常之世席華腴，置身館閣，文筆爾雅，爲世所推。初以忤秦檜得罪，後又爲言者所劾，遂不復出，志趣亦頗高。

分論

《卜算子》（裊裊水芝紅） 《歷代詞話》卷七引《草窗詞評》：葛立方《卜算子》詞，用十八疊字，妙手無痕，堪與李清照《聲聲慢》并絕千古。本邑學道人，胸中乃有此奇特。《詞綜偶評》：疊字體。通首極清麗。《詞徵》卷

五：葛常之「裊裊水芝紅」，詞句皆疊字，如唐人之宛轉曲。世謂其源出「青青河畔草」一詩，然屈原《九章・悲回風》及《無量壽經》「行行相值」六語，又爲葛詞之祖。

《**清平樂**》（**文章驚世**）《雨村詞話》卷三：葛立方即作《韵語陽秋》者，有《歸愚詞》一卷。《清平樂》句云：「蟾窟澄輝天似洗，折得窅窕丹桂。」「窅窕」二字，見《漢書・安世房中歌》「都荔遂芳，窅窕桂華」。孟康注：「窅出窕入，都良薛荔之香，鼓動桂華也。」

傳記

《**宋詩紀事**》**卷四五**　立方字常之，丹陽人，徙吳興，勝仲之子。紹興八年進士。隆興間，官至吏部侍郎。有《西疇筆耕》、《韵語陽秋》、《歸愚集》。

紀事

葛立方《喜子郊登第》　吾家五世十三人，競擷丹枝撼月輪。慶曆賢科開後裔，隆興儒業繼前塵。泥金帖報家庭喜，燒尾筵開帝里春。從此傳芳應未艾，桂香早已襲天倫。

《**韻語陽秋**》**卷三**　余友人莫之用，其祖戩，嘗以辨舌說賊，脫百人於死，意其後必昌，而之用乃貧不能以自存，天理殆難曉也。余嘗以此格作詩贈之云：「抱犬高眠已云足，更得牛衣有餘煖。起來敗絮擁懸鶉，誰羨龍髯織冰縠。踏翻菜園底用羊，從他春雷吼枯腸。擊鐘烹鼎莫渠愛，小芼自許猴葵香。半世饑寒孔移帶，鼠米占來身漸泰。吉雲神馬日匝三，樗蒲肯作豬奴態？虎頭食肉何足誇，陰德由來報宜奢。丹竈功成無躍兔，玉函方秘緣青蛇。」

又卷一八　郊始留意星曆學，紹興癸酉取解，漕臺問《斗爲帝車賦》，省試復以「日景爲紀，三台色齊」爲詩賦題，其爲甘石之學甚詳。小孫女夜夢郊登樓至十六級而止，筮之爲省闈第十六人之祥，已而果然。余作詩贈之曰，【略】時郊弟郃，王佐榜甲科第七人。

著錄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葛謙問《歸愚集》。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歸愚集》二十卷，吏部侍郎葛立方常之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〇**　《歸愚集》二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葛立方《歸愚集》二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葛侍郎《歸愚集》，一部三冊，闕。

葛諶《正德刊韻語陽秋跋》　公所著《歸愚集》五十卷，《外制集》五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葛立方《歸愚集》二十卷。

毛晉《歸愚詞跋》　所著《西疇筆畊》五十卷，《方輿別志》二十卷，《歸愚集》五十卷，《外制集》五卷，其膾炙人口者莫如《韻語陽秋》二十卷。

王士禎《殘宋本歸愚集跋》　侍郎名立方，謚文定郯之父也。按《國史經籍志》「《歸愚集》二十卷」，此佚其半矣。【略】濟南王士禎書。

顧廣圻《百宋一廛賦》　「詞傳疑於立方。」黃丕烈注：殘本《侍郎葛公歸愚集》，每半葉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所存五至十三，凡九卷。漁洋山人《居易錄》云：「宋葛立方常之《歸愚集》十卷，詩四卷，樂府一卷，騷賦雜文一卷，外制二卷，表啓二卷。」今宋槧無樂府，而予藏汲古毛氏精鈔宋人詞百種中有之，即刻入《六十家》者也，或是傳鈔者取以附益耳。《書錄解題》二十卷，此槧當與之同，但不識樂府在缺卷內否。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版書目**》　《葛歸愚集》，存五之十三卷。

《**郘宋樓藏書志**》**卷八三**　《侍郎葛公歸愚集》十卷，舊鈔本，池北書庫舊藏。宋葛立方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侍郎葛公歸愚集》十卷，舊鈔本。十萬卷樓藏書。

又　《侍郎葛公歸愚集》十卷，舊鈔本，瓶花齋吳氏藏書。

盛宣懷《常州先哲遺書本歸愚集跋》　右《歸愚集》十卷，宋葛立方撰。【略】《江陰志》稱其著《歸愚集》二十卷、《韻語陽秋》二十卷、《外制》五卷、《西疇筆畊》五十卷、《方輿別志》二十卷，今惟《歸愚集》、《韻語陽秋》二書尚存。

然《歸愚集》本二十卷，今所存十卷，據宋本止存九卷，弟四卷、弟五卷、弟六卷、弟七卷均律詩，弟九卷賦騷銘文，弟十卷、弟十一卷均外制，弟十三卷表啓，後人另以詞一卷羼入，作爲十卷。《四庫簡明目錄》有此書，而《總目》則無之，當時不收，恐是館臣誤遺，未必以殘缺見棄。【略】茲據翰林院底本及勞季言校宋本校定上板，又輯《播芳大全》、《臨安志》、《韻語陽秋》爲補遺一卷附益之。光緒丙申五月，武進盛宣懷跋。

《藝風藏書記》卷六 《侍郎葛公歸愚集》十卷，影宋鈔本，存卷五至十三，增入詞一卷，爲十卷，丹鉛精舍藏書。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歸愚集》十卷。宋葛立方撰。四集。四庫著錄係知不足齋鈔本。振綺堂有鈔本。有宋刊本，江南人家有之。

又《續錄》 宋刊殘本，存五至十二凡九卷。十二行二十字，黃蕘圃藏。張氏志有舊鈔本。吳尺凫鈔本。

《滂喜齋藏書記》卷三 宋刻殘本《歸愚集》九卷，一函四冊。

《上海圖書館善本書目》 《侍郎葛公歸愚集》二十卷，宋葛立方撰，宋刻本，【略】清黃丕烈跋，存九卷（五至十三）。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侍郎葛公歸愚集》十卷，宋葛立方撰，清鈔本，繆荃孫錄勞格校跋，四冊。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歸愚詞》一卷，葛立方常之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歸愚詞》一卷。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四集：葛立方《歸愚詞》十七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歸愚詞》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葛立方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歸愚詞》一卷，宋葛立方撰。四集。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 常州先哲遺書本。

徐林《韻語陽秋序》 隆興元年，常之由天官侍郎罷七年矣，於是《韻語陽秋》之書成，貽書謂余叙之，會予以病未暇也。明年常之卒。乾道改元，三月九日，夜夢常之如平生。既寤，愴念疇昔，泫然流涕，乃題其首，而歸其書於其孤。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韻語陽秋》二十卷，葛立方撰。

《宋史》卷二〇〈藝文志九〉 葛立方《韻語陽秋》二十卷。

《百川書志》卷一八 《韻語陽秋》二十卷，宋吏部侍郎丹陽葛立方常之撰。

《國史經籍志》卷五 《韻語陽秋》二十卷，宋葛立方。

《萬卷堂書目》卷四 《韻語陽秋》二十卷，葛立方。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 《韻語陽秋》四本。

《脈望館書目》 《韻語陽秋》四本。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四 《韻語陽秋》四冊十卷，葛立方。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韻語陽秋》二十卷，宋葛立方。

《讀書敏求記》卷四 《韻語陽秋》二十卷，丹陽葛立方常之撰。朱性甫借得此書，宋槧本，邢麗文命工摹寫二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韻語陽秋》二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葛立方撰。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七〈宋版集部〉 《韻語陽秋》一函四冊，宋葛立方撰。【略】書二十卷，前有乾道元年徐林序。【略】泰興季氏藏本。

《結一廬書目》卷四 《韻語陽秋》二十卷，宋葛立方譔，明仿宋刊幷據宋本校。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韻語陽秋》二十卷，正德刊本，王藹士藏書。丹陽葛立方常之。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韻語陽秋》二十卷，宋葛立方撰。明刊本。學海類編本。歷代詩話本。藝圃搜奇本。

又《續錄》 宋乾道二年沈詢刊本。明正德刊本。

《適園藏書志》卷一六 《韻語陽秋》二十卷，明刻本。宋葛立方撰。板刻於乾道中，明正德二年同邑葛諶字允夫重爲刊行，有吳郡都穆序。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四 《韻語陽秋》二十卷，明刊本。宋葛立方撰幷序。【略】乾道間有刻本，是編乃正德二年江陽葛諶重刻，有都穆序。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韻語陽秋》二十卷，宋葛立方撰。明正德刊本。

又《韻語陽秋》二十卷，宋葛立方撰，日本寫本。【略】按：此本從宋刊影出，最爲可珍。此書自明正德本以下多有奪文訛字，得此咸可補正，余曾以學海本校過。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韻語陽秋》二十卷四冊，宋葛立方撰，明正德二年江陰葛諶刊本。《韻語陽秋》二十卷六冊，宋葛立方撰，明刊白口十行本。

唐文若

論述

周麟之《唐文若除起居郎王剛中除起居舍人制》以爾文若學贍而詞蔚，足以先人；以爾剛中行峻而才清，嘗與前列。或於石渠有博覽之譽，或於蓬觀有佐撰之勤。肆茲同陞，載筆入侍。惟守官以據正，惟臨陛以盡恭。朕於此除，觀汝遠器。

傳記

《宋史》卷三八八《唐文若傳》唐文若字立夫，眉山人，父庚。【略】文若少英邁不群，爲文豪健。登進士第，分教潼川府。給事中勾濤薦自代，詔赴行在所，既至而勾濤出，不得見。文若奏書闕下，【略】書奏，翌日召對便殿，高宗大悅，特旨改合入官，通判洋州。洋西鄉縣產茶，亘陵谷八百餘里，山窮險，賦不盡括。使者韓球將增賦以市寵，園戶避苛斂轉徙，饑饉相藉，文若力爭之，賦迄不增。再通判遂寧府。會大水，民多漂死，文若至城上，【略】築長堤以捍水勢，自是無水患。秦檜死，上訪蜀士於魏良臣，以文若對。二十六年，以光祿丞召，改秘書郎，爲《文思箴》以獻。其略曰：「於赫我皇，兵既休矣。兵休如何？莫若治兵。居安思危，邦乃攸寧。爰整其旅，文王以興。載舞干羽，舜仁用成。向戌弭兵，《春秋》所懲。蕭俛去兵，禍亂乃萌。師則多矣，軍則強矣。縱弛不繩，猶曰無人。兵非以殘，以兵休兵。」凡千五百餘言。自檜主和，朝論諱言兵，故文若以此風焉。遷起居郎，勸上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上深納之。將命以掌制，時有爲宣和執政請恩，爲司諫凌哲所彈，文若喜其直，作《禾黍》詩以美之，侍御史周方崇以爲譏己，劾文若狂誕，出知邵州。上屢爲近臣言唐文若無罪，可改近郡。知饒州，興學宮，減田租奇耗二萬石。【略】加直敷文閣，移知溫州。三十一年，召爲宗正少卿。金人犯邊，文若求對，首建大臣節制江上之議，上諭大臣以文若與虞允文、杜莘老、馬驌才皆可用，復除起居郎。時諸將北出，捷書日聞，上下有狃志，獨文若憂之，圖上元嘉北伐故事。【略】乘輿幸江表，以起居郎兼給事中，直學士院，同群司居守。駕還，遷中書舍人。【略】孝宗嗣位，張浚以右府都督江淮軍事，文若時以疾請外，除敷文閣待制，知漢州，尋改都督府參贊軍事。浚使行邊按守備，多所罷行者。未還，除知鼎州，改江州。【略】（明年）解嚴，和糴大起，郡之數八萬，文若以民勞，堅請得減什三。旋請祠，章三上未報。乾道元年卒，年六十，贈左通奉大夫。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唐文若《遯菴文集》三十卷。

藝文

張栻《祭唐待制立夫》惟公清夷粹溫，抗志千古。文辭森嚴，穆我王度。獻納雍容，有感無忤。遇民如兒，伊教匪怒。及臨事會，不改平素。人方忽忽，己獨有裕。嗚呼，唯公之賢，世或知之，而鮮克窺其微，蓋據梧隱几，獨得忘言之妙。故飢食渴飲，俱不乎外天機。沒無怛化，則亦其宜。先君與公，道義之交，豈獨賓客之敬？藐然孤生，早辱過聽。推其所懷，予公莫隱。方抱鉅痛，公復云亡。東望鄱水，有涕淋浪。免喪之初，念篤先友。敢遺蕪詞，侑此巵酒。

胡清

《中吳紀聞》卷五 崑山翠微之上，有亭曰壓雲軒。邑士胡清嘗賦詩云：「誰建危亭壓翠微，畫簷直與莫雲齊。有時一片巖隈起，帶與老僧山下歸。」軒旁有小柏數根，又賦詩云：「栽傍巖隈未足看，謂言斤斧莫無端。它時直入掄材手，不獨青青保歲寒。」後有一文人作浙漕，因到山中，見之大喜，尋訪其人，厚禮以待之。既憐其貧，遂給官田，胡由此致富。

陳長方

論述

唐璟《唯室集序》 亡友陳齊之，初從師友學，則有眞得，不事虛名，潛心古道。其讀經則有《春秋私記》，讀史則有《班范史論》。深造自得，發基其關鍵，直睹堂奧，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不幸早歿，故見於行事者，泰山之一毫芒，此善類所以深嗟而痛悼之也。雖其平生應用之文亦不苟出，率多有德之言，凡有所作，又爲人持去，所存者寡。【略】雖然，此非其言之至也，後之人能讀其書，逆其意，以知其言，則此亦不啻足矣，又奚以多爲貴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唯室集》四卷、附錄一卷。【略】長方父侁，與游酢、楊時、鄒浩、陳瓘等游，故長方之學以程氏爲宗。《朱子語錄》於同時學者多舉其字，惟於長方則稱曰唯室先生，蓋頗引以爲重也。馮時可《雨航雜錄》謂宋儒論人，喜核而務深，長方亦不免於是。然如謂劉先主滅劉璋取蜀爲行不義，殺不辜，故不能有天下；謂張九齡與李林甫同輔政，不能發其姦而去之，以致天寶之亂。雖核以事勢，均未必盡然，要其理則不爲不正。至於紹興六年應詔劄子，諄諄以嚴師律、備長江、講漕運爲急，又因朝廷罷趙鼎任張浚，作《里醫》一篇，以爲國家起錮疾，必固元氣，補當持重，攻當相機。蓋其意不主於和，亦不主於遽戰。富平、淮西、符離三敗，躁妄僨事，若預睹之，固與迂闊者異矣。

《青詞》 《野客叢書》卷九：唯室先生作追薦弟青詞，有曰：「氣分父母，孰知兄弟之親；痛切肺肝，無甚死生之隔。」人以此句爲切當於理。僕觀白樂天《祭弟文》有云：「親莫愛於弟兄，別莫痛於死生。」唯室此言，蓋樂天意耳。

傳記

胡百能《陳唯室先生行狀》 公諱長方，字齊之。【略】十有四歲而孤，【略】公奉母來客於吳，貲產付之仲父，一切不問，與弟同之杜門安貧，刻意問學。聞著作王先生昔嘗聞道于程氏之門，遂以先豫章之訓爲請。先生知其器可大受，默無所告，遇咨叩輒峻詞不假，公夙夜憤悱，求于六經，體之驗之，不敢少釋。【略】兵部江公子我聞公令名，一日得所爲文，曰：「此子他日當與東坡抗衡。」因貽書公曰：「文章議論前輩未到，足下性識超邁，學之所造，便自高明。公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而興者也。」【略】年三十一，凡三上春官。紹興戊午擢進士第，調太平州蕪湖尉。【略】用薦者關陞從政郎，授江陰軍學教授。【略】未行，以疾終，享年四十有一。【略】紹興六年冬，朝廷罷趙公鼎，用張公浚，公作《里醫》一篇以諷侍郎劉公，無慮數百言，君子以公言爲至當。公於經史無不讀，家貧不能置書，假借手鈔，幾數千卷。有文集十四卷、《春秋私記》三十二篇、《尚書講義》五卷、《兩漢論》十卷、《步里談錄》二卷、《辨道論》一卷。

紀事

《中吳紀聞》卷五 唯室先生，姓陳氏，諱長方，字齊之。其先本長樂人。

父佽，字復之，擢進士第。娶林氏大卿旦之女，大雲翁宓之妹。與陳了翁交從甚密。了翁謫廉州，佽以書賀之，至千餘言，由此得罪。又嘗從游定夫學，深得治氣養心行己接物之道，故其子亦爲道學之士。唯室因外家居于步里，終日閉戶研窮經史。著書名《步里客談》，又有《漢唐論》，俱行於世。其弟少方，字同之，亦端慧不羣。號「二陳」。

著錄

唐琢《唯室集序》　亡友陳齊之，初從師友學，則有眞得，不事虛名，潛心古道。【略】雖其平生應用之文亦不苟出，率多有德之言，凡有所作，又爲人持去，所存者寡。及其孤哀而集之，僅得二百篇而已。將鋟木以廣其傳，予故爲序之。【略】乾道戊子十一月望日，魯國唐琢謹序。

《文淵閣書目》卷九　陳齊之《唯室文集》，一部三冊，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陳長方《唯室集》十四卷。

《内閣藏書目録》卷三　《唯室先生文集》三冊，全。宋陳長方著，凡十四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唯室先生文集》十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唯室集》四卷、附録一卷，永樂大典本，宋陳長方撰。【略】是集詩文散入《永樂大典》各韻下。據胡百能《行狀》，原本凡十四卷，又唐琢原序稱其家所刊凡二百篇。今掇拾殘闕，僅得文五十五首，詩三十九首，勒爲四卷，而以他人所作銘狀記序附録於後，以備稽考。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九　《唯室集》四卷附録一卷，舊鈔本。宋陳長方撰。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唯室集》五卷一冊，宋陳長方撰，清乾隆間四庫館初寫本，墨校。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唯室先生《步里客談》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一　《步里客談》二卷，永樂大典本。宋陳長方撰。【略】此書《宋志》作一卷，與胡伯能狀不合，蓋傳寫之誤。今散見《永樂大典》者，裒而輯之，尚得五十八條，謹以類排纂，從胡伯能所記，仍釐爲二卷。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卷一四　《步里客談》二卷，宋陳長方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録出。墨海金壺本。　守山閣刊本。

藝文

唐琢《陳唯室埋銘》　稟既異，充之至學，行卓然，出乎類位。不究道則富，歸藏于斯，安且固。嗚呼，有宋君子陳君齊之之墓。

洪興祖《祭陳唯室文》　嗚呼齊之，力學究微。材足以發其所學，言足以行其所知。自視古人，闊略等夷。強禦弗畏，小官弗卑。湖陰一尉，牛刀割鷄，貪夫爲之革面，偷兒莫敢潛窺。志達則已，不露圭角。揭來震澤，養氣待時。扁舟過我，麈尾相揮。老馬伏櫪，知我者希。君氣如虹，挑戰出奇。論議慷慨，遠到不疑。我適臨安，君病在兹。云何不淑，而至于斯。堂有壽母，室有孤嫠。松楸云遠，歸葬未期。撫棺一慟，涕泗交頤。嗚呼，自古皆有死，顔冉其如台。吾子平日，自謂達性命之理，故應神明超軼，而無所絆羈。聊陳薄奠，以寫我悲。

張九成《祭陳唯室文》　嗚呼，道之不明也久矣。言是道者雖多，而躬行者十不見其一二也；行是道者雖多，而知之者百不見其一二也。昔余遠竄，履艱難，飽憂患，炯然若有知也。萬里歸來，莫與對談，尚有望于吾友也。吾友乃遽至於此。嗚呼悲哉！死生常理，亦奚足悲？獨恨斯世之莫余知也。此余之所以悲也。有酒在尊，有肉在俎，庶吾友之或臨也。

方翥

論述

林希逸《次雲方先生詩集序》　網山先生嘗曰：「在昔乾、淳，莆之人物

最盛，其間數大老，若文節、次雲、景韋、漁仲，皆千古人物。」今艾軒以集行，夾漈《通志》、東溪《藝圃》久傳于世，可以讀其書而知其人。獨麟臺方公既歿，其後浸微，平生著述，片紙不存。其可傳者，惟古律詩兩卷，亦復沉沒不顯，姓氏僅見于艾軒銘。是豈非可重慨惜也耶。公嘗自言：「吾文如雨，沛然而作，則奔注百川，瀰滿萬壑。常時一滴無之，蓄之渟泓，發之閎肆。」其抱負果何如哉？聞公初給札時，吏白策題例先得，公揮手叱之，翰長聞而不樂，遂取三國六朝兵爭險要，錯綜其問以困之。公入擒文，一覽而笑，雍容奮筆，終篇萬餘言，南北數百年攻守得失，如指諸掌，何愧于歐、蘇哉。是所謂沛然如雨者也。使其全稿幸傳，豈在古人之下？乃若其詩，則或長或短，可興可觀，是謂學問之鼓吹也。其飄灑即謫仙，其渾重即子美，得遺音于見《風》、《雅》，寄逸思于《莊》、《騷》，雖元白郊島，亦當北面，餘子何數焉。

傳記

《南宋館閣錄》卷八　方翥字次雲，莆田人，黃公度榜同進士出身，治詩賦。〔紹興〕三十二年十月除〔秘書省正字〕，隆興元年六月罷。

《宋史翼》卷二一　方翥字次雲，福建莆田人。六歲而孤，多所通解，書一過目即貫通，下筆有奇軼語。從兄略造萬卷樓，儲書千二百笥，語翥曰：「次雲才性，不出戶十年，可移吾書入肝膈矣。」翥登紹興八年進士，調閩清縣尉。到官未一載，歸而闔戶盡讀略所藏書。凡三十年無干進意，有司以聞，得旨召對，除祕書省正字。方給札，時院吏先送策題，翥卻之曰：「何待我之淺也。」發策者遂以三國六朝形勢戰守爲問，廋辭僻事，若傲以所不知者。翥一揮六千字，條列縷析，如響答聲，凡陳壽、王隱、孫盛、習鑿齒、沈約、魏收諸書所載，無毫粟漏失，閱卷官讀之大驚。甫九月，以風聞論事聽外補，卒於家。翥爲學不株守章句，悠然有得。性雖高亢，而能虛己以下人。初與同郡林光朝、鄭樵善，約光朝借樵新書讀之。客錢塘時，光朝語及嵇康、阮籍、李白、石曼卿之爲人，欣然慨慕，翥曰：「此數人來孔門，恐一日著腳不得。今有一等人物，可同出於舞雩之下，則翥也惟恐後矣。」光朝愧悟，自是益敬重翥，兄事之。翥與鹽官施廷先居最久，廷先者將樂楊時再傳弟子也，故翥所學有淵源。建陽朱子道莆，與翥相見，嘉其說理精細，退而思之，至忘寢食。其爲名儒推服如此。

紀事

《鶴林玉露》乙編卷六　其年第五人方翥，興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冀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唱名日，特命加一資。

《宋稗類鈔》卷五　莆田方翥試南宮，第三場欲出納卷，有物礙其足，視之則一卷子，止有前二篇，其文亦通暢，不解何以不終卷而棄於地也。翥筆端俊甚，以其緒餘足成之，併攜出中門，投之幕中。一時不暇記其姓名。翥既中第，亦不復省問。他年翥爲館職，偶論試闈異事間及之，有同年在坐默不一語。翼日具冠裳造方，自叙本末，言：「試日疾不能支吾，扶曳而出，試卷莫記所在，已絕望矣。一旦榜出，乃在選中，恍然疑姓名之偶同，幸未嘗與人言，亟入京物色之，良是，借眞卷觀之，儼然有續成者，竟莫測所以。今日乃知出君之筆，君吾恩人也。」方笑謝而已。

李石

論述

綜論

李石《答龍學千紀瑞雪書》　且石自以爲文者有歲矣，卯角篤好，皆根本六經中來：《詩》、《書》求其聲氣，《禮》、《樂》求其制度，《春秋》求其嚴，《易》求其深。

又《上周內翰書》 石幼以學念書，舉童子，日誦數千言，既讀之則求其義，因是而習爲文，以求其工，如是二十年。既讀書，又屬文，則因窮理盡性而以入道，如是又三十餘年。

又《自贊》 老君諸孫，西佛東丘。神巫好看莫錯眼，漲天之波一方舟。黑風鼓海，白波漲天。鯨乎舟乎，六爻鐵編。日高睡眠，幸此堯舜之年。氣以守神，心以運目，默以掩口，靜以止足。不竿而漁，不繩而牧。自放於無涯之津，如不繫之舟。人或謂之曰僕。

周必大《與李知幾運使石書》 今夏伏領去冬所惠書，陳義崢嶸，垂意繾綣，仍錄近詩十篇爲寄，大抵因事有作，無一語虛發，名效樂天，實啓少陵之關鍵，感激歎服，執卷不能釋手。

陳造《題方舟集》 蜀之文風自文翁始，本朝東坡先生起于峨眉，文章節氣照映今古。坡其文翁後身耶？蜀人社稷文翁，而天下師尊東坡，蓋無時而已也。南渡之後，二李先生以奧學奇文名天下。予來房州，制置袁公以《方舟集》見寄，始得盥誦熟閱之，如拱侍文翁而承坡仙謦欬，而瞠乎揮掃時。偉矣盛哉！坡仙一代名師，而當路欲殺之，方舟亦起輒顛頓，不大施以死。天之於二公，徒予之名德，而靳諸榮利，何歟？豈斯文與富貴同意，未易彼此輕重，而不可兼取之乎？二公同時之人，熏灼目前而寂寥身後，或者差道之，則天之意重此輕彼，決也。儒者觀吾言可無沈嘆。

《詞品》卷四 李石，字知幾，號方舟，蜀之井研人。文章盛傳，有《續博物志》。詞亦風致。草堂選「煙柳疏疏人悄悄」，其夏夜詞也。贈官妓詞，有「暖玉倚香愁黛翠，勸人須要人先醉。問道明朝行也未。猶自記，燈前背立偷垂淚。」好事者或改「偷」爲「佯」。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方舟集》二十四卷。【略】石亦學問氣節之士，《資州志》又稱其好學能屬文，少從蘇符尚書游，而集中亦有爲蘇嶠所作《蘇文忠集御序跋》，知其文字淵源出於蘇氏，故所作以閎肆見長，雖間失之險僻，而大致自爲古雅。諸體詩縱橫跌宕，亦與眉山門徑爲近也。

分論

《臨江仙》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明月忽來，欲睡不睡，了卻一夜幽景。「待不來來不去」，見庭月，鄭重。《詞綜偶評》：（上闋）數語較勝。無名氏《踏莎行》詞，所謂有景有情有味也。（一方明月中庭）用劉禹錫詩。（扇子撲流螢）用杜牧之詩。

傳記

李石《自叙》 方舟子者，石隱名也，李姓，知幾其字也。方舟子九歲舉童子。幼逮老不一日不讀書，病患寒暑不易。或稍廢，日補之。第進士乙科，成都戶掾，被召官太學，循遷博士。執政薦其文似黃庭堅而秀潤過之，上皇曰：「朕知之，是讀書至夜分者。」以多士鼓倡，從之，自試院論罷，執政導意欲留官近州，答以「虎死不卧」，負琴書徑登舟還蜀。太學之士數百扶送，爭曰：「陽城去國矣。」除成都學官，左右生至千二百員。諸司增給學廩，西邊二三大將相與義助。倅彭州，知黎州，蕃蠻曰：「是天子學官來乎，眼色不可犯。」再被召，官都官，權仇者每見泚然面顏，好言如飴，而險穽乘之，果再論罷。知合州，又罷，知眉州，歲餘仍被旨召還，以母老懇辭，就除西漕。又論罷，家居七年，艱貞彌厲。會吾兒開喪亡，一慟曰：「天乎，吾豈私吾子乎？」開好學，能爲古文，長於《楚詞》。訃聞，生徒所至慟哭之，老夫追綫，每每涕淚薰炷，無他度日。作《世系手記》三卷一百篇者，如漢人《百兩篇》之義，出入六經，網羅百氏學，以《易》、《春秋》爲本，【略】先是，入官太學，胥問經業，曰《易》、《春秋》，矍然又問，答如初，諸生曰：「吾負笈十五年，今得師矣。」嗚呼，使吾生果窮槁死田畝，亦復不恨，俾尚有立於世，宋魋魯倉今猶古也。天乎，人乎？後之君子，吾有藉口者，乃爲詩曰：惟吾之學，世先大夫。大夫之隱，邃於詩書。手抄經說，如哺小雛。雛飽而嬉，趨師於隅。其長維舟，舟衆羽翼。誰弟誰兄，雁行其習。次參軍君，孝弟以質。次鄴茲君，有文甚力。小者谷弟，稗鳴嶷嶷。惟鄴茲君，其學多通。大夫曰汝，維舟睦從。先秦古文，述其服膺。不蹈陳言，惟經是承。扣牛永歌，豈不律呂。流爲狎說，嘔噦糞土。人兄我師，十九踵武。有誤孔艱，以文覓舉。雕冰鋸雪，有損無補。舟顧曰巢，歆向同異。《春秋》一經，父父子子。向出《公》、《穀》，歆出《左氏》。同爲尊經，異不殊軌。人廢我興，睽車載鬼。衆目何疑，從其師傳。舟誦所聞，元祐諸公。歐陽盟寒，蘇黃晁張。一

齊衆楚，捨我誰憑？孔孟以降，不顓則韓。聖訓可稽，攻乎異端。窶窶岷岷，忍揮我門。小舟一兒，自善一家。愛汝助予，《易》與《春秋》。倣予以馳，派別江西。有徒執經，斤斤其儀。小舟不幸，夭死莫追。雲巢小舟，道不喪時。衆子及孫，藩其閉閎。籯書未貧，詔我後人。

《宋史翼》卷二八 李石字知幾，資州人，進士高第。蜀人稱爲方舟先生。紹興末，以趙逵薦任太學博士。太學生芝草，學官方賀，石獨以爲兵兆，坐斥爲成都學官。就學者如雲，閩越之士萬里而來，刻石題諸生名，幾及千人。蜀學之盛，古今鮮儷。累官知黎州。乾道中召爲都官，爲言者論罷。趙雄其鄉人也，驟貴，石以晚輩視之，不與通書。久之，起守眉州，除成都路轉運判官，十日而罷。趙雄秉政，石遂不復出。及王淮爲相，與石有學官之舊，自書近詩數十以寄，筆勢傾欹，殆不可辨。淮憐之，方議除官，而石卒。石好學能屬文，少從蘇符游，其淵源出於蘇氏，詩文皆以閎肆跌宕見長。著有《方舟集》五十卷、《後集》十卷，今存十二卷。

紀事

《老學庵筆記》卷二 李知幾少時祈夢于梓潼神。是夕夢至成都天寧觀，有道士指織女支機石曰：「以是爲名字則及第矣。」李遂改名石，字知幾。是舉過省。

《蜀中名勝記》卷五 有勾氏者，隱于盤溪。【略】按盤溪主人勾友于，字信卿。李石記曰：「有樓以藏書，堂以教子，臺以賦詩，榭以置酒。自誓曰：『俗子污我不我門，凡士門我不我室。青風肅戶，明月贊席。抱琴之童，挾卷之士，照映几杖之側，徜徉筆硯之間。』」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方舟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資陽李石知幾撰。

《文淵閣書目》卷九 李知幾《方舟集》，一部四冊，全。

《蜀中廣記》卷九九 李石《方(州)〔舟〕集》五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石《方舟集》五十卷，又《後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方舟集》二十四卷，永樂大典本，宋李石撰。【略】《宋史》不爲石立傳，其集亦不見於《藝文志》，惟《書錄解題》載《方舟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自明以來，絕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採掇編次，猶可得十之六七。【略】謹以類排比，編爲詩五卷、詞一卷、文十二卷。又浙江採進遺書中有石所撰《易十例略》、《互體例》、《象統》、《左氏卦例》、《詩如例》、《左氏君子例》、《聖語例》、《詩補遺》諸篇，皆題門人劉伯龍編，而帙首一行乃標曰《方舟先生集》。勘驗《永樂大典》所錄，經說諸篇與浙江本無異，而其前冠以《方舟集》，字亦與浙江本同。蓋本附入集中，後全集散亡，僅存此經說。今仍別爲六卷，附之於後，以還其舊焉。

晁公遡

論述

師璿《嵩山集序》 嵩山先生晁公負絕人之資，出於海內文章家，憑厚而積深，發之於文，雄深雅健，鉅麗俊傑，以是擅名聲於時久矣。今雖爲部使者，秉權任之重，猶日論著數千百言。凡屬乎文藝，不問何等，下筆輒妙天下，而皆與古作者合。嗚呼，天下之文至於公，可謂大備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嵩山居士集》五十四卷。【略】王士禎《居易錄》謂其詩在無咎、叔用之下，蓋其體格稍卑，無復前人筆力，固由一時風會使然。而揮灑自如，亦尚能不受羈束。至其文章，勁氣直達，頗有崒崎歷落之致，以視《景迂》、《鷄肋》諸集，猶爲不失典型焉。

《夢曉樓隨筆》 宋刻晁公遡子西《嵩山集》五十四卷。公遡，公武子止弟也。古賦一卷，《神女廟賦》最奇麗。詩在叔用，無咎之下，間有警句。如「人生

漢南樹，風物劍西州」，「二年風物倉庚報，萬里鄉心杜宇知」，「萬里艱難炊劍首，十年流俗夢刀頭」。又「秋江水清不勝綠，還與漢江顏色同。望中白鳥忽飛去，落日丹楓相映紅。」（《秋江》）「折得寒香日暮歸，銅瓶添水養橫枝。書窗一夜月初滿，卻似小溪清淺時。」（《詠瓶中梅》）「征衣消盡洛陽塵，泣向東風拭淚痕。不及青春歸有信，一年一到樂游園。」（《感事》）「不見眾思闕，于今已十春。素衣不忍棄，爲有洛陽塵。」（《有感》）皆佳。集中多與師伯渾倡和之作。渾蜀人，見《陸務觀集》。

傳記

《**宋詩紀事**》**卷四八**　公遡字子西，公武之弟。有《嵩山集》。

《**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三**　晁公遡，累官迪功郎、梁山縣尉、施州通判、涪州軍事判官。乾道二年知眉州。終于提點刑獄。

著錄

師瓘《嵩山集序》　吾家傳甫從公游，間掇拾其詩文，凡一千餘篇。以世之學者爭欲得公所作讀之，而恨見之未博也，於是鋟之板以傳焉。傳甫以書抵瓘曰：「子於公爲門下士，宜爲序其首。」顧瓘窾啓，何足以與於斯文？嘗窺公所謂《抱經堂藁》者，以甲乙分第，汗牛馬而充棟宇，傳甫之所得，殆筅中之豹，然已足蓋一世矣。

《**文淵閣書目**》**卷九**　晁子西《嵩山集》，一部四冊，殘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晁子西《嵩山集》四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嵩山居士文集》五十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晁公遡撰。【略】此集刻於乾道四年，蓋皆眉州以前所作。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新刻嵩山居士文全集》五十四卷，舊鈔本。題「晁公遡子西」，凡詩十四卷、文四十卷。【略】舊爲千頃堂藏書。

《**藝風藏書記**》**卷六**　《嵩山集》二十卷，舊鈔本，後有宋乾道丁亥孫晁子健記兩段，是源出宋本之證。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新刊嵩山居士文集》五十四卷，宋晁公遡撰，清鈔本，四冊。

陳巖肖

論述

洪适《陳巖肖禮部員外郎制》　太上皇帝取祖宗詞學之科，新其名，更其制，始許公卿大夫之世與登進士第者角其藝而選之。爾褒然爲任子倡，坎壈不振，人咸歎焉。再入郎闈，處非其地。南宮掌翰，僉曰汝宜。往修厥官，以陟華近。

傳記

《**南宋館閣錄**》**卷七**　陳巖肖字子象，東陽人。紹興八年博學宏詞同進士出身。〔乾道〕元年六月除〔秘書少監〕。二年五月爲權工部侍郎。

《**金華先民傳**》**卷四**　〔陳德固〕子巖肖，字子象，以任子中戊午詞科，仕至兵部侍郎。所著有《庚溪詩話》二卷。

著錄

《**近古堂書目**》**卷下**　《庚溪詩話》。

《**百川書志**》**卷一八**　《庚溪詩話》一卷。宋西郊野叟述。

《**脈望館書目**》　《庚溪詩話》一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九　《庚溪詩話》二卷。宋陳巖肖。

《菰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八　《庚溪詩話》二卷，宋刊本，西郊野叟述。

曾覿

論述

綜論

周必大《曾覿除少保改鎮充醴泉觀使加食邑食實封制》　曾覿性涵溫厚，識蘊通明。辭章焜燿於一時，議論馳驅於千載。事予潛邸，夙罄於勤勞；際我昌期，居多於忠益。處燕閒而自適，履富貴而能謙。歲月屢遷，眷知彌異。朕歷覽興王之代，率優附翼之臣。誓紀帶河，沛邑盡封侯之俊；詩歌《伐木》，周邦多歸厚之民。若時鮑背之賢，可後龍光之渥？是用升華孤棘，新亞保之威儀；分鎮葭萌，換元戎之節制。易使名於眞館，衍封食於上畿。袞繡有光，絲綸甚寵。

崔敦詩《賜武泰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曾覿辭免除少保寧武軍節度使加食邑食實封不允詔》　卿受才清明，秉誼醇壹。皦然耆艾，際此亨嘉。蹈履冲規，嚮用全福，朕之所優遇。乃茲換節名藩，進位亞保，將使遠近聞風，知朕篤於故舊，有加無已。庶幾民德歸厚，無愧周家之盛，何以辭焉？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海野詞》一卷。〔曾覿〕孝宗潛邸人，怙寵依勢，世號「曾龍」者也。龍名大淵。

毛晉《海野詞跋》　純甫與龍大淵同爲建王內知客，孝宗以二人皆潛邸舊人，觴詠唱酬，字而不名。怙寵恃勢，純甫尤甚，故陳俊卿、虞允文輩交章逐之。然文藻頗有可觀，如過京師望叢臺諸作，語多感慨，令人有麥秀黍離之悲。與張掄不時賦詞進御，賞賚甚渥。至進月詞，一夕西興共聞天樂，豈天神亦不以人廢言耶？湖南毛晉識。

《藝苑卮言》　南宋如曾覿、張掄輩應別之作，志在鋪張，故多雄麗。

《詞品》卷四　曾覿字純甫，東都故老，見汴都之盛，故詞多感慨，《金人捧露盤》是也。《採桑子》云：「花裏游蜂，宿粉棲香錦綉中。」爲當時傳歌。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花庵詞客曰：曾海野，東都故老，及見中興之盛者。嘗侍宴上苑，應制進《阮郎歸》詠燕、《柳梢青》詠柳，一時推重。其奉使舊京作《上西平》，重到臨安作《感皇恩》，感慨淋漓，甚得大體，人所不及也。淳熙中詠月云：「金甌千古無缺。」高宗喜，謂從來未有道之者。有《海野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海野詞》一卷。【略】黃昇《花菴詞選》謂其語多感慨，凄然有黍離之悲，雖與龍大淵朋比作姦，名列《宋史・佞倖傳》中，爲談藝者所不齒，而才華富艷，實有可觀。

《雨村詞話》卷三　曾純甫覿與龍大淵同爲孝宗潛邸知客舊人，觴詠唱酬，字而不名，怙寵恃勢，純甫尤甚，故陳俊卿、虞允文交章逐之。然文藻有可觀，如京師《望叢臺》諸作，語多感慨，令人生麥秀黍離之感。與張掄不時進御，賞賚甚渥。至進月詞《壺中天慢》，上皇大喜曰：「從來月詞，不曾用金甌事，可謂新奇。」賜金束帶，紫番羅，水晶盌。上亦賜寶盞，至一更五點還宮，是夕西興共聞天樂，豈天神亦不以人廢言乎。

《白雨齋詞話》卷六　黍離麥秀之悲，暗說則深，明說則淺。曾純甫詞（黃叔暘云：純甫東都故老，詞多感慨。如《金人捧露盤》、《憶秦娥》等曲，凄然有黍離之感），如「雕闌玉砌，空餘三十六離宮」，又云「繁華一瞬，不堪思憶」，又云「叢臺歌舞無消息，金樽玉管空陳迹」。詞極感慨，但說得太顯，終病淺薄。碧山詠物諸篇，所以不可及。

分論

《金人捧露盤》（記神京繁華地）　《草堂詩餘》正集卷二沈際飛評：上段繁華，下段寂寞，句句對針。　公東都故老，及見中興之盛者，故詞多感慨。

《詞綜偶評》：詞多感慨，惜其人無足稱。　《蒿庵論詞》：曾純甫賦進御月詞，其自記云：「是夜西興，亦聞天樂。」子晉遂謂天神亦不以人廢言。不知宋

人每好自神其說，白石道人尚欲以巢湖風駛，歸功於平調《滿江紅》，於海野何譏焉。《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純甫爲東都故老，及見當年之盛，後奉使過京師作此詞，凄然有「黍離」之悲焉。

《阮郎歸》《柳陰庭館占風光》《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憐香惜艷，燕大不俗，落花都上燕巢泥，根由在此。「歸」與「去」互照。《蓼園詞評》：《絕妙詞選》云：上苑初夏，公侍宴池上，有雙飛新燕掠水而去，得旨賦之。按末二句，大有寄托忠愛之心，婉然可想。

《朝中措》《花近清明》《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中分一「場」字，歡多愁益不少。

《憶秦娥》《風蕭瑟》《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亦有感慨。《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詞格老氣清，有唐人風範。論者謂與《金人捧露盤》一調，皆凄然有宗國之思。

《柳梢青》《排遍紅勺》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上卷：淳熙中，張材甫應制詞云：「柳色初濃，餘寒如水，秋雨如塵。」復命曾海野和，詞云：「桃靨紅勻，梨腮粉薄，鴛徑無塵。」《詞品》曰：「句句叶而起句不叶，則亦未知詞者矣。」夫《柳梢青》起句不用韻者間有，既在應制聯賡之作，是亦可通融者，極言其未知詞也，過矣。

《念奴嬌》《群花漸老》《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詠花，梨、杏得淡月、新晴爲之裝點，而標格益顯，詠梨、杏各得其當。「半開深院」六字，眞善賞花者。下闋詠花而兼懷人，花與人合寫。結句筆情綿麗。

《感皇恩》《依舊惜春心》《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殆放逐後重返都門而作。調依《感皇恩》，追懷知遇，感慨繫之矣。

傳記

《宋史》卷四七〇《曾覿傳》　曾覿字純甫，其先汴人也。用父任補官。紹興三十年，以寄班祗候與龍大淵同爲建王內知客。孝宗受禪，大淵自左武大夫除樞密副都承旨，而覿自武翼郎除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諫議大夫劉度入對，首言二人潛邸舊人，待之不可無節度，又因進故事，論京房、石顯事，大淵遂除知閤門事，而覿除權知閤門事。【略】殿中侍御史胡沂亦論二人市權，既而給舍金安節、周必大再封還錄黃。時張燾新拜參政，亦欲以大淵、覿決去就，力言之，帝不納。【略】未幾，卒以大淵爲宜州觀察使、知閤門事，覿，文州刺史、權知閤門。皆兼皇城司。不數月間，除命四變。【略】群臣既以言二人得罪去，侍御史周操章十五上，不報。自是覿與大淵勢張甚，士大夫之寡耻者潛附麗之。【略】江浙大水，詔侍從、臺諫陳闕政。【略】〔龔〕茂良時爲監察御史，亦言：「水至陰，其占爲女寵，爲嬖佞，爲小人，蓋專指左右近習也。」帝諭以二人皆潛邸舊人，非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諍，杜門不出，不預外事，宜退而訪問。【略】遷大淵爲江東總管，覿淮西副總管，中外快之。尋改大淵浙東，覿福建。【略】既而覿垂滿，〔陳〕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臺諫上疏論之，不報。【略】會汪大猷爲賀金正旦使，俾覿副之。比還，遷一秩，而竟申浙東之命，且戒閤門吏趣朝辭，覿由是怏怏而去。六年夏，俊卿罷政，十月覿以京祠召。七年，立皇太子，覿以伴讀勞，升承宣使。【略】淳熙元年，除開府儀同三司。四年，覿欲以文資官其子孫，帝遣中使至省中具使相奏補法，龔茂良時以參政行丞相事，遽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法繳進，覿大怒。【略】戶部員外郎謝廓然忽賜出身，除侍御史，廓然首論茂良，以資政殿學士知鎮江，章再上，鐫罷，言之不已，貶英州。皆覿所使也。【略】六年二月，帝幸佑聖觀，召宰臣史浩及覿同賜酒。是歲加覿少保、醴泉觀使。【略】覿用事二十年，權震中外，至於譖逐大臣，貶死嶺外。自是寖覺其姦，嘗謂左右曰：「曾覿誤我不少。」遂稍疏覿。覿憂恚，疽發于背。七年三月，侍帝宴于翠寒堂，退爲記以進。十二月卒。於是凡前論覿得罪者皆錄贈。

紀事

《武林舊事》卷七　淳熙九年八月十五日，駕過德壽宮起居，太上留坐至樂堂，進早膳畢，命小內侍進彩竿垂釣。上皇曰：「今日中秋，天氣甚清，夜間必有好月色，可少留看月了去。」上恭領聖旨，索車兒同過射廳射弓，觀御馬院使臣打毬，進市食，看水傀儡。晚宴香遠堂，【略】待月初上，簫韶齊舉，縹緲相應，如在霄漢。既入座，樂少止。太上召小劉貴妃獨吹白玉笙《霓裳》中序，

上自起，執玉杯，奉兩殿酒，並以彙金嵌寶注椀杯槃等賜貴妃。侍宴官開府曾覿恭上《壺中天慢》一首，上皇曰：「從來月詞不曾用金甌事，可謂新奇。」賜金束帶、紫番羅、水晶注椀一副。上亦賜寶盞古香。至一更五點還內。是夜隔江西興，亦聞天樂之聲。

又　乾道三年三月初十日，南內遣閤長至德壽宮奏知，連日天氣甚好，欲一二日間恭邀車駕，幸聚景園看花，出自聖意，選定一日。太上云：「傳話官家，備見聖孝，但頻頻出去，不惟費用，又且勞動多少人。本宮後園亦有幾株好花，不若來日請官家過來閒看。」遂遣提舉官同到南內奏過，遵依訖。次日，進早膳後，車駕與皇后太子過宮。起居二殿訖，先至瑧錦亭進茶，宣召吳郡王曾兩府已下六員侍宴，同至後苑看花。【略】就登御舟，繞堤閒遊。亦有小舟數十隻，供應雜藝嘌唱，鼓板蔬果，與湖中一般。太上倚闌閒看，適有雙燕掠水飛過，傳旨，令曾覿賦之，遂進《阮郎歸》。既登舟，知閤張掄進《柳梢青》云，【略】曾覿和進云，【略】各有宣賜。

《**貴耳集**》**卷上**　思陵偶持一扇，迺祐陵御筆畫林檎花上一鸜鵒，令曾覿進詩，云：「玉輦神遊事已空，尚餘奎藻寫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意，盡在蒼梧落照中。」思陵感動出涕。《程史》所載康與之，非也。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海野詞》一卷，曾覿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海野詞》一卷。

《**脈望館書目**》《海野老人詞》一本。

《**趙定宇書目**》《海野老人詞》一本。

《**汲古閣校刻書目**》《宋名家詞》第五集：曾覿《海野詞》三十五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海野詞》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曾覿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海野詞》一卷，宋曾覿撰。五集。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　毛子晉影鈔宋本一卷。

毛扴

論述

張嵲《毛達可尚書文集序》　扴字平仲，少年博學，工詞章，可與論先秦制作，而追步建安風雅，他日當自著見，決不沒沒，固將以文詞擅名，不獨能守其業者也。

王木叔《題樵隱詞》　平仲爲人傲世自高，與時多忤，獨與錫山尤遂初厚善，臨終以書別之，屬以志墓。遂初既爲墓志銘，又序其集。或病其詩文視樂府不逮，其然，豈其然乎？

《**澗泉日記**》**卷中**　毛扴字平仲，柯山人，尚書友龍之子也。負氣不群，詩文清快，與尤袤延之相厚。自宛陵轉官歸，號樵隱居士，有集。臨死作手書抵延之，語如神仙。先公在婺，平仲以詩文一帙來贈，雖數數通問，亦一再賡和，竟與先公不相識。

又　乾道、淳熙以來，明經張栻、呂祖謙，【略】文詞趙彥端、毛扴。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樵隱集》十五卷。【略】負才傲世，仕止州倅。與尤遂初厚善，臨終以書別之，囑以墓志。延之既爲銘，又序其集。

毛晉《樵隱詞跋》　禮部尚書友之子。負才玩物，頗有毛伯成之風。【略】楊用修云：「毛扴小詞一卷，惟余家有之。」極賞其「潑火初收」一闋，今亦不多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樵隱詞》一卷。【略】扴他作不甚著，而小詞最工。卷首王木叔題詞，有「或病其詩文視樂府不逮」之語，蓋當時已有定論矣。集中《滿江紅》「潑火初收」一闋，尤爲清麗芊眠，故楊慎《詞品》特爲激賞。

《**靈芬館詞話**》**卷二**　毛扴《樵隱詞》，所傳無多，然亦是雅音。楊用修獨稱其「潑火初收」一闋，平熟無可取，用修未可爲知詞者也。其《醉落魄》詠梅云：「新愁悵望催華髮，雀啅江頭，一樹垂垂雪。」《玉樓春》云：「酒成憔悴花

成怨，閒煞羽觴難會面。可堪春事已無多，新筍遮牆苔滿院。」皆遠過所稱。

《**蒿庵論詞**》溪堂溫雅有致，於此事蘊釀甚深。子晉祇稱其輕倩，猶爲未盡。樵隱勝處不減溪堂，惟情味差薄耳。

《**滿江紅**》（**潑火初收**）《詞潔輯評》卷三：《滿江紅》、《沁園春》，詞家相戒以爲俗調，不宜復填。予謂有俗詞，無俗調。若詠物寫景，非苦心人不辨，固當擇擇。至於即事即地高會言情，便人入耳賞心，詞工足矣，雖俗調又何害焉。

傳記

《**宋詩紀事**》**卷四九** 幵字平仲，三衢人，友之子。仕止宛陵、東陽二州倅。有《樵隱集》。

著錄

王木叔《**題樵隱詞**》《樵隱詩餘》一卷，信安毛平仲所作也。平仲爲人傲世自高，與時多忤，獨與錫山尤遂初厚善，臨終以書別之，囑以誌墓。遂初既爲墓誌銘，又序其集。【略】乾道柔兆閹茂陽月，永嘉王木叔題。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樵隱詞》一卷，毛幵平仲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樵隱詞》一卷。

毛晉《**樵隱詞跋**》撰《樵隱集》十五卷，尤延之爲序，惜乎不傳。楊用修云：「毛幵小詞一卷，惟余家有之。」【略】余近得楊夢羽先生秘藏宋元名家詞抄本二十七種，內有《樵隱詩餘》一卷，共四十二首，調名二十有三，亟梓而行之，庶不與集俱湮耳。湖南毛晉識。

《**汲古閣校刻書目**》《宋名家詞》第二集：毛幵《樵隱詞》二十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樵隱詞》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毛幵撰。【略】所著有《樵隱集》十五卷，尤袤爲之序，今已不傳。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樵隱詞》一卷，此刻計四十二首，據毛晉跋，謂得自楊夢羽家祕藏鈔本，不知即振孫所見否也。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一九** 《樵隱詞》一卷，陸敕先、毛斧季手校本。宋三衢毛幵平仲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樵隱詞》一卷，宋毛幵撰。二集。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傅沅叔有明鈔一卷本。八千卷樓有何夢華鈔本。陸敕先、毛斧季校本。錫山孫氏鈔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樵隱詩餘》一卷，宋毛幵撰。【略】明寫本，棉紙藍格。【略】按：此書筆致疏古，是明嘉靖、萬曆時風氣。

藝文

周必大《**送毛平仲**》**平仲學士隱居鄉閭，而嘒聲震于四方，竭來京師，衣冠傾慕焉。僕之大父與先尚書同為庚辰進士，平仲于僕又有十年之長。方將兄事而強附之，則閶歸艖在岸矣。敬贈惡詩，既敘先契，且約後會云**）父祖同登六十春，相逢草草大江濱。羨君不使囊錐見，笑我空將芰製焚。聞道都人時載酒，未容俗客細論文。他年小築柯山畔，泉石風光賸欲分。

雜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樵隱詞》一卷。【略】幵字平仲，信安人，舊刻題曰三衢，蓋偶從古名也。嘗爲宛陵、東陽二州倅。【略】其《江城子》一闋，註「次葉石林韻」，後半「爭勸紫髯翁」句，實押「翁」字，而今本《石林詞》此句乃押「宮」字，於本詞爲複用，可訂《石林詞》刊本之訛。至於《瑞鶴仙》一調，宋人諸本並同，此本乃題與目錄俱訛作《瑞仙鶴》。又《燕山亭》前闋「密映窺亭萬枝開遍」句，止九字，考曾覿此調作「寒壘宣威紫綬幾垂金印」共十字，則「窺」字上下必尚脫一字。尾句「愁酒醒緋千片」，止六字，曾覿此調作「長占取朱顏綠鬢」共七字，則「緋」字上下又必尚脫一字。其餘如《滿庭芳》第一首註

中「東陽」之訛「東易」，第三首註中「西安」之訛「四安」，《好事近》註中「陳天予」之訛「陳天子」，魯魚糾紛，則毛本校讎之疏矣。陳正晦《遯齋閒覽》載幵爲郡，因陳牒婦人立雨中，作《清平調》一詞，事既媟褻，且幵亦未嘗爲郡，此宋人小說之誣。晉不收其詞，特爲有識。今附辨於此，亦不復補入云。

劉毓盤《輯校三衢人詞跋》 我浙之衢州，于趙宋一代，詞人極盛。汲古本宋詞所收者：毛滂《東堂詞》，毛幵《樵隱詞》，方千里《和清眞詞》三家。【略】是三人者，蓋專以詞名矣。汲古刻毛幵《樵隱詞》四十二首，幷跋曰：幵字平仲。父友，禮部尚書。幵仕止州倅，有《樵隱集》十五卷。楊愼《詞林萬選》錄其詞六首，曰：此《樵隱集》所失載者。幵蓋亦以詞名者也。

張敦頤

《宋史翼》卷二一 張敦頤字養正，婺源人，紹興八年進士。爲南劍州教授，陞宣城倅，攝郡事。【略】歷守舒、衡二州，致仕。所著有《韓柳文音注》、《編年六朝事蹟》、《衡陽圖志》。初，敦頤在南劍與朱韋齋友善，邀與還鄉，韋齋以先業已質於人，對，敦頤許爲贖之。及韋齋卒，敦頤以書慰文公於喪次，而歸其田百畝焉，郡人義之。及卒，附祠文公家廟。

《宋詩紀事補遺》卷四二 張敦頤字養正，婺源人。紹興八年授南劍州教授，累遷宣州倅。守舒、衡二州，致仕。著有《韓柳文音注》、《六朝事迹編類》、《衡陽圖志》。

鄭子覃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四 苕溪漁隱曰：余頃歲過湘中，郵亭壁間有左蠡絕句，云：「疊疊山腰繫冷雲，疏疏雨腳弄黃昏。松聲更帶溪聲急，不是行人也斷魂。」又於苕溪道觀中壁間有鄭子覃絕句云：「紛紛紅雨入蒼苔，密蔭新成鶯友來。擬逐幽人夢蓬島，一聲裂竹故驚回。」皆佳作也。

黃公度

論述

綜論

陳俊卿《知稼翁集序》 取考功文徧觀之，典重溫雅，如其爲人，其詩格律森嚴，興寄深遠，雖未盡追古作，要自成一家。間與予里居唱和數篇，余讀而深悲之。公以文章魁多士，有盛名於時。胸中灑落，議論宏壯，識者期之甚遠，而官止外郎，年四十八以殞，所以傳世垂後者止此而已，是可傷也。昔白樂天與元居敬善，及序其遺文，有曰：「黃壤豈知我，白頭猶念君。唯將老年淚，一灑故人文。」執筆愴然，蓋有感於斯言。

洪邁《知稼翁集序》 公既以詞賦壓英曜，故於詩尤精。大氐鏗鏘蹈厲，發越沈鬱，精深而不浮於巧，平澹而不近俗，與強名作詩者直相千萬。風檣陣馬不足呈其勇，犀渠鶴膝不足侔其珍。《悲秋》之句曰：「迢迢別浦帆雙去，漠漠平蕪天四垂。雨意欲晴山鳥樂，寒聲初到井梧知。」吾不知謫仙、少陵以還，大曆十才子尚能窺其藩否？公既沒，其嗣子邵州君沃收拾手澤，彙次爲十有一卷，詩居大半焉。它文悉從肺府，源深流長。迨樂府詞章，宛轉清麗，讀者咀嚼於齒頰間，而不能已。惟其不沾於用，身不到豐坡鳳閣中，鋪揚太平之閎休，其所表暴，如是而已。

曾丰《知稼翁詞集序》 本朝太平二百年，樂章名家紛如也。文忠蘇公文章妙天下，長短句特緒餘耳，猶有與道德合者。【略】余恐不食煙火之人，口所出僅塵外語，于禮義遑計歟？考功所立不在文字，余於樂章窺之，文字之中所立寓焉。泉幕之解非所欲去，而寓意于「鄰鷄不管離情」之句，秘館之除非

所欲就，而寓意於「殘春已服歸約」之句。凡感慨而輸寫，大抵清而不激，和而不流，要其情性則適，揆之禮義而安。非能爲詞也，道德之美腴於根而盎於華，不能不爲詞也。夭於其年，苟尊之晚，俾更涵養，充而大之，竊意與文忠相後先，顧非余識者。

黃沃《莆陽知稼翁詞跋》　公既南歸，適秦益公薨，於是大魁張九成、劉章、王佐、趙逵等以次除召，公在一輩中最久最滯，故首被命。登對便殿，言中時病，上喜，勞問再三，而除尚書考功員外郎。朝論美其親擢，知眷獎之渥，繼見朝夕。毋何，公得疾，卒于位，享年四十八。吁，可痛哉！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知稼翁集》一卷。【略】〔公度〕紹興戊午大魁。坐與趙忠簡往來，得罪秦檜，流落嶺表。更化召對，爲郎，未幾死，年財四十八。

毛晉《知稼翁詞跋》　洪邁評其詞云：「宛轉清麗，讀者咀嚼于齒頰間，而不能已。而誦其《悲秋》之句曰：『迢迢別浦雙帆去，漠漠平蕪天四垂。雨意欲晴山鳥樂，寒聲初到井梧知。』吾不知謫仙、少陵以還，大曆十才子尚能窺其藩否。」可謂贊揚之極矣。

《宋詩鈔・知稼翁集鈔序》　林大鵬誌其墓，謂詩效杜甫，古律格句法逼眞。洪邁謂精深而不浮於巧，平淡而不近俗，其《悲秋》句，不知謫仙、少陵以還，大曆十才子尚能窺其藩否。要皆過情。惟陳俊卿謂雖未盡追古作，要自成一家，其言爲差近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知稼翁集》二卷。【略】其詩文皆平易淺顯，在南宋之初，未能凌躒諸家。然詞氣恬靜而軒爽，無一切澒涊齷齪之態，是則所養爲之矣。

《白雨齋詞話》卷一　黃思憲《知稼翁詞》，氣和音雅，得味外味。人品既高，詞理亦勝。《宋六十一家詞選》中載其小令數篇，洵風雅之正聲，溫、韋之眞脈也。余最愛其《菩薩蠻》云：「高樓目斷南來雁，【略】」時公在泉幕，有懷汪彥章，以當路多忌，故託玉人以見意。又《卜算子》云：「寒透小窗紗，【略】」時公赴召，道過延平，有歌妓追論舊事，即席賦此。遠韻深情，無窮幽怨。

又卷八　黃公度《知稼翁詞》，氣格高遠，語意渾厚，直合東坡、碧山爲一手。所傳不多，卓乎不可企及。

分論

《漢高祖論》　《齊東野語》卷一：馮必大詩云：「亭長何曾識帝王，入關便解約三章。只消一勺清冷水，冷卻秦鍋百沸湯。」亦用黃公度《漢高祖論》曰：「傷弓之鳥驚曲木，挽萬石之弓以射之，寧無所懼，奔渴之牛急濁泥，飲以清冷之水，寧無所喜？項驚天下以弓，而帝飲天下以水。」

《悲秋》、《題嵩臺》　《石洲詩話》卷四：知稼翁黃公度《悲秋》詩最有名，然只是形，不是神耳。其《題嵩臺》詩云：「四山如畫古端州，州在西江欲盡頭。」二語切肇慶，確不可易。

《眼兒媚》（一枝雪裏冷光浮）　《白雨齋詞話》卷一：知稼翁以與趙鼎善，爲秦檜所忌，至竄之嶺南。其《眼兒媚》云，【略】情見乎詞矣，而措語未嘗不忠厚。

《卜算子》　《詞綜偶評》：骨肉之別，語無一毫粧點。

《青玉案》　《歷代詞話》卷七：黃公度以第一人登第，爲趙忠簡所器，而秦檜頗銜之。及召赴行在，知非當路意，而迫於君命，故作《青玉案》詞，有云：「欲倩歸鴻分付與，鴻飛不住。倚闌無語，獨立長天暮。」蓋去就早定矣。（《知稼翁集跋》）

傳記

《蒲陽知稼翁文集》附林大鵬《宋尚書員外郎黃公墓誌銘》　紹興二十五年冬，益公（秦檜）薨，天子慨然收下移之權，歸諸掌握，銳意求賢，鋒車四出，召魏良臣、沈該，賓之政事堂，以前後大魁皆淹遺于外，於是張九成、陳誠之、劉章、王佐、趙逵等以次除召，分布館閣臺省。公在一輩中最久最滯，故首被命。其年十一月受命赴闕，正月登對便殿，乞以總權綱厚風俗爲今日急先務，言中時病。上喜，知公歸自南海，再三勞問，公歷陳遠人利害，皆嘉納之。面命除尚書考功員外郎，朝論美其親擢，知眷獎之渥，繼見朝夕。毋何，公六月得疾在告，八月二十四日卒于位，年四十八，官至朝散郎，惜哉！公姓黃，諱公

度，字師憲。世爲興化軍莆田人。【略】至紹興八年，公又以文章魁天下士族，弟童亦在榜中高第。公解褐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略】代還，除秘書省正字。故事，第一人例以館職召，公之除非當路意，居數月，言者論公嘗貽書臺官譏議時政，實未嘗有書也。罷歸，主管台州崇道觀。秩滿，通判肇慶府。高要於百粵尤荒遠，非以罪遷及資淺蹐授者不至，或唁公，公笑曰：「是獨不可爲政耶？」【略】部使者聞其才譖，檄公攝南恩守，至則決滯訟，除橫斂，人情孚悅。【略】公所至，羽翼吾道如此。歸未幾，被召爲尚書郎。考功四選咽喉，天官之劇，曾非親加綜覈，依格任吏，搢紳有不勝其弊者。公期振職，不負所付，爲之焦心敝力，殿最功罪，斟酌定奪，務在允平。食息之間，節宣有爽，而疾作矣。同時召用者皆叙遷超拜，而公已在告中，不任朝謁。【略】公爲人寬和樂易，喜慍不形于色，與人交忘其短，於所厚尤眷眷如天性，士有寸長，退然下之，不喜聞人之過。訃至之日，皆相弔出涕。公負大科名，益修遠業，學識淹該，詞氣涵浩。其議論文采，含起草之姿。陳誠之入翰苑，首薦公自代，其人望相期豈淺近者？工詩，傚杜甫古律格而法句逼眞。詩併雜文有一編十一卷。【略】銘曰：上天有籍，錙銖稱量。對因付果，視履考祥。稟之厚薄，器之窾良。賦公德行，嫮如珪璋。畀公才調，琅然宮商。假公科名，江夏黃香。胡不百年，鬢眉雪霜。紅顏未槁，井已生桑。向魁天下，十年鳳凰。其不至者，金馬玉堂。今十九年，一尙書郎。子三奪一，孰問蒼蒼？蒼蒼無據，老釋荒唐。諸孤負土，方山之陽。素車雲散，松檟凄涼。有詩有文，珠玉千章。名懸不朽，日月爭光。

又龔茂良《宋左朝散郎尚書考功員外郎黃公行狀》（存目）

黃沃《宋尚書郎壙銘》（存目）

紀事

《春渚紀聞》卷二 黃公度，興化人。既爲大魁，郡人同登第者幾三十人。余一日於江路茶肆小憩，繼一士人坐側，因揖之。且詢其鄉里，云：「興化落第人也。」余因謂曰：「仙里既今歲出大魁，且登科之數復甲天下，是可慶也。」其人嘆息曰：「昔黃涅槃有讖語云：『拆了屋，換了椽，朝京門外出狀元。』初徐鐸振文作魁時，改建此門。近軍爲變，城門焚毀，太守復新四門，而此門尤增崇麗。黃居門外區市中，而左右六人同遇。雖一時盛事，亦皆前定，非人力所能較也。」

毛晉《知稼翁詞跋》 知稼翁字師憲，世居莆田，代多聞人，唐御史滔即其先也。先是，莆中有讖云：「拆卻屋，換卻椽，望京門外出狀元。」紹興八年，孫守孟改創譙門，規模雄偉，甫成，公果以文章魁天下。年四十有八，宅邊有大樹可敝蔽，忽仆，又自夢雷電震閃，旗幟殷赫，擁槐而去，金書「化」字以示。迨屬纊之夕，果雷雨大作，人甚異之。

《賦話》 公度字師憲，紹興八年進士第一，省試《天子以德爲車賦》，解試《和戎國之福賦》，又《賢人國家之利器賦》。

《宋詩紀事》卷四五引《肇慶府志》 黃公度爲秘書省正字，貽書臺官，言者謂其譏訕時政，罷爲主管台州崇道觀。過分水嶺，有詩云云。及公歸莆，趙丞相謫居潮陽，讒者附會其說，謂公此詩指趙而言，將不久復偕還中都也。秦檜怒，令通判肇慶府。

著錄

陳俊卿《知稼翁集序》 乾道五年冬，順昌令黃君沃書抵中都，來告曰：「先君考功力學半世，雖得一第，而仕不克顯。平生所爲文，僅十一通，願得序引，以冠其首。」余方備機政，未暇也。越明年，出守長樂，郡復多事，少暇隙。又明年，順昌使其弟洧來責前諾。

洪邁《知稼翁集序》 公既沒，其嗣子邵州君沃收拾手澤，彙次爲十有一卷，詩居大半焉。

黃沃《知稼翁集跋》 先君在時號知稼翁，文成輒爲人取去，故笥所存，塗乙之餘，纔十一卷。沃於暇日泣而次之，名之曰《知稼翁集》，已刊于家塾，今復刊于邵陽郡齋，而求序於年家父執者，成先志也。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黃公度《莆陽知稼翁集》十二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黃師憲《知稼翁集》，一部三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黃師憲《知稼翁集》三冊。

黃崇翰《天啟重刊知稼翁集跋》 《知稼翁集》目載《文獻通考》及《八閩

通志》，更宋、元之變，無存者。嘉靖辛卯，主政敬甫公刻監簿四如公集，其序慨《知稼集》不可見矣。丙午歲，先司空任翰撰，司徒君辨公任文選，有陝中謁選人，持是集贄，冊有御印，蓋前朝祕府流落人間者。得之，喜從天墜與！先考百叩交慶。乙卯，考以宮洗謫倅衡州，刻於衡。壬戌倭變，板復燬，乃就榕城陳環江公索回一部，崇翰等謄較多年，邇姪孫鳴俊自會稽寄俸四金，遂圖命梓。【略】役竣，謹告之先靈，尚一慰焉。董役則姪泰，兒胤、星。天啓乙丑長至，不肖世孫崇翰頓首志。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知稼翁集》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宋黃公度撰。【略】書錄解題》載公度集十一卷。【略】又《書錄解題》詞曲部別有公度《知稼翁詞》一卷，合之當爲十二卷。【略】此本爲天啓乙丑其裔孫崇翰所刊，稱嘉靖丙午得於陝西謁選人，乃前朝祕府之本，尚有御印。然併詞集合爲一編，僅一百三十四頁，分爲上下二卷，似不足十二卷之數，豈尚有遺佚歟。

《**郘亭知見宋元秘本書目**》卷八三　《莆陽知稼翁集》十二卷，影寫宋刊本。宋黃公度撰。

又　《知稼翁集》二卷，明刊本。

李之鼎《**宋人集本莆陽知稼翁集跋**》　向年避地滬瀆，徐積餘君以余編刊宋集，出此本及《龍學文集》、《陳簡齋外集》三種裨逐錄付刊，以廣流布。此集原分十二卷，卷七以前爲詩，八卷至十一卷爲文，末卷爲詞，後有附錄，乃景宋鈔本也。每葉二十行，行十八字，卷末間有其孫處權銜名校勘一行，實爲宋刊原式，與庫本稍有不同。蓋庫本乃據明天啓裔孫崇翰所刊著錄，并爲二卷，詩文次序雖無大異，惟中有全句及數十字彼此互異者。蓋宋時已有二刻本，一刊於家塾，一刊於邵陽，見師憲子沃跋中。處權所刊，殆家塾之本歟。鼎別有丁氏所藏傳鈔庫本，以之相校，尚不愜心，因丁氏本訛誤太多也。戊午冬，郵寄京師，乞周子幹用文津閣庫本復校。乙未秋，親攜寫定本至京，再以庫本重校，始臻完善。至題字上下不同、詩文互異之處，不復更易，以存宋本之舊。有宋本實誤者，從庫本間易數字，別作校記附後，各還兩本之面目。【略】己未冬月，南城李之鼎跋。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莆陽知稼翁集》十二卷，舊鈔本，黃公度撰。

又　《莆陽知稼翁集》二卷，明刊本，【略】與舊鈔分十二卷者不同。

《**楹書隅錄初編**》卷五　宋本《莆陽居士蔡公文集》三十六卷十六冊，二函。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莆陽知稼翁文集》十二卷，影鈔宋本。宋黃公度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莆陽知稼翁集》十二卷，宋黃公度撰。影寫宋刊本，十行，十八字。鈐有十經齋藏印。按：此徐氏積學齋藏，近時李氏宜秋館本從此出。

又　《莆陽知稼翁集》上下卷，宋黃公度撰，舊寫本。【略】按：宋本爲十一卷，其文字次第均與此同，附錄亦同。蓋十一卷者處權刊於泉州，此則廷用所刊，併爲二卷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莆陽知稼翁集》二卷，宋黃公度撰。明天啓五年黃崇翰刊本，二冊。《莆陽知稼翁文集》十一卷、詞一卷，宋黃公度撰，附錄一卷，清鈔本，徐時棟跋，一冊。

曾丰《**知稼翁詞集序**》　淳熙戊申，故考功郎莆陽黃公公度之子沃通守臨川。明年，臨川人士得考功樂章，其題爲《知稼翁詞》，請鋟之木。通守重於諾，於余乎質焉。

黃沃《**知稼翁詞題記**》　慶元乙卯假守邵陽，逾年，謹刊《知稼翁集》於郡齋，併以詞一卷繫其後。嘉平之月，其日戊午，沃謹識。

又《**知稼翁詞跋**》　在時號知稼翁，因以名集，凡十一卷，先已命工鋟木。而此詞近方搜拾，未得其半，姑錄而藏之，以傳後裔，謹毋逸墜云。淳熙十六年重五日，男朝散郎、權判撫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沃謹澤手識于卷末。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知稼翁集》一卷，考功郎官莆田黃公度師憲撰。

《**玄賞齋書目**》卷七　黃公度《知稼翁詞》。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六集：黃公度《知稼翁詞》十六葉。

《**述古堂書目**》卷二　黃公度《知稼翁詞》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知稼翁詞》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黃公度撰。【略】所作詞一卷，已見集中，此則毛晉所刊別行本也。詞僅十三調，共十四闋。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九　《知稼翁詞》一卷，汲古影宋本。宋莆田黃公度師憲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知稼翁詞》一卷，精鈔本，莆田黃公度師憲。【略】毛晉嘗刊入《六十家詞》，此則康熙間舊鈔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知稼翁詞》一卷，宋黃公度撰。六集。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　明鈔本，黃丕烈校。汲古閣影宋鈔本。八千卷樓有鈔全集本。傳鈔汲古閣典雅詞本。錢曾校明鈔本。陸敕先手校本。宜秋館刊宋人集本。

《**木犀軒題記及書錄**》　《知稼翁詞》一卷，宋黃公度撰。明鈔本（清初鈔本（毛扆據錢曾鈔本校））。黑格鈔本。

釋惟茂

《**容齋三筆**》卷一二　吳門僧惟茂，住天台山一禪刹，喜其旦暮見山，作絕句曰：「四面峰巒翠入雲，一溪流水漱山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午先教掩寺門。」甚有詩家風旨，而或者謂山若欲去，豈容人掩住？蓋吳人癡獃習氣也，其說可謂不知音。

汪澈

論述

洪适《**汪澈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制**》　具官某量包山藪，識幷蓄龜。有貫穿今古之學，而尊其所聞；有酬酢事物之材，而見於歷試。忠臣謂之骨鯁，獨振臺綱；執政其猶股肱，嘗參國論。制荊襄之專閫，息疆埸之外虞。久慈叢祠，甚淹遠業。茲聽輿人之誦，俾還秘殿之班。護我日畿，鎮夫天塹。惟虎踞龍盤之壞，幕府既尊；則鷄鳴狗盜之姦，非謀自寢。往圖綏撫，用副倚毗。

傳記

周必大《**樞密使贈金紫光祿大夫汪公澈神道碑**》　公諱澈，字明遠。系出新安，南唐保泰中徙饒州浮梁縣。【略】公生穎異，幼從伯兄沆學，博覽群書，尤長于《春秋》。登紹興八年進士第，主臨江軍新喻簿，徙軍器少監。【略】改吉州州學教授，父憂，不赴，服除，教授衡、沅二州。万俟忠靖公謫沅，知公可任重，二十六年入相，薦召爲秘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國史院編修官。【略】二十九年二月輪對，【略】擢公監察御史，尋進殿中侍御史。【略】（三十年）八月除侍御史，【略】（明年）除御史中丞。【略】三十二年春，駕留金陵，公請奏事，詔需後，公復條奏便宜。三月，趣公朝臨安，虛政府以待，甫入對，即拜參知政事。六月，內禪，公與宰相陳魯公及二樞臣俱膺佐命之寄。壽皇既御極，銳意恢復，首用張忠獻公使江淮，而命公督視荊襄軍馬，將分路進討。【略】李顯中師潰，公道乞奉祠，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言者隨攻之，落職，台州居住。明年冬，有旨自便，纔兩月，復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視事於乾道元年春。【略】九月，召知樞密院事，遂升樞密使。【略】二年，引疾，上固留不能奪，以觀文殿學士再領洞霄。越三月，起知鄂州兼管內安撫使。【略】四年，改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略】十月，得末疾，再請洞霄。七年，遂告老。上雖知公疾，猶令降詔不允，曲示禮意，尋特轉通奉大夫，許致仕。八月二十三日，召其子授遺奏大指而薨，年六十有三。【略】所著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辭章簡重，如其爲人。【略】公以（范）文正嘗守鄱陽，師慕其爲人，故南北交聘，習講文治，諱言軍旅之時，獨以館職爲國遠慮，請擇武將，遂結主知。中歲遍歷言路，出使荊襄，往來指授，兩路晏然。【略】銘曰：天生聖人，專用仁治。蠢茲獯狄，常桀以肆。念昔三代，降漢迄唐。樂天保民，運祚以長。赫赫高宗，紹復大業。明明重華，廣聲繼伐。叛則征之，服則盟之。寧抑爾兵，勿殘我民。維時汪公，致位丞輔。翼贊兩朝，敵威衆附。雜耕淮上，屯田

先零。氣吞幽燕，公志則然。我車既攻，我策既定。師干一試，簞壺必應。大敵挾詐，竊窺至仁。叩關乞和，遂許來庭。上曰歸哉，其永予弼。公曰止哉，盍均于佚。征鎮四還，訖其外庸。或出或入，有始有終。孰不富貴，孰不更踐。有譽無疵，如公則鮮。往在慶曆，西征夏臺。倚臣曰范，迄用招徠。於穆二聖，心乎仁祖。公慕先正，幾踵其武。螭首龜趺，表于墓門。文以詩之，庸諗後昆。

《宋史》卷三八四《汪澈傳》（存目）

何安宅

周必大《跋與張斗南書》 臨江何居仁學廣聞多，下筆袞袞不休，高談雄辯，常屈坐人。屢上南宮，耋老而終。觀《送鄉人張孝子序》，議論淵源，詞采贍蔚，胸次筆力，可窺一斑。

又《跋何居仁自作墓誌》 故修職郎平江何安宅，字居仁，長予十六歲。紹興辛未，同上南宮，是春朝廷待陳公景明使還，知舉試期特緩。四方舉子知秦丞相以言語罪人，會于逆旅，不敢及時事。獨居仁學廣文多，泛語古今，聽者惟恐後，如司馬長卿之傾吐也。已而高談闊論，頗爲鄉校之議，其去者亦恐後，又如列侯陳遵之驚座也。今四十有四年，追思如昨日事。適其子鄉貢進士挺出示居仁自作墓文，太息書其後。紹熙甲寅閏十月。

劉度

論述

周麟之《劉度除太學博士制》 爾南州望士，嘗有志于晁董之科。揆厥所聞，鬱而彌耀，是所謂明古今通國體者，可使充博士位矣。召自侯泮，列之儒宮。予方汝知，勿倦于訓。

傳記

《南宋館閣錄》卷八 劉度字汝一，吳興人，劉章榜進士出身，治詩賦。〔紹興〕三十二年除〔校書郎〕，是月爲都官員外郎。

《嘉泰吳興志》卷一七 劉度字汝一，博覽強記。內翰汪藻奉祠領日曆，寓居西寺，一見異之，以制科表薦。登紹興己丑第，後歷台諫。辛巳歲虜人叛盟，條陳三策。大駕巡邊，留居諫省。上即位，抗疏陳《春秋》正始之道。去國居里，貧無戚戚之態。有《傳言》、《鑒古》五十篇、雜文三卷，藏于家。

著錄

周必大《劉諫議諫稿序》 故諫議大夫劉公諱度，字汝一，【略】前後上九十餘疏，其子瑞金宰深之裒成上下卷，以予嘗同僚，請爲之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劉汝一進卷》十卷。諫議大夫吳興劉度汝一撰。度嘗應大科，此其所業也。策曰《傳言》，論曰《鑒古》，各二十五篇。

《文獻通考》卷二四一 《劉汝一進卷》十卷。

藝文

周必大《祭劉汝一度諫議文》 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二月丙寅朔十日乙亥，具位周某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諫議、殿撰劉公之靈。惟公學博而醇，氣和而剛。文掩衆俊，行高一鄉。石林之葉，龍溪之汪，謂公晁董，交飛薦章。迨其仕矣，或抑或揚。晚登諫垣，聲譽孔彰。飛龍在天，進佩水蒼。主聖臣直，疏盈包囊。雖分左符，宸眷未忘。論讌之華，儒林以光。於漳於婺，蘇枯弱強。上欲用公，公足弗良。八秩甫開，奄兮淪亡。位非不顯，年非不長。有

蘊莫施，寧隱且殤。士夫太息，我涕用滂。念昔瀛洲，分校鉛黃。直則並舍，歸則連牆。今焉百里，莫奠公喪。無窮之恨，寓此一觴。嗚呼哀哉！

吳曾

論述

《雲麓漫鈔》卷一〇 《能改齋漫錄》記問亦博矣。【略】及恃記博，妄有穿鑿，不暇一一論。夷考其人，姓吳名曾，字虎臣，撫州臨川人。秦益公當軸時，上所業得官。紹興癸酉，自勅局改右承奉郎，主奉常簿，爲玉牒檢討官。秦薨，不敢出。其第十九卷，自稱不樂京局，且不能委曲時好，恐以罪去，以此惑後人。蓋癸酉歲正在秦興大獄，追治賢士大夫時，則必有以取媚，致身清要。宜乎取聖相，而以禁生日爲非。

《帶經堂詩話》卷一一 宋吳曾字虎臣，臨川人，著《能改齋漫錄》，最爲淹雅，獨未見其詩，過江西睹曾《登羅山》五言詩一篇，甚佳，有句云：「桃花破叢管，一笑爲嫣然。春雨正蒙密，澗水鳴潺湲。」甚有東坡風致，識之。俟訪其全集。（《皇華紀聞》）

傳記

《宋詩紀事》卷五二 曾字虎臣，崇仁人。高宗朝，以獻書得官，累遷至吏部郎中。出知嚴州，致仕卒。有《得閑文集》、《能改齋漫錄》。

《宋史翼》卷二九 吳曾字虎臣，崇仁人。由上舍獻書授官，累遷至吏部郎中。太史局欲徙紹興殯宮內土民墳墓，曾謂坤道尚靜，恐傷和氣，事得止。又言辛巳歲俱日食正朝，當主兵，請預爲備。除知金州，去貪吏恤良民，善政著聞。改嚴州，致仕。所著有《君臣論》、《負暄策》、《毛詩辨疑》、《左傳發揮》、《新唐書糾謬》、《得閑文集》、《待試詞學千一策》、《南征北伐編年》、《南北事類》、《能改齋漫錄》，近二百卷，悉收入秘府。

著錄

《讀書附志》卷上 《能改齋漫錄》二十卷。右吳曾虎臣所纂也。曰事始，曰辨誤，曰事實，曰沿襲，曰地里，曰議論，曰紀詩，曰紀事，曰紀文，曰類對，曰方物，曰樂府，曰神仙詭怪，曰詼諧戲謔，一一載之。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能改齋漫錄》十三卷。太常寺主簿臨川吳曾虎臣撰。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吳曾《能改齋漫錄》十三卷。

《文淵閣書目》卷八 吳曾《能改齋漫錄》，一部四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吳曾《能改齋漫錄》四冊。

《濮陽蒲汀李先生家藏書目》 《能改齋漫錄》五本。

《滄生堂藏書目》卷七 《能改齋漫錄》六冊十八卷，吳曾。餘苑本。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能改齋漫錄》十六本，吳曾。此書從內閣宋本鈔出。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五 《能改齋漫錄》十八卷，宋臨川吳曾撰。

《皕宋樓藏書志》卷五五 《能改齋漫錄》十八卷，明鈔本，陳眉公藏書，宋臨川吳曾虎臣纂。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八 《能改齋漫錄》十八卷，鈔本。臨川吳曾虎臣纂。【略】吳石倉傳鈔於尺凫，鮑以文援之刻入《知不足齋叢書》。此帙前爲趙氏小山堂鈔，後爲趙氏星鳳閣鈔，中間配鈔數卷。

《適園藏書志》卷八 《能改齋漫錄》十八卷，舊鈔本。宋吳曾撰。【略】此舊鈔本，幷錄鮑淥飲校。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 《能改齋漫錄》十八卷（存卷五至一三），宋吳曾撰。舊鈔本（清鈔本，李子玉跋）。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能改齋漫錄》十八卷，宋吳曾撰。清初錢氏述古堂鈔本，陳壯猷跋，七冊。 《能改齋漫錄》十八卷，宋吳曾撰。清乾隆

三十六年盧文弨鈔本，盧文弨校注幷跋，孫志祖簽注。三冊，【略】存九卷。

《能改齋漫錄》十八卷，宋吳曾撰。清臨嘯書屋活字印本，傅增湘校，十冊。

仲并

論述

周必大《仲并文集序》 夫文體衆矣。吟咏情性莫重於詩，仕途應用莫急牋啓。詩也者，造意深則辭或齟齬，次韻多則句或牽帥。君之古律，如王良、造父馭駿馬，駕輕車，有奔軼絕塵之勢。其賡險韻，如繭抽絲，印印泥，愈出愈新。《送妹》長篇，孝友慈愛溢於言外，殆欲上規風雅，一何盛也。其四六叙事雖閎肆，而關鍵寔密；對屬雖切，而非駢儷所能拘。最後《蘄州謝上表》，以古文就今體，自成一家，凡爲國撫民、據舊圖新之意，無愧前哲。此由學廣聞多，非特天才駿發而已。其他論時事、條利害，深切明白，務在可行。爲《莊安常行狀》，見謂三長。雜著、題跋，清雅可愛。復以餘力，出入釋氏，游戲歌詞，無不過人。夫其才學如此，幸早爲君宰所知，而不得雍容禁省，歌頌大業，其命也夫！

《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八 《浮山集》十六卷。【略】幷嘗倅湖，籍中有所盼，爲作生朝青詞，好事者傳誦之，遂漏露，坐謫官，其訓詞略曰：「爾爲濱侮之詞，曾弗知畏天，其知畏吾法乎？」吾鄉前輩能道其事如此。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浮山集》十卷。【略】其古文頗高簡有法度，四六能以散行爲排偶，尤得歐、蘇之遺。詩亦清雋拔俗。王應麟《困學紀聞》嘗引所作《詠韋執誼不看嶺南圖》詩「政恐崖州如有北，卻應未肯受讒夫」二句，以爲誅姦諛之蕭斧。然其詞淺露，殊不盡幷之所長，應麟蓋偶拈及之，以爲幷詩止此則非矣。

《蕙風詞話》卷二 仲彌性《浪淘沙》過拍云：「看盡風光花不語，卻是多情。」語淡而深。《憶秦娥》詠木犀後段云：「佳人斂笑貪先折。重新爲翦斜斜葉。斜斜葉，釵頭常帶，一秋風月。」末二句賦物上乘，可藥纖滯之失。

傳記

《宋詩紀事》卷四五 幷字彌性，江都人。紹興中進士。歷光祿寺丞，淮東安撫司參議。有《浮山集》。

《宋史翼》卷二八 仲幷字彌性，揚州江都人。自少卓犖不群，潛心學問，嘗從胡安國游，力排王氏一偏之説。紹興壬子進士，累官平江府學教授。五年，以朱勝非薦召對，特改左承奉郎，【略】旋通判湖州。後三年，張浚與湖守陳與義復以名聞，召至闕，而樞密秦檜頗不謂然，幷即移疾出倅京口。言者希檜意，劾幷前通判湖州日爲籍中聲妓楊韻作生朝設醮青詞，降三官。自是栖遲閒退者二十年。孝宗初元擢光祿丞、知蘄州，終。著有《浮山集》十六卷。

著録

周必大《仲并文集序》 平生著述亦多散失。外孫南安太守孟猷嗜學好修，淵源有自，裒成《浮山集》十六卷，以序見屬。

《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八 《浮山集》十六卷，左朝請大夫江都仲幷彌性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仲幷《浮山集》十六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仲幷《浮山先生文集》，一部五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仲幷《浮山先生文集》五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仲幷集》十六卷。

《内閣藏書目録》卷三 《浮山先生文集》五冊，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浮山集》十卷，永樂大典本，宋仲幷撰。【略】據周必大序，其集乃幷外孫南安太守孟猷所編。舊本久佚，今據《永樂大典》所載，排次訂正，輯成十卷。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浮山集》十卷，宋仲幷撰，清乾隆翰林院

鈔本，二冊。

藝文

張守《送仲并倅湖州》《仲時攝帥司機宜》 佳麗江山得共遊，一時賓主亦風流。鳥飛魚泳青油幕，虎踞龍盤白鷺洲。坐席未溫俄告別，題輿催上莫淹留。苕溪尺五煙霄近，入手功名不自由。

李洪《送仲彌性赴蘄水》 中興岳牧任詞人，分虎初班楚澤春。四紀才名文價重，一麾江海璽書新。眷深丹扆虛前席，祖意黃梅試問津。報政寧需外庸訖，遄歸清禁掌絲綸。

虞允文

論述

洪适《虞允文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制》 具官某學周貫變，識蘊經綸。運堂上之奇兵，方顯兼資之略；掃舟中之強虜，遂成無競之功。茲陟宥庭，仍俾政路，已見贊襄之效，庸知密勿之長。離婁燭千里之隅，物情難隱；柳下奮百世之上，時望浸高。宜副斗樞，併參天綍。所賴股肱之助，無復毫釐之差。噫，衆賢和於朝，當法皐夔之迹；一相處乎內，非專周召之權。益展英規，用隆華問。

周必大《虞允文轉官除左丞相制》 虞允文德全而才鉅，氣裕而志剛。以襲經華國之文，成應變安民之武。有力則陳而有猷則告，恢恢致主之謀；無利不興而無害不除，凜凜際時之望。徧儀中外，久斡鈞樞。以修明政教爲先，以獎拔賢能爲急。鎮物如嵩岱之勢，其孰敢搖；決事若龜蓍之明，夫何能惑？革乃因循之弊，副予綜覈之方。勤勞弗懈於初終，啓沃愈殫於朝夕。朕稽參古誼，考協官稱，運道揆於廟堂，理無不統；繫司存於禁省，體有未專。茲用新書，首褒茂宰，益展在前之略，式符虛左之求。仍總鴻樞，特超賜位，啓名邦於西土，衍奉邑於多田，以煥天文三階之光，以增國勢九鼎之重。於戲！自周而上，弼諧之道可稽；由漢以來，宰輔之官屢易。惟正其名可以求其實，惟舉其要可以治其詳。朕欲比德唐虞，汝則監皐夔之事業；朕欲希功文武，汝則觀旦奭之規模。尚無愧於前聞，斯有辭於永世。可特授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進封華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

王質《樞密宣撫相公樂府序》 維大觀四年十一月戊子二日丙寅，實生仁壽虞公于蜀。乾道四年戊子，是日己未，門人汶陽王質依倣古樂府歌詞，以爲公之生日之獻，其辭所倚託皆異代宰相故事，于是公且相矣。初公再入，遂長西府，太上皇帝親書漢中大夫袁所著《聖主得賢臣頌》以賜公，皇帝又親述于其後。維頌所論譔，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六，稷、契、皐陶、伊、呂之臣五，餘皆闕而弗著，其證取諸《易》利見之爻、詩《思皇》之章，天下咸知公當相也。已而丞相莆田公葉、壽春公魏去，晉陵公蔣又去，公方視師未復命，天子虛其位弗實，將有待焉。蓋皇天后土、太祖、太宗與太上皇帝、皇帝相與不言而同謀。某知其如此，而不知其所以然。意者，有期運歷數而莫之或知也。維公當相者五：采石卻敵，宗社山河克安弗傾，一當相；涼雍將命，民圖來歸，國紀用章，二當相；荆襄總師，上流乂安，自漢達于淮海，廼始克壯，三當相；西府初命，虜憋江漢者即日解去，載盟用成，至于今允懷，四當相；今功日茂望日隆，天時人事極矣，天下咸知公且相也，其辭凡四事一章六十言，君子大其意而不否其辭，其將有傳，俾世得以觀焉。門人汶陽王質謹序。

《宋史》卷三八三《虞允文傳論》 允文許國之忠，炳如丹青。金庶人亮之南侵，其鋒甚銳，中外倚劉錡爲長城，錡以病不克進師。允文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亮乃自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北勢定。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爲安，實繫乎此。及其罷相鎮蜀，受命興復，剋期而往，志雖未就，其能慷慨任重，豈易得哉？

《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四吳寬《虞雍公爻鈞堂帖跋》 虞忠肅采石之戰，日星晦蒙，江水震蕩。功烈赫然于時，足以聲服強敵，愧死名將。疑其平日爲人，有喑啞叱咤千人皆廢之狀。及觀其手帖，詞語詳雅，氣象雍容，乃眞一書生耳。

《趙氏鐵網珊瑚》卷八陳基《送虞勝伯序》　故宋太師虞雍公，以雄姿偉略佐宋中興，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其經國大業之著於章疏，忠貞氣節之形于奏對，太史氏所錄蓋班班焉。有志之士，聞其風者，猶足以興起，而況睹其全書者乎？

又倪瓚《送虞勝伯之松江求先雍公遺文》　川谷沄沄逝水波，雍公勳業未消磨。況當異代求文字，尚有聞孫校舛訛。京國不聞收汗馬，草萊終見沒銅駝。誰陳聖主賢臣頌，奈爾陰山敕勒歌。虞勝伯徵君隱居行義，居甫里垂二十年，不以姓名求知于時之聞人。道園先生其從叔祖也，先世雍公遺文，道園先生欲求而不可得。勝伯必欲以意購取之，可謂有志而不忘其所自矣。聞此書藏松江俞子中推官宅，推官歿已久，而子俊州尹其弟，能假以歸勝伯，非仁人義士之存心乎？州尹吾故人也，因書以爲之請。陶蓬大尹見之，當有以教我也。倪瓚。

又鄭元祐《贈虞勝伯序》　宋丞相虞雍國忠肅公，其八世孫堪勝伯，請于遂昌鄭元祐曰：「先丞相有大功大德于高孝兩朝，其行事章章，槩已著乎信史，始終本末，要與唐裴晉公齊名。若夫言語文字，特先丞相立德立功之緒餘，然有德者必有言，丞相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已而登進士第，累遷官南宮，便已悉完顏亮之奸詐，和議必不可久。及亮渝盟，傾國南下，元臣夙將，多殞于權奸，丞相方參謀江淮軍事，乃能以忠義激勵將帥，遂成采石之功。當時劉四廂至謂：『朝廷養兵三十年，而今日大功成于一儒者，我輩媿死矣！』已而出將入相，以身繫天下安危，又何必言語文字，然後增重于丞相哉！然有德者必有言，則先丞相遺文集錄若干卷，先叔祖侍講來東南，念文集不得，所至購募，皆不可得。堪也近見魯人賈景莊，言其家舊藏丞相文集，今轉致于松江俞氏家，堪雖貧，將哀鳴伸訴，懇款以言之，悉力以求之，庶幾歸之。堪俟時平定，復刊諸梓，是丞相立德立功立言，併爲不朽。」元祐案國史：雍公嘗注《唐書》、《五代史》，藏于家。又有詩文十卷、經筵《春秋講義》三卷、奏議二十三卷、內外志十五卷，行于世。富哉言乎！三代輔相，功德與文章並傳萬世者，惟周文公。兩漢以來，知名宰輔，以德以功，煥映竹帛者，亦多以言語文章爲緒餘。至唐宋，乃始兼有之，然傳之者蓋亦甚寡。向年侍講公以文章知名海內，求雍公文集而不可得。今勝伯乃能求之于艱危困苦之中，斯其志過前人遠矣。昔孔氏壁藏其家書，一時雖暫晦，更久復顯列于學宮，然則雍公之所著錄，得賢子孫不至湮沒，要皆本于立德立功云。至正十八年春，元祐造江陰張體書。

又沈右《虞君勝伯求先世遺書將鋟諸梓作詩以美之》　前朝雍國虞丞相，學有師承道有源。采石勳名昭日月，淳熙德業振乾坤。陰功久著更生佛，家學今傳八世孫。力購遺書喜重得，還令海宇誦名言。

又周砥《送虞勝伯》　雍公文字秘深幽，夜夜神光徹斗牛。盛代固知傳不朽，賢孫今喜往相求。江風百里松陵雪，事業千年采石舟。驛路蕭條送君去，中興謾說使人愁。

又韓友直《送虞勝伯》　雍國中興相，清名尚凜如。遠孫居異代，先世有遺書。似是鬼神護，猶存兵燹餘。斯文眞不朽，字字比璵璠。

又王廉《送虞勝伯》　南渡諸公已白頭，深慙采石破狂酋。功勳不獨齊康樂，忠義眞無媿武侯。相業至今光竹帛，文章何日復弓裘。道固未就平生志，應待虞卿爲訪求。

又魏奎《于雲間寓舍贈勝伯賢良表姪》　雍國文章世不磨，昭如星日映山河。刻傳琬琰豈無待？價重璵璠不啻過。謾讀父書嗟我老，竟成先志于(闕)多。春風吹綠松江水，亦欲東游理釣蓑。

又王曦《送虞勝伯》　扁舟衝雪訪遺書，雍國文章天下無。風勁翠簾寒剪燭，月明滄海夜還珠。百年制作詞華盛，一戟勳名孝行俱。送子令人欽世澤，蒼蒼衡木錦江隅。

傳記

楊萬里《宋故丞相節度使雍國公贈太師謚忠肅虞公神道碑》　公諱允文，字彬父，隆州人也。【略】未冠，屬文有能名，初不欲以門子進，秦公曰：「汝薄吾澤耶？」公乃拜命，鎖廳試凡四薦名，至紹興二十四年第進士，竟如志。初仕監成都府榷茶司賣引所，又監雅州名山縣茶場，權都大提舉茶馬司幹辦公事，四川總領所辟差幹辦行在分差戶部糧料院。既登第，轉左奉議郎，通判彭州，未赴。制置司檄權黎州，改知渠州。召除秘書丞兼兵部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兼國史院編修官。除吏部員外郎，兼權樞密院檢詳，又兼檢

正，又兼右司員外郎。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假工部尚書使虜。歸，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爲江淮督視府參謀軍事。拜兵部尚書、川陝宣諭使。孝宗即位，徙知夔州，未上，召除敷文閣學士，知太平州。改兵部尚書，兼湖北京西宣諭使，就陞制置使，改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徙知潼川府，未上，再知平江府。召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改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未幾，以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召拜知樞密院事。又以知樞密院事爲四川宣撫使。召拜樞密使，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兼制國用使，濟國公，遷左丞相兼樞密使、華國公。終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雍國公。以少傅致仕，薨，贈少師，又贈太傅，謚忠肅。今上慶元元年，贈太師。公在渠州，【略】考試類省，所得多知名士。宰臣沈該薦公於高宗，召見，公獻言謂君道有三，曰畏天，曰安民，曰法祖宗，時論韙之。【略】公在西掖，秦檜妻王贈希妙先生，富民金珮以奴事檜而累官至閣門宣贊舍人，給使元君實以結宮官而超除樞密副承旨，公皆封還詔書。吏部侍郎汪應辰出知衢州，公請留之。時諸軍帥皆以宦官充承受，公奏罷之。紹興季年和戎既久，虜情叵測，而朝廷翫愒，晏然無虞。公因見上，力陳虜必渝盟，寇來之道有五，曰川陝，曰荆襄，曰淮東，彼必不出於此，必以正兵出淮西，奇兵出海道，宜爲之備。時上方在顯仁諒闇，太息深以爲然。未幾公使虜，館公者與公賓射，公一發破的，君臣驚異。公見虜中猝猝輓芻粟肆舟師，歸見上，再申前言請備之。上繼使徐度使虜，還言虜無變意。三十一年五月，虜使來賀天申聖節，因索將相大臣，割兩淮地，上始悟公前言，乃以劉錡爲淮東制置使，京畿河北等路招討使，軍于建康，王權與錡姪汜副之。九月，虜以重兵出淮東，劉錡禦之，完顏亮自將大軍，自壽春渡淮入寇，衆號百萬，王權禦之。既而二將望風遁還，而權以僞退誘虜爲辭，公料權必渡江南奔，白執政，未信。十月丁巳，諜報權果渡江，中外大震，上避殿減膳，面諭宰臣，議散百官，浮海避狄。宰臣陳康伯曰不可，於是上始聞公料權必敗語，謂公知兵，心倚重焉。急召李顯忠爲淮西大將，命知樞密院葉義問督視江淮諸軍事，以公爲參謀，洪邁、馮方俱入幕府。庚申，公辭行，上曰：「卿詞臣，不當遣，以卿洞達軍事，姑爲朕行。」公泣謝曰：「主憂臣辱，願盡死力。」辛酉，公出脩門，聞王權盡失淮西，劉錡盡失淮東，錡亦託疾過江。戊辰，公至京口，見錡問兵敗狀，錡抵讕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公曰：「虜席卷兩淮，直窺江表，今日用兵爲得已乎？」屬建康告急，公與義問倍道而進。十一月壬申，劉汜又大敗于瓜洲，逆亮以兵向采石，即牛渚也。甲戌，公與義問至建康。是夜有詔罷劉錡，以成閔代，召王權，以李顯忠代。於是義問檄公如池州，招顯忠領西師，且犒師采石。乙亥，公行，是日逆亮已次采石，刑白黑馬祭天，期以詰朝渡江。丙子，公未至采石十五里所，已聞江北鼓聲震天，公見官軍十十五五坐道旁，蓋王權敗軍也。公念權已去，顯忠未來，若坐待顯忠，國事去矣，呼而問之曰：「逆亮在江北，汝等何乃在此？」從者皆勸公還建康，曰：「事勢至此，皆他人壞之，且督府直委公犒師耳，非委督戰也。彼自有將帥，公柰何代人任責以速辜？」公曰：「吾位從臣，使虜濟江則國危，吾亦安避？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不敵則死之，等死耳，退而死不若進而死，死吾節也。」策馬至采石，趨水濱，望見江北虜兵連營三十餘里，不見其後，號七十萬，馬倍之，而王權潰兵止一萬八千人，馬數百而已。諸將已爲遁計，公召其將時俊、張振、戴皐、盛新、王琪勞問之，曰：「虜萬一過江，汝輩走亦何之？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孰若死中求生乎？且朝廷養汝輩三十年，乃不得一戰報國乎？」衆皆曰：「豈不欲戰，誰主張者？」公覺其可以義動，因誦言曰：「汝輩止坐王權之謬至此，今朝廷已別選將將此軍矣。」衆愕立曰：「誰也？」曰：「李顯忠。」衆皆曰：「得人矣。」公曰：「今顯忠未至，而虜以來日過江，我當身先進死，與諸公勠力決一戰，何如？且天子出內帑金帛九百萬，給節度、承宣、觀察使告身，今皆在此，有功即發帑賞之，書告授之。若有遁者，我亦歸報某用命，某不用命。」衆皆曰：「如此則我輩效命有所付矣，請爲舍人一戰。」【略】逆亮遁去。【略】庚辰，公至京口謁劉錡問疾，錡執公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我輩一技不施，今日大功乃出於一儒者，我輩媿死矣。」【略】十二月己亥，公與楊存中等具奏以聞。【略】上見公慰籍甚渥，公謝曰：「此廟社之靈，陛下之英斷，臣何力之有？」【略】上命公往經理兩淮，公請兵斷虜歸路，徐發京口之師襲之，爲進取計。比至淮上，諸軍先已過江，盡復兩淮矣。戊申車駕幸建康，於是有宣諭川陝之命。三十二年春，公自襄漢而西，開幕府于興元。初與大將吳拱、李道會于襄陽，既又與吳璘會于河池，又與璘會于秦州，前後博議經略中原之策。【略】經理有緒，關河響應，旌旆所指，軍民歸附，日以萬計，且爭出芻粟牛酒以迎王師，遂復涇、原、熙、鞏等十六州。而蜀士楊民望者媚公，沮撓於中，謂宜棄新復州郡而退守蜀之故封，言者信之，大臣史浩主之，公屢爭不能

得，乃請入見而陳便宜，詔許焉。既見，孝宗問棄地得失何如，公以笏畫地，具陳形勢險要如是而固，吾蜀如是而基進取，上慨然曰：「史浩誤朕。」公既忤時宰，於是有當塗之命。時隆興元年春也。明年春，襄陽有警，召歸，於是有宣諭湖北京西之命。未幾，進制置使，開幕府於襄陽，與大將王宣、趙撙等會議攻守之策。【略】而宰臣湯思退欲速和戎，議棄唐、鄧，既而二州之民虜皆孥戮。上亦悔之，召公詣闕，未至而有姑蘇、潼川之命，旋又有召歸之命，公累辭不獲。參知政事王之望忌公，請少須政成，召用未晚，上可之而召公益急，既至見上，即除簽書樞密院事，而之望未之知也。命下，之望失色。初，虜議和，其約曰俘虜兩還，叛亡則否。至是併求所否，公執不與，未幾有參知、同知之命。【略】時久不置相，有兩參預，會蜀人李宏求中書除官，同列欲與之，公曰：「是富者子，吾曹可不避謗？」同列不悅，言於上曰：「虞某納李宏玉帶，將除以某職。」御史章服附其說以彈公，請付廷尉，乞罷政，於是有太平興國宮之命。獄成，有司懷二奏以候司上意，上迎問曰：「帶自虞某家出否？」對曰：「否。」於是同列亦罷政，李宏流新州，章服貶秩紺，中外譽服，即召公，於是有知樞密院之命。未幾蜀帥吳璘卒，於是有四川宣撫之命。上輟所御履及黃金甲冑賜焉。【略】公引疾，乞祠一再愈力，上優詔召公，降詔者一，錫宸翰者二，遣中使迎勞趣行者五，公固辭者八。特命北門草麻，除樞密使。未幾有右輔辦章，兼官樞廷，國用之命，時乾道五年八月戊子也。【略】公感上不世之遇，深思所報，每曰：「宰相無職事，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而已。」懷袖有一小方策，自曰《翹》材館錄》，聞人一善必書。【略】八年，公引疾求去，不許。御史蕭之敏彈公移帝城騎兵一軍於建康非是，上曰：「丞相有大功。勿移彈文之副。」公伸前請，祈致其仕，三請不許，強起視事，之敏外補，公上疏留之，不報，朝論歸重。尋力祈解政納祿，其詞危苦，上察公意不可奪，於是有少保、節度使、宣撫四川之命，錫宴禁中，上賦詩餞行，有云「歸來尚想終霖雨，未許鄉人衣錦看」。又詔奉常賜公家廟五室祭器，其後大臣不復此矣。【略】公念屬任至重，益務修軍政，裕民力，儲財用，戴星乘馬，冰滿鬢髯，人不堪其勞，公不顧也。竟以此得疾而薨，實淳熙元年二月癸酉也，享年六十有五。【略】魏公嘗遺公書曰：「自昔任事於外，鮮獲安全，優游不爲，率有後福。」公嘗以聞，且言於上曰：「一天下輿圖易，一朝廷議論難。」【略】自秉政至諭蜀，退食必觀書，爲文立成，不琱而工。嘗注《唐書》、《五代史》，有詩文奏議若干卷。【略】銘曰：維古南國，以江爲壁。維宋中興，以人爲城。孰爲其人，虞姓雍公。玉立長身，巖巖岱嵩。諒我高宗，殪彼羯戎。匪公則賢，高宗叡聰。擾而將之，萬英之中。紹興辛巳，彼羯暴至。其來衝風，其速山鬼。我師既潰，彼鋒益銳。公奮孤忠，轉敗爲功。羯酋射天，岱嵩壓之。羯駐飲江，岱嵩跲之。跲之則斃，壓之則殪。赫吾天聲，濯吾王靈。風鶴弗鳴，彼自震驚。草木弗兵，彼自割烹。在昔典午，有導有安。曷嘗帥師，與敵周旋。武哉雍公，儒衣據鞍。矢石紛前，對之夷然。弗色弗聲，弗揮弗鞭。笑談之間，一清腥羶。乾坤再安，神人重讎。赤子晏眠，今四十年。公事高宗，盡節盡瘁。萬事不理，維理一事。公相孝宗，端委廟堂。旁招俊乂，實彼周行。維宋中興，兩社稷臣。前張後虞，皆蜀之人。相望有偉，與宋靡已。作頌以紀，太史萬里。

《宋史》卷三八三《虞允文傳》（存目）

紀事

魏了翁《跋虞丞相帖》　右，雍忠肅公所與彭山楊公民極來往帖也。首帖所謂「已抵大安，候公案到結局便行，王總卿除宣諭」，蓋公紹興三十二年由西掖夏官宣諭川陝，秋九月辛亥，乃以外府卿、四川總領財賦王之望代之。次帖所謂「當塗分攜後，不旬日赴闕下，又不旬日走萬里，九月抵漢上」，蓋隆興元年春，公與時宰迕，以敷學知當塗，六月由當塗召還。甲申歲復除夏官，宣諭京湖也。所謂「虜帥以書約和，朝廷以洪同知書報之」，蓋是歲七月乙未，金人統軍紇石烈志寧致書于三省密院，謂舊歲貢如約則止。九月己丑朔，上命同知密院洪遵答書，言海、泗、唐、鄧等州事，在正隆渝盟之後，我未遣使之前。至於歲幣，則兩淮彫殘之餘，未能充數，今遣密院計議官盧仲賢等至軍前詳議。書末所謂「大而有理」者即此書也。公與王瞻叔爲代，雖知時論弗合，而於瞻叔蓋未始隙也，公又嘗薦之於上前。未幾，乃與葉審言共擠公，及公召還，王又疑公必相仇報，凡所以毀公者日至於朝，後又與王珏以公差皇甫倜知信陽軍中，公後又力主棄地奉讎之說，合黨以軋公。及張忠獻公至是所謂「大而有理」之約，亦不復然矣。某嘗閱公奏疏，有「之望怨臣不已，不知臣實未嘗於陛下之前、朝廷之上、百僚之間出一言一字以短之望者」，今觀此帖，

乃與其交友私書，亦謂「王總卿爲宣諭，川秦之福」，公之所以稱贍叔蓋若此，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嘗三復蘇暴之事，爲之嘆息。

《蜀中名勝記》卷八 南嶼曰翳嘶頂，上有翳嘶廟。相傳神即巴郡太守嚴顏也。宋何栗作碑記，並書。【略】山之麓，有更生寺。宋丞相虞允文爲其父秦國公建碑云，【略】按寺在縣東南數百步，秦國又有功德院，在城西玉屏山。

《續資治通鑒》卷一三五 〔高宗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丁丑旦，虞允文、盛新引舟師直楊林河口，【略】金主亮既不得濟，乃口占詔書，命參〔知〕政事李通書之，以貽王權，【略】遣瓜州所掠鎮江軍校尉張千，拏舟持書至軍前。將士皆變色，允文亟曰：「此反間也，欲攜我衆耳。」時新除都統制李顯忠亦自蕪湖至，謂允文曰：「雖如此，亦當以朝廷罪王權之事答之，庶絕其冀望。」允文以爲然，遂作檄曰：「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鴟張至此，朝廷已將權重置典憲。今統兵乃李世輔也，汝豈不知其名？若往瓜州渡江，我固有以相待。無虛言見怵，但備一戰以決雌雄可也！」遣所獲女直二人齎往。金主亮得書，大怒，遂焚宮人所乘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於是始有瓜州之議。

著錄

魏了翁《建賢錄序》 乾道丞相雍國虞公亦有《翹材館錄》，視昔云備。將繼訪南渡以來諸賢有薦引私記者，始以幷附于後。士大夫有志天下者，必將慨然有發于斯。

《宋史》卷三八三《虞允文傳》 〔公〕嘗注《唐書》、《五代史》，藏于家。有詩文十卷，《經筵春秋講義》三卷，《奏議》二十二卷，《內外志》十五卷，行于世。

《蜀中廣記》卷九九 《虞雍公詩文》十卷。

藝文

王質《祭虞丞相文》 采石之危，危于淝水。淝距長江，尚隔千里。岐亮之銳，銳于苻堅。秉幟登壇，刑馬告天。維公之功，功于安石。彼乃處中，公切憑敵。采石之急，急于澶淵。澶當其衝，敵頓莫前。岐亮之才，才于宗眞。華夷悉俱，百萬是羣。維公之難，難于萊國。潛、超猶全，錡、權皆北。自古強敵，三寇江淮，瓜步徐歸，國無人哉。兼至平城，命殲宗愛。厥軀雖夷，厥師弗敗。惟堅與亮，宗覆身殞。天耶人耶，鑒此其警。堅還長安，餘年而斃。亮殂維揚，期月而已。靖康建炎，嗟公生遲。早三十年，強虜奚爲？國有丕烈，天與英傑。釣渭築巖，如印鑰符節。將定淮蔡，遺元和度，將復河湟，遺會昌德裕。克西雍東洛，至德維郭，下兩淮三關，顯德維朴。在辛巳紹興，豈天無心，弗有斯厄，弗有斯人。維宋無極，維功無斁。乘雲空飛，矯首何及？貌在凌烟，功在太常，名在四方，以暨八荒。哀摧我肝，液漲我睫。欲報無從，一念千劫。

黃世永

胡銓《與黃世永小簡》一 皂囊副本，特辱擲示，整冠肅容，三復太息，雖古人復作，不易斯言矣。二十年文章骯髒，若四體之無骨，所謂媚道成而害斯甚，惟此時爲然。公獨能拔乎流俗，文起一代之衰，氣奮三軍之帥，追虞翻不媚之骨，吐留侯苦口之言，非所養剛直，得孟軻之浩然，決不及此。歎伏歎伏。

又二 領示兼辱惠上梁佳作，歎服歎服。趙武築室而張老頌之，東坡起樓而少游賦之。湫隘之居，僅容屏攝，遠慚趙室，近愧蘇樓，而拋梁之篇，近轢少游，遠追張老，發藻泉石，寵光衡茅，榮耀多矣。雖白鶴親作，何以加焉。謹以付執樸者，且藏本以無忘「棠棣」之賦。

葉祖義

《夷堅志》支景卷六 葉祖義字子由，婺州人。少游太學，負雋聲，天資滑稽不窮，多因口語謔浪，所至遭嫌忌。嘗曰：「世間有十分不曉事，吾以一聯

詠之曰：「醉來黑漆屏風上，草寫盧仝月蝕詩。」後登科，爲杭州教授，輕忽生徒及同僚，無不斂怨。一旦以事去官，無一人祖餞。獨與西湖僧兩三人差善，至是出城送之。葉與之酌酒叙別，半醉，酣歌曰：「如夢，如夢，和尚出門相送。」聞者絶倒。

《**宋詩紀事**》**卷五四**　祖義字子由，婺州人。登科爲杭州教授。

張行成

汪應辰《薦張行成劄子》　伏見左朝請郎、知漢州張行成通經博古，尤邃于《易》。才高識明，臨事能斷。紹興二十三年王孝忠等謀叛于成都，帥臣曹筠閉閣不敢出，官僚往往逃避。行成時爲都鈐轄司幹辦公事，獨排闥見筠，邀請出廳，整兵授甲，指畫擒捕，尋即平定。今樞密王剛中作《成都續記》，實載其事。不然，則事有不可測者。其爲漢州，聰察彊敏，請謁不行，號令嚴明，盜賊屏息，豪彊退聽。措置財賦，倉庫充實，凡一境之内，脩舊起廢，皆不擾而辦。臣攷其治行，參以衆論，實爲一路之最。今去替止在十月，伏望聖慈特賜旌異，或召對以攷察其人才，或令再任，以慰民願，或別與遷擢，以盡其所長。庶幾遠方官吏皆知聖明在上，燭見幽隱，莫不精進，以承休德。其所勸大矣。取進止。

《**宋史翼**》**卷二八**　張行成字文饒，四川臨邛縣人，紹興二年進士。學《易》于譙定。通經博古，臨事能斷，累官左迪功郎。紹興九年五月，獻《芻蕘書》二十篇。【略】行成又獻《七引》一篇，其意謂今日之勢未可一戰復中原也，故託晉元帝以寄意焉。不報，丐祠歸，杜門十年，成《述衍》十八卷以明伏羲、文王、孔子之《易》；《翼玄》十二卷，以明揚雄之《易》；《玄包數義》三卷，以明衛元嵩之《易》；《潛虚衍義》十六卷，以明司馬光之《易》；《皇極經世索隱》二卷，以明邵雍之《易》；《通變》四十卷，取自陳摶至邵雍所傳先天卦數等十四圖，敷衍解釋，以通諸《易》之變。乾道二年進呈所著《易》書七種，詔以其言可採，除直徽猷閣、出知漢州。聰察強敏，請謁不行，號令嚴明，盜賊屏息，豪強退聽，倉庫充實，修舊起廢，不擾而辦。尋起爲成都府路鈐轄司幹辦公事。二十二年，王孝忠等謀叛于成都，帥臣曹筠閉閣不敢出，官僚往往逃避。行成獨排闥見筠，邀請出廳事，整兵授甲，指畫擒捕，尋即平定。汪應辰奏薦，移知潼川府以終。行成頗行《易》數之詳，所傳十四圖得于蜀中估籍吏人之家。【略】自號觀物先生，有《觀物集》二十卷。

《**宋史**》**卷四七三《秦檜傳**》　〔和議既成，〕迪功郎張行成獻《詢蕘書》二十篇，大意言自古講和，未有終不變者。條具者皆豫備之策。檜悉加黜責。

又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張行成《觀物集》三十卷。

徐知常

《**宣和畫譜**》**卷四**　道士徐知常，字子中，建陽人也。能詩，善屬文，凡道儒典教與夫製作，無不該曉。脱略時輩，蕭然老成，有士君子之風。方闡道教，首預選掄，校讎琅函玉笈之書，無不精確。【略】畫神仙事迹，明其本末，位置有序。【略】今爲冲虚大夫、蕊珠殿侍晨。

《**繪事備考**》**卷五下**　徐知常字子中，建陽人，能詩善屬文，兼通道藏，故畫神仙事迹，悉能究其本末。自幼辭家入道，宣和中爲蕊珠殿侍晨。

呂願中

《**宋史**》**卷四七三《秦檜傳**》　靜江有驛名秦城，知府呂愿中率賓僚共賦《秦城王氣》詩以媚〔秦〕檜，不賦者劉芮、李燮、羅博文三人而已。愿中由此得召。

《**宋詩紀事**》**卷四六**　愿中字叔恭。紹興中知靜江府。

《**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三**　呂願中，洛陽人，紹興甲戌右承議郎、直秘閣、知靜江府兼主管廣西經略安撫司公事。

崔　球

《詩話總龜》前集卷三三　池陽崔球在太學苦學不歸，一日晝夢到其家，見其妻正寫字，呼之不應，與之言不答，視其所書乃詩也，曰：「數日相望極，須知意思迷。夢魂不怕險，飛過大江西。」既覺，歷歷記之。數日書至，其妻寄是詩，一字不易，驗其寫詩之日，正球得夢之日。

王十朋

論　述

綜　論

汪應辰《顯張魏公為王詹事作不欺室銘》　凡人緣飾于外，何所不可？至于死生之際，氣不亂，志不變，此決非智巧果敢所能強爲也。丞相魏國公將啓手足，爲龜齡侍御作《不欺室銘》，詞氣凜然，如曾子之「戰戰兢兢」也。學道之功，豈偶然哉？龜齡以剛毅正直稱天下，方且以「不欺」銘其室，又資諸人以爲善，若不及焉，其過人遠矣。

周必大《賜敕文閣直學士王十朋辭免除太子詹事恩命乞依舊奉祠不允詔》　卿清明諒直，海內寡二。頃由三館，以經術從吾兒遊。茲啓承華，命居端尹，是資正論，益廣前聞。卿疾既平，強爲我起。所請宜不允，仍依已降指揮，疾速前來供職。

又《司封員外郎王十朋兼崇政殿說書制》　爾傳誠意正心之學，懷愛君憂國之忠。氣振于射策之時，譽尊於育才之地。剛方之操，中外所稱，既副旁招，其令入侍。惟昔咸平之盛，稍循天策之規。遴擇英髦，進陪講讀，晝則密承于顧問，夕則遞宿于禁嚴。朕將舉此舊章，爾尚知吾殊遇。

朱熹《王梅溪文集序》（代劉珙作）　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矣。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爲人。求之今人，則於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也！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即召以爲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讎恥爲己任，其所言者，莫非脩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至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咸，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爲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夜孜孜，如飢渴嗜欲之切於己。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閨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故，隆信義，務敦樸，雖家人孺子，亦皆藹然有忠厚廉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爲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爲人。不爲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己意，然其規模宏闊，骨格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爲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效而爲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斂衽心服。其於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爲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爲迂闊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有毫髮點污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番及夔，則又適在葛、杜、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以致欽慕之意，蓋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爲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王龜齡奏議氣象大。

真德秀《梅溪續集跋》　蓋公之爲人，襟度精明，表裏純一。其立朝事君，空臆盡言，攖龍鱗而不悔者，此誠也。居官牧民，矜憐摩撫，若父母之於赤子者，此誠也。至於爲詩與文，絕去雕琢，渾然天質，一登臨，一燕賞，以至賦一卉木、題一巖石，惓惓忠篤之意，亦隨寓焉。嗚呼賢哉！宜泉人之詠歎而不忘也。

黃淮《正統本梅溪集序》　溫郡梅溪先生王公十朋，家食時敏於力學，博究經史，旁通傳記百家。由博反約，擇精守固，其於天理民彝之懿，忠孝立身之本，體認眞切，凝然以斯道自任。紹興間對策大廷，曰盈萬言，援經證據，切中時病，高宗親擢首選，試以民事，簽判紹興府。自後歷官侍從、臺諫，出知饒、夔、湖、泉四大郡，入爲太子詹事，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每爲權要忌嫉，而執德不回。粤在侍從臺諫時，屢上奏疏，其於君臣父子之大倫，國家之權柄，賞罰之當否，時事之得失，臣僚之邪正，衆論之是非，民情之休戚，軍政之利害，時幾之審決，世讎之不可不復，國耻之不可不雪，剖析詳明，論議鯁直，皆足以闡聖道，垂世教，惜乎當時不能盡用也。其爲郡時，布上恩，恤民隱，導揆撫摩，直欲底之於平康之域。身在外服，而心存朝廷，漢唐循吏，殆不是過。其著爲雜文、詩歌，率皆渾厚雅淳，和平坦蕩，不離於道德仁義。紫陽朱夫子謂其稟乎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確哉至論也！蓋其當代之立德立功立言，可謂無媿者矣，後之人雖欲無傳，其可得乎！

何文淵《正統本梅溪先生文集後序》　余少時讀《尚書》，觀王十朋先生注釋「輯五瑞」、「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諸篇，而知先生之學邃于經。及讀《丹墀獨對》諸書，觀先生之論五帝名號位次等事，而知先生之學長於策；又閱《氏族大全姓氏》，觀先生自警之詩，曰「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須存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直須先要自家知」，而知先生之學嚴於治己。【略】夫日月之光華，星辰之炫耀，天之文也，川嶽之流峙，草木之秀毓，地之文也，吟詠爲詩歌，發言爲經傳，人之文也。先生之文，光耀之若日星，雄健之如川嶽，發揮仁義道德而無餘蘊，眞當時之傑然者也，其可傳示天下後世的矣。

潘是仁《王梅溪詩集小引》　公得高第於隆興間，後爲春官，被懟所黜，遂闢小園，日涉吟詠，悠悠自樂，其所詠詩名《自寬集》。因籌燈校讎，知晉宋人不甚殊轍如此，而甌江半襟水，亦恍一再至云。

王敎福《雍正本宋梅溪王忠文公文集序》　自廷對萬言以及奏議、詩文、雜著，莫不剴切詳明，疏暢洞達，一本諸道德之歸，而闡發其心術之微，洵乎其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皆如此。乃益歎朱子所稱君子人者爲不虛，而昔人謂知公之心者莫如文公，非阿所好也。

芮復傳《雍正本宋梅溪王忠文公文集序》　公俊偉磊落之氣，明白正大之□，□□端亮之風，忠厚悱惻之意，宜揭於簡編，而流溢於字句，其精光靈爽，歷千百載而曾不可以磨滅。同時紫陽朱子已表而出之，謂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嗚呼，如公者，誠足以法天下而敎後世於無窮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梅溪集》五十四卷。【略】十朋立朝剛直，爲當代偉人，應辰稱其於文專尚理致，不爲浮虛靡麗之詞。其論事章疏，意之所至，展發傾盡，無所回隱，尤條暢明白。（劉）珙稱其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爲人。今觀全集，淳淳穆穆，有元祐之遺風。二人所言，良非溢美。曹安《讕言長語》僅稱其祭漢昭烈帝、諸葛亮、杜甫文各數語，未足以盡十朋也。

分論

《會稽三賦》　史鑄《會稽三賦序》：紹興間，詹事王公以射策冠多士，入官越幕，贊治之暇，乃於圖志掇其赫奕之事迹（志謂輿地志之類。今賦注所引惟《會稽志》一書，非先生作賦之前所有者也），加以舊傳新睹，可紀之事，從類鋪張，著爲《風俗賦》，以抑揚品藻寓於答問。其事實，其詞贍，旨趣明暢，字字淵源，誠爲傑作。公之究心，可謂平章風物之宗主，其有光於吾邦者大矣！及賦民事堂、蓬萊閣，文皆醇正，語亦高妙，其有見於奉君命、紀勝槩者備矣。吁，昔人所言擲地作金聲者，豈得專其美哉！

《上殿劄子》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發論以氣宇爲主，文亦具英風毅節。

《石鏡谿詩》　周必大《題王龜齡石鏡谿詩碑後》：予往與龜齡同在道山見其《拒佛說》過于楊墨。及來廬山，讀數詩，皆食蔬笋帶葛藤。韓退之決非大顚所能移，道一而已。丁亥清明。

《二郎神》（深深院夜雨過）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寓意微婉，不當僅

作咏物詞讀。

傳記

汪應辰《龍圖閣學士王公墓誌銘》 公諱十朋，字龜齡，姓王氏，溫州樂清人。【略】公少穎悟強記覽，爲文頃刻數千言。事親盡孝，其居鄉，進止取予必以義，後學師尊之。既入太學，多士皆推敬焉。太上皇帝躬攬權綱，更新政事，紹興二十七年策進士于廷，詔：「對策中有指陳時事鯁亮切直者，並眞上列，無失忠讜，無尚諂諛，稱朕取士之意。」既而考官以公所對進，上臨，定其文以爲「經學淹通，議論純正，可第一」。及唱名則公也，士論翕然稱愜。【略】授左承事郎，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又詔：「王某係朕親擢第一人，欲試以民事，尚待遠闕，可特添差紹興府僉判。」秩滿，除秘書省校書郎，尋兼建王府小學教授。時北虜且畔盟，朝廷疑之，猶未敢誦言爲備，公因轉對，力陳其不可無備者，【略】其他指陳，率人所難言者，公之將有言也，人皆危之，而上特開納焉。【略】然大臣有不樂者，公亦數求去，除著作佐郎，罷其兼職。公以求去得遷，力辭，不許。久之，除大宗正丞，仍待次，尋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今上即位，除知嚴州。未赴，間召對，【略】除司封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又兼崇政殿說書，除國子司業。【略】隆興元年四月，除起居舍人，改兼侍講，公與左史同奏史職廢壞者，【略】皆從之。越月除侍御史，公素以剛毅正直稱天下，至是人皆曰眞御史矣。公益自任以當世之重，大抵以定國論，正人心爲本，而去其害治者，不屑屑於細故也。【略】詔以公權吏部侍郎，辭不拜。乃以集英殿修撰知饒州。乾道元年七月，移知夔州，尋除敷文閣待制。三年七月，移知湖州。未幾得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才數月，起知泉州，進直學士。又移知台州，公以病力辭，且乞致仕，乃復提舉太平興國宮。七年三月，除太子詹事，詔旨敦趣，公力疾造朝。上特御選德殿，而公足弱不能趨，詔給扶減拜，且賜坐，又詔權免朝參，又遣使以告及金帶就賜。公三上章乞致仕，乃詔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而公薨矣，實七月丙子也，享年六十。【略】近世爲政得人心未有如公比者。公有《梅溪》前、後集五十卷，《尚書》、《春秋》、《論語》、《孟子講義》，皆指授學者，未成書也。公於文專尚理致，不爲浮虛靡麗之詞。其論事章疏，意之所至，展發傾盡，無所回隱，尤條悉明白。蓋自漢氏尊用儒術，而士或飾詐，或阿諛取容，至於守節死義，能爲國重，則未必以儒名者，世遂以儒相詆訾。若公之學問，粹然一出於正，謹守而力行之，義之所在，疾趨徑前，未嘗以利害毫髮顧避，更閱夷險，特立不回，施於政事，左右具宜。信乎其有本如是也。【略】銘曰：漢廷用儒，黯獨憨樸，淮南憚之，謀不敢作。謂公孫輩，發發振落。儒豈不用，其效奚若？孰知其故，鼠腊非璞。公之節義，視黯無怍。屹然立朝，作世郛郭。正色凜凜，危言諤諤。招之不前，麾之不卻。猛虎在山，衛及藜藿。出守四郡，治行皆卓。問胡爲然，非智之鑿。聖有謨訓，守約施博。惟其躬行，粹美無駁。道固如是，不由外鑠。於彼汲直，如玉而琢。我爲銘詩，以表儒學。人雖云亡，尚有集蘩。

《宋史》卷三七八《王十朋傳》（存目）

徐炯文《梅溪王忠文公年譜》一卷（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二老堂詩話》 紹興二十七年，御筵進士四百二十六人，溫州王十朋爲之首。其鄉人吳已正綴末。特奏狀元則福州李三英，例賜出身，附名正奏之後。已正有詩：「舉頭不忍看王十，回首猶欣見李三。」

《鶴林玉露》甲編卷六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閨詩、閨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爲喜，專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爲先，孝友之意皆在焉。爲御史，首彈史丞相浩，乞專用張浚，上爲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聞使之爲十二牧。與胡邦衡幷爲左右史，相得最歡。奏補先弟而後子。

《柳南續筆》卷一 王梅溪嘗讀書溫州江心寺。寺中住持眞歇了禪師知其爲龍種。是時寺前埂子山門，屢築不就，將成即有龍攪波濤潰之。一日，梅

溪大醉，禪師進曰：「公能捨山門前一塊土乎，公必中狀元無疑矣。」就之乞書券，梅溪醉中戲書與之。其後禪師坐山門乘涼，有一老人拄杖而來，攜一童子，索地，出券示之，泣而去。至今寺中寶藏其券焉。寺去桑門三里。桑門，溫州城門也。往來常與妓錢玉蓮善，約富貴納之。梅溪登第後，三年不還鄉。玉蓮爲人逼嫁，自沉於桑門江口。蜀人破堂和尚爲錢先生湘靈述之如此。今其事備載《湘靈集》中。破堂蓋久住江心寺者。

作品本事

《游宦紀聞》卷四　永福邑東三十五里曰三島村，村東北山曰方廣岩，【略】後數年，水暴至，漂一巨木，長可丈餘，廣半之，卧山下者累月。風雨晦暝之夕，往往若有神光。舁致室中。亡何，有異人來，請斲爲賓頭盧尊者像，像成，不受直去，莫知所之。【略】詹事王公十朋曾游，作《十奇》律詩，五言六十字。

《鶴林玉露》甲編卷三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略】邑宰皆感動。

《剡錄》卷一　剡周氏作淵原堂，製先聖十哲坐像，列畫七十二子爲一堂，闢富學、輝聲、集彥、擢秀、恢義五齋，又有細論堂、蘊秀軒、同襟館、蘭馨室。時永嘉王公十朋居師席，台、溫秀士咸在館塾，王公記云。

《梅磵詩話》　王公衮吉老，會稽山陰人。紹興甲戌登進士第，仕至左司郎中。盜劫其母墓，成獄，盜不死，吉老手殺之，詣州自言。兄宣子，請納所居官以贖其罪。時梅溪王公十朋爲簽幕，賦詩以美之。

《賦話》卷一〇　《會稽三賦》，宋王十朋撰。一曰《會稽風俗賦》，二曰《民事堂賦》，三曰《蓬萊閣賦》。以上皆高宗紹興戊寅年秋冬爲府簽判時作也。明陶望齡合三賦序行，而註之者則渭南逢吉也。

著錄

朱熹《王梅溪文集序》　予昔官中秘，直西省，皆得與公爲寮，辱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康，則公歿幾十年，而其子聞詩適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歔欷。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予叙之。

王闓運《梅溪集跋》　右先君文集，合《前》、《後》并《奏議》五十四卷。紹熙壬子，聞禮嶽木江陵，歸藏于家。痛念先君即世二十有一年矣，不肖孤家貧力弱，日夜抱遺書以泣。一旦懼溘先朝露，無以贖不孝罪。會兄聞詩假守浮光，以俸餘命聞禮董其役，始事于莫春，訖工于中秋。【略】職校正迪功郎謝汝能，鄉貢進士任炎。其間闕亡者，異時爲別集云。男宣教郎、充荆湖北路營田使司幹辦公事、賜緋魚袋聞禮謹書。

真德秀《梅溪續集跋》　慶元中，某竊第來歸，鄉之儒先楊君明遠出一編曰《南游集》以示某曰：「此永嘉詹事王公之所作也。【略】嘉定丁丑，蒙恩假守，獲繼公躅於四十七年之後，【略】集版藏之郡齋，歲久浸或刓缺，屬議刊整，而郡士林君彬之爲某言，公《勸農》、《戒訟》等文猶有未見於集者，而公之孫夔通守蒲中，亦出公書問三十餘通，皆在泉時作。前輩流風日以益遠，雖弄翰戲墨，猶當勤勤收拾，而況藹然仁義之言，皆有補於世教者乎？因并刻之，命曰《梅溪續集》，使來者得以覽觀焉。己卯九月己亥，建安眞某記。

《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八　《梅溪集》、《續集》五卷，詹事樂清王十朋龜齡撰。【略】正集未有。

又卷二二　《梅溪奏議》三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王十朋《南游集》二卷。又《後集》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王龜齡《梅溪文集》，一部十四冊，全。

又　王龜齡《會稽賦》，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王龜齡《梅溪文集》十四冊。

黃淮《正統本梅溪集序》　文集舊嘗鏤板，歲久浸廢。郡之前太守何公文淵訪於其家，得錄本若干卷，殘缺錯亂，不可緝理。會陞除侍郎而去，然其心未嘗忘也。未幾前御史劉公謙繼守是郡，旁求博訪，乃得其刻本於黃巖士族蔡玄之家，命郡學教授何濶重加訂正，鳩工刊刻，用廣其傳。贊成其事者，貳守徐公恕、通判劉公寬、推官宮公安，暨邑宰周紀等，與有力焉。【略】正統五年夏四月望日，黃淮撰。

何文淵《正統本梅溪先生文集後序》　宣德庚戌歲，余由憲臺出守溫郡。溫郡，乃先生所居之鄉也，余於先生玄孫孟明處求得先生文集共十帙，而缺

注釋經傳之言，意其言之附諸經傳者，書坊板行，而先生不錄于家故也。然余之所得又有破損脫落，而有不可讀者，於是給紙筆付與永嘉儒士王宜嘉補其缺略，更加圈點，而欲重爲刊刻。越數月，值今上皇帝嗣登寶位，召余入爲秋官侍郎。於先生文集未及刊行，而心常怏怏。幸吾從姪何濶子方選除溫州府學教授，將行，余以茲事屬之，子方曰：「敢不如命。」溫州又得監察御史浚儀劉公自牧而爲郡守，暨諸同僚皆好文字，各出月俸，以資工費。刊刻完成，吾少保黃先生既爲首序，子方又請余而爲後序。

《**百川書志**》**卷一二**　《梅溪文集》五十卷。

《**脈望館書目**》　《梅溪》前、後集共十本。

《**行人司書目**》　《梅溪文集》十本。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十朋《梅溪集》四十九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梅溪集》四十九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梅溪先生文集》，宋王十朋著。《前集》二十卷四冊，《後集》三十卷八冊，《奏議》一冊，《日記》一冊。

又卷五　《梅溪先生奏議》一冊，全。宋王十朋著，其子營田使聞禮序。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王梅溪集》五十四卷（《會稽三賦》在內）。

《**絳雲樓書目**》**卷三**　王十朋《梅溪集》。陳景雲注：集三十卷，朱晦翁序，泉州板刻。又有《梅溪續集》，亦泉州刻，眞西山跋。

芮復傳《**雍正本宋梅溪王忠文公文集序**》　公之雜文、詩歌，舊有刊本，與歐、蘇、楊、陸先後行世，其列於諸選者，三尺童子皆知誦而習也。其全書不可得見，明之中葉雖經重刻，今已散佚無多存。樂清令唐子人岸悉心哀集，編爲五十卷，訂正而刊行之。【略】因其請序於余，余爲弁數言，以冀世之讀是書者知所勉勵，庶不負朱子師慕萬一之意云爾。

唐傳鉎《**雍正本宋梅溪王忠文公文集今序**》　相傳其子聞禮于公沒時已有刊本，而先儒朱子代劉共父爲之序。明正統間，溫郡守何公文淵主其事，命廣文輩纂集，然篇章倒置，字句錯誤，幾令讀者生厭，今本亦無多存者。適護觀風徐公鼎來得一本，重憫其失，無以傳後，慨然付余。余命徐生炯文偕其徒徐紹、周光璨悉心較訂，七閱月，而孝廉薛英亦加覽焉。其刻資約費三百金，半出拙吏，半爲同邑諸生有力如林徵君、任象山教諭培、徐明經名世及朱統者助之。閱十月而書告成，自是可以行天下、垂後世。【略】時雍正戊申秋九月。

《**雍正刊宋梅溪王忠文公文集凡例**》**之二**　舊刻渙散錯雜，今彙編爲五十卷。廷試策、奏議係公書思對命之章，仍爲前列，次以表狀、論說、策問，皆學識經濟之大者，又次以序記、誌銘文，又次以書啓、題跋、雜著者，然後次以詩及賦。俾井然有條，不復有渙散錯雜之病。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梅溪集》五十四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宋王十朋撰。【略】是集爲正統五年溫州教授何濶所校，知府劉謙刻之，黃淮爲序。凡奏議五卷，而冠以廷試策。前集二十卷，後集二十九卷，而附以汪應辰所作墓誌。後有紹熙壬子其子宣教郎聞禮跋，稱文集合前、後并奏議五十四卷，與此本合。而《文獻通考》作《梅溪集》三十二卷，《續集》五卷，并載劉珙之序。今無此序，卷數更多寡不符。應辰《墓誌》則稱《梅溪》前後集五十卷，與此本亦不相應。疑珙所序者初稿，應辰所誌者晚年續增之稿，而此本則十朋沒後，其子聞詩、聞禮所編次之定稿也。觀應辰稱《尚書》、《春秋》、《論語》、《孟子》講義皆未成書，而此本《後集》第二十七卷中載《春秋》、《論語》講義數條，則爲蒐輯續入明矣。

《**結一廬書目**》**卷四**　《梅溪先生文集》五十四卷，宋王十朋譔，明正統五年刊本。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一**　《梅溪先生文集》五十四卷，明正統鈔本。宋王十朋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梅溪先生文集》五十四卷附錄一卷，明天順刊本。許醇夫藏書。

《**藝風藏書記**》**卷六**　《梅溪先生文集》五十四卷附錄一卷，明天順刊本，前有周琰序，後有何文淵序。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梅溪先生文集》五十四卷，明刊本。宋王龜齡撰，其子聞詩、聞禮編。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梅溪先生文集》二十卷、《後集》二十九卷，宋王十朋撰。明正統五年刊本。

又　《梅溪先生廷試策》一卷、《奏議》四卷、《文集》二十卷、《後集》二十九卷，宋王十朋撰，附錄一卷，明正統五年劉謙、何濶刊天順六年重修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梅溪先生廷試策》一卷《奏議》四卷《文

集》二十卷《後集》二十九卷，宋王十朋撰，附錄一卷，明正統五年劉謙、何濶刻天順六年重修本（四庫底本），二十冊。

史鑄《會稽三賦序》　竊惟《風俗》一賦，雖有剡溪周君之注，惟以表出山川事物爲意，而公之文章，以經史百家之言盤屈於筆下者，殊未究其根柢。暨《民事》、《蓬萊》之作，其注又缺然無聞，遂使覽者惜其未備。鑄平日嗜公之文，至於成癖，由是不揆蕪淺，輒皆爲之注。【略】時嘉定歲在丁丑日長至，愚齋史鑄序。

《**菉竹堂書目**》**卷三**　王龜齡《會稽三賦》一冊。

《**百川書志**》**卷二〇**　《會稽三賦》三卷。【略】明渭南南逢吉校注也。

《**會稽鈕氏世學樓珍藏圖書目**》　《會稽三賦》一卷，宋刊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七〇**　《會稽三賦》三卷，禮部尚書曹秀先家藏本，宋王十朋撰。【略】所著有《梅溪集》，此賦三篇，又在集外別行。【略】初，嵊縣周世則嘗爲註《會稽風俗賦》，郡人史鑄病其不詳，併註後二賦，未有嘉定丁丑鑄自跋。

《**季滄葦書目**》　王十朋《會稽三賦》，一本宋板，又一本宋板。

黃丕烈《宋本會稽三賦注跋》　宋刻《會稽三賦》，余所見有三本，此本得諸東城顧八愚家，首尾皆有殘闕，每以無從補錄爲恨。後於五柳居書肆見一本，印已糊塗，紙多裱托，因未購之，卒歸余友顧抱沖。既訪得八愚之兄五痴亦有是書，遂假以對勘，其中缺葉俱可補錄，爰取舊紙倩館師顧澗蘋手影足之。其第四十九葉係五痴本所重，丐主人贈余，頓成完璧。命工裝池，俟他日有更好於五痴本者，俾書中缺字一一補錄，不亦快乎！嘉慶元年冬至前四日，棘人黃丕烈識。

《**楹書隅錄初編**》**卷二**　《宋本會稽三賦》二冊一函，無卷數。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會稽三賦注》一卷，宋周世則、史鑄撰，宋刊本，大版心。【略】左闌外有耳，記「風俗」、「民事」、「蓬萊」等字。增注用陰文別之。宋諱「廓」字缺末筆，更加墨圍。字仿歐體，雋整可喜。間有補刊之版，則殊朴拙，然亦在宋、元間。按：「三賦」者，首爲《會稽風俗賦》，題郯溪周世則注，郡人史鑄增注。次爲《民事堂賦》，次爲《蓬萊閣賦》，皆題愚齋處士注，即鑄也。三賦作於紹興丁丑官越簽幕時，不載《梅溪集》中，前有愚齋史鑄序，題嘉定丁丑，距作賦時正甲子一周。此書宋刻流傳有二本：一爲三卷，見於《堯圃題識》，今藏日本靜嘉堂文庫，今鐵琴銅劍樓瞿氏所藏嚴充本正與之同；一爲不分卷，《楹書隅錄》之季滄葦本，丁氏善本書目之影寫本，道光丁酉杜春生之翻刻本及此本是也。杜氏、丁氏本皆云出於朱卧菴所藏，今不知流轉何所。黃堯圃生平所見四本，惟顧八愚一本尚藏海源閣中，然則此冊可與南瞿北楊鼎足而立矣。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會稽三賦》一卷，宋王十朋撰，周士則、史鑄注。宋刻元修本，顧廣圻鈔補，黃丕烈跋，二冊。《會稽三賦》一卷，宋王十朋撰，周士則、史鑄注。宋刻元明遞修本，一冊。《會稽三賦》一卷，宋王十朋撰，明南逢吉校注，明嘉靖二年南大吉刻本，一冊。

藝文

陳傅良《祭王詹事》　吾鄉自昔，諸儒有作。剛毅敦厖，是以爲俗。中更權臣，擯排其尤。喬木云凋，何草不秋？誰其似之，惟公嗣興。矻立堂堂，萬夫典刑。梅溪之原，簫臺之下。公車不駕，市無翔賈。簫臺之下，梅溪之原，公休於廬，巷無違言。公行未久，公歸白首。邦人父老，欲執之手。天子起之，愛莫止之。羽翼四海，匪我敢私。忽焉此觴，涕泗如水。百爾有恨，不如我同里。

樓鑰《祭王詹事》（十朋，代曾吏部）　惟公行出乎誠，學根乎經。高見遠識，特立獨行。射策論事，仲舒賈生。面折廷諍，汲黯王陵。功成羽翼，政如神明。人或一得，公集其成。公論之興，公爲主盟。事失其平，公爲權衡。一有抑揚，人爲辱榮；一有去就，國以重輕。人亡一鑑，夢奠兩楹。明主震悼，善類失聲。天亦惜之，爲之隕星。某昔拜公，屣履以迎。公去不回，誰其典刑。往哭不可，郡紱是縈。設祭道周，酹公之靈。精爽凜然，尚其顧歆。

《**京劇劇目初探**》**二三七《荊釵記》**　王十朋有才名，富室錢載和擬以女玉蓮妻之，而錢繼室孫氏則擬許婚己侄汝權，二老互爭，乃使玉蓮自擇。玉蓮逕取十朋所送荊釵，遂許王。十朋赴都中試，忤秦檜，謫貶潮州簽判。孫汝權乃假造十朋家書，云已別娶于相府，逼玉蓮爲妾。繼母孫氏遂迫玉蓮改嫁孫。玉蓮不從，被閉于暗室，跳窗出，抱石投江，爲浙鎮史衛公所救。錢失女，責孫

汝權，孫發狂死，錢幷休棄孫氏。十朋母痛玉蓮之死，赴潮州面數子罪，十朋驚辯。史夫人忽至，僞稱有女，強婚十朋，且索荆釵爲聘，婚期始明眞相，夫妻重會。（見明朱權《荆釵記》傳奇及《南窗閑筆》）

衛博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定菴類稿》四卷，永樂大典本，宋衛博撰。博《宋史》無傳，其集諸家亦未著錄，惟散見《永樂大典》中。考《宋中興百官題名記》，載乾道四年正月衛博爲樞密院編修官，四月致仕，知其終於是職。然平生事蹟已不可考。【略】所作凡表劄牋啓、序記書疏之類，無所不備，而什九皆爲他人屬草者，特原本多直標題目，不署明「代」字，故往往不可辨別。【略】蓋博本以表奏四六擅長，故每爲當時顯貴者所羅致，而觀其所作，亦大都工穩流麗，有汪藻、孫覿之餘風，非應酬率率者可比。【略】謹鈔撮薈萃，釐爲四卷，存其梗概，俾不致終就湮沒焉。

《宋詩紀事補遺》卷六〇 衛博字□□，歷城人。歷官樞密院編修官，著有《定庵類稿》。

《宋史》卷二〇九《藝文志八》 衛博《定菴類藁》十二卷。

李椿

崔敦詩《李椿落致仕除顯謨閣待制知潭州制》 具官某學造誠明，智周貫變。端純簡重，曾不越於宮庭；清粹澹夷，亦無窺其涯涘。曩綴甘泉之從，歷宣外屏之勞。旋據禮以告歸，迄挂冠而勵俗。眷言巨鎮，夙重長沙。藩翰須賢，方當宁周詢之日；丘園亢志，豈長才高卧之時。宜下垂車，即紓懷綏。仍念分符於遠服，更令峻職於西清。惟風俗周知，當有爲而人服；惟吏民素習，固不令而化行。尚底政成，更勤猷告。

楊萬里《李侍郎傳》 李侍郎字壽翁，洺州永年縣人。【略】用父遺澤補官，初調潭州衡山縣尉。丁母憂，服除，調桂陽監司理參軍。【略】調衡州軍事判官。【略】再調寧國軍節度推官。張浚節制兩淮軍馬，辟充準備差遣。浚拜宣撫使，又拜都督，連辟椿爲屬。【略】癸未之春，將臣有以北討之議聞者，下其議督府，椿方奉檄至巢，亟移書浚之子栻，言：「藩障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議論未定，彼逸我勞，雖得地必不可守，未可動也。」歸至合肥，師已行矣，復致書於浚，言：「大將勇而無謀，願授成算，俾進退勿損威重。」後皆如椿言。【略】初，椿得監登聞鼓院，在職數月，有所不樂，請通判廉州，未赴，召對，除知鄂州。【略】移廣南西路提點刑獄。【略】除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略】遷左司員外郎，兼權檢正。【略】請補外，除直龍圖閣、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改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又改都大提舉四川茶馬。俄復歸湖南。【略】除司農卿。【略】兼權臨安府。【略】執政滋不悦，久之求去，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還前職。及辭行，上曰：「卿未可以遠去。」改知婺州，進職秘閣修撰。【略】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知太平府。【略】居歲餘，年六十九，即請老歸，上初惜其去，章三上，乃以敷文閣待制致仕。越再歲，值湖南謀帥，【略】遂落致仕，進顯謨閣待制，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再辭，不得請，乃強起。【略】未滿歲，請復致其仕，有詔曰不可，章又三上，言極危苦，乃進敷文閣直學士致仕，年七十有三。椿年三十始學《易》，有得不著訓傳或先儒未言，則述之。

朱熹《敷文閣直學士李公墓誌銘》 公生十有五年，避地南來，貧無以爲養。年三十，始學《易》。兩鞫郡獄，須索問者累旬不至，因得晝夜研考，乃若有得，遂樂玩而沒身焉。【略】至是病革，題詩一章，以示諸子，沐浴正衣巾而逝。

《宋史》卷三八九《李椿傳》（存目）

《齊東野語》卷二 督府準遣李椿以書遺浚子栻曰：「復讎討賊，天下之大義也。然必正名定分，養威觀釁，然後可圖。今議不出於督府，而出於諸將，則已爲輿尸之凶矣。況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定，彼逸我勞，雖或有獲，得地不守，未足多也。」武鋒軍都統制陳敏曰：「盛夏興師，恐非其時。兼聞金重兵皆在大梁，必有嚴備。萬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爭力，人疲馬倦，勞逸既異，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之。」浚皆不聽。

林之奇

論述

《**齊東野語**》**卷一** 葉紹翁詩云：「殿號長秋花寂寂，臺名思子草茫茫。尙無人世團圞樂，枉認蓬萊作帝鄉。」亦出於林少穎《武帝論》云：「武帝好長生不死之術，聚方士於京師，由是禱祠之俗興，以成巫蠱之禍。陽邑、朱昌二公主皆以此誅，而皇后、太子亦皆不免。其始也，欲求長生不死之術而不可得，徒使敗亡之禍橫及骨肉，可笑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拙齋文集》二十卷。【略】之奇之學得於呂本中，其《記問》內稱「少蓬」及「呂紫微」者，皆謂本中，其後呂祖謙又受學於之奇。【略】呂氏之學頗雜佛理，故之奇持論亦在儒釋之間。呂氏雖談經義，而不薄文章，故之奇註釋《尙書》，究心訓詁，而此集所載諸篇，皆明白暢達，不事鉤棘，亦無語錄粗鄙之氣。其詩尤具有高韻，如《江月圖》、《早春》、《偶題》諸篇，置之蘇、黃集中，不甚可辨也。

傳記

《**拙齋文集**》**附姚同《林之奇行實》** 先生姓林氏，名之奇，字少穎，侯官人。【略】日夕相從，惟道藝是講是究，名肄業之所曰兌齋。晨興，誦讀經史，各以所見結衣帶而識之，逮暮相與參訂是否而書之，謂之《兌齋錄》。西垣呂公入閩，公聞其以道學名世，乃與二李往候之。一見之頃，遂定師生之分。呂亦欣然，進而語之以嵩洛關輔諸儒之源流、慶曆元祐諸賢之本末，且欲以廣大爲心，陋專門之蒙昧，以踐履爲實，刊繁文之支離。【略】紹興丙辰，以賢書將試南宮，西垣公餞以詩曰：「我爲福唐游，破屋占城市。城中幾萬戶，所識一林子。蓊然衆木中，見此眞杞梓。」先生見重於西垣公如此。【略】紹興己巳，先生奏名春官，注長汀尉。未上，鄉樞陳公誠之薦試館職，除正字。【略】再除校書郎，修《神宗寶訓》，改京秩，以三劄入見，【略】高宗玉音曰：「卿得事君之體。」高宗御製《損齋記》，先生因奏三說，謂「損思以益德，損用以益本，損華以益實」，聞者是之。【略】先生在館三年，搢紳浩然歸重，行且柄用，倏以末疾告，朝廷惜其去，除貳宗正司，俾就醫於會稽。既而疾向平，先生乞歸閩，遂除泉舶。【略】初，先生在館時與于湖張紫微厚善，先生別後，張紫微未嘗不言及之。先生門人江淸卿自張所告歸，張贈之詩曰：「吾友林少穎，讀書不計屋。」又云：「此君抱高節，雪柏照霜竹。造物乃兒戲，卧病在空谷。」觀張之詩，無一字溢美。【略】猶子子沖，字通卿。【略】拙齋，先生之所自號，天下之士唯曰三山先生云。

《**宋史**》**卷四三三《林之奇傳**》（存目）

著錄

《**拙齋文集**》**附姚同《林之奇行實**》 先生所著不一，如《書說》、《周禮說》、《論》《孟》《揚子》講義、《通鑒論斷》、《兌齋錄》，世已傳誦，先生遺文二十餘卷，子沖之所裒集，及《場游錄》、《道山記聞》，藏于子沖之家，世未之見。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拙齋集》二十二卷，校書郎侯官林之奇少穎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九** 《拙齋集》二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拙齋文集》二十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林之奇撰。【略】是集凡《記問》二卷，蓋即本傳所謂《道山記問》者，詩一卷、雜文十七卷，末附呂祖謙祭文及李樗所爲哀詞、姚同所爲行實，以之奇自號曰拙齋，因以名集。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四** 《拙齋先生文集》二十卷，舊抄本，三山林之奇少穎撰。

《**結一廬書目**》**卷四** 《拙齋文集》二十卷，宋林之奇譔，影寫宋刻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拙齋文集》二十卷，拾遺一卷，影宋本。三

山林之奇少穎。【略】文瑞樓有影宋本，此本從之出也。

《**上海圖書館善本書目**》《拙齋文集》二十卷、拾遺一卷，宋林之奇撰，宋刻本，【略】存二卷（四至五）。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拙齋文集》二十卷，宋林之奇撰，清鈔本，一冊。【略】存八卷（一至八）。

胡仔

論述

綜論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序》 紹興丙辰，余侍親赴官嶺右，道過湘中，聞舒城阮閱昔爲郴江守，嘗編《詩總》，頗爲詳備。行役匆匆，不暇從知識間借觀。後十三年，余居苕水，友生洪慶遠從宗子彥章獲傳此集。余取讀之，蓋阮因古今詩話，附以諸家小說，分門增廣，獨元祐以來諸公詩話不載焉。考編此《詩總》，乃宣和癸卯，是時元祐文章禁而弗用，故阮因以略之。余今遂取元祐以來諸公詩話及史傳小說所載事實，可以發明詩句及增益見聞者，纂爲一集。凡《詩總》所有，此不復纂集，庶免重複。一詩而二三其說者，則類次爲一，間爲折衷之。又因以余舊所聞見，爲說以附益之。或者謂余不能分明纂集，如阮之《詩總》，是未知詩之旨矣。昔有詩客，嘗以神、聖、工、巧四品分類古今詩句，爲說以獻半山老人，半山老人得之，未及觀，遽問客曰：「如老杜『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之句，當入何品？」客無以對。遂以其說還之，曰：「嘗鼎一臠，他可知矣。」則知詩之不可分門纂集，蓋出此意也。余今但以年代人物之先後，次第纂集，則古今詩話不待撿尋，已粲然畢陳于前，顧不佳哉！今老矣，日以廢亡，此集之作，聊自備觀覽而已，匪敢傳之當世君子，故不愧。戊辰春三月上巳，苕溪漁隱胡仔元任序。

又《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序》 余嘗謂開元之李杜，元祐之蘇黃，皆集詩之大成者，故群賢於此四公，尤多品藻，蓋欲發揚其旨趣，俾後來觀詩者，雖未染指，固已知其味之美矣。然詩道邇來幾熄，時所罕尚，余獨拳拳于此者，惜其將墜，欲以扶持其萬一也。嗟余老矣，命益蹇，身益閑，故得以編次。終日明窗淨几，目披手抄，誠心好之，遂忘其勞，蓋窮人事業，止于如斯。雖有覆瓿之譏，亦何恤焉。丁亥中秋日，苕溪漁隱胡仔元任叙。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六十卷、後集四十卷。【略】其書繼阮閱《詩話總龜》而作，前有自序，稱閱所載者皆不錄。二書相輔而行，北宋以前之詩話，大抵略備矣。然閱書多錄雜事，頗近小說，此則論文考義者居多，去取較爲謹嚴。閱書分類編輯，多立門目，此則惟以作者時代爲先後，能成家者列其名，瑣聞軼句則或附錄之，或類聚之，體例亦較爲明晰。閱書惟採摭舊文，無所考正，此則多附辨證之語，尤足以資參訂。故閱書不甚見重於世，而此書則諸家援據，多所取資焉。

《戴酒園詩話》卷一 漁隱論詩，余多不以爲善，獨論義山《華清宮》詩「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用事失體，在當時非所宜言。此論甚正。

分論

《感皇恩》（乞得夢中身）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感皇恩》爲警悟之詞，所得多矣。

《水龍吟》（夢寒綃帳春風曉） 《詞綜偶評》：隱括體。

傳記

《嘉泰吳興志》卷一七 胡仔字元任。父舜陟，官至法曹。從叔舜申、舜舉爲郡守，皆能知名。仔少無宦情，自號苕溪漁隱，留心吟咏，取自古詩人所作，考之傳記，爲《叢話》百卷行于世。

《宋史翼》卷三六　胡仔字元任。父舜陟，官至法曹。從叔舜申、舜舉皆爲郡守，并知名。仔少無宦情，居苕溪，日以漁釣自適，因自號苕溪漁隱。臨流有屋數椽，亦以此命名。命僧了宗爲作《苕溪漁隱圖》，覽景攄懷，有句皆題之左右。留心吟咏，取自古詩人所作，考之傳記，爲《叢話》百卷行于世。

紀事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　苕溪漁隱曰：【略】余投閑二十載，生事素微，食指既衆，家日益貧。退之詩云：「時命雖乖心轉壯，技能虛富家逾窘。」亦似爲余發。時時哦之，不覺失笑。余嘗有詩云：「壯圖鵬翼九萬里，末路羊腸百八盤。」蓋言老而多艱耳。

《詞苑萃編》卷一二　賈耘老舊有水閣在苕溪之上，景物清曠，東坡時屢過之，題詩畫竹于壁間，沈會宗又爲賦小詞云，【略】其後小閣屢易主，今已摧毀久矣，遺址正與予小閣相近，景物悉如會宗之詞。故予嘗有句云：「三間小閣賈耘老，一首佳詞沈會宗。無限當時好風月，如今總屬績溪翁。」蓋謂此也。

著錄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序》　余丁年罹于憂患，投閑二十載，杜門卻掃于苕溪之上，心無所事，因網羅元祐以來群賢詩話，纂爲六十卷，自謂已略盡矣。比官閩中，及歸苕溪，又獲數書，其間多評詩句，不忍棄之，遂再採摭而攟收群書，舊有遺者，及就余聞見有繼得者，各附益之，離爲四十卷。噫，前、後集共一百卷，亦可謂富矣。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二　《漁隱叢話》六十卷，後集四十卷，新安胡仔元任撰。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胡仔《漁隱叢話》前後集四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八　胡仔《苕溪漁隱》，一部四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四冊。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四　《苕溪漁隱叢話》六冊十二卷，胡仔，餘苑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六十卷、後集四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胡仔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六十卷、後集四十卷，宋胡仔撰。重刊宋本。　海山仙館刊本。　淡生堂餘苑本六十卷。

又《續錄》　宋刊本。　李木齋藏宋刊本。【略】　道古樓有宋刊本。　耘經樓重刊宋本，頗精。　元翠巖精舍刊本。　又有舊本小字者，似元刊。　清刊本。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四十卷（存卷一至二、卷五至四十），宋胡仔集，宋刊本。

又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五）（六）十卷，存卷一至五十，宋胡仔集，元刊本（元翠微精舍刻本，有缺葉，傅增湘跋）。

又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六十卷、後集四十卷，舊鈔本。綿紙鈔本，似明人書。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六十卷，宋胡仔撰。存卷一至五十，計五十卷。元翠巖精舍刊本。

又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六十卷、後集四十卷，明棉紙紅格寫本。【略】（徐梧生遺書）。

又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六十卷、後集四十卷，宋胡仔撰，舊寫本。

又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六十卷、後集四十卷，宋胡仔撰，宋刊本。【略】當是乾道書成後刊本。字體方嚴，仿歐體，鐫工亦精整，猶是杭浙風氣。

曾協

論述

傅伯壽《雲莊集序》　發公文而讀之，彌日不厭，歎曰：夫文章之作，古

病其難。其所以難者何也？蓋材之稟於天者，其警敏不可以強而能，而學之傳於家者，其源流又貴於遠且深也。世之豪俊之士，博聞強識，一覽無遺，材非不警且敏也，然家之所傳無源流之學，徒鑿其意而爲之，則矜能騁怪，或至於畔棄繩尺矣。文章之家，重規疊矩，奕葉相承，源非不深且遠也，然天之所稟無警敏之才，獨勤其業而守之，則罷精鉥心，或不免於沿蹈故常矣。《傳》之論吏道者曰：「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記》之論百工者曰：「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嗚呼！吏俗務工末技也，能猶有材，而守亦以世，況於文乎！公之聰明該博既踔絕輩流，而鴻儒宗工代起相襲，心通性解，目濡耳染，其於文也，是唯無作，作則追美於前，垂聲於後必矣。故其古詩則興寄淵邈，詞旨超邁，多效《選》體爲之，唐律則務造平淡，間出清新，比事賡韵，精詣妥帖。至表章箋啓，則又繁約適中，鋪陳有叙，摭古語而加剪截之功，造新句而遺斧鑿之痕。他文一皆類是。蓋深有文昭之遺風焉。廉靖樂道，恬於勢利，仕三十年，僅至二千石而終，曾不獲以詩鳴國家之盛，而文出中朝之詞命。位不配德，時共惜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雲莊集》五卷。【略】（傅伯壽）序稱其古詩多效《選》體。然合諸作觀之，大抵源出蘇軾、陳與義，故同沈正卿作《仇池石》詩用軾韻，陳晞賢過零陵贈詩亦用與義韻，而絕不及於他家，知其唱和講求在二家舊格也。雜文頗雅飭有法，《賓對》一賦爲集中巨篇，語特偉麗，而大旨以安享太平爲渾穆之王風，以恢復中原爲戰爭之霸術，誇大其詞，以文偏安之陋，曲學阿世，持論殊乖。姑以文采錄之，從《昭明文選》不廢《劇秦美新》之例，讀其文者，分別觀之可矣。

《**酹江月**》（**一年好處**）　《蕙風詞話》卷二：雲莊詞《酹江月》云：「一年好處，是霜輕塵斂，山川如洗。」較「橘綠橙黃」句有意境。

傳記

《**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三**　曾協字同季，文昭公肇之孫。始家湖州之德清。以蔭仕爲長興縣丞，遷嵊縣丞，擢鎮江府通判。乾道九年權知永州。卒，官至正奉大夫。

紀事

傅伯壽《雲莊集序》　公五歲而孤，太夫人強氏，故資政殿學士文憲公之女，賢而明智，親授以經，而督之學。公穎悟異凡兒，少長益駿發，每讀書五行俱下，日記數千言。文昭公家多書，已而燬於兵。家貧無以市，一閱於肆，終身不忘，遂博通六籍諸史傳記百家之言。少從人假《春秋左氏傳》，未兼旬歸之，人訝其速，公曰「已習矣」，摘而問之，口誦如注水，終卷乃已。嘗憩臨安孤山僧舍，客有稱僧如璧《冷泉亭記》者，就借所乘馬，馳九里至亭上，一閱即歸，僧舍，客有稱僧如璧《冷泉亭記》者，就借所乘馬，馳九里至亭上，一閱即歸，寫以示客，客往覆之，不差一字，時人驚服，以爲王氏之仲任、仲宣，延氏之叔堅，不是過也。年未弱冠，試於國子監，褒然爲舉首。已而不利於春官氏。去從博學宏詞舉，有司異其文，將以名聞於中書矣，奪於異議而止。公遂絕意科目，然嗜書愈篤，雖祁寒盛暑，手不釋卷。爲文操筆立成，初若不經意者，徐而繹之，雖積功精思者不逮也。

著錄

傅伯壽《雲莊集序》　公卒之二十八年，公之子今直敷文閣、福建轉運副使炎輯公之文爲二十通，面以授伯壽曰：「先人生平爲文甚衆，然未嘗屬藁，以故多所遺軼。不肖之孤纂集論次，堇堇是耳，願丐序以行諸遠。」伯壽辭不獲命。【略】慶元庚申八月朔，徽猷閣學士、大中大夫、知建寧軍府河陽傅伯壽序。

《**文淵閣書目**》**卷九**　曾協《雲莊集》，一部四冊，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曾協《雲莊集》二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曾同季《雲莊集》四冊，全。宋徽宗朝曾協著，凡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雲莊集》五卷，永樂大典本，宋曾協撰。【略】原集蓋二十卷，今傳於世者，惟《詠芭蕉》一詩，僅見陳景沂《全芳備祖》

中，他不概見，則其亡已久矣。今捃拾《永樂大典》所載，以類編次，尚得五卷。又得傅伯壽序一篇，亦併錄入。

釋昭默

釋惠洪《題昭默與清老偈》　昭默孝友於昆弟而以謙自牧，不如是，法道何由興乎？予觀其贈洞和禪師法句曰：「志有常守，誠無外求。」乃疑其語，瞻其風度，此老爲作實錄耳。未見洞和，令人莫測其爲人；及見之坐，使人意清也。韓子蒼曰：「眞本色住山人。」子蒼豈欺予哉！

又《題眞歸誥銘》　宗師之於生死之際，說法作偈者有之，未有自作銘誥者也。予觀昭默此文，奮激頓挫，精到無餘，雖鳩摩羅什、道安輩平時作爲且不能及，況病與死鄰者能爾乎？蓋其道眼高妙，唯道是視，初不知有生死之烈也；不然，何以卓絕高勝如是之盛哉？拜讀，不勝增氣。

陳俊卿

論述

周必大《賜觀文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陳俊卿辭免除特進恩命乞依舊官職奉祠不允詔》　卿純明無僞，方重有常。求福得不回之風，事君明以道之義。久儀揆路，務清靜以寧民；再(位)〔蒞〕鄉邦，每中和而布政。屢披封奏，祈即燕閒，既深諒於乃誠，宜特隆於異數。茲惟念舊，亦以疇庸。毋尚執於謙懷，亟共承於朕命。所辭宜不允。

又《賜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陳俊卿辭免判隆興府恩命不允詔》　眷耆哲則國體尊，篤故舊則民風厚，重帥守則威望著，用循良則主德宣。合是四者，內斷於朕心，外協於公論，然後付卿以江右一道之寄，其選可謂艱矣，寧容引疾遂已乎？且出令如汗，不可反也；謀帥匪石，不可轉也。亟承印紱，毋使彼民興來暮之謠。

魏了翁《陳正獻公詩集序》　共惟阜陵之盛，中外休晏，公卿將相言論風指，尚接承平之餘。余嘗稽闕正獻陳公論諫百數十，何其明白正大，悃愊而無華，蔚乎慶曆、元祐之風則也，蓋不問而可知其人，可觀其世。今又於公之子宓宿，盡見公所爲詩，寬裕而理，造次仁義，無一毫纂組雕琢之習。嗚呼，是豈一朝夕之致哉？祖宗涵濡之澤，山川清明之稟，師友漸益之功，其根既厚，其葉滋沃。詩乎詩乎，可以觀德，可以論世，而無本者能之乎？

眞德秀《跋陳正獻公詩集》　韓忠獻公不以詩名，而詠雪之句屹爲有扶九廟奠八極氣象；司馬文正公自謂平生於詩尤拙，而《歸田》、《花菴》等作，至今想見其深衣獨樂之風流。然則，謂二公不能詩固不可，謂二公有意於詩亦不可也。丞相正獻陳公，道德風烈爲阜陵名相第一，高文大冊，固已流布華裔，而娛戲翰墨，亦皆藹然。仁義之言積中形外，自不可掩，信乎有二公之風也。舊傳公築第既成，訝其門太庳者，公曰：「異時使竈婢乳媼可開廼佳爾。」薦紳傳誦，以配「太祝齋郎廳事」語。今觀其示二子詩曰：「興來文字三盃酒，老去生涯萬卷書。遺女子孫清白在，不須廈屋太渠渠。」此正落成時所賦也。太史公有言：「使晏子而在，予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僕之於公亦云。

《用人論》　魏了翁《跋陳正獻公所藏孝廟御書用人論》：正獻公以乾道五年秋八月升昭文相，其冬對選德殿，詔撰《用人說》，今載集中。與所被宸翰文雖異，而指則同。猗其盛哉，君以是戒其臣，臣以是復其君，開誠布公，兼衆盡下，孜孜若弗及焉，凡以敕時幾而釐帝命云耳。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猗其盛哉！後五十又八年，靖州逐臣魏某獲拜觀于公之子宿，追惟一時明良之會，不勝愾慕。謹拜手稽首書于下方。

傳記

楊萬里《丞相太保魏國正獻陳公墓誌銘》　公諱俊卿，字應求。【略】紹興八年舉於禮部，知舉朱公震、張公致遠得其試文，曰：「公輔器也。」廣首選，

有不可者，屈居第二，授左文林郎、泉州觀察推官。秩滿，改宣義郎。故事，當入館學，時相秦檜察公不附己，以爲南外睦宗教授。【略】服除，通判南劍州。檜死，乃以秘書省校書郎召。非公事未嘗詣執政。今天子爲普安郡王，高宗命宰相擇可輔導者，爭欲植所善，高宗不可，命擇館職靜厚者，乃以公對，除著作佐郎，兼普安郡王府教授，遷著作郎。在邸二年，講說常傅經以規，歷司勳、禮部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略】〔三十一年〕除權兵部侍郎。【略】七月，遷中書舍人，尋以其職充江淮東路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時上初即位，慨然有雪讎恥之志，方屬張忠獻公以閫外事，顧在廷無可使佐之者，以公忠義奮發，沈靜有謀，故有是命。公與張公協謀效力，大飾邊備。十一月，詔給札條時弊，公陳十事：曰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杜邪枉之門，裁任子之恩，限補缺之數，蠲無名之賦。【略】隆興改元，都督府建，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公初謀大舉北征，公以爲不若養威觀釁，俟萬全而動，從之。【略】明年五月，乃除寶文閣待制，知泉州。公固請祠，除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及思退貶死，上乃思公言，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下拜疏請起公，【略】除吏部侍郎兼侍讀、同修國史。【略】上有意大用公矣，會錢端禮起戚里秉政，駸駸入相，館閣之士相與上疏斥之，皆爲端禮所逐，【略】公抗疏言本朝無以戚屬爲宰相者，【略】端禮由是深忌公，公力求去，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漳州，改建康府。公既去，而端禮亦卒不相。三年，召爲吏部尚書。【略】十二月，詔館虜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略】七月，宰相蔣芾以憂去，公獨當國，尋兼知樞密院事。【略】乾道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公爲相，以用人爲己任，所除吏皆一時選，尤抑奔競，獎廉退。【略】虞允文宣撫四川，公薦其才堪宰相，上即召允文爲樞密使，至是拜公左相，允文右相，乾道五年八月也。允文建議遣使北虜以陵寢爲請，公面陳未可，復手疏以爲恐慕虛名而受實害，事得少緩。【略】明年，允文復申前議，上以手札謀於公，公上疏力爭之，繼力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辭行，猶勸上以泛使未宜輕遣。【略】又明年，力請投閑，遂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歸里第。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略】五年五月，起判隆興府，改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且詔入奏。【略】八年正月，復告老，累詔不允，而公請益堅。二月，除醴泉觀使，進封申國公。【略】〔十二年〕慶典告成，冊拜少師，進封魏國公。及屬疾且革，夜半手書一紙，示諸子勿祈恩澤，勿禱浮屠，勿立碑請謚，遺表惟以用忠良復境土爲請。詰朝，整冠定氣，安卧而薨，得年七十有四。【略】公於外物澹然，獨喜觀書，病猶不釋，其學一以聖賢爲法，於釋老未嘗問，嘗有詩云：「吾方蹈孔孟，未暇師粲可。」有文集二十卷。【略】銘曰：宋十一葉，有赫有燁。振天之綱，乾道惟皇。惟皇惟肖，肖我高廟。肖我祖宗，迨而與同。慶曆元祐，紹興乾道。宋之聖時，郅隆四之。據國宿憤，信威朔犹。六月之師，周宣之奇。大醜仁琦，襲之以歸。自此匹馬，譽不南下。謨朋何人，猗張與陳。談者仰目，曰大小都督。大勳駸駸，卒壞于成。張公既喪，久艱厥相。皇相陳公，奮熙載庸。正臣表治，萬物吐氣。勸皇德心，燭理自明。皇德一正，萬國以定。一時群材，歡爲公來。若鳳斯翽，萬羽斯會。色夷氣溫，皇知愛君。君有難啓，事有難止。不費頰齒，如石投水。乾道之隆，萬祀攸崇。走職太史，作誦萬祀。

朱熹《正獻陳公行狀》（存目）

《宋史》卷三八三《陳俊卿傳》（存目）

《莆陽文獻傳》卷二三《陳俊卿傳》（存目）

紀事

《誠齋詩話》 莆田陳丞相作小朝士時，顯仁太后之喪，嘗代宰相《乞皇帝御殿表》云：「雖天道何言，四時自然成歲，然太陽不照，萬物何以仰瞻？」識者已知其有宰相器。公後爲左相，辭位，其客鄭僑惠叔代作表云：「責任匪輕，此豈久居之地；從容求去，幸當未厭之時。」「豈久居」，牛僧孺語也；「幸未厭」，蕭嵩語也。皆宰相求去事，未有如此親切者。

《庶齋老學叢談》卷下 陳丞相應求知福州日，親故干謁者沓至，公設會，置五百貫於前曰：「有一聯，能對者即時奉送：『三山出守，應求何以應其求。』」獨一後生對云：「千里遠來，公使盡由公所使。」昔日州郡，各有公使錢庫供太守支用。

《續資治通鑒》卷一四三（孝宗乾道八年五月）戊戌，詔福建鹽行鈔法，從轉運陳峴之請也，仍支借十萬貫作本。知福州陳俊卿移書宰執曰，【略】當時不能用，然鈔法果不行。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陳正獻集》十卷。丞相福正獻公莆田陳俊卿應求撰。

又卷二二　《陳正獻奏議》二十卷、《表劄》二十卷。陳俊卿撰。

藝文

周必大《祭陳應求俊卿丞相文》　維淳熙十四年十二月戊辰朔，具位周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太保、大觀文、魏國正獻陳公之靈。惟公德業純備，哀榮終始。譽滿四海，行書太史。獨餘易名，疇敢溢美？矧公好謙，遺戒勿誄，上實命之，厥有深旨。於皇本朝，賢輔接趾，爲正若獻，三人而已。往在慶曆，祁公宅揆，忠清諒直，廉頑仁鄙。用雖日淺，名則千祀。元祐之初，政歸呂氏。絜國紀綱，養士廉耻，公卿景從，夷夏風靡。後暨清源，羽翼端邸。迨其入相，有譽無毀，生全寵光，沒厚恩紀。自是厥後，鮮矣斯比。堂堂魏公，聲望崛起，如杜如呂，佐我天子。甘盤舊學，視何有焯。知臣者君，人以倫擬。借曰形容，辭之贅矣。言念晚生，叨附雋軌。大明初升，詞掖乏使，嘗代匠斲，汗顏血指。二十六年，言猶在耳。期公壽考，與宋□武。孰云微疾，遂隔生死。殄瘁之悲，豈爲知己。情馳一觴，目斷千里。嗚呼哀哉！

李流謙《祭陳左相文》　自赤伏中天，克奠龜鼎。主如宣光，實哲實聖。誰其翊之，寇鄧魏邴。殊庸顯勳，相望挺挺。有奕其光，莫媲厥盛。惟公具道全粹，成德備順。浩爲河江，屹爲嶽鎮。遺大投艱，躬履獨任。旁觀慄慄，談笑以定。孰如我公，掩遠絕近。敵彊而驕，勦棄乃命。大舉入邊，有盟不信。投鞭斷流，氣無堅陳。公震疊之，不缺一刃。倒戈內潰，彪兕股振。瑤圖曼延，父堯子舜。握璽授受，穹旋壞運。實大典禮，孰贊其朕？扶日在天，公目不瞬。皇德感神，敵悔禍釁。我有人焉，弭凶斂橫。奉盤乞盟，若兵在頸。毒霧妖氛，一洒淨盡。公尸其成，四方日靖。惟此駿功，叢委疊併。有萬筆舌，曷窮嘆詠。匪

國方昌，匪命方永。公盍爲生，帝心予忖。謂耆其年，山立朝廷。身爲律度，以繩以準。神物不戒，禍出漏頃。方對楓宸，俄委夕槿。怛焉帝衷，有涕屢殞。頹山壓梁，匪公不幸。公實仙去，上下倒景。維邦及民，罹此凶閔。某白頭湮埋，簿書衮衮。壞蟻穴蚓，孰汲孰引？公有大造，起仆擢儁。遂攀尋丈，僅自尺寸。知我者鮑，恩等天性。未效銖報，遽承諱問。莫撫其疾，莫賑其殯。慙負已知，胸塡悲憤。一觴往奠，縻此符印。萬里神徂，或遇溟涬。薄辭告哀，尚其鑒聽。

林光朝

論述

綜論

陳宓《十卷本艾軒集序》　莆陽艾軒林先生文，爲世所宗，而藁不多見。【略】無田無宮以遺妻子，獨富於書，至死不釋卷。故其文森嚴奧美，精深簡古，上參經訓，下視騷詞，他人數百言不能道者，先生直數語，雍容有餘。非學博識高，義精理到，能如是乎！

牟子才《林光朝謚議》　故工部侍郎林公光朝，於八九公者皆其輩流也，其眞所謂有是文有是節者乎？公學通六經，旁貫百氏，發而爲文，森嚴奧美，精深簡古，不事雕鐫，下視騷詞，爲他人數百言不能道者，公直數語，雍容有餘。所謂清廟朱絃，一唱而三歎者也。平生未嘗著書，惟於《易》、《書》、《詩》、《禮》精通默識，間爲章句，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全體存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四方之士摳衣從學者，歲不下數百人，時論翕然，有南夫子之號。而吾黨之士識與不識，皆以艾軒尊之。朱文公謂公爲後學之所觀仰，葉水心謂公爲時人之所推尊，著庭劉賓之則曰艾軒吾師也，故相陳正獻公則曰艾軒吾友也。其爲人所尊敬

如此。公爲祭酒，車駕幸學，命講《中庸》，公謂：「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乃中庸。」孝宗嘉歎，以爲此說深得聖人之旨，蓋先儒所未及。天下之士固莫不知有林公之文矣。及退而考其平生出處大節，則有卓然大可觀者。龍大淵、曾覿以潛邸恩寵進，隆興初公與劉復之進對，頗及二人罪，由是補縣。乾道七年三月，張說再除僉書，公時在著庭，不肯出賀，遂出爲廣西提刑。淳熙四年，爲中書舍人，五月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公疑之，不肯書黃，以爲科目太汎，名器太輕，非所以開張正塗，誘來讜論。天子知公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而去。隆興迄淳熙二十年間，公出使入朝，狥義忘私，幾三仕而三已。前此所未有也。然則公之節爲何如哉？公沒纔六年，莆之士思其矩範，願爲立祠，太守喜曰：「古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非斯人其誰？」乃遂祠之。歲慆月邁，子孫湮微，僅有趙忠定公所立祠堂之記猶存，忠定即公之門人也。其子必愿帥福，遂從莆士之請，具申於朝，請所以易其名。朝廷從之。謹按：道德博聞曰文，能固所守曰節。公之學問，溢爲詞章，固已不可掩，而高風特操，表表在人，尤非時賢所敢望以及者。嗚呼，以如是之節，有如是之文，此公所以特立於孝宗之朝而無愧於一時諸賢之盛歟？請謚公爲文節。謹議。

劉克莊《二十卷本艾軒集序》 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略】然先生學力既深，下筆簡嚴，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并驅。在時片簡隻字，人已貴重，今其存者，如岣嶁之碑、岐陽之鼓矣。

又《竹溪詩序》 乾淳間艾軒先生始好深湛之思，加鍛煉之功，有經歲累月繕一章未就者。盡平生之作，不數卷。然以約敵繁，密勝疏，精掩粗。同時惟呂太史賞重，不知者以爲遲晦。

林希逸《鄱陽刊艾軒集序》 艾軒先生道最高，名最盛，而其後最微。傳其學者再世網山、樂軒二師，又皆以窮死。先生平生既不著書，遺文僅數卷耳。歿五十年，未有全集。余同舍方君巖仲，先生外諸孫也，每相與扼腕此事。【略】方先生在時，世號南夫子，於經於道，超悟獨得若此，與孔、顏旦暮之遇於數千年，因革之故，如語昨日事。今學既不傳，而所可傳者數卷僅爾。茫茫宇宙，不知幾何年又有此人物？嗚呼惜哉！

林俊《艾軒集序》 吾家艾軒崛起南服，專志聖賢。於時遺儒陸子正、施廷先嘗學和靖、龜山先生，特從指授，以上紹伊洛之傳，窮博而會之要，絕意著述。東井倡，道走莆，士而朋來，之四方，質夫顯道門牆者不少。文祖六經，輔秦漢，詩派山谷，後山，半山，而祖之於唐。《檀弓》、《穀梁》，後村有成論焉。年五十始奏名，二十四轉而至中舍。平茶寇，講《中庸》，一再爲孝宗褒奬。坐封還詞頭，改工部侍郎，以集英修撰知婺州，提舉興國宮以卒。先生長晦翁一十六歲，晦翁商略理道，獨先生意合，嘉其精細，退若有得，辨析時見於書。兌澤南軒於《易》間有所異爲，晦翁獨與其繳駁新端也。東萊曰：「平生保任，此老不負謚文節也。」

雷應龍《跋正德本艾軒集後》 學果待文乎？六經、《語》、《孟》、曾、思至矣，濂、洛、關、建足矣，艾軒之文可無梓乎！先生動必以禮，專心聖賢踐履之學。其語道也，爲當世大儒所稱服，特以未嘗著述，後世無聞焉。幸其遺文尚存，固所謂參乎六經、淵源伊洛者也。讀者果能驗其文於其心，得其人於其文，會所以動必以禮，專心踐履於言外，是誠不可不梓，而亦非徒梓矣。若概諸世之所謂文者以玩耳目，無梓可也。正德辛巳秋七月望日，後學覺軒雷應龍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艾軒集》九卷、附錄一卷。【略】光朝爲鄭俠之婿，又從陸子正游，學問氣節，俱有自來。長朱子十六歲，朱子兄事之。其爲舍人日，繳還謝廓然詞頭一事，尤爲當世所稱。

《宋詩鈔・艾軒詩鈔序》 林俊曰：「艾翁不但道學倡莆，詩亦莆之祖，用字命意無及者。」後村雖工，其深厚未至也。

《帶經堂詩話》卷六 門人莆田林禮部麟焻石來，寄林艾山光朝、林網山亦之、陳樂軒藻、林鬳齋希逸四先生詩鈔。艾山與朱子同時，講學有重名，稱「南夫子」，網山其高第弟子，樂軒又網山高弟也，鬳齋與後村同時，予曾見所著《三子口義》。此鈔甚略，然艾山已下，皆以道學相授受，風雅非所究心也。（《居易錄》）

分論

《東宮生日》 《隱居通議》卷一二：艾軒林公光朝詩不多，別爲體。壓卷如《東宮生日詩》，頗富麗，其詩云。

傳記

周必大《林謙之神道碑》 艾軒公自號也。隆興元年，調袁州司戶參軍，未上，召對，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大臣論薦不已，召試館職，乾道五年七月遂入爲秘書省正字，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官。六年，佐著作，兼司勳、司封郎官。七年，遷著作郎，兼郎禮部。八年，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史職如故。九年，請外，以直顯謨閣提點廣西刑獄。淳熙改元，易使東路。【略】加直寶文閣。明年，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四年二月乙亥，駕幸國子監，命講《中庸》，上大稱善，面賜金紫。己丑，除中書舍人，爲誥有古風。坐繳奏新御史除目，改權工部侍郎。請外，以朝散郎充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引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五年五月六日卒。此其出處大略也。公諱光朝，字謙之，世爲興化軍莆田人。【略】是宜爲銘。其辭曰：尚賢好修，志誰不勤？汲古纂言，業誰不精？孰如林公，好學而醇。所持者正，所勉者誠。身猶布衣，人曰公卿。年未強仕，人曰老成。時雨之教，其化也深。水上之風，渙然有文。瞻彼莆中，冠蓋如雲，祭公於社，過者必欽。

《宋史》卷四三三《林光朝傳》（存目）

著錄

陳宓《十卷本艾軒集序》 初，先生從子成季哀其藁，不輕以示人。近族孫同叔搜羅略備，得詩文若干首，爲十卷。急於垂後，不暇求序於名公，猥以屬宓。

劉克莊《二十卷本艾軒集序》 先生歿六十年，微言散軼。復齋陳公宓所序者，纔十之二三，外孫方之泰訪求裒拾，彙爲二十卷，勤於李漢、趙德矣。東陽范侯鎔欲鋟梓，會迫上印，不克就。毗陵張侯友慨然成之。余二大父實率鄉人以事先生者也，序非通家子弟責乎！敬不敢辭。後村劉克莊序。

林希逸《鄱陽刊艾軒集序》 先生平生既不著書，遺文僅數卷耳，歿五十年未有全藁。余同舍方君巖仲先生外諸孫也，每相與扼腕此事。壬辰成進士，南還，余別之彙征，曰：「太史公遺書，今責在楊惲矣。」巖仲歸而求之，凡數年方克集，刊於莆，而四方學者未盡見也。春來鄱，過象山，友人湯君伯紀相與語曰：「昔艾軒使東廣，道饒之餘干，宿相嶺，有鄉耆儒李恕軒名興宗者，嘗侍先生談一夕，至今吾里能傳艾軒之言。若以公之書鋟之鄱，邦人之願也。」余喜曰：「是吾心也。」既成，將誌以歲月。【略】淳祐十年歲次庚戌良月朔，後學三山林希逸書於鳳游堂。

《文淵閣書目》卷九 《艾軒先生文集》，一部二十冊，殘闕。

又 《林艾軒文集》，一部八冊，殘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艾軒三先生文集》三十冊。

又 《林艾軒文集》八冊。

鄭岳《正德刊艾軒文選後序》 幸其遺文梓行於宋者，僅傳錄本，亟圖再梓，而詘於力，乃屬予擇其尤關繫者先刻之，附以遺事，凡若干卷，非輒有去取也。【略】正德辛巳夏六月朔日，鄉晚學山齋鄭岳謹書。

《國史經籍志》卷五 林光朝《艾軒集》二十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艾軒集》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艾軒文集》三冊，不全。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林光朝《艾軒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艾軒集》九卷、附錄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林光朝撰。【略】平生不喜著書，既沒後，其族孫同叔裒其遺文爲十卷，陳宓序之。後其外孫方之泰搜求遺逸，輯爲二十卷，刻於鄱陽，劉克莊序之。至明代，宋刊已佚，僅存鈔本。正德辛巳，光朝鄉人鄭岳擇其尤者九卷，附以遺事一卷，題曰《艾軒文選》，是爲今本。所謂十卷、二十卷者，今皆不可見。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五 《艾軒先生文集》九卷附錄一卷，明刊本，陳蘭陵舊藏。宋林光朝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艾軒先生文集》十卷，宋林光朝撰，明正德十六年鄭岳鈔本，四冊。《艾軒先生文集》十卷，宋林光朝撰，清味無味齋鈔本，三冊。

《帶經堂詩話》卷六 《艾山文鈔》一卷，其族孫兆珂所刻，云是鄭山齋

本。僅二三十篇，又多表啓祭文，不足見其所長。【略】予昔從黃虞稷俞邰借觀全集，未及鈔錄，至今抱憾。

藝文

陳俊卿《林曉之祭文》 年月日，具官陳俊卿謹以酒殽之奠，告於亡友謙之侍郎艾軒林公之靈。惟公性迪中和，躬履仁義。學如仲舒，文如賈誼。爲鄉先生，名重海內。門人著錄，何止千計？安貧守道，白首不二。年且半百，纔得一第。人亦有言，晚成大器。粤從天祿，始佐太史。進司學政，望厭多士。出持使節，威肅羣吏。上多儒生，文武兼備。破賊於南，厥功甚偉。召還成鈞，階陞舊次。皇帝視學，以備講對，發明九經，天顏悅喜。錫以身章，遷之內史。一時寵渙，聳動中外。厭直承明，以郡自詭。旋即叢祠，歸休梓里。進退出處，可以無愧。等類所期，未登大位。如何一朝，遽然而蛻？嗚呼哀哉！始公之歸，我方適至。四紀故人，心期默契。杖屨過從，優游卒歲。踐言未久，而乃予棄。嗚呼哀哉！寓形宇內，誰者不死？達人大觀，又何足喟？惟公晚達，百未一試。失此老成，邦國殄瘁。嗚呼，屋有詩書，家無儲峙。文章傳世，清白遺子。不朽者存，可無憾矣。酹此一觴，公其歆止。尚饗。

林亦之《艾軒先生林曉之祭文》 維淳熙五年夏五月癸卯，門人林亦之以酒漿雞豚之奠，敬告於工部侍郎故艾軒先生子林子之靈。嗚呼，先生而止是耶？昔之人哭其師如哭其父，謂其師之可以盡吾情如其父，則哭之如其父。嗚呼，先生其吾父也！撫棺大呼，有所不可忍。傷哉痛哉，痛哉傷哉！軻之死千載而有伊水，伊水不可見，又寥寥乎有吾先生。一等談論，往往自六經絕筆，此爲獨悟。是軻之後有伊水，六經之後而有吾艾軒先生也。嗚呼，百年宇宙而有君子者，吾得而師事之；百年宇宙而亡君子者，我不得而師事之，吾之恨何如也？嗚呼痛哉！三日之斂，門人之經者出。亦之又帥紅泉諸生且哭之，亦之來紅泉，以其鄰於東井也。先生嘗至其廬，而諸生列拜於堂下，先生受其拜，且誨之如其諸孫行也。嗚呼，吾道缺落，非先生而孰起之？先生且死，斯文斯道何所托？此亦之所以俯天痛哭，淚且盡而眼眶裂也。嗚呼痛哉！

芮燁

論述

周必大《芮氏家藏集序》 公諱燁，字仲蒙，一字國器，孝弟忠信，博習修潔。登第後每有慷慨憂時之志，鄉里前輩如劉一止、沈玠諸賢皆敬愛之。紹興末，高宗將內禪，殿中侍御史蜀名士張震以名聞，高宗曰：「是能古文者。」即日擢監察御史。已而出入中外，爲孝宗深知，許以侍從。兩朝眷遇蓋如此，不幸自司成移疾而終，年纔五十八。予在從班，與六曹長貳給舍相與悼歎，共爲奏云：伏見故國子祭酒芮燁德配前修，文高當世。【略】故相秦檜時，鄉人沈長卿作《牡丹詩》，有詆以爲謗訕者，引燁爲證。【略】燁曰：「長卿誣伏則可，燁豈敢誣證。」吏別摘燁尉仁和時所作詩，有「今作塵埃奔走人」之句，坐以怨望及應言上不言上，遠竄武岡，略不自明。【略】今公子邵武太守立言、上高宰及等哀公《易傳》一卷、詩四卷、奏議二卷、表啓書劄論策記序雜著長短句共七卷，屬予爲序。【略】至於他文正大而辭達，詩篇醇粹而味永，皆有德之言。

《羅浮寶積寺》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芮燁字國器，一字仲蒙。吳興人，嘗爲御史、司業、祭酒。呂東萊再娶，乃其女也。詩三、四甚高雅。馮舒評：極不雅。此等詩宋人氣息，與唐實遠。胸中一落江西惡派，便極道其佳。實則不然，可憎而已。紀昀評：處處牽引大儒，殊是習氣。東萊婦翁何與于詩？起二句高聳。此江西派中之高雅者，馮氏極詆之，未免已甚。詩家各有門逕，不妨并存。

傳記

《南宋館閣錄》卷八 芮燁字國器，吳興人。王佐榜進士及第，治詩賦。

〔紹興〕三十一年八月除〔正字〕，三十二年元月爲監察御史。

《宋史翼》卷一三　芮燁字國器，一字仲蒙，烏程人，紹興十八年進士。與弟煇力學起家，號二芮，同入太學。燁孝弟忠信，博習修潔。登第後，每有慷慨憂時之志，鄉里前輩如劉一止、沈介諸賢皆敬愛之。初，仕爲仁和尉。【略】紹興二十五年爲左從政郎。鄉人沈長卿作《牡丹》詩，有訐以爲謗訕者，引燁爲證，廷尉捕治，燁力辨其非，長卿不任笞掠，親書誣伏，獄吏以示燁，燁曰：「長卿誣伏則可，燁豈敢誣證？」吏別摘燁尉仁和時所作詩，有「今作塵埃奔走人」之句，坐以怨望，及應言上不言上，追一官，武岡軍編管。二十五年檜死，復元官。除國子正。三十一年，除祕書省正字。高宗將內禪，殿中侍御史張震以燁名聞，上曰：「是能爲古文者。」即擢監察御史。出爲廣東提刑，以儒雅飾吏治。凡舊例供饋積至數千緡，潛輸公帑，歸過曲江，班郡縣〔史〕〔吏〕之乏給者。乾道五年，除國子司業，旋升祭酒。請祠，優進右文殿修撰，兩學生員祖道千計，觀者太息。八年卒，年五十八。【略】博通諸經，尤工於《易》。【略】至於他文正大而詞達，詩篇純粹而味永，皆有德之言也。有《易傳》一卷，詩四卷、奏議二卷、表啓書劄論說紀序雜長短句共七卷，藏於家。

藝文

周必大《祭芮國器祭酒文》　維乾道八年歲次壬辰十二月乙未朔九日癸卯，具位周某謹遣人以清酌庶羞，致祭於故右文殿修撰芮公之靈。惟公之德，渾厚正直，惟公之才，恢閎俊軼。克孝且友，其秉也天。勇於蹈義，則由學然。發爲詞章，登唐近漢。著於議論，弗詘弗諂。士有險夷，道無磷緇。從容周行，譽問孔歸。君子所恃，而亦不比；小人所畏，而亦不忌。帝庸深知，決用靡疑。云誰不仁，遽殲奪之。太學千英，毀譽雜出。聞公之喪，隕涕如一。況我鄙介，交分尤深。初爲王官，同事司成。遷正麟閣，我猥公先。傳刀之夢，期年輒驗。執筆太史，分察南臺。凡我所歷，公必繼來。我之投閒，僻在螺水。公使嶺表，過我蕭寺。公徙金節，我起持麾。不會於閩，而遇於畿。公長國子，我塵少令。官曹俱清，班綴愈近。湖山擇勝，尊酒論文。如何俯仰，其迹俱陳。殄瘁之悲，曰惟衆共。死生契闊，其如予慟！蒼黃去國，莫奠生芻。有概於中，身楚心吳。夢爲斯文，以酹靈几。寤而驚叱，纔記三四。昔焉氣合，今固神交。公惟不忘，忍吐斯殽！

呂祖謙《祭芮祭酒文》　嗚呼，耒耜掛壁，未試畚畬。飢者見之，喜動眉鬚。實之感人，如鼓應桴。見諸功用，則皆其餘。通都大逵，赴車相及。匪戚匪姻，越肥秦瘠。獨公之喪，交弔聚泣。公微權勢，人栽戶培。彼拳拳者，果何爲哉？升屋三號，萬事冰泮。誰縶維之，至此不畔。矧惟某等，事公澤宮。臨風一慟，吾道其窮。前日之祖，今日之酹。觴酒未酸，俛仰千載。

陳知柔

洪适《題公顯所書陳體仁梅清傳後》　香草以比君子，固多見於騷人之詞，至剛長歲寒之際，能舒翹揚芳，表表於風林雪嶺間，惟梅爲然。其奔逸絕塵之姿，殆與莊士端人無異；彼揭車杜若尚不敢與之齊驅，而冶桃繁李，瞠若乎其後，誠未可同日而語。陳君用太史公法，爲作佳傳。曹侯一見知賞，泚筆特畫，而冠文其首，抑可謂三絕也。

《宋詩紀事》卷四七　知柔字體仁，號休齋。紹興十二年進士。知循州，徙賀州。

朱熹《祭陳休齋文》　維淳熙十一年歲次甲辰三月庚寅朔二十有七日丙辰，具位朱熹謹以香茶酒果，奠于近故休齋先生冲佑參議陳公之靈：熹少日遊宦，獲從公遊於泉漳之間。蒙公愛予，誘掖良厚。其後別去，幾三十年。而去歲之冬，復得見公。相與開懷握手，如平生歡。公雖老矣，而意氣不衰。爲我置酒，談經論義。篇什間作，亹亹不休。相與追遊蓮華、九日、涼峰、鳳凰、雲臺之間。晝則聯車，夜則對榻。視公起居食飲，叫呼談噱，皆有非後生所能及者。謂公壽考，宜未艾也。然我之還，公復載酒，餞我洛陽，則摻袂分攜，潸然出涕，而有此會難又之悲矣。醉中別去，慘然不樂，久而不能平也。然亦不謂未及兩月，而公訃遽來。嗚呼痛哉！公於諸經，皆有論述。許以寄我，相與考評。而今而後，不復得遂此願矣。緘詞千里，寄此一奠。尚惟精爽，聽我此言。嗚呼哀哉！尚饗。

張敦實

弘治《徽州府志》卷八　（張敦頤）弟敦實，紹興五年登第。歷任監察御史，知無不言。戶部退駁鄉邑絹萬六千疋，敦實抗疏至再，有旨收付左藏。後遷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直慶王府贊讀，請老而歸。築佚老堂，自爲記。有《潛虛發微》及文集、《奏稿宏詞》。

劉鎮

論述

王十朋《劉方叔待評集序》　余嘗以行者而喻學者，竊謂學之源流甚遠，固非一日可至。苟能自進不已，積一日之力以至乎千萬日，超乎遠大之域矣。今之學者憚其遠而難至也，是以中道而盡，亦猶行者未越境而回車，望吳、楚之郊猶未之見，又惡睹古人窮其至遠者乎！吾友劉方叔，年甚少，氣甚銳，好學問而工辭章，所謂日進而不已者。吾前年邂逅於簫峰之下，一見如故，遂出詩篇以相示，吾固知方叔可喜人也。自是每見之，必示予以所作，其辭益加於前，予亦嘆服。今春訪予，又示予以《待評集》。其間詩賦小詞，無慮百篇，體兼古律，愈新愈奇。至前日又見其集，益增新製於其間，比今春所見又加數等。予三年間見方叔之進如此，日進不已，將何所不至也。方叔之集，既名曰《待評》，又命予序之，意欲待予文而評其當否也。予欲評方叔昔日之詩耶，今日過之遠矣；欲評今日之詩耶，方叔之進，將不如此而已。予未可評也。方叔之詩，譬夫行者，將不止燕、趙之間，異日昇崑崙之巔，乘高風而飄襟裾者，予固以此望乎方叔，方叔亦當以此而自志乎，姑勉之。

《天香》（漢漢江皐）　《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牽詩動興」四字，點金作鐵。詩興粧暈，粉盡香銷，俱不爲梅輕重，而所重在和美，其認梅眞，其望侍御切，獨致淺耳。　又卷四朱希眞《孤鸞》沈際飛評：後類劉方叔「重聞塞管何害，待到和羹，才明底蘊」句。

《賀新郎》（翠葆搖新竹）　《草堂詩餘》正集卷六沈際飛評：因耳目睹記者，無有可刺。「笑倩人，低相祝」六字，嬌嫵，將「福壽」二字添風味。

傳記

《宋詩紀事》卷五一　劉鎮字方叔。紹興間人，登戊辰科。與王梅溪十朋游。有《待評集》，梅溪爲序，今不傳。

雜錄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　劉鎮字子山，小名阿崧，小字崧郎。年三十五，九月十九日生。外氏安。偏侍下第五十四。兄弟四人。一舉。娶翁氏。曾祖熙，故不仕。祖文善，故不仕。父珪，未仕。本貫溫州樂清縣茗嶼鄉鵬飛里，兄爲戶。

劉毓盤《輯校隨如百咏跋》　按《宋史・王十朋傳》：字龜齡，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一，歷官龍圖閣學士，謚忠文，有《梅溪集》。有《與劉鎮夜聽雙瀑》聯句詩，又附劉鎮《書王龜齡述恨詩後》詩。鎮，字方叔，紹興十八年進士，有《待評集》，龜齡爲之序。今亦不傳。與隨如同姓名，其登第先于隨如者六十年。選本登其一詞。陳耀文《花草粹編》改書名爲書字，以隨如名重，不知其非一人也。金纓武重編定本仍之，誤已。無名氏《草堂詩餘》有劉方叔《金縷曲・端午》詞，亦附列焉，讀書之一樂哉。

又《輯校梅洲詞跋》　其姓名同而非一人者，劉方叔名鎮，劉叔安亦名鎮。無名氏《草堂詩餘》例書字，固釐然不紊也。《花草粹編》改書名，別本以叔安名重也，以方叔詞爲叔安詞。《歷代詩餘》知有劉方叔，而不知其名，亦誤

矣。

任續

周必大《恭州太守任君續墓誌銘》 君諱續，字似之，潼川鄰縣人。【略】君少以父任爲將仕郎。【略】紹興七年，起家爲漢州雒縣尉。十三年，又尉昌之永川。【略】十九年，求監潭州南嶽廟。二十一年，遂中進士第，選澧州州學教授。【略】二十八年，自承直郎改左奉議郎，復求開州教授而去，龍興元年，就遷夔路轉運司主管文字。【略】擢守涪州，未上，易恭州。【略】巴縣令貪虐，君劾去之，其子飛謗於朝，言者因論君前議舟師爲迎合，（四年）八月罷郡事。六年夏，主管台州崇道觀。命至而君以疾卒於左綿，實九月戊子也。淳熙丙申冬，葬仙雲山之下，得年五十有七。【略】所著書號《仙雲集》者二十卷，又有《任氏春秋》十五卷、《春秋五始五禮論》五卷、《篆隸石刻譜》三十卷。【略】銘曰：謂君窮，時既逢。謂君通，志弗充。德之洪，報也豐。劬爾躬，後其隆。

李庚

論述

周麟之《李庚除兵部郎官制》 爾器範清穎，士之譽髦，敏於事爲，果達而濟。頃以公薦，序于憲僚。既升三院之聯，彌聳一時之望。輟自峨豸，畀之握蘭，時方弭兵，戎政簡矣。若夫正邦之大法，立武之常經，職在司存，有不可廢。昔之所察，今之所爲，委任不殊，往其懋勉。

樓鑰《詮癡符序》 客有以書一編示余曰：「此赤城李公察院所爲詩文，名曰《詮癡符》，公亡矣，莫曉其名書之意。」余曰：公于書無不讀，此名殆不苟也。海邦貨魚于市者，夸詡其美謂之詮魚，雖微物亦然。字書以爲「詮，銜賣也」。顏黃門之推作《家訓》曰：「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詆，亦已衆矣，江南號爲詮癡符。」公之意蓋出于此，特謙辭耳。公諱庚，子長其字也。少年筆力絕人。始爲長沙尉，一時帥守部使者傾待之，皆以牋翰委公，從容泛應，無不曲當。時余伯父揚州爲漕使，公首以長牋進謁，有曰：「衰懷錯落，有秋風鱸鱠之思；舊學荒涼，無春草池塘之夢。」伯父一見擊賞，延爲賓客，不復以寮吏遇之。湯公參政時帥湖南，後爲中司，遂辟公檢法官，遷六察，爲郎而歸。自此三數十年間，僅一再以麾節出，終不得爲文字官，以展究所長，識者恨之。余倅丹丘，始得拜公之門。公方買屋近郊，古木交陰，庭草錯列，若隱士居，聚書數萬卷于樓上，閉門不與人通。老矣猶沈酣其中，里閭罕識其面。間與人接，雖微賤必與之抗禮。後生有以經史叩請，隨即響答。詩文晚益高，時出一篇，即日傳誦。哀挽之作，尤爲悽惋，眞可以潤鬼神也。公之子澎因求余序其首。余度公所著甚多，猶有遺者，更搜故藁，盡出而行于世，以慰其平生筆硯之功，則箕裘可以不墜矣。陳子高克，台人也。詩名已久，而所傳不多，公嘗盡得其遺逸者，板行于江右，視舊殆過倍蓰，而子高之詩益顯。公亦將以此望于後人乎？然讀此編者，亦足以知公之所存矣。

傳記

《嘉定赤城志》卷三三 李庚，臨海人，字子長，歷御史臺主簿、監察御史、兵部郎中。繼奉祠，提舉江東常平，知南劍、撫二州。後知袁州，未上卒。有集號《詮癡符》，樓參政鑰爲之序。

《宋詩紀事》卷四七 庚字子長，臨海人。紹興十二年進士。歷官監察御史，知袁州。有集號《詮癡符》。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詮癡符》二十卷。御史臨海李庚子長撰。

《**文獻通考・經籍考**》卷六六　《詮癡符》二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庚《詮癡符》二十卷。

李燾

論述

汪應辰《薦李燾與宰執書》　應辰伏見左朝散郎、前潼川府路轉運判官李燾，篤志學問，無他外慕，安貧守分，不妄取予。凡經傳、歷代史書，以至本朝典故，皆究極本末，參攷異同，歸于至當。隨事論著，成書不一，皆可以傳信垂後。而又通曉世務，明習法令，守郡將漕，績效顯著。前此朝廷嘗降召命，而燾偶在憂服之中。今者從吉在即，所有原降省劄，四川制置司已繳納尚書省外。應辰不敢僭易，輒有論薦，又恐鈞慈欲知其人，謹此上稟，伏乞鈞照。

葉適《巽巖文集序》　觀公大篇詳而正，短語簡而法，初未嘗藻繡琢鏤，以媚俗爲意，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又非以聲色臭味自怡悅也。獨於古文墜學，堂上之議，起虞造周，如挈裘領振之焉，固遺其下而獨至其上者歟。蜀自三蘇死，公父子兄弟後起，兼方合流以就家學，綜練古今名實之際，有補於世，天下傳以繼蘇氏。

楊慎《稱贊文章之妙》　葉水心稱李巽巖之文曰：「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調而八音和，春暉秋明而海澄嶽靜也。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

《趙待制開墓誌銘》　《賓退錄》卷一〇：余獨喜李文簡誌趙待制開墓，既歷叙其在蜀理財治賦之功，且謂爲當時第一，繼云：「或者咎公竭澤而漁，使來者無所施其智巧。今雖累經蠲放，而害終不去。當時稍存平恕，則今日之害，決不至此。嗚呼！此所謂責人終無已者也。然公亦不得不任咎。昔蘇綽在西魏，佐周武帝，以國用不足，爲徵稅之法頗重，既而嘆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綽子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及相隋文帝，奏減賦役，務從輕簡，帝悉從之。彼蘇威顧能如此，曾謂今日無若蘇威者乎？此燾深所嘆息，詳紀之，以俟來世。」

傳記

《宋史》卷三八八《李燾傳》　李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唐宗室曹王之後也。【略】燾甫冠，憤金讎未報，著《反正議》十四篇，皆救時大務。紹興八年，擢進士第，調華陽簿，再調雅州推官。改秩，知雙流縣。【略】燾耻讀王氏書。獨博極載籍，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倣司馬光《資治通鑒》例，斷自建隆，迄于靖康，爲編年一書，名曰《長編》，浩大未畢，仍效光體爲《百官公卿表》。【略】知榮州。【略】除潼川府路轉運判官。【略】乾道三年，召對，首舉藝祖治身、治家、治官、治吏典故，以爲恢復之法，乞增置諫官，許六察言事，請練兵，毋增兵，杜諸將私獻，覈軍中虛籍。除兵部員外郎兼禮部郎中。【略】四年，上《續通鑒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略】五年遷秘書少監兼權起居舍人，尋兼實錄院檢討官。【略】左相陳俊卿出知福州，右相虞允文任恢復事，更張舊典，宰相以燾數言事，不樂，燾遂請去，除直顯謨閣，湖北轉運副使。陛辭，以欲速變古爲戒。【略】八年，直寶文閣，帥潼川兼知瀘州。【略】淳熙改元，被召，【略】燾及都門，除江西運副，且許臨遣。或勸以方被讒，無及時事，燾曰：「聖主全度如此。竭忠所以爲報。」【略】又上《快箴》，引太祖罷朝悔乘快決事以諫，上曰：「朕當揭之座右。」進秘閣修撰、權同修國史、權實錄院同修撰。【略】權禮部侍郎。【略】（四年）眞拜侍郎，仍兼工部。【略】累表乞閑，提舉興國宮。秋，明堂大禮成，以其首議，復除敷文閣待制。頃之，屋、塾繼亡，上欲以吏事紓燾憂，起知遂寧府。七年，《長編》書成，上之，詔藏秘閣。【略】進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略】十一年春，乞致仕，優詔不允。上問其疾增損，【略】病革，除敷文閣學士，命下，喜曰：「事了矣。」口占遺表云：「臣年七十，死不爲夭，所恨報國缺然。願陛下經遠以藝祖爲師，用人以昭陵爲則。」辭氣舒徐，乃卒，年七十。【略】燾性剛大，特立獨行。早著書，檜尚當路，檜死始聞于朝。暨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論。張栻嘗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柏。」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產。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葉適以爲《春秋》以後纔有此書。

周必大《李文簡公神道碑》（存目）

李壁《巽巖先生墓刻》（存目）

紀事

《**程史**》**卷一二**　眉山秀出峨岷，屬邑丹陵者，李文簡燾實家焉。邑有山曰龍鶴，文簡讀書其上，命曰巽巖，因以自號，士夫至今以爲稱。嘗自爲記曰，【略】文簡字仁父，一字子眞，作記時，年二十四。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李燾文集》一百二十卷。

又　李燾《謝家詩集》一卷。

又卷三八八《李燾傳》　有《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說》，《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論》十卷，《南北攻守錄》三十卷，《七十二候圖》，《陶潛新傳》幷《詩譜》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司馬氏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帥年表》合爲四十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燾集》一百二十卷。

《**蜀中廣記**》**卷九九**　《李文簡公集》一百二十卷。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六九**　《李文簡詩集》一卷。

雜錄

魏了翁《跋李文簡公手記李悦等十事》　李文簡公所記多京、檜時事，雖得諸所聞者適若此，然大抵平世事罕所佚遺，惟事在柄臣，則未有不憚史官而嫉記者，故是非毀譽鮮不失實。率閱歲歷時，而後其事浸明。自唐許李，以至近世王、蔡、秦、韓，皆莫不然也。且裕陵一朝大典，既爲群小所渙汨，雖紹興更定，差勝諸本，而其間詆姤謾讕之詞，終有刊落未盡。其後紹述之議雖行於紹聖，而實昉乎元祐之末，至紹興重修《泰陵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至參取玉牒、日曆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興後事，亦是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爲疏略。小人終日爲不善，皇恤乎人言？惟於傳世詒後之書，則必求以遏絕而竄移之，此其良心之不可蝕者。不知聞見於時人而筆削於家乘、野錄者，父兄、子弟、姻戚、友朋間轉相傳習，便如申伏之口、制寶之心，蓋有不與秦火俱燼者也。公平生記聞當不止是，若更加搜攬而裒粹焉，豈特有補於史氏之缺，亦足以爲後來藏惡怨正者之警云。

陸維之

《**洞霄圖志**》**卷五**　陸維之字永仲，一名凝之，字子才，餘杭人。少以計偕入汴，道遇異人謂曰：「秀才難望科第，不如還山。」贈以丹一粒，且戒俟緩急用之。及下第歸，舟循汴河，風激浪怒，且將覆，追憶前語，以丹投之，風浪始息。河上有呼其姓名者，則所遇異人也。自是有超世之志，隱於大滌山之石室，人因以石室稱之。消搖林谷，詩酒自娛。嘗觀潮錢塘，有《酹江月》詞云，【略】高宗嘉賞，欲召見，辭疾不赴。及上退處北宮，嘗幸大滌，憲聖亦偕行。上問山中詩客，或以維之對，進其行卷，上讀數首，太息曰：「布衣入翰林可也。」欲歸與孝宗言之，憲聖曰：「山林隱士，必不求名，強之出山，乃大勞苦。」遂止。未幾以疾卒。太博關注子東贈先生詞，序云：「吾鄉陸永仲博學高才，自其少時有聲場屋，今棲白鹿洞下，絕葷酒，屏世事，自放塵埃之外，行將六十，而有嬰兒之色，非得道者能如是乎？」乃作《水調歌頭》一闋。詞云：「鳳舞龍蟠處，玉室與金堂。平生想望眞境，依約在何方？誰信許君丹竈，便與吳君遺劍，只在洞天傍。若要安心地，須是遠名場。　幾年來，開林麓，建山房。安眠飽飯清坐，無事可思量。洗盡人間憂患，看盡仙家風月，和氣滿清揚。一笑塵埃外，雲水遠相忘。」先生嘗進百論，有《石室小隱集》三卷。臨終了然，

書一詩云：「嶽南之館白雲端，鳳笛龍簫徹廣寒。一鶴曉飛冲碧落，羣仙笑倚玉闌干。」

袁去華

論述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適齋類稿》八卷。【略】紹興乙丑進士，改官知石首縣而卒。善爲歌詞，嘗賦長沙定王臺，見稱於張安國，爲書之。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適齋類稿》八卷。奉新袁去華宣卿撰。

又卷二一 《袁去華詞》一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袁去華《適齋類稿》八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袁宣卿詞》一卷，典雅詞鈔本。豫章袁去華宣卿。

王鵬運《宣卿詞跋》 《皕宋樓藏書志》：「袁去華字宣卿，江西奉新人，紹興乙丑進士，改官知石首縣而卒。嘗賦定王臺，見稱于張安國。」著有《適齋類稿》八卷，《書錄解題》著錄，四庫未收其詞。朱竹垞輯《詞綜》，搜羅甚富，而云隻字未見，則流傳之罕，可知矣。

趙萬里《去華山人詞輯本題記》 此足本《去華山人詞》，從江安傅氏舊鈔本《續軒渠集》卷九內錄出。四庫著錄本《如夢令》後脫落二十首，此本俱全。洪氏新刊集本與《彊村叢書》本，并據錢塘丁氏藏鈔本校錄，與庫本殆出一源，故缺佚亦如之。舊鈔本半葉八行，行二十字。有「郁元禮」印，現藏上海涵芬樓，亦元人丁部書中一秘籍也。

章淵

章淵《稿簡贅筆序》 余解官南昌，後居南墅草堂于若溪濱，踰七年矣。閉關卻掃，息交絕游，脫粟屢空，斷編自娛，文有抵捂，隨輒定正，事或牽連，亦皆記載。牧藁被篋，久而盈積，閱視得數十幅，不忍與故紙同棄，錄爲五卷，題曰《藁簡贅筆》云。中國章淵伯深父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稿簡贅筆》二卷。【略】其人博學有文，以場屋待士薄，如防寇盜，用蔭入仕，遂不就舉。居長興，故序稱若溪草堂。淵自號懲窒子。

《宋詩紀事》卷四八 淵字伯淵，惇之後。用蔭入仕，不就，卜居長興之若溪。有《稿簡贅筆》。

王柜

周必大《右朝奉郎權尚書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王柜除集英殿修撰知饒州見任人別與差遣制》 具官某雋明通達，忠信慈惠。久居是邦，又嘗以使者節臨之，上下相安，爲治易耳。茲用加爾以書殿之華職，佩爾以二千石之印綬。既從所欲，亦乂我民。夫周之荒政，漢之循吏，布在方冊，相本有末。尊爾所聞，行爾所便，千里之間，吏畏而人愛，流徙者歸，困而窮者給賜。無負於素學，尚勉之哉！

魏了翁《王侍郎柜復齋詩集序》 復齋王公以中山故家、李文肅之高第，受知於忠獻，而周旋乎正獻、忠肅諸賢之間。目之所接，南渡諸賢也；耳之所逮聞，北方餘論也。觀摩麗習，蓄厚而資深，故其發爲論諫，忠忱惻怛。如首言虜必敗盟，張忠獻必可用，俘虜必不可遣，張說必不可本兵，皆言人所難而施之。餘事則大篇短章，精深麗則，人第見其風格氣韻追追陶謝，不知懷賢憂

世，謖然有少陵一飯不忘君之意。嗚呼，是豈一朝夕之功，襲而致之哉！自周之東，懷舊者必稱西方之人，孟子論人，亦歸重於北方之學。西方乃宗周文獻之餘，而北方則帝王風聲之舊，吾故於王公之文而重有感焉。公之孫潭昔宰寧川，嘗以公奏疏刻諸縣齋。今通守邵陵又哀公平生詩爲二集，分十有五卷，刻諸治寺。前後二梓之費，則皆以俸之用例，而不欲受者爲之。屬予叙所以作，予於前言往行槩乎有聞，不敢以罪戾辭。

《宋詩紀事》卷五一　秬字嘉叟，安中孫，寓居泉南。紹興間官至刑部侍郎。

《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八　《復齋制表》二卷。刑部侍郎王秬嘉叟撰。

任淵

《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八　《訢庵集》四十卷。新津任淵子淵撰。紹興乙丑類試第一人，仕至潼川憲。嘗注山谷、後山詩，行於世。新津有天社山，故稱天社任淵。

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二二　任淵，新津人。（紹興乙丑科）類省試第一。

《文獻通考》卷二四〇　《沂庵集》四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任淵集》四十卷。

《蜀中廣記》卷九九　任淵《沂庵集》四十卷。

倪稱

洪适《倪稱太常寺主簿制》　簿領雖卑，奉常蓋禮樂所自出。有列其間，則與聞稽古制作之事，他寺不可同年而語也。爾強學好修，久率多士，俾造稷嗣，益觀所長。

《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八　《綺川集》十五卷。太常寺主簿歸安倪稱文舉撰。紹興八年進士，齊齋之父。

《文獻通考》卷二四〇　《綺川集》十五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倪稱《綺川集》十五卷。

傅自得

論述

韓元吉《舉傅自得自代狀》　右臣伏睹具官傅自得，元祐曾任中書傅堯俞之後，靖康首丘死節傅察之子，敏于文詞，通于政事，久歷郡守監司，備著風力，曾爲吏部郎官，熟知銓選。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朱熹《傅安道楊儀之二漕勸農有詩次韻二首》　幷峙雙臺峻，分馳四牡閑。共欣膏脈潤，未要粉泥乾。詩律何妨細？歡情豈遂闌。新畬行可問，載酒想同看。　世味今如許，吾生本自閑。心期雖好在，欲習未全乾。錯莫塵編暗，棲遲壯節闌。不因勳業晚，清鏡亦頻看。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因論詩，曰：「嘗見傅安道説爲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路』。筆力到二十歲許便定了，便後來長進，也只就上面添得些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此説本出於李漢老，看來作詩亦然。」（雉）

傳記

朱熹《朝奉大夫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傅公行狀》　公諱自得，字安道，其先鄆州人。【略】公幼穎悟，讀書不數過輒成誦。有至性，生十年而忠肅公薨，哀號思慕若成人。事太夫人愛敬飭備，一舉動唯恐失其意。遭亂離，轉側兵間，遇父友故參知政事陳公與義於嶺右，陳公奇愛之，坐之膝，撫

其頂曰：「長必以文名天下。」因自誦其詩之傑句以詔之。公時雖幼，已悉領解。年十四，賦《玉界尺詩》，語意警拔。故參知政事李公邴大驚異之，因許歸以女。既乃定居于泉州，家貧甚，夜燃薪自照，與兄弟讀書或至達旦。遂博通六經諸史百家之言，下筆爲文輒數千言。初，朝廷以忠肅公死事錄其孤，公得補承務郎，三監潭州南嶽廟，乃爲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略】已而丐閑，得主管台州崇道觀。秩滿，通判漳州事。太守劉公才邵始以公年少，未甚相知。及見其處事精明，馭吏嚴整，而文詞敏妙又非流輩所及，乃大歎服，郡事非公不決。間則相與徜徉，以文字相娛樂。每語人曰：「自傅君至，吾始知有爲郡之樂。」【略】通判泉州事。【略】差知興化軍事。【略】初，秦丞相檜以公忠臣子，年少能自力學問，有文詞，通吏事，遇之甚厚。然亦疑其剛果負氣，終不爲己用，故雖使之連佐兩郡，然皆銓格所當得。召試博學宏辭科，又已奏名而故黜之。及泉代歸，乃間語公曰：「故事，三丞得通用蔭補人，而丞宗正者例以玉牒奏篇得爲郎。況公之文今從臣中名能文者所不及，顧公太剛耳。盍亦思少自貶乎？」公默喻其意，然以太夫人春秋高，且樂居閩中，不肯遠適，乃力請便郡歸養。秦丞相以是始怒，而其黨又或陰中公，以爲有顧望持兩端意。以故是時公資序已應典州，而僅得莆陽軍壘以歸。然公亦既朝辭而行有日矣，會通判衢州汪召錫者告前知泉州趙令衿誹謗，且有及丞相語，臺諫徐嘉等交章論奏，事下廷尉，秦丞相因以上旨命公體究令衿在泉時納賄事。公以嘗同官辭，丞相不可。是時丞相權震天下，一忤其意，家立碎。公念前已有小隙，今又力辭，必重得禍，貽太夫人憂，意不能不少回惑，乃不得已奉命以行。至泉按事，十得一二，即不復窮竟。然猶慮不免爲異時之累，則見故樞密黃公祖舜而問焉。黃公曰：「事端幸不自我，加之以恕可也。」公然其計，既上其事，又爲請得毋更置獄。會廷尉獄成，令衿已坐譴，奏上，不過追納所受金而已。方事作時，戶部曹泳、刑部韓仲通實主之，兩曹符檄日四五至，督趣甚峻。已而秦丞相死，泳被逐，仲通恐禍及己，乃以體究事劾公。朝廷亦知非公首事，姑下公置對，而仲通章再上，遂罷公郡事。公在郡不半歲，罷去之日，父老邀遮涕泣，其賢士大夫有追路越境，持公慟哭而別者。後兩年，諫官挾舊怨，復以前事爲言，遂奪公官，徙融州爲民。公念前日本以愛親故，不敢力辭體究事，今乃反爲親憂，痛自咎責，聞命即卻酒肉，屏媵御，獨與一浮圖人偕行。至融，杜門讀書，益大覃思於文章，融人皆敬愛之。而中州人士官其土者亦皆樂從公游，以文字求指教。蓋居融四年如一日，泊然無復有一豪軒冕意，特一念親闈在遠，不獲日夕左右，則涕泣竟日。會黃公給事東省，知公前事首末，力言於故丞相魯國陳文恭公，魯公亦素知公，遂以上聞，得內徙潮州。未幾，聽自便。主上登極，復故官右通直郎。時魯公猶當國，欲寖用公，乃先除主管崇道觀，以言者罷。乾道初元，始復得申前命。未幾，故樞密林公安宅又力薦於上，且具白公前被枉狀，除知漳州，又爲言者所持，事竟中寢。未數月，今少傅福國陳公入爲吏部尚書，雅知公之爲人，則與侍從官數人露章薦公事親孝，居官廉，博學能文，興化之政庭無留訟，而所坐初非其罪，遂再除知興化軍。而陳公章中語，人以爲無一字不實也。【略】再除知漳州，奏事稱旨，留爲吏部郎中。【略】除直祕閣、福建路轉運副使。【略】建寧閩守，公以郡屢易將，帑廩空乏，且歲頗不登，亟聞于上，乞選能臣以治之。上素知公，即除知府事。【略】移知寧國府事。【略】復爲福建路轉運副使。【略】臨安闕帥，上命執政選有風力不阿權貴者爲之。執政擬二人以進，上獨指公以爲可，亟命召之。先是，公嘗以事過三山，副總管曾覿先來謁公曰：「聞公之名久矣。」因自誦其詩數十篇，且請公誦近作。公辭以憂患廢忘，時其亡而往報之。及爲郎，復嘗遇於客次。覿詫數從官曰：「某人某人嘗辱來訪，公獨見鄙，何也？」公遜謝而已，竟不往。及將使閩部，閣門官子弟有使本道而召還者，以職事來謁，公往報之。延公便室，則覿及從官數人皆在。時方置酒，公飲一巵，辭腹疾而退。於是翰林承旨亦以入直辭，諸人皆有赧色，覿大不樂。公退謂諸子曰：「仕宦當自結明天子，其次當由宰相，安能俯首此曹以求進邪？」以故權貴多嫉公，而召命竟不行，改除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時公年已六十餘矣。性本剛介疾惡，不能容人之過，以故歷官任事多與物忤。至是，自度不能俯仰俗間，上章丐閑。不允，得移浙東。【略】至治所未十日而賜罷。【略】乃復求爲祠官，得主管武夷山冲佑觀。秩滿，復除知寧國府事。朝命督行甚峻，公不獲已，單車引道。行未數程，復以言者追論前體究事，且嘗面折泉守爲罪，則又以冲佑祠官罷歸。公性高簡，不妄與人交，居泉五十年，杜門自守，讀書奉親外無他爲。中間乘貳車、持使者節亦且十餘年，訖未嘗以一事擾州縣。太守之賢者，如宋公之才、王公十朋、周公葵皆高仰之，待以異禮，而公月不過一詣郡，每留語，談說道誼而已。至是居閩，益無事，唯讀書不輟。客至，觴酒論文，道說古今，唱酬詩什，以相娛樂。蒼顏白髮，意氣偉然，未嘗以留落不偶幾微見言面也。

前居喪，哀毀得脾疾，至是益侵，然猶日誦書數卷。既病，則屏卻藥餌，獨飲水以待終。一日，忽召所善前昭武守黃君維之、新新安守石君起宗，置酒卧内與訣。既而劇談詼笑，歌呼如常時。翌日遂不起，時淳熙十年秋八月也，年六十有八，積官朝奉大夫。【略】公於書無不讀，少治《春秋》，有聲場屋間。中年讀《詩》，至《鴛鴦》之二章，因悟比興之體，閒爲子弟論說，多得詩人本意。故太常丞吳公棫來官泉州，公聞其博通古學，著書甚富，日從之遊，相與博約，往復不倦。吳公悦之，請公序其《論語十説》，今行於世。謫居讀《易》，數日一周。手書《程氏傳》一通，玩繹久之，紙爲之弊。其於子史百氏之書嘗過目者，蓋皆略成誦也。【略】公少從外舅李公學爲文，得其指授之微意。既長，益從當世先達遊，又日求其所未至，刮磨灌溉，以迄有成，則其氣骨雄健而關鍵謹嚴，波瀾浩瀁而語意精切，有非當世文士所及者。李公每讀而歎曰：「吾文有傳矣。」故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及尚書左丞葉公夢得、翰林汪公藻、中書舍人張公嵲、尚書郎新安朱公得其文，皆愛重之。汪公尤歎賞，每謂公曰：「今世綴文之士雖多，而往往昧於體製。獨吾子爲得之，不懈則古人可及也。」然再試禮部輒不利，三應博學宏詞科，一既入等而黜于中書，遂不復應科舉。而誨諸子甚力，伯壽、伯成皆及大夫人無恙時登進士第。伯壽復中詞科，遂登臺閣。而公晚歲始自次輯其文，定爲三十有二卷，藏于家。今伯壽等將以明年七月丁酉葬公於泉州南安縣唐興鄉田豐里之雲臺山，以熹嘗以先人之舊辱公知顧甚厚，見使狀公行事，以請志銘，圖永久。熹竊惟公孝友之行、潔廉之操、精敏之識、雅健之文皆足以高一世，而其吏事方略亦復過人遠甚，蓋不厲威猛而人自畏服，不爲一時小惠以干虚譽，而其去思遺愛愈久愈深。

紀事

朱熹《皇考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朱公行狀》 所爲文有《韋齋集》十二卷行於世，外集十卷藏於家。始時吏部侍郎徐公度欲爲之序，略言少日多見前輩，而自得從公及正平張定夫遊，始得爲文之法。會病革，不及脱稿，而今序則直祕閣傅公自得之文也。其論以爲公詩高潔而幽遠，其文溫婉而典裁。至於表疏書奏，又皆中於理而切事情，亦爲得其趣者。

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七〇引傅自得《游金溪記》 紹興丙子八月十一日，攜酒襆被，謁朱元晦于九日山，向晚，幅巾藜杖，相與徜徉渡頭，喚舟共載，信流而行。老蟾徐上，四無纖雲，兩岸古木森然，微風搖動，龍蛇布地，溪光山色，月所照耀，遠近上下，更相映輝，殆非塵世境界。朱子曰：「樂哉斯游乎！」舉杯引滿，擊楫而歌楚騷《九章》，聲調響壯，潛魚爲之驚躍，棲鳥起而飛鳴也。余亦誦東坡先生《赤壁》前後賦和之。每至會心處，輒迭起酬勸。時常飲酒，率不過三杯皆醉，至是連釂十餘觥，而月愈好，舟愈快，氣愈逸，飲愈豪，興愈無窮。酒且盡，艤舟岸側，命老兵貸錢酒家保，亟挈一榼來，解維復去，洗盞更酌。少焉，斗轉參横，風作浪湧。予曰：「樂不可極，將安之耶？」鼓棹而返，會宿于東峰道場。明日元晦賦詩紀盛，次韻爲謝，殊恨筆力衰退，無傑句稱勝游也。

李奕

《永樂大典》卷一〇四二二引《鄱陽志》 李奕字世德，安仁人。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終會稽尉。熊彦詩惜之曰：「鄉失一賢，位失一士，經失一師。」於諸子百家之書無不讀，有《易傳》、《春秋辨例》、雜著三十卷，詩五卷，詩話二卷。號鳳山先生。

魏掞之

論述

朱熹《魏國録贈告後記》 臣熹伏讀故參知政事龔茂良等所記孝宗皇帝

褒贈故太學錄魏掞之事，三復以還，至於感涕。竊惟掞之本以白衣召見，天子悅之，擢爲學官。在職未幾，數上書論政事，以至力遏近倖之不當進者，遂不自安，而告歸以卒。上則初未始厭其言也，至是越五年矣，而眷念不忘，咨嗟閔悼，錫命追榮，至於如此。嗚呼偉哉，甚盛德也，其所以感人心而厲臣節，爲如何耶！

傳記

朱熹《國錄魏公墓誌銘》 元履姓魏氏，舊名挺之，後更名掞之，則字子實。然其以元履聞也久，故稱者莫能易也。家建寧府建陽縣之招賢里，以儒學顯。【略】嘗客衢守章傑家，會故相趙忠簡公薨海上，歸葬常山。傑雅怨趙公，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人畏其兇虐，無敢議者。元履獨慨然以書嗾讓傑，長揖徑歸，傑亦不能害也。兩以鄉舉試禮部，皆不第。閩帥汪公應辰、建守陳公正同知其賢，相與論薦于朝，時相尼之，又不得召。後數歲，詔舉遺逸，【略】於是詔特徵之，元履辭謝不獲，則以布衣入見，極陳當世之務，【略】上獎嘆開納，勞問移時。明日，遂有詔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著太學錄。乾道四年十有二月也。【略】至它政事，有繫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亦無不抗疏盡言，以諫疏至三四上，不納，則移病杜門，以書質責宰相，語尤切。宰相雅知元履，招徠之，至是始不平，而元履前已數求去矣，遂以迎親予告使歸。行數日，罷爲台州州學教授。元履自少則有志于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間獨喟然嘆曰：「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至，無以感悟報塞，吾罪大矣。」先是，嘗榜其書之室曰「艮齋」，至是日處其間，方將條理舊學以益求其所未至，從游之士稍有自遠來者，而不幸病不起矣。【略】卒之日，實九年閏月壬戌，其年五十有八。【略】所爲文章若論義訓說合數十卷，藏于家。元履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前代治亂廢興存亡之說，以至本朝故事之實，皆領略通貫，識其大者。【略】銘曰：謂天爵之，則曷其材且志也；曰其德之，則又不年以位也，竟使抱其餘以沒於地也？我銘以哀之，又以掩其隧也。

張栻《教授魏元履墓表》（存目）

紀事

《宋元學案》卷四三 會倖臣曾覿召還，復累疏諫，遺書陳魏公，責其不能救正，語甚切至，罷爲台州教授。

藝文

朱熹《祭魏元履國錄文》 人生而材，乃克自貴。材者亦多，鮮或有志。猗歟元履，才氣英豪。凌空踔遠，志節堅高。爰自弱齡，聲華秀發。事賢友仁，其聞四達。迨其中歲，攷古驗今，訂以經術，益宏益深。聞人之賢，若獲於己。推之揚之，情曷能已？視人之阨，若己擠之，是振是拔，力無有遺。婆娑丘林，歲月遲暮。聘幣鼎來，片言感悟。謂當用世，遂究厥施。誰謂落落，乃遄其歸。歸來考槃，于澗于陸。惸惸之忠，永矢弗告。謂當暫愒，尋復詔追。誰謂一疾，而訖於斯？嗚呼哀哉！念昔交情，兄膠我漆。更攻互磨，兄玉我石。世途艱險，孟門太行。兄行我憂，兄歸我藏。與兄同心，誰則如我？奚必梁丘，君可亦可。兄實高明，卒監此心。顧託警勵，琅琅其音。訶佛詆巫，考禮正俗。奉承靡他，葬又得卜。長坂之阿，兄所樂游。孰云茲今，有墳其丘。謂我宜銘，亦兄所寄。行高文卑，秪以爲累。日月有時，漬綿束芻。長慟寢門，愧恨何如？恭惟神靈，尚記疇昔。感此哀誠，來飲來食。蓁蓁在門，往寧厥宮。沒而不朽，君子之終。嗚呼哀哉，尚饗！

王曮

葛立方《王曮除禮部侍郎制》 具官某持身肅括，迪德粹溫。詞源倒三峽之流，藝圃洽五車之富。兼內外之制，久覃思於絲綸；交南北之歡，方遄歸於

英蕩。是用升華法從，庀職文昌，宜夙夜之惟寅，以旦夕而承辟。我知厥若，汝永有辭。

周必大《賜左大中大夫給事中王曮辭免除翰林學士命乞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卿早由推擇，進直摛文。出入禁塗，今二十載。非特詞章之麗，素簡朕知；至於官簿之優，誰居卿右。逮茲顯拜，寧復閒言？況朕臨御以來，用內相纔數人耳，一時髦士，預選爲榮，三入承明，在卿尤寵。方觀鴻筆，宜略撝章。所請宜不允。

《南宋館閣錄》卷八 王曮字日嚴，廣陵人，博學宏詞科進士出身。〔紹興〕十五年四月除〔秘書省正字〕。十六年正月爲禮部員外郎。

《舊聞證誤》卷四 王日嚴曮爲少蓬，權直禁林，草《秦會之加恩制》，取熊叔雅啓一聯入詞中云：「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翌日，即除禮部侍郎（出王明清《揮麈後錄》）。按《中興玉堂制草》，此紹興二十年五月，秦會之提舉玉牒，進《高宗中興聖統》加恩制也。時日嚴以右史直北扉，實當此制。二十一年四月，日嚴乃遷儀曹貳卿，仲言誤。

袁文

袁燮《先公墓表》 公諱文，字質甫，四明鄞人也。【略】朝奉公爲子擇師，金先生彥博授徒里中，時論歸之，命公從學，而遇其師甚厚。【略】復受教於李公大辯、莫公冠卿、吳公化鵬三先生，充其所未及。以能賦稱，且覃思經籍，學業日富，取一第易爾。顧場屋小技難以立身揚名，不復汲汲而務學益勤，一書精通，始閱他書，歷代諸子若集及叢編、小說，咸采取焉。前輩諸公一言一行，萃而爲書，目之曰《名賢碎事》，手鈔三十巨帙，無一字不楷，雜著一編，名曰《甕牖閑評》，搜抉隱微，辨正訛謬，雜然具載，尤詳且確。今高明之士粃糠小學，非博通之道，公則不然，節目纖悉，亦必精詳。取古《三百五篇》，參之方言，而概以韵語，有若不同韵而實相協者，則會歸於一。其於字書偏旁點畫，毫髮無差。榜所居小齋曰卧雪，自號爲逸叟，有園數畝，日涉成趣。【略】紹熙元年八月八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二。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八 《甕牖閑評》八卷，永樂大典本。

葉謙亨

張孝祥《葉謙亨除浙西提刑制》 部使者之在幾甸，歲時朝集，得以其職自達于上，視中都官蓋等耳。爾嘗執簡柱下，掌誥西掖，出治劇郡，即有能稱，按刑江東，獄不冤濫。徙以自近，宜知朕指，佇爾來廷，將有褒陟。

《南宋館閣錄》卷八 葉謙亨，字伯益，括蒼人，王佐榜進士及第，治詩賦。（紹興）二十七年二月除（校書郎）。二十八年七月爲吏部員外郎。

《道命錄》卷四 秦檜既死，凶黨盡逐。館職葉謙亨因對論程學一切擯棄非是。上曰：「趙鼎尚程頤，秦檜尚安石，誠爲偏曲，卿所言極當。」於是降旨行下。自檜專國柄，程學爲世大禁者凡十有二年，至是始解。

葛郯

《清波雜志》卷七 先人江東漕幕，與葛公謙問爲代，文康公孫也，魁然重厚古君子，宦情世故，皆應以無心，文采外深契禪悅。後倅毘陵遇燬，以通家子弟，一日見語：「人生臘月三十夜，要當了了，方見平生著力處，始意如平時舉葛藤爾。」別數年，公守臨川，一日，屬微疾，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吏示之曰：「生之有死，如晝之有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逝。筆勢遒勁，其家版行，超脫如此。東坡云：「陶淵明出妙語于纔息之餘，豈涉生死之流哉？」煇於葛亦云。葛名郯。

周必大《送葛曠問郯通幹》 少年扶犁事西疇，老陪英游帝王州。才高韵勝各有得，志合情親君更優。離筵忽席洛定鼎，伐期云畢齊葵丘。君行共嘆空翼北，我衰謾作周南留。欲持菊觴止君飲，單車已戒難停輈。欲挽長條贈君

別，金城柳落空悲秋。悲秋惜別置勿道，資望久合登瀛洲。仙凡一隔在何許，指點蓬萊雲氣浮。

許左之

《**深雪偶談**》吾鄉許左之、右之二公兄弟，落筆皆不凡。左之公一夕寓飲妓坊，醉欲狎之，妓密有所懽在矣。公捷筆賦詞而起云，【略】又代他妓小詞：「憶你當初，惜我不去。傷我如今，留你不住。」去客聽此戀戀，踰時妓迄後謝。如「月在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一詞，正歐陽居士所作。要之，前輩多一時弄翰，要不容以浮薄議左之公也。因思唐多才妓，有贈新第士人絕句：「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殊有風味，使從假倩，當不傳載矣。二許公，紹興間同歲籍學。前二詞，蓋休澣日漫游酒邊作也。

李浩

論述

《**本強則精神折衝賦**》《朱子語類》卷一三九：顯道云：「李德遠侍郎在建昌作解元，做《本強則精神折衝賦》，其中一聯云：『虎在山而藜藿不採，威令風行，金鑄鼎而魑魅不逢，奸邪影滅！』試官大喜之。乃是全用汪玉谿相黃潛善麻制中語，後來士人經禮部訟之。時樊茂實爲侍郎，乃云：『此一對，當初汪內翰用時卻未甚好，今被李解元用此賦中，見得工。』訟者遂無語而退。德遠緣此見知於樊先生。」

《**東西船行**》《容齋三筆》卷五：老杜《縛鷄行》一篇云：「小奴縛鷄向市賣，鷄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鷄食蟲蟻，不知鷄賣還遭烹。蟲鷄於人何厚薄，吾叱奴兒解其縛。鷄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此詩自是一段好議論，至結局之妙，非他人所能跂及也。予友李德遠嘗賦《東西船行》，全擬其意。舉以相示云：「東船得風帆席高，千里瞬息輕鴻毛。西船見笑苦遲鈍，汗流撐折百張篙。明日風翻波浪異，西笑東船卻如此。東西相笑無已時，我但行藏任天理。」是時，德遠誦至三過，頗自喜，予曰：「語意絕工，幾於得奪胎法，只恐『行藏任理』與『注目寒江』之句，似不可同日語。」德遠以爲知言，銳欲易之，終不能滿意也。

傳記

張栻《**吏部侍郎李公墓銘**》公諱浩，字德遠，一字直夫，家本建昌人，其徙臨川方再世。【略】未冠有文名，中紹興壬戌進士第。是歲秦熺挾宰相子以魁多士，同年多往見之，或拉公行，毅然卒不往，調饒州司戶參軍以歸。連丁內外艱，【略】及免先大夫喪，調全州州學教授，改監行在雜買場門，實二十七年之冬，時秦檜蓋死矣。明年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改敕令所刪定官。論者爭言秦檜時事，無巨細一切更改，公白宰相執政：「蚩尤五兵、李斯篆隸，苟便於世，亦不當以人廢。」方檜在時，公義不爲之屈，及其身沒事變，所論乃如此，則公存心平實蓋已可見矣。又明年改秩，除太常寺主簿，尋兼光祿丞。【略】百官轉對，公與王十朋、馮方、查籥、胡憲始相繼有所開陳，聞者興起，太學之士至爲《五賢》詩以述其事。然公自是亦不安于朝，請祠以歸，主管台州崇道觀。今上即位之歲，以太常丞召至闕，首論聖學，以爲人主務學，則其餘嗜好無間而入矣。【略】俄兼權吏部郎官。御史尹穡附宰相湯思退，以公故嘗爲思退所知，欲扳引共擠忠獻，於是薦公，及對，乃明示不同之意，思退、穡皆不樂。踰歲始正除吏部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略】知台州。【略】除大理卿，兼同詳定一司敕令。【略】宰相方議遣泛使，公與辯其不可，至以官職詆公，公怒，以語觸之，且力求外，以直寶文閣知靜江府，主管廣南西路安撫司公事。【略】治廣二年召還，入對，論俗不美者八。【略】翌日，謂宰相曰：「李某直諒。」遂擢權尚書吏部侍郎。時政府有怙寵竊據者，又有附之同升者，從臣中又有爲之役者，公之造朝已甚側目，且巧爲語以鉤致公，皆厲色辭以拒之，

於是相與謀，使言者論公，謂貞之近列，必變亂白黑。未及正謝而罷，是歲冬提舉太平興國宮。明年夏夔州路以缺帥聞，上顧念公，乃除祕閣脩撰以寵其行。【略】在鎮踰年，以疾請祠，改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命未至而公沒矣，享年六十有一。【略】有文集、奏議、王府講議，藏于家。【略】銘曰：士或不競，枉尺直寸，以同爲和，以怯爲巽。垂紳立朝，噤莫肯言，就有欲言，亦弗究宣。謂子有待，實則患失，曾是詭隨，乃曰弗激。此風流行，非國之福，不有君子，孰振孰篤？我觀李公，披腹敷陳，反覆無隱，心乎愛君。衆駭縮頸，君則容之，媢恚實繁，聚而攻之。是保是用，惟天子明。匪天子明，臣言曷伸？嗟哉若人，古之遺直。我作銘詩，以詔罔極。

《宋史》卷三八八《李浩傳》（存目）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李浩文集》二卷。

藝文

《永樂大典》卷一〇四二二《祭李德遠文》　余之生後公十有六年，於鄉黨視公爲先進。方余弱冠，年少氣銳，聞公之學而疑焉，欲求見而訂之。及其見公，則猶河伯之於海若也，蓋於是始自知不足。退而求之，十有餘年，而後知公之所存。人之知公，以學則豐，以才則雄，以識則通，以文則工。其立朝蹇蹇，直道進退，則有古人之風。朝除從官，群小暮擠，卒以不容，仕不可謂之達。而二司農，長大理，帥廣之桂與蜀之夔，皆名藩大郡，亦不可謂之窮。此人之所同知者也。而余之知公，則進乎是矣。公嘗謂予，子既修己，達則可行，而我內省，方且有愧。蓋公之沒，而予學始少進，思欲與公論之，而天奪於是，凡余所以自知不足而深思力索不敢自怠者，皆自公發之也，則不忘於公者，豈獨鄉里之情哉！公之沒也，余方以罪謫罹（闕），既不及哭公之柩，又不得望公之葬。今既除喪，乃克拜公之墓。（闕）哀而叙于情。惟公之靈，尚克知之。

龐謙孺

論述

韓元吉《九奏序》　《九奏》者，吾友龐謙孺祐父之文也。祐父家單父，其先正穎公有勳在廟社，年方壯，仕方爲海陵尉，非有放逐之悲、抑冤之情，欲訴而不得也，嘗游江湘，睹舟人祠事，有感於衷，一奮筆而爲之，由是古今之作殆將欲枉焉。信哉，祐父之奇於才也！祐父自序，大抵傷其貧且賤，而技能之微，上既不能達於君相，下亦不見憐於朋友，雖進退不可，而終無怨尤之意，此聖人之有取者也。故其言幽深而不窮，頓挫而不怒，簡而辨，曲而明。其旨初若散漫，而不知其有統，其事初若譎詭，而不知其有道。首以歲君，終以送瘟，間以舜陵、湘妃之事，而祐父之意遠矣。其一篇之中，則又指意各自不同，非深於騷者，舉而喻之，亦莫能曉也。祐甫平生好爲古文，凡前世文章之大者，必取而爲之，不拔其萃不已也。予辱與祐父交，蓋嘗見其削《封禪書》禎符，而爲《受命書》；刺《七發》、《晉問》，而爲《楚對》；奪《遠游》、《大人賦》，而爲《羽人賦》。而今又見其櫼《九歌》而爲是《九奏》也，其筆力自視，直出屈、宋右，不問漢唐也。

傳記

韓元吉《祐甫墓誌銘》　祐甫龐姓，謙孺其名，祐甫其字也。單州武夷城人。【略】祐甫少孤，流落四方。紹興十年，季父莊孫以明堂恩奏爲將仕郎。明年，監南嶽廟。丁母憂，服除，調泰州海陵縣尉。代歸，得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以言者罷，居久之，得江南東路轉運司幹辦公事，以省員復罷，授鎮江府觀察推官，爲右文林郎。如是而止爾。然世之稱祐甫者以字不以官，知

祐甫者以詩與文，而祐甫性敏悟，讀書過目輒解。爲詩原于古樂府，有自得之妙，爲文欲如先秦古書，雅奧而奇出，爲騷詞，屈、宋以降則不學也。皆不蹈世俗畦畛，不肯以近代文士爲能，以是議論輒驚人，往往憚與之交，及見其作，無不愛也。【略】祐甫死時，年纔五十有一。【略】銘曰：吁祐甫，才允良。命則窮，文有光。抑而信，道之常。厚不復，世用傷。校彼庸，孰在亡。安求旃，霤水陽。吁祐甫，永此藏。

著錄

韓元吉《祐甫墓誌銘》 有《白蘋文稿》十卷，《詩說》、《西漢刊誤》、《睡起錄》，皆未成書。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白蘋集》四卷。右，文林郎、單父龐謙孺祐甫撰。莊敏公籍之曾孫也。【略】嘗客居吳興，故集名《白蘋》。

《文獻通考》卷二三九 《白蘋集》四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龐謙孺《白蘋集藁》四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龐謙孺集》四卷。

藝文

韓元吉《祭龐祐甫文》 年月日，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祐甫龐兄之靈。嗚呼，祐甫之窮，一至此乎。凡人之生，匪哲則愚，曰窮與達，是有二塗。語其命則不足，較其才則有餘。雖賦予厚薄，不可預料，而榮悴壽夭，得非偏與？嗟夫吾祐甫，其智識宏遠，足以蹈厲一世；其筆力雄贍，足以詆訶萬夫。坎壈不振，與木石俱，曾寸帛斗粟，不足以冀，閉門寒餓，至無以衣食其孥。平生所自見者，獨詩騷之妙，暨苦節之不渝，中學儒而自誓，幾溷迹于樵漁。固富貴之難必，尚意其老壽，而爲山林之臞。何遽往矣，使吾黨之士，莫不收涕而欷歔。曩子之來，白髮見顧，驚議論之或壯，爾然曳杖，已不任于馳驅。間遽飲而墮淚，復仰天而歌呼。吾已疑其氣之頗折，不謂俯仰數月，而遂亡其軀。子之常言，欲以累予，惟翰墨之遺稿，與幼稚之諸雛。乞我序以傳世，諄諄望其不孤。我文非工，執信是圖。將率朋友之義者，共執百金，買田湖山之隅，庶諸子之無憂，得自力于詩書。慰之九原，門戶可扶。子柩在舟，冀此一壺，尚能飲之，此言不誣。嗚呼哀哉！

龔尹

《誠齋詩話》 紹興間，劉美中除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吉水丞龔尹字正子以啓賀之云：「技巧工匠精其能，自元成之間鮮能及；號令文章煥可述，雖書史所稱何以加。」尹又上湯衛相啓云：「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天下之士，豈復賢於周公。」後二語用韓退之《上宰相書》。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 第十一人，龔尹字正子，小名黃壽，小字鼎臣。年二十九，六月二十三日生。【略】本貫常州宜興縣成任鄉。

洪适

論述

綜論

張擴《沈介洪适潘良能游操并除秘書省正字制》 爾等咸以時望，擢秀儒林，或中國家詞藝之科，或蘊父兄淵源之學，器識可以致遠，識論可以濟時。朕嘗俾爾刪定律令，時王之制既知之矣。茲復命爲判正之職，抑將使爾博極羣書，日新聞見。爾知朕所以期爾之意，則尚勉之哉！

魏了翁《三洪制稿序》　中興以來，學士之再入者十有六人，而洪氏之兄弟與焉。自紹聖立宏博科，迄于淳熙之季，所得不下七十人，而至宰執至翰苑者僅三十人，洪氏之兄弟又與焉。嗚呼，何其盛與！故人之稱洪氏者，不以詞章則以記覽，不以名位則以科目。孰知其一心之傳，上通於天，固有以敷遺子孫者與？方文惠、文安聯登殊科，時忠宣公尚留朔方，高皇帝顧謂宰臣曰：「父在遠，子能自力，忠義報也。」他日，宰輔以慈寧將有來期入賀，又曰：「洪某二子，竝中詞科，亦其忠孝之報。士大夫苟能崇尚節義，天必祐之。」又，他日文惠拜僉書樞密，高皇帝復謂：「卿父精忠，古今所無，今卿兄弟相繼入輔，此天報也。」大哉王言，其諸異乎人之所以稱洪氏者與！忠宣公半世異域，卧興節旄，濱于九死，僅得生還，乃又爲人主極陳時事，連觸權相，最後言及山陽諭降之檄，而竄移厲土，固兆於此，嵐瘴之與居凡九年，以汔權相之卒，則公固不及見矣。德隆位細，人爲公弗慊也，而不知公所以遺後，則固在此而不在彼。是心也惟人主知之，惟后帝顧享之。《詩》不云乎「昊天日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人心幾微之頃，睹聞之所弗蔑，天寔臨之。又不云乎「其嗣維何，天被爾祿」，嗣之賢不肖，祿之有久近，皆天地也，夫豈人力所能致者？而人之以詞章、記（賢）〔覽〕，名位、科目爲洪氏之盛者，是知其小而遺其大，見以人而不見以天也。

《詩學纂聞》　《選詩》以雜詩、雜擬分爲二類。雜詩者，《十九首》、蘇李詩及諸家雜詩是也。雜擬者，凡擬古、倣古諸詩是也。【略】宋洪文惠适《擬古詩》，每篇首句直用古詩，如「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迢迢牽牛星」、「青青河畔草」等作，詞末爲工，而古意不失。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柳塘詞話》曰：洪字景伯，中博學宏詞科。其《生查子》春情、《好事近》別情，出人意表，時遂有批抹之者。《生查子》起句：「桃疏蝶惜香，柳困鶯銜絮。」眞爲蕪累。其下「日影過簾旌，多少閑愁緒。春色似行人，無意花間住」，人所不及也。《盤洲詞》大率類此。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盤洲集》八十卷。【略】適以詞科起家，工於儷偶。其弟邁嘗舉所草《張浚免相制》、《王大寶致仕制》、《浙東謝表》、《生日詩詞謝啓》諸聯，載於《容齋三筆》。然考适自撰小傳，自其少時擬《復得河南賀表》，即有「齊人歸鄆讙之田，宣王復文武之境」句，爲作者所稱。其內外諸制，亦皆長於潤色，藻思綺句，層見疊出，不但如邁之所舉也。至於記、序、誌、傳之文，亦尚存元祐之法度，尤南宋之錚錚者矣。所作《隸釋》、《隸續》，於史傳外異，考核特精。今觀此集，如《跋唐瑾傳》、《跋丹州刺史碑》、《跋皇甫誕碑》諸篇，皆能援據舊刻，訂《北史》、《唐書》之謬。蓋金石之學，最所留意，即隋、唐碑誌亦多能辨證異聞。【略】其他表、啓、疏、狀諸篇，亦多足與《宋史》參稽，是又不僅取其文詞之工矣。

《帶經堂詩話》卷六　洪文惠适《盤洲集》十三卷，有詩無文，按《經籍志》，集八十卷，此非其全也。文惠與弟文安遵、文敏邁同登館閣，文名滿天下，號稱「三洪」，時朋劵，炎兄弟，亦稱「三洪」，而功名爵位遠不及。此集十卷以下，皆挽歌、樂章、詩餘，無足錄。八卷、九卷皆雜詠盤洲山水草木，擬李衛公《平泉》諸詠，《紫薇》云：「十年三雁序，接翅紫薇垣。」史稱其家居十六年，兄弟鼎立，以著述吟詠自樂，猶可想見其盛也。（《居易錄》）

《蕙風詞話》卷二　《識餘瑣述》：宋洪文惠《盤洲詞》，余最喜其《生查子》歇拍云：「春色似行人，無意花間住。」《漁家傲引》後段云：「半夜繫船橋北岸。三杯睡着無人喚。睡覺只疑橋不見。風已變，纜繩吹斷船頭轉。」意境亦空靈可喜。蕙風云：余所喜異於是，《漁家傲引》云，【略】委心任運，不失其爲我。知足長樂，不願乎其外，詞境有高於此者乎？

分論

《擬張浚罷相制詞》　《容齋三筆》卷八：乾道初年，張魏公以右相都督江淮，議者謂兩淮保障不可恃，公親往視之，會詔歸朝，未至而免相，文惠公當制，其詞曰：「棘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袞衣以公歸兮，庶聞辰告。」所謂兒戲者，指邊將也，而讀者乃以爲詆魏公。其尾句云：「《春秋》責備賢者，慨功業之惟艱，天子加禮大臣，固始終之不替。」所以悵惜之意至矣。《無用閑談》：壽皇初，兩淮保障虛空，張魏公以右相視師，尋以讒召，洪景伯當制曰：「棘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袞衣以公歸兮，庶聞辰告。」其工巧不減浮溪，而天下人皆謂詆魏公爲兒戲，憤然不平。然「兒戲」本指邊將，而人譟之乃爾，豈其命耶？夫汪以一言而收天下之心，洪以一言而觸天下之望，亦可以窺人情世變矣。

《王大寶致仕詞》　《容齋三筆》卷八：《王大寶致仕詞》曰：「閔勞以事，

聖王隆待下之仁，歸絜其身，君子盡遺榮之美。」大寶有遺泄之疾，或又謂有所譏，而實不然。

《**賀金人歸河南表**》《誠齋詩話》：紹興間，金人歸我河南地，洪景伯賀表云：「宣王復文武之土，可謂中興；齊人歸鄆讙之田，不失舊物。」屬聯工夫，然去一「境」字，便覺難讀。

《**海棠**》《藏一話腴》外編卷下：《金城記》黎常舉云：「欲令梅聘海棠，樝子臣櫻桃，以芥嫁笋，但恨時不同耳。若牡丹、荼蘼、楊梅、枇杷時，盡可以爲友。【略】」洪盤洲《海棠》詩云：「雨濯吳妝膩，風催蜀錦裁。自嫌生較晚，不得聘寒梅。」正用前語。

傳記

周必大《宋宰相魏國洪文惠公神道碑銘》 父諱皓，政和乙未進士，後徙樂平之洪巖。【略】公初名造，字溫伯，一字景溫。後改名适，字景伯。幼穎異，日誦書三千言。忠宣公自嘉禾司錄應選使朔方，公年十三，已能任家事，率五弟三妹奉祖母及母避亂歸饒。【略】種學積文，至忘寢食。用父出使恩補修職郎，監南嶽廟，調嚴州錄事參軍，浙西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紹興十二年，與文安公同中博學宏詞科，宰臣進呈所試制詞，高宗曰：「父在遠，子能自立，可嘉，宜與陞擢。」遂除刪令所刪定官。後三年，翰林公亦中選，由是洪氏文名滿天下。改左宣教郎，入秘書省爲正字。纔數月，忠宣公歸自朔方，以忠言忤秦丞相檜，斥補鄉郡，公亦出通判台州。將滿，而忠宣公以散官謫英州，台守觀望，擬彈文納當路，轉示言者以爲風聞，坐免官，往來嶺南供子職。閱九年，秦薨，忠宣北歸，亦道卒，服闋，起知荊門軍。【略】二十八年，應詔上寬恤四事，【略】除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略】隆興元年，就遷司農少卿。明年，召貳太常，兼權直學士院，又兼權禮部侍郎。【略】九月除中書舍人，內直如故。湯丞相思退免，侍御史晁公武論公草麻無譴責語，公亟請外，上曰：「公武言卿黨思退，朕謂平詞出朕意。」固卻其章，仍徙戶部侍郎矣。【略】虜既講好，首命公爲賀生辰使虜。【略】乾道元年五月，除翰林學士，仍兼中書舍人。【略】六月，遂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略】八月，以左中大夫參知政事。十二月，拜通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公自簽樞，旬月入相，感激異知，任怨革弊，以誠實不欺爲主。【略】（二年）三月辛未，除公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略】不數月，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治得大體，復勤小物，軍民安之。閱歲有半，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略】淳熙十一年二月辛酉，薨於正寢，前自撰遺表上之，享年六十八。【略】公器業早成，與人交誠實無浮禮，文華天賦，濟以力學，步驟經史，新奇富贍，兄弟鼎立，自成一家。罷政後論著益多，四方傳誦。【略】銘曰：思文孝宗，雲漢章天。有臣洪公，優於代言。孝宗神武，志平醜虜。公踐帷幄，言整軍旅。帝方克勤，如日運行。公總衆職，甚稱上心。帝推至公，天無私覆。相業伊何，才能是授。謀皆予同，德唯乃知。周旋二府，僅越三時。保釐東郊，注想未替。歸心浩然，何待奉計。榮名燕居，十有六年。爲而不恃，五福天全。燁燁斯文，振厥後。詩以聲之，公乎不朽。

許及之《洪公行狀》（存目）

《宋史》卷三七三《洪适傳》（存目）

錢大昕《洪文惠公年譜》一卷（存目）

紀事

《揮麈三錄》卷三 洪景伯兄弟應博學宏詞，以《克敵弓銘》爲題，洪惘然不知所出。有巡鋪老卒覩于案間以問洪云：「官人欲知之否？」洪笑曰：「非而所知。」卒曰：「不然，我本韓世忠太尉之部曲，從軍日目見有人以神臂弓舊樣獻于太尉，太尉令如其制度製以進，御賜名克敵。」并以歲月告之。洪盡用其語，首云：紹興戊午五月大將云云。主文大以驚喜，是歲遂中科目，若有神助焉。此蓋熙寧中西人李宏中創造，因內侍張若水獻于裕陵者也。

《程史**》卷一** 孝宗朝，湯岐公思退再相，隆興二年復罷。文安之兄文惠适適視草焉，又作平語，侍御史晁公武亦擊之，文惠請外，上曰：「公武言卿黨思退，朕謂平詞出朕意。」固卻其章，仍徙戶侍矣。

《宋詩紀事》卷四五引《方輿勝覽》 洪公弼爲寧海主簿時建（三瑞堂），適以荷花、桃實、竹幹有連理之瑞，已而生适。故适以貳車行縣，題詩云云。

著錄

周必大《洪文惠公神道碑銘》 有《盤洲文集》八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盤洲集》八十卷，丞相文惠公鄱陽洪适景伯撰。忠宣（洪皓）長子。

魏了翁《三洪制稿序》 洪氏之孫傯將以其三祖制藁刻諸犍爲郡齋，而屬了翁爲之序。【略】文惠公內外制凡十四卷，文安公二十卷，文敏公二十八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洪适《盤洲集》八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洪适《盤洲文集》，一部十一冊，闕。

又卷一〇 洪适《天台石橋詩選》，一部一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洪适《盤洲文集》十一冊。

又卷四 洪适《天台石橋詩選》一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洪适《盤洲集》八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盤洲文集》十一冊，全。【略】鈔本，凡八十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卷下 《三洪集》。洪皓子适、遵、邁。原一百五十二卷，今鈔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盤洲集》八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洪适撰。【略】此本爲毛氏汲古閣所藏，猶從宋刻影寫，惟末卷拾遺劄子第三篇蠹損特甚，其餘雖字句間有脫落，而卷帙完好，亦古本之僅存者矣。

《季滄葦宋本書目》 宋魏國公洪适《盤洲集》八十卷，十二本。

《知聖道齋讀書跋》卷二 《盤洲文集》，是書世不多見，從館中藁本錄出，乃內府天祿琳瑯所藏虞山毛氏影宋鈔本也。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一 《盤洲集》八十卷，影宋鈔本，惠紅豆藏書。宋洪适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盤洲文集》八十卷，影鈔宋本。宋洪适著。

《藝風藏書記》卷六 《盤洲集》八十卷，影宋鈔本，仁和勞氏藏書。

張元濟《影印宋本盤洲集跋》 此宋槧《盤洲集》，舊爲樀李項氏天籟閣藏書，今歸涵芬樓插架，海內孤本也。今世傳本幷從此出，漫漶不全之字盡成空格，此本迹象猶存，多可辨認。初屬江安傅沅叔君以景宋本校之，烏馬陰陶之形誤，模糊莫辨之闕疑，補正至千三百字以上。上板之時，元濟重加勘訂，間有漏誤，從而補正，所增殆猶什一焉。積疑若釋，善可知已。《叢刊》再板，得本稱盛，是集當推甲選。書中點畫偏旁之異，竹草不分，木才通假。宋承唐後，手民謹守前規，猶沿唐代卷子之習，未可盡目爲誤。今世讀者不免見而滋惑，因略舉一隅，成斯《札記》，文從字順，取便覽誦云爾。見淺見深，惟讀者辨之，幸宏通之勿哂焉。己巳中秋，海鹽張元濟。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盤洲文集》八十卷，宋洪适撰。宋蜀中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闌，板心下記刊工姓名，宋諱「廓」、「敦」皆爲字不成。歷經朱、項、徐、季、呂、宋、張諸家收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盤洲文集》八十卷，宋洪适撰，宋刻本，三十二冊。《盤洲文集》八十卷，宋洪适撰，清鈔本，翁心存跋，十冊。《盤洲文集》八十卷，宋洪适撰，清同治涇縣洪氏刻，光緒十年續刻本，傅增湘校，六冊。《盤洲文集》八十卷，宋洪适撰，清吳氏四古堂鈔本，吳允嘉校幷跋，十冊。

魏了翁《三洪制稿序》 文惠公內外制凡十四卷，文安公二十卷，文敏公二十八卷。

程　俱

李石《資州程使君墓誌銘》 石嘗評公之文嘗三變，始以經術，中以議論，終以叙述。經術之文淵而旨，議論之文陳而肆，叙述之文理而盡，凡向之以文字往來者，如大蘇尚書公符、小蘇博士公籍、喻駕部汝礪、運副范公瓚、檢討邵公博、石，與使君日處其間，其諸公之群從子弟執門生弟子禮者多名人，日咨咨說文不離口，而所得於淵源有自者，未論其人，文可知也。如公，人

猶以富貴功名期之，公亦自負以當世意，語溫厚而氣寬舒，學道之士君子也。時固有陰忌而軋之者，公不爲少屈，故以文自昌，而卒亦不達。【略】公諱揆，字端卿。【略】以《春秋》科登建炎二年進士第，仕彭州司戶參軍。試中學官，潼川府教授，以十策干樞密張公浚，奏差榮州軍事推官，再除成都府學教授，循左文林郎。以舉員改宣教郎，通判瀘州，轉左奉議郎。丁父大夫公憂，服除，轉左承議郎、通判成都軍府。除知昌州，未赴，丁母夫人憂。轉左朝奉郎，知資州，覃恩轉左朝請郎。感疾致其事以卒，年六十一，卒以隆興二年某月。【略】文集五十卷、《通鑒發揮》十卷、《春秋外傳》十卷、《尚書外傳》五卷、《史評》二卷、《雜誌》三卷、《佛心印》三卷，藏於家。【略】銘曰：程眉聞家，如蜀之文。有來犍爲，山之一雲。雲有五色，孕爲斯文。不亟以徐，厥用將大。指我如風，所觸無礙。文之用舍，關天成敗。浩乎廓然，有志永齎。是碌碌者，吾文曷施？著書滿家，父則已畜。後將獲之，以永銘詩。

又《祭程端卿使君文》 念昔識君，斯文云初。自二蘇子，曰交不疎。捧腹笑談，岸然魁梧。青雲倚竢，九軌之衢。飛黃驊騮，不縶而趨。三十年間，歲月寥闊。君先我鳴，一前一卻。我何敢望，忍死溝壑。晚得一官，排擯留落。去來萬里，繫船送迎。一夕之語，今隔平生。嗚呼哀哉！我丞彭門，若守我鄉。夢寐見君，數山相望。憂時之論，憤物之章。如玉如金，盈溢縑緗。俄聞訃音，舉家倉皇。嗚呼哀哉！情相後先，義均彼此。文字之樂，兩家父子。恩意骨肉，不替終始。善類吾徒，零落無幾。嗚呼哀哉！健於詞筆，書成幾車。幸哉有子，亦可傳家。翠巖深栖，吐吞雲霞。死生不隔，月印泥沙。哭淚欲枯，老眼三巴。

王逡

論述

洪适《王逡右正言制》 爾篤學有立，論議據經守正。朕得爾於占奏之間。峨冠霜臺，名出人右，茲用賓爾于諫省。爾其公是公非，不吐剛茹柔，以副朕耳目之寄。

周必大《王致君司業文集序》 志氣不強不足以言文，學問不博不足以言文。司業王君，吾能言之，志氣強者也，學問博者也。故其文章贍而不失之泛，嚴而不失之拘。議論馳騁于千百載之上，而究極於四方萬里之遠。其爲歌詩，慷慨憂時，而比興存焉。他文閎辯詼詭，直欲措諸事業，所謂援古證今，斷敝其辭，特餘事耳。既沒之十九年，嗣子中行類遺編成二十卷，求予爲序。君諱逡，字致君，世家宛丘，生十有一歲，當建炎戊申，北兵破陳，爲其所俘，轉徙河朔者十年。戎馬中編簡蕩然，僅得《春秋左氏傳》、班固《西漢書》，晝夜誦之，一字不遺。和議成，間道歸其父尚書公於浙東，父母兄弟相見已，即提書入太學，益從師友，盡讀諸子百家，日萬餘言，遂擢進士第。凡中原所親歷，平昔所講畫，敵已在其目中。又從知己視師荆襄，然後南北形勝，表裏洞達，落筆輒數千言，舉天下事如指諸掌，孝宗奇之，擢御史、諫官，將行其言。旋出爲二千石、部刺史，而簡注不衰。迨淳熙四年，爲少司成，選迓虜使，方嚮於用，年六十而卒。其所抱負，百未一究也。

傳記

樓鑰《國子司業王公行狀》 公諱逡，字致君，姓王氏，上世居大名，蓋三槐晉公之別派。【略】今遂爲餘姚人。公幼警悟絕人，書一讀輒不忘。建炎二年，金人破宛丘，公年十一被擄，能以婉言脫禍，至幽燕，久之，會調發騷動，脫身走河朔，復歸宛丘，日爲南向計。嘗默寫舊所記《論》、《孟》、六經、《爾雅》，教授汝、潁間。時作歌詩，蓋未嘗一飯忘君親也。紹興八年，中原戍兵有自拔而南者，公與之俱，遂達行在所。自是日耽玩書史，一試入太學，在諸生間已知名。二十五年，以尚書郊祀恩補登仕郎。明年春，中銓試第一，循右修職郎，特差兩浙西路安撫司準備差遣。未上，丁尚書憂，服除，監行在雜貨務雜賣場門。樞密使汪公澈以御史中丞宣諭荆襄，辟差充湖北京西宣諭使司準備差遣。【略】特改右承奉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隆興改元，中進士第。明年，赴計院，上問北方人材于尹侍御穡，尹以公對，忽有旨引見，公奏對雍容，【略】退除御史臺主簿。越七日，遷監察御史。【略】十一月，擢右正言。【略】會

論試館職免召試非是，忤執政，遂除吏部郎官供職。一日，力求外補，除直秘閣、知鄂州。尋以母老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三年，除知台州。【略】除知溫州。【略】四年，改荆湖南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丁內艱，服除，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略】九年，乞歸，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改元，除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明年入對，【略】遂留爲吏部郎官。三年，遷軍器監。【略】十月，差充大金賀生辰使接送伴使。【略】四年秋，國子監試進士，上舍考官以子弟預上舍試，引嫌自列，特旨別開院，以公持文柄，鑒裁精甚，士率稱愜。至九月，遂除國子司業。【略】以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終于官舍，享年六十有二。【略】日常以六經群書至《文選》、韓、柳、李、杜詩文，大率成誦。暇日正坐，默誦《左氏傳》，一字不遺。尤通貫《漢》、《史》，常辨班固牴牾，爲《西漢決疑》三卷，補注杜詩三卷，編集南北戰爭事實爲《南北龜鑒》。詩文至多，少作皆棄不取，存者尚十卷。【略】爲文務極本源，謂近世學者多苟膚淺，其教子弟嘗曰：「欲爲文必自先秦文章，欲爲詩必自《三百篇》以及《騷》、《選》、唐人，欲作字必自鍾、王諸公。」故公之詩文皆高古，字畫有水墨積習之功。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王司業集》三十卷。國子司業王遂致君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九　《王司業集》三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遂集》二十卷。

李　蘩

魏了翁《朝奉大夫府卿四川總領財賦累贈通奉大夫李公墓誌銘》　公字清叔，系出趙郡。【略】公未冠，以詞賦再舉于鄉，尋以《春秋》首選，擢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授左迪功郎、邛州安仁縣主簿、石泉軍教授。用薦者改左宣教郎。丁母憂，服除，知眉山縣，簽書隆州軍事判官，轉運司檄兼權通判彭州，制置司檄兼權綿州及解州事。會通判闕，又攝事，改攝通判邛州，權發遣永康軍，利州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勅差充四川類省試院考試官，權本路轉運司事，權主管四川茶馬。知興元府，主管利州東路安撫司公事。除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陞郎中，除太府少卿，遷卿，未受命致其仕。【略】公講學臨政，皆探源尋流，取法前古。讀書有《春秋至當集》、《春秋機關》、《春秋集解》。又採摭群書自春秋迄戰國時事，以年月而紀之，曰《戰國新書》，又有《通鑒漢唐詳節》、《漢唐事類》、《三國捷徑》、《南北精華》。其爲文則有《騷壇武備》，有《忘筌集》，有《薙露碎珠》，有《韓退之書墓式》，有《經語提要》。其臨政有《理財要術》、《荒政錄》、《榜示鼓舞集》、《經總條畫臺備錄》、《西窗雜記》、《榷收集》、《山南雜記》、《帥閫備錄》、《總所財賦源流》、《總司雜記》、《奏免和糴錄目》。經史子集，無不覃思研精，晝鈔夜誦。自號桃溪先生，文曰《桃溪集》二百卷，今藏于家。【略】銘曰：天生斯民，后王所司。小大相維，是保是師。是心之存，則善推其所爲。民我知覺，民誰溺饑。斯須弗存，秦越瘠肥。舍是非之公，榷利害之私。匪畫於浮議，則沮於不見知。烈烈李公，惟義是以。之死靡移，上孚君心。內格衆允，外銷群疑。嗚呼，誠可以動天地貫金石，矧一氣而同體者乎？

又《李大卿蘩罷糴錄序》　竊攷公之督餉，昉于淳熙三年之秋，未發漢中而條上糴事，固云：「願假臣三數月，永除蜀人五十年之害。」其見善明、信己篤已若此。迨五年三月，僅僅一年有半，奏聞凡十有三，上尚書一、與同列往返七，璽封下尚書可其奏八，訖如始議，克底成績。余執書而嘆曰：雖昔人戊申奏聞，甲寅報可，殆不是過也。而公以表臣自奮，則非有營平得君之素也。以其時考之，自淳熙三年之九月至五年之三月，又皆久虛相位，獨運萬幾，非有丙魏乎人主之側也，而往反問對，慮終稽畝，蓋而命口陳之不翅。嗚呼亦誠而已矣。

《**宋史**》卷三九五《**李蘩傳**》　蘩宰眉山，校成都漕試，念吳氏世襲兵柄，必稔蜀亂，發策云：「久假人以兵柄，未有不爲患者。以武、宣之明，不能銷大臣握兵之禍，以憲、武之烈，不能收藩鎮握兵之權。危劉氏，殲唐室，鮮不由此。」吳挺以爲怨。【略】踰三十年，吳曦竟以蜀叛，安丙既誅曦，每語人云：「吾等焦頭爛額耳，孰如李公先見乎？」

又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李蘩奏議》二卷。

趙逵

論述

周麟之《趙逵除中書舍人制》 具官某稟資粹清，植操夷澹。早魁多士，得大名而匪虛；平視要塗，能中立而不倚。自紬書於金匱，旋載筆於螭階。有嘉記注之嚴，不替論思之益。豈惟勵遂良之志，職在守官；咸謂有仲舒之文，雅宜爲誥。矧嘗攝事，備著能稱，俾從瑣闥之聯，遂正綸闈之直。益思廣業，用副隆知。

傳記

周麟之《中書趙舍人墓誌銘》 歲在辛未，蜀人趙公始以瑰瑋博達之文入奉大對，首論臣子事君父忠孝之大節，言約意確，洞見胸臆，天子奇之，親擢爲第一，授左承事郎，簽書劍南東川節度判官公事。秩滿，召爲秘書省校書郎。明年，自著作佐郎遷著作郎。不數日，除起居郎。丁丑春正月，同知貢舉。夏六月，拜中書舍人。冬十月，以卒。【略】公諱逵，字莊叔，姓趙氏。【略】八世祖銀青光祿大夫處榮徙居于蜀，遂爲資州人。【略】其在潼川，簿書獄訟能以身親之。符行中總領四川財賦，暴横，無敢抗者，有子與薦，意公必爲類試官，密以文屬公，公不啓緘。既試，符氏子不得奏，符怒，以他事攜摭甚峻，終莫能言，公亦不少屈也。及入館閣，未嘗輒以私一至時相府，時相欲出白金助公以家來，公不答，時相怒，人爲公危之。未幾時相死，上親覽庶事，屏姦擢良，風俗一變，忽有旨以兼普安郡王府教授，即日引對，上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語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眞天子門生也。」【略】享年四十有一。【略】公既沒，哀其文，得三十卷，藏于家。公平生無他好，獨喜收聚古書，考歷代治亂興衰之迹，而權其至要爲文根據，亦以古爲歸。內行修潔，不見過差，嘗語人曰：「司馬溫公不近非色，不取非財，吾雖不肖，庶幾似之。」【略】銘曰：蜀有偉人，今之卿雲。既珪璧其身，亦黼黻其文。內抱道以全其眞，而方榮親，而方得君，胡奄焉以淪？詩之幽石，尚不泯。

《宋史》卷三八一《趙逵傳》（存目）

紀事

《裎史》卷三 盤石趙逵，以紹興辛未魁集英之唱。後三年，以故事召歸爲校書郎。時秦檜老矣，怙權殺天下善類以立威，搢紳脅息。趙至，一見光範，檜適喜，欲收拾之。問知其家尚留蜀，曰：「何不俱來？」趙對以貧未能致，檜顧吏囁嚅語，有頃，奉黃金百星以出，曰：「以是助舟楫費。」趙出不意，力辭之。吏從以出。同舍郎或勸以毋佛檜意者，趙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予獨何人哉！君謂冰山足恃乎！」勸者縮頸反走。吏不得已歸，猶不敢以其言白。檜已不樂，居久之，語浸聞，檜大怒曰：「我殺趙逵，如獺狐兔耳，何物小子，乃敢爾耶。」風知臨安府曹泳，羅致其隸輩，而先張本于上曰：「近三館士不檢，頗多與宮邸通，臣將廉之，其醞禍不淺矣。」會得疾，十月而有絳巾之招。高宗更化，微聞其事。十一月，亟詔兼官朱邸，繼復召對，擢著作佐郎，謂之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眞天子門生也。」又曰：「兩王方學詩，冀有以切磋之。」上意蓋欲以此破前謗。趙之未召，寔爲東川僉幕，總領符行中有子預薦，意其爲類試官，密以文屬之，趙不啓緘，擲几下。既而符氏子不預牓，總領因以他事捃摭之甚峻，然卒不能涔。趙之介特有守，蓋已見於初筮云。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梯雲集》二十五卷。中書舍人資川趙逵莊叔撰。

《文獻通考》卷二三九　《梯雲集》二十五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趙逵《(棲)〔梯〕雲集》二十五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趙逵《梯雲集》二十五卷。

《蜀中廣記》卷九九　趙逵《梯雲集》二十五卷。

藝文

李石《祭趙莊叔舍人文》　與尊府公，同壻何氏。我則于公，輩行道義。五年之長，情好兄弟。唱名楓宸，誰後誰先？彼此歲寒，豈惟官聯。公則鼎貴，昇于詞垣。嗟我而收，曰此公舉。三人偕升，獨我誰主。中道聞訃，不及一語。我留上庠，送公柩歸。孑立無素，顧念以悲。我則不才，有負所期，罪斥西還，視公在殯。母老婦嫠，稚子前引。入門非昔，哭則不忍。嗚呼哀哉！元祐絕派，炳然蜀文。誰其嗣之，用以得君。所施幾何，負志莫伸。人知貴公，生死今昔。我則不然，感念如一。豈惟其私，爲天下惜。

韓元吉

論述

綜論

韓元吉《焦尾集序》　或曰歌詞之作，多本於情，其不及於男女之怨者少矣，以爲近古，何哉？夫詩之作，蓋發乎情者，聖人取之以其止於禮義也。《碩人》之詩，其言婦人形體態度，摹寫略盡，使無孔子而經後世諸儒之手，則去之必矣，是未可與不達者議也。予時所作歌詞，間亦爲人傳道，有未免於俗者，取而焚之，然猶不能盡棄焉，目爲《焦尾集》，以其焚之餘也。淳熙壬寅歲，居於南澗，因爲之序。

陸游《京口唱和序》　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壬申，許昌韓無咎以新番陽守來省太夫人於潤。方是時，予爲通判郡事，與無咎別蓋逾年矣。相與道舊故問朋游，覽觀江山，舉酒相屬甚樂。明年改元乾道，正月辛亥，無咎以考功郎徵，念別有日，乃益相與游，游之日未嘗不更相和答，道群居之樂，致離闊之思，念人事之無常，悼吾生之不留，又丁寧相戒以窮達死生勿相忘之意。其詞多宛轉深切，讀之動人。嗚呼，風俗日壞，朋友道缺，士之相與如吾二人者亦鮮矣。凡與無咎相從六十日，而歌詩合三十篇，然此特其略也。或至於酒酣耳熱，落筆如風雨，好事者從旁掣去，他日或流傳樂府，或見於僧窗驛壁，恍然不復省識者，蓋又不可計也。潤當淮江之衝，予老，益厭事，思自放於山巔水涯，與世相忘，而無咎又方用於朝，其勢未能遽合，則今日之樂豈不甚可貴哉！

周必大《與韓無咎尚書元吉劄子》一　以尚書文章譽望獨步斯世，紫樞黃閣宜遂延登，久淹藩服，彼民幸矣，如士論何。《許昌唱和》聞已板行，前人文獻略可追想，所恨《石林全集》未傳於世，諸郎當任其責。通家之舊，莫可勸之否？

又《賜中奉大夫韓元吉辭免除龍圖閣學士恩命不允詔》　卿詞章近古，學術造微。領袖從官，閱時浸久。懇辭治郡，莫得而留。隸職其間，人以爲允。尚欽異數，佇考民功。所辭宜不允。

張孝祥《韓元吉除度支郎中制》　爾名世之臣，率義好修。淹貫文藝，綜練世故。攝司久之，肆以命爾，其爲朕思所以振其職者。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文章輕重，可見人壽夭，不在美惡上。《白鹿洞記》力輕。韓元吉雖只是胡說，然有力。吳逵文字亦然。（揚）

又　韓無咎文做著儘和平，有中原之舊，無南方喁嘶之音。（佐）

《朱子語類輯略》　向見韓無咎，說他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二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他自驗得如此。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南澗甲乙稿》二十二卷。【略】元吉本文獻世家，據其《跋尹焞手迹》，自稱門人，則距程子僅再傳。又與朱子最善，嘗舉以自代，其狀今載集中。故其學問淵源，頗爲醇正。其他以詩文倡和者，如葉

夢得、張浚、曾幾、曾丰、陳巖肖、龔頤正、章甫、陳亮、陸游、趙蕃諸人，皆當代勝流，故文章矩矱，亦具有師承。【略】《朱子語類》云：「無咎詩做著者儘和平，有中原之舊，無南方啁哳之音。」誠定評也。【略】統觀全集，詩體文格，均有歐、蘇之遺，不在南宋諸人下。

分論

《雨中閩伯恭至湖上》《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韓南澗名無咎，字元吉，即呂成公伯恭，其婿也。馮舒評：第三句匆匆亦自看過，細思之，雨若深則山必迷而不可見，何有于山色？余至山中，每雨甚則對面且不見也。淇評：若遠山則雨中必迷，近山積雨，略無烟嵐障蔽，山色實自清朗，默庵豈未見之耶？紀昀評：呂成公之婦翁與詩何涉？總是門戶之見。圓熟而平。

《記建安大水》《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元注：「紹興甲子寓建安，夏大水，舉家蕩覆，騎危僅脫，作此自唁。癸巳將命過高郵，遇杜受言猶子鏗，錄以見示。受言時提舉茶事，募人拯予者也。」詩中四句用事俱勝。馮班評：李太白如何添上「星」字？小說家雖有長庚入夢之說，然不可竟謂爲星也。紀昀評：中四句平頭，礙格。六句拙。末句「靈」字不妥。

《紅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韓尚書南澗，本「桐木派」，有甲、乙集。淳熙七年庚子詩。當是時，鉅儒文士，甚盛稱無咎與茶山。先是，俱寓信州。茶山之甥呂成公，即無咎之婿。無咎詩亦與尤、楊、范、陸相伯仲。有子曰琥，字仲止，號澗泉，尤有高節，詩與趙昌父幷立于信上。此詩五、六甚佳。馮舒評：格似卑，卻工貼。馮班評：落句湊韻。紀昀評：此詩亦常語。

《送陸務觀得倅鎮江還越》（高文不試紫雲樓）《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放翁詩亦有云：「赤口能燒萬里城。」紀昀評：五句不佳，三、四自好。無名氏(甲)評：即今俗占朱雀、赤口之象，主訟主火也。

《送陸務觀福建提倉》《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元注：「僕爲建安宰，作凌風亭。」此詩淳熙五年戊戌作，前詩隆興元年癸未作，相去一十六年。放翁已入蜀而出，亦年五十四矣。查慎行評：起句犯牧之。紀昀評：格不高而吐屬修整。無名氏(甲)評：茶品以白者爲上。

《霜天曉角》（倚天絕壁）《吳禮部詩話》：韓南澗題采石蛾眉亭詞云，【略】此《霜天曉角》調也，未有能繼之者。

《霜天曉角》（幾聲殘角）《蕙風詞話》卷二：韓南澗《霜天曉角》起調云：「幾聲殘角，月照梅花薄。」歇拍云：「莫把玉肌相映，愁花見，也羞落。」花羞玉肌，其海棠、芍藥之流亞乎？對於梅花，殊未易言。人世幾曾見此玉肌也？

《水調歌頭》（今日俄重九）《蓼園詞評》：不過一首登高詞耳，易入熟徑，最難超卓。詞雖未甚奇闢，但亦清雅不俗，有俊拔自喜之概。無咎係南渡遺老，辛幼安作壽詞，所望之以眞儒事業者也。其後事業不甚著。次闋，平原西望，應亦有神州陸沉之慨乎。「休問隨處是蓬萊」句，見南渡非可苟安也。有志未逮，有心者能弗感慨係之？

《好事近》（凝碧舊池頭）《湘綺樓詞抄》：舊作聲斷，重上聲字。《飲冰室評詞》：麥丈云：賦體如此，高於比興。

傳記

《宋史翼》卷一四　韓元吉字無咎，開封雍邱人，門下侍郎維之元孫。兄元龍，長於治，知天台縣，除司農寺主簿，升寺丞。徙居信州之上饒，所居之前有澗水號南澗。詞章典麗，議論通明，爲故家翹楚。嘗赴詞科，不利，以蔭爲處州龍泉縣主簿，調南劍州主簿。紹興二十八年，知建安縣，用廣而賦斁，乃懋遷鹽鬲，以佐其費。二十九年，以輔臣薦召赴行在。三十一年，除司農寺主簿。乾道三年，除江東轉運判官，以明道伊川弟子所編《師說》十卷刊置漕齋。四年，以朝散郎入守大理少卿，權中書舍人。八年，權吏部侍郎。時朝士因言張說多去國者，元吉進故事，述太祖、太宗之訓以諫。九年，權禮部尚書、賀金主生辰使。凡所以覘敵者，雖駐車乞漿，下馬盥手，遇小兒婦女，皆以言挑之，往往得其情。使還，奏言：「敵之強盛五十年矣，人心不附，必不能久，宜合謀定算，養威蓄力，以俟可乘之釁，不必規小利以觸其機。」孝宗然之，除吏部侍

郎。淳熙元年，以待制知婺州。於郡西南隅創貢院，工築方興，明年移知建安府。表率端莊，加意學校，創修郡志，以軍興調發功轉朝奉大夫。旋召赴行在，以朝議大夫試吏部尚書，進正奉大夫，除吏部尚書。五年，乞州郡，除龍圖閣學士，復知婺州。罷爲提舉太平興國宮，爵至潁川郡公。嘗寓德清之慈相寺，東萊呂祖謙其婿也，相與講讀於寺西竹林精舍，故寺中有東萊書院。嘉熙間縣令章鑑創屋額曰「東萊讀書堂」。元吉少受業於尹和靖之門，嘗舉朱子以自代，與葉夢得、陸游、沈明遠、趙蕃、張浚相倡和。政事文章爲一代冠冕，朱子稱其詩「有中原和平之舊，無南方啁哳之音」。著有《易繫辭解》、《焦尾集》、《南澗甲乙藁》。

紀事

韓元吉《書真清堂詩後》　予頃爲建康宰，作丞廨一堂，因以「眞清」命之，賦詩其上，二十有五年矣，而久廢不治。宗室善采深甫，今丞建安，乃以邑儀例給而不欲私者，積而葺之。幾一歲，棟宇復新，益植雙槐二桐於南牆之下，整其西偏以舍客，爲庖廚，闢小亭，以待試茗，亦足以見其貳令之暇，有餘適也。深甫以近族命官，嘗同僚於東陽，力學積文，遂以決科，有志於事業而不肯沽激取譽，可謂不負此名哉！而摹予舊詩爲寄，覽之慨然，因書其後。

《本事詞》卷下　李英華者，開封李長卿之女也，美慧而能文。元豐中，長卿爲縉雲令，英華隨行，旋染疾而歿，遂殯于邑之三峰閣。宣和間，青溪亂起，邑燬於兵，而三峰閣獨存，乃權爲縣簿之廨。南渡後，濟南王傳慶爲縉雲簿，挈其親曹穎偕來，館于廨東。一夕，有女子扣扉而入，與談皆出塵語。詢其姓氏，曰：「前邑令李長卿女，名英華，字秀萼，辟穀有年矣。與子有宿緣，故相就耳。」相與唱和，殆無虛日。適曹有從軍之行，英華與訣曰：「妾與君之緣盡矣。然此行當有兵難，敬授靈香一瓣，如有急，可爇以告，當爲陰護，切勿忘之。」曹後果護譴，倉卒未及爇香，而竟罹於難云。時以英華能先知，傳爲鬼仙。韓無咎爲賦《水龍吟》。

《宋元學案》卷二七　符離之役，南澗以長書上魏公，言不可輕舉，略云：「和固下策，然今日之和與前日之和異。至于決戰，夫豈易言。今舊兵懲而未蘇，新兵弱而未練，所恃者一、二大將，其權謀智略，素不外見，有前敗于尉橋矣，有近衄于順昌矣。況渡淮而北，千里而攻人哉！非韓信、樂毅不可也。若是則守且有餘，然彼復來攻，何得不戰？戰而勝也，江淮可守；戰而不勝，其誰守之？故愚願朝廷以和爲擬議之策，以守爲自強之計，以戰爲後日之圖。自亮賊之沒，彼嘗先遣使于我，今又一再遣我書矣。其信其詐，固未可知，而在我亦當以信與詐之間待之。」魏公不聽。

又　韓南澗典銓日，以文卷相訪，南澗奇之，既薦之，又作《鼎說》以送之。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南澗甲乙稿》七十卷，吏部尚書潁川韓元吉無咎撰。

又卷二一　《焦尾集》一卷。

《文獻通考》卷二三九　《南澗甲乙稿》七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韓元吉《愚溪集》十卷。又《南澗甲乙藁》七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韓元吉《南澗集》，一部七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韓元吉《南澗集》八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韓元吉《南澗集》七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南澗集》七冊，全。【略】凡七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韓南澗甲乙藁》。陳景雲注：七十卷，韓元吉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南澗甲乙稿》二十二卷，永樂大典本，宋韓元吉撰。【略】集本七十卷，又自編其詞爲《焦尾集》一卷，《文獻通考》并著錄。歲久散佚。今從《永樂大典》所載，總裒爲詩七卷，詞一卷，文十四卷。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南澗甲乙稿》二十二卷，宋韓元吉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聚珍版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南澗甲乙稿》二十二卷，宋韓元吉撰，清乾隆武英殿活字印聚珍版叢書本，八冊。

藝文

陸游《祭韓無咎尚書文》 兄之初載，甚蹙而艱。逢亂客吳，萬里孤騫。文方日衰，蕩爲狂瀾。組織纖弱，各自謂賢。士睨莫救，兄舅而前。陋巷一室，日旰未饘。誦書鼓琴，志操益堅。落筆天成，不事雕鐫。如先秦書，氣充力全。壯年相從，顧憫我孱。曰是有志，許以周旋。我自蜀歸，兄典三銓。邂逅都門，挈手歡然。兄牧東陽，我走閩山。曠不相值，今五六年。我病早衰，顧未及泉。兄之壽康，一朝先顛。餉酒踵門，乃酹柩前。嗟嗟造物，孰尸此權？豈其好惡，亦與俗遷。微官有守，喪車莫攀。尊俎之奠，叙訣終天。

曾敏行

論述

楊萬里《獨醒雜志序》 廬陵浮雲居士曾達臣，少刻意於問學，慨然有志於當世，非素隱者也。嘗與當世之士商略古今，平章前代之豪傑。知光武不任功臣，而知其有大事得論諫；知武侯終身無成，而知司馬仲達實非其對；知鄧禹之師無敵，而知其短於馭衆；知孫權之兵不勤遠略，而知其度力之所能。【略】若達臣之志而不用世，是可嘆也。既不用世，豈遂不傳世與？達臣既沒，吾得其書所謂《獨醒雜志》十卷於其子三聘。蓋人物之淑慝，議論之予奪，事功之成敗，其載之無腴筆也。下至謔浪之語，細瑣之彙，可喜可笑，可駭可悲，咸在焉。是皆近世賢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傳也。蓋有予之所見聞者矣，亦有予之所不知者矣；以予所見聞者無不信，知予之所不知者無不信也。後之覽者，豈無取於此書乎。淳熙乙巳十月十七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又《跋曾達臣所作蜥蜴螳螂墨戲》 歸愚居士達臣，余家親戚且最厚者。予知其蓄學問，善議論今古而已。其子無逸爲予出二蟲敗紙而有生態。予既驚喜其奇觀，又嘆平生不知達臣之多能也。所挾愈大者，其知愈狹，予之不知達臣，獨此而已乎？

周必大《獨醒雜志跋》 今浮雲居士達臣，有博古通今之學，偶遺於科舉，有知幾應變之才，不白於功名。緒餘著書，追跡前輩。向使盡發胸中之所蘊，其成就宜何如哉！

謝諤《獨醒雜志跋》 諤頃寓曾氏槐堂者七年，積臣時已出仕，正臣亦欲用世，唯達臣自少遇疾，盡捐世事，心閒意適，多所見聞，前言往行，記錄甚備。文藁盈篋，平日不苟以示人，間或與之議論，則上下古今，具有本末。諤每思其言，一一不可忘。

樓鑰《獨醒雜志跋》 無逸又曰：先子非無意於用事，蚤歲得疾，遂棄舉子業，專務古學。能懸腕作行草，追配前良。鄉也視富貴若不足浼，而曰浮雲居士，久益高尚，又以「獨醒」名齋。晚號「歸愚」，所造愈深，故死生禍福之際，了達如此。家有章伯益友直飛跂墨戲數幅，初未嘗摹倣，落筆輒過之。一日，於敗紙寫二蟲，精彩勝絕，未幾遂下世，故弁手澤藏焉。余曰：畫不足爲居士道也。以誠齋之親且厚，猶不知游藝之妙，其蘊蓄不見之外，如此畫者多矣，可勝嘆哉！

陳傅良《獨醒雜志跋》 得曾無逸所藏其先君子《獨醒志》一編，則亦三不逢者也。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信然，夫逢不逢何足道，顧其書可傳不耳。方三經義行時，學者非王氏不學，由今觀之，視《獨醒志》果何如？

尤袤《獨醒雜志跋》 一日，見公所著《獨醒雜志》十卷，前言往行，登載不遺，有補於世，語簡事核，非其他稗官小說之比。【略】嗚呼，士君子抱負所有，不見於用，必託於言，若公者高見遠識，尚友前輩，雖陸沈於下，而遺書滿家，足以垂世傳後，其視富貴無聞者，孰得孰失？

傳記

樊仁遠《浮雲居士曾公行狀》 居士姓曾氏，諱敏行，字達臣。其先自金陵遷袁之宜春，又自宜春遷吉之吉水，由是世爲吉水人。【略】父光庭，字南

卿。【略】既長，日嗜經史，善持論，與諸兄馳騁上下，【略】其言皆反覆激切，有補于世。年二十，遇疾，棄舉子業，嘆曰：「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東坡此詩，似爲余發也。」于是博觀群書，上自朝廷典章，下至稗官雜家、里談巷議，無不記覽。訪收法書名畫，多所訂正。字畫祖米元章，人謂得其筆法。又倣章伯益飛跂墨戲，亦曲盡其妙。頗喜陰陽五行，推測吉凶之說，如郭景純、李常容所論著，研深尤精。【略】前言往行，多所記錄，有《獨醒雜志》十卷。又嘗患世之醫皆高自許可，好奇以斃人，因取古法湯劑已嘗試之者，述《應驗方》三卷。【略】淳熙二年歲乙未十月二十九日，與族姻燕飲，歡如平時。迨莫夜，召諸子曰：「余知命久矣，修短亦命也，今且死。」屏醫卻藥，呼紙筆書二十餘言，囑諸子以力學，他無及焉。投筆即寢，翛然而逝，享年五十有八。【略】初，居士自號曰浮雲。年既四十，闢所居廳事之北隅爲獨醒齋，又號曰獨醒道人。既而築堂于故園之東，名曰歸愚，又號曰歸愚老人。

紀事

《獨醒雜志》卷九　柳公度云：「不以氣海熟生物，暖冷物。」時號善養生者。余異時數蹈之，未知悔也。年逾五十，老形具見，因誦少陵詩云：「衰年關膈冷，味暖併無憂。」特書坐間以自警。

著錄

楊萬里《獨醒雜志序》　達臣既沒，吾得其書，所謂《獨醒雜志》十卷，於其子三聘。

曾三聘《獨醒雜志跋》　右《獨醒雜志》，先君記事之書也。先君隱居不仕，凡所見聞，皆筆於冊。既沒世，諸孤不肖，懼弗克紹，因併追記平日燕談，編次爲十卷。誠齋先生見之，辱賜之序，仍刻板於家塾。淳熙丙午正月望，三聘謹書。

《遂初堂書目・小說類》　《獨醒雜志》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一　《獨醒雜志》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宋曾敏行撰。

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本獨醒雜志跋》　惜自淳熙丙午家塾版行之後，迄今六百餘年，別無雕本。予感誠齋序中「有亡書無亡言」之論，亟爲開而行之。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獨醒雜志》十卷，宋曾敏行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四　《獨醒雜志》十卷，宋曾敏行撰。知不足齋本。

又《續錄》　筆記小說大觀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　《獨醒雜志》十卷，宋曾敏行撰。明穴硯齋寫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獨醒雜志》十卷，宋曾敏行撰。明穴硯齋鈔本，王芑孫跋，二冊。

藝文

胡銓《浮雲居士曾達臣哀詞并引》　予聞龍溪浮雲居士曾達臣義方之訓舊矣，恨不識面。淳熙戊戌，其子新西外敦宗院宗學教授三聘以濠守樊侯仁遠狀，乞相挽之詞，扶服拜且泣，甚哀。予然後知君之有子，且信義方之訓爲不誣也。余爲國子祭酒時，朔望必詣武學，閱諸生藝，樊侯時爲武學諭，其言不苟，紀君行實，于鄉評有考焉，是宜詩以哭之。君諱敏行，左文林郎、知永州零陵縣光庭之季子也。其詞曰：螺川之南，青原之山，疊嶂摩空。章貢之水繚其下，其北玉笥插天，清江瀠洄，高深相形，渺瀟灑，以故螺川之秀民多嗜學，而逸民抗志有過人者。蹇蹇府君，澡德浴蘭，而舉世知者蓋寡。自幼不群，幹父之蠱，守不假靖康之變，零陵糾民兵勤王，送行者或悲唏，君纔九歲，慨然氣其前馬。既長善持論，與諸兄馳騁相上下。嘗以長沙竄臣，心非愛君，徒傷己見逐，至捐生以泄憤，有如洛陽之賈。又謂鄧禹銳進，乘勝獨克，而不免挫威于栒邑，非晉軍之整暇。至云漢光武不能容一嘗，視秦穆之于孟明爲有愧也。其言反覆深切，殊有激于世之瘖痘。弱冠得疾，棄場屋，喟然曰：「治生不

求富，讀書不求官。」坡老此言，眞得我心之寫。居零陵之喪，一溢過毀，豈特芣苢不納，徒爲苟且。母夫人年踰九十，鷄鳴問寢，無食息親闇之捨。初自號浮雲居士，蓋嘗慕昔人黜浮而崇雅。又易其號曰獨醒，將友靈均于沅湘之野。晚復號曰歸愚，鄙移山之土苴。凡三易其稱，所見益遠。卒不享壽康之嘏，臨風增歔，不可致詰于造化之冶。

汪應辰

論述

胡寅《汪應辰改官制》 屬者延見多士，問以治道。爾年未及冠，而推明帝王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遂冠時髦，名震中外。夫學於聖門者必辨義利之分，正其義不謀其利，則爲舜何難焉？苟以利爲義，其去跖亦不遠矣。爾益自勉，以成遠業。初從京職，服此訓言。

洪适《賜汪應辰辭免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不允詔》 卿有尊主庇民之學，負昂霄聳壑之材。偃藩累年，方駕前哲。將馳一節，入補從橐之虛；乃睠四川，會有高牙之闕。與其尊朝以納朝夕之誨，不若制閫以寬宵旰之憂。萬里甚勞此行，六閣未足爲寵。如尊乃勇，顧蜀道以何難，維周之翰，使雪山之益重。

周必大《跋汪聖錫與武岡宰趙醇手書》 玉山汪聖錫名重天下，人得尺牘，榮之。今觀此帖，則于舊僚趙令傾倒至矣，其人亦可推也。公中年嘗苦目疾，頗憚親染。虞丞相雅善公，公帥蜀時，因占吏得書，遂稍相失。公爲予言如此。

《宋歷科狀元錄》卷五引《汪應辰謚文定議》 合諸老之議論而齊同異之偏，總一代之統紀而攬其精微之會，故蓄而爲學，則宏博深淳，明吾道之正紀，發而爲文，則粹明溫厚，爲斯文之正宗。涇時俗之渭，韶人心之蛙也，如此可不謂之文乎？始而議和，既不詭隨於小人之黨，終而論戰，復不苟同於君子之徒。雖權勢相攻，利欲交薰，而不以得喪累其心，雖三倅司馬，淒鎖藩方，而了無幾微見於色。濩落叢祠之秩，荒寒蕭寺之居，玩羲經而高情澹泊，企騷賦而靜觀簡書，可不謂之定乎？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玉山翰林詞草》五卷。【略】天材甚高，而不喜爲文，謂不宜弊精神於無用，然每作輒過人。以天官兼翰苑近二年，所撰制詔溫雅典實，得王言體，朱晦翁稱爲近世第一。

《鶴林玉露》甲編卷六 汪聖錫代言溫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章》。如《賜四川宣撫虞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一德，既咨裴度而往釐；于今三年，復念周公之久外。」《賜知紹興府史浩乞宮觀養親不允詔》云：「尹茲東夏，非徒晝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養。」《賜陳俊卿辭左相不允詔》云：「應事幾之糾紛，大車以載；閱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瞻，已公論之胥慶；帝賚予弼，豈寵章之敢私。」《賜虞允文辭右相不允詔》云：「以夢營求，孰若驗事功之已試；以言寤合，孰若察志節之所安。」《賜大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以一眚掩大德，既當念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除郭振節度使制》云：「不顯亦世，尙繼汾陽之休；無競維人，孰云充國之老。」皆可喜也。

夏浚《嘉靖刊汪文定公集敘》 公天資近道，生當盛宋，合中原諸老之規模，攬一代儒碩之精粹。呂伯恭稱其學則正統，文則正宗，非阿所好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文定集》二十四卷。【略】應辰少從喻樗、張九成、呂本中、胡安國諸人游，又與呂祖謙、張栻相善，於朱子爲從表叔，朱子嘗往來商榷，【略】應辰授敷文閣待制，亦舉朱子以自代，契分特深，其學問具有淵源。又官祕書省正字時，以上書忤秦檜，困頓州郡者凡十七年。史稱其直言無隱，於吳芾、王十朋、陳良翰諸人中最爲骨鯁，其立身亦具有本末。

傳記

《宋史》卷三八七《汪應辰傳》 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幼凝重異常童，五歲知讀書，屬對應聲語驚人，多識奇字。家貧無膏油，每拾薪蘇以繼晷。從人借書，一經目不忘。十歲能詩，游鄉校，郡博士戲之曰：「韓愈十三而

能文，今子奚若？」應辰答曰：「仲尼三千而論道，惟公其然。」未冠，首貢鄉舉，試禮部，居高選。時趙鼎爲相，延之館塾，奇之。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年甫十八。御策以吏道、民力、兵勢爲問，應辰答以爲治之要，以至誠爲本，在人主反求而已。上覽其對，意其爲老成之士，及唱第，乃年少子，引見者掖而前，上甚異之。鼎出班特謝。舊進士第一人賜以御詩，及是特書《中庸》篇以賜。初名洋，與姓字若有語病，特改賜應辰。【略】授鎮東軍簽判。【略】舍人胡寅行詞曰：「屬者延見多士，問以治道，爾年未及冠，而能推明帝王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應辰少受知於喻樗，既擢第，知張九成賢，問之於樗，往從之游，所學益進。初任，趙鼎爲帥，幕府事悉諮焉。【略】召爲秘書省正字。時秦檜力主和議，王倫使還，金人欲以河南地歸我，應辰上疏。【略】疏奏，秦檜大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略】自是凡三主管崇道觀，在隱約時，胸中浩然之氣凜然不可屈。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絕，應辰時通問。及其喪父，言者猶攻之，而應辰不遠千里往弔，人皆危之。通判袁州，【略】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爲文祭之曰：「世公兩登上宰，皆直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爲死生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其子借三兵以歸，道出衢州。章傑爲守，希檜意，指應辰爲阿附，爲死黨，符移訊鞫，徧搜行橐，求祭文不可得。【略】通判靜江府，逾期不得代，乃沿檄歸省其母，繼差通判廣州。【略】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獄既具，檜死，應辰幸而免。明年，召爲吏部郎官，遷右司。【略】出知婺州。【略】尋丁內艱去，廬于墓側。服闋，除秘書少監，遷權吏部尚書。【略】權戶部侍郎兼侍講。【略】應辰連乞補外，遂知福州。未幾，升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在鎮二年，會朝廷謀蜀帥，乃以敷文閣直學士爲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略】暨（吳）璘死，應辰遂攝宣撫之職，蜀道晏然。【略】冬，入覲，陛對，以畏天愛民爲言。【略】除吏部尚書，尋兼翰林學士幷侍讀。論愛民六事，廟堂議不合，不悅者衆。【略】應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宮方鑿石池，以水銀浮金魚于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應辰知之，力求去。【略】遂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韓玉被旨揀馬，過郡，應辰簡其禮，玉歸，譖之于上，【略】上怪之，平江米綱至，有折閱，事上，連貶秩。力疾請祠，自是卧家不起矣。以淳熙三年二月卒于家。應辰接物溫遜，遇事特立不回。流落嶺嶠十有七年，檜死始還朝。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少從呂居仁、胡安國游，張栻、呂祖謙深器許之，告以造道之方。嘗釋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敵，《易》懲忿窒慾，《書》剛制于酒，懲窒、剛制皆克勝義，可不常省察乎？其義理之精如此。

紀事

《春渚紀聞》卷二　汪洋未唱第十日前，余於廣坐中見中貴石企及甫，云外間皆傳汪洋作狀元，何也？至考卷進御，洋在第二，魁乃黃中。以有官人奏取旨，聖語云科第本以待布衣之士，即以洋爲魁。

《獨醒雜志》卷一　汪聖錫幼年與羣兒聚學，有謁其師，因問能屬對者，師指聖錫。客因舉對云：「馬蹄踏破青青草。」聖錫舉對曰：「龍爪拏開淡淡雲。」客大驚曰：「此子有魁天下之志。」聖錫年未冠，果廷試第一。

《齊東野語》卷一　汪聖錫應辰端明本玉山縣弓手子。喻樗子材爲尉，嘗授諸子學，有兵在側，言某兒頗知讀書，可使侍筆硯。呼視之，狀貌偉然，不類常兒，問能屬對否，曰：「能。」曰：「馬蹄踏破青青草。」應聲曰：「龍爪拏開白白雲。」喻大驚異，曰：「他日必爲偉器。」留，授之學，且許妻以子。後從張橫浦游，學益進。年十八，魁天下。天資強敏，記問絕人。其帥福州，吏聞其名，欲嘗之。始謁廟，有嫗持牒立道左，命取視之，累千百言，皆枝贅不根，即好喻曰：「事不可行也。」嫗呼曰：「乞詳狀。」公笑曰：「爾謂吾不詳耶？」駐車，還其牒，誦之不差一字。吏民以爲神，相戒不敢犯。

著錄

《讀書附志》卷下　《玉山先生表奏》六卷，右汪應辰聖錫之文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玉山翰林詞草》五卷，尚書玉山汪應辰聖錫撰。

又卷二二　《玉山表奏》一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汪應辰《翰林詞章》五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汪應辰《玉山文集》，一部十三冊，全。

夏浚《嘉靖刊汪文定公集敘》　此宋玉山汪文定公集也。全集五十卷，今亡，茲刻僅十二卷，蓋學士篁墩程公摘抄自閣本者云，乃冠以廷試策，附以遺事若傳，總爲十四卷，雖不盡刻，然知言者足以知其人矣。【略】嘉靖丙午正月上日，玉山後學夏浚撰。

程敏政《嘉靖本汪文定公集跋》　玉山《汪文定公集》五十卷，舊有刻本，今亡，而秘閣獨存。嘗請閱之，力不足盡鈔也，手摘鈔爲十二卷如右。【略】弘治癸丑冬長至日，新安程敏政。

《國史經籍志》卷五　《汪文定集》四十三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玉山集》四十卷。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汪文定公集》四冊，十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文定集》二十四卷，永樂大典本，宋汪應辰撰。【略】《宋史・藝文志》載其集五十卷，明初已罕流傳。弘治中，程敏政於內閣得其本，以卷帙繁重，不能盡錄，乃摘鈔其要，編爲廷試策一卷、奏議二卷、內制一卷、雜文八卷。嘉靖間，其鄉人夏浚刻之，又附以遺事、志傳等文凡二卷。今世所行，皆從程本傳錄，不見完帙者已二三百年。今考《永樂大典》所載，爲程本不載者幾十之四五。蓋姚廣孝等所據之本，即敏政所見之內閣本，而敏政取便鈔錄，所採太狹，故巨製鴻篇，多所掛漏。謹以浙江所購程本與《永樂大典》互相比較，除其重複，增所未備，勒爲二十四卷。較五十卷之舊，業已得其大半，計其精華，亦約略具於是矣。

又卷一七四　別本《汪文定集》十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汪應辰撰。應辰全集已於《永樂大典》內裒輯成編，別著於錄。此本乃明程敏政以內閣藏本選錄而成，非其完帙。

陸心源《汪文定集跋》　汪應辰《玉山集》五十卷，見《宋史・藝文志》，明初已罕傳本。弘治中，程敏政始從文淵閣所藏摘鈔其要，編爲（二十）（十二）卷本，蓋原本之佚久矣。乾隆中，館臣始從《永樂大典》輯出，凡文四百五十六首，詩五十八首，釐爲二十四卷，較程本幾倍之。愚案《播芳大全》卷一有《賀郡王冠禮表》一首，卷六《謝轉官表》一首，卷八《賀左丞相啓》一首，卷十《賀林侍郎啓》一首，卷十六《賀朱丞相帥紹興啓》一首，皆今本所未收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汪文定公集》十三卷，宋汪應辰撰，附錄一卷，明嘉靖二十五年夏浚刻本，六冊。　《汪文定公集》十三卷，宋汪應辰撰，附錄一卷，清鈔本，翁心存校并跋，二冊。

藝文

張九成《懷汪聖錫》　美玉藏精璞，明珠媚深淵。天清氣或朗，光景露涓涓。或者輒按劍，奇才嘆難全。之子英傑人，聲名何軒軒？妙齡魁四海，終始皆稱賢。過眼不再讀，悟心非口傳。文眞翻手成，識超餘子先。森森列五嶽，浩浩朝百川。謂年未三十，當握造化權。陶甄到唐虞，修潔偕淵騫。誰云一戢翅，沈滯十二年。衆論今未諧，子心方藐然。磨礪盡箭鏃，刮洗成混圓。上造羲軒外，下極宣政前。討論分本末，鈎賾窮由緣。遙遙數千載，恍然落眼邊。斯文天其興，子能常躓顚。試看桃李花，三春何喧妍。未極瞬息間，飄零墮風煙。青青喬松枝，霜雪彌貞堅。子如識此理，聊卧白雲巓。

周必大《祭汪聖錫尚書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二月丁丑朔，具位周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端明學士尚書汪公之靈。嗚呼，景德、祥符之際，嘉祐、治平之前，紛群才之卓犖，瑞聖世之聯翩，皆學優於少壯，而名重於回旋。人望之而莫敢輕，國恃之而無所愆。迄羣固於丕基，豈不賴夫儒先？逮南渡之中興，嘉此風之浸還。雖議論其或殊，咸望道而勉旃。公纔鄰於弱冠，已接武於英躔。惟聞一而知十，故人百而已千。學日成而名日尊，志彌勵而操彌堅。宜受知於兩朝，更六卿與十連。謂主盟於斯文，遂斡旋於化甄。倏淪亡於砥柱，空嗟咨於逝川。嗚呼哀哉！天之生公，謂無意耶，何逢時之早而降才之全？謂有意耶，何初若成就而終於棄捐？彼莽蒼之難問，徒傷心而涕漣。公既深知我之愚，我豈不知公之賢？蓋經世之慮至遠，抑愛君之心甚專。汲汲乎惟恐一士之或遺，孜孜乎惟憂正論之或偏。爲善急於饑渴，排奸甚於鷹鸇。寧見嫉乎斯世，終守道而不遷。人之知經，攻傳注者遺意義，公則越衆說之拘攣。人之觀史，究成敗者略同異，公則兼二者而磨研。在朝廷則居今而行古，臨征鎭則守經而與權。暨食於家，益全其天。舉嗜好以咸無，惟群書之貫

穿。凡本朝人物議論之邪正，暨歷代禮樂政刑之革沿，紛紜如百氏之異學，叢脞如故家之遺篇，無一事之不考，無一書之不傳。位已躋於二品，居未謀於隻椽。豈常情之能測度，而世利之所拘牽？縱弗登於髦期，寧不及於華顛？奚精明之未滅，乃遇疾而沉綿。雖間親於藥石，猶日舒於簡編。甫占書以貽我，俄隱几而終焉。觀學力之如斯，信古人之與肩。嗚呼哀哉！自公之退也，有毀有譽，及公之歿也，無愛與憎，而莫不爲之悽然。乃知公論固已定於今日，所謂好惡，亦可待夫百年。寄悲悰於一奠，耿千慮而莫宣。嗚呼哀哉！

朱熹《祭汪尚書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三月朔二十七日壬申，從表侄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謹以香茶清酌，致祭于近故端明殿學士、尚書汪公之靈曰：嗚呼，惟公學貫九流而不自以爲足，材高一世而不自以爲名，道尊德備而不自以爲得，位高聲重而不自以爲榮。蓋玩心乎文武之未墜，抗志乎先民之所程。巍乎其若嵩岱之雄峙，浩乎其若滄海之涵渟。自秀發於妙齡，冠倫類而獨立。中委棄於諸侯，實天脫其羈紲。迨壯歲之來歸，曰良時之儻吾及。曾墨突之未黔，復吾行之汲汲。汩東閩而西蜀，亘萬里而周流。騰茂實而愈偉，膺聖神之訪求。既銓綜於天官，又潤色乎皇猷。謂朝夕之疇咨，即進陪於廟謀。何儇媚之狡夫，獻功利之浮說。公抗疏而指陳，請昭姦而塹絕。事乃謬而不然，吾何爲乎茲列？寧隱屏而就閒，弭長鬚之遐轍。粤退司於閒館，遂遄反乎丘林。託僧廬以靜處，或獨往而孤尋。眷塵編而寄懷，若與世乎無心。衆徒嘆公何其樂之獨，而孰知公爲有憂之深。伊有識之望公，釋東山而再起。以卒究其所施，俾斯民之咸喜。胡彼蒼之不可信，曾不一老之憖遺？忽堂堂而逝去，興殄瘁之悲詩。熹也孤生，叨塵末契。辱教誨之殊常，殆相期於國士。雖不見者十年，亦音書之相繼。不鄙謂其庸虛，每咨詢而弗置。茲遡聞於訃告，悵失聲而永號。巾素車以即路，越閩嶺之崇高。行踽踽而涼涼，孰有如予心之鬱陶？踧陳詞而侑奠，痛人師之難遭。

趙善括

楊萬里《應齋雜著序》　無咎既沒，其子汝謨來爲太和宰，出無咎詩文一編，目曰《應齋雜著》，求予序之。其文大抵平淡夷易，不爲追琢，不立崖險，要歸於適用，而非窾非浮也。至其詩，皆感物而發，觸興而作，使古今百家，萬象景物，皆不能役於我。嗚呼！無咎生無遇也，沒而詩文可傳，未爲無遇也，無咎可以無憾矣！

《至正重修琴川志》卷三　趙善括，左奉議郎，〔乾道四年〕六月到任，七年八月以賑濟有勞，特轉一官。十一月差通判平江府。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應齋雜著》六卷，《永樂大典》本，宋趙善括撰。善括《宋史》無傳。惟《宗室表》載此名，爲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六代孫。考集中有《趙運幹墓誌銘》，稱同姓兄可大，藝祖七世孫，與《宗室表》世次相合，蓋即其人，然表亦不詳其爵里。今案集中《送黃樞密知隆興府啓》有「一廛爲氓，應修桑梓之敬」語，則籍隸隆興；《祭漢陽趙守文》有「仙源同盟，鴈塔俱第」語，則嘗登進士；《得常熟宰謝政府啓》有「奮身科第，千載之遇」語，則釋褐爲常熟令；《平江罷倅青詞》有「字邑罔功，叨陞郡佐」語，《賀趙樞密啓》有「贅員別駕，叨祿京畿」語，又有《長沙倅署磬沼》詩，則由縣令倅三郡；《與湖北張安撫啓》有「叨把一麾，深慚共理」語，又有《鄂州上殿三劄子》，則由郡倅知鄂州；《謝宰執啓》有「方懷溝壑之虞，遽增幕府之數」語，《謝湖南帥啓》有「四十年低徊州縣，三萬里奔走塵埃」語，則任滿閒居，復充幕職，又有《次計幕諸友韻》詩，《謝岳漕啓》，則終於岳州漕帥佐也。是集宋志不載，其原本卷帙不可考。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裒爲六卷。宋人奏議，多浮文妨要，動至萬言，往往晦蝕其本意。善括所上諸劄，率簡潔切當，得論事之要。如論紛更之弊，糾賞罰之失，皆深中時弊。而永樂中修《歷代名臣奏議》，乃不載其一字，未明何故。詩詞多與洪邁、章甫唱和，而與辛棄疾酬贈尤多，其詞氣駿邁，亦復相似。觀其《金陵有感》詩，有「謝安王導亦可罪，至今遂使南北分」句，其不滿於湖山歌舞，文恬武嬉，意趣蓋與棄疾等，固宜其相契也。

《宋詩紀事補遺》卷九二　趙善括，江西隆興人，太宗七世孫。孝宗朝登進士第，初爲常熟宰，歷郡倅，知鄂州，凡四十年。謫官，復充幕職，終岳州漕佐。著有《應齋雜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應齋雜著》六卷，舊鈔本。宋趙善括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續錄》　莫郘亭，八千卷樓均有鈔本。

豫章叢書本。

周麟之

論述

周必大《海陵集序》 炎祚中興，時則有吾宗樞密公茂振，以雋明之才，辯麗之文，受知上皇，人皆以蘇公遇太宗爲比。年踰三十，由館閣兼掌書命，其後眞拜掖垣，入翰林，三遷爲學士。每一制詞出，學者爭相傳誦，天子嘗褒諭云：「卿久掌內外制，中外士大夫咸稱得代言之體。」紹興三十年，復大書「玉堂」二字賜之，其視淳化，若合符節。公先世亦蜀人也，後徙海陵，登科者踵相躡。所居號叢桂坊，世有顯人，至公遂大用，可謂盛矣。公薨，嗣子準裒遺稿得二十三卷，而內外制殆居其半，蓋久官於朝，故其他詩文因事而作者少，然溫潤精切，鼎臠可知。向使天假公年，主盟斯文，則述作之富，雖至于百卷可。

又《賀周內翰麟之啟》 文與道俱，故作者之名獨高於天下，氣由義集，故浩然之養不屈於胸中。【略】視周漢之文章，可無愧矣，如常揚之制詔，其猶劣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海陵集》二十三卷，《外集》一卷。【略】「周必大」序稱其久官於朝，故其詩文因事而作者少，集中內外制詞殆居其半。今觀其集，非惟贈答唱和寥寥無幾，即奏議、奏劄亦多不關軍國大計。蓋其珥筆禁庭，坐躋通顯，與王珪約略相似，而文章嫻雅，亦猶有北宋館閣之餘風，非南渡諸家日趨新巧者比，未可以專工儷偶輕也。別有《外集》一卷，其中使金諸詩稱紹興己卯，【略】時金國方謀南伐，詩中「造海船」一章，亦知其欲由膠州浮海，水陸幷進，而所載中原民謠十章，乃盛陳符讖。【略】《二老堂詩話》又載麟之使金，金主愛之，享以牛魚，密糟其首以歸獻，時有「魚頭公」之嘲，則當時必有所取悅於金主者。而其詩誇宋詆金，與事實絕不相應。又前後《凱歌》三十首，虛張虞允文瓜洲采石僥倖之功，殊爲過實，詞句亦多鄙俚，不類麟之他詩。

傅增湘《周麟之海陵集跋》 此集二十三卷，則表啓、內外制、雜文等多至十七卷，蓋茂振以偶儷擅長，又掌制日久，故所傳獨多。然考《清波別志》，言「族叔同知《海陵集》已有墨本，然于內制不載批答。又小官賞刑告詞，語雖簡而切當功罪，最爲用功處。紹興復疆，除兩京留守，孟庾西京，路允迪南京，旋坐失守，皆貶責。後追復官職，適當草制，孟曰：『屬關中之事，初有望于蕭公，棄河上之師，尙何尤于高克。』路曰：『惟睢水之遺忠，始焉有愧，比李陵之失節，終則爲多。』制出，士皆傳誦，今俱不收集中」云云。今檢集中，實無此二篇，則今世所行即出當時墨本矣。【略】又《提要》譏其《外集》所載《使金詩》、《中原謠》、《凱歌詞》諸篇多諛頌失實。此南宋士大夫憤夷禍、渴望恢復之言，與文達（紀昀）所處時代不同，要不足爲病也。

《代秦相擬進茶鹽法表》 《清波雜志》卷三：族叔茂振以正字權制日，秦丞相俾代作《進茶鹽法表》，繼聞秦自有所改定，迨付出，所改者「不有成憲，將何靖民」八字耳。或叩本語，云不逮也。

《張循王神道碑》 《四朝名臣言行別錄》卷三：詔撰張俊碑文成，奏御，天筆批其後十八字曰：「誌銘叙事詳盡，造語簡要，披覽再四，但有嘉嘆。」士林傳玩以爲寵。

傳記

《四朝名臣言行別錄》卷三 周麟之字茂振，祖居成都，後爲海陵人。策進士，尉常州武進。中宏博第一，宣州教授，不赴，授學錄兼秘書省校勘、敕令所刪定，改正字。尋權中舍，責徽州倅。高宗更化，除著佐郎，兼禮部員外郎，進大著，起居舍人，復攝西掖，眞拜中書舍人，兼實錄院同修撰、直學士院。上《徽宗實錄》，兼同修國史，拜兵侍。南郊，充執綏。徙給事中，除翰學，兼侍讀。使金，還，兼吏書。累官左朝奉大夫。紹興三十年，同知樞密。再命使金，力辭，責秘監，分司南京，居端州。孝宗登極，沛恩復故官，沮之者特許自便。隆興二年薨，年四十七。

《宋史翼》卷一三 周麟之字茂振，海陵人，紹興十五年進士，治《春秋》，

授武進尉。十八年正月，應博學宏詞合格，除左修職郎。十九年十一月，行太學錄。【略】明年，詔修國子監，旋兼權秘書省校勘書籍。二十一年，充勅令所刪定官。旋以左承事郎爲秘書省正字，兼中書舍人。二十三年，爲史才論罷，以右宣教郎添差通判衢州。【略】移通判徽州，召爲著作佐郎。明年，升著作郎，試起居舍人。二十七年，試中書舍人兼實錄院同修撰。二十八年，兼直學士院，【略】拜尚書兵部侍郎，旋試給事中。二十九年，爲翰林學士、修國史，兼侍讀，權刑部侍郎，充金奉表哀謝使。【略】三十年二月甲戌，以草普安郡王詔有「非朕敢私」之語，上讀之稱善，權吏部尚書。四月，上書「玉堂」二大字賜之，除同知樞密院事。明年，金亮將叛盟，充奉表稱賀使，乃上疏，【略】疏入，上大怒，右司諫梁仲敏、殿中侍御史杜莘老劾其懷姦避事，罷，與宮觀。仲敏、莘老再上章論之，責授左朝散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

紀事

《二老堂雜志》卷四　紹興辛巳，予爲秘書省正字。正月癸未，迎駕，同館王十朋望見周麟之樞密，目爲魚頭公。問其故，云：前歲爲大金哀謝使，虜主喜之，享以所釣牛魚，非舊例也。樞公糟其首，歸獻于朝，故有此號。虜中貴此魚，一尾直與牛同。

《誠齋詩話》　投人詩文，有語忌者，不可不知。【略】周茂振《賀劉季高由謫籍放自便啓》云：「十年去國，驚我馬之虺隤，一日還家，喜是翁之鞿鑠。」季高曰：「『是翁』卻將對『我馬』。」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海陵集》三十二卷，同知樞密院海陵周麟之茂振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周麟之《海陵集》二十三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周麟之《海陵文集》，一部四冊，殘闕。

《國史經籍志》卷五　周麟之《海陵集》三十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海陵集》二十三卷、《外集》一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周麟之撰。【略】《宋史・藝文志》載麟之《海陵集》二十三卷，與此本合。【略】別有《外集》一卷，其中使金諸詩稱紹興己卯。考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載，紹興二十九年，周麟之爲告哀使，蓋以韋太后事而行。【略】考諸《宋志》，亦無「外集」之目。殆其子諱而削稿，後人又掇拾附存歟。

《郘亭知見宋元人集》卷四　《海陵周公文集》二十三卷、《外集》一卷，影寫宋刊本。宋周麟之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海陵集》二十三卷、《外集》一卷，宋周麟之撰，其子準編。略有鈔本。

又《續錄》　莫郘亭、八千卷樓均有鈔本。

傅增湘《周麟之海陵集跋》　此集二十三卷，則表啓、內外制、雜文等多至十七卷，蓋茂振以偶儷擅長，又掌制日久，故所傳獨多。【略】倘取宋人各總集、類書搜采，必有佚文可補入者，惜韓氏子石付刊時不及此也。

喻良能

論述

王十朋《送喻叔奇尉廣德序》　某丙子冬與廣川喻叔奇同舍上庠，一見如故，明年同登太常第，又明年贊幕會稽，叔奇來游，大帥王公嘉其爲人，屈以攝職，予遂獲朝夕焉。論文賦詩，相得愈厚，蓋簪纓百日，唱和無慮百數篇。叔奇之詩清新雅健，有晉宋風味，得韓公之豪，無東野之寒，予不逮遠甚。然予二人者有唱必酬，殆亡虛日，「樽酒細論文」之外，語不及他，亦庶幾復躡古作者踪矣。會叔奇赴官桐川，行甚遽，予惘然惜別，行艫既開，驪駒在門，于是誦「醉留」之篇，歌「雲龍」之句以贈之。至若清白以處己，忠勤以蒞事，不枉道苟合以干進，茲固叔奇素學而優爲者，亦某之所素期而深望者。姑小試于筮

仕之初，奉以周旋于終身出處行藏之際，其爲復躡古人之踪，又不止乎絺章繪句間也。叔奇勉之。紹興戊寅吉日東嘉王某序。

何恪《送喻叔奇丞鄱陽序》 鄒山喻公，名世人也。學志于古，而仕必欲行其學，由是學益成名益遠，而仕益困，然公安之而不恤也。

周必大《與喻宮教良能劄子》 某頃游廬山，處處見執事題詠，雖不肖何足言詩，然錄示辭章者，皆云上規晉、唐，近法坡、谷，非近世泛然之作也。當是時，竊喜流涎麴車，顧猶以未得大嚼屠門爲恨耳。今茲幸甚，乃獲同朝，又蒙不鄙，舉編帙而示之。伏讀旬日，字字起敬，如《古甕》之賦，《紆竹》之記，《詩》、《禮》、《左氏》之說，皆意深詞古，追跡前輩，而今而後乃知執事不獨長於詩，蓋尤豪於文也。雖然，鈎繩規矩，固容窺一斑矣。若乃得於心應於手而尺曲直圓方之妙者，不識繼此許其面請乎。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香山集》十六卷。【略】《永樂大典》中所錄古今體詩尚多，核其格律，大都抒寫如志，不屑屑爲絺章繪句之詞。楊萬里《朝天集》有《送喻叔奇知處州》詩云：「括蒼山水名天下，工部風煙入筆端。」頗相推許。而良能集內，亦多與萬里酬唱之作，故其詩格約略相近，特不及萬里之博大耳。又陳亮《龍川集・題喻季直文編》一篇云：「喻叔奇於人煦煦有恩意，能使人別去三日，念之輒不釋。其爲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新。」是良能之文，亦有可自成一家者。惜其詩僅存，而文已湮沒不傳矣。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喻良能《香山文集》，一部二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喻良能《香山文集》二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喻良能《香山集》十七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香山先生文集》，宋理宗朝喻良能著，凡十七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香山集》十六卷，永樂大典本，宋喻良能撰。【略】其集《義烏志》作三十四卷，焦竑《國史經籍志》作十七卷，世亦無傳。獨《永樂大典》中所錄古今體詩尚多，【略】惜其詩僅存，而文已湮沒不傳矣。今從《永樂大典》採掇裒次，而以《南宋名賢小集》所載參校補入，釐爲十六卷，庶猶得考見其大略。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香山集》十六卷，宋喻良能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路有鈔本。

又《續錄》 莫邵亭、八千卷樓均有鈔本。 續金華叢書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香山集》十六卷，宋喻良能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二冊。

傳記

《敬鄉錄》卷一〇 喻良能字叔奇，義烏人，紹興丁丑進士。嘗任鄱陽丞、紹興府倅，擢國子監主簿，工部郎中。出知處州。號香山。爲監簿，上《忠義傳》，起戰國王蠋，終五代孫晟，上下一千一百年，所取一百九十人，凡二十卷，乞頒之武學，授之將帥。孝宗嘉之，淳熙八年也。有文集若干卷。龍川稱其文精深簡雅，讀愈久百意若新。弟良弼季直之文蔚茂馳騁，包羅衆體，而一字不苟，讀之亹亹而無厭也。叔奇敏識強記，嘗考試一士人賦當選，而用「苻秦」字誤從「竹」，黜之。其人伺出院，遮道中詰公，公形貌短小，爲立几上誦其所作，一字不遺，曰：「子賦雖工。如格不合何？」其人愧謝去。

鄧深

傳記

《宋史翼》卷二一 鄧深字資道，湘陰人，紹興進士。試中教官，入爲太府丞，輪對，論京西、湖南北戶及士大夫風俗，高宗嘉納。提舉廣西市舶，以親老求便郡，知衡州。茶陵、安仁溪峒之盜望風帖息。擢潼川漕，鹽酒虛額久爲民

害，請於朝，蠲川引四十七萬。守、令貪虐，劾奏之。虞允文貽書：「不畏強禦，思濟斯民，挺然之操，未見近比。」後以朝散大夫終於家。爰居東湖之勝，建閣曰明秀。有文集十卷。

《宋詩紀事補遺》卷四六　鄧深字資道，一字紳伯，湘陰人。紹興中進士，爲太府丞，出提舉廣東市舶，知衡州，擢潼川漕，以朝請大夫終。著有《大隱居士集》。

紀事

鄧深《次韵易高士詩引》　都錄高士歸自吳中，出示《苕溪漁唱》一編，意其模寫山水盡得佳處，因借歸。讀終卷，則傷時之作過半，其憂國念民之意燦然不可掩，殆異乎方外之人區區嘲風咏月而已。三嘆之餘，因次末篇之韵以還之。然是行也，初有同舟之約，後乃不果於行，故于詩中及之。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鄧大隱居士詩》，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四　《鄧大隱居士詩》一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鄧紳伯集》二卷，永樂大典本。案《鄧紳伯集》散見《永樂大典》中，裒輯排纂，尚得二卷。然原本不著其名，亦不著年代，諸家目錄皆不載其書。惟集中有《游羅正仲磐沼分韻》詩，題曰「深得一字」。又有《諸人集貧樂軒賞花分韻》詩，題曰「深得把字」。則其名當爲鄧深。【略】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載有元《鄧大隱居士詩集》，此集中《答杜友詩》有「小軒名大隱」句，又有《自賦大隱》一律，與之相合。然核其詩句標題，實宋人而非元人。或大隱即深別號，《大隱居士詩集》即此集之別名，虞稷等輾轉傳寫，誤宋爲元，亦未可知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鄧紳伯集》二卷，宋鄧深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

又《續錄》　八千卷樓有鈔本。　壺隱居鈔本。

洪遵

論述

周麟之《洪遵除起居郎制》　爾頃以詞學之茂，稱首殊科。兩登蓬山，衆謂淹久。自承宣室之召，即入直乎第二螭之傍，持論造前，多所宏益。茲命序進，隸于東臺。夫記言之司，是將專以古帝王之書爲法也，典謨訓誥，厥則具存。纂修所聞，勿易而守。

樓鑰《洪文安公小隱集序》　番陽洪氏，自忠宣公以文學致位通顯，忠誠許國，遠使殊庭。當干戈俶擾之際，執節不屈。追蘇子卿之歸，而二子已俱中詞科矣，一子又繼之。自唐設此科，本朝又增廣之，名公多出此途，然未有兄弟三人聯中，如此之盛者也。況父子俱掌帝制，出入蠻坡，文章聲問，萃于一門，赫然爲天下冠，而仲子文安公又其先達者也。公生于宣和二年，至紹興二十五年，自秘書省正字已兼中書舍人，獨押六房，暫直學士院。又三年，以左史再攝西掖，明歲爲眞，遂擢翰林學士，出守吳門。高宗皇帝將行內禪，聖意謂一時大典冊不可輕屬，召爲翰林承旨。禪位之詔、登極之赦、尊號改元等文，皆出公手。紛至沓來，從容應之，動合體制，天下傳誦，極儒生之榮遇。孝宗皇帝命知貢舉，未幾遂登樞近。蓋仕宦終始以文字爲職也。唐張燕公稱富嘉謨之文，既而曰施于廊廟則駭矣。惟公天分素高，加以篤學，文體蚤成，天生廊廟之文也。文從字順，隨物賦形，非如寒士苦志悲鳴口吻者所可望也。公以隆興初元知舉，論由鄉書就試，公一得文卷，必欲眞之前列，而第二策中誤犯泰陵舊諱，公嘆惜不已，爲引吳若等例奏聞，褒惜甚寵，得旨降充末等首名。論何者，受公特達之知。既竊名第，以至晚登政途，不敢忘也。【略】公之兄爲右丞相，謚文惠，弟以翰林閣老終端明殿學士，謚文敏。世稱三洪，以比錦屏三陳，而又過之。公諱遵，字景嚴，若世系治行，則文敏所作行狀甚詳，不

待愚言而後見。小隱，則公自號也。

傳記

周必大《同知樞密院事贈太師洪文安公遵神道碑》 樞密諱遵，字景嚴，世爲饒州鄱陽人。【略】苦學忘晝夜，詞章壯麗，自成一家。紹興十二年春，以右承務郎監南京中嶽廟。冠詞科，賜進士出身。高宗念其父，特除秘書省正字，復科徑入館，自公始。閣下多前輩，皆以畏友待公。明年春，文惠公繼來，搢紳榮之。秦熺爲秘郎爲少監，勢焰赫赫，公守道安恬，留滯不遷。九月，忠宣去國，公求通判守常州。【略】移倅婺州。【略】升佐紹興府，未上。十五年夏，再入爲正字，攝行外制。十一月，湯樞密執法殿中，薦爲御史。方賜對，而忠宣公薨。服闋，召還，【略】擢公起居舍人，遷郎，兼權樞密都承旨，二十八年也。明年正月，除中書舍人，賜服金紫。【略】三十年正月，兼權禮部侍郎，俄遷吏部。【略】兼權吏部尚書。【略】上以是有大用意，入翰林爲學士，典銓如故。【略】公連請去，三省擬除敷文閣直學士，上令進徽猷閣，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閱三月，平江闕守，上親用公。【略】三十二年夏，上將內禪，趣召公曰：「詢來期。」遂還翰苑，凡傳位及登極赦，上太上尊號，追冊安穆皇后幷封三王制詔，皆公視草。六月，進學士承旨，兼侍讀。隆興元年知禮部貢舉。【略】閩士揖其友，邏者指爲傳義，欲挾出之，公命卒業。一士賦擅場，又有對策剴切，皆傍犯名諱，公爲取旨，許降等奏名。前二人林光朝、樓鑰也。陳自修詞科擬制一語鰲牙，被黜，公薦其才學，特與教官。其愛惜士類如此。五月，同知樞密院事。【略】（周）操爲侍御史，將以和戰不決彈公，疏未入，語漏，上徙操權吏部侍郎。公不自安，求去，上卻其章，請益力，以端明殿學士再提舉興國宮。【略】乾道六年，起知信州。【略】徙公知太平州。前政郎周御史聞公來，不俟合符馳去，追餞十里。【略】就除知建康府，兼本道安撫司行宮留守。上諭當制舍人范成大載公治績，且許入覲。【略】進資政殿學士寵其行。【略】屬部饑，公疲精救荒，食少事多，庸醫勸服礬石，鼻衄不止。暮夜江船火，近大軍倉，公馳救，疾益侵，祠章三上。淳熙元年春，乃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十一月甲午，薨於里第，享年五十有五。【略】翰林狀公遺事上太常，謚曰文安。【略】繫以銘曰：劬躬肅後，有開於先。進德修業，惟嗣之賢。嗟嗟忠宣，奮身致主，生死朔南，兩極艱苦。天實恫之，三子英英。科名宦達，公則先鳴。翔於樞庭，底績三鎮，有猷有爲，謂復得政。何德之臧，而年勿長？惟文與行，沒世彌彰。彼崇者立，屹立斯石。詩以颺之，有永無斁。

《宋史》卷三七三《洪遵傳》（存目）

著錄

周必大《同知樞密院事贈太師洪文安公遵神道碑》 有文集八十卷、《東陽志譜》（闕）各十卷、《錢譜》五卷。

魏了翁《三洪制稿序》 文惠公內外制凡十四卷、文安公二十卷、文敏公二十八卷。

藝文

周必大《祭洪景嚴樞密文》 維淳熙二年歲次乙未二月癸丑朔十八日壬申，朝請郎、充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周某，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大資政、樞密、鄱陽公之靈。嗚呼，天生雋才，於德或靳。公優班馬，而望顏閔。士有其資，罕或逢時。公際勳華，而爲皋夔。曠幾百年，鍾是全美。宜享黃髮，卒相天子。何成之艱，而往也遄。膏澤在人，疇不潸然？矧伊不肖，嘗綴賓客。試於玉堂，公實發策。哲人云亡，倍蓰其悲。物雖薄矣，誠則庶幾。嗚呼哀哉，尚饗！

童敏德

《容齋三筆》卷一二 嘗記李德遠舉似童敏德遊湖州題公祠堂長句曰：

「挂帆一縱疾於鳥，長興夜發吳興曉。杖藜上訪魯公祠，一見目明心皦皦。末說邦人懷使君，且爲前古惜忠臣。德宗更用盧杞相，出當斯位誠艱辛。生逆龍鱗死虎口，要與乃兄同不朽。狂童希烈何足罪，奸邪嫉忠假渠手。乃知成仁或殺身，保身不必皆哲人。此公安得世復有，洗空凡馬須騏驎。」童之詩，語意皆超拔，亦臨川人，而終身不得仕，爲可惜也。

史堯弼

傳記

《**宋詩紀事補遺**》卷四四　史堯弼字唐英，眉州人。紹興二十七年與弟堯夫同登第。著有《蓮峰集》三十卷。

紀事

《**浩然齋雅談**》卷中　李仁甫十八歲爲眉州解魁，時第二人史堯弼字唐英，方十四歲。人疑其文未工也，赴鹿鳴燕，猶著粉紅袴。太守命坐客分韵賦詩，唐英得「建」字，即席援筆立成，有云：「四歲尚少房玄齡，七步未饒曹子建。」後爲張魏公客，不幸早世。

著錄

省齋《**蓮峰集序**》　比因編次公平日所著文凡三十卷，刊出，與衆共之，亦以備蜀士之闕文云。乾道丙戌八月既望，省齋書。

任清全《**嘉定重刻蓮峰集序**》　舊集漫漶，今蓮峰兄長之嫡孫師道取而再刻之，加以南軒少時一帖，并諸公所跋附於其後，使人知南軒少年自得，乃蓮峰磨礲浸灌之力，可考不誣也。【略】嘉定癸酉，年家子任清全叙。

《**文淵閣書目**》卷九　史堯弼《蓮峰家集》，一部六冊，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史堯弼《蓮峰集》三十卷。

《**菉竹堂書目**》卷三　史堯弼《蓮峰家集》六冊。

《**内閣藏書目録**》卷三　《蓮峰先生家集》六冊，全。【略】凡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一　《蓮峰集》十卷，永樂大典本，宋史堯弼撰。【略】焦竑《國史經籍志》載堯弼《蓮峰集》三十卷，而世間亦無傳本。【略】其文

論述

省齋《**蓮峰集序**》　蜀士以文名者皆獲傳於世，惟青衣史公堯弼唐英之文未傳。昔張丞相魏公一見公《洪範》等論，謂義理之學大類東坡，手其文示諸子姪曰：「讀是則知爲文之道，而況今天下學士欲拜下風而不得，寧不矚目於斯文也哉！」

任清全《**嘉定重刻蓮峰集序**》　蓮峰先生史氏諱堯弼，字唐英，童丱迥出不凡。紹興中，史唐英之名滿於搢紳間，天下知名士也。李巽巖以南北六朝策首送眉陽，蓮峰在第二，年甚少，其文尤該博，非幼學所能。【略】蓮峰下第，束書游東南，時張魏公在潭，雅聞其名，欲一見之，蓮峰乃以古樂府、《洪範》等論贄之。魏公得其文以示南軒曰：「此東坡先生之學也。」留館於潭。明年，試湖南漕，蓮峰第一，南軒第二。蓮峰因以《文章正宗》示南軒，而嘗曰：「文章一小技耳。」蓋每開之以正大之學，引而不發也。是以南軒平生尊敬東坡先生，不忘蓮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一　《蓮峰集》十卷。【略】堯弼天姿卓絶，其詩縱横排宕，擺脱恆蹊。其論策諸篇，明白曉暢，瀾翻不窮，亦有不可羈勒之氣。大抵有其鄉蘇氏之遺風。惟其夏綠霜凋，故不能如李燾之著書傳後。然就其文章而論，要亦不失爲才士。任清全序乃因集中有論學之作，遂以張栻少年自得，爲堯弼磨礲浸灌之功，欲援而入於道學，則門戶標榜之習，轉不足以見堯弼矣。

在宋已多散落，是集乃其從孫師道所重刻，今亦不可復睹。謹從《永樂大典》中掇拾裒輯，釐爲十卷，著之於錄，俾懷才齎志之士無聲塵翳如之慨焉。

汪大猷

論述

樓鑰《敷文閣直學士正奉大夫汪大猷制》 具官某性通而自節，道廣而能周。雍容簪橐之班，凡有謀而必告；出入麾符之後，乃未老而求閒。辭榮上北闕之章，寓職峻西清之舊。

崔敦禮《送汪參政赴召序》 參政碩大高明，全德備道，行方事實，爲今世推仰。邇者，起山林，長東方諸侯，天下士若民，無大小，無衆寡，無不願用以相。今其行坐廟堂，握鈞軸，何疑？雖然，上選付既重，則委任必隆；天下屬望既切，則責賢必備。方今外難雖寧，內治未振。人材散佚，收拾愛護之意未周；政令迫趣，中和樂易之化未全；戎備懈弛，長顧遠慮之圖未究；士俗澆薄，鎮浮起儒之風未暢。凡天下翹首想望未得者，屬在參政，參政其必有處。

傳記

周必大《敷文閣學士宣奉大夫贈特進汪公大猷神道碑》 公諱大猷，字仲嘉，慶元府鄞縣人。【略】十餘歲，賦詩可觀。紹興七年，少師遇宗祀，奏補將仕郎。起家右迪功郎、衢州江山尉。十五年登進士乙科。【略】監司交薦，陞左從事郎，移婺州金華丞。【略】二十年，丁內艱。二十三年，再丞嚴州建德，用舉主改左宣教郎、知平江府崑山縣。未上，丁外艱。二十九年，辟顯仁皇后攢宮屬官。訖事，爲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所幹辦公事。三十二年，孝宗受禪，自左承議郎轉承務郎，賜緋銀，入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隆興二年虜寇邊，錢簡肅公端禮宣諭淮，辟幹辦公事，遷大宗正丞，陞參議官，歷左朝奉、朝散郎。錢公執政，乾道元年，兼侍右郎官，又兼戶部右曹。【略】擢禮部員外郎，仍兼侍右。九月，遷尚左郎官。莊文太子受冊，兼左諭德，仍侍講。二年省試，充參詳官。六月，遷秘書少監，首率館職續編《國朝會要》、《高宗聖政》，成書，轉左朝請郎。三年冬，假吏部尚書，接送伴金國賀正旦使。四年，兼權刑部侍郎，又兼崇政殿說書。【略】五年，再參詳省試，轉左朝奉、朝散大夫。四月，正除權刑部侍郎兼侍講。【略】選充金國賀正旦使，六年使回，轉左朝請大夫。【略】閏五月，兼權吏部侍郎，進《續會要》，轉左朝議大夫。六月改權吏部侍郎，尋兼尚書，轉左中奉大夫。【略】七年正月，除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侍從館閣分韻賦詩以餞。四月，起知泉州。【略】九年進敷文閣待制，再任，就賜衣帶。淳熙元年，轉大中大夫，請祠，六月，再提舉興國宮。江西謀帥，道隆興府，赴闕，臨遣甚寵。【略】（二年）七月，降龍圖閣待制，又降集英殿修撰，罷帥事。十月落職，南康軍居住，而賊迄就誅之。始公使北，曾覿爲介，頗疑簡歡，至是方下石逞恨云。再期方許自便，後八年，乃提舉興國宮。十三年，德壽慶典，還龍圖閣待制，轉通議大夫。【略】慶元五年冬，優禮老臣，特升學士，賜衣帶鞍馬。六年七月庚辰，以疾薨，年八十一。【略】平居慕白樂天爲人，未六十即退閑，以適名齋，宜靜名室，時作歌詩，平澹造理，從容二十有五年，庶幾樂天之出處，壽則過之。【略】晚尤篤學，鈔書如少年。【略】銘曰：惟古賢者，匪懈爲仁。衆欲泛愛，均焉無貧。猗與汪公，後己先人。俶佐三邑，己勤利民。翔於禁塗，謀告力陳。司寇枉直，典銓滯伸。苟可澤物，心無疏親。歸哉二紀，壽祉交臻。肆推緒餘，施及鄉鄰。既昌其詩，亦榮其身。仰止香山，逝將擬倫。刻銘豐碑，永世弗湮。

樓鑰《汪公行狀》（存目）

《宋史》卷四〇〇《汪大猷傳》（存目）

著錄

周必大《敷文閣學士宣奉大夫贈特進汪公大猷神道碑》 有《適齋存稿》二十卷、《備忘》十七篇、《唐宋名公詩韵》四十編，併《漫錄》、《訓鑒》等書，藏

于家。

《宋史》卷四〇〇《汪大猷傳》　所著有《適齋存稿》、《備忘》、《訓鑒》等書。

陳從古

論述

周必大《跋陳晞顏從古和簡齋陳去非詩》　淳熙五年正月丁巳，天寒甚，獨直玉堂，快讀同年晞顏和簡齋詩五百一十餘首，已愧王摩詰不能致孟浩然之伴直，當如裴垍他日對草吉甫制耳。

又《跋陳從古梅詩》　同年陳兄晞顏和古今梅詩千篇，聯爲二十大軸，遠以相示。秉燭快讀，雖未容含英咀華，固可望之止渴矣。夫以晞顏之學之才，筆端袞袞，宜有餘也。然吟咏一草木，安能閎麗奥衍千變萬化不窮如此。及讀最後兩卷，乃知其曾大父、先大夫世以詩鳴，皆眷眷於此花，源遠矣哉。漢崔篆生毅，毅生駰，駰生子玉，然後文名著；唐杜審言生閑，閑生甫，然後詩名顯。彼日鍛月鍊，雕肝琢腎尚可能也。多文以爲富，則非世業殆難能也。

楊萬里《陳晞顏詩集序》　予初與晞顏相識時，各出詩文一篇，蓋予喜晞顏詩，而晞顏喜予文。至今十年，予文日以退，而晞顏之詩日以進。【略】「多情今夜月，送我到衡州」，「半夜打篷風雨惡，平明已失繫船痕」，此晞顏前日之句也，予甚愛之，每欲效之，疾驅急追，目未至而足已返矣，而況於近詩乎。如《秋日》十詠及《謁衡岳》等篇，蓋秋後之山，露下之菓，霜中之菊，而雪前之梅竹也，是可得而效哉。予嘗聞晞顏少從後湖先生游，得詩之秘，然則學而無傳，信不然歟。

又《陳晞顏和簡齋詩集序》　古之詩倡必有賡，意焉而已矣，韻焉而已矣，非古也，自唐人元、白始也，然猶加少也。至吾宋蘇、黃倡一而十賡焉，然猶加少也。至於舉古人之全書而盡賡焉，如東坡之和陶是也，然猶加少也，蓋淵明之詩纔百餘篇爾。至有舉前人數百篇之詩而盡賡焉，如吾友敦復先生陳晞顏之於簡齋者，不既富矣乎。昔韓子蒼答士友書，謂詩不可賡也，作詩則可矣，故蘇、黃賡韻之體不可學也。豈不以作焉者安，賡焉者勉故歟。不惟勉也，而又困焉，意流而韻止，韻所有意所無也，夫焉得而不困。今晞顏是詩賡乎人者也，而非賡乎人者也。寬乎其不逼也，暢乎其不塞也。然則子蒼之所艱，晞顏之所易，豈惟易子蒼之所艱，又將增和陶之所少也。大抵夷則遜，險則競，此文人之奇也，亦文人之病也，而詩人此病爲尤焉。惟其病之尤，故其奇之尤，蓋病行於大達，窮高於千仞之山，九縈之蹊，二者孰奇孰不奇也。然奇則奇矣，而詩人至於犯風雪，忘飢渴，竭一生之心思以與古人爭險以出奇，則亦可憐矣。然則險愈競，詩愈奇，詩愈奇，病愈痼矣。今是詩也，韻聽乎簡齋而詞出乎晞顏，辭出乎晞顏而韻若未始聽乎簡齋者，不以其爭險故歟。使晞顏不與簡齋競於險以搴其奇，此其心必有所鬱於中而不快，而其辭必有所淳於蘊而不決也。然晞顏與簡齋爭言語之險以出其奇則躓矣，抑猶在癡黠之間乎。劬於詩而紓於仕，銳於追前輩而鈍於取世資，晞顏之黠也，秖其爲癡也，晞顏之癡也，秖其爲賢也。晞顏此詩既成集也，請序於澹庵先生胡公，而復諉某書其後。

又《洮湖和梅詩序》　吾友洮湖陳晞顏蓋造次必於梅，顛沛必於梅者也。嘉愛之不足而吟詠之，口詠之不足，則盡取古今詩人賦梅之作而賡和之，寄一編以遺予曰：「從古此詩已八百篇矣，不盈千篇，吾未止也。」予讀之而驚曰：一何豐耶，豐而不奇，則亦畏耳，一何奇也。予嘗愛陰鏗詩云：「花舒雪尚飄，照日不俱消。」蘇子卿云：「秖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唐人崔道融云：「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是三家者，豈畏疏影橫斜之句哉。今晞顏之詩，同梅而清，清在梅前；同梅而馨，馨在梅外。其於三家者，所謂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或謂物耋則妖興，梅亦有妖。晞顏此詩，非晞顏語也，梅之妖憑晞顏而語也。或曰非彼憑此乎爾，繄此即彼乎爾。夫語怪聖門所諱，予又烏知二說之然不然哉。

《西圃詩說》　梅花詩，在漢晉未之或聞，【略】至宋代方盛行，究其佳者，亦僅林和靖、蘇東坡數首數句耳，何至程祁、陳從古、周必大等，動輒千首，亦甚不自量矣。

傳記

周必大《朝散大夫直秘閣陳公從古墓誌銘》 希顏姓陳氏，諱從古。【略】金壇人。【略】君天資雋敏，兒童時應對賓客，有成人風。稍長，自力於學，爲文辨麗閎壯，儒先交舉之。紹興二十一年中進士第，【略】調臨安之富陽尉。秩滿，用賞改左宣教郎，爲邵州州學教授。殿中侍御史張震議扳君入臺，會遷中書舍人而止。入監左藏東庫，未上，丁弋陽憂。免喪，監行在榷貨務都茶場。【略】車駕閱武近郊，君進詩五十韻，姓名益簡上心，命措置浙西鹽事。以勞擢司農寺主簿，坐法免，旋起知蘄州。【略】到郡期月，上以湖南歲比不登，選君提點刑獄。【略】十二月，就除本路轉運判官。【略】特除直秘閣。是冬京西謀帥，上閱諸道監司姓名，指君曰：「陳某有才，無以易之。」九年正月開府於襄。【略】淳熙改元，復坐論列而罷。二年春，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閒廢者九歲。【略】差主管南京鴻慶宮。【略】自高曾以來，世工篇什，君及從呂居仁、尙伯恭、蘇養直游，往往得其句法。尤愛陳去非詩，取《簡齋集》盡次其韻。哀古今詠梅自鮑參軍而下迄近世名公，得古律千餘篇，次第屬和，豐腴清婉，兼備衆體，無支詞複語。駕幸秘閣，君自以寓直其間，奏《百鈞》詩以賀，詔與宰執、侍從等所進同付史館，縉紳以爲寵。九年秋，以事如城中，八月二十日還至半途，遇疾而逝。【略】積官朝散大夫，得年六十有一。【略】銘曰：孝友以爲質，詩書以爲輔。科名世其家，才術知乎主。天於希顏，可謂厚其賦予矣。既黼黻之，又齟齬之，竟何取哉，竟何補哉！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洮湖詞》一卷，陳從古晞顏撰。

朱彝尊《詞綜發凡》 藏書家編目錄，詞集多不見收。惟莆田陳氏《書錄解題》論其大略。鄱陽馬氏采入《通考・志》中，所載【略】陳從古《洮湖詞》【略】只字未見。

員興宗

論述

李心傳《九華集序》 三蜀介東西蜀之間，雄秀而峻極，士生其中，大抵莊靖篤實，而文亦如之。自入國朝，以勛勞名節著見者，代有其人，至於居言語風議之官，而正色不回，有殞無貳，使人望其風稜如與三蜀幷立者，則余於陳、員二公爲有感也。蓋司諫陳公純益以正論救時於封國之始，而太史員公顯道以忠言輔上於乾道之際，流風餘韻，士皆宗之。然陳公之文今不盡見，獨封章之載《書右錄》者，僅存一二，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若員公之文則傳者衆矣，高古簡嚴，惟陳言之務去，極其所就，必欲至杜、韓而後止，李、柳而降，非所願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九華集》二十五卷、附錄一卷。【略】集中多與張栻、陸九淵往復書簡，蓋亦講學之家。然所上奏議，大抵毅然抗論，指陳時弊，多引繩批根之言。李心傳序謂歸附既留而垂遣，暫御因逐而旋召，均輸久廢而驟復。此三事皆朝廷所必行，而興宗矢筆盡言，斥逐不悔，則其經濟氣節，均有實事，非徒侈空談者矣。【略】學問淹雅，亦未易及。雖其文力追韓、柳，不無錘鍊過甚之弊，然骨力峭勁，要無南渡以後冗長蕪蔓之習，亦一作者也。

傳記

《南宋館閣錄》卷七 員興宗字顯道，成都人，王十朋榜同進士出身，治《書》。乾道五年十一月除（著作佐郎），六年六月主管台州崇道觀。

紀事

員興宗《上王太博書》 今行李劫劫于外，大懼無以稱門下恩惠之意，退哀所爲文，得《古論》、《古傳》、《贊道》編共三軸，猶有近作不盡精純之意，欲急求通于君子，是以不敢自後者。若夫寂寞之音，簡古之意，史遷、韓愈之趣，有若能紹明之者，請繼今以陳。

又《答太學學錄校山陸子壽書》 僕也出于千載之後，而起諸深山，而談寂寞之道，而出九華《辨言》之文，其譏評信否，其庸自幾免乎？不亦樂乎吾黨之共樂也，樂之在我者也。今也有聽不聽，後也有傳不傳，吾何損益之有焉。

著錄

員興寅《九華集跋》 先兄著作未第時，著書州之九華山，人莫見其面。晚策名奉詔入館，慷慨立朝，屢以論事辱上眷知，視生平所學不愧，不幸已矣。獨遺稿存耳，敬出之，與有志古文者共觀焉。弟左迪功郎、成都府華陽縣尉興寅夢協書。

《文淵閣書目》卷九 員興宗《九華文集》，一部八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員興宗《九華文集》八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員興宗《九華集》五十卷。

《内閣藏書目録》卷三 《九華先生文集》八冊，全。【略】李心傳序，凡五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九華集》二十五卷、附錄一卷，永樂大典本，宋員興宗撰。【略】其集見於焦竑《國史經籍志》者本五十卷，乃寶慶三年其孫榮祖所編，興宗弟夢協、井研李心傳俱爲之序。明以來久佚不存。今檢勘《永樂大典》所錄，掇拾詮次，釐爲詩六卷、雜文十五卷。又《論語解》、《老子解略》、《西陲筆略》併《紹興采石大戰始末》各一卷，而原集所載同時祭文可以互證興宗始末者，則別爲一卷附之於後。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九華集》二十五卷，宋員興宗撰，附錄一卷，清東武劉氏嘉蔭簃鈔本，十冊。

藝文

趙汝愚《祭員興宗文》 故亡友著作員公顯道學博而淵源，氣洪而剛大。力行古道，鏗然三代之雅音，笑詆百家，屹若中流之砥柱。高謝九華之舊隱，勉從三館之清游。獨建讜言，不免群譖。方懷去國之恨，遽有終天之悲。某至矣相親，駭然聞訃。念正論之特起，自歐陽而下無斯人，嘆先見之甚高，恨蘇明允之死不復作。何嗟及矣，流涕從之。尚期九原之靈，歆此千里之意。尚饗。

王頤《祭員興宗文》 維乾道七年歲次辛卯五月乙亥朔二十六日庚子，右奉議郎、奏差通判長寧軍、主管學事、賜緋魚袋王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近故大著員公之靈。嗚呼，公之正性，有得於天。升沉窮達，不苟其遷。止而爲山，流而爲川。用舍行藏，付之自然。仰視前哲，接武隨肩。矢志修門，操節益堅。陛對未幾，奏策上前。論議鯁正，有經有權。上實嘉嘆，曰蜀之賢。擢登著庭，爲諸儒先。詞闈瑣闥，進步可聯。公體上眷，有蘊必宣。寧我不用，耻方爲圓。屬有憸夫，懷奸有年。鱗甲其腹，毒甚戈鋋。務極聚斂，病吾民編。人言不顧，其欲自專。在廷熟視，喑若寒蟬。公獨擊之，奮吾老拳。暴其險奸，阻厥竅穿。甘以身屈，俾民獲痊。斯言既陳，甚於直絃。清議雖允，莫救擠顛。公曰歸與，出處其全。問津江吳，檣櫓翩翩。西望故國，里猶數千。不阻不抑，喜如登仙。造物叵測，未病偶纏。一卧不起，湮沉九泉。天耶人耶，壽胡不延？公面未冷，彼奸弗悛。不義自斃，卒底于愆。眞之典憲，其名則鐫。公言既驗，衆憤始湔。惜公已矣，不及見焉。會有直筆，誅其佞便。偉公絕識，著乎史篇。增光三峴，千載永傳。某也不敏，衆所棄捐。冀客都下，辱承知憐。揄揚獎薦，滿於俊雋。恨費推挽，逆風泝船。偶奉宣檄，逐食窮邊。死生契闊，再見無緣。公喪屬歸，我車載牽。相望江皐，垂淚漣漣。呼公不聞，杳隔雲煙。公乎不昧，啜此一涓。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魏杞

論述

周必大《賜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魏杞辭免復端明殿學士恩命不允詔》 卿制行安和，受材博敏。自釋台衡之寄，久從祠館之游。既嘗簡於異知，宜浸還於秘職。雖身居外服，許適燕閑，而名繫內朝，實隆體貌。勿煩懇避，往即欽承。所辭宜不允。

袁燮《題魏丞相詩》 丞相壽春魏公以詩名聞天下，清雄贍逸，而歸于義理之正，其發有源，故流不竭。蓋公嘗使北矣，冒不測之險，戈戟滿前，不少撓屈，卒定敵國之禮，相我阜陵，中外寧一。其薨且葬也，故相陳申公作詩挽之，有「讒論見排姦」之句，則知邪佞小人見沮于公者不少矣。正直如是，詩律之嚴可推而知也。某來臨汝，公孫某爲郡丞，示公遺稿，見屬爲序。某非工詩者，又豈能評詩，然古國風雅頌之微旨，嘗探索之，得其大略，以律後世之爲詩者，品格高下，瞭然可睹。故于公歛衽起敬焉，敬其詩者，敬其人也。公之名德，死且不朽，公之篇咏亦將流傳于無窮。嗚呼，可敬也乎！

《蕙風詞話》卷二 兩宋鉅公大僚能詞者多，往往不脫簪紱氣。魏文節杞《虞美人》詠梅云：「只應明月最相思，曾見幽香一點未開時。」輕清婉麗，詞人之詞。專對抗節之臣，顧亦能此。宋廣平鐵石心腸，不辭爲梅花作賦也。

傳記

《宋史》卷三八五《魏杞傳》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祖蔭入官。紹興十二年，登進士第，知宣州涇縣。從臣錢端禮薦其才，召對，擢太府寺主簿，進丞。端禮宣諭淮東，杞以考功員外郎爲參議官，遷宗正少卿。湯思退建和議，命杞爲金通問使，【略】杞條上十七事擬問對，上隨事畫可。【略】至燕，見金主褒，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昔人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略】上慰藉甚渥。守起居舍人，遷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進參知政事、右僕射兼樞密使。【略】杞以使金不辱命，繇庶官一歲至相位。上銳意恢復，杞左右其論。會郊祀冬雷，用漢制災異策免，守左諫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六年，授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諫官王希呂論杞貪墨，奪職。後以端明殿學士奉祠，告老，復資政殿大學士。淳熙十一年十一月薨，贈特進。嘉泰中，謚文節。

紀事

樓鑰《書魏丞相奉使事實書》 隆興二年，金以兵壓境，朝廷選使，右丞相壽春魏公時在淮東宣諭司議幕，見大夫無可使者，召對便殿，遂授使節。敵勢方張，事變叵測，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公握節抗議，動中事機，氣勁而詞直，要約遂定。迄今三十年，邊境晏然，厥功茂矣。此書所載，皆其實跡也。

《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七 乾道八年正月，詔觀文殿學士、左宣奉大夫、提舉洞霄宮魏杞落觀文殿學士，以信任贓吏前任平江府簽判管鈞故也。

藝文

樓鑰《祭魏丞相文》(代王之道) 嗚呼，惟公盛德，不可涯涘。雖欲縷數，莫究一二。竊窺緒餘，蓋本實地。故其設施，不誣不僞。少而篤學，寢食不置。壯而從政，動施實惠。其奉太夫人也，既備于色養，又及手足之愛，以承其意。其事明天子也，既盡于輔贊，又聲啓沃之忠，以順于外。虜再犯境，淮甸鼎沸，見大夫無可使者，召從幕府，張膽出使。所謂飛矢在上，行人在下，而公神色不動，講解而歸和議。至今南北之人受公之賜者，又不知其幾也。晚居碧溪，

不渝東山之志，潭潭之居，固已因其舊，而山林日涉，隨其高下，蓋天作地藏，以爲公宴居之計。益覽載籍，出入釋老，觸物而詠，遇客則醉，其雍容蕭散，野老爭席，風流蘊藉，有晉宋之風度，則又其餘事也。人皆望公，再登端揆，使其小卻，猶當出侯藩方，使萬物爲之吐氣。不然，處之林下，尚可以典刑于善類。天不慭遺，奄棄塵世。《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公之謂乎？某等先祖諸父，俱托宿契。來官異縣，獲拜簪履。憐其孤煢，視猶子弟。引而進之，極力于噓枯吹生之際。頭顱如許，莫報洪施。再拜公前，俯伏流涕。嗚呼公乎，尚歆此蘋蘩之意。

楊原

論述

周必大《楊謹仲詩集序》　文章有天分，有人力，而詩爲甚。才高者語新，氣和者韻勝，此天分也；學廣則理暢，時習則句熟，此人力也。二者全則工，偏則不工；工則傳，不工則不傳。古今一也。同年楊謹仲，家世文儒，才高而氣和，於書無不讀，於名勝無不師慕之，嗜古如嗜色，爲文晝夜不休。清江置郡今二百年，二劉三孔以來，文風日盛。謹仲自少爲先進所推，未第時，鄉之英俊爭受業其門。名聞四方，願交者衆，二千石而下皆尊禮之，蓋其行藝俱優。而尤喜爲詩，本原乎六義，沉酣乎風騷，自魏晉隋唐及乎本朝，凡以是名家者，往往窺其藩籬，泝其源流，大要則學杜少陵、蘇文忠公。故其下筆初而麗，中而雅，晚而閎肆。長篇如江河之澎湃，浩不可當；短章如溪澗之漣漪，清而可愛。間與賓客酬唱，愈多愈奇，非所謂天分人力全而不偏者邪！

又《跋楊應與王伯舸詩》　同年楊謹仲，清江儒宗，尤工詩。仕雖不遇，而門人高第歷顯官者相望也。年愈七十，自吉州教官奉祠而歸。予頃在翰苑得書云：「東坡直玉堂，讀李端叔詩，用伴直難呼孟浩然事。詳考新舊《唐書・王維傳》，皆不載曾入翰林，況禁地亦非外人可至，疑蘇公自有所據。然以今觀之，恐無是事。」蓋諷予不能引類爾。他日復寄聲云：「古今無詩人監廟。」予亟懇當路以車輅清曹招之。謹仲纔拜命即掛冠，後數年乃卒。今覽《贈王駒父詩》再引維事見及，猶前書之意也。

又《題楊謹仲芍藥詩後》　淳熙甲午奉祠廬陵，三月十七日，會同年楊謹仲、周孟覺賞芍藥，嘗櫻桃。謹仲有詩，予次韻云：「清晨自掃落花廳，小甕親篘竹葉青。簪盍莫辭過陋巷，臚傳相與記彤庭。階翻紅葉曾重見，敕賜朱櫻亦屢經。老去飄零無此夢，詩來吟詠有余聲。」今二十有三年，二公墓木已拱，因彭君仲識攜謹仲帖相過，且索舊詩，爲之悵然。此花最盛於太和，而以紅都勝，黃樓子爲冠，如牡丹之姚、魏也。黃樓歲得之，都勝者邑中惟一二家有種，惜不與人。去年予答鄉貢進士陳恂二小詩云：「芍藥名先記鄭風，那因嘉木辨雌雄。姚黃後出今王矣，合把黃樓列上公。六一先生舊帥揚，分寧太史尹西昌。只緣未識紅都勝，如杜詩中闕海棠。」蓋許元寄歐陽公詩云：「芍藥瓊花應有恨，維揚新什獨無名。」公答云：「偶不題詩便怨人。」山谷宰太和時篇詠甚多，未嘗及此花。今謹仲詩云「花出怨語」，與古事相類，併錄惡詩於後。

傳記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五　楊原字謹仲，臨江人，紹興間舉進士，累官車輅院。先生于書無所不讀，邑有考德問禮之事，必求是正，里人稱壽岡先生。

藝文

楊萬里《乙未和楊謹仲教授春興》　歸歟還復換年芳，不分官梅惱石腸。黃帽政堪供短棹，白頭可更獻《長楊》。忽逢社裡催搜句，安得花邊對舉觴。天上含香有知己，彈冠端復爲王陽。

趙蕃《曾季明經過相見聞壽岡先生掛冠之報且承動靜因其歸賦古句寄呈用坡谷贈王慶源韻》　夫子文章何所如，高處直命騷爲奴。世人共誦詞人賦，不道雕蟲羞壯夫。兒時聞公鄉林社，既見則喜已白鬚。公亦與我自言志，

笑謂此客向來無。昨傳得官隸王都，且復將試齊相壺。岐江嚴湍浪饒舌（頃聞公除車輅院，有寄公詩云：嘗評峽江上，山水似嚴湍），愛公願公吾道扶。今知謝事歸懸車，食可無肉寒須襦。再三問公近起居，復道今腴非昔癯。君今好去相與娛，馬牛寧得加我呼。絕代幽居在空谷，市門三五方當壚。

又《比見愚卿于廬陵出示楊讜仲詩卷中及其弟魯卿問其所在云攜琴往嶽麓度夏今日見楊讜仲又云其弟卓卿近過此奉其母往游洪之西山迴途游閣皂乃歸爾余方困于道途有嘆于其人作詩須到吉示愚卿及二君云》 廬陵得交君弟兄，楊子詩中稱魯卿。問云攜琴嶽麓行，歸期去日云秋清。今晨復見楊子面，爲言卓卿近相見。玉隆閣皂兩仙山，遊以娛親趁鮮健。我時聞之與楊子，嘖嘖嘆息久不已。我方五斗困塵埃，渠亦棲遲一丘底。魯卿卓卿眞愈人，枉道儒冠解誤身。異日名山倘行遍，卧圖好學宗少文。

又《寄呈壽岡先生二首》 竹戶與松窗，當年拜老龐。鬢毛霜自滿，文力鼎猶扛。我句何堪讀，公詩舊所降。寧聞曹與鄶，可並楚三江。我愛清江郡，端如屋上烏。掛冠推二老，縫掖盛諸儒。吳蜀書難得（謂陳擇之、彭之壽），荆蠻病益癯。飛黃去騰踏，局趣效轅駒。

又《周愚卿出示楊讜仲墨帖》 成都舊日揚雄宅，今在清江鷗鷺洲。頗念書題成間闊，忽逢翰墨見風流。鄉林草木年仍故，此老詩篇晚更遒。官事安能久羈我，何時載子以扁舟。

又《呈壽岡》 夏雨凄凄曾過公，秖今端復是秋風。青青但保庭前竹，渺渺不悲江上楓。每憶誦詩頭且白，可期頻見頰猶紅（蕃兒時已誦公詩，今且老矣，則公後凋之操，可想而知）。陶家九日明朝事，問訊菊籬開幾叢。

又《呈楊讜仲二首》二 南浦相逢使蜀船，爲余高舉送行篇。我行縱有榮枯異，可乏新詩處處傳（近見陳擇之誦送行詩，有「太白休愁橫閬暝，少陵剩賦浣花春」之句，以爲絕唱。先生又云：「金沙銀鑠巴中路，綠水紅蓮幕下賓。」此一聯尤爲親切）。

彭龜年《和壽岡楊先生上丁四首》 郡有學祀夫子，春秋釋奠，禮也。其品章存有司，然間有不舉者。郡將施侯至此邦，盡舉其遺，始製祭服，乾道己丑八月上丁禮成，鄉先生楊教授作詩紀其事，以寄教授張丈，而末有「紅裙」之句。某不揆，輒嗣韻奉呈，且爲張丈解嘲，并以二詩頌先生詞翰之美云。禮成綿蕝固遐方，揭此威儀日月光。他日抗章論祀事，侯不減漢平當。書窗兀兀到斜曛，羊胛烹來我亦欣。莫訝廣文官獨冷，水光一抹當羅裙。未識平時活國方，只將詩句閱風光。盤空筆力今誰敵，獨掃千人不可當。竹蟬橫窗日已曛，我方酣寢學羊欣。銀鈎鐵畫應無限，乞取先生一練裙。

龔茂良

論述

洪适《龔茂良太常少卿制》 爾學深淵蘊，溢爲文華，儒黨所譽，素有直聲。乃自六察，眞之諫坡，庶幾乎聞骨鯁之論，而獲拾遺補闕之益也。引嫌辭位，屢挽不留，陟之容臺，以觀遠器。

崔敦詩《賜朝請郎試尚書禮部侍郎龔茂良辭免除參知政事不允詔》 卿賦資渾深，秉誼端亮，德器自重，賢猷孔嘉。度越班聯，廷賓廊廟，維朕時舉，有言僉同。天之降材，曷敢弗嚮？人之信道，亦將有行。今卿時逢而位至矣，不進與朕亟圖三五之治，規規辭遜，尚何爲焉？

朱熹《記參政龔公陛辭奏藁後》 大參龔公平生不喜言用兵，晚年去國，論事者乃言其陛辭之日，請大舉恢復之師以迎合上意，聞者莫不怪之。予曩從公遊甚久，蓋嘗與公反覆論此，雖兩有所持，然竟不能以相屈也。至是，竊獨意公不宜有此。公薨後數年，過其故里，從公二子得其副本讀之，乃極論不可輕舉之意，蓋猶其平生之素論也。痛公見誣之甚，爲之太息流涕久之。然尚恨匆匆，不暇借其手稿以觀，而亦未敢以示人也。近者乃聞聖上知公無罪，特詔有司還其職秩。聖度如天，固非賤臣淺識所能窺測，然向使其眞有纖芥如言者之所謂，則亦豈復有是也哉！此可以驗公家書之不誣，因稍出之而記其本末如此。

又《再跋參政龔公陛辭奏藁》 始予得龔公陛辭奏草而記其本末，以解聽者之惑，然猶以未及見其眞筆爲恨者。非予有所疑於公之言，蓋慮世之不能無疑於予言也。今年復過莆中，公之二子及其孫堪復以此軸見示，塗乙點

定，手筆燦然，而其指意審重詳密，又與江西奏劄實相表裏。於此足以見公平生之言未嘗少變，而彼譖人者，眞可以畀豺虎而猶懼其不之食也。歐陽子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天下之事必至於久而後是非之實可見，此君子之立言制行所以不屑流俗一時之毀譽，而唯欲其無所愧悔於吾心也。既感其事，因復書前說之後，以著吾言之不妄，庶幾秉南、董之筆者猶有考云。

傳記

《宋史》卷三八五《龔茂良傳》　龔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紹興八年進士第，爲南安簿、邵武司法。父母喪，哀號擗踴，鄰不忍聞。調泉州察推，以廉勤稱。改宣教郎，以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薦，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累遷吏部郎官。張浚視師江淮，茂良言：「本朝禦敵，景德之勝本於能斷，靖康之禍在於致疑，願仰法景德之斷，勿爲靖康之疑。」除監察御史。江、浙大水，詔陳闕失，茂良疏曰：【略】內侍梁珂、曾覿、龍大淵皆用事，故茂良及之。遷右正言。會內侍李珂沒，贈節度，謚靖恭，茂良諫曰：【略】疏入，不報，即家居待罪，章再上，除太常少卿，五辭不拜，除直秘閣，知建寧府。自以爲不爲群小所容，請祠，不允。上後知二人之姦，既逐于外，起茂良廣東提刑，就知信州。即番山之址建學，又置番禺南海縣學。【略】召對崇政殿，左丞相陳俊卿欲留之，右相虞允文不樂，會俊卿亦罷，除直顯謨閣、江西運判，兼知隆興府。【略】除禮部侍郎。上亟用茂良，手詔問國朝典故有自從官徑除執政例，明日即拜參知政事。【略】葉衡罷，上命茂良以首參行相事。【略】錢良臣侵盜大軍錢糧，累數十萬，茂良奏其事，手詔令具析。俄召良臣赴闕，駸駸柄用，其後茂良之貶，良臣與有力焉。【略】時曾覿欲以文資祿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覿因茂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略】茂良批旨，取賈光祖輩下臨安府撻之。【略】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附曾覿者也。中書舍人林光輔繳奏，不書黃，遂補外，茂良力求去，【略】是日除職典郡，令內殿奏事，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謝廓然因劾之，乃落職放罷，尋又論茂良擅權不公，矯傳上旨，輒斷賈光祖等罪，遂責降，安置英州。父子卒于貶所。覿與廓然死後，茂良家投匭訟冤，遂復通奉大夫。周必大獨相，進呈復職，上曰：「茂良本無罪。」遂復資政學士，謚莊敏。茂良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事，或謂覿密令人詆之云：「若論恢復，必再留。」茂良信之，廓然論茂良，亦以此爲罪。茂良沒數年，朱熹從其子得副本讀之，則事雖恢復，而其意乃極論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深爲之嘆息云。

藝文

樓鑰《祭龔參政茂良》　嗚呼哀哉！先生之生，殆不偶然；先生之用，人則望焉；先生之貶，自古有此；先生之亡，則天道亦不可知矣。嗚呼哀哉，尚何言哉？聖度如天，斥者多還，使先生少須臾勿死，且少北矣，而何朝露之遽先？嗚呼，禍福之變，處之晏如。疾在血脈，而居非人之所居。以馬伏波之堅壯，猶不堪飛鳶之墮，況愛嫡埋玉之痛，雖有鐵心石腸，能無動乎？斯人也而有斯禍，茲非命乎，茲非命乎？鑰受知先生，十有七年，出入東閣，託身陶甄。既驚嘆于云亡，又哀夫父子之相隨于九原也。聞旅櫬之言歸，愧生芻之闕然。向風一慟，有淚徹泉。

謝諤

論述

綜論

樓鑰《煥章閣直學士朝奉大夫謝諤軍恩轉官制》　具官某純誠自守，全

德兼容。聽履而上星辰，已高勇退之節；把麾而去江海，竟尋嘉遯之風。

《懷古錄》卷下 誠齋以謝艮齋《南曹院記》似曾南豐，《送陳碩秀才叙》似歐公。周益公以曾樽齋《同班小錄叙》似歐公。然艮齋所作尤勝樽齋者，蓋樽齋此叙，文似歐而情不似歐，艮齋文不似歐而情似歐。

分論

《靜齋銘》 朱熹《跋謝艮齋所作靜齋銘》：艮齋受學長陽冲晦先生之門，得其宗旨，訓誘後學，孜孜不倦。其論求仁功夫如此，所以期於子山者遠矣。子山盍亦有以用其一日之力，使斯銘者不爲虛語乎哉？

《十銘》 《鶴林玉露》甲編卷六：光宗即位，謝艮齋爲文昌，進《十銘》云，【略】詞簡理明，時人以比李衛公《丹扆箴》。

《勸農》 《鶴林玉露》甲編卷六：詞旨平易，足以諭俗。然其言農夫之樂，想乾淳間有之，今則甚於聶夷中之詩矣，寧復有此氣象哉！

《與黃生》 朱熹《跋謝艮齋與黃生詩》：黃生事人有始終之義，不以生死二其心，蓋有士大夫所難者，其節固可嘉。而詹公之取人至能使之如此，謝公與一時諸名勝又從而表章之，皆盛德事也。

傳記

《宋史》卷三八九《謝諤傳》 謝諤字昌國，臨江軍新喻人。幼敏惠，日記千言，爲文立成。紹興二十七年，中進士第，調峽州夷陵縣主簿。未上，撫之樂安多盜，監司檄諤攝尉，條二十策。【略】金渝盟，諸軍往來境上，選行縣事，有治辦聲。改吉州錄事參軍。【略】知袁州分宜縣。【略】以母憂去，尋丁父憂，服闋，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遷國子監簿，尋擢監察御史。奏減袁州分宜、秀州華亭月樁錢。諤里居時，創義役法，編爲一書，至是上之，詔行其法于諸路，民以爲便。遷侍御史，再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略】光宗登極，獻《十箴》，又論二節三近：所當節者曰宴飲，曰妄費；所當近者曰執政大臣，曰舊學名儒，曰經筵列職。除御史中丞，權工部尚書。請祠，以煥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又辭，提舉太平興國宮而歸。紹熙五年卒，年七十四，贈通議大夫。諤爲文倣歐陽修，曾鞏。初居縣南之竹坡，名其燕坐曰艮齋，人稱艮齋先生。周必大薦士，及諤姓名，孝宗曰「是謂艮齋者耶？朕見其《性學淵源》五卷而得之」云。

周必大《朝議大夫工部尚書贈通議大夫謝公神道碑》（存目）

紀事

陸游《書二公事》 謝昌國名諤，嘗聞道於頤正郭先生，居臨江，名其廬曰艮齋。晨興，烹豆腐菜羹一釜，偶有肉則縷切投其中。客至，亦不問何人，輒共食。有貧士及醫卜之類，飯已輒語之曰：「吾無錢予君，豈欲詩乎？」取幅紙作絕句贈之以爲常。二公皆予所鄉慕也，予貧甚，欲學介夫辦五杯千錢亦復未易，又不解弈棋，或可力貧學昌國耳。書之座右，當徐圖之。

周必大《題謝昌國式華堂記》 淳熙甲辰，今太皇太后慶七十於德壽宮，推恩四海。廬陵進士歐陽鉞字仲授，以高年賜初品官。其子碩取訓辭「式華其老」之言，揭名于堂，工部謝尚書諤實爲之記。

《履齋示兒編》卷八 艮齋先生謝尚書嘗云：未第時，試《仁義天下之表制賦》。當時從游場屋者，衆皆閣筆，無以體表制者。自作第四韻散句有曰：「民多拱極之星，世絕駭輿之馬」，爲表制設也。有學生曾其姓者，巧於移掇，上添兩句云：「如天其大，民皆拱極之星；若路以由，世絕駭輿之馬。」非特喚醒得題目意透，又以星襯仁，天馬襯義路，表制在其中矣。較有功夫。乃占第一，予次之。

又卷一〇 又嘗聞艮齋謝尚書云：「每考校賦卷子，必先看第一第二韻，即以詩看有何好句。有好句則遍看，徹定去留，不爾便斥下。」則詩斷不可輕視。

著錄

周必大《朝議大夫工部尚書贈通議大夫謝公神道碑》 公平生著述至

多，有《(良)(艮)齋集》四十卷，《論語》、《詩》、《書解》各二十卷，《春秋左氏講義》三卷，《柏臺》、《諫垣奏議》各五卷，《經筵總錄》(闕)三卷。其他如《金石庵類稿》、《鈐岡約卓筆》、《隱堂記》、《自嬉集》、《楚塞從稿》、《雲根從稿》、《樵林機鑒》、《南坡學林》、《天上詩稿》、《江行雜著》、《景符堂文稿》，尚數十篇。

鄭丙

論述

崔敦詩《鄭丙除吏部尚書制》　具官鄭丙志剛而弗惑，學博而有原。正色不回，凜凜端朝之望；至誠無隱，拳拳迄膝之陳。察其特立而獨行，常以深嘉而屢嘆。眷言銓選，宜屬老成。惟亮直必不以法而從人，惟公明必不以權而付吏。揚清激濁，方觀綱紀之張；陳善閉邪，更賴謀猷之告。勉堅素守，益劭遠(闕)。

樓鑰《端明殿學士正奉大夫致仕鄭丙贈四官制》　具官某氣直而能溫，性剛而善下。立朝正色，爲多士之表儀；典選盡公，慕古人之風采。淅更名郡，遂返故鄉，奉祠館以怡神，據禮經而告老。謂因閒適，可迪壽康，不知何恙之深，遽起云亡之嘆。疊升命秩，仍茂賞延。八座班高，篤始終之不替；九京恩及，尚英爽之有知。

傳記

周必大《吏部尚書鄭公丙神道碑》　公諱丙，字少融。上世當五季時，自安陸徙家福州長樂縣。【略】紹興十五年，擢進士第，補左從事郎、平海軍節度推官。秩滿，充建州州學教授。【略】改左宣教郎。【略】入爲太學錄。以父憂免。三十二年內禪，轉奉議郎，爲國子監主簿。詔求直言，公上從諫、遠佞、勤政、用人、裕民、練兵六事。會辛公(次膺)爲御史中丞，辟公檢法官。隆興元年十二月，遷監察御史。【略】明年六月，出提點荊湖北路刑獄。【略】下遷湖南提舉常平茶鹽。【略】二年春，鄉人林安宅爲諫議大夫，素不相合，求主管台州崇道觀。三年，起爲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勅監四川類試，革挾書繼燭之弊。【略】六年正月入對，【略】除尚書禮部員外郎。時陳正獻公俊卿與虞公爲左右相，高選王邸講官，公直講王府。【略】陳公去，公亦出爲江西轉運判官。【略】淳熙四年，召爲吏部郎中。踰月，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略】執政怒，徙公大理少卿，五年二月也。尋充御試編排官，即殿幕擢秘書少監，累轉朝散大夫。車駕幸省，轉朝請大夫，面賜金紫。明日進秘書監，不數日兼權中書舍人。【略】七年五月，除禮部侍郎，仍兼外制。【略】轉中大夫，兼給事中。【略】九月，進權吏部尚書，同修國史。九年正月上辛，執政當祈穀有故，以侍從攝，上特差公，尋兼侍讀。【略】八月，正除吏部尚書，轉大中大夫。【略】上章請去，十年二月，除龍圖閣學士，知建寧府，政尚嚴明，千里肅然。浙東謀帥，移知紹興府。【略】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略】秩滿，再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轉通議大夫，起知泉州。光宗登極，【略】尋詔公年德俱高，踐揚滋久，進端明殿學士，公應詔上封事數千言，以謹始爲戒。【略】閱半年，改知潭州，言者沮止，易太平州，固辭，復提舉興國宮，轉正議大夫。【略】公學術純正，文辭贍縟，有家集、外制、奏議、講議三十卷。【略】銘曰：維南有閩，山環水聚。是生良材，接武王所。挺挺鄭公，如松之喬，碩大堅剛，歲寒後凋。持節典州，彰善癉惡。既鋤吏奸，亦蘇民瘼。帝思其賢，禁密以鬻。守正觸邪，知無不言。舉朝籩階，當宁眷顧。何待弼直，乃爲聖遇。昔者漢武，明於知人，欲稱汲黯，近社稷臣。相行將青，用非不寵，孰如九卿，敬禮加重。以今準古，庶其似之。匪直公褒，阜陵是思。

《宋史》卷三九四《鄭丙傳》　(存目)

雜錄

《桂故》卷五　鄭丙，字少融，長樂人。性勁特，欲以直諫顯名於世。又孝宗在御，喜納言，得丙所奏《請汰冗濫章》，制下亟行如丙奏，廷臣側目。已乃

因事劘切，上下不謂忤。尋以駁陳龜年女獄詞及阻韓子師援曾覿起廢兩事，言者詆爲賣直。上不聽，召丙諭曰：「朕自喜給舍得人矣！」丙立朝，風節類此。其官廣西，范成大、張栻樂與之遊，名在西霞水月洞。《宋史》以其論道學事，遂薄丙爲人，極力指斥。然亦不審於名實之辨矣！

趙彥端

論述

毛晉《介菴詞跋》 德莊名噪乾、淳間，官至(清)〔朝請〕大夫、直寶文閣，知建寧府，開府事，賜紫金魚袋，恩遇甚隆。而度量宏博，常戒趙忠定公曰：「謹勿以一魁先置胸中。」可想見其大概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介菴詞》一卷。【略】張端義《貴耳集》載彥端嘗賦西湖《謁金門》詞，有「波底斜陽紅濕」之句，爲高宗所喜，有「我家裏人也會作此等語」之稱。其他篇亦婉約纖穠，不愧作者。集末《鷓鴣天》十闋，乃爲京口角妓蕭秀、蕭瑩、歐懿、劉雅、歐倩、文秀、王婉、楊蘭、吳玉九人而作，詞格凡猥，皆無可取，且連名入之集中，殆於北里之志，殊乖雅音。蓋唐宋以來士大夫不禁狹斜之游，彥端是作，蓋亦移於習俗，存而不論可矣。

《蒿庵論詞》 坦庵、介庵、惜香，皆宋氏宗室，所作幷亦清雅可誦。高宗於彥端西湖詞，有「我家裏人也會作此等語」之稱。其實介庵所造，比坦庵、惜香，似尚未逮。毛氏既許坦庵爲放翁一流，又謂其多富貴氣，不亦自相矛盾耶？

《謁金門》(休相憶) 《貴耳集》卷上：趙介庵名彥端，字德莊，宗室之秀。能作文，賦西湖《謁金門》詞云：「波底夕陽紅溼。」阜陵問誰詞，答云彥端所作。上曰：「我家裏人也會作此等語！」喜甚。

《清平樂》《桃根桃葉》 《詞品》卷四：《清平樂》一首，【略】爲集中之冠。《雨村詞話》卷三：此詞清麗，爲集中之冠。題原本作席上贈人，花庵改作閨思，非。

《喜遷鶯》(登山臨水) 《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空涼。(「念往事」三句)敵介甫「寒烟衰草凝綠」之句。

傳記

韓元吉《直寶文閣趙公墓誌銘》 吾友趙德莊將葬于饒州餘干縣某山之原。其婿方友陵以狀來曰：「盍爲之銘？」始與德莊游蓋三十年，在朝廷同曹，在外同事，猶兄弟也。【略】德莊，吾宋之賢宗室也，在士大夫亦曰賢。力學能文，風度灑落，詞辯纚纚不休。遇樽酒談笑，掀髯抵掌，一坐盡傾。然持身嚴甚，非其交不往。當議論是非曲直之際，巍巍不可屈，雖坑穽在前弗顧。【略】德莊諱彥端，德莊其字也，于宣祖皇帝爲八世孫。【略】德莊年十七應進士舉，南城亦鎖其廳試進士，父子俱爲國子監第一，遂同登紹興八年禮部第。主臨安府錢塘縣簿。【略】爲建州觀察推官。丁外艱，釋服得軍事判官于秀州。【略】用薦者改左宣教郎。有以德莊之文達宰相父子，欲用爲中都官者，德莊懼而歸，其人果敗。從吏部選，知饒州餘干縣，爲政簡易而辦治。【略】充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略】除國子監丞，遷吏部員外郎。【略】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會參知政事葉公去位，有除謂爲黨者，德莊曰：「吾何黨哉，黨于是而已。」即請外，除知江州。不數月召爲檢詳文字，遷右司員外郎。【略】除直顯謨閣，爲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略】移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過闕，請久任。【略】留爲左司郎中，假戶部尚書，館伴大金賀正使。【略】遷太常少卿，復乞外，除直寶文閣、知建寧府。【略】改提點浙東路刑獄。坐衢州賑歷稽期，削兩秩，德莊恬弗辯。以小疾得主管台州崇道觀。餘干號佳山水，所居最勝，日與賓客觴詠自怡，好事者以爲曠達之風。德莊在朝時每欲用爲文字之職，訖不得用。聞其詩詞一出，人嗜之往往如啖美味。【略】其所爲文，類之爲十卷，自號《皆庵居士集》云。銘曰：漢諸王裔，鮮克蹈義。惟向與歆，父子同著。於赫宋宗，仕于四方。有才有良，文藝益彰。德莊父子，聲譽則偉。南城弗施，蓋在其嗣。主實過聖，知其雋名。正色委蛇，首于列卿。人則愛之，其用弗究。天胡嗇之，而弗俾壽。於越之濱，德莊所安。沒又葬焉，宜千萬年。

紀事

《**本事詞**》**卷下**　趙彥端德莊，有《介庵詞》，爲宗室之秀。其「波底夕陽紅濕」句，甚爲阜陵所賞。居京口時，見其風軒月館，名妓艷姬，倍於他所，人皆以群仙目之，因選其勝者十人，各賦《鷓鴣天》贈之。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介菴詞》一卷，趙彥端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趙彥端《介菴集》十卷。又《外集》三卷，《介菴詞》四卷。

《**晁氏寶文堂書目・樂府**》《介菴趙寶文雅詞》。

毛晉《**介庵詞跋**》　余家舊藏《介庵詞》一卷，板甚精良，惜未得其全集。又有《寶文雅詞》四卷，中誤入孫夫人詠雪詞。又曾見《琴趣外篇》六卷，章次類倒，贋作頗多，不能悉舉。至如「席上贈人」《清平樂》，昔人稱爲集中之冠，反逸去，可恨坊本之亂眞也。

《**汲古閣校刻書目**》《宋名家詞》第五集：趙彥端《介庵詞》五十葉。

《**述古堂書目**》**卷二**　趙彥端《介庵詞》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介菴詞》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趙彥端撰。【略】《宋史・藝文志》載彥端有《介庵集》十卷、外集三卷，又有《介菴詞》四卷，《書錄解題》則僅稱《介菴詞》一卷。此本爲毛晉所刻，亦止一卷，然據其卷後跋語，似又舊刻散佚，僅存此一卷者，未之詳也。

朱孝臧《**介庵琴趣外篇跋**》《介庵琴趣外篇》六卷，汪閬源藏舊鈔本，蓋黃氏士禮居故物也。毛子晉刊《介庵詞》一卷，爲《琴趣》所不載者三十三首，而《琴趣》增多之四十首，則三十六首見趙師俠《坦庵詞》。子晉跋稱「曾見《琴趣外篇》，章次顚倒，贋作頗多」，殆以雜見《坦庵詞》中，故爲此語。介庵宦游多在湘中暨閩山贛水間，坦庵蹤迹頗同，編者於二家詞未能一一抉別，似未可遽以贋作擯之。子晉又言介庵「席上贈人」《清平樂》，昔人稱爲集中之冠，《琴趣》逸去，以爲坊本亂眞，而是編載之，則又非子晉所見矣。今粗校條記如右，惜子晉所藏《寶文雅詞》四卷，未得寓目耳。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介庵詞》一卷，宋趙彥端撰。五集。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　明鈔本。　舊鈔《介庵琴趣外編》六卷本。

芮煇

論述

崔敦詩《**芮煇兼侍讀制**》　具官芮煇性資宏毅，德宇淵純。奧學英詞，蚤著士林之譽；昌言正論，晚高禁路之聲。宜從清燕之遊，用究前賢之蘊，摘其精要，爲我指陳。金必賴於良工，始得範模之正；方雖傳於往古，固多藥石之良。

又《**賜中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芮煇辭免修進四朝正史志了當經修官經進官特轉一官吏減一年磨勘制**》　卿筆力畦徑，雅容古風，師友淵源，根據經術。閱奏篇之來上，嘉用志之良勤，已錫優章，是循故實。即宜祗服，毋重陳謙。

傳記

《**宋史翼**》**卷一三**　煒弟煇字國瑞，紹興十八年與兄煒同舉進士，調桐川簿，過倪俛曰：「與我游者皆有歌詩，然珠玉之賜不如藥石之貽。」俛曰：「建平吏黠民姦，子何以處之？」煇曰：「以嚴馭吏，以恕待民，奉公以勤，律己以儉，交同僚以誠。暇日讀我所未見書，以增其所未至。」俛善之。乾道初，提舉

浙西常平。六年，轉江西轉運判官，進對，孝宗稱其所陳甚好，諭以先正士大夫風俗，次決獄訟，次則漕運。煇抵任，卻四方聘幣，斥其貲置南昌養濟院以卹貧者，以廉節稱。淳熙二年，以朝散大夫提刑浙東。四年，以職事修舉，除直顯謨閣，召爲秘書少監。五年，爲國子祭酒，兼國史院編修。俄以吏部侍郎同修國史。【略】六年，奏言吏部選法，【略】八年，又奏言集議惟強有力者是從，不若令各爲議狀如論科舉，則禮部、秘書省、國子監皆預。累官兵部尚書。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芮暉家藏集》七卷。

藝文

周必大《祭芮國瑞尚書文》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六月庚子朔二十二日辛酉，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周某謹遣承節郎幹辦府張佐，以清酌蔬食之奠，致祭於故侍讀、國史尚書芮公之靈。嗚呼，惟公才學兼優，弟兄競爽。聲振膠庠，評高鄉黨。伯也先逝，公譽日廣。徧持使節，明燭幽枉。晚踐禁塗，殫竭忠讜。乃心王事，浸失頤養。方聞予告，而遽長往。遺占入奏，語(闕)嗟惘。賻禮有加，眷知可想。言念孤蹤，託(闕)疇曩。累日不見，遂隔黃壤。寄情奠觴，揮淚泚顙。嗚呼哀哉！

左某

《容齋三筆》卷一五 兗州先聖廟壁，嘗有題詩者云：「靈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荒散晚鴉。惟有孔林殘照日，至今猶屬仲尼家。」不顯姓名，頗爲士大夫傳誦。予頃在福州，於呂虛己處，見邵武上官校書詩一冊，內一篇題爲《州西行》，州西者，蔡京所居處也。注云：「靖康元年作。時京謫湖湘，子孫分竄外郡，所居第摧毀，索寞殆無人迹，故爲古調以傷之。」凡三十餘韻，今但記其末聯云：「君不見喬木參天獨樂園，至今仍是溫公宅。」其意甚與前相類。紹興二十五年冬，秦檜死，空其賜宅，明年，開河，役夫鞏泥土堆於牆下。天台士人左君作詩曰：「格天閣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亦深。不見洛陽圖白髮，但知鄜塢積黃金。直言動便遭羅織，舉目寧知有照臨。炙手附炎俱不見，可憐泥滓滿牆陰。」語雖紀實，然太露筋骨，不若前兩章渾成也。左頗有才，最善謔，二十八年，楊和王之子偰除權工部侍郎，時張循王之子子顏、子正皆帶集英修撰，且進待制矣。會葉審言自侍御史、楊元老自給事中，徙爲吏、兵侍郎，蓋以繳論之故。左用歇後語作絕句曰：「木易已爲工部侍，弓長肯作集英修。如今臺省無楊葉，豚犬超升卒未休。」左居西湖上，好事請謁，人或畏其口，後竟終於布衣。

曹冠

論述

陳振《燕喜詞敘》 同年檢正曹公，文雄學奧，節勁氣嚴，三十年臺省舊人也。不辭小試，來游宣幕。使君大監狀元詹公既深知之，一見其文集，尤加嘆賞，叙而鋟板于郡庠，名之曰《雙溪》，因其居也。又以其所著樂府可歌于閨門之內者，別爲一集，名之曰《燕喜》，摭其實也。方其花朝月夕，少長團欒，尊俎之餘，出而歌之，于以導嘻嘻怡怡之情，佳作樂事，萃于一門，近世之所未有者。襲淳熙丁未，備倅于此，公餘清閑，辱以見教。熟讀三復，玩其辭而繹其意，豈非中有所本歟？吁，寥寥百餘年，繼坡仙之作，非公而誰？

詹效之《燕喜詞序》 宋廣平鐵石心腸，猶爲梅花所賦，議者疑之。殊不知感物興懷，歸于雅正，乃聖門之所取，而亦何疑于廣平乎？《語》曰：「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以見其詳復致意如此。無他焉，善言欲其不

忘也。檢正曹公，行兼九德，渾然天成。文章政事，淵源經術，廉介有守，既和且正。太守大監詹公嘆賞其文，摭其大略，而刊諸宣城學官。既有成集矣，復以其所著樂府析爲別集，名曰《燕喜》。竊嘗玩味之，旨趣純深，中含法度。使人一唱而三嘆，蓋其得于「六義」之遺意，純乎雅正者也。【略】矧斯作也，和而不流，足以感發人之善心。將有采詩者播而揚之，以補樂府之闕，其有助于教化，其淺淺哉？淳熙丁未仲夏望日，宣城丞釣臺詹效之書。

《**鳳樓梧**》《憲風詞話》卷二：宋曹冠燕喜詞《鳳棲梧》云：「飛絮撩人花照眼。天闊風微，燕外晴絲卷。」狀春情景色絕佳。每值香南研北，展卷微吟，便覺日麗風暄，淑氣撲人眉宇。全帙中似此佳句，竟不可再得。

傳記

《**金華先民傳**》**卷七**　曹冠字宗臣，東陽人。博聞強記，書一覽輒不忘，以文詞知名于時。登紹興甲戌進士第二人，擢太常博士，兼檢正諸房公事。初入太學，秦檜俾諸孫師事之。及檜歿，坐累罷秩。後起知郴州，轉朝散大夫卒。所著有《經進雜論》、《萬言書》、《恢復秘略》、《時政救弊》、《裕民政要》、《補正忠言》、《帝範十贊》及《雙溪集》二十卷。楊萬里見其《雙溪集》，贈以詩云：「莫將沈謝鴻雁行，便與猗那薦清廟。」其爲名流推服如此。

《**宋詩紀事補遺**》**卷四六**　曹冠字宗（元）〔臣〕，東陽人，以鄉貢入太學，秦檜以諸孫師事之。登紹興中進士，廷唱第二，擢太常博士兼檢正諸房公事。檜死，□□去官。孝宗時有言許再試，又登乾道己丑進士，知郴州。轉朝奉大夫，賜金紫致仕。著有《（寓）〔萬〕言》等書。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燕喜集》一卷，曹冠宗臣撰。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燕喜詞》一卷，宋曹冠撰。【略】此本有淳熙丁未長樂陳巘及釣臺詹效之二序文。【略】今從毛氏汲古閣舊藏本錄出。

《**郘亭知見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九**　《燕喜詞》一卷，汲古閣影宋本。宋雙溪居士曹冠字宗臣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燕喜詞》一卷，精鈔本。宋雙溪居士曹冠字宗臣。

況周儀《四印齋燕喜詞跋》　宗臣詞世鮮傳本，僅一刻于海昌蔣氏《別下齋叢書》中，印行未廣。兵燹後，版佚無存。近杭州書賈仿袖珍石印，訛誤幾不可讀。此傳鈔本較爲精整，間有誤字，據蔣本改正，遂成完璧。卷中《和歸去來辭》一首，非長短句體，或當時可被管弦，故附于此。仍之以存舊觀。癸巳七月，半塘鷹鼢，鬣提生記。

《**木犀軒題記及書錄**》《燕喜詞》一卷。舊鈔本〔清鈔本〕。宋曹冠宗臣撰。半葉八行，行十八字。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燕喜詞》一卷，宋曹冠撰。清鈔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燕喜詞》一卷一冊，宋曹冠撰，清初影鈔宋淳熙丁未（十四年）刊本，清咸豐戊午（八年）韓應陛手跋。

程大昌

論述

綜論

周必大《賜朝請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侍講權給事中程大昌辭免刑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卿學術議論，篤於古而切於今，服采在廷，秉誼堅確。攝貳憲部，惟明克允。參稽陟典，升正其班。昔舜疇咨九宮，皐陶以申命而無避。汝之作士，其亦久矣，往踐乃次，尚奚遜辭？所辭宜不允。

又《回宣沙程尚書大昌啟》　某官學該上古，文儷先秦。

又《與程泰之侍郎大昌劄子》二　茲蒙手牘勤懇，仍示二碑，慰感殆不可言。如謂孺子之隱實懷伊尹之心，澹臺之名遠過王侯之貴，用意至別，皆前人所未及。至於詞章高古，自可追屈、宋而逼韓、柳，非近時文人才士所能彷彿也。

樓鑰《寶文閣直學士程大昌龍圖直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制》　具官某才高而能下，氣勁而用沖。幼學壯行，曾不渝于一節；出藩入從，實有聞于三朝。退食自如，著書不輟。仰天觀象，窮羲經八卦之文；畫地成圖，洞禹貢九州之域。茲繼廣人之粟，益高延閣之名。故國有世臣，尚賴典刑之重；乃心在王室，毋忘獻告之忠。

崔敦詩《賜中大夫程大昌辭免除敷文閣直學士與郡不允詔》　卿受才雋明，秉誼宏亮。優結朕眷，超登禁塗，綜持銓衡，甄叙人品。維日浸久，厥勤茂宣。忽披懇陳，願即閑逸。朕以其積勞侍從，遽去朝廷，參圖寵章，增重郡寄，寶儲延閣，于是爲宜，而何以辭焉？

《新安文獻志》卷二六王炎《龍圖閣學士贈特進程公大昌覆謚文簡議》　今特進程公，其學富贍而不雜，其識精密而淵深。其發爲文章，則根柢六經，與韓退之、柳子厚相依倣，而馳騁筆力，駸駸上薄西漢，續作者之派流，立後學之準的。太常謚之曰文，誰敢異議？然未足以見其行己蒞官立朝之大致，故又附之以簡。按謚法，簡有數議：一德不懈曰簡，平易不訾曰簡，正直無邪曰簡。一德不懈，太常議之詳矣。然公才高而氣勁，疑若不可附近，而接引後進，諄諄誘訓不倦焉，苟有一善，亹亹稱道不厭焉。故在學校爲師儒，諸生敬之；在州里爲鄉先生，鄉之子弟慕之。是非平易不訾歟？起於布衣，自致達官。當官而行，惟義是徇，雖無崖異，不肯瓦合，未嘗以毀譽更其守也。太上龍潛，公爲宮僚，及登大位，公方閑退，杜門謝事，恬淡無求，未嘗以進退動其心也。是非正直無邪歟？夫學問文章彰徹如彼，德成行立超卓如此。合文簡以定謚，名不浮於其實也。請如太常所議，謚以文簡。謹議。

《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八　《程文簡集》二十卷。【略】博學，長於考究，著述甚多，皆傳於世。

胡應麟《讀演繁露》　程大昌《演繁露》，攷訂多精核可觀，據周公謹謂此書初出，高似孫方弱冠，即爲《繁露詰》以復之，今不傳于世。第高氏他書如《子略》、《握奇經注》之類，率迂詭不振，即所謂《繁露詰》，亦此例耳，胡以難文簡哉？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文簡長於經術，學問賅博，發爲文章，雄渾純厚，與周必大抗衡。詞非公所措意，而寄興之作，亦復清新篤雅。

分論

《象刑説》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蔡傳謂：「象刑如天之垂象示人。」疏解甚精，得此論發揮，更無遺義矣。

《臨江仙》、《感皇恩》　《蕙風詞話》卷二：程文簡大昌《臨江仙》和正卿弟生日云：「紫荆同本但殊枝。直須投老日，常似有親時。」《感皇恩》叙人生日云：「人人戴白，獨我青青常保。只將平易處，爲蓬島。」此等句非性情厚、閱歷深，未易道得。

傳記

周必大《龍圖閣學士宣奉大夫贈特進程公大昌神道碑》　公諱大昌，字泰之。【略】公穎悟殊常兒，十歲能爲文。紹興癸亥重立太學，年甫冠矣，一試即預選，學官爭爲延譽。二十一年，登進士第一，左迪功郎，主吳縣簿。丁正奉憂，服除，獻文於朝，宰府奇之。二十六年，除太平州教授。明年，召爲太學正。【略】（三十年，）除秘書省正字，改左宣教郎。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受禪，擢著作佐郎。【略】三皇子就傅，遴選官僚，九月，以公爲尚書駕部員外郎，兼恭王府贊讀，又兼兵部郎官。隆興元年，兼慶王府直講。十二月，丁母憂。乾道二年春，服闋，召爲考功員外郎。六月復兼恭邸贊讀。八月，選國子司業。三年十二月，兼權禮部侍郎。一時文柄舉屬公，其成就人才不可計。【略】五年正月，兼權直學士院。【略】八月，除直龍圖閣、江東轉運副使，蓋公求試民事，以鄉部寵之，公引嫌改浙東提點刑獄。【略】七年，復徙江東運副，詔勿引嫌，公猶不自安，踰年乞祠，就徙江西路。【略】二年四月召爲秘書少監，九月兼權中書舍人。【略】俄兼崇政殿説書。三年四月，除權刑部侍郎，升侍講。五月，兼國子祭酒。【略】四年八月，兼給事中。【略】五年正月，同知禮部貢舉。御製

《原道辨》，尋易名《三教諭》，獨公與聞之。六月，進吏部右侍郎兼同修國史。【略】八月，兼權尚書。六年夏，正除吏部尚書。公遇事啓請，知無不言。【略】公力請郡，是冬除敷文閣直學士、知泉州。【略】終更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十三年秋，起知建寧府。十四年，復提舉南京鴻慶宮。【略】紹熙元年，加寶文閣直學士，旋知明州，示將復用，遽以祠歸。四年，超進龍圖閣直學士。明年請老，進本閣學士致仕，皆非常典也。慶元改元十一月甲申，以疾不起，享年七十三。【略】嗚呼，公可謂博學篤志者矣。銘曰：浩浩千古，孰知其津。擾擾萬生，孰致其身？偉歟程公，絕類離倫。氣以直養，業以勤精。士之指南，國之寶臣。其在兩禁，昌言復君。使於四方，仁心庇民。胡不弼諧，迄其經綸。歸而著書，極道之貞。既沒言立，庶幾不泯。自歙而湖，肇自於今。有式新阡，尚考斯銘。

紀事

《宋詩紀事》卷五〇引《玉堂雜記》　淳熙丙申八月庚辰，德壽宮遣大璫張去爲至都堂傳旨，立翟貴妃爲今上皇后。明日午後，執政奏事，皇后歸姓謝氏。乙酉晚，快行家來宣鎖院。是日，侍講刑部侍郎程泰之已宿直，呼馬而出。予至內前，適與之遇，泰之揚鞭云：「留詩案上矣。」

《續事備考》卷八　洪內翰侍人翠翹，工畫墨竹，每自識其後曰：「翠翹戲筆。」字畫婉媚，墨氣清潤。程大昌題所畫風折竹圖詩，有「戲作竹枝斜，再惱玉堂宿」之句，爲當時佳話。

著錄

周必大《龍圖閣學士宣奉大夫贈特進程公大昌神道碑》　公有文集若干卷，別著《禹貢論》五十二篇。【略】別有《演繁露》六卷，《攷古編》，《易老通言》，《易原》，《雍錄》四書，各十卷；《北邊備對》六卷，《書譜》二十卷。取五十八篇互相發明，篇爲一論，抉隱正訛，尤有功於學者。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程文簡集》二十卷，新安程大昌泰之撰。每卷分上、下，其實四十卷也。

《郡齋讀書志》卷一一九　《文簡詞》一卷，汲古影宋本。宋新安程大昌泰之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文簡公詞》一卷，典雅詞鈔本。新安程大昌泰之。

徐燉《跋演繁露》　程氏《演繁露》包羅名物，博極群書。余久知其書，每以未見爲恨。丙午客游金陵，見謝在杭案上有此本，詢之，乃曹能始得之山陰張漸門，張得之焦漪園，蓋鈔之秘閣者也。未幾，能始索歸，在杭不無怏怏。余適主能始署中，遂以授余，余舉以質陳賓門大理，陳云其家有刻本。于中訛舛，可藉而校之也。丁未秋日，徐興公題于汗竹軒。

《藝風藏書記》卷二　《程氏演繁露》十六卷，題新安程大昌著，明族裔孫煦校刻，後有淳熙五年辛丑陳應行跋。以瞿氏《書目》證之，是嘉靖辛亥刻本。

洪邁

論述

綜論

周必大《回婺州洪舍人邁啟》　某官修名蓋世，亮節傳家。詞章獨步於西垣，仁愛躬行於兩郡。

《容齋三筆》卷八　乙丑年，《代謝賜御書周易尚書表》，予曰：「八卦之說謂之索，奉以周旋，百篇之義莫得聞，坦然明白。」尾句曰：「但驚奎壁之

輝，從天而下，莫測龜龍之祕，行地無疆。」亦忝此選。《代福州謝曆日表》曰：「神祇祖考，既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徵。」正用《詩・堯驚》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洪範》「庶徵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皆上下聯文，未嘗輒增一字。《淵聖乾龍節疏》曰：「應天而行，早得尊於《大有》，象曰之動，偶蒙難於《明夷》。」《易・大有》卦「柔得尊位」，「應乎天而時行」，《左傳》叔孫豹筮遇《明夷》，「象曰之動，故曰君子于行」，彖辭云「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亦純用本文。乾道丁亥《南郊赦文》曰：「皇天后土，監于成命之詩；藝祖太宗，昭我思文之配。」讀者以爲壯。後語曰：「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既撰緼紛之況；雷雨作解而君子赦過，式流汪濊之恩。」此文先三日鎖院所作，冬至日適有雷雪之異，殆成讖云。葉子昂參知政事，爲諫議大夫林安宅所擊罷去，林遂副樞密。已而置獄治其言，皆無實，林責居筠，葉召拜左揆。予草制曰：「既從有北之投，亟下居東之召。有欲爲王留者，孰明去就之忠？無以我公歸兮，大慰瞻儀之望。」本意用「公歸」之句，指邦人而言也，故云「瞻儀」。而御史單時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爲我公，彼蓋不詳味詞理耳。子昂坐冬雷罷相，予又當制，曰：「調陰陽而遂萬物，所嗟論道之非；因災異而劾三公，實負應天之愧。」蓋因有諷諫也。《嗣濮王加恩制》曰：「天神明而照知四方，既下臨於精意；王孫子而本支百世，茲載錫於蕃釐。」又曰：「春秋享祀，獨冠周家之宗盟；老成典刑，蔚爲劉氏之祭酒。」《士衍制》曰：「克羞饋祀，事其先而萬國歡心；肅倡和聲，行於郊而百神受職。」《賜宰臣辭免提舉聖政書成轉官詔》曰：「爲天子父尊之至，永惟傳序之恩；問聖人德何以加，莫越重華之孝。」《賜葉資政辭召命詔》曰：「見晛曰消，顧何傷於日月；得時則駕，宜亟會于風雲。」《賜史大觀文以新蜀帥改越辭免詔》曰：「王陽爲孝子，敢煩益部之行；莊助留侍中，姑奉會稽之計。」吳璘在興元修塞兩縣決壞渠爲田，獎諭詔曰：「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復陂誰云兩黃鵠，詎煩鴻卻之謠。」用老杜《石犀行》云「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兩犀牛」及翟方進壞鴻卻陂，童謠云「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等語也。劉共甫自潭帥除翰林學士，答詔曰：「不見賈生，茲趣長沙之召；既還陸贄，宜膺內相之除。」《批執政辭經修哲宗寶訓轉官》曰：「念疊矩重規，當賢聖之君七作；而立經陳紀，在謨訓之文百篇。」哲廟正爲第七主，而《寶訓》百卷也。《答蔣丞相辭免》曰：「永惟萬事之統，知非艱而行惟艱；有不二心之臣，帥以正則罔不正。」禮部爲宰臣以顯仁皇后小祥請吉服，奏曰：「練而慨然，禮應順變；期可已矣，懼或過中。」又曰：「漢中天二百而興，益隆大業；舜至孝五十而慕，獨耀前徽。」時高宗聖壽五十四也。《辛巳親征詔》曰：「惟天惟祖宗，方共扶於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於宴安。」又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肥水之勛；鬬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是時，歲星在楚，故云。檄書曰：「爲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侯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又曰：「侯王寧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紫宸大宴致語》曰：「廟謨先定，百官修輔而厥后惟明；黼坐端臨，五帝神聖而其臣莫及。」《修聖政轉官詞》曰：「念五馬浮江之後，光啓中興；述六龍御天以來，式時猷訓。」又曰：「薦於天而天是受，永言覆燾之恩；問諸朝而朝不知，詎測形容之妙。」《汪觀文復官詞》曰：「作雷雨之解而宥罪，在法當原；如日月之食而及更，於明何損？」《步帥陳敏制》曰：「亞夫持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吳挺興州制》曰：「能得士心，吳起固西河之守；差強人意，廣平開東漢之興。」《起復知金州制》曰：「惟天不弔，壞萬里之長城；有子而賢，作三軍之元帥。」《蕭鷓巴詞》曰：「隨會在秦，晉國起六卿之懼；日磾仕漢，稚侯傳七葉之芳。」《姚仲復官制》曰：「李廣數奇，應恨封侯之相；孟明一眚，終酬拜賜之師。」《追封皇第四子邵王詞》曰：「舉漢武三王之策，方茂徽章；念周文十子之宗，獨留遺恨。」時已封建三王也。《趙忠簡謚制》曰：「見夷吾於江左，共知晉室之何憂；還德裕於崖州，豈待令狐之復夢？」《王彥贈官制》曰：「申帶礪以丹書之誓，方休甲第之功臣；挂衣冠于神虎之門，竟失戊營之校尉。」《向起贈官詞》曰：「馳至金城郡，方思充國之忠；生入玉門關，竟負班超之望。」《李師顏贈官制》曰：「青天上蜀道，久嚴分閫之權；黑水惟梁州，愴失安邊之傑。」《襄帥王宣贈官詞》曰：「黃河如帶，莫申劉氏之盟；漢水爲池，空墮羊公之淚。」王淪以太常少卿朔祭太廟，忘設象尊，犧尊，《降官詞》曰：「犧象不設，已廢司彝之供；餼羊空存，殊乖告朔之禮。」《潼川神加封詞》曰：「駕飛龍兮靈之斿，具嚴渙命；驅厲鬼兮山之左，終相此邦。」《青城山蠶叢氏封侯詞》曰：「想青神侯國之封，自今以始；雖白帝公孫之盛，於我何加？」《陽山龍母詞》曰：「居然生子，乘雲氣以爲龍；惟爾有神，時雨暘而利物。」《魏丞相贈父詞》曰：「大名之後必大，非此其身；和戎如樂之和，幸哉有子。」魏蓋以使虜定和議，旋致大用。《贈母詞》曰：「藏盟府之國

功，不殊魏絳；成外家之宅相，重見陽元。」《封妻姜氏詞》曰：「筮仕於晉曰魏，方開門戶之祥；取妻必齊之姜，孰盛閨閣之美？」《虞丞相贈父詞》曰：「活千人有封，非其身者在其子；德百世必祀，畸於人者侔於天。」又《周仁贈父詞》曰：「有子能賢，高舉而集吳地；受予顯服，會同而朝漢京。」用東方朔《非有先生傳》「高舉遠引，來集吳地」及《兩京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也。《獎諭吳挺詔》曰：「闔外制將軍，方有成於東鄉；舟中皆敵國，應無慮於西河。」《梁丞相醴泉觀使兼侍讀制》曰：「珍臺閒館，獨冠皋伊之倫魁；廣廈細旃，尚論唐虞之盛際。」又答詔曰：「一言可以興邦，念爲臣之不易；三宿而後出晝，勉爲王而留行。」《王丞相進玉牒加恩制》曰：「載籍之傳五三，壯太祖、太宗之立極；賢聖之君六七，耀永昭、永厚之詒謀。」批《以旱得雨請御殿》曰：「念七月之間則旱，咎徵已深；雖三日已往爲霖，憂端未貰。」餘不勝書。唯記從兄在泉幕，淮東使者，其友婿也，發京狀薦之。爲作謝啓曰：「襟袂相連，夙愧末親之孤陋；雲泥懸望，分無通貴之哀憐。」皆用杜詩。其下句人人知之，上句乃《贈李十五丈》云：「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氣合，相與襟袂連。」此事適著題，而與前《送韋書記》詩句，偶可整齊用之，故并紀於此。但以傳示子孫甥侄而已，不足爲外人道也。

《容齋四筆》卷一四　劉禹錫《聽舊宮人穆氏唱歌》一詩云：「曾陪織女度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劉在貞元任郎官，御史，後二紀方再入朝，故有是語。【略】邁嘗四用之。《謝侍講修史表》云：「下建武之詔書，正爾恢張于治具；數貞元之朝士，獨憐流落之孤踪。」以德壽慶典，曾任兩省官者遷秩，蒙轉通奉大夫，謝表云：「供奉當時，敢齒貞元之朝士；頌歌大業，願賡至德之中興。」充永思陵橋道頓遞使，轉宣奉大夫，謝表云：「武德文階，愧三品維新之澤；貞元朝士，動一時既往之悲。」主上即位，明堂禮成，謝加恩云：「考皇祐明堂之故，操以舉行；念貞元朝士之存，今其餘幾？」亦各隨事引用。

《容齋五筆》卷三　作詩要有來處，則爲淵原宗派。然字字執泥，又爲拘澀。予于此學無自得之見，少年時尤失之雕琢。記一聯，初云：「雨深荒病菊，江冷落愁楓。」後以其太險，改爲「雨深人病菊，江冷客愁楓」，比前句微有蘊藉。蓋取崔信明「楓落吳江冷」，杜老「雨荒深院菊」，「南菊再逢人卧病」，嚴武「江頭赤葉楓愁客」，合而用之。乃如補衲衣裳，殊爲可笑。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洪邁又較過人。亦但逐三兩行文字筆勢之類好者讀看。

周密《癸辛雜識自序》　洪景盧志《夷堅》，貪多務得，不免妄誕。此皆好奇之過也。

光緒《臨桂縣志》卷九朱希顏《跋洪内相高州石屏記》　内相洪公于書無不讀，而猶耻一物不知。希顏分閫嶠外，偶得高涼樹石屏遺公，公遠以其書來詢其所產之地而爲之記。且云：「祁陽石藉人力磨治，此即混然天成，無斧鑿之跡。」公耽于泉石，所閱多矣。于此獨有取焉者，以其得于天眞之自然也。然則公平日能以筆端膚寸之潤爲天下無窮瑰偉之觀者，其亦得于自然之天耳。此所以能遺外勢利，勇退于急流中而翛然野處，以與造物者游，蓋又將求所以全其□□。慶元改元十月既望，新安朱希顏跋，郡文學建安劉褒刻于龍隱石堂。

胡應麟《讀夷堅志》　談者率以《廣記》五百卷所輯，上自三皇，下迄五季，宜靈怪充斥簡編。而洪以一人耳目，一代見聞，逐千載而角之，其誕曼亡徵，固勢所必至也。今閱此書紀載，不僅止語怪一端，凡禨祥夢卜瑣雜之譚，隨遇輒錄。以逮詩詞謔浪，稍供一笑，靡不成書。其卷帙易盈而速就，職此故也。然取數至四百餘，亡論靈怪不足徵，即叢談傳會不啻什之五六，惜無從起而質之。

分論

《老圃賦》　《表異錄》卷八：洪邁《老圃賦》云：「織女耀而瓜薦，大昴中而芋食。」《春秋元命苞》云：「織女星主瓜果。」《孝經・援神契》云：「仲冬昴星中，收芋菪。」

《葉顒魏杞罷相制》　《齊東野語》卷一一：乾道丁亥十一月二日冬至，郊祀有風雷之變，宰相葉顒、魏杞，皆策免。先是，會慶節，金國使在庭時受誓戒矣。議者欲權免上壽，就館錫宴，廟堂姑息，不能主其議，宴集英如常，天變豈偶然哉！洪邁當制，有曰：「理陰陽而遂萬物，所嗟論道之非；因災異而策三公，實負在天之愧。」蓋有所風也。

《代謝賜御書周易尚書表》　《玉海》卷二〇三：表斷句須有力，如洪景

廬「但驚奎壁之輝，自天而下，莫測龜龍之祕，行地無疆」。

《瓜州賀誅虜亮表》《雲莊四六餘話》：《瓜州賀誅虜亮表》曰：「蓋瓜步既應童謠，那無天道，恐棘門或如兒戲，將屈帝尊。」時有詔親征，猶未啓行，亮已就戮。又曰：「詎容去腹以實鹽，政可漆頭而爲器。」俱語壯而對切，與親征詔檄相爲伯仲。但上聯意若未順，如曰「恐棘門或如兒戲，將屈帝尊」，而「瓜步果應童謠，那無天道」則尤爲全美。

《謝曆日表》《容齋三筆》卷六：士人爲文，或採已用語言，當深究其旨意，苟失之不考，則必詒論議。【略】紹興十九年，予爲福州教授，爲府作《謝曆日表》，頌德一聯云：「神祇祖考，既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至乾道中，有外郡亦上表謝曆，蒙其採取用之，讀者以爲駢麗精切，予笑謂之曰：「此大有利害，今光堯在德壽，所謂考者何哉？」坐客皆縮頸，信乎不可不審也。

《山堂學記》周必大《與洪景盧舍人邁劄子》：《山堂學記》益奇古，而二詩用韻高妙，爲某之賜甚寵，豈止壓倒元、白而已。

《新橋記》周必大《與洪景盧舍人邁劄子》：不鄙庸陋，示以《新橋記》，考古精詳，遣詞高雅，非得筆墨三昧，豈易及此？謹寘壁間，朝夕披咏。《尉廨碑》日夕以俟，欲爲對耳。

《端午帖子詞》《容齋五筆》卷九：唐世五月五日揚州于江心鑄鏡以進，故國朝翰苑撰端午貼子詞，多用其事。然遣詞命意，工拙不同。【略】予亦嘗有一聯云：「願儲醫國三年艾，不博江心百鍊銅。」然去之遠矣。端午故事，莫如楚人競渡之的，蓋以其非吉祥，不可施諸祝頌，故必用鏡事云。

《車駕幸玉津園晚歸進詩》《瀛奎律髓彙評》卷五方回評：淳熙中阜陵宿戒，車幸玉津園，夜大雨，曉而晴，景盧進此詩。後兩日，宇文价內引，上舉以此詩，曰：「洪待制用『雨如麻』，偶思得『桑麻』可答。其末句用『羯鼓』事，故以『華清車騎爛如花』答之。」世人以爲榮遇，此亦一時之太平也。然三、四用儷語熟套，蓋四六者乃三洪之所長。馮班評：宋人四六不佳，正坐此輩語，更以作詩，惡道也。宋人四六只取切對，不論用得用不得。洪氏尤甚，直惡文也。三、四不通，四六惡語，二事用不得。陸貽典評：「誇」字湊。「翻手作雲」是何等語！而可用于「車駕臨幸」題乎？紀昀評：豈不用意，無奈頭巾氣耳。五句「的有」字不雅。

《送晦叔》《升菴詩話》卷一一：晦叔云：「七言律大抵多引韻起，若以側句入，尤峻健。如老杜幽棲地僻是也。然猶是對偶。若以散句起，又佳，如『苦憶荊州醉司馬』是也。」洪容齋送晦叔詩：「此地相從今歲晚，登臨況是客歸時。卻將襟抱向誰可，正爾艱難惟子知。情到中年工作惡，別於生世易爲悲。梅花盡醉沾江上，黯淡西風凍雨垂。」正用此體。

傳記

《宋史》卷三七三《洪邁傳》邁字景盧，皓季子也。幼讀書日數千言，一過目輒不忘，博極載籍，雖稗官虞初，釋老傍行，靡不涉獵。從二兄試博學宏詞科，邁獨被黜。紹興十五年始中第，授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入爲勅令所刪定官。皓忤秦檜投閑，檜憾未已，御史汪勃論邁知其父不靖之謀，遂出添差教授福州。累遷吏部郎兼禮部。【略】除樞密檢詳文字。【略】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出視師，奏以邁參議軍事，至鎮江，聞瓜洲官軍與金人相持，遑遽失措。會建康走驛告急，義問遽欲還，邁力止之，【略】遷左司員外郎。三十二年春，金主褒遣左監軍高忠建來告登位，且議和，邁爲接伴使。【略】進起居舍人。時議遣使報金國聘，三月丁巳，詔侍從臺諫各舉可備使命者一人。初，邁之接伴也，既持舊禮折伏金使，至是慨然請行，於是假翰林學士，充賀登位使，欲令金稱兄弟敵國而歸河南地。【略】七月，邁回朝，則孝宗已即位矣。殿中侍御史張震以邁使金辱命，論罷之。明年，起知泉州。乾道二年，復知吉州。入對，遂除起居舍人。【略】三年，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仍參史事。父忠宣、兄适、遵皆歷此三職，邁又踵之。【略】六年，除知贛州，起學宮，造浮梁，士民安之。【略】尋知建寧府。【略】十一年，知婺州。【略】明年召對，首論淮東備邊六要地，【略】上嘉之，以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邁初入史館，預修《四朝帝紀》，進敷文閣直學士、直學士院。【略】十三年九月，拜翰林學士，遂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年爲一書。紹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奏事，言新政宜以十漸爲戒。【略】提舉玉隆萬壽宮。明年，再上章告老，進龍圖閣學士。尋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是歲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謚文敏。邁兄弟皆以文章取盛名，躋貴顯。邁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謂其文備衆體。

邁考閱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手書《資治通鑒》凡三。有《容齋五筆》、《夷堅志》行於世，其他著述尤多。所修《欽宗紀》多本之孫覿，附耿南仲，惡李綱，所紀多失實。

錢大昕《洪文敏公年譜》一卷（存目）

洪汝奎《洪文敏公年譜增訂》一卷（存目）

紀事

《容齋隨筆》卷一六　紹興二十九年，予仲兄始入西省，至隆興二年，伯兄繼之，乾道三年，予又繼之，相距首尾九歲。予作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游。」比之前賢，實爲遭際，固爲門戶榮事，然亦以此自愧也。

《容齋續筆》卷一　建安城東二十里，有梨山廟，相傳爲唐刺史李公祠。予守郡日，因作祝文曰：「亟回哀眷。」書吏持白「回」字犯相公名，請改之，蓋以爲李回也。後讀《藝文・李頻傳》，懿宗時，頻爲建州刺史，以禮法治下。時朝政亂，盜興相椎效，而建賴頻以安。卒官下，州爲立廟梨山，歲祠之。乃證其爲頻。繼往禱而祝之云：「侯獲感應，則當刻石紀實。」已而得雨，遂爲作碑。

《容齋三筆》卷八　建炎三年，先忠宣公銜命使虜，以淮甸賊蜂起，除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李成以兵護至南京。公遺書抵成，成方與耿堅圍楚州，答書曰：「汴涸，虹有紅巾，非五千騎不可往。軍食絕，不克唯命。」公陰遣客說堅，堅強成斂兵。公行未至泗，諜云：「有迎騎甲而來。」副使龔璹憚之，送兵亦不肯前，遂返旆。即上疏言：「李成以餽餉稽緩，有引衆納命建康之語。今靳賚、薛慶方橫，萬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方含垢養晦之時，宜選辯士諭意，優加撫納。」疏奏，高宗即遣使撫諭成，給米五萬斛。初，公戒所遣持奏吏，須疏從中出，乃詣政事堂白副封。時方禁直達，忤宰輔意，以託事滯留爲罪，特貶兩秩，而許出滁陽路。紹興十三年使回，始復元官。時已出知饒州，命予作謝表，直叙其故曰：【略】書印既畢，父兄復共議，秦檜方擅國，見此表語言，未必不怒。乃別草一通，引咎曰：「使指稽留，宜速虧除之戾，聖恩深厚，卒從拄拭之科。仰服矜憐，惟知感戴。伏念臣早繇乏使，遂俾行成。值亘寇之臨衝，欲搏人而肆毒。仗節宜圖于報稱，引車何事于逡巡。徐偃出疆，既失受辭之體；申舟假道，初無必死之心。雖蒙貶秩以小懲，尚許立功而自贖。徒行萬里，無補一毫。敢妄冀于隆寬，乃悉還于舊貫。茲蓋忘人之過，撫下以仁。陽爲德而陰爲刑，未嘗私意；賞有功而赦有罪，皆本好生。坐使孤臣，盡瘏宿負」云云。前後奉使無有不轉官者，先公以朝散郎被命，不沾恩凡十五年。而歸僅復所貶，而合磨勘五官，刑部皆不引用，秦志也。遂終於此階。

又卷九　亡友葉黯晦叔，嘗除敕令所刪定官。紹興十九年，爲福建帥屬。予嘗因春補諸生，白于府主，邀與同考校，鎖宿貢院兩旬，予作長句云（沈沈廣廈清如水），【略】時謝景思爲參議官，故卒章簡之。晦叔和篇云，【略】其語意超新，惜不能盡憶。

《容齋四筆》卷四　吾州城北芝山寺爲禁煙遊賞之地，寺僧欲建華嚴閣，請予作《勸緣疏》，其末一聯云：「大善知識五十三，永壯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來道俗之觀。」或問一百六所出，應之曰：「元微之《連昌宮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是以用之。」

又卷八　文書一字之誤，有絕係利害者，予親經其三焉，至今思之，猶爲汗下。乾道二年冬，蒙恩召還，過三衢，郡守何德輔問奏對用幾劄，因出草稿示之，其一乞蠲減鄱陽歲貢誕節金千兩事，言此貢不知起於何時，或云藝祖初下江南，郡庫適有金，守臣取以獻長春節，遂爲故事。誤書「長春」爲「萬春」，乃金主褒節名也。德輔讀之，指以相告，予悚然面發赤，亟改之。【略】淳熙十三年在翰苑，作《賜安南國曆日詔》云：「茲履夏正，載頒漢朔。」書「夏正」爲「周正」。院吏以呈宰執，周益公見而摘其誤，吏還以告，蓋語順意同，一時不自覺也。

又卷一五　予初登詞科，再至臨安，寓於三橋西沈亮功主簿之館。沈以予買飯於外，謂爲不便，自取家饌日相供。同年湯丞相來訪，扣旅食大概，具爲言之。湯公笑曰：「主人亦賢矣！」因戲出一語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良久，予應之曰：「爲長者而折枝，非不能也。」公大激賞而去。

《容齋五筆》卷三　乾道四年正月，邁爲中書舍人，因入對，論三衙軍制名稱不正，【略】讀劄子畢，孝宗甚喜，即批付樞密院。是時知院虞允文使四川，同知劉珙不樂，曰：「舍人要如何行？」對之以「但隨所見敷陳，若施行與否，自繫廟堂處分」。竟寢不行。

又卷五　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車駕宿戒，幸玉津園，命下，大雨，有旨許從駕官帶雨具，將曉有晴意，已而天宇豁然。至晚歸，邁進一詩歌詠其實云：「五更猶自雨如麻，無限都人仰翠華。翻手作雲方悵望，舉頭見日共驚嗟。天公的有施生妙，帝力堪同造物誇。上苑春光無盡藏，何須羯鼓更催花。」

又　光堯上仙，於梓宮發引前夕，合用警場導引鼓吹詞，邁在翰苑製撰，其《六州歌頭》內一句云：「春秋不說楚冥靈。」常時進入文字，立待報者，則貼黃批急速，未嘗停滯。是時，首尾越三日，又入奏，趣請付出，太常吏欲習熟歌唱，守院門伺候。適有表弟沈日新在軍將橋客邸，一士人乃上庠舊識，忽問「楚冥靈」出處，沈亦不能知，來扣予，因以《莊子》語告之，急走報，此士大喜。初，孝宗以付巨璫霍汝弼，使釋其意。此士，霍客也，故宛轉費日如此。

《夷堅志》支景卷八　紹興十五年三月十五日，予在臨安試詞科第三場畢，出院時尚早，同時試者何作善伯明、徐搏升甫相率游市。時族叔邦直應賢、鄉人許良佐舜舉省試罷，相與同行，因至抱劍街。伯明素與名娼孫小九來往，遂拉訪其家，置酒於小樓。夜月如晝，臨欄凡炳，兩燭結花璨然若連珠。孫娼固黠慧解事，用白坐中曰：「今日桂魄皎潔，燭花呈祥，五君皆較藝蘭省，其爲登名高第可證不疑，願各賦一詞紀實，且爲他日一段佳話。」遂取吳箋五幅賁於桌。升甫、應賢、舜舉皆謝不能。伯明俊爽敏捷，即操筆作《浣溪沙》一闋曰：「【略】」衆傳觀嘆賞，獨恨其末句失意。予續成《臨江仙》。孫滿酌一觥相勸曰：「學士必高中，此瑞殆爲君設也。」已而予果奏名賜第，餘四人皆不偶。

《清波雜志》卷三　（族叔茂振）後自同知樞密院責祕書少監，分司，居筠州，踰年放還。宗族勞其歸，因言蘇黃門亦以少蓬分司居于筠州，云不獨爾，所寓之屋亦黃門舊宅。既葬二十八年，內翰洪公景盧方誌其墓，當在樞府日，洪爲編修官。

又　族叔在翰苑，一日，召至中書，受旨作建立皇子詔曰，【略】上讀之稱善，又令製字以賜，未幾遂柄用。洪具著此文於《誌》中，仍首載當時使事，且云：「效坡公所作《富碑》之體。」

《遊宦紀聞》卷二　吾鄉三洪皆忠宣公皓之子也，兄弟連中詞科。紹興十三年，忠宣以徽猷學士直翰苑。紹興二十九年，其仲子文安公遵始入西省。隆興二年，文惠公适繼之。乾道二年，文敏公邁又繼之。相距首尾二十二年，故景盧有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游。」

《鶴林玉露》丙編卷四　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惟天惟祖宗，既共扶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勳；關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洪容齋筆也。

《東坡文談錄》　洪文敏邁，在禁中當鎖院。一夕，草六制畢，捫腹步庭中。一老吏竊語云：「當時大蘇學士，亦不過如此。」文敏喜，問之：「汝及侍蘇學士乎？」曰：「惟大父嘗爲吏，吾童時從入，故見之。」文敏問：「蘇學士何如吾？」對曰：「蘇公速實不過公，但不檢書耳。」文敏大慚。

《歷代詞話》卷七　紹興中，禁中避暑，多御復古、選德等殿及翠寒堂納涼。【略】洪景盧學士嘗賜對於翠寒堂，當三伏中，戰慄不可久立。高宗問故，遣中貴人以北綾半臂賜之，則境界可想見矣。景盧作詞紀恩而出。（周密《歲時記》）

《宋元學案》卷七四　余元發，字永之，樂平人也，學于慈湖。母卒，不能舉葬。洪文敏公贈之序曰：「永之葬母求助，而于士夫不仁之粟，又以義不受，以故僕僕經年。予爲之悲傷其意。昔李方叔亦以葬親之故，乞憐于東坡。東坡以一馬與之，且爲立券曰：『如有好事能周君，肯捐二十萬錢，則並券付之。』予老退無閑馬，又不能虛立二十萬券，坐視元發之急，嘆息而已。」

著　錄

魏了翁《三洪制稿序》　文惠公內外制凡十四卷、文安公二十卷、文敏公二十八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洪邁《類稿》二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野處文集》九冊，不全。【略】前後凡二集，散逸，莫詳卷數。

《絳雲樓書目》卷三　洪邁《野處文集》八冊。陳景雲注：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野處類稿》二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洪邁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洪文敏公集》八卷，勞格補輯本。【略】《四庫》著錄之《野處類稿》二卷，近錢大昕細核，與朱韋齋詩無少異，疑爲書賈僞

託。此八卷，不知編輯姓名，前列本傳。勞季言復詳加校訂，刪去《隨筆》中之文，而益以詩文六十餘篇，可稱善本也已。

《遂初堂書目・小說類》《夷堅志》。

《讀書附志》卷下　《夷堅志》四十八卷。右洪文敏公邁記異志怪之書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夷堅志》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四乙二十卷，大凡四百二十卷，翰林學士鄱陽洪邁景盧撰。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夷堅志》六十卷（甲、乙、丙志）。

又　《夷堅志》八十卷（丁、戊、己、庚志）。

《晁氏寶文堂書目・子雜》卷中　《夷堅續志》。

《滄生堂藏書目》卷七　《夷堅志》十冊，十卷，《分類夷堅志》十卷，五十一卷，《續夷堅志》一冊四卷，洪邁，餘苑本。

胡應麟《讀夷堅志》　洪景盧《夷堅志》四百二十卷，卷以甲乙丙丁爲次，每百卷周而復始。四甲迄四癸，通四百卷。餘二十卷則洪歿而未盈百也。余少讀鄱陽《經籍考》，則遍詢方弗獲。至物色藏書之家，若童子鳴、陳晦伯皆云未睹。蓋瑯琊長公亦不省有是書矣。武林雕本僅五十卷，而分門別類，紊亂亡章，余固知非野處之舊，然無從一參考之。癸未入都，忽王參戎思延語及云：「余某歲憩一民家，睹敝篋中，是書鈔本存焉。前後漫滅，亟取補綴裝潢之，今尙完帙也。」余劇喜，趣假錄之。王曰：「無庸，子但再以筆叢餉我可矣。」余持歸，竟夕不能寐，篝燈披讀，迺知此特四甲中之一周，爲卷凡百。每篇首綴小引，其後先次第，大都洪氏舊裁。餘卷三百二十，竟不可得。然其梗槩臚列也，自漢迄唐，書之簡帙，重大者什不存一。《太平廣記》五百卷，宋世之書，今逸其數卷，茫無要領。而此編以荒唐瑣綴，尙巍然四分之一，非藏書家至快極愉哉！因亟題其後，俟異日校而梓之。

又　武林刻本《夷堅志》，不知始自何時，以余所得百卷參之，蓋亦洪氏之纂，非後人僞託也，其叙事氣法相類如一意。南渡宋亡之後，原書散軼，剞劂者難于補亡。又卷帙繁，迄工不易，故摘錄其中專志奇詭事，自餘冗碎，咸汰弗錄。且臚列門類，以便行世。其書僅五十卷，益余藏鈔本，則合《夷堅》所存尙百五十卷也。第刻本統于四百卷摘出，則余藏百卷中同者固當什二三，今閱之迺無一重見，則刻本尙難據爲洪書，姑識以俟考。

又　余鄉從王參戎處得鈔本洪志，其首撰甲至癸百卷皆亡，僅支甲至支癸十帙耳，迨其中已、辛、壬等帙。又三甲中書蓋支志亡其三，而三志亡其七矣。四志百卷竟亡緜物色。武林本或從初志摘出，或即初志而妄析門類，未可知。余既幸是書存世，猶恨恨欲睹其全，眞無厭之欲也。第野處文譽噪一時，《容齋隨筆》等筆力錚錚，而《夷堅》猥爾彌甚。疾行亡善迹，信矣。王質景文《夷堅別志》世不傳，而余得《夷堅續志》四卷，蓋本朝人錄也。

《近古堂書目》卷上　《夷堅志》。

《萬卷堂書目》卷三　《夷堅志》三十卷，洪邁。

《脈望館書目》　《夷堅志》十一本。

《趙定宇書目》　《稗統》第四十三冊：《夷堅志》。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夷堅志》五十卷，宋洪邁。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版書目》　《夷堅志》甲、乙、丙、丁四集，八十卷。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夷堅甲志》二十卷，《乙志》二十卷，《丙志》二十卷，《丁志》二十卷，宋洪邁撰。影宋鈔本。

《文瑞樓藏書目錄》卷五　《增補夷堅志》五十卷，宋鄱陽洪邁撰。

又　《湖海新聞》前後二集，宋鄱陽洪邁撰。

《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四　《夷堅甲志》二十卷，《乙志》二十卷，《丙志》二十卷，《丁志》二十卷，宋刊本，明文衡山舊藏。宋洪邁撰。【略】按此書元印本，【略】蓋明時爲文衡山文竹塢所藏，國初歸季滄葦，嘉慶中歸吾鄉嚴久能者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一　《夷堅甲志》二十卷，《乙志》二十卷，《丙志》二十卷，《丁志》二十卷。【略】書中神怪荒誕之談居其大半，然遺文軼事可資考鏡者亦復不少。

《結一廬書目》卷三　《夷堅志》八十卷，宋洪邁譔，影寫宋季閩刊本。

又　《夷堅支志》五十卷，宋洪邁譔，影寫明嘉靖間刊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四　《夷堅支志》五十卷，宋洪邁撰。原書四百二十卷，【略】嘉靖間刊本。　黃丕烈有殘宋本。【略】　乾隆中刊巾箱本，甲至癸分上、下，共二十卷，係掇拾而成，非原第也。

又《附錄》　嚴久能有甲、乙、丙、丁四集，凡八十卷。

又《續錄》　明嘉靖間刊本，板心有「清平山堂」四字。　巾箱本，乾隆戊戌錢塘周氏刊。　宋閩刊本，元人以浙本修補，共八十卷，全者乃佳。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九　《夷堅甲志》二十卷、《乙志》二十卷、《丙志》二十卷、《丁志》二十卷，宋洪邁撰。宋刊元印本。【略】按：此本字大行疏，爲建本之佳者。

又　《新編分類夷堅志甲集》五卷、《乙集》五卷、《丙集》五卷、《丁集》五卷、《戊集》五卷、《己集》五卷、《庚集》五卷、《辛集》五卷、《壬集》五卷、《癸集》五卷，宋洪邁撰，葉祖榮輯。明嘉靖二十五年洪楩清平山堂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新刻夷堅志》十卷，宋洪邁撰。明書林唐晟刻本，七冊。【略】存七卷。　《夷堅志甲集》二卷、《乙集》二卷、《丙集》二卷、《丁集》二卷、《戊集》二卷、《己集》二卷、《庚集》二卷、《辛集》二卷、《壬集》二卷、《癸集》二卷，宋洪邁撰。清乾隆四十三年周榮耕煙草堂刻本，陳乃乾校跋并錄黃丕烈題識。　《新訂增補夷堅志》五十卷，宋洪邁撰。明鍾惺評，明李玄暉、鄧嗣德刻本，六冊。

《讀書附志》卷上　《容齋隨筆》十六卷、《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右洪文敏公邁字景盧所著也，何異序之。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洪邁《隨筆》五集七十四卷。

《文淵閣書目》卷八　《容齋隨筆》，一部十冊，完全。

又　《容齋隨筆》，一部二十冊，殘闕。

又　《容齋隨筆》，一部十四冊，完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容齋隨筆》一冊。

《萬卷堂書目》卷三　《容齋隨筆》五十卷，洪邁。

《濮陽浦汀李先生家藏書目》　《容齋隨筆》十四本。

《玄賞齋書目》卷五　洪邁《容齋》五筆。

《趙定宇書目》　《稗統》第五十冊：《容齋隨筆》。

《脈望館書目》　《容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共十四本。

《內閣藏書目錄》卷八　《容齋隨筆》十四冊，全。宋洪文敏公邁著。內《隨筆》十六卷，三冊，《續筆》十六卷，三冊，《三筆》十六卷，三冊，《四筆》十六卷，三冊，《五筆》十卷，二冊。皆雜說也。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六　《容齋隨筆》五集，二函，十四冊。宋洪邁撰。書七十四卷。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版書目》　《容齋續筆》，十六卷。

《結一廬書目》卷三　《容齋隨筆》十六卷、《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宋洪邁譔，明弘治八年錫山華氏會通館活字印本。

《郘亭宋樓藏書志》卷五六　《容齋隨筆》十六卷、《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會通館活字本。吳方山舊藏。

《藝風藏書記》卷二　《容齋隨筆》十六卷、《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明馬調元刻本。

又　《容齋一筆》十六卷、《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明刻本，頗似馬調元本，惟「隨筆」作「一筆」，字迹亦活動。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六　《容齋續筆》十六卷，宋刊本。宋洪邁著。

又　《容齋隨筆》十六卷、《容齋續筆》十六卷、《容齋三筆》十六卷、《容齋四筆》十六卷、《容齋五筆》十卷，明活字本。【略】此明錫山華氏以活字擺印，板心上方有「弘治歲在旃蒙單閼」八字，下方有「會通館活字銅版印」八字。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三　明李氏刊本。　馬氏刊本。　明弘治八年會通館活字板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　《容齋隨筆》十六卷、《續筆》十六卷，宋洪邁撰，宋刊本。【略】曾藏日本鞠山文庫，田伏侯在東瀛時得之，今歸徐恕介可。（後余代涵芬樓收之，【略】印入《四部叢刊》中。）

又　《容齋隨筆》十六卷、《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宋洪邁撰。【略】明弘治八年華燧會通館銅活字印本。

又　《容齋隨筆》十六卷、《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宋洪邁撰。明弘治十一年李瀚刊本。

又　《容齋隨筆》十六卷、《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宋洪邁撰。明崇禎三年馬調元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容齋隨筆》十六卷，宋洪邁撰。宋嘉定五年章貢郡齋刻本，四冊。《容齋三筆》十六卷，宋洪邁撰。元刻本，一冊，【略】存六卷。《容齋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宋洪邁撰。明永樂五年內府鈔本，二冊。【略】存十卷。

藝文

周必大《送洪舍人景盧北使》　嘗記揮毫草檄初，必知鳴鏑集單于。由來筆下三千牘，可勝軍中十萬夫。已許乞盟朝渭上，不妨持節過幽都。吾君甚似仁皇帝，宜有韓公贊廟謨。

雜錄

《桂故》卷五　朱晞顏字子淵，新安人。紹興知靜江府。晞顏爲人豪爽自喜，然最傾意於當世有文名者。其赴桂，經鄱陽，留訪洪邁。在桂，得石屏，又以遺邁。得邁《石屏記》，乃自爲跋，鐫之龍隱。又諸山多晞顏所題。

李呂

論述

李呂《澹軒自贊》　天賦我形，非鳶肩虎頭，故不爲論相者所收。天生我材，非犧尊文楸，故不爲運斤者所留。蓬鬢垢面，而語言悠悠，短褐垂條，曾莫知其可羞。至于聖智服行之實，古今成敗之由，時賢置而不論，肉食鄙而不謀。蓋嘗掩卷而歎息，三復而綢繆。闚其牆而窺其戶，泛其源而涉其流。彼王良之安在，顧駑馬以何尤？弗戚戚乎世態之可惡，弗汲汲乎聲利之可求。能不以趙孟之貴爲貴，聊揮麈宴坐，而心與造物者遊。

又　非丈室之病夫，非澤畔之癯儒。藹然其貌，齒髮向疏。諒無酒色之敗，亦匪名利之拘。凡世俗所謂憂者，若無足以涉吾地而入其郛。然則，有異于此者，能無憂乎？過四十而無聞，責之者誰與？視伯玉之知非，尚庶幾于良圖。夫一念之間，天地懸殊，曾不思于往行，又何哂于前車？咄，形吾自寫，贊吾自書，豈徒然哉，蓋將有警于予也。日謹一日，勿用忽諸？植後彫之松柏，收晚景于桑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澹軒集》八卷。【略】周必大《平園續稿》第三十五卷內有所作呂墓誌一篇，稱其端莊自重，記誦過人，年四十即棄科舉，至七十七而卒。又稱其學務躬行，深惡口耳之習，讀《易》六十四卦，皆爲義說，尤留意《資治通鑒》，論著數百篇，蓋亦恬退力學之士矣。朱子嘗爲其父作墓誌。【略】呂立社倉，朱子爲作記，嘆其負經事綜物之才，老而不遇。呂歿後，其子文子以集求序，朱子語人曰：「李丈之文，可謂有補於世教。」未及爲序而疾革。見於文子所作跋語中。今觀其詩文，雖多近樸直，少波瀾迴復之趣，不能成家，然明白坦易，往往有關於勸戒，不失爲儒者之言。朱子所稱，實出公論，不盡以其子游於門下之故也。

傳記

周必大《李濆老墓誌銘》　李氏自唐末居光澤。君諱呂，字濆老，一字東老。【略】君幼莊重，十四喪父，能自立，學于從叔西山先生郁，蓋元祐黨籍諱深之子，紹興初特起者。年四十即棄科舉，讀《易》六十四卦，皆爲義說。編觀史傳百家之書，尤留意《資治通鑑》，手抄至數四，凡興衰得失論著數百篇。事母極孝敬，教育弟妹使有成立。聚族千指，昕夕擊鼓集衆，致禮饗堂，然後序揖，自少至老，不以寒暑廢。或勸少休，君曰：「身率猶怠，矧自怠乎。」爲會宗法，歲時設遠祖位，合族薦獻，聚拜飲福，秩然其可觀也。平時容止詳雅，居無惰容。學務躬行，深惡口耳之習。既切切訓其子孫，又以是善誘後生。尤不喜言財貨，苟可愛物利人，則勇爲之。邑宰張訢以春夏貴糴，立社倉平其價，下

戶俗不舉子，議給粟助養育；行旅有病，創屋療治。條畫精明，纍括纖密，多自君出。元晦作記，歎其負經事綜物之才，老而不遇也。予觀《易》首乾、坤，而以元、亨、利、貞爲四德，《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蓋和于義乃得其宜，可以利物也。」《禮記・大學》亦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小人反是」。然則合義利而言之，斯不易之理。獨孟子告梁惠王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截然判而爲二。蓋戰國之君知以利爲利，不知以義爲利，所謂《易經》、《大學》，彼惡能知，辭而闢之，時不同耳。若君者其善學《易》、《大學》、《孟子》者與。慶元四年六月壬辰，以疾終，享年七十七。【略】銘曰：以義爲利，君子攸行。以利爲利，彼哉小人。我嘉李君，隆師親友。允蹈經訓，知之非苟。家範昭然，守之勿諼。奕世其昌，視此銘言。

著錄

周必大《李濆老墓誌銘》 嘉泰癸亥秋，邵武軍光澤縣進士李閎祖過予，示其父隱君《澹軒集》十五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李澹軒文集》，一部三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李呂《澹軒文集》三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呂《澹軒集》十五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澹軒文集》三冊，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澹軒集》八卷，永樂大典本，宋李呂撰。【略】焦竑《國史經籍志》載《澹軒集》十五卷，與周必大《墓誌》相符。然世無傳本，惟散見於《永樂大典》中。謹採掇裒綴，釐爲詩三卷、詩餘一卷、雜文四卷，周必大《墓誌》一首亦附之卷末，以備考核焉。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澹軒集》八卷，宋李呂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

又《續錄》 八千卷樓有鈔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澹軒集》八卷，宋李呂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一冊。

曾逮

論述

洪适《曾逮浙西提點刑獄制》 爾學有元本，紹其家聲，甚秀而文，達于從政。曲臺考禮，正藉洽聞。祥刑擇官，畀以使節，非獨寬我憂民之心，亦以遂爾奉親之志。

周必大《題曾逮侍郎戒其子棠清麻帖》 本朝贛州曾氏，儒素相承，弟兄俱上禁途。至文清公乃用此易其名，是生仲躬，出藩入從，受知孝宗。方季子出仕之初，援古證今，誨戒諄諄，無非清白之訓，是豈教咸詔者？惟能世濟其美，不隕其名，則將與國咸休，永世無窮矣。

傳記

《宋史》卷三八二《曾幾傳》 （曾幾）二子：逢仕至司農卿，逮亦終敷文閣待制，而逢最以學稱。

《宋詩紀事》卷四八 逮字仲躬，幾季子。仕至敷文閣待制。有《習庵集》。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習庵集》十二卷。戶部侍郎曾逮撰。文清公幾之子。

《文獻通考》卷二四〇 《習庵集》十二卷。

李流謙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澹齋集》十八卷。【略】流謙以文學知名。其父良臣，嘗出張浚門下，爲所論薦。集中《分陝志》，專爲頌浚勳德而作，鋪張太甚，殊不免門戶之私。其詩文邊幅稍狹，間傷淺俚，亦未能盡臻醇粹，然筆力峭勁，不屑屑以雕琢爲工。視後來破碎繭弱之習，較爲勝之。

傳記

四庫全書本《澹齋集》附李益謙《李流謙行狀》　弟諱流謙，字無變，姓李氏。其先漢州德陽縣人。【略】弟幼敏悟絕人，不好弄。【略】歲丁巳，先君擁召節而南，弟時年十五，以序送別，反覆四五百言，其末援祁奚舉午之事。先君官冊府，會學士輩，因語及之，學士輩皆欲觀焉，出以示之，悉詫曰：「李氏有子哉！」【略】文日益進，尤酷嗜詩，盡取唐以來迄今名輩之作，採其句之傑偉者，類而集之，名《詩林集奇》，觀者皆嘆其刻意於詩如此。三嗣喻公迪聖以文豪一世，重許可，先君取弟所作摘句一二以嘗之，喻公愕然曰：「此殆唐人之作。」審之一再，語如初，應之曰：「乃小子戲言也。」喻公惘然若有失。由是詩名益振，視一時舉子之文爲不足道，漫不加意。【略】屢試諸鄉不利，先君嘗賜之詩曰：「士耻無名字，吾兒早振聲。」卒章曰：「勿貽麟楦誚，千古愧公卿。」所期者又豈但科第而已哉？【略】卒以蔭補將仕郎，調成都府靈泉縣尉，試漕臺薦名，以類闈親嫌試別所，奏名，當之官廷對，不果。秩滿，調雅州教授。【略】會元樞虞公宣撫全蜀，招致之幕下，其所以密贊婉畫爲多。【略】通前任資考，關陞從政郎。雅州秩滿，以資考將改宣教郎。新制例當作邑，雅不欲也。

【略】明年至吳，名稱籍甚，親黨在要津者皆力引於朝，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宗室子孫洒然以得師爲愧。休沐則杜門卻掃，非其時不見達官貴人面。既久，諸公交口薦譽之，而心已倦游，力乞補外，朝士皆惜其去，力挽之不可，相視嘆息，以實歷磨勘循奉議郎，通判潼川府。朝受命，夕問途，浩歌而西，所過歷名迹勝境，率賦詠以自娛。次峽中，賦百韵，極其勝致。【略】久之，書來，以病告，日幾其愈也，未幾以訃聞，方食，上不能舉匕箸，哀哉痛哉，而謂弟止於斯乎。弟享年五十四。

紀事

李廉渠《跋澹齋集後》　先君少知名，大父賦詩賜三子，至先君云：「士苦無名字，吾兒早振聲。」大父蜀大老，重許可。此詩一出，于是家人姻黨知有先君矣。大父守三池，一日喻公迪聖相過，燕間論文，因取先君所爲數詩示之，因問公誰之作，公曰：「殆晚唐諸人之作。」既而大父笑曰：「此小子某戲言也。」公爲失色久之。此言既出，于是蜀人又知有先君矣。後以諸公薦引，游東南，攝職宮庠，杜門以文字爲樂，不一見貴人面，既得請補外，前丞相王公淮見先君所爲文，賞嘆不已，乃曲留先君，而先君歸意已決，明日遂去國。朝中名勝知與不知，皆爲嘆息。於是吳楚間亦知有先君矣。重念先君平日致大名如此，所歷止此，可爲一嘆。

著錄

李益謙《李流謙行狀》　文若干卷，長短句若干卷，題跋若干卷，講義若干卷，雜篇若干卷，皆自刪類，命廉渠手編之，標爲《澹齋集》。

李廉渠《澹齋集跋》　平生所作文章，嘗自銓次及百餘卷。先君賴此，名爲不朽。計家素貧，無力刊而廣之。既男廉渠泣血手自覆校，誠爲精審，僅得八十九卷。婿張君極甫痛念及此，乃率學生坤謙同力爲之，今幸已成編。

《文淵閣書目》卷九　《李澹齋文集》，一部十五冊，全。

《國史經籍志》卷五　李流謙《澹齋集》八十九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李流謙《澹齋集》八十九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　《澹齋集》十八卷，永樂大典本，宋李流謙撰。【略】所著文集，《宋志》亦不著錄，惟焦竑《國史經籍志》、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俱載有《澹齋集》八十一卷，是明世尚有傳本，今已湮沒無聞。【略】謹就《永樂大典》所載，鈔撮編次，釐爲十八卷。其益謙《行狀》及其子廉榘刊集原跋，并附錄於末，以備考證焉。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澹齋集》十八卷，宋李流謙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

又《續錄》　莫邵亭有鈔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澹齋集》十八卷，宋李流謙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四庫底本），八冊。

謝源

朱熹《邵武縣丞謝君墓碣銘》　臨川有隱君子，曰溪堂先生謝君，名逸，字無逸，與其弟竹友先生名適，字幼槃，俱學詩於黃太史氏，而以清介廉節有聞於時。然皆不遇以死，是以獨其詩行於四方，而其行業之懿，則非其邑子有不得而詳焉，是可嘆已。竹友之子名敏行，字長訥，自號中隱居士，娶李氏，生子曰源，字資深，始以進士得官，爲文林郎、邵武軍邵武縣丞。且以慶恩，得封其母爲太安人，蓋將有以大其門者，而不幸以卒，識者莫不傷之。資深自幼日誦數千言，少長受經屬文，有聲庠塾間，【略】再試禮部中第，宰相以兩先生故，不使從吏部選，言於上，以爲建昌軍學教授。【略】稍遷秩，復教授江州州學。未行，遭父喪，終制，調隆興府南昌縣丞。【略】遂來邵武，當路者多知其賢，而常平使者宋君若水尤敬重之，又率同列交薦，章下而資深已不起矣，時年五十有八，淳熙辛丑九月己丑也。【略】其詩秀潤和雅，有二祖風致，存者百餘篇，號《空齋詩稿》云。【略】今（謝）樞等既葬資深中隱君墓之側，而以書奉資深親友吳君炳若之狀來請銘。時予方病，欲謝不能，又念資深前日賦詩相屬之意，不可以終莫之償也，乃爲之銘。銘曰：惟君家，世隱淪。載其德，之後人。君承之，勢欲振。塗未半，隕厥身。藏於斯，從隱君。陵爲谷，訂此文。

施師點

論述

周必大《施聖俞參政真贊》　巍巍堂堂，民之表儀。磊磊落落，邦之耆龜。人云廊廟之具，自謂巖壑之姿。節文斯二者，一言以蔽之。蓋將二十四考于中書，然後千二百歲而不衰乎？

崔敦詩《施師點奉使回程特轉一官制》　禮樂光華，方被張膴之遺，山川跋履，又觀濡轡之旋。具官某德器純深，才資高邁。駕一乘之傳，不憚于行，道二國之言，罔違於禮。肆疇褒典，俾進文階。維關河感慨之情，暨原隰咨詢之實，尚殫猷告，茂對恩光。

傳記

《宋史》卷三八五《施師點傳》　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十歲通六經，十二能文。弱冠游太學，試每在前列，司業高宏稱其文深醇有古風。尋授以學職，以舍選奉廷對，調復州教授。未上，丁內艱，服除，爲臨安府教授。【略】〔乾道〕八年，兼權禮部侍郎，除給事中。時太子詹事已除，上又特令增員爲二，命兼之。【略】假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使金。【略】十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入奏，控免，上曰：「卿靖重有守，識慮深遠，朕欲用卿久矣。」復詔兼參知政事。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略】十三年，辭兼同知樞密院事，權提舉國史院，權提舉《國朝會要》。十四年，除知樞密院事。【略】十五年春，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除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熙二年，除知隆興府、江西

安撫使。【略】三年，得疾薨，年六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有奏議七卷、制稿八卷、《東宮講議》五卷、《易說》四卷、《史識》五卷、文集八卷。

葉適《知樞密院事施公墓誌銘》（存目）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施正憲集》六十七卷、《外集》三卷。知樞密院事施師點聖與撰。【略】趙南塘汝談，其婿也，爲序其集而傳之。

《文獻通考》卷二四〇　《施正憲集》六十七卷、《外集》三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施正憲遺稿》二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施師點集》六十七卷。又，《外集》三卷。

王廉清

論述

《揮麈餘話》卷二　紹興壬戌夏，顯仁皇后歸主九重之養，伯氏仲信年十八，作《慈寧殿賦》以進，云，【略】許顗彥周跋云：「王仲信此賦如河決泉涌，沛乎莫之能禦也。天資辭原之壯，蓋未之見。昔柳柳州云：『辨如孟軻，淵如莊周，壯如李斯，明如賈誼，哀如屈原，專如揚雄。』柳州論之古人以一字，到今不可移易。願吾仲信兼用六語而加意於莊、屈，當與古人並驅而爭先矣！」伯氏天才既高，輔以承家之學，經術文章超邁今古，眞、草、篆、隸沈著痛快，天文地理，星官曆翁之所嘆伏，肘後卜筮，三乘九流，無不玄解，丹青之妙，模寫煙雲，落筆人藏以爲寶。奏賦之時與范志能成大詔俱赴南宮。其後志能登第，名位震耀，而伯父坎壈以終。興言流涕，如昔人《二老歸西伯賦》云：「一爲尚父，一爲餓者，雖升沉之不同，其趣一也。」

陸游《王仲信畫水石贊》　亡友王仲信爲予作水石一壁，仲信下世三十年，乃爲之贊，恨仲信之不及見也。其詞曰：導江三峽，神禹之蹟。王子寫之，洶洶撼壁。後三十年，塵暗苔蝕。澹墨色之欲盡，尚觀者之慘慄。或曰是學蜀兩孫者，非耶？放翁曰吾但見其有歐陽信本、柳誠懸之筆力也。

傳記

《宋詩紀事》卷五八　廉清字仲信，汝陰人，雪溪先生銍長子。問學該博，與弟明清齊名。著有《京都歲時記》、《廣古今同姓名錄》、《補定水陸章句》、《新乾曜眞形圖》。

《宋史翼》卷二七　〔王銍〕藏書數百篋，無所不備。銍卒，秦熺手書移郡將，欲取其藏書，且許以官。其子廉清字仲信，號泣拒曰：「願守此書以死，不願官也。」郡將以禍福誘脅之，皆不聽，熺亦不能奪。廉清著有《京都歲時記》、《廣古今同姓名錄》。

黃鈞

論述

洪适《黃鈞國子正制》　朕懲省官之非，廣翹材之路，博士員咸復其舊。輔臣謂爾通經術，善屬文，西州之英也。召對可采，列之學職。勉帥以正，無負推擇。

《誠齋詩話》　黃仲秉攝西掖，行《東坡贈太師謚文忠詞》云：「朕考百年治亂之原，識諸老忠邪之辨，惟小人無所忌憚，使君子至于困窮。」又云：「某目無全牛，意空凡馬。道不行而言立，身愈退而名高。」又云：「言之尚至于嘆嗟，聞者亦爲之興起。」

傳記

《南宋館閣錄》卷七　黃鈞字仲秉，綿竹人，張孝祥榜同進士出身。治《詩》。〔乾道〕二年六月除〔著作佐郎〕，三年五月爲起居舍人。

紀事

《誠齋詩話》　戶部侍郎史正志自請爲諸路發運使，徧行州縣，凡合起上供，及江上餉師錢穀，盡以爲羨餘而獻之。壽皇大喜。既而歲暮上供，無一州至者。版曹大窘，奏其事。上大怒，即日罷黜。仲秉行詞有云：「多取贏于郡國，無遺算于雞豚。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本無心計；無三年之蓄曰不足，徒有口才。」

又　仲秉爲刑部侍郎，觸一權貴，丐外得丹陽，《謝廟啓》曰：「一麾江海，頗欲避西風之塵；兩鬢雪霜，但堪飲北廚之酒。」

甄龍友

《齊東野語》卷一三　永嘉甄雲卿，字龍友，少有俊聲，詞華奇麗，而資性浮躁，於鄉人無不狎侮，木待問蘊之爲尤甚。木生朝，爲詞賀之，末云：「聞道海壇沙漲也，明年。」蓋諺云「海壇沙漲，溫州出相」，明年者，俗言且待也。又嘗損益前人酒令曰：「金銀銅鐵鉛，絲綿紬絹縐，鬼魅魍魎魁。」蓋木以癸未魁天下也。甄辯給雄一時，謔笑皆有餘味。一日登對，上戲問云：「卿安得與龍爲友？」甄倉忙占奏，殊不能佳。及退殿陛，自恨失言，曰：「何不云堯舜在上，臣安得不與夔龍爲友。」聞者惜之。競渡日，著綵衣立龍首，自歌所作「思遠樓前」之詞，旁若無人。然于性理解悟，凡禪衲機鋒，皆莫能答。將亡之日，命其子爓湯，且召蘊之，將囑以後事。甄居城外，昏暮門闔，不得入，其子白之。甄曰：「然則勿爓以待旦。」既旦，木聞之，亟來。甄喜曰：「吾將行，得君主吾喪，則濟矣。」木許諾，乃入浴更衣，與木訣，坐而逝。既復開目曰：「吾儒無此也。」復卧乃絕。

《西湖游覽志餘》卷二一　甄龍友嘗遊西湖，作《大佛頭贊》云：「色如黃金，面如滿月，盡大地人，只見一橛。」禪子多稱之。

又　又嘗遊僧舍，具饌延款，僧有雌鷄久畜，甄請烹爲供，僧曰：「公能作頌，予當不斬也。」龍友援筆題云：「頭上無冠，不報四時之曉；腳根欠距，難全五德之名。不解雄先，但張雌伏。汝生卵，卵復生子，種種無窮，人食畜，畜又食人，冤冤何已？若也解除業障，必須割去本根，大衆煎取波羅香水，先與推去頭面皮毛。次運菩薩慧刀，劄去心臟肝膽。咄！香水源源化爲霧，鍍湯滾滾成甘露。飲此甘露乘此霧，直入佛牙深處去，化生彼國極樂土。」僧笑曰：「雞死無憾矣。」乃烹以侑酒，盡歡而去。

《宋詩紀事》卷五一　龍友字雲卿，永嘉人，遷樂清。紹興二十四年進士，官至國子監簿。

姚述堯

論述

張守《姚進道文集序》　余頃客京師，與姚致道游，因識其弟進道，與之語，詞氣翛然，絕出塵垢之外，若世之利害毀譽無足以動其心者。余固已奇之矣，及見其詩文，一如其爲人。一日，出稿一大卷，蓋日有所賦也，對景遇物，感懷遣興，風花之朝、雪月之夕，贈遺唱酬，操筆立成，若借書於手。興寄高遠，句律超妙，有老於文學而晝窗夜燭，抽肝擢胃，苦心罷精，冥搜不能到者。若無所賦，則濡墨伸紙，隨意而書，亦復燦然有味其言。余以爲駒龍雛鳳，已具千里之駿氣、五色之奇彩，會須跨康衢而翔煙霄，未可量也。未幾，卒于京

師，年纔三十，悲夫！下世之後，文字散落，致道訪親舊間，篇搜句掇，得古律詩、長短句與夫雜書，僅成兩編，特平生之十一，且要余爲序其首。余曰：李長吉詩文絕出筆墨畦逕間，卒年二十七，杜牧之嘗曰：「使賀未死，少加以理，僕奴命《騷》可也。」進道天才何必減李協律，雖奇詭驚邁差不類，而思致過之，少假之年，顧不下視屈、宋輩邪？進道撰著甚多，而流傳者少，又不以壽終，皆與長吉合。嗚呼，天賦之才而嗇之壽，不可致詰者，古今所同也，詎知進道不坐凝虛殿，賦白玉樓乎？進道名穀，秀之華亭人也。

陸心源《簫臺公餘詞跋》　述堯字進道，華亭人。以錢塘籍登紹興二十四年進士，乾道四年知溫州樂清縣。縣有簫臺峰，其詞皆官樂清時所作，故以爲名。進道在太學日，每夜必市兩蒸餅，明日輒以飼齋僕，同舍怪而問之，進道曰：「某來時，老母戒以夜飢無所得食，宜以蒸餅爲備。某雖未飢，不敢忘老母之教也。」其篤於內行如此。生平與張橫浦、葉先覺、施彥執爲友。彥執沒，橫浦祭之以文，云「生平朋友不過四人，姚葉先亡」云云，姚即進道也。其事迹僅見於《咸淳臨安志》、《張橫浦集》、弘治《溫州府志》、《北窗炙輠錄》。進道與橫浦同調，而其詞清麗芊綿，絕無語錄氣，亦南宋道學家所罕見也。

《惠風詞話》卷二　進道名述堯，錢塘人。南宋理學家張子韶詩云：「環顧天下間，四海唯三友。」三友者，施彥執、姚進道、葉先覺，其見重於時如此，顧亦能爲綺語、情語。

傳記

《宋詩紀事》卷四八　述堯，錢唐人，有《簫臺公餘詞》。

《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三　姚述堯字進道，以錢塘籍登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知溫州樂清縣。

紀事

《拜經樓詩話》卷二　「簇簇魚鹽喧古市，聲聲弦誦遍儒家」，此宋姚述堯《過青田》句也。見《方輿勝覽》。按：述堯字進道，錢塘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所著有《簫臺公餘詞》一卷。生平與張無垢、施彥執諸公友善，《橫浦集》中有《和進道詩》，彥執《北窗炙輠錄》述進道語尤多。（《炙輠錄》謂進道華亭人，豈其祖貫）竹垞選《詞綜》，直以進道爲名，而所載「三年枕上吳中」一首，又見于東坡集，不可解也。

著錄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簫臺公餘詞》一卷，勞氏鈔本，錢塘姚述堯。【略】詞當作于樂清公暇時也。有「玉參差館」、「蟫盦異卿」諸印。

藝文

張九成《和施彥執懷姚進道葉先覺韻》　西湖十里山，春風一杯酒。茲興良不淺，何日落吾手。我讀君和詩，襟期一何厚。同生上下宇，共閱古今宙。死生何足云，餘年付美酬。佩印還故鄉，衣錦暄春晝。一時正兒嬉，千歲墮塵垢。所以賢達人，中懷元有守。試看窗日中，野馬互奔驟。區區竟何成，尚誇舌在口。宿習猶未除，新詩漫懷舊。環顧天地間，四海惟三友。兩老雖未死，二妙已先踣。生者豈其巧，死者亦非謬。君如悟斯契，萬事可懷袖。銅錢自如山，金印自如斗。只今定何在，腐骨久已朽。籬菊師淵明，庭草悲王胄。彼已升層霄，此猶盤戶牖。浩歌君其聆，相看都皓首。

耿時舉

《中吳紀聞》卷六　紹興中，郡守王曄顯道建西樓，賦詩者甚衆，獨耿時舉德基爲擅場。其詩曰：「西樓一曲舊笙歌，千古當樓面翠峨。花發花殘香徑

雨，月生月落洞庭波。地雄鼓角秋聲壯，天迥欄干夕照多。四百年來無妙手，要看風物似元和。」德基他文稱是，居太學久之，不得一第而死，惜哉！

吳儆

論述

吳儆《見辛給事書》 某不肖，無善狀，獨嘗習句讀，爲詞章，自幼至今，三變其學矣。其始也，蓋搜章析句，比諧律呂，謂之詩賦。稍長，以爲是俳諧之具爾，不足學，去而學經。其學以類聚善附會爲富，其文以淺切陳熟守邊幅爲工。若《書》，若《詩》，若《禮》、《春秋》，皆嘗學焉。以游上庠，上庠之士與其師或以爲能。又稍長，以爲是詩賦之異律耳。聞古之人有學古道爲古辭者，其人曰韓、柳氏，其文崛奇偉麗，毅嚴正雅，非今世舉子之所謂文也。就而學焉，茲誦其言，規其影響，既專亦久，信二子之雄于文，未可以伯仲論也。又稍長，以爲是雖工，無以異于嚮之所謂賦與義者，操履之方，出處之節，二子容有議焉。子韓子勇于前而怯于後，子柳子辱于始而悔于終。蓋後之怯適足以敗前之勇，終之悔不足蓋始之辱。至于前勇而後不怯，始無辱而終不悔，操履出處，明白全粹，可師可法者，將棄其學而學焉，未之見也。

又《寫真自贊》 性多忤物，智不及事，習疏慵而樂放肆。澤雉畜乎樊中，神雖王而失其性，咈其志。噫！

程珌《竹洲集序》 竹洲抱負不群，志氣激烈，思欲提精兵十萬直入穹廬，繫單于而獻闕下，蓋一飯不忘也。迨其見之詞章，則峭直而紆餘，嚴潔而平澹，質而不俚，華而非雕，穆乎郁乎，有正笏垂紳、雍容廊廟之風。平生湖海之氣，抑何不類若是邪！蓋公在太學十年，交當世士，所以涉歷者爲甚深，而公與其兄授徒棣華，旁近數州之士從之游者，歲常數百，所以陶育大醇者爲尤至。晚而湘南，又親得南軒鋮砭而切磋之，至是蓋無遺憾矣。然則學者讀公之言，必當觀公之所養，則本末源流庶乎有所攷也。雖然，由唐而來，數百年間，風人才士，大編長軸，欲以自見於斯世者殆海藏山委，而世或厭觀之。今觀公之集，大而國家之務，細而州縣之政，又微而民生日用之則，亹亹拳拳，不絕於口，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又豈止詞章而已？然儲皇而施狹，曾不得盡見於世，天也！公昔上殿論事，磊落奇偉，孝皇一見奇之，畀以海陵之符，而言者驚異，卒躓其行。嗚呼！「吳江賦鸚鵡，落筆超群英。鷙鶚啄孤鳳，千春傷我情。」自昔固然也，而又何有伯休、元瑜輩哉！千載之下，悲公何窮。然「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而公固不窮也。

呂午《竹洲集序》 尚論人物，當自其世觀之。建、紹、乾、淳間，人才項背相望，於斯爲盛。吾郡竹洲先生吳公氣蓋一時，名聲大震，事業亦俊偉，大略見於龍川陳公贈言。其文章則雄深古雅，蔚有先漢風，非若世之務艱險以爲奇、事雕鐫以爲新也。士及門經指授，作文皆有法度，往往多爲聞人，端明程公亦已鋪陳而揚張之。不知此皆先生之細耳。

又《蘭皋詩集跋》 余每念竹洲先生以文章行義驚動一世，豈無有能繼家聲者？近歲逢原以詩名，寔先生曾孫，今蘭皋又先生之孫，吳氏世不乏季子矣。雖然，「未說因風翻柳絮，須看和月上梅花」，非先生《雪詩》乎？「人家深蔽樹，野水闊浮空」，非先生《弋陽道中》詩乎？其《在郡城與客夜坐達旦》詩曰：「淡月微雲對倚樓，無聲河漢自西流。高城忽起梅花弄，散作晴空萬里秋。」其《以烏紗巾餉客》詩曰：「落托烏紗墊角巾，已將清泚滌京塵。請君便漉淵明酒，醉後從他雪滿簪。」詞意清新，而豪氣勃勃不可遏，直與坡、杜相周旋，一洗郊、島之寒瘦，眞可畏而可仰也，敢爲蘭皋誦之！淳祐九年五月望日，竹坡呂午書。

洪揚祖《竹洲文集序》 辛卯歲，揚祖過歙，得文集於其孫元鼎，奏篇切切多苦語，其論恢復大計，謂進太銳，退太速，屢失事機，寖至自沮。歎曰：「至論也！」後八年，元鼎又攜來京，再讀之，掩卷重歎。因思南軒書剛、強、勇三說爲贈言，誠得切磋義。揚祖謂恢復至論，惟剛強勇者能發之。使出熟軟媚耳目者，口必將隨時論進退，以陷于沮無疑也。九京可作，願畢斯言，使後生晚輩猶略識苦菜羹魚風味。

陳塤《竹洲文集序》 塤生晚，想慕乾、淳人物，每形之夢寐。蓋於時東南偉彥參差相望，若雲之蒸。新安二吳公，名亦堂播海宇。乃今取竹洲文讀之，崖峭軒特，如怒蛟出水，濤勢震湃，數十年後不及。即其聲容，猶能駭聳人毛

骨。則南軒贈言，龍川序引，印乎其不誣矣。

羅任臣《竹洲文集跋》 文以氣爲主。蓋其氣以光大則發於詞華，光焰萬丈，有不可泯沒者。竹洲先生邕帥吳公，自蚤年與伯氏國錄公以雄味正聲鳴，其文於庠序獨步一時。及施之於政，皆光明偉偉，絕人遠甚。惜其所養如此，曾不得一日立朝，以攄所學。任臣自幼知誦其文，則意氣興起，猶恨生晚，不及趨隅執業，身親而炙之也。《竹洲集》近世始刊出，遂獲盡觀其全，英偉豪特之氣，尚崢嶸簡策間。要皆本於道誼，確然有補於世，非外強中乾、譁世以取名者也。昔人謂廉頗、藺相如死向千載，凜凜猶有生氣，愚於竹洲先生亦云。端平甲午，南昌羅任臣謹跋。

王應麟《題蘭皐集後》 晦翁言詩，以《三百五篇》爲根本。【略】竹洲亦然，節行事業之外，詩文超軼絕塵，宜鳳毛之世美也。

宇文十朋《蘭皐詩集跋》 余嘗愛竹洲先生之爲偉丈夫也，遊戲翰墨如戛玉鏗金，迨慷慨論事，顧飄飄然有封狼居胥意。蓋其胸中義理磅礴鬱積，舉而措之事業且無留連，文章特其土苴。

程敏政《弘治重刻竹洲文集序》 昔我兩夫子倡此道於河洛間，門牆之士，比於鄒魯。蓋自龜山三傳得文公朱子，自上蔡三傳得南軒張子，而東萊呂氏，自榮公以來，世受程學，一時及門者與河洛相望。如吾邑竹洲先生吳文肅公，其一人焉。先生初在太學，即有志當世，而於俗學之陋，蔑如也。龍川陳公、稼軒辛公，咸奇其人而友之。先生蓋不以自足，又與止齋陳公、水心葉公、石湖范公上下其論，而參請於東萊爲歸宿，遂舉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歷官知邕州，時南軒方經略嶺右，而先生獲受教焉。既終更，南軒薦之朝，手書《論語》之剛、《中庸》之強、《孟子》之勇三章爲贈。又以胡子《知言》相付，曰：「此程氏正脈也。」先生之當對也，即上論天下大計在恢復，朝廷大事在近習不當與政，其言甚壯。南軒嘗以書報文公，稱其忠義果斷，而文公亦曰：「聞其對語不苟，眞不易得，獨恨世之不能盡所長而用之也。」晚見知孝宗，寖鄉用矣，先生以親老，固請崇道祠官以歸。築室縣南竹洲上，學者雲集，先生一以所聞於南軒、東萊及文公者轉相授受。蓋自南渡以來號多士必曰乾、淳，而左右私淑如先生輩，實與有力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竹洲集》二十卷，附《棣華雜著》一卷。【略】集首有端平乙未敷文閣學士程珌序，稱其文峭直而紆餘，嚴潔而平澹，質而非俚，華而不雕。今觀其詩文，皆意境劖削，於陳師道爲近，雖深厚不逮而模範略同，蓋以元祐諸人爲法者。其《上蔣樞密書》論戰和守之俱非，《與汪楚材書》論伊川之徒皆有卓識，其《芻言》中「豪民黠吏」一條，與「論邕州以互市劫制化外」一條，亦具有吏才，非但以文章重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竹洲詞》。【略】儆生南宋最盛之時，其時姜白石、辛稼軒二詞家尤負盛名。儆集中有與石湖倡和之作，其爲名流推挹者久矣。雖所傳僅十八闋，而「水滿池塘」之《滿庭芳》、「十里青山」之《浣溪沙》二闋，置之白石集中，亦無以辨，固不必以少而見棄矣。

紀事

呂午《竹洲集序》 先生與張南軒諸儒先交，漸摩薰陶，文行兼備，而尤孝於親。姑取一事評之。方自永寧郡丞終更，陛對，孝皇奇之，即日擢守邕筦，且促趨戍，駸駸鄉用矣。以親老迎養弗便，願尋香火之緣。爰即所居葺園池亭館，日具壺觴招致其親所素相好者倘徉其中，以爲親娛。時作歌詩，父子自相屬和，將終身焉。夫人生莫樂於得君，今一言寤主，立命往鎮南邦，非樂歟？人生莫樂於行志，生平慷慨有志事功，是行也可以一展抱負，非樂歟？然先生不以結知萬乘爲喜，而以得遂事親之情爲喜，不以行吾志爲快，而以得盡愛親之道爲快。其自處於寂寞之濱，未嘗有幾微見於顏面。是舉天下之樂，無以易其娛親之樂也。沒五十有六年，當嘉熙三年，一夕見夢於曾孫資深曰：「內相程公序吾文固美，而未及吾孝行，何邪？」蓋端明先爲內相云爾。此其一念在孝，死猶不忘，豈徒樂以言語文字聞於世而已？

著錄

程珌《竹洲集序》 珌生也晚，視公蓋前輩。而公之子載將梓公之集，欲珌一言於篇末，蓋累年於此矣。而公之孫鉉又復申言之，誼不得以晚學辭也。乃敬書而歸之。端平乙未閏秋之朔，敷文閣學士、通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

萬壽宮、休寧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程珌謹序。

程敏政《弘治重刻竹洲文集序》 先生既沒，曾孫資深始裒其遺文爲二十卷，上之，得易名之典。兵燹數變，板刻亡矣。今十四世孫雷亨始取家藏本嗣刻之，俾從子俊來屬爲之序。走觀其間，彙次欠審，恐不足以盡先生之大致，因重加校訂，以授俊而序之。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吳儆《文肅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竹洲集》二十卷，附《棣華雜著》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吳儆撰。【略】其集《宋史・藝文志》、《書錄解題》、《文獻通考》皆不著錄。集首有端平乙未敷文閣學士程珌序。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一 《竹洲文集》一函四冊，宋吳儆撰。【略】書二十卷，分奏議、政議、表啓、書、記、序、雜著、銘贊、祭文、古賦、古風、律詩、絕句、樂府十四門。其第二十卷曰《棣華雜著》。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一 《竹洲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明弘治刊本，汲古閣藏書。宋吳儆撰。簿面「竹洲集」上下八字係毛氏子晉手書。

《郘宋樓藏書志》卷八四 《竹洲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明弘治刊本，汲古閣舊藏。宋吳儆撰。

又 《吳文肅公文集》二十卷、《棣華雜著》一卷、附錄一卷，明刊本。宋廣南安撫竹洲吳儆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吳文肅公文集》二十卷，明刊本。汪魚亭藏書。

又 《竹洲文集》十卷，舊寫本。汪閬源藏書。

又卷四〇 《竹洲詞》一卷，明鈔本，鮑以文校藏。新安吳儆。【略】通卷有鮑淥飲朱筆校改，眞佳本也。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竹（州）〔洲〕文集》二十卷，明刊本。宋吳儆撰。【略】弘治間十世孫雷亨以家藏舊本重刻，程敏政爲之序。舊爲汲古閣藏書。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竹洲集》二十卷，附《棣華雜著》一卷，宋吳儆撰。明弘治刊本。又稱《吳文肅公集》。 又明刊本十卷。 振綺堂有鈔本。

又《續錄》 明萬曆甲辰刊本。【略】 明刊大字本。【略】 明弘治癸丑刊小字本。【略】 明刊十卷本，乃其十四世孫繼良重刊。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竹洲集》二十卷、附錄一卷，宋吳儆撰。明弘治六年吳雷亨刊本。

又 《竹洲文集》二十卷，宋吳儆撰，附錄一卷。明嘉靖刊本，十行二十字。【略】本書首葉題「十四世孫繼良校正重梓」。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竹洲文集》二十卷，宋吳儆撰，附錄一卷，明弘治六年吳雷亨刻本，二冊。 《竹洲文集》二十卷，宋吳儆撰，附錄一卷，明弘治六年吳雷亨刻本，張金吾跋，四冊。 《吳文肅公文集》二十卷，宋吳儆撰，【略】明萬曆七年吳瀛刻本，八冊。 《竹洲文集》二十卷，宋吳儆撰，附錄一卷，明吳繼良刻本，四冊。

陸游

論述

綜論

曾幾《陸務觀效孔方四舅氏體倒用二舅氏題雲門草堂韻某亦依韻》 陸子家風有自來，胸中所患卻多才。學如大令倉盛筆，文似若耶溪轉雷。襟抱極知非世俗，簿書那解作氛埃！集賢舊體君拈出，詩卷從今盥手開。

韓元吉《送陸務觀序》 夫以務觀之才與其文章議論，頡頏於論思侍從之選，必有知其先後者。既未得逞，下得一郡而施，亦庶幾焉。【略】然務觀舟敗幾溺，而書來詫曰：「平生未行江也，葭葦之蒼茫，鳧雁之出沒，風月之清絕，山水之夷曠，疇昔嘗寓於詩，而未盡其髣髴者，今幸遭之，必毋爲我戚戚也。」蓋其志尚不凡如此。

姜特立《喜陸少監入京》 昔人思李、杜，長恨不相隨。遙寄有劉、白，同

吟唯陸、皮。物瞑終必合，句妙卻難追。試問長安陌，何如灞岸時？

又《應致遠謁放翁》 雙溪雪消水生波，有客袖句來相過。自言平生有詩癖，擺落世故工吟哦。不願垂腰連六印，不願受田封萬戶，唯於前輩識蘇、黃，卻向古人窺李、杜。嗚呼斷絃誰續彈？風雅道喪騷人死。三山先生眞若人，獨將詩壇壁孤壘。此翁筆力回萬牛，淡中有味枯中膏，有時奇險不可迫，劍門石角錢塘濤。源流不嗣江西祖，自有正宗傳法乳。請君去直箭鋒機，歸來聽我禾山鼓。

周必大《跋蘇子由和劉貢父省上示座客詩》 吾友陸務觀，當今詩人之冠冕，數勸予哦蘇黃門詩。退取《欒城集》觀之，殊未識其旨趣。甲申閏月辛未，郊居無事，天寒，踞爐如餓鴟。劉友子澄忽自城中寄此卷相示，快意讀數過，溫雅高妙，如佳人獨立，姿態易見，然後知務觀於此道眞先覺也。

又《學士添員御筆回奏》 此外惟有陸游大段該博，尤知本朝典故，詞章實爲獨步。

又《與陸務觀書》 《劍南詩稿》，連日快讀，其高處不減曹思王、李太白，其下猶伯仲岑參、劉禹錫，何眞積頓悟一至此也。前又從張鎡直閣借得《續稿》及富沙新編，所謂精明之至反造疏淡，詩家事業殆無餘蘊矣。造化困兒之仕，殆不堪雕鎪嘲弄耶？某往時樂聞蜀中山川文物之盛，今讀兄前後佳作，極道其風景華麗，至眷眷夢寐間不少忘，甚悔少年不努力也。

又《跋陸務觀送其子龍赴吉州司理詩》 吾友陸務觀得李、杜之文章，居嚴、徐之侍從，子孫衆多如王、謝，壽考康寧如喬松。詩能窮人之謗，一洗萬古而空之。

陸游《次韻和楊伯子主簿見贈》 齋戒叩頭牋天公，幸矣使我爲枯蓬。枯蓬於世百無用，始得曠快乘秋風。此生安往失貧賤，白髮蕭蕭對黃卷。今人雖鄰有不覩，古人卻向書中見。猿啼月落青山空，舊隱夢寂思東蒙。不願峨冠赤墀下，且可短劍紅塵中。終年無人問良苦，眼望青天惟自許。可憐對酒不敢豪，它日空澆墳上土。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龍黼黻世不知。誰能養氣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蜺。渡江諸賢骨已朽，老夫亦將正丘首。杜郎苦瘦帽撮耳，程子久貧衣露肘。君復作意尋齊盟，豈知衰懦畏後生。大篇一讀我起立，喜君得法從家庭。鯤鵬自有天池著，誰謂太狂須束縛。大機大用君已傳，那遣老夫安注腳（杜旗伯高、程有徽文若皆近以詩文得名於諸公，而尤與予善）。

又《九月一日夜讀詩稿有感走筆作歌》 我昔學詩未有得，殘餘未免從人乞。力孱氣餒心自知，妄取虛名有慚色。四十從戎駐南鄭，酣宴軍中夜連日。打毬築場一千步，閱馬列廐三萬疋。華燈縱博聲滿樓，寶釵艷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霜亂，羯鼓手勻風雨疾。詩家三昧忽見前，屈、賈在眼元歷歷。天機雲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世間才傑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放翁老死何足論，《廣陵散》絕還堪惜。

又《夜吟》 六十餘年妄學詩，工夫深處獨心知。夜來一笑寒燈下，始是金丹換骨時。

又《示子遹》 我初學詩日，但欲工藻繪。中年始少悟，漸若窺宏大。怪奇亦間出，如石漱湍瀨。數仞李杜牆，常恨欠領會。元、白纔倚門，溫、李眞自《鄶》。正令筆扛鼎，亦未造三昧。詩爲六藝一，豈用資狡獪？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

又《上執政書》 某小人，生無它長，不幸束髮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遺文，先秦古書，晝讀夜思，開山破荒，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闇，不能如古人迎見逆決，然譬於農夫之辨菽麥，蓋亦專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別如是，機杼如是，邊幅如是，自六經、《左氏》、《離騷》以來，歷歷分明，皆可指數，不附不絕，不誣不紊，正有出於奇，舊或以爲新，橫騖別驅，層出間見。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正，則纓冠肅衽，如對王公大人。得其怪奇，則脫帽大叫，如魚龍之陳前，梟盧之方勝也。間輒自笑曰：以此娛憂舒悲，忘其貧病，則可耳；持以語人，幾何其不笑且罵哉。誠不自意，諸公聞之，或以爲可，書生所遭如此，雖窮死足以無憾矣。

又《上辛給事書》 某束髮好文，才短識近，不足以望作者之藩籬。然知文之不容僞也，故務重其身而養其氣。貧賤流落，何所不有，而自信愈篤，自守愈堅，每以其全自養，以其餘見之於文。文愈自喜，愈不合於世。夫欲以此求合於世，某則愚矣，而世遂謂某終無所合，某亦不敢謂其言爲智也。【略】某心之爲邪爲正，庶幾閣下一讀其文而盡得之。唐人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是不得爲知文者，天下豈有器識卑陋而文詞超然者哉！

又《跋詹仲信所藏詩稿》 予平生作詩至多，有初自以爲可，他日取視，義味殊短，亦有初不滿意，熟觀乃稍有可喜處，要是去古人遠爾。詹仲信何處得予斷稿以見示，爲之屢歎，乃題其後歸之。

楊萬里《跋陸務觀劍南詩稿二首》 今代詩人後陸雲，天將詩本借詩人。重尋子美行程舊，盡拾靈均怨句新。鬼嘯猨啼巴峽雨，花紅玉白劍南春。錦囊繒罷清風起，吹仄西窗月半輪。劍外歸乘使者車，浙東新得左魚符。可憐霜鬢何人問，焉用詩名絕世無。彫得心肝百雜碎，依前塗轍九盤紆。少陵生在窮如蝨，千載詩人拜蹇驢。

又《和陸務觀見賀歸館之韻》 君詩如精金，入手知價重，鑄作鼎及彝，所向一一中。我如駑並驥，夷塗不應共。難追紫蛇電，徒掣青絲韝。折膠偶投漆，異榻豈同夢。不知清廟茅，可望明堂棟。平生憐坡老，高眼薄蕭統。渠若有猗那，心肯師晉宋。破琴聊再行，新笛正三弄。因君發狂言，湖山春已動。

又《進退格寄張功父姜堯章》 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爲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俱癡絕，不見詞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已晚，酒泉端欲乞移封。

又《答陸務觀郎中書》 某自頃蒙遺詩可以妬之帖，得之於新仲舍人之孫朱司理許，亦隨因之寄一行以謝焉，故當無復石頭事否？昨暮杜掾又送似妙帖。偶一二士友相訪野酌，吹燈發書，乃推僕以主盟文墨，爲之司命。則抵掌大笑。其一人曰：譎哉放翁！既妬之，又推之，一何反也？是可笑也。其一人曰：譎哉放翁！何可笑也。古者文人相輕，今不相輕，而妬焉推焉。曰妬云者，戲詞也。妬者推之至，推者謙之至，舍己主盟司命，而推人以主盟司命，不已謙乎？之二人者，蓋皆墮放翁計中，益可笑也。大抵文人之奸雄，例作此狡獪事，韓之推柳是已。韓推之，柳辭之者，伐之也。然相推以成其名，相伐以附其名，千載之下，韓至焉，柳次焉，言文者舉歸焉，僕何足以語此？雖然，亦豈不解此？柳謂韓之言不足信，若放翁之幣重言甘，僕敢信之乎？有掩耳而走，退舍而避耳。

又《再答陸務觀郎中書》 來教諏及某惡詩，當有萬篇。不聞居肆而市脯者乎？族庖者日囂囂然號於肆曰：吾脯也、胾也、羹也，皆旨且多也。夫旨則不多，多則不旨，旨而又多，其皆熊蹯猩唇乎哉？其皆鮑魚鼠朴乎哉？「采菊東籬」，焉用百韻？「楓落吳江」，一句千載，風人之勍者，肯與僕較少量多於可予之滕哉？近嘗於益公許窺一二新作，邢、尹不可相見，既見不自知其位也。獨其間有使人怏怏無奈者，如「湖山有一士，無人知姓名」，又如寄湖中隱者是也。斯人也，何人也？謂不可見，則有欲拜某牀下者，謂不可聞，則有聞其長嘯吹笛者。斯人也，何人也？非所謂不夷不惠者耶？非所謂出乎其類、遊方之外者耶？非所謂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者耶？公欲知其姓名乎？請索瓊茅，爲公卦之。其繇曰：「鴻漸之筮，實維我氏。不知其字，視元賓之名；不知其名，視言偃之字。」既得是占，頗欲自祕，又非聞善相告之義。公其毋謂龜策誠不能知事！許教以令子送行詩，尚未寄似，方且徵之。某頃亦有送三子之官者，別紙呈似。

又《千巖摘稿序》 余嘗論近世之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巖之工致，皆余之所畏者云。

《誠齋詩話》 自隆興以來，以詩名者：林謙之、范致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近時後進有張鎡功父、趙蕃昌父、劉翰武子、黃景說巖老、徐似道淵子、項安世平甫、翬豐仲至、姜夔堯章、徐賀恭仲、汪經仲權。前五人皆有詩集傳世。

朱熹《答徐載叔賡書》 所喻學者之害莫大於時文，此亦救弊之言。然論其極，則古文之與時文，其使學者棄本逐末，爲害等爾。但此等物如淫聲美色，不敢一識其趣，便使人不能忘。政當以爲通人之蔽，不當以是爲當務而切切留意也。放翁之詩，讀之爽然。近代唯見此人爲有詩人風致。如此篇者，初不見其著意用力處，而語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嘆不能自已。蓋愛之者無罪而害之者自爲病耳。近報又已去國，不知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詩，罰令不得做好官也。

又《答黃仲至書》 放翁詩書錄寄，幸甚。此亦得其近書，筆力愈精健。頃嘗憂其迹太近，能太高，或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此晚節，計今決可免矣。此亦非細事也。仙遊之政，無人肯爲推出，此理勢之常，無足怪者。況在渠家法，又自不當計此耶。偶得浙漕去秋策問，謾錄去，不知曾見之否？清議固知不可泯滅，然能出此，亦不易也。

又 放翁近報亦已掛冠，蓋自不得不爾。近有人自日邊來，云今春議者欲起洪景盧與此老，付以史筆，置局湖山，以就閒曠。已而當路有忌之者，其事遂寢。今日此等好事亦做不得，然在此翁，卻且免得一番拖出來，亦非細事。前書蓋已慮此，乃知人之所見有略同者。或云張伯子實唱其說，此亦甚不易也。

又 放翁筆力愈健，但恨無故被天津橋上胡孫擾亂，卻爲大耳三藏覷見

《柳州》、《南澗》等詩，最是放不下者。但其氣格高遠，旨趣幽深，故讀之者苦不甚覺。此亦古今文字言語得失利病之所由，可不審哉！

又　放翁得近書，甚健，謾知之。

又　放翁老筆尤健，在今當推爲第一流。近聞復有載筆之招，不知果否。方欲往求一文字，或恐以此疑賤迹之爲累，未必肯作耳。

又《跋陸務觀詩》　「漠漠炊煙村遠近，鼕鼕儺鼓球西東。三乂古路殘蕪裏，一曲清江淡靄中。外物已忘如敝屣，此身無伴等鸘鴻。天寒寂寞籬門晚，又見浮生一歲窮。」季札聞歌《小雅》，而識其思而不貳、怨而不傷者。近世東坡公讀柳子厚《南澗中題》，乃得其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者而深悲之。放翁之詩如此，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慶元己未七月二十日，雲谷老人觀陳希眞所藏，爲記其後。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詩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法雖險怪，意思亦自有混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喚客嘗酒，夜靜卧聽兒讀書。」不費力，好。

樓鑰《題陸放翁詩卷》　妙畫初驚渴驥奔，新詩熟讀歎微言。四明知我豈相屬，一水思君誰與論。茶竈筆牀懷甫里，青鞋布襪想雲門。何當一棹訪深雪，夜語同傾老瓦盆。

又《謝陸伯業通判示淮西小稿》　四海詩名老放翁，遺編俱在迹成空。忽從淮右傳詩卷，近比劍南眞父風。暫向壺頭追馬援，何當甫里訪龜蒙。江山爲助多佳句，莫惜南來寄斷鴻。

又《石屏詩集序》　子既長，名曰復古，字式之。【略】雪巢林監廟景思、竹隱徐直院淵子，皆丹丘名士，俱從之游，講明句法。又登三山陸放翁之門，而詩益進。

呂祖謙《與周必大書》　子直庶幾善道，而於事物似未盡諳悉。如陸務觀疏放，封駁豈爲過當？方人才難得之時，其詞翰儁發，多識典故，又趣向實不害正。

劉應時《讀放翁劍南集》　放翁前身少陵老，胸中如覺天地小，平生一飯不忘君，危言曾把姦雄掃。周流斯世轍已環，一笑又入劍南山。酒杯吸盡錦屏秀，孤劍聲鏘峽水寒，萬丈虹霓蟠肺腑，射虎膾鯨時一吐。我雖老眼向昏花，夜窗吟哦雜風雨。少陵間關兵亂中，放翁遭時樂且豐。飽參要具正法眼，切忌錯下將毋同。茶山夜半傳機要，斷非口耳得其妙。君不見塔主不識古雲門，異時衣鉢還渠紹。

史彌寧《陸放翁畫像》　詩酒江南劍外身，眼驚幻墨逼天眞。是誰不道君無對，世上元來更有人。

洪咨夔《度劍有日高永康以詩送行次韻》　紫巖護川陝，號令賊膽寒。客有屏山劉，萬甲胸中蟠。石湖牧參井，遨頭黃金鞍。亦有山陰陸，春風迸詩肝。

趙蕃《呈陸嚴州五首》　一代文翰主，百年風月懷。於今則所獨，視古良與偕。試評雲霧窗，孰與山水齋？況我方與嚴，身沉名不埋。往遊金陵都，始攀石湖仙。爲我談公詩，大雅復有焉。謂我欠公詩，勉哉成其天。此語久不理，今朝墮公前。

又《呈陸嚴州》　一代詩盟孰主張？試探原委見深長。家聲甫里歸嚴瀨，句法茶山出豫章。千里寸心長炯炯，十年兩鬢漫蒼蒼。扁舟縱欲乘風去，可不一登君子堂！

韓淲《陸丈劍南詩斯遠約各賦一首》　鏡湖湖上涼風起，楓葉蘆花照窗几，筆牀茶竈連酒壺，炯然目光動秋水。平生北固與西江，贏得蚍蜉事訾毀。青城山背散關頭，豈是甘心放豪侈。歸來玉階僅方寸，兩路又出將使指。幾回詔節去徘徊，慍色何曾爲三已。桐廬瀟灑非小壘，更向南宮擅詞美。軒渠肯受塵缺羈？漢庭公卿未知己。我閒訪友於溪居，三歎共讀公之書，清詩句句律有餘，愛而不見今何如！

張鎡《呈尤侍郎陸禮部》　江西揚子雲，道院方晝眠，來書拆半月，欲報懶欲忺。許我詩五十，方得見六篇，清腴似陶謝，尤覺詞精便。尤陸二丈人，和答尚未全。賤子焉敢繼，口誦心膂鐫。

又《覓放翁劍南詩集》　見說詩并賦，嚴陵已盡刊。未能親去覓，猶喜借來看。紙上春雲湧，燈前夜雨闌。莫先朝路送，政好遺閒官。

光緒《臨桂縣志》卷六杜思恭《刻陸游手跡序》　余在鄉曲，每從放翁陸先生游，得其書疏詩文幾數十軸，皆襲藏於家，將爲傳世之寶。兩年來奔走無定止，比至桂林，纔獲一通寒溫問。又辱惠近作十餘紙，語精而墨妙，灑然如見其人。置諸篋笥，常隱隱有金石聲。因思王榮老欲渡觀江，傾所蓄珍異禱于神，而風不休，及取山谷先生所書韋蘇州詩獻之，始得安流以濟。放翁先生文章翰墨凌跨前輩，爲一世標準。顧余方仆仆羈旅中，得此奇玩，安知不爲幽靈

之所覬覦耶。用是不敢秘，命工刻于崖石，與世人共之。

鄭師尹《劍南詩稿序》 前輩有欲補詩史一字之闕，終莫適其當者。夫發言寓意，未必惟一字之工，或者窮思畢慮之弗逮。人才相去，乃爾遠耶？太守山陰陸先生《劍南》之作傳天下，【略】亦既斂衽肅觀，則浩渺閎肆，莫測津涯，掩卷太息者久之。獨念吾儕日從事先生之門，間有疑闕，自公餘可以從容質正，幸來者見斯文大全，用是不敢辭。【略】其如此書，得之所見，有以傳信而無疑。若夫發乎情性，充乎天地，見乎事業，忠憤感激，憂思深遠，一念不忘君，先生之志，且有當世巨公爲之發揮，非師尹敢任。

釋居簡《跋陸放翁帖》 鏡湖一曲，皆翁吟嘯提封，翁所自有，非若賀秘監請而有也。遂與山僧巷友爭漁樵席，翰墨淋漓，人爭得之。是三帖遂爲勤上人所藏。

陸子遹《刊渭南文集跋》 先太史之文，於古則《詩》、《書》、《左氏》、《莊》、《騷》、《史》、《漢》，於唐則韓昌黎，於本朝則曾南豐，是所取法。然稟賦宏大，造詣深遠，故落筆成文，則卓然自爲一家，人莫測其涯涘。蓋今學者皆熟誦《劍南》之詩，《續稿》雖家藏，世亦多傳寫。

《澗泉日記》卷下 先公常談崔德符詩。又稱王荊公四六好，范致能字畫，陸務觀詩歌，周洪道四六，洪景盧文章。

《貴耳集》卷上 陸放翁，茶山上足，自《劍南稿》後有萬餘首詩。在京樓有詩曰：「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橋南書院》云：「春寒催喚客嘗酒，夜靜卧聽兒讀書。」《感秋》云：「玉階蟋蟀吟深夜，金井梧桐辭故枝。」槩括《道藏》語也。

林希逸《方君節詩序》 中興而後，放翁、誠齋兩致意焉。然楊主于興，近李。陸主于雅，近杜。吁，詩于李、杜，聖矣乎，神矣乎。

胡長孺《閩風集序》 其文凌張文潛、秦太虛而出其上，其詩韓子蒼、陸務觀不足高也。

《藏海詩話》 東坡《謝李公擇惠詩帖》云：「公擇遂做到人不愛處。」（評：放翁「詩到無人愛處工」，蓋本東坡也。）

《逸老堂詩話》卷下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闌一林雪，人生看得幾清明。」陸放翁謂東坡此詩，本杜牧之「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誰此憑闌干」。余愛坡老詩渾然天成，非模仿而爲之者，放翁正所謂洗瘢索垢者矣。

戴復古《讀放翁先生劍南詩草》 茶山衣鉢放翁詩，南渡百年無此奇。入妙文章本平淡，等閑言語變瑰奇。三春花柳天裁剪，歷代興衰世轉移。李、杜、陳、黃題不盡，先生摹寫一無遺。

蘇泂《次韻高祕書謁陸待制二首》 人物推前輩，聲名重泰山。斯文無毀譽，吾道有間關。袖短方妍舞，弓強愧力彎。風舟雖屢引，中路忍追還。 海上三神宅，人間陸放翁。談諧詩雅咏，任己易屯蒙。松竹當姬侍，鷗禽是僕童。後來那可計，應有不如公。

劉克莊《病起》 變風而下世無詩，幼學西崑壯恥爲。老去僅名小家數，向來曾識大宗師。百年不覺皤雙鬢，一字誰能斷數髭？誠叟放翁幾日死，著鞭萬一詩肩隨。

又《題放翁像二首》 《三百篇》寂寂久，九千首句句新。譬宗門中初祖，自過江後一人。 詩倍太白子美，年高轅固伏生。卻鶴膝枝身健，讀蠅頭書眼明。

又《八十吟十絕》 誠翁僅有四千首，惟放翁幾滿萬篇。老子胸中有殘錦，問天乞與放翁年。

又《刻楮集序》 初余由放翁入，後喜誠齋，又兼取東都、南渡、江西諸老，上及於唐人，大小家數，手鈔口誦。

又《茶山誠齋詩選序》 陸放翁學於茶山，而青於藍。【略】湯季庸評陸、楊二公詩，謂誠齋得於天者不可及。

又《信庵詩序》 某嘗謂近世善評詩者，無出邵康節、陸放翁。邵誦韓詩「蝶鬧」「槐閒」之句，以爲怨而不傷，婉而成章。陸題萊公祠云：「巴東詩句澶州策，信手拈來盡可驚。【略】夫槐、蝶一時戲筆也，然微婉有無窮之味；澶州之策，宗社大計也，顧與巴東詩句並言。邵、陸評詩，與孔氏「有德者必有言」之論合。

又《跋仲弟詩》 昔梅聖俞日課一詩。余爲方孚若作行狀，其家以陸放翁手錄詩稿一卷潤筆，題其前云：「七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九日，計七十八日，得詩百首。」陸之日課，尤勤於梅。二公豈貪多哉？藝之熟者必精，理勢然也。

又《江西詩派序》 余讀叔用詩，見其意度沈闊，氣力寬餘，一洗詩人窮餓酸辛之態，【略】它作皆激烈慷慨，南渡後放翁可以繼之。

又《劉叔安感秋八詞跋》 長短句昉於唐，盛於本朝。【略】近歲放翁、稼軒一掃纖艷，不事斧鑿，高則高矣，但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古人好對偶，被放翁用盡：箚紙尾、摸牀稜，烈士壯心、狂奴故態，生希李廣名飛將，死慕劉伶贈醉侯，下澤乘車、上方請劍，酒寧剩欠尋常債，劍不虛施細碎鼈，空虛腹、壘塊胸，愛山入骨髓，嗜酒在膏肓，手板、肩輿，鬼子、天公，貴人自作宣明面，老子曾聞正始音，牀頭《周易》，架上《漢書》，溫卷、熱官，醉學究、病維摩，無事飲、不平鳴，乞米帖、借車詩，魏道士、楮先生，土偶、天公，長劍拄頤、短衣掩脛，已得丹換骨，肯求香返魂，子午谷、丁卯橋，洛陽二頃、光範三書，酒聖、錢愚，茶七椀、稷三升，一彈指、三折肱，天女散花、麻姑擲米，玉塵尾、金裹蹄，虎頭、鷄肋，金鴉觜、玉轆轤，客至難令三握髮，佛來僅可小低頭，百衲琴、雙鉤帖，藏經、閣帖，摩詰病說法，虞卿窮著書，讀書十紙，上樹千回，風漢、醉侯，見虎猶攘臂，逢狐肯叩頭，天愛酒、地埋憂，一齒落、二毛侵，癡頑老、鑿鑾翁，曲肱、縱理，竹郎、木客，百錢挂杖、一鍤隨身，百罌罍、兩囤棗，鍊炭、勞薪，銅臭、飯香，記書身大似椰子，忍事嬰生如瓠壺，笑爾輩、愛吾廬，僧坐夏、士防秋，塵尾清談、蠅頭細字，巖下電、霧中花，唐夾寨、楚成皋。《劍南集》八十五卷，八千五百首，別集七卷不預焉，似此者不可殫舉，姑記一二於此。

又 近歲詩人，雜博者堆隊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費搜索，縛律者少變化，惟放翁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南渡而後，故當爲一大宗。末年云：「客從謝事歸時散，詩到無人愛處工。」又云：「外物不移方是學，俗人猶愛未爲詩。」則皮毛落盡矣。

又 放翁，學力也，似杜甫；誠齋，天分也，似李白。

又 放翁云：「膽薄沽官釀，瞳昏讀監書。」杜荀鶴云：「欺春止愛和酪酒，諱老猶看夾注書。」二聯皆佳。

又後集卷二 放翁自郎官去國，有五言云：「從今君看取，死是出門時。」晚以史官召，數月而歸。高九萬有《過南園》詩云：「早知花木今無主，不把豐碑累放翁。」種放，常秩亦然。凡人晚出皆誤，右軍至於誓墓，僅能自全。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七 《宛陵集》六十卷，《外集》十卷，【略】（聖俞爲詩）近世少有喜者，或加毀訾，惟陸務觀重之，此可爲知者道也。

又卷一八 游才甚高，幼爲曾吉父所賞識。詩爲中興之冠，他文亦佳，而詩最富，至萬餘篇，古今未有，故文與詩別行。

程公許《一冬無雪和陸放翁梅詩陸句豪誇余句清苦要自不失梅兄本分家風也》 清羸怯問黃昏月，呵手寒窗寄幽絕。一枝幽豔悵觸人，花與詩人皆本色。孤山飛鶴舞空去，詩家何曾絕正脈。經營慘澹空亡奇，不如倚筆珊瑚格。滕六冬來偏放惰，暖日暄風渾坼破。便擬飛章上訴天，怕主林神合連坐。我昔與梅同謫墮，隨分世塵聊贖過。薰天肉食休問渠，萬古清芬首陽餓。

《學齋佔畢》卷三 陸放翁筆記又有云：唐人愛飲甜酒、灰酒，如杜子美詩「不放春醪如蜜甜」，則引證切矣。如灰酒，又引陸龜蒙「酒滴灰香似去年」一句爲證，余又哂其不然。蓋龜蒙《初冬絕句》末聯云：「小爐低幌還遮掩，酒滴灰香似去年。」言初冬圍爐飲酒，盞瀝滴在灰中，而香仍似去年光景，不是酒似灰香耳。以上句觀之，其義昭然。此老精於詩，而不善觀詩如此，何哉？

《四朝聞見錄》丙集 予嘗以其（敖陶孫）卷示杜忠可，杜謂典實，其詩率多效陸務觀用事，終不肯效唐風。

《詩人玉屑》卷一九引《玉林詩話》 陸放翁詩本于茶山，故趙仲白題曾文清公詩集云：「清於月出初三夜，淡似湯烹第一泉。咄咄逼人門弟子，劍南已見一燈傳。」「劍南」謂放翁也。然茶山之學，亦出於韓子蒼，三家句律大概相似，至放翁則加豪矣。近歲又有學唐人詩，而實用陸之法度者，其間亦多酷似處。遍參諸家之詩者，當自知之。

《鶴林玉露》丙編卷五 朱文公於當世之文，獨取周益公，於當世之詩，獨取陸放翁。蓋二公詩文，氣質渾厚故也。

《梅磵詩話》卷中 莆田趙仲白讀公詩集，有詩云：「茶山八十二癯仙，千首新詩手自編。吟到瘴烟因避寇，貴登從槖只棲禪。新於月出初三夜，淡比湯煎第一泉。咄咄逼人門弟子，《劍南》已見祖燈傳。」蓋山陰陸務觀，實從公學詩。陸有《劍南集》行於世，故末及之。

衛宗武《劉藥莊詩集序》 晉宋以來，文英輩出，不暇遠引。近世如放翁陸、疏寮高諸人，瑰詞瑋句，流光簡冊，而芳風游塵，猶能熏染後進。

陳著《跋聞仲和注陸放翁劍南句圖》 昔范石翁欲放翁注東坡詩，翁難之曰：「坡詩用事多，猶可注；其用意處則有不能盡知。」辭焉。今仲和於放翁詩，注其事甚悉，豈徒爲事偶設耶？要亦知有意在而無從追詰，非子之有遺餘力也。然所以注，世自有寶之者矣。

《**困學紀聞**》卷一八　陸務觀「誰其云者兩黃鵠，何以報之雙玉盤」，本於新仲「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壘」。葉少蘊「逸人舊住子午谷，詩客獨尋丁卯橋」，務觀用之。

《**浩然齋雅談**》卷中　東坡謂晨飲爲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爲攤飯。放翁拾以爲句云：「澆書滿挹浮蛆甕，攤飯橫眠夢蝶床。」

又　俗以油餳綴糝作餌名之曰蓼花，取其形似也。放翁詩云：「新蝶餳枝綴紅糝。」「餳枝」二字甚新。

又　放翁詩多用新語。如「厚味無人設佞湯，微芬時自灶廉香」，自注：「以松子胡桃蜜作湯，謂之佞湯，以炭末乳香蜜作濕香，謂之廉香。」

《**愛日齋叢鈔**》卷三　梅絕句以十計，惟楊公濟蟠通守錢塘賦此，東坡和之。再劍南詩，亦兩賦十，十而百。

又卷四　《後村詩話》稱徐寅詩「豐年甲子春無雨，良夜庚申夏足眠」之句工切，然劍南詩云：「處處喜晴看甲子，家家築室趁庚申。」「積雨恐防春甲子，燈昏懶守夜庚申。」

林景熙《**讀陸放翁詩卷後**》　天寶詩人詩有史，杜鵑再拜淚如水。龜堂一老旗鼓雄，勁氣往往摩其壘。輕裘駿馬成都花，冰甌雪椀建溪茶。承平麈節半海宇，歸來鏡曲盟鷗沙。詩墨淋漓不負酒，但恨未飲月氏首。牀頭孤劍空有聲，坐看中原落人手。青山一髮愁濛濛，干戈況滿天南東。來孫卻見九州同，家祭如何告迺翁。

又《**王修竹詩集序**》　前輩評宋南渡後詩，以陸務觀擬杜，意在寤寐不忘中原，與拜鵑心事，悲惋實同。夫同其所以詩之心，則亦同其詩，誰謂務觀之後無務觀也。

劉辰翁《**長沙李氏詩序**》　陸放翁詩萬首，今日入關，明日出塞，渡河踐華，皆如昔人想見狼居胥伊吾北，有志無時，載馳載驅，寤語出狂徒，以資今人馬上之一笑。然今人馬上萬里復少此。

羅愚《**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序**》　放翁天才豪邁，筆勢遒勁，屬事比偶，不煩繩削。是編若圈若點，去取自有深意，非後學所能測識。謂之有取於陸集可也，謂即此以定陸集之刪削則未也。然此特翁年少戲游細事爾。遺編殘墨，尚足得聲梁楚間，獨不知後來一變至道，亦有升堂入室而薰善良者否也。手澤在笥，願期同志切磋之。

方回《**滄浪會稽十詠序**》　學唐人丁卯橋詩，逼眞而又過之者：王半山、陸放翁。集中多有其作。

又《**跋遂初尤先生尚書詩**》　宋中興以來，言治必曰乾、淳，言詩必曰尤、楊、范、陸。其先或曰尤、蕭，然千巖早世不顯，詩刻留湘中，傳者少。尤、楊、范、陸特擅名天下。【略】回謂光堯龍渡時，則有詩人陳去非、呂居仁、徐師川、韓子蒼之徒，所謂及聞正始之音者。至阜陵在宥，而四鉅公出焉，非以其渾大典正，與中原諸老並歟？誠齋時出奇峭，放翁善爲悲壯，然無一語不天成。公與石湖，冠冕佩玉，度《騷》媲《雅》，蓋皆胸中貯萬卷書，今古流動，是惟無出，出則自然。

又《**讀張功父南湖集**》（**并序**）　乾、淳以來，稱尤、楊、范、陸。而蕭千巖東夫、姜梅山邦傑、張南湖功父，亦相伯仲。梁溪之槁淡細潤，誠齋之飛動馳擲，石湖之典雅標致，放翁之豪蕩豐腴，各擅一長。【略】今且題八句以寄予心：生長勳門富貴中，粃糠將相以詩雄。端能活法參誠叟，更覺豪才類放翁。舉似今人誰肯信，元來妙處不全工。鏤金組繡同時客，合向南湖立下風。

又《**讀放翁詩作**》　放翁六十二，起家守嚴陵。三稔即秩召，禮圍直青綾。虛翁四十九，外補當兵興。七稔始受代，萬死脫怨憎。放翁眞英豪，決起天池鵬。短章異大篇，往往蛟龍騰。虛翁亦嗜詩，瘦骨枯崚嶒。欲和郡中作，百冗嗟弗能。曩讀《劍南集》，幾夜挑孤燈。今茲一再讀，憤氣填我膺。公昔承平日，從容泥軾憑。嘯詠遍泉石，醉樂多賓朋。而我值變故，禍患來相仍。撚鬚意少暇，曉夕惟戰兢。拙稿千取百，秋暮號蟬蠅。仰望子陸子，絕意天階升。忽夢一老仙，電眸齒如冰，手執玉如意，坐控琴高鯉。指麾若講授，揖我謂我膺：「大道有壇陛，所願拾級登。汝年故未耄，亢健牟霜鷹。乞汝九萬牋，但勤攻剡籐。異日大羅天，後車許汝乘。」西風蕭蕭涼，桐江碧澄澄。祕訣隱丹崖，古刻剥蒼稜。萬里雲霧間，往問南山僧。

又《**七十翁吟五言古體十首**》　詩人而壽者，近有數老仙：後有陸放翁，前有曾茶山，亦復有二趙，南塘與章泉，年皆八九十，至今詩集傳。

又《**天下夕陽佳詩說**》　或謂詩中不合用天下字，近乎時文。老杜詩曰：「天下兵戈滿，江邊歲月長。」又曰：「閬州城南天下稀。」【略】陸放翁詩曰：「天下不知誰竟是，古來惟有醉差賢。」又曰：「國家科第與風漢，天下英雄惟使君。」又曰：「信哉天下有奇作，久矣名家多異才。」其他用「天下事」與「天

下士亡者不一。【略】但恨俗人不具詩眼，則不識耳。

又《曉山烏衣圻南集序》 乾、淳以來，誠齋、放翁、遂初、石湖、千巖五君子，足以躡江西，追盛唐。

又《孟衡湖詩集序》 淳熙中，陸務觀出於曾吉父，而與尤延之乃俱似王介甫。惟楊萬里、蕭東夫深造江西，范至能、韓無咎、張武子自成一家。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呂本中《江梅》 方回評：居仁詩專主乎活。曾茶山與之同年，生于元豐七年甲子，過江時各年未五十。居仁先有詩名，茶山倡和求印可，而居仁教以詩法，故茶山以傳陸放翁，其說曰：「最忌參死句。」

又陸游《梅》 方回評：和靖八梅未出，猶爲易題。「疏影」、「暗香」，一經此老之後，人難措手矣。近世諸人爲梅詩，一切蹈襲，殊無佳語。甚者搜奇抉隱，組織千百，去梅愈遠（紀昀評：此論精核）。放翁七言律三十餘首，其在蜀中所賦尤多，似若寓意于所愛者。詠梅當以神仙、隱逸、古賢士君子比之，不然則以自況。若專以指婦人，過矣。此所選十五首，又似苦肉多于骨，與同時尤、楊、范體格不同云。

又劉克莊《趙禮部和予梅詩十絕送林錄參韻雜之萬如詩中殆不可辨別課一詩以謝》 方回評：梅花詩清瘦瀟灑，近年莫如尤延之，雖楊誠齋、陸放翁亦頗浮肥矣。

又卷二四蘇轍《送龔鼎臣諫議移守青州》 方回評：周益公嘗問陸放翁以作詩之法，放翁對以宜讀蘇子由詩。蓋詩家之病忌乎對偶太過，如此則有形而無味。三洪工于四六而短于詩，殆胸中有先入者，故難化也。放翁其以此箴益公歟？紀昀評：放翁亦有對偶太工之病。子由詩究不及東坡，此論似高而非。

又卷二七黃庭堅《和師厚接花》 方回評：山谷最善用事，以孔門變化雍、由譬接花，而繳以《莊子》揮斤語，此江西奇處。【略】曾文清、陸放翁、楊誠齋皆得此法。

又劉克莊《老將》 方回評：後村初學晚唐，【略】晚節詩欲學放翁，才終不逮，對偶巧而氣格卑。

《隱居通議》卷二一 陸放翁名游，字務觀，文士也。【略】有四六前、後、續三集。其文初不累疊全句，專尚風骨，雄渾沈著，自成一家，眞駢儷之標準也。因摘其妙語，以訓諸幼。《賀茶山曾祕監》有云：「聞諸耆舊，昔在祖宗，朝有道德魁岸之臣，士鄙刑名功利之學。」【略】以上皆放翁集中語。凡此皆以議論爲文章，以學識發議論，非胸中有千百卷書，筆下能挽萬鈞重者不能及。

陳仁子《放翁劍南集序》 嚮謁秋山余公霜臺，半簷春旭，梅影清疏。歷談渡江諸吟彥，至陸放翁，予復曰：詩至此，奇雄贍麗之觀極矣。晦庵取詩，尺度森嚴，於公極許可，然乎哉。王澤未遠，忠憤填胸，榮河清伊，炯炯夢想間，直將推鋒擊楫，掉馬箠，取故地歸王會圖爾。時稼軒、龍川同一衡氣機，口伐笏擊，神爽飛越，興觀所寄，豈效晉人士清談，騁纖巧於花卉月露，推敲鬬飣間耶！世之詩陶者自沖澹處悟入，詩杜者自忠義處悟入，詩蘇者自豪邁處悟入，吾不知放翁詩悟入當自何處？或云劍南別燈，放翁得之茶山，茶山得之子蒼。金鼎化奇，玉關篦鑰，飲泉知脈，譜系自別爾。

《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上 放翁《與兒輩論李杜韓柳文章》絕句云：「吏部儀曹體不同，拾遺供奉各家風，未言看到無同處，看得同時卻有功！」《示子》詩云：「六藝江河萬古流，吾徒鑽仰死方休，沛然要似禹行水，卓爾孰如丁解牛？老憊簡編猶自力，夜深燈火漸當謀。大門舊業微如線，賴有吾兒共此憂。」時公七十九歲矣。又云：「得道如良賈，深藏要若虛。」《孤學》詩云：「家貧占力量，夜夢驗工夫。」已上數詩皆有益學者，宜玩味。

又 陸放翁《次韻李季章參政》：「焚香黃閣退朝歸，道話時時正要提。九十老翁緣底健？一生強半是單棲。」《贈王伯長主簿》詩云：「學詩大略似參禪，且下工夫二十年，君要親嘗獅子乳，法須盡吐野狐涎。幾人錯會先師話？吾輩元齊古佛肩。天遣放翁窮不死，茶山鉢袋未曾傳。」觀此，詩可易言哉。

虞集《礪谷居愧稿序》 南渡以來，若陳簡齋參政、放翁陸公、誠齋楊公，擅名當世。

《石渠寶笈》卷二九《宋陸游自書詩帖一卷》郭畀跋 宋南渡後，放翁先生文章號大家數，一時學者所宗。暮年休致後，詩法圓美，蓋傳之於曾茶山也。此卷字畫遒勁，實先生得意書，秋泉其善藏之。若夫先生出處之詳，則有二南詩文盛行於世，予復何言？

又俞庸跋 放翁居紹、淳講好偃兵之時，天下休息，疆場無事，入掖垣，出藩宣，晚年優游若耶溪上，壽八十餘，宜乎《劍南》前、後、續集之富。大而天地日月星辰之運行，小而昆蟲草木之動植，內而朝廷，外而邊徼，以至於禮樂

法度刑賞兵財，凡所見聞，一寓之詩。世間妙語奇對，騷人墨客呫嗶推敲之所未到，莫不網羅蒐獵，畢盡無遺。眞可以泣鬼神，祛癘虐。讀之使人倘然止，贊然立，而獨未嘗見公之翰墨。秋泉高侯，暇日以巨軸示，展眡乃翁所自爲詩。音調諧雅，字畫遒勁，猶龍躍鳳翥，鵬搏鯤運。對之精爽飛越，誠見所未見也。侯蹙然曰：「先公以戎行從太傅伯顏公，戰勝攻取，將校惟珠玉金帛是競，先公獨以圖書文史寓意焉。凱旋，輦以踰嶺。衆有薏苡之疑，先公發篋示之，悉皆驚嘆悅服。平定以來，往往爲博雅之士奪其所好，今存無幾。此卷母夫人藏之久矣，近始以畀曰：『而父下江南所得者也。早暮披閱，當有益勿廢。』升拜而受之，不啻獲至寶。願識諸左方，以信後。」予聞放翁，唐內相宣公之裔，二百年後，乃能以文章事業晃耀一世，振其家聲。

又程郇跋　放翁文章妙天下，出處大節載之《宋史》，世庸有不知者。石湖范公帥蜀，辟爲元僚。金椎王撼人，以爲醉翁門下客，輕裘緩帶，雅歌酒壺，當時意氣何如耶？錦官城蓋翁朱同鄉也，東歸還朝，本非素志。嘗有詩云：「杜鵑言語原無據，悔卻東吳萬里歸。」其心事蓋可見矣。投老會稽，世故盡絕，東村西鄰，田翁野老，爾汝相忘，猶有栗里柴桑氣象。余往歲長尹和靖堂，正在翁故里，嘗得遊歷柳姑廟、道士莊，遺址尚在，翁之高風猶可遐想。秋泉高侯出示此卷，正歸老會稽所作。時翁年已八十，字畫遒勁，詩律古淡乃如此。中有「夢爲孤鶴過青城」之句，益知翁思蜀之念，未始一息忘也。

楊士雲《劉後村釋陸放翁沈園詩楊誠齋無題詩》　舊池老柳沈園荒，竹實桐花笑鳳凰。惟有後村能會得，《國風》千古幾篇章。

《吳禮部詩話》　世稱宋詩人句律流麗，必曰陳簡齋，對偶工切，必曰陸放翁。今子西所作，流布自然，用故事古語，融化深穩，前乎二公已有若人矣。

劉基《題陸放翁晚興詩後》　雄劍閟寶匣，中夜蛟龍吼。男兒抱志氣，寧肯甘衰朽。松柟在深谷，枝葉拂星斗。雖無般匠顧，勢自凌培塿。昂昂商山翁，矯矯渭濱叟。林泉不遐遺，軒冕亦固有。奈何劉伶輩，賤身若刍狗。徒生天地間，辜負髮與手。三復詠斯章，千載吾尚友。

又《題陸放翁湖上詩後》　放浪江湖一老翁，若耶溪上幾春風。門前流水斜還直，籬外閑花白復紅。甚欲賦詩追杜子，也能縱酒學陶公。細看墨蹟成懷古，歎息他鄉類斷蓬。

許有壬《周棣洲詩序》　宋南渡，放翁後詩可數，及其季世，溺於所習，工者尤少，而人心之詩未嘗泯也。

《石渠寶笈》卷二九《宋陸游自書詩帖一卷》沈周跋　翁詩大類石湖，書法亦大同小異，在當時，蓋二公互相取益也。宜乎其忘勢遺位，與之傾倒。平生後世，推范公之知人，陸公之自信。今人重勢位，而輕人材者比比，觀此卷重有感焉。

陸文圭《效顰集跋》　渡江初，誠齋、放翁、後村號三大家數。

長谷真逸《農田餘話》　宋南渡後，文體破碎，詩體卑弱，惟范石湖，陸放翁爲平正。

《書史會要》卷六　陸游，【略】才氣超邁，尤長於詩，筆迹飄逸。

《快書小品》卷五引溥洽《放翁詩卷跋》　吾祖放翁老人，以詩文鳴於宋。雖不以書學顯，觀其手澤，跌蕩蒼古，無一筆不合古人遺法，而況詞章字畫發乎忠肝義膽者哉！此軸詩四卷，迺由劍南歸越之作，耿介之懷，益愈可見。長洲靜中山首座裝潢成軸卷，要余跋其尾。嗚呼，吾爲公遠孫，不能光昭先德，逃形空虛，尚敢贅言於其間哉！尚觀南渡名公鉅儒，多爲權幸所忌抑，雖若考亭之賢，當時稱爲第一等人，卒不見用，時事亦可知矣。然權幸敗績，夸毗苟進之士，同爲澌盡，而公之片言隻字，散落人間，歷千百祀而知祕惜之。以彼視此，不亦大有徑庭也歟。

《懷麓堂詩話》　楊廷秀學李義山，更覺細碎；陸務觀學白樂天，更覺直率。概之唐調，皆有所未聞也。

朱奠培《松石軒詩評》　陸游、范成大、戴復古之作，則如曲沼方塘，鴛鸂鶒，徊翔出沒，亦足賞者。

朱承爵《灼薪劄談》　晚宋人詩最多者，莫如放翁。或謂翁有日課，蓋機圓律熟，動宮商。一日，翁至田家，適有村優唱傳奇者過，門客戲請翁賦之。談笑即成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人說蔡中郎。」雖嬉笑之語，亦自有味。

楊循吉《放翁詩選序》　放翁爲南渡詩人大家，而年又最壽，日課一詩，至耄耋不懈，故其多不啻萬首。今澗谷、須溪所選，殆十一爾。二家趣好，微有不同，然搜玄獵奇，班班略備，俾嗜者觀之，亦足以厭飫而思休矣。顧今人間傳寫，猶未免有靳容德色之病，有曰：吾將梓之，其孰不欲焉。劉戶部生之，蜀人也。雅工吟咏，已造堂奧。近以監稅使杭，遂用餘力治茲事，使翁詩一新，

川流日煥，誠嘉惠詞林之盛舉也。前代詩多矣，獨刻此者，其有專尚而深契其心者歟？翁才力放逸，殆出天縱，在李、杜、蘇、黃而下，故有定論，誠不敢加喙其間。獨喜由翁逮今，餘三百祀，僅得一劉戶部，爲詩再行，是何寥寥知賞之難也。

《南濠詩話》　予觀歐、梅、蘇、黃、二陳，至石湖、放翁諸公，其詩視唐未可便謂之過，然眞無愧色者也。

又　東坡《獄中寄弟子由》云：「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後陸放翁云「青山是處可埋骨」，蓋亦用坡語矣。

吳寬《弘治新刊渭南集序》　按待制以文名當時，其言雍雅典則，足爲學者資益。今觀子遹跋語，稱其所聞於父者，以六經、《左氏》、《莊》、《騷》、班、馬、韓、曾爲師匠，而天資工力，自得尤深。然則其言豈剽略割綴之所成哉？宜其沛然爲一家言，而莫之禦也。集中如表、啓、狀、劄、記、序、銘、贊、碑誌、題跋，以及道釋詞疏、長短曲調皆具。大率宋多彌文，而四六之習滋甚，偶儷萎弱，士恆病之。若斯集之渾成，讀之新妙可愛，而又何有於厭倦哉！抑今之士無詞科贅幅之累，而它文所成，如是者幾人歟。此又重可激昂，而光祿君之心之功尤厚且至也。印成，使來徵序，因以幸古人之見於今，而又望今人之追乎古也，於是爲序。

祝允明《書弘治新本渭南集後》　放翁文筆簡健，有良史風，故爲中興大家。馬氏《通考》所載，有《渭南集》三十卷，今人猶罕見之，想望久矣。一旦忽睹其全，蓋光祿華公活字新本，凡五十卷，視馬《考》又過之，即翁子子遹初刻所翻也。皎兮若月食而復，燁兮若玉淤而出，絢兮若春林釋霧而葩葉呈妍，誠文苑之一快矣。

又《刻沈石田詩序》　洎至能、務觀、廷秀，又自蘇、黃而變，然轉奧宛而趨暢愜，或傷率易，而鄰訟辨矣。

汪大章《正德本渭南文集序》　予少讀《宋史》至《陸放翁傳》，識其爲山陰人。正德壬申，以巡行之便，廼得登龍山，瞻禹穴，而式翁之故趾。癸酉之春，與省元張君直尙論前輩遺事，又得翁所著《渭南文集》，逮夜命燭覽焉，文蔚而充，才俊而逸，廓乎萬物之情，而邃乎六經之道，神目爽然，至忘倦寐。廼知考亭與之，西山論之，不我誣也。【略】予惟翁忠獻在君，惠政在民，直筆在史館，而體製之工，是備是集，天下後世，孰不誦讀而愛慕之，鄙賤之言，豈敢緣是爲附姓名計？然表章先賢，以風帥後進，此良有司美政，不可不書。若夫學者以前輩文章爲宗而振發之，求道觀行，從善闕疑，不盡乎己能，而不溺其所安，必文行交致其極，則博文之教，良不外是，尤不可不書也。噫，是豈直爲翁計，又豈直爲郡之章縫輩計哉？

《珊瑚網》卷七文彭《題放翁帖》　放翁以詩名重天下，受知周益公、范文穆，爲中興大家。嘗讀其《劍南集》，愛不忍去手，思見其人，而不可得。今得觀此二帖，恍然如侍左右，何其幸哉！然放翁在當時，不以書名，而遒麗若此，眞所謂人品既高，下筆自然不同者也。

《七修類稿》卷二一　陸游，字務觀，母夢秦少游而生，故以秦名爲字，而字其名也。少好結俠客，有恢復中原之志，故《曉歎》一篇，《書憤》一律，足見其情。至於臨終一絕云：「死後元知前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克復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此亦有三躍渡河之意。史稱天才豪邁，正似其詩也。但惜爲韓侂胄之客。此詩本集亦無。

《歸田詩話》　翁得年最高，有句云：「世味掃除和蠟盡，生涯零落併錐空。」「老病已全惟欠死，貪嗔雖去尙餘癡。」「客從謝事歸時散，詩到無人愛處工。」予垂老流落，途窮歲晚，每誦此數聯，輒爲之悽然，似爲予設也。

《蟫精雋》卷一五　劉潛夫初亦學四靈，後乃少變，務爲放翁體。

《龍江夢餘錄》　陸放翁天資慷慨，喜任俠，以詩文自許。晚年爲韓侂胄所起，大節已不足稱。及爲韓作《南園記》，自謂無諛詞，無侈言，而記中乃云：「勤勞王家，勳在社稷，復如忠獻之盛，而又謙恭抑畏，拳拳志忠獻之志不忘。」是果非諛詞，侈言也耶？

《儼山外集》卷二七　詩人多以一聯一句得名傳世，甚以一字不朽者有之。宋陸放翁游敏於詩，《自詠》云：「八十年來萬首詩。」今《劍南稿》所存誠富矣，可以傳世不朽者，恐亦無幾。

劉景寧《識放翁詩選後》　詩至蘇、黃而下，後山、簡齋、放翁、誠齋諸公，相繼崛起，而翁之作最多。其全集有抄本尙存，然雅聞而未嘗見也，獨羅澗谷、劉須溪所選在。勝國時，書肆中嘗合而梓行，以故傳相抄錄，迄今漸出，而印本則見亦罕矣。弘治丁巳，在杭之學究家購得前所謂梓行者，即簿領間取讀，而未詳選者之權度果如何也。竊意謝疊山以澗谷爲詩派之靈光，揭曼碩以須溪爲詩流之善評，要皆具眼，非苟焉者。

黃溍《書陸放翁先生詩卷後》 予少時得翁墨刻，有所謂《草書歌》者，見其字畫奇妙，詩思清逸，有飄灑出塵之想，殆非常格所可及。酷愛之不能忘，恨不得全集而觀之。其後遊京師，聞從書肆，方得是集。時置几案，玩復不厭。然後知翁之詩，非向之所謂飄灑出塵者所能盡也。蓋翁爲南渡詩人，遭時之艱，其忠君愛國之心，憤鬱不平之氣，恢復宇宙之念，往往發之於聲詩。昔人稱老杜爲詩之史，老杜遭天寶之亂，居蜀數載，凡其所作，無非發洩忠義而已。翁亦居蜀數載，然後歸杭。其出處大致，存心積慮，曠世相符。噫，「龜堂一老旗鼓雄，但恨未飲月氏首」，後之人其誰知翁之心哉。林霽山其得之矣。

袁宏道《答王以明》 近日始學讀書，盡心觀歐九、老蘇、曾子固、陳同甫、陸務觀諸公文集，每讀一篇，心悸口呿，自以爲未嘗識字。

又《答陶石簣》 放翁詩弟所甚愛，但闊大處不如歐、蘇耳。

袁宗道《偶得放翁集快讀數日志喜因效其語》 模寫事情俱透脫，品題花鳥亦清奇。儘同元、白諸人趣，絕是蘇、黃一輩詩。老眼方飢逢上味，吟脾正渴遇仙醫。明窗手錄將成帙，恰似貧兒暴富時。

《香祖筆記》卷五 宋姜夔堯章《白石集》，予鈔之近百首，蓋能參活句者。白石詞家大宗，其于詩亦能深造自得。自序同時詩人，以溫潤推范石湖，痛快推楊誠齋，高古推蕭千巖，俊逸推陸放翁。白石游于諸公間，故其言如此。

《藝苑卮言》卷四 南渡以後，陸務觀頗近蘇氏而粗，楊萬里、劉改之俱弗如也。

又 詩自正宗之外，如昔人所稱廣大敎化主者，於長慶得一人曰白樂天，於元豐得一人曰蘇子瞻，於南渡後得一人曰陸務觀，爲其情事景物之悉備也。然蘇之與白，塵矣，陸之與蘇，亦劫也。

韓敬《劉須溪先生記鈔引》 余嘗欲輯晚宋文章之雄，彙爲一家，如陸務觀之快暢，【略】萃作狐腋。

《山樵暇語》卷一 沈啓南周詩學陸放翁，故造語粗淺，亦多佳句。

《四友齋叢說》卷二五 南宋陳簡齋、陸放翁、楊萬里、周必大、范石湖諸人之詩，雖則尖新太露圭角，乏渾厚之氣，然能鋪寫情景，不專事綺纘，其與但爲風雲月露之形者，大相徑庭，終在元人上。

《詩藪》內編卷二 南渡尤、楊、范、陸輩，近體愈繁，古風愈下。

又外編卷五 〔宋人〕學白樂天者，王元之、陸放翁。

又 唐中葉後詩文異驅，宋文人乃無弗工詩者。【略】唐子西、楊廷秀、陸務觀輩，皆其人也。

《徐氏筆精》卷四 陸放翁詩云：「糴米歸來午未炊，家人竊憫老翁饑。不知弄筆東窗下，正和淵明乞食詩。」近友人新安吳兆詩云：「釜裏生魚甑裏塵，非關久病卻關貧。案頭但有梁鴻傳，閒誘荊妻學古人。」皆深于貧況者。此況難與富兒道耳。

陶望齡《與袁六休書》 南宋有陸放翁者，山陰人，其詩在高、岑之間，雖不及蘇、歐，自餘宋人，舉無其敵。平生作萬首詩，今所傳《渭南集》不過十一。雋永遒拔，七言尤爲勝絕。蕞爾之地，前有務觀，後有文長，亦云盛矣。然今人尚不知有陸，況於徐耶？

潘是仁《宋元名公詩集·陸放翁詩集小引》 韻學家留心宋、元者，稱陸務觀，莫不嘖嘖也。及繹先生詩，諸體具備，如善音律者，奏商則商，奏角則角，無不洋洋盈耳也。眞中興之翹楚，接武歐、蘇，舍公誰屬。東坡在海外時，詩文日進；先生坐貶入蜀，肆然不護細行，自號放翁。古人處逆境，不爲所顚倒，反藉詩文爲鼓吹，其襟趣自足千古。至若今人，遂易其常度，雖強爲拈弄，祇作楚囚語耳。第不能別何者爲先生入蜀詩，如別東坡海外也者。惜哉。先生在蜀九年，歸即掛冠，其詩文最廣，因封渭南伯，故集稱《渭南》焉。

《識小錄》卷一 唐詩人司空圖，以氣節自高，畫烈士於壁以見志，終不仕篡朝。宋陸務觀以恢復爲己任，雖擯棄終身而不倦，嘗有詩曰：「墨幟遊魂應有數，白衣效命永無期。」此言皆不負時。

又 陸務觀曰：「唐人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是不得爲知文者，天下豈有器識卑陋而文詞超然者哉！」此言深得文章大旨。古今來非無文章美贍而人多卑汙者，然其文必無超拔之氣。

《六研齋二筆》卷二 元錢良右字翼之，【略】所作《江村歌》一卷，不獨點畫之妍，其語亦沉着雄邁，陸放翁一流人也。

《雅倫》卷二 放翁亦學杜學白，而尖新峭別，自成一體，有宋詩人無出其右。近日家絃戶誦，不能得其深厚悲壯，但得其率易而已。

毛晉《汲古閣刊劍南詩稿跋》 孝宗一日御華文閣，問周益公曰：「今代詩人，亦有如唐李太白者乎？」益公以放翁對。由是人競呼爲小太白。篇什富

以萬計，今古無雙。或評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或評如翠嶺明霞，碧溪初月，何足盡其勝概耶？

又《重刊渭南文集跋》 放翁富于文辭，諸體具備，惜其集罕見于世。

又《刊渭南逸稿跋》 《渭南文集》皆放翁未病時手自編輯者，其不入韓佗胄《閑記》，亦董狐筆也。予已梓行久矣，牧齋師復出賦七篇相示，皆集中所未載，又云《閱古》《南園》二記，雖見疵于先輩，文實可傳。其飲青衣泉獨盡一瓢，且曰「視道士有媿，視泉尤有媿」。已面唾佗胄，至于南園之亂，惟勉以忠獻事業，無諛詞，無侈言，放翁未嘗爲韓辱也。因合鐫之，併載詩餘幾闋，以補《渭南》之遺云。

又《近體樂府跋》 南渡而下，詩之富實惟放翁，文之富實惟益公，先輩爭仰爲大家，與歐、蘇幷稱。

朱鶴齡《書渭南集後》 陸務觀詩才麗逸，在楊廷秀萬里之上，立朝建論亦讜亮有聲。史稱其晚年爲韓佗胄撰《南園》、《閱古泉記》，時議或不平之。考亭嘗言勒停能太高，跡太近，恐爲有力者牽挽。今《渭南集》中此記不載，豈以物議故削而不存耶。

《瀛奎律髓彙評》卷八周必大《上巳訪楊廷秀賞牡丹于御書扁榜之齋其東圃儀一畝為街者九名曰三徑》 馮班評：宋人四六，古意盡矣，況用以作詩乎？ 此是放翁一生得力處。 馮舒評：此貪對偶之病，務觀亦時有之。

又卷一六陳師道《元日》 方回評：讀後山詩，若以色見，以聲音求，是行邪道，不見如來。全是骨，全是味，不可與拈花簇葉者相較量也。 馮班評：此江西派中緊要語，放翁以此不及黃、陳也。大略放翁骨不如肉。

又陳與義《道中寒食二首》 馮班評：若我家詩法則不然，歐、梅一也，次則坡公兄弟，次則半山，次則范、陸，不得已則四靈。【略】放翁出于山谷，卻于杜有會處，又善用山谷所長處。許印芳評：北宋大家有東坡，南宋大家有放翁，其本領出二陳、呂、曾之上，惟山谷可相伯仲。虛谷乃謂此五人外皆旁支別流，眞瞽談也。

又卷三九范成大《請息齋書事》 馮舒評：放翁之流儘自在。

盧世潅《陸放翁詩》 余喜誦放翁詩，每欲鈔成一編而未果。會客潞河，公事已畢，卧病無憀，因從枕上開卷。顧行篋所攜，乃正德中紹興郡官刻，字蹟多訛，詩又最少。喜其少易竟也，遂鈔之，不數日而卒業。命胥錄出，以爲初本。家間尚有吳刻《劍南詩稿》，版精而詩富，倘不死，尚欲博選之爲續本云。

又《與程正夫書》 秦、漢、唐遠矣。南宋有一人，曰陸放翁。眞作家也。昨在潞河，鈔得渠詩一冊，謹呈覽。此不可爲吾法，而足以備我用。

又《酬茅止生》 君憶山陰陸放翁，眼穿夢斷九州同。可憐數斛英雄血，潑向雕蟲汗簡中。

范士楫《題陸放翁詩》 務觀結轖大，欲直接少陵，而空邯鄲之迹，幾靡體不擅，廣大教化，良非溢褒。雖篇幅之富有，詩人來未聞，而蔽正在此。務多則類多，且卒業未易，窺其略者鮮矣，況進而辨之嗜之。將此物在天壤，有與亡不甚辨也。予悲焉。從萬首中錄二十之一，滿卷爾，巨亡外，細亡內，間有近語，決無庫格。謂務觀詩有于今日可，謂看務觀詩始于今日可。不特陸爲然，唐元、白，元劉夢吉，明元美諸君，皆巨手，全集不痛汰，皆不可讀。

葉燮《原詩》 南宋、金、元作者不一，大家如陸游、范成大、元好問爲最，各能自見其才。

又 宋人富於詩者，莫過於楊萬里、周必大。此兩人作，幾無一首一句可采。陸游集佳處固多，而率意無味者更倍。由此以觀，亦安用多也。

徐乾學《漁洋續詩集序》 宋之詩渾涵汪茫，莫若蘇、陸，合杜與韓而暢其旨者子瞻也，合杜與白而伸其辭者務觀也，初未嘗離唐人而別有所師。

朱彝尊《沈明府不羈集序》 今海內之士，方以南宋楊、范、陸諸人爲師，流入纖縟滑利之習。

又《成周卜詩集序》 予覽觀唐人，惟杜陵、香山多作七律，然集中所存終不及諸體之半。逮蘇子瞻、陸務觀、楊廷秀，多以斯體見長。

又《汪司城詩序》 今之諸家不事博覽，專以宋楊、陸爲師，庸熟之語，令人作惡。

又《橡村詩序》 今之言詩者，多主於宋。黃魯直吾見其太生，陸務觀吾見其太縟。

又《書劍南集後》 詩家比喻，六義之一，偶然爲之可爾。陸務觀《劍南集》，句法稠疊，讀之終卷，令人生憎。若「身似老僧猶有髮，門如村舍強名官」，「跡似春萍本無柢，心如秋燕不安巢」，「身似在家狂道士，心如退院病禪師」，「心似春鴻寧久住，身如秋扇合長捐」，「身似敗棋難復振，心如病木已中

空」，「心似枯葵空向日，身如病櫟孰知年」，「家似江淮歸業戶，身如湖嶺罷參僧」，「心似游僧思道遠，身如敗將陷重圍」，「居似窮邊荒馬驛，身如深谷老桑門」，「人似登仙惟火食，俗如太古欠巢居」，「閒似苔磯垂釣叟，淡如村院罷參僧」，「嬾似老鷄頻失旦，衰如蠹葉早知秋」，「喜似繫囚聞縱掉，快如疥癢得爬搔」，「閒似白鷗雖自足，健如黃犢已無緣」，「酒似粥濃知社到，餅如盤大喜秋成」，「難似車登蛇退嶺，險如舟過馬當時」，「月似有情迎馬見，鴈如相識向人鳴」，「心如澤國春歸雁，身似雲堂旦過僧」，「身如巢燕臨歸日，心似堂僧欲動時」，「身如病木驚秋早，心似鰥魚怯夜長」，「心如老驥長千里，身似春蠶已再眠」，「身如海燕不逢社，家似瓜牛僅有廬」，「心如老馬雖知路，身似鳴蛙不屬官」，「身如病鶴長停料，心似山僧已棄家」，「心如頑石忘榮辱，身似孤雲任去留」，「心如脫穽奔林鹿，迹似還山不雨雲」，「恩如長假容居里，官似分司不限年」，「瘦如飯顆吟詩面，飢似柴桑乞食身」，「勇如持虎但堪笑，學似累棋那易成」，「爽如瑞露零仙掌，清似寒冰貯玉壺」，「衰如蠹葉秋先覺，愁似鰥魚夜不眠」，「樂如逐兔牽黃犬，快似麾兵卷白波」，「壁如龜筮難占卜，瓦似魚鱗不接連」，「路如劍閣逢秋雨，山似鑪峰鎖暮雲」，「雲如山壞長空黑，風似潮回萬木傾」，「雨如梅子初黃日，水似桃花欲動時」，「花如上苑長成市，酒似新豐不直錢」，「雁如著意頻驚枕，月似知愁故入門」，「蠶如黑蟻桑生後，秧似青針水滿時」。餘詩腰漆用「如」、「似」字作對，難以悉數，就中非無佳句，此陸平原所云「離之雙美，合之兩傷」者也。予友三原孫枝蔚豹人徵入都，不願分修史之祿，賦詩云：「身如橘柚病於北，心似鷓鴣飛向南。」有識者憐之，此偶然作爾。邇者詩人多舍唐學宋，予嘗嫌務觀太熟，魯直太生，生者流爲蕭東夫，熟者降爲楊廷秀。蕭不傳而楊傳，效之者何異海畔逐臭之夫邪。

王士禎《冬日讀唐宋金元諸家偶有所感各題一絕于卷後凡七首》　射虎山頭雪打圍，狂來醉墨染弓衣。函關渭水何曾到，頭白東吳萬里歸。

《帶經堂詩話》卷一　宋人之詩，多者莫如子瞻、務觀。【略】務觀閑適，寫邨林茅舍、農田耕漁、花石琴酒事，每逐月日，記寒暑，讀其詩如讀其年譜也，然中間勃勃有生氣。中原未定，夢寐思建功業，其眞樸處多，雕鏤處少，取其多者爲佳。

又　朱文公《與徐賡載書》云：「放翁詩，讀之爽然，近代惟見此人爲有詩人風致。如此篇，初不見其著意用力處，而語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嘆不能已。近報又已去國，不知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詩，罰令不得做好官也。」文公於詩頗邃，故能識放翁詩佳處。

又　《中州集》中，如劉迎無黨之歌行，李汾長源之七律，皆不減唐人及北宋大家，南宋自陸務觀外無其匹敵。

又卷四　叔用《具茨集》寥寥無多，一鱗片甲，殆高出無咎之上。議者以爲唯陸務觀能彷彿之，非過論也。

又　南渡氣格，下東都遠甚，唯陸務觀爲大宗。七言遜杜、韓、蘇、黃諸大家，正坐沉鬱頓挫少耳，要非餘人所及。

又　金元之間，元裕之其職志也。七言妙處，或追東坡而軼放翁。

又卷六　宋張孝祥【略】在南渡之初，亦下放翁遠甚。

又卷一八　《載酒園詩話》，丹陽賀裳著。其持論有不可解處，如范石湖之視陸放翁何啻霄壤，而賀則云：至能有驊騮騄耳過都歷塊之能，又云務觀才具無多，意境不遠，唯善寫眼前景物，音節琅然可聽。

陳訏《宋十五家詩選序》　陸放翁詩至萬餘首，疑其無復持擇，而改詩鍊句，每形篇什。

又《宋十五家詩選・劍南詩選》　放翁一生精力盡于七律，故全集所載最多最佳。古詩稍有鬆處，然至其精采發露，自斑剝可愛。讀放翁詩，須深思其煉字煉句，猛力爐錘之妙，方得眞面目。若以淺易求之，不啻去而萬里。

《載酒園詩話》卷一　宋陸務觀本於曾茶山，茶山生硬粗鄙，務觀逸韻翩翩，此鸛巢之出鸞鳳也。

《載酒園詩話・唐宋詩話緣起》　近人之稱許宋詩，不過喜其尖新儇淺，乃南宋中陸務觀一家，亦未能深窺宋人本末也。

又《宋・陸游》　予初讀《瀛奎律髓》，每遇一類，唐詩後必繼宋詩，鄙俚粗拙，如狪獠接語。得務觀一篇，輒有洋洋盈耳之喜，因極賞之。及閱《劍南全集》，不覺前意頓減。大抵才具無多，意境不遠，惟善寫眼前景物，而音節琅然可聽。一詩中必有一聯致語，如雨中草色，葱翠欲滴。間出新脆之句，猶十月海棠，枯條特發數蕊，妖艷撩人。亦時爲激昂磊落之言，頗有禰衡場地前來、嵇康揚鎚不輟之態。要惟七言近體有之，餘不能爾。其淋漓最動人者，漫摘數章於後。長篇惟《題少陵畫像》，叙三百年前事，聲容如見，亦令人忽忽難堪。《江樓醉中作》曰：「淋漓百榼宴江樓，秉燭揮毫氣尚遒。天上但聞星主酒，

人間寧有地埋憂。生希李廣名飛將，死慕劉伶贈醉侯。戲語佳人頻一笑，錦城已是六年留。」公得爲石湖幕府，故縱懷如此。及《守嚴述懷》云：「桐君故隱兩經秋，小院孤燈夜夜愁。名酒過於求趙璧，異書渾似借荆州。溪山勝處身難到，風月佳時事不休。安得連雲車載釀，金鞭重作浣花遊。」回憶舊時賓主，何可復得，正猶少陵在夔思嚴武不已。從來宦遊勝事，眞不在職之大小也。

《後寓歎》曰：「貂蟬未必出兜鍪，要是蒼鷹憶下韝。彭澤徑歸端爲酒，輕車已老豈須侯。千年精衛心平海，三日於菟氣食牛。會與高人期物外，摩娑銅狄灞陵秋。」「千年精衛」，自指平日壯懷，「三日於菟」，指後進之士妄生短長者。如韓翃在夷門，同幕少年多輕之。文士蹉跎，每抱此恨。想公當日，亦竟不免。

《書齋壁》曰：「平生憂患苦縈纏，菱刺磨成矢實圓。天下不知誰竟是，古來惟有醉差賢。過堂未悟鐘將聾，睨柱誰知璧偶全。自笑爲農行沒世，尚如驚雁落空弦。」《遣興》曰：「莫笑龜堂磊塊胸，此中原可貯虛空。尚饒靈運先成佛，那計辛毗不作公。采藥偶逢丹井客，買簑因過玉宵翁。不須更問歸何許，散髮飄然萬里風。」放翁少時有志經世，嘗投梁參政曰：「士各奮所長，儒生未宜鄙。覆氈草軍書，不畏寒墜指。」故其《感舊》曰：「晚歲猶思事鞍馬，當時那信老耕桑。」及久歷世途，始有「此身幸已免虎口，有手但能持蟹螯」，「生來不啜猩猩酒，老去那嘗燕燕巢」，「賤天有事君知否，止乞柴荆到死關」之句。余嘗喜其《西窗》一作：「西窗偏受夕陽明，好事能來慰此情。看畫客無寒具手，論書僧有折釵評。薑宜山茗供閒啜，豉下湖蓴喜共烹。酒肉朱門非我事，諸君小坐聽松聲。」若得如此，亦平地小神仙矣。　天啓、崇禎中，忽崇尚宋詩，迄今未已。究未知宋人三百年間本末也，僅見陸務觀一人耳。實則務觀勝處，亦未能知，止愛其讀之易解，學之易成耳。遂無復體格，亦不復鍛鍊深思，僅於中聯作一二姿態語，餘盡不顧，起結尤極草草。方言俗諺，信腕直書。昔江湖小生，作支離褊淺之辭，目爲元和詩體。元稹不平，至上書令狐楚。今之效陸體者，亦幸古人骨已朽耳。使之尚在，其不平可勝言哉。

潘耒《五嶽遊草序》　司馬相如、子長、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蘇子瞻、陸務觀之流，則眞足跡遍天下，而其文辭亦遂雄奇跌宕，超越千古。

梁清遠《雕丘雜録》　陸放翁詩，山居景況，一一寫盡，寫爲山林史。但時有抑鬱不平之氣，及浮誇自侈之談。去此，便與陶淵明何殊？

孫枝蔚《讀陸放翁詩愛其慷慨悲歌足以起懦既復置之而嘆吾直心如放翁而直口不如命也因作此志悲》　生向太平世，老於離亂中。濁翁新自號，妬殺直心翁。

《柳亭詩話》卷二　「飲酒不至狂，對客不至疲，讀書以自娛，不強所不知。」放翁所謂閒適詩也。如此領會，不必更云「酒無獨飲理，嘗恨欠佳客。守書眼欲閉，投枕乃瞭然」矣。【略】放翁又云：「著書敢望垂千載，嗜酒猶須隱一官。」彭澤有知，得無笑爲以五斗米折腰乎？

又卷七　西川草堂有杜少陵遺像，陸務觀題曰：「公詩豈紙上，遺句處處滿。阨窮端有自，寧獨坐房琯。長安貂蟬多，死去誰復算。」包括渾淪，不欲以一節概其生平也。又七言句曰：「杯殘炙冷正悲辛，仗內鬬雞催賜錦。」追說轉去，尤難爲情。

又卷九　陸務觀詩：「供家米少因添鶴，買宅錢多爲見山。」清貧樂事，世人罕有知其趣者，吾欲繪以爲圖，着之齋壁。

又卷一九　放翁詩：「名山如高人，豈可久不見。」又曰：「遊山如讀書，深淺皆可樂。」世有蘇、陸二公，吾願躡履從之。

又卷二八　李義山、陸渭南皆祖述少陵者。李之蘊藉，陸之排奡，皆能寓變化於規矩之中。李去其靡，陸汰其粗，其於大曆、元和也何有。

又　《渭南全集》畢竟以七律擅長，遠撮錢、劉之標，近萃蘇、黃之勝，而乃曰「我不如誠齋」，毋乃鳴謙太甚乎。【略】試取楊、陸二集並觀，必有辨其爲邢、尹者。

宋琬《讀劍南集》　高人最愛孔巢父，佳句驚看陸放翁。欲畫衣冠無妙手，松江繡刺比來工。

汪琬《讀宋人詩五首》　詩印頻提教外傳，入魔入佛總超然。放翁已得眉山髓，不解誠齋學謫仙。

又《遽步詩集序》　唐詩以杜子美爲大家，宋詩以蘇子瞻、陸務觀爲大家。此三家者，皆才雄而學贍，氣俊而詞偉，雖至片言隻句，往往能寫不易名之狀與不易吐之情，使讀者爽然而覺，躍然而興，固非飣餖雕畫者所得彷彿其萬一也。

又《劍南詩選序》　宋南渡百四十年，詩文最盛，其以大家稱者，於文當推文公朱子，於詩當推務觀，其他皆名家而已。當時或取務觀配楊誠齋，謂之楊、陸，甚至評隲兩人，以誠齋擬太白，務觀擬子美，非篤論也。務觀不欲競

名，故迂其詞曰：「我不如誠齋，此評天下公。」果公乎？非公乎？予嘗論之，范石湖之詩非不新也，然而邊幅則太窘矣，四靈非不工也，然而景象則太狹矣，劉後村非不博且雋也，然而思致則太纖矣。滔滔滾滾，多或數百言，少或數十言，不窘、不狹、不纖，獨能出奇無窮者，舍務觀誰歸？朱子每愼許可，顧嘗以奇才稱之。其人其詩，決當祔食於子美、樂天、子瞻三君子之間，未可以前後進置優劣也。予見選陸詩者不下數家，然皆信心任筆，雜以偏見，故不能久行於世。惟朱先生望子是編，可謂善本。望子固朱子之裔也，【略】而於務觀所謂《劍南集》者，心慕手追，風吟雪篲，好之甚篤，故其去取也嚴，而尙論也審。倘亦得朱子遺意與？

《寄園寄所寄》卷四　放翁云：「六十年間萬首詩。」又云：「三日無詩便覺衰。」詩可須臾離耶？況五七字耳，而生平胸次，直傳千古，人品心術，胥於是乎在。

《隙光亭雜識》卷一　劍南詩：「輕雷轆轤斷梅初，殘雪縱橫過筍餘。」自注云：「鄉語謂梅雨有雷爲斷梅，謂筍出林爲過筍。」「斷梅」、「過筍」，殊有韻致。又詩：「浮蟻撇嘗人散後。」「撇嘗」謂釀新成未及漉，先用醆撇而嘗之也。見白香山詩。又詩：「藜粥數匙晨壓藥。」蓋用藥而欲其力達下部者。醫家每云以美膳壓之，是也。又詩：「禿尾猶無漫漢驢。」事出《北齊書・楊愔傳》。又詩：「阿囝略如郎罷老。」顧況集，閩俗呼子爲囝，父爲郎罷。此詩戲用閩語也。馮定遠以爲不可。

又卷二　陸放翁詩用「郎罷」字，蓋閩俗呼父爲郎罷，戲用其語耳！馮定遠以爲不可。然少陵詩「白頭老罷舞復歌」，則非始自放翁矣。

《韓門綴學》卷五　楊誠齋、陸放翁不獨詩文名世也，其人皆賢者。然史稱韓侂胄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里爲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卧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而游晚年再出，爲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朱子嘗以陸務觀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能全其晚節。後世士大夫負文望者，罔不營心名利，其能顧及清議幾人哉。史又言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怏怏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侂胄姦臣，謀危社稷，吾報國無路，惟有孤憤」等語，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而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陸公早退居，往來雲門、若耶，韓侂胄固欲其出，落致仕，除次對，公勉爲之出。韓喜附己，至出所愛四夫人擘阮琴起舞，索公爲詞，有「飛上錦裀紅皺」之語。公臨終以詩示其子云：「王師剋復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公之心方暴白於易簀之時矣。此雖曲爲之解，然可見放翁之心，固不以侂胄之北伐爲非矣。

王霖《讀范陸二家詩題六言二首》　有時偶弄狡獪，何曾全類俳諧。若非我翁自道，誰謂不如誠齋。

又《讀放翁春日詩》　春來無日不吟行，信手詩篇李、杜情。兩地憑君拈出看，錦城紅溼蜀江明。

又《三山舟中追懷放翁先生》　堂堂南渡壓羣英，六百餘年尙典型。詩好人稱小太白，酒豪自署醉劉伶。邇來好事無團扇，依舊三山似畫屏。想像精靈呼欲出，攝將蘋藻薦芳馨。

又《題渭南集即用集中生日追懷先親韻》　一生憂國鬢如絲，壯志寧隨老耄移。萬里中原無復日，百年垂死尙餘悲。皐夔事業心空許，屈賈文章晚自知。團扇家家爭貌取，幾人解讀渭南詩。

又《祀放翁先生用集中眉州披風榭拜東坡遺像韻》　詩三百篇留性情，少陵雅頌留正聲。堂堂渭南遙接武，騷壇從此無堅城。同時尤蕭洎范楊，南渡百年遞崢嶸。未若我翁更超絕，秀色天半峨嵋橫。憶翁生及宣和末，淮壖風雨失晦明。明年遂構靖康禍，烟塵浩浩暗汴京。悲哉不見九州同，翩然歸去騎長鯨。山巢儻可寄靈爽，酹翁三爵翁來傾。

又《長至前一日夜讀劍南集即用集中九月一日夜讀詩稿有感走筆作歌韻》　好詩須從性靈得，不向故紙堆中乞。隨人腳後徒蹣跚，如病尪羸無氣色。放翁生抱杜陵癖，六十年間吟過日，讀破萬卷筆有神，掃盡千軍陣無匹。揮毫伸紙勢建瓴，短韻長篇欵卷席。雷霆光怪不覺威，風雨縱橫失其疾。報仇雪恥志鬱鬱，憂國忠君心歷歷。胸次崢嶸五嶽高，豈與培塿較寸尺。中夜聲欬恍有聞，千載神明如不隔。後世只作詩人看，掩卷籌燈三歎息。

又《十月十七日放翁先生生日設位自訟齋奠以酒果賦詩紀事》　蛟龍出沒浪滔天，風雨長淮又謫仙。生及宣和無事日，死猶垂涕中興年。千秋志業空相許，萬首詩篇盡可傳。小子生平最宗仰，傾觴撫几一潸然。

田雯《論詩絕句》　琢肝鉥腎費尋思，攤飯澆書病不支。揀取前人篇什讀，老來白陸最相宜。

又《叢碧堂詩序》　若夫白、陸之作，掉臂遊行，脫手皆有生趣，多至數千百首，隨時即事，無非快境，殆所謂近於道者歟。【略】余之所以嗜白、陸，蓋於詩外求之矣。

又《使蜀草序》　考之古人，如少陵、放翁，蜀中之詩皆與山水稱。

又《雜著》卷一　宋梅、歐、王、蘇、黃、陸諸家，亦無不登少陵之堂，入昌黎之室。惟其生於宋也，南轅以後，競趨道學，遂以村究語入四聲，去風人之旨實遠。況程、邵以下，誠齋一出，腐俗已甚。

又卷二　南渡諸詩，亦似晚唐已後，格卑氣弱，非復東都之舊矣。陸務觀挺生其間，祓濯振拔，自成一家，眞未易才。七言古詩登杜、韓之堂，入蘇、黃之室，雖功不敵前人，亦一傑搆。

又　放翁意摹香山，取材甚廣，作態更妍，讀去歷歷落落，如數家珍。有作詩之樂，而無傷於大雅。

又　陸務觀七律不下千篇，其間取料寄興，無不令人解頤，有作詩之樂，而無傷於大雅。

又　放翁七言絕句，卻有數種，讀者不可不知。如《秋風亭》云：「人生窮達誰能料，蠟淚成堆又一時」，「巴東詩句澶州策，信手拈來盡可驚」。《籌筆驛》云：「一等人間管城子，不堪譙叟作降箋。」《歸舟重五》云：「屈平鄉國逢重五，不比尋常角黍盤。」《遊近村》：「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讀李泌傳》云：「人生若要常無事，兩顆梨須手自煨。」《剡谿圖》云：「從今步步須回棹，不獨山陰興盡時。」《讀杜詩》云：「拾遺大欠修行力，小吏相輕便動心。」《項羽傳》云：「范增力盡無施處，路到烏江君自知。」《曹公傳》云：「赤壁歸來應歎息，人間更有一周瑜。」《讀史》云：「可憐赫赫丹陽尹，數顆檳榔尚繫懷。」此一種也。如「細腰宮畔過重陽」，「細雨騎驢入劍門」，「卧聽蠻童放轆轤」，「射雉歸來夜讀書」，「數聲柔櫓下巴陵」，「幅巾短褐小籃輿」，「又乘微雨去鋤瓜」，「庭樹鳴梟鬼弄燈」，「病觀《周易》悶梳頭」，「一雙黃蝶弄秋光」，「一窗晴日寫《黃庭》」，「紅蜻蜓點綠荷心」，「丁卯橋應勝午橋」，「一樹梅花一放翁」，「時有殘蟬一兩聲」，此又一種也。如《聽雨》云：「憶在錦城歌吹海，七年夜雨不曾知。」《蔬圃》絕句云：「可憐遇事常遲鈍，九月區區種晚菘」，「憑誰爲向阿瞞道，徹底無能合種蔬」，「一事尚非貧賤分，羔羹僭用大官葱」。《秋夜讀書》云：「也知賦得寒儒分，五十燈前見細書」，「三十三年眞一夢，茅檐寒雨夜蕭蕭」。《梅花》云：「今日溪頭須小飲，冷官不禁看梅花。」《秋懷》云：「年來多病題詩懶，付與鳴蛩替說愁。」《探梅》云：「平生不許凡桃李，看了梅花睡過春。」《晚眺》云：「樊川詩句營丘畫，盡在先生拄杖前。」《聞笛》云：「一曲忽聞高士笛，臨窗和以讀書聲。」《梨花》云：「征西幕府煎茶地，一幅邊鸞畫折枝。」《讀書》云：「燈前目力雖非昔，猶課蠅頭二萬言。」《聞百舌》云：「閒眠不作華胥計，說與春烏自在啼。」《有懷》云：「何時得與平生友，作字觀書共一燈。」此又一種也。如《醉道士圖》云：「邇來祭酒皆巫祝，眼底難逢此輩人。」《歎俗》云：「看渠皮底元無血，那識虞卿魯仲連。」《冬日暄甚》云：「爲君小試回春手，便似暄妍二月天。」《排悶》云：「白頭爛醉東吳市，自拔長刀割堯肩。」《戲贈園中花》云：「我欲小施調燮手，酌中寒暖半陰晴。」《夜過大姓》云：「醉飽要勝饑欲死，看渠也復面團團。」《社日小飲》云：「世事恰如風過耳，微聾身好不須醫。」《村行》云：「不須更求芎芷輩，吾詩讀罷自醒然。」《華陀傳》云：「華陀老點徒驚俗，吾豈無書可活人。」此又一種也。如《題城南堂》云：「春寒催喚客嘗酒，夜靜卧聽兒讀書。」《郊居》云：「已炊蕞散眞珠米，更點丁坑白雪茶。」《農桑》云：「山歌高下皆成調，野水縱橫自入塘。」《春日雜興》云：「花間款款寧爲晚，日出遲遲卻是晴。」《夏日》云：「倚牀奴子垂頭坐，搖手孫兒小步行。」《齋中雜題》云：「棐几硯涵鸜鵒眼，古奩香斲鷓鴣斑。」此又一種也。

《詩筏彙說》引《山堂詩說》　無咎得坡公之遺，而叔用又度越無咎，後之能仿佛者，其惟劍南乎。

又　南渡以後，無復東都氣格矣。惟放翁挺出，雖沈雄騰踔不逮蘇、黃，然亦非餘子可望並肩。

《潛邱劄記》卷四　何屺瞻告余：陸放翁之才，萬頃海也，今人第以其「疏簾不捲留香久，古硯微凹積墨多」等句，遂認作蘇州一老清客耳。余爲失笑，竊以鈍翁詩中沾沾自喜處，殆又一清客而兼山人者也。

周之麟《宋四名家詩鈔・放翁詩鈔序》　古來詩人富於詩者，莫如渭南。或謂其語多重沓，據情貌景，不能遠攬窮搜，而僅工於體物。是將以戔戔之誠，沒作述之苦心耶。夫樂無定聲，而務和其節，繪無定狀，而期肖其形。渭南之詩，惟其意之得耳。其志夷宕，故於節也和，其思刻苦，故於形也肖。其細入毫芒，幽窮影響，固隱如風雨之集，而莫測其端，而隊仗鮮明，冠服偉麗時，又

何嘗不如西山校射，獵騎千群；別館張筵，從官百輩乎？且獨不見夫惓惓憂國之詩耶？自夫神京陸沈，偸安南渡，渭南以一書生，蒿目當塗，彎弧躍馬之思，既老不釋。觀於「家祭無忘」之語，千秋而下，亦爲長慟。此其用心與子美何以異？詩云爾哉！若其詩之前後錯出，譬之深山大澤，包含者多，不暇剪除蕩滌，豈如守半畝之宮，一木一石，可屈指計數，而顧欲以此傲彼乎？舉今世皆俎豆陸詩，余何庸辨！而芟多即寡，差謂與作者之意不大謬云。雪蒼氏題。

柴升《放翁詩鈔序》　宋室渡江，騷壇角立，放翁先生實以詩爲紹興後冠冕。當孝皇時，問當代誰爲李太白者，廷臣以先生對，馳譽標聲，眞不意近在左右矣。今讀其全集，知先生於詩獨力。大者鏦鏦，細者喁喁，樂者于于，憂者惻惻。大約身之所歷，目之所寓，夢寐之所懷思，靡不有作，日有課，月有程，逮年八十餘不少廢，故爲詩以萬計，前此詩人未有也。夫固已耽之矣。而且出外就閒，爲州別駕者五，奉崇道、玉局、武夷、佑神祠者四，其他出入禁籞，又率爲文章侍從之官，故得浸淫奔放於詞翰之中，以遂其蕭騷放浪，不涅不緇之慨。所著有《劍南詩稿》，手自編次者也。【略】若先生者，著述爲最勞，其爲傳後計最深遠，固南宋詩人之偉，豈得私之吾浙，謂爲照耀江東已哉。

《涼水亭雜識》　宋人好推譽本朝人物，以六一比子長，猶十得五六；以放翁比太白，十不得三四。

楊大鶴《劍南詩鈔序》　近年以來，有識者始讀宋詩，始讀陸放翁詩，然而放翁非詩人也。頌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夫志非他，情之發於性者。是故傳曰：詩以道性情。南宋自紹興改元，訖於嘉定，中間五六十年，僉壬柄國之日爲多。朝廷之上，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忠義爲僇，道學爲邪，正人君子，朝進用而夕報罷，見機明決者，求去惟恐不速，此爲放翁所遭之世。初爲權奸所嫉，後忤貴倖自免，五爲州別駕，西泝夔道，宿留十載，竟有終焉之志。僅以筆力回斡，見知當宁，得拜爵致仕以老。少不治生事，老不請祠祿，晚歲東歸，補書巢，插東籬，安貧自得，未嘗有戚戚之容。尤與張魏公父子、呂伯恭、朱晦翁諸賢厚善。忠孝節義，本乎天資，理學文章，由於學力，此爲放翁生平之爲人。孝宗即位，首賜進士出身，入對輒上言，乞信詔令以示中外，誅沮格以懲翫習，於建都立國，積粟練兵，三致意焉。迄不得大用。酒旗鼓，筆刀槊，一飯不忘，沒齒無二，臨絕《示兒》之作，至今讀之，使人淚如雨下，此爲放翁不可奪之志。論其世，知其人，考其志，以放翁爲詩人而已，可乎？知放翁之不爲詩人，乃可以論放翁之詩。或曰：是長袖之舞，多財之賈，積厚矣。或曰：是庖之游刃，僚之走丸，妙熟矣。余蓋不謂然。一書之不讀，一物之不識，一理之不明，皆有憾於詩，是固然矣。然放翁自言：「讀書取暢達性靈，不必終卷。」又言：「藏書萬卷讀至老，固願少出蘇黎元。」此豈徒夸多鬬靡，爲撦裂斲句，儲不時之需者哉。年十二能詩，卒年八十有五。長子子虡編其稿爲八十五卷，數不下萬首，三日不作，見於篇章，數日不作，發爲浩歎，是固然矣。然放翁又言：「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無疵瑕，豈復須人爲。」自言：「閒爲長謠短章，楚調唐律，酬答風月煙雨之態度，非惟娛耳目，遣暇日而已。」此豈黏頭綴尾，朝鐫夕琢，必待月久歲深，以多作爲能者哉。劉後村之論曰：陸放翁似少陵，楊誠齋似太白。孝宗一日問周益公：「今代詩家亦有如唐李太白者乎？」益公以放翁對。蓋宋人之詩，多學李、杜，畫疆分道，各不相謀，南宋以後，愈見痕跡，故當時之論如此。余亦不盡謂然。放翁之於李、杜，皆時時有之，而皆不足以定放翁。蓋可定者，世間紙上之李、杜，時時有之者，放翁胸中之李、杜也。論放翁之胸中，吐納衆流，渾涵萬有，神明變化，融爲一氣，眼空手闊，肝肺槎枒，容王導輩數百，吞雲夢者八九。此乃放翁之詩，非詩人所能爲者爾。或又曰：誠如子言，放翁遂獨有千古矣乎？余曰：豈惟放翁，由放翁而溯之，從李、杜而推之，略舉一二，如陶淵明、韓昌黎、蘇東坡輩，凡不爲詩人而已者，其詩皆獨有千古者也。放翁之讀杜亦曰：「後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几空咨嗟。」此非其證耶？后妃夫人，江漢游女，固不可以爲詩人，其詩乃載於《三百篇》，列於六經，爲後世作詩之祖。由此言之，詩果非詩人之所能爲也。若夫殫見洽聞，搜神誌怪，心不絕吟，手不停筆，某篇逼眞某代，某章酷肖某家，若者升浣花之堂，若者入青蓮之室，以爲如是則工，不如是則不工者，皆可以爲詩人者也，而豈復有詩也哉。

吳景旭《言詩十絕句》八　兒女青紅競鬬春，詩家關棙屬何人？渭南七字多新態，酸餡寧堪具八珍。

《歷代詩話》辛集七　南渡以後，范石湖、陸放翁兩家爲冠。楊誠齋謂范之清新，陸之敷腴，姜白石謂溫潤如范，俊逸如陸，當時已推服之。然范詩易看而難入，當由其溫潤，進其清新。陸詩難擇而易耽，當汰其敷腴，寶其俊逸。

魏裔介《讀陸放翁詩》　陸子放翁詩萬卷，後來老練更疎行。須知深得《莊》《騷》意，莫與唐人較短長。

又《讀陸務觀劍南藁八十五卷終》　南渡詩家有放翁，才高不與衆人同。心如秋水湖千頃，筆抵春山翠萬叢。報國有懷入畫角，學仙得力似冥鴻。晚年獲此眞良友，寒夜蕭蕭醉筆筒。

《蘭皋詩話》　汪鈍翁論宋人詩云：「放翁眞得眉山髓，不信誠齋學謫仙。」暇日嘗與友人論之。友人云：此論未確。誠齋詩全不似太白，放翁亦不似眉山。東坡詩貪用故事，致失性靈，體格實遜於陸。鈍翁得毋因放翁生平服膺眉山，故有是語？抑以世論蘇、黃、范、陸作品第耶？

王復禮《放翁詩選序》　放翁詩實宗李、杜，爲宋人之冠。非予私言也，放翁固自言之，諸公亦嘗許之矣。其《示子遹》詩云：「數仞李、杜牆，常恨欠領會。元、白纔倚門，溫、李眞自《鄴》。」又《示宋都曹》詩云：「天未喪斯文，杜老乃獨出。凌遲至元、白，固已可憤疾。及觀晚唐作，令人欲焚筆。此風近復熾，隙穴始難窒。淫哇解移人，往往喪妙質。苦言告學者，切勿爲所怵。」是放翁亦以晚唐至宋爲不足學，而推本於李、杜也。宋孝宗嘗問周必大曰：「今詩人亦有如唐李白者乎？」必大以游對，人因呼小太白。朱文公云：「放翁詩氣格高遠，旨趣幽深，讀之爽然，有詩人風致，在今當推爲第一流。」林景熙云：「天寶詩人詩有史，杜鵑再拜淚如水。龜堂一老旗鼓雄，勁氣往往摩其壘。」劉後村云：「放翁學力似杜甫。」又云：「近歲詩人，雜博者堆隊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費搜索，縛律者少變化。惟放翁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南渡而下，故爲一大宗。」是放翁之詩似李、杜，諸說自昔已然，莫怪乎其集盛行於今日也。然放翁嘗云：「六十年來萬首詩。」是詩之多莫如放翁矣。又云：「作詩未必能傳後，要是幽懷得少攄。」又云：「此身死去詩猶在，未必無人粗見知。」是放翁既以傳後爲難，又以見知爲幸。今行世者，楊選二千首，吳選、朱選皆千首，紙貴洛陽，可無俟再選矣。第傳後之詩，貴精不貴多，因合諸選而拔其尤者以問世，則由宋而唐，由放翁而李、杜，可一視之矣。

又《放翁詩選凡例》　《宋史》列傳但云：「年十二，能詩文。」又云：「才氣超逸，尤長於詩。」《紹興府志》云：「少穎悟，學問該貫，喜爲詩歌，工文詞，所著有《劍南集》二十卷，《渭南集》四十五卷，雜稿六十七卷行於世。」是陸集非止《劍南》也。況詩中剡溪、鏡湖、梅市、雲門、柯山、若耶村、東林寺、武夷精舍，皆非蜀中所作，豈得曰劍南乎？今稱《放翁詩選》，庶幾名實不紊。

又　唐詩之中，不能保無拙句，但至宋尤甚，惟貴選家去瑕留玉，汰沙存金耳。若以拙句混入，致令初學效尤，遂成惡札。是刻如：「時新豆搗團」，「帖妥若在榻」，「醅面釀如粥」，「家貧菜粥香」，「愁須酒到臍」，「登高腳更輕」，「不惟澆舌燥，亦用煖腳痛」，「黃甲如盤大，紅丁似蜜甜」，「冰梨赬似頰，霜栗大如拳」，「不得結把茅」，「早插紅塵腳」，「愁絕滿城泥，似鴨爛蒸壺」，「端午數日閒，更約同解粽」，「字如老瘠竹」，「官如枝頭乾，處處常寄包」，「其實似兒童」，「魚膾槎頭美，醅傾粥面渾」，「春簸蕎供餌，蒸炊豆作團」，「客來苦勸摸牀稜」，「萬事寧非有數哉」，「道路半年行不到」，「新酒黃如脫殼鵝」，「逢春也似蜜蜂忙」，「飛雷奔電嚇殺人」，「土釜煖湯先濯足」，「且泥杯中酒到臍」，「過得一日過一日」，「莫笑堅頑推不倒」，「頭不加巾但小冠」，「老皆有死豈獨我」，「白間時有黑絲抽」，「似我猶爲一好漢」，「看渠也復面團團」，「路溼常尋乾處行」，「髮猶半白臉常紅」，「齒牢尚可決乾肉」，「家庖仍禁擘團臍」，「團臍霜蟹四鰓鱸」，「隨風倒栲更何憂」，「正要如今不動心」，「歲月如奔不可遮」，「太息貧家似破船」，「洗腳上牀眞一快」，「兩家子孫各長大」，「殘年自有青天管」，「塵埃幸已賒腰折，富貴深知欠面團」，「茅檐款客家常飯，竹院隨僧自在茶」，「蒸餅猶能十字裂，餛飩那得五般來」，「若爲可奈功名念，試覓幷州快剪刀」，「過盡青山喚渡船」，「晚窗洗腳卧僧氈」，「囊盛古墨靴紋皺，箬護新茶帶胯方」，盡不入選，庶免誤人。

又　宋儒常用禪語解經，其誤非淺，予已辨之詳矣。至於詩家贈緇流、賦寺院，略用點綴，亦不苛求，若以此爲玄妙，爲脫俗，重見疊出，不堪嘔噦矣。如集中「一坐小十劫」，「死邊常得活」，「長衫挂數珠，亦入法華社」，「忘家即出家」，「身如林下僧」，「蔬餐薄過僧」，「在俗亦如僧」，「我是定中僧」，「生涯淡似僧」，「加巾下版僧」，「有髮亦如僧」，「卻作在家僧」，「菴居渾似罷參僧」，「淡如村院罷參僧」，「惰耕村叟罷參僧」，「宛似山房罷講僧」，「不妨粥飯略同僧」，「情懷卻似病寮僧」，「身似匡廬老病僧」，「此去眞爲無事僧」，「身似雲堂旦過僧」，「長掩柴門愧老僧」，「好事元無送米僧」，「身世今如一老僧」，「全是深山退院僧」，「開單日日學僧齋」，「身似野僧猶有髮」，「要結他生物外因」，「爲生草草僧行腳」，「妖魔久矣先成佛」，「缽盂分我雲堂飯」，「木盤竹筯每隨

緣」，「但結來生一笑緣」，「會同鉢袋並禪版」，「讀罷楞伽四卷經」，「寄語山頭老師叔，此妙吾宗祕不傳」，「病覺死生眞大事」，「眼正修行新有力，心空憂患已無根」，「愍物欲師僧施食」，「從曠劫來俱有死，出青天外始無愁」，「香火徒勤願力多」，「我得茶山一轉語，此夢即今都打破」，「室中恰受一蒲團，也抵三千世界寬」，此類不可枚舉，概行刪削。

又　集中如：「天宇淡青成卵色，水波微皺作靴紋」，至尊莫如天，今以卵色比，其褻孰甚。雖唐人有此，不宜效尤。至於「小雨重三後，餘寒百五前。聊乘瓜蔓水，閒泛木蘭船。雪暗梨千樹，烟迷柳一川。西崗夕陽路，不到又經年」，是作較太白「梨花千樹雪，楊柳萬條烟」，更勝一籌矣。但《水衡記》以三月爲桃花水，五月爲瓜蔓水，放翁一時欠考誤用，故皆不入選，非敢遺也。

又　律詩對仗，從來上四下三，句方穩妥，未有上三字相連而下四字承接者。如「白蔗荄香初過雨，紅蜻蜓弱不禁風」，「漿石榴隨糕作節，蠟櫻桃與酪同時」，「紫氍毹煖帳中醉，紅吆撥驕花外嘶」，「黃耳蕈生齋鉢富，白頭韭出客盤新」，皆係詩病。又律詩從無用四虛字爲對者，如「誰其云者兩黃鵠，何以報之雙玉盤」，「一無可恨得歸老，寸有所長能忍窮」，此風一開，遂有多用助語詞者，以致句調委靡，格局卑弱，無復堂皇壯麗、玉佩冠裳之度矣。急爲洗汰，以返元音。

吳喬《答萬季埜詩問》　宋之最著者蘇、黃，全失唐人一唱三嘆之致，況陸放翁輩乎？【略】子瞻、魯直、放翁，一瀉千里，不堪咀嚼，文也，非詩矣。

《五朝詩善鳴集》　七律爲諸體所難，余於放翁，獨選至三十首，亦云盛矣。然割愛者正多。其中佳句，如「燈暗猶垂半結花」，「天向平蕪盡處低」，「劍不虛施細碎鬟」，「斷雁平行穿亂雲」，「鶯占高枝盡日啼」，「每思故友取書看」，「孤蝶惜衣晴曝粉，癡蜂貪蜜晚爭花」，「燕雛落地飛無力，梅子臨池墜有聲」，「奴愛才如蕭穎士，婢知詩似鄭康成」，「江山好處得新句，歲月佳時逢故人」，「白蔗荄香初過雨，紅晴蜓弱不禁風」，「孤雲百尺起江際，幽鳥數聲啼竹間」，「小魚出水圓紋見，輕燕穿簾折勢成」，「碧雲又見日將暮，芳草不知人念歸」，「琴傳數世漆紋斷，鶴養多年丹頂深」，「行人遠不分眉目，過鳥高猶響羽翰」，「林間子墜知梅熟，水面痕生驗雨來」，「護雛燕子更常出，著雨梅花又懶飛」，如此等句，不可悉數，眞如武庫鄧林，有取之不竭之目，謂非南宋大作手，不可得也。

吳陳琰《葛莊詩鈔序》　至於摹寫情景，在在逼眞者，唐則有白樂天，宋則有陸務觀。兩公而外，或風格聲調高出其上者尚夥，而論自然之境，必以兩公稱最。【略】務觀詩自鉅至細，無不曲寫入微，幾於撚斷吟髭，而不屑爲人所愛，然使人不能不愛，不啻親履其境，目睹其事，皆人所難也。乃後人猶議樂天失之俗，務觀失之纖，論亦刻矣。

《緝齋詩談》卷五　陸劍南、范石湖皆學杜有得者，范較養勝，陸較才勝耳。

又　劍南學杜，如研金成泥，不礙揮灑，非他人臨摹之比。此全在氣骨堅勁，雖白話不礙大雅。

又　放翁詩渾厚雄健，眞得杜髓，又且家數甚大，無所不刻。

又　放翁似杜處，全是性情與他一般，不在字句臨摹。性情何以相似？忠孝白直，人心之公理也。先要留得這箇在，方許做詩。詩所以可傳，正在此。

又　陸詩須求其思路刻苦處，須得其游行自在處，不可目爲輕淺，全是杜詩熟極，心能變化之驗。

又　放翁古詩，筆墨性情俱妙。但是他意思太爽快，才氣太迅發，正在力追古人處露出議論作用，未免筋脈怒張，少簡穆渾噩之味，然已越出宋人界外。

又　七言古可以豪放馳騁，故放翁得意處多。然須以結構堅牢，精神肅穆者爲最。

又　五言律尤有筆力，老健無敵。此沉酣於少陵，而脫落其膚者。要之此老固有異秉。

又　七言律，其精神骨格則大家也，其字句時有頹唐處，有順手拈來落入宋調處。緣詩太多，難於檢點合法。至其運俗字用成語，時有入妙境者。一則是他文機熟，無物不化；二則是錘鍊巧，良工心苦；三則是生古人之後，翻新出色，勢必至此。但看他容易脫手，讀之妥當者，都是丹成效驗。卻不得以街談市語皆可入詩，率意鄙俚，墮入惡道，藉口摹陸，自謂當家也。

又　五言截句太爽快，便無含蓄不盡之味。

又　七言截句，求其思致綿緲，神味淵永，此誠不及唐人，然精力才氣已咄咄逼人，要是高手。

《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夜登千峰榭》引潘問奇評　《劍南詩》，操觚家

奉之如拱璧，然一時所爲翕然者不過喜其陶寫風雲，流連月露而已。而其惓惓宗國，悱惻纏綿，顧未有及之者。予爲一一標識之，使知先生當日傷半壁之無依，痛兩宮之不返，終天歎悼，不徒區區景物間也，比少陵庶幾一飯不忘之誼云。

又卷四六《齋中弄筆偶書示子聿》 少陵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放翁云：「詩雖苦思未名家。」文人之豪，故自各有著力處。今人未涉其境，而漫以雕琢直率置之，可乎？祖世應曰：「放翁七律無一字效顰四唐，而獨開蹊徑，別有一天，何嘗寄人籬下。」陳訏曰：「昔蘇長公教人作詩，曰：『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又曰：『法度法前軌。』後山亦云：『要當攻石堅，勿作搏沙散。』放翁詩至萬首，疑其無復持擇，而改詩鍊句，每形篇什。數公之於詩，亦列子之御風而行，靈均之桂舟玉車也，而其言顧如此。」

《宋詩鈔・劍南詩鈔序》 孝宗嘗問周必大曰：「今詩人亦有如唐李白者乎？」必大以游對，人因呼爲小太白。劉後村謂近歲詩人雜博者堆隊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費探索，縛律者少變化。惟放翁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凌暴，南渡而下，故當爲一大宗。吾謂豈爲南渡，雖全宋不多得也。宋詩大半從少陵分支，故山谷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若放翁者，不寧皮骨，得其心矣。所謂愛君憂國之誠見乎辭者，每飯不忘。故其詩浩瀚崒嵂，自有神合。嗚呼！此其所以爲大宗也歟。

陳廷敬《戲題劍南集二首》 錦城雖好客途難，去矣羈情尚未闌。不是官微兼忤檜，詩留萬首耐誰看？ 放翁堪放在山阿，萬壑千巖得句多。一笑鍾山王介甫，文章雖好奈人何。

又《檢放翁詩二首》 青山黃閣眼迷離，文字叢殘晚歲時。拂面冷風霜滿鬢，何因檢到放翁詩。 殘年飽飯細吟詩，一笑生涯老自知。不識鱸魚蓴菜好，多因連展與黎祁。（放翁自注：「淮人謂麥餌爲連展，蜀人呼豆腐爲黎祁。」）

全祖望《宋詩紀事序》 建炎以後，東夫之瘦硬，誠齋之生澀，放翁之輕圓，石湖之精致，四壁幷開。

又《春鳧集序》 宋之東坡、山谷、誠齋、東夫、放翁，其造詣之淺深、成家之大小不一，要皆李、杜之別子也。

馮廷櫆《論詩十首示謝文偉陳初山》一〇 團扇家家畫放翁，新詩萬首許誰同。平生自負《廣陵散》，只在琵琶羯鼓中。

吳祖修《讀遺山題中州集後詩》 一代詞人孰積薪，涪翁陳語肯相因。石湖冲淡放翁健，可是西江社裏人？

馬長海《效元遺山論詩絕句四十七首》三〇 針綫天工苦繡春，放翁曾不費精神。如何又闡詩家秘，不獨窮人亦瘦人。

沈德潛《戲爲絕句》六 端明學士渭南伯，兩宋才華此獨優。後人嗤點太容易，滄海何妨有橫流。

又《書放翁詩集後》 幕府淹留伏友朋，南山射虎興飛騰。可憐輸與杜陵老，未詠《收京》紀中興。

《說詩晬語》卷上 中二聯不宜純乎寫景。如「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景象雖工，詎爲鎔模？至宋陸放翁，八句皆寫景矣。

又卷下 《劍南集》原本老杜，殊有獨造境地。但古體近粗，今體近滑，遜於杜之沈雄騰踔耳。明代楊君謙、本朝楊芝田專錄其嘆老嗟卑之言，恐非放翁知己。

又 放翁七言律，對仗工整，使事熨貼，當時無與比埒。然朱竹垞摘其雷同之句，多至四十餘聯。緣放翁年八十餘，「六十年間萬首詩」後，又添四千餘首，詩篇太多，不暇持擇也。初不以此遂輕放翁，然亦足爲貪多者鏡矣。八句中上下時不承接，應是先得佳句，續成首尾，故神完氣厚之作，十不得其二三。

《一瓢詩話》 宋人如陸放翁必是大家，如唐之元、白，不可輕議。但元、白自烹鍊而成其面目，放翁惟欠此一箸。

《野鴻詩的》 務觀於宋，亦可稱正始，惜其流於淺弱而無高渾磊落之氣。至臨終詩云「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二語，可謂庸中佼佼者。

孫衣言《詠懷古詩・陸渭南》 放翁峨眉仙，作詩乃苦捷。平生杜陵叟，肝膽何暗合。悲歌望中原，老淚常映睫。秦汪既高勳，韓岳嗟何及。忠言不與聞，在世已曠蟄。

焦袁熹《閱宋人詩集十七首》一二、一三、一四 一飯思君老病身，劍南眞與浣花鄰。詩家莫論興王數，五百年間一聖人。 彈丸脫手如兒戲，射的當心是老成。寄語香山教化主，君家恰有好門生。（亦謂放翁也。前詩以陸配杜，

此更爲白之門生，或頗怪之。不知李、杜、元、白如齊、晉、秦、楚四大國，未可輕議優劣也，白有將相門生語，聊借言之耳。）南渡君臣偸半壁，放翁詩句作長城。中原莫道無英傑，生箇遺山敵也勍。

《一齋雜著》卷四　陶石簣云：「吾鄉文字著名者，前有陸務觀，後有徐文長。」然陸正而徐奇，徐實美而陸學勝，又不可例論也。

厲鶚《懶園詩鈔序》　夫詩之道，不可以有所窮也。諸君言爲唐詩工矣，拙者爲之，得貌遺神，而唐詩窮於是。能者參之，蘇、黃、范、陸，時出新意，末流遂瀾倒，無復繩檢。

鄭燮《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五書》　放翁【略】詩最多，題最少，不過山居村居，春日秋日，即事遣興而已。豈放翁爲詩與少陵有二道哉？【略】南宋時，君父幽囚，棲身杭越，其辱與危亦至矣。講理學者，推極於毫釐分寸，而卒無救時濟變之才。在朝諸大臣，皆流連詩酒，沈溺湖山，不顧國之大計，是尙得爲有人乎？是尙可辱吾詩歌而勞吾贈答乎？直以山居村居、夏日秋日了卻詩債而已。且國將變，必多忌，躬行桀紂，必曰駕堯舜而軼湯武。宋自紹興以來，主和議，增歲幣，送尊號，處卑朝，括民膏，戮大將，無惡不作，無陋不爲，百姓莫敢言喘，放翁惡得形諸篇翰以自取戾乎？故杜詩之有人，誠有人也，陸詩之無人，誠無人也。杜之歷陳時事，寓諫諍也，陸之絕口不言，免羅織也。雖以放翁詩題與少陵並列，奚不可也？

杭世駿《申改翁出蜀集序》　生其鄉，與夫宦轍所至，唐若李、杜，宋若蘇，若陸、范，其詩怪偉絕特，與劍閣之嵯峨相峙，而欲插齒牙於其間，出一奇，制一勝，又難之難也。

《援鶉堂筆記》卷四〇　放翁興會飄舉，詞氣踔厲，使人讀之，發揚矜奮，起痿興痺矣。然蒼黯蘊蓄之風蓋微。所謂無意爲文，而意已獨至者，尙有待與。

又　《鶴林玉露》云放翁晚年詩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氣象。余謂放翁詩，正以感激用壯，胸中芒角時見之爲可喜可愕耳，以和粹相推，則喜其平熟之作也。

《佔畢叢談》卷五　宋元人詩，如【略】陸放翁：「家貧食易美，身老夢多悲。」戴復古：「酒熟思招客，詩成勝得官。」【略】未嘗不入情，而流於腐。凡雕琢爲工，豪放自喜，入情而纖，入理而腐，皆非詩家之正聲也。

又　宋元人詩，如范石湖：「事如夢斷尋無處，人似春歸挽不留。」白玉蟾：「既去復來秋後暑，似無還有雨中山。」陸放翁：「髮無可白方爲老，酒不能賒始覺貧。」【略】寫情景可謂入妙，所嫌者詞不典貴，去風雅益遠。

李必恒《讀劍南集感賦》　蘇黃自成元祐體，過江楊陸亦爭傳。時人瓦礫輕相比，冷落人間五百年（明人俎豆三唐，比宋詩於瓦礫）。　杜陵稷契思同調，陸叟皐夔欲比倫。誰使吟成詩萬首，後人也喚作詩人（放翁《題少陵集》云：後人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几生咨嗟）。　北伐何由見誓師，眼明只望中興時。可憐輸與東屯叟，少卻《收京》一首詩。

《劍谿說詩》卷下　坡公七絕具邁往之氣，放翁、遺山亦遠擅長。

《漫堂說詩》　南渡後，江西派盛行，推崇山谷，而槎枒晦澀，百病叢生，既入偏鋒，復墮惡趣。【略】惟放翁老鍊峭潔，七古簡而能厚，清而能辣；七律佳者，沈雄近杜，眞巨擘矣！第存詩太多，流連光景之作，十居七八，而世人又以平調秀句，易於諧俗效之，遂減聲價。然可冠南宋，石湖非其伯仲。後來惟金代元遺山，雄豪跌盪，足與放翁相抗。遺山、劍南並稱，非無見也。

《梧門詩話》卷二引張補梧《讀劍南集》　平生感憤竟如何？醉墨詩傳萬首多。射虎南山餘壯志，聽猿西蜀重悲歌。杜陵垂老聞收薊，宗澤臨終喚渡河。北定中原虛祭告，英雄千古涕滂沱。

《全浙詩話》卷一五引王棠《燕在閣唐絕句選凡例》　年來人皆奉劍南爲準的。陸詩云：「元白纔倚門，溫李眞自鄶。」彼意以元、白、溫、李爲未入室也。然學劍南，一入目，即知爲宋調。近又相率而學溫、李矣，溫、李妙處，豈易學哉！不學其措意，僅學其遣詞，皆於此道隔一塵在。

《龍性堂詩話續集》　放翁詩多至萬首，其佳句甚夥，當分別觀之。世多詆其俚淺，然實有警處、逸處、造作處。如《感懷》云：「故人不見暮雲合，客子欲歸春草生。」《雨霽》云：「雨聲已斷時聞滴，雲氣將歸別起峰。」《雨泊》云：「風吹暗浪重添纜，雨送新寒半掩門。」《夜步》云：「風遞鐘聲雲外寺，水搖燈影酒家樓。」《小雨》云：「剪燈院落晨猶冷，賣酒樓臺晚放晴。」《幽居》云：「燕低去地不盈尺，鵲喜傍簷時數聲。」《寄意》云：「客從謝事歸時散，詩到無人愛處工。」《初冬》云：「楓葉欲殘看愈好，梅花未動氣先香。」諸如此類，皆古調也。至其用叠字入妙處，則有「孤村寂寂潮生浦，小院昏昏雨送梅」，「稻壠牛行泥滑滑，野塘橋壞雨昏昏」，「草烟漠漠柴門裏，牛跡重重野水濱」，「陂

塘漫漫行秧馬，門巷陰陰掛艾人」，「白塔昏昏纔半露，青山淡淡欲平沉」，皆言近致遠，有浣花、曲江之遺焉。

又　南宋人詩，放翁、誠齋、後村三家相當，皆以野逸勝，而精彩煒然，放翁尤妙。予已略其佳句於前，而尤有未盡焉者。如「高城薄暮聞吹角，小市豐年有戲場」，又「沙冷斷鴻投別浦，風高殘漏下孤城」，又「九萬里中鵬變化，一千年外鶴歸來」，又「未霜村舍秋先冷，無月江邊夜自明」，又「身世蠶眠將作繭，形容牛老已垂胡」，又「雨餘千疊暮山綠，花落一溪春水香」，又「虛名定作陳驚座，好句眞慚趙倚樓」，又「百草吹香蝴蝶鬧，一溪漲綠鷺鷥閒」，又「蚍蜉布陣雨將作，蛺蝶成團春已濃」，又「老牸行將新長犢，空桑卧出寄生枝」，又「數聲相應鳩呼雨，一片初飛葉報秋」，又「船頭坎坎回帆鼓，旗尾舒舒下水風」，又「性懶杯盤常偶爾，地偏鷄犬亦翛然」，又「綠樹晚涼鳩語鬧，畫梁晝寂燕歸遲」，又「梅青巧配吳鹽白，筍美偏宜蜀豉香」，又「嫩莎經雨如秧綠，小蝶穿花似繭黃」，又「聯舟作隊圍魚陣，屈竹成籬護芡畦」，「雲歸時帶雨數點，木落又添山一峰」，又「數蝶弄香寒菊晚，萬鴉回陣夕楓明」。諸如此等，則萬里、莆陽所少也。

《**黃爾餘話**》**卷三**　唐子西云：「平居作詩，須收拾詩材以備用。」此學人之言。陸放翁詩有云：「詩材滿路無人取。」此詩人之言也。

紀昀《**二樟詩鈔序**》　至嘉定以後，陸放翁《劍南》一集，爲宋季大宗，其學實出於曾氏，故趙庚夫《題茶山集》有曰：「新於月出初三夜，淡比湯煎第一泉。咄咄逼人門弟子，劍南已見祖燈傳。」放翁作茶山墓誌，又稱其詩宗杜甫、黃庭堅。是陸出於曾，曾出於江西之明證。特源遠流長，論者不復上溯耳。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一林逋**《**夏日即事**》　紀昀評：此首格不及前，而亦有清韻，驟看又疑是放翁。

《**詩學源流考**》　南渡以還，氣格卑約，獨陸放翁超然特出。

《**御選唐宋詩醇・凡例**》　六家詩集中，白、陸最大，別擇較難。斷以風人之義，多取其有爲而作者錄之。顧其憂深思遠，隨處感發寄興之作，亦美不勝收，佳處領要，則又芟其複而拔其尤，探得驪珠，固不屑屑於一鱗片甲耳。

又卷四三　宋自南渡以後，必以陸游爲冠。當時稱大家者，曰蕭、楊、范、陸，楊萬里則曰尤、蕭、范、陸。至劉克莊，乃曰：「放翁學士似杜甫。」又曰：「南渡而下，放翁故爲一大宗。」朱子《與徐賡載書》：「放翁詩，讀之爽然，近代惟見此人爲有詩人風致。今諸家詩具在，可與游匹者誰也？」觀游之生平，有與杜甫類者：少歷兵間，晚棲農畝，中間浮沉中外，在蜀之日頗多。其感激悲憤，忠君愛國之誠，一寓於詩，酒酣耳熱，跌蕩淋漓，至於漁舟樵徑，茶椀爐熏，或雨或晴，一草一木，莫不著爲咏歌，以寄其意，此與甫之詩何以異哉！詩至萬首，瑕瑜互見，評者以爲「譬之深山大澤，包含者多，不暇剪除蕩滌，非如守牛畝之宮，一木一石可屈指計數」，可謂知言矣。若揀疵類，存英華，略纖巧可喜之詞，而發其閎深微妙之指，何嘗不與李、杜、韓、白諸家異曲同工，可以配東坡而無愧者哉？茲所存者，僅逾二十之一，直使天青木響，水落石出，其有以破拘士之見，而守劍南門戶者，亦知所取則也夫。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石湖詩集》三十四卷。【略】成大在南宋中葉，與尤袤、楊萬里、陸游齊名。袤集久佚，今所傳者僅尤侗所輯之一卷，篇什寥寥，未足定其優劣。今以楊、陸二集相較，其才調之健不及萬里，而亦無萬里之粗豪，氣象之闊不及游，而亦無游之窠臼。【略】自官新安掾以後，骨力乃以健而遒，蓋追溯蘇、黃遺法，而約以婉峭，自爲一家，伯仲於楊、陸之間，固亦宜也。

又　《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略】南宋詩集傳於今者，惟萬里及陸游最富。游晚年隳節，爲韓侂胄作《南園記》，得除從官，萬里寄詩規之，有「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句，羅大經《鶴林玉露》嘗記其事。以詩品論，萬里不及游之鍛鍊工細；以人品論，則萬里僅乎遠矣。

又　《劍南詩稿》八十五卷。【略】游詩法傳自曾幾，而所作《呂居仁集序》又稱源出居仁。二人皆江西派也。然游詩清新刻露，而出以圓潤，實能自闢一宗，不襲黃、陳之舊格。劉克莊號爲工詩，而《後村詩話》載游詩，僅摘其對偶之工，已爲皮相。後人選其詩者，又略其感激豪宕、沈鬱深婉之作，惟取其流連光景，可以剽竊移掇者，轉相販鬻，放翁詩派遂爲論者口實。夫游之才情繁富，觸手成吟，利鈍互陳，誠所不免。故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集跋，摘其自相蹈襲者至一百四十餘聯。是陳因窠臼，游且不能自免，何況後來。然其託興深微，遣詞雅雋者，全集之內，指不勝屈，安可以選者之誤，併集矢於作者哉。今錄其全集，庶幾知劍南一派自有其眞，非淺學者所可藉口焉。

又《渭南文集》五十卷、《逸稿》二卷。【略】游以詩名一代，而文不甚著。集中諸作，邊幅頗狹，然元祐黨家，世承文獻，遣詞命意，尚有北宋典型。故根柢不必其深厚，而修潔有餘；波瀾不必其壯闊，而尺寸不失。士龍清省，庶乎近之。較南渡末流以鄙俚爲眞切、以庸沓爲詳盡者，有雲泥之別矣。游《劍南詩稿》有《文章》詩曰：「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無瑕疵，豈復須人爲。君看古彝器，巧拙兩無施。漢最近先秦，固已殊淳漓。」其文固未能及是，其旨趣則可以概見矣。《逸稿》二卷，爲毛晉所補輯。史稱游晚年再出，爲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今集中凡與侂胄啓，皆諱其姓，但稱曰丞相，亦不載此二記。惟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有其全文，晉爲收入《逸稿》，蓋非游之本志。然足見愧詞曲筆，雖自刊除，而流傳記載，有求其泯沒而不得者，是亦足以爲戒矣。

又卷一六三　《泠然齋集》八卷。【略】集中又有《送陸游赴修史之命》詩云：「弟子重先生，卯角以至斯。文章起嬰慕，德行隨蕭規。」是洞本從學於游，詩法流傳，淵源有自。故其所作皆能鑱刻淬鍊，自出清新，在江湖詩派之中，可謂卓然特出。

又卷一七四　《韓山人集》。【略】其詩【略】一知半解，尚稍得宋人格律，其瓣香當在劍南。然如《桃源小隱》云：「山迴水轉疑無路，樹密花深別有香」，則全襲陸游舊句，不免生吞活剝矣。

又卷一九〇　《御選唐宋詩醇》四十七卷。【略】南宋之詩，范、陸齊名。然江西宗派，實變化於韓、杜之間，既錄杜、韓，可無庸複見。《石湖集》篇什無多，才力識解亦均不能出《劍南集》上。既舉白以概元，自當存陸而刪范。權衡至當，洵千古之定評矣。

王昶《舟中無事偶作論詩絕句四十六首》二〇、二一　躍馬彎弧志漸衰，歸朝且喜近三臺。已成太傅生辰頌，更擅南園作記才。不痛宗臣隕路岐（趙汝愚），不悲僞學苦編羈（朱子）。秦關蜀棧淋漓作，恰值中原北伐時（放翁與徽國文公友善，而祭徽公文止二十四字，於慶元黨禁，略無一語及之，可以見其志節矣）。

又《偶成》　歸田何敢擬淵明，欲倣香山亦未成。范（石湖）陸（劍南）新詩差可繼，興來覓句遶廊行。

陳經禮《偶論宋詩十絕句》六　中原夢想氣填膺，句法崚嶒偪少陵。落拓平生詩萬首，誰分玉石辨淄澠。

趙翼《讀陸放翁詩題後》　晴霞散綺光滿空，萬馬蹴陣聲隆隆。狼籍心花怒猶熱，映入燭焰成長虹。南渡全忘復讎事，留作先生不平氣。況兼才思十倍雄，萬斛原泉不擇地。好景當前人弗見，觸目輒歸剪裁麗。直磬造物無盡藏，不許天公稍自秘。人言翁詩太求工，先得佳句後訖功。欲與千秋鬬顏色，寧免略傳胭脂紅。要其艷質本獨絕，修飾乃益研無窮。不然無鹽滿面粉，豈遂可列施嬙中。晚年藻采更悉擯，淡掃蛾眉使人認。老婆舌頭老嫗頤，拾來都與名理印。試讀渭南以後詩，八九十歲猶精進。乃知耄學益勤劬，老境逾甘啖蔗如。慚余五十編詩日，纔是先生存稿初。

又《書放翁詩後》　放翁志恢復，動慕皋蘭鏖。十詩九滅虜，一代書生豪。及開禧用兵，年已八十高。設令少十年，必親與戎韜。是役出即敗，輕舉千古嘲。公若在其間，亦當帶汗逃。天特善全之，仕隱皆奇遭。無事則恤緯，有事已善刀。

又《書劍南集海棠詩後》　陶菊林梅名各擅，海棠猶未有專家。放翁此意先窺破，急把狂吟換此花。

又《讀史二十一首》　放翁一代才，落筆見瑰異。從軍陝蜀間，不忘恢復志。如何一着錯，輕作《南園記》。後村劉潛夫，學植最淵懿。彈劾史嵩之，鯁直無所避。晚爲賈相出，亦遂滋物議。二公著述材，身擅不朽事。豈藉權貴力，推挽助聲氣。然此事後觀，當時見則未。不覺一念移，遂爲終身累。始知勢要場，自守良不易。重內外乃輕，此際須道義。

《甌北詩話》卷五　昌黎之後，放翁之前，東坡自成一家，不可方物。【略】放翁古詩好用儷句，以炫其絢爛，東坡則行墨間多單行而不屑於對屬。且昌黎、放翁多從正面鋪張，而東坡則反面旁面，左縈右拂，不專以鋪叙見長。昌黎、放翁使典亦多正用，而東坡則驅使書卷入議論中，穿穴翻簸，無一板用者。此數處似東坡較優，然雄厚不如昌黎，而稍覺輕淺，整麗不如放翁，而稍覺率略。此固才分各有不同，不能兼長也。

又卷六　放翁詩凡三變。宗派本出於杜，中年以後，則益自出機杼，盡其才而後止。觀其《答宋都曹》詩云：「古詩三千篇，刪取才十一。《詩》降爲《楚騷》，猶足中六律。天未喪斯文，杜老乃獨出。陵遲至元白，固已可憤嫉。」《示子遹》詩云：「我初學詩日，但欲工藻繢。中年始少悟，漸若窺宏大。數仞李、

杜牆，常恨欠領會。元、白纔倚門，溫、李眞自《鄴》。」此可見其宗尚之正。故雖挫籠萬有，窮極工巧，而仍歸雅正，不落纖佻。此初境也。後又有自述一首云：「我昔學詩未有得，殘餘未免從人乞。力孱氣餒心自知，妄取虛名有慚色。四十從戎駐南鄭，酣宴軍中夜連日。打毬築場一千步，閱馬列廢三萬匹。華燈縱博聲滿樓，寶釵豔舞光照席。琵琶絃急冰雹亂，羯鼓手勻風雨疾。詩家三昧忽見前，屈賈在眼元歷歷。天機雲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世間才傑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放翁老死何足論，《廣陵散》絕還堪惜。」是放翁詩之宏肆，自從戎巴、蜀而境界又一變。及乎晚年，則又造平淡，幷從前求工見好之意亦盡消除，所謂「詩到無人愛處工」者，劉後村謂其「皮毛落盡」矣。此又詩之一變也。

又　宋詩以蘇、陸爲兩大家。後人震於東坡之名，往往謂蘇勝於陸，而不知陸實勝蘇也。蓋東坡當新法病民時，口快筆銳，略少含蓄，出語即涉謗訕。「烏臺詩案」之後，不復敢論天下事。及元祐登朝，身世俱泰，既無所用其無聊之感，紹聖遠竄，禁錮方嚴，又不敢出其不平之鳴。故其詩止於此，徒令讀者見其詩外尚有事在而已。放翁則轉以詩外之事，盡入詩中。時當南渡之後，和議已成，廟堂之上，方苟幸無事，諱言用兵，而士大夫新亭之泣，固未已也。於是以一籌莫展之身，存一飯不忘之誼，舉凡邊關風景、敵國傳聞，悉入於詩。雖神州陸沉之感，已非時事所急，而人終莫敢議其非。因得肆其才力，或大聲疾呼，或長言永嘆，命意既有關係，出語自覺沉雄。此其詩之易工一也。東坡自黃州起用後，歷歷中外，公私事冗，其詩多即席、即事，隨手應付之作，且才捷而性不耐煩，故遣詞或有率略，押韻亦有生硬。放翁則生平仕宦，凡五佐郡、四奉祠，所處皆散地，讀書之日多，故往往有先得佳句，而後標以題目者。如《寫懷》、《書憤》、《感事》、《遣悶》，以及《山行》、《郊行》、《書室》、《道室》等題，十居七八，而酬應贈答之作，不一二焉。即如《紀夢》詩，核計全集，共九十九首。人生安得有如許夢？此必有詩無題，遂托之於夢耳。心閒則易觸發，而妙緒紛來，時暇則易琢磨，而微疵盡去。此其詩之易工二也。由斯以觀，其才之不能過於蘇在此，其詩之實能勝於蘇亦在此。試平心以兩家詩比較，當不河漢其言矣。

又　放翁以律詩見長，名章俊句，層見疊出，令人應接不暇。使事必切，屬對必工，無意不搜，而不落纖巧；無語不新，而不事塗澤，實古來詩家所未見也。然律詩之工，人皆見之，而古體則莫有言及者。抑知其古體詩，才氣豪健，議論開闊，引用書卷，皆驅使出之，而非徒以數典爲能事。意在筆先，力透紙背，有麗語而無險語，有豔詞而無淫詞，看似華藻，實則雅潔，看似奔放，實則謹嚴，此古體之工力更深於近體也。或者以其平易近人，疑其少鍊；抑知所謂鍊者，不在乎奇險詰曲，驚人耳目，而在乎言簡意深，一語勝人千百。此眞鍊也。放翁工夫精到，出語自然老潔，他人數言不能了者，只用一二語了之。此其鍊在句前，不在句下，觀者幷不見其鍊之迹，乃眞鍊之至矣。試觀唐以來古體詩，多有至千餘言四五百言者。放翁古詩，從未有至三百言以外，而渾灝流轉，更覺沛然有餘，非其鍊之極功哉。至近體之刮垢磨光，字字穩愜，更無論矣。又放翁古今體詩，每結處必有興會，有意味，絕無鼓衰力竭之態。此固老壽享福之徵，亦其才力雄厚，不如是則不快也。今就近體中摘句於後，使人見其功力之精。古詩難於摘句，讀者可觀其有氣有意，有書有筆，則得之矣。

又　律詩摘句。　使事（五律）：「李侯有佳句，樂令善清言。」（《懷杜伯高》）「進愧門三戟，歸無畝一鍾。」（《放慵》）「道士青精飯，先生烏角巾。」（《長生觀》）「蟻穿珠九曲，蜂釀蜜千房。」（《淳化寺》）「摩詰病說法，虞卿貧著書。」（《病中》）「人如釣渭叟，地似避秦村。」（《訪隱者》）「賀監稱狂客，劉伶贈醉侯。」（《立秋前一夕作》）「腰下蘇秦印，囊中趙壹錢。」（《夜酌》）「獨卧維摩室，誰同彌勒龕？」（《初寒獨居》）「未恨名風漢，惟求拜醉侯。」（《自述》）「身已風中葉，人方飯後鐘。」（《東莊》）「我亦輕餘子，君當恕醉人。」（《醉賦》）「帶箭歸飛鶴，搘牀不瞑龜。」（《答客》）「相法無侯骨，生年值酒星。」（《雜興》）「寧甘結襪繫，不作拜車塵。」（《野興》）「馬非求路寢，木豈願犧尊？」（《記前輩語》）「食非依漂母，菜不仰園官。」（《窮居》）「陌上金羈馬，墳前石琢麟。」（《對酒作》）「蝶入三更枕，龜搘八尺牀。」（《連夕熟睡戲書》）　使事（七律）：「奴愛才如蕭穎士，婢知詩似鄭康成。」（此放翁之父所作，而放翁足成之者。）「吏進飽諳箝紙尾，客來苦勸摸牀稜。」（《自詠》）「秋風棄扇知安命，小灶留燈悟養生。」（《獨學》）「人立飛樓今已矣，浪翻孤月尚依然。」（《白帝城懷杜少陵》）「前日已傳天狗墜，今年寧許佛貍生。」（《客言岐雍間事》）「也知世少蘇司業，安得官如阮步兵。」（《獨飲》）「報國雖思包馬革，愛身未肯價羊皮。」（《示獨孤生》）「生希李廣名飛將，死慕劉伶贈醉侯。」（《江樓醉中》）「宿負本宜輸左校，寬恩猶許補東隅。」（《書懷》）「階前汗血洮河馬，架上霜毛海國鷹。」（《夢成

都》「曳杖不妨呼小友，還家便恐見來孫。」（《遊柯山觀爛柯遺跡》）「性本自然憎截鶴，器非大受愧函牛。」（《醉題》）「但知禮豈爲我設，莫管客從何處來。」（《避俗臺》）「魚腸寶劍餘蛟血，鴉嘴金鋤帶藥香。」（《贈林使君》）「酒錢覓處無司業，齋日多來似太常。」（《無酒肉》）「夢中有客徵殘錦，地下無爐鑄橫財。」（《哭王季夷》）「已忘作賦遊梁苑，但憶銜枚入蔡州。」（《雪中》）「盡除曼衍魚龍戲，不禁叨叨麋雉兔來。」（《過御園》）「繆緣學道肱三折，不遇知音尾半焦。」（《自咏》）「正嘆船如天上坐，那知人自日邊來。」（《王給事使回》）「家無釵澤窮馮衍，身著裙襦老管寧。」（《感興》）「青衫曾奏三千牘，白首猶思丈二殳。」（《雪夜》）「世無魯國眞男子，心憶高陽舊酒徒。」（《衰病》）「從宦只思乘下澤，忤人常悔讀南華。」（《懷鏡中故廬》）「才高狗監無人薦，句好雞林有客傳。」（《贈江參議》）「文辭博士書驢券，職事參軍判馬曹。」（《讀書》）「亡羊未恨補牢晚，搏虎深知攘臂非。」（《曉出》）「怨謗相乘成市虎，技能已盡愧黔驢。」（《感懷》）「貴人自作宣明面，老子曾聞正始音。」（《東齋》）「人欲見擠眞砭石，身寧輕用作投瓊。」（《夢斷》）「生無鮑叔能知己，死有要離與卜鄰。」（《書嘆》）「公路晚悲身至此，令威歸嘆塚纍然。」（《夜坐達旦》）「馬慵立仗寧辭斥，蘭偶當門敢怨鋤。」（《感昔》）「未害朵頤臨肉俎，但妨叩齒誦仙經。」（《齒動搖》）「種檟正可三年大，愛竹何曾一日無。」（《山中即事》）「中安煮藥膨脝鼎，旁設安禪曲彔牀。」（《火閣》）「愛身每戒玉抵鵲，養氣要如刀解牛。」（《遣興》）「越石壯心雞喔喔，子卿歸信雁悠悠。」（《龜堂獨酌》）「此身幸已脫虎口，有手但能持蟹螯。」（《對酒》）「國家科第與風漢，天下英雄惟使君。」（《追憶發解舊事》）「過堂未悟鐘將霽，睨柱寧知壁偶全。」（《書齋壁》）「只知秋菊有佳色，那問荒雞非惡聲。」（《雜興》）「病酒相如無奈渴，清言叔寶不勝羸。」（《北窗》）「拙宦雖無齊虜舌，早歸亦免楚人鉗。」（《自述》）「共知陂壞行當復，敢恨臺高既已傾。」（《復湖》）「偶亡塞馬寧非福，太察淵魚恐不祥。」（《高枕》）「名酒過於求趙璧，異書渾似借荊州。」（《借書乞酒不得》）「佩刀但可償黃犢，作字安能換白鵝？」（《秋興》）「浮雲每嘆成蒼狗，空谷誰能繫白駒？」（《寄題胡基仲故居》）「泥巷有人尋杜甫，雪廬無吏問袁安。」（《歲晚》）「生擬入山隨李廣，死當穿塚傍要離。」（《醉題》）「尚饒靈運先成佛，那計辛毘不作公。」（《遣興》）「難似車登蛇退嶺，險如舟過馬當祠。」（《書懷》）「未尋內史流觴地，又近龐公上塚時。」（《春晚》）「狐妖從汝作人立，金價在吾如土輕。」（《道室述懷》）「厚價異時空市骨，大呼從昔不成盧。」（《題北窗》）「萬事不禁劉毅擲，諸人誰著祖生鞭？」（《湖上》）「戀戀綈袍誰復念，便便癡腹敢辭嘲。」（《閒詠》）「老羆尚欲身當道，乳虎何疑氣食牛。」（《秋晚》）「虛名僅可欺橫目，戇論曾經犯逆鱗。」（《野興》）「頭少二毛眞篤老，口無縱理亦長饑。」（《九月十日夜獨坐》）「佛書恐非《易》《論語》，王迹其在《詩》《春秋》。」（《蕩蕩》）「強弩夾射馬陵道，屋瓦大震昆陽城。」（《大風雨》）「不求客恕陶潛醉，肯受人憐范叔寒。」（《書喜》）「客散茶甘留舌本，睡餘書味在胸中。」（《晚興》）「不憂豎子居肯上，已見嬰兒出面門。」（《病中作》）「心如老馬雖知路，身似鳴蛙不屬官。」（《自述》）「學士誰陳平蔡雅，將軍方上取燕圖。」（《聞蜀盜已平》）「未忘塵尾清談興，尚讀蠅頭細字書。」（《南堂雜興》）「買飯猶勝乞墦客，看耕僭學勸農官。」（《郊行》）「雖無客共樽中酒，何至僧鳴飯後鐘。」（《枕上作》）

寫懷（五律）：「病侵強健日，閒過聖明時。」（《骨相》）「忍窮安晚境，留病壓災年。」（《病中》）「春當三月半，狂勝十年前。」（《題酒家》）「月能從我醉，風欲駕人仙。」（《月下納涼》）「放言誇酒聖，著論笑錢愚。」（《閒中樂事》）「老猶嗤佞佛，貧亦諱言錢。」（《自勉》）「衆中容後死，險處得先歸。」（《莫笑》）「老去才難盡，窮來志益堅。」（《自述》）「老幸傳家事，狂猶爲國憂。」（《夜賦》）「今古無窮事，江湖未死身。」（《醉賦》）「算貧先放鶴，嫌鬧併疏僧。」（《孤村》）「病無詩一字，窮賴酒三升。」（《夜賦》）「酒狂寧限老，詩思正須窮。」（《夜坐》）「人笑謀生拙，天教到死閒。」（《衡門》）「都門下第客，山寺退居僧。」（《貧甚》）「老病頻辭客，嬉遊不出村。」（《窮居》）「病蘇身漸健，秋近夜微涼。」（《小集》）「似客猶居里，如僧未出家。」（《獨處》）「出尋鄰叟語，歸讀古人書。」（《遂初》）「睡憑書介紹，愁賴酒驅除。」（《晚興》）「貧憂償酒券，懶悔許僧碑。」（《自嘲》）「壯年閒處老，佳日病中過。」（《寓興》）「交遊無輩行，懷抱有曾玄。」（《八十四吟》）「身備鄉三老，家傳子一經。」（《自喜》）「素壁圖嵩華，明窗讀《老》《莊》。」（《築舍》）「已老學猶力，久窮詩未工。」（《蜀漢》）「我存人盡死，今是昨皆非。」（《癸亥初冬作》）「行思絕大漠，歸但醉新豐。」（《枕上》）「五斗方需祿，千金且愛身。」（《送子坦赴官》）「不動成羆卧，微勞學鳥伸。」（《病中》）「強健關天幸，逍遙似地仙。」（《閒述》）「死邊常得活，鬧處偶容歸。」（《幽居》）「采藥九蒸曝，朝眞三沐薰。」（《幽居》）「貧廢兒孫學，慈生僕妾頑。」（《病中》）「樂哉容膝地，著此曲肱翁。」（《即事》）「雲閒忘出岫，葉落喜歸根。」（《寓嘆》）「身叨鄉祭酒，孫爲國

添丁。」(《卧病雜題》)「丹靈驅豎子，神定出嬰兒。」(《道室》)「直嫌繩尚曲，重覺鼎猶輕。」(《銘座》)　寫懷(七律)：「無才藉作長閒地，有懣留爲劇飲資。」(《寄友》)「身似野僧猶有髮，門如村舍強名官。」(《成都歲暮》)「此生竟出古人下，有志尚如年少時。」(《自嘲》)「舊學極知難少貶，吾儕持此欲安歸。」(《寄陳魯山》)「大事豈堪重破壞，窮人難與共功名。」(《晨起》)「四海道途行大半，百年光景近中分。」(《西樓獨酌》)「時平壯士無功老，鄉遠征人有夢歸。」(《春殘》)「老病已全惟欠死，貪嗔雖斷尚餘癡。」(《病起》)「位卑未敢忘憂國，事定猶須待闔棺。」(《病起書懷》)「甑炊地碓新春米，衣拆天吳舊繡圖。」(《歸耕》)「浮生一笑常難必，此樂他年未易忘。」(《芳華樓夜飲》)「青山是處可埋骨，白髮向人羞折腰。」(《出西門》)《比紅》有句狂猶在，染白無方老已成。」(《夜酌》)「流年速似一彈指，更事多於三折肱。」(《親舊》)「雖有數椽常似客，僅存一肉未成僧。」(《排悶》)「敢恨帝城如日遠，喜聞天語似春溫。」(《至嚴州得請免入覲》)「酒寧剩欠尋常債，劍不虛施細碎讎。」(《西村醉歸》)「著書幸可俟後世，對客從嗔卧大牀。」(《村居》)「窮空敢恨寒無褐，憂患原因出有車。」(《歲暮》)「浮生亦念古有死，壯氣要使胡無人。」(《閒居》)「家爲逆旅相逢處，身在嚴裝欲發中。」(《病中作》)「黃旗萬里無侯骨，紅燭千杯有酒腸。」(《幽居雜咏》)「志士淒涼閒處老，名花零落雨中看。」(《病起》)「飯足便休慵念祿，丹成不服怕登仙。」(《讀山谷詩》)「藥來賊境靈何用，米出胡奴死不炊。」(《感興》)「樓船夜雪瓜州渡，鐵馬秋風大散關。」(《書憤》)「香浮鼻觀烹茶熟，喜動眉間煉句成。」(《登北樹》)「驚回萬里關河夢，滴碎孤臣犬馬心。」(《夜雨》)「千艘衝雪函關曉，萬竈連雲駱谷秋。」(《縱筆》)「癡人自作浮生夢，腐骨那須後世名。」(《晚遊》)「殘生已與灰俱冷，舊友誰如几可憑。」(《夜賦》)「家近右軍觴咏地，身如太史滯留時。」(《醉後》)「流年不貸人皆老，造物無私我自窮。」(《幽居》)「虹穿道室爐丹熟，龍吼空山匣劍開。」(《次韻范參政書懷》)「天下可憂非一事，書生無地效孤忠。」(《溪上作》)「身世蠶眠將作繭，形容牛老已垂胡。」(《七十》)「史冊誤人悲壯志，關河回首負初期。」(《懷南鄭》)「秋氣已高殊可喜，老懷多感自無歡。」(《獨酌》)「老皆有死豈獨我，士固多窮寧怨天。」(《書劍》)「寓世已爲當去客，愛書更付未來生。」(《讀書》)「天理直須閒處看，人謀常向巧中疏。」(《題齋壁》)「門無客至惟風月，案有書存但《老》《莊》。」(《閒中》)「樽中無酒但清坐，架上有書猶縱觀。」(《七十一翁吟》)「身外豈關吾輩事，鏡中已換昔年人。」(《閒賦》)「羸軀垂老將焉往，公論猶存似可憑。」(《枕上》)「棄官正爲愚無用，謝客新緣病有名。」(《野堂》)「髮無可白方爲老，酒不能賒始覺貧。」(《七十三吟》)「早知虛起彈冠意，悔不常爲秉燭遊。」(《憶昔》)「豈知鶴髮殘年叟，猶讀蠅頭細字書。」(《書感》)「老已爲民猶學問，向雖作吏半山林。」(《舊學》)「補衣未竟迫秋露，待飯不來聞午鐘。」(《不出門吟》)「陳編時見古成敗，舊友不知今在亡。」(《排悶》)「貧甚不爲明日計，興來猶作少年狂。」(《晚步》)「人生十事九堪嘆，春事三分二已空。」(《春雨》)「外物不移方是學，俗人猶愛未爲詩。」(《朝饑示子聿》)「熟思豈是天貧我，妄計還憂鬼笑人。」(《苦貧》)「流汗未乾衣上雨，大聲已發鼻端雷。」(《午睡》)「遺經在櫝傳家學，大字書牆作座銘。」(《自述》)「兒能解事甘藜藿，婢苦無薪睨屐屩。」(《苦貧》)「造物偶容窮不死，衆人共養老無能。」(《暮歸作》)「孤忠要有天知我，萬死當思後視今。」(《讀史》)「折除富貴惟身健，補貼光陰有夜長。」(《冬暮》)「舌自生肥勝玉食，腰常忘帶況金圍。」(《昨非》)「凡心未免更詩字，習氣猶思議古人。」(《自責》)「名姓已隨身共隱，文辭終與道相妨。」(《遣興》)「賣困不靈仍喜睡，送窮無術又來歸。」(《開歲》)「天爲念貧偏與健，人因見懶悞稱高。」(《猶酌》)「一無可恨得歸老，寸有所長能忍窮。」(《野望》)「邪正古來觀大節，是非死後有公言。」(《觀史》)「令尹閱人三仕已，太山在我一毫芒。」(《醉舞》)「三徑就荒俱已老，一樽相屬永無期。」(《哭張季長》)「胸中那可有一事，天下故應無兩人。」(《初歸雜咏》)「造物與閒兼與健，鄉人知老不知年。」(《村居》)「多聞只解爲身累，後死空令見事多。」(《對酒作》)「貧米未回愁竈冷，讀書有課待窗明。」(《秋曉》)「風勞槁面寒無褐，雷轉饑腸飯有沙。」(《志學》)「家塾讀書須十紙，山園上樹莫千回。」(《示諸孫》)「春寒例謝常來客，老病猶貧未見書。」(《初春書懷》)「天將耄齒償貧悴，身受虛名坐謗傷。」(《陌上》)「鏡裏鬢無添白處，樽前顏有暫丹時。」(《老甚》)「混俗豈須名赫赫，耐嘲惟可腹便便。」(《舟中作》)「客從謝事歸時散，詩到無人愛處工。」(《理夢中作》)「濁酒可求敲野店，舊題猶在拂頹牆。」(《題旅舍壁》)「貧猶自力常謀醉，病不能閒且賦詩。」(《自近村歸》)「春炊不繼兒啼飯，熟飪無方客絮羹。」(《寓嘆》)「詩才退後愁強韻，眼力衰來怯細書。」(《世事》)「單複篝衣時脫著，甜酸園果半青黃。」(《夏日》)「便死也勝千百輩，少留更住兩三年。」(《書興》)「呼童不應自生火，待飯未來還讀書。」

（《遣懷》）「身遊與世相忘地，詩到令人不愛時。」（《山房》）「淡交喜得山栖友，傑作疑非火食人。」（《簡邢德允》）「花經風雨人方惜，士在江湖道益尊。」（《春晚》）「目前雖有小得失，天下豈無公是非。」（《垂釣作》）「啄吞自笑如孤鶴，導引何妨效五禽。」（《春晚》）「多病更知身是贅，九原那恨死無名。」（《春感》）「雖慚江左雄繁郡，且看人間鬢鑠翁。」（《嚴州大閱》）「扶持後死知天幸，容養無能荷國恩。」（《秋夜齋中》）「槁面暫朱知酒釅，曲身成直賴爐溫。」（《夜寒》）「虛名定作陳驚坐，好句眞慚趙倚樓。」（《封渭南伯》）寫景《五律》：「浪蹴半空白，天浮無盡青。」（《海中雷雨初霽》）「天逼星辰大，霜清劍佩寒。」（《夢仙》）「酒盡瓶梨腹，爐寒客曲身。」（《寒甚》）「雨昏雞共懶，米盡鼠同饑。」（《初夏》）「月昏天有暈，風軟水無痕。」（《村夜》）「天回河絡角，海闊斗闌干。」（《夜歸》）「風生雲盡散，天闊月徐行。」（《月下小酌》）「病樹有彫葉，殘蟬無壯聲。」（《秋懷》）「三家小聚落，兩姓世婚姻。」（《埭西》）「木落山盡出，鐘鳴僧獨歸。」（《過吉澤》）「經行橋獨木，佇立路三叉。」（《野望》）「野父編龍具，樵兒習兔罝。」（《同上》）「銅燈立雁趾，石鼎揭龍頭。」（《書室》）「荒園拋鬼飯，高几置神鵝。」（《賽神》）「荒陂船護鴨，斷岸笛呼牛。」（《水立》）「墓掃鴉銜肉，人過鷺導船。」（《郊行》）「牸牛將犢過，雄雉挾雌飛。」（《山行》）「漏從閒處永，風自遠來涼。」（《官舍》）「婦汲惟陶器，民居半草菴。」（《憶南鄭》）「舞簡村巫醉，塗朱野女粧。」（《驛壁偶題》）「藤絡將頹石，松號不斷風。」（《明覺寺》）「地瘦竹無葉，風乾茅有聲。」（《井研道中》）「月正樹無影，露濃荷有聲。」（《徙倚》）「茶鼎聲號蚓，香盤火度螢。」（《道室》）「蟲鎪葉成篆，風蹙水生紋。」（《巢山》）霜郊熊撲樹，雪路馬蒙氈。」（《感舊》）「零落花隨水，輪囷筍突籬。」（《園中》）「染丹梨半頰，斫雪蟹雙螯。」（《對酒》）「燐飛乘月暗，梟語似人呼。」（《夏夜》）「蟻知軍陣法，蟲作緯車聲。」（《秋懷》）「冰梨頼似頰，霜栗大如拳。」（《對食》）寫景（七律）：「十里溪山最佳處，一年寒暖適中時。」（《近游》）「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遊山西村》）「七澤蒼茫非故國，九歌哀怨有遺音。」（《塔子磯》）「船上急灘如退鷁，人緣絕壁似飛猱。」（《過東瀼灘》）「地連秦雍川原壯，水下荊揚日夜流。」（《歸次漢中》）「雲埋廢苑呼鷹處，雪暗荒郊射虎天。」（《書事》）「蟬依疏柳長吟處，燕委空巢大去時。」（《社日》）「空山霜葉無行跡，半嶺天風有嘯聲。」（《丈人觀》）「攫飯饑烏占寺鼓，避人飛鼠上經幢。」（《永慶寺》）「山縈細棧疑無路，樹絡崩崖欲壓人。」（《普寧寺》）「淒涼蛩伴草根語，憔悴鵲從天上歸。」（《秋雨》）「農事漸興人滿野，霜寒初重雁橫空。」（《橫塘》）「殘燈無燄穴鼠出，槁葉有聲村犬行。」（《冬夜》）「未霜村舍秋先冷，無月江邊夜自明。」（《秋夜》）「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臨安春雨初霽》）「津吏報增三尺水，山僧歸入萬重雲。」（《秋雨》）「燈影動搖風不定，船聲鏗鞳浪初生。」（《宿漁浦》）「挈榼人沽村市酒，打包僧趁寺樓鐘。」（《故山》）「里儒朱墨開冬學，廟史牲牢祝歲穰。」（《北窗》）「病骨未成松下土，老身常伴渡頭雲。」（《舟中作》）「蟋蟀獨知秋令早，芭蕉正得雨聲多。」（《秋興》）「雲歸時帶雨數點，木落又添山一峰。」（《晚眺》）「荒隄經雨多牛跡，村舍無人有碓聲。」（《步至近村》）「巢乾燕乳蟲供哺，花過蜂閒蜜滿房。」（《初夏》）「民有褲襦知歲樂，亭無桴鼓喜時康。」（《初夏閒居》）「樹罅忽明知月上，竹梢微動覺風生。」（《池上》）「圓鼉坎坎迎神社，大字翩翩寫酒旗。」（《閒遊》）「穀賤窺籬無狗盜，夜長暖足有貍奴。」（《歲暮》）「童誇犢健浮溪過，婦閔蠶饑負葉歸。」（《初夏》）「水淺游魚渾可數，山深藥草半無名。」（《山行》）「遠火微茫知夜績，長歌斷續認歸樵。」（《泛舟》）「風高木葉危將脫，月上天河澹欲無。」（《南堂夜坐》）「重簾不捲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書室》）「溪鳥低飛畫橋外，路人相值綠陰中。」（《衡門獨立》）「霜野草枯鷹欲下，江天雲濕雁相呼。」（《郊行》）「曉樹好風鶯獨語，夜窗細雨燕相依。」（《初夏幽居偶題》）「舟行十里畫屏上，身在四山紅雨中。」（《出遊》）「寒鴉陣黑疑雲過，老木聲酣認雨來。」（《書喜》）「酒坊飲客朝成市，佛廟村伶夜作場。」（《書喜》）「庭花無影月當午，簷樹有聲風報秋。」（《夜景》）「天宇淡青成卵色，水波微皺作靴紋。」（《新雛》）「微雨已收雲盡散，衆星俱隱月徐行。」（《秋夜》）「鬲鬻暗樹類奇鬼，突兀黑雲如壞山。」（《湖塘雷雨》）「野火已亡秦相篆，江濤猶托伍胥神。」（《秋望》）「月色橫分窗一半，秋聲正在樹中間。」（《枕上》）「客送輪囷霜後蟹，僧分磊落社前薑。」（《對食戲詠》）「紫蟹迎霜盈徑尺，白魚脫水重兼斤。」（《示客》）「山口正銜初出月，渡頭未散欲歸雲。」（《舟中》）「天宇更無雲一點，譙門初報鼓三通。」（《上元夜》）「虎印雪泥餘過跡，樹經野火有空腔。」（《懷梁益舊遊》）「棋枰窗下時聞雹，丹竈巖間夜吐虹。」（《道室》）「十里織成無罅錦，半天留得未殘霞。」（《梅仙塢花涇觀桃李》）「官賦畢輸無吠犬，農功已息有閒牛。」（《晚秋野興》）「細徑僧歸雲外寺，疏燈人語酒家樓。」（《出遊》）「獨木架成新略彴，一峰買得小嶙峋。」（《閉門》）「風從蘋末蕭蕭起，月過花陰故故遲。」（《石帆夏

日》「一棹每隨潮上下，數家相望埭東西。」（《漁父》）「暑退忽驚秋漸晚，夜長已與晝中分。」（《秋夕》）「羣魚聚散忽無跡，孤蝶去來如有情。」（《夏晝》）「漁艇往來春浪碧，人家高下夕陽紅。」（《近村》）「出有兒孫持几杖，歸從鄰曲話桑麻。」（《茅舍》）「樓臺到處靈和柳，簾幕誰家子晉笙？」（《小市》）「夜雨漲深三尺水，曉寒留得一分花。」（《小園》）「瓶花力盡無風墮，爐火灰深到曉溫。」（《曉坐》）「紅顆帶芒收晚稻，綠苞和葉摘新橙。」（《霜天晚興》）「旱餘蟲鏤園蔬葉，寒淺蜂爭野菊花。」（《西村》）「丹砂嚴際朝暾日，枸杞雲間夜吠人。」（《采藥》）「燕雛掠地飛無力，梅子臨池墜有聲。」（《夏日》）「棲鵲自驚移別樹，流螢相逐度橫塘。」（《夏夜》）「團臍磊落吳江蟹，縮項輪囷漢水鯿。」（《小酌》）「屏圍燕几成山字，簟展涼軒作水紋。」（《龜堂晨起》）

又　放翁生於宣和，長於南渡。其出仕也，在紹興之末，和議久成，即金海陵南侵潰歸，孝宗銳意出師，旋以宿州之敗，終歸和議。其時朝廷之上，無不以畫疆守盟，息事寧人爲上策，而放翁獨以復讎雪恥，長篇短詠，寓其悲憤。或疑書生習氣，好爲大言，借此爲作詩地。今閱全集，始知非盡虛矯之氣也。其《跋周侍郎奏稿》云：「南渡初，先君歸山陰，一時賢公卿與先君遊者，言及靖康北狩，無不流涕哀慟。」又《跋傅給事帖》云：「紹興中，士大夫言及國事，無不痛哭，人人思殺賊。」是放翁年十餘歲時，早已習聞先正之緒言，遂如冰寒火熱之不可改易。且以《春秋》大義而論，亦莫有過於是者，故終身守之不變。入蜀後，在宣撫使王炎幕下，經臨南鄭，瞻望鄠、杜，志盛氣銳，眞有唾手燕、雲之意。其詩之言恢復者，十之五六。出蜀以後，猶十之三四。至七十以後，正值開禧用兵，放翁方治東籬，日吟咏其間，不復論兵事。其詩有云：「不須強預國家憂，亦莫妄陳帷幄籌。」是固無復有功名之志矣。然其《感中原舊事》云：「乞傾東海洗胡沙。」《老馬行》云：「中原旱蝗胡運衰，王師北伐方傳詔。一聞戰鼓意氣生，猶能爲國平燕趙。」則此心猶耿耿不忘也。臨歿猶有「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之句，則放翁之素志可見矣。

又　放翁自蜀東歸，正值朱子講學提倡之時，放翁習聞其緒言，與之相契。家居，有《寄朱元晦提舉》詩，《謝朱元晦寄紙被》詩，又《寄題朱元晦武夷精舍》詩，所謂「有方爲子換凡骨，來讀晦翁新著書」也。及朱子卒，放翁祭之以文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傾長河，決東海之淚。路修齒耄，神往形留。」是可見二公道義之交矣。時僞學之禁方嚴，放翁不立標榜，不聚徒衆，故不爲世所忌。然其優游里居，嘯咏湖山，流連景物，亦足見其安貧守分，不慕乎外，有昔人「衡門泌水」之風。是雖不以道學名，而未嘗不得力於道學也。其集中亦有以道學入詩者，如《冬夜讀書》云：「六經萬世眼，守此可以老。多聞竟何爲，綺語期一掃。」又有云：「雖嘆吾何適，猶當尊所聞。從今倘未死，一日亦當勤。」《平昔》云：「皎皎初心質天地，兢兢晚節蹈淵冰。」《書懷》云：「平生學六經，白首頗自信。所覬未死間，猶有分寸進。」《示兒》云：「聞義貴能徙，見賢思與齊。」又云：「《易經》獨不遭秦火，字字皆如見聖人。汝始弱齡吾已耄，要當致力各終身。」可見其晚年有得，非隨聲附和，以道學爲名高者矣。至其詩之清空一氣，明白如話，而無迂腐可厭之習，則又其餘事也。

又　放翁與楊誠齋同以詩名。誠齋專以俚言俗語闌入詩中，以爲新奇。放翁則一切掃除，不肯落其窠臼。蓋自少學詩，即趨向大方家，不屑屑以纖佻自貶也。然間亦有一二語似誠齋者。如《晚步》云：「寓跡個中誰耐久，問君底事不歸休？」《饑坐》云：「落筆未妨詩衮衮，閉門猶喜氣揚揚。」《老學菴》云：「名譽不如心自肯。」《醉中走筆》云：「過得一日過一日，人間萬事不須謀。」《自詠》云：「作個生涯君勿笑。」《新作籬門》云：「雖設常關果是麼？」《自詒》云：「愈老愈知生有涯，此時一念不容差。」《遣興》云：「關上衡門那得愁。」此等詩派，南宋時盛行，在放翁則爲下劣詩魔矣。

又　放翁萬首詩，遣詞用事，少有重複者。惟晚年家居，寫鄉村景物，或有見於此，又見於彼者。《老境》云：「智士固知窮有命，達人元謂死爲歸。」《寓嘆》又云：「達士共知生是贅，古人嘗謂死爲歸。」《晨起》云：「大事豈堪重破壞，窮人難與共功名。」《憶昔》又云：「壯士有心悲老大，窮人無路共功名。」《夜坐》云：「風生雲盡散，天闊月徐行。」《夜坐》又一首云：「湖平波不起，天闊月徐行。」《冬夜》云：「殘燈無燄穴鼠出，槁葉有聲村犬行。」《枕上作》又云：「孤燈無燄穴鼠出，枯葉有聲鄰犬行。」《初夏閒居》云：「民有褲襦知歲樂，亭無桴鼓喜時平。」《羸疾》云：「羸疾止還作，已過秋暮時。但當名百藥，那更謁三醫。」《題藥囊》又云：「殘暑纔屬爾，新秋還及茲。眞當名百藥，何止謁三醫。」此則未免太複。蓋一時湊用完篇，不及改換耳。

又卷八　蘇、陸古體詩，行墨間尚多排偶，一則以肆其辨博，一則以侈其藻繪，固才人之能事也。遺山則專以單行，絕無偶句，搆思窅渺，十步九折，愈

折而意愈深、味愈雋，雖蘇、陸亦不及也。

陳明善《宋金三家詩選序》　陸放翁志在復讎，沈雄悲憤。

又《三家詩選例言》　東坡、放翁、遺山爲宋金大家，其源皆出於少陵。

顧宗泰《宋金三家詩選序》　放翁南渡後推第一，胸懷磊落，光氣凌暴，其志節所見，直可上追少陵，不得以詩人盡也。

鮑廷博《刻南湖集緣起》　公之於詩，善參活法，遠宗香山於唐，而近則得力於誠齋、放翁諸人。

馮兆觀《鈔讀劍南詩復書長句於後》　曾向茶山一問津，江西派別擬非倫。杜陵詩在得其骨，賀監湖荒老此身。不見九州同有日，空傳萬首替無人。蓮華博士雲烟吏，應住山陰五百春。

李調元《陸詩選序》　放翁詩非選不可，過選亦不可，何也？不選則卷軸煩多，難於繙閱，過選則片鱗隻羽，不免遺珠。今於《劍南》、《渭南》二集全部內悉心採錄，共得詩二千六百餘首，先生之詩，蓋在於是矣。夫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詩貴泝源漢魏，以至盛唐李、杜諸家，學者自當奉爲鼻祖，而余獨選先生詩如此之多者何也？蓋以示初學入門之基也。先生取材宏富，對仗精工，而出以雋筆，每遇佳句，不啻如楊柳承露，芙蓉出水，天然不假雕飾。而嘔出心肝者，雖鏤冰刻骨，無以過之，洵後學之津梁也。此選初名《陸詩珠匱》，蓋匱以盛珠，庶不蹈鄭人買櫝還珠之誚也。後子弟輩遞加抄錄，隨失其名，而曰《陸詩選》，余因笑而從之。

《雨村詩話》卷下　范石湖詩稍次于放翁，而入蜀峽中詩，爲獨具手眼。

周天藻《題劍南詩後》　歸老雲門著句多，往年豪氣未消磨。杜陵集裏《收京》咏，垂老懸懸望兩河。

葉觀國《秋齋暇日抄輯漢魏以來詩作絕句二十首》九　茶山門下有宗工，蕭范猶難與角雄。卻怪遺山疏鑿手，論詩不及渭南翁。

《全浙詩話》卷一五　後村、草堂、竹垞俱以放翁字句間有雷同粗俚爲嫌。蓋吟詠太多，至於萬首，安能檢點無累？然此特其小疵耳。至於氣體心思之妙，固無有敢議之者。蓋放翁在南宋中自樹一幟，眞能於萬竅同聲處獨開生面。其筆力橫逸，如丈八蛇矛，十盪十決。學古得力，全在少陵。而少年初學詩時，乃受業於曾茶山。嘗見趙仲白題茶山詩集云：「茶山八十二癯仙，千首新詩手自編。吟到瘴烟因避寇，貴登從棗只棲禪。新於月出初三夜，淡比湯煎第一泉。咄咄逼人門弟子，劍南已見祖燈傳。」茶山詩律雖高，但不能如放翁之自成大家，上下千古也。放翁亦可謂青勝於藍矣。

姚鼐《古詩選・今體詩鈔序目》　放翁激發忠憤，橫極才力，上法子美，下攬子瞻，裁制既富，變境亦多。其七律固爲南渡後一人。其餘如簡齋、茶山、誠齋諸賢，雖有盛名，實無超詣，今爲略采一二，逮於宋末，併附放翁之後，鈔南宋詩一卷。

翁方綱《臨放翁手牘贈青儕》　放翁此札吾所師，飲食寤寐恆以之。靜光時時發泰宇，何問鞍馬舟車時。道途光陰易飄忽，身如蓬轉心如馳。萬景奔來縱即逝，後來補寫悔已遲。此腕一揮可尋丈，此際巧算爭毫釐。雲烟莽蒼變風雨，江海起立騰蛟螭。收之趺息觀定力，是有天造非人爲。放翁舉似杜敬叔，敬叔桂嶺旌麾持。慶元三年歲丁巳，先生歸老蘭渚湄。其春夢到鳳山頂，坐見日月浮天池。先生才思晚益壯，夜卧鏡物如晨曦。南鄭鐵衣有何戀，松軒僧壁如相期。當年晨夕對牀語，文外有事非關詩。先生自言去騷遠，放筆奇氣逾淋漓。然猶短歌未發洩，蘇、黃而後當俟誰？

又《藥洲冬日讀諸集七首和王文簡公韻》　漫解南湖上將圍，茶山早自有傳衣。欲憑轉語聊參證，可但尋僧葦際歸。

又《校茶山集四首》一　前有陵陽後劍南，中間句法許誰參？已將北望神州意，收拾傳燈老一庵。

又《讀劍南集四首》　苦心欲挽古風還，神往《豳風・七月》間。一騁蕭尤楊並駕，誰知衣鉢在茶山。杜老憂時白傅閑，誰云禹稷異於顏。一杯擬酹長吟處，千載蘭亭曲水灣。絕塵邁往本天機，躍馬梁州試鐵衣。正自箇中爭得力，桂林片石悟精微。（見放翁《與杜敬叔手帖》）自《鄴》如何例玉谿，三才萬象識端倪。《玉臺》格韻《西崑》體，只對坡公偶儻低。（放翁詩：「溫李眞自《鄴》。」李義山詩云：「李、杜操詩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倪。」）

又《題詩境石本三首》一　放翁晚對鏡湖書，正是詩招傅稺初。一筆長風來萬里，平生烟水遍舟車。

又《又書遺山集後三詩》　程學盛南蘇學北，陸元二老脈誰傳？紹熙正際明昌日，南北相望二十年。（遺山生於明昌元年庚戌，正放翁提舉武夷沖祐觀時，二先生竟算同時，未相見耳。）　江左休誇病鄴中，撐霆裂月許誰同。金源南宋分疆後，天放奇葩角兩雄。

又《讀劍南詩八首》　一飯不忘君，奚必其學杜。忠孝出天性，肝膽相撐拄。偏值宋南渡，鬱借江山吐。盪滌不平鳴，風雷有餘怒。羌非藻繢爲，亦弗騷些取。即以格調論，亦不仿樂府。胸次浩浩乎，自行於千古。　讀《易》十絕編，未甘王韓許。岐陽鳴鳥前，蓋早聞律呂。家學詩禮編，治經儼遺緒。春秋南宋後，演說日矜詡。不及先生易，但說虛衷取。了無解詁處，留罅待人補。空山流水間，靜光自太古。包犧幾萬歲，偶作誕幻語（先生詩云「伏羲幾萬歲」，又云「伏羲三十餘萬歲」）。　楚騷與陶、謝，自云不相近。琴瑟均笙磬，同和而異引。謝詩啓唐賢，四縣鏗簨簴。音聲彩色間，或謂別畦畛。陶則純乎天，天籟初何隱。性情即出處，百變傾不盡。晉之白樂天，夫豈難反本。謙言顧未肖，彀率於誰準？似白而不同（放翁詩道似香山，實不同），形迹原可泯。學陶而不近，斯理疑未允。怒者其誰歟？祇此蒸成菌。　轟飲三萬場，指麾百萬兵。奇氣辟萬夫，轉戰下百城。怒濤黃河奔，倒瀉天漢傾。天機雲錦段，坑谷咸池聲。萬象牟尼珠，頃刻拈即成。此腕揮千丈，耿耿貫元精。然而渟蓄間，得味乃迴縈。一往不復收，千里長瀾平。筆鋒垂復縮，奇岫側忽橫。沉鬱頓挫處，所以推杜陵。　絲竹不如肉，漸近自然境。古體發天機，宜勝律精整。近有評陸者，古體捷馳騁。反薄其七律，格與宋賢等。豈知長篇氣，未勝其力猛（放翁七言古詩無過二十韻外者）。尚讓杜、韓、蘇，扛舉千鈞鼎。使參岳家軍，中原復俄頃。竟磨盾鼻墨，勒銘北岳頂。高文照兩京，峻極千秋永。恐未及鏡湖，松窗寫梅影。　洪婁說漢隸，未聞精褫裝。何若方伯謨，監工度龜堂（先生藏漢碑，屬莆陽方伯謨監視，裝成十四卷）。三丈銘掛壁，三十載古香（先生於所居壁挂薛純陀書《砥柱銘》，自淳熙己亥至開禧丁卯再詠，已經二十有八年矣）。屠希能憲筆，日抽古錦囊。醉掃行草書，瘦蔓飽秋霜。宜州三錢筆，無此發老狂。後有江門茅，安得竊比量。是乃忠義氣，發揮於文章。有鐫陸書者，正與詩相當。　廣大教化主，唐之長慶間。以較宋南渡，時會若差肩。東都蘇、黃輩，果否追杜、韓？尚餘此毅力，半壁撐江山。晚宋例晚唐，孰爭杜樊川。罪言十六衛，慷慨激肺肝。鏡湖此一老，氣欲星虹蟠。范、楊、蕭、尤侶，得無力稍孱？茶山前揚鑣，白石或後攀。俯視諸小集，江湖到月泉。未知輯南州，舍此更誰先？獨立長嘯聲，蒼然霜雪寒。　唐既弗杜仿，宋亦豈蘇擬。曠蕩今古論，筏喻云誰使。磊落輪囷氣，造物端倪啓。武夷領祠日，明昌才出矣（宋光宗紹熙庚戌，放翁提舉武夷冲祐宮。是年即金章宗明昌元年，元遺山生）。二老雖未逢，魄力略相似。寄託又不同，何幸並吾几。硯池雲一泓，軒然可萬里。後來言格調，辛苦徒爲爾。海虞匯萬篇，差勝錫山梓（常熟毛氏《劍南詩集》刻本，勝於無錫華氏刻《元遺山集》）。泰山一豪芒，邵庵粗料理。卬涉窮津涯，庶從經術始。

又《七言詩三昧舉隅》　漁洋先生極不喜詩作大盡致語，所以於唐人不喜白公，甚至戒初學不可輕看白詩。此雖太過之言，亦實即其三昧之所以爲三昧也。若放翁則全以淋漓盡致爲能事，而漁洋未嘗不於放翁有取焉者，此義是也。

又　蘇、黃之後，放翁、遺山二家並騁詞場，而遺山更爲高秀。若夫三昧之旨，則二家未免稍粗矣。然視後來之吳立夫、楊鐵崖、王梧溪諸家，則已爲深厚矣。

《石洲詩話》卷三　《娛老堂詩話》謂詩有以法家史文語爲對者，如東坡《七月五日》作「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之類。後來陸放翁亦時有之，然究非雅道也。

又卷四　劉後村謂具茨詩惟放翁可以繼之，然具茨五言詩殊非陸務觀所能彷彿。

又　《詩人玉屑》云：「陸放翁詩本於茶山，茶山本于韓子蒼，三家句律大概相同，至放翁則加豪矣。」然茶山詩較放翁渾成自然，固不可及。

又　阮亭云：「范石湖之視陸放翁，何啻霄壤！」蓋平熟之中，未能免俗也。

又　竹垞嘗摘《劍南》七律語作比體者，至三四十聯。然亦不僅七律爲然，放翁每遇摹寫正面，常用此以舒其筆勢，五古尤多。蓋才力到正面最難出神彩耳，讀此方知蘇之大也。

又　放翁詩「我得茶山一轉語，文章切忌參死句」二語，自道其得力處也。

又　放翁五言古詩，平揖石湖，下啓遺山。

又　直用杜句，陸每有之，然與遺山之超脫不同。

又　楊、范、陸極酣肆處，正是從平熟中出耳，天固不欲使南渡復爲東都也。

又　雖以陸公有杜之心事，有蘇之才分，而驅使得來，亦不離平熟之逕。

氣運使然，豪傑亦無如何耳。

又　放翁詩善用「痕」字，如「窗痕月過西」、「水面痕生驗雨來」之類，皆精鍊所不能到也。

又　放翁以寶章閣待制修《實錄》訖即致仕，優游鏡湖、耶谿間，久領林泉之樂。筆墨之清曠，與心地之淡遠，夷然相得於無言之表，固有在葉石林之上者，無論他人之未忘世諦者也。

又　自后山、簡齋抗懷師杜，所以未造其域者，氣力不均耳。降至范石湖、楊誠齋，而平熟之逕，同輩一律，操牛耳者，則放翁也。平熟則氣力易均，故萬篇酣肆，迥非后山、簡齋可望。而又平生心力全注國是，不覺暗以杜公之心爲心，于是乎言中有物，又迥出誠齋、石湖上矣。然在放翁，則自作放翁之詩，初非希杜作前身者，此豈後之空同、滄溟輩但取杜貌者所可同日而語！

又卷五　遺山以五言爲雅正，蓋其體氣較放翁淳靜。然其鬱勃之氣，終不可掩，所以急發不及入細，仍是平放處多耳。但較放翁，則已多渟蓄矣。

又　五言詩，自蘇、黃而後，放翁已不能腳踏實地。

又　遺山七言歌行，眞有牢籠百代之意，而卻亦自有閒筆對筆，又攙和以平調之筆，又突兀以疊韻之筆，此固有陸務觀所不能到者矣。

《山靜居詩話》「年垂九十恨誰知？腸斷偏安恢復遲。高孝光寧身備歷，榮河溫洛見無期。夢中拜手遷都疏，死後關心家祭詩。個是詞壇老方叔，壯猶彈壓幾偏裨。」此錫山俞玉局題《劍南詩集》作也，放翁心事，具見終篇，可爲實錄矣。

徐曉亭《廬談筆存》　楊誠齋詩，力求超脫。范石湖詩，力求精工。卻不道詩從至性至情流出，不求超脫而自超脫，不求精工而自精工，此妙惟陸放翁先生得之。南渡以後詩，斷宜推此老爲第一。

《貞一齋詩說》　南宋陸放翁堪與香山踵武，益開淺直路徑，其才氣固自沛乎有餘。人以范石湖配之，不知石湖較放翁，則更滑薄少味。同時求偶對，惟紫陽朱子可以當之。蓋紫陽雅正明潔，斷推南宋一大家。故知范、陸並稱，猶之溫、李，元、白，優劣自較然也。

又　唐賢詩集惟白香山最多，宋則放翁尤甚，大約伸紙便得數首或更至數十首，以故流滑淺易居多，筆力去少陵輩絕遠。可知詩必有爲而作，作必凝重出之。不爾，不如輟筆。

申甫《讀汪堯峰讀宋詩絕句》　平生我亦愛清新，但覺千秋有定評。楊陸同時皆敵手，文章何處著鄉情。

徐以坤《戲爲絕句》　直取幷州入建安，合教范陸作衙官。乾坤清氣金源老，百尺樓頭又一韓。

《春漪齋雜識》　詠秋天景物詩，如楊誠齋句：「霜紅半臉金罌子，雪白一川蕎麥花。」陸放翁云：「堆盤菱熟胭脂角，藉藻鱸新淡墨鱗。」【略】俱入畫意。

《香石詩話》卷三　鄭板橋謂陸放翁直以山居村居了卻詩債而已，又謂杜之歷陳時事，寓諫諍也，陸之絕口不言，免羅織也。不知陸所遇與杜相似，陸之詩亦爲杜嗣音。如「諸公尚守和親策，志士虛捐少壯年」，此類不時時形諸篇翰乎？觀其暮年《示兒》一絕云：「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以視浣花一飯未忘，何以加諸？板橋豈未讀《劍南》詩耶，何以持此論？

《東泉詩話》卷二　陸放翁《示友》詩：「道向虛中得，文從實處工。凌空一鶚上，赴海百川東。氣骨眞當勉，規模不必同。人生易衰老，君等勿匆匆。」「從實處工」語，極耐人尋味，放翁詩多似坦易，近《長慶集》，而有句云：「詩雖苦思未名家。」又曰：「苦心始覺著書難。」

又　放翁詩善用成句，如「胸中那可有一事，天下故應無兩人」、「只知秋菊有佳色，那問荒鷄非惡聲」、「百歲能穿幾兩屐，千詩不及一囊錢」、「敢言日近長安遠，惟恨天如蜀道難」。又善用古人意趣，如「平生憂患苦縈纏，菱刺磨成芡實圓」，即百鍊鋼化爲繞指柔義。《孤學》詩句「家貧占力量，夜夢驗工夫」，即夜卜諸夢寐，畫觀諸妻子義。

又　放翁《贈童道人》詩：「忍貧不變我自許，挾術自營君豈然。」一聯用兩「自」字，殊不合律法。大雪句：「高壓孤峰增峭絕，斜傾叢竹失枝梧」，「梧」字誤押。「枝梧」之「梧」音悟，明見《漢書注》，如何當平聲讀？豈六十年來萬首詩，熟爛之極，偶不及檢耶？

又　陸詩「婦喜蠶三幼」，自注：「鄉中謂蠶眠爲幼。」又「山中戶戶作梅忙」，自注：「鄉俗謂選擇楊梅爲作梅。」「年年來及貢梅時」，自注：「鄉俗謂楊梅止曰貢。」陸詩此類甚多，不備錄。

又　「閒愁如飛雪，入酒即消融。好花如故人，一笑杯自空」，「流鶯有情亦念我，柳邊盡日啼春風。長安不到十四載，酒徒往往成衰翁。九環寶帶光照

地，不如留君雙頰紅」，放翁對酒之作，駸駸入古。世稱放翁，多就其律詩，絕句言之，不知近體乃其餘事。近體甚多，亦非一律，如「飛飛鷗鷺陂塘綠，鬱鬱桑麻風露香」，「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皆極自然；「山從飛鳥行邊出，天向平蕪盡處低」，「丹楓斷岸秋來早，澹日孤村客到稀」，「湖心月上明如晝，樹杪風生冷逼秋」，「天空列嶂開圖畫，水落寒江學篆文」，此類又極研鍊；至「白菡萏香初過雨，紅蜻蜓弱不禁風」，「午甌誰致葉家白，春甕旋撥郎官清」，句甚麗矣；「江山好處得新句，風月佳時逢故人」，「時平酒價賤如水，病起老身閒似雲」，又多野趣。惟其步趨者多，不名一家，所以爲大家也。

又　張華《勵志》以後，惜時愛日，已是詩家恆語，惟韓致光《惜春》一聯「年踰弱冠即爲老，節過清明卻似秋」，實爲警絕。至詩中寫羈旅之情，尤爲陳陳相因，若放翁「寒雨似從心上滴，孤燈偏向枕邊明」一聯，亦極深至，人莫能及。

又　陸詩律句，句法多相同者，「身如巢燕年年客，心羨游僧處處家」，「衰如蠶葉秋先覺，愁似鰥魚夜不眠」，近人輯出，凡數十事，甚可厭。余按陸古體亦間用此調：「心如秋燕不安巢，迹似春萍本無柢。」

又　詩人有好句，每自用之，如陳后山詩「百年雙鬢白，萬里一身浮」，又「百年雙白鬢，萬里一秋風」。陸放翁詩「不堪酒渴兼消渴，起聽江聲雜雨聲」、「因思世事悲身事，更聽風聲雜雨聲」，又「花藏密葉多時在，鶯占高枝盡日啼」、「花藏密葉多時在，風動疏簾特地涼」，此類皆自愛其句，因而重之。

《停雲閣詩話》卷一　「奴愛才如蕭穎士，婢知詩似鄭康成」，世傳爲陸放翁句，其實乃其先人所作，放翁特足成之耳。放翁示其子聿詩云：「問汝欲學詩，工夫在詩外。」放翁爲南宋詩人一大宗，其所學良非淺鮮。

《北江詩話》卷二　七律之多，無有過於宋陸務觀者，次則本朝查慎行。陸詩善寫景，查詩善寫情。寫景故千變萬化，層出不窮；寫情故宛轉關生，一唱三歎。蓋詩家之能事畢，而七律之能事亦畢矣。近日趙兵備翼亦擅此體，可爲陸、查之亞。

又卷三　南宋之文，朱元晦大家也；南宋之詩，陸務觀大家也。

又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蓋死生之際，亦天良激發之時。宋陸務觀、近時吳偉業，皆詩中大作家也。陸臨終詩云：「死去應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人悲之，人復敬之。

又卷四　馬融《西第頌》，陸游《南園記》，事甚相類。文人稱頌時宰功德，即杜工部、韓吏部亦不免，何況明吳與弼諸人乎？腕可斷，文不可作，眞高人一籌者矣。

又　詩可以作，可以不作，則不作可也。陸劍南「六十年間萬首詩」，以爲貽誤後人不少。

又卷五　杜工部之在嚴鄭公幕府也，所作詩與鄭公不同。杜牧之之在牛奇章幕府也，所作詩與奇章公不同。歐陽文忠公之在錢思公幕府也，思公學西崑，而文忠則學杜。陸渭南之在范石湖幕府也，石湖主清新，而渭南則主沈鬱。故能各自名家，並拔戟自成一隊。

《退庵隨筆》卷二〇　放翁詩初編爲四十卷，再編通前爲八十五卷，合計之已九千二百餘首。當時羅椅圈選十卷，爲前集，劉辰翁選八卷，爲後集。羅本有圈點而無評論，劉本則句下及篇末間有附批，去取皆頗不苟。放翁詩派，初境本宗少陵，雖窮極工巧，而仍歸雅正。自從戎巴蜀，而後始臻閎肆。迨及晚年，又力歸平淡。所謂「詩到無人愛處工」者，蓋自道其詣力之所至也。劉後村《詩話》僅摘其對偶之工，已爲皮相。後人又專取其流連光景，可以剽竊移掇者，轉相販鬻，而劍南一派，遂爲論者口實。不知其全集中感激豪宕、沈鬱深婉之作，指不勝屈，豈可以讀者之誤，並集矢於作者哉！

又　放翁與朱子有道義之契，集中屢見往復之詩。其祭朱子文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傾長河決東海之淚。」其傾倒如此。當時僞學之禁方嚴，而能不立標榜，不聚徒衆，故不爲羣小所嫉。是放翁學養勝于東坡。集中詩如《冬夜讀書》云：「六經萬世眼，守此可以老。多聞竟何爲，綺語期一掃。」又云：「雖歎吾何適，猶當尊所聞。從今倘未死，一日亦當勤。」《書懷》云：「平生學六經，白首頗自信。所覬未死間，猶有分寸進。」《示兒》云：「《易經》獨不遭秦火，字字皆如見聖人。汝始弱齡吾已耄，要當致力各終身。」皆老學有得之言。

吳錫麒《讀放翁集》　鐵馬金戈夢不成，熏爐茗椀寄餘情。蘇黃以外無其匹，梁益之間老此生。擊賊未忘垂釣日，臨終如唱渡河聲。長吟直與精靈接，千億梅花坐月明。

《得樹樓雜鈔》卷六　陸放翁名游，字務觀，其義出於《列子・仲尼篇》：「務外游不如務內觀。外游者取足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觀字從去聲，後人

作平聲，蓋未詳出處耳。

又 陸放翁律詩，工於用事，屬對天然，前人已豔稱之。偶記其一聯云：「酒寧賸欠尋常債，劍不虛施細碎仇。」上句用杜，世所共知；對句用劉叉語，人未必盡知也。叉《贈姚秀才劍》絕句云：「一條古時水，向我心中流。臨行解贈君，勿報細碎仇。」拈出以見古人屬對不苟處。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陸游》 萬里橋邊倚斷虹，吳箋三百寫春風。小樓杏雨臨安客，早有詩名入禁中。　南園作記豈公心，不爲華裯鼓阮琴。及讀臨終《示兒》句，始知報國愛君深。

鍾廷瑛《讀詩絕句十二首》三 歐梅蘇陸皆龍象，玉斧乾坤特地開。力挽唐音近騷雅，無人知有賀方回。

又八 南渡衣冠氣盡卑，誠齋老子亦猖披。劍南若拜登壇將，合覓西臺作健兒（謝皋羽）。

錢世錫《論宋人絕句十二首和陳檢齋司馬》八 函關渭水夢馳驅，耿耿中原壯欲圖。果是輪囷肝膽在，始知詩外有工夫（劍南《示子遹》詩曰：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

李書吉《論詩雜咏》 硬語盤空也要情，溫柔妙旨律依聲。放翁不入西江社，獨讓涪翁作主盟。

曹振鏞《題放翁詩後》 南渡詩人陸劍南，清言娓娓味醰醰。先生眞意誰能會，心太平庵老學庵。

周鍾《陸詩選注序》 注詩之難，自古病之。宋詩之難注者，莫若蘇、陸二家，而陸爲尤甚。昔放翁序施司諫所注蘇詩，略曰：「蜀人任淵嘗注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己三家詩，頗詳贍，而於東坡先生獨不敢爲之說。某與范公致能會於蜀，相與論東坡詩，謂當作一書以遺學者，而某不敢承命。」嗚呼，以放翁之才之學，而退讓若此，可見注蘇之難矣。然而東坡當全宋之世，雖坎壈以老，而其文章氣節，照耀耳目，承學之士，類能得所據依。放翁值南渡之衰，河山風景之感，益難言矣。吾讀其易簀示兒詩，至「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未嘗不慷慨泣下。不幸能太高，迹太近，爲有力者所牽挽，《南園》一記，蒙垢未湔。然且碑誌散軼，史文而外，闕焉無考，知人論世者多遺憾焉。故曰陸尤難也。

舒位《書劍南詩集後四首》 魏闕江湖夢未忘，白頭射虎意飛揚。他年家祭淒涼甚，又見中原作戰場。將軍西第頌誰傳？丞相南園記可憐。爭似江東楊轉運，一官一集自編年。

小樓深巷賣花聲，七字春愁隔夜生。較可尚書詞絕妙，一晴一雨唱紅情。

誰遣鴛鴦化杜鵑，傷心姑惡五禽言。重來欲唱《釵頭鳳》，夢雨瀟瀟沈氏園。

又《郡齋題劍南詩集》 蚤膺鏁廳薦，丞相惡其人。晚作《南園記》，丞相重其文。當世無賢豪，進退皆失身。彼二丞相者，誤國之庸臣。我讀《劍南》詩，適在放翁里。快閣山蒼然，沈園柳老矣。人如杜少陵，事異朱翁子。長留天地間，乃至無老死。編修樞密院，待制寶章閣。君恩自始終，國事殊憂樂。符離久喪師，武夷歸講學。往往見詩歌，抑塞以磊落。杏花少年夢，梅花歲寒情。酒杯泥田父，團扇畫先生。科第放風漢，除非陳阜卿。屈宋作衙官，庶幾范至能。

《瓶水齋詩話》 嘗論七律至杜少陵而始盛且備，爲一變。李義山瓣香于杜而易其面目，爲一變。至宋陸放翁，專工此體，而集其成，爲一變。凡三變，而他家之爲是體者，不能出其範圍矣。

《癸巳存稿》卷四 放翁《寒夜》詩云：「樗子忍寒守蠹簡，老夫忘睡畫爐灰。」《新涼夜坐有作》云：「硯屏突兀蓬婆雪，書几青熒蓮勺燈。稚子可憐貪夜課，語渠循舊未須增。」《冬夜讀書示子遹》云：「簡斷篇殘字欲無，吾兒不負乃翁書。」《喜小兒輩到行在》詩云：「阿綱學書蚓滿幅，阿繪學語鶯囀木。畫窗涴壁誰忍嗔，啼嘻也復可憐人。」其教子之主於寬也如此。就其集觀之，其子才實宜於寬也。《與建子振孫登千峰樹》詩云：「二稚惠堪憐，猶賒志學年。善和書尚在，他日要人傳。」《浮生》詩云：「橫陳糲飯側，朗誦短檠前。不用嘲癡絕，兒曹尚可傳。」《感貧》詩云：「翁將貧博健，兒以學忘憂。」《夜坐示子聿》云：「學術非時好，文章且自由。不嫌秋夜永，問事有長頭。」《喜小兒病起》詩云：「也知笠澤家風在，十歲能吟病起詩。」《示兒》詩云：「讀書習氣掃未盡，燈前簡牘紛朱黃。吾兒從旁論治亂，每使老子喜欲狂。不欲飲酒竟自醉，取書相和聲琅琅。」《燈下晚飧示子遹》云：「遹子挾冊于于來，時與老翁相論難。但欲歆，向竟同歸，門前籍，湜何憂畔。」《閒居》詩云：「春寒催喚客嘗酒，夜永卧聽兒讀書。」《白髮》詩云：「自憐未廢詩書業，父子蓬窗共一燈。」《由南堰歸》云：「到家亦既夕，青燈耿窗扉。且復取書讀，父子窮相依。」《出遊暮歸戲作》云：「莫道歸來卻岑寂，小兒同守短燈檠。」《示子》詩云：「老憊簡編猶自力，夜深燈火漸當謀。大門舊業微如綫，賴有吾兒共此憂。」又

云：「儒林早歲竊虛名，白首何曾負短檠？堪歎一衰今至此，夢回聞汝讀書聲。」《縱談》詩云：「高談對鄰父，樸學付癡兒。」《忍窮》詩云：「尚餘書兩屋，手校付吾兒。」《即事》詩云：「詩成賞音絕，自向小兒誇。」家庭文章之樂，非迂刻者所能曉也。又有《示子聿》詩云：「雨暗小窗分夜課，雪迷長鑱共朝饑。」《書歎》詩云：「偶然得肉思共飽，吾兒苦讓不忍違。兒饑讀書到雞唱，意雖甚壯氣力微。」苦讀之況如此。又《短歌示諸稚》云：「義理開諸孫，閔閔待其大。賢愚未易知，尚冀得一個。」知愛之能勞也。《南門散策》詩云：「野蔓不知名，丹實何纍纍。村童摘不訶，吾亦愛吾兒。」《幽居》詩云：「雅意原知足，遄歸喜遂初。久閒棋格長，多病釣徒疏。漬藥三升酒，支頭一束書。兒曹看翁懶，切勿厭蝸廬。」《題齋壁》詩云：「力穡輸公上，藏書教子孫。追游屏裘馬，宴集止雞豚。寒士邀同學，單門與議婚。定知千載後，猶以陸名村。」此三詩意思深長，君子人言也。放翁又有句云：「兒孫生我笑，趨揖已儒酸。」然則以陸名村定矣。

又卷一三　陸游有《龜堂雜興》十首。其《近村暮歸》詩云：「鑿尊恰受三升醞，龜屋新裁二寸冠。」注云：「近以龜殼作冠，高二寸許。」又有《新製小冠》七絕云：「新製栟櫚二寸冠。」則其所謂二寸龜屋者，如今道士冒髮總處小冠耳。游晚號龜堂。其《春晴》詩云：「誰見龜堂叟，搘藤送夕陽。」又《雨復作自近村歸》詩云：「行人也識龜堂老，小楹村醪手自攜。」又《書喜》云：「堪笑龜堂老更頑，天教白髮看青山。」又《風雨夜坐》詩云：「君看龜堂新境界，固應難與俗人同。」又有《龜堂晚興》七律及《龜堂雜興》七絕。取龜有三義：《自述》云：「拜賜龜章紆舊紫，養成鶴髮掃餘青。」龜、貴，一義也；《長饑》云：「甲年羞學仗下馬，末路幸似泥中龜。」龜、閒，一義也；《雜興》云：「鼻觀舌根俱得道，悠悠誰識老龜堂。」龜、壽，一義也。

《昭昧詹言》卷一　後世詩人只可謂之學李、杜、韓、蘇、黃而不能變，不可謂能變《選》詩也。如放翁之於坡，青邱之於太白，空同之於少陵是也。

又卷一一　放翁但於詩格中求詩，其意氣不出走馬飲酒，其胸中實無所有。故知詩雖末藝，而修辭立誠，不可掩也。

又卷一二歐陽修《和對雪憶梅花》　不解古文，不能作古詩，放翁所以不可人意也。此詩細縷密針，驪才豈識。余最不喜放翁，以其猶粗才也。此論前未有人見者，亦且不知古文也。

又　補之詞失之繁，氣稍緩。放翁多門面客氣，乃知大家之不易得。

又　惜抱先生曰：「放翁興會森舉，辭氣踔厲，使人讀之，發揚矜奮，興起痿痹矣。然蒼勁蘊藉之風蓋微，所謂『無意爲文而意已獨至』者，尚有待歟？」

又　放翁多無謂而強爲之作，使人尋之，不見興趣天成之妙。阮亭多取之過當。

又　詩道性情，只貴說本分語。如右丞、東川、嘉州、常侍，何必深於義理，動關忠孝，然其言自足自有味，說自家話也；不似放翁、山谷矜持虛憍也，四大家絕無此病。

吳德旋《雜著示及門諸子》　最好初三月似弓，娟娟涼露洗新桐。渭南傳得茶山法，詩到無人愛處工。

《靜居緒言》　放翁學問人品，俱能勝人。平生著作，景仰杜陵，雖幕府軍旅之間，手不輟卷，故其詩沉鬱悲壯，筆力矯健。所作萬五千餘首之富，未免玉石幷蓄，分而觀之，光芒自不能掩。古詩逾上，近律整嚴。後人摘集中累句譏之，亦是吹毛求疵，無傷大體，自有公論。

又　南渡後詩一變，尤、蕭、楊、范、陸時名相埒。尤延之、蕭千巖詩不概見，諸家中當以放翁爲巨擘，其體裁正大也。

又　金、元之際，要惟元遺山騷壇一旅，馳騁其間，摩盾橫槊，英姿颯爽，可入東坡之壘，張放翁之軍。

《老生常談》　南渡後以劍南爲大家，集中如《玉局觀拜東坡畫像》，可謂傾倒之至。昌黎極力推尊李、杜，放翁極力推尊東坡，俗所謂豪傑能認得豪傑也。

又　放翁云：「我不如誠齋，此論天下同。」兩人詩妙是全不相似，不必不如楊也。

《甚原詩說》卷二　放翁七言律，隊仗工整，使事熨貼，當時無與比埒。然朱竹垞摘其雷同之句，每至四十餘聯。緣放翁年八十餘，「六十年間萬首詩」後，又添四千餘首，詩篇太多，不暇待擇也。初不以此遂輕放翁，然亦足爲貪多者鑑矣。八句中上下時不承接照應，是先得佳句，續成首尾，故神完氣厚之作，十不得其二三也。

張晉《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六十首》三九　南渡何人號大家？劍南翁最有

聲華。當時不解誠齋叟，愛作兒童捉柳花。

彭光濬《論國朝人詩仿元遺山三十六首》二七　范陸宗風苦不高，云胡俗子襲皮毛。研溪獨有推陳法，卻占詩家一代豪。

楊棨《書時賢詩集後八首》八　古錦囊盛百斛珠，放翁七字費工夫。春城佳句吾尤愛，「臣本烟波一釣徒」。

湯金釗《讀放翁詩》　言情體物綴清詞，妙手安閒獨得之。不是胸中平淡極，未容領略放翁詩。

胡敬《仿漁洋山人題唐宋金元詩絕句》　別自陸豪黃峭外，無窮層出見清新。武夷君亦風流甚，留住詩篇放卻人。（先君子藏有《范石湖集》，爲孫丈半峰攜入閩，墮建谿中。）

姚瑩《論詩絕句六十首》三二、三四　鐵馬樓船風雪裏，中原北望氣如虹。平生壯志無人識，卻向梅花覓放翁。　開府題詩范石湖，也如嚴武在東都。務觀禮法因君放，曾與登牀一醉無？

姚椿《題劍南集後五首東書田》　南渡知詩首晦翁，當時最賞陸詩工。若知詩外工夫在，千古心期一笑中（朱文公論放翁詩云：「近代惟見此人爲有詩人風致。」它日，文公沒，翁祭文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傾長河注東海之淚。」其彼此傾倒如此）。　詩人幽憤意如何，留守瀕危喚渡河。襄洛他年夾攻日，永昭陵上夕陽多。　西蜀歸來又越東，梅花萬樹酒尊同。不知底事餘干相（謂趙忠定公汝愚），風月臺評到放翁。　陸楊名字共推排，雅俗如何好共儕。惆悵南園荒草沒，祇應此事服誠齋（放翁詩云：「我不如誠齋，斯評天下公。」斯乃翁之謙詞，實則誠齋學李有痕迹，而流弊亦甚，不如放翁學杜深穩，又能成家。至翁晚年再出，誠齋寄詩諷之云：「不應甫白翔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此則忠告之義，君子出處大閒，又不可專以詩論，雖云迫於家累，固不能不爲法受惡矣）。　桐城宗老鬢如絲，賞我郵程記日詞。疑是少年曾入蜀，篋中枕籍草堂詩。

又《題渭南文集後》　先生未願詩人老，文集編題是渭南。正似晦翁嵩華觀，平生志事好同參。

又《偶感》　楊陸詩名二妙齊，清新廣大各端倪。無端涉筆《南園記》，國手翻成一著低（放翁詩云：「我不如誠齋，此論天下公。」其實楊詩偏師出奇，不如陸之堂堂正正也）。

又《書誠齋集後》　詩伏誠齋語偶然，俗談洗耳自清淵。放翁不免《南園記》，正少歸來《易》傳箋（放翁《送子親赴吉州椽》云：「又若楊誠齋，清介世莫比。一聞俗人言，三日歸洗耳。汝但問起居，餘事勿挂齒。」誠齋《易》學，蓋嘗問業於張魏公，魏公則私淑伊川，故二家《易》學，皆於人事切近）。

柯振嶽《論詩三十九首》一九、二〇　放翁情韻石湖豪，未許庭堅奪錦袍。皋羽翼黃衰世志，采薇何必異風騷。　金石銷磨氣不磷，文山風骨最嶙峋。即從藝苑求飛將，也是寰中第一人。

郭書俊《論詩》　爭將綠瘦怨紅肥，色色空空妙解圍。莫向此中參死句，放翁早已洩天機。

陳世慶《陸放翁集》　名重尤須定力持，平生出處見新詩。後人空議《南園記》，中有微辭世不知。

況澄《仿元遺山論詩三十首》一九、二〇　文采尤蕭范陸同，石湖南渡振頹風。梁谿寂寞千巖冷，我獨傾心拜放翁。　萬首詩詞推務觀，一篇酒德了劉伶。文章多少何須計，並與千秋樹典型。

徐盛持《題鄭問谷香雪論詩圖》　東閣春微酒滿尊，西窗夢冷月當門。放翁願化身千億，一樹梅花一段魂。

陳康黼《古今文派述略》　南宋陸游，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有《渭南文集》。文亦高華朗暢，有大家風。

錢釣伯《題劍南集後》　平生有志掃幽幷，白首還談紙上兵。辛苦《南園》退休記，可憐健筆太縱橫。　小據金牛事事非，渭南家祭足歔欷。詩人只有楊廷秀，卻爲開禧賦蕨薇。

王惟成《論唐宋詩絕句十四首》　劍南風致出凡塵，高卧元龍養性眞。自號放翁甘放逸，梅花影裏稱吟身。

李遐齡《夜讀放翁詩》　蕭寺鐘殘茗一甌，微吟語妙耐尋思。芭蕉搖月窗光綠，恍見含毫得意時。　青年豪氣壓河潼，白髮江村作釣翁。如此偉人閒處老，吾儕飲水未妨窮。

又《跋渭南集》　遠學少陵裁僞體，近追坡老未渠慙。書巢不向中原築，空剩遺編紀渭南。　大散關頭射虎時，江村投老亦堪悲。鏡湖一片清秋月，曾照當年玉鬢絲。　晦翁道義久相儕，晚謬曾嗤綺用乖。若使南園休作記，未須頭地讓誠齋。

朱庭珍《論詩》一五　騷壇旗鼓自堂堂，老筆精嚴氣英當。才力不殊生造少，放翁何敢望蘇、黃。

陳啟曦《與晴峰鑒論詩十首》七　牛耳騷壇作滿家，秋毫不合渺天涯。劍南語妙傳眞訣，八斗才高莫浪誇。

曹澗堂《與子鶴席間論詩問予所尚因作詩答之》　玉局風流勝米顛，憐他鑄語半參禪。劍南詩集宜風雅，開到梅花別樣妍。

張洵《書陸放翁南園記後二首》　晚節寒香不可尋，太師未旨老山林。營成鄙塢身安在？孤負中郎譎諫心。　歸去山陰謝俗喧，嬾將文字頌平原。詩人遺憾俱難補，惆悵南園又沈園。

《養一齋詩話》卷四　宋人如歐、蘇、陳、陸，【略】即眞之唐人中，豈易多得？

又　范晞文論七律，謂李、杜之後，當學者許渾而已。吾甚不嘉其說，【略】放翁云：「文章光燄伏不起，甚者自謂宗晚唐。」然翁閒居遣興七律，時或似此，雖圓密穩順，一時可喜，而盛唐之氣魄，中唐之情韻，杳然盡矣。

又卷五　前謂劍南閒居遣興七律，時仿許丁卯之流，非冤之也。如「數點殘燈沽酒市，一聲柔艣採菱舟」，「高柳簇橋初轉馬，數家臨水自成村」，「似蓋微雲纔障日，如絲細雨不成泥」，「夜雨長深三尺水，曉寒留得一分花」，「童兒衝雨收漁網，婢子聞鐘上佛香」，「繞庭數竹饒新筍，解帶量松長舊圍」，「釣收驚下虛舟立，橋斷僧尋別徑歸」，「瓶花力盡無風墮，爐火灰深到曉溫」，「綠葉忽低知鳥立，青蘋徐動覺魚行」，如此更僕難盡，無句不工，無工句而非許丁卯之流也。陳訏曰：「放翁一生精力盡於七律，故最多最佳。古詩稍有鬆處。」夫謂陸之律勝於古，已屬一誤。又謂七律乃一生精力全注，尤不識其用力處也，且放翁七律，佳者誠多，然亦佳句耳。若通體渾成，不愧南渡稱首者，嘗精求之矣。如「地連秦雍川原壯，水下荊揚日夜流」，「早歲君王記姓名，只今顦顇客邊城」，「時平壯士無功老，鄉遠征人有夢歸」，「少日壯心輕玉塞，暮年幽夢墮滄洲」，「諸公勉畫平戎策，投老深思看太平」，「一點烽傳散關信，兩行雁帶杜陵秋」，「三峽猿催清淚落，兩京梅傍戰塵開」，「只要閭閻寬箠楚，不須亭障肅弓刀」，「今皇神武是周宣，誰賦南征北伐篇」，「老子猶堪絕大漠，諸君何至泣新亭」，「十月風霜欺客枕，五更鼓角滿江天」，「夷甫諸人骨作塵，至今黃屋尚東巡」，「細雨春蕪上林苑，頹垣夜月洛陽宮」，「遠戍十年臨的博，壯圖萬里戰皋蘭」，「綠沈金鎖俱塵委，雪灑寒燈淚數行」，「滎河溫洛帝王州，七十年來禾黍秋」，此十數章七律，著句既遒，全體亦警拔相稱。蓋忠憤所結，志至氣從，非復尋常意興。較之全集七律，數十之一耳。然論放翁七律者，必以此爲根本，而以「數點殘燈沽酒市」等詩附之，乃知詩之大主腦，翁之眞力量，否則贊翁而翁不願也。翁詩云「苦心自古乏眞賞」，其信然矣。

又　放翁詩學所以絕勝者，固由忠義盤鬱於心，亦緣其於文章高下之故，能有具眼，非後進輇才所能知也。《白鶴館夜坐》云：「袖手哦新詩，清寒愧雄渾。屈宋死千載，誰能起九原。中間李與杜，獨招湘水魂。自此競摹寫，幾人望其藩？蘭苕看翡翠，煙雨啼青猿。豈知雲海中，九萬擊鵬鵾。」《書歎》云：「文章有廢興，蓋與治亂符。慶曆嘉祐間，和氣扇大鑪。諸公實主盟，渾灝配典謨。吾猶及故老，清夜陪坐隅。論文有脈絡，千古著不誣。久幽士固有，速售理則無。」《感懷》云：「世儒鑿戶牖，道術將瓜分。孤陋守一說，百氏殆可焚。後來豈無人，鼻堊誰揮斤？巍巍貞觀治，房魏出河汾。」《文章》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無疵瑕，豈復須人爲。君看古彝器，巧拙兩無施。漢最近先秦，固已殊淳漓。后夔不復作，千載誰與期。」此等議論，乃千古大匠嫡傳，拙工淫巧，兩無是處。能之者一代不過數人，即知之者亦未可多得。朱子論放翁詩曰：「近代惟見此人有詩人風致。」劉後村曰：「放翁學力似杜甫。」蓋放翁固知之而幾幾乎能之者。

又　放翁詩撰而玩之，能使人養氣骨，長識見。如《題十八學士圖》云：「但餘一事恨千載，高陽繆公來竊名。」《長門怨》云：「早知獲譴速，悔不承恩遲。」《古意》云：「士生固欲達，又懼徒富貴。素願有未伸，五鼎澹無味。」《灌口廟》云：「姓名未死終磊磊，要與此江東注海。」《古離別》云：「死即萬鬼鄰，生當致虞唐。丹鵄不須盟，我非兒女腸。」《艾如張》云：「稻粱滿野棄不啄，雖有奇禍無階梯。」《書志》云：「肝心獨不化，凝結變金鐵。鑄爲上方劍，霽以佞臣血。」《古意》云：「夜泊武昌城，江流千丈清。寧爲雁奴死，不作鶴媒生。」堆阜崢嶸，壁立千仞，所謂「字向紙上皆軒昂」也，彼豈以消遣景物爲事者哉？

又　放翁作梅詩，多用全力。如「山礬水仙晚角出，大是春秋吳楚僭。餘花豈無好顏色，病在一俗無由砭。朱欄玉砌渠有命，斷橋流水君何欠」。又如「冰崖雪谷木未芽，造物破荒開此花。神全形枯近有道，意莊色正知無邪。高

堅政要飽憂患，放棄何遽愁荒遐」。又如「精神最遇雪月見，氣力苦戰冰霜開。羈臣放士耿獨立，淑姬靜女知誰媒。摧傷雖多意愈厲，直與天地爭春回」。筆力橫絕，實能爲此花寫出性情氣魄者，但不無著力太過。至如「平生不喜凡桃李，看了梅花睡過春」、「梅花自避新桃李，不爲高樓一笛風」，語涉譏刺，亦非本色。若「坐收國士無雙價，獨立東皇太一前」、「相逢只怪影亦好，歸去始知身染香」，又嫌好使事也。嘗謂放翁詠梅七律至數十首，惟「孤城小驛初飛雪，斷角殘鐘半掩門」一聯，稍得神耳。

又　宋絕句尤不似唐。【略】陸務觀《讀晉書》云：「諸公日飲萬錢廚，人乳蒸豚玉食無。誰信秋風雒城裏，有人歸棹爲蓴鱸。」《聞雁》云：「過盡梅花把酒稀，薰籠香冷換春衣。秦關漢苑無消息，又在江南送雁歸。」《游寒岩釣磯》云：「竹裏茅茨竹外溪，粼粼白石護苔磯。想應日日來垂釣，石上蓑衣不帶歸。」【略】與唐人聲情氣息不隔累黍，何故遺之？且無論唐、宋，即以詩論，亦明珠美玉。

又　宋人絕句亦有不似唐人，而萬萬不可廢者，如陸放翁《讀范至能攬轡錄》云：「公卿有黨排宗澤，帷幄無人用岳飛。遺老不應知此恨，亦逢漢節解沾衣。」《追感往事》云：「諸公可謂善謀身，誤國當時豈一秦？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對泣亦無人。」【略】此類純以勁直激昂爲主，然忠義之色，使人起敬，未嘗非詩之正聲矣。

又卷九　張文潛愛誦坡公「梨花淡白柳深青」一絕，而放翁譏之曰：「杜牧之有句云：『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誰此凭闌干？』東坡故非竊人詩者，然竟是前人已道之句，何文潛愛之深也？豈別有所謂乎？」愚按坡公此詩之妙，自在氣韻，不謂句意無人道及也。且玩其句意，正是從小杜詩脫化而出，又拓開境地，各有妙處，不能相掩，放翁所見亦拘矣。

《筱園詩話》卷一　中晚風調，放翁秀句，不宜貪學，恐易於諧俗，轉難近古故也。

又　詩以超妙爲貴，最忌拘滯獃板。【略】蓋興象玲瓏，意趣活潑，寄託深遠，風韻泠然，故能高踞題巔，不落蹊徑，超超玄著，耿耿元精，獨探眞際於箇中，遙流清音於絃外，空諸所有，妙合天籟。放翁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亦即此種境詣。詩至此境，如畫家神品、逸品，更出能品、奇品之上。

又卷四　詠梅詩，自唐以來，多連章累牘以求勝。【略】放翁《蜀院梅花》，亦是奇作。然皆七古，非律詩也。律詩則蘇、陸二鉅公梅花諸作，皆不出色，況他人乎！

梅曾亮《陳邦鄉詩序》　詩莫盛於唐，而工詩者多幕府時作。陸務觀歸老鑑湖，其詩亦不如成都、南鄭時爲極盛。夫鳥歸巢者無聲，葉落糞本者不鳴，其勢然也。

《竹林答問》　問：昔人謂陸放翁每先得一聯，續成首尾，故其律詩時有上下不相呼應處，大家亦不免此弊乎？　答：豈獨放翁，即少陵亦似時有之，但少陵善於安頓配合耳。

錢泰吉《跋劍南詩稿》　讀放翁詩，當遵《御選唐宋詩醇》，參以羅澗谷、劉須溪選本。放翁眞面，不爲流連光景之詞蒙翳，詩家正脈，庶幾不墜。近人所習見者，楊氏大鶴選本，放翁許爲知音與否，我不敢知矣。

《藝概》卷二　東坡、放翁兩家詩，皆有豪有曠，但放翁是有意要做詩人。東坡雖爲詩，而仍有夷然不屑之意，所以尤高。

又　西江名家好處，在鍛煉而歸於自然。放翁本學西江者，其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平昔鍛煉之功，可於言外想見。

又　放翁詩明白如話，然淺中有深，平中有奇，故足令人咀味。觀其《齋中弄筆詩》云：「詩雖苦思未名家。」雖自謙，實自命也。

又　詩能於易處見工，便覺親切有味。白香山、陸放翁擅場在此。

《古今文派述略》　南宋陸游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有《渭南文集》。文亦高華朗暢，有大家風。

《復小齋賦話》卷下　豐城劍唐，人皆直賦其事，獨宋陸放翁謂「應晉之南遷」，蓋爲壯武不能進賢，俛仰羣枉之間，卒罹禍敗而發，要是翻案文字。

《詩法萃編》卷八許印芳箋補　唐宋人詩各有所長，並傳千古。宋詩足匹唐人，不止絕句。以七絕論，亦不止升菴所錄四詩。如【略】放翁《重陽》云：「照江丹葉一林霜，折得黃花更斷腸。商略此時須痛飲，細腰宮畔過重陽。」《劍門遇微雨》云：「衣上征塵雜酒痕，遠游無處不銷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楚城》云：「江上荒城猿鳥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間事，只有灘聲似舊時。」《涼雨舟中熟睡至夕》云：「舟中一雨掃飛蠅，半脫綸巾卧翠藤。清夢初回窗日晚，數聲柔櫓下巴陵。」《夜歸偶懷故人獨孤景略》云：「買酒村場半夜歸，西山落月照柴扉。劉琨死後無奇士，獨聽荒雞淚

滿衣。」《沈園感舊》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見驚鴻照影來。」「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泫然。」（此憶前妻之作。妻失歡於姑被遣，後於沈園見之，未幾下世。翁再游此地，追感賦詩也。）以上絕句，或超妙，或深婉，或含蘊，或沈著，要皆語近情遙，有絃外音，以之追配唐賢，蓋無愧色。

《**竚雅堂詩話**》　七古以盛唐人爲極則，然盡其變必極之宋人而後已，所謂變而不失其正者也。【略】陸放翁游筆力雄獨，詞氣悲壯，讀之令人感慨。後人反學其七律，僞矣。

（日本）**長野確**《**松陰快談**》**卷三九**　范石湖之詩少瑕類，陸放翁之詩多瑕類，然至其氣力變化，石湖迥出放翁之下。

又　放翁之詩有豪放氣，南宋詩人無出其右者。近日詩流，學放翁者不少，然有豪放之氣者，我未之聞也。

《**望雲詩話**》　劍南七古，雖篇幅稍狹，然以清健之氣，積爲雄豪，塗軌正，機局警，蹊逕分明，易知易從。初學七古，當從始，可以上接韓、柳，追攀李、杜。

又　香山、劍南，近體多複字，然不犯於一聯中。

鄧淳《**主一齋隨筆**》　國朝選唐宋六家詩，均稱爲大家，才力雄傑，各標一幟，而不相掩，皆非初學所易追蹤。惟陸放翁則跌蕩淋漓，仍復清和蘊藉，言言忠愛，字字熨帖，後人從此入手，得其神髓，由是而兼綜五家，亦庶乎可矣。朱子謂「放翁詩讀之爽然，近代惟見此人爲有詩人風致」，良可味也。

《**十二筆舫雜錄**》**卷八**　放翁詩，世但取其寫景清新之句，轉相摹效。不知放翁詩所以卓然可稱爲大家者，不在此也。放翁詩根本忠孝，如《追感往事》云：「諸公可謂善謀身，誤國當時豈一秦。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對泣亦無人。」《臨終示兒》云：「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死不忘君，便是李、杜嫡脈，眞不愧乎東坡所謂止乎忠孝者。從此着眼，放翁之眞詩出矣。然其聲情氣象，自是放翁，正不必摹倣李、杜。

《**射鷹樓詩話**》**卷五**　宋詩至東坡、山谷、渭南，雄視一代，而蒼然入古。

《**蘇陸詠石**》　「醜石半蹲山下虎，長松倒偃木中龍。」東坡句也。「眈眈醜石羆當道，矯矯長松龍上天。」放翁句也。譬石於虎，暗用李廣射虎事，譬石於羆，似落空，然以「當道」字聯合，亦暗用《北史・王羆傳》。

邵宇曾《**賈臻後洛中吟序**》　論詩者夥矣，余最心折劍南「根源在詩外」之一言，爲歷劫不刊之論。

賈臻《**讀放翁詩**》　我讀放翁詩，時時作壯語。呼鷹漢廟秋，赴戰榆關下。奇想結夢寐，快意瀉肺腑：傳檄下西涼，盡復漢唐土。公卿翳何人？醉謂雞嘲侮。不獨《示兒》詩，感人涕如雨。大聲而疾呼，於事竟何補。一腔忠愛心，有觸便傾吐。每飯不忘君，上配少陵杜。豈於詩律間，乖合較銖黍。「根源在詩外」，五字足千古。掩卷發長嘆，悲風盪庭戶。

《**妙香室叢話**》**卷三**　「痛飲每思樽酒窄，微官空羨布衣尊」，讀之令人爽然。「癡人未害看《周易》，名士眞須讀《楚詞》」，亦深婉。

又　陸放翁七律膾炙人口者，今錄於此云：「一生不作牛衣泣，萬事從渠馬耳風。」「七千里外新閒客，十五年前舊史官。」「正當閒似白鷗處，不減健如黃犢時。」「錦里先生爲老伴，玉霄散吏是頭銜。」「無窮江水與天接，不斷海風吹月來。」「晝眠初起報茶熟，宿酒半醒聞雨來。」「酒錢覓處無司業，齋日多來似太常。」「正欲清言聞客至，偶思小飲報花開。」「僧鉢始知尊菜美，佛瓶初見杏花開。」

又　七律詩更有佳者，又錄於此云：「文章不進技止此，仕宦忘歸人老何。」「但知禮豈爲我設，莫管客從何處來。」「風來弱柳搖官綠，雲破奇峰擁帝青。」「青山自繞孤城去，畫角常隨晚照來。」「蜀江春水千帆落，禹廟空山百草香。」「名酒過於求趙璧，異書渾似借荊州。」「衛青有日怪長揖，王翰當年謀卜鄰。」「寒廳靜似阿蘭若，佳客少於優鉢曇。」「古琴百衲彈清散，名帖雙鉤搨硬黃。」「筇杖不妨閒有伴，茅簷終勝老無家。」「志存天下食不足，節慕古人讒愈來。」「爲生草草僧行腳，到處悠悠客泛槎。」「但恨征輪無四角，不愁歸路有三叉。」「傍水無家無好竹，捲簾是處是青山。」「復起卿當用卿法，長閒吾實愛吾廬。」「舊俗不還誰復念，古書雖在漸難憑。」「寧教酒欠尋常債，恥向人求本分官。」「眼明身健殘年足，飯熟茶甘百事忘。」「門無客至惟風月，案有書存但老莊。」「山禽乍暖殷勤語，野蔌無風自在香。」「國家科第與風漢，天下英雄惟使君。」「天下不知誰竟是，古來惟有醉差賢。」「衆死一身今獨健，人忙萬物本常閒。」「平生所學爲何事，後世有人知此心。」「數枝梅向林梢出，一脈泉從嶺北來。」「詩才退後愁酣戰，酒量衰來喜細傾。」「外物不移方是學，俗人猶愛未爲

詩。」「雨足人畦千頃稻，日長風舞一庭槐。」「上策莫如扃戶坐，苦閒猶復取書看。」「月色橫分窗一半，秋聲只在樹中間。」「傍人鷗鳥自然熟，到處藕花無數開。」「風光最愛初寒後，懷抱殊深未老時。」「魯連敢謂天下士，摩詰要是山中人。」「投老難逢身健日，讀書偏愛夜長時。」「養熟犬雞隨坐起，性靈烏鵲報陰晴。」「似我猶爲一好漢，問君能有幾閒身。」「幼學及時兒識字，官租先衆吏無權。」「高掛蒲帆上黃鶴，獨吹銅笛過垂虹。」

又　余酷愛劍南詩，已摘其佳句矣，今又不能割愛者，備錄於此云：「霜曉方驚羣木脫，春晴又喜一花新。」「俗客妒閒來衮衮，流年欺老去翩翩。」「每因清夢遊敷水，自覺前身老華山。」「花經風雨人方惜，士在江湖道更尊。」「花發時時攜濁酒，客來往往羨朱顏。」「閉戶不知春已去，鈔書但覺日方長。」「擘浪忽看魚對躍，入雲時見鶴高騫。」「烟添半篙綠，山可一窗青。」「兩卷硬黃書老子，數峰破墨畫廬山。」「水生溪面大魚躍，風定草頭雙蝶飛。」「民有褲襦知歲樂，亭無桴鼓喜時康。」「時平里巷吹彈鬧，歲熟人家嫁娶多。」想見承平氣象。《送子龍赴吉州》云：「署銜汝弗憎銅臭，就養吾方喜飯香。」別有風趣也。「風梢解籜竹齋母，露葉成陰桐有孫」，點綴工絕。更愛其「呼童不應自生火，待飯未來還讀書」之句，閒適處天懷坦然。「團扇賣時春漸晚，袂衣換後日初長」，風景可想。「過期未死更強健，與世不諧猶嘯歌」一聯，寄託遙深。「小蝶弄晴飛不去，珍禽喜靜語多時」，「陶士寄雲從地肺，游僧問路上天台」，此語未經人道。「潮通支浦魚舟活，露溼繁花醉帽偏」，超逸之至。「茅簷喚客家常飯。竹院隨僧自在茶」，想見先生天懷澹定，香山、東坡後一人而已。「斷雲殘雨歲華晚，丹實碧花新意深」一聯，恐荊、關名手亦寫不出。「羣魚聚散忽無跡，孤蝶去來如有情」，此聯當令人書之。

《庚子銷夏記》卷一　陸務觀先生自書所作詩八首，後題「嘉泰甲子歲正月甲午，用郭端卿所贈猩猩毛筆」。時年八十矣。書法勁逸，老年不衰，如此詩句冲淡，全無烟火色相，蓋公以寶章閣待制修實錄，完即致仕，優游若耶溪久，領林泉之樂，故其筆墨清勝如此。

《通齋詩話》卷上　放翁詩自注，極爲博洽。

《無事爲福齋隨筆》卷上　放翁詩善用陰字，以心地清閒，故體貼得到。如「乞借春陰護海棠」，「正開卻要日微陰」，「月過花陰故故遲」，「春在輕陰薄靄中」，無不入妙。「一年佳處是初寒」，「寒」字妙處，又爲放翁覓得。

《鄒湘倜》《歷朝二十五家詩錄・凡例》　尊唐抑宋，此是朝代之見，其眞面目、眞性情，各有精詣，不可掩也。【略】陸放翁渾厚和平，包孕閎富。四公詩臻闔奧，人盡忠貞，皆可單行字內。錄歐、蘇、黃、陸。

《小匏庵詩話》卷一　今人論詩，見闊大語，輒曰此近少陵；見新穎語，輒曰此近放翁。不知大家詩集中無體不包，二老同源異派，杜不乏新穎處，陸亦多闊大處也。

又卷二　放翁平易近人，故晦庵既愛其詩，又謂其「能太高，跡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南園記》之作，若預知之。觀放翁詩云：「俗子俗到骨，一揖已溷人。」豐裁何嘗不峻，然宋代奸佞之臣，卻多風雅不俗，則文字牢籠，最易入其彀中。汪鶴堂《書南園記後》云：「放翁心存克復，欲奬借佗胄，成此志耳。」原心之論，不爲無見，然終無解於遺議也。

又　善化許雪門太守語余曰：陸放翁詩，篇篇可愛，卻自云「詩到無人愛處工」，蓋心儀此境，而尚未造極者也。詩到無人愛，古今來惟陶淵明足以當之。此論允矣。然淵明之詩，淡而彌旨，驟看不見可愛，尋味久之，但覺愛莫能釋，所以爲工。若作詩必求無人愛，則土鼓蕢桴亦何足尚。放翁又有詩云「俗人猶愛未爲詩」，此語最確。今放翁之詩，雅俗通賞，但俗人所愛，皆非其至者耳。

《復堂日記》卷二　放翁詩廣大精微，聲備宮商，去杜一間。

《越縵堂詩話》卷上　七古若山谷之健，放翁之秀，【略】亦名家矣。其病在不渾成，不精實，故皆不能超妙。

又　燈下戲鈔宋人絕句。宋人此事，固多名什。東坡、石翁、放翁、白石四家，尤清遠逼唐人，然僅到劉文房、韓君平止耳。求如龍標、太白、李十郎者，竟不可得，即晚唐許丁卯之雋永，李玉谿之幽鍊，韓冬郎之濃至，亦皆不及。此固時爲之耶？

又　放翁詩如「正欲清言聞客至，偶思小飲報花開」，「常倚曲闌貪看水，不安四壁怕遮山」，「雕檻迎陽花迸發，畫梁避雨燕雙歸」，「花藏密葉多時在，風度疏簾特地涼」，「喚客喜傾新熟酒，讀書貪趁欲殘燈」，「快日明窗閒試墨，寒泉古鼎自烹茶」，「旋移畫舫破山影，高捲珠簾延月明」，「一窗蘿月禁春瘦，萬壑松風撼晝眠」，「棋劫正忙停晚餉，詩聯未穩畫寒爐」，「燈明紙帳雪霜色，火熟銅瓶風雨聲」，「手中書墮初酣枕，窗下燈殘正劇棋」，「旋烹鬻粟留僧話，

故種芭蕉待雨聲」，「尋山猶費幾兩屐，貯酒眞須百斛船」，「雲碓旋舂菰米滑，風鑪親候藥苗香」，「鶯花舊識非生客，山水曾遊是故人」，「繞庭數竹饒新筍，解帶量松長舊圍」，「靜喜香烟縈曲几，卧驚玉子落紋枰」，此等數百十聯，皆宜於楹帖。至如「尋碑野寺雲生屨，送客溪橋雪滿衣」，予曾爲雲門寺僧書之（本放翁《留題雲門草堂》詩），「兩槳去搖東浦月，一龕回望上方燈」，予曾爲王城寺僧書之，皆切合佳境。「賸償平日清游願，更結來生熟睡緣」，則禪房皆宜之。「外物不移方是學，俗人猶愛未爲詩」，則非尋常書室所得用也。放翁律句，太平切近人，又往往句法相似，與全篇氣多不貫，其詩派之不高，自由於此。近人譏楊氏大鶴選劍南詩，概取平熟，致失放翁眞面，其論誠是。然放翁七律，究不宜學也。予嘗最其五首，亦驪龍之珠矣。《感憤》云：「今皇神武是周宣，【略】」《題接待院壁》云：「笙歌淒咽離亭晚，【略】」《行至壽昌得請許免入奉仍除外官感恩述懷》云：「曉傳尺一到江村，【略】」《書憤》云：「早歲那知世事艱，【略】」《和周元吉右司過敝居追懷南鄭相從之作》云：「梁益東西六十州，【略】」皆全首渾成，風格高健，置之老杜集中，直無愧色。此外清新婉約者，尚有數篇，然僅到得中晚唐人境界。如《九月三日汎舟湖中作》云：「兒童隨笑放翁狂，【略】」《禹跡寺南有沈氏小園四十年前嘗題小闋壁間偶復一到而園已易主刻小闋於石讀之悵賦》云：「楓葉初丹槲葉黃，【略】」二首自然清轉，情韻甚佳，亦劉隨州、許丁卯之亞矣。

秦煥《陸放翁》　一腔忠義發文章，絕代清才富錦囊。獨惜《南園》輕落筆，千秋人議蔡中郎。

黃維甲《與從侄杭生澡之孝廉論唐宋八家文宋四家詩得失》　放翁詩格不爲高，費盡描摹膽氣豪。獨有心情同老杜，中原未定首頻搔。

又《病中讀宋四家詩各題一絕》　八十詩成一萬篇，登山臨水意陶然。卷中一縷忠魂在，垂死猶思北定年。

高彤《讀詩雜感》　湖山歌舞聖心怡，虜騎無塵士卒嬉。八十五齡詩萬首，歔卑歎老亦何爲。

蔣澤澐《讀陸詩》　九十年來歲月過，淋漓感慨發悲歌。中原北定期家祭，何異聲聲喚渡河。

李綺青《讀劍南集書後》　幅巾笻杖恣遨遊，官小身閒可自由。留得人間詩萬首，一生書債已粗酬。　飯顆山頭笑苦吟，泠然清籟自成音。獨懷憂國同年少從軍秦隴間，幽尋探盡蜀江山。晚來歸老山陰里，漁父樵夫任往還。

閻嵩《題放翁詩後》　揮毫當年氣自雄，論交心折武夷翁。《南園記》亦尋常語，何至時人比馬融。

姑惡聲聲聒耳喧《叙頭鳳》曲暗銷魂。生平一事堪惆悵，四十年中沈氏園。

《蘇亭詩話》卷一　陸放翁以詩名，而文與書法，亦不傳。（放翁文章疏健，《南唐書》實有太史公之潔。亦善草書，其詩有云：「不知筆在手，而況字落紙？」「匹素忽已窮，餘勢尚隱轔。」蓋深于此者，惜爲詩名揜也。）

《湘綺樓說詩》卷六　近人鹵莽，謬許明七子爲優孟，以楊誠齋、陸務觀配蘇、黃，不知七子之全不能《文選》，楊、陸之未足成家數也。

《雲樵外史詩話》　以初白律詩，與放翁相較：放翁使事精工，寫景新麗，固遠勝初白，然放翁多自寫胸臆，非因人因地曲折以赴，往往先得佳句而足成之。初白則隨事隨人，各如其量，肖物能工，用意必切，其不如放翁之大在此，而較放翁更難亦在此。

廖景煜《讀放翁詩》　六十年間萬首詩，空貪風雅撚吟髭。知公久歷多艱苦，想見凝神落筆時。　歷代詩人多學杜，惟公心細得其神。能從墨海開魔障，雪裏梅花獨占春。　苦吟盡處語多工，未必能詩合應窮。花柳春歸搖落後，獨留孤嶺幾株松。　朝衣卸後荷簑衣，村北村南爛醉歸。要識浮生都一局，早收風月上漁磯。

朱嵩瀛《讀放翁詩集》　崢嶸胸次入詞章，愛國情如子美長。千古吾鄉增氣色，騷壇有叟壓中唐。　劍外歸來感不禁，江湖滿眼只孤吟。白頭射虎山南夢，一樣黃龍痛飲心。　九十翁垂四海聲，渭南錫號極詩榮。關心一事天偏嫉，老末中原睹太平。

何家琪《論詩絕句》　蘇、黃而後更元虞，漫道唐亡詩派殊。獨讓劍南忠憤性，中原到死肯忘無。

盛昱《論詩絕句》　江外文章袁蔣趙，就中吾較服雲崧。劍南才思誠齋格，蔚作中天一大宗。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二陸游《書憤》　許印芳評：放翁生當南渡偏安之際，有志北伐，至死不變，其復讎雪恥之心，時時發露于詩。七律寫意，無過《感憤》一篇，【略】生平大志，和盤托出，結語追念藝祖，含蓄不盡，得此收筆，通身皆活。【略】此等句集中頗多，如「萬里關流孤枕夢，五更風雨四三秋」，

「江聲不盡英雄恨，天意無私草木秋」，「雲埋廢苑呼鷹地，雪暗荒郊射虎天」，「十年塵土青衫色，萬里江山畫角聲」，「階前汗血洮河馬，架上霜毛海國鷹」，「纛旗廣殿晨排杖，鐵馬黃河夜踏冰」，「青海戰雲臨賊壘，黑山飛雪灑貂裘」，「地連秦雍川原壯，水下荊揚日夜流」，此等句眞可嗣響少陵。而又有句云：「書希簡古終難近，詩慕雄渾苦未成。」蓋自謙也。其餘佳句，如「山河興廢供搔首，身世安危入倚樓」，「故人不見暮雲合，客子欲歸春水生」，「江山重複爭供眼，風雨縱橫亂入樓」，「無窮江水與天接，不斷海風吹月來」，「九軌徐行怒濤上，千艘橫繫大江心」，「風高露井無桐葉，雨急烟村有雁聲」，「三峽猿催清淚落，兩京梅傍戰塵開」，「五湖風雨孤舟夜，萬里關山一紙書」，「乾坤恨入新豐酒，霜露寒侵季子裘」，「天上但聞星主酒，人間寧有地埋憂」，「關河可使成南北，豪傑誰堪共死生」，「一身報國有萬死，雙鬢向人無再青」，「生擬入山隨李廣，死當穿塚近要離」，「度兵大峴非無策，收泣新亭要有人」，「急雪打窗心共碎，危樓望遠涕俱流」，此類或含蘊，或豪健，或沈著，皆集中上乘。至如「風回斷續聞樵唱，木落參差見寺樓」，「青山缺處日初上，孤店開時鴉亂啼」，「夜雨長深三尺水，曉寒留得一分花」，「久別名山憑夢到，每思舊友取書看」，「萬里因循成久客，一年容易又秋風」，「客心尚壯年先老，江水方東我獨西」，此類以工穩圓熟見長，在集中爲中乘。「重簾不捲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白菡萏香初過雨，紅蜻蜓弱不禁風」之類，意境太狹，對偶太工，便落下乘，而俗人愛之，豈知放翁固有「俗人猶愛未爲詩」之句乎？在放翁無所不有，在學者宜以上乘爲法。初學識量猶淺，往往爲流俗所誤，故詳引其詩而論列之如此。

梁玉繩《書劍南集》　白髮蕭騷暗斷腸，一生憂憤託詞章。可憐萬事消磨盡，閒採黃花作枕囊。

金學蓮《書陸放翁詩後》　破屋秋風未葉乾，山陰落日迥生寒。可憐南渡興亡日，如奉君王蜀道難。

山水嚴陵天下無，放翁眞放極清娛。一時誤作《南園記》，已覺高風讓石湖。

許槤《書劍南詩集後》　當年縱作《南園記》，猶見低徊言外箴。若使告翁家祭日，厓門君國負臣心。

柳棄疾《王述庵論詩絕句詆諆放翁感而賦此》　放翁愛國豈尋常，一記《南園》目論狂。倘使平原能滅虜，禪文九錫亦何妨。

《宋詩精華錄》卷三《劍南摘句圖》　案，劍南最工七言律、七言絕句，略分三種：雄健者不空，雋異者不澀，新穎者不纖。古體詩次之。五言律又次之。七言律斷句，美不勝收，略摘如左：「正欲清言聞客至，偶思小飲報花開」，「號野百蟲如自訴，辭柯萬葉竟安歸」，「魚市人家滿斜日，菊花天氣近新霜」，「寒東幽花如有待，風延啼鳥苦相催」，「還鄉且盡田家樂，舉世誰非市道交」，「鄰諳好事頻賒酒，家不全貧肯賣文」，「雲容山意商量雪，柳眼桃腮領略春」，「津吏報添三尺水，山僧歸入萬重雲」，「傍水無家無好竹，卷簾是處是青山」，「凍雲傍水封梅萼，嫩日烘窗釋硯冰」，「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效原遠帶新晴色，人語中含樂歲聲」，「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案，「樓船」一聯，惟《甌北詩話》引之，選宋詩者，皆未之及，異矣。

《石遺室詩話》卷三　放翁之「沈沙舟畔千帆過，翦翦籠邊百鳥翔」，豈故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乎？「縱轡迎涼看馬影，袖鞭尋句聽蟬聲」，豈故襲「晚涼看洗馬，灌木亂鳴蟬」乎？讀詩多，作詩多，不覺其然也。或異典而同工，或貌同而心異，或前賢反畏後生，或今人不及古人。若放翁此二聯，則猶未足以追蹤而方駕也。

又卷一四　唐以前名句多全聯寫景者。宋人除陸放翁、范石湖、楊誠齋諸家外，往往寫景中帶着言情。

又　宋人寫景句，膾炙人口者，【略】亦不過代數人，人數語，視唐人傳作之多，不及遠甚。此外惟放翁之「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雲歸時帶雨數點，木落又添山一峰」，「白菡萏香初過雨，紅蜻蜓弱不禁風」，較多數聯耳。

又　余謂唐詩至杜、韓而下，現諸變相，蘇、王、黃、陳、楊、陸諸家，沿其波而參互錯綜，變本加厲耳。

又卷一六　宋詩人工於七言絕句，而能不襲用唐人舊調者，以放翁、誠齋後村爲最。大略淺意深一層說，直意曲一層說，正意反一層側一層說。

又卷一七　閱放翁詩竟，摘句如下：「名酒過於求趙璧，異書渾似借荊州」，「溪山勝處身難到，風月佳時事不休」，「愁得酒巵如敵國，病須書卷作良醫」，「自愛安閒忘寂寞，天將強健報清貧」，「淺碧細傾家釀酒，小紅初試手栽花」，「瓶竭重招麴道士，牀空新聘竹夫人」，「綠樹霧香鶯獨語，畫廊風惡燕雙歸」，「號野百蟲如自訴，辭柯萬葉竟安歸」，「喚船野岸橫斜渡，問路雲山曲折

登」，「殘軀未死敢忘國，病眼欲盲猶愛書」，「津吏報增三尺水，山僧歸入萬重雲」，「相逢只怪影亦好，歸去始知身染香」，「坐收國士無雙價，獨出東皇太一前」（《梅》），「午枕爲兒哦舊句，晚窗留客算殘棋」，「登庸策免多新報，老子癡頑總不知」，「看畫客無寒具手，論書僧有折釵評」，「琴傳數世漆文斷，鶴養多年丹頂深」，「山僧欲去還留話，更盡西齋一炷香」，「使君豈必如椰大，丞相元來要瓠肥」，「胸中那可有一事，天下故應無兩人」，「只知秋菊有佳色，那問荒鷄非惡聲」，「江山常逐客帆遠，歲月不禁衙鼓催」，「記書身大似椰子，忍事癭生如瓠壺」，「國家科第與風漢，天下英雄唯使君」，「月明滿地看梅影，露下隔溪聞鶴聲」，「凍雲傍水封梅萼，嫩日烘窗釋硯冰」，「大度乾坤容落魄，多情風月笑衰遲」，「長安之西過萬里，北斗以南惟一人」，「但知禮豈爲我設，莫問客從何處來」，「恨身不能插兩翅，與汝相守寬百憂」（《寄子》），「志士淒涼閒處老，名花零落雨中看」，「我是天公度外人，看山看水自由身」，「微倦放教成午夢，宿醒留得伴春愁」，「尋碑野寺雲生屨，送客溪橋雪滿衣」，「十年塵土青衫色，萬里江山畫角聲」，「別都王氣半空紫，大將牙旗三丈黃」，「寒與梅花同不睡，悶尋鸚鵡說無聊」，「儲淚一升悲世事，減愁三尺看君書」，「雨聲已斷時聞滴，雲氣將歸別起峰」，「髮無可白方爲老，酒不能賒始覺貧」，「楓葉欲殘看愈好，梅花未動意先香」，「老狐五百年前錯，孤鶴三千歲後歸」，「造物與閒仍與健，鄉人知老不知年」，「癡欲煎膠黏日月，狂思入海訪蓬萊」，「正欲清言聞客至，偶思小飲報花開」，「淋漓縱酒滄溟窄，慷慨高歌華嶽傾」，「宦情薄似秋蟬翼，鄉思多於春繭絲」，「迎風枕簟平欺暑，近水簾櫳預借秋」，「繞庭數竹饒新筍，解帶量松長舊圍」，「縈回水抱中和氣，平遠山如蘊藉人」，「江山重複爭供眼，風雨縱橫亂入樓」。以上數十聯，隨意摘後，乃翻《甌北詩話》所摘放翁詩句聯對之，重見者不過數聯。又七言不對者如下：「拔地青蒼五千仞，勞渠蟠屈小詩中」，「老夫合是征西將，胸次先收一華山」，「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何方可化身千億，一樹梅花一放翁」，「綠章夜奏通明殿，乞借春陰護海棠」，「從今詩在巴東縣，不屬灞橋風雪中」，「商略前身是飛燕，玉肌無粟立黃昏」（《梅》），「風鬟霧鬢歸來晚，忘卻荷花記得愁」，「三更畫船穿藕花，花爲四壁船爲家」。古體如：「士初許身輩稷、契，歲晚所立慚廉、藺」，「荒林月黑虎欲行，古道人稀鬼相語」，「正如奇材遇事見，平日乃與常人同」。數句者，如「江頭漁家結茅廬，青山當門畫不如。江烟淡淡雨疏疏，老翁破浪行打魚。恨渠生來不讀書，江山如此一句無。我亦衰遲慚筆力，共對江山三歎息」，「山中大雪二尺強，道邊虎跡如椀大。衰翁畏虎復畏寒，招喚不來公勿怪」。

又卷一八　北宋人多學杜、韓，故工七言古者多。南宋人多學韋、柳，故有工五言者。南渡蘇、黃一派，流入金源。宋人如陳簡齋、陳止齋、范石湖、姜白石、四靈輩，皆學韋、柳，或至或不至。惟放翁無不學，獨七言古不學蘇、韓。

又卷二三　詩有四要三弊：骨力堅蒼爲一要，興味高妙爲一要，才思橫溢，句法超逸各爲一要。然骨力堅蒼，其弊也窘；才思橫溢，其弊也濫；句法超逸，其弊也輕與纖；惟濟以興味高妙則無弊。唐之孟浩然、王摩詰、杜少陵、韋蘇州，宋之東坡、荊公、放翁，皆有眞興趣者。

又卷二四　《春夏之交衰病相仍過芒種始健戲作》有云：「倒壺猶有暮春酒，開卷遂無初夏詩。」切而不費才，此樂天長技也。《排悶》有云：「君能洗盡世間念，何處樓臺無月明。」《病中有感》云：「新亭對泣猶稀見，況覓夷吾一輩人。」《幽居》云：「春風染柳條，不染君鬢絲。」《山園》云：「藝果極知非老事，接花聊復效兒嬉。」《十月十九日大風作寒閉戶竟日》云：「霜風捲地起，落葉擁蝸廬。終日澹無事，一窗寬有餘。坐多知力耗，食少覺心虛。懶惰無新句，松聲忽起予。」《登山亭》云：「登高臨遠雖多感，歎老嗟卑卻未曾。」《讀史》云：「南言尊榮似羊酪，北說荔枝如石榴。自古論人多類此，簡編千載判悠悠。」《泛舟觀桃花》云：「初來自被春留住，枉道當時爲避秦。」《讀書未終卷而睡有感》云：「暮年緣一懶，百事俱棄置。今遂懶到書，把卷輒坐睡。」《故山》云：「傍水無家無好竹，卷簾是處是青山。」《夜過魯墟》云：「月出菱歌長，林闇績火壯。」《露坐》云：「蛙聲經雨壯，螢火避風稀。」時有新趣。

又卷二七　近人爲詩，競喜學北宋，學劍南者少。余舊曾提倡香山、劍南，《論詩送觀兪》有云「樂天善閒適，柳子工嗟嘆。奇兵雙井出，短劍渭南鍛」者也。顧應之者少。去年夏日，與淡東同游社稷壇，夜倚石橋，談放翁七言近體，工妙閎肆，可稱觀止，古詩亦有極工者，蓋薈萃衆長以爲長也。淡東極以爲然，並云近方肆力讀《劍南全集》，欲抄錄千百首，隨意評點，自備翻閱。今年冬月，忽以《劍南詩選》十大冊抵余，請爲之序。

莫友芝《遵山詩集跋》　其先後間之放翁、石湖、道園、淵穎，皆莫能及也。

陳三立《夜讀放翁詩集戲題》 老有高情照峽藤，篇篇都訴短檠鐙。匡時報國尋常語，四字吾生寫未曾。

梁啟超《讀陸放翁集》 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什九從軍樂，亘古男兒一放翁（中國詩家無不言從軍苦者，惟放翁則慕爲國殤，至老不衰）。 辜負胸中十萬兵，百無聊賴以詩鳴。誰憐愛國千行淚，說到胡塵意不平（放翁集中「胡塵」等字，凡數十見，蓋南渡之音也）。 歎老嗟卑卻未曾，轉因貧病氣崚嶒。英雄學道當如此，笑爾儒冠怨杜陵（放翁集中只有誇老頌卑，未嘗一歎嗟，誠不愧其言也）。 朝朝起作桐江釣，昔昔夢隨遼海塵。恨煞南朝道學盛，縛將奇士作詩人（宋南渡後，愛國之士，欲以功名心提倡一世者，亦不少。如陳龍川、葉水心等，亦其人也。然道學盛行，掩襲天下士，皆奄奄無生氣，一二人豈足以振之）。

朱應庚《論詩三十首》二五 蕭范高名舉世知，放翁意興更清奇。寒尊夜半蟲聲急，大雪山前射虎時。

蔡壽臻《論詩絕句十首》八 八十餘齡萬首工，不忘恢復亦英雄。大家畢竟推南宋，意妙都歸筆妙中。

許愈初《論詩絕句》一五 便是池蓮風定時，已教小景耐人思。輪囷況有英雄膽，恨不沙場逐健兒。

袁嘉穀《春日下晛小飲薄醉尚論古詩人漫成十二首》八 劍南萬軸擅名家，七律眞情促足誇。易簀《示兒》知壯志，書生淚眼望京華。

錢振鍠《讀放翁詩第一卷即多衰老語作此》 我昔奚囊足萬篇，而今詩句不多傳。豈知才盡江郎日，猶是山陰下筆年。

陸游《長短句序》 《風》、《雅》、《頌》之後，爲騷、爲賦、爲曲、爲引、爲行、爲謠、爲歌，千餘年後，乃有倚聲製辭，起於唐之季世，則其變愈薄，可勝歎哉。予少時汩於世俗，頗有所爲，晚而悔之。然漁歌菱唱猶不能止。今絕筆已數年，念舊作終不可揜，因書其首以識吾過。

《後村詩話》續集卷四 放翁長短句云：「元知造物心腸別，老卻英雄似等閒。」「祕傳一字神仙訣，說與君知只是頑。」「一句丁寧君記取，神仙須是閒人作。」「君記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元來只有閒難得，青史功名，天卻無心惜。」《漁父詞》云：「一竿風月，一蓑烟雨，家在釣臺西住。賣魚生怕近城門，況肯到紅塵深處。 潮生理檝，潮平理纜，潮落浩歌歸去。時人錯把比嚴光，我自是無名漁父。」《鷓鴣天》云：「杖履尋春苦未遲，洛城櫻筍正當時。三千界外歸初到，五百年前總自知。 吹玉笛，渡清伊。相逢休問姓名誰。小車處士深衣叟，曾是天津共賦詩。」《好事近》云：「混蹟寄人間，夜夜畫樓銀燭。誰見五雲丹竈，養黃芽初熟。 春風歸從紫皇遊，東海宴暘谷。進罷碧桃花賦，賜玉塵千斛。」又云：「平旦出秦關，雪色駕車雙鹿。借問此行安往，賞清伊修竹。 漢家宮殿劫灰中，春草幾回綠。君看變遷如許，況紛紛榮辱。」《朝中措》云：「怕歌愁舞嬾逢迎，妝晚託春酲。總是向人深處，當時枉道無情。 關心近日，啼紅密訴，翦綠深盟。杏館花陰恨淺，畫堂銀燭嫌明。」「情知言語難傳恨，不似琵琶道得眞。」其激昂感慨者，稼軒不能過；飄逸高妙者，與陳簡齋、朱希眞相頡頏；流麗綿密者，欲出晏叔原、賀方回之上，而世歌之者絕少。

《詩人玉屑》卷二一引《中興詞話》 楊誠齋嘗稱陸放翁之詩敷腴，尤梁溪復稱其詩俊逸。余觀放翁之詞，尤其敷腴俊逸者也。如《水龍吟》云：「韶光妍媚，海棠如醉，桃花欲暖。桃萊初閑，禁煙將近，一城絲管。」如《夜遊宮》云：「壁月何妨夜夜滿，擁芳柔，恨今年，寒尚淺。」如《臨江仙》云：「鳩雨催成新綠【略】皆思致精妙，超出近世樂府。至於「月照梨花」一詞云：「聲景風軟【略】」此篇雜之唐人《花間集》中，雖具眼未知烏之雌雄也。

毛晉《放翁詞跋》 楊用修云「纖麗處似淮海，雄慨處似東坡」，予謂超爽處更似稼軒耳。

《堅瓠集》補集卷五 陸放翁詞，纖麗處似少游，雄壯處似東坡。

吳雯《讀放翁詞》 風箏天半玉嶔奇，本是仙人鳳管吹。一夜愁心化冰雪，韋家詩句渭南詞。

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下卷引《樂府解題》 《大石調》曲，一作有近拍二字，方千里、陸放翁俱有和詞，結用二字藏韻，如放翁云「人靜，吹簫同過緱嶺」意。

《緘水軒詞筌》 若求王武子琉璃匕內豚味，吾謂必當求之陸放翁、史邦卿、方千里、洪叔璵諸家。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放翁詞》一卷。【略】游生平精力盡於爲詩，塡詞乃其餘力，故今所傳者，僅及詩集百分之一。劉克莊《後村詩話》謂其時

掉書袋，要是一病。楊愼《詞品》則謂其纖麗處似淮海，雄快處似東坡。平心而論，游之本意，蓋欲驛騎于二家之間，故奄有其勝，而皆不能造其極。要之，詩人之言，終爲近雅，與詞人之冶蕩有殊。其短其長，故具在是也。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載韓侂胄喜游附己，至出所愛四夫人號滿頭花者索詞，有「飛上錦裀紅皺」之句，今集內不載。蓋游老而墮節，失身侂胄，爲一時清議所譏。游亦自知其誤，棄其稿而不存。《南園》、《閱古泉記》不編於《渭南集》中，亦此意也。而終不能禁當代之傳述，是亦可謂炯戒者矣。

《雨村詞話》卷二　放翁詞似詩，然較詩濃縟，所欠一醒字，而《破陣子》詞卻甚工。詞云「仕至千鍾良易」，此不但句醒，且喚醒世間多少人。

《西圃詞說》　漁洋王司寇云：【略】語其變，則眉山導其源，至稼軒、放翁而盡變，陳、劉其餘波也。【略】有英雄之詞，蘇、陸、辛、劉是也。

又　詩詞風氣，正自相循。【略】南唐、北宋後，辛、陸、姜、劉漸脫《香奩》，仍存詩意。

又　華亭宋尚木徵璧曰：【略】陸務觀之蕭散，而或傷於疏。此皆所謂我輩之詞也。

《詞綜偶評・補錄宋詞》評陸游《南鄉子》　南渡後，唯放翁爲詩家大宗。詞亦掃盡纖淫，超然拔俗。

《詞苑萃編》卷五引《詞統》　放翁《呈范至能待制雙頭蓮》末句云：「空悵望鱠美菰香，秋風又起。」又《夜聞杜鵑鵲橋仙》末句云：「故山猶自不堪聽，況半世、飄然羈旅。」去國懷鄉之感，觸緒紛來，讀之令人於邑。

《賭棋山莊詞話》卷四　維揚張世文云：陸放翁《水龍吟》首句本是六字，第二句本是七字，若「摩訶池上追游客」，則七字。下云「紅綠參差春晚」，卻是六字。又如後篇《瑞鶴仙》「冰輪桂花滿溢」爲句，以「滿」字住，而以「溢」字帶在下句。別如二句分作三句，三句合作二句者尤多。然句法雖不同，而字數不少，妙在歌者上下縱橫取協爾。

又續編卷三　陸放翁詞，佳者在蘇、秦間，然乏超然之致，天然之韻，是以人得測其所至。

《蒿庵論詞》　劍南屏除纖艷，獨往獨來，其逋峭沈鬱之慨，求之有宋諸家無可方比。《提要》以爲詩人之言，終爲近雅，與詞人之冶蕩有殊，是也。至謂游欲驛騎東坡、淮海之間，故奄有其勝，而皆不能造其極，則或非放翁之本意歟。

又　後村詞，與放翁、稼軒，猶鼎三足。其生丁南渡，拳拳君國，似放翁。

《藝概》卷四　陸放翁詞，安雅清贍，其尤佳者在蘇、秦間。然乏超然之致，天然之韻，是以人得測其所至。

《詞壇叢話》　稼軒詞，粗粗莽莽，桀傲雄奇，出坡老之上。惟陸放翁《渭南集》可與抗手，但運典太多，眞氣稍遜。

又　稼軒詞非不運典，然運典雖多，而其氣不掩，非放翁所及。

《海日樓叢鈔》引《筆記》　石湖、放翁，潤以文采，要爲樂而不淫，以自別爲詩人旨格。

《白雨齋詞話》卷一　放翁詞亦爲當時所推重，幾欲與稼軒頡頏。然粗而不精，枝而不理，去稼軒甚遠。大抵稼軒一體，後人不易學步。無稼軒才力，無稼軒胸襟，又不處稼軒境地，欲於粗莽中見沉鬱，其可得乎？

又卷八　唐宋名家，流派不同，本原則一。【略】辛稼軒爲一體（張、陸、劉、蔣、陳、杜合者附之）。

《詞則・放歌集》卷二　辛、陸並稱豪放，然陸之視辛，奚啻瓦缶之競黃鐘也。擇其遒勁者數章，尚可覘其抱負，與稼軒則萬里矣。

《袁碧齋詞話》　宋以後無詞，猶之唐以後無詩，詞故詩之餘也。晏、范、歐、蘇、後山、山谷、放翁，皆極一時之盛。

《大鶴山人詞話》附錄《放翁詞跋》　今讀放翁詩集，既滋多口，議其淺薄，頗有複沓之譏，而詞則能擺落故態，斐娓可觀，其高淡處出入稼軒、于湖之間，將其所謂「詩格愈卑，而倚聲者輒簡古可愛」，請事斯語，還諸笠澤翁，當不以評泊矯枉，爲予督過也。

蔣兆蘭《詞說》　龍洲、放翁、後村諸公，皆嗣響稼軒，卓卓可傳者也。

王鵬運《樵歌跋》　希眞詞于名理禪機，均有悟入，而憂時念亂，忠憤之致，觸感而生，擬之于詩，前似白樂天，後似陸務觀。至晚節依違，史家亦與務觀同慨。然《南園》一記，尚論者多爲原心，希眞則少有論及之者，豈文人言行，固未易相符耶？抑自待過高，不能諧俗，名與謗俱也？

劉毓盤《輯校招山樂章跋》　其送張明之、呈洪守《念奴嬌》二詞，皆念念中原，不忘恢復之意，與陸放翁、陳同甫之吐屬略同。

樊增祥《微雲榭詞選自敘》　遺山詩學，比宋放翁，惟詞亦同，均非極詣。

夏樹芳《刻宋名家詞序》　至于幼安之風襟豪上，睥睨無前，放翁之不倫不理，乾坤莽蕩。又勃勃焉，欲褰裳濡足以游。之數公者，人各具一詞，詞各呈一伎倆，好事者咸于皓月當空，澹烟初放，春花欲醉，秋葉可餐，命童子執紅牙板，對良朋浮白，隨撫一闋歌之，慨焉慷焉，劃然長嘯而低徊焉。若欬唾九天，不自知明河之落衣袖也。

《人間詞話》　南宋詞人，白石有格而無情，劍南有氣而乏韻，其堪與北宋人頡頏者，唯一幼安耳。

劉師培《論文雜記》　劍南之詞，屏除纖艷，清眞絕俗，逋峭沈鬱，而出以平淡之詞，例以古詩，亦元亮、右丞之匹，此道家之詞也。

分論

《跋蘭亭叙》　朱熹《跋蘭亭叙》：觀王順伯、袁起巖論《蘭亭序》，如尤延之著語，猶未免有疑論，余乃安敢復措說於其間？但味務觀之言，亦復慨然有楚囚之歎耳。朱熹。

《跋吳夢予詩》　郭翼《雪履齋筆記》：古來繪風手，莫如宋玉雌雄之論。荀卿《雲賦》，造語奇矣，寄託未爲深妙。陸務觀《跋吳夢予詩》云：「山澤之氣爲雲，降而爲雨，勾者伸，秀者實，此雲之見於用者也。予嘗見旱歲之雲，嵯峨突兀，起爲奇峰，足以悅人之目，而不見於用，此雲之不幸也。」從《風賦》脫胎，雖因襲而饒意味。

《祭朱元晦侍講文》　《得樹樓雜鈔》卷一〇：朱子與陸放翁生同時，極稱其詩。朱歿，陸爲文以祭曰：「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耄，神往形留。公歿不忘，尚其來享。」文不滿三十字，而寓意沈痛如此。時陸年已踰八十矣。《柳南續筆》卷四：陸放翁《祭朱元晦侍講文》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髦，神往形留。公沒不亡，尚其來饗。」其文共三十（六）〔五〕字，而無限痛惜之情，卻已包括在內，前人亦未有此格也。

《南園記》　《歷代詩話》辛集七：楊誠齋寄陸放翁詩：「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吳旦生曰：放翁本傳，晚年再出，爲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朱晦翁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蓋有先見之明焉。誠齋寄詩，蓋亦指此耳。然余觀記中曰許閒，曰歸耕，其名皆出於忠獻之詩，含旨寓託，絕非貢諛之辭，未可深文誅之，致乖其情實也。《鐵笛亭瑣記》：陸放翁代韓侂胄爲《南園記》，一時士論譁然，可謂冤極矣。《南園記》中前半叙園之景物，處處責之以韓忠獻之忠，于侂胄未嘗貢其諂詞。文之末段，則曰：「游老病謝事居山陰澤中，公以手書來曰：『子爲我作《南園記》。』游竊思公之門，才傑所萃也，而顧以屬游者，豈謂其愚且老，又已挂冠而去，則庶幾其無諛詞，無侈語，而足以道公之志歟。」放翁之意，終始未有所希冀于韓，不過彼來乞文，以忠獻之故，不能峻卻，初非中懾于權貴也。篆額者爲吳琚，國戚也，以填詞名于南宋，人何以不責琚，而專責游？嚴嵩《鈐山堂集》，唐順之亦爲之作叙，卒無損于荆川。後人不讀《南園記》，而爭詆放翁，宜乎隨園老人有所謂「士論群吠聲」也。《巢林筆談》卷四：楊誠齋不爲韓侂胄撰《南園記》，甘受擯斥，士論高之。陸放翁爲韓撰《閱古泉記》，世多譏貶。愚以楊公誠高，即放翁《閱古泉》之作，亦不過登覽文字，無關重輕也。

《老學庵筆記》　《黃孀餘話》卷五：放翁《老學庵筆記》：「余去國二十七年復來，自周丞相子充一人外，皆無復舊人，雖吏胥亦無矣。惟賣眩洞微山人無恙，亦不甚老，話舊愴然。西湖小昭慶僧了文，相別時未三十，意其尚存。因被命與奉常諸公同檢視郊壇壝，過而訪之，亦已下世。弟子出遺像，乃一老僧，今見其人，亦不復省識矣」云云。其叙述存沒之感，字字痛心。

《金崖硯銘》、《延平硯銘》、《錢侍郎海山硯銘》　《靜學齋偶志》卷三：陸放翁《金崖硯銘》云：「我游三峽，得硯南浦。西窮梁益，東掠吳楚。揮灑淋漓，鬼神風雨。百世之下，莫余敢侮。」其語氣甚奇放。又《延平硯銘》云：「聲如浮磬色蒼璧。」句亦佳。又《錢侍郎海山硯銘》云：「雲濤三山，飾此怪珍。誰其寶之，天子侍臣。煌煌繡衣，福我遠民。一字落紙，活億萬人。勿謂器小，其重千鈞。從公巡歸，四海皆春。」亦可云小中見大，鯨鏗春麗者已。

《放翁自贊》　《靜學齋偶志》卷三：放翁自贊云：「遺物以貴吾身，棄智以全吾眞。劍外江南，飄然幅巾。野鶴駕九天之風，澗松傲萬木之春。」又一贊云：「名動高皇，語觸秦檜。身老空山，文傳海外。」其人之賢可知矣。平原一記，其白璧之瑕乎。

《跋韓晉公牛》、《跋畫橙》　《靜學齋偶志》卷四：《渭南集》題跋多佳，吾

尤愛其在史館時二跋。《跋韓晉公牛》云：「予居鏡湖北渚，每見村童牧牛於風林烟草之間，便覺身在圖畫。自奉詔紬史，逾年不復見此，寢飯皆無味。今行且奏書矣。奏後三日，不力求去，求不聽輒止者，有如日。」又《跋畫橙》云：「嘉泰癸亥四月十六日，兩朝實錄將進書。予以史官兼祕書監，宿衛於道山堂之東直舍。茶罷，取此軸摩挲久之，覺香透指爪。此物著霜時，予歸鏡湖小園久矣。」讀之，可想見此翁胸次。若《騎牛圖》、《山谷圖》二跋，固人人所膾炙也。又《跋杲禪師蒙泉銘》云，【略】此跋亦深有意。

《**何君墓表**》《靜學齋偶志》卷四：《何君墓表》云：「詩豈易言哉？一書之不見，一物之不識，一理之不窮，皆有憾焉。同此世也，而盛衰異，同此人也，而壯老殊。一卷之詩有淳漓，一篇之詩有善病，至於一聯一句，而有可玩者，有可疵者，有一讀再讀至十百讀乃見其妙者，有初悅可人意，熟味之使人不滿者。大抵詩欲工，而工亦非詩之極也。鍛煉之久，乃失本指，斲削之甚，反傷正氣。雖曰名不可幸得，以名求詩，又非知詩者。纖麗足以移人，夸大足以蓋衆，故論久而後公，名久而後定。嗚呼艱哉。予固不足爲知此道者，亦致其意久矣。顧每不敢易於品藻，蓋彼皆廣求約取，極數十年之力，僅得其所謂自喜者以示人，而我乃欲一覽而盡，其可乎？」右論詩，深得甘苦之致。

《**春愁曲**》范成大《陸務觀作春愁曲悲甚作詩反之》：東風本是繁華主，天地原無著愁處。詩人多事惹閒情，閉門自造愁如許。病翁老矣癡復頑，風前一笑春無邊。糟牀夜鳴如落泉，一杯正與人相關。《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二：（「世間」二句）此語風流千古，無復夢見。《龍性堂詩話》續集：陸放翁《春愁曲》云，【略】讀之不特人間無有生之樂，即神仙亦無不死之樂。昌黎云：「人欲久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爲之三嘆。

《**海棠**》《娛書堂詩話》卷三：海棠風韻嫣然於衆卉間，騷人墨客吟咏固多矣，至僧惠法之叔彭淵材，乃以無香爲恨，世人未以爲然。陸放翁絕句云：「蜀地名花擅古今，一枝豈可壓千林？幾彈更到無香處，常恨人言太刻深。」蓋爲海棠解嘲，亦有深意。《詩人玉屑》卷七引《小園解後錄》：放翁仕於蜀，海棠詩最多。其間一絕尤精妙，云：「蜀地名花擅古今，一枝氣可壓千林。譏評更到無香處，當恨人言太刻深。」此前輩所謂翻案法，蓋反其意而用之也。

《**追懷曾文清公呈趙教授趙近嘗示詩**》《耆舊續聞》卷五：余謂陸務觀嘗學詩於曾文清公，有《贈趙教授詩》云：「憶昔茶山聽說詩，親從夜半得元機。律令合時方貼妥，工夫深處卻平夷。每愁老死無人付，不謂窮荒有此奇。世間有恨知多少，未得從君謁老師。」亦以合律爲工。「窮荒有此奇」，見東坡帖「窮荒有此奇觀」，用字皆有來處。《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放翁自道詩品。

《**得趙若川書因寄**》《娛書堂詩話》卷四：劉槩，青州人，富韓公守青時，遇之甚厚。能詩，有「西軒忽見好溪山，一丈閑愁減二尺」之句，爲人所傳。陸放翁《得趙川書》云：「儲淚一升悲世事，減愁三尺看君書。」疑用槩語。

《**黃州**》《賓退錄》卷一：晁伯宇載之《昭靈夫人祠》詩：「安用生男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陸務觀游《黃州》詩：「君看赤壁終陳迹，生子何須似仲謀。」《山樵暇語》卷九：陸放翁《黃州》詩云：「君看赤壁終陳迹，生子何須似仲謀。」趙與時《賓退錄》云陸詩本晁載之《詠昭靈夫人》詩「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之句。予曰：非也。東坡有「但令有婦如康子，何須生兒似仲謀」，放翁本此。《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結語往往出人頭地。《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仲謀降曹，與劉表子同爲豚犬。又趙翼評：（天意無私草木秋）弱句。《唐宋詩本》戴第元評：有沈鬱頓挫之致。《昭昧詹言》卷二〇：此非詠黃州也，胸中無限凄涼悲感，適於黃州發之。起自詠。三、四即景生感。五、六寫行役情景。收即黃州指點以抒悲。《宋詩精華錄》卷三：翻案不吃力。

《**聞蛙**》《愛日齋叢鈔》卷三：《劍南稿》中《聞蛙》詩：「雖成兩部樂，恨失一編書。」與魯直「幾兩屐」、「五車書」，咏物之工，略同機杼，識者但評其高下爾。

《**採蓮**》《愛日齋叢鈔》卷三：《西清詩話》記二詩，其一方澤《阻風絕句》：「江上風留客舟，無窮歸思東流。與君盡日閒臨水，貪看飛花忘卻愁。」謂其人不以文藝名世，而詩語驚人如此。予記劍南《採蓮》絕句云：「雲散青天掛玉鈎，石城艇子近新秋。霧鬟風鬢歸來晚，忘卻荷花記得愁。」方詩先出，末句一轉偶同，各以意勝。「折得荷花渾忘卻，空將荷葉蓋頭歸。」見唐絕句。

《**送仲高兄宦學秩滿赴行在**》《愛日齋叢鈔》卷四：陸放翁《劍南詩集》中有《送兄仲高造朝》一首云：「兄去游東閩【略】規儆之意，不迫不迂，最可

誦也。仲高，諱升之，爲諸王宮教授，告李莊簡家私史，擢宗正丞。秦檜死前誣訐之黨悉投竄，仲高亦坐累徙雷州。務觀後爲記復庵有云【略】。末又云：「馳騁於得喪之場，出入於憂樂之域，而自得者乃如此。」大抵善爲隱蓄，而抑揚寄於言表，況其以兄弟爲之，豈不費回護？前詩之直，後記之宛，俱有味。

《心太平庵》《浩然齋雅談》卷中：陸放翁有《心太平庵》詩云：「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胸中故湛然，忿欲定誰使。」又云：「少年妄起功名念，豈信身閑心太平。」樂天有云：「閑傾三數酌，醉吟十餘聲。便是羲皇代，先從心太平。」蓋出《黃庭經》云：「觀志流神寄奇靈，閑暇無事修太平。」又《外景經》云：「觀志游神三奇靈，行閑無事心太平。」【略】此存楚以爲外懼之意。

《東齋》《浩然齋雅談》卷中：放翁詩云：「故人自作宣明面，老子曾聞正始音。」宋劉珦《與顏竣書》云：「朱修之五代叛者，一朝居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向人。」謝鯤重衛玠，言論彌日。王敦謂鯤曰：「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

《太平咏》《浩然齋雅談》卷中：《太平咏》云：「紛紛紅紫已成塵，布穀聲中夏令新。夾路桑麻行不盡，始知身是太平人。」此可謂善狀太平氣象，勝於誠齋「太平不在簫韶裏，只在諸村打稻聲」之句。

《贈劉改之秀才》《齊東野語》卷八：隆興間，魏勝戰死淮陰，孝宗追惜之。一日，諭近臣曰：「人才須用而後見，使魏勝不因邊釁，何以見其才？如李廣在文帝時，是以不用，使生高帝時，必將大有功矣。」其後放翁贈劉改之曰：「李廣不生楚漢間，封侯萬戶宜其難。」蓋用阜陵語也。改之大喜，以爲善名我。異時，劉潛夫作《沁園曲》云：「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又祖放翁語也。《歷代詩發》卷二七：豪宕自喜，不減王郎酒酣一歌。《石遺室詩話》卷二四：放翁古詩，善於用短。《贈劉改之秀才》云【略】。不多爲委折，用古樂府法作古詩也。

《泊公安縣》《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一：（「無窮」二句）併用杜語，然亦稱。（「船窗」二句）貼得清麗。《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三、四十四個字，一氣貫注，力有萬鈞。《昭昧詹言》卷二〇：意亦猶是，而以兀傲之氣行之，便覺超脫凡境。

《游合江園戲題》《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一：詩中覓快，未見他勝。（「須臾」二句）得之可誦。

《題醉中所作草書卷後》《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一：此坡翁僧履聲，變化奇傑。

《和范舍人永康青城道中作》《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一：老氣傲兀，并吞江湖。

《豐樯旅舍作》《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一：有幼輿之達，又有季子之退，能言能言。

《玻瓈江》《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一：（「車輪」二句）有意無語。《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清便宛轉，別成風調，視范成大作奚啻牀上下之別。《東泉詩話》卷二：放翁《玻瓈江》詩，余一舊友好之，今其墓有宿草，而每閱此詩，輒憶音徽。

《大雪歌》《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一：一種夢語，無不可賦。《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一腔豪氣，千古奇文，覺希逸《雪賦》直是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趙翼評：（「一箭」二句）警句。《昭昧詹言》卷一二：下。無謂。「千年」以下，前後不稱，當是另一首。又吳闓生評：豈有此理。《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頗似坡老。

《大風登城》《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一：光燄開合。《昭昧詹言》卷一二：無味。太淺。

《游諸葛武侯書臺》《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一：（末句）此一句收拾書臺有味。《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警策語故不在多。

《成都行》《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二：此歸越後作也。《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一結見意，詩體如是。《昭昧詹言》卷一二：放翁但愛題目，無詩而強作之，故不妙。下下。「定軍」二句，凡情凡語。「松風」句沒奈何。「出師」句更可笑。又吳闓生評：無可笑處。

《銅雀妓》《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二：沉至有情。

《得韓無咎書寄使虜時宴東都驛中所作小闋》《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二：唐中受降城在拂雲祠。

《曉歌》《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二：志士而不能言，是翁能言。

《苦笋》《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二：容易得人情。《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放翁自道人品。

《同何元立賞荷花懷鏡湖舊游》《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二：此直有

俠氣。此更奇麗。《柳亭詩話》卷一：庚午夏，習靜西湖之孤山。夏八鹵均每月夜棹小舟過訪，與何含白道士劇飲魏院港中，酒氣花光，襲人衣裾。屢欲作詩記之，未有佳思。後讀陸渭南《同何元立賞荷花》詩云：「三更畫船穿藕花，花爲四壁船爲家。不須更踏花底藕，但嗅花香已無酒。」輒歎此老善於形容，爲先得我心也。《歷代詩發》卷二七：賞荷之趣，備極形容，結語亦冲澹可喜。《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清晰明麗，以太白之雋，兼飛卿之縟，可謂佳絕。

《秋聲》《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二：但能言此，亦不易得。

《飲酒》《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二：貼得英暢。

《龍眠畫馬》《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二：一談便了。《歷代詩家》卷四五戴明說評：瘦于空同，神撿不弱。《唐宋詩本》戴第元評：蒼莽而來，淋漓墨沈，自是傑構。

《眉州郡宴大醉中間道馳出城宿石佛寺》《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二：無緊無要，寫得活動。《昭昧詹言》卷一二：無謂之作。

《樓上醉歌》《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二：眞哀歌憔悴之音。

《石首縣雨中繫舟戲作短歌》《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二：造奇更絕，遠勝解江靈語。《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作鬼語，卻非長吉鬼語，故勝長吉。《援鶉堂筆記》卷四〇：《石首縣雨中繫舟》「悲哉秦人眞虎狼」二句，「欺負」見《韓延壽傳》。金源之欺趙氏，甚於秦之欺楚，其終滅於弱宋，豈非天哉！讀放翁此詩，爲之慨然。《批校劍南詩稿》卷二吳焯評：古今強暴，一時喪氣。

《夜聞松聲有感》《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三：語好意足。《覲齋詩談》卷五：本說松風，卻借龍來形容。此是自造文勢法，然亦須以類相比。《歷代詩發》卷二七：前虛後實，照應入微。

《滄灘》《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三：次第如見千愁萬恨，殊不費辭。

《瞿塘歌》《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三：人人有此眼，人人過此險，只寫不到，正坐着力。

《綿州錄參軍廳觀楚公畫鷹少陵爲作詩者》《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四：正是作者。

《山南行》《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四：起結次第皆稱。

《游東都趙氏園》《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四：能言能賦，無復此老。

《長門怨》《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四：盡用陳語，而各有態。《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忠憤悱惻，深於言怨。

《初發夷陵》《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五：是出峽氣象。

《感秋》《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五：中四句最愁極。《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引王士貞曰：「玉階蟋蟀鬧清夜」四語，小說載，此爲蜀中某驛卒女詩。放翁見之，納以爲妾，爲夫人所逐。又有《卜算子》詞「不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云云。按《劍南集》，此詩乃放翁在蜀時所作，本七律，「玉階」作「畫堂」，「鬧」作「怨」，後人稍竄易數字，輒傅會或收入閨秀詩，可笑也。《東泉詩話》卷二：放翁《感秋》詩：「西風繁杵擣征衣，客子關情正此時。萬事從初聊復爾，百年強半欲何之？畫堂蟋蟀怨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此詩後四句，小說作蜀驛女子詩，放翁見之，納爲妾。蓋好事者爲之也。其辭云：「玉階蟋蟀鬧清夜。」祇易三字，頓有淫哇雅正之分。可知唐賢四十賢人之論，非拈斷數髭者不能心知其意。

《登于城新樓遍至西園池亭》《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五：（「千叠」二句）語壓西州。

《絕勝亭》《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五：（「登臨」二句）自在冠絕。

《謁凌雲大像》《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五：（「不辭」二句）不可第二。

《得梅一枝戲成》《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五：（「孤城」二句）自然是梅詩。

《宿杜氏莊晨起遇雨》《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五：（「陰陰」二句）前四句須是此兩句方險。

《馬上》《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六：語語有氣。《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寫曉行逼眞，合眼遇之。

《水亭有懷》《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六：（「漁舟」二句）來得是。（「故人」二句）上句太淺，不爾又不得。

《夜抵葭萌惠照寺寓榻小閣》《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六：（「飄然」二句）寫得道。

《風雨中過龍洞閣》《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六：（「飄然」二句）寫得

如此健。(「闌邊」二句)語壯。《書隱樵說》卷二：陸放翁《過龍洞閣》詩云：「着腳初疑夢，回頭始欲愁。」此是悟語，不特詩中佳句也。持以告天下之處富貴逸樂者讀之，而不爽然自失，非學問中人也。

《晚興》《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六：隨意襯貼，皆及本色。

《小雨極涼舟中熟睡至夕》《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七：自然是。《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引盧世淮評：只末一句，有多少蘊含在。

《冬夜聽雨戲作二首》二《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七：此老富貴，有無奈着處，又時時有識羞耳。

《寺樓月夜醉中》《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七：此等亦非俗子能道。

《觀華嚴閣僧齋》《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七：(末句)世間此句道盡，可喜亦可恨。

《花時遍游諸家園》(為愛名花抵死狂)《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七：狂得有理。《宋元明詩三百首》朱梓評：與東坡《海棠》詩同一惜花心事，各具深情。

又(馬上帽簷斜翩翩)《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七：花卧柳卧邪，語自可畫。

又(海棠已過不成春)《歷代詩家》卷四五戴明說評：寫到洞盡，意轉不了，裊裊如游絲。《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此十絕句，皆清麗高響。」僕謂最勝者此六首，今錄之。

《看梅二首》一《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七：沉絕通達，警絕今古。

《次韻魯山新居》《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七：橫姿自好。

《送仲高兄宮學秩滿赴行在》《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八：道義功名固是名言，結得諄至更好，它集少見。

《移船》《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八：(「莫年」二句)容易吐得徹。

《鹿門關過龐居士元祠》《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八：(「英雄」四句)此四句多少凄惻。

《上元前一日》《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卷八：(「峭寒」二句)看此老下字。

《頃歲從戎南鄭屢往來興鳳間暇日追憶舊游有賦》《瀛奎律髓彙評》卷四方回評：放翁詩出于曾茶山，而不專用江西格，間出一二耳，有晚唐，有中唐，亦有盛唐。此篇雖陳、杜、沈、宋，亦不過如此。流麗綿密。所圈五字，以全篇太網，到此合放淡故也。(方回於「快心逢曠野，刮目望浮風」兩句旁加圈。)作此詩年八十三矣。南渡後詩至萬篇，佳句無數。有《越中》詩，言鑑湖風物尤精。馮舒評：溫麗妥貼，然只是張籍、王建語耳，陳、杜、沈、宋，項背相懸。陸貽典評：有味乎其言。紀昀評：詩自不惡，以爲陳、杜、沈、宋，過矣。此入微之論。大段學東坡《峽中》韻。查慎行評：「霆」字讀去聲，不詳所出。按《吳都賦》「聲若雷霆」，與「穎」同叶，音挺，乃上聲也。《廣韻》亦收入「迥」韻「挺」紐下。無名氏(甲)評：南鄭，陝西漢中府。興、鳳，二州名。舊游，指四川。嘉陵，江名。放翁詩關于國故者，自得杜陵遺意。惜才鋒未逮，此作不過寫風土，更于《書懷》等作，無庸校量耳。

《守嚴述懷》《瀛奎律髓彙評》卷四方回評：放翁淳熙丙午、丁未、戊申在嚴州，二考滿，其去年六十四矣。「求酒」、「借書」之聯，可發一笑。大抵太守自不當借書于寓公，趙守汝愚借滕元秀詩集三千首，竟掩有不還，遂致其家不傳，以一入太守宅難取故也。予爲此郡，初自造「至清堂酒」，卻絕妙，但亦未嘗借人書看。七年宿留，八年而歸，爲一窶人云。紀昀評：自述清標，其辭殊陋。悶語以豪宕結之，尚不落套，通體則未免平熟。查慎行評：用事必如此超脫，方稱作家。無名氏(甲)評：此等亦非放翁至處。

《入城至郡圃及諸家園亭游人甚盛》《瀛奎律髓彙評》卷五方回評：三、四好。馮舒評：以下三首都非放翁佳處，不勞入選。末句牽強。查慎行評：劍南詩非不佳，只是蹊徑太熟，章法、句法未免雷同，不耐多看。紀昀評：三、四竟是巷市春聯。

《乍晴出游》《瀛奎律髓彙評》卷五方回評：流香，所賜酒名。馮班評：詩亦好，但味薄。紀昀評：淺而有姿。

《武林》《瀛奎律髓彙評》卷五方回評：此嘉泰六年壬戌詩，頗能道錢塘風物。元注：「紹興癸亥，予年十九，以試南省來臨安，今六十年矣。」馮班評：胸中不能忘汴、洛，并模寫武林處亦覺忠憤之氣拂拂行墨中。紀昀評：如以「飛舞」連下讀，則祥烟可飛舞，明月豈解喧呼？如以「喧呼」連上讀，則鼓吹可喧呼，樓臺豈解飛舞？無名氏(甲)評：遠不逮杜牧《長安》，豈詩人才力亦與時世爲升降耶？

《西村暮歸》《瀛奎律髓彙評》卷五方回評：此景未易得也，故取之。

馮舒評：此首放翁本色。　陸貽典評：不減香山。　紀昀評：此近長慶門戶。　末句太質。　此卷多館閣之作，原無深意，其工拙可一覽而定。　無名氏(甲)評：此首亦不爲佳。點染南宋，與平時議論不合，而氣體亦卑。

《**書直舍壁**》《瀛奎律髓彙評》卷六方回評：「水馬」、「瓦松」，詩人罕用，此一聯可喜。　紀昀評：總搜索此種以爲新，而詩之本眞隱矣。夫發乎情止乎禮義，豈新字新句足謂哉？　無名氏(甲)評：「水馬」，水上浮跳者，兒童亦稱「水先生」。

《**致仕述懷**》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六馮班評：首四句無限感慨。　陸貽典評：久歷仕途，飽嘗憂患，一旦解組歸去，迴思往事，眞如夢覺耳。首四句無限感慨。　查慎行評：「山花滿笠」，從「衝雨」得來，故非支湊。　紀昀評：結得好，再作曠語，便套矣。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六紀昀評：此亦清穩。

《**入都**》《瀛奎律髓彙評》卷六方回評：放翁嘉泰壬戌致仕，出領史局，年七十八矣。明年除秘書監，再奉祠告老。此壬戌入都詩也。　紀昀評：筆路圓熟，但無深致。　無名氏(甲)評：以下諸首亦非放翁之佳者。

《**史院晚出**》《瀛奎律髓彙評》卷六方回評：此時行都猶太平，故有三、四之句。　馮班評：如此又何必作唐詩耶？　紀昀評：六句有味，七、八句說得和平。　許印芳評：此篇之前有《入都》詩，虛谷批云：「放翁嘉泰壬戌致仕，出領史局，年七十八。明年除秘書監，再奉祠告老。」此詩即在史局時晚歸旅邸而作。末二語已有告老意。「舍」，去聲。

《**上章納祿恩畀外祠遂以五月東歸**》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六紀昀評：此首潦倒，純似香山。　結二句好。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六方回評：士大夫老而歸，有村人鼓笛迎之，不亦樂乎。　紀昀評：此首清穩。　李光垣評：種瓜事有上一句，遂用得好。　許印芳評：「傍」，去聲。

又三　《瀛奎律髓彙評》卷六查慎行評：此亦放翁集中別調也。　紀昀評：三、四好，五、六粗野。

又四　《瀛奎律髓彙評》卷六方回評：「丙穴」、「郫筒」，大犯老杜。　紀昀評：結句劣。　無名氏(甲)評：放翁仕蜀，故有「丙穴」、「郫筒」之喻。

又五　《瀛奎律髓彙評》卷六方回評：去年公出領史局，以今嘉泰三年癸亥得歸，年七十九矣。此五詩皆妙絕。仕而歸，樂也；老而出，出而復歸，其樂可知。　查慎行評：甚似香山。　紀昀評：四句好，一句而中含兩意。　許印芳評：「觀」，去聲。

《**七十**》《瀛奎律髓彙評》卷九紀昀評：語自風華，然終帶甜熟之味。　無名氏(甲)評：此首略能造句，然氣局亦隘，以下尤無足觀，俱可汰也。《昭昧詹言》卷二〇：後半雖佳，究是凡調。　又吳闓生評：五、六極爲奇趣。

《**八十三吟**》《瀛奎律髓彙評》卷九紀昀評：此穩適。

《**戲遣老懷**》《瀛奎律髓彙評》卷九方回評：昌黎詩：「老翁眞箇似童兒，汲水埋盆作小池。」亦此謂也。　馮班評：用韓語。　第三句，作詩何得用蠻語？　紀昀評：即用此事。　語殊潦倒。　自是眞語，然亦太盡。　何焯評：唐人顧況集中有《囝》一篇，內云「囝別郎罷」，此放翁所本。《載酒園詩話》卷一：詩中使事如使材，在能者運用耳。石崇以蠟代薪，釜中之味不因而加腆；桓溫以竹頭治舟，遂成平蜀之功。如顧況《哀囝》詩頗鄙樸，務觀用爲《戲遣老懷》曰：「阿囝略如郎罷意。」便成一則典故，且語雖謔而有情致，此能化俗事爲雅者也。　《歷代詩發》卷二七：樸率正饒新穎。

《**枕上作**》(**龍鐘七十豈前期**)　《瀛奎律髓彙評》卷九紀昀評：此詩又見「春日類」中。此較單薄。　又卷一〇方回評：中四句皆新。　查慎行評：此首已入「老壽類」中，重出，當刪。　「酒衝愁陣出奇兵」，較第三句更響亮奇橫。　紀昀評：重出。　「豈前期」猶曰非所預望。　六句太率。《昭昧詹言》卷二〇：蒼鬱之氣，溢於紙上。

《**春晚雜興**》《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留客坐孤亭」，雖無奇，卻有味。五、六新異。　紀昀評：亦習用之典，不爲新異。　末免太薄。　無名氏(甲)評：孔北海云：「天有酒星。」

《**暮春二首**》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紀昀評：此首率。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並熟律。　錢湘靈評：穩貼，無俗氣。　查慎行評：三、四老勁。　紀昀評：三、四沉著。結太激，亦太俚。

《**小舟游西涇渡西江而歸**》《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三、四極新。　紀昀評：不足言新。　語亦清妥，然效之易入空腔。　陸貽典評：春水大發謂之「瓜蔓」，言綿延也。　查慎行評：「瓜蔓水」、「木蘭船」作對固然佳，然學詩若靠此等字樣，進境便難。　結處閒淡有餘情。　《御選唐宋詩

醇》卷四六：穩中帶秀，此境正不易到。　又引王復禮評：較太白「梨花千樹雪，楊柳萬條煙」，似勝一籌。但《水經記》以五月爲瓜蔓水，此屬一時誤用。

《初春雜興》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八句皆佳，而三、四尤古遠。　紀昀評：三、四天然有景，五、六新而不碎。　許印芳評：「遠」字複。

《中春偶書》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三、四能以常語爲新。　查慎行評：第三句生而不新。　馮班評：鐘聲與「雨霽」無與。　淇評：久雨則鐘聲不脆，自有理，不必抹。（馮班在「雨霽鼓鐘知」句旁加抹。）　紀昀評：三句太做作，四句便自然。

《春近》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爛熟。　紀昀評：病在爛熟。

《睡起至園中》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兩聯俱新美。　紀昀評：起得超妙。「野人」句沉着，有對面人在，寓感至深。對句未能相稱。　許印芳評：起句襲用歐陽公「春風疑不到天涯」句，妙在「忽已」二字，筆勢突兀，意境翻新，故不嫌襲也。

《立春日》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此詩慶元二年丙辰作。「牛趨死地身無罪」，乃是春鞭牛事，用齊宣王語，必有所指，以對老杜《春日》兩京梅發，亦奇。　馮班評：人生漸老，如牛入屠肆，漸近死地也。　紀昀評：即有所指，亦未免欠通，不得謂之爲「奇」。

《春行》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引少陵、太白「曉看紅濕處」與「蜀江綠且明」，「濕」字、「明」字謂奪造化之工，卻是世未有拈出者，前輩用工如此。　紀昀評：二字詩家常語，不必如此矜張。　平正。

《東籬》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中四句閒雅快活。　紀昀評：樂天體裁，但修飾光潤耳。　淇評：老杜詩「地僻懶衣裳」，似可不必抹，只是句未亮耳。

《春夏之交風日清美欣然有感》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擘紙」二字本俗語，放翁既用之，即詩家例也。　紀昀評：俗語有可用，有不可用，不得以名人曾用，遂以爲例，此論太標榜。　亦白體。「象牙」二字湊。

《病足累日不出庵門折花自娛》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第六句妙甚。　查慎行評：一語動人，全篇生色。　紀昀評：三、四暗言花事將盡，非橫插，亦非空寫。六句從對面託出，不見花意。用筆皆極玲瓏。　又卷四四方回評：此慶元四年戊午詩，放翁年七十四。第六句絕妙。　查慎行評：第六一語叫醒一篇。　許印芳評：末句「生」字是語助詞，古人詩中太瘦生、太憨生、可憐生之類，皆作此解。　《老生常談》：人之初學爲詩，謂其學放翁，彼必未以爲然，即語之者亦必勸其去學李、杜。迨至少有造就後，意謂東坡以下，舉不足以過我也。今試舉放翁一二瑣屑小題以例之，彼必縮手自謝，然後信古人卓然成家，皆有斷斷不能及處，未可以輕心掉之也。七律一首，題云《病足累日不出庵門折花自娛》：「頻報園花照眼明，蹣跚正廢下牀行。擁衾又聽五更雨，屈指元無三日晴。不奈病何拋酒盞，粗知春在賴鶯聲。一枝自浸銅瓶水，喜與年光未隔生。」語語空靈，卻語語沈著，他人已難。第六句尤妙。我輩作詩三十年，放翁之不易到已如此，何況老杜？

《春日小園雜賦》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熟之又熟。　查慎行評：「鴨綠」、「猩紅」與《春行》一首相同，但不點出湖水及海棠，全用替身字，不如前詩老氣。「猩紅」、「鴨綠」再見便少味。　紀昀評：三、四俗，「鴨綠」、「猩紅」亦套，五句終突。

《晚春感事》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律熟。猶不能忘情少年豪蕩時耶？　紀昀評：惟其太熟，一筆瀉出，所以全無頓挫渟蓄之致。　亦香山體，終嫌太易。

《甲子立春前二日》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嘉泰四年甲子放翁八十歲爲此詩。中四句富麗，筆力老而不衰，可敬也。　紀昀評：是工緻，非富麗。　查慎行評：「性靈」二字用得活，不嫌其腐。

《暖甚去綿衣》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三、四如鑄成古鼎。　紀昀評：尚未能至此。　首句「有」字欠老，後四句太潦倒。　查慎行評：第三句中有元氣，難乎爲對。

《北齋書志示兒輩》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一方回評：律熟。安排事好。　徐仲車聞安定先生「莫安排」之教，所以學益進。　紀昀評：此種議論，無與于詩。　四句俗，五、六稍深厚，結又率易。

《五月初作》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一方回評：三、四好。　馮舒評：次聯貪對偶。「賦與」句無謂。　查慎行評：以「夏五」對「朝三」，刻意求工，落小家數。　紀昀評：三、四小巧，馮以爲貪對偶，是也。

《幽居初夏雨霽》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一方回評：熟之又熟。　紀昀評：熟是佳處，然熟正是放翁病處。　第八句只就「重五」敷衍押韻，殊散漫，

無意致。

《**初夏幽居**》《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一方回評：中四句游戲三昧。　馮舒評：頷聯宋甚。　馮班評：氣味不好。放翁學黃、陳，故有此等詩。　紀昀評：五、六非遊戲語。　三、四太纖。

《**麥熟市米價減鄰里病者亦皆愈欣然有賦**》《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一方回評：三、四善用事，五有感，六自然。　查慎行評：五、六瘦勁，非老境不能到。　紀昀評：次句不貫下文。

《**幽居初夏**》（**藤冠草履病支離**）《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一方回評：第四句絕妙。　紀昀評：五、六太滑，結無味。

《**五月初夏病體輕偶書**》《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一方回評：第四句可見此翁無日無詩，所以熟，所以進，所以不可及。　紀昀評：手滑調複，亦正坐無日無詩。詩以言志，無所爲而作不已，不得不流連光景矣。此劍南之詩，所以諧于俗，而終不逮古也。　又見四十四卷「疾病類」，評語不同。　結入惡趣。　查慎行評：第四句崛強。　又卷四四方回評：此慶元五年己未詩，放翁時年七十五。

《**夏日二首**》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一紀昀評：五、六劣調。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一方回評：眞詩人難得如此格律，信手圓成，不喫一絲毫力也。　馮舒評：兩首不甚拈夏日，卻不撒。　馮班評：有白傅意。　陸貽典評：二詩酷似樂天。　紀昀評：此較圓淨，然亦太熟。

《**梅市道中**》《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查慎行評：前四句浙東眞景。　紀昀評：三句不雅。　笛非呼牛之物。

《**秋夜紀懷**》《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中四句皆工。　紀昀評：淡雅。有中唐氣韻。

《**秋雨初晴有感**》《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三、四哀感，五、六響。　馮舒評：只是圓熟。　紀昀評：「餘威」、「解圍」，皆宋人字法。不必效之。　無名氏（甲）評：苦熟而薦之也。

《**村居秋日**》《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三、四自然。　紀昀評：前四句好，五、六稚，七、八俚甚。

《**秋晚書懷**》《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三、四新詭。　紀昀評：太野。　首句不成句法，三、四不成文。

《**舍北行飯書觸目**》《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二方回評：如畫。放翁萬詩，秋日詩僅得此四首。　查慎行評：香山詩：「丫頭誰家童？」　紀昀評：格意未高，而詞調清圓可誦。　三、四自然脫灑。《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引盧世潅評：先寫景而後入事，句句宛肖。

《**舍北搖落景物殊佳偶作五首**》《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紀昀評：五首俱佳，綽有杜意。　無名氏（甲）評：放翁體格完渾，無他人破散支離之病，故稱大家。但此集所選，多非其至者，此在品評家識見之淺深也。

又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查慎行評：五、六深透世情之言。

又四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方回評：放翁所謂筆端有口。新冬野景，搜抉無遺。「屋角成金字」，本出《北史・斛律金傳》，以對「溪流作穀紋」，亦奇。　馮舒評：直說「屋角」耳，不用斛律事也。然亦是用字一法。　馮班評：亦是用字一法。　查慎行評：《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司馬子如教爲『金』字，作屋況之，其字乃就。」　紀昀評：此句究不甚妥。

《**殘臘**》《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方回評：五、六壯麗。　紀昀評：三、四有唐人意，五句勝於六句。

《**冬日感興十韻**》《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方回評：「三壬」、「二豎」、「秋門」、「夜店」、「舊壁」、「遺簪」，皆工之又工。　馮舒評：妥貼。　陸貽典評：「秋門」，未知何出，俟查。　紀昀評：此詩佳在沉鬱悲壯。徒以字句之工求之，失之千里矣。　起四句比也。五、六，此種入法，非老筆不能。　結亦比也。　收得滿足之至。　查慎行評：「三壬」出《三國志・管輅傳》：「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驗。」劉賓客詩：「鑒容稱四皓，捫腹有三壬。」已先用之矣。　許印芳評：結亦比，謂第八聯。

《**初寒獨居戲作**》《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方回評：稍涉變體。新異。　紀昀評：放翁詩難于能變。　無名氏（甲）評：此詩甚高，何以謂之變體？

《**冬晴日得閑游偶作**》《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方回評：五、六天成。　紀昀評：此亦太現成，遂開習調。　無名氏（甲）評：放翁詩稍近雄深者爲妙。此三首亦淺狹，非其善者。

《**冬晴閑步東村由故塘還舍**》《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方回評：五、六善用事，「蟹椵」一句新。　紀昀評：清圓可誦。　「椵」字據《太平廣記》應作

「斷」。《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引盧世㴶評：瑣事，寫來亦新緻。又引祖應世評：一路細細領略，淺躁人安能有此？

《十二月八日步至西村》《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方回評：三、四古淡，五、六集句體，亦天成也。馮班評：五、六直用兩句，亦妙。查慎行評：第五句老杜成語。紀昀評：五杜工部句，六韓吏部句。

《晨起》（晨起懶梳頭）《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四方回評：五、六下二字眼工。馮舒評：晨暫起，如何覺日長？紀昀評：平正。

又（晨起梳頭雪滿膺）《縣齋詩談》卷五：「浮名何足欺橫目，眞樂聊須付曲肱。」以「曲肱」對「橫目」，卻不覺腐，此是配色帶攜得好。吾師謂之「一子成佛，九祖昇天」，蓋指此等法也。予師戴夏嘗誦放翁兩句云：「倦遊甚矣吾衰也，從政於今久殆而。」剪裁成語，又是文章語助，煞腳妥確停勻，竟如天造地設，似石乳滴成羅漢，蚌珠生就觀音，世間自有此種神奇祕妙之物。若苦苦學他，也不得。

《小舟過吉澤效王右丞》《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五方回評：五、六可謂得句。馮班評：新潤不如右丞。欲效其天然，更覺費力。紀昀評：三、四別有自然之味，勝于五、六。前六句神貌俱似，末二句貌亦不似。「村」與「烟火」有關照。「汀」字未是矣。許印芳評：次聯不黏。《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不必似王，自饒清致。《批校劍南詩稿》卷三七吳焯評：絕似王、孟。

《五鼓不得眠起酌一杯復就枕》《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五方回評：第六句新。馮班評：題好，詩意未醒。查慎行評：第六句本大蘇「手香新喜綠橙搓」來。紀昀評：六句細瑣之甚，雖新而無意味，虛谷此等議論最誤人。

《夜雨》《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五方回評：五、六氣壯，以第六句喚醒第五句也。查慎行評：「佩壺」字本于牧之。紀昀評：清而太弱，剩而不留。第七句「動」字不妥。

《次韻范參政書懷》《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范成大《丙午新正抒懷》方回評：此詩十首，陸放翁皆次韻，然不在丙午年，在淳熙己酉禮部去國之後，亦不言新正意，度是追和。有云：「此身顚仆應無日，諸老彫零不計年。」又云：「百年過隙古所嘆，衆口鑠金胡不歸？」放翁宣和乙巳生，長石湖一歲。佳句尤多。紀昀評：「佳句尤多」應在「度是追和」句下，方順。

《辛酉冬至》《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放翁宣和乙巳生，嘉泰元年辛酉年七十七矣。三、四平穩有味。馮舒評：次聯畢竟除夕，穩。馮班評：次聯以下只是歲旦詩。紀昀評：宛丘二詩之中夾放翁一首，編次太無倫理。五句欠鍊。

《己酉元日》《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放翁解嚴州後歸鏡湖，尋入爲禮部郎，淳熙十五年戊申，明年己酉元日，以思陵服中免賀，放翁年六十五矣。「桃符」、「椒酒」，此聯後又嘗用之。是冬翁竟去國，晚節乃爲韓平原一出。馮班評：放翁集多重用句。紀昀評：作香山體，太率易。結與五、六不貫。

《甲子元日》《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嘉泰四年甲子，寧廟在位十一年，放翁年八十，屢見米賤年豐，眞福人也。第五句最好。紀昀評：題中「歲」字有何關礙，而刪之、注之？如此滑調，又無端夾一僻字，殆不可耐。

《清明》《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三、四悽愴，第七句最好，景聯亦平熟。紀昀評：三、四極佳，然太襲香山「齊雲樓」句。

《上巳》《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此放翁八十歲時詩，亦豐碩。紀昀評：「低垂燕」三字欠妥，四句亦欠鍊。塞白之作，毫無意致。觀虛谷所評，亦不甚滿，姑以備類耳。凡選詩分類，往往有此種牽就也。

《新年書感》《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嘉定二年己巳，放翁年八十六。此詩全未覺老耄，數日前自注謂：「大兒新年六十二，仲子六十，季子亦近六十。」亦可謂稀有矣。是年放翁卒。查慎行評：佳話，古今稀有。紀昀評：三、四意自沉着。無名氏（甲）評：古詩：「子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畜畜」，耕讀俱可用，即昌黎所云「經訓乃畜畜」也。許印芳評：「子」字、「年」字俱複。

《人日雪》《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放翁卒于是年之冬，年八十六，嘉定二年也。「蛇年人日」，亦亞于東坡之「鬼門人日」與唐子西之「天時人日」，三聯皆佳。子西有詩云：「非賢幸脫龍蛇歲，上聖猶憐蟻虱臣。」放翁亦暗合。馮舒評：只一句出雪，自妙。紀昀評：三、四不自然，餘亦平平。無名氏（甲）評：歲逢龍蛇，不利賢者，鄭康成卒。

《臨安春雨初霽》《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據《劍南集》編在嚴

州朝辭時所作，翁年六十二歲。《劉後村詩話》乃謂妙年行都所賦，思陵賞音，恐誤，當考。馮舒評：光景氣韻，必非少年作。查慎行評：五、六湊泊，與前後不稱。紀昀評：格調殊卑，人以諧俗而誦之。《歸田詩話》卷中：陳簡齋詩云：「客子光陰書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陸放翁詩云：「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皆佳句也，惜全篇不稱。《詩藪》外篇卷五：宋人語如【略】「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之類，時咸膾炙，不知已落詩餘矣。《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頷聯圓轉，脫口而出，一涉湊泊，失此語妙。又引盧世淮評：三、四有唐人風韻。《宋詩精華錄》卷三陳與義《懷天經智老因以訪之》：視放翁之「杏花」，氣運倜乎遠矣。

《秋雨》《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紀昀評：「豪吞」二字不雅。

《秋雨北榭作》《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此嚴陵郡圃也。三、四極工而活。紀昀評：亦是平調。此近人所學之《劍南詩》也。

《春雨》《倚欄正爾愛斜陽》《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于梅、柳、蝶、鶯四物形容雨意，亦細潤。紀昀評：未免凡近。

《雨》《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工而潤，亦如小雨云。紀昀評：空運，卻佳。許印芳評：「不」字複。《歷代詩發》卷二七：洗刷殆盡，而意味正自濃深，故不可及。

《久雨》《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方回評：三、四奇崛。紀昀評：三句拙而陋，五、六亦俚。

《小雨初霽》《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七紀昀評：純用平調，效之易入空腔。

《醉中作》《宦游三十載》《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九方回評：三、四天生對偶。馮班評：第四句亦要斟酌。馮班評：用杜詩，應有所刺。查慎行評：三、四俱用杜，亦緊頂舉步看人意。紀昀評：後四句太快。

《小飲梅花下作》《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九方回評：第二句舉世無對。紀昀評：白體。次句云云，此正放翁之病。蓋太多，則不能盡有深意，而流連光景之詞，不能一一簡擇。膚淺草率之篇亦傳，令人有披沙揀金之嘆。所以品格終在第二流中。

《六日雲重有雪意獨酌》《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九方回評：三、四善斡旋，有味。紀昀評：三、四是眞正宋調，然究是詩中一種，不得以外道目之。先寫情，後入題，運筆有變化，語亦圓潔，不得以平調廢之。查慎行評：尾用翻案語，雋。

《小圃獨酌》《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九查慎行評：三、四淡雅。紀昀評：此嫌頹唐。

《對酒》《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九紀昀評：亦復姿逸。結即子美「廣廈」、樂天「大裘」意。後半氣脈自闊大，惟六句複一「虎」字，是微瑕。「蟹」、「牛」、「虎」字雜用礙格，亦一瑕。《歷代詩發》卷二七：始終極頌酒德，亦是放翁寄託之詞。《昭昧詹言》卷一二：神韻似六一。

《醉中自贈》《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九方回評：放翁此五詩皆新異。紀昀評：有圓熟者，有老健者，皆不得謂之新異。查慎行評：「欠壬甲」，語出《三國志・管輅傳》。「憎斗牛」，用昌黎詩。無名氏（甲）評：相術：背有三甲，腹有三壬，方得壽考。韓文公、蘇東坡生命俱值斗牛箕，雖榮顯，亦遭險坎。

《梅花》（家是江南友是蘭）《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放翁詩至萬篇。七言律梅花詩三十餘首，今選取中半，凡十五首。總評于後。紀昀評：此種又恨甜熟。《批校劍南詩稿》卷三吳焯評：字字皆梅花知己。

《十一月八夜燈下對梅獨酌累日勞甚頗自慰也》《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第五句費解，六句眞不可解。

《十二月初一日得梅一枝絕奇戲作長句今年於是四賦此花矣》《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查慎行評：五、六妙不可言，惜前後不稱。明高青丘《梅花》詩翻出新奇，皆從此二語脫化。陸庠齋評：五、六迴出林氏之上。紀昀評：第一句未能免俗。第二句太獷。三、四極用力。後四句太甜熟，便有俗韻。《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梅花詩最爲難工，中四語頗有逸致。《昭昧詹言》卷二〇：骨冷神清，是詩家寫魂妙手。

《荀秀才送蠟梅十枝奇甚為賦此詩》《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馮班評：好在不黏。紀昀評：淺而率，五、六尤不成語。

《樊江觀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馮班評：不刻畫，所以好。紀昀評：前四句平平。結拓開，卻好。然細味乃似海棠，此在神思間，不在字句間也。

《梅花四首》一（老厭紛紛漸鮮歡）《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結

入俗調。

又二（月地雲階暗斷腸）《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馮班評：妙。　首句四字用得切。　句句妙。　紀昀評：起二句太卑靡，餘自可觀，結亦別致。馮氏激賞「月地雲階」四字，不可解。此四字見牛僧孺《周秦行記》，與梅何涉？

又三（玄冥行令肅冰霜）《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馮班評：第三句新。　紀昀評：此二詩俱粗淺。《載酒園詩話》卷一：陸務觀《梅花》詩「屑玉定煩修月戶」，亦用「修月」事，語卻佳，以玉與梅花同白，比擬便有情也。然「堆金難買破天荒」卻俗。

《漣漪亭賞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通體平平。五、六刻意擺落色香套語，而「苦節」、「高標」四字露出，轉欠渾融。再加鎔煉，當更佳。結不成語。

《射的山觀梅》一《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查慎行評：第四名句，難對。　紀昀評：第四句好，六句「化衣」字無着，結二句宋氣亦重。

又二《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　紀昀評：三、四湊，對不佳，餘亦濫調。

《園中賞梅》一《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馮班評：起劣。　紀昀評：五、六凡近。

又二《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馮班評：首句太重。　紀昀評：「行遍茫茫禹畫州」，此種腐字，不稱此題發端。第五句太著迹，不及對句。末亦好。

又三《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馮班評：落句亦是楊花語。　紀昀評：純是傖父面目。結太腐氣。

《雪中二首》一《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紀昀評：中四句平頭。

又二《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前篇中四句不勝其工，末句尚不放過，更着餘工，可喜也。後篇亦可取。　紀昀評：後篇較淺薄。　前首中四句似是深雪瀰漫，而此首乃云「雪不成花」，未喻其故。

《小雪》《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此詩五、六善斡旋。　紀昀評：後四句以剡溪、灞橋二事串合點逗，卻有致。虛谷以爲斡旋，非是。　查愼行評：四句用兩事，化舊爲新。

《大雪月下至旦欲午始晴》《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紀昀評：前四句太易，五、六體物俗格。

《雪》（瘴癘家家一洗無）《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淳熙十四年丁未，放翁守嚴州，時年六十三矣。「花壺」、「衣焙」一聯，雪天之室中事也。「積松」、「壓竹」一聯，雪天之林間事也。其工密安排如此。　紀昀評：首句「家家」二字不妥，未必家家患瘴癘。三、四與起二句不接，格亦俗。五、六格不高，而寫狀甚肖。

《作雪寒甚有賦》《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律熟。　紀昀評：病在太熟，便成滑調。　馮舒評：「老人別有超然處」，嚼了飯。

《雪》（但苦祁寒惱病翁）《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起句奇峭，三、四壯浪。　紀昀評：四句尤佳。「觴」、「樽」複。　許印芳評：「年」字複。「號」，平聲。「松醪」，本作「羽觴」。紀批云「觴樽意複」，故爲易之。　「觴」，酒杯也。

《雪》（平郊漫漫覺天低）《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三、四新。　紀昀評：五、六笨。

《大雪》《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中四句不用事，只虛模寫，亦工。　紀昀評：後四句風骨崚嶒，意節悲壯，放翁所難。結得酣足。　許印芳評：此種是放翁眞面目，其才力富健，爲之殊不費力，何足爲難？但因篇什太多，圓穩者居十之六七。虛谷此書，識量淺陋，又多選其圓穩之作，故曉嵐以此爲難耳。《老生常談》：又如陸放翁《大雪》一首云：「大雪江南見未曾，今年方始是嚴凝。巧穿簾罅如相覓，重壓林杪似不勝。氈屋擲盧忘夜睡，金羈立馬怯晨興。此生自笑功名晚，空想黃河徹底冰。」放翁當南渡後，忠憤之氣，時時溢於毫楮間，此詩其一見者也。若使他人爲之，則沒味矣。

《雪中作》一《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中四句皆用雪事，不妨工緻。　紀昀評：有寓意，則用事不冗。五、六各有所指，而互襯出末二句。　許印芳評：用事能按切身世，方無塗飾堆砌之病。又須語脈聯貫，不可雜湊添設。此詩三、四，于放翁身世雖不相涉，而「作賦遊梁」與領史局之事闇合，「銜枚入蔡」與取中原之志闇合。五、六脫開說，而「屬國」句與「入蔡」句相關照，「翰林」句與「遊梁」句相關照，妥帖而細密，此等可爲用事之法。末句「青鴛」謂屋瓦，「玉」謂雪。此詩通體精警，故曉嵐全加密圈。　「強」，去聲。「項」，上聲。

又二《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富麗。　紀昀評：此淺俗，非富麗也。　第四句太率易，七句「鼎來」字腐。

《**夜中步月**》《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二方回評：放翁詩萬首而月詩少。別有《十月十五夜對月》詩云：「重露滴松蘿，高風吹鶴聲。」亦佳。　紀昀評：何不錄之？　殊嫌平近。　馮班評：佳極。上半清妙。

《**題齋壁**》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紀昀評：亦粗疏，亦頹唐，殊不足取。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紀昀評：亦太率易。　無名氏（乙）評：字字樸古，不朽之盛事。

《**自述**》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查慎行評：須知憂懼中大有事業在。　紀昀評：此又太腐。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紀昀評：四句費解，亦不雅。結二句有味。

又三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紀昀評：「頤生」二字有何可圈？結太盡，亦太淺。

《**書適**》《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放翁老壽，爲近世詩人第一。其「閒適」之詩尤多。姑選此五言六首。每首必有一聯一句佳。「山果啼呼覓」，老翁不應亦「啼」，當作「號呼」。　馮班評：「號呼」亦未穩。　第三句不妥。　紀昀評：每以一聯一句之佳而取詩，此書所以終非正派。　太俳傷雅。

《批校劍南詩稿》卷四三吳焯評：可以爲法。

《**幽事**》《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五、六眼前事耳，能道者不妨自高於人，有工無迹。　紀昀評：五、六自佳，結太落套。

《**茸圃**》《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竹醉」、「柳眠」一聯極工，五、六辨析名物尤奇。　馮舒評：結草草。　馮班評：此詩神氣不完，太碎雜。「柳眠」貧對而不切茸圃。　紀昀評：後四句任意頹唐，殊非詩格。虛谷以爲奇，好求小巧之過也。

《**幽事**》《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三、四犯陳後山「織竹護鷄孫」之聯。然「龍孫」畢竟換一物，亦可也。　馮班評：「織竹」不如「插槿」。　紀昀評：曲爲之說。　「閒適」詩易入頹唐一路，此妙不頹唐。

《**北檻**》《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三、四已佳。五、六以「灶」、「開」字爲眼，卻便覺佳。　馮舒評：此用事常道，何眼之有？　紀昀評：卷自當云「開」，香自當云「灶」，此二字如何是眼？不可解。　「物自芳」三字腐。

《**登東山**》《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放翁詩萬首，佳句無數。少師曾茶山，或謂青出于藍。然茶山格高，放翁律熟，茶山專祖山谷，放翁兼入盛唐。　紀昀評：此評確。　太近頹唐。　馮班評：五、六乃放翁口舌語也。若前石湖結句，最近人情。　無名氏（甲）評：韓擒虎將終，曰：「生作上柱國，死爲閻羅王，足矣。」

《**題庵壁**》《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白樂天有云：「身兼妻子都三口，鶴與琴書共一船。」尤佳。此亦小異而律同。　查慎行評：梅妻鶴子，何妨算口，泛宅浮家，故可作鄰。若移他用便非。與香山詩句法不殊，而鍊句用意自別。　許印芳評：三、四雖襲香山語，而變化得妙，故曉嵐取之。首句「霜」字，本作「雪」，與五句犯複，次句本作「君恩乞與自由身」，「身」字與三句犯複。且措語太空，未能爲中後伏脈，故易之，易作「衰髮蕭疏霜滿巾，君恩許住鏡湖邊」。惟中間四用數目字，不能改換耳。「幷」，平聲。

《**山行過僧庵不入**》《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詩不但豪放高勝，非細下工夫有針線不可，但欲如老杜所謂「裁縫滅盡針線迹」耳。此詩題目甚奇，「山行」是一節，「過僧庵而不入」又似是兩節。「垣屋參差竹塢深」，只此一句便見山行而過僧庵，及過僧庵而不入矣。「舊題名處懶重尋」，即是曾遊此庵，而今懶入矣。「茶爐烟起知高興」，此謂不入庵而遙見煮茶之烟，想像此僧之不俗也。「棋子聲疏識苦心」，則妙之又妙矣。聞棋聲而不得觀其棋，固已甚妙，于棋聲疏緩之間想見棋者用心之苦，此所謂妙之又妙也。過僧庵而不入，盡在是矣。「淡日」、「殘雲」下一聯及末句結，乃結煞「山行」一段餘意。前輩詩例如此，須合別有擺脫，老杜《縛鷄行》、山谷《水仙花》一律皆然。此放翁八十五歲時詩也。　馮舒評：詩妙，評亦妙。如此說詩，方君亦匡鼎矣。以余論之，嬾而不入是一篇主意。三、四是不入光景，以下四句卻又是因天晚而不入，與第二句破題裂開矣。落句又斡旋補出晚景，大爲費力，不如第二句併出天晚，方爲天成無縫衣。只此句尚有可商。然此非深于詩者不知，吾恐解人之難索也。　馮班評：第二句怯，去「懶」字方有力。　第二聯，不入只爲日晚。下四句汲汲補題，俱爲破題「懶」字所累，意晦而不得出。然此詩亦絕妙矣。「懶」字喚不起第二聯。　紀昀評：此自人人共解，不必如此細評。　虛谷謂「前輩詩例如此，須合別有擺脫，老杜《縛鷄行》、山谷《水仙花》一律皆然」，此評是。　三句「高興」字湊，四句亦小樣，結卻有致。　「知高興」，「識苦

心」，何以又「懶重尋」？此未免不聯貫。　許印芳評：首句點僧庵，次句點不入，三、四從不入轉身，言身不入庵，心卻想像庵中之人。曉嵐前評呆講字句，謂不聯貫，非也。茶酒皆可言高興，不得云湊。此二句從窄處細摹神意，庵內、庵外，兩面圓到，乃一篇之警策，亦不得加以「小樣」之名。後半找清山行。「寒日蕭蕭」，原本「淡日暉暉」，語未融洽。「山」字，原本「川」字，未免夾雜，愚皆易之。

《閑中書事》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馮班評：余二十時作兩句，與此次聯一字不差，乃知古人有偶然相同，非盡偷句也。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慶元乙卯，寧宗新元除罷，史可考也。　紀昀評：二首太淺易。「玉麈」、「銅蟾」有何佳處而圈之？　馮班評：落句含蓄。

《小築》（放翁小築寄江郊）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猩猩酒」、「燕燕巢」，公兩用之，誠爲佳句。　紀昀評：「猩猩」對「燕燕」，白詩已先用之。　格調太平。

《窮居》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窮居而思「萬間」、「千乘」，不得志之言也。然彼得志者，又何如哉！　紀昀評：亦是習逕。

《西窗》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此詩尾句好，所以不可遺。　馮班評：起好。　紀昀評：七句太露骨，併結句亦少味。　無名氏（甲）評：「寒具」，即油果類。桓玄陳法書名畫，客手汙之，于是不設寒具。　懷素論書有「折釵腳」，言其勁也。

《耕罷偶書》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四句四事皆巧對。　許印芳評：是工，非巧。　紀昀評：格力甚遒。放翁原非盡用平調，而選者多以平調取之，遂減放翁之聲價。五、六似爲韓佗胄作《南園記》而發，語自沉着。

《小築》（小築湖邊避俗囂）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子午谷」、「丁卯橋」亦巧。　紀昀評：亦小樣。　平淺無味。

《過鄰家戲作》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三、四陶、韓語，工。　紀昀評：平而不庸。　「比鄰」之「比」，平仄兼讀。

《簡鄰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自訟」、「分司」雖戲語，下一聯又自好。　紀昀評：亦無深味。總之作詩太多，便無許多意思，只以熟套換來換去，此放翁一生病根。

《戲咏閑適》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查慎行評：三、四對句，出人意表。　紀昀評：純是窠臼。末句未詳。

《閑中頗自適戲書示客》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縱說橫說，爛熟。　紀昀評：爛熟正是大病痛。「臉常紅」三字不雅，次句大率，三、四調不大雅。　馮班評：俗而不套。

《幽居述事》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四詩皆八十歲之作，脫灑奇妙。　馮班評：八十翁而賦詩清灑如此，古今亦少其儔。若曰奇妙，似過矣。　紀昀評：四詩純學香山。第二首、第三首又間以打油諢語，更不足觀。惟第四首稍可，然亦放翁自套。《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清雋絕倫。

《杜叔高秀才雨雪中相過留一宿而別口誦此詩以送之》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此金華杜旃也。杜旃其同氣，俱登科，有詩名。旃至端平從官。　查慎行評：三、四寒氣逼人，卻成奇警。　紀昀評：後四句凡近。《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用「徙」字，新異可喜。

《送陳懷叔赴上皋酒官卻還都下》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兩聯皆佳。　紀昀評：五、六勝三、四。　五、六深婉。　無名氏（甲）評：丞相丙吉出，馭吏大醉，吐其茵。

《送任夷仲大監》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放翁詩似此瘦健者少矣。　紀昀評：不甚塗飾耳，亦非瘦健。　「後」字複。

《書憤》（白髮蕭蕭臥澤中）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二方回評：悲壯感慨，不當徒以虛語視之。　紀昀評：此種詩是放翁不可磨處。集中有此，如屋有柱，如人有骨。如全集皆「石研不容留宿墨，瓦瓶隨意插新花」句，則放翁不足重矣。何選放翁詩者，所取乃在彼也？　無名氏（甲）評：滴博山在蜀西邊。皐蘭山在今蘭州，即霍去病初逐匈奴處。　許印芳評：前二評皆允當。二詩皆五、六拓開，七、八兜裏。其語皆悲而壯，昔人所謂作驚雷怒濤，不作凄風苦雨者。放翁生當南渡偏安之際，有志北伐，至死不變，其復讎雪恥之心，時時發露于詩。【略】此篇外，書憤之作，不一而足。虛谷所選二篇，同題合編，【略】實非一時所作。「自」字複。

《遊山》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三查慎行評：「蟬聲集古寺，鳥影渡寒塘」，少陵句也。放翁熟於杜律，不覺屢犯。　紀昀評：「馬影」入詩極生，如作

「人影」便好，又恐是「烏影」之訛，再校。「歸遲」有何可恨，而云「不敢」？此句太着迹。　淇評：次聯直是蹈襲杜句。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三方回評：所點兩聯，前一聯眼前事耳，而詩家自難道，後一聯卻易道也。學者自當審知。　紀昀評：未見得難道。出手太易。　馮班評：第二句太直。　查慎行評：第六句杜詩，「固」作「亦」。

《巢山》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三方回評：第二句好，五、六工。　紀昀評：亦常語。　竟似姚武功作，不似劍南本色。五句不自然，六句又太熟爛。虛谷以爲工，何也？　無名氏（甲）評：放翁氣局自勝四靈，又無江西粗野之態，在南宋應推作家矣。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三方回評：「雙不借」、「一軍持」，詩家多相犯，不可蹈襲。第七句好。　紀昀評：此評是。七句刻意擺脫，然亦是小樣範。前半皆說深山之客，五、六二句上下俱不貫。　馮班評：平舊。　查慎行評：三、四放翁偶拈此六字作對，近日詩人好用此替身字眼，固是下乘。能知詩料非此之謂，則詩道進矣。

《贈童道人蓋與予同甲子》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七紀昀評：作「吳體」，亦不免弱，然自疏散有致。

《贈徐相師》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七方回評：後四句曲盡近時術士窮態，三、四亦好。　馮班評：三、四江西語也，五、六畫出相師。　查慎行評：世傳相書始于許負。　紀昀評：第三句用李翺「心如椰子大」事，然去一「心」字，是使君身如椰子大矣，殊爲未妥。四句亦太激。後四句是嘗非贈。　無名氏（甲）評：椰樹出廣東，形甚高大。張蒼爲丞相，肥白如瓠。

《贈傳神水鑒》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七方回評：中四句皆佳，時在史局。　查慎行評：老杜「何年顧虎頭」一首，宜入此類。　紀昀評：前半亦是習語。後半猶有作意，未至俗濫。　無名氏（甲）評：青竹炙汗而書，乃不蠹，故云「汗青」。

《孤學》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九紀昀評：三、四太腐。　無名氏（甲）評：東方朔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泰階即三台，凡六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下階爲庶人。

《寓嘆》（俗心浪自作芬絲）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九紀昀評：三、四淺而不俚，五、六則庸鈍之筆矣。

《寓嘆》（人生各自有窮通）　《覯齋詩談》卷五：「裹馬革心空許國，不龜手藥卻成功。」折腰句法。

《後寓嘆》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九方回評：前詩三、四佳，後詩六句豪俊。嘉泰二年癸亥，放翁年七十九，在朝。查慎行評：句句鬬簨，字字合拍，可見胸中有書。　紀昀評：此當爲韓侂胄議北伐時所作。五、六最沉着而曲折，言志士本不忘復仇，但少年恃氣輕舉，則可慮耳。末句言他日時事變遷，我老猶當及見之意。　無名氏（甲）評：小虎生三日，氣可吞牛。薊子訓撫灞陵銅人，嘆曰：「適見鑄此，已五百年矣。」　許印芳評：「要」，平聲。「於菟」，音烏徒，虎也。「銅狄」，銅鑄大人也。《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引吳喬評：此當有後進妄生長短，如韓君在夷門也。《昭昧詹言》卷二〇：收意沈痛。《詩擬議》：陸務觀《後寓嘆》詩：「千年精衛心平海，三日於菟氣食牛。」紀曉嵐謂此當指韓侂胄議北伐時作，言志士不忘復仇，但少年輕舉，則可慮耳。光第按，《楚辭・哀郢》：「憎慍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慷慨。」朱注：「君子之慍惀，若可鄙者，小人之慷慨，若可喜者，惟明者能察之。」陸詩之意，頗與相合。

《初歸雜詠》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九紀昀評：此首淺而有韻。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九方回評：此翁七十九歸老詩。　紀昀評：此首較贅，語意亦粗。

《龜堂獨坐遣悶》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九紀昀評：此首亦粗。　無名氏（甲）評：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未除，自卧大床，坐人於座下。

《遣興》（莫笑龜堂磊塊胸）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九紀昀評：起二句調太熟滑。結得脫灑。　無名氏（甲）評：此井始於老子，亳州，其後列仙多有之。玉霄宮，道士修眞之所。

《書齋壁》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九紀昀評：亦太頹唐。　次句俚。

《雜興》（散髮林間萬事輕）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九紀昀評：五、六淺直。　無名氏（甲）評：祖逖聞鷄起舞，云「此非惡聲」。

《書興》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九方回評：翁是年有詩云：「老出鄉閭右，貧過仕宦初。」亦佳句。蓋已八十四矣。　紀昀評：三、四太現成，五、六太粗直，此晚境頹唐之過。

《遣興》（幾看人間歲月新）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九查慎行評：「書錦」亦能爲崇，胸次高出尋常。　紀昀評：全似香山。「崇」字粗鄙。　《宋金三

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沈德潛評：有道之言。白樂天云：「雉翳龜焦緣有用，不聞金彈中沙鷗。」同一高見。　又趙翼評：（「留病」四句）都是翻舊爲新。

又（侯印從來非所圖）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九馮舒評：如此用事，山谷遺殃。　馮班評：第二句如何要喚鬼？　紀昀評：亦滑調。　次句何故用此怪事？

又（家住城南剗曲傍）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九方回評：五、六好議論。　紀昀評：此較雅飭。　無名氏（甲）評：王績隱居東皋。

《哭閑孫》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一紀昀評：此種題目無處見工，悲亦窠臼，曠亦窠臼。

《寄二子》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一紀昀評：頹唐之筆。　無名氏（甲）評：高祖罵婁敬：「齊虜以口舌得官。」

《嚴州贈姜梅山》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放翁爲嚴州，姜特立在婺，以詩寄之，故有此作。五、六佳。　紀昀評：亦應酬凡近語。　又姜特立《和陸放翁見寄》紀昀評：疏爽，勝放翁贈詩。　許印芳評：放翁贈詩末云：「彈壓風光須健筆，相期力斡萬鈞回。」此詩末聯正答其意。

《寄姜梅山雷字詩》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三、四乃教人作詩之法。不可強揜，必有本者如是。　紀昀評：其理甚是，而其句不佳，所謂酸餡氣也。　無名氏（甲）評：「淨社」，即白蓮社，晉僧慧遠與宗炳、雷次宗結社於此。

《追憶發解舊事》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三陳師道《送王元均貶衡州兼寄元龍二首》馮舒評：古人用二故事作對，辭意必相屬。宋人每每各開用，即如放翁「國家科第與風漢」之聯，亦是決落格，決不成文法。而黃、陳專以爲妙，方君又亟賞之，何怪本朝七子痛罵之也！　《艮齋雜說》：鈍翁嘗言律詩對仗，須以經對經，史對史，以漢對漢，以唐對唐。予偶舉放翁詩「國家科第與風漢，天下英雄惟使君」，一爲魏武帝語，一爲仇士良語，時代既殊，雅俗亦別，鈍翁方學放翁，故以此詰之，汪無以答。　《小匏庵詩話》卷一：以左司諫成語入律句，而對仗天然，不涉俳體者，莫如陸放翁「國家科第與風漢，天下英雄惟使君」、吳師道「丈夫不學曹孟德，生子當如孫仲謀」兩聯。

《病中作》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四方回評：三、四渾成。　紀昀評：三、四點綴好耳，虛谷以爲渾成則非。　馮班評：末句湊。　《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趙翼評：（「家爲」二句）老人光景。

《卧病雜題》四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四方回評：元注：「久病，家人作粥遂佳，蓋朝夕常爲之也。又有山僕本不識字，因久合藥遂能寫藥方，類大編。」予謂白樂天「婢能尋藥草，犬不吠醫人」，放翁此聯亦近之。「久雨得窗光」，尤爲佳句。「經年」，亦作「經秋」。　馮班評：亦不及白。　紀昀評：二詩皆無好無惡。

又五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四方回評：五、六古淡有味。此放翁八十六歲時詩。　紀昀評：一涉窮苦酸楚，便云「古淡」，純是習氣。

《病中示兒輩》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四方回評：此放翁易簀前倒數第三詩也。其臨終之詩曰：「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嘉定二年己巳冬也。先是臘月五日脫去左車第二牙，亦有詩。其卒之日候攷。蓋年八十有六，生于宣和七年乙巳。後生讀此選詩，不可以病爲忌、死爲諱。《書》之《洪範》曰：「考終命。」《禮》之善頌曰：「哭于斯。」乃人生之終事也。得如放翁八十有六者，世有幾人哉？　紀昀評：三、四不甚了了，與上下文不貫，句亦不佳。

《病愈》（倦榻呻吟每自哀）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四方回評：此亦慶元四年戊午時詩。　馮舒評：末句犯「折花」。　紀昀評：此首淺滑。　次句笨。

《小疾兩日而愈》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四方回評：不着「行路笑形模」一句，則引「椰子」、「瓠壺」兩句不來，此足見詩家手段。放翁是年八十二，開禧二年丙寅也。明年而侂胄敗，放翁猶健也。　馮舒評：此章法也，唐人無不如此，高者且不必如此。詫爲詩家手段，殊不然。　紀昀評：此評是。　格調太平，放翁習逕。三句「身」字不妥。

《陳阜卿先生爲兩浙轉運司考試官時秦丞相之孫以右文殿修撰來就試直欲首選阜卿得予文卷擯置第一秦氏大怒予明年既顯黜先生亦幾陷危機偶秦公薨遂已予晚歲料理故書得先生手帖追感平昔作長句以識其事不知衰涕之集也》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五方回評：此謂秦塤也。選此詩以見老檜之無識，放翁下第以此。　馮舒評：如何說他無識？　第三句只是宋。　馮班評：江西派。　次聯江西法也。　紀昀評：選詩非記事。檜之無識，不待此詩始見。安可不問工拙，但以題目取之？　三句用劉賁事切而不雅。凡用事

不切，不如不用，切而不雅，亦不如不用。第五句亦率易，六句又太激。　何焯評：雖見宋派，卻能以古人語爲己用者，不愧坡公。《宋詩精華錄》卷三：讀末句，眞感慨由衷之言也。

《雪夜感舊》《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五紀昀評：後四句沉着慷慨。六句逆挽有力，「那信」二字尤佳，若作「誰料」便不及。「兩當」，地名，借對「三折」。　無名氏(乙)評：頗昂藏崱屴。　許印芳評：第六句逆挽，筆法固佳。第五句橫插，筆法尤佳。蓋前四句追叙舊事，筆勢平衍。五句橫空插入，寫眼前心事，便覺陡峭。拘窘呆鈍者不解如此用筆，亦不敢如此用筆也。六句挽到舊事一邊，兜得最緊。曉嵐謂「那信」若作「誰料」便不及，此論微妙。蓋「料」字虛，「信」字實，「料」是事前揣度，「信」是經事之後追憶事前，較「料」字深而有力。「誰」字嫩而輕，「那」字老而重，亦較「誰」字有力。凡詩中字眼，有講義大概相似而用來頓分優劣者，此類是也。用之而優者，又有天然合拍之妙，其所以合拍之故，可以意會，可以神悟，而不可以言傳。非于古人章句涵泳純熟，于古人門徑經歷甘苦，亦不能意會神悟，此詩之所以難言也。七句「綠沈金鎖」，是言舊物。「俱塵委」，是言眼前光景。八句點題，收拾通篇。此等結法神力絕大，勿以尋常視之。　「綠沈槍」、「金鎖甲」，語本杜詩。　「當」字複。

《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調極清和。頷聯斷句工緻可愛。　又引吳喬評：放翁壯時，有志經世，故有「晚歲猶思事鞍馬，當時那信老耕桑」之句。　《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趙翼評：俯仰今昔，情見乎詞。

《憶昔》(憶昔從戎出渭濱)《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五紀昀評：「憶昔」順起，唐人多有之。然此調入手易率，賴五、六一宕一折，方不萎弱。三、四平鈍。結句偶用後山。

《感昔》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五紀昀評：三、四亦感慨豪宕。此種題易於着語，但筆力足以運之，即能出色。　無名氏(甲)評：劉先主殺異己者，謂如蘭芝當門，不得不鋤。　許印芳評：首句借對。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五紀昀評：結得不盡。　無名氏(乙)評：腹聯和平竦聽。　許印芳評：前詩和平，不愧詩人之筆。後章三、四老橫，上句古調，下句拗調。凡平調中參拗調一聯，乃是常格。此則拗調以古調作對，爲變格也。　「過」，去聲。

《夢蜀》《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五方回評：體熟語麗。　紀昀評：夢起覺收，布格太平，遂令豪語俱爲減色。　無名氏(甲)評：郫縣出名酒，謂「郫筒酒」。蓋以大竹筒貯之，更置于甕。

《贈道流》《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八馮班評：「掃」字欠穩。　紀昀評：此較清整。

《湖上遇道翁乃峽中舊所識也》《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八紀昀評：通體淺滑之甚。　起句太粗野。

《秋雨排悶十韻》《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引方回評：字字工穩。

《雪後尋梅》《梅磵詩話》卷下：近世陸放翁《雪後尋梅》詩云：「幽香淡淡影疏疏，雪虐風饕亦自如。自是花中巢許輩，人間富貴不關渠。」意高語爽，眞不苟作。

《沈園》(夢斷香消四十年)《隱居通議》卷一一：荆公《題永慶寺雩遺墨後》云：「遺骸豈久人間世，故有情鍾未可忘。」陸放翁題沈園云：「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泫然。」二詩皆懷舊感愴之意，而陸失之露。《歸田詩話》卷中：陸放翁晚年過沈園二絕句云：「【略】」詩意極哀怨。初不曉所謂，後見劉克莊《續詩話》，謂翁初婚某氏，伉儷相得，而失意於舅姑，竟出之。某氏改適人，後遊沈園，邂逅相遇，翁作詞有「錯錯錯」、「莫莫莫」之句，蓋終不能忘情焉爾。　《七修類稿》卷三四：讀《北夢瑣言》，唐江、淮間，有妓徐月英，其送人詩云：「惆悵人間事久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中水，忍照鴛鴦相背飛。」似陸詩之意本此。　《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引張完臣評：又深一步，其痛愈深。　紹興郡刻本題下注：「此放翁憶其前妻作也。妻以失歡於姑被遣，後於沈園見之，未幾下世。翁再游此地，追感賦詩，凄苦不忍多讀。」

《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沈德潛評：放翁妻不諧於姑，姑出而嫁之。年既老，復遇於沈園，因成此詩。　又趙翼評：復遇於沈園，殆不勝情已，賦詩誌痛，所謂「傷心橋下春波綠，曾見驚鴻照影來」也。此詩則其妻死後，放翁再至沈園，觸目追感之作，非相遇時也。　《宋詩精華錄》卷三：無此絕等傷心之事，亦無此絕等傷心之詩。就百年論，誰願有此事。就千秋論，不可無此詩。　又卷一評梅堯臣《悼亡三首》：與放翁之「此身行作稽山土」，皆從毛詩來。

又(城上斜陽畫角哀)《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引張完臣評：寫得幽艷動人。

《晨起》（齒豁不可補）《吳越所見書畫錄》卷一陸游《晨起詩卷》逸公謹跋：放翁先生暮年所作，可謂老而益壯者矣。其孫樞能珍藏之，抑亦有所觀感焉。至正十一年，歲在辛卯，九月丁未朔，越十二日戊午，衛郡逸公謹書于會稽郡大通坊之吟嘯軒。　又高明跋：陸務觀詩，大概學杜少陵，間多愛君憂時之語。如《題俠客圖》所謂「無奈和戎白面郎」，《示兒作》「但悲不見九州同」，《壯士歌》所謂「胡不來歸漢天子」，其雄心壯氣，可想見已。詩意高語健。不以衰老自棄，而欲尚友古人，不以蒿萊廊廟異趣，而所貴者道。則其生平所志，又非徒屑屑於事功者。或者乃以韓平原《南園記》爲放翁病，豈知《南園記》惟勉以忠獻事業，初無諛詞，庸何傷？夫放翁不受世俗哀而直欲挽回唐虞氣象於三千載以上，又安肯自附權臣以求進耶？至正十三年夏五月壬辰，永嘉高明謹志於龍方。　又王宥跋：放翁以左丞之孫，負邁往之氣，當宋南渡後，出入外內，仕弗稱其志，凡有所感，皆發之詩篇，不止詞章而已！此《晨起》一詩，蓋歸老於鏡湖龜堂而作。當齒豁髮脫之時，猶未忍以餘年付之酒杯，直欲挽回唐堯夔龍三千年雍熙之俗，所謂老當益壯者，豈止不復夢見周公而已！末言「道在無不可，廊廟均蒿萊」，則又超然窮達之外，惟知道者可與語此。會稽王宥記。　又陳修跋：唐虞之世不可逢，夔龍之臣不可得，博施濟衆，行天下之大道，又不可繼，是以龜堂先生暮年休息於鑑湖之上。適故宋權奸握國軸之時，故假《晨起》一詩，以發忠憤之氣。其緬懷於往古，風薄俗於纖人，亦寓意深且厚矣。　又李曄跋：余觀杜少陵詩，至「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嘗掩卷而言曰：「唐之時，以詩名者衆，有能於千載之下尚古之人如公之心乎！」及觀放翁《晨起》詩一首，篇終云：「萬世見唐虞，夔龍獲親陪。」其大言正氣，若與少陵同遊於土階茅茨之側，而載賡勅天之歌者，信乎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要之二公之心，皆欲君人於堯舜，惜乎位不能稱其才，才不能施於時，而徒託諸空言以自見。吁，余於是有所感矣。至正丁酉八月廿六日虎林李曄書於鑑湖上之山樓。　又速博克恭跋：宋南渡後，諸賢文章事業，卓然爲一時冠。其立朝大節，光明俊偉，視異時韓、范、富、杜、司馬諸公，不動聲色，措天下如磐石之安，澤被生民，爲一代良輔相，亦無多讓。然卒不能使南北復合爲一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三光五嶽之氣一分，必待久而然後有所定歟？抑當時雖有其人，奪於國是之無定，用之者或未能盡其道歟？觀放翁陸先生《晨起》詩有云：「餘年亦自惜，未忍付酒杯」，「萬世見唐虞，夔龍獲親陪」等語，此老平生胸次悠然，惟恐不得置明主於三代之上，而唐虞君臣都兪吁咈氣象，藹然於言外矣！惜乎用違其才，終於寶章閣待制而已，放浪山巔水涯之間，是豈其本心哉。嗚呼，後之覽者，亦將考世變於斯矣。前進士河南速克博恭拜手書。　又王立中跋：東坡稱杜少陵「舜舉十六相，身尊道彌高」，謂稷契口中語。今觀放翁《晨起》所作，「見唐堯」、「陪夔龍」之句，豈下少陵意哉。放翁晚年詩草頗多，雖以日有常課，然亦嘗苟作，而此詩藹然高志，尚友古人，不以老而自棄，使東坡復起，必當爲擊節也。展卷三復，識於左方。後學蜀人王立中書。　又余堯臣跋：放翁手書《晨起》詩一首，感時自惜，忠義藹然。永嘉高公則誠題其卷端，以爲愛君憂時如杜少陵，且表其平生所志，不在事功，豈以《南園》一記爲放翁病，直欲挽回唐虞氣象於三千載之上，又安肯自附權臣以求進。斯言矣，非特盡夫放翁心事，而高公之抱負從可見矣。是卷題於至正十三年夏，越六年，而高公亦以不屈權勢病卒四明。言行相顧而不背者，予於高公見之。永嘉余堯臣敬書。　又胡昊跋：昊十七八時，侍先季父惟是齋公，謁拜先師安陽韓公。每出示龜堂老人陸公手書詩文稿數帖，言在三山寓邸時所有也。宋南渡後，詩人惟先生絕類，晚唐無敢及也。今復讀諸孫樞德辰所藏《晨起》詩。老年親札，其忠君愛國之念，藹然有杜少陵詩氣象。其筆力雄健，又類蘇子美，宜乎德辰寶藏，永爲家寶云。至正二十五年冬十一月十一日，後學京兆胡昊泊大謹題。　又岳榆跋：越之鑑湖，鄉人士友慕及故宰陸放翁先生之藏脩，猶剡川諸君子歆仰謝太傅之遊息，雖歲年上下、遠近出處不同，而興趣符契昔賢，蓋不可以町畦形蹟可求也。先生詩有云「唐虞」、「皐夔」，嗟夫，經緯天地，變化陰陽，堯舜君臣，寧以事功介乎心哉。誦先生之詩，腴味先生之意，先生之采蘋釣鯉，亦謝太傅圍棋飲酒之遺緒歟！至正二十六年，青龍集丙午，十月初吉，義興岳榆再拜謹識。　又董朝宗跋：右放翁先生《晨起》詩一首，其子孫珍藏手澤，雖紙弊墨渝而不敢舍也。余讀其詩，若所謂「見唐堯」、「陪夔龍」、「挽回氣象」，先生感於當時之意，概可想見。至卒章乃云：「道在無不可，廊廟均蒿萊。」得非樂其道而忘人之勢者乎？詩可以觀，信矣。番易董朝宗。　又許汝霖跋：昔從安陽先生，言龜堂老人謝事居湖上，不減壯盛立朝之氣。今觀《晨起》一詩，於齒豁髮脫之日，慨然思陪夔龍，挽回皇唐氣象。嗚呼，其所感者深矣，而其志又孰能概之耶？古之大賢，不以盛衰易志，惟道在耳。三復敬嘆。會稽許汝霖。　又邁里古思

跋：龜堂先生仕宋至太中大夫，歸老田里，以放翁自號。觀其《晨起》一詩，藹然有致君澤民之意，是豈果於疏散者哉。其仍孫樞，復能寶藏敬慕，凡遇名公士大夫，必求言以表襮之，可謂能繩祖武矣。吁，臣不忘乎君，子孫不忘乎祖，忠孝萃於一門，陸氏之業其不墜矣夫。邁里古思謹書。《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約旨植義，眞力彌滿。「清晨」十字，亦有蒼然之氣。

《贈貓》《蓉塘詩話》卷一〇：陸放翁務觀《贈貓》一詩云，【略】劉後村《詰貓》一詩云：「古人養客乏車魚，今汝何功客不如。飯有溪魚眠有毯，忍教鼠嚙案頭書。」劉詩不僅反陸之意，蓋有諷乎在位者。《堅瓠集》卷二：古人詠貓，絕句甚多，而用意各別。【略】陸務觀云：「裹鹽迎得小狸奴，盡護山房萬卷書。慚愧家貧策勳薄，寒無氈坐食無魚。」庶乎厚施薄責，而報者自愧。

《述懷》《蟫精雋》卷一三：頷聯蓋用蘇秦炊玉薪桂，因鬼見帝之意，何四美之難幷也歟？

《示兒》（死去原知萬事空）《蟫精雋》卷一五：放翁陸務觀於宋嘉定己巳歲冬臨終易簀之際，作詩云，【略】愚謂矍鑠哉，此老可謂沒齒不忘朝廷者矣。較之宗澤三躍渡河之心，何以異哉。《詩藪》雜編卷五：陸放翁一絕：「老去元知世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忠憤之氣，落落二十八字間。《識小錄》卷一：務觀名游，少好結客，有恢復中原之心。臨終一絕云：「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此不但曾無封禪矣。蓋宋時百年復仇之願，不獨在陳亮、王自中之徒也。《詩筏》：忠孝之詩，不必問工拙也。如陸放翁晚年作詩與兒云：「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蓋傷南宋不能復汴也。及宋亡後，林景熙等收宋帝遺骨埋之，樹以冬青。景熙乃題一絕於放翁詩後云：「青山一髮愁濛濛，干戈況滿天南東。來孫卻見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二詩率意直書，悲壯沉痛，孤忠至性，可泣鬼神，何得以宋、元滅價耶？以此推之，宋人學問精妙，才情秀逸，不讓三唐，自歐、蘇、黃、梅、秦、陳諸公外，作者林立，即無名之人，亦有一二佳詩，散見他集。倘有明眼選手，爲之存其精華，汰其繁冗，使彼精神長存人間，何至後人詆訶之甚耶。《柳亭詩話》卷八：林德暘《題陸放翁詩卷後》有云：「青山一髮愁濛濛，干戈況滿天南東。來孫卻見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即用放翁語作結，所謂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也。《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悲哉放翁，讀此詩愈恨賊檜。　吳文溥《讀陸放翁示兒詩》：三朝末死老臣年，兩府和戎事可憐。待到兒孫家祭日，六陵春草不勝烟。　林枝春《讀劍南集》：新亭流淚恨夷吾，南渡謀身計本疏。六合已平人代遠，不知還記酹翁無（公截句《示兒》云：「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可以知其素志矣）。《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引祖應世評：放翁易簀嘉定中，國弱已極，而尚作此想，其齎志可悲矣。又引褚人穫評：《示兒》一絕，有三呼渡河之意。又引周之麟評：觀於「家祭無忘」之語，千秋而下，亦爲長慟，此其用心，與子美何異哉？《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沈德潛評：少陵一飯不忘君，放翁至死不忘復讎。忠君愛國，唐宋重此二人。《歷朝詩要》李元春評：憂國至此，此詩之本。放翁固同子美。

《宿北巖院》《山樵暇語》卷三：陸放翁《宿北巖院》詩云：「車馬紛紛送入朝，北巖燈火夜無聊。中年到處難爲別，也似初程宿灞橋。」崔參《送郭義》詩云：「初程莫早發，且宿灞橋頭。」放翁結句本此。趙與虡詩話指爲參寥詩，不考之過也。

《婕妤怨》《歷代詩家》卷四五戴明說評：樂府舊巢，被放翁踢盡，亦快事也。

《古別離》（君北游司并）《歷代詩家》卷四五戴明說評：得趣深嚴。《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構思深，出語警，不獨摩浣花之壘，亦兼入青蓮之室。《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不作離奇突兀之言，平平說來，自爾深婉。

又（孤城窮巷秋寂寂）《歷代詩家》卷四五戴明說評：一種閨情，六朝四唐，占富貴一邊，差易而近，此卻出得幽窗寒鐵，眼路一新。《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詞意俱老，絕去模擬之迹，而與古爲化。

《將進酒》《歷代詩家》卷四五戴明說評：少陵不爲古樂府，放翁爲古樂府而不爲古樂府，卓識一也。《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放似任華，豪如李白。《唐宋詩本》戴第元評：蒼蒼莽莽，奇文至文。

《草堂拜少陵遺像》《歷代詩家》卷四五戴明說評：「阨窮」二語，開人眼路，奚止生色少陵。

《鵝湖夜坐書懷》《歷代詩家》卷四五戴明說評：寫山水易雅，雅處俗，寫情事易俗，俗處雅。

《三江舟中大醉作》《歷代詩家》卷四五戴明說評：小李白。《御選唐

宋詩醇》卷四五：擬以太白，便覺去人不遠。

《春夜讀書感懷》（**荒林鳧獨嘯**）《歷代詩家》卷四五戴明說評：讀之興情動魄，何必《離騷》。

《秋日獨酌》（**草木秋始繁**）《歷代詩家》卷四五戴明說評：淡然而興，慨然而止。

《九月七日予坦子聿俱出斂租穀鷄初鳴而行甲夜始歸勞以此詩》《歷代詩家》卷四五戴明說評：次山之惆悵，少陵之悲涼。

《夜卧久不得寐復披衣起呼燈作草書數紙乃復酣枕明旦作此詩記之》《歷代詩家》卷四五戴明說評：吾轉以此爲眞古詩，所謂從離得合。

《夜坐戲作短歌》《歷代詩家》卷四五戴明說評：痛絕快絕。

《連日作雨苦熱》《歷代詩家》卷四五戴明說評：具大腕力，當泄爲風雷。《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此則放翁之古詩矣。格律雖與前人少異，使前人見之，必樂與之把臂。

《病少間作》《歷代詩家》卷四五戴明說評：一部《南華》。

《衢州早行書懷》《歷代詩家》卷四五戴明說評：但惜歲時，而感憤言外見之，勝裂眥奮髯十倍。章法含蓄，此老集不多得。

《登灌口廟東大樓觀岷江雪山》《歷代詩家》卷四五戴明說評：吞江嘯海。《昭昧詹言》卷一二：究竟客氣浮淺。收四句不佳。又吳闓生評：此雖稍淺，然固放翁佳作。

《龍洞》《歷代詩家》卷四五戴明說評：畫龍手一時閣筆。

《庚子正月十八日送梅》《歷代詩家》卷四五戴明說評：詩品似梅，鬬清、爭豔皆得。

《十月旦日至近村》《歷代詩家》卷四五戴明說評：今樂府。

《次韻和楊伯子主簿見贈》《歷代詩家》卷四五戴明說評：大千世界，惟文章之氣，足以光之，此翁不能多遜。

《骨相》《歷代詩家》卷四五戴明說評：先生五律，實是擺脫奇宕，自名一家，亦變體也。《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意自深深，非關骨相。

《張季長學士自興元遣人來因詢梁益間事悵然有感》《歷代詩家》卷四五戴明說評：「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更爲誰詠。

《題驛壁》《歷代詩家》卷四五戴明說評：勝唐人，惟此等詩知地步故。

《過林黃中食柑子有感學宛陵先生體》《詩倫》卷下汪薇評：意有餘於物，孝乃可述，旨有餘於辭，詩乃足傳。孝不在一物也，詩不必費辭也，取其有餘而已矣。《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得宛陵之深到，而自饒寬博之致。

《五月五日蜀州放解榜第一人楊鑑具慶下孤生愴然有感》《詩倫》卷下汪薇評：孤生得第，見具慶者輒悲惋，悲惋復何濟乎。具慶者未知逮存之樂，遂不解孤生之苦謂何也。試與讀放翁詩，能無有慨於中耶？

《感事示兒孫》《詩倫》卷下汪薇評：孝弟力田之科，所以正士習、敦民風也。故漢治猶爲近古。後世父兄之教子弟，惟以辭章弋祿位，競相揣摩，徒長浮薄，識者憂之。放翁欲以北易南，直誇一字不識爲厚俗，有激乎言之矣。故其題曰「感事示兒孫」。

《誦書示子弟》《詩倫》卷下汪薇評：讀書種子，歷代彌盛，天乎人乎。世家大族之後，縱使簪纓不絕，門戶熏灼，而風流儒雅浸替，何足誇也。

《禽言》《詩倫》卷下汪薇評：遺母兩把筍耳，慈顏一笑，融融泄泄，如天之福，孝子拜賜。

《宿彭山縣通津驛大風鄰園多喬木終夜有聲》《詩倫》卷下汪薇評：萬里謀食，爲妻子謀耳。人生最傷心事，不堪回首。

《讀許渾詩》《柳亭詩話》卷五：張承吉《題孟處士宅》：「高才何必貴，下位不妨賢。孟簡雖持節，襄陽屬浩然。」陸務觀《讀許渾詩》：「裴相功名冠四朝，許渾身世落漁樵。若論風月江山主，丁卯橋應勝午橋。」處士見棄於明主，郢州沈默於下僚，讀張、陸二詩，足以豁才人之憤。

《恩封渭南伯唐詩人趙嘏為渭南尉當時謂之趙渭南後來將以予為陸渭南乎戲作長句》《柳亭詩話》卷九：放翁恩封渭南伯，戲作長句曰：「虛名定作陳驚坐，好句眞慙趙倚樓。」自註云：「唐人趙嘏爲渭南尉，當時謂之趙渭南。後來將以予爲陸渭南乎？」其自寓如此。今人乃僅稱爲劍南。（《劍南集》二十卷，皆蜀事。《渭南集》四十五卷則總集。）《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引盧世潅評：欲遜欲任，兩意俱有。

《老態》《柳亭詩話》卷二九：陸放翁《老態》詩：「齒如強留客，雖住無久理。目如新募兵，臨敵烏可使。」「浮世眞幾何，老態遽如此。啜粥習安坐，用短亦自喜。」廉隅峭嚴，自陶公「家如逆旅舍，我如當去客」脫化得來。

《妾命薄》《柳亭詩話》卷三〇：陸渭南擬古樂府有《妾命薄》，自注曰：「太白作此篇，言長門事，予反之。」其結句曰：「不須悲傷妾命薄，命薄卻令天下樂。」此借用明皇「朕瘦民肥」之語，爲阿嬌解嘲，非故翻成案也。《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高處立，闊處行。《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沈德潛評：用意獨高，置身百尺樓上。

《彌牟鎮驛舍小酌》《帶經堂詩話》卷一三：彌牟鎮觀武侯八陣圖，唯一殘碣立道左，草木荒翳，不能通人。陸務觀有《彌牟八陣原武侯祠堂》詩。

《望峨眉》《帶經堂詩話》卷一四：九盤山臨青衣江，石壁如橫磨大劍，江濤奔突其下，令人骨慄。遙望大峨，秀出天半，雲嵐萬狀，積雪晶然，中峨如偃僂，少峨如拱揖。北來諸山，蜿蜒起伏，爭趨峨下，放翁《望峨眉》詩云：「白雲如玉城，翠嶺出其上。異境墮我前，心目久蕩漾。」身未到此，不知立意之工。

《笠澤謠二首寄季長少卿》《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後村評誠齋似太白，放翁似少陵。誠齋之於太白固甚懸殊，放翁之於少陵亦豈易到？若此一詩，情文曲致，殆近之矣，《劍南集》中不多得者。《批校劍南詩稿》卷三〇吳焯評：情眞語切，足與沈休文《別范安成》詩並傳。

《廣都江上作》《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陸詩時微有帶俗之處，此則去離塵埃。

《夏白紵》《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清雋在骨。

《村夜》《寂寂山村夜》《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放翁既有「微官空羨布衣尊」之句，又有「身由不仕尊」之句，殆賦歸來後自得之語。《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引潘問奇評：「風軟水無痕」，未經人道。

《用短》《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余選此詩，知斷不爲人所愛。但「飯香貧始覺」句，欲人覺此香味耳。世有乞食淵明，知余選此甚得。《批校劍南詩稿》卷二五吳焯評：皆眞實受用語。

《游雲門諸蘭若》《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響字有聲，點字有色。

《夜分不寐起坐園中至旦》《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天帶衆星西」，最傑出句，不遜古人。《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頷聯對句似奇語，道出正可一粲，等閒言語變瑰奇，殆謂是耶？

《晨興》《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情景皆眞。

《村舍》《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要取清新，不厭刻劃。

《秋懷》《秋暑雖猶在》《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讀東野「蟲老聲粗疏」句，嘗生我慨。讀放翁「殘蟬無壯聲」句，直傷我神矣。

《初寒》《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律詩至此，與古爲化。《批校劍南詩稿》卷二吳焯評：無一初寒字跡，卻字字是初寒景色。

《秋夕》《羈魂虛仗些詞招》《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月影用雲字，古所未有。《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深於比興，怨而不怒。

《月下醉題》《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姿生於憤，態作於悲。《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引盧世淮評：三、四自是壯語。

《自雲門之陶山肩輿者失道行亂山中有茅舍小塘極幽邃求見主人不可意其隱者也》《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佉波」是小鴨性情，「傷蠹」是病疏氣象。

《病中夜興》《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月明星稀，「列宿」句發其異致。

《秋望》《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雁行」寫出斷處另一意境。

《新闢小園》《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籬影界斜陽」，更勝上三句。

《寒夕》《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冷焰寒灰，都能爲之寫照，此筆無所不可。

《又明日復作長句自規》《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講學詩仍不腐，令人不能刪去，只是說得眞耳。《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沈德潛評：說理每近於腐。此析理入微，而溫純如玉，吾願終身誦之。

《幽居遣懷》《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爲人如此，洗髓伐毛，火氣盡矣，已到大還九轉之候。

《得雨》《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鬧」字「閒」字，皆從本句中上六字來，可爲用字之法。

《七月七日晚行湖塘雷雨大作》《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故作險怪之語，不求庸目賞識。

《冬晚山房書事》《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此詩幾選幾捨，而終不可去，以「嫩日烘窗」句不能割愛也。

《楚城》《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不是尋常章法。《御選唐宋詩

醇》卷四四引張完臣評：聲味都盡，而語氣不斷，此之謂詩。

《曹公》《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是老瞞意中語。

《三峽歌》《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翻成句，意致灑然。《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取境清絕，一洗陽臺慣語，爲巫山生色。《唐宋詩本》戴第元評：風趣不減劉賓客《竹枝詞》。

《九月晦日作》《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神似太白。

《書事》《五朝詩善鳴集》陸次雲評：前二句，後二句，各自開說，絕不關合，中有大關合處。《昭昧詹言》卷二〇：氣象彪炳，一氣呵成，然學之便嫌流易。

《舟中聞姑惡》《援鶉堂筆記》卷四七：放翁《姑惡》詩題云：「夏夜聞水鳥聲甚哀苦，若曰姑惡，感而作詩。」按放翁初娶唐氏，不得於姑而出。翁暮年《沈氏園》詩所以作也。翁意未必感此，然非所宜命題也。《歷朝詩要》李元春評：通代婦詞，末四語結題，寫婦之賢，方見姑惡，是對面法。婉、深、警。可以勉婦，可以戒姑。

《送曾學士赴行在》《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前篇學宛陵，此遂幷近工部，道義相勗，辭意俱古。《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曾開力斥和議之非，因而去官，亦志士也。放翁送行，願其安民去蠹，異於泛泛應酬，秖望其得君顯榮者。送行詩以此種爲圭臬。

《新夏感事》《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風調清蒼，立言得體，直是通達治理，非尋常嘲風弄月者比。《昭昧詹言》卷二〇：前半新夏。後半感事。情眞語樸，意境絕佳。《峴傭說詩》：放翁七律極有佳者。如《新夏感事》之「百花過後綠陰成」，《感憤》之「今皇神武是周宣」，皆倡近盛唐。今人必取其雕琢小巧之句以爲工，失放翁之眞矣。《宋詩精華錄》卷三：以上兩詩，置之東坡集中，殆不能辨，但坡公不把盞耳。

《度浮橋至南臺》《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頷聯寫浮橋，語頗偉麗。五、六雄渾，中興象自遠，有涵蓋一切之氣。《昭昧詹言》卷二〇：起叙至南臺之由，是從題前著神。次句入題。三、四寫浮橋，琢句奇闢。五、六至南臺，語句俯仰生情。收入自己，兼映起句。

《還縣》《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三、四閑雅可愛，畫手有不能寫處。葉燁《煮藥漫鈔》：陸放翁《還縣》詩句云：「飛飛鷗鷺陂塘綠，鬱鬱桑麻風露香。」夫陂塘鷗鷺，風露桑麻，人所共知也，而一出以飛飛、鬱鬱等六字，鬱覺生趣溢於紙上，所謂化工之筆。然細思此六字亦極平常，但用之得動蕩之氣耳，會心須從此等處領取。或謂王益我祭酒先謙錬作五言云：「陂塘狎鷗鷺，風露長桑麻。」工則工已，神韻轉遜。蓋陸以虛寫，故靈，王之「狎」字「長」字坐實，故板耳。余曰：五律與七律不同，昔人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若去叠字，便不成語。王詩自是五言標格。

《送七兄赴揚州帥幕》《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五句承上，但覺忠憤填胸，不復論其造句之警。此子美嫡嗣，他人不能到也。《歷代詩發》卷二七：聲情痛楚，惓惓忠國之心，於此可見。

《以石介送劉韶美禮部劉比釀酒勁甚因以為戲》《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草木名物見好賢之意，風人微旨，可以風世厲俗。

《晚泊慈姥磯下》《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格力殊健，起勢尤爲挺拔。《歷朝詩要》李元春評：起勢挺拔。

《送全州趙都曹》《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發端清妙，後幅帶憤激矣。

《隨意》《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起句之妙，正以不著意得之。

《游山西村》《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有如彈丸脫手，不獨善寫難狀之景。《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予向游歙之潛口，實見此景，畫家不能到也。《石洲詩話》卷三：王半山「青山繚繞疑無路，忽見千帆隱映來」，秦少游「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所祖也。陸放翁「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乃又變作對句耳。《昭昧詹言》卷二〇：以游村情事作起，徐言境地之幽，風俗之美，願爲頻來之約。

《雨霽出游書事》《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閒閒即目，有鳶飛魚躍之意。末句一轉，便追風人，非大家烏能有此。

《題十八學士圖》《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自古知人不易，一經指出，便爲炯戒，此詩之有關政治者。筆亦勁直無比。《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衆賢一佞，禍及家國，況賢佞雜用耶？用人者當愼之於始也。又趙翼評：獨提許敬宗，立論方有側勢。《唐宋詩本》戴第元評：鄭昂作以序事勝，此以議論勝。《昭昧詹言》卷一二：「高參」二句筆勢。「李氏」句不快。此詩氣未遒。又評黃庭堅《書磨崖碑後》：稍有章法，然亦順叙。分三層。「事有」二句太漫。後半大勝放翁《十八學士》、《明皇幸蜀》二首。

《雨中泊趙屯有感》《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引潘問奇評：三、四風景颯然，五、六亦稱。

《秋風》《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前四句疏宕，五、六撐拄得起，結有餘力，逼眞盛唐格律。

《重陽》《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引王士禛評：偶與友人論宋人絕句，若放翁「照江丹葉一林霜」、「舟中一雨掃飛蠅」、「江上荒城猿鳥悲」諸篇，皆可直追唐音。

《沙頭》《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雄渾悲壯，直摩浣花之壘。

《松滋小酌》《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五、六悠然意遠，兼有沈雄之氣。孟浩然云「獵響驚雲夢，漁歌激楚詞」，妙處故應遜此。

《繫舟下牢溪游三游洞二十八韻》《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語奇句老，頗近昌黎，視《南山》蓋具體而微爾。《批校劍南詩稿》卷二吳焯評：作記看。

《秋風亭拜寇萊公遺像》《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感慨繫之，其風調致佳。又引王士禛評：詩意以「蠟淚成堆」爲公貴後事，而《後山叢談》所記，則自其微時已然。窺阮亭語意，似以放翁爲誤於用事者。然考潘永因《宋稗類鈔・豪曠》云：公嘗知鄧州，早貴，性豪侈，尤好夜晏劇飲，未嘗點油，雖溷軒馬廐，亦燒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凝地，往往成堆。據是則蠟淚成堆正其貴後事，而放翁用事不誤。

《聞猿》《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排宕開闔，波瀾無限，格調自李商隱得之，故自青出於藍。《昭昧詹言》卷二〇：曲折盤硬。將題面適到收句方行點出，卻又不肯一直寫盡，此爲斷輪手段。

《風雨中望峽口諸山奇甚戲作短歌》《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奇思橫出，傑語迭見。《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莘野躬耕，隆中高卧，篇中二語傳出。《歷代詩發》卷二七：先抑後揚，方見烟雨之妙，從來詩文俱無直說平說者，于此可以憬然也。

《晚晴聞角有感》《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游嘗與范成大論東坡「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句，謂爲意深語緩。此詩結意雖顯，亦有不盡之致。

《畏虎》《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得詩人激刺之旨，截然徑住，彌健彌深。

《鄰水延福寺早行》《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著語之工，視「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一警健，一細緻。

《和高子長參議道中》《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翩翩有俠氣。《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極清亮。

《次韻張季長題龍洞》《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慨然遠望，落想在耳目之外。

《游錦屏山謁少陵祠堂》《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傷今懷古，懷抱略同，愾焉寤歎，如見其人，亦以寫其胸臆耳。《讀書草堂明詩》卷二：陸游務觀《遊錦屏山謁少陵祠堂》，懷忠義也。此宋詩人之有感於唐詩人也。

《歸次漢中境上》《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才氣慷慨，不詭風人。《昭昧詹言》卷二〇：從題前起。次入歸。三、四漢中境上。後半感時憂事。

《赴成都泛舟自三泉至益昌謀以明年下三峽》《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頷聯自佳。近人朱彝尊乃謂此比興之體，可以偶見，摭其相類之句，以爲前後稠疊，何乃吹毛求疵？又引王士禛曰：蜀道廣元縣，蜀王弟葭萌所封古苴侯國。城西二里有烏奴山，陸游詩「莫雪烏奴停醉帽，秋風白帝放歸船」是也。《昭昧詹言》卷二〇：吐屬大雅。五、六句法精警。

《劍門道中遇微雨》《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引盧世淮評：筆墨之氣，脫化殆盡。《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趙翼評：（「此身」二句）佳句。《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劍南七絕，宋人中最占上峰，此首又其最上峰者。直摩唐賢之壘。」僕謂以「細雨騎驢入劍門」，博得詩人名號，亦太可憐，況尚未知其是否乎。結習累人至此！然此詩若自嘲，實自喜也。

《劍門城北回望劍關諸峰青入雲漢感蜀亡事慨然有賦》《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劉禪庸主，譙周庸臣，七字中含多少感慨。《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蜀以千人守陰平，鄧艾何自而入？姜維但防劍閣，可惜也。

《東津》《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深情老筆，視少陵二作，雖未敢旗鼓中原，亦當鴈行。同時諸子，豈敢望其項背。

《東山》《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高風跨俗，眞骨凌霜，高作也。

《西郊尋梅》《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因險出奇，卻不落小家數。《昭昧詹言》卷一二引姚鼐曰：此蓋即《故蜀別苑》詩所云「昔年曾賦西郊梅」者也。《射鷹樓詩話》卷八：近讀陸渭南《西郊尋梅》詩云：「朱欄玉砌渠有命，斷橋流水君何欠。」二語動人安命，讀之爲之氣平。

《海棠》（誰道名花獨故宮）《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引孫勷評：末句妙於翻案，如此著意，自爾無陳非新。

《驛舍見故屏風畫海棠有感》《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結尾點題，含情無限，通首俱成波瀾矣。《夜聞松聲有感》與此同調，蓋其作用熟也。《昭昧詹言》卷一二：成章而無妙，以前路未遒也。

《醉中感懷》《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引盧世潅評：三、四無限感慨。

《送客至江上》《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如此頷聯，較之「繞郭烟嵐，滿山樓閣」以相誇耀者，獨有雅人深致。

《觀大散關圖有感》《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二：忠憤蟠鬱，自然形見，無意於工而自工。

《醉後草書歌詩戲作》《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醉墨淋漓，暢然滿志，忽移商調，凄焉改色矣。柴升所謂「浸淫奔放於詞翰之中，以遂其放浪蕭散、不溺不縶之槩」者，取諸此也。《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趙翼評：每於摹寫物象處，筆力透紙背。《歷朝詩要》李元春評：振筆直書，毫光四溢，非眞醉狂。《昭昧詹言》卷一二：起調熟詞粗。「婦女」句好笑。「往時」四句好。成章而無妙。又吳闓生評：「婦女」句本韓《石曲》詩。此詩好在豪健，不在「往時」四句。

《游修覺寺》《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引潘問奇評：第三句眞登臨妙語。又引祖應世評：曲江有「一水雲際飛」之句，竟陵評云：「若入俗手，定作『一雲水際飛』矣。」此頷聯若作「鳥從山邊出」，更有何味？《昭昧詹言》卷二〇：一起叙游。三、四寺外所見。五、六因景地而感時興慨。收衍。

《塞上曲》（三尺鐵如意）《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蟠奇氣於簡古，著鮮華於老健，作悲涼語，氣體絕似太白。

《月下作》《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清麗寄意處，妙無迹相。

《東湖新竹》《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集中詩類此者頗多，往往膾炙人口。然頷聯不過斲句工巧，作者佳處，殊不在此。今擇其華淨少累者存之，以備一體。其有句無篇者汰之。若矜尙字句之巧，以爲得放翁家法，所謂微之之識砆砆也。

《龍湫歌》《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須臾慰滿三農望，斂卻神功寂若無」，此詩亦有其意。《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趙翼評：眞摹寫得出。隨物賦形，此是放翁獨絕處。一結亦如神龍，不可捉摸。《覲齋詩談》卷五：收法甚妙。上文聲勢甚大，故宜以寂靜結住。寫得神龍不測，更令人可怕。

《古意》（紲足飼饑鷹）《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身分極高，語亦落落入古。

《聽琴》《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於韓、歐、蘇、黃諸家外，自樹一幟，泠泠清音，欲滿人耳，視諸子正未肯作郗莒。

《游三井觀》《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因畫生慨，妙得子美家法，筆力樸堅，亦復相近。

《丈人觀》《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硬語排奡，自見妥貼。

《儲福觀》《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不少新色，亦逼唐調。

《離堆伏龍祠觀孫太古畫英惠王像》《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以騷人之才，發志士之感，獨立蒼茫自詠詩，正使生平蘊結，藉此一攄。

《平羌道中望峨眉山慨然有作》《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引王士禎評：九盤山臨青衣江，遙望大峨，秀出天半，雲嵐萬狀，積雪晶然。中峨如偃僂，少峨如拱揖，北來諸峰蜿蜒起伏，爭趨峨下。放翁詩：「白雲如玉城，翠嶺出其上。異境忽墮前，心目久蕩漾。」身未到此，不知語意之工。

《次韻何元立都曹贈行》《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澄澹入古。

《醉中懷峨眉山舊遊》《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如瓶瀉水，如珠走盤，相見酒間揮灑之樂。

《晚登黃溪閣》《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淒其欲絕，哀厲彌長，被之歌喉，可以繞梁三日。

《太液黃鵠歌》《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託興深遠。「承靈威兮障外國」，猶是夜度桑乾之意。

《謁諸葛丞相廟》《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能道孔明心事，辭意警絕，

善於包舉。《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武侯出山，固爲昭烈三聘，然亦爲炎漢之後。若孫、曹二家，雖三聘亦未必出也。「不忍觀異姓」句，道著武侯心事。《昭昧詹言》卷一二：「公雖」二句快語，妙。此可。

《題明皇幸蜀圖》《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筆墨老橫，有如高牙大纛，堂堂正正，摧堅而折銳。一結尤得立言之旨。《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臺省諸公」二句，爲張說言。泰山封禪本張說聳諛，文亦出說之手也。「賊前稱臣」，如陳希烈、張垍、張均諸人。

《春殘》（石鏡山前送落輝）《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引盧世潅評：項聯有髀肉復生之慨。

《食齋》《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小有風致。

《幽居晚興》《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行雲流水之趣，眼前語頗能道出。

《書嘆》（三代藏寶器）《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文章與時隆汙，自古而然。後生小子倘規矩而改錯，豈知老成之有淵源耶？太白歎「大雅久不作」，少陵云「文章千古事」，高情遠識，可以並讀。《批校劍南詩稿》卷一八吳焯評：此年老水落石出語也。

《歲晚》（歲晚城隅車馬稀）《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領聯眞風人語，歎惋無盡，妙有含蓄。

《梅花》（冰崖雪谷木未芽）《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另開生面，全是寓言。《批校劍南詩稿》卷八吳焯評：梅花知己。公詠梅詩最多且好，此尤獨絕。借梅花發胸中所欲言，獨妙。

《樓上醉書》《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縱筆直書，卻有沈鬱頓挫之妙。范成大贈游云：「高興餘飛動，孤忠有照臨。」非虛語也。《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句中紙上，捫之如有觚棱。　又趙翼評：何等氣力。

《張園海棠》《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不著凡語，爲海棠生色。從來咏海棠者多矣，以此爲最。

《登劍門西川門感懷》《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引盧世潅評：此首極似杜陵，讀者自辨之。

《江樓》《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隨意詠懷，不覺近杜，其由來深矣。

《白鶴館夜坐》《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此與《書嘆》一篇，見此老識力，亦後學良則，所以爲南渡之冠。

《西巖翠屏閣》《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五、六造語幽絕，寂歷之境，宛然在目。

《獵罷夜飲示獨孤生》《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直從胸臆流出，如聞撫髀之狀。

《秋晚登城北門》《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神似少陵。《昭昧詹言》卷二〇：先叙題面。三、四切地寫景。後半入己情，纏綿蘊藉。

《曳策》《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觸緒即來，自是此翁忠悃，與杜陵無二。賞其氣之蒼老。《昭昧詹言》卷二〇：起點房園。次曳策。中四寫景，切時。五、六切地。

《謁漢昭烈惠陵及諸葛公祠宇》《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引潘問奇評：事未必然，聊爲孔明吐氣。《石洲詩話》卷四：放翁《謁昭烈惠陵及諸葛祠》詩：「論高常近迂，才大本難用。」竟是全用蘇句，但有顚倒，以下句作上句耳。

《故蜀別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梅至多有兩大樹夭矯若龍相傳謂之梅龍予初至蜀嘗為作詩自此歲常訪之今復賦一首丁酉十一月也》《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詩以言情賦物，而情不至不足以爲詩。「羈臣放士耿獨立，淑姬靜女知誰媒」，蓋亦黯然自傷矣。《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趙翼評：（末二句）別致。《昭昧詹言》卷一二：氣未遒，語未妙。收二句妙。

《書雨》《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信手拈來，輒成奇語，中間接筆，尤爲健絕。

《暮冬夜宴》《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妙於諷諭，風人之遺。

《大醉梅花下走筆賦此》《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風流清興，如在目前。

《城南王氏莊尋梅》《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骨格不凡。

《南定樓遇急雨》《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屬對之妙，神韻自然，不可湊泊。《昭昧詹言》卷二〇：起叙行迹。三南定樓。四急雨。五、六當前景事。收入思鄉，而筆意生新。　又吳闓生評：當於神氣縱宕超忽處求之，否則不知其妙境何在矣。「筆意生新」四字，與此詩了不相干也。《宋詩精華錄》

卷三：雄渾處豈亞杜陵？許丁卯之「山雨欲來」，對此能無大小巫之別？

《北巖》《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持論嚴正，所見者大。集中如此等作，於君子小人之分判若黑白，足以觀其所處矣。

《忠州禹廟》《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雖非橘柚龍蛇之比，亦老氣無敵。

《龍興寺弔少陵先生寓居》《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雙管齊下，一寫兩枝。又引張完臣評：「草草」二字，狀盡衰世景象。謂之咏少陵可，謂之自咏亦可。

《舟出下牢關》《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押韻皆穩。

《黃鶴樓》《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別出機軸，邈然清夐，結語運化入妙，幾於滅盡針線之迹。

《冬夜聞雁有感》《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豪邁一往，壓倒高、岑。

《月夕》（**開戶滿庭雪**）《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以雋語寫幽致，列子御風，泠然善也。

《雙清堂夜賦》《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妙於體物。「流螢失孤光」與「螢火早知秋」，各有妙理。「風定荷更香」、「風定池蓮自在香」，亦復各成妙句。前後三詩，不妨並存。

《紫溪驛》《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筆有天趣。此作運化工部，下篇又用太白，皆極鑪錘之妙。

《月巖》《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淡淡自合，刻劃即失之矣。

《聞雁》（**過盡梅花把酒稀**）《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引張完臣評：可謂深至。

《春雨》（**冬旱土不膏**）《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平平寫去，澹雅可愛，「豐年」十字，抵得一篇《喜雨亭記》。

《南窗睡起》《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引盧世淮評：三、四俊爽，自是佳句。

《感舊絕句》《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有世外音響，當於空際遇之。

《書懷絕句》（**不到天台三十年**）《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絕句源出樂府，但取神韻，趣在有意無意之間。唐人推青蓮、龍標二家擅場。作者妙處，深得風人之致，視唐殆無愧也。此不可以時代拘者也。

《寄奉新高令》《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此眞良二千石矣。察使恤災安民弭盜，奉公任職，八句中色色具到，卻一氣渾成，不冗不腐，風雅遺軌，何可多得。《鶴林玉露》載王十朋、眞德秀二詩，命意雖同，而氣格相去遠矣。

《予欲自嚴賈船下七里灘謁嚴光祠而歸會灘淺陸行至桐廬始能泛江因得絕句》《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風格絕佳。

《辛丑正月三日雪》《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龍團笑羔酒」，用陶穀事，妙於不覺。

《秋夜》《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涼風又落南宮木，老雁孤鳴漢北州」，不及頷聯之含蘊。

《秋夜》（**湖海秋初到**）《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趙翼評：即老杜「江明星月夜」之意，雅遜其簡潔，亦自有致。《昭昧詹言》卷二〇：前半題正面。後四感秋情思。

《湖村月夕》《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引盧世淮評：色相俱空。

《蔬圃》《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排比瑣事，點染閒情，雖云游戲，亦斐亹可觀。

《五雲門晚歸》《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以高韻勝。置盛唐人集中，不復可辨。

《寄題朱元晦提舉》《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惻然仁者之言，四十字不愧古人。羅大經謂文公於詩獨取放翁，以其氣質渾厚，殆未足以盡之。《緗齋詩談》卷五：前半之呼籲，後半之責望，古人待朋友不薄如此。若近代，雖有高手，亦不敢如此直突。詩品原以人品爲斷。

《幽居春夜》《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頸聯圓妙，有彈丸脫手之樂。

《八月十四日夜湖山觀月》《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奇語得自眼前，轉覺出人意表。

《草書歌》《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與《醉後草書》一篇，各成奇致。《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風雲入懷」一語，論書家覰縷言之，此妙在簡。又趙翼評：（奇鬼摧山太陰黑）警句。

《夜泊水村》《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四：率多胸臆，兼有氣骨，可爲南渡君臣慨然太息。《昭昧詹言》卷二〇：前六句自詠。收二拍題。又吳闓生評：三、四生氣奮出，千古常新。《讀書草堂明詩》卷二：陸務觀《夜泊水

村》，隨地亦老思報國也。

《**寄題朱元晦武夷精舍**》《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惟朱子稱此詩，惟此詩可寄朱子，所云詩中有人者。《讀書草堂明詩》卷三：陸務觀《寄題朱元晦武夷精舍》，以憂公爲天下憂也，知人之哲也。其詩曰：「天下蒼生未蘇息，憂公遂與世相忘。」《宋詩精華錄》卷三：恐未必然，亦過屠門而大嚼，貴且快意耳。《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贈遺極得本人身分，如此詩眞不苟作也。

《**長安道**》《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言抵藥石，體合風雅。

《**村舍**》（**空谷人稀道**）《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有俯仰千古之感，句法亦逼老杜。

《**自若耶溪舟行杭鏡湖而歸**》《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詞意清婉，風調致佳。

《**雨中泊舟蕭山縣驛**》《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春潮」七字，與蘇州各成妙句。

《**小雨**》（**細雨濕春光**）《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工於賦物，不落纖巧。

《**飲張功父園戲題扇上**》《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寓意雖刻，自足風調。又引盧世淮評：翻案妙，有諷意。

《**小舟過御園**》《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善於立言。《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趙翼評：清切而得體。《昭昧詹言》卷二〇：起點御園。

《**夜汲**》《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落落有古意。

《**丙午五月大雨五日不止鏡湖渺然想見湖未廢時有感而賦**》《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有關國計民生，非尋常歌詠可比。

《**齋中閑咏**》《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六句可謂深穩。

《**晨過天慶**》《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三、四語意工絕，與「棋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不可軒輊。

《**夜登千峰榭**》《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從空而下，氣象高遠。歸咎王、呂，自是千古公論。《昭昧詹言》卷二〇：沈雄蒼莽，俯仰悲歌。又吳闓生評：此放翁出色之作。

《**余年二十時嘗作菊枕詩頗傳於人今秋偶復采菊縫枕囊懷然有感**》《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黯然自傷，與《沈園》二絕所感同，而詞亦並工，蓋發乎情者深也。

《**東吳女兒曲**》《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絕似皮、陸。

《**秋霽**》（**灝氣明山川**）《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短幅森嚴中，極頓挫之妙。

《**塞上曲**》（**將軍許國不懷歸**）《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自合唐音。

《**送潘德久使蒞門**》《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游豈須臾忘恢復者，況觸事感懷耶？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可以語此詩之妙。

《**送張野夫寺丞牧滁州**》《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唐之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志士之慨，於言外見之。

《**夜歸偶懷故人獨孤景略**》《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觸緒長嗟，言在此而意在彼。十四字中，波瀾甚闊。賀裳《詩話》乃謂務觀才具無多，意境不遠，惟善寫眼前景物，豈非但見方隅者耶？

《**鄰曲有未飯被追入郭者憫然有作**》《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親民之官，莫如守令。與人主共養百姓，同休戚者，其惟良吏乎。漢治之稱文、景，有以也。

《**題湖邊旗亭**》《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落筆豪俊。宋人常問人云：「君詩中有幾酒樓？」此亦一酒樓也。《昭昧詹言》卷二〇：起叙時令。次及游湖。三、四人地分點。五、六湖景。收乃游樂而題詩也。

《**寓懷**》《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國耻未雪，此老終身大恨，固其忠義所結。然言之頻數，亦爲筆墨之累。此乃別有波瀾，言盡而意不盡。《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沈德潛評：即美玉待賈意。立身作文，同是一理，《文心雕龍》必持獻於隱侯，毋乃卑甚。

《**題千秋觀懷賀亭**》《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論古別有見解。

《**樊江**》《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自饒雅韻。

《**村居初夏**》《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引盧世淮評：此景眞不可多得。

《**七月一日夜坐舍北水涯戲作**》《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以星河供點染，少加運用，便有景有情。

《**以事至城南書觸目**》《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感舊意正以不露爲

佳。

《**山家暮春**》《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瑣事老筆。

《**夢游散關渭水之間**》《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完題簡淨。

《**荷花**》《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隨手翻新，居然佳語。

《**新晴**》《**秋雨已凄涼**》《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引盧世漼評：頷聯自是佳句。

《**小園**》《**窄窄柴門短籬**》《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引盧世漼評：閒情逸事，惟世外人知之。

《**夜讀范至能攬轡錄言中原父老見使者多撣涕感其事作絕句**》《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南渡之不振，實由於此。扼腕而言，自成高調。《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沈德潛評：去宗、岳二人，宋室爲小朝廷矣。千古恨事，自應愷切言之。《批校劍南詩稿》卷二五吳焯評：本朝敢作此等詩！

《**醉卧松下短歌**》《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造語入妙。

《**探梅**》《**我游東村衝暮煙**》《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趣極自然，調亦清婉。

《**夜聞湖中漁歌**》《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一氣排宕，有風雨驟至之勢，只用一語收結，老氣無敵。

《**憶昔**》《**憶昔西征日**》《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筆力健舉。《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沈德潛評：排律作者甚少，偶錄此篇，翁之生平具見。

《**感憤**》《**今皇神武是周宣**》《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大聲疾呼，氣浮紙上，諸將五首之嫡嗣也。又引盧世漼評：南渡樂於偏安，誰能念此？《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陳龍川上書恢復，諸臣欲置之死，詩或作於此時。《昭昧詹言》卷二〇：起有建瓴之勢。三、四闊大。五、六題之正位。收意含蓄無窮。《雨村詩話》卷下：人以先生先得好句，後足成之，情理或然。然余少年頗喜之，今則棄去矣。余獨愛其《感憤》一律，頗近唐人，嘗舉以示客。詩云：「今皇神武是周宣，誰賦南征北伐篇？四海一家天歷數，兩河百郡宋山川。諸公尚守和親策，志士虛捐少壯年。京洛雪消春又動，永昌陵上草芊芊。」可稱《渭南》、《劍南》二集壓卷。《峴傭說詩》：放翁七律極有佳者。如【略】《感憤》之「今皇神武是周宣」，皆偪近盛唐。《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二許印芳評：放翁生當南渡偏安之際，有志北伐，至死不變，其復讎雪恥之心，時時發露于詩。七律寫意，無過《感憤》一篇。其詞云，【略】生平大志，和盤托出。結語追念藝祖，含蓄不盡。得此收筆，通身皆活。《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次聯雄闊似盛唐，收能提開。」僕記陳同甫次東坡《念奴嬌》（赤壁懷古）雄姿英發韻云：「吾皇神武，踵曾孫周發。」與此首首聯極相似。

《**望夫石**》《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不煩刻劃，而意已獨至。

《**欲出遇雨**》《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我更嬾於春」五字，新鮮。

《**看鏡**》《**凋盡朱顏白盡頭**》《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引盧世漼評：「少陵勳業頻看鏡」，彼簡而饒，此盡而暢。

《**贈道流**》《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贈道流而及此，蓋自性情流出者。

《**艾如張**》《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寓意深至，意凡三折，李賀作不能及也。

《**歲暮感懷**》《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學有根柢，故體製肅括，意指宏深。大家風力，非徒事吟咏者流也。《唐宋詩本》戴第元評：一章思親，二章思君，三章感遇，四章期厚俗，五章復古制。忠厚悱惻，與樂天《贈友》五首詩格相似。《十八家詩鈔》吳汝倫評：陸詩往往後四句以盛氣行之。

《**山園雜詠**》《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意雖刻露，語自新穎。

《**雨夜書感**》《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以古喻今，當爲張浚而發。本傳云：「言者論游力說張浚用兵，免歸。」則浚之罷，游未必不爲之言，故以甫之救琯自比。浚之與琯，償事如一，富平再敗，與陳陶青坂何以異？詩深歎其才短，固不誣也。《批校劍南詩稿》卷三二吳焯評：叶韻不成話。

《**夜歸**》《**疏鐘渡水來**》《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妙語似王融《江皐曲》。

《**舍北晚眺**》《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自然入畫。

《**聞雁**》《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意入《風》《騷》，格逼漢、魏，與杜陵相當，眞乃不復多讓。

《**舍北閑望作六字絕句**》《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善畫似眞，以對面取之，用意微妙。

《**雨夜有懷張季長少卿**》《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引潘問奇評：河清如

此用，形容殊苦。

《懷舊》〈翠崖紅棧鬱參差〉《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引張完臣評：又是一蜀道佳話。

《幽居初夏》〈湖山勝處放翁家〉《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寫得幽字意出。又引潘問奇評：頸聯對句更勝。

《六月二十四日夜分夢范至能李知幾尤延之同集江亭諸公請予賦詩記江湖之樂詩成而覺忘數字而已》《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風雅自賞，夢中亦應得意。五、六調新采麗，淺薄者議其未穩，眞可一噱。《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趙翼評：六月風流。《宋詩精華錄》卷三：宋人詩如有神助者四首：永叔、君謨、子瞻及翁，皆夢中作。鬼神及夢，皆吾所不信，舉之者，以四詩之高妙，爲四君平生所未曾有，讀之輒令人神往不置也。

《舟中咏落景餘清暉輕橈弄溪渚之句蓋孟浩然耶溪泛舟詩也因以其句為韻賦詩》《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作者詩以萬計，閒適之什，往往出之率易，亦復數見不鮮，沙中金屑，每苦難披。十詩直舉胸情，清眞古澹，妙處在神味之間，不可以貌求之。

《隴頭水》《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有古直悲涼之氣。

《書志》〈往年出都門〉《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幻想奇文，不可磨滅。《射鷹樓詩話》卷一：英逆之變，主和議者，是誠何心？余嘗見和約一冊，不覺髮爲之指。陸渭南《書志》詩云：「肝心獨不化，凝結變金鐵，鑄爲上方劍，彝以佞臣血。」讀此詩，眞使我肝心變成金鐵也。

《蘭》《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爲幽人寫照，寓意深遠，作者別調。

《感舊》〈夜涉南沮水〉《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游久居蜀地，於孔明、子美企想獨深。二詩渾成老健，蓋程形賦音，與其人相稱也。

《新秋》〈殘暑無多日〉《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妙語得自直尋，亦「清晨登隴首，明月照積雪」之比。

《豐歲》《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點綴嫵媚，煞有風致。《批校劍南詩稿》卷三七吳焯評：通首一氣呵成，足見滿懷歡暢。

《秋晴見天際飛鴻有感》《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遣調流麗，曲盡心手之妙。

《舟中》〈柁邊潮水落還生〉《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不必有寄，即事自佳。

《庵中晨起書觸目》《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設色妍麗，似晚唐人佳句。

《春日小園雜賦》《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夜雨一聯，鬆秀可愛。

《讀晉書》《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不著議論，而指意躍然，咏史上乘。

《讀前輩詩文有感》《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巧構形似之言，要非詣力所臻，不能道來親切乃爾。

《讀隱逸傳》《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不以議論傷格律，比勘亦自允協。

《秋懷》〈皇天本無心〉《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閒淡有味。

《北望感懷》《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有名論，非尋常所及。

《枕上作》〈山雨蕭蕭過〉《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夢中無遠道」五字，亦未經人道。游又有句云「夢移鄉國近」，則更奇矣。

《十月》《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集中有「木落寺樓高」之句，與此頷聯各有佳致。

《對酒戲詠》〈淺傾西國葡萄酒〉《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引盧世潅評：雋麗不可名狀。

《追感往事》《御選唐宋詩醇》卷四六：千年而後，如聞嘆息之聲。「善謀身」一言，尤中庸臣病根。又引潘問奇評：此詩雖欠含蓄，然亦可知南渡後雖周伯仁亦難得。《批校劍南詩稿》卷四五吳焯評：當時何無忌諱至此。

《三月二十日兒輩出謁孤坐北窗》《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樸直有味。《批校劍南詩稿》卷四五吳焯評：自然妙境，無作詩之跡。

《湖塘晚眺》《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氣體高妙，在盛中之間。

《梅市》《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清和宛轉，可謂物理俱美，情致兼深矣。又引盧世潅評：是雲林寫景。

《柳橋晚眺》《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有手揮目送之趣。

《村舍》〈生理嗟彌薄〉《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引潘問奇評：生創，不肯蹈襲一字。

《秋日雜詠》《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竹枝遺調。

《**秋晚湖上**》《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結句善於運化，有縹緲之韻。

《**題嚴州王秀才山水枕屏**》《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鏗然徹耳，煥然奪目，「意匠自到非身過」，尤有妙理。

《**讀史**》（**民間斗粟兩三錢**）《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保泰持盈之指，借明皇發之，不落言詮，自近風雅。

《**送子龍赴吉州掾**》《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以韻語作訓詞，眞情極切，自然成文，樸茂渾堅，大家本領。《歷代詩發》卷二七：訓勉淳淳，較之嵇中散家誡，不過酒後語言，兢兢集木，則猶其么麼者耳。

《**舟中作**》（**晤語無人與遣愁**）《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引盧世潅評：寫景閒雅。

《**謝韓賁之直閣送燈**》《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引盧世潅評：詩自謝燈，意別有在。又引張完臣評：無限感慨，觸物而流。《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沈德潛評：蘇端明有《諫買浙燈狀》。

《**河橋晚歸**》《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筆墨間有香氣，似初唐人佳製。

《**與兒輩泛舟游西湖一日間陰晴屢易**》《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寫景最工，著語一何娟妙。

《**野興**》（**掃盡紅塵閉是非**）《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五、六情事恰合。

《**幽居春晚**》《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引盧世潅評：三、四從上轉下，機軸一貫。

《**閔雨**》《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詞旨深厚。

《**舍南野步**》《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寫入邊愁一句，便覺情景混融，通體靈妙。

《**山行**》（**山光秀可餐**）《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不失子美家法。

《**風雪晝晦夜遂大雪**》《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奇崛。

《**道室**》（**箬過風山第六叉**）《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鏗然清響，殊有仙靈之氣。《伯山詩話》再續集卷二：詩人不讓人獨善，往往出新意以爭之。宋司馬文正公，不以詩傳者也，陸放翁，寢食於詩者也。《老學庵筆記》：文正公五字詩云：「烟曲香尋篆，杯深酒過花。」放翁後亦有句云：「茶鼎聲號蚓，香盤火度螢。」二公之詩，其細緻略同，然謂放翁之句非脫胎於文正，吾不信也。

《**乙丑夏秋之交小舟早夜往來湖中戲成絕句**》一　《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有聲有情，迥然高唱。

又二　《批校劍南詩稿》卷六二吳焯評：前《漁父歌》已盡此意。

《**懷舊**》（**身是人間一斷蓬**）《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王世貞論詩，以樂天、放翁爲廣大教主，爲其情事景物之悉備也。此老情事，頗近子美，其意中亦欲與浣花老叟相視而笑，故其自道如此。

《**梨花**》《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引盧世潅評：梨花詩至此，又是一種結構。

《**雜感**》（**春晚晴還雨**）《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可字雖出唐人，自成佳句。

《**初夏閑居**》《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琢句工穩，而氣格不傷。《昭昧詹言》卷二〇：起初夏，次閑居，三、四夏景，五、六時事。收入己。

《**地僻**》《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何其風秀。

《**寄隱士**》《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較少陵押「形」字更新。

《**贛士曾興宗字光祖以其居箕篽谷圖來求詩**》《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磊砢多奇，宮商悉諧，第六句蓋取諸坡仙者。

《**西村晚歸**》《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古今得意句，難得一聯悉稱，「暗牖懸珠網」，不如「空梁落燕泥」，「傍水見寒花」，不如「出關逢落葉」也」，田藝蘅《詩談》云爾。如此詩「風定絮飛低」五字，亦豈易得。

《**秋夜**》（**落葉鳴遙夜**）《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風格遒上，故應突過錢郎。

《**初夏書感**》《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諸詩皆莫年之作，老氣縱橫，而格律彌細。

《**雜感十首**》（**呂釣渭水濱，洙泗日已遠**）《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詞旨宏深，雖筆意微斂，卻有大篇氣象。

《**聞新雁有感**》《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如此寓感，亦匪夷所思。

《**湖山尋梅**》《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仗氣愛奇，遂成異境。方回取梅花詩十五篇，殊不逮此。

《**蘭亭道上**》《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蘊藉不失唐人風調。

《**郊行**》（**凄風吹雨過江城**）《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結有神韻。

《**文章**》（**文章本天成**）《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七：深識妙解，非淺人所能與。游常言：「詩欲工而工，亦非詩之極。鍛鍊之久，乃失本指，斲削之甚，反傷元氣。」觀其所言，其自命可知矣。李東陽謂宋人之詩，但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眞興致未可與道者，不知能識此意否？《視齋詩談》卷五：起句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此論文於搖筆濡墨之前，非切摩於字句者所曉。

《**步出萬里橋門至江上**》《視齋詩談》卷五：某嘗論詩，通篇皆切近語，須向外境推開收，不如此則無煙波蕩漾之妙。通篇皆推開高一步說話，須靠題切近收，如此方有歸宿。放翁是詩，因閒步想到報國，可謂恢張之極。末仍結到萬里橋，此法甚妙。

《**烹茶**》《視齋詩談》卷五：結出不能飲茶，此是拗題法。

《**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視齋詩談》卷五：筆力如生龍活虎，全在意思上綰定，於蕭騷處壯采射人，手法似杜。

《**統分稻晚歸**》《視齋詩談》卷五：全是杜意，正在無甚驚人處見得，此言非初學所知。

《**夜坐庭中讀古人詩**》《視齋詩談》卷五：不必造句警奇，須求其全體穩重，步骨隱然者爲佳，東坡所謂「滓老滓熟，乃歸平淡」者是也。若開手便要平淡，煞害事。

《**夏日**》《視齋詩談》卷五：「渴蜂窺硯水，慵燕息簾鉤」，極入細，家數卻大。《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著意學少陵。

《**忍窮**》《視齋詩談》卷五：起句雙排，故以單句蕩開。此古之成法，卻須有力有味方合。

《**殘春**》《視齋詩談》卷五：頸聯：「惟書尚開眼，非酒孰關心？」一句用兩虛字，須勁須穩乃佳，不然便軟。

《**小集**》《視齋詩談》卷五：第一層時景可飲，第二層心緒宜飲，第三層飲時之排當，第四層飲時之樂趣。古人運筆，都不草草如是。

《**小立**》《視齋詩談》卷五：前六句將所見景物說完，末二句點入題字，通體悠然。詩有倒運題意者，此類是也。要之，外面景物，即立時所見，字字是題，宜知此訣。若通篇與本題不相關照，突點便是支離，暗說又近蒙混，皆詩病也。

《**晨起偶得五字**》《視齋詩談》卷五：「有得忌輕出，微瑕須細評。」此十字談詩之妙矩也。不輕出，再加錘鍛，要細評，時與改削，工夫只照此用。

《**砭愚**》《視齋詩談》卷五：頸聯云：「信書安用盡，見事可憐遲。」化裁成語之法也。化如銷銀不留原塊，裁如剪衣去其全幅，銀與紬之用固在也。誌之勿忘。

《**春耕**》《視齋詩談》卷五：通首說所以歸耕之意，一氣趕到，結語一點便醒，此法得之《過秦論》。

《**園居**》《視齋詩談》卷五：極自在卻不頹唐，全在此處看人骨力。

《**雨夜思子虞**》《視齋詩談》卷五：三四云：「峭寒侵病骨，殘雨滴愁心。」工於言愁，然氣格已落晚唐，試讀杜詩，便覺驍騰向上轉。

《**偶得長句寄曾原伯**》《視齋詩談》卷五：「酒能作病眞如此，窮乃工詩卻未然。」以議論爲詩，在唐人爲破觚，在宋人爲出奇，不必拘《滄浪詩話》，一定不用。

《**送呂彥升參謀**》《視齋詩談》卷五：「苦言到口終須發，聖度如天莫自疑。」此等句不敢說他不好，卻正是降唐人一等處，爲其高聲高氣，脫露鋒穎也。

《**幽居書事**》（**莫嘆人間苦不諧**）《視齋詩談》卷五：「正欲清言聞客至，偶思小飲報花開。」閒適平淡中光華飽滿，造句如得此妙，便入上乘。

《**雨中小酌**》《視齋詩談》卷五：「愁看場上禾生耳，且泥杯中酒到臍。」對法出色。

《**豆秸煮酒**》《視齋詩談》卷五：世俗通稱，此老用來都妙，惟其樸摯耳。

《**庵中獨居感懷**》三　《視齋詩談》卷五：腹聯云：「黃紬被暖閒無厭，白布衫長樂有餘。」此等字有佛魔之分，一失腳便跌入深坑矣。

《**八月九日晚賦**》《視齋詩談》卷五：第四句云：「月入門扉影正方。」奇思只在眼前，人卻拾不起。如何是拾得，只要細心體物。

《**新晴野步**》《視齋詩談》卷五：「迨酒賤時須痛飲，得人扶處儘閒行。」說飲是不曾飲，說行是不能行，兩意互見，此杜詩之窘變也。

《**寒夜枕上**》《視齋詩談》卷五：結句云：「吾詩欲寫還慵起，卧看殘燈翳復明。」只是情眞，便有餘味。凡無味者，淺俗薄弱而已。

《書室名可齋或問其義作此告之》《覯齋詩談》卷五：「生平秘訣今相付，只向君心可處行。」唐人不肯如此說，界限甚微。

《倚欄》《覯齋詩談》卷五：「故山未敢說歸期，十口相隨又別離。小雨初收殘照晚，闌干西角立多時。」不說愁思，言下可想，正是唐人家法。

《書憤》《早歲那知世事艱》《歷代詩發》卷二七：結句自負，妙有渾含。《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趙翼評：雄麗是盛唐魄力。《昭昧詹言》卷二〇：志在立功，而有才不遇，奄忽就衰，故思之而有憤也。妙在三、四句，兼寫景象，聲色動人，否則近於枯竭。《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二許印芳評：《書憤》之作，不一而足。虛谷所選二篇，同題合編，實非一時所作。外有一篇云：「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樓船夜雪瓜州渡，鐵馬秋風大散關。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出師》一表眞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中」字、「世」字犯複，「那」，讀平聲。此詩前開後合，章法又與前二詩不同，筆意變化。末二句思得諸葛其人，經略中原，非以諸葛自比。通篇沈鬱頓挫，而三、四雄渾。不但句中力量充足，抑且言外神彩飛動。

《小飲賞菊》《歷代詩發》卷二七：人淡如菊，而健亦如之，託興更爲不淺。

《將離江陵》《歷代詩發》卷二七：坦平中自有疏越之趣，雋永之情。

《蟠龍瀑布》《歷代詩發》卷二七：說得平淡如許，具見清襟。《宋詩精華錄》卷三：言凡物之出色，皆遭遇而已。此正告懷才不遇者，內重自然外輕也。《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極似宛陵，析理洞情，文能見道。

《村舍雜書》《歷代詩發》卷二七：讀者眞種子，眞欲傳之百世。《批校劍南詩稿》卷三九吳焯評：諸詩皆陶意，熟境一洗。

《無酒歎》《歷代詩發》卷二七：醉亦狂，醒亦狂，造物眞無如放翁何矣。詩之妙，每在轉換，不死句下。

《山頭石》《歷代詩發》卷二七：語雖淺顯，寓意最佳。

《賽神曲》《歷代詩發》卷二七：所願皆上古純熙之世，使讀者神游。

《瞿塘行》《歷代詩發》卷二七：起落有勢，險俱在毫端。《批校劍南詩稿》卷二吳焯評：人人有此恨，人人有此險，只寫不到，正坐着力。《昭昧詹言》卷一二：「浪花」二句似杜。　又吳闓生評：尙有奇氣。

《枕上》《歷代詩發》卷二七：二聯對句尤自然，入勝地。

《和陳魯山詩》《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輕身心，重勢位者，當三復此言。

《京華春日》《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小樓」二句）風神無限。放翁以此詩得名，而前後夾雜，故獨存此二句。《雨村詩話》卷下：陸放翁詩，以「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得名，其餘七律名句輻輳大類此，而起訖多不相稱。人以先生先得好句，後足成之，情理或然。

《夜宿陽山磯將曉大雨北風甚勁俄頃行三百餘里遂抵雁翅浦》《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趙翼評：寫出順風，有氣勢。

《獨學》《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安命」「養生」二語外，可以類推。　又趙翼評：精理名言，味如九醞。

《太息》《太息重太息》《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平生志氣，具見於此。《歷代詩發》卷二七：悲咽之音，純乎老杜。劉後村推放翁爲宋之大宗，不謬也。

《苦筍》《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放翁自道人品。《讀書草堂明詩》卷二：陸務觀《苦筍》，感苦諫也。

《登塔》《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後半家國興衰之感，權臣阻抑之憾，鬱鬱律律，悲風欲起，與少陵《慈恩寺塔》「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下同一激烈淋漓。

《登城》《我登小城門》《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從蔡京父子，童貫始禍言之，見南渡後猶可復讎，而孱主賊臣坐失事機也。末四語是作者謀略。

《九月十六日夜夢駐軍河外遣使招降諸城覺而有作》《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復國大讎垂觸成詩，此後不必屢次揭出。又趙翼評：豪健雄麗，大筆如椽。

《長歌行》《人生不作安期生》《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中有奇警語如跳躍而出。　又趙翼評：興酣落筆撼五岳。《東泉詩話》卷二：放翁《長歌行》，最善，雖未知與李、杜何如，要已突過元、白。集中似此亦不多見。《昭昧詹言》卷一二：壓卷。　又吳闓生評：所以壓卷，亦以豪邁縱橫也。

《病起書懷》《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趙翼評：意精語鍊，愈

腐愈新。以道學語入詩，倍覺精采，是放翁獨絕處。

《咏史》（我見魏徵偏嫵媚）《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我見」二句）妙在天然成語。又趙翼評：此本東坡斷句，放翁補綴成篇者。

《萬里橋江上習射》《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趙翼評：興會健舉。《昭昧詹言》卷二〇：起有遠勢。三、四寬博。五、六較遜。收語亦豪。又吳闓生評：此等語放翁習見，此首較健拔。

《偶過浣花感舊游戲作》《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趙翼評：（「市人」二句）奇想。

《江樓醉中作》《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趙翼評：工鍊。《昭昧詹言》卷二〇：造句雄傑。《宋詩精華錄》卷三：以上二詩（另一首爲《月下醉題》）中兩聯，皆名士應有語，但裁對工整，翁所長耳。

《芳華樓賞梅》《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金壺列置」以下，借豪橫以壓清臞，其實正尊梅之品格，人勿誤看。又趙翼評：咏梅詩多清麗一派，此特以豪橫翻新耳。詩人遇熟題必出新意，往往如此，何必不如許注腳。（「一春」二句）單行之句，力有萬鈞，最不易到。《昭昧詹言》卷一二：起妙。「放翁」以下，亂雜不佳。「萬人」句非梅詩，應有料。收畢竟不稱。又吳闓生評：此開流俗詩派。

《眉州披風榭拜東坡先生遺像》《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趙翼評：放翁想於摹寫景象處別有精神。（故鄉歸來要有日）醒出眉州故鄉，方是本題，不則但題東坡像耳。

《舟中對月》《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趙翼評：（「依依」二句）閒趣。（「清寒」二句）飄出雲外，是筆意超逸處。《昭昧詹言》卷一二：超妙。太白、坡公合作。「江空」二句正寫留，重。「哦詩」二句再議。收二句，三妙合空。又吳闓生評：姚云「此詩最似東坡」。

《出塞曲》（千騎為一隊）《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此爲宋民之陷於金者言，見其不忘故主如此，知岳侯於朱仙鎮時，群情歸往，可直抵黃龍府也。金牌之召罪，眞上通於天。《昭昧詹言》卷一二：不及半山。

《夏夜大醉醒後有感》《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應出爲通判建康後作，然此心仍耿耿也。又趙翼評：筆力。

《思故山》《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無時出」謂時時可出。又趙翼評：信筆抒寫，須有一氣灑落。

《登擬峴臺》《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和平之音，放翁詩中無格不有。《宋詩精華錄》卷三：五、六二語，可括盡蘇、松、常、太山水。

《醉眠》《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人如撲滿」者，胸中著不得一豪之誠，對看自見。茫茫九宇，何撲滿之多耶？

《苦寒》（凍硯時能出苦吟）《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誰知」二句）貞下起元之理。

《題少陵畫圖像》《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趙翼評：此即脫胎於少陵「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也。

《暴書偶見舊稿有感》《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從軍、諫獵，生平得意事，故曲折言之。

《病起》（山村病起帽圍寬）《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沈德潛評：（「志士」二句）此反興體。

《夜步》《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上趙翼評：（水搖鐙影酒家樓）畫不出。

《坐客有談狄魚眼眶之奠者感嘆而作》《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沈德潛評：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中一段云：「譬猶屠殺牛羊，刳鱉魚鱉，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云云。讀之眞覺驚心怵目。今閱「物生怖死與我均」等語，煩簡不同，眞摯則一，世上老饕亦應動不忍之心矣。

《夜坐觀小兒作擬毛詩欣然有賦》《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沈德潛評：用險韻成詩，韻腳穩貼，宋人每以此擅長。

《兩京》《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沈德潛評：結意憶己之入諫，幾同於朱雲也。

《夜夢與數客觀畫有八幅龍湫特奇客請予作詩其上書數十字而覺不復能記明旦乃追補之亦仿佛夢中意也》《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沈德潛評：用意全在後半。又趙翼評：放翁本事，自己說出，人苦不能領略耳。

《登峨眉山至絕頂訪秦刻石且北望大海山路危甚人迹所罕至也》《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趙翼評：寫景筆筆鑱刻，別開生面。（「殘碑」二句）突出新意。

《夜觀嚴光祠碑有感》《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沈德潛評：非必貶范史，總寫嚴先生之高耳。

《戒殺》《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沈德潛評：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念及此自不忍殺。《批校劍南詩稿》卷六二吳焯評：眞實，無好生套語，並不依傍緇流。

《書憤》（山河自古有乖分）《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沈德潛評：宗留守一言之誠，招降群盜數萬，杜充任留守，降者仍散爲盜，且歸劉豫矣。國家用人，得失如此！

《感懷》《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趙翼評：蓋有見於道學空疏之病而發此焉。

《悲歌行》《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趙翼評：五岳起方寸。

《七十二歲吟》《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沈德潛評：老年壯志，有觸即萌。

《喜雨歌》《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沈德潛評：偏從麥熟得食後哭，哭前幾年之荒也，此加倍法。

《省事》（省事漸捐書）《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沈德潛評：（病去俗醫疏）翁有「庸醫司性命，俗子議文章」句，不如此句有味。

《庚申元日口號》《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沈德潛評：不言治忽，無限故君之思，與元微之「白頭宮女在，閒坐說哀宗」意各別。

《先少師宣和初有贈晁公以道詩云奴愛才如孺穎士婢知詩似鄭康成晁公大愛賞今逸全篇偶讀晁公文集泣而足之》《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趙翼評：（奴愛）二句）眞佳句。

《讀史》（功名多向窮中立）《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沈德潛評：（禍患常從巧處生）爲機變人痛下針砭。

《村居》（青藜杖出氛埃外）《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趙翼評：（「造物」二句）百思不到，說來恰在人人意中。

《書感》《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沈德潛評：漢之甘陵南北，明之東林，名輩出也。漢明帝時，身毒之教入中國，盛時生也，餘可類推。又趙翼評：（「黨禍」四句）閱歷深至。《昭昧詹言》卷二〇：前半興感之由。五、六開合自詠。收兼及景，亦是詩家聲色處。

《書喜》（欹斜古屋枕江干）《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趙翼評：極眼前語，經其遣用，便覺異樣精采。

《自勉》（學詩當學陶）《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趙翼評：只說白話，自不可及，由意理深故也。此放翁晚年獨至處。

《志喜》《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趙翼評：有會心處，振筆疾書，不事修飾，此翁晚年三昧，和盤托出，盡以語人，人自不能到耳。

《對酒作》《宋金三家詩選・放翁詩選》卷下沈德潛評：（「多聞」二句）予亦同此感。

《荊州歌》《石洲詩話》卷四：放翁《荊州歌》七古，儼然《竹枝》。

《稽山行》《石洲詩話》卷四：放翁《稽山行》五言一首，意擬《吳趨》、《燕歌》之製也。「何以共烹煮」，句法猶近。

《溪行》《批校劍南詩稿》卷一吳焯評：情景俱逼眞。

《送李德遠寺丞奉祠歸臨川》《批校劍南詩稿》卷一吳焯評：似杜而淺顯。

《喜小兒聾到行在》《批校劍南詩稿》卷一吳焯評：從喜小兒內即及邊疆，此眞念念不忘國家也。

《以石芥送劉韶美禮部比釀酒勁甚因以為戲》二《批校劍南詩稿》卷一吳焯評：掃除甜酒是解人。

《十二月一日》二《批校劍南詩稿》卷二吳焯評：此即「身老怯增年」之句母也。

《將赴官夔府書懷》《批校劍南詩稿》卷二吳焯評：此詩當與《入蜀記》同看。

《送芮國器司業》二《批校劍南詩稿》卷二吳焯評：足見憂時。

《扇子峽山腹有草閣小亭極幽邃意其非俗人居也》《批校劍南詩稿》卷二吳焯評：佳境點染生色。

《飯三折鋪鋪在亂山中》《批校劍南詩稿》卷三吳焯評：通首一氣。

《留樊亭三日王覺民檢詳日攜酒來飲海棠下比去花亦衰矣》《批校劍

南詩稿》卷三吳焯評：聲情高爽。

《**嘉川鋪遇小雨景物尤奇**》《批校劍南詩稿》卷三吳焯評：好景寫得出。

《**遊漢州西湖**》《批校劍南詩稿》卷三吳焯評：讀之，使人置身景中。《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中數韻云：「矯健挺拔，字字生鐵鑄成，直入浣花之室。收稍弱。」僕謂收處不可謂弱，凡七言古通體不轉韻，末二句、四句、六句忽用轉韻者，每用律句收煞，山谷多有之。至此篇後半，本無深意，特借一琴一酒作伴，結束懷古之情而已。

《**醉中作**》一、二《批校劍南詩稿》卷四吳焯評：二首寫豪氣，皆有實際，非復天仙浪語。

《**十月十四日夜月終夜如晝**》《批校劍南詩稿》卷四吳焯評：太白餘波。

《**遣興**》《批校劍南詩稿》卷九吳焯評：已入少陵之室矣。

《**江樓吹笛飲酒大醉中作**》《批校劍南詩稿》卷九吳焯評：太白餘習。

《**訪客不遇**》《批校劍南詩稿》卷九吳焯評：許多懶散不得意。

《**別後寄季長**》《批校劍南詩稿》卷九吳焯評：無窮愛戀，想見其人。

《**夏日睡起**》《批校劍南詩稿》卷一二吳焯評：清境歷歷。

《**坐客有談狄魚眼眶之美者感嘆而作**》《批校劍南詩稿》卷一八吳焯評：是一篇戒殺警策文。

《**衰病不能復劇飲而多不見察戲作此詩**》《批校劍南詩稿》卷一八吳焯評：公以酒豪自命者，至衰病怯飲。二詩即不諱言，只是一眞。

《**登紫翠樓**》《批校劍南詩稿》卷一八吳焯評：全首似杜。

《**喜小兒病愈**》二《批校劍南詩稿》卷一九吳焯評：娛老勝情。

《**小齋壁間張王子喬梅子眞李八百許旌陽及近時得道諸仙像每焚香對之因賦長句**》《批校劍南詩稿》卷一九吳焯評：哦詠神仙，總非得已。

《**楚宮行**》《批校劍南詩稿》卷一九吳焯評：有氣概。

《**雜感**》二《批校劍南詩稿》卷二〇吳焯評：通首閒趣，結句入感。

《**初到行在**》《批校劍南詩稿》卷二〇吳焯評：直借到行在作感懷詩，好在無廟堂氣。

《**山居疊韻**》《批校劍南詩稿》卷二一吳焯評：偶爾弄巧。

《**春雨絕句**》六《批校劍南詩稿》卷二二吳焯評：怨始諧終，總歸於怨。

《**泛湖至東涇**》《批校劍南詩稿》卷二二吳焯評：村景歷歷眼前，足空塵想。

《**晚秋農家**》《批校劍南詩稿》卷二三吳焯評：八首近陶家情愫，不必句字似之。

《**壬子八月癸卯大風雨拔木飄瓦通夕不能寐**》《批校劍南詩稿》卷二五吳焯評：無事不然，可以警悟。

《**東鄰築舍與兒輩訪之為小留**》《批校劍南詩稿》卷二五吳焯評：意境不熟。

《**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園四十年前嘗題小闥壁間偶復一到而園已易主刻小闥於石讀之悵然**》《批校劍南詩稿》卷二五吳焯評：情深，可歌可涕。《宋詩精華錄》卷三：古今斷腸之作，無如此前後三首者。

《**落梅**》《批校劍南詩稿》卷二六吳焯評：公之詠梅，直是「橫看成嶺側成峰」，無往不妙，即至飄零，亦寫至好處。

《**雨中夕食戲作**》《批校劍南詩稿》卷二九吳焯評：予亦每有此心境，不意公已先道破。

《**被命再領沖佑有感**》《批校劍南詩稿》卷三一吳焯評：果然長生，眞成孤立矣。

《**寄題哲上人漫堂**》《批校劍南詩稿》卷三一吳焯評：說得人迴遑如失。

《**齋中雜題**》二《批校劍南詩稿》卷三二吳焯評：處處新。

又四《批校劍南詩稿》卷三二吳焯評：竊取禪語。

《**小圃**》《批校劍南詩稿》卷三二吳焯評：老年情事不堪，惟此爲甚。

《**讀杜詩**》《批校劍南詩稿》卷三三吳焯評：直爲少陵稱屈，足令千古魄動。

《**四月一日夜漏欲盡起坐達旦**》《批校劍南詩稿》卷三四吳焯評：寫老年不如意。

《**信筆**》二《批校劍南詩稿》卷三六吳焯評：強自作達，終無了義。

《**立冬日作**》《批校劍南詩稿》卷三八吳焯評：言貧最雅。

《**遣興**》二、三《批校劍南詩稿》卷四〇吳焯評：二首尤爲遣興妙境。

《三二年來夜夢每過吾廬之西一士友家觀書飲酒方夢時亦自知其為夢也》《批校劍南詩稿》卷四二吳焯評：情景絕倫。

《燕》《批校劍南詩稿》卷四三吳焯評：詠燕別腸。

《梅花絕句》二《批校劍南詩稿》卷四九吳焯評：情感無限，在以梅花一人看。

《書房雜詠》一《批校劍南詩稿》卷五三吳焯評：此公只有《尚書》、《周易》，觀第六句，文集也不用。

《初夜暫就枕》《批校劍南詩稿》卷五三吳焯評：情景逼眞。

《養生》《批校劍南詩稿》卷五四吳焯評：可銘老人座右。

《試筆》《批校劍南詩稿》卷五四吳焯評：可爲養生箴。

《感憤》《批校劍南詩稿》卷五五吳焯評：亢爽仍自含蓄，得古詩人之意。

《若耶村老人》《批校劍南詩稿》卷五五吳焯評：絕妙壽詩，並有圖畫。

《歸老》《批校劍南詩稿》卷五五吳焯評：直寫老境。

《送子坦》《批校劍南詩稿》卷五六吳焯評：眞至質雅，千古如面。

《衰疾》《批校劍南詩稿》卷五七吳焯評：反寫崛強。

《三月三十夜聞杜宇》《批校劍南詩稿》卷五七吳焯評：聲意俱平，但寄慨可傳。

《卜居三山已四十年矣暇日有感聊賦五字》《批校劍南詩稿》卷五八吳焯評：無播遷之憂，此一生極受用處。

《送子修入閩》《批校劍南詩稿》卷五八吳焯評：自然入情。

《遣舟迎子遹因寄古風四十韻》《批校劍南詩稿》卷五九吳焯評：有子可語，眞老人樂事。

《雜書幽居事》《批校劍南詩稿》卷六〇吳焯評：五首一洗熟境，均可取也。

《齒落》《批校劍南詩稿》卷六二吳焯評：不伏輸語也。

《排悶》《批校劍南詩稿》卷六五吳焯評：老中別有生趣。

《雜興》《批校劍南詩稿》卷六五吳焯評：數首俱眞實，可法。

《題陳伯予主簿所藏棗少游像》《批校劍南詩稿》卷六六吳焯評：前輩虛懷如此。

《雜詠》五《批校劍南詩稿》卷七一吳焯評：人生之苦如此。

《次韻李季章參政哭其夫人》二《批校劍南詩稿》卷七三吳焯評：養生實際，於此逗漏，彼說玄說妙者，多欺人語耳。

《雪意》《批校劍南詩稿》卷七四吳焯評：句句雪意，自占一先。

《病中有述二首各五韻》二《批校劍南詩稿》卷七五吳焯評：養生要語。

《初夏雜興》五《批校劍南詩稿》卷七六吳焯評：諸詩俱別有生態。可爲山村居人解嘲。

《對食有感》《批校劍南詩稿》卷八一吳焯評：二詩皆朝夕養福壽之言，可銘金石。

《短歌行》《批校劍南詩稿》卷八二吳焯評：出語峭甚，卻可消客氣。

《病起雜言》《批校劍南詩稿》卷八三吳焯評：此孟子敵國外患之論，可以保身，可以慰老。

《新蔬》湯大奎《炙硯瑣談》：陸游《新蔬》詩：「莫擬將軍春薺句，兩京名價有誰知？」將軍，高力士也。力士有《薺菜》詩。然僻事須實用，渾稱力士爲將軍，殊未了了。此隨手徵引之病。

《古風》《少年慕黃老》《唐宋詩本》戴第元評：是太白語。

又《我生本江湖》《唐宋詩本》戴第元評：是東坡語。

《秋興》《朝先鳴鷄興》《唐宋詩本》戴第元評：仁者之言。

《雜興十首以貧堅志士節病長高人情為韻》《唐宋詩本》戴第元評：劍南暮年諸作，老氣無敵，風格彌遒，此殆與東坡神似。

《無題》《半醉凌風過月傍》《唐宋詩本》戴第元評：似遊仙詩。「侍女」句，曹唐句也。

《岳陽樓》《唐宋詩本》戴第元評：「浪花」句，亦從太白「君山」句翻出。《昭昧詹言》卷一二：有崖岸窠臼，望之易盡。以太白《梁園》比之，此如蹇驢矣。此無興會亦可作得。起四句叙耳，卻有致。「我來」以下，照譜塡詞之作。世間不解譜者多矣，故以此爲佳。

《上巳臨川道中》《唐宋詩本》戴第元評：結是唐人七古正調，用對結尤老。《昭昧詹言》卷一二：「龜息」句湊，李、杜、韓、蘇無之。又吳闓生評：並不見湊。《宋詩精華錄》卷三：此首格局頗新。

《新秋》（殘暑無多日）《唐宋詩本》戴第元評：只寫眼前景，而意致自遠。

《書室明暖終日婆娑其間倦則扶杖至小園戲作長句》《唐宋詩本》戴第元評：三、四工細。

《夜讀岑嘉州詩集》《唐宋詩本》戴第元評：岑參出刺嘉州，杜鴻漸鎮西川，表爲從事，以職方郎兼侍御史，領幕職。放翁生平所歷相似，故於從軍詩尤致思焉。

《讀近人詩》（琢彫自是文章病）《唐宋詩本》戴第元評：論詩正宗，語切病痛。

《壬子九月夜讀歌詩稿有感》《昭昧詹言》卷一二：惜抱先生云：「放翁《壬子九月夜讀歌詩稿有感》云，【略】蒲謂此詩所述字字眞實，學者不悟此旨，終不爲作家矣。」又卷一二評晁冲之《送一上人還滁州瑯琊山》：可與放翁《壬子作》同看。

《醉中歌》《昭昧詹言》卷一二：此摹坡、谷《春菜》，無甚妙處。

《石首縣雨中繫舟戲作短歌》《昭昧詹言》卷一二引姚鼐評：金源之欺趙氏，甚於秦之欺楚。其終滅於弱宋，豈非天哉！讀放翁此詩，爲之慨然。

《嘉州守宅舊無後圃因農事之隙爲種花築亭觀甫成而歸》《昭昧詹言》卷一二：無奇而見老筆。

《神山歌》《昭昧詹言》卷一二：奇。又卷一二評晁補之《秋夜古風》：長吉《浩歌》、放翁《三神山》及此，皆同一意，而不及坡《百步洪》帶說之妙。此可究作家大小之分。

《山中得長句戲呈周輔並簡朱縣丞》《昭昧詹言》卷一二：此似六一。

《初到榮州》《昭昧詹言》卷一二：此佳作。《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對句到底，亦瘦勁，亦沈厚。」僕謂「少年遠遊」以下，正沈厚處，所謂力透紙背也。特爲加密圈。

《醉中長歌》《昭昧詹言》卷一二：起妙。三、四偷坡「黃金可成」二句，而不及坡清。「可憐」六句刪。收四習調。

《春感》《昭昧詹言》卷一二：起妙。「蛟龍」句，習氣語，可憎。收開俗派。

《遊圜覺乾明祥符三院至暮》《昭昧詹言》卷一二：不逮韓之雄，未妙。收四句凡語。

《夜宴即席作》《昭昧詹言》卷一二：此詩意佳，但興象未妙。

《贈宋道人》《昭昧詹言》卷一二：下。無謂。

《順風舟行甚疾戲書》《昭昧詹言》卷一二：有遠勢闊瀾，稍粗耳。

《漁翁》《昭昧詹言》卷一二：妙作。

《遊萬州岑公洞》《昭昧詹言》卷一二：小有作意，似坡。「水作珠簾月作鉤」，仙句。又吳闓生評：「水作」句實俗調，收亦俗。

《醉中下瞿塘峽中流觀石壁飛泉》《昭昧詹言》卷一二：起四句浮滑。「回頭」二句浮，不佳。此粗詩欺人，開今世一無所知而強解事者。又吳闓生評：此醉中豪語，尙無大礙。

《自雪堂登四望亭因歷訪蘇公遺跡至安國院》《昭昧詹言》卷一二：起二句叙。「三山」二句死。「幾年」二句支贅，然刪之，接下句不得。此類杜公無之，此是才不足。然又有事外之妙。「老仙」二句，歸宿點題，「蜿蜒」二句，本可接「風煙閒」下，「向來」二句，本可接「老仙」二句下，易置乃見章法之妙。「名花」二句，事外遠致，棱也。收二句又一事外，妙。滿紙奇縱之氣，快妙眞似坡公。布置章法知斷，今世無人知之。明代諸家亦不知，惟我知之。又吳闓生評：醜語。

《荆溪館夜坐》《昭昧詹言》卷一二：起二句先寫。四句倒點。「憶下」四句開局。「人生」二句接。收習氣可憎。董塢先生云：「自《石首縣雨中繫舟》至此，庚寅盡戊戌，並入蜀至東歸詩。然放翁七言歌行佳處，亦盡於此矣。觀全集，足知漁洋鑒裁之善。」

《晚泊》《昭昧詹言》卷二〇：前四句情景交融。五、六晚泊之景。收亦自然。《宋詩精華錄》卷三：翁與石湖、誠齋皆倦游者，而石湖但說退居之樂，陸、楊則甚言老于道途之苦，似與官職大小亦有關係。

《綿州魏成縣驛中有羅江東詩云芳草有情皆礙馬好雲無處不遮樓戲用其韻》《昭昧詹言》卷二〇：前四西游情興。五、六魏成驛景。收所謂戲也。

《倚樓》《昭昧詹言》卷二〇：倚樓而自傷老大也，亦是直抒胸臆，而有情無景，語乏含蓄。使杜公爲之，必不似此。然豪健自不可及。又吳闓生評：六句七句皆景也。

《登荔枝樓》《昭昧詹言》卷二〇：起二興象華妙。三、四所以登樓之

故。五、六登樓後留戀。收意親切有味。

《月下自三橋泛舟歸三山》《昭昧詹言》卷二〇：起叙題。三、四有聲色繪景。五、六細景。入己收。

《成都大閱》《昭昧詹言》卷二〇：起叙題，兼寫景。三、四句法雄邁。五、六濟以和緩。收嫌太盡。又吳闓生評：三、四豪語耳，句法並不雄邁，第四句尤粗。

《山寺》《昭昧詹言》卷二〇：從題前起。三、四境象逼眞。五、六入己情事。收意味深長。

《六月十四日宿東林寺》《昭昧詹言》卷二〇：通首情景交融。收有奇氣。《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一氣舒卷，卻能凝鍊穩重，宋人謂半山最擅勝場。」僕謂此放翁之極似東坡者，其所以能成大家在此。

《自合江亭涉江至趙園》《昭昧詹言》卷二〇：先叙所以至園之故，所謂命脈也。三、四涉江之景。五、六至園後景事，清新。

《自芳華樓過瑤林莊》《昭昧詹言》卷二〇：中二聯有致。

《題繡川驛》《昭昧詹言》卷二〇：只首句道破正意，以下將情事緯之，遂爾一往情深。

《將至京口》《昭昧詹言》卷二〇：起句著題。次句卻又掉轉，不見痕跡。三、四舟次之景。五、六京口。以餘意作結。第五句稍遜。

《泝溪》《昭昧詹言》卷二〇：起所泝之地。次泝溪之人。三、四拓開。四句入正位。五、六溪景。結入己意。

《早自烏龍廟歸》《昭昧詹言》卷二〇：起破早歸。三、四烏龍廟景。五、六歸途心境。收歸後情景。

《宴西樓》《昭昧詹言》卷二〇：起句樓。次句宴。三、四宴而動客思，感時節。五、六寫樓景事。收既宴而歸。《宋詩精華錄》卷三：「因循」兩字，誤事不少。然不因循而徒勞無功者衆矣。有道力者，要自有權衡耳。

《冬夜泛舟有懷山南戎幕》《昭昧詹言》卷二〇：以泛舟起。中四舟行夜景。收懷戎幕。

《出城》《昭昧詹言》卷二〇：起叙出城，帶寫景。三句盪開，微勒轉。五、六城外景。收意生新。

《西村》《昭昧詹言》卷二〇：情景交融，清空如繪，佳製也。

《寒食》《昭昧詹言》卷二〇：起句精湛，三、四尤遒勁。

《春日園中作》《昭昧詹言》卷二〇：三、四名句。又吳闓生評：姚氏塗抹第六句，吾謂五句尤拙，收淺率。

《秋思》《昭昧詹言》卷二〇：起句秋。次點人。三、四秋景。以下所思之事。又吳闓生評：此收較勝，以其神氣迸出也。

《新雛》《昭昧詹言》卷二〇：句句簇新。

《初夏新晴》《昭昧詹言》卷二〇：情韻溫醇。

《卧病書懷》《昭昧詹言》卷二〇：前四病況。五、六書懷。結縱筆自慨。又吳闓生評：此首佳，以收筆能頓挫也。

《病起小飲》《昭昧詹言》卷二〇：琢句新巧。

《醉中戲作》《昭昧詹言》卷二〇：狀少年豪舉，興象勃然。妙在五、六兜轉，收意亦不蕭索。

《安流亭俟客不至獨坐成詠》《昭昧詹言》卷二〇：「憶昔」二字，貫下六句。結句挽回。「馬影」一聯，沈雄有切響。

《夢至成都悵然有作》《昭昧詹言》卷二〇：務觀頹放之態，於此詩大可概見。又吳闓生評：精整，並不頹放。

《秋夜思南鄭軍中》《昭昧詹言》卷二〇：起勢崢嶸飛動，餘亦往復頓挫。

《懷南鄭舊游》《昭昧詹言》卷二〇：句法工煉。

《因王給事回使奉寄》《昭昧詹言》卷二〇：起己所處地情事。四句入使。五自詠作襯。六句起下。結寄王之意。

《雨泊趙屯有感》《昭昧詹言》卷二〇：以旅情起。次入泊舟。三、四雨。五、六趙屯風景。結入己情。

《留題雲門草堂》《昭昧詹言》卷二〇：志和音雅。

《雪晴行益昌道中頗有春思》《昭昧詹言》卷二〇：前四句搏綰周密。五、六寫春意，兼引入己情。收出場。

《舟行薪黃間得便風有感》《昭昧詹言》卷二〇：起二雨霽得便風。三、四奇警。五、六入己。

《春遊》《昭昧詹言》卷二〇：繪景細膩，而出以雅馴。

《風順舟行甚疾戲書》《昭昧詹言》卷二〇：一氣轉折，遒勁雄渾。

《**東齋偶書**》《有不爲齋隨筆》卷己：放翁《東齋偶書》云：「詩酒放懷貧亦樂，文移肆罵老難堪。」按昌黎《上鄭尚書相公啓》：「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爲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官者爲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籍公牘，不敢爲恥，實慮陷禍。」「文移」句蓋用其意也。

《**七月七日夜坐**》《有不爲齋隨筆》卷壬：放翁《七月七日夜坐》詩：「月上疏林正四更。」亦嫌景事不合。

《**董逃行**》《靜娛亭筆記》卷八：陸放翁集中有《董逃行》一篇，悲壯淋漓，實能於李、杜、韓、蘇外，自闢一境，足爲千古炯戒。詩云：「漢末羣盜如牛毛，千戈萬槊更相鑿。兩都宮殿摩雲高，坐見霜露生蓬蒿。渠魁赫赫起臨洮，僵屍自照臍中膏。危難繼作如崩濤，王朝荒穢誰復薙！踰城散走墮空壕，扶老將幼山中號。昔者羣狂根株牢，衆憤不能損秋毫。誰知此亂亦不遭，名雖放斥實遁逃。平民賠死聲嗷嗷，今茲受禍乃我曹。」命意深遠，殆指靖康之變，誤國諸姦倖免者多也。不料明季之復蹈覆轍，其慘更甚也。

《**梅花絕句**》《通齋詩話》卷上：梅花詩自宋以來甚多，大約魯、衛之政。放翁二絕，以側筆、襯筆取勢，較爲新穎，其詩云：「月中疏影雪中香，只爲無言更斷腸。曾與詩翁定花品，一丘一壑過姚黃。」「蜀王小苑舊池臺，江北江南萬樹梅。莫怪朝來歌吹鬧，園官已報五分開。」自注：「曾文清公嘗問余：梅與牡丹孰勝？余以此答。」可謂推陳出新矣。

《**梅花絕句**》（**聞道梅花坼曉風**）《宋詩精華錄》卷三：柳州之化身何其苦，此老之化身何其樂。

《**寄酬曾學士學宛陵先生體比得書云所寓廣教僧舍有陸子泉每對之輒奉懷**》《宋詩精華錄》卷三：此詩學宛陵，翁已自道，眞學得到家。《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放翁自壯至老，服膺宛陵，集中凡五六效其體，心折極矣。放翁詩鮮新俊妙、闊大閒曠無不備，而其精深處，乃自宛陵得來。世之論放翁者，勘道其學宛陵。甚矣，眞能讀放翁詩者之不易遘也。」僕謂放翁詩，固無所不學，而此首實規模宛陵。

《**自咏示客**》《宋詩精華錄》卷三：廬山僧近寄藤杖，甚奇。

《**聞杜鵑戲作**》《宋詩精華錄》卷三：此與「鷓鴣應是鼻亭公」，用事之妙，無獨有偶。

《**閑居自述**》《宋詩精華錄》卷三：三、四乃歷久常新之句。

《**舞夜觀月**》《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此首亦著意學宛陵者。

《**聞武均州報已復西京**》《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神似少陵《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之作。

《**題梁山軍瑞豐亭**》《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通首卷舒自如，神完氣足，大似坡老。

《**送劉戒之東歸**》《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全首能不脫送別，亦合分際。

《**南沮水道中**》《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第三句云：「用字極精。五、六兩句意已極足，再著『家山』二句，徒詞費耳。」僕不以此評爲然。五、六句平常。末兩句謂家山終是空望，連夢也不必到矣。宋徽宗詞云：「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放翁似套其意。

《**長木晚興**》《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三、四句云：「最傳之句。」僕謂第二句眼前語說得動情，首句豪壯。

《**羅江驛認望亭讀宋景文詩**》《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鮮新雅健，亦極自然。此種律句，惟放翁最擅長矣。」僕謂五句從山谷「近人積水無鷗鷺」句來，六句從摩詰「不知香積寺」四句來，「閏歲」句反用「江春入舊年」意，然自鍛成放翁之詩也。

《**夏日湖上**》《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前半酷似半山，凝鍊雋宕。」僕憶似一本作「預借秋」，記不眞不敢斷。但作「預」固淺，作「探」對不過平。

《**怡齋**》《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多用對偶，亦覺濃厚。

《**書懷**》《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豪宕流逸，集中最勝境也。

《**檐南納凉**》《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變換酣足，放翁七律之最者。

《**婺州州宅極目亭**》《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沈重又極慷慨，惟老杜有之。

《**老去**》《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學杜而得其神似。

《**大雨踰旬既止復作江遂大漲**》《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沈著似杜，放翁集中最用力者。

《桐廬縣泛舟東歸》《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意換句靈，放翁最完滿之作。」僕謂中四句乃放翁學蘇處。

《督下麥雨中夜歸》《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眞景描得出。

《狂歌》《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作盎』句趣語。」僕謂寫得至無聊，正其至倔強處，此亦學宛陵者。

《書生嘆》《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古今同嘆。」僕謂「中道」句眞正書獃。

《幽居感懷》《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俊逸自賞。

《甲辰仲秋無月十七夜獨皦然達旦》《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樸老清新，逼眞浣花，格律尤爲嚴整。

《病中》《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字字千錘百鍊，卻極自然。

《步虛》《石遺室詩話》卷二七：淡東評云：所感獨深。

《水調歌頭》（江左占形勝）《至順鎮江志》卷二〇：金焦鶴林、甘露，爲京口登臨之勝概，其題詠之見於《潤州類集》與《京口集》所載者，茲不重出。今擇舊志所錄，與夫近世名卿鉅儒之作，可以膾炙人口者書之。後皆仿此。陸游放翁嘗登多景樓，作《水調歌頭》，張孝祥書，刻崖石云，【略】其後孫吳會楚望作《摸魚子》，題於壁云，【略】二詞皆傑作也。

《鵲橋仙》（華燈縱博）《詞品》卷五：放翁詞纖麗處似淮海，雄慨處似東坡。其感舊《鵲橋仙》一首：「華燈縱博【略】英氣可掬，流落亦可惜矣。其「墜鞭京洛，解珮瀟湘。欲歸時，司空笑問，漸近處，丞相嗔狂」，眞不減少游。

《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務觀復云「眼底繁華元是夢，身後聲名不自知。」達哉，達哉！雖流落可惜而英氣正自可欽。《詞綜偶評・宋詞》：（酒徒一半取封侯，獨去作江邊漁父）感憤語，妙以蘊藉出之。結句翻用賀知章事，而感慨意即寓其中。

《水龍吟》（摩訶池上追遊路）《草堂詩餘》正集卷五沈際飛評：調本方，意貴圓，陸、秦、柳、章諸君擅之。（「鏡奩」二句）凄錦哀玉。（「嘆春」二句）春恨滿懷，先言春艷滿眼，找出一句恨來，庶不陪襍。《夢園詞選》：放翁一生憂國之心，觸處流出，無非一腔忠愛。此詞辭雖含蓄，而意極沉痛。蓋南渡國步日蹙，而上下安于逸樂，所謂一城絲管爭占亭館也。次闋自嘆年華已晚，身安廢棄，流落天涯，不能爲力也。結句「恨向東風滿」，饒有沉雄鬱勃之致，躍躍紙上。

《浣溪沙》（漫向寒爐醉玉瓶）《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喚君」二句）唐虞三代而後，跳不出此兩句圈子。（「忙日」二句）謬戾綿延。《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首二句秀婉有致。「夕陽」句於閑處寫情，意境並到。「忙日」、「新愁」二句眞率有唐人詩格。結句乃客中送客，人人意中所難堪者，作者獨能道出之，殆无咎將有遠行也。

《浣溪沙》（花市東風捲）《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捲」字奇。

《卜算子》（驛外斷橋邊）《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排滌陳言，太爲梅譽。

《木蘭花》（三年流落巴山道）《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沈際飛評：想在范至能蜀幕時。（「今朝」二句）強自寬，實至是。

《朝中措》（幽姿不入少年場）《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借梅自寫，寫出梅神。親切難動一字，單單咏梅，怎少妝點套子。「江頭」三句整，末句自慰妙。《七頌堂詞繹》：詠物至詞，更難於詩。即「昭君不慣風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亦費解。放翁「一箇飄零身世，十分冷淡心腸」，全首比興，乃更遒麗。《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首二句詠花而見本意，餘皆借梅自喻，飄零孤恨，其冷淡絕似寒梅。但梅花雖未逮穠春，而東皇先識，勝於百花，儘有江上芙蓉，一生未見春風者。放翁受知於孝宗，褒其多聞力學，授樞密院編修。雖出知外州，書生遭際，勝於槁項牖下多矣。故其結句自傷亦以自慰也。

《朝中措》（怕歌愁舞懶相逢）《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喬坐衙，沙吒利，党太尉輩相顧錯愕。王孝禮詩「猶嫌鏡里促，看人未好通」，數百年而有恨，淺，二語。《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一片凄怨之意，寫景在迷離之際，含思在幽渺之中，復以妍辭出之。楊升庵謂其「纖麗處似淮海」，殆謂《采桑子》及此調也。

《浪淘沙》（綠樹暗長亭）《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想痴了不痴以爲情。《復堂詞話》：放翁穠纖得中，精粹不少。南宋善學少游者惟陸。《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長亭把酒，自古傷離，身是行人，誰能堪此！下闋言居者、行者，同是江水量愁。鐵鎖橫江，本以斷東下之師，今以斷

愁來之路，句新與情摯兼之，與永叔之「陌上尋人，倩他燕子」，玉田之「相思一點，寄與孤鴻」，皆詞人幽邃之思。

《**月照梨花**》（《**霽景風軟**》）《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花間小語。

《**月照梨花**》（《**悶已縈損**》）《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有聲有色。

《**南鄉子**》（《**歸夢寄吳檣**》）《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可見放翁交友情誼。《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入手處僅寫舟行，已含有客中愁思。「斜陽」二句秀逸入畫。繼言滿擬以還鄉之樂，償戀闕之懷，而門巷依然，故交零落，轉不若寂寞他鄉，尚無睹物懷人之感，乃透進一層寫法。

《**夜游宮**》（《**獨夜寒侵翠被**》）《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文氣利。是受不極席說也，戒心危語。

《**臨江仙**》（《**鳩雨催成新綠**》）《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易寫又難工，感便切，意便永。（「半廊」二句）殊飭。《詞潔輯評》卷二：以末二語不能割棄。

《**釵頭鳳**》《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錯」「莫」字稱妙。毛晉《聖求詞跋》：呂聖求【略】《惜分釵》，其自製新譜也，尾句用二疊字，云「重重」，又云「忡忡」，較之陸放翁《釵頭鳳》尾句云「錯錯錯」、「莫莫莫」，更有別韻。《皺水軒詞筌》：宋陸務觀春游，遇故婦於禹跡寺南之沈園，婦與酒餚，陸悵然賦一詞曰，【略】每見後人喜用此調，率無佳者。難於三疊字不牽湊耳。獨吾友卓珂月《錯認》一闋爲工。「濃於霧，堅於樹，春愁不比郎相負。風何惡，雲何薄，今朝相棄，昔年相約。諾諾。人無緒，書無據，驀然一旦簾前遇。欣還愕，疑還度，容顏雖似，豐神難學。錯錯錯。」後半尖警，殆過於原詞，不惟無愧而已。《填詞淺說》：陸游《釵頭鳳》詞「幾年離索，錯錯錯」，「錦書難託，莫莫莫」，皆連用一韻四入字。【略】唐氏答陸游《擷芳》詞「獨語斜闌，難難難」，「咽淚妝歡，瞞瞞瞞」，則五平連用。且四平一韻，此亦定格如是，不能改也。至無關格調者，仍宜細心點勘，去其太甚，勿太令讀者礙眼，歌者礙口可也。《蓮子居詞話》卷一：吾鄉許蒿廬先生（昂霄）嘗疑放翁室唐氏改適趙某事爲出於傳會，說見《帶經堂詩話・校勘類》附識。《拜經樓詩話》亦以《齊東野語》所叙歲月先後參錯不足信，與蒿廬說合。則當時仲卿新婦之厄，翁子故妻之情，殆好事者從而爲之辭與！唐氏答詞，語極俚淺，然因知《釵頭鳳》有換平韻者，紅友《詞律》又疎已。《賭棋山莊詞話》卷一一：陸放翁《釵頭鳳》，孝義兼摯。《白雨齋詞話》卷六：「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放翁傷其妻之作也（放翁妻唐氏改適趙士程），「不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放翁妾別放翁詞也。前則迫於其母而出其妻。後又迫於後妻而不能庇一妾。何所遭之不偶也。至兩詞皆不免於怨，而情自可哀。《蕙風詞話》續編卷二：放翁出妻，爲作《釵頭鳳》者，姓唐名琬。和放翁《釵頭鳳》詞，見《御選歷代詩餘》，《詞話》及《林下詞選》。【略】前後段俱轉平韻，與放翁詞不同。

《**沁園春**》（《**一別秦樓**》）《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雪曰香，玉曰暖，味腴搴芳，殊未曾好押。（「水繞」三句）情艷。

《**大聖樂**》（《**電轉雷驚**》）《六研齋筆記》卷一：陸放翁詞稿，行草爛熳，如黃如米。細玩之，則顏魯公、楊少師精髓皆在。詞乃大聖樂，亦辛稼軒之流也。詞云，【略】陳深題：南宋放翁詞稿眞蹟，凡一百一十七字，至正改元獲於山陰王英孫家，細窮詳玩，句法清眞，筆勢圓熟，信一代之名跡也。

《**玉蝴蝶**》（《**倦客平生行處**》）《皺水軒詞筌》：陸務觀王忠州席上作曰：「欲歸時，司空笑問，微近處，丞相嗔狂。」笑啼不敢之致，描勒殆盡。較東坡「司空見慣，應謂尋常。座中有狂客，惱亂柔腸」，豈惟出藍，幾于點鐵矣。升庵以爲不減少游，此幾于以樂令方伯仁也。

《**夜游宮**》（《**宴罷珠簾半卷**》）《皺水軒詞筌》：詞雖宜於艷冶，亦不可流於穢褻。【略】放翁有句云：「壁月何妨夜夜滿，擁芒柔，恨今年寒尚淺。」此生差堪相匹。

《**一叢花**》（《**草前凝佇漫魂迷**》）《皺水軒詞筌》：詞家用意極淺，然愈翻愈妙。如周清眞《滿路花》後半云：「愁如春後絮，來相接。知他那裏，爭信人心切。除共天公說。不成也，還似伊無箇分別。」酷盡無聊賴之致。至陸放翁《一叢花》則云：「從今判了，十分憔悴，圖要箇人知。」其情加切矣。

《**鷓鴣天**》（《**梳發金盤剩一窩**》）《皺水軒詞筌》：《鷓鴣天》最多佳詞，《草堂》所載，無一善者。如陸放翁「東鄰闘草歸來晚，忘卻新傳子夜歌」，【略】騃騃有詩人之致，選不之及，何也？

《**感皇恩**》（《**小閣倚秋空**》）《詞潔輯評》卷二：其人胸中有故，出語自不同。當與「酒徒一半取封侯，獨去作、江邊漁父」合看。

《**采桑子**》（《**寶釵樓上妝梳晚**》）《詞綜偶評・宋詞》：體格髣髴花間，但味較薄耳。南宋小令佳者，大抵皆然。《詞則・大雅集》卷三：放翁詞病在

一瀉無餘，似此婉雅閑麗，不可多得也。《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放翁詞多放筆爲直幹。此詞頓挫含蓄，從彼美一面著想，不涉歡愁迹象，而含淒無限，結句尤餘韻悠然，集中所希有也。

《鵲橋仙》（茅檐人靜）《詞綜偶評・宋詞》：（故山猶自不堪聽）襯墊一句，不唯句法曲折，而意亦更深。《詞則・大雅集》卷三：寓意。《藝蘅館詞選》附錄引麥丈云：當有所刺。

《風入松》（十年裘馬錦江濱）《靜學齋偶志》卷三：陸放翁《風入松》詞云：「十年裘馬錦江濱，酒隱紅塵。萬金選勝鶯花海，倚疏狂驅使青春。吹笛魚龍盡出，題詩風月俱新。」弇州先生《巵言》中謂東坡小詞讀之神王，余以爲此等作亦然。

《鵲橋仙》（夜闌杜鵑）《白雨齋詞話》卷一：放翁詞惟《鵲橋仙》（夜聞杜鵑）一章，借物寓言，較他作爲合乎古。然以東坡《卜算子・雁》較之，相去殆不可道里計矣。

《風流子》（佳人多命薄）《白雨齋詞話》卷七：陸務觀《風流子》云，【略】蓋放翁傷其妻作也。詞不必高，而情極哀怨。選本皆不登此篇，惟《陽春白雪集》載之。

《蝶戀花》（桐葉晨飄蛩夜語）《白雨齋詞話》卷八：放翁《蝶戀花》云：「早信此生終不遇，當年悔草《長楊賦》。」情見乎詞，更無一毫含蓄處。稼軒《鷓鴣天》云：「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取東家種樹書。」亦即放翁之意，而氣格迥乎不同。彼淺而直，此鬱而厚也。

《青玉案》（西風挾雨聲翻浪）《詞徵》卷五：張安國詞云：「昏昏西北度嚴關，天外一簪，初見嶺南山。」陸放翁詞云：「小槽紅酒，晚香丹荔，記取蠻江上。」張初至粵地而作，陸追憶粵遊而作，其志趣迥爾不侔。《詞則・放歌集》卷二：爽朗。

《鷓鴣天》（家住東吳近帝鄉）《詞則・放歌集》卷二：末嘗不軒爽，而氣魄苦不大。益歎稼軒天人，不可及也。

《漁家傲》（東望山陰何處是）《詞則・放歌集》卷二：軒豁，是放翁本色。

《真珠簾》（山村水館參差路）《詞則・放歌集》卷二：懷鄉戀闕，有杜陵之忠愛，惜少稼軒之魄力耳。（「醉下白蘋洲」以下）數語，於放浪中見沈鬱，自是高境。

《念奴嬌》（禁門鐘曉）《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八句皆言旡咎趨朝時馳驅皇路，轉眼騰霄，接以「人生難料」二句一折到題，筆力健勁。轉頭處追憶舊游，別開一境，功名易老，惟有及時行樂，一醉方休耳。下闋之感歎，本上文「人生難料」句，「一尊」、「同醉」，前後之結句相呼應，章法周密。旡咎殆康衢誤躓，放翁特招其漫游。觀「歲月」、「功名」三句，言春夢易醒，而慰藉之意自見。

《浣溪沙》（浴罷華清第二湯）《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通首由出浴後次第寫妝飾之麗，其人之妍妙自見。末句僅以捧觴作結，含情在無言處也。

《好事近》（華表又千年）《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調凡十二首，皆官待制後致仕歸來所作。其中類似游仙者四首。此詞用丁令威事，直以身化鶴，如莊子之以身化蝶，在空際着想，下視山川城郭，皆在塵土中，所謂不見長安，只見塵霧也。高想入雲，有昌黎「舉瓢酌天漿」之意。

《好事近》（平旦出秦關）《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關中爲古帝王州，凡策馬秦原者，黃葉漢宮，綠蕪秦苑，每有懷古蒼涼之慨。放翁感遺殿之消沈，思帝王之烜赫，尚結局如斯，區區一身榮辱，安足論耶？此調游覽之詞凡五首，惟此首發思古之幽情，筆亦有俊爽氣。

《鷓鴣天》（懶向青門學種瓜）《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作雖筆少迴旋，而襟懷閑適，縱筆寫來，有清空之氣。「新燕」、「輕鷗」二句，言心無掛礙，如鷗、燕之去住無心，即景以見意也。

《鷓鴣天》（南浦舟中兩玉人）《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在薛公肅席上逢舊時歌妓而作。質言之，不過雲英重見，未免有情耳。結句乃藉琵琶傳意，以紆迴之筆寫之，蓋一落言詮，便無餘味，不若空中傳恨，見聲音之感人。故白香山之悲商婦琵琶，不在整衣自言之際，而在急絃轉撥之時，爲之青衫淚濕也。

《蝶戀花》（陌上簫聲寒食近）《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前半首寫景，略見懷遠之意。清麗而兼倜儻，頗類六一詞。後半首寫懷，浪迹天涯，歷三十年之久，而皆留遺恨，其平生潦倒可知。而天公仍不見憐，任其秋霜滿鬢。集中《遮鴣天》詞所謂「原知造物心腸別，老卻英雄似等閑」，秋肅春溫，天

意本視同平等，則此老呵壁問天，果何益耶？

《**水龍吟**》（**尊前花底尋春處**）《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酒徒雲散」三句以三層意疊用之，便覺氣厚而情深。亦有於三句用側筆，以見紆迴之致者，皆詞家之句法也。若絮飛春盡，天遠書沈，日長人倦，則三句寫六層意，更爲精粹。放翁詩集中有「酒徒雲散無消息，水榭憑闌淚數行」句，即此上闋之意。其後「憑肩攜手」三句承上之「佳人天遠」而言。芳塵凝榭，深鎖畫樓，觀「栖燕」、「啼鶯」句，殆恐舊日啼鶯，曾見其梁燕雙栖，今芳徑重來，燕雙而人獨也。

《**漢宮春**》（**羽箭雕弓**）《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人當少年氣滿，視青紫如拾芥，幾經挫折，便頹廢自甘。放翁獨老猶作健，當其上馬打圍，下馬草檄，何等豪氣！迨漫游蜀郡，人樂而我悲，愴然懷舊，而封侯夙志，尚欲以人定勝天，可謂壯矣。此詞奮筆揮灑，其才氣與東坡、稼軒相似。汲古閣刻其詞集，謂「超爽處更似稼軒耳」。

《**月上海棠**》（**斜陽廢苑朱門閉**）《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詞爲成都蜀王舊苑而作。中有古梅二百餘本。不言過客之憑弔興亡，而凝愁憶舊，託諸宮梅，詞境便覺靈秀。下闋因梅花而憶遠人，與本懷題古，全不相屬。故轉頭處用「別有淒涼意」之句以申明之，以下即暢發己意矣。蜀王故苑，放翁入蜀時，老木頹垣，尚存殘狀。余於光緒間入蜀，過成都城外昭覺寺，即詞中宣華苑故址，摩訶之池，迎仙之觀，及古梅百本，遺迹全消，所餘者惟柱礎輪囷，散卧於茂林芳草間。詞中所謂憑弔朱門斜日，又隔悠悠千載矣。蜀中燕王故宮，海棠極盛，爲成都第一。放翁猶及見之，賦《柳梢青》一首，不及此詞之佳。

《**真珠簾**》（**山村水館參差路**）《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通首大意不過言羈旅無聊，亟思歸去耳。以放翁之才氣，不難奮筆疾書，乃上闋以身世託諸風絮，下闋「蘋州」三句以隱居之絕好風景，設想在抗塵走俗之前，復歸到一簑烟雨，知詞境之頓挫勝於率直也。放翁生平，初無謫逐之事，而詞中深感羈游，殆在任夔、嚴二州時所作。唐、宋人之官京朝者，出知外郡，便嗟淪謫，香山、東坡皆同此感也。

《**蘇武慢**》（**淡靄空濛**）《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首六句寫臨水風物，清麗如繪。「飛花」、「新燕」三句寓情於景，詠物而人在其中，頓有情致。「戎帳」句蓋時正參成都戎幕也。此下因傷老而及懷友，人生知己，能有幾人？當中年以後，世事變遷，故交零落，欲依依話舊，而素心人遠，放翁深有此感。「柄」字韻語尤雋婉。以後六句惟有自適其樂，以遣有涯之生耳。其中「杜曲」、「新豐」句懷人而兼戀闕，寄慨尤深。

《**洞庭春色**》（**壯歲文章**）《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放翁早年爲秦檜所忌，後受知於孝宗，歷歷中外，以寶章閣待制致仕。故起筆有「壯歲」、「暮年」二語。久涉仕途，深嘗甘苦，至盧生夢醒，始欠伸而起，自悔而兼自悟，「欠伸」句洵傳神之筆。下闋盱衡今古，銅駝荆棘，帝室且然，又何論封侯事業！深知富貴之不如閑放，宜其以放翁自號也。

《**鵲橋仙**》（**一竿風月**）《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首三句如題之量。「怕近城門」二句未必實有其事，而可見託想之高，憤世疾俗者，每有此想。「潮生」三句描寫江海浮家之情事，句法累如貫珠。「無名漁父」四字尤妙，覺烟波釣徒之號，猶著色相也。《漁父》詞以張志和數首爲最著，此作可奪席矣。

《**訴衷情**》（**青衫初入九重城**）《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集中感懷身世之作凡數見。此調僅四十餘字，而豪氣霜橫，逸情雲上。「風月」「江山」三語，尤峭勁有味。楊升庵評其詞，謂「雄慨處似東坡」，此作頗近之。

傳記

《**宋史**》**卷三九五《陸游傳》**　陸游字務觀，越州山陰人。年十二能詩文，蔭補登仕郎。鎖廳薦送第一，秦檜孫塤適居其次，檜怒，至罪主司。明年試禮部，主司復置游前列，檜顯黜之，由是爲所嫉。檜死，始赴福州寧德簿，以薦者除敕令所刪定官。【略】遷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孝宗即位，遷樞密院編修官兼編類聖政所檢討官。史浩、黃祖舜薦游善詞章，諳典故，召見，上曰：「游力學有聞，言論剴切。」遂賜進士出身。【略】出通判建康府，尋易隆興府。言者論游交結臺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免歸。久之，通判夔州。王炎宣撫川陝，辟爲幹辦公事。【略】范成大帥蜀，游爲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頹放，因自號放翁。後累遷江西常平提舉。江西水災，奏撥義倉振濟，檄諸

郡發粟以予民。召還，給事中趙汝愚駁之，遂與祠。起知嚴州，過闕，陛辭，上諭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詠自適。」再召入見，上曰：「卿筆力回斡甚善，非他人可及。」除軍器少監。紹熙元年，遷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嘉泰二年，以孝宗、光宗《兩朝實錄》及《三朝史》未就，詔游權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免奉朝請，尋兼祕書監。三年，書成，遂升寶章閣待制，致仕。游才氣超逸，尤長於詩。晚年再出，爲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朱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蓋有先見之明焉。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

趙翼《陸放翁年譜》（存目）

錢大昕《陸放翁年譜》（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韓元吉《送陸務觀序》 蓋務觀之於丹陽則既爲貳矣，邇而遷之遠，輔郡而易之藩方，其官稱大小無改於舊，則又使之冒六月之暑，抗風濤之險，病妻弱子，左饘右藥，不異於醝莽之商，揭囊而鼓贏，造物其安取此也！夫以務觀之才，與其文章議論，頡頏於論思侍從之選，必有知其先後者。既未獲逞，下得一郡而施，亦庶幾焉，豈士之進退必有時哉！聖天子在上，二三賢雋在列，不謂之時不可也。然務觀舟敗幾溺，而書來託曰：「平生未行江也，葭葦之蒼茫，鳧雁之出沒，風月之清絕，山水之夷曠，疇昔嘗寓於詩，而未盡其仿佛者，今幸遭之，必毋爲我戚戚也。」蓋其志尚不凡如此，吾猶爲之戚戚而言，亦不知務觀者耶！

陸游《呂居仁集序》 某自童子時讀公詩文，願學焉。稍長，未能遠遊，而公捐館舍。晚見曾文清公，文清謂某：君之詩淵源殆自呂紫微，恨不一識面。某於是尤以爲恨。則今得託名公集之首，豈非幸歟！

又《施司諫注東坡詩序》 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予：「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謝不能。他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曰：「『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當若爲解？」至能曰：「東坡竄黃州，自度不復收用，故曰『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復召元祐諸人，故曰『已致魯諸生』。恐不過如此耳。」某曰：「此某之所以不敢承命也。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爲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是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字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建中初，韓、曾二相得政，盡收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坡兄弟猶領宮祠。此句蓋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語緩，尤未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乎』，指當時用事者，則猶近而易見。『白首沈下吏，綠衣有公言』，乃以侍妾朝雲嘗歎黃師是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言其上僭。則非得於故老，殆不可知。必皆能知此，然後無憾。」至能亦太息曰：「如此誠難矣。」後二十五六年，某告老居山陰澤中，吳興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注數十大編，屬某作序。【略】某雖不能如至能所託，而得序斯文，豈非幸哉。

又《跋岑嘉州詩集》 予自少時，絕好岑嘉州詩。往在山中，每醉歸，倚胡牀睡，輒令兒曹誦之，至酒醒或睡熟乃已。【略】今年自唐安別駕來攝犍爲，既畫公像齋壁，又雜取世所傳公遺詩八十餘篇刻之，以傳知詩律者，不獨備此邦故事，亦平生素意也。

又《跋淵明集》 吾年十三四時，侍先少傅居城南小隱，偶見藤牀上有淵明詩，因取讀之，欣然會心。日且暮，家人呼食，讀詩方樂，至夜，卒不就食。今思之，如數日前事也。慶元二年歲在丁卯九月二十九日，山陰陸某務觀書於三山龜堂，時年七十有一。

又《跋王右丞集》 余年十七八時，讀摩詰詩最熟，後遂置之者幾六十年。今年七十七，永晝無事，再取讀之，如見舊師友，恨間闊之久也。

《老學庵筆記》卷二 西山十二眞君各有詩，多訓戒語，後人取爲簽，以占吉凶，極驗。射洪陸使君廟以杜子美詩爲簽，亦驗。予在蜀，以淳熙戊戌春被召，臨行，遺僧則華往求簽，得《遣興》詩曰：「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網罟。林茂鳥自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予讀之惕然。顧迫貧從仕，又十有二年，負神之教多矣。

又卷九　予少時爲福州寧德縣主簿，提刑樊茂實以職狀舉予曰：「有聲於時，不求聞達。」後數月，再見之，忽問曰：「何不來取奏狀？」予笑答之，曰：「恐不稱舉詞，故不敢。」茂實亦笑，顧書吏促發奏。然予竟不投也。

張孝祥《題陸務觀多景樓長句》　甘露多景樓，天下勝處，廢以爲優婆塞之居，不知幾年。桐廬方公尹京口，政成，暇日領客來游，慨然太息。寺僧識公意，閱月樓成，陸務觀賦《水調》歌之，張安國書而刻之崖石。

陸子虡《劍南詩稿跋》　先君太史，晚自號曰放翁。紹興辛巳間，及事高宗皇帝，累遷樞密院編修官。孝宗皇帝嗣位之初，召對便殿，賜進士第。時始置編類太上皇帝聖政所，妙柬時髦，先君首預其選，擢撿討官。久之，以忤貴倖，自免去。五爲州別駕，西泝瞿塘道，樂其風土，有終焉之志。蜀之名卿巨儒，皆傾心下之，爭先挽留。晁公子止侍郎，欲捐其別墅以舍之，先君諾焉，而未之決也。嘗爲子虡等言：蜀風俗厚，古今類多名人，苟居之，後世子孫宜有興者。宿留殆十載。戊戌春正月，孝宗念其久外，趣召東下，然心固未嘗一日忘蜀也，其形于歌詩，蓋可考矣，是以題其平生所爲詩卷曰《劍南詩稿》，以見其志焉，蓋不獨謂蜀道所賦詩也。

《澗泉日記》卷中　陸游字務觀，先公友也。善歌詩，亦爲時所忌。先公與之唱和，舊有《京口小詩集》，務觀作序。今已作南宮舍人，居越上，自號放翁。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史相力薦放翁，賜第，其去國自是臺評，然王景文乃云：「眞翁自了平生事，不了山陰陸務觀。」放翁見詩，亦笑云：「我自務觀乃去聲，如何把作平聲押了？」

又續集卷二　放翁少時，二親教督甚嚴。初婚某氏，伉儷相得，二親恐其惰於學也，數譴〔婦〕。放翁不敢逆尊者意，與婦訣。某氏改事某官，與陸氏有中外，一日通家於沈園，坐間目成而已。翁得年甚高，晚有二絕云：「腸斷城頭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見驚鴻照影來。」「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泫然。」舊讀此詩，不解其意。後見曾溫伯，言其詳。溫伯名黯，茶山孫，受學於放翁。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渭南集》三十卷、《劍南詩藁》、《續藁》八十七卷，華文閣待制山陰陸游務觀撰。左丞佃之孫。紹興末召對，賜出身。隆興初爲樞密院編修官，鄉用矣，坐漏泄省中語，阜陵以爲反覆，斥遠之。後以夔倅入蜀，益自放肆，不護細行，自號放翁。在蜀九年乃歸。晚由嚴陵召爲南宮舍人。將內禪，益公薦直北門，上終不用。及韓氏用事，游既挂寇久矣，有幼子澤不逮，爲佗胄作《南園記》，起爲大蓬。以次對再致仕。嘉定庚午，年八十六而終。游才甚高，幼爲曾吉父所賞識。時爲中興之冠，他文亦佳，而詩最富，至萬餘篇，古今未有，故文與詩別行。「渭南」者，封渭南縣伯。

《鶴林玉露》甲編卷四　陸務觀，農師之孫，有詩名。壽皇嘗謂周益公曰：「今世詩人亦有如李太白者乎？」益公因薦務觀，由是擢用，賜出身爲南宮舍人。嘗從范石湖辟入蜀，故其詩號《劍南集》，多豪麗語，言征伐恢復事。其《題俠客圖》云：「趙魏胡塵十丈黃，遺民膏血飽豺狼。功名不遣斯人了，無奈和戎白面郎。」壽皇讀之，爲之太息。臺評劾其恃酒頹放，因自號「放翁」。作詞云：「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稱放翁。」晚年爲韓平原作《南園記》，除從官。楊誠齋寄詩云：「君居東浙我江西，鏡裏新添幾縷絲。花落六回疏信息，月明千里兩相思。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蓋切磋之也。然《南園記》唯勉以忠獻之事業，無諛辭。晚年詩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時氣象，朱文公喜稱之。

《四朝聞見錄》乙集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名游，字當從觀，平聲，至今謂觀，去聲。蓋母氏夢秦少游而生公，故以秦名爲字，而字其名云，曰公慕少游者也。其祖名佃，字農師，新學行，有《詩說》傳於世，大率祖半山，後以新法浸異。公紹熙間以爲浙漕鎖廳第一，有司竟首秦熺，賓公於末。及南宮一人，又以秦檜所諷見黜，蓋疾其喜論恢復。紹興末始賜第。學詩於茶山曾文清公，其後冰寒於水云。嘗從紫巖張公游，具知西北事。天資慷慨，喜任俠，常以跅弛草檄自任。且好結中原豪傑以滅敵，自商賈仙釋詩人劍客無不徧交。游宦劍南，作爲歌詩，皆寄意恢復。書肆流傳，或得之以御孝宗，上乙其處而趯之，旋除刪定官。或疑其交遊非類，爲論者所斥。上憐其才，旋即復用。未內禪，一日上手批以出陸游除禮部郎。上之除目，自公而止，其得上眷如此。公早求退，往來若耶、雲門，留賓款洽，以觴咏自娛。官已階中大夫，遂致其仕，誓不復出。韓侂胄固欲其出，落致仕，除次對，公勉爲之出。韓喜陸附己，至出所愛四夫人擘阮琴起舞，索公爲詞，有「飛上錦裀紅縟」之語。又命公勺青衣泉，旁有唐開成道士題名，韓求陸記，記極精古。且以坐客皆不能盡一瓢，惟游盡勺，且謂掛冠復出，不惟有愧於斯泉，且有愧於開成道士云。先是慈福賜韓以南園，韓求記於公，公記云：「天下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志；知上之倚公，而

不知公之自處。」公之自處與上之倚公本不相侔，蓋寓微詞也。又云：「游老，謝事山陰澤中，公以手書來曰：子爲我作《南園記》。豈取其無諛言，無侈辭，足以導公之志歟？」公已賜丙第，人謂公探孝宗恢復之志，故作爲歌詩，以恢復自期。至公之終，猶留詩以示其家云：「王師克復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則公之心方暴白於易簀之時矣。又有鄭域者嘗第進士，自作《南園記》併礱石以獻。韓以陸記爲重，仆鄭石瘞之地。後韓敗，鄭竟免。

《齊東野語》卷一　陸務觀初娶唐氏，閎之女也，於其母夫人爲姑姪。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其姑。既出，而未忍絕之，則爲別館，時時往焉。姑知而掩之，雖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隱，竟絕之，亦人倫之變也。唐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游，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餚，翁悵然久之，爲賦《釵頭鳳》一詞，題園壁間云：「紅酥手，黃縢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　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閑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實紹興乙亥歲也。翁居鑑湖之三山，晚歲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勝情。嘗賦二絕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柳老不飛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蹤一悵然。」又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蓋慶元己未歲也。未久，唐氏死。至紹熙壬子歲，復有詩。序云：「禹跡寺南，有沈氏小園。四十年前，嘗題小詞一闋壁間。偶復一到，而園已三易主，讀之悵然。」詩云：「楓葉初丹槲葉黃，河陽愁鬢怯新霜。林亭感舊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壞壁醉題塵漠漠，斷雲幽夢事茫茫。年來妄念消除盡，回向蒲龕一炷香。」又至開禧乙丑歲暮，夜夢遊沈氏園，又兩絕句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裏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綠蘸寺橋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梅花不見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猶鎖壁間塵。」沈園後屬許氏，又爲汪之道宅云。

《隱居通議》卷二一　陸放翁名游，字務觀，文士也。高宗紹興末已爲樞密院編修官。孝宗初立，召對，與尹穡同時賜進士出身，恩遇甚渥。俄以不謹交游罷，通判鎮江府。上不樂，由是屢薦不官。久之，乃從范至能成大入蜀。既而補郡，稍遷部使者，又以言廢。淳熙末，起守嚴陵，入見，上勞勉之。既到官，以表謝曰：「明主恩深，書生命薄。唐帝之知李白，一官不及於生前；漢皇之慕相如，遺稿徒求於身後。」上頗憐之，內禪前十日，命以軍器少監權禮部郎中。孝皇愛惜人才不終棄如此。晚年高卧笠澤，學士大夫尊慕之。會韓侂胄顓政，欲得務觀爲之記，峻擢史職，趣召赴闕。務觀恥於附韓，初不欲出。一日，有妾抱其子來前，曰：「獨不爲此小官人地邪？」務觀爲之動，竟爲侂胄作記。由是失節，清議非之。

作品本事

《老學庵筆記》卷一　張樞密子功，紹興末還朝，已近八十，其辭免及謝表皆以屬予。有一表用「飛龍在天」對「老驥伏櫪」，公皇恐，語周子充左史，託言于予，易此二句。周叩其故，則曰：「某方丐去，恐人以爲志在千里也。」周笑解之曰：「所謂志千里者，正以老驥已不能行，故徒有千里之志耳。公雖筋力衰，豈無報國之志耶？」子功亦笑而止。蓋其謹如此。

又卷八　張邦昌既死，有旨月賜其家錢十萬，於所在州勘支。曾文清公爲廣東漕，取其券繳奏，曰：「邦昌在古，法當族誅，今貸與之生足矣，乃加橫恩如此，不知朝廷何以待伏節死事之家？」詔自今勿與。予銘文清墓，載此事甚詳，及刻石，其家乃削去，至今以爲恨。

《清波雜志》卷一〇　沿江烽火臺，每日平安，即於發更時舉火一把。每夜平安，即於次日平明舉烟一把。緩急盜賊，不拘時候，日則舉烟，夜則舉火，各三把。紹興初，江東安撫大使李光所請。輝生長江南，足不涉極邊，初未識所謂烽火者，但讀陸務觀放翁記游梁觀塞上傳烽詩：「月黑望愈明，雨急滅復見。初疑雲錞星，又似山際電。」亦可想像得仿佛云。

朱熹《跋周元翁帖》　明州大梅老法楊者，故龍圖閣學士鄭公向之曾孫也。藏周元翁帖與其先世手書一軸，嘗屬山陰陸務觀求予跋尾，未及遣而下世。務觀乃以書致之，且言楊既死，此軸無所付，寫畢願爲送濂溪書堂藏之。元翁詞翰之美，前輩已多稱之，無所俟於予言者。獨味其言，知老先生之學之傳乃專在於程氏，此可歎也。楊公雖不及識，然如務觀所稱，則其故家遺俗猶可想見，豈亦自悔其失身於此而不能有以自還也耶？此又重可歎也。務觀別紙筆札精妙，意寄高遠，楊公所賴以不朽，蓋有在於是者。因剟以附卷中而識其後云。淳熙乙巳孟夏既望，雲臺隱吏朱熹仲晦父書。

《澗泉日記》卷上　呂祖儉子約作明州苗米倉，因晁以道作船場之地爲

作祠堂，陸務觀爲記，典甚。

《賓退錄》卷八　此陸放翁所作《平仲小傳》也。放翁亦嘗以詩寄題青城山上清宮壁間云：「造物困豪傑，意將使有爲。功名未足言，或作出世資。姚公勇冠軍，百戰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脫身五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間，有此熊豹姿。我亦志方外，白頭未逢師。年來幸廢放，儻遂與世辭。從公遊五嶽，稽首餐靈芝。金骨換綠髓，欻然松杪飛。」後守新定，再作詩託上官道人寄之云：「太尉關河傑，飛騰亦遇時。中原方蕩覆，大計易差池。素壁龍蛇字，空山熊豹姿。煙云千萬疊，求訪固難知。」

《耆舊續聞》卷一〇　余弱冠客會稽，遊許氏園，見壁間有陸放翁所題詞云：「紅酥手【略】」筆勢飄逸，書於沈氏園。辛未三月題。放翁先室內琴瑟甚和，然不當母夫人意，因出之，夫婦之情，實不忍離。後適南班士名某，家有園館之勝，務觀一日至園中，去婦聞之，遣遺黃封酒果饌通慇懃。公感其情，爲賦此詞。其婦見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惡」之句，惜不得其全闋。未幾怏怏而卒，聞者爲之愴然。此園後更許氏。淳熙間，其壁猶存，好事者以竹木交護之，今不復有矣。公官南昌日，代還，有贈別詞云：「雨斷西山晚照明，悄無人，幽夢自驚，說道去多時也。到如今，眞箇是行，遠山已是無心畫，小樓空，斜掩繡屏。你更早，收心呵，趁劉郎雙鬢未星。」又閒居三山日，方務德帥紹興，攜妓訪之，公有詞云：「三山山下閒居士，巾履蕭然，小醉閒眠，風引飛花落釣船。」二詞並不載於集。南渡初，南班宗子寓居會稽，爲近屬士子最盛，園亭甲於浙東，一時坐客皆騷人墨客，陸子逸實預焉。士有得姬盼盼者，色藝殊絕，公每屬意焉。一日宴客，偶睡不預捧觴之列，陸因問之，士即呼至，其枕痕猶在臉，公爲賦《瑞鶴仙》，有「臉霞紅印枕」之句，一時盛傳，逮今爲雅唱。後盼盼亦歸陸氏。二陸兄弟俱有時名，子逸詞勝而詩不及其弟。

《四朝聞見錄》丁集　慶元六年，公〔朱熹〕終於正寢。郡守傅伯壽以黨禁不以聞于朝，猶遣人以賻至，其家辭焉。時故舊莫敢致哀，陸公游僅以文祭，有云：「捐百身起九原之思，傾長江注東海之淚，路修齒耄，神往形留，公沒不忘，庶其歆饗。」僅此六句，詞有所避，而意亦至矣。

《鶴林玉露》丙編卷五　改之又嘗作《塞下曲》十餘篇，尤悲壯感慨。嘗攜以謁陸放翁，放翁擊節。贈詩云：「君居古荊州，醉膽天宇小。尚不拜龐公，況肯依劉表。」「胸中九淵蛟龍蟠，筆底六月冰雪寒。有時大叫脫烏幘，不怕酒杯如海寬。放翁八十病欲死，相逢尚能刮眼看。李廣不生楚漢間，封侯萬戶宜其難。」

劉克莊《跋放翁與曾原伯帖》　余大父著作爲京教，考浙漕試，明年考省試，呂成公卷子皆出本房。放翁《與曾原伯帖》云：「主司劉某，天下偉人也，故足以得之。」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眞蹟，大父則云「上覆伯恭兄」，成公則云「拜覆著作丈」，時猶未呼座主作先生也。成公父倉部娶茶山女。原伯茶山長子，名逢，官至大理卿，仲躬次也，名逮，官至侍從。皆成公母舅。放翁學于茶山，喜成公得薦書，賀原伯如此。余爲儀眞掾，原伯孫黯字溫伯爲揚子宰，出此帖於縣齋。余曰：「君收放翁帖千百紙，此幅關我家門戶，盍輟以見惠？」溫伯不與。後與溫伯同朝，求之，復不與。晚使江左，與溫伯書曰：「初見帖時，余纔三十，今遂六十，君且八十，不得帖死有遺憾。」溫伯亦愴然，緘帖餉余。帖內曰叔遲者，茶山季子也，名迅；樂道者，溫伯父也，名槃。溫伯擢第，人物高雅，詞翰精麗，有晉唐風韻。放翁嘗舉自代，今挂冠居於越上。

《後村詩話》前集卷一　揚州在唐時最繁盛，故張祜云：「人生只合揚州死。」蜀都在本朝最繁盛，故放翁云：「不死揚州死劍南。」

又卷二　陸放翁少時，調官臨安，得句云：「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傳入禁中，思陵稱賞，由是知名。

又續集卷二　韋蘇州詩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媿俸錢。」太守能爲此言者鮮矣。若放翁云：「身爲野老已無責，路有流民終動心。」退士能爲此言，尤未之見也。

又卷三　放翁詩云：「藥來賊境靈何益，米出胡奴死不炊。」上句用柳公綽事。公綽節度山南東道，有道士獻丹藥，問所從來，曰自薊門。時朱克融方叛，公綽曰：「藥自賊境來，雖驗何益。」棄藥而逐道士。殆天爲下句設此奇對。

《愛日齋叢鈔》卷三　今《劍南集》有《次韻張季長梅詩》：「倚橋臨水似催詩，戲伴鵝黃上柳絲。萬里西湖驚目斷，二年東閣憶幽期。插瓶直欲連全樹，簪帽憑誰揀好枝。一味凄涼君勿嘆，平生初不願春知。」務觀在蜀，與張厚善，暮年猶懷之不已，間寓於篇什。起修史時，且欲引類，不果。

又卷四　漢昭烈閉門將人種蕪菁，曹操使人窺之。昭烈謂關、張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輕騎夜去，往小沛收合餘衆。劉黑

闥屏居漳南，寶氏故將謀起兵，往詣之，黑闥方種蔬，即殺種牛，與之共飯食定計。區區灌畦之力，作此狡獪。黑闥後乃追悔，謂幸在家鋤菜，爲高雅賢輩所誤。彼自號漢東王，不得擬昭烈漢中之盛，當其再仆而再起，河北震撼，唐且應接不暇，亦已壯矣。劍南詩中「憑誰爲向曹瞞道，徹底無能合種蔬」，變化昭烈事用之，意高。

《**咸淳臨安志**》**卷一三**　寧壽觀在七寶山，本三茅堂。紹興二十年，因東都舊名賜觀額。殿曰太元，奉茅君像，徽宗皇帝御畫也。有徽宗皇帝、欽宗皇帝、高宗皇帝神御殿。有累朝所賜御書，則高宗皇帝《黃庭度人經》、寧宗皇帝「道紀堂」字、理宗皇帝《養生論》，又有紹興賜古器玩三種，皆稀世之珍。其一宋鼎，今在焚香殿中，其二唐鐘，本唐澄清觀舊物。尚方出金帛度易以賜。今禁中每聽鐘聲，以爲寢興食息之節。其三褚遂良書小字《陰符經》。景定庚申，今太傅平章軍國重事魏國公賈似道以江漢功成入相，理宗皇帝賜內府金幣百鉅萬直，固辭，續有旨就觀，宣索《陰符經》以賜。觀之外曰東山，爲殿以奉今上皇帝、壽和聖福皇太后元命。有亭曰寅賓，俯見日出。有菴曰仁壽。東山之南則帝居，北則太室，今皆爲禁地。慶元初，中大夫陸游爲觀碑。

《**浩然齋雅談**》**卷上**　韓平原南園既成，遂以記屬之陸務觀。務觀辭不獲，遂以其歸耕、退休二亭名，以警其滿溢勇退之意甚婉。韓不能用其語，遂致於敗，務觀亦以此得罪，遂落次對，太中大夫致仕。外祖章文莊兼外制，行詞云：「山林之興方適，已遂掛冠；丁孫之累未忘，胡爲改節。雖文人不顧於細行，而賢者責備於《春秋》。某官早著英猷，寖躋膴仕。功名已老，瀟然鑑曲之酒船；文采不衰，貴甚長安之紙價。豈謂宜休之晚節，蔽於不義之浮雲。深刻大書，固可追於前輩；高風勁節，得無愧於古人。時以是而深譏，朕亦爲之嘅歎。二疏既遠，汝其深知足之思；大老來歸，朕豈忘善養之道。勉圖終去，服我寬恩。」此文已載於《嘉林外制集》，或以爲蔡幼學，或謂出於馮端方，皆非也。

又　放翁詠長安富庶，有云：「紅桑琵琶金鏤花，百六十弦彈法曲。」蓋四十面琵琶也。

《**齊東野語**》**卷八**　隆興間，魏勝戰死淮陰，孝宗追惜之。一日，諭近臣曰：「人才須用而後見，使魏勝不因邊釁，何以見其才？如李廣在文帝時，是以不用，使生高帝時，必將大有功矣。」其後放翁贈劉改之曰：「李廣不生楚漢間，封侯萬戶宜其難。」蓋用阜陵語也。改之大喜，以爲善名我。異時，劉潛夫作《沁園曲》云：「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又祖放翁語也。

又卷一五　陸放翁在蜀日，有所盼，嘗賦詩云：「碧玉當年未破瓜，學成歌舞入侯家。如今顦悴蓬窗底，飛上青天妬落花。」出蜀後，每懷舊遊，多見之賦詠，有云：「金鞭珠彈憶春遊，萬里橋東罨畫樓。夢倩曉風吹不斷，書憑春鴈寄無由。鏡中顏鬢今如此，席上賓朋好在不。篋有吳牋三百箇，擬將細字寫春愁。」又云：「裘馬清狂錦水濱，最繁華地作閒人。金壺投箭消長日，翠袖傳杯領好春。幽鳥語隨歌處拍，落花鋪作舞時茵。悠然自適君知否，身與浮名孰重輕？」又以此詩檃括作《風入松》云：「十年裘馬錦江濱，酒隱紅塵。黃金選勝鶯花海，倚疏狂，驅使青春。弄笛魚龍盡出，題詩風月俱新。　自憐華髮滿紗巾，猶是官身。鳳樓曾記當年語，問浮名、何似身親。欲寫吳牋說與，這回眞箇閒人。」前輩風流雅韻，猶可想見也。

又卷一九　陳觀國字用賓，永嘉勝士也。丙戌之夏，寓越，夢訪余於杭。壁間有古畫數幅，巖壑聳峭，竹樹茂密，瀑飛絕巘，匯爲大池。池中菡萏方盛開，一翁曳杖坐巨石上，仰瞻飛鶴翔舞。烟雲空濛中，彷彿有字數行，體雜章草。其詞曰：「水聲兮激激，雲容兮茸茸。千松拱綠，萬荷奏紅。爰宅茲巖，以逸放翁。屹萬仞與世隔，峻一極而天通。予乃控野鶴，追冥鴻，往來乎蓬萊之宮。披海氣而一笑，以觀九州之同。」旁一人指云：「此放翁詩也。」用賓驚寤，亟書以見寄。詩語清古，非思想之所及，異哉。

又　昔陸務觀作《南園記》，於中原極盛之時，當時勉之仰畏退休。今賈氏當國十有六年，諛之者惟恐不極其至，況敢幾微及此意乎？

劉將孫《送臨川二艾采詩序》　因記往年談間有及成都舊事，謂范石湖爲帥，陸放翁來入議幕，成都一妓能詩，有稱。石湖先戲之云：「陸參議詩中第一，汝能動之否？」妓笑曰：「可。」放翁至，石湖亦先以告，且曰：「毋落兒女子姦便。」一日開燕，妓團扇題兩句其上，云：「畫堂蟋蟀怨深夜，金井梧桐生暮寒。」范、陸相顧，不能得其所出。陸於唐詩號無不記，周遭無可奈，則呼而問之，遂巡曰：「妾詩也。」二公大駭，謂其甚似唐集中句也。今《劍南》有此聯，微異。嗟乎，此往昔一妓猶爾也。

又《論文五則》　放翁當孝宗初政，面賜第，眷意甚渥。以飛語罷，連蹇二十年。晚除嚴州，謝辭。孝宗將倦勤，引見，慰以久別，且云：「卿仕不遇才如

此，曷不著書傳後？」放翁謝表云：「明主恩深，書生命薄。唐帝之知李白，一官不及於生前；漢皇之念相如，遺稿徒求於身後。」又云：「念其久別，蓋寵嘉近侍之所宜；勸以著書，亦臨遣守臣之未有。」語意慷慨條達，其人物尚可想見。

《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之上　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明告中外，下進奏院，後以爲法。放翁《得子虡濠上書》詩云：「日暮坐柴門，懷抱方煩紆，鈴聲從西來，忽得濠州書。」

又　姚將軍靖康初以戰敗亡命，建炎中下詔求之，不可得。後五十年，乃從呂洞賓，劉高尚往來名山，有見之者。放翁感其事，作詩題青城山上清宮壁間云：「造物困豪傑，意將使有爲，功名未足言，或作出世資。姚公勇冠軍，百戰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脫身五十年，世人識公誰？但驚山澤間，有此熊豹姿。我亦志方外，白頭未逢師，年來幸廢放，倘遂與世辭，從公游五岳，稽首餐靈芝，金骨換綠髓，歘然松外飛。」

《詞品》卷一　秦少游謫處州日，作《千秋歲》詞，有「花影亂，鶯聲碎」之句，後人慕之，建鶯花亭。陸放翁有詩云：「沙上春風柳十圍，綠陰依舊語黃鸝。故應留與行人恨，不見秦郎半醉時。」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　勝景園，在雷峰塔路口，高宗時別館也。光宗時，慈福太后以賜韓侂胄，改名南園。陸務觀《南園記》云。

又卷一〇　山陰陸放翁務觀之出也，韓平原實招致之。所作《南園》、《閱古泉》二記，時雖稱頌，而有規勸之忠焉。故平原敗，而猶得免禍。

又卷一二　青衣泉，淅淅出石罅，清鑒毛髮，崖壁鐫有唐開成五年南嶽道士邢令聞、錢塘縣令錢華、道士諸葛鑒八分書題名，傍鐫佛像及大字《心經》。山頂巨石墜下，有石承之，若餖飣然。前有石門，上橫石梁，壁間皆細字水波文，不知何年淫水至此。宋慶元間，韓侂胄賜第寶蓮山下，建閱古堂，砌瑪瑙石爲池，引泉注之，名閱古泉。陸務觀記云。

《蜀中名勝記》卷一　《括地志》云：「江瀆祠，在成都縣南上四里。」《漢郊祀志》云：「秦併天下，立江水祠于蜀，至今歲祀之。」按《廣雅》：「江神謂之奇相。」《江記》云：「帝女也，卒爲江神矣。」《漢舊儀》云：「祭四瀆，用三牲圭沉，有車馬紺蓋，以夏之日觴焉。」按陸游《江瀆廟碑》云：「成都自唐有江瀆廟，其南臨江。及後，節度使高駢大城成都，廟與江始隔。」

陳尚古《簪雲樓雜說》　故蜀別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梅至多，有兩大樹，夭矯若龍，相傳謂之梅龍。陸放翁在蜀時，歲嘗訪之，曾爲賦詩云：「兩龍卧穩不飛去，鱗爪脫落生莓苔。」蓋狀其偃蹇如此。

《柳亭詩話》卷一一　「玉階蟋蟀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陸務觀見於驛壁，知是驛卒之女，納爲小星，夫人妬而逐之。又嘗有小詞，所謂「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是也。務觀前妻見逐於其母，此妾又見逐於其妻，釵頭雙鳳，大小一揆，廬江吏、馮敬通，殆合爲一身者乎。

又卷一四　朱希眞居嘉禾，陸務觀嘗詣之，聞笛聲起自烟波間。從者曰：「此先生吹笛聲也。」頃之，棹小舟而至，則與俱歸其家，以果實嗽客。詠詩曰：「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夫不是仙。家在洛陽城裏住，卧吹銅笛過伊川。」詳見《會心編》。

又卷三〇　「讀書乃一癖，吾亦不自知。坐書窮至老，更欲傳吾兒。」此放翁自譜行述也。流離僵仆之餘，未嘗一日釋卷，年已耄而志不衰，僅於此老見之。其後《示兒》曰：「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其心事爲何如者。而後世徒以風流駘蕩目之，亦淺之乎視讀書人矣。改名金，猶以爲難，神武指屋角示之。陸渭南詩：「屋角明金字，溪流作穀紋。」上句用其事，下句則蘭溪地也。

又　《北史》：斛律敦不識敦字，難於署名，神武令改名金，猶以爲難，神武指屋角示之。陸渭南詩：「屋角明金字，溪流作穀紋。」上句用其事，下句則蘭溪地也。

著錄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陸務觀詩》。

鄭師尹《淳熙刊本劍南詩稿序》　太守山陰陸先生《劍南》之作傳天下，眉山蘇君林收拾尤富，適官屬邑，欲鋟本爲此邦盛事，乃以纂次屬師尹。【略】《劍南詩稿》六百九十四首，《續稿》三百七十七首，蘇君於集外得一千四百五十三首，凡二千五百廿四首，又□七首，釐爲□十卷。總曰《劍南》，因其舊也。

【略】淳熙十有四年臘月幾望，門人迪功郎、監嚴州在城都稅務括蒼鄭師尹謹書。

陸子虞《江州刊本劍南詩稿跋》 戊戌春正月，孝宗念其久外，趣召東下，然心固未嘗一日忘蜀也，其形于歌詩，蓋可考矣，是以題其平生所爲詩卷曰《劍南詩稿》，以見其志焉，蓋不獨謂蜀道所賦詩也。後守新定，門人請以鋟梓，遂行于世。其戊申、己酉後詩，先君自大蓬謝事歸山陰故廬，命子虞編次爲四十卷，復題其簽曰《劍南詩續稿》，而親加校定，朱黃塗擫，手澤存焉。自此至捐館舍，通前稿，凡爲詩八十五卷。子虞假守九江，刊之郡齋，遂名曰《劍南詩稿》，所以述先志也。其佗雜文論著，季弟子遹亦已刊之溧陽。會子虞上乞骸之請，且暮且去，故有所未暇。初，先君在新定時，所編前稿，于舊詩多所去取。其所遺詩，存者尚七卷。念先君之遺之也，意或有在，且前稿行已久，不敢復雜之卷首，故別其名曰《遺稿》云。嘉定十三年十二月既望，男朝請大夫、知江州軍州事、借紫子虞謹書。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渭南集》三十卷、《劍南詩稿》、《續稿》八十七卷，華文閣待制山陰陸游務觀撰。

又卷二〇 《劍南詩稿》二十卷、《續稿》六十七卷，陸游務觀撰。初爲嚴州，刻前集稿，止淳熙丁未。自戊申以及其終，當嘉定庚午，二十餘年，爲詩益多，其幼子遹復守嚴州，續刻之。篇什之富以萬計，古所無也。

《文獻通考》卷二四〇 《渭南集》三十卷、《劍南詩稿》、《續稿》八十七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陸游《劍南續藁》二十一卷。又《渭南集》五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放翁詩集》，一部二冊，完全。

又 《陸放翁劍南藁》一部四冊，完全。

又 《陸放翁劍南續藁》，一部十九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四 《陸放翁詩》一冊。

又 陸放翁《劍南稿》三十四冊。

又 陸放翁《劍南遺稿》四冊。

又 陸放翁《劍南續稿》十九冊。

《百川書志》卷一五 《(渭)〔劍〕南詩》八十卷。

又 《澗谷陸放翁詩選》十卷。

又 《須溪精選放翁詩集》八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陸游《渭南集》三十卷，又《詩稿》、《續稿》八十七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渭)〔劍〕南詩集》三十卷。

又 陸務觀《劍南詩藁》二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陸游《(渭)〔劍〕南詩稿》二十冊。陳景雲注：「並《續稿》共八十七卷。」

又 《劍南續稿》。

又 《劉須溪羅澗谷選放翁詩集》二冊。

毛晉《汲古閣刊劍南詩稿跋》 近來坊刻寡陋不成帙，劉須溪本子亦十僅二三。甲子秋，得翁子虞編輯《劍南詩稿》，又吳、錢兩先生嚴訂夭天者，眞名秘本也，亟梓行之，以公同好。其命名次第，具載跋語云。湖南毛晉記。

又《刊劍南逸稿下卷跋》 據放翁子虞跋云：「先君編前藁，于舊詩多所去取，其遺存者尚七卷。」今已無傳。余刻《劍南詩藁》凡八十五卷，卒業，復從牧齋師案頭得《續藁》二冊，意即所云七卷者，因類分古風律絕，目錄櫛比而鱗訂之，其間未刻者止得古詩一首，律詩二十有三首、絕句二十有六首，依舊詮次作《逸藁》下卷，聊補《劍南》之遺云。湖南毛晉識。

毛扆《放翁逸稿續添跋》 先君刻《逸稿》後六十餘年，扆購得別本《劍南集》五十二卷，其前後與家刻略同，祇少《入蜀記》六卷，而多詩八卷。細檢《劍南集》中，除其重複，又得未刻詩二十首，并續添於後云。汲古後人毛扆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劍南詩稿》八十五卷，內府藏本，宋陸游撰。

又 《放翁詩選》前集十卷、後集八卷附《別集》一卷，【略】宋羅椅、劉辰翁所選陸游詩也。

黃丕烈《殘宋刻本放翁先生劍南詩稿十八卷跋》 嘉慶庚午夏五月十有一日，夜泛至玉峰，觀書于吳氏。鑰啓數廚，舊本絕少，惟《放翁先生劍南詩稿》殘宋刻爲絕佳焉，口占二絕句以紀其游。逮中秋，始得挾貲者捆載而歸，因余爲介，故全書皆由余齋運往。此書留下，俟議價易之。補錄前作于卷首。陳氏《書錄解題》別集類下云：「《劍南詩稿》、《續稿》八十七卷。」詩集類下

云：「《劍南詩稿》二十卷、《續稿》六十七卷。」蓋兩載之。而初爲嚴州，刻前集稿，止淳熙丁未，自戊申以及其終，當嘉定庚午，二十餘年，爲詩益多，其幼子遹復守嚴州，續刻之。則《劍南詩稿》與《續稿》，固判然二刻矣。余家舊藏《新刊劍南詩稿》殘宋刻，無總目，其卷第之可考者，有一至四、八至十，其卷第之剜改而猶可約略者，有十四至十六，所謂嚴州刻是也。頃訪書玉峰吳氏，復得殘宋本《放翁先生劍南詩稿》目錄三冊，爲目錄一至十二、十九至三十、三十一至四十五，《放翁先生劍南詩稿》卷四十二至四十四、五十八、五十九、六十至六十二，亦三冊，其第一冊板心卷第可攷，餘二冊俱剜去，約略而得其卷第之次序矣。四十二卷中有《己未冬至》詩，六十二卷中有《乙丑重五》詩，合諸陳氏所云，必在《續稿》中，此皆題曰《劍南詩稿》者，必非幼子遹復守嚴州續刻之本。就乙丑數至庚午，尚隔有五年，惜目錄與詩卷第俱不全，無從得其究竟爲可恨耳。以余搜訪幾三十年，先後獲《渭南》（《渭南集》五十卷，宋刻全）、《劍南》宋刻，雖不盡全，何幸而如此耶！復翁記。

又　余向從郡故家收得殘宋刻《劍南詩稿》十冊，卷第多剜改，以毛刻勘之，得其原本卷第。而毛刻於各卷下注宋本者，往往與殘宋本合。然此十卷外，尚有注宋本字樣者，余所收中卻無，未解其何謂。及續收此別本宋刻，存卷有八，覆取毛刻證之，與其注宋本字樣者適合，乃歎遇合之奇，無過於是。蓋汲古當日所據以付梓者，本非宋刻，偶得殘本十八卷校勘之，因各記於卷尾，而不明言所得宋刻之全否以示後人，豈知後世有勤於搜訪者，次第得之以重爲印證乎！茲取兩宋刻合之，其標題各異，非一本，前所得十卷，當即《劍南詩稿》二十卷本，後所得八卷，當即《續稿》六十七卷本。雖本各不同，而行款字數，兩刻適合，從此會歸一處，依然延平劍合矣。

又《殘宋刻本新刊劍南詩稿跋》　《劍南詩稿》二十卷，《續稿》六十七卷，《書錄解題》并載之。而此宋刻殘本《劍南詩稿》，前有淳熙十有四年臘月幾望門人迪功郎監嚴州在城都稅務括蒼鄭師尹序一通，即陳氏所云初爲嚴州刻《前集》者也。蓋放翁爲新定郡守，始刻淳熙丁未以前稿，其後幼子遹復守嚴州續刻者，又在嘉定庚午。《詩稿》、《續稿》，本非一刻，毛氏合而刻之，面目無可考見。此本有一至四、八至十、十五至十七，雖未能復二十卷之舊，然毛刻所據者，止此殘本，故于宋刻存卷，皆注云毛子晉校，餘則不然，此其明驗，惟字句仍不能悉遵宋刻爲異耳。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版書目》　《劍南詩稿》，存目錄三卷，正集十卷，續八卷。

沈曾植《宋本劍南詩稿跋》　此宋槧本前刊《劍南詩稿》，後題曰《放翁劍南詩稿》，并無續集名目，恰與子虡跋中通前後爲八十五卷，名曰《劍南詩稿》語合。【略】此之《新開劍南詩稿》爲嚴州本，《放翁劍南詩稿》爲江州本，一爲子遹刻，一爲子虡刻，故前後紙墨不同，魚尾上一記字數，一不記字數也。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新開劍南詩稿》二十卷，宋陸游撰。存十卷，二百九十一葉，中缺六葉。【略】宋刊本。

又　《放翁先生劍南詩稿》六十七卷目錄□卷，宋陸游撰。存目錄六卷，詩八卷。【略】麻紙初印精湛，目錄背面有宋人題詩，雖字迹詞藻稍遜前書，亦可珍也。其刊工姓名多與敝藏慶元二年周益公刻《歐陽文忠公全集》刊工合，殆亦吉州刊本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新刊劍南詩藁》二十卷，宋陸游撰，宋淳熙十四年嚴州郡齋刻本，十冊。【略】存十卷（一至四、八至十、十四至十六）。《放翁先生劍南詩藁》六十七卷目錄□卷，宋陸游撰，宋刻本，黃丕烈跋并題詩，李放跋，六冊，【略】存十五卷。《劍南詩藁》八十五卷，宋陸游撰，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鮑廷博批校并跋，二十四冊。

陸子遹《刊渭南文集跋》　蓋今學者皆熟誦《劍南》之詩，《續稿》雖家藏，世亦多傳寫，惟遺文自先太史未病時故已編輯，而名以《渭南》矣，第學者多未之見。今別爲五十卷，凡命名及次第之旨，皆出遺意，今不敢紊。乃鋟梓溧陽學宮，以廣其傳。「渭南」者，晚封渭南伯，因自號爲陸渭南。嘗謂子遹曰：「《劍南》乃詩家事，不可施于文，故別名《渭南》。如《入蜀記》、《牡丹譜》，樂府詞，本當別行，而異時或至散失，宜用廬陵所刊《歐陽公集》例，附于集後。」此皆子遹嘗有疑而請問者，故備著于此。嘉定十有三年十一月壬寅，幼子承事郎、知建康府溧陽縣、主管勸農公事子遹謹書。

吳寬《弘治新刊渭南集序》　《渭南集》者，宋華文閣待制、封渭南縣伯山陰陸游務觀之文也。凡五十卷，近少其本，致光祿署丞事錫山華君汝德得之，乃嘉定中其子知溧陽縣子遹初刻本也，因託活字摹而傳之。【略】弘治壬戌春三月上日，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掌詹事府事、翰林院學士長州吳寬書。

祝允明《書弘治新本渭南集後》　馬氏《文獻通考》所載，有《渭南集》三十卷，今人猶罕見之，想望久矣。一旦忽睹其全，蓋光祿華公活字新本，凡五十卷，視馬《考》又過之，即翁子子遹初刻所翻也。

華珵《弘治刊渭南文集跋》　余既得放翁《劍南續稿》印之，而惜未見其文。無幾又得《渭南》舊本，於是遂爲全帙，急命歸之梓墨。雖物之行塞有數，而一旦完璧，僉爲快睹，蓋不獨余之私幸而已。書完，漫識其末。尚古生華珵記。

汪大章《正德本渭南文集序》　癸酉之春，與省元張君直尙論前輩遺事，又得翁所著《渭南文集》，逮夜命燭覽焉，【略】廼屬諸郡守梁君喬倡其寮屬，廣之于時，同知屈銓，通判王翰、李昇，推官杜盛，知縣張煥、黃國泰，僉以爲是不可後者，而予適更蒞浙西矣。又三月，省元以書來曰：「放翁遺集，郡齋正訛補闕，梓而行之，與吾黨之士共矣，乞序其端焉。」【略】正德癸酉仲夏之吉，賜進士第、奉議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新安汪大章書。

《百川書志》卷一二　《渭南文集》五十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渭南集》五十二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陸渭南集》十冊，五十二卷，陸游，越板、閩板。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陸游《渭南集》三十卷、《劍南集》六卷。

毛晉《重刊渭南文集跋》　馬氏《文獻通考》載《渭南集》三十卷，今不傳。邇來吳中士夫有抄而秘其本者，亦頗無詮次。紹興郡有刻本，去《入蜀記》，溷增詩九卷。據翁命子云，詩家事不可施于文，況十僅一二耶？既得光祿華君活字印本《渭南文集》五十卷，乃嘉定翁幼子遹編輯也，跋云「命名次第，皆出遺意」。但活板多謬多遺，因嚴加讎訂，幷付剞劂，自秋徂冬，凡六月而書成。湖南毛晉記。

又《刊渭南逸稿跋》　《渭南文集》皆放翁未病時手自編輯者，其不入韓佗胄《園記》，亦董狐筆也。予已梓行久矣，牧齋師復出賦七篇相示，皆集中所未載，又云《閑古》、《南園》二記，雖見疵于先輩，文實可傳。【略】因合鐫之，併載詩餘幾闋，以補《渭南》之遺云。湖南毛晉識。

《絳雲樓書目》卷三　陸游《渭南文集》。陳景雲注：「三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渭南文集》五十卷、《逸稿》二卷，內府藏本，宋陸游撰。【略】此本爲毛氏汲古閣以無錫華氏活字版本重刊。【略】《逸稿》二卷，爲毛晉所補輯。

《天祿琳琅書目》卷一〇　《渭南文集》一函八冊，宋陸游著，五十卷。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一　《渭南文集》四函二十四冊，宋陸游撰。【略】書五十二卷，凡表牋二，劄子二，奏狀一，啓七，書一，序二，碑一，記五，雜文十，墓誌、表、壙記、塔銘九，祭文、哀詞二，《天彭牡丹譜》一，致語一，《入蜀記》六，詞二。前有嘉定三年其子遹跋。

顧廣圻《百宋一廛賦》　神子遹之《渭南》，叶告夢之殊祥。黃丕烈注：《渭南文集》五十卷，每半葉十行，每行十七字。前有序一首，署「嘉定十有三年十一月壬寅，幼子承事郎知建康府溧陽縣主管勸農公事子遹謹書」。此是家刻，故「游」字皆去末筆。白堤錢聽默，書賈之多聞者也，語予曰：「相傳庚寅一炬之先，放翁示夢於汲古主人曰：『有《渭南文集》一部在某所，可往借之。』遂免於厄。」噫，文人結習，有如是哉！通體完好，中有闕葉，錢叔寶手鈔補足。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版書目》　《陸渭南文集》，五十卷。

《郘宋樓藏書志》卷八七　《渭南文集》五十卷，明刊活字本，朱竹垞舊藏。宋山陰陸游務觀撰。

又　《渭南文集》五十二卷，明刊本，傳是樓舊藏。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渭南文集》五十卷，明弘治華氏活字本。陳簡莊藏書。

又　《渭南文集》五十二卷，明正德刊本，邵二雲藏書。

又　《渭南文集》五十二卷，明萬曆刊本。此依正德本而刊也。

《藝風藏書記》卷六　《渭南文集》五十二卷，明正德癸酉刊本，前有汪大章序，後有梁喬序。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渭南文集》五十二卷，宋陸游撰，明正德八年梁喬刊本，十行二十字。【略】按：此本文四十二卷，詩九卷，詞一卷，卷中遇宋帝提行空格，知所據亦古本。蓋汪大閒巡按浙江時，得省元張君直本，屬郡守梁喬刻之紹興郡齋者也。

又　《渭南文集》五十二卷，宋陸游撰，明萬曆刊本，【略】其次第與正德梁喬本同。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渭南文集》五十卷，宋陸游撰，宋嘉定十三年陸子遹溧陽學宮刻本，黃丕烈跋，張祖翼、繆荃孫題款，二十四冊。【略】存四十六卷（一至二，五至十，十三至五十）。《渭南文集》五十卷，宋陸游撰，明弘治十五年錫山華珵銅活字印本，十四冊。《渭南文集》五十卷，宋陸游撰，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章鈺校并跋，十冊。《渭南文集》五十二卷，宋陸游撰，明正德八年梁喬刻本，李放、章鈺跋，十冊。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放翁詞》一卷，陸游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放翁詞》一卷。

《百川書志》卷一八　《放翁詞》一卷，宋山陰陸游務觀著。

毛晉《放翁詞跋》　余家刻《放翁全集》，已載長短句二卷，尚逸一二調，章次亦錯見，因載訂於《名家》。【略】古虞毛晉記。

《汲古閣校刻書目》《宋名家詞》第一集：陸游《放翁詞》四十五葉。

《述古堂書目》卷二　《陸放翁詞》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放翁詞》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陸游撰。【略】《書錄解題》載《放翁詞》一卷，毛晉所刊《放翁全集》內附長短句二卷。此本亦晉所刊，又併爲一卷，乃集外別行之本。

《郘亭知見宋元書目》卷一二〇　《放翁詞》二卷，毛斧季手校本。宋陸游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放翁詞》一卷，宋陸游撰。一集。汲古閣刊本。

羅憼《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序》　族孫壽可以翁所選《放翁陸先生詩》刻本，撫卷圭復，涕淚盈睫，悲夫！善和書卷存者僅十一於千百，而家藏膏馥蓋流澗人間實多，有能思叔放而繡諸梓，眞亢宗事也。【略】大德辛丑立夏日，適孫憼百拜謹識。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十卷、《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八卷，附《陸放翁詩選別集》一卷，明刊本。宋羅椅、劉辰翁選。舊有弘治丁巳南京戶部主事蜀劉景寅刻本，《別集》一卷，景寅取方虛谷《律髓》所選者附之。是本爲嘉靖十三年宜黃縣令莆田黃漳重刻。惟弘治本羅選有圈點，而此本無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澗谷精選陸放翁詩前集》十卷、《須溪精選後集》八卷、《別集》一卷，明初刊本，李伯雨藏書。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前集》十卷，宋羅椅輯，《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後集》八卷，宋劉辰翁輯，《別集》一卷，元刊本。【略】有道光元年黃蕘圃跋，又道光三年癸未一跋。

又　《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前集》十卷，宋羅椅輯，《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後集》八卷，宋劉辰翁輯，《別集》一卷，明嘉靖十三年黃漳刊本。【略】按：此書舊有元刊本，劉景寅以授餘杭尹冉孝隆使刻之，黃漳又再刻之宜黃，即此本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放翁詩選》前集十卷、《後集》八卷、附《別集》一卷。《前集》羅椅所選，《後集》劉辰翁所選，《別集》爲明人所續。其姓名則原跋斷爛，不可見矣。明刊須溪評書九種，此不在內。　明弘治刊本。

又《續錄》　元大德辛丑其孫憼刊本。　元麻沙小字本。　明弘治中冉孝隆刊本。　日本刊《名公妙選・陸放翁詩集》，十行二十字，是翻元本者。莫楚生所見此書前後別集均完全，末葉有「國子監前趙銷新刊」一行。　蔣生沐藏《陸詩選注》鈔本，宋史溫注，不甚佳。

《四部叢刊書錄》《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前集》十卷、《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後集》八卷，《別集》一卷，二冊，江南圖書館藏明弘治丁巳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澗谷精選陸放翁詩集前集》十卷，宋陸游撰，羅椅輯；《須溪精選陸放翁詩集後集》八卷，宋陸游撰，劉辰翁輯；《別集》一卷，明嘉靖十三年黃漳刻本，四冊。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老學庵筆記》十卷，陸游務觀撰。生識前輩，年登耄期，所記見聞，殊可觀也。

《文獻通考》卷二一七　《老學庵筆記》十卷。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　《老學庵筆記》。

《文淵閣書目》卷八　陸游《老學菴筆記》，一部二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陸游《老學菴筆記》一冊。

《近古堂書目》卷上　《老學庵筆記》。

《萬卷堂書目》卷三　《老學庵筆記》十卷，陸游。

《滄生堂藏書目》卷七　《老學菴筆記》十卷，正稗海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老學庵筆記》十卷，陸游。

《汲古閣校刻書目》　《津逮秘書》第十集：《老學庵筆記》十卷，一百九十六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老學庵筆記》十卷《續筆記》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陸游撰。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老學庵筆記》十卷《續筆記》二卷，宋陸游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九　《老學庵筆記》十卷，明刊本。宋山陰陸游務觀纂。

《藝風藏書記》卷二　《老學庵筆記》十卷，過錄黃蕘圃校影宋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六　《老學菴筆記》十卷，校宋本。宋陸游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　《老學庵筆記》十卷，宋陸游撰。明寫本。【略】審其款式實出宋刊，鈔手亦在正德以前。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老學庵筆記》十卷，宋陸游撰。明萬曆商濬刻稗海本，傅增湘校跋并錄何焯批校題識，四冊。《老學庵筆記》十卷，宋陸游撰。明崇禎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祕書本，佚名錄毛表校并跋，二冊。

《徐氏家藏書目》卷二　《入蜀記》四卷，宋陸游。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入蜀記》六卷，宋陸游撰。

《藝風藏書記》卷四　《入蜀記》六卷，影鈔宋本。

《文淵閣書目》　陸氏《家世舊聞》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陸氏《家世舊聞》一冊。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家世舊聞》一卷，宋陸游。

毛晉《刊家世舊聞跋》　余于放翁逸詩遺文，凡史籍載記及稗官野冊，摭拾幾盡，又訂正《南唐書》及《老學庵筆記》附之，意謂放翁小碎亦無遺珠矣。既簡《說郛》、《學海》，又得《家世舊聞》若干，則喜而讀之，眞不啻登積書巖者。第其卷末載蔡京述妖異事獨詳，不解何也。湖南毛晉識。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六　放翁《家世舊聞》二卷，舊鈔本。宋陸游撰。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九　《家世舊聞》二卷，宋陸游撰。明毛氏汲古閣刊本。

又　《家世舊聞》二卷，宋陸游撰。明穴硯齋寫本。

藝文

唱和

章甫《別陸務觀》　江南江北雖一水，欲濟無由若千里，那知奔走避邊塵，邂逅西津見君子。一飯三間同野僧，花前把酒看張燈，醉吟落紙筆不停，留客夜闌雙眼青。才氣如公端有幾，半刺江城聊復爾。新年華省用名郎，彙征公合聯翩起。人生相知貴知心，道同何必問升沉。客袂此時成暫別，詩盟他日會重尋。

姜特立《陸嚴州惠劍外集》　不羈江西籬下跡，遠追李、杜與翺翔。流傳何止三千首，開闔無疑萬丈光。句到桐江膽深穩，氣含玉壘舊飄揚。未須料理林間計，蚤晚明堂要雅章。

又《和陸郎中》　午庭風雨撼高槐，一洗城頭十丈埃。老子坐間尋句去，故人門外寄詩來。勁鋒久服穿楊妙，鈍思深慚擊缽催。請佩左符君未可，要聽吟思發春雷。

又《次韻陸郎中》　亟報門前寄好音，炯然書札照家林。興來自說宦情薄，詩到方知愁思深。臨老讀書因教子，閉門捫蝨爲搜吟。當今大筆如君少，未用深藏嘆陸沈。

喻良能《過嚴瀨寄陸守務觀》　翰墨場中老伏波，揮毫快馬下晴坡。三年睿主思獻納，千里疲民賴撫摩。瀟灑郡齋方在望，飄搖征棹未能過。擬求墨妙輝衡宇，應有黃庭換白鵝。

周必大《許陸務觀館中海棠未與而詩來次韻》　莫嗔芳意太矜持，曾得

三郎鬻簫吹；今日若無工部句，慇懃猶惜最殘枝。

又《以紅碧二色桃花送務觀》 碧雲欲合帶紅霞，知是秦人洞裏花。俗眼只應窺燕麥，不如送與謫仙家。

又《次韻陸務觀送行二首》 蓬閣虛生白，蘭臺汗殺青。英遊迷歲月，神武動風霆。遷擢恩頻忝，黔黎困未醒。空唏范蠡去，羞對浙江亭。議論今誰及，詞章更可宗，三年依玉樹，一別遂塵容。盡日尋山寺，思君傍塞烽。五言何敢續，持用當緘封。

又《病中次務觀通判韻》 老眼亂蟬翼，樂事歎何有。經年不銜杯，更暇問濡首。愛山空在山，擿埴詎容走。塵埃登高帽，生澀彈棋手。三年一蒲團，近者坐欲朽。朝來獨何事？乾鵲窺甕牖。開門得新詩，刮膜如釋負。卷舒幾百回，呼舞駭鄰友。吾曹交以淡，悠久或采韭，此味只自知，他人薄玄酒。

范成大《余與陸務觀自聖政所分袂每別輒五年離合又常以六月似有數者中巖送別至揮淚失聲留此為贈》 宦途流轉幾沉浮，雞黍何年共一丘？動輒五年遲遠信，常於三伏話羈愁。月生後夜天應老，淚落中巖水不流。一語相開仍自解，除書聞已趣刀頭。

楊萬里《和陸務觀惠五言》 官縛春無分，髯疏雪更欺。雲間隨詞客，事外得心期。我老詩全退，君才句總宜。一生非浪苦，醫瓠會相知。

又《再和雲龍歌留陸務觀西湖小集且督戰云》 我願身爲雲，東野化爲龍，龍會入淵雲入岫，韓子卻要長相逢！作意相尋偏不值，不知今年是何歲？剡藤玉板贈一番，延珪烏丸灑未乾，乃是故人陸浚儀，詩骨點化黃金丹。謂宜天祿貯劉向，不然亦合雲臺上。卻令去索催租錢，枉卻清風明月三千篇！夜裝明發走不徹，半篙刺碎嚴灘月。老夫不願萬戶侯，但願與君酒船萬斛同拍浮。老夫不怯故將軍，但怯與君筆陣千里相追奔。少陵浣花舊時屋，太白青山何處墳？二仙死可埋丘阜，二仙生可着韋布。名挂廣寒宮裏樹，非烟非雲亦非霧，長使玉皇掉頭誦渠句。詩府誰得玉筏開？詩壇誰授黃鉞來？留君不住君急回，不道西出陽關無此杯。西山金盆儘渠頹，斯游明日方懷哉。

又《和陸務觀用張季長吏部韻寄季長兼簡老夫補外之行》 今代老龜蒙，無書遺子公，也能將好句，特地寄西風。遲暮甘三已，飄零笑兩窮。絕憐張與陸，百戰角新功。別去公懷我，詩來我夢公。半輪笠澤月，一信鏡湖風。豈有詩名世，而無鬼作窮，管城言曉事，猶欲策元功。

又《寄陸務觀》 君居東浙我江西，鏡裏新添幾縷絲？花落六回疏信息，月明千里兩相思。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

朱熹《題嚴居厚溪莊圖》 平日生涯一短篷，只今回首畫圖中。平章箇裏無窮事，要見三山老放翁（謂陸務觀。時嚴居厚之官剡中）。

劉過《放翁坐上》 林霧霏霏曉意涼，野梔纔蕊已傳香。幸哉世事日相遠，怪底詩情老更狂。臘蟻三杯浮重碧，春膏一幅研輕黃。何如放浪形骸外，盡乞江湖作醉鄉。

又《水龍吟・寄陸放翁》 謫仙狂客何如，看來畢竟歸田好。玉堂無此，三山海上，虛無縹緲。讀罷《離騷》，酒香猶在，覺人間小。任棄花葵麥，劉郎去後，桃開處，春多少。一夜雪迷蘭棹，傍寒溪欲尋安道。而今縱有，新詩冰柱，有知音否？想見鸞飛，如椽健筆，檄書親草。算平生白傅，風流未可，向香山老。

王質《寄題陸務觀漁隱》 漁隱漁隱在何方？海門潮白江沙黃。吾嘗袖手江之旁，西興草樹烟蒼蒼。欲往從之道阻長，波濤澎湃不敢航。仰觀河漢翔鸛鸘，安得與之俱頡頏！得非蘭亭會諸王，清湍茂竹聯崇岡？無乃鏡湖留知章，蘭蘅風露生寒涼？不然此地何鏗鏘？宿昔名勝沉光芒，俟今焜耀名方昌。恨不登時到侯鄉，循牆三匝徐升堂，觀山觀水觀松篁，以及魚鳥同徜徉，而俟南益仍西涼！青霄空闊橫參商，無由交臂咨其詳。鴻雁同天不同行，愛而不見魂飛揚。夢從懸圃周扶桑，逢迎跪揖如平常。齒牙砰磕搖風霜，秦漢魏晉周隋唐，江河滾滾傾興亡，指畫所隱聲琅琅。歡喜奇特不可當，繼以驚愕懷憧惶。倏忽烟霧輕騰驤，徑跨越嶠超吳瀧。秦碑禹穴稽山陽，隱約中有神仙莊。申椒菌桂連沙棠，江蘺薜芷多同芳。春風淡淹秋風香，木蘭冠佩芙蓉裳。杉烟竹月無時荒，白蒲青荇春悠颺。秀似黃家雙井塘，雄如蘇老峨嵋江。冰壺雪瓮涵瓊漿，夢回空闊瞭天篁。縹渺羽客搴雲纕，清都飛露寒侵腸。涕唾塵窟掀翻牀，侯其與世勿相忘，且爲清明開吉祥，蒼生環堵棲平康。是時桐洛尋嚴光，否則孺纓濯滄浪。不然楚竹燃清湘，下乃汀花靜鳴榔。間騎麒麟翳鳳凰，玉京羣帝驂翱翔。吾在風埃渺相望，大千世界空茫茫。

張鎡《陸編修送月石硯屏》 三山放翁實贈我，鎮紙恰稱金犀牛。翁今鉅宋清廟器，咸鐘韶磬鏗鳴球。所學況不負天子，報國豈暇官資謀？子虛賦傳

賜科第，始計兵說裨宸旒。傾城寵易妒亦速，巴蜀寄宦甌閩遊。仙風俠氣愈卓越，錦袍玉局當朋儔。平生專車祇文稿，江漢萬古詞源流。崑崙块圠大巧在，乃欲繪畫眞堪羞。精神聞道尙遒緊，恨未面覩肝腸投。此屛遠送有深意，絕勝龜甲圍香籌。用張舍避立必直，銘戒要我參李尤。拙詩酬貶忘不韙，是亦一癡何從瘳。菱租魚市仰高詠，乘興未果隨子猷。來春流水鱖肥好，看我坐釣書船頭。

蘇泂《送陸放翁赴落致仕修史之命》 先生天下名，有耳誰不知，區區以蠡測，於海徒贅辭。弟子事先生，卯角以至斯。文章起嬰慕，德行隨蕭規。昨聞掛衣冠，固共識者疑，豈期平生學，終鬱不得施。先生健而武，神志元未衰。每登漁隱堂，再拜奉履綦。留我坐終日，誨我忘其疲，送我出重門，行步又若飛。或捉筆大書，或脫口賦詩。或時幾酌我，自倒金屈巵。我出謂客言，先生壽期頤。上爲天下賀，下以賀吾師。在郊一角麟，藏六五總龜。先生固高世，而世肯我違？情知渭濱載，漫道淵明歸。果然一札下，未覺十年遲。堂堂孝廟史，當代誰宜爲？二十八年間，凡事公見之。英靈果在天，筆削詎敢私。矧惟陛下聖，益重黃髮咨。湖山晚無用，遭逢乃今茲。先生顧謂我，萬物各有時。

又《五月五日謁放翁留飲歡甚》 若人大槐中，不作螻蟻夢。春風鬢鬚綠，文字凌屈宋。昨朝我訪之，杯酒頗自奉，魚蝦雜淮海，狼藉蔬果衆。妍譚到嘲謔，嘉我一笑共。末言神仙事，於世本無用，但可於世人，矯首飛鴻送。故公所言者，大抵靜觀動，胡能更八十，異日亦高冢。絕憐稽山下，不逐梅筍貢。堂前謾名龜，堂下或歌鳳，壽公晚唐衣，聊爲吾道重。

又《壽陸放翁三首》 年事依稀鬢復青，看書細字眼猶明。池邊自種桃初熟，籬下曾枯竹再生。已覺貂蟬除世念，未妨龜鶴伴詩情。日供薪水門人職，準擬金丹點鐵成。邊松坐石日從容，故國靈光只我公。豈有文章高海內，獨將身世老山中？丹頭躍筍分明異，梅萼含椒即漸紅。千歲斯人要宗主，不妨留眼送歸鴻。花間乳鹿笑相迎，拄杖穿花導鹿行。六子子孫俱宦達，三山山水亦聰明。論詩何止高南渡，草檄相看了北征。帶得門人也仙骨，年年來此賀長生。

杜旃《陸務觀赴召》 四海文章陸放翁，百年漁釣兩龜蒙。數開天地吾何與，老作春秋道未窮。李耳守官逾二代，張蒼職史到三公。坐令嘉泰追周漢，此是君王第一功。

紀念

韓淲《題昌甫所得陸待制手書次韻昌甫之題句》 放翁遺墨幾何年，雲遶秋山月滿川。摸索空驚久零落，追思猶恨少留連。貞元人事誠如夢，正始文風信若仙。江海淒涼易陳迹，山陰茅宇賀家船。

又《昌甫攜渭南詩見過》 長笛殘星獨倚樓，吟邊供斷一生愁。渭南作尉誠微宦，江上逢人憶遠遊。風景不因今古異，琴樽寧與是非休。章泉傳到澗泉上，涼意滿天河影秋。

又《次韻昌甫所題唐宋諸賢畫像石刻》 放翁所刻章泉賦，雅道誰能見一斑。卻怪我來居澗谷，摩挲墨妙得詩閒。

樂雷發《雨夜讀陸放翁集》 爐冷童吹火，山房夜黯然。溼薪添茭熱，苦茗帶芎煎。燈暗瀟江雨，詩吟笠澤烟。老仙何處去？搔首弔塵編。

葉茵《友人見借放翁絕筆》 放翁今已矣，猶有未刊詩。閱稿無三豕，還書欠一鴟。聽兒弦誦罷，留客笑談時。發越吟邊思，心香答所知。

李孝光《題放翁詩後》 老翁行年幾一百，畫舸長從鏡裏還。想見揮毫向賓客，眉間豪氣鬱如山。

方回《詩思十首》 忝竊嚴陵郡，依稀陸放翁。作詩踰萬首，浪仕只千窮。醉卧三更後，閒吟兩紀中。時時落幽夢，漁笛鑑湖東。

又《至節前一日六首》 尊奠鱸膾鑑湖風，想像依稀老放翁，惜爲平原多一出，詩名元已擅無窮。

孫枝蔚《陸放翁研歌為畢載積題》 道士洑邊日將落，漁人網重心最樂。不聞撥剌轉堪疑，至手且看石厚薄。相逢未少讀書人，得錢勝賣三尺鱗。攜硯歸來贈畢卓，甕頭大叫驚西鄰。老友如從劍南至，上鐫心太平庵字，放翁不止是詩人，酒罷淒涼南宋事。揮毫意氣凌千秋，冬天不懼寒無裘（放翁詩：懼在饑寒外，學古得全功）。曉嘆一篇情具見，後人展誦淚長流。此石相隨到西蜀，洗滌坐臨江水綠。只今湮沈幾百年，卻與漁家換斗粟。古來得失何事無，金銅仙人來魏都，塞馬楚弓那足問，船中書畫聊自娛。世間正貴豐城劍，笑君癖愛江底硯。可憐情性與時違，夜夜名流滿高宴。何人把玩最歔欷，白髮西京老布衣。

陳維崧《陸放翁硯歌為畢載積使君賦》　畢公古硯硯最奇，相傳南宋年間物。塵黮苔斑款識無，心太平庵字髣髴。瘦如碧珪出禹陵，瑩如寶刀來突厥，苦遭鑱削只簡傲，便委泥沙還彊倔。江頭風雪欺醉漁，漁翁拍手來捕魚。無何網重舉不得，挽起卻是紅碔礎。漁翁見此心躊躇，流涎麵車何計沽。正遇項大夫，贈爾黃金缺，公然咤付平頭奴。秋風秋雨經江國，閒卧官衙論胸臆，自是男兒一片心，持硯贈公惜不得。我公笑向菴名指，猶憶劍南陸老子。當時此老最不凡，劇於駿馬脫轡銜。巴烟棧雨一千里，夜獵雪壓乾紅衫。文彩風流偏健舉，蕭騷老鬢奈何許。蜀國絃悲憶酒徒，竹郎廟冷思倡女。即今人去幾百年，硯亦飄零走道邊。銅盤去渭還流淚，石闕銜悲也可憐。我時末座聞公語，謂公弔古公無苦。世間一物必有神，古來萬事豈無主？君不見銅雀瓦，年年屹立高臺下，少被曹家女伎憎，老愁鄴下官軍打。硯乎硯乎何太樂，前遇陸游今畢卓。

王士禎《陸放翁心太平硯歌為畢通判賦》　斌媚散花峽，艱危道士磯，放翁過此留清辭。何年片石墮寥泬，龍堂荒忽蟠蛟螭。先生當年西入蜀，迎風十丈搴黃旗。下牢戍門波浪惡，白鹽赤甲天下奇。轉入興元瞰河渭，山南射虎黃雲垂。大散關頭見烽火，賦詩草檄如星馳。此硯爾時伴戎幕，賢於十萬熊羆師。鶯花海中九年住，春江醉捲千玻瓈。錦官城裏蘋風閣，百觴萬首爭淋漓。此硯爾時廁高讌，飽霜千兔相追飛。先生老矣竟東下，鏡湖支枕看風漪。但餘此硯共幽獨，猶能起賦從軍詩。紹興淳熙一片石，流傳異代誰使之。曾窮梁益掠吳楚（放翁《金崖銘》中語），吾曹想像空嗟咨。畢侯家近鑿堂側，草生書帶紛葳蕤。《劍南》一卷不離手，興來春日吟茅茨。攜渠歸去坐懷古，定有雲霞生墨池。

又《鑿湖舟夜讀渭南集偶題長句》　少陵不作昌黎死，大峨仙人落儋耳。渭南老子來堂堂，鬱律蛟龍蟠筆底。半世功名梁益間，拓弦橫矟劍門關。白頭鏡水江湖夢，夜夜山南射虎還。

孟駁《春波橋懷陸放翁》　廬江小吏買臣妻，邂逅園林野寺西。一片石橋流恨水，新詞題罷夕陽低。西園荒草即蘼蕪，爲囑王孫款故夫。只許春風偷半面，玉階行過草旋枯。安得鸞膠續斷絃，新愁舊恨兩綿綿。琵琶不是韓朋木，彈出離鴛亦可憐。重見驚鴻已寂寥，舊題壞壁墨痕消。草生人面三年土，淚湧波心八月潮。《釵頭鳳》是斷腸詞，一死還應爲餅師。燕子銜泥頻易主，蕭郎猶有再來時。賀老春波激灩開，小橋流水漫疑猜。陸公自有幷州剪，剪取春波一半來。

劉文蔚《十月十七日為放翁誕辰諸同志共集龍山詩巢設祭因成七言古體一章以當迎神送神之曲》　越州代鍾風華客，有宋首推渭南伯。先生早受九重知，贏得佳名小李白。才高徧歎珥貂難，半世奔馳在梁益。碧鷄走馬夜看花，大散傳烽晨草檄。繁華一覺錦江夢，歸老南湖三畝宅。無錢嘗詠苦貧詩，有興空懷豔舞席。北望中原志可悲，家祭何曾慰魂魄？紫鱖魚，白蓮藕，生平嗜好今在否？卧龍山下霜醉楓，若耶溪頭烟掛柳。小春恰值攬揆辰，死後生前同進酒。鶯花海已變桑田，老學庵空見培塿。萬事無如常醉眠，定向筵前酌大斗。回風颯颯晝冥冥，玉珮靈衣竟何有。獨留詩卷古寰區，雒誦低吟堪尚友。人生苦樂總浮漚，惟有香名垂不朽。

姚念祖《放翁書巢懷古》　三山名勝詩人住，策杖下溫亭畔去。故老猶能說大蓬，指點西村讀書處。先生豪放眞仙才，鑑水船從萬里迴。龜堂紙帳號漁隱，蠟屐踏破青莓苔。遺墟大澤滄桑變，落日寒鴉啼古岸。百年兵燹暗消磨，斷碑零落雲成片。書巢名爲烟霞守，方島賀園同不朽。枯根翳石叢羅荒，曾對梅花飲春酒。詩成萬首誰堪續，遺編字字堆珠玉。秋風明月夜深時，束書試和南塘曲。

鄧緯《過沈氏園懷陸放翁舊事》　烟痕漠漠苔花古，伯勞飛燕東西語，釀雨東風料峭寒，花開花落紅無主。白粉宮牆高百尺，歌臺舞館愁紛結，當年詞客話分離，情緒滿懷那可說。錯錯莫莫感芳菲，淚浥鮫綃不自持，一泓碧玉東流水，空向橋邊照畫衣。釵頭鳳化離鸞去，青衣何日傳尺素？郎情如柳倒垂絲，妾身已作隨風絮。宛轉徘徊可奈何，春光九十雨風多。紅酥不見黃藤酒，兩地傷心痛逝波。我來此地悲零落，林竹蕭蕭風解籜。君不見蒸梨自古棄糟糠，臨風莫歎歡情薄。

黃丕烈《殘宋刻本放翁先生劍南詩稿十八卷跋》　「好書積習愛探奇，某竹空傷蔓草滋。不惜扁舟乘夜泛，復翁來讀放翁詩。」「山明水秀鹿城西，解纜歸來日未低。十七年前舊游路，欲尋陳迹已全迷。」嘉慶庚午夏五月十有一日，夜泛至玉峰，觀書于吳氏。鑰啓數廚，舊本絕少，惟《放翁先生劍南詩稿》殘宋刻爲絕佳焉，口占二絕句以紀其游。逮中秋，始得挾貲者捆載而歸，因余爲介，故全書皆由余齋運往。此書留下，俟議價易之。補錄前作于卷首。

雜錄

《娛書堂詩話》卷上 唐制，有冤者哭昭陵下。故李洞《策夜獻簫》詩云：「公道此時如不得，昭陵痛哭一生休。」陸務觀亦有句云：「積憤有時歌易水，孤忠無路哭昭陵。」

《隨隱漫錄》卷五 陸放翁宿驛中，見題壁云：「玉階蟋蟀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凄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放翁詢之，驛卒女也，遂納爲妾。方餘半載，夫人逐之，妾賦《卜算子》云：「只知眉上愁，【略】。」

《賓退錄》卷七 陸務觀《感事》詩云：「陋巷何須嘆一瓢，朱門能守亦寥寥。衲衣先世曾調鼎，野褐家聲本珥貂。若悟死生均露電，未應富貴勝漁樵。千年回首俱陳迹，不向杯中何處消。」自注云：「沈義倫丞相裔孫爲僧，劉仁瞻侍中裔孫爲道人，皆孤身死紹興中。二公之後遂絕。」殊不知沈公之後有一派，靖康末自京師流落新淦者，居於村疃，耕人之田矣，又不止於爲僧也。然其先世告身，及相君神道碑摹本故在。

《愛日齋叢鈔》卷三 陸務觀詩：「鴨綠桑乾盡漢天，傳烽自合過祁連。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無人快著鞭。」用此視世間事，稍恢廓矣。文公答陳同父逢時報主之說，有云：「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學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進焉而撫世哉。」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鄰耒耜出，何必吾家操。」此言皆有味也。今觀陸詩，用意不大相遠。

《吳禮部詩話》 陸放翁《斷碑歎》云：「二蕭同起南蘭陵，正如文叔與伯升。至今人悲大蕭死，齎恨不見梁家興」云云，蓋詠蕭懿祠堂碑也。懿忠而衍篡，事具史傳明甚，而翁誤乃如此。又《篔筜驛》云：「一等人間管城子，不堪譙叟作降箋。」按《三國志》，譙周爲後主盡降策，而降表乃郤正所爲，亦誤也。

方回《跋所抄陸放翁詩後》 《呂東萊集·與周子充書》有云：「子直庶幾善道，而於事物自未盡諳悉。如陸務觀疏放封駁，豈爲過當！方人才難得之時，其詞翰儁發，多識典故，又趨向實不害正。推棄瑕使過之義，闊略亦何妨。公與子直素厚如此，胡不素語之乎？」予聞諸前輩，放翁入蜀，從范石湖；後出蜀，攜成都妓劍爲尼而與歸。趙汝愚嘗帥蜀，必爲此事駁放翁也。翁四十六入，五十四而出，江西倉被召至婺州，而遽卧家，久乃起爲嚴州，必於是被駁。東萊死之前一日，子充過府，翁出蜀之四年辛丑，東萊死，其已亥、庚子間歟？高宗嘗修《孝宗實錄》，此等事當詳著。予書諸此，以表汝愚不用放翁之故。後來韓侂胄力起放翁修史，殆以其嘗爲汝愚所駁故耳。又《劉後村詩話》云放翁少時，調官臨安，得句云：「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傳入禁中，思陵稱賞，由是知名。予考之此詩在《劍南稿》十七卷，翁六十二歲，將守嚴州，朝辭奏事，至臨安府時詩也。翁子子遹寶慶三年來爲守，明年予生之年之月，新安郡之宅堂及樓名書上棟，今毀矣。又始創釣臺書院，子遹即所生。郡學有世美祠，蓋翁之父佃至子遹，凡三世守是郡云。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王安石《與微之同賦梅花得香字三首》二 方回評：少陵在西川，不賦海棠詩。【略】惟陸放翁六言詩云：「廣平作梅花賦，子美無海棠詩。政自一時偶爾，俗人平地生疑。」此說得之。

戴表元《桐江詩集序》 紫陽方使君，平生於詩無所不學。蓋於陶、謝學其紆徐，於韓、白學其條達，於黃、陳學其沈鬱。而居常自說，欲慕陸放翁，豈其暮年安貧守約，忘懷出處，有偶相貌類者，而姑引之以自託耶？抑放翁雖生長東南，承接中原文獻，獨其爲詩，亦親經東萊、茶山諸先生指授，遂爲是虛心傾思，如不可幾及也。此前輩風流盛德，非近時沾沾自喜之徒所可窺議。然有一事不謀而合，放翁晚起家得嚴州，爲詩幾千首。翁去，而州人愛其詩，版傳之至今，使君垂老亦守嚴，多爲詩，州人爲刻其《桐江集》者六十五卷。

又《題陸渭南遺文抄後》 右《陸渭南遺文》一帙，用王理得本傳抄。帙後有庚饒州繫譜。饒州端士，惜放翁所作韓氏《南園記》無甚諛語，而子孫諱之，不載於家集，其論厚矣。自饒州以下，又詆其《閱古泉記》及賀平原二子除祕閣等啓，以爲不當作。余早聞好事者說，謂放翁晚歲食貧，牽於幼子之累，賴以文字取妍韓氏，遂得近臣恩數，遍官數子。此說既行，而凡異時不樂於放翁之進與忌其文辭者，同爲一舌以排之，至於死且百年，同時爭名角進之人亦已俱盡，宜有定論，而猶未止，蓋其事可傷悲者焉。渡江以來，如放翁，可謂問學行義人矣。諗其放陀而不傷，困窶而能肆，不可謂無君子之守。就令但如常人之見，欲爲身謀，爲子孫謀，當盛年時，知己如麻，何待七八十歲之後，始媚

一戚里權幸而爲之邪？雖血氣既衰，聖人不免於戒，不可謂世之君子必當然也。謂世之君子必當然者，其自待亦不厚矣。然放翁固有不得辭者。窮不能忘仕，爲文不能不徇人之求，龐眉皓髮，屑屑道途之間，而曰我意非有它也，人誰能諒之哉！此編取饒州之意，於《南園》、《閱古》二記存而不去，使世人知放翁不絕於韓氏者，其語止此。其《賀除秘閣》等啓絕不類本作。余於文不敢謂知之，若俗雅四三，人望而能辯其爲放翁與否也。併告理得，使刪去云。

《**頤山詩話**》　古今詩人勤程課者，無如放翁，故其詩曰：「六十年來萬首詩。」以日計之，日課一詩，須二十六年，方能辦此。況翁年垂九十，猶吟詠不已。二十餘年間，所得又不知其凡幾，可謂勤矣。今世所傳，蓋澗谷、須溪所選者，殆未及十之一耳。惜不見其全也。

《**蜀中名勝記**》**卷五**　陸放翁云：「天彭，號小西京，以其俗好植牡丹，有京洛之遺風。」《古今雜記》：「孟氏以牡丹名苑，于是彭門爲輔郡，典州者多其戚里，得之上苑，此彭門花之始也。」天彭，亦謂之花州。而牛心山下謂之花村云。

張元忭《**書陸游傳後**》　按《渭南集》有《示兒》詩，其恢復之志，垂老不忘如此，亦可悲矣。《宋史》謂其晚年爲韓侂胄作《南園記》，見譏清議。予獨謂不然。夫泉石品題，非有大關係也。以時宰求爲一記而必峻拒之，不已甚乎？顧其記所云如何耳。予于《西湖志》見此記而詳味之，其以忠獻有後爲言，蓋欲之以法祖也。又以許閒歸耕爲公之志，蓋諷之以知止也。游自以爲無諛辭，無侈言，殆信然矣。是又何足爲病哉，甚矣！議者之固也。

《**帶經堂詩話**》**卷九**　南渡四大家爲蕭、楊、范、陸，而誠齋答堯章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則謂遂初也。　宗柟附識：芷齋云：《瀛奎律髓》載范石湖《鄂州南樓》詩，方虛谷云：乾、淳間詩巨擘稱尤、楊、范、陸，謂遂初、誠齋、放翁及公也。初白先生評云：《誠齋集》中稱尤、蕭、范、陸爲四詩將，蕭名（海）〔德〕藻字東夫，今失傳，後遂以楊易蕭。又蕭千巖《次韻傅唯肖詩》，初白先生評云：南渡詩家初稱尤、蕭、范、陸，今蕭詩罕傳，唯《後村詩話》中及茲集所載數篇而已。又案《律髓》，姜白石乃千巖之婿。

又卷一三　蜀合江縣有西涼王神祠，神是涼王呂光，光，苻秦時討李焉之亂至此，因爲立祠。放翁詩：「我雖不識神，知是山水人。不敢持笏來，短褐整幅巾。」蓋未詳其本末。余過謁祠，賦長句正之「長安氐王頭有角，東掃鄴宮西定蜀」云云，詩載《蜀道集》。

又　萬縣訪岑公洞，斷碑甚多，石壁上鐫鎪殆滿，皆南北宋人題名，獨覓魯直，務觀詩不得，稍南一石表西向，夾道巨碑林立，其一大書二絕句，頗類山谷，亦嘉定間人，不著名字。問所謂「東巖」者，舟人不能知，山谷詩「空巖靜發鐘磬響，古木倒掛藤蘿昏」，放翁詩「一疋寧無好東絹，憑誰畫此碧玲瓏」，當亦佳處也。

又卷一七　陸務觀過巴東，弔寇萊公，有詩云：「人生窮達誰能料，蠟淚成堆又一時。」蓋以蠟淚成堆爲公貴後事耳。予讀《後山談叢》云：萊公性豪侈，自布衣夜常設燭廁間，蠟淚成堆，及貴，而後房無嬖幸，則自其微時已然。既爲宰相，乃所謂「無地起樓臺相公」也。此萊公英雄本色，所以不可及。　宗柟附識：《歸田錄》：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燭，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成堆。按放翁詩意頗與此合，山人祇據《談叢》云云耳。

又卷一八　「玉階蟋蟀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凄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小說載此爲蜀中某驛卒女詩，放翁見之，納以爲妾，爲夫人所逐，又有《卜算子》詞「不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云云。按《劍南集》，此詩乃放翁在蜀時所作，前四句云：「西風繁杵擣征衣，客子關情正此時。萬事從初聊復爾，百年強半欲何之。」「玉階」作「畫堂」，「鬧」作「怨」，後人稍竄易數字，輒傅會或收入閨秀詩，可笑也。　宗柟附識：芷齋述蒿廬先生云：「此條所駁極是，但放翁此詩，不如刪作絕句乃更佳耳。」又云：「世傳放翁出其夫人唐氏，以《釵頭鳳》詞爲證，見《癸辛雜識》，疑亦小說家傅會，不足深信。」勇參云：「不合畫春山」一詞，調是《生查子》，非《卜算子》也。

《**柳亭詩話**》**卷八**　陸務觀乃左丞農師之孫，世爲會稽人，五雲門之華嚴寺是其舊宅。後與去婦遇於沈園，即今之禹蹟寺，所謂「傷心橋下春波綠，曾見驚鴻照影來」也。嘗見宋刻世說一則，有跋尾云：「淳熙戊申，新定郡守笠澤陸游書。」豈先世僑遷於越，而追係里名歟？今其墓在石碁山，有祭者。

《**授鶉堂筆記**》**卷四〇**　方回云，放翁卒於嘉定二年冬己巳，年八十六。見所選《瀛奎律髓・人日雪》詩注。如注，則生於甲辰矣。然按放翁實生於宣和七年乙巳十月十七日，迨慶元元年乙卯，年七十一，有絕句紀之，序云：

「予生淮上，是日平旦大風雨駭人，及予墮地，雨乃止。」《宋史》云年八十五。陳直齋《書錄解題》云卒於嘉定庚午，年八十六。作八十六是。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三 史言陸放翁爲侂胄作《南園記》，士論非之。楊龜山受蔡京薦，胡安國受秦檜薦，而士不非，豈蔡京、秦檜之奸減於侂胄耶？所以然者，侂胄得罪朱子故也。林栗議論侃侃，謝深甫一時佳士，王淮頗著賢聲，俱因與朱子不合，史臣遂與胡紘、鄭丙同傳。趙雄亦賢者，以抑張栻，而與程松同傳。皆非公論。蓋元人作史時，正道學之風初熾也。史彌遠所以不入奸臣傳者，以其能弛僞學之禁，故並其廢濟王事而諱之，不載本傳中。

袁枚《書陸游傳後》 《宋史》稱陸游爲侂胄記南園，見譏清議，余嘗冤之。夫侂胄，魏公孫，智小而謀大，不過《易》所稱折足之鼎耳，非宦寺流也。南園成，延游爲記，出所寵四夫人侑酒，游感其意，爲文加規，勸其禔躬活民，毋忘先人之德。在侂胄，親仁，在游，勸善，俱無所爲非。宋儒以惡侂胄故，波及於游。然則據宋儒之意，必使侂胄剗除善念，不許親近一正人。而爲正人者，又必視若洪水猛獸，望望然去之。嗚呼，此宋以後清流之禍，所以延至明季而愈烈也。孟子曰：「逃墨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侂胄有好名慕善之心，游因而導之以正，宜也。漢廉范，名臣也，而依竇憲；陳寔，高士也，而弔張讓。一以成功名，一以救善類，其效皆彰彰可睹。且孔子所謂與上大夫言闇闇如者，夫獨非逐君之季孫、黨惡之叔孫哉？然而仲弓、冉有、子路俱爲之宰。聖人不禁，且曰：「自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聖人非不畏清議也，以爲潔一己之名小，仁萬物之功大。以故佛肸、公山弗狃雖不善，皆不厭其名。不特此也，子路贖人受謝，夫子是之；子貢贖人不受謝，夫子非之。夫受謝，貪也；不受謝，廉也。聖人之心，又豈獎貪而斥廉哉？以爲受謝，可以誘人爲善；不受謝，可以阻人爲善。一阻一誘間，關係甚巨。己之貪、廉，抑末也。夫貪尚且不避，而況區區文墨之事乎？使游果有附權貴希冀倖進之心，則當曾覿、龍大淵柄國時，略與霑接，早已致身通顯矣，而乃大與之忤，逐歸不悔。豈有垂暮之年，反喪其守之理？卒之侂胄自咎前失，大弛僞學之禁，又安知非游與往來，陰爲疏解乎？彼矜矜然自夸清議者，或陰享其福而不知。蓋《宋史》成於道學之風甚熾之時，故楊時受蔡京之薦，史無譏詞。胡安國受秦檜之薦，史無譏詞。京與檜之姦，十倍於侂胄，游之過小於楊、胡，而反詆之不休，何也？游不講學故也。

張浚伐金之謀，與侂胄同，符離之敗，與侂胄同。然而張浚不誅，士林不議者，何也？則一與朱子交，一與朱子忤故也。善乎寧宗之言曰：「恢復豈非美事，惜不量力耳。」金人葬侂胄首，謚曰「忠繆」，言其忠於爲國，繆於爲己故也。夫侂胄之罪，尚且一敵國一君父爲之末減，而游作一記之過，乃著於本傳中，不亦苛乎？吾故曰：史不易讀。讀全史，而後可以讀本傳，讀旁史、雜史，而後可以讀正史。不然，知人論世難矣哉。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六 楊廷秀、陸務觀詩，爲宋南渡名家，名位相若，而皆壽考。放翁以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此見於《宋史》本傳者也。而《直齋書錄解題》云嘉定庚午，年八十六而終。庚午則嘉定三年也，與本傳殊不合。攷《劍南詩集》有絕句云：「嘉定三年正月後，不知更醉幾春風。」則庚午春放翁尚無恙，當以直齋爲正矣。

《拜經樓詩話》卷三 陸放翁前室改適趙某事，載《後村詩話》及《齊東野語》，殆好事者因其詩詞而傅會之。《野語》所叙歲月先後，尤多參錯。且玩詞中語意，陸或別有所屬，未必曾爲伉儷者。正如「玉階蟋蟀鬧清夜」四句，本七律，明載《劍南集》，而《隨隱漫錄》翦去前四句，以爲驛卒女題壁，放翁見之，遂納爲妾云云，皆不足信。

《甌北詩話》卷六 古來作詩之多，莫過於放翁，今就其子子虡所編八十五卷計之，已九千二百二十首。然放翁六十三歲在嚴州刻詩，已將舊稿痛加刪汰。六十六歲家居，又刪訂詩稿，自跋云：「此予丙戌以前詩十之一也，在嚴州再編，又去十之九。」然則丙戌以前詩，存者才百之一耳。子虡刻全集時，亦跋云：「先君在嚴州刻詩，多所去取，所遺詩存者尚有七卷。」（今在遺稿內）今合計全集及遺稿，實共一萬餘首。每一首必有一意，就一首中，如近體每首二聯，又一句必有一意。凡一草、一木、一魚、一鳥，無不裁剪入詩，是一萬首即有一萬大意，又有四萬小意。自非才思靈敏，功力精勤，何以得此？信古來詩人未有之奇也。

又 放翁之不忘恢復，未免不量時勢，然亦多悞於傳聞之不審。在蜀時，金之邊將，時有蠟書來報宣威幕府，具言其國虛實（見南鄭詩內自註）。彼以蠟書來利賞賜，自必詭言禍敗，以中吾所喜，肯以實告耶？淳熙十一年，金世宗如會寧，命太子守國，而放翁有《聞虜酋遁歸漠北》詩。十二年，又有《感秋》詩，自註：「聞虜酋自香草淀入秋山，蓋遠遁矣。」不知金國每年巡歷春水、秋

山，自其常制。金世宗最號賢君，國中稱「小堯舜」。其時朝政清明，邊圉乂安，有何事而遁歸漠北，遁入秋山耶？可見鄰國傳聞之訛，易於聳聽，而放翁輒輕信之。其後慶元四年，又有詩：聞金虜亂，淮以北民苦徵調，皆望王師之至。可見邊疆紛紛，好言敵國有釁，此韓侂胄所以輕率用兵致敗也。開禧二年，吳曦反，以蜀地降金。三年，安丙誅曦，稍復蜀地。而放翁詩有「解梁已報偏師入」，自注云：「見邸報，西師已復關中郡縣。」又有《聞西師復華州》詩。是時關中郡縣及華州，何曾能復，而已見之邸報，則邸報且不足信，況傳聞耶？

又　朱子嘗言：「放翁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宋史》本傳因之，輒謂其「不能全晚節」，此論未免過刻。今按嘉泰二年，放翁起修孝宗、光宗兩朝實錄，其時韓侂胄當國，自係其力。然放翁自嚴州任滿東歸後，里居十二三年，年已七十七八，祠祿秩滿，亦不敢復請，是其絕意於進取可知。侂胄特以其名高而起用之，職在文字，不及他務，且藉以報孝宗恩遇，原不必以不就職爲高。甫及一年，史事告成，即力辭還山，不稍留戀，則其進退綽綽，本無可議。即其爲侂胄作《南園記》、《閱古泉記》，一則勉以先忠獻之遺烈，一則諷其早退，此亦有何希榮附勢、依傍門戶之意！而論者輒藉爲口實，以訾議之，眞所謂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也。（今二記不載文集，僅於《逸稿》中見之，蓋子遹刻放翁文集時，侂胄被誅未久，爲世詬厲，故有所忌諱，不敢刻入，未必放翁在時，手自削去也。詩集中仍有《韓太傅生日》詩，並未刪除，則知二記本在文集中，蓋因其乞文而應酬之，原不必諱耳。）

又　放翁不以書名，而草書實橫絕一時。其《自題醉中所作草書》云：「酒爲旗鼓筆刀槊，勢從天落銀河傾。」《醉中作草書》云：「醉草今年頗入微，卷翻狂墨瘦蛟飛。」《睡起作帖數行》云：「古來翰墨事，著意更可鄙。跌宕三十年，一日造此理。不知筆在手，而況字落紙。三叫投紗巾，作歌誌吾喜。」《學書》一首云：「九月十九柿葉紅，閉門讀書人笑翁。世間誰許一錢直，窗底自用十年功。老蔓纏松飽霜雪，瘦蛟出海拏虛空。即今譏評何足道，後五百年言自公。」《暇日弄筆》云：「草書學張顛，行書學楊風。平生江湖心，聊寄筆硯中。龍蛇入我腕，疋素忽已窮。餘勢尚隱轔，此興嗟誰同。」《雜興》詩云：「紙欲窮時瘦蛟舉，已看雷雨跨蒼茫。」《草書歌》云：「吾廬宛在水中沚，車馬喧闐那到耳。一堂翛然卧虛曠，蟬聲未斷蟲聲起。有時寓意筆硯間，跌宕奔騰作詼詭。徂徠松盡玉池墨，雲夢澤乾蟾滴水。心空萬象提寸毫，睥睨醉僧窺長史。聯翩昏鴉斜著壁，鬱曲瘦蛟蟠入紙。神馳意造起雷雨，坐覺乾坤眞一洗。小兒勸我當自珍，勿爲門生書柴几。」《夜起作書自題》云：「一朝此翁死，千金求不得。」是放翁於草書工力，幾於出神入化。惜今不傳，且無有能知其善書者，蓋爲詩名所掩也。（杜少陵亦無書名，然《杜詩詳注》云：「胡儼在內閣，見子美親書《衛八處士》詩，字甚怪偉。【驚呼熱中腸】作【嗚呼熱中腸】。」）

又　放翁目力亦絕人。五十歲《秋夜讀書戲作》云：「也知賦得寒儒分，五十燈前見細書。」五十三歲詩：「燈前目力雖非昔，猶課蠅頭二萬言。」六十歲詩：「細書時讀眼猶明。」六十九歲詩：「目瞭未妨觀細書。」七十五歲詩：「年過七十眼猶明，天公成就老書生。」七十六歲詩：「目光焰焰夜穿帳。」又「細書如蟻眼猶明。」七十七歲詩：「老夫垂八十，巖電尚爛爛。孤燈觀細字，堅坐常夜半。」又云：「一齒已搖猶決肉，雙眸雖澀尚耽書。」直至七十九，史局告成，將致仕，始言「目昏頗廢書」，作詩記其始，是七十九目力方稍減也。八十二歲《老態》詩亦云：「似見不見目愈衰，欲墮不墮齒更危。」然又云：「目昏大字亦可讀，齒搖猶能決濡肉。」則亦尚未大害。又七十七歲有記，記：「中夜睡覺，兩目每有光，如初日，歷歷照物。昔晁文公自謂善養生之驗，予則偶然耳。」又八十二歲十一月廿七記：「夜分披衣，神光自兩眥出，若初日，室中皆明。」此又神光湧現，不可思議者。又先生齒牙亦堅利，七十七歲始一齒動搖，餘皆堅甚，戲作云：「病齒原知不更全，漂浮杌楶已三年。一朝正使終辭去，大嚼猶能盡兩肩。」又詩云：「搖齒復牢堪決肉，枯顱再茁已勝簪。」八十一歲墮第三齒，有詩。至八十五歲臘月五日始落第一牙，距易簀僅數日耳。然則先生具壽者相，得天獨厚，爲一代傳人，豈偶然哉？

又卷七　《放翁集》向無年譜，然身閱六朝，歷官中外，仕而已，已而仕，出處之迹既屢更，且所值之時，當宋南渡，戰與和局亦數變。使非有譜以標歲月，則讀者於先生之身與世，將茫無端緒。幸先生詩自入蜀以後四十卷，係手自編訂，四十卷之後，至八十五卷，則其子子虡當先生在時即隨年記錄，故歲序差可考。而文集中碑記之類，亦多書明年月官位，可以稽其時地。昔王宗稷作《蘇文忠年譜》，悉本《東坡大全集》詮次之。今余亦仿此例，就《劍南詩集》、《渭南文集》及《家世舊聞》、《老學庵筆記》等書，次其先後，蓋已十得八九。惟入蜀以前少年之作，所存無幾，難於懸揣。然事迹亦往往散見於詩文，因亦就

其可知者繫於某年之下，并略載時事，以相印證，庶讀者可以一覽瞭如云。

《**退庵隨筆**》卷二〇　放翁詩有云：「愈老愈知生有涯，此時一念不容差。」又云：「皎皎初心質天地，兢兢晚節蹈冰淵。」此老心中必有把握。而史傳輒謂其不能全晚節，晚年再出，見譏清議，楊萬里寄詩亦有「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之句，皆未免失之過刻。按放翁自嚴州任滿辭歸，里居十餘年，時年已七十七八，祠祿秩滿，不敢復請，其絕意於仕途可知。嘉泰二年，韓侂胄以其名高，起修光、孝兩朝實錄，然職在文字，不及他務，且藉以報孝宗知遇，原不必以不出爲高。甫及一年，史事告成，即力辭還山，並無留戀，則其進退之際，有何可議？而世人所藉爲口實者，徒以其爲侂胄作《南園記》、《閱古泉記》，然一則勉以先忠獻之遺，一則諷其早退，毫無依草附木、干澤向榮之意，何損於放翁！小人好議論者，一唱百和，不樂成人之美如是，亦可歎也。

《**蓮子居詞話**》卷一　《四朝聞見錄》，放翁致仕後，韓侂胄固欲其出，公勉應之。侂胄喜附己，至出所愛四夫人擘阮起舞，索公爲詞，有「飛上錦裀紅縐」之語。今放翁集無此詞。四夫人，侂胄新進之妾，亦見《四朝聞見錄》。《詞林記事》引《續資治通鑑》張、譚、王、陳四知郡夫人者，誤也。

又　詞不全而並亡調名者，【略】宋陸游「飛上錦裀紅縐」，王安石妻吳國夫人「待得明年重把酒，攜手，那知無雨又無風」。

姜特立

論述

綜論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梅山詩稿》六卷、《續稿》（十）五卷。【略】特立詩亦粗佳，韓無咎、陸務觀皆愛之。本亦士人也，塗轍一異，儼然磬御之態，豈其居使之然耶？

汪森《**梅山續稿序**》　觀其自題《續稿》，深有味乎其言。少陵詩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益可信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一　《梅山續稿》十七卷。【略】特立在當時，恃光宗藩邸之舊，頗攬權勢，屢爲廷臣所糾，其人殊不足道。陳振孫稱其「本一士人，塗轍一異，儼然磬御之態」，蓋惜之也。然論其詩格，則意境特爲超曠，往往自然流露，不事雕琢，同時韓元吉、陸游皆愛之，亦有由矣。

分論

《**呈方叔**》　《瀛奎律髓彙評》卷六方回評：楊方叔即姜公之客，常相倡和者。馮班評：「論松」何出？第八句自稱「渠」，可厭。淇評：杜詩：「松高疑對說生論。」紀昀評：此亦野調。無名氏（甲）評：江西，不過枯硬之體，而無昌黎古字，故不足觀。

《**夏日奉天台祠祿**》　《瀛奎律髓彙評》卷六方回評：中四句皆工。馮班評：「腹」字未渾成。查慎行評：三、四太作意，落晚唐習氣。紀昀評：三、四不佳。

《**冬夜不寐**》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五方回評：五、六俱曠達。紀昀評：「睡魔」二字有出而不雅，「林坡」二字無出，後四句俱淺俗，結句尤劣。

《**閒詠**》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此乃奉祠時所作，否則爲婺州總戎時也。紀昀評：粗淺。

《**員暄**》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古所謂曝背之樂，欲獻之天子者。此詩乃佳。紀昀評：尤粗淺。

《**喜陸少監入京**》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六馮班評：劣甚。陸貽典評：倒用皮、陸，趁韻。

《**范大參入覲頗愛鄙作以詩謝之**》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六紀昀評：「枯中」三句，語雖不佳，而論卻有理，下句尤中習氣。

《**小孫納婦**》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一方回評：此翁樂哉！爲人祖而見孫納婦，貧亦樂也，而況富貴乎？　馮班評：太不着題。「歌雲」、「舞雪」等字

于此題用不着。此只是爲孫娶婦，家宴有歌舞耳，然語不避嫌爲拙也。第三句寬冗。第五句太寬冗。第七句寬冗。結句不着題。紀昀評：俗氣太重，不足言詩。

《和陸放翁見寄》《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此姜特立答和放翁詩。三、四佳。陸集幷無姜詩。紀昀評：此句未詳。疏爽，勝放翁贈詩。許印芳評：放翁贈詩末云：「彈壓風光須健筆，相期力斡萬鈞回。」此詩末聯正答其意。「數」音朔。

《寄汪尚書》《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五、六出奇，不可束縛。馮班評：五、六眞白傅矣，餘未稱。查慎行評：「今日頭盤三兩擲，翠娥應笑白髭鬚」，香山句也。第六句本此。張載華評：蒿廬夫子云：「今日頭盤二句乃微之詩，非樂天詩也。紀昀評：四句欠自然。

傳記

《宋史》卷四七〇《姜特立傳》姜特立字邦傑，麗水人。以父綏恩，補承信郎。淳熙中，累遷福建路兵馬副都監。【略】帥臣趙汝愚薦于朝，召見，獻所爲詩百篇，除閤門舍人，命充太子宮左右春坊兼皇孫平陽王伴讀，由是得幸於太子。太子即位，除知閤門事，與譙熙載皆以春坊舊人用事，恃恩無所忌憚，時人謂曾、龍再出。留正爲右相，執政尚闕一人，特立一日語正曰：「帝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揆，就二尚書中擇一人執政，孰可者？」明日，正論其招權納賄之狀，遂奪職與外祠。帝念之，復除浙東馬步軍副總管。【略】正復言：「臣與特立勢難兩立。」帝答曰：「成命已班，朕無反汗，卿宜自處。」正待罪國門外，帝不復召，而特立亦不至。寧宗受禪，特立遷和州防禦使，再奉祠，俄拜慶遠軍節度使，卒。

著錄

姜特立《梅山續稿自序》特立既備數宮屬，入則番直，出則應酬，無復灑橋風雪間思也。時時作應用小詩，雖有慚大雅，譬如鷄肋，不忍棄也，故錄之，名曰《續稿》。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梅山詩稿》六卷、《續稿》（十）五卷，括蒼姜特立邦傑撰。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姜特立《梅山藁》，一部五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四姜特立《梅山稿》五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姜特立《梅山集》二十一卷。

《内閣藏書目録》卷三《梅山續集》五冊，全。

汪森《梅山續稿序》麗水姜邦傑特立，【略】詩凡十七卷，外雜文六篇，長短句二十首，流傳絕少，故繕寫以儕於有宋諸家，不欲使作者之意隨世而湮淪也。【略】康熙丁卯仲春之下浣，休陽汪森書于裘杼樓。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一《梅山續稿》十七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姜特立撰。【略】陳振孫《書録解題》載《梅山稿》六卷、《續稿》十五卷，列之「詩集類」中，則兩集皆有詩無文。此本出休寧汪森家，附以雜文及詩餘，共爲十七卷，不知何人所增輯，森序稱其流傳絕少，故繕寫以傳，則亦罕覯之本。其正稿六卷，藏書家皆不著録，意其散佚已久矣。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梅山續稿》十七卷，舊鈔本，鮑淥飲舊藏。宋括蒼姜特立撰。

《藏園群書題記》卷一四《梅山續稿》十七卷、雜文一卷，宋姜特立撰。清趙氏小山堂寫本，十一行，十八字。彭氏知聖道齋、朱氏結一廬遞藏，眉間有雍正戊申十月五日樊榭山人題記。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梅山續稿》十七卷《雜文》一卷《長短句》一卷，宋姜特立撰，清趙氏小山堂鈔本，厲鶚批注，二冊。

藝文

陸游《嚴州贈姜梅山》故人玉骨已生苔，晚與君游亦樂哉。湖寺繫舟無夢去，京塵馳騎有詩來。醉中不敢教兒誦，看處常須盥手開。彈壓風光須健筆，相期力斡萬鈞回。

周必正

《淳熙薦士錄》周必正：工于古文，敏于吏事，臨疑應變，好謀而成。

陸游《監丞周公墓誌銘》公諱必正，字子中。【略】世居鄭州管城縣，祖秦公通判吉州，遇亂不能北歸，因家焉。公與從父弟丞相益公諱必大成童俱入家塾，學行修立，俱以世科自期。已而益公策名，又舉博學宏詞，如其志。公乃不偶，始以祖遺澤補將仕郎，易迪功郎，監澤州南嶽廟，亦嘗貢至禮部。久之，調袁州司戶參軍。【略】諸司共薦於朝，孝宗皇帝召對便殿，論奏合上指，諭以將褒用，遂改宣教郎，知建昌軍南豐縣。南豐劇邑也，公遇事明敏，常若有餘。【略】甫滿秩，詔赴都堂審察，除主管官告院，進軍器監丞。會益公參知政事，公請外，知舒州，陛辭所陳又合指命。公卹民隱，修武備，闢田萊，幷究鼓鑄利害。公奉行尤有術，公私皆便。【略】徙知贛州，過闕，上諭曰：「聞贛兵悍驕死徙之餘，今亦無幾，可勿復補。儻尚循故習，卿當便宜行事，朕將以他郡兵更戍。」公對：「守臣古號郡將，今結銜云知軍州事，苟有過，臣自當臨幾應變，不敢勞聖慮。」上喜，明日語宰相曰：「周必正有器識，似其弟。」謂益公也。【略】擢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公事。【略】池州舊試貢士，率寓景德寺，隘不能容，士病之，會闕守，公兼領郡事，始作貢院，植八桂於門，名其門曰擢桂。是歲貢士五人，而三奏名，士以爲公之賜。言者訛於聞言，誣玉山之役以爲擾，罷歸，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上章納祿，不許，再命武夷祠，而公歸志已決，告老益力，乃許致仕。公自江東還，闔門屏外事，讀書賦詩者累年。益公少公一歲，亦謝事歸第，相與置酒高會無少間，時人比漢二疏。益公薨，公哭之慟，不復有世間意，開禧元年十一月旦感疾不起，享年八十一。【略】善屬文，尤長於詩。孝宗皇帝嘗訪當代詩人於胡忠簡公銓，忠簡首稱公，敷文閣直學士程公大昌亦稱公文學操行之美。晚取莊周息黥補劓之說，名其堂曰「棐成」，因以自號。有文集三十卷。書有古法，四方豐碑巨扁，多出公筆。【略】銘曰：仕不爲不逢，人不以爲通。年不爲不究，人不以爲壽。有愛在民，百世不泯。有窴其丘，利爾後之人。

王佐

論述

胡銓《知吉州王佐除直寶文閣制》爾蚤以時髦，鬱爲首選，輟自記言之地，出分共理之符。拔大薤以擊強，芟甘棠而聽訟。念爲邦之去殺，嘉臨郡之有聲。進班寶閣之華，增貴鈴齋之靚。卓然治行，期追天下第一之稱；赫爾家風，勉繼京兆有三之譽。竚聞報政，亟下賜環。

傳記

陸游《尚書王公墓誌銘》公諱佐，字宣子，會稽山陰人。【略】十八補太學生，二十有一以南省高選奉廷對，爲第一，方唱名時，趨拜進止，詳華中度，高宗皇帝喜動玉色，授承事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赴，召爲秘書省校書郎。時秦丞相專政，其子熺以前執政提舉秘書省，館中或趨附以爲捷徑，公獨簡默嚴重，未嘗妄交一語。嘗語同舍曰：「唐三館故事，丞相與赤縣尉均爲學士，安得妄自屈哉！」熺聞不能平，嗾言者論去之。逾年，請祠祿，爲主管台州崇道觀。丁特進憂，服除，會秦丞相死，熺亦斥逐，起家拜秘書郎，兼玉牒所檢討官，遷尚書吏部員外郎。右司郎闕，以公兼領。【略】紹興二十九年二月，拜起居郎，遇事直前，獻納多所裨益。未兩月，以臺評罷，然言者詆公甚峻，至請投竄，而上終保全之，命守外郡，遂知永州。【略】徙知吉州廬陵。【略】逾年，徙知明州，仍命入奏，而張丞相浚力薦公，及王侍郎十朋、張舍人孝祥以爲可大用。既對，壽皇聖帝諭以且有親擢。既退，除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兼權戶部侍郎。【略】湯丞相思退以首相領江淮都督，請公參其軍謀。【略】會永寧夫人卧疾，懇求奉祠，改權吏部侍郎，請不已，乃復以直寶文閣知

宣州，徙知建康府、行宮留守。【略】又徙知平江、隆興二府，未赴，會知上元縣李允升坐賄，前事未作，已乞醫去，讒者謂公縱有罪，坐削官居建昌軍。【略】復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俄起知饒州。又復直寶文閣、知揚州。入對，勞問甚渥，留爲宗正少卿，兼權戶部侍郎。【略】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爲福建路轉運判官，徙知潭州，連進秘閣修撰、集英殿修撰。【略】起拜顯謨閣待制。【略】俄徙公知揚州、平江，遂知臨安府。【略】進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進工部尚書，而尹京猶如故。兼侍講，久之，進侍讀，遂權戶部尚書，知淳熙十一年貢舉。公尹京逾三年，又兼版曹。【略】會長子病卒，公力乞奉祠，上察其不可留，命以寶文閣直學士出守，公復力申前請，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略】紹熙元年八月，自製壙記，又爲治命，凡沐浴斂葬之節，莫不備具。【略】二年二月十一日晨起，猶讀書理家事如平時，俄暴感風眩，遂卒，享年六十有六。【略】公以英傑邁往之姿，自學校科舉時已卓然出千萬人上，仕雖至侍從，所施設曾未究一二。閒居九年，憂患或出意表，而公所養愈剛大。不爲事變之所折困。【略】銘曰：維宋中興，三聖相承。公聽幷觀，以出賢能。公奮于幽，有德有勳。知我者天，用我者君。蹈義秉節，迄至耆艾。山立在庭，以道進退。大廈方建，拱把毓材。豈茲棟梁，萬年莫回。生或忌之，亦嘆其死。我銘弗誣，用諗太史。

紀事

陳造《記王尚書事》　王佐宣子守平江，政聲第一，尤長聽訟。小民告捕進士鄭安國酒，守問之，鄭曰：「非不知冒刑憲，老母飲藥必酒之無灰者。」守憐其孝，放去，復問酒藏床腳笈中，告者指言之，何也，豈嘗有出入而家者乎？抑而家奴婢有出入者乎？以幼婢對。追至前，得其與民姦狀，告以酒處者，婢也，冀倉卒逃去。皆杖脊遣之。聞者爲之一快。

《齊東野語》卷七　王佐宣子帥長沙日，茶賊陳豐嘯聚數千人，出沒旁郡，朝廷命宣子討之。時馮太尉湛謫居焉，宣子乃權宜用之。謀知賊巢所在，乘日晡放飯少休時，遣亡命卒三十人，持短兵以前，湛自率百人繼其後，徑入山寨。豐方抱孫獨坐，其徒皆無在者。卒睹官軍，錯愕不知所爲，亟鳴金嘯集，已無及矣，於是成擒，餘黨亦多就捕。宣子乃以湛功聞於朝，於是湛以勞復元官，宣子增秩。辛幼安以詞賀之，有云：「三萬卷，龍頭客，渾未得，文章力。把詩書馬上，笑驅鋒鏑。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蟬元自兜鍪出。」宣子得之，疑爲諷己，意頗銜之。殊不知陳後山亦嘗用此語送蘇尚書知定州，云：「枉讀平生三萬卷，貂蟬當復坐兜鍪。」幼安正用此。然宣子尹京之時，嘗有書與執政云：「佐本書生，歷官處自有本末，未嘗得罪於清議。今乃蒙置諸士大夫所不可爲之地，而與數君子接踵而進，除目一傳，天下士人視佐爲何等類？終身之累，孰大於此！」是亦宣子之本心耳。

又卷九　鞏轂之下，政先彈壓，然一智不足以勝衆奸。王佐宣子雖以文魁天下，而吏才極高，壽皇深喜之。尹臨安日，禁戢群盜甚嚴，都城肅然。既而以治辦受賞增秩，告命甫下，置卧內，旦起忽失之。宣子知爲所侮，略不見之辭色。他日奏事畢，從容以白上曰：「鼠輩惡臣窮其奸，故爲是以沮臣爾。」上曰：「何以處之？」對曰：「臣若張皇物色，正墮其計中，惟有置之不問，異時從吏部求一公據足矣。今未敢請也。」上稱善。

《宋歷科狀元錄》卷五　佐之父俊彥任鎮江教授，娶葉氏，無子。一日俊彥過獄司前，見美婦供囚飯，扣其由，則以冤告。教授憐之，與主刑者言，獲脫其罪。其夫感德，欲以妻納之爲妾，教授見婦入室，即避居他處，夜起寫云：「不雜人間種，恐遭天上殃。」令妻葉遣之，然後歸家。未幾，葉得孕，生佐。光堯於孟夏三日臨軒問中興之策，以董德元爲首，既而御取佐第一。時恍若神言：「不雜人間種，恐遭天上殃。」上詢此語（裁）〔載〕於何典，佐備陳父事，聖顏愉悅，大書「狀元坊」字賜之。（《狀元紀事》）

郭章

《中吳紀聞》卷六　郭章字仲達，世居崑山。自幼工於文。游京師太學有聲，因歸鄉省親作詩別同舍云：「菽水年來屬未遑，羞騎款段出京華。漲塵回旋風頭緊，綺照支離日腳斜。掠過短莎驚脫兔，踏翻紅葉鬧歸鴉。不堪回首孤雲外，望斷淮山始是家。」俄又賦一篇云：「也知隨俗調歸策，卻憶當年重出關。豈是長居戶限上，可能無意馬蹄間。中原百璧知誰運，今日分陰敢自閑。

儻有寸功裨社稷，歸來恰好試衣斑。」其詩傳播一時。後以守城恩拜官，被知己薦居帥幕，久之，官至通直郎。卒於京師，年四十餘，無子。

《至正崑山郡志》卷四 郭章字仲達，幼工於文，游京師太學有聲，因歸鄉省親，作詩別同舍有「掠過短簷驚脫兔，踏翻紅葉鬧歸鴉」，又有詩云「中原百鍊知誰運，今日分陰敢自閑」之句，皆傳播一時。以守城功拜官，被薦居（師）〔帥〕幕，久之，官至通直郎。卒於京師，年四十餘，無子。

周必大

論述

綜論

周麟之《周必大試中詞學循一資制》 國家自紹聖以來，設詞學一科，蒐取異能之士。行之既久，所得爲多。肆朕中興，斯文益振。今試于春官者數十輩，而爾以粹文，獨與斯選。拔尤若此，陞秩匪褒。姑游泮宮，以俟甄擢。

陸游《文忠集序》 大丞相、太師益公自少壯時以進士、博學宏詞二科起家，不數年歷太學、三館，予實定交於是時。時固多少年豪雋不群之士。然落筆立論，傾動一座，無敢攖其鋒者，惟公一人。中雖暫斥，而玉煙劍氣三秀之芝，非窮山腐壤所能湮沒。復出于時，極文章禮樂之用，絕世獨立，遂登輔相。雖去視草之地，而大詔令典冊，孝宗皇帝獨特以屬公。於戲！聖主之心亦如造物，非私公以富貴，蓋大官重任，不極不久，則無以盡其才也。公既薨逾年，公之子綸以公遺文號《省齋文稿》者屬予爲之序。公在位久，崇論宏議，豐功偉績，見于朝廷、傳之邊徼者，何可勝數，予獨論其文者，墓有碑，史有傳，非集序所當及也。

徐誼《平園續稿序》 太師益國周公之文行於世者，前集號《省齋文稿》，寶謨待制山陰陸務觀既詳而序之矣。其子司直綸以誼登門久，受知厚，又哀其近作曰《平園續稿》，俾爲後序。誼伏讀而嘆曰：連篇累牘，姿態橫出，千彙萬狀，不主故常，何其富也。詩賦銘贊，清新嫵麗，碑序題跋，率常誦其所見，足以補太史之闕遺，而正傳聞之訛謬，又何其精也。國初承五季之後，士習俳俚，歐陽文忠公自廬陵以文章續韓昌黎正統，一起而揮之，天下翕然尊尚，經術斯文一變，而爲三代、兩漢之雅健。翰墨宗師，項背相望，故慶曆、元祐之治，照映古今，與時高下，信哉！其後穿鑿破碎之害起，而士俗亦陋。及公發揮文忠之學，被遇高廟，輔相阜陵，弼成治功，於是二公屹然幷著於六七十年之內。今觀遺稿，貫串馳騁，雍容而典雅，體正而氣和，使人味之，肅然起敬，如儼立於彤庭廣廈之中，黃鐘大呂，忽振心目。考其淵源，蓋有自來。【略】竊以爲天之生斯人也不數，則其惠利後世，豈直言語而已哉！後之覽於斯者，盍亦參公之行事而觀焉，則文章學問本末源流，人材風俗盛衰起伏，皆可自是而有考矣。

《後村詩話》續集卷一 《沈相落職制》云，【略】《陳樞密降官制》末云：「爲祈父之爪牙，初期陳力；視秦人之肥瘠，良負虛懷。」時于湖年未三十，而筆力高簡如此。沈坐簠簋，陳坐辭難，而責兩制尾聯皆妙。益公行〔葉〕樞密責詞，亦精切，然稍費詞矣。

《鶴林玉露》丙編卷五 朱文公於當世之文，獨取周益公，於當世之詩，獨取陸放翁。蓋二公詩文，氣質渾厚故也。

《耆舊續聞》卷六 周益公久在禁林，詞章爲一時之冠。《辭免直學士院狀》云：「顧仙嶺之提鼈，自存大手；矧明庭之儀鳳，方集奇才。」《謝內相表》：「視淮南之書，豈但矜誇於下國；聽山東之詔，固當裨助於中興。」《謝衣帶鞍馬表》：「褐衣褐見，莫陳漢戍之便宜；馬去馬歸，敢計塞翁之倚伏。」《除大觀文判潭州以言者奪職罷鎮後復職仍判潭州到任謝表》云：「謂昔之銷印，重違白筆之公言；故今者剖符，庸示清衷之本意。跼類雁門之復，夢成鹿野之眞。」又《謝復職表》云：「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氈，自天而下。」人皆傳誦。

《雲莊四六餘話》 周益公《謝宮祠表》曰：「晨趨鳳闕，綰五組之光華；夕侶漁舟，披一蓑之藍縷。」《辭免直學士院狀》曰：「顧仙嶺之提鼈，自存大手；矧明庭之儀鳳，方集奇才。」《謝內相表》曰：「視淮南之書，豈但矜誇於下

國，聽山東之詔，固當裨助於中興。」《謝衣帶鞍馬表》曰：「褐衣褐見，莫陳漢戍之便宜；馬去馬歸，敢計塞翁之倚伏。」《除參知政事謝太上皇帝表》曰：「雖含生之類，夙仰戴於陶成；然太極之功，終莫窺其運用。」《謝東宮牋》曰：「羽翼自成，昔固慙於園綺；股肱汝作，今尚勉於夔龍。」《謝樞密使表》曰：「舞干來遠，素知文命之敷；歸馬告功，尚見《武成》之作。」《謝復益國公表》曰：「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氈，從天而畀。」《謝降少傅致仕表》曰：「國皆曰殺，雖微可怒之倩；□不加刑，姑用惟輕之典。非特匹夫之受賜，是令四海之歸仁。」益公《謝宮祠表》曰：「負茲有疾」，人多疑「茲」字誤，公後自箋曰：「出《公羊》威公十六年：『諸侯有疾曰負茲。』茲，新生草也。」

《履齋示兒編》卷八　爲文有三難：命意，上也；破題，次也；遣辭，又其次也。不善遣辭，則莫能敷暢其意；不善涵蓄題意，破題何自而道盡哉！則是破題尤難者也。嘗即是而觀古文，第一句便道盡題意而盡善盡美者，我國朝得三人焉。【略】百有餘年至周益公必大《三忠堂碑》，其曰：「文章，天下之公器，萬世不可得而私也；節義，天下之大閑，萬世不可得而踰也。」謂文忠歐陽公以文鳴，忠襄楊公、忠簡胡公俱以忠義鳴，故首句已道盡三公平生事實。然太宗、文公，二人耳，皆易道。三忠，既三人，又兩塗，尤難道。公兩句無一字無來處，殆與歐、蘇爭光。不寧惟是，以言乎表，則《誕皇孫賀重華宮》曰：「有天下傳之子，初徵黃屋之心；受帝祉施于孫，俶誕青宮之胄。」《乞致仕》曰：「三千同臣心，甫際興王之運；七十致君事，適臨告老之年。」《謝復益國公》曰：「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氈，從天而下。」以言乎啓，則《賀陳右相》曰：「底績政塗，奮庸揆路。濟巨川汝作舟楫，式資利涉之功；褚和羹爾惟鹽梅，更賴均調之助。」《賀王德言除工部侍郎》曰：「擢登起步，仍直蠻坡。閶闔晨趨，班冠貳卿之玉筍；絲綸夜草，燭搖內相之金蓮。」《賀直院楊給事椿》曰：「歸塗東省，僵直北門。論事激昂，百辟憚回天之力；摛文淡麗，四方傳擲地之聲。」《謝劉守再送朱墨錢》曰：「長者賜不敢辭，正惟禮曲；小人腹已屬厭，過爲身謀。」凡此皆字字破的，篇篇出奇，只在首聯，其題意粲然，靡所不載，可謂文中虎也。公平昔所著可觀不殫，姑舉此，則嘗鼎一臠可知矣。

吳澄《送盧陵解辰翁謁吏部選序》　盧陵之士，俊偉卓犖之類多，謹重信厚之類少。昔人論漢山西諸將，獨趙營平、蘇屬國，似非山西人物。予亦嘗言：益國周丞相雖家廬陵，而泯然俊偉，卓犖之迹韜於謹重信厚之中，故其名位所到，事業所就，超出衆人之上。

劉岳申《益國周文忠公贊》　此宋南渡之司馬，其公論之在天下不如在宦者，其所居爲綠野不如爲蘭若，此千萬間之廣廈，所以不如一丘一壑之盡也。

《宋詩鈔・益公省齋藁鈔序》　詩格澹雅，由白傅而溯源浣花者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文忠學問淵博，著述繁富，詞乃其餘事。此本凡十三首，筆意雍容華貴，迥殊艷褻之體。

王敬芳《重刊周益國文忠公集後序》　益公平生願慕歐陽子，歷官得謚亦復相類。惟其時江上偏安，敵讎窺視，較之明道、嘉祐間，相懸萬萬。公以忠直，受知孝宗，參樞筦，歷二府，舉凡戰守之機宜、邊帥之勇怯、使命之當否，一決於公。賴公之經營區畫，而宗社粗安者數十年。今讀其奏劄，慷慨激發，與忠簡、文山所上書疏相似。至若兩朝內禪之制及臣僚除授之文，雍容都雅，則於歐陽子爲近。蓋歐陽子幸而際其盛，公則不幸而值其艱，而勳業有光，先哲心迹同符，百世不可磨滅。讀公集者，即其文以考其事，相與勉爲經世之學，氣節文章益進於古，俾吾盧陵之盛，復如有宋時也。

分論

《劉錡上遺表贈開府儀同三司制》　《鶴林玉露》甲編卷二：逆亮窺江，劉錡已病，亦同扞禦。未幾，亮殲，錡亦殂，特贈太尉。周益公行詞云：「岑彭殞而公孫亡，諸葛死而仲達走。雖成功有命，皆莫究於生前；而遺烈在人，可徐觀於身後。」讀者服其的切。益公常舉似謂楊伯子曰：「起頭兩句，須要下四句議論承貼，四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詞，貴於渾融有味，與散文同。」

《岳飛追復原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制》　《齊東野語》卷二〇：岳鵬舉征羣盜，過盧陵，託宿廛市。質明，爲主人汎埽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于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曰：「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眞可謂中興諸將第一。周洪道爲追復制詞，有云：「事上以忠，至不嫌於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於秋毫。」蓋實錄也。辰告者，謂岳嘗上疏請建儲云。

《賜奉國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鉄上表再辭免加食邑食實封不允仍

斷來章批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峭潔無凡響。

《賜威武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李顯忠辭免加食邑食實封不允仍斷來章批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數語自爾古雅。

《賜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福州陳俊卿乞改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春容之言，特饒情致。

《科舉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亦得側席旁求之意。

《幸學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勵典鴻章，良足相稱。

《賜利州觀察使韓彥直辭免除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恩命不允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古藻奕然。

《賜顯謨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知潭州沈介乞守本官職致仕不允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德言藹然。

《賜觀文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知紹興軍府事蔣芾乞檢會前奏除一宮祠不允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高雅，不屑雕潤。

《賜虞允文辭免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進封華國公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詞義淹贍。

《賜草土劉珙允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溫雅多風。

《賜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知建康軍府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劉珙乞差在外宮觀不允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德意宣達。

《賜尚書右僕射虞允文上表再辭免轉左光祿大夫特封成國公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批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胚胎於訓誥。

《賜參知政事龔茂良上表再辭免進太上日曆特轉兩官依例加恩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善於比擬。

《賜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侍讀永國公史浩乞休官不允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爽勁，不事華靡。

《賜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王友直乞除一宮觀差遣不允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溫語竝有鋒穎。

《賜朝散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齊慶胄辭免除禮部侍郎恩命不允詔》《(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朗潤兼擅。

《代文趾進馴象表》《雲莊四六餘話》：紹興丁丑，詞科《代交趾進馴象表》，就試之士，僅能形容畫象及塑象，俱不見馴服生動態度。惟周益公說出象之步趨來庭之意，遂中首選。其詞曰：「賜覆南交，預藩臣之下列；效率靈囿，備法駕之前陳。」首聯已見象爲有用。又曰：「昔虞因齒以焚身，今喜逢辰而效伎。名應周郊之五路，克協馭儀；耳聞舜樂之八音，能參率舞。少致貢獒之義，願回卻馬之□。□憚奔馳，幸捨鳶飛之跕跕；無煩教擾，俾陪獸□□般般。」曲盡馴象生意。《貴耳集》卷上：周益公與韓無咎同試詞科，試《交趾國進象表》，有「備法駕之前陳」，此無咎句也。益公止改「陳」字作「驅」字，遂中大科。「陳」字不切，「驅」字，象上有用。又用「拜舞周章」，出《本草注》。

《跋富文忠神道碑》《浩然齋雅談》卷上：蘇仲虎侍郎藏東坡所書《富文忠神道碑》眞跡，前後諸名人題跋極多，獨周文忠爲之壓卷，云：「富文忠之使遼，所謂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蘇文忠之翰墨，所謂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也。《大雅・烝民》，玆可無愧。富公孫樞密，蘇公猶子侍郎皆題名卷末，抑所謂臧孫有後于魯者。」

《林光朝神道碑》劉克莊《跋周平園所作艾軒墓誌銘》：平園晚作，益自磨礪，然散語終是洗滌詞科氣習不盡。惟艾軒誌銘極簡嚴，有古意。今祠堂本乃復齋陳公所書，而平園眞蹟藏外孫方之泰巖仲家。巖仲他日有佳石，當併平園小楷刻之祠中。後村劉克莊跋。

《定光庵記》《浩然齋雅談》卷上：周子充作《定光庵記》：「佛以慧日照三千大千世界，顧豈滯于方。然日出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躔度必有所舍，其明難與佛等。」乃全用東坡《奉安神宗書閣祝文》語也。

《胡忠簡神道碑》《鶴林玉露》甲編卷五：周益公作《胡忠簡神道碑》云：「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義士猶或非之，孔子奚取焉，爲萬世計也。」蓋忠簡力詆和議，乞斬秦檜，而紹興終於和戎，故以忠簡比夷齊，以高宗比武王，可謂回護得體。

《祭安撫寶文戶部許公文》王禕《跋周益公祭文稿》：此文作於紹興壬午，時年三十有七，故魯齋王文憲公謂爲中年之所作。當時贈官制詞，稱公年幾八袟，研精弗倦於簡編，而況中年有作，宜其臨文詳審如此，是以爲南渡後文章一大家也。公作此文在四月，時猶爲祕書正字，至五月即遂有監察御史之命矣。所祭安撫寶文戶部許公，不著其名字，當別考云。

《上巳訪楊廷秀貰牡丹于御書扁榜之齋其東圃僅一畝爲街者九名曰三

三徑》《瀛奎律髓彙評》卷八方回評：周益公丞相之四六，楊誠齋秘監之詩，俱名天下，而同郡。此益公老筆，公嘗問詩法于放翁，對云：「當法子由。」此言深有旨。子由詩勝子瞻，不工、不博、不深，于其間字用力而有幽味。馮舒評：「三三」、「七七」非不工切，然「七七」事用之少來歷，且與牡丹無與耳。此貪對偶之病，務觀亦時有之。　馮班評：宋人四六，古意盡矣，況用以作詩乎？　此是放翁一生得力處。　「七七」事無謂，只是貪對耳，此最詩家所忌。　前四句四六套。　陸貽典評：頃刻花，韓湘事；「七七」自是杜鵑故事，不宜合用。一句中用兩事，詩家忌病，況又不切。　查慎行評：周與楊不但同郡，且同時歸老，集中唱和甚多。紀昀評：此似英雄欺人，子由終不及子瞻也。　格同洪景盧作，而結處不及其有意。四句對法，終病其纖。

《答沈約之》　張侃《跋揀詞》：周文忠公乾道丁亥游山經從蕪湖，時約之爲宰，以詩編謁文忠。文忠謝以詩：「令君到處即文場，未怕簿書期會忙，神術有時朝賜履，賡歌無路贊垂裳。彭州篇什元飛動，工部交游更老蒼。自古詩人貴磨琢，試看淇澳詠文章。」文忠期待可謂厚矣。

《和孝宗上高宗壽》《齊東野語》卷四：淳熙中，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於德壽宮，置酒賦詩爲樂，從臣皆和。周益公詩云：「一丁扶火德，三合鞏皇基。」蓋高宗生於大觀丁亥，孝宗生於紹興丁卯故也。陰陽家以亥、卯、未爲三合，一時用事，可謂切當。

《行舟憶永和兄弟》《歷代詩發》卷二七：友于情重，正以疏落傳之。

《近會同年黃芍藥嘗櫻桃湯讌仲教授有詩次韻為謝兼簡周孟覺知縣》《歷代詩發》卷二七：歐陽文忠公云「顧瞻玉堂如在天」，上下四句，亦未免有此意。

《入直召對選德殿賜茶而退》《宋詩精華錄》卷三：此可與李衛公「月中清露點朝衣」一首同推清絕。

《臘旦大雪運使何同叔送羊羔酒拙詩為謝》《宋詩精華錄》卷三：益公詩喜次韻，喜用典，蓋達官之好吟詠者。

《點絳唇》（秋夜乘槎）《詞潔輯評》卷一：乘槎、天孫、牽牛三用，傷重且俗筆也。末三句精絕。

傳記

樓鑰《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贈太師謚文忠周公神道碑》　公諱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世爲鄭州管城縣人，【略】宣和中祖爲吉州通判，因家焉。【略】靖康元年，公生于郡治，幼孤，歸信州外家。【略】紹興二十一年，擢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戶參軍，改監行在和劑局門，以鄰火罷。二十七年，中博學宏詞科，循左修職郎、建康府府學教授。三十年，除太學錄，召試館職，高宗稱奏篇，謂他日可掌制。除秘書省正字，循左文林郎。三十一年，改左宣教郎，兼權國史院編修官。三十二年五月，除監察御史。六月，孝宗即位，八月除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朕舊見卿文，有近作進來。」此眷注之始也。【略】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暫權給事中，兼權中書舍人。【略】以信州遷奉請祠，兩任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四年，權發遣南劍州，未赴。六年，改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略】執政奏擬秘書少監，上可之，仍令兼直學士院。會草晁公武知揚州不允詔，御筆改定，公引故事乞罷，不許，兼國史院編修官。【略】趙丞相雄以中書舍人奉使賀金主生日，宗室伯驌爲介，御札生辰使兼齎國書一封，理會受書，公立具草，有云：「尊卑分定，或校等威；叔侄情親，豈嫌坐起。」【略】皇太子領臨安尹，公既草制，因奏恐別無被受，欲依詔書體式降付東宮。兼權兵部侍郎。【略】除權禮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升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略】八年，權中書舍人。【略】九年，除知建寧府，再辭不允，中道引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天下愈高之。淳熙元年，除右文殿修撰。（張）說罷，召還，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講。六月，兼權兵部侍郎。【略】八月，兼直學士院，上稱公持重，不迎合，無附麗。除兵部侍郎，仍兼侍講。進太上尊號詔草，上曰：「此文難于言，而溫純典雅，無一字可議。」公奏：「向者初上光堯之號，臣預議，庚寅之詔，亦出臣手。」上愕然曰：「前詔亦卿所草耶？」兼太子詹事。【略】四年，除翰林學士。【略】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略】七年五月，除參知政事。【略】九月，除知樞密院事。【略】（十四年二月）丁亥拜右丞相，尋兼提舉國史院會要所、敕令所。【略】十六年正月己亥，拜左丞相。壬子，始因奏事，宣諭二府，旬日當內禪，又令公留身呈草詔，兼提舉玉牒及監修日曆。【略】既

而諫省有言，請益切，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言者不已，副端助之，遂以少保充醴泉觀使而歸。【略】紹熙改元，判隆興府，辭不赴。二年，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親理郡政，不以簡貴自居。【略】慶元元年，公于是年七十矣，三上表引年，遂以少傅致仕。【略】四年十月庚寅朔薨，年七十有九。【略】公在高宗朝，已擢臺察，事孝宗最久，始皆以詞章受知，可以平挹美官，而秉心不欺，遇事輒發，不復顧身，屢跲復奮，上久而深察其精忠。【略】公及丞相王公淮、參政錢公良臣同爲參樞，人謂三府爲丙午坊，公嘗作詩，用文潞公同生丙午之韵。告老之後，猶引故等夷之齊年者，遇生朝同會，用韵賦詩者數年。【略】以《文苑英華》及《六一居士集》訛舛太甚，率同志者朱黃手校如老書生，鋟板家塾，以惠學者。【略】公之文不待贊揚，微至題跋之語，考古證今，歲月先後，通徹明白，讀者嘆服。末爲《三忠堂記》，謂歐陽文忠、楊忠襄、胡忠簡皆郡人也，精確簡嚴，幾于絕筆。嗚呼，一代風流，于焉盡矣。鑰何足以銘公，銘曰：世非乏才，何謂才難。有君無臣，自古所嘆。吝驕平凡，動則爲己。不合是憂，安得奇偉？直道而行，無患失心。一有遇合，奚翅斷金？於皇孝宗，才選于衆。誕謾畏縮，慨不足用。堂堂益公，負王佐才。始以文名，芸省蘭臺。高文大冊，追配古作。獨步禁林，不負所學。二十八年，相爲始終。屢跲而奮，致身上公。堯既授舜，舜亦命禹。首贊大議，龍飛再睹。功成身退，樂哉平園。晚陳四事，不已于言。既挂衣冠，無與世道。胡不百年，遺此一老。星隕于堂，人之云亡。不亡者存，文章光芒。惟子是似，觀行取則。後其有興，視此銘刻。

周綸《周益國文忠公年譜》一卷（存目）

《宋史》卷三九一《周必大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老學庵筆記》卷二 湯岐公自行宮留守出守會稽，朝士以詩送行甚衆，周子充在館中，亦有詩而亡之，岐公以書再求曰：「頃蒙贈言，乃爲或者藏去。」子充極愛其遣辭之婉。

陸游《跋周益公龐詩卷》 紹興辛巳，予與益公相從於錢塘，去題此詩時十一年，予年三十七，益公少予一歲。後二年，相繼去國，自是用捨分矣。今益公捨我去，所不知者，相距幾何時耳。開禧丙寅九月二十五日，山陰陸某謹識。

《程史》卷一一 廬陵號多士，儒先名臣，今古輩出。里人圖所以尊顯風厲以垂無窮者。嘉泰四年八月，始爲堂縣庠，以祀三忠。時周益公在里居，春秋七十有九矣。是歲多不懌，稍謝碑版之請，不肯爲。一日，韋布款其門者百數，閽辭焉。弗可，乃強爲通。益公方卧，奮然起曰：「是當作。」即爲屬稿，文不加點而成，邑人愜望。四方聞其復秉筆，求者沓至，益公實病矣。其冬十月朔，遂薨。蓋絕筆焉。後四年，余得錄本於李次夔大章，其文曰，【略】其後樓宣獻銘益公墓，稱其精確簡嚴，士謂紀實。益公謚文忠。余謂它日有尚賢者在位，隮配其間，尚可謂四忠也。

又 周益公相兩朝，慶元間，以退傅居於吉，隱然有東山之望，當路忌之。時善類引去者紛紛，一皆指爲僞學。婺有呂祖泰者，東萊之別派也，勇義敢言，憤時事之日非，奮然投匭上書，力詆用事者，且乞以益公爲相。皂囊下三省，朝論雜然起，或以爲益公實頤指之，遂露章奏劾。且謂淳熙之季，王魯公爲首臺，益公嘗擠而奪之位，以身爲僞學標準，羽翼其徒，使邪說橫流，以害天下，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扣閽自薦，以覬召用，乞加貶削。上不以爲然，言者益急，乃鐫一官爲少保，下祖泰于天府，杖而竄之。益公上表謝。余時在里中，傳得之，今尚憶其全文，曰「告老七年，【略】」初當路入浸潤，欲文致以罪，而難其重名，意或有辨論，乃寘於貶。及奏至，引咎紓徐，言正文婉，灑然消釋。

《鶴林玉露》乙編卷五 楊東山嘗爲余言：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卿鄉里何所產？」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鱉，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晶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腳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之一笑。某嘗陋三公之對。昔某帥五羊時，漕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浙人，酒邊各盛言其鄉里果核魚鰕之美，復問某鄉里何所產，某笑曰：「他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慚。

《**履齋示兒編**》卷一〇　余紹熙丁巳三月既望，侍宴春華樓，時聞大丞相益國周公議論灑灑，終日不倦。至論詩，則謂須要有警策就題著句，不可泛泛。因拱而請曰：「如相公『一丁昌火運，三合瑞皇家』（謂光堯生于丁亥，壽皇丁未，壽康丁卯，其干既爲一丁，其支又爲三合），『學士策詢學士策（公自注云：館職亦合呼學士），秘書官試秘書官』（時公以秘書少監直翰苑，發策試王仲衡，而寄程同年閣老詩也），『前後顧瞻羞倚玉，支干引從偶連珠』（此《三老圖》詩也。公自注云：乘成兄生于乙巳，而予丙午，誠齋丁未），無一字虛語，其盡之矣。」公笑曰：「是也。如挽詩亦難作。」復請曰：「願聞之。」公曰：「高宗皇帝丁亥生，與藝祖齊年，一則爲開基之主，一則爲中興之君。天之生此二帝，功德兼隆，豈偶然哉！高宗慶八十聖壽後，未幾上仙去，唯慈寧太后亦然，故作《挽高宗》詩曰：『生年同藝祖，慶壽比慈寧。人憶庚庚兆，天傾九九齡。』正謂是也。若徽廟挽詞，猶難命意，亦難措辭，獨是湯丞相進之思退一聯云：『虞姬從梧野，啓母祔箕山。』最紀其實。蓋用舜事以狀徽宗巡狩不返意，及梓宮歸葬會稽，又用禹事以形容之，皆婉而有直體，此眞得詩人三昧。」

作品本事

《**清波別志**》卷上　煇亦竊聞建炎巡幸至東南，御詩有「登堂望稽山，懷哉夏禹勤」之句，賜守臣康允之。迨淳熙右丞相周必大作思陵挽詩云：「向來懷夏禹，今祔越山青。」

《**玉堂雜記**》卷上　淳熙二年六月，禮部、太常寺申來年太上皇帝當慶七十，欲將國朝加上尊號並壽典禮參酌比附，先次討論。壬申，有旨恭依。七月乙酉，侍從、禮官等就都堂議，加「性仁立德至神無爲」八字，而皇后再加二字，爲「齊明廣慈」。後兩日，禮部趙侍郎雄謂「無爲」二字與太上字相連，頗涉語忌，請改爲「明武煥文」。其後，又嘗作「至神無爲」，又作「成武煥文」。逮癸卯，乃定用「性仁立德無爲全美」。參政龔實之茂良而下，尚不以爲然。葉丞相衡即主之，衆莫能奪。八月，直院胡長文元質罷。丁卯，上自用必大再直。已擬詔草，會九月乙未葉丞相罷，龔參首招予及學士王季海共議。然後定爲「性仁誠德經武緯文」，遂草宣布詔。其頌太上皇帝云：「以德行仁，本性誠之固有，修文偃武，合經緯之自然。」太上皇后云：「月齊日以得天，而能久照；坤順乾而配地，是以廣生。」上再三稱奬，謂：「數句用經語，該括明備，非卿不能爲，眞大手筆也。」

又　乾道六年，初議於太上皇帝尊號中加「憲天體道」四字，皇后加「慈明」二字，必大草詔云：「太上皇帝與天同大，體道之宗；太上皇后如月之明，以慈爲寶。」蓋取文義之順耳。將宣布，而議者謂天聖二年賜太宗女申國大公主謚曰「慈明」，當避，於是改用「明慈」二字。宰執云：「詔書先明而後慈，蓋默定也。」

又　乾道九年六月七日，宣當直學士草南郊御劄，三更進草，其間云：「乾清坤夷，振四方之綱紀；星輝海潤，兆百世之本支。玉卮每奉於親闈，瑞節歲交於鄰境。」上改作：「農扈屢豐，戎軒載戢。崇禮樂而四達，嘉風俗而再醇。玉卮每奉於親闈，美化遂淳於海宇。」仍批云：「可改簽抹者五句。」意不近於郊祀，其欲得體，大率如此。

又　淳熙己亥三月辛未，上行明堂。前四日皆大雨，晝夜傾注，通衢殆如溪澗。有旨，來早不乘玉輅，止用逍遙車，徑入北門，趨文德殿致齋，朝服導駕，官皆改常服，應儀仗排立人並放。趙相爲大禮使，密諭有司未得放散。黃昏後，雨驟止。夜分，內侍李思恭傳旨：「御史臺、閤門、太常寺仍舊乘玉輅，府合行事件，即速施行。」庚午昧爽，駕來登輅，必大執綏，上喜曰：「且得晴霽。」辛未行禮，月色如晝，上拜起不倦，以迄於成。黎明，登樓肆赦，簪花過德壽宮，人情熙然，赦書乃必大視草，其間云：「惟周成宗祀洛中，陟配於文王；惟漢武合祠汶上，推嚴於高帝，皆用親郊之禮，具殫尊祖之誠。於鑠本朝，若稽前代。俶經路寢，有皇祐之彝儀；篇秩羣神，有紹興之近制。不愆於素，可舉而行。」蓋欲明著古禮，以示來世也。

又　後數日，加恩羣臣，必大復草趙相制云：「祼將太宮，霖潦驟霽；陟屬大寢，月華正中。」又云：「鎮定大事，如彥博之恢宏；貫通羣經，如宋庠之博洽。」皆紀一時之事，且以仁宗初行明堂，二公實爲相也。

又卷中　淳熙丙申八月乙未，都堂召議賜交趾詔書。予謂李天祥去冬已薨，龍翰未經封拜，欲作「安南國王嗣子龍翰」，執政然之。先是，予以兵部執事上言：「天祥贈典，按故事，其王初立，即封交趾郡王，久之進安南王，死則贈侍中南越王。」上以天祥自紹興丁巳嗣位，今四十年，淳熙元年二月，又自

南平王特封安南國王，故欲厚其禮。予請仍贈侍中，追封南越國王，詔可之。安南爲國，蓋曹丞相之失。聞奏章行移，舊止稱安南道，加封之後，寖自尊大，文書稱國，不復可改。丁酉三月二十四日，制授龍翰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食邑三千戶，實封一千戶，仍賜推誠順化功臣。予適當制，其云：「即樂國以肇封，既從世襲；極眞王而錫命，何待次升？」蓋言不封郡王也。

又 直學士院湯公思退以禮部侍郎知貢舉，時百官多闕，大抵一人兼數職。凡進士出身皆入試聞，獨留監察御史王公綸，蓋備拆號也。內制既闕官，遂降旨暫權，適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太上稱其有典誥體，潤筆殆萬緡，賜硯尤奇。秦丞相不樂，遭論列而去。秦薨，召還，掌內、外制，知樞密院事，垂相而病，除大資政留守金陵，即其鄉也。未第時，兄弟就食府庠，至是人以爲榮。尋卒官，予嘗草其《致仕制》云：「少則歌《鹿鳴》而薦於鄉，老則釋麟符而居其里。考昔人而或有，在近世以幾希。」

《鶴林玉露》乙編卷五 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退休，實爲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闢三三徑，頃刻能開七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煙霞。卻慚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山間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藏去傳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爲圖。

《齊東野語》卷一〇 乾道壬辰三月上巳，周益公以春官去國，過吳，范公招飲園中。夜分，題名壁間云：「吳臺越壘，距門纔十里，而陸沉於荒烟野草者千七百年。紫薇舍人，始創別墅，登臨得要，甲於東南。豈鴟夷子成功於此，扁舟去之，天閼絕景，須苗裔之賢者，然後享其樂邪？」爲擊節，而前後所題盡廢焉。

又卷一五 周平園嘗出使，過池陽，太守趙富文彥博招飲。籍中有曹聘者，潔白純靜，或病其訥而不頎，公爲《賦梅》以見意云，【略】酒酣，又出家姬小瓊，舞以侑歡。公又賦一闋云，【略】范石湖嘗云：「朝士中姝麗有三傑，謂韓無咎、晁伯如家姬及小瓊也。」禁中亦聞之。異時有以此事中傷公者，阜陵亦爲一笑。

謝翱《龍洲書院記》 廬陵郡屬邑泰和有龍洲，前邑宰愛其勝，壘石爲基，創爲書院，大丞相文忠周公記之。

《愛日齋叢鈔》卷一 宋朝殿上大宴，有蠻人控金獅子對設柱間。乾道八年正月五日宴北使，雪後日照殿門。樂語云：「香裊狻猊，雜瑞煙于采仗；雪殘鵓鴿，耀初日于金鋪。」此益公記行都事也。

《咸淳臨安志》卷一 選德殿，孝宗皇帝建以爲謝殿，御坐後有大屏，分畫諸道列監司郡守爲兩行，各標職位，姓名。又圖華夷疆域于屏陰，詔學士臣周必大爲記並書。

《宋史》卷四七〇《曾覿傳》（淳熙）六年二月，帝幸佑聖觀，召宰臣史浩及覿同賜酒。是歲加覿少保、醴泉觀使。時周必大當草制，人謂其必不肯從，及制出，乃有「敬故在尊賢之上」之語，士論惜之。

《宋元學案》卷七七 郡守禮請（嚴滋泰伯）爲學正，大新講舍，屬周平園記之。

著錄

樓鑰《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贈太師謚文忠周公神道碑》 有《省齋文稿》、《別稿》、《平園續稿》、《掖垣叢稿》、《玉堂類稿》、《詞科舊稿》、《政府應制稿》、《歷官表奏》、《奏議》、《奉詔錄》、《玉堂雜記》、《龍飛錄》、《親征錄》、及《閑居雜錄》等書，總二百卷。

李壁《周益國文忠公行狀》 公有《省齋文藁》四十卷，《平園續藁》四十卷，《省齋別藁》十卷，《詞科舊稿》三卷，《掖垣叢稿》七卷，《玉堂類稿》二十卷，《政府應制稿》一卷，《歷官表奏》十二卷，《奏議》十二卷，《奉詔錄》七卷，《承明集》十卷，《辛巳親征錄》一卷，《壬午龍飛錄》一卷，《癸未日記》一卷，《閒居錄》一卷，《丁亥遊山錄》三卷，《庚寅奏事錄》一卷，《壬辰南歸錄》一卷，《思陵錄》二卷，《玉堂雜記》三卷，《二老堂詩話》二卷，《二老堂雜志》五卷，《玉藻辨證》一卷，《樂府》一卷，《書稿》十五卷。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周益公集》二百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略】其家既刊《六一集》，故此集編次一切視其凡目。其間有《奉詔錄》、《親征

錄》、《龍飛錄》、《思陵錄》凡十一卷，以其多及時事，託言未刊，人莫之見。鄭子敬守吉，募工人印行之，余在莆田借錄爲全書，然猶漫其數十處。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周必大《詞科舊藁》三卷。又《掖垣類藁》七卷，《玉堂類藁》二十卷，《政府應制藁》一卷，《歷官表奏》十二卷，《省齋文藁》四十卷，《別藁》十卷，《平園續藁》四十卷，《承明集》十卷，《奏議》十二卷，《雜著述》二十三卷，《書藁》十五卷，《附錄》五卷。

又卷三九一《周必大傳》 著書八十一種，有《平園集》二百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周益公文集》，一部五十八冊，殘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周必大：《周益公文集》五十八冊。

又 《周益公玉堂類稿》七冊。

又 《周益公表啓大全》四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周必大集》二百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周益公集》一百九十卷。

《脈望館書目》 《周益公集》四十本(甲)，又四十本(乙)。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玉堂類稿》二冊，不全。

又 《省齋文集》十八冊，不全。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周文忠公文選》五冊，五卷。

又《續收》 《周益公大全集》四十冊，一百九十八卷。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周益公全集》五十本。

《絳雲樓書目》卷三 《周益公文集》四十冊。陳景雲注：二百卷，又年譜一卷，附錄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文忠集》二百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周必大撰。【略】開禧中，其子綸所手訂。【略】今雕本久佚，止存鈔帙。

顧廣圻《百宋一廛賦》 披《益公》而疏行。黃丕烈注：殘本《周益公集》，每半葉十行，每行十六字。所存者爲《省齋文稿》一至八，又廿八至卅六，《平園續稿》一至十五，又廿七至卅，又卅六至四十，《玉堂類稿》六至八，又十一至十三(按《皕宋樓藏書志》作卷十至十二)，《歷官表奏》一至五，又十至十二，《承明錄》一至六，《書稿》九至十一，附錄五卷，凡六十九卷。疏行大字，軒爽悅目。予又嘗見《歐集》於某所，款式悉同，此殆仿彼而爲之也。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版書目》 《周益公集》，存《省齋文稿》一之八、二十八之三十六，《玉堂類稿》六之八、十一之十三，《平園雜稿》一之十五、二十七之三十、三十六之四十，《承明錄》一之六，《書稿》九之十一，附錄五卷。

《結一廬書目》卷四 《周益公文集》一百卷、附錄五卷、年譜二卷，宋周必大譔，影宋鈔本，曝書亭藏書。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五 《周益公文忠集》二百卷、附錄五卷、年譜一卷，宋賓王校，謝浦泰鈔。宋周必大譔。

又 《周益文忠集》殘本六十九卷，宋刻宋印本，宋周必大撰。【略】即《百宋一廛賦》中所謂「披《益公》而疏行」者也。

歐陽棨《道光重刊周文忠公集凡例》其一 是集共二百卷，外《年譜》一卷、附錄五卷。張古餘觀察鈔本止一百二十五卷，內缺三十九卷。王霞九觀察所分鈔翰院本又止有《平園續稿》、《省齋別稿》、《詞科舊稿》、《掖垣類稿》四種。唯彭春農學士所錄知聖道齋本爲完書。互校三本，各有異同得失，蓋皆假手鈔胥，亥豕魚魯，所未能免。今悉心讎勘，計得一百六十二卷，先爲梓行。其《雜著述》二十三卷、《書稿》十五卷及附錄五卷俟續刊。

又《重刊周益國文忠公集叙略》 棨自早歲，即有志是編。訪知張古餘觀察藏有舊本，急借鈔錄，因訛缺甚多，惆悵久之。時與王霞九觀察覓公集善本重刊，以廣流布，於是觀察借得內府庋閣本，與同人倩工分鈔之。旋以督學楚北，未竟也。又謀諸彭春農學士，出其祖文勤公知聖道齋本，合翰院本校錄郵寄。棨喜獲全書，不揣固陋，匯數本之異同，參互鉤稽，訂訛補缺，次第編錄，非敢云克復舊觀，較之諸本，差爲完善。【略】棨於公無能爲役，而念公校先《文忠集》之勤，則是編之刊，愈汲汲焉難已。第元書二十七集，爲卷二百，讎勘非易。歷數歲之久，始得一百六十二卷。擬俟全集校畢鋟板。霞九觀察貽書敦促之，因取已校正者付之剞劂，俾藝林先睹爲快。餘俟續刊。爰述其顛末如右。大清道光二十有八年歲次戊申孟秋月，邑後學歐陽棨謹書。

又《續刊周益國文忠公集叙略》 《周益公全集》凡二百卷，棨往歲校正一百六十二卷先爲板行，已叙其崖略矣。尚餘《雜著述》二十三卷、《書稿》十五卷、附錄五卷，年來昕夕展讀【略】幷足以垂不朽，續刊之役，詎容緩耶？爰勉策駑鈍，仍據彭春農學士手校本，合王霞九觀察所分鈔翰院本《雜著述》之十一種，張古餘觀察本所有《思陵錄》、《玉堂雜記》、《二老堂詩話》，暨《書

稿》、附錄，悉心參訂，概登棗梨。

張敦仁《重刊周益國文忠公集序》 乾隆間，敦仁宰廬陵，即思刻《周文忠公集》，遍覓底本不可得。後守南昌時，聞都中有殘本，適常熟言太守（朝標）入都過訪，屬其轉購，竟購得之，爲蕉林相國家藏鈔本，原裝三十冊，內缺九冊，計三十九卷，而余已將卸事，無力刊行。攜來江南，曾屬顧君澗賓（千里）考覈，知尚爲開禧間公家刻本本來面目，與世所傳鈔本二百卷者迥不相同。隨題帙首，俾知珍貴。茲吉郡太守劉君梅坪（體重）書來，言廬陵歐陽介卿中翰（棨）欲以付梓，託其戚友陳子春（仁）官江寧者索繕，亟出使刊之，借酬夙志。【略】今此所缺之九冊，安知不尚在人間，以待補入？【略】道光七年丁亥夏四月，陽城張敦仁。

彭邦疇《重刊周益國文忠公集序》 《周益文忠公集》二百卷，外年譜一卷、附錄五卷，《四庫書目》作二百四卷，蓋合《思陵錄》上下二卷爲一卷，而附錄止作四卷故也。《書目》又謂即《宋史》所稱《平園集》者。今考《宋史·藝文志》所列書目，皆與集符，惟中缺《奉詔錄》七卷，固不總稱《平園集》也。【略】自宋迄今少傳刻，《四庫》所收其別本，藏翰林院中。先文勤公嘗購得影宋本，乃合衆手鈔成者，紙墨行式紛錯不齊，幸卷帙具備。嘗借內府本手校一過，因慨然於江西諸大家文集多祠堂版，而公集日就消沈，欲俟駕堂太史與其族人謀之，其文具載於《知聖道齋讀書跋尾》中。然亦僅勘定訛字，而未暇編次，故跋中但曰粗可讀而已。廬陵歐陽介卿中翰嘗屬王霞九侍郎就都下訪求善本，將付諸梓。尋借得翰院本鈔錄，功未竟而霞九出守山東。歲辛卯，霞九馳書索予家所藏，因別錄一通，更借翰院本審校，時門人武寧張伯眉館予家，昕夕從事，訂訛補缺，襄助爲多。蓋二本皆互有出入，亦互有異同。如《思陵錄》則予家所藏本爲精，《書藁》則翰院本爲備，因別爲《凡例》十二條以識大略。【略】道光十二年壬辰歲秋七月，南昌彭邦疇。

王贈芳《周益國文忠集後序》 益公所著號《平園集》者，多至二百卷，今藏內府，雖其後裔亦不復記錄，蓋宋時刊本之亡久矣。【略】介卿，六一後裔也，嗜學而勇於義，亟欲求公集版行。會贈芳供職史館，借得翰苑鈔本，與諸同人分冊繕錄。旋以視學荆楚，未及卒事，而介卿從張古餘觀察家借錄，又蔡雜多訛闕。最後知南昌彭文勤公遺有鈔本，因致書春農學士，合翰苑本校之，自辛卯迄壬辰十月，參互考訂，鈔寫成帙，通計二百卷，外年譜一卷、附錄五卷，皆校定可讀，其詳具學士序中。即以寄介卿鏤版，而廬陵四大家之集庶幾得完其舊。【略】道光十有二年壬辰冬十月望日。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周益國公全集》二百卷，西圃蔣氏鈔校本。宋周必大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周益公文集》二百卷，舊鈔本。宋周必大撰，自序。山陰祁氏藏本。

又 《周益公文集》二卷，宋刊殘本。二卷爲全集中《書藁》一種，題下注明紀年。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周益文忠公集》二百卷，宋周必大撰。【略】宋刊本。【略】黃丕烈舊藏，入《百宋一廛賦》。按：此書刊印極精，余曾見鄧氏群碧樓藏殘本，正與此同。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周益文忠公集》二百卷，宋周必大撰，宋刻本，嚴元照、鄧邦述跋，一冊，【略】存二卷（一百八十六至一百八十七）。《周益文忠公集》二百卷，宋周必大撰，年譜一卷，宋周綸撰，附錄五卷，明祁氏澹生堂鈔本，瞿鏞校幷跋，一百冊。《周益文忠公集》二百卷，宋周必大撰，附錄五卷，年譜一卷，明鈔本配清鈔本。黃丕烈校跋幷鈔補，陸拙生校幷跋，周星詒跋，五十六冊。《周益文忠公集》二百卷，宋周必大撰，年譜一卷，宋周綸撰，附錄五卷，清鈔本（四庫底本），二十冊。【略】存一百三十卷。《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二百卷，宋周必大撰，首一卷，附錄五卷，清道光二十八年歐陽棨瀛塘別墅刻咸豐元年續刻本，傅增湘校幷跋，四十冊。

毛晉《近體樂府跋》 余於寅卯間已鐫放翁詩文一百三十卷有奇行世，而益公《省齋》諸稿二百卷，僅得一鈔本，句錯字淆，未敢妄就剞劂。【略】茲近體樂府數闋，特公剩技耳，【略】湖南毛晉識。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三集：周必大《近體樂府》六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〇〇 《近體樂府》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周必大撰。【略】此編凡詞十二闋，已編入《文忠集》中。此卷乃毛晉摘錄之本，刻於《六十家詞》中者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近體樂府》一卷，精鈔本，何夢華藏書。廬陵周必大子充。

《汲古閣校刻書目》《津逮秘書》第五集：《二老堂詩話》，二十九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二老堂詩話》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周必大撰。【略】是書其論詩之語，凡四十六條，原載《平園集》中，此後人鈔出別行者也。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二老堂詩話》一卷，宋周必大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二老堂詩話》一卷，宋周必大撰。津逮祕書本。歷代詩話本。

又《續錄》　益公全集本。

《菉竹堂書目》卷二　《玉堂雜記》一冊。

《百川書志》卷五　《淳熙玉堂雜記》三卷，宋周必大記，五十餘條。

《江陰李氏得月樓書目摘錄》　《玉堂雜記》上中下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玉堂雜記》三卷，宋周必大。

《汲古閣校刻書目》　《津逮秘書》第十集：《玉堂雜記》三卷。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淳熙玉堂雜記》二卷，宋周必大撰。

《玄賞齋書目》卷六　周必大《二老堂雜志》。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　《二老堂雜志》五卷，宋周必大撰。舊寫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二老堂雜志》五卷，宋周必大撰。清鈔本，一冊。

藝文

陸游《祭周益公文》　某紹興庚辰，始至行在，見公于途，欣然傾蓋。得居連牆，日接嘉話，每一相從，脫帽褫帶。從容笑語，輸寫肝肺。鄰家借酒，小圃鉏菜。熒熒青燈，瘦影相對。西湖吊古，幷轡共載。賦詩屬文，頗極奇怪。淡交如水，久而不壞。各謂知心，絕出流輩。別二十年，公位鼎鼐。我方西游，荷戈窮塞。歸得臺郎，旋又坐廢。公亦策免，久處于外。見不可期，使我形瘵。斯文日卑，公則崧岱。士昏于智，公則蓍蔡。公老不衰，雷霆百代。每得手書，字細如芥。癡兒駘女，問及瑣碎。孰謂一病，良醫莫差。赴告鼎來，震動海內。奔赴不遑，涕泗澎湃。豈無尊鉶，致此薄酹？辭則匪工，聊寄悲慨。

劉過《寄周益公》　猥賤詩難化，歡囂語不齊。長途難短喉，小雨易深泥。逐利如爭鹿，傷人如割鷄。心雖懷益國，夢亦長江西。

周煇

論述

張貴謨《清波雜志序》　余故人周昭禮，嗜學，攻於文，當世名公卿多折節下之。余與昭禮定交，今不翅二十年矣。每一別再見，喜其論議益該洽，文益工。今老矣，而志益壯。一日，示余以所撰《清波雜志》十有二卷，紀前言往行及耳目所接，雖尋常細事，多有益風教，及可補野史所闕遺者。蓋昭禮家藏故書幾萬卷，平時父子自相師友，其學問源委蓋不同如此。今寓居中都清波門之南，故因以名其集云。

章斯才《清波雜志跋》　《清波雜志》之作，隨事記載。證據今古，亦殫洽矣。間出己意折衷之，議論所到，有前輩不曾言。開卷一覽，聞所未聞，使人起敬愛心。聲聞播流，當同此書爲不朽。則知讀書之用，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雖然，抑末耳。昭禮故倦游，又從諸公貴人交，耳目感觸，形之咏歌酬唱，蓋無日不有。至於應用等文，每出一斑，已足以膾炙人口。若遂裒而集之，長編鉅軸，與《雜志》幷傳，不獨京師紙價爲之貴，將見萬丈之光騰薄於牛斗間者，皆是物也夫！

陳晦《清波雜志跋》　若周君此書，雖出於平居暇日隨筆紀錄之作，而感時懷舊，獎善黜惡，斷斷然有補風教，則奚惡於雜哉！周君名族之胄，忠信篤實，悃愊無華，多識故老，聞見殫洽，言有從來，咸可依據。是書也，其垂世傳後何疑？

張巖《清波雜志跋》 周君，余淮鄉博洽之士，《清波集》乃其暇日所志也。昔稗官者流，街談巷議，猶得采綴，與九家并傳。此《志》有關於風教者甚多，渠可不傳遠乎？雖然，周君胸中該綜群籍，莫可窺測，此《志》特其筆端游戲語爾。

龔頤正《清波雜志跋》 吳陵周氏，世禪彫龍，衣冠煒燁。昭禮尤篤學，號能迎將承應者。客游都城，今其老矣，抱道不試，而能安於閑放，不關人事。居清波門，日往來湖山間，把酒賦詩，悠然自得其樂，或謂可追和靖之風流。比有傳其所著《清波》三志，讀之起敬，不但如前所云。前輩日以遠，舊聞餘論，撫卷三復。昭禮壽祉方增，斑管緗縑，登載朝野之盛，蓋屢書不一書，又奚得三志而已！

傳記

《兩浙名賢錄》卷五四 周煇，字昭禮，淮海人。紹熙間，居錢塘清波門之南。嗜學工文辭，隱身不仕。當世名公卿多折節下之，而節亢自高，未嘗報謝。非義之餉，一介不苟取。藏書萬卷，父子自相師友。撰《清波雜志》十二卷。

《宋詩紀事》卷五八 周煇字昭禮，邦之子，樞密麟之之族侄。南渡，寓居臨安府之清波門。著《清波雜志》。

著錄

周煇《清波雜志序》 煇早侍先生長者，與聆前言往行，有可傳者。歲晚遺忘，十不二三，暇日因筆之。非曰著述，長夏無所用心，賢於博弈云爾。時居都下清波門，目爲《清波雜志》。

張訢《清波雜志跋》 松巒先生有《雜志》二十卷，藏于家。今昭禮兄所爲，實追繼於前作。涉歷久而見聞該，閱習工而語意貼，然則是書以晚年出也故宜。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周煇《清波別志》二卷。

《文淵閣書目》卷八 周煇《清波雜志》一部二冊。闕。

又 周煇《清波別志》一部一冊。闕。

姚咨《清波雜志跋》 予幼業舉子，即有志古學，見同儕所讀者，皆坊肆糟粕之文，心竊鄙之。既長棄去，幡然從事六籍，故聞風而售者日至。首一人，稱姑胥袁飛卿，家奴肩一篋，手一編，乃《清波別志》也。其人視爲奇貨，索價太高，因持去。三十年來，求之弗得。今始得之貞山陸給事家藏，前有《雜志》十二卷，後《別志》三卷，比曩所售者爲全書。予喜而執筆，日鈔五葉，積七十日訖事。

《絳雲樓書目》卷二 《清波雜志》十二卷。南宋周煇。

曹炎《清波雜志跋》 右《清波雜志》十二卷，得於東海焦氏。以校《稗海》三卷本，相去蓋霄壤矣。惜鈔傳不廣，徒使繆本相沿，漸失其眞，爲可嘆息耳。

鮑廷博《清波雜志跋》 右本出婁江曹彬侯，予借鈔於嚴州太守萊陽趙公起杲。未幾，再得明姚舜咨寫本讎比一過，更就姚本補錄《別志》三卷、張貴謨序一篇，益稱完善。閒窗展卷，心目朗然，蓋無以喻其樂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一 《清波雜志》十二卷、《別志》三卷，內府藏本。宋周煇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一七 《清波雜志》十二卷。宋刊本。宋周煇撰。【略】前有紹熙癸丑張貴謨序，後有括蒼章斯才、毗陵張訢、吳興陳晦、山陰楊寅、邗城張巖、楚龔頤正、天台徐似道諸跋，皆作於紹(興)〔熙〕、慶元中。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字。書中「徵」字闕筆，「愼」作「眞」，「惇」作「孚」。楮印俱工，惜少《別志》二卷。案厲樊榭《宋詩紀事》「周煇」作「周煇」，以馬曰琯見舊本《清波雜志》作「煇」，謂當從之。豈知宋槧本明明作「煇」，不作「煇」耶！馬氏所見，想繫影鈔本亥豕之誤，而樊榭遽從之，則大謬矣。

史伯彊

《澗泉日記》卷中 史伯彊，蜀人，豪於詩酒，議論激烈，有戰國氣象。隻身往來江湖間，上書不偶，布衣皮冠，自放浪而已。時時醉中罵坐，語皆不徒

發。湯朝美與之友善，時時與錢數十百千。伯彊隨用，見人貧苦，即解衣或借人錢物與之。嘗以一詩寄先公，先公雖不識面，亦嘗致書謝之。滶在池陽時，偶得見之。市中有力者，亦爲刊《虎囊集》。平日不肯妄與人過從，世不識者，多怪其好罵也。

徐夢莘

樓鑰《直秘閣徐公墓誌銘》　公生于靖康之初元，歲在丙午，是冬金人再犯闕，海内雲擾。【略】公既省事，自念生長兵間，欲得盡見事之始末，宦游四方，收羅野史及他文書，多至二百餘家，爲編年之體，會粹成書，傳聞異辭者又從而訂正之，號《三朝北盟（集）〔會〕編》，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迄逆亮之斃，上下四十五載間，具列事實，制敕詔誥國書奏疏記序碑誌之文，有正史所不及載者，搜掇無遺，成二百五十卷，又有《綱目》一冊，併藏于家。【略】公字商老，清江縣人。【略】公俊敏篤學，至忘飢渴寒暑，讀書過眼輒不忘，通貫經史百家，尤熟晉宋南北五代時事，自熙、豐、元祐以來名公奏議及出處，大致無不該綜，作文皆有根據，用事精確。紹興二十四年，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洪州新建縣尉，以外艱不赴。調鬱林州司戶參軍，到官未幾，又以母憂而歸。後爲江陵府司戶，任滿闕陞左從政郎。乾道四年，外移南安軍教授，以舉主改宣教郎、知潭州湘陰縣。次授廣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賜緋衣銀魚。諸司辟知賓州，到郡遭罷，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華州雲臺觀。紹熙元年，授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慶元初，引親嫌徑歸，再奉冲佑祠。引年致仕。六年賜紫衣金魚。仕宦幾五十年，閒居之日爲多。【略】年雖已高，手不釋卷，有《讀書記忘》、《集醫錄》、《集仙後錄》各三冊，《會錄》四冊，皆以儒榮冠其目。家有萬書閣，籤帙甚整，能視細字，如少年時。【略】銘曰：靖康兵禍，古所未有。凡曰臣子，痛心疾首。公生初元，以及己酉。犬羊長驅，薦食江右。幼而得全，實賴襁負。少長讀書，志已不苟。宦游四方，諮訪尋究。網羅舊聞，編不停手。二百餘家，筆下輻湊。繫日繫年，别記誰某。有制有書，有疏有奏。衆說雜然，考證是否。名聞于朝，六丁下取。蓬萊漢閣，寵數加厚。儒宗名堂，足以不朽。才不盡用，仁多不偶。身退名尊，二疏俱壽。奄然仙去，何憾何咎？有子克孝，慶流在後。銘以發之，尚照林藪。

《宋史》卷四三八《徐夢莘傳》（存目）

徐端卿

魏了翁《鎮江府教授徐君墓誌》　婺武義徐君以淳熙六年十一月丙申卒于鎮江府教授。明年十一月甲午，葬溪上原徐家塢。【略】君諱端卿，字子長。【略】幼貧，厲志于學，始事鄉人章公階，又從任公盡言，率讀書至（五）〔午〕夜，常曰：「士之學道貴于自得，豈徒以絺章繪句爲事。」舉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監潭州南嶽廟，再調鄂州司戶參軍。未上，會婦翁胡彦國帥淮西，辟書寫機宜文字。胡公移鎮潼川，君轉丞廣安之新明。秩滿，教授漢州。胡公卒，君于是將改秩矣，或請少須，君曰：「是家子尚幼，非吾當誰託？」乃解官護其喪以歸。改教授邵州，丁外艱，服除，監文思院下界。又罹外艱，仕進益落，調教授鎮江。【略】忽寢疾，乃卒，得年五十有四。嗚呼，是可悲矣夫！【略】平生所著，有《麟經淵源論》十篇、《漢鑒》十篇、《覆瓿集》二十卷、《集杜子美詩》若干卷，藏于家。銘曰：義理不競，絺繪相沿。承虞襲末，譁世取妍。篤哉徐君，雖誘弗挺，雖撓弗奪，雖窮益堅。屈信之度，寒暑相嬗。是開厥紹，替替有延。

歐陽鈇

論　述

楊萬里《跋歐陽伯威句選》　右歐陽伯威詩句之釋也，予既序其《脞辭》，復手抄此數紙，自有用處。每鳥啼花落，欣然有會於心，遣小奴挈瓢樽，酤白

酒酹一梨花盌珓，急取此軸快讀一過以嚥之，蕭然不知此在塵埃間也。而伯威喜予書，又奪去此紙，誰復伴幽獨者。

又《歐陽伯威脞辭集序》 予始識歐陽伯威於傅彥博之坐中，見其揚眉吐氣，抵掌論文，落筆成詩，屈其坐人。予敬之慕之，私竊自媿其不如也。後二十年，聞吾里蕭岳英爲子弟擇師，得異人焉，急往謁之，則吾故人伯威也。方吾二人相識時，皆年少氣銳，豈信天下有老哉！予既涉患難，鬚髮之白者十二，而風霜彫剝之餘，落然無復故吾矣。伯威之氣，凜凜焉不減於昔，獨其貧增焉耳。不以增於貧而減於氣，如伯威者鮮乎哉。予因索其詩文，伯威顰且太息曰：「子猶問此耶！是物也，昔人以窮，而吾不信。吾既信而窮已不去矣，子猶問此耶！」已而出《脞辭》一編，曰：「子不憐其窮而索其詩，子盍觀其詩而療其窮乎。」予退而觀之，其得句往往出象外，而其力不遺餘者也。高者清厲秀邃，其下者猶足以供耳目之笙磬卉木也。蓋自杜少陵至江西諸老之門戶，窺闖殆遍矣。他日，伯威過我，曰：「子眞不有以療我之窮耶？」吾笑謂之曰：「窮之療與否，可療與否，吾且不吾及，吾庸子及哉。吾有一說焉：杜子美、李林甫、謝無逸、蔡太師四人者，子以爲孰賢？」伯威怒曰：「子則戲論也。然人物當如是論之也哉！」予曰：「人物何不當如是論也？當李與蔡之盛時，天下肯以易杜與謝哉！今乃不然耳。然則子之窮，姑勿療焉可也。雖然，窮之瘳如李焉，如蔡焉，不既震曜矣哉。杜與謝之窮，至今未瘳也。子之窮療焉亦可也，杜與謝之窮，則至今未瘳矣。使二子而存，肯以此而易彼乎？子之窮勿療焉亦可也。」伯威曰：「吾當思之。」乃書其說以序其詩。伯威名鈇，吾州永和人也。其族與文忠公同系，其先策第者凡七人，有曰中立者，附入元祐黨籍。其尊公彥美終於廣州經幹。伯威事母至孝。中書舍人周公子充愛其文行，稱之曰奇士云。

《娛書堂詩話》卷下 廬陵歐陽伯威（鐵）〔鈇〕少與周益公同場屋，連戰不利，遂篤意於詩。誠齋嘗摘其警句抄之。如「西風五更雨，南鴈數行書」，詩成，憂子國，人在仲宣樓」，【略】公跋云：鳥啼花落，欣然會心處，酌大白，嚥伯威詩，欲馭風騎氣也。

《詩人玉屑》卷一九引《玉林詩話》 《餘話》載歐陽伯威摘句，尙有遺者。其五言古體《遊禾山寺》云：「愛山如愛酒，畏暑如畏虎。出門尋舊遊，缺月四更吐。」【略】此皆《脞詞》之精絕，誠齋所拈出者，不知趙公何爲刪之也？豈別有意耶？

傳記

周必大《歐陽伯威墓誌銘》 嘉泰壬戌六月甲午，廬陵歐陽伯威以疾不起。其妻金氏先葬城西能仁寺之西原山，卜十二月乙酉即墓左穿穴祔焉。其友曹生交顯致伯威遺言，以狀請銘。予曰：生文美矣！抑伯威吾能言之，是負氣節，有文章，安分義人也。少與予同應舉，伯威學廣才贍，銳欲拔蝥弧而先登。已乃連戰不利，士悼其屈。家故官族，愛母弟鐸，恣其費弗問，遂窘伏臘，聚徒爲仰事俯育計。名卿大家爭延訓子弟，時官聞名皆來禮請。其間賢否不同，徇物必招謗，絕物或賈怨。君皎皎其躬，溫溫其容，束脩外毫髮無預，物莫能逸，人自親愛。善論古今，間以談諧，尤工詩騷，涵泳鍛鍊，啓前人關鍵，大篇短章，隨意所之。待制楊公萬里序其《脞詞》曰：「鳥啼花落，欣然會心處，酌大白，嚥伯威詩，欲馭風騎氣也。」至於抄警句誦之。瀘溪王敷文庭珪、西溪劉孝廉承弼、教官楊愿皆詩豪，或以孟襄陽、賈長江比君。他文率過人。嘗著《遇諫詞》、《蜂螫蜘蛛賦》，胡忠簡公極口稱奬，一時名公推重如此。胸次洞達，遇人無町畦。逢酒輒飲，當酣適時，咳唾成珠璣，歌呼薄霄漢，不知世之隘、身之窮也。予在政府，數欲官之，謝曰：「欲吾數口無饑足矣，焉事虛名！」逮予來歸，而君視瞻茫洋，不復教學，簟瓢怡然，時時相過道舊。以目眚疏麴生，親玉友，步趨亦蹣跚，獨豪氣如初。予每憐之，聞其卧疾，數遣醫往視。已殆猶策杖訪曹生，索酒賦詩云：「舊遊應好在，誰念此生浮。」蓋絕筆也。平生篇什，《脞詞》外分五編，號《漫成》、《遣興》、《暮景》、《自娛》、《松筠》。別有雜著五卷，《見聞錄》（之）。伯威諱鈇，自號寓庵，世爲郡人。高祖登，以其子澶州通判粲遇恩，贈奉議郎；曾祖來用舉守本州助教，祖元發，雖不仕，而弟將作監承珣靖康間以忠義著。父宣教郎充字彥美，擢紹興壬戌進士，戊辰歲卒官廣西，伯威侍母何氏攜諸幼護柩千里，返葬永和鎭。畢二弟三妹嫁娶，人以爲難。【略】予與伯威及葛德源深皆生於丙午，比歲宴集，唱酬歡甚，有繪爲三老圖者。前哭德源，銘其藏，今復銘君，何悲如之！銘曰：嗟乎伯威，少慕太白，才不羈而行不虧，中遊飯顆，午不炊而樂不飢，晚鄰文昌，醫不治而

筆不衰。賢哉若人衆所推，今其已矣誰弗思。後有式墓□徒悲，尙酹以酒吊以詩。

紀事

歐陽守道《送歐陽行甫序》 旁城之西原山有墓焉，曰「有宋詩人歐陽伯威之墓」，益國文忠周公葬其友人所書也。伯威自號寓庵，文忠與寓庵同生於靖康丙午，生平相好。及公謝事，尋布衣交，賡酬會集，殆無虛日。沒而葬之，既爲之銘，且揭扁焉。予幼至其下，則能動念曰：此宗人，而以詩名見稱於先生如此。往往徘徊久之而後去。其後稍長而見其詩編，殘簡缺牘，不能一再卷，輒喟然太息，隱之於心，以爲若稍有力，當謀所以廣是詩之傳。既而見其子行甫貧甚不自拔，前廣文趙先生知其名，招致學館，今廣文陳先生又免其月書，俾常在講下，皆盛德事。然學故例，春秋丁祭，食鼓不鳴者旬月，或值假休，又無所以廩，嘻！其可悲也已。寓庵逸才清名，蓋東坡於子野所謂「遍交公卿，靡所求希」者，身沒而無遺其子，固其理也。

藝文

楊萬里《歐陽伯威挽詞》 酒魄飛穿月，詩星流入脾。豪來無一世，貧不上雙眉。瀘水奇唐律，香城賞《楚辭》。前身定東野，又得退之碑（益公作志銘）。

趙蕃《次韻歐陽伯威見和》 宗派滔滔是，于今得障流。無悲和者寡，故愈暗中投。我願下取履，君其高卧樓。穹岡如許割，肯愛一官休。

又《呈歐陽伯威》 傳得新詩字字驚，佛廊驟識病身輕。李邕昔已求工部，文舉今宜薦禰衡。秖道迷邦尙藍縷，試令吐氣即崢嶸。一官不作來南限，取友得交齊魯生。

又《簡贈歐陽伯威二絕句》 江西人物況歐陽，少有詩名老更昌。左轄雖能誦佳句，子虛胡不薦君王。三年身不到窮岡，詩友飄零半在亡。杯裏縱能談矻矻，鏡中無復鬢蒼蒼。

陸淞

論述

《耆舊續聞》卷二 陸辰州子逸，左丞農師之孫，太傅公之元孫也。晚以疾廢，卜築於秀野，越之佳山水也。公放傲其間，不復有榮念，客到，終日清談不倦。尤好語及前輩事，纚纚傾人聽。余嘗登門，出近作贈別長短句以示公，其末句云：「莫待柳吹綿，柳綿時杜鵑。」公賞誦久之，是後從游頗密。公嘗謂余曰：「曾看東坡《賀新郎》詞否？」余對以世所共歌者。公云：「東坡此詞，人皆知其爲佳，但後擷用榴花事，人少知其意。某嘗於晁以道家見東坡眞迹，晁氏曰：『東坡有妾名朝雲，榴花，朝雲死於嶺外，東坡嘗作《西江月》一闋寓意於梅，所謂高情已逐曉雲空是也。惟榴花獨存，故其詞多及之。觀浮花浪蘂，都盡伴君幽獨，可見其意矣。又《南歌子》詞云：紫陌尋春去，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惟見石榴新蘂一枝開。冰簟堆雲髻，金鑪灑玉醅。綠陰青子莫相催，留取紅巾千點照池臺。意有所屬也。』」或云贈王晉卿侍兒，未知其然否也。

又卷一〇 南渡初，南班宗子寓居會稽，爲近屬士子最盛，園亭甲於浙東，一時坐客皆騷人墨客，陸子逸實預焉。士有得姬盼盼者，色藝殊絕，公每屬意焉。一日宴客，偶睡不預捧觴之列，陸因問之，士即呼至，其枕痕猶在臉，公爲賦《瑞鶴仙》，有「臉霞紅印枕」之句，一時盛傳，逮今爲雅唱。後盼盼亦歸陸氏。二陸兄弟俱有時名，子逸詞勝而詩不及其弟。

《瑞鶴仙》 《詞源》卷下：簸弄風月，陶寫性情，詞婉於詩。蓋聲出鶯吭燕舌間，稍近乎情可也。若鄰乎鄭衛，與纏令何異也。如陸雪溪《瑞鶴仙》云：「臉霞紅印枕，【略】」皆景中帶情，而存騷雅。故其燕酣之樂，別離之愁，回文題葉之思，峴首西州之淚，一寓於詞。若能屏去浮艷，樂而不淫，是亦漢魏樂

府之遺意。《皺水軒詞筌》：從來文之所在，不必名之所在。如陸雪窗名不甚著，其《瑞鶴仙・春情》末云：「待歸來，先指花梢教看，卻把心期細問。問因循，過了青春，怎生意穩。」迷離婉妮，幾在秦、周之上，今誤作歐公，非是。《詞潔輯評》卷五：能如此作情詞，亦復何傷。《詞則・大雅集》卷三：張叔夏云：景中帶情，屏去浮艷。《詞選》云：刺時之言。《湘綺樓詞選》王闓運評：小說造爲詠歌姬睡起之詞，不顧文理，本事之附會，大要如此。

傳記

《宋詩紀事》卷五八　淞字子逸，號雲溪。官辰州守，放翁雁行也。

葛邲

《宋史》卷三八五《葛邲傳》　葛邲字楚輔，其先居丹陽，後徙吳興。世以儒學名家，高祖密至邲五世登科第，大父勝仲至邲三世掌詞命。邲少警敏，葉夢得、陳與義一見稱爲國器。以蔭授建康府上元丞。會金人犯江，上元當敵衝，調度百出，邲不擾而辦，留守張浚、王綸皆器重之。登進士第。蕭之敏爲御史，薦其才，除國子博士。輪對，論州縣受納及覊留之弊，孝宗獎諭曰：「觀所奏，知卿材。」除著作郎兼學士院權直。除正言，首疏言，【略】上特召，復令條陳，邲以六事對，皆切中時病。除侍御史，論救荒三事，累遷中書舍人。歲旱，詔求初政得失，邲應詔，【略】遷給事中。【略】除刑部尚書。邲爲東宮僚屬八年，孝宗書「安遇」字以賜，又出《梅花》詩命邲屬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禪，除參知政事。邲勸上專法孝宗，正風俗，節財用，振士氣，執中道，恤民力，選將帥，收人才，擇監司，明法令，手疏歷言之，上嘉納。除知樞密院事。紹熙四年，拜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物，博采公論，惟恐其不聞之。未期年，除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改隆興，請祠。寧宗即位，邲上疏言：「今日之事莫先於修身齊家，結人心，定規模。」判紹興府，簡稽期會，錢穀刑獄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邲曰：「崇大體而簡細務，吾不爲也。」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改判福州，道行感疾，除少保，致仕。薨，年六十六。贈少師，謚文定，配饗光宗廟庭。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

《誠齋詩話》　王季海丞相爲太常少卿，時葛丞相楚輔爲浙東參議官，以啓賀季海，用「鷄檄」對「鵝經」，季海賞其的對。「鷄檄」乃用王勃爲諸王作《鬬鷄檄》。

郭明復

《容齋三筆》卷六　江州琵琶亭，下臨江津，國朝以來，往來者多題詠，其工者輒爲人所傳。淳熙己亥歲，蜀士郭明復以中元日至亭，賦《古風》一章，其前云：「白樂天流落浦溘，作《琵琶行》，其放懷適意，視憂患死生禍福得喪爲何物，非深於道者能之乎？賈傅謫長沙，抑鬱致死，陸相竄南賓，屏絕人事，至從狗竇中度食飲。兩公猶有累乎世，未能如樂天逍遙自得也。予過九江，維舟琵琶亭下，爲賦此章：香山居士頭欲白，秋風吹作溘城客。眼看世事等虛空，雲夢胸中無一物。舉觴獨醉天爲家，詩成萬象遭梳爬。不管時人皆欲殺，夜深江上聽琵琶。賈胡老婦兒女語，淚濕青衫如著雨。此公豈作少狂夢？與世浮沉聊爾汝。我來後公三百年，潯陽至今無管弦（公詩有「潯陽地僻無音樂」之句）。長安不見遺音寂，依舊匡廬翠掃天。」郭君，成都人，隆興癸未登科，仕不甚達。但賈誼自長沙召還，後爲梁王傅乃卒，前所云少誤矣。

蜀娼

《齊東野語》卷一一　蜀娼類能文，蓋薛濤之遺風也。放翁客自蜀挾一妓歸，蓄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疏，妓頗疑之，客作詞自解，妓即韻答之云，【略】或謗翁嘗挾蜀尼以歸，即此妓也。

陸游妾

《**隨隱漫錄**》**卷五**　陸放翁宿驛中，見題壁詩云：「玉階蟋蟀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凄涼眠不得，挑燈起作感秋詩。」放翁詢之，驛卒女也，遂納爲妾。方半載餘，夫人逐之，妾賦《卜算子》云。

李洪

論述

胡寅《**李洪用循資回封祖母制**》　古之典刑者莫非孝弟吉德之士，逮其流弊，則苛刻而寡恩，非其性然，蓋不善推其所爲也。爾孫職自法家，能篤《匪莪》之念，幼依王母，不殊《陟屺》之情。願以一官，歸上恩號，綏爾眉壽。吾用嘉之。

陳貴謙《**芸菴類稿序**》　大隱先生李公侍郎諱正民，在中原時以文章名天下。【略】其子藤州使君諱洪，則有《芸庵類稿》二十卷。貴謙得而讀之，因竊有歎。昔者士君子之學皆以養氣爲本，文章者蓋氣之所寓，而氣非專于爲文也。侍郎君歿且八十餘年，讀其文，凜然猶有生氣。若使君所著，該括衆體，每于草木鳥獸之微，有可寄興以爲忠邪賢否之辨者，未始不反覆致意。仰寇萊公之忠，大顛平原之節，慕陶淵明之隱，斥盤谷李愿之汰，而知韓子有爲言之也。其視前所謂凜然者，似之，非耶？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芸菴類稿》六卷。【略】洪所作詩，雖骨幹未堅，而神思清超，時露警秀。七言律詩尤爲工穩，足以嗣響正民。

傳記

《**宋詩紀事補遺**》**卷六一**　李洪字可大，揚州人，正民之子也，僑寓歸安之飛英坊。家世登桂籍，躋膴仕，號淮南儒族。屢知藤州、溫州。慶元五年官浙東提舉，六年除本路提刑。著有《芸庵類稿》二十卷。

紀事

李洪《**卜居飛英坊**》　束書辭都門，整棹還苕川。羈游二十春，寓農安一廛。家無卓錐地，三挈囊衣遷。移居古城隅，開門枕漪漣。容膝居易安，環堵地自偏。水竹慚履道，風物異平泉。掃軌謝奔競，面壁參枯禪。仰愧此坊名，飛英馳日邊。吾方師老圃，樊須無間然。何當畢婚嫁，四十在明年。

著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芸菴類稿》六卷，永樂大典本，宋李洪撰。【略】陳貴謙序稱原本二十卷，而今所掇拾僅得詩詞三百九十餘首、文三十首，視原集祇十之三四。謹據所存者釐爲五卷，而以雜文一卷附之，略具梗概，俾不致終就泯沒焉。

陸心源《**芸庵類稿跋**》　《芸庵類稿》六卷，宋李洪撰。《文淵閣書目》著于錄，注曰「一部五冊，全」，誤題李正民，則涉下文「李正民大隱人」而誤也。原本二十卷，久佚，此則館臣從《永樂大典》所輯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芸庵類稿》六卷。宋李洪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

又《**續錄**》　八千卷樓有鈔本。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李氏花萼集》五卷。廬陵李氏兄弟五人：洪

子大，漳子清，泳子永，洊子召，澍子秀，皆有官閥。

程迥

論述

朱熹《答程正思書》 沙隨程丈聞亦欲入閩，不知何時定成行也。聞其制度之學甚精，亦見其一二文字，恨未得面扣之耳。

又《答尤尚書（袤）》 沙隨程丈忽見過，留止旬日，得款餘論，啓發爲多。如此等人老於州縣，深爲可惜。趙帥招之，折衷奏議之編，功夫亦殊浩渺也。

傳記

《宋史》卷四三七《程迥傳》 程迥字可久，應天府寧陵人。家于沙隨，靖康之亂，徙紹興之餘姚。年十五，丁內外艱，孤貧飄泊，無以自振。二十餘始知讀書，時亂甫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迥得以考德問業焉。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揚州泰興尉。【略】調饒州德興丞。唐肅宗時，縣有程氏女，其父兄爲盜所殺，因掠女去，隱忍十餘年，手刃盡誅其黨，刳其肝心以祭其父兄。迥取《春秋》復讎之義，頌之曰「大而得其正者也」，表之曰「英孝程烈女」。【略】改知隆興府進賢縣。省符下，知平江府王佐決陳長年輒私賣田，其從子愬有司十有八年，母魚氏年七十坐獄。廷辨按法追正，令候母死服闋日，理爲己分，令天下郡縣視此爲法。迥爲議曰，【略】調信州上饒縣。【略】奉祠，寓居番陽之蕭寺。【略】迥居官臨之以莊，政寬而明，令簡而信，綏強撫弱，導以恩義。積年讎訟，一語解去。猾吏姦民，皆以感激，久而悛悔，欺詐以革。暇則賓禮賢士，從容盡歡，進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禮，爲之陳說詩書，質疑問難者，不問蚤暮。勢位不得以交私，祠廟非典祀不謁。隱德潛善，無問幽明，皆表而出之，以勵風俗。【略】迥嘗授經學於崑山王葆、嘉禾聞人茂德、嚴陵喻樗。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傳外編》、《春秋傳顯微例目》、《論語傳》、《孟子章句》、《文史評》、《經史說諸論辨》、《太玄補贊》、《戶口田制貢賦書》、《乾道振濟錄》、《醫經正本書》、《條具乾道新書》、《度量權三器圖義》、《四聲韻》、《淳熙雜志》、《南齋小集》。卒官。朝奉郎朱熹以書告迥子絢曰：「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非獨章句之儒而已。曾不得一試，而奄棄盛時，此有志之士所爲悼歎咨嗟而不能已者。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

紀事

朱熹《跋程沙隨帖》 余嘗爲沙隨言，《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爲本經，其後乃傳文，然皆齊魯間陋儒纂取《左氏》諸書之語爲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處。傳者又頗失其次第，殊非《大學》、《中庸》二傳之儔也。程丈報書云：「吾嘗聞之玉山汪公，亦若吾子之言是也。」今覽其手書遺論，因記其語於後云。

又《曹立之墓表》 立之幼穎悟，日誦數千言。【略】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即往從之，得其指歸。

《游宦紀聞》卷六 沙隨先生寓居鄱陽，一日買得米元暉小端硯，【略】後又得張無垢遺樊茂實研。【略】世南嘗見沙隨先生親筆記載，卒章云：「此奇物也，子孫世傳。不知樊公家何以不寶守此物？」以三先生盛名，此物乃沙隨程氏世傳之寶。

又卷八 德興邑廨有石刻二詩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行商之身，南州北縣。不如田舍，長相見面。門無官府，身即強健。麻麥遍地，豬羊滿圈。不知金貴，惟聞粟賤。夏新絹衣，秋新米飯。安穩眠睡，直千直萬。」「我田我地，我桑我梓。只知百里，不知千里。我饑有糧，我渴有水。百里之官，得人生死。孤兒寡婦，一張白紙。入著縣門，冤者有理。上官不嗔，民即歡欣。上官不富，民免辛苦。生我父母，養我明府。苗稼萋萋，曷東曷西。父母之鄉，天子馬蹄。」沙隨先生跋云：「右二詩不知何人作。上饒公端殿汪先生過豫章之進賢，手書于旅舍。後三十年，門人程迥授邑于茲。既受代，始於郡中得之，而眞蹟不

復存矣。友人高季安會丞是邑。季安，先生姻戚也。因託刻于石。先生下世七年矣。噫！迴跋。」此詩始刻於進賢，再刻於德興。丙子巨浸，出於泥滓中，石斷字漫，邑宰潘傳重刻之。世南愛其言近而意切，懼其碑之復淪，故紀於此。

藝文

趙蕃《呈程可久》 微風送落日，餘霞雜停雲。陟彼山之巔，誰識我與君。彭蠡咫尺見，匡廬毫髮分。波瀾似吳淞，岡巒殊勝雲。是間豈無詩，愧我初不文。圖畫亦足寫，摩詰居離群。裴回竟何得，指點徒加勤。回憩僧所廬，幽闃令人欣。談鋒壯壘戰，茗椀頻策勳。交游數伯厚，文字從右軍（君與王性之、米新仲爲文字遊）。我是漫瞠若，莫能窺厥垠。少焉復來過，凜然落衣帢。江山恍疑非，林空月紛紜。旁有博士湖，姓名未前聞。何年隱君子，高棲辭世氛。得非羊裘漁，當是植杖耘。至今宴息地，離離幽草薰。人生七十稀，過眼俱區區。適意何必多，悠悠幾朝曛。君明履霜畦，我正坐水濆。會合且不常，使我生憂慅。何當十日款，誦說心爲醺。庶如逢豫章，其稿一以焚。

胡惠齋

《皇宋書錄》外篇 夫人號惠齋，有文章，兼通書畫，給事公女也。吳人多相傳其嘗因几上凝塵，戲畫梅一枝，仍題《百字令》其上云。

《蓮子居詞話》卷四 宋黃尚書由夫人，胡給事晉臣女也。能草書，詩文亦可觀，琴棋寫竹皆精。自號惠齋居士，時人以比易安居士。尚書帥蜀，夫人偕行，因几上塵，戲畫梅一枝，賦《百字令》云云，見《皇宋書錄》外篇。趙師巽知臨安府，浼少司成高文虎作《西湖放生池記》，誤以鳥獸魚鼈咸若屬商事。無名子有詞以嘲之，實夫人首摘其謬也。師巽銜之。會夫人卒，其婢竊物以逃，捕送臨安府。師巽鞫令指言主母平時與弈者鄭日新通，所失物乃主母自與。遂逮鄭繫獄鯨之。未幾，尚書以帷簿不修去國。睚眦細故，致令夫人負不白之寃於其身後，又何怪乎易安居士矣。【略】夫人又有燈花《沁園春》詞，見《詩餘廣選》。

劉過《沁園春・題黃尚書夫人畫壁後》 緩轡徐驅，兒童聚觀，神仙畫圖。正芹塘雨過，泥融路軟，金蓮自策，小小籃輿。傍柳題詩，穿花勸酒，嗅蕊攀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蒼松夾道，不用傳呼。 清泉怪石盤紆，信風景江淮各異殊。記東坡賦就，紗籠素壁，西山句好，簾卷晴珠。白玉堂深，黃金印大，無此文君載後車。揮毫罷，看淋漓雪壁，眞草行書。

吳淑姬

論述

綜論

《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卷一〇 吳淑姬，女流中黠慧者，有詞五卷，名《陽春白雪》，佳處不減李易安也。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下卷 賀裳曰：詞雖以險麗爲宗，實不及本色語之妙。如李清照云：「眼波纔動被人猜。」【略】吳淑姬云：「一春不忍上高樓，爲怕見分攜處。」覺紅杏枝頭，費許大氣力，安排得一「鬧」字。

《詞苑萃編》卷四引花庵詞客云 吳淑姬嫁士人楊子治，有《陽春白雪詞》五卷。其詞佳處，不減李易安。

分論

《惜分飛》（岸柳依依拖金縷）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姬有詞

五卷，名《陽春白雪》，佳處敵李易安，惜無知者。　一柳絮供人做弄不已，可見世界靈活。

《**小重山**》（**謝了荼蘼春事休**）《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入口音節之間，何其繚繞。體味鶯聲，人心癢癢，新妙嬌脆。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上卷引嚴次山：吳淑姬《小重山》一闋，如怨如訴，自起自倒，誦之有難以爲情者，匪直深於意態也。

《**祝英臺近**》（**粉痕銷芳信**）《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情何擾擾。「偷照」「虛覷」妙。《本事詞》卷上：吳淑姬，閨媛中之慧黠者，有詞集名《陽春白雪》，其佳處不讓易安。《祝英臺近》一闋，尤爲當時稱賞。

紀事

《**夷堅志**》**支庚卷一〇**　湖州吳秀才女，慧而能詩詞，貌美家貧，爲富民子所據。或投郡訴其姦淫，王龜齡爲太守，逮繫司理獄。既伏罪，且受徒刑。郡僚相與詣理院觀之。仍具酒，引使至席，風格傾一坐。遂命脫枷侍飲，諭之曰：「知汝能長短句，宜以一章自咏，當宛轉白待制爲汝解脫。不然危矣。」女即請題。時冬末雪消，春日且至，命道此景作《長相思》令。捉筆立成，曰：「烟霏霏，雨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春從何處回？醉眼開，睡眼開，疎影橫斜安在哉？從教塞管催。」諸客賞歎，爲之盡歡。明日，以告王公，言其冤。王淳直不疑人欺，亟使釋放。其後無人肯禮娶，周介卿石之子買以爲妾，名曰淑姬。王三恕時爲司戶攝理，正治此獄，小詞藏其處。

著錄

周泳先《**陽春白雪輯本題記**》　花庵《唐宋詞選》云：「淑姬，女流中黠慧也。有詞五卷，名《陽春白雪》，佳處不減李易安也。」然其書《直齋書錄解題》未見著錄，知散佚已久。今于花庵外，于《夷堅支志》得一闋，輯爲一卷錄右。泳先記。

宋文學部三・吳淑姬　楊輔世　熊　克

楊輔世

楊萬里《**達齋先生文集序**》　某生於南溪，長於南山，既冠而學於安福。紹興庚午，與叔父達齋先生同舉於禮部，皆聞罷。甲戌再同舉於禮部，遂同年策第。某於是始一至南溪，謁族親，鄰曲蓋有不相識者。問故居，則盡爲藜藿矣。問童子釣游之地，則茫然不可尋矣。達齋憫然字謂予曰：「廷秀乎，子吾鄉廷秀，非異縣廷秀也。子歸乎，與吾白首竹林吾樂也。」於是某始有歸志。後四年，某自贛掾辭滿，乃歸南溪，卜築於達齋之西。自是日往還，相唱酬，非之官無日不還往，不唱酬也。後十二年，某宰奉新，達齋宰廬陽，亦數得書。是歲冬，某以收召爲國子博士，入修門見朝士。一日見侍御史李公粹伯，公顰蹙曰：「子得達齋消息乎？諸公間方議薦之，嘻，今死矣！」於是公與某相視出涕。後十四年，達齋之子璧始能叙次其詩文若干卷，請某序之。某哭曰：「某尚忍序吾叔父之文集乎！賢如吾叔父，文如吾叔父，而止於斯！既不位而不年，人歟天乎！雖然，斯人無遇於今，斯文當有遇於後也。」則序之曰：斯文非今人之文，古人之文也；斯詩非今人之詩，古人之詩也。蓋賦似謝莊，詩似高適，文似列禦寇云。達齋諱輔世，字昌英，達齋其自號也。終官左宣教郎、知沅之麻陽縣，得年五十。璧其長子也，次奎。淳熙甲辰十二月日，姪具位楊萬里序。

熊克

論述

《**直齋書錄解題**》**卷四**　《中興小曆》四十一卷，熊克撰。克之爲書，往往

疏略多牴牾，不稱良史。

又卷一八 《四六類稿》三十卷，【略】皆四六應用之文也，亦無過人處。

傳記

《宋史》卷四四五《熊克傳》 熊克字子復，建寧建陽人，御史大夫博之後。將生，有雀翠羽翔卧內。克幼而翹秀，既長，好學善屬文。郡博士胡憲器之，曰：「子學老於年，他日當以文章顯。」紹興中進士第，知紹興府諸暨縣，越帥課賦頗急，諸邑率督趣以應，克曰：「寧吾獲罪，不忍困吾民。」他日，府遣幕僚閱視有亡，時方不雨，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部使者芮輝行縣至其境，謂克曰：「冀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見古循吏。」爲表薦之，入爲提轄文思院。嘗以文獻曾覿，覿持白于孝宗，孝宗喜之，內出御筆，除直學士院。宰相趙雄甚異之，因奏曰：「翰苑清選，熊克小臣，不由論薦而得，無以服衆論，請自朝廷召試，然後用之。」上曰：「善。」乃以爲校書郎，累遷學士院權直。上御選德殿，召諭曰：「卿制誥甚工，且有體，自此燕閒可論治道。」克自以見知於上，數有論奏。【略】帝嘉其有志，召草明堂赦書。克言：「二浙荐饑，蝗且起，赦文不宜飾詞。」帝嘉其識體。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以言者出知台州，奉祠。克博聞強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宋朝典故，有問者酬對如響。【略】卒，年七十三。

紀事

朱熹《建寧府建陽縣學四賢堂記》 故國子祭酒九江蕭公之敏，字敏中，隆興間以選來知建陽縣事，廉靜易直，不務爲赫赫名，人便安之。嘗問邑之先賢，而得三御史焉，曰陳公洙師道，曰陳公師錫伯修，曰游公酢定夫，皆以學行風節有聞於時。心獨慨然慕之，乃爲之肖象立祠於學，牓曰「三賢」，而率邑之學士大夫以及諸生子弟相與拜而奉奠焉。邑人熊君克實記其事，今刻在石可考也。

《四朝聞見錄》乙集 熊克字子復，建寧人。早歲嘗與謝明伯東上禮闈，道出衢之江郎廟，遂與謝憩于廟下客邸。神號知進士科級事，謝邀熊同宿廟宮謁夢。子復曰：「克倦矣，明伯自詣可也。」謝盥手濯足畢，服紫窄，持瓣香以入宿。翌朝就邸，熊迎謝，笑語之曰：「定夢見做狀元也。」謝正色謂熊曰：「卻與子復得佳夢。」熊又笑謂之曰：「夢亦分惠耶？」謝曰：「不則劇。」熊試叩之，則謂：初入一朱門，仰視金扁，則右文之殿。自東廡入，與主人揖，則子復也。子復揖而入，其位有扁在，楣書曰「校書郎」。扁懸風中搖搖然，壁堵飾猶溼。與熊笑語甚歡，酌謝酒至五爵。謝語熊曰：「此處儒流清選也，子復自此升矣。」熊與叙舊極款。茗畢，即送謝出右文，則猶目謝。熊信其說，亦頗自負。後熊與謝累上南宮不利。熊後收科歲，謝再試南廊，不入等。熊調銓闕，遣僕就邸，偶與中祕書對，熊恐已應夢，賦詩以自解。暨調餘姚尉，史越王嘗爲是官，適以舊學召入相，道出餘姚，熊攜行卷詣王舟上謁，王讀其文而器之。會上賜曲宴，語王以兩制艱其選，王遂亟以熊薦，旋進所投行卷。上即召，克詣都省，旋給札中祕，序轉校書郎。時明伯甫授文學，部胥語以法須京朝官保識。謝熟思良久，語僕曰：「熊校書，吾故人也。」遂叩熊官舍。會熊直未下，往來廊廡間，熊嘗與謝通家，內子自廳事後窺見謝，亟令小史傳語謝新恩：「校書偶入局，孺人不得相見。校書曾說，謝新恩來，可使人隨至祕書省，要說話。」謝至祕書所，與熊酬酢，與前夢無毫髮差。熊已不記江郎事，謝遂語熊，相與太息。因問扁壁，熊對以：「校書久不除官，以位貯炭。某叨冒恩除，甫懸扁飾壁。」謝赴省時，猶未識中祕書。越王識熊于百寮邸，至以應詔，熊竟至法從。謝憔悴以老，神之戲謝，亦劇矣。熊不與謝入俱謁夢，定力過人矣。山谷謂鬼神百般弄人，信哉。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 《京口詩集》十卷，《續》二卷，鎮江教授熊克集開寶以來詩文。本二十卷，止刻其詩。續又得二卷，自南唐而上曾所遺者，補八十餘篇。

又卷一八 《四六類稿》三十卷，起居郎建安熊克子復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熊克《京口詩集》十卷。

又　熊克《館學喜雪唱和詩》二卷。

范成大

論述

綜論

陸游《范待制詩集序》　公素以詩名一代，故落紙墨未及燥，士女萬人已更傳誦，被之樂府弦歌，或題寫素屏團扇，更相贈遺，蓋自蜀置帥守以來未有也。

周必大《范至能以詩求二色桃再次韻》　翰墨場中蔡少霞，如今悟徹頌桃花。看朱成碧吾方眩，試把橫枝問作家。

又《與范至能參政劄子》　舍人綏靖五筦，應酬庶事，猶悉力於翰墨間，愈久愈工。如《亭記》、《館銘》，本原經旨，遣詞峻拔，亹亹柳儀眞、劉賓客之上。天之賦予，一何偏也。樂府措之《花間集》中，誰曰不然。陳無己云「妓圍窈窕，爭唱舍人之詞」，今在桂林矣。最後《七夕》篇尤道盡人間情意，蓋必履之而後知耳，奇絕奇絕。

楊萬里《和范至能參政寄二絕句》　生憎雁鶩只盈前，忽覽新詩意豁然。錦字展來看未足，玉蟲挑盡不成眠。夢中相見慰相思，玉立長身漆點髭。不遣紫宸朝補袞，卻教雪屋夜哦詩。

又《寄題石湖先生范至能參政石湖精舍》　不關白眼視青雲，四海如今幾若人。渭水傅巖看後代，東坡太白即前身。整齊宇宙徐揮手，點綴湖山別是春。解遣雙魚傳七字，遙知掉脫小烏巾。

又《石湖先生大資參政范公文集序》　初，公以文學材氣受知壽皇，自致大用。至仗大節使強虜，即其庭伏穹廬不肯起，袖出私書切責之，君臣大驚；有自階闥之嬖竊位樞臣者，其勢方震赫，公沮之，竟不奉詔而去，其所立又有不凡者矣。若夫劌心於山水風月之場，雕龍於言語文章之囿，此我輩羈窮酸寒無聊不平之音也，公何必能此哉？【略】然公之詩文，非能工也，不能不工耳。公風神英邁，意氣傾倒，拔新領異之談，登峰造極之理，蕭然如晉宋間人物。他人戛戛吃吃而不能出諸口者，公瞹呻噫欠之間，猝然談笑而道之。則其詩文之工，豈十日一水、五日一石之謂也哉？甚矣文之難也。長於臺閣之體者，或短於山林之味；諧於時世之嗜者，或漓於古雅之風。牋奏與記序異曲，五七與百千不同調。非文之難，兼之者難也。至於公訓誥具西漢之爾雅，賦篇有杜牧之之刻深，騷詞得楚人之幽婉，序山水則柳子厚，傳任俠則太史遷。至於大篇決流，短章斂芒，縟而不釀，縮而不窘，清新嫵麗，奄有鮑、謝，奔逸雋偉，窮追太白。求其只字之陳陳，一倡之嗚嗚，而不可得也。今四海之內，詩人不過三四，而公皆過之無不及者。予於詩，豈敢以千里畏人者？而於公獨斂衽焉。於是文士詩人之難者易，偏者兼矣，其不盛矣乎？

又《千巖摘稿序》　余嘗論近世之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巖之工致，皆予之所畏者。

又《謝張功父送近詩集》　十年不夢軟紅塵，惱亂閑心得我嗔。兩夜連緡約齋集，雙明再見帝城春。鶯花世界輸公等，泉石膏肓歎病身。近代風騷四詩將，非君摩壘更何人（四人：范石湖、尤梁溪、蕭千巖、陸放翁）。

又《進退格寄張功父姜堯章》　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爲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俱癡絕，不見詞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已晚，酒泉端欲乞移封。

《誠齋詩話》　自隆興以來，以詩名者：林謙之、范致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

樓鑰《資政殿大學士通議范成大轉一官致仕制》　英俊不群，風流自命。文章甚偉，崔、蔡誠不足多；制誥尤工，王、楊當爲之伯。緒餘所出，施設具宜。

又《范成大贈五官制》　身登二府，仕歷三朝。詞章議論之高，無慚古昔；東西南北之表，咸著威名。曾輔政之幾何，乃居閒之寢久。九齡之風度可想，晉公之神明不衰。石湖忽墮乎文星，壽櫟遽成夫陳迹。云何不淑，而至于斯。念三吳人士之無多，歎一代風流之幾盡。躐五階而進秩，按二品以疏恩。噫，

三仕三已而賦歸，豈復計生前之事，一官一集之傳遠，尚得垂身後之名。

又《賀明州范參政成大啟》 儒林師表，聖代宗工。英主有爲，出際五百年之運；嘉謨允合，遂超九萬里之程。羽儀天朝，金玉王度。綀綸祕掖，追還盤誥之風。【略】輕裘談笑，澄翰海之驚瀾；健筆流傳，播鷄林之佳句。盡消愁歎，倏變謳吟。

又《代賀范舍人成大啟》 某學耽八索，才本六經。分東方諸侯之符，俄促歸于鳳闕；秉南宮舍人之筆，遂進立於螭坳。比求虜使之行，無出明公之右。戎酋相顧，不知李揆之肯來；士論私憂，或言韓愈之可惜。抗穹廬而不撓，全故璧以復歸。天顏爲開，國勢增重。徑上紫薇之直，快吟紅藥之除。雖儒者最以掌制誥爲榮，而人言猶有典屬國之歎。眷知方渥，進用未央。變汙俗而至典謨，正賴文章之潤色。

洪咨夔《度劍有日高永康以詩送行次韻》 紫巖護川陝，號令賊膽寒。客有屏山劉，萬甲胸中蟠。石湖牧參井，邀頭黃金鞍。亦有山陰陸，春風迸詩肝。

《澗泉日記卷中》 范成大字致能，先公亦與之善，官參政。葺園圃之勝，求壽皇御書爲石湖之榜，因自號石湖居士。喜寫草書、行書，又喜賦詩，人亦多喜之。

敖陶孫《上閩帥范石湖五首》 人物於今正渺然，欲從江表訪先賢。邇來耆舊無新語，誰使文章漫兩川。利器蚤能誇穎脫，偏帥聊復制中權。騷人有幾登青竹，耐可同時欠執鞭。今代論文更是非，賞音誰復得牙夔。直從長慶成編日，便到先生晚歲詩。萬馬蕭蕭閑律令，孤峰隱隱出旌旗。了知長短三千首，收拾餘師即我師。

丁年口伐眞奇事，一代詩鳴不救貧。大手欲推浯水頌，群曾曾折石湖巾。乃今謝傅還初志，其奈王陽是故人。獨有吾閩欠公句，詔書果起釣磻濱。

此行閩嶠吾能數，行盡天南未了青。莫倚看山貂墨本，要須入界挾圖經。西湖楊柳雲生鏡，東阜離支錦作屏。欲託翁冰烏石篆，諸公作屋與新銘。

蚤知吳下多奇士，身許先生嫡子行。他日略容追李、杜，斯文何敢望班、揚。向來流水孤三奏，此去飛霞乞一翔。牛鐸調宮吾豈敢，噓濡萬一借聲光。

楊長孺《石湖詞跋》 石湖先生文章翰墨，其視坡、谷，所謂魯君之宋，呼于垤澤之門者。今留天地間，已貴珍之，況後世子雲耶？吟咏餘思，游戲樂府，縱筆落紙，不雕而工，較之于詩，似又度驊騮前也。淳熙戊戌，先生歸自浣花，是時家尊守荆溪，置酒卜夜，觸次從容，先生極談錦城風景之盛，宦情之樂，因舉似數闋，如《賦海棠》云：「馬蹄塵撲，春風得意笙簫逐。款門不問誰家竹。只揀紅妝，高處燒銀燭。碧鷄坊裏花如屋，燕王宮下花成谷。不須悔唱關山曲，直爲海棠，也合來西蜀。」如《憶西樓》云：「悵望梅花驛，凝情杜若洲，香雲低處有高樓。可惜高樓、不近木蘭舟。緘素雙魚遠，題紅片葉秋，欲憑江水寄離愁。江已東流，那肯更西流。」此蓋先生最得意者。長孺耳剽，恨未飽九鼎之珍也。

葉茵《順適堂戊稿・石湖》 千古湖山人物，百年翰墨文章。寂寞梅花開處，一尊自酹寒香。

《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二 范至能名成大，號石湖居士。孝宗朝入參大政。詩文超絕。《三高亭記》天下之人誦之。嘗爲蜀帥，每有篇章，即日傳布，人以先睹爲快。

又 劉漫堂云：「范至能、陸務觀以東南文墨之彥，至能爲蜀帥，務觀在幕府，主賓唱酬短章大篇，人爭傳誦之。」

《黃氏日鈔》卷六七 《將至公安》詩云：「我馬虺隤我僕痛，豈不懷歸畏簡書。」愚前年上孫江陰大閱詩有云：「悠悠旆旌馬蕭蕭。」有同官云，詩無用經句者。今《石湖集》中此類甚多，豈近世晚唐詩始不用經語耶？

又 初，公仕徽州戶曹，以書謁其守洪公适，秩滿，謁內翰禮部於朝，由和劑局兼編修，召試入祕書省。公固一世文豪，而儒先汲引，亦非默默而入，忽自知其書詞起人意者。

又 上梁文、致語多雄（百九卷）。

又 聖節疏亦多好句（百十卷）。

又 跋語多簡峭可愛，惟《魚社圖》有韻，《梅林集》有情，皆長而佳。

又 公喜佛老，善文章，踪跡天下，審知四方風俗。所至登覽嘯詠，爲世歆慕，往往似東坡。東坡當世道紛更，屢爭天下大事，其文既開闔痛暢，而又放浪嶺海，四方人士爲之扼腕，故身益困而名益彰。公遭值壽皇清明之朝，言無不合，凡所奏對，其文皆簡樸無華，而又致位兩府，福祿過之，流風遺韻亦易消歇耳。

范幸《石湖集跋》 先人嘗爲幸等言：自十四五始爲詩文，晚而深篤。或寢疾，醫以勞心見止，亦以政自不能不爾謝之。

劉克莊《中興絕句續選》 南渡詩尤盛於東都，炎、紹初，則王履道、陳去非、汪彥章、呂居仁、韓子蒼、徐師川、曾吉甫、劉彥沖、朱新仲、希眞，乾、淳間，則范至能、陸放翁、楊廷秀、蕭東夫、張安國一二十公，皆大家數。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蕭千巖機杼與誠齋同，但才慳於誠齋，而思加苦，亦一生屯蹇之驗。同時獨誠齋獎重，以配范石湖、尤遂初、陸放翁，而放翁絕無一字及之。

《豹隱紀談》 天生好句，未嘗無對。俚俗之語，得之爲難。《栗齋詩話》載二對云：「死人身邊有活鬼，強將手下無弱兵。」一云：「老手舊胳膊，窮背餓舌頭。」今有一對，亦可比擬，如「磨油拌生菜，呷醋咬陳姜」。石湖居士戲用鄉語，土俗以二至後九日爲寒燠之候，故諺有「夏至未來莫道熱，冬至未來莫道寒」之語。又夏至後一說云：「一九至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吃水如蜜汁。四九三十六，爭向露頭宿。五九四十五，樹頭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不入寺。七九六十三，夜眠尋被單。八九七十二，單被添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墼。」冬至後云：「一九至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篳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兩尷尬。八九七十二，貓狗爭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范公吳人，不免用鄉語。

方回《至節前一日》 心情詩卷無佳句，時節梅花有好枝。較似後山更平澹，一生愛誦石湖詩。

又《跋遂初尤先生尚書詩》 宋中興以來，言治必曰乾、淳，言詩必曰尤、楊、范、陸。其先或曰尤、蕭，然千巖早世不顯，詩刻留湘中，傳者少。尤、楊、范、陸特擅名天下。【略】回謂光堯龍渡時，則有詩人陳去非、呂居仁、徐師川、韓子蒼之徒，所謂及聞正始之音者。至阜陵在宥，而四鉅公出焉，非以其渾大典正，與中原諸老並歟？誠齋時出奇峭，放翁善爲悲壯，然無一語不天成。公與石湖，冠冕佩玉，度《騷》媲《雅》，蓋皆胸中貯萬卷書，今古流動，是惟無出，出則自然。

又《曉山烏衣圻南集序》 乾、淳以來，誠齋、放翁、遂初、石湖、千巖五君子，足以躡江西，追盛唐。

又《讀張功父南湖集并序》 乾淳以來，稱尤、楊、范、陸，而蕭千巖東夫、姜梅山邦傑、張南湖功父亦相伯仲。梁溪之槁淡細潤，誠齋之飛動馳擲，石湖之典雅標致，放翁之豪蕩豐腴，各擅一長。千巖格高而意苦，梅山律熟而語新。

陸文圭《石湖留題三絕》二 高築詩壇據越城，醉呼楊廬主文盟。至今月下蒼苔石，時有先生杖履聲。

《宋史》卷三八六《范成大傳》 成大素有文名，尤工於詩。上嘗命陳俊卿擇文士掌內制，俊卿以成大及張震對。自號石湖。有《石湖集》、《攬轡錄》、《桂海虞衡集》行於世。

長谷真逸《農田餘話》 宋南渡後，文體破碎，詩體卑弱，惟范石湖、陸放翁爲平正，至晦庵諸子，始欲一變時習，模仿古作，故有「神頭鬼面」之論。

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 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爲益遠。

《南濠詩話》 予觀歐、梅、蘇、黃、二陳，至石湖、放翁諸公，其詩視唐未可便謂之過，然眞無愧色者也。

《石渠寶笈》卷二九《宋陸游自書詩帖一卷》沈周跋 放翁詩大類石湖，書法亦大同小異，在當時，蓋二公互相取益也。宜乎其忘勢遺位，與之傾倒平生。後世推范公之知人，陸公之自信。

《香祖筆記》卷五 宋姜夔堯章《白石集》，予鈔之近百首，蓋能參活句者。白石詞家大宗，其于詩亦能深造自得。自序同時詩人，以溫潤推范石湖，痛快推楊誠齋，高古推蕭千巖，俊逸推陸放翁。白石游于諸公間，故其言如此。

楊慎《東皐三蜀兩遊集序》 昔之爲詩推表山川，膾炙人口於吾蜀者，莫若杜子美之富且著，子美而下，則宋之范至能、陸務觀也。三子之集，大行於今，覆視其帙，居蜀之作過半矣。品格之間，古今之別，姑置勿問，且言其所值：杜則流離飢困，寂抑悅恨，故其言志恆多怨；陸則流連光景，肆情皋壤，故其命詞恆多歡；若范公，則分弓秉鉞，開府行邊，功建式遏，名垂不朽，而又以暇日餘景，談藻觚與文士埒能，一人爭勝，其所題詠篇什，聲叶中和而調諧貞，則亦其時之遇也。今大中丞儀封劉公，比跡千古，亦今之石湖也。觀斯集也，弔古興懷，則沉鬱而不慙；晤言因寄，則取適而不流；犖然性情之貞，碻乎理義之正。他日與《石湖集》并傳，無疑也。

又《史說・范石湖》　王安石、呂希哲，忽天下之常，一命之曰流俗，再命之曰異議，三命之曰姦黨。自今觀之，其天定矣。俗也異也姦也，皆天下之常而已。按石湖此文太糊塗，當云「斥君子之朋」，豈不明白，而曰「忽天下之常」，何語也。

《升庵詩話》卷一二　范石湖《初夏》詩：「雪白茶蘼紅寶相，尚攜春色見薰風。」《靈巖》詩：「雪浪長風三萬頃，蒼烟古木二千秋。」《白玉樓步虛詩序》甚工，類《畫記》。

《四友齋叢說》卷二五　南宋陳簡齋、陸放翁、楊萬里、周必大、范石湖諸人之詩，雖則尖新太露圭角，乏渾厚之氣，然能鋪寫情景，不專事綺繢，其與但爲風雲月露之形者，大相徑庭。

《載酒園詩話・范成大》　選宋詩不復可繩以古法，眞須略玄黃取神駿耳。但當汰其已甚，違拜從純，不可無此權度也。吾於汴宋最愛子由，杭宋則深喜至能，眞有驊騮驎耳歷都過塊之能，雖時亦霜蹄一蹶，要不礙千里之步。《代聖集贈別》曰：「一曲悲歌水倒流，樽前何計緩千憂。事如夢斷無尋處，人似春歸挽不留。草色粘天鵾鴃恨，雨聲連曉鷓鴣愁。迢迢綠浦帆飛遠，今夜新晴獨倚樓。」《南徐道中》曰：「半生行路與心違，又逐孤帆擘浪飛。吳岫擁雲遮望眼，楚江浮月冷征衣。長歌悲似垂垂淚，短夢紛如草草歸。若使一廛供閉戶，肯將青雀易柴扉。」《入秣歸界》曰：「山根繫馬貨漿家，深入窮鄉事可嗟。蚯蚓崇人能作癘，茱萸隨俗強煎茶。幽禽不見但聞語，野草無名都着花。窈窕崎嶇殊未艾，去程方始問三巴。」《鄂州南樓》曰：「誰將玉笛弄中秋，黃鶴飛來識舊遊。漢樹有情橫北浦，蜀江無語抱南樓。燭天燈火三更市，搖月旌旗萬里舟。卻笑鱸鄉垂釣手，武昌魚好便淹留。」此石湖帥蜀歸過鄂州作也。古之「寧飲建鄴水，莫食武昌魚」，卻如此點化，何減回道人半黍。《再渡胥口》曰：「古來此地快蓬心，天繞明湖日照臨。一雁雲平時隱見，兩山波動對浮沈。衰髯都共荻花老，醉面不如楓葉深。罾戶釣徒來問訊，去年盟在肯重尋？」以上諸詩有似元、白者，有似許渾、韓偓者。又如「月從雪後皆奇夜，天向梅邊別有春」，「鵬鷃相安無可笑，熊魚自古不能兼」，「定中久已安心竟，飽外何煩食肉飛」，「含風竹影淡留月，着雨蛩聲深怨秋」，俱有新趣。絕句之工者，《兗州道中》曰：「虎嘯狐鳴苦竹叢，魂驚終日走蒙茸。松林斷處前山缺，又見南湖數日峰。」《冬日田園雜興》曰：「斜日低山片月高，睡餘行藥繞江郊。霜風掃盡千林葉，閒倚筇杖數鸛巢。」尤瀹秀可愛。范嘗使於金，口奏乞還河南寢陵，遂有羈留之議，賦詩曰：「萬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浮漚。提攜漢節同生死，休問羝羊解乳否。」此尤其生平大節，不止咕嗶之士。《請息齋書事》曰：「蝨裏書時眞是賊，虎中宣力任爲倀。」「賊」字太不文，然下句終是快語，亦可愁時破涕也。

依園主人《康熙本石湖詩集跋》　嗟乎！自文穆公至今，四百有餘年矣，而詩篇在是，聲光爛然，亦可以見吳下之風流，其淵源至今弗絕也。康熙戊辰八月中秋前一日，依園主人謹識。

貴經虞《雅倫》卷二　宋初競尚西崑，才調，元之獨爲清麗醇雅。【略】後出如永叔，子瞻，石湖，放翁，皆遵仿之，實宋風所自開也。

又　石湖與放翁齊名，清新藻麗，然才亞於放翁。今之學者多於其中摘新字面用之，非石湖意也。

汪琬《讀宋人詩五首》　唱得吳歈迥不同，石湖別自擅宗風。楊尤果與齊名否？如此論量恐未公。

又《劍南詩選序》　范石湖之詩非不新也，然而邊幅則太窘矣。

姜宸英《唐賢三昧集序》　詩至中晚已小變。【略】至南渡而街談巷語競竄六義，其間能以唐自名其家，自放翁、石湖而外，不可多得，或者謂反不如西崑之浮艷，其聲存也。

《歷代詩話》卷六一　南渡以後，范石湖、陸放翁兩家爲冠。楊誠齋謂范之清新，陸之敷腴。姜白石謂溫潤如范，俊逸如陸，當時已推服之。然范詩易看而難入，當由其溫潤，進其清新；陸詩難擇而易耽，當汰其敷腴，實其俊逸。

《原詩》內篇　宋初詩襲唐人之舊。【略】自後諸大家迭興，所造各有至極，今人一概稱爲宋詩者也。自是南宋、金、元作者不一，大家如陸游、范成大、元好問爲最，各能自見其才。

又　又推崇宋詩者，竊陸游、范成大與元之元好問諸人婉秀便麗之句，以爲祕本。昔李攀龍襲漢魏古詩、樂府，易一二字便居爲己作，今有用陸、范及元詩句，或顛倒一二字，或全竊其面目，以盛誇於世，儼主騷壇，傲睨古今。豈惟風雅道衰，抑可窺其術智矣。

《帶經堂詩話》卷一〇　〔樓〕宣獻與楊誠齋、范石湖、陸放翁同時，詩亦石湖伯仲，歌行學蘇、黃，氣或不遒，格詩苦鈍，然不爲楊、范佻巧取媚。

又卷一八《載酒園詩話》，丹陽賀裳著。其持論有不可解處，如范石湖之視陸放翁何啻霄壤，而賀則云至能有驊騮縣耳過都歷塊之能，又云務觀才具無多，意境不遠，唯善寫眼前景物，音節琅然可聽。【略】此如乞兒輕議波斯賈胡，足發一笑耳。其論晁具茨亦然。大抵所取率晚唐窕巧之語，以爲傷異，豈得輒衡量大家耶！

《漫堂說詩》 南渡後，陸游學杜、蘇，號爲大宗。又有范成大、尤袤、陳與義、劉克莊諸人，大概杜、蘇之支分派別也。

又 放翁老鍊峭潔，【略】可冠南宋，石湖非其伯仲。

尤侗《梁谿遺稿跋》 南宋詩家首推尤、楊、范、陸，號「中興四將」，蓋比之張、韓、劉、岳云。顧其時習尚，爭學唐風，由元訖明，鮮有齒及宋詩者。洎乎昭代，然後大行。蘇、黃而下，劍南爲盛，石湖次之，誠齋雖拙于用多，亦篇什斐然矣。

汪森《梅山續稿序》 余讀宋諸家詩，而自始迄終，各有其原本焉。五季以還，家少陵而戶元、白，然分途攬轡，超詣各殊。即如梅宛陵之精琢，歐陽廬陵之雅鍊，蘇眉山之開拓變化，黃涪翁之出沒浩瀚，范石湖之豐標，陸劍南之逸足，眞可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其或以偏師制勝，獨壘爭奇，樹幟生前，標名身後，雖辟支小果，游戲神通，亦未可以優此而劣彼也。

諸錦《白石詩序》 白石在南宋一老布衣，往往爲章服者傾倒，如石湖、誠齋互爲推奬，由是聲價益高，士固不可無所汲引歟。

厲鶚《論詞絕句十二首》 舊時月色最清妍，香影都從授簡傳。贈與小紅應不惜，賞音只有石湖仙。

全祖望《宋詩紀事序》 建炎以後，東夫之瘦硬，誠齋之生澀，放翁之輕圓，石湖之精致，四壁幷開。

《宋詩鈔・石湖詩鈔序》 其詩縟而不釀，縮而不窘。新清嫵媚，奄有鮑、謝，奔逸俊偉，窮追太白。當是時，石湖與楊誠齋、陸放翁、尤遂初皆南渡之大家也。誠齋言：「余於詩豈敢以千里畏人者，而於公獨斂衽焉。」

陳訏《宋十五家詩選・石湖詩選》 范石湖取境雅瘦，力排豐縟，然氣韻自腴，故高峭而不寒儉。

周之麟《宋四名家詩鈔・石湖先生詩鈔序》 詩之爲道，未有不備衆妙而可以詩鳴也。如范石湖先生詩，姜白石稱其溫潤，楊誠齋稱其清新嫵麗，至有摘「月從雪後皆奇夜，天到梅邊有別春」之句，以爲絕調者，此如晁無咎誦張文潛「斜日兩竿眠犢晚，春波一眼去鳧寒」爲莫能及者等。夫古今之論詩者多矣，惠休稱謝靈運爲「初日芙蕖」，沈約稱王筠爲「彈丸脫手」，要亦得其髣髴耳，豈遂有以抉作者之髓哉。石湖詩，如「客愁無錦字，鄉心有燈火」，「釀泥深巷五更雨，吹酒小樓三面風」，何嘗不凄婉；「洛花堆錦暖，吳藕鏤冰寒」，「石門柳綠清明雨，洞口桃花上巳山」，何嘗不工緻；悲壯則「舟危神女峽，馬瘦鬼門關」，「漢樹有情橫北渚，蜀江無語抱南樓」；精細則「袖單嫌翠薄，杯冷怯金寒」，「雲堆不動山深碧，星出無多月淡黃」。即五、七律中可見者如此，而可以一格律之哉。然所造詣無端，充之而極其致，且各極其致。嗚呼，難言之矣。

柴升《宋四名家詩鈔・石湖先生詩鈔序》 南宋詩人衆矣，而後人獨佞渭南不置，不知石湖先生實負時譽，誠齋、白石各輸心推讓，此豈邊見哉。況其生平所豎立，皆足以蹂躪時流，稱不朽業。所在內外，義役有設，隄堰有修，邊戍有撫，蜀士有崇，有增絹價贖罪之疏，有議大理加等之疏，有抑漕司強取之疏，有罷明州海物之疏，有移軍儲賑饑之疏，而最稱不朽者，奉使金庭，爲朝庭爭大禮，詞氣激昂，濱於死而後脫。及制置兩川，能部分諸路，堵其前騙，吐蕃青羌，相率鼠伏。此不可磨滅之功業，雖不有詩亦傳，況有詩以與之俱傳，其必待離憂放廢乃號詩人哉！

金學蓮《書陸放翁詩後》 山水嚴陵天下無，放翁眞放極清娛。一時誤作《南園記》，已覺高風讓石湖。

張惣《葛莊詩鈔序》 如半山、石湖諸老，誰得以非唐目之？

杭世駿《申改翁出蜀集序》 蠶叢鳥道，山川奇險甲於天下，瞬息而過，精神興會，牙角相拒，而氣不懾，語不跲，一難也。生其鄉與夫宦轍所至，唐若李、杜，宋若蘇，若陸、范，其詩怪偉絕特，與劍閣之嵯峨相峙，而欲插齒牙於其間，出一奇，制一勝，又難之難也。

《宋百家詩存》卷一〇《小山集》 于湖張孝祥、石湖范成大名重一時，〔劉〕翰游於二公之門，故詩聲日著。

錢世錫《論宋人絕句十二首和陳檢齋司馬》九 嫵媚清新鮑謝俱，誠齋斂衽不爲腴。令人絕意江南好，雜興田園范石湖。（誠齋序石湖詩曰：「我於詩豈敢以千里畏人者，而於公獨斂衽也。」）

《**佔畢叢談**》卷五　元、白《長慶集》固近宋調，其實肇於少陵。少陵詩：「老妻畫紙爲碁局，稚子敲針作釣鉤」，「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略】如此類者甚多，的是劍南、石湖鼻祖。

姚壎《宋詩略自序》　南渡之尤、楊、范、陸，絕類元和。

吳祖修《讀遺山題中州集後詩》　一代詞人孰積薪，涪翁陳語肯相因。石湖冲淡放翁健，可是西江社裏人？

《**覲齋詩談**》卷五　陸劍南、范石湖皆學杜有得者，范較賽勝，陸較才勝耳。

又　范石湖筆致平雅，惟入蜀自虎牙至秭歸縣，不減少陵。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八　《驂鸞錄》一卷。【略】此編乃乾道壬辰成大自中書舍人出知靜江府時紀途中所見，其曰「驂鸞」者，取韓愈詩「遠勝登仙去，飛鸞不暇驂」語也。書末有云：「若其風土之詳，則有《桂海虞衡志》焉。」考《虞衡志》作於自桂林移帥成都時，其初至粵時未有也，則此書殆亦追加刪潤而成者歟。中間序次頗古雅，其辨元結《浯溪中興頌》一條，排黃庭堅等之刻論，尤得詩人忠厚之旨。

又卷一六〇　《石湖詩集》三十四卷。【略】成大在南宋中葉，與尤袤、楊萬里、陸游齊名。袤集久佚，今所傳者僅尤侗所輯之一卷，篇什寥寥，未足定其優劣。今以楊、陸二集相較，其才調之健不及萬里，而亦無萬里之粗豪，氣象之闊不及游，而亦無游之窠臼。初年吟詠，實沿溯中唐以下。觀第三卷《夜宴曲》下註曰：「以下二首效李賀。」《樂神曲》下註曰：「以下四首效王建。」已明明言之。其他如《西江有單鵠行》、《河豚嘆》，則雜長慶之體。《嘲里人新婚》詩，《春晚三首》、《隆師四圖》諸作，則全爲晚唐五代之音，其門徑皆可覆案。自官新安掾以後，骨力乃以漸而遒，蓋追溯蘇、黃遺法，而約以婉峭，自爲一家，伯仲於楊、陸之間，固亦宜也。

又卷一九〇　《御選唐宋詩醇》四十七卷。【略】南宋之詩，范、陸齊名。【略】《石湖集》篇什無多，才力識解亦均不能出《劍南集》上。既舉白以概元，自當存陸而刪范。權衡至當，洵千古之定評矣。

邵堂《論詩六十首》三一　西河留守但經年，東閣參知兩月旋。高唱湖田新樂府，石湖應共鑑湖傳。

《**說詩晬語**》卷下　南渡後詩，楊廷秀推尤、蕭、范、陸四家，謂尤延之袤、蕭東夫德藻、范致能成大、陸務觀游也。後去東夫，易以廷秀，稱尤、楊、范、陸，蕭幾不能舉其名氏，而詩亦散逸矣。

王昶《舟中無事偶作論詩絕句四十六首》　楊監詩多終淺俗（楊誠齋），平園老去亦疎庸（周益公）。石湖居士眞清遠，不獨驂鸞寫狀濃（范石湖）。

又《偶成》　歸田何敢擬淵明，欲倣香山亦未成。范陸新詩差可繼，興來覓句遶廊行。

姚鼐《重修石湖范文穆公祠記》　南宋資政殿大學士范文穆公，既以文學著稱當世，其詩尤爲天下所愛，後世爲詩者，每誦法之，以謂宋詩人之傑。然考公生平，主朝出使，卓有節行，臨民布政，方略可觀，亦非第詩人之傑而已。

《**石洲詩話**》卷四　阮亭云：范石湖之視陸放翁，何啻霄壤。蓋平熟之中，未能免俗也。

又　石湖於桑麻洲渚，一一有情，而其神不遠，其佳處則白石所稱「溫潤」二字盡之。

又　石湖善作風景語，於《竹枝》頗宜。

又　范、陸皆趨熟，而范尤平迤，故間以零雜景事綴之，然究未爲高格也。

又　放翁五言古詩，平揖石湖，下啓遺山。

又　後村稱王義豐詩「高處逼陵陽、茶山」。今觀其詩，清切有味，遠出誠齋、石湖之上，而世不甚稱之。

又　自後山、簡齋抗懷師杜，所以未造其域者，氣力不均耳。降至范石湖、楊誠齋，而平熟之逕，同輩一律，操牛耳者，則放翁也。平熟則氣力易均，故萬篇酣肆，迥非後山、簡齋可望。而又平生心力，全注國是，不覺暗以杜公之心爲心，于是乎言中有物，又迥出誠齋、石湖上矣。

《**蘆談筆存**》　楊誠齋詩，力求超脫，范石湖詩，力求精工，卻不道詩從至性至情流出，不求超脫而自超脫，不求精工而自精工。

《**貞一齋詩說**》　南宋陸放翁堪與香山踵武，益開淺直路徑，其才氣固自沛乎有餘，人以范石湖配之，不知石湖較放翁則更滑薄少味。【略】故知范、陸並稱，猶之溫、李，元、白，優劣自皎然也。

方廷楷《習靜齋論詩絕句》 西村生性愛幽居，得句吟來范石湖。詩欲驚人原好事，何妨此癖未銷除。（歸善葉西村適）

《雨村詩話》卷下 范石湖詩稍次于放翁，而入蜀峽中詩爲獨具手眼。余曾擬其《刺澦凊》諸篇，不免效顰之笑。至云蜀人好食生蒜，臭不可近，今則不然矣。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范成大》 一曲清溪訪越來，西風楚客重徘徊。三邊館畔哦詩罷，萬里橋頭載酒迴。冰天桂海夢魂非，路入橫塘燕子飛。閒坐息齋殊不惡，家人檢校石湖歸。

《石樵詩話》卷四 宋律詩多用轆轤格，轆轤韻，雙出雙入，如黃山谷《謝送宣城筆》詩云：「宣城變樣蹲雞距，諸葛名家捋鼠鬚。一束喜從公處得，千金求買市中無。漫投墨客摹科斗，勝與朱門飽蠹魚。愧我初無開先手，不將閒寫吏文書。」前二韻押七虞，後二韻押六魚，所謂雙入雙出也。楊誠齋、范石湖多用之。

《靜居緒言》 南渡後詩一變，尤、蕭、楊、范、陸時名相埒。【略】石湖似爲整煉，而才思狹窄，終遜一籌。

《筏園詩話》卷四 南宋四大家，當時稱尤、蕭、范、陸，謂尤延之、蕭東夫、范石湖、陸放翁也。然三人皆非放翁匹，而延之尤卑。

黃維甲《與從侄杭生澡之孝廉論唐宋八家文宋四家詩得失》 詩到蘇、黃都說盡，古人定論我何殊。若論逸響餘絃外，我獨傾心范石湖。

又《病中讀宋四家詩各題一絕》 忙裏成吟俱慘淡，衰年得句亦精神。文章不爲勳名掩，南宋如公復幾人？

《北江詩話》卷五 陸渭南之在范石湖幕府也，石湖主清新，而渭南則主沈鬱，故能各自名家，并拔戟自成一隊。

況澄《仿元遺山論詩三十首》一九 文采尤蕭范陸同，石湖南渡振頹風。梁谿寂寞千巖冷，我獨傾心拜放翁。

胡敬《仿漁洋山人題唐宋金元詩絕句》 別自陸豪黃峭外，無窮層出見清新。武夷君亦風流甚，留住詩篇放卻人（先君子藏有《范石湖集》爲孫丈半峰攜入閩，墮建溪中）。

姚瑩《論詩絕句六十首》 開府題詩范石湖，也如嚴武在東都。務觀禮法因君放，曾與登牀一醉無。

《越纕堂日記》（光緒乙酉七月十一日） 閱《石湖集》。文穆詩頗兼率易槎枒之病，然其晚年寫老疾之態，多如人意所欲言，於我今日，尤體狀曲肖也。

陸心源《楊氏日記序》 余惟遊記之源，蓋出於史家之支流。宋以後作者踵接，然往往瑣屑穢雜，無關法戒，故自石湖、放翁而外，傳者甚寡。

《海日樓叢鈔》引《筆記》 石湖、放翁，潤以文采，要爲樂而不淫，以自別爲詩人旨格。

（日本）長野確《松陰快談》卷三九 范石湖之詩少瑕纇，陸放翁之詩多瑕纇，然至其氣力變化，石湖迥出放翁之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石湖詞》【略】文穆以詩雄一代，詞亦清雅瑩潔，迥異塵囂。集中小令更勝於長調。

《石遺室詩話》卷一四 唐以前名句多全聯寫景者。宋人除陸放翁、范石湖、楊誠齋諸家外，往往寫景中帶着言情。

分論

《三高堂記》 樓鑰《讀范吏部三高堂記》：三高之風天與高，三高之靈或可招。小山以後無此作，具區笠澤空寥寥。幾從垂虹蕩雙槳，寓目滄浪獨怊悵。筆端不倒三峽流，欲遽招之恐長往。前身陶朱今董狐，襟抱磊落吞江湖。瑰詞三章妙天下，大書深刻江之隅。我來誦詩凜生氣，若有人兮在江水。扁舟獨釣膾鱸魚，茶竈筆牀歸南里。先生同是丘壑人，只今方迫功與名。謝公捉鼻恐未免，便看林藪生風雲。他年事業滿彝鼎，乞身歸來坐佳境。不嫌俗士三斗塵，容我漁蓑理烟艇。《宋詩紀事》卷五七周邨《三高亭懷范石湖》：尊脆鱸肥酒細傾，浩歌悲壯欲誰聽。沈迷簿領頭將白，彈壓江山眼自青。魚躍紫鱗衝葦岸，鷗翻白雪下沙汀。西風散髮危亭上，醉倚豐碑照日星。《黃氏日抄》卷六七：《三高祠記》極佳。《齊東野語》卷一六：三高亭，天下絕景也，石湖老仙一記，亦天下奇筆也。余嘗見當時手藁，揩摩抉剔，如洗玉浣錦，信前輩作文不憚於改如此。因詳書於此，與同志評之。記云，【略】不見初艸，何以知後作之功，觀前輩著述而探其用意改定，思過半矣。攻媿有《讀三高祠記》詩。【略】時范公方爲吏部郎也。

《書道君皇帝題白玉樓圖後》《蘆浦筆記》卷九：右賦，道君皇帝親灑宸翰於圖之後。石湖跋云：「自玉階及紅雲法駕之後，以至六小樓，意趣超絕，形容高妙，必夢游帝所者，仿佛得之，非世間俗匠可到。明窗淨几，盡卷展玩，恍然便覺身在九霄三景之上。」

《上梁文》《齊東野語》卷一〇：文穆范公成大，晚歲卜築於吳江盤門外十里。蓋因闔閭所築越來溪故城之基，隨地勢高下而爲亭榭。所植多名花，而梅尤多。別築農圃堂對楞伽山，臨石湖，蓋太湖之一派，范蠡所從入五湖者也。所謂姑蘇前、後臺，相距亦止半里耳。壽皇嘗御書「石湖」二大字以賜之。公作《上梁文》，所謂「吳波萬頃，偶維風雨之舟；越戍千里，因築湖山之觀」者是也。

《癸水亭記》《嶺外代答》卷一：灘水自癸方來，直抵靜江府城東北角，遂並城東而南。古記云：「賴有癸水遶東城，永不見刀兵。」又有《石記》云：「湘南南粵北，此地居然自牛肋，直饒四面血成池，一騎刀兵入不得。」五代、靖康之亂，大盜滿四方，獨不至靜江。風水之說，固有驗矣。昔於城東北角溝灘水遶城而西，復南東合于灘，厥後居民壅之，溝遂廢。范石湖帥桂，乃浚斯溝，連漪如帶。於溝口伏波巖之下，八桂堂之前，創爲危亭，名以癸水。此溝未廢，桂人屢有登科，既廢二十年間，幾類天荒。石湖以淳熙甲午復溝，乙未科里有蔣汝霖，戊戌科有蔣來叟，辛丑科二人登科。今石湖《癸水亭記》，但言癸水之爲樂土福地耳。復溝之效，未續論也。

《祭暴露遺骸文》《桂故》卷五：范成大，字至能，吳都人，乾道間知靜江。首奏裁漕司行鹽不便民者，次禁部內勿得暴露遺骸。仍籍記僧道舍歷年寄棺無主者葬之，遣官以祭。其文曰：【略】成大帥桂，可紀者非一，以斯事史不載，故特著之。

《吳船錄》《益都談資》卷上：宋陸務觀、范石湖皆作記妙手，一有《入蜀記》，一有《吳船記》，載三峽風物，不異丹青圖畫，讀之躍然。《吳船錄》卷首《題詞》：王逸少爲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事物之外，然欲一游岷嶺，竟至死不果。蘇子瞻云山水游放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誠哉是言。予夢想函關、劍棧垂三十年，殆今顛毛種種，亦卒未償此願。范石湖《吳船錄》二卷，自成都至平江數千里，飽歷飫探，具有夙願。其紀大峨八十四盤之奇，與銀色世界兜羅錦雲，攝身清光，現諸異幻，筆端雷轟電掣，如觀戰於昆陽，呼聲動地，屋瓦振飛也。蜀中名勝不遇石湖，鬼斧神工，亦虛施其伎巧耳。豈徒石湖之緣，抑亦山水之遭逢焉。幾亭陳士業書。金堡《閱吳船錄遊大峨一則極狀高寒惜不見其全記漫題遺興》：大峨境內吳船內，墨瀋疑將丹粟填。黃隔塵埃全墮地，白分綫縷巨成川。飆輪掃跡無飛鳥，雪掌排空有伏天。花卉不傳名字外，羽毛都出畫圖前。風枝偃蓋雲斜壓，露葉垂珠月倒懸。髮挂老苔長百尺，松蟠小塔瘦千年。幾重毳擁寒鑪炭，萬歲澌流凍穴泉。碎擊玉砂非飯顆，高擎黍谷是山巔。聖燈亂落繁星起，古殿平臨帝座偏。版屋秋來蹤自失，驚峰西去脈同躔。尋經且未逢迦葉，呵壁應先問普賢。畢竟冰河難發焰，那教火宅易生蓮。

《惜交賦》《復小齋賦話》卷下：范石湖《惜交賦》，忠厚悱惻，怦怦動人，有《小雅》、騷人之餘風。序所謂「君子覽之，有以增義合之重」者也。

《問天醫賦》《復小齋賦話》卷下：古人句法有相似者，如山谷《悼往賦》云：「飲泣爲昏瞳之媒，幽憂爲白髮之母。」石湖《問天醫賦》云：「孤憤爲丹心之灰，隱憂爲青鬢之雪。」而山谷較勝，「媒」字「母」字猶詩中之有眼也。

《田園雜興》范成大《跋田園雜興詩》：比書《夏日》拙句，寄撫州使君和仲同年兄。使君辱和，甚妙，且欲盡得《田園雜興》，今悉寫寄。僕既歸田，若幸且老健，則游目騁懷之作，將不止此，詩筒往來未艾也。《環溪詩話》卷下：且如農桑樵牧之詩，當以《毛詩・豳風》及石湖《田園雜興》比熟看，夢中亦解得詩，方有意思長益。其次《鶴林玉露》中所拈出《漁樵農圃》十絕句，亦不可不讀。劉宰《書石湖詩卷後》：余與蜀李季允同爲紹熙庚戌進士，慶元間，季允由校書郎還蜀，舟未具，小留儀眞。余時爲郡掾，無日不會。因問：「近時南士帥蜀，誰賢？」季允以范石湖對。余疑焉，細問之，季允言：「蜀之俗大抵好文，其後生往往知敬先達。先達之所是，亦是之。范公以文鳴，其毫端之珠玉，紙上之雲烟，蜀士大夫爭寶之。又其爲政平易近民，民有隱必伸，有謁必獲，故其教易成，其政不嚴而治。」余聞而私識之。今觀江君遂良所藏《春日田園雜興》詩卷，其句律清新，字畫遒勁，又熟習田家景物，益信季允之言不妄。《深雪偶談》：范石湖《田園雜詩》，驗物切近，但句律太費力氣，於唐人之藩，尚窘步焉。然絕句中有「可憐世上金和寶，借爾閒看七十年」，唐人所無，可謂砭流俗之膏肓矣。以驅爲寶，殆與斯言對壘。人謂石湖未知道，余

亦不之信也。　李東陽《跋存復先生遺墨》：御史姑蘇朱天昭視予以其高祖存復先生澤民手書一卷，蓋范石湖《四時田園雜興》詩也。先生勝國名士，世多得其畫，而罕見其書。虞邵庵謂其文爲畫所掩，書固未暇論也。今存復集刊本有大星記跋，載予先提舉希蘧府君事，予家亦有府君題先生遺墨，予與朱氏雖稱通家可也。石湖集世不傳，浦陽吳清老嘗作月泉社，爲詩賦，實用《春日田園雜興》爲題，乃四時之一。時東南名士在選中，而拘於律體，亦未有能出石湖之外者，宜先生之重是詩也。況天昭之於世澤，有念祖修德之義，又豈獨以詩而已哉。　王世貞《范文穆吳中田園雜興一卷》：右范文穆《田園雜興》絕句六十首。公好紀事，帥廣右，有《桂海虞衡志》，帥蜀，有《吳船錄》。此蓋罷金陵閫，以大資領洞霄宮，歸隱石湖時作。即詩無論「竹枝」、「鷓鴣」家言，已曲盡吳中農圃故事矣。書法出入眉山，豫章間，有米顛筆，圓熟遒麗，生意鬱然，眞足二絕。余不敏，何敢望公？然視公挂冠，幸尚少息黔補劓之暇，安知不能爲公增一段吳語邪？因識其末以俟。　又《蒼澗軒碑跋》：右范石湖行書，後有周伯琦跋云：「公以文學知遇思陵、阜陵，遂登執政。此詩蓋謝事後所作，曲盡吳中郊居風土民俗，不惟詞語膾炙人口，而筆墨標韻，步驟蘇黃之下，使人健羨，名不虛得。」詎不信然？余向讀《石湖志》，慨想之不可得，今觀元白所收墨本，爲之憮然。然吳中近爲海寇剽劫，痛非昔日矣。縱使石湖老人見之，吾恐不賦《田園》，而賦《洗兵馬》也。　《蓉塘詩話》卷一四：予家多種竹，春時筍初萌，兒童不知，則踐踏殘折，必先編籬以護之。又櫻桃至暮春熟，苦有鳥雀之損，於是張魚網以驅之。因讀范石湖《田園雜興》，知古人已如此矣。詩云：「種園得果僅償勞，不奈兒童爲雀騷。已插棘針樊笋徑，更鋪魚網蓋櫻桃。」其「償勞」一語，又曲盡田家之情也。　《歷代詩話》卷六五：《春日田園雜興》，此蓋借題於石湖，作者固不可舍田園而泛言，亦不可泥田園而專及。舍之則非此詩之題，泥之則失此題之趣。有因春日田園間景物，感動性情，意與景融，辭與意會，一吟風傾，悠然自見，其爲雜興者，此眞雜興也。不明此義而爲此詩，他未暇悉論，往往敘實者多入於賦，稱美者多近於頌，甚者將雜興二字體貼，而相去益遠矣。　《柳亭詩話》卷二二：方岳《深雪偶談》曰：「石湖田園雜詩，驗物切近，但太憑力氣，於唐人之藩尚窘步焉。」范石湖《四時田園雜興》詩，於陶、柳、王、儲之外，別設樊籬。王載南評曰：「纖悉畢登，鄙俚盡錄，曲盡田家況味。」知言哉！　許延敬《秋日田園雜興》：最是田園好，秋光迥不同。稻春新米白，麻績夜燈紅。霜信蒹葭老，人烟橘柚中，石湖名句創，我欲訪詩翁。　《養一齋詩話》卷九：其《四時田園雜興》六十首，予獨愛其一首云：「梅子金黃杏子肥，麥花雪白菜花稀。日長籬落無人過，惟有蜻蜓蛺蝶飛。」可與坡公「溶溶晴港」一絕相配也。

《松江》　楊萬里《和石湖居士范至能與周子充夜游石湖松江詩韻》：石湖醉眼小太空，烏紗白紵雙鬢蓬。翰林來從昭回上，滿袖天香山水中。青山半邊日欲沒，珠宮湧出初圓月。兩仙一棹軟琉璃，碎撼廣寒桂花雪。中流浪作凜不回，兩手播灑千銀堆。不知浩浩洪流後，曾有茲游奇特來。古人今人煙一抹，誰煎鱗角續弦絕。一生句裏萬斛愁，只白秋來千丈髮。

《游大峨》　樓鑰《跋范石湖游大峨詩卷》：今石湖先生《大峨》數篇，尤爲奇偉。設公素不善書，必不能如此翰墨飛動，然無盡後謁無業禪師塔，塔上有五色光現，有詩云：「四入臺山禮吉祥，五雲深處看熒煌。而今不打這鼓笛，爲報禪師莫放光。」尤爲禪林稱誦。使石湖再登大峨，必須別有一則佳話也。

《墊江縣》　《履齋示兒編》卷一〇：《苕溪叢話》曰：「聖俞云：『南嶺禽過北嶺叫，高田水入低田流。』魯直曰：『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卻喚雨鳩歸。』詩意皆相類，然魯直造語又工，優於聖俞。」余謂盧溪先生云：民瞻《禱雨有應》云：「東嶺雲遮西嶺黑，高田水與低田通。」石湖居士范至能《墊江縣》云：「舊雨已招新雨至，高田水入下田鳴。」雖皆沿襲二公，語意相屬又過之，直與荊公云「北澗欲通南澗水，南山正遶北山雲」，樂天《題天竺寺》云「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之句無間然矣。然合六詩觀之，唯「招」之一字爲尤長。

《書懷二絕呈送文季高兼呈府公貳卿》　《寶眞齋法書贊》卷二六：右石湖《書懷》詩帖眞蹟一卷。此詩似寄示興元連率者，在淳熙間，殆是章德茂諸君，而未得其人也。帖以嘉定己卯得之建鄴。贊曰：當平世而概想齋壇之國士，因送客而遂及陽關之舊知，蓋拊髀之思，在上弗替，故淳熙之士夫，亦不敢一日而忘可將之奇。斯帖之傳，固未易例以近世之詩也。

《七十二塚》　《鶴林玉露》丙編卷三：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傳云曹操疑冢也，北人歲增封之。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歲歲蒼茵爲封土，世間隨事有知音。」四句是兩個好議論，意足

而理明，絕句之妙也。

《占雨》《鶴林玉露》丙編卷三：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氛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天道，吳儂諺云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詭。飛雲走羣羊，停雲浴三豨。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汗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蜉蝣強知時，蜥蜴與聞計。垤鳴東山鸛，堂審南柯蟻。或加陰石鞭，或議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刑鵝與象龍，聚訟非一理。不如老農諺，影響捷於鬼。哦詩敢誇博，聊用醒午睡。」此詩援引占雨事，甚詳可喜。諺有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曬殺雁。」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說尚遺，何也？余欲增補二句云：「日占出海時，月驗仰瓦體。」《歷代詩話》卷六一辛集七：吳旦生曰：張協詩：「丹霞啓陰期。」又云：「朝霞迎白日，丹氣臨陽谷。」傅玄詩：「徂暑未一旬，重陽翳朝霞。」則朝霞之諺，當時已入詠，不待石湖也。又如杜詩：「禾頭生耳禾穗黑。」按《四民月令》云：「秋甲子雨，禾頭生耳。」王建詩：「照泥星出依然黑，淹爛庭花不肯休。」按《西谿叢語》引諺云：「乾星照溼土，來日依舊雨。」《瑣碎錄》引吳語云：「星宿照爛土，明日依舊雨。」又引諺云：「雲行西，星照泥。」皆言雨候也，蓋唐人又用之。

《嘲蚊》《黃氏日抄》卷六七：《嘲蚊》四十韻，極工，層層而起，如昌黎《詠雪》詩。

《上元節物》《黃氏日抄》卷六七：歸吳，有《上元節物》三十二韻，工緻。

《圍田歎》《黃氏日抄》卷六七：《圍田歎》四首，言大家之妨細農。

《白玉樓步虛詞》《黃氏日抄》卷六七：《白玉樓步虛詞序》甚工，類韓文《畫記》。

《鄂州南樓》《瀛奎律髓彙評》卷一方回評：石湖名成大，字致能。嘗使燕，帥西廣、成都、四明、金陵，參大政。乾、淳間詩巨擘稱尤、楊、范、陸，謂遂初、誠齋、放翁及公也。此出蜀時詩。「燭天燈火三更市」，承平時鄂渚之盛如此。馮班評：第四句「蜀江無語」，蜀江何曾有語？末句「武昌魚」，此事如何用？陸貽典評：「語」字有病，五、六有氣勢。紀昀評：聲調自好，然而浮聲多于切響矣。《詩藪》外編卷五：七言如【略】范至能「燭天燈火三更市，搖月旌旗萬里舟。」【略】皆七言近唐句者，此外不多得也。

《入秣歸界》《瀛奎律髓彙評》卷四方回評：淳熙二年乙未，石湖自桂林移帥四川，年五十矣。入峽諸詩多佳者，惟選此篇及《人鮓甕》詩，如擬劉夢得《竹枝歌》，亦不減劉也。《柳亭詩話》卷一九：六朝駢儷之句，書不勝書。若七言，則唐人獨擅矣，使必祖唐而祧宋，是徒知大宗之主器，而不知旁支分派亦有當璧之時也，其可乎？間摘數條，【略】范致能《入秣歸界》：「幽禽不見但聞語，野草無名卻看花。」【略】若此之類，聊見一斑。若歐、蘇、楊、陸諸公，當於全集中求之，不多贅也。

《人鮓甕》《瀛奎律髓彙評》卷四方回評：「王者之法如江河，易避難犯」，以「天地好生」爲對，亦奇矣。此「吳體」。馮班評：詩不必以宋爲諱，但如此惡模樣，自宜痛戒。第八句，石湖語，可厭。查慎行評：「與齊俱入」，語出《南華》。五、六妙于用虛字。紀昀評：恣而不野，峭而有韻，江西派中之佳者。

《海雲回接騎城北時吐蕃出沒大渡河水上》《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方回評：淳熙四年丁酉致能帥蜀，十一月十日海雲賞山茶回，作此詩。「人向梅梢大欠詩」，佳句也。予選詩不甚喜富貴功名人詩，亦不甚喜詩之富艷華腴者。其人富貴，而其詩高古雅淡，如選此篇，以有此聯佳句耳。馮班評：貧寒耳，非高古也。前四句與後四句如兩截。不稱，正爲次聯寒儉也。馮舒評：大宋氣，極不佳。紀昀評：此種皆是僻見。人之賢否，詩之工拙，豈以此定？第四句宋人鄙語，不足爲佳。

《元日立春》《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淳熙十五年戊申元日立春，選亦所以記時也。石湖二詩，一云：「元日兼春日，閒身是老身。」紀昀評：選詩豈爲記時？殊無意味，次句尤湊泊不成語，五、六亦粗率。

《乙未元日》《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石湖靖康丙午生。乾道己丑年四十四，充泛使入燕。淳熙甲午、乙未帥桂林，時被命帥蜀，年五十。查慎行評：五、六恬退語，卻氣概飛揚。紀昀評：純作宋調，語自清圓。雖不免于薄，而勝呂居仁、曾茶山輩多矣。

《丙午新正抒懷》一《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石湖靖康元年丙午生。是年淳熙十三年丙午，年六十一。其爲參政也，在淳熙五年戊戌。四月入，六月罷，僅兩月耳。是年正月王淮爲左丞相，周必大爲樞密使，而前參政

錢良臣皆丙午生，故石湖有「甲辰雌」之句，豈亦不能忘情乎？　馮舒評：雌甲辰，用晉公事。　錢湘靈評：用事惡道，都不得古人妙處，牽贅粗漏，使人厭讀。此石湖體也。　紀昀評：此種已純似近時人詩，古人渾厚之氣盡矣。

又尤袤《己亥元日》紀昀評：以下三詩，皆無復古意。與石湖五首，均開後來靡靡之音。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紀昀評：「睡魔」非雅字，而宋人習用。結殊欠和平，「平章」二字亦俗。

又三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石湖參大政，嘗帥蜀，後又帥四明、金陵。乃云：「窮巷閑門，嘗賈金帶於人。」詩云：「不是典來償酒債，亦非將去換簑衣。」乾、淳間無貪士大夫也。　紀昀評：五句太俚。　無名氏（甲）評：龐居士蘊、女靈昭，皆通佛學。

又五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此詩十首，陸放翁皆次韻，然不在丙午年，在淳熙己酉禮部去國之後，亦不言新正意，度是追和。有云：「此身顛仆應無日，諸老彫零不計年。」又云：「百年過隙古所嘆，衆口鑠金胡不歸？」放翁宣和乙巳生，長石湖一歲。佳句尤多。　紀昀評：「佳句尤多」應在「度是追和」句下，方順。　此首兼入香山。

《**重午**》《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菖綠」「艾黃」之對新，後四句又用「吳體」。　馮班評：第四句怕人。　紀昀評：三、四笨。　七句太獷。

《**重九賞心亭登高**》《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此淳熙八年辛丑，石湖自四明移帥金陵，年五十六。前此朱文公在南康苦旱，此獨云年豐。明年重九，石湖猶在金陵，乃有「官忙」、「憫雨」之句，此乃富貴人重九也。　紀昀評：總是此種意見不化，明道所謂心中有妓也。　凡六用顏色字，又重其一，殊非詩格。

《**去年多雪苦寒梅花遂晚元夕猶未盛開**》《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此詩淳熙十二年乙巳作。　馮班評：落句不切。　紀昀評：湊泊無眞氣。

《**再題瓶中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淳熙十四年丁未作。　陸貽典評：此首原好，馮舒抹之，太過。　查慎行評：「嚼蠟」、「橫陳」，語出《楞嚴》。　紀昀評：不甚見瓶中意。

《**雪意濃復作雨**》《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三白」、「千倉」對偶新。　紀昀評：借「倉」爲「蒼」耳，終是小樣。　次句用「建瓴」，刪去「瓴」字，不成文理。三、四是上一下四句法，本爲野調，以出語渾成不覺耳。　查慎行評：三、四句法古。

《**習閒**》《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梅今如此尚無詩」，亦標致可掬。　馮班評：石湖妙作，亦出白公。　紀昀評：詞俚而調野，馮氏以體近樂天取之，非也。樂天已有可厭處，況等而下之，揣摹形似乎？

《**親戚小集**》《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石湖風流醞藉，每賦詩必有高致而無寒相，三、四一聯可見。　馮班評：石湖不寒。　紀昀評：三、四刻意求工而語未渾融。「奇夜」二字生造。結太落套。

《**睡起**》《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六方回評：淳熙十四年丁未春，石湖作此詩，年六十二。可作平生詩第一。「心情詩卷無佳句」，言情思。「時節梅花有好枝」，言景物。詩變體至此不可加矣。上兩句又自不覺其冗，絕作也。　紀昀評：虛谷云「此可作平生詩第一」，亦未必然。　此變體亦無異諸人，何以獨不可加？　語太薄弱，起二句尤濫。　「氈根」，羊也。蓋氈以羊毛爲之，而羊者毛之根也。此用入詩，終俚。

《**州宅堂前荷花**》《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此明州州宅也。淳熙七年庚子，石湖以前參政起家帥鄞。五、六甚佳。　馮舒評：起句俚。　馮班評：破不妥切。　紀昀評：中四句皆好。　「醉狂」不似荷花。七句倒托出州宅。

《**題夫差廟**》《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八方回評：此詩起句、末句俱好，兩「後」字不相妨。　馮舒評：劣弱。　「垂涎」二字不穩、不醒。　石湖有高懷，無經濟，不堪作詠古詩。　第四句石湖體，可厭。　馮班評：石湖體。　查慎行評：三、四對亦自然。　紀昀評：亦老生之常談。詞調尤野。　無名氏（甲）評：腐極。

《**九日行營壽藏之地**》《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八馮舒評：石湖體自好。　馮班評：眞白傅子孫。　紀昀評：三、四粗鄙之極。　無名氏（甲）評：釋氏謂風、水、火三輪則爲三災。老子謂域中有四大：天大、地大、道大、君大也。《載酒園詩話》卷一：范石湖營壽藏，作詩曰：「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箇土饅頭。」眞欲笑殺。　黃白山評：「唐人有張打油一派，尸祝至今，凡胸無書卷而性喜吟詠者皆宗之。」　《圍爐詩話》卷五：宋人好用成語入四六，

後幷用之於詩，故多硬韻。如【略】范石湖《營壽域》詩云：「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箇土饅頭。」直欲笑殺。

《得壽藏先隴之旁》《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八方回評：自古皆有死，二詩達矣。紀昀評：不問詩之工拙，而但取其見之達，非選詩之道。亦庸劣。

《信筆》《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九方回評：尾句是出處之間有感云云。查慎行評：先生有諾惺庵。紀昀評：起二句另是一種野調，中四句亦太涉江西。

《請息齋書事》一《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九馮舒評：放翁之流儘自在。次聯勸世歌。馮班評：石湖體畢竟不堪愛，氣味惡，語言欠穩也。如第五句只是人事如夢耳，連「栩」二字便不好，「栩栩」如何著得「算」字？紀昀評：三、四粗鄙，六句用「風雨鷄鳴」意而刪去「風雨」，語便不明。七句太淺露。

又二《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九馮班評：大廈亦有雀，只是可設雀羅，方見寂寞耳。石湖好處出于白。紀昀評：五、六許激，殊傷大雅。

又三《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九方回評：今詳石湖此四詩乃淳熙十二年乙巳正月作。時年六十歲也。紀昀評：三詩純是牢騷，殊失和平之旨。無名氏（甲）評：栗里，陶令所居。

《耳鳴》《瀛奎律髓彙評》卷四四方回評：二首選一。前篇有云：「夢中鼓響生千偈，覺後春聲失百非。」又云：「寄語爵陰吞賊道，玉牀安穩坐朱衣。」皆奇博已甚。謂能詩者不必讀書，不在用事，可乎？紀昀評：此亦微知生平持論之偏，以此語補滲漏也。蓋江西詩惟取生硬，易爲白撰者所僞託，當時必有議及者矣。此亦堆砌。馮舒評：兜元國事出《幽怪錄》。用事至此，宋人每有此等。如此用事亦是惡道，所以惡者，直是宋氣惱人。馮班評：太堆砌，然雅切可愛。「東極空」、「西方寶」、「空筏城」俱不解，何獨拈「兜元」？宋人直是不通耳，非但氣息不好。查慎行評：前半用事，未詳所出。

《卧帽》吳寬《范石湖集有卧帽詩病中畏寒略效其制》：牀幃夜下入寒颸，卧具新成頗自宜。落帽孟嘉無復爾，結纓季路亦何爲。老來髮禿兼能護，近得頭風不用醫。欲向石湖傳舊樣，兜鍪相似只存詩。

《會客湖上》《西湖游覽志餘》卷一〇：范石湖成大《會客湖上》詩：「西湖冰泮綠生鱗，料峭春風欲中人。花片不經寒食雨，柳絲還帶漢金春。江山契闊詩情在，京洛追隨客夢新。喚取歌聲作愁思，爲君吹水引杯頻。」楊誠齋廷秀詩：「蘇公隄遠柳生烟，和靖園深竹映關。船入芰荷香處去，人從雲水窟中還。似寒如暖清和在，欲雨翻晴頃刻間。能爲蓬萊老仙伯，一盃痛飲吸湖山。」二公之詩，皎然晚宋風格也。

《石湖書事》《柳亭詩話》卷六：范文穆《石湖書事》詩起句云：「湖光明可鑑，山色淨如沐。閒心愜舊觀，愁眼快奇矚。」末段云：「好風吹晚晴，斜照入疏竹。兀坐胎息勻，不覺清夢熟。」一起一結，而永日之流連興會，從可識矣。誠齋嘗稱其詩清新嫵麗，爲當時所重如此。

《村田樂府十首》《柳亭詩話》卷二二：《村田樂府十首》，於臘月風景渲染無遺，吳中習俗，至今可想見也。

《石湖》《柳亭詩話》卷二七：姑蘇上方寺，踞石湖之上，與虎丘競傳。袁中郎謂虎丘如豔妝冶女，上方如披褐道人，是已。然虎丘吟咏最多，而石湖自許丁卯「一聲山鳥曙雲還，萬點水螢秋草中」之後，絕無佳者。范致能詩：「一川新漲熨秋光，掛起蓬窗受晚涼。楊柳無窮蟬不斷，好風將夢過橫塘。」殊有興味，而前後二首不稱。

《送江朝宗歸括蒼》《柳亭詩話》卷一八：范石湖詩：「詩情故萃律，袖有天都峰。」袁石公詩：「幽奇無大小，袖裏九華峰。」「袖」字本於老米，拈作舊額亦佳。

《州橋》《天祿識餘》卷一〇：北人土語以候爲等，詩人未有用者。范石湖《州橋》詩云：「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迴。」用「等」字，亦新。《養一齋詩話》卷九：其《州橋》詩云：「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迴。忍淚失聲詢使者，幾時眞有六軍來！」沈痛不可多讀。此則七絕至高之境，超大蘇而配老杜者矣。

《代聖集贈別》《佔畢叢談》卷五：宋、元人詩，如范石湖：「事如夢斷尋無處，人似春歸挽不留。」【略】寫情景可謂入妙，所嫌者詞不典實，去風雅益遠。

《新禽》《宋詩略》：沉鍊。

《行唐村平野晴色妍甚》《宋詩略》：清疏掩映。

《道中》《宋詩略》：三四二語亦清新，亦悽惋。

《次韻同年楊使君回自毗陵同泛石湖舟中見贈二首》《宋詩略》姚壎評：風光細膩。

《客中呈幼度》《宋詩略》姚壎評：溫潤。

《巫山圖》《石洲詩話》卷四：《巫山圖》一篇，辨後世媟語之誣，而語不工，且云「玉色赧顏元不嫁」，此更傖父面目矣。其後入蜀，又作《巫山高》一篇，亦不佳。

《臨溪寺》《歷代詩發》卷二七：疎淡自如，毫無扭捏。

《清湘縣郊外雜花盛開有懷石湖》《歷代詩發》卷二七：清穩，是大家風範。

《再游天王廣教院》《歷代詩發》卷二七：入山惟恐不深，淺何可樂。至讀書，又奚取於淺乎？然此係再登，是由淺而深矣，故語爲有味，因拈出以告天下之游山人與讀書人。

《家人子輩往石湖檢校暮歸》《歷代詩發》卷二七：樸茂有柴桑風味。

《暮春上塘道中》《歷代詩發》卷二七：綽約中不少沉着之意。

《初歸石湖》《歷代詩發》卷二七：上四句描石湖景色，下四句切初歸事情，可謂停勻穩愜。

《南塘冬夜唱和》《歷代詩發》卷二七：眼前情事，道得樸實乃爾，正見其高。

《次景琳錄事贈別韻》《歷代詩發》卷二七：溫麗雅馴，竟欲毫髮無憾。

《七月二日上沙夜泛》《歷代詩發》卷二七：現成景物描繪極精。

《枕上》《歷代詩發》卷二七：冷宦病軀，苦吟酸鼻。

《將至吳中親舊都來相迓感懷有作》《歷代詩發》卷二七：遠客初歸，景眞情切，語語皆堪落淚。

《春曉》《養一齋詩話》卷九：范至能《春曉》二絕云：「陰陰垂柳閉朱門，一曲闌干一斷魂。手把青梅春已去，滿城風雨怕黃昏。」「夕陽槐影上簾鉤，一枕清風夢昔遊。夢見錢塘春盡處，碧桃花謝水西流。」聲情婉轉，微嫌近於詞耳。

《橫塘》《養一齋詩話》卷五：宋絕句尤不似唐，然王漁洋《池北偶談》專錄宋七絕之似唐者數十首，何嘗不可與唐人匹。【略】宋人絕句之佳者，【略】范至能《橫塘》云：「南浦春來綠一川，石橋朱塔兩依然。年來送客橫塘路，細雨垂楊繫畫船。」【略】與唐人聲情氣息不隔累黍，何故遺之？且無論唐、宋，即以詩論，亦明珠美玉。

《平望》《小匏庵詩話》卷一：「闖」字出《公羊傳》，韓詩：「儒門雖大啓，姦首不敢闖。」范石湖《平望》詩：「寸碧出高浪。」【略】此皆俗字之有來歷者，大抵愈用愈工。

《判命坡》《宋詩精華錄》卷三：三四對仗，工力悉敵。

《春日田園雜興十二絕》六《宋詩精華錄》卷三：此首置之《誠齋集》中，無能辨者。

《眼兒媚》（酣酣日腳紫烟浮）《詩人玉屑》卷二一引《中興詞話》：范石湖過萍鄉，道中乍晴，卧輿中困甚，小憩柳塘側，嘗賦《眼兒媚》，【略】詞意清婉，詠味之如在畫圖中。然後段之意，蓋本於嚴維「柳塘春水漫」之句云。《詞綜偶評・宋詞》：換頭「春慵」緊接「困」字「醉」字來，細極。《湘綺樓詞選》王闓運評：自然移情，不可言說，綺語中仙語也，考上上。《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午夢扶頭」句領起下文。以下五句借東風皺水，極力寫出春慵，筆意深透，可謂入木三分。

《醉落魄》（栖烏飛絕）《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淡黃月」句已頗清新，更有吹笙人在花影中，風情絕妙。近人鷗堂詞「月要被他，愁作酒般黃」，著意描寫，不若「滿地淡黃月」五字融渾。

《朝中措》（長年心事寄林扃）《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芳意」二句較唐人「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句同就雲水寫懷，而別有意味。

《憶秦娥》（樓陰缺）《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闋言室外之景，月斜花影，境極幽俏。下闋言室內之人，燈昏欹枕，夢更迷茫。善用空靈之筆，不言愁而愁隨夢遠矣。

《霜天曉角》（晚晴風歇）《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此調末二句最爲擅勝，若言倚樓人託孤愁於征雁，便落恆蹊。此從飛雁所見，寫倚樓之人，語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詞家之妙境，所謂如絮浮水，似沾非著也。

《南柯子》（恨望梅花驛）《唐五代兩宋詞選釋》俞陛雲評：上、下闋之後二句，高樓而移傍蘭舟，東流而挽使西注，皆事理所必無者，借以爲喻，見

虛願之難償。此與前首之「兩行低雁」二句，雖設想不同，而皆從側面極力潛發，本意遂顯呈於言外矣。此詞載劉克莊《後村詩話》。

傳記

周必大《資政殿大學士贈銀青光祿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　公諱成大，字至能。【略】公在懷抱，已識屏間字，少師力教之。年十二，徧讀經史，十四能文詞。是歲秦國薨，明年少師薨，公煢然哀慕，十年不出，竭力嫁二妹，無科舉意。欲買山無貲，取唐人「只在此山中」之語，自號此山居士。又慕元魯山爲人，一字幼元。友生御史王公彥光勉之曰：「子之先君期爾祿仕，志可違乎？」因課以舉業，遂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調徽州司戶參軍。【略】用舉主陞從仕郎。三十二年，入監行在太平惠民和劑局。【略】壽皇受禪，命宰臣編類高宗聖政。隆興元年四月，以公爲檢討官，又兼敕令所，近世局務無修書者，人以公爲宜。詔百官條時弊，公舉十事，極論文具非所以爲國，執政奇其才。二年四月，除樞密院編修官。居數月，自以銓格改左宣教郎。時館職定員，有詔公與王衛候闕召試。十二月，鄭升之不試先除，牽聯併除公秘書省正字。公不可，必試策而後就。乾道元年三月升校書郎，六月兼國史院編修官，十一月遷著作佐郎，二年二月除尚書吏部員外郎。言者以不先攝爲超遷，宰相曰：「著廷間擢左右史，顧不可爲郎耶？」九月言者罷，乃主管台州崇道觀。三年十二月起知處州，陛對論力之所及有三：一曰日力，寸陰是也；二曰國力，資用是也；三曰人力，思慮知術所及者是也。三者有限，今盡以虛文耗之。公前應詔上封事及試策反覆論此，至是方見上，力以爲言。上曰：「卿能激昂如此，朕當行之。」【略】初，上命宰相陳正獻公擇文士掌內制，正獻薦知遂寧府張震及公，至是上曰：「卿文學詞翰宜直禁林。」公懲前遷郎致謗，懇辭，退復告執政。會上目疾，不御朝久之。內殿奏事，上首及公除目，正獻道公意。上曰：「不專在內制，正要士人宿直備顧問。」乃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上令更加清職，遂兼國史院編修官。會從兄成象爲工部郎官，公援故事乞班其下，從之。內直數宣對，嘗諭公：「朕治心養性，以求知道。」公曰：「知道莫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其靜而聖，存心養性是也，動而王，治天下國家是也。漢、唐之君功業固有之，道統則無傳焉。」上嘉奬數四。十二月，擢起居舍人兼侍講，直前謝，上曰：「卿宏深博約，因有此除。」又兼實錄院檢討官。【略】初，大臣與上謀移侍衛馬軍屯金陵，示將進取，先遣使請祖宗陵寢河南故地，又隆興再講和，名體雖正，失定受書之禮，上常悔之。六年五月，遷公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左太中大夫、醴泉觀使、兼侍講、丹陽郡開國公充金國祈請國信使，爲二事也。上語公曰：「朕以卿氣宇不群，親加選擇，聞外議洶洶，官屬皆憚行，有諸？」公曰：「無故遣泛使近於求釁，不戮則執。臣已立後，仍區處家事爲不還計，心甚安之。」上曰：「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嗞雪餐氈，理或有之，不欲明言，恐負卿耳。」國書專求陵寢，而命公自及受書事。公乞并載書中，朝廷不從，公遂行。虜遣吏部郎中田彥皐、侍御史完顏德溫逆客。彥皐文儒，深敬慕公，至求巾幘效之。抵燕山，公知虜法嚴，附請不可達，密草奏，具言他日北使至，欲令親王受書，其詞云云，懷之入覲。初跪進國書，陳誼慷慨，虜君臣方傾聽，公隨奏曰：「兩朝既爲叔姪，而受書之禮未稱，昨嘗附完顏仲、李若川等口陳，久未得報，臣有奏劄在此。」搢笏出而執之。金主大駭，厲聲謂其宣徽副使韓鋼曰：「有請當語館伴，此豈獻書啓處耶？自來使者未嘗敢爾。」連呼綽起，鋼惶恐，以笏來綽公。公不爲動，再奏云：「奏不達，歸必死，寧死於此。」金主欲起，左右掖之坐，又厲聲云：「教拜了去。」鋼復以笏抑公拜，公跪如故。金主曰：「何不拜？」公曰：「此奏得達，當下殿百拜以謝。」金主乃令納館伴處，公即袖下殿，望殿上臣僚往來紛然。後聞太子欲殺公，其兄越王不可而止。頃之，引見如常儀。既歸，館伴果宣旨取奏去。是日，鋼押宴，謂公早來殿上甚忠勤，皇帝嘉歎，云可以激勵兩國臣子。後數日朝辭，金主令其臣傳諭云：「盟好已固，汝國乃以帛書密與夏國任德敬結約，此何理也？」公答以界外奸細僞爲之。俄館伴持蜀中蠟書來，指印文示公。公曰：「御寶可僞，況印乎？」德敬者，夏王外祖，號任令公，再世用事，欲篡其國，事敗族誅，而四川宣撫司嘗與通問，爲夏人所獲，致之虜廷云。十月公還，金主答書有曰：「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上於是知公竭節盡忠，奬勞之餘，有「終始保全」語，除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及實錄院同修撰，賜紫章服。副使以下皆遷兩官，惟公不預，蓋大臣不樂公嘗言其輕信西夏也。【略】自公使北，狂生上書迎合恢復事，補官十餘人。公奏：「倖門不可開，繼此臣必繳奏。」上曰：「誠然。書已滿屋，朕皆弗省。」公

每事正救，大率類此。七年，以知閤門事兼樞密都承旨張說簽書院事，公當制，知空言不可回，明日袖詞頭納上前，且曰：「閤門官日日引班，一旦驟寘二府，正如州郡以典謁吏爲倅貳，觀聽謂何？」明日說罷。後月餘，公求去。上曰：「卿言引班事甚當，朕方聽言納諫，乃欲去耶？」公自是數有繳奏。會召宋貺，公又論之，章不下，尋除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使。明年春，說竟拜簽樞。九年，公始赴鎮。【略】淳熙元年十月，除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稍鑿夔峽山路以避湍險，人以爲便。會復置宣撫使，以命樞臣，改公成都路制置使。未幾，廢宣撫司，公復專四路之寄。【略】三年春，公大病求歸。上令先進敷文閣直學士，明日乃下詔命。公列上兵民十五事，上曰：「范某已病，尚爲國遠慮，可趣其來。」公疾愈而行，送客數百里不忍別。後公謝病吳門，往來者伺候謁舍或經月，必一見乃去，其得士心如此。十一月入對，除權禮部尚書，賜上方珍劑。五年正月知貢舉，開院，侍御史奉詔啓封，吏承例牒拆號官而不云何官，御史疑薄己，有後言。公尋兼直學士院。四月以中大夫參知政事，又權監修國史、日曆。纔兩月，前御史亟論公，公即出門。明日宣押奏事，引咎而已。上曰：「朕不忘卿，數月訊至卿家矣。」除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公請以本官奉祠，詔如所乞，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九月，果有使來傳詔撫問，密賜累珠、金鼎、金合，實香其中。六年二月，魏王薨於明州，起公代之，兼沿海制置使。公未復職，過闕，依前執政例，中使郊勞，賜銀合茶藥，仍許服毬文帶，特御後殿引見，賜茶。上曰：「蜀人思卿如慈親，故付卿以海道。」公奏：「張津伯圭、魏王皆國懿親，時節奉海物於兩宮。臣外朝臣也，不敢效尤。」上命停貢而罷進奉局。又乞權閣魏王移用諸司錢數萬緡，寬民力。詔除之。七年二月，除端明殿學士。三月改帥江東，兼行宮留守，奏事畢，陛辭，詔明日辭選德殿。近例賜宰執酒止傳觴，至是特設几開宴，酒三行，命侍行過西小軒，曰：「此朕清坐處也。」再坐，上曰：「勸卿一盃，且有以爲侑。」公飲訖，二內侍奉縑素來，上有「石湖」二大字，御墨尚溼。公拜賜，奉觴進酒謝。上滿飲，復袖御書蘇軾詩一軸以賜，自未至酉乃罷。石湖在平江盤門西南十里，蓋太湖之派，范蠡所從入五湖者。始吳夫差築姑蘇前後臺，相距半里，爲城三重，宴遊忘歸。其前有溪，今號越來溪，勾踐由此攻吳。瀕溪築城，與吳人夾水相持，遺址儼然。公隨高下爲亭觀，植花竹蓮芰，湖山勝絕，繪圖以傳，至是攜宸奎過家刻之。四月開府金陵，【略】以餘財代輸下戶秋苗及丁錢一年。九年，公以積勤寖苦頭眩，自夏徂秋五上章求閒。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再領洞霄。里居七年，十六年十一月起知福州，引疾固辭。詔令奏事，又辭。上先遣醫官張廣卿傳旨灼艾，既對，勞公曰：「卿南至桂廣，北使幽燕，西入巴蜀，東薄鄞海，可謂賢勞，宜其多疾。」袖丹砂以賜。時皇太子參決庶務，公得見東宮，坐論治道移時。太子諭公：「不敢暇逸，日惟讀書作字。」公曰：「石湖已拜宸翰，有壽樂堂，願得寶書。」太子欣然曰：「是莊子樂社事耶？」公既出關，上復賜藥甚厚，至家，又遣使賜御書蘇軾詩二首，太子亦送「壽樂堂」三大字。俄壽皇內禪，公行至婺州，以腹疾力請奉祠，從之。壽康皇帝初政，特詔求言。公疏乞述重華以廣孝治，執仁術以守家法，堅國本以定規模，節經費以蘇民力，精覘謀以應事機，審選任以求將材，修堡障以固西南，議鹽筴以安二廣，嚴錢禁以摧官會，廣屯田以實邊儲，皆當世要務。紹熙三年，加資政殿大學士、知太平州，公辭數四，優詔不允。下車踰月，幼女將有行而逝，公追悼切至，遂請納祿，復得洞霄而歸。先以石湖稍遠不能日涉，即城居之南別營一圃，閱杜光庭《神仙傳》記胡六子自崑山風海至范老村遇陶朱公事，大喜曰：「此吾里吾宗故事，不可失也」，題曰「范村」，刻兩朝賜書於堂上，榜曰「重奎」。其北又葺古桃花塢，往來其間。四年九月，公疾病，語門人曰：「吾本不待年告老，今不濟矣，亟爲我剡奏。」詔下，而公以是月五日薨。積官至通議大夫，爵自吳縣開國男，累封吳郡公，食邑三千二百戶，實封一百戶。享年六十有八。遺奏聞，贈銀青光祿大夫。【略】歷典名藩，所至禮賢下士，仁民愛物，凡可興利除害，不顧難易必爲之。樂善不厭，於同僚舊交喜道其所長，不欲聞人過。去思遺愛，所在歌舞之。公天資俊明，輔以博學，文章贍麗清逸，自成一家。尤工詩，大篇短章傳播四方。初倣王筠一官一集，後自哀次爲《石湖集》一百三十六卷，別著《吳郡志》五十卷，使北有《攬轡錄》，入粵有《驂鸞錄》，《桂海虞衡志》，出蜀有《吳船錄》各一卷。公蔡氏所自出，故書法兼眞行草之妙，人爭藏之。壽皇尤愛賞，相與極論古今翰墨，數被賜予。因虜使爲館伴王侍郎秬詳言公奉使時事，益簡上心，以公羸疾，賜藥無虛歲，至口授導引修養秘訣，親厚非群臣比。輔政既日淺，每出鎮輒以病免，故雖大用而未盡，議者惜焉。某與公齊年，御史王公予外舅也，以是與公善。壬辰春，自春官去朝，過平江遊城西諸山。公訪余靈巖，同宿石湖，望夜小舟共載湖心，風露浩然，嘗有六十掛冠之約。其後或同朝，或相遇於外，每以未踐言爲恨。今公云亡，二子

以主管吏部架閣文字襲頤正行狀來請銘，其敢以老誖辭？銘曰：應龍將翔，潏以雲霧。聖君勃興，賚以承輔。伊昔重華，治謹厥與。洵美范公，心期致主。皇初好文，公筆燕許。皇念典學，公業馬褚。皇資專對，公節騫武。皇命征鎮，公猶方虎。他人偏長，公力交舉。經營四方，不遑啓處。衮職有闕，帝命公補。纔六浹旬，誰實公沮？豈無藩維，每以疾阻。時非不逢，施迄未普，刻銘幽墟，尚詔終古。

《宋史》卷三八六《范成大傳》（存目）

《南宋書》卷三三《范成大傳》（存目）

《宋史新編》卷一四二《范成大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范成大《雲露并序》　予素不能飲，病又止酒，比得佳釀法，客以雲露名之，取吉雲五露，飲之則老者少、病者除之意也，乃復濡唇，且爲賦詩：「飲少嘗遭大戶嗤，病中全是獨醒時。三年魯望自憐賦，萬祀淵明眞止詩。破戒忽傳雲露法，賞心仍把雪梅枝。一杯未問長生事，先習蛛塵藥裏絲。」

又《丙午新年六十一歲俗謂之元命作詩自貶》　歲復當生次，星臨本命辰。四人同丙午，初度再庚寅。長狄名猶記，沙隨會若新。童心仍竹馬，暮境忽蒲輪。鏡裏全成老，尊前略似春。三年歸汶上，千日卧漳濱。剛長交新泰，陰消脫舊屯。網蛛縈藥裏，寶犬吠醫人。窗下烏皮几，田間紫領巾。鯢淵方止水，鯤海任揚塵。波罔觀河見，維摩示病身。寧端還一笑，默識幻中眞（文潞公詩云：「四人三百七十歲，況是同生丙午年。」僕與今丞相王公、樞使周公、參政錢公皆丙午，又頃皆同朝，故用此事稍的也）。

又《臘月村田樂府十首并序》　余歸石湖，往來田家，得歲暮十事，採其語各賦一詩，以識土風，號《村田樂府》。其一《冬春行》：臘日春米爲一歲計，多聚杵臼，盡臘中畢事，藏之土瓦倉中，經年不壞，謂之冬春米。其二《燈市行》：風俗尤競上元，一月前已賈燈，謂之燈市，價貴者數人聚博，勝則得之，喧盛不減燈市。其三《祭竈詞》：臘月二十四夜祀竈，其說謂竈神翌日朝天，白一歲事，故前期禱之。其四《口數粥行》：二十五日煮赤豆作糜，莫夜闔家同饗，云能辟瘟氣，雖遠出未歸者亦留貯口分，至襁褓小兒及僮僕皆預，故名口數粥。豆粥本正月望日祭門故事，流傳爲此。其五《爆竹行》：此他郡所同，而吳中特盛，惡鬼蓋畏此聲。古以歲朝，而吳以二十五夜。其六《燒火盆行》：爆竹之夕，人家各又於門首燃薪滿盆，無貧富皆爾，謂之相暖熱。其七《照田蠶詞》：與燒火盆同日，村落則以禿帚若麻秸竹枝輩燃火炬，縛長竿之杪以照田，爛然徧野，以祈絲穀。其八《分歲詞》：除夜祭其先竣事，長幼聚飲，祝頌而散，謂之分歲。其九《賣癡獃詞》：分歲罷，小兒繞街呼叫云：「賣汝癡！賣汝癡！」世傳吳人多獃，故兒輩諱之，欲賈其餘，益可笑。其十《打灰堆詞》：除夜將曉，雞且鳴，婢獲持杖擊糞壤致詞，以祈利市，謂之打灰堆。此本彭蠡清洪君廟中如願故事，惟吳下至今不廢云。

袁說友《跋范石湖游草書詩帖》　紹熙癸丑，某將指肅客事已，道由吳門，見公於壽櫟堂，飲食教誨，載辱竟日。某因出道間詩編呈似，公不鄙焉而覽之，既又伸楮和墨，取四絕作草聖，頃刻既就。公曰：「予屬和未暇，書此以當和篇耳。」蛟龍驟騰，蜿蜒起伏，筆端變態，不可窮盡，視杜祈公、蘇滄浪、黃太史之筆，誠兼有之。

劉應時《聞范至能丐祠》　士伸知己近來無，得此吾慚上大夫。酷愛新詩成異遇，每於廣座語諸儒。既紆北顧思歸矣，聞返西洲有是夫。便欲挐舟去相訪，推篷邀月夢江湖。

《程史》卷四　石湖立朝多奇節。其爲西掖時，上用知閤門事、樞密都承旨張說爲僉書，滿朝譁然起爭，上皆弗聽。范既當制，朝士或過問當視草與否，笑不應，獨微聲曰：「是不可以空言較。」問者不愜，又譁然，謂范黨近習取顯位，范亦不顧。既而廷臣不得其言，有去者。范詞猶未下，忽請對。上意其弗繳，知其非以說事，接納甚溫。范對久，將退，乃出詞頭納榻前。玉色遽厲，范徐奏曰：「臣有引諭，願得以聞。今朝廷尊嚴，雖不可以下擬州郡，然分之有別，則略同也。閤門官日日引班，乃今郡典謁吏耳，執政大臣，倅貳比也。陛下作福之柄固無容議，但聖意以謂有一州郡，一旦驟拔客將吏爲通判、職曹官，顧謂何耶？官屬縱俛首，吏民觀聽又謂何耶？」上霽威沈吟曰：「朕將

思之。」明日說罷。後月餘，范丐去。上曰：「卿言引班事甚當，朕方聽言納諫，乃欲去耶？」既而范竟不安於位，以集撰帥靜江。明年春，說遂申命，實乾道八年也。悟主以一言之頃，理明辭正，雖不能終格，猶足爲公議立赤幟云。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范石湖座上客有談劉婕妤事者，公與客約賦詞。游次公先成，公不復作，衆亦斂手。【略】次公字子明，定夫諸孫，吏部侍郎操之子，詩詞皆工。

《履齋示兒編》卷一〇 范至能參政爲詩，每官成一集，所著《錦官集》，蓋鎮成都府時作也。則身親見成都爲錦官城，故取以名之。

劉將孫《送臨川二艾采詩序》 因記往年談間，有及成都舊事，謂范石湖爲帥，陸放翁來入議幕，成都一妓能詩，有稱。石湖先戲之曰：「陸參議詩中第一，汝能動之否？」妓笑曰「可」。放翁至，石湖亦先以告曰，且曰：「毋落兒女子姦便。」一日開燕，妓團扇題兩句其上，云：「畫堂蟋蟀怨深夜，金井梧桐生暮寒。」范陸相顧，不能得其所出。陸於唐詩號無不記，周遭無可奈，則呼而問之，逡巡曰：「妾詩也。」二公大駭，謂其甚似唐集中句也。

作品本事

范成大《書浯溪中興碑後・序》 乾道癸巳春三月，余自西掖出守桂林，九日渡湘江，游浯溪，摩挲中興石刻泊唐元和至今遊客所題。竊謂四詩各有定體，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商、周、魯之遺篇可以概見。今元子乃以魯史筆法，婉辭含譏，蓋之而章，後來詞人復發明呈露之，則夫磨崖之碑，乃一罪案，何頌之有？竊以爲未妥，題五十六字，刻之石傍，與來者共商略之。此詩之出，必有相詬病者，謂不合題破次山碑，此亦習俗固陋，不能越拘攣之見耳。余義正詞直，不暇卹也。

《清波別志》卷上 巴蜀風物之盛，或者言過其實，東南士大夫自彼歸，皆有土曠人稀之語。頃有叩蜀事於張子公、文定公者，亦以此答。然海棠富艷，江浙則無之。【略】石湖范致能詞：「碧鷄坊裏花如屋，只爲海棠，也合來西蜀。」謂是也。輝早有劍南之興，迨今遲暮，豈容遐征，第誦諸公詩，恍若神游浣花，不知身猶遠於萬里也。

《雲麓漫鈔》卷二 張欽甫登南嶽諸詩，言山頂極冷。范至能《登青城山》詩，言六月山巔積雪，苦寒，盡取使燕時貂裘衣之，不能支。天積氣耳，非若形質而有拘礙，蓋愈高則愈清，愈清則愈寒，爲神靈之所居，三光之所懸。故其詩云：「上覆白玉盂，下盛白玉盤。」上下俱有雲氣耳。所以青城、天台、大洪諸山，多出光怪。

《鶴林玉露》甲編卷一 淳熙中，范至能使北，孝宗令口奏金主，謂河南乃宋朝陵寢所在，願反侵地。【略】至能在燕京會同館，守吏微言有羈留之議，乃賦詩曰：「萬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漚浮。提攜漢節同生死，休問羝羊解乳不。」

又丙編卷三 伊尹墓在空桑北一里，相傳墓傍生棘，皆直如矢。范石湖使北過之，有詩云：「三尺黃壚直棘邊，此心終古享皇天。汲書猥述流傳妄，剖擊嗟無咎單篇。」蓋汲冢書妄載伊尹謀篡，爲太甲所殺也，事見杜元凱《左氏傳後序》。

《浩然齋雅談》卷中 姜堯章雪中訪范至能於石湖，詩云：「雪殘如玉城，偏師敢輕犯？黃蘆陳野騖，我自將十萬。三戰渠未降，北面石湖范。先生霸越手，定自一笑粲。」至能酬之云：「鵝騖喑聲雪臆豪，直前不憚夜行勞。更能橐鞬尊裴度，千古人知李愬高。」前輩稱獎後進，不以名位自高，交相尊讓，亦可見一時士大夫風俗之美也。

《歸田詩話》 元次山作《大唐中興頌》，抑揚其詞以示意，磨崖顯刻於浯溪上。後來黃魯直、張文潛皆作大篇以發揚之，謂肅宗擅立，功不贖罪。繼其作者皆一律。識者謂此碑乃唐一罪案爾，非頌也。惟石湖范至能八句云：「三頌遺音和者稀，形容寧有刺譏辭。絕憐元子春秋法，卻寓唐家清廟詩。歌詠當諧琴搏拊，策書自管璧瑕疵。紛紛健筆剛題破，從此磨崖不是碑。」

《宋史紀事本末》卷七七 〔乾道六年〕九月壬辰，范成大至自金。初，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並求陵寢地，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既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揩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摽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其復書略云：「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緘音遽至，指羣、洛以爲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剋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

成功。

王懋竑《書杜北征詩後》　昔石湖范氏議元次山《中興頌》爲不合頌體，其自述云：「恰逢健筆剛題破，從此磨崖不是碑。」而朱子直以諂子目之，至今爲笑。

著錄

陸游《范待制詩集序》　或曰：公之自桂林入蜀也，舟車鞍馬之間有詩百餘篇，號《西征小集》，尤傷偉，蜀人未有見者，盍請於公以傳？屢請而公不可，彌年乃僅得之，於是相與刻之，而屬游爲序。淳熙三年上巳日，朝奉郎、成都府路安撫司參議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參議官山陰陸游序。

楊萬里《石湖集序》　予疇昔之晨，與客坐堂上，遙見一健步黃衣負一笈至庭下，呼而諏其奚自，曰：「自參政公范氏也。」發其笈，公之文集在焉；索其書讀之，則公之子荦叩頭請曰：「荦不天，不自冀越，而先公一夕奄忽棄其孤。荦欲死而不敢者，有先公付託之重任在。方先公之疾而未病也，日夜手編其詩文，數年成集，凡若干卷。逮將易簀，執荦手而授之，且曰：『吾集不可以無序篇。有序篇非序篇，寧無序篇也。今四海文字之友惟江西楊誠齋與吾好，且我知，微斯人，疇可以屬斯事？小子識之！』若荦則何敢請，而先公之治命不敢墜，惟先生哀而諾之。」予執書抱遺編而泣曰：「【略】今忍死丁寧之託，其何敢辭！」【略】紹熙五年六月十一日，誠齋野客楊萬里謹序。

周必大《范公神道碑》　初，效王筠，一官一集，後自哀次爲《石湖集》一百三十六卷。

范荦、范兹《石湖集跋》　詩文凡百有三十卷，求序於楊先生誠齋，求校於龔編修芥隱，而刊於家之壽櫟堂。【略】嘉泰三年十二月初三日，荦、兹謹書。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石湖集》一百三十六卷，參政吳郡范成大致能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〇　《石湖集》一百三十六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范成大《石湖居士文集》（卷亡）。又《石湖別集》二十九卷，《石湖大全集》一百三十六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范至能《石湖居士文集》，一部六冊，殘闕。

又卷一〇　范石湖《三吳雜吟》，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范至能《石湖居士文集》六冊。

又卷四　范石湖《三吳雜吟》一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范成大《石湖集》百三十六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石湖集》三十四卷。

《脈望館書目》　《石湖居士集》六本。

《内閣藏書目錄》卷三　《石湖文集》四冊，不全。【略】楊萬里序，凡三十四卷，二十二卷以後俱闕。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石湖承明集》十卷，《雜著》二十三卷，《書稿》十五卷，附錄五卷。

又　《石湖居士集》八冊，三十四卷。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范成大《石湖集》三十四卷。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石湖居士詩集》八本，舊鈔。

《絳雲樓書目》卷三　《石湖居士詩集》六冊。陳景雲注：「三十三卷。楊祕書誠齋作序，龔編修芥隱校字。」

依園主人《康熙本石湖詩集跋》　《石湖詩集》三十三卷，凡古今各體詩一千九百一十六首，范文穆公手自編定，宋嘉泰間其子荦等刻以行世，合詩文凡百有三十卷。明時曾已重刻，而流傳頗少，又有活板印本，殘闕甚多。今藏書家多有抄本，而訛舛異同，魯魚錯出。吾友金子亦陶所藏，從宋板抄得，更爲廣集諸家，較勘精密，可稱善本。兹先刻其詩集，以公諸同好。卷帙前後悉依原本所編，其間訛字，【略】皆略爲改正。所有一二漫漶之處，無從辨證，姑闕之以俟考。外附賦、楚辭一卷，樂府一卷。賦本在詩前，今附於詩後者，集以詩名，從其類也。【略】康熙戊辰八月中秋前一日，依園主人謹識。

《居易錄》卷一　婺源黃昌衢刻宋《范石湖詩集》二十卷，中多闕文。吳郡門人顧嗣協迂客亦刻《石湖集》，摹宋板最工。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石湖詩集》三十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范成大撰。【略】此本爲長洲顧嗣立等所訂，乃於全集之中獨摘其詩別行，而附以賦一卷。前有楊萬里、陸游二序，然萬里所序者乃其全集，不專序詩，游

所序者乃其《西征小集》，亦非序全詩。以名人之筆，嗣立等姑取以弁首耳。據萬里序，集乃成大所自編。考十一卷末有自注云：「以下十五首，三十年前所作，續得殘稿，附此卷末。」其餘諸詩，亦皆注「以下某處作」，是亦手訂之明證也。詩不分體，亦不分立名目，惟編年爲次。然宋洪邁使金詩凡四首，其兩首在第八卷，列於《邁使還入境以詩迓之》之前，其兩首乃在第十卷，列於《何溥挽詞》之後。邁未嘗再使金，則送別之詩，不應前後兩見。又《南徐道中》詩下註曰：「以下赴金陵漕試作。」則是當在第二卷之首，不應孤贅第一卷之末，或後人亦有所竄亂割併歟。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七 《石湖詩集》三十四卷，宋范成大撰，顧氏依園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石湖居士詩集》三十四卷，陳楞山校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石湖居士文集》三十四卷，舊鈔本。宋范成大撰。

又 《石湖居士集》三十四卷，明活字本。此本用活字擺印，板心有「弘治癸亥金蘭館刻」八字，與舊鈔本間有小異處。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續錄》 宋嘉定間其子刊本。 明弘治癸亥金華館本。【略】 四部叢刊本。

傅增湘《明鈔范石湖集跋》 《石湖居士集》三十四卷，明寫本，十行二十一字。前有目錄一卷，第一卷爲賦及騷詞，以下古律詩。棉紙無格，每卷簽題均仍明人手書，全書無前人印記，惟近人據顧刻本以朱筆校正耳。按《石湖集》爲公手自編定，嘉泰間其子莘等刻以行，凡詩文一百三十卷。顧氏跋語云：「明時曾已重刻。」然各家著錄絕未一及，何耶？余曾見金蘭館活字本，爲李木齋師收得，惜中闕數卷，第亦有詩無文，與通行本無以殊也。康熙黃昌衢刻本分二十卷，據其自序亦出於舊鈔，以此明鈔校之，其奪訛舛異殆難僂指。考顧刻前依園主人序，言金亦陶藏本，「從宋板鈔得，更爲廣集諸家，校勘精密，可稱善本，茲先刻其詩集以公同好」云云，是金氏藏本兼存文集，不審顧氏何以祇取其詩，致令百卷鴻文竟歸沈沒，幷傳鈔亦絕迹於天壤，深足嗟惜。今取此本與顧刻對勘，卷數次第相同，惟明鈔前有目錄一卷，顧刻全行刪落；明鈔賦騷在卷一，顧刻列之末卷，已失宋刊舊第。其字句亦偶有異同。

《四部叢刊書錄》 《石湖居士詩集》三十四卷五冊，上海涵芬樓藏愛汝堂刊本，宋范成大編。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石湖居士集》三十四卷，宋范成大撰，明弘治十六年金蘭館銅活字印本，十冊。 《石湖居士集》三十四卷，宋范成大撰，明吳氏叢書堂鈔本，十冊。 《石湖居士集》三十四卷，宋范成大撰，清順治九年董說鈔本，四冊。 《石湖居士集》三十四卷，宋范成大撰，清康熙二十七年顧氏依園刻本，顧肇熙校注幷跋，邵銳跋，四冊。 《石湖居士集》二十卷，宋范成大撰，清康熙二十七年黃昌衢藜照樓刻本，潘鍾瑞校補幷跋。四冊。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石湖詞》一卷，范成大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石湖詞》一卷。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石湖詞》一卷，宋范成大撰。

《結一廬書目》卷四 《石湖詞》一卷《和石湖詞》一卷，宋范成大譔，和詞陳三聘譔，明人鈔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石湖詞》一卷，精鈔本，何夢華藏書。吳郡范成大至能。

朱孝臧《石湖詞跋》 右《石湖詞》一卷，附補遺，半塘翁手校知不足齋本，乙巳夏間寄余粵東，翁旋歸道山，以未詳所據，久庋篋衍。去年，吳伯宛以鮑淥飲原鈔本見示，其誤與刊本同。覆檢翁校精審，無可疑，豈出舊本耶？遂付剞氏，以補四印齋叢刻之所未逮云。

《木犀軒題記及書錄》 《石湖詞》一卷，宋范成大撰，舊鈔本〔清鈔本〕。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吳船錄》一卷，范成大至能撰。自蜀帥東歸紀遊，取「門泊東吳萬里船」之語。

《文獻通考》卷二一七 《吳船錄》一卷。

《近古堂書目》卷上 《吳船錄》。

《玄賞齋書目》卷六 《吳船錄》。

《徐氏家藏書目》卷二 《吳船錄》二卷，宋范成大。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吳船錄》二卷，宋范成大撰。

藝文

唱和

洪适《送范至能》 愁雲暗千山，欲雪意未歇。雨腳浸夜分，鷁首勇朝發。軟紅英俊林，定不穴干謁，磊落胸中書，高談傾上笏。結駟映天街，登瀛有仙骨。摩娑先友碑，姓名或湮沒。卻顧浮丘亭，寄聲頻日月。

又《范成大祕書省正字制》 瀛洲英俊之蘊也，中興以來，未有父子踵相躡者。爾學贍而文縟，阯美于前人。盍觀異書，以正魚魯之謬。

姜特立《范大參入覲頗愛鄙作以詩謝之》 問句石湖老，如將月指標。枯中說滋潤，高處戒虛憍。頗許唐音近，寧論漢道遙。正聲今在耳，萬樂聽簫韶。

周必大《次范至能憶同游石湖韻》 桃源非眞亦非空，幾年誤轉漁郎篷。豈知石湖天尺五，不隔三萬弱水中。主公心伴白鷗沒，莫莫朝朝醉花月。邇來一念了世緣，蟬冕照人頭未雪。如今又作衣錦回，汀洲依舊玉成堆。聞道丹青隱賢佐，白麻早晚從天來。斷章批處階重抹，敢向坐中論禮絕。午橋他日倘重陪，庶見方瞳幷綠髮。

楊萬里《遣騎問訊范明州參政報章寄二絕句和韻謝之》 南海人從東海歸，新詩到日恰梅時。撚梅細比新詩看，未必梅花瘦似詩。一別姑蘇江上臺，綠波碧草恨悠哉。忽然兩袖珠璣滿，割取三吳風月來。

又《寄賀建康留守范參政端明》 一生狂殺老猶狂，只灶先生一瓣香。不爲渠儂在廊廟，無端將相更文章。江南海北三千里，玉唾銀鈎十萬行。早整乾坤早巖巖，石湖風月剩分張。

又《和謝石湖先生寄二詩韻》 一張五色石湖雲，天上吹來墮小軒。化作虹橋倚鍾阜，渡將老子到吳門。黃鍾路鼓鳴清廟，玉戚金支舞秦尊。乃是寄儂詩數紙，卻拈瑰怪向誰論。康鼎才來頓解頤，廬能自笑未經師。公無楓落吳江句，博得池生春草詩。木李拋將引瓊玖，詩筒從此走符移。蛤蜊鼈殼非難辨，只問先生汗漫期。

陳造《次王尚書韻呈石湖》 聖經三百篇，凜凜詩鼻祖。日月懸太空，不作雕篆語。可學不可議，仲尼親去取。變爲屈、宋騷，刻畫已愧古。曹、劉驥騄騁，沈、鮑鴻鵠舉。並稱五字雄，繩墨蓋陵武。甫、白壁萬仞，睥彼柳樊圃。又如曹郎鄭，屏息從晉楚。黃、陳嗣前作，風壑嘯兩虎。公生四子後，相望心相與。溟渤無棄流，酸咸或登俎。取源自聖經，長袖固善舞。清篇神所護，近句誰先睹。鄉來儀朝行，拱揖尊帝宇。出使辭氣振，前席情素吐。非公任安危，衮闕幾不補。歸來將詩壇，越笥傳之羽。陳黃伯仲爾，胡復用心苦。學力我枯涸，進冀濡敎雨。首肯公不疑，更用詢季主。

又《別俞君任通判三首》二 一代石湖翁，韓、歐或其儗。當時出門下，如君屈幾指？論定難爲才，我乃輩多士。椎成方未器，正賴君礲砥。師友繫魂夢，栩栩輒千里。驚見得此客，乾鵲預爲喜。一笑破千憂，天幸寧有此。石湖倏眼中，此翁眞不死。

李石《送范至能制置》 孔子不到秦，右軍念西岷。劍關鐵嶺江，與世隔紅塵。天亦惜祕境，我豈世間人。天上紫微郎，筆端演絲綸。跨象桂林郡，騎鯨芙蓉津。五嶺與三峽，緣雲躡星辰。憶公玉帳初，草木生華春。豢龍赤城家，長生定前身。扁舟載西子，五湖浮海濱。莫作去來想，雪山輕重均。況從尺一招，甘泉問鬼神。廟謨著龜舊，鼎味桃李新。虞衡備編載，我亦願卜鄰。

趙蕃《建康回使寄范帥從求詩帖許而未至》 作意投公好賦詩，無鹽竟自突西施。生憎倔仄飢寒態，不盡從容質問時。已辦過江還敗興，要期重謁愧無辭。夜光明月雖防暗，白日青天不礙知。

又《別范建康》 早日學詩纔得窮，人窮乃復媿詩工。如公久已獨步外，顧我何堪猥誦中。歲晚人家方墐戶，地長客子尙飄蓬。如聞深講救荒政，忍使簞瓢獨屢空。

張鎡《有懷參政范公因書桂隱近事奉寄二首》 石湖仙伯住吳門，事業文章兩足尊。南北東西曾偏歷，焉哉乎也敢輕論。桂園柳色金絲織，笠澤桃花錦浪翻。小大風煙俱自適，鷦巢終莫擬雲鯤。迂疏那可作治中，閒事歸來卻不慵。曉灶佛香聊作觀，晚投社飲亦稱儂。荷衣製就身宜著，菰米收成手自舂。最是今年多偉績，萬叢蘭四百株松。

姜夔《雪中訪石湖》 雪矸如玉城，偏師敢輕犯。黃蘆陣野鶩，我自將十萬。三戰渠未降，北面石湖范。先生霸越手，定自一笑粲。

又《玉梅令》（石湖家自製此聲，未有語實之，命予作。石湖宅南，鬲河有圃曰范村，梅開雪落，竹院深靜，而石湖畏寒不出，故戲及之。）疏疏雪片，散入溪南苑，春寒鎖舊家亭館。有玉梅幾樹，背立怨東風，高花未吐，暗香已遠。公來領略，梅花能勸，花長好願公更健。便揉春爲酒，剪雪作新詩，拚一日繞花千轉。

又《石湖仙》壽石湖居士）松江烟浦，是千古三高，游衍佳處。須信石湖仙，似鴟夷翩然引去。浮雲安在，我自愛、綠香紅舞容與，看世間幾度今古。盧溝舊曾駐馬，爲黃花閒吟秀句。見說胡兒，也學綸巾欹羽。玉友金蕉，玉人金縷，緩移箏柱。聞好語，明年定在槐府。

《江湖後集》卷一五蕭澥《江上東日效石湖田園雜詠體》溪落洲荒水半高，枯楊兩岸冷蕭騷。田家預辦來年事，加得陂頭一丈高。

梁相《春日田園雜興》膏雨初晴布穀啼，村村景物正熙熙。誰知農圃無窮樂，自與鸝花有舊期。彭澤歸來惟種柳，石湖老去最能詩。桃紅李白新秧綠，問著東風總不知。

楊本然《春日田園雜興》春風建業馬如飛，誰肯田園拂袖歸。栗里久無彭澤賦，松江惟有石湖詩。踏歌槌鼓麥秧綠，沽酒裹鹽菘芥肥。吳下風流今莫續，杜鵑啼處草離離。

桑柘區《春日田園雜興》粟爵瓜官懶覬覦，生涯雲水與烟腴。晚風一笛麥秧隴，春雨半鋤桑柘區。可是樊遲宜請學，肯教陶亮歎將蕪。斜陽芳草關情處，更把新詩弔石湖。

錢義《續詠史詩・石湖》石湖春水綠於苔，時有詩人載酒來。欲訪范公遺跡去，淡烟疎雨暗蘇臺。

吳寬《賡范》新正無事，偶閱鄉先哲范文穆公《石湖詩集》，見其多道吳中事，因摘取其句有涉於春者，輒成一絕，得十二首。蓋予入官適三十年，處世幾七十歲，公私所繫，不即歸田。賦成，令兒子輩誦之，恍如身在吳中，亦可以自慰也。昔人有和陶之作，予僭名爲賡范，其不免文穆公笑之乎？《雪寒探梅》詩云「吳下得春元自晚」：新年京國競繁華，東蒼深居自一家。春到不如吳下晚，石湖詩裏探梅花。《賞海棠》詩云「聊爲海棠修故事」：探梅直過萬山限，手內何曾折得回。故事重修春不斷，石湖詩裏海棠開。《新正書懷》詩云「先渡南村學灌畦」注：新圃在湖田南，名范村）：年來雙足弱難行，卻遣郊南再看牲。夜半范村將夢渡，石湖詩裏一舟輕。《春朝早起》詩云「寒惟病骨知」：新正有假放朝官，夜宿齋房睡未安。卻怪山林猶早起，石湖詩裏怯春寒。《元日立春》詩云「交運丑支辛」：吳中士女愛迎春，爭看千行百戲陳。兀坐窗間論歲序，石湖詩裏丑支辛。《詠吳中二燈》詩云「雨絲風外綴」，又云「弱骨千絲結」：吳中元夕舊相承，街上家家搭竹棚。夜靜風沙吹滿屋，石湖詩裏看絲燈。《丙午新年六十一歲俗謂之元命》詩云「歲後當生次，星臨本命辰」：強將華髮戴朝簪，元命□來七歲新。我比前人尤覺老，石湖詩裏記星臨。《春日田園雜興》詩云「一年一度遊山寺，不上靈巖即虎丘」：靈巖上了虎丘還，春到吳人更不閒。兩地一年仍一度，石湖詩裏去遊山。《春困》詩云「諾惺庵裏呼春困」，注：吳俗立春日，兒童以春困相呼）：菜盤椒酒憶江南，春困相呼我獨堪。世外尚無人解此，石湖詩裏諾惺庵。《乾道辛卯三月望夜與周子充內翰泛舟石湖距九年復以是夕泛湖有懷昔遊》詩云「石湖花月浮春空，憶共僊人同短蓬」：紫薇村北暮煙收，花月浮空記昔游。我後益公還識面，石湖詩裏泛僊舟。《自橫塘過黃山》詩云「東風已綠南溪水，更染溪南萬柳條」：溪南萬柳綠成灣，先壠頻年抵暮還。遙望松楸常灑淚，石湖詩裏過黃山。

錢曦益《和范致能燕山道中絕句八首》吾郡范文穆公成大，以乾道六年使金，自渡淮至燕山塗中有絕句詩一卷，自白溝河至會同館凡八首，則余入畿南所經歷道也。弔古憂時，感歎天水，金源遺跡，援筆屬和，情見乎辭，庶幾效矇瞽之義焉。《白溝河》《范詩注云：在安肅北十五里，闊才丈餘，古亦名巨馬河，本朝與遼人分界處）：遼宋分疆一線流，白溝人說是鴻溝。兩河三鎮全輸卻，殘局休論十六州。《范陽驛》《范注云：涿州驛牆外有尼寺二鐵塔，夾塗如雪，俯瞰城中）：朔漠風來語鐸鈴，浮圖如雪夾郵亭。使臣中夜頻欹枕，替戾岡音或可聽。《琉璃河》《范詩云「琉璃河上看鴛鴦」，注云：在涿州北三十里，極清泚，茂林環之，尤多鴛鴦，千百爲羣）：花石綱殘花鳥稀，紇干山雀幾時歸。琉璃河上乘軺客，愁見鴛鴦對對飛。《灰洞》《范注云：在涿北燕南之間，兩旁皆高岡，無風而塵土坌集，不辨人物）：燕南涿北愁殺人，灰洞無風自起塵。一片江南圖畫裏，西湖秋月石湖春。《良鄉》《范注云：燕山屬邑，驛中供金栗天生子，皆珍果，又有易州栗，甚小而甘）：攬轡嘗新一歎唏，山梨易栗帶胡沙。宜春小苑芳菲日，苜蓿葡萄屬內家。《盧溝》《范詩

云「草草輿梁枕水低」，蓋文穆過時，此橋尚未甃石）：已割燕雲卻罷休，使車容易度蘆溝。桑乾河水輿梁下，依舊長流繞汴州。《踢鴟巾》《范注云：金接伴使田彥章所裹，蓋胡服也）：鵔鸃貂鼬總紛紛，巾幗何曾遺虜人。冊使南來恭謝北，不知誰戴踢鴟巾？《會同館》《范注云：燕山客館也。遼人館本朝使，已謂之會同館）：攬轡乘軺使指同，燕賓館宇雜華風。會朝青海班三恪，莫訝胡兒說會同。

紀念

周必大《祭范至能參政文》　維年月日，具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遣承信郎本府使臣俞允迪臻祭于故參政文學范公之靈。惟公英邁秀傑，稟之于天。文學政事，獨擅其全。三館兩制，飛騰雋躐。儀曹省闥，秉執文權。入贊大鈞，智略湊前。周旋四方，譽問日宣。南帥交廣，北使幽燕；西鎮梁益，東表海壖。牧民御衆，揚善惟賢。交奏顯庸，度越拘攣。綽然餘裕，灑翰飛牋。一紙晨出，萬夫夕傳。范村花竹，石湖雲烟。猶曰世濁，遂蛻而仙。嗟我識公，實居衆先。齒則同甲，仕則差肩。早約投紱，今乃華顛。斯言未踐，公館遽捐。顧瞻吳門，道遠綿綿。遙陳奠觴，迸淚如泉。嗚呼哀哉，尚享！

陳造《石湖兩帖還李推官》　石湖老子家蓬邱，一笑俯作人間遊。風度人品第一流，結字亦復無朋儔。還軫蓬邱俄十秋，恍開此帖指病眸。便若執鞭侍瓊舟，狂奔渴驥騰驚虬。斷圭折劍紛然投，蜚虹曳霞爛相繆。人間至寶人貪求，無閒珣琪雍琳璆。彼此輕重寧其伴，借我肯作一月留。我癡不減顧虎頭，還君孰視仍牢收。愛護幸免惡客偷，亦幸不污寒具油。

又《又悼石湖老人》　老商笑不待三年，梏腹人人得果然。商俗均霑傅巖雨，中行羞死繞朝鞭。探原已茹丘軻戴，落筆聊差屈宋肩。緬想神遊知有處，定驂鸞鶴戲芝田。

又《祭石湖先生文》　於偉先生，斯道宗主，斯文楷模。外庸內勳，傲睨襲、黃，皐步益趨。士蟻附之，小大迄成，如金在爐。文振哀玉，筆奔狂螭，乃其緒餘。一昨龍荒，雍容口伐，氣懾大胡。公推上仁，天怒爲舜，南北免魚。活億萬人，壽當永延，顧止此歟！德人去來，寔天所尸，偶聖誕賢。孝宗睿明，公起作輔，數庸非天。歲將流虹，公則遊世，實先期年。及乘白雲，復期歲差，帝後公先。昔重堯華，今參群帝，惟公周旋。生榮死哀，實孚名白，顧何歉然。我歸自東，恍隔顯幽，情有弗宣。念昔杖履，日親色笑，心銘話言。薦旨此觴，師資如在，有淚頹川。

姜夔《悼石湖三首》　身退詩仍健，官高病已侵。江山平日眼，花鳥暮年心。九轉終無助，三高竟欲尋。尚留巾塵角，胡虜有知音。未作龍蛇夢，驚聞露電身。百年無此老，千首屬何人。安得公長健，那知事轉新。酸風憂國淚，高塚卧麒麟。未定情鍾痛，何堪更悼亡。遺書知伏枕，來弔只空堂。雪裏評詩句，梅邊按樂章。沈思酒杯落，天闊意茫茫。

戴復古《題清江臺（是日新書范石湖碑表于亭上）》　秋色無邊際，酬之以醉顏。亭高俯城郭，木闕見江山。勝踐園林古，好詩天地慳。范碑生羽翼，飛上畫屏間。

查慎行《元夕同顧伊人張昆詒集徐敬思宅分得燈字》　自得君家飲量增，也教小戶罄三升。笙歌院隔新翻曲，書畫屏開巧樣燈。知有清光終讓月，可無佳句冷如冰。誇張節物誠多事，誰似詩人范致能？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一《陳小松詞》：宋范文穆（成大）曾館姜白石於石湖，後此吳夢窗、張玉田亦寄跡焉。道光初，吳門諸詞家擬於石湖建祠，祀三詞人。陳小松明紅賦詞代引，即用白石所製《石湖仙》云，【略】。

雜錄

《黃氏日鈔》卷六七　〔范石湖集〕二十卷，公出蜀時詩也。江安近瀘州，有張旗三灘，言湍急過之速也。二十一卷，還直玉堂與還吳所作。二十二之二十六多帥鄞所作。自鄞移金陵，將行，偏游諸山，至金陵而詩少，其所遊鍾山、半山耳。甲辰除歲吟，多及閒適之意，請息齋屢有作，則絕交之語，當有激也。《夜坐有感》詩，說竇卜。《丙午新正》詩，石湖年六十一矣。有云：「人情舊雨非今雨，老境增年是減年。口不兩匙休盡穀，生能幾屐莫言錢。」自此皆退閒消遣之作矣。五十一卷以後，皆帥蜀時奏劄。謂《原道》論一出，則儒術益明，二氏不廢。此殆公佛學中自有所見。然史越王亦學佛者，嘗以此諫壽皇，何石湖之異耶？「蘭亭石本惟定武者筆意仿佛，士大夫皆欲以所

藏者當之，而未必皆然。」愚謂此語雖爲帖字發，足以警省士大夫處甚多。

《天祿識餘》卷一〇　《詩・定之方中》有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是椅與梓明屬兩木。《說文》云：「椅，梓也。」又云：「梓，楸也。」似一木而異名者，誤矣。《六書故》云：梓似桐，葉小於桐，生子成佩。今江南此種最多。別有一種無莢而多花者，其花紅豔繁密，一望如霞。范石湖詩：「梓花紅綻碎。」此語曲盡其勝。

《四庫全書總目》卷七〇　《桂海虞衡志》一卷。【略】是編乃由廣右入蜀之時，道中追憶而作。自序謂凡所登臨之處，與風物土宜，方志所未載者，萃爲一書，蠻陬絕徼，見聞可紀者，亦附著之。共十三篇，曰：《志巖洞》、《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獸》、《志蟲魚》、《志花》、《志果》、《志草木》、《雜志》、《志蠻》。每篇各有小序，皆志其土之所有。惟《志巖洞》僅去城七八里內嘗所游者，《志金石》準《本草》之例，僅取方藥所須者，《志蠻》僅錄聲問相接者，故他不備載。《志香》多及海南，以世稱二廣出香，而不知廣東香自舶上來，廣右香產海北者皆凡品。《志器》兼及外蠻兵甲之制，以爲司邊鎮者所宜知，故不嫌旁涉。諸篇皆叙述簡雅，無夸飾土風、附會古事之習。其論辰砂、宜砂，地脈不殊，均生白石牀上，訂《本草》分別之訛。邕州出砂，融州實不出砂，證圖經同音之誤。零陵香產宜、融諸州，非永州之零陵。《唐書》稱林邑出結遼鳥，即邕州之秦吉了。佛書稱象有四牙六牙，其說不實。桂嶺在賀州，不在廣州，亦頗有考證。成大《石湖詩集》，凡經歷之地，山川風土，多記以詩。其中第十四卷自註「皆桂林作」，而詠花惟有《紅豆蔻》一首，詠果惟有《盧橘》一首，至詠游覽，惟有《栖霞洞》一首，《佛子巖》一首，其見於詩註者，亦僅蠻茶、老酒、蚺蛇皮腰鼓、象皮兜鍪四事，不及他處之詳，疑以此志已具，故不更記以詩也。其盧橘一種，《志果》不載，觀其《志花》小序，稱北州所有皆不錄，或《志果》亦用此例。蠻茶一種，《志草木》中亦無之，考詩註稱蠻茶出修仁，大治頭風，而《志草木》中亦有鳳膏藥，亦云葉如冬青，治太陽痛、頭目昏眩，或一物二名耶？然檢《文獻通考・四裔考》中引《桂海虞衡志》幾盈一卷，皆《志蠻》之文，而此本悉不載，其餘諸門，檢《永樂大典》所引，亦多在此本之外。蓋原書本三卷，而此本併爲一卷，已刊削其大半，則諸物之或有或無，亦非盡原書之故矣。

《樂府餘論》　范石湖《醉落魄》詞：「棲烏飛絕，絳河綠霧星明滅。燒香曳簟眠清樾，花影吹笙，滿地淡黃月。　好風碎竹聲如雪，昭華三弄臨風咽，鬢絲撩亂綸巾折。涼滿北窗，休共輭紅說。」高江村曰：「笙字疑當作簾，不然與下昭華句相犯。」按高說非也。此詞正詠吹笙。上解從夜中情景，點出吹笙。下解「好風碎竹聲如雪」，寫笙聲也。「昭華三弄臨風咽」，吹已止也。「鬢絲撩亂」，言執笙而吹者，其竹參差，時時侵鬢也。如吹時風來，則綸巾折，知涼滿北窗也。若易去笙字，則後解全無味。且花影如何吹簾，語更不屬。

朱孝臧《石湖詞跋》　原鈔詞後有小齊雲江立跋，首闋《滿江紅》詞亦江氏手錄。補遺僅九闋，刊本《玉樓春》以下八闋，殆涤飲輯也。宋劉昌詩《蘆蒲筆記》載《白玉樓賦》，道君皇帝親灑宸翰於圖後。石湖跋有《法駕導引》、《步虛詞》六章，（原跋云：「自《玉階》及《紅雲法駕》之後，以至《六小樓》，意趣超絕，形容高妙，必夢游帝所者彷彿得之，非世間俗史意匠可到。晴窗淨几，盡卷展玩，悅然便覺身在九霄三景之上。《簡齋集》有《水府法駕導引曲》，乃倚其體作《步虛詞》六章，羽人有不俗者使歌之，風清月明之下，雖未得仙，亦足以豪矣。」）今併附卷尾。癸丑上巳，歸安朱孝臧跋於無著庵。《愛日精廬藏書志》云：「《滿江紅》第二闋脫『始生之日，丘宗卿使君攜具來爲壽，坐中賦詞，次韻謝之』二十二字。」按宗卿《滿江紅・壽石湖》詞正同其韻。又云「三聘和《醉落魄・元夕》詞『欲知此夜碧天闊』，下脫一葉，據目錄，尚有《醉落魄》唱和兩闋、《眼兒媚》唱和兩闋。末葉『何人爲我丁寧，驛使來到江干』，蓋《眼兒媚》和詞尾句。」據此，知石湖與陳夢弼唱和相間，原編爲一卷。補遺《眼兒媚》非夢弼韻，所輯殆尚未盡也。癸丑四月朔，上彊村人再記。

何耕

傳記

周必大《朝請大夫知潼川府何君耕墓誌銘》　公諱耕，字道夫，姓何氏，

世居漢州之綿竹縣。曾大父杲。大父延世，號休庵居士，輕財好施，食客日數十人。與同郡德陽史彬善，以其子革爲彬婿，即公之父也，贈朝請大夫。彬教授弟子以百數，號絕學先生。兩家既通婚姻，何氏亦占籍德陽矣。公甫勝衣，從外祖學詞賦，警敏異群兒，更授《尚書》，殫思精義。東西川名士張行成、任愔繼爲郡博士，皆奇之。方弱冠，類試奏名第一，時紹興十七年也。自行在吳中，蜀士不預廷試，例賜魁進士及第，命官視甲科第三。時秦益公當國，諭禮部尚書，凡不至者，第一等並賜進士出身，今後準此，入熟晝可，遂爲故事，蓋自公始。以左迪功郎充彭州州學教授，用舉主陞從政郎，教授成都。公天資高明，積學勤篤，士聞風四面至。帥守監司交薦之，改左宣教郎，領職如故。制置使沈介、轉運周綰、何逢原皆中朝名勝，待公以異禮。今上登極，轉左奉議郎、移成都府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略】吏部尚書汪公應辰，儒宗，嚴許可，以文章典雅科薦公，俄通判成都府。乾道四年，綿溪大饑，公沿帥檄賑濟。【略】全活不可計，文人晁公遡爲提點刑獄，詩以美之。【略】丁太宜人憂，疏食三年，出居僧舍，自號恬庵跨叟，以布裘鐵環竹杖等五物爲五友，若無意於世者。免喪踰年，羌寇沉黎，虞雍公爲宣撫使，檄公守雅州。【略】知果州，改嘉州，課常爲諸郡最。除潼州府路提點刑獄公事，作《諭民詩》四十二篇，語平易，而教化寓焉。郡邑家有其書，強暴犯法，父老必譙曰：「汝不讀何公詩乎？」往往知悔。淳熙四年，敕差監四川類試，得士爲多。是歲被召，明年入對，論恢復四事，【略】拜倉部員外郎，改戶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侍講東宮。未幾，遷國子司業，就陞祭酒，改太子侍讀。講《禮記》終篇及史院進四朝志，皆增秩一等。徙秘書監，丐外，知潼州府。請祠，未報，以十年六月乙卯卒於州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七。既詔公主管玉局觀，不及拜矣。積官朝請大夫。【略】公有集百卷，藏於家。予未嘗至蜀，而多識蜀士，夙聞公有盛名。紹興末，外舅王公葆守漢，每道公之賢。歲在戊戌，予在翰林，而公實來，一見如舊交。已而僚於東宮，於史院，予既知公，公亦知予。自公云亡，懷思不已。今德彥、德固同進士第，泣請銘公墓，義不得辭。竊嘗評公，於書無不讀而得其要，於文無不能而根諸理，立朝端諒敢言，典郡豈弟，人不忍欺。【略】朝廷進退蜀士，多以公言爲輕重。學省蓬山，極道德文章之選，公俱爲之長，視禁途跬步可登。一旦悼亡，浩然有歸志，日夜求去，人爭欲留公。予時爲承轄，諒公誠懇，莫敢遏也。蓋公之行誼文學，出處去就，大略慕唐白樂天，而耽玩釋氏，躬持齋戒，尤與之同。嗚呼！斯亦賢矣，是宜銘。銘曰：珪璧其德，松筠其節。何以文之，惟學與識。宜公宜卿，我則自抑。宜耄宜期，天曷爾嗇。寧非劬躬，以壽奕葉。邈乎來今，尚考斯刻。

紀事

《老學庵筆記》卷三　蜀俗厚，何耕類省試，卷中有云：「是何道也夫。」道夫，耕字也，初未必有心。耕有時名，會有司亦自奇其文，遂以冠蜀士，士亦皆以得人相賀，而不議其偶近暗號也。

《敬鄉錄》卷四鄭良嗣《與何監秘書》　恭惟某官以英才盛德爲西南之人傑，歷歷既久，入登華要，則山益高，斗益明。凡諸大夫國人皆得以矜式，而略無異議，則今之所謂大賢，可歸以公論者，舍閣下其誰也哉！先君子守蜀之狀，閣下既知之矣。當先君子出蜀時，閣下手送行之序，率俊造數十百人追餞于舟次，其序有曰：「蜀人將彊配之于諸葛武侯、韋南康之間，而不知公之肯居與否也。」後三十五年，閣下衮衮登進，而某亦自外入，備數尚書郎。亟走上謁，荷閣下一見相慰勉如平生交。且謂蜀人思我先君子，果與武侯、南康似。【略】某舊讀韓昌黎文，見《張中丞傳後序》，每掩卷太息曰：「使我先君子而遇今之昌黎公，其亦猶是乎！」【略】今得所遇矣，且自謂加于前人一等矣。昌黎公曰：「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州間，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蓋謂從所經歷得之故審也。而閣下于我先君子，則親見而素聞之。昌黎公又曰：「兩家子弟才智下不能通二父志。」蓋傷其後之無所辨明也。而閣下之於某，則辱與之進而每勞問焉，非加于前人一等耶？閣下之慨然如此，蓋可必無疑矣。某于是勇于自決，謹繕錄家傳八卷，鄉風拜手以浼于執事者。倘不擯拒，爲一肆筆，勒爲銘文，使永表于神道，則死者不死，某亦得與人子齒矣。

宋濂《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銘》　右《宋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墓誌銘》一通，秘監何耕道夫之所撰也。道夫廣漢人，故知得治蜀之事爲悉，而公之行能勞烈，亦獨於蜀爲最著。【略】然公之見忌於檜，士大夫皆能誦之。至於道夫，方爲檜之所忌，則或者未必盡知之也。道夫嘗爲類省試第一，故事榜首

不赴大對者賜進士及第恩數，視殿試第三人，蓋優之也。檜方欲沮張魏公，而道夫對策歷論蜀人難進易退之節，有「高視天下竊笑」之語，檜嫉之，乃諭禮部令奏，但賜進士出身。道夫亦視之澹如，未嘗一踐貴人門。登第三十年，始召爲倉部郎，累遷至祭酒。鄉人趙溫叔爲相，雅欲相鈎致，亦不肯就。及溫叔罷，蜀人爲所引者皆被逐，獨道夫不染物議。使其居公之位，其尚肯屈志以附檜乎？雖職位不同，功績遂異，道夫清峻之節，未必有愧於公也。然則公之墓誌，非道夫爲之，孰可爲之哉。公之子德肖不求之他人而屬之道夫，良有以也。吾友彥淵氏，公之九世孫，以葉史君昌父所書此冊求題。故濂以所聞疏公治蜀之績而詳及道夫之事，使覽者知士大夫立身以名節自砥礪，有不隨世而磨滅者，必將惕然自省也。道夫以淳熙辛丑春始拜朝請大夫、試秘書監之命，其秋輒求去，乃除知潼川府。今以秘書繫銜，則誌文作於是歲春夏之間無疑。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何耕《勸戒詩》一卷。

藝文

樓鑰《送何道夫祕監守潼川》　妙齡冠蜀士，名聲振王畿。晚隨召節來，天朝增羽儀。我昔倅丹丘，鹿侯挂冠歸。群公俱祖送，見公四三詩。頗恨著鞭先，自言乞身遲。拳拳慕下風，直欲夢見之。還朝挹高致，氣宇清且夷。稱者不容口，往往同一詞。始見荷傾倒，笑談欲忘疲。況當秋風高，濫吹參試闈。鼎儻得一嘗，豹斑容管窺。叔度眞似道，莊生信忘機。親疏皆不可，況容磷與緇。諸生得公來，歡曰眞吾師。叩簾或三請，響答了不疑。私謂如此人，定應備論思。胡爲歸興勇，抗章氣不衰。鼓盆萬里外，抱孫更成悲。擁麾東川去，無人留孔幾。別懷不自勝，別酒聽淋漓。他時念老成，追鋒且復西。公能重來否，此意非吾私。

趙　昚 宋孝宗

論述

綜論

曹勛《恭題今上皇帝賜御書阿房宮賦》　皇帝陛下挺生知之聖，躬天縱之能，萬機餘閒，不以聲色爲娛，珍玩爲好，惟留神翰墨，恬養天和。所書之文，必聖賢格言，所作之字，備古今衆體。宸奎藻麗，與雷霆風雲同變化之用，豈特以翔鸞翥鳳，下與鍾、王輩較能於位置點畫間哉。今書杜牧賦，聖意所寓，尤邃於興寄，蓋欲敦舜禹之儉，監亡秦之侈，以安養斯民，混一區宇爲心，非止游戲筆墨三昧而已。

又《恭題今上皇帝御書和韻》　臣草茅一介，備位掌武，獲於清閒之燕，得奉咫尺之顏。仰見英睿聖武，深仁厚澤，問安視膳，孝通神明，勘難守成，信貫金石，同堯仁而遐覆，廓舜德以比隆。蓋學究天人，性鄙珍異，機暇惟親翰墨，製述寶章，至屈俯同之尊，成賡載之美。辭備雅正，則金聲玉振之文也；書具眞草，則龍翔鳳翥之勢也。焜燿今昔，砥礪臣工。

又《恭題今上皇帝賜和韻鵁鶄天詞》　恭惟今上皇帝以舜之孝纘禹之功，撫寰寓以同文，馭佳兵以戢武，溥率既若，翰墨惟新。每觀妙於古先，即凝神於物表，聿符元覽，哀對衆眞。小臣陪班，燕詞輒貢，荷上聖不間於草芥，賁宸章亟就於笑談，屈體俯同，垂情寵答，辭擴一時之勝特，字兼八法之邃嚴。

劉宰《孝宗宸翰跋》　臣於此卷見孝宗皇帝聖德三焉：宰臣同時進擬學士七人，而六人在朝，儲才之盛也；於七人之中，擢任倪公，而文章氣節皆可與日月爭光，用才之審也；郭師禹，光宗皇帝之舅，以才受封，非將內禪，不授節鉞，抑近戚，重名器也。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

子。」我孝宗皇帝有焉，嗚呼聖矣哉。

高斯得《跋黃給事鈞所藏孝宗皇帝御製》　臣嘗伏讀國史，乾道四年二月庚子，孝宗皇帝出御製《春賦》以示大臣，言農事方興，要使無失其時，蓋與《七月》之詩相爲表裏。今觀賜臣鈞等《苑中即事》詩，感念春和，有「與民同樂」之句，其月庚戌也。上距《春賦》之出，十日而近，是時講解初定，域中晏然，時和歲豐，百姓安樂，而孝皇留意民事如此。其後乾、淳二十年間，阜康之美，比迹成康，猗歟盛哉。

《咸淳臨安志》卷七史浩《幸秘書省賜詩恭跋》　內出御製詩賜臣浩以下，昭回光耀，參貫圖書，鴻大閎深，匹休雅頌。

分論

《幸學詔》　周必大《幸學詔御筆跋》：淳熙四年二月辛未，奉御筆如右。前一聯大哉王言也，後四字毋固我也。

《精擇監司郡守詔》　《咸淳臨安志》卷四王淮等跋：皇帝陛下聖心淵懿，經緯萬方，旰食宵衣，罔不惟民之念。乃五月丙子，內出御筆手詔，宣示臣等，辭旨懇切，訓戒丁寧，謂民情之慘舒，繫政治之得失，監司郡守責任尤重，選授之際，勿專履歷，惟才行是擇。

《斷獄詔》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有古崛之風。

《獎諭魏玉愷詔》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篇短詞腴，極有古趣。

《興水利詔》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情勢朗豁，言故鑿鑿。

《賜魏王愷詔》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辭甚雅令。

《禁兩稅折錢詔》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酌盈劑虛，言獨款悉。

《罷官鬻鹽詔》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三八：眞切處可以感人。

《春賦》　《咸淳臨安志》卷四蔣芾《御製春賦石刻跋》：皇帝宅位之六載，儲精思道，求所以調四氣育萬物者，動靜語默，以天爲宗，雨暘以時，農事將興，帝心樂焉。乃二月辛丑，出御書御製《春賦》以賜臣等。既下拜登受，竊伏思念，帝王之德莫大於法天，天道之妙，不可得而見也。可得而見者，天時之運行而已。四氣之序，而春首之，萬物之衆，而春生之，溥博淵深，無所不被。求天道之端，孰要乎此。孔子作《春秋》，書春于王之上，而以正次焉。春者天之所炎也，正者王之所爲也。欲使王者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蓋一經之大要也。陛下聰明睿知，得孔子不傳之學於千有餘載之上，故能承天意以從事。宏謨擴度，包括幽遐，則與春同其大，涵恩厚澤，涵濡微小，則與春同其仁。範圍著於德業，發揮形於賦詠，大哉帝王之言，其視《春秋》之書，異代而同旨，鋪乎雷霆之聲也，煥乎《雲漢》之章也，漢高《大風》之歌，武帝《瓠子》之作，方斯遠矣。臣等待罪邇列，獲拜非常之賜，口誦心惟，以謂陛下法天之德，於此乎見，顧惟昧陋，無以仰贊裁成輔相之妙。先是，宰執奏事。上曰：「人主不可不知民事，朕近嘗作《春賦》，倣蘇軾《赤壁賦》爲之。大意言農事方興，要使無失其時。」宰臣魏杞請窺聖作，故賜之。

《用人論》　《咸淳臨安志》卷四陳俊卿等《刻御製用人論記》：乾道五年十月十五日，皇帝詔臣俊卿、臣允文、臣克家對選德殿，坐論用人之道，使各疏所見以聞。臣俊卿等既退，悉昧死上愚對。越十一月五日，皇帝復御選德殿，出御製《用人論》，幸賜臣俊卿等。【略】皇帝陛下天縱日躋之聖，淵懿之學，度越百代，而任賢使能之志，駿發睿藻，風厲邇列，軼古中興。【略】今皇帝豐茂世之規，監于唐典，振起衆治，宣召四方之士而器使之。天日一臨，賢佞忠邪莫得遁其情狀，而量材度德，飭戒不忘。奎文天章，紆餘閎肆，皇乎載賡之歌，凜乎奉璋之詩，丁寧周密，視典謨有加焉，規摹益宏矣。

《梅雪》　楊萬里《跋御書御製梅雪詩》：皇帝一日復命春坊臣特立傳賜群僚以御製《梅雪》詩三首，凡五紙。恭惟皇帝陛下道德之崇極，典學之緝熙，固已登咸、韶、三謨之業，聖文之渾噩，詩句之高古，又復戛擊《商頌》《周雅》之音，視《大風》之歌、《秋風》之辭，皆莊周所謂風斯在下者。臣敬刻之高安郡治，俾士民誦之詠之，與《雅》《頌》異時同聲焉。

《長春花》　史浩《跋御製長春花詩》：頃者以臣乞還田里，屢詔不許，乃御製《長春花》詩，遣中人即臣賜第宣示，以見聖志。雲漢昭回，高出風雅，固非臣所能窺測。

《送史浩》　史浩《跋御製入謝送行詩》：於是賜御製詩一首以寵其歸，倬乎《雲漢》不足以爲光，鏘乎《咸》《韶》不足以爲美。

《秋日臨幸秘書省因成近體詩一首賜丞相史浩以下》《瀛奎律髓彙評》卷五方回評：淳熙五年戊戌九月十二日，駕幸秘書省，翌日賜丞相史浩以下此詩。自建炎丁未至庚戌，閱四年，無非寇賊充斥之日。自紹興辛亥至壬午三十二年，梗以奸相秦檜者十七年。天下學士大夫切齒于忘讎議和之事，貶逐相望。辛巳，完顏亮背盟臨江，東南震動，幸而再安，天也。中間錢塘一隅，謂之小康則可矣。至阜陵立，隆興、乾道以至淳熙，始可謂之昇平。故取孝宗此詩，以見當時稽古右文、禮賢下士之盛。宋之極治，前言仁祖，後言孝宗，漢、唐英主有不逮也。朝廷治而天下富樂謂之昇平，天下雖尚富樂而朝廷不治，則有亂之萌，不足以言昇平也。選詩之意，又在乎此。紀昀評：湊泊而成，氣象狹少，不及仁宗遠矣。無名氏(甲)評：孝宗承大亂之後，不能復中原寸土，僅免稱藩，何足謂之昇平？亦不足謂之小康！區區文飾，于詞章曾何補耶？

《題橙花》 方孝孺《題宋孝宗題橙花詩後》：人之文辭翰墨，非極精妙不能傳乎後世，惟帝王及有道之士，雖未盡美，人亦好而傳之。然爲天下所尊仰而不敢褻玩者，恆在乎德，而不在乎位。陳叔寶、隋煬帝之詩，宋徽宗之書與畫，蓋有見而嗤笑其所爲者矣。其美而可傳也且若此，況其不工者乎。故欲圖來世之傳者，雖人主之尊，亦觀其德而已。予嘗論宋之諸帝，仁宗法不足而厚有餘，孝宗才不逮而志甚銳。昔見仁宗飛白數大字，慨然想見其時。此詩乃孝宗題馬璘畫橙花之作，其書法方之祖父不及多矣，然使人望而敬之，忘其爲區區小詩，豈非以其志烈之足慕哉！

傳記

《宋史》卷三三至三五《孝宗本紀》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諱昚，字元永，太祖七世孫也。【略】王夫人張氏夢人擁一羊遺之曰：「以此爲識。」已而有娠，以建炎元年十月戊寅生帝于秀州青杉牐之官舍，紅光滿室，如日正中。少長，命名伯琮。【略】高宗未有後，【略】紹興二年五月，選帝育于禁中。【略】三十年二月癸酉，立爲皇子，更名瑋。【略】三十二年五月甲子，立爲皇太子，改名昚。【略】六月甲戌，御筆賜字元永。乙亥，內降御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略】(淳熙十六年)二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壬戌，下詔傳位皇太子。是日，皇太子即皇帝位。帝素服駕之重華宮。辛未，上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皇后曰壽成皇后。紹熙五年五月壬戌，壽皇聖帝不豫。六月戊戌，崩于重華殿，年六十有八。十月丙辰，謚曰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廟號孝宗。【略】贊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爲南渡諸帝之稱首，可謂難矣哉。

紀事

史浩《跋御製曲宴澄碧殿詩》 皇帝陛下踐位之十六載，臣蒙恩再侍經幄，賜召見，眷禮益隆，乃九月丙辰，賜宴澄碧殿。酒半，陛下舉玉趾臨澄碧，臣獲從遊。山光水聲，互相發越，恍然如在蓬萊方丈間。從容談道，賜盃無算。抵暮，詔宿玉堂之直廬，顧謂臣：「此會不可以無紀。」臣欽承睿命，斐然成詩，叙所以感遇之意以進。陛下繼錫宸章，俯同其韻。【略】臣下拜跪誦，仰見聖學高明，文章煥發，旋轉乾坤，工極造化，一篇之中，屢致志焉。曰「治道貴清淨，聖學有深旨」，【略】則陛下是詩之作，其功用不既大矣乎。【略】又刻臣鄙句於下方，庶昭宸章之工，侈非常之賜云。

《咸淳臨安志》卷一三曾懷《跋御製玉津園詩》 淳熙元年秋九月壬寅，皇帝幸玉津園，【略】天顏怡悅，賦詩以示臣等，且命賡和以進。【略】宸章昭回，天語煥發，所以示並用久長之意，卓然與六經之義同歸，實垂世不刊之典也。【略】懷恭和二首曰：「名園佳氣藹非烟，冠佩朝宗似百川。五品並令陪燕射，四鍰端欲序賓賢。恩涵春意魚翻藻，威入秋深雁落弦。竣事更容窺典雅，宸章應陋梧梁篇。」「江山秋日冠輕烟，別苑風光勝輞川。位設虎侯恢盛典，技精楊葉校名賢。禮均湛露宣飛斝，樂奏鈞天看發弦。聖主經文兼緯武，全勝巡幸射蛟篇。」群臣詩不悉載。

《容齋三筆》卷九 淳熙十六年二月《登極赦》：「凡民間所欠債負，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錢旬日，未得一息，而並本盡失之者，人不爲便。何澹爲諫大夫，嘗論其事，遂令只償本錢。小人無義，幾至喧噪。紹熙五年七月覃赦，乃只爲蠲三年以前者。按晉高祖天福六年八月，《赦》云：「私下

債負取利及一倍者並放。」此最爲得。又云：「天福五年終已前，殘稅並放。」而今時所放官物，常是以前二年爲斷，則民已輸納，無及於惠矣。唯民間房賃欠負，則從一年以前皆免。比之區區五代，翻有所不若也。

《容齋五筆》卷五　四月四日，扈從詣景靈宮朝獻，蒙於幕次賜和篇，聖製云：「比幸玉津園，縱觀春事，適霽色可喜，卿有詩來上，因俯同其韻：春郊柔綠遍桑麻，小駐芳園覽物華。應信吾心非暇逸，頓回晴意絕咨嗟。每思富庶將同樂，敢務游畋漫自誇？不似華清當日事，五家車騎爛如花。」後二日，兵部尚書宇文价內引，上舉似此詩曰：「洪待制用雨如麻字，偶思得桑麻可押，又其末句用羯鼓催花事，故以華清車騎答之。」价拱手稱贊，明日以相告云。

《四朝聞見錄》甲集　光堯親祀南郊，時紹興二十五年也。御書於郊壇易安齋之梅亭，曰「謁款泰壇」。因過易安齋，愛其去城不遠，巖石幽邃，得天成自然之趣，爲賦梅巖云：「怪石蒼巖映翠霞，梅梢疎瘦正橫斜。得因祀事來尋勝，試探春風第一花。」孝宗時在潛邸，恭和聖作云：「秀色環亭擁霽霞，脩筠冰豔數枝斜。東君欲奉天顏喜，故遣融和放早花。」此眞古今所未見，巖石何其幸歟！光堯嘗問主僧曰：「此梅喚作甚梅？」主僧對曰：「青蒂梅。」又問曰：「梅邊有藤喚作甚藤？」對曰：「萬歲藤。」稱旨，賜僧階。上嘗拂石而坐，至今謂之「御坐石」。

又丙集　孝宗以太母故加眷吳郡王益，益太母弟也。秋氣向清，聖意怡懌，至於手書御札一聯云：「稱此一天風月好，橘香酒熟待君來。」命近璫持此賜益。益入對，頓首稱謝，上笑曰：「聊復當折簡耳。」

《貴耳集》卷上　壽皇未嘗忘中興之圖，有《新秋雨霽》詩云：「平生雄武心，覽鏡朱顏在。豈惜嘗憂勤，規恢須廣大。」曾作《春賦》，有曰：「予將觀登臺之熙熙，包八荒之爲家。穆然若東風之振槁，洒然若膏雨之萌芽。生生之德，無時不佳，又何羨乎炫目之芳華。」示徐本中，命其校訂，曾覿因譖徐云：「上《春賦》，本中在外言曾爲潤色。」壽皇頗不悅。本中自知閣換集英殿修撰、江東漕。後許國用此典故，換文階。端平間試詞科，出《壽皇春賦頌》，試者皆不知之。此無五十年間事，士大夫罔聞之矣。

劉克莊《跋孝宗宸翰》　臣按朱文公熹自紹興末至隆、乾初，聘召不起，除官不至，天下高之。龔公當國，啓擬旌以職名，宸翰與公商榷，若以爲恐長虛名之士者。阜陵於朱公，豈靳一直秘閣哉。有所譽必有所試，古之道也。其後起朱公，歷麾節南康郡，最浙東，荒政聞於天下，上不復有此言矣。歲晚擢公經筵，則以待伊川之禮待公矣。若夫不練時務，不考事功，特緣虛譽，躐處高位，漢之荀爽，晉之王衍、殷浩之流是也，所就何事哉。烏虖，阜陵之詔，可謂得用人之法矣（朱文公熹直秘閣）。

《庚溪詩話》卷上　梁丞相叔子，乾道初任掖垣兼講席，一日，內中宿直召對，上因論文，問曰：「近有趙夔等註軾詩甚詳，卿見之否？」梁奏曰：「臣未之見。」上曰：「朕有之。」命內侍取以示之。至乾道末，上遂爲軾御製文集敘贊，命有司與集同刊之，因贈太師，謚文忠，又賜其曾孫崎出身，擢爲臺諫、侍從。

《鶴林玉露》甲編卷二　孝宗最重大蘇之文，御製序贊，特贈太師。學者翕然誦讀，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蓋紀實也。

《齊東野語》卷一　李處全嘗論匠監韓玉，玉乃廟堂客也。凡三疏。玉亦以處全請託私書爲言。上既重違臺論，且以忌器，遂令玉補外，既而與祠。而玉留北闕，作書投匭，訴匠簿張權譖己。檢院不敢納，遂潛入闕，伏闕投之。上就書批云：「韓玉曾任卿監，理當靖共，乃敢伏闕，妄有陳訴，鼓惑衆聽，漸不可長，可送潭州居住。」

又　舊法，未經任人，不許堂差。時相欲示私恩，則取部闕而堂除之。上知其故，遂令根刷姓名進呈。降旨云：「宰執當守法度，以正百官。梁克家違戾差過員數最多，候服闕日落職，曾懷可降觀文殿學士。」

又　丁婁明之子常任明州倅，以舊學之故，力附曾覿。其後，魏王判明州，尤昵近之。既而入奏，與之求貼職。上批答云：「朕於吾子無所愛。第爵祿，天下之公器，不可私也。」未幾，臺臣論罷之。

又　程泰之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疑義，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奧地理。上頗厭之，宣諭宰執云：「《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爲之說？且地理既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曹亦如此也。」既而補外。

又　庚子九月，上宣諭宰執云：「已指揮閣門，令今後常朝，宰臣免宣名，他朝會則否。」且云：「朕記得老蘇議論，贊儀之臣，呼名如胥吏，非禮貌之意也。」

又卷二　孝宗聞之，手書與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以盛夏人疲，急召李顯忠等還師。」未達間，忽報金人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大軍且至，遇夜，軍馬未整，中軍統制周宏先率軍逃歸，繼逃歸者，宏淵之子世雄，統制左士淵，二將皆不能制。於是顯忠、宏淵大軍並丁夫等十三萬衆，一夕大潰，器甲資糧，委棄殆盡。士卒皆奮空拳，掉臂南奔，蹂踐饑困而死者，不可勝計。二將逃竄，莫知所在。

又　浚時在盱眙，去宿尙四百里。傳言金且至，遂亟渡淮入泗州，已而復退維揚。窘懼無策，遂解所佩魚，假添差太平州通判張嵓古爲朝議大夫，令使金求和。僚吏力止之，以爲不可。乃奏乞致仕，又乞遣使求和。孝宗怒曰：「方敗而求和，是何舉措？」於是下詔罪己，有云：「朕明不足以見萬里之情，智不足以擇三軍之帥，號令既乖，進退失律。」又云：「素服而哭崤陵之師，敢廢穆公之誓，嘗膽而雪會稽之恥，當懷勾踐之圖。」張浚降特進、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官屬各奪二官。邵宏淵降五官，又責靖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李顯忠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筠州安置。又再責萊州團練使，潭州安置。棄軍諸將，遞降貶竄有差。

《癸辛雜識》前集　淳熙間，趙溫叔丞相常力薦郭明復、劉光祖、楊輔之，謂皆省殿試前列，且云「大好士人」。壽皇宣諭云：「朝廷用人以才，安論科第？科第不過入仕一途耳。」溫叔唯唯而退。越日，御製《科舉論》，其略謂，【略】初宣示，溫叔色變，上曰：「不謂卿等。」趙奏曰：「迅雷風烈，雖不爲孔子，而孔子色變者，畏天怒也。」異日，上復宣諭曰：「朕所著《科舉論》，或以爲過，或以爲是。」以爲過者，史浩也；以爲是者，閻蒼舒也。浩極長者，故不欲朕用威刑；閻蒼舒趨事赴功之人也，故贊朕以爲是。劉子宣《邇言》亦云：「場屋之文，朝廷假以取士，與學優則仕異矣。士大夫以此高下人物，更相矜傲，更相景慕，亦可悲矣！」善乎文節公之言曰：「不爲俗學所累者，可與言理道焉。」

《金史》卷八七《僕散忠義傳》　和議始定，宋遣試禮部尙書魏杞、崇信軍承宣使康湑充通問國信使，取到宋主國書式，並國書副本。宋世爲姪國，約歲幣爲二十萬兩、匹，國書仍書名再拜，不稱「大」字。大定五年正月，魏杞、康湑入見，其書曰：「姪宋皇帝昚，謹再拜致書于叔大金聖明仁孝皇帝闕下。」魏杞還，復書「叔大金皇帝」，不名，不書「謹再拜」，但曰「致書于姪宋皇帝」，不用尊號，不稱闕下。和好已定，罷兵。

又卷八九《梁肅傳》　梁肅既還，宋主遣工部尙書張子顏、知閤門事劉崇來祈請，其書曰：「言念眇躬，夙承大統。荷上國照臨之惠，尋盟遂閱於十年，修兩朝聘問之勤，繼好靡忘于一日。惟是函書之受，當新賓接之儀。嘗空臆以屢陳，飭行人而再請。仰祈眷顧，俯賜矜從。」上與大臣議，良弼奏曰：「宋國免稱臣爲姪，免奉表爲書，恩賜亦已多矣。今又乞免親接國書，是無厭也，必不可從。」平章政事完顏守道、參知政事移剌道與良弼議合。左丞石琚、右丞唐括安禮以爲不從所請，必至于用兵。上謂琚等曰：「卿等所言，非也。所請有大於此者，更欲從之乎？」遂從良弼議，答其書曰：「弗循定分之常，復有授書之請。謂承大統，愈見自尊。奈何以若所爲，尙求其欲，矧曰已行之禮，靡得而更。」其授受禮儀，終不復改。

又　宋主屢請免立受國書之儀，世宗不從。及大興尹璋爲十四年正旦使，宋主使人就館奪其書，而重賂之。璋還，杖一百五十，除名。以肅爲宋國詳問使，其書略曰：「盟書所載，止帝加皇字，免奉表稱臣名再拜，量減歲幣，便用舊儀，親接國書。玆禮一定，於今十年。今知歲元國信使到彼，不依禮例引見，輒令迫取於館，姪國禮體當如是耶？往問其詳，宜以誠報。」肅至宋，宋主一一如約，立接國書。肅還，附書謝，其略曰：「姪宋皇帝謹再拜，致書于叔大金應天興祚欽文廣武仁德聖孝皇帝闕下。惟十載遵盟之久，無一毫成約之違。獨顧禮文，宜存折衷。矧辱函封之貺，尙循躬受之儀。既俯迫于輿情，嘗屢伸于誠情。因歲元之來使，遂商榷以從權。敢勞將命之還，先布鄙悰之懇。自餘專使肅控請祈。」

《宋史》卷三八五《蕭燧傳》　燧未第時，夢神人示以文書，記其一聯云：「如火烈烈，玉石俱焚；在冬青青，松柏不改。」已而果符前事。未幾，丁憂。三十二年，授靖州教授。孝宗初，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論「官當擇人，不當爲人擇官」。上喜，製《用人論》賜大臣。

又卷三九六《史浩傳》　趙雄嘗薦劉光祖試館職，光祖答策，論科場取士之道，進入，上親批其後，略曰：「用人之弊，人君乏知人之哲，宰相不能擇人。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大將而敗軍，未嘗誅戮。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必當爲官擇人，懋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手詔既出，中外大聳。議者謂曾覿視草，爲光祖甲科發也。上遣覿持示浩，浩

奏：「唐虞之世，四凶極惡，止於流竄，三考之法，不過黜陟，未嘗有誅戮之科。誅戮大臣，秦、漢法也。太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禮，列聖傳心，迨仁宗而德化隆洽。本朝之治，與三代同風，此祖宗家法也。聖訓則曰『過于忠厚』。夫爲國而底于忠厚，豈有所謂過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不審也。」

著錄

《宋史》卷三八《寧宗本紀一》　建華文閣，以藏《孝宗御集》。

藝文

朱熹《孝宗皇帝挽歌詞》　阜陵發引，詔許近臣進挽歌辭。熹恭惟盛德大業不易形容，方將攄竭鄙思，以效萬一，冥搜連日，纔得四語，而忽被閔勞之詔，罷遣東歸，遂不敢成章以進。杜門累年，每竊私恨。戊午之春，大病瀕死，默念平生仰孤恩遇，無路補報，感激涕泗，不能自已。謹因舊篇，續成十有六韻，略叙本末，以見孤臣亡狀，死不忘君之意云。　精一傳心妙，文明撫運昌。乾坤歸獨御，日月要重光。不值亡胡歲，何由復漢疆？遽移丹極仗，便上白雲鄉。九有哀同切，孤臣淚特滂。詎因逢舜日，曾得厠周行？但憶彤墀引，頻趨黼坐旁。衰華叨假寵，縞素識通喪。似有鹽梅契，還嗟貝錦傷。戴盆驚委照，增秩待行香。手疏攄丹悃，衡程發皂囊。神心應斗轉，巽令亟風揚。未答隆儒厚，俄聞脱蹤忙。此生知永已，沒世恨空長。內難開新主，遄歸立右廂。因山方慘澹，去國又愴惶。疾病今如許，形骸可自量？報恩寧復日？忍死續殘章。

呂祖謙《恭和御製秋日幸秘書省近體詩》　麟閣龍旂日月章，中興再見赭袍光。仰觀焜燿人文盛，始識扶持德意長。功利從今卑管、晏，浮華自昔陋盧、王。願將實學酬天造，敢效明河織女襄。

又《賀車駕幸秘書省二首》　麟臺高柳識雕輿，共記中興幸省初。黃道再傳天子蹕，青編重入史臣書。需雲下際君恩盛，晨露高張樂節舒。若寫鴻猷參大雅，定非周誦頌田漁。　紫清丹極與天鄰，闔辟乾坤繫笑噸。獨爲斯文回一顧，坐令吾道重千鈞。先王舊物參差見，列聖明謨次第陳。墨客區區感榮遇，豈知深意在彝倫。

陳傅良《擬進御製孝宗皇帝挽詞五首》　九廟威靈遠，三宗德業尊。謳歌思藝祖，歷數在神孫。欲返皇圖正，先推帝繫恩。諸儒議東嚮，此意定初元。　但謹雞鳴問，何知鶴髮侵。石經方典學，盟載更關心。四海堯喪畢，三年舜慕深。匆匆付神器，長樂尚沾襟。　神機規禹迹，廟算奪燕支。大號初歸我，成功少待時。鞬橐懷不滿，簞食問何遲。河洛空遺恨，年年上玉扆。　好學元無斁，忘疲晚有加。明謨宗六藝，妙用合三家。照映天經緯，流傳士齒牙。奎文尊閣處，更合榜重華。　群才何輻輳，聖度似天寬。清蹕留儒館，黃金散將壇。風雲一語合，日月萬人看。攀附今無路，哀摧壯士肝。

樓鑰《孝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皇帝道全德備，仁熟義豐。列聖儲休，承藝祖神明之胄；中興垂統，紹高宗揖遜之傳。亶超今冠古之資，妙旋乾轉坤之略，高出百王之表，規恢億載之圖。若孝德之大成，蓋聖人之未有。永惟四海之養，仰奉兩宮之歡。以萬乘之尊，躬行舜慕；以三年之久，親執堯喪。釋神器以不疑，事慈闈而盡禮。方且凝神泰極，介壽無疆，乘飈馭以上賓，攀龍髯而何及。千官號慟，兆姓悲摧。

楊萬里

論述

綜論

王庭珪《答楊萬里》　某去歲獲見清矩，慰十年懷想之誠。少年登科，未足爲左右賀，一日相見，詞學驟長，語有驚人，茲可賀也。

史浩《跋楊廷秀秘監張魏公配享議》 予觀此書，敷叙條暢，有作者關鍵。世方寶其文章，予獨取其節概。

姜特立《謝楊誠齋惠長句》 平生久矣服時名，況復親聞玉唾聲。便擬近師黃太史，不須遠慕白先生。巨編固已汗牛積，長句猶能倚馬成。今日詩壇誰是主？誠齋詩律正施行。

又《楊誠齋惠詩》 承華寮宋集鴛鸞，不減應徐讌魏園。中有釣璜清渭叟，向來授鉞少陵壇。錦心繡口摹花草，雪椀冰甌瀉肺肝。身到梅山得梅魄，老夫更借一枝看。

喻良能《次韻楊廷秀浣花圖歌》 詩翁衙袖出清詩，醉墨淋漓驚乍寫。明珠炯炯照戶牖，恍疑驪龍唾遺者。彌明高唱詩云云，此翁一掃如飛蚊。詩狂克念酒作醒，樽前笑殺劉師命。李白張旭稱世賢，姓名優入少陵編。平生我亦忝詞客，自得此詩輕尺璧，他年別去長相憶。

又《次韻楊廷秀郎中遊西湖十絕》 湖波萬頃瀉溶銀，妙句誰能敵李紳。橈影緩隨紅蓼岸，荷香細着白綸巾。

陸游《楊庭秀寄南海集》 俗子與人隔塵俗，何啻相逢風馬牛。夜讀楊卿南海句，始知天下有高流。飛卿數闋嶠南曲，不許劉郎誇《竹枝》。四百年來無復繼，如今始有此翁詩（溫飛卿《南鄉子》九首，其工不減夢得《竹枝》）。

又《喜楊庭秀祕監再入館》 公去蓬山輕，公歸蓬山重。錦囊三千篇，字字律呂中。文章實公器，當與天下共。吾嘗評其妙，如龍馬受鞚。燕許亦有名，此事恐未夢。嗚呼大廈傾，孰可任梁棟。願公力起之，千載傳正統。時時醉黃封，高詠追屈宋。我如老蒼鶻，寂寞愁獨弄。杖屨勤來遊，雪霽梅欲動。

又《謝王子林判院惠詩編》 文章有定價，議論有至公。我不如誠齋，此評天下同。王子江西秀，詩有誠齋風。今年入修門，軒軒若飛鴻。人言誠齋詩，浩然與俱東。字字若長城，梯衝何由攻。我望已畏之，謹避不欲逢。一日來叩門，錦囊出幾空。我欲與馳逐，未交力已窮。太息謂王子，諸人無此功。騎驢上灞橋，置酒醉新豐。知子定有人，詎必老鈍翁。

范成大《次韻同年楊廷秀使君寄題石湖》 儀鳳當瑞九韶成，何事栖鸞滯碧城。公退蕭然眞吏隱，文名藉甚更詩聲。句從月脇天心得，筆與冰甌雪椀清。書到石湖春亦到，平堤梅影穀紋生。　半世輕隨出岫雲，如今歸作卧雲人。小山有賦招遊子，大塊無私佚老身。禪版夢中千嶂曉，鬢絲風裏萬花春。新年社瓮鵝黃滿，賸醉田頭紫領巾。

周必大《奉新宰楊廷秀攜詩訪別次韻送之》 誠齋詩名牛斗寒，上規大雅非小山。向來志氣薄黃散，忽爲五斗輟萬卷。兒童笑君非良圖，丈夫出處寧知渠。吳公適爲南州起，昔日河南今在此。好賢薦士任以身，門下賈生子其人。鄙夫料事倘不誤，早寄重修滕閣句（吳明可帥豫章，方修滕王閣，故及之）。

又《萬安章邦彥字俊臣攜王民瞻楊廷秀謝昌國絕句相過次韻勉之》 盧谿筆力透天心，楊令文追正始音。更讀池塘惠連句，識君何待接清襟。

又《題楊廷秀浩齋記》 友人楊廷秀，學問文章獨步斯世。至於立朝謇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當求之古人。眞所謂浩然之氣，至剛至大，以直養而無害，塞於天地之間者。師友淵源，厥有自來，今讀《浩齋記》，乃知嘗受教於劉公。

又《跋南豐黃世成銘文》 南豐壺隱黃君遜門蔭者二而名弗遂，委家貲於季而用則廣，志大學博，所向落落，積善爲仁，乃不久生。自常情觀之，可謂四不幸矣。雖然，不輕許可如陸子靜而序之以銘，老於文學如謝昌國而弔之以文，楊廷秀今之歐陽公也，挽君有詩，李子卿鄉之泰伯也，哀君有辭。兼是四者，傳之後世，非大幸與。

又《送道士張惟深（曾從楊廷秀學詩）》 出世須拋世俗文，休論何遜與陰鏗。但求仙伯三年艾，會向彌明頂上行。

又《乙卯冬楊廷秀訪平園即事二首》二 梅德詩翁八月歌，至今萬朵壓枝多。明年結子應無數，金鼎調時味正和。

又《次韻楊廷秀待制寄題朱氏渙然書院》 日出杲杲安問螢，弧掛翻翻誰受檠？大哉風行水上渙，一夕泮盡峨峨冰。誠齋萬事悟活法，誨人有功如利涉。嗟我大類醯雞然，時復一窺甕中天。

又《跋楊廷秀贈族人復宇道卿詩》 江西詩社，山谷實主夏盟，後四方人才如林，今以數計，未爲多也。誠齋家吉水之澠塘，執詩壇之牛耳。始自宗族，延及郡邑，孰非闖李、杜之門，睎歐、蘇之蹤者。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夫人能爲之，尚可以社名乎。家生執戟郎，又拔乎其萃者也。

又《跋楊廷秀石人峰長篇》 韓子蒼贈趙伯魯詩云：「學詩當如初學禪，未悟且遍參諸方。一朝悟罷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蓋欲以斯道淑諸人

也。今時士子見誠齋大篇鉅章，七步而成，一字不改，皆掃千軍，倒三峽，穿天心，透月窟之語。至於狀物態，寫人情意，則鋪叙纖悉，曲盡其妙，遂謂天生辯才，得大自在，是固然矣。抑未知公由志學至從心，上規賡載之歌，刻意《風》《雅》《頌》之什，下逮《左氏》、《莊》、《騷》、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以及本朝，凡名人傑作，無不推求其詞源，擇用其句法，五十年之間，歲鍛月鍊，朝思夕維，然後大悟大徹，筆端有口，句中有眼，夫豈一日之功哉。【略】予懼夫不善學者欲以三年刻楮葉之巧，而晞秋花發杜鵑之神，望公將壇坫暍趨之，非但失步邯鄲，且將下墜千仞，故歷叙公眞積力久，乃入悟門，證子蒼之知言。

又《舉楊萬里自代狀》 楊萬里居家孝謹，從事廉方。富於藝文，可備西清之訪；邃於經術，無慚重席之榮。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楊萬里《和周仲容春日二律句》二 今晨晴頗嬾，昨夜雨猶聲。欲社燕先覺，半春鶯未鳴。詩非一家苦，句豈十分清。參透江西社，無燈眼亦明。

又《詩情》 只要琱詩不要名，老來也復減詩情。虛名滿世眞何用，更把虛名賺後生。

又《戲筆》 野菊荒苔各鑄錢，金黃銅綠兩爭妍。天公支與窮詩客，只買清愁不買田。哦詩只道更無題，物物秋來總是詩。着意染鬚玄尙白，梳頭得蝨素成緇。

又《書王右丞詩後》 晚因子厚識淵明，早學蘇州得右丞。忽夢少陵談句法，勸參庾信謁陰鏗。

又《再和謝朱叔止機宜投贈獎及南海集之句》 重陽風雨不全篇，春草池塘豈滿編。好句誰言較多少，古人信手斷方圓。自慙下下中中語，只合休休莫莫傳。珍重銀鉤揮玉唾，竟無瑤報只空然（來詩有獎二千篇之句，故首章及之）。

又《讀白氏長慶集》 每讀樂天詩，一讀一回好。少時不知愛，知愛今已老。初哦殊驩欣，熟味忽煩惱。多方遣外累，半已動中抱。事去何必追，心淨不須掃。追歡欲掃愁，自遣還自擾。不如卷此詩，喚酒一醉倒。狂歌謫仙詞，三杯通大道。

又《答徐賡書》 若夫前輩所謂古文者，某亦嘗耳剽而手追矣。顧足下方業科目者，固將有以合乎今之律度也。合乎今未必違乎古，合乎古未必不售於今。使足下合乎古而不售於今，足下何獲焉，分土炭無愛也。

又《答福帥張子儀尚書書》 顧某又辱知於執事者，某生而好文，深不願人之知，人亦莫之知者，而執事前一書評某答徐達書，謂酷似柳子。

又《誠齋荆溪集序》 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後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七字絕句，晚乃學絕句於唐人。學之愈力，作之愈寡，嘗與林謙之屢嘆之。謙之云：「擇之之精，得之之艱，又欲作之之不寡乎？」予唶曰：「詩人蓋異病而同源也，獨予乎哉？」故自淳熙丁酉之春上墜壬午止，有詩五百八十二首，其寡蓋如此。其夏之官荆溪。既抵官下，閱訟牒，理邦賦，惟朱墨之爲親，詩意時日往來於予懷，欲作未暇也。戊戌三朝時節，賜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詩，忽若有寤。於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欣如也。試令兒輩操筆，予口占數首，則瀏瀏焉無復前日之軋軋矣。自此每過午，吏散庭空，即攜一便面，步後園，登古城，采擷杞菊，攀翻花竹，萬象畢來獻予詩材。蓋塵之不去，前者未鏟，而後者已迫，渙然未覺作詩之難也。蓋詩人之病，去體將有日矣。方是時，不惟未覺作詩之難，亦未覺作州之難也。明年二月晦，代者至，予合符而去。試彙其稿，凡十有四月，而得詩四百九十二首，予亦未敢出以示人也。今年備官公府掾，故人鍾君將之自淮水移書於予，曰：「荆溪比易守，前日作州之無難者，今難十倍不啻。子荆溪之詩，未可以出歟？」予一笑抄以寄之云。

又《唐李推官披沙集序》 予生百無所好，而顧獨尤好文詞，如好好色也。至於好詩，又好文詞中之尤者也。至於好晉、唐人之詩，又好詩之尤者也。

尤袤《讀西歸朝天二集》 西歸累歲卻朝天，添得囊中六百篇。垂棘連城三倍價，夜光明月十分圓。競誇鳳沼詩仙樣，當有雞林賈客傳。我似岑參與高適，姓名得入少陵編。

朱熹《答楊庭秀（萬里）》 程弟轉示所惠書教，如奉談笑，仰見放懷事外，不以塵垢粃糠累其胸次之超然者，三復歎羨，不能已已。【略】契丈清德雅望朝野屬心，切冀眠食之間以時自重，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

又《答廖季碩（偘）》 誠齋薦語精當，眞無愧詞。第顧衰蹤不足爲重，而恐或反爲累耳。

又 誠齋直道孤立，不容於朝，然歛其惠於一路，猶足以及人也。

又《答鞏仲至》 黃巖老中間過此，亦嘗相訪，惠詩一篇甚佳。亦見其刊

行小集，冠以誠齋之詩，稱其似蕭東夫，且謂東夫似陳後山，而平生未見東夫詩也。此事至爲淺末，然看卻魏、晉以前諸作，便覺無開口處，甚可笑耳。

又《跋李伯時馬》 觀龍眠《飛騎圖》，及讀延之、廷秀、大防三君子佳句，因思法雲秀公語，尤物移人，甚可畏也。

又《答俞壽翁》 誠齋歸袖翩然，令人慨想。所寄石刻，某偶在山間爲大兒治葬，兒輩留在家間，未及快覩也。武夷之會，乃所深願而未可得者，他時踐言，何幸如之！但恐功名迫逐，不暇赴此寂寞之期耳。因書誠齋，多爲致謝。屬此悲冗，未能占布也。

陸九淵《和楊廷秀送行》 學粗知方恥爲人，敢崇文貌蝕誠眞。義難阿世非忘世，志不謀身豈誤身。逐遇寬恩猶得祿。歸衝臘雪自生春。君詩正似清風快，及我征帆故起蘋。

樓鑰《送楊廷秀祕監赴江東漕》 平生楊誠齋，可仰不可見。去年尺一書，老韓忽同傳。道山故儕伯，再上右文殿。蓬萊幾清淺，筆力愈雄健。獨挾風雅軺，孰敢當百戰。一官定一集，流傳殆千卷。拙工見大匠，有技不敢獻。誰持斫鼻篇，徑掣巖下電。誦之百寮上，慚汗幾被面。公今欲何之，江左去乘傳。鼻間長栩栩，仕已忘欣怨。英英日暮雲，薦紳極追戀。挽公不得留，觴豆紛祖餞。惟應三山高，須公和江練。君王念疇昔，臨遣尤繾綣。公乎遂來歸，密侍清閒燕。坐寢淮南謀，如彼雪見睨。從容處籌帳，侵疆歸古汴。

袁說友《題楊誠齋南海集二首》 君侯大雅姿，萬態歸物色。爾略南海句，以心不以迹。試吐胸中奇，如臂指運力。今推王楊賢，童子漫雕刻。詩以變成雅，騷以變達意。變其權者徒，中有至當義。水清石自見，變成道乃契。文章豈無底，過此恐少味。

袁燮《題誠齋帖》 誠齋楊公未第時，嘗小蹶矣，自期以千里之姿，竟如其言。歷官中外，表表可紀，抽身早退，晚節益高，其平生之志也歟。

項安世《題劉都監所藏楊祕監詩卷》 我雖未識誠齋面，道得誠齋句裏心。醉語夢書辭總巧，生摛活捉力都任。雄吞詩界前無古，新創文機獨有今。肯爲小山題短紙，自家元愛晚唐吟（劉自號小山，楊謂劉詩有晚唐風氣）。

又《送楊主簿》 誠齋四海一先生，詩滿江湖以字行。正法親傳誰得鉢，異聞獨立子趨庭。未能暇日詢三得，枉作經年共一城。眼底不知離別苦，前途相望似晨星。

劉過《投誠齋》 省齋去國艮齋老，不獨宣尼歎乏才。試教諸公有名者，廬陵那得兩誠齋。蓬萊東觀是亨衢，經國文章要鉅儒。頓着五花猶不判，卻於注《易》下工夫。畫戟門邊春晝長，鼎新模範宿淮陽。吏人傔眼報公事，一瓣濃薰班馬香。智愚上下爾自異，尺寸不差公短長。畢竟昌黎仍舊好，何曾人說段文昌。綾衾厭入承明直，卻把一麾江上來。雲氣隔天迷望眼，不堪花落幾宮槐。夫子聲名號浙西，作成文字欲何爲。達人胸次元無翳，芥子須彌我獨知。

趙蕃《雪中讀誠齋荊溪諸集成古詩二十韻奉寄并呈吳仲權》 雲埋懷玉山，風斷羣玉府。霰聲欻成跳，雪陳翻已舞。槎牙粲瑤林，突兀森瓊戶。山差丈人行，鳥絕昆弟語。初看失南東，旋覺迷仰俯。恍疑羣仙下，直謂陰靈聚。回霑鬚蕭騷，細著衣襤縷。履穿不能曳，筯凍莫可拄。書窗偶朋會，詩冊隨意取。誠齋入諷詠，思隱記稱許。甘能膏齒頰，清且醒肺腑。詎須割蜂房，底用煎茗乳。非惟雪花同，又並梅花嫵。調孤匪相寒，法凜由思苦。想應當此時，有句肯易吐。平明入賀回，馬向章臺拊。過午下直遲，手映玉柄麈。同僚有同社，久已齊白甫。長別謾長懷，何因似郊愈。風引故難親，雲披會先睹。

韓淲《楊祕監江東集》 《江東集》裏好清詩，未看爭知看便知。句句多般都有格，篇篇出衆不趨時。包藏許大冰霜骨，搭帶些兒錦繡皮。卻被鐵錢趕歸去，誠齋老子也便宜。

陳貴誼《楊萬里謚議》 寶謨閣學士楊公，其能以直養者歟。故推以事君，則國爾以忘家，見之出處，則尚義而賤利，作爲文章，則陋今而追古。公奮由疏遠，獨柬上知。【略】其學宏，其詩文日益峻古，洪深奧衍，自成一家，蓋根柢乎六經仁義，而凌踔乎百家諸子。《易傳》貳拾卷，多先賢未發之蘊，眞所謂有德必有言者也。垂絕數語，痛憤時事，遂忘其生，公朝固已褒顯之矣。

李道傳《楊萬里謚議》 南渡以來，世不乏人。求之近歲，若寶謨閣學士楊公者，其眞所謂有是文而有是節者乎。公之文辯博雄放，自其少日已盛行於世，晚年所著益復洪深。其爲詩，始而清新，中而奇逸，終而平澹，如長江漫流，物無不載，遇風觸石，噴薄駭人，蓋不復可以詩人繩尺拘之者。天下之士，固莫不知有楊公之文矣。其平生出處，則初見知於孝宗，未久即去，終見知於光宗，又未久即去。今天子乙再收召，竟以老不復出。始終四五十年間，非特不悅於流俗而已。雖一時名卿賢大夫棄征之際，苟惟論議少異，則亦未嘗少

屈以徇之。公之節爲如何哉！昔人論蘇文忠公「在元豐不容於元豐，在元祐不容於元祐」，以爲非隨時上下人，公其有焉。公沒後二年，其子長孺自言於朝，謂公雖已老，不忘天下之憂，及聞韓侂胄首開兵端，爲之流涕歎息，夕不寐，朝不食，手書八十四言以示子孫，皆孤憤訣絕之詞。書畢，自緘題之，擲筆隱几而沒。長孺乞以其事宣付史館，天子從之，且詔有司定謚。太常博士謚公文節。道傳曰：他人之文以詞勝，公之文以氣勝，惟其有是節，故能有是氣，惟其有是氣，故能有是文也。此公所以特立於近歲以來，而無媿於江西先賢之盛也。

劉煥《南海集跋》　詩人之作，類皆流於一偏，如樂天之俗，孟郊之寒，賈島之窮苦。是豈不欲變而通之，去其偏而蹈於全？由其技之所局，不能改耳。至如韓昌黎則無施而不可，其發談笑、助諧謔、叙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初不見其諸子之偏。蓋其所稟之高，所蘊之富，則形之吟詠者自然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豈一偏之所能囿哉！侍讀誠齋先生乃今日之昌黎公也。爲詩之多，至於一千八百餘首，分爲五集，而其風雅之變有三焉。世之論文者嘗謂自漢至魏四百餘年，文體三變。史臣亦謂唐有天下三百年，文體無慮三變。文之在天下，其變也如此之艱，而先生自紹興壬午以迄於今，方歷二紀，抑何變之之易？常非胸中涵蓄者淵泫澄深，無以異於昌黎，則詞源之溢，橫流逆折，紆徐迅激，新奇百出，宜夫變之之亟，而非一體之可定也。先生之詩既與昌黎幷駕，則知比諸劉夢得者，亦未爲確論。

《游宦紀聞》卷三　世南傾在瑞安董宰煇書室中，見其所錄誠齋先生與周益公小簡，心竊愛之。讀數過，輒能成誦。今二十年矣，追思尚記首尾。其間必有脫誤處，他時得見大全集，當借本改正之，謾記於此。【略】又嘗記其答益公惠鳩兔橘酒小柬云：【略】觀此，足見善於體物者也。

《直齋書録解題》卷一八　〔楊萬里〕自作《江湖集》序曰：「予少作有詩千餘篇，至紹興壬午，皆焚之。」大概江西體也。今所存曰《江湖集》者，蓋學後山及半山及唐人者也。

葛天民《寄楊誠齋》　參禪學詩無兩法，死蛇解弄活潑潑。氣正心空眼自高，吹毛不動會生殺。生機語熟卻不排，近代獨有楊誠齋。才高萬古付公論，風月四時輸好懷。知公別具頂門竅，參得徹兮吟得到。趙州禪在口皮邊，淵明詩寫胸中妙。用則致君堯舜前，舍時便灌廬陵園。六十四卦只兩畫，三百五篇惟一言。我與誠齋略相識，亦不知它好官職。但知拚得忍飢七十年，脊梁如鐵心如石。不曾屈膝不皺眉，不把文章做出詩。玉川後身卻不怪，樂天再世尤得奇。隔千里兮共明月，何似寒灰相對撥。公亦何須要我知，我只欠公頭上髮。

王邁《讀誠齋新酒歌仍效其體》　先生出奇作新酒，自作自歌自爲壽。酒徒若欲舉吾盃，先換天河瀉渠手。誰知先生詩更奇，刊落陳言付狗。俗人欲誦先生詩，先吸天漿漱渠口。古來作酒稱杜康，作詩只說杜草堂。舉世無人傳得方，奄有二杜惟一楊。先生此味誰能嘗，卻曾見此糟蟹黃。一片入口風韻長，餘子祇慕太官羊。天公生我太遲後，不作先生牛馬走。低頭乞取酒百壺，嚥下先生詩萬首。先生騎鯨天上遊，問著許儂知味否？

又《山中讀誠齋詩》　萬首七言千絕句，九州四海一誠齋。肝腸定不餐烟火，翰墨何曾着點埃。錦瑟月中彈不徹，雲濤天上瀉將來。江西社裏陳、黃遠，直下推渠作社魁。

劉克莊《題誠齋像二首》　歐陽公屋畔人，呂東萊派外詩。海外咸推獨步，江西橫出一枝。平園左相亞傅，澹庵資政端明。老先生活八十，中祕書了一生。

又《茶山誠齋詩選序》　余既以呂紫微附宗派之後，或曰：派詩止此乎？余曰：非也。曾茶山，贛人，楊誠齋，吉人，皆中興大家數。比之禪學，山谷，初祖也，呂、曾，南北二宗也，誠齋稍後出，臨濟德山也。初祖而下止是言句，至棒喝出，尤經捷矣，故又以二家續紫微之後。初，陸放翁學於茶山，而青於藍，徐淵子、高續古曾參誠齋，譬句往往似之。湯季庸評陸、楊二公詩，謂誠齋得於天者，不可及。

又《中興絕句續選》　范至能、陸放翁、楊廷秀、蕭東夫、張安國一二十公，皆大家數。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今人不能道語，被誠齋道盡：「宿草春風又，新阡去歲無」，「江水夜韶樂，海棠春貴妃」，「橘中招綺夏，瓜處屏伾文」（《東宮生日》），「晉殿吳宮猶碧草，王亭謝館儘黃鸝」，「春歸便肯平平過，須做桐花一信寒」，「東風染得千紅紫，曾有西風半點香」，「年年不帶看花眼，不是愁中即病中」，「昇平不在簫韶裏，只在諸村打稻聲」，「六朝未可輕嘲謗，王謝諸賢不偶然」，「山根玉泉仰面飛，飛出山頂卻下馳。自從廬阜瀉雙練，至今銀灣乾兩支。雷聲驚裂龍伯眼，雪點濺溼姮娥衣。寄言蘇二李十二，莫愁瀑布無新

詩」(《題漱玉亭》)，「羲和夢破欲啓行，紫金畢逋啼一聲。聲從天下落人世，千村萬落鷄爭鳴。素娥西征未歸去，簸弄銀盤浣風露。一丸玉彈東飛來，打落桂林雪毛兎。誰將紅錦幕半天，赤光鋒氣貫山川。須臾卻駕丹砂轂，推上寒空輾蒼玉。詩翁已行十里強，羲和早起道無雙」(《羲娥謠》)，「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釣臺》)。

又 放翁，學力也，似杜甫；誠齋，天分也，似李白。

又 蕭千巖機杼與誠齋同，但才慳於誠齋，而思加苦，亦一生屯蹇之驗。同時獨誠齋獎重，以配范石湖、尤遂初、陸放翁。

劉煒叔《誠齋文集序》 天以誠而覆，地以誠而載，日月以誠而久照，江河以誠而晝夜混混不息。誠之一字，非聖人疇克盡此！文節楊公以誠名齋，要亦自明而誠，苟有爲，皆若是也。人皆知先生之孤標勁節可以薄秋霜，可以沮金石，而始終不撓，不知始終之所以不撓，先生之誠也。人皆知先生之文如璽繭繰絲，璀璨奪目，取而不竭，不知文以氣爲主。充浩然之氣見諸文，老而益壯者，先生之誠也。

又《陳子寬詩集序》 昔誠齋詩先後近四千首，自言其作屢變：一變于紹興壬午，再變于乾道庚寅，三變于淳熙丁酉。同時尤梁溪亦以公詩每變每進。又曰壬午以前有千餘篇，皆焚矣，對之誦數聯，曰：「露巢珠卹緯，風語燕懷春」，「坐忘日月三杯酒，卧護江湖一葉舟」。梁溪惜其焚之，公曰：「無足惜也。」然觀公見行諸集，此等句既變以後未嘗無之，豈變其可變者，其不可變者終在耶。余是以不願子寬之欲有去取也，毋使他時又有梁溪之惜。

方逢辰《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膾序》 人莫不飲食，鮮知味也，知味者在飲食之外也。誠齋先生胸次磊磊砢砢，挺挺介介，故發爲文則浩氣拍天，吞吐溟渤，足以推倒一世之豪傑，豈又聱牙屈曲，波譎濤詭，艱深蹇澀，思苦形槁，使人讀之不能句，然後爲工哉？雖然，大篇巨冊浩渺無涯，或傳於經，或集於文，或散於游戲之翰墨，槩窗所矻矻，猶有未能盡窺其斑者，況場屋一日之士乎？【略】余謂先生之文豈止於舉子之助而已虖？舉而措之，可以撐拓宇宙，彌綸國家，黼黻皇猷，裒鉞今古。知味者又當於此乎求之，毋但曰「膾炙」而已矣。開慶己未清明節，嚴陵蛟峰方逢辰君錫序。

《滄浪詩話・詩體》 楊誠齋體。其初學半山、後山，最後亦學絕句於唐人。已而盡棄諸家之體而別出機杼，蓋其自序如此也。

《詩人玉屑》卷六 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廷秀又再變，遂至今日越要巧越醜差。(晦翁)

《雲莊四六餘話》 楊誠齋《賀虞雍公啓》曰：「小人何怨而願其去，君子欲留而莫之能。上非不知，天則未定。」「萬里灕澦，魚龍亦憫其獨勞；三入脩門，鼎軸乃得其所付。洪鈞一轉，乾清坤夷；泰階六符，芒寒色正。」《賀史丞相啓》曰：「光堯之託以子，不待致商山之老人；嗣聖之選於朝，無以易甘盤之舊學。其在初九之潛，已定晝一之講。清風發而日出，應龍翔而雲從。天之欲平治也，時則可爲；學焉而後臣之，政將焉往？」《賀張魏公除宣撫啓》曰：「得一韓以在軍中，倚而須慶曆之捷；捲三秦以取天下，當不使漢高之淹。」《賀除都督啓》曰：「胡馬南牧，折箠以鞭其酋；衰衣東征，投戈而拜吾父。」語皆奇壯，脫略翰墨畦逕。《朝陵與紹興方帥滋啓》曰：「帝命攸司，往省昭陵之松柏；星言載路，是經越境之山川。側聞方伯連率之賢，實維簪筆持橐之舊。借曰駿奔而靡盬，亦將謁入而後歸。」向時奉常朝陵，以啓通帥，近方省去。

《鶴林玉露》丙編卷三 楊誠齋云：「詩固有以俗爲雅，然亦須經前輩鎔化，乃可因承。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裏許」、「若箇」之類是也。唐人寒食詩，不敢用「餳」字，重九詩，不敢用「糕」字，半山老人不敢作梅花詩，彼固未敢輕引里母田父，而坐之平王之子、衛侯之妻之側也。」余觀杜陵詩，亦有全篇用常俗語者，然不害其爲超妙。如云：「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又云：「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牀。」又云：「夜來醉歸衝虎過，昏黑家中已眠卧。傍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嗔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寐誰能那？」是也。楊誠齋多傚此體，亦自痛快可喜。

《識遺》卷一 楊誠齋挽張魏公詩曰：「出晝民猶望，回軍敵尚疑。」叙其出督、去國、內得人心、外懾夷狄四事於十字中。【略】所以意足方見簡之工也。

《愛日齋叢鈔》卷三 「半山便遣能參透，猶有唐人是一關」，誠齋楊廷秀詩也。一關殆言一膜之隔，未盡透徹者。又有送彭元忠詩：「學者初學陳後山，霜皮脫盡山谷寒。近來別具一隻眼，要踏唐人最上關。」此殆楊廷秀學詩法，故數以爲喻。

《懷古錄》卷中　就齋羅椿永年，誠齋上足也，與溪林尹直卿同以詩鳴，皆吉之永豐人。尹即蕭千巖贈以「諸公起江右，聲名亶八區」者，作詩尚爽句，如「白白紅紅三十里，山礬花映映山紅」之類，大率宗誠齋。〔椿〕雖遊誠齋之門，而詩卻不類。

又卷下　誠齋云文章妙處在感慨。樽齋《誠齋易傳》後叙勝前叙，以其感慨。

《困學紀聞》卷一八　誠齋始學江西，既而學五字律於后山，學七字絕句於半山，最後學絕句於唐人。

《歸潛志》卷八　李屏山教後學爲文，欲自成一家，每曰當別轉一路，勿隨人腳跟。故多喜奇怪。然其文亦不出莊、左、柳、蘇，詩不出盧仝、李賀，晚甚愛楊萬里詩，曰：「活潑刺底，人難及也。」

方回《曉山烏衣圻南集序》　自乾、淳以來，誠齋、放翁、石湖、遂初、千巖五君子，足以躡江西，追盛唐，過是永嘉四靈、上饒二泉、癯庵、南塘二趙爲有聲，及過是則惟有劉後村亦號本色，而不及前數公。

又《讀太倉稊米集跋》　王荊公詩好者尤多，予亦嘗摘抄矣，梅聖俞、呂居仁、楊誠齋、陸放翁四大家詩，亦不可遺云。

張之翰《泉州路教授陳德恭以詩求書梅所二大字二首》二　誠齋曾作竹所記，西巖今書梅所名。惡札雄文莫分別，到頭總是一般清。

又《跋草窗詩稿》　宋渡江後詩學日衰，求其鳴世者，不過如楊誠齋、陸放翁及劉後村而已，固士大夫倒墮科舉傳註之累，亦由南北分裂，元氣間斷，大音不全故也。

虞集《硎谷居愧稿序》　南渡以來，若陳簡齋參政、放翁陸公、誠齋楊公，擅名當世。

歐陽玄《羅舜美詩序》　江西詩在宋東都時宗黃太史，號江西詩派，然不皆江西人也。南渡後，楊廷秀好爲新體詩，學者亦宗之，雖楊少宗於黃，然詩亦少變。

吳澄《題蘇德常誠齋》　廬陵楊文節公，學行文章，爲一代儒宗，號誠齋先生。孝廟親灑「誠齋」二大字以賜。其注《易》也，與伊川程子幷行。世稱「蘇楊詩法」。其古文儷語，與丞相周文忠公相頡頏，二家各成巨褒，曰《廬陵二交文集》。晦庵朱子，於人多所譏評，少所推許，而於文節公揚其美，贊其詩，書翰倡和，往來敬禮，而凡事之尊之，可謂至矣，唯獨不滿其名齋之義。

孫緒《無用閑談》　楊誠齋論文章之弊曰：「泚筆點紙，鐫肝鏤心。齒嚼冰霜，眼染煙雲。」然斯言也，固文章之弊也。論歌頌之弊曰：「髣髴涸硯，鐫肝剔肺，珩珮其聲，離敝其態。」然斯言也，固歌頌之弊也。其所以誚人者，乃其所自道歟。

《勤有堂隨錄》　楊誠齋亦間氣所生，何可輕議。其詩文有無限好語，亦有不愜人意處。文過奇帶輕相處，蓋自《莊子》來。

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　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爲益遠。

《懷麓堂詩話》　楊廷秀學李義山，更覺細碎。陸務觀學白樂天，更覺直率。概之唐調，皆有所未聞也。

鄭瑗《新刊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膾序》　有宋之文，自歐陽文忠公變崑體而崇典要之後，作者輩出，駸駸乎先秦兩漢矣。及金狄亂華，江表偏安，而文氣又寖以不振。誠齋楊文節公產于歐陽之邦，而去公未百年，大以文譽於乾道、淳熙間，其所著雲變星爛，飆激濤湧，不可名狀。數百載而下，得其殘膏賸馥者，莫不靡然尚之。瑗嘗譬宋文之有楊誠齋，如唐詩之有溫庭筠，同一絢麗奇絕也。【略】昔誠齋嘗論時文曰：「逞其奇則欲如峻峰激流，鬬其艷則欲如燕歌越舞。」斯言殆自狀也。夫六籍，天下之至文也。韓子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則六籍非不奇且葩也，所貴者奇而能法，葩而能正耳。誠齋之文，則信奇且葩矣，第未知其法與正者，視《詩》《易》爲何如，世之君子必有能辨之者。

《四友齋叢說》卷二五　南宋陳簡齋、陸放翁、楊萬里、周必大、范石湖諸人之詩，雖則尖新，太露圭角，乏渾厚之氣，然能鋪寫情景，不專事綺纖，其與但爲風雲月露之形者，大相逕庭。

《詩藪》外編卷五　大曆而後，學者溺於時趨，罔知反正。宋、元諸子亦有志復古，而不能者，其說有二，一則氣運未開，一則鑒戒未備。蘇、黃矯晚唐而爲杜，得其變而不得其正，故生澀崚嶒而乖大雅。楊、范矯宋而爲唐，舍其格而逐其詞，故綺縟靡麗而遠丈夫。

又　南渡諸人詩尚有可觀者，如尤、楊、范、陸，時近元和。

又　宋之學陳子昂者朱元晦，學杜者王介甫、蘇子美、黃魯直、陳無己、陳去非、楊廷秀，【略】諸人亦自有近者，總之不離宋人面目。

又　楊萬里「四川全國牙旗底，萬里長江羽扇中」，【略】皆七言近唐句者，此外不多得也。

黃宗羲《姜山啟彭山詩稿序》　天下皆知宗唐詩，余以爲善學唐者唯宋。【略】歐、梅得體於太白，昌黎，王半山、楊誠齋得體於唐絕。

又《安邑馬義雲詩序》　昔誠齋自序，始學江西，既學後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晚乃學唐人絕句，後官荆溪，忽若有悟，遂謝去前學，而後渙然自得。夫誠齋之所以累變者，亦不敢自信之心爲之也。

朱彝尊《葉李二使君合刻詩序》　今之言詩者，每厭棄唐音，轉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師法蘇、黃，下乃效及楊廷秀之體，叫囂以爲奇，俚鄙以爲正，譬之於樂，其變而不成方者與。

又《橡村詩序》　今之言詩者多主於宋，【略】楊廷秀、鄭德源吾見其俚，【略】此皆不成乎鵠者也。

又《書劍南集後》　邇者詩人多舍唐學宋，予嘗嫌務觀太熟，魯直太生。生者流爲蕭東夫，熟者降爲楊廷秀。蕭不傳而楊傳，效之者何異海畔逐臭之夫邪。

《帶經堂詩話》卷一〇　〔樓〕宣獻與楊誠齋、范石湖、陸放翁同時，詩亦石湖伯仲，歌行學蘇、黃，氣或不遒，格詩苦鈍，然不爲楊、范佻巧取媚。

《原詩》外編　詩文集務多者必不佳，古人不朽可傳之作，正不在多。【略】宋人富於詩者，莫過於楊萬里，周必大，此兩人所作，幾無一首一句可采。陸游集佳處固多，而率意無味者更倍。由此以觀，亦安用多也。

《圍爐詩話》卷五　憶得宋人咏梅一句云：「疑有化人巢木末。」奇哉。是李義山《落花》詩「高閣客竟去」之思路也。唐人猶少，何況後人。楊誠齋詩云：「野逕有香尋不得，闌干石背一花開。」雖淺薄猶可。又云：「不須苦問春多少，煖暮晴嫌總是春。」兒童語耳。

又　屏山絕句云：「偶臨沙岸立多時，淡淡烟村日向低。幽事挽人歸不得，一枝梅影浸澄溪。」喬謂絕似楊誠齋清淡詩。

田雯《論詩》　惟其入於宋也，南轅以後，競以村究語入四聲，去風人之旨實遠。況程、邵以下，誠齋一出，腐俗已甚，而學者一槩皆竄牴牾之，其殆啜狂泉而病嗌囈也耶。

又《論詩絕句》　群兒謗口聚蚊雷，唐宋判將僞體裁。拈出誠齋村究語，無人解道讀歐梅。

《柳亭詩話》卷二一　「好山如隱士，避世不自露。不應官道旁，乃有見山處。」此楊誠齋過摩舍那灘作也。乃知康樂、柳州搜奇抉險，盡翻山水窠臼者，不欲以淺易近人，一覽而盡耳。洪震老東泉詩：「雲深路絕無人處，縱有佳山誰得知。」又爲誠齋下一轉語。

又卷二三　楊誠齋有云：「人皆以飢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不飢不寒耳。」此語殊有至詣，不第爲詩人言也。

又卷二八　史稱誠齋歷事三朝，始終一節。韓侂胄築南園屬記，楊曰：「官可棄，記不可作。」遂告歸。《渭南全集》畢竟以七律擅長，遠撮錢、劉之標，近萃蘇、黃之勝，而乃曰：「我不如誠齋。」毋乃鳴謙太甚乎？昌黎傾倒於東野，廬陵尊奬於聖俞，特以耽奇之故，不覺言之娓娓。試取楊、陸二集並觀，必有辨其爲邢尹者。

《寒塘詩話》　楊誠齋詩，粗直生硬，俚辭諺語，衝口而來，才思頗佳，而習氣太甚。予嘗謂其自具八繭吳綿，不受製天絲機錦，乃從村莊兒女，攙入布經麻緯，良可惜也。摘其一二語諷之，轉耐尋味。絕句感慨尤多，不失《竹枝》遺意。如《詠木樨》云：「只道秋花豔未強，此花儘更有商量。東風染得千紅紫，曾有西風半點香。」《雨後獨登金山頂》云：「山下生愁熱不除，山頭小立氣全蘇。自緣著腳高低別，萬壑清風豈是無。」《鳩啣枝營巢樹間經月不成而去》云：「鳩啼那知自不材，樹陰處處起樓臺。可憐積木如山樣，一柄何曾架得來？」《宿孔鎮觀雨中蛛絲》云：「雨打蛛絲不打蛛，雨來蛛入畫簷隅。網羅滿腹輸渠巧，也只蠅蚊命屬渠。」「雨罷蜘蛛卻出簷，蛛絲減少再新添。莫言辛苦無功業，便有飛蟲密處粘。」「網罷最巧是蛛絲，卻被秋蚊聖得知。粘著便飛來不再，蛛絲也解有疏時。」以上數詩，體物頗工，兼有風刺。又《江天暮景有歎》云：「一鷺南飛道偶然，忽然百百復千千。江淮總屬天家管，不肯營巢向北邊。」此感時骨鯁之言。又《至後入城道中雜興》云：「大熟仍教得大晴，今年又是一昇平。昇平不在簫韶裏，只在諸村打稻聲。」此又熙皞擊壤之音也。又《同友晚泛西湖歸》云：「閣日微陰不得晴，杖藜小倦且須行。湖山有意留儂款，約束疏鐘未要聲。」又《閒居初夏午睡起二絕句》，其一即「梅子留酸澀

齒牙」云云，其二：「松陰一架半弓苔，偶欲觀書又懶開。戲掬湖泉灑蕉葉，兒童誤認雨聲來。」《題赤孤同亭館》云：「數菊能會客眼明，三峰端爲此堂橫。僕夫不敢催儂去，只道長沙尚八程。」數詩亦澹中有味。又「疏籬不與花爲護，只爲蛛絲作網竿」，又「交情得似山溪渡，不管風波去又來」，又《遊雲山寺》云：「風亦恐吾愁寺遠，殷勤隔雨送鐘聲。」又「秋風畢竟無多巧，只把燕支滴蓼花」，又「蜘蛛正苦空庭闊，風爲將絲度別簷」，又「春禽處處講新聲，細草欣欣賀嫩晴」，又《聞子規》云：「自出錦江歸未得，至今猶勸別人歸。」又「柳線絆船知不住，卻教飛絮送儂行。」又《聽蟬》云：「莫嫌入夜還休去，自有寒蚓替說愁。」《蛩聲》云：「細聽蛩聲原是樂，人愁卻道是他愁。」又《霜曉》云：「只有江楓偏得意，夜挼霜水染紅衣。」又七律云：「雀聲只喜晚晴新，不管畦蔬雨未成。」又「山與君恩誰是重，身如秋葉不勝輕」，又「白鷗池沼菰蒲影，紅棗樹墟鷄犬聲」，皆不免過於造作，然亦自觸類可思，讀者胸中自別具錘鑪可也。

陳訏《宋十五家詩選・誠齋詩選》　楊誠齋矯矯拔俗，魄力又足以勝之，雄傑排奡，有籠挫萬象之概，攀韓頡蘇宜也。誠齋詩集甚富，然未免過於擺脫，不但洗淨鉛華，且粗頭亂服矣。恐操觚家不事持擇，墮入劣境，故余於先生詩，寧失之矜慎，爲後學防濫觴，即先生亦別開生面矣。

吳之振《論詩偶成》　初學誰知絕句難，瀾翻刊本遍寰間。半山論與誠齋合，未透唐人第一關。

《宋詩鈔・誠齋詩鈔序》　其詩自序始學江西，既學後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七字絕句，晚乃學唐人絕句。後官荆溪，忽若有悟，遂謝去前學，而後渙然自得，時目爲誠齋體。嘗自焚其少作千餘，中有如「露窠蛛虮緯，風語燕懷春」，「立岸風大壯，還舟燈小明」，「疏星煜煜沙貫月，綠雲擾擾水舞苔」，「坐忘日月三杯酒，卧護江湖一釣船」之句，舉似尤延之，嘆婉曰：「詩何必一體，焚之可惜也。」後村謂放翁學力也似杜甫，誠齋天分也似李白，蓋落盡皮毛，自出機杼。古人之所謂似李白者，入今之俗目，則皆俚嗲也。

焦袁熹《閱宋人詩集十七首》一六　千妖百怪供驅使，頗覺誠齋氣力全。杜叟一燈分自可，若爲更說李青蓮（此辨後村論楊、陸之非）。

又《與友人論詩漫題六首》三、四　西子何曾值一錢，誠齋老眼識妖妍。金鎞直是無施手，讀盡唐詩總枉然。　出衆風流事若何，大都細步蹙青蛾。誰知醜拙難當者，賽過西施十倍多（非直醜拙，若唐之白樂天，宋之楊廷秀，集中許多惡詩，極是難看者）。

《得樹樓雜鈔》卷六　宋南渡初詩人，推尤梁谿、蕭千巖、范石湖、陸渭南四家。楊誠齋詩云：「近代風流四詩將。」又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其證也。蕭集世不傳，劉後村詩話及方虛谷《瀛奎律髓》中間載一二首，後人乃以誠齋易之，稱尤、楊、范、陸，而蕭千巖姓名世或有不知者矣。

全祖望《鷗鳴先生神道表》　生平作詩幾萬首，沉冤淒結，令人不能終卷，晚更頹唐，大似誠齋。

又《史雪汀墓版文》　正庵詩本師法竟陵，稍改其面目，而未洗故步也。雪汀稍悟其非，變而爲山谷，而又稍嫌其生澀，又一變而爲玉川，晚乃信筆不復作意，遂爲誠齋，然其實學誠齋而失之者。

又《寶甈集序》　楊、尹之門而有呂紫薇之詩，胡文定公之門而有曾茶山之詩，湍石之門而有尤遂初之詩，清節先生之門而有楊誠齋之詩，此以學人而入詩派者也。

又《宋詩紀事序》　建炎以後，東夫之瘦硬，誠齋之生澀，放翁之清圓，石湖之精致，四壁並開。

《覗齋詩談》卷五　楊誠齋詩好用俚語，恐開後生儇弄惡習。

《說詩晬語》卷下　南渡後詩，楊廷秀推尤、蕭、范、陸四家，謂尤延之（袤）、蕭東夫（德藻）、范致能（成大）、陸務觀（游）也。後去東夫，易以廷秀，稱尤、楊、范、陸。

又　南渡以下，范石湖變爲恬縟，楊誠齋、鄭德源變爲諧俗，【略】亦爲不善變矣。

又　蘇、李數篇，老杜奉爲吾師。不朽之作，不必務多也。楊誠齋積至二萬餘，周益公如之。以多爲貴，無如此二公者，然排沙簡金，幾於無金可簡，亦安用多爲哉。

《御選唐宋詩醇》卷二四評白居易《喜張十八博士除水部員外郎》　一氣呵成，句句轉，筆筆靈。章法亦本杜甫，不襲其貌，而得其神，故佳。宋人如楊廷秀輩，有意摹倣此種，徒成油腔滑調耳。

《隨園詩話》卷一　楊誠齋曰：「從來天分低拙之人，好談格調，而不解風趣。何也？格調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風趣專寫性靈，非天才不辦。」余深

愛其言。

又卷四 「白水遙連郭，青山直到門。」畏壘山人詩也。「野水白連郭，亂山青到門。」王子乘詩也。二詩各臻其妙。然觀楊誠齋「江欲浮天去，山疑渡水來」，則又瞠乎其後矣。

又卷八 汪大紳道予詩似楊誠齋，范瘦生大不服，來告余。余驚曰：「誠齋一代作手，談何容易。後人嫌太雕刻，往往輕之，不知其天才清妙，絕類太白，瑕瑜不掩，正是此公眞處。至其文章氣節，本傳具存。使我擬之，方且有愧。」

又 詩有音節清脆，如雪竹冰絲，非間凡響，皆由天性使然，非關學問。在唐則青蓮一人，而溫飛卿繼之。宋有楊誠齋，元有薩天錫。

姚壎《宋詩略・雲龍歌調陸務觀》評 誠齋脫盡皮毛，自出機杼，人每以俚嗲笑之。集中稍狥俗尙，擇其整飭者錄焉。

祁雋藻《吉水懷楊文節公誠齋先生》 擔來一卷《西歸集》，行篋頻將好句搜。今日鳴珂過舊里，江山我亦願歸休。一疏從容舉衆賢，兩封諫草欲回天。同鄉亦有平園叟，不薦詩人孟浩然。

姚椿《題劍南集後五首兼書田》四 陸、楊名字共推排，雅俗如何好共儕。惆悵南園荒草沒，祇應此事服誠齋（放翁詩云：「我不如誠齋，斯評天下公。」斯乃翁之謙詞，實則誠齋學李有痕迹，而流弊亦甚，不如放翁學杜深穩，又能成家。至翁晚年再出，誠齋寄詩諷之云：「不應甫白翔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此則忠告之義，君子出處大閒，又不可專以詩論，雖云迫於家累，固不能不爲法受惡矣）。

又《偶感》 楊、陸詩名二妙齊，清新廣大各端倪。無端涉筆《南園記》，國手翻成一著低（放翁詩云：「我不如誠齋，此論天下公。」其實楊詩偏師出奇，不如陸之堂堂正正也）。

邵堂《論詩六十首》三〇 一官一集師王儉，亦有蘇、黃亦杜、韓。不解眞詩冠南宋，世人祇作等閒看。

《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五 《庸言》一卷，【略】宋楊萬里撰。【略】是編乃其語錄，大致規摹揚雄《法言》，頗極修飾之力，較其詩文，又自爲一體，而詞工意淺，亦略近於雄。

又卷一三七 《四六膏馥》七卷，永樂大典本。舊本題宋楊萬里撰。其書割裂諸家四六字句，分類編次，以備掇撦。【略】然萬里一代詞宗，謬陋不應至此，此必坊賈託名耳。

又卷一六〇 《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略】萬里立朝多大節，若乞留張栻，力爭呂頤浩等配享及災變應詔諸奏，今具載集中，豐采猶可想見。然其生平乃特以詩擅名，【略】方回《瀛奎律髓》稱其一官一集，每集必變一格。雖沿江西詩派之末流，不免有頹唐粗俚之處，而才思健拔，包孕富有，自爲南宋一作手，非後來四靈、江湖諸派可得而並稱。周必大嘗跋其詩曰「誠齋大篇短章，七步而成，一字不改，皆掃千軍、倒三峽、穿天心、出月脅之語。至於狀物姿態，寫人情意，則鋪叙纖悉，曲盡其妙。筆端有口，句中有眼」云云。是亦細大不捐，雅俗幷陳之一證也。南宋詩集傳於今者，惟萬里及陸游最富。游晚年隳節，爲韓侂胄作《南園記》，得除從官，萬里寄詩規之，有「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句，羅大經《鶴林玉露》嘗記其事。以詩品論，萬里不及游之鍛鍊工細，以人品論，則萬里倜乎遠矣。

又卷一九五 《誠齋詩話》一卷。【略】此編題曰詩話，而論文之語乃多於詩，又頗及諧謔雜事，蓋宋人所著往往如斯，不但萬里也。萬里本以詩名，故所論往往中理。而萬里爲詩，好用文句及俚語，故以李師中之「山如仁者壽，水似聖之清」爲善用經，以蘇軾之「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曾顯萬之「探支春色牆頭朵，闌入風光竹外梢」爲善用字，與自稱其「立岸風大壯，還舟鐙小明」，以《詩》篇名對《易》卦者，均非定論。又李商隱「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二句，暴揚國惡，至爲無禮，萬里以爲微婉顯晦，盡而不汙，尤宋人作詩好爲訐激之習氣矣。至於萬里時代距南渡初不遠，乃以隆祐太后布告中外手詔爲勸進高宗手書，於考論典故亦爲紕謬，殆所謂瑕瑜不掩，利鈍互陳者歟。

王昶《舟中無事偶作論詩絕句四十六首》 楊監詩多終淺俗（楊誠齋），平園老去亦疎庸（周益公）。石湖居士眞清遠，不獨驂鸞寫狀濃（范石湖）。

又《答李惠吉書》 宋黃魯直、陳後山諸君，瘦硬通神，不免失之粗率，楊誠齋加俚俗焉。查初白學誠齋圓熟清切，於應世諧俗爲宜，苦無端人正士高冠正笏氣象，特便於世之不學者，以是爲人所愛。

又《吳子山香蘇山館詩序》 余惟西江之詩，其先盛於歐陽文忠公，公奉昌黎爲師法，而蘇文忠公又謂其似李太白，則其詩蓋就二家而推廣之。厥後

黃魯直、楊廷秀每以偏師制勝，而後人論江西詩，不免有低昂軒輊，實非通人之論。

《陔餘叢考》卷二三　疊字詩，【略】南宋惟楊誠齋《水月寺》詩：「低低橋入低低寺，小小盆盛小小花。」又《紅錦黃花》詩云：「節節生花花點點，茸茸麗日日遲遲。」則已纖佻。

《甌北詩話》卷六　放翁與楊誠齋同以詩名，誠齋專以俚言俗語闌入詩中，以爲新奇。放翁則一切掃除，不肯落其窠臼，蓋自少學詩，即趨向大方家，不屑屑以纖佻自貶也。然間亦有一二語似誠齋者。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六　轎子始于宋時，而詩家罕用，此字楊誠齋獨喜用之，如：「行到深邨麥更深，放低小轎過桑陰。」「詩卷且留燈下看，轎中只好看春光。」「總將枝上雨，灑入轎間衣。」「曉過新橋啓轎窗，要看春水弄春光。」「行到笪橋中半處，鍾山飛入轎窗羅。」「暖轎行春底見春，遮欄春色不教親。」「急呼青徽小涼轎，又被春光著莫人。」

《復小齋賦話》卷下　楊誠齋賦足當一別字，楊廉夫賦足當一新字。

翁方綱《校茶山集四首》三　談禪談石復談茶，山寺孤清獨一家。故里誠齋堪配否？贛江翠竹渺雲沙。

又《書空同集後十六首》八　萬古江山著眼高，江平漸放水漫漫。峰巒占盡苦無那，始識誠齋取逕難。

又《七言律詩鈔・凡例》　誠齋詩什之富不減放翁，白石推許雖至，然俚俗過甚，漸多靡靡不振之音，半壁江山所以日即于孱弱矣。

《石洲詩話》卷三　《汲江煎茶》七律，自是清新俊逸之作，而楊誠齋賞之，則謂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此等語誠令人不解。如謂蘇詩字句皆不落凡近，則何篇不爾。如專於此篇八句刻求其奇處，則豈他篇皆凡近乎。且於數千篇中獨以奇推此，實索之不得其說也。豈誠齋之於詩竟未窺見深旨耶？此等議論，直似門外人所爲。

又卷四　竹垞云：「正者極於杜，奇者極於韓，此躋夫三峰者也。宋之作者，不過學唐人而變之耳，非能軼出唐人之上。若楊廷秀、鄭德源之流，鄙俚以爲文，詼笑嬉褻以爲尚，斯爲不善變矣。」又曰：「今之言詩者，每厭棄唐音，轉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師法蘇、黃，下乃效及楊廷秀之體，叫囂以爲奇，俚鄙以爲正。譬之於樂，其變而不成方者與！」又曰：「自明萬曆以來，公安袁無學兄弟，矯嘉靖七子之弊，意主香山、眉山，降而楊、陸，其辭與志，未有大害也。竟陵鍾氏、譚氏，從而甚之。」阮亭亦有「楊、范佻巧取媚」之論。

又　誠齋之詩，巧處即其俚處。

又　寫景事有筆酣時，此則楊、范、陸三家之所同也。

又　誠齋之詩，上規白傅，正自大遠；下視子畏，卻可平衡。

又　吳孟舉之鈔宋詩，於大蘇則欲汰其富縟，於半山則病其議論，而以楊誠齋爲太白，以陳後山、簡齋爲少陵，以林君復之屬爲韋、柳。

又　誠齋之《竹枝》，較石湖更俚矣。

又　誠齋屢用轆轤進退格，實是可厭。至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爲上將，更牽白石作先鋒。」叫囂傖俚之聲，令人掩耳不欲聞。

又　石湖、誠齋皆非高格，獨以同時筆墨皆極酣恣，故遂得抗顏與放翁並稱。而誠齋較之石湖，更有敢作敢爲之色，頤指氣使，似乎無不如意，所以其名尤重。其實石湖雖只平淺，尚有近雅之處，不過體不高、神不遠耳。若誠齋以輕儇佻巧之音，作劍拔弩張之態，閱至十首以外，輒令人厭不欲觀，此眞詩家之魔障。

又　楊、范、陸極酣肆處，正是從平熟中出耳，天固不欲使南渡復爲東都也。

又　自後山、簡齋抗懷師杜，所以未造其域者，氣力不均耳。降至范石湖、楊誠齋，而平熟之逕，同輩一律，操牛耳者，則放翁也。

又　姜白石《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十絕句，極爲誠齋所賞，然白石詩風致勝誠齋遠矣，誠齋顧以張功父比之耶？

陳經禮《偶論宋詩十絕句》六　誠齋清節迥岩巖，詩筆縱橫納海潮。苦學謫仙流率易，終餘俊語壓尤蕭。

《**麈談筆存**》　宋詩家如永叔、東坡、誠齋、放翁，其才其學，並皆不讓李、杜。

又　楊誠齋詩力求超脫，范石湖詩力求精工，卻不道詩從至性至情流出，不求超脫而自超脫，不求精工而自精工。

《**雨村詩話**》卷下　楊誠齋理學經學俱不可及，而獨于詩非所長。如《不寐》云：「翻來覆去體都痛。」復成何語？至其用筆之妙，亦有不可及者。如

「忽有野香尋不得，闌干石背一花開」，又「青天以水爲銅鏡，白鷺前身是釣翁」，皆有腕力。

《雨村詞話》卷二　晁補之有《鬥百花》詞。楊誠齋云：「詞須擇腔，如《鬥百花》之無味。」因此後作此腔者寥寥。今按詞後段云：「低問石上鑿井，何由及底，微向耳邊，同心有緣千里。」句法本古樂府，更工于言情。乃知誠齋非深於此道者。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楊萬里》　筆掃千軍七步吟，語穿月穴透天心。留雲供我閒身住，兩字誠齋賜禁林。　聽風聽雨坐齋房，桃李新開九徑香。不爲南園汙汗筆，東風晚步卻倘徉。

錢釣伯《題劍南集後》　小據金牛事事非，渭南家祭足歆欷。詩人只有楊廷秀，卻爲開禧賦蕨薇。

劉泰三《讀楊誠齋俳體偶作》　花鳥閒情得自娛，偶逢遊戲唱烏烏。詩人俳語皆風趣，卻笑誠齋谷古孤。

李遐齡《跋渭南集》　晦翁道義久相儕，晚謬曾嗤綺用乖。若使南園休作記，未須頭地讓誠齋。

郭麐《仙林寺即事三首用轆轤體》　此間曾著宋詩人，一集朝天有時名。恰得遺編消永夜，又緣無睡惱比鄰。似言辛苦成何用，便到渠儂作麼生。一笑推書倒枕卧，千秋萬歲總微塵。

又《丹叔手鈔誠齋詩集竟校讎一過輒書其後即用誠齋體》　嘔心怵腎更雕肝，走盡詩家十八盤。活句未應無法在，當時元不要人看。微嫌卷重牛腰似，欲辨身輕鳥過難。那不一尊親屬汝，短檠細字手鈔完。　范、陸、尤、蕭張一軍，天然風骨更超群。先生肯作隨人計，後世知誰定我文。身後虛名元爾爾，鐙前落葉尚紛紛。急須掩卷開簾坐，獨月行天無片雲。

《樸學齋筆記》卷七　宋楊誠齋以詩文重於時，韓侂胄方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爲之記，答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大恚。遂卧家十餘年，皆侂胄柄國日也。文人若此，更加人一等矣。

《養一齋詩話》卷一　楊誠齋愛講翻案法，稱東坡「與君蓋亦不須傾」，「有鞭不使安用蒲」，「何須更待秋井塌，見人白骨方銜盃」諸句，以爲詩法。不知此只小巧本事，坡詩生氣噴涌，可重雅不在此。然誠齋嘗言古人之詩天也，今人之詩人爲而已，此二語包孕千古，不似講翻案法者。

《有不爲齋隨筆》庚卷　誠齋與放翁同在南宋，其詩絕不感慨國事，惟《朝天續集》中《入淮河四絕句》、《題盱眙軍東南第一山》二律、《跋丘宗卿使北詩軸》少見其意，與放翁大不侔。其《淮河絕句》既云：「劉、岳、張、韓宜國威，趙、張二相築皇基。長淮咫尺分南北，淚溼西風欲怨誰。」所謂誰者，主和議之秦檜也。而《朝天續集・題迎請太后圖》結尾又云：「君不見岳飛功成不知身，卻道秦家丞相嗔。」似又袒秦抑岳，何無定論如此。

《小匏庵詩話》卷一　楊誠齋云：「鷗邊野水水邊屋，城外平林林外山。」【略】此種句法皆由獨造。

徐嘉《論詩絕句五十七首》　早歲才名達紫宸，筌蹏一悟棄如塵。香山風格誠齋筆，許冠宏詞五十人。

《老生常談》　少讀《說詩晬語》，謂楊誠齋詩如披沙揀金，幾於無金可揀，以是從不閱看。四十歲後方稍稍讀之，其機穎清妙，性靈微至，眞有過人處，未可一筆抹殺。今摘句於左：《明發陳公徑過摩舍那灘石峰下》，第一首句云「遙松煙未消，近竹露猶滴。石峰矜孤銳，喜以江自隔。清潭涵曦紫，碧岫過雲白。回瞻宿處隄，路轉不可覓」云云。第二首云「昨宵望石峰，相去無一尺。今日行終朝，祇繞石峰側。石峰何曾遠？江路自不直」云云。第三首云「澄潭涌晴暈，不風自成花。回流如倦客，出門復還家。江晴已數日，新漲沒舊沙。知是前溪雨，溼雲尚橫斜」云云。《碧落堂晚望荷山》云：「荷山非不高，城裏自不見。一登碧落堂，山色正對面。」又云：「指揮出伏兵，萬騎橫隔岸。後乘來未已，前驅瞻已遠。」此皆無忝於古作者。袁子才單學其「屋角忽生明，山月到庭戶。似憐幽獨人，深夜約清晤。我吟月解聽，月轉我亦步」等句，靈機獨引，未嘗不佳，其弊恐流於淺滑，不可不知也。誠齋七古，如《太平寺徐友畫清濟黃河》云：「波浪盡處忽掀怒，攪動一河秋色暮。分明是水纔是畫，老眼向來元自誤。佛廬化作金柁樓，銀山雪堆風打頭。此身飄然在中流，奪得太乙蓮葉舟。」《東山》云：「天風忽吹白雲折，翡翠屏開倚南極。政緣一雨染山色，未必雨前如此碧。」《南海廟》云：「青山缺處如玉玦，潮頭飛來打雙闕。晴天無雲濺碎雪，天下都無此奇絕。」《題東文嶺瀑泉》句云：「石如鐵色黑，壁立鏡面平。水汎鏡面一飛下，蘚笛織簟風漪生。石知水力倦，半壁鍾作玉一泓。水行到此欲小憩，後水忽至前水驚。分清裂白兩派出，跳珠躍雪雙龍爭。不知落處深幾許，但聞井底碎玉聲」云云。如此歌行，刻意生新，非才情絕大者不能。

世人輕之者但舉其《夜雨》句云：「夢中搔首起來聽，聽來聽去到天明。」何直一哂。

林旭《舟中讀誠齋詩》　裝成一卷《荊溪集》，拂拭船窗得暫披。不道霞光侵漆几，忽看赤鯉出清池。

潘定桂《讀楊誠齋詩集九首》　精靈別闢一山川，百尺蠶叢直到天。宦境較於坡老穩，詩名合與放翁傳。盧前未必人無目（四傑其次爲楊炯，南宋四子尤、楊、范、陸，先生恰居其次），身後方知筆有權。聞道醉鄉邊地闊，稱臣□是酒中仙。　一官一集記分題，兩度朝天卷自攜。老眼時時望河北，夢魂夜夜繞江西。連篇爾雅珍禽疏，三月長安杜宇啼。試讀淮河諸健句，何曾一飯忘金隄。　白傅千篇和素琴，淵明五斗卻華簪。從來天肯窮吾黨，祇有月能知苦心（先生詩：祇有三更月，知予萬苦心）。玉戚朱干爲大武，賁桴土鼓出元音。朝來鑄鐵愁難像，百寶灘前揀碎金。　七步吟成腸幾迴，滴殘心血亦堪哀。每於人巧俱窮處，直把天工掇拾來。餐到韭萍驚異味，陶成瓦礫亦詩材。平生不作《南園記》，但吸西江酒一杯。　丹心猶見訓兒辭，綺語全刪寄內詩。忠愛性情韓愈近，狂佯心事季眞知。但剸蛟鰐翻鯨海，肯羨夔龍集鳳池（二句公贈放翁詩，然公平日高風大節，於此略見，故竊用之）。諫草削成歸去好，晚風吹落老梅枝（公最愛梅，集中探梅詩最多）。　綵鳳翩翻下五羊，越王臺上調鏗鏘。翁將榕樹新詩句（「榕樹梢頭訪古臺」，先生詩句），收入梅花古錦囊。四子當時齊日月，六丁取後祇糟糠。嶺南例續詞人祀，擬作叢祠配仲翔。　高卧東山東復東，少陵生在亦衰翁。堪嗟弱鬢無人問，但有狂名送老窮。舌底蓮花飛玉屑，牙棱棻味享家風。獨憐奪邑千巖叟，沒齒無言肯讓功（嚮始稱尤、蕭、范、陸，自先生出，乃改稱尤、楊、范、陸云）。　明知窮極始工詩，不惜千言倚馬爲。但愛縱橫穿月窟，絕無依傍寄人籬。憐公大節貧如此，顧我連宵夢見之。拜罷蹇驢腸欲絕，白頭歸老尚朝飢。　天將奇氣借詩人，衣鉢千秋孰替身。公子荷衣清絕俗，天孫雲錦巧翻新。西湖風月無疆界，東閣雲烟有鬼神。辛苦山民收拾去，誠齋千古一功臣（先生詩久零落，自吳江徐山民重刻，始見全集，事詳本集詩序）。

歐陽述《雜題國朝人詩集各一首・巢經巢集》　香山情思誠齋趣，孟郊拗筆涪翁句。戛戛道出意中語，意外唐音時一遇。

《鐙窗瑣錄》卷六　郭頻伽丈嘗選輯《誠齋詩集》，丹叔手錄一過，《靈芬山礬集》中頗自矜賞。徐山民待詔刻之。今年始從趙靜香丈乞得一部，幷索山民遺詩，不得，甚悵悵。頃於味梅處得鈔本數十葉，亦足見一斑。山民親炙隨園，不染其派，最爲有識。錄其《誠齋集付梓將竣過毘陵謁趙雲崧觀察求序不值舟中題甌北集後》云：「未瞻公面得公詩，何異親承玉麈時。古語何妨隨手拾，坡仙可奈繫人思。藥方不死都經驗，刪罷長吟只自知。旗鼓只今誰可敵，倉山縹緲鶴歸遲。范、陸、蘇、楊世並傳，誠齋何獨佚遺編。宣揚定自廣長舌，淹久如傷遲暮年。弁首文誰能下筆，當今公不愧先賢。校讎豈少烏焉誤，可惜猶慳問字緣。」

《石樵詩話》卷四　用方言入詩，唐人已有之，用俗語入詩，始於宋人，而要莫善於楊誠齋。俗謂待人曰等人，誠齋《過汴京》詩云：「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迴。忍淚失聲詢使者，幾時眞有六軍來？」用以入詩，殊不覺其俗。

又　宋律詩多用轆轤格、轆轤韻，雙出雙入，如黃山谷《謝送宣城筆》詩云：「宣城變樣蹲雞距，諸葛名家捋鼠鬚。一束喜從公處得，千金求買市中無。漫投墨客摹科斗，勝與朱門飽蠹魚。愧我初無開先手，不將閒寫吏文書。」前二韻押七虞，後二韻押六魚，所謂雙入雙出也。楊誠齋、范石湖多用之。

《越縵堂日記》《光緒乙酉十月初四日》　閱石湖、誠齋兩家詩。石湖律詩雖亦苦槎枒拗澀，墮南宋習氣，然尚有雅音，五七古亦多率爾，而大體老到，不失正軌。誠齋則粗梗油滑，滿紙邨氣，似《擊壤》而乏理語，似江湖而乏秀語。其五言如：「寒從平野有，雨傍遠山多」，「雨蒲拳病葉，風篠禿危梢」，「萬山江外盡，一塔嶺尖明」，「葉聲和雨細，山色上樓多」，「竹能知雨至，窗不隔江清」，「遠山衝岸出，釣艇背人行」，「煙昏山易遠，岸闊樹難高」，「山煙春自起，野燒暮方明」，皆上可幾大曆十子，下可揖永嘉四靈，而數聯以外，絕少佳者。七絕間有清雋之作，亦不過齒牙伶俐而已。如《閒居初夏午睡起二絕》云：「梅子留酸軟齒牙，芭蕉分綠與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松陰一架半弓苔，偶欲觀書又嬾開。戲掬清泉灑蕉葉，兒童誤認雨聲來。」亦是尋常閑適語，不出江湖側調，然已膾炙古今，其餘蓋鮮足觀者。《退休集》尤晚年之作，老筆頹唐，其甚率俗者，幾可噴飯。惟《至後入城道中雜興》云：「大熟仍教得大晴，今年又是一昇平。昇平不在簫韶裏，只在邨邨打稻聲。」「畦蔬甘似卧沙羊，正爲新經幾夜霜。蘆菔過拳菘過膝，北風一路菜羹

香。」兩絕句最佳，非以前諸集所及。然二公高懷清節，皆以止足自期，樂志田園，不爲物累，其詩亦以人重，故世樂道之耳。誦其石湖養閒諸什，東園歸老諸詩，雜綴園亭，經營草木，鄉居瑣事，吳俗歲華，亦足以陶寫塵襟，流傳佳話，雅人深致，故自不凡。

分論

《胡氏霜節堂記》 周必大《跋楊廷秀所作胡氏霜節堂記》：清風嚴霜，本不相爲謀，兼二美者，竹也。友人楊公廷秀，平居溫厚慈仁，眞可解慍，臨事則勁節凜然，凌大寒而不改。名堂作記，曲盡竹之情狀，蓋身之非假之也。今胡氏既知不可一日無此居，其可三日不讀此記乎？

《義方堂記》 周必大《題楊廷秀新淦胡氏義方堂記後》：誠齋作《義方堂記》，理勝而文雄，殊無老人譫諱衰弱氣象，吾黨所共矜式，豈特光賁胡氏家塾而已。

《江西詩派序》 周必大《與楊廷秀寶學劄子》：連日大雪，江行當有佳篇。《詩派序》已傳，都下爲之紙貴也。

《陶舟賦》 周必大《與楊廷秀寶學劄子》：今蒙錄示《陶舟賦》，紆徐敷腴，如挹北窗之風，烈激宏壯，如臨采石之狀。文筆高妙，一至此乎。

《答徐達書》 楊萬里《答福帥張子儀書》：執事前一書評某《答徐達書》，謂酷似柳子。

《浯溪賦》 《桯史》卷三：靈巖、中宮爲蘇、永勝槩，吊古者多詩之。近世王義豐、楊誠齋爲之賦，植意卓絕，脫去雕篆畦軫。余得之王英伯錄藏焉。義豐賦館娃曰：【略】誠齋賦浯溪曰：【略】義豐賦中稱先生，蓋時從范石湖成大游。誠齋則以環轍湘、衡，過顏、元碑下耳。二地出處本不倫，筆力到處，便覺夫差、肅宗無所逃罪，獨恨管子趨霸之說不可以訓，如爲唐謀則忠。今兩剎中皆無此刻，而醒夢複語往往滿壁間云。《隱居通議》卷四：誠齋先生楊文節公萬里嘗作古賦，然其天才宏縱，多欲出奇，亦間有以文爲戲者，故不錄。惟《浯水賦》言唐明皇父子事體，厥論甚當，因錄其詞。【略】誠齋此賦出意甚新，殆爲肅宗分疏者。靈武輕舉，貽笑後代，其譏議千人一律，而此賦獨能推究當時人情國勢，宛轉辨之，犁然當於人心，亦奇矣。結語乃步驟《後赤壁賦》，開戶視之，不見其處，亦本唐人《湘靈鼓瑟》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中間有曰：「觀馬嵬之威挫，渙七萃之欲離。殪尤物以說焉，僅平達於巴西。」此四句形容絕妙。《歸田詩話》卷上：元次山作《大唐中興頌》，抑揚其詞以示意，磨崖顯刻於浯溪上。後來黃魯直、張文潛皆作大篇以發揚之，謂肅宗擅立，功不贖罪。繼其作者皆一律。識者謂此碑乃唐一罪案爾，非頌也。惟石湖范至能八句云：「三頌遺音和者稀，形容寧有譏刺辭？絕憐元子《春秋》法，卻寓唐家《清廟》詩。歌詠當諧琴搏拊，策書自管璧瑕疵。」然誠齋楊萬里《浯溪賦》中間云：「天下之事，不易于處，而不難于議也。使夫謝奉策于高邑，稟重巽于西帝。違人欲而圖功，犯衆怒而求濟。則夫千麾萬旗者，果肯爲明皇而致死耶？」其論甚恕。《海涵萬象錄》卷四：王義豐賦館娃宮，言吳之亡在殺士。楊誠齋賦浯溪碑，言唐之失在用人。

《張功父像贊》 《七修類稿》卷三〇：楊誠齋贊張功父像云，【略】予觀此贊，似東坡贊王定國之作。

《淳熙薦士錄》 李調元《淳熙薦士錄跋》：楊誠齋《淳熙薦士錄》一卷，乃爲吏部郎中時上宰相王公冊子也。首以朱子爲第一，足見知人之明，其餘諸公，各有評論，皆簡當覈實，即今考語之祖也。山公啓事不可得見，存此以爲持衡秉鑑之一法，有薦人之責者其可忽乎。【略】知人何以明，亦曰公生明而已。

《論神威疏》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辭源茂達，而論據甚精。

《論選法在吏不在官》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二：振大綱，略苛細，此銓政名言也。

《雪巢賦》 《復小齋賦話》卷上：楊誠齋賦另自一種筆意，余最愛《雪巢》，何其構思之妙也。

《後蟹賦》 《復小齋賦話》卷下：楊誠齋《後蟹賦》，用蔡明道誤食蝤蛑委頓事，蓋因餉者爲蔡定夫，適與其姓合，又以楊子有「一蟹郭索，後蚓黃泉」句，與己姓合，遂成一首絕妙文字。

《石人峰》 周必大《跋楊廷秀石人峰長篇》：吉水羅惠卿之子旦示公《石人峰》長韻，讀之如身履羊腸，耳聞斑寅，心膽震悸，毛髮森聳。詩能動人，一至是耶。

《飲酒對月》 周必大《跋楊廷秀飲酒對月辭》：韓退之稱柳子厚云：「玉佩瓊琚，大放厥辭。」蘇子瞻答王庠書云：「辭至於達而止矣。」誠齋此詩可謂樂斯二者。

《海棠》 周必大《次韻楊廷秀〈并序〉》：萬花川谷主人爲海棠賦二詩，妙絕古今，斷章有「平生不帶看花福，不是愁中即病中」之歎。代花次韻：江國群芳自有餘，詩才酒興不愁無。卻憐西蜀移根遠，醉向東風落筆初。傅粉施朱淡復濃，不辭沐雨更梳風。豈知命似佳人薄，不在我公樂事中。周必大《與楊廷秀寶學劄子》：某前蒙大書天香長韻，今已刻成，摹本爲獻。茲堂託佳句以不朽，何幸如之。《海棠》二絕，一洗工部不下語之恨。代花賡續，想付笑粲。

《送甘叔懷》 朱熹《跋周益公楊誠齋送甘叔懷詩文卷後》：退傅精勤小物，無有入於無間。老監縱橫妙用，諸相即是非相。且道二公用處，是同是別，叔懷於此卷中直下薦得，不妨奇特。如或未然，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立春日有懷》 《清波雜志》卷一〇：翰林書待詔請春詞，【略】自政、宣以後，第形容太平盛事，語言工麗以相夸，殆若唐人宮詞耳。近時楊誠齋廷秀詩有「玉堂著句轉春風，諸老從前亦寓忠。誰爲君王供帖子，丁寧綺語不須工」之句，是亦此意。《後村詩話》後集卷一：春帖子，前輩有絕工者，有不甚工者。坡云「欲使秦郎供帖子」，豈非以其才思尤宜用於此耶？少游不歷此官，無以驗工拙。周美成亦有才思者，集中有代內制作春帖子三十首，皆平平無警策。余嘗忝僚直，幸不當筆耳，否則亦露拙矣。偶讀誠齋詩云：「玉堂著句轉春風，諸老從前亦寓忠。誰爲君王供帖子，丁寧綺語不須工。」使此老爲之，必有可觀。

《張魏公挽詞》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誠齋挽張魏公云：「出晝民猶望，回軍敵尚疑。」祇十個字，而道盡魏公一生。其得人心，且爲虜所畏，與夫罷相解都督時事，皆在裏許，然讀者都草草看了。

《徐孺子墓》 《後村詩話》續集卷二：誠齋《徐孺子墓》云：「舊國已禾女，荒阡猶石翁。」比山谷「司馬寒如灰，禮樂卯金刀」之句尤精確。《隱居通議》卷一一：誠齋先生楊文節公詠徐孺子云：「南州一高士，東漢獨清風。」此兩句辭峭而意足，無能繼者。繼云：「故國已禾女，荒阡猶石翁。」則幾於刻畫，不及前聯矣。

《臘肉》 《吹劍錄》三錄：楊誠齋《臘肉》詩云：「霜刀切下黃水精，玉斧削出紅松明。」松明固非斧不可削，然割一臠肉，方用霜刀，又換玉斧，似失之俳。

《題淮陰廟》 《桯史》卷一二：楚州淮陰，夾漕河而邑於澤國，諸聚落尤爲荒涼。開禧北征，余舟過其下，舟人指河東岸弊屋數椽，曰：「是爲楚王信廟。」亟維纜登焉。堂廡傾欹，幾不庇風雨，兩旁皆過客詩句，楹楣戶牖，題染無餘，往往玉石混淆，殊不可讀。左廂有高堵，不知何人寫楊誠齋二詩其上，字甚大，不能工，亦舛筆畫，余以意揣錄之。其一曰：「來時月黑過淮陰，歸路天花舞故城。一劍光寒千古淚，三家市出萬人英。少年跨下安無忤，老父圮邊愕不平。人物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減文成。」其二曰：「鴻溝嵇道萬夫雄，雲夢何銷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鼎，一生還負室前鐘。古來犬憋愁無蓋，此後禽空悔作弓。兵火荒餘非舊廟，三間破屋兩株松。」音節悲壯，倫擬抑揚，偏壁間殆無繼者。本題文成爲宣成，余按張留侯謚，與霍博陸自不同，後得麻沙印本《朝天續集》，乃亦作宣字，尤可怪也。前篇首尾兩淮陰，雖意不同，疑亦傳複。虜既入塞，舊廟當無復存，不知今血食如何？《石洲詩話》卷四：秦檜賣奸誤國，當時目爲金人姦細。而楊誠齋以栘中儗之，獨不畏下筆之不倫耶？篇末用杜語，亦帶傖父氣。誠齋《過楚州淮陰侯廟》一詩，《桯史》謂壁間無繼者。此篇屬辭比事，可謂極工，然亦不過祇到元人分際。

《醉歸》 《詩人玉屑》卷一九引《玉林詩話》：六言絕句，如王摩詰「桃紅復含夜雨」及王荊公「楊柳鳴蜩綠暗」二詩，最爲警絕，後難繼者。近世惟楊誠齋《醉歸》一章：「月在荔支梢上，人行荳蔻花間。但覺胸吞碧海，不知身落南蠻。」雄健富麗，殆將及之。

《閑居初夏午睡起二絕句》 《鶴林玉露》甲編卷四：楊誠齋丞零陵日，有《春日》絕句云：「梅子流酸軟齒牙，芭蕉分綠與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閒看兒童捉柳花。」張紫巖見之曰：「廷秀胸襟透脫矣。」《愛日齋叢鈔》卷三：「誰能更學孩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樂天《放柳枝答劉夢得》詩也。誠齋楊氏乃有「日長睡起無情思，閒看兒童捉柳花」之句，得非默閱世變，中有感傷，此靜中見動意。《浩然齋雅談》卷中：詩家謂誠齋多失之好奇，傷正氣。若「梅子流酸軟齒牙，芭蕉分綠與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

花」，極有思致。誠齋亦自語人曰：「工夫只在一『捉』字上。」

《春晚往永和》《鶴林玉露》乙編卷一：杜少陵詩云：「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裛紅蕖冉冉香。」上句風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風，謂之互體。楊誠齋詩云「綠光風動麥，白碎日翻池」亦然，上句風中有日，下句日中有風。

《題武惠妃傳》《鶴林玉露》乙編卷二：近時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蘭，千花無朵可天顏。壽王不忍金宮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亦未婉。

《送呂子約移高安》《鶴林玉露》乙編卷二：士大夫危言峻節，遷謫淒涼，晚歲收用，衰落懲創，刓方爲圓者多矣。呂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楊誠齋送行詩云：「不愁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莫愛身。」蓋祖杜少陵送嚴鄭公云：「公若居臺輔，臨危莫愛身。」然以之送遷謫流徙之士，則意味尤深長也。

《月下傳杯》《鶴林玉露》乙編卷四：楊誠齋《月下傳杯》詩云：【略】余年十許歲時，侍家君竹谷老人謁誠齋，親聞誠齋誦此詩，且曰：「老夫此作，自謂彷彿李太白。」《詩藪》外編卷五：楊廷秀月詩，自謂彷彿太白，絕可與歐作對。

《寄題荊南撫幹胡仲方公廨信美樓》《鶴林玉露》乙編卷六：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略】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黃二袁，而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陶淵明之忠於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義有氣節者。樓乃胡仲方爲荊南撫幹時所建，楊誠齋題詩云：「大資孫子大參孫，磊隗胸中萬卷橫。樓上已堆千古恨，晚潮更作斷腸聲。」「古有仲宣今仲方，二樓分貯一秋江。散懷幸有杯中物，莫下南窗下北窗。」亦平甫之意也。

《賀皇太子九月四日生辰》《鶴林玉露》丙編卷四：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平陽邸，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楊誠齋時爲宮僚，賀光宗誕辰詩云：「祖堯父舜眞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讀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高宗生於丁亥，孝宗生於丁未，光宗生於丁卯也。丁年字出李陵書，借用亦佳。《齊東野語》卷四：淳熙中，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於德壽宮，置酒賦詩爲樂，從臣皆和。周益公詩云：「一丁扶火德，三合鞏皇基。」【略】其後楊誠齋爲光宗宮僚，時寧宗已在平陽邸，其《賀壽》詩云：「祖堯父舜眞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祖益公語也。《徐氏筆精》卷四：唐無壽詩，有之自宋始，至今則濫觴可厭也。宋高宗爲太上皇壽日，楊萬里作慶壽詩云：【略】必如此方可稱壽也。

《至後入城道中雜興》《浩然齋雅談》卷下：「姚翻」《太平吟》云：「紛紛紅紫已成塵，布穀聲中夏令新。來路桑麻行不盡，始知身是太平人。」此可謂善狀太平氣象，勝於誠齋「太平不在蕭韶裏，只在諸村打稻聲」之句。《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之下：楊誠齋「昇平不在蕭韶裏，只在諸村打稻聲」，即東坡「吾君勤儉倡優拙，自是豐年歌笑聲」。

《過瘦牛嶺》《梅磵詩話》卷上：東坡過皇恐灘，有「山憶喜歡勞遠夢，灘名皇恐泣孤臣」之句。蜀中有喜歡山，坡公借此以對。胡澹庵《南遷行臨皐道中抵買愁村》詩：「北望長思聞喜縣，南來怕入買愁村」。楊廷秀《過瘦牛嶺》詩云：「平生豈願乘肥馬，臨老須教過瘦牛。」二公效坡體對俱的。

《過揚子江》《瀛奎律髓彙評》卷一方回評：楊誠齋詩一官一集，每一集必一變，此《朝天續集》詩也。其子長孺舉似于范石湖、尤梁溪，二公以爲誠齋詩又變，而誠齋謂不自知。詩不變不進。此本二詩，今選其一。中兩聯俱爽快，且詩格尤高。馮舒評：末句，宋結。馮班評：宋氣厭人。石湖、誠齋詩只是氣味不好。首聯，村夫子。末句，惡氣味。陸貽典評：《誠齋集》中之最平正者。紀昀評：五、六極雄闊，自是高唱，結乃謂人代不留，江山空在，悟紛紛擾擾之無益，且汲水煎茶，領略現在耳。用意頗深，但出手稍率，乍看似不接續。「功」字亦押得勉強些，故爲馮氏所譏。無名氏(甲)評：結含感慨意，言英雄雖往，形勝依然，奈何只自汲水煎茶，而功業不彰乎？無名氏(乙)評：五、六清利，若前聯則熟矣。趙熙評：首句率。第八句「功」，韻生。

《明發南屏》《瀛奎律髓彙評》卷六方回評：誠齋平生實三度立朝，此乃秘少出知筠州時詩也。第六句絕妙。馮舒評：常談耳。查慎行評：第六句妙在何處？三、四，上句俗，下句好。紀昀評：通體警策，誠齋難得此雅善。無名氏(甲)評：此等不過樂天剩語，無足多也。

《和仲良春晚即事》《貧難聘歡伯》《瀛奎律髓彙評》卷一〇方回評：零陵丞時詩。仲良者，永州司法張材，山東人。「連錢」、「紙田」，用韻好勝之過。「一犁」、「五秉」、「百箔」、「三眠」，湊合亦佳，但恐少年作未自然，學詩者不可

不由此入也。五首取一。　查慎行評：學詩若由此入，便誤走蹊徑。「連錢」，如何替得「馬」字？五句牽強。　紀昀評：此評最允，虛谷亦盡有分明處。「未自然」之評甚確，然不惡也。　馮舒評：刻意作新。　馮班評：起句不好，因貪用古語，「聘」字尤拙，「敢」字亦不妥。「五秉」字湊。五、六句兩截。起結不相顧，撇。　紀昀評：末二句正應首二句，馮云首尾不相應，不可解。　許印芳評：楊萬里字廷秀，號誠齋。此章中二聯鍊句可學。三、四句合首聯看，卻犯平頭病，此不可學。「歡伯」、「連錢」、「紙田」之類，用來皆小樣，亦不可學。《歷代詩發》卷二八：清空一氣，味亦不薄。《宋詩精華錄》卷三：語未了便轉，誠齋祕訣。

《蠟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范石湖《梅譜》謂蠟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色酷似蜜脾，故名蠟梅。凡三種，檀香梅爲上，磬口梅次之。花小香淡，以子種出，不經接者爲下。又謂最難題詠，乃誠然也。山谷、後山、簡齋三鉅公，但爲五言小絕句。而東坡倡，後山和，亦有七言長篇。簡齋又有「智瓊額黃且勿誇」之句，大率不過言黃、言香而已。高子勉一絕云：「少鎔燭淚裝應似，多爇龍涎嗅不如。只恐春風有機事，夜來開破幾丸書。」此爲至佳，而律詩全篇，則亦罕見云。　馮舒評：惡詩。　馮班評：次聯惡境。　查慎行評：起句雕刻無跡。　結句不解。　許印芳評：「他揚」出《漢書・揚雄傳》：「雄無它揚于蜀。」顏師古注曰：「蜀諸姓楊者皆非雄族，故曰雄無它揚。」　紀昀評：粗鄙之至。宜二馮以爲惡詩。　無名氏（甲）評：楊氏望出華陰，非此族者，謂之「他楊」。

《普明寺見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誠齋詩多患粗率。此詩順筆掃下，貌似老而實非。

《梅花下小飲》《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二詩見《江湖集》，猶少作也。誠齋詩晚乃一變。《江湖》、《荊溪》二集，猶步步繩墨。　紀昀評：起二句欠通，立春不在臘前，便無早梅耶？第三句是落梅，非早梅。　《歷代詩發》卷二八：穩重便是誠齋傑作。

《懷古堂前小梅漸開》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此首便渾成圓足，格意俱高。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三、四眞景，第五句「底」字不妥。

又三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　紀昀評：起二句鄙俗，三、四亦熟，後四句自有情致。

又四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此見《荊溪集》，知常州時作。梅詩難矣，瘦健清灑如此，亦不易得。　紀昀評：三、四淺率，五、六有格。

《克信弟坐上賦梅花二首》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結句粗鄙。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此見《西歸集》，在知常州之後。　紀昀評：起四句凡近。五、六稍可，亦未緊老。結句欠妥。

《立春後一日和張功父園梅未開韻》《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此見《朝天集》。梁溪謂尤延之，時同朝。張功父名鎡，《南湖集》俟檢。末句甚佳。　馮班評：第三句俚。　紀昀評：粗鄙至極。讀者以宋詩爲戒，正緣此種惡調耳。

《至日後十日雪中觀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此《退休集》詩，最爲老筆，千變萬化，橫說直說。學者未至乎此，不可便以爲率。　紀昀評：直是打諢，以爲老筆，謬極。「學者」二句，故爲大言以欺人，尤可嗤鄙。

《雪》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紀昀評：刻意做出，總不自然。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紀昀評：此首不成語。

又三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用白戰律，仍禁用故事，詠三首。誠齋此詩，枯瘦甚矣。　馮班評：不用故事是矣，然有何好處？　紀昀評：第六句妙遠不測。　結是誠齋習徑。

《和馬公弼雪》《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此見《江湖集》，隆興元年癸未錢塘作。省幹馬公弼，名彥，輔西人，見公《山谷浣花圖歌》題注。末句言「鹽絮」，總爲未佳，得後山之意。　馮班評：七句俗煞。八句「絮」有何「不安」？可恨！　查慎行評：誠齋詩中之稍雅者。　紀昀評：起句「江西」野調。中四句，句句得神。末句乃詩人弄筆，無所不可。馮氏苦爲道韞辨，不知讀昌黎《石鼓歌》，又作何語？凡論詩不得如此癡。

《霰》《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霰詩前未有之。三、四工甚，盡霰之態。紹興三十二年壬午，永州零陵丞詩。　查慎行評：三、四確切。　紀昀評：起二句粗。三、四巧密，然格不高。五句笨，六句湊。

《中秋前一夕翫月》《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二方回評：此詩五、六佳句，

亦清瘦。紀昀評：殊不成語。馮班評：誠齋自開門戶，不傍古人，自是一種好詩，但病於語意不周匝處也。首聯病在「吾」字、「遭」字。

《送丘宗卿帥蜀》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紀昀評：三詩俱好，此首尤佳。誠齋極謹嚴之作。五、六艷而警。《載酒園詩話・楊萬里》：誠齋生平論詩最多，讀其集則涉粗豪一路。其《送丘宗卿帥蜀》最傳。【略】「傾國」二字素聯，此卻作虛字用，李延年後再見也。「杜宇」句尤極弄姿之妙。二物正蜀中花鳥，不惟精切，兼有風致。次聯亦鉅麗，固是傑作。《有不爲齋隨筆》庚卷：楊誠齋《送丘宗卿帥蜀》詩云：「酒揮勃律天西椀。」蓋用杜詩：「勃律天西采玉河，堅昆碧椀最來多。」然勃律國但出玉，堅昆國乃有碧椀。楊取句美，不嫌裁用。

又三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右見《江東集》。無名氏（甲）評：五、六用王褒、相如故事，俱蜀人。

《逸贛守張子智左史進直敷文閣移帥八桂》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紀昀評：此首用字太冗。無名氏（甲）評：龍尾道，虎頭牌。「翠浪」、「玉虹」，言內廷之景。山似玉簪，水如羅帶，言桂、廣之景。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五詩皆壯麗。「白鷺」、「青鞋」一聯變體俊快。紀昀評：此二詩殊不佳。五詩並舉，非是。「白鷺」一聯尤不佳，以爲「俊快」，亦非是。次句不成句法。

《送族弟子西赴省》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送士人赴省及鹿鳴宴，舉世難得好詩。此「乘船入月中」一句奇。馮班評：亦未好。紀昀評：起句率，餘亦凡庸。

《山茶》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此詩三、四頗粗，亦盡山茶之態。第二句亦好。紀昀評：明知其病，而曲爲之詞，信乎平心之難。粗鄙至極。馮舒評：俗。馮班評：惡極。查慎行評：四句不成語。

《走筆謝趙吉守餉三山生荔枝》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元注：「五羊荔子，上上者爲綠羅。予嘗閩、蜀生荔三歲，亦嘗廣荔，當以閩爲最。楊妃所愛者蜀荔，亦小而酸。」此詩三、四非親嘗生荔者，不悟也。馮舒評：三、四俚，然荔枝正如此。頷聯俚，腹聯是。馮班評：亦好。查慎行評：三、四俗。紀昀評：一起四字生捏。三句「鷄子大」三字粗，且荔子大不至此。五句以擬荔殼，然竟似海棠。六句更不佳。

《木犀呈張功甫》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誠齋與尤延之、張功甫各和數首。「砧」字最難押，惟取此首倡。功甫者，張循王俊之孫，居杭城西北白楊池，名鎡，號納齋。爲史彌遠所忌，謫死象州。有《南海集》行于世。馮舒評：虛喝最忌。第五句何物？紀昀評：「龍涎」、「水沉」不倫詩情，牽引無理。

《宿牧牛亭秦太師墳庵》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二方回評：此爲秦檜。元注：「暮年起大獄，必殺張德遠、胡邦衡等五十餘人。不知諸公殺盡，將欲何爲？」奏垂上而卒，故有「新亭」之句。然初節似蘇子卿而晚繆。查慎行評：檜在金，原與堅和議之約，故得歸。如何可擬栘中老監？馮班評：首句外戚方可用。用事無法。次聯好。俱不切。說他要反亦過。紀昀評：太盡太直，便傷詩格。無名氏（甲）評：蘇武爲栘中監，後爲典屬國。新亭壁置人，比桓溫。秦檜之罪，上通于天，而其醜更不可言。似此文飾，恐陽入而陰出之也。

《贈胡衡仲》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當改，以用二僧事也。馮班評：旭豈僧乎？不作李太白，豈佳語？遂雄趨風騷堂上乎？「醉旭」非僧事。「僧殊」無謂。第四句不妥。查慎行評：「笑已乎」出青蓮詩。紀昀評：「笑矣乎」太白集中篇名。四句事太近，宋人好用當代事，亦是一病。

《大兒長孺赴零陵簿示以雜言》 《敬齋古今黈》卷八：楊誠齋詩，句句入理。予尤愛其送子一聯云：「好官難得忙不得，好人難做須著力。」著力處政是聖賢階，若夫淺丈夫少有異于人，必責十百之效于外，一不我應，悻悻然以舉世爲不知己，方扼腕之不暇，顧肯著力于仁矣乎？故終身不能爲好人。

《學箴》 柳貫《題楊文節公手書學箴後》：廬陵文節公始登朝時，蓋與新安文公幷召，學術詞章，要有同者，然以廬陵之光焰亮潔，新安之博碩粹精，俱足以上當皐陵特達之知矣。此《學箴》九十六字，是文節遺墨，新淦曾貫之攜以示予。予謂《敬齋箴》實此箴之目，而此箴又《敬箴》之凡也。惟得九方皐相馬法者，可以審其同哉！

《糖霜》 《蟫精雋》卷八：宋楊廷秀萬里詠《糖霜》云，【略】的切而奇，曲盡物情，所謂本人情，該物理，信非捕風繫影之可語，詠物之楷式也。

《梧桐夜雨》 《詩藪》外編卷五：「千里暮雲山已黑，一燈孤館酒初醒」，

楊萬里《梧桐夜雨》詩也，【略】皆全篇可觀者。《圍爐詩話》卷五：宋人好句有可入六朝三唐者，何可沒之。【略】楊萬里《梧桐夜雨》云：「千里暮雲山已黑，一燈孤館醉初醒。」

《贈鈔經頭陀》《西湖游覽志餘》卷一〇：楊廷秀贈鈔經頭陀詩云：「刺血鈔經奈若何，十年依舊一頭陀。袈裟未著言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略】可爲士大夫筮進解褐之規。

《夜坐》《載酒園詩話・楊萬里》：《夜坐》詩：「荒城日短溪山靜，野寺人稀鸛雀鳴。」蕭條之狀如見。

《牡丹》《蠖齋詩話》：周益公牡丹有白花青緣者，楊誠齋作二詩，有「白玉盃將青玉緣，碧羅領襯素羅裳。冰霜洗出東風面，翡翠輕稜疊雪裝」。咏色雖工，而着相甚矣。

《姑蘇臺》《柳亭詩話》卷一：楊誠齋《姑蘇臺》詩：「道是遠瞻三百里，如何不見六千人？」高季迪《館娃宮》詩：「猶恨當年高未極，不能望見越兵來。」二詩結句如出一手。

《越王臺》《柳亭詩話》卷四：楊誠齋《越王臺》詩，【略】此指南越王鋌也。次句從長吉「一泓海水杯中瀉」化出，但以碧海而作瓊杯，似青赤無定形也。

《梅》《柳亭詩話》卷一四：誠齋曾有句曰：「如何屋角西南月，只照樹梢一兩花。」亦工致無比。

《得壽仁壽俊二子中途書》《詩倫》卷下：以就試之故，暫輟晨昏，士既習爲干祿之學，不得不爾。然父子間一時睽隔，已不勝情，如楊氏三世，可感也。

《望雨》《歷代詩發》卷二八：三詩蒼秀幽奇，如讀杜少陵《木皮嶺》、《白沙渡》諸什。

《筠庵》《歷代詩發》卷二八：設想甚奇，敷詞亦峭。

《謝尤延之提舉郎中自山間惠訪長句》《歷代詩發》卷二八：飄忽行以老成，可以力追正始。

《癸未上元後永州夜飲趙教禮竹亭聞蛙醉吟》《歷代詩發》卷二八：誠齋詩亦眞有不能免俚嗲之誚者，此猶清穩，出於鍛鍊也。

《送鄒元升歸安福》《歷代詩發》卷二八：冲淡有致。

《雨後曉起問訊梅花》《歷代詩發》卷二八：平平叙述，卻饒世外風情。

《惠山雲開復合》《歷代詩發》卷二八：變換空靈，覺雨散雲還，遞成佳況。

《雲龍歌調陸務觀》《歷代詩發》卷二八：麗藻紛披，才情宕佚，後村謂誠齋天分也，故似李白，此可以庶幾矣。

《贈都下寫真葉德明》《歷代詩發》卷二八：俱從寫眞着筆，感慨牢騷，蒼深入妙。

《林景思寄贈五言以長句謝之》《歷代詩發》卷二八：飄忽如雲，絢爛如錦。

《五更過無錫縣寄懷范參政尤侍郎》《歷代詩發》卷二八：淡淡寫來，自然疏老。

《中途小歇》《歷代詩發》卷二八：純是天機流動之作。

《贈寫真水鑑處士王溫叔》《歷代詩發》卷二八：土木形骸，直可不留粉本。結語識超而詞達。

《別教授吳景衡》《歷代詩發》卷二八：疎老。

《永和過風》《歷代詩發》卷二八：輕則易佻，粗則易俚，不佻不俚，則輕與粗亦有妙處。

《木樨初發呈張功甫》《歷代詩發》卷二八：瀟灑不著相。

《九月菊未花》《歷代詩發》卷二八：不穠不織，自然合度。

《過雪川大溪》《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狀霅溪之曲，一味白描，是寫生手。

《林景思寄贈謝之》《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清思俊味，娓娓不窮篇中，須領其轉折頓落之妙。

《孤雁》《歷代詩發補遺》卷三〇：句句爲孤字，傳神不嫌工刻。

《讀罪己詔》《石洲詩話》卷四：誠齋《讀罪己詔》詩極佳，此元從眞際發露也。若但取其嬉肆之作，則失之矣。

《讀唐人及半山詩》《石洲詩話》卷四：《讀唐人及半山詩》云：「半山便遣能參透，猶有唐人是一關。」此與嚴滄浪論半山之語相合，豈滄浪用此耶！然誠齋之參透半山，殊似隔壁聽耳，又不知所謂唐人一關在何處也。

《寄題儋耳東坡故居》《石洲詩話》卷四：誠齋《寄題儋耳東坡故居》詩

云：「古來賢聖皆如此，身後功名屬阿誰？」此套用蘇詩「古來重九皆如此，別後西湖付與誰」也，可謂點金成鐵。

《題盱眙軍東南第一山》《有不爲齋隨筆》庚卷：楊誠齋《題盱眙軍東南第一山》詩云：「川后年來世情了，一波分護兩涯船。」川后世情蓋用施肩吾《及第後過揚子江》詩：「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詩見《唐文粹》。

《除夕》《竹溪詩話》卷一：楊萬里《除夕》詩云：「春回雨點溪聲裏，人醉梅花竹影中。」佳景佳句，不愧雅人。

《題湘中館二首》《宋詩精華錄》卷三：惟其有才，自不覺費。

《都下無憂館小樓春盡旅懷二首》一《宋詩精華錄》卷三：次句亦語未了便轉。

又二《宋詩精華錄》卷三：首二語亦未了便轉者。

《彥通叔祖約游雲水寺二首》《宋詩精華錄》卷三：山行眞有此情。

《次日醉歸》《宋詩精華錄》卷三：此田父不如泥飲少陵之田父之時髦。

《夏夜追涼》《宋詩精華錄》卷三：若將末三字掩了，必猜是說甚麼風矣，豈知其不是哉。

《丁酉四月一日之官毗陵舟行阻風宿稠陂江口》《宋詩精華錄》卷三：水宿情況，今人不復知矣。

《新柳》《宋詩精華錄》卷三：用心而不吃力。

《寒食雨作》《宋詩精華錄》卷三：三四「天」「地」作對，工而自然。

《池亭》《宋詩精華錄》卷三：三四巧而便。

《晚風二首》一《宋詩精華錄》卷三：作白話詩當學誠齋，看其種種不直致法子。

《初入淮河四絕句》一《宋詩精華錄》卷三：淮以北久陸沉矣。

又二《宋詩精華錄》卷三：此四首皆寫南渡後中國百姓之可憐。

又三《宋詩精華錄》卷三：可以人而不如鷗鷺乎。

又四《宋詩精華錄》卷三：可以人而不如鴻乎。

《題沈子壽旁觀錄》《宋詩精華錄》卷三：倒戟而入作法。

《池口移舟入江再泊十里頭潘家灣阻風不止》《宋詩精華錄》卷三：寫逆風全就江水西流著想，驚人語乃未經人道矣。

《八月十三日望月》《宋詩精華錄》卷三：此寫出極明之月也。

《南溪早春》《宋詩精華錄》卷三：三四寫桃柳一上一下，可謂體物瀏亮。

《峽山寺竹枝詞》二《宋詩精華錄》卷三：末句用吞筆，似他人所未有。

《題鐘家村石崖》《宋詩精華錄》卷三：末七字使人失笑。

《暮泊鼠山聞明朝有石塘之險》《宋詩精華錄》卷三：三四似不對，而實無字不對。流水句似此，方非趁筆。

《憶秦娥》（新春早）《詩人玉屑》卷二一引《中興詞話》：誠齋文集中有《答周丞相小簡》云：「辱相國有盡子詩寫來之教，春前偶醉餘夢語，《憶秦娥》小詞云：【新春早，春前十日春歸了。春歸了，落梅如雪，野桃紅小。老夫不管春催老，只圖爛醉花間倒。花間倒，兒扶歸去，醒來窗曉。】仰供仲尼之莞爾，不勝主臣。」誠齋長短句殊少，此曲精絕，當爲拈出，以告世之未知者。《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關機所到，開口而成。

《念奴嬌》（老夫歸去）《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一：楊誠齋《念奴嬌·上章乞休置戲作小詞自賀》云：「一道官銜清徹骨，別有監臨主守。主守清風，監臨明月，兼管栽花柳。」此等字面俱惡俗。又云：「且說廬陵新盛事，三個閒人眉壽。揀罷軍員，歸農押錄，致政誠齋叟。」軍員、押錄不知何許人。

《好事近》（月未到誠齋）《詞苑萃編》卷五引《續清言》：楊萬里不特詩有別才，即詞亦有奇致。其《好事近》云「月未到誠齋，【略】」昔人謂東坡詞是曲子中縛不住者，廷秀詞又何多讓。乃知有氣節人，筆墨自然不同。

傳記

《宋史》卷四三三《楊萬里傳》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爲贛州司戶，調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杜門謝客，萬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終身，乃名讀書之室曰「誠齋」。浚入相，薦之朝，除臨安府教授，未赴。丁父憂。改知隆興府奉新縣。戢追胥不入鄉，民逋賦者，揭其名市中，民讙趨之，賦不擾而足，縣

以大治。會陳俊卿、虞允文爲相，交薦之，召爲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說出守袁，萬里抗疏留栻，又遺允文書，以和同之說規之。栻雖不果留，而公論偉之。遷太常博士，尋升丞，兼吏部侍右郎官，轉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盜沈師犯南粵，帥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請於潮、惠二州築外砦，潮以鎮賊之巢，惠以扼賊之路。俄以憂去。免喪，召爲尚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略】東宮講官闕，帝親擢萬里爲侍讀。宮僚以得端人相賀。他日讀《陸宣公奏議》等書，皆隨事規警，太子深敬之。王淮爲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爲才？」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樞密院檢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十四年夏旱，萬里復應詔言：「旱及兩月，然後求言，不曰遲乎？上自侍從，下止館職，不曰隘乎？今之所以旱者，以上澤不下流，下情不上達，故天地之氣隔絕而不通。」因疏四事以獻，言皆懇切。遷祕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與其悔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願殿下三辭五辭，而必不居也。」太子悚然。高宗未葬，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饗，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上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爲馬。孝宗覽疏不悅，曰：「萬里以朕爲何如主！」由是以直祕閣出知筠州。光宗即位，召爲祕書監。【略】紹熙元年，借煥章閣學士爲接伴金國賀正旦使兼實錄院檢討官。會《孝宗日曆》成，參知政事王藺以故事俾萬里序之，而宰臣屬之禮部郎官傅伯壽，萬里以失職力丐去，帝宣諭勉留。會進《孝宗聖政》，萬里當奉進，孝宗猶不悅。遂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諸郡，萬里疏其不便，不奉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祠，除祕閣修撰，提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嗣位，召赴行在，辭。升煥章閣待制，提舉興國宮。引年乞休致，進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年，詔進寶謨閣直學士，給賜衣帶。開禧元年召，復辭。明年，升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萬里爲人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里爲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卧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怏怏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萬里精於詩，嘗著《易傳》行於世。光宗嘗爲書「誠齋」二字，學者稱誠齋先生，賜謚文節。子長孺。

《宋史新編》卷一六四《楊萬里傳》（存目）

鄒樹榮《楊文節公年譜》一卷（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老學庵筆記》卷一　楊廷秀在高安，有小詩云：「近紅暮看失燕支，遠白宵明雪色奇。花不見桃惟見李，一生不曉退之詩。」予語之曰：「此意古人已道，但不如公之詳耳。」廷秀愕然，問古人誰曾道。予曰：「荆公所謂『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是也。」廷秀大喜，曰：「便當增入小序中。」

楊萬里《答盧誼伯書》　某自常州及歸塗及山居，有七百詩，廣東四百詩，多未能致。居憂三年，守言不文之禮，詩文皆不作。近財免喪，程帥來覓《江西宗派詩序》，蓋渠盡得派中二十六家全集，刻之豫章學宮，此一鉅題也。

《貴耳集》卷下　德壽丁亥降聖，遇丙午慶八十，壽皇講行慶禮，上尊號。周益公當國，差官撰冊文、讀冊、書冊，擬楊誠齋、尤延之各撰一本，預先進呈。益公與誠齋鄉人，借此欲除誠齋一侍從，爲潤筆。冊文壽皇披閱至再，即宣諭益公：「楊之文太鋭牙，在御前讀時生受。不若用尤之文溫潤。」益公又思所以處誠齋，奏爲讀冊官，壽皇云：「楊江西人，聲音不清，不若移作奉冊。」壽皇過內奏冊寶儀節及行禮官，讀至楊某，德壽作色曰：「楊某尚在這裏，如何不去？」壽皇奏云：「不曉聖意。」德壽曰：「楊某殿冊內比朕作晉元帝，甚道理！」楊即日除江東漕，誠齋由是薄憾益公。

又　楊誠齋帥某處，有教授狎一官妓，誠齋怒，黥妓之面，押往謝辭教

授，是欲愧之。教授延入，酌酒爲別，賦《眼兒媚》：「鬢邊一點似飛鴉，莫把翠鈿遮。三年兩載，千摺百就，今日天涯。　楊花又逐東風去，隨分落誰家。若還忘得，除非睡起，不照菱花。」楊誠齋得詞，方知教授是文士，即舉妓送之。

《鶴林玉露》甲編卷一　楊誠齋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故，杜門謝客。南軒爲之介紹，數月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至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晚年退休，悵然曰：「吾平生志在批鱗請劍，以忠鯁南遷，幸遇時平主聖。老矣，不獲遂所願矣！」立朝時，論議挺挺。如乞用張浚配享，言朱熹不當與唐仲友同罷，論儲君監國，皆天下大事。孝宗嘗曰：「楊萬里直不中律。」光宗亦曰：「楊萬里也有性氣。」故其自贊云：「禹曰也有性氣，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聖玉音，不用千秋史筆。」

又卷三　楊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盍相與趨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作《千慮策》，論詞科可罷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周室去班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孟子亦安能中今之詞科哉！」晚年作詩示兒云：「素王開國道無臣，一牓春風放十人。莫羨牓頭年十八，舊春過了有新春。」

又　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于寶」，一吏進曰：「乃干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干」字下注云：「晉有干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

又卷四　楊誠齋自祕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人。徐璽暉贈公詩云：「清得門如水，貧唯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閒之福十有六年。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出。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回矣。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爲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又乙編卷一　高廟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四人爲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遂令侍從議。時宇文子英等十一人以爲宜如明詔，而識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遺。楊誠齋時爲祕書少監，上書爭之，以欺、專、私三罪斥容齋。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復辟之勳，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正朝綱，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卻劉麟以定江左，五也。於是有旨再令詳議。越數日，上忽諭大臣曰：「呂頤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是輕率，楊萬里亦未免浮薄。」於是二人皆求去，容齋守南徐，誠齋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食。誠齋詩云：「出卻金宮入梵宮，翠微綠霧染衣濃。三年不識西湖月，一夜初聞南澗鐘。藏室蓬山眞昨戲，園翁溪友得今從。若非朝士追相送，何處冥鴻更有蹤。」又云：「新晴在在野花香，過雨迢迢沙路長。兩度立朝今結局，一生行客老還鄉。猶嫌數騎傳書札，賸喜千峰入肺腸。到得前頭上船處，莫將白髮照滄浪。」此去國時詩也，可謂無幾微見於顏面矣。

又卷五　吾郡羅椅，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取，頗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年舉於禮部，竟不第。自號就齋。嘗訪誠齋於毘陵，誠齋作詩送之歸曰：「梅花香邊踢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遣文章太驚俗，何緣場屋不遺才。南溪鷗鷺如相問，爲報春吟費麝煤。」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同召，誠齋力辭。永年寄詩云：「不愁風月只憂時，髮爲君王寸寸絲。司馬要爲元祐起，西樞政坐壽皇知。苦辭君命驚凡子，清對梅花更與誰？夢繞師門三稽首，起敲冰硯訴相思。」誠齋擊節。

又丙編卷六　惟我光堯爲天下得人，而孝宗以舜、禹之資，躬曾、閔之行，綵衣焜煌，參侍游遨於湖山之間，賦詩飲酒，承顏適志，以天下養者二十四年，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楊誠齋《慶壽口號》曰：「長樂宮前望翠華，玉皇來賀太皇家。青天白日仍飛雪，錯認東風轉柳花。」「春色何須羯鼓催，君王元日領春回。牡丹芍藥薔薇朵，都向千官帽上開。」「雙金獅子四金龍，噴出香雲繞殿中。太上垂衣今上拜，百王曾有個家風？」「帝捧瑤觴玉座前，綵衣三世祝堯年。天皇八十一萬歲，休說莊椿兩八千。」「大父晨興未出房，君王忍冷立風廊。忽然鳴蹕珠簾捲，萬歲傳聲震八荒。」「花外班行霧外天，何緣子細望龍顏。小窺玉色眞難老，底用臞仙九轉丹。」「甘露祥風天上來，今回恩數賽前回。都將四海歡聲沸，釀作慈皇萬壽杯。」「堯舜同時已甚都，祖孫四世古今無。誰將寫日摹天手，畫作《皇王盛事圖》。」

又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爲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爲秘書監，延之爲太常卿，又同爲青宮寮宋，無日不相從。二公善雅謔，延之嘗曰：「有

一經句，請秘監對。曰：「楊氏爲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衆皆嘆其敏確。誠齋戲呼延之爲「蝤蛑」，延之戲呼誠齋爲「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爲人所食乎？」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蓋蝤蛑無腸也。一坐大笑。厥後閑居，書問往來，延之則曰：「羔兒無恙？」誠齋則曰：「彭越安佳？」誠齋寄詩曰：「文戈卻日玉無價，寶氣蟠胸金欲流。」亦以蝤蛑戲之也。延之先卒，誠齋祭文云：「齊歌楚些，萬象爲挫。瑰偉詭譎，我倡公和。放浪諧謔，尚友方朔。巧發捷出，公嘲我酢。」

《寒夜錄》卷下　宋楊誠齋自秘書監退老南溪之上，敝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人，吟咏于江風山月間，醉則以天地爲衾枕，其高致如此。

《癸辛雜識》前集　紹(興)〔熙〕庚戌十月，倪文節公思爲中書舍人，楊文節萬里自大蓬除直龍圖閣，將漕江東。朝論惜其去，公留錄黃欲繳奏。或以語楊，楊亟作簡止之，倪公答曰：「賢者去國，公論以爲不然。既辱寵喻，不敢復繳，卻當別作商量也。」楊公即以所答簡餘紙復止之，云：「死無良醫，幸公哀我，得併別作商量之說免之，尤荷。公孫黑辭職，既而又使子爲卿，子產惡之。至懇至叩，不勝激切。」至以恩府呼之，其欲去之意可見也。然倪公竟入劄留之，云：「【略】竊見秘書監楊萬里，學問文采，固已絕人，乃若剛毅狷介之守，尤爲難得。夫其遇事輒發，無所顧忌，雖未盡合中道，原其初心，思有補於國家，至惓惓也。向來勸講東宮，已蒙陛下嘉獎，陛下踐祚，首賜收召，晉登冊府。士類咸以爲當。【略】」蓋二公相知極深也。後二十年，楊公已亡，倪公得其當時手簡，不忍棄之，遂自錄所上之劄，及往來之書，裝潢成卷，親叙其事於後。攻媿樓公嘗跋之云：「東坡賦屈原廟云：『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誠齋有焉。昌黎留孔戡，事雖不行，陳義甚高，誠齋有焉。」尤爲確論。亦可槩想前輩去就之道，交情之誼也。

作品本事

楊萬里《答胡季解書》　蒙執事命，戒令作先忠簡大資老先生文集序引，某即日下筆，今以獻焉。然是舉也，初而驚，中而喜，卒而疑。夫焦僥氏者其長三十寸，今有人詭之，以負泰山，豈其任哉？某是以始而驚。世蓋有學盡三十年者，問其平生所寫，則盡塗之人也；一日，乃得見子都而寫焉，一何其遭，又何其榮也？某是以中而喜。世有藏曹將軍馬者，或者病其瘠而加之肉，又有藏滕王之蝶者，或者病其淡而加之鉛黃。馬不瘠矣，蝶不淡矣，然豈其眞哉？某是以卒而疑。某之所以驚喜未畢而疑又繼之者何也？昔者執事嘗命某作老先生行狀矣，某不自量其不能，而輒不辭遜，遂擬作以獻焉，執事不以爲不可也。他日得石本，則或者增加其辭，與某所獻者小異矣。且如老先生《上皇帝書》，論和戎事，某掇其粹精之尤者書之矣，而或者增加之以全文。【略】又如老先生言論士大夫之懦曰，謂無勇婦人；而或者增加之曰，謂無勇爲婦人。【略】某也慮淺而無深湛之思，辭拙而無絺繪之工，固也，然非或者所當過憂也。夫斯文之淺且拙，自有斯人之職其咎，或者何必任斯人之咎，代斯人之憂乎？【略】夫某者昔以行狀而蒙或者之增加矣，今又以序篇而取或者之增加，退之不云：「足下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再尅之刑，信如何也？」某雖欲不疑，得而不疑乎？今所獻序篇之文，萬一有不得當于孝子慈孫之意，非敢遂其非也，不自見其睫也，願離婁子吹毛以盡告之，某當敬受教，一易再易數易，敢以勞爲解哉？惟勿使或者之說再行焉則幸矣。

又《答虞祖禹兄弟書》　一日，莆田陳魏公攜某所著《時事三十策》以觀於公，公曰：「不意東南有此人物。」於是招某一見，待以國士，而告以將薦於上。

《梁谿漫志》卷七　三處皆有西湖，東坡連鎖二州，故表謝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爲西湖之長。」晚謫惠州，州有豐湖，亦名西湖。淳熙中，秘書楊監萬里使廣東，過惠，遊豐湖，賦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潁水更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又　吾州天慶觀畫龍，太平寺畫水，勝絕之筆，聞於天下。凡四方來者，道出毗陵，必迂路而觀焉。龍，蓋姑蘇道士李懷仁所畫。懷仁者，酒豪不羈，嘗呼龍松江之上，狎而觀之，遂畫龍入神品。過毗陵天慶觀，大醉，索墨漿數斗，曳苫帚，裂巾袂濡墨，號呼奮躍，斯須龍成。觀者失聲辟易，懼將搏也。懷仁後不知所終。而好事者，每呼畫工就龍模寫。工運筆之際，輒眩暈欲仆，竟不能成，觀者駭異。水則郡人徐友畫。清濟貫河，一筆紆遶，長數十丈不斷。卻立而觀，濤瀾洶湧，目爲之眩，仰首近之，凜然若飛流之濺於面也。郡人吳德輝因與客論近世名畫，曰：「予每至畫龍處，輒諦玩彌時不能休。」乃賦古風

曰：「道人龍中來，醉與神物會。寫茲蜿蜒質，日月爲冥晦。崩翻江海姿，素壁起濤瀨。呼吸見雌雄，抉石疑可碎。蕭森殿陰古，衆眞儼飛旆。注觀恐騰躍，夜半失像繪。飛光者明珠，靈祕一何怪。爛爛照甍棟，那得久在外。倫兒伺酣睡，不怕嬰鱗害。願言愼所託，未用期一快。」淳熙戊戌，楊誠齋爲太守，過太平寺，爲賦《畫水》長句曰：「太平古寺劫灰餘，夕陽惟照一塔孤。得得來看還不樂，竹莖荒處破殿虛。偶逢老僧聽僧話，道是壁間留古畫。徐生絕筆今百年，祖師相傳妙天下。壁如雪色一丈許，徐生畫水纔盈堵。橫看側看只麼是，分明是畫不是水。中有清濟一線波，橫貫萬里濁浪之黃河。雷奔電卷儘渠猛，獨清元自不隨他。波痕盡處忽掀怒，攪動一河秋水暮。分明是水不是畫，老眼向來元自誤。佛廬化作金栴樓，銀山雪堆風打頭。是身飄然在中流，奪得太一蓮葉舟。曾言此畫難再覓，官歸江西卻相憶。幷州翦刀翦不得，攜溪匹絹官莫惜，貌取秋濤懸坐側。」是二畫爲一郡之勝處，而二公又形之賦詠間，眞足以傳不朽矣。

《**桯史**》**卷二**　金陵牧牛亭，秦氏之丘壠在焉。有移忠、旌忠寺，相去五里，金碧相照。楊誠齋嘗乘軺過之，題詩壁間曰：「函關只有一穰侯，瀛館寧無再帝丘。天極八重心未死，臺星三點拆方休。只看壁後新亭策，恐作栘中屬國羞。今日牛羊上丘壠，不知丞相更嗔不？」復自注其下云：「秦暮年起大獄，必殺張德遠、胡邦衡等五十餘人。不知諸公殺盡，將欲何爲？奏垂上而卒，故有新亭之句。然初節似蘇子卿而晚謬。」

《**鶴林玉露**》**甲編卷二**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仳離擇配，左右以爲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群臣，貴顯無逾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杲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何所不有。楊誠齋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金絲秋作帚。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卻長久。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璆。漢初沛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搶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庭百拜百不應。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搏扶未必賢搶榆。華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嘗有生死。儂欲與君歸去來，千愁萬恨付一杯。」

又卷六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誠齋時爲宮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而又置參決，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嚮背之心生；嚮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旁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于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甚其言。至紹熙甲寅，始服其先見。

又乙編卷四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閣子內，見楊誠齋《千慮策》，讀一篇，嘆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爲首。」應求導誠齋謁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相公且子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

又卷五　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祕書監退休，實爲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於南溪之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誠齋二字，光宗御書）。回環自闢三三徑（誠齋東園有三三徑，其詩云：三徑初開自蔣卿，再開三徑是淵明。誠齋奄有三三徑，一徑花開一徑行），頃刻能開七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煙霞。卻慚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山間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到浣花。留贈詩新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藏去傳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爲圖。誠齋題云：「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野詩翻案也。

《**詩人玉屑**》**卷一九引趙威伯《詩餘話》**　周益公兄乘成居士周子中生於乙巳，益公丙午，誠齋丁未，郡人劉訥敏叔寫爲三老圖。益公題詩云：「同辭宦路返鄉閭，兩驪驎中間以駑。前後顧瞻羞倚玉，支干引從偶連珠。三人不必邀明月，九老何妨續畫圖。從漢二疏唐尹後，相親相近此應無！」誠齋題二絕云：「且爽行間著季眞，黃冠不合附青雲。二南風裏君知麼，添箇委蛇退食人。」「劉郎寫照妙通神，三老圖成又一新。只道老韓同傳好，被人指點也愁人。」益公形容甚工，誠齋謙遜自處，眞一時盛事云。

又引《玉林詩話》　天下未嘗無對，東坡以章質夫寄酒不至，作詩云：

「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或以綠研寄楊誠齋，爲人以栢木簡換去，誠齋用此意作詩謝云：「如何綠玉含風面，化作青銅溜雨枝。」二事可爲奇對，亦善用坡詩也。

又引《柳溪呂炎近錄》 晦庵先生與誠齋吟詠甚多，然頗好戲謔。劉約之丞廬陵，過誠齋，語及晦庵足疾，誠齋因贈約之詩云：「忠顯聞孫定不虛，西樞猶子固應殊。鸞停梧上遺風在，鶩進松間得句無。贐有老農歌贊府，未多薦墨送清都。晦庵若問誠齋叟，上下千峰不用扶。」晦翁後視詩笑云：「我疾猶在足，誠齋疾在口耳。」

《武林舊事》卷一 浙江之潮，天下之偉觀也，自既望以至十八日爲最盛。方其遠出海門，僅如銀線，既而漸近，則玉城雪嶺，際天而來，大聲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勢極雄豪。楊誠齋詩云「海湧銀爲郭，江橫玉繫腰」是也。

《歷代詩話》卷六一 周益公贈楊誠齋詩：「回環自闢三三徑，頃刻能開七七花。」吳旦生曰：慶元間，誠齋以祕書監退休，年未七十，有終焉之意。築園南谿上，開九徑，江梅、海棠、桃、李、橘、杏、紅梅、碧桃、芙蓉九種花木，各植一徑，命曰三三徑。因賦詩曰：「三徑初開是蔣卿，再開三徑是淵明。誠齋奄有三三徑，一徑花開一徑行。」時益公罷相，訪誠齋於南谿，留此詩。故誠齋和云：「相國來尋處士家，山間草木也光華。」

《柳亭詩話》卷一四 楊誠齋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蔽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人，如是者十六年。嘗有詩曰：「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爲衾枕。」徐靈暉贈詩曰：「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

著錄

楊萬里《江湖集自序》 予少作有詩千餘首，至紹興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體也。今所有曰《江湖集》者，蓋學後山及半山及唐人者也。【略】舊所有者五百八十首，大兒長孺再得一百五十八首，於是併錄而序之云。

又《荆溪集自序》 自淳熙丁酉之春上墅壬午，止有詩五百八十二首，其寡蓋如此。其夏之官荆溪，【略】明年二月代者至，予合符而去，試彙其稿，凡十有四月，而得詩四百九十二首，予亦未敢出以示人也。今年備官公府掾，故人鍾君將之至自淮水移書於予曰：「【略】子荆溪之詩未可以出歟？」予一笑，鈔以寄之云。淳熙丁未四月三日。

又《西歸集序》 予假守毘陵更未盡三月，移官廣東常平使者。既上二千石印綬西歸，過姑蘇，謁石湖先生范公，首索予詩。【略】既還舍，計在道及待次凡一年，得詩堇三百首，題曰《西歸集》，錄以寄公，今復寄劉伯順與鍾仲山。淳熙丁未六月十五日。

又《南海集自序》 淳熙丁未，予詩又變。是時假守毘陵。後三年，予落南初爲常平使者，復持憲節。自庚子至壬寅，有詩四百首。【略】潮陽劉渙伯順爲清遠宰時，嘗爲予求所謂《南海集》四百首者，至再見於中都，伯順復請不懈，乃克與之。【略】予詩自壬午至今凡二千一百餘首，曰《江湖集》，曰《荆溪集》，曰《西歸集》，曰《南海集》，曰《朝天集》。

又《朝天集序》 丁未六月十三日，得故人劉伯順送到所刻《南海集》，且索近詩，於是彙而次之，得詩四百首，名曰《朝天集》寄去云。

又《江西道院集序》 某昔歲四月上章丐補外，壽皇聖帝有旨畀郡，尋賜江西道院。【略】既抵官下二百有八旬有四日，皇上詔令奉計詣北闕，駿奔道塗，踰月乃至修門。道中得詩可百許首，乃併取歸塗及在郡時詩錄之，凡二百有五十首，析爲三卷，目曰《江西道院集》。【略】淳熙己酉十月三日。

又《朝天續集序》 昔歲自江西道院召歸冊府，未幾而有廷勞使客之命，【略】既竣事，歸報，得詩凡三百五十首，目之以《朝天續集》。【略】余詩自壬午至今凡七集，近三千首云。紹熙元年四月九日。

又《江東集序》 紹熙庚戌十月，予上章匄外，蒙恩除江東副漕【略】。既抵官下，再見夏時，因集在金陵及行部廣德、宣、池、徽、歙、饒、信、南康、太平諸郡所作，得詩五百首，乃命曰《江東集》，以寄劉仲先、繼先伯仲。壬子五月二十五日。

劉煥《南海集跋》 侍讀誠齋先生乃今日之昌黎公也。爲詩之多，至於一千八百餘首，分爲五集，而其風雅之變有三焉。【略】渙幸出於先生之門，今得《南海》一集，總四百篇，不敢掩爲家藏，刊而傳之，以爲騷人之規範。餘四集將繼以請，則又當與學者共之。淳熙丙午十二月朔，門生承事郎、新權通判肇

慶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劉渙謹跋。

劉煒叔《誠齋文集序》 東山先生襄帥東廣，煒叔貳令南海，辱置門牆，益深敬慕。乃今假守通德之鄉，《誠齋文集》獨闕未傳，【略】東山首從所請，且獲手爲是正，以卷計一百三十有二，以字計八十萬七千一百有八，鋟木於端平初元六月一日，畢工於次年乙未六月之既望。煒叔累被朝旨，搜訪遺書，遂獲群書之未備者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云。端平二年月日，劉煒叔序。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楊誠齋詩》。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寶謨閣學士文節公廬陵楊萬里廷秀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〇 《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楊萬里《江湖集》十四卷，又《荆溪集》十卷，《西歸集》八卷，《南海集》八卷，《朝天集》十一卷，《江西道院集》三卷，《朝天續集》八卷，《江東集》十卷，《退休集》十四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楊誠齋文集》，一部四十冊，殘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楊誠齋文集》四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楊萬里《誠齋集》百三十三卷。

《脈望館書目》 《誠齋集》八本。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誠齋文集》三十八冊，不全。凡一百三十三卷，闕一百二至一百五并末三卷。

又 《退休集》二冊，全。

又 《西歸集》一冊，全。

《絳雲樓書目》卷三 《楊誠齋文集》四十二冊。陳景雲注：「一百三十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楊萬里撰。【略】此集則嘉定元年其子長孺所編也。【略】其集卷帙繁重，久無刻本，故傳寫往往訛脫。【略】今核正其可考者，凡疑不能明者則姑闕焉。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楊文節公文集》八十四卷，宋楊萬里撰，楊淑刊本。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一 《誠齋集》一百二十二卷，舊鈔本，朱竹垞藏書。宋廬陵楊萬里廷秀撰。

《郘亭宋樓藏書志》卷八七 《誠齋集》一百三十二卷，外集二卷，影寫宋刊本，朱竹垞舊藏。宋廬陵楊萬里廷秀撰。

又 《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膾》前集十二卷後集十二卷，宋刊本。宋楊萬里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誠齋集》一百三十五卷，舊鈔本。廬陵楊萬里廷秀。

《書舶庸談》卷三 《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目錄五冊。宋槧，板高七寸餘，題廬陵楊萬里廷秀。

《日本訪書志》卷一四 《誠齋詩集》四十二卷，影宋鈔本。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影宋鈔本，宋楊萬里撰。【略】日本人云宋本在其國內，此從之影寫者。

《適園藏書志》卷一二 《誠齋集》一百三十五卷，舊鈔本。【略】南昌知聖道齋藏書。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影鈔宋本。宋楊萬里撰。【略】此從端平刻本，有劉煒叔序，舊爲璜川吳氏所藏。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誠齋集》一百三十二卷。宋楊萬里撰，其子長孺編。乾隆乙卯吉安馮淑刊本，八十五卷，題《楊文節公集》。許氏有鈔本七十卷。《誠齋詩集》十六卷。清徐達源選刊本。

又 《千慮策》二卷，【略】《誠齋集》中策一類，別行本。

又《續錄》 宋端平乙未羅茂良刊本。卷計一百三十有三。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誠齋先生南海集》八卷，宋楊萬里撰，宋刊本。【略】按：寮中別藏宋刊《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爲端平元年所刊，內卷第十五至十八爲《南海集》，凡四卷，此則當時粵中單刻之本，視刊全集時早四十九年，且卷數增至倍。【略】（日本帝國圖書寮藏書）

又 《楊誠齋文集》一百三十三卷，宋楊萬里撰，舊寫本，【略】顧千里（廣圻）校。（沈曾植先生藏書）

《四部叢刊書錄》 《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三十二冊，江陰繆氏藝風堂影宋鈔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誠齋先生江湖集》十四卷、《荆溪集》十卷、《西歸集》四卷、《南海集》八卷、《江西道院集》五卷、《朝天續集》八卷、《退

休集》十四卷，宋楊萬里撰，宋淳熙紹熙間刻本，二十二冊，【略】存六十卷（《西歸集》一至三，《退休集》一至三、六至十四，餘全）。《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宋楊萬里撰，明末毛氏汲古閣鈔本，顧鼒士校并題款，二十八冊。《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宋楊萬里撰，清初鈔本，十二冊。

《**玄賞齋書目**》卷七　《楊誠齋詩話》。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誠齋詩話》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楊萬里撰。【略】全書已編入《誠齋集》中，此乃別行之本，今亦別著於錄焉。

《**郘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八　《誠齋詩話》一卷，鮑淥飲手鈔本。宋廬陵楊萬里廷秀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誠齋詩話》一卷，宋楊萬里撰。《誠齋集本

又《**續錄**》　歷代詩話續編本。　日本刊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四　《誠齋詩話》一卷，舊鈔本。題「廬陵楊萬里廷秀」。是書爲《誠齋集》所無，傳本亦稀。【略】舊爲曹倦圃藏書。

《**適園藏書志**》卷一六　《誠齋詩話》一卷，舊鈔本。宋楊萬里撰。【略】此書鈔手尚舊，有曹倦甫藏印。曾藏拜經樓吳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楊誠齋詩話》一卷，宋楊萬里撰。清鈔本，一冊。《誠齋詩話》一卷，宋楊萬里撰。清星鳳樓趙之玉鈔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楊誠齋詩話》一卷一冊，宋楊萬里撰，舊鈔本，硃墨合校。

方逢辰《**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膾序**》　建安李誠父取先生片言隻字之有助於舉子者，門分條析，爲前後集，前集爲綱者四十三，後集爲綱者叁十二，名曰《文膾》，蓋鼎嘗一臠皆足以炙人口而膏筆端也。千里外來徵余序。【略】開慶己未清明節，嚴陵蛟峰方逢辰君錫序。

鄭瑗《**新刊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膾序**》　《文膾》者，蓋後人摭取其集中之警語秀句而類以成編者也。【略】因書林翁氏將梓行其書，瑗既略爲訂其訛字，僭以是題其左。時皇明成化十九年癸卯春上元之吉，賜進士出身、莆田鄭瑗謹序。

蕭鋭《**新刊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膾序**》　成化丁酉，忝領應天府鄉薦，寓居金臺，偶見刻本於書肆中，乃不吝厚價售其一本，不啻若獲拱璧然。比近即付書林丁廷會氏翻刻，嘉與天下學者共之。正興工間，進士莆田鄭公仲璧鈔本與其序文亦至，復得參互考證以全其美。工既告畢，廷會亟以序見屬。【略】時成化十九年二月既望，應天府鄉進士建陽蕭鋭識。

段瑜《**新刊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膾後序**》　《楊誠齋先生文膾》若干卷，成化丁酉，瑜始得觀於吾郡潘君汝廉所，深有益于當世之業舉子者。初，汝廉之尊人冰壑先生孟賢藏書甚富，此其一也。板刻既廢，訖今無傳，將圖重刻，衆公共我同志，而力有不逮。適無錫華、鄒、錢三族之彥見而悅之，遂以原本摹刻，爭先出貲，以速其成。【略】成化戊戌七月既望，毗陵後學段瑜題。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楊萬里《誠齋文膾》二十四卷。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誠齋先生文膾》前集十二卷後集十二卷，元刊本。題「建安李誠父編」。此摘取全集中策論分類編之，以供場屋掇拾之用。元時書肆刻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膾》前集十二卷後集十二卷，宋楊萬里撰，李誠父輯，元刻本，八冊。《批點分類誠齋先生文膾》前集十二卷後集十二卷，宋楊萬里撰，李誠父輯，明刻本，八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八　《天問天對解》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宋楊萬里撰。【略】是書取屈原《天問》，柳宗元《天對》，比附貫綴，各爲之解，已載入《誠齋集》中，此其別行本也。訓詁頗爲淺易，其間有所辨證者，【略】未嘗別有新義也。

藝　文

姜特立《**和詩二首**》　洋洋海内服詩聲，手決雲章萬象明。千仞覽輝丹穴鳳，三春刷羽士林鶯。黄桴土鼓有餘韻，牛鬼蛇神無遁情。才大渺瀰如碧海，蹄涔哪敢鬬澄泓。　接武東朝集鳳鸞，相如亦預賦梁園。仆旗我合堅詩壁，授鉞君當坐將壇。妙似春風薰草木，深于元氣入脾肝。宫牆數仞難窺測，一點曾

容豹管看。

又《楊祕監補外贈送》 止是尋常月，今宵不愛明。江邊有歸客，都下減詩情。上自憐公直，人知暫此行。賢郎先返舍，應已候門迎（祕監久欲求去，數月前命伯子主簿歸葺故廬）。

又《喜楊誠齋赴召》 病中何事卻懽欣，聞召高安老使君。碧落豈容留綺夏，紫微端要著卿雲。《朝天續集》開新詠，解《易》玄談記古文。應笑清臞約齋子，湖邊猶戀白鷗群。

又《誠齋以南海朝天兩集詩見惠因書卷末》 筆端有口古來希，妙悟奚煩用力追。南紀山川題欲徧，中朝文物寫無遺。後山格律非窮苦，白傅風流造坦夷。霜鬢未聞登翰苑，緩公高步或因詩。

又《攜楊祕監詩一編登舟因成二絕》 今日何曾獨自來，船中相伴有誠齋。須知不局詩編裏，妙用方能處處皆。

造化精神無盡期，跳騰踔厲即時追。目前言句知多少，罕有先生活法時。

喻良能《二月二十四日楊廷秀郎中諸友約遊西湖余以小疾不至分韻得子字》 都城西頭二月尾，湖水平堤穀紋起。南北山光畫畫中，淺深草色裙腰裏。羣仙領客泛觴罍，黃帽劈波驚鱷鯉。中流劇談聞兩岸，闔坐題詩動盈紙。如澠自足醉朋從，餘瀝猶能霑走吏。當年曲水迹已陳，此日溪陂歡莫擬。蹇予小疾獨不至，詩伯索詩殊未已。筆已老矣何能爲，但誦西湖比西子。

范成大《楊少監寄西征近詩來因賦二絕為謝詩卷第一首乃石湖作別時倡和也》 柴門重客醉中歸，尚憶揮毫索紙時。何物與儂供不朽，西征卷首石湖詩。

錦囊隨上越王臺，天海風濤亦壯哉。書到嶺頭梅恰動，一枝應伴一篇來。

又《次韻楊同年祕監見寄二首》 瘴雲嵐雨幾時歸，應把周南視九夷。舊說鬼神驚落筆，新傳狐兔駭搴旗。韶江石老簫音在，庾嶺梅殘驛使遲。自古朱絃清廟具，莫貪鵬海看天池。

吾衰長愧接輿狂，忙裏何心領燕香。塵土簿書憎鐵研，水雲蓑笠傲金章。論文無伴法孤起，訪舊有情書數行。何日卻同湖上醉，露幃宵幄爲君張。

又《同年楊廷秀祕監接伴北道道中走寄見懷之什次韻答之》 昨遣長鬚迓詩老，人言已過閶門了。梅邊腸斷傍寒溪，詩老官忙應未知。何時眞訪山中許，已辦竹深留客處。只恐歸程官更忙，天驄催上沙堤去。

又《謝江東漕楊廷秀祕監送江東集并索近詩二首》一 遠道悠悠日暮雲，愁眉今日爲君軒。殘燈獨照《江東集》，短夢相尋白下門。

即事想多梅蕊句，有誰堪共桂花樽。斯文賴有斯人在，會合何時得細論？

周必大《上巳訪楊廷秀黃牡丹於御書匱榜之齋其東園僅一畝為術者九名曰三三徑意象絕勝》 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斷三三徑，頃刻常開七七花。門外有田聊伏臘，望中無處不烟霞。卻慚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漫誇。

朱熹《戲答楊庭秀問訊離騷之句二首》 昔誦《離騷》夜扣舷，江湖滿地水浮天。只今擁鼻寒窗底，爛卻沙頭月一船。

春到寒汀百草生，馬蹄香動楚江聲。不甘強借三峰面，且爲靈均作杜蘅。

袁說友《謝誠齋惠酒》 褒裳樂得送迎翁，遣句猶煩七字工。頗識當年斤斧手，卻慚昔日馬牛風。平生楊敬惟稱項，晚歲侯芭只守雄。便把黃封紅客眼，一尊已當百壺豐。

又《和楊誠齋韻謝惠南海集詩三首》 斯文宗主賴公歸，不使它楊僭等夷。四海聲名今大手，萬人辟易幾降旗。天方欲治將焉往？用不崇朝尚竊遲。整頓乾坤從小試，南州昔日洗潢池（公嘗持節廣中，盪平寇盜）。

玉海書來喜欲狂，飧霞食瀣齒牙香。固應宗派名江左，底用宮袍入建章。今代歐、黃直有種，向來沈、鮑肯同行？只今五集三千首，但覺熒煌錦繡張。

芸閣登儒拜黼衣，鳳凰來泊鳳凰枝。待教黃閣調元去，覓對青藜下燭時。身到三山眞得路，君留羣玉幾題詩（館中有羣玉亭）。十年前訪岷峨事，也作書郎慕左思（某丁酉歲備數館職）。

又《送誠齋二首》 誰作朝陽一鳳鳴，公朝今復歎斯人。抗章寧奪三軍帥，去國尤輕一葉身。政以青蒲姑夕駐，更聞白簡爲前陳。只今小試回天力，它日擎天看柱臣。

長裾端欲曳賓墀，人事何乖遽別離？未盡胸中懷舊意，又吟江上送行詩。公名此去如山重，我老誰憐似足跨。憑得征鴻寄消息，書來猶記別君時。

彭龜年《送楊誠齋赴江東漕》 愛公喜公去，愛國喜公住。公去不可留，一節江東路。停杯與公別，瑣瑣不足疏。金陵古都會，形勢天所付。江淮有前蔽，荆楚無後顧。矯首對山河，亦足發外懼。錢唐六十年，帖帖泰山措。繁華視舊都，無復邨瑕慮。邨瑕僅憂貧，雖貧猶未數。安得小范老，前席借一箸。重

盡汴洛謀，起此宴安癇。金粟互輸送，甲兵更守戍。去來倘習慣，緩急乃暇豫。耳聞不如見，公見說超悟。願公細平章，心期一言寤。從此日暮雲，不外錦囊句。

趙蕃《寄誠齋先生》 邇日使嶺表，歷論無此賢。誰歟記南海，久矣賦貪泉。已上蓬山直，還居吏部銓。省郎遲豈恨，宜室夜重前。掌制宜鴻筆，談經合細旃。茲爲重儒術，何止用詩仙。四海推鳴鳳，孤生悵貼鳶。長安近抵日，蜀地遠如天。短褐春風倚，歸心夜雨懸。十年期撰屨，斗食政窮邊。

又《次韻楊廷秀太和萬安道中所寄七首》 記得詩來半說花，不言長道苦風沙。知公不薄嶠南使，政似昔人何以家。愛竹諸人憶故山，食貧過午尚懸簞。長篇乞與小詩並，要似韓豪東野寒。幾欲裁詩託便風，苦慚別後欠新功。何時寄我廣南作，壓倒蕉黃荔子紅。先生力學自誠明，忠信今知蠻貊行。憶昔韓蘇兩仙伯，海成冬市況融晴。

張鎡《次韻楊廷秀左司見贈》 願得誠齋句，銘心祇舊嘗。一朝三昧手，五字百般香。弦絕今何苦，衣傳擬自強。草玄非近效，舉世漫匆忙。

姜夔《呈徐通仲兼簡仲錫通仲與誠齋為鄉人近來赴調而誠齋去國又通仲久與千巖有苕霅之約而未至余挽通仲欲與同歸千巖故末章及之》 斯文準乾坤，作者難屈指。我從李郭遊，知有徐孺子。春風橘洲前，白月太湖尾。懷哉來無期，玉唾凝在紙。去年識仲氏，何啻空谷喜。合并忽自天，顛倒見底裏。維君天下士，竹箭東南美。胡不在石渠，諸公當料理。千巖今林宗，泉石助風軌。示疾不下堂，有句高八米。此老筆硯交，誠齋古元禮。毫端灑秋露，去國詞愈偉。屬聞都門別，回首即桑梓。獨憐苕溪上，垂楊示行李。烟波肯尋盟，歸櫂爲君艤。

又《次韻誠齋送僕往見石湖長句》 客來讀賦作雌蜺，平生未聞衡說詩。省中詩人官事了，狎鷗入夢心無機。韻高落落懸清月，鏗鏘妙語春冰裂。一自長安識子雲，三歎郢中無白雪。范公蕭爽思出塵，有客如此渠不貧。堂堂五字作城守，平章勁敵君在口。二公句法妙萬夫，西來囊中藏魯璵。只今擊節烏棲曲，不愧當年賀鑑湖。

又《送朝天續集歸誠齋時在金陵》 翰墨場中老斲輪，眞能一筆掃千軍。年年花月無閑日，處處山川怕見君。箭在的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施江東日暮雲。

程珌《代上楊誠齋》 杜陵已醉老坡仙，生後百年恨不及。那知開眼大江西，突兀見公正冠幘。凜然清風不可攀，千載懦夫毛骨悚。暇時略吐胸中雲，坐使九宵成五色。未辨執樂三千指，不計酒材七百石。落然收寶入丹田，歸省廬阜千尋碧。那知城裏住相如，但信城東有太白。一時餘子皆鷁退，家有諸郎傳正脈。世塵千劫都磨盡，獨有詩緣渺亡極。天欲留公在世間，管領風月長爲客。彩鳳一鳴天地靜，安得微吟容晚出。詎止青山吞澤芥，許投頑石博拱璧。先丘宰木已參天，幽碣未刊但惕夕。魯山四絕先李文，誼貫幽明光存歿。先生匹素不可辱，儻得烟雲生勃鬱。化爲匹錦授丘遲，磨鈍爲銛希萬一。要是人貪常熟書，非關買榮復求益。詎敢限字如昔聞，小大當唯意所適。庶幾挂在露寒堂，琅然一讀意不釋。不須點白鱠松鱸，解衣卧聽歌赤壁。

方岳《夢放翁為予作貧樂齋扁誠齋許畫齋壁予本無是齋亦不省誠齋之能畫也》 晴窗欲曉鳥聲春，喚起黎牀入定身。老去不知三月暮，夢中親見二詩人。

又《夜夢至何許巖壑深窈石上苔痕隱起如小篆有僧謂予曰楊誠齋范石湖題也明日讀洪舜俞登玲瓏詩有幾人記曾來老苔蝕琱鏤之句恍然如夢因次韻記之》 大楊風日春，小范林壑秋。去予幾何年，各已如雲浮。誰歌黃金縷，共醉白玉舟。夢中到蓬萊，名字留巖幽。寧知地下郎，草記天上樓。老石翠嵐濕，古篆蒼蘚稠。摩挲踞虎兕，鬱屈蟠蛟虬。想當得意時，落筆不自休。江山有二老，文字照九州。神物儼護持，剝蝕吾奚憂。是間定何許，玲瓏窈相繆。雲根與僧憩，雪牀如神鏤。欲呼古時月，爲洗今人愁。夢耶其非歟？起坐搔白頭。

查慎行《偶閱楊誠齋南海集途中多賦梅花且有梅花應恨我來遲之句余度嶺正值梅放時戲效其體作一絕》 我來時候異誠齋，不見桃花只見梅。博得口占詩一句，千枝齊向臘前開。

郭麐《楊陸諤詩圖為退庵題》 一老霜鬢據几坐，以肘憑几目視左。一老傾聽手捋髭，似搔癢處笑在頤。捋髭者烏坐者霜，誰歟爲陸誰爲楊？二老年齒略相等，亦如詩格無低昂。得非使車歸日居西湖，朝天客亦租僧廬。錦官走馬尚豪縱，江湖未免形容癯。兩篇題稿語鄭重，極言絕世詩名無。豈知傾倒亦復爾，自道我不誠齋如。其旁一童卷毛持，意或爾日雲龍詩。烏丸玉版答縞紵，錦囊傾盡千珠璣。黃公學詩無不有，尤于二老極俛首。能參活句江西禪，

愛說閒居劍南叟。瓣香乃更審厥像，坐睨神骨氣先王。尙嫌未獲接語言，屬我題詩補其上。我詩拙率不及君，安能門戶除紛紜。得君應可且快意，一笑二老還應聞。

雜錄

《楛史》卷一　六朝建國江左，臺城爲天闕，復築石頭城于右，宿師以守，蓋如古人連營之制。然古今議攻守者，多疑以爲分兵力而無用。東陽陳同父亮嘗上書乞移都建康，謂古臺城當在今鍾山，而大司馬門在馬軍新營之側，今城乃江南李氏所築耳。使六朝因今城以守，則不費侯景輩數日力，何以歷年如彼其久乎？因言曹武惠登長干，兀朮上雨花臺，城中秋毫不能遯。余嘗親歷其地，其說皆是。第指古臺城所在，要未有明據，亦出臆度。自清涼寺而上，皆古石頭，頹墉猶可識，其址皆依山而高，然則六朝非不知備也。楊文節萬里持漕節，嘗有詩曰：「已守臺城更石城，不知併力或分營。六師只合環天闕，一壘眞成借寇兵，向者王蘇俱解此，冤哉隗協可憐生。若言虎踞渾堪倚，萬歲千秋無戰爭。」其旨明矣。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舊讀楊誠齋絕句云：「飽喜饑嗔笑殺儂，鳳皇未必勝狙公。幸逃莫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實中。」不曉所謂。晚始悟其微意，此自江東漕奉祠歸之作也。鳳雖不聽命於狙公，然猶待桐花竹實而飽，以花實況祠廩也，欲併祠廩掃空之耳。未幾，遂請挂冠。

又續集卷一　許由事不見於經，故揚雄以爲疑。誠齋云：「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雖沈著痛快，終未有以折衷。鄱陽前輩湯君錫獨曰：「堯始讓四岳，四岳舉舜，乃讓於舜。《左傳》云：『夫許太岳之後。』杜注云：『堯四岳。』然則太岳非由乎？後人遂有洗耳之說爾。」援引切而說不鑿，可謂之善讀書矣。君錫名師中，苦學強記，既科第，遽棄官，亦不求岳廟，以終其身。與趙昌甫友善。南溪柴公序其文。

文天祥《跋誠齋錦江文稿》　誠齋當淳熙之季，以少蓬出守，距今七十有七年矣。某他日嘗讀《道院集》，見所品題甚多，及來此，則先生五字之跡，無復存者，惟亭閣尙留其名，而屋亦化爲烏有矣。有則嶔崎老壓，亦未知其爲當時屋否也。一日，得先生錦江尺牘一帙，大率吏楷，而爲先生手筆者四。其三蓋在郡時作，其一作於還朝以後，而附諸帙尾者。典型遠矣，於此尙庶幾見之。

《豹隱紀談》　楊誠齋詩云：「天上歸來有六更。」蓋內樓五更絕，柝鼓變作，謂之蝦蟆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謂六更者也。外方則謂之攢點云。

《月山詩話》　「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此楊誠齋《晚出淨慈寺送林子方》詩，亦猶東坡《贈劉景文》「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之意。坊刻《千家詩》誤以爲東坡作。二如亭《群芳譜》亦沿其謬，《廣群芳譜》亦未改正。又按《月令輯要》亦載此首，題曰「蘇軾湖上詩」。

《十駕齋養新錄》卷一六　楊廷秀、陸務觀詩，爲宋南渡名家，而皆壽考，【略】誠齋以開禧二年卒，年八十三，亦見《宋史》本傳。據開禧二年，歲在丙寅，則當以宣和六年甲辰生矣。而周益公《題三老圖》詩自注：「乘成兄生於乙巳，誠齋丁未。」與傳不合，當更考之。

尤袤

論述

綜論

汪應辰《薦尤袤劄子》　伏見左從事郎、江陰軍學教授尤袤學問該洽，富于文詞，議論詳明，通于世務，隨牒州縣，久安下僚。【略】又前此蔣芾、陳之茂、胡沂皆嘗舉袤自代，蓋公論所與，非獨臣知之也。而袤貌既不揚，性復靜退，故久之未爲時用。臣謂貌非所以取人，而靜退之士尤當奬進。

周必大《薦監司郡守狀》　右臣伏睹朝奉郎、知台州尤袤豈弟廉勤，處事

精審，【略】既補舊欠，郡計亦裕，督察屬吏，各舉其職。使備監司之選，必能澄清所部，上副臨遣。

楊萬里《延之寄詩覓道院集遣騎送呈和韻謝之》 與君鬢髮總星星，詩句輸君老更成。別去多時頻夢見，夜來一雨又秋生。故人金石情猶在，贈我瓊琚雪似清。誰把尤楊語同日，不教李杜獨齊名。

又《進退格寄張功父姜堯章》 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爲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俱癡絕，不見詞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已晚，酒泉端欲乞移封。

又《千巖摘稿序》 余嘗論近世之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巖之工致，皆予之所畏者云。

《誠齋詩話》 自隆興以來，以詩名者：林謙之、范致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略】皆有詩集傳世。謙之常稱重其友方蓺次雲詩云：「秋明河漢外，月近斗牛房。」延之有云：「去年江南荒，趁逐過江北。江北不可住，江南歸未得。」又《寄友人》云：「胸中襞積千般事，到得相逢一語無。」又《台州秩滿歸》云：「送客漸稀城漸遠，歸途應減兩三程。」【略】絕似晚唐人。

朱熹《跋尤延之論字法後》 尤延之論古人筆法來處如周太史奠世係，眞使人無間言。

又《跋溪上翁集》 須江嚴伯奮來訪，出其先君子溪上翁遺文三巨編，後有當世諸賢題識甚詳。熹於翁爲同年生，前此未獲相識。今讀其文汪洋放肆，究極事情，而無艱難辛苦之態。至於四六、五七言，則尤兄延之題品發明又已曲盡其妙。

又《跋李伯時馬》 觀龍眠《飛騎圖》及讀延之、廷秀、大防三君子佳句，因思法雲秀公語，尤物移人，甚可畏也。

魏了翁《答名山張監茶伯西書》 下諭《續詩選》，竊惟是書之作，當以銓品人物爲上，而語言之工者次之。【略】來教所謂趙子直、邱宗卿、尤延之、梁叔子，木允之之類，雖皆可錄，然論其世則太近，未有家集之類行于世。今若徒取其傳聞者而遂刻之，則萬一得之不眞，反啓爭辯之端，適以爲文字之累耳。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蕭千巖機杼與誠齋同，【略】同時獨誠齋獎重，以配范石湖、尤遂初、陸放翁。

方回《讀張功父南湖集》 乾、淳以來，稱尤、楊、范、陸，而蕭千巖東夫、姜梅山邦傑、張南湖功父，亦相伯仲。梁溪之槁淡細潤，誠齋之飛動馳擲，石湖之典雅標致，放翁之豪蕩豐腴，各擅一長。

又《孟衡湖詩集序》 淳熙中，陸務觀出於曾吉父，而與尤延之乃俱似王介甫。

又《跋遂初尤先生尚書詩》 宋中興以來，言治必曰乾、淳，言詩必曰尤、楊、范、陸。其先或曰尤、蕭，然千巖早世不顯，詩刻留湘中，傳者少。尤、楊、范、陸特擅名天下。【略】回謂光堯龍渡時，則有詩人陳去非、呂居仁、徐師川、韓子蒼之徒，所謂及聞正始之音者。至阜陵在宥，而四鉅公出焉，非以其渾大典正，與中原諸老並歟？誠齋時出奇峭，放翁善爲悲壯，然無一語不天成。公與石湖，冠冕佩玉，度《騷》媲《雅》，蓋皆胸中貯萬卷書，今古流動，是惟無出，出則自然。

又《跋尤冰寮詩》 公之曾大父遂初先生，不朽人也，事高、孝、光廟，以姜特立之召，□□丞相出范村，不能挽，得疾而終。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范成大《鄂州南樓》 方回評：乾、淳間詩巨擘稱尤、楊、范、陸，謂遂初、誠齋、放翁及公也。　查慎行評：《誠齋集》中稱尤、蕭、范、陸爲四詩將。蕭名德藻，字東夫。詩集舊有刊本，今失傳，後遂以楊易蕭。

又卷六蕭德藻《次韻傅惟肖》 方回評：蕭德藻字東夫，三山人。初與楊誠齋湖湘同官，誠齋盛稱其詩爲尤、蕭、范、陸。止于福建帥參。使不早死，雖誠齋詩格猶出其下。　查慎行評：南渡詩家初稱尤、蕭、范、陸，今蕭詩罕傳者，唯劉後村《詩話》中及茲集所載數篇而已。

又卷二〇尤袤《梅花》（冷蕊疏枝半不禁） 方回評：尤遂初詩，初看似弱，久看卻自圓熟，無一斧一斤痕迹也。　紀昀評：佳處、病處皆在此。

又劉克莊《趙禮部和予梅詩十絕送林錄參韻雜之萬如詩中殆不可辨別課一詩以謝》 方回評：梅花詩清瘦瀟灑，近年莫如尤延之，雖楊誠齋、陸放翁亦頗浮肥矣。

又卷二五呂本中《張樟秀才乞詩》 方回評：自山谷續老杜之脈，凡江西派皆得爲此奇調。汪彥章與呂居仁同輩行，茶山差後，皆得傳授。茶山之嗣有陸放翁，同時尤、楊、范皆能之。

《宋史》卷三八九《尤袤傳論》　尤袤學本程頤，所謂老成典刑者。立朝抗論，與人主爭是非，不允不已，而能令終完節，難矣。

宋濂《答董秀才論詩書》　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爲益遠。

都穆《書頤庵先生集後》　宋南渡詩人稱范至能、陸務觀、楊廷秀、尤延之爲大家，范、陸與尤皆吳產，若至能則又余之鄉先生也。

王禕《練伯上詩序》　建炎之餘，日趨於弊，尤延之之清婉，朱元晦之冲雅，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固粲然可觀者，抑去唐爲已遠。

李堅《書正德胡刊本滄浪先生吟卷後》　夫文章與時高下，宋自北鼎南遷，國勢不競甚矣。迨于乾、淳之間，積久道洽，日趨強盛，時尤、楊、范、陸諸君子，家築騷壇，人標赤幟，鳴盛之作，駸駸乎幾還東京之舊。

《無錫志》卷三上　嘗從玉泉喻樗游。樗，龜山高弟也。樗以所得龜山之學授之，由是學益進。〔袤〕平身博極群書，同貫古今，時人號曰尤書廚，當世推爲人物之最。【略】袤形貌不逾人，而豐度端凝，孝宗嘗有短小精悍之褒。晚益嗜書不倦，所藏三萬卷。爲詩平淡，楊誠齋嘗列之四詩將。自號遂初居士，光宗嘗書「遂初」二字賜之。

《詩藪》內編卷二　南渡尤、楊、范、陸輩，近體愈繁，古風愈下。

又外編卷五　南渡諸人詩，尚有可觀者。如尤、楊、范、陸，時近元和。

又雜編卷五　楊廷秀云：「自隆興以來，詩名世者：林謙之、范至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近時後進有張鎡、趙蕃、劉翰、黃景說、徐仲道、項安世、鞏豐、姜夔、徐賀、汪經、方翥」云。右楊氏所叙南渡詩人，後惟列尤、楊、范、陸爲四大家。蕭東夫似不稱，林謙之絕無傳。今四家詩存，覺延之亦非三君敵也。

又　古今詩人，窮者莫過於唐，而達者亡甚於宋。【略】蔡君謨、鄭毅夫、蘇文忠、文定、曾公衮、張芸叟、王安中、曾吉父、呂居仁、汪彥章、尤延之、范至能、洪景盧等，皆侍從清顯。

《蟫精雋》卷一五　乾、淳間又有尤、楊、范、陸四巨擘，謂之「四大家」。尤謂延之遂初，楊謂萬里廷秀，范謂成大至能，陸謂放翁務觀也。

《戴酒園詩話・宋・尤袤》　隆興後推范、陸、尤、楊。嘗見其《海棠》詩：「曉粧無力臙脂重，春睡方酣酒暈深。」精工不在魯直「荀令爐香」之下。又《苦雨》詩：「十年江國水如霰，怕見三秋雨作霖。可念田家妨卒歲，須煩風伯蕩層陰。禾頭昨夜憂生耳，木德何時卻守心（歲星守心，天下大豐）。兀坐書窗詩作祟，寒蟲鳴咽伴愁吟。」洵爲典雅。

朱彝尊《梁谿遺稿序》　宋南渡後，以詩齊名者四家，楊廷秀詩所稱「尤、蕭、范、陸」是已。千巖詩學于曾幾吉甫，授之姜夔堯章，當時劉潛父許爲誠齋敵手，而方萬里謂其詩苦硬頓挫，而極其工，使不早死，雖誠齋猶出其下。蓋爲詩家矜許若是。顧其詩曾刊于永州，歲久散失，而尤公《梁谿集》五十卷，公之孫藻鋟木新安，焚于兵火，故范、陸詩盛行，而尤公之作，流傳者寡，蕭特僅見其數首而已。後之論者，遂易之曰「尤、楊、范、陸」，於是蕭愈湮晦，至有不能舉其姓氏者。翰林檢討西堂先生自梁谿徙吳，實文簡裔孫，慮公之詩文罕傳于世，乃鈔撮其僅存者爲二卷，鏤板行之，屬其同年友秀水朱彝尊爲之序。予因摭其大略，書之簡端。蕭，西江人，諱德藻，字東夫，別字千巖。潛父稱其《詠梅絕句》有云「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又云「百千年薜著枯樹，一兩點花供老枝」，造句奇崛，洵足與文簡公「梁谿西畔小橋東」之作并傳者也。

又《劉介于詩集序》　唐人之作中正而和平，其變者率能成方。迨宋而粗厲噍殺之音起，好濫者其志淫，燕女者其志溺，趨數者其志煩，敖辟者其志喬，由是被之于聲，高者硜而下者肆，陂者散而險者斂，侈者筰而弇者鬱，斯未可以道古也。南渡以後，尤延之、范致能爲楊廷秀所服膺，而不入其流派。

《帶經堂詩話》卷九　南渡四大家爲蕭、楊、范、陸，而誠齋答堯章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則謂遂初也。　宗柟附識：芷齋云：《瀛奎律髓》載范石湖《鄂州南樓》詩，方虛谷云：乾、淳間詩巨擘稱尤、楊、范、陸，謂遂初、誠齋、放翁及公也，初白先生評云：《誠齋集》中稱尤、蕭、范、陸爲四詩將，蕭名（海）〔德〕藻字東夫，今失傳，後遂以楊易蕭。又蕭千巖《次韻傅唯肖詩》，初白先生評云：南渡詩家初稱尤、蕭、范、陸，今蕭詩罕傳，唯《後邨詩話》中及茲集所載數篇而已。又案《律髓》，姜白石乃千巖之婿。

江春《白石詩詞序》　南渡詩家向數尤、蕭、范、陸，白石爲蕭氏弟子。今《石湖》、《劍南集》布海內，延之《梁溪集》傳世寥寥，千巖雖賴入室傳衣有人，

後世推其紹述所自，然遺詩放佚殆盡。乃知古人之集，其得存於後，亦有幸有不幸焉，可爲太息者也。

全祖望《寶甈集序》　淞石之門而有尤遂初之詩，清節先生之門而有楊誠齋之詩，此以學人而入詩派者也。

王霖《祀放翁先生用集中眉州披風榭拜東坡遺像韻》　詩三百篇留性情，少陵雅頌留正聲。堂堂渭南遙接武，騷壇從此無堅城。同時尤蕭洎范楊，南渡百年遞崢嶸。未若我翁更超絕，秀色天半峨嵋橫。

汪琬《讀宋人詩五首》　唱得吳歈迥不同，石湖別自擅宗風。楊尤果與齊名否？如此論量恐未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六　《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略】夢得爲蔡京門客，章惇姻家，【略】文章高雅，猶存北宋之遺風。南渡以後，陳與義可以肩隨，尤、楊、范、陸諸人皆莫能及。

又卷一五九　《梁溪遺稿》一卷。【略】袤在當時，本與楊萬里、陸游、范成大并駕齊驅。【略】即今所存諸詩觀之，殘章斷簡，尚足與三家抗行。

又卷一六〇　《石湖詩集》三十四卷。【略】成大在南宋中葉，與尤袤、楊萬里、陸游齊名。袤集久佚，今所傳者僅尤侗所輯之一卷，篇什寥寥，未足定其優劣。

《說詩晬語》卷下　南渡後詩，楊廷秀推尤、蕭、范、陸四家，謂尤延之袤、蕭東夫德藻、范致能成大、陸務觀游也。後去東夫，易以廷秀，稱尤、楊、范、陸，蕭幾不能舉其名氏，而詩亦散逸矣。

《石洲詩話》卷四　《梁溪集》詩亦平雅，其《遊張公洞》五古長篇，雖不及香山，尚較皮、陸有實際。（竹垞云：「尤延之、范致能爲楊廷秀所服膺，而不入其流派。」）

又　少室山房《詩藪》及方萬里跋并云「尤、楊、范、陸」，或又稱「蕭、楊、范、陸」，爲南宋四大家。誠齋答堯章詩又云「尤蕭范陸四詩翁」。

《漫堂說詩》　南渡後，陸游學杜，蘇，號爲大宗。又有范成大、尤袤、陳與義、劉克莊諸人，大概杜、蘇之支分派別也。

《靜居緒言》　南渡後詩一變，尤、蕭、楊、范、陸時名相埒。尤延之、蕭千巖詩不概見，諸家中當以放翁爲巨擘，其體裁正大也。

《筱園詩話》卷四　南宋四大家，當時稱尤、蕭、范、陸，謂尤延之、蕭東夫、范石湖、陸放翁也。然三人皆非放翁匹，而延之尤卑。後蕭之詩失傳，乃以楊誠齋代之，改爲尤、楊、范、陸，而蕭之姓氏與詩，幾泯滅無聞。身後名之顯晦，亦有幸有不幸焉。

又　南宋人詩，如楊誠齋、尤延之、戴石屏、劉後村、曾茶山、周益公輩，皆浪得虛名，粗鄙淺率，自墮惡道，披沙揀金，百不獲一，尚不若九僧、四靈輩，雖規模狹小，力量淺薄，而秀削不俗，猶多佳句也。詩道至此，誠爲大阨。

況澄《仿元遺山論詩三十首》一九　文采尤蕭范陸同，石湖南渡振頹風。梁谿寂寞千巖冷，我獨傾心拜放翁。

分論

《讀西歸朝天二集》　楊萬里《偶送西歸朝天二集與尤延之蒙惠七言和韻以謝之》：梁溪歸自鏡湖天，筆捲湖光入大篇。傾出錦囊和雨濕，炯如柘彈走盤圓。許分句法何曾付，自笑蕪辭政浪傳。兩集不須求序引，秖將妙語冠陳編（尤丈號梁溪居士，新歸自朝陵所）。

《玉瀾集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七：《韋齋集》十二卷附《玉瀾集》一卷。【略】有尤袤跋，極稱其《春風》一篇，《即事》三首。然樑詩實不及松，袤所稱亦未爲盡允。

《跋蘭亭敘》　朱熹《跋蘭亭敘》：觀王順伯、袁起巖論《蘭亭序》，如尤延之著語，猶未免有疑論，余乃安敢復措說於其間？

《朱弁墓誌銘》　朱熹《答尤尚書（袤）》：奉三月四日手教一通，三復慰喜，不可具言。又蒙封送差敕及所撰族祖銘文，尤切感荷。衰病之餘，復叨祠祿，已爲優幸，而雲臺改命又如私請，便得仰止希夷之高躅，以激衰懦，則又執事者不言之教也。幸甚！誌銘之作雄健高古，曲盡事情，雖或節用行狀之詞，而一經點化，精神迥出。正襟伏讀，使人魄動神悚，知君臣之義與生俱生，果非從外得也。竊謂此文實天下名教之指南，寒鄉冷族，何幸而獨得之！然亦非可得專有之矣，幸甚幸甚。

《己亥元日》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少陵詩也。尤延之小改，用作元日詩，卻似稍切。　紀昀評：實是點化得妙。

《梅》**（不奈雪埋照）**《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二首取一。「桃李眞肥婢」已是佳句，卻用「老蒼」爲對，似乎借蒼頭之「蒼」以對「婢」也。全篇俱有味。馮班評：何必爾！如此說便不韻。紀昀評：此語鑿甚。只尾句淺近。許印芳評：評是。然與前六句相配，姑以清穩取之。尤袤，字延之，號遂初，又號梁溪。

《**和渭叟梅花**》《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險韻以鄙語押之，不足見巧。五、六尤「江西」習氣語。

《**梅花**》《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此八句詩，卻如渾脫鑄成。本只是爛熟說話，而無手段者，自不能撮虛空也。紀昀評：此評最允。結與茶山同意。許印芳評：以上二詩皆老成。惟中二聯皆是五句承三句，六句承四句，章法尚少變化。

《**蠟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五、六亦能寫蠟梅形狀。尾句雖說破香，只得亦可謂善賦矣。紀昀評：但寫得拙惡耳。

《**次韻尹朋梅花**》**（江北江南天未春）**《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馮舒評：「斜枝」、「瘦影」，俱嫌套。馮班評：平通。紀昀評：無疵累，然亦無佳處。此種詩，學之最害事。

《**梅花**》**一**《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五、六工部語對玉川語，極現成而不熟濫，此由筆妙。

又二《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尤遂初詩，初看似弱，久看卻自圓熟，無一斧一斤痕迹也。紀昀評：佳處，病處皆在此。用杜句只改一字，不如全用。此首粗鄙。馮班評：亦平平耳，然絕無惡態。

《**落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第二句未有別本可考。遂初詩，其孫新安牟刺藻嘗刊行，而焚於兵。予得其家所抄副本，頗有訛缺云。查慎行評：第四句蘊藉。

《**入春半月未有梅花**》《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三、四笨，五、六差可。

《**德翁有詩再用前韻三首**》**一**《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紀昀評：尾句輕佻而淺俗。

又二《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馮班評：首句，「立」了如何「繞」？次句，幾個「黃昏」？紀昀評：既「立馬」，如何又「繞」？

又三《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首唱以入春半月梅花未開爲題，八句極委曲有味。卻不料「支」字難和，有所酬答，又成三首。遂初詩不見其有着氣力處，而平淡中自有拗幹。三「支」字皆壓倒。紀昀評：未見有味。尾句尤粗鄙。馮班評：「支」字俱佳。

《**次韻渭叟蠟梅**》**（快濛鵝黃若下春）**《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蠟丸」、「梔貌」亦新。前首末句云：「強學瞿曇金作面，只應恁怪老禪親。」皆能言其色也。紀昀評：二句牽合無味。「清珍」二字趁韻。三、四對句勝出句。查慎行評：「蠟丸」用高子勉詩中語。

《**雪**》《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見雪而念民之饑，常事也。今不止民饑，又有邊兵可念。歐陽詩：「可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以此忤晏相意，而晏相亦坐此罷相。然則凡賦詠者，又豈但描寫物色而已乎？紀昀評：此論正大，能見詩之本原。描寫物色，便是晚唐小家。處處着論，又落宋人習徑。宛轉相關，寄託無迹，故應別有道理在。起得超脫。有爲而作，便覺深厚。許印芳評：詩須善學風體。風人之詩，深於比興。興則宛轉相關，景中即有情在，比則寄託無迹，賦物即是寫人。曉嵐所言，道在是耳。

《**甲午春前得雪**》**一**《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紀昀評：三首皆凡近之語。

又二《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馮班評：崔德符「海凍珊瑚未敢芽」，最爲奇語，延之「苗」字韻，足成二妙也。紀昀評：五、六俗格。

又三《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苗」字韻猶有云：「千尺龍鱗蟠檜頂，一番蜩甲長蔬苗」，「剩對風花吟柳絮，更將冰水瀹芎苗」，「萬室歡呼忘凍餒，一犁酥潤到根苗」。「腰」字韻猶有云：「寄語高人來問法，莫辭門外立齊腰」，「前村酒美無錢換，怪底金龜不繫腰」，「寒窗莫怪吟聲苦，舉室長懸似細腰」。蓋淳熙元年詩也。「戰退玉龍三百萬，敗殘鱗甲滿天飛。」本關中人張元詩，叛從元昊者。善用之，化爲佳句也。查慎行評：「舉室」句，東坡成語。「幾家朝」，湊對。「腰」字湊韻。紀昀評：原詩已野，用來更不見佳。第四句押「朝」字不妥。結句粗惡。馮班評：「待伴」可作故事用？

《**正月二十八日夜大雪**》《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淳熙八年辛丑，遂初爲江東倉行部時詩。三、四輕快。紀昀評：病在輕快。

《**別李德翁**》《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不用景物，語意一串，古

淡有味。此台州任滿別二李，一曰才翁。　馮班評：餒甚。　紀昀評：平穩之作。

《別林景思》《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吳興林憲字景思，少從其父宦遊天台，因留蕭寺寓焉。初賀參政允中奇其才，妻以女孫，而不取奩田，貧甚。爲詩學韋蘇州。淳熙五年戊戌，尤延之爲守，爲作《雪巢記》，又爲《雪巢小集序》。「柔櫓晚湖上，寒燈深樹中。」「汲井延晚花，推窗數新竹。」延之謂唐人之精者不是過。此詩相別，有古人交道意。　紀昀評：通體頹唐。結句趁韻，尤不妥。

《送晦庵南歸》《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淳熙八年辛丑三月初四日，朱文公在南康除江西提刑。先是嘗有任滿奏事之旨，故延之詩云耳。　紀昀評：此詩殊爲庸劣，虛谷以文公故存之耳。

《送提舉楊大監解組西歸》（征輸已動不容攀）《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三首取一。此楊誠齋萬里也，知常州滿，除廣東提舉，尤延之家居，作此詩送之。首篇有云：「歸裝見說渾無物，添得新詩數百篇。」即所謂《荊溪集》，傳於世。　紀昀評：亦不足存。

《送吳待制帥襄陽二首》《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此吳環也，琚之弟，高宗吳后之姪。　紀昀評：亦潦倒應酬語。《宋詩精華錄》卷三：酬應之作，然三四下語有分寸。

《送趙子直帥蜀得須字》《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元注云：「公前夢玉山汪端明，次日有帥蜀之命。」校其出處，大略相似。且俱以四十七歲入蜀，其夢玉山持帚相拜，故用東坡送周文儒「帥梓棠陰」之語。成都太守，自國朝以來，至今皆畫像云。玉山汪應辰諱端明，趙子直諱汝愚，皆狀元出身。以宗室帥蜀自子直始，後以爲相，亦越前此也。　紀昀評：遂初詩已列前，又列此，編次太草草。二詩皆應酬凡語。

《海棠盛開》《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尤延之詩多淡，此詩獨艷。蓋海棠乃艷物，不可以淡待之也。「酒量」一作「酒醴」，出《前漢・董賢傳》，注謂酒在醴中。　紀昀評：此論深微，可以類推。　起好，三、四俗格，五、六乃有致，結落套。海棠韻勝非格勝，「格」字只可言梅。　馮舒評：俚淺。　馮班評：「格高」二字未穩。

《玉簪花一名鶺鴒》《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七方回評：題目生，三、四可喜，以備多聞。　紀昀評：此花想宋末始著，在今日不得云「生」。　三、四雖形似，而刻畫太俗。玉簪頗有雅致，尚宜於神韻求之。　查慎行評：三、四太着相。

《劉屯田墓壯節亭》《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八方回評：劉屯田諱渙，字凝之。後山所謂「身在菰蒲中，名滿天地間」者是也。子恕字道原。父子名塞天下。尤延之詩，語不驚人，細咀有味。　查慎行評：劉屯田始末，詳朱子《壯節亭記》中。　紀昀評：「埋玉冷」似女子墓詩。末二句自不相貫。

《瑞鷓鴣》（梁溪西畔小橋東）《詞苑萃編》卷五《品藻三・尤袤詠落梅》引《續清言》：尤袤潛心理蘊，所著《梁溪集》，長短句尤工。其詠落梅《瑞鷓鴣》云：「清溪西畔小橋東。【略】」

傳記

《宋史》卷三八九《尤袤傳》　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少穎異，蔣偕、施坰呼爲奇童。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嘗爲泰興令，問民疾苦，皆曰：「邵伯鎮置頓，爲金使經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厲民。漕司輸藁秸，致一束數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請臺閫奏免之。縣舊有外城，屢殘於寇，頹毀甚，袤即修築。已而金渝盟，陷揚州，獨泰興以有城得全。後因事至舊治，吏民羅拜曰：「此吾父母也。」爲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爲讀書計。從臣以靖退薦，召除將作監簿。大宗正闕丞，人爭求之，陳俊卿曰：「當予不求者。」遂除袤。虞允文以史事過三館，問誰可爲祕書丞者，僉以袤對，亟授之。張栻曰：「眞祕書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先是，張說自閤門入西府，士論鼎沸，從臣因執奏而去者數十人，袤率三館上書諫，且不往見。後說留身密奏，於是梁克家罷相，袤與祕書少監陳騤各與郡。袤得台州，州五縣，有丁無產者輸二年丁稅，凡萬有三千家。前守趙汝愚修郡城工纔什三，屬袤成之。袤按行前築，殊鹵莽，亟命更築，加高厚，數月而畢。明年大水，更築之，塘正直水衝，城賴以不沒。會有毀袤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善政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歸奏。上讀而歎賞，遂以文字受知。除淮東提舉常平，改江東。江東旱，單車行部，覈一

路常平米，通融有無，以之振貸。朱熹知南康，講荒政，下五等戶租五斗以下悉蠲之，袤推行於諸郡，民無流殍。進直祕閣，還江西漕兼知隆興府。屢請祠，進直敷文閣，改江東提刑。梁克家薦袤及鄭僑以言事去國，久于外，當召，上可之。召對，言：「水旱之備惟常平，義倉，願預飭有司隨市價禁科抑，則人自樂輸，必易集事。」除吏部郎官、太子侍講，累遷樞密檢正兼左諭德。輪對，又申言民貧兵怨者甚切。夏旱，詔求闕失，袤上封事。【略】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自南渡來，恤禮散失，事出倉卒，上下罔措，每有討論，悉付之袤，斟酌損益，便於今而不戾於古。當定廟號，袤與禮官定號「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袤率禮官顏師魯、鄭僑奏曰：【略】詔群臣集議，袤復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爲有證，始詔從初議。建議事堂，令皇太子參決庶務。袤時兼侍讀，乃獻書，以爲：「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乞便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臺臣乞定喪制，袤奏：「釋老之教，矯誣褻瀆，非所以嚴宮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靈駕將發引，忽定配享之議，洪邁請用呂頤浩、韓世忠、趙鼎、張俊。袤言：「祖宗典故，既祔然後議配享，今忽定於靈駕發引一日前，不集衆論，懼無以厭伏勳臣子孫之心。宜反覆熟議，以俟定論。」奏入，詔未預議官詳議以聞，繼寢之，卒用四人者。時楊萬里亦謂張浚當配食，爭之不從，補外。進袤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講，又兼直學士院。力辭，上聽免直院。淳熙十四年，將有事于明堂，詔議升配，袤主紹興孫近、陳公輔之說，【略】孝宗嘗論人才，袤奏曰：「近召趙汝愚，中外皆喜，如王蘭亦望收召。」上曰：「然。」一日論事久，上曰：「如卿才識，近世罕有。」次日語宰執曰：「尤袤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之，何也？」兼權中書舍人，復詔兼直學士院，力辭，且薦陸游自代，上不許。時內禪已定，猶未諭大臣也。是日諭袤曰：「旦夕制冊甚多，非卿孰能爲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袤乃拜命，內禪一時制冊，人服其雅正。光宗即位，甫兩旬，開講筵，袤奏：「願謹初戒始，孜孜興念。」越數日，講筵又奏：「天下萬事失之於初，則後不可救。《書》曰：『愼厥終，惟其始。』」又歷舉唐太宗不私秦府舊人爲戒。又五日講筵，復論官制，謂：「武臣諸司使八階爲常調，橫行十三階爲要官，遙郡五階爲美職，正任六階爲貴品，祖宗待邊境立功者。近年舊法頓壞，使被堅執銳者積功累勞，僅得一階；權要貴近之臣，優游而歷華要，舉行舊法。」姜特立以爲議己，言者固以爲周必大黨，遂與祠。紹熙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除煥章閣待制，召除給事中。既就職，即昌言曰：「老矣，無所補報。凡貴近營求內除小礙法制者，雖特旨令書請，有去而已，必不奉詔。」甫數日，中貴四人希賞，欲自正使轉橫行，袤繳奏者三，竟格不下。兼侍講，【略】陳源除在京宮觀，耶律適嘿除承宣使，陸安轉遙郡，王成特補官，謝淵、李孝友賞轉官，吳元充、夏永壽遷秩，皆論駁之，上並聽納。韓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橫行，袤繳奏，謂：「正使有止法，可回授不可直轉。侂胄勳賢之後，不宜首壞國法，開攀援之門。」奏入，手詔令書行，袤復奏：「侂胄四年間已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今又欲超授四階，復轉二十年之官，是朝廷官爵事徇侂胄之求，非所以爲摩厲之具也。」命遂格。上以疾，一再不省重華宮，袤上封事。【略】後數日，駕即過重華宮。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左遷，袤率左史樓鑰論奏，疏入，不報，皆封駁不書黃。耶律適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內批，特與書行。袤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祿者祖宗之爵祿，壽皇以祖宗之天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加於公議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裂去後奏，付前二奏出。袤以後奏不報，使吏收閣，命遂不行。【略】除禮部尚書。駕當詣重華宮，復以疾不出，率同列奏言：「壽皇有免到宮之命，願力請而往，庶幾可以慰釋群疑，增光孝治。」後三日，駕隨出，中外歡呼。兼侍讀，【略】時上已屬疾，國事多舛，袤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略勸上以孝事兩宮，以勤康庶政，察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袤少從喻樗，汪應辰游。樗學於楊時，時，程頤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袤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己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必責其實，聽言必觀其行，人才庶不壞於疑似。」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使眞僞相亂爾。待付出戒敕之。」袤死數年，侂胄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袤爲知言。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藁》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嘉定五年，謚文簡。子棨、槩。孫焴，禮部尚書。

《家譜本傳》文簡公諱袤，字延之，五歲能詩，十歲以神童薦。二十二歲禮部試第一，廷擬狀元，以不呈卷，秦檜易之。登紹興十八年進士，與朱文公同榜。楊文公同官館中，有尤、楊之目。【略】公少從喻玉泉游，得龜山之學，門人李祥、蔣重珍，皆公造就爲大儒，吳人推理學者，必曰喻、尤、李、蔣，今郡五賢祠、邑崇正書院並祀云。公平居無事，日取古人書錄之，家人女稚莫不識字，共錄三千餘部，建萬卷藏書樓，又闢書堂于錫山之麓。久之，樓火，書焚其半，僅存書目。所著有《梁谿集》、《遂初稿》若干卷。與楊廷秀、范德機、陸放翁相倡和，時號四詩翁。公生靖康丁未，卒紹熙甲寅，享年六十有八，史稱七十，舉全數耳。

紀事

作家逸事

楊萬里《益齋藏書目序》　一日除書下，遷大宗正丞尤公延之爲秘書丞。吾友張欽夫悅是除也，曰：「此眞秘書矣。」予自是知延之之賢，始願交焉，然亦未解欽夫之云之意也。既與延之往還且久，既同爲尚書郎，論文討古，則見延之于書靡不觀，觀書靡不記。至于字畫之叢殘，月日之穿漏，歷歷舉之無竭，聽之無疲也。余於是始解欽夫之云之意。然於延之有未解者焉，蓋延之每退則閉戶謝客，日計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亦抄書，不惟延之手抄而已也。其諸女亦抄書，不惟子弟抄書而已也。且延之之於書，腹之矣，奚所事於手之乎？此余之所未解者也。雖然，又有未解者焉。今年，余出守毘陵，蓋延之之州里也。延之持淮南使者之節而皈，一日入郛訪余。余與之秉燭夜話，問其閑居何爲？則曰：「吾所抄書，今若干卷，將匯而目之。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余於是疑焉，蓋若延之者，記之強不必抄之富，學之就不必讀之劬。彼其淳之爲道德，流之爲文章，溥之爲事業，深矣。而猶脫腕於傳寫，焦唇於誦數，此余之所疑而愈不可解者也。蓋彼其不可解也，秖其爲不可及歟？延之屬余序其書目，余既序之，且將借其書而傳焉。

《揮麈三錄》卷一　明清前年虱底百僚，夏日訪尤丈延之，語明清云：「中興以來省中文字，亦可引證，但建炎己酉之冬，高宗東狩四明，登舶涉險，至次年庚戌三月回次越州，數月之間，翠華駐幸之所，排日不可稽考，奈何？」明清即應之曰：「自昔以來，大臣各有日錄，以書是日君臣奏對之語。【略】若行下數家取索日錄參照，則瞭然不遺時刻矣。」延之云：「甚善。便當理會。」繼而延之病矣，不知曾及施行否。去秋赴官吳陵，舟過茂苑，訪一親舊，睹其所藏書，因得己酉年李方叔正民代言詞掖，從行航海，所紀頗備。【略】所恨尤先生不及見之耳。

又卷三　明清晚識遂初尤延之先生，一見傾蓋若平生懽，借舉引重，恩誼非輕。公任文昌，一日忽問云：「天臨殿在於何時邪？」明清云：「自昔以來，蓋未有之。紹聖初，米元章爲令畿邑之雍丘，遊治下古寺，寺僧指方丈云：『頃章聖幸亳社，千乘萬騎經從，嘗憩宿於中。』元章即命彩飾建鴟，嚴其羽衛，自書榜之曰天臨殿。時呂升卿爲提點開封府縣鎮公事，以謂下邑不白朝廷，擅創殿立名，將按治之。蔡元長作內相，嘗球獲免。聞有自製殿贊，恨未見之。」尤即從袖間出文書，廼元章所書贊也，云：「才方得之。公可謂博物洽聞矣。」翌日入省，形言稱道於稠人廣衆中焉。樓大防作夕郎，出示其近得周文榘所畫重屏圖，祐陵親題白樂天詩於上，有衣中央帽而坐者，指以相問云：「此何人邪？」明清云：「頃歲大父牧九江，於廬山圓通寺撫江南李中主像藏於家。今此繪容即其人。文榘丹青之妙，在當日列神品，蓋盡一時之景也。」亟走介往會稽取舊收李像以呈似，面貌冠服，無豪髮之少異，因爲跋其後，樓深以賞激。繼而明清丐外得請，以詩送行，後一篇云：「遂初陳迹邃凄涼，擊節青箱極薦揚。談笑於儂情易厚，典刑使我意差強。重屏唐畫論中主，古殿遺文話阿章。舊事從今向誰問？尺書時許到淮鄉。」

《鶴林玉露》丙編卷六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爲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爲秘書監，延之爲太常卿，又同爲青宮寮宋，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謔，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秘監對。曰：『楊氏爲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衆皆嘆其敏確。誠齋戲呼延之爲「蝤蛑」，延之戲呼誠齋爲「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爲人所食乎？」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蓋蝤蛑無腸也。一坐大笑。厥後閑居，書問往

來，延之則曰：「羔兒無恙？」誠齋則曰：「彭越安佳？」誠齋寄詩曰：「文戈卻日玉無價，寶氣蟠胸金欲流。」亦以蝤蛑戲之也。延之先卒，誠齋祭文云：「齊歌楚些，萬象爲挫。瑰偉詭譎，我倡公和。放浪諧謔，尚友方朔。巧發捷出，公嘲我酢。」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後丙集卷二 尤袤字延之，年八九歲，讀杜甫長篇歌行，一過即能逆誦。

《萬柳溪邊舊話》 文簡公生靖康丁未。資質絕人，五歲能爲詩句，文獻公曰：「此天上麒麟，吾不如也。」十歲，親授以經。蔣偕、施坰以神童薦於有司。年十五，以詞賦爲諸士冠。毘陵自置郡以來，未有舉進士第一人者，文簡公二十二歲，名冠南宮。廷擬狀元，因不呈卷，秦檜易以王佐。時文獻公尚在。（廷博案：《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第三甲第三十七人尤袤，字延之，小名盤郎，小字季良。年二十二，二月十四日生。外氏耿。永感下第百九。兄弟四人。二舉，娶唐氏。曾祖大成，故，不仕。祖申，故不仕。父時亨，故不仕。本貫常州無錫縣開化鄉白石里，父爲戶。）文簡公與朱文公同榜，俱有文名。【略】文簡公造就門生最盛，即江南已有十人，郡邑後進無不游公之門。如郡邑士胡寶慶鐙、李祭酒肅簡公祥、蔣狀元文忠公重珍、丁寶謨常任，皆公陶鑄而成者也。【略】陳源、姜特立召用，人情驚駭，公上封事，極言二人之惡，不聽。時公年七十，遂引年歸，又八年薨。《宋史》言七十終於位，誤也。

作品本事

《誠齋詩話》 梁叔子丞相生日，孝宗賜酒物。是時梁母太夫人在。尤延之代作《謝表》云：「小人有母，雖喜君恩之寵；大烹養賢，每虞公餗之覆。」

朱熹《答向伯元（涇）》 承乏半年，了無善狀，求去不獲，又未敢遽復有請，凜凜然日惟得罪於民是懼，它無可言也。至此刻得周子象、圖、書、說、賦凡五種，并《叙古千文》、《重立直節堂記跋尾》等，率易各納一本。敬夫爲記濂溪祠堂，子澄所書，亦并納呈。更立陶靖節、劉凝之、道原、李公擇、陳了翁堂，方求記於尤延之，尚未到也。

又《答尤延之（袤）》 叔祖奉使葬事，甚荷憐念。此事初未敢有請，不謂已蒙特達如此。不知今有定論否？叔祖當日挺身請使，留虜中十六年，竟保全節而歸。以奏對論和不可專恃，且虜有可圖之釁忤秦丞相，遂廢以死。在虜中時，嘗有祭徽廟文，或傳以歸，乙覽感動，錫賚甚寵。其書皆在此，此便不的，不敢附呈。鄙意輒欲次其行事以請於左右，幸而并賜之銘，則宗族子孫皆受不貲之惠矣。叔祖受知於晁景迂，學甚博，詩甚工也。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〇 金國主亮傾國來寇揚州，是時泰州泰興縣知縣尤袤猶守泰興不去。袤字延之，嘗以淮南置山水寨擾民，不能保其家屬，竊悲哀之，作《淮民謠》一篇。

《貴耳集》卷下 德壽丁亥降聖，遇丙午慶八十，壽皇講行慶禮，上尊號。周益公當國，差官撰冊文、讀冊、書冊，擬楊誠齋、尤延之，各撰一本，預先進呈。益公與誠齋鄉人，借此欲除誠齋一侍從，爲潤筆。冊文壽皇披閱至再，即宣諭益公：「楊之文太整牙，在御前讀時生受。不若用尤之文溫潤。」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二 〔淳熙〕十五年正月二日戊戌，必大請孝宗特御延和殿，令宰執奏事畢，然後過堂議事。先是有詔東內門司改充議事堂，皇太子隔日與宰執公裳係鞋相見議事，【略】九月乙巳，又詔每遇朝殿，令皇太子侍立。於是太常少卿兼左諭德尤袤獻書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利害之端常伏於思慮之所不到，疑閒之萌每開於隄防之所不及。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太子覽書，褒嘆曰：「諭德可謂見愛之深矣。」

《萬柳溪邊舊話》 文簡公致政歸，不居許舍山，專居東帶河大第。數步即出西關，渡梁溪，因造圃梁溪之上，後有高崗，眺望沿溪，左種梅，右種海棠，各數百樹。公有《瑞鷓鴣》詞二首，一詠落梅，一詠海棠。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梁溪集》五十卷，禮部尚書錫山尤袤延之撰。家有遂初堂，藏書爲近世冠。

《文獻通考》卷二四〇 《梁溪集》五十卷。

《宋史》卷三八九《尤袤傳》　有《遂初小稿》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

《國史經籍志》卷五　尤袤《梁溪集》五十卷。

朱彝尊《梁谿遺稿序》　顧其詩曾刊于永州，歲久散失，而尤公《梁谿集》五十卷，公之孫藻鋟木新安，焚于兵火，故范、陸詩盛行，而尤公之作，流傳者寡。

尤侗《康熙刊梁谿遺稿跋》　吾祖文簡公有《梁谿集》、《遂初稿》二刻，庋置萬卷樓中，間厄于兵燹，浸尋散失，歷今五百餘年，靡有孑遺。勝國之末，錫山顧先輩有《宋文鑑》之選，徧覓文簡著作，了不可得，僅傳其《落梅詞》一首而已。海內藏書家，縹緗不乏，何獨靳于吾祖，百無一存？咄咄怪事！子孫不肖，未能奉守典章，致先賢手澤委諸草莽，更可痛也。今歲庚辰，秀水朱竹垞檢討偶過西堂，追話及此，自言家有載籍，略見一斑。遂歸搜篋衍，得古今詩四十七首，雜文二十六首，彙成二卷，手鈔示予。予捧持趯躍，如獲異寶，其拜賜我友多矣。隨命梓人，授之剞劂。既考詩文所出，如《赤城》、《臨安》、《茅山志》、《朝野雜記》、《瀛奎律髓》等類，亦非希有之書，但世間讀書者少闌幽索隱，不暇以爲。【略】時康熙三十九年中秋既望，第十八世孫侗百拜謹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梁谿遺稿》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尤袤撰。【略】《宋史》袤本傳載所著《遂初小稿》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梁谿集》五十卷。今併久佚。國朝康熙中，翰林院侍講長洲尤侗，自以爲袤之後人，因裒輯遺詩，編爲此本，蓋百分僅存其一矣。

尤興詩《道光刊梁谿遺稿跋》　吾祖文簡公著《梁谿集》五十卷，遭兵火失傳，幸竹垞老人家猶存百一，從祖西堂先生網羅得之，欣然授梓。閱百餘年，後人罔知愼守，板又散亡，可慨也。【略】先澤就湮，靈然心傷，爰亟重鐫，以貽久遠。諗後人勿再失守墜緒，余之願也。道光元年辛巳之秋七月既望，二十三世孫興詩百拜謹跋。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梁溪遺稿》一卷，勞季言增輯本。宋尤袤撰。

盛宣懷《光緒刊梁谿遺稿跋》　右《梁谿遺稿》二卷，宋尤袤撰。按延之所著有《遂初小稿》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見《宋史》本傳；有《梁谿集》五十卷，見陳振孫《書錄解題》。明《文淵閣書目》即未著錄，可見明初已佚。其十八世孫長洲尤西堂先生得秀水朱竹垞本，存詩四十七首，文二十六首，釐爲兩卷，康熙庚辰付梓，竹垞爲之序，止存百分之一。即所收《大行太上皇帝廟號》兩疏，《論賀正使不當卻疏》，文均未全。碎璧零珠，彌增寶惜。道光辛巳，其廿三世孫興詩再刻之，而傳本亦罕見。今爲重梓，以廣其傳。復搜得《三朝北盟會編》載《淮民謠》一首，《天台別編》載詩十首、《文選跋》一首以益之。光緒丁酉清明節，武進盛宣懷跋。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梁溪遺稿》二卷，傳鈔勞格重輯本，宋尤袤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梁溪遺稿詩鈔》一卷《文鈔》一卷，宋尤袤撰，清朱彝尊輯，清康熙三十九年尤侗刻本，吳梅跋，一冊。

藝文

陸游《尤延之侍郎屢求作遂初堂詩詩未成延之去國因以奉送》　遂初築堂今幾時？年年說歸眞得歸。異書名刻堆滿屋，欠伸欲起遭書圍。舍之出游公豈誤，綠發朱顏已非故。請將勛業付諸郎，身踐當年《遂初賦》。

又《尤延之尚書哀辭》　余自梁益歸吳兮，愴故人之莫逢。後生成市兮，摘裂剽掠以爲工。遇尤公于都城兮，文氣如虹。落筆縱橫兮，獨殿諸公。晚乃契遇兮，北扉南宮。

楊萬里《謝尤延之提舉郎中自山間惠訪長句》　淮南使者郎官星，瑞光夜燭荊溪清。平生龐公不入城，令我折卻屐齒迎。交遊雲散別如雨，同舍諸郎半爲土。二老還將兩鬢霜，三更重對孤燈語。向來南宮綾錦堆，南窗北窗桃李開。先生誦詩舌起雷，一字不似人間來。剡藤染出梅花賦，句似梅花花似句。幾年金鑰秘銀鉤，玉箋不施恐飛去。秋風呼酒荷邊亭，主人自醉客自醒。儂能痛飲渠不飲，飲與不飲俱忘形。鬢今如霜心如水，功名一念扶不起。儂歸螺山渠惠山，來歲相思二千里。

又《題尤延之右司遂初堂》　漫仕風中絮，歸心水上鷗。把茅新結屋，藜杖舊經丘。花底春勾引，燈前夜校讎。何如添我住，二老更風流。　詩瘦山如瘦，人遐室更遐。荒林庾信宅，古木謝敷家。醫國君臣藥，逃名子母瓜。只愁歸未得，綠卻白鷗沙。

又《跋王順伯所藏歐公集古錄序真迹》　遂初欣遇兩詩伯，臨川先生一

禪客。三人情好元不疏，只是相逢逢不得。渠有貞觀碑，儂有永和詞。眞贋爭到底，未說妍與蚩。珊瑚擊得如粉碎，趙璧博城翻手悔。不似三家斗斷碑，夜半戰酣莫先退。皇朝愛碑首歐陽，集古萬卷六一堂。玄珪漆玉堆墨寶，黝霜黑水涂緇裳。臨川無端汲古手，席卷歐家都奄有。峋山科斗不要論，嶧山野火不經焚。尤家沈家喙如鐵，未放臨川第一勛。不知臨川何許得尤物，集古序篇出眞筆。遂初心妒口不言，君看跋語猶悵然。

又《尤延之和予新涼五言末章有早歸山林之句復和謝焉》 投分詎云稀，會心諒亡幾。從君澹何奇，與我凜獨至。相逢情若忘，每別懷不已。偶因《新涼》篇，令予懦全起。藉草分澗芳，陟巘共石髓。松陰俯逝波，不徐亦不駛。平生還山約，終食能忘此。可憐各異縣，千里復三倍。他日寄相思，百書那寫意。從今可相疏，卻嘆月爲歲。

又《寄中洲茶與尤延之延之有詩再寄黃檗茶仍和其韻》 詩人可笑信虛名，擊節茶芽意不輕。爾許中洲眞後輩，與君顧渚敢連衡。山中寄去無多子，天上歸來太瘦生。更送玉塵澆錫水，爲搜孔思攬周情。

又《橫林望見惠山寄懷尤延之》 惠山一別十年強，雪後精神老更蒼。白玉屏風三萬丈，半天遮斷大湖光。惠山孤絕未爲孤，下有詩仙伴卻渠。占斷惠山妨底事，無端更占洞庭湖。平生玉樹伴蒹葭，晚歲春蘭隔菊花。咫尺遂初堂下水，寄詩猶自怨人遐。

周必大《祭尤延之尚書文》 嗚呼！延之道廣以周，學精而夥。譬之群玉，璀璨磊砢。發爲辭章，辯博帖妥。施諸政術，人稱明果。受知兩朝，時已云可。致身二品，官不爲左。國有重任，謂必負荷。如舟將濟，如失其柁。如弓斯張，而折其笴。舉朝驚嗟，善類驚哆。相知以心，何況於我。寓詞千里，哀淚頻墮。

朱熹《奉同尤延之提舉廬山雜詠十四篇》 《白鹿洞書院》（在郡城東北十五里，事見記文）：「昔人讀書地，町疃白鹿場。世道有升降，茲焉更表章。矧今中興年，治具一以張。絃歌獨不嗣，山水無輝光。荒榛適剪除，聖謨已汪洋。亦有皇華使，肯來登此堂。問俗良懇惻，懷賢增慨慷。雅歌有餘韻，絕學何能忘！」【略】《西澗清淨退庵》（在棲賢西三里，劉凝之舊隱。作亭，取黃太史詩語名之）：「凌兢度三峽，窈窕復一原。絕壁擁蒼翠，奔流逝潺湲。聞昔避世人，寄此茅三間。壯節未云遠，高風杳難攀。深尋得遺墟，縛屋臨清灣。坐睨寒木杪，飛泉閟雲關。茲游非昔游，累解身復閑。保此清淨退，當歌不能諼。」【略】《開先漱玉亭》（在萬杉西二里。亭舊在橋上，今廢）：「奇哉康山陽，雙劍屹對起。上有橫飛雲，下有瀑布水。崩騰復璀璨，佳麗更雄偉。勢從三梁外，影落明湖裏。平生兩仙句，詠嘆深仰止。三年落星灣，悵望眼空眯。今朝隨杖屨，得此弄清泚。更誦玉虹篇，塵襟諒昭洗。」【略】《歸宗寺》（在簡寂西十里）：「金輪紫霄上，寶界鸞溪邊。往昔王內史，願香有餘煙。（相傳寺是王右軍故宅）。千年今一歸，景物還依然。澗水既蕩滌，山花亦清妍。不辭原隰勞，樂此賓從賢。訪古共紆鬱，勞農獨勤拳。憐我乖勝踐，裂牋寄眞詮。逃禪公勿遽，且畢區中緣（是日熹以事不得陪杖屨）。」【略】《落星寺》（在郡城南湖中）：「浩浩長江水，東逝無停波。及此一回薄，湖平烟浪多。孤嶼屹中川，層臺起周阿。晨望愛明滅，夕遊驚蕩磨。極目青冥茫，回瞻碧嵯峨。不復車馬迹，唯聞榜人歌。我願辭世紛，茲焉老漁簑。會有滄浪子，鳴舷夜相過。」

又《熹次延之年兄韻敬題紹德庵眞如軒寫呈伯時季路二兄》 先生可是愛吾廬？來往鄰庵幾閏餘。栢下竟開千歲室，竹間猶插萬籤書。悲涼共識臨風處，遊戲誰知落筆初？寄語山靈勤守護，莫將題柱比相如。

袁說友《祭尤尚書文》 公之摛文，兼麗典誥。綸掖代言，玉堂敷號。史廷直筆，帝幄橫經。黼黻王度，儒臣至榮。郡書萬卷，山藏海積。公博極之，章句臚析。繭紙舊聞，千載散佚，公愛玩之，寶于金玉。嗚呼哀哉！以公之節，足以鎭俗。以公之文，足以華國。

陳傅良《挽尤延之尚書》 自爲師說竟誰宗，每事持平屬此翁。有志政須名節是，斯文非獨語言工。要令舉世人材出，合在前朝行輩中。安得長年留把柁，後來各與一帆風。宿留江湖長子孫，行藏節節耐人看。及爲侍從身垂老，欲試平生事轉難。書就僅題前太史，功成方記舊甘盤。令人長恨經綸意，歷事三朝見一斑。向來諸老獨巋然，羸不勝衣萬事便。燈下細書批敕字，雪邊先著趁朝鞭。豈應無故令身健，卻止功名與世傳。遺奏定留封禪稿，憑誰吹送九重天。壯歲從游兩鬢霜，重來函丈各堪傷。那知卒業今無及，極悔論心昨未嘗。相約歸期須次第，獨存病骨更凄涼。他年賴有門生記，託在碑陰永不忘。

彭龜年《挽尤尚書二首》 太史病已革，君王意尚疑。欲爲宣室召，深動畫堂思。共起云亡歎，空嗟大用遲。九原如可作，願賦百身詩。　天子青宮友，

清時法從賢。典型諸老舊，人物中興前。鎖闥堆黃紙，金華疊細旃。奪公何太速，誰與問蒼天。

趙蕃《呈尤運使袤延之五首》　往者江次對，不妄出薦口。門無雜遝賓，麟角鼇肋九。斯文獨許公，是謂言可否。幾年闕通謁，今乃獲拜手。今時使者中，所進非一律。學術用其長，公獨名副寔。江左更江右，非爲循更迭。政以歲方艱，當遣德星出。少年見公文，大類韓退之。集古一千卷，復楷歐少師。楷歐亦類韓，萬頃定渺瀰。於今到收斂，寧易窺涘涯。翰墨有先達，知己僅三數。省齋憐其貧，晦庵過其譽。懷哉介庵老，先我騎鯨去。公如幸教之，豈歎歲不與。青矜詩學爲，白髮步乃卻。茫茫悟中入，了了難邊覺。抱痾每向人，誰有如神藥。公乎有異聞，蘄爲啓玄鑰。

又《贈尤檢正四首》一、四　名書如鄴侯，讀書如張巡。一代信不數，吾身見能親。門牆雖云舊，蹤跡乃若新。政以沅湘遠，無由書疏頻。季秋過廬陵，家有示新綠。尤楊兩詩翁，間以嚴州陸。澧蘭與沅芷，頓覺無芬馥。何況破囊中，欲探還自忸。

又《以近詩寄尤運使》　求識尤太史，泛舟維豫章。秋天值搖落，行色況蒼茫。竟乏驚人句，莫弁君子堂。學詩雖老矣，猶擬遍諸方。

張鎡《呈尤侍郎陸禮部》　江西揚子雲，道院方晝眠，來書拆半月，欲報懶欲忺。許我詩五十，方得見六篇。清腴似陶謝，尤覺詞精便。尤陸二丈人，和答尚未全。賤子焉敢繼，口誦心膂鐫。

歸有光《遂初堂記》　宋尤文簡公袤愛孫興公《遂初賦》，而以遂初名其堂，崇陵書扁賜之，在今無錫九龍山之下。公十四世孫質字叔野求其遺址而莫知所在，自以其意規度於山之陽爲新堂，仍以遂初爲扁，以書來求余記之。按興公嘗隱會稽，放浪山水，有高尚之志，故爲此賦。其後涉歷世塗，違其夙好，爲桓溫所譏。文簡公歷仕三朝，受知人主，至老而不得去，而以遂初爲況，若有不相當者。昔伊尹、傅說、呂望之徒起於胥靡耕釣，以輔相商、周之主，終其身無復隱處之思，古之志得道行者固如此也。惟召公告老而周公留之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慈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當時君臣之際可知矣。後之君子非復昔人之遭會，而義不容於不仕。及其已至貴顯，或未必盡其用，而勢不能以遽去。然其中之所謂介然者，終不肯隨世俗而移易，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則其高世遐舉之志，宜其時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有不能自已者。當宋皇祐、治平之時，歐陽公位登兩府，際遇不爲不隆矣。今讀其《思潁》之詩，《歸田》之錄，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況南渡之後，雖孝宗之英毅，光宗之總攬，遠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疾病恍惚，宮闈戚畹干預朝政，時事有不可勝道者矣。雖然，二公之言已行於朝廷，當世之人主不可謂不知之，而終不能默默以自安，蓋君子之志如此。公歿至今四百年，而叔野能修復其舊，遺構宛然。無錫，南方士大夫入都孔道，過之者登其堂，猶或能想見公之儀刑。而讀余之言，其亦不能無概於中也已。

雜錄

洪适《池州隸續跋》　錫山尤延之刻二卷于江東倉臺，而輦其板歸之越。延之與我同志，故鄭重如此。

楊萬里《雪巢小集後序》　《雪巢小集》，天台林憲景思之詩也。梁溪先生尤延之既序之矣，景思復徵余序其後。景思之詩，似唐人，信矣延之論也。然至如「桃花飛後楊花飛，楊花飛後無可飛」，「天空霜無影」等句，超出詩人準繩之外，其遐不可追，其卓不可跂矣。使李太白在，必一笑領此句也。似唐人而已乎？然延之深愛景思之才，而深惜其窮，至謂豈發造化之秘而天惡此耶？又謂富貴者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既取所甚靳，則不兼其所可得，又謂才者致窮之具，人何用得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有未易以理曉者。余嘗摘此語以唁景思曰：「子何必以才而致窮耶？子何必發天之所祕，而逢天之所怒耶？子何必爭天之所靳，而不取人之所可得者耶？」景思笑曰：「子不見唐人孟郊、賈島乎？郊、島之窮，才之所致，固也。然同時之士如王涯、賈餗，豈不富且貴哉？當郊、島以饑死寒死，涯、餗未必不憐之也。及甘露之禍，涯、餗雖欲如郊、島之饑死寒死，不可得也。使郊、島見涯、餗之禍，涯、餗憐郊、島乎？郊、島憐涯、餗乎？未可知也。子不見本朝黃、秦乎？魯直貶死宜州，少游貶死藤州，而蔡京、王黼相繼爲宰相，貴震天下。當黃、秦之死，王、蔡必幸其死；及王、蔡之誅，黃、秦不見其誅。使黃、秦見其誅，亦必不幸之也。然黃、秦不幸王、蔡之誅，而天下萬世幸之；王、蔡幸黃、秦之死，而天下萬世惜之。然則黃、秦之貧賤，王、蔡之富貴，其究何如也？且彼四子之富貴，其

得者幾何？而今視之，不啻如糞土。而此四子之貧賤，所得者如此，今與日月爭光可也。然則孰可願孰不可願乎？亦未可知也。今吾不才，豈敢擬郊、島、黃、秦，而吾之窮，有甚於郊、島、黃、秦，吾何幸得與郊、島、黃、秦同其窮，而不與涯、餗、王、蔡同其達，而子爲我願之乎？且吾與詩人同爭夫天之所靳，是天之橫民也；同犯夫天之所惡，是又天之橫民也。治橫民者，宜以橫政，既與詩人同爲橫民，又欲不與詩人同受橫政，可乎？」余賀之曰：「子既無遺力以取所靳，無懼心以犯所惡，無怨言以安所致。然則延之爲君惜，延之過也；余舉延之語以唁君，亦過也。然君心欲專享詩人所謂才之所致者，而不顧不悔，以不辭造物之橫政，亦過也。子盍持此語再見延之，爲余問之？」

朱熹《答尤延之書》 垂諭揚雄事，足見君子以恕待物之心。區區鄙意正以其與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爲事莽則同，故竊取趙盾、許止之例而概以莽臣書之，所以著萬世臣子之戒，明雖無臣賊之心，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則亦不免於誅絕之罪。此正《春秋》謹嚴之法。若溫公之變例，則不知何所據依。晚學愚昧，實有所不敢從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如未中理，卻望垂教也。

又《答胡季隨書》 《南軒集》誤字已爲檢勘，今卻附還。其間空字向來固已直書，尤延之見之，以爲無益而賈怨，不若刊去。今亦不必補，後人讀之自當默喻也。但序文後段若欲刪去，即不成文字。兼此書誤本之傳不但書坊而已，黃州印本亦多有舊來文字，不唯無益，而反爲累。若不如此說破，將來必起學者之疑。故區區特詳言之，其意極爲懇到，不知何所惡而欲去之耶？且世之所貴乎南軒之文者，以其發明義理之精，而非以其文詞之富也。今乃不問其得失是非而唯務多取，又欲刪去序文緊切意思，竊恐未免乎世俗之見，而非南軒所以望乎後學之意。試更思之。若必欲盡收其文，則此序意不相當，自不必用，須別作一序，以破此序之說乃可耳。若改而用之，非惟熹以爲不然，南軒有靈，亦必憤歎於泉下也。

王偁《題書舟詞》 程正伯以詩詞名，鄉之人所知也。余頃歲游都下，數見朝士，往往亦稱道正伯佳句，獨尚書尤公以爲不然。曰：「正伯之文過於詩詞。」此乃識正伯之大者也。

《萬柳溪邊舊話》 文藻案：《宋史》：「時上已屬疾，國事多舛，袤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略勸上以孝事兩宮，以勤康庶政，察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既云「疾篤」且有遺奏、遺書，而又云「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史文倒置，舛謬已甚，不徒終於位一誤已也。

鄭伯熊

論述

周必大《跋鄭景望詩卷》 言道學者薄詞章，近世則然。景望龍圖通經篤行，見謂儒宗，而其詩句乃綽有晉唐名勝之遺風，胸中所養亦可知矣。

陳亮《鄭景望雜著序》 尚書郎鄭公景望，永嘉道德之望也。朋友間有得其平時所與其徒考論古今之文，見其議論弘博，讀之窮日夜不厭，又欲鋟木以與從事於科舉者共之。余因語之曰：「公之行己以呂申公、范淳夫爲法，論事以賈誼、陸贄爲準，而惓惓斯世，若有隱憂，則又學乎孔、孟者也。是直其譚論之餘，或昔然而今不盡然者，毋乃反以累公乎？」其人曰：「苟足以移科舉骫骳之文，不根之論，是某等之心，而識者豈必以是而盡求公哉！」余不能禁，乃取今上即位之初其所上陳丞相書以附於後。余，永嘉陳亮也。

傳記

《宋史翼》卷一三 鄭伯熊字景望，永嘉人。與其弟伯英齊名，時人稱爲大鄭公、小鄭公。少慕呂申公、范淳夫舅甥之爲人行己，一以爲法，而論事則慕賈長沙、陸宣公。紹興十五年進士，歷黃巖尉、婺州司戶。隆興初召試正字，除太常博士，出爲福建提舉。魏王判宣州，南面坐受屬吏進謁，幕府進劄子，亦坐而可否之。及伯熊除王府司馬，遂以劄子開說：「謙德未光，嫌疑之際，或駭視聽。」又判罷吏羊綰再役，伯熊引「吏人年滿歸農，不得再應募」條法，

不聽，遂自劾去。改江西提刑，奉祠。起知婺州，入爲吏部郎官兼太子侍讀，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方嚮用矣，每小不合輒乞去，以直龍圖閣知寧國府，移知建寧，卒，後謚文肅。方秦檜擅國，禁人爲趙鼎、胡寅之學，而永嘉乃其寓里，後進爲所愚者尤多。故紹興末伊洛之學幾息，九先生之緒言且將衰歇。伯熊兄弟並起，推性命微眇，酌今古要會，師友警策，惟以統紀不接爲懼，首雕《程氏書》于閩中，由是永嘉之學宗鄭氏。伯熊臧否人物最矜慎，稱爲方峻。伯英喜奬借，一介之善，雖輩行懸絕，必引進之。伯熊恂恂謹厚，少而德成，悃愊無華，無一指不本于仁義，無一言不關于教化。顧徇道寂寞，視退如進，歷歷中外，不自陳年勞以求磨勘，故卒不達。弟伯英字景元，資性俊健，果決慷慨，論事憤發，思得其志，必欲盡洗紹聖以來弊政，復還祖宗之舊，非隨時默默爲祿仕者也。隆興元年進士第四人。伯熊喜而笑曰：「子一日先我矣。」然伯英性剛，自度不能俯仰于時，甫任秀州判官，遂以親老乞養奉祠，三十年不調，竟不起。當事亦畏其氣岸，幸其自重不出，無能害己爲幸，不復徵也。晚而朝議將以司幹處之，伯英笑曰：「此冗官也。吾方議當省之，而身居之邪？」竟以疾辭。論者以伯熊兄弟性行雖不同，然並爲豪傑之士。伯熊有集三十卷，有《六經口義拾遺》，有《讀語》，有《聞》。伯英有《歸愚翁集》二十六卷。（葉水心集《鄭伯英墓誌》、《歸愚翁文集序》，參弘治《溫州府志》、《隱居通議》。）

紀事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近世永嘉學者推二鄭。伯熊，紹興乙丑進士，自隆興初爲館職、王府、東宮，官至少司成、宗正，鄉用矣，每小不合輒乞去，卒於建寧守。伯英癸未甲科第四人，以親養，三十年不調，竟不出。二人皆豪傑之士也。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鄭景望集》三十卷。宗正少卿永嘉鄭伯熊景望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鄭伯熊集》三十卷。

藝文

陳傅良《送鄭少卿景望知建寧》　清廟圖書寶，熙朝雅頌音。頻繁三節召，荏苒二毛侵。衣飯家纔足，邱園意亦深。卧聽牀下士，時作武侯吟。

樓鑰《祭鄭龍圖伯熊文》　嗚呼！和氣生物，本無偏頗，惟公之生，得之者多。德量淵澄，而不見其涯涘，性質玉粹，而不勞于琢磨。其形于文也，渾然天成而上軋于周、漢；其進于道也，怡然理順而深探于雄、軻。與之游如在春風之中，登其門如入泰山之阿，是非至明而涵容不顯其迹，進退至切而雍容不見其他。至于莅官則有不惡而嚴之風，憂世則有哀而不傷之意，發而中節，茲又皆其所以爲至和者也。外庸既積，物望采重，是當羽儀天朝，登進法從，獻納論思而格君心，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何皇天之不憖，忽兩楹之奠夢！仰絕識之超詣，豈死生之能動。惟慈母之垂白，反銜哀而擗踴。雖行道而心折，矧爲公之伯仲者耶？某等登門最久，涉學昏瞢，時摳衣而請益，或執經而折衷。聞公之亡，相與嗟痛，喪不得束芻而酹，葬不得執紼以送，馳菲奠以寓哀，徒向風而一慟。

葉適《祭鄭景望龍圖文》　嗚呼鄭公！官雖不爲賤，而未得要地以建明；年雖不爲夭，而遽委慈親以先卒。在物理而不然，抱此疑兮安詰。一人爲善，福及彝倫，至其大者，國命攸存。豈善人之猥多，致神祐之靡專，自死自生，或壽或夭。惟其所遭，莫適控告。嗚呼哀哉！歷觀近歲，賢者之志，各出其力，以救斯世。然而質有厚薄，意有同異，疏者受侮，剛者見忌。上下之交不合，君臣之心罔契。嗟寶玉之誤斥，難復登於衮佩，而猶淪謝滅沒，不存一二。匪摧棟以折軸，將喪朋而亡類。惟公順正靜密，夷曠粹沖，不違其心，不襮其躬，出處進退，潛涵顯融，謗譽不及，庶幾中庸。此愚不肖，謂如公者，可以繫天下之望而待萬物之會通。區區之心，冀其德業之愈懋，年壽之日隆，宜百齡而未已，曾一病以殂終。嗚呼哀哉！某之於公，長幼分殊，登門晚矣，承教則疏。自聞公喪，晝喟夜吁，茫茫長空，慟不可呼。死生一訣，公其享歟。

雜錄

朱熹《跋鄭景望書呂正獻公四事》 右申國呂正獻公四事，見其家傳，而故建寧太守鄭侯書之齋壁以自警者也。侯書此時已屬疾，間不兩月而終。啓手足時，清明安定，執禮不懈如常日，是足以驗其平生學力果能踐斯言者，非一時偶書屋壁而已也。夫呂公之行高矣，其可師者不止此，鄭侯亦無不學，顧豈舍其大而規規於其細如此哉？誠以理無巨細精粗之間，大者既立，則雖毫髮之間，亦不欲其少有遺恨，以病夫道體之全也。侯之莫府趙君彥能將模刻寘府學，以視學者，而屬熹書其本末，熹不得辭也。侯名伯熊，字景望，永嘉人。其爲此邦，號令條教必本於孝弟忠信，學者傳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七 《蒙齋筆談》二卷，【略】舊本題宋鄭景望撰。商濬刻之《稗海》中。厲鶚《宋詩紀事》亦曰：「景望，湘山人，生元豐、元祐間。有《蒙齋筆談》。」今考其書，乃全錄葉夢得《巖下放言》之文，但刪其十分之三四，而顛倒其次序。濬蓋誤刻僞本。又考景望乃永嘉鄭伯熊字，見於陳傅良《止齋集》中。其人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累官太子侍讀、宗正少卿，謚曰文肅。《宋詩紀事》既載伯熊詩於四十七卷中，又據此書於三十七卷別出一鄭景望，亦殊疏舛也。

陳騤

論述

樓鑰《同知樞密院事陳騤參知政事制》 具官某學探聖源，才周世務。立朝謇諤，素爲君子之儒；處事精詳，居有大臣之體。升之常伯，擢在機廷。陳告后之謀猷，簡而甚切；贊基命之宥密，靜以無譁。雅量鎮浮，不改其度。

陳傅良《篆寶文官通議大夫參知政事陳騤轉通奉大夫制》 具官某直內而方外，博文而約禮。及見故老，在紹興文獻之間；蔚爲儒宗，極重華侍從之選。眷言舊學，簡在初潛，所謂獨抱遺經，能斷大事者矣。

葉適《觀文殿學士知樞密院事陳公文集序》 公於諸經，常參合同異，不隨語生說而義理自會。前代故實，無不貫涉；本朝憲令，無不審據。文詞古雅，不名一體。間出新意奇句，讀輒驚人。守三州，吏不敢輕重，細民安之。在宣城，討詳一郡財賦始末，告於上，悲痛篤切，非深於治本者不能知也。其多學廣大，疏略該括，而又親逢盛時，天子用儒爲館閣老，總領群彥，極清華之選，遂司誥命，職獻納，徧歷二府，以禮進退，號稱宗工，可謂兼人之所難兼而遇人之所難遇矣。

《升庵詩話》卷五 李耆卿【略】所著有《古今文章精義》，與陳騤《文則》識趣相仿佛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文則》二卷。【略】騤此書所列文章體式，雖該括諸家，而大旨皆準經以立制，其不使人根據訓典，熔精理以立言，而徒較量於文字之增減，未免逐末而遺本。又分門別類，頗嫌於太瑣太拘，亦不免舍大而求細。然取格法于聖籍，終勝摹機調于後人。其所標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固不必以定法泥此書，亦不必以定法病此書也。

傳記

《宋史》卷三九三《陳騤傳》 陳騤字叔進，台州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試春官第一，秦檜當國，以秦塤居其上。累官遷將作少監、守祕書少監兼太子諭德。太子尹臨安，騤謂：「儲宮下親細務，不得專于學，非所以毓德也。」太子矍然，亟辭。崔淵以外戚張說進，除秘書郎兼金部郎，騤封還詞頭。未幾，出知贛州，易秀州。召還，首言：「陛下銳意圖治，群下急於自謀，爭獻強兵理財之計，及畀以職，報效蔑聞，宜杜邪諂之路。」再歸故官，遷祕書監兼崇政殿說書。淳熙五年，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同修國史。上欲采晉、宋以下興亡理亂之大端，約爲一書，謂騤曰：「惟卿與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忌而攻之，上留章不下，授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寧國府，改知太平州，加集英殿修撰，以言者

罷。起知袁州。光宗受禪，召試吏部侍郎。紹熙元年，同知貢舉兼侍講。二年春，雷雪，詔陳時政得失，騤疏三十條，【略】皆切於時病。三年三月，權禮部尚書。六月，同知樞密院事。四年二月，參知政事。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會慶節稱壽又不果往。騤三入奏，廷臣上疏者以百數，上感悟，以冬至日朝重華。五年正月朔旦，稱壽于慈福宮。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臨喪，騤請正儲位以安人心。七月，攝行三省事。寧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趙汝愚爲右丞相，騤素所不快，未嘗同堂語。汝愚擬除劉光祖侍御史，騤奏曰：「劉光祖舊與臣有隙，光祖入臺，臣請避之。」汝愚愕而止。時韓侂胄恃傳言之勞，潛竊國柄。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將爲國患，不報。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騤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外補。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人耶？」遂以資政殿大學士與郡，辭，詔提舉洞霄宮。慶元二年，知婺州。告老，授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嘉泰三年卒，年七十六。贈少傅，謚文簡。

紀事

陳騤《文則序》 余始冠游泮宮，從老于文者問焉，僅得文之端緒。後三年入成均，復從老于文者問焉，僅得文之利病。彼老于文者有進取之累，所有告于我與夫我所得，惟利于進取。後四年，竊第而歸，未獲從仕，凡一星終，得以恣閱古書，始知古人之作。嘆曰：文當如是。且《詩》、《書》、二《禮》、《易》、《春秋》所載，丘明、高赤所傳，老、莊、孟、荀之徒所著，皆學者所朝夕諷誦之文也。徒諷誦而弗考，猶終日飲食而不知味，余竊有考焉。隨而錄之，遂盈簡牘。古人之文，其則著矣，因號曰《文則》。或曰：「方今宗工鉅儒，濟濟盈庭，下筆語妙天下，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奚以吾子《文則》爲！」余曰：蓋將所以自則也，如示人以爲則，則吾豈敢？乾道庚寅正月既望，天台陳騤序。

《四朝聞見錄》乙集 東萊呂成公祖謙集《皇朝文鑑》既成，孝宗錫名《文鑑》，除公直秘閣，即賜御府金帛。成公謝表云：「既叨中秘清切之除，復拜御府便蕃之賜。」陳騤時爲中書舍人，執奏以爲此特編類之勞，恐賞太厚，上不悅陳。成公遂力辭帖職，上不從。

著錄

《百川書志》卷一八 《文則》二卷，宋少傅文簡公天台陳騤著。評引經書，定文宗旨，凡六十二條，非利場屋一時之計者。

《近古堂書目》卷下 陳文簡公《文則》。

《萬卷堂書目》卷四 《文則》一卷，陳騤。

《晁氏寶文堂書目》卷中 《文則》（與今《文則》不同）。

《趙定宇書目》 《文則》一本。

又 《稗統》第一百九十一冊：《文則》。

《徐氏家藏書目》卷五 陳騤《文則》二卷，一關中趙瀛刻，一四明屠本畯刻。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文則》一本，綿紙，從元板精鈔。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五 《文則》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陳騤撰。

《季滄葦藏書目》 陳騤《文則》一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文則》二卷，宋陳騤撰。明南監刊本。唐宋叢書本。祕笈本。胡文煥刊格致叢書本。明關中趙瀛刊本。又四明屠本畯刊本。新刊本。《佳趣堂目》有元板《文則》，陸五湖藏本。

又《續錄》 台州叢書本。文學津梁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四 《文則》二卷，元刻本。題「宋少傅文簡公天台陳騤著」，前有自序，後有陶宗儀題記云。

《楹書隅錄初編》卷五 元本《文則》二卷，二冊。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九 《文則》一卷，宋天台陳騤撰。明屠本畯梓。

又 《文則》一卷，宋陳騤撰，毛氏汲古閣影寫元刊本。

又 《文則》一卷，宋陳騤撰，清內府寫本，紅格。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文則》一卷，宋陳騤撰。明成化刻本，一冊。《文則》一卷，宋陳騤撰。明成化刻弘治二年重修本，黃丕烈跋，一冊。《文則》一卷，宋陳騤撰。明屠本畯刻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文則》一卷二冊，宋陳騤撰，元至正十一

年劉貞金陵刊本。

藝文

樓鑰《觀文殿學士陳公騤輓詞》 台嶽鍾神秀，居然社稷臣。海涵書萬卷，魁冠數千人。南服頻懷綏，西垣屢演綸。惜哉眞漢相，不遂秉洪鈞。幾見衣冠偉，終聞羽翼成。先皇崇舊學，大政任名卿。神器親傳授，崇朝再太平。功成身自退，寵利一毫輕。朝著登門久，詞林辱眷深。代言稱據古，議禮許同心。去國臨歸路，還家寄好音。病中聞赴告，老淚動盈襟。

陳居仁

論述

樓鑰《大中大夫知建寧府陳居仁磨勘轉官制》 性資夷曠，學問淹該。西掖代言，雅得深醇之體；南邦共理，尤明寬猛之宜。

又《通議大夫煥章閣待制知建寧府陳居仁覃恩轉官制》 具官某，稟資端亮，秉德忠純。擅西掖之雄文，最宜爲誥；奏南邦之最課，尤號近民。

又《華文閣直學士奉政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陳公行狀》 少以文受知于魏丞相，汪端明應辰，進學不倦，文亦愈工。尚書韓公元吉稱之曰：「文詞溫潤，有制誥體。異時必以名世。」正獻陳公嘗薦于上曰：「前御史陳某在太上朝，挺然爲名臣。今其子賢而有文，金玉之德絕似乃父。」文惠史公屢執手曰：「觀公人物器業，必當鼎貴。」在相位時，恨不得相成。尚書程公大昌曰：「陳同年文章，今日之巨擘。而政事則龔、黃當反出其下。」待制楊公曰：「陳公海內名勝，某平生之知己也。」周益公尤愛公之文，時以佳句誦于百僚上，又薦之孝宗。嘗曰：「某交游多矣，耐歲寒者惟公一人。」此相知之最深者也。【略】便坐蕭然，自謂凝塵滿室，澹如也，遂以澹名室。公退則讀故書，尤熟于班、左，摘其精要爲一編，名曰《擷芳》，故公之文溫厚爾雅，有二書之風。

傳記

周必大《華文閣直學士贈金紫光祿大夫陳公居仁神道碑》 士大夫行誼著於鄉，文章顯於朝，豈弟布於郡國，有一焉足爲名臣，況兼是三者乎。求之近世，吾同年陳公其人也。公諱居仁，字安行。【略】七世祖自光州避地徙泉之莆田縣，縣升軍，故爲興化軍人。【略】公幼不群，年十四而孤，侍母依外氏，已能屬文。門蔭起家右迪功郎、信州鉛山尉，中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用舉主陞左從政郎，移永豐令，入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糴場。孝宗登極，循左文林郎。隆興改元，修《高宗聖政》。時參政范公成大監和劑局，與公並兼檢討官，蓋異選也。淮甸交兵，魏丞相杞以宗正少卿使北，辟公書狀官。金人被甲彎弓，夾道脅使者。公馬上舉酒屬魏：「卿天寒，釂此觴。」觀者壯之。減歲幣，成禮而還，贊助爲多。先以格改左宣教郎，用出疆賞轉承議郎，擢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遲次久之，乾道六年四月始供職。明年秋，徙軍器監主簿，充國監發解點檢試卷官。宗正修玉牒賞厚，適丞闕，朝士競求之。宰相知公恬靜，八年春，堂帖兼權。會輪對，論立國當定規模，號令不可輕改。四月，遷將作監丞。十月，轉國子丞。九年，進丞秘書，歷朝奉、朝散郎。《中興會要》成，轉朝請郎。【略】長貳闕，公行省事，議試太史局生，與臺評異，不自安，請外不聽。郊恩賜服緋魚，權禮部郎官。淳熙元年再求去，八月，選知徽州。【略】入對，上諭以從臣言路多薦卿，公請編類即位以來寬恤詔令，示民不忘。【略】留爲尚書戶部員外郎，命未下，朝士再推《會要》賞，上曰：「陳某治行第一，可因是併賞之。」特轉朝議大夫，陞郎中，兼行度支，又兼禮部。明年春類試，公試，秋國子監解試，皆爲考官，遷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八年三月爲右司郎中，九年十一月進左司，十年轉中奉大夫、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歷兼提領雜賣場、寄椿庫、左藏封椿庫、左藏南庫寄椿錢物及左藏庫借撥封椿錢物。左右史數闕，上輒詔公攝侍立官。閏十一月，假吏部尚書，充金國賀生辰使。十一年使回，轉中大夫，遂除起居郎。【略】尋兼同詳定一司敕令，明年兼權中書舍人。

【略】郊祀前四日，眞拜中書舍人，以示簡記，賜服金紫，陞兼詳定敕令。【略】學士洪邁知貢舉，命公權直院，上曰：「內外制向委數人，今陳某獨能辦。官欲擇人，信非虛語。」轉大中大夫。【略】會母夫人卒，上嗟惜再三，厚賻金帛。紹熙元年八月從吉，壽康皇帝前期除公集英殿修撰、知鄂州。【略】三年春，拜煥章閣待制，二月徙知建寧府。四年，轉通議大夫。【略】慶元元年冬，荒政策功，特轉正議大夫。【略】明年，七閩謀帥，五月，加寶文閣待制、知福州。【略】三年二月，召赴闕，次近郊，以脾疾丐閒，不允。五月再請，乃除華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就賜對衣金帶，歸而納祿，轉正奉大夫。疾革，語諸子曰：「吾欲刻碑先塋，斥田兩頃爲義莊，二事未就，以是付汝。」言訖而卒，六月甲寅也。遺表聞，贈金紫光祿大夫，享年六十九，爵自莆田縣男至奉化郡開國侯，食邑通一千二百戶。【略】公風猷粹穆，資性忠厚，處己應物，一以誠信，事賢友仁，心無媢忌。樂施周急，不計多寡。交際之間，和氣可掬。人負己亦弗校，及臨事則毅然有守，不可間干以私。立朝每以忠言至計裨當路，故相陳正獻公嘗薦公有父風，汪端明應辰、韓尚書元吉、程尚書大昌、楊待制萬里，當世儒宗文師，推公爲名勝。【略】平生不以私喜怒加人，退食澹然，讀書宴坐，置家事不問。居室以澹爲名，客至，承顏接辭，自謂鄙吝可消，爭心可弭也。【略】銘曰：文與行偕，治民允懷。左右具宜，古難其才。有美陳公，柔惠且直。沉酣載籍，如嗜飲食。入而事君，謀猷孔嘉。累載代言，燁然詞華。出而承流，威愛兼濟。五州去思，亶其豈弟。帝曰汝來，將圖爾庸。胡不慭遺，奄兮告終。公如仲舒，我愧韓子。誰其採詩，尚告太史。

樓鑰《華文閣直學士奉政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陳公行狀》（存目）

《宋史》卷四〇六《陳居仁傳》（存目）

紀事

《咸淳臨安志》卷五六　昌化縣先聖廟在縣東一百步。熙寧中建，自是至淳熙，凡六遷。乾道八年，令卞圜始增廣，略具學制。淳熙七年，令錢孜始改卜故饒氏園重建廟學，陳居仁記。

著錄

周必大《華文閣直學士贈金紫光祿大夫陳公居仁神道碑》所著制稿奏議二十卷，詩文，《班左擷芳》各十卷。

樓鑰《華文閣直學士奉政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陳公行狀》有《奏議》、《制稿》二十卷，詩文、雜著十卷，藏于家。

《宋史》卷四〇六《陳居仁傳》有奏議、制稿、詩文存世。

藝文

陳造《寄陳居仁二首》　鵲語晨簷燈夜花，雙魚隨客到寒家。交情從昔金可斷，別夢即今天一涯。風雨對床他日意，雪霜欺鬢與時加。閱人半世花開謝，更覺松筠耐歲華。　尚記誅茅柳外隄，水光搖霧潤窗扉。桑間曾是僧三宿，海上能忘鶴一歸。野店樽罍醅腳釅，比鄰鷄鶩稿頭肥。開顏一醉平生事，更向行藏講是非。

樓鑰《陳文懿公居仁輓詞》　衆口推文伯，何人識吏師。義襟惟古有，心地只天知。至死終無玷，平生本不欺。在公無可憾，猶恨哲人萎。　宅相惟公久，伊余忝後塵。十年追桂籍，兩禁踵詞臣。接武參吾舅，承顏奉老親。幸成三學士，何意失斯人。

又《祭陳閣學居仁》　惟公少馳雋聲，晚以文鳴，德望寖隆，俊偉光明。海內孰不知仰，而知公之深者，非至親不得其眞情。蓋公之性資，渾然天成，如渾金與璞玉，器用莫得而名。故人知其坦蕩蕩，而不知其日用之矩矱；人知其無不可，而不知其胸中之渭涇。其治郡也，但見惠利之及物，而孰知鋤姦之若談笑；其立朝也，但見文章之經國，而孰知獻納之出于忠誠。以是舉世稱其長者，士夫以爲儀刑。周旋五州，有衰之愛，盾之畏，出入四朝，有惠之和，夷之清。嗚呼！人不爲不知，而知之不盡；才不爲不用，而用之未盈。可以穆天綷而謀王體，可以運樞極而秉鈞衡。於皇孝宗，知公至矣，謂使是人而坐廟堂，

自然安靖而和平。大哉王言，大用之意已形，天胡啻之！殊遷之命，交臂而失。十年外庸，身益遠于昕廷。皇上趣歸，既及帝京，衆心顒顒，謂今必用矣，而一疾困之。身欲進而不能，君門咫尺而成萬里，舟欲至而風引去于蓬瀛。奉祠而歸，人已觖望，猶庶幾復起而爲蒼生。豈知到家，纔越信宿，而千丈之松已傾矣。親黨爲之慟哭，遠邇于焉嘆驚。天蒼蒼而難問，遂將埋玉璧于泉扃耶。鑰生長外家，少公九齡，挹叢桂之芳潤，攀紫薇之餘英，相與事諸舅如諸父，而中外親密，如一門之弟兄。卒不款于情話，徒追痛于幽冥。朗誦百間，可以安享于上壽，乃不得一日之寧。登虛堂而進拜，悵遺像于丹青。銜悲送公，鬱鬱佳城。舉一觴而致奠，不知涕淚之交橫也。

高文虎

論述

樓鑰《高文虎將作監丞制》 爾博學篤志，承伯父之傳，網羅舊聞，述史遷之緒。採之公論，僉曰汝賢。再轉爲丞，尚居繕監，職務清簡，可以卒汗青之業，毋以匠爲嫌也。

傳記

《宋史》卷三九四《高文虎傳》 高文虎字炳如，四明人，禮部侍郎閎之從子。登紹興庚辰進士第，調平江府吳興縣主簿。曾幾守官在吳，文虎從之游，故聞見博洽，多識典故。除國子正，遷太學博士。孝宗幸兩學，祭酒林光朝訪文虎具儀注，文虎輯國朝以來臨幸故事授之。兼國史院編修官，與修《四朝國史》。出知建昌軍，擢將作丞兼實錄院檢討官，修《高宗實錄》。又兼玉牒所檢討官，修《神宗玉牒》。自熙寧以來，史氏淆雜，人無所取信。文虎盡取朱墨本刊正繆妄，一一研覈。既奏御，又修《徽宗玉牒》，考訂宣和、崇、觀以來尤爲詳審。寧宗即位，遷軍器少監兼將作監，遷國子司業兼學士院權直，遷祭酒、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祭酒，升實錄院同修撰、同修國史。韓侂胄用事，既逐趙汝愚、朱熹，以其門多知名士，設僞學之目以擯之，遂命文虎草詔曰：【略】西掖詞命，舊率以數人共一詞，文虎以爲非所以崇訓戒、贊人才也，乃人人各爲之。遷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又兼祭酒，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實錄院修撰，修國史。除華文閣學士知建寧府，力丐祠，提舉太平興國宮，以臺臣言奪職，卒。文虎以博洽自負，與胡紘合黨共攻道學，久司學校，專困遏天下士，凡言性命道德者皆絀焉。

紀事

《白獺髓》 寧廟朝，高文虎知貢舉日，以「天子大采朝目」爲賦題試貢士，而舉人困厄於此，學舍皆嘆怨。後文虎因作《西湖放生池碑》，誤引故事，及上殿，墮笏失儀，兩學齋舍衰金作彩帳，贈教禽獸伎人趙十一郎寓意以譏之，其中有云：「鼠猴搢笏而不失其儀，士有所愧，禽鳥認書而咸知所出，人反不如。」後伎人因從官梁季珌、沈作賓、沈佐輩與高君會于官苑，召至呈伎，因以此帳張于園，高君見之，曰：「此必淳爲之耳。」淳，台州人，後於毛自知榜第三名及第。

《四朝聞見錄》戊集 高文虎字炳如，號爲博洽名儒，疾程文浮誕，其爲小司成，專以藏頭策問試士，問目必曰有某人某事者，士不能應，但以「也」字對「者」字，士之憤高也久矣。會京尹趙師㒟奏請盡以西湖爲祝聖池，禁捕魚者，作亭池上，甚偉。穹碑摩雲，高實爲記，其文有曰：「鳥獸魚鱉咸若，商歷以興。」既以鐫之石，石本流傳，殆不可掩，改「商」爲「夏」，隱然猶有刊跡。無名子作爲詞以謔之云：「高文虎，稱伶俐。萬苦千辛，作箇《放生池記》。從頭沒一句說著朝廷，盡把師㒟歸美。這老子忒無恥，不知潤筆能幾。夏王說不是商王，只怕伏生是你。」然無名子之嘲，胡可深信？今詳載其記後云。蓋「商」字特筆誤，而或者乘間而詆之爾。

《道命錄》卷七下 劉三傑既論留丞相引僞學之罪，送邵州居住。言者又

論僞學之禍，望申飭大臣，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又用新知綿州王沇言：「自今曾受僞學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閒慢差遣。」蓋前此已有旨：「奏舉改官人，竝令聲說不係僞學，甘伏朝典。」故沇又有此請也。吏部侍郎黃由子由奏：「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起居舍人費士寅戒父新，爲侂胄所愛，亦引蔡京文德碑事，爲侂胄言之，沇議遂格。至是，姚愈又加詆程、張二子之學及趙丞相諸人之罪，乞下明詔播告天下。乃命中書舍人、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如所請焉。

著錄

《滄生堂藏書目》卷七 《蓼花洲閒錄》一卷，高文虎，說海本。

《趙定宇書目》 《稗統》第三十四冊：《蓼花洲閒錄》。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蓼花洲閒錄》一卷，宋高文虎。

趙雄

論述

周必大《趙雄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制》 具官趙雄，德業優於佐王，謀猷裕於經國。鎮定大事，如彥博之恢閎；貫通群經，如宋庠之博洽。兼此二臣之烈，昭載皇祐之勛，多士嚮方，庶民案堵。

樓鑰《開府儀同三司判隆興府趙雄少保致仕制》 具官某，謀謨宏遠，識度恢洪，洞往古治忽之原，識當今輕重之體。臨機輒斷，慕如晦彌縫之功；遇事敢爲，有黃裳經濟之略。頃辭朝會，洊著民庸，起之西蜀之陬，付以南昌之郡。仰父俯子，寖銷愁嘆之心；襟江帶湖，雅稱詩書之帥。

傳記

《宋史》卷三九六《趙雄傳》 趙雄字溫叔，資州人。爲隆興元年類省試第一。虞允文宣撫四蜀，辟幹辦公事，入相，薦于朝。乾道五年，召見便殿，孝宗大奇之，即日手詔除正字。范成大使金，將行，雄當登對，允文招與之語。既進見，雄極論恢復，孝宗大喜曰：「功名與卿共之。」即除右史，兩月除舍人。【略】雄請復置恢復局，日夜講磨，條具合上意，除中書舍人。自選人入館至此，未滿歲也。時金將起河南之役，議盡以諸陵梓宮歸于我。上命雄出使賀生辰，仍止奉遷陵寢及正受書儀。雄既見金主，爭辨數四。其臣屢喝起，雄辭益力，卒得請乃已，金人謂之龍鬥。嘗上疏論恢復計，大略謂莫若由蜀以取陝西，得陝西以臨中原，是秦制六國之勢也。八年，以母憂去。淳熙二年，召爲禮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略】十一月，同知樞密院事。五年三月，參知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每進見，必曰「二帝在沙漠」，未嘗離諸口也。朱熹累召不出，雄請處以外郡，命知南康軍。熹極論時事，上怒，諭雄令分析。雄奏：「熹狂生，詞窮理短，罪之適成其名。若天涵地育，置而不問可也。」會周必大亦力言之，乃止。【略】祖宗時蜀人未嘗除蜀帥，雄請外，除觀文殿大學士、四川制置使。王藺爲御史，以故事不可，上疏論之。雄乞免，改知瀘南安撫使。上思雄不忘，改知江陵府。【略】光宗將受禪，召雄，雄上萬言書，陳修身齊家以正朝廷之道，言甚剴切。詔授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衛國公，改帥湖北。疾甚，改判資州，又除潼川府，改隆興府。紹熙四年薨，年六十五，贈少師。嘉定二年，謚文定。

紀事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八 溫叔退而擬入曰：「虞允文采石之功，未經顯賞，久在相位，實著勛勞。可特贈太師，謚忠肅。」上以筆抹去「久在相位，實著勛勞」八字，又改云：「虞允文舊于采石有勞，未曾顯勞。」並易「太

師」爲「太傅」行下。上嘗謂大臣：「朝廷降指揮，如士人作文，須字字鍛煉乃可。」故前後批降，多經筆削云。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二　初，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與完顏宗弼相持於黃天蕩，而貝勒托雲圍揚州，朝廷恐守臣張績力不能支，許還屯京口，績不爲動，敵乃趨眞州。績，金壇人也。時托雲軍於北，宗弼軍於南。（注：趙雄撰《世忠神道碑》云：「烏珠軍於南，達賚軍於北。」誤也。是時達賚止在濉州，遣兵來援。張匯節所記甚悉，今從之。）

《**西湖游覽志餘**》卷二　孝宗時，上庠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旱七月，私試《閔雨有志乎民賦》，魁士劉大譽賦中有「商霖未作，相傅說於高宗；漢旱欲蘇，烹弘羊於孝武」之句。時趙溫叔爲相，孝宗遂欲因此罷之。會有詔迎天竺觀音就明慶寺請禱，有爲詩者曰：「走殺東頭供奉班，傳宣聖旨到人間。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觀音卻下山。」溫叔聞之，遂乞免。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趙雄奏議》二十卷。

曾季貍

論述

陸游《**曾裘父詩集序**》　古之說詩曰言志，夫得志而形於言，如皋陶、周公、召公、吉甫，固所謂志也。若遭變遇讒，流離困悴，自道其不得志，是亦志也。然感激悲傷，憂時閔己，託情寓物，使人讀之，至於太息流涕，固難矣。至於安時處順，超然事外，不矜不挫，不誣不懟，發爲文辭，冲澹簡遠，讀之者遺聲利，冥得喪，如見東郭順子，悠然意消，豈不又難哉。如吾臨川曾裘父之詩，其殆庶幾於是乎。予紹興己卯、庚辰間始識裘父於行在所，自是數見其詩，所養愈深，而詩亦加工。比予來官臨川，則裘父已沒，欲求其遺書，而予蒙恩召歸，至今以爲恨。友人趙去華彥謙寄裘父《艇齋小集》來，曰：「願序以數十語。」然裘父得意可傳之作，蓋不止此，遺珠棄璧，識者興歎。去華爲郡博士，尚能博訪之，稍增編帙，計無甚難者，敢以爲請。裘父諱季貍，及與建炎過江諸賢游，尤見賞於東湖徐公。嘉定元年二月丁酉，山陰陸某序。

周必大《**題呂紫薇與晁仲石詩**》　仲石諱公慶，紹興初與范顧言、曾裘父同學詩於呂紫薇，故得是詩。

朱熹《**答劉平甫書**》　裘父詩勝他文，近體又勝古風，今乃見之，幸甚。曾詩有《廬山圖》者，不知有此圖否？若未得遊，且得一圖想像勝處亦佳。

又《**跋曾裘父劉子澄帖**》　紹熙甲寅初夏，予以赴官長沙，道過臨川，汪君見過，出此卷見示，乃曾裘父、劉子澄筆迹也。既仰青溪先生之高行，又感二君所立皆凜凜乎其有前輩之遺風，而今皆不可見矣，爲之掩卷太息。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曾司直大故會做文字，大故馳騁有法度。裘父大不及他。裘父文字澀，說不去。（義剛）

張栻《**送曾裘父序**》　予聞南豐曾裘父之名舊矣，所謂直諒多聞，古之益友歟。今年秋，始見之于長沙，則非特如前聞，抑有過焉，蓋將潛心夫大學之源，其所至未易度量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艇齋雜著》一卷，【略】此編蓋其議論古今之文，辭質而義正，可以得其人之大略。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惟深**《**和周楚望紅梅用韻**》　方回評：曾季貍裘甫著《艇齋詩話》，以爲徐師川十三歲時詩，見知東坡。蓋妄也。慶元中陳剛刊板，已著爲方子通。【略】裘甫《詩話》多諛師川，恐非作家。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曾季貍**》　艇齋遺集歎遺珠，東郭悠然會意殊。白雪滿頭書滿室，斜陽午夢到南湖。

傳記

《**宋詩紀事**》卷四八　季貍字裘父，號艇齋，南豐人，文定公弟宰之孫、大

理司直晦之子。再舉進士不第。師事韓子蒼、呂居仁，又與朱晦翁，張南軒書問往復。郡守張孝祥、樞密劉珙薦，皆不起。有《艇齋雜著》。

《宋史翼》卷三六　曾季貍字裘父，臨川人，鞏弟宰之曾孫。師事呂居仁，又與朱子、張栻游。栻被召，季貍戒其不當談兵，且勸以范文正、忠宣父子爲法。郡守張孝祥、樞密劉珙薦於朝，皆不起。嘗一試禮部不中，終身不赴，隱居蕭然，自號艇齋。有《艇齋雜著》、《艇齋詩話》。

紀事

朱熹《跋曾裘父贈屈待舉詩》　昔李起居成季見其姪大參漢老之文曰：「汝於文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言，每爲士友誦之。今來江西，見其士友多妙於語言而往往不能無求人知之意，豈於李公之誨未之講耶？將既曰爲文，則勢必不能無待於外也？屈君以詩見知於艇齋矣，而猶不能不借重於衆口，辱以謂予，因爲書此云。新安朱熹仲晦父。

《歷代詩話》卷六五　靖康閒有女子自稱秦學士女，道中題詩云：「眼前雖有還鄉路，馬上曾無放我情。」讀者悽然，曾裘父爲作《秦女行》。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二　《艇齋詩話》一卷，曾季貍裘父撰。

《宋史》卷二〇六《藝文志五》　曾季貍《艇齋詩話》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艇齋詩話》，一部一冊，闕。

《玄賞齋書目》卷七　曾季貍《艇齋詩話》。

《讀書敏求記》卷四　《艇齋詩話》一卷，南豐曾季貍裘甫撰。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八　《艇齋詩話》一卷，舊鈔本，楊夢羽萬卷樓舊藏。宋南豐曾季貍裘甫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四　《艇齋詩話》一卷，舊鈔本。題南豐曾季貍裘甫。此書見《直齋書錄》、《文淵閣書目》。錢氏《敏求記》：「直齋謂季貍爲文定從曾孫，大理司直晦之之子也。」舊爲楊夢羽藏本（卷首有「楊氏夢羽」、「海虞楊儀夢羽圖書」二朱記）。

《抱經樓藏書志》卷六四　《艇齋詩話》一卷，鈔本。宋南豐曾季貍裘甫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九　《艇齋詩話》一卷，勞季言校，胡氏活字本。南豐曾季貍裘甫。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艇齋詩話》一卷，宋曾季貍撰。胡氏叢書刊本。《四庫》未收。

又《續錄》　琳琅秘室叢書本。　歷代詩話續編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艇齋詩話》一卷，宋曾季貍撰。明鈔本，一冊。

朱熹《跋曾裘父艇齋師友尺牘》　此編皆諸前輩所與艇齋曾公往來書疏也。其子濰錄以成書，乃亦置予言於其間，非其倫矣。紹熙甲寅，經由臨川，得而觀之，深以愧歎。嗚呼！艇齋既不幸即世，而卷中人亦往往逝去，獨陸務觀與予在耳，此又重可悲也！八月二十七日，熹記。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艇齋雜著》一卷。南豐曾季貍裘父撰。

《兩宋名賢小集》　《艇齋小集》一卷。

藝文

張孝祥《和曾裘父韻送老人赴鎮九江》　邊箭收聲江不波，廬山高處與天摩。向來只作青鞋計，此去無如紫詔何。塵滿庾樓煩翦拂，經餘蓮社更摩挲。文成本自籌帷幄，不數黥彭戰伐多。

張栻《送曾裘父》　交舊間何闊，能來浹日留。還尋佳橘頌，惜別仲宣樓。探古書盈屋，憂時雪滿頭。絕思黃閣老，招隱意綢繆（樞密劉公嘗欲以遺逸舉裘父）。

趙蕃《寄贈曾裘父兼呈嚴黎二師》 憶昨初南渡，吾家住信州。樞庭嘗牧守，詞掖舊淹留。生世夫何晚，斯人不易求。風流付篇翰，零落卧山邱。尚友當論世，如公實並遊。近功稱共學，爲僞說橫流。白首無慾素，清名所得優。百年安甕牖，萬里罷浮遊。太守尊徐孺，鄉人慕少游。成蹊自桃李，有臭別薰蕕。久矣聞風義，因茲速置郵。碧雲增悵望，石鼎怕冥搜。王謝池臺古，嚴黎鐘磬幽。林園小搖落，巖壑細雕鎪。豈曰忘征逐，懷哉困阻修。驅蛩終有合，鍼石詎難收。

又《曾裘父寄二絕併呈審知一再次韻前以寄曾後寄審知四首》 向來共和有羊何，今見公才十倍過。可念此身如垢鏡，要須著手爲揩磨。紛紛競說杜陵翁，此老眞能數百容。我亦幾同葉公好，駭然今日見眞龍。安否別來端若何，尺書可是雁無過。南豐惠我新詩什，亦復懷君舊琢磨。南豐鬢髮已如翁，子蓋他時冰雪容。長少結交端有道，我凡何處濫登龍。

又《聞曾裘父丈亡追用前韻寄審知二首》 涼風不審意如何，逝日能言客有過。師友淵源說宗派，要君文字飽研磨。釣船頗欲佐涪翁，當世知余莫取容。誰料傳亡終欠識，但同物論惜元龍。

石孝友

論述

綜論

《詞品》卷二 石次仲西湖《多麗》一曲云：「晚山青，一川雲樹冥冥。【略】」次仲詞在宋未著名，而清奇宕麗如此。宋之塡詞爲一代獨藝，亦猶晉之字、唐之詩，不必名家而皆奇也。然奇而不傳者何限，而傳者未必皆奇。如唐之胡曾，宋之杜默，識者知笑之，而不能靳其傳，蓋亦有幸不幸乎！

毛晉《金谷遺音跋》 余初閱蔣竹山集，至「人影窗紗」一調，喜謂周、秦復生，又恐白雪寡和。既更得次仲《金谷遺音》，如《茶瓶兒》、《惜奴嬌》諸篇，輕倩纖艷，不墮「願奶奶蘭心蕙性」之鄙俚，又不墮「霓裳縹緲、雜佩珊珊」之疊架，方之蔣勝欲，余未能伯仲也。湖南毛晉識。

又《竹齋詩餘跋》 《草堂詩餘》若干卷，向來艷驚人目，每秘一冊，便稱詞林大觀，不知抹倒幾許騷人。即如次仲，幾叔輩，不乏「寵柳嬌花」、「燕昕鶯眡」等語，何愧大晟上座耶？《草堂集》竟不載一篇，眞堪太息。

《遠志齋詞衷》 《草堂》不選《竹齋》（黃機）、《金谷》（石孝友）詞，【略】古來名作散軼，或其佳處而不傳，或傳者未必盡佳，正賀黃公所謂文之所在，不必名之所在也。

沈雄《古今詞話・詞辨》下卷引《柳塘詞話》 世以張子野《行香子》三句，爲足挂齒頰，謂之「張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卻不知石次仲有三「些」字，如等些時，說些子，做些兒，言情之作，不塗脂粉。

《四庫全書總目》卷二〇〇 《金谷遺音》一卷。【略】其詞長調以端莊爲主，小令以輕倩爲工，而長調類多獻諛之作，小令亦間近於俚俗。毛晉跋黃機詞，恨《草堂詩餘》不載機及孝友一篇，跋孝友詞又獨稱其《茶瓶兒》、《惜奴嬌》諸篇爲輕倩纖艷。今考《茶瓶兒》結句云：「而今若沒些兒事，卻枉了做人一世。」《惜奴嬌》前一闋云：「我已多情，更撞著多情底你。」後一闋云：「冤家你教我如何割捨，冤家休直待教人咒罵。」直是市井俚談，而晉乃特激賞之，反置其佳者於不論，其爲顚倒，更在《草堂詩餘》下矣。又楊愼《詞品》極稱孝友《多麗》一闋，此集不載。詳考其詞，乃張翥所作，愼偶誤記。今附辨於此，不復據以補入焉。

《雨村詞話》卷二 石次仲孝友《金谷遺音》，用筆超逸，似不食人間煙火，在南宋另是一格。然亦有鄙俗句。如《亭前柳》詞後段云：「識盡千千並萬萬，那得恁海底猴兒。這百十錢一個，潑性命不分付，待分付誰。」集中佳詞固多，此首頗爲白璧之累。且前段有「被新冤家夔索」，按「夔索」二字，曲中少用，亦俗語也。

又 詞中白描高手無過石孝友。《卜算子》云：「見也如何莫，別也如何遽。別也應難見也難，後會難憑據。去也如何去，住也如何住。住也應難去也難，此際難分付。」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至《惜奴嬌》仍然一種筆意，然

卻開曲兒一門矣。

《**憩園詞話**》**卷一**　宋人有俳優一體，降格而甘比於伶官，誤人非淺。如《詞律》所列黃山谷《望遠行》、《少年心》各一闋，《鼓笛令》二闋，石孝友《惜奴嬌》二闋，庸惡陋劣，其猥褻幾似淫詞，怫心刺目。故於重刊時注明刪除，免誤後人，兼爲二公解穢。

《**蒿庵論詞**》　《金谷遺音》小調，間有可采。然好爲俳語，在山谷、屯田、竹山之間，而傷不及山谷，深不及屯田，密不及竹山，蓋皆有其失，而無其得也。今選於此數家，披揀尤嚴，稍涉俳諢，寧從割舍。非刻繩前人也，固欲使世之譚藝者，群曉然於此事，自有正變，上媲騷雅，異出同歸。而淫蕩浮靡之音，庶不致靦顏自附於作者，而知所返哉。

《**詞徵**》**卷一**　集詩句入詞，【略】蓋宋人已有爲之者，其集前人詞句，則石次仲《金谷遺音》載之。

分論

《**多麗**》〈**晚山青**〉　《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次仲在宋未著名，而清奇逸麗至此。【略】一篇無敗筆。

《**品令**》〈**困無力**〉　《左庵詞話》卷下：《品令》，前人多作俳詞，蓋爲彼時歌伶語氣。如石孝友云，【略】此等詞，太嫌不雅。

《**浣溪沙**》〈**宿醉離愁慢髻鬟**〉　《白雨齋詞話》卷八：石孝友《浣溪沙》集句云：「宿醉離愁慢髻鬟（韓偓），綠殘紅豆憶前歡（晏幾道）。錦江春水寄書難（晏幾道）。　紅袖時籠金鴨煖（秦觀），小樓吹徹玉笙寒（李璟）。爲誰和淚倚闌干（李煜）。」集成語尚能自寫其意。

傳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〇〇**　《金谷遺音》一卷，【略】宋石孝友撰。孝友字次仲，南昌人，乾道中進士。其著作世不多見，《鈎臺集》載其七言絕句一首，亦無可採錄，其詞則至今猶傳。

紀事

《**雨村詞話**》**卷二**　宋人多以曲調爲詞調，如用十個「你」之類是也。石孝友《惜多嬌》云：「我已多情，更撞著多情的你。把一心十分向你。盡他們劣心腸，偏有你，共你。搬下人，只爲個你。　宿世冤家，百忙裏方知你。沒前程，阿誰似你。壞卻才名，到如今都因你。是你，我也沒星兒恨你。」通首不用韻，只以十個「你」字成韻。元人書皆本此。

《**詞徵**》**卷五**　孫荊臺《謁金門》云：「留不得，留得也應無益。」皆歐陽永叔所謂陡健之筆。石次仲詞云：「歸不去，歸去又還春暮。」斅孫語也。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金谷遺音》一卷，石孝（文）〔友〕次仲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金谷遺音》一卷。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三集：石孝友《金谷遺音》四十八葉。

雜錄

《**歷代詞話**》**卷九引《樂府紀聞》**　故宋駙馬都尉楊震嘗招詹天游飲。酒半，出諸姬侑觴。天游屬意名粉兒者，口占《浣溪沙》，有「不曾眞個也消魂」之句。楊遂以粉兒贈之，曰：「請天游眞個消魂也。」天游又有《清平樂》云：「醉紅宿翠，髻鬟鳥雲墜。管是夜來渾不睡，那更今朝早起。　東風滿搦腰肢，階前小立多時。卻恨一番新雨，想應濕透鞋兒。」云見一妓訴狀立廳下，遂賦此。一云石次仲作。

朱熹

論述

綜論

韓元吉《舉朱熹自代狀》 朱熹氣質端方，議論通亮，安貧守道，力學能文。雖累有召命，而熹以祿不及親，未肯出仕。方今奔競成俗，熹之廉退，所宜奬擢。

尤袤《朱逾南詩集序》 韋齋之子南康使君，今又以道學倡，其詩源遠而流長，信矣哉！淳熙辛丑仲春望日。

朱熹《答楊宋卿》 前辱柬手啓一通及所爲詩一編，吟諷累日，不忍去手。足下之賜甚厚，更事匆匆，報謝不時，足下勿過。熹聞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熹不能詩，而聞其說如此，無以報足下意，姑道一二。

又《答汪叔耕》 顧惟衰晚，於道既無所聞，不足以堪見予之意，而少日粗親筆研，終不能窺作者藩籬，且自覺其初無補於身世，遂用絕意，棄去不爲。今數十年矣，又無以知所論之中失而上下其說也。然私竊計之，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覆，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足下志尚高遠，才氣明決，過人遠甚，而所以學者未足以副其天資之美，熹竊惜之。又念其所以見予之厚而不忍忘也，不敢不盡其愚。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向來初見擬古詩，將謂只是學古人之詩。元來卻是如古人說「灼灼園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遲遲澗畔松」，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澗中石」，自家也做一句如此，「人生天地間」，自家也做一句如此。意思語脈，皆要似他底，只換卻字。某後來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詩，便覺得長進。蓋意思句語血脈勢向，皆效它底。

黃榦《送方明父歸岳陽序》 晦庵先生以道德爲學者師，榦少不自量，得與弟子列，竊窺其容貌端莊，儼然終日未嘗懈；玩索理義，片詞隻字未嘗忽；厲志聖賢，以身任道未嘗忘；誘掖後進，寸長片善未嘗棄；端居一室，世之玩好無所嗜；安貧樂道，世之富貴無所慕；篤信善道，世之毀譽無所恤；臨事度義，世之利害無所擇。其精微高遠者，非末學所可知，其可知者，亦人之所共知也。

又《池州刊朱子語錄後序》 先生之著書多矣，教人求道入德之方備矣。師生函丈間，往復詰難，其辨愈詳，其義愈精，讀之竦然，如侍燕閒，承謦欬也。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衆聞而悉歸一己，是書之傳，豈小補哉。

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六四王堅《朱熹贈太師制》 朱熹極高明而道中庸，多聞見而守卓約。凡六籍悉爲之論述，于四書尤見其精詳。紛然衆說之殊，折以聖人之正。朕自親學問，灼見淵源。嘗三復于遺編，知有補于治道。載惟一節，歷事四朝。早賜郡符，晚登□從，始終之際，待遇弗渝。然而學士隆名，博聞美謚，備舉當時之茂典，未允列聖之盛心。是用析圭五等之尊，定位三公之冠，申加禮贈，式究前猷。噫，身沒言存，所以丘原之難起；源深澤遠，實同義理之無窮。倘其不忘，歆此嘉命。

章徠《晦庵先生朱文公諡議》 彼詞章制作，兼備衆體，雄深雅健，追並古作，亦可以爲文矣，而未足爲道德博聞之文也；彼盡心獻納，隨事規諫，或抗直以揚名，或削稿而歸美，亦可以爲忠矣，而未必皆廉方公正之忠也。曰文與忠，惟公足以當之而無愧。合是二者，以定公行，傳之天下與來世，庶乎久

而益信。

劉彌正《晦庵先生朱文公覆謚議》　按公在朝之日淺，正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於後，合文與忠謚公，似矣而非也。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得謚文，而得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非醇也，其事業亦有可恨；楊公正復文士爾，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世多評韓愈爲文而非也，《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與之。公晚爲韓文立《考異》一書，豈其心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謚謚公。

戴復古《送東倅包宏父》　詩文雖兩途，理義歸乎一。風騷凡幾變，晚唐諸子出。本朝師古學，六經爲世用。諸公相羽翼，文章還正統。晦翁講道餘，高吟復超絕。巽巖許其詩，鳳凰飛處別。

魏了翁《答名山張監茶伯酉書》　下諭《續詩選》，竊惟是書之作，當以銓品人物爲上，而語言之工者次之。試以來教所謂南士之目言之，如游定夫、楊中立、胡仁仲、魏元履及朱元晦、呂伯恭、張子韶、朱子發諸儒，則此以學問名世者也。

《貴耳集》卷中　澹庵有《薦賢錄》，首章謂上欲求詩人，遂薦十五人，以王庭珪爲首。晦翁亦以能詩薦，此時伊洛之學未甚專門也。

劉克莊《林子彬詩跋》　玉融林君子彬示詩七十篇，【略】徐味其詩，果多警句。古體若發興高遠，然有子昂、太白、朱文公數十篇在前，便覺難追扳。

《黃氏日鈔》卷三四　《誦佛經》詩云「聊披釋氏書」，結之曰「了此無爲法，身心同晏如」。又《讀道書》詩「終朝觀道書」，繼之曰「於道雖未庶，已超名跡拘」。先生之博覽旁通蓋如此。然有先生之識則可，無先生之識則惑也。且此皆初卷詩，多少年時所作，晚歲《論語集序》自悔「昔者吾幾陷焉」，豈謂此時此類與？不然先生他日謂昌黎自說與大顛交，此是昌黎平生死案，何嚴也？近世流弊浸淫，凡言吾儒者多陰用異端之說，甚者昌言異端之不可廢，而自貶吾儒之不及，恐又誤指先生初年之詩爲證，故書。

又卷三六　謝表通啓，皆和平直叙，世之掇拾古語、牽對爲工者，可觀矣。祝文皆以誠通神明，不爲文。

又　六經之文皆道，秦、漢以後之文鮮復關於道，甚者害道。韓文公始復古文，而猶未必盡純於道。我朝諸儒始明古道，而又未嘗盡發於文。至晦庵先生表章四書，開示後學，復作《易本義》，作《詩傳》面授，作《書傳》分授，作《禮經疏義》，且謂《春秋》本魯史舊文，於是明聖人正大本心，以破後世穿鑿。凡例謂「《周禮》，周公未必盡行」，於是教學者「非所宜先於身事」一句，無預提挈綱維，疏別緩急，無一不使復還古初，六經之道，賴之而昭昭乎如揭中天之日月。其爲文也，孰大於是？宜不必復以文集爲矣。然其天才卓絕，學力宏肆，落筆成章，殆於天造。其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其窮詰邪說之隱遁，則神搜霆擊，其感慨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凄風之變態，其泛應人事、遊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究而言之，皆此道之流行，猶化工之妙造也。程夫子有言：「觀萬物而後盡化工之妙。」愚故一一伏讀之而抄記如右。孔子，元氣也；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也，故孟子於議論排闢之間，亦有隨時而異者，而晦庵先生似之。如荊公誤國，東坡忠讜，先生平日蓋所屢言。及汪玉山主張蘇學太過，先生則又寧以荊公爲賢。故讀先生之書者其別有三：如《語類》，則門人之所記也；如書翰，則一時之所發也；如論著，則平生之所審定也。《語類》之所記，或遺其本旨，則有書翰之詳說在；書翰之所說，或異於平日，則有著述之定說在。然議論固至著述而定。若其欲復肉刑，恐亦不可不審。蓋天下之義理無窮，先生未嘗自足，學者所當參考而謹思。咸淳八年五月十一日後學黃震再書於臨川郡齋。

又卷三九　晦翁之言，精到開拓，足集諸儒之大成。先生之文，和平含蓄，庶幾程氏之遺風。晦翁粗究聖賢之傳，排闢異說，所力任者在萬世之道統，先生將命君父之間，誓誅讎敵，所力任者在萬世之綱常。元氣胥會，二儒並出，其更相切磨，友誼卓然，又足使千載興起。嗚呼！此其所以爲乾、淳之盛歟！

又卷四三　始文公之父吏部公與延平先生俱事羅先生，故文公於延平爲通家子。文公幼孤，從屏山劉公問學。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論學，蓋未之契。而文公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簿領同安，反復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於是盡棄其學而師事焉。此嘉定甲戌黃巖趙師夏題卷末之略云。

杜範《跋林逢吉晦翁二帖》　康吉堂富藏古賢名帖，而於文公二帖尤所珍愛。世之尚異挾奇，借耳目之玩者，決不解此。余觀軸尾所誌，考訂紹興事爲詳。公之前帖殆可句釋，不得不然之論，言異而旨微矣。後帖莫知何時，「有黨無黨，所不敢聞」，細玩斯語，其關於世道，尤可深慨。逢吉珍愛此帖，更爲

予訂之。

王柏《跋朱子帖第八卷》 卷中所稱黃婿，則勉齋先生也。「一時筆札之間」四句，該盡德器，可見察之之精。道其人於大父不敢不實，且言有以教誨之，又何其敬愛之兩至也。其餘通情無間，繾綣周密，無書無之。子孫或不知寶護，心德已亡，前鑒不遠也。

又《跋北山書朱子詩送韋軒》 朱子《遠游歌》，雖少年之作，已見其器局之廣，立志之堅，既有以開擴其問學之基矣。其送胡籍、劉忠肅二詩，則紹興己卯時年方三十，《克己》一詩，《觀書有感》二詩，則紹興庚辰也，《挽延平先生》二詩，則隆興□□也，《酬南軒贈言》，則乾道丁亥也，《齋居感興》二十首及《分水嶺》絕句，則乾道壬辰也，《論啓蒙》絕句，則淳熙丙辰也，《題寫眞》絕句，則慶元庚申，踰月而易簀矣。朱子之詩凡十卷，其精微之蘊，正大之情，皆所以羽翼六經，發揮聖道，何止此三十有二章而已！蓋余平日之所涵咏，獨于此而有得焉。端平丙申，請于北山何先生，書于一編，清勁端楷，無一筆匆匆，亦足以見其心德深潛淳粹之懿。

又《朱子詩選跋》 先生之詩，見於文集者止十卷，每病其比次失倫，裒定紛錯，無以考其歲月之後先，因以驗其進退之序。首卷雖先生手自刪取，名《牧齋淨稿》，然實少年之作也。今觀《遠游》一篇，已見其規摹之大，立志之堅，既有以開擴其問學之基矣。其次卷則自同安既歸，受業於延平之後，時年二十有八。自是往返七年，豁然融會貫通，而寄興於吟詠之際，亦往往推原本根，闡究微眇，一歸于義理之正，盡洗詩人嘲弄輕浮之習。其挽延平，時年三十有四，誦其「本本存存」之句，亦可驗其傳河洛之心矣。《南岳唱酬》，實乾道丁亥，時年三十有七。《齋居感興》二十篇，其壬辰、癸巳之間乎。凡篇中所述，皆道之大原，事之大義，前人累千萬言而不能彷彿者，今以五言約之，此又詩之最精者，眞所謂自然之奇寶與。《南康》諸篇，則己亥之後，於是年五十矣。晚年詩不多見，末卷尤不可考。最後《題寫眞》絕句，去易簀纔一月，其任重道遠之意，凜然於十四字之間。嗚呼至矣！先生道德學問爲百世宗師，平生所著述以幸學者不爲不多，而學道者不必求之詩可也，然道亦何往而不寓。今片言隻字，雖出於試筆，脫口之下，皆足以見其精微之蘊，正大之情。凡天道之備于上，人事之淑于下，古今之治亂，師友之淵源，至于忠君愛國之誠心，謹學修己之大要，莫不從容灑落，瑩徹光明。以至山川草木，風雲月露，雖一時之所寄，亦皆氣韻疏越，趣味深永，而其變化闔闢，又皆古人盡力於詩者莫能闚其戶牖，亦未必省其爲何等語矣。某又於《遠游》、《寫眞》二詩，獨得其爲學之始終焉，庶幾乎金聲玉振，樂之大成也與。

《隨隱漫錄》卷五 黃桂隱鵬飛以二絕送余遊廬山云：「天下廬山第一奇，西風楚楚送行時。晦庵白鹿書猶在，非是遊山只愛詩。」「曾從圖畫識廬山，山好誰知畫亦難。畫好不如詩好讀，就煩詩筆畫來看。」

王應麟《題蘭皐集後》 晦翁言詩，以《三百五篇》爲根本。翁詩爲中興冠冕，豈劇目鉥心，有意於詩哉？本深而末茂，實大而華榮。

胡次焱《跋魯軒唱和詩集》 南渡前說詩文家必曰蘇、黃，南渡後說道學家必曰朱、張。【略】魏公功在社稷，何在南軒之增潤；若韋齋不得晦庵，竊料吏部身價，未必如今日赫赫也。是故貴有子也。

方回《楊初庵詩卷序》 吾州朱文公，集關洛大成，學也；排江浙異趣，識也，其著書爲文爲史爲詩，無一不可，才也。蓋唐三百年以詞章取士，而知道者無聞焉。

又《婺源黃山中吟卷序》 婺源，朱文公之鄉。文公詩出于劉彥冲，律體清勁，近陳無己，古體高遠，不減建安，如《長沙定王臺》、《淵明醉石》詩可見也。

又《跋僧如川詩》 紫陽晦翁深闢異端，得一志南「杏雨柳風」之句，尤極口稱道，不啻己出。嗚呼，前輩遺風餘韻遠矣，其不可復作矣。

又《跋劉光詩》 回最愛《麗澤詩選》，或云東萊呂成公所選也。【略】然東萊此選之後，吾鄉朱文公老師學□洙泗，其詩法有陳後山之瘦勁，有劉屏山之溫雅。後乎文公，又有如趙章泉之善用虛字。

劉性《至元刊韋齋集序》 孔、孟之道至程子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夫人有一行之善，一藝之美，未有不本於父兄師友者，而況於道有以參天地之運，學有以紹前聖之統者乎？程太中能知周子，故二程之學繼孟氏；韋齋能友延平，故朱子之學繼程氏。【略】文公集群儒之大成，紹周、程之正統，而於熙寧、元祐諸公之是非得失，則未嘗有所偏主焉。豈亦本于家學而然歟？

吳澄《張逢善文集序》 朱子祖述周、程、張、邵，而辭莫有同者焉，誰謂儒者之文不文人若哉！彼文人工於詆訶，以爲「洛學興而文壞」，夫朱子之學不在於文，而未嘗不力於文也。奏議仿陸宣公而未至，書院學記，曼衍繚繞，

或不無少損於光潔，若他文則韓、柳、歐、曾之規矩也，陶、謝、陳、李之律呂也。律之呂之，規之矩之，而非陶非謝、非陳非李、非韓非柳、非歐非曾也。是豈區區剽掠掇拾者，而猶有詆訶者乎？噫！儒生之立言也難矣。

盧集《盧陵劉桂隱存稿序》 予竊觀之，朱子繼先聖之絕學，成諸儒之遺言，固不以一藝而成名，而義精理明，德盛仁熟，出諸其口者，無所擇而無不當。本治而末修，領挈而裔委，所謂立德立言者，其此之謂乎？學者出乎其後，知所從事而有得焉。

王璞翁《北溪大全集序》 孟子而後，斯道顯於濂洛；濂洛之後，斯道顯於紫陽。一時門人半天下，惟北溪陳先生獨傳派漳南。【略】《戒懼》、《謹獨》二箴，與朱子箴敬齋同一轍。《程張》、《呂言仁》二辨，與朱子辨《輯略》同一機。《字義》、《近思錄》也，《雜詠》、《感興詩》也。篇篇探心法之淵源，字字究性學之蘊奧，誠又與《朱子大全》文相先後。朱子之道學大明於世，羽翼之功，先生居多，當時稱爲朱子嫡嗣，其信然歟！

劉因《跋朱文公傑然直方二帖真蹟後》 先生傑然、直方二帖，郴奉使得之儀眞。予觀其詞旨筆勢，則跨越古今，開闔宇宙，荆公實不足以當之。而其頹然其順，浩然其歸，方康節檢束之時，蓋亦無有也。書法自漢魏而下，壞於晉、宋，極於黄、米，此先生千古絕絃之論。觀者以此意求之，或有感焉。而於其讀先生之書而得其心，則視凡世俗之所爲學者，皆在百尺樓下矣，又豈但書法而已乎。

鄭玉《餘力稿序》 孟子既沒，學者各以己見爲學，文章爲道，故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蘇子瞻輩，咸以此名世。作者既曰足以盡斯道之傳，後之尊之者，又曰是皆所謂傳而得其宗者也。塗天下之耳目，置斯民於無聞見之地，然則道之不明，文章障之也，道之不行，文章尼之也！文章之弊可勝言哉！【略】至吾新安朱夫子集諸儒之大成，論道理則必著之文章，作文章則必本於道理。昔之尼者行，障者明矣。信乎有德之必有言，文章爲貫道之器，而非虛言之謂也。余年十數歲時，蒙昧未有知識，於前言往行無所擇，獨聞人言朱子之言，疑其出於吾口也；聞人言朱子道，則疑其發於吾心也。好之既深，爲之益力，不惟道理宗焉，而文章亦於是乎取正。久而浸熟，不知我之學古人，而疑古人之類我也。人有笑而問者曰：文章宗韓、柳，道理宗朱、程，此萬世一論也，子之爲學，不亦謬乎？余曰：道外無文，外聖人之道，外六經之文而求道，非吾所謂道，吾於朱子折衷焉。問者曰：吾過矣，子之言是也。余懼問者之煩而應者之勞也，乃書其意而以白夫世之疑者。且名曰《餘力稿》，以見吾學之不專於文辭，而當有本也。至正庚寅三月朔，鄭玉序。

熊禾《跋文公再游九日山詩卷》 此淳熙乙巳，文公先生與休齋公諸賢游山唱酬集也。前三十年紹興丙子，文公嘗游九日山，與竹隱傅公汎舟金鷄，劇飲盡懽，歌《楚辭》，其音激烈悲壯。夷考其時，先生之志，其孰能測之。今集中《九日懷古》等作，乃其再至也。余嘗同釣磯丘君歷覽遺迹，則《懷古》猶存，嘗語寺僧以先生前後游山詩刻眞堂中，併繪爲圖，使後之登覽者想見一時風猷之懿，而寺無好事者，徒有感慨係之。因思宇宙間無一物非道，則亦無一處非可樂。泰山之登，沂水之浴，夫子豈好游者？要其胸中自有樂地，故隨其所寓，自然景與心會，趣與理融，無所不自適也。兒童誦東坡前後《赤壁賦》，但覺其有盪心悦目之趣而不能自已。夫水月之喻，豈不自以爲至，而莫悟其非；玄裳縞衣之夢，亦竟何所歸宿。留連光景，直狥目前，高者怡曠神情，傲睨物表，千人一律，如是而已。視文公《廬山紀行》、《南嶽唱和》與夫《雲谷》、《武夷雜詠》，竟何如哉。

戴表元《紫陽方使君文集序》 故嘗考之，自夫子之徒沒，言道者不必貴文，言文者不必兼道，如此幾二千年。迨新安子朱子出，學者始復不敢雜道於文。子朱子沒，其書大行，最有力者，建安眞希元、臨邛魏華父二公，纂緝而彙緒之爲精。余生愈晚，併不及識二公，而每每私從諸老先生之嘗爲其學者剽傳之。

又《題晦翁書坤六二文言帖》 晦翁先生平生未嘗留意筆札，而筆法端嚴簡勁，如天球大璧，不勞雕琢，自然輝潤。此帖舉《坤》卦《文言》敬義，以警發學者，尤可寶也。

《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四《徽國文公編輯文字帖》龔璛跋 束《三傳》以讀《春秋》，事猶可略也；據《綱目》以考《通鑑》，法不可不備也。其始終條理之際，而且下問如是，極精微矣。凡銘識，率因其家子孫門人所述，類多掩惡溢美之辭。使富道德而能文章者從而書之，則必傳信於永久。以張忠獻公之賢，紫陽先生猶有悔，況餘人乎！故雖契家不肯假借，凜然《春秋》之意，世盍知所懼哉！延祐改元，詔取士一用朱氏學。高郵龔璛、京口郭畀同觀於虎林般若僧房，時八月十又四日，敬書。

又吳均跋　右徽國文正公考亭夫子手帖，一以辭譔墓誌，一以致問起居，而以編輯《通鑑綱目》義例得失，取正於人，皆不書官職名氏，其謙己誨人之意，藹然見於言表。至今三二百年後，風範猶在目前。先生文章事業，昭在簡冊，又豈後學窺其涯涘，又奚待於稱揚褒美哉！今京口何彥澂得之於其外祖郭昇天錫，彥澂寶而藏之，亦庶幾知道者。翰林學士奇楊公復職其後，均得拜觀文正公之手澤，誦之三復起敬。時永樂庚子仲春清明後五日，臨川吳均端肅書。

又楊榮跋　右宋朱夫子晦庵先生手書二通，觀其於撰述張魏公銘誌，與他書所載不同，不免悔之。至其所修《通鑑綱目》，十年而後成，然汲汲尚欲求正於人，則知前賢於爲文及著書二事，其不敢忽如此。後進之士，率爾妄作者，觀於此可不少致其謹乎！此卷今藏何彥澄氏，間以請予識。把玩之餘，遂書此於末簡以歸之。宣德四年己酉秋七月庚午，後學楊榮謹識。

楊榮《題晦庵先生遺墨後》　文公朱先生遺墨一幅，答其鄉先輩徵言之簡也。先生講道之餘，著書立言，不厭不倦，觀此簡亦足仿佛當時之氣象。蓋其道高則不固拒，德盛則詞恭遜，無一而非教也。況翰墨古雅清潤，飄然揮灑之中而自不逾於法度，尤爲世所寶愛者乎！

長谷真逸《農田餘話》　宋南渡後，文體破碎，詩體卑弱，惟范石湖、陸放翁爲平正。至晦庵諸子，始欲一變時習，模仿古作，故有「神頭鬼面」之論。時人漸染既久，莫之或改。

王樗《練伯上詩序》　建炎之餘，日趨於弊，尤延之之清婉，朱元晦之冲雅，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固粲然可觀者，抑去唐爲已遠。

宋濂《徐教授文集序》　自孟氏既沒，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太史遷得其皮膚，韓吏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骼，春陵（周敦頤）、河南（程顥、程頤）、橫渠（張載）、考亭（朱熹）五夫子得其心髓。觀五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違，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經之文也。文至於六經，至矣盡矣，其始無愧於文矣乎。世之立言者，奈何背而去之？

又《洪武本羅鄂州小集題辭》　考亭朱子，取法魯鼈，發人瑕類，一髮必讎。獨推公文而不舍者，以協理之微幽。

胡緝《重刊朱子大全序》　天不生孔子，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無以明；天不生朱子，則孔、曾、思、孟之道無以顯。聖賢之生，豈偶然哉！關氣化之盛衰，係吾道之否泰，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扶持名教，振立綱常，不可一日而無也。紫陽夫子爲宋大儒，講學考亭，四方景仰，以斯道爲己任。其著書立言如日之麗天，水之行地，雖千載猶一日。觀其發明六經之旨，則帝王之大經大法無不具；纂集諸家之語，則陰陽卜筮之說無不載。釋《四書》爲六經之階梯，著《家禮》爲天下之模範，作《小學》以示敬長慈幼之道，述劄奏以啓人臣忠義之心。知無不舉，言無不當，故在當時，動人主之聽而福蒼生於無窮也耶。於乎！先生既沒，道不與之俱沒；書之幸存，而名與之俱存。

高攀龍《晦庵先生贊》　刪述六經者孔子也，傳註六經者朱子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孔子之學，惟朱子爲得其宗，傳之萬世而無弊。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陳霆《渚山堂詞話序》　詞曲於道末矣，纖言麗語，大雅是病。然以東坡、六一之賢，累篇有作，晦庵朱子，世大儒也，江水浸雲，晚朝飛畫等調，曾不諱言。用是而觀，大賢君子，類亦不淺矣。

文徵明《晦庵詩話敘》　子朱子之學，以明理爲事，詩非其所好也。而其所爲論詩，則固詩人之言也。嗚呼，理固無不該也，而況詩乎哉。世蓋有工於吟諷而不得其故者，或終日論議而諧諸音聲，輒不合作。要之，其於理於詩，皆未爲有得也。練川沈文韜氏以明經遊學宮，而特好爲詩，取凡朱子平日論詩之語，萃而爲書曰《晦庵詩話》，豈將會理與詩而一之耶？

吳訥《晦庵先生五言詩鈔序》　五言古詩實繼《國風》《雅》《頌》之後，若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以至陶靖節之高風逸韻，蓋卓卓乎不可尚焉。三謝以降，正音日靡。唐興，沈、宋變爲近體，至陳伯玉始力復古作，迨李、杜後出，詩道大興，而作者日盛矣。然於其間求夫音節雅暢、辭意渾融足以繼絕響而闡淵明之閫域者，唯韋應物、柳子厚爲然爾。自時厥後，日以律法相高，議論相尚，而詩道日晦焉。宋室南遷，晦庵朱子以天挺豪傑之才，上繼聖賢之學。文詞雖其餘事，間嘗讀大全集，觀其五言古體沖遠古澹，實宗《風》《雅》而出入漢、魏、陶、韋之間。至其《齋居感興》之作，則又於韻語之中盡發天人之蘊以開示學者，是豈漢、晉詩人之所可及哉？

陳敬宗《宣德本晦庵先生五言詩鈔後序》　詩自《三百篇》以後，漢蘇、李變爲五言，而建安曹、劉諸子繼之，詞氣高古，足以羽翼六義。至晉之陶，唐之韋、柳，沖澹典則，得溫柔敦厚之遺意焉，亦足以輿衛風雅無忝矣。然自蘇、李以後，千有餘年之間，作者固多，而或失之綺麗，或失之巧密，無復唱歎之遺音，可慨也！後宋晦庵朱先生以道統之學，上承先聖，下開後人，於註釋經傳之餘，時時發諸詠歌，衆體悉備，而尤粹於五言。蓋出入漢、魏、陶、韋之間，而興致高遠則或過之。蘊淡薄之味於大羹玄酒之中，揚淳古之音於朱絃疏越之外，誠曠代之稀聲也。至於《感興》之作，則又不徒以詩爲詩者焉。自天天地陰陽之妙，性命道德之懿，古先聖賢開物成務，立則垂訓之要，歷世治亂興衰之跡，與夫仙釋之誕妄，教化之淪喪，悉於此焉□□所以正人心於不泯，遏邪說於復萌，其有關於世教，有功於學者大矣，豈特陶情適性而已哉！昔《烝民》之詩有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贊之，以爲知道。噫！其先生之謂矣。然則所謂羽翼六義、輿衛風雅者，將不在於漢魏陶韋，而在於先生無疑矣。

陶安《詩盟記》　夫徽，朱子之邦也。朱子道德渾成，發言爲詩，卓卓超絕。遺風餘響，久而彌存，今其邦之士故多能詩者。

楊士奇《胡延平詩序》　昔朱子論詩必本於性情言行，以及乎修齊治平之道，詩道其大矣哉！蓋自漢以下言詩莫深于朱子，而胡忠簡公嘗以是薦之，故知朱子之詩，又莫深於忠簡先生。

又《朱文公文集跋》　《晦庵先生文集》一百卷。先生平昔於《四書》、諸經史傳發先哲之精蘊，啓來學之聰明者，其書多矣，乃其餘力見諸文章，其多又如此，而皆至理之所寓也。學士君子所不可無者。吾家二十二冊，得諸楊庶子勉仁云。

李時勉《朱子贊》　折衷群言，歸于純粹。聖道昭明，萬世無爽。

何喬新《楚辭序》　《楚辭》八卷，紫陽朱夫子之所校定，《後語》六卷，則朱子以晁氏所集錄而刊定補著者也。【略】漢王逸嘗爲之章句，宋洪興祖又爲之補注，而晁無咎又取古今詞賦之近騷者以續之，然王、洪之注隨文生義，未有能白作者之心，而晁氏之書辨說紛拏，亦無所發于義理。朱子以豪傑之才、聖賢之學，當宋中葉，阨於權奸，迄不得施，不啻屈子之在楚也，而當時士大夫希世媒進者從而沮之排之，目爲僞學，視子蘭、上官之徒殆有甚焉。然朱子方且與二三門弟子講道武夷，容與乎雲山溪月之間，所以自處者蓋非屈子所能及。間嘗讀屈子之辭，至於所謂「往者余弗及，來者吾不聞」而深悲之，乃取王氏、晁氏之書刪定，以爲此書。又爲注釋，辨其比興之體，而發其悲憂感悼之情。由是作者之心事昭然於天下後世矣。【略】予少時得此書而讀之，愛其詞調鏗鏘，氣格高古，徐察其憂愁鬱邑繾綣惻怛之意，則又悵然興悲，三復其辭，不能自已。

《管天筆記》外編卷上　朱子當宋之季，有屈原之思焉，故註《離騷》等于四書、《詩》《易》，蓋借此以寓意，非矜長而炫博也。丙戌秋日，余小酌微醉，取《九章》首篇歌之，不覺灑淚滿几。

又卷下　朱子嘗戒人作詩，而朱不廢詩，詩未嘗不工，詩即學也。

王直《題趙㫜馬所藏晦庵墨蹟》　晦庵先生師表百世，聞其風者尚起敬起慕，況得觀其翰墨哉！因翰墨而想其詞氣，因詞氣而想其德行，此好學之至而善學者也。

又《題晦庵先生三帖後》　晦庵先生師表百世，其言行之微皆無所苟，況立言垂後，如《通鑑綱目》與元臣故老之銘誌哉！宜其尤愼重也。觀此前二帖可知矣。其中一帖問眷親，委施於親戚之間，而殷勤篤厚之意溢於言表。前輩評先生書，謂道義之氣葱葱鬱鬱，散於文字間，不必論其點畫之精也。

黃仲昭《晦庵朱先生文集書後》　嗚呼！先生不可復作，而是編之存，可以見其經國之謀焉，可以見其濟民之政焉，可以見其出處之義焉，可以見其交際之道焉。上而天道之妙，下而物理之微，明而禮樂之文，幽而鬼神之理，大而人倫之常，小而人事之變，無所不該，誠作聖之階梯，入道之門戶也。諸公拳拳相與圖其永久，其嘉惠後學之意，不既深乎！

蘇信《重刊晦庵先生文集序》　六經道之輿也，羣聖精蘊在焉，而孔子會其全。宋大儒續孟氏之絕，而朱子會其全。自羲農承傳以來，廣大精微，闡抉無遺。蓋濂溪洛關詞猶渾淪，朱子則說之詳。下學上達，階森牖豁，學者能熟復篤行之，復性明倫，而得所以爲人，體用該，人己成，入賢望聖，駸駸不自覺大造萬世，功高往哲允矣。不然，求捷而迷，得體而遺用，違道遠哉！顧朱子之學于時輒禁晦百餘年，聖朝表章，士所服習，一宗之無異學，道乃大明，日中天矣。其釋諸經《四書》外，所著文若詩彙之總百有二十卷，亦無一語不出於道，而爲文且有體。風行水上，天地至文，視汗漫荒忽、神施鬼設者懸絕。志

在覺人，故辭繁不殺，布帛菽粟有餘溫與味焉。蓋其平日居敬窮理，反躬踐實，內外交養者，無斯須間，而心與天游，肆其發如此。學士大夫不欲爲賢聖君子而狃於詞人，則取彼置此可也；欲爲賢聖君子而華實兼者，舍是奚讀哉！【略】於乎！朱子固言之，「道未嘗亡，而人實晦之明之」。是書廣布，將天下入道之塗益光，詭道異說不得作。雖爲文者，亦知輪轅徒飾之可愧，思傅于道而勿局以藝，庶幾國家化成參贊之治不無少補。

潘潢《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跋》　潢故習朱氏《易》、《詩》、《四書》，想見其爲人。比涉是編，始得公所爲融會折衷，深造大成者審在沉潛反覆、積累有年之後，而師友淵源，經綸本末，始終條理燦然詳明，尤足以發揮《本義》、《集註》、《語錄》曲折，上探聖賢之緼。雖公於文所好不存，潢以世傳《大學序》、《白鹿洞賦》草暨《答呂伯恭論洞記》等徵之，當時思繹之熟，改定之精，凡未可以言語文字求之也。獨嘅公老慶元間，學禁方厲，片詞隻字所在毀棄。每讀《請詹帥罷鋟梓書》，未嘗不掩卷太息，惡小人之罔極。

周木《成化重刊晦庵先生五言詩鈔序》　晦庵詩文鈔者，鄉先達思庵吳公之所輯也。侍御婁君克讓奉命來察南畿學政，間嘗訪余，見而有感焉，乃曰：「子朱子之文章雖其餘事，然若布帛菽粟，民生不可一日而闕者。故或片言半語，人知尊信，況詩與文尤其言語之精者乎，而《鈔》尤詩文之精者乎！窮鄉晚進艱獲全集，幸睹此編，亦尤愈於終身而不知焉。」既而請歸，俾翻刻于太平郡庠，用博其傳，蓋特使夫游藝者知所歸宿，而非欲其徒事乎詞藻，其即子朱子取鞠歌擬招之遺意也。若乃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是則子朱子之學之大成，學者所當沒身鑽仰而弗措者。

張吉《新刊晦庵詩略序》　晦庵朱夫子《感興》諸詩，其自序有云：「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愚竊受讀而思焉，其一章、二章言天道陰陽之妙，三章、四章言人心得失之微，五章至七章斥僭僞，尊正統，諸史之斷例也；八章原此心善惡之幾，而不可不養其善，九章明此心動靜之別，而不可不主乎靜，十章至十四章反覆乎誠敬操存之說，以終八章、九章之意，十五、十六章辟異端也，十七至十九章論古今教養之異，欲人先事乎小學，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必以敬爲之地焉，末章則言天道聖德不在言語末務，而學者不可不求諸心。其示人之意切矣。首尾千數百言，細大不遺，精粗畢具，開合有漸，變化無窮。要其歸，無非使人操存省察，不失其心，以漸造乎高明之域而已。所謂切於日用之實者此也，其可忽諸！【略】嗚呼！聖賢之詩，與尋常騷墨之士得其一格足以博淺夫之鑒賞者不同。姑以是編言之。蓋兼蘇、李之體製，陶、孟之風調，韋、柳之音節，而其理趣則直與風雅正聲相爲表裏，非漢、晉而下詞人所及。生乎其後，不根於此而有能詩聲者，我不敢知也。尚以衆體篇什浩繁，弗克遠致以公郡士爲憾。然求其切於日用之實，則《感興》諸作，雖衆體莫先焉。學者於此沉吟涵泳，有得於心，則日用緩急先後之序，與夫聖賢不得已而有言者，必知其說，則衆體雖或不能偏觀悉鑒，恐亦非所汲汲者矣。況附錄諸篇，亦足見其雖因一事而發，無非發於性情，止禮義之大槩，而或者欲以一藝成名，固亦無俟他求，有以得其尺度矣。僭不自量，謬引其首，以記鋟梓之由如此。

丘山《重刻晦庵文鈔序》　竊聞鄭聘君有曰：「新安朱夫子集諸儒之大成，論道理則必著之文章，作文章則必本於道理。信乎有德者之必有言，文章爲貫道之器也。蓋道外無文，外聖賢之道而爲文，非吾之所謂文；文外無道，外六經之文而求道，非吾所謂道。吾於朱子折衷焉。」噫！是言也，誠一時之確論，萬世之明訓也。

崔銑《晦庵文抄續集序》　孟氏以來，荀卿之文離道，程子之書尚簡，至文公粲如也。邃探於渾淪，細入于絲毛，發道若指諸掌，闢邪則抉其肺肝。蓋文公性既高明，濟之沉密，心即道義，助以剛毅，每讀一篇，即心目開朗，惑解而志奮矣。嗟乎！道之不行，僞儒汩之，儒之多僞，異端亂之。在昔兩漢，俗厚事省，士讀書必明理，修己必適用，處必樹節，出必竭忠。雖或者譏其故訓之陋，君子服其忠信之純。降而魏、晉，惟尚麗詞清談，遂致臣弒君，夷猾夏，胡僧桀黠，乘隙而入。佛澄、羅什售訞幻于北，達磨、曹溪倡心性于南，文字益繁，議論轉切。唐有天下三百年，吏治煥乎可述，儒道未嘗一日而明也。宋興，而禪談極矣。修顒、宗杲開堂說法，國老節士皆俛伏歸依之。張無垢雜禪於儒，改換頭面，眞贋不別矣。銑考文公答問，其宗佛者什之七八。文公涸研童豪，碎心弊舌，疑若有未信者。銑論其世，其立國日逼強鄰，其弱主寄生僻土，孰抱長箅，可安一障乎？學者託身借譽，祇圖私計。上之眇忽前賢，獨任傳道，下之鉤致時名，自號正宗。求其眞空定力，死生不貳如元城、了齋者，凡幾人與。銑今取我文公切言眞訣可翼先聖者，約同志共習之。【略】嘉靖甲午秋七月癸未，後學相臺崔銑謹書。

劉曰寧《萬曆刻朱文公全集序》　春秋大一統，今之言尊朱子者，防僭僞也。而劉子解之曰：明以朱子致太平者二百餘年矣，夫奚待人而尊乎？孔子之道不息，則朱子之學不廢，而人焉能僭之？【略】年友侍御朱諧卿慨然以斯道自任，舊刻《朱子語類》行于世，其後刻《全集》，首以示余。余曰：美哉！廣而核，詳而有次，其朱子之功臣乎？

劉洪謨《敘朱子文集大全》　朱子文集最富，大都明學術，正人心，有功于吾道，與絺章繪句者天壤異論。非留心學問者不讀，非學問精密，得朱子之門而入者不能讀。讀之蓋有要焉，要在嚴天理人欲之辯。迹其生平兢兢自衛與其所以攻擊者，不出此意。學者先讀《答柯國材論天理書》，則知天理自然，非高非卑，非近非遠。人心無常，不可自決也。讀《觀心說》、《讀大紀》二篇，則知釋氏之差，差在惡此天理耳。讀《鄂州稽古閣記》，則知晚世道學俗學之差，差在不講此天理耳。天理渾然，亦燦然，虛心順理最難。各自爲方，偏動偏靜，均非正理。故《答陳器之書》云：「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最後《答張敬夫中和書》云：「人心周流貫徹，動靜相須，中和交濟，不仁無以著此心之妙，不敬無以致求仁之功。仁，心之道；敬，心之貞也。」然仁亦有辨，如以同體爲仁，敝至認物爲己；如以知覺爲仁，敝至認欲爲理。則《仁說》不可不讀。敬亦有辨，敬有死敬，如守兀坐爲敬，遇事不濟之以義，容貌辭氣不加檢省，雖敬不活。須臾有間，私欲萬端，則《敬齋箴》不可不讀。天理人欲毫釐有差，是非千里，君子小人人品立分。品格既分，冰炭不相容，薰蕕不相入，並蓄而交和，萬萬不可。治一身嚴，此治一家一邑以至天下，未有不於此處分別清明而可成治功者。說在《答戴少望》語中，不可不讀。學者讀此，沉潛反覆，身體之，心會之，質諸《學》《庸》《語》《孟》符合之，庶幾學的不差。然不取全集次第詳讀，如孰說卑，何說拔之，孰說高，何說抑之，孰說偏，何說正之，脈絡條貫，終不精明。若淺水撐船，求運動游泳之天趣，必不可得。若乃詩、賦、祭文、墓誌、行狀諸篇，雖多明學維世語，稍緩及之，且併其力於奏疏、講義及《語類大全》，務鈎其玄可也。第朱子此文，末世士弁髦久矣，他無暇具論。論其所幼讀而熟記者，無如《中庸章句》一序。前半篇所云「道心爲主，人心聽命，所以嚴天理人欲之防」者，意極剴切，詞極簡明，蓋經筵講義也。朱子一生精力畢萃之此，古今學問要領不能踰此。士非不讀也，自度曾亦猛省否？茲刻篇末每多紀年，最不可忽。陳東莞著《學部通辨》，辨王陽明晚年定論，顚倒早晚，殊不足信，全在于此。蓋朱子四十以前，如《存齋記》、《答何叔京》二書，專說求心見心，是猶馳心玄妙，未悟天理時語也。四十以後，註《太極圖說》，輯《近思錄》，漸悔前非。年近六十，註《論》《孟》，註《學》《庸》，益加精進。此時議論加意磨勘，於正誼明道中猶防計功謀利之私，而刮之剔之，淘之澄之，務底於平，不敢以己私少戾天理。故年踰七十，病將革矣，猶改《大學》《誠意》章，絕無私護意。由此推之，設是年未沒，不知著作若何，和平若何矣。讀朱子文集者，又須得朱子顚末苦心，毋徒以雷同爲浮慕云。萬曆乙巳初夏，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豫章後學劉洪謨任沐父撰。

魏校《朱氏遺書序》　校始讀《朱子語類》、《文集》二書，歎其廣博浩繁，茫無際涯。久而見其提挈綱維，闡發精蘊，有確乎其簡易者，然後知夫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條列萬餘，而其本惟一焉耳。遡統而窮其源，斂華而就於實，斯固朱子所望於後學者也。

《詩藪》外編卷五　宋人一代，沾沾自相煦沫，讀其遺言，大概如入夜郎王國耳。惟朱元晦究心古學，於騷則注釋靈均，於賦則發揚司馬，於詩則指歸伯玉，於文則考訂昌黎，皆切中肯綮，即後世名文章家不能易也。彼訓詁《六經》，業已併兼千古，芻末刃餘，復暇及此，才豈易企！

又　宋之學陳子昂者，朱元晦。

又雜編卷五　大抵南宋古體當推朱元晦，近體無出陳去非。

林士章《萬曆重刊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序》　晦翁之門從遊者□，而北溪先生尤能推明而光大之。【略】宋之南也，天生朱子以集群儒之大成，而先生諸人爲之翼。是朱子爲先聖之嫡統，而先生爲朱子之嫡統也。

愛新覺羅玄曄《文章體道親切惟有朱子》　朕自沖齡留心載籍，嗜讀古人之文。選秦、漢以及唐、宋諸名作彙爲一書，逐篇親加評論，名曰《古文淵鑒》。旋授梓頒賜，以廣其傳於天下。邇年來，常置案頭，以備溫習。茲於避暑山莊，萬幾之暇，繙閱經史性理諸書，復取古文披覽一過。其中氣韻古雅，辭藻典贍，各擅所長，固極文章之能事。至於體道親切，說理詳明，闡發聖賢之精微，可施諸政事，驗諸日用，實裨益於身心性命者，惟有朱子之書駕乎諸家之上，令人尋味無窮，久而彌覺其旨。此朕讀書嗜古閱歷數十年之後，有得於心，特爲拈出，善讀書者當必能知之。

洪力行《朱子可閩詩集序》　昔胡澹庵愛先生之詩，與王民瞻同薦於朝，

先生歟爲不知己，蓋不欲以詩名也。而後之學先生者，奚爲於先生之詩。且其詩之精奧宏博，莫若《齋居》、《感興》諸作，而集中反不及之者何？曰：此固先生之所許可也。先生著作，自經書傳注懸諸甲令外，他若《近思》、《小學》、《家禮》、《綱鑑》、《名臣言行》、《伊雒淵源》諸錄，旁及《楚詞注》、《韓文考》，莫不家置一編。而皇上又頒淵鑒齋所藏《全書》於學官，俾人咸得誦習，先生之道既昭如日星矣。惟是操觚家視理學風雅判然兩途，語及於詩，謂自有專門名家，何必朱子。不知夫詩者持也，持其性情以歸於正也。專門名家能各自抒其性情矣，詎能持人之性情乎？即如元輕白俗，島瘦郊寒，太白仙，長吉鬼，不善學之，則偏至之病必有中於性情者，又何論《香奩》、宮體之屬哉。故必有眞理學而後有眞風雅，以其有存乎詩之先者，而不徒爲詩人之詩而已也。先生惟不欲以詩名，故其詩尤有補於學者，此吾所以急錄先生之詩以示世也。至於反不載說理諸詩者，又有故焉。《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是以古人將有事於河，必先事於潭沱，愼之至也。《感興》詩二十章，《性理吟》一百首，性與天道具見於斯，非初學可遽通曉。莫若先取其流連光景，雕刻萬物，以歌詠乎性情者，優而游之，旁引而流示之，自然忘理學之高深而樂風雅之和易。久而有得，將更有進於是者，與學者求之，而此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者也，是以名其集曰《可聞》也。然則先生詩法與彼專門名家者異乎否？曰：非愚之所敢知也。然竊聞其略矣：先生嘗欲分古今詩作三等，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及魏、晉爲一等，附《三百篇》、《楚辭》後，爲詩之根本準則；顏、謝以下及唐初爲一等，自沈、宋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於二等中擇其近古者以爲之羽翼輿衛。是先生之取法乎上也。云：「李、杜、韓、柳詩皆學《選》，杜、韓變多，李、柳變少，自其變者而學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是先生之與人以規矩也。詩尤愛陶徵士、韋左司、柳柳州，云不如是無以發其蕭散冲淡之趣。《答鞏仲至書》云：「來諭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眞淡，然恐穢濁爲主，芳潤無由入。須更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然後此語方有措。」是詩貴於淡，而又當先治其性情也。嘗病詩句之用經語而不喜人使事，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是爲詩者當去陳言，空諸依傍也。又云：「當其不應事，平淡自攝，勝於思量詩句。至其眞味發溢，又卻與尋常好吟者不同。」是先生本不求工於詩，而天籟自鳴，無非詩也。夫惟平淡自攝以去其腸胃間穢濁，及乎眞味發溢，自然有得於蕭散冲澹之趣。又取法乎上而明其宗派，學乎不變者而守其規模，則雖不用經不使事，自無片言隻字不有根源。吾所謂有存乎詩之先而不徒爲詩人之詩者，此也。聞先生之詩，復聞先生所以說詩，以之持其性情，學者將化其偏而歸於正也可知矣，又安在文章非即性道哉。

《朱子可聞詩集》卷五《南城吳氏社倉書樓爲余寫眞如此因題其上》

（洪力行）按，詩凡五卷，冠以《遠游》，始之欲行道也；殿以殘編付後人，終之在傳道也。道不行，一時不幸，道有傳，萬世共幸矣。是先生一生之始終，即此編五卷之始終。

臧眉錫《康熙新刻朱子大全文集序》　愚聞之紫陽曰：「道在天下未嘗亡，其托於人者或絕或續，故行於世者有明有晦。」至哉言乎！【略】蓋托於人者無其續，則其行於世也不能明。求其全體大用，無一字背謬於聖人者，舍紫陽奚屬哉。周子之「無極」，得紫陽而微言著；明道之「仁」，伊川之「敬」，橫渠之「禮」，堯夫之「數」，得紫陽而大旨出。其大者既得力於《學》、《庸》、《論》、《孟》及《易》、《詩》、《禮》諸經，其事業則見之於《綱目》。至其切近而有用，則見於《小學》、《近思錄》諸編。既已家絃戶誦，如日月在天，江河在地，而究其畢生著作之所在，則《全書》一編又不可不讀也。當其處不得爲之地，際萬不可有爲之時，而其所自陳，所誡勉，惟知有堯舜其君，三代其民，憂勤惕厲，死而後已。千載而下，讀其書，考其行事，其心即子輿氏之心，其所言即子輿氏不得已之言也。【略】今讀《全書》，凡家國天下之事與夫飲食起居之節，無顯無微，無精無粗，無鉅無細，無本無末，靡不見諸躬行，發之議論，諄諄懇懇，隨處感觸，不爲於詭異，不入於迂闊。推之則參贊之極功，約之即愚夫婦之所可與知，將見似續之有人而道之得明於天下也。

蔡方炳《康熙新刻朱子大全文集書後》　論人者必取其平生之言考之，而其人見焉，況乎接往聖之宗傳，垂後學之標準，如考亭朱子者乎？今儒者童而習，長而遵，莫非朱子之言也。習之遵之，而聞道之人蓋寡，則又何也？朱子之學有體有用，合內合外，溯流以窮源，即末以知本，教固因人而施，詣亦與年俱進。朱子之爲朱子，未可淺窺而得也。以其博綜羣說，反覆講究，精研體認，求合聖賢本旨之苦心，而從以朱子爲依文解義也。至于信道之篤，求道之勇，踐履之醇，涵養之密，持守之嚴，經綸之裕，出處之正，靡不造其極而幾于無間。後之人非朱子而朱子不加損，尊朱子而朱子不加益，徒多其辭說

以起紛爭之端，皆未讀朱子平生之言，以見朱子之爲朱子焉耳。

張伯行《正誼堂本豫章羅先生集序》 延平答朱子問學，必學羅先生緒言相諄勉，其謹師傳以成後學如是。至朱子擴而充之，致廣大，盡精微，使孔、孟、周、程之旨融會歸一，如萬派之朝宗於大海。

汪琬《王敬哉先生集序》 陵遲益甚，文統、道統於是歧焉爲二。韓、柳、歐陽、曾以文，周、張、二程以道，未有彙其源流而一之者也。其間釐剔義理之絲微，鑽研問學之根本，能以其所學進而繼孔子者，惟朱徽國文公一人止耳。倘微文公論說之詳，辨晰之力，則向之晦者幾何而熄，向之亂者幾何而不澌滅蕩盡也。然則使孔子之文踰數十傳不墜，蓋文公之力居多。

又《劍南詩選序》 宋南渡百四十年，詩文最盛，其以大家稱者，於文當推文公朱子，於詩當推務觀，其他皆名家而已。

陳廷敬《晦庵論詩》 儒林道學費調停，雅頌分明在六經。記得考亭詩法好，先從陶、柳考門庭。

又《願學齋文集序》 朱子自韓、歐陽以下皆有譏焉，而獨稱南豐先生之文。故朱子之文出於南豐。

《遠志齋詞衷》 詞有檃括體，有迴文體。迴文之就句迴者，自東坡、晦庵始也。其通體迴者，自義仍始也。

《雕菰樓詞話》 談者多謂詞不可學，以其妨詩、古文，尤非說經尚古者所宜。余謂【略】古人一室潛修，不廢嘯歌，其旨深微，非得陰陽之理，未足與知也。朱晦翁、眞西山俱不廢詞，詞何不可學之有？

朱彝尊《與李武曾論文書》 蓋文章之壞，自唐始反其正，至宋而始醇。宋人之文亦猶唐人之詩，學者舍是不能得師也。北宋之文，惟蘇明允雜出乎縱橫之說，故其文在諸家中爲最下；南宋之文，惟朱元晦以窮理盡性之學出之，故其文在諸家中最醇。學者於此可以得其概矣。

又《朱文公文鈔序》 及觀新安朱夫子之文，其上孝宗封事，感奮激烈，殆有過于同甫之所云者。世之人重夫子，以道不以文。覽其文者，或以質直病之。不知夫子之文，原本乎道，其闢二氏，崇經術，正人心，皆非得已。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惟不得已而爲文，斯天下之至文矣。孔子筮得《賁》，愀然有不平之色，而曰：「賁非君子之所樂也。丹漆不文，白玉不雕，質有餘者不受飾也。」其夫子之文之謂與。夫子集凡百卷，【略】予獨取其有關時事出處者若干篇，蓋非爲學者入德之資，俾後之論文者不以質直病焉，而觀其感奮激烈。

陳訏《宋十五家詩選・朱子詩選》 朱子詩高秀絕倫，如峨眉天半，不可攀躋。至其英華發外，又覺光風霽月，粹然有道之言，千載下可想其胸次也。

《宋詩鈔・文公集鈔序》 朱子自註詩云：「僕不能詩，平生僥倖多類此。」然雖不役志於詩，而中和條貫，渾涵萬有，無事模鐫，自然聲振，非淺學之所能窺。此和順之英華，天縱之餘事也。

《帶經堂詩話》卷二〇 〔劉屏山〕先生常語文公曰：「吾少官莆田，以疾病時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比歸讀儒書，而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故文公講學，初亦由禪入。（《池北偶談》）

《戴酒園詩話・朱熹》 詩雖不宜苟作，然必字字牽入道理，則詩道之厄也。吾選晦翁詩，惟取多興趣者。（黃白山評：「胡澹庵嘗以詩人薦朱子於朝，朱大憾其不知己，戒不復作詩。余謂澹庵雖不知朱子，卻知詩，蓋紫陽詩實勝當時諸人也。」）如《次秀野雪後書事》：「惆悵江頭幾樹梅，杖藜行遶去還來。前時雪壓無尋處，昨夜月明依舊開。持寄遙憐人似玉，相思應恨劫成灰。沉吟落日寒鴉起，卻望柴荊獨自回。」又《次雪韻》：「一夜同雲佈四山，曉來千里共漫漫。不應琪樹猶含凍，翻笑楊花許耐寒。乘興政須披鶴氅，瀹甘尤喜破龍團。無端酒思催吟筆，卻恐長鯨吸海乾。」二詩俱風致，「楊花」句尤具慧心。

程哲《康熙本羅鄂州小集序》 朱子吾新安產也，集有宋諸儒之大成，表彰六籍，大道丕顯，至摛辭綴翰，不獨兼擅歐、曾、王氏之長，直追漢、唐而上。

焦袁熹《閱宋人詩集十七首》一一 道義眞堪百世師，淵源未覺《國風》衰。皋比若道多陳腐，請誦屏山集裏詩（朱子詩亦包在裏，不敢置評故也）。

吳祖修《讀遺山題中州集後詩》 《西銘》《易序》典謨還，千古才人杳莫攀。一向斯文論華實，晦翁能敵百遺山。

陳經禮《偶論宋詩十絕句》八 道學千年俎豆新，復工餘事作詩人。武夷澗曲衡山麓，書屋梅花清絕塵。

魏裔介《孫鍾元先生歲寒居文集序》 文亦難言矣。古今之爲文者，奚啻數千百人，而傳於世者固寥寥也。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范曄，以及陳、阮、潘、陸、任、沈、邢、魏，此皆有意爲文者也。【略】若夫無意於文而文自工者，惟

周、程、張、朱數子耳。周子之《太極》，程子之《易傳》，張子之《西銘》，朱子之奏議論序，皆不事擊軼藻飾，而燦然犁然理至者，文自不可易也。

又《復安慶郡丞程崑崙書》 竊以爲古文之廢久矣。三代而後，自當以馬、班爲宗，韓、歐爲嗣。二蘇筆舌妙天下，而失之泛溢；程、朱理學入堂奧，而詩文有遜焉。

杭世駿《鄭筠谷詩鈔序》 宋室理學鬱興，伊川《擊壤》、橫浦《偈頌》，欲以陶詠性天，發揮理道，譬猶黃桴葦籥以爲樂，羹藜飯糗以爲食，操奇觚者或迂而笑之。朱子超然一洗道學之障，清詞麗句，矯訛翻淺。

王昶《舟中無事偶作論詩絕句四十六首》二一 不痛宗臣隕路岐（趙汝愚），不悲僞學苦編羈（朱子）。秦關蜀棧淋漓作，恰值中原北伐時（放翁與徽國文公友善，而祭徽公文止二十四字，於慶元黨禁，略無一語及之，可以見其志節矣）。

《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五陸游《寄題朱元晦武夷精舍》 惟朱子稱此詩，惟此詩可寄朱子，所云詩中有人者。

《北江詩話》卷三 南宋之文，朱元晦大家也；南宋之詩，陸務觀大家也。

《竹林答問》 問：昔人論詩，謂不可墮入理障，然乎？答：宋儒以詩爲語錄，則不可。若《烝民》之詩，有尹吉甫之「穆如清風」，何不可之有？此惟朱子詩庶足以當此。

《文章精義》 文字貴相題廣狹。晦庵先生諸文字，如長江大河，滔滔汩汩，動數千萬言而不足，及作《六君子贊》，人各三十二字，盡得描畫其生平，無欠無餘，所謂相題者也。

又 晦庵先生治經明理，宗二程，而密於二程。如《易本義》、《詩集傳》、《小學書》、《通鑑綱目》之類，皆青於藍而寒於水也。但尋常文字多不及二程。二程一句多撒開，做得晦庵千句萬句；晦庵千句萬句，拏斂來只作得二程一句。雖世變愈降，亦關天分不同，然晦庵先生，《三百篇》之後，一人而已。

又 晦庵詩音節從陶、韋、柳中來，而理趣過之，所以不可及。

《覗齋詩談》卷五 朱文公學詩煞用工夫，看其顏古色蒼，自非晁無咎諸人所及。因他胸中先有許多道理，然後尋詩家言語襯托出來，此卻別是一路。詩家有象外圓機，而談理有一定繩尺，發揮既少蘊藉，布置自露蹊徑。初意怕人不曉，又不欲使人見其針線，三回五次修飾，已落後天。讀者但知爲經書注腳，不知爲風雅之宗。

《義門讀書記》卷四一評曾鞏《爲人後議》 此等文後惟子朱子能之。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朱子》 滄州病叟亦躭吟，往復鵝湖辨古今。感興齋居摹《感遇》，皇羲妙旨契元音。

《說詩晬語》卷下 朱子五言不必嶄絕凌厲，而意趣風骨自見，知爲德人之音。

《劍谿說詩》卷上 朱子謂：「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倣《選》詩，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大儒天縱，論詩亦深到如此。

《貞一齋詩說》 南宋陸放翁堪與香山踵武，益開淺直路徑，其才氣固自沛乎有餘。人以范石湖配之，不知石湖較放翁，則更滑薄少味。同時求偶對，惟紫陽朱子可以當之。蓋紫陽雅正明潔，斷推南宋一大家。

《詩源辯體》卷二三 朱子初年五言古悉學蘇州。

又後集纂要卷一 朱元晦（名熹）五言古最工。宋人五言古，歐、蘇門戶雖大，然悉成大變。國朝諸公則選體稍近，而唐體實疏。元晦五言古，初年嘗擬《十九首》，既而悉學應物，又既而學子昂，又既而學子美，音節步驟十不失一，實在我明諸家之上，元瑞稱其「製作頗遡根源」是也。元晦嘗言：「其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仄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方得作詩之法。」蓋元晦本學淵明，然未易彷彿，故其沖澹者遂爲應物，宏大者即成子美也。人知陶、韋爲一源，不知子美音調實與陶爲一源也。

《古今文派述略》 南渡以後，國勢變而文亦不振。【略】東萊先生文筆俊爽，頗能步武東坡，第《博議》一書，乃其少作，未免有掉弄虛機之誚，朱子亦謂伯恭之文失之纖巧，誠不易之論也。故南宋之文，必以朱子爲大家。

又 朱子名熹，字元晦，婺源人。天姿粹美，讀書務躬行。父松，字喬年，初爲尤溪尉，後知饒州，嘗誦《大學》、《中庸》，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朱子幼承家學，慨然有志於聖賢。【略】爲文師法韓、曾，一出自然，可謂南宋以來卓然一大家。然後進效之，理不足以舉其詞，未得其精深，徒得其柔緩，於是冗沓萎茶之弊起矣。

《養一齋詩話》卷一 「詩無工拙」，朱子言之矣。蓋有工拙，乃詩之衰也。三代兩漢之世，人唯無作，作則未有不工者，性情學問，陶冶深矣。故善讀書

者無不能，而能者亦不必作，作亦不以之自喜。自有工拙，而作者愈盛，詩亦愈衰。嗚呼！人才之不逮古，悉由於此，豈獨詩之衰也！

又　朱子論詩，謂「虞夏以來，下及漢魏，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欲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詞》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輿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愚按詩之源流得失，實盡此數十言之中。學者誠知詩無可學，而日治其性情學問，則不學而亦能之。必不得已，遵朱子此論，而採摘精審，專一沈潛，庶乎其不悖於聖人之詩教，而足爲能詩之士矣。

又　滄浪論詩，先去五俗。朱子亦曰：「須先識得古今體制，雅俗鄉背，此入門第一義。白不盡俗。白如盡俗，何以不朽？俗蓋必朽者也。」

又卷五　梅詩最難工。【略】晚宋張澤民有「纔放一花天地香」句，似奪胎於晦翁「數點梅花天地心」句，而脫去道學門面，語便可誦，然韻味終未深也。

《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一　朱子曰：「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按古今論太白詩者衆矣，以朱子此論爲極則。他人形容贊美，累千百言，皆非太白眞相知者，以本不知詩教源流。

又　朱子曰：「偶記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腳板？」據朱子此論，可見詩有本原，不可不究，性情既厚，心聲乃精。若以「無迹可尋」、「不著一家」，爲盛唐大家妙處，則「心切理直」之詞，「澆風」、「惡木」之句，反似發露太過，無弦外音，而變《風》變《雅》之道，幾乎息矣。

又卷二　朱子曰：「杜詩佳處，有在用字造意之外者，惟虛心諷詠，乃能見之。」按薛文清公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可以形容有道者之氣象。『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可以形容物各付物之氣象。『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唐詩皆不及此氣象。」此即朱子所謂「佳處在用字造意外，虛心諷詠，乃能見之」者乎？

《文脈》卷二　〔李空同〕曰宋無詩，予曰：梅聖俞、王介甫、陳後山、朱晦庵、謝皐羽，擇而誦之，豈曰無詩？

《藝概》卷一　朱子之文，表裏瑩徹。故平平說出，而轉覺矜奇者之爲庸；明明說出，而轉覺恃奧者之爲淺。其立定主意，步步回顧，方遠而近，似斷而連，特其餘事。

謝章鋌《論詩絕句三十首・朱文公》　《擊壤》常爲風雅譏，考亭詩格獨深微。且看《感興齋居》句，三歎朱絃此調希。

《退庵隨筆》　文貞意在講學，於詩詣力未深。其於唐詩，只取張曲江及燕、許、李、杜、韓、柳數家，宋詩只取歐陽文忠、王荊公、朱子三家。

又　南渡以後有道學派，以朱子爲領袖，再降而爲四靈、江湖兩派，而宋詩遂衰。

白永修《答友人論詩》　水中鹽味最爲奇，俚鄙誰能《擊壤》師。莫道儒宗無韻語，請君三復考亭詩。

李希聖《論詩絕句四十首・晦翁》　秘監談詩有盛名，淵源殊不負平生。屏山老去風情在，燈火樊樓寫汴京。

長野確《松陰快談》卷三九　朱子曰：「秦少游詩甚巧，張文潛詩只一筆寫去，重意重字皆不問，然好處亦是絕好。」余謂二子皆蘇門高足，而朱子評之甚公，非如後人滿口皆出私意也。

《南亭詞話》　詞盛於宋，而周、程皆不聞有作，晦庵偶一爲之，而非所長。

《詞徵》卷五　范文正、岳武穆名臣也，眞西山、朱晦庵，大儒也，而皆工於詞。【略】蓋風會所趨，非必浸淫於此，乃能之也。

《鄭大鶴先生論詞手簡》二　朱文公嘗云：「不知宮位究在那裏？」其全書中有記俗譜管色，益錯亂已。此老不爲考據訓故之學，固未爲知樂也。

分論

《桂林虞帝廟樂歌》　《黃氏日鈔》卷三四：迎之章三，一章思其所安在而後迎。送之章三，一章極其所往而猶思。文法高妙，語意無窮。其曰「渺冀州兮何有」，而應之曰「暢威靈兮無外」，慨然斯世之意所寄焉者也。《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一：元晦楚辭有《虞帝廟迎神》、《送神》二歌，直逼屈原《九歌》。元晦嘗註《楚辭》，蓋有所得也。嘗言：「余素不能作唐律，和韻尤非所

長。年來追逐，殊覺牽強。」其自知乃爾。

《白鹿洞賦》《黃氏日鈔》卷三四：一章言唐李渤讀書舊地，而南唐因創書院。二章言自太宗、眞宗增闢，而廢於熙寧。三章言今日之再造。四章言講學之要領，而亂之以德業無窮之思。 虞集《跋朱文公白鹿洞賦草》：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於其間乎。集嘗泛彭蠡，登匡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立」，凜然有遲暮無反之歎。今夫荒閒寂寞之濱，朝誦暮絃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篇輯錄文公全書者以冠諸首，家傳而人誦之，則固有不待皆至乎白鹿者。平章迂軒趙公之幼子，乃購得其稿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尤足想見其意度。

《感春賦》、《空洞賦》《黃氏日鈔》卷三四：皆用騷體，而無其愁思，寄興悠遠矣。

《招隱操》《黃氏日鈔》卷三四：蓋謂淮南小山初作本招隱者而使之仕，後世皆失此意，故再爲申其旨。又爲《反招隱》，言道誼自得之樂，時止時行，無入而不自得也。《朱子可聞詩集》卷二：此琴操也。眞西山謂琴之音以淳古爲上，此作雖極力摹仿淮南《招隱》，前段以桂樹高拂下臨興起抱德之士隱居山中，後段言叢薄林深，鳥獸不可與同群，皆運化原篇詞意，一結醒出我心離憂，好賢之旨獨躍然，而溫穆和平，則於楚調爲一變矣。

《反招隱》《朱子可聞詩集》卷二：前托在上者之詞以招隱，備道山中之苦；此托在下者之詞反招隱，歷述山中之樂。雖亦採藻於左、陸，然筆筆自與上呼應。究其命意，尤在結二句，曰「人間雖樂」，是近接本章上截「此間此樂」作轉關，曰「此心與誰同」，是遙對上章末句「我心徒離憂」爲合局，言外見得在上者若有招賢實心，我亦將舍獨樂而樂與人同。終老山林，豈士君子之志哉！凡言大隱小隱，皆在下風矣。

《庚子應詔封事》《黃氏日鈔》卷三四：謂國之大務在恤民，恤民在省賦，省賦在治軍，其本又在人主正心術以立紀綱，而歸極於一二近習得以賣債帥之弊。其言哀痛切至。

《戊申封事》《黃氏日鈔》卷三四：退朝後屢詔不起，而以書對也。謂大本在陛下之心，急務在輔太子，選大臣，振紀綱，變風俗，愛民力，脩軍政六者，而六者之未理，皆原於此心一念之私。隨事注釋，以期於必感悟，且闢老、釋、管、商之說。終之曰：「歲月逾邁，如川不返，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莫，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矣。」讀之令人揮涕。 又：按先生上續孔孟，講明帝王之學，遭值壽皇英明不世出之主，而三上封事，皆墮空言。其言婉切明盡，蓋自漢至今，能言治道之士，莫之能尚。而當時曾不聞有賞異之者，於是異端浸淫之患爲可畏，而先入之說爲主，有非可旦夕解，或者潛藩輔德之舊，必有任其責者矣。《（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讀前後二段，知儒者學術之正；讀中一段，知儒者經濟之優。此等封章，卓然千古。

《壬午應詔封事》《（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論治則精要而不浮，論事則明暢而不冗。大儒之言，自爾迥別。

《辛丑延和奏劄二》《（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本天人理欲以立言，自是培養根本議論。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窮理居敬，是朱子一生學問本源。以此爲先資，足徵靖獻之忠矣。《古文眉詮》卷七六：即位首討經藝，揭全篇論讀書之要之由。（「爲學之道」至「居敬而持志」）平提綱領四層，理以爲的，敬以爲主，總管攝在讀書上。（「此爲學」句）言知不脫行，不是半截學問。連絡而下，疏窮理必在讀書，此爲四層之歸趣。窮理者憑乎此，居敬者致壹乎此，而循序即所以精此也。（「此居敬持志」二句）仍不脫行，與首層相顧。總束。切身指點，到老境得力，乃說得此。（獨於問學孜孜不倦）應首討經藝。 所取乎朱子之文，將使學者讀之，於觀理之路，入德之門，昭然如鏡之發覆，車之就軌，無復有揜其明而謬迷其所往者，則非獨文焉已也。此劄由寧宗初以侍講召，切對講筵進說。四層之中，流衍溯回，平生爲學畛涂，不累牘而具舉。即以文言之，亦優入乎挈淨精微之域矣。

《上寧宗書》《古文雅正》卷一三：朱子生長高宗時，歷孝宗、光宗而寧宗，至是朱子已老矣。自言：「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以是而告君。」嗚呼！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幸生朱子之後，得讀遺書，不以是自奮者，自賊之尤者也。

《與廣仲書》張栻《答朱元晦秘書書》：觀所與廣仲書，析理固是精明，亦可謂極力救拔之矣。然言語未免有少和平處，謂當循前人樣轍，言約而意該，於緊要處下鍼。若聽者肯思量，當自有入處。不然，我雖愈極力，彼恐愈不近也。如何如何？

《答張敬夫書》（諸論一一具悉）　眞德秀《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帖》：按南軒先生二書，皆將去桂林時作。任侯所藏文公先生帖，正其往復者也。當乾道、淳熙間，二先生更相師友，以斯文爲己任，一言一論一著述，反覆講磨，必極其至當而後已。此書所論《中庸》、《近思》，蓋其一也。夫以二先生之學，可謂深造自得者矣，而猶汲汲於友朋之助如此，況學者乎。文公記濂溪書堂，以爲斯文之傳，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此帖所謂「發明天命之意」是也。夫濂溪生千載之後，而接孔、孟不傳之統，信天之所畀矣。二先生並時而出，講明斯道，以續周、程之正脈，謂非天意可乎！

又（熹窮居如昨）　程敏政《書朱子答張敬夫書》：按此書謂陸子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將流于異學。然朱子他日又謂「溫公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疑其與論象山之失同。至於《滄州精舍祝文》則云：「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遂以溫公上班周、程、張、邵，以侑宣聖，豈別有見邪？抑大賢之造詣淺深，必歷其域者然後知之，非後學小子所得驟而窺邪？

《答輔漢卿書》　眞德秀《跋朱文公所與輔漢卿帖》：亡友漢卿端方而沈碩，文公深所許與，往來書帖，當不止此。然其懷人憂世、勸學興善之心，於此亦可略見。末所謂「當此時節，立得腳定者，亦難其人，況更向上事邪」，文公之所望於學者蓋若此。

《答任伯起書》　眞德秀《跋朱文公所與任伯起樞密柬》：前帖論處己接物之要，曰「循理而行，自然中節」。後帖論讀書作文之要，曰「平心熟看，自見滋味」。嗚呼！旨哉斯言。聖賢所謂勿正勿忘勿助長，所謂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安資深者，皆是義也。覽者宜有以精體而篤踐焉。

《答滕德章》　包恢《跋晦翁先生二帖》：前輩名儒嘗評晦庵先生字畫之精神風采，邵康節所謂「天外鳳凰飛處別」者也，世以爲確論。有如其片言隻字，傳在人間者，爭寶藏之，字畫云乎哉！瑞之陳兄公明方少年而喜學，恨生之晚而不及見先生也，得此二帖而珍之，其所志當有在矣。慕其德猶鳳凰，則必不肯混於鷄鶩之群，想其飛在天外，則必不屑棲於林木之末。且二書中固非有他答問，然如以目昏不讀書爲天意，以欠人文字多爲債負，聞人稱之尤多，見公論之不掩。其懇切於成己成人之事者，無小大類如此。讀書知人，尚友論世，雖生晚而不及見，如將見之矣。

《答潘文叔書》　王柏《跋東村得朱子帖》：僕每讀到「悠悠度日，永不到眞實地頭，光陰可惜，既以自嘆，又不能不以世道人物爲憂也」，未嘗不聳然流汗。子孫不能保愛，流落於人間固多矣，苟能於言下省悟，亦不異於及門也。觀者其毋忽。

《與訥齋帖》　王柏《跋朱子與訥齋帖》：訥齋趙公登朱子之門爲最先，其後遠庵昆仲相繼而進。開之以道義，締之以婚姻，往來尺牘，其多可知，見于文集者，訥齋止二通而已，此帖亦不與焉。今以辭語考之，實慶元丙辰先生乞改正從臣恩數之後，沈繼祖未上疏之前也。當是時國論大變，善類奔波，海內震駭，審觀此帖，不勝感慨。其餘則家庭間眞情實意，契誼藹然，寶藏宜謹。

《與呂伯恭書》　王柏《跋朱子帖》：乾道丁亥秋，文公朱先生訪張宜公於長沙，道由昭武，拜端明黃公中於里第，先之以長書，其辭前後有曰，【略】其書見於文集。九月抵長沙，此書則在長沙時遺東萊先生呂成公之手筆也。故書中首言見端明事，稱其德履，且自愧淺之爲丈夫。時朱子年三十有八，其景行前修，氣識宏遠，度越一時，至今使人躍然興起。嘉定乙亥，金華後學王柏受是書于成公門人獨善汪公大度之家，寶藏于笥，又五十有七年矣。嗚呼！自三先生之聲教絕響，後生小子安識前輩敬老尊賢之禮哉。至於辭受之宜，儒釋之辨，當時朋友切磋之實意，典則滿紙，義理沛然，大有補於世教者。

《與汪獨善書》　王柏《跋朱子與汪獨善手帖》：今觀文公手筆，粲然辭氣慷慨，所以嘆息二先生之事，凜凜然足以立千載懦夫之志，是以起敬而書於後。

《與劉子澄書》　高斯得《跋朱文公與劉靜春帖》：嗚呼！先生古之大人也，而林栗詆其傲慢，沈繼祖斥其不孝，千載之下，將惟先生之信，抑二僉人之信乎？斯得之愚，於先生相萬也，戊申按吏浙東，或者謬稱其似，乃今蕭泰來以倨傲不孝見劾，復與先生同，寧得不荷之以爲榮乎！三復遺帖，慨然以歎，因拜手書于其後。

《與晏亞夫（淵）書》　姚勉《書考亭三帖後》：同年友伯愔示某以考亭夫子與蓮蕩先生三帖，某拜手欽翫，仰見夫子格言大訓，無所往而不寓。一曰：「向見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此須更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見得本來明德之體，動靜如一，方是有入頭處。」夫子此言，豈惟蓮蕩先生可行之，正爲某輩後學地也。二曰：「某連年疾病，今歲差勝，然氣體日衰，自是

無復強健之理。所幸初心不致忘廢，亦時有朋友往來講習。僞學污染，令人恐懼，然不得避也。」三曰：「某衰於疾病，更無無疾病之日，明年便七十矣。區區僞學，亦覺隨分得力，但少文字不能得了，恐爲千載之恨耳。」夫子年愈高而德愈茂，血氣衰而志氣盛，黨禁方嚴，經歷患難，曾不少變，方且欲了文字以詔千載，其與宣聖七十二而成《春秋》者何異。持敬功效，乃能如此，僞邪眞邪！無黨禁不足以見先生之學，然則僞學之禁，天益以表夫子之眞歟？某三復三帖而三嘆。

《與韓尚書書》　《黃氏日鈔》卷三四：與韓尚書、龔參政、陳丞相等書，皆論出處，痛快語也。

《上宰相書》　《黃氏日鈔》卷三四：謂以荒政之急爲緩，「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飢餓。今朝廷愛民不如惜費之甚，明公憂國不如愛身之切」，其言苦至，所當成誦。

《答陳同父書》　《黃氏日鈔》卷三四：「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豈不是至公血誠，孟子豈不是龐拳大踢，到底無著手處。」愚竊意「龐拳大踢」必就用陳同父來書中語，然以此形容孟子，亦不害其爲救世之精采也。

《答尤延之書》　《黃氏日鈔》卷三四：論揚雄臣賊莽，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亦不免誅絕。愚按雄之《劇秦美新》，似不止畏死貪生而已。莽亦何嘗殺不頌功德者耶。然雄後世尊之，比孟子，甚至本朝名儒或抑孟而尊揚。先生獨奮《春秋》之筆，與孔子誅少正卯異事同科，亦奇矣哉。

《答呂子約書》　《黃氏日鈔》卷三四：四十七卷皆《答呂子約書》，所問似覺纏繞細膩，費先生之說甚多，使人厭倦。

又（示諭總總具悉）　程敏政《書朱子答呂子約書》：按此書朱子未與陸子相見時語。所謂「脫略文字，直趨本根」與《中庸》「先學問思辨而後篤行」之說，乃朱、陸最異處。今考陸子與其門人書，亦孜孜以講學爲務，而獨切切以空言爲戒，疑所謂空言者指朱子也。朱子豈倡爲空言者哉！其說可謂大不審矣。

又（日用功夫）　程敏政《書朱子答呂子約書》：按朱子謂「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又謂「豈可汩沒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蔽，而可謂之學」。陸子之言則曰「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又謂「非明實理有實行之人，往往乾沒于文義間，爲蛆蟲識見以自喜而已」。朱子前所謂「道合志同」者於是益驗。

《答楊元範書》　《黃氏日鈔》卷三四：謂「元亨利貞，文王只是大亨而利於正。至《彖》、《傳》、《文言》，乃有四德之說」。愚謂此平實語。又謂「陰陽只是一人，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愚謂此通透語。

《答王子合書》　《鶴林玉露》甲編卷六：朱文公守漳，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擾。公答書曰：「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略】」文公此論，可謂明確。蓋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和於衆」之說，卒以滅宗，故後之爲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狥，唯當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爾。商之遷亳，周之遷洛，何嘗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論定，然後知拂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司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見得此理。

《答陳同甫書》　《愛日齋叢鈔》卷三：陸務觀詩：「鴨綠桑乾盡漢天，傳烽自合過祁連。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無人快著鞭。」用此視世間事，稍恢廓矣。文公《答陳同父逢時報主之說》有云：「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學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進焉而撫世哉？」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鄰未相出，何必吾家操？」此言皆有味也。今觀陸詩，用意不相遠。《書》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推此心庶幾焉。「功名在子，何異有躬。」《東坡詩話》亦有此語。

《答陳正己書》　吳澄《題朱文公答陳正己講學墨帖後》：朱子答正己一書，備述爲學之功，又規正己之失，蓋以其人有志于學，故曲盡其言，懇切之至。厚哉，先覺之用心乎！然竊聞之，大功廢業，況服齊斬乎。【略】正己靳學聖賢，身有母喪，而交書論學不異常時，則三年之喪爲虛矣。夫親喪本也，論學末也，忘其本而務其末，不知所論之學果何學歟！朱子故已箴其失，然舍其大而議其小，或者姑爲之掩覆也耶？

《與呂子約書》　吳澄《跋朱文公帖》：此朱先生遺金華呂子約書，蓋慶元乙卯之夏也。按先生紹熙甲寅八月被侍講之命，發長沙，至中途，已聞近習用事而憂。比及閏十月，先生去國還家矣。明年春，趙丞相罷，呂子約以論救

丞相貶韶州。書云：「時事已非所及，不能復道。」則先生之憂可知矣。其曰：「往者予弗及，來者吾不聞。」乃述屈子《遠遊篇》中之語。屈子以忠放逐，而蔽君誤國之人方得志，適與先生所值之時同。觀《楚辭集註》釋此二句，謂：「往者之不可及，則已未(知)〔如〕之何，來者之不得聞，則世之惠迪而未吉，從逆而未凶者，吾皆不得以須。其反覆熟爛，而睹夫天定勝人之所極，則安能不爲沒世無涯之悲恨。」書中述此二語，而《楚辭集註》亦成於是歲，先生之意深哉。嗚呼！忠賢得志之時少，讒邪得志之時多，因先生之書，味屈子之辭，令人悠然感慨於千載之下。

《與程可久書》 吳澄《跋朱文公與陳沙隨帖》：朱子手筆，人得之者固多。此書與沙隨程先生，其間質正《孝經》疑義及《易》疑義，則非泛泛往復之書比也。沙隨先生經學精深，朱子多取其說，於朱爲丈人行，故朱子以師禮事之。書中所質《孝經》之疑，程答書云：「近見玉山汪端明，亦謂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朱子然其言，載之於《孝經刊誤》。夫朱既不自足而質之於程，又不自有而推之於汪，前哲爲學，取長於師友，而不自恃蓋如此。

《與益公書》 吳澄《跋朱子慶元己未十二月四日與益公書》：聖賢之道，不幸不行於當時，猶幸其得明於後世也。朱子以慶元庚申之季春卒，此書貽丞相益國周公，乃己未之季冬，相距四月爾。當時僞黨之禁如燬，殆甚匡人桓魋之厄，及至我朝表章崇尚，與元聖俱，何其幸歟。雖然，尊其道在乎上，明其道在乎下。上之人尊之則至矣，下之人亦或明之否乎？夫見此遺墨而愛重焉者，愛重其道也。朱子之道，豈繫此遺墨也哉。有已陳之跡，有常新之心，舍其已陳而得其常新，朱子之所望於來今也。

《與蔡季通書》 虞集《跋晦庵與蔡季通書》：文公先生之於蔡季通氏，情義均骨肉，學問則師友，其事蹟見諸當時講明，傳乎後世炳如也。其大者如《河圖》、《洪範》之說，太極經世之旨，所以輔益於朱子者不少。名物若律歷，支餘若相地，亦非淺學後生所盡知也。此帖於出處隨時之義，藹然情至，猶可想見。蓋成德君子，造次所發，無一豪無可徵者如此。

《與劉晦伯書》 虞集《跋朱文公與劉晦伯書》：集嘗見文公與東萊先生一帖云：「福建人劉氏兄弟煓、炳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某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甚熟，知其嗜學，其幸與之進。」蓋東萊時在館閣也。此書所謂晦伯，煓也，韜仲，炳也。十千所買之山，豈即所謂新所之近而季通之所擇乎。昔者野人有食芹曝暄而美者，持以獻其君。野人猶然，而況君子之於其君也，心知其善，而忍後其事而弗告哉！紹興山陵改卜之議，季通竟坐貶死，孰知君子之於君親，蓋無二致也。得於親而不得於君，其勢然也。觀買山之帖，新阡之好，豈勝慨。然文公之書，豈欲以此藝成名者？而子昂仲章氏舉以爲言，豈子昂獨舉其所深解者，而仲章贊之邪？

《與黃商伯書》 虞集《跋朱文公與黃商伯書》：按此書當是先生守漳州時與南康黃君灝之書也。淳熙十七年庚戌四月，先生至漳州，所謂「至前申省自劾未回」者，當是去年十一月改知漳州之初文字也。十月地震，幷以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求去。又明年始去州。商伯與先生論學，如陰陽五行、仁義禮智、物格、知至、心喪等書，具見先生所答書。先生嘗有書與商伯云：「所論讀《易》之說，眞無欲之說，皆平正精切，非一槩悠悠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爲者，是可尚已。」學者彫喪，古道闊希，所謂平正精切之學，歷練世變而用力尤切者，讀之竦然。

《與姪六十郎書》 《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四沈存跋：紫陽夫子，百世之師。一言一行，無非妙道。精義之所發，學者皆當佩服而敬守之，況爲其後者乎？今觀此帖，閔其姪之失館地，則勉之以忍耐，知其墓木之摧倒，則囑之以修理。蓋能忍貧，則無苟得無恥之患。念先隴之彫毀，則無望其木思以爲材之心。修己奉先，事之大者，故其言懇至如此。宜當置之几案，時時展玩，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凡吾所當爲之事，皆可自此而推也。至正庚子嘉平，後學沈存端拜謹書。　又周伯琦跋：右新安朱夫子與所親手簡眞蹟一卷，詞語眞淳，氣誼周密。媚睦之厚，著於當時，筆畫之精，粲然傳久。誠爲後進之楷式也。鄱陽周伯琦敬題。　又陳朴跋：考亭夫子集道學之大成，以遺後人。豐功盛德，與天地爲始終。一言一字，皆可師法，況手書諭姪，其尊祖淑後之意，尤當服膺。至於原委考證，儒先名筆，既已詳悉，區區膚陋，有何他辭？齋沐撫觀，而附姓名於卷末。後學奉化陳朴敬題。　又邵亨貞跋：昔日坡翁嘗謂昌黎先生道濟天下之溺，愚亦嘗謂自宋之亡，得晦翁先生注述四書諸經，故斯文有傳，久而五常不廢。可不謂濟天下之溺乎！其於片言隻字，皆不失格言畦逕，至於私書，尚且見其卑尊存亡之序，尊尊幼幼之道，非命世大賢，疇能若此！浙右墨蹟，自來不得多見，今之收藏者，乃亦同姓後人，夫豈偶然也哉！嚴陵後學邵亨貞敬識。

《答蔡季通書》　程敏政《書朱子答呂子約蔡季通二書》：按以上二書，朱子始謂陸子全是禪學，且嘆其深誤後生之好資質者。今考象山之書，往往以異端爲憂，其於儒釋之辨亦嚴，蓋朱子直以其主尊德性之說太過，而疑其爲禪耳。然陸子與朱子書，則又譏其爲葛藤末說，不知縈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殆其言皆出於早年氣盛語健之時，學者未可執以爲定論也。

《答劉公度書》　程敏政《書朱子答劉公度書》：按朱子此書，深斥《荊公祠記》之非。而陸子亦與其門人胡季隨書曰：「《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無足多怪，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良可慨嘆。」殆謂朱子也。今考其記所云，多與朱子《讀兩陳奏議遺墨》相出入，而率本諸司馬溫公及明道先生之言。今摘其大略附注諸說，以見其語意所從來，亦後學考求探討之不能已者。然朱子《讀兩陳奏議遺墨》，其詞峻，陸子乃其鄉人，其詞婉，殆各有攸當，而朱拔本塞原之論尤不可少也。

《答劉季章書》　程敏政《書朱子答劉季章書》：按此書乃朱陸不同之肯綮，蓋陸子方以學者口耳爲憂，欲其以尊德性爲先，以收放心爲要；朱子乃欲學者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又欲其趁此光陰排比章句，玩索文理，正與象山之教相左。然朱子晚歲乃深有取於陸說。

《答吳伯豐書》　程敏政《書朱子答吳伯豐書》：按朱子謂兩種爲學之人，其一徑趨簡約，脫略過高，蓋指陸子之門人；其一覺得外馳，支離繁碎，殆謂己之門人也。然陸子晚年益加窮理之功，朱子晚年益致反身之誠。取是編前後所書考之，則二先生之學所謂去短集長，兼取衆善者，眞入道進德不易之法程也。

《答陸子靜書》　程敏政《書朱子答陸子七書》：按以上七書，曰日用工夫，頗覺有力氣，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曰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曰卻始知此未免支離；曰覺得外馳，支離繁碎；曰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曰向來誠是太涉支離；曰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展轉迷惑，無出頭處。蓋朱子深悔痛艾于支離，而有味于陸子之言。既以之自咎，又以之語人，鞭策淬礪，極其警惻。所謂豪傑之才、聖賢之學，知有義理之公，而無彼我之見，百世之下，所當刻骨而師之者也。

《賀陳丞相書》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蘊忠藎之意，發爲直諒之言。固應勉勵備至。《古文雅正》卷一三：陳丞相，名俊卿，朱子知交好友也。作相月餘，朱子所以勖之者如此，古人朋友之義如此，大儒作相規模如此。《古文眉詮》卷七七：延登不久，舉其未眞拜時成模，先進頌詞，合賀書體。（亦既餘月）轉入責望之詞，餘月便爾深企，正引明決副望。（「居大臣之位者」以下）以知明行決作正勗，反時不少緩，正對餘月未有設施。三「不敢」作激詞，仁義教化共功，見大儒眞際。「一日」四句，見大儒風概，正以拍緊明決副望。「行道」收仁義教化，「濟時」收及時不緩。「亟圖」緊照月餘。勁氣直達，其所勗勉，實由一生忠信明決發露出來。

《答韓尚書書》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此書可以勵士節，砥廉隅，不徒文字之工。

《答鄭自明書》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明學術，扶進人才，兩意無不該暢。

《與臺端書》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激切痛快之言，一根於忠愛，洵可垂世而不刊。

《上宰相書》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非任事之誠，孰肯進此讜言，所謂實心實政者，具見於此。　此段語意痛切，非見之最眞，不能言及此。是即古人臨深履薄之心，朽索六馬之喻，朕生平念茲在茲者，亦即此也。《古文眉詮》卷七七：書爲救荒弛緩而上也，用「緩急」平提開局。（若當急反緩）側入緩一邊。「給錢」、「收糴」，節眼。（「且遄時」三句）確是相時明識，遲速之間，得失利病，洞燭無遺。（「況是此策」二句）古今鐲例之開，固非善政，然揆以時事所迫，而招以人情所趨，因勢利導，亦足權宜相濟。「信」字最扼要。（然或者之論）筆陣一轉，探取時論，一拓，開出累幅文瀾。兩事分頂，整整相對。（「夫撙節財用」至「幸得之賞也」）一較論間，而其所據以爲沮抑者，不煩言而已破矣，此是總領。（而耗於養兵者）此申破節財用，所指侵滲漏之費，帶諷時弊，至切。（「明公不此之正」至「何說也」）轉詰明快。此申破惜名器，所指無功幸得之賞，帶諷時弊，又切。（然某亦嘗）筆陣再轉，推出沮抑病源，由于惜費阿指，言人所不敢言。（「明公自度」三句）筆陣三折，每一折加一倍緊醒。（「與其拱手熟視」至「不至於此也」）上論救荒事理，十分透露矣。下兜轉弛緩意，作策屬之言。先將似弛緩而非弛緩者，託起一層。（「況今祖宗」四句）并抉出寄處偏隅情事，帶諷更喫緊。末以入告激之，又作折筆。（「以前日遲頓」二句）轉緩爲急，收正文。（如其不然）筆又折，作掉尾事。「入告」一掉。

「請罷」再掉。（「謹當緘口結舌」以下）掉筆至此，雖屬忠憤激發之詞，實具進退從容之概，高極。裕儲道在乘機，勸輸道在鼓舞，此荒政要策也。其中並有宜急不宜緩意。此而飾辭以緩之，其病由於揣指而厪費，而時情又皆習退遜而樂因循。會此數層，拓出波瀾議論，字字對楮矣。其章法勻整，已開制藝之先。

《答梁丞相書》《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舉綱挈要，義蘊弘長。

《與留丞相書》《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立意透快，自是明通之識。

又《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篇中言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極爲明切。

《答汪尚書書》《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紫陽爲學本領略具於此書，朱陸異同得失，亦於此可見。

《答呂伯恭書》《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極精細又極渾融，非朱子不能見到此。

《答陸子壽書》《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此文考據既精，而用意尤愼。即議禮一事，可悟進學之道。

《與王龜齡書》《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極寫嚮往之誠，末兼勉勵意。兩賢相慕，豈同世情酬酢。

《與劉共父書》《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若無意爲文而文之敏妙，迥非脩辭家所能企及。由其理勝故耳。《古文雅正》卷一三：薦賢爲事君第一義，宣尼所以心折于鮑叔子皮，而遺恨于臧孫也。三代而下，推狄梁公、王子明，呂正獻好善薦賢，不遺餘力，蓋秉彝之好與忠愛之忱合併而出也。朱子與共父此書，可謂詳達而曲盡矣。即「好善」一節，亦可以驗君子小人。今有人於衆座中，稱某人如何行誼，如何才略。其諄問其姓氏里居者，必君子人也，其漠然若無關者，必庸碌人也，其初不深知，直從而毀之，或素不相識，徑從而疑者，必爲小人無疑矣。辨之於其辭色形神故也。昔有一人居官頗清愼，而終身不薦一賢。或問其故，對曰：「與我生者，則以不深知而不敢薦；與我熟者，則以未滿意而不敢薦。時存此念而已。」此種人豈徒寡識游移哉，緣好善之心不篤，謀國之念不深，私己之心勝故也。朱子此書，可謂明透。《古文眉詮》卷七七：「人材」，揭篇主。「急務」，拍緊訪求。（將以其身）逗落衆賢。玩「將」字，從未大用時立論。（「必咨詢訪問」四句）四句提綱一勒，俱主預求待用言。（「而未及也」至「無巧僞之亂」）緊切事權未及，乘此相士爲盡善。其神暇，故久而精。其勢寬，故多而富。其地不同奔競，故無隱無僞。頂上申言其效。（「此蓋未及」二句）任未及而士先遠，句有轡勒。（「權力所及」至「如此而已」）層層鞭逼。（好德不如好色）引成語，反應急務。「欲任」，仍切未大任。書似共父未當要職時致之。所言求士之道，皆從平素留觀、預儲待事立說，其于求之之存心，得所求之應念，與夫隨方以求之妙用，八面算到。身膺天下之望者，宜以此書日陳于前。

《答陳體仁書》《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約舉理要，可與言詩，可與正樂。

《與龔實之書》《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詞令清圓，而意致懇篤，於人才本末輕重之際，辯之甚明。

《答黃道夫書》《古文眉詮》卷七七：釋「理」字「氣」字名義。從理與氣，分配出「性」字「形」字名義。（「分際」二句）以上就我意指明。（「若劉康公所謂」以下）此疏劉康公語中字義，辨正來書所混也。（「《詩》曰」以下）此乃自引《詩》與周子之言，以證明之。先剖理氣之名，次正來書所引。學者欲明不離之義，須先不雜之義。

《答陳膚仲書》《古文眉詮》卷七七：（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一語刻刻受用。即事看理，即事見病，正是用功實地，何可有意排脫。「理事兩截」句，喝透。（「須偸些」三句）足此一層，乃無廢書之病，圓密無落放。一部《論語》，無離事言學者，賴此百餘字表出綱宗，乃爲聖學眞種子。

《詩集傳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蘊藉深遠，玩味此序，可得讀詩之法，亦可收學詩之益。《說詩晬語》卷上：詩以聲爲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揚抗墜之間。讀者靜氣按節，密詠恬吟，覺前人聲中難寫，響外別傳之妙，一齊俱出。朱子云：「諷咏以昌之，涵濡以體之。」眞得讀詩趣味。

《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誦後一段文，須識得古人讀書用心，矜愼不苟如此。

《大學章句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立言必綜其要，能令千載之下，曠若發矇。《義門讀書記》卷四二曾鞏《筠州學記》：元元本本之

論。子朱子《大學章句序》亦采其意用之。《古文雅正》卷一三：上下數千年治術學，擇焉精，語焉詳，句句從心得上體勘流落而出，曾、王學記未免外鑠也。叙孟子沒後一段，鬱爲熱血，發爲婆心，每讀至此，未嘗不聲入九霄，思通八表。

《中庸章句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此書最朱子所盡心，一序溯原竟委，大指已自囊括。《古文雅正》卷一三：朱子明道之書，此篇最爲明盡，取虞廷之授受，證以孔門之微言，下及學統之絕續。有志之士，心繹而身體之，源頭既徹，入手有階，俗學雜學，邪念妄念，一齊剗盡矣。

《李丞相奏議序》《黄氏日鈔》卷三五：先生此序，感慨世變，令人於邑，蓋不特爲李公發也。後學所當成誦。

《黄子厚詩序》《黄氏日鈔》卷三五：子厚名鉄，少先生一歲，同事屏山劉病翁。所工詩文琴書，以窮死。其徒三山許閎衷其所作。先生極言其變化開闔，恍惚微妙，其形容委折變態處，三嘆有遺音矣。宜玩味之。

《跋胡五峰詩》《黄氏日鈔》卷三六：初，先生不出仕，有「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之句。五峰譏其有體無用，爲詩箴之，有「山中出雲雨太虚，一洗塵埃山更好」之句。五年而先生聞之，則五峰已死矣，因爲之跋。愚按，體立則用存，體用未嘗相離。士君子修身，求爲可用於世，此體之立也。先生隱居讀書，則用已在其中。世之汲汲於利祿者，體之不立，用於何有？五峰有體無用之說，似合斟酌。此先生跋語有「恨不及卒請其目」之說歟？

《南豐先生年譜序》《隱居通議》卷一四：晦庵先生雅重南豐之文，爲之作年譜，考訂精實，又爲作譜序，其文殊類南豐。豈韓文公效樊、孟意耶？今錄於左。【略】前序甚肖曾文，後序差遠。

《資治通鑑綱目序》《古文眉詮》卷七七：舉溫公書起因，帶及胡公補著。（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一語括過兩公書，遞落自纂。（「表歲以首年」四句）四語表書例，一書要領具此。（兩公述作）著語謙遜，恰似回照兩公。（「歲周於上」八句）上是表例，此是疏義，妙在詞不別出。（兩公之志）仍挽應兩公。繁重如《綱目》一書，緊要處數言已了，是以君子貴之。

《程氏遺書後序》《古文眉詮》卷七七：言門人，則非自記之書矣。是議論之所主也。流傳竄以己意，其失更甚矣。尤議論之所主也。此段自述所錄。（然嘗竊聞之）轉局，引議論。述先生戒門人語，憑之起議。以下發議論，作數層振跌，見衛道苦心。（「而先生之戒」至「其亦誤也」）此正洗刷不得某心，徒起彼意。一層應門人所記，一層應流傳竄易。此段歸結。程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心傳旨要，和盤託出。朱子言：「程氏門人所記，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有之。」茲篇之云，正爲此懼。大義微言所繫，千載備聞此言。「主敬」、「致知」兩言，是尊德性道問學的乳也。程、朱此「知」字，該行字言。

《武夷精舍雜咏序》《古文眉詮》卷七七：首層揭第五曲，清精舍之阯。次層揭五曲之主峰曰大隱屏，精舍負屏而構也。三層揭抱中地，即精舍處。又以來路出路之各四曲，夾清第五曲。（舟行上下者）到此作勢，寫出由蔽得開，由狹得遠之概，蹴起題目。渾出精舍，是爲詩之一。堂爲一舍之主，詩二。左右兩室輔之，詩三、詩四。左抽外沙，而門其塢口，詩五。齋其塢中以聚學，詩六。館其隅爲方外遊，詩七。左沙回眺主峰處則亭之，詩八。又東臨水再亭之，詩九。由是補詳精舍置額之扉，而大局備焉，詩已前志矣。（不可以久留也）以上皆胸中成構，而功未竟也，乃介一波折。磯與竈，皆天成，在舍外可遊憩者，詩十、十一。至者非自溪來，則惟隔水有路，故以艇濟收之，詩十二。（爲賦小詩十有二篇）點雜咏總目。篇終忽觸化機，流行活潑，覺「天何言哉，吾與點也」氣象，悠然來會，餘人何處道來！　朱子家閩之崇安，武夷在縣南二十里，溪水九曲，而精舍當第五曲，正曲之適中也。首志其處，中列諸所構築，後附以舍旁之所憩，而終以津涉之所憑。色色清疏，叙次雜咏，體秩如也。披覽之餘，身如遡遊，百世仰止。

《李忠定公奏稿後序》《古文雅正》卷一三：三代而下，才能大者，諸葛君、李忠定也。宋朝人物，當推吾閩最盛。而忠定者，數百年罕見。朱子作序，激昂感慨，運以大力，是文集中第一健舉文字。朱子好讀南豐文，此篇多長句百字，暢似南豐，而氣魄過之。若合韓、蘇爲一乎！《古文眉詮》卷七七：用冒法起。以人事領氣數，渾舉而含規。（其心固如此也）以上一冒，大含細入。中段分層述事，與篇冒印證。將亂一層，層層與不遂所志煞住。方亂分兩層，是大關節，練句領起。第一次敵至一層，持之于將破一層。南渡又一大關節，亦分兩層。建炎新造一層，紹興獻言一層。叙畢，點奏草。就奏草總束前數層，見結構。後用議論括中幅，以配篇冒，都從言不盡用對面設想，語實意空。從不就所志，環轉天心，運意入化。前以人事領氣數，此以氣數歸人事，皆寓禍

由自致之諷。末乃致望今天子追用公言，是時事轉境即文章轉境也。直兜篇首。精神鬱盤，全在首函尾負，包孕中腹叙述。大氣運轉，弟畜子固，兄事退之。

《學校貢舉私議》《(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此議本程子之意，而益發其所未備，洵可以得眞才而收實效矣。《古文眉詮》卷七六：原古教法。(「蓋其所以」三句)古者治出於一，(三言道盡。(「藝爲最下」三句)挑出藝下，對後空文無用；指出法密，對後利誘冒進。(今之爲法不然)入時局。詳摘時弊，(「不均」、「誘」、「詐」等，是上所啓之弊，不本德而空言怪妄等，是士所習之弊。(而唱爲混補之說)申一層混補舍選之法，是後所謂守末弊而規規小變者。(「蓋嘗思之」以下)轉入建議。取明道先生議，高一層作曲。正議提款。均解額對前誘詐，立德行對前不本德行，罷詞賦諸款，總對前空言怪妄，遵學職對太學利誘，減解選對混補舍選。(治經必專家法)結過分年法。下三款皆重言經學，最切要。(「故治經者」至「終是淳厚」)觀此段議論，朱子推崇漢儒，原本註疏，何等小心，何等服善，眞治經者玉律金科也。彼滅裂之徒，不知古訓爲何物，乃曰秦焚經而經存，漢解經而經亡，猖狂蔑古，豈非經學罪人哉。(「各立家法」以下)排列諸家，即後款所謂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者。(「大抵務欲」四句)命題割切，爲此。(「通貫經文」以下)家法本治經總意，此與前段，皆率此說下。(「則雖多增所治之經」三句)結過經題答義。下於經議既畢之餘，推論到經史互證，乃爲實用，則經可致用，而史非粗迹矣。(而不爲俗學之所病矣)款議畢。總收。(與夫規規然)挽應時弊。貢舉之爲空文，學校之爲具文，其積也久矣。分條列議，抉傳染滋蔓之證，而處補瀉兼施之方，其證其方，驗諸今日，一一應病。

《觀心說》《(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明快透悉，總欲學者實地加功。《古文眉詮》卷七六：心主乎身，以本然者言，一而不二，就其用處言，數語了當。心外有心，是所破之的。統舉言心之語，設難而分剖之。破解「精一」一條，緊扼一而不二。(「非以道爲一心」三句)心外有心一破。剖解「操存」一條，心外有心又一破，并示以操存不可誤趨。剖解「盡心」、「存心」，合爲一條，不蔽不失，只此一心耳。(「是豈以心盡心」三句)心外有心又一破，剖明參倚非言心，直破其悞認。末段結醒聖學、釋學眼目。一穩順，一強索，其功效究竟之不同如此。辨禪學「明心見性」之非，如并州翦翦吳淞水。「心者主乎身，一而不二」，兩言管全篇，最直捷也。

《讀唐志》《古文雅正》卷一三：秦、漢、唐、宋之文，不觀此論，不能具隻眼。朱子作《綱目》，書揚雄爲莽大夫。此篇并其文而亦加貶焉。訂《韓文考異》，一字不肯放過，蓋愛玩之深也。此篇一筆不肯假借，蓋見其文而知其心，由百世以等百世，莫之能違也。欲立言君子，尚其以體道躬行爲重哉。《古文眉詮》卷七六：讀《唐書・藝文志》，感而論文也。以歐陽語「治出於一」引起，即以借伏歐陽子。(「然彼知政事禮樂」二句)引落道德文章，不出於二，籠罩全篇。(「有是實于中」二句)此段原文所由始，必實至而文生，即申由道而出之旨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至「所能當哉」)曲折其辭，以見斯文之鄭重，則固非可以易而命之矣。(「不知求道」二句)落到道衰文敝。(「猶皆先有其實」四句)猶有實而不純於道，一勒。就中揚子，人皆推爲言道之書，特抽勒以貶之。韓因文而會及于道，判語確。(所原之道)折轉作抑辭，見其所謂道者，文非盡由之出。「董賈」前文渾舉，特此摘出。推到唐後，獨取一歐陽子。(「則道之與文」三句)勒醒「道」、「文」、「一」、「二」等字。(「則文王孔子之文」三句)借便併聖人、韓、歐，比量總束。「道德文章，不出於二」八個字，壓倒六經以後作者。知言立言，自宜奉此爲本論。然道無往而不存，漢、唐、宋大家文，固所謂有其實而託於言者，各隨所得而出之，概而斥之曰有離無合，可乎？故賈、董、韓、歐之文，紫陽之論，千古兩行，道必常伸，文不偏屈，相發而相持，知其一亦知其二，乃稱智焉，非調停曲說也。

《王氏續經說》《古文雅正》卷一三：文中子之學勝于荀、揚、韓子，朱子嘉其懇惻而有條理。懇惻者仁也，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者也；條理者知也，明于理而達于事也。非從明德新民原本上體究者，未能有此體用。雖與聖賢大仁大知有別，然亦賢矣。朱子惜其學可充至于聖人，而不免爲好高自大之心所限。又以其氣象言語近于聖人，恐後世依倣而慕效之者多，故詳論之。其曰「用心爲已外矣」，學者尤當深警。三代而下，儼然自以爲聖人者，隋文中子、宋陸子靜、明王伯安也。三人皆絕世聰明，不朽人豪。然子靜與朱子同時，惜乎不知歸依，以折衷於微至。伯安事功亦無可議，而學術已差。文中則直以孔子自任，他聖人猶在所不屑，然不免有高大徇外之心。夫聖賢心細如髮，觀朱子一生行事著作，是何等精細。是時言道學者，有不談孔、孟而好言文中子，言經濟者，不談伊、周而好言王景略，粗氣乘之也。朱子此論，直抉

本原，有功後學不淺。

《仁說》 張栻《答朱元晦秘書書》：仁之說，前日之意，蓋以爲推原其本，人與天地萬物一體也，是以其愛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尺寸之膚而不貫通，則無尺寸之膚不愛也，故以「惟公近之」之語形容仁體，最爲親切。欲人體夫所以愛者，言仁中蓋言之矣，而以所言愛字，只是明得其用耳。後來詳所謂愛之理之語，方見其親切。【略】前日所謂對義禮智而言其發見，則爲不忍之心者，非謂義禮智與不忍之心均爲發見，正謂不忍之心合對義禮智之發見者，言羞惡辭遜是非之心是也。今再詳不忍之心雖可以包四者，然據文勢，對乾元坤元而言，恐只須曰「統言之」，則曰仁而已可也。又：《仁說》，岳前之論甚多，要是不肯虛懷看義理。某近爲說以明之，亦只是所論之意卻似稍分明，今錄呈。《古文雅正》卷一三：朱子此篇，最爲傳道微言。合孔門及程、張諸儒之說，而透徹親切以示人。余主蘆峰書院時，鄭魚門年丈以書來，謂近日士子廉隅不飭，利欲紛心，必先啓發其羞惡之心。余復書，謂啓人羞惡之心，誠爲切中，要必大發其惻隱之心。惻隱者仁也，四端萬善，皆原於此。惻隱之心一擊，則己私自消，親親仁民愛物，一以貫之，羞惡辭讓是非，相因而有。是亦切體朱子之言，而竊有得者也。《古文經訓》：〔《古文雅正》〕又云：「朱子此篇最爲傳道微言，合孔門及程、張諸儒之說，而透徹親切以示人。」善讀者玩索而自得之，庶幾知仁無不包，未可以一端竟矣。《古文眉詮》卷七六：天人遞舉，指出仁字根源。心之德，以體包用，點落仁字。（誠能體而存之）上指其本然，此遞到用力。「不失」對「得仁」，「不害」對「成仁」，不失不害兼體用，由用力繳歸本然。（「或曰若子之言」以下）此段圓足程子言仁之說。程子妙在分得體用清，朱子妙在融得體用合。由天而人，由體而用，由稟受而工夫，由正訓而補救，說仁如是，而後萬全，而後無弊。倒一字不得，添減一字不得。

《西銘論》 張栻《答朱元晦書》：《西銘》之論甚精，「乾稱父坤稱母」之說，某亦如此看，蓋一篇渾是此意也。但所論其間有一二語，鄙意未安，俟更爲精讀深思，方報去。

《江陵府曲江樓記》 李曾伯《跋晦庵記南軒曲江樓》：予三年于此矣，登斯樓，誦斯文，今始見眞蹟焉。嗚呼，兩先生之作述，非曲江公孰稱？曲江公之名，得兩先生愈遠；兩先生之心，豈止爲曲江公而發？我思古人，悠悠我心！《（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俯仰流連，極一唱三歎之致。《古文眉詮》卷七七：此篇蓋遙記也。景情都在敬夫心目中，都是代寫，中後感觸，悉於此段伏下。（而以書來）倒點來書。上所云云，皆書中語也，已後文情，皆從此出。「眺江山」，從「縈紆」等句生出。「按楚漢」，從江陵郡城生出。「想其人」，從張公心在朝廷生出。（「顧亦何預」至「不可已者」）此段又從敬夫書感慕曲江生出也。指驗秉彝懿好，正從懷古情深點化而出，入道學語，無道學氣。（「獨次第」二句）二句束盡。從前幅次第敬夫語中，溢出情致，雖遙記不患岑寂，寄意芊綿，煙波滿眼，理境中之永叔也。

《克齋記》 《黃氏日鈔》卷三六：此記爲會稽石子重作，最明白，當讀。

《漳州教授廳壁記》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敦重教職，足以警勵師儒。

《轉運司蠲免鹽錢記》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勤宣上德，辭令溫純。

《名堂室記》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記堂室耳，而必溯父師之教，叙爲學之本，乃純乎義理之文。《古文眉詮》卷七七：文用分叙法。第一節叙聽事之名，以先人之志爲眼，不忘先志，節主。第二節叙寢堂之名，以先人之戒爲眼，不忘先戒，節主。（蓋聽事寢堂）特將二名一總，嚴先訓也。第三節叙燕居之名，以師教爲眼。祝語似銘，點「晦」字。不忘師教，節主。第四節叙兩夾室之名，以爲學之要爲眼，即是節主。吾師江陰楊文定公，常言一生得力只「敬義夾持」四字，此其的傳也。（「樂而玩之」三句）以上直頭四節，作四篇記看。（「以見某」二句）簡語總束四節。五室劈分四節，創法老成。原本父師之緒言，昭揭聖學之指要，淵源途轍，深遠邃密。朱子生平居止服習之概，略具於此。

《衢州江山縣學記》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前幅褒美，後義更進一層。

《靜江府學記》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切要不浮，有資教化。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兼教養立言，用意特爲淵厚。

《鄂州社稷壇記》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詳引古制，稱述地德，從來無此典核。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義倉本良法，篇中將青苗相較處，尤覺利病劃然。

《衢州石鼓書院記》《(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砥俗式浮，言重鼎呂。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不取新奇，而文氣自疎達動人。

《呂伯恭畫象贊》吳師道《跋東萊手書張孟遠序》：朱子贊呂成公云：「一身備四氣之和。」狀公之德最盡，百世下宛然如親見焉。

《講座銘》、《四齋銘》、《鼓銘》《黃氏日鈔》卷三六：皆先生弱冠主同安簿時之爲也，後學可以自勵矣。

《學古齋銘》、《敬齋箴》《黃氏日鈔》卷三六：《學古齋銘》，爲周嗣恭作；《敬恕齋銘》，爲陳師中作；《求放心齋銘》，爲程正思作。皆切己工夫之語，亦隨其人之資而告之。《敬齋箴》則先生自警者，作聖工夫於斯爲至。吳澄《題朱文公敬齋箴後》：《敬齋箴》，朱子作，凡十章，章四句。其一言靜無違，其二言動無違，其三言表之正，其四言裏之正，其五言心之無適而達於事，其六言事之主一而本於心，其七總前六章，其八言心不能無適之病，其九言事不能主一之病，其十總結一篇。其言持敬工夫，周且悉矣。

《愚星亭贊》《黃氏日鈔》卷三六：先生晚年，道不行，姑取陳太丘寔訪荀朗陵淑，浮沉閭里，粹然盛德之事，圖之贊之，以自適。然寔之孫曰陳群，淑之孫曰荀彧，時皆隨侍，擁寔膝前，後皆背漢從操。先生所以寓戶門之戒，世道之憂，亦微矣。

《尊德性齋銘》《尊德性齋小集》附惲敬《曉湖尊德性齋記》：宋程允夫先生居婺源之韓溪，其讀書之齋，名曰「道問學」，朱子易之曰「尊德性」而銘之。【略】朱子此銘，平正而切近，然平日言存養而曰提撕，曰管帶，不以大力全功言之，於義有未備焉，不可不察也。

《曹立之墓表》程敏政《書朱子表曹立之墓略》：按此表謂以心之所得者爲學，有非文字言語可及，又謂先期于一誤，而遂至于棄百事以趨之，皆譏陸氏之失。然陸子之學主于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亦未始盡廢窮理之功，其教學者惓惓以本末先後爲說。其書具存，可以考見。若朱子之言，則實足以拯後學躐等陵節之弊，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

《張魏公浚行狀》楊愼《辭尚簡要》：吾觀在昔文弊於宋，奏疏至萬餘言，同列書生尚厭觀之，人主一日萬幾，豈能閱之終乎。其爲當時行狀、墓銘，如將相諸碑皆數萬字。朱子作《張魏公浚行狀》四萬字，猶以爲少，流傳至今，蓋無人能覽一過者，繁冗故也。

《陳獻肅公良翰行狀》宋濂《題天台陳肅公行狀後》：朱子之文，古今共尊，何敢贊一辭。若公事行，或有闕遺，亦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按《孝宗實錄》云：「乾道五年十二月，樞密都承旨張說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許之。說退約客，獨兵部侍郎陳良翰不至。說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尊珍膳，說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翰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命再賜，說復附奏：『良翰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翰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此與唐玄宗時宋璟卻王毛仲事正類，非有剛直之操者，孰能與於斯哉。【略】孝宗恢復之志，雖上通於天，終莫之遂，不主和者惟張浚、胡銓、張闡、張震及公等數人而已。公平生大節，此最彰著，故朱子特詳列之，而舍巨說細行，亦紀事之體當然耳。然而朱子修《通鑑綱目》，璟之事何嘗不載。況孝宗之知人，賢於玄宗遠甚，亦法所合書，豈當時弗知耶，抑偶忘耶？

《祭陸子壽文》程敏政《書朱子祭陸子壽陸子祭呂伯恭文》：按淳熙八年二月，二先生復會於南康，議論之際，必有合者，故朱子特請象山于白鹿洞升講席以重之。而又爲文以奠復齋，有「道合與同，降心從善」之語。後五月而東萊訃至，象山奠之，有「追惟曩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之語。蓋二先生之道至是而有殊途同歸之漸云。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朱熹《答呂伯恭書》：再祭敬夫之文，語意輕脫，尋亦覺之，則已不及改矣。誨諭之意微婉深切，銘佩何敢忘也！「弘大平粹」四字，謹書坐隅以爲終身之念。稟賦之偏，前日實是不曾用力消磨，豈敢便論分數？然自今不敢不勉，更望時有以提撕警策之也。《黃氏日抄》卷三六：《祭南軒》云：「兄宜以是，行之當時。我盍以是，傳之來裔。」其彼此相期如此。《古文雅正》卷一三：朱子第一知交，推敬夫與伯恭二人。餘如江西陸氏子壽、子靜、子美兄弟及同甫陳氏，往復辨論雖多，知契不及此兩人也。兩人之中，敬夫爲最，朱子敬畏亦似過于伯恭。讀此篇，想見聖賢至友，道誼知交，千載下猶爲傷心灑涕。

《曉諭兄弟爭財產事》張栻《答朱元晦書》：近作每得之，輒有開益。

《別籍異財榜文》甚佳。此間卻不至有如此太甚者，大抵近北州民間以易道說，非湖嶺間比也。

《齋居感興二十首》 朱熹《感興詩自序》：予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仙佛之間以爲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渺，追迹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蔡模《文公朱先生感興詩注序》：《三百篇》而後，非無能詩者，不過詠物陶情，舒其蕭散閑雅之趣而已。獨朱子奮然千有餘載之後，不徒以詩爲詩，而以理爲詩，齋居之《感興》是也。蓋以理義之奧難明，詩章之言易曉，難明者難入而難感，易曉者易入而易感也。朱子切於教人，故特因人之易入易感者，以發其所難入難感者耳。今誦其詩，包羅衆理，總括萬變，排闢異端，又皆正其本而探其源。眞德秀《跋朱文公詩元亨播群品篇親書示鄧邠老》：《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即太極也，其所以播群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靈根者，誠之復也。通則爲仁爲禮，復則爲義爲智。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然動靜循環，而靜其本，故元根於貞而感基於寂。不能養未發之中，安得有既發之和？故此詩謂世人之擾擾，適以害道，不若林居之士靜觀密察，尤能探萬化之原。要之，道無不在，初不以出處喧寂爲間，善學者當求先生言外之意云。姚勉《黃端可詩序》：余嘗謂陶靜節、韋蘇州、柳愚溪之詩皆深遠入妙，然皆不若紫陽朱夫子之詩爲尤妙。觀《感興》諸詩可見矣。「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爲此詩者，其知道乎。作詩貴乎知道也。《桯史》卷一三：朱晦翁既以道學倡天下，涵造義理，言無虛文。少喜作詩，晚年居建安，乃作《齋居感興》二十篇，以反其習，自序其意，斷斷乎皆有益於學，而非風雲月露之詞也。余從吾鄉蔡元思（念成）誦得之，其序曰：「予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欲效其體，作數十篇，顧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僊佛之間，以爲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眇，追迹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略】馳騁今古，劉華反實，斯可謂志之所存者。其中二篇，論二氏之學，猶若有輕重有無之辨，晚學恨不得撰杖屨以質疑焉。　胡次焱《書文公感興詩後》：文公贊陳詩，以爲雖乏世用，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至自言其詩，近而易知，皆切日用。然則陳詩如金膏水碧，有之固可玩，無之亦何損。文公之詩則布帛之文，菽粟之味，有補饑寒，生人不可一日缺者。雖然，文公自謂近而易知，愚則謂其近如地，其遠如天，學者可以易知而忽之哉！次焱謹識。《黃氏日鈔》卷三四：《感興》詩二十首，轉陳子昂自托仙佛之高條而爲切於日用之實，一章言伏羲肇人文皆造化自然之理。二章言陰陽無始，謂鑿死混沌者爲妄。三章言人心與造化通，惟至人能體之。四章言不能體造化者爲形役。五章言周衰已久，孔子作《春秋》而司馬公乃責後世封大夫爲諸侯非先見。六章言漢衰，獨孔明伸大義，而帝魏之失當革。七章言唐啓土不以正而致賊后之篡，賴范太史聲其罪。八章言陰陽常倚伏，當體陽復之端。九章言北辰居其所，當體爲人心之要。十章言聖人刪《詩》定《書》，皆以敬爲傳心之本。十一章言伏羲仰觀俯察以立象。十二章言六經無傳而程氏作。十三章言顏、曾、子思、孟子傳有要領。十四章言元亨利貞之動靜以誠爲主。十五章言學仙者逆天偷生。十六章言佛論緣業，而繼之者談空虛。十七章言育材失其道。十八章言作聖當自早。十九章言仁義之心當守。二十章言文辭之弊當除。　陳著《題晦庵齋居感興詩卷首》：文公爲後學地，可謂深著明切。宜端居密察，朝夕不置，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終有得矣。　何基《解釋朱子齋居感興詩二十首》：右一章。何北山曰：此章當作三節看，然首尾只一意。首四句言盈天地間別無物事，一陰一陽流行其中，實天地之功用，品彙之根柢。次六句言伏羲觀象設卦，開物成務，建立人極之功。末二句周子立圖著書，發明易道，再開人極之功。「無極翁」只是舉濂溪之號，猶昔人目范太史爲「唐鑑翁」爾。此篇只是以陰陽爲主，後面諸章，亦多是說此者，而諸說推之太過。蔡仲覺謂此篇言無極太極，不知於此章指何語爲說太極，況無極乎。太極固是陰陽之理，言陰陽則太極已在其中，但此篇若強摳作太極說，則一章語脈皆貫穿不來，此等言語滉瀁，最說理之大病也。【略】右二十章。何北山曰：「奇功收一原」，是用《陰符經》中「絕利一原，用師十倍」之語。《陰符》此二語，文公極喜之，時時舉揚。　《吳禮部詩話》：朱子《感興詩》第一篇云：「崑崙大無外，旁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羲古

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北山何先生曰：「此篇三節，首尾一意，【略】」第二篇云：「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勉齋先生曰：「兩篇皆是言陰陽，前篇是說橫看底，後篇是說直看底。橫是上下四方，遠近大小，此理拍塞，無一處不周，無一物不到，直是上自開闢以來，下至千萬世之後。只是這物事流行不息。」而蔡氏反以勉齋之說爲不然。使二篇果爲太極作，勉齋安得無一言以及之乎？或者猶謂一理至理，豈非太極之名？且何先生固已言太極是陰陽之理，但全篇章指，非說太極耳。蔡氏乃以次篇爲說，動而陽，靜而陰，尤不可通。又第十四章元亨云云，因誠字萬化原字，諸公又以爲說太極。竊謂此言天道元亨利貞，非誠則無有，而人之五性，實以此存。世人逞其私見，穿鑿以爲知，不順乎自然，故道愈昏而不可見。若山林之士，幽寂探索，反得其原。此指《先天太極圖》之傳，出於隱者也。蓋上篇言聖賢操存之要，無非踐行。下篇言異端詞藻之害道，故於此發明其旨。亦不必深爲之說也。《歸田詩話》卷中：朱文公《感興》詩，其間二篇云：「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蹟彼荊棘塗。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論二教之害，然亦有輕重。木訥《歸田詩話序》：誦晦庵《感興》詩，則知其闢異端之害。黃溍《史詠後序》：溍竊觀先師朱子《感興》之作，挈提前史之要領，爲言至約，而有關於名教甚大。朱子嘗謂不可太博，而亦不可輕約。今於學者不申先生之博，何以入朱子之約乎？宋濂《題許先生古詩後》：夫自陳伯玉倡爲《感遇詩》三十八首，而李太白繼作，遂衍爲五十有九，君子稱其得風雅之正。至於文公朱子《感興》之什，其數比陳僅餘其半，方之於李則將闕其三之二。言辭固若不多，然於太極陰陽之微，家國治亂之由，異端害道之故，無所不及，非唯二子不能道之，黃初而降，大歷以前，吾恐未有臻斯理者也。《懷麓堂詩話》：晦翁深於古詩，其效漢魏，至字字句句，平側高下，亦相依倣。命意託興，則得之《三百篇》者爲多。觀所著《詩傳》，簡當精密，殆無遺憾，是可見已。《感興》之作，蓋以經史事理，播之吟詠，豈可以後世詩家者流例論哉？方孝孺《讀朱子感興詩》：《三百篇》後無詩矣，非無詩也，有之而不得詩之道，雖謂之無亦可也。【略】若朱子《感興》二十篇之作，斯可謂詩也已。【略】繫之于《三百篇》，吾知其功無愧。《升庵詩話》卷一一：或語予曰：「朱文公《感興》詩比陳子昂《感遇》詩有理致。」予曰：「譬之青裙白髮之節婦，乃與靚粧袨服之宮娥，爭妍取憐，埒材角妙，不惟取笑旁觀，亦且自失所守。要之不可同日而語也。彼以《擬招》續《楚辭》，《感興》續《文選》，無見於此矣，故曰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要有契予言者。《詩藪》外編卷五：《齋居感興》雖以名理爲宗，實得梓潼格調。宋人非此，五言古益寥寥矣。世以儒者故爾深文，非論篤也。《南園漫錄》卷八：朱子《感興詩》深信仙，歐公《感事詩》深非仙。朱詩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歐詩曰：「空山一道士，辛苦學延齡。一旦隨物化，反言仙已成。開墳見空棺，謂已超青冥。尸解如蛇蟬，換骨脫其形。既云須變化，何不任死生？仙境不可到，誰知仙有無。或乘九班虬，或駕五雲車。朝倚扶桑枝，暮遊崑崙墟。往來幾萬里，誰復遇諸涂。富貴不還鄉，安用富貴歟？神仙人不見，魑魅與爲徒。人生不免死，魂魄入幽都。仙者得長生，又云超大虛。等爲不在世，與鬼亦何殊。得仙猶若此，何況不得乎？寄謝山中人，辛勤一何愚。」歐公生朱子前百有餘年，二詩想亦朱子之所見，而好尚不同如此。竊意朱子因一時見其事而發，又志在不從其術，故不覺稱之，而不暇究極終無也。歐公因平生考其實而發，又歷見其不能長生，故不覺斥之，而不復推求其暫有也，不然吾誰適從哉？　孫承恩《書朱文公感興詩後》：紫陽先生雖道學大儒，而亦不廢於吟咏。然其所謂詩者，抑何其與後世異耶？今觀其《感興》二十首，其音響節奏雖亦後人之矩步，而大而闡陰陽造化之妙，微而發性命道德之厚，悼心學之失傳，憫遺經之墜緒，述群聖之道統，示小學之功夫，以至斥異端之非，訂史法之繆，亦無不畢備。所以開示吾道而儆切人心者，較之雲烟風月之體，軒輊蓋萬萬不侔。其奧衍弘深，雖漢唐以來儒者尚未有能臻斯閫，而區區之詩家，豈能窺其涯涘哉。如是而欲以一家之詩目之，不可也。《石洲詩話》卷四：朱子《齋居感興二十首》，于陳伯玉採其菁華，剪其枝葉，更無論阮嗣宗矣。作詩必從正道，立定根基，方可印證千條萬派耳。《藝概》卷二：朱子《感興詩》二十篇，高峻寥曠，不在陳射洪下。蓋惟有理趣而無理障，是以至

爲難得。

《秋夜嘆》 徐元杰《跋朱文公秋夜嘆》：晦庵先生《秋夜嘆》之嘆，與《感興篇》之感異辭同旨。神仙之事固誕，而翛然物外意則幾矣。吾志於道，姑去彼取此，不役役而馳，不悶悶而移，靈臺太虛，風清月白，至誠不息，初何辛苦，過化存神，不落形體，孰爲河漢，孰爲幽人，孰爲蒼山之雲。《易》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吁，知此則知先生之晤歎，所以沓致辭於幽人者，其旨明甚。 程珌《書犂春謝耕道所藏朱晦庵夜嘆長篇後》：「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憾。」昔人固同此感也。然揚子雲有言：「人羨久生，將以學也。生而不學，何以生爲。」嗟乎學乎，夫豈角無用之空談乎？善乎歐陽文公之論曰：「學問足以潤身，政事乃能及物。」文公所至興利除害，孳孳然以惠民澤物爲事，又豈以口耳三寸之學教學者哉。煉形羽化眞寓言，世間那得有神仙。要須力穡乃逢年，畫犂十載甑空懸，君不見黃鶴樓前金色鮮，何如歸煮白石員。 《朱子可聞詩集》卷二：絕似太白歌行，讀之令人飄揚欲仙。 王昌齡論陶詩「皎皎雲間月」四句，即是美人之歌。先友黃冷翁解古詩「人生寄一世」六句，即是曲中之意。今愚謂此詩「河漢西流」四句，便是幽人之嘆，皆根上一句引出，詩中自辨體也。

《訓蒙詩》 徐經孫《黃季清注朱文公訓蒙詩跋》：右《訓蒙絕句》五卷，晦庵先生朱文公之所作也，其註則沈江黃君季清之所述也。謹按先生自序，謂「病中默誦四書，隨所思記以絕句，後以代訓蒙者五言七言之讀。」然自今觀之，上至天命心性之原，下至灑掃步趨之末，帝王傳心之妙，聖賢講學之方，體用兼該，顯微無間。其目雖不出於四書之間，而先生之性與天道可得而聞者，具于此矣。其曰「訓蒙」，乃先生謙抑，不敢自謂盡道之辭云耳。季清研精是編有年矣，一日心會理融，句析字解，因先生之言，探先生之學。【略】其釋《命》詩云：「新者如源來無窮也，舊者如流往不返也。」其釋《戒謹恐懼》詩云：「寇未至則高其垣墉，欲未動則敬以直內。」此皆得先生言外之意。【略】雖然，先生之詩，章句云乎哉，皆其得于心，見于躬行日用之際，俛焉孳孳，有不容以自已。絕句凡九十八首，始於天，而以事天終焉。其辭有曰「存養上還天所賦，終身履薄以臨深」，余與季清今老矣，尙皆懋敬哉。

《寄籍溪胡丈及劉恭父二首》 《鶴林玉露》乙編卷二：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詩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六峰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峨豸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二詩相似，然以道後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之。文公卷舒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表百世，乃知終南、少室之流，與有道之士，正不可同年語也。 又卷六：杜陵詩云：「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言或雨或晴，山之體本無改變，然既雨初晴，則山之精神煥然乃如新焉。朱文公《寄籍溪胡原仲》詩云：「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胡五峰見之，以爲有體而無用，乃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文公用杜上句意，五峰用杜下句意，然杜只是寫物，二公則以喻道。 《朱子可聞詩集》卷五：胡赴館，先生已有「猌驚鶴怨因何事，只恐先生袖手歸」句諷之，時不當仕意已了然。此詩輪到自身，不復明言出處，但寄托於一川風月，猶《答陳同父書》云：「老兄且莫攪擾，留取閑漢在山裏咬菜根。近措置種得幾畦杞菊，若一腳出門，便不得此物喫，不是小事。」同一游戲筆墨也。 又：不仕本旨，終不肯說出。末二句但寓浮雲富貴之意。胡五峰初未相識，見此詩大加欣賞，而猶疑其有體無用，因作詩反其言以箴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

《遠游篇》 《黃氏日鈔》卷三四：指要在「愿子馳堅車」之句。《朱子可聞詩集》卷一：此子輿氏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之遊也。以馳堅車，躐險摧剛二句爲主，與屈子《遠游章》悲時俗而願輕舉，意雖不同，音節態度無不似之，深得風騷之致，絕不見有理解之痕，所謂聖賢學問，錦繡心腸，合而出之者也。 以「奉子一樽酒」句承上「停酒」來，串下「送子」、「問子」，而歸重到「願子」，是一篇章法。

《至日》 《黃氏日鈔》卷三四：《至日》詩自叙頃以多言害道，絕不作詩。而詩末句云：「行迷亦已遠，及此旋吾軫。」此悔心也。然以先生晚年之學，謂漫辭爲虛費工夫則可，若言以明道，雖多何害耶。

《仁術》 《黃氏日鈔》卷三四：《仁術》與《聞善決江河》詩，全用進士省詩體。

《西林再題》 《黃氏日鈔》卷三四：《西林再題》謂「向來妙處今遺恨，萬古長空一片心」，此亦非先生晚年之學。

《汲泉漬奇石》《黃氏日鈔》卷三四：《汲泉漬奇石》詩末句云：「慨然思古人，尺璧寸陰重。」觀詩至此，喚醒多處。

《黃雀鮓》《黃氏日鈔》卷三四：《黃雀鮓》詩，坐以食稻果之罪，蓋戲爲口腹解嘲耳，豈亦有所指而言之耶？《朱子可聞詩集》卷三：前半賦雀，後半賦鮓。句句勸誨，句句判斷，爲貪祿不知退者下一鍼砭。凡詠物詩，要有激射，方稱作手。

《卜居》《黃氏日鈔》卷三四：《卜居》喜雲谷之成。《朱子可聞詩集》卷二：章法如層波疊浪，曰「近聞」，曰「誓捐資」，曰「伐木」，「結廬」以及「朋來」、「客去」、「補過」、「著書」，都是從胸中打算，爲題中「卜」字生情，到底不使一實筆。通篇都是卜居，而二字卻於起筆反面借點。雲谷在蘆峰之西，故曰西山。內寬外密，自爲一區。乾道庚寅，先生始得之。

《雲谷二十六首・雲谷》《黃氏日鈔》卷三四：《雲谷》諸詩，先生寫幽居自得之樂，其云：「天道固如此，吾生安得寧。」自言不息之功如此，幽居云乎哉。《朱子可聞詩集》卷四：雲谷在蘆山顛，記云：「雖當晴晝，白雲坌入。」乾道庚寅，先生辭樞密院編修，築室隱居於此。此篇爲二十六首總冒，因借谷中之雲，以自寫其無心出岫意也。

又《杉徑》《朱子可聞詩集》卷四：天風發杉間成清籟，山月度杉間爲寒光，二句夾寫杉徑，有聲有色。

又《石池》《朱子可聞詩集》卷四：池在石峽中。一、二刻畫盡矣，別借秋月寫景，一「窺」字尤善烘托。

又《井泉》《朱子可聞詩集》卷四：是井不是澗，恰好拍到雲谷上。但言爲谷中雲，不復說去作人間雨，隱居之作也。

又《瀑布》《朱子可聞詩集》卷四：先生瀑布詩多矣，此但言躊躇其間，不說出，轉有味。

又《雲社》《朱子可聞詩集》卷四：自作雲谷山中人，即與雲爲友。「雲」字既出得有根，而以「友」字映合「社」字尤巧。記云：「田畝即於此地祈年。」結復周到。

又《桃溪》《朱子可聞詩集》卷四：鳳逸云：著意「蹊」字，覺谷中之桃亦自有品。首首爲隱居占地步。

又《雲關》《朱子可聞詩集》卷四：記云：「谷口距峽爲關，以限內外。」起二句界限謹嚴，後忽一轉，反點「關」字，似爲隨波逐流、知進而不知退者戒。

《壬子三月二十七日聞迅雷有感》《黃氏日鈔》卷三四：《聞雷》詩：「誰將神斧破頑陰，地裂山開鬼失林。我願君王法天造，早施雄斷答群心。」讀之令人感動，豈爲龍大淵輩發耶？《朱子可聞詩集》卷五：光宗受制於后，不能久居君位，正因雄斷不足，此詩可謂慷慨痛切。先生時已辭湖南運使，退居考亭，身江湖而不忘君也。

《游白鹿洞》《黃氏日鈔》卷三四：《游白鹿洞》詩云：「不及楊李霸。」謂南唐興書院事。

《登定王臺》《瀛奎律髓彙評》卷一方回評：朱文公詩迫近後山，此詩尾句，雖後山亦只如此。乾道二年丁亥，文公訪南軒於長沙所賦。用事命意，定格下字，悉如律令，雜老杜、後山集中可也。「爽鳩」出《左傳・昭公二十年》。馮舒評：杜、陳并語，冤哉！馮班評：陳與杜如何并稱？文公筆端頗高，其諸詩在詞句聲調之間，淺狹不近古人，方君不解也。紀昀評：以大儒故有意推尊，論詩不當如此。詩法、道統，截然二事，不必援引，借以爲重。中四句有古跡山川處便可用，最爲濫套。末二句是唐、宋分界。陸貽典評：文公五言律全學老杜。如此詩，結句得杜之神，寧止近於後山也？查慎行評：第三聯軒豁呈露。無名氏(甲)評：定王臺，在長沙。長沙原封番君，吳芮既絕，乃封定王發，景帝子也。無名氏(乙)評：公詩瘦健，有沖和之氣，由涵養而成，非詩人可踰，而公實留心於詩，非不學而徑詣此，其所以遠也。《詩藪》外編卷五：宋初及南渡諸家，亦往往有可參唐集者，世率以時代置之。今摘其合作之句，列于左方。【略】朱熹：「日月東西見，湖山表裏開。」《朱子可聞詩集》卷三：五、六氣象不讓吳楚，「乾坤」一聯，足廓胸蕩目。《律髓》評：此詩用事命意，定格下字，悉如律令。尤愛尾句對結，雖老杜、後山亦只如此。馮鈍吟評：杜詩嘗用此體，後山效之，往往結不住。此篇一結卻緊妙。

《擇之誦所賦擬進呂子晉元宵詩因用元韻二首》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紀昀評：作意翻案，但覺迂闊不情，語亦多雜腐氣，不必以文公之故爲之詞。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今按胡文定公安國宣和七年乙

已賦《元夕》詩一聯云：「詞臣侍宴詩能好，嶺客披圖事莫傳。」文定元注云：「舍人呂子晉賦《元夕》十詩，首篇云：『何處元宵好？迎鑾冊府西。鞘聲雲外起，扇影日邊低。秘禁威容肅，名流步武齊。舜瞳回左顧，眞欲過金閨。』末篇云：『何處元宵好？雙林晏坐僧。戒圓三五夜，心耀百千燈。茅舍門常掩，繩床几謾憑。世間娛樂事，一念不曾興。』時皆諷誦之。」又注：「慶曆中，嶺昌一童子，有道之士，嘗至花月着道士服，攜酒果，飲野外，隨意所適，至元夜則閉門不出。有詩云：『閉門獨看華山圖。』後不知所往。有人飲京師市樓，見過樓下，急往追之，不及。呂原明有詩紀其事。」胡文定公賦此詩，而明年汴京亂矣。文公所和林擇之前首，即呂子晉第十首韻也。　元宵之樂，太平之世，富貴之人，自不可無。學道君子，尙不肯輕費時光，從事於不切之務，況區區此等癡騃迷狂之所爲乎？謹取文公此二詩於元宵之後。山谷詩曰：「讀《易》一篇如酒醒。」亦此意也。　馮班評：元宵事可用。　勝文公遠甚。　紀昀評：此論亦迂。以此論詩，更謬。　查愼行評：熱鬧場，翻出枯寂境界，胸中別有天地。《朱子可聞詩集》卷三：此作竟翻原詩意。彼所謂「心耀百千燈」者，猶空華耳，還教若輩知此意，寂空中本有實際，則妙用無窮，又豈徒守此昭昭靈靈者爲哉。　可庵云：妙在「往來」、「明暗」四字。

《九日登天湖以菊花須插滿頭歸分韻賦詩得歸字》《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此乾道四年戊子也。文公去年訪南軒於長沙，故有此起句。予嘗謂文公詩深得後山三昧，而世人不識。且如「故山此日還佳節，黃菊淸樽更晚暉」，上八字各自爲對，一瘦對一肥，愈更覺好。蓋法度如此，虛實互換，非信口、信手之比也。山谷、簡齋皆有此格。此詩後四句尤意氣闊遠。時以去年冬除樞密院編修官，猶待闕於家。　馮舒評：若謂晦翁學黃、陳，晦翁必不服。　紀昀評：一氣涌出，神來興來，宋五子中惟文公詩學功候爲深。「落帽」是九日典，「吹衣」不用九日典，而用來銖兩恰稱，此由筆妙。《朱子可聞詩集》卷四：方虛谷先生云：「故山此日，黃菊淸尊」八字，各自爲對，一瘦一肥。鳳逸云：「吹衣」用淵明《歸來辭》字，以在故山也。對落帽，一生一熟。結聯收「登」字，有俯視一切之槩。時除編修，屢趣不赴職，托此寓意。

《歸報德再用前韻》《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易晚」疑當作「已晚」。此即九日晚歸詩也。詩思無一絲近塵土。　紀昀評：「易晚」者，將晚也，不必改爲「已晚」。　此詩亦流美，然不及前篇意境矣。《朱子可聞詩集》卷四：《容齋隨筆》云：九日舍舊事不用，何以成詩，止在用法不同耳。此篇即繼上九日登高晚歸詩，亦暗運杜牧之「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歎落暉」句意，出之渾然，不見痕迹。《律髓》評無一絲近塵土，信然。

《梅花開盡不及吟賞感嘆成詩仰貽同好二首》《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文公詩似陳後山，勁瘦淸絕，而世人不識。此兩詩皆八句一串，又何必晚唐家前頷聯後景聯堆塞景物，求工於一字二字而實則無味耶？　紀昀評：文公火候，不及後山之深，而涵養和平，亦無後山硬語盤空之力。蓋兼習之與專門，固自有別。虛谷此評，欲借文公以重「江西」，復援「江西」以重文公，未爲篤論。　二詩皆不失雅意。　查愼行評：脫落凡近，胸次有別。

又一　《朱子可聞詩集》卷三：本說尋梅遲了，先從反面逼題，最有力。中二聯都是反寫吟賞，首尾「憶昔」、「今年」，是一篇大開闔。

又二　《朱子可聞詩集》卷三：上首前開後合，此首前合後開。五、六無中造有，七、八絕處逢生。　《瀛奎律髓》評文公詩似陳后山，勁瘦淸絕，而世人不識。此兩詩皆八句一串，又何必晚唐家。前頷聯，後景聯，堆塞景物，求工一字二字，而實無味耶。

《宋丈示及紅梅蠟梅借韻兩詩復和呈以發一笑》《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此二詩，前屬紅梅，後屬蠟梅。　馮舒評：第二篇「輕黃」對「淺絳」。知合詠紅、黃二色，非有前後之分也。前篇亦係合詠。　紀昀評：二首牽率成篇，無甚深致。

又一　《朱子可聞詩集》卷三：此詩主張全在題外，借上兩詩，即以梅花開盡立說。禮豔，言兩梅色有黃紅，不同冷香也。宋詩不免將色點染，先生既以廣平賦媚贊宋詩，而復即其事以反之，曰宋公鐵石心腸，蓋終在冷香而不在禮豔，其旨微矣。

又二　《朱子可聞詩集》卷三：馮鈍吟評：輕黃對淺絳，是合咏紅黃二色。《律髓》謂前首屬紅梅，後首屬蠟梅，非是。　前首說調不同，後首說香同，一退之，一進之。

《淸江道中見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朱文公乾道三年丁亥訪南軒歸，十二月江西詩也。書坊刊《全芳備祖》，節去首尾，以中四句爲庚信詩，悞甚。　馮舒評：第六句宋。　馮班評：「嫋嫋」是秋風，不可亂用。文公未解唐人用事法也。　第六句俗。《朱子可聞詩集》卷三：「第一枝」剔出

見字，今日始見，不是言早，怪其遲也。嫋嫋，木不勝風搖貌。不愁風搖而奈雪壓，是贊梅之堅操。酒賞詩酬，得見爲慶也。末用范陸寄梅事，到底不脱「一枝」。《律髓》載先生此詩，云：「坊刻《全芳備祖》節去首尾，以中四句爲庾信詩，誤甚。」然於此可見先生詩似子山。

《次韻劉秀野前村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馮班評：無惡氣味。紀昀評：三、四佳，餘皆凡語，尾句尤俗。

《次韻劉秀野早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此皆寄意於梅，猶孔子所言「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無上文，無下文，只此十箇字，足見士君子之爲人也。查慎行評：六句，高潔無偶。紀昀評：此首亦凡語。《朱子可聞詩集》卷四：此首不是詠梅，詠梅之人也。一路從劉郎說，從尊中說，從句裏說，從胸次心期說，皆是從人說出花來。起四字不過是襯托，「可」者僅可未盡之辭，通篇以「愛素芳」作主，的皪。「玉雪」、「冰霜」皆與「素芳」綰映。結二句融化杜詩，大意言心期只在冷蕊疏枝，絕無意於繁華之詔會，歸美秀野，正是愛素芳也。

《次韻秀野雪後書事》《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詩有興、有比、有賦。如風、雅、頌，古體與今固殊，而稱人之美即頌也。實書其事曰賦。要說得形狀出，微寓其辭，則比興皆託於斯。如此詩首尾四句，實書其事也。中兩聯賦則微寓其辭，言尋梅、見梅、寄梅，有比、有興，而味無窮矣。紀昀評：此論好。此不高而頗饒情致。「劫成灰」三字無着。

《不見梅再用來字韻》《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文公以乾道三年丁亥八月如長沙訪南軒，十一月同游衡嶽，十二月公歸建陽道中抵新喻西境，賦詩曰：「北嶺蒼茫雨欲來，南山騰路翠成堆。稚松遶麓千旗卷，野水涵空一鑑開。客路情懷無倥傯，今晨游眺且徘徊。自然觸目成佳句，雲錦無勞更剪裁。」故《不見梅》詩有此篇韻。「三州路」，謂潭、衡、袁也。查慎行評：五、六描寫「不見」，又非梅不足以當之。卻只空際傳神，超妙獨絕。紀昀評：三、四近率，結句尤非雅音。《朱子可聞詩集》卷四：起四句大開大闔，直與庾開府《梅花》詩「常年臘月半，已覺梅花闌。不信今春晚，俱來雪裏看」同一命意遣調，脱盡晚唐人細碎律法。五句正寫題面，六句承一、二，恰起落句，結束復緊密異常。「慘淡」、「徘徊」皆叠韻。

《叔通老友探梅得句垂示且有領客攜壺之約》《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此詩當以熟觀。紀昀評：是薄，非俗。起句鄙俗，三、四野調。《朱子可聞詩集》卷四：於咏遊共樂中，而隱寓慨世之意，若曰造物者今無意管事矣。「繁英雖自好，疎影有誰憐」，是在我輩之賦詩載酒以相尋耳。《律髓》評：此詩當以熟觀，熟也者，非腐爛陳故之熟，取之左右逢其原也。先生從心所欲之年，其詩亦信口皆如律令。

《次秀野咏雪韻三首》《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三詩未免用雪故事，然終不及「瑤瓊」、「銀玉」等句，詩律審細有味。紀昀評：三詩皆平平，不必曲爲之說。人各有能有不能。文公不必更以詩見也。

又一《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紀昀評：「空饑」二字湊。《朱子可聞詩集》卷四：鳳逸云：一、二領起「雪」字，而院中地迥庭虛，一片雪景，皆承上虛摹而出。五、六奇思橫溢，如鐵骨冰姿，望之不寒而慄，此眞能寫雪中之情。七、八應首句，指原唱之秀野言之也。前半已爲清興張本，得五、六一反逼，更覺頓挫有精神。

又二《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查慎行評：第四句柳絮用得翻新。紀昀評：忽茶忽酒，爲韻所牽耳。

《次韻雪後書事》一《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紀昀評：五、六自好，七、八太直，太盡。《朱子可聞詩集》卷四：確是雪後詩。「未覺遲」，恐少待流澌而遂遲，三、四正是乘雪未流而急往玩賞情事。後半言竹梅後彫，耐得定，正在此歲寒表見。倘稍遲，我不尋求，與凡卉等。滔滔苦心，告訴誰耶？此等詩寄托高遠，有關名教。世徒愛其「翻笑楊花許耐寒」等句，如空青水碧，雖奇寶而無裨於義，猶非先生極筆也。

又二《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前首中四句皆佳。後首第三句熟料。第四句卻以生對熟，憶百寮賀雪而退，有新意。紀昀評：「倚風搖」三字不妥，三、四從老杜《冬至》詩「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套出。虛谷以爲新意，非是。結出和意，是古法，而八句太無意味。《朱子可聞詩集》卷四：此雪後尋梅，獨往獨來，對景懷人之作。一、二先書事，三、四摺入雪後，倒裝法也。五、六承上寫情，七、八復因情生景。「遙憐」、「應恨」、「沉吟」、「獨自」俱應首句「惆悵」。「回」字收上行「繞去來」《律髓》但賞首尾實書其事，中兩聯微寓其詞，猶未盡此中曲折也。

《鵝湖寺和陸子壽》《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按年譜淳熙二年

乙未夏五月，東萊呂公來訪，講學于寒泉精舍，留止旬日，餞東萊至鵝湖，陸九齡子壽、九淵子靜、劉淸之子澄來會，相與講其所聞。二陸俱執己見，不合而罷。又曰：「鵝湖辨論，今無所考。」按是時子壽有詩云云，文公和云云，子靜和云云。以詩觀之，則學之同異亦可見矣。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則終身守其說不變。按：淳熙乙未，朱文公年四十六歲，陸子壽四十二歲，子靜三十七歲，東萊三十九歲，劉子澄候攷。子靜是時以年少英銳之氣，肆其唐突。兄弟二詩，詞意皆頗不遜，公然詆文公爲「榛塞」、「陸沉」，又曰「支離事業竟浮沉」，而文公和之，詞意渾厚，以「邃密」、「深沉」奬借之，冀其自悟。而二陸根本禪佛之學，不能從也。又子壽詩題云「鵝湖示同志」，且文公年爲二陸之長，仕宦輩行，蓋亦在先，而云「示同志」，亦可謂僭而不謙矣。此事天下後世知二陸之非，而江西學者相與掩諱，是不可不拈出垂世，此乃吾道學問一大機括也。二陸自不當以詩人責之，二詩三、四止是一意，詩家之所不取，非如《三百五篇》言之不足，故詠歌之，一意而三申者也。馮舒評：何與於詩？馮班評：虛谷云：「二陸自不當以詩人責之，二詩三、四只是一意，詩家之所不取。」是。紀昀評：虛谷末論二陸云云，未嘗不是，然聖兪贈王禹玉詩「力撻頑石方逢玉，盡撥寒沙始見金」，亦是兩句一意，何以獨不言之？蓋彼爲依附元祐，故諱之。此爲欲媚紫陽，故直言之耳。《朱子可聞詩集》卷三：《律髓》評兩陸詩皆不遜，直詆文公爲榛塞陸沉。又曰「支離事業竟浮沉」，文公和之，詞意渾厚，以邃密深沉，冀其自悟，惜不能降心相從也。五、六精深，三、四以鬆動濟之。即以詩論，二陸亦遜此從容閑暇也。先生云：古人詩不必句句著題，今人做詩，愈著題愈不好者，以此。《石洲詩話》卷四：「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朱子《次陸子靜韻》詩也。朱子詩自以此種爲正脈，蓋從道中流露也。而吳鈔轉不之及。

《伏讀二劉公瑞巖留題感事興懷至于隕涕追次元韻偶成》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五紀昀評：雖乏深警，亦有氣格。此卷詩皆有可觀。《朱子可聞詩集》卷三：自注：此懷寶學公作。追念偉人，豈可從小處立說，然亦非一味誇張。曰「抱膝吟」，但就「留題」著筆，而其人之風度儼然高一代矣。曰「西山」、「猶在」，但從瑞巖生情，而其人之精爽，隱然照千古矣。得訣只要切題。

又二 《朱子可聞詩集》卷三：自注：此懷病翁先生作。前首留題，後已感懷，本分兩截，妙於後半「臺」字、「秋原」字、「荒蕪」、「宿草」字，巧於假借，隱與上寒巖絕壁映帶，兩截遂成一片。先生於兩公，眞性命交也。此曰「靈臺千古」彼曰「爽氣猶在」，覺神理綿綿，相與正在生死形骸之外。

《謝張彥輔留別之作》 《吳禮部詩話》：朱文公贈人詩云：「知君亦念我，相望兩咨嗟。」今按：「望」字作去聲讀自可，而注平聲者，豈以其音之調乎？文公之於詩其精如此。

《淳熙甲辰中春精舍閑居戲作武夷櫂歌十首呈諸同游相與一笑》一 吳澄《題朱文公武夷棹歌遺墨》：朱子早年，肆其餘力于詩章字畫，甚雄偉不凡。而晚乃若不暇爲。《武夷棹歌》，年五十有五時作。吾詹叔厚父得遺墨，寶藏之。夫詩章字畫妙一世，固人所共愛，而朱子片言隻字流落人間，而人之愛之也，又豈直爲詞翰之工而已哉？萬世之後，有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而余于其詩與字也，夫何言？《朱子可聞詩集》卷五：此乃九曲總冒。亦韓云：蔡邕好琴，入淸溪訪鬼谷子，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此因武夷山九曲，而各爲一歌，亦其遺意也。

又二 《朱子可聞詩集》卷五：一曲隔斷外間。第二句點明上船，爲九首總起。

又三 《朱子可聞詩集》卷五：二曲引入裏面，借玉女峰點景，言此地雖佳，不足以留有道之士也。

又四 《朱子可聞詩集》卷五：從上隔斷紅塵，更進一步，言凡人到此境界，竟當身世兩忘矣。

又五 《朱子可聞詩集》卷五：上二句言人在曲中，仰視兩巖之景。後二句言人不得見之景。傳神妙在半現半隱。

又六 《朱子可聞詩集》卷五：武夷東流凡九曲，而五曲最深，寫出山高林暗，客到無人，眞覺深山似太古矣。欸乃即櫂歌聲，按先生跋程沙隨帖云：「元次山有《欸乃曲》，柳詩亦用此二字，本音靄襖。近世倒讀之，誤矣。」

又七 《朱子可聞詩集》卷五：前五曲櫂歌而來，後三曲櫂歌而去，而以此曲倚櫂爲主。茅茨即精舍，韓元吉記「道士即溪之六曲，僅爲一廬。元晦負大石屏，規之以爲精舍」者此也。三、四正賦題中精舍中春閑居正面。

又八 《朱子可聞詩集》卷五：自一曲上船，此乃回船矣。此一詩乃上下文之關鎖也。先生論詩文要有向背往來之勢，首尾一樣數段，便不成章。三、

四按落一筆，眞文家三昧。俗本不察，妄改「卻憐昨夜峰頭雨，添得飛泉幾道寒」十四字，便著著犯實矣。

又九　《朱子可聞詩集》卷五：言客既到精舍後，不及徧遊而出矣，然此地尚多妙景，人未曾到。「人言」、「莫言」交互成趣，作有餘不盡之意。

又一〇　《朱子可聞詩集》卷五：言九曲將終，而桑麻妙境，猶且不讓昔日桃源，眞人間再無第二處也。上釣船起，倚櫂止，移船轉，至此用漁郎收住櫂歌。「除是人間別有天」句，尤盡一章之大旨。鳳逸云：虛結反結，亦推開結，援引結，總結到櫂歌，總結出九曲都非凡境。

《游畫寒以茂林脩竹清流激湍分韻賦詩得竹字》　《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四《朱子畫寒詩卷》吳鈇跋：成化丙申仲夏之望，集惟謙年丈廨中，積雨新霽，出晦翁手墨見示，展讀之，二十五韻，亮節清詞，一洗塵俗。而筆法尤遒勁端重，目所罕覩。所惜者，其先有元人跋十八家，惟謙尊人貞孝先生惡之，悉爲屏去，猶存倪元鎭一絕，蓋高其品耳。雖然，世不乏人，第以□無人之見，而嚴於取，亦足以見貞孝先生之正大，眞足以繼晦翁之芳躅矣。把玩不忍置，因識其末。翰林編修吳鈇志。《朱子可聞詩集》卷二：一篇長文，只是前將昔人游山賦詩作一冒，中間將此日游山遇雨分韻賦詩作兩段，末一結耳。起段若無「至今壁間」數語，隨鋪隨收，亦不免裝頭太冗。是以古人詩文，段段必要結束。　叙游山雨景一段，歷歷如畫，不以袒跣躋攀爲苦，而雲林已增舊觀。深尋更得新賞，且爲他日之亭基。是從罷興處，說出最有興來。「吾纓不復」二句，結上遇雨，「所憾老無」二句，結上賦詩，收場緊密。

《奉同張敬夫城南二十咏》　何喬新《跋晦庵眞蹟》：晦庵先生潛心聖賢之學，探索至道，其於詞章字畫，蓋有不暇留意者。今觀先生自書所和張宣公《城南雜咏》二十首，其詞渾厚和平，有盛唐風致，其字如孤松老柏，晉宋間以書名家者未易及也。是雖大賢多能所到，其所以然者亦本于心耳。先生之學以正心爲本，夫詩心聲也，字心畫也，心得所養，則發之于詩，形之于字，卓乎絕俗，豈世之憊精疲神以學詩，學字者所可彷彿哉！善學先生者，詠其心聲，玩其心畫，則放心自復，鄙吝自消。固可得其心法於詞句點畫之表矣。《庚子銷夏記》卷一：朱夫子和敬夫先生城南二十詠，字法俊逸，大有晉人風致。而詩之清遠，亦非宋人所能及。元尚書干文傳得之於婺源，以贈常熟錢伯廣。錢氏居於城南，遂構城南齋，刻詩其中。而黃文獻潛爲之記，至楊廉夫又錄敬夫原詩於其後，惜不得當日張宣公手書，與文公書合成一卷耳。余舊有先生《或問》手稿一卷，前畫先生小像，惜爲有力者攫去。見此益爲惘然。

又《麗澤堂》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敬夫《麗澤堂》詩：「長哦伐木篇，佇立以望子。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按，相聚時乃丁亥秋冬，而曰「春水」者，冀先生再來也。故此篇以夢相尋答之。

又《山齋》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說得數椽關係大，聚千載於一室，何止南面百城。十二咏兼有書樓山齋，此首咏山齋，而帶上書樓說來，乃知諸作章程，原是一片。

又《月榭》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上」字指月色，「下」字指湖光，結語雙承，妙在第三句，將人插入。

又《卷雲亭》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不說「卷」，只說「開」，而卷字已在箇中。蓋敬夫原唱有「雲卷山色靜」之句也，故另闢一景界。

又《淙琤谷》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第三句陡接出題來，賴上二句，反逼得緊。

又《西嶼》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後二句，直收二十咏，句法最超。先生《武夷櫂歌》「除是人間別有天」，爲世流傳，至見於章奏，實本敬夫《同遊南嶽》「非是人間別有天」句化來。今讀此結，又覺敬夫反脫胎於此。可見兩先生得一佳句，亦互相慕倣如此。

《山寺逢僧談命》　《柳亭詩話》卷一三：朱晦翁《山寺逢僧談命》詩：「此地相逢亦偶然，漫將牛斗話因緣。時行時止非人力，莫問流年祇問天。」是李虛中、徐子平無所置其喙矣。

《梵天觀雨》　《柳亭詩話》卷一九：余於六朝既摘其麗句，以爲唐人嫡乳。今於兩宋，復采其尤雅者，以見一朝風軌，揣鑰捫鐘，當莫逃於具眼人也。【略】晦庵《梵天觀雨》：「讀書清磬外，看雨暮鐘時。」

《擬古八首》（離離原上樹）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原篇「昔爲娼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全是刺。陸士衡擬之，「良人遊不歸，偏棲獨雙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近於怨。此則云：「昔爲春蘭芳，今爲秋蘼蕪。寸心未銷歇，托體思同車。」則怨刺泯而純乎貞靜矣，格調相似，意各不同。擬古詩如臨古帖，須七分成法，三分己意。

又（鬱鬱澗底樹）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黃山谷論學詩，譬諸奕然，弟

子高師一著，始及其師。原篇比絲蘿惜其弱，此篇比金石明其堅，與上首用意都似欲高古人一層。

又（高樓一何高）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文選》分「東城高且長」、「燕趙多佳人」爲兩篇，不知後半即申明前半意也。此擬只作一篇，「放意」即原篇「滌蕩放情志」，乃通篇大旨。「邯鄲」以下承「放意極歡娛」講，一結轉參《孤竹篇》，明言「絲蘿」，實暗寓「結根奉山阿」意，正奈何心事。

又（夫君滄海至）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汪息廬先生云：風流綺麗極矣，兩漢而下，六朝而上。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己容。「贈我」起，「爲君」住，照應甚緊，報施分明。末復放活一句，尤有味。《十九首》歷魏、晉以來，諸家擬作甚多，惟韋應物所擬十二首，昔人稱其自成一家，陶靖節之亞。先生愛學陶、韋，而識度本高，故於古藻中具沖淡之致，與印板模擬者自別。

《題謝少卿藥圃二首》一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題只一藥字，寫來如此生動。「老木」二句，比其年高身健，緊承上文得藥之效來，不是閑筆浪墨也。陳亦韓云：味天和，召沖氣，而沈痾自散，此所謂上藥養性也，豈藉草木之滋耶。先生之論藥，微矣。

又二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先從自己說起，文氣展開，然後合到藥圃，法愈緊密，與前首呼應相關，正如一首。

《杜門》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前四句寂然不動，後四句感而遂通，結二句言寂感皆無所繫也。如此說理，有些豪腐氣否？

《池上示同游者》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偏從花未開時，領取箇中消息，此可默會，不可言傳。故拈出「芳意」二字，示同游諸子。唐鳳逸云：妙在「香氣已飄忽」句，上應「未紅」，下起「芳意」。

《對雨》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歷叙方塘山林，皆從「一遊矚」生出，以做題中對雨，全是寫景，至「起秋思」乃煞出情來。一結「對此淒淒」，悠然不盡。

《友人黃子衡欲之上庠以詩留行》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句句留行，不是送別，明用陶詩「束裝既有日，已與家人辭」句，即暗用陶詩「萬一不合意，永爲世人笑」之意，大旨諷子衡不當輕出，卻如許含蓄。嘗聞先輩云：古人詩所以長傳天壤者，其辭婉，其意長，懷抱不肯輕露，下筆一近叙事，不是寫景便是設譬。如此篇幽蘭、喬木兩段，是善於設譬寫景。

《古意》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此首與古詩《菟絲附女蘿》用意又不同，所附者在樸樕，所望者在佳木，分明望之爲無益矣，故一則曰「相思諒徒爲」，再則曰「已矣不復疑」，與陶詩「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同一浩歎。望而思，思而夢，夢而覺，覺而淚，又憾，又惜，又恐，又疑，幻想癡情，頃刻萬狀。

《次子厚秋懷韻》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如此寫秋懷，蒼涼慨慷，如讀《九辯》五章。先生序黃子厚詩，能以楚聲古韻爲之，凌厲頓挫，幽渺回鬱，使聞者感激慨歎，或至泣下。此篇次子厚韻，故即懷其人，而詩遂效其體，猶昌黎效其徒郊、島諸體也。

《秋懷》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殷仲文「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李太白「我覺秋興逸，誰云秋興悲」，二詩翻盡從來悲秋窠臼。此篇命意亦然，與上《次子厚》作不妨參看。《歷代詩發》卷二七：耳目聽睹無一不幽，筆意直追彭澤。

《蘭》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昔夫子歷聘不遇，歌猗蘭而傷無王者。先生此詩，不自媚，空相思，亦曰蘭非無所爲而芳馨者，其用意猶是。又按先生《答鄭子上解湛露詩》云：「『露以陽晞』，猶諸侯之稟王命。陽即日也。」今此詩既曰「日方永」，又曰「露未晞」，感慨益深矣。故一結自點，明其陳悲詩云。

《病中呈諸友》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詩莫妙於寫景，「行稀」二句，曲盡久無人到之景，「綠樹」二句，畫出時不暫停之景。著語不多，情事倍摯。以端居理書襯託，而對君子之思益切也。「始悟」字、「復理」字與「還思」字呼應甚緊。

《題畫》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摹擬韋蘇州《萼綠華歌》，末段即從「世淫濁兮不可降，胡不來兮玉斧家」句脫化。但此種寄託，自《離騷》來，作者皆言求虙妃，而思令蹇修爲理。茲篇與韋歌，獨歸美於仙靈之有意，亦翻用古事法也。總以美人比君，此言人君之求士，立言尤得體。

《讀道書六首》一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形化氣，氣化性，是丹經大本領。讀三、四，覺謝康樂「慮淡物自輕，意愜理無違」，猶僅攝生常語。六首，以此首爲主，言讀道書得解處，只在身心之內，故曰「至樂在襟懷」。外此而言，靈丹仙方，白日飛昇，種種盡屬虛無耳。下五首悉作翻案。

又二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此首言丹藥無益，靈芝亦外丹，碧草即芝

也。前半言靈芝難得，後半言即得亦無補於歲晚。他日順昌道中題一絕云：「鼎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爲。金丹歲晚無消息，重歎簷簃壁上詩。」正此意。

又三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此首言方書難信。按李太白詩中有綠髮翁及授以鍊藥說，而終云「仰望不可及」，是設爲之辭。「東華」二句，依約李詩，亦是設辭。曰「願言」者，固所願云爾矣。

又四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此首言人生易老，必學飛仙然後可長生，而飛仙何可學也。即古樂府「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可期」意。

又五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此首若更列一條，便似屏風格，無變化矣。妙即從上文飛仙意騰起，現出一片蜃樓海市，爲橫雲斷嶺之法。

又六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此承上二首來，言飛仙似有似無，千載一回，但聞名耳，究非人世可得見也。大抵六首氣脈相承，意旨未露，到此一結，始將上文「不可得」、「但悠悠」、「仰見天蒼蒼」、「極目但烟草」、「空瞻」、「空相思」、「聞名不見」大旨一齊醒出，而至樂在襟懷意，更復了然，六首合成一首矣。《歷代詩發》卷二七：短章最爲清迥。

《久雨齋居誦經》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即就題中「久雨」二字作公案。鳥鳴林幽，隨意拈出，無非悟境禪機。先生少年，留心二氏之學。此數詩，正「禪關夜扣手剝啄，丹經晝誦心精專」時也。又嘗謂釋氏之書，皆中華人竊老莊之旨以附益，故詩中止謂其與道家俱耳。前讀道家書曰超名迹，此披釋氏書曰釋塵累，先生判斷兩家好處止如此。

《邵武道中》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按先生早登高宗紹興戊辰進士，是年辛未年方二十有二，隨例赴銓試，授職泉州同安縣主簿。此歸途所作詩也。讀者須體先生此時境遇，所欲成者何事，慨無成者何心，非他人泛焉行役、歎老嗟卑者可比。

《述懷》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撫已」、「於道」二句，一篇大意，句調若與謝康樂《去郡》詩「顧己雖自許，心迹猶未幷」同，而歎道不能行意，自是先生本色。然篇中亦只將國爾忘家至情，反覆咏歎，不啻言之諄，辭之複，而於不能大展其夙抱意，終含蓄不露，詩家之微旨也。

《與諸同寮謁冀北山過白巖小憩》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祠殿」六句，叙題謁冀也。「解帶」四句，叙題小憩也。首四句言來時朝景，尾四句言歸時暮景，妙在於篇之中間橫插「既欣歲事舉，重喜景物妍」，逗出「景物」二字，關鍵首尾，以成章法。「疎林汎朝景」，與韋詩「晴光汎嘉木」，「汎」字同妙，而句法有因上因下之分。

《再得古木》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此比體也。起四句便有舍我其誰之思，中間深惜大木不見於明堂，分明援孟子語以自喻，非蒙莊「不材散木」之謂也。詩中有隱一字法，六句「肯」字，蒙五句「不」字來，正言不肯。

《敬思堂作示諸同志》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首尾注意敬思堂。中四句，正如堂中所示條規，與後首但云示諸同志，作法有虛實之不同。先生嘗議潘邠老有一詩，一句說一事，更成甚詩。此中四句，乃點化語默行止，無非教也，是寫意，不是使事。

《示諸同志》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夏木已暗，時禽變聲，觀物候之變遷，自不覺撫流光而眷焉。端居弦誦何樂，傾告良朋何心，凡以山高道遠，吾黨不可不及時向往也。前兩段叙景叙事，至末四句總承，結出示同志大意。

《憺齋中二首》一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前六句即韋蘇州「舉頭見秋山，萬事都若遺」意，而蘇州又即本陶詩「悠然見南山」得來。三先生不惟詩派同，而意趣亦本相近如此。

《登羅漢峰》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恣窺臨」，發題「登」字，是一篇主意。下文曰「曠望」，曰「遠瞰」，曰「更窮」、「豁見」，皆是極力形容「恣窺臨」。至末忽轉一恨字作結，尤出意外。「更登奇盡處，天際一仙家」，句與意俱未盡，唐人論詩尾之最超格也，而此結神妙過之。

《登面山亭》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夙聞新亭面山，而前瞻若失，一變幻也；方見衆嶺含鬱，而雲散天開，又一變幻也。反覆形容，引人入勝。

《六月十五日詣水公庵雨作》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前段不即說雨，備將雲起風鳴，旱塵都滅，一番雨勢摹擬，是做題中「作」字。中段形容草庵清涼，令人忘卻題中「六月十五」之爲盛暑也。一結繪雨後景，尤佳，且確是久宦情事。

《十月朔旦懷先隴作》　《朱子可聞詩集》卷一：以第二句作主。「竹柏」四句，都是先隴實境，卻都是獨懷虛景。「銜訓」，從「獨懷」推深一步。詩有成讖語者，如韋齋先生平日有「尊酒寒花寂歷中」之句，初葬五夫里靈梵院側，後復遷葬武夷寂歷山，果應其言。

《留安溪三日按事未竟》《朱子可聞詩集》卷一：此同安秩滿，奉檄走旁郡事也。首四句叙山川城郭居市，中四句叙晝夜陰陽晦明，只八語間，而小邑之情形風景，一一如畫。末云按事未竟，皆因吏桀淹留。「孫魁明有堪瞞處，包老嚴猶在套中」，此輩之狡黠，眞自古歎恨也。

《社後一日作》《朱子可聞詩集》卷一：詩以諷刺爲本，尋常嘲風弄月之作，辭句雖美，而無關風教，識者目之爲下品。此篇即一里社而有在昔先民之感，更直從聖作大源頭說來。他日先生極稱羅端良《社壇記》爲得大體，復因其請而作《鄂州社稷壇記》敵之。今觀此詩，早擅美於前矣。「古人不可見」，止此五字，能將「聖作」、「陳孺子」、「萬春鄉」、「向來諸老翁」四層一筆完結。

《感事有嘆》《朱子可聞詩集》卷一：中間兩層傷嘆，俱承「荒草」句來：一嘆猶是「今朝總帳哭君處，前日見鋪歌舞筵」，再一嘆直是「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矣。刻畫送舊迎新薄情處，荒草中人有知，亦應醒悔。

《夏日》《朱子可聞詩集》卷一：陶詩「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飈開我襟」，此前六句所本也。「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此後二句所本也。先生謂太白古風有全用子昂《感遇》詩句，是尊慕意。於此可見先生之慕陶也。然彼曰「開我襟」、「得此生」，此曰「滌幽襟」、「得此心」，君子之洗心，視高人之達生，又進一層。

《次韻劉彥采觀雪之句》《朱子可聞詩集》卷一：前後從題中「觀」字鋪叙雪景，皆詩中所謂徘徊瞻咏也。中間忽插三句，推原造化寒溫之機，是作者見大本領處，而行文得此，又妙有斷續，無平直之嫌。末八句，對景則忘悲，感時復歎息。「可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歐公當時譏刺時政之傳句也，一結亦云然。

《賦水仙花》《朱子可聞詩集》卷一：「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不善體物，固不可爲著題之詩，而不能緣情比興，又非風雅之道也。此作雖沿宋體，兼擅唐風。一起便伏一結，意以貞剛之婦比此花，發前人所未有。

《夏日齋居得潮州詩卷咏嘆之餘用卒章之韻以紀其事》《朱子可聞詩集》卷一：第八句只輕輕下「纓冠非所職」五字，翻轉便有故人作郡，一番急急救民心事在內，筆力直透過紙背矣，下文遂不煩多贅。前半細叙齋居見聞之清幽，及觀書焚香種種樂境，亦是暗用雖閉戶可意。先生教人做詩，更須讀《語》、《孟》，豈漫語哉。

《題沈公雅卜居圖》《朱子可聞詩集》卷一：不獨「卜居」二字本仲公理，觀「出幻境」、「躡斯遊」二句，知是圖皆摹繪公理卜居之景也。通篇但從樂志論鋪叙，便是正做沈公之圖，非止借賓形主。張可庵云：一層論，一層圖，用一筆而兩意俱到，如宋刻玉玩，雙層浮起。

《答王無功在京思故園見鄉人問》《朱子可聞詩集》卷一：王詩逐句問，此詩逐句答。「獨子」二句，於排調中作一樞紐，下半篇皆承「新坰」二字生出，一結復化實爲虛，機法既佳，而一片尚友心事，尤足傳千古。王績字無功，自號東皋，又著《五斗先生傳》，唐武德、貞觀間人，詩集五卷。此篇乃先生戲筆追答其問，《詩歸》不審，疑出同時，遂將此詩與王作並編於初唐首卷，著其下曰「朱仲晦」，批云：「此人不凡，較無功問詩更有情有力。」可發千古一笑端矣。雖然，鍾譚論人世固疎，而論詩未嘗非是，蓋先生筆仗之高，實冠乎陳、杜、沈、宋諸公上也。《新安文獻志》云：「詩中所稱銅川、五斗、東皋，皆王故實。」

《秀野以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為韻賦詩某伏讀佳作率爾攀和》一《朱子可聞詩集》卷一：此首是叙題，前四句見山，見雲，見屋宇，中安放箇「無事人」。後四句遂承無事人，宴坐幽居，將爲韻賦詩一齊點出。瞿素谷云：「無事二字，一生受用。東坡亦云：「事無事之事，百事治兮。」」

又二《朱子可聞詩集》卷一：此首反己爲客，借翻題中「無多屋宇」，只「聞公」、「念公」(三)(四)句，是題之正面。「雲霏霏而承宇」，出屈子《涉江》，下即接云：「哀吾生之無樂，幽獨處乎山中。」先生心事，借此和盤托出。

又三《朱子可聞詩集》卷一：此首狀題中「雲山」二字，但舉一時晚景變幻以槩其餘。五、六即《輞川》詩中「夕嵐無處所」五字拆開頓挫，七句隨補一疑陣，更覺晚景多姿。

又四《朱子可聞詩集》卷一：通首贊主人之高，以不世故作主。林宗伯云：衆甫紛紛皆道子。「謝衆甫」，謝其世故也；「從諸孫」，從其不世故也。喜「迢遙從諸孫」好的一邊，惡「噂沓謝衆甫」不好的一邊，是錯裝句，又名藏頭句。

《巢居之集以中有學仙侶為韻探策賦之某得中字遂誤為諸君所推高俾

專主約既而賦詩者頗失期於是令最後者具主禮當罰乃稍集敦夫圭甫遲令後至眾白罰如約飲罷分韻子衡兄代某出令》《朱子可聞詩集》卷一：息廬先生云：存此一詩，以見先生宴會笑歌之樂，不讓風流人豪也。本以遲受罰，「朱絲」數句，妙於語言，一結尤有餘韻，可謂寬兮綽兮，善於戲謔者也。先生常論詩見得人，如曹操雖作酒令，亦說從周公上去，若曹丕詩，但說飲酒，篇中語極洒脫。然若無「主盟謬夙推」四句，亦不見先生身分。

《次季通韻贈范康侯》《朱子可聞詩集》卷一：四句一解，每解異意，不必強爲聯合，而由淺入深，自成章法。古樂府有此格調。五解似箴似銘，皆自警語，而答蔡贈范意，自在其中。吳東巖云：「適意」、「放情」下接以「靜勝」，非辭人所可知，惟陶靖節《時運篇》云：「我愛其靜。」窺見此旨。

《拜張魏公墓下》《朱子可聞詩集》卷一：靖康之變，中原尚可恢復，而乃惑於和議。忠獻一生之功不可沒，忠獻九原之志不得申，此敬夫所爲君親不共戴天之讎，甫葬親而即拜疏也。篇中直提「公時首建義」、「公謀適不用」、「公還浩無期」三筆，爲通篇關鍵，是先生大書特書，作《綱目》以繼麟經手段，豈但曰詩中有史。任臣云：此詩骨重神寒，足覘先生氣節。

《題敬夫春風樓》《朱子可聞詩集》卷一：詩固當見地見時。在長沙，有澤畔之吟，當冬至，有陰消之說。然必須合到春風上方切題。此詩一則曰沂上，是從地見春風，一則曰冰泮，是從時見春風。又皆翻進一層，將主人盛德與己合志盡行透出，不獨見地見時，而且見人見己，不獨詮題切，而且立意高，眞無善不備矣。

《二詩奉酬敬夫贈言并以為別》一《朱子可聞詩集》卷一：只將一來一往，寫出千里行路多艱，一訪一送，寫出兩人深情如許。前段我行訪子，中段勞子送我，是一篇大關鍵。末段厚意不忘，是一篇總歸宿。

《同林擇之范伯崇歸自湖南袁州道中多奇峰秀木怪石清泉請人各賦一篇》《朱子可聞詩集》卷一：與《再得古木》同一觸物比興，而命意各不同：彼惜大材不登明堂，此歎堅頑得全僻境。

《賦歸雲洞》《朱子可聞詩集》卷一：因洞似房櫳，疑昔人有隱居於此，遂憑空撰出一段議論來。白香山所謂「作詩須創入意解題者」是也。而題面歸雲洞，卻反於結筆作餘波收出。

《鄰林》《朱子可聞詩集》卷一：前段只入門二字是線索，「東皋」、「西崦」四句是未入門以前遠景，「左通」、「右徑」四句是既入門後近景，故總承一句云「過門得嘉賞」。向鄰林家世節義文章，已備載先生序文中，而此詩止鋪寫園林之佳，緬懷其昔日婆娑此澗谷，及今守業有人，不復議論叙事，是先生之詩法。

《次韻擇之夜宿進賢舍》《朱子可聞詩集》卷一：六句中「白日」、「驚飆」、「月華」現出三樣境界，變換全在中間一轉。先生極贊小謝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有力，正此種筆仗也。

《題周氏溪園三首》(手種籬邊樹)《朱子可聞詩集》卷一：亭名即從東坡《海棠》詩「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粗俗」句來。茲篇即體坡詩意說入，後半尤覺豐至。張南軒詩，結云：「何心較桃李，只擬答春光。」命意雖同，終不若此既切海棠，更模似得嫣然姿態出也。

又(危亭竹柏間)《朱子可聞詩集》卷一：「雪」字直從竹柏枝上看出，照上首嫣然，一寒一暄，筆端造化。結句即唐太宗「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意。

《題林擇之欣木亭》《朱子可聞詩集》卷一：擇之家有老母，隨先生南歸詩，數以孝友切劘。「眞歡」、「一笑」二句，乃題中「欣」字大頭腦。從木欣而想出生意，從生意而推原大化，從大化而合到此心，從此心而歸本孝友，如抽繭剝蕉，層層轉入。

《題吳公濟風泉亭》《朱子可聞詩集》卷一：詩中破題，有明有暗。下有清泉，是明破泉，上有茂樹，是暗破風。「仰空」、「俯檻」四句，即就風泉拆開，上下摹似，一以「聽」字總承，且不惟耳遇，而直以神遇，眞教人以繪聲法也。趙太原云：「朅來」，向作「去來」，按《呂氏春秋》：「膠鬲見武王於鮪水，曰西伯朅來。」注：「朅，何也。」此詩「車馬客」自指，即下首所謂「主人意未闌，驪駒勿匆匆」也。言久承主人高情，始得一造寒巖，何不當永夏到此，與主人共娛暇日，而徒僕僕車塵馬跡間，不少淹留耶。將「朅」字虛看，全篇都活。

《寄題九日山廓然亭》《朱子可聞詩集》卷一：息廬先生云：理學語不可入詩，初不從外得，乃實追廓然之所以然，故一片空明，總無習氣。前說山本廓然，後說人本廓然，直將山水性情合來爲一。五、六與唐詩「遠憶諸峰頂，曾栖此性靈」同一幻境。「性靈」、「夢想」何物也，而曰「棲」曰「挂」乎。

《彥集圭父擇之同飲白雲精舍以醉酒飽德為韻某分得飽字醉中走筆奉

呈》《朱子可聞詩集》卷一：「爪」字「稍」字「卯」字押得如此奇妙，險韻自然，舍韓昌黎外，未易臻此化境。「稍稍」猶漸漸也。「心期」二句，言文心漸啓，「詩腸」、「頻攪」，言文思紛來。「孤諷」、「至卯」，言文興不可遏。後半因同飲作詩，醉中走筆，曲盡含毫之司契。

《秋日告病齋居奉懷黃子厚劉平父及山間諸兄友》《朱子可聞詩集》卷一：按先生誦韋蘇州詩「身多疾病思田里，道有流亡愧俸錢」，曰：「此中百姓倏忽來往，更無固志。」因爲之低徊愧歎，即作此詩時事。「惻愴增綢繆」五字，露出本意，言雖拮據卒瘏，而病中惻然，尤必思更增綢繆之法。蓋先生是時屢奏賑蠲，大修荒政，合鄉邑廣行常平法，三十五場，從秋至春，次第設施，活飢民二十餘萬。豈偶歷災荒，便爾袖手思歸故山乎？正其奮身救民，不遑自恤，可見信於故友爾。「裂牋」以下，乃代友言，不獨行文不犯實，一片忘身殉國苦心，托他人口中傳出，乃覺蘊藉耳。

《夜坐有感》《朱子可聞詩集》卷一：摹倣韋蘇州《秋夜》之作，一股清氣，流露行間。　如果悔理郡無術，不復讀書，則寒燈久坐，更有何事？正是說憂世之心，獨爲迫切，不能舍方策之中，別求爲治之術，是以仍終夜讀書，共寒燈而蕭瑟耳。

《謝張彥輔留別之作》《朱子可聞詩集》卷一：本惜告別之遽，先叙相會之難，「君」字「我」字，反反覆覆，不嫌絮繁，兩人交情如見。　當時要務，固在外誅仇敵以復恥，而尤在內除小人以正紀綱，此先生南康應詔一疏痛切言之者也。張彥輔素稱同志，故因其行而以是屬之。前云「相顧出危涕」，正見兩人一般憂國心腸，初欣旋悲，寫得盡致。

《奉答張彥輔戲贈之句》《朱子可聞詩集》卷一：「謹出入」二句，本朋友相戒，所云「於公有深意」處，不專爲詩酒發，而於詩酒二字卻相關，蓋詩從口出，酒從口入也。運用舊說，卻有新意貼題。　孫師尚云：「意」音「益」，今質韻不收，用秦之罘刻石，屈原《天問》韻也。愚按韻，杜詩止質物月曷黠屑六韻通。吳才老《韻補》則質職皆可通。先生釋《詩》注《騷》，盡從吳說，此「意」字正通用職韻中「億」字。《天問》云：「何所億焉。」注：「意」與「億」音義同。

《伏承子直都督侍郎臨餞遠郊仍邀嚴州郎中及諸名勝相與燕集分韻賦詩某得時字》《朱子可聞詩集》卷一：首揭歲晏，記時也。「流雲」三句，極寫歲晏之景，賦中有興有比，與五柳「晨光熹微」語異意同。　此解職浙東歸途之作，一起便有去之惟恐不速意。尾云「我去公當歸」，寄意深遠，句內已包得無限扣扣苦詞。按文集有《與楊子直項平父等病中告致仕書》，言時論一變，明者所宜審處。蓋爾時因按唐（友）仲「友」，爲王淮、陳賈、鄭丙諸奸所忌，乞擯道學之際也。

《送彥集之官瀏陽》《朱子可聞詩集》卷一：一起風景淒涼，不減子荊《零雨》之咏。中段叙國事，後段叙家事，慮後思前，又悲又喜，百折而出，一往而深情之至也。　劉與先生同居崇安里，故有社酒之約。既勉其居官有聲，即望其善身而退，有道之言，至交之語。

《杉木長澗》《朱子可聞詩集》卷一：先生夙抱已飢己溺之懷，恨不能大用以行其志。此篇正老杜所謂「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也。「傷哉」「眷焉」四字，是一篇首尾，「失志嗟何窮」句是一篇結穴。中間「簞瓢可樂」、「禹稷安同」等語，愈寬解，正愈痛切。先生嘗誦山谷「歸來兮逍遙，西江波浪何時平」，曰：「此二語直可泣鬼神也。」愚於先生此篇，亦云然。

《游衡山大雪馬上次敬夫韻》《朱子可聞詩集》卷二：嚴滄浪云：「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如此篇，游山乃謂仙人喚我，咏雪更擬衆眞來翔，眞無其理而有其趣。　此先生集中最奇之作，亦緣敬夫原韻有「炎官挾尊收，從以萬玉妃」句，乃和其意。故末段將雄觀探奇，急急收到賡君詩上，結句是馬上指點。

《風雪未已決策登山用敬夫春風檻韻》《朱子可聞詩集》卷二：以心淒眼斷形容雪中山，望且不可，尚安能即，反逼決策登山最緊。　對結是南北朝格法。但古人取其聲文俱完，而此更喜餘勇可賈。

《自上封登祝融峰絕頂次敬夫韻》《朱子可聞詩集》卷二：登絕頂名山，須得有驚人之語，然非胸襟素具，不能矯也。「捫天」、「俯壑」四句，豪邁極矣。由險而夷，復開一境，然後以「平生山水心」作一束，而以「食貨饗」句形容之，尤非思議可及。想先生未落筆時，已早有蕩地搖天、胸吞山嶽氣魄。一結尤佳，於如許興會中，忽作憂世悲時之語，平生心事，又非山水了得，中含無盡之思，竟體更覺纏綿有致。　上三詩，先生與敬夫及林擇之、范伯崇偕遊衡山作，名《南嶽唱酬集》。

《立秋日同子澄寺簿及僉判教授二同寮星子令尹約周君段君同游三峽過山房登折桂分韻賦詩得萬字》《朱子可聞詩集》卷二：以先生之性愛山

水，而匡廬秀甲天下，宜其一游覽而願適。第三句「適」字，通篇骨子。一結申言於此已適，不必更求仙人之居矣。　太守出行，旗飛隼集，謝康樂守永嘉，乃騎紫馬游山，至今傳爲僅事。先生不獨謝旗隼而縱轡，抑且困脫轅而追攀，「歡喜腳力健」五字，濟勝有具，直將題中「游」字「過」字「登」字說得字字踴躍，太守風流，千載無兩。

《暇日侍法曹叔父陪諸名勝為落星之游分韻得往字》《朱子可聞詩集》卷二：按《寰中記》，孤嶼在溫州南四里，永嘉江中。故康樂作守時登此，而有「孤嶼媚中川」之句。今先生守南康，借此二字以賦落星，其有希蹤謝客之意歟？然從長江匯澤夾翻來，以「屹」字易「媚」字，視彼所云尋異景不延者，勢局便自闊大不同。「浪湧初月上」，天然之景，卻與「酒酣嘯發」拍合成趣。息廬先生云：朱詩警語，每從無意中流出。

《分韻得眠意二字賦醉石簡寂各一篇》一《朱子可聞詩集》卷二：就一醉石論世知人，看出陶公一片丹衷素節，非其本懷，直千載一知己。何鍾嶸無識，品陶詩，第曰隱逸之宗哉。　不但言今之游，直遙想到淵明當日，向此仰視俯聽，忽而歎息涕泗，更復馳神屬思，眞入微矣。

又二《朱子可聞詩集》卷二：一起便慨山林雖佳而歲月易逝，我今日不過暫來乎此。曰「後騎迫」，猶漢詩云「千里馬兮駐待路」，歎不能久留也。然我亦安可不於此少憩，而瞻矚林泉之勝乎。下分兩段，六句陸仙，六句韋刺史，言當日雖經兩公居游於此地，而今皆已不在，徒令我望故宇而興嗟，因悲風而寄想。末二句雙承，自兩公而視我，則我又爲來者，不識九原可作，亦念我今日而喟然乎？就勢抱轉作束。

《奉同尤延之提舉廬山雜詠十四篇・白鹿洞書院》《朱子可聞詩集》卷二：雜詠各賦一事，而此篇爲總冒，故照題歸重尤提舉之來。「弦歌獨不嗣，山水無輝光」二句，尤廬山十四首詩之綱領也。　結句歸美尤公詩。他日先生南歸，尤復以詩送之曰：「恩與廬山五老齊。」又曰：「鼎新白鹿諸生學。」蓋終拳拳乎此。

又《棲賢院三峽橋》《朱子可聞詩集》卷二：三峽：瞿塘、巫山、黃牛也。蘇子由《棲賢僧堂記》云：「雖三峽之險，不能過此也。」故橋名三峽。　起四句遡題之所以然，「石梁」句正點三峽橋。下「倏起」、「捷來」四句乃是形容橋上迎望水勢也。水行石間，聲如雷電，行者震掉，不能自持，亦蘇記中語。加以刻畫，令人讀之，遂覺足掉魂驚。「百歲老翁攀枯枝，井上轆轤卧嬰兒」，晉人作危語，那及此。《昭昧詹言》卷一：以朱子《三峽橋》詩與東坡較，僅能詞足盡意，終不得滿，無有奇觀。矧不及朱子此詩者耶？

又《卧龍庵武侯祠》《朱子可聞詩集》卷二：卧龍乃先生所愛處，常自幸其可得而有者。復繪祀武侯，豈因其名而讓之哉。曰：「丹心豈今昨。」蓋欲因人以見己也。又曰：「公來識此意，顧步慘不樂。」隱然有不恨我不見古人，翻恨古人不見我之慨。　亦韓云：興復漢室，還於舊都，卧龍志也。其視南渡偏安，君父之仇不報，其慘慼當復何如！此與《曹風》卒章慨天下之無霸，同一寄託。

又《陶公醉石歸來館》《朱子可聞詩集》卷二：先生卜築醉石，而以歸去來名館，有味乎陶公《歸去來辭》也。先生嘗稱此辭雖學楚騷，而不至於怨，試觀「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語，眞知道之賢者。篇中「優游可忘年」句，正追述斯意，一起從《高士傳》說入，曠觀千載，獨歎其賢，便是注意此辭上。結句仍將《歸來篇》點明，眞千載尚友，不啻把臂入林也。

又《溫湯》《朱子可聞詩集》卷二：不即叙溫湯之奇，先將形勢之起伏變化兩層托起，總爲溫湯出色。「奇偉」二字，連上文作過渡，一結又借古人翻論。正寫溫湯，只中間四語。　亦韓云：「萬劫付一洗」五字，寫溫湯，雄蓋千古矣。視前人「灑胃滌腸」、「興羸起瘠」等句，眞有大言小言之判。

《尋白鹿洞故址愛其幽邃議復興建感嘆有作》《朱子可聞詩集》卷二：以「寒澗」、「清洽」說幽，以「青山」、「窈窕」說邃，一起便將二字說得可愛。以後尋故址，議興復，一氣轉旋，抑揚盡致。　既惜事往，又欣我來，遠懷當年盛，復驚今凄涼，至末喟然一轉，收到自己歸隱上，感嘆之至矣。

《卧龍之游得秋字賦詩紀事》《朱子可聞詩集》卷二：古人必先製題而成詩，不是懸詩以待題。題曰紀事，便有昔人前日之事，意中後日之事，此游今日之事。但據事寫題，自有眞情眞景，觸緒而生，不求切而自切，不求新而自新矣。先生游覽諸詩，無一首雷同者，得此訣也。　同一廬山中景也，在坡公則曰：「擘開青玉案，飛出兩白龍。」在先生則曰：「谿谷兩對立，噴薄中怒投。」一寫水，一寫山，俱極形其靈變。故曰：「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鳳逸云：一結從既去回顧，有不盡之致，收束越緊，倒押「秋」字亦妙。

《屢游廬阜欲賦一篇而不能就六月中休董役卧龍偶成此詩》《朱子可聞詩集》卷二：「二勝終莫量」，東坡所謂廬山二勝，開先漱玉亭，栖賢三峽橋是也。「仰瞻」四句，即承二勝言。先生《漱玉》詩「平生兩仙」句，詠歎深仰止，《三峽》詩「老仙有妙句，千古擅奇崛」，即長吟意，所謂「疇昔勞夢思」也。然先生之意，尚不在二勝，而在卧龍，故題云「在卧龍偶成此詩」。詩云：「已於兩峰間，結屋依陽岡。」是東坡於千巖標出二勝，先生復即二勝歸到卧龍，此《廬阜》一詩，爲卧龍賦也。

《北山紀行十二章章八句》《朱子可聞詩集》卷二：十二章，前首是冒，後首是結。前六首歷叙諸山，所謂「盡彼巖壑勝」。後六首歸重到濂溪上，所謂「滿茲仁智心」。一章大開大合，洗盡悠悠之談，爲山水關一光明世界。鳳逸云：每首前後起伏照應，中間陡接，即從上直入，或於結處作一小住。下首脱卸，別開生面，又於極平中忽轉入勝，仍不失叙事之體，而崇正黜邪意，即從情景中曲曲傳出，十二章成一章也。

《游天池》《朱子可聞詩集》卷二：「天池西嶔崟」，前《紀行》詩已說過，而復作此一篇者，前紀事，此咏懷。口中說天池，而意中實念朝廷也。傳稱先生愛君之誠，每願見上以罄平生之蘊。史浩初薦，惜爲衆阻。外守南康，然猶有任滿奏事之旨。今復不獲，解組東歸，此所以臨風幾浩歎也。通篇都是寄託。按《離騷》注云：「咸池，日浴處，一名天池。」篇中借此寓意。末段又即屈子所謂「周流乎天余乃下」也。

《游密庵分韻賦詩得絕字》《朱子可聞詩集》卷二：密庵雖在廬峰，茲不言游廬峰而言游密庵者，蓋廬峰跨建陽、崇安諸境，所包廣遠，而密庵僅游息之近處耳，然詩乃是賦廬峰。欲於極目說其高，卻借傳聞表其高，不就仰望狀其高，反從俯視形其高，筆花墨陣，俱在空際飛舞。末言心欲登廬山極目處，而力不能，正七絕所謂「幾回振策又還休」也。

《游密庵》《朱子可聞詩集》卷二：「弱齡」一起，大有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滿於海之慨。「中年」一折，仍歸到心期未闌，且爲前古後今闢一奇境。總極言故山之好，不必出仕也。此南康歸詩。結聯寓意。

《同丘子服游廬峰以嶺上多白雲分韻賦詩得白字》《朱子可聞詩集》卷二：前首游密庵，景在山之低處，「朝隮青雲外」等語，翻從高處說來。此首游廬峰，景在山之高處，「高尋倦冢頂」等語，卻就低處說住。欲抑則先揚，欲揚則先抑法也。　中間摹寫山中鋪海，雲蒸氣湧，須臾變化，已如今昔，眞宇宙奇觀。一結尤覺去路無盡。　息廬先生云：古人寄懷物外，適與其胸次悠然相會，而無所泥，斯謂眞達。此游山數詩，皆其寄興而作，「曠若塵慮空，悲哉人境窄」，先生分明自道出矣。

《早發潭溪夜登雲谷翌日賦此》《朱子可聞詩集》卷二：屏山至雲谷八十里，「險艱」二字，將早發夜登辛苦，反從他人問語中透出。一結抱轉「難」字，尤跳脱。　十日餘歡，是意將如此，非正寫也，觀題「翌日賦此」可見。此寫風景也，合數詩觀之，山間爲雨爲雲爲風，一遇先生摹寫，無不有一段奇妙。所謂人之所游，以觀其見，我之所游，以觀其變。

《淳熙戊戌七月二十九日與子晦純叟伯休同發屏山西登雲谷而季通德功亦自山北來會賦詩紀事分韻得冷字》《朱子可聞詩集》卷二：前《發潭溪登雲谷》，與此題同，而此詩不即入題，先爲激揚振蕩以取勢入勝，作法又別。「未成長往」二句，是一篇命意處。末四句另爲山北來會賦詩者發。　唐僧皎然云：「時人皆欲徵古爲事，不必然也。康樂公偶與張邴合，久欲歸東山，乃叙志中之比，不是用事。」今觀此詩，「外物愧張邴」句，正是翻用古人，應轉「抱憾」，收束「未成長往計」，非用事也。

《雲谷雜詩十二首・玩月》《朱子可聞詩集》卷二：此正獨處之詩。「良友」即指月，言與月徘徊，便是山中良友，寧嫌幽獨與。

又《修書》《朱子可聞詩集》卷二：三是闡微言，四是明大義，此書所以不輕示人也。極鄭重，正極含蓄。山中修書，便恰用「藏之名山」語。

又《宴坐》《朱子可聞詩集》卷二：鳳逸云：煙霞痼疾，泉石膏肓，一經默坐遐觀，已如下一鍼砭，況山水之外，豈更有餘念乎！

《下山》《朱子可聞詩集》卷二：亦韓云：樹石靜而流水動，動靜俱無窮期，此先生觀物之妙也。　數詩正先生所謂寂寥短章，閑暇蕭散，有晉魏風韻。

《游武夷以相期拾瑤草分韻賦詩得瑤字》《朱子可聞詩集》卷二：與《淳熙登雲谷》同一游山，同一秋日，而彼則云：「秋風吹庭樹，遙夜枕席冷。」寫得淒然。此則云：「秋聲入庭戶，殘暑不敢驕。」寫得曠然。蓋立意不同，而景象即與之異。熟玩二詩，可悟行文之變。　韓元吉《武夷記》云：「吾友朱元晦，居五夫山，在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後圃，暇則游焉。」故篇中說游，亦自與

雲谷別。

《行視武夷精舍》《朱子可聞詩集》卷二：武夷九曲雖奇，精舍亭館未備，尚待後此《雜作》、《櫂歌》諸篇以贊美之。而茲曰「行視」者，但前段先行視其水如是，視其山如是，視其林麓如是，中段轉出正位，行視其精舍如是，皆不過草創之初耳。後幅略點時物生色，「暫游」、「獨往」、「重來」收足行字，章法段密。以上密庵、雲谷、武夷九曲，雖非一時所作，然皆退居故山之詩。彙集一處，便學者捧玩。

《感懷》《朱子可聞詩集》卷二：先生雅愛老杜《同谷七歌》，而獨惜其歎老嗟卑，尚未聞道。今於佛蹟壁間題此數語，表出經世本懷，正爲前後諸游山詩露一消息。結句豪宕，尤覺壯心未已。

《石馬斜川之集分韻賦詩得燈字》《朱子可聞詩集》卷二：陶公斜川之游，在曾城。先生斜川之游，在西山。石馬即前詩所云「遙瞻西山足」是也。中段叙石馬，良辰美景，比響聯詞，而緊要在第二句，點明得朋。全篇歸重在「之集」二字，各深凭，虚煞得妙，較古詩「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陳」，尤有無窮之意。

《比與鄰曲諸賢修舉歲事擔壺石馬追補斜川之游而公濟適至飲罷首出和陶之句以紀其勝輒亦用韻酬答兼呈諸同游者共賦之》《朱子可聞詩集》卷二：「悲日月之遂往，悼吾生之不留」，此陶公序作詩意也。篇中注定此旨，復依韻追和，而風格逼近。前八句叙往事，陶云：「弱湍馳文舫。」確是現在之景，此云：「長波沒輕鷗。」確是已過之景。中八句叙今游，陶云：「未知從今去，嘗復如此否？」寫出悼吾生意來，此云：「未知千載下，亦記此日否？」寫出追美古人意來。後四句唱歎作結，「但得長如此，吾生復何求」，亦是對陶詩「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翻進一步。先生云：「淵明詩高處，正在超然自得，不費安排。若東坡篇篇句句，依韻和之，失自然之趣矣。」斯篇不妨偶一爲之。

《壽母生朝》《朱子可聞詩集》卷二：先生自同安歸，陳福公力薦於朝，堅辭不赴召。然太夫人孝養之念，未嘗忘也，嘗寓書親知云：「親年日老，生事益聊落，雖吾道固如此，而人子之心，不能不慨然。」此篇直將子母眞情實話分作兩段，一則包羞，一則笑談，發乎情，止乎禮義。且五年守貧堅操，都託之賢母教誨口中，又善則歸親矣。鳳逸云：效柏梁體，與唐人歌行不同。句句孺慕光景，不泛不支。《歷代詩發》卷二七：樸至語，可以不敝天壤，視世間錦屏儷酌，何啻羌丸。

《和李伯玉用東坡韻賦梅花》《朱子可聞詩集》卷二：在泉州和東坡《惠州梅花》詩，自應點出泉州之地。此堂與雲臺，皆泉州地也。但前一段，身已到而花未盡開，後一段，花已開而身未能到，皆有有餘不盡之想。「玉樹十里」句未經人道，尤以出於意度爲佳。　或疑雲臺乃先生宦遊熟地，他年過此，尚追想雲臺壁間舊題，奈何此云「自憐不得去」？曰：此一時公事羈身，題云一再往反，所賦原不止此。

《與諸人用東坡韻共賦梅花適得元履書有懷其人復賦此寄意焉》《朱子可聞詩集》卷二：此詩因懷魏，寄意於梅。起借蘇詩贊梅，無非贊魏。蓋魏時爲國子學錄，因論曾覿，遂甘罷職歸來，猶梅不受蠻煙昏，而佳名遂高千古也。「冰質」四句，美魏持身皎潔，不因世情而熱，羞與凡物爭妍。修竹乃先生自比，以下言我亦將歸里，長與疏籬相伴，眞意浩氣，惟我兩人共之。故先生泉州任滿，復授編修，屢辭不出。汪尚書勸其無以元履爲進退者，即此也。「共保山林尊」，豈虚語哉。一篇心事，盡行透露，卻是借梅言，使人不覺。

《丁丑冬在溫陵陪敎宗李丈與一二道人同和東坡惠州梅花詩皆一再往反昨日見梅追省前事忽忽五年舊詩不復可記憶再和一篇呈諸兄友一笑同賦》《朱子可聞詩集》卷二：此篇先生借梅花爲己寫照，「無人解與」是一篇骨子。「朔雲爲斷」四句，言只有天知，「自吹羌笛」四句，言不求人知，皆承「無人解與」句來。末段云「無人解與」，則前事已非。當此衰病柴門，雖雕鐫作詩何益，聊率爾自和一篇而已矣。結云：「制酒哦空尊。」又正與前《溫陵》詩「共倒花前尊」遙遙反照。　任臣云：先生嘗自述其先吏部公《梅花》詩「仙姿不受凡眼污，風斂天香瘴煙裏」，爲超然出塵。此詩前半篇命意措辭，不啻心模口追也。

《次劉圭甫和人梅花韻》《朱子可聞詩集》卷二：此篇不是次圭父咏梅，正是敎圭父梅之難咏。大意謂詩人雖行徧江村，而梅花之高，不比蔓草之可以適願，惟有寂寞歸來，寒塘幽探，庶或如遇美人一笑粲耳。梅花之難契合如此，故欲賦梅花者，必先洗滌心源，如梅花一塵不染，使本根與之相合。又凡前賢名作，如水部《東閣》一篇、和靖《西湖八詠》，在今日蹈襲已久，不可復與之雷同。如此則夢契而妙悟生，雲散而眞境出，可以共賦梅花，不愧詩人之

目矣。平父即圭父兄，「散」字換「合」字，有撥雲霧而見青天意，即翻其兄詩句也。

《敬別袁機仲用武夷唱和原韻》《朱子可聞詩集》卷二：一起二句，定全篇大局。「用舍懸諸天」，是立意處。「屹然砥柱」一段，應首句，言袁機仲忠直，有光前葉，便見用舍之有具也。「武夷聽奇語」以下，借含意作開，叙出連日相聚之事。「終憐惜往日」以下，借用意轉合，發出別後相期之心。然兩段束句，皆是翻使故事。「用舍」二字，終未直下斷語，以其尚懸諸天也。隱然有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之意。

《讀機仲景仁別後詩語因及詩傳綱目復用前韻》《朱子可聞詩集》卷二：起悔向來談空，無益於道，賴古人尚有殘篇在，第患不能專心以求耳。「終焉」以下八句，皆自述其專心下帷，不爲世累妨奪也。然先生又豈尋行數墨之人哉，於《詩傳》曰「得水井」，於《綱目》曰「朝宗川」，蓋已探其源而會其歸矣。本是一篇經解，載韻語中，新奇趣逸，全無絲豪學究氣。吳東巖云：朱子論《三百篇》，只是恁說話，意味深長。不善解者，添上義理，如一源清水，將事物窒塞了也。玆曰「得水井」，意亦如是。觀先生解《詩》，不重說理，而作詩可知。《歷代詩發》卷二七：三詩力厚思沉，氣雄味永，洵和順之英華，非由鑿鐫而至也。

《讀通鑑紀事本末用前韻寄機仲》《朱子可聞詩集》卷二：可庵云：忠憤激烈在著書以前，是袁公大本領，亟須揭出，以下層層照應，法甚密。鉛槧職業，正好接入屬詞比事矣，忽插「要將報答陛下聖」二句，不獨中間奇峰陡起，而前言「忠憤號旻天」，後言「陰凝竦皇鑒」，亦一齊振動，擊其中而首尾俱應也。前因忠憤乃著書，後遂書成竦皇鑒，「果然」二字，遙遙相接，敵得無限慶幸話頭，亦硬插之法。《石洲詩話》卷四：袁機仲《通鑑紀事本末》，徽國文公讀之，有詩云：「要將報答陛下聖，矯首北闕還潸然。屬辭比事有深意，憑愚護短驚羣仙。」讀此，足見機仲此書意識遠矣。

《題祝生畫》《朱子可聞詩集》卷二：五、六一轉再轉，筆勢靈雋。畫之工，不用自家口中贊揚，只借一問一答盡行透出，是借喉出氣法。凡詩皆四句一解，兩句一連。此詩後段「眼明」句黏上「身老」讀，「爲君」句黏上「筆下」讀，「更約無事重相見」七字，正以單句結通章，遒峭非常。

《題霜傑集》《朱子可聞詩集》卷二：陶彭澤詩：「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苟非千載下幽人胸中自有合處，那能寫此霜下風姿，而堪尚友千載上乎。第五句「尚友陶彭澤」，乃一篇主意。而尤妙在第一句，先將主人抬高，與陶彭澤合到一路上。末收到自己願友意，與第三、四句相應。

《和彭蠡月夜泛舟落星湖》《朱子可聞詩集》卷二：引蘇句虛籠題意，隨開一筆，落到己身。二、四曲盡水天一色光景，畫出「弄」字精神。向來蘇仙之心，無人堪說，而今則景同而心印矣。回頭一望，遺蹟猶存，而予卻回船未及至其處者，恐帶卻塵氛，或涴於君耳。「予」字「君」字緊與「誰」字相映，起結一片，文境空明。

《讀十二辰詩卷掇其餘作此聊奉一笑》《朱子可聞詩集》卷二：息廬先生云：偶然戲作，以大氣斡旋之，卻有漢魏風骨。前作排，後用串，關鍵卻在中間第五句「居看」二字。十二辰有正用，有反用，有借用，有帶用，安放自然，變化莫測。

《五禽言和王仲衡尚書》一《朱子可聞詩集》卷二：如此小題，一飲一醉，亦歸到君恩上，是對王尚書言，亦見己身分。若戴昺此題詩：「沽酒沽酒有酒沽，生前不飲眞愚夫。」但只效禽言說吃酒耳。

又二《朱子可聞詩集》卷二：即梅聖俞「不如歸去春山暮，人言有翼可歸飛，安可悲啼向高樹」意而暢之，但梅《四禽言》皆借禽口中寄意，此則直就人意內生情。

又三《朱子可聞詩集》卷二：此鷓鴣之類。元梁棟《四禽言》改作「行不得也哥哥」。題本凄涼，語偏濃至，欲使君行樂時一深念也。意王時爲會稽太守，秦望、鏡湖及錢清江、曹娥江、浣紗江爲三江，皆會稽山水。

又四《朱子可聞詩集》卷二：東坡云：「土人謂布穀爲脫卻布袴。」不從布穀生發，卻以鄙事戲語曲狀民間苦情，翻令讀者愴然色變，風謠之遺也。

又五《朱子可聞詩集》卷二：此鳥云麥飯熟，即快活。妙從麥熟推出快活處，並所以快活來，歸美王公，通前作一結局。

《冬日》《朱子可聞詩集》卷三：以第二句出題，中二聯寫景，第七句總收入眺望中，全篇皆靈矣。三、四雨有時集凝而難散也，雲無定容，開而復陰也，緊承第二句，曲盡嚴冬景象。五、六亦寫嚴冬，而瀨出林空，則兼爲第七句遠眺伏脈。先生近體，大抵氣疎而法密。

《次韻鳳凰山》《朱子可聞詩集》卷三：前半弔古，後半咏懷。陳少章云：鳳凰山在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一名南湖山，其山臨湖，故有「湖平」之句。「荒亡」句當指五代王氏據閩時事。五、六對奇妙。聞吾鄉胡少保登越王臺，得「放眼千山外」句，久難屬對，徐天池應聲曰：「忘言一笑中。」豈本此耶，抑暗合耶？

《贈仰上人》《朱子可聞詩集》卷三：此興又比也，至末始出上人，用古法作律詩，脱盡三體情景虚實之說。以秋雲興上人，幻矣，以孤鶴散絲比秋雲，尤幻。

《山館觀海棠作》《朱子可聞詩集》卷三：昔人多恨海棠無香，梅聖俞詩「最鮮深淺非由染」，三、四但融化兩意出之，而此花之香與豔，更覺超出矣。海棠號花中神仙，結以飛仙擬之，與李青蓮「只愁歌舞散，化作綵雲飛」，同一奇情筆妙。

《八月十七夜月》《朱子可聞詩集》卷三：一、二點題，「萬里同」三字，已含兩地相思。三、四彼地，五、六此地。結二句緊承寂寞淒涼意，迴應「遙知」，見「清輝」雖同而喧寂殊致，纏綿宛結，不勝離索之悲。

《喜晴》《朱子可聞詩集》卷三：前半欲寫晴，須從雨後光景摹襯，乃醒得出喜意來。後半放懷發興，都是賦題中「喜」字。

《濯足萬里流》《朱子可聞詩集》卷三：以蓑裳襯濯足，以千巖石襯萬里流，次第出題，亦從左思「振衣千仞岡」句體貼來。「脱屣」、「横秋」十字，尤使人飄飄有世表意。

《南安道中》《朱子可聞詩集》卷三：先生時爲主簿，未得居高蔭物。三、四觸物傷懷，興而比也。結句「寥落歲寒心」，直將本意點出。

《芎溪道中》《朱子可聞詩集》卷三：此篇因宦遊芎溪，見似崇安潭溪，遂不覺觸景而動思家之念。然不即言寒塘，而先言紅樹者，詩法妙於襯景也。況一水方涵碧，千林已變紅，先生已自述其居家之景如是。尾聯「更有」緊綰首句「有」字，從重歸結。

《民安道中》《朱子可聞詩集》卷三：此秩滿按事旁郡，故云「祇役」。餘才施及四鄰，猶曰拙勤無補，語何蘊藉也。蒼茫是叠韻，憭慄是雙聲，先生所重在古體，而聲病又極究心，故於雙聲叠韻諸對法，皆造其妙。今於五七律中，略爲拈出。

《送王季山赴龍溪》《朱子可聞詩集》卷三：曰「千石令」，將不勝政事之繁，然而無慮其繁也。之官者但能親民問俗，備悉一方之甘苦，政遂可不勞而理矣。黄冷翁云：用事忌俗，惟翻案則無不可用之事。觀結句信然。

《知郡傅丈載酒幔被過某九日山夜泛小舟弄月劇飲二首》《朱子可聞詩集》卷三：知郡稱爲方外客，主簿自稱酒中仙，眞相忘於形骸之外者。太白《獨酌》詩則曰：「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此共飲詩則曰：「醉醒非各趣。」五、六二句乃一篇警策，不獨一己之醉醒心跡渾然，直合兩人之醉醒心跡渾然矣。第三句妙先逗出一共字。

《同僚小集梵天寺坐間雨作已復開霽步至東橋玩月賦詩二首》一《朱子可聞詩集》卷三：從梵寺直入，欲言雨作，先寫雲生，欲言天霽，先寫地迴，欲言東橋玩月，先寫月滿林間。一篇如題順叙，而處處補筆分明。

又二《朱子可聞詩集》卷三：起二句承上首來，中二句實寫玩月，末二句結出同僚小集。「澄餘景」是川，因月出而川景愈澄，「發素光」是月，因川明而月光益發。交互寫來，確切橋上月。

《寄山中舊知》《朱子可聞詩集》卷三：格調氣韻逼肖孟襄陽，前半首即彷彿《夜歸鹿門寺》詩「巖扉松徑長寂寥，惟有幽人夜來去」二句。任臣云：竟從題下四字落想，不言寄，深於寄矣。妙在意，不在文辭。

《感事》《朱子可聞詩集》卷三：先生云：時事竟爲和戎所誤，今歲金人大入，據有淮南，留屯不去，可爲寒心，因有感而作此詩。此篇句句是感憤時事。三慙士未捐身報國，四念君當嘗膽復仇。五、六一開一合。「信威藉紀綱」乃先生一片丹心，即他日《應詔疏》所謂「外誅敵人以復仇，尤在内除小人以正紀綱」者也。

《奉陪判院丈充父平父兄宿回向》《朱子可聞詩集》卷三：全篇以「古道」二字作骨。五歎道上無人得自由，六歎道上無時得少息，結云即自己亦不過暫一宿，與知己偷閑，明朝又往他處矣。

《次韻判院丈雪意之作》《朱子可聞詩集》卷三：入題便着「閉戶」二字，通篇都是做雪意，不露「雪」字。至結「寒光素豔」，仍只從坐想中摹出。此仄聲律詩也。馮鈍吟云：唐人極多如此，《品彙》出而廢矣。

《判院丈垂示用韻喜晴之句率爾奉酬》《朱子可聞詩集》卷三：此久宦得歸詩。一言客枕之勞，二言家居之逸，三句承明，即白香山「雞鳴一覺睡，不

博早朝人」意也。妙在第四句突接月景，拍合題中喜晴上。

《挽延平先生三首》（河洛傳心後）《朱子可聞詩集》卷三：此述其傳道之眞。李延平終身未仕，而結美其經濟，可知聖賢明體，即是達用。行狀述延平終日危坐，以驗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是做存本功夫。道學語，出筆清新。

又（岐路方南北）《朱子可聞詩集》卷三：此感其教誨之切。先生自見李延平，爲學始就平實，知向從事釋老之非。凡三謁延平，此則隆興元年復至，李公已卒於汪端明帥署，而歸葬矣。

《次秀野暑中二首》一《朱子可聞詩集》卷三：非身所歷而徒依人和詩，性情安在。先生每歎年來和韻追逐，殊覺牽強。篇中不悲劇暑，但喜清秋，是借韻寫自家情事，脫盡宋人詩社窠臼也。

又二《朱子可聞詩集》卷三：此又追叙暑中在雲谷，絕不知其爲暑，亦是翻題立說。後半即洗發「惟堪樂此身」五字。山居本非先生所願，自疑自解，語曠情深。

《短句奉迎荆南幕府二首》（雄藩荆楚地）《朱子可聞詩集》卷三：起筆將荆藩說得十分鄭重，下面轉出幕府才優，能以笑談佐理，而邊警不聞，建功宛洛，倍有氣色。

《酒市》《朱子可聞詩集》卷三：此戲筆也。篇中句句說酒，句句說酒市。先生本崇安人，開口「傳聞」二字，便脫身題外。後半言君遊其間，但一酌還醇，他如當壚折券，或有或無，渾然應置之莫問也。仍寓規諷意。

《次敬夫登定王臺韻》《朱子可聞詩集》卷三：從登臺著筆，前首咏古蹟，此首述客懷。前首八句，正對此首一意相生。前首聲調高亮，此首音節悠揚。同一題也，而命意立格練句，種種不同。

《後洞山口晚賦》《朱子可聞詩集》卷三：此入嶽詩也。前《道中一絕》云：「景物逢迎步步新，不妨聊作苦吟人。」猶似乎景可說得出。今到山口，所見日落煙飛，泉流雪積，美不勝言。吾人善吟，即比之長廣舌，且極永夜久長，亦莫能盡此時此景也。

《登祝融峰用擇之韻》《朱子可聞詩集》卷三：南嶽祝融最尊，本是說到此眼界寬，而偏翻進一層，曰「心期遠」，末即結「心期遠」。入山惟恐不深，人意借鳥說，妙有比興。戴天培云：一結亦恰因此地有回雁峰，翻出新意。

《十五日再登祝融峰》《朱子可聞詩集》卷三：兩截格。前四句言眼界寬，後四句言心期遠，申上首未盡之意，是再登神理。「再登」二字，三句八句分破。劉文房狀洞庭湖之闊，曰「中流沒太陽」，先生寫祝融峰之高，曰「中嚴日月回」，兩句幷懸宇宙。

《十六日下山各賦一篇仍遞和韻》《朱子可聞詩集》卷三：山有路而忽無，有無之者，雪無聲而忽有，有有之者。雲合風回，無非嶽神爲我將迎，而加意珍重如此，不獨我戀戀於山，山亦戀戀於我也。前半是說我戀山，後半是說山戀我。爾時遊景，不讓韓文公之開嶽雲。

《十一月二十六日宿萍鄉西三十餘里黃花渡口客舍稍明潔有宋亨伯題詩亦頗不俗因錄而和之》《朱子可聞詩集》卷三：題曰「十一月二十六日」，以見此夜爲冬至。存一氣於三更，陳公甫所謂「絪緼一氣似初春，亥子中間認得眞」時也。老聃曰營魄，屈原曰營魂，陽氣充，魄則爲魂。末云「慰營魂」，正是收足陽生意。一、二寫客舍景，七帶點亨伯詩。

《舟中晚賦》《朱子可聞詩集》卷三：西山乃到家之景，此時相去尚遠，而曰明朝事者，承萬里長風，極擬舟行之速耳。

《過豐城作》《朱子可聞詩集》卷三：《昨發臨江》詩云：「今宵又過豐城縣。」此詩是詠又過也。故第二句破出憶舊遊，七、八更進一步，言他年倘又過。「記得此夜扁舟」，亦猶此夜記得舊遊耳。篇中句句有眼，三、四遠樹對宿莽，晴江對中洲，茲乃倒換成聯。五、六本事，初因光射斗牛，知劍所在，後化龍去而劍亡，茲乃翻轉運用，不獨切豐城，且切此夜。

《舟中見新月伯崇擇之二友皆已醉卧以此戲之》《朱子可聞詩集》卷三：此因歲律云暮，忽見新月，益不勝客途之感也。五、六景中有情。杜詩寫初月之微曰「河漢不改色」，此詩寫新月之早曰「殘陽猶水面」，總以不寫寫也。

《觀西山懷嶽麓以為莫能相上下聊賦此云》《朱子可聞詩集》卷三：欲品兩山，須先提出自家雅好。一起曠然，即堯夫所謂「閑爲水竹雲山主，靜得風花雪月權」者也。五、六要交互看，方見得莫能相下。「西山雨」是言春時，「湘水春」即說雨景。南嶽本天下所素稱，西山乃先生所新闢，舉以相比，語平而意實側。

《進賢道中》《朱子可聞詩集》卷三：三、四試與戴叔倫「一年將盡夜，

萬里異鄉人」一對照，悲喜迥然不同。五、六承三句，七、八承四句。歸日既佳，歸程復坦，說得一往踴躍。

《安仁曉行》《朱子可聞詩集》卷三：亦是說歸途平坦，到家不遠，而著意在「曉行」二字。煙長則易散漫矣，而仍合者，景晦之故；草碧則欲發生矣，而似枯者，天寒之故。的是將春方曉景象。

《十七日早霜晴觀日出霧中喜而成詩》《朱子可聞詩集》卷三：詩有奇句，有奇情。三、四奇句也。後半本喜晴，反恐雨，曰「已作」，曰「何妨」，曰「且相念」，「莫遣」竟呼天公，忽爾商量，忽爾囑咐，如許奇情，尤非恆思可到。

《次韻擇之章巖》《朱子可聞詩集》卷三：「六鼇」、「五丁」，硬裝成句，可匹老杜「滄江」、「碣石」一聯。「清」、「碧」假對，「擁」字尤佳。先生極賞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濕青松」，「暖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皆此練句法。

《章巖》《朱子可聞詩集》卷三：前首咏章巖，從外面寫。此首咏章巖，從裏面寫。對起豁爾呀然，江西派中最奇崛句。先生教人看李、杜，次及蘇、黃，集中兼有衆體。結更能收住題中「巖」字。

《題祝生畫呈裴丈二首》一《朱子可聞詩集》卷三：前四句一氣開合，言近世丹青難知用意，祝君妙於用意，不假丹青。五、六寫畫景，結語收歸裴丈。他日七古篇云：「隨身只有萬疊山，和壁隋珠未爲敵。」即指此。

又二《朱子可聞詩集》卷三：前半作畫。「俄忽」二字，下得靈動飛舞。後半看畫。「石瘦」、「林深」，箇中正多意趣。徒詫爲一望蒼茫，猶皮相耳。汪西京云：「千峰」句奇特，「萬景」句曠邈，偃蓋反走虬龍形。「咫尺應須論萬里」，少陵有替身矣。

《與劉德明祝濟之胡子寬晚步偶成》《朱子可聞詩集》卷三：前半一時高興，冒霜而出；後半觸景關情，日落忘歸。可見行止自得之妙。

《仙洲新亭某名以畫寒紫微張公為書其額判院劉丈乃出新句輒次高韻二首》一《朱子可聞詩集》卷三：「聞說」領起，以無爲有。梅聖俞《小雨》詩：「蛟龍噀白霧，天外細濛濛。」蘇東坡《瀑布》詩：「擘開青玉案，飛出兩白龍。」唐人詩式有偷語偷義二法，以例此詩，一、二若用梅義，三、四似效蘇語也。五、六，上一下四句法。

又二《朱子可聞詩集》卷三：單就夏言，夏晝且寒，則三時可知。「素雪」形容瀑水，妙矣。對云「清秋」，尤奇，似本唐人「三伏有秋風」句。前首結出劉丈做詩，此首補收張公書額。

《次韻晝寒亭》《朱子可聞詩集》卷三：前寫亭景，後說晝寒。「晝寒」二字，從己身上搜剔出新意來，與上二首意調自別。

《次判院丈清湍之什》《朱子可聞詩集》卷三：晝寒亦因清湍名亭，前三詩皆吟其義，而清湍面目卻得此篇首二句方寫出。一直說，一橫說，脫胎韓詩「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句。第三句補點舊亭，第八句補結峭壁。

《聞季通德明諸友入山經詩迎之仍請先往觀瀑布》《朱子可聞詩集》卷三：此乃新亭初成，欲向入山諸友急誇寒瀑之妙。鳳逸云：一二三四皆從聞字前後落想，而迎請之意，生動極矣。

《公濟惠山蔬四種并以佳篇來貺因次其韻・蕨》《朱子可聞詩集》卷三：蕨、草同，生於高山泉石，味辛芳，宜作菹。篇中一「噫」字，形容已盡。五言根，六言葉，《本草》云根葉皆可食，故結云「全體露眞常」，猶《世說》所稱「掇皮皆眞」也。

又《芹》《朱子可聞詩集》卷三：起結「薄世榮」，關情北闕，見公濟不終於山人，若見用，定非肉食之輩。說芹皆綰到人身上。公濟建寧人，白鶴建寧山青泥坊舊有芹名。今公濟所惠者，乃自種白鶴山之芹，其味甚佳，不讓青泥，人休誤認也。

又《筍》《朱子可聞詩集》卷三：題曰「惠山蔬」，故上二首點出公濟家山，此則遠及康廬，何也？曰其蔬則家山，其種自丹元，故借用生發耳。利絕一源，出《陰符經》道家語。公濟乃儒而兼好道者，亦即借其言而諷之。

《雲谷合記事目要俳體戲作三詩寄季通》（雲關須早築）《朱子可聞詩集》卷三：一氣叙七事，絕不覺瑣碎，筆力厚也，亦從老杜《草堂檢校示弟》詩脫來。題曰「戲作俳體」，存此以備一格。

《宿休庵贈陳道人》《朱子可聞詩集》卷三：通篇以第二句「寒棲」爲骨。三、四曰「暖」，曰「連丹竈」，曰「甘」，曰「引石泉」，正見草庵之寒耳。五、六贈道人。一結即收轉棲上，是題中「宿」字。

《挽劉樞密三首》（談笑平蠻策）《朱子可聞詩集》卷三：「談笑」、「焦勞」、「宿志」、「餘忠」，皆是知心之言，不比泛交，但表其外邊事蹟。「百身贖」見有功於國，承起聯；「一鑑空」見有補於君，承次聯。

又（久矣身無用）《朱子可聞詩集》卷三：「前恩」謂其先太傅也，故下云「復此重悲傷」。第七句雖是用《語林》諸君不死語，詳語意乃緊抱「久矣身無用」來，自家作慟絕語，不比孫子荊但罵人也。

《九日奉陪高州使君甫陽別駕會稽丞公善化明府仲衡詩伯并屈子美元範二兄及郡中諸文武同登紫霄絕頂南望江湖北眺淮甸少快心目既歸又得仲衡佳篇句法清麗情致懽惋三復不勝起予之嘆謹次韻呈請皆賦之以紀一時之盛》《朱子可聞詩集》卷三：題目煩瑣極矣。只中二句，輕輕將龍山故事一翻，言此日主人不比桓溫嘲客，客亦不煩作解嘲，而自賦詩也。括盡同登如許人并仲衡賦詩諸意。

《次張彥輔樓賢之作》《朱子可聞詩集》卷三：前言此地不知開創幾何年，今若待我而設，後言此地山水奇絕，足招致賓客。分明以地主自任，以客待張也。

《次張彥輔卧龍之作》《朱子可聞詩集》卷三：卧龍詩經數番洗發，都從山水著筆。此作因張彥輔近從襄陽隆中來，別啓一條新路。結法似拓開，卻是收緊。

《次張彥輔西原之作》《朱子可聞詩集》卷三：第二句補題，全篇皆是咏崔君築室居此情景。先生云：「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一直說去，一日作百首也得。」此篇五、六曰「吞」曰「響」，是詩眼，曰「闊」曰「虛」，是眼之來脈。字字著意，非千錘百鍊，無此句法。

《贈于盛二生》《朱子可聞詩集》卷三：就拈昔日事，以美此方人，一意格。由寶劍轉到江山，由江山轉到人物，由人物轉出二妙，由二妙轉出倦遊，由倦遊轉入還家修業，六七層開闔頓挫，排偶之痕盡化。

《閏月十一日月中坐彭蠡門喚船與諸人共載泛湖至隘首回棹入西灣還》《朱子可聞詩集》卷三：解組無多日，胡爲喜欲狂？以歸宋故也。歸哉則反故鄉於千里，他年林下之樂無窮，固不止於此夜，而即此夜臨風載月，酌酒鳴橈，亦他年所不可忘者也。說在此而意在彼，不減嵇康目送飛鴻之妙。「邂逅」雙聲，「滄浪」疊韻。

《廬峰次韻》《朱子可聞詩集》卷三：此首全是虛摹，言廬峰之妙，巖姿萬般。我將欲徧窮山中佳景，有其興無其具，有其具無其侶，而且蒼茫無際，徒令人可望不可即也。中四句皆以虛字作眼，極力斡旋，曰「能」曰「肯」，難之之辭也。

《游密庵得空字》《朱子可聞詩集》卷三：仙洲即廬山，密庵約在山之半。先生古詩「廬山一何高，新齋小休憩」，即此也。此詩言欲上廬山高處，須待明朝乘萬里風。是時飲泉卧嶺，但向密庵一宿。雲出岫，月流空，永夜無人，已不覺其境之清絕矣。

《次知府府判二丈韻三首》（志士懷韜略）《朱子可聞詩集》卷三：劈空下「志士」二字，便有意。二句即「身留一劍答君恩」，三四即「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後半勉其乘時建功。雄奇俶儻，不減少陵。

《次林擇之涼峰韻》《朱子可聞詩集》卷三：第二句即物見人，寓意曠達，言晝動晚息，乃物理之自然。我今雖在羈旅之中，當此夕陽解轡，何妨尊酒舒懷，少息林中，閑享此一夜之清景也。

《答黃叔張》《朱子可聞詩集》卷三：一意格。前六句皆追美黃君舊日爲寺丞事，結句方是正面。時先生來溫陵，黃正家居。詩中疑有杜門不復仕語，故答之如此。

《哭劉嶽卿》《朱子可聞詩集》卷三：全篇單就「幽棲地」說，詩眼俱在虛字。三、四、五、六，流水遞承，通首一氣。

《放船二首》一《朱子可聞詩集》卷三：觀兩詩第七句，知爲人題《清谿放船圖》也。只就圖中水樹草花略加摹擬，呆處令活，圖中人亦欲應聲出矣。

又二《朱子可聞詩集》卷三：爲人題詩卷，忽將己說入。論行文是開一步，論用意是緊一步。

《寄題李東老洲乎齋》《朱子可聞詩集》卷三：「空山無客到」，是賦李齋淵字。「流水有花開」，便是從淵看出妙來。二語正合坡公「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意。然二公又皆似從韋蘇州「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語參會而得，宜乎坡公晚年推重韋、柳，而先生深歎其言爲有味也。後半俱寫空山無客到。

《寄雲谷瑞泉庵主》《朱子可聞詩集》卷三：起云庵原自我爲主，僧是客，接云後遂以僧爲主，我是客，末云究竟不知誰是主，誰是客。一片悟機，曲曲寫來，輕輕點破。亦韓云：一氣轉落，滅盡排比之迹。少陵最多此體，而東坡兼行之於四六文，此蓋集兩家之長矣。

《春雪用韓昌黎韻同彭應之作》《朱子可聞詩集》卷三：一、二從用韓韻同彭作說起，即借破「春雪」二字。三「飛不斷」是雪，四「暖還銷」是春雪。以

下句句說雪，皆含春意。一結「東皇」、「避舍」，翻從春收合到雪，尤工巧莫倫。

《次彭應之餐雪韻》《朱子可聞詩集》卷三：題雖佳，然一口說盡，亦如嚼蠟矣。襯起一層，便覺有如許春葩麗藻，粲於齒牙之下。按五、六「楹餘」二字，虛實不對。下首五、六亦不對。且二詩「餘」、「和」、「涼」、「姿」、「留」五字用平，豈有意效唐初排律體？楊伯謙所謂往往不純者歟，抑仍是古詩也？茲從新安程叔玉刻本錄此。

《奉同黃子厚賦白芙蓉呈劉彥集平父》《朱子可聞詩集》卷三：起則稱其色之白，繼云色既不與穠豔幷，則其情澹然，自不比於世間之兒女。彼山中之桂曰淹留，堂上之蘭曰目成，猶皆不能免於兒女之情。惟有此花冰姿雪質，淡然與世無營。我輩忘機之客，宜相看兩不厭也。題中奉某呈某，一齊收出。

《夢山中故人》《朱子可聞詩集》卷三：此在同安縣作。風雨客中，不堪懷抱，想到故山故人，桂樹秋風矣。「只在」、「無端」四字，筆端飛舞。因想而成夢，夢中舉杯把袖，如身在山中綢繆，覺乃知爲天涯客子。曰「勞」曰「暫」曰「卻是」，字字著力斡旋。結句「簷響」應首句「風雨」。先生每歎律至今日，益巧益密，無復古人之風。如此七言，眞是蕭疎自得，全不見對偶之痕。「夢寐」雙聲，「綢繆」疊韻。

《呈府判張丈既以奉箴且求教藥》《朱子可聞詩集》卷三：此先生之格言也。才人學人，皆當書紳銘座。亦韓云：文家作釋子語，其來久矣。獨韓退之崛強，不肯一字假借。其徒李習之亦云：「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紿乎天下甚矣，何貴吾之先覺也。」今先生於詩，反不禁用佛家言者，蓋偶襲其語，而實反其意，或借彼之語以申吾之教，以視掇拾浮屠唾餘者，固迥別矣。

《次祝擇之表兄韻》《朱子可聞詩集》卷三：「但悠悠」三字，便是安心方法。日夜循環，乾坤亦只悠悠的。知得此法，出入行止，無不可從容涵養，到這地位，自然物我偕忘，心無觸礙也。祝君乃褊急人，故箴之以此。觀他日還鄉，先生送行云：「應緣心未快，豈是世相違。」益見。　靜室閑窗，東阡南陌，句中自對。

《奉陪彥集充父同游瑞巖次莆田使君留題之韻》《朱子可聞詩集》卷三：前半寫景。五句總承前半，脫卸出一段勝情來。六句以下皆寫情。瑞巖即在雲谷山中，故曰「疇昔」、「曾來」。此詩正先生召對不合而歸時作，一結自斷其不復出山也。　詩家以句中眼爲響字，三、四妙用「秋」字「晝」字，便覺字響句亦響。

《數日前與判院丈有宋村之約雪中有懷奉呈判院通判二丈》《朱子可聞詩集》卷三：句句寫雪，句句注意「有懷」。「低迷外」、「掩映間」，便是惜無路過宋村也。　「杳靄」雙聲，「璁瓏」疊韻。

《題鄭德輝悠然堂》《朱子可聞詩集》卷三：堂名取義淵明「悠然見南山」句，本旨直留至末始明。而南山意，先於第二句拱躍，此首尾分破之法。中二聯正賦斯堂，而筆妙有向背。三是客面，四便是正面，五是正面，六又便是客面。

《上廣文》《朱子可聞詩集》卷三：開口「何事」一呼，全篇振動，下文皆應云創樓居者，凡以蓄書待問耳，如此始不愧廣文二字。陳後山詩云：「端能幾字正，敢恨十年遲。」吾人焉得不顧名而思義哉。　起云料廣文收拾他家藏不過理蠹餘幾篇書籍耳，末云貧而有書，差勝於家徒四壁者。莊論以趣語出之，乃見詩人情致。

《讀秀野劉丈閑居十五咏謹次高韻拜呈・秀野》《朱子可聞詩集》卷四：以第二句「賦遠遊」破意，而以第七句「出處」二字爲線索，言秀野謝絕萬緣，看破朝局，故特歸而賦昔人之遠遊耳。　曰「何妨」，曰「從此」，曰「靜看」，曰「須信」，語有歸宿。至尾句煞出本意，仍只渾渾虛籠，以爲十五咏之冒。

又《積芳圃》《朱子可聞詩集》卷四：全篇以第一句作骨，中二聯「行看」、「坐對」即指曉起晚來的景，曉起晚來即作行看坐對的事，一意交互，前虛後實，皆叙樂事也。末聯只言秀野之擺脫塵累功候何如耳，「結習」、「毘耶」，借用佛語，恰與「積芳」二字關會。　「蒼涼」疊韻，「光景」雙聲。「光景」二字，同屬經堅母。

又《香界》《朱子可聞詩集》卷四：香界專指藝蘭之處，故第二句、第七句點出，三、四陪襯，五、六正詮香，卻綰定主人，應轉首句「幽興」。末云「住此中」三虛字，用力，翻就人身上，劃得「界」字分明。

又《春谷》《朱子可聞詩集》卷四：上首句句切「界」，此首「谷」字卻起從高處說來，尾借「遠山」拓去，又換一作法。亦以三、四一聯正賦春谷，十分工密，故前後宜放鬆耳。　芳菲因地僻鎮長在，蜂蝶因谷寒未全來，「名分疏」句確是谷中春，移他處不得。

又《山人方丈》《朱子可聞詩集》卷四：「方丈」二字，出於《維摩》。而此

曰山人方丈，又當有別。五云不清談，六云不說法，八云不遠去參禪，分明是山人行徑，不是僧也。乃知先生作詩，因物付物，細心貼切有如此。

又《龜峰樓》《朱子可聞詩集》卷四：起便寫樓景，中間承晴眺開一步說，結緊收到「龜峰」二字，恰與悲物化洞玄機呼應。

又《月波臺》《朱子可聞詩集》卷四：首句破波，次句破臺，三、四寫出臺在水中之景，五、六雖旁襯，亦不肯泛引。花島固在水中，而藥房，《楚辭》原承「築室兮水中」句來也。通首藏得題中一「月」字，至末躍出，倍有精采。

又《舫齋》《朱子可聞詩集》卷四：此是齋，不是舫也。只首句、第七句略露本旨。全篇賦「舫」字，暗含「齋」字。三、四言有水中之趣，五、六言無水中之虞，八句言並不望其有濟川之用也。是齋不是舫，聽讀者言外會悟。

又《曲池軒》《朱子可聞詩集》卷四：方虛谷謂竹林自有一種奇氣，老杜「風吹細細香」，非過許也。此更於草木中辨其爲眞香，尤竹知己。「無竹令人俗」，本眼前語，反運作配，腐者都新。第五句體物入微，第六句轉筆，收到「曲池」題上，尤見敏捷。

《次秀野韻五首》一《朱子可聞詩集》卷四：首提明「使君」二字，見劉方在宦途，不過暫歸，莫泛作林下看也。詩餘中《劉知郡生朝詞》可證。前半言家園可娛，後半言功名方迫，下四首皆從此詩推出。西京云：三代以下，先生獨稱武侯、靖節兩人，五、六恰好融化作配，以比秀野，可見經世無具而徒耽情巖壑者，非先生所與也。

又二《朱子可聞詩集》卷四：裝頭疊景清麗，根第一篇「起看名園雨後春」句來。至第六句，換作「起約良遊醉好春」，跌到朋友身上。尾借園中燕說，即是言舊人多相隨也。

又三《朱子可聞詩集》卷四：此又即根第二篇「起約良遊醉好春」來，故曰「急呼我輩」。第四句又換筆作後半篇骨子。五、六言不必如屈子澤畔獨行吟，直可比季孫良朋多贈答，應詩情意。八言「晞身」、「九陽」，應與道未妨意。

又四《朱子可聞詩集》卷四：此根第一篇「秖恐功名相迫逐」來，言劉雖暫歸，不久仍之官。退食餘閑，儘可與寮友快飲忘形，豈可因官守拘牽，爲造物小兒所笑，以孤負平生之心期乎。

又五《朱子可聞詩集》卷四：前篇擬其之任，此篇復望其再歸，即《生朝詞》內所云「一年一度一歸來，歡何極」意也。劉與先生幼同居建陽，故有起句。此篇五、六，一句詩，一句酒，與首篇三、四貼緊對照，中三篇亦皆借此兩意，轉換文法也。

《次亭字韻詩呈秀野》《朱子可聞詩集》卷四：腹聯凡得三解：詩就時適當魚樂，酒醒時適際鴻冥，此則賦也；魚樂波閑喻詩情之靜，鴻冥天闊擬酒懷之高，此則興也；承上不駕朝車意來，借魚以贊其能深潛，借鴻以美其能遠引，此則比也。先生詩，眞反覆不盡。

《次秀野春晴山行紀物之句》《朱子可聞詩集》卷四：題曰「紀物」者，紀今日行事，留至後日回首不忘也。此詩前四句是紀山行之事，第五句忽換筆陡起，及至末句逆接首句，與老杜《朱櫻》詩五句「憶昨賜沾門下省」，八句「此日常新任轉蓬」，同倒捲法。

《次秀野極目亭韻》《朱子可聞詩集》卷四：「極目」二字，第二句以「有無間」形容，可謂入微矣。中二聯又更能形容出有無間之景，一結歸到主人做詩，回抱高情，總以第二句七字作骨也。

《次秀野韻題卧雲庵》《朱子可聞詩集》卷四：一、二借家園翻入尋荒，三言卧晴雲，是點題，四言銷閑日，是發意。卧則「夢魂寂寂」，閑則「心事悠悠」，寫奇趣，亦承銷閑。風夜泠泠。仍收題「卧」字上。兩路疊下，皆本「尋荒」，而此庵蕭寂之況在目。

《次秀野春游二首》一《朱子可聞詩集》卷四：先說戶內景，後說更過從，是游春來路去路。詩以寫景，五句卻云景好如詩，翻新特巧。六句較唐人「暖風遲日濃於酒」，覺更輕妍，絕不費力得妙。

又二《朱子可聞詩集》卷四：前首虛寫春游，此乃言所游之地。由江皐而至遠村，其間白沙翠竹，酒市花園，偕我詩人尋彼釋子，不覺晴日已晚，而芳草斜陽，臨流遠眺。題中「游」字寫得盡態極妍，讀之神往。

《秀野劉丈寄示南昌諸詩和此兩篇》一《朱子可聞詩集》卷四：滕王，唐高宗子。言斯閣之盛，不過爲當年陳迹，而長江直下，豈肯與曲池同留。回想一時珠簾玉佩，不知何存，而今但見雨罷山楹，風驚簷鐸，登臨者滿目悲涼，能不弔往古而復哀後人乎。此篇言言警鑿，懷古詩中名作也。

又二《朱子可聞詩集》卷四：前首和登閣詩，此首和游湖詩。高士從帝子打進一層，不獨富貴已陳，即道德亦泯。結到及時行樂，應轉湖邊，首尾一

片。　本是「流傳妙語欲奮飛，想像清游驚離闊」，用反裝法，句倍有情味。

《次韻劉秀野芙蓉館》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一起便拈芙蓉做入，言不須艇子他去採蓮來，席間四面都是也。第三句插入「有詩」，指原韻說。五、六緊承席間無塵埃，琴酒皆繼詩而起。結聯宕開，言劉明日之官，雖尊顯如越人，亦不免回首思鄉也。「風清月白」，「綠暗紅深」，句中自對。

《次秀野躬耕桑陌舊園之韻》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前半第就躬耕中，偶拈久旱得雨一事，說得淋漓盡致。中間洗發舊園，便寓久客初歸意。「已」字「便」字「剩」字「仍」字「指點」字「何以」字，無非爲「舊」字傳神。　可庵云：青鞋黃犢，天然野趣。

《次秀野葺治》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重喜」，「卻嫌」，駕過幾許遠宦復歸話頭。五、六即分承三、四，喜青山，但開軒放入，嫌黃葉，但決水通流，所謂葺居止此。結云隨境便安，寫出高人身分。不然，如陳同父《葺治園亭》詩「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先生便譏其富貴之念未斷，不可與味道者也。

《次秀野滄波館》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可與《舫齋》參看。彼曰舫而實齋，此曰館而實船，彼則借景生情，此則直透本色。三、四開合矯異，「急」字「橫」字「斜」字「側」字，虛眼鍊句有力。時劉尚爲知郡，不比賜湖而歸者，故一結反收題意。

《刻漏》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首二句立意翻題，腹二聯說題判斷，即魏仲先《琰坏》詩「吉凶終在我，翻覆謾勞君」意也。一結收到劉使君身上，「日高三丈」，緊緊扣題。　不拘常程，於虛字上極力安排頓挫，陳後山有此出格破體法。

《山藥》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妙將豢豹蹲鴟，蜂蜜羊羹，鬬湊生色，而先突冒一筆，駕勢翻入，言怪來有如此美物耀於土壤，則異種皆可不用，而珍羞亦無足比擬也。第二句接出「代耕」二字，五、六遂承言雖躬親亦所不惜。總是極力抬高法。

《食梨》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首句擒題，次句原題。三、四梨之形，五、六梨之味。「乍驚」，「旋剖」，「謾勞」，「未許」，語有次第，尤妙。五、六仍用旁襯，結二句方還食梨正面。工麗老成。雜之《西崑》咏梨諸作中，幾不復辨。　可庵云：「露結成」三字，極巧極眞。　「磊落」雙聲，「輕盈」疊韻。

《栗熟》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三、四不獨議論高，且貼切「熟」字。七、八旁襯，風致如許，然不得一、二、五、六，題猶虛喝也。如此體物詩，春華秋實兼有之矣。

《送謝輔入廣》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以第二句作主，一氣到底，聲調悲壯，絕似老杜集中《送鄭十八》之作。

《次擇之韻聊紀秦事》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少章云：此詩前六句皆詠始皇事蹟，題云「聊記秦事」是也。又始皇渡湘遇風，怒湘君之神，因盡伐山木。湘君，堯女舜妃也，有廟在岳州。此朱子往返潭州所經歷地。「虛疑霞佩」句，似感此事而賦也。　發端便奇，從後追述向前去，至結叙出本位，西崑倡和始皇諸篇，遜此體裁。

《新喻西境》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前四句雨來山翠，杉卷水開，即所謂自然觸目佳句，不勞人工剪裁者也。　詩家有即詩以論作詩之體，而作詩之妙，莫過天然人巧兩種。如此篇與後《落星》篇，先生兼以金針度人矣。「倥傯」，「徘徊」皆叠韻。

《山行兩日至金步復見平川行夷路計程七日可到家矣》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前半叙山行見平川，凡三轉，既穿復度又過，轉在路也。後半叙計程到家，亦三轉，既悲復喜又迫，轉在心也。兩截中，而暗以一字關照，極平極奇之作。

《次韻別林擇之》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起二句，一戒其不須以別爲悲，一戒其不可爲淒涼楚調。三、四申明首句，言爾今別後，幾曲清溪，一天明月，我二人身雖隔而神自通，何必以暫別爲念。五、六申明次句，卻是一轉一合，言上堂嘉慶，歸家有許多天倫樂事，則道上之風光寂寞，豈可復爲淒涼楚調乎。一結念及其兄弟，仍只收到擇之詩上。

《和人游西巖》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言此日但從泉石優游，無復平生壯志。「老寄」二字，一篇主意。三、四即老寄寒泉情景，五、六又單承「合眼聽玲瓏」來，或疑寺雨，或疑亭風，不知何似，分裝句法，蓋聽而不問意也。末從和詩收局，「此心」抱轉「壯志」，「不限西東」煞出題中「西」字。

《飲清湍亭石上小醉再登畫寒》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水邊今日」，開口便將題意道破。三、四寫今日之暢懷。五、六摹水邊之奇景。七、八拖出再登。　雲山合匝，水氣也，卻似霧環生；雪澗奔騰，水聲也，卻似雷怒吼。層

折硬裝，造句嶙峋。

《次圭父游將軍巖韻二首》一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將軍巖似因昔有將軍而名。此登覽兼懷古之作。「極目」，籠起游。「誰將」，呼起將軍。三、四洗發「游」字，五、六追念將軍，一結承上二意，虛虛收住。

又二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俯仰既久，表裏盡觀，游之暢也；酒杯獨負，詩情未闌，興之高也。他人必將四意裝成兩聯矣，此則一順說來，散配八句中，別有蕭疏之致。　又七絕云：「詩腸欲斷酒腸寬。」於此想見先生興復不淺。

《圭父約為金斗之游次韻獻疑聊發一笑》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句句是題中獻疑，欲遲圭父游山約也。三、四名爲藏頭句，與其不成蠟屐攜笻去，不若且復鈎窗拄頰觀。略增二字，意便了然。　第七句陰泉猶凍，與第二句遠峰仍雪，所謂不配配，不關關也，皆模寫「未破寒」三字。

《次圭父觀魚韻》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此觀打魚也。「驚訝」十四字，筆端奇肆，奄有老杜《綿州》《蒼江》兩歌之勝。　七句結題，八句別有深情遠致。

《桐廬舟中見山寺》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通篇空行，一起現出山寺，確是舟中遙見。「子」字，似謂其山寺之僧，言今吾行舟暫過，但望見山寺而未及來見子。「江湖」句貼吾，「粥飯」句貼子。五、六分承，三、四、七、八拓開。可庵云：《邶風》「簟簏不鮮」，狀人不能俯之疾，乃借義。朱注：簟簏本竹席名，曾記昔人詩「一席三椽正卧遊」，則知此是訂他年再來寺中，借一席相聚也。

《白鹿講會次卜丈韻》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西澗、濂溪皆白鹿書院近地，昔有周夫子、劉公在焉，一則正學可師，一則高風可仰，箇中有無限眞樂，學者宜珍重自修，莫徒羨功名以自苦也。妙在寫理處仍是寫景寫情。

《和張彥輔落星之作》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前四句著意刻畫，天劇神鏤，莫能過之，正是從難搜句中，搜出傑句來。末句即「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意，只就與彥輔題詩，寬寬收住，前緊應後鬆也。　陶詩曾城，即此落星，彼特援九重相形，而此直疑三山若失，語尤創闢。

《昨為許進之書胎仙二字因以名其室或疑欠舞字者故作此以解之》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許進之工於琴，故有「孤桐遠遊」之句。先生嘗作書勸進之隨緣處順，則此詩明是借欠舞意諷其不當遠遊也。帝庭奏曲，仙鶴來儀，然亦夢回而舞罷矣。悄寂處正可理會，徒日蹁躚何爲。庾子山云：「雖言夢蝴蝶，定自非莊周。」況蕊珠宮何等高遠，人生豈可於夢境執著，而栩栩不自休乎。此詩非止以解或之疑，實以解進之之迷也。

《伏讀雲臺壁間秘閣郎中盤谷傳丈題詩齒及賤名追懷曩昔不勝感涕輒次元韻呈諸同游計亦同此嘆也》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立意重在行視卜宅，故於次句先伏一筆，而大段仍只如題順叙，至末從重歸結。「空山無歲月」十二字，不說事，不說情，但說景，而無限悲愴已在箇中，不減西州大慟也。三、四「玄雲」、「素壁」，「後學」、「前賢」，句中自對。

《某伏蒙休齋先生惠詩見留謹次高韻》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先生此來泉州，去作簿時二十七年矣，念己鬢髮已非昔時，訪舊從遊之人，非死即老，會合之難如此。今一旦更復歸去，曰「又千里」，一別難有見期；曰「但一丘」，此生無復再至。三宿爲君留，眞覺萬難分手也。言言淒惻。按集中祭文，陳休齋不踰年亦即捐館矣。

《奉酬九日東峰道人溥公見贈之作》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以第二句作骨，三、四正寫此日重來東峰之景。五言三生無據，此日重來便是據。六言萬法宏多，此日自閑本不多，便即重來大意，喚轉支郎，以酬其贈也。結云不落語言，道人家法，先生詩法。

《伏承侍郎使君垂示所與少傅國公唱酬西湖佳句謹次高韻二首》（越王城下水融融）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一句見地，二句立意，美兩公西湖之樂，蓋與民同也。三、四見時，五橫說，六豎說，說盡西湖風物好矣。結更上一層，卻在以「年豐」應「禾黍」句，指出與民同樂之實。

《讀致政少傅相公送趙成都佳句兩篇已次高韻并餞其行而再賦此章以見區區瞻仰之意》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少傅即陳福公俊卿也。他日先生祭文，尚稱其「退不忘君」。前半正知心之語。五、六轉合題中「佳句」上。一結更望朝廷重起老成，又恰關會趙成都出仕意。

《奉同公濟諸兄自精舍來集冲佑之歲寒軒因邀諸羽客同飲公濟有詩贈守元章師因次其韻》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此詩作於冲佑道觀，是對諸羽客言。武夷今雖猶在，而人不能自悟，徒貪緣翠壁，謂丹籍載此，爲洞天福地，期運到，自出仙人，恐無此理也。從來學仙，忘言忘象，龍虎豈眞鼎中，爻象原

非紙上，可知箇中夤緣，不在翠壁間矣。二句足上文，一結又宕得妙，言明朝但從諸子，武夷一遊可耳。息廬先生云：拗體，古峭而多風韻。

《伏蒙致政少傅相公寵賜寄題武夷精舍詩一首捧讀仰嘆無以自見區區感幸之誠輒繼高韻繕寫拜呈》《朱子可聞詩集》卷四：鈞天雅樂，應奏白玉都。自揣久當望斷，乃今蒙公寵賜，轉思石田茅屋，詎應無此。二字層折斡旋，有萬鈞之力。錢飲光云：老杜「晚節漸於詩律細」一句而有數折，一字可當數轉，中有不盡之義，而外無可見之痕。先生晚年此數詩，亦如是。

《承事卓丈置酒白雲山居飲錢致政儲丈叔通因出佳句諸公皆和某輒亦繼韻聊發座中一笑》《朱子可聞詩集》卷四：慶元二年，奸邪沈繼祖妄奏先生六大罪，而以建陽令儲用發端，此即儲公降罷歸，而送行之詩也。奏云：先生因趙汝愚死，和儲詩怨望朝廷，有「除是人間別有天」二句。五、六隱若申明此者。按，蘇詩乃弔徐德占遇禍，以松柏起興，曰：「竟爲明所誤，不免刀斧痕。」一遭兒女涴，始覺山林尊。」引此立論，既慷慨，復蘊藉。

《和人都試之韻》《朱子可聞詩集》卷四：都試，都堂試士也，此可見時之尚武。按，南宋時勢，淳熙之間貴復仇，慶元後宜自守。韓侂胄既與理學儒者爲難，復無識，銳意用兵，助元伐金，卒亡宋社。此先生借題慨世之作。兒郎腐儒，首尾抑揚，其辭微，其慮遠矣。

《蒙恩許遂休致陳昭遠丈以詩見賀已和答之復賦一首》《朱子可聞詩集》卷四：老列姦黨籍，而曰「光華」，向戴侍臣冠，而曰「羞辱」。身既不用，而翻幸其暫安，時知否極，而尚冀其或轉。計出無聊，字字悲壯。時先生直言無隱，爲群小所忌，甚至有請斬某以絕僞學者。慶元乙未，先生年七十，遂得保身致仕，閱一年庚申而卒，宋亦隨亡。讀此詩結句并先生記語，使人酸傷無已。

《己未九日子服老弟及仲宣諸友載酒見過坐間居厚廟令出示佳句嘆服之餘次韻爲謝並呈同社諸名勝》《朱子可聞詩集》卷四：逢辰恐少，一篇大旨。「引興」二字，一篇線索。起四句便將令節引起老興，五、六借《小社九日》詩「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歎落暉」，當日極罷意處，轉說出有興來，尤妙於斡旋。此先生憂心悄悄作也。篇中樂處，皆是悲處，時書放翁一詩後云：「季札聞歌《小雅》，而識其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近世東坡公讀柳子厚《南澗》諸咏，乃得其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而深悲之。放翁之詩如此，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然則後之讀先生此詩者，又當何如！應慨然識先生之所自處矣。

《和劉叔通懷游子蒙之韻》《朱子可聞詩集》卷四：時先生已七十，去夢奠不遠矣。三、四眞至情語。子蒙即前詩「所歎湖南老賓友，兩年吹落市塵中」者也。時艱身老，失意何之，即賈、袁年少，而寄蹟南方，猶必潛淵日飲，庶可免於憂患。此病餘之人，勉爲同懷賦詩，而不能已於悲復悲也。

《百丈山六咏・石磴》《朱子可聞詩集》卷四：記云：「登百丈山三里許，石俯絕壑，左控垂崖，疊石爲磴，十餘級，乃得度，山之勝蓋自此始。」此詩直透下五咏，精神在「努力」二字。

又《西閣》《朱子可聞詩集》卷四：東西兩谷水，並注池中，閣據其上。輞川詩「不知棟裏雲，去作人間雨」，是高人閑致。此詩「安得枕下泉，去作人間雨」，是聖賢熱腸。

又《瀑布》《朱子可聞詩集》卷四：三、四即記所謂「日光燭之，璀璨奪目」。朱青巖評：從日光寫瀑布之勝，奇絕。而此復狀其舞若龍蠖，尤奇。

《武夷七咏・天柱峰》《朱子可聞詩集》卷四：天柱，一在方山上。此天柱即武夷大王峰也。先生《圖序》言舊注詭妄不經，茲特就天柱發揮，猶《北行紀行》中所云「東西妄采獲，乾坤有眞心」，正以乾坤壓倒大王也。

又《洞天》《朱子可聞詩集》卷四：道書稱武夷第十六洞天，昔有神武夷君降此。此詩直破其妄，言神仙杳邈，尋巖棲處，亦只在隱約間，今來古往，自成人世，何必信此不可窮詰之說乎。

又《丹竈》《朱子可聞詩集》卷四：言仙人雖有煉丹之說，推卦節以安內鼎，亦不假乎外爐，然且煙霄一上，千載不還，又何論此地之丹竈哉。時先生講學武夷，故於二氏不經之談，概闢之。得其旨者，可與讀三詩。

《武夷精舍》《朱子可聞詩集》卷四：先生自幼即從劉屏山講學武夷，所謂「琴書四十年」也。一「我」字，有無窮情味。雖他日先生自悔云：「許多紛紛，都從十二詠中首篇一『我』字生出災怪。」然可想見爾時，正最得意之事，最得意之筆。

《玩易齋》《朱子可聞詩集》卷四：首破齋，次破易，三承次轉，四顧首句。先生稱劉子澄五世相承，有圖書數千卷，題其居曰墨莊。此《墨莊五詠》之一也。

《劉德明彥集祝弟以夏雲多奇峰為韻賦詩戲成五絕》（閉門事幽討）

《朱子可聞詩集》卷四：閉門客來對照弦歌幽討，相承無可問處，更見得幽討工夫，不在口耳上。春誦夏弦，曰弦歌，切題中「夏」字。

《家山堂晚照效輞川體》《朱子可聞詩集》卷四：夕陽既落而光倒浮於天，西山爽氣，背面轉覺分明，最宜晚眺者也。視輞川詩「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尤多幾層曲折。

《丘子野表兄郊園五咏・蔬圃》《朱子可聞詩集》卷五：引倪寬帶經而鋤說，便見子野非學圃之人。又先從董子下帷意翻入，尤覺立言有體。按《史記》但云「三年董仲舒不觀舍園」，而王充《論衡》則云「讀《春秋》三年，不窺園菜」。隱用「園菜」二字貼題，可見先生使事之精，看書之博。

又《芭蕉》《朱子可聞詩集》卷五：芭蕉到秋，質已蕉萃矣，猶追念其有障夏日之功，不忍置而植之於檻，可見先生之存心。彼云「一敗笑芭蕉」者，失詩人忠厚之旨矣。

《雜記草木・天門冬》《朱子可聞詩集》卷五：直想到夜來風雨，無人得知，不惟愛之，且惜之矣。西京云：幽姿非皮想者所能領取，而忠君澤物，直性命以之。三詩初讀，只似口頭語，細尋其言表寄托，不覺將一生性情事業，和盤呈現矣。

又《紅蕉》《朱子可聞詩集》卷五：此又是咏蕉葉紅心者，與前作不同，然同是採葑採菲之意。

又《澆花》《朱子可聞詩集》卷五：先生澤物之心，眞無已時。

《次劉秀野蔬食十三詩韻・子薑》《朱子可聞詩集》卷五：鳳逸云：薑宜朝食。徹，通也，言論其功既能去穢，又可看其朝食而神明通徹，豈得云損心哉。

又《紫蕈》《朱子可聞詩集》卷五：土生爲菌，木生爲蕈，此因色紫，別借紫芝生發。然芝草無根，此則曰「誰將苗種」，不是眞芝，已隱躍於言外。

又《蕺菜》《朱子可聞詩集》卷五：洪舜俞《老圃賦》曰：「蕺有拂士之風。」即此首句之意。三、四摹擬盡致。林洪山家清供，相傳先生每飲後，輒以蕺菜供蔬品。

又《茨菰》《朱子可聞詩集》卷五：一起翳然，令人有濠濮間想。東坡詩「蘆筍初似竹，稍開葉如蒲」，即此。

又《蘿蔔》《朱子可聞詩集》卷五：翠叢狀葉，玉本狀根，根葉皆可食。而下引用文園止渴，乃單承津潤言，以題二字是根，不及葉也。

又《新筍》《朱子可聞詩集》卷五：直想到其未出土以前，目爲卧蛇。又先從竹林說入，以「白日風雨」句作險筆隱落，一「筍」字恰在箇中，而新字亦活現矣。諸作中變體。

又《筍脯》《朱子可聞詩集》卷五：韋齋先生咏筍詩：「春風吹起簇龍兒，戢戢滿山人不知。急喚蒼頭斸煙雨，明朝吹作碧參差。」翰林學士裴處厚誦而愛之，因力薦於朝。曾端伯云：「亦前人『急忙喫著不可遲，一夜風雨變成竹』，喬年點化，乃爾精巧。」今觀此詩三、四，先生蓋又脫胎乃翁意也。不徒用漢人煮簀不熟事。

《元範尊兄示及十梅詩風格清新意寄深遠吟玩累日欲和不能昨夕自白鹿玉澗歸偶得數語・江梅》《朱子可聞詩集》卷五：當大雪穹陰，而江梅已露春信，隱然有「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之義，即先生所謂「數點梅花天地心」也。

又《嶺梅》《朱子可聞詩集》卷五：只逗一「瘴」字，暗用大庾事，便切嶺梅。方破萼而即吹成雪，是嶺高多風雨故也，又妙於洗發。

又《野梅》《朱子可聞詩集》卷五：一起便破「野」字。第四句「不堪折」，眞寫得「野」字出。

又《早梅》《朱子可聞詩集》卷五：首五字便從「早」字落筆。「相看驚喜」，更得「早」字神理也。

又《寒梅》《朱子可聞詩集》卷五：前首一起便切早，此首至末逼到寒。風月笛聲，無非摹遙夜寒景。

又《小梅》《朱子可聞詩集》卷五：五言絕有言止而意不盡者，有意盡而言止者。此篇借花醒世，突然起，斬然住，樂府遺音，爲諸作中變調。

又《疏梅》《朱子可聞詩集》卷五：「未」字「已」字，妙將和靖「黃昏」、「清淺」二語開合頓挫，剔出疏梅來。而「不成妍」三字，復仍於題外收轉。

又《枯梅》《朱子可聞詩集》卷五：起二句，活畫出徐熙大折枝矣。奇險未經人道。先生自注：「予家居時，劉平甫折此枝爲贈。」千里相思，隱然言外。

又《落梅》《朱子可聞詩集》卷五：「花落共愁寂」，俗見也；「花開已淒

涼」，達觀也。直推到結果時要有用，方是有識者心胸。

又《賦梅》《朱子可聞詩集》卷五：「句在無言處」，正是總結其十章造句之深心，即題中所謂「得數語」也。勿以無言作機鋒看。如淮云：「句」即言也，其得句之神理，卻從無言處來。

《秋華四首・蕙》《朱子可聞詩集》卷五：先生言：古所謂蕙，乃今之零陵香，今之蕙不知起於何時也。二句美花葉姿態，較零陵香更好。三、四妙以不解解之。

又《菊》《朱子可聞詩集》卷五：煞到秋上，勤而不怨。「能銷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點恩」，傷於激烈矣。

《題謝安石東山圖》《朱子可聞詩集》卷五：一、二畫得出之景，三、四畫不出之情，妙在將出處畫不出之情，亦即借圖上所畫雲景摹想，方是題圖，不只評論安石。

《祝孝友作枕屏小景以霜餘茂樹名之因題此詩》《朱子可聞詩集》卷五：「山寒」、「木落」二句，已寫出雲屏幾疊秋矣。末從枕上生發，落出「夢」字，一生澹蕩襟期，悠然無盡。

《題可老所藏徐明叔畫卷二首》一《朱子可聞詩集》卷五：作畫者，於山斷處添雲起，看畫者，於雲起處識山深。寫景俱在空際。

又二《朱子可聞詩集》卷五：「應有」，未有也。畫家高手，往往意到而筆不到，不妨以詩補之。

《題畫卷・吳畫》《朱子可聞詩集》卷五：末二句只是申明「飛揚」、「有神」四字。杜詩「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起便引古人比之，「信」字方著實。

又《鬼佛》《朱子可聞詩集》卷五：此形容水石奇變耳。雖然，鬼亦何惡，佛亦何好，解人只一般作觀具觀。

又《小山》《朱子可聞詩集》卷五：第二句與老杜「赤日石林氣」同一樵繪入神。三不點畫家氏名，四卻以記者蘇公證之，虛實相生之法。

《五言四詠・春曉》《朱子可聞詩集》卷五：春圖煙雲之景。一、二即以雲山煙樹對起，而以三、四句單行寓意。

又《炎天雨壑風林》《朱子可聞詩集》卷五：夏圖風雨之景。三、四即以雨壑風林對收，而以一、二句單行寓意。

又《江閣月臨靜夜》《朱子可聞詩集》卷五：秋圖月景。三、四著筆靜夜，偏於人不可見處說景，更有遠致幽情。

又《溪橋雪滿寒襟》《朱子可聞詩集》卷五：冬圖雪景。通首絕不露一雪字，似歐、蘇白戰體。西京云：春秋二首，上正點，下反托。夏冬二首，上反喝，下正寫。章法變換，二十字中各備向背往來之勢。

《梅花》《朱子可聞詩集》卷五：芳物即寒梅爾，即故人。言天涯豈無梅花，對酒只爲故人音斷，便減心情耳。語脈深曲，盛唐家數。

《涉澗水作》《朱子可聞詩集》卷五：一、二已盡涉澗水矣。認行蹤下，忽有回頭一開，卻立一轉，頃刻間生出許多情景，覺行到水窮，坐看雲起，有此意思，無此層折。

《觀書有感二首》一《朱子可聞詩集》卷五：看詩要看題，「問渠那得清如許」，雖是觀水有悟，卻是觀書有感。徒說水有源頭，猶是隔壁話。先生生於尤溪，迄今半畝方塘，源頭活水遺蹟，傳是先生少年讀書處。文集載石子重爲尤溪令時，先生自書此詩一通，與許愼之轉付之。

又二《朱子可聞詩集》卷五：先生自謂年四十一始悔頓悟之非，退而專求之章句。此作猶是幼時讀書所感也，命意高超，語句圓活，似帶有禪機在。

《春日》《朱子可聞詩集》卷五：淵明延目清沂，先生尋芳泗水，皆有「聖賢去人，其間亦邇」意思。徒解作流連光景，尚未識此中眞趣也。如何喚做春風面？曰：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

《兼山閣雨中》《朱子可聞詩集》卷五：此即詩人「風雨如晦」之旨。傳經無人，又不同泛然思友。三、四形容感慨，尤使人有「青青子矜」之憾。

《入瑞巖道間得四絕句》《清溪流過碧山頭》《朱子可聞詩集》卷五：空水，承上言，並實字。溪之清水，山之碧空，同一色澄鮮耳。息廬先生云：妙無俗艷，雖入千家詩，然與「渭城朝雨」終爲選家所不廢也。

《偶題》《朱子可聞詩集》卷五：也是比體。「問渠那得清如許」二句，是循流逆源，此從源說到流處也。雷吼泉飛，即混混不舍之意。寒碧縈回，即靜深有本之意。

《馬上舉韓退之話口占》《朱子可聞詩集》卷五：與韓皆遊衡山詩，彼曰「突兀撐青空」，此曰「紫翠插青蒼」，一唐一宋，爲兩文公開此奇觀，嶽亦靈矣哉。然不向靈宮炷香，以視傴僂杯珓者，其自信卓越更何如。

《雪消溪漲山色尤可喜口占》《朱子可聞詩集》卷五：一、二直叙雪消，三、四轉欲雪不消，蓋山色之佳，正在此欲消未消之際。反覆說來，是題中「尤可喜」三字情景。

《方廣道中半嶺小憩次敬夫韻》《朱子可聞詩集》卷五：敬夫原韻，從半嶺說上山頭，此第一句便撇過山頭，言半嶺蓋已高矣。次句即以「俯」字醒之，極目意包舉已盡。後半不過虛接，以找足其意。

《後洞雪壓竹枝橫道》《朱子可聞詩集》卷五：南山，即後洞也，乃更換以避重，而石灘聯騎，則故重之。首尾迴環，章法便爾靈趣。

《霜月次擇之韻》《朱子可聞詩集》卷五：一破月，二破霜，而字法有明有暗；三說霜，四說月，而筆勢一往一還。

《枯木次擇之韻》《朱子可聞詩集》卷五：人道我心情頑似汝，落一「我」字，下文補出。第二句爲枯樹占身分，乃先生自家占身分。南軒詩：「陰崖虎豹露鬚牙，元是枯槎著蘚花。」賦枯木極工，但較此少比興。

《林間殘雪時落鏘然有聲》《朱子可聞詩集》卷五：第三句一本作「忽復空枝墮殘雪」，此則略加修飾，而韻致便不同，可見琢句換字，亦詩家所不可少。西京云：鳴璈，則其聲鏘然，援比更細貼。

《攜信老詩集夜讀上封方丈》《朱子可聞詩集》卷五：先生論詩，以淡爲本，而此更加一「苦」字，苦者刻意之謂也，淡者自然之謂也，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難，由苦得淡，詩之能事畢矣。

《醉下祝融峰》《朱子可聞詩集》卷五：世傳鐵腳道人登祝融觀日，大叫雲海盪吾心胸，讀此知千古有兩。題中「醉下」二字，說得勃勃有生氣。

《讀擇之二詩有感》（竹輿傲兀聽嘔啞）《朱子可聞詩集》卷五：即一合眼迷離門，如親居處，如聆笑語，不獨見先生千里不忘親，亦且視無形而聽無聲矣。

《次韻擇之漫成》《朱子可聞詩集》卷五：此臨江望鄉之作。起言山遠在江之外，故鄉又遠在山之外。第三句反點傷懷。四句語鬆而意緊，言漁人卻往還不遠也，與杜詩「信宿漁人還泛泛」同一借物形己法。

《舟中有作》《朱子可聞詩集》卷五：二、三固總是水天一色。然分言之，天入夜昏黑，「水如天」是向晦光景，水徹夜空明，「天如水」是將曉光景，言三人方夜共眠，而不覺達曉耳。觀末句益見。

《山茶》《朱子可聞詩集》卷五：晏元獻《紅梅》詩云：「若更遲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蓋言北人愛紅也。此詩乃惜山茶生於江南，無人愛惜，以畫入屏風上者，與零落煙雨中相形，使人有對面則不相知，異地乃相慕之感。

《寄謝劉彥集菖蒲之貺》《朱子可聞詩集》卷五：此久別家山，有懷故友也。言即所貺菖蒲追思，見造化生物之巧，想君閑居平章，儘有無窮妙諦。惜我別來，不得與共耳。一、二可謂發纖濃於簡古。

《登蘆峰》《朱子可聞詩集》卷五：第一句倒提法，言幾回振策蘆峰，往往興盡而返。今因觸感君詩，乃得行到最上頭，雲煙未肯收，正摸峰頭之高也。章法錯綜。兼看前遊蘆峰五古，益知其妙。

《趁韻》《朱子可聞詩集》卷五：似從邵子「月到天心處，料得少人知」，認取出一般清意味來。息廬先生云：雖說道理，卻仍是詩家情景。如此類者，皆近唐音，最宜捧誦。

《讀李賓老玉澗詩偶成》《朱子可聞詩集》卷五：抱琴過溪，想即李詩中之意。首句妙於補題，以後但就琴聲生發，而不復及詩也。可庵云：通篇贊此老善琴，句意皆點化東坡《醉翁操》，嘗記其前半闋云：「琅然清圓，誰彈響空山。無言，惟翁醉中和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簣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

《崇壽客舍夜聞子規得三絕句寫呈平父兄煩為轉寄彥集兄及兩縣間諸友》一《朱子可聞詩集》卷五：但從客舍發端，是初聞情景。非先生情形本超越，焉能作此語。羅鄴詩云：「滿山明月東風夜，正是愁人不寐時。」自不覺蜀魄聲聲，腸幾斷矣。

又二《朱子可聞詩集》卷五：此中夜興思，因述其不得已而出山之故，即以禽言不如歸押韻，有新趣。

又三《朱子可聞詩集》卷五：叙歸夢，是後夜事，又所以寄懷於故鄉親友也。世傳田家候其鳴，則興農事。三詩，三樣綰合子規上。

《出山道中口占》《朱子可聞詩集》卷五：先生答何京叔書云：「日用間，觀此流行無間斷，有下手處。守書冊，泥語言，全無交涉。」與此詩意同。陽明採爲晚年定論，陳清瀾謂此種尚是少年見識也。今但就詩而存其佳，俱未暇辨。

《晚雨涼甚偶得小詩請問游山之日并請平父作主人二首》〈幾年不踏仙洲路〉《朱子可聞詩集》卷五：世俗游山，每以雨阻。先生偏欲趁雨游山，眞雅人深致也。又嘗與黃子厚一札，羨伯恭經行上嵐，適值風雨，尤快心目云。

《次劉正之芙蓉韻》《朱子可聞詩集》卷五：上二句咏乍開時已可憐愛，下二句更盼其盛開，乃從韓文公詩「無令便逐風」句及李長吉「鯉魚風起芙容老」句，翻案出色。

《題嚴居厚溪莊圖》《朱子可聞詩集》卷五：按當日詩家，莫過尤、范、楊、陸，皆先生契合。箇中平章，獨推劍南，嘗云：「近代惟見此人爲有詩人風致。」宜放翁深引爲知己。他日先生沒，而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傾長河、注東海之淚」，作文以誌感也。

《戲答楊庭秀訊離騷之句二首》〈春到寒汀百草生〉《朱子可聞詩集》卷五：少章云：朱子奉祠，嘗提舉雲臺觀。觀在華陰，自建炎南渡後，其地久非宋有，朱子不過以空銜寄祿。詩所謂「強借三峰面」者，此也。又唐人皆以華州太守爲三峰守，故朱子云爾。時朱子方注《楚詞》，此詩後二句，大意謂幸而優游祠祿，因得覃思箋釋，且可自附直臣之後耳。正解嘲之意，故以戲答爲題。

《題青玉案》《朱子可聞詩集》卷五：本七律《劉圭父置酒白蓮沼上次韻劉彥集》之作，節去首尾二十八字，另編入絕句中，而以第三句爲題。按張衡《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文選》注云：「玉案，君所憑倚，喻大臣也。佳人，喻君也。」起二句《離騷》「製芰荷，集芙蓉」之意，大抵此詩言人臣當側身芳潔，不可負君之期望也。

《次呂季克東堂九咏・吟哦室》《朱子可聞詩集》卷五：「折肱」二字，雖借用《左傳》，而大旨卻從「曲肱而枕」來。觀下「身世兩忘」四字可見。末句煞到吟哦，蓋喜斯陶，陶斯咏矣。

又《海棠屏》《朱子可聞詩集》卷五：鄭都官《海棠》詩：「朝睡暮吟看不足，羨他蝴蝶宿深枝。」猶是身在花外，而有羨於蝴蝶也。此則更採莊周夢蝴蝶意，直將主人化爲蝴蝶說，眞想入非非矣。鳳逸云：坡詩「只恐夜深花睡去」，乃是從沉香亭「海棠睡未足」句翻出，此乃云「主人夢去」，更翻新出奇。

又《橘堤》《朱子可聞詩集》卷五：起照題呂氏東堂說入，後半全本坡詩，詩云：「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

《次范碩夫題景福僧閑窗韻》《朱子可聞詩集》卷五：此詩乃景福寺作。佛經云：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又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不來。篇中就開窗指點出通塞明暗，以心有去有來答示碩夫，喚醒寺僧，破禪家謬說，字字切題。《性理》所刻，但存「開窗」二字，將題大半刪去，不亦並失作者之命意與。

《夜》《朱子可聞詩集》卷五：彷彿「月到桐梧上，風來楊柳邊，院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四語。程伯子若在，必復賞爲風流人豪也。

《山中逢僧談命》《朱子可聞詩集》卷五：一起便云即此相逢，亦是算不定的，當頭一棒。下半轉到流年不足憑，行藏吾自主，正命序。文中直道而行，致命遂志之旨。

《水口行舟二首》一《朱子可聞詩集》卷五：雨止風恬，青山依舊，此即老子「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意也。眼前光景，拈來皆入道境。

又二《朱子可聞詩集》卷五：即承上首青山綠樹說來，倒轉太白「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句法，彼則實狀行舟之迅速，此則喻言涵泳之從容也。

《客來》《朱子可聞詩集》卷五：何處覓，隨處好，一呼一應，醒出「心賞」二字，即陶詩所謂「稱心而言，人亦易足」也。太原云：少陵「風飄萬點正愁人」，愁者自愁，賞者自賞，東坡「風回落醉巾」，落固落得好，換更換得好。

《秋日》《朱子可聞詩集》卷五：此因雨過月來，興懷里舍，遂摹寫茅簷秋色，蕭散之致，宛然在目。

《墨梅》《朱子可聞詩集》卷五：起筆便是言時世忽尚墨梅，第二句斷此花本該是白，妙在第三句轉關，微文刺譏，含蓄無盡。按，先生作《畫跋》云：「墨梅自陳簡齋以來，類以白相形，迨其末流，幾若禪家五位，正偏圖一矣。」此詩不啻觚哉之歎也。

《梅》《朱子可聞詩集》卷五：賦白梅也，并彩雲一空之，豈復論世間凡艷。然立品處，乃在年年耐得一番愁苦，有即物勉人之意。吳季元云：張功甫謂「梅花宜稱薄寒細雨，輕煙佳月，夕陽微雪」，卻不如此「愁煙苦霧」四字爲刻畫得精神出，位置得品地高也。

《題梵天方丈壁》　《朱子可聞詩集》卷五：此刺當時迫於催科，言人家生理既微，僧亦無所乞食，飯鐘粥鼓俱不聞也。起句大書特書，先生不是爲沙門護法。　西京云：「虛堂蝙蝠飛」，題壁正面語。

《送單應之往閩山》　《朱子可聞詩集》卷五：一起寫得飄飄欲仙，斯人可謂高著眼而俯視塵世者矣。但不知到名山，遇異人，果何若耶？語盡而意未盡。

《香茶供養黃檗長老悟公故人之塔并以小詩見意二首》一　《朱子可聞詩集》卷五：二氏本先生所惡，其不絕方外友者，以交情也。故此題於長老外，加「故人」二字。前半臨行寄聲，乃故人不忘情於我，後半炷香瀹茗，是我不忘情於故人。末點十二峰，指實悟公塔處，且起下首。

又二　《朱子可聞詩集》卷五：此首發題中「見意」二字，言悟公一別人間，身世俱空。若論本性散歸大化之中，即眼前十二峰頭，何嘗不在。如謂一靈不滅，創爲他年三生石上相逢等語，則全屬私心矣。正破釋氏眞性常在之謬。

《南城吳氏社倉書樓為余寫真如此因題其上》　《朱子可聞詩集》卷五：此先生絕筆詩也。嘗云：「六經備記聖賢行事，而於死生之際無述者，蓋以是爲常事。《論語》、《檀弓》所記曾子寢疾時，不過言保身謹禮，與語學者以持身之方耳。非若浮屠氏，不察於理，而徒以坐化立脫爲奇也。」今觀此詩，信乎先生視生死爲平常，然已無不可預知，而且自我操之矣。

《讀書樂四首・春》　《朱子可聞詩集》卷五：四詩各前點綴時景，至後將題喚醒一筆，跌出本旨，爲四章節奏。其法似出張衡《四愁》篇。　鳥棲花落，便是時行物生，讀書偏從無言之教說入。

又《夏》　《朱子可聞詩集》卷五《拾遺續鈔》：言讀書要得眞趣，「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蘇。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此北窗高卧者。夏月得讀書趣也。結更進一步，借夏弦點綴，尤爲典切。

又《秋》　《朱子可聞詩集》卷五：夜長燈燼挑頻落，秋老蟲聲聽不窮，趁此讀書，學足三冬者，瞠乎後矣。

又《冬》　《朱子可聞詩集》卷五：享盡清福。末將讀書之樂，總歸到心上，而此心又即天地之心也。徹上徹下議論。　陳亦韓云：朱子之樂在讀書，亦不在讀書。蓋天地萬物之理，皆書中之理，故四時之趣，皆讀書之趣，無內無外，是一是二。孔得之而忘流水，顏得之而安簞瓢，曾點識之而陶莫春。其曰「綠滿窗前草不除」，所謂與自家意思一般，滿腔是惻隱之心也。曰「瑤琴一曲來薰風」，則解慍阜財，對時育物，氣象充乎天地矣。至於秋夜讀書，韓、歐陽之詩賦具在，說到如許而止。此則曰「起弄明月霜天高」，不更纖塵不染而壁立萬仞乎。爲老氏之學者曰吾喪我，此則曰見眞吾，喪我者寂滅也，眞吾者貞固也。刊落浮華，本體乃見，所謂收奇功於一原也。然心如活火，異於死灰，剝於上，旋復於下，闔斯闢，靜斯動，當窮陰沍寒之時，而數點梅花，早已漏泄春光矣。得此意以讀書，文章性道，一以貫之，孔、顏樂處，何患尋覓不著耶。

嘗讀朱子《感春賦》，一則曰「披塵編以三復兮，悟往哲之明訓。嗒掩卷以忘言兮，納遐情於方寸」，再則曰「朝吾屣履而歌商兮，夕又賡之以清琴。夫何千載之遙遙兮，乃獨有會於予心」，實從讀書中指出樂來。四詩初覺說得太高，檢《朱子大全》及程叔玉、林學珠《文公詩集》皆不載，遂忽而忘鈔。今亦韓細心體察，每篇結句，直推到讀書之所以樂處，且云「樂在讀書，亦不在讀書」，分明見得朱子道問學原從尊德性來，埽盡元明吳草廬、程篁墩諸儒紛紛異同之說，紫陽數百載後一知己。爰續錄卷末，以爲天下善讀書者告。

《久雨齋居誦經》　姚廣孝《道餘錄》：晦庵先生有《久雨齋居誦經》詩一首曰：「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與道俱。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爲法，身心同宴如。」逃虛曰：以此詩觀之，晦庵心中未必不信佛也。佛書暫得一閱，尚有如是之益，何況終身行之者乎。

《康王谷水簾》　《歷代詩發》卷二七：公《廬山雜咏》十四篇，俱蒼秀絕倫，可與名勝同不朽，以卷帙有限，姑割愛存此。

《葺居》　《歷代詩發》卷二七：二首風神流逸，全無道學板滯痕。

《次晦叔寄弟韻二首》　《歷代詩發》卷二七：留理學之談，正復機趣勃勃，絕無腐儒頭巾氣，此澹庵獨以能詩薦之也。

《山北紀行十二章》　《石洲詩話》卷四：朱子《山北紀行十二章》，幷注觀之，可抵一篇《遊廬山記》。

《憶秦娥》（雲垂幕）　王柏《跋文公梅詞眞蹟》：昔南軒先生與先大父石筍翁在長沙賞梅，分韻有曰「平生嘉絕處，心事付寒梅」。今又獲拜觀文公先生懷南軒之句，曰：「和羹心事，履霜時節。」由是知二先生之心事，與梅花一

也。然此八字雖甚平熟，極有深意。蓋「和羹」之用，正自履霜中來。自昔賢人君子，有大力量，立大功業者，必有孤潔挺特之操，百鍊於奇窮困阨之中而不變者也。異時先生又曰：「絕艷誰憐，眞心自保。」所以指示學者尤親切。梅花與二先生之心，果何心哉？不過保一眞字而已。天台呂居中，學朱子者也，保愛此詞，如護拱璧。惟獨爲其推所以知愛之道，昔朱子嘗書寇忠愍陽關詞，而題于後，欲使百世之下有以知先生與萊公之意，繼之以「於戲悲乎」，予于此詞亦云。《朱子可聞詩集》卷五：上半寫雪，下半寫懷，「一空鸞鶴」，已逗起路迷迷路意。後乃相承。側注「懷敬夫」，上溪山樓閣，悠然神往。

《**菩薩蠻**》（**晚紅飛盡春寒淺**）《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公詞十六首，道學氣滿楮，二詞其近致者，詞非公所短，但不肯諧時。《朱子可聞詩集》卷五：鳳逸云：言春盡時，紅飛綠暗，芳年一去，而人且老矣，遂令尊酒詩歌，無非送恨。按「老仙」句，似亦次韻之作。

《**菩薩蠻**》（**暮江寒碧縈長路**）《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迴文詞不概有，有亦多牽合，公居勝場。《朱子可聞詩集》卷五：鳳逸云：言江上看花，客愁聊解，此時情緒，似醉似醒，蓋有幾許流連，付之夕陽之際耳。

《**水調歌頭**》（**江水浸雲影**）《歷代詞話》卷七引《讀書續錄》：晦庵先生回文詞，幾於家絃戶誦矣。其檃括杜牧之《九日齊山登高》詩《水調歌頭》一闋，氣骨豪邁則俯視辛、陸，音韻諧和則僕命秦、柳，洗盡千古頭巾俗態。《詞則・放歌集》卷二：筆意頗近坡仙。

《**憶秦娥**》（**梅花發**）《朱子可聞詩集》卷五：「和羹」二句，喻敬夫具君父報仇苦心，而當國家艱難之際，「行人」乃先生自謂，言已立馬看花，益不能不懷敬夫也。兩「爲誰」，語婉情深。鳳逸云：此調李青蓮爲絕倡，千載詞場，難爲嗣音矣。今讀此二闋，氣渾神閑，聲情滿紙，即舉以示晏同叔、秦少游輩，當莫辨其工拙。

《**西江月**》（**睡處林風瑟瑟**）《朱子可聞詩集》卷五：此贈人之作也。言此君隱居林下，身心無累，池館清涼，正可覓句陶情，自成雅韻，不惟遠勝於白俗郊寒，即少陵殘膏，亦用不著矣。末句總結隱居有如許好處，何須出仕耶。鳳逸云：上半闋，起二句，正虛畫三、四句。睡去覺來，身心可驗，林風山月，何等清涼，先虛後實，詞法備之。

《**西江月**》（**堂下水浮新綠**）《朱子可聞詩集》卷五：此闋即承上來，起就池館中標出新景，落到詩上。「不說人間」句，有感時之意。下半更就詩人言，作一轉語，云心益壯而道愈肥，尙可與世憂喜相關，未應辭徵卻聘，而耽於賦詩以爲是也。并打轉前闋「金章不換」句。

《**鷓鴣天**》（**暮雨朝雲不自憐**）《朱子可聞詩集》卷五：鳳逸云：此乃寄想之辭。言江上雨雲陰合，而春漲浮天，此中畫閣巍然，昔日曾繫船於此而賦詩其上矣。斯時鷗鳥爲緣，月移風拂，不記得酒闌歌罷時乎。

《**鷓鴣天**》（**已分江湖寄此生**）《朱子可聞詩集》卷五：鳳逸云：上是追舊，此是願游。言欲終老江湖，陰則細雨鳴橈，晴則斜陽繫舸，滄洲遠而畫閣明也。此我所未忘者，不知何時得去，慰此生江湖之願耳。幾時得去，正是不得去。先生憂國憂民，尙有幾多心事，故終不能作江湖散人也。江妃漁父，固借江上生情，定許何勞，卻於言外見意。

《**南鄉子**》（**落日照樓船**）《朱子可聞詩集》卷五：鳳逸云：此留別使君之作。起寫別後之景，次追想其留客情深，雖依然如故，而其奈風月各天，即今夕已然矣。此際之離緒悄然，獨理危弦，而覺清霜透幕，其無聊之況何如也。明日去此愈遠，回首追懷，惟望雁書之至，而勞我目耳。兩層夾寫，字字銷魂。

《**滿江紅**》（**秀野詩翁**）《朱子可聞詩集》卷五：一首生朝詞，寬寬從晝錦還鄉與戚里詩酒之樂，層次鋪寫。綠鬢方瞳，只承上尊前鏡中畫出，墨痕俱化。結云「一年一度一歸來」，回顧十年乖隔，收住還鄉，且寓頌禱語意，尤覺纏綿不盡。

《**水調歌頭**》（**江水浸雲影**）《朱子可聞詩集》卷五：全用杜詩融會，叶調諧聲，敲金戛玉，彌覺自然。樊川之風流俊逸，亦不得不爲頫首矣。杜云「塵世難逢開口笑」，先生云「古今那更有危機」，識解又高一層。

傳記

黃榦《朝奉大夫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

先生姓朱氏，諱熹，字仲晦甫。朱氏爲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世有偉人。吏部公甫冠，擢進士第，入館爲尙書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爲學

者師，號韋齋先生，有文集行於世。吏部公因仕入閩，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之考亭。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幼穎悟莊重。能言，韋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十八貢於鄉，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以左迪功郎主泉州同安簿。蒞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脩己治人之道。年方踰冠，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師而尊慕之。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爲急。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召赴行在，言路有託抑奔競以沮之者，遂以疾辭。三十二年，祠秩滿，再請。孝宗即位，復因其任。會有詔求直言，因上封事【略】明年，改元隆興，復召，辭，不許，即入對。【略】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先生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讎。至於德業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蓋學有定見，事有定理，而措之於言者如此。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改元，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三年，差充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三促就職。會魏掞之以布衣召爲國子錄，因論曾覿而去，遂力辭。先生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倖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有不可易者。尋丁內艱。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四年之間辭者六。九年，有旨：「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改秩畀祠皆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始拜命，改宣教郎奉祠。二年，除秘書郎。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時上諭大臣，欲奬用廉退，執政以先生爲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差權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先生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關貧困，不以屬心，涵養充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霈然矣。至郡，懇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略】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又奏乞賜書院敕額及高宗御書石經版本，九經註疏等書者至再。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反。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贍之閭旌顯之，猶以不得悉行其志爲恨。明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略】先生在任，嘗用劄子奏事，後因臺諫言用劄子非舊制，遂奏乞罷黜。又以致人戶逃移自劾者再，以疾請奉祠者五。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初，廟堂議遣先生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故有是命。詔以「脩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秘閣。凡三辭，皆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難以先被恩命。會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時民已艱食，即日單車就道，復以南康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且乞奏事之任。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略】先生所對奏劄凡七，其一二皆自書以防宣泄。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冊，用袋重封，於閤門投進。後五劄亦有非一時救荒之急者，當倥傯不暇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容整暇，蓋急於救民，罄竭忠悃，不敢有所隱也。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糴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擾變。先生嘗率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白鹿書院事本不暇及，前期執政使人諭以且宜勿言。先生因念主上未必有鄙薄儒生之意，而大臣先爲此言，不可。及對，卒言之。上委曲訪問，悉從其請。先生初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湊。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上，情詞懇惻，條目詳密。日與僚屬寓公鉤訪民隱，至廢寢食。分畫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略】先生猶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道饑民自劾。又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卻，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略】復上時宰書云，【略】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台守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憲，未行。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贓，僞造楮幣等事劾之。時久旱而雨，奏上，淮匿不以聞，仲友亦自辯，且言弟婦王氏驚悸病篤。論愈力，章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鞫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尋令兩易江東，辭，及辭職名，具言唐仲友雖寢新命，已具之獄，竟釋不治，則是所按不實，難以復沾恩賞。並不許，受職名，再辭新任，且乞奉祠。言：「所劾贓吏黨與衆多，並當要路，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詆排。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閒，或可少紓患害。」時從臣有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詆先生者，故有是言。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守南康，使浙

東，始得行其所學，已試之效卓然，而卒不果用。退而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自是海內學者尊信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十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淮罷相，遂力疾入奏，首言：「近年以來刑獄不當，輕重失宜，甚至涉於人倫風化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宥之法，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又言：「州郡獄官乞注有舉主關陞及任滿銓試第二等以上人，常調關陞及省部胥吏並不得注擬。若縣獄則專委之令，或不得人，則無所不至，亦望令縣丞或主簿同行推訊。」又言：「提刑司管催經總制錢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其始亦但計其出納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及紹興經界，民間投印違限契約，所入倍於常歲，自後遂以是年爲額，而立爲比較之說。甚至災傷檢放倚閣，錢米已無所入，而經總制錢獨不豁除，州縣之煎熬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愁歎何時而少息？」又言江西諸州科罰之弊。【略】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除兵部郎，以足疾丐祠，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在告，遂疏先生欺慢。時上意方嚮先生，欲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又令吏部給還改官以後不曾陳乞磨勘者十有四年。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爲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章再上，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栗亦罷。辭磨勘及職名，不許，轉朝奉郎。未踰月，再召。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爲兩罷之策。上悟，先生復召，受職名，辭召命，以爲遷官進職，皆爲許其閒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又促召。初，先生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略】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急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紀綱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脩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秘閣脩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先生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莫，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爲之涕下。先生進疏雖切，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博、編摩、秘省、郎曹之除，蓋將引以自近。守南康，持浙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強留而授之。至是復有經帷之命。先生之盡忠，孝宗之受盡言，亦未爲不遇也。然先生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奬諭，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者再。覃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時光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以紹熙元年之任。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教誘諸生，如南康時。又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釋氏之教，南方爲盛，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庵舍以居。悉禁之，俗大變。郡有故迪功郎高登，忤秦檜貶死，爲奏請昭雪，褒其直。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初仕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以至方量之法，洞見本末，遂疏其事上之。且言必可行之說三，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蓋謂經界法行，息爭止訟，大爲民利，而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所不便。及具宣德意，牓之通衢，則邦民鼓舞，而寓公豪右果爲異議以沮之。遂因地震及足疾不赴錫宴自劾。其冬有旨，先行漳州經界。南方春早，事已無及。明年，屬有嗣子之喪，再請奉祠，除秘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先生以當上初政，嘗辭前件職名，已降褒詔從其請，難以復受，辭者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荊湖南路轉運副使，再辭。漳州經界竟報罷，遂以前言經界可行自劾。三年，再以疾辭，乞補滿宮觀，從之。又數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辭。四年，又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以辭遠就近，不爲無嫌力辭。五年，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會洞獠擾屬郡，遂拜命。赴鎮，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先生所至，必興學校，明教化。湖湘士子素知學，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

先生爲之講說不倦，四方之學者畢至。又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釋奠儀式爲請，錄故死節五人，爲之立廟。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益憂懼，遂申省，乞歸田里。【略】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彝倫」，言頗切直。會今上即位，不果上。上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爲本宮講官。至是首召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又再辭，且言：「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歡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繆，所繫非輕。」蓋先生在道，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又不許，遂奏乞且依元降指揮帶元官職奏事者再。及入對，首言，【略】又三劄言湖南歲計入少出多，不可支吾，乞裁減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色補官員數。邵州邊防全無措畫，以致徭人侵犯。乞移置寨柵，增撥戍兵。潭州城壁乞行計度脩築。既對，面辭待制、侍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差遣，以爲「未得進說，而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效涓埃，而疾病不支，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罪。」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旋改新穴，比舊僅高尺餘。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日月，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遂中寢。先生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罔上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沙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覃恩，轉朝請郎，賜紫章服、寶錄院同脩撰，再辭，不許，拜命。受詔進講《大學》，先生以平日論著敷陳開析，務積誠意，以感上心，遂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分，不以寒暑雙隻日月諸假故，並令早晚進講。又乞置局看詳四方封事，瑞慶節免稱賀，皆從之。復因有旨脩葺舊東宮，爲屋三數百間，遂具四事奏言，【略】皆不報。先生進講，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嘗讀之，今後更爲點來。」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略】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次，有併請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者。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以僖祖爲四廟之首。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未及數年，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之。時相雅不以熙寧復祀僖祖爲是，先生度難以口舌爭，遂移疾上議狀，條其不可者四，【略】又擬爲《廟制》，以辯議者一旦并遷僖、宣二祖，析太祖、太宗爲二之失，復引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僖祖，安得爲無功業？」議狀既上，廟堂持之，不以聞。既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先生所議頗達上聽，忽有旨召赴內殿奏事，因節略狀文，及爲劄子，畫圖以進。上然之，且曰：「僖祖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欲令先生於楊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其事。先生方懲內批之弊，因言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寮集議。既退，復以上意諭廟堂，而事竟不行。經生學士知禮者，皆是先生。一時異議之徒，忌其軋己，權姦遂從而乘之。上之立也，丞相趙汝愚密與知閤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於太皇太后爲親屬，因得通中外之言。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自長沙辭免待制、侍講，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復嘗再三面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志。先生又於所奏四事疏中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講筵留身，復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即降御批云：「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下，臺諫、給舍亦爭留，不可，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尋除知江陵府，又力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又乞追還舊職，不許。趙丞相亦罷，誣以不軌，謫永州。丞相既當大任，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以觀新政。先生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意。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爲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先生自念身雖閒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書萬言，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寃，詞旨痛切。諸生遂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諫稿焚之，自號遯翁。以廟議不合，乞收還職名，又以疾，乞休致，不許。先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又辭職名，乞休致。又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又言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詔依舊秘閣脩撰。二年，又言昨來疏封錫服，封贈廕補，磨勘轉官皆爲已受從官恩數，乞改正。沈繼祖爲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四年十二月，以來

歲年及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六年三月甲子，終於正寢。十一月壬申，葬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嘉泰二年，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傅伯壽故家子，嘗執弟子禮，恨不薦己。先生辭次對，除脩撰也，伯壽行詞，有「慢僞」等語。及先生沒，伯壽守建寧，又不以聞，故復職之命猶存也。自先生去國，侂胄勢益張，鄙夫憸人迎合其意，以學爲僞，謂貪黷放肆，乃人眞情，潔廉好禮者皆僞也。科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理義者並行除毀。六經、《語》《孟》悉爲世之大禁，猾胥賤隸，頑鈍無耻之徒，往往引用，以至卿相，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日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先生既歿，善類悉已排擯，羣小之勢已成。侂胄志氣驕溢，遂至擅開邊釁，幾危宗社，而生靈塗炭矣。開禧三年，侂胄伏誅，凶徒儉黨根株斥戮。嘉定元年，詔賜謚，與遺表恩澤。明年，賜謚曰「文」。又明年，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後以明堂恩，累贈通議大夫。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狥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自韋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曰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絶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略】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概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注，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入德之門、造道之域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沉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澀，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奥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深淺，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虚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又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

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邊徼，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歿，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也。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繆，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姿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脩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造其閫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先生疾且革，手爲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榦，尤拳拳以勉學及脩正遺書爲言。翌旦，門人侍疾者請教，先生曰「堅苦」。問溫公《喪禮》，曰「疏略」。問《儀禮》，頷之。已而正坐，整冠衣，就枕而逝。門人治喪者既一以《儀禮》從事，而訃告所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爲位而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嗚呼，天又胡不慭遺，以永斯道之傳，而遽使後學失所依歸哉！

李方子《朱文公年譜》三卷（存目）

《宋史》卷四二九《朱熹傳》（存目）

王懋竑《朱子年譜》四卷、《考異》四卷、《附錄》二卷（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朱熹《跋潘顯甫字序》 余年十六七時，屏山劉先生字余以元晦而祝之，其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余受其言而行之不力，涉世犯患，顛沛而歸，然後知其言之有味也。讀潁川公所爲潘氏子顯甫字說，竊獨重有感焉，爲之太息而識其後。顯甫視之而能以予爲戒，則於父師之訓其庶幾矣。是歲冬十月壬子，新安朱熹書。

又《題太極西銘解後》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陳亮《跋朱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後》 晚得從新安朱元晦游，見其論古聖賢之用心，平易簡直，欲盡擺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既已入於人心而未易解之說，以徑趨聖賢心地而發揮其妙，以與一世人共之。其不得見於世，則聖賢之命脈猶在，而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其於經文，稍不平易簡直則置而不論，以爲是非聖賢之本旨，若欲刊而去之者。余爲之感慨於天地之大義，而抱大不滿於秦、漢以來諸君子，思欲解其沈痼以從新安之志，而未能也。然而於陰陽卜筮，書畫伎術，凡世所有而未易去者，皆存而信之，乃與張、呂異。其於郭叔瞻之能，尤愛而喜之不厭。豈悅物而不留於物者固若此乎，抑世所謂畫師之能，皆未能窺叔瞻之心地而不可棄乎。故余於叔瞻無舊故，而爲諸公道其所長不容已，亦因以見秦、漢以來諸君子猶煩新安之刮剔，而後聖賢之心事可得而盡白也。

袁燮《題晦庵帖》 淳熙己丑之歲，四明大饑，某待次里中。晦翁貽書郡守謝侯，謂救荒之策，合與某共講之。某雖心敬晦翁，未之識也。久而呂子約爲倉官，晦翁屢遺之書，未嘗不拳拳于愚。不肖自念何以得此，或者過聽以爲可教耶？後七年，子約爲太府丞，表對鯁切，權臣惡之，貶謫以死。晦翁痛傷之，與曾君道夫帖，言之不置。夫君子之善善惡惡，豈有私意，優于天下而喜，邦家殄絕而憂，根諸中心，形于翰墨。道夫寶藏之，時時覽觀，有所感發，其用力于斯道者耶。

《道命錄》卷七下 省劄始至，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先生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翊日，諸生乃知有指揮，後竟無告命。蓋掖垣不敢秉筆，公論焉可誣也！

《四朝聞見錄》甲集 考亭先生賦《武夷大隱屏》詩云：「甕牖前頭大隱

屏，晚來相對靜儀形。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五峰胡氏得其詩而誦之，謂南軒張敬夫曰：「佳則佳矣，惜其有體而無用。」遂自爲詩以遺考亭先生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青更好。」胡公銓以詩薦先生於孝宗，召除武學博士。先生不拜，蓋先生之意以謂胡公特知其詩而已。門人以考亭號先生，世少知其然者。亭爲陳氏所造，本以寘其父之櫬，葬畢，因以爲祀塋之所，題曰考亭。其後亭歸於先生，以考亭於己無所預，遂因陳姓易名曰聚星，參取《漢史》、《世說》陳元方事，事爲一段，段爲一圖，揭之於亭。而門人稱考亭之號已久，終不能遽易，故今稱先生皆以晦庵、晦翁，而考亭之稱亦並行云。先是先生本字元晦，後自以爲元者乾四德之首也，懼不足當，自易爲仲晦。然天下稱元晦已久，至今未有稱仲晦者。文忠眞公字景元，攻媿從容問公曰：「何以謂之景元？」公對以慕元德秀故曰景元，攻媿曰：「誤矣！」取《毛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註文以示公曰：「景，明也。詩人以明行對高山，則景不可以訓慕。」遂爲公易曰希元。然天下稱景元者已久，至今亦未有稱爲希元者。文中子弟續字無功，子曰：「神人無功，非爾所及也。」終身名之。考亭先生不敢以元爲字，蓋本於此。

《荆溪林下偶談》卷三　唐知台州，大修學，又修貢院，建中津橋，政頗有聲，而私于官妓。其子又頗通賄賂。同甫訪唐于台州，知其事，具以告晦翁。時高炳如爲台州倅，才不如唐，唐亦頗輕之。晦翁時浙東提舉，按行至台。炳如前途迓而訴之。晦翁至，即先索州印，逮吏旁午，或至夜半未已，州人頗駭。唐與時相王季海爲鄉人，先密申朝廉省避晦翁按章。及後季海爲改唐江西憲，而晦翁力請去職。蓋唐雖有力，然任數要非端士。或謂晦翁至州，竟按去之足矣，何必如是張皇乎？

又　晦翁帥潭，一日得趙丞相簡密報，已立嘉王爲今上，當首以經筵召公。晦翁藏簡袖中，竟入獄取大囚十八人立斬之，纔畢而登極赦至。

《鶴林玉露》乙編卷二　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之不能然。其旨深矣！某已叨誤恩，許致其事，本未敢遽以老夫自居，而比緣久病，艱於動作，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如此之美也。」余嘗於趙季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之，緣以皁，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爲大帶，兩旁以青或皁緣之。見儕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

又卷五　朱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立篇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靜》，他皆倣此。」嘗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迄不能成。公蓋欲以配小學書也。

余師魯《文公別集書後》　文公先生之帥長沙也，先大父衡陽史君寔以小侯事大國，辱知焉。先生所與書帖毋慮數十，巾襲惟謹，爲子孫藏。往歲偷兒入室，意其爲寶也，竊之。交訊一啓，直當時吏牘，以故雜庋書中，今存此紙耳。每一思之，輒使人愧恨不能已。其後隨牒四方，多獲與乾、淳故家子弟游，暇日視以先生眞帖，則曰六丁下取之餘，是特一毫芒耳。因道前事，相顧唏唏歎息，以爲距先生沒未幾何歲，而散失遺落已如此，況後千百年之久且遠乎！先生一言一話，門人弟子必錄以傳，然得其言而有不得其意者。若翰墨眞蹟，即先生實心之所寓，精義之所存，使毫芒之僅不失者而復失之，謂非通家子弟之罪，不可也。乃視集中所缺者，俾兒曹筆藏之，以俟成編而壽諸梓。【略】先大父諱秀實，字穎叔，治衡之政，前帥周益公論薦甚力。其受先生知，蓋亦曰益公之所與者。景定癸亥三月朔，孫朝奉大夫、通判建寧軍府兼管內勸農事余師魯謹書。

《詩人玉屑》卷七　先生言：阿骨打初破遼國，勇銳無敵。及既下遼，席卷其子女而北，肆意蠱惑，行未至其國而死。因笑謂趙昌父曰：頃年於呂季克處見一畫卷，畫虜酋與胡女並轡而語，季克苦求詩，某勉爲之賦，末兩句云：「卻是燕姬解迎敵，不教行到殺胡林。」正用阿骨打事也。

又卷一九引《柳溪呂炎近錄》　晦庵先生與誠齋吟詠甚多，然頗好戲謔。劉約之丞廬陵，過誠齋，語及晦庵足疾，誠齋因贈約之詩云：「忠顯聞孫定不虛，西樞猶子固應殊。鸞停梧上遺風在，鷙進松間得句無。賸有老農歌贊府，未多薦墨送清都。晦庵若問誠齋叟，上下千峰不用扶。」晦翁後視詩笑云：「我疾猶在足，誠齋疾在口耳。」

《愛日齋叢鈔》卷三　陳同甫治園池，爲柏屋三間，名曰抱膝齋，葉正則爲作《抱膝吟》二首。【略】陳君舉有《寄題抱膝齋》詩。【略】同甫復因書求題詠

於文公，有云：「正則爲作《抱膝吟》二首，君舉作一首，詞語甚工，然猶說長說短，說人說我，未能盡暢抱膝之意也。同床各作夢周公，且不能學得，何必一一論到孔明哉。亮自不會吟得，使此耿耿者無以自發。祕書傑句橫出一世，爲亮作兩吟，其一爲和平之音，其一爲悲歌慷慨之音，使坐此屋而歌以自適，亦如常對晤也。去僕已別賚五日糧，令彼候五七日不妨，千萬便爲一作文。」文公辭之曰：「《抱膝詩》，以數日修整破屋，扶傾補敗，棄冗細碎，不勝其勞，無長者池臺之勝而有其優，以此不暇致思。留此人等候數日，竟不能成，且今空回，伺旦夕有意思，卻爲作，附便以往也。」二公詩皆甚高，而正則摹寫尤工，卒章致意尤篤，令人歎息。所惜不曾向頂門上下一針，猶落第二義也。」又因書促之云：「許作《抱膝吟》，須如前書，得兩篇可長諷詠者，不必論到孔明抱膝長嘯。各家園池自有各家景致，但要得語言氣味深長耳。」又辭之云：「《抱膝吟》亦未遑致思，兼是前論未定，恐未必能發明賢者之用心，又成虛設。若於此不疑，則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底好詩，自不須更作也。」蓋是時問答義利王伯之論，意已寖異，故云「前論未定」。他日求之不已，其書有云：「連書求作《抱膝吟》，非求祕書粧撰而排連也，只欲眼前寫景色，道今昔之變，一爲和平之音，一爲慷慨悲歌，以娛其索居野處耳。信手直寫，便自抑揚頓挫，何必過於思慮以相玩哉。去奴留待幾日儘不妨，願試作意而爲之。」則又辭之曰：「《抱膝吟》久做不成，蓋不合先寄陳、葉二詩來，田地都被占卻，教人無下手處也。況今病思如此，是安能復有好語，道得老兄意中事耶？」其後猶徵促甚力，而文公答語有云：「《抱膝》之約，非敢食言，正爲前此所論未定，不容草草下語，須伺他時相逢，彈指無言可說，方敢通個消息。但恐彼時又不須更作這般閒言語耳。」自淳熙乙巳有請，迨紹熙癸丑幾十年，訖不許。如晚諾陸務觀《老學庵銘》，亦不復肯作。先儒語默間，各有濟量也。

袁桷《跋朱文公與辛稼軒手書》 晦庵嘗以「卓犖奇才，股肱王室」期辛公，此帖復以克己復禮相勉，朋友琢磨之道備矣。嘗聞先生盛年以恢復爲最急議，晚歲則曰「用兵當在數十年後」，辛公開禧之際，亦曰「更須二十年」。閱歷之深，老少議論，自有不同焉者矣。公所居號帶湖，一夕而燼，時文公猶無恙。慶元四年，公復殿撰，此書蓋戊午歲以後所作，至六年則文公夢奠矣。今觀此帖，益知前賢講道，彌老不廢炳燭之功，良有以也夫。

《宋史》卷四二九《朱熹傳》 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彥，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

《宋元通鑑》卷九二 〔御史胡紘以疏草授之沈繼祖，謂可立致富貴〕因誣熹大罪有六，其諸中曖昧之私，盜竊攘奪之惡，無所不至，且目熹爲大奸大憝，乞加少正卯之誅，以爲欺君罔世、汙行盜名者之戒。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乞編管別州。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道州。熹上表謝。

作品本事

朱熹《答何叔京》 伏蒙委撰《味道堂記》，前者已嘗懇辭，今又辱貶喻，尤切悚畏。熹於文辭無所可取，使爲它文，則或可以率意妄言，無問嗤點。今欲發揚先志，昭示後來，茲事體重，豈宜輕以假人？切望更加三思，無輕其事，則非獨小人免於不韙之譏，亦不爲賢者失人之累。

又《答蘇晉叟》 先墓之文，每以爲念。前此病足之後，脾胃衰弱，不能飲食，精力疲怠，不能支吾。近方小康，而目盲愈甚，其一已不復見物矣。加以應接紛紜，日間見客寫書，更無少暇，以故久未能下筆。積欠頗多，非獨賢者所屬爲然也。今又重以僞學得罪明時，姓名踪跡無日不掛議者之口，又豈作爲文字、治伐金石之時耶？所示文字敬且收藏，萬一未死之間，幸蒙寬恩，蕩滌瑕垢，乃當有以報耳。在親迎黃巖未歸，正以向來奏補僥冒自疑，未敢令赴試也。

又《答王晉輔》 荐承委喻，極荷不鄙。實以多病畏事，不敢作文字，以故前此不敢聞命。今不獲已，輒以數字附于行狀之末，少見鄙意。然已覺太露筋骨，切告勿以示人，恐彼此不穩便，非獨罪戾之蹤爲有害也。

又《答劉子澄書》 某還自莆中，道間大病，幾不能支。卧家月餘，幸未即死。然神氣衰憊，比之春中又什四五矣。雲臺將滿，方欲俟批書畢，遣人宛轉致懇，復求舊秩，忽尤延之送勑來，乃蒙朝廷檢舉直差。雖似小小行遣，聞新

揆卻甚以爲恩意，亦爲一番勞攘。但去冬案後收坐，未曾決遣，不知此又折得過否耳。只恐反露綫索，觸着駭機，亦復任之，不能深以爲憂也。王漕送示二月十一日手書，三復喜慰不自勝。但趙南紀云長沙中冬已見報，而老兄正初始得知之，何其晚耶？今自劾之章復久未報，不知何以處之。要當極力再請，以得爲期。得朝士書皆云爾，其相鄉慕而未相識，如張元善者，尤拳拳也。先聖象荷寄示，然此乃湖學所藏昭陵賜安定本，向見陳明仲有之，因託定叟傳得。其溫良恭遜之容，比此又精善，恨未得令兄見之也。所謂顏子者，相傳是伯魚，薛士龍亦云恐湖學當有所傳也。偶有便人，草率附此，不知書到時朱輔邑蓋已在甚處。所欲言甚衆，例不敢出。自覺近日意思頗似向來所甚惡者喻玉泉之論矣。年力頹侵，志不勝氣，至於如此，可懼可懼！愛直記文甚佳。昨日拜鴻慶敕，偶得一絕云：「舊京原廟久煙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門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眞？」年衰易感，不覺涕泗之橫集也。

又《東歸亂稿序》　始，予與擇之陪敬夫爲南山之遊，窮幽選勝，相與詠而賦之。四五日間，得凡百四十餘首。既而自咎曰：「此亦足以爲荒矣」，則又推數引義，更相箴戒者久之。其事見於《倡酬前後序篇》亦已詳矣。自與敬夫別，遂偕伯崇、擇之東來。道塗次舍，輿馬杖屨之間，專以講論問辨爲事，蓋已不暇於爲詩。而間隙之時，感事觸物，又有不能無言者，則亦未免以詩發之。蓋自櫧州歷宜春，汎清江，泊豫章，涉饒、信之境，繚繞數千百里，首尾二十八日，然後至於崇安。始盡胠其橐，掇拾亂稿，纔得二百餘篇。取而讀之，雖不能當義理、中音節，然視其間，則交規自警之詞愈爲多焉。斯亦吾人所欲朝夕見而不忘者，以故不復毀棄，姑序而存之，以見吾黨直諒多聞之益，不以遊談燕樂而廢。至其時或發於一偏，不能一出於正者，亦皆存而不削，庶乎後日觀之，有以惕然自省而思所以改焉。是則此稿之存，亦未可以爲無益而略之也。若夫江山景物之奇，陰晴朝暮之變，幽深傑異，千狀萬態，則雖所謂二百篇猶有所不能形容其髣髴，此固不得而記云。乾道丁亥冬十月二十有一日，新安朱熹序。

又《南嶽遊山後記》　南嶽唱酬訖于庚辰，敬夫既序其所以然者而藏之矣。癸未發勝業，伯崇亦別其羣從昆弟而來。始聞水簾之勝，將往一觀，以雨不果。而趙醇叟、胡廣仲、伯逢、季立、甘可大來餞雲峰寺，酒五行，劇論所疑而別。丙戌至櫧州，熹與伯崇、擇之取道東歸，而敬夫自此西還長沙矣。自癸未至丙戌凡四日，自嶽宮至櫧州凡百有八十里，其間山川林野、風煙景物，視向來所見，無非詩者，而前日既有約矣。然亦念夫別日之迫，而前日所講蓋有既開其端而未竟者，方且相與思繹討論，以畢其說，則其於詩固有所不暇者焉。丙戌之莫，熹諗於衆曰：「詩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而吾人之所以深懲而痛絕之者，懼其流而生患耳，初亦豈有咎於詩哉？然而今遠別之期近在朝夕，非言則無以寫難喻之懷。然則前日一時矯枉過甚之約，今亦可以罷矣。」皆應曰諾。既而敬夫以詩贈，吾三人亦各答賦以見意。熹則又進而言曰：「前日之約已過矣，然其戒懼警省之意，則不可忘也。何則？詩本言志，則宜其宣暢湮鬱，優柔平中，而其流乃幾至於喪志，羣居有輔仁之益，則宜其義精理得，動中倫慮，而猶或不免於流。況乎離羣索居之後，事物之變無窮，幾微之間，毫忽之際，其可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又將何以禦之哉？故前日戒懼警省之意，雖曰小過，然亦所當過也。由是而擴充之，庶幾乎其寡過矣。」敬夫曰：「子之言善，其遂書之，以詔毋忘。」於是盡錄贈處諸詩于篇而記其說如此。自今暇日時出而觀焉，其亦足以當盤盂几杖之戒也夫。丁亥，新安朱熹記。

又《書語孟要義序後》　熹頃年編次此書，鋟版建陽，學者傳之久矣。後細考之，程張諸先生說，尚或時有所遺脫，既加補塞，又得毗陵周氏說四篇有半於建陽陳焞明仲，復以附于本章。豫章郡文學南康黃某商伯見而悅之，既以刻于其學，又慮夫讀者疑於詳略之不同也，屬熹書于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號《精義》者曰《要義》云。淳熙庚子冬十有一月己丑朔旦，江東道院拙齋記。

黃榦《代書晦庵先生為四齋箴》　晦庵先生以紹興癸酉主簿茲邑，時年二十有二也。其拳拳于學校之教悉矣，而又爲此銘以誨學者，欲其目之所睹，耳之所聞，無適而非義理之歸。今誦其言，以考其所用心，蓋有老儒之所不能道，而大吏之所不暇及者。雖其天資絕人，難以企望，而志學之早，愛人之切，學者其可不思所以自奮者哉！某疏繆不學，試邑于茲，惕然無以奉承先生之所爲銘如此。而又懼其無傳也，因取先生所爲《白鹿洞學規》併刻之，以諗同志，而亦以自警云。紹熙甲寅三月朔，門人余元一謹書。

吳泳《樂山堂銘序》　籍溪入館，文公朱先生以詩遺之，有云：「甕牖前頭立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形。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或傳以語

五峰，五峰惜其有體無用，因別賦一詩，曰：「幽人偏見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乾坤，洗過一番山更好。」世遂以爲此詩一體用該動靜也。吁，文公豈無所本而言哉！靜者山之性，壽者山之質，文公之詩，其仁者之所樂歟！

又《筆記二則》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爲施針熨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童兒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嘆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耳。」

《賓退錄》卷七 此朱文公《白鹿禮殿塑像說》。後其季子在守南康，因更新禮殿，聞之于朝，迄成先志。然遠方學者，未盡見此說，故識之。

《桯史》卷一二 朱晦翁見之，大不契意，遺婺人書曰：「諸君子聚頭磕額，理會何事，乃至有此等怪論。」同父聞之不樂。

劉克莊《跋朱文公與陳丞相書》 文公上受孝皇深知，當時元老大臣多敬事公；下爲天下學者師尊，惟不爲時相王魯公所喜，或言因按發唐台州而然。夫爲天下之宰，當平其心，顧以一鄉人芥蒂胸中乎？文公與陳福公帖云「除書朝下章劾夕聞」者，亦足以見其不容於時之大意。蓋曰圭眷，曰人望，曰公論，至此皆不足恃，而相權亦可畏矣。

《游宦紀聞》卷八 世南從三山故家，見朱文公一帖云：「講明正學，其道必本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四朝聞見錄》丁集 元定謫道州羈管時，建陽令儲公用，字行之，亦以劾罷，爲其從公命也。公復鄭公景實栗書云：「儲宰一日與邑中定議，而某亦預焉，其人（謂元定）則初不及知，而其地亦不堪以葬。他時經由，當自知之。」又答儲書云：「閒中讀書奉親，足以自樂，外物之來，聖賢所不能必，況吾人乎。但新學一旦措手而委之庸髡，數日前已遷像設，令人憤歎不已。」【略】元定先公三年歿，以柩歸葬，公以文慟之，其詞曰：「竊聞亡友西山先生羈旅之櫬，遠自春陵來歸故里，謹以家饌隻雞斗酒酹於柩前。嗚呼哀哉！」略無他詞。及其葬也，以病不能會，遣其子以文祭之曰：「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耶，果何爲耶？西山之巔，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而我於君之生，未及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及其葬也，又不能扶拽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眞宅而永訣以終天也。並游之好，同志之樂已矣。」

又 節夫亦嘗登葵軒之門，既而與王宣子辯其事，連上三書，言頗峻急，王帥以爲悖而按去之。其去也，先生遺之詩，有曰：「如何幕中辨，翻作暗投疑？」又曰：「反躬端得味，當復有餘師。」愚按考亭先生建阜陵之議，本爲社稷宗廟萬年之計，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顧豈私于一蔡氏？

《鶴林玉露》甲編卷二 周益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如今是大承氣證，渠卻下四君子湯，雖不爲害，恐無益於病爾。」嗚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獨恨當國者不用大承氣湯，況下於乾、淳者乎！然歷考往聖，如孔子相魯，而下大承氣湯，固是對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承氣湯。信矣，文公之爲名言也。

又 朱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略】前輩愛人以德，至於如此。卓夫人乃少傅劉公子羽之妃，樞密共父之母，五哥即平甫，朱與劉蓋姻婭。初，文公之父韋齋疾革，手自爲書，以家事屬少傅，韋齋歿，文公年十四，少傅爲築室於其里，俾奉母居焉。

又卷四 楊誠齋自祕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人。徐靈暉贈公詩云：「清得門如水，貧唯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閒之福十有六年。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出。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回矣。

又 廖子晦爲小官，遭長官以非理對移，殊不能堪。朱文公以書曉之云，【略】文公之意，蓋謂心無愧怍，則無入而不自得，心無貪戀，則無往而不自安。此不在於臨事遇變之時，而在於平居講學之際。講之素精，見之素定，眞知夫進退得喪死生禍福之不足以累吾心，則雖鼎鑊刀鋸，視之如寢飯之安矣，況於一陞黜予奪之間者哉。

又　世傳《滿江紅》詞云：「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　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羨，千鍾祿。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也不須採藥訪神仙，惟寡欲。」以爲朱文公所作。余讀而疑之，以爲此特安分無求者之詞耳，決非文公口中語。後官于容南，節推翁謂爲余言，其所居與文公鄰，嘗舉此詞問公。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號「晦庵」云。又《水調歌頭》云：「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那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唳，千古恨難收。何似鴟夷子，散髮弄扁舟。　鴟夷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鉤。春晝五湖煙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此詞乃文公作，然特敷衍隱括李、杜之詩耳。

又卷六　胡滄庵上章，薦詩人十人，朱文公與焉。文公不樂，誓不復作詩，迄不能不作也。嘗同張宣公遊南嶽，唱酬至百餘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無荒於詩乎？」楊宋卿以詩集求品題，公答之曰：「詩者，志之所之，豈有工拙哉！亦觀其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詞之善否，今以魏、晉以來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又曰：「古今之詩凡三變。蓋自書傳所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與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態，則其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喻欲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眞滄，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得古今體制，雅俗嚮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只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又曰：「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嶢谿底，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什麼用！」公之論詩，可謂本末兼該矣。公嘗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示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腳板耶？」又言：「余平生愛王摩詰詩云：『漆園非傲吏，自缺經世具。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以爲不可及，而舉以語人，領解者少。」觀此，則公之所取，槩可見矣。公嘗舉似所作絕句示學者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蓋借物以明道也。又嘗誦其詩示學者云：「孤燈耿寒燄，照此一窗幽。卧聽簷前雨，浪浪殊未休。」曰：「此雖眼前語，然非心源澄靜者不能道。」觀此，則公之所作，又可概見矣。

又乙編卷三　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眞跡云：「便中承書，知比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己者往來，熏染習熟，壞了人也。景陽想已赴省，季章當只在家，凡百必能盡心苦口，切須承稟，不可有違。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然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大學說》漫納，試讀之，不曉處可問季章也。未即相見，千萬爲門戶自愛。」此簡蓋與其親戚卑行也，《大全集》所不載。後生晚進，能寫一通，置之座側，朝夕觀省，何患不做好人！景陽姓許，名子春，季章姓劉，名爾，皆廬陵醇儒，從文公學。季章後爲特奏第一人。

又卷六　胡滄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於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卻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蘇子卿嚙雪啖氈，蹈背出血，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況洞房綺繡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滄庵，亦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也。

《言行龜鑒》卷一　呂東萊自言少時性氣粗暴，後因病中讀《論語》，至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晦庵作其贊曰：「以一身備四時之和，以一心涵千古之祕，可謂得變化氣質之法矣。」

《黃氏日鈔》卷三四 《拜張魏公墓下》，自此皆訪南軒登南嶽之詩，凡五十三首。既別而歸，沿途凡九十四首，既歸懷南軒者復數詩。

又 《觀洪遵雙陸譜》詩云：「近從新譜識梟盧，擬喚安陽舊博徒。只恐分陰閑里過，更教人誚牧豬奴。」蓋用陶侃「樗蒲者牧豬奴戲」之語，譏之深矣。須余會京口，有蜀人袁象瀕舉林和靖語云：「平生所不能，擔矢與圍棋。」余因謂博之與弈，其廢時亂日一也。吾夫子云爲之猶賢乎已者，正借無益之事以甚言無所用心之爲害，非眞謂博弈之猶可爲也。陶威公與林和靖之說，殆天生自然之對，因合之爲四句曰：「雙陸牧豬比，圍棋擔矢同。二公皆妙語，千載仰高風。」繼又反之爲四句曰：「牧豬滋畜養，擔矢溉禾蔬。博弈何爲者，猶疑反不如。」公濟勉以教外之樂，先生答詩云：「如云教外傳眞的，卻是罣纍有兩心。」就渠所嗜處喚醒，此納約自牖之義也。愚平生謂禪學爲異端之異端，鑿空無據，自號教外，正其自納敗缺處。然未有可余之說者，今見先生詩，庶以自信。

又 《武夷精舍》詩，武夷溪九曲多湍激，獨第五曲平廣而最深。大隱屏臨其上，屏下兩麓相抱。先生淳熙癸卯卜築其間，堂曰仁智，堂左曰隱求，右曰止宿。左麓之外復引而右抱爲塢曰石門，別構屋其中曰觀善齋，以居學者。石門之西少南曰寒栖館，以延道流。觀善前山之顚爲亭，回望大隱屏曰晚對，東山臨溪爲亭曰鐵笛，而總扁麓之口曰武夷精舍。釣磯、茶竈皆在大隱屏西，溪左右皆石壁，無側足之徑，又爲漁艇以濟出入。各賦一詩，凡十二篇，又別爲《棹歌》十章，咏爲九曲云。

《吹劍錄》四錄 山谷甥洪芻，字駒父，作《陶靖節祠記》。晦庵守南康，題云：「洪芻作《靖節祠記》，說君臣大義不可謂無所見，而靖康之禍，乃縱欲忘君，悖逆穢惡，有不可言者。」送學榜堂上。

《錦繡萬花谷》卷二六 〔游酢〕卒，陳正同知建寧，因立像設祠於學，而屬晦庵朱公記其事，曰：「先生遠矣，學者登是堂而拜其像，於是記也，考其師友之淵源。退訪其書而讀之，於以求先生之所以學者果惡乎在？幸而心自得之，則亦無以異乎親而炙之矣。」

《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一〇呂伯可《跋祝公遺事後》 祝氏世居江陵，自承俊遷於歙，曰仁質，號半州，其子也。孫象器改名用之，登儒科，爲太學博士。六世有名筠，預鄉薦，學富而文贍。弟眞爲郡學賓。至和甫，七世矣，名穆。其諸父皆依朱文公，遂爲建人。和甫幼孤，文公教育於家塾。年甫志學，命黃公幹爲行冠禮。蓋及親炙當時講論之益，故其氣象粹溫，刻意問學。於書無所不讀，下筆頃刻數千百言，將以儒學昌其家，所謂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祝氏復興，其在建乎？如太博有弟景先，即黃太史所贊其畫像者。生男若女十有四人。其第四女，實爲黟邑樞密江公勃之夫人。又其第三子砢之女，復歸樞密子提刑公作礪。而侍御公義和、寺丞公義榮、給事公義端，皆其所生也。第二子確之女適韋齋吏部朱公松，是爲文公之母，故鄉人相傳，祝氏女位最高。有名堯臣爲郡學諭者，景先第八子磐之子也。男、女四人，嘗奇第三女。家雖貧，不肯以與凡子。未及嫁而學諭公卒。親族咸以屬同郡呂午。兩窮相值，遂成姻對。越七年，而午偶忝末科，由是祝氏女位高之語復喧傳於鄉閭。貳鄉汪公綱之兄弟與今貳卿朱公在，尤爲祝氏喜，所以篤叙甚至。嘗聞外舅往來朱、汪之門，文公與侍御諸公皆重渭陽之念，深加愛敬。此意流傳，歷世不泯。豈惟祝氏得所憑依，而且施及於午焉。乃知前輩高情，曲崇親誼，遺風凜凜可尚已。一日，和甫示午以文公所記外家遺事，三復感嘆，謹再拜書其後。時紹定六年五月旦日也。

宋濂《題朱文公自書虞帝廟樂歌辭後》 朱徽公提舉浙東，嘗行部至三衢。大虞呂氏適爲衢府法曹，遂往見之，公爲寫《虞帝廟送迎神樂歌辭》以贈。蓋公劾台守唐說齋，其疏凡六上，說齋方除江西提點刑獄，朝論遂掇其職畀公。公以言不行，即日解印綬去。此辭之書，正在衢聞命之時。豈堯舜君民之志弗遂，而有所遐思者歟？或云別自有見，亦未可知也。

《永樂大典》卷九〇九李呂《跋晦翁和玉澗詩》 右晦翁先生《玉澗詩》一絕。某己亥之冬謁公于星渚郡宅，節告得陪後車，爲玉澗之游。澗旁乃無著居士崔閑故基，昔坡公嘗至其處，爲作《醉翁操》者。某因爲詩云：「夜琴響空山，臨流水方折。老仙何處來，欣賞共清絕。不知盧仝家，還有許風月。」公喜之，親札以寄張荊州。且辱示和，思致高遠，非某不肖所及。謹刻置澹軒，以給同志者之求云。

又《跋晦翁游大隱屏詩》 右《大隱屏峰書堂》古風一篇，晦庵先生朱公作也。淳熙己亥，公爲南康守，臘中適宴過客，某與武寧丞楊君子直集幕府之

敬老亭，僉判楊君子美實主其事。郡齋客退，公書此詩遣人走送坐上。子美爲籌祝而揚之，一籌躍來，徐取而視，乃得字，二君不能奪也。私竊喜焉，因成一絕以謝曰：「晦翁詞翰妙天下，可見元無一點塵。爲問爭珠誰得者。須還趯倒淨瓶人。」歸而刻之澹軒，以無忘角弓。且知晦翁雅志，未嘗不在泉石間，其視富貴，眞若浮雲。彼世之患得患失者，睹公之詩，能無愧乎？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八引《寓意編》　朱子與南軒先生友善，此城南二十詠，和南軒而作者。穆聞之先工部君言，在元吾鄉尚書于公文傳，嘗尹婺源。婺源，朱子闕里也。公得此於其五世孫光，後秩滿歸，常熟錢伯廣者愛之，公輟以贈。伯廣乃構城南齋，因以城南自號。金華黃文獻公爲記。伯廣沒，卷爲鄉友虞子賢所得。子賢復構軒二十楹，各顏其詩於上。兵變後，卷流落不知所在。穆近於致政侍郎陽羨沈公家見之，不覺大喜，卷後有于公跋，楊廉夫復爲子賢補書南軒原倡，最後子淵一跋，與先君之語正合。淵字資深，尚書公孫也。

《宋元學案》卷一六　〔方元寀〕先生少與伊川遊，書問往來，積數十帖，有曰：「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于前，然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曰：「足下非混俗之流，其志道之士。」朱子刻于白鹿書院，書其後曰：「伊川先生德盛言重，不輕與人，今其眷眷如此，則公今之賢可知也。」

又卷三〇　〔何兌〕先生嘗榜其燕居之堂曰味道，蓋取《中庸》所謂「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之云也。其子叔京屬晦翁爲之記。

又卷三八　〔乾道〕四年，〔沈度〕又以直龍圖閣知建寧府。是時朱子在崇安，爲屬吏，創立社倉，均糴備貨，先生以錢六萬緡助其役。倉成，民賴之，朱子爲記其事。

又卷六九　李宗思，字伯諫，建安人。其教授蘄學也，文公送之曰：「與伯諫遊而講于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粗，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一焉，主敬致知，摧驕破吝，謹之于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于虛閒靜一之中，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其瀆哉！」

又　陳守，字師中，莆田人。父丞相俊卿，嘗館朱子于白湖仰止堂，使子弟受業焉。先生寬宏剛直，朱子題其書室曰「敬恕」，且爲之銘。

又　李唐咨，字堯卿，龍溪人。與州學正石洪慶、林易簡、施允壽皆以旦評推重。朱文公守郡，延之學，爲諸生楷式。牒云：「唐咨、易簡，或究索淵微，或持循雅飭，察其志行，久益可觀；允壽、洪慶，皆以耆艾之年，進學不倦，強毅方正，衆所嚴憚。」

又卷七七　初，〔高商老〕先生知宜興縣，時朱子社倉之法新奉詔施行，間有應者，莫能遠也。先生實始爲之，而治故瀆，疏積水，以防乾旱；新縣中社稷之位，並作風雨雷師于其側，以庋祀事；又修學宮，籍閒田，以爲廩，斥長橋僦金以附益之。朱子皆爲之記。

又　〔鄧約禮〕先生嘗與同門生利元吉彙建昌自有科舉以來進士爲題名碑，而請朱子爲之記，且言願發明國家所以教人取士之意，有異于古，欲使學者讀之而知所警。朱子甚善其言，因謂：「二君蓋皆嘗有所學，而得其所貴于己者，但推其說以告于鄉之後進，使之因所感發，以求夫古人之所以教者，盡心而有得焉，則聲名文字之盛，彼將有所不屑，而況不義之富貴也？」

又　陸子卒，〔趙師雍〕先生致書朱子，言惜不及見兩家論辨有所底止。朱子答之，有「敝帚千金」之語，蓋亦諷之。

又　先生又嘗以書通問朱子，朱子答云：「向來見陸刪定所聞如何？若以爲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所受而遠求也。東問西聽，以致皇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先生得書，遂終身爲象山之學，不復名他師。

又　李雲者，興國人也，將家子。少時，欲合數百人爲盜，一日，見象山，翻然自悔，遂請業焉。亦嘗往見朱子，朱子以書告象山曰：「李子誠不易，知向學，但亦漸覺好高。鄙意且欲其著實，看得目前道理事物分明，將來不失將家之舊，庶幾有用。若便如此談玄說妙，卻恐多無所成，反壞其天性。氣質卻未必如乃翁，樸實頭地，無有許多勞攘也。」先生復見用于畢再遇帳下，稱良將。其家祠祀象山，以報其成就之恩。

又卷七九　初，占星者謂朱晦庵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和叔邪？」至是，晦庵貽書朝士曰：「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凜然，當于古人中求之。」

《庚子銷夏記》卷一《朱元晦城南二十詠墨蹟》　晦翁在浙東時，侍御史謝廓然、陳賈，秘書郎趙彥仲首攻之，後以提刑召對，人恐其遂陟清要，唆侍

郎林栗極論之，謂其爲亂人之首。及韓侂胄用事，則御史林栗、施康年攻爲僞學，是時言官以晦翁爲奇貨，御史胡紘嘗謁晦翁山中，飯以脫粟，怒之，與太常沈繼祖共詆其十罪。汪義端、余嘉又請斬之，以絕僞學。京鏜、何澹輩，謂其講學山中，棄母不養，使其乞食親黨。小人誣陷之，惟恐不至。方林栗上疏時，其友人止之，謂朱待制當今聖賢，何仇而必欲痛詆？林曰：吾見其面貌可憎，擊邪人非詆聖賢也。友人曰：昔人指孔子爲喪家狗，或亦見其面貌可憎耳。林曰：使孔子而在，吾亦不辭爲叔孫武叔，況此么麼。嗟乎！小人無忌憚，一至於此！未幾，晦翁舉世仰之如山斗，得其片楮隻字，寶如琬琰，則當日小人，殊足憐，不足惡也。故士君子立身行己，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閱先生遺墨，謾記於此。時庚子四月初九日。

著錄

黃榦《朝奉大夫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 先生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語》《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集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本朝名臣言行錄》、《古今家祭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先生著述雖多，於《語》、《孟》、《中庸》、《大學》尤所加意。若《大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沒。《大學·誠意》一章，乃其絕筆也。其明道垂教，拳拳深切如此。《楚詞集註》亦晚年所作，其愛君憂國，雖老不忘。《通鑑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及脩補爲恨。又嘗編次禮書，用工尤苦，竟亦未能脫稿。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平生爲文，則季子在彙次之矣。生徒問答，則後學李道傳嘗裒輯鋟版，未備也。

朱熹《答劉季章》 王晉輔（峴）來，【略】欲得鄙文編次鋟木。此雖未必果然，亦不可有此聲。恐渠後生未更事，不識時務，不知此是大禍之機，【略】望痛爲止之。

又 向日石刻及今所刊三冊，勸其且急收藏，不可印出。向後或欲更爲此舉，千萬痛止之也。

王遂《文公續集序》 歲在癸卯，遂假守建安，從門人弟子之存者而求其議論之極，則王潛齋已刻之方冊。間從侍郎之子請，亦無所獲。惟蔡西山之孫覺軒早從之遊，鈔錄成秩，劉文昌家亦因而鈔掇，悉以付友人劉叔忠，刊落其煩而考訂其實。繼是而有得焉，固無所遺棄也。【略】淳祐五年正月日，後學王遂序。

余師魯《文公別集書後》 文公先生之帥長沙也，先大父衡陽史君寔以小侯事大國，辱知焉。先生所與書帖毋慮數十，巾襲惟謹，爲子孫藏。【略】竭來丞郡，適在先生里，而所得者益多，釐爲十卷。噫，富矣！先生之曾孫市轄見之，慨然曰：「建安精舍有所謂大全集矣，是書當成一家言。且鉤考贏餘，猶足共鋟費，而敢廑吾子乎？」於是精加讎校，楷書送似，而致餐錢薄少以相茲役云。【略】景定癸卯三月朔，孫朝奉大夫、通判建寧軍府兼管內勸農事余師魯謹書。

黃鏞《刻朱子別集序》 文公先生之文《正集》、《續集》，潛齋、實齋二公已鏤板書院，蓋家有而人誦之矣。建通守余君師魯好古博雅，一翁二季自爲師友，搜訪先生遺文又得十卷，以爲《別集》，其標目則一仿乎前，而每篇之下必書其所從得，且無外書不能審所從來之恨，眞斯文之大幸也。鏞於君之長子謙一爲同舍郎，亦嘗預聞搜集之意，茲來冒居長席，而余君適將美解，始刊兩卷，餘以見囑。於是節縮餘費，以供茲役，蓋又二年而始克有成。【略】咸淳元年乙丑六月朔，建寧府建安書院山長黃鏞謹書。

魏了翁《朱文公語錄序》 〔黃〕子洪，名士毅，姑蘇人，嘗類《文公集》百五十卷，今藏之策府。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晦庵集》一百卷、《紫陽年譜》三卷，待制侍講文公新安朱熹元晦撰。年譜，昭武李方子公晦所述，其門人也。

《讀書附志》卷下 《晦庵先生文集》一百卷、《續集》十卷，右朱文公之文。嘉熙己亥，王埜刻於建安，黃壯猷嗣成之，識於後。《續集》則王遂刊而序之。然南康黃西坡諸處所刻墨帖之類，或不在焉，然則遺逸尚多有之。

《文獻通考》卷二四〇 《晦庵集》一百卷、《紫陽年譜》三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朱熹前集》四十卷，《後集》九十一卷，《續集》十卷，《別集》二十四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晦庵朱先生集》，一部一百冊，全。

又　《文公大全集》，一部四十冊，全。

又卷一〇　《朱晦庵先生集》，一部一冊，闕。

又　《朱文公感興詩》，一部一冊，完全。

又　《朱文公詩集》，一部一冊，殘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晦庵先生文集》一百冊。

又卷四　《朱晦庵先生詩集》一冊。

又　《朱文公詩集》二冊。

又　《朱文公感興詩》一冊。

胡纘《**天順重刊朱子大全序**》　《大全》一書傳之既久，惜乎舊本湮訛，重增感嘆，故與同寅太守賀侯捐資，以廣其傳於四方，俾後學知所自焉。是爲序。

黃仲昭《**晦庵朱先生文集書後**》　右《晦庵朱先生文集》一百卷，閩、浙舊皆有刻本。浙本洪武初取置南雍，不知輯於何人，今閩藩所存本，則先生季子在所編也。其後又有《續集》若干卷，《別集》若干卷，二本亦併刻之。歷歲既久，刓缺寖多，讀者病焉。成化戊子，仲昭自翰林謫官南都，偶得閩本，公暇因取浙本校之，其間詳略互有不同。如劾唐仲友數章，閩本俱不載其所劾事狀，世之鄙儒多以是疑先生，異論紛起，故悉增入，使讀者知仲友蠹政害民之實，而無所惑於異論也。其它無大關係者，則仍其舊，惟正其亥豕魯魚之訛而已。歲丙申，閩憲使山陰唐公賢夫、僉憲蘭溪章公德懋閔舊板磨滅日甚，遂以仲昭所校本補之，未及訖工，而二公相繼去任，尋復殘缺。僉憲天台林公一中至，慨然以爲己任，久未暇及。壬寅秋，謀於先生九世孫都運伯承君，復以仲昭所校本精加讎訂，訛者正之，腐者易之，缺者補之，至是始無遺憾矣。【略】工既告成，仲昭謹識其顛末，以告後之君子，俾謹守而嗣修之，以無替諸公之嘉惠也。

蘇信《**重刊晦庵先生文集序**》　是集舊刻閩臬，歲久刓闕，且簡袠重大，人艱於蓄。比張憲副大輪白諸前巡按虞侍御守愚、蔣侍御詔重刻之，省約版紙者什四。方鳩工沐梨，而胡憲使岳至，躬總校讎之任，董學潘憲副潢佐之，羅憲副英、陸憲副銓、姜僉憲儀、劉僉憲案咸與有勞。信涖，亟促其成。訖工，僉謂信宜序所以刻之意。【略】嘉靖壬辰九月既望，後學饒平蘇信書於閩之行臺。

潘潢《**嘉靖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跋**》　右《晦庵文公文集》百卷，又《續集》十卷、《別集》十有一卷，歲久版昏，察使胡仲申岳、副使張用載大輪先後白巡御史虞惟明守愚、蘇宗玉信、蔣伯宣詔，縮費重雕，藏諸閩臬。【略】嘉靖壬辰秋七月甲戌，後學婺源潘潢拜書。

《**古今書刻**》**卷上**　南京國子監：《晦庵文集》。

又　建寧府書坊：《朱子大全集》。

《**趙定宇書目**》　宋板大字《朱文公文集》。

《**國史經籍志**》**卷五**　朱熹《晦庵集》一百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晦庵文集》一百卷。

《**南雍志經籍考**》**下篇**　《晦庵文集》九十九卷，存好板四千二百二十八面，失四百九十八面。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晦庵文集》八十冊，全。

《**世善堂藏書目錄**》**下**　《晦翁集》一百卷。

劉曰寧《**萬曆刻朱文公全集序**》　年友侍御朱諧卿慨然斯道自任，舊刻《朱子語類》行于世，其後刻《全集》，首以示余。余曰：美哉，廣而核，詳而有次，其朱子之功乎！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朱文公大全集》一百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宋板《晦庵文集》四十冊。陳景雲注：「一百卷，又年譜二卷，閩板舊刻，佳。」

又　《晦翁文鈔》。陳景雲注：「吳訥編《晦翁文鈔》及《詩鈔》，見訥行狀。」

臧眉錫《**康熙新刻朱子大全文集序**》　眉錫於甲子入楚，過嶽麓，於乙丑至武夷，謁紫陽書院。院且廢，白於大中丞公，謀更新之。夏五登鼓山，客烏石峰，憑弔遺踪，爲石碣，爲扁額，凡其遊展之所述，曠世而相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因泛棹建陽，訪求遺書，得其全帙，歸而謀於平江息關蔡子，校讎以行於世。眉錫不敏，切附數言於後。【略】時康熙戊辰夏四月，浙江後學臧眉錫書於吳門旅次。

蔡方炳《**康熙新刻朱子大全文集書後**》　朱子故有《大全文集》，歲月浸久，版磨滅，其書不槩見於世，竊嘆吾道一缺陷事。適余友臧子啁亭具有同

心，相與竭蹶從事，始丁卯秋，迄己巳春告竣。原集一百卷，又《續集》十卷，《別集》十一卷。其有《續》有《別》者，蓋集既成，復搜採得之，故另附于後，初無所分別于其間。余竊慨是集不出朱子手定，又不由入室弟子所編輯，惟片言必存而統之以類，又未嘗就類而編之以年，致使後學莫尋其言之先後，而爲多歧所眩。【略】余鈍根盲識，未窺朱子之藩籬，況前人且未能考據編輯，余何敢妄有更定？故悉依原本，即《續》、《別》二集亦未依類附入。惟字畫魚魯之訛則正之，苟屬疑似，寧仍其舊，聊存吾兩人愼重不苟之意云爾。【略】平江後學蔡方炳謹識。

朱玉《雍正本朱子文集大全類編跋》 玉幸生其後，每讀遺編，竊嘆文祖易簀時作書命季子早歸收拾文字，可見著作繁多，雖片言必存，究未類其孰先孰後，暨一生升沉顯晦載在簡編者，亦多詳略逕庭，學者反無所考據，豈非五百餘年之缺事耶？玉不揣庸陋，殫三餘之心力，搜羅群集，稽之家乘，詳其原委，序其先後，互參考證，彙鈔成帙，分爲一十六冊。究文祖之出處、功業、行誼、文章，按年稽月，計日尋時，或載之譜牒，或附諸散帙未售諸於世者，悉序次補入，顏曰《朱子文集大全類編》，將公諸海內，得以次第循覽，展卷瞭然。篇頁頗繁，欲登棗梨，實慮工資浩瀚，茲勉強授梓，惟賴文祖在天默相，漸次圖功。倘幸而有成，其足以發明斯道者，即所以表玉三十載研究之夙願也，敢云於文祖之全集有以補其前所未備也哉！康熙壬寅九月望日，建安嫡長派十六代孫玉百拜謹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晦庵集》一百卷、《續集》五卷、《別集》七卷，內府藏本，宋朱子撰。【略】此本爲康熙戊辰蔡方炳、臧眉錫所刊，眉錫序之。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七 《晦庵先生文集》二函十二冊，宋朱熹撰。前集十二卷爲古律詩賦、策問、銘文、贊、歌詞、解義、表劄、上書、記、題跋、序、墓誌銘、祭文，後集十八卷爲序、辨論、問答、易贊、記、行狀、碑銘、墓誌。無編者姓名，亦無序跋。書中標「晦庵先生文集」，而前集目錄之首標「晦庵朱先生大全文集」。【略】宋本中最工整者。常熟毛氏藏。後集二印不可辨。

又卷一九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函四十冊，宋朱熹撰，書一百卷，【略】三十六門，不分前後續別集。成化癸卯黃仲昭以閩本、浙本校正，有後序。嘉靖壬辰婺源潘潢重校，識於目後。卷端標「晦庵先生朱文公集」，而每葉版心刻「朱子大全」，乃仍宋時舊名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五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續集》十卷、《別集》十一卷，宋刊大字本，張楊園舊藏。宋朱子撰，前有小像自題。

又 明嘉靖刊本。

又 《文公朱先生感興詩注》一卷，東洋刊本。

《結一廬書目》卷四 《晦庵先生文集》一百卷、《別集》七卷，宋朱子譔，宋刊大字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晦庵先生朱文公集》一百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明嘉靖刊本。

又 《晦庵先生朱文公集》百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日本刊本。【略】此爲日本刊本，卷第悉仍舊貫，末有「正德辛卯年八月十三日」一條。

《日本訪書志》卷一四 《晦庵先生朱文公詩集》十卷，朝鮮刻本。無序跋。首有奚疑齋藏書圖記，末有嘉靖庚申至月慶州府尹龜巖李公剛而所贈，此書板在是府，當亦朝鮮人所題。

《適園藏書志》卷一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宋刊宋印本。【略】閩本後入南雍，此本在未入南雍之前。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晦庵先生文集》一百卷，宋刊本。宋朱子撰。首目錄二卷，無序跋。每半葉十行，行十九字。遇「廓」、「擴」等皆爲字不成，是寧宗後所刻也。考成化本黃氏仲昭跋云，【略】今詳此本，備載無遺，當是浙本矣。又考嘉靖本卷六十七《仁說》小注云：「浙本誤收南軒先生作，而以先生作爲《仁說序》。」此本正如是，其爲浙本益明矣。

又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明刊本。此本明嘉靖壬辰潘氏潢校刻閩中，目後潘氏有記。【略】此本大題視浙本多「朱文公」三字，而板心又稱「朱子大全文集」。【略】而浙本絕無此名。【略】此本與浙本字句頗有不同，篇次亦互異。如《書濂溪光風霽月亭》、《游密庵記》，浙本在卷七十九「記」類，此本在卷八十四「跋」類。《游密庵記》誠宜在「記」類，而《書光風霽月亭》則移之「跋」類爲是。又如《皇考吏部府君遷墓記》，浙本在《先妣孺人祝氏壙誌》後，而此本則在前，似浙本以作文先後爲次，而此本以父先乎母爲次也。蓋閩本與浙本故有詳略之異，又經黃氏（仲昭）、潘氏（潢）遞相參校，其異同亦益不少，要亦可爲考訂之資焉。

又《朱文公大同集》十卷，元刊本，門人陳利用編。凡詩一卷、文九卷，皆公主同安簿時所作。元至正間，鄱陽都璋寓居同安，重刊之。并纂《年譜節略》列卷首，孔公俊序。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晦庵先生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宋朱熹撰。宋刊本。【略】（海虞瞿氏藏）

又《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宋朱熹撰。存卷一至九十四，宋刊本。【略】（李木齋先生藏書）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晦庵先生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宋朱熹撰，宋刻本，六十四冊。《晦庵先生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宋朱熹撰，宋刻本（序目卷一配清影宋鈔本），一百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宋朱熹撰，宋刻元修本本，三十五冊。【略】存七十五卷。《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宋朱熹撰，宋刻元修本。【略】存五十八卷。《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宋朱熹撰，宋刻元明遞修本，二十九冊。【略】存八十九卷。《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宋朱熹撰，明嘉靖十一年張大輪、胡岳等刻本，四十八冊。《朱子大全》一百卷，目錄二卷，宋朱熹撰，明天順四年賀沈、胡緝刻本，八十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八十八卷，目錄二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宋朱熹撰，明萬曆三十三吳養春、朱崇沐等刻本，四十冊。

藝文

唱和

韓元吉《朱元晦清湍亭》　青山足佳遊，遠睇欲無路。稍尋絕澗入，始辨雲間樹。泉聲若招客，倚杖得夷步。驚湍瀉亂石，激激有清趣。風微鳥哢幽，日徹魚影聚。居然魚鳥樂，正欠幽人住。野僧豈忘機，作亭以茲故。因君賦新詩，我亦夢其處。

又《送朱元晦》　前年恨君不肯來，今年惜君不肯住。朝廷多事四十年，愚智由來各千慮。君來正值求言日，三策直前眞諫疏。詆訶百事推聖學，請復國讎施一怒。天高聽遠語不酬，袖手翩然尋故步。我知君是諫諍才，主上聰明得無悞？一紙底用敎鶡冠，百戰應當啓戎輅。江山千里正風雪，歲月崢嶸倏將暮。有田可耕屋蓋頭，君計未疏吾亦去。君歸爲謝武夷君，白馬搖鞭定何處。

張孝祥《酬朱元晦登定王臺之作》　海內朱公子，端能爲我來。譚諧渺今古，懽喜到輿臺。日月何曾蔽，風雲會有開。登臨一盃酒，莫作楚囚哀。

林亦之《同安撫趙子直汝愚餞朱晦庵於懷安二首得重字》　祖帳寒梅白未空，已看新葉綠重重。八州斧鉞送行客，十里旌旗遶暮峰。北斗獨高韓吏部，南州爭慕郭林宗。一時賓主俱豪傑，敢道招要到野農。虎夷長想蕙蘭蹤，螺洛幸修桑梓恭。詩造本情天下誦，學傳正統世儒宗。三山過客日無數，四海聞人此一逢。官燭行行送歸路，半村無月海雲重。

張栻《詩送元晦尊兄》　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忠言動宸旒。坐令聲利場，縮頸仍包羞。卻來卧衡門，無愧自日休。盡收湖海氣，仰希洙泗游。不遠關山阻，爲我再月留。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惟茲斷金友，出處寧殊謀。南山對床語，匪爲林壑幽。白雲政在望，歸袂風颼颼。朝來出別語，已抱離索憂。妙質貴強矯，精微更窮搜。毫釐有弗察，體用豈周流。驅車萬里道，中途可停輈。勉哉共無斁，邈矣追前脩。

趙蕃《寄晦庵二首》　道大誰能與，才難聖所歎。浮雲雖翳掩，寶氣不終蟠。走卒稱司馬，蒼生起謝安。縱無臨賀送，當有翰林觀。張膽言何壯，擊天志未摧。眞成一夔足，何有萬牛回。感興能無句，憂時謾舉杯。江湖嗟屢役，巾屨阻追陪。

又《段元衡出示與晦翁九日登紫霄峰詩及手帖并及賈八十兄詩既敬讀之得三絕句》　紫霄峰上登高節，想見笑談賓主間。我亦於今有遺恨，不隨巾履上南山（晦翁比自浙東歸，過玉山，留數日）。文章定價如金玉，入手可知高與低。今代師儒晦庵老，許君先達並江西（晦翁與元衡帖：「見示佳句，有『正使江西諸先達在，不過如此』之語」）。季承新寄嶠南詩，君亦南遊弔楚纍。冰水玉山元自好，蠻煙蜑雨只生悲。

吳與弼《寒疾未醒兼困於瘡廢書默詠朱子及陸象山兄弟鵝湖倡和詩僭

次其韻》 先哲高風悉所欽，考亭朱子益留心。滄溟浩浩吞諸水，泰華巍巍失萬岑。理極研精無窒奧，形純踐履更深沉。微軀每恨生來晚，空慕聲容隔古今。

又《觀語類後作》 平生朱訓不離紳，舟上微言月夜親。又喜朱鄉山水近，幸哉亦是及門人。

《〈康熙〉御製詩初集》卷八《讀朱子詩有儆因效其體》 見獵心猶喜，吟詩興欲狂。工夫未精到，觸處是乖張。天理與人欲，只爭一線多。出此入乎彼，爲學戒蹉跎。是非心豈二，惟人默自斟。但識知非者，便是的心罔。念聖非作狂，克念狂作聖。罔克愼自持，其要在居敬。居敬非虛言，端爲不自欺。己所屬知地，便是衆知時。知得一尺時，不如行一寸。若教玩惕過，永無精進分。人生非孔顏，誰能無過尤。屢過而屢悔，非以愼厥備。我視普天下，無處可偷閑。一念敬與肆，人鬼即此關。人咸秉善念，常被私慮侵。所以古達者，孜孜惜寸陰。寸陰誠可惜，要道在躬行。如其力不逮，切近惟存誠。

紀念

陸游《祭朱元晦侍講文》 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耄，神往形留。公歿不亡，尚其來饗。

周必大《祭朱元晦待制文》 惟公起業夙成，師友交直。欲治濂伊，遂治洙泗。覃思六藝，泛觀百家。窮理訂訛，含英咀華。未冠登科，不仕而隱。匏瓜豈繫，貞玉斯韞。阜陵急賢，麾節頻頒。民飢力振，吏惡以芟。聖主龍飛，侍言持橐。引年挂冠，遂及冥漠。昔我先德，傾蓋尊君。政和戊戌，雁塔聯名。公晚慕親，卜徙防墓。方屬我銘，已聞公訃。掛劍之義，其何敢渝。絮酒失辭，聊復公書。

楊萬里《祭朱侍講文》 嗚呼！我未識公，得之欽夫，云今傑魁，舍公則無。我初識公，玉山道間，我病補外，公徵入關。平生相聞，恨不相識，既曰識只，一見相得。我欲從公，臨水登山，萬仞峰頭，攜節捫天。揭取北斗，酌海爲酒，染雲爲裳，翦霞爲衲。海波若乾，更借銀河，二老醉倒，頓足浩歌。天不誘衷，室人癘疾，此意莫遂，遄反私室。猝猝一見，握手絕倒，借曰不款，亦慰懷抱。自此與公，好如弟昆，我齒兄公，公賢我先。邇來二老，年各七秩，告老之章，彼此若一。念欲命駕，千里訪公，尋盟玉山，一快我悰。有昊降割，曾不愁遺，奪國忠賢，奪我友師。赴告正來，一慟欲死。已乎元晦，吾道已矣！訣不公面，哭不公聞，生芻一束，以瀝我肝。嗚呼哀哉，尚饗。

孫應時《祭晦翁朱先生文》 嗚呼！先生名在天壤，道在方策。其試也，嘗剖符握節而大庇其民；其遇也，得持橐執經而獻忠於上。紛世議之排擯，幸家居之樂康。懸車引年，曳杖安死。今則已矣，人其謂何。某猶冀及門，庶幾卒業，永負此恨，曷敢他論。嗚呼！去夏之枉書，杪春而拜賜。筆言游之祠事，標吳地之軼聞。託名其間，爲惠不朽。若乃丹陽之改爵，實載定陵之長編。竊訂所疑，敢因以告。窮途承訃，菲奠寓哀，惟有精神，不間生死。

陳文蔚《祭朱先生文》 於戲先生，天喪斯文。以身任道，名教所存。海內學者，孰不推尊。梁木正賴，奠楹遽聞。載惟孔孟，道喪千歲。周程勃興，始克有繼。既舉宏綱，亦闡奧義。滌昏啓矇，以詔來裔。末及百年，淫訛厥傳。微言既絕，所見各偏。墜緒雖在，莫窺其全。先生病之，遺書手編。先生之學，淵源有自。乃於其中，克自振厲。窮討幽探，曲盡微細。有發其端，今極其備。風霆雨露，草木山川，鬼神幽明，古今後先，即事即物，理無不然，一以貫之，周流渾圓。出入六經，貫穿百代，小道曲藝，搜羅罔外。事有是非，理或向背，咸能折衷，各當其會。中和之氣，備於厥躬，得之既全，養之既充。事極萬變，莫攖其鋒。全體大用，高明中庸。推以教人，無所偏倚，致知力行，曰無二理。章分句析，其歸切己，誰謂博文，而不約禮。嗟我小子，性實頴愚，屑屑往來，空空鄙夫。先生憐之，許令趍隅，謂敏不足，而樸有餘。坐厄饑寒，復阻長道。引睇門牆，弗克頻造，緘書遠貽，每約其到。心動形留，則以實告。於戲先生，天地之仁。丁巳之冬，戊午之春，招之使來，授業諸孫，因獲終歲，侍教諄諄。冬暮告歸，拜於席下，期以己未，復到精舍。暨其及家，老父病卧，此意雖厚，不容不謝。尚期再見，款侍誨音，一再報書，疾病已侵。往省未果，訃告忽臨，仰天長號，涕泗滿襟。嗟我小子，業猶未卒，天奪老師，云胡甚疾。有信無徵，有疑無質，既失依歸，莫明統一。所幸諸書，訓釋已詳，率非空言，道學之綱。雖極昏懦，敢不激昂，有負明訓，即負彼蒼。嗚呼先生，儀刑永別，念昔暫違，今焉永訣。歷歷在耳，言猶未絕，薄奠訴情，豈知予切！

黃榦《祭晦庵朱先生文》 吁嗟斯文，有廢有興，其廢也三綱淪而九法斁，其興也大經正而大誼明。是其所關，豈不甚重，而夫子胡乃一疾而隕其

生。若昔孔、孟，迄于周、程，異世相望，各以道鳴。迨去古之益遠，紛異說之縱橫。其精微之蘊既不可得而見，幸而託諸文字之間者，亦且踵訛承舛而莫見其全經。自夫子之繼作，集累聖之大成，其知生知，其行安行。其襟懷灑然，光風而霽月；其言動肅然，左矩而右繩。望之者雖憚其貌莊而言厲，即之者常樂其心和而氣平。資本高明而志道益遠，性實通敏而索理益精，主敬以立本而動靜無間，格物以致知而毫釐畢呈，大而察諸天地陰陽之變，遠而驗諸古今事物之情。仁義禮智，不離五性之所賦；灑掃應對，洞見一理之所形。其精義入神，既有自然之權度，則窮經考古，莫不炳然如日星。謂《中庸》爲造道之閫奧，謂《大學》爲入道之門庭。究本義以言《易》，而深得卜筮之旨；點小序以正《詩》，而力辨雅鄭之聲。探《語》、《孟》之編，而如對鄒魯之問答；述周、程之書，而一新濂洛之典刑。至於星曆地志，曲藝小數，不可以悉究；騷人墨客，窮年卒歲，僅見其可稱。莫不折之以理而各造其極，蓋亦得之於天命，而非學可能。信本深而形矩，故末茂而聲宏。其立朝也，危言正色，屢形於感慨；其臨政也，仁民利物，一本於哀矜。立經陳紀而不爲苟簡之計，摧姦摘伏而不求姑息之名。當就而就，不事乎矯激；可止而止，力辭夫寵榮。積者厚而施不遐，身雖否而道則亨。婆娑丘園，湛若無營。上以尋墜緒之茫茫，下以警瞶俗之冥冥。諸老先生，咸資於質正；後學小子，幸得於師承。肆逃禪之論者莫能以惑世，騁雜伯之說者不容於抗衡。傳聖統以繼絕學，正人心而息邪說，夫子之功大矣！則一存一亡，豈不有係於斯世之重輕。嗚呼蒼天！曾是莫聽，曷不百年，大命以傾。

王柟《重建徽國文公朱先生家廟記》　徽之婺源，文公先生子朱子父母之邦也。先生之先家歙之黃墩，唐天祐中，八世祖以官留居婺源，今州東萬年鄉松巖里其世所居也。蓋自吏部公當宋宣和、建炎間，歷建之政和、劍之尤溪尉，因葬其親於政和。而生先生於尤溪，由是僑居建、劍之間。吏部之卒，復葬建之崇安，而先生遂定居於建矣。先生於紹興庚午既登進士第，至淳熙丙申屬予祠家食，兩嘗歸婺源展省邱墓宗族而去。當丙申之歸也，先壟松楸已傷於鄉人，而與鄉之子弟講學於汪氏之敬齋，則故居已不復存。厥後事異而世殊，故居之遺址亦非朱氏子孫之所能有矣。入有元且三十年，五世從孫光始以訴於浙省、閩憲。又將三十年，而吳郡于侯文傳守是州，兩府乃以其事諮之，然後故址以復。且請於朝，用顏子、孟子故宅立廟例，立朱子家廟於其地，得旨如所請，而家廟以建。廟成之歲爲後至元乙亥，上距先生之歿一百三十有六年矣。然廟雖成，而無田以爲祭。朱氏故所有田百畝，久占於富民，光復以爲言，繼而茶陵李侯祁佐是州，爲之經理而盡復之，始得用其田入以共祀事。而五世適孫勳實自建來歸，奉祀焉。至正壬辰，州毀於寇，廟亦不存。甲午，權知州事括蒼葉侯琛、庚子守將鄱陽余侯椿，兩嘗新之，皆旋毀於兵燹。今元年丁未，金華程侯斗南字彥梁爲守之明年也，州事既簡，乃議爲之重建。鄉之人士咸樂輸材薦工，以佽助之，爰即故址，以基以構，廟室中嚴，門廡如列，規制之備，悉視其舊而加整飭焉。庀事於四月，訖功於九月，董其役而領祠事者，勳之子境也。於是前建康儒學正詹恆、德化縣主簿汪惟善，皆州人，以謂程侯之績不宜無述，乃相與謀，屬禕爲文刻諸麗牲之石。嗚呼！自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固集聖賢之大成者也。厥今天下學宮，以先生爲通祀，然其於婺源則猶孔子之曲阜闕里所在，家廟建焉，又所謂賢其賢而親其親者歟。先民有言：盛德必百世祀，況吾先生之道萬世而無弊？朱氏子孫修其歲事，有引勿替，固將世世而不忘。若夫賢師帥崇尚教道，而諰諰焉圖起其廢墜，非知爲治之本末者不及此也。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嗣爲政者，盍亦思所慕效也哉！禕是用備著其事以示後，若復田之事，已具虞文靖公所爲記，而茲併及之者，以其有繫於廟事也。

王直《朱文公贊》　析理之精，秉德之粹。發揮群言，以極其至。斯道復明，如日之昇。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張以寧《至建陽文公宅里》　河南夫子騎箕去，建水重生蓋世翁。昔日中原如侍講，清朝四海學文公。山藏劍履人如玉，壁出詩書氣若虹。卜築何時鄰此地？詠歸溪上舞雩風。

李光地《編朱子年譜後》　此老髫童便已賢，終身嘿語獨超然。蒹葭白露存周禮，松栢寒霜衛聖傳。共信窮修多本末，始知出處在幾先。風流百世非文字，汁浹頑夫正湧泉。

李賢《重修朱文公祠堂記》　聖賢之生，世不常有，孔孟以來，千有餘年，發明斯道者，始得周、程、朱、張四人，而朱子，明道之功爲最多，其用心也爲益勞，何也？孔子之時，載籍未繁，邪說未熾，刪述六經之外無聞焉。而朱子之時，載籍不勝其繁，邪說不勝其熾，六經之外，書傳子史又倍蓰焉，莫不一

一折衷而發明之，其用心之勞可知矣。嗚呼！孔孟而後，群賢用心孰有勞於朱子者乎？能勞群賢未勞之心，亦能見群賢未見之道，此朱子、明道之功所以爲最多。然則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紹道統，立人極，而爲萬世宗師者，朱子一人而已。

魏源《朱子贊》 泰山、喬嶽之重，孔融、李膺之氣，捐百身起九原之思，傾長河赴東海之淚，此多同時異公者之言，而沒世服公者如此其至！宜求其德感之所以然，始知公之見尊信于世者不盡在乎著述。

雜錄

《後村詩話》續集卷一 朱氏《感興》詩第七章，以唐經亂周史咎歐陽子，卒章曰：「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群蒙。」此一大議論，《通鑑綱目》所爲作也。學者相承，皆謂其說本於程氏，而范氏、朱氏發之，其實未然。按《唐史·沈既濟傳》云：「既濟吳人，以宰相楊炎薦爲史館修撰。初，吳兢撰《國史》，爲《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爲，則天進以強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爲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間假臨大寶，於誼無名，宜曰相王，未可曰帝。且則天改唐爲周，立七廟。今以周廟唐，列於帝紀，考之《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序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略】」蓋吳兢承遷，固《呂紀》之誤，歐公承兢《武紀》之誤，中間有一沈既濟，健論卓識，照映千古，蓋乞削去《武紀》者既濟也，引「公在乾侯」例書「帝在房陵」者亦既濟也。其（間）〔建〕此議在伊洛諸賢之先，諸老先生非掩人之善者，偶未之見耳。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 己卯，上次寶應縣。御營後軍作亂，孫琦者爲之首。左正言盧臣中從駕不及，立船舷叱賊，爲所逼，墜水死。上命求臣中所在，得之水中，拱立如故。殿中侍御史張浚以爲雖在艱難中，豈可廢法？乃劾統制官定國軍承宣使韓世忠師行無紀，士卒爲變。詔世忠罰金。中書舍人劉珏言無以懲後。浚再上章論，且乞擒捕爲變者，乃降世忠觀察使。注：朱熹《張浚行狀》云：「浚劾世忠，上爲奪世忠觀察使。」案：世忠在南京已除承宣使，《行狀》恐誤。今改作「降」字，庶不牴牾。

又卷七四 乙丑，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張浚罷爲資政殿大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辛炳、常同論浚不已，上未聽，二人因錄所上四章申浚，炳疏論浚聞罷之始，遷延不行。浚懼，即移疾待罪，且以呂頤浩在相位時書進呈，上乃釋然。注：頤浩書見三年六月庚寅。朱熹撰浚行狀云：「炳言公既得召命，不即出蜀，意有他圖。」案：炳元疏中語不如此，熹誤也。

又 注：朱熹撰浚行狀云：「辛炳論公設祕館以崇儒，擬尚方而鑄印。」此亦非疏中本語，實當時謫詞，熹小誤也。

王柏《跋朱子所書出師表》 聞昔朱文公酒每酣，多朗誦《出師表》，而或書之以贈友人。今見刻本，想其慷慨興起之意，猶燁然點畫間。文公嘗曰：「孔明有王佐之心，而道則未盡。」學者固不可徒讀嘆于文字之間而已，要當知其心之所存，道之所未盡，庶或有得于文公所以書之之意。

又《跋文公與潘月林帖》 文公之學，照耀今古，文公之字，徧滿東南，然門人故家三世得公之尺牘，固絕無而僅有，而以文稱者尤不多見。以月林先生風烈之盛，而文公尊禮之嚴如此，文集中乃不登載一字，僅有墓道一碣而已。顧二子一孫姓字猶有存者，當時類粹，其有所遺逸，蓋不勝其衆也。今裔孫宛丘通守不秘其傳，壽諸梓以惠學者，而於吾道所關，豈曰小哉。

歐陽守道《書朱文公與趙忠定公帖》 西漢盛時，吏稱奉法循理。爲漢吏，非奉法之難，而奉法循理之難，蓋漢法容有不近人情者，在奉行者以理揆度之也。本朝非漢比，列聖忠厚，法之外乎理者蓋鮮。如朱文公所告趙忠定公數事，法非不詳也：故殺子孫者，因喪嫁娶者，喪葬踰制者，夜聚曉散者，各有明禁。忠定之賢，奉法有餘，而循理在其中矣。文公猶件列以告，何哉？意前此帥閫者坐視頹俗廢法以爲寬，是以流弊日甚，忠定政教未遽孚也。文公所告，無一字出法之外，於以見列聖立法之心，即所謂理；而文公窮理之學制而用之，則皆法矣。學仕非二事，理法非二物，法吏不知學，固不足道，學士大夫不讀法，亦豈可哉？槎溪張樸夫出此帖相示，殊有感乎我心。

方回《晦庵集抄序》 回日讀公集，亦既周遍，乃句抄節析，爲四十類以觀之。天地陰陽、鬼神五行、心性情命、仁義禮智之說，道之體也，其不入於六經、四書、諸先儒之類者，揭以爲首，次道體類第一。道莫大於仁，自孔門以至

於公，所以教人者莫先於求仁，次仁類第二。求道在仁，求仁在學，學莫切於敬，公所以講之者至矣，次講學類第三。凡學之要，先四書後六經，次大學類第四，論語類第五，孟子類第六，中庸類第七。六經莫奧於《易》、《啓蒙》、《本義》所以作，次易類第八。定《書》刪《詩》作《春秋》，皆孔子親筆，公以《書說》付蔡仲默，《詩》有傳，《春秋》雖無著譔，微言亦精，次書類第九，詩類第十，春秋類第十一。禮以《儀禮》爲經，《周官》、大小戴爲傳，公嘗修《禮儀》，訖《王朝》、《邦國》，次禮類第十二。古樂既亡，意猶可論，次樂類第十三。古今異宜，名物法式，不同不經，公弗言，次制度類第十四。一理萬物，聖傳晦湮，卓爾無極，開我後人，次周子類第十五。龍門笙鏞，紹濂泝洙，次程子類第十六。《先天》、《經世》、《西銘》、《正蒙》，羽翼後先，次邵子類第十七，張子類第十八。龜山之南，後有延平，上蔡之沈，後有五峰，五峰傳之南軒，延平傳之公，次龜山類第十九，上蔡類第二十，延平類第二十一，五峰類第二十二。岳麓麗澤，左切右磋，次南軒類第二十三，東萊類第二十四。荀、楊、董、王以至韓、歐，有醇有疵，一槩諸聖，次諸子類第二十五。治亂得失，史亦不可不習，次諸史類第二十六。資有高下，學有淺深，時不乏人，以前代人次爲古人物類第二十七，本朝人次爲近人物類第二十八。學必見於用，次言治類第二十九。用不用係乎時，次時事類第三十。仕止行藏，在我者可必，次出處類第三十一。文雖道之末，言無文行不遠，次論文類第三十二。詠歌情性雖非一百五篇，公所自爲及品藻，皆非苟然，次歌詩類三十三。安石不知道，判心迹，離內外，爲世患，公痛闢之，次荆學類第三十四。馳騁詞章，耽酣築瞿，不玩柯葉而昧本根，次蘇學類第三十五。專踐履，鄙講讀，禪機而儒言，次陸學類第三十六。王伯義利，混爲一區，推管尊遷，去道彌遠，次浙學類第三十七。似是而非，龐說孔多，公嘗著《雜學辨》，次雜學類第三十八。詖淫邪遁，吾道之賊，其端毫差，水火不相入，次異端類第三十九。閎有餘，筮有奇，大匠材，良醫藥，無遺棄，次雜事類第四十。嗚呼！公之學盡在是矣。

又《讀陳同甫文集一跋》　陳同甫所與晦翁八書，【略】摸索暗合，其說甚爲支離。且詆晦翁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有似結壇，似乎理不能勝，繼以怒罵矣。丙午書一，爲第八書。「夫然後有云：秘書之學，至公而時行之學也。秘書之爲人，掃盡情僞，而一於至公者也。亮所以縷縷者，所以開拓大中，張皇幽眇，而助秘書之正學也。」然則必久至於是而後心服也。當其辨論之殷，錄往復書以質之陳君舉，君舉答之書曰：「往復諸書，熟復數過，不知更幾年間更有一番議論，甚盛甚盛。然朱丈占得地段平正，有以逸待勞之勢。老兄跳踉號呼，擁戈直上，而無修辭之功。較是輸他一着也。」予謂此言切中同甫之病。然君舉雙立判斷於後，以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爲同甫之說，以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爲晦翁之說。由同甫之說，則是三代聖賢枉作功夫，人力可以獨運，而上無兢畏之君，由晦翁之說，則是漢祖、唐太宗賢於盜賊不遠，天命可以苟得，而下有覬覦之臣。以同甫之奇偉，適不如《樂毅論》之迂闊，以晦翁之正大，適不如《王命論》之淺近。嗟乎，君舉所評如此，其亦陰右浙學者非歟？

又《讀陳君舉答晦翁書跋》（朱陸諸公各有得失不可專是其一也）　晦翁徵《詩說》於陳君舉，答謂：「時時諷誦，偶有感發，或與士友言，未嘗落筆。」又謂：「企慕三十年，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叩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它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學者轉務夸毗，浸失本旨。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驕吝，以此益覺書不能宣。」今按，長樂之爭，謂淳熙十五年戊申六月，晦翁以新除江西提刑入奏，除兵部郎官，兵部侍郎林栗以論《易》、《西銘》非是，有慚於公，而遣吏抱印，迫令供職，輒劾公也。臨川之辨，謂淳熙二年乙未鵝湖之會，陸子壽、子靜執己見，議不合。當時言語論難，學者不傳。其後於林栗辨《易》之年冬十一月《復陸子靜書》，始深明無極太極之旨，而力攻子靜之失也。永康王伯義利之辨，往復諸書，在癸卯、甲辰、乙巳間，蓋東萊死於淳熙辛丑，鵝湖不合，東萊與聞。陸、林、陳三人忿對喧呶，不知自反，東萊不及見矣。陳君舉非不知三人之曲，顧惟恐己之所聞爲公所掊，故斂退而托之辭，然含糊鶻突，無所是否，反以矜持刻畫病晦翁，其亦浙學護短之態歟？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八《宋朱熹與方耕道帖》楊維楨跋　余記十年前與煥章氏題先譜，推其六世祖爲考亭夫子。家藏夫子手澤甚富，約至其家閱之。今年冬予始至橫溪，煥章仲子孟出視夫子與其姪六十秀才書一紙，兵燹之餘，僅留手澤者是帖也。書中墓木事，丁寧告戒，望之至而責之顯。又言析居事，閔其失館地，勉之以忍耐二字。其家教之槩如此。孟時時披展於讀書之室，非朱氏子孫之座右銘乎？

虞集《跋朱文公答陸文安公書》　按《朱子年譜》載陸先生與人帖云：「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一事，尤快台人之心。雖士大夫議論不免紛紛，今其是非已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群疑之中，此尤可喜。」即書中所謂「長者亦不以其力辭爲過」者也。又按朱子《答葉公謹書》云：「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爾。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氣象甚適。」又《與胡季隨書》云：「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功泛濫，不甚切己。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己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此兩書皆同時所書，正與書中所謂「病中絕學捐書，卻覺得身心頗相收管，似有少進步處。向來泛濫，眞是不濟事」之語合。蓋其所謂泛濫，正坐文字太多，所以此時進學用功，實至于此也。然竊觀其反身以求之說，克己求仁之功，令學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之說，直截如此用功。蓋其平日問辯講明之說極詳，至此而切己反求之功愈切，是以於此稍卻其文字之支離，深憂夫詞說之泛濫。一旦用力，而其效之至速如此，故樂爲朋友言之也。病中絕學捐書，豈如槁木死灰心如牆壁以爲功者。朱子嘗歎道學問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正謂此也。噫！陸先生之學，傳之未久，當時得力者已盡，而後來失其宗，而後之朱子之說，先傳後倦之有次第也。因見揭集賢無客氣之語，有慨然於予心者，故爲申其說如此云。

王惲《跋文公與丁晉伯讓二帖》　建安諸公往往以文公翰墨賜觀，視之皆非也。此二帖乃毋君希悅所藏，其爲眞蹟無疑，所謂「剛健含婀娜，玉德而溫栗」者也。因知前書皆邑人江春山效顰，予特表而出之，惡紫之亂朱也。

又《晦翁墨蹟》　紫陽先生手探月窟，足躡天根，初非欲書名家。唯其道義之氣，葱葱鬱鬱，散於文字間者，不得不如是耳。傳曰：「愛其人，愛及屋上烏。」況先生之手澤乎！韓生其寶藏之。

《渚山堂詞話》卷一　嚴灘釣臺，有書《水調歌頭》一闋，或謂朱晦翁所賦，然無可考證。予輯《草堂遺音》，眞此詞其中，姑依舊本，定爲胡明仲之作。後有知者，或能是正也。

楊慎《鄭山正論》　黃鄭山答蜀人黃制參有大書曰：「考亭於介甫愛而不知其惡，於東坡憎而不知其善，迹則誠有之，然特激於汪玉山一時往復之書然爾。玉山極口稱譽東坡，考亭方辨之，玉山再護東坡，則考亭遂深求東坡之短，遂有寧可取介甫之說。介甫因此得考亭救得數語，考亭有性氣，此一時有激不平之言，非平日議論之正也，介甫亦可謂僥倖甚矣。然其苗脈，亦從爲伊川護法中來。甚至介甫作詩罵昌黎，而考亭亦以其詩爲是，平生克治其身如考亭，因爲門庭，有此等偏處，亦不自覺，則後學可不深自警也哉。」鄭山，朱子門人之門人也，其言如此，可謂朱子之忠臣矣。然朱子此論，非特有激於汪應辰，其陰拱介甫之意，往往發見。余觀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聞兄在鄉里，因歲歉請於官，得米儲之，而春秋儻其所取之息。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譏，兄聞之，作而言曰：介甫獨有散青苗之一事是耳。奮然作《社倉記》，以述此意，某以爲過矣。是乃意之所加，不自知其偏者也，不可作小病看，異日流弊，恐不可言。」南軒此論，可謂朱子之諍友矣。朱子他日又錄安石爲名臣，而躋之韓、范、富、歐之間，此豈亦有激於何人乎。嗚呼！於東坡乎何損，於半山乎何益，獨可爲大儒惜耳。朱子學孔孟者也，孔孟平日之論，曷嘗譽驩兜而貶元凱乎？朱子嘗謂陳同甫躋漢唐於三代，是精金頑鐵作一鍋銷。朱子以安石與韓、范齊名，何不分別金鐵之甚邪。

《升庵詩話》卷一一　朱子作《詩傳》，盡去小序，蓋矯呂東萊之弊，一時氣信之偏，非公心也。馬端臨及姚牧安諸家辨之悉矣。有一條可發一笑，併記于此。小序云：「《菁莪》，樂育人才也。《子衿》，學校廢也。」《傳》皆以爲非。及作《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疑問。」又曰：「樂《菁莪》之長育。」或舉以爲問，先生曰：「舊說不可廢。」此何異俗諺所謂「玉波去四點，依舊是王皮」乎？

《丹鉛續錄》卷七　朱子作《橫渠贊》曰：「勇撤皐比。」案《左傳》：「蒙皐比而先犯之。」鄭玄曰：「《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櫜，韜也，其字或作建皐。」服虔引此以解《左傳》。今人雖解「皐比」之爲虎皮，而不能說其源，聊記于此。

《詞品拾遺》　張于湖送朱元晦行，與張欽夫、邢少連同集，作《南鄉子》一詞云：「江上送歸船【略】」此詞見《蘭畹集》。觀「楚舞湘弦」之句及朱文公《雲谷寄友》絕句云：「日暮天寒無酒飲，不須空喚莫愁來。」則晦翁于宴席，未嘗不用妓。

程敏政《題文公梅花賦後》　文公舊有《前》、《後》、《續》、《別》四集行世，而《後集》亡矣。此賦見《事文類聚》中，固《後集》之一也。公九世孫永年丞楙出《梅花圖》相示，因語及之，遂請錄置其上，用補《家乘》之缺云。

《歷代詞話》卷八引《軒渠後錄》　朱晦庵爲倉使時，某郡太守貪污，幾爲按治，憂惶百端。未幾，晦庵移節他路，喜可知也。有招守飲者，出寵姬歌大聖樂，至末句云：「休眉鎖。問朱顏去了，還更來麼。」太守爲之起舞。

《胡雲峰文集》附錄《欽頒勘合直隸徽州府婺源縣爲特祀先賢等事奏文》　宋太師徽國文公朱熹，宋吏部員外郎朱松男。松任福建官，世居徽州府婺源縣萬安鄉松巖里。傍有虹井一所，世所傳井內吐白氣而朱松生。宋建炎四年，松任福建龍溪縣尉，時井內又吐紫氣，而文公生於鄭氏之館，因寓建陽。其後著書立言，往復多在建安，即今徽州城東有紫陽書院，婺源邑西有晦庵書院。

朱鶴齡《書朱子大全集後》　王倫字正道，文正公旦弟勗之裔，南渡後家於吳，遂爲吳人。建炎元年，以和議奉使至金，及得命而返，金使有詔諭江南之名。胡澹庵劾之，醜詆爲奸邪，謂可與秦檜同斬，後世三尺童子皆戟手而詬厲之。及觀朱子所撰《朱奉使弁行狀》中弁及倫事，則倫固忠義人也。考其始末，倫之使金，本爲奉迎梓宮及太后。金人既如所請，而又歸河南、陝西地，倫亦可告無罪矣。【略】朱子於倫，方與朱弁並稱，而世顧與秦檜同詆，此不可不白也。朱子劾知台州唐仲友，極論其促稅擾民，貪淫不法。時相王淮怒之，致有道學之禁。然考之他書，仲友固名儒也。所著有《六經解》、《皇極經世圖譜》，博聞洽識，見稱諸儒。而其守台日，發粟賑饑，抑奸拊弱，創中津浮梁以利涉，載在邑志。其治行如此，乃有貪淫不法等狀，何歟？《宋史》不爲仲友立傳，蓋以朱子之故。宋潛溪特傳之，以補史闕。潛溪爲仲友邑人，相去未及二百載，其言當不誣。而朱子劾仲友之章凡五上，閩本集中不載（浙本有之），學者誠不能無疑于此也。朱右又云永康陳亮與仲友不相能，朱子提舉常平，行部過其家，乘間爲飛語中仲友，通判高文虎復以舊怨傾之，朱子遂爲所惑。然則仲友之事，朱子殆有不及深察者歟？

《詞苑萃編》卷二三引《堅瓠集》　朱文公云：「頃年過七里灘，見壁間有胡明仲題詞刻，指出子陵懷仁輔義之語，以勵往來士大夫，爲之摩娑太息。後舟遇石不復桴，或有惡聞而毀之也。獨一老僧能誦其詞，爲予道之，俾書之冊。詞曰：『不見嚴夫子，【略】終古照林巒。』」或云此詞實先生所作也。

《甌北詩話》卷六　放翁自蜀東歸，正值朱子講學提倡之時，放翁習聞其緒言，與之相契。家居，有《寄朱元晦提舉》詩、《謝朱元晦寄紙被》詩，又《寄題朱元晦武夷精舍》詩，所謂「有方爲子換凡骨，來讀晦翁新著書」也。及朱子卒，放翁祭之以文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傾長河、決東海之淚。路修齒耄，神往形留。」是可見二公道義之交矣。

《人間詞話刪稿》　宋人小說，多不足信。如《雪舟脞語》謂「台州知府唐仲友，眷官伎嚴蕊奴，朱晦庵繫治之。及晦庵移去，提刑岳霖行部至台，蕊乞自便。岳問曰：『去將安歸。』蕊賦《卜算子》詞云『住也如何住』」云云。案此詞係仲友戚高宣教作，使蕊歌以侑觴者，見朱子糾唐仲友奏牘。則《齊東野語》所紀朱、唐公案，恐亦未可信也。

張掄

論述

周必大《賜寧武軍承宣使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張掄乞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卿胄緒高華，辭章精敏，恪奉清閒之燕，肅提廬句之傳。閱歲滋深，結知方厚。茲因似續之故，驟上退閒之章。擁膝而歌，嘗念陶朱之達；頓頭以喻，更思韓愈之言。況聞有子之克家，毋廢乃心之存闕。所請宜不允。

《詞品》卷四　張材甫名掄，南渡故老，詞多應制。元夕「雙闕中天」一首，繁華感慨，已入選矣。詠瑞香花《西江月》：「剪就碧雲團葉，刻成紫玉芳心。淺春不怕嫩寒侵。暖徹薰籠瑞錦。　花裏清芬獨步，樽前勝韻難禁。飛香直到玉盃深。消得厭厭夜飲。」又《柳梢青》前段云：「柳色初勻，輕寒如水，纖雨如塵。一陣東風，縠紋微皺，碧沼鱗鱗。」亦佳。足稱詞人。

《燭影搖紅》（雙闕中天）　《草堂詩餘》卷四楊慎評：結句甚有感慨。材甫名掄，南渡故老，詞多應制，有黍離之思，特甚悲感。《夢園詞選》黃氏評：沈際飛曰：材甫目靖康之難，前段追憶徽廟，後直指目前。哀樂各至。按材甫爲南渡遺老，有《蓮社詞》一卷。詞多變徵，此首尤清壯。

《南宋書》卷六三　張掄字材父，詞多應制之作。

《藝苑卮言》　南宋如曾覿、張掄輩應制之作，志在鋪張，故多雄麗。

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　張材甫，南渡故老，及見太平之盛者。集中多應制詞，如《蝶戀花》、《朝中措》、《霜天曉角》，傑作也。

紀事

《夷堅三志》巳卷七　張才甫太尉居烏戍，效遠公蓮社，與僧俗爲念佛會。御史論其白衣喫菜，遂賦《鵲橋仙》詞云。

《武林舊事》卷七　乾道三年三月初十日，南內遣閤長至德壽宮奏知，連日天氣甚好，欲一二日間，恭邀車駕，幸聚景園看花，取自聖意，選定一日。太上云：「傳話官家，備見聖孝，但頻頻出去，不惟費用，又且勞動多少人。本宮後園亦有幾株好花，不若來日請官家過來閒看。」遂遣提舉官同到南內奏過，遵依訖。次日，進早膳後，車駕與皇后、太子過宮。起居二殿訖，先至瓊錦亭進茶，宣召吳郡王曾兩府已下六員侍宴，同至後苑看花。兩廊竝是小內侍及幕士，效學西湖鋪，放珠翠、花朵、玩具、匹帛及花藍、鬧竿、市食等，許從內人關撲。次至毬場，看小內侍拋彩毬，蹴鞦韆。又至射廳看百戲，依例宣賜。回至清妍亭，看茶蘼，就登御舟，繞堤閒遊。亦有小舟數十隻，供應雜藝嘌唱，鼓板蔬果，與湖中一般。太上倚闌閒看，適有雙燕掠水飛過，得旨，令曾覿賦之，遂進《阮郎歸》。既登舟，知閤張掄進《柳梢青》云：「柳色初濃，餘寒似水，纖雨如塵。一陳東風，穀紋微皺，碧沼鱗鱗。　仙娥花月精神，奏鳳笙、鸞弦鬬新。萬歲聲中，九霞杯內，長醉芳春。」曾覿和進云：「桃靨紅勻，梨肌粉薄，鴛徑無塵。鳳閣凌虛，龍池澄碧，芳意鱗鱗。　清時酒聖花神，看內苑、風光又新。一部仙韶，九重鸞仗，天上長春。」各有宣賜。

《歷代詞話》引《西湖志餘》　淳熙六年春，車駕迎太上、太后游聚景園，乘步輦至瑤津西軒。都管劉景進新製泛蘭舟曲，各賜銀絹。是歲太上聖壽七十有三，上親捧玉酒船進太上酒，斟酒入船，則船中人物花草俱動。太上飲盡，又至錦壁賞花，有牡丹十餘叢，各有牙牌金字爲記。又另採數千朵，插水精玻璃天青汝窯金瓶中。太上前，又獨設沉香桌，列白玉碾花商尊，高三尺，徑一尺三寸，上插照殿紅十五枝。隨駕各官，皆賜兩面翠葉滴金牡丹御書扇，沉香爲柄。知閤張掄進《壺中天》一闋云：「洞天深處，賞嬌紅輕玉，高張雲幕。國艷天香相競秀，瓊蕊清光如昨。露洗妖妍，風傳馥郁，雲雨巫山約。春濃似酒，五雲臺榭樓閣。　聖代治定功成，一塵不動，四境無鳴柝。屢有豐年天助順，基業增隆山岳。兩世明君，千秋萬歲，永享昇平樂。東皇呈瑞，更無一片花落。」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蓮社詞》一卷，張掄才甫撰。

勞格《蓮社詞跋》　張掄材甫《蓮社詞》一卷，見《直齋書錄解題》，已佚不傳。此《道情鼓子詞》，乃應詔所撰，初不見于著錄。此本卷末殘缺，卷首九闋係從花庵《中興絕妙詞選》錄入，遂改其標題，疑汲古毛氏所爲，予又從《陽春白雪》補得一首。此十闋，則《蓮社詞》中作也，非見丁氏鈔本，何從證其僞耶？咸豐丙辰七月，巽卿手識。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蓮社詞》一卷，精鈔本，何夢華藏書。宋張掄材甫。

林枏

袁說友《和林子長韻二首》　霜風弄衣結，脫木嘶千峰。寒暑相主客，造物誰爲功。百年俯仰間，逸興追林宗。白髮已種絲，飛雪篩長松。宦遊豈不佳，於我馬牛風。　我老倦吟哦，君詩如淵明。秀句出閒暇，熏然有餘情。寒深雪意淺，頗厭十日晴。東鄰買嬋娟，一斛明珠輕。借我一面看，詩人豈狂生。

又《和梁飾甫通判招飲林子長溪堂韻》　多病苦長夏，炎歊盛朱明。得秋如故人，一見意已清。夜來風襲月，桂柳窺欄楹。頗憶橫塘溪，百計無餘營。清風蓴莖秋，搖搖月中聲。剽聞有新約，賓主意各傾。妙語含風漪，一笑槩可橫。尊前久佳客，豈無葛強生。

又《和林子長家庭韻》 諸郎方競秀，蘭玉謝庭家。國士無雙譽，蟾宮第一花。侍嬪歌采芣，舁餐綰堆鴉。已辦如椽筆，綿綿賦瓞瓜。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橫堂小集》十卷。右司郎中福清林楠子長撰。

《淳熙三山志》卷二八 林楠字景寔，長溪人，紹興二十二年進士，終迪功郎。

戴敏

論述

高斯得《東皋子詩序》 黃巖戴復古式之持其先人《東皋子詩》一編過余而言曰：「余先人平生嗜詩，沒時，余幼，稿無一存。少長，乃得一首一聯於竹所先生徐淵子。其後盡力，得九篇，餘皆散佚，無可復訪。夫逸者固已無可奈何，其僅存者，非有所託，是又將逸矣。盍置一談於篇端，與吾先人以不朽乎？」余謝不敢當。請益力，受而讀之，見其詩風度雅遠，旨趣和平，發言成章，不假琱琢，蓋庶幾乎所謂落落穆穆者。然玩繹移旹，不能去手，又以知文於天地間未有無其緒而傳者，式之之昌其詩，殆出於此乎。

陳昉《東皋子詩跋》 石屏戴叟【略】於其先人之片言隻字，訪求甚苦，老而益切，惟恐失墜，其心將見之何哉。唐杜氏世爲詩，至子美，一飯不忘君，可謂忠矣。若叟之一語不敢忘其父，可謂孝矣。是皆出於天性，且不負其所學。

趙以夫《石屏詩集跋》 戴石屏詩備衆體，採本朝前輩理致，而守唐人格律。其用工深矣，是豈一旦崛起而能哉？集首東皋子二詩，雖斑駁不完，而思致風骨槩可想見，此其源流也。少陵之詩，是固天授神助，而發源實自於審言。審言之詩，至少陵而工。石屏本之東皋，又祖少陵，雖欲不傳，不得而不傳，少陵所謂「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名」者是也。

《詩人玉屑》卷一九引《玉林詩話》 倪壽峰云：「詩和則歡適，雄則偉麗，新則清拔，遠則閑暇。東皋子詩「小園無事日徘徊，頻報家人送酒來」（歡適也），「惜樹不磨修月斧，愛花須築避風臺」（偉麗也），「引些渠水添池滿，移箇柴門傍竹開」（清拔也），「多謝有情雙白鷺，暫時飛去又飛迴」（閑暇也）。備是四體，一篇足矣。況鶴鳴子和，清唳方徹九皋耶。」東皋子字敏才，戴石屏之先君子，平生好吟，而詩之存者，惟此一篇，與「人行躑躅紅邊路，日落秔歸啼處山」一聯而已。故壽峰謂其一篇足矣，而清徹九皋，蓋謂石屏方以詩鳴云。

《戴酒園詩話・音調》 宋人力貶綺靡，意欲澹雅，不覺竟入酸陋。如戴敏才「引些渠水添池滿，移箇柴門傍竹開」，二虛字惡甚。

《宋詩鈔・東皋詩鈔序》 遺稿不存，復古搜訪，得此十篇，鍛鍊精而情致逸。此石屏詩源，猶少陵之審言也。

《小園》 《徐氏筆精》卷四：宋戴敏號東皋子，浙之黃巖人。《小園》詩云：「小園無事日徘徊，頻報家僮送酒來。惜樹不磨修月斧，愛花須築避風臺。引些渠水添池滿，移個柴門傍竹開。多謝有情雙白鷺，暫時飛去又飛回。」雖調不離宋，而清淡閒適，亦可喜也。

紀事

樓鑰《石屏詩集序》 黃巖戴君敏才，獨能以詩自適，號東皋子，不肯作舉子業，終窮而不悔。且死，一子方襁褓中，語親友曰：「吾之病革矣，而子甚幼，詩遂無傳乎。」爲之太息，語不及他，與世異好乃如此。子既長，名曰復古，字式之。或告以遺言，收拾殘編，僅存一二，深切痛之，遂篤意古律。【略】而能以詩承先志，殆異於此，東皋子其不死矣。

《藏一話腴》外編卷上 戴石屏之父東皋子，平生喜吟，身後無遺稿。石屏能昌其詩，遂搜羅，僅得題《小園》一律云：「小園無事日徘徊，頻報家人送酒來。惜樹不磨修月斧，愛花須築避風臺。引些渠水添池滿，移箇柴門傍竹開。多謝有情雙白鷺，暫時飛去又飛回。」乃刊於《石屏集》之首。【略】二君之詩雅正同，遺篇之多寡同，二君之子能傳其業同，而發揮前人之美亦同。使二君之子而弗肯堂，二君其能流芳哉？近日詩家子弟失其業者不可數，故李梅亭云：「宗文、阿買輩於是有愧。」信然。

何異

論述

《章少機建小閣用陳伯強韻》《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五方回評：何異字同叔，撫州崇仁人。紹熙臺諫，慶元禮侍，嘉定工書，年八十餘。月湖其號也。紀昀評：「捲班」者，宋人退朝之名。此從雁序意盤出，俚而不穩。結句言樓乃「典衣」所建耳，殊纖佻礙格。

《題李國博東園》《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五紀昀評：「玉蟾」，月也。用字殊俗。五、六亦是習語，亦是軟調，詩家切戒。

《題環翠閣》《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五馮舒評：吾最醜第二句。紀昀評：「吟才」二字不佳。第四句好。「靜」字不妥。

傳記

《宋史》卷四〇一《何異傳》何異字同叔，撫州崇仁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石城主簿，歷兩任，知萍鄉縣。丞相周必大、參政留正以院轄擬異，孝宗問有無列薦，正等以萍縣政績對，乃遷國子監主簿。遷丞，轉對，所言帝喜之，曰：「君臣一體，初不在事形迹，有所見聞，於銀臺司繳奏。」擢監察御史。異奏與丞相留正舊同官，不敢供職，御札不許引嫌，遂拜命。遷右正言。時光宗愆于定省，異入疏諫，不報。約臺官聯名，言姦人離間父子，當明正典刑，語極峻，又不報。丐外，授湖南轉運判官。偶攝帥事，辰蠻侵擾邵陽，異募山丁捕首亂者，蒲來矢以衆來降。尋爲浙西提點刑獄。以太常少卿召，改祕書監兼實錄院檢討官，權禮部侍郎、太常寺。太廟芝草生，韓侂胄率百官觀焉，異謂其色白，慮生兵妖，侂胄不悅。又以劉光祖於異交密，言者遂以異在言路不彈丞相留正及受趙汝愚薦，劾罷之，久乃予祠。起知夔州兼本路安撫。異以夔民土狹食少，同轉運司糴米椿積，立循環通濟倉。七月丙戌，西北有星白芒墜地，其聲如雷，異曰：「戊日酉時，火土交會，而妖星自東南衝西北，化爲天狗，蜀其將有兵乎？」丐祠，以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後四年，吳曦果叛。起知潭州，乞閑予祠者再。嘉定元年，召爲刑部侍郎。五月不雨，異上封事言【略】明年，權工部尚書。告老，抗章言：「近臣求去，類成虛文，中外相觀，指爲禮數，無以爲風俗廉恥之勸。」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從所乞予祠，進寶章閣學士，轉一官致仕。卒，年八十有一。異高自標致，有詩名，所著《月湖詩集》行世。

紀事

《貴耳集》卷中　月湖何文昌異爲廣幕，校文惠州，因遊羅浮，至大石樓，遇黃野人，一見便言做得尚書，年九十，袖出一柑，分食之，月湖由是清健無疾，後果如其言。或云黃野人有云：「篾長三丈餘，止一節。」授一篾于月湖。問其孫，未嘗有之。

《賓退錄》卷六　何月湖尚書少時登高峰壇，有「天近風轉清，地高日難晚」之句，林黃中侍郎見之，即知其異日必貴且壽。

藝文

彭龜年《送何同叔赴湖南漕》　疇昔登賢書，夫子持文衡。每見輒忽別，問端不能更。一從齒周行，後先佐司成。未幾奉辟書，復接臺中評。詞色陶春和，風味浥秋清。人生事好乖，歲晚意始傾。云何千里去，一節湘中行。留行我無說，脫去公方榮。人言轉輸重，我視錙銖輕。望之拾遺願，公豈少此情。向來否泰疏，上亦知忠誠。公身有內外，公意無虧盈。雁來書可慰，細數新豐程。

陳元晉《祭何尚書文》　堂堂月湖，老成典刑。德超人群，而德不形。知周事變，而知無名。載笑匪怒，執義若爭。難進易退，達可則行。包荒納污，中有

渭涇。察密精緻，行之寬平。曰介而通，曰和而清。求之當世，名公巨卿，流或徇俗，激或矯情，何足以齒，大雅之英。摘髭科第，自其妙齡，策足華要，逮于晚成。德業久大，聲實蜚騰。少留步武，可柄樞衡。浮雲富貴，何視之輕！言畫其繡，爲桑梓榮。繩軌里中，非義差稱。如彼在洛，司馬端明，梯接後進，位貌不矜，如彼在潁，六一先生，山暉川媚，藹然風馨。或薰而良，或聞而興，如何奄忽，巷無歌聲。睠懷壽傷，心折涕零。某當晚出，龍門獲登。辱知辱教，義篤情親。齒牙之論，委曲提擎，文字之飲，從容講評。松高羅施，柳苑蜩鳴。凄其一夢，俯仰成陳。惟公不朽，鄉社篤銘。夫復無憾，歸哉佳城。哀哀吾黨，獨行景景。誰歟訂頑，誰歟息黥。輀車夙駕，不殞者靈。瓣香束芻，尚歆此誠。

倪樸

論述

《敬鄉錄》卷一　倪樸字文卿，浦江人，居石陵村。嘗應進士舉，有志功名，不爲無用之學。【略】嘗自謂業古文三十年，雜著六十篇，要之皆無愧古作者。

吳萊《石陵先生倪氏雜著後序》　自東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日趨於南，或推皇帝王霸之略，或談道德性命之理，彬彬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不可勝紀。【略】當此之時，同父嘗陳征討大計，石陵倪先生樸實先後同父，草書萬言，欲以兵戰自效，不下同父。然同父因其才力氣岸之豪，中陷於罪釁，至老纔得高第，終以不得馳騁於中原，而遂至淪沒。先生方自以其學勝，亦且不能於鄉里，至以罪廢徙筠陽。故雖有志焉，而終以寒窶而老死。蓋予每觀先生之書，則爲之沉吟痛惜，而不能自已。先生嘗本其兵戰之所自出，備知天下山川險要，戶口虛實，著爲《輿地會元》四十卷。又推古今內外境土徼塞之遠近，繪以爲圖，張之屋壁，而預定其計策，逆料其戰守者，不一而足。是將願出爲當世有用之學，而不欲僅爲儒者陳腐無實之空言。當時之士，惟同父爲能知之，先生亦惟寄示同父，而不遑以他及者也。然使先生之志且與同父獲用於世，天下之兵蜂集蟻聚，勝負雖未可知，必也人心國論之既定于一，力守東南以爲保障，專意西北以謀進討，江淮襄漢日以寧謐，秦鳳陝虢之間，遺民襁負，義士壺簞，尚不爲無補於萬一者。是則後世所以深有取乎樂毅之常生，而重恨曹蜍之淹淹待盡也夫。【略】雖然，先生之學可謂博而有用者矣。當呂公云亡，先生貽書同父，謂宜力學以紹呂公後，而同父怫然不悅。是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卒不肯俯首以隨人下，而欲自表於世。自今觀之，前輩老成凋喪俱盡，新學小生鹵莽不學，是以一切隨於黃茅白葦而欲以爲同，竊其殘膏剩馥而不敢有異。至其立言，箝口結舌而無所發明，臨事則亦玩時愒日，偷懦憚事，而不足以赴其鼓舞作興之機者，此皆見棄於先生者也。籍令先生之學本之以伊洛之義理，而又無貴乎永康之事功，則其所就，且將不止於此。雖然，今之學者尚可及耶？吾固未易以王道霸術之並行而遽少之也。

毛鳳韶《叙倪石陵書》　公以布衣而有廟堂之志，以文儒而兼武將之略，是書其緒餘爾，而弗一試，此予所以重有感慨，痛念于斯也。嗚呼！公譬則良醫也，是書譬則良方也。良醫逝而良方存，不患乎其不試也。公何以有是哉？浦陽山川之勝之所萃也。觀公之直節勁氣，壁立萬仞，發於議論，如山嶽隨步異狀，疊見迭出，巍乎其高，是有得於仙華者也。通達事理，周流無滯，發於議論，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浩乎其無窮，是有得於浦汭者也。【略】雖然，公之文衆矣，此其一爾，浦陽之文衆矣，公其一爾。邑之人誦其詩，讀其書，尚友先賢，以之淑其身則爲德行，以之用於世則爲事業，昭浦陽文獻之懿，續斯文墜緒之傳，是則所望也已。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倪石陵書》一卷。【略】前載吳、宋二傳，次《擬上高宗書》，又書、劄八篇，書《唐史》諸傳七篇，辨一篇，大抵皆古健有法。惟其《觀音院鐘刻辨》，論吳越所以改元者，乃因梁滅於唐，不肯反面事仇，奉正朔於唐，爲錢氏立國之大節。夫錢繆固唐遺民也，當朱溫僭逆之時，羅隱之言，凜然大義，乃不以篡唐之梁爲仇，而反以滅梁之唐爲仇，是非顛倒，莫甚於是。樸因汴京喪亂，務伸復讎之義。遂併此事而附會之，可謂斯言之玷。鄭楷、杜極二跋，乃特稱是篇，其偏甚矣。卷末又有吳萊一序，乃爲謝翱輯樸雜著而作者，獨不舉此篇，其識固在二人上也。

傳記

宋濂《浦陽人物記・倪石陵本傳》 倪樸字文卿，唐戶部侍郎若水之後也。【略】自吳興遷浦陽之石陵，世爲農。【略】樸豪雋不羈，喜舞劍談兵，恥爲無用之學，必欲見之于事功。紹興間聞廟堂謀遣將掃清河洛，喜曰：「依日月，乘風雲，以佐天誅，此其時矣。」乃草書數千言，歷陳征討大計，精忠感激，有古作者風。鄭伯熊見之，連吐舌曰：「男子！男子！」雖以無階不得上進，而樸志益堅。且以天下山川險阻，戶口多寡，用兵者所當知，乃遍考群書，成《輿地會元志》四十卷。又合古今夷夏繪爲一圖，張之屋壁，手指心計：何地可戰，何城可守，猶幸一用其能。晚雖知不用，復著《鑑轍錄》五卷，以痛國家禦侮用策之失，惓惓猶前志也。樸好使氣，與人多不合，年四十七尚未娶。當時人亦鮮有知樸者，獨永康陳亮敬焉。淳熙中，與知縣趙汝鉘有隙，鄉人樓益恭遂以豪俠中之，徙家筠州，會赦東歸。樸于書過眼不再覽，辨駁甚精。嘗言吳越受梁封爵，未嘗稱帝，其改元寶大，實當梁亡之後，且取觀音院鐘刻爲證，以破《五代史》之疑，論者服之。樸之友吳克己字復之，縣之鶴塘人，窮經博古，尤邃于《易》，通釋氏書，多有著述。樸嘗評其文汪洋恢怪，如崩崖翻浪，使人畏且驚，又翫之而不忍去，竟不知爲何等語。蓋克己多談內典，故樸頗譏之。贊曰：宋自宣和之後，國勢不振，金人乘釁長驅而入，破陷太原，侵軼眞定，攻擣汴京，以致天子蒙塵，生民暴骨。當時臣僚謂宜枕戈待旦，不共戴天，以洗刷國恥，以尅復土疆。乃復割地議和，頓首請命。忠義之士雖欲有爲，每擯斥不用，卒致淪亡而莫之救，哀哉！樸以一布衣之微，非有爵號之榮，祿賜之厚，乃能赤心憂國，吐其耿耿，直欲叩帝閽上之。雖其書不能進，其視賈廷佐之二疏，陳亮之三書，俊快朗烈，照耀後先。如樸者，豈非人傑也哉！使朝廷用之，未必不能立奇勳。奈何姦惡秉軸，有志之士不獲洩其忠憤之氣，推是言之，亦不獨人謀之不臧也。嗚乎！王業終至偏安，父讎終至不報，必當有任是責者。幸樸書猶存，百世之下，非惟使英雄灑淚，肉食者聞之，亦或知勸哉。

金華宋濂撰。

著錄

吳萊《倪石陵雜著後序》 先生嘗本其兵戰之所自出，備知天下山川險要，戶口虛實，著爲《輿地會元》四十卷。又推古今內外境土徼塞之遠近，繪以爲圖，張之屋壁，而預定其計策，逆料其戰守者，不一而足。【略】初，武夷謝翱皋羽嘗因先生之書選爲一編，今始得其全帙，號曰《雜著》者觀之，又嘗過其所居，則山洞湮塞，棟宇傾蕩，羣兒牧豎，悲歌蹴踘，猶能示故墟，而亦不能詳也，況其所著之書耶？【略】是又古今文士著錄藝文者之一歎也，悲夫！邑人吳萊撰。

毛鳳韶《倪石陵書序》 宋景濂傳倪公樸于「文學」，《浦陽人物記》可考也。公當宋紹興中，爲書萬言，弗得進。韶子讀其傳，尚其人，求其遺書，得於鄉人趙氏之壁，遂併他所考錄刻之，名曰《倪石陵書》，舉重也。【略】嘉靖丙戌，聚峰毛鳳韶謹序。

《萬卷堂書目》卷四 《倪石陵書集》一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倪石陵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倪石陵書》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倪樸撰。【略】此本則明嘉靖丙戌麻城毛鳳韶所輯，其不曰集而曰書者，鳳韶自序謂以《上高宗書》爲主，舉所重云。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六 《倪石陵書》一卷，鈔本。宋倪樸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愼德堂活字五種本。

又《續錄》 明嘉靖丙戌麻城毛鳳韶刊本。 持靜齋、八千卷樓有舊鈔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倪石陵書》一卷，宋倪樸撰。舊鈔本，十行二十字。題麻城毛鳳韶集刊。有嘉靖丙戌聚峰毛鳳韶序。首傳（宋濂、吳師道撰），次書，次辨，次跋，次後序。鈐有「明善堂覽書畫印記」、「安樂堂藏書記」二印，又「宣城石室李氏瞿硎石室圖書」印記。

又 《倪石陵書》一卷，宋倪樸撰。舊寫本，丁氏持靜齋藏書。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倪石陵書》一卷，宋倪樸撰，清鈔本，傅

增湘跋，一冊。

雜錄

鄭楷《跋鐘刻辯》　歐陽文忠公《五代史・十國年譜》謂吳越稱帝改元，而吾鄉先生倪石陵翁考婺城北觀音院鐘刻，而著之辯，謂其未嘗稱帝，其所改元者不肯奉正朔于仇唐也。斯言得之。竊考其僭僞諸國皆勞王師攻取，糜爛生民，獨錢氏知天命所歸，奉表稱臣，獻土入朝，保全吳越數千里，不血一刃，是皆存心仁也。以此推之，石陵之辯亦明矣。

杜桓《倪石陵書跋》　昔吳越王錢鏐之建國，實受命於梁，梁亡無所屬，則改元繫之吳越者，有不得已焉，非擅也。世或傳落星石制書有寶正年號，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歐陽公作《五代史》，無求其事跡，疑之，遂不載之《世家》。厥後石陵倪文卿氏取婺城北觀音院鐘刻爲證，辯吳越改元而不稱帝，以破《五代史》之疑。惜當歐陽公作史時，無人爲此辯上之，遂使《世家》疑而不書，得不爲後來之一嘅哉。然此非博學所能及，幸而得石陵辯之，而吳越改元而不稱帝者，藉是而見於世，非細故也。此文不特爲錢氏之家寶，誠可以補史氏之闕，宜表而出之，以俟後之執史筆者。吳越之裔孫世淵家藏鮮于去矜所書石陵辯文，裝潢成卷，徵賢薦紳文詞以白其事，所謂祖宗有美，不可不知而不傳也。世淵其爲錢氏賢子孫矣，何可得哉！予竊觀歐陽公《五代》吳越稱帝改元事，因無所據，疑之而不登載，蜀府長史鄭醇翁跋語云：「《世家》吳越稱帝改元，此乃一時傳記之誤，曾未之考耳。」恐或別有所據。因幷及之，以俟博聞者考正焉。金華杜桓撰。

趙子覺

《書愔》《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雪齋趙子覺字彥先，超然居士令衿之子。爲嚴倅時，放翁爲郡守。楊誠齋以詩寄放翁，謂「幕中何幸有詩人」，又曰「青眼何妨顧德鄰」，謂子覺也。此詩亦似放翁。　紀昀評：起韻太借，不得以唐人藉口。「又」字何不用「時」字？情景既佳，聲調亦諧。　結太淺俗。

《宋詩紀事》卷八五　趙子覺字彥先，號雪齋，太祖六世孫令衿之子。爲嚴倅，時放翁爲郡守，誠齋以詩寄放翁，有「幕中何幸有詩人」之句，謂子覺也。有《雪齋集》。

《貝暄野錄》　近世言墨法，蓋推吾鄉雪齋趙彥先子覺。彥先乃故安定郡王超然居士令衿表之之子也。其墨法本無師承，但自少時篤好製造，招延良工，參合衆技，遂造其妙。中興三廟，咸見貴重，名播遐邇。

林外

論述

《左庵詞話》卷上　宋人詞有以方音爲叶者，如黃魯直《惜餘歡》，閣合同押。林外《洞仙歌》，鎖考同押。【略】皆爲土音叶韻，不可爲法。

《蒿庵論詞》　後山、嬾窩、審齋、石屏諸家，並嫻雅有餘，綿麗不足，與盧叔陽、黃叔陽之專尚細膩者，互有短長。

徐釚《絕妙好詞續鈔補跋》　余氏秋室《絕妙好詞續鈔》一卷，蓋繼草窗之志也。【略】今檢《武林舊事》，又鈔錄當時供奉諸作，而《雅談》、《雜識》、《野語》中尚有未采者，亦在所勿棄。至若王邁、林外、甄龍友諸人之詞，句既零星，詞涉諧謔，不復錄矣。

《洞仙歌》（飛梁壓水）　《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雨巾風帽，的對。此詞不工，不當入選。一段灑然塵世之怨，亦有足觀。　《蓼園詞選》黃氏評：此詞以爲仙詞，固屬無識。第此人必有目擊時艱，興山河今昔之嘆，心不能平者，亦奇傑士也。看「一劍橫空」句，氣亦偉壯。置于無用，亦惜哉。

傳記

《賭棋山莊詞話》卷四　林外，晉江人，字豈塵，紹興三十年進士，興化令，自號嬾窩，有《嬾窩類稿》。

紀事

《四朝聞見錄》丙集　紹興間，有題《洞仙歌》於垂虹者，不系其姓名，龍蛇飛動，眞若不烟火食者。時皆喧傳以爲洞賓所爲書。浸達於高宗，天顏曓然而笑曰：「是福州秀才云爾。」左右請聖諭所以然，上曰：「以其用韻，蓋閩音云。」其詞曰：【略】久而知爲閩士林外所爲，聖見異矣。蓋林以巨舟仰而書於橋梁，水天渺然，旁無來跡，故世人益神之。

《齊東野語》卷一三　林外字豈塵，泉南人。詞翰瀟爽，談謔不羈，飲酒無算。在上庠，暇日獨遊西湖，幽寂處得小旗亭，飲焉。外美風姿，角巾羽氅，飄飄然神仙中人也。豫市虎皮錢篋數枚藏腰間，每出其一，命酒家保傾倒，使視其數，酬酒直即藏去。酒且盡，復出一篋，傾倒如初。逮暮，所飲幾斗餘，不醉，而篋中錢若循環無窮者，肆人皆驚異之。將去，索筆題壁間曰：「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吾家。江城戀酒不歸去，老卻碧桃無限花。」明日都下盛傳某家酒肆有神仙至云。又嘗爲《垂虹亭》詞，所謂「飛梁遏水」者，倒題橋下，人亦傳爲呂翁作。惟高廟識之曰：「是必閩人也，不然，何得以【鎖】字協【掃】字韻。」已而知其果外也。此詞已有紀載，茲不復書。南劍黯淡灘，湍險善覆舟，行人多畏避之。外嘗戲題灘傍驛壁曰：「千古傳名黯淡灘，十船過此九船翻。惟有泉南林上舍，我自岸上走，你怎奈何我？」雖一時戲語，頗亦有味。

《詞品》卷三　林外字豈塵，有《洞仙歌》，書于垂虹橋。作道裝，不告姓名，飲醉而去。人疑爲呂洞賓，傳入宮中。孝宗笑曰：「『雲屋洞天無鎖。』【鎖】與【老】叶韻，則【鎖】音【掃】，乃閩音也。」偵問之，果閩人林外也。此詞亦不工，不當入選。

雜錄

《西河詞話》卷一　詞本無韻，故宋人不製韻，任意取押，雖與詩韻相通不遠，然要是無限度者。【略】昔有稱閩人林外《題垂虹橋》詞，不知誰氏，後流傳入宮禁，孝宗讀之，笑曰：「『鎖』與『老』押，則『鎖』當讀『掃』，此閩音也。」及訪之果然。向使宋有定韻，則此詞不宜流傳人間。而孝宗以同文之主，韻例不遵，亦安得反爲曲釋。且未聞韻書無此押，字書無此音，自上古迄今，偶一見之鄉音之林外，而公然讀押，嬗爲故事，則是詞韻之了無依據，而不足推求，亦可驗已。

《雨村詞話》卷二　南宋林外過垂虹橋題《洞仙歌》詞云，【略】題詞時不書姓名，人疑仙作，傳入禁中。孝宗笑曰：「以『鎖』字叶『老』字，則『鎖』當音『掃』，乃閩音也。」後訪之，林果閩人，舊《草堂》收之，頗未詳考。沈天羽際飛改「我」爲「道」，改「過」爲「到」，不知三韻同用，皆叶音。又加點竄，各圖譜因之，殊失本來面目。

《蓮子居詞話》卷二　林外《洞仙歌》，見《四朝聞見錄》。外，紹興三十年進士，著《嬾窩類藁》。《齊東野語》稱其入西湖酒肆，傾倒錢篋，循環無窮，時人驚傳酒肆有神仙至云云。與《聞見錄》所載題垂虹橋事，遊戲奇譎，仿佛同之。海鹽張詠川（宗橚）《詞林紀事》言此闋用篠、嘯韻，後段「我」字「鎖」字用哿、箇韻。古以魚、虞、蕭、肴、豪、歌、麻、尤八韻爲角聲，皆可通轉，此用古韻，不獨方言也。

耿秉

樓鑰《集英殿修撰耿秉權兵部侍郎制》　具官某稟資端亮，厲操堅剛。篤志愛民，雖細故必加遠慮；推誠致主，無一事不以上聞。屢布藩條，率騰善最。

又《兵部侍郎耿秉覃恩轉官制》　具官某持論不阿，修身無玷。參華武

部，久儀法從之班，共二瑣闥，克振塗歸之職。

《**嘉定鎮江志**》**卷一五** 耿秉承義郎、直龍圖閣。淳熙十年十月至，十三年閏七月改知明州，總領吳琚暫權。時三縣合催畸零稅，總爲錢三千餘貫，被擾者數萬家，秉下令蠲之，而代以公帑之贏，民至今猶思之。

《**困學紀聞**》**卷一九** 耿直之守京口，復陳少陽之後曰：「如可贖兮百身，猶將宥之十世。」

袁樞

論述

楊萬里《**跋袁機仲侍郎易贊**》 右《易贊》幷序，吾友子袁子機仲侍郎作也。微斯人，眸子不運而見三聖，一心空洞以納太極，能倒傾蛟室，寫此璚瑰否。

樓鑰《**知常德府袁樞除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制**》 爾鯁亮之資，淵博之學，養氣以義，不撓不阿，有憂國愛君之心，有憤世疾邪之志。一辭禁闥，家食累年，起鎮武陵，治行昭著，寵以論譔之職，以殿是邦。

真德秀《**跋袁侍郎機仲奏議**》 侍郎袁公以清名直節受阜陵之知，自庶僚峻躋法從，其制詞略曰：「有愛君憂國之心，有憤世疾邪之志，雖未諧於中道，要可謂之正人。」大哉王言，公之平生盡於此矣。然嘗疑之，公之忠誠亮直既爲一世正人矣，而猶未合中道，何哉？觀吾先聖有言：「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所以約其偏而歸之中。」聖門鑪錘之妙，大抵如此。袁公之德，純乎剛者也。剛之過則爲世所不容，故聖訓及之，是亦洙泗成就英才之意也。其後公果以此不安于朝，退居梅巖十有餘載，竟老泉石，當世惜之。今觀其奏疏遺稿，凜然精忠，無所回隱，使當前代諱言之朝，必以爲狂爲訐，爲干名，爲賈直，安得有正人之褒？愚於是三歎淳熙之盛。

《**宋史**》**卷三八九**《**袁樞傳論**》 謝諤、顏師魯、袁樞，臨民則以治辨聞，立朝則啓沃忠諫，各舉乃職，爲世師表。

傳記

《**宋史**》**卷三八九**《**袁樞傳**》 袁樞字機仲，建之建安人。幼力學，嘗以《修身爲弓賦》試國子監，周必大、劉珙皆期以遠器。試禮部，詞賦第一人，調溫州判官，教授興化軍。乾道七年，爲禮部試官，就除太學錄，輪對三疏，一論開言路以養忠孝之氣，二論規恢復當圖萬全，三論士大夫多虛誕、僥榮利。張說自閤門以節鉞簽樞密，樞方與學省同僚共論之，上雖容納而色不怡。樞退詣宰相，示以奏疏，且曰：「公不恥與噲等伍耶？」虞允文愧甚。樞即求外補，出爲嚴州教授。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其書，奏于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他日，上問袁樞今何官，茂良以實對，上曰：「可與寺監簿。」於是以大宗正簿召。登對，即因史書以言曰：「臣竊聞陛下嘗讀《通鑑》，屢有訓詞，見諸葛亮論兩漢所以興衰，有『小人不可不去』之戒，大哉王言，垂法萬世。」遂歷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奸佞，致于禍亂，且曰：「固有詐僞而似誠實，憸佞而似忠鯁者，苟陛下日與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爲朝廷累。」上顧謂曰：「朕不至與此輩圖事帷幄中。」樞謝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福也。」遷太府丞。時士大夫頗有爲黨與者，樞奏曰，【略】上方銳意北伐，示天下以所向，樞奏：「古之謀人國者，必示之以弱，苟陛下志復金讎，臣願蓄威養銳，勿示其形。」復陳用宰執、臺諫之術。時議者欲制宗室應舉鎖試之額，限添差闕祠，減臣僚薦舉，定文武任子，嚴特奏之等，展郊禋之歲，緩科舉之期，樞謂：「此皆近來從窄之論，人君惟天是則，不可行也。」遂抗疏勸上推廣大以存國體。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爲相，負國欺君。吾爲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事，見之嘆曰：「無愧古良史。」權工部郎官，累遷兼吏部郎官。【略】遷軍器少監，除提舉江東常平茶鹽，改知處州，赴闕奏事。樞之使淮入對也，嘗言：「朋黨相附則大臣之權重，言路壅塞則人主之勢孤。」時宰不悅。【略】除

吏部員外郎，遷大理少卿。【略】權工部侍郎，仍兼國子祭酒。因論大理獄案請外，有予郡之命，既而貶兩秩，寢前旨。光宗受禪，叙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知常德府。寧宗登位，擢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略】尋爲臺臣劾罷，提舉太平興國宮。自是三奉祠，力上請制，比之疏傅、陶令。開禧元年卒，年七十五。自是閑居十載，作《易傳解義》及《辯異》、《童子問》等書藏于家。

藝文

朱熹《復用前韻敬別機仲》 君家道素幾葉傳，只今用舍懸諸天。屹然砥柱戰河曲，肯似落葉隨風旋？奮髯忽作蝟毛磔，浩氣勃若霄中烟。隱憂尚喜遺直在，壯烈未許前人專。武夷連日聽奇語，令我兩腋風泠然。初如茫茫出太極，稍似冉冉隨群仙。安能局促夜起舞，下與祖逖爭雄鞭？終憐賢屈惜往日，亦念聖孔悲徂川。願君盡此一杯酒，預澆舌本如懸泉。沃心澤物吾有望，勒移忍繼鍾山篇！

又《讀機仲景仁別後詩語因及詩傳綱目復用前韻》 道有默識無言傳，向來誤矣空談天。只今斷簡窺蠹蝕，似向追蠡看蟲旋。始知古人有妙處，未遽秦谷隨飛煙。終然世累苦妨奪，下帷發憤那容專？一心正爾思鵠至，兩手欲救驚頭然。書空且復罷咄咄，屢舞豈暇陪仙仙（兩年罷詩止酒，故云）。功名況乃身外事，我馬肯兀甘回鞭。解頤果值得水井（謂《詩傳》），鑒古亦會朝宗川。（謂《綱目》）。兩公知我不罪我，便可築室分林泉。十年燈下一夜語，閑日共賦春容篇。

又《讀通鑑紀事本末用武夷唱和元韻寄機仲》 先生諫疏莫與傳，忠憤激烈號旻天。卻憐廣文官舍冷，只與文字相周旋。上書乞得聊自屏，清坐日對銅爐烟。功名馳騖往莫悔，鉛槧職業今當專。要將報答陛下聖，矯首北闕還潸然。屬詞比事有深意，憑愚護短驚群仙。誰言未秉太史筆，自幸已執留臺鞭（溫公以留臺領書局，時韓魏公與書，有「執鞭」之語）。果然敕遣六丁取，香羅漆匣浮桐川。陰凝有戒竦皇鑒（恭聞上讀此書，有「履霜堅冰」之語），陽剝欲盡生玄泉。明年定對白虎殿，更誦《大學》《中庸》篇（頃在武夷屢講「正心誠意」）。

又《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 予頃年經行順昌，憩篔簹鋪，見有題「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之語於壁間者，三復其詞而悲之，不知題者何人，適與予意會也。慶元丁巳八月七日，再過其處，舊題固不復見，而屈指歲月，忽忽餘四十年，此志眞不就矣。道間偶讀此書并感前事，戲題絕句：「鼎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爲？金丹歲晚無消息，重歎篔簹壁上詩。」晦翁。

呂開

包恢《書撫州呂通判閑詩藁後》 說詩者以古體爲正，近體爲變，古體尚風韻，近體尚格律，正、變不同調也。【略】先正有云：「維詩于文章，泰山一浮塵。又如古衣裳，組織爛成文。拾其剪裁餘，未識衮服尊。」正謂是歟？今《耐軒續稿》似獨不然。觀其八句中，語意圓活悠長，有蘊藉，有警策，氣脈貫通而無破碎斷續之病，且所寓言多眞景眞意，雖對偶而若非對偶，無刻琢露痕迹之病。其所自叙，以爲自三百篇而悟入，則宜識衮服之所以尊，而與組織成文者不可同日而語矣。抑予味之，所謂磨礲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非特見其用功之深，亦由其神情冲淡，趣向幽遠，有青山白雲之志，而欲超然出乎塵外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者。然充此以進于古體，不難矣。

王琮

《**宋百家詩存**》卷八《**雅林小稿**》〔王琮〕所爲詩極意擺脱枝葉，獨標清疏。如《城西即事》云：「沙觜客擔魚種賣，山頭人拾樹枝燒。」《旅興》云：「覺道近來全俗了，略無一語及梅花。」雖似欠渾厚，而語頗落拓自喜。

《**宋詩紀事**》卷七二　琮字中玉，括蒼人。監永嘉酒稅。有《雅林小稿》。

黃銖

論述

朱熹《答鞏仲至》　此有一黃子厚者，其詩自楚漢諸作中來，絕不類世人語，人亦少能知之。近以社倉出內譏察不謹，狼狽憂鬱，以至於死，甚可傷也。

又　前書方報黃子厚之死，今有方伯謨者亦死矣。其詩比子厚更溫潤可觀，方進未已，乃年甫五十而逝，尤足傷惜也。

又《黃子厚詩序》　余年十五六時，與子厚相遇於屏山劉氏之齋館，俱事病翁先生。子厚少余一歲，讀書爲文略相上下，猶或有時從余切磋，以進其所不及。後三四年，余猶故也，而子厚一旦忽踴躍騏進，若不可以尋尺計。出語落筆，輒驚坐人。余固歎其超然不可追逐，而流輩中亦鮮有能及之者。自爾二十餘年，子厚之詩文日益工，琴書日益妙，而余日益昏惰，乃不能及常人。亦且自念其所曠闕又有急於此者，因遂絕意，一以頑鄙自安，固不暇復與子厚度長絜大於文字間矣。既而子厚一再徙家崇安浦城，會聚稍希闊。然每得其詩文筆札，必爲之把玩賞歎，移日不能去手。蓋子厚之文學太史公，其詩學屈、宋、曹、劉而下及於韋應物，視柳子厚，猶以爲雜用今體不好也。其隸古尤得魏晉以前筆意，大抵氣韻豪爽而趣味幽潔，蕭然無一點世俗氣。中年不得志於場屋，遂發憤謝去，杜門讀書，清坐竟日。間輒曳杖行吟田野間，望山臨水以自適。其於騷詞，能以楚聲古韻爲之節奏，抑揚高下，俛仰疾徐之間，凌厲頓挫，幽眇回鬱，聞者爲之感激慨歎，或至泣下。由是其詩日以高古，遂與世亢，至不復可以示人。或者得之，亦不省其爲何等語也。獨余猶以舊習未忘之故，頗能識其用意深處，蓋未嘗不三復而深悲之，以爲子厚豈眞坐此以窮，然亦不意其遂窮以死也。哀莫疾痛，餘日幾何？而交舊零落，無復可與語此者。方將訪其遺稿，櫝而藏之，以爲後世必有能好之者，而一日三山許閎生來訪，袖出子厚手書所爲詩若干篇，別抄又若干篇以示余。其間蓋又有余所未見者，然後益知子厚晚歲之詩其變化開闔、恍惚微妙，又不止余昔日之所知也。爲之執卷流涕而識其後如此。子厚名銖，姓黃氏，世家建之甌寧。中徙潁昌且再世，母孫讀書能文，昆弟皆有異材，而子厚所立卓然，尤足以自表見。顧乃不遇而阨窮以死，是可悲也。許生嘗學詩於子厚，得其戶牖，收拾遺文，其多乃至於此，拳拳綴緝，師死而不忍倍之，是又可嘉也已。慶元己未七月壬子，雲谷老人書。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黃子厚詩卻老硬，只是太枯淡。

真德秀《黃子厚詩後序》　右《穀城翁詩》五卷，凡四百九十餘篇。晦庵先生嘗稱其自楚、漢諸作中來，絕不類世人語，而序篇之作，傷其阨窮不遇以死，辭尤悲焉。意翁之爲詩，凄涼掩抑，必有甚於人之悲翁者。今觀其自叙，有曰：「予年逾知命，寒窶日深。今歲以來，飢困尤劇。嗚呼！士而寒且飢，可謂天下之至窮矣。方且自念古人貧而有德，己獨無德而貧，慨然仰慕顏、曾於千載之上。」而自警之詩曰：「先聖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繼之曰：「私意苟未克，放心何由馴。每念古人事，終夜歎以呻。」則翁之所憂非貧也，道也。昔之詩人阨窮弗耦者，其能有是乎？夫士必知命，然後能安乎貧賤，必知道然後能忘乎貧賤。知命者不違乎天者也，知道者樂乎天者也。讀翁之詩而推其志，雖未能忘乎貧賤，然亦可謂安之矣。至其以顏、曾爲可慕，而歎克己之未能，是蓋有志乎道者，非徒委之命而已也。然世之人知誦其詩者甚少，矧有能知其志者耶！昔之君子生而窮，死而通者有矣。翁歿今三十餘年，曾未有知之者，是猶其生之窮也。雖然，翁之生也不以窮自悼，而吾徒方相與追悼其窮，又豈翁之心耶！翁之甥陳君以莊字敬叟，少學於翁，爲詩謂詞皆酷似其舅，隸古行草往往迫眞。今年五十而家日貧，方賣文四方以活妻子，豈爲翁之學者，其窮例當如是耶？

《詩藪》外編卷五　南渡諸人絕句，乃有一二風致者。緣才力非前宋大家比，故趨步唐人，間得音響。然識者讀之，政自了了也。康伯可：「玉輦宸遊事已空，尚餘奎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題御畫》）黃子厚：「玉簫吹徹北樓閑，明月蒼茫起萬山。一夜霜清不成寐，曉來春意滿人間。」（《梅花》）【略】右諸絕皆宋人近似者，然率中、晚唐語耳。

傳記

《閩中理學源流考》卷六　黃銖字子厚，甌寧人。朱文公年十五六時，與相遇於劉屏山齋中，俱事屏山先生。銖少文公一歲，與文公切磋，讀書爲文，略相上下。一日忽踴躍猛進，出語驚人，文公嘆其超然不可追逐。其後詩文益工。文公每得其稿，未嘗不賞嘆移日。銖文學太史公，詩學屈、宋，書隸學魏晉以前。中年不得志於場屋，遂發憤謝去，杜門讀書，清坐竟日，間軌曳杖，行吟田野間。其於騷詞，能以楚聲古韻爲之節族。晚節詩彌高古，其變化開闔，恍惚微妙，又不止於昔日也。

紀事

《游宦紀聞》卷八　黃公銖字子厚，富沙浦城人，與朱文公爲交友，長於詩。劉潛夫宰建陽，刻其《穀城集》於縣齋。黃之母筆力甚高，世南嘗見黃親錄詞稿，今載於此，云：「先妣冲虛居士，少聰明穎異絕人，於書史無所不讀，一過輒成誦。年三十，先君捐棄，即抱貞節以自終。平生作爲文章詩辭甚富，晚遭回祿，燬爇無餘。此詞數篇，皆膾炙在人者，因訪求得之。適予與景紹主簿兄有好，且屢見索，敬書以贈。紹（興）〔熙〕三年中春二十有四日，黃銖識。」景紹則大參鄭公昭先也。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穀城集》五卷。建陽黃銖子厚撰。晦庵作序，極稱之。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黃銖《楚辭協韻》八卷。

藝文

朱熹《奉酬子厚詠雪之作》　遙夜不能寐，披衣起彷徨。仰視天正黑，寒氣慘悲涼。飛霰忽下零，雪花亦飄揚。飄揚未云已，須臾滿空翔。前山失舊姿，川谷流素光。念昔少小時，無事志四方。五年江海上，不見雪與霜。飄飄今日情，浩蕩誰能量！凌晨飲一杯，竟日守空堂。竚立玩奇變，永言獲新章。躊躇欲何報？玉樹生瓊岡。

又《奉同黃子厚賦白芙蓉呈劉彥集平父》　湛湛曲池水，曉含風露清。田田綠羅蓋，粲粲白玉英。澹然絕世姿，不與穠艷幷。俯鑒冰雪影，詎懷兒女情。山中徒淹留，堂下空目成。獨有忘機客，相看兩無營。

又《黃子厚琴銘》　黃子琴號純古，晦翁銘之：無名之樸，子所琴兮。扣之而鳴，獲我心兮。杳而弗默，麗弗淫兮。維我知子，山高而水深兮。

又《祭黃子厚文》　維慶元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己丑，雲谷老人朱熹謹遣男某奉酒茗之奠，告于亡友穀城隱君子厚黃廿八兄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君相逢，俱十五六。夜諷同聲，朝嬉競逐。尋各壯長，居又卜鄰。講藝論文，笑語日親。兄才甚高，俯睨一世。顧獨謂余，許以並轡。迨其中間，合散不常。倏然兩翁，顏衰鬢蒼。我行既艱，歸以病廢。兄老一丘，亦困羣吠。念昔兄言，凡茲並遊，唯我與君，庶其後凋。亦既有徵，謂可長保。此外悠悠，置勿復道。孰謂茲今，兄去而先？遺是一老，顧影孑然。欲往哭兄，炙雞絮酒。足曳弗前，目斷門柳。兄雖已矣，其存則長。流傳滿世，偉畫名章。兄學有徒，頗勤收拾。庶幾成編，追配騷什。唯其清苦，絕去羶葷。誰其知之？後世子雲。我論有疑，亦竢兄決。今則已夫，琴破弦絕。嗚呼哀哉！尚饗。

雜錄

劉毓盤《輯校冲虛詞跋》　《歷代詞人姓氏錄》曰：孫道絢，號冲虛居士，有《冲虛詞》。黃銖母也。葉申薌《閩詞鈔》曰：孫氏名道絢，崇安黃雲軒室。黃

銖母，早寡，晚自號冲虛居士。雲軒名不傳。黃昇《中興以來花庵詞選》曰：銖字子厚，號穀城翁。有《穀城集》，朱晦庵爲之序。喜作古詩，其傳詞甚少。母孫夫人，詞已見前集，蓋稟其母教也。【略】厲鶚《宋詩紀事》曰：子厚師事劉屏山，與朱文公爲同門友，雖少而失父，有賢母于內，良師益友切磋于外，隱居樂道，不求知于人，高致不可及矣。魏慶之《詩人玉屑》亦稱其《梅花》詩曰：「一夜清霜不成夢，起來春意滿人間。」《秋日》詩曰：「冥鴻直上三千丈，社燕春鶯不敢飛。」眞文公友也。周密《草窗詞選》曰：晦翁嘗示子厚以歐陽永叔《鼓子詞》，蓋所以諷之也。按永叔《漁家傲・鼓子詞》依月律而作，凡十二首。末有朱松跋，文公父也。見汲古毛刻本。諷之者，或諷其出而爲世用。子厚答詞曰「蒼山萬疊人歸去」，其不出也決矣。晦翁之出而爲崇政殿說書，韓侂胄枋國，即以內批罷免，是反不若子厚之不出也。【略】其母子能文，兩宋亦無一可與之相競者。夫人詩文集既厄於火，《穀城集》今亦不傳，是天厄於生前，又厄之於身後也。

劉應時

論　述

陸游《頤庵居士集序》　文章之妙在有自得處，而詩其尤者也。舍此一法，雖窮工極思，直可欺不知者，有識者一觀，百敗幷出矣。四明劉良佐先生盡力於詩，惟石湖范至能獨深賞之，每爲客言，客未必領也。予曩時數游四明，獨不識良佐，近乃見其詩百篇，卓然自得者何其多也。如「頗識造物意，長容吾輩閒」，「日晏猶便睡，犬鳴知有人」，「世事不復問，舊書時一看」，「一夜催花雨，數家臨水村」，「青山空解供望眼，濁酒不能澆別愁」，「覓句忍饑貧亦樂，抄書得味老何傷」，雖前輩以詩得名者，何以加焉！因書其右，他日有賞音如石湖者，當知予言不妄云。慶元六年四月己亥，山陰陸游序。

楊萬里《頤庵詩集序》　夫詩何爲者也，尙其詞而已矣，曰：善詩者去詞。然則尙其意而已矣，曰：善詩者去意。然則去詞去意，則詩安在乎？曰：去詞去意而詩有在矣。然則詩果焉在？曰：嘗食夫飴與荼乎，人孰不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於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勝其甘。詩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暴公譖蘇公刺之，今求其詩，無刺之之詞，亦不見刺之意也。【略】《三百篇》之後，此味絕矣，惟晚唐諸子差近之。【略】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予不足以知之，予敢言之哉！今四明劉叔向寄其父頤庵居士之詩稿，命予爲之叙。放翁陸務觀既摘其佳句序之矣，予尙何言哉。偶披卷讀至云：「寂寞黃昏愁弔影，雲窗怕上短檠燈。」又：「獨與梅花共過冬，淡月故移疏影去。」又：「睡魔正與詩魔戰，窗外一聲婆餅焦。」又《早行》云：「鷄犬未鳴潮半落，草蟲聲在豆花村。」使晚唐諸子與半山老人見之，當一笑曰：「君處北海，吾處南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居士名應時，字良佐。

《詩人玉屑》卷一九引趙威伯《詩餘話》　劉良佐（應時），四明人，平生用力爲詩，見稱於范石湖。誠齋亦喜其「寂寞黃昏愁弔影，雪窗怕上短檠燈」、「睡魔正與詩魔戰，窗外一聲婆餅焦」之句。陸放翁跋其集云：「如【頗識造物意，長容我輩閑】【略】雖前輩以詩鳴者，何以加焉。」

《梅磵詩話》卷下　早行詩，前輩多佳作，近世如楊秀詩：「霧外江山看不眞，只憑鷄犬認前村。渡頭蒲板霜如雪，印我青鞋第一痕。」宋清隱詩云：「西郊雲起白漫漫，近樹遙峰欲辨難。山下幾多迷路者，人間方夢大槐安。」劉應時詩云：「登輿睡思尙昏昏，斗柄銜山月在門。鷄犬未鳴潮半落，草蟲聲在豆花村。」三詩意皆高遠。

都穆《書頤庵先生集後》　宋南渡詩人稱范至能、陸務觀、楊廷秀、尤延之爲大家，范、陸與尤皆吳產，若至能則又余之鄉先生也。當時四明劉先生良佐與至能、務觀唱酬，極蒙賞識，故務觀序先生之詩，而廷秀復爲序之，此可以觀先生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頤庵居士集》二卷。【略】應時字良佐，四明人。是集前有陸游、楊萬里二序。游序稱其詩爲范致能所賞，又摘其句如「頗識造物意，長容吾輩閒」，「日晏猶便睡，犬鳴知有人」，「世事不復問，舊書時一看」，「一夜催花雨，數家臨水村」，「青山空解供望眼，濁酒不能澆別愁」，「覓句忍饑貧亦樂，鈔書得味老何傷」，以爲卓然自得，雖前輩以詩得名者，亦無以加。萬里序以王安石擬之。安石詩雖熔鍊有痕，不及蘇、黃諸人吐言天

拔，而根柢深厚，氣象自殊，究非應時之所及，許之未免太過。所摘之句，如「睡魔正與詩魔戰，窗外一聲婆餅焦」之類，頗涉粗獷；「獨與梅花共過冬，清月又移疏影去」之類，又頗近詩餘，亦不逮游序所舉之工。蓋二人各學其派之近己者稱之也。然應時詩雖格力稍薄，不能與游等并駕，而往來於諸人之間，耳擩目染，終有典型，較宋末江湖諸人，固居然雅音矣。

著錄

楊萬里《頤庵居士集序》 今四明劉君叔向寄其父頤庵居士詩稿，命予爲之序。

《文獻通考》卷二四五 《(熙)〔頤〕庵詩稿》，四明劉應時良佐撰。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劉頤庵詩》，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四 《劉頤庵詩》一冊。

都穆《書頤庵先生集後》 先生十七世孫允卿，以名進士知太倉州，攜先生之詩自隨，近俾余校正，重刻於梓。先是，弘治間，允卿之兄刑部正郎世臣，常托其同年友朱君佐刻之新安，未見行世。故尚寶卿伯雨，允卿姪也，曩在京師與余同僚，亦嘗有志於此，會陞官未幾而沒，而今乃成於允卿。噫，斯集也，豈直可與四公之詩并傳，後之人欲知劉氏之文獻者，必將於是而有考焉。嘉靖乙酉清明日，太僕少卿吳人都穆敬書。

《趙定宇書目》 《頤庵詩稿》一本。

《百川書志》卷一五 《頤庵居士集》二卷。

《脈望館書目》 《頤庵詩稾》一本。

《古今書刻》卷上 弋陽王府：《頤庵文集》。

《絳雲樓書目》卷三 《頤庵居士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頤庵居士集》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劉應時撰。

《菰宋樓藏書志》卷八七 《頤庵居士集》二卷，張立人手鈔本。

傅增湘《明本頤庵居士集跋》 《頤庵居士集》二卷，宋四明劉應時良佐撰，嘉靖乙酉刊本，半葉九行，行十五字。前有陸游、楊萬里二序，後有劉允卿跋，又都穆跋。按：此集刻於知不足齋叢書內，茲以明刊校之，開卷陸序即脫誤四字，【略】全書祇二十葉，而改定至二十餘字，又補得《西郊》七絕一首。鮑刻脫去此詩，乃改題「三首」爲「二首」，殊可詫怪。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頤庵居士集》二卷，宋劉應時撰。明嘉靖四年刊本，九行十五字。前陸游、楊萬里序，後有劉允卿、都穆跋。此爲十七世孫劉允卿重刊者。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頤庵居士集》二卷，宋劉應時撰，明嘉靖四年劉世龍刻本，一冊。《頤庵居士集》二卷，宋劉應時撰，清乾隆、嘉慶間鮑廷博刻知不足齋叢書本，傅增湘校并跋，一冊。

沈瀛

論述

林光朝《繳奏沈瀛除知梧州詞頭》 臣竊見沈瀛昨爲樞密院編修官，懦而無立，惟知干進，爲王質所搖動。王質唱之，沈瀛從而和之，此亦公論之所不容。前日沈瀛無故復來，見者切齒，謂如此等人，幸而得祠祿，閉門自訟，豈應更求進？今若與之州郡，何以示勸懲！沈瀛得郡，則王質之輕儇狡險，且將攀緣而至矣。

葉適《沈子壽文集序》 吳興沈子壽，少入太學，名聞四方。仕四十餘年，紲于王官。再入郡，三佐帥幕，公私憔悴，而子壽老矣。然其平生業嗜文字，若性命在身，非外物也。甲乙自著累百千首，嗚呼！何其勤且多也。余後學也，不足以識子壽之文，其不爲奇險，而瑰富精切，自然新美，使讀之者如設芳醴珍殽，足飲饜食而無醉飽之失也。又能融釋衆疑，兼趨空寂，讀者不惟醉飽而已，又當銷慍忘憂，心舒意閑，而自以爲有得於斯文也。觀其開園疾徐之間，旁貫而橫陳，逸駕而高翔，蓋宗廟朝廷之文，非自娛於幽遠淡泊也。余嘗患文人擅長而護短，好自矜耀，挈其所能，莫與爲比，而視他人顧若無有。夫知有

己而不知有人，以此賈怨，宜其窮於世矣。今子壽專自降抑，未嘗以色辭忤物。爲前輩，悒然務出諸生後。己之所工，反求中焉。此固人情之所赴，富貴之所歸，召叢譽而化積毀之常道也。然且落落謇謇，至於白首，未有所合，何也？若夫以文爲華，以學爲質，容而不爲利，謙而不爲福，宮庭環堵，膏粱藜藿，晏然沖守，不可榮辱，此子壽所以自求古人而成其德也，合不合蓋未言焉。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子壽詞勁氣直達，頗思矯滌纖麗之習。惟好作理語，終於斯道去之遠耳。

傳記

《宋詩紀事》卷五一　沈瀛字子壽，湖州人，號竹齋，紹興三十年進士。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竹齋詞》一卷，吳興沈瀛子壽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竹齋詞》一卷。

朱彝尊《詞綜發凡》　是編所錄，半屬抄本。【略】其已經選輯者，【略】沈瀛《竹齋詞》一卷。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竹齋詞》一卷，精鈔本，何夢華藏書。吳興沈瀛子壽。

《彊村叢書》　《竹齋詞》一卷。

藝文

楊萬里《題沈子壽旁觀錄》　逢著詩人沈竹齋，丁寧有口不須開。被渠譜入《旁觀錄》，四馬如何挽得回。

張孝祥《和沈教授子壽賦雪三首》二　今年米貴更風雪，破屋荒涼冷於鐵。道人三日不出門，卧聽欹簷竹枝折。高吟忽送三十韻，覿面未覺千里隔。此公也自可憐人，家徒四壁衣鶉結。君不見漢時蘇子卿，窖中齧氈終持節。

鄭伯英

論述

朱熹《跋鄭景元簡》　今觀鄭君景元所報其兄龍圖公事，亦足以驗其所學之正而守之固矣。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於公見之。因竊書其後以自警，又將傳之同志，相與勉焉。

葉適《歸愚翁文集序》　余嘗歎章、蔡氏擅事，秦檜終成之，更五六十年，閉塞經史，滅絶理義，天下以佞諛鄙淺成俗，豈惟聖賢之常道隱，民彝併喪矣。於斯時也，士能以古人源流，前輩出處，終始執守，慨然力行，爲後生率，非瓌傑特起者乎？吾永嘉二鄭公是已。蓋其長曰伯熊，字景望，季曰伯英，字景元。大鄭公恂恂，少而德成，經爲人師，深厚悃愊，無一指不本於仁義，無一言不關於廊廟。而景元俊健果決，論事憤發，思得其志，則必欲盡洗紹聖以來弊政，復還祖宗之舊，非隨時默默苟爲祿仕者也。景望徇道寂寞，視退如進，官至宗正少卿而止。初，景元中進士第四人，少卿喜而笑曰：「子一日先我矣。」然既任秀州判官，遂以親辭，終其身二十餘年不復仕，朝廷亦卒不徵用。何者？諸公貴人知其才大氣剛，中心畏之，方以其自重不浪出無能害己爲幸，而不暇以廢格科目摧折名士爲己責故也，豈不悲哉！自二鄭公後，儒豪接踵，而永嘉與爲多，然皆兄事景元。方其家居，得朋友，通共有無，並坐接席，不知歲月遷改，自謂如華胥至樂。故其講習見聞尤精，而片辭半簡，必獨出肺腑，不規倣衆作也。夫孔翠黨鳳，矜其華采，顧影自耀，爲世珍惜，是既然矣。若夫蛟龍之興雲雨，則雷電皆至，震動百里，豈區區然露小技衒細巧而足哉。余懼覽者未察，因次其本末如左。

傳記

葉適《鄭景元墓誌銘》 景元，鄭氏，名伯英，永嘉人。隆興癸未進士甲科。滿秀州判官，調杭州、泉州推官，母老，不忍行，食嶽廟祿九年。終母喪，授寧德縣丞，福建提刑司幹官，猶不行。於是六十三矣，遂以紹熙三年四月戊午卒。【略】世常病景元負氣不屈折，故不用，殆豪士哉。以余考之，景元信道不苟，且寧不用，蓋志士歟！方秦氏以愚擅國，人自識字外，不知有學。獨景元與其兄，推性命微眇，酌今古要會，師友警策，惟統紀不接是憂，今天下以學名者，皆出其後也。其論議憤發，筆寬墨餘，佞者褫魄，貴者奪色，豈血氣爲之使哉？然則志也，非豪也。故事，第四人與上三人踵躡以進，累日月皆至卿相，景元恥自言，故甘爲選人最，後朝廷以幹官者拔滯淹之一門也，景元笑曰：「此冗官爾，法當廢省，可身踐之乎！」卒以疾辭。夫思其職，不利其祿，然則志也，非豪也。【略】始，行之游陳、鄭間，後婿鄭氏。景元爲余言，「參政李泰發之孫委禽焉，吾顧不敢。」已而中第，今爲臨海丞。景元沒二十三年，夫人黃氏卒，既合葬。時行之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書來曰：「鄭公遠矣，宜於此乎銘。」夫豪與生盡，志死不滅，立德之本也，孔孟所尊也，何較遠近哉！銘曰：陳代嘗言，枉尺直尋，孟氏所訶，曰有利心。嗟乎景元，尺何必枉！既定之榮，矢而不往。以介責身，以通恕人。餓於西山，草秋木春。

紀事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近世永嘉學者推二鄭。伯熊，紹興乙丑進士，自隆興初爲館職、王府、東宮，官至少司成、宗正，鄉用矣，每小不合輒乞去，卒於建寧守。伯英癸未甲科第四人，以親養，三十年不調，竟不出。二人皆豪傑之士也。

《荊溪林下偶談》卷四 永嘉木尚書待問少從學於鄭敷文，敷文大儒也，名伯熊字景望。其弟名伯英字景元，負氣尚義之士也。登甲科爲第四名，以母老不肯仕宦，奉岳祠養母不出者二十年。紹興末，上《中興急務書》十篇，極言秦檜之罪，文亦豪健浩博。諸公忌而畏之，孝廟朝無人爲提拔，景元亦不屑求用。晚自號歸愚翁，有《歸愚集》，其婿蔡行之帥閩，爲之鋟版三山。永嘉稱敷文爲大鄭公，景元爲小鄭公，一時英俊皆推尊之。敷文死後，木尚書造宅，侵鄭氏地界。景元不平，往與木詈詬而手擊之，景元亦大爲木之子弟所箠。明日，木訴之郡，逮景元。時景元待次教官，扶其母以出，木慚悚退縮而止。木素無聞望，止以大魁爲從官爾。因此事，永嘉人薄之。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歸愚翁集》二十六卷。秀州判官鄭伯英景元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鄭伯英集》二十六卷。

藝文

許及之《以端研送鄭景元同年》 貴公寶研如寶璧，書生摩墨但摩石。有文無研正不妨，有研無文亦堪惜。漸老祇愁才力盡，片歙拳端寧不斬。吾家面樣什襲珍，色如馬年膚理潤。昔言眼爲石之病，此論不化吾有證。星辰在天珠在淵，此石晴光鸜鵒瑩。文字之祥吾敢顯，鄭侯一見心拳拳。百年石交吾與汝，更有甚者吾當捐。兒曹旁觀俱唧唧，兒曹莫癡翁豈失。鄭侯自有無價珍，持獻於人吾惴慄。願侯珍研如所有，少時光芒須逼斗。會看落筆中書堂，卻試玉堂揮翰手。

葉適《祭鄭景元文》 天之生材，豈不欲用？曰人不致，匪天能送。人之有材，豈不求通？曰天不顯，匪人能洪。天人相尤，事茫理昧。材雖美成，卒以朽敗。壽皇御極，思得奇幹。大長爲偉，小短爲悍。誰不緣飾，誰不奮迅。取於疏遠，誰不親近。臨歸重華，尚親拔擢。公登甲科，乃自訪落。既有異能，又有絕度。率馬以驥，遵彼大路。乃不卿相，乃不方鎮，乃不奔走，禦侮四鄰。乃

爲選人，鬚髮雪白。其田不食，海濱廣斥。上書非忿，飲酒非狂。非如鷇鳩，使草不芳。非天非人，使公蹇蹇，曰惟公命，則又鄙淺。永嘉翩翩，號多友朋，公在其間，前援後承。我最晚出，公顧亦厚，謬志紛紜，蓋嘗一剖。置之何爲，戀家爲樂，但念公亡，山川寂寞。且弔公墓，且哭公堂，且聲此詞，以紀我傷。

陳亮《祭鄭景元提幹文》　嗚呼！奇才異能，世資以爲用，則何患於無路？高科顯第，人資以自達，則何患於無時？兄弟炳乎其相輝，則何向不可恃？朋友蔚乎其相扶，則何志不可施？世惟恐無一焉於其間，又安得合四者而有之？壽踰六十，非人命之難期，年歷三紀，非世道之難移。如兄之止於此，亦理之未易推。昔吾以兄爲自錮，得非同病而後知？廟論亦察其不可，憲屬且先其至微。後發先至，爲駿馬之良，豫章手植，非老人所宜。兄爲慨然：「何擇於斯，亦既至此，安於已而。」我曰焉得，以身自私，人之職分，豈容或虧！天不我與，甘之若飴。有命不承，寧問崇卑。不登坡壠，安陟崔嵬。身在一日，吾將何辭。凡念孔聖，猶曰吾衰，不如適意，與天同歸。我困囚縶，死生毫釐，尚欲於中，仰首伸眉。一歸之天，何以我爲！往來應酬，各有據依。此論未終，冀兄生疑，旬月之間，寂無一詞。棘寺逮我，方墮危機，手染報兄，累卵之危。兄必有策，免我庶幾。緘題之回，望之則非，夜半負舟，疾走莫追。棄我任我，幽明異歧。我亦漠然，甘與世違。嗚呼！兄之文章，有源有委，兄之議論，有綱有紀。兄之行事，有張有弛，兄之與人，有同有異。取之不竭，有本如是，道德性命，此外何事。昔者難兄，既知之矣。枯木死灰，去死寧幾。人固活物，日出事起。強恕而行，不偏不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死生禍福，不阿不避。天地之性，以人爲貴，聖以此聖，禮安得僞。仁以此仁，義安得外。是中只有，離倫拔萃。求異於人，則匪人類，振古如茲，始乎爲士。異時冀兄，並驅而至，兄既長往，我存曷以。天長地久，盈眶之淚。

鄭聞

《褒賜閒評》卷五　程伊川一日見秦少游，問：「天若有情，天也爲人煩惱。」是公之詞否？」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慚而退。近日鄭聞眷一官妓周韻者，作《瑞鶴仙》遺之，其末句云，【略】其詞固佳也，但天上豈是作懽處，其褻慢又甚於少游。

周必大《賜左朝散郎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兼直學士院鄭聞辭免新除禮部侍郎依舊兼直學士院恩命不允詔》　卿以通才奧學，嘗總夷夔之職，粤司保命，益爲國華。庸正貳卿，俾續前業。顧郊禋密邇，禮樂之用爲急。使朕接三神之歡，成一代之典，正有賴於博洽，而又何遜焉。

《南宋館閣錄》卷七　鄭聞字仲益，開封人。趙逵榜進士及第，治《書》。乾道九年十月，以參知政事權監修國史。

又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除秘書丞，十一月爲吏部員外郎。

范端臣

論　述

陸游《跋范元卿舍人書陳公實長短句後》　紹興庚申、辛酉間，予年十六七，與公實遊。時予從兄伯山、仲高、葉晦叔、范元卿皆同場屋，六人者蓋莫逆也，公實謂予小陸兄。後六十餘年，五人皆已隔存歿，予年七十九，而公實郎君宬字伯廣者出此軸，恍然如與公實、元卿聯杖屨均茵憑也，爲之太息彌日，因識其末。

《念奴嬌》（玉樓綽氣）　《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須曉此詞詠元夜月。英特。《韻語陽秋》云：近世作文，多以紫荷囊作侍從事使，不知其誤。《晉輿服志》云：八座尚書則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縫之服外，在于左肩，所謂荷紫者，非芰荷之荷，廼負荷之荷也。人徒見《南史》「着荷紫囊」四字，遂作一句言之，未免有此。

《念奴嬌》（尋常三五）　《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新清如秋月。《容齋隨筆》云：梅花詩詞多用參橫，蓋出《龍城錄》趙師雄事，然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見，至丁夜則西沒矣。安得將旦而橫如趙所云乎？東坡「紛紛

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爲最當。老杜「城擁朝來客，天橫最后參」，以全篇考之，則初秋所作者。

傳記

《金華先民傳》卷七　范端臣字元卿，蘭溪人，賢良浚之從子也。受學于浚。紹興中登進士，累官至中書舍人。雖入官未嘗廢學，文詞典雅，尤工于詩，有集三卷，出入諸家，卓然名世。至於篆楷草隸，亦造其妙。學者稱爲蒙齋先生。

著錄

《范香溪文集》附《范蒙齋遺文序》　先生諱端臣，字元卿，號蒙齋，官右史。受學於叔父香溪公，人品文章，卓然名世，已彪炳誌書矣。詩集三卷，文集二十餘卷，世遠無存。今輯散見諸書者，並附於《香溪集》後，以見一斑云。

藝文

范浚《次韻姪端臣雨晴出郊》　雨中爛熳睡，門徑橫林扉。朝暉入甕牖，起我聊伸眉。良遊眺江郊，攬袂風披披。平瀛漲新綠，灩漾搖晴陂。雲巒靄空翠，煙樹森華滋。潭漁下罣罟，隴種行樓犁。貪穿康樂屐，更杖原思藜。阿宜倦遊還，心事嗟多違。新功在琢句，非復吳下時。淵明賦歸來，今是知昨非。君看古賢達，茹草甘長飢。悠悠身外事，凜凜胸中奇。因賡喜霽作，用代城南詩。

又《次韻姪端臣感興》　日車走長天，劫劫不容息。坐令韶稚子，面有凍梨色。崎嶇百年內，貴賤俱物役。獨往屬幽人，膏肓嗜泉石。伊予眞愛山，所向留屐跡。遙岑難歷腳，望望憐寸碧。阿卿昨遠遊，厭俗眼常白。歸來對家山，隨遇有餘適。哦詩洗窮愁，感事念今昔。婆娑碧溪上，俛仰欣自得。應嗤曩行路，萬事等兒劇。相期從此始，幽賞且連夕。

蕭德藻

論述

綜論

楊萬里《千巖摘稿序》　余嘗論近世之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巖之工致，皆予之所畏者云。

朱熹《答鞏仲至》　黃巖老中間過此，亦嘗相訪，惠詩一篇甚佳。亦見其刊行小集，冠以誠齋之詩，稱其似蕭東夫，且謂東夫似陳後山，而平生未見東夫詩也。

劉克莊《中興絕句續選》　范至能、陸放翁、楊廷秀、蕭東夫、張安國一二十公，皆大家數。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蕭千巖機杼與誠齋同，但才慊於誠齋，而思加苦，亦一生屯蹇之驗。同時獨誠齋獎重，以配范石湖，尤遂初、陸放翁，而放翁絕無一字及之。今摘其律帖精詣，不甚費研尋者於此：「著語能奇怪，呼天與倡酬」（《中秋》），「疾走建德國，乃爲淵明先。失腳墜榛莽，劉伶扶我還」（《和陶》），「乾坤生長我，貧病怨尤誰」，「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醜怪驚人能嫵媚，斷魂只有曉寒知」，「百千年（華）〔薜〕著枯樹，一兩點春供老枝。絕壁笛聲那得到，直愁斜日凍蜂知」（《古梅二絕》），「造物巧能相補得，破慊賒與一天秋」（《山中六月頓涼》），「一笻時到崔嵬上，有底勳勞得給扶」，「秋浩蕩中遙指點，一螺許是定王城」（《渡湘》），「稚子推窗窺過雁，數峰乘隙入西軒」，「眼冷寒梢明數點，知他是雪是梅花」，「秋陽直爲田家計，饒得漁村一抹紅」，眞誠齋敵手也。

樂雷發《書蕭千巖集》　向來楊、陸共崢嶸，吟到停雲趣轉清。古似洞庭張雅樂，嚴如即墨斂殘兵。茵陳終不肥方朔，芣苡何堪病冉耕。細讀殘編搔白首，未應造物忌詩名。

方回《讀張功父南湖集并序》　乾、淳以來，稱尤、楊、范、陸，而蕭千巖東夫、姜梅山邦傑、張南湖功父亦相伯仲。【略】千巖格高而意苦，梅山律熟而語新。

《香祖筆記》卷五　宋姜夔堯章《白石集》，予鈔之近百首，蓋能參活句者。白石詞家大宗，其于詩亦能深造自得。自序同時詩人，以溫潤推范石湖，痛快推楊誠齋，高古推蕭千巖，俊逸推陸放翁。白石游于諸公間，故其言如此。

朱彝尊《梁谿遺稿序》　宋南渡後，以詩齊名者四家，楊廷秀詩所稱「尤、蕭、范、陸」是已。千巖詩學于曾幾吉甫，授之姜夔堯章，當時劉潛父許爲誠齋敵手，而方萬里謂其詩苦硬頓挫，而極其工，使不早死，雖誠齋猶出其下。蓋爲詩家矜許若是。顧其詩曾刊于永州，歲久散失，而尤公《梁谿集》五十卷，公之孫藻鋟木新安，焚于兵火，故范、陸詩盛行，而尤公之作，流傳者寡，蕭特僅見其數首而已。後之論者，遂易之曰「尤、楊、范、陸」，於是蕭愈湮晦，至有不能舉其姓氏者。【略】蕭，西江人，諱德藻，字東夫，別字千巖。潛父稱其《詠梅絕句》有云「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又云「百千年蘚著枯樹，一兩點花供老枝」，造句奇崛，洵足與文簡公「梁谿西畔小橋東」之作幷傳者也。

又《裘司直詩序》　楊廷秀於詩推尤、蕭、范、陸，豫章居其一焉。繼蕭東夫起者，姜堯章其尤也，餘子多見錄於《江湖集》。

又《書劍南集後》　邇者詩人多舍唐學宋，予嘗嫌務觀太熟，魯直太生，生者流爲蕭東夫，熟者降爲楊廷秀。蕭不傳而楊傳，效之者何異海畔逐臭之夫邪。

《帶經堂詩話》卷九　南渡四大家爲蕭、楊、范、陸，而誠齋答堯章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則謂遂初也。　宗柟附識：芷齋云：《瀛奎律髓》載范石湖《鄂州南樓》詩，方虛谷云：乾、淳間詩巨擘稱尤、楊、范、陸，謂遂初、誠齋、放翁及公也。初白先生評云：《誠齋集》中稱尤、蕭、范、陸爲四詩將，蕭名（海）〔德〕藻字東夫，今失傳，後遂以楊易蕭。

《御選唐宋詩醇》卷四三　宋自南渡以後，必以陸游爲冠。當時稱大家者，曰蕭、楊、范、陸。

江春《白石詩詞序》　南渡詩家向數尤、蕭、范、陸，白石爲蕭氏弟子。今《石湖》、《劍南集》布海內，延之《梁溪集》傳世寥寥，千巖雖賴入室傳衣有人，後世推其紹述所自，然遺詩放佚殆盡。乃知古人之集，其得存於後，亦有幸有不幸焉，可爲太息者也。

張預《白石詩詞序》　蕭家詩派，詫白石之有雙；宋代詞流，除玉田而無偶。

葉觀國《秋齋暇日抄輯漢魏以來詩作絕句二十首》九　茶山門下有宗工，蕭、范猶難與角雄。卻怪遺山疏鑿手，論詩不及渭南翁。

《得樹樓雜鈔》卷六　宋南渡初詩人，推尤梁谿、蕭千巖、范石湖、陸渭南四家。楊誠齋詩云：「近代風流四詩將。」又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其證也。蕭集世不傳，劉後村詩話及方虛谷《瀛奎律髓》中間載一二首，後人乃以誠齋易之，稱尤、楊、范、陸，而蕭千巖姓名世或有不知者矣。

《說詩晬語》卷下　南渡後詩，楊廷秀推尤、蕭、范、陸四家，謂尤延之（袤）、蕭東夫（德藻）、范致能（成大）、陸務觀（游）也。後去東夫，易以廷秀，稱尤、楊、范、陸。

《石洲詩話》卷四　白石學詩于千巖，同時有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於千巖，時稱「雙白石」云。千巖學於曾幾吉甫。

潘定柱《讀楊誠齋詩集九首》七　高臥東山東復東，少陵生在亦衰翁。堪嗟弱鬢無人問，但有狂名送老窮。舌底蓮花飛玉屑，牙棱菜味享家風。獨憐奪邑千巖叟，沒齒無言肯讓功（嚮始稱尤、蕭、范、陸，自先生出，乃改稱尤、楊、范、陸云）。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姜夔》　後來壓倒四詩翁（謂尤、楊、范、陸），不怕詞人到老窮。源出千巖雙白石（黃景說巖老，亦號白石，同學詩於蕭千巖），斲輪畢竟讓渠工。

陳經禮《偶論宋詩十絕句》六　誠齋清節迥岩巖，詩筆縱橫納海潮。苦學謫仙流率易，終餘俊語壓尤蕭。

楊浚《論次閩詩・蕭德藻》　誠齋敵手同機杼，畏友眞堪配范尤。一世肝腸苦相反，但聞蟋蟀便悲秋。

《甚原詩說》卷二　南渡後詩，楊廷秀推尤、蕭、范、陸四家，謂尤延之袤、

蕭東夫德藻，范致能成大、陸務觀游也。後去東夫，易以廷秀，稱尤、楊、范、陸。蕭幾不能舉其名氏，而詩亦散逸矣。傳其《古梅》云：「百千年蘚著枯樹，三兩點春供老枝。」又云：「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意孑孑求新，而入於澀體者耶？

《靜居緒言》 南渡後詩一變，尤、蕭、楊、范、陸時名相埒。尤延之、蕭千巖詩不概見，諸家中當以放翁爲巨擘，其體裁正大也。

《詩法萃編》卷八許印芳箋補 東夫名德藻，號千巖，三山人，南宋詩人四大家之一也。初與楊誠齋同官湖湘，誠齋盛稱其詩，遂與尤延之袤、范致能成大、陸務觀游齊名，號爲尤蕭范陸，官至福建帥參，尋卒。方虛谷謂：「其詩苦硬頓挫而極其工，使不早死，雖誠齋詩格猶出其下。詩板舊在永州，傳者罕焉。」蓋千巖詩戛戛獨造，而骨硬味苦，絕無甜熟軟媚語，以故知之者鮮，好之者尤鮮，久而失傳，並佚其名氏，易以楊誠齋，改稱尤楊范陸。蕭之詩傳至今者，《古梅》絕句外，方虛谷《律髓》錄其《次韻傅惟肖》一首，入《宦情類》，詩云：「竹根蟋蟀太多事，喚得秋來籬落閒。又過暑天如許久，未償詩債若爲顏。肝腸與世苦相反，巖壑瞋人不早還。八月放船飛樣去，蘆花叢外數青山。」起句生新而自然，虛谷評爲奇峭，紀批亦稱好。三、四粗拙，五、六刻意做出而不佳。七句太淺俗，八句亦無味。由此觀之，其詩亦瑕瑜互見。惟咏古梅通章完美，枝韻四語，可以雄視百代矣。許印芳識。

況澄《仿元遺山論詩三十首》一九 文采尤、蕭、范、陸同，石湖南渡振頹風。梁谿寂寞千巖冷，我獨傾心拜放翁。

朱應庚《論詩三十首》二五 蕭、范高名舉世知，放翁意興更清奇。寒尊夜半蟲聲急，大雪山前射虎時。

分論

《飲酒》 《誠齋詩話》：東夫《飲酒》云：「信腳到太古，又登岳陽樓。不作蒼茫去，眞成浪蕩游。三年夜郎客，一舵洞庭秋。得句驚飛處，看山天盡頭。猶嫌未奇絕，更上岳陽樓。」又：「荒村三月不肉味，并與瓜茄倚閣休。造物于人相補報，問天賒得一山秋。」【略】絕似晚唐人。

《采蓮曲》 《後村詩話》續集卷二：蕭千巖《采蓮曲》云：「清曉去采蓮，蓮花帶露鮮。溪長須急槳，不是(趨)〔趁〕前船。」「相隨不覺遠，直到暮煙中。恐嗔歸得晚，今日打頭風。」絕似玉臺體。《徐氏筆精》卷四：宋蕭德藻號千巖，閩中人，以詩名於時。《采蓮曲》云：「清曉去采蓮，蓮花帶露鮮。溪長須急槳，不是趁前船。」又云：「相隨不覺遠，直到暮烟中。恐嗔歸得晚，今日打頭風。」絕似玉臺，劉後村酷稱之。

《樵夫》 《貴耳集》卷上：蕭千巖亦師茶山，有《樵夫》詩云：「一擔乾柴古渡頭，盤纏一日頗優游。歸來澗底磨刀斧，又作全家明日謀。」乃寓苟且一時之意。

《題訪戴圖》 《懷古錄》卷中：蕭千巖《題訪戴圖》云：「枯槎噪乾雀，交臂失夫君。寂寞一樽酒，憑窩空水雲。」或問：「此詩何以好？」雲齋曰：「此是反取，所以好。蓋他人必說子猷憶戴子，〔此〕詩反說安道憶子猷，立意自是不同，所以好。」

《次韻傅惟肖》 《瀛奎律髓彙評》卷六方回評：蕭德藻字東夫，三山人。初與楊誠齋湖湘同官，誠齋盛稱其詩爲尤、蕭、范、陸。止于福建帥參。使不早死，雖誠齋詩格猶出其下。其詩苦硬頓挫而極其工。五、六一聯，諸公幷不能及。起句奇峭。姜堯章乃其婿云。詩板舊在永州，傳者罕焉。 馮舒評：起語決非唐。 惡詩。 馮班評：次聯宋人可厭語。 查慎行評：南渡詩家初稱尤、蕭、范、陸，今蕭詩罕傳者，唯劉後村詩話中及茲集所載數篇而已。紀昀評：起二句好，中四句太粗野。《宋詩精華錄》卷三：字字鍛鍊。

《登岳陽樓》 《宋詩精華錄》卷三：作者手筆，直兼長吉、東野、閬仙而有之，盧仝長短句不足況，宜誠齋之一見推許也。

《古梅二首》一 《宋詩精華錄》卷三：梅花詩之工，至此可嘆觀止，非和靖所想得到矣。

又二 首二句，可作前一首注解。

傳記

《宋史翼》卷二八 蕭德藻字東夫，福建閩清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初調湖州烏程令，遂家焉。歷知峽州，終福建安撫司參議。德藻長於詩，造語苦

硬頓挫而極其工，與范成大、尤袤、陸游齊名。官湖湘時，楊萬里一見奬異，嘗曰：「近世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巖之工緻，皆余所畏也。」德藻所居屏山，千巖競秀，故自號千巖老人云。著有《千巖擇稿》（《書錄解題》參楊萬里《薦士錄》、《千巖摘稿序》）。

紀事

楊萬里《千巖摘稿序》　吾友蕭東夫，余初識之於零陵，一語意合，即襆被往其館，與之對牀。時天暑，東夫詰朝欲遁行。五鼓東夫先起，吹燈明滅，搔首若有嘗者。予亦起視之，蓋東夫作詩一章以贈余別也。予即和以答賦。東夫喜曰：「吾定交如定婚，吾與子各藏一紙。」自是別去，各不相聞者十有六年。淳熙丁酉，余出守毗陵，東夫丞龍川，相遇於上饒之西郊，一揖而別。後二年，余移廣東常平使者，東夫官滿歸，訪余於南溪之敝廬，自是吾二人者不再見至今。頃廣西提點刑獄嘗闕員，丞相王公問余孰可，余以東夫對，丞相驚曰：「子亦知東夫乎，吾深知之，何俟子言。子不知乎？東夫病矣。嘗使守峽州，不能行。」蓋東夫既不達，又貧又疾，又喪其妻若子，今惟一子與諸孫在耳。此惡人之憎東夫者，不忍舉前之所謂四不必者而集之東夫之一身者也。天其忍乎，人不忍而天忍焉，忍其一復忍其三，吾知天之必不然也。必不然而然焉，吾何以知其忍不忍，然不然哉。雖然，東夫以蓋代之氣，經世之才，驚人之詩，窒其二，亨其一，安知夫天之不私東夫乎。專其私，尤其忍，東夫其忍乎。余至金陵之一月，呼中男次公而告之曰：「東夫可念。」亟遣騎以書候之。東夫答余書，其辭充然自得，其意怡然自樂，寄書一編曰《千巖摘稿》，屬予序之，若未嘗窮且貧且災疾者。予媿謂次公曰：「東夫甚樂而不憂，余淺之爲丈夫也，余何足以知東夫哉。」

《鶴林玉露》丙編卷二　姜堯章學詩于蕭千巖，琢句精工。有詩云：「夜暗歸雲繞柁牙，江涵星影鴈圍沙。行人悵望蘇臺柳，曾與吳王掃落花。」楊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歸誠齋》云：「翰墨場中老斲輪，眞能一筆掃千軍。年年花月無虛日，處處江山怕見君。箭在的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視江東日暮雲。」誠齋大稱賞，謂其冢嗣伯子曰：「吾與汝弗如姜堯章也。」報之以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爲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皆癡絕，不見詞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已晚，酒泉端欲乞疏封。」南湖謂張功父也，堯章自號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世間官職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詩亦工，時人號「雙白石」云。

《賭棋山莊詞話》卷三　姜夔，字堯章，號白石，【略】客游湘江，以詩謁千巖蕭氏，蕭以爲能，因以其兄之子妻之。【略】同時又有黃巖老者，亦號白石，亦學詩於蕭千巖，時稱雙白石云。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千巖擇稿》七卷、《外編》三卷、《續編》四卷。知峽州三山蕭德藻東夫撰。嘗宰烏程，後遂家焉。楊誠齋序其集。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蕭德藻《千巖擇稿》七卷。又《外編》三卷。

藝文

楊萬里《和蕭判官東夫韻寄之》　湘江曉月照離裾，目送車塵至欲脯。歸路新詩今千首，幾時乘興更三吾。眼邊俗物只添睡，別後故人何似臞。尚策爬沙追歷塊，未甘直作水中鳧。

虞儔《簡蕭東夫》　向來一瓣爲南豐，縱使能詩也坐窮。千里望中同夜月，五言城裏帶春風。人言止酒今直止，君自中書豈不中。莫道天工全憒憒，滿頭白髮亦何公。

又《與蕭東夫相別幾二十年矣此來假守吳興而東夫令嗣監酒赴官池陽迎侍以行舟次城下遂得一見小詩述情》　間闊忻逢諸葛豐，不應阮籍哭途窮。擬留重客傾家釀，更喜賢郎有父風。詩思憑陵煙雨上，宦情抖擻簿書中。擊鮮下舍聊乘興，未許黃堂舍蓋公。

趙蕃《贈蕭參議德藻二首》　諸侯賓客湖南盛，東海蕭生漢帝知。前後相

望眞一揆，流傳況復有新詩。鄉來識面嗟無地，今日登門可自遲。未信千巖趣歸去，近傳新把峽州麾。平生苕霅幾扁舟，意在斯人豈漫遊。聞道千巖有高隱，甚思一見苦無由。雖云藥石稍親近，未害煙霞廛攬收。況是交承我伯父，援茲論契許前不。

張孝祥

論述

綜論

韓元吉《張安國詩集序》 自唐以來，詩人寖盛，有得於天才之自然者，有資於學問而成之者。然才之不足，不能卓越宏大，則失之淺近而無法；學之不至，不能研深雅奧，則失之蹈襲而無功。捨李、杜而降，咸有可議者矣。嗚呼！若吾安國之詩，其幾於天才之自然者歟！安國少舉進士，出語已驚人，未嘗習爲詩也。既而取高第，遂自西掖兼直北門，迫于應用之文，其詩雖間出，猶未大肆也。逮夫少憩金陵，徜徉湖陰，浮湘江，上灕水，歷衡山而望九疑，泛洞庭，泊荆渚，其懽愉感慨莫不什于詩，好事者稱歎，以爲殆不可及。蓋周游幾千里，豈吾所謂發其情致而動其精思，眞楚人之遺意哉。雖然，安國之詩，清婉而俊逸，其機杼錯綜，如繭之方絲，其步驟蹀躞，如驥之始駕。若天假之年，施藻火而御和鸞，其誰曰不宜？惜其不幸蚤世。予嘗欲爲之哀詞，悼其平生，未果也。歷陽胡使君元功集安國詩，得若干篇，將刻而傳之，以慰其鄉閭之思。又掇其歌詞以附于後，屬予序引。予於是收涕，而懷有不忍述者。嗟乎！士大夫或未識安國，詠其詩而歌其詞，襟韻灑落，宛其如在，亦足以悲其志之所寓，而知其爲一世之雋傑人也。

周必大《賀中書舍人張孝祥啟》 光膺書贊，就正詞垣。紅藥蒼苔，重詠鳳池之鳴佩；青春紫綬，共觀淮海之俊人。除目遠傳，輿情胥悅。恭惟某官才資卓越，器範粹清。學博而精，有若總龜之聚；文雄而俊，不殊逸驥之馳。自擢冠於大廷，即躐登於要路。校讐麟省，記注螭坳。凜然廊廟之姿，籍甚簪纓之譽。五花判事，既久兼寓直之榮；六押分員，宜寵錫眞除之命。恩章特異，眷簡彌隆。紬繹典謨，方且上規於姚、姒；推明德意，豈惟近比於常、揚。

楊萬里《跋張安國帖》 張安國書甚眞而放如此，然學之者皆未嘗見公之足於戶下者也。

朱熹《跋張安國帖》 安國天資敏妙，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其作字多得古人用筆意，使其老壽，更加學力，當益奇偉。建陽張大夫珍藏此紙，間以視予。展玩恍然如接談笑，書其後而歸之。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于湖集》附《初補承事郎授鎮東簽判誥》 敕賜進士及第張孝祥：朕敕天之命，夙夜祗懼。茲親策多士於庭，爾以正對發明師友淵源之義，深契朕心。擢冠群英，僉言惟允。

又《轉宣教郎誥》 爾學有淵源，詞尚體要。老氏藏室，聯輝奎壁之間；曾、史策名，補藝炎、興之際。用己志鋪張而不詭，合諸儒褒貶以爲功，比及三年，可傳百世。有晉王、虞、宋徐、沈之善，無丘、荀、袁、高□□之譏。卓識所資，凜著一王之法；奏篇既訖，聿嚴六閣之藏。

又《陞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誥》 爾學窮閫奧，文冠倫魁。治道敷陳，洋洋晁、董之對；皇猷潤色，渾渾虞、夏之書。屢柄郡麾，久膺閣職。茲緣西掖之班，延入北門之直。啓沃謀猷，鎔典謨於三代；發揮詔命，新瞻聽於四方。

張孝祥《題朱元晦所書凱歌卷後》 我詞不足錄，卿以醒渠醉。更參三十年，當與風子對。

張栻《贈學士安國公歸蕪湖序》 荆州早歲發策大廷，天子親擢爲第一，盛名滿天下。入司帝制，出典藩翰，議論風采，文章政事，卓然絕人。

又《于湖像贊》 是于湖君，英邁偉特。遇事耑然，如箭破的。談笑翰墨，如風無跡。惟其胸中，無有畛域，故所發施，橫達四出。雖然，此固衆人之所識也。今方袖手于湖之上，盡心以事其親，而益究其所未及，則其所致，又孰知其紀極者耶？

崔敦禮《代建康倅賀張舍人啟》 光奉贊書，顯膺異數。寵優事特，峻登綸綍之司；任大責專，兼付兵民之寄。除音一出，輿頌四馳。恭惟某官負世軼

材，受天間氣。文皆貫道，鄙衆作之小成；學本輔時，卑群言之近用。以一日而魁多士，不數歲而登要津，功業著隆，搢紳欽歎。

又《賀建康留守張舍人啟》 恭惟某官一代魁傑，四方宗師。羅網百氏，故其學浩博而閎深；根本六經，則其文淵源而簡蔚。清規輝世，奥學丕天，衍芳潤以誕敷，鴈隆名而旁暢。大廷發策，冠臚傳於唾手之間；眞主結知，馳駿坂若走丸之易。

湯衡《張紫微雅詞序》 昔東坡見少游《上巳遊金明池詩》有「簾幙千家錦繡垂」之句，曰：「學士又入小石調矣。」世人不察，便謂其詩似詞，不知坡之此言，蓋有深意。夫鏤玉雕瓊，裁花剪葉，唐末詞人非不美也，然粉澤之工，反累正氣。東坡慮其不幸而溺乎彼，故援而止之，惟恐不及。其後元祐諸公，嬉弄樂府，寓以詩人句法，無一毫浮靡之氣，實自東坡發之也。于湖紫微張公之詞，同一關鍵。始，公以妙年射策魁天下，不數歲入直中書，帝將大用之，未幾出守四郡，多在三湖七澤間，何哉？衡謂茲地自屈、賈題品以來，唐人所作，不過《柳枝》、《竹枝詞》而已，豈□以物色分留我公，要與「大江東去」之詞相爲雄長，故建牙之地不於此而於彼也歟！建安劉溫父博雅好事，於公文章翰墨，尤所愛重，片言隻字，莫不珍藏。既裒次爲法帖，又別集樂府一編，屬予序之，以冠於首。衡嘗獲從公游，見公平昔爲詞，未嘗著稿，筆酣興健，頃刻即成，初若不經意，反覆究觀，未有一字無來處，如《歌頭》、《凱歌》、《登無盡藏》、《岳陽樓》諸曲，所謂駿發踔厲，寓以詩人句法者也。自仇池仙去，能繼其軌者，非公其誰與哉？覽者擊節，當以予爲知言。

陳彦行《于湖先生雅詞序》 蘇明允不工於詩，歐陽永叔不工於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黄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才之難全也，豈前輩猶不免耶！紫微張公孝祥，姓字風雷於一世，辭彩日星於群因。其出入皇王，縱横禮樂，固已見於萬言之陛對；其判花視草，演絲爲綸，固已形於尺一之詔書。至於託物寄情，弄翰戲墨，融取樂府之遺意，鑄爲毫端之妙詞，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散落人間，今不知其幾也。比遊荆湖間，得公《于湖集》，所作長短句凡數百篇，讀之泠然灑然，眞非煙火食人辭語。予雖不及識荆，然其瀟散出塵之姿，自然如神之筆，邈往凌雲之氣，猶可以想見也。使天假之年，被之聲歌，薦之郊廟，當其《英》《莖》《韶》《護》間作而遞奏，非特如是而已。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予深爲公惜也。

王質《于湖集序》 故宋中書舍人張公安國奮起荒寒寂寞之鄉，而聲名震耀天下者二十餘年，可謂盛矣。歲丁丑，某始從公于臨安。間謂某曰：「吾有志于文章，將須成于子，其請爲我言之。」某謝不能。公益切，某不得已而爲之言：「文章之根本皆在六經，非惟義理也，而其機杼物采規模制度無不具備者也。」語未卒，公出《攷故圖》，其品百二十有八，曰：「是當爲記，于經乎何取？」某曰：「宜用《顧命》。」公拊掌變色曰：「吾得之！吾得之！」歲丁亥，追遊廬山之間，訖事，將裒其所歷序之。公曰：「何以？」某曰：「當用《禹貢》。」公益動。歲己丑，某下峽過荆州，公出其文數十篇，于是超然殆不可追躡，非漢、唐諸子所能管攝也。是歲，公沒于當塗之蕪湖，而其歌詞數編先出。歲癸巳，公之弟王臣官大冶，道永興，某謂王臣曰：「公之文當亟輯，世酣于其歌詞，而其英偉粹精之全體未著，將有以狹公者。」王臣既去一年，以公之文若干篇若干冊示某。公之文非修辭立論之所可贊也。往會于荆州之杞梓堂，公曰：「世之文，秦降于三代，漢降于秦，唐又降焉。何也？」某曰：「文章非人之所爲，天地之氣發露而爲英華，而人隨其淺深能否得之。世運風俗轉易遷流，愈降而愈薄，此可以觀氣之盈虧。自混淪以前，其略見于釋氏之《長含經》，而開闢以後，其詳見于邵氏之《皇極經世》。此文章所以有高下，而亦奚獨文章也？司馬子長、班孟堅世以爲匹，觀張騫之贊，子長、孟堅增損之語，可以見人情之廣狹。枚乘漢之劣，而柳子厚雄于唐者也，觀乘之《七發》與子厚之「八問」，可以見物態之厚薄。顧第弗深攷。」公益叩曰：「然則何如？」某曰：「世之風俗與天地之氣俱爲消息盈虛，而吾之心未嘗有所虧盈也。自三代而降，《中庸》、《大學》之旨不傳，而危微精一之學遂廢。世徒以智力精神與萬物相抗，而奪其情狀爲吾之文章，不知吾之智力精神與氣運風俗同流，而我弗能制也，若是何怪道愈降，文益衰？夫惟至誠不息之功全，而克己復禮之力厚，自爲主宰，不爲氣運風俗所遷。吾之智力精神返而與泰定之光相合，不隨古今之變而常新無窮，則三代之文章居然可致也。林間之夫，漢上之女，與今之學士大夫，其賢愚工拙宜至相絕矣，而《兔罝》、《漢廣》之聲非後世可吐，此惟其有莫不好德之心，故其音純，有無思犯禮之念，故其音正。世溺于勢利聲名，而方寸之地爲萬物往來馳騁之塗，蹂踐吾之精靈，其力至淺鮮矣。叙事而有《大禹》、《皋陶》、《益稷》之謨，論諫而有《說命》、《旅獒》、《立政》之書，諭衆而有《梓材》、《多方》之訓，析理而有《洪範》之文，此非可以取必于

其辭，而其存諸中者，如玉在石，珠在淵，溫純明湛之輝因物顯容而自莫知，此天下之至文也。」公曰：「善哉！始吾所志未爲極也。如子所言，則六經是師，三代是慕，而後可也。苟未死，當無負於子。」言已泣下。初莫諭其故，後四月而公亡。此某所以痛哭流涕而恨公之無年，抱其不竭之才，賚其未盡之志以沒，使某之言徒發而不見驗也。哀哉！

趙善《書管掾所抄張安國詩》 天上張公子，詩輕萬戶侯。駕車追熟路，順水放輕舟。化鶴驚何遠，藏山散莫收。可人秋浦掾，著力爲冥搜。

謝堯仁《張于湖先生集序》 文章有以天才勝，有以人力勝，出於人者可勉也，出於天者不可強也。【略】于湖先生，天人也。其文章如大海之起濤瀾，泰山之騰雲氣，倏散倏聚，倏明倏暗，雖千變萬化，未易詰其端而尋其所窮，然從其大者目之，是亦以天才勝者也。故觀先生之文者，亦但當取其轇轕幹旋之大用，而不在於苛責於纖末瑣碎之微。先生氣吞百代而中猶未慊，蓋尚有凌轢坡仙之意。其帥長沙也，一日，有送至《水車詩》石本，掛在書室，特攜堯仁就觀，因問曰：「此詩可及何人？不得佞我。」堯仁時窘於急卒，不容有不盡，因直告曰：「此活脫是東坡詩，力亦眞與相輒。但蘇家父子更有《畫佛入滅》、《次韻水官》、《贈眼醫》、《韓幹畫馬》等數篇，此詩相去卻尚有一二分之劣爾。」先生大然堯仁之言。是時，先生詩文與東坡相先後者已十之六七，而樂府之作，雖但得於一時燕笑咳唾之頃，而先生之胸次筆力皆在焉。今人皆以爲勝東坡，但先生當時意尚未能自肯，因又問堯仁曰：「使某更讀書十年何如？」堯仁對曰：「他人雖更讀百世書，尚未必夢見東坡，但以先生來勢如此之可畏，度亦不消十年，吞此老有餘矣。」次年，公自江陵得祠東下，方欲踐此言，未幾則已聞爲馭風騎氣之舉矣。嗚呼！天不竟英雄之志，尚留芑、墨兩城與太原餘藥，至今江流尚覺有不平，其以此歟！天下刊先生文集者有數處，豫章爲四通五達之衝，先是，先生之子同之將漕於此，蓋其責也。時侍郎莆陽蔡公屢勸之而竟不果，信知斯文通塞亦自有時。今閣學尚書公自其開府以來，即曉夕在念，而尚乃遲遲至於今者，豈不以先公後私，於事自有次第。而不知此事亦公也，蓋四方學者渴見斯文，以增壯筆端，方皆以先睹爲快。使公肯爲是舉，正是加惠學者之意，豈必獨認以爲激乎鴒原之情而足以有歉哉！自渡江以來將近百年，唯先生文章翰墨爲當代獨步，而此猶先生之餘事也。蓋先生之雄略遠志，其欲掃開河、洛之氛祲，蕩洙、泗之羶腥者，未嘗一日而忘胸中。使其得在經綸之地，驅馳之役，則周公瑾、謝幼度之風流，其尚可挹於千百載之上也，而門下之鯫生何足容議論之喙哉！

張孝伯《張于湖先生集序》 于湖先生長孝伯五歲，垂髫奉書追隨，未嘗一日相捨。別去餘十年，先生再冠賢書，會于臨安，時紹興癸酉也。明年魁多士，又明年入館，寖登清華。孝伯亦入太學爲諸生，無時不在左右。每見於詩、於文、於四六，未嘗屬稿，和鉛舒紙，一筆寫就，心手相得，勢若風雨。孝伯從旁抄寫，輒笑謂曰：「錄此何爲？」從手掣去。良繇天才超絕，得之游戲，意若不欲專以文字爲事業者。一日，謂孝伯曰：「汝作一月工夫，我只消一日，明日便有用處。」夫所謂用者，豈章句而已哉。惜乎天奪之速，不容究其才於用大，僅能遺愛於六州。恭聞孝宗皇帝玉音，嘗興用才不盡之歎，使其適乘機會，必有以上契聖心，則其成就蓋不止此。嗚呼！大夫士有志當世，孰不以功名自許，至如先生，眞有過人者歟！別後詩文，多得之耳授，然不能無舛也。

曹勛《跋張安國題字》 顯貴英游，乃如湖海之士，胸貯丘壑，筆力扛鼎，以飽學妙蘊，移其骨相。展玩數過，方想漫仕之風度，挹筆墨之秀發。而末奉延陵之臨寫，絕嘆點畫之超詣，昂霄聳壑，過數等矣。因知風檣陣馬一日千里，孰不瞠若乎後哉！

《于湖集》附《弔于湖墓在秣陵》 平生張于湖，萬里去一息。翻然九州外，汗漫跨鯨脊。乾坤能幾時，安用較顏跖。文章失津梁，所念斯道厄。

滕仲因《笑笑詞跋》 詞章之派，端有自來，溯源徂流，蓋可考也。昔聞張于湖一傳而得吳敬齋，再傳而得郭邈齋，源深流長，故其詞或如驚濤出壑，或如縐縠紋江，或如淨練赴海，可謂冰生於水而寒於水矣。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其文翰皆超逸，天才也。

《書錄》卷下 誠齋云：張安國書，甚眞而放如此，然學之者，皆未嘗見公之足於戶下者也。又云：于湖下筆，言語妙天下，當其得意，詩酒淋浪，醉墨縱橫，思飄月外，興逸天半。東坡云：李白死後，世無此樂三百年矣。

又 余兒時，聞人言于湖廷對第一人，御覽試策，有詞翰俱美之褒。

《宋史》卷三八九《張孝祥傳》 孝祥俊逸，文章過人，尤工翰墨，嘗親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但渡江初，大議惟和戰，張浚主復讎，湯思退祖秦檜之說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門而兩持其說，議者惜之。論曰：【略】張孝祥早負才畯，莅政揚聲，迨其兩持和戰，君子每歎息焉。

《**書史會要**》**卷六**　張孝祥，字安國，號于湖。歷陽烏江人。讀書一過目不忘，下筆數刻數千言。紹興中廷對第一。御覽試策，有詞翰俱美之褒。官至顯謨閣直學士。篆書極工，大字亦佳。楊萬里謂「安國書甚眞而放」。

楊慎《**群公四六序**》　觀此集所載，若王梅溪、胡邦衡、王民瞻、任元受、趙莊叔、張安國、胡仲仁、陳止齋，皆一時忠節道學之臣、鴻藻景鑠之士。其英聲直氣見于偶麗絺繪之中，直可與《陸宣公奏議》上下相映，奚可以文章末品少之？

《**詞品**》**卷四**　張孝祥，字安國，蜀之簡州人，四狀元之一也。後卜居歷陽。平昔爲詞，未嘗著稿，筆酣興健，頃刻即成，無一字無來處。如《歌頭》、《凱歌》諸曲，駿發蹈厲，寓以詩人句法者也。有《于湖紫微雅詞》一卷，湯衡爲序云云。其詠物之工如「羅帕分柑霜露鹵，冰盤剝芡珠盈掬」，寫景之妙如「秋淨明霞乍吐，曙涼宿靄初消」，麗情之句如「佩解湘腰，釵孤楚鬢」，不可勝載。

毛晉《**于湖詞跋**》　玉林集中興詞家選二十有四闋，評云：「舊有《紫微雅詞》，湯衡爲序，稱其平昔爲詞未嘗著稿，筆酣興健，頃刻即成，無一字無來處。如《歌頭》、《凱歌》諸曲，駿發蹈厲，寓以詩人句法者也。」恨全集未見耳。

錢禧《**崇禎本張于湖集序**》　友人張文伯梓《二張集》以公天下。二張者，文昌先生籍，唐人，爲司業；于湖先生孝祥，宋人，爲學士。二公並南之和州人。余讀韓昌黎答文昌書，二君子似有異同，其略云：「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爲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也。」又讀其《代文昌與李浙東書》，委折深至，其交情又何篤也。昌黎之於文昌深矣，不知其人，視其友矣。于湖封事炳如日星，詆和議侃侃不屈，無忝爾父，可以爲後世人臣不忠不孝之戒者。二公文詞妙天下，其人不專以文詞傳。

楊侯胤《**崇禎本張于湖集跋**》　于湖先生世代巍科，簪纓絡繹，南宋時登仕籍者三十餘人。家學淵源，忠孝屢著。尊人使金，伏節抗虜，表表於時。先生資稟天授，七歲賦詩文，髫年著作盈帙，弱冠登鼎甲，雖檜奸欲阻，而高宗誦其策不忍遺也。一念忠義，憂於心，發於詞，必欲吞虜殲奸，致君堯舜，返板蕩，成唐虞而後已。柰何中道告殂，大志未竟。使天假之年，則謝安石、李長源功相輝映，即不然，岳忠武、文文山可相後先也。先生詩文與韓、蘇侔，字與顏、柳埒，而道德問學則與朱元晦、張敬夫、呂東萊相流亞也。其禪機之妙，只窺冥諦，印證根宗，一息千古，孔門之顏子不能過之。蓋間世之豪傑也，雖隔代猶有耿光。因其遺篇薄蝕，其裔人張瑞寰遂捐貲刊梓，以寄景行之遐思云。

《**西河詞話**》**卷一**　詞本無韻，故宋人不製韻，任意取押，雖與詩韻相通不遠，然要是無限度者。【略】張安國《滿江紅》詞有「高丘喬木」、「望京華」、「迷南北」句，則通屋於職。【略】若蘇長公《赤壁懷古》，是《念奴嬌》調，其云「千古風流人物」，「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捲作千堆雪」，「雄姿英發」，「一樽還酹江月」，鮮于伯璣亦有是詞云「雙劍千年初合」，「放出群龍頭角」，「極目春潮闊」，「年年多病如削」，張于湖是調有云「更無一點風色」，「着我扁舟一葉」，「妙處難與君說」，「穩泛滄浪空闊」，「萬象爲賓客」，「不知今夕何夕」，則是既通物，月與屑與錫，又通覺、藥與曷與合，而又合通陌、職與曷與屑與葉與緝。是一入聲，而一十七韻展轉雜通，無有定紀。

《**香祖筆記**》**卷五**　宋張孝祥《于湖集》僅四卷，門人謝堯仁、弟華文閣直學士孝伯序之。于湖紹興甲戌狀元，高宗謂爲謫仙人，天性倜儻，勇于爲義，眞西山目于湖生平雖跌宕，至于大綱大節處，直是不放過。每作爲詩文，輒問門人視東坡如何？而堯仁謂其《水車》詩活脫是東坡，然較蘇氏《畫佛入滅》、《次韻水官》、《韓幹畫馬》等數篇，尚有一二分劣。又謂以先生筆勢，讀書不十年，呑東坡有餘矣。觀集中詩，亦是學步江西，尚未到後山境界，遽欲上擬坡公，妄矣。在南渡之初，亦下放翁遠甚。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張孝祥**》　占得鰲頭紫府仙，顏公書法杜陵篇。咸陽死後兔羅織，簾幔風垂禁直前。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于湖集》四十卷。【略】〔謝〕堯仁序稱孝祥每作詩文，輒問門人視東坡何如。而堯仁謂其《水車》詩活脫似東坡，然較蘇氏《畫佛入滅》、《次韻水官》、《韓幹畫馬》等數篇，尚有一二分劣。又謂以先生筆勢，讀書不十年，呑東坡有餘矣。今觀集中諸作，大抵規摹蘇詩，頗具一體，而根柢稍薄，時露竭蹶之狀。堯仁所謂「讀書不十年」者，隱寓微詞，實定論也。然其縱橫兀傲，亦自不凡。故《桯史》載王阮之語，稱其平日氣吐虹霓，陳振孫亦稱其天才超逸云。

又卷一五九　《義豐集》一卷。【略】岳珂《桯史》稱阮學於張紫微，載其萬杉寺唱和絕句及《重過萬杉寺》絕句。紫微者張孝祥也。【略】張詩則摹擬蘇軾。

又卷一九八　《于湖詞》三卷。【略】卷首載陳應行、湯衡兩序，皆稱其詞寓詩人句法，繼軌東坡。觀其所作，氣概亦幾幾近之。《朝野遺記》稱其在建康留守席上賦《六州歌頭》一闋，感憤淋漓，主人爲之罷席。則其忠憤慷慨，有足動人者矣。又《耆舊續聞》載孝祥十八歲時，即有《點絳唇》「流水泠泠」一詞，爲朱希眞所驚賞。或刻孫和仲，或即以爲希眞作，皆誤。

《開有益齋讀書志》卷五　《自鳴集》。【略】宋江西詩派祖黃、陳，其弊也鬱轖槎枒，讀之不快人意。冠之爲于湖張安國所重，于湖詩學東坡，極有豪氣，冠之詩亦有磊磊英多之概。【略】于湖抱經濟志，冠之從遊，亦有心世道。【略】于湖既沒，汲引無人，退居終老，其兀傲之氣不減也。

《銅鼓書堂詞話》　張安國孝祥號于湖，烏江人。紹興二十四年廷對第一，授承事郎、簽書鎮東軍判官。累遷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兼督府參贊軍事，領建康留守。尋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著有《于湖詞》一卷。聲律宏邁，音節振拔，氣雄而調雅，意緩而語峭。集內《念奴嬌・過洞庭》一解，最爲世稱頌。其中如：「玉界瓊田三萬頃，著我扁舟一葉。素月分輝，明河共影，表裏俱澄澈。」又云：「短鬢蕭疎襟袖冷，穩泛滄溟空闊。盡吸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爲賓客。叩舷獨嘯，不知今夕何夕。」此皆神來之句，非思議所能及也。鶴山魏了翁跋于湖手書此詞眞蹟云：「張于湖有英姿奇氣，著之湖湘間，未爲不遇。洞庭所賦，在集中最爲傑特，方其吸江酌斗，賓客萬象時，詎知世間有紫微青瑣哉？」湯衡序《紫微詞》云：「于湖平昔爲詞，未嘗著筆。豪酣興健，揮灑滿幅，頃刻即成，無一字無來處。」

樊增祥《張孝祥》　趙家南渡數詞人，竹屋梅溪未識眞。淺酌西江斟北斗，一時豪氣蓋蘇辛。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一　《詞綜續編》二十四卷，自順治迄咸豐，搜羅可謂富矣。然首卷錄丹陽荆慈衛《念奴嬌》一闋，與草窗《絕妙詞選》張于湖《過洞庭作》一字不訛，殊不可解。案于湖爲南宋名家，所著《紫微詞》，久已膾炙人口，何選家竟未之見？

《白雨齋詞話》卷一　張安國詞，熱腸鬱思，可想見其爲人。劉後村則感激豪宕。其詞與安國相伯仲，去稼軒雖遠，正不必讓劉、蔣。世人多好推劉、蔣，直以爲稼軒後勁，何耶？

又卷八　東坡一派，無人能繼。稼軒同時，則有張、陸、劉、蔣輩，【略】然愈學稼軒，去稼軒愈遠，稼軒自有眞耳。不得其本，徒逐其末，以狂呼叫囂爲稼軒，亦誣稼軒甚矣。

又　唐、宋名家，流派不同，本原則一，論其派別，大約溫飛卿爲一體，【略】辛稼軒爲一體，張、陸、劉、蔣、杜合者附之）。

王國維《桂翁詞跋》　有明一代，樂府道衰，【略】獨文愍（夏言）以魁碩之才，起而振之，豪壯典麗，與于湖、劍南爲近。

《大鶴山人詞話》附錄《放翁詞跋》　今讀放翁詩集，既滋多口，議其淺薄，頗有複沓之譏，而詞則能擺落故態，斐娓可觀，其高淡處出入稼軒、于湖之間。

分論

《家書》　周必大《跋張安國與伯子家書》：士大夫尺牘，施之尊長，未免矜持，用之交遊，容或假借。若乃行草得於肆筆，獎勵發於眞情，捨群從家問何以哉。觀此五帖，則故紫微郎之墨妙，今太常伯之蚤成，何待贊也。楊萬里《跋張伯子所藏兄安國五帖》：于湖張公下筆言語妙天下，當其得意，詩酒淋浪，醉墨縱橫，思飄月外，興逸天半。東坡云：「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某初挂名於公之牓，又嘗再見公於直廬，今其季伯子尙書寄示五帖，開卷未了，山立玉色，凜然在人目中也。

《到蘇州謝上表》　《誠齋詩話》：中書舍人張安國知撫州，自撫移蘇，《謝上表》云：「雖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然以小易大，是誠何心。」增「雖」、「然」二字，而兩州東西大小，乃甚的切。

《沈相落職制》、《陳樞密降官制》　《後村詩話》續集卷一：《沈相落職制》云，【略】《陳樞密降官制》末云：「爲祈父之爪牙，初期陳力；視秦人之肥瘠，良負虛懷。」時于湖年未三十，而筆力高簡如此。沈坐簠簋，陳坐辭難而責，兩制尾聯皆妙。益公行（葉）樞密責詞，亦精切，然稍費詞矣。

《上丁齋宿》　《後村詩話》續集卷一：于湖詩若不逮總得，然《上丁齋宿》云：「北來被髮車連野，東走乘桴浪接天。汲汲兩宮常旰食，受膰歸去淚如川。」《與胡邦衡》云「夢了瓊崖身益壯，煙銷金塢自空傳」之作，極佳。

《讀中興碑》　《荆溪林下偶談》卷二：《讀中興頌》詩，前後非一，惟黃魯

直、潘大臨皆可爲世主規鑒。若張文潛之作，雖無之可也。陳去非篇末云：「小儒五載憂國淚，杖藜今日溪水側。欲搜奇句謝兩公，風作浪涌空心惻。」蓋當建炎亂離奔走之際，猶庶幾少陵不忘君之意耳。張安國篇末亦云：「北望神皋雙淚落，只今何人老文學。」語亦頓挫含蓄。然首句云「錦綳兒啼思塞酥」，雖曰紀事，其淫褻亦甚矣。首以淫褻犯分之語，似非臣子所宜言。至於末句乃若愛君憂國者，則吾未敢信也。《歸田詩話》卷中：磨崖《中興碑》，黃、張二大篇，爲世傳誦，然各有誤。山谷云：「南內淒涼誰得知？」按李輔國遷上皇居西內，非南內也。文潛云：「玉環妖血無人掃。」按貴妃於佛堂前縊死，非濺血也。南渡後，于湖張安國一篇，世少知者，詩云：「錦綳兒啼思塞酥，重牀燎香驅羣胡。黃裙錦襪無尋處，一夜驚眠搖帳柱。」朔方天子神爲謀，三郎歸來長慶樓。樓前拜舞作奇祟，中興之功不贖罪。日光玉潔十丈碑，蛟龍蟠拏與天齊。北望神京雙淚落，太息何人老文學。」可繼黃、張之後。

《**東坡**》《荊溪林下偶談》卷三：詞人即事睹景，懷古思舊，感慨悲吟，情不能已。今舉其最工者，如【略】東坡《昆陽城賦》：「橫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傴僂而畦菜。」張安國題黃州東坡詩：「老仙騎鶴去，稚子飯牛歌。」蓋人已逝而迹猶存，迹雖存而景隨變。古今詞云，語言百出，究其意趣，大概不越諸此。

《**念奴嬌**》《**洞庭青草**》　魏了翁《跋張于湖念奴嬌詞眞蹟》：張于湖有英姿奇氣，著之湖湘間，未爲不遇。洞庭所賦，在集中最爲傑特，方其吸江酌斗，賓客萬象時，詎知世間有紫微青瑣哉？余客唐安湖上，計孟甫袖以見訪，是日八月既望，後此者蓋四十有七年矣。撫卷太息，書而歸之。《四朝聞見錄》乙集：「張于湖」嘗舟過洞庭，月照龍堆，金沙盪射。公得意命酒，唱歌所自製詞，呼羣吏而酌之曰：「亦人子也。」其坦率皆類此。《草堂詩餘》卷四楊愼評：淼杳曠忽，殊有仙氣。（「孤光」二句）煞甚冷心腸。《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淼杳曠忽，心境與水光相映。非唯形骸可破，即乾坤不知上下也。《蓼園詞選》黃氏評：寫景不能繪情，必少佳致。此題詠洞庭，若只就洞庭落想，縱寫得壯觀，亦覺寡味。此詞開首，從「洞庭」說至「玉界瓊田三萬頃」，題已說完，即引入「扁舟一葉」，以下從舟中人心跡與湖光映帶，寫隱現離合，不可端倪。鏡花水月，是二是一。自爾神采高騫，興會洋溢。《詞則・放歌集》卷二：熱腸鬱思，正於閒冷處見得。《湘綺樓詞選》王闓運評：飄飄有陵雲之氣，覺東坡《水調》猶有塵心。

《**六州歌頭**》《**長淮望斷**》　《朝野遺記》：安國在建康留守席上，賦此歌闋，魏公爲罷席而入。沈雄《古今詞話・詞評》上卷：花庵詞客曰：于湖紫微詞，湯衡敘之曰：平昔爲詞，未嘗着稿，但筆酣興健即成，卻無一字無來處。如《歌頭》諸曲，寓以詩人句法者也。沈雄曰：安國在建康留守魏公席上，賦《六州歌頭》，感憤淋漓。魏公爲之罷飲而入，則其詞之足以動人者也。《藝概》卷四：詞莫要於有關係。【略】張孝祥安國於建康留守席上賦《六州歌頭》，致感重臣罷席。然則詞之興觀羣怨，豈下於詩哉！任良幹《詞林萬選序》：古之詩，今之詞也。二《雅》二《頌》，有義理之詞也，填詞小令，無義理之詞也。在古曰詩，在今曰詞，其分以此，故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略】張于湖、李冠之《六洲歌頭》、辛稼軒之《永遇樂》、岳忠武之《小重山》，雖謂之古之雅詩可也。填詞之不可廢者以此。《蒿庵論詞》：于湖在建康留守席上賦《六州歌頭》，感憤淋漓，主人爲之罷席。他若《水調歌頭》之「雪洗虜塵靜」一首，《木蘭花慢》之「擁貔貅萬騎」一首，《浣溪沙》之「霜日明霄」一首，率皆瞻懷君國之作。《白雨齋詞話》卷六：張孝祥《六州歌頭》一闋，淋漓痛快，筆飽墨酣，讀之令人起舞。惟「忠憤氣填膺」一句，提明忠憤，轉淺轉顯，轉無餘味。或亦聳當途之聽，出於不得已耶？（《朝野遺記》云：安國在建康留守席中賦此，魏公爲罷席而入。）《詞則・放歌集》卷二：起勢蒼莽，全篇亦淋漓盡致。《歷朝詞選》自起處至「亦膽腥」爲第一段。自「隔水」至「且休兵」之第二段。自「冠蓋使」至末爲第三段，於調末合。今從《六十一家詞》及《詞綜》分兩段爲正。「忠憤」二字提明，太淺太顯，絕無餘味。或亦聳當路之聽，出於不得已耶？《詞徵》卷五：劉改之詞，如「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雕虎」，是善效稼軒體者。陶南村謂其贍逸有思致，殊不足以盡之。南宋此體最多，張安國《六州歌頭》：「長淮望斷，關塞莽然平。」【略】張仲宗《賀新郎》：「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易老悲難訴。」皆所謂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者。

《**滿江紅**》《**千古淒涼**》　《吳禮部詩話》：于湖玩鞭亭，晉明帝覘王敦營壘處，自溫庭筠賦詩後，張文潛又賦《于湖曲》，以正湖陰之誤。詞皆奇麗警拔，膾炙人口。徐寶之、韓南澗亦發新意。張安國賦《滿江紅》云：「千古淒涼，興亡事，但悲陳迹。凝望眼，吳波不動，楚山叢碧。巴滇綠駿追風遠，武昌雲旆

連天赤。笑老姦遺臭到如今，留空壁。　邊書靜，烽烟息。通軺傳，銷鋒鏑。仰太平天子，聖明無敵。蹙踏揚州開帝里。渡江天馬龍爲匹。看東南佳氣鬱葱葱，傳千億。」雖間采溫、張語，而詞氣亦不在其下。嘗見安國大書此詞，後題云：「乾道元年正月十日。」筆勢奇偉可愛。（《建康實錄》，唐許嵩所著者，亦稱湖陰云云。庭筠之誤，有自來矣。）

《醉落魄》（輕黃淡綠）　《詞品》卷四：張于湖《醉落魄》詞云，【略】此詞「毒」、「蹴」二字難下。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上卷：江尙質曰：張于湖《醉羅歌》閨情詞，以「毒」、「蹴」字爲韻，「多情早是眉峰蹙，一點秋波，閒裏覷人毒。歸來想見櫻桃熟。不道秋千，誰伴那人蹴。」此限韻之險者。《雨村詞話》卷二：張孝祥于湖《醉落魄》詞，有「一點秋波，閒裏覷人毒」。「毒」字險而穩，人不敢下。

《滿江紅》（斗帳高眠）　《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楊柳芭蕉助雨悲悽，其破人心耳，可知也。天來妙語。着實摹。　《詞綜偶評・宋詞》：（也不管滴破故鄉心）出唐詩。（愁人耳）出古詩。（「破我一牀蝴蝶夢」二句）工妙。《蓼園詞選》黃氏評：寫雨寫情，是一是二，筆極清婉流麗。至其託興處，當于言外細細參之。

《水調歌頭》（江山自雄麗）　《草堂詩餘》正集卷三沈際飛評：盛唐。寄聲數字，粗滯。景奇瑰。

《念奴嬌》（朔風吹雨）　《草堂詩餘》正集卷四沈際飛評：風雨夾雪，荒寒悽悲。（憑高一笑，問君何處炎熱）超然。　《詞則・放歌集》卷二：結以縱爲擒，正自悲鬱。

《菩薩蠻》（東風約略吹羅幕）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五字神肖。　《蕙風詞話》續編卷一：于湖詞《菩薩蠻》云，【略】此詞綿麗蕃豔，直逼花間，求之北宋人集中，未易多覯。

《桃源憶故人》（朔風弄月吹銀霰）　《草堂詩餘》續集卷上沈際飛評：敲打抽換得來至味至趣。語不倒不醒，不倒不深，「日長蚤被酒，人盡道斷腸，不道人腸斷」，皆倒法。

《憶秦娥》（雲垂幕）　《草堂詩餘》別集卷一沈際飛評：瓊，赤玉也，似非雪色。謝賦「林挺瓊樹」，劉義恭「飛瓊集庭樹」，李賀「白天碎碎墮瓊芳」，則沿用久矣。路迷迷路，傳雪之神。　《花草蒙拾》：張安國雪詞，前半刻畫不佳，結乃云：「楚溪山水，碧湘樓閣。」則寫照象外，故知頰上三毛之妙也。古今詞人詠雪，以柳絮因風爲佳話第一。自羊孚贊陶淵明詩後，僅見此八字，銀盃縞帶，傖父刻畫，與撒鹽何殊。　《蓼園詞選》黃氏評：沈際飛曰：路迷迷路，傳雪之神也，饒有清迥之趣。

《木蘭花慢》（送歸雲去雁）　《草堂詩餘》別集卷四沈際飛評：敲打。（「但疏烟」三句）情沃機逸。（「情知」以下）不醉只添愁，莫道酒未盡，愁已先回。

《木蘭花慢》（紫簫吹散後）　《皺水軒詞筌》：升庵極稱張孝祥詞，而佳者不載。如「醒時冉冉夢時休。擬把菱花一半，試尋高價皇州」，此則壓卷者也。

《鷓鴣天》（日日春樓醉夢中）　《詞綜偶評・宋詞》：（行行又入笙歌裏）「又」字從前段第二句來。

《木蘭花慢》（擁貔貅萬騎）　《蒿庵論詞》：瞻懷君國之作。　《詞則・放歌集》卷二：前寫軍容之壯，此以恢復之事期之。

《浣溪沙》（霜日明霄水蘸空）　《白雨齋詞話》卷六：二帝蒙塵，偸安南渡，苟有人心者，未有不拔劍斫地也。南渡後詞，如【略】張安國《浣溪沙》云：「萬里中原烽火北，一尊濁酒戍樓東。酒闌揮淚向悲風。」【略】此類皆慷慨激烈，髮欲上指。詞境雖不高，然足以使懦夫有立志。　《詞則・放歌集》卷二：情詞迫烈，音節悲壯。

《念奴嬌》（星沙初下）　《詞則・放歌集》卷二：雄直處亦近似稼軒。

《水調歌頭》（湖海倦游客）　《詞則・放歌集》卷二：發二帝之幽憤。

《南歌子》（路盡湘江水）　《詞徵》卷五：張安國詞云：「昏昏西北度嚴關，天外一簪，初見嶺南山。」陸放翁詞云：「小槽紅酒，晚香丹荔，記取蠻江上。」張初至粵地而作，陸追憶粵遊而作，其志趣迥爾不侔。

傳記

陸世良《重城張氏信譜傳》　公諱孝祥，字安國，學者稱爲于湖先生。本貫和州烏江縣，唐司業張籍七世孫，秘閣修撰、金國通問使邵之從子。父祁，

任直秘閣、淮南轉運判官。紹興初年，金人寇和州，隨父渡江，居蕪湖昇仙橋西。時公甫數歲，豫章王德機一見而奇之，遂許以女焉。幼敏悟，書再閱成誦，文章俊逸，頃刻千言，出人意表。轉運公嘗面池築室爲讀書所，池故多蛙，公以硯擲之，聲遂永息，人咸異之。既貴，即以禁蛙名其池。年十六領鄉書，再舉冠里選。紹興甲戌，廷試擢進士第一，時年二十有三。策問師友淵源，秦塤、曹冠皆力攻程氏專門之學，公獨以程氏得孔、孟之緒。先，知貢舉湯思退已定塤魁多士，帝讀其策皆檜語，復自裁擇，乃首擢公，親灑宸翰：議論堅正，詞翰俱美。【略】先是，岳飛卒於獄，時廷臣畏禍，莫敢有言者，公方第，即上疏言岳飛忠勇天下共聞，【略】帝特優容之。時公尚在期集所，猶未官也。秦相益忌之。初授簽書鎮東節度判官廳公事，轉秘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召，公第甫一年得召對，勸帝總攬權綱以盡更化之美，【略】遷校書郎，敕兼國史實錄院校勘。會連歲芝生太廟楹，百官表賀，時儲位尚虛，公獨上《原芝》篇以諷之。【略】高宗覽之，首肯再三，舉朝稱誦。遷尚書禮部員外郎，尋爲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初，公與汪澈同館職，修先朝實錄，澈老成畏禍，務在磨稜，公少年氣銳，欲悉情狀，往往凌拂。澈謂曰：「蔡中郎失身於董卓，故不爲君子所與。」公曰：「顧自立何如。」思退聞之，不悅於澈之言。至是澈爲御史中丞，乃首劾公等奸不在盧杞下，遂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祀。尋除知撫州事。【略】孝宗即位，除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提舉學事，賜紫金魚袋。【略】張魏公還朝，乃首薦公，召赴行在。入對，勸帝辯邪正，審是非，崇根本，壯士氣，【略】上嘉之，除中書舍人，遷直學士院，俄兼都督府參贊軍事。時魏公欲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復薦公領建康留守。湯思退言改除敷文閣待制，留守如舊。及魏公罷判福州，宣諭劾公爲黨，落職。【略】自渡江以來，大議惟和與戰，魏公主戰，湯相主和。公始登第出思退之門，及魏公志在恢復，公力贊相，且與敬夫志同道合，故魏公屢薦公，遂不爲思退所悅。或者因公召對「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等語，謂公出入二相之門，兩持其說，豈知公者哉。思退竄，仍復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治有聲。俄改知潭州，權荊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爲政簡易，時濟之以威，湖南遂得以無事。【略】會敬夫、定夫扶魏公柩至州境，不能入蜀，公爲營葬於屬縣寧鄉之西，遂與敬夫講性命之學，日夕不輟，築敬簡堂以爲論道之所，而四方之學者至焉。公自篆《顏淵問仁》章於中屏，晦庵、南軒各爲詩文以記之。尋復待制，徙知荊南、荊湖北路安撫使。荊州當虜騎之衝，自建炎以來，歲無寧日。公內修外攘，百廢俱興，雖羽檄旁午，民得休息。築寸金堤以免水患，置萬盈倉以儲漕運，爲國爲民計也。乾道五年己丑，偶不豫，遂力請祠侍親，疏凡數上。帝深惜之，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南軒爲文以餞之，荊南士民哭送登舟，仍繪小像於湘中驛，南軒爲之贊。既歸蕪湖，凡縉紳之士，莫不晉接。宗戚渡江而貧窘者，公輒賑之。新觀瀾亭以集同志，講論之餘，徜徉山水，寺觀臺榭，吟咏殆遍，而悉爲之題識。【略】庚寅冬，疾復作，遂卒。卒之日，商賈爲之罷市，兩河之民，惶惶如失所恃。帝聞之，惜其有用才不盡之嘆。公性剛正不阿，秦塤同登第，官禮部侍郎，一揖之外，不交一言。尤工翰墨，嘗親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詩詞雄麗，尤工古調，有《于湖集》四十卷。嗟乎！惟公起布衣，被簡遇，入司帝制，出典藩翰，議論風采，文章政事，卓然絕人。歷事中外，士師其道，吏畏其威，民懷其德，所至有聲。奈何筮仕之初，見忌於檜，既而不悅於湯，旅進旅退。向使得召行道，天錫永年，斯世斯道之寄，經天緯地之才，當必有大過人者。卒不能究其所施，齎志以沒，惜哉。參知政事孝伯世稱賢相，孝曾以節義聞，孝才、孝章以文學著，公之諸兄弟也，賢才萃於一門，公實有以啓之。

《宋史》卷三八九《張孝祥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夷堅己志》卷六　江浙間路歧伶女，有慧黠，知文墨，能於席上指物題詠，應命輒成者，謂之合生。其滑稽含玩諷者，謂之喬合生。蓋京都遺風也。張安國守臨川，王宣子解廬陵郡印歸次撫，安國置酒郡齋，招郡士陳漢卿參會。適散樂，一妓言學作詩，漢卿語之曰：「太守呼爲五馬，今日兩州使君對席，遂成十馬，汝體此意，作八句。」妓凝立良久，即高吟曰：「同是天邊侍從臣，江頭相遇轉情親。瑩如臨汝無瑕玉，暖作廬陵有腳春。五馬今朝成十馬，兩人

前日壓千人。便看飛詔催歸去，共坐中書秉化鈞。」安國爲之嗟賞竟日，賞以萬錢。

周必大《廣南提舉市舶江公文叔墓誌銘》 帥張孝祥雅重君，去鎮日餞客滿座，酒闌索贈言相規。君曰：「舍人文章政事獨步一世，加以持重則大用矣。」僚友愕然，張不懌而起。明日召君，握手曰：「始聞君言，實不能堪，久之方悟平生失處正坐是〔耳〕。」因共載累日，留詩爲別。

《誠齋詩話》 劉侍郎岑，字季高，居建康。中書舍人張孝祥，字安國，時爲帥。還往甚密。一日，安國忽具衣冠造季高，季高驚異，未出，先令人問盛服而來何故。安國曰：「欲北面書法。」季高不辭讓，著道服而出，安國則令人扶季高，納拜者再，季高亦不辭讓。安國請曰云云，季高答曰云云，大意令安國學李邕書。

《能改齋漫錄》卷一七 「去年今日，從駕遊西苑。彩仗壓金波，看水戲、魚龍漫衍。寶津南殿，宴坐近天顏。金盃酒，君王勸。頭上宮花顫。六軍錦繡，萬騎穿楊箭。日暮翠華歸，擁鈞天、笙歌一片。如今關外，千里未歸人，前山雨，西樓晚，望斷思君眼。」此陳濟翁《驀山溪》詞也。舍人張孝祥知潭州，因宴客，伎有歌此，至「金盃酒，君王勸。頭上宮花顫」，其首自爲之搖動者數四。坐客忍笑指目者甚多，而張竟不覺也。

《四朝聞見錄》乙集 高宗酷嗜翰墨，于湖張氏孝祥廷對之頃，宿醒猶未解，濡毫答聖問，立就萬言，未嘗加點。上訝一卷紙高軸大，試取閱之，讀其卷首，大加稱奬，而又字畫遒勁，卓然顏魯。上疑其爲謫仙，親擢首選。臚唱賦詩，上尤偉永。張正謝畢，遂謁秦檜。檜語之云：「上不惟喜狀元策，又且喜狀元詩與字，可謂三絕。」又扣以詩何所本，字何所法，張正色以對：「本杜詩，法顏字。」檜笑曰：「天下好事，君家都占盡。」蓋嫉之也。張廷對時，天下猶未盡許之，務能叅問前儒，汲揚後學，詞翰愈工，天性倜儻，輕財好施，勇於爲義，爲政平易，民咸思之。唯嗜酒好色，不修細行。高宗嘗問以人言卿贓濫，孝祥拱笏再拜以對曰：「臣誠不敢欺君，臣濫誠有之，贓之一字，不敢奉詔。」上笑而置之，人以爲誠非欺君者。眞文忠嘗語余曰：「于湖生平雖跌宕，至於大綱大節處，直是不放過。」張烏江人，寓居蕪湖，捐己田百畝，匯而爲池園，種芙蕖楊柳，鷺鷗出沒，烟雨變態，扁堂曰歸去來。蕪湖未有第進士者，陰陽者流謂必于湖水與縣治接而後英才出，張方欲鑿而通之，則已歿矣。嘗舟過洞庭，月照龍堆，金沙盪射。公得意命酒，唱歌所自製詞，呼群吏而酌之，曰：「亦人子也。」其坦率皆類此。嘗慕東坡，每作爲詩文，必問門人曰：「比東坡何如？」門人以過東坡稱之，雖失太過，然亦天下奇男子也。惜其資稟太高，浸淫詩酒，既與南軒、考亭先生爲輩行友，而不能與之相與琢磨，以上續伊洛之統，而今世好神怪者，以公爲紫府仙，惜夫！

《癸辛雜識續集卷下 張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多景樓落成，于湖爲大書樓匾，公庫送銀二百兩爲潤筆。于湖卻之，但需紅羅百匹。于是大宴合樂，酒酣，于湖賦詞，命妓合唱甚歡，遂以紅羅百匹犒之。

《因話錄》 張安國守撫州時，年未五十，其父總得老人在官。一日，老人在齋內索紅筆發書，來兩吏人聲諾拱立，總得問爲誰，對云：「書表司，適聞運使發書，來祗應。」總得遣去，卻呼安國來，曰：「撫州書表司是伏事汝，我如何使，汝當伏事我發書。」安國侍立，候總得修書，封題遣發乃退。

袁桷《跋于湖帖》 于湖先生與王宣子皆紹興進士第一，而皆以政事發身，二公皆守湖南，此帖蓋于湖江東，宣子尹京時也。杼山劉季高寓金陵，于湖守行宮，納謁杼山，杼山曰：「守謁當有故？」于湖曰：「願求書法。」杼山野服以肅，于湖拜而受之。今其書蓋與劉無異也。文獻彫落，因巽堂內翰出其書，敢以過庭所聞者告焉。

作品本事

朱熹《跋蔣邕州墓誌銘》 始予讀張敬夫遺文，見所記蔣邕州事，常恨不得蔣君爲人之詳。一日，有新攸縣蔣令者過門枉顧，出張安國所述其先墓文，則邕州公也。予驚喜，疾讀數過，不能去手。又觀劉文潛跋語，則又知君之遺愛在人，久而不衰也。嗚呼！世固未嘗無材也。惟其生於窮荒下邑，既無以自振，而又知自貴重，不肯希世取寵，遂以陸沉下僚，不及究其所有者爲不少矣。如君之材，晚雖小試，然其志業豈遽盡於其所已試者而已耶？是可哀已。文潛所論聲病綴緝遺賢之弊，尤與人意合。章卿稱攸縣嘗論嶺西鹽法，因得扣焉，又喜邕州家法之未泯也。嗟嘆不已，輒記其後云。淳熙乙巳二月庚辰，新安朱熹。

《桯史》卷一 高宗覽婁陟明寅亮之議，垂意祖烈，詔擇秦支，並建二王

邸，恩禮未有隆殺也。會連歲芝生太宮，百執事多進頌詩，張紫微孝祥時在館，獨獻文曰《原芝》。紹興二十四年，芝生於太廟楹，當仁宗、英宗之室，詔羣臣觀瞻，奉表文德殿賀。既二年，芝復生其處，校書郎張孝祥作《原芝》曰，【略】上得之喜，即擢爲南宮郎。於是內廷始漸有別，迄于建儲云。

《荆溪林下偶談》卷一　東坡《大風留金山兩日》云：「塔上一鈴獨自語，明日顛風當斷渡。」于湖詩云：「塔上一鈴語，湖頭三日風。」用坡語也。

《齊東野語》卷九　王宣子尚書母，葬山陰獅子塢，爲盜所發。時宣子爲吏部員外郎，其弟公袞待次烏江尉，居鄉，物色得之，乃本村無賴嵇泗德者所爲。遂聞於官，具服其罪，止從徒斷，黥隸他州，公袞不勝悲憤。時猶拘留鈐轄司，公袞遂誘守卒飲之以酒，皆大醉，因手斷賊首，朝復提之自歸有司。宣子亟以狀白堂，納官以贖弟罪。事下給舍議，時楊椿元老爲給事，張孝祥安國兼舍人，書議狀曰，【略】詔：「給舍議是。」其後，公袞於乾道間爲勅令所刪定官。一日登對，孝宗顧問左右曰：「是非手斬發冢盜者乎？」意頗喜之。未幾，除左司。

羅志仁《姑蘇筆記》　張于湖代爲和州守設廳題梁云：「宋乾道丁亥正月朔旦，郡守胡昉新作黃堂，其綏靖和民千萬年，永無斁。」詞翰奇偉，至今猶存。彭大雅帥蜀，築重慶城，暮客門士各撰記誦，俱不當其意，雅乃自記十七字云：「大宋嘉熙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爲蜀根本。」大字深刻之，諸人歎服。文子布衣，位至方伯連率，功名震耀，其胸次亦不凡矣。文本不工，然吐辭超勝，以少少勝多多，暗合于湖，想見豪氣。

《詞品拾遺》　張于湖送朱元晦行，與張欽夫、邢少連同集，作《南鄉子》一詞云：「江上送歸船【略】」此詞見《蘭畹集》。觀「楚舞湘弦」之句及朱文公《雲谷寄友絕句》云：「日暮天寒無酒飲，不須空喚莫愁來。」則晦翁于宴席，未嘗不用妓。廣平之賦梅花，又司馬公亦有豔辭，亦何傷于清介乎。

著錄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張于湖集》。

謝堯仁《張于湖先生集序》　天下刊先生文集者有數處，豫章爲四通五達之衝，先是，先生之子同之將漕於此，蓋其責也。時侍郎莆陽蔡公屢勸之而竟不果，信知斯文通塞亦自有時。今閣學尚書公自其開府以來，即曉夕在念，而尚乃遲遲至於今者，豈不以先公後私，於事自有次第。【略】嘉泰改元之中秋，門下士昭武謝堯仁序。

張孝伯《張于湖先生集序》　別後詩文，多得之耳授，然不能無舛也。竭南昌，解后王大成集，大成從先生久，先生深愛之者。盡以家藏與諸家所刊屬其讎校，雖不敢謂全書，然視他本則有間矣。繼有所得，當爲後集云。嘉泰元年十月旦，弟華文閣直學士、朝請大夫、知隆興府、充江南西路安撫使孝伯謹書。

《讀書附志》卷下　《于湖居士文集》四十卷，右張孝祥字安國之文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于湖集》四十卷，中書舍人歷陽張孝祥安國撰。

《文獻通考》卷二二九　《于湖集》四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張孝祥文集》四十卷，又《詞》一卷，《古風律詩絕句》三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張氏《于湖居士文集》，一部六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張氏《于湖居士文集》七冊。

《趙定宇書目》　《于湖文集》六本。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孝祥《于湖集》四十卷。

《脈望館書目》　《張于湖集》二本。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于湖文集》六冊，全。宋孝宗朝張孝祥著，凡四十卷。

錢禧《崇禎本張于湖集序》　友人張文伯梓《二張集》以公天下。二張者，文昌先生籍，唐人，爲司業；于湖先生孝祥，宋人，爲學士。二公並南之和州人。【略】甲申重九書于長干僧舍，吳門錢禧。

楊侯胤《崇禎本張于湖集跋》　因其遺篇薄蝕，其裔人張瑞寰遂捐貲刊梓，以寄景行之遐思云。歷陽後學楊侯胤謹識。

《絳雲樓書目》卷三　張孝祥《于湖居士集》。陳景雲注：「四十卷。」

《宋百家詩存》卷一〇《于湖集》　孝祥精於翰墨，時稱之曰紫府仙。所著有《于湖集》四十卷，原本失傳，僅存詩絕句二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　《于湖集》四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張孝祥撰。【略】《書錄解題》載《于湖集》四十卷，此本卷數相合。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于湖居士文集》四十卷，宋張孝祥撰。宋刊本，半葉十行，行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雙魚尾。上魚尾上記字數，下記「于湖幾」。下魚尾下記葉數，再下記刊工姓名，有陳榮等。首嘉泰元年昭武謝堯仁序，又弟孝伯序，皆鈔補。目尾鈔補七葉，十卷鈔補五葉。鈐有「文淵閣印」。（盛氏遺書，歸袁克文。）

又　《于湖居士文集》四十卷，宋張孝祥撰。明寫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于湖集》四十卷，宋張孝祥撰。路有鈔本八卷。明萬曆刊本八卷。韓有四庫舊鈔本。許氏有鈔本四十卷。

又《續錄》　影宋鈔本。八千卷樓有傳鈔閣本。繆藝風藏鈔本四十卷。四部叢刊本。

《四部叢刊書錄》　《于湖居士文集》四十卷、附錄一卷，六冊，慈溪李氏藏宋刊本，宋張孝祥撰。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于湖居士文集》四十卷，宋張孝祥撰，附錄一卷，清影宋鈔本，十二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于湖居士文集》四十卷、附錄一卷，六冊，宋張孝祥撰，宋嘉定間刊本，近人袁克文手書題記，章世保觀款。

湯衡《張紫微雅詞序》　建安劉溫父博雅好事，於公文章翰墨，尤所愛重，片言隻字，莫不珍藏。既哀次爲法帖，又別集樂府一編，屬予序之，以冠於首。【略】乾道辛卯六月望日，陳郡湯衡撰。

陳彥行《于湖先生雅詞序》　比遊荊湖間，得公《于湖集》，所作長短句凡數百篇，讀之泠然灑然，眞非煙火食人辭語。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于湖詞》一卷，張孝祥安國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于湖詞》一卷。

毛晉《于湖詞跋》　玉林集中興詞家，選二十有四闋，評云：「舊有《紫微雅詞》，湯衡爲序。【略】恨全集未見耳。古虞毛晉識。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四集：張孝祥《于湖詞》三卷，六十二葉。

《述古堂書目》卷二　張孝祥《于湖詞》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于湖詞》三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宋張孝祥撰。【略】此本爲毛晉所刊，第一卷末即繫以跋，稱恨全集未見，蓋祇就《詞選》所載二十四闋，更摭四首益之，以備一家。後二卷則無目錄，亦無跋語，蓋其後已見全集，刪其重複，另編爲兩卷以續之，而首卷則未重刊，故體例特異耳。【略】陳應行序稱《于湖集》長短句凡數百篇，今本乃僅一百八十餘首，則原藁散亡，僅存其半，已非當日之舊矣。

《結一廬書目》卷四　《于湖先生長短句》五卷、拾遺一卷，宋張孝祥譔，影寫宋刊本。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六　《于湖先生長短句》五卷、拾遺一卷，影寫宋刊本。宋狀元張孝祥安國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于湖詞》三卷，宋張孝祥撰。四集。汲古閣刊本。昭文張氏有影宋本五卷、拾遺一卷。

又《續錄》　宋刊一卷本。李福影宋乾道刊五卷、拾遺一卷，鈔本。雙照樓刊四卷本。涉園影刊宋金元明詞本五卷、拾遺一卷。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四　《于湖居士長短句》三卷、拾遺一卷，影鈔宋本。宋張孝祥撰。【略】此出乾道間刻本，有陳應行、湯衡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于湖先生長短句》五卷、拾遺一卷，宋張孝祥撰。清鈔本，一冊。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于湖先生長短句》五卷、拾遺一卷，二冊，宋張孝祥撰，清李子仙影宋鈔本，諸家遞校，清孫原湘、張蓉鏡、吳憲徵、楊希銓各手跋。

藝文

唱和

王十朋《次韻安國讀楚東酬唱集》　麾把江湖遇列仙，賡酬篇什滿鄱川。

寶家兄弟聯珠日，廬阜峰巒夕照天。三郡美名俱赫赫，一臺遺墨尚鮮鮮。紫微妙語題詩後，光艷眞能照簡編。

又《安國讀酬唱集有平生我亦詩成癖卻悔來遲不與編之句今欲編後集得佳作數篇爲楚東詩社之光復用前韻》 六逸中無李謫仙（前集恨不得公詩爲六），詩筒忽得舊臨川（舍人前治臨川，乃鄰郡也）。枝芳又類燕山桂（何卿往矣，今集又得五人），馬立欣瞻刺史天（五人二帥三守）。公似虞臣宜作牧，我慚鼠技濫烹鮮。新詩不減顏公詠，貴若山王定不編。

又《次韻安國讀薦福壁間何卿二詩悵然有感》 金華遽作鬼中仙，歎息眞同子在川。何遜詩猶在東閣，杜陵家不上青天（何卿每有歸蜀之念。既死，其子以其喪歸葬于吳）。忠隨奏疏留丹闕，字落禪房照碧鮮。客過楚東吟楚些，唱酬新集定須編。

又《五月二十五日餞安國舍人于薦福洪右史王宗丞來會坐間用前韻》 尊酒相逢半八仙，鬢絲我類杜樊川。江東渭北四方客（張淮西、洪江東、王河北、某浙東），楚尾吳頭五月天。蓮社濫陪陶令飲，兵廚聊擊陸生鮮。待將紅藥翻階句，別作番陽一集編（張欲盡和《楚東唱酬詩》，故云）。

又《再用韻送安國》 辟穀留侯早得仙，慶鍾苗裔福如川。少年爲佛魁千佛，今日生天作二天。西掖代言詞俊逸，東湖題壁墨澄鮮。此行定有詩千首，莫惜因風寄數編。

又《次韻安國題清音堂》 堂上清音樂奏仙，洲如孤嶼媚中川。餘干遙服三苗國，陸羽高飛百越天。風過琵琶聲不斷，水來雲錦色長鮮。留題重遇張公子，又入詩中第一編（唐張祜詩在《于越題詠》中爲首篇）。

又《宿何山孫氏竹軒觀張安國題壁因用其韻》 往來眞箇及瓜期（去來皆七月），見竹還思種竹時（郡齋種竹）。今日賦詩添舊集，明朝不是楚東詩。

朱熹《敬簡堂分韻得月字》 煌煌定方中，農隙孟冬月。君侯敞齋扉，華榜新未揭。我來適茲時，亦有大夫茇。清觴不留行，晤語得超越。更看雷雨勢，翻動龍蛇窟。襟懷頓能轍，肝膽亦已竭。老仙來何方？湖海氣磊砢。君侯斂袂起，顧越承屨襪。坐人驚創見，引去殊卒卒。伊余不忍逝，頓首願有謁。人生均秉彝，天造豈停歇。云何利害判，所較無一髮？茲焉辨不早，大本將恐蹶。吾言實自箴，君聽未宜忽。

又《仙洲新亭熹名以畫寒紫微張公爲書其額判院劉丈乃出新句輒次高韻二首》 聞說藤蘿外，神龍舊所蟠。擘開千丈峽，寫盡一襟寒。賞寄三杯酒，歸投六尺單。若無詩律好，清絕不成歡。

悄蒨非人境，寒蟬夏已稠。陽崖驚素雪，午扇怯清秋。共說新亭好，眞堪妙墨留。賞心元不厭，仙夢肯來遊（時已聞安國之訃）？

張栻《贈于湖詩》 桐花三月英，風雨滿江城。使君晚被酒，千騎過友生。名談宿霧捲，逸氣孤雲橫，揮斤看翰墨，笑語皆詩成。人物有如此，吾輩賴主盟。更呼南鄰客，共此樽酒傾。愛我庭下竹，頭角方崢嶸。永懷冰雪姿，寧復世俗情。新篇一湔祓，凡木石足程。願言對封植，歲晚長敷榮。

又《和張荊州所寄》 自古荊州通陸海，秪今學士過青錢。笑譚坐了安邊策，取次成詩盡可編。詩來千里作春妍，尚記城南五畝園。豈但苔痕留屐齒，故應石上有窪罇。有時散策過西鄰，共向東風憶故人。芙蓉亭下池水滿，敬簡堂前楊柳春。鍾陵未命千里駕，洞庭亦繫沙邊舟。閉門讀書卧歲晚，世事敢云風馬牛（共父、安國皆欲相招，未能往也）。明時未可廢譚兵，壯歲寧容便乞身。何人爲向沙頭去，憑仗慇懃一問津。

王質《登張安國右司官舍後閣》 東風吹塵暗城郭，一見吳山增眼明。文人筆力轉嵩華，坐撫吳山毫髮輕。向來撫媚玉局老，對公談罷猶縱橫。參差萬象羅雙目，奔走文場供約束。東家粱肉西絲竹，卻與青山作僮僕。

虞儔《次張安國舍人讀王侍郎詩有懷其人韻》 蓋世聲名紫府仙，平生襟袖著山川。一麾管領秋江月，千首憑陵杜曲天。嶠昔風雲餘感慨，歸來文字帶芳鮮。和韓何限驚人句，應有門人李漢編。

趙蕃《過愛直驛次張安國韻》 亭然一何奇，枯者亦靡側。雖經歲祀多，未覺霜霰迫。余行再此驛，爾故無變色。慨念題詩人，深爲九泉客。泥深兀羸馬，苔老迷舊刻。愛爾故蒼蒼，余今變爲白。

紀念

王十朋《悼張舍人安國》 天上張才子，少年觀國光。高名一枝桂，遺愛六州棠。出世纔成佛，修文遽作郎。長沙屈賈誼，宣室竟凄涼。

韓元吉《祭張舍人文》 嗚呼！安國之才，一旦千里。信朝燕而暮越，歷萬險而不躓。非方皋與造父，孰得撙其銜轡？發嘉譽于兒童，首英名于多士。

脫蛟鯨之垂涎，排鴛鷺而接翅。奮長纓于冊府，見諸老之戢袂。出擁六州之麾，入裁兩院之制。爛珠璧于文詞，捷風雨乎政事。灑妙墨之琳琅，傾高談于意氣。邊陲望其威聲，黎民歌其遺惠。馳騁十有五年，疇不謂之已試。亦足以方駕群豪，軼步當世矣。嗟人生之多艱，固靡限乎富貴。眷昔賢之有言，無八九之如意。況屈吾安國之指，十不滿其二三。上則諧于父母，下則拊于兄弟。委澗藻之莫收，乏階蘭之或蒔。觸炎高而遽疾，卧空舟而倏逝。委蓋棺于朋友，付弱女于諸婢。功名鼎來，齎志沒地。他人不能一日，行路爲之隕涕，尚何三事之可欷，百齡之足計哉。我方銜憂，公訃奄至，死生契闊，俯仰則異。僅餘豐碑，絕筆千字。惟慟哭之云阻，寓斗酒而往酹，望孤墳于鍾山，尤仿像于一醉也。

張栻《祭于湖先生文》 嗟乎！如君而止斯耶？其英邁豪特之氣，其復可得耶？其如長江巨河奔逸洶湧，渺然無際，而獨不見其東匯溟渤之時耶？又如驊騮、騄駬追風絕塵，一日千里，而獨不見其日暮稅駕之所耶？此栻所以痛之深，惜之至，而哭之悲也。惟君起布衣，被簡遇，十年之間，入司帝命，出領數路，文章之煒煒，政事之超卓，多士之所共知，亦不待栻之贊嘆。惟其孝友恂恂朝夕，則人有不得而盡知者。方自荆州歸，栻以書抵君，謂及此閑暇，專意承志，實進德修業之要，君深以爲然。孰謂曾不數月，乃有此聞！栻傾蓋荷知，久而深篤，言有勁切，君不以爲迂，此意何可忘也。道阻且長，不得往哭，遣致一奠，孰知予悲。

王質《憶張安國》 天上足官府，舍人何處歸。世情傷幻化，道眼羨空飛。易合誰終始，難言有是非。九原如可作，來共立斜暉。

施士衡《挽于湖》 湧泉詞筆坐中驚，天付斯文以道鳴。獨步蟾宮丹桂選，濡毫綸閣紫微清。絕絃慟哭人琴喪，埋玉凄涼柱石傾。一見那知成永別，重來天路問騎鯨。

又《復挽》 十年帥鉞倦馳驅，適意方謀一壑居。賈誼有才終太傅，薛收無壽處中書。傷心風月江山古，過石光陰夢幻虛。紅紫飄零春色盡，後凋松柏獨蕭疏。

沈端節《挽于湖》 荒城難訪十全醫，半篋遺書世共悲。寧有故人憐阿戹，但餘息女類文姬。忠籌屢畫平戎策，宦蹟常留墮淚碑。醉扣西州重回首，山陽鄰笛夜凄其。

又《復挽》 氣概凌雲孰敢先，中興事業冠英躔。朝廷議論一言定，翰墨風流四海傳。恰跨鰲頭升紫閣，忽騎箕尾上青天。竹林笑傲今陳跡，撫槨江皐涕泫然。

王阮《和于湖萬杉寺詩》 昭陵龍去奎文在，萬歲靈杉守百神。四十二年眞雨露，山川草木只今春。

又《復弔于湖先生》 碧紗籠底墨纔乾，白玉樓中骨已寒。淚盡當時聯騎客，黃花時節獨來看。

許及之《宿建德驛追次張于湖壁間韻》 此驛閱人多似我，于湖去後有誰來？詩留版壁經年在，門對嚴扃盡日開。天上有文修白玉，人間無句對蒼苔。相逢莫問滔滔事，荷簣曾過有意哉。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張孝祥于湖集》 大羅天上親裁定，先友平生種宿嫌。未免被他時相笑，顏書杜句一身兼。

敷演

《古今女史》 宋女貞觀陳妙常尼年二十餘，姿色出群，詩文俊雅，工音律。張于湖授臨江令，宿女貞觀，見妙常，以詞調之，妙常亦以詞拒于湖。後與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情洽，潘密告于湖，以計斷爲夫婦，即俗傳《玉簪記》是也。

《本事詞》卷下 陳妙常，女冠也，美而慧，善詞翰。張于湖慕之，陳作小詞以拒云：「清靜堂前不捲簾，景悠然。閑花野草漫連天，莫胡言。　獨坐洞房誰是伴，一爐烟。閑來窗下理琴弦，小神仙。」

《蕙風詞話》卷一 兩宋人塡詞，往往用唐人詩句。金元人製曲，往往用宋人詞句。尤多排演詞事爲曲。關漢卿、王實甫《西廂記》出于趙德麟《商調·蝶戀花》，其尤著者。檢《曲錄》雜劇部，有《陶秀實醉寫風光好》、《晏叔原風月鷓鴣天》、《張于湖誤宿女貞觀》、《蔡蕭閑醉寫石州慢》、《蕭淑蘭情寄菩薩蠻》，皆詞事也。就一劇一事而審諦之，塡詞者之用筆用字何若，製曲者又何若。曲由詞出，其淵源在是，曲與詞分，其徑塗亦在是。

雜錄

《履齋示兒編》卷一一 《庭燎》曰：「夜未央。」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渠，陸音其據反。【略】淵明《讀山海經》詩：「方與三辰游，壽考豈渠央。」魯直《觀伯時畫馬》詩云：「木穿石盤未渠透，坐窗不遨令人瘦。」此古體必讀爲去聲。近世內翰汪彥章（藻）《挽洪承議太孺》詩落句云：「欲識慶源何自遠，大川東去未渠央。」中書舍人張安國（孝祥）《水調歌頭》末句云：「莫遣兒輩覺，此樂未渠央。」二公直作平音用，誤也。

《耆舊續聞》卷一 待制公十八歲時，嘗作樂府云：「流水泠泠，斷橋斜路橫枝亞。雪花飛下，全勝江南畫。　白璧青錢，欲買春無價。歸來也。風吹平野，一點香隨馬。」朱希眞訪司農公不值，於几案間閱見此詞，驚賞不已，遂書於扇而去，初不知何人作也。一日，洪覺範見之，叩其所從來，朱具以告。二人因同往謁司農公問之，公亦愕然。客退，從容詢及待制公，公始不敢對，既而以實告。司農公責之曰：「兒曹讀書，正當留意經史間，何用作此等語耶？」然其心實喜之，以爲此兒他日必以文名於世。今諸家詞集及《漁隱叢話》皆以爲孫和仲或朱希眞所作，非也。正如詠摺疊扇詞云：「宮紗蜂趁梅，寶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雲母輕，裊裊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余嘗親見藁本於公家，今《于湖集》迺載此詞，蓋張安國嘗爲人題此詞於扇故也。

《瀛奎律髓彙評》卷三四張祈《渡湘江》 方回評：總得居士張公祈，字晉彥。兄邵，字才彥。和州烏江人。才彥宣和三年上舍，建炎初自衢州曹官借禮書使金，紹興十三年同朱弁、洪皓還，有《軿軺軒唱和集》。晉彥有子，是爲中書舍人于湖居士孝祥，字安國。以安國魁多士，羅織下獄。官至淮漕，號總得居士。此詩壯浪，所以子有父風。

《詞品》卷二 詞家多用心字香，蔣捷詞云：「銀字箏調，心字香燒。」張于湖詞：「心字夜香清。」【略】所謂心字香者，以香末縈篆成心字也。心字羅衣，則謂心字香熏之爾。或謂女人衣曲領如心字，又與此別。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八《宋張即之書進學解》 按《皇宋書錄》，即之，安國之後，甚能傳其家學。安國名孝祥，仕終顯謨閣學士，所謂于湖先生。孝伯之兄，即之之伯父也。其書師顏魯公，嘗爲高宗所稱，即之稍變而刻急，遂自名家。然安國僅年三十有八，而即之八十餘，咸淳間猶存，故世知有樗寮書，而于湖書鮮稱之者。此書無歲月可考，而老筆健勁，大類安國。所書盧坦河南尉碑，豈所謂傳其家學者邪？

《樂府餘論》 南宋詞人，繫情舊京，凡言歸路，言家山，言故國，皆恨中原隔絕。此周公謹氏《絕妙好詞》所由選也。公謹生宋之末造，見韓侂胄函首，知恢復非易言，故所選以張于湖爲首。以于湖不附和議，而早知恢復之難。不似辛稼軒輩率意輕言，後復自悔也。《宋史・張孝祥傳》曰：「渡江初，大議惟和戰。張浚主復讎，湯思退主秦檜之說，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門，而兩持其說，議者惜之。」按孝祥登第，思退爲考官，然以策不攻程氏專門之學，高宗親擢爲第一，則非爲思退所知也。本傳又言：「張浚自蜀還朝，薦孝祥，召赴行在。孝祥既素爲湯思退所知，及受浚薦，思退不悅。孝祥入對，乃陳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且靖康以來，惟和戰兩言，遺無窮禍。要先立自治之策以應之。復言用才之路太狹，乞博采度外之士，以備緩急之用。」上嘉之。按大臣異論，人材路塞，俱非朝廷所以自治。孝祥所陳，可謂知恢復之本計矣。傳乃謂兩持其說，何見之淺也。故北宋之初，未嘗不和，由自治有策。南宋之末，未嘗不言戰，以自治無策。于湖《念奴嬌》詞云：「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亦惜朝廷難與暢陳此理也。

沈端節

論述

張孝祥《浣溪沙》（用沈約之韻） 細仗春風簇翠筵，爛銀袍拂禁爐煙，旂書名字壓宮垣。　太學諸生推獨步，玉堂學士合登仙，乃翁種德滿心田。

張侃《跋揀詞》 沈端節字約之，《元夕・探春令》云：「舊家元夜【略】」

《日至・感皇恩》詞：「和氣靄微霄【略】」用俗語而婉麗。周文忠公乾道丁亥游山，經從蕪湖，時約之爲宰，以詩編謁文忠，文忠謝以詩：「令君到處即文場，未怕簿書期會忙。神術有時朝賜履，賡歌無路贊垂裳。彭州篇什元飛動，工部交游更老蒼。自古詩人貴磨琢，試看淇澳詠文章。」文忠期待，可謂厚矣。

毛晉《克齋詞跋》 按《花庵》、《草堂》二集俱不載沈端節，故其品行亦無從考。惟馬端臨云字約之，家於苕溪，豈即沈會宗同族耶？今會宗詞亦不多見，其膾炙人口者，惟《詠賈耘老苕上水閣》一闋云：「景物因人成勝概，滿目更無塵可礙。等閑簾幕小欄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誰信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間閑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水一派。流水白雲長自在。」苕溪漁隱云：「賈耘老水閣遺址，正去余水閣相近，景物清曠，悉如會宗之詞。故余嘗有句云：『三間小閣賈耘老，一首佳詞沈會宗。』」今讀克翁詞，風致亦甚相類，獨長於詠物寫景，不墮鄭衛惡習，殆梅徑、竹屋之流歟？海虞毛晉識。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克齋詞》一卷。【略】其吐屬婉約，頗具風致，固不以《花庵》、《草堂》諸選不見採錄減價矣。

《靈芬館詞話》卷二 《詞綜》之選，於南宋小家，眞能披沙揀金，然尚有未盡者，如克齋詞，惟選《虞美人》「去年寒食曾相見」一首。其又《太常引》云：「三三五五短長亭【略】芸窗詞《青玉案》云：「少時貪看瓊林繞【略】」二詞皆工。

《蒿庵論詞》 《提要》謂沈端節吐屬婉約，頗具風致，似尚未盡克齋之妙。周氏濟論詞之言曰：「初學詞求空，空則靈氣往來，既成格調求實，實則精力彌滿。」克齋所選，已臻實地。而《南歌子》「遠樹昏鴉鬧」一闋，尤爲字字沈響，匪僅以婉約擅長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詞凡四十餘闋，吐屬婉約，頗有風致。往往以調爲題，猶唐末五代間之舊例耳。

《惠風詞話》卷二 宋詞名句，多尚渾成。亦有以刻畫見長者。沈約之《謁金門》云：「獨倚危闌清晝寂。草長流翠碧。」前調云：「寒色著人無意緒。竹鳴風似雨。」《如夢令》云：「忺睡，忺睡，窗在芭蕉葉底。」《念奴嬌》（刻本無題，當是詠海棠）云：「醉態天眞，半羞微斂，未肯都開了。」刻畫而不涉纖，所以爲佳。

傳記

《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三 沈約之，名端節，字約之。吳興人，寓居溧陽。令無湖，知衡州，提舉江東茶鹽。淳熙間官至朝散大夫。著有《克齋詞》一卷。（《湖州府志》）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克齋詞》一卷，苕溪沈端節約之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克齋詞》一卷。

《玄賞齋書目》卷七 沈端節《克齋詞》。

《汲古閣校刻書目》 《宋名家詞》第五集：沈端節《克齋詞》十七葉。

《述古堂書目》卷二 沈端節《克齋詞》。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克齋詞》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百宋樓藏書志》卷一二〇 《克齋詞》一卷，舊鈔本。宋苕溪沈端節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克齋詞》一卷，精鈔本，何夢華藏書。苕溪沈端節約之。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克齋詞》一卷，宋沈端節撰。五集。汲古閣刊本。

又《續錄》 何夢華鈔本。

雜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八 《克齋詞》一卷，【略】宋沈端節撰。端節字約之，吳興人。是集見陳振孫《書錄解題》，然振孫亦不詳其始末。毛晉跋語疑其即詠賈耘老苕上水閣沈會宗之同族，亦無確證。惟《湖州府志》及《溧陽縣志》

均載端節寓居溧陽，嘗令蕪湖，知衡州，提舉江東茶鹽，淳熙間官至朝散大夫。其說必有所據。獨載其詞名《充齋集》，則「充」、「克」二字形近致訛耳。其詞僅四十餘闋，多有詞而無題。考《花間》諸集，往往調即是題，如《女冠子》則詠女道士，《河瀆神》則爲送迎神曲，《虞美人》則詠虞姬之類，唐末五代諸詞，例原如是。後人題詠漸繁，題與調兩不相涉，若非存其本事，則詞意俱不可詳。集中如《念奴嬌》二闋之稱太守，《青玉案》第一闋之稱使君，第三闋之稱賢侯，竟不知所贈何人。至《念奴嬌》「尋幽覽勝」一闋，似屬端節自道。據詞中「自笑飄零歲晚，欲挂衣冠神武」及「群玉圖書，廣寒宮殿，一一經行處」云云，則端節固當曾官京職，以其題已佚，遂無可援據。宋人詞集，似此者頗少，疑原本必屬調與題全，輾轉傳寫，苟趣簡易，遂遭刪削耳。今無可考補，姑仍其舊。

《**詞徵**》卷三　《詞品》載用字之法，所收太濫，苦無區別。愚謂虛字宜詳，實義可略，因補綴之。【略】「猛」，陳後山《清平樂》詞「猛與將來放著」。沈約之《謁金門》「猛記烏衣曾舊識」。

張縯

論述

周必大《與夔漕張季良縯劄子》　某特枉緘書，申以別幅，展誦數四，欣慰亡斁。巫峽奇峰，又蒙傳寫爲寄，平生未省有此偉觀，亟排壁間，恍如接談麈於白雲樓之下，感幸不可言也。

又　二記、詩序、《綠筠岡賦》等又蒙誨誘，彌勒三復，允切歎仰。給事早以奧學瑰詞獨步一世，得謝而歸，齒宿意新，詞旨敷暢，視泰之加醇焉。非特知筆力之日勝，又喜壽祺之未艾也。

楊萬里《答張季長少卿書》　遣騎再臨，復拜尺素，教之石刻之新作，覩以經術之訓傳。老病衰謝之中，忽得異書於異人。唐人一日看遍長安之花，何如僕一日覩盡群玉之府也。文辭高寒，山巑泉潺，楷法奇崛，鐵屈石出。陶泓諸銘，山谷之菁，房湖諸記，柳子之裔，《魯論明微》，闖神之機，《春秋述義》，泄聖之秘。

陳傅良《張縯除直秘閣宮觀制》　以熙寧論事之臣之後，其文足以自見，其學足以自飭。

紀事

《愛日齋叢鈔》卷三　張季長縯賦梅自序云：「余往歲和任子淵《梅花》詩有云：『夢隨影瘦溪橫月，詩與香深竹擁門。』子淵喜曰：『新語也。』又和張惠之詩云：『有月嬋娟來伴住，無人寂寞爲誰香。』薛元發屢相歎曰：『清語也。』後在雙峰戲和陳齊正詩云：『醉餘釵擁橫枝睡，夢破香隨淺笑來。』查元章偶見之，笑曰：『韻語也。』舉酒相飲。今十數年矣，子淵、元發、元章皆下世，念之悵然，久不復爲賦梅詩。徘徊月庭，雙樹盛開，幽香襲人，偶成一章，刻琢之詞，不能復爲子淵、元發所稱，而綺靡之習，亦不能復爲元章所笑，老懷眞如止水也。」詩曰：「向來懶不賦梅詩，禪榻忘機鬢已絲。月戶忽逢雙玉立，春風又見一年期。樓高縹緲明霜影，竹冷橫斜浸雪枝。倘笑閒塵除未盡，暗香猶着夢魂知。」今《劍南集》有《次韻張季長梅詩》：「倚橋臨水似催詩，戲伴鵝黃上柳絲。萬里西湖驚目斷，二年東閣憶幽期。插瓶直欲連全樹，簪帽憑誰揀好枝。一味凄涼君勿嘆，平生初不願春知。」務觀在蜀，與張厚善，暮年猶懷之不已，間寓於篇什。起修史時，且欲引類，不果。或云李季章參政，其婿也。

藝文

陸游《祭張季長大卿文》　於虖！世之定交，有如某與季長者乎：一產岷下，一家山陰，邂逅南鄭，異體同心，有善相勉，闕遺相箴，公醉巴歌，我病越吟，大笑居談，坐客皆瘖。公既造朝，衆彥所欽。我南入蜀，九折嶔岑。公以

憂歸，我亦陸沉。久乃相遇，垂涕霑襟。宿好未遠，舊盟復尋。駕言造公，公已來臨。我倡公和，如鼓瑟琴。送我東歸，握手江潯，欲行復尼，頓足噫喑。是實古道，乃見於今。公還爲卿，華路駸駸。我方畏讒，潛恐不深。公去我召，如商與參。渺邈天涯，一書萬金。我自史閣，進長書林，迫老亟退，突不暇黔。亦嘗挽公，力策弗任。比乃聞公，請投華簪，旋又聞訃，天乎難諶。玉樹永閟，龍柏已森。何時復聞，正始遺音。濆酒絮中，不及手斟，英魂如生，豈忘來歆。於虖哀哉。

楊萬里《和陸務觀用張季長吏部韻寄季長兼簡老夫補外之行》 今代老龜蒙，無書遺子公。也能將好句，特地寄西風。遲暮甘三已，飄零笑兩究。絕憐張與陸，百戰角新功。

袁說友《和張季長少卿塵外亭韻》 金城玉壘雄西邊，雲崖凜凜摩蒼天。環城萬井四十里，無處著眼江頭煙。我來登臨重嘆息，搜索勝景披雲巔。結亭百雉上南郭，山川映帶圍桑田。春風城南細麥好，夏雨城北圓荷鮮。長瀾四溢去不斷，茂林百種森當前。朝光下卷西山霧，界天一白如鎔甄。兩年寂寞誰知己，一日邂逅詩中仙。品題印可喜所遇，瀾翻筆下源流泉。平山醉翁何以重？一詞一記垂千年。於今塵外已獨步，壯觀絕致誰爭妍。癡兒莫苦簿書債，一笑亭上應忘筌。春來花柳膽遨樂，念我一舸方東遄。甘棠遺愛定無有，赤壁懷去猶能全。他年吳蜀問安好，簡繒各寄滄浪篇。

張栻

論述

綜論

王十朋《舉張栻自代狀》 張栻學術精深，氣稟剛正，久居經幄，宜贊青宮。舉以代臣，寔允公議。

周必大《與劉子澄書》 敬夫卻時復通問，每以力學爲言，近作《主一箴》、《敦復齋銘》之類，字字有意，眞可謂後生準式。

楊萬里《張左司傳》 栻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精，信道篤。樂於聞過，勇於從義。奮力明決，無毫髮滯吝意。【略】尤惡世俗鬼神老佛之說，所至必屏絕之，毀淫祠前後百數。至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祠奉，則兢兢焉，其水旱禱祠無不應者。【略】栻之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所當爲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此栻講學所得之要也。

朱熹《與曹晉叔書》 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洒然，誠可嘆服。嶽麓學者漸多，其間亦有氣質醇粹，志趣確實者，只是未知向方，往往騁空言而遠實理。告語之責，敬夫不可辭也。

又《答程允夫書》 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近文甚多，未暇錄，且令寫此一銘去，此尤勝他文也。

又《答林擇之書》 敬夫寄得書論二先生事實中數段來，改正謬訛，所助頗多。但記二蘇排伊川處，只欲改正云「同朝之士有不相知者」，其說以爲二蘇之於先生，但道不同，不相知耳。不審賢者以爲如何？又欲削去常夷父、張茂則兩段，以爲決無此事。他議論亦尚多，不能一一及之。甚恨地遠，不得相與訂正也。

又 「精一」之說誠未盡，但擇之之說乃是論其已然，須見得下工夫底意思乃佳。伊川云：「惟精惟一，言專要精一之也。如此方有用力處。」如擇之之說，卻不見「惟」字意思如何。前日中和之說看得如何？但恐其間言語不能無病，其大體莫無可疑。數日來，玩味此意，日用間極覺得力。乃知日前所以若有若亡，不能得純熟，而氣象浮淺，易得動搖，其病皆在此。湖南諸友其病亦似是如此，近看南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工夫也。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爲著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用此意看《遺書》，多有符合，讀之上下文極活絡分明，無凝滯處。亦曾如此看否？

又《答呂伯恭書》 欽夫遺文見令抄寫，其間極有卓絕不可及處。然亦有舊說不必傳者，今便不令抄矣。每一開卷，令人慘然。只俟解印，徑往哭之，小

洩此哀也。

又《答胡季隨書》《南軒文集》方編得略就，便可刊行。最好是奏議文字及往還書中論時事處，確實痛切，今卻未敢編入。異時當以奏議自作一書，而附論事書尺於其後，勿令廣傳。或世俗好惡稍衰，乃可出之耳。

又《張南軒文集序》 近故荆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峰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峰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略】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已夫。

《朱子語類》卷一四〇 舉南軒詩云：「卧聽急雨打茅蕉。」先生曰：「此句不響。」曰：「不若作『卧聞急雨到茅蕉』。」又言：「南軒文字極易成。嘗見其就腿上起草，頃刻便就！」

《道命録》卷八孔煒《南軒張宣公謚議》 公蓋代儒宗，爲國世臣，起千載絶學，負四海重名。【略】毅然以斯文爲己任，采摭遺書，尋繹精義，居敬窮理以立本，開物成務以致用。其學極於廣大高遠，究其歸則不離於簡易篤實，故凡見之言語文字之間，職守事功之會，無非爽塏明白，務實求是。謂克己復禮，顔子所以爲百世師也，作《希顔録》，早夜以自警；謂仗義履正，諸葛忠武所以爲三代佐也，作《武侯傳》，又爲之記，爲之贊；先漢人物，獨許董相以知學，若趙營平之爲國遠慮，尤拳拳焉。則其講學之精微，趨向之純一，識者有以知其心矣。孝廟初元，銳意規恢，建置督府，公參贊機幄間，以軍事入奏，爲上開陳正名復仇大義，慷慨激切，及爲郎賜對，申演前議，乃在實於修德，實於立政，實於備禦，而無取乎徒假其名。經筵勸講，援古證今，願上以三代之治自期，其論高矣。至條舉治要，不過曰宅心爲萬事之綱，修身爲天下之本，上稽天理，下從人欲，見於行事者，皆至公務實而已。三復至言，其視帝王盛時，元臣碩輔所以識達國體，啓沃君心者，異世一轍。公自以蒙被殊知，圖維補報，奮不顧身，盡言無隱，如指切發運奇斂之病民力，排樞筦除授之非據，英詞勁氣，至今凜凜。【略】病亟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僞，好惡公天下之理，其愛君憂國，至公血誠，雖死不忘。某讀公遺編至此，廢卷永嘆，竊謂公平生大節，所以蔽天地而不慚，質鬼神而無疑者，其學自不欺始。【略】請謚曰宣。

劉克莊《張尚書集序》 公之學授於家庭，又所交皆天下賢俊，而仕當朝廷極盛之時，故其詩冲淡和平，可荐之郊廟，非如孟郊、賈島鳴其窮愁而已。箋奏潤溫麗縟，可施之典冊，非如陳琳、阮瑀工于書檄而已。在上前論議，或累牘，或數語，詳而貫于理，簡而周于事，鑿鑿乎有用之言也。

高斯得《跋南軒永州諸詩》 柳子厚詩斷自永州以後，少作不錄一篇，故柳詩比韓、歐、蘇詩少而加嚴。南軒先生永州所題《三亭》、《陸山》諸詩，時方二十餘歲，興寄已落落穆穆如此，然求之集中則咸焉焉，豈編之者以柳集之法裁之乎？

《黄氏日鈔》卷三九 晦翁之言，精到開拓，足集諸儒之大成。先生之文，和平含蓄，庶幾程氏之遺風。晦翁粗究聖賢之傳，排闢異説，所力任者在萬世之道統，先生將命君父之間，誓誅讎敵，所力任者在萬世之綱常。元氣胥會，二儒並出，其更相切磨，友誼卓然，又足使千載興起。嗚呼！此其所以爲乾、淳之盛歟！

又 讀南軒議論，當觀其天性忠孝，以義理發爲政事處。

《鶴林玉露》甲編卷三 張宣公《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度江來，霏霏半空雨。」《東渚》云：「團團凌風桂，宛在水之東。月色穿林影，卻下碧波中。」《麗澤》云：「長哦伐木詩，佇立以望子。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濯清》云：「芙蓉豈不好，濯濯清漣漪。采去不盈把，惆悵暮忘饑。」《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島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亭舸，水清魚可數。卻上采菱舟，乘風過南浦。」六詩閑澹簡遠，德人之言也。

又乙編卷一 近時如張宣公自都機入奏三劄，陸象山爲刪定官輪對五

劄，皆可法。

《論學繩尺》卷一〇評陳自然《君子之教如時雨論》 意脈本之南軒，字面得之東萊，發越透徹，反覆抑揚，讀之使人灑然如親承時雨之教。

方回《南軒集抄序》 南軒以魏國忠獻公爲之父，以胡文定五峰爲之師，以晦菴、東萊爲之友，而又取諸古人。其修身也，期以顏子爲準的，著《希顏錄》；其治世也，欲以孔明爲準的，著《諸葛忠武侯傳》。上下古今，內外體用，學莫不得其要以守之，其親切可槩見者蓋如此。

《海涵萬象錄》卷四 南軒勸農文，蓋謂下盡力，上聽天，中之人事則在官。 南軒《仁說》，好。

又 南軒先生有云：世固有不取異端之說者，然不知其說乃自陷於異端而不知，誠嘉言也。

聶豹《刻南軒文集節要序》 有宋隆興，眞儒輩出，談經論學，遠紹邃承，濂溪、明道醇乎其醇，其餘諸子則不能無異同醇駁之議焉。蓋其辨析愈嚴，而精一之旨或因之以離；條貫愈密，而易簡之塗或因之以窒。是故知行分矣，而徇聞見者謂爲知先；動靜判矣，而守空寂者謂爲立本。居敬窮理，截然分爲兩事，而或失則內，或失則外者，白首紛如，卒無所得，是皆多言致之也。惟南軒張氏子出，雖其平日所授師承庭訓固有所自，然其天資之高，學力之至，有非諸儒之所能及者，亦自有不可誣也。豹嘗讀其遺書，而妄意其高深焉，則見其立言之精，見道之的，而所以示人以由之之方者，卒亦不畔夫道。是故學問思辯，格致誠正而知行並進焉，居敬窮理，存養省察而動靜內外合一焉。與夫義利之辯，聖學無所爲而然一言，則又前賢之所未發，眞有以佐佑六經，羽翼周程之書，而開示來學者，功未可以淺近窺也。

謝啟昆《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張栻》 希顏自許孔門參，侍講經筵進《葛覃》。麗澤亭前歌《伐木》，風簷水月匯城南。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一 《南軒集》四十四卷。【略】栻與朱子交最善，集中與朱子書凡七十有三首，又有答問四篇。其間論辨斷斷，不少假借。如第二札，則致疑於辭受之間；第三札，辨墓祭、中元祭；第四札，辨《太極圖說註》；第五、六、七札，辨《中庸註》；第八札，辨《游酢祠記》；第十札，規朱子言語少和平；第十一札，論社倉之弊，責以偏袒王安石；第十五札，辨胡氏所傳《二程集》不必追改，戒以平心易氣；第二十一札，辨論仁之說有流弊；第四十四札，論山中諸詩語未和平；第四十九札，論《易說》未安，是從來許多意思未能放下；第五十四札，規以信陰陽家言擇葬地。與胡季隨第五札，又論朱子所謂《名臣言行錄》未精細。

分論

《遂初堂賦》 《黃氏日鈔》卷三九：爲發明復之意，方以義文之復明收，而末句僅以一語及孫興公，此理之所在，亦文法也。 《復小齋賦話》卷上：孫興公作《遂初賦》，蓋即《離騷》復修初服之意。宋張宣公敬夫作《遂初堂賦》，作復性義解，言各有所當也。

《風雩亭詞》 《黃氏日鈔》卷三九：末章云：「希蹤兮奈何，盍務勉乎敬恭。」其布置歸宿，大率與晦庵《白鹿洞賦》相表裏，而可以救近世揣摩氣象、流入空虛者之弊。

《唐帝廟詞》 《黃氏日鈔》卷三九：亦類晦翁《舜帝廟詞》。

《代父謝上表》 《誠齋詩話》：近世蜀人多妙于四六，如程子山、趙莊叔、劉紹美、黃仲秉其選也。然未免作意爲之者。張欽夫深於經學，初不作意于文字間，而每下筆必造極。紹興辛巳年，其父魏公久謫居永州，得旨自便，欽夫代作謝表，自叙有云：「家國異謀，固難調于衆口；天日下照，夫何歉于一心。茲蓋皇帝陛下，體堯之仁，行禹之智。微彰以道，必因天地之時；動化若神，孰則風雷之用。」其辭平，其味永，其韻孤，豈作意爲之者？時年二十九。

《入見孝宗奏》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單挈一誠字，洵治道之紀綱。

《與晦庵書》 朱熹《答張敬夫書》：奏草已得，竊觀所論該貫詳明，本末巨細無一不舉。不欲有爲則已，如欲有爲，未有舍此而能濟者。但使介遂行，此害義理、失幾會之大者。若虜人有謀，不拒吾請，假以容車之地，使得往來朝謁，不知又將何以處之？今幸彼亦無謀，未納吾使，不若指此爲釁，追還而顯絕之，乃爲上策。若必待彼見絕而後應之，則進退之權初不在我，而非所以爲正名之舉矣。尊兄所論雖不見卻，然只此一大節目，便已乖戾，而他事又未有一施行者，竊意虞公亦且繆爲恭敬，未必眞有信用之實。不若早以前議與之判決，如其不合，則奉身而退，亦不爲無名矣。蓋此非細事，其安危成敗間

不容息，豈可以坐縻虛禮，逡巡閔默，以誤國計而措其身於顛沛之地哉？必以會慶爲期，竊恐未然之間，卒有事變，而名義不正，彌綸又疎，無復有著手處也。彼若幸而見聽，則更須力爲君相極言學問之道，使其於此開明，則天下之事不患難立。詳觀四牘，卻似於此有未盡也。又（三月十四日）：熹昨承誨諭五王之事，以爲但復唐祚而不立中宗，則武曌可誅，後患亦絕，此誠至論。但中宗雖不肖，而當時幽廢，特以一言之失，罪狀未著，人望未絕。觀一時忠賢之心，與其募兵北討之事，及後來諸公說李多祚之語，則是亦未遽爲獨夫也。乃欲逆探未形之禍，一旦舍之而更立宗室，恐反爲計校利害之私，非所以順人心，乘天理而事亦未必可成也。愚慮如此，然而此外又未見別有長策，不知高明以爲如何？　又《答張敬夫集大成說》：承示及集大成說，發明詳備。此說大意不過如此，今所欲論者，正在言語氣象微細曲折之間。然則來說似頗傷冗，費腳手，無餘味矣。「金玉」二字，正是譬喻親切有功處，今卻不曾說及，只做「始終」字看了。如此則《孟子》此一節譬喻全是剩語矣。舊見學者所傳在臨安時說此一段，卻似簡當，然亦不能盡記。熹舊所解又偶爲人借去，不及參考得失。然記得亦似太多，今略說如前。竊謂似此已是不精約，使人無可玩味了。若更著外來意思言語，即愈支離矣。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與馮當可書》　朱熹《跋張敬夫與馮公帖》：此張敬夫與縉雲馮當可書也。味其詞意，知其一時家庭之間定省從容，未嘗食息不在中原之復，令人感慨不已。馮公獨不及識，然嘗見故端殿汪公甚推重之。近得其文集讀之，論議偉然。而所論人主正心親賢爲所謂建極者，明禹箕之傳，破諸儒之陋，乃適與鄙意合，尤恨不得一見其面目而聽其話言也。

《答周益公書》　歐陽守道《跋張南軒回周益公書》：右此書南軒先生答益公也。其說大切於今學者，有講貫，有體認。講貫貴融會，體認貴親切，學不可以作此身分上事，則雖矻矻終身，何爲乎。【略】余卻喜此書平實簡切，而今之談理學者茲昧昧也。

《與朱元晦書》　楊愼《鄮山正論》：黃鄮山答蜀人黃制參有大書曰：「考亭於介甫愛而不知其惡，於東坡憎而不知其善，迹則誠有之，然特激於汪玉山一時往復之書然爾。【略】」鄮山，朱子門人之門人也，其言如此，可謂朱子之忠臣矣。然朱子此論，非特有激於汪應辰，其陰拱介甫之意，往往發見。余觀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聞兄在鄉里，因歲歉請於官，得米儲之，而春秋償其所取之息。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譏，兄聞之，作而言曰：介甫獨有散青苗之一事是耳。奮然作《社倉記》，以述此意，某以爲過矣。是乃意之所加，不自知其偏者也，不可作小病看，異日流弊，恐不可言。」南軒此論，可謂朱子之諍友矣。

《孟子講義序》　《古文雅正》卷一四：學術治術，本是一貫。說得愈細，愈廣大，義利關頭，深切著明，尤發先儒所未發也。　《古文經訓》江皋居士評：陸子在白鹿書院，講「君子喻於義」二句，謂「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某平日讀此，不能無惑。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於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公鉅卿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何如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所嚮，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職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特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自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爲之痛心疾首焉，志乎義而自勉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朱子謂：「子靜發明義利之辨，懇到明白，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凡吾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幾不迷於入德之方矣。」雲間倪會香先生謂朱、陸異同之辨，由來久矣，觀此知朱子與陸子始異而終同。昔陽明德業兼盛，爲權貴所嫉，陳清瀾作《學部通辨》以逢迎之，借陸掊王，語多裝綴，而攻擊之習益張，理學幾於熄滅矣。蓋學問之要，沉潛高明，各有造就，而究之於公私邪正之辨，皆有以洞厥微茫，歸於一致，故錄此以備參。

《司馬忠潔公益議》　朱熹《跋司馬忠潔公帖》：熹舊見張敬夫議司馬忠潔公謚狀，每恨不得其事之本末。今過玉山，而公之孫爲縣尹，始獲此帖而觀之。敬夫之議，可謂信而有徵矣。紹熙甲寅中冬十有二日，新安朱熹識。

《永州雙鳳亭記》　眞德秀《跋南軒先生永州雙鳳亭記》：先生是時年二

十有二，此記今不在集中，豈以爲少作而削之邪？然其言曰：「古之所謂文者，將以治其身，使合於禮，在內者粹然，而在外者彬彬焉，其本不出於修身，其極可施之天下，此之謂至文。」嗚呼！斯言也，其可以少作目之哉？高斯得《跋南軒雙鳳亭記》：嗚呼！先生聞道之早如此。作是記時，年甫弱冠，其論文已謂非特言語之工、誦讀之博而已，其本不過于治身，其極可施用于天下，此之謂至文。雖晚年義精仁熟之言，何以過此。《詩》云：「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其先生之謂歟。

《敬齋記》《黃氏日鈔》卷三九：二篇爲崔子霖作者，尤起發人意。

《拙齋記》《黃氏日鈔》卷三九：前論士病於不拙，人所易到。後論病學者之不拙，此意極有益於人。

《主一箴》朱熹《跋德本所藏南軒主一箴》：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誦敬夫之箴者，要當以識此意云。慶元己未初伏，雲谷老人書。又《敬齋箴》：讀張敬夫《主一箴》，掇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警云：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介軒銘》楊萬里《跋張欽夫介軒銘》：欽夫之文清於氣而味永，吾見之多矣，而猶恨其少。讀此銘詩，欣然殊慰人也。君子之於水木竹石，愛之與人豈異也。衆人之愛水木竹石也，愛水木竹石而已矣。欽夫愛唐氏之石而得乎介，又以其得而施及於唐氏，則其愛也，水木竹石而已乎？

《答教官啟》《誠齋詩話》：四六有一聯而用四處古人語者。張欽夫答一教官啓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曰仁義而已矣。」四人語乃如一人語。

《敬齋銘》朱熹《與曾裘父書》：敬夫爲元履作齋銘，嘗見之否？謾納一本。其言雖約，然《大學》始終之義具焉，恐可寘左右也。熊禾《敬齋銘箴跋》：按南軒張子《敬齋銘》，喦以敬爲宅心之要，蓋心存則衆理具而萬事之綱舉矣，非心存之外別有所謂敬也。朱子之箴，不過發其未盡之蘊。【略】後之學者見箴不見銘，但有矜持拘迫，而無從容涵養之功。甚者以擊踘曲拳爲敬，看得敬字多死而不活。嗟夫！聖賢之學不講，人心失其所爲主，理非事謬，世道隨之，豈小故哉！南軒集中《敬齋記》有曰：「萬事具萬理，萬理在萬物，而其妙著于人心。一物不體則一理息，一理息則一事廢。敬者貫萬事，統萬事萬理而爲萬物之主宰者也。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存是心而勿失也。」又曰：「心生生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怠焉則放，放則死矣。」此千古聖賢傳授心法之妙，學者深體而屢省之哉。

《宇文閬州邦獻墓誌銘》《賓退錄》卷一〇：又南軒作《宇文閬州邦獻誌》謂：「初君以二父世科爲念，刻苦習進士業，爲進士者多推稱之。兩以鎖廳試，類省輒下，益力，後雖已領州符，猶不置，蓋終其身以是爲歉。栻嘗以謂，自先王教胄子之法壞，大家世族不得盡成其材。其下者，苟從祿利，不樂親文墨事，至其間讀書欲自表見者，則又不屑其世祿，顧反以從進士覓舉得之爲榮。噫！昔之人所望于胄子者，豈爲是哉？若君家居孝友，涖官廉平，溫厚博雅，何哉？」二公之作，蓋又因以立言垂世，不特銘墓而已。

《城南書院》朱熹《跋張敬夫所書城南書院詩》：久聞敬夫城南景物之勝，常恨未得往遊其間。今讀此詩，便覺風簟水月去人不遠。然敬夫道學之懿，爲世醇儒，今乃欲以筆札之工追蹤前作，豈其戲耶？不然，則敬夫之豪放奔逸與西臺之溫厚靚深，其得失之算，必有能辨之者。朱仲晦父云。

《送定叟弟赴廣西任》眞德秀《跋南軒先生送定叟弟赴廣西任詩十三章》：南軒先生此詩，於怡怡之中有切切偲偲之意，雖使不令兄弟觀之，友弟之心尚當油然而生，況綽綽有餘裕乎！

《周氏寓齋》眞德秀《跋南軒先生周氏寓齋詩》：蒙莊氏以軒冕爲寄，以形骸爲逆旅，可謂達矣。然其弊也，舉天下人倫物理，一以虛假目之，如此則善不必勉，惡不必戒，此害道之尤者也。周氏以寓名齋，而宣公詩之如此，學者所當佩服。

《送鮮于大任入幕》、《安國晚酌分韻》、《道旁見獲者》《黃氏日鈔》卷三九：《送鮮于大任入幕》詩：「莫邪雖云利，寧作囊錐露。」又《安國晚酌分韻》：「驅車萬里道，中塗可停鋪。」其厲志如此。《道旁見獲者》詩：「始寬目

前饑，詎有卒歲樂。」其憂民如此。蓋同一所見之遠也，南軒詩大率主義理而語自工。

《壽定叟》　《黃氏日鈔》卷三九：律詩「人立千峰秋色里，月生滄海暮雲邊」，又「萬里烟雲歸老眼，千年形勢接中州」，皆先生胸次所寄也。其《壽定叟》絕句云：「駟馬安車遵大路，正須緩轡不須忙。」正大之情如此，有用之則行氣象。

《與弟姪飲梅花下分得香字》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前輩鉅公，有不可專以詩人目之者。至于難題，高致下筆便自不同，以胸中天趣勝也。此詩前二句有力，而又有味。中四句平淡。末二句用東坡《海棠》詩「高燒銀燭照紅粧」，不必說破，只說秉燭以照玉立者，其勝艷麗多矣。　紀昀評：起句及五、六殊不成語，三、四平平。末二句自佳，虛谷亦說得好。

《王長沙約飲縣圃梅花下分韻得梅字》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王長沙名師愈，婺州人。早登楊龜山之門，後與朱、張、呂三先生交，仕至中奉大夫、直煥章閣，乾、淳名卿也。其爲長沙宰，先一年嘗招南軒賞梅，南軒分得「林」字。此第二年再會，故云「縣圃經年見」。師愈生澥，從呂東萊及朱文公游，仕至朝奉郎。澥生柏，號魯齋，著《可言集》，亦載南軒「林」字韻及此詩，其祖古詩亦附焉。　紀昀評：論詩何必牽及師友淵源？「激烈」二字與詠梅不配色。

《和宇文正甫探梅》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〇方回評：此詩瀟然出塵，其惓惓于當世之君子至矣。得見此人焉，不得而疏之也。　紀昀評：道學詩，不腐最難。此便清遒。許印芳評：三、四即失于「千林搖落」二句意，而不及其雋永。曉嵐以清遒取之，蓋欲救世俗塵腐之病耳。「莫」字、「與」字俱複。

《城南雜咏》　《趙氏鐵網珊瑚》卷四《補書宣公詩跋》楊維楨評：余既寫詩已，賢復索余評兩前哲詩，朱子之詩不敢評，其意張荊州爲乾道道學君子，而矢口小章，亦有古風人思致。如「岸花有開落，水盈無淺深。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又如「古井轆轤鳴」，雖開元詩人不能至。卷尾一章，惟許晉處士代之，詞人不敢企也。　《升庵詩話》卷四：宋詩信不及唐，然其中豈無可匹體者？在選者之眼力耳。如蘇舜欽《吳江》詩：「月從洞庭來，光映寒湖凸。四顧無纖塵，魚躍明鏡裂。」【略】張南軒《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渡江來，霏霏半空雨。」《東渚》云：「團團陵風桂，宛在水之東。月色穿林影，卻下碧波中。」《麗澤》云：「長吟伐木詩，停立以望子。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島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舸亭，水清魚可數。卻上采菱舟，乘風過南浦。」五詩有王維輞川遺意，誰謂宋無詩乎？

《長沙梅園》　《詞徵》卷五：梅之以色勝者，有潭州紅焉。張南軒《長沙梅園》二詩，美其嘉實，樂其敷腴，而不言其色。樓鑰謂當稱之爲紅江梅，以別於他種。其詩有云：「夢入山房三十樹，何時醉倒看紅雲。」託興遠矣。

傳記

朱熹《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　淳熙七年春二月甲申，祕閣修撰、荊湖北路安撫、廣漢張公卒于江陵之府舍。其弟衡州史君杓護其柩以歸葬于潭州衡陽縣楓林鄉龍塘之原，按令式立碑墓道，而以書來謂熹曰：「知吾兄者多矣，然最其深者莫如子，今不可以不銘。」【略】公諱某，字敬夫，故丞相魏國忠獻公之嗣子也。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公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從南嶽胡公仁仲先生問河南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而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學之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深者益深，遠者益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也。少以蔭補右承務郎，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秘閣。是時天子新即位，慨然以奮伐仇虜、克復神州爲己任。忠獻公亦起謫籍，受重寄，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公以藐然少年周旋其間，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略】已而忠獻公辭位去，用事者遂罷兵，與虜和。虜乘其隙，反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堂猶主和議，至

勅諸將毋得以兵向虜。時忠獻公已即世，公不勝君親之念，甫畢藏事，即拜疏言，【略】疏入不報。後六年，始以補郡臨遣，得復見上。時宰相雖以恢復之說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且妄意公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慇懃。公不答，【略】明年召還，宰相又方謂虜勢衰弱可圖，建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皆斥去之。於是公見上，上曰：「卿知虜中事乎？」公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公又對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公遂言曰：「臣竊見比年諸道亦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公因出所奏書讀之曰【略】上爲竦聽，改容稱善，至于再三。公復讀曰，【略】上爲嘆息褒諭，以爲前未始聞此論也。其後又因賜對，反覆前說，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時還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公感上非常之遇，知無不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權倖、屏讒諛之意。至論復讎之義，則反復推明所以爲名實之辨者益詳。於是宰相益憚公，而近倖尤不悅，遂合中外之力以排之，而公去國矣。蓋公自是退居三年，更歷兩鎮，雖不復得聞國論，而蚤夜孜孜，反身修德，愛民討軍，以俟國家扶義正名之舉，尤極懇至。於是天子益知公可用，嘗賜手書褒其忠實，蓋將復大用之，而公已病矣。病亟且死，猶手疏勸上以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圖，若眷眷不能忘者。寫畢，緘付府僚，使驛上之，有頃而絕。嗚呼！靖康之變，國家之禍亂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始，公出幕府，即罹外艱。屏居舊廬，不交人事。會盜起郴、桂間，聲搖數路。湖南帥守劉公珙雅善公，時從訪問籌策，卒用以破賊。還朝，爲上極言公學行志業非常人比，上亦記公議論本末，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到任問民疾苦，首以丁鹽錢絹太重爲請，得蠲是歲半輸。召爲尚書吏部員外郎，兼權左右司侍立官。時廟堂方用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而實但盡奪州郡財賦以惑上聽，遠近騷然，人不自安。賢士大夫爭言其不可，而少得其要領者。公亦爲上言之，上曰：「正志以爲今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何傷？」公對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劫劫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則不過巧爲名色而取之於民耳。」上聞之矍然，顧謂公曰：「論此事者多矣，未有能及此者。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公言，即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經筵開，以《詩》入侍，因《葛覃》之篇以進說曰：「治常生於敬畏，亂常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儉如此，而其後世猶有以休蠶織而爲厲階者，興亡之效，於此見矣。」既又推廣其言，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當時興利擾民之害詳焉。上亦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誤國事也。」俄而詔以知閤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公夜草手疏，極言其不可，且詣宰相質責之，語甚切。宰相慚憤不堪，而上獨不以爲忤，親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指。公復奏曰：「文武之勢誠不可以太偏，然今欲左文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也。」於是上意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乃出公知袁州，而申說前命，於是中外讙譁，而說後竟謫死云。淳熙改元，公家居累年矣，上復念公，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略】上聞公治行，且未嘗叙年勞，乃詔特轉承事郎、進直寶文閣再任。五年，除祕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略】蓋方是時，上所以知公者愈深，而惡公者忌之亦愈力。公自以不得其職，數求去不得，尋以病請，乃得之。然比詔下，以公爲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則已不及拜矣。卒時年四十有八。柩出江陵，老稚挽車號慟，數十里不絕。訃聞，上亦深爲嗟悼。四方賢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弔，而靜江之人哭之尤哀。蓋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豪髮滯吝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害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所爲郡必葺其學，於靜江又特盛。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廷中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弟忠信、睦婣任恤之意尤孜孜焉。猶慮其未徧也，則又刻文以開曉之。至於喪葬嫁娶之法，風土習俗之弊，亦列其事以爲戒。命閭井各推耆宿，使爲鄉老，授之夏楚，使以所下條教訓厲其子弟，不變，然後言之有司而加法刑焉。在廣西，刑獄使者陸濟之子棄家爲浮屠，聞父死，不奔喪。爲移諸路，俾執拘以付其家。

官吏有犯名教者，皆斥遣之，甚或奏劾抵罪。尤惡世俗鬼神老佛之說，所至必屏絕之。蓋所毀淫祠前後以百數，而獨於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爲兢兢，雖法令所無，亦以義起。其水旱禱祠，無不應也。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其它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公之州里世系已見於忠獻公之碑，此不著。【略】嗚呼！敬夫已矣！吾尚忍銘吾友也哉？銘曰：忡尹之忠，文子之清。匪欲之狥，而仁弗稱。孰的孰張，以詔後學？公乘厥機，如寐斯覺。自時厥後，動罔弗欽。孝承考志，忠格天心。唯孝唯忠，惟一其義。惟命有嚴，豈曰爲利。群邪肆誕，公避而歸。兩鎮餘功，以德爲威。帝曰懷哉，汝忠而實。姑訖外庸，來輔來拂。上天甚神，曷監而遺？彼頑弗夭，此哲而萎。往昔茫茫，來今不盡。求仁得仁，公則奚恨？

楊萬里《張左司傳》（存目）

《宋史》卷四二九《張栻傳》（存目）

胡宗楙《張宣公年譜》二卷（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任清全《嘉定重刻蓮峰集序》 蓮峰下第，束書游東南，時張魏公在潭，雅聞其名，欲一見之，蓮峰乃以古樂府、《洪範》等論贄之。魏公得其文以示南軒曰：「此東坡先生之學也。」留館於潭。明年，試湖南漕，蓮峰第一，南軒第二。蓮峰因以文章正宗示南軒，而嘗曰：「文章一小技耳。」蓋每開之以正大之學，引而不發也。是以南軒平生尊敬東坡先生，不忘蓮峰。

魏了翁《跋南軒所與李季允帖》 南軒先生受學于五峰胡子，久而後得見，猶未與之言也。泣涕而請，僅令思「忠清未得爲仁」之理。蓋往返數四而後予之。前輩所以成就後學，不肯易其言若此。故得其說者，啓發於憤悱之餘，知則眞知，行則篤行，卒能以學問名世，有非俗儒四寸口耳之比。今帖所謂「無急於成」，乃先生以其所以教於人者教人耳。

劉克莊《跋南軒與方耕道帖》 「聞元晦在閩，與陳丞相甚款。不知此公近來議論趣向如何？」此南軒與方耕道帖也。是時丞相方起帥金陵，與歐公起帥太原時略同。前輩尤惜晚節，南軒之憂陳公，猶韓公之憂歐公也。及丞相過闕，極論時事，故南軒別帖云：「陳公入對，有忠切之言，使人愈增巖瞻之敬。」又云：「元晦寫寄劉樞遺奏，讀之涕零。嗚呼！以正獻、忠肅二公平生所立如此，而識者必要其終而後定，此聖賢所以臨深履薄，至死而後已也夫。」

又《跋南軒送方耕道詩》 南軒先生，人物之宗，望臨一時。辟一選人入幕，其未至也，望之不翅一日三秋；于一尉之去，登樓餞飲，賦詩惜別。韓子不云乎：「死于執事之門無悔也。」故南軒父子尤得天下士心。忠獻之幕如陳丞相、劉寶學、張安國、王嘉叟、查元章諸公，皆爲南渡名臣；南軒之客若游誠之、方耕道之流，官雖不遂，亦介潔自守，不可屈摺，嗚呼盛矣哉！

《鶴林玉露》丙編卷六 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至東華門。孝宗因論人才，問王十朋如何。對曰：「天下莫不以爲正人。」上曰：「當時出去，有少說話待與卿說。十朋向來與史浩書，稱古則伊、周，今則閣下，是何說話？」對曰：「十朋豈非謂浩當伊、周之任而責之乎？」上曰：「更有一二事，見其有未純處。」對曰：「十朋天下公論歸之，更望陛下照察主張。臣父以爲陛下左右豈可無剛明腹心之臣，庶幾不至孤立。」上曰：「剛患不中，奈何？」對曰：「人貴夫剛，剛貴夫中。剛或不中，猶勝於柔懦。」上默然。蓋史直翁與張魏公議論不同，梅溪則是張而非史者也。故上因直翁之說而有是言。上又嘗曰：「難得仗節死義之臣。」南軒對曰：「陛下欲得仗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亦指梅溪而言也。

作品本事

朱熹《南嶽遊山後記》 南嶽唱酬訖于庚辰，敬夫既序其所以然者而藏

之矣。癸未發勝業，伯崇亦別其羣從昆弟而來。始聞水簾之勝，將往一觀，以雨不果。而趙醇叟、胡廣仲、伯逢、季立、甘可大來餞雲峰寺，酒五行，劇論所疑而別。丙戌至櫧州，熹與伯崇，擇之取道東歸，而敬夫自此西還長沙矣。自癸未至丙戌凡四日，自嶽宮至櫧州凡百有八十里，其間山川林野、風煙景物，視向來所見，無非詩者，而前日既有約矣。然亦念夫別日之迫，而前日所講蓋有既開其端而未竟者，方且相與思繹討論，以畢其說，則其於詩固有所不暇者焉。丙戌之莫，熹諗於衆曰：「詩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而吾人之所以深懲而痛絕之者，懼其流而生患耳，初亦豈有咎於詩哉？然而今遠別之期近在朝夕，非言則無以寫難喻之懷。然則前日一時矯枉過甚之約，今亦可以罷矣。」皆應曰諾。既而敬夫以詩贈，吾三人亦各答賦以見意。熹則又進而言曰：「前日之約已過矣，然其戒懼警省之意，則不可忘也。何則？詩本言志，則宜其宣暢湮鬱、優柔平中，而其流乃幾至於喪志，羣居有輔仁之益，則宜其義精理得，動中倫慮，而猶或不免於流。況乎離羣索居之後，事物之變無窮，幾微之間，毫忽之際，其可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又將何以禦之哉？故前日戒懼警省之意，雖曰小過，然亦所當過也。由是而擴充之，庶幾乎其寡過矣。」敬夫曰：「子之言善，其遂書之，以詔毋忘。」於是盡錄贈處諸詩于篇而記其說如此。自今暇日時出而觀焉，其亦足以當盤盂几杖之戒也夫。丁亥，新安朱熹記。

又《跋張敬夫為石子重作傳心閣銘》 熹既為尤溪大夫石子重記其修學之事，又為作此五銘焉。時子重方為藏書之閣於講堂之東，中寘周、程三君子像，旁列書史之櫃，而使問名於熹。請以「傳心」榜之，而子重遂幷以其銘見屬。熹愚不敏，不敢專也。且惟子重之為是閣，蓋非學校經常之則，非得知道而健於文者，不能有所發明也，則轉以屬諸廣漢張君敬夫，而私記其說如此云。

又《跋武侯像贊》 乾道丁亥歲，予遊長沙，見張敬夫書室有武侯畫像甚古，云是劉丈子駒家藏唐閻立本筆，因謂敬夫盍為之贊。敬夫欣然口占立就，語簡意到，聞者歎服，以為非深知武侯心事者不能道也。王兄齊賢因摹本而屬敬夫手題其上。後二十九年，齊賢諸子出以視予，俯仰疇昔，如昨日事，而三君子皆不可見矣。為之太息，記其下方。慶元乙卯秋八月丁丑，新安朱熹仲晦父。

又《跋魏元履墓表》 元履之葬，熹實銘之而刻石納壙中矣。其曰事有繫安危治亂之機者，則曾覿召還之命也。時覿勢方盛，熹竊過憂，恐貽異時丘隴之禍，故不欲察察言之。而敬夫復表其墓，亦放此意。故常私念，使吾亡友盡言之忠不白於後世，其咎乃繇於我，每竊愧焉。其後淳熙改元之三年，孝宗皇帝因納鄭鑑之言而思元履前所進說，顧語執政龔公茂良等，歎其直諒，將復召而用之，則聞其死矣。嗟悼久之，即下詔曰：「朝廷不可無直諒之士，淡之雖死，其以宣教郎、直祕閣告其第。」蓋是時上雖以舊恩遇覿厚，然實未嘗及以政事。元履、自明，皆深詆覿者，上皆不怒而亟寵褒之，無所間於存沒。遠近傳聞，感歎興起。顧以敬夫尋亦下世，遂不及損益舊文以傳茲事，而亦至今未及刻也。元履從弟誠之比得敬夫手書定本，以視其兄之友延平使君黃仲本。仲本慨然，即為買石而刻焉，且屬熹復記贈官事，以明孝宗納諫思賢，抑制近習之微意，深可為後聖法。熹亦幸因得追補志銘之闕，庶有以慰元履於地下，而自贖其顧望回隱之咎云。慶元元年九月庚寅，新安朱熹識。

《蘆浦筆記》卷四 桂林有堯舜廟。堯廟在堯山下，灕江中分。舜廟在西岸相望，而有碑刻高崖，韓雲卿文，韓擇木八分書，李陽冰篆額。蓋舜葬蒼梧，故於此立祠，無可疑者。堯廟則謂因山而立。郡每歲於水際望祀。南軒先生亦有《祠唐帝詞》云，【略】南軒是時毀諸淫祀，而獨留此二廟，且修之。抑不知嘗考證其所始乎？蓋堯未嘗至南方，若因山而祀，則予曩游桂林，大抵回環之山皆積石，惟堯山則累土，故此山因土而垚。若廟而祀之，特此山之神可矣。若曰唐帝，恐成附會，故願與博古者評之。

又卷九 右銘不載集中。蓋當時此紙流落，今幸寶藏遺墨。先生作銘時，年二十有三，實乙亥冬十月辛卯也。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一三 公寢疾，微吟云：「舍瑟而作，敢亡事上之忠；鼓缶而歌，當盡順終之理。」疾革，定叟求教，公曰：「朝廷官爵，莫愛他底。」一朋友求教，力疾謂之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

魏了翁《跋張宣公帖》 公以淳熙五年守荊，七年二月七日易簀。今其十四日書云「詰朝陽至」，蓋六年長至，正在月半，則此帖距公之亡才八十四日耳。其二十日帖云：「氣體未復，不免灼艾。」想公之疾，自此日侵。嗚呼！所謂任重而道遠，於此亦可略見。拊卷太息，書其末以歸諸范文叔甫之婿師氏。

真德秀《南軒東萊帖跋》 南軒先生帖，當在以郎官兼侍立時。方發運司

之置也，一時賢士大夫爭議甚衆，先生亦因對及之，至是遂罷去。自昔儉人圖進用，必以功利中時君之欲，故諫者莫能入。惟孝宗天挺聖哲，聞善若決江河，用能斥去聚斂之臣如棄涕唾。帖中所謂「上聰明，能受盡言」，謂此也。

馬廷鸞《題張宣公題名帖》　宣公乾道戊子與諸生講誦長沙之家塾，明年己丑冬，遂有嚴陵之命，此其春也。某嘗聞先儒之說，自魏公薨後，每出必與定叟同行，觀此帖尤信。吳伯立佳士也，公嘗爲賦「卜鄰得佳士，問學方駸駸」之句。陳仲思溪亭在湘水之濱，公嘗陪張安國過之，蓋深有買山卜鄰之意焉。甘可大，公甥也，嘗從定叟之桂林之嚴陵，公亦有「迂疏似舅」之目。皆帖中人物也。抑又觀公《人日遊城東陳仲思芳亭分韻得香字》之句，其詩曰：「絕憐梅事晚，與客到林塘。瓦椀村醪釅，杯羹野菜香。舊游看壁字，新歲尚他鄉。一笑俱眞率，悠然意未央。」此帖實相表裏，乾、淳之典刑遠矣。

《鶴林玉露》甲編卷一　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特爲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以撼荆、鄂。宣司檄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所過鈔略，甚於戎寇。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有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張宣公帥荆州，《與朱文公書》云：「郭杲嘗獻緩急保江之策，某折之曰：『劉信叔、劉共父皆嘗有此論，眞謬計也。縱賊入肝脾裏，何以爲國？上付公以北門，當盡力報國。要軍要糧，此間當應副。事苟不濟，守臣仗節而死爾。』郭聞之悚然。某之所恃者，有義勇二萬六千人也。」

《娛書堂詩話》卷四　常德寇公泉，蓋公南遷時過之，題曰：「寇平仲酌泉煮茗，回望北闕，黯然而行。」繼而丁謂南遷，亦過之，題曰：「丁謂之烹茶禮佛而行。」張南軒觀之，曰：「寇公不忘君，丁公爲己而已。」因題詩曰：「酌泉清爽凜如在，拜佛低頭有厚顏。」

《趙氏鐵網珊瑚》卷四楊維禎《補書宣公詩跋》　右張宣公《城南雜詠》廿首，子朱子嘗所屬和者也。南沙虞子賢氏受朱子詩翰於其眷棣錢廣，而宣公眞跡逸矣。予來婁，賢介其友王師道持卷來徵予言，適于《宣公集》中得其元唱，賢且躬至予邸，請予追和，未及，先爲補書宣公詩。時至正壬寅冬十二月，東維叟楊維禎謹再拜書。

程敏政《書張南軒先生與陸子書》　按南軒先生嘗有書與二陸，論爲學之大端不出致知、力行二者，且稱朱子卓然特立，眞金石之友。殆聞其平日各主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而爲之中處邪？今錄相次，庶幾一時大賢君子之切劘講肄，學者得有所觀感而爲之法守也。

《桂故》卷六　唐弼，字公佐。張栻帥桂時，弼與里人蔣礪、李化皆從之遊。舊志載栻《祭秦致政文》，秦失其名。伏波山有秦舜卿、李南夫淳熙甲午紀遊，南夫乃化字，則舜卿必致政字也。

《宋元學案》卷七一　吳儆，初名儆，字益恭，號竹洲，休寧人。紹興進士，歷知泰州。晦庵、南軒、龍川、梭山、石湖、止齋，皆與之友善。其倅邕也，南軒以書告晦庵曰：「吳益恭忠義果斷，緩急可仗，未見其匹。」及歸而得對，南軒書「孔子之剛」、「曾子之勇」、「南方之強」三章以諗別。

著錄

《遂初堂書目・別集類》　《張南軒集》。

朱熹《張南軒文集序》　敬夫既沒，其弟定叟哀其故藁，得四巨編，以授予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愀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數篇，爲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爲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爲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廣矣。遽取觀之，蓋多鄙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略】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互相校，斷其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爲四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敬夫所爲諸經訓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行。其他往往未脫藁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于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讀者有以識其端云。淳熙甲辰十有二月，新安朱熹序。

《讀書附志》卷下　《南軒先生文集》四十四卷，右張宣公栻字敬夫之文

也。朱文公校定而爲之序。然《紫巖棋圖》、跋語之類，皆不載於集中。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南軒集》三十卷，侍講廣漢張栻敬夫撰。

又卷二二　《南軒奏議》十卷。

《文獻通考》卷二三九　《南軒集》三十卷。

又卷二四七　《南軒奏議》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張栻《南軒文集》四十八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張南軒文集》，一部四冊，全。

又　《張南軒遺文》，一部四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張南軒文集》三十冊。

又　《張南軒遺文》四冊。

聶豹《刻南軒文集節要序》　刻《南軒文集節要》者何也？節其於身心者刻之，以便初學之士考焉耳。【略】是書也梓行亦久，而初學之士或以不能徧觀爲恨，簿領之暇，乃節其切近而易曉者釐爲八卷，貿之僚友，刻于吳郡。凡以便初學由是而之焉之則，非敢僭有取舍也。【略】嘉靖辛卯仲夏朔，後學永豐聶豹謹序。

《國史經籍志》卷五　張栻《南軒集》四十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南軒文集》四十四卷。

《行人司書目》　《南軒集》八本。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南軒文集》六冊，全。宋張栻著。又三十冊，全。又遺文四冊，全。

又卷五　《南軒先生奏議》二冊，全。

《趙定宇書目》　宋板大字《南軒文集》。

《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張南軒先生文集》六冊，四十四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張南軒集》。陳景雲注：「三十卷。」

魏學誠《康熙本南軒先生全集序》　向有文集四十四卷，紫陽叙而傳之，歲久板湮，學者求《南軒集》，或積歲不可得。無錫華生希閔重校而刻之，用以表章先賢，公之同志，其意亦可尚矣。【略】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夏六月既望，江南督學使者蔚州魏學誠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一　《南軒集》四十四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張栻撰。【略】朱子以所刻之本多早年未定之論，而末年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語，反多所佚遺，乃取前所蒐輯，參互相校，斷以栻晚歲之學，定爲四十四卷，併詳述所以改編之故，弁於書首，即今所傳淳熙甲辰本也。

《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七　《南軒先生文集》二函十二冊，宋張栻撰。【略】書四十四卷。【略】上元焦氏藏本。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八　《南軒集》四十四卷，宋張栻撰，綿邑祠堂本，咸豐甲寅年邑人校刊。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南軒先生文集》四十四卷，明刊黑口本，汪季青藏書。【略】文瑞樓書目定爲弘治、正德間所刊。

《木犀軒藏書錄》　《南軒先生文集》四十四卷，宋張栻傳，日本刊本（日本寬文九年芳野屋權兵衛覆刻明弘治本）。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淳熙甲辰朱子序，弘治十一年四月宜興沈暉序。據沈序，謂承乏湖湘，從提學楊君春得秘閣鈔本，授方伯李君濬刊行。此蓋從沈本翻雕者。末有「寬文己酉（康熙八年）季春望日芳野屋權兵衛刊行」木記二行。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南軒先生文集》四十四卷，宋張栻撰，存二十八卷，宋刊本，十行十七字，白口，左右雙闌。

又　《南軒先生文集》四十四卷，宋張栻撰，存卷一至三，明初刊本。

又　《新刊南軒先生文集》四十四卷，宋張栻撰，明嘉靖元年劉氏翠巖堂愼思齋刊本，【略】前淳熙甲辰朱熹序，序後題「時皇明嘉靖壬午元年孟冬之月吉旦翠巖堂京兆劉氏愼思齋重新刊行」。序後小木記刊南軒小傳。次目錄，目下題「翠巖劉氏愼思齋刊」。本書首葉題「翠巖堂愼思齋刊」，卷尾有「翠巖堂」三字陰文橫木記。按：此本壬子春得之上海，最爲罕見，其刻工頗似愼獨齋，蓋必刊於建寧，故一時風氣使然也。

傅增湘《校宋本南軒先生文集跋》　宋刊本《南軒先生文集》，存卷五至三十二，凡二十八卷，舊爲清宮所藏，《天祿琳琅》前、後目未經著錄，今圖書館檢出，庋存於壽安宮。每半葉十行，每行十七字，白口，左右雙闌。前有朱子行書序，半葉七行。貞、桓、敦、旻皆缺末筆。刊工姓名列板心下方，有鄭春、江漢、江浩、方中、方淳、方茂、方忠、徐大中諸人。有「曲阿孫氏七峰山房圖籍私篆」長方朱文大印，朱文「石史」、「青霞館」、「曲阿孫仲子」朱文各印。昔人以卷二十九至三十二剜改爲第一至第四，以充全帙，當時典籍者竟未之察也。余請於圖書館，持蜀中翻華刻本對勘，凡八日而畢。補卷五《自西園登山》五

律一首，卷十一《敬齋記》一首，卷十《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記》脫文二十四行，卷三十《答陳平甫書》中條答五則。其文字詳略視世行本迥異者，爲《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經世紀年序》、《孟子講義序》、《胡子知言序》各篇。其餘奪文訛字，殆不可計，余別撰校記存之，此不贅述也。丁卯七月十二日，藏園居士記。時逭暑暘臺山清水院中。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新刊南軒先生文集》四十四卷，宋張栻撰，明嘉靖元年劉氏翠微堂愼思齋刻本，六冊。《南軒先生文集》四十四卷，宋張栻撰，明嘉靖繆輔之刻本，十二冊。《南軒先生文集》四十四卷，宋張栻撰，明刻本，一冊。【略】存三卷（三十七至三十九）《南軒先生文集》四十四卷，宋張栻撰，清道光二十五年陳鍾祥刻本，傅增湘校補幷跋，八冊。

藝文

唱和

楊萬里《丁酉初春和張欽夫榕溪閣五言》 榕影下照水，翠蚊舒復樛。溪光逆昇檐，□夏凍以幽。高閣昔雨荒，奇觀久風休。南軒天遣來，山谷神與謀。字新址惟舊，景逝人爲留。不意猿飲潭，復見駟駕軺。先生何孤往，野客欠從游。願攜龍文璧，去淪兔褐甌。垂手掬寒泚，移床聽涼颼。閣迴詩更超，古往今亦猶。攬渠五字妙，覺我百疾瘳。出山未遽誤，在山未遽優。如何近來夢，夜夜在釣舟。

又《跋余伯益所藏張欽夫書西銘短紙》 橫渠方寸著乾坤，傳到南軒更莫論。四海交朋霜葉落，半張翰墨雪濤翻。

朱熹《過高臺攜信老詩集夜讀上封方丈次敬夫韻》 十年聞說信無言，草草相逢又黯然。借得新詩連夜讀，要從苦淡識清妍。

又《二詩奉酬敬夫贈言并以爲別》 我行二千里，訪子南山陰。不憂天風寒，況憚湘水深。辭家仲秋旦，稅駕九月初。問此爲何時？嚴冬歲云徂。勞君步玉趾，送我登南山。南山高不極，雪深路漫漫。泥行復幾程，今夕宿耒州。明當分背去，惆悵不得留。誦君贈我詩，三歎增綢繆。厚意不敢忘，爲君商聲謳。

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謂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斁，此語期相敦。

張孝祥《和欽夫喜雨》 佛剎起香雲，高低一雨均。使君心未已，閣老句還新。喜入村鄉樂，涼生甕盎春。莫嫌知稼穡，我是種田人。

又《欽夫折贈海桐賦詩定叟晦夫皆和某敬報況》 童童翠蓋擁天香，窮巷無人亦自芳。能致詩豪四公子，不教辜負好風光。

又《有懷長沙知識呈欽夫兄弟》 順寧去覆郎官錦，府谷仍監太府錢。唯有吾宗老兄弟，閉門依舊絕韋編。召公分陝是東鄰，天遠堂中好主人。更喜新來黃太史，謄拚佳句了新春。

又《欽夫和六言再用韻》 君詩與物俱妙，鄙夫那敢抗衡。芭蕉辟君三舍，筍脯亦須改評。

孫應時《送張敬夫栻以追送不作遽為韻賦詩五章藉手言別不勝惓惓愛助之誠情見乎辭惟高明幸教》 平生賦褒裳，親意許從師。四海非不廣，獨仰大雅姿。逡巡一再見，慘憺已復辭。霜風送旌節，遠目不可追。挾經問疑義，倘許結後期。斯文肯空言，經世資實用。紛紛諒奚爲，義取輒賓送。誠能正其本，談笑了群動。公身紹前烈，時論倚隆棟。持茲竟安歸，引類相與共。軒冕付儻來，良貴應自有。若人出處間，與世揭山斗。雅宜踐高門，斷國極可不。臨風耿予思，霧雨深稂莠。凜然嚴冬栢，特立終耐久。荊州形勝地，控引吁廣莫。英雄昔用武，睦步圖宛洛。至仁先內治，豈曾廢遠略。公來手摩撫，士氣端可作。載歌江漢詩，奮袂空爵躍。力行希孟、韓，波蕩斥嵇、阮。聖門有佳處，誰爲發關鍵。歸依得其人，心豈間近遠。悄悄客路長，肅肅歲華晚。祝公黃髮期，永好情繾綣。

許及之《上南軒先生壽》 岷峨一綫江濫觴，意行萬里無留藏。五湖洞庭洑熊湘，衡嶽歸然鎮其旁。離堆砥柱屹相望，湍流橫潰不得狂。挽回斷港濟絕航，一齊衆楚勢莫當。三芝五餌別有方，狂簡痼疾濯膏肓。天遣奔波赴洄湟，回視坎井足跳梁。三浴薰之驚望洋，一語咽口成周章。昨夜太白垂光芒，皎然松柏凌雪霜。向來十襲一瓣香，再拜斯文壽無央。願回帝力超羲皇，無懷大庭

還我鄉。

紀念

楊萬里《祭張欽夫文》 嗚呼！孰航斯世，不挾斯枻。舍檝即濟，孰玉厥躬。不瑩厥蒙，胥征不烽。古我潛聖，天實鐸之。洌彼淵泉，飲者酌之。學外曰政，人外曰天。茲不曰欺，天其厭旃。孟聞諸伋，程聞諸孟。伋聞諸參，參聞諸聖。聖也析薪，疇荷其重。程也孰柯，實胄其冢。都冢乎程，紫巖先生。紫巖有子，紫巖是似。紫巖南軒，胥爲後先。聖域有疆，南軒拓之；聖門有鑰，南軒擴之；聖田有秋，南軒穫之。我稼在圃，其穀士女，其饗有昊，其烝皇祖。云胡不淑，上天雨霜，嘉穀既零，我心孔傷。孰琢我璞，孰斤我堊，孰疾我藥，九京不作。豈我之私，忙失母慈，士失宗師，邦失倚毗。已乎南軒，不耆其年，不遐其壽，天胡云然。延顏之光，揭孟之芒，昭回彼蒼，公未或亡。歲在辛卯，修門語離，相從濠梁，白首爲期。誰謂此別，是曰永訣。淚盡眼枯，續之以血。嗚呼哀哉，尚饗！

朱熹《次韻擇之懷張敬夫》 往時聯騎向衡山，同賦新詩各據鞍。此夜相思一杯酒，回頭猶記雪漫漫。

又《奉同都運直閣張丈哭敬夫張兄張丈有詩敬次元韻悲悼之極情見乎詞伏幸采覽二首》 秀翁威略儻華戎，遺恨車書久未同。喜有象賢堪嗣事，故知鴻業自無窮。蓍宜合奏三年最，風采俄驚一旦空。根本平生有深計，遺書不但子囊忠。不應世道即漂淪，何事今年失此人？禮樂端能懷益友，琴笙忍遽樂嘉賓？亦知遊好曾通譜，卻記登臨喚卜鄰。兩首悲詩數行淚，感傷那復鬬清新！（張丈垂顧，適聞訃音，爲罷郡宴。敬夫向嘗約熹徙居湖之上，蓋相語於裴公臺上云。）

又《有懷南軒老兄呈伯崇擇之二友二首》 憶昔秋風裏，尋盟湘水傍。勝遊朝挽袂，妙語夜連牀。別去多遺恨，歸來識大方。惟應微密處，猶欲細商量。

積雨芳菲暗，新晴始豁然。園林媚幽獨，窗戶愜清妍。晤語心何遠（謂日與擇之講論），書題意未宣（謂數收伯崇近書）。懸知今夜月，同夢舞雩邊。

又《張敬夫畫像贊》 亡友荊州牧張侯敬夫畫像，新安朱熹爲之贊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豪。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嗚呼敬夫！遽棄予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開，吝莫予剖。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群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丙戌之冬，風雪南山。解袂橘州，今十五年。公試幾輔，公翔禁省。公牧于南，我遯巖嶺。顯晦殊迹，心莫與同。書疏懇惻，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廬嶽。驛騎相望，音問逾數。去臘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攜。我觀于時，神理或僭。是疾雖微，已足深念。亟遣問訊，閱月而歸。叩函發書，歎吒歔欷。時友曾子，實同我憂。揮涕請行，誼不忍留。曾行未幾，公訃果至。張侯適來，相向反袂。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爲軍民之所屬望，內爲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胷。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爲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幷矢詞以爲報，尚精爽其鑒茲。嗚呼哀哉！

又《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六月癸未朔六日丁亥，具位朱熹竊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清酌時羞奠于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胎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秘，近則進脩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縻於斯，而所願

將不遂也。政使得間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脩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憐而鑒之，尚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尚享。

又《祭張敬夫城南祠文》 年月日，具位朱熹敬以一觴，酹于亡友敬夫侍講左司張公尊兄城南之祠：昔從公遊，登高望遠。指顧茲土，水竹之間。謂予肯來，相與卒歲。予以懷土，顧謝不能。其後聞公，開鑿亭沼。帶經倚杖，日遊其間。寫景哦詩，辱以寄我。寂寥短韻，幾篇在吟。於今幾何，歲月奔逝。我復來此，白髮蒼顏。追懷舊遊，顧步涕落。未奠宿草，姑即遺祠。玉色金聲，恍如對接。草木魚鳥，莫知我哀。

陳傅良《祭張南軒文》 吁嗟先生，惟以正終，如何歎嗟，四海所同？欲知先生，當觀之公。軍旅有言，魏公之子，惠我律我，魏公是侶，如其即戎，誓與偕死；學士有言，瞻彼洛師，昔在文獻，往往闕遺，曰惟南軒，尚其嗣之；朝廷有言，豈無他人，吏道趨變，經生泥陳，必若欽夫，可以致君，去欲其歸，病欲其愈。及此蓋棺，萬事永已，亦有咎怨，莫或暇毀。嗚呼先生，位曾不隆，曾不卑卑，與人爲通，抑不立異，收聲於躬。維學高明，維行粹夷，維其待物，一不以疑。匪即求之，人實秉彝。君子在世，勿問勿處，譬彼川嶽，用興雲雨，三農賴之，以藝稷黍。矧惟世臣，喬木勿伐，矧惟儒術，不墜一髮。生能幾何，而堪契闊。往歲玉山，前年株陵，二公云亡，令我涕零。又哭先生，我懷實幷。念昔從遊，爲日則淺，辱誨辱愛，辱待甚遠。自我不見，常懼有靦，有來湖嶺，必惠問我，對之翰墨，如在右左。蒙是曷稱，罔敢違墮。家有藏書，國有太史，雖微功業，先生不死。我心哀傷，蓋不以此。

孫應時《聞南軒張先生下世感悼有作》 玉山已失舊端明，何事令人骨屢驚。拆石有聲傳建業，隕星無處弔南荆。春風未作山川暖，江水何心日夜傾。淚落中宵腸萬結，眇然湖海寄吾生。　中原天意定何如，豈謂人才不素儲。前輩老成今殄瘁，丁年豪雋重蕭疏。武侯歲晚出師表，賈誼平生流涕書。社稷無疆恩澤厚，小臣何敢議盈虛。

彭龜年《輓張南軒先生八首》二、六 世無鄒孟氏，聖道危于絲。學者迷統緒，擾擾徒外馳。況有釋老輩，竊窺如鬼魑。苦彼疑似說，陷我高明資。偉然周與程，振手而一麾。源流雖未遠，淆濁亦已隨。公如一陽復，寒烈已可知。斯文續以傳，歲晚非公誰。傷哉後來者，此世亡此師。　平生中興念，渴飲而饑食。落落不可合，令人氣塡臆。歸來牧桂州，才人用轉窄。撫摩日多暇，整整戎事飭。偏伍聯浮游，坐作親部勒。異時了劇寇，乃此諸校力。論兵較利鈍，夫豈謂深識。牛刀何施宜，功乃在鷄肋。誰知我公心，抆淚三歎息。

雜錄

朱熹《答胡季隨》 《南軒集》誤字已爲檢勘，今卻附還。其間空字向來固已直書，尤延之見之，以爲無益而賈怨，不若刊去。今亦不必補，後人讀之自當默喻也。但序文後段若欲刪去，即不成文字。兼此書誤本之傳不但書坊而已，黃州印本亦多有舊來文字，不唯無益，而反爲累。若不如此說破，將來必起學者之疑。故區區特詳言之，其意極爲懇到，不知何所惡而欲去之耶？且世之所貴乎南軒之文者，以其發明義理之精，而非以其文詞之富也。今乃不問其得失是非而唯務多取，又欲刪去序文緊切意思，竊恐未免乎世俗之見，而非南軒所以望乎後學之意。試更思之。若必欲盡收其文，則此序意不相當，自不必用，須別作一序，以破此序之說乃可耳。若改而用之，非惟熹以爲不然，南軒有靈，亦必憤歎於泉下也。久不聞講論之益，深以懷想。前日諸賢相繼逝去，後來未有接續。所望於季隨，實不勝其懃懇。今觀此事，竊疑其用力之不篤也。更願勉旃，以副所望。千萬千萬！至扣至扣！

魏了翁《跋南軒與坐記居士房公帖》 自義理不競，士不知有爲己之學，喪志於記誦，滅質於文采，乃且沾沾自喜，以爲是射名干利之具。流風益遠，頹俗莫返。而坐忘居士房君生長西南，獨能不狃於俗，旁搜博取，以求其會心，有未釋亦不敢有愛于言，將以究詰其疑，圖爲眞是之歸。今南軒遺墨謂其「拔于流俗」，謂其「剝去華飾」，謂其「白首守道，凜然如霜松雪竹」者。嗚呼，其賢矣乎！因歸其所與南軒往來書尺于其孫興卿，而嘆美之不置也，附姓名其後。

黃溍《跋張宣公與東萊帖》 乾道辛卯春，詔以知閤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公時以左司兼侍講，手疏極言其不可，命中寢，而宰相陰主之，乃出公守袁州。壬辰春，遂伸說前命。帖中云：「元晦之約，竟能成否？宜春在來年

六月，若不被汰斥，果成赴上，則明秋可邀二兄過彼相會。」然公自去國，退居三年，袁州之闕，竟不及赴。淳熙甲午，乃起帥廣西。東萊以正字丁外艱，是年夏服除，奉崇道祠，秋入越。故帖中稱之曰主管正字，且問其留會稽幾日。公作此帖於冬初，廣西之命蓋未下也。

《柳亭詩話》卷一五　元兵入閩，執建甯朱浚，欲降之，曰：「豈有晦翁孫而失節者！」遂自殺。南軒之孫張唐，起兵復湘潭諸縣，及敗被執，曰：「若降，何面目見魏公於地下！」遂遇害。此二公者，方不愧乃祖一生道學。

陳造

論述

綜論

陸游《江湖長翁集敘》　漢之文章猶有六經餘味。及建武中興，禮樂法度粲然如西京時，惟文章頓衰，自班孟堅已不能望太史公之淳深，崔、蔡晚出，遂墮卑弱，識者累欷而已。我宋更靖康禍變之後，高皇帝受命中興，雖艱難顛沛，文章獨不少衰，得志者司詔令垂金石，流落不偶者娛憂紓憤，發爲詩騷，視中原盛時皆略可無媿，可謂盛矣！久而寖微，或以纖巧摘裂爲文，或以卑陋俚俗爲詩，後生至爲之變而不自知。是時能居今篤古，一洗斯病，擅二者之長，卓然傑立於頹波之外如吾長翁者，豈易得哉？

鄭興裔《薦舉陳造狀》　臣伏見高郵陳造，明經修行，幼居鄉曲，早有時譽。淳熙二年第進士甲科，以詞賦聲震藝苑。調太平州繁昌尉，摘伏發姦，不畏強禦。政成報最，除平江教授，啓迪生徒，亹亹不倦。撰《芹宮講古》，闡明經義。士子服其論議，憾師承之不早，至有「淮南夫子」之稱。每孤高自守，不欲取容當途。然臣竊觀其問學閎深，藝文優贍，恭值國家右文，似此之人，不宜置之冷曹。

陳造《擣裏陽詩卷示子孫再次韻》　還家未澣衣袂泥，聚首笑語環孫兒。挽鬚倒褚問所得，酬倡定續陸與皮。小子倩話吾所師，指瑜擿瑕切中之。謂公傑作含古意，白月在天影在池。阿翁贔屭十駕足，故步雖在欠新奇。向者護前今不爾，自呼罰爵爲汝持。與問潮乎奈吾老，亦喜商也能言詩。

李之漢《刊江湖長翁集序》　文至于宋，固讓漢、唐，然議論事理曲暢不詭正道，亦自一代文體不相襲也。當時名家如蘇、王、曾、晁外，更不乏人。唐卿陳先生狎主齊盟於淳熙、嘉泰間，學贍而筆勁，人稱淮南夫子。所著詩文四十卷，詩則宋詩，文則涉漢軼唐。其指切時事如所云「兵困故驕而怨，民困故畏上而不愛上」，極切當日膏肓。又欲籍京都僧尼私庵居官寮省僦費，絕僧俗雜亂淫僻，四百年來，殆尚可同症同治也。至其瞻懷紀綱，風俗人才，與夫備荒恤獄、理財擇將諸大事，種種皆救時藥石，而當時莫盡施用，位亦不展其才。長物自況，托號江湖長翁，志可悲已！遭宋不競，遺命不封不樹。生爲名儒，仕爲循吏，歿爲達士，至于今秦郵人不能言其宅里丘墓，而天下人猶能慕其文章。【略】嗟乎！此兩公者，夫非長淮磅礴、壁社光芒所鍾靈毓秀而爲斯文者哉？秦郵讀書種子，即此而是，文獻猶在，地靈非改，前庶不替，將來豈不可風？

姚鏞《刊江湖長翁文集序》　夫古之豪傑，自命含華曜采非其好也，靡不欲銘勳五熟，勒垂琬琰，如穆叔所云。而惟淪落湖海，即綰半通之綸，淫滯疏逖，自處於材不材之間，彼其胸中鬱勃，一遇可驚可愕、可悲可喜之事，悉寓之於書，以俟後世知子雲者，嘻！志足慨矣，然多化爲飛煙冷風，浸假銷歇，名湮滅而不稱者，可勝道哉？蓋當世無中郎，玄晏異代，誰爲摩石鼓于荒濱，揭蕭齋于一字也？宋臣唐卿先生與秦太虛同爲揚之高郵人，聲稱相後先，然世知有太虛，鮮知唐卿也。先生在南渡時，躬耕刻厲，業既成爲通儒，甫脫身簿尉，所爲古文詞與韻言煜燁有聲，范石湖諸公賞識之。然先生雅意本朝，不欲以雕蟲之業銷其壯志。領郡時，石畫中窾，其上執政書洋洋纚纚，皆國家至計，而竟陸沈下僚，不振于時。先生始悠然埋照，自署江湖長翁，思以言垂世矣。劉邵謂文章與韻語具體爲大雅，一道偏至者爲小雅。若翁者以經濟實學執詞壇牛耳，將無大雅其人乎？使其時彈冠日月之際，假權課效，即未必金甌復合，而富強可致，寧至爲虜人影國耶？惜乎徒令大廈之棟泛梗江湖，折

筆長纓之志，試之清油柔翰中，僅作蠹魚。嘻！亦足慨矣。

《宋詩鈔・江湖長翁詩鈔序》　范石湖曰：「使遇歐、蘇，名不在少游下。」【略】陸放翁序其集，謂能居今篤古，卓然傑立於頹波之外。其詩椎鍊，不事浮響，故見許如此。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一　《江湖長翁文集》四十卷。【略】元申屠駉爲作墓誌，稱其於誨誘則良師，於撫字則循吏，身篤操修，道兼體用，雖金石之文稱述例多溢量，亦未必純構虛詞也。集中《罪言》一篇，蓋仿杜牧而作，不免紙上談兵，徒爲豪語。其文則恢奇排奡，要亦陳亮、劉過之流。其他劄子諸篇，多剴切敷陳，當於事理。記序各體，錘字鍊詞，稍傷眞氣，而皆謹嚴有法，不失規程。在南宋諸作者中，亦鐵中錚錚者矣。至《易說》一卷，始於《無妄》，終於《比》，凡十五篇，疑其未完之書。中多以史證經，與楊萬里《誠齋易說》、李光《讀易詳說》相類，殆爲時事而發，託之詁經歟。

《石洲詩話》卷四　唐卿亦有打諢處，然傖俚矣。打諢最要精雅。

分論

《長蘆寺》　《歷代詩發》卷二六：陵谷變遷，即天地且不能自主，而佛力又可知矣。持論亦屬偏見，練篇則清矯不支。

《泊慈湖北岸》　《歷代詩發》卷二六：威愛並行，自爾宵小懾伏，于此更服水濡火烈之言。

《蕪湖感舊》　《歷代詩發》卷二六：感懷今昔，于平平叙述中多悽惻。

《過繁昌》　《歷代詩發》卷二六：情深語慟，浮響一空。

《再次韻》　《歷代詩發》卷二六：雪應時可晴不遲，尤可喜，雪止恰除夜，因作。

《謝朱宰借船》　《歷代詩發》卷二六：不過琴鶴相隨，而百尺大舟，空費鬱林之石，極足慮。詩之眞者乃妙也。

《山居四首》　《歷代詩發》卷二六：寫山居情事如畫，不啻柴桑栗里之間。

《贈趙秀才》　《歷代詩發》卷二六：實大聲宏乃有此種高調。

《重九山陽儀真兩使君送酒》　《歷代詩發》卷二六：矯健成一家言，欲起靡靡，正不可少此別調。

《官務命書》　《石洲詩話》卷四：陳唐卿造《官務命書》諸作，自白樂天《秦中吟》出，亦風人之旨，足以感人善俗者也。

傳記

《宋史翼》卷二九　陳造字唐卿，高郵人。年二十五，始知爲儒，貧不能自振。妻張氏，富室也，捐所有以左右所無。年三十四登乙未科，調繁昌尉，改平江府教授。范成大見其詩文，曰：「唐卿亦高郵人，使遇歐、蘇，盛名當不在少游下。」尚書尤袤、樞密羅點得其騷詞，雜著，手之不置。尋知明之定海縣，以薦通判房陵，攝郡事，皆有最績。秩滿，授朝散郎、浙西路安撫使參議官，曰：「吾得盡償詩債，足矣。」改淮南西路參議官。晚年自號江湖長翁。有集四十卷。其詩文居今篤古，一洗南宋纖巧俚俗之病，卓然自立於頹波之外。（申屠駉《陳公墓誌》，參陸放翁序、萬曆《揚州府志》。）

紀事

陳造《江湖長翁集自序》　長翁，陳子自謂也。陳子家高郵，自以無補于世，置江湖乃宜，故曰「江湖長翁」。物無用曰長物，言無當曰長語，翁亦然。或曰：子以長名可也，又泰然自得，不以長爲歉，與世異情，何歟？答曰：吾之長自知良審。長則不爲人役，故不勞；自知則無外慕，故內足。雖然，世故有自足且不勞者，必有所恃。翁所恃偉矣。翁以不賤爲貴，以不貧爲富，以未死爲壽。請問之，曰：向也食以耕，衣以績，若將沒齒；今而取科第，廁仕籍，爲七品官，較之昔不爲賤。向也口腹有不充，假衣乞米不免也，今奉食有田，足以鋤耨自給，視昔不爲貧。生而病，醫藥莫適收功，不一二瘥死，自分中折久矣；今且皺革星鬢，婆娑人間，佳食息未厭世，信不夭矣。三者人笑其未，而吾每得自滿且自慰。人求之新，吾求之舊，有大不同者。棋甚拙，藉以適意，勝負初不計；好吟詩爲文，詩寓興，文寫所欲言，不古不工，人議之，不病也。外此無

嗜好。有子孫，皆中材，可迪以善，進以學，慫以田事。人譏其長，若無如之何，而吾安而玩之不厭，又奚歉？使知歉，則失夫長之眞矣。客噱而去。既答客，因行而歌曰：「憑迂樂散聊自迄兮，中枵然外則無望兮，適所適以全吾長矣。」翁名造，字唐卿。

著錄

陸游《江湖長翁集叙》 其子師文來乞予爲《長翁集》序，乃寓吾嘆以慰其子，且以慰長翁於地下云。【略】嘉定二年三月丁巳，渭南伯陸游務觀序。

李之藻《刊江湖長翁集序》 所著詩文四十卷，【略】然罕睹其全集。余治水江淮，訪求再歲，乃得前貢士王應元所手錄者，愛而傳之，遂以節嗇餘鏹與秦太虛集並壽之梓。

姚鏞《刊江湖長翁文集序》 水部李公胸蟠五嶽，目挂千秋，今古品題，軒輊片語，實龍門一代。治河廣陵，搜括先生遺言，與《淮海集》併付之梓，余行部其地，抵掌道舊，令弁其首。余曰：長翁遇矣！【略】萬曆戊午仲夏既望，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太原姚鏞撰。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江湖長翁集》二十冊，四十卷。

《絳雲樓書目》卷三 陳造《江湖長翁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一 《江湖長翁文集》四十卷，山東巡撫採進本，宋陳造撰。【略】其集久無刻本，明崇禎中，李之藻以淮南自秦觀而後，惟造有名於時，始與觀集同刻之於高郵云。

《郘亭宋樓藏書志》卷八八 《江湖長翁集》四十卷，明刊本。宋高郵陳造唐卿撰。

《藝風藏書記》卷六 《江湖長翁文集》四十卷，明高郵刊本，李之藻校。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江湖長翁文集》四十卷，明刊本。題「宋高郵陳造唐卿撰」。宋時有刊本，遭元兵燹不存。明萬曆中，仁和李之藻得貢士王應元錄本刻之。

趙萬里《江湖長翁詞輯本題記》 陳造《江湖長翁集》，《宋史・藝文志》不著於錄。崇禎間李之藻以淮南自秦觀而後，惟造有名於時，因與觀集同刻於高郵。然所刻僅文集四十卷，集中詩詞俱未收。余覆檢《永樂大典》，見所引《江湖長翁集》時有出文集外者，則李刻殆非是本也。茲匯錄《大典》所引詩餘如後，聊以備宋詞一格焉。生平所見《大典》殘帙，合南北公私藏計之，約及百二十冊，然所得僅此。他日續有所見，當賡續刊之。萬里記。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江湖長翁文集》四十卷，宋陳造撰，明萬曆四十六年李之藻刻本，八冊。

雜錄

《蒿庵論詞》 陳造序高賓王詞，謂竹屋、梅溪要是不經人道語。玉田亦以兩家與白石、夢窗並稱。由觀國與達祖疊相唱和，故援與相比。

《白雨齋詞話》卷二 陳唐卿云：「竹屋、梅溪詞，要是不經人道語，其妙處，少游、美成亦未及也。」此論殊謬。夫梅溪求爲少游、美成而不足者，竹屋則去之愈遠，烏得謂周、秦所不及。且作詞只論是非，何論人道與不道。若不觀全體，不究本原，徒取一二聰明新巧語，遂歎爲少游、美成所不能及，是亦妄人也已矣。

張抑

楊萬里《寄題福帥張子儀尚書禊游堂》 子儀之祖全眞參政，紹興初元爲福帥，於三山城西之外南湖上作堂，名禊游，以爲邦人修禊之地。後六十六年，子儀帥福，再新此堂，自作記以書其事，以石刻示予，因寄題七字：祖孫接武禊堂前，風物重新六十年。無恙鈞衡舊棠陰，有光臺斗繼蒲鞭。手提西郭三山月，下照南湖萬頃天。不要外人來作記，當家自有筆如椽。

《賀洪景盧除在京宮觀兼侍讀太府少卿啟》 《誠齋詩話》：中書舍人洪景盧知婺州，召至都下，而從臣未有虛位，孝宗除爲在京宮觀兼侍讀、太府少卿。張抑字子儀，以啓賀之云：「珍臺閒館，冠鼻伊之倫魁；廣廈細旃，論唐虞

之聖道。」前兩句用揚雄賦全語，後兩句用王吉疏全語，皆西漢文章也。子儀舉示予，予驚嘆擊節，以爲不減前輩。未幾，景盧入翰林爲學士，適梁叔子丞相以病辭位，孝宗愛重之，不欲聽其去。累辭，不得已，拜大觀文、醴泉觀使兼侍讀。景盧當筆，麻制中全用此一聯。是日，朝士聽麻，皆稱賞之，不知其爲子儀語也。

舒邦佐《雙峰猥稿自序》　四六當以意勝，【略】他如張尚書子儀之論，謂光新中貴純熟，純熟中貴光新。光新、純熟，二者當兼。

樓鑰《湖北轉運副使張抑太府少卿湖廣總領制》　爾抑起自故家，見聞殫洽，屢持使節，所至可紀。荆湖風土，尤所諳歷。是用使爾于楚，寵以外府長貳之任。

《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三　張抑，晉陵人，文靖公守之孫（《周益公集・張文靖集序》）。淳熙十年官大理寺丞（《省齋文集・書文潞公帖》），嘉泰二年三月以敷文閣學士知平江府，三年三月除寶文閣學士、宮觀。

黃灝

論述

曾彦約《黃西坡文集序》　西坡先生立朝不至郎曹，外庸不過持節，容臺議禮則有力槪氣，蠲租浙右則朝論變色，罷歸里第而倡爲黨論者於此時立焉，其人物關世道消長當如何哉！晚年卜居廬山下，日對五老九疊，用不汲汲，不用不戚戚，後學晚進皆得而師承之，有疑義則拜書考亭以取決焉。人徒見霜降水落之詩如此，不知其少且壯也，選於鄉而升於學，出必與勝己者語，入必與苦口處，切磋於經籍章句之精微，而泛濫於《莊》、《騷》、太史、子雲、相如之蘊奥。發而爲文，各究其體，見於行事，各得其當。由博而入於約，有萬而歸於一，然後取證於儒宗，眞積於日用。故其講明也易而持守也固，非泛然傳口耳、竊近似之比也。士大夫起書生，當職任，有一節可稱，如西坡之蠲租議禮，亦每每間見，而時論之消長不與焉。若至於晚節末路，醞藉於師友之間而終始乎義理之正，則斯世之生斯人也不數數矣。讀其文而知其學，於世道有感焉，列在諸甥，不敢以私言也。本本原原，則勉齋黃直卿已叙其事矣，復贅辭以附其後。嘉定庚辰十月旦日，曹某謹書於湖莊所性堂。

黃榦《黃西坡文集序》　善學者，先立其本，文詞之末，達而已矣。然本深者未必茂，不務其本，而末焉是先，未見其能工也。予始識西坡黃君，見其神清氣勇，襟懷卓犖，而知其資稟之異，見其從師問學，如恐不及，而知其趨向之正，見其臨民多惠政，立朝多壯節，而知其事業之偉。歲適大侵，人相食，官吏畏首畏尾，束手坐視，君發廩蠲租不待報，竟以得罪。僞禁方嚴，學者更名他師，至有師歿不吊者。君謫居，不遠千里哭泣奔赴。投閑十年，人不能堪，君泊如也。有本者如是，文詞特餘事耳。慶元初，天子方慨然建立治功，收召四方知名之士，君亦駸駸嚮用矣。使得究其蘊，豈但文詞之足稱哉！君爲南昌博士，予始識君于康廬，四十年矣。哲人其萎，而從游諸老皆無在者。過君家，訪其子，如見其人焉。其子池州法曹杭出君文編示予，俾序之。予懼讀君之文者愛其詞，不求其本，故爲之言。某年某月某日，長樂黃榦序。

傳記

杜範《黃灝傳》　灝字商伯，南康軍都昌人。自幼敏悟強記，與仲兄頤肄業荆山僧舍，玩閱窮晝夜不懈。一日別去，僧曰：「子之寢處與余鄰壁，閱三年寂若無人，靜重如此，他日當顯貴。」自鄉試登太學，擢進士第，爲袁州教授，再調隆興府教授，訪禮賢士，訓勉諸生，增創齋舍，學政大舉。當路賢而交薦之，知德化縣。【略】除登聞鼓院。光宗踐阼之初，天下望治，灝當對，首以天德剛健，絕聲色嗜好之惑爲言。遷太常寺簿，議大臣喪，據古不撓。再對論和買折帛等弊甚悉。【略】除太府寺丞，未幾出守常州。【略】尋除本路提舉，【略】奏乞併秋苗倚閣，命未下，慮無以解倒垂之爭，遽榜行之。於是言者罪其專輒，移居筠州，命復寢止，鐫兩秩而卒從蠲閣之請，罷歸故里。幅巾深衣，徜徉廬阜，時乘隻耳騾緩轡徐驅，若素隱者。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辭不獲，勉就道。【略】引年告老，不許，移廣東提點刑獄。又請，得祠以歸，感疾久

之而卒。灝性行端詳，志拔流俗，學問必審師友淵源之正，事親從兄，處己酬物，秩如也。建安朱熹守南康，灝登其門，執弟子禮，問難商確，豁然有契于心。自是書問往還，疑必質之，多所許可，嘗復書曰：「深憂先師傳付之旨，至此遂絕。今得來問，乃知此道猶有望也。」

紀事

陳傅良《張園送客分韻詩序》 右《張園送客分韻詩》，爲常、信二史君作也。【略】石侯叔訪、黃侯商伯同時丞太府皆以欲便私請於朝，二三大臣輒留其章不上，繇侍從下暨館學之士，苟見諸公，亦輒止之曰：「奈何使兩賢去也。」而侯請益力，蓋久之諸公信以爲靡他，於是始言上。上重其去，爲擇輔郡，纔需旬歲之次，而叔訪得信州，商伯得常州。然合朝方憮然不滿，飲餞彌日，相與咨嗟歎息也。最後同院若同僚若同年家又十人，餞之張園。兩侯之賢，天下識之，今其去徒以欲便私，無毫髮意不自得。且旬歲間爲善輔郡，行矣還闕，可朝發夕至也，視前時去者甚寵，而同朝猶不忍別如此。嗟乎！立今之朝，不謂之遭時耶？十人者，會稽黃文叔、清江彭子壽、章茂獻、永嘉薛象先、蔡行之、蜀范文叔、臨川曾無逸、章貢李和卿、東萊呂子約與余也。會張功父致地主之意，亦分一韻，余不獲在分中，故爲之序。

羅頌

論述

鄭玉《羅鄂州小集序》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而文章亦由是而見焉。豈惟足以傳其事功，因以觀其治亂。故唐之盛則稱韓、柳，宋之初則有歐、蘇。南渡以來，又世道之一變也，見稱於時，則有吾州二羅公焉，六朝五季，蓋寥寥乎無聞矣。大羅名頌，嘗知鄂州，小羅名願，嘗知鄂州。【略】予聞諸先生長者，南渡後文章，有先秦西漢之風，新安二羅其人。

《宋史》卷三八〇《羅汝楫傳》 子願、顗、頡、頌、願、頴，皆有文。

祝允明《羅鄂州小集序》 趙簒既南，氣感文細，朱、呂數君子說理之外，稱者僅僅。有如新安二羅先生，鄂州端良，鄂州端規，蓋未之前聞也。今讀其書則異矣。

羅文達《鄂州小集跋》 先鄂州、鄂州二府君，俱以文章妙天下，俱卒於官，故所作多不存。

《鸚鵡洲賦》 《後村詩話》續集卷一：羅鄂州文雖少而善，集中《鸚鵡洲賦》二篇，其首篇云，【略】二賦皆佳，此篇乃其兄所作，有《祭田橫墓文》之意。《復小齋賦話》卷下：禰正平《鸚鵡賦》頗爲自己寫照，然略無露才揚己意。宋羅鄂州願《鸚鵡洲賦》云：「吾謂死於漁陽之摻撾兮，何與鸚鵡之一賦。」眞千古定評。余每讀其「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句，輒爲欷歔不自禁。《羅鄂州小集·凡例》：《鸚鵡洲後賦》首云：「乾道六年，端規道鄂如荊，感鸚鵡洲之事，慨然爲賦。願覽而繼之。」則前一篇的是羅鄂州作，誤入《小集》中，今爲改正。

《淳安縣社壇記》 《（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考論精鑿，益見稽古之益。

傳記

羅頌《鄂州太守墓誌》 先兄姓羅氏，諱頌，字端規，徽州歙縣人。【略】紹興二十二年，以先君任子恩補承務郎，注臨安府餘杭縣浣坎鎮，改潭州南岳廟。連丁考妣憂，除喪，監鎮江府排岸，擢監行在左藏東庫。未上，省罷，差湖北司主管機宜文字，行在檢點贍軍酒庫所幹辦公事，通判鎮江府，知鄂州。紹（興）〔熙〕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以疾卒于郡。積官朝奉大夫。其六月喪歸，明年正月二十九日葬于歙縣永豐鄉幹村之源。【略】兄資超邁，身長七尺，眉目聳異，自少負志氣，力學殆天性，儕輩或少息，終不休。過庭時每出文一篇，先君未嘗不稱善。及長逮晚節，讀書著述如課程，倦極徙倚，提卷不釋手。得異書，

喜甚，若他人好好色、嗜甘羶然。居喪終制，寢苫室，絕葷茹，如禮。性不諂使阿附，得大官要職不肯爲。其在荆州，帥葉公衡自謂幕中得天下士。丞相周益公必大在後省，坐繳奏武樞張說出，復入，及爲翰林學士，客皆往賀，兄獨委書勸公無恃一節高衆爲無愧，名益高，則天下所望益大，欲其屏紛華，事簡凡，孟子所謂得志不爲者，皆當置度外，益公以此愈加敬。季兄鄂州亦益公所重，每以二程期之。【略】兄始爲進士，屢上春官不第。其爲詩文，至藏稿數十，筆力高古，時出奇詭跌宕，識者以爲有西漢風。平生抱負，一時名士所推許，而年位不永，豈惟門戶之痛云。

曹涇《鄂州太守存齋先生羅公傳》　頌即端規，朝奉大夫、知鄂州，有《狷庵集》刊布。郢、鄂二公齊名，嘗聞家居講學時，東西異窗，鑽研各趣，飯餘酒隙，已晚未燈，說如交鋒，讙如辯訟，既定怡怡如初，兹未可與上車不落之輩同日語也。

著錄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羅願《春社禮成借用寺簿釋奠詩韻》　方回評：狷庵詩稟本所傳，多于存齋，予于兵革後爲人掠去云。

伍崇曜《鄂州小集跋》　右《鄂州小集》六卷，附錄一卷，宋羅願撰。附錄，則其兄頌之遺文也。【略】《四庫提要》【略】是書作附錄二卷，《提要》云其兄頌、弟頎、姪似臣之文，而此冊僅一卷，無弟姪之文，殆重刊別本歟？

《粵雅堂叢書本鄂州小集・凡例》　羅鄂州刊有《狷庵集》，當時已散佚不傳，僅存遺文一卷，載《小集》後。謹依原本編次，以著二公競爽齊名之目。其猶子似臣《徽州新城記》一篇，攙附似乎不倫，僭從削去。

趙公豫

佚名《燕堂詩稿本傳》　趙公豫字仲謀，本宗室，南渡徙居常熟，因籍焉。幼聰警，五六歲記《左氏傳》不謬一字。及冠，遊四方，所至文人爭相邀迎，如莆田陳元矩昭度、金華陳天與良祐、華亭許上達克昌、蘭谿范茂明浚、新會馬鯁臣持國，幷一時名公，咸以國士遇之。其在故鄉，則與冷良器爲莫逆交，譽滿縉紳，文名日起。旋登進士第。紹興間，知眞州。公豫爲人沉厚簡重，居官廉正，常言「吾求爲循吏，不求爲健吏」。以故去任之日，挈壺漿攀轅者甚衆。累階至寶謨閣待制致仕。著有《燕堂類稿》十六卷，詔誥表策多爲時傳誦。其詩因屬對不甚工切，泉州守蔣雕選錄全部，澄汰大半，僅有若干首，皆中年遊歷而作者，自州郡以迄館閣所賦，率刪去不存。歿年六十有四，葬虞山之拂水巖西三里，工部侍郎錢唐馬和之作誌，表其墓曰「清顯」。

《琴川志》卷二八　趙公豫字仲謙，自父少師家常熟。幼聰警，記《左氏傳》不謬一字。登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調無爲軍無爲縣尉、太平州錄參，再調無爲軍錄參，福建運司主管帳司，改差行在激賞北酒庫，知臨安府仁和縣，兩易紹興府餘姚縣，分差鎮江糧料院，知高郵軍、眞州、常州，提舉浙東常平茶鹽，除倉部郎官，兼刪修勅令官，遷大理少卿，差充接送伴金國賀正旦使，遷太府卿，除祕閣修撰、知太平州，江東轉運副使，進集英殿修撰，宮觀。開禧元年年七十一，抗章引年，陞寶謨閣待制致仕。嘉定五年卒，年七十八。公豫沉厚清苦，平居以清坐爲適，無毫髮干州縣。居官廉正，常言：「吾求爲循吏，不求爲健吏。」晚歲懸車勇退，識尚高遠，故宸音褒奬，有「察辭避之眞情，全始終之大節」，蓋誦其實也。有《奏稿》一卷、《燕堂類稿》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燕堂詩稿》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趙公豫撰。公豫字仲謙，常熟人。紹興中由進士知眞州，官至寶謨閣待制。是集卷首有傳一篇，不著撰人名氏，稱公豫本宗室子，南渡後徙居常熟。然考《宋史・宗室表》，諸王系中無以公字聯名者，不知其出何派也。傳又稱公豫所著《燕堂類稿》原本十六卷，詔誥表策多爲時傳誦。其詩因屬對不甚工切，泉州守蔣雕選錄全部，澄汰太甚，僅存若干首。是公豫止優於文，而詩則非所擅長。故雖鈔本僅存，而選錄宋詩者亦未經採摭。今讀其詩，雖吐屬未工，而直寫胸臆，要自落落不凡。傳又稱公豫居官廉正，常言：「吾求爲良吏，不求爲健吏。」去任之日，挈壺漿攀轅者甚衆，是其政績不愧於古之循吏，當因人以重其詩。使魯恭、卓茂有遺集以傳於後，雖聲律未嫻，談藝者敢毅然斥去乎？存此一集，以風厲官方，較之捃摭華，其有補於世道爲多也。

撰。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四　《燕堂詩藁》一卷，鮑淥飲手鈔本。宋趙公豫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燕堂詩稿》一卷，舊鈔本。宋趙公豫撰。

劉德秀

傳記

《宋元學案》卷九七　劉德秀，字仲洪，洪州人。樞密。與京鐘主僞學之禁者六年。

紀事

《道命錄》卷七上　留丞相既罷，趙忠定爲右丞相。時侂胄已大用事，以丞相疏己，有怒言，罷。羅春伯簽書樞密院事，慰解之，侂胄終不釋。有大理寺主簿劉德秀者，江西人。自知重慶府代歸，求進用。留丞相惡其人，不得已，下除寺簿，德秀大怨恨。侂胄乃諭中丞謝深甫薦德秀爲察官，遂除監察御史，九月十日也。十四日，彥逾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有旨：「侂胄往來兩宮，備宣忠力，特遷二官爲承宣使。」彥逾始望忠定引己共政，侂胄亦望除節鉞，及是，皆不平。徐誼子宜爲京尹，勸忠定以節度使授之。忠定悔，遣人諭侂胄，侂胄答語不遜，遂力辭，止受一官。彥逾改除四川制置使，彥逾愈恨。暨入辭，疏廷臣姓名于上，以爲忠定之黨，曰老奴今去，不惜爲陛下言之。而上始疑矣。是月十九日，晦庵先生以論朝綱事忤侂胄。即日罷侍講，與在外宮觀。明年二月，趙丞相以右正言李沐論其擅權求勝，興訛起訕，動搖人心而罷。中丞何澹又論其有無君之心，落職，監察御史胡紘又言其不遜者有十，責散官居永州。二年正月，澹遷同知樞密院事，德秀遷右諫議大夫，遂上此疏。蓋德秀於留丞相有深憾，而澹乃留客，方爲言事官之長，故德秀未敢誦言攻之，至此始發也。趙丞相未罷也，右正言黃度文叔欲論侂胄之罪，語洩，爲所逐。晦庵先生侍經席，與吏部侍郎彭龜年子壽相繼言之，皆賜罷。趙丞相懇留之，不能得。及趙相抵罪，搢紳大夫與學校之士疏論者甚衆。侂胄患之，乃引澹、德秀分居言路，使盡去趙公之客、朱先生之徒。又謂知名之士，不可一一誣以罪，則倡爲僞學之目以名之。蓋以貪黷放肆乃人之眞情，潔廉好禮者僞焉而已爾。德秀遂言：「中道，萬世所常行也。則以中道爲卑污，而以詭僻險傲者爲高致。又況本非高致，特欲依正行邪，假義以干利。聽其言則周、孔，考其行則桀、跖。甚至曲護權臣，歸過朝廷，鉗制臺諫，鼓倡附和，如飲狂藥，如中毒餌。願下詔書，訓飭在庭，毋蹈前轍。」朝廷爲降詔，如所請，元年五月十三日也。後數月，德秀又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眞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我孝宗垂意規恢，首務覈實。凡虛僞之徒，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奸。故臣願陛下以孝宗爲法，考核眞僞，以辨邪正。」至是，趙丞相已貶，侂胄益大用事。德秀恨留丞相不已，乃以引僞學之罪歸之。僞學之稱，蓋自此始。

又卷七下　自慶元以來，何澹、京鐘、劉德秀、胡紘專主僞學之禁，爲侂胄斥逐異己者，群小附之，牢不可破。五年，紘罷吏部侍郎，德秀自吏部尚書出知婺州。

《四朝聞見錄》丁集　劉德秀仲洪爲桂陽教官，考校長沙回，至衡山，遇湖南撫幹曾撙節夫（南豐人），亦自零陵考校回。曾，晦翁上足而劉之素厚善者也。同宿旅邸，相得甚歡。劉謂曾曰：「倉司下半年文字，聞君已覓之，信否？」曰：「不然。撙平生不就人求薦。」劉再三叩之，曾甚言所守端確，未嘗屈節于人。劉曰：「然則某欲得之，可乎？」曰：「君自取之，何與吾事？」劉至衡陽以告倉屬，倉屬曰：「長官已許曾節夫矣。」劉曰：「昨遇之于途，而曰未嘗覓文字于人。」倉屬曰：「不然。曾書可覆也。」取以示之，則詞極卑敬，無非乞憐之語。劉太息而去，曰：「此所以爲道學也歟！」及劉爲大理司直，會治山陵于紹興，朝議或欲他徙。丞相留公正會朝士議于其第，劉亦往焉。是早至相府，則太常少卿詹體仁元善、國子司業葉適正則先至矣。詹、葉亦晦翁之徒，而劉之同年也。二人方並席交談，攘臂笑語，劉至，顏色頓異。劉即揖之，

叙寒溫，葉猶道即日等數語，至詹則長揖而已。揖罷，二人離席默坐，凜然不可犯，劉知二人之不吾顧也，亦移席別坐。須臾，留相出，詹、葉相顧，厲聲而前曰：「宜力主張紹興非其地也。」乃升階力辯其非地。留相疑之曰：「孰能決此？」二人曰：「此有蔡元定者深于郭氏之學，識見議論無不精到，可決也。」劉知二人之意在蔡季通，則獨立階偶，默不發一語。留相忽顧之曰：「君意如何？」劉揖而進曰：「不問不敢對，小子何敢自隱？某少歷宦途，奔走東南湖湘閩廣江浙之閒，歷覽盡矣。山水之秀，無如越地，蓋甲于天下者也，宅梓宮爲甚宜。且遷易山陵，大事也，況國步多艱，經費百出，何以堪此？」公慨然曰：「君言是也。」諸公復向趙汝愚第議之。至客次，二人忽視劉曰：「年丈何必爾耶？」劉對曰：「愚見如此，非敢異也。」既而劉辨之如初，易地之議遂格。劉因自念曰：「變色而離席，彼自爲道學，而以吾爲不知臭味也，雖同年如不識矣。至樞府而呼年丈，未嘗不知也。矜己以傲人，彼自負所學矣，而求私援故舊，則雖遷易梓宮勿恤也。假山陵以行其私意，何其忍爲也！曰曾，曰詹，曰葉，皆以道學自名，而其行事若此。皆僞徒也，謂之僞學何疑？」未幾，劉遷御史，于是悉劾朱氏之學者而盡逐之，僞學之名自此始。劉之帥長沙也，親爲昺言甚詳，特記其顛末如此。節夫亦嘗登葵軒之門，既而與王宣子辯其事，連上三書，言頗峻急，王帥以爲悖而按去之。其去也，先生遺之詩，有曰：「如何幕中辨，翻作暗投疑？」又曰：「反躬端得味，當復有餘師。」（昺字明遠，姓樂氏，湘中人。）愚謂考亭先生建阜陵之議，本爲社稷宗廟萬年之計，天地鬼神實鑒臨之，顧豈私于一蔡氏？蔡氏曩以孝宗之召猶不至，亦既龍場屋而甘巖穴。文公嘗招之衢而不至，但曰「先生宜早歸」。前後名公巨儒所以有考于蔡氏者，至公也。一樂昺其可異耶？《朝野雜記》亦謂：「阜陵之議，或云晦翁之意似屬蔡季通也。」夫或之者，疑之也。秉史筆者，其可爲疑似之論耶？自文公以來，建之鄉貴率少薦鄉曲特起之彥，寧非懲此乎？

《宋史》卷四二九《朱熹傳》　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蓋自此始。

黃之儁《雙峰集雍正重刻序》　開禧丙寅，劉德秀爲序。意先生在時所刻，故謙言《猥稿》。而曰八卷，墓誌曰九卷，今六卷，何也？墓誌云字輔國，又不同，何也？德秀之序不附於集，又何也？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默軒詞》一卷，豫章劉德秀仲洪撰。慶元中爲簽樞。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默軒詞》一卷。

朱彝尊《詞綜發凡》　是編所錄，半屬抄本。【略】其已經選輯者，【略】劉德秀《默軒詞》。

吳鎰

論述

朱熹《答尤延之（袤）》　吳仲權亦聞其名，見其文字甚清警，未知材氣如此也。今日下位後生中尚不爲無人，雖眞僞相半，然亦且得勸勉奬就之，未敢輕有遺棄也。

張孝祥《送吳教授序》　臨川於江西號士鄉，王介甫、曾子固、李太伯以文爲一代宗主，而皆其郡人，故居民多業儒。碌碌者出於它州足以長雄，故能文者在其鄉里不甚齒錄，獨素行可考而後貴也。吳氏子鎰，余爲州將時所舉進士，方羣試于有司，予因識之，登于朝，中乙科。知舉者嘗欲以冠多士，既不果，則爲之延譽，一時名聲籍甚。分教郴州學，以余之素也，來廣西從余，歷三時而後之官。余謂鎰不以文勝，蓋見貴於鄉里者。雖然，古之君子固有獨行自立，舉世非之而不悔，至貴於鄉里，猶未足道鎰也。蓋尚友古人，益思未見其止者與！必試於烈火而後知玉，萬物俱流而金石乃止。余欲金玉鎰也，鎰勉之。

舒邦佐《雙峰猥稿自序》　孫侍郎從之主憲臺，命攝檢法官，【略】因謂吳

仲權來爲常平使者，其論文尤高，必相知。及吳正字來，即處以文字之職，閒爲芟一語，更一字，輒如昔人用朔方舊軍，號令一施，而旗幟益精彩。得其一二啓誦之，雜以詩句小說，變化出入，眞有奇趣。自得劉之說，而知以意勝；得孫之說，而知以嚴勝；得吳之說，而知以奇勝。

傳記

《南宋館閣續錄》卷九 吳鎰字仲權，臨川人。隆興元年木待問榜進士及第，治詩賦。十六年閏五月除正字，十一月罷。

萬曆《郴州志》卷一五 吳鎰，先爲郴教授，薦知宜章，又知郴縣，尋守郴。興學訓士，有功于郴。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敬齋詞》一卷，臨川吳鎰仲權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吳鎰《敬齋集》三十二卷。

朱彝尊《詞綜發凡》 藏書家編目錄，詞集多不見收。惟莆田陳氏《書錄解題》論其大略。鄱陽馬氏采入《通考・志》中，【略】吳鎰《敬齋詞》【略】隻字未見。

藝文

趙蕃《贈別吳仲權三首》二 昔在山水樂，往往失意人。公今弦歌餘，乃復於此親。搜羅既奇勝，落筆爲寫眞。文章復何似，高處殆先秦。

又《次韻吳仲權鎰見簡》 今代風騷將，先生合冠軍。幾年求識面，數刻遂群江。江急舟難駐，風回櫓細聞。還家經醉卧，斜日對爐熏。

又《吳仲權相別詩云欲少留桃川山中昨日同在伯懷之作詩約在伯同賦以寄并屬徐季純于去非》 詩卷方欣見管斑，酒杯已復動離顏。余當大傘朱冠際，君政清虛爽氣間。逸興飄飄難並駕，好風發發待吹還。如舟可使長身久，有竹懸知不用關。

又《簡贈吳仲權鎰》 江西名士多所識，盡道延陵有異孫。賦就早能傳學子，詩成晚更徹宗門。經過縣郭辦相覓，邂逅心期欲暫論。禁省催君詠紅藥，江湖要我擷芳蓀。

楊方

論述

舒邦佐《和許宰寓武邑廣楊丞靖安八詠》 市人常是醉昏昏，買盡青銅酒已渾。健倒投床都不問，日高猶未啓重門。君似春風自襲人，無情鷗鳥亦相親。莫驚仕路風波惡，便憶家園自在身。好語飛來散綺霞，清新俊逸屬詩家。著人似醉菖蒲酒，有味如嘗橄欖茶。

《後村詩話》後集卷二 「毛竹山頭雲雨昏，靖安橋下小溪渾。高陂約水歸田急，不管湍聲入縣門。」「堂上官人似野人，村甿相見可相親。開門坐對臨溪樹，故是水邊林下身。」「對縣誰家數畝園，竹亭茅宇雜花繁。同官不可無兼局，通管溪南水竹村。」楊吏部方淳熙辛丑自武寧丞來攝靖安所作絕句也。後三十年，余爲縣主簿，老士人猶能誦之。趙南塘嘗跋云：「公暮年所爲詩，比是益精，清實簡遠，與俗異畛。如宿葉盡脫，而燁然花著於根，使人熟睨不厭，較林艾軒似小過，擬後山殆亦其亞。」

又 《題丞廳》云：「暮年叢薄寄鷓鴣，搔首巡檐歲月銷。留與後人還要否，一軒松竹冷蕭蕭。」《館中簡張約齋》云：「書生賦分合窮愁，官與休辰不肯休。清曉犯寒開省戶，誰家見雪似瀛洲。爛銀宮闕雲端見，素奈園林月下遊。說與南湖張祕閣，速來同直道山頭。」亦楊吏部詩，惜其散落，存者無幾。北山陳公與吏部善，故抑齋詩有自來。

《南谷》朱熹《答王才臣書》：子直詩甚佳，《南谷》之篇尤有餘味，已輒爲題其後，因書幸以報之也。又《跋楊子直所賦王才臣絕句》：王摩詰《輞川漆園》詩云：「古人非傲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余深愛之，而以語人，輒無解余意者。今讀子直此詩，而於《南谷》之篇竊有感焉，因識其後。復以寄才臣，果以爲何如也。慶元庚申正月二十八日，晦翁書。（楊詩曰：「南山高且明，其下有深谷。文豹識顯藏，終朝霧如沐。」）

傳記

《永樂大典》卷七八九四引《臨汀志》楊方字子直，長汀縣人。清秀篤孝，行己拔俗。中乙科，平昔心師朱文公，調弋陽尉，還特取道崇安，參請數月，面受所傳而歸。未赴，改清遠簿，廣憲姚孝資檄攝曲江坑冶。【略】官廣七年，以廉介剛直著。武寧丞滿，當路交薦改秩。適趙忠定公開蜀闢閫，辟制機。逾二年，用趙公薦召對，孝宗喜其剛直骨鯁，權宗正簿，俄避嫌請外，除倅廬陵。淳熙末守建昌，尋召除編修，首言過宮事，懇切無所隱。寧宗登極，除校書郎，復守廬陵。明年，韓專柄，以僞學排天下正士，或指爲忠定黨，竟罷去，俸餘盡寄公帑。退居章貢，閉門讀書，無復仕進念。即所居植淡竹，自號淡軒老叟。嘉泰三年，以臨川守起家，僅五月，力乞祠歸。嘉定更化，以侍右召，進考功，復趙忠定謚議詳允，在廷推服。然操履剛正，終與時忤，未盈季復去國。閱二年，廣右開漕，擇老成鯁介者，加寶謨閣直兼庾事，至即循歷屬部，發責姦貪。軺車連歲冒畏途，入象州，以疾終，年七十八。桂嶺稚耄聞之，莫不涕泣。菊坡崔公與之祭文曰：「一死爲民，可謂明白。」北山陳孔碩挽詩云：「南民何德辱公憂，六轡周遭死始休。」

紀事

朱熹《答胡廣仲書》向嘗附便寄呈與欽夫、擇之兩書，不審於尊意云何？有未中理，幸賜指誨。此書附新清遠主簿楊子直（方），因其入廣西，取道嶽前，屬使求見。渠在此留幾兩月，講會稍詳，此間動靜可問而知。其人篤志於學，朋友間亦不易得也。恐其或欲寓書，告爲尋便遣來，幸甚幸甚！

又《答劉智夫書》陳、彭、楊、項竟又不免，子直數日前得書，方引孔子微服事見教。今乃懸鶉百結而不能自免，亦可笑也。里中今歲艱食，一番紛擾，今猶未定。想諸人自能報去矣。

雜錄

朱熹《答楊子直書》來書譙責不少置，不記前書云何？何所得罪？一味皇恐而已。但來書既云鐫責諄切，其後又謂不教而棄之，殊不可曉。如前書尚在，望令小吏錄以見寄，當一一供答，以聽裁處。熹卻自覺尚且耐煩，不至如老兄激發怨懟之深也。且如向來出川時所予書，無非怨懟之語，此非怨熹之詞，想自記得。故竊疑之，以爲士君子去就離合之際不當如此。因答書中頗致寬解之詞，未有相貶外處。如後來見教政事條目，其間亦有一二心未安處，故因筆自解，即非相貶外。不知今來所謂貶外是指何語？恐實有之而熹不自覺者，即望一二疏示，容其改過，幸甚幸甚。且如今書「四子」之說極荷見教，然此書之目只是一時偶見《大學》太薄，裝不成冊，難作標題，故如此寫，亦欲見得四書次第，免被後人移易顛倒。只如《大學》，據程先生說，乃是孔氏遺書，而謂其他莫如《論》《孟》，則其尊之固在《論語》之右，非熹之私說矣。今必欲抑之而尊《論語》，復何說乎？竊恐此意未必爲《大學》壓《論語》發，恐又只是景迂作祟，意欲擯斥《孟子》耳。萬一揣料失當，所言非是，亦告且爲平心息怒，子細見教，使得反復，以究實是之歸，幸甚幸甚！平時與老兄講論，常是不曾合殺，只被中間一句不合尊意，便蒙見怒，更不暇復論前語之是非，而一向且爭閑氣。所以老兄見教之美意與區區獻疑之誠懇皆不見其有益，而反積爲後日無窮之怨隙。所謂忠告善道，不可則止者，豈若是乎？世衰道喪，吾黨日孤。見自無事，不要似此尋事廝炒，使旁觀指目，益爲道學之病，乃是助彼自攻，古人所謂將鬬而自斷一手以求必勝者也。願老兄自今或有異同之論，且耐煩息怒而極論理之是非，則理日益明，氣日益和，雖使十反，極其紛拏，亦自無忿懟之撓矣。老兄見責不能受人盡言，而前後怨忿之詞至於如此，請

出兩家之書付之識者，使其審訂，則誰爲不能受言者，必有在矣。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己，此不絜矩之過也。願更思之，下交淺劣，不勝至望。

張良臣

論述

周必大《張良臣雪窗集序》 襄邑張良臣字武子，家於四明，篤學好古，擢龍興進士第，日從魏南夫、史直翁二丞相遊。仕宦二十餘年，他人朱紫，君困青衫，他人鍾鼎，君樂簞瓢。方二公薦士如林，君芒鞋藤杖，日與高僧逸人往來蓮社間，不復以名官爲意。淳熙末，始管庫行都，則又蹇驢破帽，苦其心志於灞橋風雪中，朝士稍稍知而愛之，僉謂宜掌故六曹，馴致館學。予間兩社，有意啓擬，而君病不可爲。然後知二公前日遺君者，命也，命乃在天，無可奈何。孰使君憊心疲精，晝鍛夕鍊，自苦於吟咏，欲效陳無己之簡古，呂居仁之淡泊，至於古賦樂曲，又將推而上之，忘其心力之艱勤，此豈非天乎！後十五年，君之弟堯臣裒古賦四篇、古律詩數百首，號《雪窗集》，介友人曾三異屬予以序。嗟夫！富貴不可致，君固安焉。擇術復自苦，有郊之窮，而交游無韓之富，相和成音，天之與人，兩不相遇，予誠憐而悲之，故爲詳盡記本末。堯臣亦工詩，殆所謂二難者。嘉泰元年二月日。

樓鑰《戲贈張漢卿》 張侯理窟妙無窮，雅謔于人亦有功。渺渺江湖千萬頃，未聞餓死信天公。

又《書張武子詩集後》 武子拱人也，父避地南來，往返明、越，遂家于明。隆興初，與余爲同年生，自爾益相好。人物高勝，筆力可畏，非敢以友友也。不幸齎志而歿，吾黨共哀之。其季以道裒詩二編，期以行遠，遂初尤貳卿爲之序。以道示余，泣且言曰：「尤公知吾兄之詩，而不深知其平生。知平生者惟子爾，更爲我言之。」余曰：尚忍言哉！武子天資絕高，少以流寓名薦書，文已怪怪奇奇。或誚之，笑曰：「吾寧僻無俗，寧怪無凡。」此意卒不變，然亦以此不偶。閒居好與諸禪遊，佛日、宏智皆入其室。穎悟超卓，學亦與之大進。結交老蒼，聞見多前輩事，聽之使人忘倦。丞相壽春魏公作尉姚江，一見君奇之，君亦歸心，投以詩曰：「願同丑萬輩，終老孟子門。」後二十年，試南宮，魏公得其三策，心知爲武子之文，袖以見知舉張公眞定，曰：「適得一卷，舍人如欲取時文，則不敢進。果欲得士人否？」張公曰：「吾嘗言寧取有瑕玉，不欲取無瑕石。」讀之以爲佳。魏公曰：「此某故人張某之文也。」舍人異而記之，比揭牓，驚謂魏公曰：「果張某也。」魏公罷相，居小溪山中，武子日從之游，如裴迪之在輞川。兩仕都城，司羅于外，司帑于內，皆甚劇，泊然如在山林。苟非所知，雖貴而欲見，不造也。平時若不以事物自嬰，而官業井井可觀。惜乎不見用，惟詩傳于江湖間爾。余嘗跋其詩卷云：與武子評詩，謂當有悟入處，非積學所能到也。君讀之以爲得我意，嘗曰：「山谷晚年詩，皆是悟門。愛其『金狨繫馬曉鶯邊』之句。」又曰：「『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東坡嘗賦五更五詩，詞雖工，蓋惟四更爲佳爾。」又嘗自哦其詩曰：「客向愁中都老盡，祇留平楚伴銷凝。」又哦其詞曰：「昨日豆花籬下過，忽然迎面好風吹。獨自立多時。」其大約可見矣。閉門讀書，室中無一物，憑案開卷，終日凝然。性雖嗜詩，未嘗輕作，或終歲無一語，故所作必絕人。妻孥至不免飢寒，或謂君不爲歲晚計，君曰：「水禽有名信天翁者，食魚而不能捕，兀立沙上，俟他禽偶墜魚于前，乃拾之，然未聞有餓死者。」其夷澹雅謔類此。詩不必贊也，其清麗粹潔，上參古作，旁出入禪門，寄興高遠，遽讀之或不易了，而中有理窟，覽者當自知之。

釋居簡《跋卧雲樓詩》 晚唐之作武盡美矣，李、杜、韓、柳際天濟瀾注於五字七字，不滲涓滴，鏗鍧畏佳，盡掩衆作。或曰晚唐日新，唐風日不競，莫不譁而咻之。淳熙初，四明張武子續遺響，數十年間，相應酬者較奇薦麗，視昔無愧。今出新篇逾百，客窗夜榮，昏花爲之落蒂，清警特殊絕。其尤者，吾不得而形容。退之招楊之罘云：「之罘南山來，文字得我驚。」今得新篇，不覺毛髮嘖痒。

戴表元《題徐可與詩卷》 雪窗先生張武子諱良臣，自洪徙鄞，高才博學，妙爲詩，爲吾鄉渡江以來詩祖。凡後生操觚弄翰，而有事於篇什者，未有不出其門者也。天性清曠，不營生業，子孫未再世，即棄丘墟廬舍，去而它游，詩事遂如贅疣。有一女，嫁上饒徐氏，其子是爲忠愍公，以進士第一人得名於

時。忠愍公貴，不知能收恤張氏子孫與否？獨嘗見其板刊《雪窗詩》一編，則出於忠愍公家所爲。刊雖不多，然相去百年，江湖名字寂寞，猶賴此得在人目睫耳。大德丙午歲，余來上饒且四年，訪求忠愍公家，猶張氏之於吾鄉，而公從子可與名九齡，數數辱以詩見交。余讀之，波瀾淵深，音節韶美，於是不但喜是邦故家典刑之未墜，而吾鄉詩祖氣脈沿接，所謂適空谷者，聞足音而欣然，非邪？

《帶經堂詩話》卷一〇　張良臣武子《雪窗集》：「叢叢竹雀鬧人家，農事春來漸有涯。品字柴頭煨正暖，不知風雪到梅花。」（《示長蘆仁禪師》）「白鷺悠悠去不還，渚雲汀草一生閑。暮年不入西州路，空倚梅花說住山。」（《吳興投老庵》）「三十六陂春水綠，四十九年人事非。揚子江頭永嘉後，吳儂蕩槳北人稀。」（《感舊》）「帖帖平湖印晚天，蹋歌游女臂相牽。鳳城半掩人爭路，猶有胡琴落後船。」（《西湖晚歸》）【略】右諸人唯葛天民及與楊誠齋相倡和，劉改之亦前輩人，餘多摹擬「四靈」，家數小，氣格卑，風氣日下，非復紹興、乾道之舊，無論東京盛時已，可一慨也。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張良臣雪窗小稿》　監佐蠹官未療貧，士傳三策見精神。由來古拙遺時好，自喜平生有故人。

《次韻持上人題延慶寺清玉軒》《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張武子字良臣，關中人。樓攻媿，尤延之序其詩甚詳。予及識其子諱時字居卿先生，教予以作詩之法尤至，但律詩少耳。此詩句句佳，有骨。　馮班評：不好。「戈」何得比「竹」？　紀昀評：三、四用文句，腐甚。　無名氏（甲）評：此詩甚劣，而實選家淵源所自，宜其魔障終身也。

《梅花》《養一齋詩話》卷五：宋人梅花詩，如戴復古「水邊山際頻凝顧，怕有寒梅昨夜花」，杜小山「尋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張良臣「梅花到得吹成雪，盡是清愁不似香」，【略】皆舌尖上言語，非詩蘊也。

傳記

《延祐四明志》卷五　張良臣字武子，一字漢卿，家拱州，父避寇來明州，因占籍焉。善爲詩，清刻高潔，不蹈襲凡近，凌厲音節，讀者悲壯。尤長於唐人絕句，語盡而意益遠。詩至於盛唐極矣，杜牧之、李商隱晚出，以絕句爲專門。至宋王安石力倣之，病多而不能終似。黃庭堅以不使句俗爲上，律呂乖忤，而體益變。陳與義借古語爲援，不爲事物牽掣，似黃而益奇，詩之變無餘蘊矣。風雅道喪，獨良臣穿幽納明，復唐格律，後宋詩人咸推服之，而諸禪僧吟哦諷咏，遂悉宗尚，而詩稍復其變焉。良臣於舉子業非所長，隆興元年試南省，魏文節公杞時爲參詳官，攜三策以見知舉張燾，曰：「此文拙古，必故人張武子所作。使欲得士，願以進。」燾許之，後撤試，果良臣也。杞晚居小溪山中，日從酬唱。其作詩，或終歲不出一語。官止監左藏庫。詩集十卷，至咸淳間，彌甥徐直諒始裒刻於廣信郡。

紀事

《浩然齋雅談》卷中　張良臣字武子，近世詩人，有《雪窗集》。有子時，嘗從張公父至象臺。其女兄即徐元杰仁伯之母也，亦能詩，嘗有絕句云：「羅幕金泥寧地垂，夜香燒盡二更時。不知簾外溶溶月，上到梅花第幾枝。」正自不凡。

趙彥衛

論述

《雲麓漫鈔》卷首《摭遺閒記序》　士於書，博或荒，精或餒，不荒不餒，而又能用其學則善已。吾友趙彥衛景安佐吳門幕，一時郡守、使者委以事而立辦，諮以疑而冰釋，犁然當人心者皆與經史合。援今引古，博不病荒，精不病餒，余固知其外吏而內儒，學而有用者也。暇日出雜著一編，凡筆古今事若干說，析誤鉤隱，辨是與否，有益學者。予讀之，驚且歎有過所得。然景安方壯，

嗜學未已，是惟無述，予之驚且歎，將不一再而止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雲麓漫鈔》十五卷，【略】宋趙彥衛撰。彥衛字景安，紹熙間宰烏程，又通判徽州。【略】書中記宋時雜事者十之三，考證名物者十之七。其記事於秦檜父子無貶詞，而枉殺曲端一事，遺張浚而獨歸王庶，又稱勘端反狀，殊爲曲筆。其考證頗爲賅博，中有偶然紕漏者，如謂《論語》「翔而後集」當非一雉，不知《詩》「如集于木」、《春秋外傳》「獨集于枯」、《家語》「有隼集于陳庭」，皆非群栖義也。謂魏之如姬乃取尊如王姬之意，不知古有如姓，而宋玉之賦神女，呂不韋之奉異人，戰國之時，以姬爲媵侍美稱久矣。他如芙蓉花根爲斷腸草，乃陶宏景《名醫別錄》之說，而引爲老圃之言，以解李白詩。《周禮·冬官》散在五官，乃僉庭椿復古之說，而矜爲獨見。至於以孟婆爲元冥之配，以阿房宮之阿爲阿嬌、阿連之阿，以《詩》「不顯文王」證太宗派下趙不衰等命名之非，而「壽亭侯印」一條，與《三國志》刺謬，「米元章評書」一條，與所作《書史》互異，皆不能知其依託，均爲瑕纇。然而辨《十八學士圖》乃欽宗畫賜張叔夜，李綱，誤題爲閻立本，又開元亦有十八學士，不止太宗。辨以黑爲盧，即《尚書》「盧弓」之訓，非北方土語。辨行香非國忌之禮，辨《史記·龜策傳》諸兆之名，辨王獻之《保母墓磚》之僞，辨《博古圖》誤駁《三禮圖》，辨王莽律權石，辨羅靖碑非父子同名，辨墓祭已見《周禮》，辨蕭翼無賺蘭亭事，皆言有根據，足資考核。至於呂大防《長安圖》，原書已佚，此存其概。唐制科之名目，與宋送迎金使之經費，皆史志之所未詳。自序以爲可敵葉夢得《避暑錄話》，殆不誣也。

著錄

趙彥衛《雲麓漫鈔序》　《擁爐閒記》十卷，近刊於漢東學宮，頗有索觀者，無以應其求。承乏來此，適有閒板，併後五卷刻諸郡齋。近有《避暑錄》，似與之爲對，易曰《雲麓漫鈔》云。開禧二年重陽日，新安郡守趙彥衛景安。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雲麓漫鈔》二十卷、《續鈔》二卷，通判徽州趙彥衛景安撰。續二卷乃《中庸說》及《漢定安公補記》也。

《文獻通考》卷二一七　《雲麓漫鈔》二十卷、《續鈔》二卷。

《宋史》卷二〇五《藝文志四》　趙彥衛《雲麓漫鈔》二十卷。又《雲麓續鈔》二卷。

《文淵閣書目》卷八　趙彥衛《雲麓漫鈔》，一部五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趙彥衛《雲麓漫鈔》五冊。

《萬卷堂書目》卷三　《雲麓漫鈔》四卷，趙彥衛。

《澹生堂藏書目》卷七　《雲麓漫鈔》四卷，趙彥衛，稗海大觀本。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雲麓漫鈔》四卷，宋趙彥衛。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雲麓漫鈔》十五卷六本，趙彥衛字景安，宋板影鈔。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一　《雲麓漫鈔》十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趙彥衛撰。【略】據自序，初名《擁爐閒記》，本止十卷，先刻於漢東學宮。後官新安，併刻後五卷，始易今名。

《郘亭知見宋槧書志》卷五七　《雲麓漫鈔》十五卷，影寫宋刊本。宋雲麓趙彥衛景安撰。

《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　《雲麓漫鈔》十五卷，宋趙彥衛撰。舊鈔本（明鈔本，周星詒跋，姚舜咨鈔補）。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八　《雲麓漫鈔》四卷，宋趙彥衛撰。明王肯堂鬱岡齋寫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雲麓漫鈔》四卷，宋趙彥衛撰。明王氏鬱岡齋鈔本，傅增湘跋，一冊。《雲麓漫鈔》四卷，宋趙彥衛撰。明萬曆商濬刻稗海本，傅增湘校并跋，二冊。

崔敦禮

論述

崔敦禮《謝魏丞相薦剡啟》　如敦禮者，芻俚材疏，株愚智短。啖牛心而

快賞，夙勉壯圖；咀熊膽以自強，居懷僻學。茲濫申於講席，獲肆志於塵編。仰屋著書，萃嘲評於尙白；閉門作字，殫思慮於炙青。但矻矻以惟勤，頗棲棲而焉薄。竊嘗聞道於昔日，所願記名於下風。然細者爲枘，大者爲采，莫匪因材而有取；顧擁不中繩，卷不中矩，則將無用而安收。深懷躍冶之慚，徒起望洋之歎。敢圖裁鑑，罔棄凡庸，以一言一行而識其生平之爲，遂三沐三薰而置之子弟之列。寵其微分，被以美辭。念讀書僅記於姓名，未嘗博極；且作語漫知於平仄，自媿拙艱。而乃借其學贍之稱，加以文雄之譽，謂宜到遠，更厚所期。在己反求，於實何有？登睥睨於尊俎之列，昔固懼其非堪；飾土木以錦繡之文，今愈知其甚過。茲蓋恭遇某官，甄陶士類，表燭人材。以羅絡古今之術，而下取於空疏；以經緯天地之工，而俯收於譾薄。荷恩若此，撫己知榮。敦禮敢不勉厥進修，益其涵養？於斯二者，何以副溢美之言；苟有一焉，亦足爲知己之報。

欒鎬《跋史太師答范參政薦崔宮教帖》 宮教爲教官作樂語，有云：「天上風姿，咸仰吾君之子；人間官品，休論異姓之王。」丞相極稱之，是以知大參范公不苟于薦士，太師謂之二難是矣。紫微先生舉鎬自代，遂出門下。宮教之喪，紫微哭之甚哀，人琴俱亡，未幾亦下世矣。紫微兼內外制，文擅一時。宮教之文，人鮮知者，故表其警聯，可以知鼎味云。

史浩《陞辭薦薛叔似等劄子》 前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崔惇禮，學問該通，辭藻華贍，與其弟惇詩相埒，識者惜其未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七 《芻言》三卷，【略】宋崔敦禮撰。敦禮家本河北，南渡後與弟敦詩同登紹興進士，官至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愛溧陽山水，買田築室居焉。是編凡分三卷，上卷言政，中卷言行，下卷言學，其造文皆規橅揚雄、王通，無語錄鄙俚之習。然首卷以道德仁義分析差等，中又以諸經傳註爲蠹道之書，其旨頗雜於黃老，未爲粹然儒者之言。至其間指切事理，於人情物態，抉摘隱微，多中窾要，則亦不可盡廢者。雜家者流，《七略》著錄，固不妨並存其說，備採擇焉。

又卷一五九 《宮教集》十二卷。【略】《永樂大典》載有敦禮《宮教集》，其詩文篇帙尙富。大抵格律平正，詞氣暢達，雖不能領新標異，而周規折矩，尺寸不踰。前輩典型，茲猶未墜，未可等諸自鄶無譏。

傳記

《景定建康志》卷四九 崔敦禮與弟敦詩，本通州靜海人，同登紹興庚辰第。愛溧陽山水，買田卜居，傍舍鑿池，池上有讀書之堂，扁曰雙桂，于湖張孝祥筆也。敦禮字仲由，歷江寧尉、平江府教授、江東撫幹、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淳熙八年卒，官至宣教郎。

紀事

崔敦禮《進經筵徹章詩表》 聖治崇文，遠稽先訓，經筵進讀，薦及終篇。慶千載之昌期，昭一時之殊遇，敢形歌詠，用侈恩榮。中謝。臣等伏以皇家開久大之基，章聖襲隆平之業，澶淵振凱，泰嶽升中，治定功成，光於前烈。憂深思遠，啓我後人，爰集要言，是成正說，永思厥道，咸聚此書。【略】臣等俯愧淺聞，仰承異眷。拜陳庭之賜，共欣儒術之逢辰，誦報上之章，各效忠臣之歸美。

又《謝蔡總卿京劄啟》 如敦禮者，株愚智短，芻理材微，蠹編雖力於講論，徇曲不離於陳腐。本非時用，偶然束縛於官常；方自山來，安能曲折於人事。亦惟憑藉使者二天之大，乃得棲遲諸侯泮水之間。而術業荒疏，性資簡質，自甘爲迂儒之陋學，何以辱明公之重言，敢意誤知，遽先論薦。貢昌歜於玉食，竊歎嗜偏；登太羹於廟堂，亦將存古。曲借吹噓之賜，亦知刻畫之勞。事既罕而遇難，恩愈深而感切。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崔宮教集》，一部六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崔宮教集》六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崔敦禮集》二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崔宮教集》六冊，全。【略】凡二十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崔宮教集》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宮教集》十二卷，永樂大典本。宋崔敦禮撰。【略】焦竑《國史經籍志》載有《敦禮集》二十卷。其本久佚，他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故厲鶚《宋詩紀事》不及敦禮之名。惟《永樂大典》載有敦禮《宮教集》，其詩文篇帙尚富。【略】謹採掇編次，釐爲十有二卷。第五卷內有《進重刪定呂祖謙所編文鑑劄子》一篇，稱刪去增添別寫進呈云云。考李心傳《朝野雜記》，謂呂祖謙《文鑑》既成，近臣密啓其失當，乃命直院崔大雅更定，增損去留凡數十篇。大雅者，其弟敦詩字也。《朱子語類》嘗論祖謙編錄《文鑑》事，亦有崔敦詩刪定奏議之語。是此劄當出敦詩，不出敦禮，似乎《永樂大典》偶爾誤題。然或敦詩刊定進呈，敦禮代爲草奏，亦未可定。今既別無顯證，姑仍其舊錄之，而附著其舛互如右。

王自中

傳記

魏了翁《宋故籍田令知信州王公墓誌銘》　淳熙十年，分水縣令王公自中以中書舍人王公蘭特薦，詔赴都堂審察。未至，帝數以問近臣。及見，帝曰：「望卿甚久。」公曰：「昨詣堂，宰執已傳諭聖旨。草茅賤微，何自得此！」因反覆敷陳數百言，帝爲動容，徐出二疏，其略曰，【略】奏對之明日，特改合入官，除籍田令。【略】後四十四年，通判紹興王自強以書抵余曰：「吾兄道夫有經世大慮，受孝、光兩朝非常之遇，卒困於讒，慶元五年八月癸未賚志以沒。厥十有一月葬仙壇故山。中書舍人陳公傅良志其壙，今未有以銘之也。【略】」母安人施氏生三子，公爲長，氣度超絕。年十八，承相葉公夢鼎嘗辟塾延之，命諸子從學。明年入都，諸公聞風願交，參知政事周公葵、給事中吳公芾、禮部侍郎王公十朋尤見器重。乾道三年，朝廷議遣歸正人，公嘆曰：「是絕中原之望也！」詣闕上三疏固爭，意謂朝廷內虛無賢，掇時相怒，初議罪，時相面奏云：「靖康因士人伏闕，幾召亂，嘗著令伏闕者斬。如自中者，陛下前欲從恕，且當遠竄。」帝曰：「不可。」曰：「亦須編管。」帝又曰：「不可。」曰：「送遠郡聽讀。」帝曰：「送近處。」于是遣之徽州，仍諭之臨安府姚令則差曉事使臣發送，姚面宣上意以戒使臣。是冬，時相去位，戚方以賄敗，公以書自通於尚書周公操，未之識也，得書大悅，率同列白其事。以郊濡得自便，聽讀人該赦，自公始。乾道六年春，謁范公成大于西掖，始識韓公彥古，距上書時四年矣。淳熙元年，就試兩浙轉運司，爲詩賦第一。四年再舉，登明年進士第。周益公必大爲詳定官，謂公論宣和、大觀事，皆人所不能言。暨殿射中第一，孝宗皇帝宣問，籍記其姓名，循修職郎、舒州懷寧主簿。【略】會監察御史闕，帝善其前對，欲用公。王魯公謂公嘗言朝士皆不可用，今爲御史，則朝士皆當束擔矣。於是忌者併力索瘢不得可，遂誣公布衣時納韓彥古，今薦其才堪宰相。右正言蔣繼周劾公，方公言上書時，韓在下僚，未之識也。公既去國，孝宗簡記不衰，蔡邵州必勝陛辭，帝曰：「人才不易得，如王自中本無事，等閒教去，心頗念之。」於是排沮者益力。明年二月，帝諭輔臣與邊郡，辭以資淺，上曰：「且與通判。」道授郢州通判。十四年三月之郢，道改知光化軍。初，上諭宰執以見闕邊郡授武學博士鄒詡，及進呈，上特筆命公。【略】紹熙二年入見，【略】遂差知信州。【略】期年，被命奏事，丁太安人憂，慶元元年二月服闋。監察御史王恬掇拾蔣疏，再論公。四年四月，差知邵州。中書謝舍人源明封繳，朝廷察其非辜，畀以祠祿。五年，詔墳興化見闕，謝猶在後省，同舍又封繳。然未幾公亦病矣。積階至朝請郎，享年六十六。以孝友稱。【略】博通古今，文氣奇傑。嘗註《孫子》，《新略前後序》幷《歷代年紀》十二卷，《王政紀原》三卷，表啓奏劄歌詩五卷。公自號厚軒居士，因以目文集焉。【略】今追爲之銘曰：莫難乎時幾之會，莫樂乎臣主之逢。孰乘墉於陵之時，孰噬肺乎頤之中。弗駿厥庸，以甸我邦。嗚呼！奈何乎公。

紀事

朱熹《旌忠愍節廟碑》　紹熙三年十月己酉，信州守臣王自中言：「臣幸

得蒙恩剖符，假守支郡，視事之日，考按圖牒，竊見故簽書樞密院事張忠文公叔夜、故知同州事鄭威愍公驤衣冠之藏皆在郡境。蓋聞在昔靖康之難，虜騎長驅，都城危迫，四面勤王之兵逡巡前卻，莫有至者。而忠文獨以南道之師千里赴難，軍鋒銳甚，每戰必克，乃以廟算猶豫，卒不能有成功。而崎嶇顛沛之餘，竭力致死，猶以必存宗社爲己任。事復不就，則遂閉口絕食而以身殉焉。其後虜人分兵西闚關陝，所向降下，無不如意，則又有如威愍者，獨以孤城德卒嬰其乘勝叕銳之鋒，蔽遮三秦，以備巡幸。虜兵大至，鄰援四絕，知不能守，而勇氣彌厲，誓必與郡俱爲存亡。城陷之日，遂隕其生而不悔。是其見危致命，殺身成仁，皆足以無愧於人臣之義。是以聖朝痛悼，褒恤屢加，立廟賜名，著在祀典。蓋非獨以慰忠魂於地下，實以昭示萬世臣子忠義之大訓。而吏惰失職，脩奉弗虔。忠文雖得即墓爲祠，以嚴貌象，然而僻在永豐靈鷲深山之中，既無以侈上恩、厲衆志；至於威愍，葬祭在馮翊者，道既阻絕，而其故鄉玉山東郭有墳無廟，則行路之人所爲愴惻。而臣不佞，尤竊懼焉，謹已相地兩縣之境，通涂之側，出留州錢，屬吏鳩工，度爲雙廟，擬則巡、遠，庶幾有以揭虔妥靈，表勸忠義，仰稱建炎、紹興明詔之遺旨。謂宜假以光靈，定其名號，策書申命，以詔無極。臣不勝大願，敢昧死請。」事下禮部、太常合議條奏，咸謂二臣之廟前已賜額，宜因其故，合而名之。制詔禮官議，是其以「旌忠愍節之廟」爲額。於是尚書符郡主者施行如章，而王侯已召還矣。始，侯既屬役於玉山令芮立言、永豐令潘友文，又以書來請銘於熹，於是兩令課功，作治如法，復使人來申致侯命。熹既樂道二公之事，又重侯請，乃序而詩之，俾俟廟成，鑱而刻焉。王侯字道夫，永嘉人，自少魁壘有奇節，嘗爲壽皇聖帝極陳當世之務。壽皇悅其言，欲大用之而未及也。是其爲政知所先務，固宜如此。

葉適《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志復君之讎，大義也；欲挈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行其所知，不以得喪壯老二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略】自中字道甫，岸谷深厚，山止時行。所歷雖知名勝人或官序高重，逆占其無憂當世意，直嬉笑視，不與爲賓主禮。一日，赴丞相坐，有餽鹿至，請賦之，韻得方字，搖膝朗唱曰：「世間此物多謂馬，寶匣還宜出上方。」相慘慍，亟入復出，出入數四。客皇恐不自得，道甫神色不異，飲啖自若，以此甚不悅於流俗。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伏闕正門爭論，且言：「今內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網羅英俊，廣募忠力，爲中原率。」坐斥徽州。每應試，皆陳實策，無一語類時文，或笑曰：「此劄子也。」然竟亦得乙第。中書舍人王藺薦於上，藺上所厚，得召對。上壯其貌，親其言，改官爲籍田令，又使舉其所知。將用矣，以諫官蔣繼周疏罷。上徐悔，差通判郢州，道知光化軍。還朝，光宗曰：「壽皇以卿屬朕，姑爲郎相伴乎？」公謝：「臣已累壽皇，不敢復累陛下。」固請，知信州。復召，以王恬疏罷。知邵州，以謝原明罷。知興化軍，以高文虎罷。是其人之於二公，非有睚眦激發之憤，膚奏噂螫之苦也，相傳以嫉望風而忌爾。然二公自料，苟其人志不復君之讎，慮不足挈諸夏合南北，固不與並立矣，則進退離合之不相容，亦其勢也。然黨偏而方隅亂，說勝而白黑混，至使旁觀不敢平論，後世不能分別，又足悲夫。道甫既罷興化而死。始道甫樂仙壇山北之原，即其葬焉。【略】同甫稱信州韓筋柳骨，筆研當獨步，自謂不能及，又歎今日人材衆多，求如道甫髣髴，邈不可得，蓋亦指文墨少異者言之，猶前意也。今同甫書具在，芒彩爛然，透出紙外，學士爭誦惟恐後，則既傳而信矣，道甫乃獨無有，是信而不傳也。鮑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美在叔也；王猛，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乎？是以併誌二公，使兩家子弟刻於墓。若世出，則碑陰叙焉。銘曰：哦彼《黍離》，孰知我憂。竭命殫力，其爲宗周。

劉清之

論述

綜論

胡銓《答劉子澄主簿書》　足下春秋鼎冠，才茂而氣盛，文追古作，亹亹焉韓、柳之域矣。

蔡戡《薦鄂州通判劉清之狀》 劉清之學行醇篤，議論正平，不爲矯激以盜虛名，不肯詭隨以追時好。其憂國憂民之心，趨事赴功之意，出于懇惻。居官首以風化爲務，留意學校，廣延生徒。

周必大《再題劉子澄聳寒圖二絕句》 右亡友劉子澄當時所作。紹熙三年臘月二日，子澄門人劉敿季章自廬陵送子澄集來，二詩在焉，因併錄之。

朱熹《答劉子澄書》 行記甚佳，但人說天池光怪有飛空往來，或入簷楹，或出自房闥者，與所記不類，豈偶有所遺？抑所見適止此耶？此爲陳寶之屬，無足深怪。世人胸次昏憒隘狹，自以爲疑耳。此記流傳，亦足以少祛其惑也。

又 承寄示所和鴻慶舊詩，三復感歎。但麻鞋之契，今何敢望有如此事耶？槐陰詩文講卷皆佳，季章蓋所謂爲切問近思之學者，眞不易得。但似有迫切狹吝之意，見得道理到處十分到，不到處亦十分不到。想見都不讀書，理會文義，雖理會，亦是先將己意向前攙斷，扭捏主張，所以有來喻云云之病。

又 《小學》書曾爲整頓否？幸早爲之，尋便見寄，幸幸。昨來奉報，只欲如此間所編者。今細思之，不若來教規模之善。但今所編皆法制之語，若欲更添「嘉言」、「善行」兩類，即兩類之中自須各兼取經史子集之言，其說乃備。但須約取，勿令太泛乃佳。（如管仲「畏威如疾」之語，心每愛之。）文章尤不可泛，如《離騷》忠潔之志固亦可尚，然只正經一篇，已自多了。此須更子細決擇。《叙古蒙求》亦太多，兼奧澀難讀，恐非啓蒙之具。卻是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喜諷詠，易入心，最爲有益也。來喻又有避主張程氏之嫌，程氏何待吾輩主張？然立言垂訓，事關久遠，亦豈當避此嫌耶？其詳雖已見於《近思》，然其一言半句，灼然親切，不可不使後學早聞而先入者，自不妨特見於此書也。若只欲其合於世俗而使庸人愛之，則符《讀書城南》一篇足矣，何事勞吾人捃摭之功哉？【略】精舍四言幷十詠幸早爲賦之。適得祁師忠書，聞書堂中元前後可立木。又寄得所爲編定《武當集錄》，甚簡當。但與王叔堅、林賈夫論兵一二篇頗佳，何爲不錄耶？熹向承見語有爲昆弟之約，未敢遽信。而忽蒙加以非據之稱，一向因循，不得辭避。今欲復尋故約而罷去無實之稱，如蒙報書，須用此禮，即大幸也。千萬痛察痛察。《社記》得爲撰數十言，叙致本末，亦使拙者省得一半氣力，尤妙。

真德秀《跋劉靜春與彭止堂帖》 靜春之學，窮幽探微，止堂之節，星日同輝。惟仲誠父，示余斯帖，使我慨然，興懷前哲。清泉鑑物，菡萏浮香，我讀君詩，如游墨莊。老成云亡，典型猶在（謂仲誠也），尚爲斯文，努力自愛。

分論

《與朱魯叔帖》 朱熹《跋劉子澄與朱魯叔帖》：觀亡友劉君子澄手墨，爲之隕涕。其言當看切己文字，分別義利之間，所以期吾魯叔者爲不淺矣。魯叔尚勉旃哉！丹陽朱熹仲晦父書于臨漳郡齋，紹熙庚戌中冬十一日。

《袁州萍鄉縣學記》 朱熹《跋袁州萍鄉縣社倉記》：紹熙甲寅之歲赴鎮長沙，道出玆邑，邑之士子導余以觀於其學而請記之。及行堂序間，則既有亡友劉君清之之刻在焉。余拱而讀，顧而歎曰：「美哉乎，子澄之言也！諸君日誦而時省之，則亦無以余言爲矣。」即謝去不敢爲，而諸生至今猶有望於余也。

《愛直堂記》 朱熹《答黃直卿書》：子澄得書，問直卿動靜。南紀在長沙，與同官不協求去，未知如何。《愛直堂記》一本謾往，子澄此文勝它篇也。近看《外書》有一段伊川答王信伯之問曰：「勿信某言，但信取理」，不知曾見此話否？前書所論伊川先生語甚善。聖賢之教固不一端，然專執僻見，不信人言，又豈信理之謂乎？此處似更有商量，要非面見不能盡也。子澄乃令副端章疏言其以道學自負，不曉民事，與監司不和，而不言所爭之曲直，又言其修造勞民而已。聞之趙倉，已嘗按之，而復中輟，必是畏此惡名，而陰往臺諫處納之耳。

《與朱元晦書》 朱熹《答向伯元書》：昨得子澄書，具道昨寄武夷佳句，深有教督之意。再加紬繹，乃悟微指，不勝感佩之至。

傳記

《宋史》卷四三七《劉清之傳》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受業於兄靖之，甘貧力學，博極書傳。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袁州宜春縣主簿，未上，丁父憂，服除，改建德縣主簿。請於州，俾民自實其戶。由是賦役平，爭訟息。調

萬安縣丞。時江右大侵，郡檄視旱，【略】帥襲茂良以救荒實跡聞于朝，又偕諸公薦之。發運使史正志按部至筠，俾清之拘集州縣畸零之賦，清之不可。清之有同年生在幕中，謂曰：「侍郎因子言，謂子愛民特立，將薦子矣，其以閥閱來。」清之貽之以書曰，【略】以薦者兩有審察之命，清之竟不見丞相，詣吏部銓得知宜黃縣。茂良入爲參知政事，與丞相周必大薦清之于孝宗。召入對，首論民困兵驕，【略】又言用人四事，【略】改太常寺主簿。丁內艱，服除，通判鄂州，【略】差權發遣常州，改衡州。【略】嘗作《諭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莫不有勸，教以事親睦族，教子祀先，謹身節用，利物濟人，婚媚以時，喪葬以禮。詞意質直，簡而易從。邦人家有其書，非理之訟，日爲衰息。【略】部使者以清之不能媚己，惡之，貽書所厚臺臣，誣以勞民用財，論罷，主管雲臺觀。歸築槐陰精舍以處來學者。胡晉臣、鄭僑、尤袤、羅點皆力薦清之於上。光宗即位，起知袁州，而清之疾作，猶貽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疾，不廢講論，語及天下，孜孜歎息，若任其責者。病且革，爲書以別向浯、彭龜年，賦二詩以別朱熹、楊萬里。取高氏《送終禮》以授二子曰：「自斂至葬，視此從事。」周必大來視疾，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初，清之既舉進士，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熹，盡取所習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呂伯恭、張栻皆神交心契，汪應辰、李燾亦敬慕之。母不逮養，每展閔手澤，涕泗交頤。【略】嘗序范仲淹《義莊規矩》，勸大家族衆者隨力行之。本之家法，參取先儒禮書，定爲祭禮行之。高安李好古以族人有以財爲訟，見清之豫章，清之爲說《訟》、《家人》二卦，好古惕然，遽舍所訟，市程氏《易》以歸，卒爲善士。所著有《曾子內外雜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錄》、《墨莊總錄》、《祭儀》、《時令書》、《續說苑》、文集、《農書》。

紀事

作家逸事

朱熹《劉氏墨莊記》　乾道四年秋，熹之友劉清之子澄罷官吳越，相過于潭溪之上，留語數日相樂也。一旦，子澄拱而起立，且言曰：「清之之五世祖磨勘工部府君仕太宗朝，佐邦計者十餘年。既歿而家無餘貲，獨有圖書數千卷。夫人陳氏指以語諸子曰：『此乃父所謂墨莊也。』海陵胡公先生聞而賢之，爲記其事。其後諸子及孫比三世，果皆以文章器業爲時聞人。中更變亂，書散不守。清之之先君子獨深念焉，節食縮衣，悉力營聚。至紹興壬申歲，而所謂數千卷者始復其舊。故尚書郎徐公兢、吳公說皆爲大書『墨莊』二字，以題其藏室之扁。不幸先人棄諸孤，清之兄弟保藏增益，僅不失墜，以至于今。然清之竊惟府君、夫人與先君子之本意，豈不曰耕道而得道，仁在夫熟之而已乎？而不知者意其所謂或出於青紫車馬之間，清之不肖，誠竊病焉。願得一言以發明先世之本意，於以垂示子孫，丕揚道義之訓，甚大惠也。」熹聞其說，則竊自計曰，子澄之意誠美矣，然劉氏自國初爲名家，所與通書記事者盡儒先長者。矧今子澄所稱，又其開業傳家之所自，於體爲尤重。【略】子澄之先君子即其曾孫也，諱某，字某，官至某。仕既不遭，無所見於施設。今獨其承家燕後之意，於此尚可識也。生二子，長曰靖之子和，其季則子澄，皆孝友廉靜，博學有文。而子澄與熹游，尤篤志於義理之學。所謂耕道而熟仁者，將於是乎在。九年二月丙戌，新安朱熹記。

張栻《教授劉君墓誌銘》　前贛州教授開封劉君靖之，淳熙五年四月二十四日以疾沒于家。後三月，其弟前太常寺主簿清之葬君于廬陵先墓之側，書來請銘。【略】今得清之所寄行錄一編，大抵皆贛之士紀述君之言行。【略】予雖未識君兄弟，而與君之弟相與書辭往來，有講論之好，來求銘君墓至五六，辭甚苦，有不得而辭焉。

《鶴林玉露》丙編卷一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翛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卻是正理，如吾儒易簀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生死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往拊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方回《跋趙章泉詩》　趙蕃字昌甫，【略】漫堂劉公宰表其墓，靜春劉公清之子澄知衡州，以無罪去，章泉舊師也。時爲酒客，至郡未上，即棄官，因送子澄而歸，終身不出，年八十七。

作品本事

真德秀《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此靜春劉先生與張宣公帖也。是歲淳熙戊戌，眉山參政李公年甫冠，其季今制閫侍郎十有八耳，靜春皆以蜀中師表許之。二公果能以文章德業自著，不負所期。然靜春不惟知之，又屬宣公成就之，蓋人材世道之所賴，故其惓惓如此。知人之智，愛人之仁，於是乎兼之，前修用心，眞可敬仰。

魏了翁《跋靜春先生劉子澄帖》 靜春先生劉公淳熙五年八月十九日所與張宣公帖也。宣公時爲祕閣修撰，荆湖轉運副使，過其弟端明公于宜春。劉公之兄靖之字子和，卒於贛州教官，將葬而屬銘焉。劉氏世載令德，爲國朝文章家，逮公尤孜孜以人才爲己任。朱文公稱其收恤宗黨，接引後來，樂人之善，矜人之惡，蓋得之親見。宣公雖不及識公，而書問往來間，氣味之同亦爾，此可以強致乎。是歲石林李公年二十，悦齋李公年十有八，而靜春以二公屬宣公，已曰：「異日與川中作師表，非小補也。」而數十年後，悉如其言。人固不易知，然而心者神明之舍，以範圍天地，出入古今，苟志平氣定，不遷於私好惡，不奪於小利害，往往可以十得八九。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羅願《春社禮成借用寺簿釋奠詩韻》 方回評：此羅鄂州在郡時祀社，用通判劉寺簿子澄韻賦此。子澄者，劉淸之也。【略】《小集》者，即子澄所刊社日詩。唐、宋鮮有可選，惟此篇韻險而理到。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劉淸之文集》二十三卷。

藝文

朱熹《和子澄白鹿之句》 經旬不到鹿場陰，夢想飛馳不自禁。幸有高軒同勝賞，何妨折屐共幽尋。徘徊未厭詩書樂，感慨難忘忠孝心。更對豐鐫哦《伐木》，風泉雲壑助淸吟。

又《劉子澄遠寄羊裘且有懷仁輔義之語戲成兩絕為謝以發千里一笑》 短棹長簑九曲灘，晚來閑弄釣魚竿。幾回欲過前灣去，卻怕斜風特地寒。誰把羊裘與醉披？故人心事不相違。狂奴今夜知何處？月冷風凄未肯歸。

又《祭劉子澄文》 維年庚戌歲□月□□朔二十六日□□，具位朱熹謹致祭于亡友子澄劉兄袁州使君之靈：嗚呼子澄！以樂易之姿，躬純篤之行。立志高雅，信道深堅。處家庭則孝弟達聞，交朋友則信義昭著。居閒則其講道著書，有以樂衆人之所不樂，從官則其養民善俗，獨能憂衆人之所不憂。至於收恤宗黨而接引後來，蓋孜孜焉無不用其至。若其樂人之善而矜人之惡，又汲汲焉唯恐不盡其誠。故賢者與之遊，則常幸其有思齊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其有明汚招過之羞。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以子澄之得譽寡而蒙毀衆。道不得行於一州，而遂齎志以沒地也。是豈不可爲之深悲而痛恨也耶？予以無能，蚤結交好。切磋之益，歲晚益親。然而解袂江磯，忽焉十載。婁卜再會，卒焉無期。病不得伸執手之悲，沒不得展撫棺之慟。聞訃累月，乃能使人。而病衰不文，言又不足以盡其區區之意，引首西望，涕泗交流。尚幸楊兄，昔同遊好。屬其一酹，足寄此心。嗚呼子澄！其尚能有以知予之悲也耶？尚饗。

程洵《次韻劉寺簿與客酌鄱泉》 庭無聚訟喧，門有佳客至。登高一以眺，天末雁橫字。公心本無著，佳處偶會意。意會旋已忘，陶然不妨醉。

又《再次韻劉寺簿鹿鳴宴》 聖主如天與物春，四方委質願爲臣。設科取士制雖舊，側席求賢意自新。揚子詞高非篆刻，井春學富獨紛綸。行行好上江都策，莫厭京華沒馬塵。

羅願《次韻和子澄春祠先聖律詩》 質明帨洗動輕漪，禮殿巍巍百世師。伏几親瞻古人象，陪祠頗雜漢官儀。詩書自可謀元帥，俎豆何妨示小兒。春服詠時千古意，只今童冠可無詩。

彭龜年《別劉寺簿子澄赴岳州倅》 新蟬鳴高柳，輕鷗弄晴川。浮家作遠遊，觸熱豈所便。武昌古都會，形勝兩國肩。貔貅雜民居，烽火照敵邊。朝廷重牧守，尤需治中賢。君侯文章家，班、馬不敢先。墨莊一種子，落實今幾年。瞠乎出其後，獨得道學傳。誠身自孝悌，玩理潛天淵。悠然靜中春，洶洶風濤

前。四海滿饗望，諸公爭挽牽。容臺志不舒，別駕用未專。去就抑何心，行可吾亦然。余也溝瀆質，誤辱青黃妍。工夫懇切切，習氣猶拘攣。居然作別離，欲別思綿綿。歸鴻幾時來，江樹底晚烟。

又《祭寺簿劉子澄文》 嗚呼！我之從公，踰三十年。義曰師友，情實諸昆。濟所不及，言人所難。或滯而輓，或墮而掀。左提右挈，無往不然。既見而去，如隤而顛。思之不見，如溺需援。分則有親，好無此堅。聞公生瘍，眡膚斯頑。人謂斯疾，懼不可全。我有親喪，欲往莫前。朝夕聞公，書劄翩翩。以字勁弱，與詞簡繁。卜公進退，憂喜伏焉。期以終喪，問公螺川。理棹已穩，方解拘攣。一朝有友，自公所還。問公如何，口噤氣填。忽云已矣，握手涕漣。嗚呼我公，何去我之速邪！終今有疑，孰與告邪？我有文矣，孰與暴邪？天非冥冥，孰可復邪？樹善如斯，孰傾覆邪？有志未竟，孰與續邪？嗚呼已矣，尚忍詞而哭之邪！

陳傅良《祭劉子澄文》 惟靈學不事於章句，仕從容於祿爵。積之身以力久，試在邦其大略。我特立而衆同，曰好名而奚怍。若夫緬企慕於前修，圖報稱於隱約，豈與世以多違，懷良朋而獨樂。孰遺貌以觀心，悵此風之不作。以余交之最晚，知君意之匪薄。方前猛之切磋，收後尤於戲謔。何手墨之未乾，而遽遺於今昨。儻絮酒之可潰，將陳根而亦哭。

黃榦《祭臨江劉靜春先生文》 嗚呼！去古愈邈，道學不明，末俗喧豗，匪利則名。豈無大賢，挺生斯世？彼昏不知，孰發其蔽。吁嗟先生，天資絕人，心平氣和，志篤行醇，博極群書，該貫一理，尊敬師儒，考訂非是。閨門雍雍，兄弟怡怡，居國以誠，撫民以慈。篤學力行，後進是式，推己愛人，尤極懇惻。人之有善，稱道愉揚，不責其備，而取其長；人之有過，箴規訓誨，不顧其違，而冀其悔。先生此心，可謂至仁。芝菌蠛蠓，同然一春。吁嗟先生，今其亡矣，昏迷恣肆，誰逆其耳。榦也頑愚，少無師承，年已踰冠，始來廬陵。摳衣趨隅，歷問所學，直指前修，以警後覺。乙未之冬，歲莫天寒，奉命造朝，艤舟江干。折簡來呼，治子行李，武夷金華，惟子所止。二三偉人，爲世宗師，莫啓其行，已背而馳。廬山之陽，杖屨幾月，別後詒書，勉厲不絕。尚期他年，執經遠遊，南北奔馳，有志未酬。千里訃音，哀慕悲痛，哲人云亡，豈曰私慟。天不佑善，斯文已孤，學世滔滔，斯人何辜。武夷夫子，先生所敬，小子不敏，幸獲將命。敢不蚤夜，益堅所行，庶幾有聞，如見先生。抆淚緘辭，寄觴以酹，惟神之靈，鑒此微意。

雜錄

朱熹《答劉子澄書》 反復書辭，具悉近況。但學者正欲胸中廓然大公，明白四達，方於致知窮理有得力處。今乃追咎往昔，念念不忘，竊恐徒自煎熬，無復理義悅心之味也。程子所謂「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亦正慮此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能不遺寸晷而不計近功，則終必有至矣。如何如何？【略】所論《綠衣》篇意極溫厚，得學《詩》之本矣。但添入外來意思太多，致本文本意反不條暢，此《集傳》所以於諸先生之言有不敢盡載者也。試更思之，如何？

又 《知言》之書，用意精切，但其氣象急迫，終少和平。又數大節目亦皆差誤，如性無善惡，心爲已發，先知後敬之類，皆失聖賢本指。頃與欽夫、伯恭論之甚詳，亦皆有反復。雖有小小未合，然其大概亦略同矣。文字頗多，未能寫去，又有掎摭前輩之嫌，亦不欲其流傳也。然此等文字且未須看，俟自家於《論》《孟》諸經平易明白處見得分明無疑，然後可以逐一考究，判其是否。固未可盡以爲是，亦未易輕以爲非也。

又 讀所寄文字，切切然有與世俗爭較曲直之意，竊謂不必如此。若講學功夫實有所到，自然見得聖人所謂「不知不慍」不是虛語。今卻爲只學人弄故紙，要得似他不俗，過了光陰，所以於此都無實得力處。又且心知其爲玩物喪志而不能決然舍棄，此爲深可惜者。且既謂之玩物喪志，便與河南數珠不同，彼其爲此，正是恐喪志耳。《班范外事》不知編得於己分有何所益？於世教有何所補？而埋沒身心於此，不得超脫，亦無惑乎子靜之徒高視大言而竊笑吾徒之枉用心也！且羅守之賢如此，與之同官相好，乃不能補其所不足，而反益其所有餘，又從而自陷焉，亦獨何哉？數年來，此道不幸，朋舊凋喪，區區所望以共扶此道者，尚賴吾子澄耳。今乃如此，令人悼心失圖，悵然累日，不知所以爲懷。不審子澄能俯聽愚言而改之乎？不然則已矣，無復有望於此世矣。奈何奈何！《小學》書卻非此比，幸早成之。精舍詩拈筆可就，亦不妨早見寄也。羅守之文，可謂有意於古矣。《社壇記》已寫送似矣，此是狀體文

章，不古不今，不知是何亂道。而人來求不已，殊不可曉，但可笑耳。于尉策題亦不易，此等人且收拾教減得分數，亦是一事。桃原詩卷甚佳，但李習之《復性書》已有禪了，石林考其年是未見藥山時作。必是有此根苗，韓公不曾斬截得斷，後來遂張主耳。詩中所辯，卻恐未必然也。向丈詩初亦未解，承喻乃荷其見愛之深，當因書謝之也。拙詩幷序錄呈。韓丈爲作記來，意態閑暇，甚可愛。渠更欲改一二處，未及寫去也。祁居之論兵處，何爲不取？願聞其說。《說易》詩誠可疑也。濂溪書堂聞規摹甚廣，鄙意恐不必如此。將來無人住得，亦只是倒了。不若裁損制度而壯其材植，更爲買少田以贍守者，使其可以長久，乃爲佳耳。《壽安銘》乃大佳，恨得之晚。今亦當刻版散施也。

李處全

傳記

《景定建康志》卷九　李處全字粹伯，徐州豐縣人，邯鄲公淑之曾孫。後遷居溧陽。天資超軼，貫穿古今，忠誠許國，寬大好賢。慕劉杼山之爲人，文章閎肆，詩體兼衆長，字畫遒麗。登第，繇宗正寺簿遷太常丞，知沅州，提舉湖北茶鹽，除秘書丞兼禮部郎官，遷殿中侍御史，遂除侍御史。母憂去朝奉祠。後知袁州、處州，移贛州，未赴，改舒州。淳熙十六年卒於任，年五十九，官至朝議大夫。

《書史會要》卷六　李處全，贊皇人。淳熙間官權發遣處州軍事。能文章，亦善書。

紀事

《夷堅志》支丁卷一〇　淳熙十一年，溧陽倉斗子坐盜官米，黥配而籍其家。得草書二軸，題云「庚申歲書」，其名權花押，正如一劍之狀，蓋鍾離翁也。其詩云：「露滴紅蘭玉滿畦，親抛象履到峰西。但令心似蓮花潔，何必身將槁木齊。古塹細香紅樹老，半峰殘雪白猿啼。雖然不是桃源洞，春至桃花亦滿溪。」李粹伯跋之曰：「字畫放逸，有翔龍舞鳳之勢，脫去尋常畦逕，非得於心而慶乎手者不能爾。飄然神仙風度，固有所本云。」眞本藏于建康府治府資庫，絹素標飾處皆斷裂，獨字畫不動，景裴嘗見之。庚申歲者，豈非藝祖創業建隆元年乎！

王質《與李處全殿院書》　某與殿院陳義定交，非苟然者。平時無所可爲，或放懷寫意於詩酒之間。今殿院立于國家命脈、生民咽喉之上，當以道相與，以義相律，非泛舟焦山，憑欄需亭，無與於世者之時也。

《齊東野語》卷一　李處全嘗論匠監韓玉，玉乃廟堂客也。凡三疏。玉亦以處全請託私書爲言。上既重違臺論，且以忌器，遂令玉補外，既而與祠。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晦庵詞》一卷，李處全粹伯撰。淳熙中侍御史。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晦庵詞》一卷。

朱彝尊《詞綜發凡》　是編所錄，半屬抄本。【略】其已經選輯者，【略】李處全《晦庵詞》一卷。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晦庵詞》一卷，宋李處全撰。明鈔本，一冊。

藝文

王質《和李粹伯》　不多風雨已秋容，慘澹斜陽濕晚紅。長憶蘋風過歸雁，更思烟浪拍垂虹。未應堂上燭能滅，所願樽中酒不空。卷雪樓前卸帆日，卻從天際望吳中。

又《又和李粹伯》　雲似諸公簿領閒，不名阿堵但江山。秋風未白平生髮，尊酒聊叙壯士顏。醉後參虛無咫尺，悲來天地總間關。歸眠夢繞瀟湘野，紅葉黃花滿望斑。

趙蕃《寄李晦庵》　昔我曾大父，高交世無倫。晚生不盡得，所知三數人。堂堂贊皇公，實能繼張陳（謂無盡了齋）。諫垣磨鷹墨，許之以經綸。江陵竟連蹇，翰墨留餘珍。晦庵乃其季，英氣蓋八垠。家世斯文事，屬付眞不泯。我亦早聞義，中年見天津。委曲問先世，與成傾蓋親。公故鼎富貴，我乃困賤貧。有詩猥蒙誦，顧乏佳句新。往過龔州庵，凍筆書呵呻。公來辱繼作，春氣動壁塵。去年濡須家，墨妙出傾囷。乍疑何人書，老大能精神。熟視乃鄙作，愧汗幾拭巾。已焉忽語此，知公蓋深仁。憫我抱奇疾，不救死且瀕。稍加匕寸施，庶使屈得伸。寧知苶然姿，攣拳殆終身。一官胡爲哉，鴻毛等千鈞。野馬窘受駕，白鷗悲就馴。五斗未及飽，已遭窮鬼嗔。劍津駭騰變，牛衣泣酸辛。非惟糟糠念，要是無補紉。朝餐罷舉按，寒日空懸鶉。舍公竟誰訴，尺書走踆踆。如聞著書餘，抄經窮夕晨。儻匪官閑散，那得了此因。楓香出楚地，茗椀寧加閩。水屏供倦息，枕流絕緇磷。獻芹則小小，用意誰諄諄。秋風日夜急，木落知松筠。竚立不可見，悠然漫溪濱。

又《玉汝從溧陽來辱李晦庵以詩問訊次韻寄答二首》　新詩明勝錦，健筆快於錐。工部深陶冶，昌黎雜怪奇。殷勤能寄遠，風俗賴扶衰。屢作挑燈讀，何勝對雨思。　有身眞有累，無地亦無錐。遇事頻三北，干時愧六奇。自嗟寒若此，誰閔病而衰。已辦窮秋去，寧餘幾日思。

薛季宣

論述

朱熹《答薛士龍》　垂諭湖學本末，不勝感歎。而所論胡公之學蓋得於古之所謂灑掃應對進退者，尤爲的當，警發深矣。竊意高明所以成己成物之要未嘗不在於此，而廣大精微之蘊，其所超然而獨得者，又非言之所能諭也。跧伏之蹤，未由承教於前，徒切歎仰。儻不棄外，時得惠音以鞭策之，實爲萬幸。而來教之云，倒置已甚，讀之愧汗踧踖，不知所以自容。萬望矜察。自此書來，存訪死生之外，削去虛文，直以道義啓告誘掖，此眞區區所望於門下者。

薛旦《浪語集跋》　乾道以來，六十年間，學士大夫皆知宗薛常州經制之學，而其遺文，世獨以未見爲恨。蓋伯祖常州得歲四十，所爲文雖富，而猶有未脫藁者。【略】伯祖常州儒學夙成，高明縝密。於書無不讀，必略短而取長；於事無不諳，必通今而據古。每以口耳之習爲學者之戒，凡有得於殘編斷簡，必參驗訂審，不至於理融不已也。其立朝大節，難進易退，孜孜然惟以進賢退不肖爲務。奉使淮堧，首正奸欺之罪，而以忠實報上；出守苕霅，抗論經總制錢之非法，不忍重爲民困。卒以不合而歸，則死矣。蓋伯祖之學有根有葉，有源有流，本末精粗，內外如一，不變今，不泥古，措之事業，無非實學實理也。其古所謂儒者歟。觀先生之文，可以槩見矣。

《困學紀聞》卷一八　薛士龍詩：「左角蠻攻觸，南柯檀伐槐。」的對也。

《宋詩鈔・浪語集鈔》　其詩直質，少風人瀟灑之致。然縱橫七言，雖盧仝、馬異不足多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浪語集》三十五卷。【略】季宣少師事袁溉，傳河南程氏之學，晚復與朱子、呂祖謙等相往來，多所商搉。然朱子喜談心性，而季宣則兼重事功，所見微異。其後陳傅良、葉適等遞相祖述，而永嘉之學遂別爲一派，蓋周行己開其源，而季宣導其流也。其歷官所至，調輯兵民，興除利弊，皆灼有成績，在講學之家，可稱有體有用者矣。平生著書甚夥，有《古文周易》、《古詩說》、《書古文訓》、《春秋經解》、《春秋指要》、《論語直解》、《小學》諸書，自《書古文訓》以外，今多亡佚。其《中庸》、《大學》解及《考正握奇經》，則今尚載於集中。蓋季宣學問最爲淹雅，自六經、諸史、天官、地理、兵農、樂律、鄉遂、司馬之法，以至於隱書、小說、名物、象數之細，靡不搜採研貫，故其持論明晰，考古詳核，不必依傍儒先餘緒，而立說精確，卓然自成一家。於詩則頗工七言，極踔厲縱橫之致。惜其年止四十，得壽不永，又覃思考證，不甚專心於詞翰，故遺稿止此。然即所存者觀之，其精深閎肆，已足陵跨餘子矣。

《石洲詩話》卷四　薛士龍七言，以南渡俚弱之質，而效盧玉川縱橫排突

之體，豈復更有風雅？而吳鈔乃稱之。

《游竹陵善權洞二首》《歷代詩發》卷二八：寺故祝英臺宅，唐昭義帥李蟾嘗見白龍出水洞而爲雷雨，今小水洞存鱖魚四足。更寺觀者不一，再有李後主斷還借寺批札石，記語極可笑，大水洞有石田數十町，奇絕。

《雨後憶龍翔寺》《歷代詩發》卷二八：楚楚不俗，亦自成家。

傳記

呂祖謙《薛常州墓誌銘》公諱季宣，字士龍，起居之子也。起居學於胡文定公安國，而雅爲趙忠簡公鼎所厚，其立朝皆有本末。最後秦丞相檜建與虜和，起居自殿坳直前，引義固爭，反復數刻。中寒疾以卒，夫人胡氏亦繼卒，於是公生六年矣。伯父待制收鞠之，任以官。公幼逮事過江諸賢，聞中興經理大略，已能識之。喜從老校退卒語，得岳、韓二三大將兵間事甚悉。志尚犖犖，與常兒異。年十七，起從妻父荊南帥孫汝翼，辟書寫機宜文字。荊州善衰溉道潔，虛郡齋迎致之，公遂委己師焉。【略】道潔語公伊洛軼書多在蜀，時同郡蕭振方制置四川，乃往爲其屬。道潔期至蜀，授以書。【略】調鄂州武昌令。【略】當是時，諸公爭知之，舉辟交至，公一無所就，從吏部銓得婺州司理參軍，召對，首言治體有本末，願遴三公之選，責以進人材，張紀綱，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求治道，【略】王樞使炎前在鄂，熟公治行，及是新得政，求助於公，公語之曰：「上天資英特，群臣幸得遭時，乃忽略根本而奔走軍旅之間，盍以仁義綱紀爲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改宣義郎，知平江府常熟縣。退待次，具區瀠上。明年復召審察，公固辭，徘徊踰年，乃就道，至則除大理寺主簿。是歲江湖大旱，流民往往北渡江，邊吏復奏淮北民多款塞者，虞丞相允文白遣公行淮西，收以實邊。【略】始公以乾道七年十二月至淮西，反命以明年之夏。【略】光守宋端友自上招集北歸戶一百十七，公至固始，驗新民止五戶，餘皆保塞數年，端友混新舊戶爲一籍以幸賞，異時有以善馬涉淮者，殺而要奪之。公亟舉奏，端友有挾，人謂章且不下，語聞，上感悟，屬廷尉治。方窮竟，端友以憂死，習爲媒者皆竄。而虞丞相始不樂公矣，故爲多端糜公，以緩其歸。或迎說公見上盍少自絀，毋與當路者忤，公曰：「上遣我視邊，固欲得利害之實。」卒極陳之，【略】上是之。隆興以來，經理兩淮，受遣者且數十輩，發御府金繒，聽施置自便，閱十年，鮮有當上意者。及公使事有緒，恨得公晚，道進官二等，除大理正，側席遲其至。顧問紬繹，奏主論薦，皆報可，聞者意公且用矣。居七日，出守湖州。入辭，語益懇到，上慰勉遣焉。【略】初，陳亨伯割諸道留州錢輸大農，號經制，翁彥國復附以總制，嗜進者競衰斂以應賞格，已而遂定其多數爲歲額。州用日削，而供億稍餼，校軍興前五六倍，吏骫法擿抉無遺筆，猶廩廩不能給。至是戶部令提點刑獄司以曆付場務，一錢已上皆分隸經總制如式。諸郡被符，搏手無策，相顧莫敢先，公獨言於朝，【略】戶部鐫譙愈急，公爭之愈強，臺諫亦交疏助公，遂收前令不布。凡可以紓民力者，知無不言，如論和糴賈賤，請更平直，徙汰軍寬州，添差隸郡者止今見員，後勿遣，函封相繼，多格於有司。則以病謁祠，朝廷惜之，卻其請。至八九，知不可奪，改知常州。未上，以乾道七年九月戊申卒於家，年四十，官止奉議郎。娶孫氏。子（法）〔沄〕，補太學生。公之沒，其友張淳治喪，程以古禮，公配孫夫人以順聽不違，里中觀法焉。十二月壬申，葬于永嘉縣吹臺鄉慈湖之原。【略】公之學既有所授，博攬精思，幾二十年，百氏群籍，山經地志，斷章闕簡，研索不遺。過故墟廢壘，環步移日，以驗其蹟。參繹融液，左右逢原，凡疆里卒乘，封國行河，久遠難分明，一經公講畫，枝葉扶疏，縷貫脈連，於經無不合，於事無不可行。涖官隨廣狹默寓之於簿領期會之間，其所部吏曹經時而不知公爲儒者也。平生所際文武之職不同，未嘗爲町畦崖岸，而去就從違之際，守義不可奪。言兵變化若神，而在朝每以不可輕試爲主。所見疏快軒豁，潛察之，自律嚴飭，雖倥傯札翰正楷，無一惰筆。少年豪舉，既知學，銷落不留，省其私泊如也。其爲人平實質確，本於簡易，行於敬恕，而堅志強力又足以充踐之。善類方共倚屬公，而公則死矣。《詩》、《易》、《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他所論著，若《九州圖志》之屬，稿方立而未究也。歲在壬午，先君子守黃，公夾江爲令，歸以公所爲語某，固已矍然自失。後十載，乃識公於朝，一見莫逆如故交。其葬也，張淳既誌其壙，沄復請詩以揭之。喪不能文，今既免喪不死矣，其可不爲公一言乎！詞曰：墜緒茫茫，獨求諸野。有滌其源，晝夜不捨。緊道之窮，維其尚□。不耀其章，而躬自厚。出孚于長，于長于君。□□施之，乃沒元身。故吳之蹟，故郛之遺。既堙既平，其尚有稽。

陳傅良《新改差常州薛公行狀》（存目）

《宋史》卷四三四《薛季宣傳》（存目）

紀事

朱熹《答呂伯恭書》　聞薛士龍物故，可駭可歎。且恨竟不識斯人也。

又　叔度寄得薛士龍行狀，讀之使人慨歎不已。不知所著諸書嘗見之否？今有書吊其家，煩爲致之。欲求《中庸》、《大學》、《論語》說及《陰符》、《握奇》、《揲蓍》、《本政叙》凡七書，不審能爲致之否？

樓鑰《跋薛士隆所撰林南仲墓誌》　淳熙四年冬，鑰備員敕局，陳君舉任太學錄，官居相鄰。一日，同林伯順大備相過，愴然曰：「薛寺正之亡，吾儕之所痛也。嘗爲伯順求先銘於寺正，書以古篆，恐其難辨，又作楷法於後，已授我而亡之矣！後從薛氏子沂得其藁，茫不知何語，子能辨之否？」鑰不善篆而素好之，一見，纔識十二三，餘皆奇古難知。白仲氏故嚴州使君，相與遍閱字書，攷究幾月而後盡得之。寺正於書無不讀，耽玩鐘鼎古文，搜奇抉怪，凡易識者多不用，古文所無，間以小篆補其闕。眞好古哉！君舉、伯順得之喜甚。又十二年，假守東嘉。二君來見，曰：「寺正所授眞篆二本，後得之故書中，取以校昔所攷，無差者，併爲刊石以授伯順，使寶之以成其志，以存寺正之遺蹟，抑以見吾兄弟用心之勤，俯仰皆有感焉。」始伯順葬父於金舟，如寺正之志，後以五年九月壬申改葬於親仁鄉龍門山，合其母陳氏云。

著錄

薛旦《浪語集跋》　乾道以來，六十年間，學士大夫皆知宗薛常州經制之學，而其遺文，世獨以未見爲恨。蓋伯祖常州得歲四十，所爲文雖富，而猶有未脫藁者。先伯建安簿溘早世，其孤又幼，篋中書因秘不復啓。頃華文曹太博持節東川，嘗取奏劄及簡牘等刻於蜀矣，而亦憾不得其全書。旦自外府丞出守臨川，至既數月，事稍閒，因令師石弟從其家發篋中書詮次，得三十有五卷，而鋟諸梓。此獨篋中所存者耳，遺軼尚多焉。【略】寶慶二年八月日，姪孫朝請大夫、知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旦書於仁壽堂。

《文淵閣書目》卷九　薛季宣《艮齋浪語集》，一部十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薛季宣《艮齋浪語集》十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薛季宣集》三十五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十冊，不全。【略】闕二冊。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艮齋浪語集》十冊，三十四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浪語集》三十五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薛季宣撰。【略】其集乃寶慶二年其侄孫知（府）〔撫〕州事旦所編次刊行，旦所作後序尚存。自明以來，刻本遂絕，藏書家輾轉傳鈔，訛脫頗甚。謹重爲校正，而卷帙則悉仍其舊焉。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三十卷，明鈔本，振綺堂藏書。宋薛季宣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三十五卷，舊鈔本。宋薛季宣撰。【略】此即出自宋刊本，惟輾轉傳鈔，訛奪甚多，無從校正耳。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浪語集》三十五卷。宋薛季宣撰，其從孫旦編。路有鈔本。　振綺堂有澹生堂鈔本。　四庫著錄係鈔本。

又《續錄》　宋寶慶四年其侄孫旦刊於撫州本。　金陵局本。　永嘉叢書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三十五卷，宋薛季宣撰，清初鈔本，十八冊，【略】存三十卷（一至三十）。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三十五卷，宋薛季宣撰，清鈔本，二十冊。

藝文

樓鑰《祭薛寺丞文》　嗚呼！天之不佑斯文耶？如公之道學而施不昌，天之未欲平治耶？如公之宏才，而用不彰。議論之醇，操履之剛，根六經而貫百氏，闡微言而蹈大方，破千載利欲之謬妄，掃諸儒章句之披猖。蓋書無不

通，事無不練，一話一言，皆絕人意表，橫騖別驅，窮極幼眇。而究其旨歸，貫之以一，初無相去之尋常。施之政事，著之文章，眞所謂不見其短，又惡知其所長者也。斯人也而不及中壽，福善禍淫之道，奈何乎蒼蒼。嗚呼！公之聲名，海內所尊。然形之于外者，不苟徇乎衰俗之見，蘊之于中者，人亦莫究其所存。故不知者以爲徒剛而已爾，而知之者亦惟稱其直諒而多聞。知公之深，不過幾人，言之則大而似夸矣，尙何言哉！相向而哭失聲者，蓋嘗登公之門者也。卮酒之奠，相與悼善類之不幸，一哀而出涕，又何止爲薛使君而已耶！

陳傅良《祭薛常州先生文》 我昔自喜，壁立倚天，見兄梅潭，忽若墜淵。梅潭謂何？其要曰損。自《易》魯《論》，餘勿挂眼。明年會稽，我圖西征，匪適會稽，從兄毗陵。毗陵何有？聚書千卷，曰此百氏，各有攸見，維古相授，待豪傑然。我辱過施，如何克傳，約我博我，有源有涉。譬彼草木，自根徂葉，若我無師，亦既多友，繄兄不逢，歲月空久。我無所願，沒生爲役，於兄居游，無以南北。瀘湖之上，其樂未央，爲兄食貧，去之他鄉。兄使淮堧，我客都邑，繫名春官，驅馳靡及。霅川之招，豈不欲往，有婦方娠，瑣瑣羈紲。會兄來歸，我棲旁舍，當暑之祥，相期秋夜。我嗟我命，爲此契闊，矧今爲虐，復我中奪。魚亦有依，鳥亦有群，我實何罪，恃無其人！顧瞻四方，群公日徂，劉不在閩，芮不在吳。我居數人，乃眷相顧，幸踰其分，罪此之故。凡今海內，知兄如林，我雖庸陋，特知之深。我觀六藝，師自爲的，《書》不見《詩》，《春秋》無《易》。我觀諸子，其說並駕，佛老見奇，申韓每下。我亦觀人，鮮不異止，此有遺事，彼有喪己。自兄作興，廓之大同，以斷群疑，匠師泚工。人之見之，於何不一，可以右左，衡從伸屈。我窺度之，惟心之平，豈惟不虧，抑靡所增。天不生賢，生輒不試，歎無全材，雖全曷謂。彼尺寸材，功在夏屋，而棄不顧，徒爲喬木。凡今之人，爲此隕涕，我獨私憂，皇恤當世。世艱道遠，而使我獨，有書未完，有徒未淑。誄之以詩，哀哉已而。莫知我悲，謂我胡爲。

陳亮《祭薛士隆知府文》 余行天下，竊有志於當世，其道德純明可爲師表者，執贄進見，獲聽微言於下風。退而從磊塊不羈之士接杯酒之歡，笑歌起舞，往往自以爲一世之雄。至於山巔水涯，與夫窮閭委巷之間，抱負所有，分與世絕，足所可及，則必一見，縱力不能自致，而聲音姓字之與通。晚將歸休，始獲見公。握手一笑，話言從容。心滿意愜，俯首來東。三年之間，竟安此窮。人誰不死，寧公是逢。又殺吾父，昊天鞠凶。生乃如此，實死與同。俯仰惶惶，未知所終。

許及之

論述

樓鑰《大理少卿許及之權禮部侍郎制》 具官某才兼數器，識綜九流，蚤以多文之儒，務爲有用之學，方彈冠之伊始，已脫穎而不凡。禁闥拾遺，得眞諫官之譽，藩方作牧，有古良將之風。比因奉最之歸，俾簉明刑之任。惟慶霈既行之後，當郊禋再舉之時，儀曹久虛，禮典誰屬？釋爾平反之重，參予制作之司。有功過于張之賢，朕所知者，虞舜命夷夔之事，汝則兼之。

又《禮部侍郎許及之該覃恩轉官制》 具官某智術疏通，詞章精敏。拾遺諫省，雅有諍臣之風；掌禮儀曹，克守先王之典。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涉齋集》十八卷。【略】觀其《讀王文公詩絕句》曰：「文章與世爲師範，經術於時起世讎。少讀公詩頭已白，只應無奈句風流。」知其瓣香在王安石。安石之文，平挹歐、蘇，而詩在北宋諸家之中，其名稍亞，然早年鍛鍊鎔鑄，工力至深。《瀛奎律髓》引司馬光之言，稱其晚年諸作，華妙精深，殆非虛譽。是集雖下筆稍易，未能青出於藍，而氣體高亮，要自琅琅盈耳，較宋末江湖詩派刻畫瑣屑者，過之遠矣。

孫衣言《涉齋集跋》 《四庫書目》又言其爲詩瓣香王安石，氣體高亮，遠過江湖詩派之刻畫瑣碎。今按其所作，七言古詩用意妙遠者，幾非後人所能驟然領略，其他古詩亦皆排奡峭厲，在南宋詩人中當爲健者，不但超越江湖一派。惟近體詩篇幅淺狹，殊乏深意，則所謂下筆稍易者耳。

《溫州經籍志》卷二〇 涉齋少歷清要，與同時名流文燕最盛，如楊萬里、袁說友諸人酬贈諸詩，今並見集中。永嘉詩人則與潘轉菴檡唱和尤夥，其次韻至六七疊不已，足見一時文字之樂。徒以晚節依阿，遂蒙大詬。然其文采富艷，自不可掩。其卒時，水心葉忠定公爲作輓詩兩章，亦深致推挹，蓋非徒

鄉曲之私矣。

傳記

《宋史》卷三九四《許及之傳》　許及之字深甫，溫州永嘉人。隆興元年第進士，知袁州分宜縣。以部使者薦，除諸軍審計，遷宗正簿。（乾道元年）〔淳熙十五年〕，林栗請增置諫員，乃倣唐制置拾遺、補闕，以及之爲拾遺，班序在監察御史之上。高宗崩，及之言：「皇帝既躬三年之喪，群臣難從純吉，當常服黑帶。」王淮當國久，及之奏：「陛下即位二十七年，而群臣未能如聖意者，以苟且爲安榮，以姑息爲仁恕，以不肯任事爲簡重，以不敢任怨爲老成。敢言者指爲輕儇，鮮恥者謂之朴實。陛下得若人而相之，何補於治哉！」淮竟罷職予祠。光宗受禪，除軍器監，遷太常少卿，以言者罷。紹熙元年，除淮南運判兼淮東提刑，以鐵錢濫惡不職，貶秩，知廬州，召除大理少卿。寧宗即位，除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及之早與薛叔似同擢遺、補，皆爲當時所予。黨事既起，善類一空，叔似累斥逐，而及之詔事侂胄，無所不至。嘗值侂胄生日，朝行上壽畢集，及之後至，闇人掩關拒之，及之俯僂以入。爲尚書，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膝屈。侂胄惻然憐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居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由寶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爲笑。嘉泰二年，拜參知政事，進知樞密院事兼參政。兵端開，侂胄欲令及之守金陵，及之辭。侂胄誅，中丞雷孝友奏及之實贊侂胄開邊，及守金陵，始詭計免行。降兩官，泉州居住。嘉定二年，卒。

紀事

《鶴林玉露》丙編卷五　許及之爲分宜宰，〔傅〕公謀作《賀雨》詩云：「獅子關前半篆煙，二龍飛下卓筒泉。銀河掣電連宵雨，綠野翻雲四月天。便覺春生花一縣，會看秋熟米三錢。何時卓魯登黃閣，都與寰區作有年。」及之擊節。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許及之文集》三十卷、《涉齋課藁》九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許涉齋詩集》，一部七冊，殘缺。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涉齋集》十八卷，永樂大典本。【略】此集世無傳本，今摭拾殘賸，編爲十八卷。

孫衣言《涉齋集跋》　許深甫《涉齋集》十八卷，《四庫全書》據《永樂大典》舊題許綸考定爲及之作，援據甚確。而疑及之初名綸，其後更名，或史未及詳。今按集中有《綸子以筠名齋》詩，又有《與盧次夔直學投贈》詩，云：「盧之父有師法，方訓長孫鑄，而次夔近繹子，屈致教參孫發蒙。」綸、繹皆從糸旁，蓋以偏旁聯名，則綸固及之子也。宋元人編輯文集，往往但題某官某先生集，而繫編者姓名於其次。此集必許綸所編，明人錄詩時，未及深考，因以爲綸作。而校修四庫書者，亦沿其誤耳。《四庫書目》言，《宋・藝文志》：《涉齋集》三十卷、《涉齋課稿》九卷，焦竑《經籍志》：《許右府涉齋集》三十卷（此必宋刻舊題），今摭拾殘賸，編爲十八卷。蓋視《藝文志》所載，已佚其半。然在南宋吾鄉諸先輩中，傳詩之多，亦無過於深父者矣。【略】此集僅有四庫本。今年余在京師，居南橫街同年袁筱陽學士所，與翁叔平庶子同巷，偶屬庶子覓鄉先生集。庶子以此集見示，蓋法時帆祭酒詩龕所藏四庫副本。既命友人錄副，復爲校勘所疑者，仍以歸之庶子。【略】予以其爲鄉先生書，甚喜得之，而其詩用功之深，尤有令予不能漠然者。然則文字之託，亦惡可已哉。同治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臨清舟中書。

黃群《敬鄉樓叢書本涉齋集跋》　許及之《涉齋集》十八卷，曩假瑞安孫氏玉海樓所藏鈔本重鈔，其時原鈔本第一卷卷首已佚數葉，重鈔自五言古詩第七首起，且有詩無題。今自第七首詩題以上，皆從文瀾閣鈔本逐寫補足之。全集并以閣本校勘一過，集外遺詩二首，據《東甌詩續集》補錄於卷末。又及之文集無傳，而散見於各選本及他書者，《愼江文徵》有《儒志編序》一首，《永嘉集・內篇》有《節孝先生語錄跋》一首，《嘉泰三年幸學詔跋》一首，《宋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贈特進洪公行狀》一首，《東甌先生正文錄》有

《儒志先生像贊》一首，附著其目於此。

藝文

袁說友《舟中酒味酸許深父漕使以家釀來亦不欲受》 樽酒稱臺餽，牢辭以例陳。獨醒心已醉，不飲意如春。凝望嗟陶令，誇醒笑伯倫。兼金有前訓，寄言白衣人。

又《和許深父轉運判官韻二首》 我輩難忘故舊情，爲君滿意說詩清。拋磚不愧塵埃想，剖蚌俄驚的皪明。宦路幾年嗟契闊，長安累月話平生。詩筒卻趁郵筒急，吟到揚州更袖呈。 詩裏論交淡淡情，箇中風味不勝清。錦囊著句知才盡，山色逢人作意明。已覺頭顱侵晚景，尚堪風月快餘生。與君握手關心處，媿乏琅玕腹可呈。

葉適《許相公挽詞二首》 容成堂上光華別，謝客巖前意象閑。身到三台良未滿，年添九老定誰慳。高期落落塵囂外，苦論喧喧醉夢間。我欲爲公深著語，桂林芝樹不同刪。 行露空多曉色催，夜香燒斷作飛埃。松江鱠好憑誰憶，金谷花濃只自開。玉女雲中應盡去，仙人露裏更重來。千年一判禁銷得，涕掩寒塘錯莫回。

趙蕃《呈許深父及之》 路入分宜縣，心馳月旦評。參差萬木合，曲折亂灘行。江右孰茂宰，斯人垂大名。鳧飛看公入，鳶墮黯余情。

傅大詢

許及之《次韻謝傅公謀賀雪》 寒入冰絲響玉琴，燎爐宿火費添薰。夢驚窗眼疑留月，起看簷牙有墮雲。三白預知開歲稔，一杯聊敢破朝醺。踵門佳士欣相顧，袖出名章過所聞。

《鶴林玉露》丙編卷五 宜春傅公謀詞云：「草草三間屋，愛竹旋添栽。碧紗窗戶，眼前都是翠雲堆。一月山翁高卧，連雪水村清冷，木落遠山開。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家童開門看，有誰來。客來一笑，清話煮茗更傳杯。有酒只愁無客，有客又愁無酒，酒熟且徘徊。明日人間事，天自有安排。」此詞清甚，末句尤達，可歌也。許及之爲分宜宰，公謀作《賀雨》詩云：「獅子關前半篆煙，二龍飛下卓筒泉。銀河掣電連宵雨，綠野翻雲四月天。便覺春生花一縣，會看秋熟米三錢。何時卓魯登黃閣，都與寰區作有年。」及之擊節。公謀尤工作酸文，嘗作無遮榜語云：「紅旗渡口，淒涼芳草夕陽天；白紙山頭，慘淡落花寒食節。」甚工。

《水調歌頭》（草草三間屋） 《草堂詩餘》別集卷三沈際飛評：并呂居仁東里先生詞，獨行歌之，疑仙客御風而游，詩情不似曲情多，信然。

釋善珍

《山行晚歸》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珍藏叟，泉州人，繼淮海肇有聲迹，近年方化去。俗諺謂星月照濕土爲再雨之象，詩人所未用而用之，故新。第六句亦見靜者之趣。落葉沉水底，非極閒不能察也。第五句恐有所感。 紀昀評：方批「第五句恐有所感」，曲爲之詞。 五句湊。

《春寒》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春寒誤早花」，此句極佳。詩中無此等新句，而欲名世可乎？ 紀昀評：專以此等句名世，終不到風雅本原。虛谷一生岐誤在此。 五、六亦眞語。 查慎行評：後半全不似僧家氣象。

《補續高僧傳》卷一一 善珍字藏叟，泉之南安呂氏子。年十三落髮，十六游方至杭，受具足戒，謁妙峰善公于靈隱，入室悟旨。後出住里之光孝，升承天，繼遷安吉之思溪圓覺、福之雪峰，復以朝命移四明之育王、臨安之徑山。【略】生於紹興甲寅，逝于嘉定丁丑，年八十有三。六住大刹，接納良多，而入室得髓者唯元叟端公一人而已。

《詩藪》外編卷五 宋初九僧，【略】五言律固皆晚唐調，然無一字宋人也。【略】諸僧外，浮屠能詩者並錄後：【略】「雪暝迷歸鶴，春寒誤早花」（善珍），【略】並佳。

王質

論述

綜論

周必大《與王景文質書》 讀名章俊語，願結交之日久矣。【略】忽奉緘書，詞源如翻三峽之浪，快讀殆不能去手。

王質《退文序》 《退文》者，王子悔過之書也。王子少而爲學問文章，年十有六而貢于里，二十有三而升于太學，二十有六而選于禮部。其在太學也，得聲爲多。二十有七而朝野交稱，辟召狎至，得聲爲尤多。實淺而聲盈，于是以功名爲可立就，而不知識未明，才未練，不足以當世故，而氣已盛，志已高，心之火爲之宰，才之薪爲之用，薪火相傳益炎，而王子不知也。歲辛巳一觸禍，其可以知之矣，而弗知，曰人忌我也。歲丙戌再觸禍，其可以知之矣，而又弗知，亦曰人嫉我也。歲辛卯三觸禍，其可以知之矣，而又弗知，亦曰人弗容我也。歲乙未得罪，曰如是，曰如是，乃始躍然悔，霍然悟，平生諸非參然畢陳于前，凜然懼，慘然悲，大變于頃刻之間。于是王子年四十有一，而始造端爲人。【略】嗚呼！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孟子決生死于憂患安樂之機而弗疑。吾乃今知之，得此變而後生。此變也者，不至固不可，緩亦不可。不至蹈于死，緩則濱于死。及是得之，能弗死而生，此天地之心，他人弗知，而吾于悔悟之際窺之審也。今將何以持之使堅？曰畏，何以養之使熟？曰緩。作《六悔》，著其昔之非，作《六變》，著其今之是。總而謂之《退書》。末悔則務進，既悔則務退，其相反蓋理勢然也。淳熙二年二月自序。

又《自贊》 一百年前，蜀山之下，有蘇子瞻，煒煒煌煌，若鳳若鸞；一百年後，楚江之濱，有王景文，波波挈挈，半癡半昏。橫笻踞石，風標則一；英氣蹴天，嗟哉能及。贊者子由，畫者伯時，今則渺然，我皆無之。吁！

王阮《雪山集序》 紹興中，阮游成均，與東平王君景文同隸時中齋。聽其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山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間語世務，計後成否，又如孟子言，歷千載日，至無毫釐差。咳唾隨風，皆成珠璣，使讀之者如嚼蜜雪，齒頰有味。其施之場屋，如拾芥，如破竹，而爲世所貴重者，特其餘事耳，未足以論景文也。中書舍人張公孝祥使備制學策略，并論歷代君臣治亂，蓋將舉焉。會去國，不果上。庚辰春，景文中進士第，阮以服喪，乃相契闊。明年，金人南侵，御史中丞汪公澈宣諭荆襄，又明年，丞相張公浚都督江淮，又明年，丞相虞公允文宣撫川陝，皆致景文于幕下。樞密葉公義問薦試館職，丞相湯公思退擢領學宮，丞相梁公克家處以敕局，丞相陳公俊卿更以編摩宥密府。材譽赫然，亦以是數致言者，而景文退居其里矣。守郡者亦其學校舊怨，中以流言，孝宗皇帝盛明，即疑佳士不應有此，而景文之冤不辯而自直。阮之聞此也，以書戲之曰：「名果累人者哉！」景文答曰：「至人無名，此某學道不至也。」時已病目，後忽寄詩，有「我疾不佳」之句，而訃至，蓋淳熙十六年正月十九日也。其家勒以遺稿見屬，乃爲搜羅刪次，釐爲四十卷，名曰《雪山》，本其舊也。惟廬陵歐陽公序蘇子美集，有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蝕，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又謂子美擯斥摧挫之時，文章已自行于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嘗出力擠之死地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之。而後山先生贊劉道原，亦謂當道原時，識與不識，相隨詆之，如復仇施。其逝未幾，念慕歌詠，恨其生之晚，以爲前私而後公。又曰：孰屈不伸，有亡有存。有一其得，曷較後前。噫，景文得之矣！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雪山集》十六卷。【略】史又稱質博通經史，善屬文，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序是集，亦稱聽其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注》，名山支川，貫穿周市，無有間斷。自明以來，阮《義豐集》尚傳，而質集湮沒不彰，談藝家亦罕能稱道。今仰蒙睿鑒，取其《論和戰守疏》及《上宋孝宗疏》諸篇，詞旨剴切，當於事理，特命校正剞劂，以發幽光，洵爲千載之一遇。

分論

《堯仁如天論》 《論學繩尺》卷三徐幾評：此等題目最難形容，又難反

抑，深說又不是。此篇只就眼前事上，發明天與堯氣象，極爲得體。且是文字不麗不浮，不蔓不枝，眞可法也。

《留別虞樞密》《後村詩話》後集卷一：王質景文《與王樞使公明》詩云：「試看公出手，毋謂我無人。」《與虞丞相》云：「寄身江海歸無所，開眼乾坤見有公。」甚雋快，但下聯云：「修造鳳樓須有手，住持烏寺可無人？」幾於自鬻矣。《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陸貽典評：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如何介「宇宙」二字？「挽新」亦無出。「烏寺」即栢臺烏府。紀昀評：首句言宇宙如太倉之陳陳相因，殊不妥。次句「挽新」二字亦不妥。

《何處難忘酒》《桯史》卷五：自唐白樂天始爲《何處難忘酒》詩，其後詩人多傚之。獨近世王景文質所作，儁放豪逸，如其爲人。余得其四篇，曰：【略】景文它文極多，號《雪山集》，大略似是。余又讀王荊公《臨川集》，亦有二篇，其一篇特典重，曰：「何處難忘酒，君臣會合時。深堂拱堯舜，密席坐皐夔。和氣襲萬物，歡聲連四夷。此時無一盞，眞負《鹿鳴》詩。」二公同一題，而喑鳴叱咤，一轉於俎豆間，便覺閑雅不侔矣。余嘗作一室，環寫此詩，恨不多見云。

《東流道中》《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四方回評：雪山王質字景文，東魯人。過江寓居興國，紹興庚辰進士。此詩乃「吳體」而遒美。　許印芳評：「山」字複。　首句借韻。

《西江月》（月斧修成膩玉）《蕙風詞話》卷二：宋王質《西江月・借江梅蠟梅爲意壽董守》云：「試將花蕊數層層，猶比長年不盡。」元李庭《水調歌頭・史侯生朝》云：「側聽稱觴新語，一滴願增一歲，門外酒如川。」並巧語不涉纖。

《江城子》（細風微揭碧鱗鱗）《蕙風詞話》卷二：王質《江城子》句云：「得到釵梁容略住，無分做、小蜻蜓。」未經人道。

傳記

《宋史》卷三九五《王質傳》　王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質博通經史，善屬文。游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每云：「聽景文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質與張孝祥父子游，深見器重。孝祥爲中書舍人，將薦質舉制科，會去國不果。著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治亂，謂之《朴論》。中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用大臣言，召試館職，不就。明年，金主完顏亮南侵，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荊、襄，又明年，樞密使張浚都督江、淮，皆辟爲屬。入爲太學正。時孝宗屢易相，國論未定，質乃上疏曰，【略】天子心知質忠，而忌者共讒質年少好異論，遂罷去。會虞允文宣撫川陝，辟質偕行。一日令草檄契丹文，援毫立就，辭氣激壯。允文起執其手曰：「景文天才也。」入爲敕令所刪定官，遷樞密院編修官。允文當國，孝宗命擬進諫官，允文以質鯁亮不回，且文學推重於時，可右正言。時中貴人用事，多畏憚質，陰沮之，出通判荊南府，改吉州，皆不行，奉祠山居，絕意祿仕。淳熙十五年卒。

紀事

作家逸事

王質《于湖集序》　歲丁丑，某始從公于臨安。間謂某曰：「吾有志于文章，將須成于子，其請爲我言之。」某謝不能。公益切，某不得已而爲之言：「文章之根本皆在六經，非惟義理也，而其機杼物采規模制度無不具備者也。」語未卒，公出《攷故圖》，其品百二十有八，曰：「是當爲記，于經乎何取？」某曰：「宜用《顧命》。」公拊掌變色曰：「吾得之！吾得之！」歲丁亥，追遊廬山之間，訖事，將哀其所歷序之。公曰：「何以？」某曰：「當用《禹貢》。」公益動。歲己丑，某下峽過荊州，公出其文數十篇，于是超然殆不可追躡，非漢、唐諸子所能管攝也。【略】往會于荊州之杞梓堂，公曰：「世之文，秦降于三代，漢降于秦，唐又降焉。何也？」某曰：「文章非人之所爲，天地之氣發露而爲英華，而人隨其淺深能否得之。世運風俗轉易遷流，愈降而愈薄，此可以觀氣之盈虧。自混淪以前，其略見于釋氏之《長含經》，而開闢以後，其詳見于邵氏之《皇極經世》。此文章所以有高下，而亦奚獨文章也？司馬子長、

班孟堅世以爲匹，觀張騫之贊，子長、孟堅增損之語，可以見人情之廣狹。枚乘漢之劣，而柳子厚雄于唐者也，觀乘之《七發》與子厚之「八問」，可以見物態之厚薄。顧第弗深攷。」公益叩曰：「然則何如？」某曰：「世之風俗與天地之氣俱爲消息盈虛，而吾之心未嘗有所虧盈也。自三代而降，《中庸》、《大學》之旨不傳，而危微精一之學遂廢。世徒以智力精神與萬物相抗，而奪其情狀爲吾之文章，不知吾之智力精神與氣運風俗同流，而我弗能制也，若是何怪道愈降，文益衰？夫惟至誠不息之功全，而克己復禮之力厚，自爲主宰，不爲氣運風俗所遷。吾之智力精神返而與泰定之光相合，不隨古今之變而常新無窮，則三代之文章居然可致也。林間之夫，漢上之女，與今之學士大夫，其賢愚工拙宜至相絕矣，而《兔罝》、《漢廣》之聲非後世可吐，此惟其有莫不好德之心，故其音純，有無思犯禮之念，故其音正。世溺于勢利聲名，而方寸之地爲萬物往來馳騁之塗，蹂踐吾之精靈，其力至淺鮮矣。叙事而有《大禹》、《皐陶》、《益稷》之謨，論諫而有《說命》、《旅獒》、《立政》之書，諭衆而有《梓材》、《多方》之訓，析理而有《洪範》之文，此非可以取必于其辭，而其存諸中者，如玉在石，珠在淵，溫純明湛之輝因物顯容而自莫知，此天下之至文也。」公曰：「善哉！始吾所志未爲極也。如子所言，則六經是師，三代是慕，而後可也。苟未死，當無負於子。」言已泣下。初莫諭其故，後四月而公亡。

《齊東野語》卷一一　張說之爲承旨也，朝士多趨之。王質景文、沈瀛子壽，始俱在學校有聲，既而俱立朝，物譽亦歸之。相與言：「吾儕當以詣說爲戒。」衆皆聞其說而壯之。已而，質潛往說所，甫入客位，而瀛已先在焉，相視愕然。明日喧傳，清議鄙之，久皆不安而去焉。

作品本事

王質《西征叢紀序》　丁亥，余西征，自興國至于利，里計二千六百九十有三，陸也，日計自閏七月之十一至十月之二十五，得百有四日始達。戊子，自利至于成都，里計七百十有五，其還如之，日計自十一月之四至十二月之十九，得四十有五，往來皆在焉。己丑，余東下，自利至興國，里計六千十有五，水也，日計自正月之二十至四月之十，得八十日始達。是役也，宣撫虞公辟而西，制置晁公檄而東。事既，是歲又西自興國至于成都，里計如丁、戊西征之數，日計自十月之十九至庚寅二月之五，得百有六日始達。司廢，是歲又東自成都至于興國，里計五千十有九，促于利來者，其江異也。日計自六月之一至八月之七，得六十有六日始達。是役也，晁公檄而西，晁公去解而東。此再役本末也，竟四百有一日，萬七千三百十有五里，其所經見博矣。【略】所見之傑者如此，推此類具言之，則亦有不可勝數者矣。余之悲歌舒慘，豐悴皆可以追見，而耳目所增益，心志所開廣，自知之而弗能言之。是紀也，事繫日，日繫月，月繫年，如先儒式，而其文又隨事繫之，詩一百三十有九，詞五十有一，記十，序六，銘二，他文皆非相關者，弗載。自古經行天下，其著者惟司馬子長、杜子美爲廣，其文若詩，皆宏偉洪博稱之，豈不有所助哉。余所歷非淺鮮矣，顧未見有所超者，所謂降才之殊，非耶？雖然，其亦異夫昔矣。

又《書張魏公祠堂記後》　乾道六年五月二十三日，陳伯彊、王質共啖荔子于史大猷之舍。伯彊誦其妙年從軍數詩，余亦誦從事張魏公幕府烏江、盱眙數詩，因曰：「魏公，蜀人也。東南是非固不能皆一，而西南滋是少而非多，何也？」伯彊云云。在庭擁彗老兵嘆曰：「學士好道幾句，與我相公出氣。」余驚曰：「公議不在吾徒，乃在此耆也。」亟引紙行墨書之，漏下二鼓，月在半空，而文成，以授合坐者，曰：「竣吾墓槨可烏，聽流傳也。」

又《寄題陸務觀漁隱・序》　乙酉，務觀貳豫章，書來告曰：「吾登孺子亭，見子以詩道南州高士之神情，奇哉。吾巢會稽，築卑棲，號漁隱，子爲我詩之。」蓋自是參差契闊，相望動萬里。又十六年，務觀部江西，治臨川，又以書來，驚嗟然諾之爽，乃亟爲之。僕未嘗渡浙江，安得識漁隱，且久不見務觀，弗克問其何如，故寓諸夢以爲之辭。然心目皆在來于此，常弗忘也。寫眞小軸偕之，置在漁隱之旁，與觀溪谷雲月之奇。所怍其語鄙，其容陋，塵埃名勝之區，爲山川之神所卻，或使周旋其間，亦未可知也。昔寄語他壤多矣，未有以傳神俱者也。此段風規，自王景文始。

《貴耳集》卷中　王景文質，興國人，在上庠，公私試必魁。一日，試《文帝道德爲麗論》，終日閣筆，欲袖卷出。方擬議間，忽有人曰：「天下之至美，吾心之至樂。」景文得之，一筆而就，果爲魁首，其豪放不可及。有「何處難忘酒，蠻夷太不庭。有心扶白日，無力洗蒼溟。豪傑將斑白，功名未汗青。此時無一盞，壯氣激雷霆。」又「何處難忘酒，姦邪太陸梁。腐儒還有酈，好漢總無張。曹趙扶開國，王徐賣靖康。此時無一盞，淚滴海茫茫。」「何處難忘酒，英雄太屈

蟠。時違聊置奮，運至即登壇。梁甫吟聲苦，干將寶氣寒。此時無一盞，拍碎玉闌干。」「何處難忘酒，生民太困窮。百無一人飽，十有九家空。人說天方解，時和氣自豐。此時無一盞，入地訴英雄。」曾入張魏公幕。有《雪齋集》。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史相力薦放翁，賜第。其去國自是臺評。然王景文乃云：「眞翁自了平生事，不了山陰陸務觀。」放翁見詩，亦笑云：「我自務觀，乃去聲，如何把作平聲押了？」

《四庫全書總目》卷五七 《紹陶錄》二卷。【略】質有《詩總聞》，已著錄。質於淳熙中奉祠山居，以陶潛、陶宏景皆棄官遺世，其同時唐汝舟、鹿何可繼其風，因作此書。上卷載《栗里》、《華陽》二譜，而各摘其遺文遺事爲題，別爲詞以咏之。下卷紀唐、鹿事，而附以林居咏物之詩。其曰《山友詞》者，皆咏山鳥；曰《水友詞》者，皆咏水鳥；曰《山友續詞》者，皆咏山草；曰《水友續詞》者，皆咏水草；曰《山水友續詞》者，則雜咏禽蟲諸物。蓋質以耿直忤時，阨於權倖，晚歲欲絕人逃世，故以鳥獸草木爲友，蓋亦發憤之作。舊於《雪山集》外別行，國朝康熙中，商邱宋犖嘗摘錄其山友諸詞，分爲五卷，改題曰《林泉結契》，亦取其有寄懷塵外之致也。今觀錄中諸作，雖惟意所云，往往不甚入格，然人品既高，神思自別，誦其詞者，賞之於酸鹹之外可矣。

著錄

王阮《雪山集序》 其家勒以遺稿見屬，乃爲搜羅刪次，釐爲四十卷，名曰《雪山》，本其舊也。【略】慶元四年冬十月二十日，敷淺原王阮南卿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雪山集》三卷，富川王質景文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五 《雪山集》三卷，富川王質景文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王景文集》四十卷。

又 王質《雪山集》三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王質《雪山文集》，一部八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王質《雪山文集》八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王質《雪山集》四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雪山文集》八冊，全。【略】凡四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雪山集》十六卷，永樂大典本，宋王質撰。【略】史稱其嘗著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治亂，謂之《樸論》。今止存漢高帝、文帝、五代梁末帝、周世宗四篇。質自序《西征叢記》云：自丁亥至庚寅，得詩一百三十有九，詞五十有一，記十，序六，銘二。又於淳熙二年作《退文》，有六悔、六變。《永樂大典》所載，乃總題曰《雪山集》，不可辨識。又《宋史・藝文志》稱《王景文集》四十卷，而別出《雪山集》三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作三卷。焦竑《經籍志》、朱彝尊《經義考》則俱云四十卷。考王阮原序，稱其家以遺稿見屬，乃爲蒐羅刪次，釐爲四十卷，名曰《雪山》，本其舊也」。然則質初有小集三卷，自題《雪山》之名；迨阮刪定遺稿，編爲全集，而其名如故，故三卷之本與四十卷之本，諸書互見也。張端義《貴耳集》載其《何處難忘酒》詩四首，稱所撰有《雪齋集》，則又刊本流傳訛「山」爲「齋」矣。今蒐羅排次，共得一十六卷。其詩文有歲月可稽者，各加考證附於題下。雖殘闕之餘，十存四五，其生平出處與文章宗旨，尚可以見其梗概焉。

《聽秋聲館詞話》卷七 自四庫館開，宋金元詞散見《永樂大典》中者，次第集出。天下遺書，亦漸流布，故多竹垞太史所未見。乃《補遺》一書，成於道光間，亦多未錄。如【略】王質《雪山集・虞美人》云：「翠陰融盡氄氄雪，【略】」種荷《無月不登樓》云：「池塘生春草，【略】」中秋飲南樓呈范宣撫《水調歌頭》云：「細數十年夢，【略】【略】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乾道中，官樞密院編修。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雪山集》十二卷，宋王質撰，存卷五至十二，計八卷。舊寫本。【略】李文藻校。

傅增湘《雪山集殘本跋》 余春初南游吳越，北歸時道出秣陵，過狀元境書肆，見《雪山集》寫本二帙，存卷五至十二，首末鈐李文藻二印，喜其有舊人校筆，更重爲南澗收藏，遂以廉值得之。此集本從《大典》中輯出，印入武英殿聚珍版書，爲卷者十有六，此本爲初輯時所錄副本，非有舊槧可據也。頃以聚珍本對勘之，略披一卷，凡觸冒時忌處略有改竄，其餘字句初無大異，而編次則殊有不同。【略】考《雪山集》據《宋史・藝文志》及王阮序，知本爲四十卷，四庫館自《大典》鈔出時，初編爲十二卷，旋經奉旨刪青詞一類，令總裁重加釐定，改爲十六卷，文字視初本爲減，而卷數則轉增矣。設非存此鈔本，後人竟不知刊本視原編其大相逕庭至如此也。然則雖屬殘帙，寧不足珍耶！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雪山集》十二卷，宋王質撰，清乾隆四十一年孔氏微波榭鈔本，孔繼涵跋，八冊。《雪山集》十二卷，宋王質撰，清嘉慶十三年秦氏石研齋鈔本，秦恩復、翁同書跋，四冊。【略】存十一卷（一，三至十二）。《雪山集》十二卷，宋王質撰，清鈔本，李文藻校，二冊。【略】存八卷（五至十二）。

藝文

張孝祥《和王景文》　陸行忌豺虎，水去怯風波。世路險猶爾，客中愁更多。吾生眞漫與，天道合如何。千古興亡意，臨風一放歌。

又　斯文到之子，砥柱閱頹波。致主規模別，傷時疾疢多。大臣讒賈誼，逆旅欠常何。無路排閶闔，聊當扣角歌。

王十朋《次韻王景文贈行四絕》　聖主龍飛白首郎，誤蒙親擢與南牀。言多妄發汲長孺，心不敢邪蘇世長。天涯行客正悲秋，況向鵑孫愁處愁。歌聽《竹枝》劉刺史，詩懷《慶朔》范饒州。吾道從來自不孤，果蒙好語慰榛蕪。孜孜相勉惟名節，官職何須校有無。君年方壯我顏蒼，敢以宗盟論雁行。孝子忠臣公論在，送行詩似少陵章。

雜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雪山集》十六卷。【略】《宋史》本傳頗以氣節推質，而周密《齊東野語》載張說爲承旨時，朝士多趨之，惟質與沈瀛相戒勿詣說。已而質潛往說所，甫入客位，瀛已先在，物議喧傳，久之皆不安而去。與史殊相乖刺。考史稱「虞允文以質鯁亮不回，薦爲右正言，時中貴人用事，多畏憚質，陰沮之」云云，則質非附勢求進者。殆張說等懼其彈劾，反造此謗，史所謂「陰沮之」者，正指其事，密不察而誤載也。觀其初受張浚之知，又以湯思退薦爲太學正，而集中《論和戰守疏》，排擊二人，皆無恕詞，此豈放利偷合者所能爲歟！

蔡元定

論述

朱熹《答蔡季通書》　所論始終條理甚精密矣，引康節志文尤當。兒寬未必是引《孟子》，恐是古來樂家自有此語，而因用之耳。蓋前漢人多不甚說《孟子》也。此亦無緊要，但前日說中亦不曾如此說，又其文太冗，須更刊定趨約乃佳耳。持養之功，想日有味，要之以久，則克伐怨欲之私自當退聽矣。

又《答詹元善書》　季通一出，飽觀江湖表裏形勢，不爲無補。甚恨匏繫，不能與之俱行。其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但吹律未諧，歸來更須細尋訂耳。此行所資，亦足爲晚年休息之計。

《睡訣》　《齊東野語》卷一六：「花竹幽窗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然則睡亦有方邪？希夷之說，不過謂舉世以爲息魂離神不動耳。《遺教經》乃有「煩惱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眠」之語。近世西山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菴以爲此古今未發之妙。然睡心、睡眼之語，本出《千金方》，季通特引此說，晦菴偶未之記耳。

傳記

杜範《蔡元定傳》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異於常人，八歲能作詩文，十歲日記數千言。其父發示以《西銘》等書，既又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且語之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自幼而沉涵其義，既長而辨析益精。時建安朱熹爲學者所宗，遂師事焉。年四十，不就科舉。太常少卿尤袤、祕書少監楊萬里以律曆論薦于朝，召之，以疾辭。既而

西遊襄漢，循淮渡江，道建鄴，經都城，朝之名宿無不傾倒，有欲言于上而留行者，即日命舟西歸。自韓侂胄專政，十餘年間，指道學爲僞學，引繩排根，以傾善類，然莫敢誦言攻朱熹者。繼何澹、劉德秀爲言事官，輒上疏詆之，且及其從游最久者。元定知不免，嘗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僞，烏得無罪。」未幾命下，謫道州。親故送別，酒酣賦詩，有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衆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至道州，來學者漸衆，元定憂之，曰：「神人惡衆，吾殆不免也。」與諸子書，戒以死生有命，訓其自修，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一日謂其子沉曰：「爲我謝客，且安靜俟命。」凡九日，命移寢正室而卒，時慶元四年。後九年，侂胄誅，始贈迪功郎。元定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不讀，於事無不究，而尤精於天文、地理、禮樂、兵制、度數。凡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朱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今不復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爲耶！」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元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陰符經解》、《運氣節略》、《脈書》傳于世，叙正邵氏曆法，未就。子淵知方，沉、沈能卒其業焉。

紀事

作家逸事

朱熹《答范伯崇書》 伯諫前日過此，季通亦來會，相與劇論儒佛之異。因問伯諫：「『天命之謂性』，此句爲實邪，爲空邪？」渠以爲實。熹云：「如此則作空見者誤矣。且今欲窮實理，亦何賴於前日之空見哉？」又爲季通指近事譬喻，渠遂釋然，似肯放下舊學。若自此不爲異議所移，則吾道又得此人，其資稟志尚過人數等，眞有望矣。

又《跋蔡神與絕筆》 友生蔡君季通一日奉書一卷以示熹，而泣拜且言曰：「此先人絕筆之書也。先人自幼警悟，七歲即能爲詩。既長，博學強記，高簡廓落，不能與世俗相俯仰，因去遊四方，聞見益廣。遂於《易》象天文地理三式之說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中年乃歸，買田築室於武夷之陽。其間屢遭盜賊水火之變，而浩然不以屑意，杜門掃軌，專以讀書教子爲事。元定生十年，即教使讀《西銘》。稍長，則又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等書，而語之曰：『此孔孟之正脈也，爾其勉旃！』晚歲屬疾，手書此紙以付元定。其他丁寧之語，亦無不出於忠厚誠實，而尤以沒溺於利欲爲殺身之戒。元定涕泣拜受，于今四十年，既不能拳拳服膺以無失墜，而又不能有以表著而顯揚之，誠竊懼其泯沒而無傳焉。惟吾子幸哀而予之一言，則不朽之惠豈惟子孫賴之！」語訖，又泣以拜。熹亦拜受其書而伏讀之，爲之喟然太息曰：死生之際，人之所不容僞，而誠之積者未有不顯于後者也。蔡公平生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則其志識之高遠固已非世人所及矣。及其委衾屬纊之餘，而其所託猶不異於平日。且其字畫壯偉，意氣間暇，又能無怛於始終之變如此，是豈可以勉強而僞爲哉！夫如是，是以生雖不遇，而季通乃能承厥志於今日，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遡其源流，皆有明法，是亦足以顯其親於無窮，尚奚以予言爲哉？顧其請之勤，有不可虛者，是以備論而竊識於其後。

黃榦《書蔡西山家書》 榦始受學於晦庵先生，首識西山蔡公。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床下，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公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榦之識公爲最久，而荷公之教爲最深。其卜居乎此也，固惟先生是依，亦庶幾資公之教以自老。公既不容於世以死，而先生亦相繼而歿，榦又將疇依耶？嗚呼！吾先生者，固累千百年不可復見，若公者亦豈世之所常有耶？今年春，先生以書一通授榦，咨嗟太息者久之，曰：「此季通與其子書也。子爲我掇其要語，繕寫以來。」未及反命，而先生歿。因書其左方，歸公之子，使藏之以致其悲慕之意云。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趙忠定當國，招蔡季通，不至，猶坐趙黨，謫死道州。僞禁方嚴，朱文公題其墓云：「有宋西山先生蔡季通之墓。」章泉哭之云：「鵑叫春林辱贈詩，雁回湘浦忽傳悲。蘭枯蕙死迷三楚，雨暗烟昏礙九

疑。早日力辭公府檄，莫年名入黨人碑。嗚呼季子延陵字，不待錢詞行可知。」

作品本事

《宋史》卷四三四《蔡元定傳》　韓侂胄擅政，設僞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僞，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腳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

藝文

朱熹《和季通畫寒韻》　萬壑爭流處，千年樹石幽。危亭因我作，勝日爲君留。酒笑紅裙醉，詩慙雜珮酬。尚嫌心境窄，更約九垓游。

又《次季通畫寒亭韻二首》　不信高懷與世殊，清游試問與誰俱？相將靜聽潺湲水，洗滌塵襟肯自污？　山行前後有光輝，撲撲浮嵐翠染衣。直到仙洲奇絕處，畫寒亭下玉龍飛。

又《次韻擇之梧竹二首并呈季通》　竹塢深深處，檀欒遶舍青。暑風成慘淡，寒月助清泠。客去空塵榻，詩來拓采櫺。此君同一笑，午夢頓能醒。　永日長梧下，清陰小院幽。自憐風嫋嫋，客賦雨瀏瀏。作別今千里，相思欲九秋。更憐同社友，復此誤淹留。

又《淳熙戊戌七月二十九日與子晦純叟伯休同發屏山西登雲谷越夕乃至而季通德功亦自山北來會賦詩紀事以雲卧衣裳冷分韻賦詩得冷字》　端莢得幽貞，考槃寄茲嶺。未成長往計，抱恨中耿耿。秋風吹庭樹，遙夜枕席冷。感彼歲序移，慨此心事永。明晨發孤興，趣駕向絕境。躋攀力雖倦，想象意逾騁。雲山一以眺，俯仰疑倒景。檢校石田收，眷戀茅屋靜。淹留復未遂，外物愧張邴。珍重同來人，妙語各清整。擊節三嘆餘，超然得深省。

又《又祭蔡季通文》　慶元四年十有二月六日，新安朱熹竊聞亡友西山先生蔡兄季通輀車祖載，將就窀穸，已飭素車，往助執紼，而連日大病，遂不能前。謹遣男埜奉香燭茶酒往奠柩前。於其行也，哭而送之曰：嗚呼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爲耶？西山之巔，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而我於君之生，既未得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至於今日，又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眞宅而永訣以終天也。並遊之好，同志之樂，已矣已矣，哀哉哀哉！

雜錄

朱熹《律呂新書序》　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固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傅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攣於習熟見聞之近，即肆其胸臆，妄爲穿穴而無所據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考尋，用其平生之力，以

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管括機要，闡究精微，不爲浮詞濫說以汩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此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爲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指意之彷佛。季通以是亦許予爲能知己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奏，被之筦絃，別爲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歷，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儻及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淳熙丁未正月朔旦，新安朱熹序。

劉鳳叔《集成曲譜自序》 宋時雅樂，屢經改作，雖未必有當于古，而經姜堯章、朱子、蔡元定諸家之考正，較之漢、唐爲勝。而其燕樂汰坐部省教坊，亦與雅樂較近，非漢、唐燕樂盛行夷狄之音可比。

程洵

論述

綜論

周必大《尊德性齋小集序》 自元祐間蘇文忠公有詆伊川程氏之語，門人怨怒，力排蘇氏，由是學問文章遂分洛、蜀，識者非之。【略】《尊德性齋小集》一編，【略】大抵議論正平，辭氣和粹。蓋嘗記其里人李繪之言曰：「道有遠近，學無止法，不可見其近而自止，必造深遠，然後有成。此程氏學也。」又曰：「文以載道，物有是理，辭者達是而已。此蘇氏學也。」君之所學，實本於繪，學者果可無淵源乎？

朱熹《答程允夫書》 所示詩文筆力甚快，書中所云，則未敢聞命。別紙條析以往，試熟看數過，當自見得。大抵自道學不明，千有餘年，爲士者習於耳目見聞之陋，所識所趣不過如此。如欲爲文章之士而已，則以吾弟之才少加勉勵，自應不在人後；但不當妄談義理，徒取誚於識者。若果有意於古人之學，則如所示，皆未得其門而入者。要須把作一件大事，深思力究，厚養力行，然後可議耳。但恐浮艷之詞染習已深，未能勇決，棄彼而取此，則非僕之所敢知也。

又 昨來疑義久不奉報，然後來長進，又見得前說之是非也。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似少卻玩味踐履功夫，故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卻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功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卻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詞一義之失也。

方直孺《尊德性齋集序》 克庵先生程公之文簡而深，粹而雅，優游恬淡，而無畢露之華，蓋其淵源之出，有自來矣。周益公、朱文公，文章道業足以增重九鼎，而公皆得以親友之，則其他概可知矣。昔東坡論文云：「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雖欲無有，可得耶？」僕謂公之文亦然。世有先後，不能親公生前，而讀公之文於沒後，三嘆之餘，敬書其編後云。

劉節《尊德性齋小集序》 宋至中葉，傳斯道者新安朱子也，允夫爲之內弟，師焉。自名其居曰「道問學」，學於道矣，朱子命之曰「尊德性」，傳以道也。夫朱子之道聞諸濂洛，濂洛聞諸洙泗，遠矣。允夫聞於朱子，問學是道，德性是尊，文以發之，詩以宣之，本末具焉，是故重之，重其聞道也。

程資《嘉靖刊尊德性齋小集敘》 是維吾先世箕裘之舊也，是維大儒晦庵子朱子之門高足弟子也。其所爲文，豈資所敢知哉？蓋嘗考之，維我先錄參先生初見晦庵，以詩文求教，而晦庵所以語之者，聖賢大學之道，居敬窮理之要，反躬踐履之實，至是復以尊德性之懿告之，其言曰：「維皇上帝，降衷於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又曰：「執玉捧盈，須臾顛沛。任重道悠，其敢惑怠。」夫孔門教不躐等，眞積力久，一貫斯傳，性與天道，非晚年不與聞。晦庵之教，家法孔氏，曾是而躐語耶？則先生之所謂文，豈資所敢知哉？雖然，竊有感焉。昔者我夫子刪述之大，論著之詳，門弟子宜無弗記矣，而《中庸》一

篇猶有竢乎其孫而後傳。昌黎韓愈氏之文，陳言務去，八代爲起，宜亟傳矣，何自唐迄宋，中隔五季，乃與歐陽文忠公遙遙相遇於異世之下。先生生有宋盛時，下距故元以迨於今，三百餘年，而使晦者以顯，逸者以傳，東軒、堯山二君子之功顧可泯歟？其所未傳，庸非我後人之責歟？《傳》曰：「莫爲之前，雖美曷彰，莫爲之後，雖盛曷傳。」資於是乎有深感焉。

分論

《董府君墓表》 朱熹《答董叔重書》：辱惠問，并以長牋喻及銘墓之意，尤以愧仄。今年多病，異於常時，又以築室遷居之擾，殊無好況。文字本不能作，前後所辭甚多，但以叔重如此見屬，獨不可辭，因留來人。累日不得功夫，此三數日又覺傷冷，時作寒熱，意緒尤不佳。今日小定，方能力疾草定奉寄。又更與允夫訂之，或有疑則見告，可改也。但此間辭人之多，幸且勿廣爲佳。今所作先丈誌文易就，亦因得好行狀，故不費力。數年前有相屬作一大誌銘者，事緒既多，而狀文全類《新唐書》體，至今整頓不得也。允夫所作令祖墓表尤佳，近歲難得此文也。　又《與克庵帖》：叔重錄廣叔墓表來，細讀之益有味，近年絕少得此文矣。

傳記

程曈《程克庵傳》 先生名洵，字欽國，後更字允夫，號克庵，姓程氏，婺源人，韓溪翁之子，晦庵先生文公之內弟也。姓繫世德見文公表韓溪墓。先生少有意祿仕，因攻進士業，授經之暇，則取時文誦習而學焉，然非所嗜也。間獨取河南程氏、眉山蘇氏之書讀之，自謂心開目明，恍然若與數先明者對坐於卷中而親聞謦欬也。久之，文公自閩還，一見愛之甚篤，而所以啓迪之者亦甚力。先生每欲棄去進士業，一意學問，以求進於聖賢之域，貧不果也。屢薦不第，後以特恩授信州文學，識者恨之。尋主衡之衡陽簿，臨江劉公清之與州事，先生以縣吏見，劉公曰：「子所遺吾書，自爲之邪，抑倩人邪？」先生曰：「自爲之也。」劉公領之。他日又召與語，乃大異之，曰：「子吾黨也。」自是每趨府議公事竟，往往延先生入便齋，相與講所疑，上自聖賢精義致用之要，下至古今屬辭比事之旨，無所不及。風晨月夕，盃酒流行，則又更倡迭和，不以屬吏遇先生也。而士友雲集，登其門者如出文公之門。再調廬陵錄參，丞相周益公必大弭節里中，敬其學行，屈輩行與之友。僞學難作，與新使君不協，臺章有「吉州知錄程洵亦是僞學之流」等語，先生與文公書曰：「濫得美名，恐爲師門之辱。」文公答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將代，遽以疾卒，乃慶元丙辰九月八日也，年六十二。文公聞訃，哭之慟，爲文祭之，【略】先生之學，初敬慕蘇氏之議論，復謂程、蘇之道同。蓋當是時，世之學士大夫，惟蘇學是尊也。文公與之辨難數千百言，卒竟從事于《語》、《孟》、濂、洛之書，剖析推明，文公亟稱許之。【略】嘗以「道問學」名齋，文公爲更曰「尊德性」。所著有《尊德性齋集》十卷。文公稱其「意格超邁，程度精當，雖諸老先生猶撫掌降嘆，況熹尚未足以盡窺其一二，其敢有妄議乎」。益公序之曰：「議論平正，辭氣和粹。」楊誠齋愛之如寶玉大弓云。

紀事

朱熹《跋李參仲行狀》 鍾山先生李公參仲之子季札奉其先君子行狀一通，不遠數百里，謁予於建溪之上，拜起垂泣，而以銘墓爲請。予之先世家婺源，與公爲同縣人，而客於建也久矣。紹興庚午歲，予年二十餘，始得一歸故鄉，拜其墳墓宗族姻黨，於是乃獲識公而聽其餘論，心固已知其賢。然是時年少新學，未能有以扣也。中年復歸而再見公，然後從游益親。而公已營鍾山所住，爲將老焉之計矣。兩林之間，渠清沼深，竹樹蒙密，時命予與程弟允夫徜徉其間，講論道義，談說古今，觴詠流行，屢移晷刻。間乃出其平生所爲文詞，使予誦之，則皆高古奇崛而深厚嚴密，如其爲人。予以是心益敬公，而自恨其不能久留，以日相與追逐於東阡北陌之間也。既別而歸，書疏不絕。其後數年，聞公物故，予以憂患疾病之不寧，不能一往哭公。而公之諸子不以爲罪，更以不朽爲託。至受其狀而讀之，則又允夫之文也。三復之餘，公之聲容恍若相接。永念故國人物眇然，如公之賢，寧可復得？顧雖不敏，其何敢有愛於言乎？乃以病衰，心力凋耗，把筆欲下而神已不俱來矣，遂無以塞季子之意，而

姑記其篇末如此，以見允夫之狀果無愧辭，予雖有作，亦不能有以加也。滕珙所記，足補狀闕。大抵數十年來，鄉人子弟多自好而善於文詞，亦其師友淵源之有自也。慶元元年十一月癸巳冬至，吳郡朱熹書于考亭所居清邃閣。

王炎《尊德性齋小集序》 予與程君允夫居同邑，學同術，允夫在流輩中籍籍有聲，而予出處差池，未之識也。及隨牒宦游，始邂逅於廬陵，見其說經史，論古今，亹亹令人屬耳不厭，於是始恨相識之晚。允夫亦爲予傾倒底裏，過於舊交。予自清江秩滿入中都爲博士，久不聞問，因詢鄉人之來者，則允夫已捐館舍矣。又四年，予始來歸，其壻黃君昭遠集允夫所著詩文屬予序。讀之終篇，大抵理勝而詞彩附之，陶鑄槩括，俱不苟作。蓋允夫早名薦書，晚綴仕籍，素所蘊蓄不獲見事業，而惟寓於其文，故所成就如此。此足爲不朽，計遊於地下無憾矣。昔者先友竹溪居士張公公予嘗爲予言：「爲文猶之善釀，稻秫必時，麴蘗必齊，水泉必香，投於一器既熟，去其糟粕，沈濁在下，菁華在上，其色澄清，其氣芬郁，其味醇旨，此良醞也。惟文亦然。」讀允夫之文者，當以是觀之。

著錄

周必大《尊德性齋小集序》 紹興甲寅，予自湘中歸廬陵，有錄事參軍婺源程洵允夫袖長書及所業一通相過，合蘇、程爲一家，心竊異之。已乃知其於朱熹元晦爲中表，自其先世，相與講學，又酷嗜眉山之文，爲《三蘇紀年》十卷，間以示予，凡其父子出處，詩文先後，前輩議論之所及，編纂略盡。未幾，洵以病卒官。後累年，其宗人法曹萬里出君《尊德性齋小集》一編，合古律詩百餘篇，記、序、書、銘各二，跋四，說一，誌、表、行狀、祭文、叙事劄子五，表、啓五十一。

劉節《尊德性齋小集序》 程何？宋錄事參軍婺允夫氏也。集何？爲詩也，文也。詩何？爲四言一，爲五言古二十有六，爲七言古十有五，爲五言絕五，爲七言絕三十有三，爲五言律二，爲七言律三十有九，文何？爲劄子十有七，爲表十有一，爲啓二十有七，爲書二，爲序二，爲記三，爲銘二，爲跋四，爲行狀三，爲墓表一，爲祭文一。合而爲卷三、爲冊一也。曰《尊德性》何？重其集也。重其集何？重其人也。【略】裔孫地官仲朴獲敝簡於伯考，校諸聞友，而授之梓焉，於惟重哉！【略】嘉靖十年辛卯夏五月朔，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前進士大庾劉節。

程資《嘉靖刊尊德性齋小集叙》 資謹按：先錄參克齋先生諱洵，字允夫，與晦庵子朱子爲內外兄弟，師事之，嘗以「道問學」名齋，晦庵爲易以「尊德性」，而爲之銘。先生式敬承之無怠。齋故有集，與凡所著，咸逸莫傳。弘治中，先伯父東山府君有慨乎此，特汲汲焉，乃獲是集敝稿一於從兄仲松所，楮蠹墨渝，代遠僅存。府君喜弗勝，以屬予小子資曰：「謹藏之。」資唯唯。越如干年，則以貳於先友堯山梅君，爲補其脫者八，訂其譌者十，約而爲卷者三，曰：「盍梓諸？」資唯唯。則奉以周旋於甌、越之間，又如干年，至是始克就梓。【略】嘉靖庚寅長至前五日，裔從孫資百拜敬書於金陵之鳳凰臺。

程均《知不足齋叢書本尊德性齋小集跋》 宋錄參府君爲朱子內弟，坐僞學廢職，有《尊德性齋集》十卷，周益公必大爲之序。前明弘治中，族祖東軒公得其遺稿，命從子歷峰參政公校刊於淮，約爲三卷。梓本又復不傳。嘉慶戊辰冬，刻韓溪程氏《世德錄》，遍求族中藏本，始得文模公手鈔此集，遂重刻之。均按劉序爲劄子十有七，今存十，已逸其七，爲記三（原校：三應爲二），見周益公序。集中有《董崇本字說》，而劉序脫說一二字，其餘一一與劉序合。又按《世德錄》中載錄參府君爲許氏《琴堂棋軒記》、《宋聖道府君壙記》，俱本集所遺，今補集後。錄參府君沒，朱子有所爲祭文若詩，皆宜附載。本傳，《道命錄》、府縣志儒碩傳，及今陽湖惲子居爲先君子重創尊德性齋，記亦例得附載。戊午夏，均客吳門，晤鮑君志祖，出集求校，許附叢書行世，乃謹記得集之原委於後云。嘉慶戊寅夏四月，二十一世孫均百拜識。

藝文

朱熹《贈內弟程允夫》 外家人物有吾子，我乃平生見未嘗。文字只今多可喜，江湖他日莫相忘。故家歸來雲樹長，向來辛苦夢家鄉。行藏正爾未堅決，又見春風登俊良。我憶當年諸老翁，經綸事業久參同。只今零落三星曉，未厭栖遲一畝宮。

又《尊德性齋銘》　內弟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齋，予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夫請銘，因爲作此：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雖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淫視傾聽，惰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顚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又《祭程允夫文》　維慶元二年十一月乙巳晦，外兄具位謹以香茶酒果，奠于內弟吉州錄事程允夫之靈：此月之初，得吾弟九月六日書於便中，首言濫得美名，恐爲師門之辱；次言老不解事，愧貽老兄之憂。予蓋深有味乎其言，如接笑談之適也。既又視其字畫謹好，詞氣安閑，且言受代有日，骨肉俱安，則又深以爲喜，蓋初不聞其有所疾痛也。及二十有九日，曾君無疑使以書來，乃言吾弟比以此月八日不幸死矣。嗚呼痛哉！以吾允夫之才之志，而止於此，且以何疾而遽然耶？余生多艱，今復老病。中外兄弟，蓋亡幾人。有如允夫，尤號同志。而學與時背，仕皆不逢。猶冀莫年，卒其舊業。更相勉厲，以畢餘生。何意允夫，而遽止此！緘詞往酹，悲不能文。君其有知，尚識此意。嗚呼哀哉！

雜錄

朱熹《答程允夫書》　熹承寄示前書所諭皆未中理，不得不相曉。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爲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豈可以析精粗爲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爲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爲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爲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爲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況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己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爲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詆禪學，如大悲閣、中和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歲，流落不偶，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揚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瘢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程氏之學以誠爲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敬仰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眞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眞尊六經者。此其心術之間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說詖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己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眞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眞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之爲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眞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況欲望其至之乎？此熹之所不得不爲吾弟極言而忘其僭越之罪也。

丘宗

論述

楊萬里《跋丘宗卿侍郎見贈使北詩一軸》　太行界天二千里，清晨跳入

寒窗底。黃河動地萬岳雷，卻與太行相趁來。青崖顛狂白波怒，老夫驚倒立不住。乃是丘遲出塞皈，贈我大軸出塞詩。手持漢節娖秋月，弓挂天山鳴積雪。過故東京到北京，淚滴禾黍枯不生。誓取胡頭爲飲器，盡與遺民解魋髻。詩中哀怨訴阿誰，河水嗚咽山風悲。中原萬象聽驅使，總隨詩句皈行李。君不見晉人王右軍，龍跳虎卧筆有神。何曾我得一句子，自哦自寫傳世人。君不見唐人杜子美，萬草千花句何綺。秖以詩傳字不傳，卻羨別人雲落紙。莫道丘遲一軸詩，此詩此字絕世奇。再三莫遣鬼神知，鬼神知了偷卻伊。

樓鑰《江淮制置大使丘密乞致仕不允詔》 卿久安里閭，洊分帥閫，徒得君重，肯爲朕行。上寬宵旰之憂，外撫貔貅之衆，盡護諸將，獨當北門。草木亦知其威名，狄鞮想聞乎風采，力裨廟論，卒靖封陲。

魏了翁《答名山張監茶伯西書》 下諭《續詩選》，竊惟是書之作，當以銓品人物爲上，而語言之工者次之。【略】來教所謂趙子直、丘宗卿、尤延之、梁叔子、木允之之類，雖皆可錄，然論其世則太近，未有家集之類行于世。今若徒取其傳聞者而遂刻之，則萬一得之不眞，反啓爭辯之端，適以爲文字之累耳。台意以爲如何？

劉宰《跋丘忠定密與鄭檢法唱酬集》 故樞密丘忠定公，以盛年亞倫魁，以直道結人主，以臺省第一流人物持節近甸，其風采如太阿出匣，宜其眼高四海，氣蓋一世，睨視同列，無足當其意。而其賓主之間，更唱迭和，意味乃爾，足以占丘公之所存，且知鄭君之得此非苟然者。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其文慷慨有氣，而以吏能顯，故其文不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文定駢體鴻麗工整，有唐賢燕、許之遺。詞亦清轉華妙，無愧作者。

傳記

《宋史》卷三九八《丘密傳》 丘密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士，爲建康府觀察推官。丞相虞允文奇其才，奏除國子博士。孝宗諭允文舉自代者，允文首薦密。有旨賜對，遂言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略】遷太常博士，出知秀州華亭縣。【略】除直秘閣、知平江府，入奏內殿，因論楮幣折閱，請公私出內，並以錢會各半爲定法。詔行其言，天下便之。知吉州，召除戶部郎中，遷樞密院檢詳文字，被命接伴金國賀生辰使。【略】先是，王抃爲樞密，密不少下之。【略】抃憾之，訐密不禮金使，予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轉運判官，提點浙東刑獄，進直徽猷閣，知平江府，升龍圖閣，移帥紹興府，改兩浙轉運副使，以憂去。光宗即位，召對，除太常少卿兼權工部侍郎，進戶部侍郎，擢煥章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密素以吳氏世掌兵爲慮，陛辭，奏曰：【略】朝廷命張詔代挺，以李仁廣副之，遂革世將之患。其後郭杲繼詔復兼利西路安撫。杲死，韓侂胄復以兵權付曦，曦叛，識者乃服密先見。進煥章閣直學士。寧宗即位，赴召，以中丞謝深甫論罷之。居數年，復職知慶元府。既入奏，韓侂胄招以見，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密，蓋北伐議也，知密平日主復讎，冀可與共功名。密曰：「【略】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進敷文閣學士，改知建康府。將行，侂胄曰：「此事姑爲遲之。」密因贊曰：「翻然而改，誠社稷生靈之幸，惟無搖於異議，則善矣。」侂胄聞金人置平章，宜撫河南，奏以密爲簽樞，宣撫江淮以應之。密手書力論「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辭矣」。宣撫議遂寢。侂胄移書欲除密內職，宣諭兩淮。密報曰：「使名雖異，其爲示敵人嫌疑之蹟則同，且僞平章宣撫既寢，尤不宜輕舉。」侂胄滋不悅。升寶文閣學士、刑部尚書、江淮宣撫使。【略】金人擁衆自渦口犯淮南，或勸密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南俱存亡。」益增兵爲防。進端明殿學士、侍讀，尋拜簽書樞密院，督視江淮軍馬。【略】密白廟堂，請自朝廷移書續前議，又謂彼既指侂胄爲元謀，若移書，宜暫免係銜。侂胄大怒，罷密，以知樞密院事張巖代之。既以臺論，提舉洞霄宮，落職。侂胄誅，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略】以病丐歸，拜同知樞密院事。卒，謚忠定。密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其忠義性然也。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丘文定集》十卷、《拾遺》一卷。樞密江陰丘密

撰。隆興癸未進士第三人。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丘密文集》十卷。

朱彝尊《詞綜發凡》 是編所錄，半屬抄本。【略】其已經選輯者，【略】丘密《文定公詞》一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二〇 《文定詞》一卷，舊鈔本。宋河南丘密宗卿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文定公詞》一卷，勞氏鈔本。河南丘密宗卿。

藝文

楊萬里《和丘宗卿贈長句之韻》 君入修門纔一見，我出修門風刮面。皈來急問有新詩，勺勺舉似君不疑。殿門握手冠纓絕，烟如雲破瞻秋月。老懷勃鬱久不開，爲君傾豁情既竭。君詩元自過黃初，古雅可敬麗可娛。詩壇端是一敵國，乃不自惜下取予。向來交游半生死，悼往喜喜同彼此。老夫懶性不便書，毛穎爲君浴清泚。聖賢何時同一中，縱談社燕與秋鴻。芒鞋藤杖尋春風，天竺靈隱九里松。古來樂事天慳與，怪珍未必逢良賈。即今又欲駕官船，淮水中流送歸虜。金山獨上妙高臺，再與海若相詼諧。歸時藉手無一字，敎君笑殺老誠齋。

樓鑰《丘文定公密輓詞》 謀國規模闊，絕人才具高。三朝千載遇，四海一身勞。儒將通鴛序，樞庭握豹韜。皇家資柱石，天遽奪伊皐。 初擬文翁化，誰知懷遠圖。廟謨專制閫，世將易兵符。養虎竟遺患，斷蛇由不殊。寧同死諸葛，空恨失吞吳。 處事拘攣外，鋤姦談笑中。幾年亡主將，全蜀賴明公。畏愛盾衰日，清和夷惠風。屢書終不盡，詩意亦何窮。

葉適《祭丘樞使文》 特起爲豪，間出爲賢。必也師友，是爲本源。在乾道中，京師多士，坐席推高，曰張、呂氏。公時瓌磊，獨步漢、關，手提泰、華，橫絕兩間。胄學春晴，容臺夜雨，通廬併榻，連月縱語。挺空千尋，卓地成深，離合百代，貫聯古今。更二十年，舊人日少，金聲中朝，玉振江表。誰執牛耳，晉禮主盟，奉牲先割，滿堂爲傾。蚤歷方隅，聲實甚重，晚登將相，乃不盡用。嗚呼！自古講學，祖性宗命，克己復禮，終始篤敬。功名之枝，累棋奚足，富貴之流，炊黍未熟。惟公本源，我則素知，授之麈尾，張、呂同歸。我生款啓，以拙自擯，繇公有聞，又頑不近。公言世事，「譬若盈尺，彼分毫者，精微之極。余取其粗，拉朽夷難，懼子未精，散落無還」。懷公此訐，不果自見，況今老矣，願豈及遠。公薨五秋，我病四春，雖有遺論，無復再伸。墓已新阡，寺已新礎，長松妍華，下蔭海浦。一銖其薰，茗苦上浮，千里同念，弗我有廋。

桑世昌

論述

樓鑰《跋桑澤卿和林和靖詩》 和靖詩似其爲人，自然高勝，不特梅花爲絕唱也。澤卿一一細和，間有不能辨者，風度又可知。

高文虎《蘭亭考序》 今論者知有此帖而已，然知帖者，亦足以大雅風流自任，況知之者無如澤卿乎。《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於茲有之。既請序，名曰《蘭亭考》。

陳亮《桑澤卿莫庵詩集序》 余平生不能詩，亦莫能識其淺深高下。然嘗聞韓退之之論文，曰「紆徐爲妍，卓犖爲傑」，黃魯直論長短句，以爲「抑揚頓挫，能搖動人心」。合是二者於詩，其庶幾乎。至於立意精穩，造語平熟，始不刺人眼目，自餘皆不足以言詩也。夫桑澤卿來客西湖，爲詩數百篇，無一句一字刺人眼者，可謂用工於斯術者矣。

高似孫《蘭亭考序》 桑君盡交名公巨卿以及海內之士，以充其見聞者固不一，然與予游從三十年，見必及此，其有贊於帖考者，尤爲不一。今茲浙東臺使齊公屬加彙正，遂略用史法翦裁之。爲此書者無非風流大雅之事，又無非博古好事之人。若齊公獨拳拳於此者，是爲風流大雅博古好事之極矣。

齊碩《蘭亭考跋》 嘉定辛巳冬，碩蒙恩守台，【略】至郡，有以桑君《蘭亭考》見示者，其薈萃訂證，靡有遺恨，豈惟歎其識見之該洽。暇日開卷，往往令

人神遊茂林修竹之下。【略】眞足以慰懷古之意，然則是編可謂有功於蘭亭，當行於越，無可疑者。

葉適《蘭亭考跋》 字書自《蘭亭》出，上下數千載，無復倫擬，而定武石遂爲今世大議論。桑君此書，信足以垂名矣。君事事精習，詩尤工，其即事云：「翠添鄰塹竹，紅照屋山花。」蓋著色畫也。

傳記

《嘉定赤城志》卷三四 桑莊，高郵人。【略】子世昌，自號莫庵，有文集三十卷。事見尤尙書袤、楊閣學萬里、陸待制游、樓參政鑰、葉侍郎適序跋。

藝文

黃曦若《蘭亭考跋》 長廓睥睨來者誰，出門解后渠得知。不言使者求遺書，只言浴繭當及時。從容與語益款洽，論到翰墨尤瑰奇。山僧技癢不自禁，稍出修禊蘭亭詞。啓函展玩未及竟，褒有黃紙天庭追。口呿氣褫僵欲死，一騎趣向咸陽馳。虬髮天子喜折屐，詔許兩禁同觀之。龍騰鳳集在御榻，平生觸眼何曾窺。自從繭紙歸昭陵，寶氣夜夜光陸離。千年議論經幾手，極力追倣分毫釐。博聞強誌子桑子，上下纂輯無或遺。清臞不滿六尺長，中有文字無津涯。歸君此編忽自笑，山東學究眞黠兒，而今御史還書癡。

樓鑰《澤卿往越欲以所編蘭亭書歸帥黃公仍見三山舅氏送以二絕》一 蘭亭禊序幾臨摹，會萃工夫十載餘。攜過會稽尋古跡，不妨呈似老尙書。

雜錄

《帶經堂詩話》卷一二 宋桑世昌《蘭亭博議》，予庚午歲曾借之朱竹垞太史，舊刻甚精妙，惜匆匆還之，未及鈔寫。讀葉水心集云：「世昌事事精習，詩尤工，其《即事》云：『翠添鄰塹竹，紅照屋山花。』蓋著色畫也。」

鮑廷博《蘭亭考跋》 右《蘭亭考》十三卷，宋天台桑世昌澤卿所輯錄也。初名《博議》，凡十五卷，餘姚高內翰文虎爲之序。及再刻於浙東庾司，高之子似孫爲削去《集字》、《附見》兩篇，其他率任意翦裁，多致文理斷續，乖其本義，甚於其父。弁言亦妄加竄改，不令成章，非俞松《續考》錄其舊作，則彥升才盡之誚，文虎且無以自解矣。庾司舊刻業已節刪過當，嗣經欘李翻雕，益增脫誤。百餘年來，藏書家再從項本輾轉傳鈔，則別風淮雨，幾無文義可尋，又不止承訛踵繆而已。偶得柳大中影宋寫本，喜其行款未移，略存面目，聊爾仿行，以供清玩。所惜未得《博議》元書，播之文苑，以還桑氏舊觀耳。似孫登淳熙甲科，在館職時上韓侂胄生日詩九首，皆暗用錫字，爲清議所不齒，知處州以貪酷聞，其父暮年出銀花帖以示人，不孝之名又以昭著。直齋陳氏深惡其人，故于似孫著述時加抨駁，且疏其過端於《書錄解題》，以爲文人無行者戒。至澤卿是考，別具勝情，頗稱好事，乃亦以「作爲無益，玩物喪志」短之，斯則過已。或曰澤卿爲陸放翁諸甥，書成不就正於舅氏，轉俾宵人任其筆削，不智孰甚焉，其取譏宜矣。愚案文虎之序《博議》，在開禧乙丑（今改本作嘉定戊辰），據同時鞏仲至題詞，則澤卿年已七十餘矣。迨嘉定甲申，倉司齊碩始屬似孫彙正重刊，相距又十有九年，度澤卿已未必及見。放翁卒於嘉定己巳，亦不及爲之審定。然則廢《博議》而令今本獨行於世，此固臺使齊公之責，而亦澤卿之不幸也夫。乾隆壬寅九月初二日，歙長塘鮑廷博書於知不足齋。

王明清

論述

陸游《跋王仲言乞米詩》 仲言貸米，本自欲就魯肅輩人，而艮齋又戒以「勿取陶胡奴米」。仲言治己可謂嚴，而艮齋告之亦可謂忠矣。數年來，仲言以貧甚客長安中，豪子資給殊厚。今春忽捨去，主人叩首乞少留，不可。豈獨能

踐初言，亦不負良齋期待矣。

趙不讜《揮麈錄跋》　雪溪先生秉太史筆，諸子仲信、仲言史學得之家傳。惟父子志趣高遠，學問器識率加於人一等，故所以自期者夐然與衆不同。雖經史子集傳記與夫九流百家道釋之書，皆已饜飫，方且以爲未足，而又求所未聞，訪所未見，常有歉然不滿之意。茲泰華所以不得不高，溟渤所以不得不深也歟。不讜自幼服膺雪溪先生之名，恨不得摳衣趨隅在弟子列，所幸得從仲信、仲言遊。仲信寓越之蕭寺，不讜以敝廬密邇，時一相過，未嘗不劇談終日，有補於茅塞爲多。仲言後居甥館于嘉禾，每興契闊之歎。仲信著《京都歲時記》、《廣古今同姓名錄》，留心內典，作《補定水陸章句》，洞曉天文，作《新乾曜眞形圖》，此皆平昔幸得以窺一斑者。不寧惟是，其發爲稗官小說，尤不碌碌。仲言著《投轄錄》、《清林詩話》、《玉照新志》、《揮麈錄》。昆季之所作，類皆出人意表，且學士大夫之所欲知者。益信夫父子之博洽，雖名卿鉅公，無不欽服敬慕，蓋有自來。遂初尤丈，一時之鴻儒也，淹貫古今，罕見其比。一日詢仲言以天臨殿與南唐中主畫像，仲言詳陳本末，無一不符。遂初驚愕歎仰，以爲世不多得，至形諸公送行泰倅詩，擬欲告于上，收眞史館，不果。仲言又嘗剴切上封事。不讜因不自揆，以拙句殿諸公後，有云「信史賒青簡，封章窒皂囊」者以此。《揮麈》所錄，尤仲言平日之用功深者。三復以觀，非志不分，力不衰，加之歉然不滿者，朝夕于懷，未易得此，是不可以無傳也。《前錄》先已刊行，《後錄》、《餘話》，不讜備數昭武日，仲言移書見委。顧淺見寡聞，亦欲以其素所未知者，期天下之共知，是以喜而承命，因浼龍山張君得以繼之。若夫博洽如仲言父子者，則勿以見誚可也。慶元庚申秋七月既望，昭武假守浚儀趙不讜師厚父。

王禹錫《揮麈後錄跋》　汝陰王仲言，家傳史學三世矣，族黨交游，無非一時名公巨人，平日談論，皆後學之所未聞者。渡江以來，簡冊散亡，老成凋落，於是有攷焉。曩嘗筆其所聞爲《揮麈錄》，既又續之，所記益廣。其間雅健之文，著述之體，誠有所自來也。儻使遂一家之言，當不愧實錄云。

毛晉《揮麈錄跋》　王仲言《揮麈錄》，多載國史中未見事。昔武夷胡氏讀溫公《通鑑》，喟然歎曰：「若登喬嶽，天宇澄徹，周顧四方，悉來獻狀。」蘇文忠公見曾公亮《英宗實錄》，謂劉義仲云：「此書詞簡而事備，文古而意明，當爲國朝諸史之冠。」若王仲言，殆兼二老之長矣。

又《揮麈後錄跋》　雪溪公嘗著《國朝史述》，仲言其次子也。其祖授學於歐陽永叔之門，仲言又授學於李仁甫之門，不惟家傳史學三世，其師友淵源蓋有自矣。前集中多載國朝巨典盛事，茲集十有一卷，法式具見毫端，自稱無一事一字無所從來，俾趙牲之竊婦翁張鑑書以爲己有者，聞之不慙惶無地耶！

又《揮麈餘話跋》　茲集僅二卷，凡百則，末附浚儀趙師厚跋。雖載朝野事跡，亦及詩文碑銘之類，先輩所謂麈譚之緒餘也。余讀第三錄，中如湯進之封慶國公及王穎彥、錢穆記錄云云，俱補前後錄所未備。傾仰前賢著述，其詳愼如此。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一　《揮麈前錄》四卷、《後錄》十一卷、《第三錄》三卷、《餘話》二卷。【略】是編皆其劄記之文，《前錄》爲乾道丙戌奉親會稽時所紀，多國史中未見事。自跋謂「記憶殘闕，以補冊府之遺」是也。末附沙隨程迥、臨汝郭九悳二跋，李燾一簡，及慶元二年實錄院移取《揮麈錄》牒文二道。《後錄》爲紹熙甲寅武林官舍中所紀，有海陵王禹錫跋。《第三錄》爲慶元初請外時所紀，於高宗東狩事獨詳。《餘話》兼及詩文碑銘，補前三錄所未備。【略】明清爲王銍之子，曾紆之外孫，紆爲曾布第十子，故是錄於布多溢美。其記王安石沒，有神人幢蓋來迎，而於米芾極其醜詆，尤不免軒輊之詞。趙彥衛《雲麓漫鈔》嘗議其載張耆宴侍從諸臣事爲不近事理，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亦議其載歲祀黃巢墓事爲不經之談。然明清爲中原舊族，多識舊聞，要其所載，較委巷流傳之小說，終有依據也。

又　《玉照新志》六卷。【略】此書多談神怪及瑣事，亦間及朝野舊聞及前人逸作。所載胡舜申《己酉避亂錄》頗詆祺韓世忠，明清不爲置辨，蓋當時相去甚近，毀譽糾紛尚未論定。「宋齊愈獄牘」一條，深不滿於李綱，則《朱子語類》亦有是語，非好詆祺正人。他如王堯臣《諫取燕雲疏》、李長民《廣汴都賦》、姚平仲《擬劫寨破敵露布》皆載其全文，足資參證。又如載曾布馮燕《水調歌頭》排遍七章，爲詞譜之所未載，亦足以見宋時大曲之式。蓋明清博物洽聞，兼嫻掌故，故隨筆記錄，皆有裨見聞也。

又　《投轄錄》一卷。【略】是書乃其晚年所作。【略】其以「投轄」爲名者，陳振孫謂「所記皆奇聞異事，客所樂聽，不待投轄而留也」。所列凡四十四事，大都掇拾叢碎，隨筆登載，不能及《揮麈錄》之援據賅洽，有資考證。然故家文

獻，所言多信而有徵，在小說家中，猶爲不失之荒誕者。惟第六條之首原闕四行，乃傳寫者所脫佚，今已不可考矣。書中於每條之下，多註所聞之人。今考其「江彥文」一條下註「聞之陸務觀」，「任蓋臣」、「虹縣良家子」二條下註「聞之僧祖秀」，祖秀乃宣和舊人，即作《良岳記》者，明清猶及見之，而又下見陸游。其稱己未歲金人歸我河南地者，爲高宗紹興九年，又稱甲戌歲者，乃寧宗嘉定七年，則明清之老壽，可以概見，宜其於軼聞舊事多所諳悉也。

張海鵬《玉照新志跋》 王仲言爲王性之銓之子，博學洽聞，長于紀載。

傳記

《至元嘉禾志》卷一三 王明清字仲言，本汝陰人，寧宗慶元間寓居是邦，官至朝□郎。有史才，嘗著《揮麈錄》及《玉照新志》。

《宋史翼》卷二七 王銓字性之，【略】次子明清字仲言，紹熙乙酉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玉照新志》），著有《揮麈》三餘、《玉照新志》、《投轄錄》。

又卷二九 王明清字仲言，汝陰人（《至元嘉禾志》）。明清甫十歲，朱希眞、徐敦立過其父，因詢以國史中數事，應之無遺，由是受知。慶元間，居甥館於嘉禾，官至朝散郎。與其父雪溪、兄仲信俱有史才，當時諸公欲收置史館，不果。嘗剴切上封事。是時南渡以來簡冊散亡，老成凋謝，明清裒集軼事遺聞，編爲《揮麈錄》及《玉照新志》（《檇李詩繫》）。

《宋詩紀事》卷五八 明清字仲言，汝陰人，雪溪先生銓之次子。慶元間寓居嘉禾。官泰州倅。著有《揮麈》三錄、《玉照新志》、《投轄錄》、《清林詩話》。

紀事

作家逸事

程迥《揮麈錄跋》 右《揮麈錄》一編，汝陰王仲言所作也。紹興辛丑，迥侍叔父尉剡，叔父出仲言昆仲詩，詫曰：「此皆小汝若干歲，雪溪先生諸子也。」迥茫然自失。其後得與仲信、仲言游，雖服其該洽，當時未知學問之有味也。

王明清《揮麈錄跋》 明清乾道丙戌冬，奉親會稽，居多暇日，有親朋來過，相與晤言。可紀者，歸考其實而筆錄之，隨手盈秩，不忍棄去，遂名之曰《揮麈錄》，非所以爲書也。長至日，明清識。

又 明清弱齡過庭，前言往行，探尋舊事，鼂夕剽聆，多歷年所，憂苦摧挫，萬事瓦解，不自意全，莫能髣鈐以續先志。乾道之初，竊叢祠之祿，偏奉山陰，親朋相過，抵掌劇談，偶及昔聞，間有可記，隨即考而筆之，曰《揮麈錄》。故人程迥可久知名士也，覽而大喜，手錄而識于後，繇是流傳。又嘗取司馬文正公《百官公卿表》與夫陳酥叔及《紹興拜罷錄》，參考弼臣進退次第年月，列爲四圖表，置之坐隅，以便觀覽，今鏤板于閩、蜀、江、浙矣。丁酉春，覓官行都，獲登太史李公仁甫之門，命與其子仲信遊，春容間偶出二編，公一見稱道再三，且以宣、政名卿出處下詢。【略】明清不量其愚，爲冥搜倫類，凡二十餘條，摭據依本末告之。公益喜，大加敬歎。又云：「僕兼攝天官，睹銓牓有臨安龍山監稅見次，君可俯就，但食其祿，而相與討論，徐請君于朝以助我。」明清力辭以「名迹不正，且非其人」而歸。未幾，公父子俱去國，明清餞別于秀州之杉青閘下，舟中相持悵然。後數年，仲信沒于蜀。公後雖復召領史局，而明清適官遠外，參辰一見，方欲造公，而公已下世。比焉試邑窮塞，公事無多，翻篋復見舊稿，愴念父祖以來平生用心，嗟夫師友之淪沒，言猶在耳，孰令聽之邪！投老殘年，感嘆之餘，姑以胸中所存識左方。後之攬者，亦將太息于斯作。淳熙乙巳中元日，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汝陰王明清書。

又《揮麈三錄跋》 明清前年廁迹蹕路，假居于臨安之七寶山，俯仰顧盼，聚山林江湖之勝于几案間，襟懷灑然。記憶舊聞，纂《揮麈後錄》，既幸成編。去歲請外從欲，贅丞海角，涉筆之暇，無所用心，省之胸次，隨手濡毫，又獲數十事，不覺盈帙，漫名曰《揮麈第三錄》。凡所聞見，若來歷尚晦，本末未詳，姑且置之，以待乞靈于博洽之君子，然後敢書。斯亦習氣未能掃除，猶雞肋之餘味耳。慶元初元仲春丁巳，明清重書于吳陵官舍佳客亭。

《揮麈三錄》卷三 紹興庚申歲，明清侍親居山陰，方總角。

又 明清晚識遂初尤延之先生，一見傾蓋若平生懽，借舉引重，恩誼非

輕。公任文昌，一日忽問云：「天臨殿在於何時邪？」明清云：「自昔以來，蓋未有之。紹聖初，米元章爲令畿邑之雍丘，遊治下古寺，寺僧指方丈云：『頃章聖幸亳社，千乘萬騎經從，嘗憩宿於中。』元章即命彩飾建鴟，嚴其羽衛，自書榜之，曰天臨殿。時呂升卿爲提點開封府縣鎮公事，以謂下邑不白朝廷，擅創殿立名，將按治之。蔡元長作內相，嘗排獲免。聞有自製殿贊，恨未見之。」尤即從袖間出文書，廼元章所書贊也，云：「才方得之。公可謂博物洽聞矣。」翌日入省，形言稱道於稠人廣衆中焉。樓大防作夕郎，出示其近得周文矩所畫重屏圖，祐陵親題白樂天詩於上，有衣中央帽而坐者，指以相問云：「此何人邪？」明清云：「頃歲大父牧九江，於廬山圓通寺撫江南李中主像藏於家。今此繪容即其人。文矩丹青之妙，在當日列神品，蓋盡一時之景也。」亟走介往會稽取舊收李像以呈似，面貌冠服，無豪髮之少異，因爲跋其後，樓深以賞激。繼而明清丐外得請，以詩送行，後一篇云：「遂初陳迹遽淒涼，擊節青箱極薦揚。談笑於儂情易厚，典刑使我意差強。重屏唐畫論中主，古殿遺文話阿章。舊事從今向誰問？尺書時許到淮鄉。」

《玉照新志》卷四　紹興辛巳冬，完顏亮自斃於揚州。明年正月，詔起外舅方務德帥淮西，明清實從行。至建康，與張安國會於郊外，安國之妹夫季瞻伯山、外姑之甥鄭端本德初共途，皆士子也。【略】是夏孝宗即位，明清與伯山、德初俱以異姓補官，外舅、安國皆正席禁路。

又　紹熙癸丑歲，明清任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時括蒼蔣世修繼周以獨座前資來爲郡守。宣城舊例，每發軍食，則幕職兵官俱集倉中。是歲十二月散糧，明清以私務入倉小緩，逮至其門，見諸君聯車而出，悉有倉黃之狀。詢之，曰：「通判周世修建議，欲以去歲舊粟支其半。群卒惡其陳腐，橫梃於庭，出不遜語，欲入白黃堂矣。」且衆兵隨其後，明清亟止之，云：「可復歸舊次。」一面令車前二卒長傳呼喻之云：「僉判適自府中來，已得中丞臺旨，令盡支新米。」亟令專知吏往白史君，告以從權便宜之故。於是卒徒歡呼帖服，無敢譁者。不然，亦幾殆焉。蔣守由此遂相論薦，然露章中不欲及也。

郭九思《揮麈錄跋》　九思素聞仲言多識前言往行，眞好古博雅君子，願從下風聽餘論聞所未聞爲有日矣。今幸同僚于此，謂可破此願也，而郡邑相距餘一舍，仲言入郭有時，不得朝夕見，斯心竟未能滿。間從清流王孟玉借《揮麈錄》觀之，殆所謂窺豹一斑者，因手抄之。

作品本事

王明清《玉照新志序》　慶元戊午，明清得玉照一於友人永嘉鮑子正，色澤溫潤，制作奇古，眞周秦之瑞寶也。又獲米南宮書「玉照」二字，因揭寓舍之斗室，屏跡杜門，思索舊聞，凡數十則，綴緝之，名曰《玉照新志》。務在直書，初無私意，爲善者固可以爲章弦，爲惡者又足以爲龜鑑。間有奇怪諧謔，亦存乎其中。若夫人禍天刑，則付之無心可也。長至日，汝陰王明清書。

《玉照新志》卷四　隆興三年，趙丞相汝愚廷試第一。時外舅爲刑部侍郎，臚傳既歸，明清啓云：「適曾稱賀否，宗室魁天下。今日創見，可謂熙朝盛事，禮宜爲慶。」外舅擊節，云：「班行中適無一人舉此，今無及矣。」太息久之。

又　紹興乙卯，張安國爲右史，明清與仲信兄在左，鄭舉善、郭世模從范、李大正正之、李泳子永多館于安國家。春日，諸友同遊西湖，至普安寺，於窗戶間得玉釵半股、青蚨半文，想是遊人歡洽所分授偶遺之者，各賦詩以記其事。歸以錄似安國，安國云：「我當爲諸公攷校之。」明清云：「凄涼寶鈿初分際，愁絕清光欲破時。」安國云：「仲言宜在第一。」俯仰今四十餘年矣，主賓六人，俱爲泉下之塵，明清獨苟存於世，追懷如夢，黯而記之。

又　左與言，天台之名士大夫也。其孫裒其樂章，求爲序其後云，【略】余既識之，服膺三歎，併爲書此一段奇事。

著錄

《遂初堂書目・小說類》《揮麈錄》。

《讀書附志》卷上　《揮麈錄》、《後錄》、《第三錄》、《揮麈餘話》二十三卷，右王明清仲言之說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揮麈錄》三卷、《後錄》十一卷、《第三錄》三卷、《餘話》一卷，朝請大夫汝陰王明清仲言撰。【略】《後錄》，跋稱六卷，今多五卷。

《**文獻通考**》卷二一七　《揮麈錄》三卷、《後錄》十一卷、《第三錄》三卷、《餘話》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八　王明清《揮麈餘話》，一部一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王明清《餘話》一冊。

《**趙定宇書目**》　宋板大字《揮麈後錄》。

《**近古堂書目**》卷上　《揮麈錄》。

又　《揮麈》三錄（餘論）。

又　《揮麈》前後錄。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王氏揮麈錄》八卷，宋王明清。

《**汲古閣校刻書目**》　《津逮秘書》第十四集：《揮麈前錄》四卷，八十葉。

又　《揮麈後錄》十一卷，二百七十三葉。

又　《揮麈三錄》三卷，七十葉。

又　《揮麈餘話》二卷，一百二十八葉。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一　《揮麈前錄》四卷，《後錄》十一卷、《第三錄》三卷、《餘話》二卷，河南巡撫採進本。宋王明清撰。【略】晁公武《讀書志》云總二十三卷，今止二十卷；《文獻通考》云《前錄》三卷，今四卷。《後錄》自跋云釐爲六卷，今多五卷。蓋久經後人分併，故卷帙不齊如此。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揮麈前錄》四卷《後錄》十一卷《第三錄》三卷《餘話》二卷，宋王明清撰。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宋版書目**》　《揮麈錄》，存《前》四卷《後》二卷、三十三卷。

又　存《前》四卷《後》十一卷、三十三卷，《餘話》一卷。

《**郘宋樓藏書志**》卷六三　《揮麈前錄》四卷《後錄》二卷《三錄》三卷，宋刊本，葉文莊公菜竹堂舊藏。宋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汝陰王明清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一　《揮麈前錄》四卷《後錄》十一卷《三錄》三卷《餘話》二卷，明鈔本。

又　《揮麈前錄》四卷《後錄》十一卷《三錄》三卷《餘話》二卷，盧抱經校鈔本。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四　《揮麈》前錄四卷、《後錄》十一卷、《第三錄》三卷、《餘話》二卷，宋王明清撰。津逮秘書本。　學津討原本。

又《**續錄**》　宋刊本，有慶元元年牒文二通，佳。　顧鶴逸藏宋刊《三錄》三卷，初印精善，十一行二十字，士禮居舊藏，前有黃氏小像。

《**楹書隅錄續編**》卷三　校宋本《揮麈前錄》四卷《後錄》六卷《三錄》三卷《餘話》二卷，六冊。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九　《揮麈前錄》四卷《後錄》十一卷《三錄》三卷，宋王明清撰。《後錄》存二卷，餘全。宋刊本。

又　《揮麈第三錄》三卷，宋王明清撰。宋刊宋印本。【略】卷首有黃丕烈小像，翁方綱隸書題首。

又　《揮麈前錄》四卷（存卷三、四兩卷）《後錄》十一卷《餘話》三卷，宋王明清撰。清初常熟毛晉汲古閣影寫宋刊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揮麈前錄》四卷《後錄》十一卷《第三錄》三卷《餘話》二卷，宋王明清撰。宋龍山書堂刻本，六冊。　《揮麈第三錄》三卷，宋王明清撰。宋刻本。孫原湘跋，一冊。

《**遂初堂書目・小說類**》　王明清《投轄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一　《投轄錄》一卷，王明清撰。所記奇聞異事，客所樂聽，不待投轄而留也。

《**文獻通考**》卷二一七　《投轄錄》一卷。

《**文淵閣書目**》卷八　王明清《投轄錄》，一部二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王明清《投轄錄》一冊。

《**玄賞齋書目**》卷六　《投轄錄》。

《**近古堂書目**》卷上　《投轄錄》。

《**滄生堂藏書目**》卷七　《投轄錄》一冊，一卷，說鈔本，滄生堂餘苑本。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一　《投轄錄》一卷，內府藏本。宋王明清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一　《投轄錄》一卷，舊鈔本，璜川吳氏藏書。汝陰王明清仲言父。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四　《投轄錄》一卷，宋王明清撰。【略】

《四庫》著錄亦鈔本。　滄生堂餘苑本。　振綺堂有述古堂精鈔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投轄錄》一卷，宋王明清撰。清純白齋鈔本，與《雲谷雜記》合一冊。

王明清《玉照新志序》 慶元丙午，明清得玉照一於友人永嘉鮑子正，色澤溫潤，製作奇古，眞周、秦之瑞寶也。又獲米南宮書「玉照」二字，因揭寓舍之斗室，屏跡杜門，思索舊聞，凡數十則，綴錄之，名曰《玉照新志》。

《近古堂書目》卷上 《玉照新志》。

《徐氏家藏書目》卷四 《玉照新志》六卷，王明清。

《滄生堂藏書目》卷七 《玉照新志》一冊，六卷，王明清，秘籍本。

《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玉照新志》一本，精鈔。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一 《玉照新志》六卷，內府藏本。宋王明清撰。

《菉宋樓藏書志》卷六三 《玉照新志》五卷，舊鈔本，葉石君舊藏。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一 《玉照新志》五卷，舊鈔本，鮑以文校藏。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四 《玉照新志》六卷，宋王明清撰。明刊本。秘笈本。唐宋叢書本。學津討原本。五卷本佳。抱經有秦酉巖鈔本。

又《續錄》 山塘汪氏影元鈔本五卷。蔣孟蘋有影元本。明沈士龍等刊本。說庫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玉照新志》五卷，宋王明清撰。明萬曆十四年秦四麟鈔本（卷三至五配明鈔本），秦四麟、孫江、黃丕烈跋，二冊。

藝文

樓鑰《送王仲言添倅海陵二首》 萬卷詩書老雪溪，頎然二子和塤篪。絕憐伯氏久亡矣，猶幸夫君及見之。來上鵩行人謂晚，往舒驥足自嫌遲。他時還向雲門否，布襪青鞋尚可期。遂初陳迹遽凄涼，擊嘆青箱極薦揚。談笑于儂情易厚，典型使我意差強。重屏舊畫論中主，古殿遺文話阿章。舊事從今向誰得，尺書時許到淮鄉。

陳三聘

陳三聘《和石湖詞跋》 大參相公望重百僚，名滿四海，有志之士□願見而不可得者也。一日，客懷詩詞數十篇相示曰：「此大參范公近所作也。」三聘正容斂衽登受，謝客曰：「夫珍奇之觀，得一而足，況坐羣玉之府，心目爲之洞駭，足之至者止此乎？客之賜厚無以加！」既去，披吟累日，輒以蕪言屬韻，可笑其不自量矣。然使三聘獲登龍門賓客之後塵，與聞黃鐘大呂之重，平時之願，至足於此。則今日狂率之意，無乃自爲他時之地哉？至於良玉武夫，雜然前陳，茲固不免於罪戾，尚可逭耶！東吳陳三聘夢弼謹書。

《孫氏祠堂書目內編》卷四 《和石湖詞》一卷，宋陳三聘撰。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六 《和石湖詞》一卷，舊鈔本。宋吳郡范成大至能詞，東吳陳三聘夢弼和。

《結一廬書目》卷四 《和石湖詞》一卷，和詞陳三聘撰。明人刊本。

曹元忠《汲古閣精鈔本和石湖詞跋》 《和石湖詞》，首題「吳郡范成大至能，東吳陳三聘夢弼」兩行。已下倡和相間，自《滿江紅》至《醉落魄》，都百四十四首。惟《醉落魄》和詞「東風寒絕，江城待得花枝發。欲知此夜碧天闊」，下接「酸，何人爲我，丁寧驛使，來到江干」。其間脫去一葉，據目錄爲《醉落魄》半首外，尚有《醉落魄》、《眼兒媚》倡和各二首，則原本固百四十八首也。末有陳三聘跋十二行，八十六字。鮑淥飲刻《知不足齋叢書》，乃分《石湖詞》與《和石湖詞》各自爲卷，于是石湖《滿江紅》第二首脫「始生之日，丘宗卿使君攜具來爲壽，坐中賦詞，次韻謝之」二十二字。《和石湖詞・醉落魄》第三句下未注「闕」字，《眼兒媚》尾句十三字亦未刊入。《愛日精廬藏書志》已略言之。至鮑刻所據，嘗與此本相同，而非此本。觀《和石湖詞・念奴嬌》第二首「霽馥縈妝，愁花凝恨」注云：「一作霽馥凝恨」，而此本作「霽馥縈愁，妝花凝恨」，可知其非矣。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和石湖詞》一卷，精鈔本，何夢華藏書，宋東吳陳三聘夢弼。其詞篇篇均和原韻，如方千里之和周美成，其清空跌宕，亦

不讓石湖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二〇　毛氏有宋詞百家，已刻者六十家，未刻者四十家。六十家分爲六集。此所不收者九家，今於汲古閣所刻者旁注第幾集，以便尋檢。【略】《和石湖詞》（宋陳三聘）。

徐得之

論述

《**賓退錄**》卷二　范沖嘗對高宗云：「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虜爲無窮之恨。獨王安石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之僭非其罪，漢恩淺而虜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爲盜賊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下人心者也。」臨江徐思叔得之亦嘗病荊公此語，謂有衛律、李陵之風，乃反其意而爲之，遂得詩名于時。其詞云：「妾生豈願爲胡婦，失信寧當累明主。已傷畫史忍欺君，莫使君王更欺虜。琵琶卻解將心語，一曲才終恨何數。朦朧胡霧染宮花，淚眼橫波時自雨。專房莫倚黃金賂，多少專房棄如土。寧從別去得深嗔，一步思君一回顧。胡山不隔思歸路，只把琵琶寫辛苦。君不見，有言不食古高辛，生婦無嫌嫁盤瓠。」何焯批云：如此翻案，近情而雅。

《**娛書堂詩話**》卷下　《明妃曲》，古今作者多矣，近時徐思叔得之所賦一篇，亦爲時人膾炙。其詞云：「妾生豈願爲胡婦，【略】」（高辛事出《後漢書》）

傳記

《**宋史**》卷四三八《**徐夢莘傳**》　徐夢莘字商老，臨江人。【略】夢莘弟得之，從子天麟。得之字思叔，淳熙十年舉進士。部使者以廉吏薦，以通直郎致仕。安貧樂分，不貪不躁。著《左氏國紀》、《史記年紀》，作《具敝篋筆略》、《鼓吹詞》、《郴江志》。

紀事

彭龜年《**和向大夫坐韻**》　致政大夫向公，致政先生楊公同甲子也，而先生之辰先焉。一日訪表兄徐思叔，大夫公欲坐先生下，不可。又一日，大夫公有詩堅此約，時侍席者爭傳以爲此邦一段佳事，皆屬和。雖然，大夫公豈以是爲佳哉。輒次嚴韻道此意。　道義交情不用盟，鳴謙肯作震雷驚。論功平勃非吾事，付與人間仔細評。

《**鶴林玉露**》乙編卷四　徐思叔《題貧樂圖》詩首句云：「酒翁畫灰教兒書，嬌兒赤骭玉雪膚。厥妻曝日補破襦，弊筐何有金十奴。」楊伯子和云：「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繡口冰肌膚。自紉枯葉作褲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大兒阻飢頗廢書，小兒忍寒粟生膚。婦縱有褌無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三詩皆佳，而後出者尤奇。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二　《西園鼓吹》二卷，徐得之思叔撰。

《**宋史**》卷二〇二《**藝文志一**》　徐得之《左氏國紀》二十卷。

又卷二〇四《**藝文志三**》　徐得之《郴江記》八卷。

朱彝尊《**詞綜發凡**》　藏書家編目錄，詞集多不見收。【略】徐得之《西園鼓吹》，【略】隻字未見。

藝文

彭龜年《**和徐思叔謝向大夫惠柑四首**》三　作詩渾似譚經戴，奪盡從頭

席幾重。文木一經題品後，虛名不數大夫封。

趙喜《留清江蒙簡兄壽玉徐兄思叔皆以文卷寵教愧未有以謝又承壽玉枉示古句仍用鄙韻謹次韻併呈二兄》 客亭何以祛暑溽，一時頓有此兩玉。逃虛不用聽跫然，醫俗寧須更栽竹。平生韋布困藍縷，敢並奇文森綺縠。愛而忘醜反譽我，惠以大篇仍短幅。頗思浹日相就談，應對先生媿空腹。奈何別棹復催去，一日十日寒且暴。兩君如此尚場屋，吞舟詎可尋常瀆。悵子薄官亦碌碌，政坐家貧耕不足。

孫逢吉

論述

樓鑰《湖南提刑孫逢吉除秘書少監制》 道山群玉之府，聚天下英才其間，必又求才之傑然者領袖之。遴選之久，今得其人。以爾稟資端方，充之以學，九流百氏之書，該綜無遺。良史之才，諍臣之風，爾實兼之。頃由少司成出使湖湘，刺舉惟公，風采凜然，是今日第一流人物也。還爲少逢，孰不曰宜。來游來歌，以副虛佇。

傳記

樓鑰《寶謨閣待制獻簡孫公神道碑》 公諱逢吉，從之其字也，先世居蘭陵，【略】五世祖德弼奉其父銀青霸之命，徙名數于龍泉，今爲邑人。【略】考宜文行尤高，兩上禮部而不及祿，以公貴累贈奉直大夫。妣羅氏，贈令人。奉直三子，公居長；次逢年，終上猶令；季逢辰，終袁州守。俱中儒科，里人有三傑之稱。公生于紹興五年，時方俶擾，學士解散，公就學雖晚，而資實俊邁，課藝穎出，父祖奇之。自弱冠三薦于鄉，隆興元年擢進士第，調左迪功郎、郴州司戶參軍。乾道四年校試長沙，場屋喧動，同列踰垣避之，公諭以義理，衆方帖息。【略】七年，陞左從事郎。黃公還朝，薦于廟堂，欲處以學官。公以二弟游宦，懼闕子職，授常德府教授。會侍郎李公燾出守常德，以史局自隨，熟聞公之該洽，先以書約見于公安，傾蓋之頃，質以數疑，公了辯如響，恨得之晚。且曰：「儀曹有京削，留以待鄉人，今日不可失士。」亟以畀公。樞密劉公珙、少司成鄭公伯熊、劉公焞皆有重名，薦章交上，初不識面。淳熙五年，改宣教郎。太令人春秋高，不忍去左右，閱兩歲，令人強之，始授袁州萍鄉縣。【略】代還，丁內艱，服闋，家居又久之。十三年，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十五年九月，遷國子博士。十六年，光宗覃恩，轉朝奉郎，賜緋衣銀魚，六月除司農寺丞兼實錄院檢討官。紹熙元年五月，徙秘書郎，八月兼皇子嘉王府直講。二年二月，雷雪交作，詔求直言，公疏八事以獻：一曰去蔽諛，二曰親講讀，三曰伸論駁，四曰崇氣節，五曰省用度，六曰惜名器，七曰拔材武，八曰飭戎備。明白剴切，深中時弊。輪對，論今歲初郊，請遵用隆興三年詔書，節用惠民，以當天心。上諭公曰：「圜壇不尚華飾，亦事天簡素之意。」又曰：「中外支賜，合從減省。」復勸上容納狷直，併論和買折帛之弊，上喜，悉可其奏。會諫官鄧馹請增諫員，即擢公右正言，首奏帝王經世之學，【略】公自以受天子特達之知，思欲補報，切磨治道，七旬中章二十上，多人所難言者，期于不負所學，無復顧忌，故亦不得久居其職。臨安守潘景珪交結謀進，鄧公疏其罪，反以計傾之，鄧移大匠。公曰：「名爲優遷而罷其言職，後不可爲矣。」兩疏不報，再對，【略】併論景珪脅持臺諫，蔑視紀綱，連章劾奏，竟逐之。未幾，公亦有遷官之命。大臣奏：「踐阼以來，屢易諫臣，非所以示中外。若以二監處之，必不肯留。」遂除國子司業，辭不拜，上諭旨曰：「士論所推，此師儒之選也。」不得已就職，而求去愈力。公之初除，或議其弱，丞相留公正曰：「是有仁者之勇，上之親擢得人矣。」【略】君相知其不可奪，九月，遂除荊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兩學之士數百人出祖關外，人謂中興以來纔一再見。【略】參政陳公騤首疏六名士，公在其中。上亦念公久外，嘗曰：「孫逢吉好士人。」三年九月，召爲秘書少監，訓詞有「當今第一流人物」之褒，承上意也。五年，朝謁重華不以時，公數具疏援引古誼深言之，又率同館列名以進。七月，主上受內禪，登用舊學，越三日，擢公兼權尚書吏部侍郎。初，公入諫省，翊善黃公裳曰：「孫直講問學醇正，勸講多益，今遂失助。」上曰：「言路得斯人，尤可慶也。」又言所論有不

樂者，上曰：「既爲言事官，豈可不使之盡言？」蓋上之在嘉邸，知公已深。至是首陳初政，【略】上欣然納之。覃恩轉朝奉大夫，九月，除權尚書吏部侍郎，賜金紫服，明堂恩封廬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略】十月，擢兼侍講。公在嘉邸，嘗集群經格言以獻。至是請講《論語》，蓋公平日潛心此書，有自得之趣，欲以遂格君之志也。差充孝宗攢宮按行使。【略】十二月，假煥章閣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充館伴金國賀正使。【略】慶元元年正月，兼實錄院同修撰，使事畢，入對，因奏【略】講求孝宗內治外攘之策，上尤嘉納，而公于是時已有不見容者矣。待制朱公熹之去，公力挽之，侍郎彭公龜年補郡，又論不應爲近習而逐正人，忤韓侂胄之意。又嘗扈蹕，有馬上迴揖之者，公獨不顧，彼又以爲簡驩也。一日會食部中，或報王喜除閤門祗候，公曰：「此乃優伶，嘗于內廷效朱侍講容止以儒爲戲者，豈可以汙清選？當抗疏力爭，否則于經筵論之。」有飛語上聞，五月，內批與郡，而王喜之命亦寢。或以爲出于誤報，而公憂國愛君之心亦云至矣。潛邸恩轉朝散大夫，七月，除知太平州。累章丐祠，九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三年，轉朝請大夫。五年三月，起知贛州，言者始疏前事沮之。公素有德量，未嘗語人以去國之由，杜門深居，時事一不掛口，書史自娛，不以得喪介意。至是以言者傳播，公之直節愈顯，而公已屬疾，上章納祿矣。終于里第，壽六十有五。五月，除集英殿修撰致仕。嘉定五年，上以公舊學，軫其遺忠，特贈寶謨閣待制，仍度越彝典，賜謚獻簡。【略】公資稟醇澹，于外物一無所好，惟刻意經史，不可解于心，自幼至老，手不釋卷。務爲有用之學，尤精于國朝典章，事物之源委，宦族之譜系，除拜之歲月，與夫前代疆理卒乘之法，封國行河之利，參貫融液，無不通流。修世教，植治道，誠有志焉。發爲文詞，以理爲主，以意爲先，體制具備，關鍵嚴密，簡而有法，不爲綺麗之習。晚歲自號青閱居士。有文集七十卷，外集三十卷，藏于家。左規右矩，言笑不妄，恂恂似不能言。【略】〔余〕與公爲同年，初未相知，晚幸定交，情義至篤。爲少司成則實爲交承，出入從班，又爲寮于講讀之官，余與給事林公大中于晚講之次，論救呂祖儉之貶，公從旁贊言尤力。【略】惟公天與諒直，事君不以犯顏爲難，與同列不以忤意爲憚。劉德秀爲諫官，以私意劾左史劉光祖，公謂之曰：「人君寄心膂于宰相，寄耳目於臺諫，皆當以天之心爲心。倘任私以害忠良，如彼蒼何！願自此三思而後行。」其盡言類此，居之不疑，惟義所在。嗚呼！斯人而在諫爭論思之列，可謂天下選。時非不遇，位非不至，而道卒不行。任以史事，尤爲當才，相與論修史之規模甚備，汗青無日而身去矣。嗚呼！殄瘁之悲，識者所同，孰知余心之悲，有在于此乎！銘曰：帝王之興，四門以闢，無人不言，猶恐不力。官以諫名，惟言是職，視古已狹，言又不得。憂世之士，所共太息。孰爲敢言，爲糾邪慝？矯矯孫公，古之遺直，學爲有用，博聞多識。其處友朋，直諒三益，幕中之辯，不爲婉畫。一登諫垣，身任言責，有犯無隱，攖鱗之逆。天姿則然，不動聲色，鯁論日聞，不容煖席。召還蓬山，上方御極，首擢從班，寵光赫奕。經帷史館，人望丞弼，遑遑靡寧，期補君德。飛語中人，又成去國，命非不通，而道之塞。不容何病？爲天下惜。銘以昭之，後人斯式。

紀事

朱熹《答黃直卿書》 前日得劉季章書云，孫從之得郡，非其自請，乃復被繳。適病牙癰，已逝去矣。看此亦是吾黨同一氣運，不得不然，非但虎食其外也。

周南《姑蘇衙冤錄跋》 紹熙初元修《高宗實錄》，故侍郎廬陵孫公從之時在史院，是編嘗取以自改。【略】今遺墨尚在，而哲人淪謝已三年矣。南頃爲太學諸生，實受教誨成就之賜，追思博學多識、忠君憂國、愛善獎物之意，爲之流淚。

藝文

周必大《去年孫從之示玉蕊佳篇時過未敢賡和今年此花盛開輒次嚴韻并以新刻辨證為獻》 食菜曾鑿三百□，種花重看一番新。洞仙舊賞輸無迹，工部高吟必有神。疊雪雅宜歌白雪，送春仍欲買青春。向來僞帖今冰釋，從此佳句徧廣輪。

又《祭孫從之侍郎文》 惟公學該古今，行飾鄉黨。詞采駿發，弟昆競爽。粵登俊科，丕振逸響。芹藻侯頖，弦歌邑長。周行入置，浩氣充養。名實衆允，

謀猷天獎。嘉邸直諒，諫垣忠讜。旋移成均，士有則象。出按詳刑，吏無擾枉。蓬監錫還，銓曹進掌。滯淹力振，獻納頻上。貝錦以成，朱轓其兩。懇求燕閑，志意開廣。聖賢堅高，日夜鑽仰。人期晚遇，皇適注想。云胡微恙，而遽長往。顧予鄙陋，託契疇曩。契闊死生，歔欷悄怳。老復負茲，遐阻臨壙。遙馳清觴，一酹黃壤。

楊萬里《送孫從之司業持節湖南》　白頭燈火共書林，自少論交老慰心。官職壞人餳裏蝺，忠賢到骨鍛中金。朝陽鳴鳳秪今見，夜雨對床何日尋。回鴈峰前鴈回後，紫薇紅藥待渠吟。

許及之《送孫會之縣尉秩滿歸廬陵》　人生貴相知，不在相逢早。廬陵說三孫，修名愜諸老。伯也吾同年，久別心杲杲。季也眞可人，一見顏色好。金石出幾枝，握手屢傾倒。屈魂雖尚醒，賈骨久云槁。微君寫窮愁，何以慰懷抱。再見一尉吏，取別何草草。回視徒四壁，蟬聲綴吟稿。向來雕斲工，見輒迹如掃。汲深無新泉，送子慚涸潦。珍重皎潔姿，相期在斯道。

樓鑰《分韻送孫從之司業使湖南得千字》　夫君靜而敏，人十己則千。讀破萬卷書，操筆思湧泉。古事與今事，一一探本源。蚤蜚場屋聲，作吏志益堅。竭來上清班，漢庭誰在先。壅容行必書，史館躬禼鉛。片言寤明主，立使登諫垣。拳拳憂國心，傾倒十三篇。司成天下選，歸志已浩然。赤日送妻子，襆被尋谿船。諸生慕陽城，欲挽不得專。竟持湖南節，征袂何翩翩。憶昨忝同登，于今三十年。朝行喜相會，終恨非官聯。請益殊未厭，匆匆啓離筵。始以長官來，來以繡衣還。書生素安分，豈問卻與前。第惟公輩流，自應留日邊。德星聚南楚，予環當茹連。事體有關繫，臨岐欲無言。

舒邦佐《送孫憲就任除祕監赴召》　一佛出世從此度，紫微花下皆平步。更看健筆繳詞頭，恰似當時在言路。六一老僊贊萬微，益公首轉造化機。廬陵自有三台種，他日聲名翦樣齊。

彭龜年《祭孫逢吉侍郎文》　嗚呼從之，而止于斯！陰陽降升，參差不齊。厚則多滯，至清易漓。君獨不然，何施不宜。百未施一，而止于斯。金匱石室，宰罅鳩遺。才適其官，川泳雲飛。青浦一言，奸詭魄撕。是是非非，曾幾何時。如君閱世，瞥然電馳。其遭既難，既合即睽。天胡然邪，美成者希。嗚呼從之，而止于斯！余之交游，落落無幾，或狃乎東，或殞乎西。情親志同，況君匪夷。凶訃忽傳，涕泗交頤。雪霜貿貿，名木多萎。命也奈何，孰知我悲。嗚呼哀哉！

虞儔

論述

楊萬里《答湖州虞察院壽老》　新詩一編，披讀未了，恍如墮冰井，起栗豎寒毛，不足以喻清警。甚快甚荷。臺座經濟之學，麗雅之文，孤介之節，曾未展炫兆之一二，考功左馮抑末矣。

陳貴誼《尊白堂集序》　紹定己丑秋八月，武岡守朝請郎虞君衡遺介奉一編書，謁余序其首，啓而視之，曰《尊白堂集》，乃其先人兵部侍郎諱儔字壽老所作也。【略】衍裕雅重，根柢經術，緒密思清，非苟作者，獨未諭「尊白」之意何謂也？侍郎平日常曰：「韓魏公有醉白堂，坡公有『我似樂天』之句，此吾所不敢，惟知尊之敬之，故扁以爲堂。」吁，安得此長者之言哉！宜其詞章粹厚不迂，有樂天之遺風也。唐史臣贊樂天，謂「其最於詩」。今侍郎詩亦獨到，讀之者知其爲莊士雅人，所謂略無杜牧之所譏者，顧乃扁而尊之，可謂廉於取名矣。歷事三朝，出藩入從，始終全德，使獲盡展所蘊，功業克就，則賡醉白之歌，又將與魏同志，而惜其不盡著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尊白堂集》六卷。【略】儔字壽老，寧國人。隆興初入太學，舉進士，累官兵部侍郎，奉祠卒。其行事不見於《宋史》，而志乘所載頗詳。始爲績溪令，即以治行被薦，遷監察御史。搏擊權貴，朝廷肅然，爲浙東提刑，徙知湖州。值歲祲，推行荒政，所全活者甚衆，蓋亦不徒以文學見長者。【略】儔慕白居易之爲人，以「尊白」名堂，并以名集。其《讀白樂天詩》云：「大節更思公出處，寥寥千載是吾師。」生平志趣，可以想見。故所作韻語，類皆明白顯暢，不事藻飾，其眞樸之處，頗近居易，而粗率流易之處，亦頗近居易。蓋心摹手追，與之俱化，長與短均似之也。然如《除日獄空》、《春蠶行》及《勸農》、《禱雨》、《喜雨》諸篇，剴切慈祥，詞意懇到，足以驗其心勞撫

字，固不當僅求之吟詠間矣。集中古文僅存制誥、劄子二體，已不免多所散佚，而辭命溫雅，議論詳明，於當時廢弛積弊，言之尤切，其意亦頗有可取者。

傳記

楊萬里《太宜人郎氏墓誌銘》 慶元六年五月八日，小男幼輿歸自中都，因問昔同朝故人今在列者幾人，抑有未忘老朽者否。幼輿首出朝請大夫、太常少卿虞公書二札：其一問暄涼，訪生死，寄藥物；其一則曰：「儔不天，喪所恃，崩七年矣，而未有以焯諸幽。夙夜祗懼，無以詒孫子，詒將來，俾毋得其埋，厥辜誰歸？托契不淺，言立而傳，微執事疇控焉。」有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林公湜之狀在，某敬再拜，序而銘旃。太宜人郎氏，寧國府縣人。【略】其子儔自監察御史按刑湖南，孝宗皇帝以太宜人春秋高，改使浙東。四明闕守，復命兼攝。【略】半歲，御史得郡九江，【略】承迎母心，欲求爲祠官以便色養。【略】御史嘗諗同院御史林公湜曰：「吾母雖當燕衍，未嘗不勉儔以名節，常懼無以稱塞。」人見御史立朝以直言見排，居外以振職左遷，皆韙御史，不知家有師也。

《宋詩紀事》卷五三 儔字壽老，寧國人。隆興初入太學，舉進士。以太常少卿使金，累官兵部侍郎，奉祠，卒。有《尊白堂集》。

著錄

陳貴誼《尊白堂集序》 紹定己丑秋八月，武岡守朝請郎虞君衡遣介奉一編書，謁余序其首，啓而視之，曰《尊白堂集》，乃其先人兵部侍郎諱儔字壽老所作也。卷二十有二，詞制奏議之卷七，詩之卷十五。【略】朝請大夫、權刑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修玉牒官、兼侍讀長樂陳貴誼序。

《文淵閣書目》卷九 虞儔《尊白堂集》，一部七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虞儔《尊白堂集》七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尊白堂集》六卷，永樂大典本，宋虞儔撰。【略】據陳貴誼原序，集本二十四卷，今從《永樂大典》中採掇裒次，釐爲詩四卷、文二卷，錄而存之。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尊白堂集》六卷，宋虞儔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韓有舊鈔本。

又《續錄》 八千卷樓有鈔本。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尊白堂集》六卷，宋虞儔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二冊。《尊白堂集》六卷，宋虞儔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一冊。

周孚

論述

陳珙《蠹齋鉛刀編序》 余之師友周公孚，字信道，自號蠹齋。天資穎悟，七歲通《春秋左氏傳》。既長，於書無不閱，博聞強記，而尤遂於楚《騷》、遷《史》，唐韓、杜氏之詩文，國朝諸公名世之作，出入貫穿，造詣其畛域，掇拾其精華。始刻意於詩，以後山爲法。其後由陳而黃，黃而杜。屬思高遠，鍊句精穩，少而工，壯而新，晚而平淡。爲文長於叙事，簡潔而峻厲，不喜雕積雕繪，循理而言，理盡言止。公之於詩文蓋如此。登第十年，始爲眞之郡博士，竟卒於官。仕止於一命，壽不登五十，其窮殆與子美、平甫類，而不逮二公者，二公所與游皆一代宗工，足以自託不腐。公常恨不及見前輩，不蘄今之人知，一時顯人亦未有能知公者，以故名未大耀。

解百綸《蠹齋鉛刀編跋》 先生平日盡力於斯文，於詩文尤刻意，舊句多所更定，與昔少異。不敢私藏於家，命工鏤板，以廣其傳，學古君子覽之，始知余拳拳之志焉。

劉宰《書周蠹齋孚集後》 僕未冠遊鄉校，以諸生謁故學正宋公，見其高談雄辨，博學強記，退而自喜曰：「吾猶及見古人也。」方將修弟子禮，會公與職教者弗合去。後二年，僕始得率同志師事今吳興郡博士陳公。陳之視宋，其

學識所到，吾弗敢以淺深喻，而記問殆過之。扣二公淵源所自，皆曰：「故蠹齋周公孚，吾師友也。今亡矣，而遺文猶在，子取而讀之，其有合乎？」僕時困舉子業，謝未遑。又數年，僕去場屋，宋公客死西州，而陳亦官旁郡。時雖記二公語，而蠹齋文不可見。又十有三年，始於里中周舜卿處，見所謂《鉛刀編》者，詩律嚴整，且字字有來歷，有杜少陵、黃山谷之風，《擬騷》二篇亦勝。乃俛然有懷二公，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蠹齋鉛刀編》三十二卷。【略】孚七歲通《春秋》。爲詩初學陳師道，進而學黃庭堅，俱能得其遺矩。詩中分註，自甲戌歲始，距其卒於淳熙初，凡二十餘年，蓋皆其中年之作，學問日進，故大抵詞旨清拔，無纖仄卑俗之病。文章不事雕繢，而波瀾意度，往往近於自然。至鄭樵作《詩辨妄》，決裂古訓，橫生臆解，實汩亂經義之渠魁。南渡諸儒多爲所惑，而孚陳四十二事以攻之，根據詳明，辨證精確，尤爲有功於詩教。今樵書未見傳本，而孚書巋然獨存，豈非神物呵護，以延風雅一脈哉，是尤可爲寶貴者矣。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周孚蠹齋鉛刀編》　十年吏隱卧烟蘿，自署鉛刀未可磨。剩有餘文三十卷，由來名士濟南多。

《寄幼安》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信道與幼安俱濟南人，故所作云爾。詩意慷慨，當阜陵之時，思中原可也。　馮舒評：有唐意。　紀昀評：阜陵以後不可思乎？　起四句自好。五句費解，不佳。

傳記

《宋史翼》卷二八　周孚字信道，世濟北將家，避亂南徙，居丹徒。天資穎悟，七歲通《春秋左氏傳》。既長，喜讀書，過目輒成誦。時有鄧氏張書肆，孚日往游焉，因得盡閱天下書。其友陳珙爲孚集序，謂其博聞強記，尤邃於楚騷遷史、唐韓杜氏之詩文，而博以本朝諸公名世之作。爲詩始以黃、陳爲法，而卒歸於杜，屬思高遠，鍊句精穩，少而工，壯而新，晚而平淡。爲文長於叙事，簡潔而峻厲，不喜襞積雕繪，循理而言，理盡而止。辛棄疾少壯時兄事之。擢乾道二年進士第，爲眞州教授。郡守延璽武人，欲薦之，介學職以意，學職喜以告孚，不答。退復以書扣可否，孚答書陳誼甚高，聞者韙之。在任以疾卒。有《蠹齋集》三十卷，又《非詩辨妄》二卷，尤爲詳明精確。時京口之士多從游，其最厚者朱叔瑀字德裕、陳珙字德厚、宋郭字安民。【略】孚識高見博，爲朋友所推，每一言出，輒相與傳誦，惟德裕數與反復，是而後已，蓋孚畏友云。（《京口耆舊傳》）

著錄

陳珙《蠹齋鉛刀編序》　公既沒之二年，平陽解君伯時得公之遺文，古賦、古律詩、表牋、啓書、序記、疏、青詞、贊、碑銘共三十卷，目曰《鉛刀編》者，屬余爲之序。【略】淳熙己亥仲秋六日，京口陳珙序。

解百禴《蠹齋鉛刀編跋》　百禴與蠹齋先生從游，辱知遇最深，男瑀受業於先生之門，積有歲時，盡得先生家藏詩文三十二卷。【略】不敢私藏於家，命工鏤板，以廣其傳，學古君子覽之，始知余拳拳之志焉。淳熙己亥重九日，鄙延解百禴伯時書。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周孚《鉛刀編》三十二卷。《玉堂梅林文集》二十卷，又《雲溪類集》三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周信道《鉛刀編》，一部四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周信道《鉛刀編》四冊。

佚名《影宋本蠹齋鉛刀編跋》　《鉛刀編》三十二卷，海內藏書家概不見。東海先生過訪天一閣范氏，所藏有宋槧本，登閣影鈔，四旬始竟。攜歸過余齋頭，余即欲傳鈔，不克是願。今忽忽二十餘年，先生已歸道山，撫卷感懷，不勝悽悵。聊書數語於首，以爲後人珍重之意云。老友靖之呵凍疾書於聞琴橋畔。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蠹齋鉛刀編》三十二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宋周孚撰。【略】集首有京口陳珙序，稱遺文共三十卷，《儀眞縣志》並同，而鄙延解百禴跋語又稱三十二卷，與今集本相合。蓋珙序專指詩文而言，末二卷爲《非詩辨妄》，原自別本單行，百禴取以附入，故通爲三十二卷耳。又《宋詩紀事》稱孚卒後，辛棄疾刊其集。今考集中多與棄疾贈答之作，然絕無刊集之文，世所傳本，實淳祐己亥歲百禴爲鏤版以傳，跋語可證，疑《宋詩紀

事》有誤也。

《**愛日精廬藏書續志**》卷四　《蠹齋先生鉛刀編》三十二卷，鈔本。宋周孚信道撰。

《**結一廬書目**》卷四　《蠹齋先生鉛刀編》三十二卷，宋周孚譔，影宋鈔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六　《蠹齋先生鉛刀編》三十二卷，鈔本。宋周孚信道撰，友人解百綸伯時編集。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蠹齋先生鉛刀編》三十二卷附拾遺詩一卷，依宋鈔本。朱竹垞藏書。周孚信道。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蠹齋先生鉛刀編》三十二卷，影鈔宋本。宋周孚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蠹齋鉛刀編》三十二卷，宋周孚撰。陳珙序稱三十卷，蓋《非詩辨妄》二卷，爲解百綸所編入。珙但序其詩文也。路有鈔本。　振綺堂有鈔本。

又《**續錄**》　宋淳熙己亥鄮延解百綸刊本。　莫郘亭有鈔本。

《**四庫提要辨證**》卷二三　《蠹齋鉛刀編》三十二卷，【略】案《宋詩紀事》云：「終眞州教官，辛稼軒刊其集，曰《蠹齋鉛刀編》。」孚既終於其官，則棄疾之刊集，自當在卒後，故《提要》云然。然孚既卒矣，則已冥然無所覺，烏知有人爲之刊集而見之於文也哉，乃竟以此事疑《紀事》之誤，豈不大奇。《瀛奎律髓》卷四十四云：「周孚字信道，乾道二年進士，爲儀眞教官卒。辛稼軒刊其集曰《蠹齋集》。」《紀事》之說，蓋出於此。《咸淳鎭江志》《嘉定志》附錄云：「周孚字信道，丹徒人，乾道二年蕭國梁榜，爲眞州教授，卒於官，年四十三。有《蠹齋集》三十卷，稼軒辛棄疾幼安刊於長沙，樞密丘密宗卿爲之序。又有集曰《鉛刀編》，鄉人之從游者爲板行於世。」其言與《律髓》同而加詳，皆言稼軒嘗爲之刊集，然則《紀事》何嘗誤耶？蓋孚集自有兩本，辛棄疾刊於長沙者三十卷，名《蠹齋集》，蓋辛棄疾知潭州時所刊，約在淳熙六七年間。解百綸所刊者附《非詩辨妄》於後，凡三十二卷，名《蠹齋先生鉛刀編》，刊於淳熙己亥（六年）重九日（見百綸跋），兩人不謀而合，先後爲之付梓。其後劉宰作《京口耆舊傳》，祇言孚有《蠹齋集》，而其《漫塘文集》卷二十四《書周蠹齋集後》乃云「蠹齋文不可見，又十有三年，始於里中周舜卿處見所謂《鉛刀編》者」，由此可知兩本名雖不同，其詩文固無以異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蠹齋先生鉛刀編》三十二卷目錄二卷拾遺詩一卷，宋周孚撰，明鈔本，吳焯跋，八冊。　《蠹齋先生鉛刀編》三十二卷目錄二卷拾遺詩一卷，宋周孚撰，清鈔本，六冊。

陸九齡

論　述

包恢《三陸先生祠堂記》　若復齋，則初已是其說於鵝湖之會，終又指言其學之明於易簀之時，則已無間然矣。逮論其文，則嘗語學者以窮理，理實則文皆實，又以凡文之不進者，由學之不進。先生之文，即理與學也，故精明透徹，且多發前人之所未發，炳蔚如也。

楊簡《二陸先生祠記》　二陸先生，撫州金谿人。復齋諱九齡，字子壽，篤志斯道，窮深究微，兢兢孜孜，學者宗之。象山先生其弟也，諱九淵，字子靜。幼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性資素明如此。故長而益明，愈久而愈明，破學者於窟宅，開聖道之夷塗。其言甚平，而或者填萬說於胸中，持萬說於胸中，以聽先生之言，故或疑其深，疑其峻，然而海內之士聞其風而趨之，如百川之東矣。某積疑二十年，先生一語觸其機，某始自信其心之即道，而非有二物，始信天下之人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皆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同。

《鵝湖示同志》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方回評：復齋先生陸公九齡，字子壽，撫州金谿人。父賀生六子，公居第五。乾道四年由太學第進士，初授桂陽教，改興國教，以憂去。尋調全州教，未上卒，淳熙七年九月也，年四十九。其生紹興四年甲寅，少文公四歲。文集共有詩十一首云。　馮舒評：做的不妨，選的不是。看此等詩則滄浪「非關理也」之說不謬。　馮班評：此都無與于詩，《三百篇》不如是。　嚴滄浪云：「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正爲此輩

下。然以「別趣」言詩，亦未是正法眼藏。紀昀評：此三詩乃虛谷借存公案，以見依附紫陽之意，皆不必以詩論之。

傳記

陸九淵《全州教授陸先生行狀》　先生名九齡，字子壽。【略】生而穎悟，能步趨則容止有法。五歲入學，同學年長踰倍者所爲，盡能爲之。讀書因析義趣。十歲丁母憂，居喪哀毀如成人。三十應進士舉，爲文優贍有理致，老成歎異。年十六遊郡庠，每課試必居上游。時方擯程氏學，先生獨尊其說。郡博士徐君嘉言，高年好修，留意學校，間日獨行訪諸齋。先生侍諸兄衣冠講論，未嘗懈弛，由是徐君雅相禮敬。明年徐君物故，又明年新博士將至。先生聞其嗜黃老言，脫略儀檢，慨嘆不樂，賦詩見志。歸葺茅齋，從父兄讀書講古，間出見故老先達，所咨叩皆不苟。時居士君欲悉傳家政，平日紀綱儀節，更加隱括，使後可久，先生多與裁評。弱冠，造吏部外郎許公忻，許公居閒久，故知少，見先生如舊相識。明年，許公守邵陽，欲先生來，居士君亦啓其四方之志，先生於是游湖湘，抵邵陽。久之而東至臨江，郡守鄧君予延先生于學，臨江士人皆樂親之。居半歲，乃歸。越數年，郡博士苗君昌言復延先生於學，從遊者益衆。苗自謂平生所尊賞者不苟，至其所以禮先生者特異，人亦以是信之。其與先生啓有云：「文辭近古，有退之、子厚之風；道學造微，得子思、孟軻之旨。」推尊蓋如此。先生覽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無倦，於陰陽、星曆、卜筮、靡不通曉。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所習必極精詳。歲在己卯，始與舉送。同郡官中都者，適有二人，皆先進知名士，閱貢籍見先生姓名，相顧喜曰：「吾州今乃可謂得人。」庚辰，春官試不利。辛巳，補入太學。故端明汪公實爲司業，月試輒居上游。場屋之文，大抵追時好，拘程度，不復求至當。惟先生之文，據經明理，未嘗屈其意。嘗有先進以是病之，先生曰：「是不可改。」先生寬裕平直，人皆樂親，久愈敬愛，學校知名士無不師尊之。明年，丁居士君憂。乙酉，升補內舍。丙戌，爲學錄。【略】丁亥，升補上舍。戊子，館于婺女之張氏，先生授其子以《中庸》、《大學》。其父老矣，每隅坐，拱手與聽講授，且曰：「不自意晚得聞此。」張君之死，其子喪以古禮，不用浮屠氏。己丑，登進士第，授迪功郎、桂陽軍軍學教授。【略】先生以桂陽道遠，風物不類江鄉，難於迎侍，陳乞不赴。甲午，受興國軍軍學教授。明年夏，湖之南有寇侵軼，將及郡境。【略】時先生適在信之鉛山，聞警報亟歸。【略】已而調度有方，備禦有實，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略】不滿歲，丁太孺人憂，去職。在富川者，莫不惋惜。己亥四月，服闋，冬末到選。庚子春，授全州州學教授。夏中得寒熱之疾，繼以脾泄，屢止屢作，竟不可療，九月二十有九日卒，享年四十有九。【略】先生少有大志，而深純浩博，無涯涘可見。【略】自少以聖賢爲師，其於釋老之學辯之嚴矣，然其徒苟有一善，亦所不廢。【略】先生未及著書，若場屋之文與朋友往來論學之書，則傳錄者頗衆，其餘雜著、古律詩、墓誌、書啓、序跋等，門人方且編次。

著錄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陸九齡文集》六卷。

藝文

朱熹《祭陸子壽教授文》　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揖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胸次，卒紛繳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辨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敎，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屨之肯顧，或慰滿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床，亟函書而問訊，幷裹藥而攜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興吾黨之深嗟？惟兄德

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惰昏。孰泄予衷？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

又《鵝湖寺和陸子壽》 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藍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卻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陸九淵《和鵝湖教授韻》 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辨只今。

徐元杰《復齋陸先生贊》 先生名九齡，字子壽，臨川人。舉進士第。講明斯道，以授學者，詳縝和緩，俾之有優游自得之功。與弟象山先生同稱於時。嘗會晦庵、東萊于鵝湖蘭若，相與辨論指歸，迄今祠像在焉。謚文達。贊曰：德積于中，一襟和氣。學雖精深，論不乖異。於道有功，韓韓常棣。區區機雲，徒文而已。

唐仲友

論　述

洪适《唐仲友秘書省正字制》 爾兄弟鼎立，白眉最良，發策玉堂，奏篇甚善。宜居中祕，讎校群書，歸休從容，必無異同之論。

周必大《帝王經世圖譜題辭》 金華唐仲友字與政，於書無不觀，於理無不究，凡天文地志、禮樂刑政、陰陽度數、兵農王伯，皆本之經典，兼採傳註，類聚群分，旁通午貫，使事時相參，形聲相配。或推消長之象，或列休咎之證，而於郊廟學校、畿疆井野尤致詳焉。【略】與政名臣，少登兩科，歷秘書省正字、著作佐郎，出知信、台二州，擢江西提點刑獄。孝宗深知其才，不幸得年五十三，凡所蘊蓄，百未究一，予每與士大夫共惜之。

王柏《跋同郡五公帖》 說齋唐公與莊敏伯祖位爲婚姻，其守上饒也，在大父後兩政，故所言親密，不爲潤飾之辭。

《金華賢達傳》卷八 柏觀《潛溪集》而知仲友被劾之詳，然仲友既遭劾黜，而得肆力于學，著書立說，以發其蘊。故雖失于彼而能得于此者，蓋亦多矣，復何憾哉！

《續八詠》 唐仲友《續八詠・序》：齊禮部郎沈休文出守東陽，爲《八詠》詞，祖《騷》而義本於《詩》，諄諄乎慕君戀闕之意，非特流連光景之文也。後人或引佐梁之事訾在齊之作，才名受屈久矣。郡西樓以八詠名，文高而字褊，太守參政李公即其東更創，宏敞於舊，目力所及，曠豁幾倍，題詩揭榜，更勒詠碑，郡人賡酬充於屋壁。落成之日，仲友適居深山，歸而登之，睹舊觀之增偉，喜前作之有繼，候蟲感秋，何能自默，三復休文之辭，蓋興六而賦二，言吾土之風物，一篇而已。況兼一郡之美，不主茲樓之勝。乃用其調而更其題，別爲八詠，凡作者之本意，前後之規模，與樓之光景，盡在是矣。深慮學步，非敢效顰，雖媿續貂，猶庶刻鵠云爾。淳熙丁未季冬戊辰朔，唐仲友序。　吳氏師道曰：沈休文《八詠》詩，語麗而思深，後人遂以名樓，照映千古，爲吾邦美談，獨恨人累其文耳。唐與政淳熙中嘗別爲《八詠》，冠以序，稱休文之美，而謂後人引佐梁之事訾在齊之作爲才名受屈。吁！一時諸公之論，皆以《八詠》爲樓辱，而與政獨反之，其人竟何如哉！

《中興賦》 《賦話》卷一〇：迂齋謂唐說齋《中興賦》序得班孟堅《兩都賦》序意。按《中興賦》序云：「雖詞有工拙，學有博陋，氣有強弱，思有淺深，要皆變化馳騖，不失古人之法。」蓋用「道有夷隆，學有麤密」之意，然所取乃律賦，非《兩都》比也。

《揚子後序》 吳師道《法言序》：揚子《法言》十三卷，晉李軌注。錢佃用國子監治平中舊本刊之，當時已用宋咸注增入矣。今以司馬公、宋咸、唐仲友序附錄於後，以見諸公之推尊揚子者如此之至。仲友略及其出處，而以《易》之「肥遯」當之，義殊不類，蓋亦曲爲之辭者。

《信州朝辭劄子一》 《悅齋文鈔》卷一《信州朝辭劄子一》引阮元聲評：悅齋先生學術之正如此，毋輕議也。

《井田綱領》 《悅齋文鈔》卷一《井田綱領下》引戚雄評：此悅齋帝王經世之學，條目燦然，一覽可識其大。自井田廢後，從未見有如此說之明且盡

者。

《**司徒建國與武成分土孟子班祿異同說**》《悅齋文鈔》卷五《司徒建國與武成分土孟子班祿異同說》引秦蕙田評：唐氏以百里不足爲公侯之封，其說甚確，其餘皆以意立說，無所據依。萬井之田而云爲兵六萬，與井牧不合，其謬一也；載師九等，田去其二，存其七，以畿內爲邦國之制，其謬二也；天子遠郊百里，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三鄉二鄉一鄉在焉，三軍二軍一軍出焉，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計五百乘，二軍二萬五千人，計三百三十三乘餘二十五人，一軍萬二千五百人，計一百六十六乘餘六十二人十之五，然則百里者天子六軍之所出，而以爲大國三軍之所出，其謬三也；又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不知方二百里則十二軍矣，其謬四也；大國地共不過五百里，而以百里爲郊，次國七十里爲郊，小國五十里爲郊，與鄭釋聘禮全不合，其謬五也；千里之中而出萬乘，經有明文，天子遠郊百里之內，六軍千乘，註有確據，今改爲二百一十里出千乘，千里出一萬九百乘，何所據乎，其謬六也。

傳記

《**金華先民傳**》卷三　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號說齋。父堯臣爲侍御史，以直稱。仲友博涉群書，登紹興辛未進士，復中宏詞科，累官判建康府。上書論時政，不啻逾萬言。再轉知台州，抑姦扶弱，發粟賑飢，創中津浮橋以濟艱涉，政聲燁然。俄爲同官高文虎所忌，譖諸倉使，屢疏劾之。會仲友遷提點江西刑獄，而劾者益力，遂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以歸。開席受徒，學者雲集，多至數百人。益肆力於經史百家，以究其業。其學不專主一說，務爲苟同，隱之于心，稽之于聖，惟其合者取之。所著有《帝王經世圖譜》十卷，凡天文、地理、禮樂、刑政、陰陽、度數、兵農、王霸，本之經典，兼采傳注，類聚群分，旁通午貫，各爲總說以附其後，而於郊廟、學校、畿疆、井野，尤致詳焉。總有二十篇，周必大題云：「六經旨趣，百世軌範，悉聚此書，蓋折衷於聖人，以示適治之路，非其他類書比也。」又有《六經解》、《諸史精義》、《群書新錄》，合若干卷，文集四十卷（用《文獻通考》修）。

紀事

朱熹《按唐仲友第三狀》　臣昨兩次具狀按劾知台州唐仲友促限催稅、違法擾民罪狀聞奏，乞賜罷黜，及聞本人更有不公不法事件，乞候一面審究以聞。臣於今月二十三日到本州，密切體訪。及先據本州通判申，并據士民陳狀，皆稱仲友到任以來，少曾出廳受領詞狀，多是人吏應褒、林木接受財物，方得簽押，無錢竟不得通。以市戶應世榮爲耳目，令其在外刺求富民之陰事。民間初無詞訴，急遣吏卒奄至其家，捕以送獄。擇姦貪之吏鍛煉考掠，傅致其罪，往往徒配。或請囑既行，則又忽然縱舍，曲直輕重，初無定論。邦人畏其凶焰，無不重足而立。又本州違法收私鹽稅錢歲計一二萬緡，入公使庫，以資妄用，遂致鹽課不登，不免科抑，爲害特甚。又抑勒人戶賣公使庫酒，催督嚴峻，以使臣姚舜卿、人吏鄭臻、馬澄、陸侃爲腹心，妄行支用。至於饋送親知，刊印書籍，染造匹帛，製造器皿，打造細甲兵器，其數非一，逐旋發歸鄉里。其他細碎不急之物，下至魚鹽臭腐，但直一文以上，無不津致以歸，籠擅動十百計，絡繹不絕於路。凡此皆人所共見，有口者類能言之。臣嘗令本州通判趙善伋取其公庫文曆，自二十四日巳午間至中夜不至。據監庫官司理王之純及造買使臣姚舜卿供，每遇知州判下支軍，即時關支出庫。所有應干簿籍，於今日巳時知州聞得本司勾追馬澄，即時盡行拘收入宅，有公庫貼司俞實、張公輔、吳允中備見。之純等曾親往控告，知州堅執不肯付出。仲友又悅營妓嚴蘂，欲攜以歸，遂令僞稱年老，與之落籍，多以錢物償其母及兄弟。據司理王之純供，今年五月滿散聖節，方知弟子嚴蘂、王蕙、張韻、王懿四名知州判狀放令前去，即不曾承準本州公文行下妓樂司照會。仲友身既不正，遂不能令其子弟，以至白晝公然乘轎出入娼家，交通關節，受納財賂，曾爲群不逞就娼家歐擊狼狽，而仲友不敢問。其嚴蘂、沈芳之徒，招權納賂，不可盡紀。其簿曆文字少經倅貳之手，惟倚臨海縣丞曹格及曹官范杉等。格妻與之有連姻，得出入其家，早暮無節，物論頗醜。凡此細碎污穢之迹，臣不敢縷陳，以瀆天聽。【略】一、仲友少曾坐廳受領詞狀，間有判下人戶論訴，皆係應褒、林木接受，忽自宅堂傳出。盡是子弟同坐，商議判詞，其父子或自相爭執。弟妓早晚出入宅

堂，公然請囑，每事皆有定價，多至數千緡。又縱獄吏百端乞覓，民間冤苦，不可勝言。【略】一、仲友自到任以來，關集刊字工匠在小廳側雕小字賦集，每集二千道。刊板既成，般運歸本家書坊貨賣。其第一次所刊賦板印賣將漫，今又關集工匠又刊一番。凡材料、口食、紙墨之類，幷是支破官錢。又乘勢雕造花板，印染斑襭之屬凡數十片，發歸本家綵帛鋪，充染帛用。【略】一、仲友有三子，長曰士俊，次曰士特、士濟，及其甥姪數人，隨侍來此。自到任，見客則立於屏側，引問公事則環於坐隅，或與胥吏混立，紛然干預。有簽押決遣，各出己意，不容其父下筆。多因賄賂先入，其父不止，明知有公受其欺者，是非曲直，一切反戾。其父子各據弟妓，三子多出入王靜、沈玉、張嬋、朱妙、沈芳之家，盤合簡帖，絡繹道路。本州士民有得其子所與弟妓書簡受關節者，亦曾連粘投狀，訴于提刑行司。一、仲友自到任以來，寵愛弟妓，遂與諸子更相踰濫。行首嚴蘂稍以色稱，仲友與之媟狎，雖在公筵，全無顧忌。公然與之落籍，令表弟高宣教以公庫轎乘錢物津發歸婺州別宅。嚴蘂臨行時，係是仲友祖母私忌式假，卻在宅堂令公庫安排筵會，餞送嚴蘂。近來又與沈芳、王靜、沈玉、張嬋、朱妙等更互留宿宅堂，供直仲友洗浴。引斷公事，多是沈芳先入，私約商議既定，沈芳親抱仲友幼女出廳事勸解。仲友僞作依從形狀，即時寬放。如應楊犯姦等事，幷是臨時裝點此等情態。本州亢旱，啓建祈雨道場，安撫司文牒傳奉聖旨，令精意祈求，非不嚴切，仲友卻追拘收外縣弟子十餘人及散樂二三十人，逐日出入宅堂，以下棋彈琴爲名，公然於道場前往來。一日，寄居士民在儀門下修設水陸道場，其長子士俊自臨海縣丞曹格家醉歸，帶挾弟妓數人，於本處觀視，嬉笑歌唱，無所不至。士庶嘆恨，皆云太守如此，兒子又如此，如何會有雨澤感應？又因斷屠日，仲友卻令公廚供造法煮雞鵝蹄肚食物入宅堂，其長子士俊又以盤合乘貯生料豬羊水雞之類送與行首王靜，人皆驚駭。緣此百姓忿怒，因士俊閑游無節，公然捶打於弟妓家，更不敢根究。一、仲友有婺州鄰近人周四，會放煙火，其妻會下棋。仲友招喚來此，遇作州會，以呈藝爲由，每次支破公庫錢酒計十餘貫，前後支過錢約數百貫。妻常出入宅堂下棋，仲友卻委放煙火人探聽外事。如犯姦首酒等事，亦是此人在外邀求，稍不如意，即時挑發。其間又有在婺州喚到刊字碑塑佛工匠十餘人，壁截郡治堂屋安歇，支破公庫錢物供贍，專是在外探刺生事。

又《按唐仲友第四狀》 臣連日又據人戶陳訴仲友不法事件，略行審究，有旋行供到情實數條。【略】一、據葉志等供草簿內，仲友以官錢開《荀》、《揚》、《文中子》、《韓文》四書，即不見得盡饋送是何官員。一、據葉志等供草簿內，仲友以公庫錢六百九十九貫五十二文買暗花羅等，與弟子嚴蘂等製造衣服，其嚴蘂等亦已供招件數在案分明。一、人戶張見等狀訴，仲友與弟子行首嚴蘂情涉，交通關節，及放令歸去。今據通判申，於黃巖縣鄭爽家追到嚴蘂，據供，每遇仲友筵會，嚴蘂進入宅堂，因此密熟，出入無間，上下合干人並無阻節。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宴會夜深，仲友因與嚴蘂踰濫，欲行落籍，遣歸婺州永康縣親戚家，說與嚴蘂，「如在彼處不好，卻來投奔我」。至五月十六日筵會，仲友親戚高宣教撰曲一首，名《卜算子》，後一段云：「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但得山花插滿頭，休問奴歸處。」五月十七日，仲友賀轉官燕會，用弟子祇應，仲友復與嚴蘂踰濫。仲友令嚴蘂逐便，「且歸黃巖住下，來投奔我」，遂得放令逐便。嚴蘂緣與仲友密熟，有兄周召充黃巖縣欄頭，因被監官何承節窘拾行打，知得妹嚴蘂出入宅堂，凡事喜美信據，遂托嚴蘂寫信，令人力計會傳達仲友，乞辭退欄頭等事。仲友遂作訪聞，追上何承節幷周召等六名，於七月二十一日赴州出頭，押下當直司供責。仲友作周召不供何承節事情爲由，當廳免斷，差陳敦押下縣放罷。其何承節等至今知在，未曾結絕。嚴蘂又供，據臨海縣貼司徐新等，因差在城外三路及在城總店賣酒不行，並是陪錢送納，見經本縣陳狀，備申本州，乞免賣酒。許嚴蘂錢一百貫文省，託囑仲友免賣。徐新先將銀盞七隻付嚴蘂作當，候得判免，備錢收取。嚴蘂將銀盞三隻就廟弄丁官人家典錢一十二貫足用過，後仲友與免總店賣酒。徐新令人力將錢三十貫文足，係嚴蘂同母收受，付還銀盞四隻，卻將三隻典貼與徐新，自備本利錢取贖。通計受過錢四十二貫二百四十文足。嚴蘂及弟子朱妙入宅打囑仲友，免斷楊準藏伉弟子張百二事，許錢一百貫文，幷受過青紗冷衫段、水線魚鰓等，供責是實。一、據弟子行首王靜供，元係長行弟子，每遇祇應筵會，多在宅堂出入無間。今年三月內，因公筵勸酒，遂與仲友男十八宣教踰濫，自後往來不絕。五月二十一日，十八宣教借馬三疋與王靜，嚴蘂、沈玉乘騎，仍將官會五道與王靜支散馬下人。至二十三日，行首嚴蘂落籍，是王靜囑十八宣教稟覆仲友補充行首，仍是十八宣教將官會五十貫文與王靜支分使用，幷送毛段一丈四尺。及曾將蓮花紗一疋、扇子一柄、曲二十冊，係學院子金璉送與王靜作人事。至六月十八日，王靜移過廟弄嚴蘂舊屋居住，節次是

十八宣教到家宿卧，至四更回州。因此外人得知，多有犯事人託王靜關節，說與十八宣教，得錢使用，供責是實。

《金華徵獻略》卷四　唐仲友【略】開席授徒，學者雲集。時婺中儒者呂祖謙與朱熹、張栻論性理，陳亮論經濟，唐仲友論經史。各持門戶，不相下。仲友自恃博學，輕侮朱子。守台日，陳亮至治所，仲友竊論曰：「晦菴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亮與朱子學雖不同，而交誼甚篤，泄言於朱子。而同官高文虎適誣以奸贓事，朱子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巡按。既至台，仲友出迎少稽，朱子益以亮言爲信，立索郡符付次官，乃摭仲友罪具奏。章凡六上，而以污染嚴藥爲首。嚴藥者，天台營妓也，善琴弈，工詩詞。仲友曾於酒次命作《紅白桃花詞》，不構思而成，曰：「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仲友賞之雙縑。既被劾，備受箠楚，無一語及唐。獄吏諭之曰：「罪止於杖，何不早認？」答曰：「身爲賤伎，即與太守有濫，罪不至死。但實無此事，寧死決不敢污衊君子。」朱書既奏，仲友亦作奏馳上，自辨甚力。時王淮當軸，上以問淮，淮曰：「此秀才爭閒氣耳。」遂兩平其事。

《吳氏詩話》卷下　金華唐仲友，字與正，博學工文，熟於度數，居與陳同甫爲鄰。同甫雖工文，而以強辯俠氣自負，度數非其所長。唐已輕之而忌其名盛。一日，爲太學公試官，故出《禮記》度數題以困之，同甫技窮見拙。既揭榜，唐取同甫卷示諸考官，咸笑其空疏，同甫深恨。

著錄

蘇伯衡《說齋先生文粹序》　《說齋文集》四十卷，【略】諸孫懷敬爲之極力搜訪，得文集焉，觀士介所爲序，乃重刊本也，以《發題》、《愚書》足四十卷之數，且駢儷之作居多，然則亦非彙次之舊矣。【略】於是懷敬採擇論議、記、序、書、銘、奏議、雜著、館職策一百五十四首，釐爲十卷，其《發題》、《愚書》則置於前，詞科仍列於後，合十五卷，不鄙以序見屬。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說齋文集》二十一冊，不全。【略】凡四十卷，闕第二、第三卷，又《別集》三卷。

《千頃堂書目》卷二九　唐仲友《悅齋文集》四十卷、《別集》三卷。【略】又《說齋文粹》十五卷，元季諸孫懷敬輯，文十卷，《九經發題》、《愚書》五卷。

張作楠《悅齋文鈔序》　《悅齋文集》四十卷、《別集》三卷，【略】原本明初已佚，黃氏所錄，殆重刊本歟。自懷敬刪重刊本爲《文粹》，而四十卷之本遂不復傳。趙鶴爲金華守，編《金華文統》，意在表章道學，悅齋之文橫遭屏斥。雪崖戚氏雖覺其非，然所編《金華文軌》僅錄悅齋文五篇，周秦道藝諸論，館職諸策，上諸執政書，以文多不錄。及霞嶼阮氏編《金華文徵》，時《文粹》已散佚，然猶賴其掇拾殘賸，得存十一於千百。今東陽王氏《金華文略》所收二十一篇，即從阮氏本錄出也。楠曩於二十一篇外，從衛氏《禮記集說》得《郊祭》、《明堂》、《社稷》、《彝尊》、《卜筮》等說六篇，於《文獻通考》得《九畿》及《司徒建國》（按此篇亦見《五禮通考》）二篇，於《玉海》得《軍賦》及《圖書卦章說》二篇，於《歷代名臣奏議》得劄子五篇，又從《山堂考索》得《禮記發題》之半，於嘉靖《浙江通志》得《台州郡學記》，《中津橋記》，於《文軌》得《筆說》，於《經義考》得《孝經解序》，《六義四始說》，於《金華府志》得《金華縣志記》，《續八詠詩》，於《赤城志》得《游蓋竹山詩》，於《金華詩粹》得《雲峰院》，《石洞》，《村舍》諸詩，都爲一冊，以冀續獲。旋從姚春木家得殘本《悅齋文粹》，校勘曩所得者，復於所錄外得劄子二篇，館職策二篇，《官制》，《兵制》，《田制》總序三篇，論十三篇，雜著六篇，經說四十餘則。以奉檄徐州，未及編次。歸里後，先大夫命葳茲事，採摭粗就，不幸棄養，又復中輟。近馮羊山以其先都諫所輯《唐氏經解錄》見贈，內田廬、保伍、九州、十二州、五行、五紀、八政、八統、十二月卦等二十五篇，皆嚮所未見，而曹棨生及唐氏允執，尚圭兄弟亦以辟疆園《宋文選》，《婺賢言行略》，《厚園唐氏譜》來助校，因與濟之合諸本勘訂，以成先志。除《易》，《書》，《春秋》，《論語》，《孟子》諸論，《孝經解序》編入《九經發題》諸篇本《發題》文，阮氏、朱氏掇拾於散亡之餘，故易其篇題），《詩說》，《六義四始說》編入《詩解》，《軍賦說》，《軍制答問》編入《魯軍制》，《九問》別自爲卷外，凡劄子九篇，館職策四篇，書二篇，序說三十六篇，論十九篇，雜文十四篇，詩十二篇，編爲十卷，而以逸篇逸句附於第十卷之末。【略】茲編較原集雖甚少，較《文軌》，《文徵》，《文略》所收則已多，欲觀悅齋之文者，殆莫能捨是矣。惟全氏所編既訪求未獲，而《永樂大典》藏在禁廷，又非外吏所能到。吾鄉幸有讀書中秘者，肯賚油素往鈔乎？吾知必有好事如謝山者。張作楠

序。

胡宗楙《悅齋文鈔跋》 悅齋所著八百餘卷，突過東萊，徒以見忤朱子，《宋史》不載其名，書籍亦幾絕迹。先君子竭力蒐訪，厘刻《帝王經世圖譜》一編，求所謂《唐悅齋文集》四十卷本，渺不可得。彌留前一日，猶涉及之。全謝山氏於《永樂大典》得唐仲友詩文若干首，鈔而編之，書佚已久。余最後晤金雪孫太史，得金華張作楠氏手輯《唐氏遺書》內，有《悅齋文鈔》十卷，雖非完袠，亦足窺豹一斑。余又自《浦江縣志》得《重建學校記》，自《古逸叢書》得唐楊倞註《荀子》後序二首補之，亟取付梓，以塞余悲。季樵胡宗楙。

雜錄

《困學紀聞》卷一七 紹興庚辰，宏詞以《寶奎殿太宗皇帝御書贊》命題，唐悅齋中選，但云「慶曆二載」，而不紀月日。以《實錄》考之，乃二年正月辛未也。《實錄》云「命呂夷簡撰記」，而悅齋謂「煥乎堯章，親加記述」，亦誤。

張作楠《悅齋文鈔序》 蘇平仲云：悅齋著述，因爲朱子所排，皆澌滅不存。朱竹垞云：林黃中、唐與政皆博通經學，一糾朱子，一爲朱子所糾，所作經說，學者遂置而不問。戚雪崖云君子不以人廢言，若唐與政以帝王經世之學雄視一時，其文要亦不可盡沒其善。今悉從擯棄，非惑歟。全謝山云：王深寧私淑朱子，而《困學紀聞》引悅齋之文津津如此，已見昔人之有同心。近於《永樂大典》中得詩若干首，鈔而編之，以備南宋一家之言，即令朱子得起，或亦以予爲然。四君追悼遺文之亡，不無遺恨於新安末派。然吾觀兩宋通儒如鄭夾漈、洪容齋、王伯厚文集，皆盈百卷，而今存者寥寥。即吾婺《潘默成集》十五卷、方韶卿《存雅堂稿》三千篇，今殘稿不滿百篇，此非有人拉雜摧燒者，而殘缺若是，則或傳或否，似有數焉存乎其間，未必盡由秦炬也。且使悅齋無可傳，彼依草附木者必不屑忌而排之不已，舉其著述拉雜摧燒之，必其經術文章萬非若輩所及，攻之則不能，留之則惡其害己，而後忍而爲此舉也。然托克托等欲沒其人，不知周氏密、葉氏紹翁、張氏樞、宋氏濂、鄭氏柏、錢氏士升、朱氏右、童氏品、應氏廷育、吳氏之器、王氏崇炳已採其遺事傳之矣；趙鶴、吳師道輩欲廢其書，不知衛氏湜、馬氏端臨、王氏應麟、蘇氏伯衡、楊氏士奇、阮氏元聲、戚氏雄、馮氏亮及朱氏彝尊、秦氏蕙田、顧氏宸、朱氏炎、姜氏韜、全氏祖望已搜其遺文傳之矣。且彼又烏能逆料六百年後斷簡殘編仍登祕閣，得仰邀聖主之褒題哉！然則悅齋之不朽者仍不朽矣。

李舜臣

樓鑰《李氏思終亭記》 淳熙八年歲在辛丑，鑰預攷南廟試，蜀人李君子思以審計司聯事。先是固已得其《江東十鑑》，讀之，一見如平生歡。既而出所著《易解》，相與講明，警發爲多。竣事，鑰叨丞外府，君代主宗正簿。鑰尋丞司宗，方以同僚爲幸，而君忽焉亡矣。哭之盡哀，且與諸蜀士經紀其家。君之父年已八十，諸子皆幼，弔者無不傷靈，送其西去，哭以二詩，殆不勝情。今三十有二年矣，間者闊焉，不相聞知。慶元之初，鑰既投閒，明年，閱《登科記》，見君之子道傳在乙科。又一紀而復來，則已聞其召命。同朝五年，寖登館學，上著庭，攝攷功，時時相過，以先友故厚我。其季性傳又擢嘉定四年第，來見。獨未識長子心傳，聞其嘗名薦書，一不上第，年未四十，棄舉業而著書。朝廷取其《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百卷賓館中，嘗得其副而盡讀之，然後知天之報施，本無差忒，而子思家學日成，爲不亡矣。子思之論《易》，專究心於卦畫，其言甚富，如《中孚》、《豚魚》等說，前未有發明及此者。《十鑑》極陳南北朝戰守勝敗，如指諸掌。《書》有小傳，又有《諸經解義》，皆其節目之大者。吐其所見，論議過人。一宰饒之德興，治行有循吏之績，其所抱負十未見一二，此識與不識所以恨其蚤歿也。五年七月癸亥，攷功涕泣而謂鑰曰：「先君子之葬，兄弟尚弱，萬里亦無由相告。已得後谿劉先生爲之銘矣。墓前有亭，取終身慕父母之義，以致深長之思，非敢自言能盡此也。名以思終。」併致昆仲之意，俾記之。凡子思文學事業與其家世履歷，後谿之志已詳，不復書。語之曰：「先公有子如此，固已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

《宋史》卷四〇四《李舜臣傳》 李舜臣字子思，隆州井研人。生四年知讀書，八歲能屬文，少長通古今，推迹興廢，洞見根本，慨然有志於天下。紹興末，張浚視師江淮，舜臣應詔上書，言：「乘輿不出，無以定大計，宜徙幸武

昌。」又謂：「江東六朝皆嘗取勝北方，不肯乘機爭天下，宜爲今日監。」著《江東勝後之鑑》十篇上之。中乾道二年進士第。時朝廷既罷兵，而爲相者益不厭天下望。舜臣對策，論金人世讎，無可和之義，宰輔大臣不當以奉行文字爲職業。考官惡焉，絀下第，調邛州安仁縣主簿。【略】教授成都府。時虞允文撫師關上，辟置幕府，用舉者改宣教郎、知饒州德興縣，專尚風化。【略】幹辦諸司審計司，遷宗正寺主簿，重修《裕陵玉牒》。當曾布、呂惠卿初用，必謹書，或謂非執政除免，格不應書。舜臣曰：「治忽所關，何可拘常法。」他所筆削類此。尤邃於《易》，嘗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爲誠敬，坎離中畫爲誠明。」著《本傳》三十三篇。朱熹晚歲，每爲學者稱之。所著書《群經義》八卷、《書小傳》四卷、《文集》三十卷、《家塾編次論語》五卷、《鏤玉餘功錄》二卷。子心傳、道傳、性傳。以性傳官二府，贈太師，追封崇國公。

《宋史》卷二〇三《藝文志二》　李舜臣《江東十鑑》一卷。

梁安世

論述

周必大《與韶州梁守安世書》　某仰慕才望之日久矣，每有未見君子之歎，間蒙墜貺緘啓，義高辭古，深得歐、蘇二文忠遺意，私謂執事他文必皆稱是，安得入群玉之府，盡窺琮璜圭璧耶。【略】長書見及，且示近著表啓、古律詩、長短句一編。伏讀累日，一字三歎。如推擇度支，本原學問，昔賢之論，晚節爲難，傷臨川之術誤，憫銀鹽之害民，皆用意至到，忠告無隱，而秀傑忠厚之氣行乎其中。乃知子美詩外大有事在，豈止與雕琢纂組之徒爭工鬬靡而已哉。

《吹劍錄》　杜詩：「宛馬總肥春苜蓿，將軍只數漢嫖姚。」梁次張詩：「蕃馬步街青苜蓿，羌兒卧唱白銅鞮。」壓倒少陵矣，然又未若東坡二句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東耕耘。」

又　古今詩人間見層出，極有佳句，無人收拾，盡成遺珠。梁次張《題釣臺》：「直令萬乘高凡眼，不道人間例是貪。」

傳記

《宋詩紀事》卷五一　梁安世字次張，括蒼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淳熙中，桂林轉運使。有《遠堂集》。

紀事

《吹劍錄》　戊辰己巳戊戌乙亥日，爲木頭點土，須陰雨。梁次張詩：「歲次屬金知稔熟，木頭點土驗滂沱。」

王柏《跋史君梁公帖》　公諱安世，括蒼人。公之大父家頗富，教子讀書甚銳。一日有劍客過門，忽令諸子棄所業而學焉，莫不怪駭。久之，睦寇大作，諸郡殘破，獨梁氏率鄉人共保一出，與之戰屢捷，卒全一鄉。賊既平，復命諸子讀書。公遂登第，仕至郎官。南澗韓公銘其大父之墓云：「先君勾稽青田，登公之門。亦以先契故以行第稱，先君系之以賢契友。」則其齒德俱尊矣。餘此五帖，亦見其相與之眞情。近因朋舊以問，其家世似亦不振云。

《桂故》卷五　劉焞，眉州人。淳熙間帥桂，有平反賊李接功。曾見彈丸巖，前平疇廣野，謂可騁眺，因買以爲圃，繕亭造梁於其間。乘暇宴集，提刑梁安世爲之記。

毛晉《審齋詞跋》　東平王千秋字錫老，【略】樂府凡六十餘調，多酬賀篇，絕少綺艷之態。衡山縣令梁文恭讀而贈詩云：「審齋先生世稀有，曾是金陵一耆舊。萬卷胸中星斗文，百篇筆下龍蛇走。淵源更擅麟史長，碑版肯居鱷文後。倚馬常摧鑾戰場，脫腕難供掃愁帚。中州文獻儒一門，異縣萍逢家百口。恨極黃楊厄閏年，閑卻玉堂揮翰手。夜光乾沒世稱屈，遠枳卑栖價低售。漂搖何地著此翁，忘憂夜醉長沙酒。豈無厚祿故人來，爲辦草堂留野叟。嗟余

亦是可憐人，慚愧阿戎驚白首。一燈續得審齋光，多少達人爲裔胄。睠予憔悴五峰下，頻寄篇來復相壽。年來事事淋過灰，尚有詩情闌清寶。有時信筆不自置，憶起居家呂窠臼。審齋樂府似花間，何必老夫疥篇右。」集中「席上呈梁次張」《水調歌頭》一闋，其互相溢美，可謂無言不讎矣。

林亦之

論述

林希逸《網山集序》 儒者之學難成矣。學成而窮不售，則以空言傳。此不能於人，能於天者也。然巖谷之藏，草木俱化，非附青雲之士，則姓氏且就湮滅，其言豈盡傳哉，是區區者可必乎。或曰：芒芒之生，宇宙一律，其間傑然以人物名者，千百年幾見哉，於人物之中卓然有見於斯道者，又幾見哉。雖不幸擯棄於人以死，意其言語文字之遺，鬼神必且珍惜之，決不至委擲於他日。【略】然以余觀之月漁氏，窺惑焉。據槁梧，吟空山，生無一事如其意，年纔五十死，死未五十年而子孫餅盎不守，松楸且幾禿，身前後之窮，有不可道說者。遺文僅數卷，獨吾徒猶有知之，至示之他人，莫不掩鼻嚇去。是豈能必傳者哉！果傳也，不應擲棄至是。儻所謂鬼神，是耶？非耶？雖然，未可以耳目懸斷也。千載而下，烏知不有月漁者乎？人心具存，太虛亡恙，然而無有乎爾？孰曰無有乎爾！或者之說，尚庶幾焉。吾黨寶而竢之可也。

又 希逸甲申客壽陽，嘗集艾軒、月漁二先生之詩，序而名之曰《吾宗詩法》。今十有五年，蹁甫以是集來求余文，俾書其首。故帙偶遺，追憶不復得，手先生之文，重有所感，因更叙數語云爾。若其格制精嚴，趣味幽遠，其吾宗正法眼者，當自知之，不待予言也。

又《丘退齋文集序》 老艾一宗之學，固非止于爲文，而艾軒之文，視乾、淳諸老爲絕出。一再傳之間，如大著正字二劉、季冶、黃懷安、網山、樂軒二先生、黃石、吳叔達，是皆筆幹造化者。網山奥而清，樂軒奇而法，雖諸高弟，亦當避之。然艾軒立朝不久，二劉尤日淺，奏篇講卷已驚駭一世，其餘皆以窮死。使人人得吐其所有，是爲何等人物。余嘗爲世惜之。

劉克莊《網山集序》 隆興間，南方學者皆師艾軒先生，席下生常數百人，去而貴顯者相望。然自先生在時，言高弟必曰網山。後先生卒六十載，學者論次先生嫡傳，亦必曰網山。夫未遇一布衣，死則死矣，而能亢其名與當世大儒幷行，非孟氏所謂豪傑之士乎！余嘗評艾軒文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幷驅，他人極力摹擬，不見其峻潔而古奥者，惟見其寂寥而稀短者。縱使逼眞，或可亂眞，猶虎賁之似蔡邕也，優孟之似孫叔也，有若之似夫子也，形也。至於網山論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意，得少陵之髓矣。其律詩高妙者，絕類唐人，疑老師當避其鋒。他文稱是。然甫五十而死，子名簡子字綺伯客死，其後遂絕。

尹臺《莆陽黃四如先生文稿後叙》 在宋紹、靖間，龜山楊中立氏肇以程氏之學倡建南，閩有聞其風而慕之，庶幾一變至道。其後艾軒林光朝氏起莆，而龜山之學東矣。艾軒之學一再傳，復有網山林亦之氏、樂軒陳藻氏，其師友相劘切，要非汲汲乎言語文字之徇者。

《帶經堂詩話》卷六 門人莆田林禮部麟焻石來，寄林艾山光朝、林網山亦之、陳樂軒藻、林鬳齋希逸四先生詩鈔。艾山與朱子同時，講學有重名，稱「南夫子」，網山其高第弟子，樂軒又網山高弟也，鬳齋與後村同時，予曾見所著《三子口義》。此鈔甚略，然艾山已下，皆以道學相授受，風雅非所究心也。（《居易錄》）

《文淵閣四庫全書・網山集提要》 亦之得光朝之傳，以闢異端、明正學爲己任，其文章亦以峻潔簡峭爲工。原集刊於紹定辛卯，劉克莊、林希逸皆爲序之，其推重甚至。今觀其集中所載，祭文多至六十餘篇，祝文聘書又二三十篇，以及青詞募疏之類不軌於正者，亦攙入其間，編次殊爲猥雜。蓋必其歿後，遺文零落，門弟子掇拾叢殘，不加別擇，遂至瑕瑜並見，未必盡出其生平得意之作。然艾軒流派，當時貴自成一家，其詩法尤爲嚴謹，克莊亦謂亦之律詩高妙處絕類唐人，希逸則謂其格制精嚴，趣味幽遠，具吾宗正法。雖所評不無太過，要其研鍊遒密，亦自有能別開生面者，即寥寥數章，固未嘗不足以稍睹崖略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網山集》八卷。【略】劉克莊序稱「嘗謂艾軒

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至於網山論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志，得少陵之髓。其律詩高妙者，絕類唐人，疑老師當避其鋒，他文稱是」云云，其推之可謂至矣。

錢陳羣《宋百家詩存題詞・林亦之網山月魚集》　坐擁年豐海熟時，紅泉張席衆中師。子孫餅盎何曾守，贏得月魚三卷詩。

楊浚《論次閩詩・林光朝林亦之》　艾翁不愧爲詩祖，長吉於今有替人。更喜紅泉得高弟，月魚亭子網山鄰。

傳記

《八閩通志》卷六二　林亦之字學可，福清人，林光朝之高弟也。光朝嘗講道於莆之紅泉，及卒，學者請亦之繼其席。門人或勸之著書，亦之作詩曰：「講學紅泉不著書，只將心學授生徒。」趙汝愚帥閩日，嘗以亦之學業上於朝，命未下而卒，年四十二。所著有《論語》、《考工記》、《毛詩》、《莊子》解，大半皆門人所述。惟《玉融志》數卷、詩數卷則其手筆也。學者稱爲網山先生。景定間，林希逸復以言於朝，追贈迪功郎，謚文介。《縣志》但言贈官，不言賜謚。《三山續志》稱文介先生，蓋私謚也。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八　林亦之字學可，閩縣人。盛年挾策遊四方，卒不契，去之紅泉，謁林艾軒光朝，而師之左右，三十餘年，遂爲高弟。艾軒卒，莆人推亦之嗣講席。艾軒之學，一本躬行，亦之戶外履幾半於師矣。或勸其著書，答之詩曰：「講學紅泉不著書，只將心學授生徒。」趙汝愚帥閩，辟入東井書堂，待以賓禮，上其學業於朝。命未下，卒。學者稱網山先生，一曰月魚先生。著《論語》、《考工記》、《毛詩》、《網山詩集》。景定間，林希逸追舉其賢，贈迪功郎，賜謚曰文介。子簡字綺伯，莆中劉克莊少師之。（《閩書》）

紀事

林希逸《網山集序》　先生諱亦之，字學可，姓林氏，吾邑龍江人。受道於艾軒，自號網山山人月漁氏。生高宗丙辰，終孝宗乙巳，請而祠於縣庠也。

劉克莊《樂軒集序》　初，網山既得師傳嗣講席，戶外之履幾半。艾軒、樂軒、網山之徒又推樂軒爲高弟。一日，侍網山謁老艾，艾受其拜，接之如孫。然網山僅得中壽，使其高年，必不終窮也。

又《竹溪詩跋》　初，艾軒沒，門人散，或更名他師，獨網山、樂軒篤守舊聞，窮死不悔。

宋濂《莆田四如先生黃公後集序》　濂洛中微，考亭未興，艾軒林公光朝獨倡道莆陽，從之者如歸市，紅泉東井之學乃聞於天下，網山林公亦之實紹艾軒之傳。網山之後，樂軒陳公藻又起而繼之。樂軒家長樂，網山居福清，咸來講學東井，而風聲所被，氣習所熏，人皆有鄒魯之行。

著錄

林希逸《網山集序》　希逸甲申客壽陽，嘗集艾軒、月漁二先生之詩，序而名之曰《吾宗詩法》。今十有五年，躔甫以是集來求余文，俾書其首。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網山集》八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林亦之撰。【略】今觀此本，詩僅二卷，而輓詩居一卷；文凡六卷，而祭文居二卷，祝文聘書居一卷，青詞募疏之類不軌於正者，又居一卷，殊不類克莊之所稱，其編次尤爲猥雜。疑原集散佚，無識者掇拾叢殘，重編此本，故遺其菁華而存其糟粕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五　《網山集》八卷，舊鈔本，盛二百舊藏。宋福清林亦之學可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網山集》八卷，舊鈔本。宋林亦之撰。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六　《網山集》八卷，宋林亦之撰（一作《網山月漁集》）。四庫著錄係曝書亭鈔本。振綺堂有鈔本八卷。題《網山集》。末有吳焯手跋。許氏有舊精鈔本。

又《續錄》　明嘉靖安政堂刊本。缺首六卷。八千卷樓有舊鈔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網山集》八卷，宋林亦之撰，舊寫本。【略】有劉克莊序，林希逸序。序後又跋六行。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網山集》八卷，宋林亦之撰，清鈔本，一冊。

羅願

論述

綜論

朱熹《與劉子澄書》 羅集等異時刻就，各求一二本。端良止此，極可傷惜。信道不及，亦是合下看得記誦詞章太重了，後來又於此得味，所以一向不肯放下，未必專爲禁忌指目也。若使見得此道理重，便斬作萬段，亦須向前，豈容復有顧慮耶？【略】李丈奏議行狀可得一觀，幸甚。甚恨不得一見此老，然讀其書，卻是大模樣，大手段，非如一種左右掇拾、委曲計校小小家計，爲無用之學也。他時與《羅鄂州小集》皆願附名於其後，然亦只能作題跋，無力做得大文字也。【略】《社記》樸拙粗疎，不成文字，不知端良以爲如何。渠文字細密，有經緯可愛，眞如來喻之云也。

又 所寄諸書刻皆佳。端良之亡，爲可惜也。然其文意亦傷冗，乃是困於所長耳。

鄭玉《羅鄂州小集序》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而文章亦由是而見焉。豈惟足以傳其事功，因以觀其治亂。故唐之盛則稱韓、柳，宋之初則有歐、蘇。南渡以來，又世道之一變也，見稱於時，則有吾州二羅公焉，六朝五季，蓋寥寥乎無聞矣。然則三代而上，聖賢迭興，其所述作，尊以爲經，不專於文章，而不能不文章。兩漢而下，文人才士，相與論著，流而爲史，必工於文章，而後能文章。今之文章，兩漢之謂也。大羅名頌，嘗知郢州；小羅名願，嘗知鄂州。鄂州之文，尤爲縝密古雅，惜其全集不傳，今行於世者，鄂州通守劉清之子澄之所刻。【略】予聞諸先生長者，南渡後文章，有先秦西漢之風，新安二羅其人，而《淳安社壇記》尤爲世所稱頌。以予觀之，《陶令祠堂記》、《張烈女廟碑》，理嚴詞暢，讀之如登軒陛，而聞鐘呂之音。至於論成湯之慚德，則所以發千古聖賢之心，明萬世綱常之正者，爲何如哉！宜其稱於當時，傳於後世也。但朱文公常欲附名集後，卒不及有所論作，顧予何人，而序其首？此則鄂州之不幸，而予之大幸者也！因爲上下天地經史之文，古今盛衰之變，使讀者知其所自而不苟焉，是亦爲學之一助也。

方回《跋羅鄂州爾雅翼》 宋興二百一十五年，淳熙甲午，新安存齋羅君願字端良，次《爾雅翼》成。又九十六年，咸淳庚午，浚儀王侯應麟爲守，始刊布之。回聞之先君子，南渡後文章有先秦西漢風，惟羅鄂州一人。甫七歲，已能爲《青草賦》以壽其先尚書。少長，落筆萬言。既冠，乃數月不妄下一語，其精思如此。以南劍州陞辭，孝廟大賞異，俾易鄂州。明年，淳熙己巳卒。今《新安志》行於世，與馬、班等。《小集》僅文之十一，劉公清之子澄所刊。晦庵謂文有經緯，嘗欲附名集後，又謂羅端良止此，可惜。蓋年四十餘，使老壽，進末艾也。《爾雅翼》者，序見《小集》，世未見其書，回訪求得公之從孫裳手抄副本三十二卷。

宋濂《羅鄂州小集題辭》 有倬羅公，家於歙邦，幼名曰願，冠字爲端良。其父吏部，內外踐歷，《春秋》之學，與胡氏抗衡。生子凡六，皆能詞章，公居其五，尤赫赫有芒。既擢世科，歷仕縣州，出刺武昌，皂蓋朱幡，績用翕以張。夫自五季以來，文氣日卑。宋室龍興，篤生哲師，大名倡於前，范、張和之，汶陽後其源，二尹導之。迨於廬陵，日粹以美。臨川、南豐，眉山父子，同焰而聯輝。清寧協順，功用發揮，精氣充斥，暢達蔥綏。變化合神，而光景弗虧。奈何王轍既南，涉於偏頗，衰俗群趨，以事決科。浮聲切響，駢言儷詞，襲謬而踵訛。公挺其間，弗徇弗阿，濯其孽痾，障其頹波。謂六經之作，如日行天，不可以軋摩。唯秦暨漢，是則是傚，接其遐軌，而視法在柯。然而畜之不宏，則動之弗振。涵志今古，潛神典墳，玩陰陽之交，察海岳之文，覈治亂之變，通典禮之津，以至稗官虞初，旁行敷落，鳥獸蟲魚之倫，凡可以資博識者，咸區別而彙分。精思力索，從暮達晨，玄功以凝，將通乎鬼神。故其形於簡翰，鏞啓繭抽，高雅精鍊，莫之與逮。喬岳嶢然，上凌太清，而陋夫土邱。戴冕執玉，屹若山立，而異於卉裘。棠溪之金，美則爲鎒，干將之鐵，百煅是適。視彼蝕鍰腐鉛，

夐乎不侔。考亭朱子，取法魯翁，發人瑕類，一髮必鑱。獨推公文而不舍者，以協理之微幽。嗚呼！公既逝矣，遺文四行，唯於東南，粲如列星。遭時不平，遂壞於兵。其諸孫宣明，賢而有徵，懼懸黎之鏟彩，慮結綠之沈英，復鍥於梓，以震其聲，以開其明，以鋟於衆聽。濂也不敏，幼誦公文，蒼白無成。搏朽壤以代碣，不壓亦傾，揉敗槧以爲弧，莫使之綳。其瞻公之製作，猶應龍之降升，區區贊述，何繫重輕！姑序其作者之意於首簡，使後生小子，知豪傑之士，不爲衰俗所囿，而渾雄之作，或當與秦、漢幷。

又 濂既造《鄂州小集題辭》，或曰：諸文章家多曰「集」，此獨加以「小」云者，其亦有所說耶？濂曰：鄂州爲郡日，靜春劉先生實爲倅，二公相得歡甚。及鄂州卒於官，靜春撫柩哭曰：「公輔器也，竟止於斯邪？人雖亡，文不可亡也！」亟裒遺稿入梓，以不暇求全也，故號之爲「小集」云。惟鄂州平生著文頗多，當時諸公咸服其精妙，而朱文公、楊文節公尤用斂衽。鄂州嘗手書《陶令祠堂》《社壇》二記、《爾雅翼序》三篇寄樓宣獻公，樓公每爲子弟誦之，又重書以遺從子深，且謂後之作者欲論淵明及社稷事，恐無以過此，復恨《爾雅翼》一書未能見之。則其敬愛，有不在朱、楊二公下。濂竊意其雄文偉論，照耀簡冊，如三篇之比者，決不爲少。今所存僅止於五卷而已，不亦重可惜哉！近歲以來，兵火迭變，其出於縉紳之所藏者，又非靜春所裒之舊。鄂州賢子孫宣明，方務極力蒐羅，成書以傳，故因或人之問，附其說於題辭之左，使知鄂州之文已非全書，其幸存而未泯者，天下學士尚宜相與謹其傳焉。潛溪宋濂再拜謹記。

趙汸《羅鄂州小集序》 宋南渡後，士大夫經術政理，無愧東都，惟文辭若與世俱降者。雖能言之士，參立角出，各名一家，高文大冊，照耀先後，而慶曆、元祐之風軌，邈不可追矣。公之爲學，自三代制作名物，帝王經世之迹，古今治忽之變，下逮草木蟲魚之隱賾，博攷精思，靡不淹貫。起歐陽、王、曾氏，上接漢秦，求其合作，而斟酌劑量之。故其爲文，質厚中正，而節度謹嚴。本人倫，該物理，關世教，而未有無所爲而爲者。使天假之年，恢廓光大，見諸設施，議論風旨，自本朝而達天下，則韓、歐諸子所以彌綸紹代者，赫然復見於當時，夫豈至於散落僅存，如今所傳而已！然則劉公既深哀之，而子朱子每見其文輒推讓之，比聞其即世而歎息之者，其不以斯歟！公早歲嘗以廕授京官矣，考滿歸，即請祠。既第進士得縣矣，復請祠。越五載，乃起倅贛州。既滿歸，又七年乃得郡。其於進退取舍之際如此，志之所存，何可量也，而天固嗇之。則當世君子所以重爲公惜者，豈惟以其文哉！雖然，公之於文，則有道矣。公嘗論儒者之學，去己之私以盡其所受之分，以施於上下親疏之際。前聖有作，大經大法皆具，今之學者亦求合於彼而已。其有不合者，積思以通之，汰去浮游散越之念，而日就親切，忽不自知其合矣。嗚呼！昔之以文名家者，蓋未嘗及此也。以公學於古人，而反求諸己者，類得其要如此，於文辭其有不合乎？讀公之文者，試以此言思之。

趙壎《羅鄂州小集序》 鄂州諱願，字端良，初以世澤得官，後登乾道二年進士第，終於朝奉郎，權發遣鄂州軍州事。其歷官多善政，其爲學則自幼居家庭時，以父兄爲師友。觀其所序古今長者錄，可以窺其養德之有數也。蘊蓄充溢，本末兼具，礱磨灌溉，時而出之，故其所著，皆有以關世教，厲風俗，追古作者而無愧。其所攄發，必勾深致遠，曲折條暢，盡達其意之所欲至後止。其賦詠則又擬楚音而宗杜陵，非若文苑之士挾偏長以鳴於世也。其所告於君相者，又皆忠愛之辭，有遠慮而無忿激之弊，與夫草茅疏闊於事情，攘臂以談恢復於南北休兵講好之日者，又不同矣。宜乎在當時，則子朱子歎美而敬服之，卒於官，則劉公子澄裒遺稿而亟刻之，非徒以鄉里與同僚之好也。

李宗頤《羅鄂州小集序》 宗頤伏讀鄂州羅先生《小集》而有感焉。兵興十五年於茲，故家文獻蕩盡，子若孫泯絕弗繼紹者，往往而是；子若孫雖存，然愚懦，或暴橫，懵不知先世文物可貴尚者，又往往而是。有賢子孫，而文獻又足徵者若鄂州，未之多見也。予邑丞傳道，暇日以家譜示予，則自始祖至傳道，十有七世矣，鄂州先生，則其七世祖也。舉宋乾道二年進士第，歷官至鄂州守，文章政事炫譽當時。所爲文十卷，刻本毀於兵。傳道以泯墜先世遺文是恐是懼，極力搜訪，遂得辭賦、雜著、記序、表奏、書劄五卷。其忠君愛民，篤行實學，俱可概見。朱文公、楊文節公皆敬服之。

馬城《羅鄂州小集序》 鄂州之文，議論精粹，意趣深遠，如《社壇》、《陶令祠堂》二記，皆有絕人之論。惜乎所幸存而未泯者此耳，焉得其集盡傳於世，以爲矜式歟。然則廣搜而博求之，以備大全之美，又誠有望於傳道也。

蘇伯衡《羅鄂州小集序》 鄂州羅公，爲宋淳熙名臣，其文章在當世已爲樓宣獻、朱文公諸賢所推重，豈獨後世乎。然其文之傳於世者，僅《小集》五卷，其全書則莫得而見矣，是以士大夫惜之。近因兵變，其《小集》又復散佚無

傳，豈不重可惜哉！伯衡未冠時，嘗獲見於同姓伯父參政滋汚公所，方舉進士，習爲時文，未暇太究其說也。後不自揆，竊弄筆學爲古文詞，思得公之文以爲師法，求之十五六年不可得。今年會公七世孫宣明於京師，始得而學之，以償其素願，然不敢贊一辭也。何也？狐腋之溫也，鼎鬻之旨也，非口舌之所能形容也。況宣明且圖重刻，以嘉惠來學，則將家有其書，而人人皆若伯衡之蒙其燠而飫其味矣，又何用贅爲？

林公慶《羅鄂州小集序》 鄂州以公輔之器，位不滿德，年未五十而歿，天胡嗇其壽而獨昌其文耶！先生之文，範於理而雄深雅健，追古作者，恨不得見其全集。序《爾雅翼》、《社壇記》、《陶令祠堂記》諸篇，猶在集中，可免宣獻樓公之憾，抑何幸歟。先生之七世孫傳道，將鋟諸梓，以垂不朽，其亦可謂賢子孫矣。

祝允明《羅鄂州小集序》 聖人沒，六經絕，而文章之法垂。春秋以還，述者孰不欲襲芳貽猷，傳信來葉，未始置於方策，其稱者可知也。左氏、孟軻、孫卿而降，代不數君。近世有唐、宋四家之號，遂令初學，膠固耳評，他若罔聞知。【略】趙籙既南，氣感文細，朱、呂數君子說理之外，稱者僅僅。有如新安二羅先生，鄂州端良，鄂州端規，蓋未之前聞也。今讀其書則異矣。鄂州之文，誠齋、攻媿，當家二老固稱之，朱子又稱之，以至於今宋太史、王忠文輩，累稱而益崇。噫！信乎是也，愚言詎非一得乎哉！舉其尤者而廁諸四家，亦復奚媿。理致嚴實，規模爾雅，太史所謂與秦漢幷，知言哉！至其政績可見，又何嘗自讓龔、黃諸人。談者睹是，宜無容易矣。

周瑛《浮溪文粹跋》 晦翁論渡江之文以羅鄂州爲首，於浮溪未及焉。余考其集，未之能辨也，翁之意將不在是耶？

羅文達《鄂州小集跋》 府君之文，雄深雅健，有古作者之風，是爲當時名賢之所推服，後代諸公之所珍愛，不一傳刻，況爲之後人乎。

羅朗《重刊羅鄂州小集序》 太史公謂其所著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蓋以俟夫後世子雲、君山之儔也，故曰「立言不朽，行遠惟文」。先鄂州崛起南渡，直逼西京，當時聞人若劉靜春、樓宣獻、楊誠齋、湯東澗、馬碧梧咸服膺則傚不置，而聞風翹企，力爲表章者，則自郡人方虛谷、洪杏庭、曹弘齋、鄭師山、陳定宇、趙東山、程篁墩與夫王厚齋、宋潛溪、王華川、楊升菴、都南濠、李於田諸名碩以下，指不勝屈也。論者又稱其志新安也，簡嚴如陳承祚三國之史，翼《爾雅》也，淹博勝陸農師《埤雅》之編，實爲確論。且生平學術，朱文公稱爲益友，周益公擬之二程，區區文苑，恐未足概公也。予小子何足以知公？觀從來所爲贊述公者，而公自足千古矣。

程哲《羅鄂州小集序》 朱子吾新安產也，集有宋諸儒之大成，表彰六籍，大道丕顯，至摛辭綴翰，不獨兼擅歐、曾、王氏之長，直追漢、唐而上。顧平生所亟推爲文有經緯，而遜謝弗及者，則又同鄉之羅鄂州，即鄂州之文可知已。嘗論古今文章之事，代殊歲積，要惟原本經術，而後能明體達用，論世而知人。舉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邇而民生日用飲食之恆，遠而天下國家之繁且變，鉅而虞夏殷周已來盛帝詰王制作之遺法，微而昔聖昔賢所未白之隱念，與所不忍遽白之情，莫不發揮旁通，以正人心，維風俗，昭被於無窮，而不侔於浮華無根之譚，暫炫一時，訖就澌滅，如爝火之末光，電影之餘照焉，而始可謂之經緯之文。蓋六籍之書，譬諸日月之麗天，珠連璧合，燭八紘而徑千里。若夫燦然三垣之外，環列于四方者，悉儲精陰陽，輝映終古，而與二曜幷垂宇宙間。故曰五星爲經，二十八宿爲緯，凡文之原本經術者皆是，而鄂州固其最著者也。乃常日以所存僅止於此而惜之，而目之曰「小集」，不知文之大小，分於經術之淺深，而不係乎卷帙之多寡。鄂州之文貫幽明，括遠邇，微無不晰，鉅無不舉。雖見諸施行者未盡其用，而精理爲文，秀氣成采，明星列宿，永堪日月爭光，而經緯天地，奚翅玄黃繪繡，備黼黻之大觀已邪，而又何「小」之足云！彼高頭巨軸，盈尺等身，詡詡然以著述自期者，豈少哉？未幾爝火電影，同歸無何有之鄉矣，以視鄂州，其相去爲何如也！【略】由朱子之語而深味鄂州之文，幷由鄂州之文而益沈潛反覆於朱子之微言奧義，即曠百世而可以相師，毋蹈以鄭君爲東家邱之誚，而甘爲西家之愚夫也，是則余區區輯錄之私心也夫。

伍崇曜《羅鄂州小集跋》 《南宋書》稱存齋博學好古，法秦漢爲詞章，高雅精練。今觀是集，良非溢美。又云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死於像前。蓋汝楫曾助秦檜以害忠武也。顧朱文公、楊文節、樓宣獻、馬碧梧諸君子譽存齋之文不遺餘力，不以父之惡而掩其子之美，固出於是非毀譽之公，然亦由存齋之才行有以致之歟。厲樊榭等《南宋雜事詩注》稱《羅鄂州集》有《帝統論》一篇，言光堯內禪事，蓋亦甚重其詞藻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八　《新安志》十卷。【略】叙述簡括，引據亦極典核，於先達皆書其官，別於史傳，較爲有體。其物產一門，乃願專門之學，徵引尤爲該備。【略】趙不悔序稱其博物洽聞，故論載甚廣，而其序事簡括不繁，又自得立言之法。願自序亦自以爲儒者之書，具有微旨，不同鈔取記簿，皆不愧也。

又卷一五九　《鄂州小集》六卷，附錄二卷。【略】願父汝楫，助秦檜以害岳飛，犯天下之公怒，而願學問該博，文章高雅，乃卓然有以自立，不爲父惡之所掩。其《淳安社壇記》，朱子亦謂不如。其《爾雅翼》後有方回跋曰：「回聞之先君子，南渡後文章有先秦、西漢風，惟羅鄂州一人。甫七歲，能爲《青草賦》以壽其先尚書，少長，落筆萬言，既冠，乃數月不妄下一語。其精思如此。」【略】鄭玉作是集序亦曰「其《陶令祠堂記》、《張烈女廟碑》，詞嚴理暢，至於論成湯之慚德，則所以著千古聖賢之心，明萬世綱常之正」云云。朱子當南宋初，方回當南宋末，其推重如出一轍，知一代作者，於願無異詞矣。

分論

《陶令祠堂記》、《淳安縣社壇記》、《爾雅翼後序》　樓鑰《題從子深所書羅端良文三篇》：新安羅端良願，公輔器也，止於鄂州，世所共惜。劉子澄清之爲倅，亟以其詩文爲《小集》，以不暇求全也。所作無不精妙，而《陶令祠堂記》、《社壇記》、《爾雅翼後序》尤爲高勝。端良方無恙時，嘗以此三篇見寄，意亦其最得意者。余每爲子弟誦之，從子深請書此卷後。後有作者欲論淵明及社壇事，恐無以過此。《爾雅翼》一書，深恨未得見之也。《羅鄂州小集》卷首《諸家評論》引曹涇評：《鄂州淳安縣社壇記》，引據精博，朱晦庵見而服之，以爲一集之冠。王士禛《跋吾汶稿》：炎午以《生祭文丞相》得名，然他文乃似里社餅肆中慶吊卷軸之語。【略】集中惟《張尉舊祠堂記》頗佳，不減羅鄂州《社壇記》，存此一篇足矣。

《鸚鵡洲賦》　《後村詩話》續集卷一：羅鄂州文雖少而善，集中《鸚鵡洲賦》二篇，其首篇云，【略】二賦皆佳。此篇乃其兄所作，有《祭田橫墓文》之意。

《春社禮成借用寺簿釋奠詩韻》　《瀛奎律髓彙評》卷一六方回評：此羅鄂州在郡時祀社，用通判劉寺簿子澄韻賦此。子澄者，劉清之也。鄂州名願，字端良，號存齋。（弟）〔兄〕郢州，名頌，字端彥，號狷菴。皆博學工文，而端良文尤高古，上逼《史》、《漢》。朱文公、周益公皆敬畏之。所著《新安志》、《爾雅翼》行于世。《小集》者，即子澄所刊。社日詩，唐、宋鮮有可選，惟此篇韻險而理到。狷菴詩稟本所傳，多于存齋，予于兵革後爲人掠去云。　馮班評：惡詩。　紀昀評：韻不爲險，純是腐辭，不得謂之理到。　鄂州以古文勝，詩非所長。起以文句入詩，板腐特甚。「媚婦」有典，「兒」字添出。

《爾雅翼序》　洪焱祖《爾雅翼跋》：《爾雅翼》奇書也，自序爲韻語，蓋擬《史記・龜筴傳》而作，奇文也。　《羅鄂州小集》卷首《諸家評論》引王士禛評：宋淳熙初，端良撰《爾雅翼》，其自序皆四言，間雜五六言叶韻，文甚奇肆，洪炎祖爲之注，序之變體也。端良以《淳安縣社壇》、《陶令祠堂》二記得名，《小集》五卷，宋景濂、蘇平仲爲序。　又：鄂州古文，南渡後第一，朱文公所推重。其《爾雅翼後序》，通篇用韻，尤屬奇創。宋文憲序《鄂州小集》，因效其體，亦韓文公志樊紹術之意，然奇崛出鄂州下矣。（程哲案：《爾雅翼》刻於厚齋王公，其序亦仿爲韻語，殆不始於宋文憲公云。）

《帝統》　《羅鄂州小集》卷首《諸家評論》引王士禛評：宋高宗紹興內禪，羅端良作《帝統》，孝宗淳熙內禪，王才臣（子俊）作《內禪頌》，皆仿典引貞符之體。《帝統》有云：「神器大寶，一朝可付，十世必復。留無嫌久，報無移德。俾我太宗之志，獲明於二百載之後。」又云：「選世至七，復遇厥聖，還之於宸極，大統以正。」頌中有諷，蓋深致不滿太宗之意，此文似在王作之右。近梁溪顧修遠（宸）撰《宋文選》，止取王《頌》，而不載《帝統》，豈未睹鄂州文集邪？

傳記

曹涇《鄂州太守存齋先生羅公傳》　故鄂州太守存齋先生羅公卒之百三十五年，爲至大戊申歲，其曾孫婿黃仲宣山長，以公之曾姪孫前容州文學洪所具生年官歷卒葬之略來視，使潤飾成篇，待附家傳。涇生晚，不及識公，然從鄉先生四方名鉅遊，概知之矣。宋南渡後，文字有先秦、西漢風，惟公一人。乾、淳間，朱文公、周益公視爲畏友。《淳安縣社壇記》，文公自謂不如，謂公文

有經緯，又謂公文止此可惜。邇歲湯東澗公漢寶藏公《小集》，每爲文必讀數十百過方下筆，客猝至，扃篋惟謹。馬碧梧公廷鸞久在翰苑，身至宰輔，里居之日，講問公《小集》，願見不可得，至從某轉求之。然則存齋之所以不亡者有在矣。【略】公之先五季時自豫章避地來歙，遂爲徽州歙縣人。七傳至尚書公，爲大家。尚書公，公父也，年十六上辟雍，宋政和二年進士，由大諫，中丞遷吏部尚書，贈少師。六男子，公爲第五人，諱願，字端良，存齋其自號也。幼凝重寡言，資特穎異，甫七歲，能爲《青草賦》以壽父。少長，落筆萬言。既冠，乃數月不妄下一語。紹興二十五年，蔭補承務郎，授臨安府新城縣監稅。連丁內外艱，服闋，監饒州景德鎮稅，有能名。乾道元年，監南嶽廟，遂踵世科，才望斗著，授饒州鄱陽知縣，不樂往，主台州崇道觀。八年，通判贛州，攝州事。寇攘甫定，壹以政清訟簡，化美風俗爲務。教官劉靖之子和，官事之暇，時至學宮，不爲倦煩，縫掖生淑艾之功居多。詳刑使者剡聞於朝，謂公宜在清要之選。秩滿差知南劍州，陛對第一劄主於富民，不爲浮文，切中積弊，孝廟大賞異曰：「卿磊落議論可采，必副朕委任。」從臣亦交口薦之，改畀鄂州。至郡，上五事，【略】凡皆論病識源，切證用劑，一本儒術，如古循良，他所罷行，可類推已。貳車劉公清之子澄學行端飭，相與勸學勁農甚力，所謂令修庭戶之間，而民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報政纔期，而公不少延矣，淳熙十一年甲辰七月十三日也。公生於紹興丙辰之三月，得年僅四十九。《新安續志》謂值旱，立日中精禱致疾。《志》，公之猶子任臣、毅臣所共訂也。鄂人繪像靈竹寺孟宗泣竹處，劉貳車爲刊《小集》於郡。喪還，夫人吳氏卒。明年，公兄端規自鎮江請檄歸，視窀穸，陰陽家以西峰先塋之次爲擬，族黨一辭，謂公生而孝奉祖考，其安樂之，遂葬於是，吳夫人祔。四月六日也。所著《春秋》、《新安志》、《爾雅翼》、《鄂州小集》行世。其與《小集》同類，已抄而未刊者，尚十之八九，年遠事殊，併爲亡是，太息而止。雖然，豹斑鼎臠，不必求盡，姑從《爾雅翼》漫閱一則，《社壇記》讀之百遍，公胸次所貯，何可量數！筆底之文，又可以人力企勉也哉！【略】某既自詭爲傳，亦幷效顰，爲之贊曰：彼貴一品，或壽期頤，負乘幸免，夸不償嗤。官止分符，五十猶嗇，公有不亡，衆人不識。遠而彌芬，大也無垠，存齋之存，其惟斯文。

著錄

鄭玉《羅鄂州小集序》　鄂州之文，尤爲縝密古雅，惜其全集不傳，今行於世者，鄂州通守劉清之子澄之所刻。蓋鄂州既終於郡，子澄因以所見，裒集成書，號《鄂州小集》，視其大全，蓋什一耳。歲月既久，《小集》亦不復存。予嘗得之於藏書之家，讀而愛之，乃謀刻之梓，以廣傳布。從予游者，洪氏之兄弟曰斌、曰杰、曰宅，鮑氏之叔姪曰元康、曰深樂，以其資共成之，而請予爲之序。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羅願小集》五卷。

又卷三八〇《羅願傳》　有《小集》七卷。

趙汸《洪武本羅鄂州小集序》　右鄉先達宋朝奉郎、權發遣鄂州軍州事羅公文五卷，權通判鄂州軍州事、臨江劉公清之所編次。公與劉公同官於鄂，公既卒官，劉公因以是編刻眞郡齋，於公平生所著，不能十一，故題曰「小集」。其藏於家者餘五卷，不幸一再傳而中絕，遂俱亡矣。惟《新安志》、《爾雅翼》二書，吾郡嘗刻諸梓。此《小集》者，郡人亦嘗再刻之，故家有其書。兵火後板本既弗存，三書皆不易得矣。汸避地還，藏書多散失，求《小集》於友人，又得鄉先生陳公櫟所傳本，而正其疑謬。顧二家本皆前闕篇目，乃爲叙錄如上。【略】後鄂州卒一百八十一年，甲午歲十一月日南至，休寧龍源東山趙汸子常謹書。

趙壎《洪武本羅鄂州小集序》　壎以戊子之夏哭雍郡虞文靖公於崇仁，遂得與新安趙子常定交於哀吊之頃。別後子常惠書，言有鄉先賢《羅鄂州小集》一部，留他友處，相遺以爲好。久之，其人弗果致。越十有八載，而鄂州七世諸孫傳道來爲丞於江右之靖安，則子常之姻友也。予以流寓南昌，因得會語，詢及《鄂州集》，則兵後刻本亡矣。傳道早夜兢兢焉，惟先世遺書泯墜是懼，求訪抄寫，得所爲辭賦、古律詩、雜著、記序、行錄、誌銘、碑箴、祭文、題跋、奏劄、表牋、書啓等，凡九十二篇，釐爲五卷，乃出其囊中寫本以見示，且俾爲之校讎，將再刻於梓。【略】然劉公名之爲「小集」者，已恨不得其全矣。今傳道求訪於喪亂之餘，所得又僅止此，豈不重可慨歎！而傳道之志，則君子

所宜嘉尚而贊成之也。金華宋景濂既作題辭於卷端，王子充又爲之後序矣。若予者，獨感夫十有八載之久，知有此集，而今乃克見之，故以區區所得於觀覽者，附贅編末而歸之。其傳寫之訛者，已更定畢，有闕落者仍其舊。刻成之後，期以摹本爲寄也。乙巳夏六月庚寅，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楚王長史新喻趙壎謹書。

李宗頤《洪武本羅鄂州小集序》 予邑丞傳道，暇日以家譜示予，則自始祖至傳道，十有七世矣，鄂州先生，則其七世祖也。【略】所爲文十卷，刻本毀於兵。傳道以泯墜先世遺文是恐是懼，極力搜訪，遂得辭賦、雜著、記序、表奏、書劄五卷。【略】今金華宋公濂、王公禕俱重傳道之請，爲文於編首，且爲考訂訛誤。宗頤晚學，若復贅表加辭焉，是何異負雷門之布鼓，衒玉側之堅珉乎！傳道復俾予書以入梓。【略】乙巳歲十二月中澣，豫章李宗頤謹書。

王樟《洪武本羅鄂州小集序》 《羅鄂州小集》，故爲書十卷，鄂人嘗以刻板其州，新安鄭氏家亦有刻本。歲久皆廢軼，今其存者五卷，其七世孫宣明力搜訪之，復得雜文若干首，附於五卷之末，而郡人趙汸氏、新喻趙壎氏，皆爲訂其訛舛，乃重刻板以傳，屬予序其後。【略】公所著《春秋》、《爾雅翼》若干卷，《新安志》若干卷，行於世。洪武二年春三月穀旦，翰林院待制金華王禕序。

祝允明《弘治本羅鄂州小集序》 先生之集，前後彙刊傳泯，顛末俱存衆序。弘治己未，其十二世孫惟善等重刻之，請允明紀事，輒申狂簡焉耳。今集凡五卷，鄂州文十一首附焉，此惟善之新志也，亦善圖也。歲在庚申正月上日，長洲祝允明序。

《國史經籍志》卷五 羅願《鄂州集》五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羅鄂州集》五卷。

《内閣藏書目録》卷三 《羅鄂州文集》二冊，全。

《徐氏家藏書目》卷六 羅願《鄂州集》五卷。

羅朗《天啟重刊羅鄂州小集序》 公三書舊有刻本，字□□□□（後）燬不存，好古之士思得睹公遺書，不啻饑□□□考訂以授梓云。天啓丙寅四月初吉，從裔孫羅朗謹跋。

《綠雲樓書目》卷三 羅願《鄂州小集》。陳景雲注：「五卷。」

程哲《康熙本羅鄂州小集序》 原集五卷，前弘治中刻於裔孫文達。洊更兵燹，流布漸稀。余特取舊本，校讎補綴，授諸剞劂，以廣其傳，俾識吾新安經術文章，淵源有自。【略】同里後學程哲纂於七略書堂，時康熙癸巳立秋日。

《居易録》卷二九 新安門人王洪度、于鼎寄《羅鄂州小集》及鄂州所著《新安志》、《爾雅翼》，【略】萬曆中刻於長治，甚工。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鄂州小集》六卷附録二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羅願撰。【略】淳祐甲辰，願由知南劍州改鄂州，乙巳卒於官，州佐劉清之爲刊其遺稿，名《鄂州小集》，止六卷。史稱十卷，與原集不合。蓋《宋史》多訛，不足爲據。此本卷數雖符，然編次無法，又以《新安志》中小序二篇入之，疑經後人掇拾而成，亦非其舊也。

《結一廬書目》卷四 《鄂州小集》五卷附録一卷，宋羅願譔，明洪武二年刊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四 《羅鄂州小集》六卷附録二卷，明洪武刊本，汪啓淑舊藏。宋羅願撰。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五 《豫章文集》十二卷，羅氏本。乾隆辛未留保補訂，有序，裔孫羅蒼校刊。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羅鄂州小集》五卷，明刊本。新安羅願著，從孫朗校。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二一 《羅鄂州小集》五卷附《鄂州遺文》一卷，明刊本。宋羅願著。天啓間族裔羅郎刻本，與別本分六卷附録二卷者不同。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鄂州小集》五卷，明刻本，宋羅願撰，天啓丙寅四月初吉裔孫羅郎跋，附《羅鄂州遺文》。

《適園藏書志》卷一二 《羅鄂州小集》五卷，明洪武刻本。宋羅願撰。

《藏園群書經眼録》卷一四 《羅鄂州小集》五卷《鄂州遺文》一卷，宋羅願撰，明洪武二年七世孫傳道刊本。十一行二十一字，大黑口，四周雙闌。前有宋濂、趙壎、李宗頤、蘇伯衡、林公慶、馬鑒序，後有王禕序，又趙汸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羅鄂州小集》五卷，宋羅願撰，【略】明洪武二年羅宣明刻本，何焯批校并跋，二冊。《羅鄂州小集》六卷，宋羅願撰，【略】附録一卷，明刻本，五冊。《羅鄂州小集》六卷，宋羅願撰，【略】清康熙五十二年羅哲七略書堂刻本，莫棠跋，二冊。《羅鄂州小集》六卷，宋羅願

撰，【略】清光緒十九年李氏刻本，吳梅批校幷跋，二冊。

雜錄

程哲《羅鄂州小集凡例》　《鸚鵡洲後賦》首云：「乾道六年，端規道鄂如荆，感鸚鵡洲之事，慨然爲賦。願覽而繼之。」則前一篇的是羅鄂州作，誤入《小集》中，今爲改正。趙東山書後，稱「《小集》五卷外，片言不可復得」。今案《東觀漢記序》見馬端臨《文獻通考》，《汪王廟考實》之文十一篇，一見王伯厚所輯《忠烈廟實紀》，一見家堂墩《新安文獻志》，皆信而可徵。又《新安志序》向亦失載。續成《補遺》一卷。集中《宴劉尚書致語》未有口號七律一首，本宜移置詩類，第以事文聯屬，姑仍其舊。

伍崇曜《羅鄂州小集跋》　右《鄂州小集》六卷，附錄一卷，宋羅願撰，附錄則其兄頌遺文也。案願字端良，號存齋，歙縣人，事蹟附見《宋史・羅汝楫傳》。汝楫，存齋父也。是書與所撰《爾雅翼》，《四庫提要》均已著錄。顧是書作附錄二卷，《提要》云其兄頌、弟頎、姪似臣之文，而此冊僅一卷，無弟姪之文，殆重刊別本歟。【略】咸豐癸丑芒種節後，南海伍崇曜跋。

舒璘

論述

王應麟《廣平書塾記》　乾道、淳熙間，正學大明，朱子在建，張子在潭，呂子在婺，陸子在撫，學者宗之，如日月江漢，光潤所被，皆爲名儒。於是明有四先生，其一曰廣平先生文靖舒公。先生之學，講於張而成於陸，考德問業於朱、呂，心融神會，精知力踐。其躬行有尚絅之實，其誨人有時雨之澤，沈、袁、楊三先生道同志合，化東海之濱爲泗沂，位不配德而教行於鄉，聲聞於天下。

舒玠《集刻廣平先生類稿序》　道學之傳非一日矣。【略】自大宋名賢輩出，立說著書，文章崛起，建有朱子晦菴，潭有張子南軒，婺有呂子東萊，撫有陸子象山，而道學復明於世，稱極盛焉。我祖文靖公生於是世，不憚千里而負笈，直挾風雨以往來，親炙於四子之門，以得其傳，亦可知道學之淵源有自也。祖諱璘，字元質，號廣平先生，謚文靖。中乾道八年進士，教授徽州，築風雩亭，啓迪諸生，講明正學，爲天下第一教官。後宰平陽，及爲宜州通守，其所交游皆當世名公，與答書啓劄子，時勤砥礪，以實學相規，而未嘗懷利祿之心。論常平、荒政、保長、茶鹽，開陳利弊，以實政惠民，而未嘗有虛假之辭，至今可仿而行焉。厥後家居，建塾名廣平書院，立一山長，講義教子若孫，如鉉及津、湜、滋、泌、棫、莊者，咸得道學之傳。

全祖望《雍正本舒文靖類稿序》　舒文靖公之學得於其婦翁童公持之，故楊文靖公高弟也。文靖未成進士，又受業於張公南軒，因遍求益於晦翁、東萊，而卒業於存齋。四先生之中，莫若文靖之淵源爲最博，其行亦最尊。其生平所著《詩說》、《禮說》，皆爲經學之宗，《廣平類稿》則其文也。《寶慶志》云：「嘉定初，朝廷革文弊，選前輩之文以範後學，舒文靖公實冠編首。」世知文靖之理學，而不知其文爲當時宗仰若此。當文靖時，巨公元夫甚多，乃以其文冠者，蓋其心氣和平而議論質實，以消詭誕之習俗。嘗聞諸清容之言，以爲淳熙以後多竊取《國策》、莊周之詞，事遽起而輟，語未畢而更，斷續鉤棘，荒唐變幻，淪胥而莫能以救。斯其所以亟取於文靖之文也。夫六百年以來，遺稿脫落，康熙中同里萬先生充宗求之其家，得其奇零不完者四卷，南雷寄之詩曰「甬上舒公有舊文，郵筒千里特相聞」是也。時南雷方輯《宋儒學案》，爲撮其論道之精者，以及常平、義倉、鹽法、茶法、保長、學政諸科可以見之施行者，其輯《宋文鈔》亦錄其尤。予乃更釐定之。是雖不足以盡文靖之文，然而得其存者亦幸矣。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雖殘編，要可寶也。《行狀》稱文靖於舉主無稱門生者，今觀其謝薦諸啓，皆引古誼以相規，大儒風節，不肯稍屈如此，是豈可以區區文字目之哉！

張壽鏞《舒文靖類稿序》　壽鏞嘗讀戴剡源文云：「家西十里外，茅洋小山中土冢纍然，初不封樹，鄉先生舒文靖公墓也。爲詩弔之，曰：『莫輕數尺黃泥壞，埋卻斯人後更無。』嗚呼！先生有立身之正學，有修身之實行，參承於南軒，而仰證於象山。遠則審定於周、程、朱之見聞，近則問辨於楊、袁、沈

之交際，陳本堂題先生書堂言之盡矣。夫爲學難，爲學而求其平實尤難者矣。當宋乾、淳之際，文氣稍萎敝矣，自先生振之以宏實，而士氣爲之一變。公朝拜爵，私門謝恩，上則挾富貴以臨下，下則冒廉耻以干上，雖名卿大夫，亦終不免於流俗。先生大聲疾呼，謂薦舉之法乃國家所以求賢，非士大夫干祿之門，而士氣爲之再變。世之言儒者必擯吏，習吏者必違儒，融偏揉異，以適於世用，有幾人哉！先生《論常平》、《論茶鹽》、《論保長》、《論義倉》，一一合於時宜，不爲高談，而天下後世咸取爲法。每讀其書，又未嘗不想見其人。至若內美充實，有孚盈缶，即之若虛，叩之若無，袁蒙齋所謂第見坦坦蕩蕩，了無偏倚者，自表而論，固無異於常人也。謝山謂淳熙四先生，惟先生事年最長，亦惟先生最爲平實。「平實」二字，既可概其一生。平而奇，實而虛，尤足徵其神妙。蓋其見道之眞，得之疏席敝床之中，益之櫛風沐雨之下，豈偶然哉！平生著述散佚多矣。黃梨洲始搜得《廣平類稿》殘編，傳於世者止此。《宋史》本傳稱其教授新安，作《詩》、《禮》講義，家習人傳，今亦不可見。然即僅存者以觀，精知力踐，煦然陽春，有本者如是，是之謂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死生夜旦，夫復何喟。若先生者，誠不死矣，墓云乎哉！重刻《類稿》，以愧夫與草木同腐者，且懍懍懼焉。因書以爲序。

傳記

楊簡《宜州通判舒元質墓誌銘》　慶元五年己未九月二十九日，友人宜州通判舒元質氏卒。訃聞，簡哭諸寢門之外，既而奔奠於元質之廬，又哭盡哀而反。【略】元質諱璘。【略】生而敦樸，得子淵之愚，道心融明，所覺非思，一時師同門、志同業者，則簡與沈叔晦、袁和叔也。元質於書無所不貫，尤精於毛、鄭《詩》。早遊上庠，爲南軒識荊。乾道壬辰中進士第，擢信州教授，隨丁承議憂。易喪誠信，哀毀骨立，孝友聲益彰。服闋，特差充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載遷教授新安。愈自磨勵，其於晦翁、東萊、南軒及我象山之學，一以貫之，新安之士執經而問難者，堂溢階充，兩端不竭不怠。築風雩亭以自娛，其萬物同春氣象，或狂點不得爭殿最也。時世故紛揉，天災沓臻，國病於需，民艱於食。元質緯不暇恤，憂常在公，於是議《常平商鹽政經荒策》、《論保長》，凡爲書若干章，上之刺史守尉，其採而試者，效輒響應。當道廉而賢之曰：「文學政事，兩擅其優，是爲天下第一教官。豈宜投置閒散？」乃擢令平陽。平陽之民沐元質之德者，咸興誰嗣之歌。三載考績，遷宜州通判。元質以仕路頗蓁，拜命便歸，未果即行，遽夢兩楹之奠。元質生於紹興丙辰九月廿八日巳時，至是卒，享年六十有四。始元質在徽，賢聲籍籍，自中書、密府諸貴人交口薦譽，咸欲出自己門，而元質澹然於聲利之場，惟道德性命是究。其於津要，無寸楮及，故材不得盡其長，道不得大其用，而竟以別駕終。昔韓退之志子厚之文曰：「使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嗚呼！退之可謂知子厚之深矣。吾與元質也亦云然。【略】銘曰：猗歟元質，道心懇誠。誘也匪牽，樂恬簞瓢。隙廬蕭蕭，鏗然誦絃。挼繹挼繹，有勛其編。百里大賢，維藏之石。簡最其迹，永永萬年。

紀事

袁燮《舒元質祠堂記》　士生於世，以篤實不欺爲主，對越上帝而無歉，質諸古人而不怍，微有差焉，痛自懲艾，無復毫髮之矯僞，是謂篤實。嗚呼！若鄉友舒君元質者，眞其人歟。元質狀貌不逾中人，而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每自循省，苟不聞道，無以爲人，汲汲乎不啻於飢者之嗜食，寒者之索裘也。遊太學，交結皆良友。時張宣公官中都，元質請益焉，有所開警。又與其兄西美、弟元英同親炙象山先生，西美、元英皆頓有省悟，元質則曰：「吾非能一蹴而入其域也，吾惟朝夕於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元質此語，某實親聞之。躬行愈力，德性益明，與其兄弟家居講貫，若合符契，罔有差別，而後公論翕然並稱之。徽學雅稱多士，而自規繩廢弛，寖不如昔，前官每有不可爲之歎。及元質典教此邦，奮然曰：「士之嫉惡，獨不在我乎！」則以身率之。時猶在選調，同寮有爲之經營薦舉者，元質力止之曰：「是非我志也。」既而令聞藹然，諸公推輓惟恐後。元質始受之，不稱門生，不以駢儷語爲謝，蓋信道甚篤，利祿之念截然不萌，故諸公亦深亮焉。教人以躬行，諸生知嚮方矣，加之不憚勤勞，日日詣學，隆冬酷暑未嘗少懈，暮

夜亦間往。又築風雩亭，會集其上，日有講求涵泳之功。質或不美，毋庸忿疾，端吾渠矱，需其自新，久乃有勇進不可遏者。此邦之人追思至今，僉曰：「吾鄉學問之源窒而復通者，此先生實開之也。」【略】元質之賢行可稱述者多矣，要以篤實不欺爲主。【略】考其生平發於言論，率由中出，未嘗見其一語之妄。此《易》所謂「有孚盈缶」者，可不謂有德乎？元質既歿，諸子壹遵先訓，秩然有倫，相勉以善道，鄉黨中以爲儀表，非有德之後典刑猶在而能爾乎？

袁甫《奉化縣舒先生祠堂記》 先生墓在奉川松谿里，其墓碣慈湖先生所作也。先生典教新安，其祠堂先君正獻公所記也。今奉川邑大夫胡君逸駕景行前哲，聿新祠宇，邑人尊事之，又俾某爲之記。顧藐焉晚學，何足窺先生之仞牆。雖然，自兒時見先生，每過家塾，拱立侍旁，已有所興起。又觀先生所說《三百五篇》，與我心契，似若有得。弱冠因仲兄就先生學於新安，歸言飲食景行前哲，聿新祠宇，邑人尊事之，又俾某爲之記。顧藐焉晚學，何足窺先生之仞牆。雖然，自兒時見先生，每過家塾，拱立侍旁，已有所興起。又觀先生所說《三百五篇》，與我心契，似若有得。弱冠因仲兄就先生學於新安，歸言飲食起居之詳，與先正獻公所稱若合符節。後與先生諸子交，益知家法之懿，闔族聚居，交相敬愛，皆先生有以表倡之。某雖未嘗數侍先生之謦欬，然其獨得於心者，有不可以言語形容盡；而非假言語，又無以寫我心，請因胡君之請而有述焉。先生眞有道之君子也，道非形器，非離形器，先生內美充實，可謂「有孚盈缶」矣。而即之若虛，叩之若無，第見坦坦蕩蕩，洞無城府，溫溫謙謙，不異常人，終日窮年，應事接物，小心畏忌，周旋規矩，而超然常與造物遊。陶陶乎，浩浩乎，生乎天壤之間，獨能餐此天和，享此眞樂，而未易與世人言也。故先生之胸襟，光風霽月也；先生之節操，山高水長也；先生之詠詩，天籟自鳴也；先生之作文，鳶魚飛躍也。洙泗風雩之氣象，先生有焉。處逆境不知其逆也，居順境不知其順也，千變萬狀，自爲紛紛，而不知其爲千爲萬也，亦不知其爲一也。先生之言曰：「敞牀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此先生之學所以深造自得，而某之所謂眞有道之君子也。其他稱述已多矣，奚以贅爲。胡君與余俱甲戌進士，邑政不擾而人安之。其爲先生立祠也，豈非斯道有默會於心者耶？雖然，先生之道，揭日月而行。某之假守新安，嘗爲先生請易名於朝矣，而卒未果遂。胡君倘持是而申前請焉，必有慨然主盟吾道者。先生諱璘，字元質，宰溫之平陽，終於宜之別駕云。

《寶慶四明志》卷六 舒璘字元質，舊字元賓，六世祖居明之奉化。父畝，登紹興庚辰進士第，終通直郎。璘弱冠捧鄉書入太學，時張宣公官中都，璘每請益，有所開警。繼與兄琥、弟琪從象山陸文安公遊，琥、琪頓有省悟，璘則曰：「吾非能一蹴而入其域也，吾惟朝於斯，夕於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朱文公及呂成公兄弟相與講切，旨意合同，嘗徒步至金華謁文公，中途寓書於家曰：「敞牀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其所養可知。乾道八年，以上舍賜第，兩授郡學官，不赴，爲江西漕屬。或忌璘所學，望風心議，及與璘處，了無疑間。分教新安，士習頓革。是邦大比，《詩》、《禮》久不預賓送，而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浸盛。丞相留公正謂璘爲「當今第一教官」，尚書汪公逵爲司業，首欲薦璘，或謂璘舉員已足，逵曰：「吾職當舉教官，舍新安將誰先？」卒剡薦之。璘雖受知於人，未嘗徇俗稱門生。瞽宰平陽，邑大事殷，酬應亹亹，嘗曰：「蒙雜而著。」時郡政頗苛，及璘以民病告，辭嚴義正，守爲改容。秩滿授宜州倅，致仕卒，年六十有四。璘資稟粹和，學術正大，嘗自言淵源所自曰：「南軒開端，象山洗滌，老楊先生琢磨。」璘融會諸公之學，且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嘉定初，朝廷革文弊，選前輩程文以範後學，璘文實冠編首。正獻袁公燮謂璘「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文元楊公簡謂璘「不失聖門忠信之主本」，宣獻樓公鑰謂「璘之於人，如熙然之陽春」，其爲諸公欽服如此。

方孝孺《繼志堂記》 昔宋乾道、淳熙之間，子朱子倡孔孟之道以開學者，天下和之者甚衆。而陸文安公子靜獨以其所自得出乎其間，與之相角，聞其說者或疑其高遠而難繼，然嘗誦其言，以爲「宇宙內事皆吾事也。卓哉言乎！此豈勦說竊取而爲此言也乎。其道之所至，未必皆合於聖賢，而斯言則聖賢不能易也。【略】四明舒君敬義作講學之堂以教其子孫，而名之曰「繼志」。問其所慕，則其祖文靖公璘，而文靖公則陸公之門人也。因陸公之言而推其志，是豈苟以儒學自名者乎！率是以爲君，則可俾宇宙內無失所之物；率是以爲臣，則可俾當世無不善之政。雖不獲見知於時以行其道，然其所至，事功輒赫赫交著，其志亦概可見矣。然則文靖之所學，敬義之欲起而繼之者，寧不在茲乎。

《宋元學案》卷七六 舒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也。婦翁爲同里童大定楊文靖公弟子也。故先生少得聞伊洛之說。先生狀貌不踰中人，而雅有大志。【略】尤留心中朝治亂之故，樓宣獻公授舍人，先生貽之書曰：「十月震電甚異，大防當思所以爲宗社久安計，不致以賀詞進。」寧宗即位，先生貽徐

忠文公書曰：「聞山陵地尚未定，聞大安宮只就南內，又聞新君猶未得躬問寢禮，不審遲疑何故？某憂國之念搖搖如懸旌。」又曰：「民命病極矣！水災甚廣，中朝曾作利害事拈出否？」又貽陳郎中英仲書曰：「集賢總百官，晦翁侍講席，諸君子亦次第位乎朝矣，而傳聞時政尚猶伴渙，事固不可以驟然。今日諸賢，大約回護之功多，而誠實之意少。上焉者議論不切事情，下焉者祇欲相安無事，雖有憂國之心，未有善後之機。日復一日，機不再來，甚可憂也。」及聞諸公多求退，先生又貽之書曰：「某不勝杞國野人之憂。若皆相時潔身以退，緩急將誰任？」已而朱文公等相繼去國，先生嘆曰：「吾輩短氣矣！」呂忠公南竄，先生貽之書曰：「所冀緝熙學力，不磷不緇，否泰循環，吾道未必終窮也。」蓋先生之眷眷世道者如此。初，諸公欲薦先生，皆力止之曰：「是非吾志也。」其後，自禮部尚書尤袤以下，推挽者衆，不得已受之，然不稱門生，嘗答諸舉主書，【略】諸舉主得書，亦雅重之。

著錄

舒玠《雍正集刻廣平先生類稿序》　世遠言湮，而我祖之《類稿》鮮有見者。迨八世孫諱讓手錄編次，得十二世外孫鄔孟坎與本邑蕭侯付諸梓人，僅文靖公之《言行考》也，所遺《類稿》，終湮沒而無聞。玠也不肖，【略】而集我祖之《類稿》也半，耿耿於懷，痛恨不能光前以裕後。自是搜羅遍閱，手錄遺稿一百十四篇，與目錄相對，無一缺者，乃今而知《類稿》之全也。意將鐫諸木矣，而惜乎匱乏無資，愧孰甚焉。於是謀諸本族之子衿，幸各慨然捐資。議甫定，始授諸梓人，時則有與玠同主祠事者若廷元正功、琦佳爵，皆如命從事，戮力以勳厥成焉。【略】時雍正辛亥正月望後，十六世裔孫玠頓首百拜，謹序。

全祖望《雍正本舒文靖類稿序》　夫六百年以來，遺稿脫落，康熙中同里萬先生充宗求之其家，得其奇零不完者四卷，南雷寄之詩曰「甬上舒公有舊文，郵筒千里特相聞」是也。【略】四先生之後裔，舒氏爲盛。明嘉靖中，建正學於府城者，舒氏之後人也，近已頹矣。予方謀重爲補葺，而舒氏之後人復新之。予喜其不忘先生之學統也，乃勸以是稿付之梓人，而序其首。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舒文靖集》二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舒亨熙《跋四庫全書總目簡目舒文靖集提要》　謹案《類稿》四卷，爲子孫所世守，其二卷本之著錄於《四庫》者，則未之見也。【略】伏讀《欽定提要》中稱《與陳倉劄子》【略】諸篇目，悉與《類稿》符合，所引篇中語亦一一具在，疑兩本大略相似，特「集」與《類稿》命名不同，二卷、四卷編次互異耳。今以未見閣本，名、卷悉仍明本之舊，而恭錄《總目》及《簡明目錄》弁冕卷首，以爲我舒氏子孫榮耀焉。【略】同治十一年十月朔日，知汝州、直隸州候補知府卓異加一級臣舒亨熙恭跋。

又《跋全氏雍正本序》　右序從《鮚埼亭集外編》錄出。亨熙今刻所據者，爲國朝雍正間先文靖公十六世孫玠刻本。玠與全氏同時，似其本即出全氏所定。然玠實據明成化間公八世孫讓刻本重刊，非全氏本，疑全氏所云奇零不完更釐定者別是一本，而固未刊刻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舒文靖集》二卷，舊鈔本。宋舒璘撰。【略】此本初不分卷，卷首有翰林院印，中有校簽，鈎勒集中書誌墓誌記錄爲上卷，劄子與啓爲下卷。著錄《四庫》，或當時之底本耳。

又　《文靖集》二卷，精鈔本。《浙江採進遺書總錄》：《舒文靖集》一冊，寫本，宋教授鄞縣舒璘撰。吳焯題云：「雍正間，慈溪鄭義門以此冊見貽，蓋爲姚江梨洲黃氏（宗羲）從其裔孫鈔得者。」按館中底本原止一冊，分編爲二。別見雍正辛亥十六世孫玠刻本，題《廣平先生類稿》，作四卷，核之仍一百十四篇。玠序稱【略】似梨洲即鈔於《類稿》將刻之時耳。

張壽鏞《四明叢書本舒文靖類稿序》　平生著述散佚多矣。黃梨洲始搜得《廣平類稿》殘編，傳於世者止此。【略】重刻《類稿》，以愧夫與草木同腐者，且懍懍懼焉。因書以爲序。

藝文

樓鑰《祭舒簽判琥通判璘文》　猗歟舒氏，何其多賢。昆仲飛英，俱是少年。西美、元英，既已玉折於往歲，所賴以主門戶者，惟傳正、傳道、元質之鼎立，而乃相隨於九原耶！【略】惟吾元質，良知自天，蚤登上庠，受知南軒。一日千里，師有淵源，學道愛人，中心拳拳。新安客授，範模陶甄，橫陽撫字，吏

畏民安。私淑諸人，春誦夏絃，本「思無邪」，貫《三百篇》。處以治中，傷哉士元。嗚呼！二公之亡也，固無憾於其身。我之弔也，傷吾今之不復見此二人。兄之於事，如燭照而數計，季之於人，如熙然之陽春。主盟義風，聲至譽臻，事無劇易，人無故新。鄉有曲直，不於公堂，而惟兄之訴，人有叩情，不之他人，而惟季之親。今而忽焉，連璧沈淪。嗚呼！天之於舒氏，何多予以才，而不使究其用，不予以利祿，而強其名，豈名者造物之所甚貴，有非利祿之所均耶？我有疑慮，從誰咨詢，里有後生，繄誰是遵。悲夫傷哉！靈輀有行，雙旐相因，薄奠寫哀，豈吾儕之私情。上爲清時惜此人物，而下爲吾鄉痛二公之不得伸也。

袁燮《祭通判舒公元質文》 某與吾兄，金蘭之契，餘三十年，義均兄弟。聞兄之疾，且旦懸繫。自溫還明，休息勞勩，謂沈痾之既痊，每拊躬而自慰。曾不幾時，遽以訃至，驚呼失聲，何以至是。喪我良友，如之何不痛心實涕也。嗚呼兄乎！天稟之粹，如彼鳳麟，爲時嘉瑞。自始奮發，蚤聲槐市，經術淵源，辭采宏麗。退然不矜，日益磨厲，隆師親友，刳心刻意。思古聖賢，標準萬世，仰攀高躅，謂必可繼。操行有常，屋漏無愧，不求名聲，不貪榮利。護養良心，毋敢失墜，孚於家人，施諸政事。教養作成，士賢而藝，吏畏其公，民懷其惠。平生力學，纔見一二，謂福履之方隆，俄一朝而川逝。嗚呼兄乎！孰能盡力閨門，如兄之躬行孝悌乎？孰能保養名節，如兄之肝膽忠義乎？又孰能舉世信之，如兄之不遭譏議乎？攷其終身，蹈履純備，死生夜旦，夫復何喟。而所可深痛者，朋友乏切磨之益，而後學失歸依之地也。聞兄之喪，欲往莫遂，拊棺慟哭，形於夢寐。寓哀情於一觴，望靈帷而涕泗。嗚呼哀哉！

文天祥《郡學祠四先生文》 嗚呼！師道不立，朋何以興；心學不傳，朋何以成。師立心傳，孔氏教行。張、呂、朱、陸，森然戶庭。於時鄭峰，鐙熒鐸鳴。舒、沈、楊、袁，人皆名稱。廣平之學，春風和平。南軒發源，象山始亨，金華武夷，夜窗幾評。定川之學，秋霜肅凝。瞻彼慈湖，雲間月澄。瞻彼絜齋，玉澤冰瑩。溯源皆從，象山弟兄，養其氣翳，出其光明。走也南來，願挹典型。於郡之庠，儼列丹青。先授皎皎，後習烝烝。即心是道，非言語爭。有克似之，東南得朋。

黃潤玉《舒文靖贊》 先生之學，自陸而朱。融會貫通，卒爲大儒。美境佳趣，風雨敝牀。師模後進，煦然春陽。

汪綸《廣平先生祠》 鄉邦德教感人深，自昔祠堂在泮林。俎豆昭昭存盛典，絃歌靄靄播遺音。儒風共想仍留遠，文脈何堪遽陸沈。廢址殘碑荒薺合，悵然回首欲沾巾。

又《廣平書院》 舒公設教廣平鄉，濟濟儒紳集講堂。一代文風成美俗，百年喬木靄清光。典型猶見圭田在，世澤何堪舊業荒。過此恐聞金石奏，令人追想魯共王。

雜錄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舒文靖集》二卷。【略】璘棲遲州縣，終身未一挂朝籍，故集中無章奏之文，其經略遂不可考見。本傳亦但稱其教授新安，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浸盛。然觀集中《與陳倉劄子》，論常平義倉茶鹽保長之法，深切時弊，皆其教授新安時所作，則璘亦非短於經世者也。本傳稱璘釋褐之後，兩除郡教授，不就。未著其所除者何郡，今觀璘自作其父壙銘，篇末有曰「子璘迪功郎、信州州學教授」，則是所稱兩郡之一，而本傳失之者。又本傳稱璘爲徽州學官，司業汪逵首欲薦璘，或謂舉員已足，逵曰：「吾職當舉教官，舍斯人將誰先？」卒劾薦之。今集中有申謝傳漕及張守、陳倉三人薦舉劄子，又有《謝李提舉書》，乃獨不及逵。其《與樓大防書》云：「前張守所惠薦章，蒙示回簡，方知所自。」《與王大卿書》亦云：「荷禮書尤丈、漕使傳丈、倉使陳丈惠然相舉，皆出提奬之賜。」亦均不及逵，與本傳亦復互異。《道學》、《儒林》兩傳，爲修《宋史》者所最留意，而參考斯集，已舛漏如是，是亦足證托克托等之疏謬矣。

顧禧

《吳郡志》卷二二 顧禧字景繁。祖沂字歸聖，知襲州，父彥成字子英，兩浙運使，皆有賢名。禧雖受世賞，不仕，居光福山中，閉戶讀誦，博極《墳》、

《典》，所著書甚富。注蘇文忠公詩尤詳。紹興間，郡以遺逸薦，閑居五十年不出，名重鄉里。

顧長卿《志道集叙》　從伯父景繁公少任俠，既壯，折節讀書，於諸子百家、方技卜筮之書罔不披究，爲文輒千萬言，徹日夜無倦容，聲名藉甚遠近。於是里中同學者多忌公，口舌攻搏，難端叢起。公獨以直道持乎其間，無所依倚，惟與鄞縣林庇民保、高安譚子欽惟寅交最善，主兩先生家數年，而忌者愈謀所以中之，指作《周世宗宮詞》爲蘗，禍幾不解。會以遺逸薦得白，歸，乃具杯酒釋奠，盡焚生平所著述凡百餘卷，無復隻字存者。病革之日，惟枕書長嘯，略屬後事數端而已。嗚呼！公讀書一生，而潦倒困苦，以布衣歿，而一時同學蔑不通籍貴顯，子孫豪富甲閭巷。蒼蒼報施，又不知于詩書文字果何如也？【略】至元壬辰春月，泉州石井書院山長、福州路教授姪長卿子元氏拜書。　翁方綱按：此序出於景繁之從子子元，至元壬辰是元世祖二十九年，距嘉泰初蓋九十年矣。而其中言少侍伯父，則景繁之卒當在嘉泰之後。此《注蘇詩》之鋟板，蓋景繁猶及見之。《吳郡志》謂景繁隱居五十年，當是自紹興之末至嘉泰初耳。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志道集》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舊本題宋顧禧撰。禧字景繁，吳郡人，居於光福山，閉戶誦讀，不求仕進。紹興間，有司以遺逸薦，不起。後築室邨村，表曰漫莊，凡田居五十年而終。嘗與吳興施宿註蘇軾詩，行於世，陸游序所謂「助以顧君景繁之賅洽」是也。茲編稱禧子宏聞搜求遺稿，從江浙提刑轉運任某鈔得若干首，取《魯論》「隱居求志」之義，題曰《志道集》，然莫知其所自來。卷首有禧姪長卿序，稱禧以文章擅名，爲里中同學所忌，指作《周世宗宮詞》，禍幾不解。會以遺逸薦，得白，於是以杯酒釋奠，盡焚生平所著述，凡百餘卷，無復隻字存者。其叙述禧生平頗具，惟序末署至元壬辰，乃元世祖即位之二十九年。禧爲宋高、孝時人，相距一百餘年，安得有其姪尚在，爲之作序？又考集中多載洪興祖倡和之作，興祖當紹興中以忤秦檜貶死，禧正與之同時，又似乎眞出禧手。惟贈行省任古一首，宋時無此官名，而序中則作提刑轉運任公，復與宋制相合。其長卿結銜稱石泉書院山長、福州路教授，又非宋官，殊參錯不可解。詩僅三十餘首，且多俚句，疑其出於依託焉。

《蘇亭詩話》卷五　龔明之《中吳紀聞》：「顧禧字景繁，居光福山中。其祖沂，字歸聖，終龔州太守。其父彥成，字子美，嘗將漕兩浙。景繁雖受世賞，不樂爲仕進，閉戶讀書自娛，自號漫莊，又號癡絕，嘗注杜工部詩，其他著述甚富。所與交者皆一時名士。鄱陽張紫微彥實擴，以詩聞天下，景繁結爲一社，與之唱酬。今張集有《送顧景繁暫歸浙西》詩云：『牆頭飛花如雪委，牆根老柳絲垂地。春正濃時君不留，山路曉風鳴馬箠。濤江入眼浪千尺，想見吳儂問行李。田園久荒漫簡校，親舊相逢半悲喜。行朝諸公訪人材，故人新賜尚書履。袖中有策則可陳，君亦因行聊爾耳。』又他詩稱譽景繁不一，如云：『顧侯風味更嚴苦，家貧闕辦三韭菹。龜腸撑突五千卷，底用會稡篾蟲魚。』又云：『虎頭文字通前輩，衮衮顓蒙分尺素。天閑老驥日千里，何用鹽車迫蹇步。』景繁隱居五十年，享高壽而終。又自注云：『予視景繁爲中表，與施宿武子同注蘇詩，即其人。』」按翁本附錄顧景蕃，據知「蕃」亦作「繁」，又注杜詩也。其所交亦不僅林潭二君矣。又陳鵠《耆舊續聞》云：「趙右史家有顧禧景蕃補注《東坡長短句》眞蹟。」知顧不獨注詩也。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一　《志道集》一卷，舊鈔本。宋古吳顧禧景繁著。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一二　《蘇詩補注》八卷附《志道集》一卷，國朝翁方綱撰。蘇齋本，乾隆四十一年刊。

徐似道

論述

綜論

《誠齋詩話》　自隆興以來，以詩名者：林謙之、范致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近時後進有張鎡功父、趙蕃昌父、劉翰武子、黃景說巖老、徐似道淵子、項安世平甫、鞏豐仲至、姜夔堯章、徐賀恭仲、汪經仲權。【略】淵子云：

「煖分煨芋火，明借績麻燈。」又：「客路二千年五十，向人猶自說歸耕。」

樓鑰《石屏詩集序》 復古字式之，【略】篤意古律。雪巢林監廟景思，竹隱徐直院淵子，皆丹丘名士，俱從之游，講明句法。

孫應時《與徐郎中似道書》 頃聞太和佳政，專用藏富於民之意，公堂觴詠，正作山谷道人後身。【略】清明高雅之姿，瓌妙卓越之文，給札視草，階升自茲。

《後村詩話》續集卷三 淵子有《□竹隱集》十一卷，多其舊作，暮年詩無棗本。此公曾見石湖、放翁、誠齋一輩人，又材氣飄逸，記問精博，警句巧對，天造地設，略不戟人喉舌，費人思索。人品在姜堯章諸人之上。集中及晚作尤佳者，昔已有絕句詩選，今摘其警句於後：「曉梵魚出聽，夜禪石點頭」（《體千進夫》），「胸中著雲夢，皮裏有陽秋」，「自作先生傳，誰爲故吏碑」（《挽錢觀文》），「高上春坊酒，眉尖野店茶」，「肩成山聳因尋句，眼作花昏爲勘碑」（《陳宜子求碑》），「天寒不知翠袖薄，日煖但覺玉煙生」（《水仙花》），「黃四孃花空朵朵，謝三郎鬢已蒼蒼」（《燕生》），「索醉寧傾問字酒，忍飢不取作碑錢」，「駒入隙來元不礙，蠅鑽紙出定何妨」（《紙閣》），「化成銀地佛應喜，移下玉樓天不知」（《雪》），「北風萬籟自宮徵，南日一軒眞袴襦」（《南日》），「但欲有衣存妓妾，不愁無帳列生徒」（《明簾》），「劉顯貴爲天子友，退之窮作相君書」（《王士穎以布衣自命》），「我本田家子，驅來作長官。政雖無小異，民卻自相安。靜或焚香坐，閒因展畫看。庸人擾之耳，只道太和難」，「巢餘太古雪，人有正始風。頭如雪絮白，面作春桃紅」（《題雪巢》），「一鞭加爾膚，萬刃劃吾腹。就令猛於虎，何忍食子肉。世無冷鑊湯，邑盡活地獄」（《裝太和米綱》），「老覺此身無一堪，尙牽詩課撚衰髯。亦知庭院西風惡，直爲秋香不下簾」（《秋日》），「一瓶儲粟一囊錢，兒學箕裘女紡塼。更買小邱吾事畢，勘書評畫了殘年」，「可憐玉雪不供愁，似倩詩翁作□□。□□此君雖強項，歲寒相對卻風流」（《瓶中梅花》），「□以螯巨笑螻蟻，冠山戴笠等逍遙」（《□石潮》），「不識廬山孤負目，不食螃蟹孤負腹。亦知二者古難幷，行到九江吾事足」。「巾墊雨，佩飛霞，解客嘲，攻墨守，通明殿，不夜城」（《雪》），三雅、六經。「大官連檣十萬艘，小官僅得一葉如。漁舠其中何所有，白髮翁媼幷兒曹。赤腳婢三後執爨，蒼頭奴二前操篙。元眞筆床間茶竈，吏部酒杯兼蟹螯。書緘一箱半魚蠹，一束百軸成牛腰。平鋪藁秸薦貓犬，賸買棗栗供猱猱。新花鬱屈作萎木，清酒蕩搖成濁醪。蓬低日覺牛角折，竈近時聞羹釜轑。高驤正難望鷁首，緩進豈敢爭龍標。全家窘拘嚢蹐跼，長物屛當隨週遭。桑樞駟馬各是累，人肝薇蕨俱成饕。不須彼此更相笑，未必鬱林之石賢胡椒」（《舟行》）。

《圖爐詩話》卷五 楊誠齋云：「隆興以詩名者，林謙之、范至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皆有集。後進有張鎡功甫、趙蕃昌甫、劉翰武子、黃景說巖老、徐似道淵子，項安世平甫、鞏豐仲至、姜夔堯章、徐賀恭仲、汪經仲權、方耒。」喬讀其所引者，皆有好句，頗帶打油氣。

分論

《賀周益公致仕啟》 《後村詩話》續集卷三：徐淵子《賀周益公致仕啓》云，【略】淵子此作甚佳，然爲詩名所掩。

《立皇太子制》 《四朝聞見錄》甲集：寧皇立皇子洵，時上春秋猶盛。竹隱徐似道行制，詞內二句云：「爰建神明之胄，以觀天地之心。」眞學士也，其意味悠長矣。

《九日》 《鶴林玉露》甲編卷二：徐淵子《九日》詩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誰憐老孟嘉？牢裹烏紗莫吹卻，免教白髮見黃花。」時一朝士和云：「呼兒爲我整烏紗，不是無心學孟嘉，要摘金英滿頭插，明朝還是過時花。」二詩興致皆佳，未易優劣。

《買硯》 《鶴林玉露》甲編卷四：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卻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其除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觀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

《虞美人》（風緊浪淘生） 《鶴林玉露》甲編卷四：淵子詞清雅，余尤愛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淘生，蛟吼鼉鳴，家人睡着怕人驚。只有一翁捫虱坐，依約三更。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傾一盞，還又詩成。」《草堂詩餘》別集卷二沈際飛評：淵子詞賦清雅，其爲人見之劉改之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觀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雅好可知。」

《上梁文》 《困學紀聞》卷一九：徐淵子上梁文云：「林木翳然，便有濠

濮間想，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初寮啓云：「得知千載，上賴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事。」皆全句。

傳記

《南宋館閣續錄》卷七　徐似道字淵子，台州黃巖人。乾道二年蕭國梁榜同進士出身，治詩賦。〔開禧〕二年正月除（秘書少監），三月爲起居舍人。

《嘉定赤城志》卷三三　徐似道，黃巖人，字淵子。歷官告院，知郢州，太常丞，禮部司封郎官，起居舍人，權直學士院，遷秘書少監，終朝散大夫，提點江西刑獄。自號竹隱，有文集藏於家。

紀事

《貴耳集》卷上　竹隱徐淵子似道，天台人，韻度清雅。《買硯》詩云：「俸餘宜辦買山錢，卻買端州一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出，買山之事定何年。」《遊廬山得蟹》詩曰：「不到廬山辜負目，不食螃蟹辜負腹。亦知二者古難幷，到得九江吾事足。廬山偃蹇坐吾前，螃蟹郭索來酒邊。持螯把酒與山對，世無此樂三百年。時人愛畫陶靖節，菊邊東籬手親折。何如更畫我持螯，共對廬山作三絕。」淵子爲小蓬，朝聞彈疏，坐以小舟，載菖蒲數盆，翩然而去，道聞爭望，若神仙云。

《癸辛雜識》續集卷下　竹隱徐淵子似道，天台人，名士也，筆端輕俊，人品秀爽。初官爲戶曹，其長方以道學自高，每以輕脫目之。淵子積不能堪，適其長丁母憂去官，淵子賦《一翦梅》云：「道學從來不則聲，行也《東銘》，坐也《西銘》。爺娘死後更伶仃，也不看經，也不齋僧。　卻言淵子太狂生，行也輕輕，坐也輕輕。他年青史總無名。我也能亨，你也能亨。」

《本事詞》卷下　徐淵子舍人，好以詩文諧謔。丁少詹與妻有違言，乃棄家居茶寮山，茹素誦經，日買海物放生，久而不歸。其妻患之，祈徐爲之譬解，徐許諾。適見賣老婆牙者，買一巨筐餉丁，且侑以詞云：「茶寮山上一頭陀，新來學甚麼？蚌蛤螃蟹與烏螺，知他放幾多。　有一物，似蜂窩，姓牙名老婆。雖然無奈得他何，如何放得他。」丁見詞，大笑而歸。

《柳亭詩話》卷八　劉改之《賀徐直院啓》：「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研，平生雅好可知。」直院者淵子也，嘗有詩曰：「俸餘擬辦買山錢。卻買端州古研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啓蓋用其詩語。

雜錄

《詞旨・屬對》　「問竹平安，點花番次」（徐淵□□□），詞未見。（南宋時有徐似道，字淵子，黃巖人，以詞名世，著有《竹隱集》，蓋即此人。「淵」下疑脫子字。）

廖行之

論述

戴溪《省齋集序》　余官于衡，識天民，其爲人博學多聞，孝友急義，州有大事率賴公爲謀。清江劉清之子澄爲守，以其名薦于朝，不報。廖氏世有力於學校，學者咸遵之。石鼓書院成，天民與有力，其子謙初試，入爲首選，明年遂繼乃翁登科，衡以爲盛。余分教霅川，得謙書云：「先君不幸，日月易失。謙既服闋矣，哀平生遺文得拾卷。不肖之孤懼湮沒不傳，願有以序次之。」余序石鼓書院累置田近三十頃，嘗欲以其事記之，石鼓文難其人，訪諸學者，咸曰主簿公能文學者，素所尊信，儻得公文記之，庶幾不朽。今集中所載《田記》是也。余觀公爲文率典實，有教化，不爲浮辭虛說，非求以文字著名者。隨事應用，時見其一二爾，惜也年不及中，志所欲爲，千百不一施，此尤可恨也。

田奇《宋故寧鄉主簿廖公行狀》 公文思雄邁，機軸傑出，不甘寄人籬下，規模簡古，深汲蘊奧，或者莫能游其藩，則冀其少貶焉，公曰：「縱不足垂世，將必有不以是罪我者。」故嶄嶄頭角在場屋中，卒遇知音。【略】公平生無他嗜好，娛綵之暇，惟肆耕獵於詩書，尤愛玩班史，勉子姪以學問，俾從賢師傅日課月程，或自命題著述以縱臾之。【略】與朋友處，責善無隱，邂逅相過，雖觴酒豆肉，未嘗不論文賦詩，抵掌笑譚，劇飲而罷。

郭應祥《省齋集跋》 天民自少力學，五舉而後收科。於書無所不通，而尤邃於義理之奧，於文無所不工，而尤長於吟詠之適。今所謂《省齋文集》者，蓋天民既歿之後，其子所裒次者如此。若其平生棄藁散漫不存者，又不知其幾也。余與天民厚，不待誦其書而已熟其爲人，未識天民者儻開是編，亦可以想象其風采矣。

丁南金《省齋集跋》 省齋先生學粹文麗，名聲振荆楚。南金頃嘗邂逅，同赴南宮，固親炙其一二矣。今又與賢嗣益仲同官酉陽，一日出示《省齋文集》十卷，歛衽敬誦，如游荆山而獲珠璧，爛然心目，其所得豈易量耶！然高文大冊，世儒或能之，至於擬對廷策，忠概梗梗，條畫數劄，惟恐爲斯人蠹，其尊主愛人之心，視古亡愧。使天假之年，展盡底蘊，則陸宣公數十百篇仁義之炳炳者，又何遜！

慕容綍《省齋集跋》 嘗聞晉人孫綽《天台賦》成，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范每誦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以是觀之，則昔賢傳詠之際，其文識趣向，皆自標致，何其俊邁不群也！此來乘障辰陽，方瘁朱墨於垂滿之日，適秋卿出示其先正所作《省齋文集》，用是肅容，亟乘公暇，敬味辭藻，睹奥弘義，甚若列錦繡、陳珠璣於燕几之上，粲然悦目，使人顧接爲之不暇及。惜乎寬閑之意已切，徒慕三餘不能久於篇籍之囿，祇益歎美而已。

王萬金《省齋集跋》 余假守辰溪，自京口泝江西上至鄂渚，由岳陽過武陵，所見士大夫往往道秋官廖益仲之賢。泊抵郡，有青衫槐簡，氣和而貌粹，表於稠人中，雖未接詞，望而知其爲益仲矣。他日獲觀其文，考其行事，皆傑出流輩，余心敬焉。因間攜示先府君《省齋文集》，學問該博，議論醇正，可以想見其爲人，讀之聳然生敬，然後知益仲之賢，蓋家傳有自云。

葉賡之《省齋集跋》 廖氏之先，有嘗再通守於辰者，考之名記，亦既三十有三載。予適踵其官，聞之故老，爛漫稱賢，凡所爲政，今猶可紀，此心爲之起敬。今春益仲來主理院，乃其親孫，妙齡掇世科，遭家多難，歲一紀始得仕。才隨事見，卓卓有立，不肯效世俗軟媚態，篇翰奇作，直緒餘耳。同僚於兹，忽忽數月，暇日因出示先公《省齋文集》，莊誦連朝，僅能終卷。其文章蓋自成一家，至於議論，閎深著明，尤切世務。爲親辭位，雖弗克究見於用，而立言垂訓，亦足以貽厥後人。益仲其然，豈無所自耶！嗚呼！通守發而爲政，省齋斂而爲書，傳之益仲，其源一出於學，誠所謂世濟其美，今而後，知廖氏之傳未泯也。

孟程《省齋集跋》 君子之學也，飫於所聞而發揮於文章：詩歌之懽怨，論議之明遂，擇配聯異而四六之，陳事達意而賤論之，識人之美而銘之，道鬼神梵籙之請而疏之。裒言類法，以詳古人之業；志時明誼，以記有造之緒。文之體至多也，葩芬錦爛，日炫雲移，制幅以爲程，融性以盡神。味他人之文，猶爲鼓蕩激切，矧其先人之手澤耶！廖益仲合其先君子之文爲十卷，衡之高，湘之清，蓄泄有所自。蓋五十而始仕，仕數月，親疾而歸。益仲決科之日尚無恙，劉公清之嘗薦之公朝。所薦三人，逸民招而仕，耆英起而仕，獨沉弗耀，命也，嗟夫！爲人子者，思親之心欲繫於無窮，今雄編大帙，傳其親之所言文於世，爲人繫範，遠追韓、柳之聲，近配蘇、黄、晁、張之跡，昔沉弗耀，而垂日月於無窮，益仲之念，亦庶幾乎！有所託矣。君子讀其文而有感於此，父子之道有助於斯世，是關教化之盛衰，故表而出之。

王遇《省齋集跋》 文者行之賓，觀其文，知其爲人賢不肖，於此有稽焉。蓋弸諸中而彪諸外，燦然有不可掩者，是文也。僕晚生，不及拜省齋於床下。隨親官辰陽，與其子益仲游，間出遺文一編以示僕，僕捧帙而問曰：「是固淳熙間部使者以卓行薦者耶？」其辭以爲先生第奉常，初官爲主書吏，太夫人垂白在堂，戀戀鄉土，先生承顔順志，奉板輿欣然以歸，不復以仕進爲念。噫！斯人也，其文章從可知矣。開卷踧讀，果如僕言。文中子有云：「君子哉，思王也，其文典以雅。」僕於先生亦云。

王邁《省齋集跋》 省齋先生以詩文知名湖南，而其子益仲復能辛苦卓立，以承其志。益仲與邁游久矣，常時一觴一詠，見其純深典雅，宛然省齋之遺緒，可謂能以文章世其家者。而今而後，吾知省齋之名益不泯矣，故喜書之。

黄瀚《省齋集跋》 余嘗謂意到成詩，理到成文，省齋廖君之詩之文，廼

所謂意理到而成者，非無用之空言也。前年冬，假守於茲，講聞廖君文行之高，爲前太守劉子澄所知，薦之於朝，而人已亡有年矣。一日，其令子謙益仲出示文集一編，退食之暇，玩味之餘，如見其人。天不假之年，不見之用，惜哉！

蔣伯瑛《省齋集跋》　同年兄廖益仲以其先公《省齋先生文集》辱貺，伯瑛爲之三復三歎曰：「此之謂不朽，先生之謂也。」國人皆曰幸哉有子，捨益仲吾誰與歸！

王淮《省齋集跋》　衡湘間士之服膺儒業者，世率爲拙學，然見於行事，往往能行其所知，異乎浮華博習之徒行不顧言，廖君天民其尤章章傑出者。君覃思研精於六藝百家之書，不苟務辨博，期可行於當世。位未通顯，嘉猷無自而告，惠澤弗加於民，平生志氣姑寓之於鏗鏘之文，當知君之所長，不獨工於文辭而已。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一　《省齋集》十卷。【略】其文章大抵屏除藻繪，務以質樸爲宗，或不免近於樸僿。故戴溪作序，不甚稱之。然其詞意篤實，切近事理，亦足以想見其爲人。至於四六之作，則較他文爲流麗。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省齋詩餘》，【略】詞華質樸，絕去雕飾，惟嫌其多壽詞耳。

《秋夜讀書示謙》　李訦《省齋集跋》：伏讀省齋《秋夜讀書示兒》詩，有曰：「立身正要先忠孝，力學尤須造本原。」又曰：「要將禮義扶門戶，長把詩書訓子孫。」則知公於忠孝禮義，得躬行之實，而又發爲文章，皆本原於詩書。身雖不用世，子能克家，宜也。韓集符《讀書城南》一篇，切切然「公與相」之喻，以「潭潭府居」爲夸，學者於此，當知所擇矣。

傳記

《省齋集》附錄《宋故寧鄉主簿廖公修職墓誌銘》　公諱行之，字天民，其先劍津人，五季之亂，徙家衡陽，世有隱德。元豐乙丑，曾大父世修始以儒學擢乙科，仕至左朝請大夫。【略】自大夫起家垂百年，而天民復踐世科。又三年而天民之子謙繼踵聯榮，入拜堂下，於是父子挺然以文藝振大厥宗，鄉里榮之，衡之言世家者，著姓莫先焉。淳熙己酉三月甲寅，天民得病，一夕卒。【略】天民少穎異，銳於學，與兄長民侍父官沅陵，嘗從郡文學括蒼田謂肄業，盡得其闡奧關鍵，益酣思經史，涉流泝源，厚培其基。每議論，旁引曲取，若務爲浩博，不可窮詰，至其旨歸，必極根柢，聽者人人意得而去。中淳熙甲辰第，拜迪功郎、岳州巴陵縣尉。尤喜論天下事，不肯爲書生空言，【略】當路者浸知公可用。到官纔數月，會太夫人來就養，半道感疾，公趨迎，歎曰：「親年已高，可戀微官時乎？」徑投檄丐侍養歸。以慶壽覃恩，遷修職郎。告滿，願就祠祿便養，銓曹格以法，乃注潭州寧鄉主簿，非公意也。【略】晚於學問，抑浮就實，沉浸醲郁，泝官居家，皆有可紀。雖其天資開敏，琢磨之功至矣。郡守劉公清之少推可，聞公文行稱於鄉里，與寓客王鎮、劉德老俱薦於朝，朝論欲以郡博士處公，會朝堂無識公者，議遂寢，然公聲名益著。清之欲補圖志之闕，公首爲規創凡例，網羅遺佚，上下千載，糾剔妄謬，參覈異同，厥功爲多。書甫就而公歿，享年五十有三。公儀觀軒豁，抵掌譚笑，一坐盡傾，而區理細務，曲折精密。【略】銘曰：殖之勤勤，自枳而楹，既堅既良，而毀其成。棄仕歸養，以求其志，胡寧忍予，志亦不遂。或予或抑，緊孰使之，厪身豐後，爾嗣爾貽。耒江之濱，明月之嶺，百世同藏，式永厥慶。

紀事

郭應祥《省齋集跋》　淳熙辛丑春，余待試南宮，始識廖天民於臨安客舍。後五年，余爲巴陵簿，天民實領尉曹。簿與尉官相近，寅夕相與商確，職事之餘，觴詠追隨之樂，殆月無虛旬也。久之，天民以侍養棄其官，余嘗三致書道挽留之意，天民勇於歸，余悵然自失。後二年，天民有子登進士第，與舍弟應龍爲同年生，亦嘗寓書交相賀也。後二年，余外移衡陽丞，心獨喜，自念他日造官下，天民儻猶里居，當追講舊游也。辛亥之秋，余就薄宦期，拏舟至蒸江，則天民之亡既除喪矣。訪舊驚呼之念，實切於余心。猶幸其子之賢，崇篤世契，交情久彌厚也。

孫次康《省齋集跋》　天民廖氏，衡士之望，蚤歲以文稱，謂功名可期許。比收一第，已恨其晚，官不滿能，竟抱志以沒。噫！積者多，施者不遐，自古文

人志士局於命而不獲騁者類如此，余於天民蓋重歎也。余初未識天民，往歲均父弟官潭之益陽，天民伯氏實同僚友，相得懽甚，別去音驛數相聞也。余家臨川，當湖廣衝道，天民伯仲間歲游上都，以余弟之素也，約齋寄徑，必過吾廬，因得滿慰疇昔。及是羈官於衡，天民已隔世。訪舊悼亡，不可爲懷。乃今於其子益仲得遺文而讀之，又爲之黯然以悲。益仲以文字發身，能世其科，方發軔乎榮塗，朝天津，暮西極，蓋未易量也。所謂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乎！敬書數語，疥於卷末。慶元初祀立夏，臨川孫次康書。

著錄

戴溪《省齋集序》 余分教霅川，得〔廖〕謙書云：「先君不幸，日月易失。謙既服闋矣，哀平生遺文得拾卷。不肖之孤懼湮沒不傳，願有以序次之。」【略】紹熙二年秋九月，永嘉戴溪序。

潛敷敬《省齋集跋》 敷總角於侍旁聞省齋名，蓋老人庚子上春、甲辰太學皆與之解，後行都相得懽甚，歸而備言之。嘉定己巳春，敷分教古沔，而老人猶需次于越簿，得迎侍而來。適省齋令子爲小倅，一見叙世契，求其遺編讀之，至駢四儷六，遽驚歎以嘗載之周益公表啓中。質諸小倅，且稱其先君子昔侍親官沅陵，隨兄仕濱陽，以箋翰供子弟職。既登第，尉巴陵，形之尺牘，履歷可見。逮寺簿劉公守衡陽，諉以圖志，手澤具存。方其時益公已登政府，豈容遠涉熊湘，俯從朱墨事也？此焉可誣！竊惟益公亦嘗名齋以「省」，豈書市之不審耶？抑故託之以售其書耶？又豈料刊之家塾，而不可紊如是乎！即所聞而識之。契家姪迪功郎、漢陽軍軍學教授潛敷敬書。

郭應祥《省齋集跋》 今所謂《省齋文集》者，蓋天民既歿之後，其子所裒次者如此。若其平生棄藁散漫不存者，又不知其幾也。【略】甲寅孟春，因假其集至官舍，莊誦數過，敬書此以歸之。是月晦，臨江郭應祥書。

孟程《省齋集跋》 廖益仲合其先君子之文爲十卷，衡之高，湘之清，蓄泄有所自。【略】慶元戊子十有一月既望，豐城孟程跋。

《文淵閣書目》卷九 廖行之《省齋文集》，一部六冊，全。

《菉竹堂書目》卷三 廖行之《省齋文集》六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一 《省齋集》十卷，永樂大典本，宋廖行之撰。【略】其所著作，諸家亦罕著錄。是集乃其子謙所刊，原本十卷。今從《永樂大典》中採掇裒輯，篇帙頗夥，似當日全部收入。謹排次審訂，仍析爲十卷，以還其舊。其原跋十七通，行狀、墓銘等三首，仍附於後，以備考核。【略】潛敷敬跋稱其表啓多互見周必大集中，蓋以必大亦有「省齋」之名，故相淆混。今檢勘必大全集，實無一篇與此相複，當由後人知其誤載，從而刊除矣。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一 《省齋詩餘》一卷，衡陽廖行之天民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六 《省齋詩餘》一卷。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六 《省齋詩餘》一卷，舊鈔本。

《郘亭知見傳本書志》卷一二〇 《省齋詩餘》一卷，舊鈔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省齋詩餘》一卷，勞氏鈔本。衡陽廖行之天民。【略】此本毛扆從孫氏藏本校正，勞權又從毛本校鈔。《四庫》著錄《省齋集》錄自《永樂大典》中，有詩餘，較此少去一半，其爲當時別行之本可知矣。

臺灣《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 《省齋詩餘》一卷一冊，宋廖行之撰，明烏絲闌鈔本，清毛扆手校，黃丕烈手跋。《（古）〔省〕齋詩餘》一卷一冊，宋廖行之撰，清嘉惠堂鈔本。

王信

論述

樓鑰《中奉大夫煥章閣待制知鄂州王信磨勘轉官制》 具官某性識疏通，材猷敏劭，西掖擅演綸之美，東臺高批敕之風。

陳傅良《煥章閣待制知鄂州王信知池州制》 具官某，奮於書生而爲才大夫，肆我烈祖，簡在法從，代言掖垣，□敕瑣闥，議論風指，聳聞一時。蓋薦紳翕然，以爲落筆妙天下也。

傳記

《宋史》卷四〇〇《王信傳》　王信字誠之，處州麗水人。既冠，入太學，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試中教官，授建康府學教授。丁父憂，服除，進所著《唐太宗論贊》及《負薪論》，孝宗覽之，嘉歎不已，特循兩資，授太學博士。時須次者例徙外，添差溫州教授。【略】差敕令所刪定官，法令有不合人情，自相牴牾，吏得以傳會出入者，悉釐正之。【略】權考功郎官。【略】授軍器少監，仍兼考功郎官。丁母憂，吏裒金殺牲禱神，願信服闋無再爲考功。既起，知永州。入奏事，留爲將作少監，復考功郎官，轉軍器少監兼右司郎官，升員外郎。四方有以疑獄來上者，信反復披覽，常至夜分。升右司員外郎，轉對，論士大夫趨向之弊，【略】又論豫備三說：收逃亡之卒，選忠順之官，嚴訓練之職。又言屯田利害。上皆納其說。兼玉牒所檢討官，提領戶部酒庫。【略】爲中書門下檢正諸房文字，遷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假禮部尚書使于金，肄射都亭，連中其的，金人駭曰：「尚書得非黑王相公子孫耶？」謂王德用也。信得米芾書法，金人寶之。歸言金人必衰之兆有四，在我當備之策有二，上首肯之。【略】信遇事剛果，論奏不避權要，繇此人多嫉之，信亦力求去，提舉崇福宮。【略】起知湖州，信未涉州縣，據桉剖析，敏如流泉。擢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略】加煥章閣待制，徙知鄂州，改池州。初，信扶其父喪歸自金陵，草屨徒行，雖疾風甚雨，弗避也，由是得寒濕疾。及聞孝宗遺詔，悲傷過甚，疾復作，至是寖劇，上章請老，以通議大夫致仕。有星隕于其居，光如炬，不及地數尺而散。數日，信卒，遺訓其子以忠孝公廉。所著有《是齋集》行世。

紀事

《宋元通鑑》卷八八　（丙寅）除陸九淵將作監丞，給事中王信上疏論駁，改九淵主管台州崇道觀。九淵《與李成之書》曰：「王給事謂吾將白其爲首相爪牙者，故惶懼爲此，亦可憐也。古人所謂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務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去，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有窮也；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向有若燕越，是非邪正有若蒼素，大明東升，羣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復汙人牙頰哉？向來面對，粗陳梗槩，明主不以爲狂，而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欲俟再望清光，輸寫忠蘊，以致臣子之義耳。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王信《補刊丹陽集跋》　信簪乏綸闈，與公之孫給事邴游，從容論議，得公平生爲多。【略】有《丹陽集》傳於世，儀眞舊嘗鋟板，經兵火不全。姚君恪爲守，復刊之，屬余識歲月，因筆一二以發幽光之緒餘，使後進得以窺前輩之學。【略】淳熙十三年七月初一日，朝奉大夫、試中書舍人兼脩玉牒官王信跋。

王炎

論述

王炎《再答清老》　平生言語苦不工，甲乙未能成類稿。曩時陶、謝以詩鳴，竭力追隨終莫到。

又《雙溪詩餘自序》　古詩自《風》《雅》以降，漢、魏間乃有樂府，而曲居其一。今之長短句，蓋樂府曲之苗裔也。古律詩至晚唐衰矣，而長短句尤爲清脆，如幺弦孤韻，使人屬耳不厭也。予于詩文，本不能工，而長短句不工尤甚。蓋長短句宜歌而不宜誦，非朱唇皓齒，無以發其要妙之聲。【略】今之爲長短句者，字字言閨閫事，故語懦而意卑。或者欲爲豪壯語以矯之。夫古律詩且不以豪壯語爲貴，長短句命名曰曲，取其曲盡人情，惟婉轉嫵媚爲善，豪壯語何貴焉。不溺於情欲，不蕩而無法，可以言曲矣。此炎所未能也。曹公論鷄跖曰：「食之無益，棄之可惜。」此長短句五十餘闋，亦鷄跖之類也。

胡炳文《雙溪集序》　雙溪王先生潛心力學，慨然以斯道爲己任。昔子朱子自閩歸，一見契合，遂相與講《易》於東山九曲亭，而拜其親人於子朱子，子師之，而先生友之。嗚呼！先生固道中人，非文人也，豈必文集之傳足爲先生

增重乎哉？然所著《四書解》及《五經注》，幷皆爲世俎豆，燦若日星，而詞賦、文章、詩歌、贈答、《明堂》、《祭祀》、《禘祫》、《宗子》、《周禮》、《卦變》諸篇，亦復時時散見，莫不優游蘊藉，隱然與道相發。孰謂先生文之所存，非即道之所存耶？吾竊幸得學子朱子之學，讀先生文，覺於朱子之源流往往有合，爰銓次而爲之序。

潘滋《嘉靖本雙溪文集叙》 予聞之孔子云：「不知其人，視其友。」孟子云：「視遠臣以其主。」先生所與友，所與主者何人哉？文公居虹井，先生居武口，相望一舍而近。文公還自閩，一見志合，升堂拜其親，又同往東山九曲亭講《易》。他人於文公師之，而先生友之。南軒帥江陵，先生爲簿，以劉文敷薦辟至幕府，談論亹亹相得。他人於南軒馭之，而先生賓之。夫以文公、南軒相信如此，其於爲文公、南軒之學者，宜何如也？吾又愛其《和羅書》惓惓乎備荒，則似法文公之義倉；《湖州劄子》雍容乎抹邊，則若助魏國之恢復。宋雖末造，有此三賢，非三仁乎？是故用文公於經幄，南軒於機制，先生於著作，匪曰不遇矣，其不致太平者，則南渡之運不足以亨賢，非南渡之賢不足以拯運也。幸其書在焉，雖不于其身亨之，天下亦將亨之，不于其身拯之，天下亦將拯之。今天下讀文公、南軒之書者數數然矣，而未上先生之書，此非其胤之責而何？予從友人懋守、懋元得此集，誦之數月，則上其文探於性命而不爲章句，其政流於忠愛而不上祿利，其氣則行之以至大至剛而不怵形勢。至論《明堂》、《郊祀》、《禘祫》、《宗子》、《周禮》、《卦變》諸篇，猶可以見先生之學，卓然識其大者。使其生於今，與我聖王明德復古，則后夔之任足以當之矣，豈適爲端甫小相哉？

汪玄錫《嘉靖刊雙溪文集序》 嗚呼！公宋南渡後文臣也，去今四百年矣，而文見重於天下，取信於鄉人，寶藏於子孫者如此，徒文乎哉？考公之平生履歷，其風猷氣節固一代之名臣也，位不備其德，時之所值者然爾，非公所然必也，公之所然者道焉爾，文焉爾。【略】晦庵文公與公生同時，居同里，文公自閩還婺源，公嘗與之登臨講論。南軒張公帥江陵時，公倅崇陽，議論相得，此集中可考而知者。公之所遇，獨不謂之異乎？或者謂公嘗迎書文公論諒陰開讀之禮，文公不答，遂疑與公不合。殊不知此尤以見文公服善之美，或者云云，固無足據也。

汪思《嘉靖刊雙溪文集序》 王氏子琰吉將與其族之人刻其先世雙溪先生之文，來謂予小子思叙之。受而讀之彌月，仰而嘆曰：大矣哉，先生之學乎！夫其經以爲之極也，史以爲之鑑也，政以爲之符也，守以爲之閑也。極以正其準也，鑑以昭其戒也，符以徵其施也，閑以衛其違也。準不正則本亡矣，戒不昭則警忽矣，施不徵則用蔑矣，違不衛則節弛矣。人知先生之文，不知先生之學之大固然也。是故讀《易解》、《書傳》、《周禮》、《明堂》等篇而知先生之經矣；讀編年通紀》、《紀年提要》等篇而知先生之史矣；讀《上宰執》、《上執政》、上當道諸書而知先生之政矣；讀《謝林寶文》、《謝李侍郎》、謝蘇、曹諸啓而知先生之守矣。嗟夫！茲先生之學也與，讀是集者惡睹其徒文也。

鄭昭先《嘉靖刊雙溪文集序》 擔夫劍器，草聖以之神妙；頹垣敗壁，畫者發其天趣。物不有所悞，不能精也，況文章五行之秀，寓之風騷，又秀而逸者也，非胸中有書，則筆下無眼。雙溪居士風流蘊藉，萬卷在手，融爲春風，散爲雨露，范范如河漢，鏗鏗若金石。其纖穠簡遠，則奇葩異卉，清波來雲；其悽愴慷慨，則古臺廢殿，哀絃急管。態度橫出，字無一塵意。其左圖右史，劃然中機，振褒命筆，頌洞流轉，與含毫對簡，出吻悲鳴者，不可同日語也。雖然，文人才士肺腑發天地之秘，犯造物所忌，故多窮。李太白、杜子美諸公鏘鳴韶濩，突兀穹壤間，往往憂傷悲悴，流落困躓，君子三嘆有餘哀。今居士入遊省寺，出駕五馬，不爲不貴，而搜神剔奇，變化人鬼間，獨欲涕茹藿，如志禪衲，又不知富貴爲何事。豈所謂窮中之達、達中之窮者歟？昭先昔官霽川，時誦公詩文，灑灑乎如清風瀨體。辱命叙引，誼弗可辭，勉述數語以致高山仰止之意云。

王麟《萬曆本雙溪類稿序》 王氏自始興文獻公導以來，散居江左，衣冠與六朝相始終。其間豈乏作者，惟文憲公儉集傳不朽。夫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呵風雲而陳琰琬，三尺赫蹏之紙，直紆其胸臆以夸詡藻繪，世亦卒無以摩其壘而攻其瑕。如右丞之句，昌齡之詩也者，可謂後先競爽矣。嗣是諸王欲求文憲公集而讀之，發已藏於名山大川，寥寥不可得，懷耿慨者徒賦夕陽野草爾。有宋肇興，諸儒輩出，三槐、半山，後先柄國，則始興哉固不少遜。要之斷霞零露，銷歇有時。如我雙溪公者，辭不粉飾而遵勁擒章，政不峻急而懇惻流惠，性不脂韋而嚴毅立朝，論不詭隨而和平定是。其起家也，登乾道進士；而揚歷中外也，始爲臨湘令，精于吏治。下有所濫，見以爲棘心，故釐假手之士而風清，罷無職之祿而倖塞；上有所索，見以爲剝肌，故杜前任之舊靡羨餘，

拒和糴之令靡侵蠹。至策襄陽爲國之門戶，而恃江陵爲唇齒，鄂、岳爲根柢也，非封疆之臣石畫耶？第非凡所見，誰報可爾。比入中都，官博士，以壽皇在殯，而開講讌閒爲非禮，朝議凜凜于公矣。慶元四年，爲實錄檢討，尋入著庭爲佐郎，由是有《東都紀年》之典焉。嗚呼！方大奸之戮也，世皆以爲無憂。公謂霍氏之滅，漢宣嘗收權矣，其微附貴要者，漢宣不能盡察也。太平之誅，明皇嘗收權矣，其交通近習者，明皇不能盡禁也。弊在元帝、肅宗，憂方大耳。知言哉，宋事如左券矣！所謂廟廊臣者，非耶？大抵公學傳于南軒，而自得之趣，則公之所自許，故遺文不藏名山大川，而以金匱石室爲山川，其藏固矣，詎能負之而趨，抵今學士得捧而讀焉？信非文憲之寥寥者比。乃知江左風流，斬襲侯印爲未易奪者，其視公之印，可眞天壤哉！公世居婺源武水之曲，雙溪合流，因以爲號。邑有端風祠，祀先哲也。雙溪名在祀典中，楚楚精神，駕文螭而臿蠁，是爲不朽之盛典，亦爲衣冠之世族也。

《宋詩鈔・雙溪詩鈔序》　炎詩頗爲世所稱許，然亦多庸調。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雙溪集》二十七卷。【略】炎初與朱子相契，朱子集中和炎寄弟詩有「祇今心事同千里，靜對簞瓢獨喟然」之句。炎亦多與朱子往還之作，其交誼頗篤。【略】其詩文博雅精深，亦具有根柢。程敏政輯《新安文獻志》，所採最多，其所未採諸篇，議論醇正，引據典確者，尙不可悉數。蓋學有本原，則詞無鄙誕，較以語錄爲詩文者，固有蹈空、徵實之別矣。

《石洲詩話》卷四　王晦叔炎《雙溪集》詩，力庸格窘。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今讀其詞，質實妍雅，雖未能與姜白石、高竹屋方駕，亦一時作手也。

王國維《跋雙溪詩餘》　詞雖不甚工，亦一家眷屬也。

傳記

《新安文獻志》卷六九胡升《王大監炎傳》　王大監炎字晦叔，婺源武口人。自幼篤學，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明州司法參軍。丁母憂，再調鄂州崇陽簿。時南軒先生張公帥江陵，聞而器之，檄于幕府，議論相得。秩滿，授潭州教授，以教養爲己責。提學蘇詡補一學職，炎辨之不從。蘇怒，欲易教武岡，炎遂投劾出關。諸生卷齋乞留，不獲。大帥李椿親出關挽之，並車而回。蘇悟，乃以特立有守薦。用舉主改秩，宰岳之臨湘。【略】通判臨江軍，三攝郡政，庭無留訟。除太學博士，遷秘書郎，著作佐郎，兼實錄院檢討官，陞著作郎兼考功郎，吳興郡王府教授，又兼侍左郎官，又兼禮部員外郎，除軍器少監，主管武夷山冲佑觀。起知饒州，尋與部使者不合，去，改知湖州。湖甲浙右，素號難理，炎不畏強禦，邸第貴介有撓政者，炎注于牘曰：「汝爲天子親，亂天子法；炎爲天子臣，正天子法。」浙右人多誦之。竟以謗罷，再奉祠。積官至中奉大夫、軍器監，賜金紫。嘉定十一年卒于家，年八十一。所居有雙溪，築亭寄興，以白樂天自比。所著書有《讀易筆記》、《尙書傳》、《禮記》、《論語》、《孝經》、《老子》解、《春秋衍義》、《象數稽疑》、《禹貢辨》、《考工記》、《鄉飲酒儀》、《諸經考疑》、《編年通紀》、《紀年提要》、《天對解》、《韓柳辨證》、《傷寒論》，總曰《雙溪類稿》。初著《易解》未竟，病革，夜分祝天，願須臾無死以成書，卒如其言。（按《文公集・與黃直卿書》有「僞學之章，前此劉元秀力薦王炎作察官」之語。今考《雙溪傳》及家集，雙溪未嘗作察官也。豈別一王炎，世以其名姓之同而誤歸之雙溪邪？審爾，則受誣甚矣。）

紀事

王炎《進賀瑞芝詩表》　恭惟皇帝陛下【略】萬年億載，蘄聖父之康寧，一祖十宗，眷文孫而佑助。丹楹有煒，瑞草其芳。異者並生，嘗在紹興之盛際；今焉挺秀，乃臨太室之西偏。錫此鴻休，開其燕衎。乘輿稱警，方瞻天仗之移；大寢問安，果見龍顏之喜。四方來賀，萬福攸同。宜敷繹於聲詩，以鋪張於盛事。臣等濫塵冊府，欣睹珍符。況遇蕆儀，行前殿奉巵之禮；敢因歸美，續齋房案課之歌。

又《見林鄂州（子中）》　炎生十五年而學爲文，三十有二年而僅登進士之科，犬馬之齒四十而蹭蹬於九品之賤，激昂之氣已衰，飛騰之念已絕矣。天假之幸，獲趍走於明公之門，不惟奉令承教，可以免罪，又辱矜憐而獎提之，炎之始望本不及此。

又《冰玉老人集序》　某弱冠時，見先大夫與諸父唱酬，有《上元雪》詩，

用崢嶸字韻。某不揆，斐然成一篇綴卷尾，有「龜山聳處尚崢嶸」之句，先大夫爲一啓齒。傳至諸父處，族伯父鎭江通守見之，莞爾笑曰：「上元用龜山事於押崢嶸韻，有意思，吾輩不如。後生乃能爲此語！」當是時，群從昆弟數十人，而伯父獨每見某，欣然談笑忘倦，其教誨獎提良厚。後四年當紹興辛巳，先大夫棄諸孤，又三年當隆興甲申，伯父捐館，又五年當乾道己丑，某始登科，而先大夫與伯父皆不及見，某心切切以爲恨。【略】自伯父云亡，某雖竊進士第，學不加進，而曩時爲儀曹郎，因牋表諸公頗相稱許，追惟所自，伯父教誨之力爲多。

又《雙溪詩餘自序》 予爲舉子時，早夜治程文以幸中于有司，古律詩且未暇著意，況長短句乎。三十有二，始得一第，未及升斗之粟，而慈親下世。以故家貧清苦，終身家無絲竹，室無姬侍，長短句之腔調，素所不解。

又《尊德性齋小集序》 予與程君允夫居同邑，學同術，允夫在流輩中籍籍有聲，而予出處差池，未之識也。及隨牒宦游，始邂逅於廬陵，見其說經史，論古今，亹亹令人屬耳不厭，於是始恨相識之晚。允夫亦爲予傾倒底裏，過於舊交。予自清江秩滿入中都爲博士，久不聞問，因詢鄉人之來者，則允夫已捐館舍矣。又四年，予始來歸，其壻黃君昭遠集允夫所著詩文屬予序。【略】著作郎、軍器少監奉祠雙溪王炎序。

著錄

《文淵閣書目》卷九 王炎《雙溪文集》，一部七冊，殘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王炎《雙溪文集》七冊。

潘滋《嘉靖本雙溪文集敘》 幸其書在焉，雖不于其身享之，天下亦將享之，【略】於是僭加訂正，敘而歸之懋元與其群從守信、惟信、瑩、琰、聰五人刻之。嘉靖十二年癸巳冬十月吉，後學同邑潘滋撰。

汪玄錫《嘉靖刊雙溪文集序》 《雙溪文集》若干卷，乃閣本也，篁墩先生摘抄之，戴狨峰黃門全錄之，今雙溪裔孫琰吉輩遂鳩工而刻之。【略】嘉靖癸巳冬十月朔，鄉後學□溪汪玄錫拜書。

汪思《嘉靖刊雙溪文集序》 王氏子琰吉將與其族之人刻其先世雙溪先生之文，來謂予小子思叙之。【略】嘉靖甲午春二月戊子，鄉後學大阪汪思謹叙。

王麟《萬曆本雙溪類稿序》 余爲丞尚璽，少保四明沈公雅好《雙溪集》，惜其秘於金匱石室中，世人徒耳而嗜也，圖欲表之。余因請得拜受，退而鳩工梓焉。【略】集今行於世，賦、樂府一卷，詩、詞九卷，文十七卷。【略】時萬曆丙申春三月穀旦，賜進士第、尚寶司司丞海陽見庵王麟謹序。

《絳雲樓書目》卷三 《王雙溪文集》。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雙溪集》二十七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王炎撰。【略】所著有《讀易筆記》、《尚書小傳》、《禮記》、《論語》、《孝經》、《老子》解、《春秋衍義》、《象數稽疑》、《禹貢辨》、《考工記》、《鄉飲酒儀》、《諸經考疑》、《編年通紀》、《紀年提要》、《天對解》、《韓柳辨證》、《傷寒論》，總題曰《雙溪類稿》，今已無傳，惟詩文集僅存。世所行者凡二本，一本爲康熙中其族孫祺等所刊，凡十二卷，一即此本，乃明萬曆丙申尚寶司丞王鱗得沈一貫家舊本爲校正開雕者也，凡賦、樂府一卷，詩詞九卷，文十七卷。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六 《雙溪文集》二十七卷附錄一卷，明嘉靖刊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雙溪文集》十七卷，明嘉靖刊本。

《藝風藏書記》卷六 《雙溪文集》十七卷，明嘉靖癸巳裔孫懋元刊本。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雙溪文集》十七卷，舊鈔本。【略】此從嘉靖本傳錄。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雙溪文集》十七卷，宋王炎撰，明嘉靖十二年王懋元刻本，十五冊。《重刻雙溪類藁》九卷，宋王炎撰，清鈔本，二冊。

《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九 《雙溪詞》一卷，舊鈔本。宋王炎晦叔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四〇 《雙溪詞》一卷，舊鈔本，王炎晦叔。

雜錄

《新安文獻志》卷九 世傳雙溪與朱文公不合，未見所出。考《雙溪集》有與文公論諒闇開講事，文公集無答書，豈即謂此耶？

王鵬運《雙溪詩餘跋》　《古今詞話》云：林外題詞垂虹，傳者以爲呂仙作。壽皇閱之，笑曰：「此閩人作耳。」蓋以「老」叶「我」，爲閩音也。雙溪此集，以方音叶者十居三四。其時取便歌喉，所謹嚴者在律而不在韻，故不甚以爲嫌。毛稚黃嘗主是說，而戈寶士力詆之，則以防下流之偭越，因兩是也。納蘭侍衛云：「韻本休文小學之書，以爲詩韻已誤，今人又爲詞韻，謬之謬也。」其理甚微，特難爲躁心人道耳。又寶士著書，動謂宋詞失韻。余謂執韻以繩今之不知宮調者則可，若以繩宋人，似尚隔一塵也。半塘老人。

陳傅良

論述

綜論

周必大《與陳君舉舍人書》　恭惟某官主盟斯文，高厚顯相，台候萬福。灑噩之詞，時見邸報中，西垣省上計已涓吉，由此領袖鼇禁無疑。

朱熹《答蔡季通書》　君舉在上前陳說極詳緩勤懇，其所長自不可及。區區實敬愛之，非但如來教所云也。

《朱子語類》卷一三九　陳君舉《西掖制詞》殊未得體。王言溫潤，不尚如此。胡明仲文字卻好。（義剛）

樓鑰《新除起居郎陳傅良中書舍人制》　具官某學探聖原，文追作者，論議多先儒之未發，行藏惟古人之與稽。相從兩載之餘，信爲三益之友。

《澗泉日記》卷下　陳同甫、陳君舉、葉正則多是就外面看入來，所以少精微。雖無補湊之弊，卻有機敏之失。

蔡幼學《宋故寶謨閣待制致仕贈通議大夫陳公行狀》　公英邁不群，彊學篤志，其爲文出人意表，自成一家，人相與傳誦，從游者常數百人。【略】孝宗方銳志治功，慨然慕唐太宗之爲人，於是臨軒以太宗事策新進士，公對言，【略】且以太宗求諫崇儒等事，反覆規諷，其言深婉切至，有司奇之，將請寘第一，或議不合，猶在甲科。當是時，公名震天下，其文流入夷貊。

葉適《題陳中書孝廟聖政序稿》　公群子師崇，言公親以二稿授之，使謹藏勿墜，意殆有託云。時李翰林巘已具草，光宗更自命公。蓋公之文得用於大典冊如此，可謂儒者之盛矣。余觀公一生苦心窮力，稽事驗物，發言成章，其可以緝熙國經，扶補民病者甚衆，顧偶未用也。

曹叔遠《止齋集序》　先生稟抱天穎，研盡學力，據六經奧會，執九經百家之轡，俾環響以趨于一。披剔文義，躪藉衆糾，究明帝王經世宏模，而放於秦漢以下治亂興衰之故，獨揭源要，不牽多岐。由是彰往考來，默察當世丕平之機，深抱大業，至於化裁推行，不動聲色，使人回心而嚮道者，其綱領條目靡不該具。蓋嘗忘寢廢食，審玩孰復，庶幾對越天地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也。雖言論未孚，幾進輒沮，而志念回皇，與物委蛇，左推右挽，旁接廣誘，其任重道遠，終老未嘗一日敢忘於斯焉。嗚呼，盛矣！鄒魯之統緒，河洛之承續，千載以來，不知其能幾見也。執經戶外，方履闐集，片言落筆，傳誦震響，場屋相師，而紹興之文丕變，則肇於隆興之癸未。屏居梅潭，危坐覃思，超詣絕軼，學成道尊，則遂於乾道之丁亥。博交遍驗，洞礙融窒，對策初第，懇蓋獨到，則盛於乾道之壬辰。官太學，倅閩府，詆劾卻掃，勤十寒暑，紬繹文獻，宏綱具舉，則備於淳熙之丁未。起守桂監，持節湖南，疏滌拊摩，民信有古，百年之思，鬱乎湘山，則驗於紹熙之庚戌。召對光宗，驟遇獎用，侍立代言，贊翊儲邸，次第蘊畫，庶將發揮，則著於紹熙之癸丑。宛轉極諫，徬徨乞身，龍飛急召，十旬乃罷，爰抒舊志，著於訓傳，疾疢漸臻，梁木竟殞，則終於嘉泰之癸亥。

劉克莊《跋王秘監合齋集》　義理至伊洛，文字至永嘉，無餘蘊矣。止齋水心諸（君）〔名〕人之作，皆以窮巧極麗擅天下，合濟之文獨古淡平粹，不待窮巧極麗亦擅天下。自止齋水心一輩人皆尊事之，猶袁、郭之稱黃憲，秸、阮之服山濤也。蓋其言議風旨有在於文字之外者矣。

林希逸《林君合詩四六跋》　今場屋之士爲詩文四六者，皆曰外學，固有哂其必荒舉業者，又有自挾以傲同輩者。余曰：二俱非也。文字無古今，機鍵則一，是豈不可兩能哉，直患不用力爾。脫穎策之呂伯恭、林夙，永嘉論之陳

君舉、戴溪，前輩賦之葉初、陸唐老，其人皆進士也，筆力所到，何所不能。

《論學繩尺》卷六曾希顏《君子以仁禮存心論》 文簡潔而氣和平，透迤曲折，頗得止齋法度。

又卷七趙師椋《道術智誼之指如何論》 去取當理，行文有法，其止齋之嫡傳歟。

又卷一〇陳協道《天人分際如何論》 文脈貫穿如聯珠，轉摺如弄丸，此止齋筆法也，時文中久不見此作。

《荊溪林下偶談》卷三 文字之雅淡不浮，混融不琢，優游不迫者，李習之、歐陽永叔、王介甫、王深甫、李太白、張文潛，雖其淺深不同，而大略相近，居其最則歐公也。淳熙間，歐文盛行，陳君舉、陳同甫尤宗之。水心云：「君舉初學歐不成，後乃學張文潛，而文潛亦未易到。」

又卷四 止齋之文，初則工巧綺麗，後則平淡優游，委蛇宛轉，無一毫少作之態。其詩意深義精而語尤高，後學但知其時文，罕有識此者。蔡行之亦鋟其集於三山。但水心取其學，取其詩，不甚取其文，蓋其文頗失之孱弱，初時文氣終消磨不盡也。

楊慎《群公四六序》 觀此集所載，若王梅溪、胡邦衡、王民瞻、任元受、趙莊叔、張安國、胡仲仁、陳止齋，皆一時忠節道學之臣，鴻藻景鑠之士，其英聲直氣見于偶儷絺繪之中，直可與《陸宣公奏議》上下相映，奚可以文章末品少之。

王纘《止齋集序》 儒者之所難，曰德、曰功、曰言而已。三者克具，斯爲儒者之盛。遠而有以恢弘魯鄒所傳之緒，近而有以昭闡濂洛未啓之機，尚論其世，有足徵者，此止齋陳文節公所以不可及也。公少以斯文爲己任，強學篤志，弗得弗舍。其從鄭景望、薛季宣也，以克己兢業爲要，其友張欽夫、呂伯恭也，則交致夫持敬集義之功。涵養於致知之際，躬行於自得之餘，剛毅樂易，孝友恭肅，融澈混成，莫測涯涘，是能立德者矣。其教人也，誘掖不倦，四方景從，士習丕變，隨才有造。其仕於外也，事無細鉅，一裁以義，勸善革奸，縮用溥利，卓越之績，傳不絕書。其在朝也，正色讜論，直前極陳，扶翊大政，匡持君德。欲進忠賢，則黃冕仲、朱元晦之遷改，不與書行；欲摧權奸，則率逢原、張子仁、陳源之除目，繳駁論奏。苟裨社稷，奮不顧身，是能立功者矣。讀書有《譜》，六經有《論》，建隆有《編》，《毛詩》有《解詁》，《春秋》有《後傳》，《左氏》有《章指》，《周禮》有《進說》，制誥有集，皇宋有《大事記》，進讀有《藝祖實錄》，周、漢以來有《兵制》。著書明道，簡冊充棟，是能立言者矣。功在人，德、言在己，三者相須以爲用者也。瓚幸生公之鄉，屢嘗誦讀遺文而私淑之。茫乎如陰陽之闔闢也，浩乎如河海之淵滀也，燦乎如日星之炳耀也，油乎如風雲之流行也。雄偉而不放，精深而不晦，馳軼而不迫，起伏斂縱，愈出愈駛，引古質今，滌冗爲新，錯綜萬務，體悉人情，而歸宿於至理，蓋不獨繩矩之具，而精粗隱顯皆可以適天下之用。自有文字以來，學士大夫竦企傾動，固其時乎！非有本者，其孰能之？公淹貫六經，包括百氏，洞徹天人之奧，而於歷代經制大法，與夫當世制度沿革失得之故，稽驗鉤索，委曲該洽，此豈泛然雕飾，以騖於虛言者也？【略】瓚何人，乃敢序公文哉？況樓、蔡、水心諸公紀述備矣，聊摭立德立功立言之實，以寓泰山喬嶽企仰之意。然公名高招忌，行方取詆，君眷未幾而輒沮，道術略伸而復斥，不肯少貶，以從流俗。而所謂立功者未能充滿其志，而國運寖以衰下矣，可勝歎哉！天佑斯文，而使公之制作復行於時，固世教之所關也。

林長繁《止齋先生文集後跋》 長繁少游泮庠，學作文字，時有同志者語及古有止齋之文可法，求其本弗獲，抑疑其言爲未足徵，遂置之。去秋轉官于溫，過杭謁欽差侍御張公，蒙以止齋之文見示，且語之曰：「是文今亦罕得，抄於內翰，可梓行于世以傳。」長繁以先生之文素所願見而不可得者，遂欣躍拜領，出至道次舟中，披而閱之，見先生之文平淡簡古，有行雲流水之勢，冠冕珮玉之聲，無陳腐，無險怪，又非所謂徒飾者，眞可法也。而前同志者之言，於是乎徵。乃作而嘆曰：自六經之後，世之以文自鳴者多矣，求其如先生之文者，竟不多得，惜乎得之不早也。使非吾侍御張公善於知文，其宅心公溥，則是文恐終不得見矣。嗚呼！今日得見先生之文，長繁之幸也，抑後學之幸也，萬世斯文之幸也。

《宋詩鈔·止齋詩鈔序》 研精經史，貫穿百氏，以斯文爲己任，故其詩格亦蒼勁，得少陵一體云。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止齋文集》五十一卷附錄一卷。【略】傅良雖與講學者游，而不涉植黨之私，曲相附和；亦不涉爭名之見，顯立異同。在宋儒之中，可稱篤實。故集中多切於實用之文，而密栗堅峭，自然高雅，亦無南渡末流冗沓腐濫之氣。蓋有本之言，固迥不同矣。

《石洲詩話》卷四　陳止齋詩，吳鈔稱其「得少陵一體」。然氣力單窘，尚在后山、簡齋之下。

《古今文派述略》　南渡以後，國勢變而文亦不振。周子充（名必大，號平園，封益國公，廬陵人）之寬廓，陳君舉（名傅良，號止齋，瑞安人）之空疏，葉水心（名適，一字正則，永嘉人）之平實，陳同甫（名亮，號龍川，永康人）之麤豪，當時號稱能文者，尚不免此弊。

分論

《與朱元晦書》　朱熹《答劉公度書》：君舉春間得書，殊不可曉。似都不曾見得實理，只是要得雜博。又不肯分明如此說破，卻欲包羅和會衆說，不令相傷，其實都曉不得衆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葉正則亦是如此，可歎可歎！

《治道策》　《朱子語類》卷一二二：或言東萊《館職策》、君舉《治道策》頗涉清談，不如便指其事說，自包治道大原意。曰：「伯恭策止緣裏面說大原不分明，只自恁地依傍說，更不直截指出。」

《博學之謂仁論》　《論學繩尺》卷三：立意廣大，行文圓活，造語老蒼，無一贅字，眞可爲法。　又黃九鼎《定名虛位如何論》林子長評：前篇以佛老小吾仁，故韓子以博言仁。此篇以佛老指道德爲虛無，故韓愈以道德虛位之說而誘之，俾之歸吾仁義定名之實。兩篇皆以闢佛老爲主意。

《王者之法如何論》　《論學繩尺》卷四：終篇以新語易陳言，醒人眼目，所謂化臭腐爲神奇者，妙論妙論。　又柯適《文帝思古名臣論》林子長評：前篇謂成帝不法漢家之法，而且欲法王者之法，是舍近而求遠。此篇謂文帝不用當時之名臣，而乃思異代之名將，是棄今而慕古。兩篇俱就重所聞所見上發明。　《蛟峰批點止齋論祖》：主意謂遠而王者之法，得於所聞者也；近而我家之法，得於所見者也。得於所聞者，不若得於所見之詳。成帝不求近者之所見，乃欲慕遠者之所聞，遠有所慕，則近有所遺矣。使成帝能慕漢家之法，尊而行之，則漢其三代矣，又何必法王者之法，徒重所聞而忽所見哉。意極爲到。終篇以新語易陳言，醒人眼目，所謂化臭腐爲神奇者。

《山西諸將孰優論》　《論學繩尺》卷五：大凡論出于止齋之手者，文皆精密圓活，得論之體。然此文格製合于今者，學者當復熟之。　《蛟峰批點止齋論祖》：提出趙充國、蘇武，稱其渾厚、深沉、優劣，題須如此剖判。然此篇猶有縝密者，蓋說習俗乃所以含山西意，說賢者不能免乃所以含諸將意。如此則題目盡在其中，又不刻畫。論凡出於止齋之手者，文皆精密圓活，得論之體，然此又格製合於今者。

《魏相稱上意論》　《論學繩尺》卷五：止齋之論，此篇卻爲有段眼，易學者。　《蛟峰批點止齋論祖》：就稱意上反覆褒貶，先把心相知美之，次以相濟不足責之。題下且說相知方入，相濟不足入講，將三說斷宣帝，又將兩事斷倒魏相，乃用二陸事。

《使功不如使過論》　《論學繩尺》卷五：反覆功過二字，結處微點破，意便曉然矣。亦不甚守常體。　《蛟峰批點止齋論祖》：有功者用之，而有過者棄之，此人情也。今卻言使功不如使過，須要說出功如何不如過。此篇只把功過二字反覆說，結處微點破，意便曉然。辨析事理，曲當人情，用事議論，一段復一段，只是如此變將去，深得論體，卻不可律以常調。

《子謂武未盡善論》　《論學繩尺》卷六歐陽守道評：前輩作文，多從大處起議論。如此篇更不論樂，只從未盡善上說武王心事，見得聖人大公至正，無一毫欺隱于人，而所謂未盡善者亦非眞可愧之事。文字感慨，既能爲武代辭說，又自爲武惜之。前篇謂聖人之心不白于天下，有孟子知之。此篇聖人之心無隱于下天下，有孔子知之，是同一意。　《蛟峰批點止齋論祖》：此題卻要觀聖人爲武王占得地位，亦要人說。若據伊川，則非是武王之樂未盡善，言當時傳舜之樂則盡善矣，傳武王之樂則未盡善耳。若諸儒則皆曰：湯之慙，武王之未盡善，一也。橫渠曰：「舜之孝，武王之武，聖人之不幸也。征伐豈其所欲，不得已焉耳，故曰未盡善。帝王之號，亦因時而已，非有心迹之異也。」此篇正用橫渠「無心迹之異」一句做主，大抵人惟有心之過乃欲瞞人，非其本心之過者，何必畏人之知。武王之伐商不奈何也，故雖得天下，武王不以爲樂，而不滿之心不能自遏，而泄之於樂，故其樂直名曰《武》，直以伐商之事寫於聲容之間，而以自著其不滿之心。到此則武王之心越分曉矣。以聖人無心迹之異立說，越觀得聖人，越見武王無心於伐商處。

《仲尼不為已甚論》　《論學繩尺》卷六：止齋之論，論之祖也。此篇又爲止齋諸論之冠，文圓活而味悠長，讀之終日不厭也。　《蛟峰批點止齋論

祖》：已甚者，太甚也。龜山曰：「聖人處本分外，不加毫末。」此仲尼「不爲已甚」之本旨也。此篇專以《中庸》所謂「道之不行，知有過之」作主張，謂聖人欲行其道於天下，則不可爲太甚，不可以絕人太甚，則人病其甚高難行，而無有行聖人之道者，而聖人□孤立於天下，而道愈不行，如此則道之不行，未必□□□□□亦聖人□□□□也。此仲尼所以常自□以道天下之中人也歟？

《為治願力行如何論》《論學繩尺》卷七：從題目如何上起意，撰寫當時氣象甚工，最是講題。用武帝許多後來事，斡旋得好，可爲矜式。《蛟峰批點止齋論祖》：此篇以「無證不信」作主張，蓋就出處考時節立說。且武帝一即位便召申公，問治亂之事，可謂銳於治者。申公便合說某爲善、某爲惡，某事臧、某事否，卻如此不分不曉，鶻突開兩端說，此亦難於主張。尋常只就力字上生意，謂怕武帝始銳終怠，故以力行勉之，此便是危科之意。此篇卻就「何如」兩字上生意，謂帝初即位便召申公問治亂，是時帝心之趨舍未決，好惡都無證。無證之言，人主不信，故公只說爲治只看人主所着力行者何如，蓋有所待而後言也。此卻說得「何如」字精神。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論》《論學繩尺》卷八馮椅評：議論出入意表，行文精微通暢，深得論體。《蛟峰批點止齋論祖》：此篇只以「舜、禹自視者若不足，故不見天下之可樂」爲主，其微意謂舜、禹之天下爲無故之獲，若後世人主一朝而受天下，無故而來附己，則必偃然以首出庶物自居。舜禹則曰：「我何以得此也，我何以居此也！」與之之初，則辭而避之，得之之後，則推而去之。常見天下之不足樂，此無他，其自視者小，常若擔當天下不起也。「不與之說」，（明道）以爲治天下只順他天理，聖人元不以己預之。（伊川）則以不與爲不與求而得天下。（呂氏）以爲舜禹有心於天下，而無心於得喪。（朱子曰）不與猶言不相關也，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樂天者保天下論》《論學繩尺》卷八歐陽守道評：說天字最精密文字，有模寫形容之妙。若說葛伯昆夷則又是上文意，但觀其文可也。近日君子以《仁禮存心論》全學此篇文法，亦可與《仲尼不爲已甚》、《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論》參看，方知止齋文法之妙。《蛟峰批點止齋論祖》：孟子有畏天樂天之說，蓋天者理而已矣。以大事小，以小奉大，皆是道理合當如此。樂天是自然合理安行之事也。保天下者，仁人之心□□也。以大事小，則無不覆載之。畏天者是不敢違理□□□□之事也。保其國，自保自而已。此篇說天又別，專□□□□而爲者天也一句做天，蓋天下之事非自我爲之，□□□爲之，以湯文聖人而遭無故之變，此豈湯文有以致□□不是人做出來底，便是天了。湯文則犯而不□□切，聽之安之，後世乃謂湯文之事小，姑有所忍以就大謀，此是以後世利心窺聖人也。但說保天下處略，而亦包不上來。今稍改添大意，謂彼以橫逆來我受矣，則彼之橫逆能及我而福天下。如此，方說得保天下精切。

《唐制度紀綱如何論》《蛟峰批點止齋論祖》：太宗治國平天下之□□詳且密，而修身齊家之法則略且疏，其所以猶能扶持三百年之唐者，猶幸其治國平天下處，自魏徵勸行仁義一言來，而其法猶得先王之遺□□，是得法之詳密□處。其所以止於爲唐者，正以其修身齊家之法疏漏故也。後之儒者不識道法非兩件物事，乃謂古人純任道，後世純任法，遂以唐之制度純任法，無道德之味，而不知其得處正緣有些道德之味。以唐之制度紀綱其失在於詳且密，而不知其失正在於疏漏處故也。

《天人相與之際論》《蛟峰批點止齋論祖》：此題合當挈際字起來說大經。孔孟說天人相與處，只說天聰明，自我氏聰明而已。仲舒直指天人交接處，便着迹了，所以開漢儒證應之端。至劉向、京房翼奉，則又着迹之太甚了。雖然，舒告武帝，不得不然。

《聖人之於天道論》《蛟峰批點止齋論祖》：凡物之天然者命也，聖人於衆人之中，獨純乎天理，此是天生，自然可以安之於命。而聖人不敢安焉，每用工而自盡其性，此孟子所謂不謂命也。此篇轉接混融，深得論體。

《為天下得人謂之仁論》《蛟峰批點止齋論祖》：原出處下文「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兩句作主張，其意謂堯舜有天下，不傳之子而傳之賢，非是輕天下也，正謂舉天下以與人，必須爲天下得人而後可也。爲天下得人，則其人他日之愛天下，亦如堯舜今日之愛天下，則天下將受其賜。此其所以爲仁也，可謂善推孟子立言之意，深得堯舜之用心。文字亦委折詳盡可學，但「棄天下」三字，卻不可施之於今也。

《仁不勝道論》《蛟峰批點止齋論祖》：出處是衛爲狄所滅，東徙漕邑，齊威公攘狄而封之楚丘。齊之救衛，仁矣，然天王在上，齊以諸侯而專封，此豈爲臣之道哉。故穀梁子曰：「仁不勝道。」今只順題發明，最是行文簡潔，用

事老成，可以爲法。或謂此篇本是《穀梁講義》，以文觀之，恐非也。

《博愛之謂仁論》《蛟峰批點止齋論祖》：此題甚難區處，貶愈則傷本文，褒愈則失正論。今卻以佛老小吾仁，故特以博愛之說大吾仁，尊得本題甚好。題下引援精到。結尾一句，與韓愈解透物議。學者熟玩，當長見趣。

《學者學所不能學論》《蛟峰批點止齋論祖》：此篇以化忘二字正說，以智力二字反說。題本枯淡，而文字豐腴，前輩所以爲不可及也。

《仁與義爲定名論》《蛟峰批點止齋論祖》：只是原韓退之立說之意，不深辨仁義不可定名，此爲高也。句句皆議論。今之作文，只是敷衍。末復略取韓愈，使之高佛老數倍，尤有見趣。

《下學而上達論》《蛟峰批點止齋論祖》：主意謂聖人之學非有異於人，特聖人之達有異於人。人之不知聖人者，特未達爾。說極近情，中間造語用事，誠非淺學可到。

《仲尼焉學論》《蛟峰批點止齋論祖》：聖人之學本與人同，而所以不同□□深耳。衛公孫朝徒見聖人之超卓，疑其學之與人異，遂有「仲尼焉學」之問，其殆以聖人之不可幾及，而畏心已橫乎其中。畏□沮沮，則慕道之心絕矣。只一畏字，道着公孫朝心事，且不着迹做「焉學」字，而隱然做出問「焉學」底意思。

《告子先孟子不動心論》《蛟峰批點止齋論祖》：主意謂告子如何能先孟子不動心，此只是要速成，非是學力所到。不惟說得告子病痛出，抑且是本出處意，而速成又於先字有情。原題後，發明心學透徹。講後說告子處，雖不直截貶罵，而譏切諷刺。文意淵永，讀有餘味。

《學至乎禮而止論》《蛟峰批點止齋論祖》：爲學之患，固在於不及，而亦在於太過。今謂以禮節之，而使之□□學者至乎中而止，而無太過、不及之患。議論最好，而「中」字又於禮上最切，且有來歷。卻以「蕩」字與「中」字打對，尤的。終篇行文下語用事皆有法度，可與《仲尼不爲已甚》作類者。

《虞夏不言損益論》《蛟峰批點止齋論祖》：武帝是一箇好變底人君。仲舒之對，先誘之以更化損文之說，而後歸之於虞夏之不變，其悟武帝之旨微矣。今復開陳其說，以變者歸之於事與迹，以不變者歸之於道與心，尤足以發明仲舒立言之旨。終篇排布，自成一家。

《回庶乎屢空論》《蛟峰批點止齋論祖》：今人論此題，須做「屢空」二字，□□略之，只捉「空」字說，不知空涉虛無，聖人難言。今爲子貢桎梏塵障，故借回之空以警賜，空字重故也。

《孝宣優於孝文論》《蛟峰批點止齋論祖》：主意謂處孝文之時，俗尚暴激，故爲政不可以不寬；處孝宣之時，俗趍委靡，故爲政不可以不嚴。此皆因時施政，非眞有優劣之論也。崔子乃謂孝宣優於孝文，何也？蓋東都威、靈之後，俗流委靡，崔子欲鼓舞而振發之，故斷然謂孝宣優於孝文，意有在也。不惟回護得文帝，抑且不失本出處意，終篇用事作文，豐腴委折。末謂二君未嘗偏有所尚，尤佳。

《子貢與回孰愈論》《蛟峰批點止齋論祖》：天子非不知顏回、子貢之優劣，今特以孰愈問子貢者，蓋警悟子貢之幾也。此意極到。講指子貢之病，並之以顏子，□佳。後復引夫子告二三子之事，尤於幾字有情。

《爲國之法似理身論》《蛟峰批點止齋論祖》：刑法題易貶駁，難主張。貶駁則有□多見成說話，主張則有難下語處。此篇從理身上說藥石，卻以藥石比刑法。藥石非害身之物，則刑法非毒天下可見矣。說最有理致，不肯爲雷同也。其委曲回護處，最好看他筆力。

《學止諸至足論》《蛟峰批點止齋論祖》：爲學之道，初無止法，而病在於自足。凡人之情，則又苦於無止而易於自足。荀卿之論學，必以止足爲言者，正將借是以誘學者之至於道耳。蓋示之以有所止，有所足，則其欲至之心易以開，然後使愈至而愈不可止。意高文贍，允爲妙作。

《太宗功德兼隆論》《蛟峰批點止齋論祖》：後世人主，有功者不必有德，蓋功盛者易驕，而驕者失德之源也。太宗則不然，有功而不驕其功，方且悉心委語，聽讜臣之言而行仁義，故史臣以功德兼隆稱之，此大意也。微意則謂太宗養其心者有道，不爲功烈所動，始終一般，故其德不爲功所勝，此其所以爲兼隆也。末貶太宗尤當，文字華□□。

《賈誼通達國體論》《蛟峰批點止齋論祖》：此篇歷引賈誼策所言之事，而求其通達之處，卻謂治道不可以儒學定證爲拘，苟適於時，雖有所反焉而不必議。說極爲當，援證作□□□□可法。

《孟施舍似曾子論》《蛟峰批點止齋論祖》：此等題於主張□說施舍果似曾子，則失於知人；方說施舍不似曾子，則背了本旨。卻原其初相似立說，極得要領，正夫子「性相近，習相遠」之意。行文用事，最與時文相近，學者可

法。

《君子所性論》《蛟峰批點止齋論祖》：主意性本不可以容言，故朱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今孟子乃反覆言之，孟子之意政以夫子不言性，而天下後世將昧其爲性之說，不得不詳言之，以覺天下之迷。說極當情。末斷諸子言性之非，尤爲警策。

《荀氏在軻雄之間論》《蛟峰批點止齋論祖》：荀氏之於軻、雄，不可同年而語矣。韓子乃謂其在軻、雄之間，此是韓子立論之未當處。尋常做論，必是罵倒韓愈。此卻回護得好，且力辨荀子不可以儕軻、雄，而後以「求免天下之議」一句解釋了韓愈。自原題後，一抑一揚，至結尾貶愈，而隨即救護。此等文字，當看他意思貫串，卻非可與逐旋砌成者例論。

《聖心萬物之鏡論》《蛟峰批點止齋論祖》：先儒謂溥萬物應萬事爲心之用，然非靜則不足觀動，非虛則不足觀實。聖人之心，虛而且靜，此其所以爲萬物之鏡歟？說極自在，且形容得鏡底意思。

《君子學道則愛人論》《蛟峰批點止齋論祖》：此篇只可作一篇古文看，卻不可拘以論體。終篇謂以天理之公待人，則可合人己而爲一體，以人欲之私待人，則必視人己爲二。說極入細，兼行文雄麗，用事一層疊一層，讀之深有餘味。

《顏淵天下歸仁論》《蛟峰批點止齋論祖》：天地本不可以有窮言，然要形容仁道之大，則小天地之形而大吾理，正爲得體。又且說得「歸」字精神。既言天地且小，則天地間安得尚有一物能外吾仁者？此尊題之法也。

《動靜見天地之心論》《蛟峰批點止齋論祖》：此篇謂天地之心運於冥冥，非可見也。然欲求見其心者，必當於圓動方靜之中求之。人之心則亦猶是，詎可求之茫昧，索之□虛哉。王通氏懼夫人離形器事爲而求心，故舉是說以曉夫人，蓋以天地之心喻夫人之心耳。文字老成警醒，讀之忘倦。

《韓愈所得一於正論》《蛟峰批點止齋論祖》：此篇謂□□當異端邪說蠭起之時，乃獨能扶持正道，使不至於□□□，此方見得他所守之一。若不是就時節上立說，則古今□□□正者非無之，何獨昌黎。

《復鄉舉里選如何論》《蛟峰批點止齋論祖》：此篇以畏名作主張。畏則厚古而薄今，故法之廢者難於復。意高而文古，較之他篇，則爲稍劣。

《仁言不如仁聲論》《蛟峰批點止齋論祖》：止翁圓文，惟此篇最方。其文難於圈點眼目，其說難於標摘精神，中間一段議論，卻爲妙絕。

《項羽論》《齊東野語》卷一：錢舜選詩云：「項羽天資自不仁，那堪亞父作謀臣。鴻門若遂樽前計，又一商君又一秦。」亦祖陳傅良之論羽云：「羽之戮子嬰、弒義帝、斬彭生，坑秦二十萬衆，亞父獨不當試曉之邪？使楚果亡漢，則羽又一秦，增又一商鞅也。」

《仲秋教治兵賦》《螢雪叢說》卷二：往年上庠湯黃中試《秋燕已如客》詩，破題：「近人方賀夏，如客已驚秋。」以夏對秋，權借用字也。陳傅良作《仲秋教治兵賦》，破題：「雖諸夏之偃武，必仲秋而治兵。」張永《防秋》詩云：「逆胡方猾夏，中國重防秋。」以夏對秋，正借用字也。原其所作，皆有自來，豈非得張喬《月中桂》之遺意耶？所謂「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是也。六吟八韻，能於借對上得一二警聯，便自高人一著，作者不可不知。

《進周禮說序》《（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周禮》自是周公之書，此最言之精確。末幅說熙寧新法之害，用意尤細。

《文王論》《（康熙）御製文第三集》卷四三：合《書》、《易》以論聖人，識解深邃，文筆有類諸子。

《夷門歌》《朱子語類》卷一三七：或言性，謂荀卿亦是教人踐履。先生曰：「須是有是物而後可踐履。今于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求其眞個同；曰異，須求其眞個異。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陳君舉作《夷門歌》，說荊公、東坡不相合，須當和同，不知如何和得？」

《澍村石洞十詠》葉適《題陳止齋帖》：右《澍村石洞十詠》。余嘗評公不用詩家常律，及其意深義精，自成宮徵，而工詩者反皆退舍，殆過古人矣。然惟公能之，欲學者輒不近也。

《省題》《履齋示兒編》卷一〇：陳舍人君舉未第時，作《省題》詩，極一時之妙。如「羲皇向上人」之句，嘗愛其下得「向」字好，及閱晏元獻《弔劉蘇歌》曰：「蘇歌風味逼天眞，恐是文君向上人。」亦有所自云。

《送葉正則赴吳幕》《荊溪林下偶談》卷二：文字有江湖之思，起于《楚辭》「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模想無窮之趣，如在目前。後人多仿之者。【略】陳止齋《送葉正則赴吳幕》云：「秋水能隔人，白蘋況連空。」意尤遠而語加活。

《**送陳益之**》《荊溪林下偶談》卷四：止齋《送陳益之》詩甚工，且有理致。首云：「論事不欲如戎兵，欲如衣冠佩玉嚴整而和平。作文不欲如組繡，欲如疏林茂麓窈窕而敷榮。」蓋陳益之年正盛，論事豪勇，而作文善爲詰屈聱牙，故以此勉之。又云：「楨幹蓋亦煩繩墨，風味何如餘典則。」末云：「君看風雅詩三百，亦有初章三嘆息。」皆有深長之意，學者所當思也。益之自負用世才幹，而脫略邊幅不羈，故又以繩墨典則規之。

《**寄題抱膝齋**》《愛日齋叢鈔》卷三：陳同甫治園池，爲柏屋三間，名曰抱膝齋，葉正則爲作《抱膝吟》二首，【略】陳君舉有《寄題抱膝齋》詩，【略】同甫復因書求題詠於文公，有云：「正則爲作《抱膝吟》二首，君舉作一首，詞語甚工，然猶說長說短，說人說我，未能盡暢抱膝之意也。同床各作夢周公，且不能學得，何必一一論到孔明哉。亮自不會吟得，使此耿耿者無以自發。祕書傑句橫出一世，爲亮作兩吟，其一爲和平之音，其一爲悲歌慷慨之音，使坐此屋而歌以自適，亦如常對晤也。」【略】文公辭之曰：「《抱膝》詩，【略】二公詩皆甚高，而正則摹寫尤工，卒章致意尤篤，令人歎息。所惜不曾向頂門上下一針，猶落第二義也。」【略】又辭之曰：「《抱膝吟》久做不成，蓋不合先寄陳、葉二詩來，田地都被占卻，教人無下手處也。況今病思如此，是安能復有好語，道得老兄意中事耶？」

《**用韻詠雪簡湘中諸友**》《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方回評：陳止齋傅良，字君舉。漕湖南時作《詠雪》詩，今選二首，入「冬日」，亦足以見乾、淳以來一時文獻之盛。止齋雖專以文名，而詩亦健浪如此。　陸貽典評：粗句。紀昀評：四句粗惡。

《**再用喜雪韻**》《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三馮班評：雖不成詩，壓韻而已。紀昀評：四句生而無義，六句欠明爽。

《**月夜書懷**》《瀛奎律髓彙評》卷一五方回評：尾句高不可言。　馮班評：亦好，恨未工。　紀昀評：高老，可逼後山。　許印芳評：「過」字複。

《**止齋即事**》一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閉」字音第四聲。紀昀評：四句粗俚而無味。結亦太激。

又二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方回評：君舉以時文鳴。此二詩高古，緣才高也。　馮班評：止齋詩不多見。睹此二首，眞作家也。「最貧看晚節」，誰看？　紀昀評：三、四沉着深至語。不襲古人，而直逼古人，非尋常議論爲詩之比。才高人以餘力爲詩，亦自勝人，然畢竟不能深細。昌黎之詩亦然，不但止齋也。　許印芳評：唐人于良史詩云：「僻居人事少，多病道心生。」止齋此詩下句，正是襲用于語，而意較切實。上句獨造，意尤深警，于詩遠不能及。此皆鍊意勝古人處，曉嵐乃稱其「不襲古人而直逼古人」，非也。

《**村居**》《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三紀昀評：多不成語。「落」字有病。五句用鵲巢背太歲事，不成語。

《**寄題薛象先新樓**》《瀛奎律髓彙評》卷三五紀昀評：首句「送蝸牛」三字不妥，三、四意好而語太質直。　無名氏（甲）評：陸賈使南越歸，解橐中金，分其子。

《**寄陳同甫**》《載酒園詩話・陳傅良》：《寄陳同甫》曰：「古來材大難爲用，納納乾坤着幾人。但把鷄豚宴同社，莫將鵝鴨惱比鄰。」上句即所謂「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也。合兩句並觀，見俗情慮淺，恩怨本無大故，而毀譽由之。同甫屢經禍患，故以爲戒。下云：「世非文字將安托，身與兒孫竟孰親？一語解紛吾豈敢，祇應行道亦酸辛。」讀至此眞欲淚下。嘗嘆如李伯禽者毋論，即「驥子好男兒」，少陵詎得其力！此困窮之士，齒豁頭童，旁搜遠紹，而不悔也。　《宋詩精華錄》卷三：經過憂患，乃有此忠告。

《**冬夜感懷**》《載酒園詩話・陳傅良》：《冬夜感懷》曰：「已覺二毛嗔婦問，可堪一飯患兒多。」酸感之甚，殆不能再讀。

《**送謝希孟歸黃巖**》《載酒園詩話・陳傅良》：《送謝希孟歸黃巖》曰：「圭璧襲縑籍，山龍飾衣裳。不聞燧古初，而興自虞唐。毀車崇騎射，隸作篆籀藏。至今人便之，秦亦忽以亡。」又曰：「累觴以爲懽，班荊以爲儀。交際貴如此，勿使至意虧。頗嘗怪《小雅》，《鹿鳴》至《魚麗》。賓主禮百拜，六經似支離。」此重傷古道之不復也。前篇猶冷諷，次篇全用反語，令聞者自思，不惟立意高，安章頓句亦是鷄群之鶴。

《**讀范文正公神道碑有感佚事**》《歷代詩發》卷二七：公與朱夫子志同道合，本是文正一流，故憑弔前徽，語能中竅乃爾。

《**哭呂伯恭郎中舟行寄諸友**》《歷代詩發》卷二七：切有關係之言，不止山陽聞笛，徒作悲悽。論者謂詩骨蒼勁，得老杜之一體，當於其見解大處觀之。

《**送劉茂實宰奉新**》《歷代詩發》卷二七：語不必盡而意已悠然可悟，

此古之善贈人以言者。

《懷同舍石天民編修》《歷代詩發》卷二七：家常細銳，一一關心，氣味逼眞古體，不知者以爲俚而粗也。

《和張孟皐尋梅韻》《歷代詩發》卷二七：狀梅未敢造次，而梅之品格已尊，此猶設爲不嫁而嫁過半者也。今人動作百韻，正不知何所云云。

《癸丑冬》《石洲詩話》卷四：止齋贊讀嘉邸，於孝、光間過宮之事，最致慇拳，《癸丑冬》一詩，可覘其志矣。

傳記

葉適《寶謨閣待制中書舍人陳公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傅良，字君舉，溫州瑞安人。初講城南茶院，時諸老先生傳科舉舊學，摩蕩鼓舞，受教者無異辭。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陳編宿說，披剝潰散，奇意芽甲，新語懋長。士蘇醒起立，駭未曾有，皆相號召，雷動從之，雖糜他師，亦藉名陳氏。由是其文擅於當世。公不自喜，悉謝去，獨崇敬鄭景望、薛士隆，師友事之。入太學，則張欽夫、呂伯恭相視遇兄弟也。四方受業愈衆。乾道八年，策進士殿廬，定公第一，奏入，不果用。教授泰州。朝廷難以銓法持之，遂授太學錄。將召試館職，復不果，使告公，將以爲編修官，公辭焉。通判福州，右正言黃洽引王安石事劾公罷，主管崇道觀，知桂陽軍。或言知名士廢不用凡三十三人，公爲其首，執政病之，稍遷提舉湖南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浙西提刑、吏部員外郎。去朝十四年，至是而歸，鬢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光宗逆勞曰：「卿昔安在？朕思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遷祕書少監兼實錄院編修官，皇子贊讀，歷起居郎、舍人，皆兼中書舍人。會上疾，不能覩重華，公陰諷顯諫，危論婉說，因乞致仕，下殿徑行。改祕閣修撰，復兼贊讀，不至。今上即位，除中書舍人、侍講、同實錄院修撰。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公言不顧行，提舉興國宮。居三年，察官交疏，削秩罷，時慶元二年也。嘉泰二年始復官，再爲興國宮，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待制寶謨閣。三年十一月丙子卒。開禧元年三月庚寅，葬于帆遊鄉澍村前山，距家巷語可達也。【略】公之從鄭、薛也，以克己兢畏爲主。敬德集義，於張公盡心焉。至古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薛公反覆論之。而呂公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然後學之內外本末備矣。公猶不已，年經月緯，晝驗夜索，詢世舊，繙吏牘，蒐斷簡，採異聞，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止。千載之上，珠貫而絲組之，若目見而身折旋其間，呂公以爲其長不獨在文字也。公既實究治體，故常本原祖宗德意，欲減重征，捐末利，還之於民，省兵薄刑，期於富厚。而稍修取士法，養其理義廉恥，爲人材地，以待上用。其於君德內治，則欲內朝外庭爲人主一體，群臣庶民並詢迭諫，而無壅塞不通之情。凡成周之所以爲盛，皆可以行於今世，視昔人之致其君，非止以氣力荷負之，華藻潤色之而已也。嗚呼！其操術精而致用遠，彌綸之義弘矣。【略】公葬四年，吏部侍郎蔡公行之始狀其行於太史。行之從公蚤，載之詳。余亦陪公游四十年，教余勤矣，故摭其平生大指，刻於墓上，以記余之哀思，而行之已載者，不復述也。銘曰：嗚呼陳公，末壯而興，群士驚奔，來師來承。三代統紀，漢、唐制度，百世雖遠，一二以數。事研於終，德復於初，發爲詞華，乃學之餘。內聖外王，本末洪纖，春秋四人，孔子所嚴。建隆之元，實維《下武》，斟酌損益，可繼堯禹。天欲平治，必待其材，生之實難，莫我肯培。名胡忌高，實奚惡富，裂棄文錦，縫彼敗素。寄印如累，其讒云云，擁書如林，其樂欣欣。有橘之蕨，有菌之芬，有拏其舟，音遠不聞。我瞻澍村，泚矣南塘。二物則存，公乎在亡。

紀事

作家逸事

樓鑰《宋故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 公天分高勝，其於學問，心悟神解，而苦志自勉，精力亦絕人。隆師親友，有不可解於心者。興化劉復之朔以南省第一人來爲司戶參軍，攝教官，得公程文，以爲絕出。公之年甚少也，而名已高，開門授徒於仙巖，僧舍士子莫不歸敬。【略】公自爲舉子業，其所論著如《六經論》等文，所在流播，幾於家有其書。蜀中文學最盛，讀之者無不動色，文體爲公一變，至傳入夷貊，視前賢爲尤盛。【略】嗚呼！以公之抱

負偉傑，學博而精，觀書別有高識，作文自出機杼，類非今人所可企及，求之古人，亦未易多得也。受知三朝，掌內外制，經帷史館，不爲不遇。而名高多忌，卒不得究其經世之學，爲可痛也。公行誼著于鄉曲，述作擅于當世，不待屢書，敢摭其論奏之大者列之，然後知其非諛墓之詞也。公之赴郡，免奏事而去，歸覲光宗，以舊欲奏之孝宗者陳之。蓋公憂國之心，澤民之具，其說不易，【略】上曰：「莫急於此，但以處置爲難。」公奏第三劄子，乃是處置之說。既奏，褒美再三。【略】公風度高遠，動輒過人。詩律之精深，字畫之遒媚，登覽高致，吟諷低昂，親之則使人意消，王、謝韻度尚可想也。方主上在宮邸時，寮宋以詩爲壽，惟翊善黃公與公之詩皆有諷諫，上爲置酒，各親書所上詩謝之。公後嘗奏知，以御札登諸石而跋其下，以其稿示鑰，未及刻而公歸。訪求此稿，不可復得，猶記其略云：「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蓋頌者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敕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鑰讀之，爲之感咽。嗚呼！此又先儒之所未發也。

《四朝聞見錄》甲集　布衣謝岳甫，閩士也。當光宗久缺問安，羣臣苦諫，至比上爲夏、商末造，上益不悅。岳甫伏闕奏書，謂：「父子至親，天理固在。自有感悟開明之日，何俟羣臣苦諫？徒以快近習離間之意。但太上春秋已高，太上之愛陛下者，如陛下之愛嘉王。萬一太上萬歲之後，陛下何以見天下？」書奏，上爲動，降旨翌日過宮。當是之時，岳甫名震于京，同姓宰相有欲竢上已駕即薦以代己者。止齋陳氏傅良，時爲中書舍人，於百官班中顯竢上出。上已出御屏，慈懿挽上入，曰：「天色冷，官家且進一杯酒，卻上輦。」百僚暨侍衛俱失色。傅良引上裾，請毋入，已至御屏後，慈懿叱之曰：「這裏甚去處？你秀才們要斫了驢頭！」傅良遂大慟于殿下。慈懿遣人問之曰：「此何理也？」傅良對以「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傅良去，謝遂報罷。先是，岳甫嘗上書孝宗請恢復，不報。謝娶孫氏，孫已死，謝發其線篋，乃謝所上書副本也。謝嘗以副本納要路，不知孫氏何自致之。謝益感愴。閩士林自知觀過，與謝同遊于京學，以詩一絕爲紀其事，末二句云：「漢皇未下復讎詔，柰此匹夫匹婦何？」林已賦詩，同舍莫有能繼者。林號爲名儒，仕至史館校勘、糧料院，終于官。

又　止齋陳氏傅良，字君舉，永嘉人。早以《春秋》應舉，俱門人蔡幼學行之遊太學，以蔡治《春秋》浸出己右，遂用詞賦取科第，詞賦與進士詩爲中興冠，然工巧特甚，稍失《三元衡鑒》正體。故今舉子詞賦之失，自陳始也。奏疏洞達其衷，經義敷暢厥旨。尤長於《春秋》、《周禮》，考亭視爲畏友，嘗謂門人曰：「以伯恭、君舉、陳同父合做一個，方纔是好。」猶不及水心先生。蓋水心輩行不侔，而學業未能如晚年之大成，故考亭先生特謂其強記博聞，未見其便止。考亭先生見其止也，當與三子並稱，而且有所優劣矣。考亭先生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偸期之所。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爲淫奔之具、偸期之所，私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先生辯。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陸子靜鬬辯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爲舉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佐陸、陳之辯也。今《止齋詩傳》方行於世云。建安袁氏申儒爲公門人，序其傳末。止齋實爲寧皇舊學，上嘗思之，語韓侂胄曰：「陳某今何在？卻是好人。」侂胄對上曰：「臺諫曾論其心術不正，恐不是好人。」上曰：「心術不正，便不是好人耶？」遂不復召用。止齋立朝大節，俱無愧於師友。至光皇以疾缺北宮禮，其諫諍有古風烈。嘉王之立，止齋以舊學亦有贊策功，阨於韓氏，遂不果大拜云。

《荆溪林下偶談》卷三　陳龍川自大理獄出赴省試，試出，過陳止齋，舉第一場《書義》破，止齋笑云：「又休了。」舉第二場《勉強行道大有功論》破云：「天下豈有道外之功哉？」止齋笑云：「出門便見哉。然此一句卻有理。」又舉第三場策，起云：「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止齋云：「此番得了。」既而果中榜。

又卷四　止齋倅福州，年正盛，聰明果決，帥梁丞相一委聽之。有富人訴僕竊盜，僕辭連其主之女，止齋必欲逮女以問，諸寓公營救不獲。於是有索賄之謗，未幾論去。後止齋歷郡守、部使者，死之日，囊橐枵然，僅餘白金數十兩以殮。其子貧困，謁先友黃文叔尚書于建康，頗周之。止齋得謗如此，至今猶有未盡知者，可嘆也。

又　蔡行之本從止齋學，既以《春秋》爲補魁，止齋遂改爲賦以避之。東萊爲省試官，得一《春秋》卷甚工，東萊曰：「此必小蔡也。且令讀書養望三年。」以其草冊投之帳頂上。未幾，東萊以病先出院，衆試官入其室，見帳頂上

有一草卷甚工，謂此必東萊所甚喜，而欲置前列者，遂定爲首選。此事水心先生云。

又 止齋年近三十，聚徒於城南茶院，其徒數百人，文名大震。初赴補試，纔抵浙江亭，未脫草屨，方外士及太學諸生迓而求見者如雲。吳琚貴公子也，冠帶執刺，候見於旅邸，已昏夜矣。既入學，芮祭酒即差爲太學錄，令二子拜之齋序。止齋辭不敢當，徑遯之天台山國清寺。士友紛然從之者數月。其時止齋有《待遇集》板行，人爭誦之。既登第後，盡焚其舊稿，獨從鄭景望講義理之學，從薛常州講經制之學。其後止齋文學日進，大與曩時異。嘗言太祖肇基，紀綱法度甚正，可以繼三代，所著《建隆編》是也。於成周制度講究甚詳，有《周禮說》，嘗以進光廟。紹熙間，光廟以疾不過重華宮，止齋力諫，至牽御衣，衣爲之裂。除中書舍人，不拜命而去，後謚曰文節。

又 淳熙間，永嘉英俊如陳君舉、陳蕃叟、蔡行之、陳益之六七輩，同時並起，皆赴太學補試。芮國器爲祭酒，東萊爲學官，東萊告芮公曰：「永嘉新俊，不可不收拾。」君舉訪東萊，東萊語以一《春秋》題，且言破意。就試，果出此題，君舉徑用此破，且以語蕃叟，蕃叟其從弟也，遂皆中榜。此蓋以譽望取士，猶有唐人之意，似私而實公也。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育德堂外制集》八卷、《內制集》三卷，兵部尚書永嘉蔡幼學行之撰。成童穎異，從同郡陳傅良君舉學治《春秋》，年十七，試補上庠，首選，陳反出其下。明年，陳改用賦，冠監舉，而幼學爲經魁。又明年，省闈先多士，而傅良亦爲賦魁，一時師弟雄視場屋，莫不歆羨。

《宋元學案》卷七一 時止齋亦以爭過宮不從，求去，先生爲書留之曰：「今天下安危之機，已判然可見，而未聞有叩頭流血、牽裾折檻之士，方且曰『是不宜激，激則已甚』。公不于此時有所奮發，爲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不欲歸過君父。身雖退，奚益？」止齋改容謝之。

作品本事

朱熹《與陳君舉書》 先人贈告必已蒙落筆。母妻二告如亦合命詞，則前日失於具稟，今再有懇。先妣德性純厚，事姑極孝敬。祖母性嚴，先妣能順適之。治家寬而有法，歲時奉祀必躬必親。撫媵御有恩意，無纖毫嫌忌之意。亡婦先世自國初時以儒學登高科，其父諱勉之，字致中，紹興中嘗以布衣召至都堂，與秦丞相議不合而去。東萊呂舍人所謂「老大多才，十年堅坐」者也。凡此曲折，得頗見於詞命，足爲泉壤之榮，幸辱矜念。脫或已行，亦乞刊定。幸甚幸甚！

又《答趙郎中書》 熹伏蒙垂喻先正忠簡公行狀，不勝恐悚。此事初以令兄提舉郎中見屬之勤，不合容易承當。既而精力日衰，失前忘後，記事作文，比之昔日倍覺費力。況此事體之大，不唯先丞相一身之德業難遽形容，而事關國論，將來史官所據以垂萬世者，將在於此。自度恐終不足以辦此。今陳丈君舉郎中精敏該洽，詞筆高妙，皆熹所不能望其萬一者。若舉而屬之，公論無不以爲宜者。而熹託契門下既久且厚，固無形迹之嫌也。專此布懇，伏幸深察。

又《與饒廷老書》 丁生頃年代君舉，於桂陽自刻其詩集，而屬君舉序之。是時蓋求入社而不可得，今日乃爲此言，固小人之常態也。

蔡幼學《宋故寶謨閣待制致仕贈通議大夫陳公行狀》 始上在潛邸，寮寀因誕日以詩爲壽，公與翊善黃公詩皆以開導德性，冀有所規益。上感二公意，各親書其詩謝之。於是上屢趣公爲跋語刊石，同進者以上眷公厚，始多忌之。知閤門事韓侂胄浸竊威福，倚言路以排斥忠正，有上章詆公者，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樓鑰《恭題賜陳傅良宸翰》 臣仰惟皇帝陛下龍潛嘉邸，毓德進學，一時宮寮皆出遴選。嘗逢誕辰，咸獻詩頌，既而置酒高宴，初酌黃裳，次酌陳傅良，各授文書一通，致謝再三。其一曰「上呈翊善」，其一曰「上呈贊讀」，御名謹封。因請問所以謙賜之由，陛下爲言：「二公之詩，雖因爲壽而作，皆寓警誨之意。輒依所惠，親書一本，復以爲贈，以示不忘。」裳與傅良跽謝而退。陛下踐阼之初，擢裳禮部尚書，傅良中書舍人。未幾，裳以疾歿，傅良奏請以宸翰刊之堅珉，玉音賜許。是時臣綸待罪瑣闥，與傅良同直北門。嘗過其家，傅良以跋語示臣，大略曰：「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遷讀《虞書》，至于『君臣相敕，維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蓋頌者不專于美盛德之形容，皆有警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臣爲之矍然作而曰：偉哉論也！自時大序言，以成功告于神明，無有以頌爲警戒者。舜皐虞歌，世但以爲盛事，非司馬遷不足以發聖賢

相敕之旨。自李斯頌秦，專務溢美，人亦不以爲過。韓愈有曰「不以頌而以規」，亦不悟頌之有規也，而傅良能發之。臣于傅良，平日所畏，至是益以歎服，促使刻之。傅良曰：「今既刊奎畫于上方，不敢使人代書。適有目眚，當俟小瘉。」曾未信宿，而已報罷。臣尋亦去國，相忘于江湖者十餘年。傅良下世，訪遺稿于其家，則不知所在矣。其子臣師轍求跋其下，將碑之以傳遠。臣既傷傅良不及見更化之日，敢直書始末，上以彰陛下好賢樂善之素，下以侈傅良等際遇之龍，抑使後學知古人賡歌頌詩，本非專于形容稱美，而諷諫之切，未嘗不寓于斯云。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編卷一一　光宗撰《壽皇聖政錄序》，祕監陳君舉所作也。

《吹劍錄外集》　蔡尚書幼學師陳止齋，乾道壬辰，同赴省試。止齋知其必魁取，乃自下賦卷，已而師生經賦俱爲第一。賦場先試出《聖人之於天道論》，次場《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文意步驟，全倣止齋，蓋有所授也。宋玉作《招魂》，屈原作《大招》，其機軸段數一切相似，不知孰先傳焉，孰後效焉。

方回《讀陳同甫文集一跋》　陳同甫所與晦翁八書，【略】當其辨論之殷，錄往復書以質之陳君舉，君舉答之書曰：「往復諸書，熟復數過，不知更幾年間更有一番議論，甚盛甚盛。然朱丈占得地段平正，有以逸待勞之勢。老兄跳踉號呼，擁戈直上，而無修辭之功。較是輸他一着也。」予謂此言切中同甫之病。然君舉雙立判斷於後，以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爲同甫之說，以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爲晦翁之說。由同甫之說，則是三代聖賢枉作功夫，人力可以獨運，而上無兢畏之君，由晦翁之說，則是漢祖、唐太宗賢於盜賊不遠，天命可以苟得，而下有覬覦之臣。以同甫之奇偉，適不如《樂毅論》之迂闊；以晦翁之正大，適不如《王命論》之淺近。嗟乎，君舉所評如此，其亦陰右浙學者非歟？

宋濂《題李易安所書琵琶行後》　樂天謫居江州，聞商婦琵琶，抆泪悲嘆，可謂不善處患難矣。其辭之傳，讀者猶愴然，況聞其事者乎？李易安圖而書之，其意蓋有所寓，而永嘉陳傅良題識，其言則有可異者。余戲作一詩，正之於禮義，亦古詩人之遺意與。辭曰：佳人薄命紛無數，豈獨潯陽老商婦。青衫司馬太多情，一曲琵琶泪如雨。此身已失將怨誰，世間哀樂長相隨。易安寫此別有意，字字欲訴中心悲。永嘉陳侯好奇士，夢裏繆爲兒女語。花顏國色草上塵，朽骨何堪污唇齒。生男當如魯男子，生女當如夏侯女。千年穢迹吾欲洗，安得潯陽半江水。

又《跋東萊止齋與龍川尺牘後》　龍川陳文毅公與東萊呂成公、止齋陳文節公契分深厚，故其所與書牘頗多，初不止此三帖而已。【略】止齋一書，蓋紹熙二年辛亥秋所遺，書中云「老兄數年以來，再脫於禍」者，龍川以使氣過銳，結怨群小，遂薦中奇禍。其一則淳熙十一年甲辰之春，醉中大言，爲盧氏子所訴，就逮棘寺，其一則紹熙元年庚戌之冬十二月，以呂天濟之死，誣其有謀，又下詔獄。甲辰至庚戌，僅七載，故云「數年」也。又云「浙西別業稍有倫序，顯爲擇鄰之計」者，龍川常言鄉里不可居，欲遷京口，以扁舟出入吳松江上，故止齋用以爲勸也。所謂「兩婿入館」，即林子燕、徐沖。所謂「應之」，即東萊門人無爲軍教授石宗昭，「子約」即東萊之弟太府寺丞祖儉也。竊惟東萊以中原文獻之傳，倡鳴道學于婺，麗澤之益，邇沾遠被。龍川居既同郡，又東萊之從表弟，雖其所志在事功，不能挈而使之同，反覆摩切之，其論議或至夜分，要不爲不至也。止齋留心於古人經制，三代治法，雖出於常州者爲多，至於宋之文獻相承，所以垂世而立國者，亦東萊嘗嘗爲言之，而學始大備。考其一時學術人材之盛，而能照耀於古今者，不歸之朋友講學之功，抑豈可哉！

著錄

曹叔遠《止齋集序》　叔遠夙蒙挈策，俾窺津涯，【略】輪耀掩污，理合釐別。故今裒次，斷自梅潭丁亥之後，凡爲歌辭、古律詩、內外制、奏狀、劄子、表啓、書簡、序、記、雜著、祭文、墓誌、行狀，總五十一卷，即先生燕坐之齋，以爲集名。若成書，則有《讀書譜》二卷、《春秋後傳》十二卷、《左氏章指》三十卷、《周禮進說》三卷、《進讀藝祖皇帝實錄》一卷，未脫稿則有《詩訓義》、《周漢以來兵制》、《皇朝大事記》、《皇朝百官公卿拜罷譜》、《皇朝財賦兵防秩官志藁》，別自爲編，附識其目，庸熄淆亂。【略】嘉定戊辰，門人承直郎、太學博士曹叔遠謹序。

又《止齋集後序》　先生《春秋後傳》諸書，今參知政事樓公既屬永嘉守施公栻刊諸郡齋矣，惟文集舊未成編，蓋俗所傳如《城南集》之類皆幼作，先

生每悔焉。故叔遠所詮次，斷自梅潭丁亥以後，抑先生意云爾，而裒搜衆錄，參別唯久，至嘉定戊辰始就緒。又不揆輒陳述先生問學獨出之旨，人所未及知者，僭爲序文，冠諸篇端。樓公復以屬郡守楊公簡續刊之，楊謝不能。郡博士徐公鳳慨然曰：「是吾志也。吾起慕敬于茲久。」乃與前吏部侍郎蔡公幼學更加訂定，即廣士羨緡萬亟成之。於是後學咸得觀先生全文，而樓公美意始無憾焉。【略】嘉定癸酉三月，門人承直郎、新荆湖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曹叔遠謹再識于集左。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止齋集》五十二卷，中書舍人永嘉陳傅良君舉撰。三山本五十卷。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陳傅良《止齋集》五十二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陳止齋集》，一部四冊，闕。

王纘《正德本止齋集序》 公文散載于群書，遐陬寡陋，未見有統彙爲全帙者。瓚近於秘閣錄出公集五十二卷，則向所嘗誦讀者，百無一二存焉，蓋曹公所編止自梅潭丁亥之歲，而他作不入也。弘治乙丑，侍御史同年澤州張君伯純往巡浙中，因論鄉哲，而於公尤致嚮慕。瓚遂出示公集，伯純喜曰：「璡求公文久矣，而莫獲見之，是行未廣也，請得梓之以傳。」且欲彙拾散逸，以爲《外集》。伯純積學善文，風裁峻整，在公若有宿契焉者，宜其樂公之制作行於時也。瀕行，屬瓚序于集後。

《國史經籍志》卷五 陳傅良《止齋集》五十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二 《陳止齋內外制》九卷。

又卷一三 《陳止齋集》六冊，五十二卷。又《止齋奧論》六冊，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止齋文集》五十一卷，附錄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陳傅良撰。【略】此集爲其門人曹叔遠所編，前後各有叔遠序一篇。所取斷自乾道丁亥，訖於嘉泰癸亥，凡乾道以前之少作，盡削不存，其去取特爲精審。末爲附錄一卷，爲樓鑰所作神道碑、蔡幼學所作墓誌、葉適所作行狀。

又卷一七四 《止齋論祖》五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宋陳傅良撰。【略】初，傅良講學城南茶院時，以科舉舊學，人無異辭，於是芟除宿說，標發新穎，學者翕然從之。此論五卷，蓋即爲應舉而作也。首列《作論要訣》八章，中分《四書》、諸子、《通鑑》、君臣、時務五門，凡爲論九十二篇。考《止齋文集》卷末附錄雜文數首，編內《守令》、《文章》、《民論》三篇存焉，餘皆削而不錄。疑傅良當日自悔其少作，故其門人編次之時，不以入集，特別錄此本，私存爲程試之用耳。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一 《止齋先生文集》五十二卷，附錄一卷，明正德刊本。宋陳傅良撰。

《結一廬書目》卷四 《止齋先生文集》五十二卷，附錄一卷，宋陳傅良譔，明正統元年刊本。

《皕宋樓藏書志》卷八六 《止齋先生文集》五十二卷，附錄一卷，明正德刊本，周香巖校。宋陳傅良撰。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 《止齋先生文集》五十二卷，明正德刊本。

又 《止齋先生文集》二十八卷，明嘉靖刊本。《止齋集》一爲五十卷，稱三山本，蔡幼學所刊，一爲五十二卷，曹叔遠所編，溫州教授徐鳳刊於永嘉郡齋。兩本并刊於嘉定間，而蔡刻稍後，不見流傳，傳者唯曹本耳。【略】此本細行密字，併曹本爲二十六卷，無一冊削。附錄一卷，遺文一卷，則仍其舊。爲嘉靖間安正書堂刻本。安正堂者，當爲麻沙書肆之號，寫刻精良，卷中空格、提行一遵宋式，後之林刻、陳刻，遠不及也。

又 《蛟峰批點止齋論祖》四卷，明成化刊本。【略】門人曹叔遠序公集，謂「片言落筆，傳誦震響，場屋相師，而紹興之文丕變」，即謂此種。集中所載之文，斷自屏居梅潭以後，此作於隆興間，故刪去不存。前有《論訣》曰認題、曰立意、曰造語、曰破題、曰講題、曰使證、曰結尾，分甲、乙、丙、丁四體。題「後學釣臺邵澄孫清叟編誦」，傅參之宗山爲序云：「論學率祖止齋，然刻本多遺缺，至玉峰新編乃美矣備矣，未明也。今邵君清叟復加蛟峰批點，其體製大意則見於各篇之評，其法度微旨則見於各段之注腳，一展卷間，義理粲然，甚明且備，論學其得所祖矣。」後有淮南冰蘗子朱暟識云：「《論祖》一帙，止齋陳先生所作，蛟峰方狀元（逢辰）所批點。成化戊子，余按巡滇南，得廉憲莊公尚源藏本，凡三十九篇，謀刻廣傳，瓜代弗果，持歸。尋擢守嚴郡，校正壽梓，以成初志云云。」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止齋先生文集》五十二卷，元刊本。宋陳傅良撰，門人曹叔遠編。【略】是本爲元至正間重刻，多附錄一卷，爲神道碑、行狀及雜文八篇，合五十二卷。末有白文二行云「至正庚子仲冬屏山書院

重刊」。《四庫提要》謂附錄一卷「不知誰所續入，據弘治乙丑王瓚序，稱澤州張璉欲掇拾遺逸以爲《外集》，其璉重刊所附入歟」，是未見元刊也。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止齋先生文集》五十二卷，宋陳傅良撰，附錄一卷，明正德元年林長繁刻本，六冊。《止齋先生文集》五十二卷，宋陳傅良撰，附錄一卷，明正德元年林長繁刻本，十冊。《蛟峰批點止齋論祖》不分卷，宋陳傅良撰，方逢辰批點，明刻本，一冊。《新刊蛟峰批點止齋論祖》二卷，宋陳傅良撰，方逢辰批點，明劉弘毅愼獨齋刻本，四冊。

藝文

樓鑰《送陳君舉舍人東歸》 皇天生人物，千載非偶然。沖和兼萬人，始得一美賢。夫君乃其人，人一己百千。飛黃欲追風，況復動著鞭。文陣蚤奔放，氣欲摩青天。短褐東海濱，名貫斗牛躔。聞道更獨早，自言若墜淵。出登龍虎榜，徑上鵷鷺聯。中間幾流落，清湘窮泝沿。白首始爲郎，一見意已傳。登瀛上麟臺，授簡游兔園。擢爲柱下史，遂居紫微垣。去天眞尺五，朝綱賴扶顚。龍樓闕問寢，萬口爭進言。惟君最勇決，螭頭屢直前。危言破人膽，三進加勤拳。天高聽亦高，歸袂何翩翩。高風激頹波，同列空慚顏。君雖未必去，一去勝九遷。我欲留孔殳，有懷不得專。況我自欲去，何心挽歸船。嗟我生何爲，與君幸齊年。先後才九日，相與同氣然。幾年若契闊，班心忽差肩。判花同代庖，君思如湧泉。上房草數制，下房時一篇。一篇輒高妙，隗始媿余先。《春秋・隱公傳》，《國史・建隆編》。周官授大旨，所得俱未全。聚散不可料，餞別滄江邊。君將處於陵，我耕綿上田。君行無疾驅，中途恐傳宣。不然遂成別，孤帆渺風烟。夢魂不可制，隨君墮中川。

又《送陳君舉守桂陽》 重尋漫壁認題名，十五年來一夢驚。誰料今朝攜客至，卻成此地送君行。桂陽卧治眞談笑，魯史遺編賴發明。文定南軒俱去後，湖湘又得一先生。

又《陳君舉既亡汪文子揣其所作春秋後傳及送行詩來次韻》 名盛望尤備，枝披實亦繁。無由究賢業，猶幸立斯言。書在經逾顯，人亡道更尊。九京如可作，與子共南轅。

葉適《祭陳君舉中書文》 嗚呼！惟公勤而□苦之累，敏而成鈍之功，豈徒意講聖賢之精粗，固已實考王伯之汙隆。所欲託之空言，又曰不如載之行事者，皆古人之未及，詆廣學而希通。有能行之，審周道如貫珠，曉百世若發蒙，開章程於草昧，調轡策於駑瘠。其廣其長，其深其崇，可以運之掌上而措之寰中。鳴于海陬，敗屨瘦笻。暴名如雷，新語如風。宿老負牆，豪雋景從。而時文靡然由之一變，遂爲多士之宗。好惡順逆，几几恭恭，進退用舍，侃侃雝雝。機慮內沈，笑語外融，曾未施其一二，而謗大於山，忌衆成叢。洗足南塘之流，振袖葑村之峰。帝曰汝歸，公寐無聰。嗚呼哀哉！世事多端，非智所窮。謂其易研，而後難工。有或聞之，掩昭以聾。惟其不磨，植厚千穹。自我獲見，四十餘冬，其術則殊，其論鮮同。偉標寒而韻遠，有死始而生終。異疾侵陵，美人西東，天罰不宥，銷殞併空。公既棄我，又遭鞠凶，日餘幾何，而不隨公。覆酒成池，有痛塡胸。

雜錄

朱熹《答胡季隨書》 君舉先未相識，近復得書，其徒亦有來此者。扣其議論，多所未安。最是不務切己，惡行直道，尤爲大害。不知講論之間頗亦及此否？王氏《中說》，最是渠輩所尊信依倣以爲眼目者，不知所論者云何？

方回《讀陳君舉答晦翁書跋》（朱陸諸公各有得失不可專是其一也） 晦翁徵《詩說》於陳君舉，答謂：「時時諷誦，偶有感發，或與士友言，未嘗落筆。」又謂：「企慕三十年，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叩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它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學者轉務夸毗，浸失本旨。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驕吝，以此益覺書不能宣。」今按，長樂之爭，謂淳熙十五年戊申六月，晦翁以新除江西提刑入奏，除兵部郎官，兵部侍郎林栗以論《易》、《西銘》非是，有慚於公，而遣吏抱印，迫令供職，輒劾公也。臨川之辨，謂淳熙二年乙未鵝湖之會，陸子壽、子靜執己見，議不合。當時言語論難，學者不傳。其後於林栗辨《易》之年冬十一月《復陸子靜書》始深明無極太極之旨，而力攻子靜之失也。永康王伯義利之辨，往復諸書，在癸卯、甲辰、乙巳間，蓋東萊死於淳熙辛丑，鵝湖不合，東

萊與聞。陸、林、陳三人忿對喧呶，不知自反，東萊不及見矣。陳君舉非不知三人之曲，顧惟恐己之所聞爲公所培，故斂退而托之辭，然含糊鶻突，無所是否，反以矜持刻畫病晦翁，其亦浙學護短之態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止齋文集》五十一卷、附錄一卷。【略】自周行己傳程子之學，永嘉遂自爲一派，而傅良及葉適尤其巨擘。本傳稱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爲多。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祖謙爲言本朝文獻相承，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爲多。然傅良之學，終以通知成敗、諳練掌故爲長，不專於坐談心性。故本傳又稱「傅良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實而後已」。蓋記其實也。當寧宗即位之初，朱子以趙汝愚薦內召，既汝愚與韓侂胄忤，內批與朱子在外宮觀。傅良爲中書舍人，持不肯下，其於朱子亦不薄。然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稱，考亭先生晚註《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陳氏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先生辨。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陸子靜互辨無極，又與陳同甫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註《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爲舉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滋朱子之辨也云云。則傅良雖與講學者游，而不涉植黨之私，曲相附和。

樓鑰

論述

綜論

周必大《與樓大防尚書劄子》　內外制遠追兩漢，燕、許、常、楊曾何足道。

陳傅良《樓鑰除中書舍人詔》　壽皇初策在廷之士，蓋極一時之選矣。【略】具官某於是時嘗褒然爲舉首，而偶不中有司之度，然至今海內士所樂道，議論文章，風流蘊籍，則未嘗不在稱首也。間者旁招時望，實之本朝。爾以攝官屬筆，能道朕德意，與其人才美之所宜，文字之上下，簡書之長短，皆足用勸。而僉言不同，往往不奉吾詔，仁者之勇，見於封章。肆用命爾爲眞詞掖。除書之出，國人皆曰賢。《詩》不云乎：「假以溢我，我其收之。」朕於是蒙壽皇得人之福矣。昔者鄭爲辭命，終屬國僑；唐掌帝制，實先韓愈。

又《樓鑰封奉化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制》　具官某以海內之英，綽有譽處，蓋嘗久勞螭坳矣。遂陟掖垣，遂躋瑣闥，不慍不喜，天下誦之。若夫囊封牘奏，備極剴切，於爾取具，世莫得聞也。

真德秀《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仍舊致仕歸伏田里不允詔》　卿醇深之學，高視當世，剛毅之節，自期古人，而制行適於安和，持心本於忠厚。多士之望，歙然宗之。高卧十年，肯爲朕起，海內屬目，欲觀所爲。

又《攻媿集序》　鄮山參政樓公《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建安眞德秀伏讀而歎曰：嗚呼！此可以觀公立朝事君之大節矣。蓋公之文如三辰五星，森麗天漢，昭昭乎可觀而不可窮；如泰、華喬嶽，蓄泄雲雨，巖巖乎莫測其巔際；如九江百川，波瀾蕩漾，淵淵乎不見其涯涘。人徒睹英華發外之盛，而不知其本有在也。慶元初，韓侂胄除知閤門事，忠肅彭公力諫，改侂胄內祠，彭公予郡。公在瑣闥，極論之云：「去者不復侍左右，留者召見無時，終不能遠。」時侂胄之惡未著也。既而竊弄國柄，以黨論盡錮天下賢士，挑敵棄盟，中外騷然，天下始服公先見。朱文公侍經筵，內批予祠，公持其命不下，曰：「當今人望儒宗，無出熹之右者。」奏雖寢，然當邪說充塞之時，首倡學者共尊朱公，後卒賴其言，而學禁遂開，道統有續。然則觀公平生大節，而後可以讀公之文矣。公生于故家，接中朝文雅，博極群書，識古文奇字。文備衆體，非如他人窘狹僻澀，以一長名家。而又發之以忠孝，本之以仁義，其大典冊、大議論，則世道之消長，學術之廢興，善類之離合繫焉。方淳、紹間鴻碩滿朝，每一奏篇出，其援據該洽，義理條達者，學士大夫讀之，必曰樓公之文也。一詔令下，其詞氣雄渾，筆力雅健者，亦必曰樓公之文也。嗚呼！所謂有本者如是，非耶？公既鑿侂胄之鋒，退居卻掃者十有四年。嘉定初，起爲內相，俄輔大政。

向來傳輩凋喪略盡，而公巋然獨存，遂爲一代文宗。德秀嘗竊論南渡以來詞人固多，其力量氣魄可與全盛時先賢幷驅，惟鉅野李公漢老、龍溪汪公彥章及公三人而已。

魏了翁《攻媿樓宣獻公文集序》　今之文，古所謂辭也。古者即辭以知心，故即其或慙或枝，或游或屈，而知其疑叛，知其誣善與失守也；即其或詖或淫，或邪或遁，而知其蔽陷，知其離且窮也。蓋辭根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氣之薄厚，志之小大，學之粹駁，則辭之險易正邪從之，如聲音之通政，如蓍蔡之受命，積中而形外，斷斷乎不可揜也。四明樓宣獻公蚤以名進士發身，三朝大典多出公手，天下之稱記覽詞章者，未之或先。孰知公之所以反觀內省者，匪辭之尙，惟媿之攻。其詩曰：「參乎病知免，遂使啓足手。寧知起易簀，乃在此段後。」人至於內自攻治，知義理之無窮而毫髮之不可媿，則浩乎兩間，不憂不懼，而辭之本立矣。某之生也後，雖不克執書冊以從公游，泰、禧間有位于朝，是時孽韓猶竊政柄，浸悔前誤，凡慶元所黜之士，收羅殆盡。如宣獻之高風，尤所欲即者，至追憶舊題蘇帖之詩，常常諷道，以致懷賢之意。而公也十有三年之間，卒無一語入都，以訖于韓氏之敗。公之攻媿，非苟言之，實心體而身踐焉。昔人謂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以公之所養若是，則其肆筆脫口之餘，公平坦易，明暢淵永，亦理然也。

《帶經堂詩話》卷一〇　宋樓宣獻公鑰《攻媿集》八十五卷，溫陵黃氏寫本，詩僅九卷。宣獻與楊誠齋、范石湖、陸放翁同時，詩亦石湖伯仲。歌行學蘇、黃，氣或不遒，格詩苦鈍，然不爲楊、范佻巧取媚。七字如：「行盡杉松三十里，看來樓閣幾由旬。」「一百五日麥秋冷，二十四番花信風。」「水眞綠淨不可唾，魚若空行無所依。」雖宋調，亦佳句也。

又　雜文七十六卷，諸體中題跋最勝。宋集多叢冗，此集如表狀內外制書啓之類，刪去半部亦可。

又　宋人工於題跋，海虞毛氏汲古閣刻入《津逮》者不下十餘家，予讀樓宣獻《攻媿集》題跋多至十數卷，往往可稽掌故，而毛氏遺之。

《宋詩鈔・攻媿集鈔序》　詩雅贍有本，然往往浸淫於禪。禪學之傳，莫熾於四明，當時老宿如攻媿，已不能辨矣。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攻媿集》一百一十二卷。【略】鑰居官持正有守，而學問賅博，文章淹雅，尤多爲世所傳述。本傳稱其代言坦明，得制誥體。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載，鑰草光宗內禪制詞，有「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於天下」二語，爲海內所稱。此言其工於內外制也。本傳又稱鑰試南宮，以犯諱請冠未等，投贄諸公，胡銓稱爲翰林才。今集中《謝省闈主文啓》一首，即是時所作。此言其工於啓劄也。王應麟《困學紀聞》取其「門前莫約頻來客，坐上同觀未見書」二句，載入「評詩類」中。此言其工於聲偶也。而袁桷《延祐四明志》稱其於中原師友傳授，悉窮淵奧，經訓小學，精據可傳信，尤能盡鑰之實。蓋宋自南渡而後，士大夫多求勝於空言，而不甚究心於實學。鑰獨綜貫今古，折衷考較，凡所論辨，悉能洞澈源流，可謂有本之文，不同浮議。王士禎《居易錄》稱其「行盡松杉三十里，看來樓閣幾由旬」、「一百五日麥秋冷，二十四番花信風」、「水眞綠淨不可唾，魚若空行無所依」諸句，而病是集多叢冗，謂表狀內外制之類，刪去半部亦可。然貪多務博，即《誠齋》、《劍南》、《平原》諸集亦然，蓋一時之風氣，不必以是爲鑰病也。至於題跋諸篇，尤多元元本本，證據分明，不止於《居易錄》所稱《三笑圖贊》、《吳彩鸞玉篇鈔》、《唐昭宗賜僖實敕書》三篇。

《石洲詩話》卷四　樓大防之詩，密於考證，蓋其夙學如此。至於氣格，則終自單窘，未能自樹一幟。

分論

《紹熙五年內禪詔》　魏了翁《跋樓參政紹熙五年內禪詔》：某未冠時，侍長老聽紹熙末年內禪詔書，至所謂「雖喪紀自行于宮中，而禮文難示于天下」，爲之色然以嘆，知朝廷有人也。後此三十二年，乃獲觀稿墨于宣獻樓公之季子，又見當時刪易鉤注，雖倉卒之頃，動中理道。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言動幾微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豈一毫人力所能予奪其間乎。史官魏某謹書。

《壽慶致語》　《困學紀聞》卷一九：攻媿爲姜氏慶七十致語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舊時竹馬，得見會昌之新春。」承平、王孫，見柳文《羌嶲誌》。

《桐廬縣桐君祠記》　方回《讀樓攻媿桐君祠記跋》：《桐君藥錄》，人相承用之，不知桐君何人也。樓攻媿《桐廬縣桐君祠記》云：「荊州多荊，薊州多

薊，豫章以木氏都酸棗，以棘名邦。茲邑以一桐之大，垂蓋如廬，有隱者採藥求道於此，或問其姓，則指桐以示之，人因稱爲桐君。故桐江、桐溪、桐峴，皆以此得名。既爲縣，又因以名郡焉。」然則桐君姓名，蓋不傳也。攻媿又謂：「嚴之高士三人：子陵隱於漢，名終不可泯；方干隱於唐，又以詩顯；桐君隱而不知爲何人，其殆最優乎。」此亦善軒（輕）〔輊〕立論者。

《戲題龍眠馬性圖》 朱熹《跋李伯時馬》：觀龍眠《飛騎圖》，及讀延之、廷秀、大防三君子佳句，因思法雲秀公語，尤物移人，甚可畏也。慶元三年孟冬八日，朱熹仲晦父。

《環林踏雪》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一方回評：「今朝踏作瓊瑤跡，爲有詩從鳳沼來。」昌黎詩也。攻媿樓公鑰，字大防，嘉定初參政。自乾、淳大儒鉅公淪謝之後，有一樓攻媿。又其後，眞西山、魏鶴山爲學者領袖云。紀昀評：此種總是支蔓，與詩何涉？語皆淺近。「奮色」二字不佳。查慎行評：「奮」字、「成」字着得輕淡，算不得詩眼。

《送王伯奮守筠陽》 《瀛奎律髓彙評》卷二四方回評：《攻媿集》第九卷此詩後有《別王恭叔詩》、《別長女淯詩》：「遠侍雙親官道院，爲同盡室餞西橋。」又云：「老我年來百念輕，文姬助我以琴鳴。」蓋攻媿長女淯嫁王恭叔，隨侍其父赴筠守也。攻媿此詩三、四切于其州，五、六用王氏二事，以見伯奮之愛子，己之愛婿。皆工。紀昀評：亦極庸，下四人名亦礙格。

《頃游龍井得一聯王伯齊同兒輩游因足成之》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七方回評：「水眞綠淨不可唾，魚若空行無所依。」佳句也。馮舒評：然畢竟宋。查慎行評：第三句出昌黎詩，第四句出柳州記。紀昀評：「綠淨不可唾」，昌黎語；「遊魚若在天際」，酈道元語也。無名氏（甲）評：「水從何來不知處」，此語較醒。許印芳評：三、四直用成句，四句卻用書語作對，故佳。

《題孟東野聽琴圖因次其韻》 《歷代詩發》卷二八：蕭瑟之音與琴最合。《宋詩精華錄》卷三：全從東野落想，是謂語無泛設。

《白醉》 《歷代詩發》卷二八：落落數言，情已酣適。

《求仲抑招游山歸途遇雨》 《宋詩精華錄》卷三：押「及」韻如拋磚落地，從《左氏傳》「師何及」句來。

《石門洞》、《大龍湫》 《宋詩精華錄》卷三：以上二詩有健句，但尚覺辭費。

傳記

袁燮《資政殿大學士贈少師樓公行狀》 公諱鑰，字大防，舊字啓伯，姓樓氏，著籍于明，明今爲慶元府。【略】公幼警敏，始就外傅，鄉人王先生默、李先生鴻漸爲嚴師。既冠，三山鄭屯田鎏寓館鄉鄰，公又師之。隆興元年，試于南宮，主司偉其辭藝，欲以冠多士，而所答策偶犯廟諱。胡忠簡公贊知貢舉洪公奏言其故，有旨置末等之首。是歲廷不策士，即禮部所次，定爲五等，賜同進士出身。以啓謝諸公，胡公大稱之曰：「此翰苑長才也。」明年，中教官選，調溫州州學教授。範物以躬，出入冠帶惟謹，日與周旋，講明爲學之要，務在篤實，毋溺浮華。【略】秩滿，【略】充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對選德殿，論善爲天下者貴實用，不貴空言。【略】兼玉牒所檢討官，以進仁宗皇帝玉牒遷秩。【略】求去，添差通判台州。【略】除太常寺主簿，以先諱辭，改宗正寺主簿。【略】遷太府寺丞，俄除太常博士，班寺丞下。上疑焉，丞相言：「議禮之地，最要得人，臣欲重其選爾。」公復以家諱請仍舊職，許之，遷宗正丞。對延和殿，言天下之大患每起于細微，【略】丁兗公憂，服除，選知溫州。【略】光宗嗣位，赴行在奏事，【略】除攷功郎中。【略】遷國子司業。【略】遷太常少卿，改太府少卿，亦以家諱故。兼玉牒檢討官，遷起居郎。【略】兼權中書舍人，繳奏錄黃，無所顧忌，戚里近習望風畏縮。【略】除中書舍人，兼實錄同修撰。【略】兼直學士院。【略】上倦于勤，內禪詔書，實出公手，辭婉而切，朝野傳誦。今天子始即位，內外制雖然俱下，公獨當之，筆不停綴，而皆明白正大，得代言體，初政有光焉。【略】遷給事中。國朝太廟，舊爲七世之室，太祖祀僖、順、翼、宣四祖，而虛其三。嘉祐中，以親未盡，猶虛祫享東向之位以待。【略】曾少卿三復請乘此時就祧僖祖，正太祖東向之位，集議御史臺。公具陳本末，自鄭公僑以下議皆合，公爲奏稿，其略曰：【略】于是度太室之西，建四祖廟焉。孟冬雷震不已，公既草《罪己詔》，又條陳時政，【略】始與侍讀趙忠定公汝愚同攷試南省，官舍又比鄰，時時徒步還往，每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也。直恐臨事頗少剛決爾。」及見其持論堅正，始嘆曰：「吾于是大過所望矣。」權吏部尚書，兼侍讀。初，公爲館伴使，知閤門事韓侂胄副之。上之受禪也，侂胄預聞傳命，遂尸其功，

有弄權之漸。吏部侍郎彭龜年因內引力攻之，且求去。于是佗胄轉一官，在京宮觀，彭公除待制，與郡。樞密林公時在西掖，公與之合辭論奏。【略】彭公竟去。公久列從班，負廟堂之望，佗胄聞其不助己也，怒，天官之除，雖陽遷之，而實抑之也。【略】公自知直道難行，去志已決，于是請對，【略】先是諫臣假尊君之說，排逐賢相，榛塞正途，上下之情日益隔絕，故公言及之。對畢，求去堅確，除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略】始公自永嘉趨召，至是九年，暫還里中，展省先墓。遇太夫人得疾，公亦雅志閒退，三奏乞祠，提舉太平興國宮。申命牧婺，以繳奏寢。御史又攻之，奪其職。久之，乃復差知寧國府，是日丁太夫人憂。坐親黨累，再奪職。又逾年始復，遂告老，至于再，許之。除龍圖閣直學士，食興國之祿，前後凡七任，書問未嘗一入都門。權臣于天下善類中，怨公最深，嘗語人曰：「彭侍郎非有雅故，見攻雖急，不敢深怨。樓公嘗與共事，一旦鄙我，實不能堪。」群姦窺知其意，協力排根，怨毒滋甚。久而後稍悔悟，舊于都亭驛中，以所藏蘇黃門答其伯祖忠彥《辭嘉彥尚主詔草》，求公跋語，公作詩曰：「今日猶存卯君筆，向來誰造粉昆書。」又爲言其所以然。一日，以示從班曰：「某與樓公本厚。」意若拳拳。有寄聲使通問者，公不爲動。盜權益甚，晦迹愈深。親故間以利害怵公，請效持書之役，公指席間曰：「寧死于此，此志不可移也。」【略】閒適既久，德望益尊。天子更新大化，招延舊德，起公于既老，除翰林學士。固辭不許，進對，首言：「天道好生惡殺，本朝以不殺爲家法。【略】」上傾聽之。遷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頃之，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略】嘉定元年貢舉，既奏名，摭對策中有益于時者，爲一編以進。【略】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略】進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公之伯父故揚州太守璹爲於潛令時，圖耕織之勞，因事爲詩，嘗以進御。公重繪二圖，仍書舊詩，而跋其後，獻之東宮，請時時省閱，知民事之艱難。太子敘衽聽受，且致謝焉。【略】南郊侍祠，馳驅得疾，予告者三，求去不已，除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辭。進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居從其便，賜以器幣香茗。東宮再有頒。丞相及兩執政送之江亭，握手欷歔，殆不忍別。既還鄉，乞休致愈力，轉兩官致仕，命下而公薨，實嘉定六年四月己丑，享年七十有七。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爵至奉化郡公。【略】贈少師。【略】平生靜專，瑣瑣塵務，不經于心。惟酷嗜書，潛心經學，旁貫史傳以及諸子百家之書，前言往行，博采兼取，森如武庫。曾侍郎逮嘗問「雨必以夜」所出，公曰：「此《鹽鐵論》中語。」曾喜報其兄大理卿逢曰：「吾兄弟往來于懷者，今豁然矣。」崔府君廟食甚盛，而逸名氏，多以爲漢之子玉。或曰：「此魏之伯深爾。」及公奉詔作《顯應觀碑》，推尋其實，始知其爲唐之賢令。山經地志、星緯律曆之學，皆欲得其門戶。研精字書，偏旁點畫，纖悉無差。【略】屬辭叙事，以意爲主，不事雕鐫，自然工緻。舊有詩聲，晚造平淡，而中有山高水深之趣。以銘墓爲請者，與之不靳，英辭妙語，散落人間，殆如唐人所謂「碑版照四裔」者。而屬稿之初，後生小子輒指其瑕，欣然改定，曾不自知其名位之崇，德齒之尊也。懼儒學之不續，勉勵諸子，俾世其家。【略】榜書齋以攻媿，曰：「人患不知其過，知之而不能改，是無勇也。」自號爲攻媿主人。小有過差，不敢自恕，期至于無媿之可攻。銘諸座右曰：「逆境進德，順境誤人。」其子隨牒州縣，以詩送之，于淳則曰：「知行勤所職，通塞聽何如。」于瀹則曰：「不應頻來往，恃有檄可沿。」皆所以勉其進修也。慕杜正獻公、范忠宣公之爲人。豐清敏公，鄉之先達也，賦《荷花》詩有「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之句，蔡元長見之，曰：「此人豈肯受我籠絡。」公心敬之，以爲標的，能言其賢德甚詳。【略】藏書既富，欲別貯之，營度累歲。執政之次年，東樓始成，有登臨之快。叢古今群書其上，而累奇石于前，嶄然有二十四峰之狀。又取楚公登封令時所藏《嵩嶽圖》石刻，列屏其下，仍以「仰嵩」舊名名之。雅好琴弈，達其妙趣。得閒之後，方將攜以自隨，往來于錦照、東樓之間，極燕衎之適，以遂其初志，而病尼之矣。歸舟中，觀書不輟，弟鏞以詞來賀，援筆賡之，雅麗如平日。又賦《鑑湖》二詩。其始歸也，卧于別榻，旬餘而更得其正，而終焉，怡然不亂。遺稿皆藏于家，方將編次成集。

紀事

作家逸事

《四朝聞見錄》甲集　文忠眞公字景元，攻媿從容問公曰：「何以謂之景元？」公對以慕元德秀故曰景元，攻媿曰：「誤矣！」取《毛詩》「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註文以示公曰：「景，明也。詩人以明行對高山，則景不可以訓慕。」遂爲公易曰希元。

《**鶴林玉露**》**乙編卷二**　近時眞西山批答參政樓鑰乞致仕不允云：「夫七十致仕，雖著于經，二三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言，嘗以是卻臣鄰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此又切矣。

《**吹劍錄**》　魏舒爲司徒，正旦朝罷，以年老表送印綬，莫有知者。魏璀曰：每與公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文豹謂仕止久速，其權在我，何必數形諸言。【略】樓攻媿既參大政，屢欲丐閑，至繪二疏以見意。永嘉邵經國上詩曰：「聞道先生欲挂冠，先生幾日出長安。去時莫待淋頭語，歸日須防徹骨寒。已遂平生多少志，莫令末路去留難。二疏畢竟成何事，留取他年作畫看。」

《**困學紀聞**》**卷一八**　攻媿先生書桃符云：「門前莫約頻來客，坐上同觀未見書。」

《**延祐四明志**》**卷五**　倅胄嘗曰：「樓大防，善士也，何一書不入都城邪？」且諭意。鑰時聚書東樓，踰萬卷，皆手校讎，號善本。客有願傳錄者，輒欣然啓帙以授。人有言太師語，子弟相顧，即索具紙筆。鑰從庋中取《顏氏家訓》言士大夫晚歲名節事，置紙上即入去。客疑援某事，發書牘爭視之，愧，即撤去紙墨。須臾就坐，客不敢言，鑰亦不問，即舉酒如平時。嘉定元年，以翰林學士召，拜參知政事。自號攻媿，文集百二十卷。謚宣獻。鑰性樂易，中原師友傳授，悉窮其淵奧。經訓小學，精據可傳信。嘗定注《春秋》，未脫稿，守永嘉，見陳傅良書已成，即焚己作，冠以叙引，其服善類此。史彌遠用眞德秀掌內制，鑰所引薦，德秀嘗曰：「聞公清言竟日，或極論達旦，退而書紳，不爲塗人之歸，皆公教也。」

作品本事

《**揮麈三錄**》**卷三**　明清晚識遂初尤延之先生，一見傾蓋若平生懽，借舉引重，恩誼非輕。【略】樓大防作夕郎，出示其近得周文榘所畫重屏圖，祐陵親題白樂天詩於上，有衣中央帽而坐者，指以相問云：「此何人邪？」明清云：「頃歲大父牧九江，於廬山圓通寺撫江南李中主像藏於家。今此繪容即其人。文榘丹青之妙，在當日列神品，蓋盡一時之景也。」亟走介往會稽取舊收李像以呈似，面貌冠服，無豪髮之少異，因爲跋其後，樓深以賞激。繼而明清丐外得請，以詩送行，後一篇云：「遂初陳迹遽凄涼，擊節青箱極薦揚。談笑於儂情易厚，典刑使我意差強。重屏唐畫論中主，古殿遺文話阿章。舊事從今向誰問？尺書時許到淮鄉。」

樓鑰《跋答李希岳啟》　少嘗問從兄編修景山：「老杜、韓、柳洎本朝歐、蘇、半山、山谷諸公，晚而詩文益高，何耶？」兄曰：「文章，精神之發也。學問既充，精神有養，故老而日進。」余嘗佩服斯言。數年月，余方投閒，李希岳惠以駢儷之文，嘗手報之，復以來示，又出大篇，筆力愈進。余退視舊作，自覺只在故處，爲書卷尾以誌吾之媿，尚勉希岳之進也。

《**桯史**》**卷一三**　趙履常（崇憲）所刊四說堂《山谷范滂傳》，余前記之矣。後見跋卷，迺太府丞余伯山（禹績）之六世祖若著倅宜州日，因山谷謫居是邦，慨然爲之經理舍館，遂遣二子滋、湜從之游。時黨禁甚嚴，士大夫例削札掃迹，惟若著敬遇不怠，率以夜遣二子奉几杖，執諸生禮。一日攜紙求書，山谷問以所欲，拱而對曰：「先生今日舉動，無愧東都黨錮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傳。」許之，遂默誦大書，盡卷僅有二三字疑誤。二子相顧愕服，山谷顧曰：「《漢書》固非能盡記也，如此等傳，豈可不熟。」聞者敬嘆。若著滿秩，持歸上饒，家居寶藏之。再世散逸，歸東武周氏，又歸忠定家。伯山僅傳摹本，其子子壽鐫爲四明制屬，攜之笈中之官。樓攻媿見之，爲作詩曰：「宜人初謂宜於人，榮肚老人竟不振。《承天院記》顧何罪，一斥致死南海濱。賢哉別駕眷遷客，不恤罪罟深相親。哀哀不容處城闉，夜遣二子從夫君。一日攜紙丐奇畫，引筆行墨生烟雲。南方無書可尋問，默寫此傳終全文。補亡三篋比安世，偶熟此卷非張巡。巖巖汝南范孟博，清裁千載無比倫。坡翁侍母曾啓問，百謫九死氣自伸。別駕去官公亦已，身雖既衰筆有神。我聞此書久欲見，摹本尚爾況其眞。輟君清俸登堅珉，可立懦夫羞佞臣。」及履常登朝，以眞蹟呈似，攻媿迺復題其後，又面命幼子冶錄里士俞惠叔（疇）詩一篇，亟稱其佳焉。其辭曰，【略】二詩明白痛快，足以吊二老於九垓之期矣。獨惠叔末章頗傷峻厲。

《**齊東野語**》**卷四**　陶隱居《清異錄》載，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其三曰《冬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鑼騰空，映檐白醉。」樓攻媿嘗取「白醉」二字以名閣，陳進道爲賦詩，攻媿次之云：

「處世難獨醒，時作映檐醉。年少足裘馬，安知老夫味。天梳與日帽，且復供酒事。謫居幸三適，得此更慙愧。向來六逍遙，特書見清異。君家老希夷，相求諒同氣。曲身成直身，朝寒俄失記。醉中知其天，不飲乃同意。書生暫寄溫，難語純綿麗。」

又卷一六　三高亭，天下絕景也，石湖老仙一記，亦天下奇筆也。余嘗見當時手稿，揩摩抉剔，如洗玉浣錦，信前輩作文不憚於改如此。因詳書於此，與同志評之。記云：【略】不見初艸，何以知後作之功，觀前輩著述，而探其用意改定，思過半矣。攻媿有《讀三高祠記》詩曰：「三高之風天與高，三高之靈或可招。小山之後無此作，具區、笠澤空寥寥。幾從垂虹蕩雙槳，寓目滄波獨怊悵。筆端不倒三峽流，欲遽招之恐長往。前身陶朱今董狐，襟袍磊落吞江湖。瑰詞三章妙天下，大書深刻江之隅。我來誦詩凜生氣，若有人兮在江水。扁舟獨釣鱠鱸魚，茶竈筆牀歸甫里。先生固是邱壑人，只今方迫功與名。謝公掩鼻恐未免，便看林藪生風雲。他年事業滿彝鼎，乞身歸來坐佳境。不嫌俗士三斗塵，容我漁蓑理煙艇。」時范公方爲吏部郎也。

《癸辛雜識》前集　紹熙庚戌十月，倪文節公思爲中書舍人，楊文節萬里自大蓬除直龍圖閣，將漕江東。朝論惜其去，公留錄黃欲繳奏。或以語楊，楊亟作簡止之，倪公答曰：「賢者去國，公論以爲不然。既辱寵喻，不敢復繳，卻當別作商量也。」楊公即以所答簡餘紙復止之，【略】至以恩府呼之，其欲去之意可見也。然倪公竟入劄留之。【略】蓋二公相知極深也。後二十年，楊公已亡，倪公得其當時手簡，不忍棄之，遂自錄所上之劄及往來之書，裝潢成卷，親叙其事於後。攻媿樓公嘗跋之云：「東坡賦屈原廟云：『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誠齋有焉。昌黎留孔戩，事雖不行，陳義甚高，誠齋有焉。」尤爲確論。亦可槩想前輩去就之道、交情之誼也。

《宋元學案》卷二五　〔高元之〕將死，屬書樓攻媿，以歐陽子南省白欄求志文。貧不能葬，門人會葬，立祠，歲時祀之，號萬竹先生。

又卷七九　《光宗內禪詔書》，先生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于宮中，而禮文難示于天下。」薦紳傳誦之。

又　榜書齋以「攻媿」曰：「人患不知其過。知之而不能改，是無勇也。」自號爲攻媿主人，小有過差，不敢自恕，期至于無媿之可攻。銘諸座右曰：「逆境進德，順境誤人。」

著錄

真德秀《攻媿集序》　鄮山參政樓公《攻媿先生文集》一百十二卷，【略】公季子治以集序見命，德秀何敢辭？建安眞德秀謹序。

《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　《攻媿集》一百二十卷，參政四明樓鑰大防撰。

《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　《樓鑰文集》一百二十卷。

《文淵閣書目》卷九　樓鑰《攻媿集》，一部十五冊，殘闕。

《菉竹堂書目》卷三　樓鑰《攻媿集》十五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樓鑰《攻媿集》一百二十六卷。

《萬卷堂書目》卷四　《攻媿集》一百二十卷。

《滄生堂藏書目》卷一三　樓大防《攻媿集》三十冊，一百二十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樓攻媿集》二十八冊，不全。

《江陰李氏得月樓書目摘錄》　《樓攻媿集》一百二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九　《攻媿集》一百一十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宋樓鑰撰。【略】其集載於諸家書目者，或作百卷，或作八十五卷，而世所傳鈔本有僅存四十二卷者。蓋流傳既久，多所佚脫。此本原作一百二十卷，與《宋史・藝文志》及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相同，猶爲舊帙。惟中闕第七十七卷，【略】又闕第七十八卷，【略】又闕第七十九卷。【略】諸家所藏刻本、鈔本幷同，今俱無從校補。至第四十八卷、第八十卷、第八十一卷、第八十二卷有青詞、朱表、齋文、疏文之類，凡一百六十七篇，均非文章之正軌，謹稟承聖訓，概從刪削，重編爲一百一十二卷，用聚珍版摹印，以廣其傳。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一　《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舊鈔本，宋四明樓鑰大防撰。

《郘亭知見宋樓藏書志》卷八六　《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舊鈔本，汪啓淑舊藏。宋四明樓鑰大防撰。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一　《攻媿先生集》一百二十卷，舊鈔校本。宋樓鑰撰。【略】惠定宇氏以朱筆校過。

《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四　《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宋樓鑰撰。宋

刊本，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刻工姓名【略】。余嘗取校聚珍本，補正甚夥。

《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目錄五卷，宋樓鑰撰，南宋四明樓氏家刻本（有缺卷）。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宋樓鑰撰，明鈔本，七冊。【略】存二十三卷（一至二、五至十二、十六至二十八）。《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目錄三卷，宋樓鑰撰，清初鈔本，二十冊。《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宋樓鑰撰，清初鈔本（卷六十七至六十九配另一清鈔本，卷一百三配陳恩惠鈔本），二十四冊。《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宋樓鑰撰，清鈔本，三十二冊。

藝文

陳傅良《和樓大防尚書送行韻》 齊年兄弟又齊名，商略行藏共此生。自昔從君瞻馬首，如今輸我與鷗盟。讀書松竹交千載，曳履星辰聽五更。借問塞翁誰得失，請無一語到留行。

袁說友《送樓攻媿知婺州二首》 壯年才氣壓詞場，衆已相期白玉堂。垣制孰非經大手，斯文無復數他楊。諸公政爾需調鼎，一語翻然忽抗章。汲黯固知當大用，得君徒欲重淮陽。三十年間企絕塵，久同朝蹟話平生。論文密處雖朋友，投分深時即弟兄。自恨我無分袂語，但輸君已著鞭行。東陽一葦杭之便，毋惜公餘魚寄聲。

許及之《送直院樓尚書同年以閣學知婺州二首》 受敵詞章八面全，慶元書詔四方傳。星辰聽履聊紆步，筆墨論功即化權。將母願爲符竹計，投誠徑繳冕旒前。暫煩明月雙溪照，兩兩台星尺五天。 隆興最盛初元榜，當日曾推第一人。出世經綸知幾佛，看君意度不無神。居然勇退非驚俗，行矣追隨亦爲親。只恐苦無明月句，經行難作隱侯賓。

袁燮《祭參政大資樓公文》 嗚呼！元老大臣，國之表儀，萬姓所仰，天子是毗，不有人傑，孰堪尸之？人皆謂公，寬平樂易，并包兼容，渺無涯涘，孰知其德，濟弘以毅。自登瑣闥，高節凜然，守正排姦，弗撓于權，屏居甬東，閱十三年。更化伊始，歸見天子，遂參政機，寵光有煒。人皆謂公，若無同異，孰知其心，有一無二。自古共由，惟一坦途，苟適他岐，茲惟姦諛。公之燕居，榜曰攻媿，行己大端，其敢有戾。身雖廊廟，心則巖壑，念念歸休，庶無愧怍。帝惜其去，固挽留之，疾云甚矣，始容其歸。歸纔浹辰，奄焉易簀，訃聞四方，孰不痛惜。古也有訓，生榮死哀，人哀其亡，豈易得哉。某實蠢愚，荷公誘掖，茲還班綴，值公寢疾，日俟其愈，得復親炙。公今往矣，我將疇依！遐想音容，悵不可追，薄奠一觴，涕泗交頤。嗚呼哀哉！

雜錄

曹彥約《跋東陽郭氏石洞書院記》 此《郭氏石洞書院記》，葉水心之所作，樓攻媿之所書，朱晦翁之所題，爲當代三絕矣。

《天祿琳琅書目》卷九 《梁谿漫志》，一函五冊，宋費袞著。前袞自序，次國史院鈔錄《梁谿漫志》牒文，次宋樓鑰序、施濟跋語。【略】施濟識語作於嘉泰元年，稱袞以書屬濟，濟於爲邑之暇，命工刻梓云云，是此書初刻係出施濟之手。然書前所載樓鑰序文，乃作於嘉定元年，則距施濟刻梓之時，已逾七載，施之刊本不應有之。或鑰所作序者，又別爲一本。

章甫

論述

呂祖謙《寄章冠之》 章侯平生一詩囊，酬風酢月徧四方。浩歌姑熟酒淋浪，醉呼太白同舉觴。遂登浮玉臨渺茫，江濤挾筆益怒張。沙頭倚檣樂未央，興闌忽上秋浦航。門前槐花日夜黃，閉門琢詩聲繞梁。白袍紛紛渠自忙，飄然邂逅非所望。自言久厭世鎖韁，合眼已夢廬山蒼。君才甚碩氣方剛，身雖欲隱

文則彰。江湖故人半朝行，左推右挽摩天翔。而我戟翼甘摧藏，不能與俗相迎將。徑當行前掃山房，俟君功成還故鄉，卻駕柴車迎路傍。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自鳴集》六卷。【略】其格律雖稍近江湖一派，而骨力蒼秀，亦具有研鍛之功。觀其《別陸游》詩有「人生相知貴知心，道同何必問升沈」之句，《謝韓元吉寄茶》詩有「別公宛陵今五春，渴心何啻生埃塵」之句，《次韻呂祖謙見寄》詩有「山林舊約都茫茫，憶君著書看屋梁」之句，是其所與酬贈者皆一時俊傑之士，故耳擩目染，尚能脫化町畦，自成杼軸，頗爲不墜雅音。【略】至《雜說》三篇，以禪家機鋒論道德仁義之旨，援儒入墨，是殆不得志於時者之肆志放言。然其害理已甚，今故附其說於集末，而特加糾正，以著其失焉。

《寄荊南故人》　《瀛奎律髓彙評》卷四二馮舒評：三、四宋句，亦得。陸貽典評：起句亦太拙。　紀昀評：三、四有致，通體風味特佳。　許印芳評：「風」字複。章甫字冠之。

傳記

《澗泉日記》卷中　章甫字冠之，先公友也，號轉菴居士。本鄱陽人，居儀眞。善隸古，有《易足居士自鳴集》。先公嘗爲作《易足堂記》。

《貴耳集》卷中　張冠之名甫，號易足居士，有文集十卷。多從于湖交游，豪放飄蕩，不受拘羈。淳熙間，淮有三士：舒之張用晦、和之張進卿、眞之張冠之也。《寄荊南詩》：「餘生自判一虛舟，未審尋詩慰客愁。梅欲飄零猶醞藉，柳纔依約已風流。關心弟妹無黃犬，入夢江湖有白鷗。別後故人相念否，東風應倚仲宣樓。」

紀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自鳴集》六卷。【略】考宋有二章甫，一字端叔，浦城人，熙寧三年進士，官至都官郎中。著有《孟子解義》十四卷。楊時爲作墓誌。其文今載《龜山集》中。一字冠之，鄱陽人，徙居眞州，自號易足居士，即撰此集者也。甫行事不概見，惟張端義《貴耳集》有云：「張冠之名甫，有文集十卷。少從于湖交游，豪放飄蕩，不受拘羈。淳熙間，淮有三士，舒之張用晦、和之張進卿、眞之張冠之也。」據其所述，可略見其爲人。其以章爲張，蓋刊本字訛耳。又陸游《入蜀記》稱，「乾道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同章冠之秀才甫登石鏡亭，訪黃鶴樓故址」，則甫蓋舉秀才矣。

著錄

《直齋書錄解題》卷二〇　易足居士《自鳴集》十五卷，鄱陽章甫冠之撰。

《文獻通考》卷二四五　易足居士《自鳴集》十五卷。

《文淵閣書目》卷一〇　章甫《自鳴集》，一部三冊，闕。

《菉竹堂書目》卷四　章甫《自鳴集》三冊。

《國史經籍志》卷五　章甫《自鳴集》十五卷。

《內閣藏書目錄》卷三　易足居士《自鳴集》三冊。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〇　《自鳴集》六卷，永樂大典本，宋章甫撰。【略】其集不見於《宋史・藝文志》，《文淵閣書目》雖有其名，而傳本久絕。其得見於世者，惟《名賢小集拾遺》所載《湖上吟》一首，《詩家鼎臠》所載《寄荊南故人》一首而已。今檢《永樂大典》，所收《自鳴集》詩句頗多，【略】謹裒次釐訂，析爲六卷。

舒邦佐

論述

陳中孚《雙峰猥稿序》　僕以紹定癸巳客京師，有館於時相之東閣者，皆

能言士，惟一人濫竽其間，僕爲之君房焉。嘗見一啓賀某人以參預除大資帥越，兩句云：「得非了天下於笑談，便欲輕人間之富貴。」語老而意新。後三十有三年，僕假守連山，同官舒糾曹出示其曾大父《雙峰稿》，則知其所自來。如張伯玉《六經閣記》，曾南豐輩皆歎服，以爲不可及。僕偶見州社壇一舊碑卧草萊間，試拂拭而閱之。社壇者稷風雷雨皆在焉，不書，尊社也。乃大中祥符間濮陽寧之文，然伯玉張所作實本於此。古今文人遞相祖述，大抵皆然。惟稿篇篇有氣，句句有眼，他如詩賦記序皆有味，自出一家機杼，所謂以意勝，以嚴勝，以奇勝者，蓋盡得之矣。不然，周益公必大、永嘉陳紫微，豈肯輕於許可哉！僕何人斯，惟有一瓣香，三復圭齋而已，奚辭之敢贅！

章鑒《至元刻本雙峰猥稿序》 有一代之人物，必有一代之詞章。文者貫道之器，道不行，則文之爲文，亦文而已矣。抑文所以載道，不可須臾離也。吁，道不遠人，日用飲食，何莫非道，而況於文乎？聖門教人，始以志道，終以游藝，亦惟所志者道，則所游者藝也亦道也，文豈道外物哉？爲斯文者能知道矣。雙峰舒公仕於宋，而文之名於時甚盛，晦翁、葵軒、平園諸老皆與之游，故其學有本領，其文有根柢，豈僅章句云乎哉！

劉鉞《洪武重刊本雙峰猥稿序》 雙峰舒先生遺集九卷，皆當時傑作也，宋元名公多有題贊。

戴用《題舒邦佐雙峰猥稿後》 文章麗比黃山谷，詩句清如陳簡齋。遠矣雙溪溪上月，一輪皎皎照天階。

高才《題雙峰猥稿》 懿彼平叔，爲宋之傑。晦庵同游，南軒友列。道明洙泗，學究淵源。發於詞章，清麗且溫。山谷是比，簡齋是侔。聲韻鏗鏘，氣語不浮。人蘊道德，非文匪宣。觀公斯作，道固寓焉。淳熙以來，歷世已遠。公之墨稿，幸存不殄。至孫泰亨，才而且賢。珍藏其文，欲廣其傳。厥志未就，爾恨而卒。有子仲昂，克紹厥德。捐資給費，命鋟諸梓。遺書既成，無忝祖禰。嗟公仕宋，雖未顯庸。斯文行世，道已無窮。同安之派，瓜瓞綿綿。傳之不朽，永壽曼年。靖安儒學教諭武林高才題。

徐鍊《永樂本雙峰猥稿序》 宋雙峰舒公文稿九卷，歷世變迭更之會，而能不失其舊者，皆其裔孫泰亨之力。泰亨賢而有才，屢欲鏤板而未就。厥子仲昂恪承父志，刻成以示余。余受而讀之，表啓多於他作，是雖一時應用之文，然熔意鑄辭，一皆以理爲本，而長篇大章，波瀾老成，其氣象典則，遠非晚近流輩所能及。宋、元諸老謂其篇篇有氣，句句有眼，良不虛也。矧讀其文而知其行義之高，誦其詩而識其性情之正，非有德者，其能預於斯乎？

柳南溟《永樂本雙峰猥稿跋》 言者心之聲也。心之聲也純，故其著於文也粹。今觀《雙峰文集》，浩浩渾渾不啻數萬言，華而不縟，若明珠之走盤，清冰之在玉壺，固有目者所共睹。

劉球《正統本雙峰猥稿序》 人之有令德者，文自形於外。文者，宣播其德之具也。不有其德而曰文，足以追古垂後，非誣則謬，皆不足與言文也。有追古垂後之文，浩乎與江河同其流，皎乎與雲漢爭其輝，鏗乎與金石抗其音者，皆非末流沿襲所能爲，必有德焉爲之本。德有大小，而文之淺深高下隨之，故曰有德者必有言。雙峰先生歷官都邑，以廉處己，以公理物，爲晦庵朱夫子所嘉。晦庵當世大賢也，先生能不見絕於大賢，而爲大賢之所嘉，其亦可謂賢矣。先生之文，傳之九世孫富順令有常凡九卷，合表箋啓疏記序雜文二百二十九篇，蓋不局於時格，而一出於己之新意。是以奇正迭出，而渾深俊逸之氣象相生，靄然有德者之言也。

舒曰敬《崇禎本雙峰猥稿序》 人之言曰：「宋無文。」余謂宋非無文，今無目耳。夫文孰文於宋？四六其最著者矣。南渡以前，如永叔、子瞻之大筆，意象冲融，自然神逸，詩家之初唐乎。南渡後，能手則周益公、李雨亭爲傑出，觀其參用經史，錯綜時事，排偶熔於流利，對待儼若天成，李極其才情，似弟汴京諸作者而兄之。然明眼人必歸正始於歐、蘇者，以能盡而能不盡也。吾祖雙峰先生生南渡初，奮跡制科，于時哲匠林立，而益公實爲領袖。觀集中所載呈投益公，詞遜不卑，益公才先生，而先生官止郎官，位不才配，則先生之所秉可知。詩從少陵得氣骨，古體尤勝，文勢取奇，恨不多見。總之，能盡而能不盡者也。惟能盡，所以頡頏南渡諸喆匠；惟能不盡，所以趾美歐、蘇，而佑啓我後人。我後人涵泳祖德，敢替箕裘？既藏家廟，且公海內，爲嗤宋代無文者解嘲也。

張廷璐《雍正重刻雙峰猥稿序記》 昔諸葛武侯之言曰：「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後世稱爲名言，而朱子以爲有儒者氣象。夫人之立身涉世，不外進退動靜而已。知進而不知退，《文言》以之垂戒。不知退則必不能靜，於是奔走於名利之途，馳逐於紛華之境，躁進妄動之念牽擾沉溺，營營焉而不知所止，此中豈復有人品？其人豈知有名節？此余所以讀雙峰先生之存稿，而

不禁慨焉三歎也。先生南宋淳熙進士，歷官衡州錄事參軍，其《雙峰堂記》有云：「退爲進基，靜爲動主。進與退不錮於心。而一於動而進也，則射利抵巇，舐痔嘗糞，亦恐不免。」又曰：「若軒冕之念輕，山林之意重，則倘來富貴，於我如浮雲，而澈官行己，必不肯少負名教，予將植根本於斯也。」嗚呼，觀先生之言，可以知先生之所以自立矣！以故起家進士，歷仕皆有惠政，而僅以郎官終，志芳而行潔，節高而道全，又豈肯與世之躁動者爭一日之進退哉！集中多駢儷之詞，熔鑄經史，杼軸予懷，天然工妙，盡化排比之跡。其致朱子、周相等篇，則皆粹然儒者之言，不獨湛深經術已也。詩格高雅秀逸，抒寫天機，每多事外遠致。要皆得之於淡泊寧靜之餘。則先生之所爲植根本於斯者，其生平素位而行，不願乎外，居易俟命之學，守之終身而不變。即其流露於筆墨之間者，皆此物此志也。

周大璋《雍正重刊雙峰猥稿序》 聞諸古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若龍門之閎博，子雲之淵微，猶必藏之名山，以俟來者，人文雖晦，良非偶然。豫章名勝甲天下，洪崖、百丈骨秀而峰奇，修水、東湖源清而流駛，靈淑所鍾，代有偉人。至南渡後，雙峰舒公尤卓卓者。以進士起家，官衡州錄事參軍，多惠政。在當時無赫赫名，而久令人思，奉祀石鼓書院，至今稱道不衰。獨其著述不少概見，間有見於他書目，爲吉光片羽，卒以未窺全豹爲憾。歲有己酉，余以龍陽令改司教於華亭，方以搜攬遺書爲事。適公之裔孫蘭軒先生來宰奉邑，朝夕過從，相得甚懽。因出其篋衍所藏遺稿若干卷示余，且曰：「公向有全集行世，歷久散佚，僅存此帙，行將重付剞劂，子盍爲我弁以一言？」余受而讀，一再過，乃知公之胸羅萬卷，目盱千秋，汪汪不可涯際，又烏能測其所至哉！其文多駢儷體，屬辭隸事，眞有璧合珠聯蒂附之妙。至其諷詠篇什，直追漢、魏，駕軼三唐矣。其取材也宏，其托寄也遠，其借資於已事也意酣而神暢。因其言以想見其人，苟非經明行修、胸次磊落者，能如是乎？雖然，公作於前閱六百餘年，而後表章於今日，則又蘭軒先生承之之善也。

舒慕芬《雍正重刊雙峰猥稿跋》 若夫茲集之清逸流利，諸美畢臻，譬諸明珠美玉，識者咸知寶貴。余小子卑不稱尊，又何容贅一辭，願後之人善之世守，毋墜厥緒可也。

趙光《道光本雙峰猥稿序》 書將成，屬序於余。受而讀之，簡而賅，質而不艱，精切而不鑿，典核而不蕪，樸焉微至，切理饜心。度在當時，雖洪景盧、汪彥章諸公，亦未有能過者。

傳記

李大異《舒邦佐墓誌銘》 公諱邦佐，字輔國，後更字平叔，隆興府靖安縣人。【略】公自幼穎悟不群，讀書過目輒解，學聚問辨，日啓歲益，卓然有成。初以辭賦絢麗見推先達，值朝廷兼設經義詞賦科，益討論墳典，求爲有用之學，蜚聲文場，亟預賓選。登淳熙八年進士，初授鄂州蒲圻簿，會有旨幷簿與尉爲一，改潭州善化簿。【略】用薦書授文林郎，調衡州錄事參軍。【略】凡所擬定，後莫能移，聲華煒然，刺史暨部刺史皆以薦書聞。時丞相京魏公長憲部，亦畀剡牘，僉謂公當即通籍尚書銓，平步清華矣。紹熙甲寅歲，忽得末疾，二女一孫皆刲股以進。連帥朱文公以其家孝友，欲聞於朝，予以祠祿。公先夕夢謁嚴陵釣臺，留詩有「倒翻江水洗塵顏」之句，慨然有感，乃力乞還山，文公賢而從之。買舟西歸，從容三徑，文史自娛，手錄皇朝典故數巨帙，不以利達縈其胸次。仿范希文設立義莊，以贍鄉里，建望烟樓於天澤池上，見有斷炊者，立周以錢粟。【略】公蚤負盛名，自膺仕籍，當路往往以箋奏屬之。是時周丞相益公、永嘉陳紫微皆重公之文行，褒稱不置於口。其與公爲文字交，並有時名者，則孫從之，吳仲權諸人也。余於公有鄉里之誼，雖仕宦相望南朔，不通款密，然於公之文，則平昔固已嘗鼎一臠，窺豹一斑，而公家所彙《雙峰猥稿》者，則手之而不釋也。蓋嘗評公詩溫潤而縝密，雋逸而清新，如太羹元酒，素有典則，如瓊杯玉斝，爛然可珍。謂宜徑上扉掖，小卻猶當在蓬山壁水間。位不滿才，爲之嘅嘆。然公之爲學，先道德而後文章，生平得力，在「退爲進基，靜爲動主」二語，朱文公亟稱許之。或出或處，綽然洞見本原也。嘉泰壬戌歲，公以致仕授通直郎。明年，合宮肆赦，錫服朱銀。嘉定甲戌歲十二月八日，公震夙之旦也。子姓皆舉觴爲壽，情意懽然。上澣之日，忽語子孫曰：「吾將逝矣！」以十一日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八。【略】諸孤將以嘉定八年九月庚申，奉柩閱幽穸，公之次嗣選以檢正胡公所書行狀來請銘。余於公夙懷縞衣之心，不敢以蕪陋辭，迺叙而銘之。銘曰：嗚呼！平叔文高於今世，行儗於古

人，泚官行己，學出以醇。使其踐登樞要，固當資啓沃而贊經綸。德豐位嗇，遇合奚論！惟有清芬之澤，方將大其家世，昌其子孫。

紀事

舒邦佐《雙峰猥稿自序》 文章一技耳。講磨習熟，自幼而壯，壯而老，始迄於成，雖天資高妙者或然，矧積習而爲之者歟。僕早困舉子業，竊第後方學四六語，以蟲篆餘習，喜屬對偶。試吏善化，時鄉曲先達尚書劉公宰，長沙文章之伯也，又曾爲辛丑省試官，僕以晚出門生之禮事之。每蒙奬誘，一日謂僕所通同官書啓皆相傳觀，甚相敬也。四六當以意勝，因摘誦汪彥章《勸進第二表》、晁子西《賀汪錫聖加學士再任成都》、《回興元王帥啓》中數語爲驗。僕心領意會，自是不復專事駢儷，每作必求意勝。間舉似以就正，尚書每可之。再調衡之糾曹，始至之日，諸公多以筆硯相委，徒美無箴。後孫侍郎從之主憲臺，命攝檢法官，託作數啓，每見稱善。暇日從容叩之，劇論四六貴於簡嚴，如黃山谷詩，一字不可苟。因謂吳仲權來爲常平使者，其論文尤高，必相知。及吳正字來，即處以文字之職，間爲芟一語，更一字，輒如昔人用朔方舊軍，號令一施，而旗幟益精彩。得其一二啓誦之，雜以詩句小說，變化出入，眞有奇趣。自得劉之說，而知以意勝；得孫之說，而知以嚴勝；得吳之說，而知以奇勝。他如張尚書子儀之論，謂光新中貴純熟，純熟中貴光新。光新、純熟，二者當兼。同年李恭甫在長沙，評諸公及僕之作，以爲有橫放者，有縝密者，有精巧者，是皆足以爲予之警也。方欲竭思，庶幾晚年有成，風痺乘之，投紱西歸，老於三徑，目昏於觀書，手倦於執筆，不復記憶舊作。【略】竊自歎曰：吾之文未必可傳也，獨有志不成，技不加進，今猶可惜耳。因書其所得如此，抑願借後山「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句，回向江西諸君子云。

著錄

舒邦佐《雙峰猥稿自序》 邁子念其生平勞甚，併與詩文裒之，釐爲若干卷，鋟木以衍其傳。【略】歲甲子四月佛出世日，舒邦佐漫書。

《讀書附志》卷下 《雙峰猥稿》八卷，右舒邦佐平叔之文也。開禧丙寅，劉德秀爲之序。平叔，豫章雙溪人也。

章鑒《元刊本雙峰猥稿序》 公五世孫公道以文稿厄於兵燹，將補其闕而壽諸梓，固知道無終窮，文其在茲矣，遂繹其說而爲之序。時癸巳上巳前一日，杭山寓叟章鑒書於溪山寓隱。

舒泰亨《明洪武重刻本雙峰猥稿序》 吾舒氏自舒城同安遷而來雙溪，傳四代至雙峰祖而始盛。祖由明經登宋淳熙八年進士，仕爲衡州錄參，以疾告歸。晚年裒集所作表箋書啓及詩、古文詞以授季子邁公藏之，自名曰《雙峰猥稿》。迨曾孫椅公繼武登進士第，任連州錄參，攜稿本就任，就質於州守陳公中孚，而陳公爲之序。宋末兵革之餘，大父西塘公什襲珍藏，鏤板以傳於世，舊相章杭山又爲序之。前元時，吾父貴起公復以是集丐翰院學士歐陽圭齋弁言其端，已而罹壬辰之變，板毀諸火，吾父抱遺集奔於章門。甲午冬在旅館疾篤，遺命泰亨謹守是集，他日歸里，當續刻。小子泣誌之，不敢忘。今幸世界清平，會歸邦族，擬亟命工付梓，以仰慰先人於地下。【略】洪武壬戌十二月二十八日，七世孫泰亨謹識。

徐鍊《永樂本雙峰猥稿序》 宋雙峰舒公文稿九卷，歷世變迭更之會，而能不失其舊者，皆其裔孫泰亨之力。泰亨賢而有才，屢欲鏤板而未就。厥子仲昂恪承父志，刻成以示余。【略】永樂丙申，靖安學教諭徐鍊序。

劉球《正統本雙峰猥稿序》 先生之文，傳之九世孫富順令有常凡九卷，合表箋啓疏記序雜文二百二十九篇【略】將重梓是文，故特序以歸之。正統紀元春正月，禮部主事、同修國史安成劉球序。

查慎行《雙峰先生集後跋》 是集初刻於宋寧宗嘉泰四年，公季子邁所編，先生自敘，題曰《雙峰猥稿》。至理宗淳祐七年，再刻於連山，章杭山有序。元初，公之六世孫名世重刊，有歐陽冀公序，未幾板毀。洪武中，七世孫泰亨以家藏舊雕本翻刻於南昌，訓導劉鉞志其本末。正統中，九世孫守中重刻，劉忠愍爲之序。今所鈔者，照正統本，第八卷中缺七言律詩三首，第九卷中缺《訓後》一條，據別本補入。康熙庚子重陽前四日，愼行識。

張廷璐《雍正重刻雙峰猥稿序記》 全集歷久散佚，先生之裔孫蘭軒遍爲搜輯，重加考訂，將付剞劂。【略】雍正十年壬子夏五月望日，提督江蘇學

政、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桐城張廷璐序。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雙峰存稿》六卷，江西巡撫採進本。舊本題宋進士舒邦佐平叔撰。《宋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

趙光《道光本雙峰猥稿序》　《雙峰猥稿》九卷，爲宋衡州司錄參軍舒平叔先生所撰。原書詩文凡九卷，後佚其三。國朝乾隆間宏開四庫，采訪遺書，由江西撫臣進呈，其時總纂諸公未加深考，誤於紀年，致有贋作之疑，僅得列名《存目》。今先生裔孫、余庚辰同年屋庵司馬既由海昌訪得所佚三卷，且爲辨正於簡端，而自庵觀察適莅杭州，遂慨焉以梨棗自任。書將成，屬序於余。【略】時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五月中浣，戶部左侍郎、浙江督學使者昆明趙光書於武林試院定香亭。

《藝風藏書續記》卷六　《雙峰先生文集》九卷，舊鈔本，宋舒邦佐撰。拜經樓藏。

《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　《雙峰舒先生文集》九卷，宋舒邦佐撰，清初鈔本，一冊。

雜錄

黃之隽《雙峰集雍正重刻序》　奉賢邑宰靖安舒君石門，出其遠祖平叔先生書一冊，曰《雙峰集》，凡六卷，文八十餘首，皆儷體，古近體詩一百二十餘首。歲久蟲蝕，紙斷爛矣，將重刻之，而示余。謹按先生名邦佐，平叔字。宋淳熙八年進士，由善化主簿遷衡州司錄參軍，多善政。紹熙末，以疾乞歸。嘉定中授通直郎，卒。見李大異所撰墓誌，載《西江人物志》中，而《宋史》列傳、《藝文志》不載其人與書，惟趙希弁《讀書附志》載舒平叔《雙峰猥稿》八卷。開禧丙寅，劉德秀爲序。意先生在時所刻，故謙言《猥稿》。而曰八卷，墓誌曰九卷，今六卷，何也？德秀之序不附於集，又何也？載考集中與朱子、周必大、留正、京鏜、岳珂、袁樞輩往復之作，工而達，侃闇而無冗卑，類陸宣公奏議，斐然經術，詩格亦高。顧不大昭爍，與同時范、陸、尤、楊幷。古之人與書，其不泯泯者幾希，可嘅也。然而豫章之木藏山千年，以名其郡；豐城之劍藏土千年，射斗而出，雙峰之文藏家千年，君刻之，余序之以行。古之人與書，其果足不朽耶？相之也有神，出也有時，夫亦曷虞其泯泯也！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雙峰存稿》六卷，【略】舊本題宋進士舒邦佐平叔撰。《宋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厲鶚《宋詩紀事》亦不載其名。前有自序，稱「早困舉子業，竊第後方學四六語」，又稱「尚書劉公曾爲辛丑省試官，余以晚出門生之禮事之」。辛丑爲徽宗宣和三年，則邦佐當爲北宋末人。集中有《和洪龜父歲晏》詩，龜父，黃庭堅甥，洪朋字也，庭堅最賞其詩。而劉克莊《後村詩話》稱其早卒，則邦佐與之倡和，又在徽宗以前。序末題甲子歲四月，而中云：「投紱西歸，老於三徑。」甲子爲高宗紹興十四年，則其老而退休，在南宋之初。而集中有《賀黃察院啓》，在紹熙四年，《迎潭帥朱殿撰啓》，在紹熙五年。上距高宗甲子凡五十年，邦佐當已百有餘歲，乃復在仕途，似無此理。況邦佐及見洪朋，則與蘇軾、陳師道、僧道潛皆同時人，特相距先後間耳。自序稱「願借後山『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句」，則陳師道語也。《眞隱集序》稱「遞相傳寫，不無魚魯，謹守昔人『白鷗沒浩蕩，採菊見南山』之戒」，則蘇軾語也。其詩復云：「不如陶靖節，客至空持甌。不如蘇東坡，勝敗兩忘憂。」又云：「大蘇文章繼老蘇，魏徵勳業付魏謩。」又云：「參寥已似絮沾泥，天女雖來煖非肉。」皆作典故用之，尤爲可疑。他如「池平初鬬蛤，柳老半藏鴉」，即軾詩之「夜涼初吠蛤，柳老半書蟲」也。「早爲挂銅鉦」，即軾詩之「樹頭初日挂銅鉦」也。「小雨止還作，虛窗暗又明」，即軾詩之「微雨止還滴，小窗幽且妍」也。「蜜熟花蜂亦慣營」，即軾詩之「蜜熟黃蜂亦懶飛」也。「卷地風來忽吹散」，即軾詩之「驀地風來忽吹散」也。即刻意學步，不應雷同至此，其爲摭軾詩贋作，痕迹顯然。至於宋璟《梅花賦》，宋已不傳，故李綱集有補作，其序甚明。今集中有《讀廣平梅花賦》詩，知其出在劉壎《隱居通議》之後。「梅子又生仁」句，乃以唐寅詩「試嘗梅子又生仁」句截去二字，知其出於唐寅之後，是殆近時之所爲耳。

舒恭受《四庫全書總目雙峰存稿提要辨證》　《雙峰猥稿》，見宋趙希弁《讀書附志》。元、明以來，後裔屢經鐫刻，序跋分明。惟族衆繁多，每三十年一修譜牒，輒以活字板排印祖集數十部，隨譜分貯各房。其族中別刻之本，鮮有存者。而活字本所存諸序，又皆僅紀支干，未署年號。當乾隆時，四庫開館採書，江西大吏即據活字本繕寫以進，總纂諸公誤以淳熙辛丑爲宣和辛丑，移

南宋於北宋，至爭差甲子一周。凡集中所上長官箋啓，皆在紹熙年間，年代齟齬，率不相合，遂有「百有餘歲」之疑。又因集中有《追和洪龜父歲晏》一詩，謂公與東坡、後山、參寥爲同時人，不應引用其語作爲典故，并以詩中偶有襲用蘇詩之語，直斷爲摭拾贋作。此皆由活字本校刻不精，啓斯疑竇。【略】今謹錄《譜系》、《墓誌銘》、《通志・列傳》、趙希弁《讀書附志》暨【略】歷代重刻序跋，統附於後。並考證集中事跡，註於各題之下，無一不與史傳脗合，源委井然，班班可考，集之眞僞，可不辨而自明。至詩人賦物寫景，興會所至，往往不謀而同。如「柳色黃金」、「梨花白雪」，李太白全襲陰鏗；「夜雨沾花」、「春風逆浪」，白樂天亦仿杜陵。初不以偸句爲嫌，何獨於此集而苛之？若夫文章氣息，代異世殊，迥非後人所能假托。讀者當自得之，更無俟斷斷置辨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　三
作者=《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编纂
页数=1217
SS号=12579393
出版日期=1999.09
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